册府元龜第五册目録

將帥部

卷三四〇
總序……………………………（3827）
佐命……………………………（3836）
卷三四一
佐命第二………………………（3846）
卷三四二
佐命第三………………………（3856）
卷三四三
佐命第四………………………（3866）
卷三四四
佐命第五………………………（3874）
卷三四五
佐命第六………………………（3886）
卷三四六
佐命第七………………………（3897）
卷三四七
佐命第八………………………（3906）
卷三四八
立功……………………………（3919）
卷三四九
立功第二………………………（3932）
卷三五〇
立功第三………………………（3946）
卷三五一
立功第四………………………（3958）
卷三五二
立功第五………………………（3968）
卷三五三
立功第六………………………（3982）
卷三五四
立功第七………………………（3995）
卷三五五
立功第八………………………（4006）
卷三五六
立功第九………………………（4015）
卷三五七
立功第十………………………（4025）
卷三五八
立功第十一……………………（4034）
卷三五九
立功第十二……………………（4047）
卷三六〇
立功第十三……………………（4059）
卷三六一
機略……………………………（4072）
卷三六二
機略第二………………………（4088）
卷三六三
機略第三………………………（4102）
卷三六四
機略第四………………………（4116）

册府元龜

校訂本

伍

卷三四〇至卷四五六

將帥部

[宋]王欽若等 編纂
周勛初等 校訂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宋〕王欽若等編纂　周勛初等校訂

册府元龜

校訂本

伍

鳳凰出版傳媒集團
鳳凰出版社

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專刊

卷三六五
機略第五……………………（4130）
卷三六六
機略第六……………………（4142）
卷三六七
機略第七……………………（4154）
卷三六八
攻取……………………（4163）
卷三六九
攻取第二……………………（4173）
卷三七〇
忠……………………（4181）
卷三七一
忠第二……………………（4194）
卷三七二
忠第三……………………（4207）
卷三七三
忠第四……………………（4219）
卷三七四
忠第五……………………（4234）
卷三七五
褒異……………………（4246）
卷三七六
褒異第二……………………（4261）
卷三七七
褒異第三……………………（4270）
卷三七八
褒異第四……………………（4278）
卷三七九
褒異第五……………………（4287）
卷三八〇
褒異第六……………………（4296）
卷三八一
褒異第七……………………（4305）
卷三八二
褒異第八……………………（4317）
卷三八三
褒異第九……………………（4330）
卷三八四
褒異第十……………………（4339）
卷三八五
褒異第十一……………………（4348）
卷三八六
褒異第十二……………………（4358）
卷三八七
褒異第十三……………………（4366）
卷三八八
儒學……………………（4375）
有禮……………………（4380）
卷三八九
請行……………………（4387）
卷三九〇
誓師……………………（4402）
警備……………………（4406）
卷三九一
習兵法……………………（4414）
申令……………………（4418）
示信……………………（4420）
示閑暇……………………（4422）
卷三九二
威名……………………（4425）
卷三九三
威名第二……………………（4433）
卷三九四
勇敢……………………（4442）
卷三九五（上）

第五冊校點人員

程章燦　成　林（卷三四〇——三八二）

陳書祿（卷三八三——四二五）

徐興無（卷四二六——四五六）

勇敢第二(上)…………………… (4455)
卷三九五(下)
勇敢第二(下)…………………… (4464)
卷三九六
勇敢第三…………………… (4469)
卷三九七
懷撫…………………… (4486)
卷三九八
明天時…………………… (4504)
擇地利…………………… (4506)
撫士卒…………………… (4508)
冥助…………………… (4512)
卷三九九
固守…………………… (4520)
卷四〇〇
固守第二…………………… (4535)
卷四〇一
行軍法…………………… (4551)
卷四〇二
識略…………………… (4560)
卷四〇三
識略第二…………………… (4571)
卷四〇四
識略第三…………………… (4580)
卷四〇五
識略第四…………………… (4590)
卷四〇六
清儉…………………… (4600)
正直…………………… (4604)
卷四〇七
諫諍…………………… (4610)
卷四〇八
退讓…………………… (4624)
卷四〇九
退讓第二…………………… (4632)
卷四一〇
壁壘…………………… (4639)
卷四一一
間諜…………………… (4647)
卷四一二
仁愛…………………… (4659)
得士心…………………… (4663)
卷四一三
禮賢…………………… (4673)
薦賢…………………… (4677)
召募…………………… (4682)
訓練…………………… (4685)
卷四一四
赴援…………………… (4689)
卷四一五
傳檄…………………… (4704)
卷四一六
傳檄第二…………………… (4719)
卷四一七
強明…………………… (4733)
德義…………………… (4734)
引咎…………………… (4738)
不顧親…………………… (4742)
受命忘家…………………… (4745)
卷四一八
嚴整…………………… (4747)
卷四一九
持重…………………… (4755)
以少擊衆…………………… (4758)
卷四二〇
掩襲…………………… (4764)

卷四二一
任謀……（4774）
卷四二二
推誠……（4783）
任能……（4788）
卷四二三
討逆……（4793）
卷四二四
死事……（4802）
卷四二五
死事第二……（4812）
卷四二六
招降……（4824）
卷四二七
受降……（4838）
卷四二八
料敵……（4845）
卷四二九
守邊……（4858）
拓土……（4865）
卷四三〇
乞師……（4870）
致師……（4875）
卷四三一
器度……（4878）
讓功……（4881）
不伐……（4883）
勤戎事……（4885）
卷四三二
矯命而勝……（4889）
立後效……（4892）
卷四三三
輕財……（4898）
示弱……（4900）
卷四三四
獻捷……（4904）
卷四三五
獻捷第二……（4915）
卷四三六
繼襲……（4923）
卷四三七
強愎……（4930）
失士心……（4934）
卷四三八
無功……（4939）
奔亡……（4944）
卷四三九
要君……（4951）
違命……（4953）
擅命……（4956）
卷四四〇
交結……（4961）
忌害……（4963）
卷四四一
敗衄……（4970）
卷四四二
敗衄第二……（4980）
卷四四三
敗衄第三……（4993）
卷四四四
陷沒……（5004）
卷四四五
無謀……（5015）
逗撓……（5018）
軍不整……（5022）
卷四四六

觀望……………………………（5026）
生事……………………………（5029）
卷四四七
違約……………………………（5035）
狥私……………………………（5037）
縱敵……………………………（5039）
輕敵……………………………（5040）
卷四四八
殘酷……………………………（5046）
報私怨…………………………（5052）
卷四四九
殺降……………………………（5054）
專殺……………………………（5056）
卷四五〇
失守……………………………（5062）
譴讓……………………………（5067）
卷四五一
爭功……………………………（5073）
矜伐……………………………（5076）
卷四五二
識闇……………………………（5080）
卷四五三
翻覆……………………………（5091）
怯懦……………………………（5095）
卷四五四
豪横……………………………（5103）
奢侈……………………………（5107）
專恣……………………………（5110）
卷四五五
貪黷……………………………（5114）
卷四五六
不和……………………………（5122）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四十

將帥部(一)

總序 佐命

總 序

唐堯之時,弃爲后稷兼掌司馬,司馬所以掌武事也。暨舜之世,有苗弗率,命禹徂征。又夏啓與有扈大戰於甘,乃召六卿。蓋天下六軍,其將皆命卿焉。至仲康,命胤侯掌王六卿,爲大司馬,以羲和湎淫,廢時亂日[1],胤往征,即其事也。周官大司馬、卿一人,又有小司馬、中大夫二人,各率其屬,以掌軍政。凡制軍,萬有二千五百人爲軍。王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伍人爲伍,伍皆有長。一軍則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及晉獻公作二軍,公將上軍,將軍本名起於此也。周末有前、後、左、右將軍。秦因之,位上卿,復有護軍、都尉之名。漢興,大將軍、驃騎將軍位次丞相,車騎將軍、衛將軍、左、右、前、後將軍,位次上卿,掌京師兵衛四夷屯警長。武帝初,置城門校尉,掌京師城門屯兵,有司馬、十二城門候。中壘校尉掌北軍壘門內,外掌西城。屯騎校尉掌騎士。步兵校尉掌上林苑門屯兵。越騎校尉掌越騎。長水校尉掌長水、宣曲胡騎[2]。又有胡騎校尉,掌池陽胡騎,不常置。射聲校尉掌待詔射聲士。虎賁校尉掌輕車。凡八校尉,皆武帝初置,有丞、司丞焉[3]。及征閩越、東甌,又有伏波、樓船。及伐朝鮮、大宛,復置横海、度遼、貳師。宣帝又增蒲類、破羌。其餘雜號非一,蓋權時之制,因事立名,亦不常設也。又置騎都尉,護西域三十六國,有副校尉、丞一人,司馬、候、千人各二人[4]。元帝又置戊己校尉[5],丞、司馬各一人,候五人。成帝綏和元年,以大司馬驃騎大將軍爲大司馬,罷將軍官。光武中興,諸將軍皆稱大夫。及天下已定,武官悉省,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明帝又有前、後、左、右將軍,長史、司馬皆一人(司馬主兵,如太尉),從事中郎二人(《東觀書》曰:"《大將軍本注》曰:'職參謀議出征,置中護軍一人'"),令史及御屬三十一人,又賜官騎三十人及鼓吹。其雜號將軍衆多,皆主征伐,事訖皆罷。

其領軍皆有部曲，大將軍營伍部，部校尉一人，軍司馬一人。部下有曲，曲有軍候。曲下有屯，屯長一人。其不置校尉，但部軍司馬一人。又有軍假司馬、假候，皆爲副貳。其別營領屬，爲別部司馬。其兵多少，各隨時宜。門有門候。其餘將軍置以征伐，無員職，亦有部曲、司馬、軍候以領兵。其職吏部集各一人，總知營事，兵曹掾史主兵事。其後復有四征、四鎮之號。魏武爲相，漢建安四年，丞相府自置中領軍將軍，又遣大將軍督軍。二十一年，征孫權還，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又置都護中尉、護軍將軍。文帝受漢禪，有太尉，而大司馬、大將軍各自爲官，位在三司上。又置領軍將軍，主五校、中壘、武衛等三營。又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又上軍大將軍曹眞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黄鉞，則總統内外諸軍矣。又有四安、四平之號。明帝遣晉宣王征蜀，加號大都督。晉文亦爲之（魚豢曰[6]：魏世驃騎爲都督），督儀與四征同。若不爲都督，雖持節屬四征者，與前、後、左、右、雜號將軍同。其或散還，從文官之例，位三司。蜀有軍師，吳有督軍中郎將，其餘雜號大底同於漢魏也。晉武帝受魏禪，以都督諸軍爲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節次之，假節爲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江左以來，都督中外尤重，唯王導等權重者乃居之。又以領、護、左、右衛、驍騎、游擊爲六軍（文帝初，置中衛。武帝分爲左、右衛，并置長史、司馬、功、簿。江左罷長史、曹、主），左、右、前、後將軍爲四軍，屯騎、步兵、射聲、越騎、長水等校尉號五校。二衛始制前驅、緐基、強弩，爲三部司馬，各置督史。左衛熊渠武賁，右衛佽飛武賁。二衛各五部督，其命中武賁，驍騎、游擊各領之。又置武賁、羽林、上騎、異力四部，并命中爲五督，其衛，鎮四軍如五校，各置千人，更制殿中將軍，中郎、校尉、司馬比驍騎。持椎斧武賁，分屬二衛。尉中武賁、持披冗從、羽林司馬[7]，常從人數各有差。武帝甚重兵官，故軍校多選朝廷清重之士居之。又置中軍將軍以統宿衛七軍（五王作難，東海王越以須行事皆縣殿省，乃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時殿中武官并封侯，由是出者略盡，乃以東海官領左、右衛）。復有四安、四平、四中郎將、征虜等號。初，武帝省領軍將軍，使中軍將軍羊祜統二衛、前、後、左、右、驍衛等營，即領軍之任也。懷帝永嘉中，改中軍曰中領軍。元帝永昌元年，改曰北軍中候，尋復爲領軍。成帝世，復爲中候，尋復爲領軍護軍將軍。江左以來，領軍不復別領營，總統二衛、驍騎、材官諸營，護軍猶別有營也。資重者爲領軍護軍，資輕者爲中領軍中護軍，屬官有長史、司馬、功曹、主簿、五官。受命出軍，則置參軍、左右衛將軍。宋受命，人臣無都督之號。江夏王義恭假黄鉞，則專戮節將，非人臣常器矣。其四安、四平、左、右、前、後、征虜等將軍及四中郎將，唯處諸王素所無爲者。自左、右、前、後將軍以下及四十號（謂漢宣威、明威之類），唯四中郎各將一人，餘皆無定員。自車騎以下爲刺史，又都督，又儀同三司，置官如領兵公。但都督不儀同三司者不置從事中郎，置功曹一人，主吏，在主簿上；功曹參軍一人，主佐，記室下，戶曹上。監以下不置諸議記

室,餘則同矣。太宗以來,皇子皇弟雖非都督,亦置記室參軍。小號將軍爲大郡邊守,置佐吏者,又置長史,餘則同也。南齊有驃騎、車騎、衛、鎮軍、中軍、撫軍、四征、四鎮將軍,加大字位從公,開府儀同如公。又有四安、四平、左、右、前、後、征虜將軍、四中郎將,亦因宋制,唯處諸王素族無爲者[8]。又有冠軍、輔國、寧朔、寧遠、龍驤將軍。凡諸小號,亦有置府者。又有領軍將軍、中領軍、護軍將軍、中護軍。凡言爲中小者,同一官也,諸爲將軍官皆敬領、護,諸王爲將軍,道相逢則領、護讓道焉。自晉世以來,領軍、護軍及左右二衛、驍騎、游擊將軍爲六軍。又有前、後、左、右將軍,號四軍。又有屯騎、步兵、射聲、越騎、長水,號五校。又有虎賁中郎將、冗從僕射、羽林監、積射、強弩、殿中員外、殿中將軍、殿中司馬、督武衛將軍、武騎常侍。自二衛、四軍、五校已下,并謂之西省,而散騎爲東省。復荆州,置護南蠻校尉。巴州置護三巴校尉。雍州置寧蠻校尉。益州置平蠻校尉。寧州置鎮蠻校尉。廣州置平越中郎將。又有護西戎校尉、護羌校尉、鎮蠻護軍、安遠護軍,皆置官屬有差。梁武以將軍之名高下舛雜,命更加釐定。於是有司奏至一百二十五號將軍,以鎮、衛、驃騎爲二十四班(内通外用)。四征(東、南、西、北,正施外也)、四中(軍、衛、撫、權,正施内也)爲二十三班。八鎮(東、南、西、北,正施在外;左、右、前、後,正施在内)爲二十二班。八安(東、南、西、北,正施在外;左、右、前、後,正施在内)爲二十一班。四平(東、南、西、北)[9]、四翊(左、右、前、後)爲二十班[10]。凡三十六號,爲一品,是爲重號將軍。忠武、軍師爲十九班。武臣、爪牙、龍騎、雲麾爲十八班(代舊前、後、左、右四將軍)。鎮兵、翊師、宣惠、宣毅爲一十七班(代舊四中郎)。十號爲一品。智威、仁威、勇威、信威、嚴威爲十六班(代舊征虜)。智武、仁武、勇武、信武、嚴武爲十五班(代舊冠軍)。十號爲一品,所謂五德將軍者也。輕車、重車、征遠、鎮朔、武旅、貞毅爲十四班(代舊輔國。凡將軍加大者唯至貞毅而已,通進一階,優者方得比加位從公[11]。凡督府置長史、司馬、諮議,諸曹有錄事曹、記室等十八曹。天監七年,更置中錄事、記室、中置兵參軍各一人[12])。寧遠、明威、振遠、電耀爲十三班(代舊寧用[13])。十號爲一品。武威、武騎、武猛、壯武、驍武爲十二班。電威、馳銳、追鋒、羽騎、突騎爲十一班。十號爲一品。折衝、冠武、和戎、安壘、猛烈爲十班。掃狄、雄信、掃虜、武鋒、摧鋒爲九班。十號爲一品。略遠、貞威、決勝、開遠、光野爲八班。厲鋒、輕銳、討狄、蕩夷爲七班。十號爲一品。武毅、鐵騎、樓船、宣猛、樹功爲六班。尅狄、平虜、討夷、平狄、威戎爲五班。十號爲一品。伏波、雄戟、長劍、衝冠、鵰騎爲四班。佽飛、安夷、尅戎、綏狄、威虜爲三班。十號爲一品。先鋒、武毅、開邊、招遠、全威爲二班。綏虜、蕩寇、殄虜、横野、馳射爲一班。十號爲一品。凡十品二十四班,亦以班多爲貴。其制品十,取其盈數;班二十四,以法氣序,制簿悉以大號居後,以爲選法自小遷大也。前史所記,以位得從公,故將軍之名次于台槐之下,至是備其班品,叙其百司之外。其不登二品,應須軍號者,有牙門(代舊建威)、期門(代舊建武),爲八班。候騎(代舊振威)、雄渠(代

舊振武)爲七班。中堅(代舊奮威)爲六班。戈船(代舊揚威)、繡衣(代舊揚武)爲五班。執訊(代舊廣武)、行陣(代舊廣威)爲四班。鷹揚爲三班。陵江爲二班。偏將軍、裨將軍爲一班。凡十四號別爲八班,以象八風,所施甚輕。又有武安、鎮遠、雄義(擬車騎)爲二十四班。四撫(東、西、南、北,擬四征)爲二十三班。四寧(東、西、南、北,擬四鎮)爲二十二班。四威(東、西、南、北,擬四安)爲二十一班。四綏(東、西、南、北,擬四平)爲二十班。凡十九號爲一品。安遠、安邊(擬忠武軍師)爲一十九班。輔義、安沙、衛海、撫河(擬武臣第四號)爲一十八班。平遠、撫朔、寧沙、航海(擬鎮丹等四號)爲十七班。凡十號爲一品。朝海、朔野、拓遠、威河、龍幕(擬智威等五號)爲十六班。威虜、安漢、綏邊、寧寇、梯山(擬智武等五號)爲十五班。凡十號爲一品。寧境、綏河、明信、明義、威漢(擬輕車等五號)爲十四班。安隴、向義、宣節、振朔、候律(擬寧遠等五號)爲十三班。凡十號爲一品。平寇、定遠、陵海、寧隴、振漢(擬武威等五號)爲十二班。馳義、横朔、明節、執信、懷德(擬當威等五號)爲十一班。凡十號爲一品。撫邊、定隴、綏關、立信、奉義(擬折衝等五號)爲十班。綏隴、寧邊、定朔、立節、懷威(擬掃狄等五號)爲九班。凡十號爲一品。懷關、靜朔、掃寇、寧河、安朔(擬略遠等五號)爲八班。揚化、超隴、執義、來化、度嶂(擬礪鋒等五號)爲七班。凡十號爲一品。平河、振隴、雄邊、横河、寧關(擬武毅等五號)爲六班。懷信、宣義、弘節、浮遼、鑿空(擬尅狄等五號)爲五班。凡十號爲一品。捍海、款塞、歸義、凌河、明信(擬伏波等五號)爲四班。奉忠、守義、弘信、仰化、立義(擬佽飛等五號)爲三班。凡十號爲一品。綏方、奉正、丞化、度海、浮河(擬先鋒等五號)爲二班。懷義、奉信、歸仁、懷澤、伏義(擬綏虜等五號)爲一班。凡十號爲一品。大凡一百九號將軍,亦爲十品二十四班,正施于外國。及大通三年,有司奏曰:“天監七年改定將軍名,有因有革。普通六年,又置百號將軍,加刊正,雜號之中,微有移異。大通二年,奏移寧遠班中明威將軍進輕寧班中,又置安遠將軍代貞武,宣遠代明烈。其戎夷之號,亦加附擬,選序則依此承用。”遂以定制。轉則進一班,黜則退一班,班即階也。同班以優劣爲前後。有鎮、衛、驃騎、車騎同班。四中、四征同班。八鎮同班。八安同班。四平、四翊、忠武、軍師同班[14]。武臣、爪牙、龍騎、雲騎、冠軍同班。鎮嶽、翊師、宣惠、宣毅四將軍,東、南、西、北四中郎將同班。智威、仁威、勇威、信威、嚴威同班。智武、仁武、信武、勇武、嚴武同班,爲五德將軍。輕車、領朔、武旅、貞毅、明威同班。寧遠、安遠、征遠、鎮遠、宣遠同班。威雄、威猛、威烈、威振、威信、威勝、威略、威風、威力、威光同班[15]。武猛、武略、武勝、武力、武毅、武健、武烈、武威、武鋭、武勇同班。猛烈、猛盛、猛鋭、猛震、猛進、猛智、猛威、猛勝、猛駭同班。壯武、壯勇、壯烈、壯猛、壯鋭、壯盛、壯毅、壯志、壯意、壯力同班。驍雄、驍桀、驍猛、驍烈、驍武、驍勇、驍鋭、驍名、驍勝、驍迅同班。雄猛、雄威、雄明、雄烈、雄信、雄武、雄勇、雄毅、雄壯、雄健同班[16]。忠勇、忠烈、忠猛、忠鋭、忠壯、忠毅、忠捍、忠信、忠義、忠勝同班。明智、明略、明遠、明

勇、明烈、明盛、明勝、明進、明鋭、明毅同班。光烈、光明、光英、光遠、光勝、光鋭、光命、光勇、光戎、光野同班[17]。飈勇、飈猛、飈烈、飈鋭、飈决、飈起、飈略、飈勝、飈奇、飈出同班。龍驤、武視、雲旗、風烈、電威、電首、馳鋭、追鋭、羽騎、突騎同班。折衝、冠武、和戎、安壘、超猛、英果、掃虜、掃狄、武鋭、推鋒同班[18]。開遠、略遠、貞威、决勝、清野、堅鋭、輕鋭、拔山、雲勇、振旅同班。超武、鐵騎、樓船、宣猛、樹功、剋狄、平虜、稜威、昭威、威戎同班。伏波、雄戟、長劍、衝冠、鵰騎、佽飛、勇騎、破敵、剋敵、威勇、威虜同班[19]。前鋒、武毅、開邊、招遠、全威、破陣、蕩寇、殄虜、横野、馳射同班。牙門、期門同班。候騎、熊渠同班。中堅、典戎同班[20]。執訊、行陣同班。伏武、懷奇同班。偏、裨將軍同班。凡二百四十號,爲四十四班。又雍州置寧蠻校尉,廣州置平越中郎將,北梁南秦置西戎校尉,寧州置鎮蠻校尉。西陽、南新蔡、晉熙、廬江等郡置鎮蠻護軍。武陵郡置安遠護軍。巴陵郡置度支校尉。皆立府,隨府主號輕重而不爲定。其將軍施於外國者,雄義、鎮遠、武安同班,擬衛、鎮等三號。四撫同班,擬同四征。四威同班,擬四平。安遠同班,擬忠武等號。撫河、衛海、安沙、輔義同班,擬武臣等號。船海、寧沙、撫朔、平遠同班[21],擬鎮嶽等號。讋幕、威河、和戎、拓遠、朔野、翊海同班,擬智威等號。梯山、寧寇、綏邊、安漢、威讋五號同班,擬智武等號。爲漢、義明、昭信、綏河、寧境同班[22],擬輕車等號。候律、振朔、宣節、向義、安讋同班,擬寧遠等號。振漢、寧讋、陵海、安遠、平寇同班,擬威雄等號。懷德、執信、羽節、横朔、馳義同班,擬武猛等號。安朔、寧河、掃寇、靜朔、懷關同班,擬驍雄等號。渡嶂、奉化、康義、超讋、揚化同班,擬猛烈等號。寧開、横沙、雄邊、振讋、平河同班[23],擬忠勇等號[24]。明信、陵河、歸義、款塞、捍海同班,擬光烈等號。立義、仰化、弘信、守義、奉忠同班,擬飈勇等號。奉誠、立誠、建誠、顯誠、義誠同班,擬龍驤等號。尉遼、寧渤、綏嶺、威塞、通候同班,擬折衝等號。掃荒、威荒、定荒、開荒、理荒同班,擬開遠等號。奉節、歸節、遠節、效節、仗節同班,擬超武等號。渡河、凌海、承化、舉正、綏方同班,擬伏波等號。伏義、懷澤、歸誠、奉信、懷義同班,擬前鋒等號。凡一百二十五將軍,二十八班,并施外國戎國,準予中夏焉。大同四年,魏彭城王爾朱仲遠來降,以爲定洛大將軍,仍使其北討,故名。陳承梁制官,又有戎號,擬官自一品至于九品,凡二百三十七。鎮、驃騎等三號將軍擬官品第一(一秩中二千石)[25]。四中(軍、撫、衛、護)、四征(東、西、南、北)、八鎮(東、西、南、北、左、右、前、後)等十六號將軍擬官品第二(秩中二千石)。八安[26](左、右、前、後、東、西、南、北)、四翊(左、右、前、後)、四平(東、西、南、北)等十六號將軍,擬官品第三(秩中二千石)。中武[27]、軍師、武臣、爪牙、龍騎、雲麾、冠軍、鎮兵、翊師、宣惠、宣毅等將軍,中郎將、智、仁、勇、信、嚴等五威、五武將軍,合二十五號[28],擬官品第四(秩中二千石)。輕車、鎮朔、武旅、貞毅、明威等將軍(將軍加大封者至此。凡加大,通進一階),寧、安、征、旅、振、宣等五遠將軍[29],寧蠻校尉(雍州少府、蠻越校尉、中郎將隨府主軍號輕重。若單作則減刺

史一階,若有將軍,減將軍一階也),合十八號,擬官品第五。威雄、猛、烈、震、信、略、勝、風、力、光等十威[30],武猛、略、勝、力、毅、健、烈、威、鋭、勇等十武,猛毅、烈、威、震、鋭、進、智、勇、勝、駿等十猛,壯武、勇、烈、猛、鋭、威、力、毅、志、意等十壯,驍雄、桀、烈、武、威、勇、鋭、名、勝、迅等十驍,雄猛、威、明、烈、信、武、勇、毅、壯、健等十雄,忠勇、烈、猛、鋭、壯、毅、捍、信、義、勝等十忠,明智、略、遠、勇、烈、威、鋭、毅、勝、進等十明,光威、烈、英、遠、勝、鋭、命、勇、戎、野等十光,飈勇、烈、武、猛、鋭、奇、決、勝、略、出等十飈將軍,平越中郎(廣、梁、南秦、南梁、寧等州小府也),西戎、平戎、鎮蠻三校尉等,擬官一百四號,品第六(秩千石)。龍驤、武視、雲旗、風烈、電威、雷音、馳鋭、追鋭、羽騎、突騎、折衝、冠武、和戎、安壘、超猛、英果、掃虜、掃狄、武鋒、推鋒、開遠、略遠、貞威、決勝、清野、堅鋭、輕車、拔山、雲勇、振旅等將軍,擬官三十號,品第七(秩六百石)。超武、鐵騎、樓船、宣猛、樹功、剋狄、平虜、稜威、戎昭、威戎、伏波、雄戟、長劍、衝冠、彫騎、佽飛、勇騎、破敵、剋敵、威虜等將軍,鎮蠻護軍(西陽、南新蔡、晉熙、廬江郡小府鎮蠻、安遠護軍,度支校尉,隨府主號輕重,單作則減太守、内史相一階。若有將軍,減一階)、安遠軍護、度支校尉(曰陵郡丞)等擬官二十三號,品第八(秩六百石)。前鋒、武毅,開遠、招遠、金城、稜威、破陣、蕩寇、殄虜、横野、馳射等將軍[31],擬官十號,品第九(秩四百石)。諸將軍起自第六品已下,板則無秩,其雖除,不領兵,領兵,不滿百人。并除此官而爲州郡縣者,皆依本條減秩石。(二千石減爲千石,千石降爲六百石,自四百石降而無秩,依其州縣郡自各以秩論。)凡板將軍皆降除一品,諸依此減降品秩,其應假給章印,各依舊差,不貶奪其封爵,亦爲九等之差。後魏有大將軍、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都督州府諸軍事,品第一,都督之州諸軍事,又有驃騎將軍、車騎將軍、衛將軍。驃騎、車騎加大者位在三司上,衛將軍加大者次儀同三司,品并第一下。又有四征、四鎮將軍(四征加大者次衛將軍,四鎮加大者次尚書令)。又有中軍、鎮軍、撫軍將軍(加大者次四征),品第一下。又有四安、領軍、諸軍將軍(加大者秩次三以下),品第二。前、後、左、右、尚書、四平(次大者秩次護軍[32])。左右衛、武衛將軍品第二。征虜、輔國、龍驤將軍品第三。中堅、中壘、騎衛、鎮遠、安遠、建遠、建中、建節、立意、立忠、立節、恢武、勇武、耀武、昭武、顯武、直閣將軍,品第三。寧朔、建威、振威、奮威、揚威、廣威、建武、奮武、振武、揚武、廣武將軍,品第四。鷹揚、折衝、寧遠、揚烈、伏波、陵江、平漢、輕車、威遠、虎威、殿中員外將軍,品第五。宣威、明威、襄威、厲威、烈威、寇威、虜威、戎威、武烈、武毅、武奮將軍,品第六。綏遠、綏邊、綏虜、討寇、討虜、討難、討夷、盪虜、盪寇、盪難、盪逆將軍,品第七。殄寇、殄虜、殄難、殄夷、掃寇、掃虜、掃難、掃逆、厲武、厲鋒、虎牙、虎奮將軍,品第八。廣野、横野、偏裨將軍,品第九。又有領軍、護軍(若侍臣帶者,上加中字料。領、護將軍不兼置),品第三。南、北、東、西、護匈奴、羌、戎、夷、蠻、越、城門校尉、羽林中郎將、射聲、越騎、長騎[33]、步兵、長水、將軍[34],品第三。羽林

中郎將、戟楯虎賁、募員虎賁、高車虎賁、左右積弩積射、強弩將軍,品第四。附義、歸義、率義、順義中郎將、虎賁郎將,品第五。大和二十三年,孝文再次職令命數,雖有升降,而大抵頗同北齊。有驃騎、車騎、衛、四征、四鎮、中軍、鎮軍、撫軍、四翊、四安、冠軍、輔國、龍驤、鎮遠、安遠、建中、建節、中堅、中壘、振威、奮威、廣德、弘義、折衝、制勝、伏波、陵江、輕車、樓船、勁武、昭勇、明威、顯信、渡遼、横海、踰岷、越障、戎昭、武毅、雄烈、懷猛、揚麾、曜鋒、蕩邊、開城、靜漢、綏戎、平越、殄夷、飛騎、凖擊、武牙、武奮、清野、横野、偏裨等將軍,以褒賞勳庸。領軍府軍將軍一人[35],掌禁衛宮掖,朱華閣外,凡禁衛官皆主之。輿駕出入,督攝仗衛。中領軍亦同,有長史、司馬、功曹、五官、主簿、録事,釐其府事,又領左右衛,領左右等府。左右衛府將軍各一人,掌左右廂,所主朱華閣已外,各武衛將軍二人。二人皆有司馬、功曹、主簿、録事釐其府事。其御仗屬官有御仗正副都督、御仗武職、御仗等員;其直盪屬官有直盪正副都督、直人正副都督、勳武前鋒正副都督、勳武前鋒五職等員;直衛屬官有直衛正副都督、翊衛正副都督、前鋒正副都督等員;直突屬官有直突都督、勳武前鋒散都督等員;直閣屬官有朱衣直閣、直閣將軍、直寢、直齋、直後之屬。又有武騎、雲騎將軍各一人,驍騎、游擊、前、後、左、右等四軍將軍。將軍左右中郎將各五人。步兵、越騎、射聲、屯騎、長水等校尉,奉車都尉等各十人,武賁中郎將、羽林監十五人,冗從僕射二十人,騎都尉六十人,積弩、積射、強弩等將軍及武騎常侍各二十五人,殿中將軍五十人,員外將軍一百人,殿中司馬都督五十人,員外司馬都督一百人。領左右府,有領左右將軍,領千牛備身,又有左右備身正副都督、左右備身五職、左右備身。又有刀劍備身正副都督、刀劍備身五職、刀劍備身。員外又有備身正副都督、備身五職員。護軍府將軍一人,掌四中關津。輿駕則護駕。中護軍亦同,有長史、司馬、功曹、五官、主簿、録事,釐其府事。其屬官東、西、南、北四中府皆統之。四府各中郎將一人,長史、司馬、録事參軍、統府録事各一人。又有統府、直兵及功曹、倉曹、中兵、外兵、騎兵、長流、城局等參軍各一人,法、甲、鎧等曹行參軍各一人。又領諸官府尉、津尉。左右衛、左右武衛、左右武候,各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并有長史、司馬、録事、功、兵曹、倉、騎曹參軍、法曹、録曹行參軍(各一人)、行參軍(左右衛、左右武候各六人,左右武衛各八人)等員。左右衛掌宮掖禁禦,攝督仗衛。又各有直閣將軍六人,直寢十二人,直齋、直後各十五人,并掌宿衛侍從。奉車都督六人,掌馭副車。武騎常侍十人。殿内將軍十五人,員外將軍三十人。殿内司馬督二十人,員外司馬督四十人,并以參府朝,出使勞問。左右衛又各統親衛,置開府(左勳衛開府、左翊衛開府、二開府、三開府、四開府及武衛、武候、領軍、東宮領兵開府準此也)。府置開府一人,有長史、司馬、録事及倉、兵等曹參軍、法曹行參軍(各一人)。又有儀同府(武衛、武候、領軍、東宮領兵儀同皆準此也)。儀同已下,置員同開府,但無行參軍。諸府皆領軍坊,每坊(東宮鄉團準此)置團士一人,佐二人。左右武衛府無直閣

已下員，但領外軍，宿衛左右。武候掌車駕出，先驅後殿，晝夜巡察，執捕姦非，烽候道路，水草所置，巡狩師田，則掌其營禁。又加置司辰師四人[36]，漏刻生一百六十人。左右領、左右府大將軍一人，將軍二人，掌侍衛左右，供御兵仗，領千牛備身十二人，掌執千牛；刀備身左右十二人，掌供御弓箭；備身六十人，掌宿衛侍參軍事；鎧曹行參軍（各一人）等員。左右監門府各將軍一人，掌宮殿門禁及守衛事，各置郎將二人，校尉直長各三十人，長史、司馬、錄事及倉、兵曹參軍、鎧曹行參軍（各一人）、行參軍（四人）等員，領軍府左右各掌十二軍籍帳差科詞訟之事，不置將軍，唯有長史、司馬掾屬及錄事、功、倉、兵、騎等曹參軍、法、鎧等曹行參軍（各一人）、行參軍（十六人）等員。後周有柱國大將軍（正九命）、驃騎、車騎等大將軍（九命）、驃騎、車騎等將軍（正八命）、四征、中軍、鎮軍、撫軍等將軍（八命）、四平、前、後、左、右將軍、師都督（正七命）、冠軍、輔國等將軍（七命）、鎮遠、建忠等將軍（六命）、寧遠、揚烈、伏波等將軍（正五命）、輕車將軍、奉車、奉騎等都尉、四征、中、鎮撫軍（五命）、宣威、明威等將軍（正四命）、襄威、厲威等將軍（四命）、威烈、討寇等將軍（正三命）、蕩寇、蕩難等將軍（三命）、殄寇、殄難等將軍（正二命）、掃寇、掃難等將軍（二命）、曠野、横野等將軍（正一命）、武威、武牙等將軍。唐武德初，命秦王既平王世充及竇建德，高祖以秦王功殊今古，自昔位號不足以爲稱，乃置天策上將軍以拜，爲位在三公上。及升儲宮，遂廢天策府。二年，以天下未定，事資武力，將舉關中之衆以臨四方，乃置十二軍，分關中諸府以隸焉。以萬年道爲參旗軍，長安道爲鼓旗軍，富平道爲立戈軍，醴泉道爲井鉞軍，同州道爲羽林軍，華州道爲旗官軍，寧州道爲折威軍，岐州道爲平道軍，幽州道爲招搖軍[37]，麟州道爲苑游軍，涇州道爲天紀軍，宜州道爲天節軍。每將軍軍一人[38]，副一人，取威名素重者爲之，督耕戰之備，自是士馬強勁，無敵于天下。五年省。七年，以突厥寇掠，復置，後省之。其後定制有左右衛（龍朔除府字），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親府、勳一府、勳二府、翊一府、翊二府等五府，每府中郎一人，中郎將一人，左右郎將各一人。左右驍衛（龍朔去府字，改爲左右武衛。神龍復爲驍衛），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左右武衛（龍朔除府字，光宅改爲左右鷹揚，神龍復爲武衛），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左右威衛（舊爲屯衛，龍朔改爲威武，光宅改爲左右豹韜衛，神龍復爲威衛），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左右領軍衛（龍朔改爲戎衛，光宅改爲主鋒衛，神龍復爲領軍衛），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左右金吾衛（舊爲武侯衛，龍朔改爲左右金吾衛），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中郎、左右中郎將人數品制至此并同左右衛）；左右監門衛（龍朔除府字），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中郎將四人；左右千牛衛（龍朔改爲奉宸衛，神龍復爲千牛衛），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中郎將各二人（已上謂之十二衛）。左右羽林軍（龍朔置），大將軍各一員，將軍各二員，中郎將、左右中郎將同諸衛。左右龍武軍（初，太宗選飛騎之尤驍健者，別置百騎，以爲翊衛之備。天后加置萬騎爲左右營，置使以領之。開

元以來，其左右羽林軍名曰北門四軍。開元二十七年，改爲左右龍武軍)，大將軍各一員，將軍三員；左右神武軍(至德二年，肅宗在鳳翔置)，大將軍各一員，將軍三員；左右神策軍(上元中，以北衛軍使衛伯玉爲神策軍節度使[39]。初，哥舒翰置)，大將軍各二員，將軍各二員(貞元三年，左右神策將軍各加二員，左右神武將軍各加一員)；神威軍(本號殿前射生左右府。貞元二年九月，改爲殿前左右射生軍。三年，改爲左右神威軍[40]，非六軍之制也)，大將軍二員，將軍二員。六軍統軍(興元元年，勅武、左右神武)[41]、十六衛上將軍(貞元二年，十六衛各置上將軍一員)、諸府(隋置驃騎、鷹揚等府，充天下守戍兵，不成軍曰府。府有上中下)、折衝都尉各一人(唐因隋折衝、果毅、郎將之名，改統軍爲折衝，別將爲果毅都尉)；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別將各一人。其餘輔國、鎮軍二大將軍，冠軍、雲麾、忠武、壯武、宣威、明威、信遠、游騎、游擊十將軍，爲散號將軍，以加武士之無職事者。又以秦王、齊王下統軍爲護軍，副統軍爲副護軍，上大都督爲驍騎尉，大都督爲飛騎尉，師都督爲雲騎尉，都督爲武騎尉，都督將軍爲游騎將軍，親衛驃騎將軍爲親衛中郎將。其勳衛驃騎準此。親衛車騎將軍爲親衛中郎將，其勳衛車騎車衛並準此。監門府郎將爲監門中郎將，領左右郎將準此。諸軍驃騎將軍爲統軍。其秦王、齊王下領之衛及庫眞、驅咥眞、車騎並準此。諸軍車騎將軍爲別將。貞觀十一年，更置驃騎大將軍，爲從一品武散官；輔國、鎮軍二大將軍，爲從二品武散官；冠軍將軍加大字及雲麾已下、游擊已上，改爲五品已上武散官。又置昭武、振威、智果、翊麾、宣節、禦武、仁勇、陪從八校尉、副(自六品至從九品上階正爲校尉，下階爲副將)，六品已下武散官。又武德元年五月，改隋鷹揚郎將爲軍頭。六月，改軍頭爲驃騎將軍，副爲車騎將軍。至二年五月，車騎將軍隸驃騎府。七年三月，改驃騎將軍爲統軍，車騎將軍爲副軍。至貞觀十年，改統軍爲折衝都尉，副爲果毅都尉。武德七年，又置都督府(改大府官以上爲大都督府，管十州都督；不滿十州只爲府)。德宗時，六軍又置統軍，諸衛又置上將軍。其出師專征者，有總管、都統、元帥。分土治戎，元有團練使、防御使、節度使。統押戎夷者，有都護。又貞元之後，中人治兵，別有護軍中尉、觀軍容使。五代以後，典掌禁軍則有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及殿前都檢校。殿前都指揮使而下，皆以藩臣領之。唐之軍衛名存而寖廢矣。夫軍旅者，所以防禍機，遏亂略；將帥者，所以總戎政，揚國威。入則壯乎翊衛，出則鎮其方面，士卒之存亡攸屬，邦家之休戚是繫。茍得其人，折衝於萬里；儻非其任，奔北於三軍。故古先哲王，質於蓍龜，所以難其選也；拜於壇場，所以重其任也；推轂而遣，所以專其事也；列壤而封，所以報其功也。若乃保於誠節，濟乎功名，則福祿隨之；寡於方略，陷於敗衄，則鈇鉞及焉。今竝採其善惡之迹，成敗之謀，忠逆之心，賢愚之效，寘之於篇，以示鑒戒，凡一百六門。

佐　命

天帝王之興也[42]，必有命世之人傑，折衝之虎臣，周旋翼從，夷凶戡難，然後大勳以集，歸運斯格，御天下之圖，制億兆之命者也。自成周著伐罪之誓，漢高有扶義之舉，白水興復，當塗締構，由是而下，或艱難以創業，或累積而啓祚，莫不有毅勇之士爲之爪牙，奮揚威武，式遏亂略，周旋夷險，勤宣忠力，搴旗以克敵，略地以辟國，用能震天聲而消群慝，厲輿師而一衆志，成樂推欣戴之美，享利建世及之報，功成名立，爲方來之所稱述，其不偉歟？

周太公望呂尙，初事文王。及武王即位，欲修王業，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尙父（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亦男子美稱）遂至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皆曰："紂可討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太公作《泰誓》。居二年，紂殺王子比干，囚箕子。武王將伐紂，卜龜，兆不吉，風雨暴至，群公盡懼，唯太公強之，勸武王，武王於是遂行。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以伐紂。紂師敗績。明日，武王立于社，群公奉明水，衛康叔封布采席，師尙父牽牲，史佚策祝，以告禮說討紂之罪，遷九鼎，修周政，與天下更始。師尙父謀居多，封於齊營丘。《詩》曰："惟師尙父，時惟鷹揚，諒彼武王（諒，佐也，尚父佐武王，爲之尚將）。"

漢韓信，淮陰人。秦末，項梁渡淮，信乃仗劍從之。梁敗，又屬項羽，爲郎中，數以策干羽，羽弗用。漢王入蜀，信亡楚歸漢，爲連敖（楚官名）坐法，當斬。其疇十三人皆已斬（疇，類也），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夏侯嬰也），曰："上不欲就天下乎？而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之，言於漢王，以爲治粟都尉。蕭何言於漢王曰："王必欲爭天下，非信無可與計事。"漢王乃拜信爲大將（事具《宰輔薦賢》及《帝王選將門》）。遂聽信計，部署諸將（部分而署置之）。漢王元年，舉兵東出陳倉，定三秦。二年，出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令齊、趙共擊楚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發兵與漢王會滎陽，擊破楚京、索間，以故楚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趙、魏反，漢王以信擊魏。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使人"請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東擊齊，南絶楚之糧道，西與大王會于滎陽"。漢王與兵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破代，禽夏說閼與（夏說，代相。閼與，邑名）。信之下魏、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兵數萬東下井陘，擊趙，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於是用趙將廣武君李左車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漢王許之。楚數使騎兵渡河擊趙王耳，信來往救趙。四年，漢王出成皋，渡河，拜信爲相國，發趙兵未發者擊齊。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近楚，不爲假王以鎭之，其勢不定。"漢王遣張良立信爲齊王，徵其兵使擊楚。五

年，漢王之敗固陵，用張良計徵信將兵會垓下。項羽死，封爲楚王。

曹參，沛人也。高祖爲沛公也，參以中涓從（涓，潔也，言其在中主知潔清灑掃之事，蓋親近左右也）。擊固陵、方與，攻秦監公軍，大破之。（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公者，時人尊稱之耳。）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固陵，取之。從守方與。方與反爲魏，擊之。豐反爲魏，攻之。賜爵七大夫。北擊司馬欣軍碭東。取狐父、祁、善置（善置，置名也。狐父、祁，二縣名也。置若今之驛也[43]）。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秦將章邯車騎。攻轅戚及亢父，先登。遷爲五大夫，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陳，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南救雍丘[44]，擊李由軍，破之，殺李由，虜秦候一人。章邯破殺項梁也，沛公與項羽引兵而東。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執帛（楚爵孤卿），號曰建成君。遷爲戚公，屬碭郡（爲戚縣之令）。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成武南。擊王離軍成陽南，又攻杜里[45]，大破之。追北西至開封，擊趙賁軍，破之，圍趙賁開封城中。西擊秦將楊熊軍於曲遇，破之，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珪（執圭，古爵名也）。從西攻陽武，下轘轅、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破之。（尸鄉之北。）從南攻犨，與南陽守齮戰陽城郭東（今堵陽），陷陳，取宛，虜齮，定南陽郡。（《高紀》言南陽守綺降封爲殷侯，而自傳言虜齮，紀、傳不同，疑傳誤。）從西攻武關、嶢關，取之。前攻秦軍藍田南，又夜擊其北軍，大破之，遂至咸陽，破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爲將軍，從還定秦，攻下辨、故道（武都二縣也）、雍、斄（扶風縣也）。擊章平軍於好畤南，破之，圍好畤，取壤鄉（壤，地名也），擊三秦軍壤東及高櫟，破之。復圍章平，平出好畤走。因擊趙賁、內史保軍，破之。東取咸陽，更名曰新城。參將兵守景陵二十三日（縣名也）。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今華陰）。以將軍引兵圍章邯廢丘，以中尉從漢王出臨晉關。至河內，下修武，度圍津（在東郡），東擊龍且、項它、定陶，破之。東取碭、蕭、彭城，擊項籍軍，漢軍大敗走。參以中尉圍取雍。雍王武反於外黃，程處反於燕（皆漢將。燕，東郡之縣，故南燕國），往擊，盡破之。柱天侯（史失姓名）反於衍氏，進破取衍氏。擊羽嬰於昆陽，追至葉（葉，南陽縣也），還攻武疆（武疆城在陽武），因至滎陽。參自漢中爲將軍中尉，從擊諸侯，及項王敗，還至滎陽。（敗謂戰彭城而敗。）漢二年，拜爲假左丞相，入屯兵關中[46]。月餘，魏豹反，以假丞相別與韓信東攻魏將孫遬東張（東張屬河南），大破之。因攻安邑，得魏將王襄，擊魏王於曲陽，追至東垣，生獲魏王豹。取平陽，得豹母妻子，盡定魏地，凡五十二縣。賜食邑平陽。因從韓信擊趙相國夏說軍於鄔東（鄔，大原縣也），大破之，斬夏說。韓信與故常山王張耳引兵下井陘，擊成安君陳餘，而令參還圍趙別將戚公於鄔城中。戚公出走，追斬之。西引兵詣漢王在所[47]。韓信已破趙，爲相國，東擊齊，參以左丞相屬焉。攻破齊歷下軍，遂取臨淄，還定濟北郡、牧著、漯陰、平原、鬲盧（五縣名也。時未有濟北郡，史追書之耳）。已而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或以爲高密），大破之，斬龍

且,虜亞將周蘭(亞將,次將也),定齊郡,凡得七十縣,得故齊王田廣相田光、其守相許章及故將軍田既(守相爲相居守者)。韓信立爲齊王,引兵東詣陳,與漢王共破項羽,而參留平齊未服者。漢王即皇帝位,韓信徙爲楚王,參歸相印焉。高祖六年,與諸侯剖符,賜參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千三十戶,世世勿絕。

陳平,陽武戶牖人也。初歸漢,拜爲都尉,使參乘,遂與東伐項羽,至彭城,爲楚所敗,引師而歸。收散兵至滎陽,以平爲亞將,屬韓王信,軍廣武。遷護軍中尉,盡護諸將。其後,楚急擊,絕漢甬道於滎陽城[48],漢王患之,乃出黃金四萬斤予平,縱反間於楚軍。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羽不聽(事具《將帥・間諜門》),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封平以戶牖鄉。用其計策,卒滅楚。七年,更封爲曲逆侯。

周勃,其先卷人,徙沛,以織薄曲爲生(葦薄爲曲)。高祖爲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後攻固陵[49],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擊章邯車騎殿(殿,鎮也。謂鎮後以扞蔽。勃擊破章邯之殿兵也)。略定魏地。攻轅戚、東緡,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擊軍阿下,破之。追至濮陽,下甄城,攻都關、定陶,襲取宛朐,得單父令。夜襲取臨濟,攻壽張,以前至卷,破李由雍丘下。攻開封,先至城下爲多(多謂功多也)。後章邯破項梁,沛公與項羽引兵東如碭。自初起沛還至碭,一歲二月。楚懷王封沛公爲碭郡長,拜勃爲襄賁令,從沛公定魏地,攻東郡尉於城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絕河津。擊趙賁軍尸北(尸北,鄉也)。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攻秦軍於藍田。至咸陽,滅秦。項羽至,以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勃爵爲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爲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攻槐里,好畤,最(於將帥之中,功爲最也)。北擊趙賁、內史保於咸陽,最。上北救漆(漆,扶風縣)[50],擊章平、姚邛軍。西定汧(汧,今隴西縣也)。還下郿、頻陽(即今鳳翔郿縣,頻陽在櫟陽東)。圍章邯廢丘,破之。西擊益已軍,破之(益已軍,郿將也)。攻上邽,東守嶢關。擊項羽。攻曲遇,最。還守敖倉,追羽,羽已死。因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洛陽、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

樊噲,沛人,以屠狗爲事。高祖爲沛公,噲以舍人從,攻固陵、方與,還守,擊豐、泗水監豐下[51],破之。(泗水,郡名,監謂監郡也。破之於豐縣下。)復東定沛,破泗守薛西(謂破郡守於薛縣之西)。與司馬尼戰碭東(尼,秦將軍邯之司馬[52]),卻敵,斬首十五級,賜爵國大夫(即官大夫也)。嘗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賜列大夫(即官大夫也)。從攻陽城,先登。下戶牖(陽武縣北鄉),破李由軍,斬首十六級,賜上聞爵(上聞謂名通於天子)。後攻圉都尉(陳留圉縣)、東郡守尉於城武,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賜爵五大夫。從攻秦軍,出亳南(今河南偃師湯亭是),河間守軍

於社里[53],破之,擊破趙賁軍開封北,以卻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六人,賜爵卿。從攻破楊熊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號賢成君。從攻長社、轘轅,絕河津,東攻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犨。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南陽縣也),以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重封,加二號也)。攻武關,至霸上。項羽欲攻沛公,既饗軍士,中酒(中酒,飲酒之中也),亞父謀欲殺沛公。時獨張良得入坐,噲居營外,聞事急,迺持盾直撞入帳下(以盾撞擊人也),言於項羽曰:"沛公先入定咸陽,纍師霸上,以待大王。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羽默然。沛公入廁,麾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山下走歸霸上軍,而使張良謝羽,羽亦因遂已(已,止也),無誅沛公之心。後數日,羽屠咸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噲爵爲列侯,號臨武侯。遷爲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別攻西城白水北[54](西,今西縣。白水,水名。言擊西縣之城於白水之北)。又擊雍輕車騎雍南,破之。從攻雍漦城,先登(漦,縣名,屬武功)。擊章平軍好畤,攻城,先登陷陣。遷爲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壤東(地名),卻敵。遷爲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柳中即細柳池[55]),灌廢丘,最。(以水灌廢丘也。)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今樊川[56])。從攻項羽,屠煮棗(未詳其地)。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黃。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廣武在滎陽)。項羽引兵東,從漢王擊羽,下陽夏,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周殷也)。圍項羽陳,大破之。(於陳縣圍之。)屠固陵。羽死,漢王即皇帝位,以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東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絕,食舞陽,號爲舞陽侯。

彭越字仲,昌邑人,嘗漁鉅野澤中,爲盜。陳勝起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爲長。設壇祭,令徒屬。乃行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從碭北擊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衆居鉅野澤中,收魏敗散卒。項籍入關,王諸侯,還歸,越衆萬餘人無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楚令蕭公角將兵擊越。越大破楚軍。漢與魏豹及諸侯東擊楚,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外黃(於外黃來歸漢),漢王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王豹,魏咎從弟,眞魏也(豹,眞魏後也)。"迺拜越爲魏相國,擅將軍,略定梁地。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越攻下睢陽、外黃七十城。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皋,自東收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越將其兵北走穀城。項王南走陽夏,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粟十餘萬斛,以給漢食。漢王敗,使使召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羽所敗固陵,用張良策,發使使越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許以王越,又言所以許韓信。越乃引兵至垓下。羽死,立越爲梁王,都定陶。

黥布,六人也,初從項羽,入咸陽爲前鋒,羽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齊王田

榮叛楚，項王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布愈恐，不復往。漢王與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城至虞（《史》：宋州虞城縣），使隋何使布。何說布起兵攻楚（事具《總録·游説門》）。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今宋州縣也）。龍且攻淮南，破布軍，布間行與隋何歸漢。漢王使人之九江，得布故人辛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至成臯。四年，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布使之九江，得數縣。五千[57]，布與劉賈入九江，誘大司馬周殷。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破陔下。項籍死，布遂剖符爲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焉。

盧綰，豐人。高祖初起沛，以客從。入漢爲將軍，嘗侍中從東擊項羽，封長安侯。項籍死，使綰別將與劉賈擊臨江王共尉（共敖子也）。還，從擊燕王臧荼，皆破平。高祖詔諸將相列侯擇群臣有功者以爲燕王，皆曰："太尉綰嘗從平定天下，功最多，可王。"乃立綰爲燕王。

酈商，高陽人。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初略地，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攻緱氏，絶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下宛穰，定七十縣。別將攻旬關（旬關，分水二關也），西定漢中，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別定北地郡，破章邯別將於烏氏、栒邑、泥陽（烏氏，定安也；栒邑在幽州；泥陽，北地縣也），賜食邑武城六千戶。從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食邑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固陵。漢王即帝位，燕王荼反（臧荼也），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脱（地名），先登陷陳，破荼軍易下（今易縣）。卻敵，遷爲右丞相，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絶，食邑涿郡五千戶。

夏侯嬰，沛人，爲沛廏司御。每送使客還，過泗上亭，與高祖相愛。高祖爲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嬰爲太僕，嘗奉車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平以胡陵降，賜爵嬰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由軍雍丘，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趣，急速也。下同。）賜爵執帛。從擊章邯軍東河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圭。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又擊秦軍洛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轉爲滕令（滕，今徐州縣）。因奉車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芷陽，後爲霸陵縣）。至霸上，沛公爲漢王，賜嬰爵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公主，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嘗蹶兩兒棄之。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雍，擁，面背也。言取兩兒令面背己而抱持之以馳，故云"面雍樹馳"也）。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茲氏（縣名，屬太原）。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嬰從擊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絶。

灌嬰，睢陽販繒者（繒者，帛之總名）。高祖爲沛公，略地至雍丘。章邯殺項梁，而

沛公還軍於碭,嬰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58],疾鬬,賜爵七大夫。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力強也)。賜封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洛陽,破秦軍尸北。北絕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文昌君。沛公爲漢王,拜嬰爲郎中令。從入漢中,拜爲中謁者。從還定三秦,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廢丘,未拔。從東出臨晉關,擊降殷王,定其地。擊項羽、龍且、魏相項它軍定陶南,疾戰,破之。賜爵號文昌侯,食杜平鄉[59](杜縣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公申徒反(故秦將,降爲公),從擊破之,攻下外黄,西收軍於滎陽[60]。楚騎來衆,漢王拜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二人皆故秦騎士,重泉縣人)爲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別擊楚軍後,絕其饟道,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所將卒斬左右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柘公王武軍燕西(柘縣名公者,柘之令也。王武,其人姓名。燕西,南燕國也),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名射士爲樓煩),連尹一人(楚官也)。擊王武別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洛陽,從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爲御史大夫。三年,以別侯食邑杜平鄉[61],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車騎將華毋傷及將吏四十六人[62]。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齊相田横至嬴、博(二縣名),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收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假密(留,縣名。公,縣令也。攻龍且及留縣令於假密),卒斬龍且(卒,嬰所將卒也),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亞,次也)。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爲齊王,使嬰別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長亦如郡守也,時每郡置長),身虜騎將一人[63]。攻博陽,前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僮、取慮、徐,三縣名)。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謂從下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正定[64]。)項羽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郯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此平陽在北郡),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降留、薛、沛、酇、蕭、相(此六縣)。攻苦、譙(二縣名),復得亞將。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户。項籍敗垓下,嬰以御史大夫將軍騎別追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及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即帝位,賜嬰邑三千户。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遂剖符,世世勿絕,食邑潁陰二千五百户。

韓王信,故韓襄王孽孫(孽,庶子)。項梁立楚懷王,燕、齊、趙、魏皆已前王,唯韓無有後,故立韓公子横陽君成爲韓王,欲以定韓地。項梁死定陶,成犇懷王(成謂所立韓

王）。沛公引兵擊陽城，使張良以韓司徒徇韓地，得信以爲韓將，將其兵從入武關。沛公爲漢王，信從入漢中，乃説漢王曰："項王王諸將，王獨居此，遷也。士卒皆山東人，竦而望歸，及其蠭東鄉，可以爭天下。"漢王從之。（蠭謂軍中將士氣鋒也。竦謂引領舉望也。蠭與鋒同。）漢王還定三秦，乃許王信，先拜爲韓太尉，將兵略韓地。韓王成聞漢遣信略韓地，乃令故籍游吴時令鄭昌爲韓王（項籍在吴時，昌爲吴縣令）距漢。漢二年，信略定韓地十餘城。漢王至河南，信急擊韓王昌[65]，昌降漢。乃令立信爲韓王，嘗將韓兵從。漢王使信與周苛等守滎陽，楚拔之，信降楚。已得亡歸漢，漢復以爲韓王，竟從擊破項籍。五年春，與信剖符，王潁川[66]。

傅寬，初以魏五大夫騎將從沛公，爲舍人。起横陽，從攻安陽、杠里[67]，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爲漢王，賜寬爵號共德君。從入漢中，爲右騎將。還定三秦，賜食邑雕陰（縣名，屬上郡）。從擊項籍，待懷（待高祖於懷縣也，今懷州），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敖，地名，《左傳》曰："敖、鄗之間"）。益食邑。屬淮陰，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博（參，曹參也。博，太山縣），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絶。封陽陵侯，食邑二千六百戶。

靳歙，以中涓從起宛朐（今曹州縣）。攻濟陽，破李由軍。擊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騎將師號爲千人[68]。《漢儀注》：邊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也），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謂上車司馬也），騎長一人（謂騎之長也），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爲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别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别西擊邢説軍菑南，破之（菑，縣名，今考城縣），身得説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别之河内，擊趙賁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十縣。别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下邯鄲。别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一人（兵守郡當言兵郡守也，謂將兵郡守也）。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又别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皋南。擊絶楚饟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魯下，略地東至鄫、郯、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别定江陵，降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致洛陽（江陵王，謂共敖之子尉也），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絶，定食四千六百戶，爲信武侯。

周緤，沛人也，以舍人從高祖起沛。至霸上，西入蜀。漢還定三秦，常爲參乘，賜食邑池陽。從東擊項羽滎陽，絶甬道，從出度平陰，遇韓信軍襄國，戰有利不利，終無離上心。帝以緤爲信武侯，食邑三千三百戶。

校勘記

[1]“日”原字劃缺損,據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補全。

[2]宜曲,原作“宣典”,據《漢書·百官公卿表第七上》改。顔師古注:“宜曲,觀名。”

[3]司丞焉,當從《漢書·百官公卿表第七上》作“司馬”。

[4]候,原作“侯”,據《漢書·百官公卿表第七上》改。

[5]戊己,原作“戊巳”,從《漢書·百官公卿表第七上》改。

[6]魚豢,原作“魯豢”,形近而訛。注中引文可能出自魚豢所撰《魏略》。

[7]尉,疑是“殿”之訛,披,疑是“鈒”之訛,司,原缺,據《晉書·職官志》補。參看中華書局排印本校勘記一九。

[8]按上文,此處“素族”二字當系“素所”之訛。

[9]東,原闕,據《隋書·百官志》上補。

[10]“二”原脱,據前后文補。

[11]《隋書·百官志》上此句作“優者方得比加位從公”。

[12]《隋書·百官志》上“記室”作“中記室”,“中置”作“中直”。

[13]按梁朝以前將軍名號無作“寧用”者,疑作“寧遠”,音近致訛。

[14]此句《隋書·百官志》上作“四平、四翊同班。忠武、軍師同班。”疑是。

[15]威力,原闕,據《隋書·百官志》上補入。

[16]雄威、雄勇,原闕,據《隋書·百官志》上補入。

[17]光明,原闕,據《隋書·百官志》上補入。

[18]超,原作“起”,鋭,原作“館”,掃虜,原闕,據《隋書·百官志》上補改。

[19]《隋書·百官志》上無“威勇”二字,此處所列將軍共十一號,“威勇”二字疑衍。

[20]中堅,原作“十堅”,據《隋書·百官志》上改。

[21]船海,《隋書·百官志》上作“航海”。

[22]爲漢,《隋書·百官志》上作“威漠”。義明,《隋書·百官志》上作“明義”。

[23]寧開,疑爲“寧關”之訛。

[24]此下之後,《隋書·百官志》上尚有“鑿空、浮遼、弘節、宣義、懷信同班,擬明智等號”二句。

[25]鎮、驃騎等,《隋書·百官志》上作“鎮衛、驃騎、車騎等”。一秩,《隋書·百官志》上作“比秩”。

[26]此段(A)原書下文先接“劍備身正副都督、刀劍備身五職刀劍備身”到“諸府皆領軍坊,每坊(東宮)”一段(B),次接“蕩狄、平虜、稜威、戎昭、威戎、伏波、雄戟、長劍、衝冠、彫騎、佽飛、勇騎、被敵、蠹敵、威虜等將軍”到“中堅、中壘、騎衛、鎮遠、安遠、建遠、建中、建節、立意、立忠、立節、恢武、勇武、耀武、昭”一段(C),次接“左、右、前、後、東、西、南、北)、四翊(左、右、前、後)、四平(東、西、南、北)等十六號將軍”到“超武、鐵騎、樓船、宣猛、樹功”一段(D),次接“將軍以褒賞勳庸”到“又有左右備身正副都督、左右備身五職左右備身。又有刀”一段(E),次接“武、顯武、直閣將軍,品第三等”到“綏戎、平越、殄夷、飛騎、準擊、武牙、武奮、清野、横野、偏裨等”一段(F)。今按,此六段在原書

頁 4024 到 4026 間，有錯簡。今按文意，重新校理。(A)段之後，應接(D)段，再接(C)段，再接(F)段，再接(E)段，最後爲(B)段。

[27]中，疑當作“忠”。

[28]合二十五號，原作“令二十五號”，據《隋書・百官志》上改。本條下文“合”字多同此例。

[29]按此處五遠將軍當指寧遠、安遠、征遠、振遠、宣遠，“旅”疑涉上文而衍。《隋書・百官志》上無“旅”字。

[30]光等十威，原作“威光等十威”，據《隋書・百官志》上删一“威”字。

[31]開遠，《隋書・百官志》上作“開邊”；金城、稜威，《隋書・百官志》上作“金威”，似皆可從。

[32]次，按前後文當作“加”。

[33]“長騎”當系“屯騎”之訛。《魏書・官氏志》作“屯騎”。

[34]“將軍”疑是“監軍”之訛。《魏書・官氏志》作“監軍”。

[35]此句《隋書・百官志》中作“領軍府將軍一人”，似可從。

[36]展，《隋書・百官志》下作“辰”，疑是。

[37]幽，《新唐書・兵志》作“豳”，似可從。

[38]每將軍軍，疑當作“每軍將軍”。“將”、“軍”二字誤倒。

[39]衛伯玉，原作“衛伯王”。《舊唐書・職官志三》作“衛伯玉”，今從之。

[40]原作“左右神策威軍”，“策”字衍，據《舊唐書・職官志三》及文意删。

[41]此處疑有脱文。《舊唐書・職官志三》作“興元元年正月二十九日敕，左右羽林、左右龍武、左右神武各置統軍一人，秩從二品。”

[42]天，按文意似當作“夫”。

[43]苦，按文意似當作“若”。

[44]雍丘，原作“雍兵”，據《漢書・曹參傳》改。

[45]杜里，《漢書・曹參傳》作“杠里”。

[46]人，原作“八”，據《漢書・曹參傳》改。

[47]西，《漢書・曹參傳》作“乃”。

[48]《漢書・陳平傳》此處作“圍漢王於滎陽城”。

[49]固陵，《漢書・周勃傳》作“胡陵”。

[50]《漢書・周勃傳》此處無“上”字。

[51]《漢書・樊噲傳》“擊豐”作“豐擊”，則“豐”屬上讀，可從。

[52]邯，字原闕，據《漢書・樊噲傳》顏師古注補。

[53]社里，《漢書・樊噲傳》作“杠里”。

[54]西城，《漢書・樊噲傳》作“西丞”。其下“西縣之城”，亦作“西縣之丞”。

[55]池，《漢書・樊噲傳》作“地”，可從。

[56]樊川，原作“樊月”，據《漢書・樊噲傳》改。

[57]五千，當是“五年”之訛。《史記・黥布列傳》此處作“六年”。

[58]社里，《漢書・灌嬰傳》作“杜里”。

[59]社,《漢書·灌嬰傳》作"杜"。下注文同。

[60]滎陽,原作"榮陽",據《漢書·灌嬰傳》改。下同。

[61]别侯,《漢書·灌嬰傳》作"列侯"。社平鄉,《漢書·灌嬰傳》作"杜平鄉"。

[62]華毋傷,《漢書·灌嬰傳》作"華毋傷"。

[63]一人,原作"人",據《史記·灌嬰列傳》改。

[64]正定,《漢書·灌嬰傳》作"平定"。

[65]急擊,原作"擊急",據《漢書·韓王信傳》改。

[66]潁川,原作"穎川",據《漢書·韓王信傳》改。

[67]社里,《漢書·傅寬傳》作"杜里"。

[68]騎將師,疑是"騎兵帥"之訛。《漢書·靳歙傳》作"騎兵率"。

徐州師範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四十一

將帥部(二)

佐命第二

漢王吸以中涓從起豐,至霸上,爲騎郎將。入漢,以將軍擊項籍,封清河侯(一作清陽),三千二百戶。

召歐以中涓從起沛,至霸上,爲連敖。入漢,以騎將定燕趙,得燕將軍,封廣嚴侯,二千二百戶。

薛歐以舍人從起豐,至霸上,爲郎。入漢,以將軍擊項籍將鍾離昧,封廣平侯,四千五百戶。

陳濞以舍人從碭,以刺客將入漢,以都尉擊項羽滎陽,絕甬道,殺追士卒,封博陽侯。

劉纏兵初起與諸侯共擊秦,爲楚左令尹[1]。漢王與項羽有隙於鴻門,纏解難以破羽,降漢,封射陽侯。

周昌以職志(職志,官名,主旗幟也)擊秦。入漢,出關,以內史堅守敖倉,以御史大夫封汾陰侯,比清陽侯[2]。

武虎(一作武儒)以謁者從擊破秦。入漢,定三秦。出關,以將軍擊定諸侯[3],比博陽侯,二千八百戶,封梁鄒侯。

董渫(一作緤)以舍人從擊秦,爲都尉。入漢,定三秦,出關,以將軍定諸侯,比厭次侯,二千八百戶,封成侯。

孔聚以執盾從起碭[4],以左司馬入漢,爲將軍,三以都尉擊項籍,屬韓信(此即《楚漢春秋》及《史記》所謂孔將軍居左者),封蓼侯。

陳豨以特將將卒五百人從起宛朐,至霸上,爲游擊將軍。別定代,破臧荼[5],封陽夏侯。

陳賀以舍人從起碭,以左司馬入漢,用都尉屬韓信,擊項籍。爲將軍,定會稽、浙江、胡陵[6],封費侯。

周竈以卒從起碭,以連敖入漢,以長鋌都尉擊項籍(連敖,楚官。《左傳》楚有連尹、莫敖,其後合爲一長。鋌,官號,長刃兵也,爲刀而劍形。《史記》作"長鈹"。"鈹"亦刀

耳)。封隆慮侯。

丁復以越將從起薛,至霸上,以樓煩將入漢。定三秦,屬周呂侯,破龍且彭城,爲大司馬,破項籍葉(謂破楚葉縣也),爲將軍忠臣侯,再封陽都侯。

郭蒙以戶衛從起薛,屬周呂侯,破秦軍杠里[7],陷楊熊軍曲遇。入漢,爲城將,定三秦,以都尉堅守敖倉,爲將軍破項籍,封東武侯,三千戶。

嚴不職(一作不言[8])以舍人從起沛,至霸上,以騎將入漢。還擊項籍,屬丞相甯功侯,用將軍擊黥布,封武強侯。

宣虎以河南將軍降晉陽,以重將破臧荼(重將者,主將領輜重也[9]),封南安侯。

陳武以將軍將卒二千五百人起薛,別救東阿,至霸上。二年十月,入漢,擊齊歷下軍臨菑,封棘蒲侯。

朱軫以舍人從起沛,以隊帥先降翟王,虜章邯,封都昌侯。

合傅胡害以越戶將從破秦[10],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籍,封貰侯,六百戶,功比臺侯[11]。

搖毋餘以越隊將從破秦,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籍,封海陽侯,一千七百戶[12]。

蔡寅以魏太僕,漢王三年初從,以車騎將軍破龍且及彭城[13],封肥如侯[14],千戶。

蟲達以曲成戶將三十七人從起碭[15],至霸上,爲執金吾。及爲二隊,屬周呂侯,入漢,定三秦,以都尉破項籍陳下,封曲成(一作曲城)侯,四千戶。

陳涓以卒起碭從,以二隊將入漢,擊項籍,得梁郎將[16],封河陽侯。

彤跖以門尉起碭,至霸上,爲定武君,入漢,還定三秦[17],爲都尉擊項羽,封芒侯。

閻澤赤以執盾初起從入漢,爲河上守,遷爲殷相。擊項籍,封敬市侯(一作故市),千戶,比平定侯。

戎賜以連敖從起薛,以三隊將入漢,定三秦,以都尉破項籍軍,爲將軍,封柳丘侯,八千戶。

周止以舍人從起沛,以郎中入漢,爲周信侯,定三秦,以爲騎郎將,破項籍東城,封魏其侯,千戶。

繒賀漢王三年以執盾從起,以連敖擊項籍。漢王敗走,賀擊楚追騎,以故不得進。漢王顧謂賀祁王。戰彭城,斬項籍,爭惡,絕延壁(謂之祁王者,蓋嘉其功[18],故寵號之,許以爲王也。爭惡謂爭惡地。延壁,壁壘之名也),封祁侯。

許瘛漢三年用趙右林將初擊定諸侯(林將,言羽林之將也),封宋子侯。

齊受以卒從起留,以家車吏入漢,以驍騎都尉擊項籍,得樓煩將(家車吏,主漢王之家車),封平定敬侯。

工師喜以舍人從擊破秦,以郎中入漢,以將軍定諸侯,守洛陽,封平侯,千三百戶。

奚涓以舍人從起沛，至咸陽，爲郎。入漢，以將軍定諸侯，封魯侯，四千八百戶。

尹恢以謁者從入漢，以將軍擊定諸侯，以右丞相備守淮陽，封城父侯，二千戶。

襄（《漢表》失其姓，一作無姓）執盾隊史從起碭[19]，破秦，以治粟內史入漢。以上郡守擊定西魏地，封棘丘侯。

郭亭以連敖從起單父，以塞路入漢（主遮塞要路，以備敵寇也）。還定三秦，屬周呂侯，以都尉擊項籍，封河陵侯（一作阿陵）。

單究（一作單甯）以舍人從，以郎入漢，定三秦，以騎將軍擊諸侯，封昌武侯，九百戶。

丙猜以客從入漢，定三秦，以中尉破項籍[20]，封高宛侯（一作高苑），千六百戶。

丁義以卒從起留，以騎將入漢，定三秦，破項籍軍滎陽，以郎騎將破鍾離眜軍固陵，封宣曲侯，六百七十戶。

華無害以越將起留，入漢，定三秦，擊臧荼，封終陵侯（一作絳陽），七百四十戶。

劉到（一作劉釗）以舍人從起碭，至霸上，以二隊入漢，定三秦，以都尉擊項籍，破臧荼，封東茅侯，千戶。

唐厲以舍人從起豐，以左司馬入漢，以亞將攻項籍，郤敵，爲東部都尉，破項籍，封成武侯。爲中尉，擊黥布，封斥丘侯，千戶。

戴野以舍人從起碭，用隊帥入漢，以都尉擊項籍，封臺侯。

丁禮以中涓騎從起碭，爲騎將入漢，定三秦，爲正奉侯，以都尉擊項籍，屬灌嬰，殺龍且，更爲樂成侯。

鄂秋，漢王三年以謁者從定諸侯，有功，封公平侯，二千戶。

陳夫乞以卒從起杠里，入漢，以都尉擊項籍，以將軍定燕，封高胡侯，千戶。

爰類以慎將（謹慎爲將也）從起留[21]，入漢，以都尉守廣武，封厭次侯。

陳胥以卒從起薛，以將軍入漢，以右司馬擊項籍，封復陽侯，千戶。

其石以中謁者從入漢，以郎中騎從定諸侯[22]，封陽河侯[23]，五百戶。

許盎以騈鄰從起昌邑（三馬曰騈。騈鄰，竝兩騎也），以說衛入漢（說衛，謂軍行舍少之時爲衛也），以中尉擊項籍，封柏至侯，千戶。

呂馬童以郎騎將從好畤，以司馬擊龍且，復共斬項籍，封中水侯，千五百戶。

王翳（一作士醫）以郎中騎從起下邳，屬淮陰侯，從灌嬰共斬項籍，封杜衍侯，千七百戶。

楊喜（一作楊嘉）以郎中騎從起杜，屬淮陰侯，從灌嬰共斬項籍，封赤泉侯，千九百戶。

華寄以舍人從起薛，以連敖入漢，以都尉擊項籍，封朝陽侯，千戶。

杜得臣以卒從起湖陵，入漢，以郎將迎左丞相軍，擊項籍，封棘陽侯，千戶。

呂騰以騎士從出關,以郎中共擊項籍,封涅陽侯,千三百戶。

林摯以客從起亢父,斬章邯所置蜀守,用燕相,封平棘侯,千戶。

趙將夕(一作將夜)以趙將屬淮陰侯定趙、齊、楚,封深澤侯,七百戶。

程黑以趙衛將軍從起盧奴,擊項籍敖倉下,爲將軍攻臧荼,封歷侯(一作磨侯),千戶。

陳遬以舍人從起豐,入漢,以都尉擊項籍,封猗氏侯,千一百戶。

室中(一作空中)同以弩將初起,從入漢,以都尉擊項籍,封清侯[24],千戶。

留肹(一作留勝)以客吏初起,從入漢,以都尉擊項籍,封強侯,千戶。

秦同以卒從起薛,以弩將入漢,以都尉擊項籍,封彭侯,千戶。

楊武以郎中騎將從起下邽,擊陽夏,以騎都尉擊項籍,封吳房侯,七百戶。

魏遬以舍人從起碭,入漢,以都尉擊臧荼,封甯侯,千戶。

張說以卒從起方與,以執盾入漢,以司馬擊項籍,以將軍定代,封安丘侯,二千戶。

陳署以卒從起霸上,以謁者擊項籍,斬曹咎,封龍陽侯(一作龍侯),千戶。

孫赤以中涓從起沛,以郎入漢,以將軍擊項籍,封惠侯,坐守滎陽降楚,免,復來,以郎擊項籍,爲上黨守擊陳豨,封堂陽侯,八百戶。

高色(一作高邑)以客從起畱桑,以十隊將入漢,以將軍擊魏太原、井陘,屬韓信,罯度軍破項籍,封祝陽侯(一作祝阿),千八百戶。

呂臣以舍人從起陳留,以郎入漢,破曹咎成皋,爲都尉擊陳豨,封甯陵(一作寧陵)侯,千戶。

靳強以郎中騎千人從起櫟陽,擊項籍,以中尉破鍾離昧,封汾陽侯。

祕彭祖以卒從起沛,以卒開沛城門,爲太公僕,以中廄令擊陳豨,封戴侯,千一百戶。

周聚以卒從起豐,以隊率入漢,擊項籍成皋,封博陽侯。

冷耳以客從起沛,入漢,用兵擊破齊田解軍,以楚丞相堅守彭城,封下相侯,二千戶。

王虞(一作王周)以騎司馬從起廢丘,以都尉破田橫、龍且,追項籍至東城,封高陵侯,九百戶。

李必(一作季必)[25]以騎都尉從起櫟陽,攻破廢丘,因擊項籍,屬韓信,破齊,封戚侯,千五百戶。

奚意以魏郎初從起陽武,擊項籍,屬魏王豹,封成陽侯,六百戶。

陳蒼以中涓從起豐,以騎將入漢,以將軍擊項籍,封紀信侯,七百戶。

毛釋之以中涓從起豐,以郎騎入漢,還從擊諸侯,封張侯,七百戶。

革朱以越連敖從起薛[26],別以越將入漢,擊諸侯,以都尉封煮棗侯,九百戶。

朱濞以卒從起豐，入漢，以都尉擊項籍，封鄢陵侯，二千七百戶。

後漢鄧禹，字仲華，南陽新野人。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度，追及於鄴，號曰鄧將軍[27]。嘗宿止於中，與定計議。及王郎起兵，光武自薊至信都，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別攻拔樂陽（樂陽，縣名[28]，屬恆山郡[29]）。從至廣阿。（《東觀記》曰："帝率禹等擊王郎橫野將軍劉奉，大破之。帝過禹營，禹進炙魚，帝飧啗勞勉吏士，威嚴甚厲，衆皆竊言：'劉公眞天人也。'"）光武使別將騎與蓋延等擊銅馬於淸陽，延等先至，戰不利，還保城，爲賊所圍。禹遂進，與戰破之，生獲其大將。從光武追賊至滿陽，連大克獲，北州略定。及赤眉西入關，更始使定國上公王匡、襄邑王成丹、抗威將軍劉均及諸將分據河東、弘農以拒之。赤眉衆大集，王匡等莫能當。光武籌赤眉必破長安，欲乘釁并關中，而方自事山東，未知所寄，以禹沉深有大度，故授以西討之略。乃拜爲前將軍、持節，中分麾下精兵二萬人，遣西入關，令自選偏裨以下可與俱者。於是以韓歆爲軍師，李文、李春、程慮爲祭酒（慮字或爲憲），馮愔爲積弩將軍，樊崇爲驍騎將軍，宗歆爲車騎將軍，鄧尋爲建威將軍，耿訢爲赤眉將軍，左于爲軍師將軍，引而西。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將入河東（箕關在今王屋縣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輜重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未能下。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度大陽，欲攻禹（大陽縣屬河東郡。《春秋》："秦伯伐晉，自茅津濟[30]。"河東大陽縣是也），禹遣諸將逆擊於解南，大破之，斬參首（解縣屬河東郡）。於是王匡、成丹、劉均等合軍十餘萬，復共擊禹。禹軍不利，樊崇戰死。會日暮，戰罷，軍師韓歆及諸將見兵勢已摧，皆勸禹夜去。禹不聽。明日癸亥，王匡等以六甲窮日不出，禹因得更理兵勒衆。明旦，匡等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無得妄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竝進，大破之。匡等皆棄軍亡走，禹率輕騎急追，獲劉均及河東太守楊寶、持節中郎將弭強，皆斬之。收得節六，印綬五百，兵器不可勝數，遂定河東。承制拜李文爲河東太守，悉更置屬縣令長以鎭撫之。

馮異，字公孫，潁川人。漢兵起，異以郡掾監五縣，與父城長苗萌共城守，爲王莽拒漢。光武略地潁川，攻父城不下，屯兵巾車鄉，異間出行屬縣，爲漢兵所執。時異從兄孝及同郡丁綝、呂晏竝從光武，因共薦異，得召見。異曰："異一夫之用，不足爲強弱。有老母在城中，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光武曰："善。"異歸，謂苗萌曰："今諸將皆壯士屈起[31]，多暴橫，獨有劉將軍所到不虜掠。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可以歸身。"苗萌曰："死生同命，敬從子計。"光武南還宛，更始諸將攻父城者前後十餘輩，異堅守不下。及光武爲司隸校尉，道經父城，異等即開門奉牛酒迎。光武署異爲主簿，苗萌爲從事，從至洛陽。更始數欲遣光武徇河北，諸將皆以爲不可。是時左丞相曹竟子詡爲尙書，父子用事，異勸光武厚結納之。及度河北，詡有力焉。異後因間進說曰："天下同苦王氏，思漢久矣。今更始諸將從橫暴虐，所至虜掠，百姓失望，無所依戴。今公專命方面，施行恩德。夫有桀紂之亂，乃見湯武之功；人久飢渴，易爲充飽。宜急分遣官屬，徇

行郡縣，理冤結，布惠澤。"光武納之。至邯鄲，遣異乘傳撫循屬縣。及王郎起，光武自薊東南馳至饒陽無蔞亭[32](亭名，今在饒陽)。遇大風雨，光武引車入道傍空舍，異抱薪爇火，復進麥飯、菟肩，因復渡滹沱河，至信都，使異别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應國在城父縣西南)。别擊破鐵脛於北平，又降匈奴于林闟頓王(匈奴王號)，因從平河北。時更始遣李軼、田立、朱鮪、陳僑等[33](僑一作喬)，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乃拜寇恂爲河内太守，異爲孟津將軍，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皋已東十三縣[34]，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引軍渡河，與勃戰於士鄉下(士鄉，亭名，屬河南)，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勸光武即帝位，異與諸將定議上尊號。建武二年春，定封陽夏侯。引擊陽翟賊嚴終、趙根，破之。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三輔。既至，皆布威信，弘農群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率衆降異。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五千餘人。三年春，遣使者即拜異爲征西大將軍，與鄧禹、鄧弘等共攻赤眉，大破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延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邽，芳丹據新豐，蔣震據霸陵，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呂鮪據陳倉，角閎據汧，駱延據盩厔[35]，任良據鄠，汝章據槐里，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異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延岑既破赤眉，自稱武安王，拜置牧守，欲據關中。張邯、任良共攻異，異擊破之，斬首千餘級[36]，諸營保守附岑者皆來歸降異。岑走攻析，異遣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要擊岑[37]，大破之，降其將蘇臣等八千餘人。岑遂自武關走南陽，詔拜南陽趙匡爲右扶風[38]，將兵助異。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將帥詣京師[39]，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唯呂鮪、張邯、蔣震遣使降蜀，其餘悉平。

吳漢，字子顔，南陽宛人。王莽末，亡命至漁陽。更始立，使使者韓鴻徇河北。或謂鴻曰："吳子顔，奇士也，可與計事。"鴻召見漢，甚悦之，遂承制拜爲安樂令。會王郎起，北州擾惑，漢素聞光武長者，獨欲歸心，乃説太守彭寵曰："漁陽、上谷突騎，天下所聞也。君何不合二郡精鋭，附劉公擊邯鄲，此一時之功也。"寵以爲然。而官屬皆欲附王郎，寵不能奪。漢辭出，止外亭，念所以譎衆，未知所出。望見道中有一人似儒生者，漢使人召見之，爲具食，問以所聞。生因言劉公所過，爲郡縣所歸，邯鄲舉尊號者實非劉氏。漢大喜，即詐爲光武書，移檄漁陽，使生齎以詣寵，令具以所聞説之，漢復隨後入。寵甚然之。於是遣漢將兵，與上谷諸將并軍而南，所至擊斬王郎將帥。及光武於廣阿，拜漢爲偏將軍。既拔邯鄲，賜號建策侯。光武將發幽州兵，鄧禹薦之，拜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更始幽州牧苗曾不肯應調，漢乃將二十騎先馳至無終(在今幽州漁陽縣)，斬曾而奪其軍。北州震駭，城邑莫不望風弭從(弭，服也[40])。遂悉發其兵，引

而南，與光武會。又與岑彭攻更始尚書令謝躬于邯鄲，襲其城。漢手擊殺躬，其衆悉降。光武北擊群賊（謂銅馬、高胡），漢常將突騎五千爲軍鋒，數先登陷陣。及河北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光武即位，拜爲大司馬，更封舞陽侯。

賈復字君文，南陽冠軍人。王莽末，爲縣掾。時下江新市兵起，復亦聚衆數百人於羽山，自號將軍。更始立，乃將其衆歸漢中王劉嘉，以爲校尉。復見更始政亂，諸將放縱，乃說嘉曰："臣聞圖堯舜之事而不能至者，湯武是也。圖湯武之事而不能至者，桓、文是也。圖桓、文之事而不能至者，六國是也。定六國之規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國是也[41]。今漢室中興，大王以親戚爲藩輔，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42]，得無不可保乎？"嘉曰："卿言大，非吾任也。大司馬劉公在河北，必能相施，第馳我書往。"（施，用也。第，但也。）復遂辭嘉，受書北渡河，及光武於柏人，因鄧禹得召見。光武奇之，禹亦稱有將帥節，於是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光武至信都，以復爲偏將軍。及拔邯鄲，遷都護將軍，從擊青犢於射犬。大戰，復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又北與五校戰於眞定，大破之。光武即位，拜爲執金吾，封冠軍侯。先渡河，攻朱鮪於洛陽，與陳僑戰，連破降之。建武二年，益封穰、朝陽二縣。更始郾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光武遣復與騎都尉陰識、驍騎將軍劉植，南渡五社津，擊郾，連破之。月餘，尹尊降，盡定其地。引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汜，汜降，屬縣悉定。南擊召陵、新息，平定之。（新息，今蔡州縣。）明年，遷左將軍，別擊赤眉於新城、澠池間，連破之。與光武會宜陽，遂降赤眉。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初爲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會王郎起，遣將徇上谷，急況發兵。恂與門下掾閔業共說況曰："邯鄲拔起，難可信向。昔王莽時，所難獨有劉伯升耳。今聞大司馬劉公，伯升母弟，尊賢下士，士多歸之，可攀附也。"況曰："邯鄲方盛，力不能獨拒，如何？"恂對曰："今上谷完實，控弦萬騎，舉大郡之資，可以詳擇去就。恂請東約漁陽，齊心合衆，邯鄲不足圖也。"況然之。乃遣恂到漁陽，結謀彭寵。恂還，至昌平，襲擊邯鄲使者，殺之，奪其軍，遂與況子弇等俱南及光武於廣阿。拜恂爲偏將軍，號承義侯，從破群賊。數與鄧禹謀議，禹奇之，薦恂爲河内太守，行大將軍事。會更始將朱鮪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強將兵三萬餘人，渡鞏河攻溫（鞏、溫皆縣名），恂勒軍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強。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光武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諸將軍賀，因上尊號，於是即位。建武二年，封雍奴侯，邑萬戶。

鄧晨，字偉卿，南陽新野人。初娶光武姊元。王莽末，穰人蔡少公學圖讖，言劉秀當爲天子。或曰是國師公劉秀，光武戲曰："何用知非僕耶[43]？"坐者皆大笑，晨心獨喜。及光武與家屬避吏新野，舍晨廬，甚相親愛。及漢兵起，更始立，以晨爲偏將軍，與光武略地至潁川[44]，俱夜出昆陽城，擊破王尋、王邑，又別徇陽翟以東，至京、密，皆下

之。(京、密,二縣名。京,今鄭州滎陽縣東鄭之京邑也。密,今河南府縣。)更始北都洛陽,以晨爲恆山太守[45]。光武追銅馬、高胡群賊於冀州,晨發積射士千人(積與迹同,謂尋迹而射也),又遣委輸,給軍不絕。光武即位,封房子侯(房子在今趙州[46])。

蓋延,字巨卿,漁陽要陽人。彭寵爲太守,召延署營尉,行護軍。及王郎起,延與吳漢同謀歸光武。延至廣阿,拜偏將軍,號建功侯。從平河北。光武即位,以延爲虎牙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安平侯。

陳俊,字子昭,南陽西鄂人(江夏有鄂,故加西也。故城在今鄂州西城縣南[47])。少爲郡吏,更始立,以宗室劉嘉爲太常將軍,俊爲長史。光武徇河北,嘉遣書薦俊,光武以爲安集掾,從擊銅馬於淸陽。進至滿陽,拜強弩將軍。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五校引退入漁陽,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親入保壁堅完者,勑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光武即位,封爲列侯。建武三年春,攻長垣賊,下四縣,更封新處侯(新處,縣名,屬中山)。

耿弇,字伯昭,扶風茂陵人。王莽末,弇父況爲朔調連帥[48]。及更始立,諸將略地者,前後多擅威權,輒改易守、令。況自以王莽之所置,懷不自安。時弇年二十一,乃辭況奉奏詣更始,因齎貢獻,以求自固之宜。及至宋子,會王郎詐稱成帝子子輿,起兵邯鄲,弇從吏孫倉、衛包於道共謀曰:"劉子輿成帝正統,捨此不歸,遠行安之?"弇按劍曰:"子輿弊賊,卒爲降虜耳。我至長安,與國家陳漁陽、上谷兵馬之用,還出太原、代郡[49],反覆數十日,歸發突騎以轔烏合之衆(轔,轢也),如摧枯折腐耳。觀公等不識去就,族滅不久也。"倉、包不從,遂亡降王郎。弇道聞光武在盧奴,乃馳北上謁,光武留署門下吏。弇因說護軍朱祐,求歸發兵,以定邯鄲。光武笑曰:"小兒曹乃有大意哉!"因數召見加恩慰。弇因從光武北至薊。聞邯鄲王郎兵方到,光武將欲南歸,召官屬計議。弇曰:"今兵從南來,不可南行。漁陽太守彭寵,公之邑人;上谷太守,即弇父也。發此兩郡,控弦萬騎,邯鄲不足慮也。"光武官屬腹心皆不肯,曰:"死尙南首,奈何北行入囊中?"光武指弇曰:"是我北道主人也。"會薊中亂,光武遂南馳,官屬各分散。弇走昌平就況,因說況使寇恂東約彭寵,各發突騎二千匹,步兵千人。弇與景丹、寇恂及漁陽兵合軍而南,所過擊斬王郎大將、九卿、校尉以下四百餘級,得印綬百二十五,節二,斬首三萬餘級,定涿郡、中山、鉅鹿、淸河、河間凡二十二縣,遂及光武於廣阿。是時光武方攻王郎,傳言二郡兵爲邯鄲來,衆皆恐,既而悉詣營上謁。光武見弇等說曰:"當與漁陽、上谷士大夫共此大功。"乃皆以爲偏將軍,使還領其兵。加況大將軍、興義侯,得自置偏裨。弇等遂從拔邯鄲。時五校賊二十餘萬北寇上谷,況與子破胡將軍舒連擊破之,賊皆退走。更始見光武威聲日盛,君臣疑慮,乃遣使立光武爲蕭王,令罷兵與諸將有功者還長安,遣苗曾爲幽州牧,韋順爲上谷太守,蔡充爲漁陽太守,竝北之部。時光武居邯鄲宮,晝卧溫明殿,弇入造床下請間,因說曰:"今更始失政,君臣淫亂,諸將擅命於

畿內，貴戚縱橫於都內。天子之命，不出城門，所在牧守，輒自遷易，百姓不知所從，士人莫敢自安。虜掠財物，劫掠婦女，懷金玉者，至不生歸。元元叩心，更思莽朝。又銅馬、赤眉之屬數十輩，輩數十百萬，聖公不能辦也。其敗不久。公首事南陽，被百萬之軍[50]，今定河北，北據天府之地[51]，以義征伐，發號響應，天下可傳檄而定。天下至重，不可令它姓得之。聞使者從西方來，欲罷兵，不可從也。今吏士死亡者多，弇願歸幽州，益發精兵，以集其大計。"光武大說，乃拜弇爲大將軍，與吳漢北發幽州十郡兵。弇到上谷，收韋順、蔡充斬之。漢亦誅苗曾。於是悉發幽州兵，引而南，從光武擊破銅馬、高胡、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搶、五幡於元氏。弇常將精騎爲軍鋒，輒破走之。光武乘勝戰慎水上，追至容城、小廣陽、安次[52]，連戰破之。光武還薊，復遣弇與吳漢、景丹、蓋延、朱祐、邳彤、耿純、劉植、岑彭、祭遵、堅鐔、王霸、陳俊、馬武十三將軍，追賊至潞東，及平谷，再戰，斬首三千餘級，遂窮追於右北平無終、上垠之間[53]，至浚靡而還[54]。（無終、上垠、浚靡，竝縣名，屬右北平。）賊散入遼西、遼東，或爲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光武即位，拜弇爲建威大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好畤侯。

校勘記

[1]左，宋本作"佐"。

[2]宋本無"比清陽侯"四字。

[3]宋本此下作"封梁鄒侯，二千八百户"，無"比博陽侯"四字。

[4]從，宋本作"徒"。

[5]臧，宋本訛作"藏"。

[6]胡，宋本作"湖"。

[7]杠里，《漢書》本傳作"社里"。

[8]不言，宋本作"不識"。

[9]輜，原作"别"，據《漢書》本傳及宋本改。

[10]合，《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作"合侯"。

[11]宋本無此四字。

[12]宋本無"一"字。

[13]及，宋本作"反"。《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亦作"及"。

[14]如，宋本作"始"。《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亦作"如"。

[15]曲成，宋本作"曲城"，《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作"西城"。

[16]宋本"將"後有"處"字。

[17]還定三秦，宋本作"還定秦"。

[18]宋本無此四字，而多"高帝"二字。

[19]"執"字前，疑脱"以"字。

[20]中尉,宋本作“尉”。

[21]類,宋本作“潁”。

[22]郎中騎,原作“中郎騎”,據宋本改,下同。

[23]陽河侯,原作“河陽侯”,據宋本及《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改。

[24]清侯,宋本作“清簡”。

[25]季,原作“李”,據宋本改。

[26]革,原作“華”,據宋本改。

[27]號曰,宋本作“號禹曰”。

[28]“名”字原缺,據宋本補。

[29]恒,宋本作“常”。

[30]濟,原作“渡”,據宋本及《後漢書·鄧禹傳》改。

[31]壯,原作“將”,“屈”,原作“倔”,據宋本及《後漢書·馮異傳》改。

[32]無,原作“蕪”,據宋本及《後漢書·馮異傳》改。

[33]田,原作“因”,據宋本改。

[34]已,原作“巴”,據宋本改。

[35]駱延,原作“駱蓋延”,“蓋”字誤衍,據《後漢書·馮異傳》删。

[36]千,原作“于”,據宋本改。

[37]匡,宋本作“康”,蓋避宋太祖諱改。

[38]匡,宋本作“康”。

[39]將,宋本作“渠”。

[40]服,宋本作“散”。

[41]亡六國,宋本作“亡國”。

[42]此句末,宋本復有“所保”二字。

[43]耶,宋本作“邪”。

[44]至,宋本無此字。

[45]恒,宋本作“常”。

[46]趙,原作“鄭”,據宋本及《後漢書·鄧晨傳》改。

[47]故,原作“其”,據宋本及《後漢書·陳俊傳》改。“鄂”,《後漢書·陳俊傳》作“鄧”。“西城”,宋本作“南城”,《後漢書·陳俊傳》作“向城”。

[48]帥,宋本作“率”。

[49]還,宋本作“遠”。

[50]被,《後漢書·耿弇傳》作“破”。

[51]據《後漢書·耿弇傳》,此句“北”字當是衍文。

[52]陽,原作“湯”,據宋本及《後漢書·耿弇傳》改。

[53]上,《後漢書·耿弇傳》作“土”。

[54]浚,《後漢書·耿弇傳》校勘者以爲當作“俊”。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四十二

將帥部(三)

佐命第三

後漢銚期,字次況,潁川郟人。光武略地潁川,聞期志義,召署賊曹掾(賊曹主盜賊之事,比三百石)。從徇薊。時薊中起兵應王郎,光武趨駕出,百姓聚觀,喧譁滿路,遮道不得行,期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趯。"(止行清道,若今警蹕也),衆皆披靡。及至城門,門已閉[1],攻之得出。行至信都,以期爲裨將,與傅寬、呂晏俱屬鄧禹。徇傍縣,又發房子兵。禹以期爲能,獨拜偏將軍,授兵二千人,寬、晏各數百人。光武使期别徇眞定宋子,攻拔樂陽、稾、肥纍(樂陽[2],稾,今稾城縣。肥纍,故肥子國[3],竝屬眞定),從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4]。期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遂大破之。王郎平,拜期虎牙大將軍。乃因間說光武曰:"河北之地,界接邊塞,人習兵戰,號爲精勇。今更始失政,大統危殆,海內無所歸往。明公據河山之固,擁精鋭之衆,以順萬人思漢之心,則天下誰敢不從?"光武笑曰:"卿欲遂前趯邪。"(惟天子得稱警蹕。)時銅馬數十萬衆入清陽、博平(博平,今博州縣),期與諸將迎擊之,連戰不利。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從擊青犢、赤眉於射犬,賊襲期輜重,期還擊之,手殺傷數十人,身被三創,而戰方力(力,苦戰),遂破走之。光武即位,封安成侯(屬汝南郡,故城在今汝陽縣東南),食邑五千戶。

王霸,字伯元,潁川潁陽人。漢兵起,光武過潁陽,霸率賓客上謁曰:"將軍興義兵,竊不自量,貪慕威德,願充行伍。"光武曰:"夢想賢士,共成功業,豈有二哉。"遂從擊破王尋、王邑於昆陽,還休鄉里。及光武爲司隸校尉,道過潁陽,霸請其父願從。父曰:"吾老矣,不任軍旅,汝往,勉之。"霸從至洛陽。及光武爲大司馬,以霸爲功曹令史,從渡河北,賓客從霸者數十人稍稍引去。光武謂霸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努力。疾風知勁草。"及王郎起,光武即南馳下曲陽,以霸爲軍正,爵關內侯。既至信都,發兵攻拔邯鄲。霸追斬王郎,得其璽綬,封王鄉侯。從平河北,常與臧宫、傅俊共營。光武即位,以霸曉兵愛士,可獨任,拜爲偏將軍,并將宫、俊兵,而以宫、俊爲騎都尉。建武二年夏,封富波侯(富波,縣名,屬汝南)。

祭遵,字弟孫,潁川潁陽人。光武破王尋等,還過潁陽,遵以縣吏數進見,光武愛其容儀,署爲門下史。從征河北,爲軍市令,尋拜爲偏將軍。平河北,以功封列侯。建武

二年,拜征虜將軍,封潁陽侯。

臧宫,字君翁,潁川郟人。少爲縣亭長、游徼(漢制十里一亭,有長,每鄉有游徼,皆禁姦盜),後率賓客入下江兵中,爲校尉。因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光武察宫勤力少言,甚親納之。及至河北,以爲偏將軍。從破群賊,數陷陣卻敵。光武即位,以爲侍中、騎都尉。建武二年,封成安侯(屬潁川)。明年將突騎與征虜將軍祭遵擊更始將左防、韋顔(韋一作韓)於湼陽、酈,悉降之,後封期思侯(屬汝南,故城在今光州固始縣西北)。

任光,字伯卿,南陽宛人,爲郡縣吏。漢兵至宛,軍人見光冠服鮮明,令解衣,將殺而奪之。會光祿勳劉賜適至,視光容貌長者,乃救全之。光因率黨與從,賜爲安集掾,拜偏將軍。與光武破王尋、王邑。更始至洛陽,以光爲信都太守。及王郎起,郡國皆降之,光獨固守。會光武自薊還,狼狽不知所向,傳聞信都獨爲漢拒邯鄲,即馳赴之。光等孤城獨守,恐不能全,聞光武至,大喜,吏民皆稱萬歲,即時開門迎謁光武。拜光爲左大將軍,封武成侯。使光將兵從入堂陽界(堂陽,今鎮州縣),使騎各持炬火,彌滿澤中,光炎燭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即降。旬日之間,兵衆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廼遣光歸郡[5]。光武即位,封光陽陵侯(陽陵,縣名,屬涿郡),食邑萬戶。

李忠,字仲都,東萊黄人(黄,今登州縣,故城在縣東南)。王莽末,爲新博屬長。(莽改信都國曰新博,都尉曰屬長也。)更始立,使使者行郡國,即拜忠都尉官,忠遂與太守任光同奉光武,以爲右大將軍,封武固侯。從攻下屬縣,至苦陘(苦陘,縣名,屬中山)。進圍鉅鹿,未下。王郎遣將攻信都,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内之。會更始遣將攻信都,因使忠還行太守事。及任光歸郡,忠乃還復都尉。建武二年夏,封中水侯(中水屬涿郡,故城在今瀛州樂壽縣西北),食邑三千戶。

萬修,字君游,扶風茂陵人。更始時爲信都令,與太守任光、都尉李忠共城守,迎光武,拜爲偏將軍,封造義侯。及破邯鄲,拜右將軍。從平河北。建武二年夏,封槐里侯。

邳彤,字偉君,信都人。初爲王莽和成卒正。(王莽分鉅鹿爲和成郡,居下曲陽,以彤爲卒正。)光武徇河北,至下曲陽,彤舉城降,復以爲太守,留止數日。光武北至薊,會王郎兵起,使其將徇地,所到縣莫不奉迎,唯和成、信都堅守不下。彤聞光武從薊還,失軍,欲至信都,乃先使五官掾張萬、督郵尹綏選精騎二千餘匹,沿路迎光武軍[6]。彤尋與光武會信都,拜彤爲後大將軍,使將兵居前。比至堂陽[7],堂陽已反屬王郎,彤使張萬、尹綏先曉諭吏民[8],光武夜至,即開門出迎。引兵擊破白奢賊於中山。自此常從戰攻。及拔邯鄲,封武義侯。建武元年,更封靈壽侯(靈壽,縣名,故城在今鎮州)。

劉植,字伯先,鉅鹿昌城人。王郎起,植與弟喜、從兄歆(喜一作嘉,字共仲。歆字細君也)率宗族賓客,聚兵數千人,據昌城。聞光武從薊還,廼開門迎光武,以植爲驍騎將軍,喜、歆偏將軍,皆爲列侯。時眞定王劉楊起兵以附王郎,衆十餘萬。光武遣植說

楊，楊廼降，因得進兵，拔邯鄲，從平河北。建武二年，更封植爲昌城侯。

耿純，字伯山，鉅鹿宋子人。初從李軼爲騎都尉，安集趙魏。會光武渡河至邯鄲，純即謁見，光武深接之。純退，見官屬將兵法度不與它將同，遂求自結納，獻馬及縑帛數百疋。光武北至中山，留純邯鄲。會王郎反，光武自薊東南馳，純與從昆弟訢、宿、植共率宗族賓客二千餘人[9]，奉迎於育（育，縣名，在冀州）。拜純爲前將軍，封耿鄉侯（郎水北有耿鄉，俗謂之宜安城，在鎮州槀城縣西南），訢、宿、植皆偏將軍。使純居前，降宋子[10]，從攻下曲陽及中山。及至鄗，光武止傳舍，鄗大姓蘇公反城，開門內王郎將李惲。純先覺之[11]，將兵逆與惲戰，大破之。從平邯鄲，又破銅馬。時赤眉、青犢、上江、大肜、鐵脛、五幡十餘萬衆，竝在射犬，光武引兵將擊之。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雨射，謂矢下如雨也），純勒部曲堅守不動，選敢死二千人，俱持強弩，各傅三矢，使銜枚間行（傅，著也），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強弩竝發，賊衆驚走，追擊破之。光武即位，封高陽侯。擊劉永於濟陰，下定陶。後封爲東光侯（東光，今滄州縣也）。

朱祐，字仲先，南陽宛人。往來舂陵，光武與伯升皆親愛之。伯升拜大司徒，以祐爲護軍。及伯升死，光武爲大司馬，討河北，復以祐爲護軍。常力戰陷陣，以爲偏將軍，封安陽侯。光武即位，拜爲建義大將軍。建武二年，更封堵陽侯（堵陽，縣名，故城在今唐州方城縣）。

景丹，字孫卿，馮翊櫟陽人。以言語爲固德侯相，遷朔調連帥副貳（朔調，上谷也）。更始立，遣使者徇上谷，丹與連率耿況降，復爲上谷長史。王郎起，丹與況共謀拒之。況使丹與子弇及寇恂等將兵南歸光武，光武引見丹等，笑曰："邯鄲將帥數言我發漁陽、上谷兵，吾聊應言然（王郎將帥數云，欲發二郡兵以拒光武。時光武聊應然之，猶令兩軍遙相戲弄也），何意二郡良爲吾來（《東觀記》曰："帝在廣阿[12]，聞外有大兵自來，登城，勒兵在西門樓。上問：'何等兵？'丹等對曰：'上谷、漁陽兵。'帝曰：'爲誰來乎？'對曰：'爲劉公。'即請丹入，人人勞勉，恩意甚備。"）方與士大夫共此功名耳。"拜丹爲偏將軍，號奉義侯。從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䜌[13]，郎兵迎戰[14]，漢軍退卻。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傷者縱橫。遂從征河北。光武即位，拜丹爲驃騎大將軍。建武二年，定封櫟陽侯。與吳漢、耿弇、朱祐、賈復、馮異、陳俊、王常、臧宫等從擊，破五校於羛陽（聚名），降其衆五萬人。

王梁，字君嚴，漁陽安陽人，爲郡吏。太守彭寵以梁守狐奴令，與蓋延、吳漢俱將兵南及光武於廣阿，拜偏將軍、野王令。與河內太守寇恂南拒洛陽，北守天井關，朱鮪等不敢出兵，光武以爲梁功。及即位，拜爲大司空，封武強侯。

杜茂，字諸公，南陽冠軍人。初歸光武於河北，爲中堅將軍，常從征伐。及即位，拜大將軍，封樂鄉侯（樂鄉，屬信都）。北擊五校於眞定，進降廣平。建武二年，更封苦陘

侯。與王梁擊五校賊於魏郡、清河、東郡,悉平諸營保,降其持節大將三十餘人(謂大將軍杜猛、持節光祿大夫董敦等)。三郡清靜,道路流通,拜驃騎大將軍。

馬成,字君遷,南陽棘陽人。少爲縣吏。光武徇潁川,以成爲安集掾,調守郏令(郏,縣名,今汝州縣也)。光武討河北,成即棄官步負,追及於蒲陽[15],以成爲期門,從征伐。及即位,再遷護軍都尉。

劉隆,字元伯,南陽安衆侯之宗室。更始拜爲騎都尉。謁歸(謁,請也,謂請假歸也),迎妻子置洛陽。聞光武在河內,即追及於射犬,以爲騎都尉。與馮異共拒朱鮪、李軼等,軼遂殺隆妻子。建武二年,封亢父侯[16](亢父屬東城,故城在今兗州任城縣南[17])。

傅俊,字子衛,潁川襄城人。光武徇襄城,俊以縣亭長迎軍,拜爲校尉。襄城收其母弟宗族,皆滅之。從破王尋等,以爲偏將軍。別擊京、密,破之。及光武討河北,俊與賓客十餘人北追及於邯鄲。光武使將潁川兵[18],常從征伐。及即位,以俊爲侍中。建武二年,封昆陽侯。

堅鐔,字子伋(伋一作皮),潁川襄城人,爲郡縣吏。光武討河北,以其吏能署主簿,又拜偏將軍。從平河北。別擊破大槍於盧奴。及即位,拜鐔揚化將軍,封㶏強侯(㶏強縣,屬汝南[19])。

岑彭,字君然,南陽棘陽人,王莽時守本縣長。漢兵起,彭降更始,封爲歸德侯,令屬伯升。及伯升遇害,彭遷潁川太守。會舂陵劉茂起兵,略下潁川,彭不得之官,乃與麾下數百人從河內太守韓歆。會光武徇河內,彭勸歆迎降,因進說曰:"今赤眉入關,更始危殆,權臣放縱,矯稱制詔,道路阻塞,四方蜂起,群雄競逐,百姓無所歸命。竊聞大王平河北,開王業,此誠皇天祐漢,士人之福也。彭蒙司徒公所見全濟,未有報德(謂彭初降,諸將欲誅之,伯升言不如封之以勸後),旋被禍難,永恨於心。(謂伯升爲更始所害。)今復遭遇,願出身自效。"光武深接納之。更始大將軍呂植將兵屯淇園,彭說降之,於是拜彭爲刺姦大將軍,使督察衆營,授以常所持節,從平河北。光武即位,拜爲廷尉、行大將軍事。與吳漢、王梁、朱祐、萬脩、賈復、劉植、堅鐔、侯進、馮異、祭遵、王霸等圍洛陽數月,朱鮪等堅守不下。光武令彭說降之。建武二年,使彭擊荆州,下犨、葉等十餘城(犨,縣名,在今汝州魯山縣東南。葉,今汝州縣也)。後更封爲舞陰侯。

馬武,字子張,南陽湖陽人。更始初爲侍郎,與光武破王尋等,拜爲振威將軍。與尚書令謝躬共攻王郎。及光武拔邯鄲,因從擊尤來、五幡等,敗於慎水,武獨殿,還陷陣,故賊不得追及。(殿,鎮後也。)進至安定,次小廣陽[20](即廣下亭也,在今幽州范陽縣,以有廣陽國,故謂此亭爲小廣陽)。武常爲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故遂破賊,窮追至平谷、浚靡而還(平谷,縣名,屬漁陽郡。浚靡,亦縣名,屬右北平郡)。光武即位,以武爲侍中、騎都尉,封山都侯。

朱浮,沛國蕭人。初從光武爲大司馬主簿,遷偏將軍,從破邯鄲。光武遣吳漢誅更始幽州牧苗曾,乃拜浮爲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遂討定北邊。建武二年,封舞陽侯,食三縣。

魏夏侯惇,字元讓,沛國譙人。太祖初起,惇嘗爲裨將,從征伐。太祖行奮威將軍,以惇爲司馬,别屯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太祖自徐州還,惇從征吕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復領陳留、濟陰太守,封高安侯,領河南尹。太祖平河北,爲大將軍後拒。鄴破,遷伏波將軍,累封至二千五百戶[21]。又從征孫權,還,使都督二十六軍。魏國建,諸將皆受魏官號,惇獨漢官,乃上疏自陳不當不臣之禮。太祖曰:"吾聞太上師臣,其次友臣。夫臣者,貴德之人也。區區之魏,而臣足以屈君乎?"惇固請,乃拜爲前將軍。文帝即王位,封惇大將軍。

夏侯淵,字妙才,惇之族弟。太祖起兵,以别部司馬、騎都尉從,遷陳留、潁川太守。及與袁紹戰於官渡,行督軍校尉。昌豨反,遣于禁擊之,未拔,復遣淵與禁并力擊豨,遂降其十餘屯,豨詣禁降。淵還,拜典軍校尉。濟南、樂安黄巾徐和、司馬俱等攻城[22],殺長吏,淵將太山、齊、平原郡兵擊[23],大破之,斬和,平諸縣。太祖征孫權還,使淵督諸將擊廬江叛者雷緒。緒破,又行征西護軍,督徐晃擊太原賊,攻下二十餘屯,斬賊帥商曜,屠其城。從征韓遂等,戰於渭南。又督朱靈平隃麋、汧氐,與太祖會安定,降楊秋。太祖還鄴,以淵行護軍將軍,督朱靈、路招等屯長安,擊破南山賊劉雄,降其衆。還圍韓遂、馬超餘黨梁興於鄠[24],拔之,斬興,封博昌亭侯。初,枹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太祖使淵帥諸軍討建[25],月餘拔之,斬建及所置丞相已下。淵别遣張郃等平河關,渡河入小湟中,河西諸羌盡降,隴右平。淵累封至八百戶。從征張魯,會魯降,以淵行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平巴郡。太祖還鄴,留淵守漢中,拜征西將軍。建安二十四年,蜀先主軍陽平關,淵拒之,戰死。

李通,江夏平春人,以俠聞於江、汝之間。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後舉衆詣太祖於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爲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又擊群賊瞿恭、江宫、沈成等,皆破殘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26],通攻破之。

于禁,泰山鉅平人。黄巾起,鮑信招合徒衆,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爲都伯[27],屬將軍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28],拔之,拜陷陣都尉。討吕布於濮陽,别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别將破高雅於須昌。從攻壽張、定陶、離狐,圍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黄巾劉辟、黄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曹公營,禁帥麾下擊破之,斬辟、邵等,盡降其衆。遷平虜校尉。

鮑信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沈毅有謀。漢末,大將軍何進辟拜騎都尉,遣歸,募兵得

千餘人。還到成皋,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卓亦始到。信知卓必爲亂,勸袁紹襲卓,紹畏卓,不敢發。信引軍還鄉里,收徒衆二萬,騎七百,錙重五千餘乘。是歲,太祖始起兵於巴吾,信與弟韜以兵應太祖。太祖與袁紹表信行破虜將軍,韜裨將軍。時紹衆最盛,豪杰多向之。信獨謂太祖曰:"夫略不世出,能總英雄以拔亂反正者,君也。苟非其人,雖強必斃。君殆天之所啓。"遂深自結納,太祖亦親異焉。

龐晁,字元顯。少以良家子,刺史杜達召補州都督。太祖既有關中,署晁大都督,領親信兵,常置左右。晁因徙居關中。

曹仁,字子孝,太祖從弟。少好弓馬弋獵,從太祖爲別部司馬,行厲鋒校尉。太祖之破袁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常督騎爲軍前鋒。別攻陶謙將呂由,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即墨、開陽,謙遣別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句陽,拔之,生獲布將劉何。太祖平黄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以議郎督騎。太祖征張繡,仁別徇旁縣,虜其男女三千餘人。太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㶏彊,諸縣多舉衆應之。太祖使將騎擊備,破走之,盡復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鷄洛山,大破之,封都亭侯。從平荆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吴將周瑜。瑜將數萬人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遂爲所圍。仁將其麾下壯士數十騎直前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賊衆乃退。轉封安平亭侯。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拒潼關道,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29],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荆州。侯音以宛叛,略傍縣,衆數千人。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屯樊,即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城不沒者數板。會徐晃救至,水亦稍減,仁得潰圍而出。文帝初即王位,拜仁爲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至三千五百戶。

曹洪,字子廉,太祖從弟。太祖起義兵討董卓,至滎陽,爲卓將徐榮所敗。太祖失馬,賊追甚[30],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洪爲前將軍。

曹眞,字子丹,魏太祖族弟。從操征伐,屢建大勳。文帝踐祚[31],以眞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進封東鄉侯。

張遼,字文遠。李傕殺王允,遼從呂布東奔徐州,領魯相。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内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狶於東海,降之。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於鄴,尚堅守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復從攻鄴,鄴破,別徇趙國、恆山,招降緣水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別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32]。還爲盪寇將軍。復別擊荆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潁,封都亭侯。從征袁尚於柳城,擊斬單于蹋頓。又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蘭轉入灊山。灊山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遼攻敗斬之。太祖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屯合肥。權攻合肥十餘

日，城不可拔，乃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之，拜征東將軍，還屯陳郡。文帝即王位[33]，轉前將軍。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肥，進爵都鄉侯。文帝踐祚，封晉陽侯。

樂進，字文謙，以膽烈從太祖爲帳下吏，遣募兵，得千餘人。還爲軍假司馬、陷陣都尉。從擊吕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安衆，圍吕布於下邳，别將擊眭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嚴敬，行游擊將軍。别擊黄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别攻雍奴，破之。太祖表漢帝爲邊寇將軍。别征高幹，從平荆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又討劉備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太[34]，皆大破之。後從征孫權，假節屯合肥，遷右將軍。

張郃，字儁乂。初爲袁紹寧國中郎將，後歸太祖，拜偏將軍。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譚於渤海。别將軍圍雍奴，大破之。從討柳城，與張遼俱爲軍鋒，以功遷平狄將軍。别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圍安定，降楊秋。與夏侯淵討鄜賊梁興及武都氐。又破馬超，平宋建。太祖征張魯，先遣命督諸軍，討興和氐王竇茂。太祖從散關入漢中，又先使郃督步卒通路至陽平。魯降，太祖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别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淵戰殁，諸軍推郃爲軍主。太祖在長安，遣使假郃節，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郃爲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祚，進封鄚侯。

徐晃，字公明。初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拜騎都尉。後歸太祖，太祖授晃兵，使擊卷、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吕布，别降布將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眭固於河内。從破劉備。又從破顔良，拔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與曹洪擊㶏強賊祝臂，破之。又與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太祖既圍鄴，又别討毛城，設伏兵掩擊，破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克之。從征蹋頓，拜横野將軍。從征荆州，别屯樊。討中廬、臨沮、宜城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於江陵。又討太原反者，圍大陵，拔之，斬賊帥商曜。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太祖破超等，又使晃與夏侯淵平隃麋、汧諸氐[35]。太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絶馬鳴閣道，晃别征破之。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吕常於襄陽，晃擊破之。文帝即王位，以晃爲右將軍，進封逯鄉侯。及踐祚，進封陽侯[36]。

許褚，字仲康，譙國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寇。太祖徇淮、汝，褚以衆歸太祖。太祖見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俠客皆以爲虎士。從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

謀爲逆,以褚長侍左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動,即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即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賜爵關內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今兵渡以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竝泝船,僅乃得渡[37]。是日,微褚幾危。其後,太祖與馬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眄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後遷中堅將軍。文帝踐祚,進封萬亭侯[38]。

蜀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亡命奔涿郡。先主於鄉里合徒衆,而羽與張飛爲之禦侮。先主爲平原相,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先主與二人寢則同床,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終日,隨先主周旋,不避艱險。先主之襲殺徐州刺史車冑,使羽守下邳城,行太守事。建安五年,曹公東征,擒羽以歸,拜偏將軍。曹公知羽無久留之意,使張遼問之。羽嘆曰[39]:"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同死,不可背之。"及羽殺顏良,乃奔先主。會曹公定荆州,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主斜趣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孫權遣兵佐先主拒曹公,曹公引軍退歸。先主收江南諸郡,乃封拜元勳,以羽爲襄陽太守、盪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二十四年,先主爲漢中王,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羽攻曹仁,還至江陵,爲吳逆擊,斬之。

張飛,字翼德[40],涿郡人。少與關羽俱事先主。又曹公入荆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于當陽之長阪。先主使飛將二千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先主已定江南,以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今渝州[41]),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顏。所過戰克,與先主會于成都,領巴西太守。曹公以夏侯淵、張郃守漢川,郃別督軍下巴西[42],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蒙頭、盪石,與飛相拒五十餘日。飛率精卒萬餘人,從他道邀郃軍交戰,郃棄馬緣山,從間道退,引軍還南鄭,巴土獲安。先主爲漢中王,拜飛爲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進封西鄉侯。

馬超,字孟起,扶風茂陵人,漢前將軍騰之子。累遷徐州刺史、諫議大夫。及騰入宿衛,以超爲偏將軍,使領騰營。率諸戎以擊隴上郡縣,殺涼州刺史韋康,據冀城,有其衆。超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諸軍事。康故吏楊阜、姜叙、梁寬、趙衢等合謀

擊超，超出攻之，不能下，乃奔漢中。聞先主圍劉璋於成都，密書請降，先主遣人迎超。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中震怖，璋即稽首。（先主聞超至，喜曰："我得益州矣。"乃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43]，未一旬而成都潰。）以超爲平西將軍，督臨沮，因爲前都亭侯。先主爲漢中王，拜超爲左將軍、假節。既即位，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封斄鄉侯。

黄忠，字漢升，南陽人。荆州牧劉表以爲中郎將，與表從子磐共守長沙攸縣。及曹公克荆州，假行裨將軍，仍就故任，統屬長沙太守韓玄。先主南定諸郡，忠遂委質，隨從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爲討虜將軍。建安末，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先主爲漢中王，以忠爲後將軍，賜爵關内侯。

趙雲，字子龍，恆山眞定人。本屬公孫瓚，瓚遣先主爲田楷拒袁紹，雲遂隨從爲先主主騎。時先主亦依瓚，每接納雲，雲得深自結託。雲以兄喪，辭瓚暫歸，先主知其不反，捉手而別。雲辭曰："終不背德也。"先主就袁紹，雲見於鄴。先主與雲同床眠卧，密遣雲合募得數百人，皆稱劉左將軍部曲，紹不能知。遂隨先主至荆州。及先主爲曹公所追於當陽長阪，棄妻子南走，雲身抱弱子（即後主也），保護甘夫人（即後主母也），皆得免難。遷爲牙門將軍。雲領留營司馬，時孫夫人，權之妹，聞先主西征[44]，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内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泝江西上[45]，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于成都。成都既定，以雲爲翊軍將軍。建興元年，爲中護軍，封永昌亭侯。

校勘記

[1]及至城門，門已閉，原作"及至城，城門已閉"，據宋本及《後漢書・銚期傳》改。

[2]此處當有脱文。《後漢書・銚期傳》李賢注此下有"縣名，屬常山郡"二句。

[3]故，原作"胡"，據《後漢書・銚期傳》改。

[4]"劉"之前原有"副"，蓋爲衍文，據宋本及《後漢書・銚期傳》删。

[5]宋本無"光"字。

[6]沿，宋本及《後漢書・邳彤傳》作"緣"。

[7]比，原作"北"，據宋本及《後漢書・邳彤傳》改。

[8]諭，宋本及《後漢書・邳彤傳》作"譬"。

[9]千，宋本訛作"十"。

[10]降，原作"鋒"，據宋本及《後漢書・耿純傳》改。

[11]之，宋本及《後漢書・耿純傳》作"知"。

[12]阿，原作"河"，據《後漢書・景丹傳》改。

[13]兒，原作"倪"，據宋本及《後漢書・景丹傳》改。"鷰"，宋本作"燕"。

[14]兵,原作“共”,據宋本及《後漢書·景丹傳》改。

[15]蒲,原作“漁”,宋本作“滿”,據《後漢書·馬成傳》改。

[16]亢,原作“元”,據宋本及《後漢書·劉隆傳》改。

[17]任,原作“壬”,據宋本及《後漢書·劉隆傳》改。

[18]“將”字原脱,據《後漢書·傅俊傳》補。

[19]此處注文,原本缺,據宋本補。

[20]此二句宋本作“進至安宅,次小廣陽”。《後漢書·馬武傳》作“進至安次、小廣陽。”

[21]二,原作“三”,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夏侯惇傳》改。

[22]南,原作“爲”,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夏侯淵傳》改。

[23]齊,原作“濟”,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夏侯淵傳》改。

[24]還,宋本及《三國志·魏書·夏侯淵傳》皆無此字。

[25]軍,宋本及《三國志·魏書·夏侯淵傳》作“將”。

[26]千,原作“十”,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李通傳》改。

[27]都,原作“郡”,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李通傳》改。

[28]威,《三國志·魏書·李通傳》作“戚”。

[29]銀,原作“欽”,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曹仁傳》改。

[30]此處文字有脱訛,下句文意與此句不相連屬。宋本亦然。

[31]自“曹真”至“文帝踐祚”諸句,宋本脱。

[32]毅,原作“歆”,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張遼傳》改。

[33]王,宋本無此字。

[34]太,《三國志·魏書·樂進傳》作“大”。

[35]陯,原作“榆”,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徐晃傳》改。

[36]陽,宋本及《三國志·魏書·徐晃傳》作“楊”。

[37]僅乃,原作“乃僅”,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許褚傳》改。

[38]萬亭侯,《三國志·魏書·許褚傳》作“萬歲亭侯”。

[39]嘆,宋本無此字。

[40]翼,宋本及《三國志·蜀書·張飛傳》作“益”。下同。

[41]州,原作“奴”,據宋本改。

[42]郃,原作“郡”,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張飛傳》改。

[43]城,宋本作“賊”。

[44]此句文意不詳。按《三國志·蜀書·趙雲傳》裴松之注引《雲别傳》原文,此蓋“孫夫人以權妹驕豪”與“權聞先主西征”二句誤并,且有脱文。

[45]“俱”字原脱,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趙雲傳》補。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四十三

將帥部（四）

佐命第四

吴張昭，字子布，彭城人。漢末大亂，徐方士民多避難揚土，昭皆南渡江。孫策創業，命昭爲長史、撫軍中郎將，升堂拜母，如比肩之舊，文武之事，一以委昭。後漢獻帝建安五年，策臨亡，以弟權託昭，昭率群僚立而輔之。（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仲謀，權字也。）權哭未及息，昭謂權曰："孝廉，此寧哭時耶？且周公立法，而伯禽不師，非欲違父，時不得行也。夫爲人後者，貴能負荷先軌，克昌堂構，以成勳業也。方今天下鼎沸，群盜滿山，孝廉何得寢伏哀戚，肆匹夫之情哉？"乃身自扶權上馬，陳兵而出，然後衆心知有所歸。權乃上表漢室，下移屬城，中外將校，各令奉職。昭復爲權長史。權爲吴王，拜昭綏遠將軍，封由拳侯。權既稱尊號，昭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更拜輔吴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戶。

周瑜，字公瑾，廬江舒人。初，孫堅興義兵討董卓，徙家於舒。堅子策與瑜同年，獨相友善，瑜推道南大宅以舍策，升堂拜母，有無通共，收合士大夫，江淮間人咸向之。（《江表傳》曰："堅爲朱儁所表爲佐軍，留家于壽春。策年十餘歲，已交結知名，聲譽發聞。有周瑜者，與策同年，亦英邁夙成，聞策聲問，自舒來造焉。便雅結分好，義同斷金。勸策徙居舒，策從之。"）瑜從父尚爲丹陽太守，瑜往省之。會策將東渡，到歷陽，馳書報瑜，瑜將兵迎策。策大喜曰："吾得卿，諧也。"遂從攻橫江、當利，皆拔之。及渡擊秣陵，破笮融、薛禮，轉下湖孰、江乘，進入曲阿[1]，劉繇奔走，而策之衆已數萬矣。因謂瑜曰："吾以此衆取吴會、平山越已足。卿還鎮丹陽。"瑜還。頃之，袁術遣從弟胤代尚爲太守，而瑜與尚皆還壽春。術欲以瑜爲將，瑜觀術終無所成，故求爲居巢長，欲假塗東歸。術聽之，遂自居巢還吴。是歲，漢獻帝建安三年也。策親自迎瑜，授建威中郎將，即與兵二千人，騎五十匹。頃之，策欲取荆州，以瑜爲中護軍，領江夏太守。從攻皖，拔之。移進尋陽，破劉勳，討江夏，遂定豫章、廬陵，留鎮巴丘。會策薨，權統軍。瑜將兵赴喪，遂留吴，以中護軍與長史張昭共掌衆事十一年。督孫瑜等討麻、保二屯，梟其渠帥，囚俘萬餘口，還備宮亭。江夏太守黄祖遣將鄧龍將兵數千人入柴桑，瑜追討擊，生虜龍，送

吳。曹公既破荆州,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議者皆欲迎之。瑜請精兵二萬進住夏口,遇之,遂敗曹公于赤壁。拜偏將軍,領南郡太守,以下雋、漢昌、瀏陽、丹陵爲奉邑[2],屯據江陵。卒年三十六。

魯肅,字子敬,臨淮東城人。與居巢長周瑜相親結,瑜之東渡,因與同行,留家曲阿。會祖母亡,還葬東城[3]。劉子揚與肅友善,遺肅書曰:"方今天下,豪傑竝起,吾子姿才,尤宜今日。急還迎老母,無事滯於東城。近鄭寶者,今在巢湖,擁衆萬餘,處地肥饒,廬江間人,多依就之,况吾徒乎[4]?觀其形勢,又可博集,時不可失,足下速之。"肅答,然其計,葬畢,還曲阿,欲北行,會瑜已徙肅母到吳,肅具以狀語瑜。時孫策已薨,權尚住吳,瑜謂肅曰:"昔馬援答光武云:'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今主人親賢貴士,納奇錄異。且吾聞先哲秘論,承運代劉氏者,必興於東南。推步事勢,當其歷數,終搆帝基,以協天符,是烈士攀龍附鳳馳騖之秋。吾方達此,足下不須以子揚之言介意也。"肅從其言,瑜因薦肅才宜佐時,當廣求其比以成功業,不可令去也。權即見肅,與語,甚悅之。衆賓罷退,肅亦辭出,乃獨還,合榻對飲,因密議曰:"今漢室傾危,四方雲擾,孤承父兄遺業,思有桓、文之功。君既惠顧,何以佐之?"肅對曰:"昔高帝區區,欲尊事義帝而不獲者,以項羽爲害也。今之曹操猶昔項羽,將軍何由得爲桓、文乎?肅竊料之,漢室不可復興,曹操不可卒除。爲將軍計,唯有鼎足江東,以觀天下之釁,規模如此,亦自無嫌。何者?北方誠多務也。因其多務,勦除黄祖,進伐劉表,竟長江所極,據而有之,然後建號帝王,以圖天下。此高帝之業也。"權曰:"今盡力一方,冀以輔漢耳,此言非所及也。"會曹公破荆州,將水軍船步兵數十萬,水陸俱下,權與諸將議,皆勸迎之。肅曰:"將軍迎曹操,欲安所歸?願早定大計,莫用衆人之議。"遂拒曹公。任周瑜以行事,以肅爲贊軍校尉,助畫方略。曹公破走(赤壁之敗也),瑜病困,上疏乞以肅代,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瑜士衆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肅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從權破皖城,轉横江將軍。後漢獻帝建安二十二年,卒。後權稱尊號,臨壇,顧謂公卿曰:"昔魯子敬嘗道此,可謂明於事勢矣。"

呂蒙,字子明,汝南富陂人。少南渡依姊夫鄧當。當爲孫策將,數討山越。蒙年十五六,竊隨當擊賊。策召見,奇之,引置左右。數歲,鄧當死,張昭薦蒙代當,拜別部司馬。策薨,從權討丹陽,所向有功,拜平北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黄祖,以功爲横野中郎將。與周瑜、程普等西破曹公於烏林,圍曹仁於南郡,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荆州。還拜偏將軍,領尋陽令。後從權拒曹公於濡須,數進奇計,又勸權夾水口立塢,所以備禦甚精,曹公不能下而退。蒙還尋陽,未期而廬陵賊起,令蒙討之,誅其首惡。時蜀先主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5],權命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會蜀先主請盟吳,割湘水,以零陵還之,以尋陽、陽新爲蒙奉邑。後曹公又大出濡須,權以蒙爲督,拒破之,曹公引退,拜蒙左護軍、虎威將軍。又拜漢昌

太守，食下雋、瀏陽、漢昌、丹陵[6]，與關羽分土接境。羽以兵圍曹仁於樊，留傅士仁守公安。蒙至南郡，太守麋芳與士仁皆降，遂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之。羽還，吏士無鬭心。會權至，衆皆委羽而降，荆州遂定。以蒙爲南郡太守，封孱陵侯，以疾卒。

賀齊，字公苗，會稽山陰人。後漢獻帝建安元年，孫策臨郡，察齊孝廉[7]，領永寧長，代韓晏領南郡都尉。八年，建安、漢興、南平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遷新都太守，加偏將軍。十八年，豫章東部民彭材、李玉、王海等起爲賊，亂衆萬餘人，齊討平之，遷奮武將軍。二十一年，鄱陽民尤突受曹公印綬，化民爲賊，陵陽、始安、涇縣皆與突相應。齊與陸遜討破突，斬首數千，餘黨震服，丹陽三縣皆降，料得精兵八千人。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出鎮江上，督扶州以上至皖。黄武初，魏以曹休來伐[8]，齊以道遠後至，因住新市爲拒。休等憚之，引軍還。遷後將軍，領徐州牧。初，晋宗爲戲口將，以衆叛如魏，還爲蘄春太守，圖襲安樂，取其保質。權以爲耻忿，因軍初罷，六月盛夏，出其不意，詔齊督麋芳、鮮于丹等襲蘄春，遂生虜宗。

全琮，字子璜，吴郡錢塘人。父柔，爲會稽東部都尉。孫策至吴，柔舉兵先附，策表柔爲丹陽都尉。後爲權車騎長史。權又以琮爲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募召得精兵萬餘人，出屯牛渚，稍遷偏將軍。蜀將關羽圍樊、襄陽，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及禽羽，權置酒公安，顧謂琮曰[9]："君前陳此，今日之捷，抑亦君之功也。"封華亭侯。黄武元年，魏以舟軍大出洞口，權使吕範督諸將拒之。軍營相望，敵數以輕船鈔擊[10]，琮常帶甲伏兵，伺候不休。頃之，敵數千人出江中，琮擊破之，梟其將軍尹盧。遷琮綏南將軍（一云，魏將曹休使臧霸以輕舟五百[11]，敢死萬人，襲攻徐陵，燒攻城車，殺略數十人。將軍全琮、徐臧追斬魏將尹盧，殺獲數百），進封錢塘侯。七年，權至皖，與輔國將軍陸遜擊曹休，破之於石亭。黄龍元年，遷衛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尚公主，累加右大司馬、左軍師。

程普，字德謀，右北平土垠人。初爲郡吏，從孫堅征伐，討黄巾於宛鄧，破董卓於陽人，攻城野戰，身被創夷。堅薨，復隨孫策在淮南，從攻廬江，拔之，還俱東渡。策到横江、當利，破張英、于麋等，轉下秣陵、湖熟、句容、曲阿，普皆有功。增兵二千，騎五十匹，進破烏程、石木、波門、陵傳、餘杭，普功爲多。策入會稽，以普爲吴郡都尉，治錢塘。後徙丹陽都尉，居石城。復討宣城、涇、安吴、陵陽、春穀諸賊，皆破之。策嘗攻祖郎，大爲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領零陵太守。從討劉勳於尋陽，進攻黄祖於沙羡，還鎮石城。策薨，與張昭等共輔孫權，遂周旋三郡，平討不服。又從征江夏，還過豫章，别討樂安。樂安平定，代太史慈備海昏，與周瑜爲左右督，破曹公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羡，食四縣。周瑜卒，代領南郡太守。權分荆州與蜀，普還領江夏，遷盪寇將軍，卒。

諸葛瑾,字子瑜,瑯邪陽都人。漢末避亂江東,值孫策卒,權姊婿曲阿弘咨見而異之,薦之於權,與魯肅等竝見賓待。後爲權長史,轉中司馬。從討關羽,封宣城侯。以綏南將軍代呂蒙領南郡太守。黄武元年,遷左將軍,督公安,假節,封宛陵侯。魏將曹眞、夏侯尙等圍朱然等於江陵,又分據中州,瑾以大兵爲之救援。瑾性弘緩,推道理,任計畫,無應卒倚伏之術,兵久不解,權以此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於上流,瑾進攻浮橋,眞等退走。權稱尊號,拜瑾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

黄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初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破南山賊,北走董卓,拜別部司馬。堅薨,蓋隨策及權擐甲周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爲守長。後漢獻帝建安中,隨周瑜拒曹公於赤壁。以功拜武鋒中郎將。武陵蠻夷反亂,攻城邑,乃以蓋領太守,寇亂盡平。後長沙益陽縣爲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病卒。

韓當,字義公,遼西令支人。以便弓馬,有膂力,幸於孫堅。從征伐周旋,數犯危難,陷敵擒虜,爲別部司馬。及孫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授兵二千,騎五十匹。從征劉勳,破黄祖。還討鄱陽,領樂安長,山越畏服。後以中郎將與周瑜等拒破曹公,又與呂蒙襲取南郡。遷偏將軍、永昌太守。宜都之役,與陸遜、朱然等共攻蜀軍於涿鄉,大破之,徙威烈將軍,封都亭侯。曹眞攻南郡,當保東南,在外爲帥,厲將士同心固守,又敬重督司,奉遵法令,權善之。黄武二年,封石城侯,遷昭武將軍,領冠軍太守,後又加都督之號。將敢死及解煩兵萬人,討丹陽賊,破之。會病卒。

蔣欽,字公奕,九江壽春人。孫策拜別部司馬,授兵,與策周旋,平定三郡,又從定豫章,累遷西部都尉。會稽冶賊呂合、秦狼等爲亂,欽將兵討擊,遂擒合、狼,五縣平定。徙討山越中郎將[12]。賀齊討黝賊[13],欽督萬兵與齊幷力,黝賊平定。從征合肥,魏將張遼襲權於津北,欽力戰有功,遷盪寇將軍,領濡須督。征蜀關羽,道病卒。

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初隨孫策爲左右,數戰有功。策入會稽,署別部司馬。權愛其爲人,請以自給。權住宣城,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鞍,衆莫能自定。泰奮手騰身衛權,是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德之,補春穀長。後從攻皖,討江夏,皆有功。後與周瑜、程普拒曹公於赤壁,攻曹仁於南郡。荆州平定,將兵屯岑。曹公出濡須,泰復赴擊,拜平虜將軍。後權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封陵陽侯。

董襲,字元代,會稽餘姚人。孫策入郡,襲迎於高遷亭。策見而偉之,署門下賊曹。時山陰宿賊黄龍羅、周勃聚黨數千人,策自出討,襲身斬羅、勃首。還拜別部司馬,授兵數千,遷揚武都尉。從策攻皖,又討劉勳於尋陽,伐黄祖於江夏。策薨,權統事。鄱陽賊彭龍、彭虎等衆數萬人[14],襲與凌統、步騭、蔣欽等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將軍。後漢獻帝建安十三年,權討黄祖,襲與凌統俱爲前部,破

斬之。曹公出濡須，襲從權赴之，船敗死。

甘寧，字興霸，巴郡臨江人。初依劉表，因居南陽，不見進用。後轉託黄祖，又以凡人畜之，於是歸吳。周瑜、吕蒙竝共薦達孫權，加異同於舊臣。寧陳計破黄祖，權遂西，果擒祖，盡獲其士衆。乃授寧兵，屯當口。後隨周瑜拒破曹公於烏林，攻曹仁於南郡。又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以功拜西陵太守。從攻皖，爲升城督[15]，破獲朱光，拜折衝將軍。曹公出濡須，寧爲前部督，受勑出斫敵[16]，敵驚動，遂退。

凌統，字公績，吳郡餘杭人。父操，從孫策征伐，常冠軍履鋒。及權統事，從討江夏，中流矢死。統年十五，左右多稱述者，權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後從破山賊，權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統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後權復征江夏，統爲前鋒，先搏其城，於是大獲，拜承烈都尉。與周瑜等拒破曹公於烏林，遂攻曹仁，遷爲校尉。又從破皖，拜盪寇中郎將，領沛相。與吕蒙等西取三郡，反自益陽，從往合肥，爲右部督。拜偏將軍，卒。

徐盛，字文嚮，琅琊莒人。客於吳，爲孫權别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拒黄祖。以功遷校尉中郎將，督校兵。曹公出濡須，從權禦之。魏使邢貞拜權爲吳王，權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既怒，而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横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後遷建武將軍，封都亭侯，領廬江太守，賜臨城縣爲奉邑。蜀先主次西陵，盛攻取諸屯，所向有功。曹休出洞口，盛與吕範、全琮渡江拒守，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遷安東將軍，封蕪湖侯。

潘璋，字文珪，東郡發干人。孫權爲陽羨長，始往隨權，因使召募得百餘人，遂以爲將。討山賊有功，署别部司馬。累遷武猛校尉、偏將軍，遂領百校，屯半州。權征關羽，璋與朱然斷羽走道，至臨沮，住夾石[17]。璋部下司馬馬忠禽羽并羽子平、都督趙累等。權即分宜都至秭歸二縣爲固陵郡，拜璋爲太守、振威將軍，封溧陽侯。甘寧卒，又并其軍。蜀先主出夷陵，璋與陸遜并力拒之，以功拜平北將軍、襄陽太守。權稱尊號，拜右將軍。

朱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州辟從事，隨孫堅征伐，拜司馬。從討長沙、零、桂等三郡賊周朝、蘇馬等有功，堅表治行都尉。從破董卓於陽人。會堅薨，治扶翼策，依就袁術。後知術德政不立[18]，乃勸策還江東。時太傅馬日磾在壽春，辟治爲掾，遷吳郡都尉。策爲袁術攻廬江，治使人於曲陽迎太妃及權兄弟。策薨，治與張昭等共尊奉權。後漢獻帝建安七年，權表治爲九眞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由拳、無錫、毗陵爲奉邑，置長吏。征討夷越，佐定東南，禽截黄巾餘類陳敗、萬秉等。黄武元年，封毗陵侯。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紫綬，徙封故鄣。

朱然，字義封，治之姊子，本姓施氏。初，治未有子，然年十三，乃啓策乞以爲嗣。然嘗與權同學書，至權統事，累遷山陰令、臨川太守，授兵二千人，討平山賊。曹公出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後漢獻帝建安二十四年，從討關羽，別與潘璋到臨沮擒羽，遷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代呂蒙鎮江陵。黄武元年，蜀先主攻宜都，然督五千人與陸遜并力拒之。然別攻破其前鋒，斷其後道，遂破走之，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魏遣曹眞、夏侯尙、張郃等攻江陵，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凡六月不能克，乃徹攻退還。由是然名震於敵國，改封當陽侯。黄龍元年，拜車騎將軍，領兗州牧。

吕範，字子衡，汝南細陽人。避亂富春，孫策見而異之，範遂自委質[19]，將私客百人歸策。從策攻廬江，還俱東渡。到横江、當利，破張英、于麋[20]，下小丹陽、湖熟，領湖熟相。策定秣陵、曲陽，收笮融、劉繇餘衆，增範兵二千，騎五十匹。後領宛陵令，討破丹陽賊，還吳，遷都督。從攻祖郎於陵陽[21]，太史慈於勇里，七縣平定，拜征虜中郎將。權征江夏，範與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將軍，領彭澤太守。遷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陽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下至海。曹休領張遼、臧霸等來伐，範督徐盛、全琮、孫韶等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遷前將軍，封南昌侯。黄武七年，拜大司馬，印綬未下，疾卒。

朱桓，字休穆，吳人。孫權爲將軍，桓給事幕府，累遷盪寇校尉。授兵二千人，使部伍吳會二郡，鳩合遺散，期年之間，得萬餘人。後丹陽、鄱陽山賊蜂起，攻沒城郭，殺略長吏，處處屯聚。桓督領諸將，周旋赴討，應皆平定。稍遷裨將軍，代周泰爲濡須督。黄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桓拒破之，梟其將常雕，生虜王雙，送武昌。以功封嘉興侯。黄龍元年，拜前將軍，領青州牧。

是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本姓氏，郡相孔融嘲儀言："氏字民無上"，因改焉），避亂會稽。孫權承攝大業，優文徵儀，專典機密。吕蒙圖襲關羽，儀善其計，從討羽，拜忠義校尉。既定荆州，拜裨將軍，封都亭侯，遷侍中。黄武中，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欲誘致曹休。休到，大破之。遷偏將軍，進封都鄉侯。

胡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少孤，將母避難江東。孫策領會稽太守，綜年十四，爲門下循行。策薨，權爲討虜將軍，以綜爲金曹從事，從討黄祖，拜鄂長。蜀先主下白帝，權以見兵少，使綜料諸縣，得六千人，立解煩兩部，綜領右部督。吳將晉宗叛歸魏，爲蘄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爲寇害。權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權爲吳王，封綜爲亭侯。及都建業，以綜爲侍中，兼領軍，進封鄉侯。

吕岱，字定公，廣陵海陵人。爲郡縣吏，避亂南渡。會孫權統事，岱詣幕府，累遷餘姚長，召募精健得千餘人。會稽、東冶五縣賊吕合、秦狼等爲亂，權以岱爲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等將兵討之，遂禽合、狼，五縣平定，拜昭信中郎將。後漢獻帝建安二十年，督孫茂等十將取長沙三郡，又安成、攸、永新、茶陵四縣吏共入陰山城，合衆拒岱，攻圍即

降，三郡克定。權留岱鎮長沙。安成長吳碭及中郎將袁龍等首尾關羽，復爲反亂。碭據攸縣，龍在醴陵。權遣横江將軍魯肅攻攸縣，碭突走。岱攻醴陵，遂擒斬龍，遷廬陵郡太守。時鬱林夷賊攻圍郡縣，岱討破之。是時，桂陽賊王金合衆於南海界上，首亂爲害，權又詔岱討之，生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眞，斬獲以萬數。又遣從事南宣國化，暨徼外扶南、林邑、棠明諸王，各遣使奉貢。權嘉其功，進拜鎭南將軍。

張紘，字子綱，廣陵人，避難江東。孫策創業，遂委質焉，表爲正議校尉，與張昭竝與參謀。嘗令一人居守，一人從征討。紘從討丹陽，策身臨行陣。紘諫曰："夫主將乃籌謀之所自出[22]，三軍之所係命，不宜輕脱，自敵小寇。願麾下重天授之姿，副四海之望，無令國内上下危懼。"後漢獻帝建安四年，策遣紘奉章至許宫[23]。曹公爲策薨，欲因喪伐吳。紘諫以爲"乘人之喪，既非古義，若其不克，成讎棄好，不如因而厚之。"曹公從其言，即表權爲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以紘爲會稽東部校尉。後權以紘爲長史，從征合肥。合肥城久不拔[24]，紘進計曰："古之圍城，開其一面，以疑衆心。今圍之甚密，攻之又急，誠懼并命戮力。死戰之寇，固難卒拔。及救未至，可以寬之，以觀其變。"議者不同。會救騎至[25]，數至圍下，馳騁挑戰[26]。權率輕騎將往突敵，紘諫曰："夫兵者凶器，戰者危事，今麾下恃壯盛之氣，忽強暴之虜，三軍之衆，莫不寒心，雖斬將搴旗，威震敵場，此乃偏將之任，非主將之宜也。願抑賁育之勇，懷霸王之計。"權納紘言而止。初，權於群臣多呼其字，唯張昭曰張公，紘曰東部[27]。（臣欽若等曰："自晉宣帝至武帝，四世專政，乃受魏禪，不以干戈創業，故無將帥佐命。元帝渡江，佐命唯王導，已入《宰輔門》，餘皆西晉舊臣，固亦無將帥佐命。"）

駱統，會稽烏傷人也。孫權以將軍領會稽太守，統年二十，試爲烏程相，民戶過萬，咸嘆其惠理[28]。權嘉之，召爲功曹，行騎都尉。統志在補察，苟所聞見，夕不待旦。嘗勸權以尊賢接士，勤求損益[29]，饗賜之日[30]，可人人別進，問其燥濕，加以密意，誘諭使言，察其志趣，令皆感恩戴義，懷欲報之心。權納用焉。出爲建中郎將，領武射吏三千人。及凌統死，復領其兵。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權感統言，深加意焉。以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黄武初，曹仁攻濡須，使別將常雕等襲中州，統與嚴圭共拒破之，封新陽亭侯。

校勘記

[1]進，原作"勝"，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瑜傳》改。

[2]瀏，《三國志・吳書・周瑜傳》作"劉"。丹，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瑜傳》作"州"。

[3]葬，原作"奔"，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魯肅傳》改。

[4]况吾徒乎，原作"况吾子從乎"，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魯肅傳》改。

[5]專有荆土,原作"荆土專有",據宋本改。

[6]丹,宋本作"州"。

[7]齊,宋本作"舉"。

[8]以,宋本作"使"。

[9]"謂"字原脱,據宋本補。

[10]船,宋本作"舡"。

[11]舟,宋本作"舩"。

[12]徙,原作"從",據《三國志·吳書·蔣欽傳》改。

[13]黝,《三國志·吳書·蔣欽傳》作"黟"。

[14]萬,原作"千",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董襲傳》改。

[15]升,原訛作"外",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甘寧傳》改。

[16]受,原作"授",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甘寧傳》改。

[17]石,原作"口",據宋本改。

[18]"後知"二字,宋本無,蓋誤脱。

[19]質,宋本作"昵"。

[20]于,原作"於",據宋本改。

[21]郎,原作"即",據宋本改。

[22]謀,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張紘傳》作"謨"。

[23]宫,原作"営",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張紘傳》改。

[24]"久"字原脱,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張紘傳》裴松之注引《吳書》補。

[25]救,原作"殺",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張紘傳》裴松之注引《吳書》改。

[26]驅,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張紘傳》裴松之注引《吳書》作"騁"。

[27]東部,原作"張東部",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張紘傳》裴松之注引《江表傳》删"張"字。

[28]惠,原作"會",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駱統傳》改。

[29]損益,原作"益損",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駱統傳》改。

[30]饗,原作"享",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駱統傳》改。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四十四

將帥部(五)

佐命第五

宋朱齡石,初爲高祖參軍。盧循至石頭,齡石領中軍,選敢死之士數千人上南岸。高祖遣齡石領鮮卑步矟[1],過淮擊之。齡石率厲將士,皆殊死戰,殺數百人,賊乃退。齡石既有武幹,又練吏職,高祖甚親委之。盧循平,以爲寧遠將軍、寧蠻護軍、西陽内史。晋安帝義熙八年,高祖西伐劉毅,齡石從至江陵。九年,爲伐蜀元帥。蜀平,進號將軍,封豐城縣侯。十二年,北伐,爲左將軍。十四年,與桂陽公義眞爲佛佛所殺。

朱超石初歸高祖,爲徐州主簿,累遷中兵參軍、寧朔將軍、沛郡太守。西伐劉毅,高祖使超石率步騎出江陵,未至而毅平。及討司馬休之,遣冠軍將軍檀道濟及超石步軍出大薄,魯宗之聞超石且至,自率軍攻之,未戰而江陵平。晋安帝義熙十二年,北伐,超石爲前鋒,大軍進克蒲坂,以超石爲河東太守。及高祖自長安來,除中書侍郎,封興平縣五等侯。

檀韶,字令孫,世居京口。初辟本州從事、西曹主簿、輔國司馬。高祖建義,韶及弟檀道濟等從平京城[2],行參高祖建武將軍事。都邑既平,爲鎮軍將軍,加寧遠將軍、東海太守,進號建武將軍,遷龍驤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内史。以平桓玄功,封巴丘縣侯,食邑五百戶。復參車騎將軍事,加龍驤將軍,遷驍騎將軍、中軍諮議參軍[3],加寧朔將軍。從征廣固,率向彌、胡蕃等五十人攻臨朐城,克之。及圍廣固,慕容超夜燒樓當韶圍分,降號横野將軍。城陷之日,韶率所領先登,領北琅邪太守,進號寧朔將軍、琅邪内史。從討盧循於左里,又有戰功,并論廣固功,更封宜陽縣侯,食邑七百戶,降先封一等爲伯,減戶之半二百五十戶,賜次子臻。坐六門内乘輿,白衣領職。晋安帝義熙七年,號輔國將軍。八年,丁母憂,起爲冠軍將軍。明年,復爲琅邪内史、淮南太守[4],將軍如故,鎮姑熟,尋進號左將軍,領本州大中正。十二年,遷督江州豫州之西陽新蔡二郡諸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有罪免官。高祖受命,以佐命功,增八百戶,并前千五百戶。

檀道濟,韶之弟也。高祖創義,道濟從入京城,參武帝建置軍事[5]。西討平魯山,禽桓振,累以義勳,封吳興縣五等侯。盧循寇逆,群盗互起,以道濟爲揚武將軍、天門太守,討平之。又從劉道規討桓謙、荀林等,率厲文武,身先士卒,所向摧破。及徐道覆來

逼,道規親出拒戰,道濟戰功居多。高祖北伐,道濟爲前鋒,步自淮肥,所至諸城戍,望風降服。進尅許昌,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皆釋而遣之。於是夷戎感悅,相率歸之者甚衆。進據潼關,與諸將軍共破姚紹。長安既平,以爲征虜將軍、琅邪內史。高祖受命,轉護軍,領石頭戍,聽直入殿。尋以佐命功,改封永修縣公。

向靖,字奉仁,小字彌,河內山陽人。名與高祖同,改稱小字。世居京口,與高祖少舊。從平京城,參建武軍事。進平京邑,板參鎮軍事[6],加寧遠將軍。京邑雖平,而群寇互起,彌與劉蕃、孟龍符征破桓歆、桓石康、石綏於白茅。攻壽陽,尅之。晉安帝義熙三年,遷建武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內史,戍堂邑。以平京城功,封山陽縣五等侯。從征鮮卑,大戰於臨朐,累日不決。彌與檀韶等分軍,自間道攻臨朐城。彌擐甲先登,即時陷潰,斬其牙旗,賊遂奔走。攻拔廣固,彌又先登。盧循屯據蔡州,以親黨阮賜爲豫州刺史,攻逼姑熟,彌率譙國內史趙恢討之。時輔國將軍毛脩之戍姑熟,告急續至。彌兼行進討,破賜,收其輜重。除中軍諮議參軍,將軍如故。盧循退走,高祖南征,彌爲前鋒,於南陵、雷池、左里三戰,并大捷。軍還,除太尉諮議參軍、下邳太守,將軍如故。八年,轉游擊將軍,尋督馬頭、淮西諸軍事,龍驤將軍、鎮蠻護軍、安豐汝陰二郡太守、梁國內史,戍壽陽。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安南縣男,食邑五百戶。十年,遷冠軍將軍、高陽內史、臨淮太守,領石頭戍事。高祖西征司馬休之[7],以彌爲吳興太守,將軍如故。明年,高祖北伐,彌以本號侍從,留戍碻磝,進屯石門、柏谷。遷督北青州諸軍事、北青州刺史,將軍如故。高祖受命,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食邑千戶。

劉懷愼始參高祖鎮軍將軍事、振威將軍、彭城內史。從征鮮卑,每戰必身先士卒。及克廣固,懷愼率所領先登,從高祖拒盧循於石頭,屢戰克捷,加輔國將軍。晉安帝義熙八年,以本號監北徐州諸軍事,鎮彭城。尋加徐州刺史,爲政嚴猛,境內振肅[8]。九年,亡命王靈秀爲寇,討平之。十一年,進北中郎將,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南城縣男,食邑五百戶。十三年,高祖北伐,以爲中領軍、征虜將軍,宿衛輦轂,坐府內相殺,免官。宋臺建,召爲五兵尚書,仍督江北淮南諸軍、前將軍、南青州刺史[9],復徵爲度支尚書,加散騎常侍。高祖遷都壽春,留懷愼督北徐兗青淮北諸軍事、前軍將軍、徐州刺史,以亡命入廣陵城,降號征虜將軍。永初元年,以佐命功,進爵爲侯,增邑千戶,進號平北將軍。

劉懷肅初爲費令,聞高祖起義,棄縣來奔。京邑平定,振武將軍劉道規追桓玄,以懷肅爲司馬。玄留何澹之、郭銓等戍桑落州[10],進擊破之。玄既死,從子振大破義軍於楊林。義軍退尋陽,懷肅與江夏相張暢之攻澹之於西塞,破之。僞鎮東將軍馮該戍夏口東岸,孟山圖據曾山城,桓仙客守月壘,皆連壁相望。懷肅與道規攻之,躬擐甲冑,陷二城。馮該走石城,生擒仙客。晉安帝義熙元年正月,振敗走,道規遣懷肅平石城,斬馮該及其子山靖。三月,振復襲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出奔。懷肅自雲杜馳赴,晝夜

兼行，七日而至。振勒兵三萬，旗幟蔽野，躍馬横矛，躬自突陣，流矢傷懷肅額，衆懼欲奔，懷肅瞋目奮戈，膽氣益壯。於是士卒爭先，臨陣斬振首。江陵既平，休之反鎮，執懷肅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僞輔國將軍符嗣、馬孫、僞龍驤將軍金符靚、樂志等屯結中夏[11]，懷肅又討之，梟樂志等。道規、懷肅督江夏九郡，權鎮夏口，除通直郎，仍爲將軍、淮南、歷陽二郡太守[12]。二年，又領劉毅撫軍司馬，軍、郡如故。以義功封東興縣侯，食邑千戶。

劉粹，字道冲。粹家在京口，少有志幹，初爲州從事。高祖克京城，參建武軍事。從平京邑，轉參鎮軍事，尋加建武將軍、沛郡太守，又領下邳太守，復爲車騎中軍參軍[13]。從征廣固，戰功居多，以功封西安縣五等侯。軍還，轉中軍諮議參軍。盧循逼京邑，京口任重。太祖時年四歲，高祖使粹奉太祖鎮京城，轉游擊將軍，遷建威將軍。江夏相、衛將軍毅，粹族兄也，粹盡心高祖，不與毅同。高祖欲謀毅，衆竝疑粹在夏口，高祖愈信之。及大軍至，粹竭其誠力。事平，封灄陽縣男[14]，食邑五百戶。母憂去職。俄而高祖討司馬休之，起粹爲寧朔將軍、竟陵太守，統水軍入河。明年進號輔國將軍，遷相國左司馬、侍中、中軍司馬、冠軍將軍[15]，遷左衛將軍。永初元年，以佐命功，改封建安縣侯，食邑千戶。

王鎮惡，北海劇人也。或薦於高祖，即召之。既至，與語，甚異焉，以爲青州治中從事，行參中軍、太尉軍事，署前部賊曹。拒盧循於查浦，屢戰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後以討劉毅功，封漢壽縣子，食邑五百戶。又討平蠻帥向博柢根，除游擊將軍。高祖北伐，鎮惡行龍驤將軍，領前鋒。鎮惡入賊境，戰無不捷，邵陵、許昌，望風奔散，破虎牢及栢谷塢，斬賊帥趙玄。軍次洛陽，僞陳留公姚洸歸順。進次澠池，遣司馬毛德祖攻僞弘農太守尹雅於蠡城，生擒之，仍行弘農太守。方軌長驅，徑據潼關。僞大將軍姚紹率大衆拒險，深溝高壘以自固。鎮惡懸軍遠入，轉輸不克與賊相持久，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上民租，百姓競送義粟，軍食復振。紹又病死，僞撫軍將軍姚讚代紹守險，衆力猶盛。高祖至湖城，讚引退。大軍次潼關，謀進取之計。鎮惡率衆水軍自河入渭[16]，僞鎮北將軍姚強屯兵涇上，鎮惡遣毛德祖擊破之，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羌見艦泝渭而進，艦外不見有乘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楫，莫不驚惋，咸謂爲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間，諸艦悉逐流去。時姚泓屯軍在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乃身先士卒，衆亦知無復退路，莫不騰踴爭先，泓衆一時奔潰，即陷長安城。泓挺身逃走，明日，率妻子歸降。城內夷、晉六萬餘戶，鎮惡宣揚國恩，撫慰初附，號令嚴肅，百姓安堵。高祖將至，鎮惡於霸上奉迎。高祖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進號征虜將軍。

趙倫之，字幼成，高祖起兵，以軍功封閬中縣五等侯，累遷雍州刺史。高祖北伐，倫之遣順陽太守傅弘之、扶風太守沈田子出嶢柳，大破姚泓於藍田。及高祖受命，以佐命

功,封胥城縣侯、安北將軍,鎮襄陽。

到彦之,字道豫,彭城武原人。高祖討孫恩,以鄉里樂從,每有戰功。義旗將起,彦之家在廣陵。臨川武烈王道規剋桓弘,彦之時近行,聞事捷,馳歸,而道規已南渡江,倉卒晚方獲濟。及至京口,武帝已向鄴。孟昶居守,留之。及見高祖,被責,不自陳,昶又不爲申理,故不加官。晉安帝義熙元年,補鎮軍行參軍。六年,盧循逼都,彦之與檀道濟掩循輜重,與循黨荀林戰敗,免官。後以軍功封狼山縣子,爲太尉中兵參軍、驃騎將軍。道鄰鎮江陵,以彦之爲驃騎諮議參軍,尋遷司馬、南郡太守。又從文帝西鎮,除使持節、南蠻校尉[17]。高祖受命,進爵爲侯。

胡藩,豫章人。高祖召爲員外散騎侍郎、參軍事,從征鮮卑。賊屯聚臨朐,藩言於高祖曰:"賊屯軍城外,内守必寡,今往取其城,而斬其旗幟,此韓信所以克趙也。"高祖乃遣檀韶與藩等潛往。既至,即克其城。賊見城陷,一時奔走。還保廣固,累月未拔之。夜,佐史竝集,忽有鳥大如鵝,蒼黑色,飛入高祖帳裏,衆皆駭愕,以爲不祥。藩起賀曰:"蒼黑者,胡虜之色,胡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旦,攻城陷之。從討盧循於左里,頻戰有功,封吳江縣五等子。除正員郎,尋轉寧遠將軍、鄱陽太守。從伐劉毅。毅初當之荆州,表求東道還京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高祖出倪塘會之。藩勸於座殺毅,高祖不從,至是謂藩曰:"吾從倪塘之謀,無今舉也。"又從征司馬休之,復爲參軍,加建武將軍,領遊軍於江津。徐逵(一作逵[18])之敗沒,高祖怒甚,即日於馬頭岸渡江。而江津岸峭,壁立數丈,休之臨岸置陳,無由可登。高祖呼藩令上,藩有疑色。高祖奮怒,命左右擒來欲斬之[19]。藩不受命,顧曰:"藩寧前死耳。"以刀頭穿岸,劣容脚指,於是至上,隨之者稍多。既得登岸,殊死戰之,賊不能當,引退,因而乘之,一時奔潰。高祖伐羌,假藩寧朔將軍、參太尉軍事,統別軍至河東。暴風飄輜重艦渡北岸,虜牽得此艦,取其器物。藩氣厲心憤,率左右十二人乘小船逕往河北。賊騎五六百見藩來,竝笑之。藩素善射,登岸射,賊應弦而倒者十許人,賊皆奔退,悉收所失而反。又遣藩及朱超石等破索虜於平城[20],虜騎數重,藩及超石所領皆割配新軍,不盈五千,率厲力戰,大破之。又與超石等擊姚業於蒲坂,超石失利,退還。藩收超石所捨資實,徐行而反,業不敢追。高祖還彭城,參相國軍事。時盧循餘黨與蘇淫等大相聚結[21],以爲始興相。論平司馬休之及廣固功,封陽山縣男,食邑五百戶。

虞丘進,東海郯人。晉安帝隆安中,從高祖征孫恩,頻戰有功。元興元年,從高祖東征臨海,於石步固與盧循相守二十餘日。二年,又從高祖至東陽破徐道覆。其年,又率臨松穴破賊,追至永嘉千江,又至安固,累戰皆有功。三年,從平京城,定京邑,除燕國內史。義熙二年,除龍驤將軍,封龍川縣五等侯。從高祖伐廣固,於臨朐破賊。盧循逼京邑,孟昶、諸葛長民等建議奉天子過江,進廷議不可,面折昶等,高祖甚嘉之,獻計伐樹,樹柵石頭。除鄱陽太守,將軍如故。統馬步十八隊,於東道出鄱陽,至五畝橋[22]。

循遣將英糾爲上饒令[23]，千餘人守故城，進攻破之。循又遣童敏之爲鄱陽太守，據郡，進從餘干步道趣鄱陽，敏之退走，追破之，斬首數百。復隨劉藩至始興，討斬徐道覆。八年，除寧蠻護軍，尋陽太守。十年，從征劉毅。事平，補太尉行參軍，尋加振威將軍。九年，以前後功封望蔡縣男，食邑五百戶，加龍驤將軍。討司馬休之，又有戰功。軍還，除輔國將軍、山陽太守。宋臺令書除秦郡太守，督陳留郡事，將軍如故。元熙二年，宋王令書以爲高祖第四子義康右將軍司馬。

孟懷玉世居京口。高祖東伐孫恩，以懷玉爲建武司馬，豫義旗，從平京城，進定京邑，以功封鄱陽縣侯，食邑千戶。高祖鎮京口，以懷玉爲鎮軍參軍、下邳太守。晉安帝義熙三年，出爲寧朔將軍、西陽太守、新蔡內史，除中書侍郎，轉輔國將軍，領丹陽府兵，戍石頭。盧循逼京邑，懷玉於石頭岸連戰有功，爲中軍諮議參軍。賊帥徐道覆屢欲以精鋭登岸，畏懷玉，不敢上。及循南走，懷玉與衆軍追躡，直至嶺表。徐道覆屯結始興，懷玉攻圍之，身當矢石，旬月乃陷。仍南追循。循平，又封陽豐縣男，食邑二百五十戶。復爲太尉諮議參軍、征虜將軍。

劉鍾[24]，彭城人。晉安帝隆安中，高祖伐孫恩，鍾願從，每戰有功。自義旗將建，板爲郡主簿，從入京城，將向京邑。高祖命曰："預是彭沛鄉人赴義者，竝可依劉主簿。"於是立爲義隊，常在左右，連戰皆捷。明日，桓謙屯于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高祖疑賊有伏兵，顧視左右，正見鍾，謂之曰："此山下當有伏兵，卿可率部下稍往撲之。"鍾應聲馳進，果有伏兵數百，一時奔走。桓玄西奔。其夕，高祖止桓謙故營，遣鍾宿據東府，轉鎮軍參軍督護。桓歆寇歷陽，遣鍾助豫州刺史魏詠之討之，歆即奔迸。除南齊國內史，封安丘縣五等侯。從征廣固，除振武將軍、廣川太守。盧循逼京邑，鍾率麾下距柵，身被重瘡，賊不得入。循南走，鍾與輔國將軍王仲德追之。循先留別帥范崇民以精兵高艦據南陵，夾屯兩岸。鍾自行覘賊，天霧，賊鈎得其舸。鍾因率左右攻艦戶，賊遽閉戶拒之。鍾乃徐還。與仲德攻崇民，崇民敗走，鍾追討百里，燒其船乘。又隨劉藩追徐道覆於始興[25]，斬之，補太尉行參軍、寧朔將軍。高祖討劉毅，鍾率軍繼王鎮惡。江陵平定，與朱齡石伐蜀，平之。以廣固功，封永新縣男。恭帝元熙元年，終右衛將軍。

褚叔度爲高祖諮議參軍，署中兵，加建威將軍。從伐鮮卑，盡其誠力。盧循攻查浦，叔度力戰有功。循南走，高祖板行廣州刺史，領平越中郎將。

孫處，字季高，會稽永興人，少任氣。高祖東征孫恩，季高隨高祖平定京邑，以爲振武將軍，封新夷縣五等侯。廣固之役，先登有功。

傅弘之，字仲度。高祖義旗建，輔國將軍劉道規以爲參軍、寧遠將軍、魏興太守。盧循作亂，桓石綏自上洛甲口，自號荆州刺史，徵陽令王天恩自號梁州刺史，襲據西城。時弘之父韶爲梁州，遣弘之討石綏等，竝斬之，除太尉行參軍。從征司馬休之，署後部賊曹，仍爲建威將軍、順陽太守。高祖北伐，弘之與扶風太守沈田子等七軍自武關入，

僞上洛太守脱身奔走。進據藍田，招懷戎、晉。晉人龐斌之、戴養、胡人康横等各率部落歸化。爲桂陽王義眞雍州治中從事、西戎司馬、寧朔將軍，與義眞同沒佛佛。

南齊薛淵[26]，汾陰人，從父安都爲宋徐州刺史，以彭城降魏，親族皆入北。太祖鎮淮陰，淵遁來南，委身自結，果幹有氣力。太祖使領部曲，備衛帳內，從征伐。宋後廢帝元徽末，以勳官至輔國將軍、右軍將軍、驍騎將軍、軍主，封竟陵侯。沈攸之難，太祖入朝堂，豫章王嶷代守東府，使淵領軍屯司徒左府，分備京邑。袁粲據石頭，豫章王嶷夜登西門遙呼，淵驚起，率軍赴難，先至石頭，焚門攻戰，事平。明旦，衆軍還集杜姥宅，街路皆滿，宮門不開。太祖登南掖門樓處分衆軍，各還本頓，至食後，城門開，淵方得入見太祖，且喜且泣。太祖即位，增邑爲二千五百戶，除淮南太守，加寧朔將軍。

陳顯達仕宋爲羽林監、濮陽太守，隸太祖討桂陽王休範，舉兵至新亭壘。宋劉勔大桁敗[27]，賊進杜姥宅。及休範死，太祖欲還衛宮城。或諫太祖曰："桂陽雖死，賊黨猶熾。人情難固，不可輕動。"太祖乃止，遣顯達率司空參軍高敬祖自查浦渡淮，緣石頭北道入承明門，屯東堂，宮中恐動，得顯達至，乃稍定。齊臺建，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領衛尉。太祖即位，遷中護軍，增邑千六百戶，轉護軍將軍。

戴僧靜少爲太祖撫畜，常在左右。魏軍圍角城，遣僧靜戰盪，數捷，補帳內軍主。隨還京師，勳階至積射將軍、羽林監。沈攸之事，太祖入朝堂，僧靜爲軍主。後袁粲據石頭，太祖遣僧靜將腹心先至石頭。時蘇烈據倉城，僧靜將書與烈，夜縋入城。粲登城西南門，列燭火，乃分，臺軍至，射之，火乃滅。迴登東門，其黨輔軍將軍孫曇瓘驍勇善戰，每盪一合，輒大殺傷，官軍死者百餘人。軍主王天生殊死拒戰，故得相持，自亥至丑。有流星赤色炤地，墜城中，僧靜率力攻倉門，身先士卒[28]，衆潰。僧靜殺粲，於是外軍燒門入。僧靜以功除前軍將軍、寧朔將軍。宋順帝昇明二年，除游擊將軍。攸之平，論封諸將，以僧靜爲興平縣侯，邑千戶。太祖即位，增邑千二百戶，除南濟陰太守。

荀伯玉初爲太祖冠軍刑獄參軍。太祖爲明帝所疑，及徵爲黃門郎，深懷憂慮[29]。伯玉勸太祖遣數十騎入魏界，安置標榜，於是魏游數百里行界上，太祖以聞，猶懼不得留，令玉卜，伯玉斷卦不成行，而宋明帝詔果復祖本任，由是親侍。後爲太祖驃騎中兵參軍、濟陽太守[30]。霸業既建，伯玉忠勤盡心，常衛左右，加前軍將軍，隨太祖太尉府轉中兵，將軍、太守如故。建元元年，封南豐縣子，四百戶，轉輔國將軍、武陵王征虜司馬。

曹虎，字士威。宋明帝時，太祖爲領軍，補防殿隊主，直西齋。蒼梧廢明日，虎欲出外避難，遇太祖在東華中門，問虎何之，虎因曰："故欲仰見明公耳[31]。"仍留直衛。太祖鎮東府，以虎與戴僧靜各領日直三百人，累至屯騎校尉，帶南城令。豫平石頭，封羅江縣男，除前軍將軍。太祖受禪，增邑爲四百戶，直閣將軍，領仗主[32]。尋除寧朔將軍、東莞太守。

尹略，淮南人，少伏事太祖，晚習騎射，以便捷見使爲將。宋順帝昇明中，爲虎賁中郎將、越騎校尉。建元初，封平固男，三百戶。

桓康，北蘭陵承人也，勇果驍悍。宋孝武大明中，隨太祖爲軍容，從世祖在贛縣。後爲世祖冠軍府參軍，除殿中將軍、武騎常侍，出補襄賁令。桂陽事起，康棄縣還都，就太祖。會事已平，除員外郎。宋元徽五年七月六日夜，少帝微行至領軍府。帝左右人曰："一府皆眠，何不緣牆入？"帝曰："我今夕欲一處作適，待明日夜。"康與太祖所養健兒盧荒、向黑於門間聽得其語。明夕，王敬則至，扣府門，康謂是變，與荒、黑夜上[33]，拔白欲出，仍隨入宮。太祖鎮東府，除康武陵王中兵、寧朔將軍，帶蘭陵太守，常衛左右。建元元年，封吳平縣伯，五百戶，轉輔國將軍、左軍將軍、游擊將軍，太守如故。

周山圖爲宋左中郎將。時武陵王贊爲郢州太守，令山圖領兵衛送世祖，與晉熙王燮自郢下，以山圖爲後防。沈攸之事起，世祖爲西討都督，啓山圖爲軍副。世祖留據彭城[34]，衆議以湓城城小難固[35]，不如還都。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大衆致力，川岳可爲。城隍小事，不足難也。"世祖使城局參軍劉皆、陳淵委山圖以處分事，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世祖甚嘉之，授前軍將軍，加寧朔將軍，進號輔國將軍。攸之攻郢城，世祖令山圖量其勢，山圖曰："攸之見與鄰鄉，亟同征伐[36]，悉其爲人。性度險刻，無以結國士心。如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爲離散之漸耳。"攸之既敗，平西將軍黃回乘輕舸，從白服萬餘人，在軍前下緣流叫[37]，湓城中恐，頃方知是回凱歸，乃安。世祖謂山圖曰："周公前言，可謂明於見事矣。"還都，太祖遣山圖領部曲，鎮郢城，鎮戍諸軍悉受節度。遷游擊將軍，輔國將軍如故。建元元年，封廣晉縣男，邑三百戶。

梁沈約，高祖在西邸，與約有舊。建康城平，引爲驃騎司馬、征虜將軍。時高祖王業既就，天人允屬，約嘗扣其端，高祖默而不應。他日又進曰："今與古異，不可以淳風期萬物。士大夫攀龍附鳳者，皆望有尺寸之功，以保其福。厥今童兒牧豎，悉知齊祚已終，莫不云明公其人也。天文人事，表革運之徵，永元以來，尤爲彰著。讖云：'行中水，作天子。'此又歷然在記。天心不可違，人情不可失。苟是歷數所至，雖欲謙光，亦不可得已。"高祖曰："吾方思之。"對曰："初起兵樊沔，此時應思；今王業已就，何所復思？昔武王伐紂，始入，民便曰吾君，武王不違民意，亦無所思。公自至京邑，已移氣序，比於周武，遲速不同。若不早定大業，稽天人之望，脫有一人立異，便損威德。且人非金石[38]，時事難保。豈可以建安之封，遺之子孫。若天子還都，公卿在位，則君臣分定，無復異心。君明於上，臣忠於下，豈復有人方更同公作賊。"高祖然之。約出，高祖召范雲，告之，雲對略同約旨。高祖曰："智者乃爾暗同。卿明早將休文更來。"雲出語約，約曰："卿必待我。"雲諾許，而約先期入。高祖令草其事，約乃出懷中詔書幷諸選置[39]，高祖初無所改。俄而雲自外來，至殿門，不得入，徘徊壽光閤外，但云"咄咄"。約出，問曰：

"何以見處?"約舉手向左,雲笑曰:"不乖所望。"有頃,高祖召范雲,謂曰:"生平與沈休文群居,不覺有異人處。今日才智縱横,可爲明識。"雲曰:"公今知約,不異約今知公。"高祖曰:"我起兵於今三年矣,功臣諸將,實有其勞,然成帝業者,乃卿二人也。"

王茂爲雍州長史,高祖以王佐許之,事無大小,皆詢焉。人或譖茂,帝弗之信。譖者驟言之,遣視其甲矟,則蟲網焉,乃誅言者。或云茂與帝不睦,帝諸腹心竝勸除之。而茂少有驍名,帝又惜其用,曰:"將舉大事,便害健將,此非上策。"乃令腹心鄭紹叔往候之,遇其卧,因問疾。茂曰:"我疾可耳。"紹叔曰:"都下殺害日甚,使君家門塗炭,今欲起義,長史那猶卧?"茂因擲枕起,即袴褶隨紹叔入見。帝大喜,下床迎,因結兄弟,被推赤心,遂得盡力。發雍部,遣茂爲前驅,郢、魯既平,從帝東下,爲軍鋒。師次秣陵,東昏遣大將王珍國盛兵朱雀門,衆號二十萬。及戰,帝軍引卻,茂下馬,單刀直前。外生韋欣慶勇力絶人,執鐵纏矟翼茂而進,故大破之。茂勳第一,欣慶力也。建康城平,以茂爲護軍將軍,遷侍中、領軍將軍。

張惠紹,字德繼,少有武幹,初仕齊,爲竟陵横桑戍主。母喪,歸鄉里,聞高祖起兵,乃自歸,累有戰功。高祖踐祚,封石陽縣侯,位驍騎將軍、直閣左細仗主。時東昏餘黨數百人竊入南北掖門,夜燒神獸門,害衛尉張弘策。惠紹馳率所領赴戰,賊乃敗走。遷太子右衛率。

曹景宗,字子震,新野人。高祖爲雍州刺史,表爲冠軍將軍、竟陵太守。及義師起,高祖至景陵,以景宗與冠軍將軍王茂濟江圍郢城。自二月至於七月,城乃降。復帥衆前驅至南州,領馬步軍,取建康道至江寧[40]。東昏將李居士以重兵屯新亭,是日,選精騎一千至江寧行頓。景宗始至,安營未立,且師行日久,器甲穿弊,居士望而輕之。因鼓噪前薄景宗,景宗被甲馳戰,短兵裁接,居士棄甲奔走,景宗皆獲之。因鼓而前,徑至皁莢橋築壘。景宗又與王茂、吕僧珍掎角破王珍國於大航,茂衝其中堅,應時而陷。復與衆軍長圍六門,城平,拜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封湘西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戶。

吕僧珍,字元瑜。高祖臨雍州,爲中兵參軍,委以心膂。僧珍陰養死士,歸之者甚衆。高祖頗招武猛,士庶響從,會者萬餘人,因命按行城西空地,將起數千間屋以爲止舍,多伐材竹,沈於檀溪,積茅蓋若山阜,皆未之用。僧珍獨悟其旨,亦私具櫓數百張。義兵起,高祖夜召僧珍及張弘策定議。明旦乃會衆發兵,悉取檀溪材竹,裝爲艛艦,葺之以茅,竝立辦。衆軍將發,諸將果爭櫓,僧珍乃先出所具,每船付二張,爭者乃息。及建康城平,高祖命僧珍率所領先入清宫,與張弘策封檢府庫。即日以本官帶南彭城太守,遷給事黄門侍郎,領武賁中郎將。高祖受禪,以爲冠軍將軍、前軍司馬,封平固縣侯,邑一千二百戶。

夏侯詳,譙郡譙人也。在齊爲司州刺史,辭不之職。高祖義兵起,詳與蕭穎胄同創大舉。西臺建,以詳爲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南郡太守。凡軍國大事,穎胄多決於詳。及

高祖圍郢城下,穎胄遣衛尉席闡文如高祖軍。詳獻議曰:"窮壁易守,攻取勢難,頓甲堅城,兵家所忌。誠宜大弘經略,詢納群言,軍主以下,至於鄙夫,皆令獻其所見,盡其所懷,擇善而從,選能而用,不以人廢言,不以多問寡。又須量我衆力,度賊樵糧,窺彼人情,權其形勢。若使賊人衆而食少,故宜計日而守之;食多而力寡[41],故宜悉衆而攻之。若使糧力俱足,非攻守所屈,便宜散金寶,縱反間,使彼智者不用,愚者懷猜,此魏武之所以定大業也。若三事未可,宜思變通,觀於人情,計我糧穀。若德之所感,萬里同符,仁之所懷,遠邇歸義,金帛素積,糧道又充[42],乃可以列圍寬守,引以歲月,此王翦之所以尅楚也。若圍之不卒降,攻之未可下,間道不能行,金粟無人積,天下非一家,人情難可豫,此則宜更思變計矣。變計之道,實資英斷,謀之深要[43],難以紙宣,輒布言於席衛尉,特願垂採。"高祖嘉納焉。天監元年,徵爲侍中、車騎將軍。論功封寧都縣侯,邑二千戶。

鄭紹叔,字仲明,滎陽人。高祖臨司州,命爲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厚自結附。高祖舉義兵,以爲驍騎將軍,侍從東下江州,留紹叔監州事,督江湘二州,糧運無闕乏。天監初,入爲衛尉卿,封營道縣侯,邑千戶,加冠軍將軍,以營道縣戶彫弊,改封東興縣侯,邑如故。(紹叔自高祖臨司州,爲中兵參軍,領長流,因是厚自結附。高祖罷州還京師,謝遣賓客,紹叔獨固請願留。高祖謂曰:"卿才幸自有用,我今未能相益,宜更思他途。"紹叔曰:"委質有在,義無二心。"高祖固不許,於是乃還壽陽。及高祖爲雍州刺史,紹叔間道西歸,補寧蠻長史、扶風太守。東昏既害,朝宰疑高祖,紹叔兄植爲東昏直後,東昏遣至雍州,託以候紹叔,實潛使爲刺客。紹叔知之,密以告高祖。植既至,高祖於紹叔處置酒宴之,戲植曰:"朝廷遣卿見圖,今日閑宴,是見取良會也。"賓主大笑。令植登臨城隍,周觀府署,士卒器械,舟艫戎馬,莫不富實。植退,謂紹叔曰:"雍州實力,未易圖也。"紹叔曰:"兄還,具爲天子言之。若取雍州,紹叔請以此衆一戰。"送兄於南峴,相持慟哭而別。)

楊公則,字君翼,天水人,爲荆州西中郎參軍。高祖舉義師於雍州,以爲西中郎諮議、中兵參軍,率衆東下。時湘州行事張寶積發兵自守,未知所附,公則軍及巴陵,仍回師南討。軍次白沙,寶積懼,釋甲以俟焉。公則到州,撫納之,湘境遂定。齊和帝即位,授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湘州刺史[44]。高祖勒衆軍次于沔口,增山城主孫樂祖、郢州刺史張冲各據城未下[45],公則率湘府之衆會于夏口。時荆州諸軍悉受公則節度,雖蕭穎達宗室之貴亦隸焉。累進征虜將軍、左衛將軍,持節、刺史如故。郢城平,高祖命衆軍即日俱下,公則受命先驅,徑掩柴桑。江州即定,連旌東下,直造京邑。公則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

柳慶遠爲高祖雍州別駕從事[46]。齊方多難,慶遠謂所親曰:"方今天下將亂,英雄畢起,庇民定霸,其吾君乎?"因盡誠協贊。及義兵起,慶遠常居帷幄爲謀主,遷冠軍征

東長史。從軍東下，身先士卒。高祖行營壘，見慶遠頓舍嚴整，每嘆曰："人人若是，吾又何憂。"建康城平，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城內常夜火，禁中驚懼。高祖時居宮中，悉斂諸鑰，問柳侍中何在。慶遠至，悉付之，其見任如此。霸府建，以爲太尉從事中郎。高祖受禪，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加征虜將軍，封重安侯，食邑千戶。

蕭穎達，蘭陵人也，爲西中郎外兵參軍。高祖舉義，爲冠軍將軍。及楊公則等率師隨高祖，曹景宗等圍郢城，穎達會軍於漢口，與王茂攻郢城，陷之。隨高祖平江州。高祖進溧州，使與曹景宗先率馬步進趨江寧，破東昏將李居士，又下東城。建康城平，高祖以穎達爲前軍將軍、丹陽尹。及大論功賞，封穎達吳昌縣侯，邑千五百戶。

鄧元起，字仲居，南郡當陽人也，爲平南中兵參軍。高祖義師東下，爲冠軍將軍，率衆與高祖會于夏口。高祖命王茂、曹景宗及元起等圍郢城，結壘九里。刺史張冲屢戰，輒大敗，乃嬰城固守。齊和帝即位，授節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遷給事黃門侍郎，移鎮南堂，摠西渚軍事。中興元年七月，郢城降，以本號爲益州刺史，仍爲前軍，先定尋陽。及大軍進至京邑，元起築壘於建陽門，與王茂、曹景宗等合長圍，身當鋒鏑。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天監初，封當陽縣侯，食邑一千二百戶。

庾域，字司大。高祖舉義兵，以爲寧朔將軍，領行選，從高祖東下，師次陽口。齊和帝遣御史中丞宗史銜命勞軍，域乃諷史曰："黃鉞未加，非所以摠率侯伯。"史反西臺，即授高祖黃鉞。蕭穎胄既都督中外諸軍事，論者謂高祖應致牋，域爭，不聽乃止。郢城平，域及張弘策議與高祖意同，即命衆軍便下，每獻謀畫，多被納用。天監初，封廣牧縣子。

張弘策爲高祖雍州錄事參軍，帶襄陽令。高祖睹海內方亂，有拯濟之心，密爲儲備，謀猷所及，唯弘策而已。及義師將起，高祖夜召弘策、呂僧珍入宅定議，旦乃發兵，以弘策爲輔國將軍、軍主，領萬人督後部軍事。西臺建，爲步兵校尉，遷車騎諮議參軍。及郢城平，蕭穎達、楊公則諸將皆欲頓軍夏口，高祖以爲宜乘勢長驅，直指京邑，以計語弘策，與高祖意合。又訪寧朔將軍庾域，域又同。乃命衆軍即日上道，沿江至建康[47]。凡磯浦村落，軍行宿次，立頓處所，弘策逆爲圖測，皆在目中。義師至新林，王茂、曹景宗等於大航方戰，高祖遣弘策持節勞勉，衆咸奮厲。是日，仍破朱雀軍。高祖入頓石頭城，弘策屯門禁衛，引接士類，多所全免。天監初，加散騎常侍、洮陽縣侯，邑一千二百戶。（弘策，文獻皇后從父弟。齊明帝建武末，從高祖宿，酒酣，徙席星下，語及時事。弘策因問高祖曰："緯象云何？國家故當無恙。"高祖曰："其可言乎。"弘策因曰："請言其兆。"高祖曰："漢北有失地氣，浙東有急兵祥。今冬初，魏必動，若動則亡漢北。帝今以疾，多異議，上下伺釁[48]，稽部且乘機而作[49]，是以無成，徒驅除耳。明年都邑有大亂，死人過於亂麻，齊之曆數，自兹亡矣。梁、楚、樊、漢當有英雄興。"弘策曰："英雄今何在？爲已富貴，爲草茅？"高祖笑曰："光武有云，'安知非僕'？"弘策起曰："今

夜言，是天意也，請定君臣之分。"高祖曰："舅欲效鄧晨乎？"是冬，魏軍寇新野，高祖將兵爲援，且受密旨，仍代曹武爲雍州。弘策聞之心喜，謂高祖曰："夜中之言，獨當驗矣。"高祖笑曰："且勿多言。"弘策從高祖西行，仍參帷幄，身親勞役，不憚辛苦。及爲高祖雍州錄事參軍，時長沙宣武王罷益州還，仍爲西中郎長史，行郢州事。高祖使弘策陳計於宣武王，弘策因說王曰："昔周室既衰，諸侯力爭，齊桓蓋中人耳，遂能一匡九合，于今稱之。齊德告微，四海方亂，蒼生之命，會應有主。以郢州居中流之要，雍部有戎馬之饒，卿兄弟英武，當今無敵。虎據兩州，三分天下，糾合義兵，爲百姓請命，廢昏立明，易于掌握。如此，則桓、文之業可成，不世之功可建，無爲豎子所敗，取笑身後。雍州揣之已熟，願圖之。"王頗不懌[50]，而無以拒也。）

蔡道恭字懷儉，齊和帝鎮荆州，以爲西中郎中兵參軍、輔國將軍。高祖舉義師于雍州，蕭穎胄以道恭舊將，素著威略，專相委任。遷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參軍，仍轉司馬。中興元年，遷右衛將軍。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邑七百戶。

校勘記

[1]稍，原訛作"稍"，據《宋書・朱齡石傳》改。

[2]檀道濟，宋本作"祇道齊"，《宋書・檀韶傳》作"祇道濟"。

[3]驍騎將軍，原作"騎將"，據《宋書・檀韶傳》改。參看《宋書・檀韶傳》校勘記之八。

[4]南，原作"安"，據宋本及《宋書・檀韶傳》改。

[5]置，宋本作"武"。

[6]鎮軍事，宋本作"鎮軍軍事"。

[7]征，宋本作"伐"。

[8]振，宋本作"震"。

[9]青，原作"晋"，據宋本及《宋書・劉懷慎傳》改。

[10]銓，原作"欽"，據宋本及《宋書・劉懷肅傳》改。

[11]靚，《宋書・劉懷肅傳》作"青"。

[12]仍爲，宋本作"仍偽轉"，"偽"蓋"爲"之訛，"轉"蓋"輔"之訛。《宋書・劉懷肅傳》作"仍爲輔國將軍"。

[13]中，原作"將"，據宋本及《宋書・劉粹傳》改。

[14]"陽"字原脱，據《宋書・劉粹傳》補。

[15]左，《宋書・劉粹傳》作"右"。

[16]率衆，宋本及《宋書・王鎮惡傳》作"請率"。

[17]除，原作"徐"，據《南史・到彦之傳》改。

[18]逵，原作"走"，據宋本及《宋書・胡藩傳》改。

[19]擒，宋本及《宋書・胡藩傳》作"錄"。

[20]平，《宋書・胡藩傳》作"半"。

[21]蘇淫等,宋本及《宋書·胡藩傳》作"蘇淫賊"。

[22]橋,宋本及《宋書·虞丘進傳》作"嶠"。

[23]英,原作"莫",據宋本及《宋書·虞丘進傳》改。

[24]鍾,宋本皆作"鐘"。

[25]藩,宋本作"蕃"。

[26]"南"字原脱,據宋本補。又,薛淵,即薛道淵,《南齊書》避齊高帝蕭道成名諱,省道字,作薛淵。唐修《南史》,又避唐高祖李淵諱,改作薛深或薛道深。

[27]桁,原作"衍",據宋本及《南齊書·陳顯達傳》改。

[28]此句原作"身先士卒率","率"字蓋衍。《南齊書·戴僧靜傳》即無"率"字。宋本作"身先士","率"是"卒"之訛。

[29]"慮"字原脱,據《南齊書·荀伯玉傳》補。

[30]"軍"字原脱,據《南齊書·荀伯玉傳》補。

[31]見,宋本作"覓"。

[32]領仗主,宋本作"領細仗主"。

[33]夜上,宋本作"曉下"。

[34]彭,宋本作"盆"。

[35]溢,宋本作"盆"。下同。

[36]亟,原作"承",據宋本及《南齊書·周山圖傳》改。

[37]緣流,原作"流緣",據宋本及《南齊書·周山圖傳》改。

[38]石,宋本作"玉"。

[39]升,《梁書·沈約傳》作"并"。

[40]至,宋本作"次"。

[41]寡,原作"衆"。據宋本改。

[42]道,宋本作"運"。

[43]"深"之前原有"所"字,蓋是衍文,據宋本删。

[44]授,宋本作"位"。

[45]增,宋本作"曾"。

[46]"祖"字原脱,據《梁書·柳慶遠傳》補。

[47]沿,宋本作"緣"。

[48]伺,原作"同",據宋本改。

[49]稽,原作"諸",據宋本及《梁書·張弘策傳》改。

[50]王,原作"天",據宋本改。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四十五

將帥部（六）

佐命第六

陳杜僧明字弘炤，廣陵人。梁大同中，與周文育竝爲廣州南江督護。盧安興啓與俱行，後安興死，高祖在高要引爲主帥[1]。侯景之亂，隨高祖入援京師。高祖於始興破蘭裕，爲前鋒，擒裕，斬之。又與蔡路養戰於南野，僧明馬被傷，高祖馳往救之，以所乘馬授僧明。僧明乘馬與數十人復進，衆皆披靡，因而乘之，大敗路養。高州刺史李遷仕又據大皐，入贛石以逼高祖，高祖遣周文育爲前軍，與僧明擊走之。遷仕與寧都人劉孝尚并力將襲南康，高祖又令僧明與文育等拒之，相持連戰百餘合，卒擒遷仕，送于高祖軍。及高祖下南康，留僧明頓西昌，督安成、廬陵二郡軍事[2]。梁元帝承制授假節、陵野將軍、新州刺史、臨江縣子[3]，邑三百戶。侯景遣于慶等寇南江，高祖頓豫章，命僧明爲前驅，所向尅捷。高祖表僧明爲長史，仍隨東討。軍至蔡洲[4]，僧明率麾下燒賊水門大艦。及景平，以功除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南兗州刺史，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五百戶，仍領晉陵太守。承聖二年，從高祖北圍廣陵，加使持節，遷通直散騎常侍、平北將軍，餘如故。荆州陷，高祖使僧明率吳明徹等，隨侯瑱西援于江州，病卒。

周文育字景德，義興陽羨人也。廣州監州王勱以爲長流令，勱被代，文育與勱俱下，至大庾嶺，文育辭勱，勱遣之高祖。時高祖在高要，聞其還也，大喜，遣人迎之，厚加賞賜，分麾下配焉。高祖之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爲前軍，克蘭裕，援歐陽頠，皆有功。高祖破蔡路養于南野，文育爲路養所圍，四面數重，矢石雨下，所乘馬死，文育右手搏戰，左手解鞍，潰圍而出。因與杜僧明等相得兵力復進，遂大敗之，高祖乃表文育爲府司馬。李遷仕之據大皐，遣其將杜平虜入贛石魚梁作城。高祖命文育擊之，平虜棄城走，文育據其城。遷仕聞平虜敗，留老弱於大皐，悉選精兵，自將以攻文育，其鋒甚鋭，軍人憚之。文育與戰，遷仕稍卻，相持未解。會高祖遣杜僧明來援，別破遷仕水軍，遷仕衆潰，不敢過大皐，直走新淦。梁元帝授文育假節、雄信將軍、義州刺史。遷仕又與劉孝尚謀拒義軍，高祖遣文育與侯安都、杜僧明、徐度、杜陵築城於白口拒之[5]。文育頻出與戰，遂擒遷仕。高祖發自南康，遣文育將兵五千，開通江路。侯景將王伯醜據豫章，文育擊走之，遂據其城。累前後功，除游騎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封東遷縣侯，邑五

百戶。高祖軍至白茅灣，命文育與杜僧明常爲軍鋒，平南陵、鵲頭城諸城。及至姑熟，與景將侯子鑒戰，破之。景平，授通直散騎常侍，改封南移縣侯，邑一千戶，拜信義太守，累遷南丹陽蘭陵晉陵太守、智武將軍、散騎常侍。高祖誅王僧辯[6]，命文育督衆軍會世祖於吳興，圍杜龕，尅之。又濟江襲會稽太守張彪，得其郡城。及世祖爲彪所襲，文育時頓城北香巖寺，世祖夜往趨之，因共立柵。頃之，彪又來攻之，文育悉力苦戰，彪不能克。既破平彪，高祖以侯瑱據江州，命文育討之。仍除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嚴威將軍、南豫州刺史，率兵襲湓城。未尅，徐嗣徽引齊寇渡江，據蕪湖，詔徵文育還京。嗣徽等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噪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又攻[7]，嗣徽驍將鮑砰獨以小艦殿軍，文育乘單舴艋與戰，跳入砰艦，斬砰，仍牽其艦而還。賊衆大駭，因留船蕪湖，自丹陽步上。時高祖拒嗣徽於白城，適與文育相會。將戰，風急，高祖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當決之。何用古法！"抽槊上馬，馳而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移營幕府山[8]，文育徙頓對之。頻戰功最，加平西將軍，進爵壽昌縣公，并給鼓吹一部。

侯安都字成師，始興曲江人，梁始興內史蕭子範辟爲主簿。侯景之亂，招集兵甲至三千人。高祖援京邑，安都引兵從高祖攻蔡路養，破李遷仕，尅平侯景，竝力戰有功。梁元帝授猛烈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富川縣子，邑三百戶。隨高祖鎮京口，除蘭陵太守。高祖謀襲王僧辯，諸將莫知者，唯與安都定計。仍使安都率水軍自京口趨石頭，高祖自率馬步從江城羅落會之[9]。安都至石頭北，棄舟登岸，僧辯勿之覺也[10]。石頭城北接崗阜，雉堞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于女垣內，衆隨而入，進逼僧辯卧室。高祖大軍亦至，與僧辯戰于廳事前。安都自內閣出，腹背擊之，遂擒僧辯。敬帝紹泰元年，以功授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南徐州刺史。高祖東討杜龕，安都留臺居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寇入據石頭，安都與戰，大敗之。及高祖至，以安都爲水軍，于中流斷賊糧運。又襲秦郡，破嗣徽柵，收其家口并馬驢輜重。得嗣徽所彈琵琶及所養鷹，遣信餉之曰："昨至弟住處，得此，令以相還[11]。"嗣徽等見之，大懼，尋而請和。高祖聽其還北。及嗣徽等濟江，齊之餘軍猶據采石，守備甚嚴，又遣安都攻之，多所俘獲。及爲平南將軍，都督水軍出豫章，助豫州刺史周文育討蕭勃。安都未至，文育已斬勃，并擒其將歐陽頠、傅泰等，唯余孝頃與勃子孜猶據豫章之石頭，作兩城，孝頃與孜各據其一，又多設船艫，夾水陣。安都至，乃銜枚夜燒其艦。文育率水軍，安都領步騎，登岸結陣。孝頃俄斷後路，安都乃令軍士多伐松木，豎柵，列營漸進，頻戰屢尅，孜乃降。孝頃奔歸新吳，請入子爲質，許之。師還，以功進號鎮北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後爲都督南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南豫州刺史，令繼周文育攻余孝勱及王琳將曹慶、常衆愛等。安都自宮亭湖出松門，躡衆愛後。文育爲熊曇朗所害，安都迴取大艦，值琳將周炤、周協南歸[12]，與戰，破之，生擒炤、協。孝勱弟猷率部下四千家欲就王琳，

遇周炤敗，乃詣安都降[13]。又進軍於禽奇洲，破曹慶等，焚其船艦，衆愛奔于廬山，爲村人所殺，餘衆悉平。

吳明徹字通昭，秦郡人。高祖鎮京口，深相要結，明徹乃詣高祖，高祖爲之降階，執手即席，與論當世之務。明徹亦微涉書史經傳，就汝南周弘正學天文、孤虚、遁甲，略通其妙，頗以英雄自許，高祖深奇之。梁元帝承聖二年，授戎昭將軍、安州刺史。紹泰初，隨周文育討杜龕、張彪等，東道平，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南兗州刺史，封安吳縣侯。高祖受禪，拜安南將軍。

胡穎字方秀，吳興東遷人也，其先寓居吳興，土斷爲民。穎偉姿容，性寬厚，梁世仕至武陵國侍郎、東宫直前。出番禺征討，任廣州西江都護[14]。高祖在廣州，穎仍自結高祖，高祖與其同郡，接遇甚隆。及南征交阯，穎從行役，餘諸將帥皆出其下。及平李賁，高祖旋師，穎隸在西江，出兵多以穎留守。侯景之亂，高祖尅元景仲，仍度嶺援臺，平蔡路養、李遷仕，穎皆有功。歷平固、遂興二縣令。高祖進軍頓西昌，以穎爲巴丘縣令，鎮大皐，督糧運。下至豫章，以穎監豫章郡。高祖率衆與王僧辯會於白茅灣，同討侯景，以穎知留府事。梁承聖初，元帝授穎假節、鐵騎將軍、羅州刺史，封漢陽縣侯，邑五百戶。尋除豫章內史，隨高祖鎮京口。齊遣郭元建出關，都督侯瑱率師禦之。高祖選府內驍勇三千人配穎，令隨瑱，於東關大破之。建元三年，高祖圍廣陵，齊人東方老據宿預請降[15]，以穎爲五原太守，隨杜僧明援老，不尅，退還，除曲阿令。尋領馬軍，從高祖襲王僧辯。又隨周文育於吳興討杜龕。梁敬帝紹泰元年，除假節、都督南豫州諸軍事、輕車將軍、南豫州刺史。太平元年，除持節、散騎常侍、仁威將軍。尋兼丹陽尹。高祖受禪，兼左衛將軍，餘如故。

徐度字孝光，安陸人也，世居京師。少倜儻，不拘小節。及長，姿貌瓌偉，嗜酒好博，常使僮僕屠酤爲事。梁始興內史蕭介赴郡，度從之，將領士卒，征諸山洞，以驍勇聞。高祖征交阯，厚禮招之，度乃委質。侯景之亂，高祖尅定廣州，定蔡路養，破李遷仕，計畫多出於度，兼統兵甲，每戰有功。歸至白茅灣，梁元帝授寧朔將軍、合州刺史。侯景平後，追錄前后戰功，加通直散騎常侍，封廣德縣侯，邑五百戶。遷散騎常侍。高祖鎮朱方，除信武將軍、蘭陵太守。高祖遣衡陽獻王平荆州刺史，度率所領從焉。江陵陷，間行東歸。高祖平王僧辯，度與侯安都爲水軍。敬帝紹泰元年，高祖東討杜龕，奉敬帝幸京口，以度領宿衛，并知留府事。徐嗣徽、任約等來寇，高祖與敬帝還都。時賊已據石頭城，市廛居民竝在南路，去臺遙遠，恐爲賊所乘，乃使度將兵鎮于冶城寺，築壘以斷之。賊悉衆來攻，不能尅，高祖尋亦救之[16]，大敗約等。明年，嗣徽等又引齊寇濟江，度隨衆軍破之于郊壇，以功除信威將軍、郢州刺史，兼領吳興太守。尋遷右將軍、領軍將軍、徐州沿江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

歐陽頠爲臨賀內史。當侯景搆逆，高祖入援京邑，將至始興，頠深自結託。蘭裕遣

兵攻頠，高祖援之，裕敗。高祖以王懷明爲衡州刺史，遷頠爲始興內史。高祖之討蔡路養、李遷仕也，頠率兵度嶺以助高祖，及養等平，頠有功。梁元帝承制以始興郡爲東衡州，以頠爲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東衡州諸軍事、雲麾將軍、東衡州刺史，新豐縣伯，邑四百戶。

北齊段榮，五原人也。高祖建義山東，榮贊成大策，爲大行臺右丞、西北道慰喩大使，巡方曉喩，所在下之。高祖南討鄴，留榮鎭信都，仍授鎭北將軍、定州刺史。時攻鄴未克，所須軍資[17]，榮轉輸無闕。高祖入洛，論功封姑臧縣侯，邑八百戶。

斛律金初從後魏爾朱榮爲別將，頻有戰功，爲鎭南大將軍。及爾朱兆等逆亂，高祖密懷興復之計，金與婁昭、庫狄干等贊成大謀，仍從舉義。高祖南攻鄴，留金守信都，領恆、雲、燕、朔、顯五州大都督[18]，委以後事[19]。別討李循，破之。加右光祿大夫。會高祖於鄴，仍從平晉陽，追滅爾朱兆。西魏武帝太昌初，爲汾州刺史，進爵爲侯。

孫騰初爲高祖晉州長史。及起義信都，騰以誠款，常預謀策。又以朝廷隔絶，號令無所歸，不權有所立，則衆將沮散，苦請於高祖，從之，遂立中興主。除侍中，尋加使持節、六州流民大都督、北道大行臺。騰以高祖腹心，入居門下，與斛斯椿同掌機密。椿既生異端，觸塗乖謬，騰深見猜忌，慮禍及己，遂潛將十餘騎馳赴晉陽。高祖入討斛斯椿，留騰行并州事，又使騰爲冀、相、殷、定、滄、瀛、幽、安八州行臺僕射、行冀州事，復行相州事。天平初，入爲尙書左僕射，內外之事，騰咸知之，兼司空尙書令。時西魏遣將寇南兗，詔騰爲南道行臺，率諸將討之。騰性懦怯，無威略，即失利而還。又除司徒，遷太保。騰早依高祖，契闊艱危，勤力恭儉，深見信待。及高祖置之魏朝，寄以心腹。東魏孝靜武定六年薨。文宣天保初，以騰佐命，詔祭告其墓。昭帝皇建中，配享高祖廟庭。

王懷爲第一領民酋長，高祖東出，懷率其部人三千餘家隨高祖于冀州。義旗建，高祖以爲大都督，從討爾朱兆于廣阿，破之，除安北將軍、蔚州刺史。又隨高祖攻鄴，克之。從破四胡于韓陵，進爵爲侯。仍從入洛，拜車騎將軍。又從高祖襲尅西夏州，還爲大都督，鎭下館，除儀同三司。

張保洛初仕後魏，爲揚烈將軍、奉車都尉。後隸高祖，爲都督，從討步蕃。及高祖起義，保洛爲帳內，從破爾朱兆於廣阿。尋遷右將軍、中散大夫。仍以帳內從高祖圍鄴城，既拔，除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從破爾朱兆等于韓陵，因隨高祖入洛，加安東將軍。從高祖破周文帝於邙山，圍玉壁，攻龍門，還留鎭晉州。文襄嗣位，以保洛爲左廂大都督。

薛孤延爲都督，從高祖起義，破爾朱兆於廣阿。因從平鄴，以功轉大都督。從破四胡於韓陵，加金紫光祿大夫。從追爾朱兆於赤谼嶺，除第一領民酋長，累加車騎將軍。從征玉壁，轉鎭州刺史。從破周文帝於邙山，進爵爲縣公。又從高祖討破山胡，西攻玉壁。入爲左衛將軍，改封平秦郡公。延性好酒，率多昏醉，而以勇決善戰，每大軍征討，

常爲前鋒，故與彭、劉、韓、潘同列（臣欽若等曰：彭樂、劉貴、韓軌、潘樂）。

尉長命，太安狄那人[20]，性和厚，有器識。扶陽之亂，寄居太原。及高祖將建大義，長命參計策，從高祖破四胡於韓陵，拜安南將軍。樊子鵠據兗州反，除東南道大都督，與諸軍討平之。轉鎮范陽城，就拜幽州刺史，督安、平二州事。

莫多婁貸文，太安狄那人也。驍果有膽氣，從高祖舉義，擊爾朱兆於廣阿。又從破四胡於韓陵。後從平爾朱兆於赤𢂁嶺，兆窮迫自經，貸文獲其屍，遷左廂大都督。

高昂字敖曹，後魏末爲冀州刺史、大都督，率衆從高祖破爾朱兆於廣阿。又隨高祖討兆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湯、東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高祖曰："高都督純將漢兒，恐不濟事，今當割鮮卑兵千餘人共相參雜，於意如何？"昂對曰："敖曹所將部曲練習已久，前後戰鬭，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協，勝則爭功，退則推罪，願自領漢軍，不煩更配。"高祖然之。及戰，高祖小卻，兆等方乘之，高岳韓匈奴等以五百騎衝其前，斛律敦收散卒，躡其後，昂與蔡儁以千騎自栗園出，橫擊兆軍，兆衆由是大敗。是日微昂等，高祖幾殆。尋加侍中、開府，進爵爲侯，邑七百戶。

韓軌字伯年，太安狄那人，少有志操，性深沉，喜怒不形于色。高祖鎮晉州，引爲鎮城都督。及起兵于信都，軌贊成大策，從破爾朱兆於廣阿。又從破韓陵，封平昌縣侯。仍督中軍，從破爾朱兆于赤𢂁嶺。

後周于謹，自太祖初臨夏州，爲防城大都督、夏州長史。及賀拔岳被害[21]，太祖赴平涼，謹乃言于太祖曰："魏祚陵遲，權臣擅命，群盜蜂起，黔首嗷然。明公仗超世之資，懷濟時之略，四方遠近，咸所歸心，願早建良圖，以副衆望。"太祖曰："何以言之？"對曰："關中秦漢舊都，昔稱天府，將士驍勇，厥壤膏腴，西有巴蜀之饒，北有羊馬之利。今若據其要害，招集英雄，養卒勸農，足觀時變。且天子在洛，逼迫群凶，若陳明公之懇誠，筭時事之利害，請都關右，帝必喜而遷，然後挾天子而令諸侯，奉王命以討暴亂，桓公之業，千載一時也。"太祖大悅，會有勑追謹爲閤內大都督。帝西遷，從太祖征潼關，破迴洛城，授北雍州刺史，進封藍田公。後拜驃騎大將軍、開府。又從太祖拔弘農，破沙苑，又從戰河橋，又從攻邙山。

侯莫陳崇字尚樂，武川人。初爲建威將軍，隨賀拔岳入關討万俟醜奴。及岳被害，崇與諸將同謀迎太祖。從平侯莫陳悅，累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從戰河橋，崇功居多，進位柱國。六宮建，拜大司空。孝閔踐祚，進封梁國公，邑萬戶。

獨孤信，武川人，與太祖鄉里，少相友善。後爲驃騎大將軍，從太祖復弘農，破沙苑，以功除隴右十一州大都督。

楊薦爲驃騎大將軍。初，太祖臨夏州，補薦帳內都督。及平侯莫陳悅，使薦入洛請事。魏孝武授太祖關西大行臺，仍除薦直閤將軍。馮翊長公主嫠居[22]，孝武授意欲歸

諸太祖,乃令武衛元毗喻旨。薦歸白太祖,又遣薦入洛陽請之,孝武即許焉。孝武欲向關中,薦贊成其計。孝武曰:"卿歸語行臺迎我。"太祖又遣薦與長史宇文測出關候接孝武,至長安,進爵淸水縣子。

趙貴,武川人。初爲太祖司馬、車騎大將軍,從太祖復弘農,戰沙苑,拜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又從戰河橋,又從拔玉壁,又從戰邙山,拜柱國大將軍,賜姓乙弗氏。

蔡祐字承先[23],爲都督。時太祖初臨夏州,及侯莫陳悅害賀拔岳,諸將遣使迎太祖,將赴之。夏州首望彌姐元進等陰有異計。太祖微知之,先與祐議執元進。祐曰:"狼子野心,會當反噬,今若執縛,不如殺之。"太祖曰:"汝大快也[24]。"於是召元進等入計事,太祖曰:"隴賊逆亂,與諸人戮力討之。觀諸人輩似有不同者。"太祖微以此言動之,因目祐。祐即出外,衣甲持刀入,瞋目叱諸人曰:"與人朝謀夕異,豈是人也。蔡祐今日必斬二人之頭。"因按劍臨之,舉坐皆叩頭曰:"願有簡擇。"祐乃坐元進而斬之,并其黨竝伏誅,一坐皆戰慄,莫敢仰視。於是與諸將結盟,同心誅悅,太祖以此知重之。謂祐曰[25]:"吾今以爾爲子,爾其父事我。"後從討悅,破之。又從迎魏孝武於潼關,以前後功封長鄉縣伯,邑五百戶。

李穆字顯慶,風神警俊,倜儻有奇節。太祖首建義旗,便委質,釋褐統軍。西魏武帝永熙末,奉迎魏武帝,授都督,封永平縣子,邑二百戶。又領鄉兵,累以軍功進爵爲伯。從太祖擊齊師於邙山,太祖臨陣墮馬,穆突圍而進,授以從騎,潰圍俱出,以故得免。既而與穆相對泣,顧左右曰:"成我事者,其此人乎。"

隋元胄數從周齊王憲征伐,官至大將軍。高祖被召入將,受顧命,先呼胄,次命陶澄,竝委以心腹,常宿卧內。及爲丞相,每典軍在禁中,又引弟威等俱入侍衛。周趙王招知高祖將遷周鼎,乃要高祖就第,趙王引高祖入寢室,左右不得從,唯楊弘與胄兄弟坐於戶側。趙王謂其二子員、貫曰:"汝當進瓜,我因刺殺之。"及酒酣,趙王欲生變,以佩刀子刺瓜,連啗高祖,將爲不利,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趙王呵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叱之使卻。胄瞋目憤氣,抽刀入衛[26]。趙王問其姓名,胄以實對。趙王曰:"汝非昔事齊王者乎?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事意邪[27]?卿何猜警如是?"趙王僞吐,將入後閤,胄恐其爲變,扶令上座,如此者再三。趙王稱喉乾,命胄就廚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逌後至[28],高祖降階迎之,胄與高祖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高祖猶不悟,謂曰:"彼無兵馬,復何能爲?"胄曰:"兵馬悉他家物,一先下手,大事便去。胄不辭死,何益耶?"高祖入座,胄聞屋後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高祖下床,趨而去。趙王將追之,胄以身蔽戶,王不得出。高祖及門,胄自後而至,趙王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及誅趙王,賞賜不可勝計。高祖受禪,進位上柱國,封武陵郡公,邑三千戶,拜左衛將軍,尋遷右衛大將軍。高祖從容曰:"保護朕躬,成此基業,元胄功也。"

李圓通自高祖爲相時爲帥都督，委以心膂。圓通多力勁捷，長於武用。周氏諸王素憚高祖，每伺高祖之隙，圖爲不利，賴圓通獲免者數矣。高祖深感之，由是參預政事。

唐劉弘基，在隋以父𠫊爲右勳侍。大業末，亡命至太原，會高祖鎮太原，因自結託。又察太宗有非常之度，尤委心焉。及太宗將圖義舉，弘基遂募得二千人。王威、高君雅欲爲變，高祖伏弘基及長孫順德於聽事之後，威、雅既及，弘基麾左右執之。又從義師下西河，進攻霍邑。隋將宋老生率衆陣於城外，弘基從太宗擊之，老生敗走，棄馬投塹，弘基麾下斬其首。師至河東，弘基以兵八千人先濟河，進下馮翊，爲渭北道大使，得便宜從事。殷開山爲副。西略地扶風，有衆六萬。南渡渭水，屯于長安故城，威聲大振，耀軍金光門。衛文昇遣兵來戰，弘基逆擊走之，擒甲士千餘人，馬數百匹。高祖大悦，賜馬二十匹。及平京城，功第一。從太宗擊薛舉于扶風，破之，追奔至隴山而反。累拜右領都督，封河間郡公。又從太宗經略東都，戰于瓔珞澗外[29]，破之。師旋，弘基爲殿。隋將段達、張志陣于三王陵，弘基擊敗之。武德元年，拜右驍衛大將軍，以元謀之勳，恕其一死。又從太宗平夏縣，進封任國公。尋從擊劉黑闥于洛州[30]，師旋，授井鉞將軍。又以佐命功，賜眞食九百戶。

盛彦卿隋末爲澄城長。義師至汾陰，率賓客千餘人濟河上謁高祖，拜銀青光禄大夫、行軍摠管。從平京城。俄與史萬寶鎮宜陽，以拒東寇。

盧士良，瀛州刺史士叡之弟，仕隋爲右親衛。大業末，見天下已亂，不求仕進，潛結英豪。及義師西上，與兄士叡同舉兵，得百人，來謁高祖於汾陰，甚蒙接遇，以爲軍頭。擊桑顯和于飲馬泉，敗屈突通于潼關，俱有戰功，位柱國。

錢九隴善騎射，高祖信愛之，常置左右。義兵起，以軍功授金紫光禄大夫。及尅京城[31]，拜左監門郎將。

任瓌字瑋，廬州合肥人。隋仁壽中，爲韓城尉，俄又罷職。及高祖討捕於汾晉，瓌謁高祖於轅門，承制爲河東縣戶曹。高祖將之晉陽，留隱太子建成以託於瓌。義師起，瓌至龍門謁見高祖，謂之曰："隋氏失馭，天下沸騰，吾忝以外戚，屬當重寄，不可坐觀時變。晉陽是用武之地，士馬精強，今率驍雄，以輔國難。卿將家子，深有智謀，觀吾此舉，將爲濟否？"瓌曰："後主殘酷無道，征役不息，天下恟恟，思聞拯亂。天縱神武，親舉義師，所下城邑，秋毫無犯。軍令嚴明，將士用命，關中所在蜂起，惟待義兵，仗大順，從衆欲，何憂不濟？瓌在馮翊積年，人情諳練，願爲一介之使，銜命入關。同州已東，必當款伏。于梁山船濟，直指韓城，進逼郃陽，分取朝邑。且蕭造文吏，本無武略，仰懼威靈，理當自下。孫華諸賊，未有適從，必當相率而至。然後鼓行整衆，入據永豐，雖未得京城，關中故已定矣。"高祖曰："是吾心也。"迺授銀青光禄大夫。遣陳演壽、史大柰領步騎六千，趨梁山渡河，使瓌及薛獻爲招慰大使。高祖謂演壽曰："閫外之事，宜與任瓌籌之。"孫華、白玄度等聞兵且至，果競來降，并具舟于河，師遂利涉。瓌說下韓城縣，與諸

將進擊飲馬泉[32],破之,拜左光祿大夫,留守永豐倉。高祖即位,改授穀州刺史。王世充數率衆攻新安,瓌拒戰破之,以功累封管國公。

姜謩,秦州上邽人。隋大業末爲晉陽長,會高祖留守太原,見謩,深器之。謩退謂所親曰:“隋祚將亡,必有命世大才,以應圖籙。唐公有霸王之才,必爲撥亂之主。”由是深自結納。及大將軍府建,引爲司功將軍。從平霍邑,拔絳郡,監督大軍濟河。時兵士爭渡,謩部勒諸軍,自昏至曉,大軍畢濟,高祖稱嘆之。平京城,除相國兵曹參軍,封長道縣公。時薛舉寇秦隴,以謩西州之望,詔於隴右安撫,承制以便宜從事。謩將行,奏曰:“天人之望,誠有所歸,願早膺圖籙,以寧兆庶。老夫犬馬暮齒,恐先朝露,得一睹昇紫殿,死無所恨。”高祖大悅。謩與竇軌出散關,下河池、漢陽二郡。軍次長道,與薛舉相遇,軌輕敵,爲舉所敗。徵謩還京,拜員外散騎常侍。及平薛仁杲,拜謩秦州刺史。

柴紹矯捷有勇力,尚武任俠,聞于關中。高祖龍潛時,妻之以女[33],即平陽公主也。初,太宗見隋大亂,陰懷濟天下之心,以紹親戚,有武用,告其志事。紹遂間行出河東,與隱太子建成會。既知起義兵,建成謀於紹曰:“追書甚急,恐已起事。隋郡縣連城相接,千有餘里,中間偷路,勢必不全。今欲且投小賊,權以自濟。”紹曰:“不可。追書既急,宜其速去,雖稍辛苦,終當獲全。若投小盜,知君唐公之子,執以爲功,徒然死耳。”建成從之,遂相與走太原。入雀鼠谷,知已起義[34],于是相賀,以紹之計爲得。太宗拜右軍大都督,以紹爲長史,加銀青光祿大夫。及破霍邑,下臨汾,平絳郡,竝先登陷陣。既入關,平陽公主以司竹之軍來會,命紹及馬三寶分統其衆。(時隋將桑顯和來擊,孫華率精騎渡河以援之[35]。紹引軍直掩其背,與史大柰合勢擊之,顯和大敗,因與諸將進下京城。)高祖受禪,拜左衛大將軍。從太宗平薛舉,破宋金剛于雀鼠谷,攻王世充於洛陽,平竇建德于武牢,竝有戰功。

馬三寶,本柴紹之家僮,性狡猾,善調鷹犬。及紹尚平陽公主,三寶給使于皇家。義兵之起也,三寶奉平陽公主遁于司竹,投賊帥何潘仁。潘仁謁公主,以百兵爲主衛,三寶自稱總管,以主之命綏輯群盜,多來歸款,略地鄠杜,有近兵一萬,號爲娘子軍。及義兵濟河,授左光祿大夫。太宗至竹林宮,三寶以衆數萬詣軍門進謁。從平京師,拜大監門率。

何潘仁,西城胡人。父渾邪,通商中國,隋初,始居盩厔,家富於財。潘仁厚自奉養,引致賓客。煬帝時爲幕士,鬱鬱不得志,後嘗犯法,懼罪,遂亡入司竹園中,鳩集亡命,衆至數萬。執隋前尚書左丞李剛爲長史[36],長安以西城邑多爲所破。及義兵起,求得平陽公主而奉之,以應義師。高祖入關,即授上柱國,封盩厔縣公。潘仁馳來謁見,高祖大悅。

姜寶誼,天水人。隋末以軍功致位通議大夫、鷹揚郎將,以其府兵從高祖討捕于太原。及義兵起,授左統軍,平西河[37],下霍邑[38],皆有功焉。累轉光祿大夫,封永安郡

公。武德初，拜武衛大將軍。

劉政會初仕隋，爲鷹揚府司馬。在太原，與晉陽令劉文靜敦叙宗室，亟相往來。及高祖行軍于太原，政會率兵隸於麾下。太宗與文靜謀圖起義，募人既集，王威等懷貳于我，後數日，將大會於晉祠[39]，威及高君雅等謀危高祖。有人以白，太宗既知迫急，欲先事誅之。因遣政會爲急變之書，執詣留守所，告威、君雅二人相與謀反。是日，高祖在衙中，須臾，二人及裴寂相次竝集，俱坐視事。文靜引政會入至庭中，云有密狀，知人欲反，高祖指威等，令取狀看之。政會不肯與，曰："所告者是副留守事，惟唐公得看之爾。"高祖佯驚曰："豈有是乎？"撝政會進覽狀訖，謂二人曰："此人告公事，如何？"君雅起床前，攘袂大吼曰："此是反人，欲殺我也。"時太宗已布列兵馬，圍繞周遍，王威知事不免，因曰："他人誣告，只得聽推逐爾。"文靜遂叱左右引之而下，就拘于別室。既囚威等，竟得舉兵，政會之功也。及大將軍府建，引爲戶曹參軍。從平長安。以佐命元勳，蒙歷任委。

竇琮有武幹，初仕隋佐親衛。大業末犯法，亡命之太原，依于高祖。時太宗方收英傑，與琮有舊，親敬彌篤，出入卧內。將義舉，琮協贊大謀。大將軍府建，以爲統軍，從平西河，破霍邑。拜金紫光祿大夫，封扶風郡公，邑二千戶。尋從劉文靜擊屈突通于潼關。通遣裨將桑顯和來逼文靜，義軍不利。琮與段志玄等力戰久之，隋軍大潰，通遁走，琮率輕騎追至稠桑，獲通而反。進兵東略，下陝縣，拔太原倉。拜右領軍大將軍，賜物五百段。

武士彠初爲晉陽宮留守府司鎧參軍事。義兵將起，高祖陰募勇敢士，遣劉弘基、長孫順德等分統之。副留守王威、高君雅謂士彠曰："弘基等皆背征三衛[40]，所犯不輕，吾欲禁身推覈。"士彠曰："此竝唐公客也。若爾，便大紛紜。"威等由是疑而不發。高祖先令士彠密伏兵於宮城東門外，以防不虞。留守司兵田德平知之，方欲白王威等，士彠遽與德平論利害之機，曰："當分討捕之兵，摠隸唐公，城中募人皆劉晉陽之所統也。高君雅等寄坐耳，須發即起，彼何能爲？"德平遂止。及高祖舉義，執王威、君雅等，士彠以功授正議大夫、大將軍府司錄參軍，并賜物等。武德初，勑宴元勳人等於含章殿，賜酒作樂，散金銀錢頗羅等，任取多少。仍有詔與長孫順德等各恕一死[41]，以彰元勳。累遷工部尚書，歷揚州都督，賜實封八百戶。

楊屯初仕隋[42]，爲鷹揚郎將[43]，遇高祖討捕于太原，屯領部兵于麾下。性謹直，勇於攻戰，高祖甚愛寵之。遇起義，以爲統軍。從太宗擊西河，平霍邑，竝功居最。以佐命元勳，約免一死。歷諸衛大將軍，甚蒙遇任。

長孫順德初仕隋，爲右勳衛，避遼東之役，逃匿于太原，深爲高祖、太宗所親委。時群盜竝起，郡縣各募兵爲備。太宗外以討賊爲名，因令順德與劉弘基等召募，旬日之間[44]，衆至萬餘人，結營於都下[45]，遂誅王威、高君雅等。義兵起，拜統軍，從平霍邑，

破臨汾,下絳郡,俱有戰功。尋與劉文靜擊屈突通於潼關,每戰摧鋒。及通將奔洛陽,順德追及於桃林[46],執通歸京師,仍略定陝縣。高祖即位,拜左驍衛大將軍,封薛國公。

殷嶠初仕隋,爲大谷長。義兵起,召補大將軍府掾,參預謀略,授心腹之寄。累以軍功拜光祿大夫。從隱太子攻尅西河。太宗爲渭北道元帥,引爲長史。時關中群盜往往聚結,衆無適從,令嶠招慰之,所至皆下。又與統軍劉弘基率兵六萬,屯長安故城。隋將衛孝節自金光門出戰,嶠與弘基擊破之。京城平,賜爵陳郡。

段志玄父偃師,隋末爲太原郡書佐。志玄從父在太原,甚爲太宗所接待。義兵起,志玄募得千餘人,授石頭大都督府軍頭。從平霍邑,下絳郡,攻永豐倉,皆爲先鋒,歷遷光祿大夫。後遷鎮軍大將軍,卒。

馬元規,安陸人也。初以隊正從高祖征討,因建義舉,乃仗節山南,下淅、南陽二郡及其屬縣,得兵萬餘人。

校勘記

[1]要,原作“安”,據宋本及《陳書·杜僧明傳》改。

[2]廬,原作“盧”,據宋本及《陳書·杜僧明傳》改。

[3]陵,宋本作“淩”,《陳書·杜僧明傳》作“清”。

[4]洲,原作“州”,據《陳書·杜僧明傳》改。

[5]白,宋本作“百”。

[6]辯,原作“辨”,據宋本及《陳書·周文育傳》改。下同。

[7]又攻,宋本及《陳書·周文育傳》作“反攻”。

[8]幕,宋本作“莫”。

[9]城,宋本及《陳書·侯安都傳》作“乘”。

[10]勿,宋本作“弗”。

[11]令,《陳書·侯安都傳》作“今”,可從。

[12]炤,《陳書·侯安都傳》作“炅”。

[13]“降”字原脱,據《陳書·侯安都傳》補。

[14]《陳書·胡穎傳》無“任”字,當是衍文。

[15]老,宋本同。《陳書·胡穎傳》作“光”。

[16]“尋”字原在“之”之後,據宋本及《陳書·徐度傳》改。

[17]須,原作“領”,據宋本改。

[18]恒,宋本作“常”。

[19]後,原作“從”,據宋本及《北齊書·斛律金傳》改。

[20]太,原作“大”,那,原作“郡”,據宋本及《北齊書》本傳改。下同。

[21]被,原作“破”,據《周書·于謹傳》改。

[22]登,宋本作"鐙",似當作"簦"。

[23]祐,宋本作"祏"。

[24]快,《周書·蔡祐傳》作"決"。

[25]謂,宋本作"乃爲"。

[26]抽,《隋書·元胄傳》作"扣"。

[27]邪,原訛作"林",據宋本改。

[28]逭,原作"迥",據《隋書·元胄傳》改。

[29]澗,《舊唐書·劉弘基傳》作"門"。

[30]洛,《舊唐書·劉弘基傳》作"洺"。

[31]京,原作"平",據宋本改。

[32]進,宋本作"追"。

[33]妻,原作"凄",據宋本改;以,原作"次",據宋本及《舊唐書·柴紹傳》改。

[34]知已,原作"已知",據宋本及《舊唐書·柴紹傳》改。

[35]援,原作"授",據宋本及《舊唐書·柴紹傳》改。

[36]剛,宋本作"綱"。

[37]平,宋本作"下"。

[38]下,宋本作"平"。

[39]祠,原作"陽",據宋本及《舊唐書·劉政會傳》改。

[40]背,原作"從",據宋本及《舊唐書·武士彠傳》改。

[41]各,原作"合",據宋本改。

[42]楊,宋本作"陽"。

[43]揚,宋本作"擊"。

[44]日,宋本作"月"。

[45]都,宋本作"郛"。

[46]"於"字原脱,據宋本補。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四十六

將帥部(七)

佐命第七

梁龐師古,曹州南華人。初以中涓從太祖,性端願,未嘗離左右。及太祖鎮汴,樹置戎伍,始得馬五百匹,即以師古爲偏將軍,援陳破蔡,累有戰功。及朱珍以罪誅,遂用師古爲都指揮使。乃渡淮,餉軍于廬壽,攻滁州,破天長,下高郵,沿淮轉戰,所至克捷。尋伐朱友裕,領軍攻下徐州,斬時溥首以獻。遂移軍伐兗,入中都,寨于梁山,敗朱瑄之衆,襲至壘下,又破朱瑾于清河。從討汝陽,與朱瑄、朱瑾及晉將史儼兒戰于故樂亭,大捷而回。唐昭宗乾寧四年正月,復統諸軍伐鄆,拔之,擒其帥朱瑄以獻,始表爲天平節度留後。尋以功授徐州節度使。後與淮人戰,沒于陣。

霍存,昭州曲周縣人。性驍勇,善騎射,在黄巢中已爲將領。唐僖宗中和四年,太祖大破巢軍于王滿渡。時存與葛從周、張歸霸皆自巢軍來降,太祖宥而納之。其後,破王夏寨,擊殷鐵林,竝在戰中。尋佐朱珍取滑臺,攻淄州,趣博昌[1],皆預戰立功。蔡賊張郅在汴北[2],存以三千人夕犯其營,破之。用本部騎兵敗秦賢軍,殺五千人,連破四寨,盡得其輜重。從討盧塘、張郅,殪萬餘人,存功居多。我軍之圍濮州也,有賊升眺樓大詬,太祖怒甚,召存射之,矢一發而屍殞其下,賞賚甚厚。復佐朱珍擒石璠,破魏師,敗徐戎。又佐龐師古至呂梁,敗時溥二千餘衆,以是累遷官。初,王師渡淮,乏食,不甚利,唯存軍戰有功,淮賊乃引退。太祖之討宿州也,葛從周以水壞其垣,丁會以師乘其墉,存戰壘外,敗其軍,宿人乃降。明年,佐郴王友裕擊時溥于碭山,破之,獲蕃將石君和等五十人。是歲,復與晉軍戰于馬牢川,始入爲前鋒,出則後拒,虜不敢逼,乃渡河襲淇門,殺三十餘人。曹州刺史郭紹賓之來歸也,存以師援之,遂代其任。始朱友裕以大軍伐鄆,臨其壁,既而師陷圍中,以急來告,存領二百騎馳赴,擊退之。太祖喜,拔爲諸軍都指揮使。後與徐、兗之衆合戰於石佛山下,中流矢而卒。

張存敬,譙郡人也,性剛直,有膽勇,臨危無所畏懼。唐僖宗中和中,從太祖赴汴,以其壯節頗見親昵,首爲右騎都尉。從討巢、蔡,凡歷百戰,多於危蹙之間顯有奇略,由是頻立殊效。光啓中,李罕之會晉軍圍張崇夷於盟津,太祖遣丁會、葛從周及存敬同往馳救。存敬引騎軍先犯虜騎,諸軍翼之,虜騎大敗,乃解河南之圍。昭宗大順二年,爲

諸軍都虞候，佐霍存董大軍收宿州，以功奏加檢校兵部尚書。太祖東征徐、兖，存敬屢有俘斬之功，凡受指顧，皆與機會，矢石所及，必以身先。太祖尤加優異，以爲行營都指揮使。後累以戰功除護國將軍留後，移宋州刺史，將之任，卒。

寇彦卿，大梁人也。祖琯，父裔，皆宣武軍牙校。太祖鎮汴，以彦卿將家子，擢在左右。弱冠，選爲通贊官。太祖爲元帥，補元帥府押牙[3]，領洛州刺史[4]。羅紹威將殺牙軍，遣使告于太祖。太祖命彦卿使于魏，密與紹威謀之，竟成其事，彦卿之力也。彦卿身長八尺，隆準方面，語音如鐘，善騎射，好書史，復善伺太祖之旨，凡所作爲，動皆玄合。太祖每言曰："敬翔、劉捍、寇彦卿蓋爲我而生。"其見重如此。太祖有所乘馬，號一丈烏，嘗以賜彦卿。唐天復中，太祖迎昭宗于鳳翔，累與岐軍對陣。時彦卿爲諸道馬步軍都排陣使，常躬擐甲冑，乘其所賜烏馬騁于陣前，太祖目之曰："眞神王也。"昭宗還京，賜迎鑾毅勇功臣，改邢州刺史。尋遷亳州團練使。太祖受禪，授華州節度使。

葛從周，濮州鄄城人。從周少豁達，有智略。初入黄巢軍，漸至軍校。唐僖宗中和四年三月，太祖大破黄巢於王滿渡，從周與霍存、張歸霸昆弟相率來降。七月，從太祖屯兵於西華，破蔡賊王夏寨。太祖臨陣馬踣，賊衆來追甚急。從周扶太祖上馬，與賊軍格鬬，傷面，矢中于肱，身被數鎗，奮命以衛太祖。賴張延壽回馬轉鬬，從周與太祖俱免。退軍溵水，諸將竝削職，唯擢從周、延壽爲大校。其後入長葛、靈井，大敗蔡賊，至斤溝、淝河，殺鐵林三千人，獲九寨都虞候王涓。太祖遣郭言募兵於陝州，有黄花子賊據於溫谷，從周擊破之，又破秦賢之衆於滎陽。尋佐朱珍收兵於淄、青間。時兖州齊克讓軍於任城，從周破之，擒其將吕全眞。淄人不受制，復與之戰，獲其驍將鞏約。會青州以步騎萬餘人列三寨于金嶺，以阨要害。從周與朱珍戰[5]，大殲其衆，虜其將楊昭範五人而還。至太原[6]，不解甲，徑至板橋擊蔡賊，破盧塘寨，塘自溺而死。又于赤岡殺蔡軍二萬餘人。從討謝殷于亳州，擒之。迴襲曹州，虜刺史丘弘禮以歸。與兖、鄆軍遇於臨濮之劉橋間，殺數萬人，朱瑄、朱瑾僅以身免，擒都將鄒務卿以下五千人。從太祖至范縣，復與朱瑄戰，虜尹萬榮等三人，遂平濮州。未幾，與朱珍擊蔡賊於陳、亳間，獲都將石璠。文德元年，魏博軍亂，樂從訓來告急，從太祖渡河，拔黎陽、李固、臨河等鎮，至內黄，破魏軍萬餘衆，獲其將周儒等十人。李罕之引并人圍張全義於河陽，從周與丁會、張存敬、牛存節率兵赴援，大破并軍，殺蕃漢二萬人，解河陽之圍，以功，表授檢校工部尚書。從朱珍討徐州，拔豐縣，敗時溥於吴康，得其輜重，加檢校刑部尚書。佐龐師古討孫儒於淮南，略地至廬、壽、滁等州，下天長、高郵，破邵伯堰。迴軍攻濠州，殺刺史魏勳，得餉船十艘。昭宗大順元年八月，并師圍潞州。太祖遣從周率敢死之士，夜銜枚犯圍而入。會王師不利於馬牢川，即棄上黨而歸。其年十二月，與丁會諸將討魏州，連收十邑。明年正月，大破魏軍于永定橋，魏軍五敗，斬首萬餘級。十月，佐丁會攻宿州。從周壅水灌其城，刺史張筠以郡降。從討兖州，破朱瑾之軍於馬溝。景福二年二

月，與諸將大破徐、兗之兵於石佛山。八月，與龐師古同攻兗州。乾寧元年三月，軍至新太縣，朱瑾令都將張約、李胡椒帥三千人來拒戰。師古遣從周、張存敬掩襲，生擒張約、李胡椒等都將數十人。二年十月，圍兗州，兗人不出，從周詐揚言并人、鄆人來救，即引軍趨高吳，夜半潛卻歸寨[7]。朱瑾果出兵攻外壕，我軍士突出，掩殺千餘人，生擒都將孫漢筠。從周累立戰功，自懷州刺史歷曹、宿二州刺史，累遷檢校左僕射。三年五月，并帥以大軍侵魏[8]，遣其子落落率二千騎屯洹水。從周以馬步二千人擊之，殺戮大盡，擒落落于陣，并帥號泣而去。遂自洹水與龐師古渡河擊鄆。四年正月，下之。從周乘勝伐兗州，朱瑾出師在徐境，其將康懷英以城降，以功授兗州留後、檢校司空。復領兵萬餘人渡淮討楊行密，至濠州，聞龐師古清口之敗，遽班師。光化元年四月，率師經略山東。時并帥以大軍屯邢洺，從周至鉅鹿與并軍相遇，大破之，并帥遁走。我軍追襲至青山口，數日之內，邢、洺、磁三州連下，斬首二萬級，獲將吏一百五十人，即以從周兼領邢州留後。十月，復破并軍五千騎于張公橋。晉將李嗣昭急攻邢州，陣于城外，從周大破之，擒蕃將賁金鐵、慕容騰等百餘人。二年春，幽州劉仁恭率軍十萬寇魏州，屠其郡[9]。從周自邢臺馳入魏州，燕軍突上水關，攻館陶門。從周與賀德倫率五百騎出戰，謂門者曰："前有敵，不可返顧。"令闔其門。從周等極力死戰，大破燕人，擒都將薛突厥、王郾郎等。翊日，破其八寨，追擊至臨清，劉仁恭走滄州。從周受宣義軍司馬。五月，并人討李罕之於潞州，太祖以丁會代罕之，令從周馳入上黨。七月，并人陷澤州。太祖召從周，令賀德倫守潞州，德倫等尋棄城而歸。三年四月，領軍討滄州，先攻德州，下之。及進攻浮陽，幽州劉仁恭大舉來援。時都監蔣玄暉謂諸將曰："吾王命我護軍[10]，志存攻取[11]。今燕師來赴，不可外戰，當縱其入壁，聚食困廩，力屈糧盡，可取也[12]。"從周對曰："兵在機，機在上將，非督護所言也。"乃令張存敬、氏叔琮守其寨[13]。從周逆戰于乾寧軍老鴉堤，大破燕軍，斬首三萬，獲將佐馬愼交已下百餘人，奪馬三千匹。八月，并人攻邢、洺，從太祖破之。從周追襲至青山口，斬首五千級，獲其將王郃郎、楊師悅等，得馬千匹，表授檢校太保兼徐州兩使留後，尋爲兗州節度使。天復元年三月，與氏叔琮討太原，從周以兗、鄆之衆自土門路入，與諸軍會於晉陽城下，以糧運不給，班師。頃之，從周染疾。會青山將劉鄩陷兗州，太祖命從周討之，遂力疾臨戎。三年十一月，鄩舉城降，以功授檢校太傅。後致仕。

張歸霸，清河人。歸霸少倜儻，好兵術。唐僖宗乾符中，寇盜蜂起，歸霸率昆弟三人棄家投黃巢，頗以勇略聞。巢陷長安，遂署爲左番功臣。中和中，巢領徒走宛丘，時太祖在汴，奉詔南討，巢黨日尅，歸霸昆仲與葛從周、李讜等相率來降，尋補宣武軍劇職。光啓二年，與蔡將張存戰于盧氏。三年夏，又與蔡將盧塘戰于雙丘，復與秦宗賢戰于萬勝，皆敗而殲之。翌日，秦宗權遣將張郅來寇[14]，列寨於赤堈。一日，出騎將校勝，歸霸爲飛弋所中，即拔馬卻逸，控弦一發，賊洞頸而墜，遂兼騎而還。太祖時于高丘下

瞰，備見其狀，面加賞激，厚以金帛及所獲馬錫之。又嘗被命以控弦之士五百人伏于壕內。太祖統數百騎稍逼其寨，蔡人果以銳士麾壘來追。歸霸發伏兵，掩殺千餘人，奪馬數十匹。尋奏授檢校左散騎常侍。其後從太祖伐鄆，副李唐賓渡淮，咸著奇績。文德初，大軍臨蔡州，賊將蕭顥來斫寨，歸霸與徐懷玉各以所領兵自東南二扉分出，合勢殺賊，蔡人大敗。及高祖整衆離營，寇塵已息。太祖召至，賞之曰："昔耿弇不俟光武擊張步，言不以賊遺君父，弇之功，爾其二焉。"昭宗大順中，郭紹賓拔曹州，歸霸提兵數千守之。俄而朱瑾統大軍自至，歸霸與丁會逆擊之于金鄉，瑾大敗，擒賊將宋江等七十餘人[15]，曹州以寧。明年，破濮州，生擒刺史邵儒。又佐葛從周與晉軍戰于洹水，生擒克用愛子落落。復與燕人戰於內黃，殺仁恭兵三萬餘衆。戎績超特，居諸將之右，累官至檢校左僕射。光化二年，權知邢州事。明年春，李嗣昭以蕃漢五萬來寇。歸霸堅壁設備，晉軍不敢顧其城，遂移軍攻洺州，陷焉。時太祖在滑，頗慮邢之失守。及葛從周復洺水，嗣昭北遁，歸霸出兵襲之，殺二萬餘衆。捷至，賞賜殊等。旋以功奏加檢校司空。天祐初，遷萊州刺史，秩滿，授左衛上將軍，又除曹州刺史。其秋，加檢校司徒，副劉知俊禦邠、鳳之寇，敗之。太祖受禪，拜右龍虎統軍。

楊師厚，潁川斤溝人也。初爲李罕之部將，以猛決聞，尤善騎射[16]。及罕之敗，退保澤州，師厚與李鐸、何絪等來降[17]，太祖署爲忠武軍牙將。繼歷軍職，累遷檢校右僕射，表授曹州刺史。唐昭宗天復二年，從太祖迎昭宗於岐下。李茂貞以勁兵出戰[18]，爲師厚所敗。及王師範以青州叛，太祖遣師厚率兵東討。時淮賊王景仁以衆二萬來援師範，師厚逆擊，破之，追至輔唐縣，斬首數百級。授齊州刺史。將之任，太祖急召見於鄆西境，遣師厚率步騎屯于臨朐，而聲言欲東援密川，留輜重於臨朐。師範果出兵來擊。師厚設伏於野，追擊至聖王山，殺萬餘衆，擒都將八十人。未幾，萊州刺史王師誨以兵救師範，又大敗之。自是師範不復敢戰。師厚移軍寨於城下，師範力屈，竟降。三年二月，加檢校司徒、徐州節度使。天祐元年，加諸軍行營馬步都指揮使。二年八月，太祖討趙匡凝於襄陽[19]，命師厚統前軍以進，趙匡凝嚴兵以備。師厚至穀城西童山，刊木造浮橋，引軍過漢水。一戰，趙匡凝敗散，攜妻子沿漢遁去。翌日，表師厚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即令南討荆州留後趙匡明[20]，亦棄軍上峽。不浹旬，併下兩鎮，乃正授襄州節度使。太祖受禪，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

牛存節，青州博昌人也。本名禮，太祖改而字之。少以雄勇自負。唐僖宗乾符末，鄉人諸葛爽爲河陽節度使，存節往從之。爽卒，存節謂同輩曰："天下洶洶，當擇英主事之，以圖富貴。"遂歸于太祖。初授宣義軍小將。屬蔡寇至金堤驛，犯酸棗、靈昌，存節日與之鬬，凡二十餘往，每往必執俘而還，前後斬首二十餘級[21]，獲孳畜甚衆。太祖擊蔡賊于板橋、赤堈、酸棗門、封禪寺、枯河北，存節皆預其行。與諸將於濮州南劉橋、范縣大破鄆衆，自此深爲太祖獎遇。文德元年夏，李罕之以兵圍張宗奭於河陽，太祖遣存

節率軍赴之。屬歲歉,饋餉不至,村民有儲乾椹者,存節以器用、錢帛易之,以給軍食。大破賊於淇河[22],罕之引衆北走。又預討徐、宿有功。及討河北,存節前鋒,下黎陽,收臨河,至內黃,四以兵千餘人當魏人萬二千衆,大破其陣,僵仆蔽野。太祖深所嘆激,謂有神兵之助。昭宗大順元年,改滑州左右廂牢城使。與諸將討時溥[23],累破賊軍。景福元年秋,改遏後都指揮使。攻濮之役,領軍先登,遂拔其壘。二年四月,下徐州,梟時溥,存節力戰,其功居多。乾寧三年夏,太祖東討鄆州,存節領軍次故樂亭,扼其要路。都指揮使龐師古屯馬頰,存節密與都將王言謀入鄆壘。十二月,存節遣王言夜伏勇士於州西北,以船踰濠,舉梯登陴。旣而王言不克入,存節獨率伏軍負梯轒破其西壅城,奪其濠橋,諸軍俱進。四年正月,陷其城,尋與葛從周降下兗州。其年秋,大舉以伐淮南,至濠州東,聞前軍失利于青口[24],諸軍退至泙河[25],無復隊伍。存節遏其後,與諸將大騎步鬬[26],諸軍稍得濟。收合所部并敗兵共八千餘人,至于淮涘,時不食已四日矣。存節訓勵部分,以禦追寇,遂得旋師。五年,除濠州刺史[27],俄遷宣武軍都指揮使,改宿州刺史。明年,淮賊大至彭城。存節乃以部下兵夜發,直趣彭門。淮人訝其神速,震恐而退,諸將服其智識。光化二年,罷歸,復爲左衙都將兼馬步教練使[28]。天復元年,授潞州馬步都指揮使,法令之整,士庶安之。及追赴行在,士卒泣送者不絕於道。加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司空,改滑州左衙步軍指揮使,知邢州軍州事。天祐元年,授邢州團練使。時州兵未及二百人,晉人知之,以大軍來寇。太祖在鄴,發長直兵二千人赴援。存節率壯健出鬬[29],以家財賞激戰士。并軍急攻之,七日不能克而去。太祖召至,勞慰久之,厚賚金帛鞍馬。冬,罷郡[30],署爲元帥府左都押牙[31]。四年,太祖受禪,除右千牛衛上將軍。

王彥章,鄆州壽張縣人也。彥章少從軍,隸太祖帳下,以虓勇聞。稍遷軍職,累典禁兵。從太祖征討,所至有功,嘗持鐵槍衝堅陷陣,敵人畏之,目之爲王鐵槍。開平二年十月,自開封府押牙左親從指揮使授左龍天軍使。三年,轉左監門衛上將軍,依前左龍驤軍使。

徐懷玉,本名琮,亳州焦夷縣人。少以雄傑自任,隨太祖起軍。唐僖宗中和末,從赴大梁。光啓初,蔡寇屯金堤驛,懷玉將輕騎連破之,由是累遷親從副將,改左長劍都虞候。又從破蔡賊於板橋,收秦宗權八寨。文德初,同諸將解河陽之圍,復從破徐、宿。乾寧中,太祖賜名懷玉。又破朱瑾於金鄉南,擒宋江以獻[32]。龐師古失利于淸口,懷玉獨完軍以退。光化初,轉滑州右都押牙兼右步軍指揮使,俄奏授沂州刺史。頃之,王師範以青州叛,屢出兵侵軼,懷玉擊退之。天復三年,轉齊州防禦使,從大軍迎駕于岐下,歸署華州觀察留後一年,復領所部兵戍雍州。尋召赴河中,補晉、絳、同、華五州馬步都指揮使。天祐三年,授左羽林統軍,轉右龍虎統軍,領六軍之士赴澤州。尋爲晉軍所攻,晝夜衝擊,穴地而入之,玉率親兵逆殺於隧中[33],晉人遂退。開平元年,授曹州刺史。

劉捍，開封人。少爲牙職。太祖初鎮夷門，以捍聰敏，擢副典客。唐僖宗中和四年夏，太祖以朱珍爲淄州刺史，令收兵於淄、青間，命捍監其兵，路逢大敵，皆破之。入博昌，獲精兵三萬以歸。四月，合大軍敗蔡賊秦宗賢數萬衆於汴西。文德元年十一月，蔡將申叢折、宗權足納款于太祖，使捍奏其事，加兼御史大夫[34]。光化三年六月，太祖北伐鎮、定，至恆山，而王鎔危慴，送款於太祖，命捍入壁門傳諭。時兩軍未整，守門者戈戟千匝，捍馳騎而入，竟達其命。又移師次中山[35]，至懷德驛，大破定人五萬衆。王處直乞降，捍復單馬入州，安撫而迴。太祖迎昭宗于岐下，以捍爲親事指揮使。天復三年正旦，宋文通令客將郭啓奇使於太祖，命捍復命。昭宗聞其至，即召見，詢東兵之事，仍以錦服、銀鞍勒馬賜之。翌日，授登州刺史。昭宗還京，改常州刺史，賜號迎鑾毅勇功臣。四月，太祖伐王師範於青州，改左右長直都指揮使。天祐三年正月，授宋州刺史。太祖受禪，授左龍虎統軍兼元從親軍馬步都虞候。

朱珍，徐州豐縣雍鳳里人也。太祖初起兵，珍與龐師古、許唐、李暉、丁會、氏叔琮、鄧季筠、王武等八十餘人，以中涓從，摧堅陷陣，所向盪決。及太祖鎮汴，領招討使，署珍爲宣武右職。唐僖宗光啓元年，署諸軍都指揮使，始爲上將。太祖令珍募兵，至乾封，與淄人戰于白草口，敗之。青人以步騎三萬[36]，列三寨於金嶺驛，珍與戰，連破之，殲其師，盡獲軍器戎馬。是夕，攻博昌，大獲兵衆而還。其後破盧塘、張郅及朱瑄、朱瑾之衆[37]，平定曹、濮，未嘗不在戰中。梁山之救，珍以踏白騎士入陳、亳間，以邀蔡人，遂南至斤溝，破淮西石璠之師三萬人[38]，虜璠以獻。珍旋師自亳北趣靜戎，濟舟于滑，破黎陽、臨河、李固三鎮，軍于內黃，敗樂從訓萬餘人。分命聶金、范居實略澶州，與魏師遇于內黃。魏軍有豹子軍二千人，戮之無噍類，威振河朔。復攻淮西。至上蔡[39]，夾河而寨，敗賊將蕭皓之衆[40]，皆擁于河溺死之。進軍蔡州，營其西。既破羊馬垣，遇雨班師。珍以兵援劉贇，赴楚州，至襄山南，遇徐戎扼其路，珍乃攻豐，下之。時溥乃以全師會戰于豐南吳康里，珍敗其三萬餘衆。及蔡賊平，珍比諸將功居多。昭宗龍紀初，與諸將屯於蕭縣，以禦時溥。及太祖往蕭縣，珍率將校迎謁。

氏叔琮，尉氏人。唐末應募爲騎軍，初隸于龐師古，爲伍長。叔琮壯勇沉毅，膽力過人。太祖討巢、蔡於陳、許間，叔琮奮擊，首出諸校，太祖壯之，自行伍間擢爲後院馬軍都將。時東伐徐、鄆，多歷年所，叔琮身當矢石，奮不顧命，觀者許焉。累遷爲指揮使，尋奏授宿州刺史、檢校左僕射。

鄧季筠，宋州下邑人也。少入巢軍，隸于太祖麾下。及太祖鎮汴，首署爲牙將，主騎軍。伐鄆之役，生擒排陣將劉矯以獻。

康懷英，兖州人。太祖素聞其名，得之甚喜，尋署爲軍校。唐昭宗光化元年秋，從氏叔琮伐襄漢，懷英以一軍攻下鄧州。三年，從征河朔，佐張存敬敗燕軍于易水之上。天復元年冬，太祖率師迎昭宗于鳳翔。時李茂貞遣大將符道昭領兵萬餘屯武功以拒太

祖[41],太祖命諸將擊之,以懷英爲前鋒,領衆先登,一鼓而大破之,虜甲士六千餘人,奪馬二千匹。翌日,太祖方至,顧左右曰:"邑名武功,今首殲逆黨,眞武功也。"乃召懷英,大加奬激,仍以駿馬、珍器賜之。二年四月,符道昭復領大軍屯於虢縣之莫谷[42]。其建寨之所,前臨巨澗,後倚峻阜,險不可升。太祖遣懷英提騎數千急擊之。道昭以懷英兵寡,有俯視之意,乃率甲士萬人絕澗以挑戰。懷英始以千騎交鬬,戰酣,發伏以擊之,岐軍大敗。秋八月,鄜帥李周彝屯軍於三原,以援鳳翔。太祖命懷英討之,周彝拔軍而遁。追至黎園,因攻下翟州,擒其守來獻。俄而岐軍屯奉天,太祖令懷英寨于岐軍之東北,以備敵人。一夕,岐軍大至,急攻其營。懷英以夜中不可驚動諸軍,獨以三千餘人抗數萬之衆,自乙夜至四鼓,身被十餘槍,岐軍不勝而退。昭宗還京,賜迎鑾毅勇功臣。是歲,淮人聞青、兗之叛,遣兵數萬以寇宿州。太祖命懷英馳騎以救之,淮人遁去,即以懷英爲權知宿州刺史。天祐三年冬,佐劉知俊破邠、鳳之衆五萬于美原,收十五餘寨,乘勝引軍攻下鄜州,以功授陝州節度使。太祖受禪,加檢校太保。

郭言,太原人也,家于南陽新野。少以力穡養親,鄉里稱之。唐僖宗廣明中,黃巢擁衆西犯秦、雍,言爲巢黨所執。後從太祖赴汴,初爲騎軍,繼有戰功,後擢爲裨校。言性剛直,有權略,勤于戎事,或以家財分給將士之貧者,由是頗得士心。屢將兵與蔡寇戰于浚郊,每以少擊衆,出必勝歸。太祖嘉其勇果,謂賓佐曰:"言乃吾之虎侯也。"時秦宗權支黨數十萬,太祖兵不過數千,每恨其寡,與之不敵。一日,命言董數千人,越河、洛,趨陝、虢,招召丁壯,以實部伍。言夏往冬旋,得銳士萬餘,遂遷步軍都將。自是隨太祖掩襲蔡寇,斬獲掠奪,不可勝計。宗權以玆敗北,太祖盡收其地。因命言將兵導達貢奉,以安郵傳,自汴、鄭迄於潼關,去姦恤弱,甚得其所。光啓中,僖宗以太祖兵威日振,命兼領揚州節度使。太祖遣幕吏李璠領兵赴淮揚[43],以制置爲名。時言爲李璠前鋒,深入淮甸,破盱眙而還。梁祖東伐徐、鄆,言將偏師,略地千里。頻逢寇敵,言出奇決戰,所向皆捷,大挫東人之銳。太祖錄其績,以"排陣斬斫"之號委之。尋表爲宿州刺史、檢校右僕射。于時徐、宿兵鋒日夕相接,控扼偵邏,以言爲首。

劉康乂,壽昌安封縣人也。以農桑爲業。唐僖宗乾符中,關東群盜竝起,江、淮間徧罹其酷,因爲巢黨所掠。康乂沈默有膂力,善用矛槊,然不樂爲暴。中和三年,從太祖赴鎮,委以心腹。康乂枕戈擐甲,夷險無憚。其後累典親軍,襲巢破蔡,斬獲尤多,累以戰功遷元從都將。從太祖連年攻討徐、兗、鄆,所向多捷,尤善於營壘,充諸軍壕寨使。及太祖盡下三鎮,議其功,奏加檢校右僕射,兼領軍衛。

范居實,絳州翼城人。事太祖,初爲隊將軍[44],從討巢、蔡有功。又從朱珍收滑州,改左廂都虞候[45]。預破兗、鄆功,遷感義都頭、鄭州馬軍指揮使。幽州劉仁恭舉衆南下,寇魏郡北鄙,居實與葛從周、張存敬率兵救魏,大破幽、滄之衆於內黃。太祖迎昭宗於岐下,以居實爲河中馬軍都指揮使。及昭宗還京,賜迎鑾毅勇功臣,遙領錦州刺史,

又遷左龍驤馬軍都指揮使。從征淮南迴，改登州刺史，轉左神勇軍使。開平元年，用軍於潞州，命居實統軍以解州之圍[46]，授耀州刺史，令以郡兵屯固鎮。尋除澤州刺史。居實拳勇善戰，頗立軍功。

校勘記

[1]趣，《舊五代史·梁書·霍存傳》作“取”；博，原本作“傳”，據新、舊《五代史·梁書·霍存傳》改。

[2]郢，《舊五代史·梁書·霍存傳》作“睲”。

[3]“補元帥”三字原脱，語意不周，據《舊五代史·梁書·寇彦卿傳》補。

[4]洛，《舊五代史·梁書·寇彦卿傳》作“洺”。

[5]戰，《舊五代史·梁書·葛從周傳》無此字，疑是衍文。

[6]原，《舊五代史·梁書·葛從周傳》作“梁”。

[7]潛卻，《舊五代史·梁書·葛從周傳》作“卻潛”。

[8]帥，原作“師”，據《舊五代史·梁書·葛從周傳》改。下略。

[9]其，《舊五代史·梁書·葛從周傳》作“貝”。

[10]吾，原作“吳”，據《舊五代史·梁書·葛從周傳》改。

[11]存，《舊五代史·梁書·葛從周傳》作“在”。

[12]可取也，《舊五代史·梁書·葛從周傳》作“必可取也”。

[13]琮，原作“宗”，據下文及《舊五代史·梁書·葛從周傳》改。

[14]郢，《舊五代史·梁書·張歸霸傳》作“睲”。

[15]宋，《舊五代史·梁書·張歸霸傳》作“宗”。

[16]尤，原作“光”，據《舊五代史·梁書·楊師厚傳》改。

[17]綱，《舊五代史·梁書·楊師厚傳》作“綑”

[18]真，《舊五代史·梁書·楊師厚傳》作“貞”。

[19]趙匡凝，原作“趙凝”，據《舊五代史·梁書·楊師厚傳》改。下同。

[20]趙匡明，原作“趙明”，據《舊五代史·梁書·楊師厚傳》改。

[21]十，原本作“千”，據《舊五代史·梁書·牛存符傳》改。

[22]淇，《舊五代史·梁書·牛存節傳》作“淠”。

[23]“與”字原缺，據《舊五代史·梁書·牛存節傳》補。

[24]青，《舊五代史·梁書·牛存節傳》作“清”。

[25]泙，《舊五代史·梁書·牛存節傳》作“淠”。

[26]與諸將大騎步鬬，《舊五代史·梁書·牛存節傳》作“諸將釋騎步鬬”。

[27]濠，《舊五代史·梁書·牛存節傳》作“亳”。

[28]衙，原作“衝”，據《舊五代史·梁書·牛存節傳》改。下略。

[29]鬬，原作“門”，據《舊五代史·梁書·牛存節傳》改。

[30]郡,《舊五代史・梁書・牛存節傳》作“軍”。

[31]牙,《舊五代史・梁書・牛存節傳》作“衙”。

[32]宋,《舊五代史・梁書・徐懷玉傳》作“宗”。

[33]玉,原作“王”,據《舊五代史・梁書・徐懷玉傳》改。

[34]“兼”之後原衍“察”字,據《舊五代史・梁書・劉捍傳》删。

[35]次,《舊五代史・梁書・劉捍傳》作“以攻”。

[36]三,《舊五代史・梁書・朱珍傳》作“二”。

[37]塘,《舊五代史・梁書・朱珍傳》作“瑭”。郅,《舊五代史・梁書・朱珍傳》作“晊”。琮,《舊五代史・梁書・朱珍傳》作“瑄”。

[38]三,《舊五代史・梁書・朱珍傳》作“二”。

[39]上,《舊五代史・梁書・朱珍傳》無此字。

[40]“賊”字原缺,據《舊五代史・梁書・朱珍傳》補。

[41]真,《舊五代史・梁書・康懷英傳》作“貞”。

[42]莫,《舊五代史・梁書・康懷英傳》作“漠”。

[43]淮,《舊五代史・梁書・郭言傳》作“維”。

[44]軍,《舊五代史・梁書・范居實傳》無此字。

[45]候,原作“侯”,據《舊五代史・梁書・范居實傳》改。

[46]解州之圍,《舊五代史・梁書・范居實傳》作“解澤州之圍”。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四十七

將帥部(八)

佐命第八

後唐李嗣昭,武皇母弟代州刺史克柔之假子也。小字進通,不知族姓所出。少從征伐,精練軍機。唐昭宗乾寧四年,爲衙內都將[1],援河中,敗汴軍於胡壁堡,擒汴將滑禮。及王珂請婚於武皇,武皇以女妻之,珂赴禮會於太原,以嗣昭權典河中留事。李罕之襲我潞州也,嗣昭率師攻潞,與汴將丁會戰于含口,俘獲三千,執其將蔡延恭,代李君慶爲蕃漢馬步行營都將。進攻潞州,遣李存質、李嗣本以兵扼天井關。汴將澤州刺史劉玘棄城而遁,乃以李存璋爲刺史。梁祖聞嗣昭之師大至,召葛從周謂曰:"并人若在高平,當圍而取之,先須野戰,勿以潞州爲敵。"及聞嗣昭軍韓店,梁祖曰:"進通扼八議路,此賊決與我鬭,公等臨事制機,勿落姦便。"賀德倫閉壁不出,嗣昭日以鐵騎環城,汴人不敢芻牧,援路斷絶。八月,德倫、張歸厚棄城遁去,遂復取潞州。光化三年[2],汴人攻滄州,劉仁恭求救,遣嗣昭出師邢、洺以應之。嗣昭遇汴軍於沙河,擊敗之,獲其將胡禮。進攻洺州,下之,獲其郡將朱紹宗。九月,梁祖自率軍三萬至臨洺,葛從周設伏於青山口。嗣昭聞梁祖斂軍而退[3],從周伏兵發,爲其所敗,偏將王部郎、楊師悦等被擒[4]。十月,汴人大寇鎮、定,王部告急於武皇,乃遣嗣昭出師,下太行,擊懷、孟。汴將侯言守河陽[5],不意嗣昭之師至,既無守備,驅市人登城。嗣昭攻其北門,破其外垣,俄而汴將閻寶救軍至,乃退。天復元年,河中王珂爲汴軍所虜,河中晉、絳諸郡皆陷。四月,汾州刺史李瑭謀叛,納款於汴,嗣昭討之,三日而拔,斬瑭。是月,汴人初得蒲、絳,乃大舉諸道之師來逼太原。汴將葛從周陷承天軍,氏叔琮營洞渦驛。太原四面,汴軍雲合,武皇憂迫,計無從出。嗣昭朝夕選精騎分出諸門,掩擊汴營,左俘右斬[6],或燔或擊,汴軍疲於奔命。又屬霖雨,軍多腫痢,糧運不繼。五月,氏叔琮引退,嗣昭以精騎追之。汴軍乃棄輜重兵仗萬計。六月,嗣昭出師陰地,攻慈、隰,降其刺史唐禮、張瓌。是時,天子在鳳翔,汴人攻圍,有密詔徵兵。十一月,嗣昭出師晉、絳,屯吉上堡,與汴將王友遇於平陽[7],一戰擒之。明年正月,嗣昭進營蒲縣。十八日,汴將朱友寧、氏叔琮將兵十萬來拒。二十八日,梁祖自率大軍至平陽,嗣昭之衆大恐。三月十一日,有白虹貫周德威之營,候者云不利,宜班師。翌日,氏叔琮犯德威之營,汴軍十餘萬,列陳四合,德

威、嗣昭血戰解之,乃保軍而退,汴軍因乘之。時諸將潰散,無復部伍,德威引騎軍循西山而遁,朱友寧乘勝陷慈、隰、汾等州。武皇聞其敗也,遣李存信率牙兵至清源應接,復爲汴軍所擊。汴軍營於晉祠,嗣昭、德威收合餘衆,登城拒守。汴人治攻具於西北隅,四面營柵相望。時鎮、定、河中皆爲梁有[8],孤城無援,師旅敗亡。武皇晝夜登城,憂不遑食,召諸將謀欲出保雲州。嗣昭曰:"王勿爲此謀。兒等苟存,必能城守。"李存信曰:"事勢危急,不如且入北蕃,别圖進取。朱溫兵師百萬,天下無敵,關東、河北受他指揮。今獨守危城,兵亡地蹙,儻彼築室反耕,環塹深固,則亡無日矣。"武皇將從之,嗣昭亟爭不可,猶豫未決,賴劉太妃極言於內,武皇且止。數日,亡散之衆復集,嗣昭晝夜分兵四出,斬將搴旗,汴軍保守不暇。二十一日,朱友寧燒營退去,嗣昭追擊,復收汾、慈、隰等州。五月,雲州都將王敬暉據城叛,振武石善友亦爲部將契苾讓所逐,嗣昭皆討平之。天祐三年,汴人攻滄、景,劉仁恭遣使求援。十一月,嗣昭爲昭義節度使。五年五月,莊宗敗汴軍,破夾城。嗣昭知武皇棄世,哀慟幾絶。時大兵攻圍歷年,城中士民飢死大半,廛里蕭條。嗣昭緩法寬租,勸農務穡,一二年間,軍城完集,三面鄰於敵境,寇鈔縱横,設法枝梧,邊鄙不聳。胡柳之戰,周德威戰没,師無行列,至晚方集。汴人四五萬登無石山,莊宗之軍懼形於色。或請收軍保營,詰旦復戰。嗣昭曰:"賊無營壘,去臨濮地遠,日已晡晚,皆有歸心。但以精騎撓之,無令返旆,晡後追擊,破之必矣。我若收軍拔寨,賊入臨濮,俟彼整齊復來,即勝負未决。"莊宗曰:"非兄言,幾敗吾事。"軍校王建及又陳方略。嗣昭與建及分兵於土山南北爲犄角,汴軍懼,下山,因縱軍擊之,俘斬三萬級。由是莊宗帳餞於戚城。莊宗酒酣,泣而言曰:"河朔生靈,十年饋輓,引領鶴望,候破汴軍。今兵賦不充,寇孽猶在,坐食軍賦,有愧蒸民。"嗣昭曰:"臣忝急難之地,每一念此,寢不安席。大王且持重謹守,惠養士民。臣歸本藩,檢料兵賦。歲末春首,即舉衆復來。"莊宗離席拜送,如家人禮。是月,汴將劉鄩攻同州,朱友謙告急,嗣昭與李存審援之。九月,破汴軍於馮翊,乃班師。十九年,莊宗親征張文禮於鎮州。冬,契丹三十萬奄至,嗣昭從莊宗擊虜於新城。阿保機在望都,莊宗深入,親與虜鬬,虜騎圍之數十重,良久不解。嗣昭號泣赴之,引三百騎横擊虜圍,馳突出没者數十合。虜退,翼莊宗而還。是時,閻寶爲鎮人所敗,退保趙州,莊宗命嗣昭代寶攻眞定。七月二十四日,王處球之兵出至九門,嗣昭設伏於故營。賊至,發伏擊之殆盡,餘三人匿於牆墟間。嗣昭環馬而射之,爲賊矢中腦,嗣昭箙中矢盡,拔賊矢於腦射賊,一發而殪之。嗣昭日暮還營,所傷流血不止,是夜卒。莊宗即位,贈太師、隴西郡王。長興中,詔配饗莊宗廟庭。

李嗣本,本姓張。少事武皇,爲帳中紀綱,漸立戰功,得補軍校。唐昭宗乾寧初,從征李匡儔[9],爲前鋒,與燕人戰,得居庸關,以功爲義兒軍使。因賜姓名。從討王行瑜,授檢校刑部尚書。改威遠、寧塞等軍使。五年,討羅弘信於魏州,嗣本爲前鋒,師還,改馬軍都將。從李嗣昭討王暉於雲州,論功加檢校司空。汴將李思安之圍潞州也,從周

德威軍餘吾，嗣本率騎軍日與汴人轉鬬，前後獻俘千計，遷代州刺史。六年，從攻晉、絳，爲蕃漢副都校[10]。後爲振武節度使。莊宗定魏博，劉鄩據莘縣，命嗣本入太原巡守都城。又從破劉鄩於故元城，收洺、磁、衛等三郡，乃還鎮振武。

李嗣恩，本姓駱。年十五，能騎射，侍武皇於振武，及鎮太原，補鐵林軍小校。從征王行瑜，奉表獻捷，加檢校散騎常侍，漸轉突陣指揮使，賜姓名。天祐四年，逐康懷英於西河，解汾州之圍，加檢校司空，充左廂馬軍都將。戰王景仁有功，加檢校司徒。天祐十二年，從莊宗入魏，擊劉鄩有功，轉天雄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劉鄩之北趨樂平也，嗣恩襲之，倍程先入晉陽。時城中無備，得嗣恩兵至，人百其勇。鄩聞其先過，乃遁。莘之戰，以功轉代州刺史，充石嶺關已北都知兵馬使，稍遷振武節度使。十五年，追赴行在，卒於太原。

李存信，本姓張。從武皇入關平賊，始補軍職爲蕃漢都校。從討李匡儔，降赫連鐸、白義誠，以功加檢校左僕射。從入關討王行瑜，加檢校司空，領柳州刺史[11]。

李存孝給事武皇帳中，常將騎爲先鋒。從武皇救陳、許，逐黄寇，及遇難上源，每戰無不克捷。後收潞之師，圍張濬於平陽，營於趙城。華州韓建遣壯士三百，夜犯其營，存孝諜知，設伏以擊之，盡殪，進壓晉州西門[12]，獲賊三千，自是閉壁不出。存孝引軍攻絳州，其刺史張行恭棄城而去，張濬、韓建亦由含口而遁[13]。存孝收晉、絳，以功授汾州刺史。

李存進，振武人。事武皇，從入關，還鎮太原，署牙職。從討王行瑜，以功授檢校常侍。與李嗣昭同破王珙於河中。唐昭宗光化三年，契丹犯塞，寇雲中，改永安軍使、雁門已北都知兵馬使。天復初，破氏叔琮前軍於洞渦。三年，授石州刺史。莊宗初嗣位，入爲步軍右都校、檢校司空。師出井陘，授行營馬步都虞候，破汴軍於柏鄉，論功授汾州刺史[14]，轉檢校司徒。俄兼西南面行營招討使，出師收慈州，授慈、沁二州刺史。

李存璋，雲中人。武皇初起雲中，存璋與康君立、薛志勤等爲奔走之交，從入關，以功授國子祭酒，累官萬勝、雄威等軍。從討李匡儔，改義兒軍使。唐昭宗光化二年，授澤州刺史，入爲牢城使。從李嗣昭討雲州叛將王暉，平之，改教練使。五年，武皇疾篤，召張承業與存璋授遺詔。存璋爰立莊宗，夷内難，頗有力焉。改河東馬步都虞候。從破汴軍於夾城，轉檢校司徒。柏鄉之役，爲三鎮排陣使。十一年，從盟朱友謙于猗氏，授汾州刺史。汴將尹皓攻慈州，逆戰敗之。十三年，王檀逼太原，存璋率汾州之軍入城固守，授大同軍防禦使、應蔚朔等州都知兵馬使。秋，契丹寇蔚州，陷之，阿保機遣使馳木書求賂，存璋斬其使。虜逼雲州，存璋拒守。城中有古鐵車，乃鎔爲兵仗，以給軍事[15]。虜退，以功授檢校太傅、大同軍節度、雲應等州觀察[16]。

康君立，蔚州興唐人，世爲邊豪。唐僖宗乾符中，爲雲州牙校，事防禦使段文楚。時群盜起河南，天下將亂，代北仍歲阻饑，諸部豪傑，咸有嘯聚邀功之志。會文楚稍削軍

人儲給，戍兵咨怨。君立與薛鐵山、程懷信、王行審、李存璋等謀曰："段公儒人[17]，難與共事。方今四方雲擾，皇威不振，丈夫不能於此時立功立事，非人豪也。吾等雖權部衆[18]，然以雄勁聞於時者，莫若沙陁部，復又李振武父子勇冠諸軍，吾等合勢推之，則代北之地，旬月可定，功名富貴，事無不濟也。"君立等乃夜謁武皇言曰："方今天下大亂，天子付將臣以邊事，歲偶饑荒，便削儲給，我等邊人，焉能守死！公家父子，素以威惠及五部，當共除虐帥，以謝邊人，孰敢異議者。"武皇曰："明天子在上，舉事當有朝典，公等勿輕議。予家尊遠在振武，萬一相迫，俟予稟命。"君立等曰："事機已泄，遲則變生，曷俟千里咨稟！"衆因聚譟，擁武皇，比及雲州，衆且萬人，師營鬬鷄臺，城中械文楚以應武皇之軍。既收城，推武皇爲大同軍防禦留後。衆狀以聞，朝廷不悦，詔徵兵來討。俄而獻祖失振武，武皇失雲州，朝廷命招討使李鈞、幽州李舉加兵於武皇[19]，攻武皇於蔚州。君立從擊鈞、舉之師[20]，屢敗[21]。及獻祖入韃靼，君立保感義軍。武皇授鴈門節度，以君立爲左都押牙，從入關，逐黄孽，收長安。武皇還鎮太原，授檢校工部尚書、先鋒軍使。文德初，李罕之既失河陽，來歸於武皇，且求援焉。乃以君立充南面招討使，李存孝副之，帥師二萬，助罕之攻取河陽。三月，與汴將丁會、牛存節戰於沇河，臨戰之次，騎將安休休叛入汴軍，君立引退。八月，授汾州刺史。昭宗大順元年，潞州小校安居受反，武皇遣君立討平之，授檢校左僕射、昭義節度使。

薛志勤，蔚州奉誠人，小字鐵山。初爲獻祖帳中親信，唐僖宗乾符中，與康君立共推武皇定雲中，以功授右牙都校。從入韃靼。武皇授節鴈門，志勤領代北軍使。從入關，收京城，以功檢校工部尚書、河東右都押牙、先鋒右軍使。從武皇救陳，平黄巢。武皇遇難於上源驛，汴將楊彦洪連車樹柵，遮絶巷陌，時騎從皆醉，宴席既闌，汴軍四面攻傳舍。志勤虓勇冠絶，復酒膽激壯，因獨登驛樓，大呼曰："朱僕射負恩無行，邀我司空圖之，吾三百人足以濟事。"因彎弧發射，矢無虚發，汴人斃者數十。志勤私謂武皇曰："事急矣，如至五鼓，吾屬無遺類矣[22]，可速行。"因扶武皇而去。雷雨暴猛，汴人扼橋，志勤以其屬血戰擊敗之，得侍武皇還營，由是恩顧益厚。昭宗大順初，張濬以天子之師來侵太原。十月，大軍入陰地[23]，志勤與李承嗣率騎三千抗之，敗韓建之軍於蒙坑，進收晉、絳，以功授忻州刺史。二年，從討鎮州，收天長、臨城，志勤皆先登陷陣，勇敢無前。王暉據雲州叛，討平之，以志勤爲大同軍防禦使、檢校司空。乾寧初，代康君立爲昭義節度使。

李承嗣，代州鴈門人。承嗣少仕郡，補右職。唐僖宗中和二年，從武皇討賊關輔，爲前鋒。王師之攻華陰，黄巢令僞客省使王汀會軍機於黄揆，承嗣擒之以獻。賊平，以功授汾州司馬，改榆次鎮將。光啓初，從討蔡賊于陳、許。上源之難，遣承嗣奉表行在，陳訴其事，觀軍容田令孜館而慰譬[24]。令達情於武皇，姑務協和，仍授以左散騎常侍。朱玫之亂，遣承嗣率軍萬人援鄜州，至渭橋迎扈車駕。王行瑜既殺朱玫，承嗣會鄜、夏

之師入定京城,獲僞相裴徹、鄭昌圖,函送朱玫、襄王首獻于行在。駕還宫,賜號迎鑾功臣、檢校工部尚書、守嵐州刺史,賜犒軍錢二萬貫。時車駕初還,三輔多盜,承嗣按兵警邏,輦轂乂安。及還屯於鄜,留别將馬嘉福五百騎宿衛。孟方立之襲遼州也,武皇遣承嗣設伏於榆社以待之,邢人既至,承嗣發伏擊其歸兵,大敗之,獲其將奚忠信,以功授洺州刺史。及張濬之加兵於太原也,時鳳翔軍營霍邑,承嗣帥一軍攻之,岐人夜遁,追擊至趙城,合大軍攻平陽,旬有三日而拔。師旋,改教練使、檢校司徒。昭宗乾寧二年,兖、鄆爲汴人所攻,勢漸危蹙,遣使乞師於武皇,武皇遣承嗣帥三千騎假道於魏,度河援之。時李存信屯于莘縣,既而羅弘信背盟,掩擊王師,因兹隔絶。及朱瑄、朱瑾失守,承嗣、朱瑾、史儼同入淮南。承嗣、史儼皆驍將也,淮人得之,軍聲大振。武皇深惜之,如失左右手,乃遣趙岳間道使于淮南,請歸承嗣等。楊行密許之,遣使陳令存修好于武皇。其年九月,汴將龐師古、葛從周出師,將收淮南,朱瑾率淮軍三萬,與承嗣設伏於清口,大敗汴人,生獲龐師古。行密嘉其雄才,留而不遣,仍奏授檢校太尉,領鎮江軍節度使。

史儼,代州雁門人。以便騎射給事於武皇,爲帳中親將,驍果絶衆,善擒生設伏,望塵揣敵,所向皆捷。自武皇入定三輔,誅黄巢,每出師皆從。唐昭宗乾寧中,從討王行瑜,師次渭北,遣儼率五百騎護駕石門。時京城大擾,士庶奔迸,散布南山。儼分騎警衛,比駕還京,盜賊不作,以功授檢校右散騎常侍,屯三橋者累月。

史建瑭[25],雁門人。武皇節制雁門,建瑭爲九府都督,從入關,定京師。及鎮太原,爲裨將。唐僖宗中和四年,從援陳、許,爲前鋒,敗黄巢於汴上,追賊至徐、兖,常將騎挺身酣戰,勇冠諸軍。是時,天下之師雲集軍中,無不推伏。

蓋寓,蔚州人。祖祚,父慶,世爲州之牙校。武皇起雲中,寓與康君立等推轂佐佑之,因爲腹心。武皇節制雁門,署職爲都押牙,領嵐州刺史。洎移鎮太原,改左都押牙、檢校左僕射。武皇與之決事,言無不從,凡出征行[26],靡不衛從。唐昭宗乾寧二年,從入關討王行瑜,特授檢校太保、開國侯,邑千户,領容管觀察經略使。光化初,車駕還京,授檢校太傅,封成陽郡公。寓性通黠,多智數,善揣人主情。武皇性嚴急,左右難事,無委遇者,小有違忤,即寘於法,唯寓承顔希旨,規其趣向,婉辭順意,以盡參裨。武皇或暴怒將吏,事將不測,寓欲救止,必佯佐其怒以責之,武皇怡然釋之。有所諫諍,必徵近事以爲喻。自武皇鎮撫太原,最推親信,中外將吏,無不景附,朝廷藩鄰,信使結託,先及武皇,次入寓門。既總軍中大柄,其名振主,梁祖亦使姦人離間,暴揚於天下,言蓋寓已代李克用,聞者寒心,武皇略無疑間。初,武皇既平王行瑜,旋師渭北,暴雨六十日,諸將或請入覲,且云:"天顔咫尺,安得不行覲禮。"武皇意未決,寓白曰:"車駕自石門還京,寢未安席,比爲行瑜兄弟驚駭乘輿。今京師未寧,姦宄流議,大王移兵渡渭,必恐復動宸情。君臣始終,不在朝覲,但歸藩守,姑務勤王,是忠之道也。"武皇笑曰:"蓋

寓尚阻吾入覲,况天下人哉[27]。"即日班師。

周德威,小字楊五,朔州馬邑人也。初事武皇,爲帳中騎督。唐昭宗乾寧中,爲鐵林軍使,從武皇討王行瑜,以功授檢校左僕射,移内衙軍副。天復中,武皇之師不利於蒲縣,汴將朱友寧、氏叔琮來逼晋陽。時諸軍未集,城中大恐,德威與李嗣昭選募鋭兵分出諸門,以攻其壘,擒生斬馘,汴人枝梧不暇,乃退。天祐三年,與李嗣昭合燕軍攻潞州,降丁會。後爲蕃漢都將。李思安之寇潞也,德威軍於餘吾。時汴人十萬築夾城,圍潞州,内外斷絶。德威以精騎薄之,屢敗汴人,進營高河,令游騎邀其芻牧。汴軍閉壁不出。乃自東南山口築埇道樹柵以通夾城,德威之騎軍倒牆堙塹,日數十戰,前後俘馘[28],不可勝紀。梁有驍將黄角鷹、房骨崙[29],皆生致之。五年四月,命德威班師。時莊宗初立,德威外握兵柄,頗有浮議,内外憂之。德威既至,單騎入謁,由是群情釋然。是月二十四日,從莊宗再援潞州。二十九日,德威前軍營横碾,距潞四十五里。五月朔,晨霧晦暝,王師伏於三垂岡下。翌日,直趨夾城,斬關破壘,梁人大敗,解潞州之圍。初,德威與李嗣昭有私憾,武皇臨終顧謂莊宗曰:"進通忠孝不負我,重圍累年,似與德威有隙。以吾命諭之,若不解重圍,殁有遺恨。"莊宗達遺旨,德威感泣,由是勵力堅戰,竟破强敵,與嗣昭歡愛如初。以功加同平章事、振武節度使。七年,岐人攻靈夏,遣使來求助,德威渡河以應之。師還,授蕃漢馬步總管。十一月,汴人據深、冀,汴將王景仁軍八萬次栢鄉,鎮州節度使王鎔來告難,帝遣德威率前軍出井陘,屯於趙州。十二月,帝親征。二十五日,進薄汴營,距栢鄉五里,營於野河北[30],汴將韓勍率精兵三萬,鎧甲皆被繒綺,金銀炫曜,望之森然。我軍懼形於色。德威謂李存璋曰:"賊結陣而來,觀其形勢,志不在戰,欲以兵甲耀威耳。我軍人乍見其來,謂其鋒不可當。此時不挫其鋭,吾軍不振矣。"乃遣存璋諭諸軍曰:"爾見此賊軍否?是汴州天武健兒,皆屠沽傭販,虚有其表,徒被精甲[31],十不當一,擒獲足以爲貨[32]。"德威自率精騎擊其兩偏,左馳右決,出沒數四。是日,獲賊一百餘人,賊渡河而退。德威謂莊宗曰:"賊驕氣尤盛,宜按兵以待其衰。"莊宗曰:"我提孤軍,救難解紛,三鎮烏合之衆,利在速戰。卿欲持重,吾懼其不可使也。"德威曰:"鎮、定之士,長於守城,列陣野戰,素非便習。我師破賊,惟恃騎軍。平田廣野,易爲施巧[33]。今壓賊營,令彼見我虚實,則勝負未可必也。"莊宗不悦,退卧帳中。德威患之,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欲速戰,將烏合之徒,欲當劇賊,所謂不量力也。去賊咫尺,限此一渠水,彼若早夜以略彴渡之,吾族其爲俘矣。若退軍高邑[34],引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復以輕騎掠其芻餉,不踰月,敗賊必矣。"承業入言,莊宗亦釋然。德威得降人問之,曰:"景仁下令造浮橋數百[35]。"果如德威所料。二十七日,乃退軍保高邑。八年正月二日,德威率騎軍致師於栢鄉,設伏於村塢間,令三百騎以壓汴營。王景仁悉其衆結陣而來,德威轉戰而退,汴軍因而乘之,至於高邑南。時步軍未成列,德威陳騎河上以抗之。亭午,兩軍皆陣。莊宗問戰時,德威曰:"汴

軍氣盛，可以逸制勞，造次較力，殆難與敵。古者師行不踰一舍，蓋慮糧餉不給，士有飢色。今賊遠來決戰，縱挾糗糒，亦不遑食。晡晚之後，飢渴內侵，戰陣外迫，士心既倦，將必求退。乘其勞弊，以生兵制之，縱不大敗，偏師必喪。以臣所籌，利在晡晚。"諸將皆然之。時汴軍以魏、博之人爲右廣，宋、汴之人爲左廣，自未至申，陣勢稍卻。德威麾軍呼曰："汴軍走矣。"塵埃漲天，魏人收軍漸退，莊宗與史建瑭、安金全等因衝其陣，夾攻之，大敗汴軍，殺戮殆盡，王景仁、李思安僅以身免，獲將校二百八十人。八月，劉守光僭稱大燕皇帝。十二月，遣德威率步騎三萬出飛狐，與鎮州將王德明、定州將程嚴等軍進討。九年正月，收涿州，降刺史劉知溫。五月七日，劉守光令驍將單廷珪督精甲萬人出戰，德威遇於龍頭岡。初，廷珪謂左右曰："今日擒周楊五。"既臨陣，見德威，廷珪單騎持槍，窮追德威[36]。垂及，德威側身避之，廷珪少退，德威奮撾擊墜其馬，生獲廷珪，賊黨大敗，斬獲三千級，獲大將李山海等五十二人。十二日，德威自涿州進軍良鄉、大城。守光既失廷珪，自是奪氣。德威之師，屢收諸郡，降者相繼。十年十一月，擒守光父子，幽州平。十二月，授德威檢校侍中、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德威性忠孝，感武皇獎遇，常思臨難亡身。十二年[37]，汴將劉鄩自洹水乘虛將寇太原。德威在幽州聞之，徑以五百騎馳入土門。聞鄩軍至樂平不進，德威徑至南宮以候汴軍。初，劉鄩欲據臨清以扼鎮、定轉餉之路，行次陳宋口，德威遣將擒數十人，皆傅刃於背，縶而遣之。既至，謂劉鄩曰："周侍中已據宗城矣。"德威其夜急騎扼臨清，劉鄩乃入貝州。是時德威若不至，則勝負未可知也。十五年，我師營麻口渡，將大舉以定汴州，德威自幽州率本軍至。十二月二十三日，軍次胡柳。詰旦，騎報曰："汴軍至矣。"莊宗使問戰備，德威奏曰："賊倍道而來，未成行伍。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賊疆，須決萬全之策。此去大梁信宿，賊之家屬，盡在其間。人之常情，孰不以家國爲念？以我深入之衆，抗彼激憤之軍，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必勝。王但按軍保柵[38]，臣以騎軍疲之，使彼不得下營。際晚糧爨不給[39]，進退無據，因而乘之，勝之道也。"莊宗曰："河上終日挑戰，恨不遇賊。今款門不戰，非壯夫也。"乃率親軍成列而出，德威不獲已，從之。謂其子曰："吾不知其死所矣。"莊宗與汴將王彥章接戰，大敗之。德威之軍在東偏，汴之游軍入我輜重，衆駭，奔入德威軍，因紛擾無行列。德威兵少，不能解，父子俱戰歿。是夜收軍，德威不至，莊宗慟哭謂諸將曰："喪吾良將，吾之咎也。"同光初，追贈太師。

符存審，陳州宛丘人。初歸武皇，署右職，令典義兒軍，賜姓李。存審性謹厚，寵遇日隆。自是武皇四征，存審常從，所至立功。改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天祐三年，授蕃漢馬步副指揮使，與李嗣昭降丁會於上黨，從周德威破賊於夾城，以功授忻州刺史，領蕃漢馬步都指揮使。七年，充漢副總管。莊宗擊汴人於柏鄉，留存審守太原。九年，梁祖攻蓨縣，存審與史建瑭、李嗣昭赴援，屯下博橋。汴人驚亂，燒營而遁，以功遙領邢、洺、磁團練使。十二年，魏博歸款於莊宗，莊宗遣存審率前鋒據臨清，以俟進取。莊宗

入魏,存審屯魏縣以抗劉鄩。十二年六月,鄩營莘縣,存審與鎮、定之師營莘西三十里,一日數戰。八月,率師攻張源德於貝州。十三年二月,劉鄩自莘悉衆來襲我魏州,存審以大軍躡其後,戰於故元城,大敗汴人,從收澶、衛、磁、洺等州。秋,邢州閻寶降,授存審安國軍節度使、邢洺磁等州觀察使。十月,戴思遠棄滄州,毛璋以城降,授存審横海軍節度使,兼領魏博馬步軍都指揮使。明年,就加平章事。十四年八月,將兵援周德威於幽州,敗契丹之衆。冬,破汴將安彦之於楊劉,諸軍進營麻口。時梁將謝彦章營行臺村,莊宗勇於接戰,每以輕騎當之,遇窘者數四。存審每俟其出,必叩馬泣諫曰:"王將復唐宗社,宜爲天下自愛。奪於挑戰,一劍之任,無益聖德,請責效於臣。古人不以賊遺君父,臣雖不武,敢不代君之憂。"莊宗即時迴駕。十二月,戰於胡柳。晡時之後[40],存審引所部銀槍效節軍,敗梁軍於土山下。是日辰巳間,周德威歿,一軍逗曉[41],梁軍四集,存審與其子彦圖冒刃血戰,出沒賊陣,與莊宗軍合。午後,師復集,擊敗汴人。十六年春,爲内外蕃漢馬步總管,於德勝口築南北城以據之。七月,汴將王瓚自黎陽渡河寇澶州,存審拒戰,瓚退,營於楊村渡,控我上游。自是日與交鋒,對壘經年,大小凡百餘戰。十七年,汴將劉鄩攻同州,朱友謙求援於我,遣存審與李嗣昭將兵赴之。九月,次河中,進營朝邑。時河中久臣於梁,衷持兩端[42]。及諸軍大集,芻粟暴貴,嗣昭懼其翻覆,將急戰以定勝負。居旬日,梁軍逼我營,會望氣者言,西南有黑氣如鬭鷄之狀,當有戰陣。存審曰:"我方欲決戰,而形於氣象,得非天贊歟?"是夜,閲其衆,詰旦進軍。梁軍來逆戰,大敗之,追斬二千餘級。自是梁軍保壘不出。存審謂嗣昭曰:"吾初懼劉鄩據渭河,偏師既敗,彼若退歸,懼我躡之;獸窮持人[43],勿謂無事。可開其歸路,然後追奔。"乃令王建及牧馬於沙苑。劉鄩、尹皓知之,保衆退去,遂解同州之圍。存審略地至奉先,謁諸帝陵,乃班師。十八年,王師討張文禮於鎮州,李嗣昭、李存進相次戰歿。十九年,遣存審率師進攻叛帥於城下[44],文禮之將李再豐陰送款於存審,我師中夜登城,擒文禮之子處球等,露布以獻。鎮州平,以功加檢校太傅,兼侍中。二十年正月,師旋於魏州,莊宗出城迎勞,就第宴樂。居無何,契丹犯燕薊。郭崇韜奏曰:"汴寇未平,李繼韜背叛,北邊遮虜,非存審不可。"帝遣中使諭之。存審卧病羸瘠,附奏曰:"臣效忠稟命,靡敢爲辭,但痾恙纏綿,未堪抵役[45]。"既而詔存審以本官充幽州盧龍節度,自鎮州之任。同光初,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中書令,邑千户,賜號忠烈扶天啓運功臣。

郭崇韜,代州雁門人也。武皇用爲典謁,奉使鳳翔稱旨,署教練使。崇韜臨事機警,應對可觀。莊宗嗣位,尤器重之。天祐十四年,用爲中門副使,專典機務,艱難戰伐,靡所不從。十八年,從征張文禮於鎮州。契丹引衆至新樂,王師大恐,諸將咸請退還魏州。莊宗猶豫未決,崇韜曰:"阿保機爲王郁所誘[46],本利貨財,非敦鄰好,苟前鋒小衄,遁走必矣。况我新破汴寇,威振北蕃,乘此驅攘,往無不捷。且事之濟否,亦有天命。"莊

宗從之,王師果捷。莊宗即位於魏州,崇韜加檢校太保、守兵部尚書,充樞密使。是時,衛州陷於梁,澶、相之間,寇鈔日至,民流地削,軍儲不給,群情恟恟,以爲霸業終不能濟,崇韜寢不安席。俄而王彦章陷德勝南城,敵勢滋蔓,汴人急攻楊劉城,明宗在鄆,音驛斷絕。莊宗登城四望,計無從出。崇韜啓曰:"段凝阻絕津路,苟王師不南,鄆州安能保守?臣請於博州東岸立柵,以固通津,但慮汴人偵知,徑來薄我,請陛下募敢死之士,日以挑戰,如三四日間,賊軍未至,則柵壘成矣。"崇韜率毛璋等萬人夜趨博州,視矛戟之端有光,崇韜曰:"吾聞火出兵刃,破賊之兆也。"至博州,渡河版築,晝夜不息。崇韜于葭葦間據胡床假寐,覺袴中冷,令左右視之,乃蛇也,其忘疲勵力也如是。居三日,梁軍果至,城壘低痺,沙土散惡,戰具不完,汴將王彦章、杜晏球率衆攻擊,軍不得休息。崇韜身先督衆,四面拒戰,有急即應。城垂陷,俄報莊宗領親軍次西岸,梁軍聞之退走,因解楊劉之圍。未幾,汴將康延孝來奔崇韜,延于卧内,訊其軍機。延孝曰:"汴人將四道齊舉,以困我軍。"莊宗憂之,召諸將謀進取之策。宣徽使李紹宏請棄鄆州,與汴人盟,以河爲界,無相侵寇。莊宗不悦,獨卧帳中,召崇韜謂曰:"計將安出?"對曰:"臣不知書,不能徵比前古,請以時事言之。且陛下十五年起義圖霸,爲雪家讎國耻,甲胄生蟣虱,黎人困輸輓。今既纂大號,河朔士庶,日望盪平,纔得汶陽尺寸之地,不能保守,况盡有中原乎?將來歲賦不充,物議沓怨,設若劃河爲界,誰爲陛下守之?臣自延孝言事已來,晝夜籌度,料我兵力,筭賊事機,不出今年,雌雄必決。聞汴人決河,自滑至鄆,非舟楫不能濟。又聞精兵盡在段凝麾下,王彦章日寇鄆境。彼既以大軍臨我南鄙,又憑恃決河,謂我不能南渡,志在收復汶陽,此汴人之謀也。臣謂段凝保據河壖,苟欲持我,臣但請留兵守鄆,保固楊劉。陛下親御六軍,長驅倍道,直指大梁,汴城無兵,望風自潰。既若僞主授首[47],賊將自然倒戈,半月之間,天下必定。如不決此計,傍採浮譚,臣恐不能濟也。今歲秋稼不登,軍糧纔支數月,決則成敗未知,不決則坐見不濟。臣聞作舍道邊,三年不成。帝王應運,必有天命,成敗天也,在陛下獨斷。"莊宗蹶然而興曰:"正合吾意。大丈夫得則爲王,失則爲虜,行計決矣。"即日下令軍中家口竝還魏州。莊宗送劉皇后、興聖宫使繼岌至朝城西野亭泣别,曰:"事勢危蹙[48],今須一決,事苟不濟,無復相見。"乃留李紹宏及租庸使張憲守魏州,大軍自楊劉濟河。是歲,擒王彦章,誅梁氏,降段凝,皆崇韜贊成其謀也。

安金全,代北人。世爲邊將,少驍果,便騎射。武皇時爲騎將,屢從征伐。莊宗之救潞州及平河朔,皆有戰功,累爲刺史。

安審通,金全之猶子也。幼事莊宗,累有戰功,轉先鋒指揮使。同光初,爲北京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屯奉化軍。四年春,赴明宗急召,軍趨夷門,爲前鋒。天成初,授單州刺史,改齊州防禦使,兼諸道先鋒馬軍都指揮使。

安元信,字子言,代北人。元信以將家子,便騎射,幼事武皇,從平巢、蔡。唐僖宗

光啓中,吐渾赫連鐸寇雲州[49],武皇使元信拒之,信兵敗於居庸關。武皇性嚴急,元信不敢還,遂奔定州。王處存待之甚厚,用爲突騎都校。昭宗乾寧中,處存卒,子郜嗣。時梁軍攻河朔三鎮,奔命不暇。梁將張存敬軍奄至城下,既無宿備,郜懼,挈其族奔太原,元信從之,武皇待之如初,用爲鐵林軍使。梁將氏叔琮之攻河東也,别將葛從周自馬嶺入,元信伏于楡次,挫其前鋒。梁將李思安之攻上黨也,王師將壁高河,爲梁軍所逼。别將秦武者,尤爲難敵,元信與鬬,斃之。由是梁軍解去,城壘得立。武皇賜所乘馬及細鎧仗,遷突騎都將[50]。莊宗嗣晉王位,元信從救上黨,破夾寨,復澤、潞,以功授檢校司空、遼州刺史,賜玉鞍名馬。栢鄉之役,日晚戰酣[51],元信重傷,莊宗自臨傅藥。其年,改授檢校司徒、武州刺史,充内衙副都指揮使、山北諸州都團練副使。從莊宗定魏博,移爲州刺史。與梁軍對壘得勝渡,元信爲右廂排陣使。未幾,爲大同軍節度使。

劉訓,字遵範,隰州永和人也。出身行間,初事武皇爲馬軍隊長,漸至散將。屬河中王氏昆仲有尋戈之役,訓從史儼攻陜州。武皇討王行瑜,以訓爲前鋒,後隸河中,爲隰州守禦都將[52]。居無何,殺刺史[53],以郡歸莊宗,歷瀛州刺史。

劉彦琮,字比德,雲中人也。事武皇,累從征役。先是,絳州刺史王瓘叛,武皇言於彦琮,意欲致之。無幾,從畋於汾、晉之郊,彦琮奔絳,瓘以爲附己,待之甚厚,因命爲親騎。會瓘出獵,於驅馳之際,彦琮刃瓘之首來獻,武皇甚奇之。

袁建豐,自武皇破黄巢時得於華陰,年方九歲,愛其精神爽俊,俾收養之。漸長,列於左右,復習騎射,補鐵林都虞候[54]。從破邠州王行瑜,以功遷左親騎軍使,轉突騎指揮使。從莊宗解圍上黨,破栢鄉陣,累功加右僕射、左廂馬軍指揮使。明宗爲内衙指揮使,建豐爲副。北討劉守光,常身先士伍,轉都教練使,權蕃漢副總管。莊宗入鄴,以心腹幹能,選爲魏府都巡檢使。破劉鄩,下衛、磁、洺三郡有功,加檢校司空,授洺州刺史。於臨洺西敗梁將王遷數千人,生獲將領七十餘人。俄拜相州刺史,徵赴河上,預戰於胡柳陂[55]。建豐領相州軍士,行營在外,委州事於小人,失於撫馭,指揮使孟守謙據城以叛,建豐引兵討平之,改隰州刺史。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也。初事宣武軍爲軍校,與主將不協,遂歸於莊宗,以爲護衛指揮。從周德威攻幽州,燕將有單廷珪、元行欽,時稱驍勇,魯奇與之鬬,兩不能解,將士皆釋兵從觀。幽州平,魯奇功居多。梁將劉鄩在洹水,莊宗深入致師,鄩設伏於魏縣西南葭蘆中。莊宗不滿千騎,汴人伏兵萬餘,大譟而起,圍莊宗數重。魯奇遂與王門關、烏德兒等奪命決戰,自午至申,俄而李存審兵至方解。魯奇持槍攜劍,獨衛莊宗,手殺百餘人。烏德兒等被擒,魯奇傷痍遍體,自是莊宗尤憐之。歷磁州刺史。中都之戰,汴人大敗,魯奇見王彦章,識之,單馬追及,槍擬其頸,彦章顧曰:“爾非余故人乎?”即擒之以獻。莊宗壯之,賞絹千疋。梁平,授鄭州防禦使。四年,授河陽節度。

張廷裕,代北人也。幼事武皇於雲中,從平黄巢,討王行瑜,自行間漸昇爲小將。莊

宗定魏，補天雄軍左廂馬步都虞候[56]，歷蔚、慈、隰三州刺史。

康義誠，字信臣，代北三部落人也。少以騎射事武皇，從莊宗入魏博，補突騎軍使，累遷本軍都指揮使。

索自通，字得之，太原清源人也。自通少能騎射，常於山墅射獵。莊宗鎮太原時，遇之於野，訊其姓名，即補右番廳直軍使。後因從獵，射中走鹿，轉指揮使。佐周德威攻燕軍於涿州，擒燕將郭在均。從莊宗定魏博，改突騎指揮使。明宗即位，自隨駕左右廂馬軍都指揮使授忻州刺史，歲餘召還。後典禁兵，領韶州刺史。

漢史弘肇，鄭州滎澤人也。弘肇少游俠無行，拳勇健步，日行三百里，走及奔馬。梁末，每七戶出一兵，弘肇在籍中，後隸本州開道都，入禁軍。嘗在晉祖麾下，遂留爲親從。及踐祚，用爲控鶴偏將[57]。高祖鎮太原，奏請從行，用爲牙隊大將[58]。後起置武節左右指揮，以弘肇爲都將。代州王暉叛，以城歸契丹，弘肇征之，身先士卒，一鼓而拔。加檢校太保，領雷州刺史。漢國建，王守恩以上黨來附。虜主命大將耿崇美率衆上太行，欲取上黨，高祖命弘肇率軍應接守恩。軍至潞州，契丹退去。翟令奇以澤州迎降。會河陽武行德遣人迎弘肇，遂率衆南下，與行德合，故高祖由蒲、陝赴洛如歸，弘肇前鋒之功也。

周何福進，漢高祖乾祐中，爲曹州防禦使。時太祖出鎮於鄴，將謀北伐，奏以福進自隨。及太祖入平內難，以輔佐功，拜忠武軍節度使。

校勘記

[1]衙内，原作"内衙"，據《舊五代史·唐書·李嗣昭傳》改。

[2]"光化"二字原缺，據《舊五代史·唐書·李嗣昭傳》補。參看《舊五代史·唐書·李嗣昭傳》校勘記之三。

[3]"祖"字之後，《舊五代史·唐書·李嗣昭傳》有"至"字。

[4]郃，原作"郃"，據《舊五代史·唐書·李嗣昭傳》改。

[5]言，《舊五代史·唐書·李嗣昭傳》作"信"。

[6]俘，原作"將"，據《舊五代史·唐書·李嗣昭傳》改。

[7]此句《舊五代史·唐書·李嗣昭傳》作"遇汴將王友通於平陽"。

[8]定，《舊五代史·唐書·李嗣昭傳》作"州"。

[9]李匡儔，"匡"字原缺，據《舊五代史·唐書·李嗣本傳》補。本卷下文同此。

[10]"副"之後，《舊五代史·唐書·李嗣本傳》有"使"字。

[11]柳，《舊五代史·唐書·李存信傳》作"郴"。

[12]進，原作"晉"，沿下文而誤，據《舊五代史·唐書·李存孝傳》改。

[13]含，原作"合"，據《舊五代史·唐書·李存孝傳》改。

[14]汾，《舊五代史·唐書·李存進傳》作"邠"。

[15]事,《舊五代史・唐書・李存璋傳》作"士"。

[16]"大"字原脱,據《舊五代史・唐書・李存璋傳》補。雲應,《舊五代史・唐書・李存璋傳》作"應蔚"。

[17]儒,《舊五代史・唐書・康君立傳》作"懦"。

[18]《舊五代史・唐書・康君立傳》以爲"權"下脱"係"字,并據《通鑑考異》補入。

[19]李舉,《舊五代史・唐書・康君立傳》作"李可舉"。

[20]鈎,《舊五代史・唐書・康君立傳》作"可"。

[21]敗,《舊五代史・唐書・康君立傳》作"捷"。

[22]"遺"字原脱,據《舊五代史・唐書・薛志勤傳》補。

[23]大,原作"天",據《舊五代史・唐書・薛志勤傳》改。

[24]譬,《舊五代史・唐書・李承嗣傳》作"諭"。

[25]瑭,原訛作"塘",據下文及《舊五代史・唐書・史建瑭傳》改。

[26]行,《舊五代史・唐書・蓋寓傳》作"伐"。

[27]"天"字原脱,據《舊五代史・唐書・蓋寓傳》補。

[28]前,原作"首",據《舊五代史・唐書・周德威傳》改。

[29]房,《舊五代史・唐書・周德威傳》作"方"。

[30]北,《舊五代史・唐書・周德威傳》作"上"。

[31]徒,《舊五代史・唐書・周德威傳》作"縱"。

[32]貨,《舊五代史・唐書・周德威傳》作"資"。

[33]巧,《舊五代史・唐書・周德威傳》作"功"。

[34]高邑,《舊五代史・唐書・周德威傳》作"鄗邑"。下同。

[35]百,《舊五代史・唐書・周德威傳》作"日",疑是。

[36]窮,《舊五代史・唐書・周德威傳》作"躬"。

[37]年,原作"月",據《舊五代史・唐書・周德威傳》改。參看《舊五代史・唐書・周德威傳》校勘記之八。

[38]按,原作"接",據《舊五代史・唐書・周德威傳》改。

[39]饟,《舊五代史・唐書・周德威傳》作"餉"。

[40]時,《舊五代史・唐書・符存審傳》作"晡"。

[41]曉,《舊五代史・唐書・符存審傳》作"撓"。

[42]衷,《舊五代史・唐書・符存審傳》作"衆"。

[43]持,《舊五代史・唐書・符存審傳》作"搏"。

[44]攻叛帥,原作"攻師",據《舊五代史・唐書・符存審傳》改。

[45]抵,《舊五代史・唐書・符存審傳》作"祗"。

[46]郁,《舊五代史・唐書・郭崇韜傳》作"都"。

[47]既若,《舊五代史・唐書・郭崇韜傳》作"若假"。

[48]賕,《舊五代史・唐書・郭崇韜傳》作"贓"。

[49]州,《舊五代史・唐書・安元信傳》作"中"。

[50]騎,《舊五代史・唐書・安元信傳》作"陣"。

[51]酷,《舊五代史・唐書・安元信傳》作"酣"。

[52]守,《舊五代史・唐書・劉訓傳》作"防"。

[53]"刺史"之前,《舊五代史・唐書・劉訓傳》有"陝州"二字。

[54]候,原作"侯",據《舊五代史・唐書・袁建豐傳》改。

[55]"胡"字原脱,據《舊五代史・唐書・袁建豐傳》補。

[56]候,原作"侯",據《舊五代史・唐書・張廷裕傳》改。

[57]偏將,《舊五代史・漢書・史弘肇傳》作"小校"。

[58]用爲牙隊大將,《舊五代史・漢書・史弘肇傳》作"升爲牙校"。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四十八

將帥部(九)

立　功

夫受命於朝,受脤於社,推轂以遣,鑿門而出,衽金革而不厭,聽鼙鼓而忘身者,將帥之事也。蓋五材竝設,未嘗去兵;四征弗庭,於是用武。自三、五之世,乃有威讓之訓,原野之罰焉。春秋、戰國,革車交騖,故其握戎著攻城略地之績,成斬將搴旗之效者,比比有之。楚、漢競逐,勳策可舉。由是之後,或內平亂略,外攘夷寇,奉辭以討有罪,勵兵而翦勍敵,乃能戡夷兇醜,謐清邊圉,鹵獲之數無等,追北之威靡亢。闢疆以益地,平國而吊民,紀功於竹帛,稱伐於鐘鼎,斯所謂折衝之虎臣,殿邦之良帥者也。

孫武爲吳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

司馬穰苴爲齊景公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度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邦內故境。

孫臏,武之後也,爲齊威王師。宣王二年,與齊將田忌、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

吳起爲魯將,攻齊,大破之。魯君疑之,謝起,起於是聞魏文侯賢而事之。文侯以爲將,擊齊,拔五城。

趙奢爲趙將。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令趙奢將救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

李牧爲趙將,居代雁門,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都甘切)襤(路談切。徐廣曰:"一作臨。"裴駰又案[1]:如淳曰:"胡名也[2],在代地")。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趙悼襄王元年,廉頗既亡入魏,趙使李牧攻燕,拔武遂、方城。居二年,龐煖破燕軍,殺劇辛[3]。後七年,秦破趙,殺將扈輒於武遂城,斬首十萬。趙乃以李牧爲大將軍,擊秦軍於宜安,大破秦軍,走秦將桓齮[4],封李牧爲武安君。居三年,秦攻番吾,李牧擊破秦軍,南距韓、魏。

廉頗者,爲趙將。惠文王十六年,伐齊,大破之,取晉陽,拜爲上卿。自邯鄲圍解五年,而燕用栗腹之謀,舉兵擊趙。趙使廉頗將,大破燕軍於鄗,殺栗腹,遂圍燕,割五城,請和,乃聽之。二十年,廉頗東攻齊,破其一軍。居二年,廉頗復伐齊幾,拔之。(幾,邑

名也。案:《趙世家》:惠文王二十三年,廉頗將攻魏之幾邑,取之。而《齊世家》及《年表》無"伐齊幾,拔之"事[5]。疑幾是邑名[6],屬齊。或云屬魏耳。田單在齊[7],不得至於拔也。)後三年,廉頗攻魏之防陵、安陽,拔之。

樂毅爲燕亞卿。昭王使毅約趙惠文王,别使連楚魏,令趙嚪秦(嚪,進説之意)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毅還報,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毅。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獨追,至于臨淄。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毅獨留徇齊,齊皆城守。毅攻入臨淄,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之燕。昭王大悦,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毅於昌國(屬齊),號爲昌國君。於是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

秦商鞅,孝公時爲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又襲虜魏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

樗里子,名疾,惠王弟也。惠王八年,使將而伐晋曲沃,盡出其人,取其城,地入秦。二十五年,伐趙,虜趙將軍莊豹,拔藺。明年,助魏章攻楚,敗楚將屈丐,取漢中地。秦封樗里子,號爲嚴君。

甘茂,惠王時爲將,佐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魏,蜀侯煇、相壯反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爲左丞相。

魏冉,封穰侯,爲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百里,拔魏之河内,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三十二年,爲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芒,莫卯切。卯,陌飽切),入北宅。三十三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明年,穰侯與白起客卿胡陽,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立權也)、蔡陽、長社、趙氏觀津。

白起,郿人也。昭王十三年,爲左庶長,將西擊韓之新城。明年,爲左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爲國尉。涉河取韓安以東,到乾(音干)河(今河東聞喜縣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處,無復水也)。明年起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大小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河東垣縣。)後五年,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攻楚,拔鄢、鄧五城。(昭王二十八年。)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爲南郡。起遷爲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沈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三年,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攻南陽太行道,絶之。(此南陽[8],河内脩武是也。)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降。

秦王齕,爲左庶長。昭王四十七年,秦使齕(音核)攻韓,取上黨,民走趙。趙軍長

平(在泫氏),以按據上黨民。四月,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茄。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敗其陣,奪西壘壁。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軍不出,趙王數以爲讓。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求攻秦壘,欲出。爲四五隊[9],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趙括出鋭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爲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

王翦爲秦將。始皇十一年,翦將攻趙閼與,破之,拔九城。十八年,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荆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翦後將六十萬人擊荆,大破荆軍,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爲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

翦子賁,爲秦將,擊荆(秦諱楚,故云荆)。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後與李信破定燕、齊地。始皇二十六年,盡幷天下,王氏、蒙氏功爲多,名施於後世。

蒙驁爲上卿。莊襄王元年,爲秦將伐韓,取成皋、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

驁子武,始皇二十三年,爲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攻楚,虜楚。

武子恬,因家世得爲秦將。始皇二十六年,攻齊,大破之,拜爲內史。秦已幷天下,乃使蒙恬將二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屬西),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至陽山(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内,陽山在河北)。

李信爲將,嘗以兵千人逐燕太子丹於衍水中,卒破得丹。

漢周勃,高帝六年,以將軍從擊燕王臧荼,破之易下(今易縣。臣欽若等曰:勃漢五年以前從攻項籍,竝具《將帥·佐命門》,韓、彭、英、盧皆放此),所將卒當馳道爲多(當高祖所行之前)。七年,以將軍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降下霍人。以前至武泉(縣屬雲中),擊胡騎,破之武泉北。轉攻信軍銅鞮,破之。還,降太原六城。擊韓信胡騎晉陽下,破之,下晉陽。復擊信軍於硰石(地名,硰音坐[10]),破之,追北八十里。還攻樓煩三城,因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十年,以太尉擊陳豨,屠馬邑,將卒斬豨將軍乘(去聲)馬降(姓乘馬,名降也[11])。轉擊韓王信、陳豨、趙利軍於樓煩,破之。得豨將宋最、雁門守圂(圂,音下頓切,雁門守之名)。因轉攻得雲中守遬、丞相箕肆、將軍博(遬,古速字。肆音離二切。博者,亦豨將之名),定雁門郡十七縣,雲中郡十二縣。因復擊豨靈丘,破之,斬豨丞相程縱、將軍陳武、都尉高肆。定代郡九縣。十三年,燕王盧綰反,勃以相國代樊噲將,擊下薊(音計,幽州縣名),得綰大將抵、丞相偃、守陘(音刑。盧綰

郡守，陘其名也)[12]、太尉弱、御史大夫施屠渾都(姓施屠，名渾都。渾，音胡昆切)。破綰軍上蘭，後擊綰軍沮陽(沮，音阻，縣名，屬上谷)，追至長城，定上谷十二縣，右北平十六縣，遼東二十九縣，漁陽二十二縣。最從高帝得相國一人(最者，凡也，摠言其攻戰克獲之數)，丞相二人，將軍、二千石各三人，別破軍二，下城三，定郡五，縣七十九，得丞相、大將各一人。

樊噲，高帝六年，以將軍從攻臧荼於燕，虜荼，定燕地。七年，以將軍從攻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周勃)共定之。十年，擊陳豨與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栢人，先登，降之[13]，定清河、恆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殘，謂多殺傷也)，遷爲左丞相。破得綦母卬[14]、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姓綦母，名卬。綦音其)。破豨別將胡人王黄軍於代南，因擊韓王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信，擊豨胡騎横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軍王黄、將軍大將一人[15]，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綰，破其丞相抵薊南(抵，丁禮切，至也。一説，抵者，其丞相之名也)，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噲從高帝斬首百七十六級，虜二百八十八人[16]。別破軍七，下城五，定郡六，縣五十二，得丞相一人，將軍十三人，二千石以下至三百石十二人。

酈商，高帝六年，以將軍從擊臧荼，戰龍脱(地名)，破荼軍易下，卻敵，遷爲右丞相。別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與絳侯等定代郡、雁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守相謂爲相而居守者)，將軍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後以右丞相擊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謂攻其壁壘之前垣)，陷兩陣，得以破布軍。凡別破軍三，降定郡六，縣七十二，得丞相、守相、大將軍各一人，小將軍二人，二千石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

夏侯嬰，高帝七年，以太僕從擊韓王信軍胡騎晉陽，大破之。又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又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功爲多。從擊陳豨、黥布，陷陳卻敵。

灌嬰，高帝七年，以車騎將軍從擊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別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胡名也)。又從擊陳豨，別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卒謂所將之卒。特，獨也，各獨爲也)，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進破布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17]，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

靳歙(音翕)，高帝七年，以騎都尉從擊韓王信於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侯敞)，因降曲逆。從擊黥布有功，凡斬首九十級，虜一百四十二人，別破軍十四[18]，降城五十九，定郡、國各一，

縣二十二[19],得王、柱國各一人[20],二千石以下至五百石三十九人。

郭蒙爲將軍。高帝十年,代相國陳豨反。帝在邯鄲,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王黄將騎千餘軍曲逆,張春將卒萬餘人渡河攻聊城,蒙與齊將擊,大破之。

周亞夫,景帝三年,以中尉爲太尉東擊吳楚,會兵滎陽(會,集也)。吳方攻梁,亞夫東北走昌邑(走音奏),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絶吳楚兵後食道。吳楚既餓,廼引而去,亞夫出精兵追擊,大破吳王濞(音匹備切)。吳王濞棄其軍,與壯士數千人亡走,保於江南丹徒。漢兵因乘勝,遂盡虜之,降其縣。月餘,越人斬吳王頭以告,凡相守攻三月,而吳楚破平。是時,欒布、衛綰、程嘉、公孫渾邪(渾音胡温切,邪音嗟以切)、蘇息、直不疑,皆以將軍擊吳楚,有功封侯。

衛青,武帝元光六年,以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至籠城(籠讀與龍同),斬首虜數百,賜爵關内侯。元朔元年秋,復將三萬騎出雁門,斬首虜數千。明年復出雲中,西至高闕(高闕,山名,一曰塞名,在朔方之北),遂至于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爲朔方郡(當北地之北,黄河之南也)。以三千八百户封青爲長平侯。五年春,令青將三萬騎出高闕,衛尉蘇建爲游擊將軍,左内史李沮爲強弩將軍(沮音旦門[21]),太僕公孫賀爲騎將軍,代相李蔡爲輕車將軍,皆領屬車騎將軍,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頭侯張次公爲將軍,俱出右北平。匈奴右賢王當青等兵,以爲漢兵不能至此,飲醉,漢兵夜至,圍右賢王。右賢王驚,夜逃,獨與其愛妾一人騎數百馳,潰圍北去。漢輕騎校尉郭成等追數百里,弗得,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衆男女萬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于是引兵而還。至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諸將皆以兵屬,立號而歸。明年春,青以大將軍出定襄,合騎侯公孫敖爲中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郎中令李廣爲後將軍,左内史李沮爲強弩將軍,咸屬大將軍,斬首數千級而還。月餘,悉復出定襄,斬首虜萬餘人。是歲,趙信奔降單于。元狩四年,帝與諸將議曰:"翕侯趙信爲單于畫計,常以爲漢兵不能度幕輕留,今大發卒,其勢必得所欲。"乃令青與驃騎將軍霍去病(驃音頻妙切)各五萬騎,步兵轉者踵軍數十萬(轉者謂運轉車也。踵,接也),而敢力戰深入之士皆屬去病。去病始爲出定襄,當單于。捕虜,虜言單于東,廼更令去病出代郡,令青出定襄。郎中令李廣爲前將軍,太僕公孫賀爲左將軍,主爵趙食其爲右將軍(食音異,其音基),平陽侯曹襄爲後將軍,皆屬大將軍。趙信爲單于謀曰:"漢兵即度幕,人馬罷(罷,讀曰疲),匈奴可坐收虜耳。"廼悉遠北其輜重,皆以精兵待幕北。而適直青軍出塞千餘里(直讀曰值),見單于兵陳而待,於是青令武剛車自環爲營,而縱五千騎往當匈奴,匈奴亦從萬騎。會日且入,而大風起,沙礫擊面,兩軍不相見,漢益縱左右翼繞單于。單于視漢兵多,而士馬尚強,戰而匈奴不利,薄暮,單于遂乘六贏,壯騎可數百,直冒漢圍西北馳去(冒,犯也,音莫克切)。昏夜,匈奴相紛挐,殺傷大半。漢軍左校捕虜,言單于未

昏而去，漢軍因發輕騎夜追之，青因隨其後。匈奴兵亦散走。會明，行二百餘里，不得單于，頗捕斬首虜萬餘級，遂至窴顔山趙信城（趙信降匈奴，匈奴爲築城居之），得匈奴積粟食軍（食音嗣）。軍留一日而還，悉燒其城餘粟以歸。青軍入塞，凡斬首虜萬九千級。青凡七出，擊匈奴，斬捕首虜五萬餘級。一與單于戰，收河南地，置朔方郡。其裨將及校尉侯者九人：護軍都尉公孫敖爲合騎侯，都尉韓説龍頟侯，騎將軍公孫賀南窌侯（窌亦作卯，音普教切），輕車將軍李蔡樂安侯，校尉李朔陟軹侯，趙不虞隨成侯，公孫戎奴從平侯，張騫博望侯，上谷太守郝賢衆利侯，將軍李沮、李息及校尉豆如意、中郎將綰皆有功，賜爵關内侯。

霍去病，爲票姚校尉（票姚音飄搖。一説，票音頻妙切，姚音羊召切），再從大將軍。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斬首捕虜二千二十八級，得相國、當戶，斬單于大父行籍若侯產（籍若，胡侯也。產，名也。此人單于祖父之行也。行，音胡良切）[22]，捕季父羅姑比再冠軍（羅姑，名也，亦單于之季父也。比音頻寐切），廼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元狩三年春，以去病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匈奴祭天處，本在栗陽甘泉山下。秦擊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象也。作金人以爲天神之主而祭之，今佛像是其遺法）。其夏，驃騎將軍復與合騎侯數萬騎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祁連山，得胡首虜三萬餘級，裨小王以下十餘人。其後，匈奴渾邪王、休屠王欲降漢，武帝恐其詐，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將兵渡河，渾邪裨王見漢兵多，不欲降，頗遁去。去病馳入，與渾邪王相見，斬其欲亡者八千人，先遣渾邪王詣行在。去病盡將其衆渡河，衆號十萬。廼分處降者於邊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爲屬國。乃以千七百戶益封去病。四年，大將軍衛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右北平二千餘里，直左方兵（直，當也），所斬捕功多於青。以五千八百戶封去病。去病凡六出擊匈奴，其四出以將軍（再出爲票姚校尉也），斬首虜十一萬餘級。渾邪王以衆降數萬，開河西、酒泉之地，西方益少胡寇。其校吏司馬趙破奴封從票侯，校尉高不識宜寇侯，僕多煇渠侯（煇音許韋切），右北平太守路博德邳離侯，北地都尉衛山義陽侯，匈奴歸義復陸支（復音芳日切）杜侯，伊即軒（音若言切）衆利侯。

趙食其，以主爵都尉從大將軍，斬首六百六十級。元狩三年，賜爵關内侯。

楊僕，元鼎五年秋，以主爵都尉爲樓船將軍，與伏波將軍邳離侯路博德平南粤。樓船將軍出豫章，下橫浦，將精卒，先陷尋陿，破石門，得粤船粟，因推而前挫粤鋒，以粤數萬人待伏波將軍。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廼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粤王建德與其相吕嘉皆城守，樓船自擇便處[23]，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攻敗粤人，縱火燒城。遲旦，城中皆降伏波。吕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亡入海。伏波又問降者，知嘉所之，遣人追，故騎校司馬蘇弘得建德，粤郎都稽

得嘉(越中所置也。稽音鷄)。南粵平，伏波將軍益封，樓船將軍以摧鋒陷堅爲將梁侯，又封蘇弘爲海常侯。

韓說(音悦)，元鼎六年秋，以待詔爲横海將軍，與樓船將軍楊僕、中尉王溫舒平東粵。說出句章(會稽之縣)，浮海從東方往，僕出武林，溫舒出梅嶺。元封元年冬，咸入東粵。自兵未往，故粵衍侯吳陽前在漢，漢使歸諭東粵王餘善，不聽。及横海軍至，陽以其邑七百人反，攻粵軍於漢陽。及故粵建成侯敖與繇王居股謀，俱殺粵王餘善，以其衆降横海將軍。爲案道侯[24]，校尉劉福爲繚嫈侯(繚音遼，嫈音嬰)。

李廣利，太初四年爲貳師將軍，擊大宛。宛兵迎擊漢兵，漢兵射敗之。宛兵入保其城，攻之四十餘日，宛貴人殺其王毋寡(毋寡，宛王名，殺漢使者，故誅之)，廼出其馬，令漢自擇，漢軍取其善馬數十匹，中馬以下牝牡三千餘匹，而立宛貴人故時遇漢善者名昧蔡爲宛王(昧音未，蔡音千曷切[25])。貳師將軍之東出(謂旋軍東出)，所過小國聞宛破，皆使其子弟從入貢獻，因爲質焉。封廣利爲海西侯，食邑八千戶。初，貳師起敦煌，爲人多，道上國不能食(起，發也。道上國，近道諸國也。食讀曰飤)，分爲數軍，從南北道。校尉王申生、故鴻臚壺充國等千餘人別至郁成，城守不肯給食。申生去大軍二百里，負而輕之(負，恃也，恃大軍之威而輕敵人[26])，攻郁成急。郁成窺知申生軍少，晨用三千人攻殺申生等[27]，數人脫亡，走貳師(走音奏)。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聞漢已破宛，出郁成王與桀。桀令四騎士縛守詣大將軍。(時多別將[28]，故謂貳師爲大將軍[29]。)上邽騎士趙弟拔劍擊斬郁成王。桀等遂追及大將軍。封趙弟爲新畤侯[30]；軍正趙始成功最多，爲光祿大夫；上官桀敢深入，爲少府；李哆有計謀，爲上黨太守(哆音君野切)；軍官吏爲九卿者三人，諸侯相、郡守、二千石百餘人，千石以下千餘人。

范明友，昭帝元鳳三年，以中郎將爲度遼將軍，將二萬騎出遼東，擊烏桓，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還，封爲平陵侯。

趙充國，昭帝時，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武都反氐(音丁奚切)，定之。還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匈奴王也)。宣帝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神爵元年，先零諸羌反，充國以後將軍引兵至先零所在。虜久屯聚，解弛(解，亭解[31]。弛，放也)，望見大軍，棄車重，欲度湟水(重音直用切)，道阨狹，充國徐行驅之，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音諒)。又與強弩將軍許延壽擊西羌[32]，充國所降復將五千餘人。

常惠，本始二年，以光祿大夫使烏孫。公主及昆彌皆遣使，因惠言："匈奴連發大兵擊烏孫，取車延、惡師地，收其人民去，使使脅求公主，欲隔絕漢。昆彌發國半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公主、昆彌[33]。"於是漢大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出(五將軍謂祁連將軍田廣明、蒲類將軍趙充國、武牙將軍田順、度遼將軍

范明友、前將軍韓增)，以惠爲校尉，持節護烏孫兵。昆彌自將翎侯以下五萬餘騎(翎即翕字也。翎侯，烏孫官號也)，從西方入至右谷蠡庭(谷音鹿，蠡音黎)，獲單于父行及嫂居次[34](匈奴女號，若言公主也。行，胡浪切)，名王騎將以下三萬九千人，得馬牛驢驘橐佗五萬餘匹，羊六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鹵獲。

陳湯，爲西域副校尉，與都護甘延壽破郅支單于，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

段會宗，成帝時爲左曹中郎將。烏孫小昆彌末振將(其名也)殺大昆彌，會病死，漢恨誅不加。元延中，遣會宗發戊巳校尉諸國兵，即誅末振將太子番丘。會宗恐大兵入烏孫，驚番丘，亡逃不可得，即留所發兵墊婁地，選精兵三千弩[35]，徑至昆彌所在，召番丘，責以"末振將骨肉相殺，殺漢公主子孫，未伏誅而死，使者受詔誅番丘。"即手劍擊殺番丘。官屬以下驚恐，馳歸。天子賜會宗爵關內侯。

後漢鄧禹，光武建武元年，以大司徒與積弩將軍馮愔、驍騎將軍樊崇、車騎將軍宗歆、建威將軍鄧尋、赤眉將軍耿訢、軍師將軍左于西討赤眉。既渡汾陰河，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歙引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於衙，禹復破走之。

馮異，建武二年，以孟津將軍引擊陽翟賊嚴終、趙根，破之。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異代禹討之。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群盜稱將軍者十餘輩，皆棄衆降異。異與赤眉遇于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凡五千餘人。三年春，拜異爲征西大將軍，破赤眉於崤底，降男女百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時延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邽，芳丹據新豐(芳作茅[36])，蔣震據霸陵，張邯據長安，公孫守據長陵，楊周據谷口，呂鮪據陳倉，角閎據汧，駱延據盩厔[37]，任良據槐里[38]，各稱將軍，擁兵多者萬餘，少者數千人，轉相攻擊。異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延岑既破赤眉，自稱武安王，拜置牧守，欲據關中，引張邯、任良共攻異。異擊破之，斬首千餘級。諸營保守附岑者皆來降歸異，岑走攻析。異遣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要擊岑，大破之，降其將蘇臣等八千餘人，岑遂自武關走南陽。異乃稍誅擊豪傑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勞者，悉遣其渠帥詣京師，散其衆歸本業，威行關中。唯呂鮪、張邯、蔣震遣使降蜀，其餘悉平。明年，公孫述遣將程焉將數萬人就呂鮪出屯陳倉，異與右扶風趙匡迎擊，大破之，焉退走漢川。異追戰於箕谷，復破呂鮪，營保降者甚衆。其後，蜀復數遣將間出，異輒挫之。六年，朝京師。是時，諸將上隴，爲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兵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征虜將軍祭遵亦破王元於汧。於是使異進軍義渠(北地縣名)，并領北地太守事。青山胡率萬餘人降異。異又擊盧芳將賈覽、匈奴薁鞬日逐王，破之，上郡、安定皆降。異復領安定太守事。九年春，祭遵卒，詔異守征虜將軍，并將其營。及隗囂死，其將王元、周

宗等復立囂子純,猶擁兵據冀,公孫述遣將趙匡等救之,帝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攻匡等,且一年,皆斬之。

岑彭,建武二年行大將軍事,擊荆州,下犨、葉等十餘城。是時南方尤亂。南郡人秦豐據黎丘,自稱楚黎王,略十有二縣;董訢起堵鄉;許邯起杏(南陽復陽縣有聚杏);又更始諸將各擁兵據南陽諸城。彭破杏,降許邯[39],遷征南大將軍。三年夏,光武自將南征,至葉,董訢别將數千人遮道,車騎不可得前。彭奔擊,大破之。車駕既還,令彭率傅俊、臧宫、劉宏等三萬餘人南擊秦豐[40],拔黄郵,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楊於阿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爲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爲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爲舞陰侯。秦豐相趙京舉宜城降,拜爲成漢將軍,與彭共圍豐於黎丘。時田戎擁衆夷陵(《東觀記》曰:田戎,西城人,與同郡人陳義客夷陵,爲群盗。更始元年,義、戎將兵陷夷陵,義自稱黎丘大將軍,戎自稱歸地大將軍[41]。《襄陽耆舊記》曰:戎號周成王,義稱臨江王),聞秦豐被圍,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今四方豪傑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強,猶爲征南所圍,豈况吾邪,降計決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泝沔止黎丘,刻期日當降。而辛臣於後盗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彭,而以書招戎。戎疑必賣己,遂不敢降,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攻戎,數月,大破之。其大將伍公詣彭降,戎亡歸夷陵。帝幸黎丘勞軍,封彭吏士有功者百餘人。彭攻秦豐三歲,斬首九萬餘級,豐餘兵裁千人,又城中食且盡。帝以豐轉弱,令朱祐代彭守之,使彭與傅俊南擊田戎,大破之,遂拔夷陵,追至秭歸。戎與數十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衆數萬人。十一年春,彭與大司馬吴漢及誅虜將軍劉隆、輔威將軍臧宫、驍騎將軍劉歆,發南陽、武陵、南郡兵,又發桂陽、零陵、長沙委輸棹卒,凡六萬餘人(棹卒,持棹行船者。一作櫂,音直教切),騎五千匹,皆會荆門。吴漢以三郡棹卒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爲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之事,一由征南公爲重而已。"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奇船逆流而上[42],直衝浮橋,而攢柱鉤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摧燒。彭復悉軍順風竝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彭上劉隆爲南郡太守,自率臧宫、劉歆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耆老,爲言大漢哀愍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爲人除害,讓不受其牛酒。百姓皆大悦,爭開門降。詔彭守益州牧,所下郡,輒行太守事。彭到江州,以田戎食多,難卒拔,留馮駿守之,自引兵乘利直指墊江,攻破平曲,收其米數十萬石。公孫述使其將延

岑、吕鮪、王元及其弟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黄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宫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

賈復，建武元年，以執金吾先渡河，攻更始將朱鮪於洛陽。與白虎公陳僑戰，連破降之。二年，與騎都尉陰識、驍騎將軍劉植、南度王祉津擊更始郾王尹尊[43]，連破之。月餘，尊降，盡定其地。引東擊更始淮陽太守暴汜，汜降，屬郡悉定。其秋，南擊召陵、新息，平定之。明年春，遷左將軍，别擊赤眉於新城、澠池間，連破之。

吳漢爲大司馬，以建武二年率大司空王梁、建義大將軍朱祐、大將軍杜茂、執金吾賈復、揚化將軍堅鐔、偏將軍王霸、騎都尉劉隆、馬武、陰識，共擊檀鄉賊於鄴東漳水上，大破之，降者十餘萬人。復率諸將擊鄴西山賊黎伯卿等，及河內脩武，悉破諸屯聚。復進兵南陽，擊宛、涅陽、酈、穰、新野諸城，皆下之。引兵南，與秦豐戰黄郵水上，破之。又與偏將軍馮異擊昌城五樓賊張文等，又攻銅馬、五幡於新安，皆破之。明年春，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擊青犢於軹西，大破降之。明年，又率陳俊及前將軍王梁，擊五校賊於臨平，追至東郡箕山，大破之。北擊清河長直及平原五里賊，皆平之。(長直一作長植[44]，在河南，不得言北擊，當是賊號，或地名也。)時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鬲音革，縣名，屬平原郡。五姓，蓋當土強宗豪右也。)漢大破其衆[45]，因追討餘黨至無鹽(縣名，屬東平)，進擊勃海，皆平之。又從征董憲，圍朐城。明年春，拔朐，斬憲，東方悉定。十一年春，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及彭破荆門，長驅入江關，漢留夷陵，裝露橈船(橈，短楫也，音人遙切[46])，將南陽兵及弛刑募士三萬人泝江而上。會岑彭爲刺客所殺，漢幷將其軍。十二年春，與公孫述將魏黨、公孫永戰於魚涪津，大破之。十五年，復率揚武將軍馬成、捕虜將軍馬武北擊匈奴，徙雁門、代郡、上谷吏人六萬餘口，置居庸、常山關以東[47]。十八年，蜀郡守將史歆反於成都，自稱大司馬，攻太守張穆，穆踰城走廣都。歆遂移檄郡縣，而宕渠楊偉、朐忍徐容等，起兵各數千人以應之。帝以歆昔爲岑彭護軍，曉習兵事，故遣漢率劉尚及大中大夫臧宫將萬餘人討之。漢入武都，乃發廣漢、巴、蜀三郡兵圍成都，百餘日城破，誅歆等。漢乃乘桴沿江下巴郡，楊偉、徐容等惶恐解散，漢誅其渠帥二百餘人，徙其黨與數百家於南郡而還[48]。

蓋延，建武二年，以虎牙將軍南擊敖倉，轉攻酸棗、封丘，皆拔。其夏，督駙馬都尉馬武、騎都尉劉隆、護軍都尉馬成、偏將軍王霸等南伐劉永，先攻拔襄邑，進取麻鄉(縣名，故城在今碭山縣東北)，遂圍劉永於睢陽[49]。數月，盡收野麥，夜梯其城入。永驚懼，引兵走出東門。延追擊，大破之。永棄軍走譙，延進攻，拔薛，斬其魯郡太守，而彭城、扶陽、杼秋、蕭皆降。又破永沛郡太守，斬之。永將蘇茂、佼強、周建等三萬餘人共

攻延，延與戰於沛西，大破之。永軍亂，遁沒溺死者大半。永棄城走湖陵，蘇茂奔廣樂。延遂定沛、楚、臨淮。三年，睢陽復反城迎劉永，延復率諸將圍之百日，收其野穀。永乏食，突走。延追擊，盡得輜重。永爲其將所殺，永弟防舉城降。四年春，延又擊蘇茂、周建於蘄，進與董憲戰留下，皆破之。因率平敵將軍龐萌攻西防[50]，拔之。復追敗周建、蘇茂於彭城，茂、建亡奔。後從征董憲於昌慮，皆破平之。六年春，遣屯長安。九年，隗囂死，延西擊街泉、略陽、清水諸屯聚[51]，皆定。

陳俊，建武五年，以琅邪太守行大將軍事，將兵擊董憲於贛榆（贛榆，縣名，屬東海郡，贛音貢）。進破朐賊孫陽，平之。八年，張步畔還琅邪，俊追討，斬之。帝美其功，詔俊得專征青、徐。

臧宮爲騎都尉，建武二年，將突騎與征虜將軍祭遵擊更始將左防、韋顏於沮陽（韋一作韓）、酈[52]，悉降之。三年[53]，將兵徇江夏，擊代鄉、鐘武、竹里，皆下之。光武使大中大夫持節拜宮爲輔威將軍。七年，擊梁郡、濟陰，皆平之。十一年，與諸將伐公孫述。軍至平陽鄉，蜀將王元舉衆降。進拔綿竹，破涪城，斬公孫述弟恢，復攻繁、郫。前後收得節五，印綬千八百。是時，大司馬吳漢亦乘勝進營逼成都。宮連屠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洛郭門，歷成都城下，至吳漢營，飲酒高會。漢見之甚歡，謂宮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炤。然窮寇難量，還營願從他道矣。"宮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之。進軍咸門，與吳漢竝滅公孫述。

校勘記

[1]裴駰，原作"崔駰"，據《史記・李牧傳》裴駰《集解》改。

[2]名，原作"明"，據《史記・李牧傳》裴駰《集解》改。

[3]辛，原作"卒"，據《史記・李牧傳》改。

[4]桓，原作"栢"，據《史記・李牧傳》改。

[5]《齊世家》，原作"《趙世家》"，據《史記・廉頗傳》裴駰《集解》改。

[6]疑，原作"實"，據《史記・廉頗傳》裴駰《集解》改。

[7]單，原作"丹"，據《史記・廉頗傳》裴駰《集解》改。

[8]此，原作"北"，據《史記・白起傳》裴駰《集解》改。

[9]《史記・白起傳》無"五"字，當是衍文。

[10]坐，《漢書・周勃傳》顏師古注作"沙"，疑"坐"誤。

[11]降，原作"絺"，據《漢書・周勃傳》及顏師古注改。

[12]"抵"字原脱，據《漢書・周勃傳》補。

[13]"之"當是衍文。若然，則"降"字當連下句讀。

[14]卯，《漢書・樊噲傳》作"卬"。

[15]"大將"二字當是衍文。

[16]八十八,《漢書·樊噲傳》作“八十七”。

[17]身,原作“貞”,據《漢書·灌嬰傳》改。

[18]别破,原作“破别”,據《漢書·靳歙傳》改。

[19]二十二,《漢書·靳歙傳》作“二十三”。

[20]王,原作“上”,據《漢書·靳歙傳》改。

[21]沮,《漢書·衛青傳》作“沮”。“沮音旦門”,疑有誤。《漢書·衛青傳》顔師古注作“沮音俎”。

[22]籍,《漢書·霍去病傳》作“藉”。

[23]船,原訛作“煩”,據《漢書·西南夷兩粤朝鮮傳》改。

[24]案,《漢書·西南夷兩粤朝鮮傳》作“按”。又,封侯者爲韓説。

[25]蔡,原作“察”,“千”,原作“干”,據《漢書·李廣利傳》及顔師古注改。

[26]恃,原作“持”,據《漢書·李廣利傳》改。

[27]二,《漢書·李廣利傳》作“三”。

[28]别,原訛作“利”,據《漢書·李廣利傳》改。

[29]貳,原作“二”,據《漢書·李廣利傳》改。

[30]畤,原作“時”,據《漢書·李廣利傳》改。

[31]此注,《漢書·趙充國傳》顔師古注作“解讀曰懈”。

[32]“延”字原脱,據《漢書·趙充國傳》補。

[33]唯,原作“爲”,據《漢書·常惠傳》改。

[34]“獲”字原脱,據《漢書·常惠傳》補。

[35]千,《漢書·段會宗傳》作“十”。

[36]此處《後漢書·馮異傳》李賢注作“《續漢書》‘芳’作‘茅’”。

[37]駱延,原作“駱蓋延”,“蓋”衍,據《後漢書·馮異傳》删。

[38]此處有脱文,《後漢書·馮異傳》作“任良據鄠,汝章據槐里”。

[39]許,原作“訢”,據下文文意及《後漢書·岑彭傳》改。

[40]寵,《後漢書·岑彭傳》作“宏”。

[41]歸,《後漢書·岑彭傳》李賢注引《東觀記》作“埽”。

[42]此句前原衍“彭”字,據文意及《後漢書·岑彭傳》删。

[43]王社,《後漢書·賈復傳》作“五社”。

[44]植,《後漢書·吳漢傳》李賢注引《東觀記》及《續漢書》皆作“埴”。

[45]據《後漢書·吳漢傳》,此下四句所叙非擊鬲縣五姓掃叛之事,此前當有誤脱漏鈔。

[46]遙,原作“連”,據《後漢書·吳漢傳》改。

[47]“山”字原脱,據《後漢書·吳漢傳》補。

[48]於南郡而還,《後漢書·吳漢傳》作“於南郡、長沙而還。”

[49]睢,原作“淮”,據《後漢書·蓋延傳》改。

[50]敵,《後漢書·蓋延傳》以爲系“狄”之訛,可從。

[51]清,原作“青”,據《後漢書·蓋延傳》改。

[52]沮,《後漢書·臧宫傳》以爲當系“涅”之訛。

[53]三,《後漢書·臧宫傳》作“五”。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四十九

將帥部(十)

立功第二

後漢耿弇,建武初,以建威大將軍與驃騎大將軍景丹、强弩將軍陳俊攻厭新賊於敖倉,皆破降之。三年,延岑自武關出攻南陽,下數城,穰人杜弘率其衆以從岑。弇與岑等戰於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生獲其將士五千餘人,得印綬三百。杜弘降,岑與數騎遁走東陽。四年,與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等擊望都、故安西山賊十餘營,皆破之。五年,與大司馬吴漢擊富平,獲索賊於平原,大破之,降者四萬餘人。因詔弇進討張步。弇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泰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以度(朝陽,縣名,屬濟南郡)。攻祝阿、臨淄,皆拔之。令軍中毋得妄掠劇下,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即其營而破之。今大耿兵少於彼,又皆疲勞,何足摧乎?"乃與三弟藍、弘、壽及故大槍渠帥董異等兵號二十萬[1],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董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宫壞臺望之[2](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宫,中有壞臺池),視歆等鋒交,乃自出精兵以横突步陳城下,大破之。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弇明旦復勒兵出,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城中溝塹皆滿。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爲伏以待之(兩旁伏兵如鳥之翼),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脒水上(鉅脒,水名,一名巨洋水,在今青州壽光縣西)[3],八九十里僵尸相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淄自勞軍。弇因復追步,步奔平壽,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弇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旅還京師。六年,西拒隗囂,屯兵於漆。八年,從上隴。明年,與中郎將來歙分部徇安定、北地諸營堡,皆下之。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

姚期,建武元年,以魏郡太守行大將軍事,擊更始將卓京於鄴城,破之,斬首六百餘級。京亡入山,追斬其將校數十人,獲京妻子。進擊檀鄉五校賊於繁陽內黄,復斬數

百級。

祭遵,建武二年,以征虜將軍與驃騎將軍景丹、建義大將軍朱祐、漢忠將軍王常、騎都尉王梁、臧宫等入箕關,南擊弘農、厭新、伯華、蠻中賊(伯華,聚名),大破之。時新城蠻中山賊張滿(新城,縣名,今伊闕縣)屯結險隘爲人害,詔遵攻拔,生獲之。遵引兵南擊鄧奉弟終於杜衍,破之。(杜衍,縣名,屬南陽郡。)涿郡太守張豐執使者舉兵反,自稱無上大將軍,與彭寵連兵。四年,遵與朱祐及建威大將軍耿弇、驍騎將軍劉喜俱擊之。遵兵先至,急攻豐,豐功曹孟厷執豐降(厷音古弘切),諸將皆引還。遵受詔屯良鄉,拒彭寵,因遣護軍傅玄襲擊寵將李豪於潞,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相拒歲餘,數挫其鋒,黨與多降者。及寵死,遵進定其地。六年春,光武遣諸將伐公孫述,以遵爲前行。隗囂使其將王元拒隴坻,遵進擊,破之,追至西關。及諸將到,與囂戰,竝敗,引退下隴。乃詔遵軍汧,耿弇軍漆,征西大將軍馮異軍栒邑,大司馬吴漢等還屯長安。自是後,遵數挫隗囂。

耿純,建武四年,以東郡太守將兵擊更始東平太守范荆。荆降,進擊泰山、濟南及平原賊,皆平之。

朱祐,建武三年,以建義大將軍擊新野、隨,皆平之。(隨,縣名,屬南陽郡,故城在今隨州隨縣。)延岑自敗於穰,遂與秦豐將張成合,祐率征虜將軍祭遵與戰於東陽,大破之(東陽,聚名,在南陽),臨陣斬成,延岑敗走歸豐,祐收得印綬九十七。進擊黄郵,降之。四年,率破姦將軍耿植代征南大將軍岑彭圍秦豐於黎丘[4],破其將張康於蔡陽,斬之。明年夏,城中窮困,豐乃將其母、妻子九人肉袒降祐。祐還與騎都尉臧宫會擊延岑餘黨陰、酇、築陽三縣賊,悉平之。

景丹,建武二年,以驃騎大將軍與建威大將軍耿弇、建義大將軍朱祐、執金吾賈復、偏將軍馮異、強弩將軍陳俊、左曹王常、騎都尉臧宫等,從擊破五校於羛陽(聚名),降其衆五萬人。

王梁,建武二年,以中郎將行執金吾事,北守箕關,擊赤眉別校,降之。三年春,轉擊五校,追至信都、趙國,破之,悉平諸屯聚。四年春,擊肥城、文陽,拔之。(肥城,縣名,屬泰山郡。文音汶,故城在兗州泗水縣西。)進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擊佼強、蘇茂於楚、沛間,拔大梁、齧桑(縣名,或曰城名),而捕虜將軍馬武、偏將軍王霸亦分道竝進,歲餘,悉平之。

杜茂,建武二年,以大將軍與中郎將王梁擊五校賊於魏郡、清河、東郡,悉平諸營堡,降其持節大將三十餘人,三郡清靜。明年,以驃騎大將軍擊沛郡,拔芒(芒,縣名,復名臨睢)。時西防復反,迎佼強。五年春,率捕虜將軍馬武進攻西防,數月拔之。

馬成,建武四年,以揚武將軍督誅虜將軍劉隆、振威將軍宋登、射聲校尉王常發會稽、丹陽、九江、六安四郡兵,擊李憲,圍憲於舒。歲餘,城中食盡,乃攻之,遂屠舒,斬李

憲，追擊其黨與，盡平江淮地。九年，代來歙守中郎將，率武威將軍劉尙等破河池，遂平武都。（河池，今鳳州縣，一名九池。）

劉隆，建武四年，以誅虜將軍討李憲，平之。十七年，以中郎將副伏波將軍馬援擊交趾蠻夷徵側等，隆別於禁谿口破之（交趾郡麊泠縣有金溪穴，相傳音訛，謂之禁溪，側等所敗處也，其地今岑州新昌縣也。麊音鹿，泠音零），獲其帥徵貳（徵側之妹），斬首千餘級，降者二萬餘人。

傅俊，建武三年，以積弩將軍與征南大將軍岑彭擊破秦豐，因將兵徇江東，楊州悉定。

堅鐔，建武元年，以揚化將軍與諸將攻洛陽，而朱鮪別將守東城者爲反間，私約鐔晨開上東門（上東門，洛陽故城東面北頭第一門），鐔與建義大將軍朱祐乘朝而入，與鮪大戰武庫下（洛陽建始殿東有大倉，倉東有武庫藏兵之所），殺傷甚衆，至旦食乃罷，朱鮪繇是遂降。又別擊內黃，平之。

馬武，建武四年，以騎都尉與虎牙將軍蓋延等討劉永。武別擊濟陰，下成武、楚丘，拜捕虜將軍。明年，龐萌反攻桃城，武先與戰，破之。

李通，建武六年，以前將軍領破姦將軍侯進、捕虜將軍王霸等十營擊漢中賊，公孫述遣兵救，通等與戰於西城，破之。

王常，建武二年，以漢忠將軍北擊河間、漁陽，平諸屯聚。五年秋，攻拔湖陵。又別率騎都尉王霸共平沛郡賊（苗虛也）。七年，爲橫野大將軍，別擊破隗囂將高峻於朝那（縣名，屬安定郡）。囂遣將過烏氏，常要擊破之。轉降保塞羌諸營壁，皆平之。九年，擊內黃賊，破之。

來歙，建武八年，以中郎將與征虜將軍祭遵襲隗囂之略陽。遵道病還，分精兵隨歙，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番音船。番須、回中並地名）徑至略陽（徑，直也），斬隗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及隗囂平，詔歙率征西大將軍馮異、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揚威將軍馬成、武威將軍劉尙入天水，擊破公孫述將田弇、趙匡。明年，攻拔落門（聚名），隗囂之黨周宗、趙恢及天水屬縣皆降。歙又率蓋延、劉尙及大中大夫馬援等進擊羌於金城，大破之，斬首虜數千人，獲牛羊萬餘頭，穀數十萬斛。

竇融，建武六年，以河西大將軍率諸郡守將兵入金城。初，更始時，先零羌封何諸種殺金城太守，居其郡。隗囂使使賂遺封何，與共結盟，欲發其衆。融等因軍出，進擊封何，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得牛馬羊萬頭，穀數萬斛。因竝河揚威武（竝音蒲浪切），同候車駕[5]。時大兵未進，融乃引還。

王霸，建武八年，以討虜將軍屯函谷關，擊滎陽、中牟盜賊，皆平之。十年，與吳漢等四將軍六萬人出高柳，擊賈覽。詔霸與漁陽太守陳訢將兵爲諸軍鋒，匈奴左南將軍將數千騎救覽，霸等連戰於平城下，破之，追出塞，斬首數百級。

張宗爲大中大夫,建武八年,潁川桑中盜賊群起,宗將郡兵擊定之。後青冀盜賊屯聚山澤,宗以謁者督諸郡兵討平之。十六年,琅邪北海盜賊復起,宗督二郡兵討之,乃設方略,明購賞,皆悉破散。於是沛、楚、東海、臨淮郡賊懼其威武,相捕斬者數千人,青徐震慄。

劉尚,建武九年,以武威將軍從征西大將軍馮異入天水,擊公孫述將田弇等。明年,與中郎將來歙擊羌於金城,大破之。十八年,夷渠帥揀蠶與姑復、楪榆、梇棟、連然、滇池、建怜、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益州太守繁勝與戰而敗,退保朱提。十九年,遣尚發廣漢、犍爲、蜀郡人及朱提夷,合萬三千人擊之。尚軍遂度瀘水,入益州界,群夷聞大兵至,皆棄壘奔,尚獲其羸弱、穀畜。二十年,進兵與揀蠶等連戰數月,皆破之。明年正月,追至不韋,斬揀蠶帥,凡首虜七千餘人,得生口五千七百人,馬三千匹,牛羊三萬餘頭,諸夷悉平。

馬援,建武十一年,以隴西太守發步騎三千人,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斬首數百級,獲馬牛羊萬餘頭,守塞諸羌八千餘人詣援降。諸種有數萬,屯聚寇鈔,拒浩亹隘,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之。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潰,復遠徙唐翼谷口[6],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凡斬首千餘級。援以兵少,不得窮追,收其穀糧畜產而還。十三年,武都三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吏,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羌在山,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亡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靜。十七年,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攻沒其郡,九眞、日南、合浦蠻夷皆應之,寇略嶺外六十餘城,側自立爲王。於是璽書拜援伏波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爲副,督樓船將軍段志等南擊交趾。軍至合浦而志病卒,詔援并將其兵,遂緣海而進,隨山刊道千餘里(刊,除也)。十八年春,軍至浪泊上,與賊戰,破之,斬首數千級,降者萬餘人。援追徵側等至禁谿,數敗之,賊遂散走。明年正月,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又將樓船大小二千餘艘,戰士二萬餘人,進擊九眞賊徵側餘黨都羊等,自無功至居風(無功、居風二縣,竝屬九眞郡。居風,今愛州[7]),斬獲五千餘人,嶠南悉平(援至交趾,立銅柱,爲漢之極界也)。二十五年春,擊武陵五溪蠻夷,至臨鄉(屬武陵),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

竇固,明帝永平十五年,以奉車都尉與騎都尉耿忠屯涼州。明年,固與忠率酒泉、敦煌、張掖甲卒及盧水羌胡萬二千騎,出酒泉塞至天山(即祁連山也,在西州交河縣東),擊呼衍王,斬首千餘級。呼衍王走,追至蒲類海(今名婆悉海,在定州蒲昌縣東南)。明年,復出玉門,擊西域,固遂破白山,降車師。

耿秉,永平十七年,以駙馬都尉與奉車都尉竇固合兵萬四千騎,出白山,擊車師後王,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十餘萬頭。後王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其前王

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章和二年,以征西將軍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大破之,封美陽侯。

馬防爲城門校尉。章帝建初二年,金城、隴西、保塞羌皆反,拜防行車騎將軍事,以長水校尉耿恭副,將北軍五校兵及諸郡積射士三萬人擊之。軍到冀,而羌豪布橋等圍南部都尉於臨洮,防欲救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防乃别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爲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爲大營,多樹幡幟,揚言大兵旦當進,羌候見之,馳還言漢兵盛不可當。明旦,遂鼓譟而前,羌虜驚走,因追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防開以恩信,燒當種皆降,唯布橋等三萬餘人在臨洮西南望曲谷。十二月,羌又敗耿恭司馬及隴西長史於和羅谷,死者數百人。明年春,防遣司馬夏駿將五千人從大道向其前,潛遣司馬馬彭將五千人從間道衝其心腹,又令將兵長史李調等將四千人繞其西,三道俱擊,復破之,斬獲千餘人,得牛羊十餘萬頭。羌退走,夏駿追之,反爲所敗。防乃引兵與戰於索西,又破之。(索西,縣名,在岷州和政縣東,亦名臨洮東城。)布橋迫急,將種人萬餘降。還拜車騎將軍。

班超,建初八年,以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鎮西域。(鼓吹、幢麾皆大將所有,超非大將,故云假。)後四年,超發于窴諸國兵二萬五千人擊莎車,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威震西域。永元三年,以超爲都護。六年秋,超遂發龜兹、鄯善等八國兵合七萬人及吏士賈客千四百人,討焉耆,焉耆王廣、尉黎王汎及北鞬支等三千人詣超降。超收廣、汎等於陳睦故城,斬之,傳首京師。因縱兵抄掠,斬首五千餘級,獲生口萬五千人,馬畜牛羊三十餘萬頭,更立右侯元孟爲焉耆王。超留焉耆半歲,慰撫之,於是西域五十餘國悉皆納貢内屬焉。明年,封超爲定遠侯,邑千戶。

張紆,章和元年,以隴西太守代傅育爲護羌校尉,將萬人屯臨羌。是時,迷吾既殺傅育,狃伏邊利,復與諸種步騎七千人入金城塞。紆遣從事司馬防將千餘騎及金城兵會戰於大乘谷,迷吾兵敗走,因譯使欲降,紆納之。遂將衆人詣臨羌縣,紆設兵大會,施毒酒中,羌飲醉,紆因自擊,伏兵起,誅殺酋豪八百餘人,斬迷吾等五人頭,以祭育冢。復故兵擊在山谷間者[8],斬首四百餘級,得生口二千餘人。

竇憲,和帝永元元年,以車騎將軍與執金吾耿秉各將四千騎及南匈奴左谷蠡王師子(師子,其名)萬騎,出朔方鷄鹿塞,南單于屯屠河(屯屠河,單于名)將萬餘騎出滿夷谷,度遼將軍鄧鴻(禹少子)及緣邊義從羌胡八千騎,與左賢王安國萬騎出椆陽塞(椆音固,在五原郡),皆會涿邪山。憲分遣副校尉閻盤、司馬耿譚、耿夔將左谷蠡王師子、右呼衍王須訾等(今呼延姓是其後,須訾,名也),精騎萬餘,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虜衆奔潰,單于遁走。追擊諸部,遂臨私渠北鞮海[9](匈奴縣海名也),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於是,溫犢須、日逐、溫吾、夫渠王柳鞮等八十一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憲與耿秉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而還。詔拜憲大將

軍。

耿夔，永元三年，以大將軍左校尉將精騎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庭，于金微山斬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單于與數騎脱亡，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去塞五千餘里而還，自漢出師所未嘗至也。乃封夔粟邑侯(故城在今同州白水西北)。永初三年，南單于檀反畔，夔以遼東太守率鮮卑及諸郡兵屯雁門，與車騎將軍何熙共擊之。熙推夔爲先鋒，而遣其司馬耿溥、劉祉將二千人與夔俱進。到屬國故城，單于遣薁鞬日逐王三千餘人遮漢兵。夔自擊其左，令鮮卑攻其右，虜遂敗走，追斬千餘級，殺其名王六人，獲穹廬車重千餘兩，馬畜牲口甚衆。

梁慬，殤帝延平元年，以西域副校尉行至河西。會西域諸國反叛，攻都護任尚於疏勒。尚上書求救，詔慬將河西四郡羌胡五千騎馳赴之，慬未至而尚已得解。會徵尚還，以騎都尉段禧爲都護，西域長史趙博爲騎都尉。禧、博守它乾城，它乾城小，慬以爲不可固，乃譎説龜兹王白霸，欲入共保其城，白霸許之。吏人固諫，白霸不聽。慬既入，遣將急迎禧、博，合軍八九千人。龜兹吏人竝叛其王，而與溫宿、姑墨數萬兵反，共圍城。慬等出戰，大破之。連兵數月，胡衆敗走，乘勝追擊，凡斬首萬餘級，獲生口數千人，駱駝畜産數萬頭，龜兹乃定。二年春，還至敦煌。會衆羌反叛，朝廷大發兵西擊之，逆詔慬留爲諸軍援。慬至張掖日勒。羌諸種萬餘人攻亭候[10]，殺略吏人。慬進兵擊，大破之，乘勝追至昭武，虜遂散走，其能脱者十二三。及至姑臧，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慬降，竝慰譬遣還故地，河西郡復安。慬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迫近園陵，即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關(縣名，在武功縣北)。慬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獲馬畜財物甚衆，羌遂奔散。朝廷嘉之，數璽書勞勉，委以西方事，令爲諸軍節度。三年，詔慬行度遼將軍事，與中郎將龐雍共擊匈奴薁鞬日逐王，破之。

鄧遵爲度遼將軍。安帝元初六年秋，鮮卑入馬城塞，殺長吏，遵發積射士三千人及中郎將馬續，率南單于與遼西右北平兵馬會出塞，追擊鮮卑，大破之，獲生口及牛羊財物甚衆。

馬賢爲護羌校尉。永寧元年，上郡沈氏種羌五千餘人復寇張掖，賢與戰，破之，斬首千八百級，獲生口千餘人，牛馬羊以萬數，餘虜悉降。時當煎種大豪飢五等以賢兵在張掖，乃乘虚寇金城，賢還軍追之出塞，斬首數千級而還。燒當、燒何種聞賢軍還，率二千餘人復寇張掖，殺長吏。初，飢五同種大豪盧忽、忍良等千餘戶，别留允而首施(首施，猶首鼠也)兩端。建光元年春，賢率兵召盧忽，斬之，因放兵擊其種人，首虜二千餘人，掠馬牛羊十萬頭，忍良等皆亡出塞。璽書封賢安亭侯，食邑千戶。陽嘉三年，種羌良封等寇隴西、漢陽，詔拜賢爲謁者，鎮撫諸種，校尉馬續遣兵擊良封，斬首千八百級，獲馬牛羊五萬餘頭，良封親屬竝詣賢降。賢復進擊羌且吕，且吕等率諸種十餘萬詣涼州刺史降。

班勇，延光二年，以西域長史將兵五百人出屯柳中。明年正月，勇至樓蘭，以鄯善歸附，特加三綬。而龜茲王白英猶自疑未下，勇開以恩信，白英乃率姑墨、溫宿自縛詣勇降。勇因發其兵步騎萬餘人到車師前王庭[11]，擊走匈奴伊蠡王於伊和谷，收得前部五千餘人，於是前部始復開通。還，屯田柳中。四年秋，勇發敦煌、張掖、酒泉六千騎及鄯善、疏勒、車師前部兵擊後部王軍就（軍就，名也），大破之，首虜八千餘人，馬畜五萬餘頭。捕得軍就及匈奴持節使者，將至索班沒處斬之，以報其耻（元初六年，敦煌太守曹宗遣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數月，北單于與車師後部攻沒班），傳首京師。永建元年，更立後部故王子加特奴爲王。勇又使別校誅斬東且彌王，亦更立其種人爲王（且音子余反），於是車師六國悉平。其冬，勇發諸國兵擊匈奴呼衍王，呼衍王亡走，其衆二萬餘人皆降。捕得單于從兄，勇使加特奴手斬之，以結車師匈奴之隙。北單于自將萬餘騎入後部，至金且谷，勇使假司馬曹俊馳救之。單于引去，俊追斬其貴人骨都侯，於是呼衍王遂徙居梧河上[12]。是後，車師無復虜迹，城郭皆安。

耿曅爲烏桓校尉。順帝永建二年，遼東鮮卑六千餘騎寇遼東玄菟，曅發緣邊諸郡兵及烏桓，率衆王出塞擊之，斬首數百級，大獲其生口、牛馬什物，鮮卑乃率種衆三萬人詣遼東乞降。

張奐，桓帝永壽元年爲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奐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據龜茲，共擊薁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延熹元年，鮮卑寇邊，奐率南單于擊之，斬首數百級。後爲度遼將軍，數載間，幽、并清靜。九年春，徵拜大司農。鮮卑聞奐去，遂招結南匈奴、烏桓數道入塞，或五六千騎，或三四千騎，寇掠緣邊九郡，殺略百姓。秋，鮮卑復率八九千騎入塞，誘引東羌與共盟詛。於是上郡沈氐、安定先零諸種共寇武威、張掖，緣邊大被其毒，朝廷以爲憂。復拜奐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及度遼、烏桓二營（明帝置度遼將軍，屯五原曼柏縣[13]。《漢官儀》："烏桓校尉屯上谷郡寧縣"[14]，故曰二營），兼察刺史、二千石能否，賞賜甚厚。匈奴、烏桓聞奐至，因相率還降，凡二十萬口。奐但誅其首惡，餘皆慰納之。唯鮮卑出塞去。永康元年春，東羌先零五六千騎寇關中，圍祋祤，掠雲陽。夏，復攻沒兩營，殺千餘人。冬，羌岸尾、摩蟞等（蟞音必薛反）脅同種復鈔三輔。奐遣司馬尹端、董卓並擊，大破之，斬其酋豪，首虜萬餘人，三州清定。

段熲，字紀明。永壽二年，以中郎將擊琅邪賊東郭竇、公孫舉等三萬人，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皆降散。封紀明爲列侯。延熹二年，遷護羌校尉，會燒當、燒何、當煎、勒姐等八種羌（姐，紫且反）寇隴西、金城塞，紀明將兵及湟中義從羌萬二千騎出湟谷，擊破之。追討南度河，使軍吏田晏、夏育募先登，懸索相引，復戰於羅亭，大破之，斬其酋豪以下二千級，獲生口萬餘人，虜皆奔走。明年春，餘羌復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攻沒

鉅鹿塢，殺屬國吏民，又招同種千餘落，并兵晨奔紀明軍。紀明下馬大戰，至日中，刀折矢盡，虜亦引退。紀明追之，且闘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四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出塞二千餘里，斬燒何大帥，首虜五千餘人。又分兵擊石城羌，斬首溺死者千六百人。燒當種九千餘口詣紀明降。又雜種羌屯聚白石，紀明復進擊，首虜三千餘人。冬，勒姐、零吾種圍允街，殺略吏民，紀明排營救之，斬獲數百人。五年，遷幷州刺史。滇那等諸種羌五六千人寇武威、張掖、酒泉[15]，燒人廬舍。六年，寇勢轉盛，涼州幾亡。冬，復以紀明爲護羌校尉，秉鐸之職[16]。七年春，羌封僇、良多、滇那等（僇，良遂反，又力救反）酋豪三百五十六人率三千落詣紀明降[17]。當煎、勒姐種猶自屯結。冬，紀明將萬餘人擊破之，斬其酋豪，首虜四千餘人。八年春，復擊勒姐種，斬首四百餘級，降者二千餘人。夏，進軍擊當煎種於湟中，紀明兵敗，被圍三日，用隱士樊志張策，潛師夜出，鳴鼓還戰，大破之，首虜數千人。紀明遂窮追，展轉山谷間，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飢困敗散，北略武威間。紀明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人，馬牛羊八百萬頭，降者萬餘落。封紀明都鄉侯，邑五百戶。永康元年，當煎諸種復反，合四千餘人，欲攻武威，紀明復追擊於鸞鳥，大破之，殺其渠帥，斬首三千餘級，西羌於此弭定。建寧元年春，紀明將兵萬餘人，齎十五日糧，從彭陽直指高平，與先零諸種戰於逢義山。虜兵盛，紀明衆恐。乃令軍中張鏃利刃，長矛三種[18]，挾以強弩，列輕騎爲左右翼。激怒兵將曰："今去家數千里，進則事成，走必盡死，努力共功名。"因大呼，衆皆應聲騰赴。紀明馳騎於傍，突而擊之，虜衆大潰，斬首八千餘級，獲馬牛羊二十八萬頭。夏，紀明復追羌出橋門（谷門），至走馬水上。尋聞虜在奢延澤（即上郡奢延縣界[19]），乃將輕兵兼行，一日一夜二百餘里，晨及賊，擊破之。餘虜走向落川，復相屯結。紀明乃分遣騎司馬田晏將五千人出其東，假司馬夏育將二千繞其西，羌分六七千人攻圍晏等，與戰，羌潰走。紀明急進，與晏等共追之於令鮮水上[20]（水名，在其州張掖界縣）。士卒飢渴，乃勒衆推方奪其水（推方謂方頭競進也[21]），虜復走。紀明遂與相連綴，且闘且引，及於靈武谷（靈武，縣名，有谷）。紀明乃被甲先登，士卒無敢後者。羌遂大敗，棄兵而走。追之三日三夜，士皆重繭（繭，足下傷起，形如繭）。既到涇陽，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二年，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紀明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廩，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夏，紀明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十五里[22]，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羌悉衆攻之，厲聲問曰[23]："田晏、夏育在此不[24]？湟中義從羌悉在何面[25]？今日欲決死生。"軍中恐，晏等勸激兵士，殊死大戰，遂破之。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兵守諸谷上下門。紀明規一舉滅之，不欲復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西縣屬天水郡。）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虜乃覺之，遂攻晏等，分遮汲水道。紀明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卻走。因與愷等挾

東西山，縱兵擊破之，羌復敗。紀明追至谷上下門窮山深谷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牛馬騾驢氈裘廬帳什物，不可勝數。馮禪等所招降四千人，分置安定、漢陽、隴西三郡，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千六百餘級，獲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頭，費用四十四億，軍士死者四百餘人。更封新豐縣侯，邑萬戶。

皇甫規，延熹四年，以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叛羌零吾等，破之，斬首八百級。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觀降者十餘萬。

皇甫嵩，靈帝中平元年，以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儁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兵四萬人[26]，嵩、儁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黄巾，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儁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黄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脱於西華，竝破之。餘賊降散，三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黄巾卜已於倉亭，生禽卜已，斬首七萬餘級。是時，北中郎將盧植、東中郎將董卓討張角，竝無功而還，乃詔嵩進兵討之。嵩與張角弟梁戰於廣宗（今貝州宇城縣）。梁衆精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鷄鳴馳赴其陳，戰至晡時，大破之，斬梁，獲首三萬級，赴河死者五萬許人，焚車重三萬餘兩，悉虜其婦子，繫獲甚衆。角先已病死，乃剖棺戮尸，傳首京師。嵩復與鉅鹿太守馮翊郭回攻角弟寶於下曲陽[27]，又斬之，斬獲十餘萬人，築京觀於城南。即拜嵩爲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百姓歌曰："天下亂兮市爲墟，母不保子兮妻失夫，賴得皇甫兮復安居。"

朱儁，中平元年以右中郎將、持節，與左中郎將皇甫嵩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封西鄉侯。遷鎮賊中郎，擊南陽黄巾趙引于宛，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儁又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南陽太守秦頡積忿忠，遂殺之。餘衆懷不自安，復以孫夏爲帥，還屯宛中。儁急攻之，夏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西鄂故城在鄧州向城縣南，精山在其南），復斬萬餘級，賊遂解散。明年，使者持節拜儁右車騎將軍。

公孫瓚，中平中，以遼東屬國長史督烏桓突騎將軍張溫討涼州賊。會烏桓反畔，與賊張純等攻擊薊中，瓚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累遷騎都尉、降虜校尉。初平二年，青、徐黄巾三十萬衆入勃海界，欲與黑山合。瓚率步騎二萬人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賊棄其車重數萬兩，奔走渡河。瓚因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者數萬，流血丹水，收得生口七萬餘人，車甲財物，不可勝筭，威名大震。拜奮武將軍，封薊侯。

魏龐德，漢建安中，以校尉從馬騰征伐。太祖討袁譚於黎陽，譚遣郭援、高幹等略取河東，太祖使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德隨騰子超拒援、幹於平陽。德爲軍鋒，進攻援、幹，大破之，親斬援首。拜中郎將，封都亭侯。後張白騎叛于弘農，德復隨騰征之，破白騎於兩殽間。後爲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侯音、衛開等以宛叛[28]，德將所領與曹仁共

攻拔宛,斬之。

郭淮,漢延康元年,行征羌護軍,護左將軍張郃、冠軍將軍楊秋討山賊鄭甘、盧水叛胡[29],皆破平之,關中乃定,民得安業。黄初五年,爲眞。安定羌大帥辟蹏反,討破降之。

滿寵,延康元年,以揚武將軍破吳於江陵,有功,更拜伏波將軍。

樂進爲陷陣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

文聘,黄初元年,以討逆將軍、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衆自圍聘于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

田豫爲護烏丸校尉。山賊高艾衆數千人寇鈔,爲幽、冀害,豫誘使鮮卑素利部斬艾,傳首京都。封豫長樂亭侯,加殄夷將軍。太和六年,帥衆討吳將周賀於成山,遂殺賀。

夏侯尚,黄初三年爲征南將軍,領荆州刺史。時車駕幸宛,使尚率諸軍與曹眞共圍江夏。吳將諸葛瑾與尚軍對江,瑾渡入江中渚,而分水軍于江中。尚夜多持油船,將步騎萬餘人,於下涉潛渡,攻瑾諸軍,夾江燒其舟船,水陸竝攻,破之。

王淩[30],黄初中,以兖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吳。臨江,夜大風,吳將呂範等船漂至北岸。淩與諸將逆擊,捕斬首虜,獲舟船,有功。正始初,爲征東將軍、假節鉞、都督楊州諸軍事。二年,吳大將全琮數萬衆寇芍陂,淩率諸軍逆討,與賊爭牛塘,力戰連日,賊退走。進封南鄉侯。

張郃,明帝即位初,以左將軍南屯荆州,與司馬宣王擊吳別將劉阿等,追至祁口,交戰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郃絶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郃皆破平之。(又破隴西名羌唐蹏於枹罕,加建威將軍)。

徐邈,明帝時爲護羌校尉。蜀相諸葛亮出祁山,隴右三郡反,邈輒遣參軍及金城太守等擊南安賊,破之。以討叛羌柯吾有功,封都亭侯。

毌丘儉,青龍中,以度遼將軍隨司馬宣王卒數萬討公孫淵,定遼東,以功進封安邑侯。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31],從諸道討之。句驪王宮將步騎二萬人,進軍沸流水上,大戰梁口(梁音過),宮連破走,儉遂束馬懸車,以登丸都,屠句驪所都,斬獲首虜以千數。宮將妻子逃竄,奔沃沮。六年,復進師擊之沃沮邑落,皆破之,斬獲首虜以千餘級,宮奔北沃沮。

王昶,齊王嘉平二年,以征南將軍詣江陵兩岸,引竹絙爲橋,渡水擊吳賊。賊奔兩岸,鑿七道竝來攻。於是昶使積弩同時俱發,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

遷征南大將軍。

王基,嘉平二年,以揚烈將軍、荆州刺史隨征南王昶擊吳。基别襲步協於夷陵,協閉門自守。基示以攻形,而實分兵取雄父邸閣,收米三十餘萬斛[32],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賜爵關内侯。

鄧艾,高貴鄉公甘露二年,以鎮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拒蜀將姜維於長城,維退還。遷征西將軍。景元三年,又破維於侯和,維卻保沓中。四年秋,詔諸軍征蜀。大將軍司馬文王皆指授節度,使艾與維相綴連,雍州刺史諸葛緒要維,令不得歸。艾遣天水太守王頎等直攻維營,隴西太守牽弘等邀其前,金城太守楊欣等詣甘松。維聞鍾會諸軍已入漢中,引退還。欣等追躡於強川口,大戰,維敗走。聞雍州已塞道,屯橋頭,從孔函谷入北道,欲出雍州後。諸葛緒聞之,卻還三十里。維入北道三十餘里,聞緒軍卻,尋還,從橋頭過,緒趨截維,較一日不及。維遂東引,還守劍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頻于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待艾。艾遣子惠唐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竝退還,曰:"賊不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出將斬之。忠、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進軍到洛。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爲箋詣艾請降。詔以艾爲太尉,增邑二萬戶。

鍾會,陳留王景元四年,以鎮西將軍統十萬衆攻蜀,兵至劍閣。時鄧艾追姜維到陰平,簡選精鋭,欲從漢德陽入江油、左儋道詣綿竹,趣成都,與諸葛緒共行。緒以奉授節度邀姜維[33],西行非本詔,遂進軍前向白水,與會合。會遣將軍田章等從劍閣西,徑出江油。未至百里,章先破蜀伏兵三校,艾使章先登,遂長驅而前。劉禪詣艾降,蜀皆平。

蜀諸葛亮,後主建興三年春,以丞相領益州牧,率衆征南中諸郡,其秋悉平。遂至滇池,皆即其渠帥而用之。六年冬,出散關,圍陳倉。魏將曹眞拒之,亮糧盡而還。魏將王雙率騎追亮,亮與戰,破之,斬雙。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衆欲擊式,亮自出至建威,淮退還,遂平二郡。

李恢爲庲降都督。建興三年,丞相諸葛亮南征,恢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帥於成都。

張嶷,建興五年,以都尉將兵討廣漢、綿竹山賊張慕等。嶷身率左右,因斬慕等五十餘級,渠賊悉殄,尋其餘類,旬日清泰。其後爲牙門將,受兵三百人隨馬忠討叛羌,至他邑里。或迎軍出降,或奔竄山谷,放兵攻擊,軍以克捷。十一年,南夷劉胄反[34],馬忠督庲降討胄,嶷復屬馬忠,遂斬胄。平南事訖,牂牁與古獠種復反,忠令嶷領諸營往討。嶷内招降得二千人,悉詣漢中。

魏延，建興八年，以丞相司馬領涼州刺史。時諸葛亮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大破淮等。遷爲前軍征西大將軍，假節，進封南鄭侯。

馬忠，建興十一年，代張翼爲庲降都督，討南夷豪帥劉胄，斬之，平南土。遷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先是，建寧郡殺太守王昂[35]，縛太守張裔於吳。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處民夷之間。又越巂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由此就加安南將軍，封彭鄉亭侯。

王平，建興十二年，以討虜將軍領丞相諸葛亮參軍，統五部事。亮卒於武功，軍退還。征西大將軍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

姜維，延熙十年，以衛將軍率衆討汶山平康夷，定之。十七年，加都督中外諸軍事，復出隴西，守狄道長李簡舉城降。進圍襄武，與魏將徐質交鋒，斬首破敵。魏軍敗退，維乘勝多所降下，拔河間、狄道、臨洮三縣民。十八年，復與車騎將軍夏侯霸等俱出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經衆死者數萬人。

霍弋，景曜六年爲安南將軍。于時蜀并於魏，弋遂降，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後遣將兵救援呂興，平交趾、日南、九眞三郡，功封列侯。

吳朱然爲臨川太守，授兵二千人。會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月而定。漢建安二十四年，從大帝討關羽，別與潘璋到臨沮禽羽。遷昭武將軍。黄武元年，劉備攻宜都，然別攻破備前鋒，斷其後道，備遂破走。赤烏九年，以車騎將軍、右護軍復征魏祖中（祖音租，在上黄界，去襄陽一百五十里）。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36]，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勝返。

呂據，黄龍初，以安軍中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擊皆破。隨太常潘濬討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朱异破城外圍。還，拜偏將軍、右將軍。魏出東興，據赴討有功。孫峻殺諸葛恪，遷爲驃騎將軍，平西宫事。五鳳二年，假節，與峻等襲壽春。還，遇魏將曹眞，破之於高亭。

潘濬爲輔軍中郎將，爲荆州治中。時武陵部從事樊伷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蜀，濬將兵五千斬平之。黄龍中，以太常、假節督諸軍討五谿蠻夷，斬首獲生，蓋以萬數。自是，群蠻衰弱，一方寧靜。

呂岱，嘉禾三年，以鎮南將軍屯蒲圻。四年，廬陵賊李桓、路合、會稽東治賊隨春、南海賊羅厲等一時竝起。詔岱督劉纂、唐咨等分部討擊。春即時首降，桓、厲等皆見斬獲，傳首詣都。後領荆州，督蒲圻。頃之，廖式作亂，攻圍城邑，零陵、蒼梧、鬱林諸郡擾擾，岱自表輒行，星夜兼路。遣諸將唐咨等絡繹相繼，攻討一年，破之，斬式及遣諸僞署臨賀太守費揚等，并其支黨，郡縣悉平。

吾粲[37]，嘉禾五年，以中郎將與將軍唐咨討廬陵賊李桓、羅厲等，平之。粲獲李桓，咨獲羅厲等。

陸遜，嘉禾五年，以上大將軍與諸葛瑾攻魏襄陽，斬首獲生凡千餘人。

陸凱，赤烏中爲儋耳太守，討朱崖，斬獲有功，遷建武校尉。五鳳二年，討山賊陳毖於零陵，斬毖克捷，拜巴丘督、偏將軍。

朱异，赤烏四年，以騎都尉隨朱然攻魏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爲邊寇害。異乃身率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將軍。建興元年，遷鎮南將軍。是歲，魏遣胡遵、諸葛誕等出東興，異督水軍攻浮梁，壞之，魏軍大破。

諸葛恪，廢帝建興元年，以太傅會衆於東興，更作大隄，左右結山峽築兩城。魏以吳軍入其疆土，耻于受侮，命大將胡遵、諸葛誕等率衆七萬，欲攻圍兩塢，圖壞隄遏恪。恪興軍四萬，晨夜赴救。遣將軍劉贊、呂據、唐咨、丁奉爲前部，鼓譟亂斫，魏軍驚擾，死者萬數，獲車乘牛馬驢騾各數千，資器山積，振旅而歸。加荆楊州牧、督中外諸軍事。

丁奉爲冠軍將軍。建興元年，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率軍拒之。奉與將軍唐咨、呂據、劉贊等俱從山西上。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魏將文欽來降，以爲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軍戰於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進封安豐侯。太平二年，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魏人圍之，遣朱异、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斐解圍。奉爲先登，屯於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

陸抗，建興二年拜奮威將軍。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爲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遷征北將軍。

虞汜爲散騎中常侍。永安初，以討扶嚴功，拜交州刺史、冠軍將軍。

鍾離牧，永安六年，以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時蜀并于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魏遣漢葭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38]，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于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郡中震懼。牧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揚武將軍，封都鄉侯。

薛珝，後主建衡元年，以爲南將軍，與監軍虞汜、蒼梧太守陶璜等擊交趾。三年，汜、璜破交趾，禽殺晉所置守將，九眞、日南皆還屬。

校勘記

[1]槍，《後漢書・耿弇傳》作"彤"。董，《後漢書・耿弇傳》作"重"。

[2]壞，《後漢書・耿弇傳》作"壞"。

[3]眛，《後漢書・耿弇傳》作"昧"。

[4]此句《後漢書・朱祐傳》作"率破姦將軍侯進、輔威將軍耿植代征南大將軍岑彭圍秦豐於黎

丘”。

[5]同,《後漢書·竇融傳》作“伺”。

[6]口,《後漢書·馬援傳》作“中”。

[7]愛,原訛作“受”,據《後漢書·馬援傳》改。

[8]故,《後漢書·西羌傳》作“放”。

[9]北,《後漢書·竇憲傳》作“比”。

[10]候,原作“侯”,據《後漢書·梁慬傳》改。

[11]前王庭,原作“王前庭”,據《後漢書·班勇傳》改。

[12]梧河,《後漢書·班勇傳》作“枯梧河”。

[13]相,《後漢書·張奂傳》作“栢”,疑是。

[14]此句原作“漢官人烏桓校尉也名寧之”,有脱訛,今據《後漢書·張奂傳》改正。

[15]那,原本作“郡”,據《後漢書·段熲傳》改。

[16]乘鐸,《後漢書·段熲傳》作“乘驛”。

[17]六,《後漢書·段熲傳》作“五”。

[18]種,《後漢書·段熲傳》作“重”。

[19]此處注文原作“即上延縣郡奢界”,據《後漢書·段熲傳》李賢注改。

[20]令,原作“今”,據《後漢書·段熲傳》及李賢注改。

[21]方,原作“才”,形近而訛,據《後漢書·段熲傳》及李賢注改。

[22]四十五里,《後漢書·段熲傳》作“四五十里”。

[23]“閒”字原闕,據《後漢書·段熲傳》補。

[24]“不”字原闕,據《後漢書·段熲傳》補。

[25]何面,原作“河西”,據《後漢書·段熲傳》改。

[26]儁,本卷原本皆作“嶲”,按《後漢書》各處皆作“儁”,今據以改正。下文同。

[27]回,《後漢書·皇甫嵩傳》作“典”。

[28]“侯”字原脱,據《三國志·魏書·龐悳傳》補。

[29]“護”字原脱,據《三國志·魏書·郭淮傳》補。

[30]淩,原作“陵”,《三國志》各處皆作“淩”,今據改。

[31]此句“軍”後原衍一“事”字,據《三國志·魏書·毌丘儉傳》删。

[32]斛,原作“解”,據《三國志·魏書·王基傳》改。

[33]奉授,《三國志·魏書·鍾會傳》作“本受”。

[34]胄,原作“冑”,據下文及《三國志·蜀書·張嶷傳》裴松之注注引《益部耆舊傳》改。

[35]王,《三國志·蜀書·馬忠傳》作“正”。

[36]李興等,原作“李典善”,據本書卷三七七、四二〇及《三國志·吳書·朱然傳》改。

[37]吾,原作“吳”,據《三國志·吳書·吾粲傳》改。

[38]葭,原作“髮”,據《三國志·吳書·鍾離牧傳》改。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五十

將帥部(十一)

立功第三

晋胡奮,初仕魏,爲校尉。匈奴中部帥劉猛叛,使驍騎路蕃討之,以奮爲監軍、假節,頓軍硜北,爲蕃後繼,擊猛,破之,猛帳下將李恪斬猛而降。以功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州諸軍事。

石苞,初仕魏,爲奮武將軍、監青州軍事。及諸葛誕舉兵淮南,苞統青州諸軍,督兖州刺史周泰、徐州刺史胡質,簡鋭卒爲游軍,以備外寇。吴遣大將朱异、丁奉等來迎,誕等留輜重於都陸,輕兵渡黎水。苞等逆擊,大破之。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詭道襲都陸,盡焚其委輸,異等收餘衆而退。壽春平,拜苞鎮東將軍,封東光侯。

馬隆,武帝泰始中爲司馬督,涼州爲虜所沒,乃以隆爲武威太守討之。隆西渡溫水,虜樹機能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斷隆後。隆依八陣圖,地狹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能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賊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且高能等[1],率萬餘落歸降,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王渾,泰始中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吴人大備皖城,圖爲邊害。渾遣揚州刺史應綽督淮南諸軍,攻破之,并破諸别屯,焚其積穀百八十餘萬斛,稻苗四千餘頃,船六百餘艘。渾遂陳兵東疆,視其地形險易,歷觀敵城,察攻取之勢。及大舉伐吴,渾率師出横江,遣參軍陳愼、都尉張喬攻尋陽、賴鄉,又擊吴牙門將孔忠,皆破之,獲吴將周興等五人。又遣殄吴護軍李純據高望城,討吴將俞恭,破之,多所斬獲。吴厲武將軍陳代、平虜將軍朱明懷懼而來降[2]。吴丞相張悌、大將軍孫震等率衆數萬指城陽,渾遣司馬孫疇、揚州刺史周浚擊破之,臨陣斬二將,及首虜七千八百級,吴人大震。吴司馬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降。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孫皓。明日,渾始濟江,登建鄴宫,以功增封八千戶,進爵爲公。

陳騫,泰始末以大將軍攻拔吴枳里城,破涂中屯戍,獲吴立信校尉莊祐。

王濬,太康元年正月,以龍驤將軍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吴丹陽,尅之,擒

其丹陽監盛紀。二月庚申,尅吳西陵,獲其鎮南將軍劉憲、征南將軍成據、宜都太守虞忠。壬戌,尅荆門、夷道二城,獲監軍陸晏。乙丑,尅樂都。乙亥,詔進濬爲平東將軍、假節、都督益梁諸軍事。濬自發巴蜀,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于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軍萬人禦濬,象望旗而降。皓用光祿勳薛瑩、中書令胡冲計,送降文于濬。壬寅,濬入于石頭,收其圖籍,領州四,郡四十三,縣三百一十三,戶五十二萬三千,吏三萬二千,兵二十三萬,男女口二百三十萬,米穀二百八十餘萬斛,舟船五千餘艘。

杜預,太康元年以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陳兵於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封、襄陽太守周奇等率衆循江而上,授以節度,旬日之間,累尅城邑。又遣牙門管定、周音、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汎舟夜渡,以襲樂鄉,虜吳都督孫歆而還。于是進逼江陵。吳督將伍延僞請降,而列兵登陣,預攻尅之。既平上流,于是沅湘以南至於交廣,吳之州郡,皆望風歸命,奉送印綬,預杖節稱詔而撫之。凡所斬及生獲吳都督監軍十四,牙門郡守百二十餘人。孫皓既平,振旅凱入。以功封當陽侯。

周浚,太康元年以折衝將軍、射陽侯領揚州刺史,隨王渾伐吳,攻破江西屯戍,與孫皓中軍大戰,斬僞丞相張悌等首級數千,俘馘萬計。進軍屯于横江。孫皓既降于王濬,浚乃濟江,與王渾共行吳城壘,綏撫新附。以功進封武成侯,食邑六千戶。明年,移鎮秣陵。時吳初平,屢有逃亡者,頻討平之。

孟觀,惠帝時爲積弩將軍。氐帥齊萬年反于關中,衆數十萬,諸將覆敗相繼。以觀沈毅,有文武材用,乃啓觀討之。觀所領宿衛皆趫健勇悍,并統關中士卒,身當矢石,大戰十數,皆破之,生擒萬年,威慴氐羌。轉東羌校尉。

李矩爲征西將軍、梁王肜牙門將,伐氐帥齊萬年有殊功,封東明亭侯。及洛陽不守,太尉荀藩奔陽城,衛將軍華薈奔成皋。時大饑,賊帥侯都等每略人而食之,藩、薈部曲多爲所啖。矩討都等,滅之,乃營護藩、薈,各爲立屋宇,輸穀以給之。及藩承制建行臺,假矩榮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石勒親率大衆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

索綝爲鷹揚將軍、南陽王模從事中郎。劉聰侵掠關東,以綝爲奮威將軍以禦之,斬聰將呂逸,又破聰黨劉豐。遷新平太守。愍帝立,綝領太尉,擊破劉曜將日逐王呼延莫。劉曜入關芟麥苗,綝又擊破之。自長安伐劉聰、聰將趙染。染伏其累捷,有自矜之色,帥精騎數百與綝戰,大破之,染單馬而走。

麴允爲尚書左僕射、領軍、持節、西戎校尉。時劉曜、殷凱、趙染數萬衆逼長安,允擊破之,擒凱于陣。

荀晞以北軍中候行兖州刺史。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討之,命晞爲

前鋒,桑素憚之,於城外爲柵以自守。晞將至,頓軍休士,先遣單騎示以禍福。桑衆大震,棄柵宵遁,嬰城固守,晞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西討呂朗等,滅之。後高密王泰討青州賊劉根,破汲桑故將公師藩[3],敗石勒于河北,威名甚盛,時人擬之韓、白。進位撫軍將軍、假節、都督青兗諸軍事,封東平郡侯,邑萬户。

劉弘,太安中以南蠻校尉、荆州刺史率前將軍趙驤等討賊帥張昌,自方城至新野,所向皆平。及新野王歆之敗也,以弘代爲鎮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弘遣長史陶侃爲大都護,參軍蒯常爲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爲都帥,進據襄陽。張昌并軍圍宛,敗趙驤軍,弘退屯梁。侃、初等累戰破昌,前後斬首數萬級。及到宛西,昌懼而逃,其衆悉降,荆土平。弘遣軍討昌于下儁山,斬之,悉降其衆。進拜侍中、鎮南大將軍。

周玘,太安中,右將軍陳敏反于揚州,以玘爲安豐太守,加四品將軍。玘稱疾不行,密遣使告鎮東將軍劉準,令發兵臨江,玘爲内應。準遣督護衡彦率衆而東。時敏弟昶爲廣武將軍、歷陽内史,以吳興錢廣爲司馬。玘密諷廣殺昶。玘與顧榮、甘卓等以兵攻敏,敏衆奔潰,單馬北走,追獲之于江乘界,斬之於建康。

張光爲順陽太守、陵江將軍,討陳敏之亂。時江夏太守陶侃與敏大將錢端相拒於長岐,將戰襄陽,太守皮初爲步軍,使光設伏以待之。武陵太守苗光爲水軍,藏舟艦於沔水。皮初等與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奮,賊衆大敗。

王浚爲安北將軍。懷帝永嘉三年九月,石勒寇恆山,浚使鮮卑騎救之,大破勒于飛龍山。

應詹,愍帝時爲南平太守、假督南平天門武陵三郡軍事。天門、武陵谿蠻竝反,詹討降之。鎮南將軍山簡復假詹督五郡軍事。會蜀賊杜疇作亂,來攻詹郡,力戰摧之。尋與陶侃破杜弢于長沙。明帝時,王敦作逆,帝以詹爲護軍將軍、假節,都督朱雀橋南。賊從竹格渡江,詹與建威將軍趙胤等擊敗之[4],斬賊帥杜發,梟首數千級。賊平,封觀陽縣侯,食邑千六百户。

甘卓,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鋒都督、揚威將軍。後討周馥,征杜弢,屢經苦戰,多所擒獲,以前後功,進爵南鄉侯。

周訪爲揚烈將軍,領兵一千二百,屯尋陽鄂陵,與甘卓、趙誘討華軼。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來攻訪,訪率衆擊破之。逸遁保柴桑,訪乘勝進討。軼遣其黨王約、傅禮等萬餘人助逸[5],大戰于湓口,約等又敗。訪與甘卓等會於彭澤,與軼水軍將朱矩等戰,又敗之。軼將周廣燒城以應訪,軼衆潰,訪執軼,斬之,遂平江州。以爲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又與諸軍共征杜弢。弢歸湘州,訪復以舟師造湘城,軍達富池[6],而弢遣杜弘出海昏。時湓口騷動,訪步上柴桑,偷渡,與大戰,斬首數百。賊退保廬陵,訪追擊敗之。賊嬰城自守。尋而軍糧爲賊所掠,退住巴丘。糧廪既至,復圍弘於廬陵。弘大擲財物于城外,軍人競拾之,弘因陣亂突圍而出。訪率軍追之,獲鞍馬鎧仗不可勝數。弘入南康,

太守將率兵逆擊,又破之,奔于臨賀。進龍驤將軍。武關賊帥杜曾聚兵數萬,大爲人害,威震江沔,帝命訪擊之。曾攻訪,左右甄皆敗。訪選精鋭八百人以進。賊未至三十步,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曾遁走,訪部將蘇温收曾赴軍,送王敦斬之。

祖約爲平西將軍、豫州刺史。及王敦舉兵,約歸衛京都,率衆次壽陽,逐敦所署淮南太守任台,以功封五等侯,進號鎮西將軍。

蘇峻爲奮威將軍、臨淮内史。及王敦舉兵渡竹格渚,拔柵將戰,峻率其將韓晃于南塘横截,大破之。又隨庾亮追沈充,進使持節、冠軍將軍、歷陽内史,加散騎常侍,封邵陵公。

温嶠爲中壘將軍。王敦逼京師,嶠自率衆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復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進號前將軍。

朱伺爲綏夷都尉。陳敏作亂,陶侃鎮江夏,以伺能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爲左甄,據江口,摧破敏前鋒。敏兄恢稱荆州刺史,在武昌,侃率伺及諸軍進討,破之。敏、恢既平,伺以功封亭侯,領騎督。隨陶侃討杜弢,有殊功,加威遠將軍。又以平蜀賊龍高之功,加廣威將軍。

毛寶爲南中郎將,督隨、義陽二郡,鎮上明。隨庾亮討郭默,默平,與亮司馬王愆期等救桓宣于章山,擊賊將石遇,破之。

鄧嶽爲西陽太守。及蘇峻反,平南將軍温嶠遣嶽與督護王愆期、鄱陽太守紀睦等率舟軍赴難,峻平,還郡。郭默之叛,大司馬陶侃使嶽率西陽之衆討之。默平,遷督交廣二州軍事、建武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録前後勳,封宜城縣伯。咸寧三年,嶽遣軍伐夜郎,破之。

劉遐爲龍驤將軍、下邳内史。初,沛人周堅,一名撫,與同郡周默因天下亂,各爲塢主,以寇抄爲事。及默降祖逖,撫怒,遂襲殺默,以彭城叛,石勒遣騎援之。詔遐領彭城内史,與徐州刺史蔡豹、太山太守徐龕共討撫,戰于寒山,撫敗走。

荀羡爲徐州刺史,監青州軍事。慕容儁攻段簡於青州[7],詔使羡救之。儁將王騰、趙盤寇瑯邪,鄄城北境騷動,羡討之,擒騰盤迸走,軍次瑯玡。而簡已没,羡退還下邳,留將軍諸葛攸、高平太守劉莊等三千人守瑯邪,參軍戴逯、蕭鐯二千人守泰山。是時,慕容蘭以數萬衆屯汴城,甚爲邊害,羡自光水引汶通渠,至於東阿以征之,臨陣斬蘭。

陶侃爲龍驤將軍。元帝使侃擊杜弢,令振威將軍周訪、廣武將軍趙誘受侃節度。令士將爲前鋒,兄子輿爲左甄,擊賊,破之。侃後爲平南將軍。時交州刺史王諒爲賊梁碩所陷,陶侃遣將高寶進擊,平之。録前後功,封次子夏爲都亭侯。

王舒爲假節、都督、行楊州刺史,討蘇峻。時吴國内史庾冰棄郡奔舒,舒移告屬郡,以吴王帥虞駿爲軍司,御史中丞謝藻行龍驤將軍、監前鋒征討軍事,率衆一萬,與庾冰

俱渡浙江。前義興太守顧衆、護軍將軍顧颺等，皆起義軍以應舒。舒假衆揚威將軍、督護吳中軍事，颺監晉陵軍事，于御亭築壘。峻聞舒等兵起，乃赦庾亮諸弟，以悅東軍。舒率衆次郡之西江，爲冰、藻後繼。冰、颺等遣前鋒進據無錫，遇賊將張健等數千人，交戰，大敗，奔還御亭。復自相驚擾。冰、颺等竝退於錢塘，藻守嘉興。賊遂入吳，燒府舍，掠諸縣，所在塗地。舒以輕進奔敗，斬二軍主者，免冰、颺督護。吳晉陵軍屯兵章埭，吳興太守虞潭率所領討健，屯烏苞亭，竝不敢進。時暴雨大水，賊管商乘船旁出，襲潭及衆。潭等奔敗。潭還保吳興，衆退守錢塘。舒更遣將軍陳孺率精銳千人增戍海浦，所在築壘。或勸舒宜還郡，使謝藻守西陵，扶海立柵。舒不聽，留藻守錢塘[8]，使衆、颺守紫壁。於是賊轉攻吳興，潭諸軍復退。賊復掠東遷、餘杭、武康諸縣。舒遣子允之行揚烈將軍，與將軍徐遜、陳孺及揚烈司馬朱燾，以精銳三千，徑邀賊于武康，出其不意，遂破之，斬首數百級，賊委舟步走。允之收其器械，進兵助潭。時賊韓晃既破宣城，轉入故鄣、長城。允之遣朱燾、何準等擊之，戰於乾湖[9]。潭以強弩射之，晃等退走，斬首千餘級，納降二千人。潭繇是得保郡。是時，臨海、新安諸山縣竝反應賊，舒分兵悉討平之。會陶侃等至京都，舒、潭等竝以屢戰失利[10]，移書盟府，自貶去節。侃遣使敦喻，不聽。及侃立行臺，上舒監浙江東五郡軍事，允之都護吳郡、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既而晃等南走，允之追躡於長塘湖，復大破之。賊平，以功封彭澤縣侯。

庾冰爲吳國內史。蘇峻作逆，遣兵攻冰，冰不能禦，便棄郡奔會稽。會稽內史王舒以冰行奮武將軍，距峻別率張健於吳中。健黨甚衆，諸將莫敢先進，冰率衆擊健，走之。于是乘勝西進，赴于京都。又遣司馬滕含攻賊石頭城，拔之，冰勳爲多。

庾懌爲左衛將軍，以討蘇峻功，封廣饒男。

顧衆爲揚威將軍。蘇峻反，王師敗績，衆還吳，潛圖義舉。時吳國內史庾冰奔于會稽，峻以蔡謨代之。前陵江將軍張哲爲峻收兵於吳[11]，衆遣人喻哲，哲從之。衆乃遣郎中徐機告謨曰："衆已潛合家兵，待時而奮，又與張哲剋期效節。"謨乃檄衆爲本國督護，揚威將軍仍舊，衆從弟護軍參軍颺爲威遠將軍、前鋒督護。吳中人士同時響應。峻遣將弘徽領甲卒五百，鼓行而前。衆與颺、哲要擊徽，戰於高莋，大破之，收其軍實。謨以冰當還任，故使去郡[12]。衆遣颺率諸軍屯無錫。冰至，鎮御亭，恐賊從海虞道入，衆自往備之。而賊帥張健、馬流攻無錫，颺等大敗，庾冰亦失守，健等遂據吳城。衆自海虞由婁縣、東倉與賊別率交戰，破之，義軍又集，進屯烏苞。會稽內史王舒、吳興內史虞潭竝檄衆爲五郡大督護[13]，統諸義軍討健。潭遣將姚休爲衆前鋒，與賊戰，沒。衆還守紫壁。時賊黨方銳，義軍沮退，人咸勸衆過浙江。衆曰："不然。今保固紫壁，可得全錢塘以南五縣。若越他境，便爲寓軍，控引無所，非長計也。"臨平人范明亦謂衆曰："此地險要，可以制寇，不可委也。"衆乃拔明爲參軍。明率宗黨五百人，合諸軍，凡四千人，復進討健。健退于曲阿，留錢弘爲吳令。軍次路丘，即斬弘首。衆進住吳城，遣督護朱祈

等九軍,與蘭陵太守李閎共守慶亭。健遣馬流、陶陽等往攻之,閎與祈等逆擊,大破之,斬首二千餘級。峻平,論功,衆以承徽奮義,推功于謨,謨以衆唱謀,非己之力,俱表相讓,論者美之。封鄱陽縣伯。

周撫爲征虜將軍,督寧州諸軍事。穆帝永和初,桓溫征蜀,進撫督梁州之漢中、巴西、梓潼、陰平四郡軍事,鎭彭模。撫擊破蜀餘寇隗文、鄧定等,斬僞尚書僕射王誓、平南將軍王潤,以功遷平西將軍。隗文、鄧定等復反,立范賢子賁爲帝。初,賢爲李雄國師,以左道惑百姓,人多事之,賁遂有衆一萬。撫與龍驤將軍朱燾擊破,斬之。以功進爵,封建成縣公。

桓溫爲安西將軍。永和二年伐蜀,蜀李勢衆大潰,溫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其將鄧嵩、昝堅勸勢降,乃面縛輿櫬請命,溫解縛焚櫬,送于京師。溫停蜀三旬,舉賢旌善。僞尚書僕射王誓、中書監王瑜、鎭東將軍鄧定、散騎常侍常璩等,皆蜀之良也,竝以爲參軍,百姓咸悅。軍未旋,而王誓、鄧定、隗文等反,溫復討平之,振旅還江陵。十二年,姚襄入于許昌,溫以太尉爲大都督討之,戰于伊水,大敗之,襄走平陽。徙其餘衆三千餘家於江漢之間,執降賊周成而歸。太和四年,率衆伐慕容暐,暐將慕容垂帥衆拒溫,溫擊敗之。九月戊寅,溫裨將鄧遐、宋序遇暐將傅末波於林渚,又大破之。

溫弟豁爲建威將軍,督沔中七郡軍事,擊慕容屈塵,破之。進號右將軍、監荆楊雍州軍事,領護南蠻校尉。時梁州刺史司馬勳以梁、益叛,豁使其參軍桓熊討之。而南陽督護趙弘、趙憶等逐太守桓淡,據宛城以叛,豁與竟陵太守羅崇討破之。又攻僞南中郎將趙盤于宛,盤退走,豁追至魯陽,獲之,送于京師,置戍而還。

豁弟冲爲鷹揚將軍、鎭蠻護軍、西陽太守,從其兄溫征伐,有功,遷都督荆州之南陽襄陽新野義陽順陽雍州之京兆楊州之義城七郡軍事、寧朔將軍,鎭襄陽。又從溫破姚襄,及虜周成,進爵豐城公。溫之破姚襄也,獲襄將張駿、楊凝等,徙於尋陽。冲在江陵,未及之職,而駿率其徒五百人,殺江州督護趙毗,掠武昌府庫,將妻子北叛。冲遣將討獲之,遽還所鎭。豁卒,冲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苻堅遣其將苻融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鄉,韋鍾寇魏興。冲率前將軍劉波及兄子振武將軍石民、冠軍將軍石虔等伐之,拔堅築陽。攻武當,走堅兖州刺史張崇[14]。又使石虔伐堅襄陽太守閻震,擒之,及大小帥二十九人,送於京師。堅使其將敕貴守襄陽[15],冲使揚威將軍朱綽討之,遂焚燒沔北稻田,拔六百餘戶而還。又遣上庸太守郭寶伐堅魏興太守褚垣、上庸太守段方,竝降之,新城太守麴常遁走,三郡皆平。

豁子石虔,爲寧遠將軍,領南頓太守,帥諸將攻袁眞于壽陽,尅其南城。又擊苻堅將王鑒于石橋,獲馬五百匹。後爲冠軍將軍,領南平太守。會苻堅荆州刺史梁成、襄陽太守閻震率衆入寇竟陵,石虔與弟石民距之。賊阻激水,屯管城,石虔設計夜渡水,既

濟，賊始覺，力戰破之。進尅管城，擒震，斬首七千級，俘獲萬人，馬數百匹，牛羊千頭，具裝鎧三百領。成以輕騎走保襄陽，石虔復領河北太守，進據樊城，逐堅兗州刺史張崇，納降二千家而還。

石虔弟石民，爲衛將軍謝安參軍。叔父冲上疏，拔石民振武將軍，戍夏口，與兄石虔攻苻堅荆州刺史梁成等於竟陵。明年，又與隨郡太守夏侯澄之破苻堅將慕容垂、姜成等於漳口。復領譙國內史、梁郡太守。冲薨，詔以石民監荆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石民遣將軍晏謙伐弘農，賊東中郎將慕容夔降之。始置胡陝二戍。獲關中檐僮伎，以充太樂。時苻堅子丕僭號於河北，謀襲洛陽。石民遣將軍馮該討之，臨陣斬丕及其左僕射王孚、吏部尚書荀操等[16]，傳首京都。時乞活黃淮自稱并州刺史，與翟遼共攻長社，衆數千人。石民復遣南平太守郭銓、松滋太守王遐之擊淮，斬之，遼走河北。以前後功，進左將軍。

石民弟石康，爲振威將軍、荆州刺史，以討庾仄功，封武陵王。

朱序爲鷹揚將軍、江夏相。興寧末，梁州刺史司馬勳反，桓溫表序征討都護[17]，往討之。以功拜征虜將軍，封襄平子。

桓宣爲南平中郎將、江夏相。石勒荆州刺史郭敬戍襄陽，陶侃使其子平西參軍斌與宣俱攻樊城，拔之。竟陵太守李陽又破新野，敬懼，遁走，宣與陽遂平襄陽。侃使宣鎮之。後庾亮爲荆州，將謀北伐，以宣爲都督沔北前鋒征討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石季龍使騎七千渡沔攻之，亮遣司馬王愆期、輔國將軍毛寶救宣。賊三面爲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人，多獲鎧馬，賊解圍退走。

桓伊爲建威將軍，督豫州之十二郡、楊州之江西五郡軍事，與謝玄共破苻堅別將王鑒、張蚝等，以功封宣城縣子。又進都督豫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及苻堅南寇，伊與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俱破堅於淝水，以功封永修縣侯，進號右將軍。

謝尚爲建威將軍，鎮壽春。時苻堅將楊平戍許昌，尚遣兵襲破。

謝安，尚從弟也，爲侍中、都督楊豫徐兗青州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時苻堅強盛，疆埸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尅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堅後率衆號百萬，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堅，安以揔統功，進拜太保。

安子琰爲侍中。苻堅之役，安以琰有軍國才用，出爲輔國將軍。以精卒八千，與從兄玄俱陷陣破堅，以勳封望蔡公。王恭舉兵，假琰節、都督前鋒軍事。恭平，遷衛將軍、徐州刺史、假節。孫恩作亂，加督吳興、義興二郡軍事，討恩。至義興，斬賊許允之，迎太守魏鄢還郡。進討吳興賊丘延[18]，破之。

謝玄，安兄子也，爲南郡相，監北征討軍事。于時苻堅強盛，邊境數被侵寇。玄以

建武將軍、兗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苻堅遣軍圍襄陽，車騎將軍桓沖禦之。詔玄發三州人丁，遣彭城內史何謙游軍淮泗，以爲形援。堅將彭超進軍南侵，句難、毛當自襄陽來會。超圍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有衆六萬。詔征虜將軍謝石率水軍次徐中[19]，右衛將軍毛安之、游擊將軍河間王曇之、淮南太守楊廣、宣城內史丘準次堂邑。既而盱眙城陷，高密內史毛藻沒，安之等軍人相驚，遂各散退，朝廷震動。玄於是自廣陵西討難等。何謙解田洛圍，進據白馬，與賊大戰，破之，斬其僞將都顏[20]，因復進兵，又破之，斬其僞將邵保。超、難引退。玄率何謙、戴逯、田洛追之，戰於君川，復大破之。玄參軍劉牢之攻破浮航及白船，督護諸葛侃、單父令李都又破其運艦。難等相率北走，僅以身免。於是罷彭城、下邳二戍。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於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及苻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而涼州之師始達咸陽，蜀漢順流，幽并繼至。先遣苻融、慕容暐、張蚝、苻方等至潁口[21]，梁成、王顯等屯洛澗[22]。詔以玄爲前鋒、都督徐兗青三州楊州之晉陵幽州之燕國諸軍事，與叔父征虜將軍石、從弟大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龍驤將軍檀玄、建威將軍戴熙、揚武將軍陶隱等拒之[23]，衆凡八萬。玄先遣廣陵相劉牢之五千人直指洛澗，即斬梁成及成弟雲，步騎奔潰，爭赴淮水。牢之縱兵追之[24]，生擒堅僞將梁化、王顯、梁悌、慕容屈氏等[25]，收其軍實。堅進屯壽陽，列陣臨淝水，玄軍不得渡。玄使謂苻融曰："君遠涉吾境，而臨水爲陣，是不欲速戰。諸軍稍卻[26]，令將士得周旋，僕與諸君緩轡而觀之，不亦樂乎？"堅衆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萬全。"堅曰："但卻軍，令得過，而我以大騎數十萬向水[27]，逼而殺之。"融亦以爲然。遂麾使卻陣，衆因亂不能止。於是玄與琰、伊等以精銳八千涉肥水。石軍距張蚝，小退。玄、琰乃進[28]，決戰肥水南。堅中流矢，臨陣斬融。堅衆奔潰，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勝計，肥水爲之不流。餘衆棄甲宵遁，聞風聲鶴唳，皆以爲王師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十七八。獲堅乘輿雲母車，儀服、器械、軍資、珍寶山積，牛馬驢騾駱駝十萬餘。玄已破苻堅，復率衆次于彭城，遣參軍劉襲攻堅兗州刺史張崇于鄄城，走之，使劉牢之守鄄城。兗州既平，遣淮陵太守高素以三千人向廣固，降堅青州刺史苻朗。又進伐冀州，遣龍驤將軍劉牢之、濟北太守丁正據碻磝，濟陽太守郭滿據滑臺，奮武將軍顏雄渡河立營。堅子丕遣將桑據屯黎陽。玄命劉襲夜襲據，走之。丕惶遽欲降，玄許之。丕告飢，玄餽丕米二千斛。又遣晉陵太守滕恬之渡河守黎陽，三魏皆降。以兗、青、司、豫平，加玄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玄上疏，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須總督，司州懸遠，應統豫州。以勳封康樂縣公。復遣寧遠將軍吳演伐申凱于魏郡[29]，破之。

謝石爲尚書僕射，征句難，以勳封興平縣子。淮肥之役，詔石解僕射，以將軍假節、征討大都督，與兄子玄、琰破苻堅。堅之敗也，雖功始劉牢之，而成于玄、琰，然石時實爲都督焉。遷中軍將軍、尚書令。

劉牢之爲謝玄前鋒。苻堅將句難南侵，玄率何謙等拒之，牢之破難輜重于盱眙，獲其運船。遷鷹揚將軍、廣陵相。時車騎將軍桓冲擊襄陽，宣城内史胡彬率衆向壽陽，以爲冲聲援，牢之領卒三千，爲彬後繼。淮肥之役，苻堅遣其弟融及驍將張蚝攻陷壽陽，玄使彬與牢之拒之。師次硤石，不敢進。堅將梁成又以二萬人屯洛澗，玄遣牢之以精卒五千距之。去賊十里，成阻澗列陣。牢之率參軍劉襲、諸葛求等直進渡水，臨陣斬成及其弟雲，又分兵斷其歸津。賊步騎奔潰，爭赴淮水，殺獲萬人，又收其器械。堅尋亦敗歸長安，餘黨所在屯結。牢之進平譙城，使戴寶戍之。遷龍驤將軍、彭城内史，以功詔賜爵武岡縣男。復守淮陰。後進戍彭城，領太守。妖賊劉黎僭尊號于皇丘，牢之討滅之。苻堅將張遇遣兵擊破金鄉，圍泰山太守羊邁，牢之遣參軍何欽之擊走之[30]。會慕容垂叛將翟釗救遇，牢之引還。釗還，牢之進平泰山，追釗于鄄城，釗走河北，用獲張遇以歸[31]。牢之鎮京口，孫恩攻陷會稽，牢之遣將桓寶帥師救三吴，復遣子敬宣爲寶後繼。北至曲阿[32]，吴郡内史桓謙已棄郡走，牢之乃率衆東討，拜表輒行。至吴，與衛將軍謝琰擊賊，屢勝，殺傷甚衆，徑臨浙江。進拜前將軍、都督吴郡諸軍事。時謝琰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牢之率衆軍濟浙江，恩懼，逃于海。牢之還鎮，恩復入會稽，爲害謝琰[33]。牢之進號鎮北將軍[34]、都督會稽五郡，率衆東征，屯上虞，分軍戍諸縣。恩復攻破吴國，殺内史袁山松。牢之使參軍劉裕討之，恩復入海。頃之，恩浮海奄至京口，戰士十萬，樓船千餘。牢之在山陰，使劉裕自海鹽赴難，牢之率大衆而還。裕兵不滿千人，與賊戰，破之。恩聞牢之已還京口，乃走郁洲[35]，又爲敬宣、劉裕等所破。及恩死，牢之威名轉振。

楊佺期少仕軍府，咸康中[36]，領衆屯成固[37]。苻堅將潘猛距守康回壘，佺期擊走之，其衆悉降。拜廣威將軍、河南太守，戍洛陽。苻堅將竇衝率衆攻平陽太守張元熙于皇天塢，佺期擊走之。佺期自湖城入潼關，累戰皆捷，斬獲千計，降九百餘家，歸於洛陽。進號龍驤將軍。

虞丘進，少時隨謝玄討苻堅，有功，封關内侯。隆安中[38]，從劉裕征孫恩，戍句章城，被圍數十日，無日不戰，身被數鎗。至餘姚呵浦，破賊張驃，追至海鹽故治及婁縣，于滿瀆口與孫恩水戰，又被重傷。追恩至壽州[39]，又至石鹿頭，還海鹽大柱，頻戰有功。

劉毅，爲桓弘中兵參軍屬。桓玄篡位，毅與劉裕、何無忌、魏詠之等起義兵討玄。裕率毅等至竹里，玄使其將皇甫敷、吴甫之北距義軍，遇之于江乘，臨陣斬甫之。進至羅落橋，又斬敷首。玄大懼，使桓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毅等軍至蔣山，裕使羸弱登山，多張旗幟，玄不之測，益以危懼。謙等士卒多北府人，素慴伏裕，莫敢出鬭。裕與毅等分爲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時東北風急，義軍放火，烟塵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敗。玄既西走，裕以毅爲冠軍將軍、青州刺史，與何無

忌、劉道規躡玄。毅與道規及下邳太守孟懷玉等追及玄,戰于崢嶸洲[40]。毅乘風縱火,盡銳爭先,玄衆大潰,燒輜重夜走。玄將郭銓、劉雅等襲陷尋陽,毅遣武威將軍劉懷肅討平之。毅復與劉道規追桓玄至尋陽。桓亮自號江州刺史,毅遣劉敬宣擊走之。毅軍次夏口。桓振黨馮該戍大岸,孟山圖據魯城,桓山客守偃月壘,衆合萬人,連艦二岸,水陸相援。毅督衆軍進討,未至夏口,遇風,飄沒千餘人。毅與劉懷肅、索超等攻魯城,道規攻偃月壘,何無忌與檀祗列艦于中流,以防越逸。毅躬貫甲冑,陵城半日而二壘俱潰,生擒山客,而馮該遁走。毅進平巴陵。南陽太守魯宗之起義,襲襄陽,破桓蔚。毅等諸軍次江陵之馬頭。桓振擁乘輿,出營江津。宗之又破僞將溫楷,振自擊宗之。毅因率無忌、道規等諸軍破馮該於豫章口,摧鋒而進,遂入江陵。振聞城陷,與謙北走,乘輿反正,毅執玄黨卞範之、羊僧壽、夏侯崇之、桓道恭等,皆斬之。桓振復與苻宏自鄖城襲陷江陵,與劉懷肅相持。毅遣部將擊振,殺之,幷斬僞輔國將軍桓珍。毅又攻拔遷陵,斬玄太守劉叔祖於臨嶂。其餘擁衆假號以十數,皆討平之。二州既平,以毅爲撫軍將軍。時刁豫等作亂[41],屯於湘中。毅遣將分討,皆滅之。詔以毅爲都督豫州、揚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劉雅反,毅遣將討擒之。

諸葛長民,劉裕建義初,爲揚武將軍。從討桓玄,以功拜輔國將軍、宣城內史。於時桓歆聚衆向歷陽,長民擊走之。又與劉敬宣破歆於芍陂,封新淦縣公,督淮北諸軍事,鎮山陽城。義熙初,慕容超寇下邳,長民遣部將徐琰擊走之。

何無忌爲輔國將軍、瑯邪內史,以會稽王道子所部精兵悉配之,南追桓玄,與振武將軍劉道規俱受冠軍將軍劉毅節度。玄留其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江州刺史郭昶之守湓口。無忌等次桑落洲[42]。道規乘勝徑進,無忌又鼓譟赴之,澹之遂潰。進據尋陽,遣使奉送宗廟主及護武康公主、瑯邪王妃還京都。又與劉毅、劉道規破走桓玄于崢嶸洲[43]。無忌進據巴陵,玄從兄謙、從子振乘間陷江陵,無忌、道規進攻謙於馬頭,攻桓蔚於龍泉,皆破之。既而爲桓振所敗,退還尋陽。無忌與毅、道規復進討振,尅夏口三城,遂平巴陵,進次馬頭。桓謙請割荆、江二州,奉送天子,無忌不許。進軍破江陵,謙等敗走。無忌侍衛安帝還京師。復以興復之功封安成郡開國公[44]。

校勘記

[1]高,《晉書·馬隆傳》作"萬"。

[2]朱明懷,《晉書·王渾傳》作"朱明"。

[3]此二句疑有誤。《晉書·苟晞傳》校勘記之七:"《讀書記疑》:'後高密王泰'五字疑誤。泰卒於元康九年,不與苟晞同時。《校文》:'後'下疑奪'從'字。周校:當作'破汲桑及成都王穎故將公師藩。'"

[4]裔,《晉書·應詹傳》作"胤"。

[5]禮,《晉書·周訪傳》作“札”。

[6]池,《晉書·周訪傳》作“口”。

[7]簡,《晉書·荀羡傳》作“蘭”。其校勘記曰:“《校文》:當從《穆紀》及《載紀》作‘段龕’,下同。按:《通鑑》一〇〇亦作‘龕’。蘭已死于永和六年。”

[8]“守”字原闕,據《晉書·王舒傳》補。

[9]乾,《晉書·王舒傳》作“于”。

[10]“舒”字原闕,據《晉書·王舒傳》補。

[11]哲,《晉書·顧衆傳》作“悊”。

[12]使,《晉書·顧衆傳》作“便”。

[13]“大督”二字原缺,據《晉書·顧衆傳》補。

[14]崇,原作“宗”,據下一條及《晉書·桓冲傳》改。

[15]赦,《晉書·桓冲傳》作“郝”,疑是。

[16]荀,《晉書·桓石民傳》作“苟”。

[17]“桓溫表”原作“桓溫表表”,衍一“表”字,據《晉書·朱序傳》删。

[18]延,《晉書·謝琰傳》作“尪”。

[19]徐,《晉書·謝玄傳》作“涂”。

[20]“都顏”原作“都督顏”,衍“督”字,據《晉書·苻堅載記》删。參看《晉書·謝玄傳》校勘記之十一。

[21]蚝,原作“蛙”,據《晉書·謝玄傳》改。

[22]“王顯”原作“王先”,據下文及《晉書·苻堅載記》改。參看下文及《晉書·謝玄傳》校勘記之十二。

[23]西,字原闕,據《晉書·謝玄傳》補。

[24]縱,原作“從”,據《晉書·謝玄傳》改。

[25]化,《晉書·謝玄傳》作“他”。“氐”,《晉書·謝玄傳》作“氏”。

[26]軍,《晉書·謝玄傳》作“君”。

[27]大,《晉書·謝玄傳》作“鐵”。

[28]乃,《晉書·謝玄傳》作“仍”。

[29]㕶,《晉書·謝玄傳》作“香”。

[30]何,《晉書·劉牢之傳》作“向”。

[31]用,《晉書·劉牢之傳》作“因”。

[32]北,《晉書·劉牢之傳》作“比”。

[33]《晉書·劉牢之傳》無“爲”字,疑“爲”字衍。

[34]“將”字原闕,據《晉書·劉牢之傳》補。

[35]郁洲,原作“郁州”,據《晉書·安帝紀》及《晉書·孫恩傳》等改。參看《晉書·劉牢之傳》校勘記之七。

[36]《晉書·楊佺期傳》校勘記之十五:“‘咸康’當爲‘寧康’之誤。若咸康中,恐楊佺期尚未

生。"

[37]成,原作"城",據《晉書・楊佺期傳》改。

[38]"隆安"二字原缺,據《宋書・虞丘進傳》補。

[39]壽,《宋書・虞丘進傳》作"鬱"。

[40]洲,原作"州",據《晉書・劉毅傳》改。

[41]豫,《晉書・劉毅傳》作"預"。

[42]洲,原作"州",據《晉書・何無忌傳》改。

[43]洲,原作"州",據《晉書・何無忌傳》改。

[44]成,原作"城",據《晉書・何無忌傳》改。參看《晉書・何無忌傳》校勘記之十二。

瀚典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五十一

將帥部(十二)

立功第四

宋檀祗,晉末爲振武將軍,隸振武大將軍劉道規追討桓玄,每戰克捷。江陵平定,道規遣祗征涓沔亡命桓道兒、張靖、苻嗣等,皆悉平之。除龍驤將軍。又破桓亮於長沙,苻宏於湘東。加寧朔將軍。

劉敬宣,晉末爲輔國將軍、晉陵太守。元興中,桓歆率氐賊楊秋寇歷陽,敬宣與建威將軍諸葛長民大破歆於芍陂,歆單騎走渡淮,斬楊秋於陳固而還。又擊桓亮、苻宏於湘中,所在有功。

傅弘之,晉末爲桂陽公劉義眞西戎司馬、寧朔將軍。時略陽太守徐師高反叛,弘之討平之。赫連勃勃僞太子瓊率衆三萬,襲長安,弘之又領騎五千於池陽大破之,殺傷甚衆。瓊又抄掠渭南,弘之又於寡婦渡破瓊,獲賊三百,拔七千餘口。

蒯恩,晉末以寧遠將軍領幢,隨振武將軍劉道規西討虜桓仙客,克偃月壘,遂平江陵。後從高祖伐廣固,又有戰功。盧循逼京邑,恩戰于察浦,賊退走,與王仲德等追破循別將范宗民於南陵。循既走,還廣州,恩又領千餘人隨劉璠追徐道覆於始興,斬之。遷龍驤將軍、蘭陵太守。

孫季高,晉末爲振武將軍。盧循之難[1],於石頭扞栅,戍越城、察浦,破賊於新亭。高祖遣季高率衆三千,汎海襲番禺。初,賊不以海道爲防,季高至東衝,去城千餘里,城內猶未知。循守戰士猶有數千,城池甚固。季高先焚舟艦,悉力登岸,會天大霧,四面陵城,即日克拔。循父嘏、長史孫建之、司馬虞尪夫等輕舟奔始興[2]。即分遣振武將軍沈田子等討平始興、南康、臨賀、始安、嶺表諸郡。循於左里奔走,而衆力猶盛,自嶺道還襲廣州。季高拒戰二十餘日,循乃破走,所殺萬餘人。

吉翰,督梁、南秦二州諸軍事。元嘉元年,仇池氐楊興平遣使歸順,幷兒弟爲質,翰遣始平太守龐諮據武興。仇池太師楊玄遣弟難當率衆拒諮,又遣將強鹿皮向白水,諮擊破難當等,餘幷退走。

裴方明爲龍驤將軍。元嘉十九年,氐賊楊難當寇盜不已,太祖遣方明率禁兵五千討之。方明至武興,率太子積弩將軍劉康祖、後軍參軍梁坦、陳彌、裴肅之、安西參軍段

叔文、魯尚期、始興王國常侍劉僧秀、綏遠將軍馬洗、振武將軍王奐之等，進次潭谷，去皋蘭數里。難當遣其建節將軍苻弘祖、琰元等固守皋蘭[3]，鎮北將軍苻德義於外爲遊軍，難當子撫軍大將軍和衆兵繼其後[4]。方明進擊，大破之於濁水，斬弘祖并三千餘級。遣康祖追之，過皋蘭二十餘里[5]。又遣德義來戰，康祖又大破之，和退保脩城。難當遣建忠將軍楊林、振威將軍姚憲領二千騎就和，方明又率諸將攻之，和敗走。追至赤亭，難當席卷奔叛。方明遣康祖直趣百頃，僞丞相楊萬壽等一時歸降。難當第三息虎先戍陰平，難當既走，虎逃竄民間，生禽之，送京都，斬于建康市。

沈慶之爲建威將軍。元嘉十九年，率衆助征西司馬朱脩之討雍州蠻。脩之以失律下獄，慶之專軍進討，大破沿沔諸蠻，禽生口七千人。進征湖陽，又獲萬餘口。後爲廣陵王誕北中郎將、中兵參軍。雍州蠻又爲寇，慶之隨誕入沔[6]。既至襄陽，率中兵參軍柳元景、隨郡太守宗慤、振威將軍劉顒、司空參軍魯尚期、安北參軍顧彬、馬文恭、左軍中兵參軍蕭景嗣、前青州別駕崔目連、安蠻參軍劉雍之、奮威將軍王景式等二萬餘人伐沔北諸山蠻。宗慤自新安道入太洪山，元景從均水據五水嶺，文恭出蔡陽口取赤係塢，景式由延山下向赤圻坂，目連、尚期諸軍八道俱進。慶之取五渠，頓破塢，以爲衆軍節度。前後伐蠻，皆山下安營以迫之，故蠻得據山爲阻，於矢石有用，以是屢無功。慶之乃會諸軍於茹丘山下[7]，以謂衆曰："今若緣山列旆以攻之，則士馬必損。去歲蠻田大稔，積穀重巖，未有饑弊，卒難禽翦。今令諸軍各率所領以營于山上，出其不意，諸蠻必恐，恐而乘之，可不戰而獲也。"於是諸軍并斬山開道，不與蠻戰，鼓噪上山，衝其腹心，先據險要，諸蠻震擾，因其懼而圍之，莫不奔潰。自冬至春，因糧蠻穀。頃之，南新郡蠻帥田彥生率部曲十封六千餘人反叛，攻圍郡城，慶之遣元景率五千人赴之。軍未至，郡已被破，焚燒城內倉儲及廨舍蕩盡，并驅略降戶，屯據白陽山[8]。元景追之至山下，衆軍悉集，圍山數重。宗慤率其所領先登，衆軍齊力急攻之，威震諸山，郡蠻皆稽顙。慶之引軍自茹丘山出檢城，大破諸山，斬首三千級，虜生蠻二萬八千餘口，降蠻二萬五千口，牛馬七百餘頭，米粟九萬餘斛。隨王誕築納降、受俘二城於白楚。慶之復率衆軍討幸諸山犬羊蠻，緣險楚築重城[9]，施門櫓，甚峻。山多木石，積以爲擂。立部曲，建旍旗[10]，樹長帥，鐵馬成群。慶之連營山中，開一門相通[11]，又命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頃之風甚，蠻夜下山，人提一炬以燒。營內多幔屋及草菴，火至輒以池水灌滅，諸軍多出弓弩夾射之，蠻散走。慶之令諸軍斬山開路攻之，而山高路險，暑雨方盛，乃置東崗、蜀山、宜民、西砦、黃徼、上麦六戍而還。蠻被圍守日久，并饑乏，自後稍出歸降。慶之前後所獲蠻，并移京邑，以爲營戶。慶之又爲孝武撫軍中兵參軍，帝以本號爲雍州，隨府西上。時蠻寇太甚，水陸梗硋，帝停大堤，不得進，分軍遣慶之掩討，大破之。降者二萬口。帝至，而驛道蠻反，慶之又討之。王玄謨鎮荊州，王方回領臺軍并會，平定諸山，獲七萬餘口。郧山蠻最強盛，魯宗之屢討不能尅，慶

之翦定之，禽三萬餘口。慶之還京師，會竟陵王誕據廣陵反，復以慶之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徐三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率衆討之。至歐陽，誕遣客慶之宗人沈道愍齎書説慶之[12]，餉以玉環刀，慶之遣道愍反，數以罪惡。慶之至城下，誕登樓謂之曰："沈君白首之年，何爲來？"慶之曰："朝廷以君狂愚，不足勞少壯，故使僕來耳。"帝慮誕北奔，使慶之斷其走路。慶之移營白土，去城十八里。又進新亭，誕果出走，不得去，還城。慶之進營洛橋西[13]，焚其東門，値雨不克。慶之兄子僧榮，時爲兗州刺史，鎮瑕丘，遣子懷明率數百騎詣受慶之節度。慶之塞塹，造攻道，立行樓土山，并諸攻具。時夏雨，不得攻城，帝使御史中丞庾徽之奏免慶之官以激之，詔無所問。誕餉慶之食，提挈者百餘人，出自北門，慶之不問，悉焚之。誕於城上授函表，倩慶之爲送。慶之曰："我奉詔討賊，不得爲汝送表。汝必欲歸死朝廷[14]，自應開門遣使，吾爲汝送護之。"每攻城，輒身先士卒。帝戒之曰："卿爲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蒙楯城下，身受矢石邪？脱有傷挫，爲損不少。"自四月至於七月，乃屠城，斬誕。其後，西陽五水蠻復爲寇，慶之以郡公統諸軍討之，攻戰經年，皆悉平定，獲生口數萬人。

宗慤爲振武將軍。元嘉二十三年，爲蕭景憲軍副，隨交州刺史檀和之伐林邑，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爲賊所敗。又遣慤。慤乃分軍爲數道，偃旗潛進，討破之，拔區粟，入象浦，遂尅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慤爲隨郡太守，雍州蠻屢爲寇，建威將軍沈慶之率慤及柳元景等諸將分道攻之，群蠻大潰。又南新郡蠻率田彦生率部曲反叛[15]，焚燒郡城，屯據白楊山，元景攻之未能下。慤率其所領先登，衆軍隨之，群蠻由是畏服。

臧質爲寧朔將軍。元嘉二十七年，伐汝南西境刀壁山蠻，大破之，獲萬餘口。

劉胡爲振威將軍。元嘉二十八年，率步騎三千，討上如南山就溪蠻，大破之。

柳元景，元嘉末，世祖西鎮襄陽，江夏王義恭以元景爲將帥，即以爲廣威將軍、隨郡太守。既至，而蠻斷驛道，欲來攻郡。郡内兵少，糧仗又乏，元景設方略，得六百人[16]，分五百人屯驛道[17]。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内兵少，且表裏合計，於勢爲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投鄖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無復寇抄。朱脩之討蠻，元景又與之俱。後又副沈慶之征鄖山，進尅太陽。世祖入討元凶，以爲諮議參軍，領中兵，加冠軍將軍，太守如故。配萬人爲前鋒，宗慤、薛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賊步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騎將常伯興等及其士卒皆殊死戰[18]。劉簡之先攻西南，頗得燒草舫，略渡人[19]。程天祚砦未立，亦爲所摧。王羅漢等攻壘北門，賊艦亦至，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強，麾下勇士悉遣出戰，左右唯留數人宣傳。分軍助程天祚，還得固砦，因此破賊。元景察賊衰竭，乃命開壘，鼓噪以奔之。賊衆大潰，投淮死者甚多。劭更率餘衆自來攻壘，復大破之，其所殺傷，過於前戰。劭手斬退者，不能禁，奔還宫，僅

以身免,蕭斌被創。簡之收兵而止,陣猶未散。元景復出薄之,乃走,競投死馬澗,澗爲之滿。斬簡之及軍主姚叔藝、王江寶、朱明智、諸葛邈之等,水軍主褚湛之、軍副劉道存并來歸順。帝至新亭即位,以元景爲侍中,領左衛將軍。

薛安都爲寧朔將軍,領馬軍,與柳元景俱隨孝武入討元凶。安都至朱雀航,橫矛瞑目,叱賊將皇甫安民等曰:"賊弑君父,何必事之!"世祖踐祚,除右軍將軍。率所領騎爲前鋒,直入殿庭,賊尚有數百人,一時奔散。以功封南鄉縣男,累加左將軍。會魯爽反,王玄謨拒南郡王義宣、臧質於梁山,安都復領騎爲支軍。賊有水步營在蕪湖,安都遣將呂興壽率數十騎襲之,賊衆驚亂,斬首及赴水死者甚衆。義宣遣將劉諶及質攻玄謨,玄謨命衆軍擊之,使安都引騎出賊陣後,其副建武將軍譚金三歷賊陣,乘其隙從騎突之,諸將繼進。是朝,賊馬軍發蕪湖,欲來會戰,望安都騎甚盛,隱山不敢出。陣東南猶堅,安都橫擊陷之,賊遂大潰。安都隊主劉元儒於艦中斬諶首。

沈法系爲寧朔將軍,領三千人與柳元景、宗慤入討元凶。既至新亭,元景居中營,宗慤居西營,法系居東營,據拔崗。賊攻元景,法系臨射之,所殺甚衆。法系塹外樹悉伐之令倒,賊劭來攻,緣樹以進,彭排多開隙,選善射手,的射,發無不中,死者交橫。事平,以爲寧朔將軍、始興太守。討蕭簡於廣州。聞臺軍將至,簡誑其衆曰:"臺軍是賊劭所遣。"并信之。前征北參軍顧邁被脅從城內,善天文,云:"荆、江有大兵。"城內由此固守。初,世祖先遣鄧琬圍簡,唯治一攻道。法系至,曰:"宜四面并攻,若守一道,何時可拔。"琬慮功不在己,謂法系曰:"更相申五十日。"盡又不克,乃從之。八道俱攻,一日即拔,斬蕭簡,廣州平。封庫藏付鄧琬而還。

鄧琬爲輔國將軍。孝武即位,元凶劭黨南海太守蕭簡據廣州反,琬討平之。

朱脩之,孝建初爲寧蠻校尉、都督、雍州刺史。時南郡王義宣反,令魯秀擊襄陽,脩之命斷馬鞍山道,秀不得前。及義宣敗於梁山,單舟南走,脩之率衆南追遺寇。時竺超民執義宣,脩之至,乃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

王玄謨爲徐州刺史、都督諸軍事。孝建中,南郡王義宣與江州刺史臧質反,玄謨以輔國將軍、豫州刺史與柳元景南討。軍屯梁山,夾岸築偃月壘,水陸待之。義宣遣劉諶就臧質陳軍城南,玄謨留老弱守城,悉以精兵接戰,賊遂大潰。加都督、前將軍,封曲江侯[20]。

張興世爲員外將軍。孝建中,隨王玄謨出梁山,戰有功。明帝即位,進興世號龍驤將軍,領水軍,拒南賊於赭圻,築二城於湖目[21]。僞龍驤將軍陳慶領舸於前爲遊軍,興世率龍驤將軍佼長生、董凱之攻克二城,因擊慶。慶戰大敗,時投水死者數千人。

宗越爲江夏王義恭大司馬行軍、濟陽太守[22],尋加龍驤將軍。孝建中,臧質、魯爽反,越率軍據歷陽。爽遣將軍鄭德玄前據大峴,德玄分遣偏師楊胡興、劉蜀馬步二千,進攻歷陽。越以步騎五百於城西十餘里拒戰,大破之,斬胡興、劉蜀等,爽平。又率所

領進梁山拒質，敗走，越戰功居多。大明三年，轉長水校尉。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遂陷其城。

殷孝祖，大明初爲積射將軍，與魏軍戰于青州，頻大破之，累加龍驤將軍。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孝祖隸沈慶之攻誕，又有戰功。

劉勔，大明中爲西陽王子尚撫軍，入直閤。先是，遣費沈伐陳擅，不克，乃除勔龍驤將軍、西江督護、鬱林太守。勔既至，率軍進討，隨以翦定，大致名馬，并獻珊瑚、連理樹。後爲右將軍。太始四年，魏遣汝陽司馬趙懷仁步騎五百寇武津縣，勔遣龍驤將軍曲元德輕兵進討，魏衆驚散，魏子都公閼於拔又率三百人防運車千兩[23]，於汝陽臺東水上結營。元德單騎直入，斬拔首，因進攻汝陽臺，即陷外壘，獲車一千三百乘，斬首一百五十級。勔又使司徒參軍孫曇瓘督弋陽以西[24]。魏軍寇義陽，曇瓘大破之。魏上其北豫州租，有車二千兩。勔招羌人徼擊於許昌[25]，魏衆奔散，焚燒米穀。

沈攸之，明帝即位初，除東海太守，未拜。會四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爲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軍據虎檻。時南賊前鋒孫冲之、薛常寶等屯據赭圻，殷孝祖攻之，爲流矢所中死。攸之推寧朔將軍江方興爲統帥，大破賊於赭圻城外。奔至姥山，分遣水軍乘勢進討，又破其水軍，拔胡白二城。尋假攸之節，進號輔國將軍，代孝祖督前鋒諸軍事。薛常寶在赭圻食盡，南賊大帥劉胡屯濃湖，以囊盛米繫流察及船腹[26]，陽覆船，順風流下，以餉赭圻。攸之疑其有異，遣人取船及流察，大得囊米。攸之從子懷寶爲賊將帥，在赭圻，遣親人楊公讚齎密書招誘攸之，攸之斬公讚，封懷寶書呈太宗。尋尅赭圻。遷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諸軍事、冠軍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27]。袁顗復率大衆來入鵲尾，相持既久，軍主張興世越鵲尾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胡遣人傳唱錢溪已平。衆并懼，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逃亡得還者。必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衆耳。"勒軍中不得妄動。錢溪信尋至，果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顗駭懼，急追胡還。攸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

吳喜，孝武朝授河東太守。明帝即位，改建武將軍。率員外散騎侍郎竺紀之、殿中將軍杜敬眞馬步東討。先是，孝武世，喜既見驅使，嘗充使命，性寬厚，所至人并懷之。及東討，百姓聞吳河東來，便望風降散，故喜所至克捷。遷步兵校尉，將軍如故，封竟陵縣侯。東土定，又率所領南討。遷輔國將軍、尋陽太守。南賊退走，喜遂平定荆州。遷前軍將軍。魏尋侵豫州，喜統諸軍出討，大破之荆亭。魏長社公遁走[28]，戍主帛乞奴歸降。事寧，復以本位兼左衛將軍。

黄回爲寧朔將軍、軍主，隸劉勔討于死虎，破杜叔寶軍，除山陽王休祐驃騎行參軍、龍驤將軍。攻合肥，破之。累遷至將校，以功封葛陽縣男。

陸攸之爲殿中將軍。明帝太始二年，永世縣民史逸宗據縣爲逆，攸之討平之。

任農夫爲司徒參軍督護。會稽太守孔覬等反,明帝每遣軍,輒多所求,須不時上道。外監朱幼舉農夫驍果有膽力,性又簡率,資給甚易,乃以千人配之,使助東討。時庾業兵盛,農夫於延陵出長塘,雖云千兵,至者裁四百。未至數十里,遣人參候,云賊築城猶未合,農夫率廣武將軍高志之、永興令徐崇之馳往攻之。因其城壘未立,農夫親持刀楯,赴城入陣,大破之,庾業棄城走義興。先是,龍驤將軍阮佃夫募得蜀人數百,多壯勇便戰,皆着犀皮鎧,執短兵,本應就佃夫向晉陵,未發,會農夫須人,分以配之。及戰,每先登,東人并畏憚,又怪其形飾殊異,舊傳狐獠食人,每見之輒奔走。農夫收其船仗,與高志之進義興,援吳喜。二月一日,喜乃渡水攻郡,分兵擊諸壘柵。農夫雖至,衆力尚少,兵勢不敵,喜乃與數騎登高,東西指麾,若招引四面俱進者。東軍大駭,諸營一時奔散,唯龍驤將軍孔叡一柵未拔。喜以殺傷者多,乃開圍緩之。其夜,庾業、孔叡相率奔走,義興平。劉延熙投水死,有人告之,乃斬尸,傳首京邑。

陳伯紹爲龍驤將軍。交州人李長仁據州叛,妖賊攻廣州,殺刺史羊南,伯紹討平之。

張瓌爲輔國將軍。順帝昇明元年,吳郡太守劉遐據郡反,瓌討斬之。

南齊劉懷珍,初仕宋,爲江夏王義恭太宰直閤將軍。大明二年,虜圍泗口城,青州刺史顔師伯請援。孝武遣懷珍將步騎數千赴之,於檠溝湖與虜戰,破七城。拜建武將軍,樂陵、河間二郡太守,賜爵廣晉侯。累遷羽林監屯騎校尉。建安王休仁濃湖與賊相持,久未決,明帝召懷珍領軍向青山,助擊劉胡。事平,除游擊將軍,累加左將軍。沈攸之圍郢城,懷珍遣建寧太守張謨、游擊將軍裴仲穆統蠻漢軍萬人,步出西陽,破賊前鋒公孫方平軍數千人,收其器甲。進平南將軍,增督南豫、北徐二州,增邑千戶。

李安民,初仕宋,爲殿中將軍。晉安王子勛反,明帝除安民武衛將軍,領水軍擊赭圻、湖白、荻浦、獺窟,皆捷。除積射將軍、軍主。張興世據錢溪,糧盡,爲賊所逼。安民率舟乘數百,越五城,送米與興世。僞軍主沈仲、王張引軍自鱝口欲斷江,安民進軍合戰,破之。又擊鵲尾江城,皆有功。封邵武縣子、寧朔將軍、冗從僕射。戍泗口,領舟軍緣淮游防至壽春。魏遣長社公連營十餘里,寇汝陰,豫州刺史劉勔擊退之。魏荆亭戍主昇乞奴棄城歸降,安民率水軍攻破荆亭,絶其津徑。累加左將軍、給事中。建平王景素作難,冠軍黄回、游擊將軍高道慶、輔國將軍曹欣之等皆密遣攻城,而游擊將軍高道慶領衆出討。太祖慮其有變,使安民及南豫州刺史段佛榮行以防之。安民至京口,破景素軍於葛橋,景素誅。留安民行南徐州事。建元初,加領軍將軍,鎮壽春。先是,宋世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山,僭號,州郡討之不能擒[29],積十餘年。安民遣軍偵候,生擒元初,斬建康市。加散騎常侍。三年,引水步軍入清泗,於淮陽與魏軍戰,破之。

王敬則,宋泰始初爲龍驤將軍、軍主,隨寧朔將軍劉懷珍征壽春。殷琰遣將劉從築四壘於死虎,懷珍遣敬則以千人繞後直出橫塘,賊衆驚退。除奉朝請。元徽二年,隨太

祖拒桂陽賊於新亭，敬則與羽林監陳顯達、寧朔將軍高道慶乘舸艒於江中迎戰，大破賊水軍，焚其舟艦。事寧，帶南泰山太守、右俠轂主。

周山圖，宋太始初爲殿中將軍。四方反叛，僕射王彧使山圖領百舸爲前驅，山圖與軍主佼長生等攻破賊湖白、赭圻二城，加振武將軍。領兵濃湖，追賊至西陽。明帝賞之，賜苑西宅一區。五年，爲龍驤將軍，領兵守歷陽鎮城。初，臨海亡命田流自號東海王，逃竄會稽鄞縣邊海山谷中，立屯營，分布要害，官軍不能討。明帝遣直後聞人襲說降之，授流龍驤將軍。流受命，將黨與出，行達海鹽，放兵大掠而反。是冬，殺鄞令耿猷，東境大震。六年，勑山圖將兵東屯浹口，廣設購募，流爲其副暨挐所殺，別帥杜連、梅洛生各擁衆自守。至明年，山圖分兵掩討，皆平之。

王廣之，泰始初，除寧朔軍主，隸劉懷珍征殷琰於壽春。琰將劉從築壘拒守，臺軍相守移日。琰遣長史杜叔寶領五千人、運車五百乘援從，懷珍遣廣之及軍主辛慶祖、黄回、千道連等要擊於横塘。寶結營拒戰，廣之等內薄攻營，自晡至日沒，大敗之，殺傷千餘人，遂退，燒其運車。從聞之，棄壘奔走。時合肥城反，官軍前後受敵。都督劉勔召諸軍主會議。廣之曰："請得將軍所乘馬往平之。"勔以馬與廣之。廣之去三日，攻尅合肥賊。仍隨懷珍討淮北。時明帝遣青州刺史明僧暠北征，至三城，爲沈文秀所攻，廣之將步騎三千餘人緣海救之，俱引退。廣之又進軍襲文秀所置長廣太守劉桃根，桃根棄城走。軍還，封安蠻縣子，三百戶。

吕安國，宋泰始二年，以建威將軍爲劉勔軍副，征殷琰於壽春。衆軍擊破琰長史杜叔寶軍於横塘，安國抄斷賊糧道，燒其運車，多所傷殺。琰衆奔走，勔遣安國追之，先至壽春。琰閉門自守，安國與輔國將軍垣閎屯據城南，於是衆軍繼至。安國勳第一，封彭澤縣男。

全景文，宋泰始二年以假節、寧朔將軍、冗從僕射、軍主，隨前將軍劉亮討破東賊於晉陵。假輔國將軍北討薛索兒於破釜，領水軍斷賊運。仍隨太祖於葛家石梁，再戰，皆有功。

姚道和，宋末爲游擊將軍，隨太祖新亭破桂陽賊有功，爲撫軍司馬。

陳顯達，宋末爲羽林監，隸太祖討桂陽賊於杜姥宅，大破之。後爲鎮西將軍、都督益寧二州軍事。益部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材獠，前後刺史不能制。顯達分部將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山夷震服。累遷侍中、護軍將軍。永明五年，羌人桓天生自稱玄宗族，與雍、司二州界蠻虜相扇動，據南陽故城。世祖遣顯達假節，率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葉，雍、司衆軍受顯達節度。天生率虜萬餘人攻舞陰，舞陰戍主、輔國將軍殷公愍擊殺其副張麒麟，天生被瘡退走。仍以顯達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顯達進據舞陽城，遣僧靜等先進，與天生及虜再戰，大敗之，官軍還。數月，天生復出攻

舞陰，殷公愍破之，天生還竄羌中[30]，華城、平氐、白土三城[31]，稍稍降散。

焦度，宋末爲武陵王贊前軍參軍。沈攸之事起，太祖遣使假度輔國將軍、屯騎校尉。攸之大衆至夏口，將直下都，留偏兵守郢城而已。度於城樓上肆言罵辱攸之，至自發露形體穢辱之[32]，故攸之怒，改計攻城。度親力戰，攸之衆蒙楯將登，度令投以穢器，賊衆不能傷，後呼此樓爲"焦度樓"。事寧，度功居多，轉後軍將軍，封東昌縣子。

崔慧景，建元初爲都督梁、南北秦、沙四州軍事。初，梁州賊李烏奴屢爲官軍所破，走氐中，乘間出，擾動梁漢，據關城。遣使詣荆州請降，豫章王不許，遣中兵參軍王圖南率益州軍從劍閣掩討，大摧破之。烏奴還保武興，慧景發漢中兵衆，進頓白馬，遣支軍與圖南腹背攻擊，烏奴大敗，遂奔於武興。

周盤龍爲右將軍。建元二年，魏軍寇壽春，以盤龍爲軍主、假節，助豫州刺史垣崇祖決水漂潰。盤龍率輔國將軍張倪馬步軍於西澤中奮擊，殺傷數萬人，獲牛馬輜重。

垣崇祖，建元中爲都督、平西將軍，戍下蔡。魏軍攻之，崇祖自率衆渡淮與戰，大破之，追奔數十里，殺獲千計。

戴僧静爲太子右率。永明五年，隸護軍陳顯達討荒賊桓天生於北陽。僧静與平西司馬韓孟度、華山太守康元隆前進，未至北陽四十里，頓深橋。天生引虜步騎十萬奄至，僧静合戰，大破之，殺獲萬計。天生退還北陽，僧静進圍之。天生軍出城外，僧静又擊破之。天生閉門不復出，僧静力疲乃退。除征虜將軍、南中郎司馬、淮南太守。

曹虎爲游擊將軍。永明六年四月，羌賊桓天生復引魏軍出據隔城[33]，遣虎督數軍討之。虎令輔國將軍朱公恩領騎百疋前行蹹伏，值魏道軍，因合戰破之，遂進至隔城。魏軍拒守，虎引兵圍柵，絶其走路。須臾，候騎還報魏援已至[34]。尋而天生率馬步萬餘人迎戰，虎奮擊，大敗之，獲二千餘人。明日，遂攻隔城，拔之，斬魏虎威將軍、襄城太守帛烏祝，復殺二千餘人，賊棄平氐城退走[35]。

王茂爲寧朔將軍、江夏内史。建武初，魏軍圍司州，茂以郢州之師救。梁高祖率衆先登賢首山，魏將王肅、劉昶來戰，茂從高祖拒之，大破肅等。魏軍退，茂還郢。仍遷輔國長史、襄陽太守[36]。

張冲爲征虜將軍。建武二年，魏軍攻淮泗，假冲節，都督青冀二州北討諸軍事。魏軍幷兵攻司州，徐、青右出軍分其兵勢[37]，冲遣軍主桑係祖由渣口攻，拔魏軍建陵、驛馬、厚丘三城，多所殺獲。又與青州刺史王洪軌遣軍主崔季延襲魏紀城[38]，據之。冲又遣軍主杜僧護攻拔魏虎坑、馮時、即丘三城，驅生口輜重還至溘溝。魏救兵至，緣道要擊，僧護力戰，大破之。

蕭坦之爲右衛將軍。建武二年，假節，督徐州諸軍事。魏軍圍鍾離春，斷淮州，坦之擊破之。

裴叔業爲建武將軍。建武二年，魏軍圍徐州，叔業以軍主隸右衛將軍蕭坦之救援。

叔業攻虜淮柵外二城，尅之，賊衆赴水死甚衆。以功封武昌縣伯。永泰元年，以豫州刺史，詔領東海太守孫令終、新昌太守劉思效、馬頭太守李僧護等五萬圍渦陽[39]，魏南兖州所鎮，去彭城百二十里。兖州刺史孟表固守拒戰，叔業攻圍之，積所斬級高五丈，以示城內。又遣軍主蕭璝、成寶眞分攻龍亢戍，即魏馬頭郡也。魏人閉城自守，徐州刺史廣陵王率二萬人，騎五千匹，至龍亢，璝等拒戰不敵。叔業率三萬餘人助之，數道攻魏。魏軍新至，營未立[40]，於是大敗。廣陵王與數十騎走，官軍追獲其節。魏又遣將劉藻、高思繼至[41]，叔業率軍迎擊，破之。再戰，斬首萬級，生口三千人，器仗驢馬絹布千萬計。

校勘記

[1]難，原作"雖"，據《宋書·孫季高傳》改。

[2]椵，原作"擬"，據《宋書·孫季高傳》改。

[3]琰，《宋書·劉懷肅傳》作"啖"。

[4]衆，《宋書·劉懷肅傳》作"重"。

[5]十，《宋書·劉懷肅傳》作"千"。

[6]人沔，原本作小注，據《南史·沈慶之傳》改爲正文。

[7]"丘"字原闕，據《宋書·沈慶之傳》補。

[8]陽，《宋書·沈慶之傳》作"楊"。

[9]緣險楚築重城，《宋書·沈慶之傳》作"緣險築重城。"

[10]"旌"字原缺，據《宋書·沈慶之傳》補。

[11]"慶之連營山中"與"開一門相通"二句間，《宋書·沈慶之傳》據《南史·沈慶之傳》以爲當補入"下營"二字，讀作"慶之連營山下，營中開一門相通"。

[12]"書"字原缺，據《宋書·沈慶之傳》補。

[13]洺，《宋書·沈慶之傳》作"洛"。

[14]"欲"字原缺，據《宋書·沈慶之傳》補。

[15]部，原作"步"，據《宋書·宗慤傳》改。

[16]得六百人，《宋書·柳元景傳》作"得六七百人。"

[17]"分五百人"原作"分屯五百人"，"屯"字衍，據《宋書·柳元景傳》删。

[18]興，《宋書·柳元景傳》作"與"。

[19]渡，原作"病"，據《宋書·柳元景傳》改。

[20]曲江侯，《宋書·王玄謨傳》作"曲江縣侯"。

[21]目，《宋書·張興世傳》作"口"。其校勘記之十九："按下文云興世攻克二城，則此二城乃非興世所築。孫虨《宋書考論》云：'築上當云賊。《鄧琬傳》曰，孫冲之等於湖白口築二城。'"

[22]"宗"原訛作"宋"，據《宋書》及《南史》改。

[23]子都公，《通鑒》宋泰始四年作"于都公"。

[24]曇,原作“臺”,據《宋書》《南史》改。下句“曇”字同此。

[25]羌,《宋書·劉勔傳》作“荒”。

[26]察,《宋書·沈攸之傳》作“查”。

[27]竟,原本作“境”,據《宋書·沈攸之傳》改。

[28]“社”原作“杜”,據《宋書·吳喜傳》改。

[29]不能,原本作小注,據《南齊書·李安民傳》改爲正文。

[30]羌,《南齊書·陳顯達傳》作“荒”。

[31]華,《南齊書·陳顯達傳》作“遂”。“氐”,《南齊書·陳顯達傳》作“氏”。

[32]“形體穢辱之”五字原闕,據《南史·焦度傳》補。參看《南齊書·焦度傳》校勘記之二十三。

[33]羌,《南齊書·曹虎傳》作“荒”。

[34]候,原作“侯”,據《南齊書·曹虎傳》改。

[35]氐,《南齊書·曹虎傳》作“氏”。

[36]輔,原作“朝”,據《梁書·王茂傳》改。

[37]“右”字當是衍文。參看《南齊書·張冲傳》校勘記之十八。

[38]王洪軌,《南齊書·張冲傳》作“洪範”。“崔季延”,原作“子子延”,據《南齊書·張冲傳》改。

[39]李僧護,原作“僧諸侯”,據《南齊書·裴叔業傳》改。

[40]“營”字原闕,據《南齊書·裴叔業傳》補。

[41]思,《南齊書·裴叔業傳》作“怱”。《魏書》《通鑒》作“聰”。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五十二

將帥部(十三)

立功第五

梁馬仙琕初仕齊。永元中,蕭遙光、崔惠景亂,累有戰功,以勳至前將軍。累遷振威將軍、豫州刺史。時朐山民殺瑯邪太守劉晣,以城降魏。詔假仙琕節討之。魏徐州刺史盧昶以衆十餘萬赴焉,仙琕與戰,累破之,昶遁走。仙琕縱兵乘之,魏衆免者十一二,收其兵糧、牛馬、器械不可勝數。振旅還京師,遷太子左衛率,進爵爲侯,增邑六百戶。

曹景宗,仕齊爲游擊將軍。建武四年,太尉陳顯達督衆軍北圍馬圈,景宗從之,以甲士二千設伏,破魏援中山王英四萬人,遂尅馬圈。高祖即位,以爲右衛將軍。天監五年,魏中山王英攻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高祖遣景宗督衆軍援義之,豫州刺史韋叡亦援焉,而受景宗節度。既進頓邵陽洲,立壘與魏城相去百餘步。魏連戰不能卻,殺傷者十二三,自是魏軍不能逼。景宗等器甲精新,軍儀甚盛,魏人望之奪氣。先是,高祖詔景宗等逆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漲六七尺,叡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釗、裴邃、韋寂等乘艦登岸[1],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因使衆軍皆噪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魏將楊大眼於西岸燒營奔,魏中山王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爭投水死,淮水爲之不流。景宗令軍主馬廣躡大眼至濊水上,四十餘里,伏屍相枕。義之出逐英至洛口,英以匹馬入城。緣淮百餘里,屍骸枕籍,生擒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積如山岳[2],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乃搜軍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高祖詔還本軍。景宗振旅凱入,增封四百,并前爲二千戶,進爵爲公。詔拜侍中、領軍將軍,給鼓吹一部。

蔡道恭,齊末爲輔國將軍。高祖舉義師於雍州,道恭以舊將遷右衛將軍。會巴西太守魯休烈等自巴蜀連兵寇上明,以道恭持節、督西討諸軍事,次土臺。與賊合戰,道恭潛以奇兵出其後,一戰大破之,休烈等降於軍門。

昌義之,天監元年,以北徐州刺史鎮鍾離。四年,大舉北侵,臨川王宏督衆軍向洛口,義之爲前軍,攻魏梁城戍,尅之。五年冬,武帝以征役久,詔班師。魏中山王元英乘

勢追躡,攻沒馬頭等城,城內糧貯,魏悉移歸北。議者咸謂無復南向。帝曰:"此必進兵,非其實也。"乃遣脩鍾離城,勑義之爲戰守備。是冬,英果率衆數十萬圍鍾離,衝車毁西墉。時城中衆纔三千,義之督帥,隨方抗禦,前後殺傷萬計,魏軍死者與城平。六年,帝遣曹景宗、韋叡率衆二十萬救焉,大破魏軍。義之率輕兵追至洛口而還,以功進號軍師將軍。

馮道根,天監二年,以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魏將党法宗、傅豎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莫不失色。道根命開城門,緩服登城,選精鋭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軍因退。遷輔國將軍。六年,魏攻鍾離,武帝詔豫州刺史韋叡救之。道根爲叡前驅,至徐州,建計據邵陽,築壘掘塹[3],逼魏城。道根能走馬計地,計馬足以賦攻,城隍立辦[4]。及淮水長,道根乘戰艦斷魏連橋,魏軍敗績。進爵爲伯,改封豫寧縣。

韋叡,天監四年,以輔國將軍督衆軍北伐。叡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拔之,遂進討合肥。乃堰肥水以灌之,城遂潰,俘獲萬餘級,牛馬萬數,絹滿十間屋。遷豫州於合肥。五年,魏中山王元英寇北徐州,圍刺史昌義之於鍾離,衆號百萬,連城四十餘。高祖遣征北將軍曹景宗都督衆軍二十萬以拒之,次邵陽洲,築壘相守。又詔叡率豫州之衆會焉。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爲水軍[5],値淮水暴長,叡即遣之。鬬艦競發,皆臨壘,以小舩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壞。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因橋絶,脱身遁去。魏軍趨水死者十餘萬,斬首亦如之,其餘者釋甲稽顙,乞爲囚奴,又數十萬,所獲軍實、牛馬,不可勝紀。叡遣報,昌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語,但叫曰:"更生!更生!"高祖遣中書郎周捨勞於淮上,叡積所獲於軍門,捨觀之,謂叡曰:"君此獲復與熊耳山等。"以功增封七百戶,進爵爲侯。

裴邃,天監五年,以右將軍、廬江太守征邵陽洲。魏人爲長橋斷淮以濟,邃築壘逼橋,每戰輒尅,於是密作沒突艦。會甚雨,淮水暴溢。邃乘艦徑造橋側,魏衆驚潰,邃乘勝追擊,大破之,進尅羊石城,斬城主元康。又破霍丘城,斬城主甯永仁。平小峴,攻合肥。以功封夷陵縣子。累遷大匠卿。普通二年,義州刺史文僧明以州叛入於魏,魏來援,以邃爲假節、信武將軍,督衆軍討焉。邃深入魏境,從邊城道出其不意。魏所署義州刺史封壽據檀公峴,邃擊破之,遂圍其城[6],壽面縛請降。義州平,除豫州刺史,鎮合肥。四年,進號宣毅將軍。是歲,大軍北伐,以邃督征討諸軍事,率騎二千先襲壽陽。九月壬戌,夜至壽陽,攻其郛,斬門而入,日戰九合。爲後軍蔡秀成失道不至,邃以援絶,拔還。於是邃復整兵,收集士卒,令諸將各以服色相別。邃自爲黄袍騎,先攻狄丘、甓城、黎漿等城[7],皆拔之,屠安城、馬頭、沙陵等戍。明年,復破魏新蔡郡,略地至於鄭

城、汝潁之間，所在響應。壽陽守將長孫稚、河間王元琛率衆五萬出城挑戰，邃勒諸將爲四甄以待之，令直閣將軍李祖憐僞遁以引稚，稚等悉衆追，四甄競發，魏衆大敗，斬首萬餘級。

劉思，天監五年，以輔國將軍破魏青州刺史元擊於膠水。

李興國，天監五年，以武勇將軍攻平靜關，尅之。

夏侯夔，普通二年，以征遠將軍副裴邃討義州，平之。七年，拜信武將軍、持節、督司州諸軍事。八年，敕夔帥壯武將軍裴之禮、直閣將軍任思祖出義陽道，攻平靜、穆陵、陰山三關，尅之。是時，譙州刺史湛僧智圍魏東豫州刺史元慶和於廣陵，入其郛，魏將元顯伯率軍赴援，僧智逆擊，破之。夔自武陽會僧智，斷魏軍歸路。慶和於內築柵以自固，及夔至，遂請降。夔讓僧智，僧智曰："慶和志欲降公，不願降僧智，往必乖其意。且僧智所將烏合募人，不可御之以法。公持軍素嚴，必無犯令。受降納附，深得其宜。"於是夔乃登城拔魏幟，建官軍旗鼓，衆莫敢妄動。慶和令兵以出，軍無私焉。凡降男女四萬餘人[8]，粟六十萬斛，餘財物稱是。顯伯聞之[9]，夜遁。衆軍追之，生擒一萬餘人[10]，斬獲不可勝數。詔以僧智領東豫州，鎮廣陵，夔引軍屯安陽。夔又遣偏將屠楚城，盡俘其衆，由是義陽北道遂絕。

夏侯亶爲中護軍。普通六年，大舉北伐，先遣豫州刺史裴邃帥譙州刺史湛僧智、歷陽太守胡紹世、南譙太守魚弘、晉熙太守張澄[11]，并世之驍將，自南道伐壽陽城，未尅而邃卒。乃加亶使持節，馳驛代邃，與魏將河間王元琛、臨淮王元彧等相拒，頻戰尅捷。尋有密敕，班師合肥，以休士馬，須堰成復進[12]。七年夏，淮堰水盛，壽陽城將沒。高祖復遣北道將軍元樹帥彭寶孫、陳慶之等稍進[13]，亶帥湛僧智、魚弘、張澄等通清流關，將入淮、淝。魏軍夾淝築城，出，亶與僧智還襲，破之。進攻黎漿，征威將軍韋放自北道會焉。兩軍既合，所向皆降下。凡降城五十二，獲男女口七萬五千人，米二十萬石。

陳慶之爲宣猛將軍、文德主帥。普通七年，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除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別築西城相拒[14]，慶之攻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以功賜爵關中侯。大通元年，攻魏梁城，拔之。進屠考城，擒魏濟陰王元暉業。又隸領軍曹仲宗進據渦陽城。魏人掎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渦陽城主王緯乞降。所餘九城兵甲猶在城，乃陳其俘馘，鼓噪而攻，遂大奔潰，斬獲略盡，渦水咽流，降城中男女二萬餘口。又出爲持節、都督緣淮諸軍事、奮武將軍。妖賊僧強自稱爲帝，土豪蔡伯龍起兵應之，衆至三萬，攻陷北徐州。濟陰太守楊起文棄城走，鍾離太守單希寶見害。慶之受命討之，未浹辰，斬伯龍、僧強，傳首京中。大通二年，除都督司西豫三州諸軍事、南北司二州刺史[15]。慶之至鎮，遂圍懸瓠，破魏潁州刺史婁起、楊州刺史是云寶于溱水[16]，又破行臺孫騰、騰大都督侯進、豫州刺史堯雄、梁州刺史司馬恭於楚城。大同二年，魏遣將侯景率衆七萬寇楚州，刺史桓和陷沒，景仍進軍淮

上,貽慶之書使降。敕遣湘潭侯退、右衛夏侯夔等赴援,軍至黎漿,慶之已擊破景。時大寒雪,景棄輜重走,慶之收之以歸。進號仁威將軍。

韋放,普通八年,以明威將軍逐魏軍至渦陽。魏又遣常山王元昭大將李獎、乞佛寶、費穆等衆五萬來援[17],放率所督將陳慶之、趙伯超等夾擊,大破之。渦陽城主王緯以城降,放乃登城,檢出降口四千四百人,器仗充牣,又遣降人三千報李獎、費穆等[18]。魏人棄諸營壘,一時奔潰,衆乘之,斬獲略盡,擒穆弟超,并王緯送於京師。

郭祖深,普通中爲雲騎將軍,所領皆精兵,令行禁止,每討逐,越境追擒。江中嘗有賊,祖深自率討之。列陣未敢進,仍令所親人先登,不時進,斬之,遂大破賊,威振遠近,長江肅清。

蘭欽,大通元年,以直閤將軍攻魏蕭城,拔之。仍破彭城别將郊仲,進攻擬山城,破其大都督劉屬衆二十萬。進攻籠城,獲馬千餘匹。又破其大將柴集及襄城太守高宣、别將范思念、鄭承宗等[19],仍攻厥固、張龍、子城,未拔。魏彭城守將楊目遣子孝邕率輕兵來拒,欽逆擊走之。又破譙州刺史劉海游,還拔厥固,收其家口。楊目又遣都督范思念、别將曹龍牙數萬衆來援,欽與戰,於陣斬破蠻龍牙,傳首京師。又假欽節,都督衡州三郡兵,討桂陽、陽山、始興叛蠻[20],至,破平之。封安懷縣男。又破天�António蠻帥脫時得[21]。會衡州刺史元慶和爲桂陽人嚴容所圍,遣使告急。欽往應援,破容羅溪,於是長樂諸洞一時平蕩。

陰子春,太清二年,以信威將軍、梁秦二州刺史討峽中叛蠻,平之。徵爲左衛將軍,又遷侍中。屬侯景亂,世祖令子春隨領軍將軍王僧辯攻邵陵王於郢州,平之。又與左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與景遇,子春力戰,常冠諸軍。

杜崱,簡文帝大寶初,以宣毅將軍領鎮蠻護軍、武陵內史,隨王僧辯東討侯景[22],追至石頭,與賊相持橫嶺。及戰,景親率精鋭,左右衝突,崱從嶺後橫截之,景乃大破,東奔晉陽,崱入據城。景平,加散騎常侍,持節、督江州諸軍事、江州刺史。齊將郭元建攻秦州刺史嚴超遠於秦郡,王僧辯令崱赴援,陳霸先亦自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于王陵。霸先令強弩射,元建衆卻。崱因縱兵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餘人。元建收餘衆以遁。時世祖執王琳於江陵,其長史陸納等遂於長沙反,世祖徵崱與王僧辯討之。承聖二年,及納等戰於東輪[23],大敗,陷其二壘,納等走保長沙。崱等圍之,後納等降。崱又與王僧辯西討武陵王於硤石,至即破平之[24]。

杜龕,大寶初爲持節、忠武將軍、郢州刺史,追侯景至江夏,圍其城。景將宋子仙棄城遁,龕追至陽浦,生擒之。三年,衆軍至姑熟,景將侯子鑒逆戰,龕與陳霸先、王琳等率精鋭擊之,大敗子鑒,遂至於石頭。景親率其黨合戰,龕與衆軍奮擊,大破景,景遂東奔。承聖二年,又與王僧辯討陸納等於長沙,降之。又征武陵王於西陵,亦平之。

胡僧祐,大寶中假節、武猛將軍討侯景於荆硤。僧祐赴援至陽浦,景遣其將任約率

鋭卒五千，據白堉，遙以待之。僧祐由別路西上，約謂畏已而退，急追之，及於南安芊口，呼僧祐曰："吳兒何爲不早降，走何處去？"僧祐不與之言，潜引卻至赤砂亭。會陸法和至，乃與并軍擊約，大破之，擒約，送與江陵。侯景聞之，遂遁。世祖以僧祐爲侍中、領軍將軍。

裴之横，大寶中，以河南内史隨王僧辯距侯景于巴陵。景退，遷持節、平北將軍、東徐州刺史、中護軍，封預寧侯，邑二千戶。又隨僧辯追景，平郢、魯、江、晋等州，常爲前鋒陷陣。仍至石頭，破景，景東奔。僧辯令之横與杜龕入守臺城。及陸納據湖州叛，又隸王僧辯南討焉，於陣斬納將李賢明，遂平之。又破武陵王於硤口。還除吳興太守。

陳侯瑱，仕梁爲武臣將軍、南兗州刺史，隨都督王僧辯討侯景，常爲前鋒，每戰卻敵。既復臺城，景奔吳郡，僧辯使瑱率兵追之，與景戰於吳松江，大敗景，盡獲其軍。進兵錢塘。景將謝答仁、吕子榮等皆降，以功除南豫州刺史，鎮于姑熟。承聖二年，北齊遣郭元建出自濡須，僧辯遣瑱領甲士三千，築壘於東關以扞之，大敗元建。除使持節、鎮北將軍，給鼓吹一部，增邑二千戶。累加太尉。天嘉元年二月，敗王琳于梁山。又敗齊兵于博望，生擒齊將劉伯球，盡收其資儲舟艦，俘馘以萬計。琳及其主蕭莊奔于齊。

徐世譜，仕梁，以散騎常侍領水軍，從司徒陸法和討侯景，與景戰於赤亭湖。時景軍甚盛，世譜乃別造樓船、拍艦、火舫、水車以益勢[25]。將戰，又乘大艦居前，大敗景軍，生擒景將任約，景退走。因隨王僧辯攻郢州。世譜復乘大艦臨其倉門，賊將宋子仙據城降。以功除使持節、信武將軍、信州刺史，封魚復縣侯，邑五百戶。隨王僧辯東下，常爲前鋒，又破景將侯子鑒於湖熟[26]。景平後[27]，以功除通直散騎常侍、衡州刺史資，領河東太守[28]，增邑并前一千戶。

孫瑒，仕梁爲戎昭將軍、宜都太守，從王僧辯救徐文盛於武昌。會郢州陷，乃留軍鎮巴陵，修戰守之備。俄而侯景兵至，日夜攻圍，瑒督所部兵悉力拒戰，賊衆奔退。瑒從大軍沿流而下，及尅姑熟，瑒力戰有功，除員外散騎常侍，封富縣侯[29]，邑一千戶。遷平南府司馬。破黄洞蠻賊有功，除廣州刺史。

歐陽頠，仕梁爲臨賀内史。湘衡之界五十餘洞不賓，敕令衡州刺史韋粲討之。粲委頠爲都督，悉皆平殄。高祖之討蔡路養、李遷仕，頠率兵度嶺以助高祖。及路養等平，有功，爲雲麾將軍、東衡州刺史。

程靈洗仕梁，爲信武將軍、蘭陵太守，助防京口。及平徐嗣徽，靈洗有功，除南陽太守，封遂安縣侯，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戶。仍鎮采石。會王琳前軍東下，靈洗於南靈破之，虜其兵士，并獲青龍十餘乘。以功授使持節、都督南豫州緣江諸軍事、信武將軍、南豫州刺史。侯瑱等敗王琳于柵口，靈洗乘勝逐北，據有魯山。徵爲衛士將軍，餘如故。天嘉四年，周迪重寇臨川，以靈洗爲都督，自鄱陽別道擊之，迪入走山谷間。五年，遷中護軍，常侍如故。

淳于量,仕梁爲都督巴州諸軍事。侯景西上攻巴州,元帝使都督王僧辯入據江陵,量與僧辯併力拒景,大敗景軍,擒其將任約。進攻郢州,獲宋子仙。仍隨僧辯尅平侯景。承聖元年,以功授左衛將軍。光大中,湘州刺史華皎搆逆,以量爲征南大將軍、西討大都督,總率大艦,自郢州、樊浦拒之。皎平,并降周將長胡公、拓拔定等。以功授侍中、中軍、開府儀同三司。

周炤[30],仕梁爲持節、高州刺史,討侯景。是時,炤據武昌、西陽二郡,招聚卒徒,甲兵甚盛。景將任約來據樊山,炤與寧州長史徐文盛擊約,斬其部將叱羅子通、趙迦婁等[31],乘勝追之,頻尅,約衆殆盡。大建元年,遷龍驤將軍,隨都督吳明徹北討,所向尅捷,一月之中,獲十二城。

裴忌,仕梁爲豫章王法曹參軍。侯景之亂,忌招集勇力,隨高祖征討,累功爲寧遠將軍。及高祖誅王僧辯,弟僧智舉兵據吳郡,高祖遣黃佗率衆攻之。僧智出兵於西昌門拒戰,佗與相持,不能尅。高祖謂忌曰:"三吳奧壤,舊稱饒沃,雖凶荒之餘,猶爲殷盛。而賊徒扇聚,天下搖心,非公無以定之,宜善思其策。"忌乃勒部下精兵,輕行倍道,自錢塘直趣吳郡,夜至城下,鼓噪薄之。僧智疑大軍至,輕舟奔杜龕。忌入據其郡。高祖嘉之,表授吳郡太守[32]。天嘉初,出爲南康內史。時義安太守張紹賓據郡,後文帝以忌爲持節、都督嶺北諸軍事,率衆討平之。

周寶安,梁平西將軍文育之子。文育爲熊曇朗所害,寶安以吳興太守起爲猛烈將軍,領其舊兵。及平王琳,頗有功。周迪之破熊曇朗,寶安南入,窮其餘燼。天嘉二年,重除雄信將軍、吳興太守,襲封壽昌縣公。

荀朗,仕梁爲豫州刺史。王僧辯東討,朗遣其將范寶勝及弟曉領兵二千助之。侯景平後,又別破齊將郭元運于踟躕山。承聖二年,率部曲萬餘家濟江,入宣城郡界立頓。元帝授朗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安南將軍、都督南兗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未行而荆州陷。高祖入輔,齊遣蕭軌、東方老等來寇[33],據石頭城。朗自宣城來赴,因與侯安都等大破齊軍。

樊猛,仕梁爲威戎將軍、南安侯蕭方矩湘州司馬[34]。會武陵王蕭紀舉兵自漢江東下,方矩遣猛率湘郢之卒,隨都督陸法和進軍以拒之。紀已下樓舩戰艦,據巴江,爭峽口,尋相持久之,不能決。法和揣紀師老卒惰[35],因令猛率驍勇三千,輕舸百餘乘,衝流直上,出其不意,鼓譟薄之。紀衆倉卒驚駭,不及整列,皆棄艦登岸,赴水死以千數。時紀心膂數百人,猶在左右,猛將部曲三千餘人,蒙楯戈直登舟,瞋目大呼,紀侍衛皆披靡[36],相枕籍沒,不敢動。猛手擒紀父子三人,斬於鯿中,盡收其舩艦器械。以功授游騎將軍,封安山縣伯,邑一千戶。仍進軍撫定梁、益、蜀境,悉平。大建初,遷武毅將軍,領長沙內史。尋隸章昭達西討江陵,潛軍入峽,焚周船艦。以功封富川縣侯。

蕭摩訶,梁末隨侯安都東西征伐,戰勝攻取,摩訶功實居多。天嘉中,以平劉黑、歐

陽紇之功，累遷巴山太守。大建五年，衆軍北討，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齊大將軍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前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千餘人出戰，摩訶斬之，於是齊軍退走。以功授明毅將軍，封廣平縣伯，尋進爵爲侯。七年，又隨明徹進圍兖、豫，擊走齊將王康德。以功除晋熙太守。

周敷，梁末爲武侯將軍、寧州刺史[37]。永定初，王琳據有上流，余孝頃與琳黨李孝欽等共圍周迪，迪擒孝欽等，敷以功居多。熊曇朗之殺周文育，據豫章，將兵萬餘人襲敷，徑至城。敷與戰，大破之，追奔五十餘里，曇朗單馬獲免，盡收其軍實。曇朗走巴山郡，收合餘黨，敷因與周迪、黄法氍等進兵圍曇朗，屠之。加平西將軍、豫章太守。

章昭達，梁末從文帝討杜龕。龕平，又從討張彪于會稽，尅之。累功除明威將軍。天嘉元年，隨侯安都等拒王琳於沌口，戰於蕪湖。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流而進，先鋒發拋中於賊艦。琳平，昭達冊勳第一。二年，除都督郢、巴、武、沅等州諸軍事、郢州刺史，進號平西將軍。會周迪反於臨川，詔令昭達便道征之。及迪敗走，徵爲護軍。四年，陳寶應納周迪，復共寇臨川。又以昭達爲都督，既至東興嶺，而迪又退走。昭達乃踰嶺以討寶應，寶應據建安、晋安二郡之界，水陸爲柵，以拒官軍。昭達與戰，不利，因據其上流。會世祖遣余孝頃出自海道適至，因并力乘之，寶應大潰，遂尅定閩中。以功授鎮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歐陽紇據有嶺南反，詔昭達都督衆軍討之。擒紇送于京師，廣州平。以功進車騎大將軍，遷司空。

周迪，爲振遠將軍、江州刺史。高祖即位初，王琳東下，迪欲自據南川，總召所部八郡守宰結盟，聲言入赴。朝廷恐其爲變，因厚慰撫之。琳至湓城，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琳。琳以爲南川諸郡可傳檄而定，乃遣其將李孝欽、樊猛等南徵糧餉。猛等與余孝頃相合，衆且二萬，來趨工塘，連八城以逼迪。迪使周敷率衆頓臨川故郡，斷截江口。因出與戰，大敗之，屠其八城，生擒李孝欽、樊猛、余孝頃，送于京師，收其軍資，器械山積，虜其人馬。

黄法氍，永定二年，以宣毅將軍率兵援周迪、王琳功[38]，授平南將軍。熊曇朗於金口反，害周文育，法氍共周迪討平之，進號安南將軍。天嘉元年，周迪反，法氍率兵，會都督吳明徹討迪於工塘。迪平，法氍功居多，徵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鎮北大將軍、南徐州刺史、儀同三司。大建五年，大舉北伐，以法氍爲都督，出歷陽。齊遣其歷陽王步騎五千來援，於小峴築城，法氍遣左衛將軍樊介分兵於大峴禦之，大破齊軍，盡獲人馬器械。進攻歷陽城，降之，以功加侍中。

侯安都，天嘉元年，以司空、都督南徐州諸軍事督大軍出頓蕪湖，以拒王琳。琳敗走入齊，安都進軍湓城，討琳餘黨，所向皆下。會留異擁據東陽，安都奉詔東討，異與第二子忠臣脫身奔晋安。安都虜其妻子，盡收其人馬甲仗，振旅而歸。以功加侍中、征北大將軍，增邑并前五千戶。

戴僧朔，天嘉元年，隨族兄右將軍僧錫平王琳有功。僧錫卒，僧朔代爲南丹陽太守，鎮採石。從侯安都征留異，又從征周迪，有功。累遷壯節將軍、巴州刺史。

韓子高，天嘉二年，以壯武將軍、成州刺史、文招縣子，隨侯安都征留異，頓于桃支嶺下。時子高兵甲精鋭，別御一營。異平，除假節、貞毅將軍、東陽太守。五年，章昭達等自臨川征晋安，子高自安泉嶺會於建安。晋安平，以功遷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侯。

程文季，天嘉二年，以貞毅將軍、新安太守隨侯安都東討留異。異黨與向文政據有新安，文季率精甲三百，徑往攻之。文政遣其兄子瓚來拒，文季與戰，大破瓚軍，文政乃降。四年，陳寶應與留異連結，又遣兵隨周迪更出臨川。文帝遣信義太守余孝頃自海道襲晋安，文季爲之前軍，所向尅捷。寶應平，文季戰功居多。

錢道戢，天嘉二年，爲臨海太守，鎮南巖。時侯安都之討留異也，道戢帥軍出松陽，以斷其後。異平，以功拜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輕車將軍、都督東西二衡州諸軍事、衡州刺史、領始興内史。宣帝即位，徵歐陽紇入朝，紇疑懼，乃舉兵來攻衡州，道戢與戰，卻之。及都督章昭達率兵討紇，以道戢爲步軍都督，由間道斷紇之後。紇平，除左衛將軍。大建二年，又隨昭達征蕭巋於江陵，道戢別督衆軍，與陸子隆焚青泥舟艦。仍爲昭達前軍，攻安蜀城，降之。以功加散騎常侍、仁武將軍，增邑并前九百戶。其年，遷仁威將軍、吳興太守。未行，改授使持節、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郢州刺史。王師北討，道戢與儀同黄法𣰋圍歷陽，歷陽城平，因以道戢鎮之。以功加雲麾將軍，增邑并前一千一百戶。

華皎，天嘉三年，以仁武將軍、新州刺史督尋陽等五郡諸軍事。周迪謀反，遣其兄子伏甲於舩中，僞稱賈人，欲於湓城襲皎。未發，事覺，皎遣人逆擊之，盡獲其舩仗。其年，皎隨都督吳明徹征迪。迪平，以功授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臨川太守，進爵爲侯。

魯廣達，天嘉三年，以信武將軍、北新蔡太守隨吳明徹討周迪於臨川，每戰功最。仍代兄悉達爲吳州刺史，封中宿縣侯。後爲巴州刺史。大建五年，衆軍北伐，略淮南舊地。廣達與齊軍會於大峴，大破之，斬其敷城主張元範，虜獲不可勝數。進尅北徐州，及授都督北徐州諸軍事、徐州刺史。

吳明徹，光大中爲丹陽尹。會湘州刺史華皎陰有異志，詔授明徹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湘桂武三州諸軍事，與征南大將軍淳于量等率兵討皎。皎平，授開府儀同三司。大建五年，詔加侍中、都督征討諸軍事，總統衆軍十餘萬，發自京師，緣江城鎮，相續降款。軍至秦郡，尅其水栅。齊遣大將尉破胡將兵爲援，明徹破走之，斬獲不可勝計，秦郡乃降。進尅仁州。授征北大將軍，進爵南平郡公。以平峽石岸二城[39]。進逼壽陽，齊遣王琳將兵拒守。琳至，與刺史王貴顯保其外郭。明徹以琳初入，衆心未附，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脩攻具，又引肥水以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軍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春

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明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冑，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尅，生擒王會、王琳、王貴顯、扶風王可朱渾孝裕、尚書盧潛、左丞李騊駼，送京師。景和逷懼遁走，進收其駝馬輜重。七年，進攻彭城。軍至呂梁，齊遣援兵，前後至者數萬，明徹又大破之。

任忠，大建初，以明毅將軍隨章昭達討歐陽紇於廣州，累加右軍將軍。五年，衆軍北伐，忠將兵出西道，擊走齊歷陽王高景安大峴，逐北至東關，仍尅其東西二城。進軍蘄、譙，并拔之。徑襲合肥，入其郛。進尅霍州。以功授員外散騎常侍，封安復縣侯，邑五百戶。十二年，爲平南將軍、南州刺史。仍率步騎趣歷陽，周遣王延貴率衆爲援[40]，忠大破之，生擒延貴。

樊毅爲左衛將軍。大建五年，衆軍北伐，毅率衆攻廣陵楚子城，拔之，擊走齊軍於穎口。齊援滄陵，又破之。七年，進尅潼州、下邳、高柵等六城。

徐敬成，大建五年，以貞威將軍、吳興太守隨都督吳明徹北討，出秦郡。別遣敬成爲都督，乘金翅自歐陽引埭上泝江繇廣陵[41]，齊人皆城守，弗敢出。自繁梁湖下淮[42]，圍淮陰城。仍監北兖州。淮、泗義兵相率響應，一二日間，衆至數萬，尅淮陰、山陽、監城三郡，并連口、朐山二戍。仍進攻鬱州，尅之。以功加通直散騎常侍、雲旗將軍。

後魏劉庫仁，昭成末爲南部大人。道武未立，苻堅以庫仁爲陵江將軍，與衛辰，分國部衆而統之。後辰叛攻庫仁，庫仁大破之。又西征庫狄部，大獲畜產。其後慕容垂圍苻丕於鄴，又遣將攻堅幽州刺史王永，庫仁遣妻兄公孫希助永擊破之。

劉眷，道武初代其兄庫仁攝國事。白部大人絜佛叛，眷力不能討，乃引苻堅并州刺史張蚝攻佛，破之。眷又破賀蘭部于善無。又擊蠕蠕別帥肱渥於意親山，破之，獲牛羊數十萬頭。

長孫肥，登國初，與莫題等俱爲大將，從征劉顯，自濡源擊莫奚，討賀蘭部，并有戰功。帝征蠕蠕，大破之，肥降其主匹侯跋[43]。又從征衛辰及薛干部，滅之。蠕蠕別主緼紇提子曷多汗等率部落棄父西走，肥以輕騎追至上郡，斬之。後從征中山，拜中領軍將軍。車駕次晉陽[44]，慕容寶并州刺史、遼西王農棄城宵遁，肥追之至蒲泉，獲其妻子。帝將圍中山，慕容寶棄城奔和龍。肥與左將軍李栗三千騎追之，至范陽，不及而還。遂破其研城戍，俘千餘人。中山城內人立慕容普鄰爲主，帝圍之。普鄰乃出步卒千餘人，欲伺間犯圍。帝命肥挑戰，僞退，普鄰衆追肥，帝截其後，盡擒斬之。時以士馬少糧，遂罷中山之圍，就穀河間。慕容賀鄰殺普鄰而自立[45]，車駕次魯口，遣肥帥七千騎襲中山，入其郛而還。賀鄰以步騎四千追肥[46]，至泒水，肥自魏昌擊之，獲鎧騎二百。肥中流矢，瘡重，乃還。中山平，以功賜爵琅邪公。遷衛尉卿，改爵盧鄉[47]。時中山太守仇儒不樂內徙，亡匿趙郡，推群盜趙准爲主[48]，妄造妖言云："燕東傾，趙當續，欲知其

名[49]，淮水不足。"准喜而從之，自號使持節、征西大將軍、青冀二州牧、鉅鹿公，儒爲長史，聚黨二千餘家，據關城，連引丁零，殺害長吏[50]，扇動常山、鉅鹿、廣平諸郡。遣肥率三千騎討之，破准於九門，斬仇儒，生擒准，詔以儒肉食，准傳送京師，轘之於市，夷其族。除肥鎮遠將軍、兗州刺史，給步騎二萬，南徇許昌，略地至彭城。司馬德宗將劉該遣使詣肥請降，貢其方物。姚平之寇平陽，帝遣肥與毗陵王順等六萬騎爲前鋒。車駕次永安，平募遣勇將，率精騎二百闚軍，肥逆擊擒之，匹馬不返。平退保柴壁，帝進攻屠之，遣肥還鎮兗州。肥前後征討，未嘗敗失，南平中原，西摧羌寇，肥功居多，賞賜奴婢數百，畜物數千。

尉古眞，登國初，從征庫莫奚及叱突鄰，并有功。又從救賀蘭，破衛辰子眞力鞮[51]，復擊慕容寶於參合陂。又從平中原，以功賜爵東州侯，加建節將軍。明元初，爲鴻飛將軍，率衆五千鎮大洛城。明元西巡，古眞與奚斤等率前軍討越勤部，大破之，獲馬五萬匹，牛羊二十萬頭，驅掠二萬餘家西還。

奚斤，登國初，與長孫肥等俱統禁兵。後從征慕容寶於參合，拜越騎校尉。車駕還京師，博陵、渤海、章武諸郡群盜并起，所在屯聚，拒害長吏，斤與略陽公元遵等率山東諸將討平之。又從破高車諸部，又破庫狄宥連部，徙其別部諸落於塞南。又進擊侯莫陳部，俘虜，獲雜畜十餘萬，至大峨谷置戍而還。遷都水使者。明元西巡，詔斤先驅討越勤部於鹿那山，大破之。宋少帝立，其大臣不附，國內離阻，乃遣斤收其所侵河南，假斤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司空公、晉兵大將軍、行楊州刺史，率吳兵將軍公孫表等南征。宋虎牢守將毛德祖遣其司馬翟廣、將軍姚勇錯、竇霸等率五千人，據土樓以拒斤。斤進擊破之，廣等單馬走免，盡殪其衆。斤長驅至虎牢，軍於汜東，留表守輜重。自率輕兵，徇下河南、潁川、陳郡、汝南，百姓無不歸附，陳留太守嚴稜以郡降。斤遂平兗、豫諸郡。還圍虎牢，德祖拒守不下。及虎牢潰，斤置守宰以撫之。大武即位，進爵宜城王。帝征赫連昌，遣斤率義兵將軍封禮等督四萬五千人襲蒲坂。昌守將赫連乙升聞斤將至，遣使告昌。使至統萬，見大軍已圍其城，還告乙升曰："昌已敗矣。"乙升懼，棄蒲坂西走，斤追敗之，乙升遂奔長安。斤入蒲坂，收其資器，百姓安業。昌弟助興先守長安，乙升至，復與助興棄長安，西走安定。斤又西據長安，於是秦雍氐羌皆東歸附。與赫連定相持，累戰破定。定聞昌敗，遂走上邽。斤追之，至雍，不及而還。大延初，涼州平。以戰功賜僮隸七千戶。

王建，登國中以左大夫從征伐諸國，破二十餘部。又從征衛辰，破之。後爲中部大人，從破慕容寶於參合陂，遷冠軍將軍。烏丸庫傉宮鳴聚黨爲寇[52]，詔建討平之。

婁伏連爲酋帥，領部落從道武破賀蘭部。又平中山。及征姚平於柴壁，以功賜爵安邑侯。

長孫嵩爲南部大人，累有軍功。後從道武征中山，除冀州刺史，賜爵鉅鹿公。

劉羅辰爲南部大人，從道武平中原，以功賜爵永安公。

奚牧爲輔國將軍，從道武征慕容寶，略地晉州，獲寶、丹陽王買得及離石護軍高秀和於干陶。以軍功拜并州刺史，賜爵任城公。

和跋擢爲外朝大人，從道武平中原，以功進爲尚書，鎮鄴。慕容德使兄子和守滑臺，和長史李辯殺和，求援於跋，跋率輕騎赴之。既至，辯悔，閉門拒守。跋使尚書郎鄧暉說之，辯乃開門。跋入，收其府藏。德聞之，遣將率三千騎擊跋，跋逆擊，大破之，擒其將士千餘人而還。於是陳、潁之民多來向化。改爲定陵公。與常山王遵率衆五萬，討破賀蘭部別帥木易干[53]，破之。出爲平原太守。

莫題爲中山太守，督司州之山東七郡事。道武征姚興，次於晉陽，而上黨群盜秦頗、丁零翟都等聚衆於壺關，詔題帥衆三千以討之。上黨太守捕頗，斬之，都走林慮。詔題搜山捕討，盡平之。

李栗，初隨道武幸賀蘭部，數有戰功，拜右將軍。帝征慕容寶，栗督五萬騎爲前驅[54]。軍之所至，莫不降下。遷左將軍。

庾岳爲外朝大人。慕容垂圍慕容永於長子，永告急求援，岳與陳留王虔以一萬騎東渡河救[55]，於秀容破山胡部高車門等，徙其部落。會永滅，乃班師從道武平中原，拜安遠將軍。官軍之驚於栢肆也，賀蘭部帥附力眷、紇突鄰部帥匿物尼、紀奚部帥叱奴根等聞之，聚黨反於陰館。南安公元順討之，不尅，死者數千人。太祖聞之，詔岳率萬騎還討叱奴根等，殄之，百姓乃安。離石胡帥呼延鐵、西河胡帥張崇等不樂內徙，聚黨反叛。岳率騎三千討破之，斬鐵擒崇，搜山窮討，散其餘黨。以功賜爵西昌公，進號征虜將軍。又討反人張超、清河太守傅世，并破平之。以岳爲鄴行臺。

丘堆，明元即位，以爲散騎常侍，與叔孫建等討滅山胡。晉人泝西河上[56]，詔堆與建自河內次枋頭，以備寇盜。姚泓既滅，堆留鎮并州。赫連屈子遣三千騎寇河內，堆自并州與游擊將軍王洛生擊走之。以功賜爵爲侯。

和突爲材官將軍。天興五年，破黜弗、素古延等諸郡，獲馬三千餘匹，牛羊三萬餘頭。蠕蠕杜崘遣騎救素古延等[57]，突逆擊破之于山南河曲，獲鎧馬二千餘匹。

劉託爲離石護軍。天賜元年，率騎一千襲蒲子，擒姚興寧北將軍、泰平太守衡譚，獲三千餘口。

閭大肥，明元神瑞中，爲都將，討越勤部於跋那山，大破之。泰常初，復爲都將，領禁兵討蠕蠕，獲其大將莫孤渾。宜城王奚斤之攻虎牢也，大肥與娥清領十二軍出中道，略地高平、金鄉，東至太山，假大肥使持節、安陽公，鎮撫陳、汝。太武初，復與奚斤出雲中白道，討大檀，破之。又爲都將擊大檀，大破之，還至涿侯山，遂討東部高車於巳尼陂。又征平涼，并有功。太武將拜大肥爲王，遇疾卒，追贈中山王。

娥清爲黃門侍郎。明元南巡幸鄴，以清爲中領軍將軍，與宋丘將軍周畿等渡河，略

地至湖陸。高平民屯聚林藪，拒射官軍，清等因誅數千家，虜獲萬餘口，賜爵須昌侯。清與幾等遂鎮枋頭。

尉目斤，泰常中以前將軍從平虎牢，頗有軍功，拜中山太守。

于栗磾，泰常中爲黑矟將軍。奚斤之征虎牢也，栗磾別率所部攻晉河南太守王涓之於金墉，涓之棄城遁走。遷豫州刺史。

叔孫建爲正直將軍、相州刺史。飢胡劉武等聚黨叛[58]，明元以建督公孫表等討之，斬首萬餘級，餘衆奔走，投汾水死[59]，水爲不流。晉師伐姚泓，其部將王仲德爲前鋒，將逼滑臺。兗州刺史尉建率所部棄城濟河，仲德遂入滑臺。明元聞之，詔建渡河耀威，斬尉建，投其屍於河。尋都督前鋒諸軍事、禁兵將軍[60]，與汝陰公長孫道生濟河而南。仲德等自河入濟東，走青州。宋兗州刺史竺靈秀棄須昌，南奔湖陸，建追擊，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遂至鄒魯。還屯范城。大武以建威名南震，除平原鎮大將，加征南大將軍。先是，簡幽州以南戍兵集於河上，一道討洛陽，一道攻滑臺。宋將檀道濟、王仲德救滑臺，建與汝陰公道生拒擊之。建分軍夾戰，縱輕騎邀其前後，焚燒穀草，以絕其糧道。兵饑，叛者相繼，由是安頡等得拔滑臺。

公孫表爲功勞將軍元屈參軍事。宋人征姚興，兗州刺史尉建聞寇至，棄滑臺北走，詔表隨壽光侯叔孫建屯枋頭。泰常七年，議取河南侵地。帝以爲掠地至淮，滑臺等三城自然面縛。表固執宜先攻城，帝從之。於是以奚斤爲都督，以表爲吳兵將軍、廣州刺史。斤等濟河，表計攻滑臺[61]，歷時不拔。帝乃南巡，爲之聲援。表既尅滑臺，引師西伐，大破宋將翟廣等於土樓，遂圍虎牢。

校勘記

[1]“寂”字原闕，據《梁書・曹景宗傳》補。

[2]“岳”字原闕，據《梁書・曹景宗傳》補。

[3]築，原作“等”，據《梁書・馮道根傳》改。

[4]辦，原作“辨”，據《梁書・馮道根傳》改。

[5]“文”字原闕，據《梁書・韋叡傳》補。

[6]遂，原作“邃”，據《梁書・裴邃傳》改。

[7]丘，原作“兵”，據《梁書・裴邃傳》改。

[8]四，原作“口”，據《梁書・夏侯夔傳》改。

[9]顯伯，原作“元顯”，據《梁書・夏侯亶傳》改。

[10]一，《梁書・夏侯夔傳》作“二”。

[11]此句原脱“魚弘、晉熙太守”，據《梁書・夏侯亶傳》補。

[12]成，原作“城”，據《梁書・夏侯亶傳》改。

[13]“之”字原闕，據《梁書・夏侯亶傳》補。

[14]李,原作"季",據《梁書·陳慶之傳》改。"别築"二字原闕,據《梁書·陳慶之傳》補。

[15]都督司西豫三州諸軍事,《梁書·陳慶之傳》作"都督南北司西豫豫四州諸軍事。"

[16]云,原作"玄",據《梁書·陳慶之傳》改。

[17]褰,《梁書·韋放傳》作"奬"。

[18]千,《梁書·韋放傳》作"十"。

[19]柴,原作"北","范"原作"落",據《梁書·蘭欽傳》改。

[20]"桂陽、陽山"原作"桂陽、山",據《梁書·蘭欽傳》補"陽"字。

[21]脱,《梁書·蘭欽傳》作"晚"。

[22]"隨"字後原文有"軍"字,蓋爲衍文,據《梁書·杜崱傳》删。

[23]東,《梁書·杜崱傳》作"車"。

[24]至,原作"室",據《梁書·杜崱傳》改。

[25]拍,原作"相",據《陳書·徐世譜傳》改。

[26]"湖熟"似當作"姑孰",參見《陳書·徐世譜傳》校勘記之一。

[27]平,原作"卒",據《陳書·徐世譜傳》改。

[28]領,原作"鎮",據《南史·徐世譜傳》改。參看《陳書·徐世譜傳》校勘記之二。

[29]富縣侯,《陳書·孫瑒傳》作"富陽縣候"。

[30]炤,《陳書》卷十三作"炅"。

[31]叱,原作"北",據《陳書·周炅傳》改。

[32]授,原作"受",據《陳書·裴忌傳》改。

[33]老,原作"光",據《四庫全書》本及《陳書·荀郎傳》、《南史·荀郎傳》改。

[34]南安,原作"安南",據《南史·樊猛傳》及《梁書·愍懷太子方矩傳》改。參看《陳書·樊猛傳》校勘記之十。

[35]惰,原作"墮",據《陳書·樊猛傳》改。

[36]侍,字原闕,據《陳書·樊猛傳》補。

[37]武侯將軍,《陳書·周敷傳》作"信武將軍"。

[38]按此句有誤。按《陳書·黄法氍傳》,法氍率兵援周迪,進號宣毅將軍。又以拒王琳功,授平南將軍。此句原書當有脱文。

[39]以,《陳書·吳明徹傳》作"次",似可從。

[40]周,原作"州",音同而訛;"延",原作"廷",形近而訛;據《陳書·任忠傳》改。

[41]泝,原本作"沂",據《陳書·徐敬成傳》改。

[42]繁,原作"擊",形近而訛,據《陳書·徐敬成傳》改。

[43]侯,《魏書·長孫肥傳》作"候"。

[44]"車"字原闕,據《魏書·長孫肥傳》補。

[45]賀鄰,原作"賀元",據《魏書·長孫肥傳》改。

[46]鄰,原作"隣",據《魏書·長孫肥傳》改。

[47]鄉,原作"卿",據《魏書·長孫肥傳》改。

[48]淮,原作"淮",據《魏書·長孫肥傳》改。按據下文"淮水不足"之語,亦知作"淮"爲是,下文同。

[49]"知"字原闕,據《魏書·長孫肥傳》補。

[50]吏,原作"史",據《魏書·長孫肥傳》改。

[51]真,《魏書·尉古真傳》作"直"。

[52]庫傂宮嗚,《魏書·王建傳》作"庫傉官嗚"。

[53]干,《魏書·和跋傳》作"于"。

[54]督五萬騎,原本作"督督萬騎",據《魏書·李栗傳》改。

[55]庱,原作"慶",據《魏書·庾業延》改。

[56]泝,原作"沂",據《魏書·丘堆傳》改。

[57]杜,《魏書·蠕蠕傳》作"社"。

[58]武,《魏書·叔孫建傳》作"虎"。

[59]汾,《魏書·叔孫建傳》作"沁"。

[60]禁,《魏書·叔孫建傳》作"楚"。

[61]計,《魏書·公孫表傳》無此字。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五十三

將帥部(十四)

立功第六

後魏長孫道生,太武即位初,以南統將軍、汝陰公從征蠕蠕,與尉眷等率衆出白黑兩漠間,大捷而還。太武征赫連昌,道生以廷尉與司徒長孫翰、宗正娥清爲前驅,遂平其國。

長孫翰爲司徒,襲赫連昌,破之。太武復征昌,翰與廷尉道生、宗正娥清率騎三萬爲前驅。昌戰敗,奔上邽。翰以八千騎追之,至高平,不及而還。從襲蠕蠕,車駕渡漠,大檀奔走。其弟匹黎率衆赴之,遇翰,交戰。匹黎潰走,斬其渠帥數百人。

王度爲衛尉卿,從太武征赫連昌,討蠕蠕,并有功,賜爵濟陽公,加散騎常侍、平南將軍。詔度率五千騎,與叔孫建合擊宋兖州刺史竺爨秀於湖陸[1],大破之。

奚眷爲鎮南將軍,鎮長安。太武幸美稷,眷受詔督諸軍事,共討山胡、白龍于西河,破之,屠其城,斬首數千級,虜其妻子而還。太武平姑臧,遣眷討沮渠臧孫叔捷弟私署張掖太守宜得[2]。宜得奔酒泉,酒泉太守無諱與宜得奔高昌,獲其二城。後沮渠天周復據酒泉,眷討平之,虜男女四千餘人。

尉眷爲安北將軍,出鎮北境。與平陽王長孫翰擊蠕蠕別帥阿伏干於柞山,率師至歌删山,擊蠕蠕別帥使度弟庫仁直[3],引師而北。蠕蠕部帥莫孤帥高車騎五千來逆,眷擊破之,斬首千餘級。又從征蠕蠕。眷出白黑兩漠之間,擊其東部,大獲而還。又從征赫連昌,眷出南道[4],擊昌於上邽。士衆乏糧,臨淮公丘堆等租於郡縣,爲昌所敗。昌乘勝抄掠,諸將患之。眷與侍御史安頡陰謀設伏,邀擊擒昌。以功拜寧北將軍,加散騎常侍,進爵漁陽公[5]。後從征和龍,眷督萬騎前驅,降二千餘戶。尋爲假節,加侍中、都督豫洛二州及河內諸軍事、安南將軍、開府[6],鎮虎牢。張掖王禿髮保周之反也,徵眷與永昌王建等率衆討之[7],破保周於番和。保周遁走[8],眷率騎追之,保周窮迫自殺。詔眷留鎮涼州,加都督涼、沙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9],領護羌戎校尉。轉燉煌鎮將。又擊破吐谷渾,俘三千餘口。眷歷鎮西藩,威名并著。文成時,北擊伊吾,尅其城,大獲而還。尋拜侍中、太尉,進爵爲王。

薛謹爲平西將軍、秦州刺史。時山胡、白龍憑險作逆,太武詔鎮南將軍奚眷與謹自

太平北入,討平之,除安西將軍、梧陵公。

羅斤爲侍御中散,從太武討赫連昌,帝追奔入城,昌邀擊,左右多死。斤力戰有功,帝嘉之,錄勳,除散騎常侍。後爲平西將軍。平涼州,攻城野戰,多有克捷,以功賜爵帶方公。

司馬楚之爲安南大將軍[10],屯潁川。宋將到彦之泝河而西[11],列守南岸,至於衡關[12]。及彦之等退走,楚之破其别軍於長社。又與冠軍將軍安頡攻滑臺,拔之,擒宋將朱脩之、李元德及東郡太守申謨[13],俘萬餘人。從征涼州,以功賜隸戶一百。

張黎爲鎮北將軍,鎮長安。太武詔黎鎮兵一萬二千人,通莎泉道。帝征涼州,蠕蠕吴提乘虚入寇,黎與司空道生拒擊走之。

來大千爲征北大將軍。從太武討蠕蠕,戰功居多,遷征北大將軍,賜爵廬陵公,鎮雲中,兼統北道軍事。賊北叛,大千前後追擊,莫不平殄。延和初,北伐,大千爲前鋒,大破虜軍。

陸眞爲内三郎[14],數從太武征伐,所在有功。宋將王玄謨衆數萬人寇滑臺,眞從帝討之。夜與數人乘小船突玄謨軍,入城撫慰,登城,巡行賊營中,乃還渡河。至明,玄謨敗走。從駕至江,眞再破賊軍,拜建武將軍、石城子。還攻盱眙,眞功多,遷給事中。

奚烏侯爲治書御史、建義將軍,從征蠕蠕,擊赫連昌,以功進爵城陽公,加員外散騎常侍、陸陵侯。爲武牢鎮大將,平涼。休屠金崖、羌狄子玉等叛,以侯爲平西將軍,追討崖等,皆獲之。

韓茂爲虎賁中郎將,從太武征赫連昌,大破之。帝謂諸將曰:"今若窮兵極武,非吊伐之道明矣[15]。當共卿等取之。"徙其民而還。以軍功賜茂爵蒲陰子,加強弩將軍,遷侍輦郎。又從征統萬,大破之。從平涼,當茂所衝,莫不應弦而殪。由是帝壯之,拜内侍長,進爵九門侯。從征蠕蠕,頻戰大捷。與樂平王丕等伐和龍,徙其居民。從征涼州,茂爲前鋒都將,戰功居多,遷司衛監。錄前後功,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安定公。從破薛永宗、蓋吴,轉都官尚書。從征懸瓠,頻破賊軍。車駕南征,分爲六道,茂與高涼王那出青州。諸軍渡淮,降者相繼,拜茂徐州刺史以撫之。

長孫陳爲羽林郎,征和龍。賊自西門出,將犯外圍,陳擊退之,追斬至其城下,以功賜爵五等男。

屈垣爲中領軍,督諸軍東伐,進號鎮東大將軍。師次和龍,馮文通致牛酒以犒軍,獻甲三千。垣責其不送侍子,數之以王命,遂掠男女六千口而還。

封勅文爲鎮西將軍、護西羌校尉。詔勅文率步騎七千征吐谷渾莫利延兄子拾歸於抱罕,衆少不能制。詔遣安遠將軍廣川公乙烏頭等二軍與勅文會隴右,軍次武始,拾歸夜遁。勅文引軍入抱罕,虜拾歸妻子及其民戶,分徙千家於上邽。

皮豹子爲選部尚書、淮陽公。宋遣將裴方明等侵南秦王楊難當,遂陷仇池。太武

徵豹子，拜仇池鎮將，督關中諸軍，與古弼等分命諸將，十道并進。豹子進擊樂鄉，大破之，擒宋將王奐之、長卿等六人，斬首三千餘級，俘獲二千人。豹子進軍下辨，宋將強玄明、平伯奮棄城遁走[16]，追斬之，悉獲其衆。宋使其秦州刺史胡崇之鎮仇池，至漢中，聞官軍已西，懼不敢進，玄明益其兵而遣之。豹子與司馬楚之至於濁水，擊擒崇之，盡虜其衆。宋將姜道祖降，仇池平。未幾，諸氐復反，推揚文德爲主，宋復遣揚文德、姜道盛率衆二萬人寇濁水，别遣將楊顯伯守斧山以距豹子。濁水城兵射殺道盛，豹子至斧山，斬顯伯，悉俘其衆。豹子又與河間公元齊俱會于濁水，賊衆震恐，棄其兵甲夜遁。初，南秦王楊難當歸命，詔送楊氏子弟詣京師，文德以行賂得留，亡奔漢中。宋以文德爲武都王，給兵二千人守葭蘆，招誘氐羌，於是武都、陰平五部氐民叛應文德。詔豹子率諸軍討之，文德阻兵固險以距豹子。文德將楊高來降，引諸軍向其城。文德棄城南走，收其妻子、寮屬、軍資及故武都王保宗妻公主，送京師。宋白水太守郭啓玄率衆救文德，豹子分軍逆擊，大破之。啓玄、文德走還漢中。豹子尋爲內都大官。宋遣其將殷孝祖修兩當城於淸東以逼南境，天水公封勅文擊之，不尅。詔豹子以爲南寇城守，攻圍費日，遂略地至高平。宋瑕丘鎮遣步卒五千助戍兩當，去城八里，與豹子前鋒候騎相遇[17]，即便交戰。豹子軍繼至，大破之。縱騎追擊殺之，至於城下，其免者十餘人而已。城內恐懼，不敢出救。既而班師。

古弼爲安西將軍，鎮長安。時宋遣將裴方明等擊南秦王楊難當，遣使請救兵。未至，難當奔上邽。方明尅仇池，立楊玄庶子保熾。於是假弼節[18]，都督隴右諸軍。宋遣其秦州刺史胡崇之屯仇池，弼與平西將軍元齊邀崇之於濁水，臨陣擒之，其衆走還漢中。弼等從祥郊山南入，與東道將皮豹子等討仇池。遣永安侯賀純攻宋，塞狹道，守將姜道祖退守狹亭。諸將以山道險峻，時又雪深，用馬不便，皆遲留不進。弼獨進軍，元齊、賀純等擊狹亭，道祖南走，仇池平。

尉撥，文成時爲太學生，募從羅忸擊賊於陳汝，有功，賜爵界休男。從討和龍，遷虎賁帥，轉千人軍將。又從樂平王丕討和龍，除爲涼州軍將。擊吐谷渾，獲其人一千餘落。後吐谷渾小將率三百餘落來降，尋復亡叛，撥率騎追之，盡獲而還。以功進爵爲子。獻文即位，爲北征都將，南攻懸瓠，破宋將朱湛之水軍三千人，拜懸瓠鎮將。

陸眞爲選部尚書[19]。時丁零數千家竊寇并、定，眞與并州刺史乞伏成龍自樂平東入，與定州刺史許崇之并力討滅。尋遷安西將軍、長安鎮將，假建平公。胡賊帥賀略孫聚衆千餘人叛于石樓，眞擊破之，殺五百餘人。是時，初置長蛇鎮，眞率衆築城，未訖，而氐豪仇傉檀等反叛，氐民咸應，其衆甚盛。眞擊平之，殺四千餘人，卒城長蛇而還。

薛拔爲都將，與陸眞討反仇傉檀[20]、強免生，平之。

房拔爲北鎮將。興光元年，擊蠕蠕，虜其將豆渾與句等，獲馬千餘匹。

于洛拔爲外都大官。會隴西屠各王景文等恃險竊命[21]，私署王侯，文成詔洛拔與

南陽王惠壽督西州之衆討平之,徙其惡黨三千餘家於趙魏。轉拜侍郎、殿中尚書[22]。

源賀爲太尉。時蠕蠕寇邊,賀從文成追討,破之。及孝文即位,時河西勅勒叛,遣賀率衆討之,降二千餘落。倍道兼行,追賊黨郁朱于等,至抱罕,大破之,斬首五千餘級,虜男女萬餘口,雜畜三萬餘頭。復追統萬、高平、上邽三鎮叛勅勒,至千金城,斬首三千級。

尉元爲鎮南大將軍。獻文天安元年,宋將薛安都以徐州內附,元與孔伯恭赴援。宋遣將張永、沈攸之等率衆討安都,屯于下磕。永乃分遣羽林監王穆之領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龍驤將軍謝善居領卒二千據呂梁,散騎侍郎張弘領卒二千守茱萸[23],督上租糧,供其軍實。安都出城見元,元依朝旨,授其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李琛等與安都俱還入城[24],別令孔伯恭精甲二千,撫安內外,然後元入彭城。元以張永仍據險要,攻守勢倍,懼傷士卒,乃命安都與琛等固守,身率精鋭,揚兵於外,分擊呂梁,絕其糧運 。善居遁奔茱萸,仍與張弘東走武原。馳騎追擊,斬首八百餘級。武原窮寇八千餘人,拒戰不下。元親擐甲胄,四面攻之,破其外營,殺傷大半,獲其輜重五百餘乘,以給彭城諸軍。然後收師緩戰,開其走路。穆之率餘燼奔于永軍。永勢挫力屈,元乘勝圍之,攻其南門,永遂捐城夜遁。伯恭、安都乘勝追擊,時大雨雪,泗水冰合,永棄船而走。元豫策永必將東亡[25],身率衆軍,邀其走路,南北奮擊,大破於呂梁之東。斬首數萬級,追北六十餘里,死者相枕,手足凍斷者十八九。生擒宋都督梁南北秦三州諸軍事寧朔將軍垣恭祖、羽林監沈承伯等。永、攸之輕騎走免。收其船車軍資器械,不可勝數。

呂洛拔爲平原鎮都將。宋徐州刺史薛安都歸城請援,詔遣尉元率衆救之,洛拔隨元入彭城。宋將張永遣將王茂之領兵五千入武原,援其運車。元遣洛拔率騎詣武原擊之,格戰二日,手殺九人,奪賊運車二百餘乘,牛二百五十頭。仍共擊永,大敗之。賜爵成武侯,加建義將軍。

孔伯恭爲散騎常侍。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內附,宋遣張永、沈攸之等擊安都,獻文遣伯恭副尉元救之,永等引師而退。時皇興元年正月,天大寒雪,泗水冰合,永與攸之棄船而走。伯恭以書喻下邳、宿豫城內。時攸之、吳憘公等率衆數萬來援下邳,屯軍焦墟曲,去下邳五十餘里。伯恭遣子都將侯分等率騎五百在水南[26],奚斗等五百餘騎清北邀之[27]。伯恭密造大車攻具,欲水陸俱進 。攸之等既聞,將戰,引軍退保樊階城。伯恭又令子都將孫天慶等步騎六千向零中峽,斫木斷清水路。宋寧朔將軍陳顯達領衆二千遡清而上以迎之,屯于睢清合口。伯恭率衆渡水,大破顯達軍,俘斬十九。攸之聞顯達軍敗,順流退下。伯恭從睢陵城東向零中峽,分軍爲二道,遣司馬范師子等在清南,伯恭從清西,與攸之合戰,遂大破之,斬其將姜產之、高遵世及丘幼弼、丘隆先、沈誕、沈榮宗、陸道景等首[28],攸之、憘公等輕騎遁走。乘勝追奔八十餘里,資糧器械,虜獲萬計。進攻宿豫,宋戍將魯僧遵棄城夜遁。又遣將孔太常等領募騎一千南討淮

陽[29]。二年，以伯恭都督徐、南北兖州諸軍、彭城鎮將。

尉多侯，孝文時爲假節、征西將軍，領護羌戎校尉。延興初，蠕蠕遣部帥盧眞率三萬騎入塞圍鎮，多侯擊走之，以功進號征西大將軍。後多侯獵于南山，蠕蠕遣部帥度拔入圍燉煌，斷其還路。多侯且前，遂衝圍而入，率衆出戰，大破之，追北數十里，斬首千餘級。

皮喜爲南部尚書。太和元年，宋葭蘆戍主楊文度遣弟鼠竊據仇池，詔喜率衆四萬討鼠。軍到建安，鼠棄城南走。進次濁水，遣平西將軍楊靈珍擊文度所置仇池太守楊眞，眞衆潰，僅而得免。喜遂軍於覆津。文度將強大黑固守津道，懸崖險絶，偏閣單行。喜部分將士，攀崖涉水，衝擊大黑，大黑潰走，追奔西入。攻葭蘆城，拔之，斬文度，傳首京師，殺一千餘人。

韋珍爲樂陵鎮將。齊司州民謝天蓋自署司州刺史，規欲以內附，事泄，爲齊將崔慧景攻圍，詔珍率在鎮士馬渡淮援接。時齊聞珍將至，遣將苟元賓據淮逆拒，珍乃分遣鐵騎於上流潛渡，親率步士與賊對壘。旗鼓始交，鐵騎掩至，腹背奮擊，破之。天蓋尋爲左右所殺，降於慧景。珍乘勝馳進，又破慧景，擁降民七千餘戶內徙，表置城陽三郡以處之。

李崇爲河南尹。孝文南討漢陽，以崇行梁州刺史。氐楊靈珍遣弟婆羅與子雙領步騎萬餘，襲破武興，與齊相結。詔崇爲使持節、都督隴右諸軍事，率衆數萬討之。崇槎山分進，出其不意，表裏攻襲。群氐皆棄靈珍散歸，靈珍衆減大半。崇進據赤土，靈珍又遣從弟建率五千人屯龍門，躬率精勇一萬據鷲硤。龍門之北數十里中伐樹塞路，鷲硤之口積大木，聚礌石[30]，臨崖下之[31]，以拒官軍。崇乃命統軍慕容拒率衆五千，從他路夜襲龍門，破之。崇乃自攻靈珍，靈珍連戰敗走，俘其妻子。崇多設疑兵，襲尅武興。齊梁州刺史陰廣宗遣參軍鄭猷、王思孝率衆援靈珍。崇大破之，并斬婆羅首，殺千餘人，俘獲猷等，珍走奔漢中。以崇爲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及靈珍偷據白水，崇擊破之，靈珍遠遁。孝明初，徵爲右衛將軍，轉左衛將軍、相州大中正。魯陽蠻柳北喜、魯北鸞等聚衆反叛，諸蠻悉應之，圍逼湖陽。游擊將軍李暉先鎮此城，盡力捍禦，賊勢甚盛，詔以崇爲使持節、都督征蠻諸軍事以討之。蠻衆數萬，屯據形要，以拒官軍。崇累戰破之，斬北鸞等，徙萬餘戶於幽并諸州。孝明追賞平氐之功，封魏昌縣開國伯，邑五百戶。東荆蠻樊安聚衆於龍山，僭稱大號，梁武共爲唇齒，遣兵應之。諸將討擊不利，乃以崇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征蠻諸軍事[32]，進號鎮南將軍，率步騎以討之。崇分遣諸將，攻擊賊壘，連戰尅捷，生擒樊安。進討西荆，諸蠻悉降。延昌初，加侍中、車騎將軍、都督江西諸軍事。時梁武遣其游擊將軍趙祖悅襲據西硤石，更築外城，逼徙沿淮之人於城內。又遣二將昌義之、王神念率水軍泝淮而上[33]，規取壽春。田道龍寇邊城，路長平寇五門，胡興茂寇開霍，揚州諸城，皆被寇逼。崇分遣諸將，與之相持。密裝船艦二

百餘艘,教之水戰,以待臺軍。梁武霍州司馬田休等率衆寇建安,崇遣統軍李神擊走之。又命邊城戍主邵申賢要其走路,破之於濡水,俘斬三千餘人。靈太后璽書勞勉。許昌縣令兼紵麻戍主陳平玉南引梁軍[34],以戍歸之。崇自秋請援,表至十餘。詔遣鎮南將軍崔亮救硤石,鎮東將軍蕭寶寅於梁人堰上流決淮東注。朝廷以諸將乖角,不相順赴[35],乃以尚書李平兼右僕射,持節節度之。崇遣李神乘鬬艦百餘艘,沿淮與李平、崔亮合攻硤石。李神水軍尅其東北外城,祖悅力屈乃降。朝廷嘉之,進號驃騎將軍、儀同三司,刺史、都督如故。

王肅爲輔國將軍長史。詔討南齊義陽。肅至義陽,頻破賊軍,降者萬餘。孝文遣散騎侍郎勞之,以功進號平南將軍,賜駿馬一匹。宣武初,爲尚書令。時南齊裴叔業以壽春內附,拜肅使持節、都督江西諸軍事、車騎將軍,與驃騎大將軍彭城王勰率步騎十萬以赴之。齊豫州刺史蕭懿率衆三萬,屯於小峴,交州刺史李叔獻屯合肥,將圍壽春。懿遣將胡松、李居士等領衆萬餘屯據死虎,肅進師討擊,大破之,擒其將喬岷等[36],斬首數千。進討合肥,生擒叔獻,蕭懿棄小峴南走。肅還京師,帝以肅淮南累捷,賞帛四千七百五十匹,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國縣開國侯。

奚康生爲中堅將軍、西臺直後。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爲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胡遣精騎一千,邀谷斷截,康生率五百人拒戰,破之,追至石羊城,斬首三十級。彬甲卒七千,與胡賊戰,分爲五軍,四軍俱敗,康生軍獨全。遷爲統軍。時壽春來降,詔康生宣撫。俄而齊將桓和屯軍梁城,陳伯之據硤石,民心駭動,頗有異謀。康生乃防禦內外,音信不通。固城一月,援軍乃至。康生出擊桓和、伯之等二軍,并破走之,拔梁城、合肥、洛口三戍。以功遷征虜將軍,封安戎縣開國男[37],食邑二百戶。及梁將宋黑率衆寇擾彭城,時康生遭母憂,詔起爲別將、持節、假平南將軍,領南青州諸軍擊走之。後梁復遣都督臨川王蕭宏[38],副將張惠紹勒甲十萬規寇徐州,又假宋黑徐州刺史,領衆二萬,水陸俱進,徑圍高塚戍。詔授康生武衛將軍、持節、假平南將軍,爲別將,領羽林三千人,騎、步甲士隨便割配。康生戰破走之。

長孫百年爲抱竿領將。太和中,攻吐谷渾所置洮陽、泥和二戍,克之,獲三千餘人。

僧淵爲黃郭戍主。太和末,齊將王曇紛等萬餘人寇南青州,僧淵擊破之,悉虜其衆。

陸叡爲北征都督,擊蠕蠕,大破之,遷侍中、都曹尚書。時蠕蠕又犯塞,詔叡率騎五千以討之。蠕蠕遁走,追至石磧,擒其帥赤阿突等數百人而還。加散騎常侍,遷尚書左僕射,領北部尚書。又爲使持節、鎮北大將軍,與陽平王頤并爲都督[39],督領軍將軍斛律桓等北征三道諸軍事[40],步騎十萬以討蠕蠕。叡以下各賜衣物布帛。孝文親幸城北,訓誓群帥。除尚書令、衛將軍。叡大破蠕蠕而還。

穆亮爲都督秦、梁、益三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仇池鎮將。時宕昌

王梁彌機死，子彌博立，爲吐谷渾所逼，來奔仇池。亮以彌機蕃款素著，矜其亡滅；彌博凶悖，氐羌所棄；彌機兄子彌承戎民歸樂，表請納之，孝文從焉。於是率騎三萬次于龍鵠，擊走吐谷渾，立彌承而還。

楊播爲龍驤將軍，與陽平王頤等出漠北擊蠕蠕[41]，大獲而還。孝文嘉其勳，賜奴婢十餘口，遷武衛將軍。復擊蠕蠕，至居延山而還。除左衛將軍。後爲右衛將軍，從駕討崔慧景於鄧城，破之，進號平東將軍。

劉思祖，孝文朝屢爲統軍南征，累著功捷。宣武初，爲平遠將軍。任城王之圍鍾離也，梁遣其冠軍將軍張惠紹及彭甕與張豹子等率衆二萬送糧鍾離[42]。思祖領兵數千邀梁餉軍於邵陽，遣其長史元龜步騎一千，於鍾離之北遏其前鋒，錄事參軍繆琰掩其後。思祖身率精鋭，横衝其陣，三軍合擊，大破之，擒惠紹及梁驍騎將軍、祁陽縣開國男趙景悦之弟寧遠將軍景循、寧遠將軍梅世和、屯騎校尉任景攸、長水校尉邊欣、越騎校尉賈慶眞、龍驤將軍徐敞等[43]，俘斬數千人。

趙遐，宣武景明初爲梁城戍主，被梁將攻圍，以固守及戰功，封牟平子。後以左將軍督巴東諸軍事，鎮南鄭。時梁冠軍將軍、軍主姜脩衆二萬屯羊口[44]，輔國將軍姜白龍據南城，龍驤將軍泉建率北人屯桑坪[45]，姜脩又分軍據興勢，司州刺史王僧炳頓南安，并扇動夷獠，規翻南鄭。遐率甲卒，所在衝擊，數百里間，莫不摧靡，前後斬首五千餘級還。正始三年九月，大破梁衆於黨城桑坪。

司馬悦爲鎮遠將軍、豫州刺史。悦與鎮南將軍元英攻義陽，尅之。詔改梁司州爲郢州，以悦爲征虜將軍、郢州刺史。梁遣其豫州刺史馬仙琕、左軍將軍永陽戍主陳可等率衆一萬，於三關南六十里因山起城，名爲竹敦，遣其輔國將軍、濟陰太守蘇沛精兵二千以戍之。後於關南四十里麻陽舊柵起城，仙琕輕騎東西爲之節度。關南之民，多懷兩望。悦令西關統軍諸靈鳳奄擊[46]，敗之，盡燔其城樓儲積，擒蘇沛及其輔國將軍、軍主劉靈秀。以散騎常侍徵還。從征凉州，以功賜隸戸一百。

傅豎眼爲建武將軍，鎮合肥。武興氐楊集義反叛[47]，推其兄子紹先爲主，攻圍關城。梁州刺史邢巒遣豎眼討之。集義衆逆戰，頻破走之，乘勝追北，乃尅武興。後爲昭武將軍、益州刺史。以州初置，境逼巴獠，給羽林虎賁三百人，進號冠軍將軍。及高肇伐蜀，假豎眼征虜將軍、持節，領步兵三萬先討北巴。梁高祖聞大軍西伐，遣其寧州刺史任太洪從陰平偸路入益州北境，欲擾動氐蜀，以絶運路。乘國諱班師，遂扇誘土民[48]，奄破東洛、徐口二戍[49]，因此詐言南軍繼至，氐蜀信之，翕然從逆。太洪率氐蜀數千圍逼關城，豎眼遣寧朔將軍成興孫討之。軍次白護，太洪遣其輔國將軍任碩北等率衆一千，邀險拒戰，在虎徑南山連置三營。興孫分遣諸統，隨便掩擊，皆破之。太洪又遣軍主邊昭等率氐蜀二千[50]，攻逼興孫柵。興孫力戰，爲流矢所中，死。豎眼又遣統軍姜喜、季元度從東峽潛入，迴出西崗，邀賊之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斬邊昭及太洪前

部王隆護首。於是太洪及關城五柵一時逃散。及孝明時，屢請解州，乃以元法僧代之。至洛，拜征虜將軍、大中大夫。梁遣將趙祖悅入屯硤石[51]，以逼壽春。鎮南將軍崔亮討之，以暨眼爲持節、鎮南軍司。法僧既至，大失民和。梁遣其信武將軍、衡州刺史張齊因民心怨，入寇晉壽，頻陷葭萌、小劍諸戍，進圍州城。朝廷以西南爲憂，乃驛徵暨眼於淮南。既至，以爲右將軍、益州刺史，尋加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假安西將軍、西征都督，率騎三千以討張齊。給銅印千餘，須有假職者，聽六品以下板之。暨眼既出梁州，冠軍將軍勾道侍、梁州刺史王太洪等十餘將所在拒塞，暨眼三月之中，轉戰二百餘里，甲不去身，頻致大捷[52]。土民統軍席廣度等處處邀擊，斬太洪及梁征虜將軍楊伏錫等首。張齊引兵西退，遂奔葭萌。蜀氐聞暨眼復爲刺史[53]，人人喜悅，迎於路者日有百數。暨眼至州，白水以東，民皆寧業。先是，梁信義將軍、都統白水諸軍事楊興起、征虜將軍李光宗襲據白水舊城。暨眼遣虎威將軍強虬與陰平王楊大赤率衆千餘，夜渡白水，旦而交戰，大敗賊軍[54]，斬興起首，尅復舊城。又遣統軍傅曇表等大破梁寧朔將軍王光昭於陰平。張齊仍阻白水，屯寇葭萌。暨眼分遣諸將水陸討之。齊遣其寧朔將軍費忻督步騎二千逆來拒戰，軍主陳洪起力戰破之，乘勝追奔，遂臨夾谷三柵。統軍胡小虎四面攻之，三柵俱潰。張齊親率驍勇二萬餘人與諸軍交戰，暨眼命諸統帥同時奮擊。軍主許暢斬梁雄信將軍牟興祖，軍主孔領周射齊中足，於是大破賊軍，斬獲甚衆。齊乃柵於虎頭山下，賊帥任令崇屯據西郡。暨眼復遣討之，令崇棄衆夜遁。乃進討齊，破其三柵[55]，斬首萬餘，齊被重創，奔竄而退。小劍、大劍賊亦捐城西走，益州平。

田益宗爲征虜將軍。宣武景明初，梁遣軍主吳子陽率衆寇三關，益宗遣光城太守梅興之步騎四千[56]，進至陰山關南八十餘里[57]，據長風城，逆擊子陽，大破之，斬獲千餘級。梁建寧太守黃天錫築城赤亭，復遣其將黃公賞屯於崇城[58]，與長風相持[59]。益宗命安蠻太守梅景秀爲之掎角擊討[60]，破天錫等，斬首數百，獲其二城。後梁寧朔將軍楊僧遠率衆二千，寇逼蒙龍，益宗命魯生與戍主奇道顯逆擊破之，追奔十里，俘斬千餘，進號平南將軍。

楊大眼爲征虜將軍、東荆州刺史。景明中，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爲别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後遷平南將軍、持節、都統軍。正始中，梁遣其前江州刺史王茂先率衆數萬，次于樊雍，招誘蠻夏，規立宛州。又令其所署宛州刺史雷豹狼、軍主曹仲宗等領衆二萬，偸據河南城。宣武以大眼爲武衛將軍、假平南將軍、持節，都督統軍曹敬、邴蚪、樊魯等諸軍，討茂先等，大破之，斬梁輔國將軍王花、龍驤將軍申天化，俘馘七千有餘。梁又遣其勇將張惠紹總率衆軍竊據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爲别將，與都督邢巒討破之。

薛眞度，景明中爲平南將軍。時梁豫州刺史王超宗率衆圍逼小峴，眞度遣兼統軍李叔仁等率步騎擊之。超宗逆來拒戰，叔仁擊破之，俘斬三千。還朝，除金紫光祿大夫，

加散騎常侍。

魏承祖爲右將軍[61]，善撫士卒，兼有將材。自宣武景明以後，常爲統軍，南北征伐，累有戰功，歷太原太守，至光祿大夫。

陳伯之爲冠軍將軍。正始初，梁征虜將軍趙祖悦築城於水東，與潁川接對，置兵數千，欲爲攻討之計。伯之進軍討祖悦，大破之，乘勝長驅入城，刺祖悦三創，賊衆大敗。進討破賊諸郡，斬獲數千。

刁整爲尚書左中兵郎中。正始中，梁江州刺史王茂先來寇南境，平南將軍楊大眼討之。詔整持節，爲大眼軍司，大破茂先，斬梁輔國將軍王花等。永平初，以軍功除員外散騎常侍。

畢祖杤爲寧遠將軍[62]。正始中，梁將蕭及先率步騎二萬人寇兗州，及先令別帥角念屯于蒙山。以祖杤爲統軍，假寧朔將軍，隸邢巒討之。祖杤開誘有方，降者相繼。賊出逆戰，祖杤大破之。賊走還柵，祖杤夜又焚擊，賊徒潰散。追討百餘里，斬獲及赴沂死者四千餘人，斬龍驤將軍矯道儀、寧朔將軍王季秀[63]。以功封南城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

李世哲爲三關別將。延昌三年，大破群蠻，斬梁龍驤將軍文思之、文天生。

李煥爲輔國將軍、梁州刺史。時武興氐楊集起舉兵作逆，令弟集義邀斷白馬戍。勑假煥平西將軍，督別將石長樂、統軍王祐等，與軍司苟金養俱討之，大破集起軍。會秦州民呂苟兒反，煥仍令長樂等由麥積崖赴援[64]，屬都督元麗至，遂共平之。時氐王楊定進猶據方山，與苟兒影響，煥密募氐趙芸路斬定進[65]。

邢巒爲尚書。時梁朝梁、秦二州行事夏侯道遷以漢中內附，詔加巒使持節、都督征梁漢諸軍事、假征西將軍，進退徵攝，得以便宜從事。巒至漢中，白馬已西猶未歸順[66]，巒遣寧遠將軍楊舉、統軍楊衆愛、汜洪雅等領卒六千討之。軍鋒所臨，賊皆款附，唯祖谷戍主何法靜據城拒守[67]。舉等進師討之，法靜奔潰，乘勝追至關城之下，梁龍驤將軍關城流雜李侍叔逆以城降[68]。梁輔國將軍任僧幼等三十餘將，率南安、廣長、東洛、大寒、武始、除口、平溪、留谷諸郡之民七千餘戶[69]，相繼而至。梁平西將軍李天錫、晉壽太守王景胤等擁衆七千[70]，屯據石亭。統軍韓多寶等率衆擊之，破天錫前將軍趙睹[71]，擒斬一千三百。遣統軍李義珍討晉壽，王景胤宵遁[72]，遂平之。拜巒使持節、安西將軍、梁秦二州刺史。梁巴西太守龐景民恃遠不降，巒遣巴州刺史嚴玄思往攻之，斬景民，巴西悉平。梁遣其冠軍將軍孔陵等率衆二萬，屯據深坑，冠軍將軍魯方達固南安[73]，冠軍任僧褒、輔國將軍李畎戍石同。巒統軍王足所在擊破之，梟梁輔國將軍樂保明、寧朔將軍李伯度、龍驤將軍李思賢[74]，賊遂堡迴軍柵[75]。足又進擊梁輔國將軍范峻，自餘斬獲殆將萬數。孔陵等收集遺衆，奔保梓潼[76]，足又破之，斬梁輔國將軍符伯度，其殺傷投溺者萬有餘人。開地定民，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

護軍及諸縣戍。後爲安東將軍。先是,梁輔國將軍蕭及先率衆二萬,寇陷固城;冠軍將軍魯顯文、驍騎將軍桓文玉等率衆二萬[77],屯於孤山,梁將角念等率衆一萬,擾亂龜蒙,土民從逆,十室而五。巒遣統軍樊魯討文玉,別將元常攻固城[78],統軍畢祖朽討角念。樊魯大破文玉等,追奔八十餘里,斬首四千餘級。元常又破固城,畢祖朽復破念等,兗州悉平。巒破賊將藍懷恭於睢口,進圍宿豫。而懷恭等復於清南造城[79],規斷水陸之路。巒身率諸軍,自水南而進,遣平南將軍楊大眼從水北逼之,統軍劉思祖等夾水造筏,燒其船舫。衆軍齊進,拔柵塡塹,直登其城。火起中流,四面俱擊,乃陷賊城,俘斬數萬。在陣別斬懷恭,擒其列侯、列將、直閣、直後三十餘人,俘斬一萬。宿豫既平,蕭昞亦於睢陽退走[80],二戍獲米四十餘萬石。後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詔巒持節討之。巒率騎八百,倍道兼行,五日次於鮑口。賊遣大將軍胡孝智率衆七千,去城二百,逆來拒戰。巒擊破孝智,乘勝長驅,至於懸瓠。賊出城逆戰,又大破之,因即渡汝。既而大兵繼至,遂長圍之。詔加巒使持節、假鎮南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征南將軍、中山王英南討三關,亦次於懸瓠,以後軍未至,前寇稍多,憚不敢進,乃與巒分兵掎角攻之。梁將齊苟仁等二千人開門出降[81],即斬早生等同惡數十人。豫州平。

裴良以尚書左丞,爲西北道行臺,討汾州群胡薛羽等。值別將李德龍爲羽所破,良入汾州,與刺史、汝陰王景和及德龍率兵數千人,憑城自守。賊併力攻逼,詔遣行臺裴延儁、大都督章武王融、都督宗正珍孫等赴援[82]。時有五城郡山胡馮宜都、賀悅迴成等以妖妄惑衆,假稱帝號,服素衣,持白傘白幡,率諸逆衆,於靈臺郊抗拒王師。融等與戰敗績,賊乘勝圍城。良率將士出戰,大破之,於陣斬迴成。

李平爲鎮北將軍,討京兆王愉於冀州。平至城南十六里,賊攻圍濟州軍,拔柵塡塹,未滿者數尺。諸將合戰,無利而還,憚於更進。平親入行間,勸以重賞,士卒乃前,大破逆衆。愉時墜馬,乃有一人下馬援愉,上而鬭死。乘勝逐北,至於城門,斬首數萬級,遂圍城燒門。愉與百餘騎突門出走,遣統軍叔孫頭追之,去信都八十里擒愉。冀州平。後遷鎮軍大將軍,率步騎二千以赴壽春。平巡視硤石內外,知其盈虛之所。嚴勒崇、亮[83],憚之,無敢乖互。頻日交戰,屢破賊軍。安南將軍崔延伯立橋於下蔡,以拒賊之援軍。賊將王神念、昌義之等不得進救,趙祖悅守死窮城。平乃分部攻之。令崔亮督陸卒攻其城西,李崇勒水軍擊其東面,然後鼓噪,南北俱上。賊衆周章,東西赴戰。屠賊外城,賊之將士相率歸附。祖悅率其餘衆固保南城,通夜攻守,至明乃降。斬祖悅,送首於洛,俘獲甚衆。

校勘記

[1]建,原作"連",據《魏書·王度傳》改。

[2]沮渠臧孫叔捷,《魏書·奚眷傳》作"沮渠牧犍"。

[3]使,《魏書・尉眷傳》作"便"。

[4]南道,原作"道南",據《魏書・尉眷傳》改。

[5]漁,原作"源",《魏書・尉眷傳》校勘記之四:"諸本'漁'作'源'。《北史》卷二〇作'漁陽王',節去由公進王事。按卷五《高宗紀》太安三年正月見'漁陽公尉眷',和平四年五月書'漁陽公尉眷薨'。'源陽'無此郡名,今據改。"今從之。

[6]將軍,原作"諸軍",開府,原作"開保",據《魏書・尉眷傳》改。

[7]建,《魏書・尉眷傳》作"健"。

[8]"保"字原闕,據《魏書・尉眷傳》補。

[9]涼、沙二州,《魏書・尉眷傳》作"涼沙河三州"。

[10]司馬,原作"司徒",據《魏書・司馬楚之傳》改。

[11]泝,原作"沂",據《魏書・司馬楚之傳》改。

[12]衞,《魏書・司馬楚之傳》作"潼"。

[13]脩,原作"循","李"原作"季",據《魏書・司馬楚之傳》改。

[14]真,原訛作"冥",據《魏書》及《北史》之《陸真傳》改。

[15]明矣,《魏書・韓茂傳》作"明年",則當連下讀。

[16]平,《魏書・皮豹子傳》作"辛"。

[17]候,原作"侯",據《魏書・皮豹子傳》改。

[18]"節"字原闕,據《魏書・古弼傳》補。

[19]真,本條原本皆訛作"冥",據《魏書》及《北史》之《陸真傳》改。

[20]"真"原訛作"冥",據《魏書》及《北史》之《陸真傳》改。"傳",原作"厗",據《魏書》及《北史》之《薛辯傳》改。

[21]"各"原作"客",據《魏書・于洛拔傳》改。

[22]郎,《魏書・于洛拔傳》作"中"。

[23]弘,《魏書・尉元傳》作"引"。

[24]琛,《魏書・尉元傳》作"璨"。

[25]策,《魏書・尉元傳》作"測"。"東",《魏書・尉元傳》作"奔"。

[26]分,《魏書・孔伯恭傳》作"汾"。

[27]斗,《魏書・孔伯恭傳》作"升"。

[28]此句《魏書・孔伯恭傳》無"沈誕"二字。

[29]常,《魏書・孔伯恭傳》作"恒"。

[30]磻,《魏書・李崇傳》作"礌"。

[31]下之,原作"之下",據《魏書・李崇傳》改。

[32]諸,原作"將",據《魏書・李崇傳》改。

[33]泝,原作"沂",據《魏書・李崇傳》改。

[34]玉,原作"王",據《魏書・李崇傳》改。

[35]"順"字原闕,據《魏書・李崇傳》補。

[36]喬,《魏書·王肅傳》作"橋"。

[37]戎,《魏書·奚康生傳》作"武"。

[38]宏,原作"密",當是《魏書》避元宏諱改,今回改。參看《魏書·奚康生傳》校勘記之一。

[39]陽,原作"楊";"頤"原作"蹟";據《魏書·陸叡傳》改。

[40]"督"字原闕,據《魏書·陸叡傳》補。

[41]同校記[39]。

[42]二,《魏書·劉思祖傳》作"一"。

[43]趙景悦之弟,《魏書·劉思祖傳》作"趙景悦、悦弟"。"循",《魏書·劉思祖傳》作"脩"。"徐敞"原作"徐州敞","州"字衍,據《魏書·劉思祖傳》删。

[44]脩,原作"循",據《魏書·趙遐傳》改。

[45]率北人屯桑坪,《魏書·趙遐傳》作"率土民北入桑坯"。

[46]奄,《魏書·司馬悦傳》作"掩"。

[47]氐,原作"民",據《魏書·傅豎眼傳》改。

[48]"土"字原缺,據《魏書·傅豎眼傳》補。

[49]徐,《魏書·傅豎眼傳》作"除"。

[50]二,《魏書·傅豎眼傳》作"三"。

[51]石,原作"口",據《魏書·傅豎眼傳》改。

[52]大,《魏書·傅豎眼傳》作"九"。

[53]氐,《魏書·傅豎眼傳》作"民"。

[54]"大敗"二字原闕,據《魏書·傅豎眼傳》補。

[55]三,《魏書·傅豎眼傳》作"二"。

[56]"興"原作"與",據《魏書·田益宗傳》改。

[57]"山"字原闕,據《魏書·田益宗傳》補。

[58]"將"字原闕,據《魏書·田益宗傳》補。

[59]"長"字原闕,據《魏書·田益宗傳》補。

[60]"爲"字原闕,據《魏書·田益宗傳》補。

[61]右將軍,《魏書·魏承祖傳》作"右軍將軍"。

[62]朽,本條數見,原本皆訛作"朽",據《魏書·畢祖朽傳》改。

[63]"季"字原闕,據《魏書·畢祖朽傳》補。

[64]此句末原有"州"字,或原文作"援秦州"而脱一"秦"字,或本爲衍文。今據《魏書·李煥傳》删。

[65]芸,《魏書·李煥傳》作"芒"。"進"字原缺,據《魏書·李煥傳》補。

[66]已,原作"巴",據《魏書·邢巒傳》改。

[67]祖,《魏書·邢巒傳》作"補"。

[68]此句"關城流雜"之下,《魏書·邢巒傳》校勘者注"疑"。

[69]留,《魏書·邢巒傳》作"桶"。

[70]"胤"字原闕,據《魏書·邢巒傳》補。

[71]睹,《魏書·邢巒傳》作"賭"。

[72]"胤"字原闕,據《魏書·邢巒傳》補。"胄"原作"胃",亦據《魏書·邢巒傳》改。

[73]"魯"原訛作"曾","南安"原作"安南",并據《魏書·邢巒傳》校勘記之三改正。

[74]梁,原作"將",據《魏書·邢巒傳》改。

[75]此句《魏書·邢巒傳》作"賊遂保回車柵"。

[76]保,原作"堡",據《魏書·邢巒傳》改。

[77]二,《魏書·邢巒傳》作"一"。

[78]常,《魏書·邢巒傳》作"恒"。

[79]"於"字原闕,據《魏書·邢巒傳》補。

[80]睢,《魏書·邢巒傳》作"淮"。

[81]二千人,《魏書·邢巒傳》作"二十一人"。

[82]延,原作"廷","宗正珍孫"原作"宗王彌孫",據《魏書·裴良傳》改。

[83]《魏書·李平傳》此句後有"令水陸兼備,尅期齊舉。崇、亮"數字,《册府元龜》誤脱,應據之補入。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五十四

將帥部(十五)

立功第七

後魏崔亮,孝明初爲撫軍將軍、定州刺史。梁左游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偸據硤石,詔亮假鎭南將軍,齊王蕭寶寅鎭東將軍,章武王融安南將軍,并使持節都督諸軍事以討之。靈太后勞遣亮等,賜戎器雜物。亮至硤石,祖悅出城逆戰,大破之。賊復於城外置三柵,欲拒官軍,亮焚擊破之,殺三千餘人。亮與李崇爲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1]。及李平至,乃進軍,共平硤石。

崔孝芬爲龍驤將軍。時荆州刺史李神儁爲梁遣將攻圍,詔加孝芬通直散騎常侍,以將軍爲荆州刺史,兼尚書南道行臺,領軍司,率諸將以援神儁,因代焉。於時州郡內戍悉已陷沒,且路繇三鴉,賊已先據。孝芬所統既少,不得徑進,遂從弘農堰渠山道南入,遣弟孝直輕兵在前,出賊不意,賊便奔散,人還安堵。孝明嘉勞之,并賚馬及綿絹等物。孝昌三年,梁將成景儁率衆逼彭城,除孝芬寧朔將軍,率大都督李叔仁、柴集等赴戰,景儁等力屈退走。永安二年,莊帝聞元顥有內侵之計,勅孝芬南赴徐州。顥遂潛師向考城,擒大都督濟陽王暉業,乘勝徑進,遣其後軍都督侯暄守梁國城,以爲後援。孝芬勒諸將馳往圍暄,恐顥遣援,乃急攻之,晝夜不息。五日,暄遂突出,擒斬之,俘其卒三千餘人。

源子雍爲夏州刺史。會破落汗拔陸首爲反亂,北海王顥爲大行臺,子雍具陳賊可滅之狀,顥給子雍兵馬,令其先行。時東夏合境反叛,所在屯結。子雍轉鬬而前,九旬之中凡數十戰,乃平東夏,徵稅租粟於統萬城[2],於是二夏漸寧。及蕭寶寅等爲賊所敗,賊帥宿勤明達遣息阿非率衆邀路,華州、白水被圍逼,關右騷擾,咫尺不通。時子雍新平黑城,遂率士馬并夏州慕義之民,攜家席卷,鼓行南出。賊帥康維摩擁率羌胡守鋸谷,斷甄棠橋,子雍與交戰,大破之,生擒維摩。又攻賊帥契官斤於楊氏堡,破之。子雍出自西夏,漸至於東,轉戰千里。至是朝廷始得其委問,加散騎常侍、使持節、假撫軍將軍、都督、策行臺尚書。復破賊帥紇單步胡提於曲沃堡,孝明璽書勞勉之。子雍在白水郡,復破阿非軍於白水郡,多所斬獲。詔遣侍中、尚書令、城陽王徽於潼關宣旨慰勞。

李苗爲西北道行臺,與大都督宗正珍孫討汾、絳、蜀賊,平之,還除司徒司馬。

崔延伯爲征西將軍。時莫折念生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爲天生所擒，賊衆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爲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與行臺蕭寶寅討之。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步。寶寅日集督將論討賊方略，延伯每云："賊新制勝，難與爭鋒。"寶寅正色責之曰："君荷國寵靈，總戎出討，便是安危所繫。每云賊不可討，以示怯懦，損威挫氣，乃君之罪。"延伯明晨詣寶寅自謝，仍云："今當仰爲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渡黑水，列陣西進，以向賊營。寶寅率衆於水東尋原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衆大盛，水西一里營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脅之，徐而還退。賊以延伯衆少，開營競追，衆過十倍，臨水逼蹙。寶寅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戰，身自殿後，抽衆東渡，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渡。賊徒奪氣[3]，相率還營。寶寅大悦，謂官屬曰："崔公，古之關、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寅曰："此賊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衆而出，寶寅爲後拒。天生悉衆來戰，延伯申令將士，身先士卒，陷其前鋒。於是勇鋭競進，大破之，俘斬十萬餘。追奔及於小隴，秦賊勁強，諸將所憚。朝廷初議遣將，咸云非延伯無以定之，果能尅敵。授左衛將軍[4]。

常景爲左將軍、徐州刺史。杜洛周反於燕州，乃以景兼尚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以禦之。景表求勒幽州諸縣悉入古城，山路有通賊之處，權發兵夫，隨宜置戍，以爲防遏。又以頃來羌兵，不盡強壯，今之三長，皆是豪門多丁爲之，今求權發爲兵。帝皆從之。進號平北將軍。別勑譚西至軍都關，北從盧龍塞，據此二嶮，以杜賊出入之路。又詔景遣州山中嶮路之處，悉令捍塞。景遣府錄事參軍裴智成發范陽三長之兵以守白㵎，都督元譚據居庸下口。俄而安州石離、宛城、斛鹽三戍兵反，結洛周，有衆二萬餘，自松岍赴賊。譚勒別將崔仲哲等截軍都關以待之。仲哲戰沒，洛周又自外應之[5]，腹背受敵，譚遂大敗，諸軍夜散。詔以景所部等將李琚爲都督，代譚征下口，降景爲後將軍，解州任，仍詔景爲幽、安、玄等州行臺。賊既南出，鈔掠薊城，景命統軍梁仲禮率兵士邀擊，破之，獲賊將禦夷鎮軍主孫念常[6]。都督李琚爲賊所攻，薊城之北軍敗而死。率屬城人禦之，賊不敢逼，洛周還據上谷。授景平北將軍、光祿大夫，行臺如故。洛周遣其都督王曹紇眞、馬叱斤等率衆薊南，以掠人穀，乃遇連雨，賊衆疲勞。景與都督于榮、刺史王延年置兵粟園[7]，邀其走路，大敗之，斬曹紇眞，洛周率衆南趣范陽。景與延年及榮復破之。又遣別將重破之於州西彪眼泉[8]，禽斬之，及溺死者甚衆。（一云景破杜洛周，斬其武川王賀拔文興、別帥侯莫陳升，生擒男女四百口，牛馬五千餘頭。）

楊昱爲東南道都督。時泰山太守羊侃據郡南叛，梁遣將軍王辯率衆侵寇徐州，番郡人續靈珍受梁平北將軍、番州刺史，擁衆一萬攻逼番城。昱遣別將劉馘擊破之，臨陣斬靈珍首，王辯退走。

李曄爲中散大夫。正光二年，南荆州刺史桓叔興驅掠城民，叛入于梁，梁資以兵糧，令築谷陂城以立洛州，逼土山戍。詔曄持節、兼尚書左丞，爲行臺，督諸軍討叔興，

大破之,乘勝拔谷陂,叔興退走。軍還,除尚書右丞。

源子恭爲冠軍將軍。正光中,秦益氐反,詔子恭持節爲都督、河間王琛軍司以討之。事平,仍行南秦州事。後加後將軍,平綿蜀。及丹谷、清廉二路阻澀不通,以子恭爲當郡别將。俄而建興蜀復反,相與連勢,進子恭爲持節、散騎常侍、假平北將軍、征建興都督,仍兼尚書行臺,與正平都督長孫雅合勢進討[9],大破之。正平賊帥范明達與賊帥劉牙奴并面縛請降[10]。武泰初,郢州刺史元顯達以城降梁,詔徵都督尉慶賓還京師,迴衆隸子恭以討之。梁將夏侯夔率衆數萬來寇,復以城降梁[11],遠近不安。夔乘勢分兵,遂逼新蔡,自攻毛城。子恭隨方應援,賊并破走。梁豫州刺史夏侯亶復遣四將,率衆三萬,圍南頓,北攻陳項。子恭遣軍禦之,賊復奔退。梁直閤將軍軍主胡智達等八將,與其監軍閻次洪入寇,於州城東北四十餘里,子恭擊破之,斬智達,生擒次洪。板橋蠻文石活、石忌驫受梁印節,扇誘黨類 ,據險寇竊。子恭躬率將士,徑襲其柵,數日之中,殲殄略盡。後叛蠻雷亂清受梁兗州刺史綬,入爲寇掠,諸蠻從之,置立郡縣,子恭討平之。

蕭寶寅爲鎮東將軍,都督東南楊、徐、兗三州諸軍事。賊將姜慶眞內侵,圍逼壽春,遂據外郭。寶寅躬貫甲胄,率衆力戰,破走之。後爲車騎大將軍、都督徐州東道諸軍事。正光末,梁遣其將裴邃、虞鴻等率衆寇楊州,詔寶寅率諸將討之。既而楊州刺史長孫稚大破邃軍,斬鴻,賊遂奔退。初,秦州城人薛珍、劉慶、杜遷等反,執刺史李彦,推莫折大提爲首,自稱秦王。大提尋死,其弟四子念生竊號改年,置立官寮,遣其弟天生率衆出隴東,攻沒汧城,陷岐州,執元志、裴芬之等,遂寇雍州,屯於黑水。朝廷甚憂之,乃除寶寅開府、西道行臺,率所部西征[12]。寶寅與大都督崔延伯擊天生,大破之,斬獲十餘萬。仍進討高平賊帥万俟醜奴於安定,更有負捷。時有天水人吕伯度兄弟,始共念生同逆,後與兄衆保于顯親,聚衆討念生,戰敗,降於胡琛。琛以伯度爲大都督、秦王,資其士馬,還征秦州,大敗念生將杜粲於成紀,又破其金成王莫折普賢於水洛城,遂至顯親。念生率衆,身自拒戰,又大奔敗。伯度乃背胡琛,襲琛將劉拔,破追之,遣其兄子忻和率騎東引國軍。念生事逼,乃詐降於寶寅。朝廷喜伯度立義之功,授撫軍將軍、涇州刺史、平秦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孝昌二年,除侍中、驃騎大將軍。寶寅初自黑水,終至平原,與賊相對,數年攻擊,賊亦憚之。關中保全,寶寅之力矣。

裴衍爲征虜將軍。孝昌初,梁將曹景宗寇荆州,山蠻應之,大路斷絶。都督崔暹率數萬之衆,盤桓魯陽,不能前討,荆州危急,朝廷憂之。詔衍爲别將、假前將軍,與弘農太守王羆率軍一萬,出武關以救荆州。賊逆戰於折楊,衍大破之,賊遂退走,荆州圍解。

費穆爲平南將軍。孝昌中,妖賊李洪於陽城起逆,連結蠻左,詔穆兼武衛將軍率衆討擊,破於闕口之南。還金紫光祿大夫、武衛將軍。

李神軌爲武衛將軍。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州反[13],詔神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平

之。武泰初，蠻帥李洪扇動諸落，伊闕已東，至于鞏縣[14]，多被燒劫。詔神軌爲都督，與寧朔將軍崔孝暐持節討平之。

爾朱榮爲游擊將軍。蠕蠕主阿那瓌寇掠北鄙，詔假榮節、冠軍將軍、別將，隸都督李崇北征。榮率其所部四千人追擊[15]，度磧，不及而還。秀容內附胡民乞扶莫于破郡，殺太守。南秀容牧子萬子乞眞反叛，殺太僕卿陸延，并州牧子素和婆崘嶮作逆。榮并前後討平之。遷直閤將軍、冠軍將軍，仍別將。內附叛胡乞步落堅胡劉阿如等作亂瓜肆，勑勒北列步若反於沃陽[16]，榮并滅之。以功封安平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尋加通直散騎常侍。勑勒斛律洛陽作逆桑乾西，與費也頭牧子迭相犄角，榮率騎破洛陽於深井，逐牧子於河西。孝莊建義初，北海王顥南奔于梁，時邢杲寇亂三齊，與顥應接。顥都督宗正珍孫、河內太守元襲固守不降，榮攻而尅之，斬珍孫、元襲以徇。帝幸河內城。榮與顥相持於河上，顥令都督安豐王延明緣河據守。榮既未有舟舩，不得即渡，議欲還北，更圖後舉。黄門郎楊保[17]、高道穆等并謂大軍若還，失天下之望，固執以爲不可。屬會馬渚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榮乃令都督爾朱兆等率精騎夜濟，登岸奮擊。顥子領軍將軍冠受率馬步五千拒戰，兆大破之，臨陣擒冠受。延明聞冠受見擒，遂自逃散，顥便率麾下南奔。後遷天柱大將軍，還晉陽。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侯淵討斬之。時賊帥万俟醜奴、蕭寶寅擁衆豳涇，兇勢日盛。榮遣其從子天光爲雍州刺史，率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悅等總衆入關討之。天光既至雍州，以衆少不敵，逡巡未進。榮大怒，遣其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諸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懼，方進討，連破之，擒醜奴、寶寅，并檻車送闕門。天光又擒王慶雲、万俟道樂，關西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以盡矣。

賈顯度，孝莊時爲統軍將軍，從上黨王天穆破邢杲。元顥入洛[18]，仍與天穆渡河赴行宫於河內。顥平，以本將軍除廣州刺史。

樊子鵠爲平北將軍。元顥入洛，薛修義及絳蜀陳雙熾等受顥處分，率衆攻州城。子鵠出與戰，大破之，又破修義於土門，以功拜撫軍將軍。後兼右僕射，爲行臺。督賈智等討吕文欣於東徐州，平之。出帝大昌初，兼尚書左僕射、東南道大行臺，總大都督杜德等追討爾朱仲遠。仲遠奔梁，收其兵馬甲仗。時梁遣元樹入寇，陷據譙城。詔子鵠與德討之。樹屯兵梁國[19]，欲來逆戰，見子鵠軍盛，夜退還譙。子鵠引兵追躡，樹又背城爲陣。子鵠勒兵直趣城下，縱騎衝突，樹衆大敗，奔入城門，城閉隘塞，多自殺害，於是斬千餘級，獲馬數百匹，大收鎧仗，遂圍城。

鹿悆爲給事黄門郎[20]。及東徐城民吕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引賊衆，屯柵曲術，詔悆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爲六州刺史，與行臺樊子鵠討破，文欣之黨重以購之，文欣同逆人韓端正斬文欣送首，魁帥同死者十二人[21]。詔書褒慰。

侯淵爲驃騎將軍。前廢帝立，幽州刺史劉靈助舉義兵，屯於安國城，淵與叱列延慶

等破擒之。

崔孝直，後廢帝時爲寧遠將軍、汝南王開府掾，領直寢。兄孝芬除荆州，詔孝直假征虜將軍、別將，總羽林二千騎，與孝芬俱行。孝直潛師徑進，賊遂破走，孝芬入城。後梁將曹義宗仍在馬圈，鼓動順陽蠻夷，緣邊寇竊，孝直率衆禦之，賊皆退散。

東魏鄭模爲安東將軍。万俟醜奴遣將郝虎南侵，模攻破其營，擒虎。以功封槐里縣開國伯，邑五百戶。

鄭尚爲統軍，東西征討，以軍功賜爵汝陽男。

高元盛爲衛將軍。天平四年，滎陽人張儉等聚衆反於大魏山[22]，通西魏，元盛討破之。

賀拔仁爲大都督。天平四年十二月，河間人邢磨納、范陽人盧仲禮等各聚衆反。元象元年九月，拔仁擊破平之。

北齊慕容儼初仕魏。正光中，爲河間王元琛左廂軍主，率衆救壽春，以戰功賞帛五十匹。軍次西硤石，因解渦陽之圍，平倉陵城、荆山戍。梁遣將鄭僧等要戰，儼擊之，斬其將蕭喬，梁人奔遁。又襲破王神念等軍，擒二百餘人，神念僅以身免。三年，梁遣將攻東豫州，詔遣大都督元寶掌討之，儼爲別將。鄭海珍與戰，斬其軍主僧珍、軍副秦太。又擊賊王苟於陽夏，平之。孝昌中，爾朱榮入洛[23]，授儼京畿南面都督。永安中，又破梁將馬元達、蔡天起、柳自嘉等，累有功，除強弩將軍。與梁將王玄眞、董當門等戰，并破之，解穰城圍，尅復南陽、新鄉。轉積射將軍、持節、豫州防城大都督。高祖時，爲鎮南將軍，鎮河橋五城。侯景叛，儼擊陳郡賊，獲景麾下庫狄何賴及僞署太守鄭道合、兗州刺史王彥夏、行臺狄暢等[24]，擒斬百餘級。旋軍項城，又擒景僞署刺史辛光弁及蔡遵，并其部下二千人。除譙州刺史。屢有戰功，多所降下。

高市貴，初仕後魏。孝昌初，鎮州內部勅勒劉胡輪等聚衆反[25]，市貴爲都督，率衆討輪，一戰破之，累遷撫軍將軍、諫議大夫。及爾朱榮立莊帝，市貴預翼戴之勳，遷衛將軍、光祿大夫、秀容大都督、第一領民酋長，賜爵上洛縣伯。爾朱榮擊葛榮於滏口，以市貴爲前鋒都督。葛榮平，除使持節、汾州刺史，後遷驃騎大將軍。高祖起義，市貴預其謀。及樊子鵠據州反，隨大都督婁昭討之，子鵠平，除西兗州刺史。高祖以洪峒要險，遣市貴鎮之。高祖沙苑失利，晉州行事封祖業棄城而遁，州民柴覽聚衆作逆。高祖命市貴討之，覽奔柴壁，市貴破斬之。是時，東雍、南汾二州境多群聚爲盜，因市貴平覽，皆散歸復業。後秀容人五千戶叛應山胡，復以市貴爲行臺，統諸軍討平之。

叱列平，代郡西部人，世襲第一領軍酋長。魏孝昌末，拔陵反叛，茹茹餘衆入寇馬邑，平以統軍，屬有戰功，補別將。後牧子作亂，劉胡輪、斛律可那律俱時構逆，以平爲都督，討定胡輪等。魏孝莊初，除武衛將軍，隨爾朱榮破葛榮，平元顥。遷中軍都督、右衛將軍[26]，封瓔陶縣伯，邑七百戶。榮死，平與榮妻及爾朱世隆等北走。長廣王曄

立[27]，授右衛將軍，加京畿大都督。

李渾仕後魏，爲散騎常侍。普泰中，崔社客反於海岱，攻圍青州，詔渾爲征東將軍、都官尚書、行臺赴援。而社客宿將多謀，諸城各自保固，堅壁清野。將議有異同[28]。渾曰："社客賊之根本，圍城復踰晦朔。烏合之衆，易可分離。若簡練驍勇，銜枚夜襲，徑趣營下，出其不意，咄嗟之間，便可擒殄。如社客就擒，則諸郡可傳檄而定。何意冒熱攻城，疲損軍士。"諸將遲疑，渾乃決行。未明，達城下，賊徒驚散，生擒社客，斬首送洛[29]，海隅清定。

斛律羌舉仕魏，爲大都督。潁川人張儉聚衆反叛，西逼關右，羌舉隨都督侯景、高昂等討平之。

薛修義仕魏[30]，爲關右行臺。樊子鵠之據兗州，修義從大司馬婁昭破平之。後爲衛尉卿。山胡侵亂晉州，遣修義追討破之。

王琳初仕梁，爲建寧縣侯。侯景遣將朱子仙據郢州，琳攻尅之，擒子仙。又隨王僧辯破景，後拜湘州刺史。平景之勳，與杜龕俱爲第一。梁王蕭詧既爲陳霸先所殺，王僧辯推立敬帝[31]，以侍中司空徵琳，不從命。乃大營樓艦，將圖義舉。琳將張平宅乘一艦，每將戰艦以千數[32]，以野豬爲名。陳武帝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誅琳，仍受梁禪。安都嘆曰："我其敗乎，師無名矣。"逆戰於沌口。琳乘平肩輿，執鉞而麾之，擒安都、文育，其餘無所漏，唯以周鐵虎一人背恩，斬之。鏁安都、文育，寘琳所坐艦中，令一閹豎監守之。

堯雄初仕魏，爲宣威將軍。從叱列延討劉靈助，平之，拜鎮東將軍、燕州刺史。及高祖義旗初建，以爲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武帝入關，雄爲大都督，隨高昂破賀拔勝於穰城。周旋征討三荆[33]，仍除二豫楊郢四州都督、豫州刺史。及梁以元慶和爲魏王，侵擾南境，雄率衆討之，大破慶和於南頓。尋與行臺侯景破梁楚城[34]。豫州民上書，更乞雄爲刺史，復行豫州事。隨行臺任延敬討賀若徽于潁州。延敬等失利，雄收集散卒，保大梁。周文帝因延敬之敗，遣右丞韋孝寬等攻豫州。雄都督郭丞伯、程多寶等舉豫州降敵，雄外兵參軍王常伽等從大梁邀斬多寶[35]。西魏以丞伯爲潁川太守，雄仍與行臺侯景討之。雄別攻破樂口，擒丞伯。進討懸瓠，逐西魏刺史趙繼宗、韋孝寬等，復以雄行豫州事。

任延敬初仕西魏，爲徐州刺史。潁川長史賀若徽執刺史田迅，據城降魏，復令延敬率豫州刺史堯雄等討之。魏遣其將怡峰率衆來援，延敬等與戰失利，收還北豫。仍與行臺侯景、司徒高昂等相會共攻潁川，拔之。

斛律金初仕東魏，爲汾州大都督，從高祖破紇豆陵於河西。元象中，與行臺薛脩義共圍喬山之寇，俄而高祖至，仍共討平之。因從高祖攻下南絳、邵郡等數城。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據城西叛，周文帝入寇洛陽，高祖使金統劉豐、步大汗薛等步騎數

萬守河陽城以拒之。高祖到,仍從破密[36]。軍還,除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邑一千戶,轉第一領民酋長。三年,高祖出軍襲山胡,分爲二道,以金爲南道軍司,由黄櫨嶺出。高祖自出北道,渡赤鉷嶺,會金於烏突戍,合擊破之。軍還,出爲冀州刺史。四年,詔金率衆從烏蘇道會高祖於晉州,仍從攻玉壁。軍還,高祖使金總督大衆,從歸晉陽。後爲肆州刺史。高祖詔金率衆會攻潁川,事平,復使金率軍從崿坂送米宜陽。西魏九曲戍將馬紹隆據險要鬬,金破之,以功别封安平縣男。後遷太師。文宣天保中,茹茹爲突厥所破,種落分散,慮其犯塞,驚擾邊民,乃詔金率騎三萬屯白道以備之[37]。而虜帥豆婆吐久備將三千餘戶,密欲西過,候騎還告,金勒所部追擊,盡俘其衆。茹茹但鉢將舉國西徙[38],金獲其候騎送之,并表陳虜可擊取之勢。顯祖於是率衆與金共討之於吐賴,獲二萬餘戶而還。進位右丞相。

李愍,東魏時爲南荆州大都督。時梁遣南司州刺史任思祖、隨郡太守桓和等率馬步三萬,兼發邊蠻,圍逼下溠戍,愍躬自討擊之,詔加車騎將軍。

慕容紹宗,魏末從爾朱榮,以軍功封索盧縣侯。從高祖破羊侃[39],又與元天穆平邢杲,累遷并州刺史。後爲豫州刺史。西魏將獨孤如願據洛州,梁、潁之間,寇盜蜂起。高祖命紹宗率兵赴武牢,與行臺劉貴等平之。進爵爲公。還朝,遷御史中尉。屬梁人劉烏黑入寇徐方,令紹宗率兵討擊之,大破,因除徐州刺史。烏黑收其散衆,復爲侵竊,紹宗密誘其徒黨,數月間,遂執烏黑殺之。侯景反叛,命紹宗爲東南道行臺,加開府,轉封燕郡公,與韓軌等詣瑕丘,以圖進趣。梁武帝遣其兄子貞陽侯淵明等率衆十萬,頓軍寒山,與侯景掎角,擁泗州,灌彭城。仍詔紹宗爲行臺,節度三徐、二兗軍事,與大都督高岳等出討,大破之,擒蕭明及其將帥等,俘獲甚衆。乃回軍討侯景於渦陽。于時景軍甚衆,前後諸將往者莫不爲其所輕。及聞紹宗與岳將至,深有懼色,謂其屬曰:“岳所部兵精,紹宗舊將,宜共慎之。”於是與景接戰,諸將持疑,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而大捷,景遂奔遁。軍還,别封永樂縣子。

范舍樂,初從爾朱兆爲都督[40]。高祖義舉,棄兆歸信都。從高祖破兆於廣阿、韓陵,并有功,賜爵平舒男。每從征役,多有克捷。除相府左廂大都督。

敬顯儁初爲高祖别駕[41]。及義舉,以儁爲行臺倉部郎中,從攻鄴,令顯儁督造土山。城拔,又從平西胡[42],轉都官尚書[43],與諸將征討,累有功。又從高祖平寇難,破周文帝,敗景,平壽春,定淮南,又略地三江口,多築城戍,累除兗州刺史。

段韶爲高祖親信都督。從帝出晉陽,追爾朱兆於赤鉷嶺,平之,以軍功封平洛縣男,後遷武衛將軍。周宇文護母閻氏先配中山宫,護聞閻尚存,乃因邊境移書,請還其母,并通鄰好,文襄許之。護得其母,乃遣將尉遲迥等襲洛陽,韶與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率衆擊之。韶且將帳下三百騎與諸軍共登邙阪,聊觀周軍形勢。至太和谷,便值周軍,即遣馳告諸營,追集兵馬。仍與諸軍結陣以待。韶爲左軍[44],蘭陵王爲中軍,

斛律光爲右軍，與周人相對。韶遥謂周人曰："汝宇文護幸得其母，不能懷恩報德，今日之來，竟何意也？"周人曰："天遣我來，有何可問！"韶曰："天道賞善罰惡，當遣汝送死來耳。"周軍乃以步人在前，上山逆戰。韶以彼徒我騎，且卻且引，待其力斂，乃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其中軍所當者，亦一時瓦解，投墜溪谷而死者甚衆。洛城之圍，亦即奔遁，盡棄營幕，從邙山至谷水三十里中，軍資器物彌滿川澤。車駕幸洛陽，親勞將士，於河陰置酒高會，策勳命賞，除太宰，封武陵縣公[45]。天保中，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豫，招誘邊民，殺害長吏，淮、泗擾動。詔徵韶討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又陳武帝率衆將攻廣陵，刺史王敬寶遣使告急，復有尹思令衆萬餘人，謀襲盱眙。三軍咸懼。韶謂諸將曰："自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強者從之。霸先等智小謀大，政令未一，外託同德，而内有離心，諸軍不足憂，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敬顯儁、堯難示等圍守宿豫[46]，自將步騎數千人倍道赴涇州。塗出盱眙，思令不虞大軍卒至，望旗奔北。進與超達合戰，大破之，盡獲其舟艦器械。謂諸軍士曰："吴人輕躁，本無大謀，今破超達，霸先必走。"即回赴廣陵。陳武帝果遁去。追至楊子柵，望楊州城乃還，大獲其軍資器物，旋師宿豫。六月，韶遣辯士喻白額禍福，白額於是開門請盟。韶與行臺辛術等議，且爲受盟。盟訖，度白額終不爲用，因執而斬之，并其諸弟等并傳首京師。江淮帖然，民皆安輯。顯祖嘉其功，詔賞吴口七十人，封平原郡王。

蔡儁初仕魏，從高祖爲都督，隨領軍婁昭攻樊子鵠於兖州。又與行臺元子思討元慶和，俱平之。侯深反，復以儁爲大都督，率衆討之，深敗走。

庫狄迴洛爲高祖右廂都督[47]，從征山胡，先鋒斬級，除朔州刺史。破周文於河陽，轉授夏州刺史。邙山之役，力戰有功，增邑通前七百户。

王則爲征南將軍，從行臺侯景周旋征討，屢有功績。

暴顯，東魏時爲征南將軍、廣州刺史。武定二年，侯景反於河南，爲景所攻。顯率左右百餘騎突出賊營，拔河南歸國。時高岳、慕容紹宗等即配顯士馬，隨岳等破景於渦陽。三年，與清河王高岳襲歷陽，取之。爲贓貨，解鄭州，大理禁止。處斷未訖，爲合肥被圍，遣與步汗薩、慕容儼等同攻梁北徐州，擒刺史強[48]。與梁秦州刺史嚴超達戰於涇城[49]，破之。五年，授儀同三司。又與高岳臨漢水，攻下梁西楚州，獲刺史許法光。

薛震爲廣州刺史，從慕容紹宗討侯景，以功別封膚施縣男。文宣天保四年，從討山胡，破茹茹，并有功績，累遷譙州刺史。

杜弼，文襄時爲中軍大將軍，破蕭明於塞山，別與領軍潘樂攻拔梁潼州，仍與樂等撫軍恤民，合境傾賴。

斛律平爲肆州刺史。周太祖遣其右將軍李小光據梁州，平以偏師討擒之。出爲燕州刺史，入兼左衛將軍，領衆一萬討北徐賊，破之。

綦連猛，文宣天保元年爲都督、東秦州刺史，隨斛律敦北征茹茹。敦令猛輕將百

騎,深入覘候,還至白道,與軍相會,因此追躡,遂大破之,賚帛三百段。皇建初,爲左右大將軍,從孝昭討奚賊,大捷,獲馬二千疋,牛羊三萬頭。

盧潛,天保中爲南討經略。陳秦、譙二州刺史王奉國、合州刺史周令珍前後入寇,潛輒破平之,以功加散騎常侍。

斛律光,天保中爲左衛將軍。從征出塞,光先驅破敵,多斬首虜,并獲雜畜。還除晉州刺史。後遷衛將軍。河清三年,周將達奚成興等來寇平陽,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興等聞而退走。光逐北,遂入其境,獲三千餘口而還。遷司徒、左衛將軍。其年,周遣柱國大司馬尉遲迥、齊國公宇文憲、柱國庸國公可北雄等衆稱十萬[50],寇洛陽,光率騎五萬馳往赴擊,戰於邙山。迥等大敗,光親射雄,殺之,斬捕首虜三千餘級,迥、憲僅而獲免,盡收其甲兵輜重,仍以死者積爲京觀。世祖幸洛陽,策勳班賞,遷太尉,又封冠軍縣公。後主天統三年十二月,周遣將圍洛陽,壅絶糧道。武平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三萬討之。軍次定隴,周將張掖公宇文桀、忠州刺史梁士彥、開府司水大夫梁景興等又屯鹿盧交道。光擐甲執鋭,身先士卒,鋒刃纔交,桀衆大潰,斬首三千餘級。直到宜陽,與周齊國公宇文憲、申國公擒跋顯敬相對一旬[51]。光置築統開、豐化二城[52],以通宜陽之路。軍還,行次安業,憲等衆號五萬,乃躡軍後。光縱騎擊之,憲衆大潰,虜其開府宇文英、都督越勤世良、韓延等,又斬首三百餘級。憲仍令桀及其大將軍中部公梁洛都與景興、士彥等步騎三萬於鹿盧交塞斷要路,光與韓貴孫、呼延族、王顯等合擊,大破之,斬景興,獲馬千疋。詔加右丞相、并州刺史。

校勘記

[1]不至,原本作小字注文,據《魏書・崔亮傳》改爲正文。

[2]徵税租粟於統萬城,《魏書・源子雍傳》"於"前有"運"字。

[3]奪氣,原作"奮氣",據《魏書・崔延伯傳》改。

[4]左,《魏書・崔延伯傳》作"右"。

[5]洛,原訛作"洺",據《魏書・常景傳》改。

[6]常,《魏書・常景傳》作"恒"。

[7]圝,原作"國",據《魏書・肅宗紀》及《通鑒》卷一五一改。又,"粟"疑當作"栗"。參看《魏書・常景傳》校勘記之九。

[8]彪,《魏書・常景傳》作"虎"。

[9]正平,原本訛作"王平政",據《魏書・源子恭傳》改。

[10]達,《魏書・源子恭傳》作"遠"。

[11]《魏書・源子恭傳》無此句。

[12]"率"字原闕,據《魏書・蕭寶夤傳》補。

[13]樂,原作"相",蓋涉前文而訛,據《魏書・李神軌傳》改。

[14]“至”字原缺，據《魏書・李神軌傳》補。

[15]追，原作“過”，據《魏書・爾朱榮傳》改。

[16]北，據《魏書・爾朱榮傳》校勘記之三，當系“叱”字之訛。

[17]保，《魏書・爾朱榮傳》作“侃”。

[18]入洛，原作“大樂”，據《魏書・賈顯度傳》改。

[19]此句原作“樹兵梁囤”，據《魏書・樊子鵠傳》改。

[20]悆，原作“念”，據《魏書・鹿悆傳》改。

[21]同，原作“司”，據《魏書・鹿悆傳》改。

[22]“桊”原訛作“桊”，今據《魏書・孝靜紀》改正。“魏”，《魏書・孝靜紀》作“醜”。

[23]洛，原本作“洺”，據《北齊書・慕容儼傳》改。

[24]何，《北齊書・慕容儼傳》作“曷”。

[25]鎮，《北齊書・高市貴傳》作“恒”。又，劉胡輪，《北齊書・高市貴傳》作“劉輪”。

[26]還，原作“違”，據《北齊書・叱列平傳》改。

[27]曄，原作“暉”，據《北齊書・叱列平傳》改。

[28]將，《北齊書・李渾傳》作“時”。

[29]洛，原本作“洺”，據《北齊書・李渾傳》改。

[30]仕，原作“任”，蓋形近致訛。

[31]辯，原本作“辨”，據《北齊書・王琳傳》改。

[32]此二句《北齊書・王琳傳》作“琳將帥各乘一艦，每行，戰艦以千數。”

[33]“周旋”原作“周宣”，據《北齊書・堯雄傳》改。

[34]“城”字原闕，據《北齊書・堯雄傳》補。

[35]常，《北齊書・堯雄傳》作“恒”。

[36]密，原作“定”，據《北齊書・斛律金傳》改。

[37]三，《北齊書・斛律金傳》作“二”。

[38]鉢，原訛作“針”，據《北齊書・斛律金傳》改。

[39]從，原作“後”，據《北齊書・慕容紹宗傳》改。

[40]“從”字原闕，據《四庫全書》本及文意補。

[41]儁，本條原本均作“攜”，今據《金石錄》卷三十《敬史君(顯儁)碑》及《北齊書・敬顯儁傳》改。

[42]《北齊書・敬顯儁傳》中華書局排印本校記：“按‘西胡’當是‘四胡’之訛。四胡指爾朱兆等，屢見本書《紀》《傳》。《金石萃编》卷三十《敬史君(即顯儁)碑》止叙他從平爾朱兆事，别無所謂平西胡。”

[43]原書此處衍一“都”字，今據《北齊書・敬顯儁傳》删。

[44]此處原無“韶爲”二字，語意不完，今據《北齊書・段韶傳》加。

[45]武陵，《北齊書・段韶傳》作“靈武”。

[46]儁，原本作“攜”，據《北齊書・段韶傳》改；示，《北齊書・段韶傳》作“宗”。

[47]庫,《北齊書·厙狄迴洛傳》作“厙”。

[48]剌史强,《北齊書·暴顯傳》作“剌史王强”。

[49]“與”字原闕,據《北齊書·暴顯傳》補。

[50]可北雄,《北齊書·斛律光傳》作“可叱雄”。

[51]一旬,《北齊書·斛律光傳》作“十旬”。

[52]統開,《北齊書·斛律光傳》作“統關”。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五十五

將帥部(十六)[1]

立功第八

後周蘇椿,魏孝明正光中,應募討關右賊,授盪寇將軍,累功遷奉朝請、厲威將軍。後領鄉兵破槃頭氐,有功,除散騎常侍,加大都督。

常安成,魏正光末,茹茹寇邊,以統軍從鎭將慕容勝與戰,大破之。時破六汗拔陵作亂[2],欲逼安成,不從,乃率所部討陵,以功授伏波將軍,給鼓節。

梁臺,魏孝昌中,從爾朱天光平關隴。一歲之中,大小二十餘戰,以功授都督。

竇熾,魏孝莊永安初,從爾朱榮於并州。時葛榮別帥韓婁、郝長衆數萬人據薊城,不下。以熾爲都督,從驃騎將軍侯深討之,熾手斬婁,以功拜揚烈將軍。三年,除武厲將軍。西魏孝武即位,率兵隨東南道行臺樊子鵠追爾朱仲遠,仲遠奔梁。時又遣元樹入寇,攻陷譙城,遂據之。子鵠令熾率騎兵擊破之,封唐縣子,後遷撫軍將軍、朱衣直閤。遂從帝西遷,仍與其兄善重至城下,與武衛將軍高金龍戰於千秋門,敗之。朝入宮城,取御馬四十匹,并鞍勒進之行在所。帝大悅,賜熾及善駿馬各二匹,駑馬各十匹。大統三年,遷車騎將軍。高仲密以北豫州來附,熾率兵從太祖援之,至洛陽,會東魏人據邙山爲陣。太祖命留輜重於瀍曲,率輕騎奮擊中軍與右軍,大破之,悉虜其步卒,熾獨進至石濟而還。十三年,進驃騎大將軍。恭帝元年,進爵廣武郡公。屬茹茹寇廣武,熾率兵與柱國趙貴分路討之,茹茹聞軍至,引退。熾渡河至麴伏川,追及,與戰,大破之,斬其酋帥郁久閭是發,獲生口數千及雜畜數萬頭。

元定,爲征虜將軍。魏永安初,從爾朱天光討關隴群賊,並破之,除襄威將軍。及賀拔岳被害,定從太祖討侯莫陳悅,以功拜平遠將軍。又從擊潼關,拔迴洛城。又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定皆先鋒,當其前者,無不披靡。以前後功累遷都督、征東將軍。邙山之役,敵人如堵,定奮矟衝之,殺傷甚衆,太祖親觀之,論功爲最。

王勇,魏永安中,万俟醜奴等寇亂關隴[3],勇召募隨軍討之。以功授寧朔將軍、奉車都尉。又數從侯莫陳悅、賀拔岳征討,功每居多,拜別將。後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西魏恭帝元年,從柱國趙貴征茹茹,破之。勇追擊,獲雜畜數千頭,進爵新陽郡公,增邑通前二千戶,仍賜姓庫汗氏。

泉企,爲右將軍、浙州刺史。魏永安中,梁將王玄眞入寇荆州,加企節都督,率衆援之。遇玄眞於順陽,與戰,大破之,除撫軍將軍、假節、鎭南將軍、東雍州刺史。

賀拔岳,魏孝莊時爲都督,副爾朱天光討万俟醜奴于關中,天光以軍事并委於岳,遂大破赤水蜀賊,軍威大振。時醜奴自率大衆圍岐州,遣行臺尉遲菩薩等自武功南渡渭。天光遣岳率騎赴之,岳身先士卒,擊之,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餘人,人馬無遺,遂擒菩薩,降卒萬餘,收其輜重。醜奴尋棄岐州,走安定平亭。天光自雍至岐,與岳合勢軍於汧渭之間,宣言遠近曰:"今氣候漸熱,非征討之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爲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之北百里納川。岳、天光諸軍盡發掩之,醜奴乃棄平亭而走。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於平涼之長坑,一戰,擒之高平城中。又執蕭寶寅以降。天光又與岳度隴,餘衆皆降,悉坑之,死者萬七千人。三秦、河、渭、瓜、涼、鄯州咸來歸款。天光雖爲元帥,而岳功多,進封清水公、侍中,給後部鼓吹。

侯莫陳崇,初爲魏建威將軍,隨賀拔岳入關,破万俟醜奴。崇與輕騎逐北,至淮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於是大呼,衆悉披靡,莫敢當之。後騎集,遂大破之。岳以醜奴所乘馬及寶劍、金帶賞之。後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又別討平稽胡,累戰皆有功,進位柱國大將軍。

于惠以中堅將軍從賀拔岳西征,定隴右,每力戰有功,累遷征西將軍。

王盟爲賀拔岳前鋒,擒万俟醜奴,平秦隴,常先登,力戰,拜征西將軍、平秦郡守。及太祖東征,以留後大都督行雍州刺史事,節度關中諸軍。趙青雀之亂,盟與魏太子出頓渭北,事平,進爵長樂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

寇洛從賀拔岳西征,擒万俟醜奴於長坑。洛每力戰,有功,累遷右都督。

韓杲爲賀拔岳帳內,擊万俟醜奴及其枝黨,轉戰數十合,并破之。後爲征虜將軍,從太祖,復弘農,攻拔河南城,獲郡守一人,論功爲最。破沙苑,戰河橋,並有功,授撫軍將軍。

劉亮以都督從賀拔岳西征。及岳爲侯莫陳悅所害,亮與諸軍謀迎太祖,仍從平悅。後悅黨豳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涇秦諸州悉與相應,衆至數萬,推定兒爲主,以拒義師。帝令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爲之備,亮輕將二十騎,先豎一纛於近城高嶺,即馳入城中。定兒方置酒高會,卒見亮,衆皆駭愕,莫知所爲。亮乃麾兵斬定兒,懸首號令賊黨,仍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追大軍。"賊黨大懼,一時降附,於是諸州皆歸款伏。文帝置十二軍,簡諸將將之,亮領一軍。每征討,與怡峰俱爲騎將。從擒竇泰,復弘農,與沙苑之役,並力戰有功,遷車騎大將軍、開府、長廣公。

怡峰以都督從賀拔岳討平隴右,破竇泰,復弘農,敗沙苑。又與諸軍征討,每皆剋捷,累遷車騎大將軍、開府、夏州刺史。

李賢爲殿中將軍。賀拔岳爲侯莫陳悅所害，太祖西征，賢與其弟遠、穆等密應侯莫陳崇，以功授都督，仍守原州。及太祖至秦州，悅棄城走。太祖令兄子導勒兵追之，以賢爲前驅。轉戰四百餘里，至牽屯山及之，悅自刭於陣，賢亦被重瘡，馬中流矢。太祖嘉之，賞奴婢布帛及雜畜等，授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

賀拔勝，魏孝武時爲驃騎大將軍、開府、荆州刺史。勝攻拔梁下溠戍，使人誘勸諸蠻，皆率其種落歸款，漢南大駭。又攻馮翊、安定、沔陽、酇城，並平之[4]，進位尚書令。

李延孫爲直閣將軍。賀拔勝爲荆州刺史，表延孫爲都督，肅清鴉路，頗有力焉。會東魏遣行台慕容紹宗等數道來攻，延孫獎勵所部，出戰，遂破之，臨陣斬其揚州刺史薛嘉族。於是義軍更振，乃授延孫京南行臺、節度南諸軍事、廣州刺史。

獨孤信爲魏武衛將軍。從孝武入關。時荆州雖陷東魏，人心猶戀本朝，乃以信兼尚書僕射、南道行臺、荆州刺史，以招懷之。信遂大破東魏將，入破諸蠻，三荆遂定，就拜車騎大將軍。

王雄爲驃騎大將軍，率軍從子午谷圍梁上津、魏興。明年，克之。

宇文虬爲征虜將軍。從獨孤信在荆州，破梁人於下溠，遂平歐陽、酇城，虬俘獲甚多。又攻南陽、廣平二城，擒郡守一人，以功加安西將軍。孝武西遷，虬爲帳內都督，破田八能，擒東魏荆州刺史辛纂，虬功居多。大統三年，論前後功，進爵爲公。擒竇泰，復弘農，及沙苑、河橋之戰，皆有功，進車騎將軍。從獨孤信討梁企定，破之，進驃騎大將軍。與王雄征上津、魏興等，並破之。又於白馬與武陵王蕭紀將楊乾運戰，破之。尋而魏興復叛，虬又與王雄討平之，進位大將軍。

段永爲平東將軍。孝武西遷，永時不及從。大統初，乃結宗人，潛謀歸款，密與都督趙業等襲斬西中郎將慕容顯和，傳首京師，以功别封昌平縣子、徐州刺史。從擒竇泰，復弘農、沙苑，並有戰功，進爵爲公。河橋之役，永力戰先登，授南汾州刺史，累遷驃騎大將軍。

賀蘭祥爲都督，嘗居太祖帳下。從平侯莫陳悅，又迎西魏孝武，以前後功封撫夷縣伯，邑五百户。仍從擊潼關，獲東魏將薛長儒。又攻迴洛城，拔之，還，拜左右直長，進爵爲公。孝閔踐祚，遷大司馬。明帝武成初，吐谷渾侵涼州，祥與宇文貴討之，遂與廣定王、鍾留王等戰，破之，因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爲洮州，撫安西土，振旅而還。

王子直爲太祖行臺郎中[5]，漢熾屠各阻兵於西山[6]，與隴東屠各共爲唇齒。太祖令子直率涇州步騎五千討破之，西山平，除尚書左丞、兵部郎中。

楊摽爲車騎將軍，拔東魏邵郡，遷爲太祖大軍行臺大丞。齊神武敗於沙苑，其將韓軌、潘洛、可朱渾元等爲殿，摽分兵要截，殺傷甚衆。東雍州刺史司馬恭懼摽威聲，棄城遁走，摽遂移據東雍州。文帝以摽有謀略，堪委邊任，乃表行建州事。時建州遠在敵境三百餘里，然摽威恩夙著，所經之處，並贏糧附之，北至建州，衆已數萬。東魏刺史車折

于洛出兵逆戰,摽一鼓敗之。又破其行臺斛律俱步騎二萬於州西,大獲甲仗及軍資,以給義士,由是威名大振。時東魏以正平爲東雍州,遣薛榮祖鎮之。摽將謀取之,乃先遣奇兵急攻汾橋,榮祖果盡出城中戰士於汾橋拒守。其夜,摽率騎兵二千從他道濟,遂襲克之,進驃騎將軍。既而邵郡民以郡東叛,郡守郭武安脱身走免,摽又率兵攻而復之,轉正平郡守。又擊破東魏南絳郡,虜其郡守屈僧珍,錄前後功,别封部陽縣伯,邑五百戶。邙山之戰,摽攻拔柏谷塢,因即鎮之。及大軍不利,摽亦拔還,而東魏將侯景率騎追摽,摽與儀同韋法保同心抗禦,且戰且前,經十數里,景乃引退。太祖嘉之,賜帛三百疋,復授建州刺史。

趙剛爲營州刺史。時滑州人鄭五醜搆逆,與叛羌傍乞鐵忩相應[7],令剛往鎮之。會鄭五醜已尅定夷鎮,所在立柵,剛至,並攻破之,散其黨與,五醜於是西奔鐵忩。剛又進破鐵忩。

郭賢爲車騎大將軍,鎮魯陽。又潁川被圍,東魏遣蠻酋魯和扇動群蠻,規斷鴉路。和乃遣其從弟興和爲廣漢郡守,率其部曲侵擾州境。賢密簡士馬,輕往掩襲,大破之,遂擒魯和。

陳忻爲潁州刺史,留鎮靜邊。時東魏將侯景築九曲城,忻率衆邀之,擒其宜陽郡守趙嵩、金門郡守樂敬賓。後從李遠平九曲城,授帥都督。東魏將軍爾朱渾願率精騎三千來向宜陽,忻與諸將輕兵邀之,願遂退走,累加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與齊將東方老戰於石泉,破之,俘獲甚衆。時東魏每歲遣兵送米饋宜陽,忻輒與諸軍邀擊之,每多克獲。

王思政爲驃騎將軍、荆州刺史。東魏將侯景叛,擁兵梁、鄭,爲東魏所攻。景乃請援乞師,當時未即應接。思政以爲若不因機進取,後悔無及,即率荆州步騎萬餘,從魯關、陽翟入守潁川。景引兵豫州,外稱略地,乃密遣送款於梁。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太祖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中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迴授思政。

泉仲遵爲征東將軍。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舉城入附,太祖率軍應之,别遣仲遵隨于謹攻柏谷塢。仲遵及戰先登,擒其將王顯明。柏谷既拔,復會戰於邙山。後爲車騎大將軍。梁荆州刺史柳仲禮每爲邊寇,太祖令仲遵率鄉兵從開府楊忠討之。梁隨郡守桓和拒守不降,仲遵率先登城,遂擒和。仍從忠擊仲禮,又獲之,進驃騎大將軍。

楊雄爲積射將軍。從于謹攻盤豆柵,復從李遠經沙苑陣,並力戰有功,加冠軍將軍。後入洛陽,戰河橋,解玉壁圍,迎高仲密,援侯景,並預有功。陳將侯方兒、播純陁寇江陵,雄從豆盧寧擊走之。

田弘爲帥都督。太祖復弘農,戰沙苑,解洛陽圍,破河橋陣,弘功居多,累加驃騎大將軍。平蜀之後,梁信州刺史蕭韶等各據所部,未從朝化,詔弘討平之。又討西平及羌

及鳳州叛兵等[8]，並破之。信州群蠻反，又詔弘與賀若敦等平之。保定三年，從隨公楊忠伐齊，拜大將軍。明年，又從忠東伐，師還所鎮。吐谷渾寇西邊，宕昌羌潛相應接，詔弘討之，獲其二十五王，拔其七十六栅，遂破平之。天和中，爲仁壽城主以逼宜陽。齊將段孝先、斛律明月出軍定隴以爲宜陽援，弘與陳公純破之，遂拔宜陽等九城，以功增邑五百戶，進爵柱國大將軍。

常善爲平東將軍。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累有戰功，除使持節、衛將軍。

豆盧寧以都督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除衛大將軍，兼大都督。

權景宣爲行臺祠部郎中。從太祖拔弘農，破沙苑，皆先登陷陣。後留景宣等守張白塢，節度東南義軍。東魏將王元軌入洛，景宣與延孫等擊走之，以功授大行臺左丞。進屯宜陽，攻襄城，拔之，獲郡守王洪顯，俘斬五百餘人。太祖嘉之，徵入朝，錄前後功，封顯親縣男，邑三百戶。後爲車騎大將軍，鎮荆州，委以鴉南之事。初，梁岳陽王蕭詧將以襄陽歸朝，仍勒兵攻梁元帝於江陵。詧叛將杜岸乘虛襲之。景宣乃率騎三千助詧破岸，詧因是乃送其妻王氏及子寮入質。景宣又與開府楊忠取梁將柳仲禮，拔安陸、隨郡，進攻應城，拔之，獲夏侯珍洽，於是應、禮、安、隨並平。朝議以景宣威行南服，乃授并安肆郢新應六州諸軍事、并州刺史。孝閔徵爲江陵防主，加大將軍。保定四年，晉公獲東討，景宣別討河南。齊豫州刺史王士良、永州刺史蕭世怡並以城降。景宣以開府謝徹守永州，開府郭彥守豫州，以士良、世怡及降卒一千人歸詣京。尋而洛陽不守，乃棄二州，拔其將士而還。至昌州，而羅陽蠻反，景宣迴軍破之，斬首千級，獲生口一千，雜畜千頭送闕。

王軌爲大將軍。太祖總戎東伐，六軍圍晉州。刺史崔景嵩守城北面，夜中密遣送款。詔令軌率衆應之，未明，士登城鼓噪，齊人駭懼，因即退走，遂克晉州，擒其城主特進、海昌王尉相貴，俘甲士八千人。於是遂從平并、鄴，以功進位上大將軍。

趙昶爲大都督、行南秦州事。氐帥蓋鬧等反，昶討擒之。又與史寧破宕昌羌、獠二十餘萬，拜武州刺史。

裴果爲平東將軍。從開府楊忠平隨、安陸，以功加大都督。又從大將軍尉遲迥伐蜀，果率所部爲前軍，開劍閣，破李慶堡，降楊乾運，皆有功。

梁椿爲驃騎大將軍。從李弼赴潁川援侯景，別攻閤韓鎮，斬其鎮城徐衛，城主卜貴洛率軍士千人降。

叱羅協爲尉遲迥行軍長史，伐蜀，既入劍閣，迴令行潼州事。時有五郡城氐酋趙雄傑等扇動新、潼、始三州民反叛，聚結二萬餘人，在州南三百[9]，隔涪水，據槐林山，置栅拒守。梓潼郡民鄧朏、王令公等招誘鄉邑萬餘人，復在州東十里、涪水北，置栅以應之，同逼州城。城中糧少，軍人乏食，協撫安內外，咸無異心。遣儀同伊婁訓、大都督司馬裔等將步騎千餘人，夜渡涪水，擊雄傑，一戰破之。令公以雄傑敗，亦棄栅走還本郡。

復與鄧胐等更率萬餘人,於近東南隔水置柵[10],斷絕驛路。協遣儀同楊長樂與司馬裔等率師討之,復遣大都督裴孟嘗領百騎繼進,爲其聲勢。孟嘗既至梓潼,値水長,不得即渡。而王令公、鄧胐見孟嘗騎少,乃將三千餘人圍之數重,孟嘗以衆寡不敵,各棄馬,短兵接戰。從辰至午,於陣斬令公及鄧胐等。賊徒既失渠帥,遂即散走,其從黨乃據舊柵[11]。而孟嘗方得渡水與長樂合兵,即攻柵。經三日,賊乃請降。此後數有反叛,協輒遣兵討平之。

達奚武爲驃騎大將軍,率兵三萬,經略漢川。梁將楊賢等以武興、白馬降。梁州刺史蕭循固守南鄭,武圍之,其將楊乾運等將兵萬餘救之。武逆擊乾運,大破之。循乃降,率所部男女二萬口入朝,自劍已北,悉平。

楊寬爲大丞相府司馬。朝議欲經略漢川。梁宜豐侯蕭循固守南鄭,寬從大將軍達奚武討之。梁武陵王蕭紀遣將楊乾運率兵萬餘人救循,武陵令寬都督開府王傑、賀蘭願德等邀擊之[12]。軍至白馬,乾運合戰[13],破之,俘斬數千人。軍還,除南幽州刺史。

賀若敦爲驃騎大將軍。時岷蜀初開,民情尚梗。巴西人譙淹據南梁,與梁西江州刺史至開業共爲表裏,扇動群蠻。太祖令敦率軍討之。山路艱難,人迹罕至,敦身先將士,攀木緣崖,倍道兼行,乘其不意。又遣儀同扶猛破其別帥向鎭侯於白帝。淹乃與開業幷其黨帛王成、侯造等率衆七千,口累三萬,自墊江而下,就梁王琳。敦邀擊,破之。淹復依山立柵,南引蠻帥向白彪爲援。敦設反間,離其黨與,因其懈怠,復破之,斬淹,盡俘其衆。

扶猛爲大將軍、羅州刺史,率所部千人從開府賀若敦南討信州。敦令猛別道直趣白帝,所由之路,人迹不通。猛乃梯山捫葛,備歷艱阻,雪深七尺,糧運不繼。猛勸奬士卒,兼夜而行,遂至白帝。刺史向鎭侯列陳拒猛,猛與戰,破之。乘勝而進入白帝城,撫慰民夷,莫不悅服。武帝保定中,又從田弘破漢南諸蠻,前後十餘戰,每有功,進位大將軍。

李遷哲爲驃騎大將軍,與田訢同討信州。軍次幷州,刺史杜滿谷望風送款。進圍疊州,克之,獲刺史舟助國等[14]。遷哲每率驍勇爲前鋒,所有攻戰,無不身先士卒,凡下十八州,拓地二千餘里。時信州爲蠻酋向五子等所圍[15],弘又遣遷哲入據白帝。賀若敦等復至,遂共追擊五子主等[16],破之。及田弘旋軍,帝令遷哲留鎭白帝。

陸騰爲車騎大將軍。安康貺黃衆寶等作亂[17],連結中衆數萬人,攻圍東梁州,城中糧盡。詔騰率軍自子午谷以援之。騰乃呈言就道[18],至便與戰,大破之。軍還,遷龍州刺史。信州蠻、蜑據江硤反叛[19],連結二千餘里,自稱王侯,殺刺史守令等。又詔騰率軍討之。騰乃先趨益州,進驍勇之士,兼具樓船,沿外江而下。軍至湯口,分道奮擊,所向摧破,乃築京觀以旌武功。騰既破信州蠻、蜑,涪陵郡守藺休祖又據楚、向、臨、容、開、信等州地方二千餘里,阻兵爲亂。復詔騰討之。初與大戰,斬首二千餘級,俘獲千餘人。當時雖摧其鋒,而賊衆既多,自夏及秋,無日不戰。師老糧盡,遂停軍集市,更思

方略。賊見騰不出，四面競前。騰乃激勵其衆，士皆爭奮。復攻拔其魚令城，大獲糧儲，以充軍實。又破銅盤等七栅，前後斬獲四千人并船艦等。又築臨州、集市二城以鎮遏之。後遷江陵總管。陳遣其將章昭達率衆五萬，船艦二千，圍江陵。衛王直聞有陳寇，遣大將軍趙誾、李遷哲等率步騎赴之，並授騰節度。時遷哲等守外城，陳將程文季、雷道勤夜來掩襲，遷哲等驚亂，不能抗禦。騰夜遣開門，出甲士奮擊，大破之。陳人奔潰，道勤中流矢而斃，虜獲二百餘人。陳人又決龍川寧邦堤，引水灌江陵城。騰親率將士，戰於西堤，破之，斬首數千級。陳人乃遁。

尉遲迥爲伐蜀都督，督開府元珍、乙弗亞、万俟呂陵始、叱奴興、綦連雄、六昇等六軍[20]，甲士一萬二千，騎萬匹，伐蜀。以魏廢帝二年春，自散關，由故道出白馬，趣晉壽，開平林舊道。前軍臨劍閣，蕭紀安州刺史樂廣以州先降。紀梁州刺史楊乾運時鎮潼州，又降。六月，迥自潼州大饗將士，引之而西。紀益州刺史蕭撝不敢戰，遂嬰城自守。進軍圍之。初，紀至巴郡，聞迥來侵，遣譙掩迥師[21]，爲撝外援。迥分遣元珍、乙弗亞等以輕騎破之，遂降。前後戰數十合，皆爲迥所破。撝與紀子宜都王蕭大圓率其文武官屬詣軍門請見，迥以禮接之。其吏人合營等，各令復業，唯收僮隸及儲積，以賞將士。號令嚴肅，軍無私焉。詔迥爲大都督、益等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22]。

任杲爲沙州刺史。率鄉兵二千人從尉遲迥征蜀，尋進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蕭紀遣趙跋扈等率衆三萬來援成都，杲從大將軍擊破之。及成都平，除始州刺史。

于謹爲柱國大將軍。梁元帝平侯景之後，於江陵嗣位，密與齊氏通使，將謀侵軼。其兄子岳陽王詧時爲雍州刺史，以梁元帝殺其兄譽，遂結讎隙，據襄陽來附，仍請王師。乃令謹率衆出討。文帝餞於青泥谷，謹乃令中山公護及大將軍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津，斷其走路。梁人豎木栅於城外，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梁主屢遣兵出戰，爲謹所破。旬有六日，外城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翼日，率其太子已下，面縛降，尋殺之。虜其男女十餘萬人，收其府庫珍寶，得宋渾天儀、梁日晷銅表、魏相風烏、銅蟠螭趺、大玉徑四尺圍七尺[23]，及諸轝輦以獻，軍無私焉。立蕭詧爲梁主，振旅而旋。

蔡祐爲中領軍。江陵初附，諸蠻騷動，詔祐與大將軍豆盧寧討平之。

史寧爲持節、都督涼州諸軍事。初茹茹與魏和親，後更離叛，尋爲突厥所破，殺其主阿那瓌。部落逃逸者仍奉瓌之子二人，并其種落酋長，自是每戰破之，前後獲數萬人，進爵安政郡公，就拜大將軍。時突厥木汗可汗假道涼州，將襲吐渾，太祖令寧率騎隨之。軍至番木，吐渾已覺，奔于南山，木汗將分兵追之，令俱會于青海。寧謂木汗曰："樹敦、賀眞二城是吐渾巢穴，今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此上策也。"木汗從之，即分爲兩軍。木汗從北道向賀眞，寧趣樹敦。渾娑周國主率衆逆戰，寧擊斬之。踰山履險，遂至樹敦。敦是渾之舊都，多諸珍藏，而渾主先已奔賀眞，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進兵攻之，僞退，渾人果開門逐之，因迴兵奮擊。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

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渾賀羅拔王依險爲栅，周迴五十餘里，欲塞寧路。寧攻其栅，破之，俘斬萬計，獲雜畜數萬頭。木汗亦破賀眞，虜渾主妻子，大獲珍物。寧軍於青海，與木汗會。木汗握寧手，嘆其勇決，并遺所乘良馬，令寧於帳前乘之。木汗親自步送。突厥以寧所圖必破，皆畏憚之，咸曰："此中國神智人也。"及將班師，木汗又遺寧奴婢一百口，馬五百匹，羊一萬口。寧乃還州。

魏玄爲大都督。洛安民雍方雋據郡外叛，率步騎一千，自號行臺，攻破郡國，因執守令。玄率弘農、九曲、孔城、伏流四城士馬討平之。武帝保定四年，轉和州刺史、伏流防主。五年，齊將斛律明月率衆向宜陽，兵威甚盛。玄率兵禦之，每戰輒克。

辛威爲大將軍。武帝保定初，率兵討丹州叛胡，破之。三年，與達奚武攻陽關，拔之。明年，從尉遲迥圍洛陽，還，拜小司馬。天和初，進位柱國。復爲行軍總管，討綏、銀等諸州叛胡，并平之。六年，從齊王憲東伐，拔伏龍等五城。

劉雄爲驃騎大將軍。天和中，齊人於姚襄築伏龍等五城以處戎卒，雄從齊公憲攻之，五城皆拔。憲復遣雄從柱國李穆出軹關，攻邵州等城，拔之，以功獲賞五千。皇太子西征吐谷渾，雄自涼州從滕王逌率軍先入渾境，去伏侯城二百餘里。逌遣雄先至城東舉火，與大軍相應。渾洮王率七百餘騎逆戰。雄時所部數百人，先並分遣斥侯，在左右者二十許人。雄即率與交戰，斬首七十餘級。雄亦亡其三騎。自是從逌連戰之，雄功居多，賞物甚厚。王大軍東討，雄從齊王憲拔洪洞，下永安。軍還，仍與憲迴援晉州。未至，齊後主已率大兵親自攻圍，晉州垂陷。憲遣雄先往察其軍勢，雄乃率步騎千人，鳴鼓角遥報城中。尋而高祖兵至，齊主遁走。從平并州，拜上大將軍。

尉遲運爲左武伯、中大夫、軍司馬。天和末，齊將斛律明月寇江北，運從齊公憲禦之，拔其龍城，進爵廣業郡公，增邑八百戶。建德元年，爲右宮正。時帝幸雲陽宮，又令運以本官兼司武，與長孫覽皇太子居守[24]。俄而衛剌王直作亂，率其黨襲肅章門。覽懼，走行在。運時偶在門中，直兵奄至，不暇命左右，乃手自闔門。直黨與運爭門，斫傷運指，僅而得閉，直黨不得進。乃取宮中材木及牀第等以益火，更以膏油灌之，火勢轉熾。久之，直不得進，乃退。運率留守兵因其退以擊之，直大敗而走。是日非運，宮中已不守矣。帝嘉之，授大將軍，賜以直田宅、妓樂、金帛、車馬及什物等，不可勝數。

韋孝寬爲雍州刺史。武帝東伐，趙王招率兵出稽胡[25]，與大將軍掎角[26]。乃勑孝寬爲行軍總管，圍守華谷，以應接之。孝寬尅其四城。武帝平晉州，復令孝寬還舊鎮。時尉遲迥叛，詔發關中兵，以孝寬爲元帥東伐。軍次河陽，迥所署儀同薛公禮等圍逼懷州，孝寬遣兵擊破之。進次懷縣永橋城之東南。其城既在要衝，雉堞牢固，迥已遣兵據之。諸將士以此城當路，請先攻取。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亦何能爲也。"於是，引軍次於武陟，大破迥子惇，惇輕騎奔鄴。軍次于鄴西門豹祠之南。迥窮迫自殺。兵士在小城中者盡坑於游豫園，諸有未服，皆隨機討之，關

東悉平。

李澈，武帝時從皇太子西征吐谷渾，以功賜爵周昌縣男。從武帝平齊，錄前後功，再進爵，遷左武衛將軍。

杜整爲儀同、武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儀同，進爵平原縣公。

校勘記

[1]"將帥部"後原無"十六"二字，今據本書體例補。

[2]"拔"原作"枝"，據《周書・常善傳》改。

[3]"万俟"原作"万侯"，以下各處皆如此。按"万俟"是復姓，作"万侯"是形近而誤，今徑改。以下各處同，不另出校記。

[4]此句原作"馮翊、安、汧陽並平之"。本書卷三六八"賀拔勝"條作"又攻馮翊、安定、汧陽、鄭城，並平之。"《魏書・賀拔勝傳》作"又攻馮翊、安定、汧陽、鄭陽城，並平之。"今據改。

[5]"王子直"原作"王子真"，據《周書》及《北史》本傳改。

[6]西山，《周書》及《北史》本傳作"南山"。

[7]傍乞鐵忩，《周書》及《北史》作"傍乞鐵忽"。

[8]及，《北史・田弘傳》作"反"，《周書・田弘傳》作"叛"，"及"蓋形近致訛。兵，《周書》及《北史》本傳皆作"氐"。

[9]三百，《周書・叱羅協傳》作"三里"。

[10]近，《周書・叱羅協傳》作"郡"。

[11]乃，《周書・叱羅協傳》作"仍"，似可從。

[12]《周書・楊寬傳》此句無"陵"、"都"二字，蓋衍。

[13]《周書・楊寬傳》此句"乾運"前有"與"字。

[14]舟，《周書・李遷哲傳》作"冉"。

[15]向五子，《周書・李遷哲》作"向五子王"。

[16]五子主，《周書・李遷哲傳》作"五子王"。

[17]賊，《周書・陸騰傳》作"賊"。

[18]呈，《周書・陸騰傳》作"星"。

[19]本條"蛋"字兩見，《周書・陸騰傳》皆作"蜑"。

[20]六昇，《周書・尉遲迥傳》作"宇文昇"。

[21]迴，《周書・尉遲迥傳》作"迴"。

[22]益等，《周書・尉遲迥傳》作"益潼等"。

[23]趺，原本作"跌"，據《北史・于謹傳》改。

[24]《周書・尉遲運傳》"皇太子"前有"輔"字。

[25]"兵"原作"岳"，據《周書・韋孝寬傳》改。

[26]《周書・韋孝寬傳》此句作"與大軍掎角"。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五十六

將帥部(十七)

立功第九

隋李雄初仕後周太祖時,爲輔國將軍。從達奚武平漢中,定興州,又討汾州叛胡,錄前後功,拜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竇榮定初仕周,爲平東將軍。從太祖與齊人戰於北邙,周師不利,榮定與汝南公宇文神慶帥精騎二千邀擊之,齊師乃卻,以功拜封上儀同。

元景山仕周閔帝時,從大司馬賀蘭祥擊吐谷渾,以功拜撫軍將軍。其後,與齊人戰於北邙,斬級居多。高祖受禪,拜上柱國。明年,大舉伐陳,以景山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韓延、呂哲出漢口,遣上開府鄧孝儒將勁卒四千,攻陳甑山鎮。陳人遣其將陸綸以舟師援,孝儒逆擊,破之。陳將魯達、陳紀以兵守涓口,景山復遣兵擊走之。陳人大駭,甑山、託陽二鎮守將皆棄城而遁。

宇文欣,年十八歲[1],從周齊王憲討突厥,有功,拜儀同三司。韋孝寬之鎮玉壁也,以欣驍勇,請與同行,屢有戰功,加位開府、驃騎將軍。從武帝伐齊,遂援晉陽。齊平,進位大將軍。又從韋孝寬討尉遲迥。迥遣子惇盛兵武陟,欣先鋒擊走之。進臨湘州[2],迥遣精甲三千伏於野馬岡,欲擊官軍。欣以五百騎襲之,斬獲略盡。進至草橋,迥又拒守。欣奇兵擊破之,直趨鄴下。

李衍仕周武帝時,爲義州刺史。從韋孝寬鎮玉壁城[3],數與賊戰,敵人憚之。及平齊,以軍功進授大將軍。後爲定、鄜二州刺史。及王謙作亂,高祖以衍爲行軍總管,從梁睿擊平之,進位上大將軍。

于顗仕周武帝時[4],爲少胥附,從齊王憲破齊師於洛陽,以功賜爵豐寧縣子,邑五百戶。

趙仲卿,周大將軍綱之子。從齊王憲擊北齊,攻臨秦、統戎、威遠、伏龍、張辟等五城,盡平之。又擊齊將段孝先於姚襄城,苦戰連日,破之,以功授大都督。尋典宿衛。平齊之役,以功遷上儀同,兼趙郡太守。開皇中,拜朔州總管。會突厥啓人可汗求婚於國,帝許之。仲卿因是間其骨肉,遂相攻擊。十七年,啓人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仲卿率騎千餘馳援之,達頭不敢逼,潛遣人誘致啓人所部,至者二萬餘家。其年,從高

熲指白道以擊達頭[5]。仲卿率兵三千爲前鋒，至族蠡山，與虜相遇，交戰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復破之，虜千餘口，雜畜萬計。突厥悉衆而至，仲卿爲方陣，四面拒戰。經五日，會高熲大兵至，合擊之，虜乃敗走。追度白道，踰泰山七百餘里。時突厥降者萬餘家，帝命仲卿處之常安[6]。以功進位上柱國，賜物三千段。朝廷慮達頭掩襲啓人，令仲卿屯兵二萬以備之。代州總管韓洪、永康公李藥王、蔚州刺史劉隆等將步騎一萬援常安[7]。達頭騎十萬來寇，韓洪軍大敗。仲卿自樂寧邀擊，斬首虜千餘級。

楊素仕周武帝時，爲車騎大將軍。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邑五百戶。及高祖爲丞相，素深自結納，高祖甚嘉之。以素爲汴州刺史，行至洛陽，會尉遲迥作亂[8]，滎州刺史宇文冑據武牢以應迥，素不得進。高祖拜素大將軍，發河內兵擊冑，破之。遷徐州總管。及伐陳，爲行軍元帥，率水兵東下[9]。陳主遣其信州刺史顧覺鎮安蜀城，荆州刺史陳紀鎮公安，皆懼而退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湘州刺史岳陽王陳叔慎遣使請降。又爲內史令。以浙江賊帥高智慧等未殄，復乘傳至會稽。先是，泉州人王國慶，南安豪族也，殺刺史劉弘，據州爲亂，諸亡賊皆歸之，自以海路艱阻，非北人所習，不設備。素汎海掩之，王國慶惶遽[10]，棄州而走。餘黨散入海島，或守溪洞。素分遣諸將，水陸追捕。乃密令人謂國慶曰："爾之罪狀，計不容誅。唯有斬送智慧，可以塞責。"國慶於是執送智慧，斬於泉州。自餘支黨，悉來降附，江南大定。後遷尚書左僕射。時漢王諒反，帝以素爲荆州道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大使，率衆數萬討諒。時晉、絳、莒三州並爲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奇兵潛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破之，殺傷數萬。諒所署介州刺史梁脩羅屯介休，聞素至，懼，棄城而走。進至荆州三十里[11]，諒率其將王世宗、趙子開、蕭摩訶等，衆且十萬，來拒戰，又擊破之，擒蕭摩訶。諒退保荆州[12]。素進兵圍之，諒窮蹙而降，餘黨悉平。

韓擒虎仕周武帝時，爲儀同三司。齊將獨孤永業守金墉城，擒虎說下之。進平范陽，加上儀同。陳人逼光州，擒虎以行軍總管擊破之。又從宇文欣平合州。高祖作相，遷利州刺史。陳將甄慶、任蠻奴、蕭摩訶等共爲聲援，頻寇江北。前後入界[13]，擒虎屢挫其鋒，陳人奪氣。伐陳之後[14]，晉王遣行軍總管杜彥與擒虎合軍，步騎二萬。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爲賀若弼所敗，棄軍降於擒虎。擒虎以精騎五百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撝之曰："老夫尚降，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

達奚長儒仕周武帝時，爲行軍總管，北巡沙塞，卒與虜遇，接戰，大破之。

李徹仕周爲車騎大將軍。從武帝破齊師於汾北，乘勝下高壁，拔晉陽，擒高偕於冀州，俱有力焉。錄前後功，加開府，別封蔡陽縣公，邑千戶。

崔仲方仕周爲平東將軍，從武帝攻北齊晉州。齊亞將崔景嵩請爲內應，仲方與段

文振等登城應接，遂下晉州。又令仲方說翼城等四城，下之，授儀同。開皇末，爲會州總管。時諸羌猶未賓附，詔令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戰，紫祖、四鄰、望方、涉題、千碉、小鐵圍山、白男王、弱水等諸部悉平。賜奴婢二百三十口[15]，黃金三十斤，雜物稱是。

段文振仕周爲中外府兵曹，從武帝攻北齊晉州，下之。進拔文侯、華谷、高壁三城，皆有力焉。及攻并州，陷東門而入，齊安德王延宗懼而出降。開皇末，爲太僕卿。越巂蠻叛，擊平之，賜奴婢二百口。大業初，爲兵部尚書。從征吐谷渾，督兵屯雪山，連營三百餘里，東接楊義臣，西連張壽，合圍渾主於覆袁川。以功進位右光祿大夫。

李崇，周武帝時爲將兵都督。隨宇文護伐齊，功最，擢授儀同三司。

權武仕周爲開府。武帝時，從王謙破齊服龍等五城，增邑八百戶。平齊之後[16]，攻陷邵州，別下六城，以功增邑三百戶。

郭衍仕周爲儀同、大將軍。從武帝與齊王大戰於晉州，追齊師至高壁，敗之。仍從平并州，以功加授開府，封武強縣公。累遷右中軍熊渠中大夫。尉遲迥之起逆，從韋孝寬戰於武陟[17]，進戰於相州。迥遣弟子勤爲青州總管，率青齊之衆來助迥。迥敗，勤與迥子惇、祐等欲東奔青州。衍將精騎一千，追破之，執祐於陣，勤遂遁走，而惇亦逃逸。衍至濟州，入據其城。又擊其餘黨於濟北，累戰破之。執送京師。超授上柱國，封武山郡公。開皇中，從晉王出鎮楊州。江表構逆，命衍爲總管，領精鋭萬人，先屯京口。於貴洲南與賊戰，敗之，生擒魁帥，大獲舟楫糧儲，以充軍實。仍討東陽、永嘉、宣城、黟、歙諸洞，盡平之。授蔣州刺史。

李禮成仕周武帝時，爲車騎大將軍。伐齊之役，禮成從帝圍晉陽，以兵擊南門。齊席毗羅率精甲數千拒帝，禮成力戰，退之。加開府，封冠軍縣公。

李子雄仕周武帝時，從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高祖作相，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於相州，拜上開府。伐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漢王諒之亂，煬帝以子雄爲上大將軍，發幽州兵三萬，自井陘以討諒。時諒遣大將軍劉建略地燕趙，正攻井陘，相遇於抱犢山下，力戰，破之。遷幽州總管。

李景仕周武帝時。平齊之役，頗有力焉，授儀同三司。後平尉遲迥，進位開府。開皇九年，以行軍總管從王世積伐陳，陷陣有功，進位上開府[18]。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別平倉嶺。還，授鄎州刺史。開皇末，從史萬歲擊突厥於大斤山，別路邀賊，大破之。大業初，擊叛蠻向思多，破之。又擊吐谷渾於西海，攻高麗武厲城，皆破之。

薛世雄，年十七歲[19]，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拜帥都督。開皇時，數有戰功，累遷儀同三司、右親衛、車騎將軍。煬帝嗣位，番禺夷獠相聚爲亂，詔世雄討平之。

賀若誼仕周武帝時，爲洛州刺史。北齊范陽王高紹義之奔突厥也，誼以兵追之。戰於馬邑，遂擒紹義。以功進位大將軍。高祖爲丞相，拜亳州總管。馳驛之部，西過司馬

消難，東拒尉遲迥。申州刺史李慧反，誼討平之。進爵范陽郡公，授上大將軍。

梁士彦仕周爲東南道行臺、使持節、徐州總管、三十二州諸軍事、徐州刺史。與烏丸軌擒陳將吴明徹、裴忌於吕梁，别破廣陵，略定淮南地。高祖作相，轉亳州總管、二十四州諸軍事。尉遲迥之反也，以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至河陽，與迥軍相對，令家僮梁默等數人爲前鋒，士彦以其徒繼之。所當皆破，乘勝至草橋。迥衆復合，進戰，大破之。及圍鄴城，攻北門而入，馳啓西門，納宇文欣之兵。及迥平，除相州刺史。

杜彦仕周武帝時，爲左侍上士。後從柱國陸通擊陳將吴明徹於土州，破之。又擊叛蠻，尅倉𢭏、白楊二栅[20]，並斬其渠帥。進平郢州賊帥樊志，以戰功拜大都督。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遲迥於相州，每戰有功。開皇中，爲左武衛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與新義公韓擒虎相繼而進。軍至南陵，賊屯據江岸。彦遣儀同樊子蓋率精兵擊破其栅，獲船六百餘艘。渡江擊南陵城，拔之，擒其守將許翼。進至新林，與擒虎合軍。及平陳，進位柱國。時高智慧等之作亂也，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之。别解江州圍。智慧餘黨往往屯聚保，投溪洞，彦水陸兼進，攻錦山、陽父、若石、壁西洞[21]，悉平之，皆斬其渠帥。賊李陀擁衆數千，據彭山。彦襲擊破之，斬陀，傳其首。又擊徐州、宜豐二洞，悉平之。

和洪仕周武帝時，數從征伐。烏丸軌之擒陳將吴明徹也，洪有功焉。加位開府，遷折衝中大夫。尉遲迥作亂相州，以洪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迥遣兵圍懷州，洪與總管宇文述等擊走。又破尉惇於武陟。及平相州，每戰有功，拜柱國，封廣武郡公，邑二千戶。

劉方仕周武帝時，爲承御上士，以戰功拜上儀同。高祖爲丞相，方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於相州，以功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仁壽中，交州俚人李佛子亂。方爲交州總管，至都嶺遇賊二千餘人來犯官軍。方遣營主宋纂、何貴、嚴願等擊破之，進兵臨佛子，先令人諭以禍福。佛子懼而降，送於京師。其有桀黠者，恐於後爲亂，皆斬之。尋授驩州道行軍總管，以尚書右丞李綱爲司馬，經略林邑。方遣欽州刺史甯長眞、驩州刺史李暈、上開府秦雄以步騎出越裳，方親率大將軍張愻、司馬李綱舟師趣比景[22]。大業元年正月，軍至海口。林邑王梵志遣兵守險，方擊走之。師次闍梨江，賊據南岸立栅。方盛陳旗幟，擊金鼓，賊懼而潰。既渡江，行三十里，賊乘巨象，四面而至。方以弩射，象中瘡，卻蹂其陣。王師力戰，賊奔於栅，因攻破之，俘馘萬計。於是濟區粟渡六里，前後逢賊，每戰必擒。進至大緣江，賊據嶮爲栅，又擊破之。過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林邑王梵志棄城奔海，獲其廟主金人，汙其宫室，刻石紀功而還。

楊文思仕周爲儀同三司。從武帝攻拔北齊晉州，以勳進授上儀同三司。壽陽劉叔仁作亂，從清河公宇文神舉討之，戰於塼井，在陣生擒叔仁。後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栅。其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右旅下大夫。高祖爲丞相，文思從韋孝寬拒尉遲迥於武陟。迥

遣其將李儁圍懷州[23],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之。破尉遲惇,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

崔弘度仕周爲上開府。宣帝嗣位,從鄖國公韋孝寬經略淮南,弘度與化政公宇文欣、司水賀婁子幹至肥口。陳將潘琛率兵數千來拒戰,隔水而陣。欣遣弘度諭以禍福,琛至夕而遁。攻壽陽,降陳守將吴之立。弘度功最,以前後勳進位上大將軍。

于顗仕周爲郢州刺史。宣帝時,爲水軍總管[24],從韋孝寬經略淮南。顗率開府元紹貴、上儀同毛猛等以舟師自潁口入淮。陳防主潘琛棄柵而走。進與孝寬攻拔壽陽。復引師圍硤石,守將許約懼而降。顗乃拜東廣州刺史。後拜吴州總管。陳將錢茂和率數千人襲江陽,顗逆擊走之。陳復遣將陳紀、周羅睺、燕合兒等襲顗,顗拒之而退。

馮昱仕周宣帝時,以行軍總管與王誼、李威等討叛蠻,平之。拜柱國。

王誼仕周爲邠州總管。司馬消難舉兵反,高祖以誼爲行軍元帥,率四總管討之。軍次近郊,消難懼而奔陳。于時,北至商洛,南拒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共推渠帥蘭雄州爲主。雄州自號河南王,以附消難,北連尉遲迥。誼率行軍總管李威、馮暉、李遠等分討之,旬月皆平。

韋藝仕周爲魏郡太守。高祖爲丞相,尉遲迥陰圖不軌,朝廷遣藝季父孝寬馳往伐迥[25]。藝因投孝寬,即從孝寬擊迥,以功進位上大將軍。

李穆仕周宣帝時,爲大左總管。尉遲迥之亂,令其所署行臺韓長業攻陷潞州[26],執刺史趙[27],署城民郭子勝爲刺史。穆遣兵討之,獲子勝。高祖嘉之,以穆勞效同破鄴城第一勳,加三轉,聽分授其二子榮、才及兄賢子孝軌。榮及才並儀同大將軍,孝軌進開府儀同大將軍。又別封其子雄爲密國公,邑三千戶。

韓僧壽仕周宣帝時,爲侍伯中旅下大夫。從韋孝寬平尉遲迥,每戰有功,授大將軍,封昌樂公,邑千戶。

韋洸仕周宣帝時,爲開府。高祖爲丞相,洸從季父孝寬擊尉遲迥於相州,以功拜柱國,進封襄陽郡公。開皇初,突厥寇邊,皇太子屯咸陽,令洸統兵出源州[28]。道與虜相遇,擊破之,拜江陵總管。伐陳之役,領行軍總管。及陳平,拜江州總管。率步騎二萬略定九江,遂進圖嶺南。高祖與書慰勉之。洸至廣州,嶺表皆降之。帝聞而悦,許以便宜從事。洸所統集二十四州,拜廣州總管[29]。

高熲仕周宣帝時爲開府,擊尉遲迥。既至軍,爲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大栰,熲預爲木狗以禦之。既度,焚橋而戰,大破之。遂至鄴下,與迥交戰。仍共宇文忻、李詢等設柵,因平尉遲迥。及突厥犯塞,以熲爲元帥,擊賊,破之。又出白道,進圖入磧,破賊而還。

元褒仕周爲趙州刺史。褒從韋孝寬擊尉遲迥,以功超拜柱國。

乞伏慧仕周爲佽飛右旅熊渠中大夫,從韋孝寬擊尉遲惇於武陟[30],所當皆破,授

大將軍。

田仁恭仕周爲大將軍，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於相州，拜柱國。

樊叔略仕周爲營構監。尉遲迥之亂，高祖令叔略鎮大梁，迥將宇文威來寇，叔略擊走之。以功拜大將軍。

宇文述仕周爲英果中大夫。尉遲迥作亂相州，述以行軍總管率步騎三千從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迥遣將李儁攻懷州[31]。述別擊儁軍，破之。又與諸將擊尉遲惇於永橋。述先鋒陷陣，俘馘甚衆。平尉遲迥，每戰有功，超拜上柱國。開皇初，拜右衛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率衆三萬自六合而濟。時韓擒虎、賀若弼兩軍趣丹陽，述進據石頭城爲聲援[32]。陳主既擒，而蕭瓛、蕭巖據東吳之地，擁兵拒守。述領行軍總管元契、張默言等討之。水陸兼進。落叢公燕榮以舟師自海至[33]，亦受述節度。陳永新侯陳君範自晉陵奔瓛，并軍合勢。見述軍且至，瓛懼，立柵於晉陵城東，又絶塘道，留兵拒述。瓛自義興入太湖，圖掩述後。述進破其柵，迴兵擊瓛，大敗之，斬瓛司馬曹勒叉[34]。前軍復陷吳州。瓛以餘衆保包山，燕榮擊破之。述進至奉公埭，蕭巖、陳君範等以會稽請降。述許之，二人面縛路左。吳會悉平。以功拜安州總管。大業中，爲左衛大將軍，從煬帝幸榆林。時鐵勒契弊歌稜攻敗吐谷渾，其部攜散，遂遣使請降求救。帝令述以兵屯西平之臨羌城，撫納降附。吐谷渾見述擁強兵，懼不敢降，遂西遁。述領鷹揚郎將梁元禮、張峻、崔師等追之曼頭城[35]，攻拔之，斬三千餘級。乘勝至赤水城，復拔之。其餘黨走屯丘尼川。述進擊，大破之，獲其王公、尚書、將軍二百人。前後虜男女四千口而還。渾主南走雪山，其故地皆亡[36]。明年，從帝西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爲斥候。時渾賊復寇張掖，進擊走之。明年，帝有事遼東，與將軍楊義臣率兵復臨鴨綠水。會楊玄感作亂，帝詔述班師，令馳驛赴河陽，發諸郡兵以討玄感。時玄感逼東都，聞述軍將至，懼而西遁，前圖關中。述與刑部尚書衛玄、左禦衛將軍來護兒、武衛將軍屈突通等躡之，至閿鄉五丈原，與玄感相及。述與來護兒列陣當其徑道，屈突通以奇兵擊其後，大破之。遂斬玄感，傳首行在，所賜物數千段。

梁睿仕周爲涼、安二州總管。及高祖總百揆，代王謙爲益州總管。行至漢川，而謙反，遣兵攻始州。睿不得進。高祖命睿爲行軍元帥，率行軍總管于義、張威、達奚長儒、梁昇、石孝義，步騎二十萬討之。時謙遣開府李三王守通谷，睿使張威擊破之，擒數千人。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衆十萬，據嶮爲營，周亘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自開遠道西南奮擊，力戰破之。蜀人大駭。睿鼓行而進，謙將敬豪守劍閣，梁巖拒平林，並懼而來降。又令高阿那環、達奚惎等以盛兵攻利州[37]。聞睿將至，惎分兵據開遠。睿顧謂將士曰："此虜據要，欲遏吾兵勢。吾當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遣上開府拓跋宗超劍閣[38]，大將軍宇文夐指巴西，大將軍趙達水軍入嘉陵。睿遣張威、王倫、賀若震、于義、韓相貴、可郎惠等分道攻惎[39]，自午及申，破之。惎奔歸于謙。睿進逼成都。謙令

達奚惎、乙弗虔守城[40],親率精兵五萬背城結陣。睿擊之,謙不利,將入城。惎、虔以城降,拒謙,謙將麾下三十騎遁走。新都令王寶執之。睿斬謙於市。劍南悉平。進位上柱國。

于義仕周宣帝時,爲開府。高祖作相,王謙搆逆,其將達奚惎擁衆據開遠。義以都督將左軍擊破之。拜潼州總管。

李惲仕周爲義州刺史。王謙作亂,以行軍總管從梁睿擊平之。進上大將軍。開皇元年,以行軍總管討平叛蠻,進位柱國。

長孫熾仕周爲大都督。王謙作亂,熾從信州總管王長述泝江而上[41],以熾爲前軍。破謙一鎮,定楚、合等五州,擒僞總管荆山公元振。以功拜儀同三司。大業初,擢拜戶部尚書。吐谷渾寇張掖,令熾率精騎五千擊走之,追至青海而還。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

楊文紀,開皇初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安州總管長史。將兵迎陳降將李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軍遇,擊走之。以功進授開府。

張奫,開皇初爲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鎮壽春也,常爲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功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又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拜大將軍。後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慧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進位上大將軍。

龐晃,開皇初爲上開府,拜右衛將軍。河間王弘之擊突厥也,晃以行軍總管從至馬邑,別路出賀蘭山,擊賊,破之,斬首千餘級。

權武,開皇六年爲大將軍、檢校潭州總管。桂州人李世賢作亂,武以行軍總管與武候大將軍虞慶則擊平之[42]。

王㯹,開皇中以行軍總管屯兵江北,禦陳寇,數有戰功,爲陳人所憚。伐陳之役,及高智慧反,攻討皆有殊績。官至柱國。

趙賢通,開皇中爲民部中大夫,從上柱國于翼率衆數萬[43],自三鵶道以伐陳寇[44],尅陳十九城而還。

賀若弼,開皇中爲行軍總管。伐陳之役,進屯蔣山之白土岡。陳將魯達、周智安、任蠻奴、田瑞、樊毅、孔範、蕭摩訶等以勁兵拒戰。田瑞先犯,弼擊走之。魯達等相繼遞進,弼軍屢卻。弼揣知其驕,士卒且惰,於是督厲將士殊死戰,遂大破之。

劉權,開皇中爲車騎將軍。從晉王瑋平陳,以功進授開府儀同三司。大業五年,從征吐谷渾。權率衆出伊吾道,與賊相遇,擊走之。逐北至青海,虜獲千餘口。

王世積,開皇中爲蘄州總管。平陳之役,晉王已平丹陽,世積於是移書告諭,遣千全公權始璋略取新蔡[45]。陳江州司馬黃偲棄城而遁,始璋入據其城。世積繼至,陳豫章太守徐澄[46]、廬陵太守蕭廉、潯陽太守陸仲容[47]、巴山太守王誦、太原太守馬頔、齊昌太守黃正始、安城太守任瓘等,及鄱陽臨川守將並詣世積降。以功進位柱國、荆州總

管。桂州人李光仕作亂，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進位上柱國。

高勱，開皇中以行軍總管從宜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拜上開府。

周法尚，開皇中爲黄州總管。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隸秦孝王，率舟師三萬出于樊口。陳城州刺史熊門超出師拒戰。法尚擊破之，擒超於陣。累遷永州總管，安集嶺南。未幾，桂州人李光仕舉兵作亂，令法尚與上柱國王世積討之。法尚馳往桂州，發嶺南軍。世積出岳州，徵嶺北軍，俱會于永州[48]。光仕來，擊走之。世積所部多遇瘴不能進，頓於衡州，法尚獨討之[49]。光仕帥勁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光略、光度，大獲家口。其黨有來降附，法尚輒以妻子還之[50]。居旬日，降者數千人。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設伏。兩陣始交，法尚馳擊其柵。柵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潰，追斬之。拜武衛將軍。時黔安夷向思多反，殺將軍鹿願，圍太守蕭造。法尚與將軍李景分路討之。法尚擊思多于清江，破之，斬首三千級。還，從討吐谷渾。法尚别出松州道，逐捕亡散，至于青海。遼東之役，以舟師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與將軍宇文述、來護兒等破之。以功進右光祿大夫。時有齊郡人王薄、孟讓等舉兵，盜衆十餘萬，保長白山。頻戰，每挫其鋭。

燕榮，開皇中爲青州總管。伐陳之役，以爲行軍總管，率水軍自東萊傍海入太湖，取吳郡。既破丹陽，吳人共立蕭瓛爲主，阻兵於晉陵，爲宇文述所敗，退保包山。榮率精甲五千躡之。瓛敗走，爲榮所執。晉陵、會稽悉平。

李元通[51]，開皇中以尚書左丞領左翊衛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元通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出信州道。以功進位大將軍。

劉仁恩，開皇中以行軍總管從楊素伐陳，與素破陳將吕仲肅於荆門。仁恩之計居多，授上大將軍。

來護兒，開皇中爲大都督。平陳之役，護兒有功，進位上開府。從楊素擊高智慧于浙江。智慧將逃於海，護兒追至閩中，餘黨皆平。進位大將軍。除泉州刺史，封襄陽縣公，食邑一千戶。時智慧餘黨盛道延阻兵爲亂，護兒又討平之。遷建州總管。又與蒲山公李寬討平黟、歙逆黨汪文進，進位柱國。大業中，遼東之役，護兒率樓船指滄海，入自浿水[52]。去平壤六十里，與高麗相遇，進擊，大破之。乘勝直造城下，破其郛郭。於是縱軍大掠，稍失部伍。高元弟建武募敢死士五百人邀擊之[53]。護兒因卻屯營海浦，以待期會。後知宇文述等敗，遂班師。明年，又出滄海道。師次東萊，會楊玄感作逆黎陽，進逼鞏、洛。護兒勒兵與宇文述等擊破之，封榮國公。又帥師渡海，至卑奢城。高麗來戰，護兒大破之，斬首千餘級。

魚俱羅，開皇中以大都督從晉王平陳，有功，拜開府。未幾，沈玄懀、高智慧等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同行，每有戰功，加上開府。又從素出靈州道，擊突厥，以功進位柱國。大業中，以交通內臣除名。會越嶲飛山蠻作亂[54]，詔俱羅白衣領將，并率蜀郡都尉

段鍾葵討平之。

校勘記

[1] 宋本無"歲"字。

[2]湘,宋本作"相"。

[3]玉,宋本作"王"。

[4] 繭,《隋書·于文仲傳》作"璽"。

[5]潁,宋本作"穎",下同。

[6]常安,宋本同。《北史·趙仲卿傳》作"恒安"。

[7]援,宋本作"錢",誤。

[8]尉遲迥,宋本作"尉迥"。下同。

[9]水兵,宋本作"水軍"。

[10]惶,宋本及《隋書·楊素傳》并作"遑"。

[11]荆州,宋本及《隋書·楊素傳》并作"并州"。

[12]荆州,宋本及《隋書·楊素傳》并作"并州"。

[13]"前"字原缺,據宋本補。

[14]後,宋本作"役",可從。

[15]二,宋本作"一"。

[16]同校勘記[14]。

[17]此句原無"從"字,據《隋書·郭衍傳》補。

[18]原文作"進位開府",按前文已謂景"進位開府",此處不當復言"進位開府"。蓋脱一"上"字,今據宋本補。

[19]歲,宋本無此字。

[20]搥,宋本作"塠"。"楊",宋本作"陽"。

[21]西,宋本作"四"。

[22]比景,原作"北京",《北史·劉方傳》作"北境",皆誤。今據宋本改。《北史·劉方傳》中華書局排印本校記:《隋書》卷五三、《通志》卷一六一《劉方傳》及《通鑒》卷一八〇(五六一六頁)"北境"作"比景"。《通鑒》胡注云:"比景,漢縣,屬日南郡。隋置比景郡(見《隋書·地理志》下)。"北境"疑爲"比景"之訛。"

[23]儁,宋本作"攜"。

[24]爲,宋本作"以"。

[25]伐,宋本訛作"代"。

[26]洛州,《周書》及《北史》之《李穆傳》皆作"潞州"。

[27]刺史趙,《周書》及《北史》之《李穆傳》皆作"刺史趙威"。

[28]源,宋本作"原"。

[29]管,宋本作"官",誤。

[30]尉遲惇，宋本作"尉迥"。下同。

[31]雋，宋本作"儁"。

[32]"爲"字前，宋本有"以"字。

[33]"落叢公"原作"洛叢公"，據宋本、《北史・宇文述傳》及《北史・燕榮傳》改。

[34]又，宋本作"義"。

[35]帥，宋本作"師"。

[36]亡，宋本作"空"。

[37]"又"字前，《北史・梁睿傳》有"謙"字。

[38]超，宋本作"趨"。

[39]可郎惠，宋本作"可那惠"，《北史・梁睿傳》作"阿郎惠"。

[40]"守城"原作"城守"，宋本同。據《北史・梁睿傳》改。

[41]"泝"原作"沂"，據宋本改。

[42]"候"原作"侯"，據宋本改。

[43]"翼"原作"異"，據宋本及《隋書》改。

[44]寇，宋本無此字。

[45]干全公，宋本作"千金公"。

[46]澄，宋本作"璒"。

[47]陸，宋本作"六"。

[48]永，宋本作"尹"。

[49]獨，宋本作"猶"。

[50]法尚，宋本無此二字。

[51]元通，宋本作"丸通"。

[52]溴水，宋本同。《北史・來護兒傳》作"涓水"。

[53]建武，宋本同。《北史・來護兒傳》作"建"。

[54]"越巂"原作"越雋"，據宋本改。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五十七

將帥部(十八)

立功第十

隋史萬歲,開皇中爲左領軍將軍。先是,南寧夷爨翫來降,拜昆州刺史。既而復叛,遂以萬歲爲行軍總管,率衆擊之。入自蜻蛉川,經弄凍,次小勃弄、大勃弄,至於南中。賊前後屯據要害,萬歲皆擊破之。行數百里,見諸葛亮紀功碑銘,其背曰:"萬歲之後,勝我者過此。"萬歲令左右倒其碑而進,渡西洱河,入渠濫川,行千餘里,破其三千餘部,虜獲男女二萬餘口。諸夷大懼,遣使請降,獻明珠徑寸,於是勒美隋德。

蘇孝慈,開皇中檢校利州總管事[1]。從史萬歲擊西爨,累戰有功,進位大將軍,尋檢校益州總管長史。會趙嶲人王奉舉兵作亂沙羅,從段文振討平之。

楊武通,開皇中以行軍總管討西南夷,以功封白水郡公。

張須陁,開皇中,從史萬歲討西爨,以功授儀同。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從楊素平之,加開府。大業中,爲河南道黜陟討捕使。賊帥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北,須陁邀擊,殺數千人。賊吕明星、帥仁參、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擾濟北,須陁進軍擊走之。

慕容三藏,開皇中爲吳州刺史,副襄陽公韋洸討嶺南酋長王仲宣。既至廣州,洸中流矢卒。詔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賊衆四面攻圍,三藏固守月餘,城中糧少矢盡,三藏以爲不可持久,遂自率驍鋭夜出,突圍擊之,賊衆敗,廣州獲全,以功授大將軍。

陰壽,開皇中爲幽州總管。先是,高寶寧者,北齊之疏屬也,爲人傑黠有籌筭,在齊久鎮黄龍。及齊滅,周武帝拜爲營州刺史,甚得華夷心。高祖爲丞相,遂連結契丹、靺鞨舉兵反。高祖以中原多故,未遑進討,以書諭之而不得[2]。開皇初,又引突厥攻圍北平。至是,令壽率步騎數萬出盧龍塞以討之。寶寧求救於突厥。時衛王爽等諸將數道北征,突厥不能援,寶寧棄城奔於磧北,黄龍諸縣悉平。

張衡,開皇中,以行軍總管率步騎五萬人討熙州賊李英林,平之,拜開府。

房兆,開皇中爲行軍總管,擊胡,以功官至柱國、徐州總管。

賀婁子幹,開皇中爲行軍總管。時吐谷渾復寇邊,西土多被其害[3],命幹討之。馳驛至河西,發五州兵入掠其國,殺男女萬餘口,二旬而還。

梁遠,開皇中爲汶州總管。吐谷渾寇邊,遠以鋭卒擊之,斬千餘級。

元諧，開皇中爲大將軍，總兵討吐谷渾。時賊將定城王鍾利房率騎三千渡河，連結黨項。諧率兵出鄯州，趨青海，邀其歸路。吐谷渾引兵拒諧，相遇於豐利山。賊鐵騎二萬與諧大戰，諧擊走之。賊駐兵青海，遣其太子可博汗以勁騎五萬來掩官軍，諧逆擊之，敗，追奔三十餘里，俘斬萬計。虜大震駭。

周羅睺，開皇末爲幽州刺史。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從楊素擊之。虜衆甚盛，羅睺白素曰："賊陣未整，請擊之。"素許焉。與輕勇三十騎，直衝虜陣，從申至酉，短兵屢接，大破之。進位大將軍。

王仁恭，開皇末爲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後爲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山獠作亂，蜀王命仁恭討破之。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大將軍。遼東之役，以仁恭爲將軍[4]。明年，至新城。賊數萬背城結陣，仁恭率勁騎一千擊破之。賊嬰城拒守，仁恭四面攻圍。帝聞而大悦，遣舍人詣軍勞問，賜以珍物，進授光祿大夫。

董純，開皇末爲左衛將軍。漢王諒作亂，爲行軍總管，從楊素擊平之，以功拜柱國。後爲楡林太守。會彭城賊帥張大彪、宗世模等衆至數萬，保懸簿山[5]，寇掠徐、兖。煬帝令純討之。純初閉營不與戰，賊屢挑之不出，賊以純爲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鋭擊之，合戰於昌慮，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築爲京觀。賊魏騏驎衆萬餘人據單父，純進擊，又破之。帝征遼，復以純爲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衆數千掠懷仁縣，純擊擒之。

何稠，開皇末爲員外散騎侍郎。桂州李光仕聚衆爲亂，詔稠討之，賊相繼降。分遣建州開府梁昵討叛夷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賊帥李大壇，並平之。傳首軍門。承制署首領爲州縣官而還。

李渾，仁壽初爲象城府驃騎將軍。從左僕射楊素爲行軍總管，出夏州北三百里，破突厥阿勿俟斤於納遠川。斬首五百級，進位大將軍。

郭榮，仁壽初爲通州刺史。西南夷獠多叛，詔榮領八州諸軍事行軍總管，率兵討之，歲餘悉平。煬帝即位，入爲武候、驃騎將軍[6]。後數歲，黔安首領田羅駒阻清江亂，夷陵諸郡民夷多應者，詔榮擊平之。遷左候衛將軍[7]。

吐萬緒，仁壽末爲太子左虞候率[8]。煬帝嗣位，漢王諒時鎮并州，帝恐其爲亂，拜緒晉、絳二州刺史，馳傳之官。緒未出關，諒已遣兵據蒲坂，斷河橋，緒不得進。詔緒率兵從楊素擊破之，拜左武候將軍[9]。劉元進作亂江南，以兵攻潤州，帝徵緒討之。緒率衆至楊子津，元進自茅蒲將渡江，緒勒兵擊走。緒因濟江，背之爲柵。明日，元進來攻，又大挫之，賊解潤州而去。緒進屯曲阿[10]。元進復結柵拒緒，挑之，元進出戰。陣未整，緒以騎突之，賊衆遂潰，赴江水而死者數萬。元進挺身夜遁歸保。其僞署僕射朱燮、管崇等屯於毗陵，連營百餘里。緒乘勢進擊，復破之，賊退保黃山。緒進軍圍之，賊窮蹙請降，元進、朱燮僅以身免，於陣斬管崇及其將軍陸顗等五千餘人，收其子女三萬餘

口,送江都宫。進解會稽圍。

史祥[11],仁壽末爲行軍總管。漢王諒之亂,祥擊其將余公理,大破之。專趣黎陽討綦良,綦良棄軍走,其衆大潰,進位上大將軍。

王辨,仁壽末爲車騎將軍。漢王諒之亂,辨從楊素討平之,累遷鷹揚郎將。遼東之役,以功加通議大夫。山東盜賊起,上谷魏刀兒自號歷山飛,衆十餘萬,劫掠燕趙。詔辨發步騎三千擊敗之。其後,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竇建德、魏刀兒等往往屯聚[12],大至十萬,小至數千,寇掠河北。辨進兵擊之,所往皆捷。

趙才,煬帝大業中,以行軍總管從征吐谷渾。才與衛尉劉權、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阿道,與賊相遇,擊破之。以功進位金紫光禄大夫。

裴仁基,大業中爲武賁郎將,從將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銀青光禄大夫。又擊吐谷渾於張掖,破之。

陳稜,大業中爲武賁郎將。與朝議大夫張鎮州發東陽兵擊琉球國,分爲五軍,趨其都邑。其王歡斯渴剌兜率衆數千逆拒。稜遣張鎮州爲先鋒,擊走,稜乘勝逐北,至其柵。渴剌兜背柵而陣,稜盡鋭擊之,從辰至未,苦鬭不息。渴剌兜自以軍疲,引入柵。稜遂填塹,攻破其柵,斬渴剌兜,獲其子島槌[13],虜男女數千而歸。進位右光禄大夫。遼東之役,以宿衛遷左光禄大夫。明年,帝復征遼東,稜爲東萊留守。楊玄感之作亂也,稜率衆萬餘人擊平黎陽,斬玄感所署刺史元務本。尋奉詔於江南營戰艦,至彭城,賊帥孟讓聚衆將十萬[14],據都梁宫,阻淮爲固。稜潛於下流而濟,至江都,率衆襲讓,破之。以功進位光禄大夫,賜爵信安侯。後帝幸江都宫,而李通據海陵[15],左才相掠淮北,杜佛威屯六合[16],衆各數萬。帝遣稜率宿衛兵擊之,往往尅捷,超拜右御衛將軍。

楊義臣,大業中爲左光禄大夫,從煬帝征遼東。時渤海高士達、清河張金稱並相聚爲盜,衆已數萬,攻陷郡縣。帝遣將軍段達討之,不能尅。詔義臣率遼東還兵數萬擊之,大破士達,斬金稱,又收合降賊,入豆子航,討格謙,擒之,以狀聞奏。帝惡其名[17],遽追入朝,賊繇是復盛。義臣以功進位光禄大夫。

元成壽,大業中爲左親衛郎將。楊玄感之亂也,從刑部尚書衛玄擊之,以功進位正議大夫,拜西平通守。

斛斯萬善,大業中,從衛玄討楊玄感,頻戰有功。及玄感敗走,萬善與數騎追及之,玄感窘迫自殺,繇是知名。

王世充,大業中爲江都守[18]。時厭次人格謙爲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航中。世充帥師破斬之[19],威振群賊。又擊盧明月,破之於南陽,斬首數萬,虜獲極多。後還江都,帝大悦,自執杯酒以賜之。

唐張鎮州,初仕隋,爲武賁郎將。大業中,汎海擊琉球國,破之,遷左衛將軍。從帝江都,於上江督運。賊董道冲爲阻,進擊破之。

屈突通，仕隋，大業中，爲左驍衛大將軍。時秦隴盜賊蜂起，以通爲關內討捕大使。有安定人劉迦論舉兵反，據雕陰郡，僭號建元，署百官，有衆十餘萬。稽胡首領劉拔眞、劉鷂子聚衆與迦論相影響。通發關中兵擊之，賊衆大潰，斬迦論，并首級萬餘，於上郡南山築爲京觀，虜男女數萬口而還。後從太宗圍洛陽。竇建德且至，太宗中分麾下以屬通，令與齊王元吉圍守洛陽。世充平，通功爲第一。

劉德威，仕隋，大業末，以校尉從左光祿大夫裴仁基討賊于淮左，手斬魁帥李青蛙，傳首行在所。武德初，爲潞州道行軍總管，領兵出太行山，經略河內，仍受太宗節度。德威進兵，拔懷州，從擒竇建德，平王世充[20]，皆有功。

藺謨，仕隋，大業末，以鷹揚將軍留守臨汾。義旗建，率所部來降。從高祖平京城，授左光祿大夫，爲太子左衛率。又從太宗破宋金剛及王世充、竇建德、劉黑闥、徐圓朗等，皆有戰勳，數蒙賞賜。

李藝，仕隋，大業末，爲幽州總管。及聞高祖踐祚，奉表歸國，於是璽書封王。會劉黑闥舉兵，高祖遣其弟監門將軍壽將兵與藝合勢，攻劉黑闥。藝率步騎數萬破劉什善於徐河。又進兵與太宗軍會於洛水[21]，太宗令爲馬軍總管，仍領本兵從大軍擊賊，有功。武德三年，竇建德侵幽州，藝爲總管，擊走之，斬首千餘級。

閻興粲爲驍騎將軍。武德元年，梁師都寇靈州，興粲擊破之，俘斬二千餘人。鄜州刺史梁禮叛，擊破之，俘斬千餘人。

張綸，以左驍騎衛將軍爲絳州道行軍總管。武德元年，討叛胡，平之。

鮮于盛爲統軍。武德元年，王世充將高毗侵壽安，盛斬首千餘級。

趙欽爲驃騎。武德元年，賊帥呂寶生衆七千人破盩厔縣，欽擊之，斬首百餘級。

王師仁爲討捕使。武德元年，胡賊八千人掠涇陽，師仁擊走之。

王君廓，武德初，以上柱國從大軍東討，別下轘轅、羅州二縣[22]。王世充遣將魏隱率兵拒之，君廓撤營僞遁，設伏以待之。隱縱兵疾進，發伏，大破之。又與諸軍下武牢，執僞荆王行本，擊王世充糧運於緱氏，沉其米舩三十餘艘。進爵彭國公，邑三千戶。

黄君漢，武德初爲行軍總管，鎭于柏崖。拒王世充將高毗，敗之，封虢國公。後從太宗擊東都，別下迴洛城。及東都平，賜黄金百兩，雜綵千餘段。從平劉黑闥及破輔公祏，皆有戰功。

丘行恭，武德初，以光祿大夫從太宗討薛舉、劉武周、王世充、竇建德，皆立殊勳，授左驃騎。貞觀中，從侯君集平高昌[23]，封天水郡公。

裴行方，武德初爲右親衛中郎將，從征遼東，授右五步軍總管。破駐蹕山[24]，攻安市城，有功，授右衛將軍。又奉詔討茂州叛羌董郎弄，大破之，窮賊餘黨，西至乞習山，臨弱水而歸。

馬三寶，武德初，以別擊叛胡劉拔眞於北山，破之。又從平薛舉，遷左驍衛大將軍。

復從柴紹擊吐谷渾於岷州，先鋒陷陣，斬其名王，前後虜男女數千口，以功封新興縣侯[25]。

李大亮，武德初爲金州總管府司馬。時王世充遣其兄子弘烈據襄陽，令大亮安撫樊鄧，以圖進取。亮進兵擊之，所下十餘城。高祖下書勞勉。後從太宗討吐谷渾，爲且末道行軍總管，遇賊於蜀渾山，破之，俘其名王，虜雜畜五萬，以功進爵爲公。

殷嶠，武德初，以陝東道行臺兵部尚書從討宋金剛。與總管衛孝節、將軍秦武通别破賊將尉遲敬德於美良川，拜吏部尚書，以功進爵鄖國公，食邑三千戶。

盧士良，武德初，以戰功爲柱國。其後，党仁弘督運於穀州[26]，士良以馬軍總管率兵爲援，遇王世充驍將葛彥璋，接戰，破之。進下慈澗城，擒其守張曉。復從平宋金剛。

劉弘基，武德初，以秦王府左一總管從太宗屯于柏壁，率兵二千自隰州趣西河，斷賊歸路。時賊鋒甚勁，弘基堅壁不敢進。及金剛遁，弘基率騎趣之[27]，至于介休，與太宗會，追擊，大破之。貞觀中，爲輔國大將軍。遼東之役，以弘基爲前軍大將軍，從擊高延壽於駐蹕山，力戰有功，累蒙優賞。

公孫武達，武德初，爲秦王府長鎗車騎，從太宗討劉武周，力戰，功最。後爲右監門將軍，合擊鹽州叛突厥可邏拔扆。武達引兵趨靈州，至波邏迴，及之。賊方渡河，見武達至，據河南岸，與武達相持。武達泊船引兵擊之，斬可邏拔扆，殺傷幾盡，進封東萊郡公。

盛彥師，武德初，以行軍總管與史萬寶鎮宜陽以拒東寇，斬李密，擒王伯當，以功封葛國公，拜武衛將軍。

秦叔寶，武德初，以馬軍總管從太宗北征於美良州[28]，破尉遲敬德，功最居多。尋授秦王府右三統軍。從破宋金剛於介休。從討王世充，每爲先鋒。又從平劉黑闥。累授上柱國、左武衛將軍，封翼國公。

程知節，武德初，以秦王府左三統軍破宋金剛，擒竇建德，降王世充。並領左一馬軍總管，每陣先登，以功封宿國公。顯慶初，爲葱山道行軍總管，與賀魯所部歌邏祿及處月戰於榆暮谷[29]，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獲駝馬牛羊萬計。副將周智度攻其突騎處木昆等於咽城，拔之，斬首三萬級，虜獲甚衆。

張士貴，武德初爲光祿大夫，累有戰功，賜爵新野縣公。從太宗平東都，授虢州刺史。貞觀七年，以右武候將軍破反獠而還[30]。

段志玄，武德初，以光祿大夫從劉文靜拒屈突通於潼關，以功授樂游府驃騎將軍。後從討王世充，破竇建德，功又居多，遷秦王府右三護軍[31]。

段德操，以武衛將軍爲延州道行軍總管。武德二年，梁師都侵延州，德操擊破之，斬首三千餘級[32]。五年，擊師都石堡，大破之，俘斬千餘人，師都僅以身免。

李靖，武德二年，以秦王幕府從討王世充，以功授開府。時蕭銑據荆州，遣靖安輯

之。輕騎至金州，遇蠻賊數萬聚山谷，靖與廬江王瑗擊之，多所克獲。會開府蠻酋冉肇則反[33]，率衆寇夔州，趙郡王孝恭與戰，不利。靖率衆八百襲破其營，臨陣斬肇則，俘獲五千餘人。四年，以行軍總管攝孝恭行軍長史，集兵於夔州，討蕭銑，破之。以功授上柱國，封永康縣公。六年，輔公祏反於丹陽。靖又副孝恭以討平之。貞觀三年，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爲代州道行軍總管[34]，率驍騎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趣惡陽嶺以逼之。四年二月，次陰山，擊頡利可汗，大破之，滅其國，復定襄、常安之地，斥土界于大漠，露布以聞。

李仲文爲行軍總管。武德三年，劉武周遣將軍張萬歲侵涪州[35]，仲文擊走之，俘斬數千人。

郭行方爲襄州道安撫使。武德四年，攻蕭銑鄀州，尅之。九年，爲益州刺史、行臺尚書，擊眉州叛獠之衆，大破之。

李勣，武德四年，以陵州刺史從太宗伐王世充于東都，累戰大捷。又東略地至武牢。僞鄭州司兵沈悦請翻武牢，勣夜潛兵應接，尅之，擒其僞刺史荆王行本。從太宗振旅而還，論功行賞，太宗爲上將，勣爲下將。與太宗俱服金甲，乘戎輅告捷於太廟。又從太宗破劉黑闥、徐圓朗，累遷左監門大將軍。圓朗重據兖州反，授勣河南大總管以討之。尋獲圓朗，斬首以獻。七年，詔與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孝恭領舟師巡江而下，勣領步卒一萬渡淮，拔其壽陽。至硤石。公祏之將陳正通率兵十萬屯于梁山，又遣其大將馮慧亮率水軍十萬、鏁連大艦以斷江路[36]，仍於江西結壘，分守水陸，以禦王師。勣攻其壘，尋尅之。慧亮單艓而遁。乘勝逼之，正通大潰，以十餘騎奔于丹陽。公祏棄城夜遁，勣縱騎追斬之於武康。江南悉定。太宗即位，拜并州都督，賜實封九百戶。貞觀三年，爲通漢道行軍總管，至雲中，與突厥頡利可汗兵會，大戰于白道。突厥既敗，屯營于磧口，遣使請和。詔鴻臚卿唐儉往赦之。勣時與定襄道大總管李靖軍會，與議曰："頡利雖敗，人衆尚多，若走渡磧，保于九姓，道徑阻深，追則難及。今詔使唐儉至彼，其必弛備，我等隨後襲之，此不戰而平賊矣。"靖扼腕喜曰："公之所言，乃韓信滅田横之策也。"於是定計。靖將兵逼夜而發，勣勒兵徑進。靖軍既至，賊營大潰，頡利與萬餘人欲走渡磧。勣屯軍于磧口，頡利至，不得渡磧，其大酋長率其部落並降于勣，虜五萬餘口而還。勣爲并州大都督長史。十五年，徵拜兵部尚書。未赴京，會薛延陁遣其子大度設帥騎八萬，南侵李思摩部落。命勣爲朔州行軍總管，率驃騎三千，追及延陁於青山，擊，大破之，斬其名王一人，俘獲首虜五萬餘計，以功封一子爲縣公。十九年，太宗親征高麗，授勣遼東道行軍大總管，攻破蓋牟、遼東、白岸數城[37]，以功封一子爲郡公。高宗總章元年[38]，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兵平高麗，加太子太師，增食實封通前一千一百戶。

李安遠，武德中爲左武衛將軍，破宋金剛，平王世充，擒劉黑闥，皆有戰功。

尉遲敬德,武德中,以秦王府左一統軍從太宗擊王世充,大破之。又從討劉黑闥於臨洺,敬德率壯士犯圍而入,大破賊陣。已又從破徐圓朗[39],累有戰功,授秦王府左二副護軍。武德末,以行軍總管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獲其俟斥阿史德烏沒啜[40],斬首千餘級。

許紹,武德中以硤州刺史爲行軍總管。時蕭銑阿遣兵入硤破[41],紹擊走之。進圍安蜀鎮,副將朱士陸殺其大將,率士衆來降於紹。紹又遣子智仁及裨將李弘節攻荆門鎮,破之。

柴紹,武德中,以左翊衛大將軍從太宗平薛舉,破宋金剛,攻平王世充於洛陽,擒竇建德於武牢,封霍國公,賜實封千二百戶。九年,爲左衛大將軍,擊突厥於秦州,大破之,斬其特勤一,擒大將三人,斬首千餘級。

竇軌,武德中,以光祿大夫鎮秦州。會赤排羌作亂,軌與康州刺史楊師道擊破之,餘黨悉降。後率兵擊東都,高祖引其將校五百人,宴賜而遣之。及還,鎮于益州,許以便宜從事。時巴、隆等數州(隆,今閬州)山獠作亂,軌擊破之。還至方山。群獠潛相聚結,夜襲軌營。軌逆擊之,戰數合,賊始敗,前後虜男女二萬口。又屬党項寇松州,詔軌援之,又令扶州刺史蔣善合與軌合勢。時党項引吐谷渾之衆,其鋒甚鋭。軌等分軍於宕昌、岷山二道俱進。軌師未至,善合先期,至錯川遇賊,力戰走之。高祖因令軌耀兵於臨洮,酋首王子貢等詐降於軌,收而斬之。進擊左封,破其部衆。

錢九隴,武德中爲左監門郎將,平薛仁杲、劉武周,以前後戰功,累授右武衛將軍。其後,從太宗擒獲竇建德,平王世充。從隱太子討劉黑闥於魏州,力戰破賊,策勳爲最。累封郇公,仍以本官,爲苑游將軍。

盧祖尚,武德六年,以兗州刺史從趙郡王孝恭討輔公祏,爲前軍總管,攻其宣、歙二州,克之。進擊賊帥馮慧亮、陳正通,並破之。賊平,以功授蔣州刺史。

張公謹,太宗貞觀初,以代州都督副李靖經略突厥,破定襄,破頡利[42]。璽書慰勞,封鄒國公。

蘇定方,爲正道府折衝。貞觀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於磧口。靖使定方率二百騎爲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霧散,望見其牙帳,馳掩殺數十百人。頡利及隋公主狼狽散走,餘衆俯伏。靖軍既至,遂悉降之。軍還,授左武衛中郎將[43]。永徽中,以左衛中郎將從左衛大將軍程知節征賀魯,有功,擢爲行軍大總管。率兵盡平西域,生擒賀魯而還。顯慶五年,授熊津道大總管,率兵討平百濟。定方前後滅三國,皆生擒其主。賞賜珍寶,不可勝紀。

薛萬徹,貞觀初爲柴紹之副,擊梁師都于朔方。會突厥四面而至,官軍稍卻,萬徹與兄萬均横出擊之,斬其騎將[44]。虜陣既亂,因而乘之,殺傷被野。鼓行而進,遂圍師都,降其城。後從李靖擊突厥頡利可汗於塞北,以功授統軍。及靖將擊吐谷渾,請萬徹

同行，與諸將各率百餘騎先行，卒與虜數千騎相遇。萬徹單騎馳擊之，虜無敢當[45]。還，謂諸將曰："賊易與耳。"躍馬復進。諸將隨之，斬數千級。又與兄萬均破吐谷渾天柱王於赤水源，獲其雜畜二十萬計。萬均官至左屯衛大將軍[46]，封潞國公。萬徹後爲蒲州刺史。會薛延陁率迴紇同羅之衆渡磧，南擊李思摩。萬徹副李勣援之，與虜相遇，率數百騎先鋒擊其陣後，騎皆散退。賊顧見，遂大潰。追之數十里，斬首三千餘級，獲馬萬五千匹。以功別封一子縣侯。後爲青丘道行軍大總管，率甲士二萬，自萊州泛海伐高麗，入鴨綠水百餘里，至泊灼城。高麗震懼，多棄城而遁。泊灼城主所夫孫帥步騎萬餘人拒。萬徹遣右衛將軍裴行方領步卒爲支軍繼進，萬徹及諸軍乘之。賊大潰，追奔百餘里，於陣斬所夫孫。進兵圍泊灼城。其城因山設險，阻鴨綠水以爲固[47]。攻之，未拔。高麗遣將高文率烏骨安地諸城兵三萬餘人來援，分置兩陣。萬徹分軍以當之，鋒刃纔接，而賊大潰。

張儉，貞觀初，以軍功累遷朔州刺史，後爲檢校營州都督府事。營州所管契丹、奚、霫、靺鞨諸蕃皆鄰接境，粟末靺鞨最近。高麗引衆數千來寇，儉率鎮兵及諸蕃首領邀擊之，斬獲略盡。璽書慰勞，拜營州都督及行軍總管。征遼東，時有獲高麗候者[48]，稱莫離支將至遼東，詔儉率兵新城路邀莫離支，竟不敢出。儉因進兵渡遼，趨建安城。賊徒大潰，斬首數千級。以功累封皖城郡公，賞賜甚厚。

校勘記

[1]檢校，原作"簡校"，據宋本改。下同。

[2]諭，宋本作"喻"。

[3]西土，宋本作"西玄"。

[4]將軍，宋本作"軍將"。

[5]簿，宋本作"薄"。

[6]武候，原作"武侯"，據宋本改。

[7]左候衛，原作"左侯衛"，據宋本改。

[8]左虞候，原作"左虞侯"，據宋本改。

[9]左武候，原作"左武侯"，據宋本改。

[10]緒，宋本作"諸"，形近而誤。

[11]史祥，宋本作"史降"，音近而誤。

[12]時季康，原作"時李康"，據宋本及《北史・王辯傳》改。

[13]揎，宋本作"楦"。

[14]鞏，宋本無此字。

[15]李通，宋本同，《北史・陳稜傳》作"李子通"。

[16]杜佛威，宋本同，《北史・陳稜傳》作"杜伏威"。

[17]惡其名,《隋書・楊義臣傳》作"惡其威名"。

[18]江都守,《隋書・王世充傳》作"江都通守"。

[19]帥師,宋本訛作"帥帥"。

[20]王世充,宋本作"王充"。下略。

[21]"洛",宋本作"洺"。

[22]羅州,宋本作"羅川"。

[23]侯君集,宋本訛作"君侯集"。

[24]山,宋本作"陣"。

[25]侯,宋本脱此字。

[26]党仁弘,原作"党弘仁",據宋本改。

[27]趣,宋本作"邀"。

[28]州,宋本作"川"。

[29]暮,宋本作"慕"。

[30]"右武候"原作"右武侯",據宋本改。

[31]右三護軍,宋本作"右二護軍"。

[32]三千,宋本作"一千"。

[33]開府,宋本作"開州"。

[34]總管,原作"總官",據宋本改。

[35]涪州,宋本作"浩州",形近而誤。

[36]率,宋本作"帥"。

[37]白岸,宋本作"白崖"。

[38]總章元年,宋本作"總章元一年",衍"一"字。

[39]已又從破徐圓朗,宋本作"又從除破徐圓朗"。

[40]侯,宋本作"俟"。

[41]宋本同。"阿"、"破"二字疑衍。

[42]破,宋本作"敗"。

[43]左武衛,宋本作"左武候"。

[44]騎將,宋本作"驍將"。

[45]虜無敢當,宋本作"虜無敢當者"。

[46]萬均,宋本此處訛作"萬鈞"。他處不訛。

[47]以爲固,宋本作"以爲國",形近而誤。

[48]候,原作"侯",據宋本改。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五十八

將帥部(十九)

立功第十一

唐張寶相爲大同道行軍副總管。貞觀四年,寶相獲頡利可汗於塞表,其沙鉢羅設蘇尼失以餘衆舉國來降。

牛進達爲鄴江府統軍[1]。貞觀七年,陵嘉二州獠反,令進達率衆往擊,破之,尋拜左武衛將軍。又二十一年,從征高麗,至駐蹕山,與司徒長孫無忌率軍出自賊後,先後奮擊,大破之。師旋,拜左武衛大將軍。又與右武衛將軍李海岸等浮海以伐高麗,襲破石城,虜男女數百人。進次稽利城,高麗列陣來戰,進達擊之,斬首二千餘級。

張士賓爲行軍總管。貞觀八年,討東西王洞反獠,平之。

姜確爲左屯衛將軍。貞觀中,高昌之役,以爲交河道行軍副總管,率衆數千,先大軍出伊吾,趣柳谷,依山採木,造攻城器械。其地有班超紀功碑,確磨去文,刊頌國威而去。遂與侯君集等滅高昌。力戰有功,軍還,封金城郡公,食邑二千戶。

劉師立爲岷州都督。貞觀中,河西党項丑氏常爲邊患,又阻新附,奉詔擊破之。丑氏大懼,遁於山谷。師立至邮于眞山,與吐谷渾相遇,擊破之,多所虜獲而還。

張士貴,貞觀中爲屯衛大將軍。時薛延陁犯塞,士貴督夏州騎士倍道邀擊,大破之。

契苾何力爲左領軍將軍。貞觀中,與將軍薛萬均征吐谷渾,萬均爲賊所攻,何力救之獲免。時吐谷渾主在突倫川,何力復欲襲之,萬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賊非有城郭,逐水草以爲生,若不襲其不虞,便恐鳥驚魚散,一失機會,安可傾其巢穴耶。"乃自領驍兵千餘騎直入突倫川,襲破吐谷渾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駝馬牛羊二十餘萬頭,渾主脫身以免,俘其妻子而還。後爲右驍衛大將軍。永徽二年,弓月處密叛,以何力爲弓月道大總管,討平之,擒其渠帥處密時健俟斤等以歸。乾封元年,又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兼安撫大使。高麗有衆十五萬屯於遼水,又引靺鞨數萬據南蘇城,何力奮擊,皆大破之,斬首萬餘級,乘勝而進,凡拔七城,乃迴軍。會英國公李勣於鴨綠水,共攻辱夷、大行二城,破之。勣頓軍於鴨綠柵,何力引蕃漢兵五十萬先臨平壤,勣仍繼至,拔平壤城,執男建,虜其王還。

席君買爲果毅都尉。貞觀十五年,率精騎百二十,襲擊吐谷渾之丞相宣王,破之,斬其弟兄三人。(初,丞相宣王專其國權,陰謀作難,詐言祭山神,乃結人伎,將襲弘化公主,劫其王諾曷鉢等奔于吐蕃。期有日矣,諾曷鉢知而大懼,率輕騎走鄯城,所部威信王以兵迎之。君買除其害[2],國人仍相驚擾,詔遣户部尚書唐儉、中書舍人馬周持節慰撫之,其衆乃安。)

郭孝恪爲安西都護。貞觀十八年,詔孝恪討焉耆,乃選步騎三千出銀山道,以焉耆王弟粟婆準爲鄉導[3]。焉耆所都城四面有水,自恃其甲[4],不虞於我。孝恪倍道兼行,夜至城下,潛遣將士浮水而渡。及明,一時攀堞,鼓角齊震,城中大擾,孝恪縱兵擊之,虜其王突騎支,斬首虜七千級。以粟婆準爲軍導有功,留攝國事而還。時屈利啜將兵來援,焉耆以勁騎五千追孝恪,至于銀山之下,孝恪逆擊,破之,追奔數十里而還。

田仁會爲左武候中郎將[5]。貞觀十八年,太宗征遼發後,薛延陁數萬騎抄掠河內。帝令仁會及執失思力率兵擊破之,逐北數百里,延陁脱身走免。帝嘉其功,降璽書慰勞。

楊弘禮爲兵部侍郎。貞觀十九年,從太宗征遼,領馬步二十四軍,出其不意以擊之,所向摧破。二十一年,爲崑丘道大總管、諸道副大總管[6],軍將咸受節度。於是,破處月,降處密,殺焉耆王,降駁支部落[7],獲龜兹、于闐王,凱旋[8]。

喬師望爲夏州都督。貞觀二十年,與右領軍大將軍執夫思力等擊薛延陁,大破之,斬獲二千餘人。

梁建方爲右武候將軍[9]。貞觀二十二年,擊松外蠻,破之。初,嶲州都督劉伯英上言:"松外諸蠻雖暫降款,旋即背叛,請出師討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由是建方發蜀川十二州兵討之[10]。蠻帥雙舍率衆拒戰,建方擊破之[11],殺獲千餘人,群蠻震擾,各竄山谷。建方分遣使者,説以利害,爭來款附,前後至者七十餘部,戶十萬九千三百。建方署其首領蒙和爲縣令,各統所部,莫不感悦。建方乘勝遣使往西洱河,其帥楊盛見使至,大駭,具船將遁[12]。使者曉諭禍福,示以威信,盛遂稽顙請降,遣首領十人來謁軍門。建方振旅而還,及至,太宗勞其勤苦[13],賜以上駟。

趙孝祖爲朗州道總管。高宗永徽三年,大破白水蠻。其地與青蛉弄棟相接,酋長楊承顛私自署,侵陵鄰境。朗州都督任懷玉屢招懷之[14],承顛不從,攻劫尤數。及孝祖軍至,夷人多棄城投險,惟小勃弄酋長師盛守白旗城[15],率步騎一萬逆戰,孝祖破之,斬師盛首。進至大勃弄。承顛嬰城自固,孝祖遣人招之,承顛大罵,無禮。孝祖進軍攻之,臨陣獲承顛。餘衆走險,往往屯聚,大者數萬,小者數千人,孝祖與戰,皆破降之,西南夷遂定。

程名振爲營州都督兼東夷都護。顯慶二年,率兵破高麗於貴端水,焚其新城,殺獲甚衆。

薛仁貴爲左領軍郎將。顯慶二年，詔副程名振於遼東經略，大破高麗於貴端水，焚其新城，斬三千級。龍朔元年，授左武威衛將軍，封河東縣男。其後破九姓，從李勣平高麗，皆有大功。

劉仁軌爲檢校帶方州刺史，兼熊津道行軍長史。顯慶五年，大軍征遼，仁軌仍别領水軍二萬襲破倭賊數萬於白江，虜掠船艦四百餘艘。倭賊及耽羅等國皆遣使詣之請降。初，仁軌將發帶方州，謂人曰："天將富貴此翁耳。"於州司請歷日一卷，并七廟諱，人怪其故。答曰："擬削平遼海，頒示國家正朔，使夷俗尊奉焉。"至，果以軍功顯，正除帶方州刺史，又檢校熊津都督、總知留鎮兵馬事。咸亨五年，爲鷄林道六總管，東伐新羅，仁軌徑度瓠蘆河，破其北方大鎮七重城，以功進爵爲公，并子侄二人並授上柱國，州黨榮之。

高侃爲東州道行軍總管、左監門大將軍。咸亨三年，與高麗餘衆戰於白水山，大破之。時新羅遣將救高麗[16]，以拒官軍，侃與副將李謹行等引兵迎擊高麗，斬首三千級。

李謹行爲燕山道總管、右領軍大將軍。咸亨四年，大破高麗叛徒於瓠蘆河之西，俘獲數千人，自是平壤餘衆走投新羅。

黑齒常之爲左領軍員外將軍。儀鳳中，吐蕃入寇，從河西道大總管李敬玄拒之。總管劉審禮之沒於陣，敬玄欲抽軍卻，阻泥溝而計無所出。常之夜率敢死五百人進斫賊營，吐蕃大將跋棄軍宵遁。高宗大悦，擢授左武衛將軍。永隆二年，爲河源道經略大使，率兵以討吐蕃。軍至良非川，吐蕃大將贊婆引退，常之進軍追討，獲其羊馬甲仗而還。垂拱三年八月，突厥骨吐祿元軫寇朔州[17]，常之爲燕山道大總管，擊賊於黄花堆，大破之，追奔四十餘里，遂散走磧北。

裴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調露二年，大破突厥於黑山，擒其首領奉職，僞可汗泥熟匐爲其下所殺[18]，斬其首來降。

竇懷哲爲岱州都督。調露二年，突厥餘衆圍雲州，懷哲與左領軍中郎將程務挺率兵擊破之[19]。

程務挺爲右衛將軍，封平原郡公。永淳二年，綏州城平縣人白鐵餘率部落稽之黨據縣城反，僞稱尊號，署百官，又進寇綏德，殺掠人吏，焚燒村落。務挺與夏州都督王方翼討之，務挺進攻其城，拔之，生擒白鐵餘，盡平其餘黨。又以功拜左驍衛大將軍。

李孝逸爲玉鈐衛大將軍。則天文明元年，李敬業據楊州亂，詔孝逸討破之，斬首七千級，投于谿水死者數千，追奔二十餘里。敬業窘急，與其弟敬猷及唐之奇、杜求仁、駱賓王等輕騎遁走至江都，攜其妻子奔潤州，又將逃入海投于高麗。孝逸乘勝進據楊州，分遣將士捕之，敬業至海陵界，阻風頓於灘上，其僞將王那相斬敬業及敬猷、賓王而降，傳其首於東都。求仁、之奇等咸赴水而死，楊、潤、楚三州悉平。

馬敬臣爲楊州道副總管。文明元年，李敬業據楊州亂，敬臣與賊帥尉遲昭戰于都

梁山,斬之,盡降其衆。

魏元忠爲侍御史。李敬業於楊州作亂,元忠督軍征之。敬業平,授司刑正。

王杲爲廣州都督[20]。垂拱元年,討嶺外反獠,平之。

王孝傑爲武威軍總管。長壽元年,與阿史那忠節大破吐蕃,克復龜兹、于闐、疏勒、碎葉等四鎮。

唐休璟爲隴右諸軍大使。久視元年,吐蕃贊普遣將麴莽布支寇涼州,圍逼昌松縣,休璟與莽布支戰于洪源谷,斬其副將二人,獲首二千五百級。

陳大慈爲都督。長安二年十月,吐蕃贊普率衆萬餘人寇悉州,大慈與賊四戰,皆破之,斬首千餘級。

唐九徵爲姚巂道討擊使。中宗神龍三年,擊姚州叛蠻,敗之,俘虜三千餘級[21],遂樹碑以紀功焉。

郭虔瓘爲右衛將軍、北庭都護。玄宗開元二年,突厥默啜遣其子同俄特勤率衆寇北庭,虔瓘擊敗之,斬同俄於城下。突厥女婿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與同俄特勤同領兵[22],同俄之死,懼不敢歸,遂與其妻歸降。虔瓘以破賊功,拜冠軍大將軍,行右驍衛大將軍,封太原郡開國公。

郭知運爲伊吾軍使。開元二年,副郭虔瓘破突厥於北庭,以功封介休縣公,擢拜右武衛將軍。其年秋,吐蕃入寇,知運與薛訥、王晙等掎角擊敗之,拜知運鄯州都督、隴右諸軍節度大使。四年冬,突厥降戶阿悉爛跌跌思素等率衆反,詔知運領朔方兵横擊之,大破賊衆於黑山呼延谷。六年,又率兵入討吐蕃,賊徒無備,遂掩至九曲,獲鎧甲及馬羊牛等數萬計。拜知運爲兼鴻臚卿、御史中丞。八年,六州胡康待賓反,詔知運與王晙討平之,拜左武衛大將軍。

阿史那獻爲北庭大都護、瀚海軍使。開元二年,梟突厥都擔首獻于闕下,并擒其孥及胡祿等部落五萬餘帳内屬。

王晙爲隴右郡牧使。開元二年,攝右羽林將軍薛訥邀擊吐蕃,至武衛谷,去大來谷二十里,爲賊所隔,晙率兵迎訥之軍。賊置兵於兩軍之間,連亘數十里,晙夜出壯士,啣枚擊之,賊大潰。乃與訥合軍掩其餘衆,追奔至洮水,殺獲不可勝數,盡收所掠牧馬而還。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清源縣男,兼原州都督[23]。其後,降虜既叛,勅晙帥并州兵西濟河以討之,殺一千五百餘人,生獲一千四百餘人,駞馬牛羊甚衆。以功遷散騎常侍、持節、朔方道行軍大總管。

孫仁獻爲松州都督。開元四年,大破吐蕃于城下。初,仁獻率驍勇候夜掩入賊營,亂斫之,賊駭慄奔散[24],乃以刀斫馬腳而自潰。帝聞之,特命御史就松州錄其勞,降書慰勞仁獻及將吏。

張說爲并州大都督。開元九年,胡賊康待賓率衆反,據長泉縣,自稱葉護,攻陷蘭

池等六州。詔王晙率兵討之,仍令説相知經略。時叛胡與黨項連結,攻銀城、連谷,以據倉糧。説統馬步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大破之。追至駱駝堰,胡及黨項自相殺,阻夜,胡乃西遁入鐵建山,餘黨潰散。説招集黨項,復其居業。其年,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十年,爲朔方軍節度大使。時康待賓餘黨慶州方渠降胡康願子自立爲可汗,舉兵反,謀掠監牧馬,西涉河出塞。説進兵討擒之,并獲其家屬於木盤山,送京都斬之,其黨悉平。

張嵩爲北庭節度使。開元十年九月,吐蕃圍小勃律,王沒謹忙求救于嵩曰:"勃律之國,是漢西門,漢若失之,則已西諸國並陷吐蕃矣,都護其若之何?"嵩方開葱嶺,既聞之,許諾報曰:"國家西岳,久被聲教,王忠勤之至,貫于神明,何彼犬戎,敢此凌侮?嵩忝司鎮禦,必不容縱。當整師徒,爲王翦滅。"謹忙大喜。嵩乃遣疏勒副使張思禮率蕃漢馬步四千人赴援,晝夜倍道兼進。謹忙復乘勢出兵,左右夾攻,吐蕃大破,殺其衆數萬,收其器械、羊馬等甚衆,盡復其九城之胡。初,勃律王來朝,上字之爲子,於其國置綏遠軍,以地鄰吐蕃,常爲所困。吐蕃每謂之曰:"我非謀於爾國,假爾道以攻四鎮。"自嵩此征之後,不敢西向。

趙頤貞爲安西副大都督。開元十六年,敗吐蕃於曲子城。

王君㚟爲河西隴右節度使。開元十六年,吐蕃將悉諾邏率衆入寇大小谷,又移攻甘州,焚燒市里而去。君㚟候其兵疲,整士馬以掩其後。會大雪,賊徒凍死者甚衆,賊遂取磧石軍西路而還。君㚟令副使馬元慶、裨將軍李車蒙追之,不及。君㚟先令人潛入賊境,於歸路燒草。悉諾邏還至大非山,將息甲牧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㚟與秦州都督張景愼等率襲其後,入至青海之西。時海冰合,將士並乘冰而度。會悉諾邏已度大非山,輜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側。君㚟縱兵盡俘獲之,及羊馬數萬。君㚟以功遷右羽林軍大將軍。

張審素爲巂州都督。開元十七年,攻破蠻,拔昆明城及監城,殺獲萬人。

王忠嗣爲左威衛郎將,專知行軍兵馬。開元二十一年秋,吐蕃大入,忠嗣以所部策馬而前,殺數百人,賊衆遂亂,三軍翼而擊之,吐蕃大敗。忠嗣以功最,詔拜左金吾衛將軍。天寶中,累遷河東朔方節度使,頻戰青海磧石,皆大剋捷。又伐吐渾於墨離,虜其全國而歸。

張守珪爲幽州長史、河北節度副大使。開元二十二年,發兵討契丹,斬其王屈烈及其大臣可突干等,傳首東都,餘衆及叛奚皆散山谷,立其酋長李過折爲契丹王[25]。二十五年,爲幽州節度使,破契丹餘黨於榛祿山,殺獲甚衆。

蓋嘉運爲磧西節度使。開元二十七年,大破突騎施于碎葉城之東賀邏嶺,擒可汗吐火仙及葉護特勤及弟撥斯,獲駞馬牛羊數千計。初,嘉運銜命招輯突騎施、拔汗那已西諸國[26],會突騎施可汗蘇祿死,其子吐火仙嗣立,與葉護特勤首領都磨度竊據碎葉

城[27],又引黑姓可汗、爾微特勤據怛邏斯城以拒官軍。嘉運自率精兵攻碎葉,與火仙接戰,火仙棄旗而走,遂擒之。分遣疏勒鎮守使夫蒙靈詧統驍雄與拔汗那王俱進[28],掩其不備,遂入怛邏城,斬可汗爾微特勤及弟撥斯[29],其黨遂遁。及入曳建城,因收得交河公主及獲蘇祿可敦、爾微可敦,遂收諸散落百姓凡數萬人,悉付拔汗那王阿悉爛達于以歸,諸國皆來降附。

裴敦復爲河南尹。天寶三載,屬狂賊吳令光扇聚凶黨於四明間[30],據海以叛。詔敦復持節率晉陵太守劉巨鱗統兵討之。敦復既至江夏,賊黨自潰,生擒令光以獻。玄宗嘉其功,拜刑部尚書。

王難得爲金吾衛郎將[31]。天寶初,以幷定戎城、破木柵功,授威衛羽林將軍。七載,從哥舒翰擊吐蕃於積石軍[32],擒吐渾王子悉弄恭及子婿悉頰藏,累拜左武衛大將軍,充關西游奕使。九載,破吐蕃,收其五橋。又破樹敦城,加白水軍使。十三載,從收九曲,加特進。至德中,爲鳳翔都知兵馬使。難得後遇安慶緒於淦陽[33],誘以入壁,擊破之。封瑯邪郡公。

高仙芝爲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小勃律國王爲吐蕃所招,妻以公主,西北二十餘國皆爲吐蕃所制,貢獻不通。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夫蒙靈詧累討之,不捷。天寶五載,特敕仙芝以馬步萬人爲行營節度往討之。自安西行十五日,至撥換城[34]。三十餘日,至握瑟德。又十餘日,至疏勒。又二十餘日,至葱嶺守捉。又二十餘日,至播密川。又二十餘日,至特勤滿川。仙芝乃分爲三軍,使疏勒守捉趙崇玭統三千騎趣吐蕃連雲堡,直北谷入[35],使撥換守捉賈崇瓘自赤佛堂路入,仙芝與中使邊令誠自護密國入,約七月十三日辰時,會于連雲堡。遂登山挑擊,從辰至巳,大破之。至夜奔逐,殺四五千人,生擒千人,餘並走散,得馬千餘匹,軍資器械不可勝數。仙芝遂進至勃律國,招諭其王幷公主出降,並平其國。六載八月,仙芝虜勃律王及公主,取赤佛堂路班師。制授仙芝鴻臚卿、攝御使中丞,代靈詧爲四鎮節度使。九載,將兵討石國,平之,獲其王以歸。

哥舒翰爲隴右節度使。先是,吐蕃石堡城路遠而險,久不拔,天寶八載,詔翰率河東西靈武及突厥阿布思等兵士六萬三千攻城,拔之,更名神武軍,分兵鎮守。翰以功拜鴻臚員外卿。

李忠臣,本姓董,名秦[36]。天寶中,歷仕幽州節度薛楚玉、張守珪、安祿山等,頻征討,積功勞,遷折衝郎將、左武衛將軍同正、平盧軍先鋒使。及安祿山反,與其倫輩密議,殺僞節度使呂知誨,立劉正臣爲節度使,正臣以忠臣爲兵馬使。攻長楊,戰獨山,襲榆關、北平,殺賊將申子貢、榮先欽,擒周釗,送京師,忠臣功多。又從正臣破漢陽[37],逆將李歸仁、李感義、白秀芝等來拒戰[38],約十合,並摧破之。無何,潼關失守,郭子儀、李光弼退師,忠臣乃引軍北歸。奚王阿篤孤初以衆與正臣合[39],後乃言請以萬餘

騎同收范陽，至后城南，中夜反，攻正臣，忠臣與戰，逐至溫泉山，破之，擒大首領阿布離[40]，斬以祭纛釁鼓。正臣卒，又與衆議以安東都護王玄志爲節度使。至德二年正月，玄志令忠臣以步卒三千自雍奴爲葦筏過海，賊將石帝庭、烏承洽來拒[41]，忠臣與董竭忠追之，轉戰累日，遂收魯城、河間、景城等，大獲資糧，以赴本軍。復與大將田神功率兵討平原、樂安郡，下之，擒僞刺史臧瑜等。防河招討使李銑承制以忠臣爲德州刺史，屬史思明歸順，河南節度張鎬令忠臣以兵赴鄆州，與諸軍收河南州縣，又與裨將楊惠元大破賊將王福德于舒合口[42]。肅宗累下詔褒慰，仍令鎮濮州，尋移韋城。乾元元年九月，改光祿卿同正。其年，與郭子儀等九節度圍安慶緒於相州。明年三月，諸軍潰歸，忠臣亦退。至滎陽[43]，賊將敬釭來襲官舩，忠臣大破之，獲米二百餘艘，以資汴州軍士。尋拜濮州刺史、緣河守捉使，移鎮杏園渡。及史思明陷汴州，節度使許叔冀與忠臣並力屈降賊，思明撫忠臣背曰："吾比只有左手，今得公，兼有右手矣。"與俱寇河陽。數日，忠臣夜以五百人斫其營，突圍歸光弼，光弼以聞，詔加開府儀同三司、殿中監同正，賜實封二百戶。召至京師，賜姓李氏，名忠臣，封隴西郡公，賜良馬、庄宅、銀器、綵物等。時陜西神策兩節度郭英乂、衛伯玉鎮陜州，以忠臣爲兩軍節度兵馬使。魚朝恩亦在陜，俾忠臣與賊將李歸仁、李感義等戰于永寧、莎柵，前後數十陣[44]，皆摧破之。會淮西節度王仲昇爲賊所擒，寶應元年七月，拜忠臣太常卿同正、兼御史中丞、淮西十一州節度使，尋加安州刺史，仍鎮蔡州。其年，令忠臣會元帥諸軍收復東都。二年六月，就加御史中丞。時迴紇可汗既歸其國，留判官安恪、石帝庭于河南守禦財物，因此招聚亡命爲寇，道路擁隔，詔忠臣討平之。永泰元年，吐蕃犯西陲，京師戒嚴，代宗命中使遣兵，諸道多不時赴難。使至淮西，忠臣方會鞠，即令整師飭駕。監軍大將固請曰："軍行須擇吉日。"忠臣奮臂於衆曰："焉有父母遇害難，待擇好日方救患乎[45]？"即日進發。自此，方隅有警，忠臣必先期而至，由是代宗嘉其忠節，加本道觀察使，寵賜頗厚。及同華節度周智光舉兵反，詔忠臣與神策軍將李太清討平之。大曆二年，檢校工部尚書，加實封通前三百戶。五年，加蔡州刺史。七年，檢校右僕射、知省事。李靈曜之叛，田承嗣使侄悦援之，忠臣與諸軍大破悦等，汴州平。

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兵馬使。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詔以子儀爲衛尉卿，充朔方節度使，率本軍東討，遂舉軍出單于府，收靜邊軍，斬賊將周萬頃，傳首闕下。祿山使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河曲，子儀大破之，進收雲中馬邑，開東陘。以功加御史大夫。十五載二月，與太原節度使李光弼出土門[46]，拔常山郡，破史思明於九門。又南拔趙郡，生擒四千人，皆捨之，斬僞太守郭獻璆，獲器械數十萬，進軍而南。思明以數萬衆躡其後，子儀與光弼選驍騎五百人，更挑之，三日至行在，賊疲乃退，因乘之，大破於沙河。會玄宗西幸，於是光弼保太原，子儀朝於靈武。至德元年，加兵部尚書、平章事[47]。賊將阿史那從禮以蕃虜五千騎出塞門，誘河曲，九蕃府六胡州部落數萬皆從叛。子儀率諸將合擊，

大破之,斬獲不可勝計,河曲平。子儀入塞而南收河東郡,擊走僞將崔乾祐。二年四月,進位司空,充關內河東副元帥。是年九月,副廣平王東征,子儀率迴紇及南蠻大食之衆十五萬屯京西南隅,陣於浐水西,鎮北庭節度使李嗣業爲前軍,關內節度王思禮爲後軍,子儀奉元帥爲中軍,彌亘三十里。賊將李歸仁、安守忠衆十萬陣於其北,歸仁先薄我軍,我軍將亂,李嗣業前衝之,殺十餘騎乃定。迴紇以奇兵出其後而夾攻之,賊軍大潰,斬首六萬級,僞將張通儒等走陝州。翼日[48],子儀整軍入京師,遂收華陰、弘農,數日而東。十月,安慶緒悉師屯陜西,負山爲陣,子儀以大軍攻其前,迴紇登山乘其背,遇賊潛師於山中,與鬭過期,大軍稍卻。賊分兵三千人絶我歸路,衆心大搖。子儀麾迴紇令進,盡殺之,潛師馳至其後,於黃埃中發十數矢,賊驚顧曰:“迴紇來,迴紇來。”乃大潰,僵屍遍山澤,遂復東都。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乾元元年九月,與李光弼等九節度之師討安慶緒,大敗之,獲僞鄭王安慶和以獻,遂收衛州。廣德元年十月,吐蕃陷涇州,虜刺史高暉,暉遂與蕃軍爲鄉道,引賊深入京畿,掠奉天、武功,濟渭而南,緣山而東。渭北行營兵馬使呂日將逆戰于盩厔,自辰至酉,殺蕃軍數千,然其徒多殞。賊將逼京師,代宗計無所出,遽詔子儀爲關內副元帥,出鎮咸陽。子儀自相州不利,李光弼代掌兵柄,及徵還朝廷,部曲散去,及是承詔,部下唯二十騎,強取民家畜產以助軍。至咸陽,蕃軍已過渭水。其日,天子避狄幸陝州。子儀聞帝避狄,雪涕還京,至則車駕已發[49]。射生將王獻忠從駕,沿路遂以四百騎叛,仍逼豐王已下十王欲投於賊[50]。子儀入開遠門,遇之,詰豐王等所向,遂援送行在[51]。子儀以三十騎傍南山至商州,得武關防兵及六軍散卒四千,招輯亡逸[52],其軍漸振。蕃寇犯京城,得故邠王守禮孫廣武王承宏,立帝號,假署百官。子儀遣六軍兵馬使張知節、烏崇福、羽林軍使長孫全緒等將兵萬人爲前鋒,營於韓公堆,盛張旗幟,鼓鞞震山谷。全緒遣禁軍舊將王甫入長安,陰結少年豪俠以爲內應,一日,齊擊鼓於朱雀街,蕃軍惶駭而去。大將李忠義先屯兵苑中,渭北節度使王仲昇守朝堂,子儀以大軍續進,至滻西。而射生將王撫自署爲京兆尹,聚兵二千人,擾亂京城,子儀召撫殺之。詔子儀權京城留守。子儀子晞少善騎射,常從父,以戰功授左贊善大夫。又從收復二京,力戰於陝西,加銀青光祿大夫、鴻臚卿同正。叛兵殺其帥李國貞、荔非元禮於絳州,詔以子儀至絳州,誅首亂者,餘黨頗不安,將謀復亂。晞選精卒四千以侍其父,常持弓警夜,不寐者凡七日,謀亂者不敢動,以功拜殿中監同正。廣德二年,僕固懷恩誘吐蕃迴紇來寇,加晞御史中丞,領朔方軍前鋒擊破之。其冬,懷恩又以吐蕃及迴紇寇邠州,陣於涇北,子儀令晞將步兵五千、騎五百出西門擊之,以兵少,相持不戰。及暮,乘其退半渡,擊,大破之,斬首五千級,連戰皆破之。

李光弼爲河東節度副使,知節度事。天寶十五載,以朔方兵五千會郭子儀軍,東下井陘,攻收常山郡。賊將史思明率衆數萬來援常山,光弼擊破之,進收藁城等十餘縣。

南攻趙郡，拔之，授河北節度使。與賊將蔡希德、史思明、尹子奇戰於常山郡之嘉山，大破賊黨，斬首萬計，生擒四千。思明露髮跣足奔於博陵，河北歸順者十餘郡。是歲，玄宗幸蜀，肅宗即位於靈武，改元至德。光弼赴行在，除戶部尚書、北京留守，以景城、河間之卒五千赴太原。二年正月，賊將史思明、蔡希德、高秀巖、牛庭玠等四僞帥衆十餘萬來攻，光弼率敢死之士出擊，大破之，斬首七萬餘級，軍資器械一皆委棄。以功轉檢校司徒。收清夷、横野等軍，擒賊將李弘義以歸，拜守司空。乾元二年，爲天下兵馬元帥趙王係之副，知節度行營事、河北節度度支營田經略等使[53]，與九節度兵圍安慶緒於相州。史思明自范陽來救，屢絶糧道，光弼身先士卒，苦戰勝之。思明既殺慶緒，即僞位，縱兵河南，光弼以太尉兼侍中，代郭子儀爲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以東師委之。光弼至河陽，思明於河陽城南築月城，掘壕以拒光弼。賊攻城，光弼於中潬城西大破逆黨五千餘衆[54]，斬首千餘級，生擒五百餘人，溺死者大半。光弼使將軍李抱玉守南城，賊帥周摯攻之不下。光弼置柵於中潬城外，賊捨南城，併力攻中潬，光弼連麾，三軍俱進，聲動天地，一鼓而賊大潰，斬萬餘級，生擒八千餘人，軍資器械糧儲數萬計，臨陣擒其大將徐璜玉、李秦，其大將安太清走保懷州。思明不知摯等敗，尚攻南城，光弼悉驅俘囚臨河以示之，殺數十人以威之，餘衆懼[55]，投河赴南岸，光弼皆斬之。賊既敗走，光弼收懷州。思明來救，迎擊於沁水之上，又敗之。月餘，拔其城，生擒安太清、周摯、楊希文等，送於闕下。以功進爵臨淮郡王。後爲河南、淮南、山南東道、荆南等道副元帥，出鎮臨淮。史朝儀乘邙山之勝[56]，寇申光等十三州，自領精騎圍李岑於宋州，光弼徑赴徐州鎮之，遣田神功擊敗之。浙東賊首袁晁攻剽郡縣，浙東大亂，光弼分兵除討，克定江左。寶應元年，進封臨淮王。

僕固懷恩爲左領軍大將軍同正，隸安西節度使。天寶末，從郭子儀討高秀巖于雲中，破之。又敗薛忠義於背度山下，坑賊七千騎，生擒忠義男，襲下馬邑郡。進軍與李光弼合勢，及史思明戰于常山、趙郡、沙河、嘉山，皆大破之，懷恩功居多。肅宗即位於靈武，懷恩從子儀赴行在所。時同羅部落自西京叛，賊北寇朔方，子儀與懷恩擊之，遂破同羅千餘騎於河上，盡收其器械駞馬。至德二年正月，又從子儀下馮翊、河東二郡，走僞將崔乾祐。子儀既爲廣平王元帥之副，懷恩領迴紇兵以從之，破賊於陝西之新店，收兩京，皆立殊功，以前後功加開府儀同三司、鴻臚卿同正員、同節度副使，封豐國公。乾元二年，進封大寧郡王、朔方行營節度使。又從李光弼守河陽，破周摯，擒徐璜玉、安太清，拔懷州，皆摧鋒陷敵，功冠諸將。寶應初，以同平章事領河東朔方節度行營及鎮西迴紇兵馬會于陝州，受天下兵馬元帥雍王節度。懷恩賈勇，將迴紇兵前驅，大破逆賊史朝義于洛陽，朝義脱身潛遁，殺賊十萬，東都平。遷左僕射兼中書令，充河北副元帥，乃席卷討除，兩河諸州先爲賊所陷者悉平。旬日，朝義傳首獻于闕下。懷恩北拯幽薊[57]，所向披靡。

渾瑊初以戰功爲中郎將。天寶末,安祿山反,渾瑊從李光弼討河北郡縣。賊將李立節素稱驍勇,瑊射殺之,特拜右驍衛將軍。既而肅宗即位於靈州,瑊統兵赴行在,次天德軍,遇蕃寇侵邊,瑊又破之。復從郭子儀收京都,又圍相州,破賊於新鄉,改檢校太僕卿,充右武鋒使。又從僕固懷恩討史朝義,戰功居多,朝義平,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興元元年三月,瑊爲奉天軍行營兵馬副元帥。四月,與吐蕃首領論莽羅合軍,破朱泚僞將韓炤等於武功。瑊便赴奉天,鳩合諸軍兵馬,應李晟收京城。朱泚既竄,瑊率兵掩逐,至岐陽已東,仍令先鋒兵馬追躡至涇州,賊將誅泚,傳首來獻。七月,瑊爲河中同陝虢等州節度及朔方行營副元帥,令討李懷光,與賊連戰數十百陣[58]。貞元元年四月,與諸軍大破賊衆,降其驍將石崇憲、尉遲珪、徐庭光等,遂收復同州長春宫。至八月,又與諸將總兵圍河中,賊將牛名俊梟懷光首來降。

邢君牙爲平盧兵馬使。天寶末,安祿山亂,隨節度使侯希逸過海,至青、徐間。田神功之討劉展,君牙又從神功戰伐,有功,歷將軍、試光祿卿。神功既爲兗鄆節度,君牙領防秋兵入鎮好畤。時屬吐蕃陵犯,代宗幸陝,君牙隸屬禁軍扈從。後又以戰功加鴻臚卿,累封河間郡公。建中初,君牙隸禁軍扈從,時河北諸節帥叛,换李晟率禁軍助馬燧等征之。晟以君牙爲都虞候[59],於武安、襄國、洹水、魏縣、清苑討賊有功,君牙擒生斬級居多。

曲環,天寶末爲果毅别將。安祿山亂,從襄陽節度魯炤守鄧州[60],拒賊將武令珣[61],戰數十合,環功居多,超授左清道率,别將兵守澤州,破賊驍將安曉,特拜羽林將軍。又將别部兵合諸軍同討史朝義,平河北,累轉金吾大將軍,並同正,因隨李抱玉移軍京西。大曆中,領兵隴州,頻破吐蕃,加特進、太常卿。德宗初嗣位,吐蕃大寇劍南,詔環以豳隴兵五千馳行,大破戎虜[62],收七盤城、威武軍及維、茂二州[63],西戎奔遁。環大振功名,還,加太子賓客,賜以名馬錦綵。又與諸將討涇州叛將劉文喜,平之,拜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中丞,充豳隴西軍都知兵馬使。時李納擁兵侵逼徐州,令環與劉玄佐同救援,累破李納逆黨。環以功最,加御史大夫。

衛伯玉爲諸衛員外將軍。肅宗即位,興師靜難,伯玉激憤,思立功名,自安西歸長安。初爲神策軍兵馬使,出鎮陝州行營,以功累遷右羽林軍大將軍。元年建丑月,以破永寧等縣逆賊功,進位特進,封河東郡公。

馬璘爲安西裨校,累遷至左金吾衛將軍同正。至德元年,王室多難,璘統甲士三千,自二庭赴于鳳翔。肅宗奇之,委以東討,殄寇陝郊,破賊河陽,皆立殊効。明年,蕃戎寇邊,詔璘赴援河西。廣德初,僕固懷恩不順,誘吐蕃入寇,代宗避狄陝州。璘即日自河右轉鬬戎虜間,至於鳳翔。時蕃軍雲合,鳳翔節度孫志直方閉城自守,璘乃持滿外向,突入懸門,不解甲,背城出戰,吐蕃奔潰。璘以勁騎追擊,俘斬數千計,血流於野,由是雄名益振。代宗還宫,召慰勞之,授兼御史中丞。永泰初,拜四鎮行營節度兼南道和

蕃使，委之禁旅，俾清殘寇。俄遷四鎮北庭行營節度及邠寧節度使，兼御史大夫，旋加檢校工部尙書。以犬戎浸驕，歲犯郊境，涇州最鄰戎虜，乃詔璘移鎭涇州，兼權知鳳翔隴右節度副使、涇原節度、涇州刺史，四鎭北庭行營節度使如故，復以鄭、滑二州隸之。璘詞氣慷慨，以破虜爲己任。既至涇州，分建營伍，繕完戰守之具，頻破吐蕃，以其生口俘馘來獻。前後破吐蕃約三萬餘衆。

賀蘭進明爲河南節度。至德二年，收高密、瑯邪等郡，殺逆賊二萬餘衆。

王思禮爲關內節度使。至德二年，從元帥廣平王收西京。又從司徒郭子儀戰陜城、曲沃、新店，賊軍既敗，又於絳郡破賊六千餘衆，器械山積，馬牛十萬餘匹。遷兵部尙書，封崔國公。乾元二年，於潞城縣東直十嶺擊破史思明兵馬使楊是等一萬餘衆。

郝廷玉爲太尉李光弼帳中愛將。乾元中，史思明再陷洛陽，光弼拔東都之師保河陽。時三城壁壘不完，芻糧不支旬日，賊將安太淸等率軍數萬四面急攻。光弼懼賊勢西犯河、潼，極力保孟津以掎其後，晝夜嬰城，血戰不解，將士夷傷。光弼召諸將訊之曰："賊黨何面難抗？"或對曰："西北隅最爲勍敵。"乃亟召廷玉謂之曰："兇渠攻西北者難奈，爾爲我決勝而還。"辭曰："廷玉所領 ，步卒也，願得騎軍五百。"光弼以精騎三百授之。光弼法令嚴峻，是日戰不利而還者，不解甲斬之。廷玉奮命先登，流矢雨集，馬傷，不能軍而退。光弼登堞見之，駭然曰："廷玉奔還，吾事敗矣。"促令左右取廷玉首來。廷玉見使者曰："馬中毒箭，非敗也。"光弼命易馬，而復輕騎衝賊陣，馳突數四，俄而賊黨大敗於河壖，廷玉擒賊將徐黄而還。由是賊解中潬之圍，信宿退去。前後以戰功累授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封安邊郡王。

李抱玉爲鄭、陳、潁、亳四州節度。乾元中，從太尉李光弼討史思明，固河陽，復懷州，皆功居第一。代宗即位，擢爲澤潞節度使，加領陳、鄭二州。廣德元年冬，吐蕃寇京師，乘輿幸陜州。諸軍潰卒及村閭逋客相聚爲盜，京城南面子午等五谷群盜充斥，頗害居人。朝廷遣薛景仙領兵爲五谷使招討，連月不捷，乃詔抱玉兼鳳翔節度使討之。抱玉審探知賊帥行止之處，先分屯諸谷，乃設奇，潛使輕鋭數百，南自洋州入攻之。賊帥高玉方與諸偷會，遽爲鋭卒數十人掩擒之，因大搜獲偷黨[64]，悉斬之，餘黨不討自潰，旬日內，五谷平。以功遷司空。大曆十年，抱玉奏大破吐蕃于隴州義寧縣。

校勘記

[1]郲，宋本作"邗"。

[2]買，原作"員"，據宋本改。

[3]粟婆淮，宋本作"粟婆准"，兩《唐書》作"粟婆準"。"導"原作"道"，據宋本 及《舊唐書・西戎傳》改。

[4]其甲，《舊唐書・西戎傳》作"險固"。

[5]候，原作“侯”，據宋本改。

[6]丘，原作“山”，據宋本及《舊唐書・楊弘禮傳》改。

[7]此句原作“降鄢支部支部落”。按：後出“支部”二字衍，“鄢”字據宋本及《舊唐書・楊弘禮傳》改作“駁”。

[8]旋，原作“還”，據宋本及《舊唐書・楊弘禮傳》改。

[9]候，原作“侯”，據宋本改。

[10]川，原作“州”，據宋本改。

[11]破，宋本作“敗”。

[12]船，宋本作“舡”。

[13]苦，原作“老”，據宋本改。

[14]玉，原作“王”，據《新唐書・南蠻傳下》改。

[15]師，《新唐書・南蠻傳下》作“歿”。

[16]遣，原作“還”，據宋本改。

[17]吐，宋本作“咄”，疑是。

[18]熱，《舊唐書・裴行儉傳》作“熟”。

[19]左，宋本作“右”。

[20]杲，原作“果”，據宋本改。

[21]級，宋本作“計”。

[22]與，原作“於”，據宋本及《舊唐書・郭虔瓘傳》改。

[23]原，原作“源”，據宋本及《舊唐書・王晙傳》改。

[24]駭慄，原作“政溧”，據宋本改。

[25]折，原作“析”，據宋本及《舊唐書・張守珪傳》改。

[26]“已”，原作“巴”，據宋本改。

[27]勒，宋本作“勤”。

[28]勒，原本作“勤”，據宋本改。

[29]勒，宋本作“勤”。

[30]四明，宋本作“台明”。

[31]得，宋本作“德”。

[32]積，原作“磧”，據宋本及《舊唐書・王難得傳》改。

[33]淦，宋本作“滏”。

[34]換，原作“挨”，據宋本及《舊唐書・高仙芝傳》改。

[35]直，《舊唐書・高仙芝傳》作“自”。

[36]秦，原作“泰”，據宋本及《舊唐書・李忠臣傳》改。

[37]漢陽，《舊唐書・李忠臣傳》作“漁陽”。

[38]“逆”字原缺，據《舊唐書・李忠臣傳》補。

[39]初，原作“幼”，據宋本及《舊唐書・李忠臣傳》改。

[40]此二句原作“破擒之大首領阿布離”,據《舊唐書·李忠臣傳》改。

[41]石帝庭,原作“石遲”,宋本作“石庭”;烏承洽,原作“烏洽”,并據《舊唐書·李忠臣傳》補正。

[42]楊,宋本及《舊唐書·李忠臣傳》作“陽”。

[43]桊,原作“榮”,據宋本及《舊唐書·李忠臣傳》改。

[44]此句“前”之前原衍一“前”字,據宋本及《舊唐書·李忠臣傳》删。

[45]擇,宋本作“簡”。

[46]土,原作“吐”,據宋本改。

[47]兵,原作“武”,據《舊唐書·郭子儀傳》改。

[48]翼,宋本作“翌”。

[49]車,原作“軍”,據宋本改。

[50]仍,原作“乃”,據宋本及《舊唐書·郭子儀傳》改。

[51]援,原作“擒”,據宋本改。《舊唐書·郭子儀傳》作“護”。

[52]亡逸,原作“士衆”,據宋本及《舊唐書·郭子儀傳》改。

[53]度支,之“度”原闕,宋本倒作“支度”,今據宋本補正。

[54]“衆”字原闕,據宋本補。

[55]懼,原作“俱”,據宋本改。

[56]邛,原作“印”,據宋本改。“儀”似當作“義”。

[57]拯,宋本作“極”。

[58]“十”字原闕,據宋本補。

[59]候,原作“侯”,據宋本改。

[60]炤,《舊唐書·曲環傳》作“炅”。

[61]賊將,原作“賊賊將”,衍一“賊”字,據《舊唐書·曲環傳》删。

[62]“虜”字原訛作“廣”,據《舊唐書·曲環傳》改。

[63]“威”字原闕,據《舊唐書·曲環傳》補。

[64]搜,原作“捷”,據宋本及《舊唐書·李抱玉傳》改。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五十九

將帥部(二十)

立功第十二

唐崔光遠爲鳳翔節度使。上元元年,於普閏縣界破党項四千餘衆,斬首二千餘級,生擒一百餘人,收獲駝馬牛羊器械等不可勝數。

能元皓爲青、密等州節度使。上元二年六月,破史朝義下將僞驃騎大將軍李元遇等馬步一萬人,擒賊將馬登封等十人,斬首五千餘級。

張伯儀初隸河東節度使李光弼[1],以戰功累遷試太常卿。上元中,賊帥袁晁亂海浙,光弼俾伯儀與諸軍討之,招綏叛亡,平蕩山洞,功爲第一。由是擢授睦州、杭州刺史。

李晟爲鳳州節度使高昇列將。上元中,擊疊州叛羌於高當川,又擊宕州連狂羌於牢山,皆破之。累遷左羽林大將軍同正。廣德初,節度使孫志直署晟總游兵,擊破党羌高玉等賊。以功授特進光禄卿,轉試太常卿。大曆初,李抱玉鎮鳳翔,署晟爲左軍都將。四年,吐蕃圍靈州。抱玉遣晟將兵五千以擊吐蕃。晟辭曰:“以衆則不足,以謀則太多。”乃請將兵千人,疾出大震關,至臨洮,屠定秦堡,焚其積聚,虜堡帥慕容谷鍾而還[2]。吐蕃因解靈州圍而去。拜開府儀同三司,涇原四鎮北庭都知兵馬使。累封合川郡王,爲右神策都將。德宗即位,吐蕃寇劍南。時節度使崔寧在京師,三川皆恐。晟將神策兵萬五千救援。晟乃踰漏天,攻拔飛越、廓清、肅寧三城,絶大渡河,獲首虜千餘級,虜引去。因留成都數月而還。建中二年,魏博田悦反,將兵圍臨洺、邢州。詔以晟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與河東節度馬燧、昭義節度李抱眞合兵救臨洺。諸軍皆卻,晟引兵渡洺水,乘冰而濟,横擊悦軍。王師復振,擊悦,大破之。三年正月,復以諸道軍擊敗悦軍於洹水,遂進攻魏州。以功賜實封百戶。四年冬,德宗幸奉天,詔晟赴難,授神策行營節度使,實封二百戶。自河中由蒲津,而軍渭北,辟東渭橋以逼朱泚。累加同平章事。興元元年五月二十五日夜,移軍於光泰門米倉村,以薄京城。晟臨高指麾,令設壕柵以候賊軍。俄而賊衆大至,晟遣吴詵、康英俊、史萬頃、孟涉等縱兵擊之。時華州營在北,兵少,賊併力攻之,晟遣李演、孟日華以精卒救之。中軍鼓噪,演力戰,大破之,乘勝入光泰門。再戰,又敗之,僵屍蔽地,餘衆走白華,夜聞慟哭之聲。二十八日,晟大集諸將,

陳兵於光泰門外，乃使王佖、李演率騎軍，史萬頃領步卒，直抵苑牆神麚村。萬頃先登，拔栅而入。佖騎軍繼進，賊即奔潰。大軍分道並入，鼓噪雷動。賊將姚令言、張庭芝、李希倩猶力捍官軍。晟令唐良臣、趙光銑、楊萬榮、孟日華等步騎齊進，賊軍陣成而屢北。戰十餘合，乘勝驅蹙，至于白華。忽有賊騎千餘出於官軍之背，晟以麾下百餘騎擊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聞之，驚潰。官軍追斬，不可勝計。朱泚、姚令言、張庭芝尚有衆萬人，相率遁走，晟遣田子奇追之。其餘凶黨相率來降，京城平。以功拜司徒兼中書令，實封一千戶，充鳳翔隴州節度使，兼隴右涇原節度管內諸軍及四鎮北庭行營兵馬副元帥，封西平郡王。貞元二年十月，出師襲吐蕃摧沙堡，拔之，斬其堡使扈屈律悉蒙等。

王佖，李晟之甥，自河西河北出師，佖無役不從。朱泚之亂，以河中兵馬使隨晟討賊。晟攻賊於光泰門，賊鋒尚勁。佖與兵馬使李演踰苑牆血戰，敗賊前鋒，諸軍方振。論功爲神策將。

呂日將爲興、鳳等州招討使。代宗寶應元年，日將於興州三嵯谷大破羌賊三千餘衆。

嚴武爲劍南節度使。廣德二年，破吐蕃七萬餘衆，拔當狗城，又拔鹽川城。

崔寧本名旰，爲漢州刺史。廣德中，吐蕃與諸雜羌戎寇陷西山拓静諸州，詔劍南節度使嚴武收復，武急召寧統兵出西山。寧尅躬撫士，皆願致死命。始次賊城，周圍皆石礫，攻具無所設，唯東南隅環丈之地壤土可穴，諜知之以告寧。寧晝夜穿地道，攻之，再宿而拔其城。因西拓地數百里，下城砦數四。蕃衆相語曰："崔旰皆神兵也。"將更前進，以糧盡還師。武大悦，裝七寶輿迎寧入成都，以誇士衆，賞賚過厚。

王棲曜爲浙東馬軍兵馬使。廣德中，草賊袁晁亂台州，連結郡縣，積衆二十萬餘[3]，盡有淛江之外。御史中丞袁傪東討，奏棲曜與李長榮爲將，聯日十餘戰，生擒袁晁，收復郡邑十六，授常州別駕、浙西都知兵馬使。大曆中，李靈曜叛于汴州，觀察使李涵俾棲曜將兵四千，爲河南掎角。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建中中，李希烈既陷汴州，乘勝東侵，連陷陳留、雍丘，頓軍寧陵，期下宋州。節度使韓滉命棲曜將強弩數千，夜入寧陵，希烈不之知。晨朝，弩矢及希烈坐帳，希烈驚曰："此江、淮弩士，今入矣。"遂不敢東。希烈夜敗。後棲曜隨劉玄佐收汴州，遷御史大夫。

白元光爲朔方騎將。大曆三年九月壬午，吐蕃寇靈州，元光擊破之。壬辰，元光又破吐蕃二萬衆於靈武，獲羊馬數千計。

伊慎爲江西衙將。大曆八年，節度使路嗣恭討嶺南哥舒晃之亂，以慎爲先鋒，直逼賊壘，疾戰破之，斬首三千級，由是復始興之地。未幾，與諸將追斬滉於泔溪，函首獻於闕下。嗣恭表慎功，授連州長史，知當州團練副使。三轉江州別駕。討梁崇義之歲，慎以江西牙將從李希烈摧鋒陷敵，功又居多。尋歸本道。明年，希烈反，嗣曹王皋拔慎爲

大將,賊兵泝江來寇[4]。愼戰,大破其三千餘衆,累拔蔡山柵,取蘄州,降其將李良。又收黃梅縣,殺賊將韓霜露,斬首千餘級,封南充郡王、蘄州刺史,充節度都知兵馬使。建中末,賊已屠汴州,愼以兵擊退賊將杜少誠,江路遂通。又破荀莽柵,進兵圍安州。賊阻涓水,攻之,不能下。李希烈遣其甥劉戒虛將騎兵八千來援,愼分迎擊,戰於應山,擒戒虛,縛示城下,遂開門請罪。以功拜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仍賜實封一百戶。貞元十五年,以愼爲安黃等州節度管內支度營田觀察使。十六年,吳少誠阻命。詔以本道步騎五千兼統荆南、湖南、江西三道兵,當其一面於申州城南,前後破賊數千,以例加檢校刑部尙書。

李承昭爲昭義節度。大曆十年,田承嗣攻磁州。承昭援磁州,與田承嗣大將盧子期戰於萬泉縣,大破之,生擒子期以獻。

馬燧爲河陽三城使。大曆十一年五月,汴宋大將李靈曜反,因絕運路,以邀節制。代宗務恩人[5],因授靈曜汴宋八州節度留後。靈曜不受命,乃與魏博節度田承嗣通謀,承嗣遣其子悅將兵與靈曜共破永平軍將劉洽。詔燧與淮西節度李忠臣合軍討靈曜。忠臣懼賊,燒廬舍西走。燧勸其還兵,請爲前鋒,擊破田悅。進逼汴州,李忠臣行汴南,燧引軍行汴北,又敗靈曜將張淸於西梁園。靈曜又選銳兵八千,號爲"餓狼軍",燧獨引軍擊破之,進至浚儀。是時,河陽兵冠諸軍[6]。承嗣又遣銳將兵二萬救靈曜,破永平軍將杜如江,略曹州,又敗李正已游軍,擊走劉洽、長孫全緒等軍,乘勝去汴州一舍,方陣而進。忠臣會宋州、淮南、浙西兵馬[7],與戰不利[8],請救於燧[9],燧引軍四千人爲奇兵擊破之[10],田悅匹馬遁去。靈曜知悅敗,明日以百騎夜走,汴州悉降。後爲河東節度。建中二年,田悅反,自將兵三萬圍邢州,攻臨洺,築重城,內絕其外以拒救兵。邢州李洪、臨洺將張伾皆堅守不拔,昭義軍數告急。乃詔燧將救臨洺。燧軍出崞口,兵未過險,乃遣人持書喩悅,且示之好,悅謂燧畏之。十一月,師次邯鄲,悅遣使至,斬之以徇,遣兵急擊,破其支軍,射殺其將成鉉之。悅自攻臨洺,遣大將楊朝光將兵萬餘於臨洺南雙崗下,東西列二柵以禦燧。燧乃率李抱眞、李晟進軍,營於二柵之中。其夜,東柵走歸悅。進軍營明山,取其棄柵以置輜重。謂將吏曰[11]:"朝光守堅柵不下萬人,假令悅等盡銳攻之[12],比數日,計不能下,殺傷必甚。吾此必拔臨洺,賞勞軍士而與之戰,必勝之術也。"悅乃分常山李惟岳救兵五千以助朝光。燧率軍攻朝光,田悅將萬餘人救之。燧令大將李自良、李奉國將兵合神策軍,據雙崗禦之。燧乃令推火車以焚其柵,自晨至暮,急擊,大破之,拔其柵,斬朝光及大將盧子昌,斬首五千餘級,生虜八百餘人。居五日,進軍徑戰,燧自將銳兵扼其衝口,凡百餘合,士皆決死,悅兵大敗。斬首萬餘,生虜九百人,得穀三十萬斛,器甲稱是。悅收兵夜走,邢州圍亦解。尋加魏博招討使。三年正月,田悅求救於淄靑、常山。李納遣大將衛俊將兵僅萬人以救悅,李惟岳亦遣三千餘人救,悅收合散兵二萬餘,壁於洹水,淄靑軍其東,常山軍其西,首尾相應。燧帥諸軍合擊,悅

軍亂，赴水，斬首二萬，殺賊大將孫晉卿、安墨啜，生獲三千餘人，溺死者不可勝數。淄青軍殆盡，死者相枕籍三十里。悦收兵得千餘人，走，夜至魏州，城將李長春閉門不納。久之，追兵不至，比明，乃納。既入，殺長春，嬰城自守。數日，李再春以博州降，悦兄昂以洺州降，王光進以長橋降。悦遣大將符璘、李瑤將五百騎送淄青遺兵迴，因降燧。魏城先引御河入城南流，燧令塞其領口，流絶，城中益急恐。悦乃遣許士則、侯臧徒步間説朱滔、王武俊[13]，借兵求救。時王武俊已殺李惟岳，傳首獻於闕下，授武俊鎮冀觀察都防禦使。時武俊同列張孝忠已爲節度使，武俊獨爲防禦使，甚怨望，且素輕孝忠，恥居其下，因與悦通謀，遂與朱滔約謀救悦。悦恃兵且至，又出兵二萬背城而陣，燧與諸軍擊破之。五月，加燧同平章事。四年十月，德宗幸奉天。燧引軍還太原，遣行軍司馬王權將兵五千赴行在。興元元年七月，加燧奉誠軍及晉絳慈隰節度諸軍行營副元帥，與渾瑊、駱元光同討河中李懷光。九月十五日，燧帥步騎三萬次於絳，分兵收夏縣，略稷山[14]，攻龍門，降其將馮萬興、任象王。燧以兵攻絳州，十月，拔其外城。其夜，僞刺史王克同與大將達奚小進棄城走，降其衆四千人。又遣大將李自良、谷秀分兵略定聞喜、夏縣、萬泉、虞鄉、永樂、猗氏六縣，降其將辛兟及兵五千人。貞元元年，軍次寶鼎，敗賊騎兵於陶城。前鋒將李黯追擊之，射殺賊將徐伯文，斬首萬餘級，獲馬五百匹。七月，與渾瑊、駱元光、韓遊環軍次于長春宫。懷光將徐庭光以兵六千守宫城，燧挺身城下招喻之。先一日，賊焦籬堡守尉珪以兵二千因堡降，庭光東道既絶，乃率衆出降。八月，移軍於焦籬堡。其夜，賊太原堡守將吳冏棄堡而遁，其下皆降。燧率諸軍濟河，凡八萬，陣於城下。是日，賊將牛名俊斬懷光首，以城降，河中平。遷光祿大夫，兼侍中。

劉玄佐，初名洽，爲永平軍節度衙將。大曆中，李靈曜據汴州反[15]，洽將兵乘其無備，徑入宋州，遂城守，詔因以州隸永平軍[16]，節度使李勉署奏宋州刺史。建中二年，加御史中丞，充宋亳潁節度使。時李正巳死，子納匿喪叛。居無何，李洧以徐州從順，納怒洧甚，遂遣兵圍彭城。詔洽以諸軍救之。洽至，與納軍戰，大敗之[17]，斬首萬餘級，由是轉輸之道復通。以功加御史大夫。洽進收濮州，降其將楊令暉，又分兵挾令暉以徇濮陽，降其將高彦昭，以通濮陽津。遷兵部尚書，復兼曹濮觀察使。尋加左僕射、淄青兖鄆招討使。又加汴滑都統副使。李希烈攻陷汴州，德宗居奉天，洽與希烈連戰，賊稍卻之。興元初，以功加平章事。希烈兵圍寧陵，洽大將劉昌堅守不下。希烈復悉兵攻圍陳州，洽遣劉昌與諸軍救之，大破賊兵，獲賊將翟崇暉。希烈棄大梁走，洽率諸軍進收汴州。又以功加汴宋節度[18]，遷司空。無幾，加本管及陳州諸軍行營都統，仍賜名玄佐。

楊惠元爲神策軍京西兵馬使[19]，鎮奉天。大曆中，累有戰功。及田悦、朱滔反叛，召惠元領禁兵三千與諸將討伐。戰御河，奪三橋，皆惠元之功也。尋加檢校工部尚書，以兵屬李懷光。建中末，自河朔與懷光同赴國難，解奉天之圍。

張獻恭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大曆十二年,獻恭上言破吐蕃萬餘衆於岷州。

張光晟爲代州都督。大曆十三年,與迴紇戰于羊武谷,破之,迴紇引退。先是,辛雲京守太原,迴紇懼雲京,不敢窺并、代,知鮑防無武略,乃敢凌逼,賴光晟邀戰勝之,北人乃安(時鮑防爲太原郡守)。

張獻甫初爲偏裨,以軍功累授試光祿卿、殿中監。德宗建中初,從節度使賈耽征梁崇義於襄漢,以功加試太子詹事。及幸奉天、興元,獻甫首至[20],從渾瑊征討有功。及復京邑,累加兼御史大夫。

楊朝晟爲甘泉府果毅。建中初,從李懷光討劉文喜于涇州,斬獲生擒居多,授驃騎大將軍。稍爲右先鋒兵馬使。後李納寇徐州,從唐朝臣征討,常冠軍鋒,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賓客。德宗在奉天,李懷光自山東赴難,以朝晟爲左廂兵馬使,將千餘人下咸陽以擊朱泚,加御史中丞,實封一百五十戶。

王武俊爲成德軍節度。建中初,朱滔圍貝州,武俊與澤潞節度李抱眞合軍於貝丘。抱眞爲方陣,武俊用奇兵,朱滔空營合戰,武俊不擐甲而馳之。滔望風奔潰,自蹂踐死者十四五,收其輜重器甲馬牛不可勝筭。滔夜奔幽州。

尙可孤爲神策軍大將[21]。建中二年,爲荆襄應援淮西使,以所統之衆赴山南,累有戰功。及涇原兵叛,詔徵可孤軍至藍田,賊衆稍盛,遂營於七盤山[22],城柵而居之[23]。賊將仇敬忠等來寇,可孤頻擊破之,因收藍田縣。興元元年三月,遷檢校工部尙書兼御史大夫、神策京畿渭南商州節度使。四月,仇敬忠復來寇,可孤率兵大破焉,擒敬忠,斬之。遂進軍,與副元帥李晟決策攻討,可孤之師爲先鋒,京師平。以功加檢校右僕射,封馮翊郡王。

李希烈爲淮西節度。建中二年,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拒捍朝命,迫脅使臣,詔諸節度率兵討之,加希烈南平郡王,兼漢北都知諸道兵馬招撫處置使。希烈破崇義衆,討平之。錄功加檢校右僕射、同平章事,賜實封五百戶。

李抱眞爲昭義軍節度。建中二年,田悅以魏博反,乃悉兵圍邢州及臨洺,臨洺益急,詔河東節度使馬燧及神策兵救之。抱眞與燧敗悅兵於雙崗,斬悅將楊朝光,又擊破悅於臨洺,遂解臨洺及邢州之圍。以功加檢校兵部尙書。復與燧大破悅於洹水,悅以數百騎走歸魏州。復與燧圍魏州,又敗悅於城下。以功加檢校右僕射。建中末,李希烈陷大梁,李納反鄆州,李懷光又竊據河中,抱眞獨於擾攘傾潰之中,以山東三州外抗群賊,內輯軍士,群賊深憚之。興元初,加平章事。時朱滔悉幽薊軍,借兵迴紇,擁衆五萬,南向以應朱泚,攻圍貝州。抱眞與鎭州王武俊擊破之於經城,以功加檢校司空。

王虔休爲澤潞兵馬使。建中二年,節度使李抱眞統兵馬與諸將征討河北,其雙崗水寨營等陣,虔休戰功居多,擢爲步軍都虞候[24]。

劉昌爲宣武節度劉玄佐左廂兵馬使。建中中,李希烈既陷汴州,玄佐遣將高翼以

精卒五千保援襄邑。城陷，翼赴水死，自宋及江、淮，人心震恐。時昌以三千人守寧陵，希烈率五萬衆陣于城下。昌深塹以遏地道，凡四十五日不解甲冑，躬勵士卒，大破希烈。希烈退圍陳州，刺史李公廉計窮，昌從玄佐以浙西兵合三萬人救之。至陳州西五十里，與賊遇，昌晨壓其陣，及其未成列，大破之，生擒其將翟曜。希烈退保蔡州，自此不復侵軼。詔加昌檢校左常侍，隨玄佐救汴州。又加檢校工部尚書[25]，後爲四鎮北庭行軍兼涇原節度。貞元十四年六月，歸化堡健兒作亂，逐出大將張國誠、副將張抗[26]，詔昌經略處置。昌率兵至堡下，告語云："但選首惡送之，餘悉釋而不問。"賊竟不從命[27]，乃與昌戰城中，大敗，誅斬六七百人，復令國誠入堡。

李艽爲河陽三城懷州節度使[28]，以東畿汜水等五縣隸焉。建中三年，河南北聯大兵，詔益以神策、汝、陝之師，艽進收新鄉、共城，遂圍衛州。明年，詔與河東節度馬燧等諸軍破田悅於洹水。以功加檢校兵部尚書，累封郡王。

張孝忠爲盧龍節度使。建中三年正月，大破李惟岳於束鹿。初，朱滔收束鹿，據之，進圍深州。惟岳乃與田悅及其衆一萬圍束鹿，滔與孝忠合軍擊之。滔命勇敢者數百人蒙猛獸之衣，騰奮而前，金鼓亂發，賊騎奔軼不能制，乘亂縱擊，大破之。惟岳燒營而遁。

高固爲朔方節度渾瑊麾下。建中末，德宗幸奉天。是時，賊兵已突入東壅門，固引甲士亂揮長刀，連斫數賊，拽車塞闔，一以當百，賊乃退。以功封渤海郡王。

李元諒爲鎮國軍副使，領軍潼關。建中末，德宗居奉天，賊泚遣僞將何望之輕騎襲華州，刺史董晉棄州走，望之遂據城，將聚兵以絕東道。元諒自潼關將所部，仍令義兵因其未設備徑攻望之，遂拔華州。望之走歸泚。元諒乃修城隍器械，召募，不數日得兵萬餘人，軍益振。以功加御史中丞。賊泚數遣兵來寇，輒擊卻之。是時尚可孤守藍田，與元諒爲掎角，賊東不能逾渭南，元諒功居多。無幾，遷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關防禦、鎮國軍節度使。興元初，詔元諒與副元帥李晟進收京邑，兵次于滻西。賊悉衆來攻，元諒先士卒奮擊，大敗破之，進軍至苑東，與晟力戰，隳苑垣而入。賊聯戰，皆敗，遂復京師。加檢校尚書右僕射。

嚴震爲山南西道節度。建平末，德宗車駕發奉天，及入駱谷，李懷光遣數百騎來襲，賴山南兵擊之而退，輿駕無警急之患。尋加震檢校戶部尚書。

樊澤爲山南東道節度觀察等使。建中末，頻與李希烈凶黨接戰，前後擒降其梟將張嘉瑜、杜文朝、梁俊之、李克誠、薛翼等，收唐、隨二州。貞元二年，於襄州東北界泌河口，破李希烈賊衆馬步五千人。

戴休顏爲奉天行營節度使。興元初，李晟收京師，乃與渾瑊、韓遊瓌進軍咸陽，破泚，斬首三千。休顏追賊至中渭橋。李晟既清宮闕，休顏與瑊等率兵赴岐陽擊泚餘衆。及策勳，加檢校右僕射，封至六百戶。

韓遊瓌爲邠寧節度使。興元初,李晟移軍東渭橋,與駱元光、尚可孤分扼京東要路,遊瓌與渾瑊、戴休顔分典京西要路,掎角進攻。晟收京師,遊瓌二將亦破賊於咸陽,論功行封與瑊等。

李復爲嶺南節度使。貞元五年,復奏收復瓊州,表曰:"瓊州本隸廣府管內,乾封中,山洞草賊翻叛,都督李孝逸撫馭失所,遂致淪陷,已經一百餘年。臣先叛官監察御史姜孟京、崖州刺史張少遷等悉力攻討,累經苦戰,方克舊城。便令降人開薙荆榛,建立城柵,屯集官軍。臣竊觀瓊州控壓賊洞,若移鎮軍在此,必永絶姦謀。伏望昇爲下都督府。"乃加瓊、振、儋、崖、萬安五州招討遊奕使。額[29],請停,從之。

韋皋爲劍南西川節度使。貞元九年,皋獻獲吐蕃首虜器械旗幟牛馬於闕下。初,將城鹽州,德宗命皋出師,以分吐蕃之兵。皋遣大將董勔、張芬出西山及南道,破峨和城、通鶴軍。吐蕃南道元帥論莽熱率衆來援,又破之,殺傷數千人,焚定廉故城,凡平柵堡五十餘所。十年,皋奏西川峨和城,擊破吐蕃三萬餘衆。及出兵黎、雅等州以援雲南,攻破吐蕃柵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生虜及降吐蕃二百四十人,得其器械牛馬。十三年,收復巂州。

孟元陽爲陳許大將。貞元中,討吳少誠、韓全義,五樓之敗,諸軍多私歸,元陽及神策都將蘇光榮、宣州都將王幹各率所部留軍溵水[30],破賊二千餘人。

郗士美爲黔中經略招討使。貞元中,谿州賊帥向子琪連結夷獠,控據山洞,衆號七八千,士美設奇略討平之。詔書慰勞,封高平郡公。元和六年,爲昭義軍節度使。會朝廷討王承宗,士美兵既合,而賊軍大敗,下三營,環相鄉,屢以捷聞。

高崇文爲長武城使。憲宗元和元年春,以檢校工部尚書充左神策行營節度使,統左右神策、奉天、麟遊諸鎮兵討劉闢于西川,從漢中入,遂卻劍門之師,解梓潼之圍。賊將邢泚遁歸。屯軍梓州,因拜崇文東川節度使。成都北一百五十里有鹿頭山,扼西川之要[31],闢築城以守之,連行柵,張掎角之勢以拒王師。崇文破賊二萬於鹿頭城下。明日,又破萬勝堆於鹿頭之東。凡八大戰,皆大捷。李光顔軍於鹿頭西大河之口,以斷賊糧道,賊大駭。賊綿江柵將李文悅以三千人歸順,而鹿頭將仇良輔舉城降者衆二萬。闢之男方叔、子婿蘇強先監良輔軍,是日,械繫送京師,降卒投戈面縛者彌十數里,遂長驅而南,直指成都。武陽等縣城皆鎮以重兵[32],莫不望旗率服,師遂流行[33]。闢大懼,以親兵及逆黨盧文若齎重兵西走吐蕃。吐蕃素受其賂,且將啓之。崇文將高霞寓、酈定進倍道追之,至羊灌田及焉。自投岷江,擒於湧湍之中。西蜀平,制授崇文成都尹、充劍南西川節度使,封南平郡王,食實封三百户。

高霞寓以長武城軍職,元和初,授兼御史大夫。從高崇文將兵擊劉闢,連戰皆克,下鹿頭城,降李文悅、仇良輔。蜀平,以功拜彭州刺史。尋繼崇文爲長武城使,封感義郡王。

嚴秦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元和元年，破劉闢賊二千於神泉縣，生擒遊奕將牛文悦。

劉濟爲幽州節度。元和初，烏桓鮮卑數寇邊，濟帥師擊走之，深入千餘里，虜獲不可勝紀，東北晏然。五年，討鎮州王承宗，以大將軍次於瀛州，累破樂壽、博陸、安平等縣，前後大殺獲，賞功頗厚。

李光顔爲忠成軍節度。元和九年，討蔡州，下詔光顔以本軍獨當一面。光顔於是引兵臨溵水，抗洄曲。十年五月，破賊於洄曲。又與懷汝節度烏重裔同破賊於小溵河，平其柵。十一年，連破賊衆，拔凌雲柵，進檢校左僕射。十二年四月，敗賊衆三萬于郾城，其將張伯良奔於蔡州，殺其賊十二三，獲馬千匹，器甲三萬。尋而郾城守將鄧懷金以城降。及裴度至行營，率賓從於方城池口觀板築五溝[34]，賊遽至，注弩挺刃，勢將及度，光顔決戰於前以御之。賊平，加檢校司空。十三年，東討李師道，授光顔義成軍節度使。數旬之内，再敗賊軍濮陽，殺賊數千人。十四年，西蕃入寇，移邠寧節度。光顔忻然即路，擊賊，退之。累加平章事、鳳翔節度。敬宗即位，正拜司徒。汴州李岕逐其帥，詔光顔率陳許之師討之，營於尉氏。俄而誅岕，遷太原尹、河東節度使。

王沛爲陳許行營兵馬使。節度使李光顔討蔡州，使沛統兵屯於近郊。及進軍，連破賊徒。頻詔促進，諸軍觀釁，莫敢先過大溵河者。沛領卒五千人夜渡合流口，扼其喉而成城。於是，河陽、宣武軍、太原、魏博等諸軍因得濟，合謀犄角而攻圍郾城。沛率先部旅，築其壘而對焉。賊衆危怖，其將鄧懷金乃面縛率衆歸降。後元濟既擒，沛從光顔入覲，光顔具陳沛之功勞，加兼御史大夫。其後，救鹽州，以功聞，拜寧州刺史。尋除陳州刺史。宣武軍部將李岕亂，又詔沛兼節度副使而討焉。有功，加檢校右散騎常侍，遷兖、海、沂、密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

田弘正爲魏博節度。元和十年，朝廷用兵討吳元濟，弘正遣子布率兵三千進討，屢戰有功。十三年，王師加兵於鄆，詔弘正與宣武、義成、武寧、横海等五鎮之師會軍齊進。十一月，弘正自帥全師自楊劉渡河築壘，距鄆四十里。師道遣大將劉悟率重兵以抗弘正，結壘相望。前後合戰，魏軍大捷，而李愬、李光顔三面進攻，賊皆挫敗，其勢將危。十四年二月，劉悟以河上之衆倒戈入鄆，斬師道首，詣弘正請降。淄青十二州平，論功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弘正子布，元和十年統魏之偏師三千會諸軍於唐州，授檢校秘書監，兼殿中侍御史。前後十八戰，破凌雲柵，下郾城縣，布皆有功，由是擢兼御史中丞。時裴度爲招討使，嘗觀諸軍城沱口，賊有董重質領驍騎突至，度甚危蹙，布領騎二百馳救之。俄而諸軍繼至，獲免。淮西平，拜左金吾衛將軍。

李愬爲隨、唐、鄧節度。元和十年，用兵討蔡，愬嘗獲賊將丁士良、李祐，皆釋縛用爲親將。又降賊將吳秀琳，愬遂以秀琳之衆收吳房縣，攻其外城。十二年十月，將襲蔡州。其月七日，留遣從事鄭澥使郾城以取元惡之首，告師期於招撫使裴度，且請援焉。

至期,令諸將列大軍,東行六十里,至張柴,使李祐盡殺賊衆,以義成五百人代鎮之。愬又分遣諸將斷諸橋道,行七十里,至蔡城下。祐與將李忠義先登,叱守門者起,盡殺之,遂帥師而入。乃令擊柝者曰:"罷柝者死。"賊以柝聲如舊,不虞我師之來,至中城如之領軍鞠場,號令約束,賊方覺悟。元濟率家僮以固子城。時賊將董重質總數萬人北據洄曲,愬曰:"彼之有拒我者,有望於重質耳。"乃厚恤其家,命其子馳書諭之。重質單騎至,愬遣都將李進誠率降卒開子城,既而焚之,門壞而元濟擒焉。蔡州平,愬以功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充山南東道節度使[35],封涼國公[36],食實封五百戶。十三年,淄青李師道再叛,以愬爲武寧軍節度,使討之。愬破賊金鄉,凡十一戰,擒賊將五十,俘斬萬計,淄青平。十五年,加平章事,充昭義軍節度使。

烏重裔爲河陽三城節度使。元和十年,王師討淮西。三年,重裔與陳許李光顏掎角相應,大小百餘戰,以至吳元濟誅,就加檢校右僕射。

韓公武,宣武軍節度弘之幼子,累授軍職。元和十年,將宣武兵萬三千人從李光顏討賊。淮西平,以功擢爲鄜坊節度,兼御史大夫。

史憲誠爲魏博軍中右職。元和十四年,節度使田弘正以全師討李師道,令憲誠以先鋒四千人濟河,累下其城柵,復以大軍齊進,乘勝逐北[37],魏博之全師迫于鄆州城下。師道窮蹙,劉悟斬其首以投于魏軍[38]。錄功,憲誠超兼御史中丞。

王智興爲武寧軍節度李愬衙將。元和十四年,王師誅李師道,智興率徐軍八千會諸道之師進擊,與陳許之軍大破賊於金鄉,拔魚臺,俘斬萬計。以功遷御史中丞。賊平,授沂州刺史。

史奉敬爲朔方衙將[39]。元和十四年,大破吐蕃於鹽州城下,賜奉敬實封五十戶[40]。

薛平爲淄、青、齊、登、萊五州節度使。穆宗長慶元年,幽鎮叛,杜叔良統横海全軍討伐,不勝,棣州爲賊所窘。朝廷乃委平以偏師援棣州。平即遣將李叔佐以兵五百救之。居數月,刺史王稷餘給稍薄,兵士怨怒,叔佐不能戢,宵潰而歸。仍推突將馬狼兒爲帥,行及青城鎮,劫鎮將李自勸并其衆。次于博昌鎮,復劫其鎮兵,共得七千餘人,徑取青州城。城中兵少,力所不敵。平悉府庫并家財,厚賞三千精卒,逆擊之。仍先以騎兵掩其家屬輜重,賊衆惶惑反顧,因大敗。狼兒與其同惡十數輩脱身竄匿,餘黨降稍後者猶斬於鞠場。其明日,狼兒亦就擒戮。

劉沔爲鹽州刺史、天德軍防禦使。唐寶曆間,在西北邊累立奇效。太和末,河西党項羌叛,沔以天德之師屢誅其酋渠,授振武節度使、單于大都護。開成中,党項雜虜大擾河西,沔率吐渾、契苾、沙陀三部落等諸族萬人,馬三千騎,徑至銀夏討襲,大破,俘獲萬計,以功加檢校戶部尚書。會昌三年,迴鶻部飢烏介可汗奉太和公主至漢南求食,過把頭峰[41],犯雲朔北川。朝廷移沔爲河東節度使,加檢校左僕射,與幽州張仲武協

力招撫，竟破虜寇，迎公主還宫。以功進檢校司空。

李載義爲幽州節度使。文宗太和元年，李同捷據滄景，要襲父爵。載義討之，累破賊軍，以功加檢校司空。三年，滄景平，策勳加平章事。四年四月，奚寇邊，載義上言："今月三日，發兵入奚界，殺奚賊五千餘人，生擒刺史、縣令、大將、首領等二百七十三人。"五月巳卯，載義上言："先發兵深入奚部，至四月十七日，就其帳擒奚帥茹羯。"以功加檢校太保。

石雄爲振武軍裨將。太和中，河西党項擾邊，雄累立破羌之功。會昌三年，迴鶻烏介可汗奉太和公主牙于雲朔北川，雄自選勁騎[42]，得沙陀李國昌三部落，兼契苾、拓拔雜虜三千騎，月暗夜發馬邑，徑趨烏介之牙。炬火燭天，鼓噪動地，可汗惶駭莫測，率騎而奔。雄率勁騎追之，至殺胡山，急擊之，斬首萬級，生擒五千，羊馬車帳皆委之而去，遂迎公主還太原。以功授豐州刺史、充天德防禦等使，累遷河中晋絳節度使。俄而昭義劉從諫卒，其子稹擅主軍務[43]，朝議問罪，以雄爲潞府西面招撫使，以晋州刺史李丕爲副使。王宰在萬善柵，劉沔在石會，相顧未進。雄越烏嶺，破賊石砦，斬獲千計。雄既率先破賊，不旬日，王宰收天井關，何敬弘、王元逵亦收磁、洺等郡。稹危蹙，大將郭誼密款，請斬稹歸朝，武宗詔雄以七千兵受降。雄即徑馳潞州降誼，盡擒其黨與。賊平，加檢校司空。

張仲武爲幽州節度使。武宗會昌中，迴鶻赤心宰相一族七千帳東逼漁陽，仲武乃與弟仲至、從弟公素、裨將游奉寰、王如淸率其部下勁兵三萬人，大破之，收其侯王貴族千餘人，降三萬餘人，獲牛馬槖駝旃牆罽幕，不可勝計。尋遣從事李周瞳、牙門將國從玘相次獻捷。先是，奚、契丹皆有迴鶻監護，使督以歲貢，且爲漢諜事。至是，仲武遣裨將石公緒等論意，凡戮八百餘人。又迴鶻初遣宜門將軍等四十七人來偵，欲歐雜虜，遂逗留其使，緩彼師期，人馬病死，竟不遣之。迴鶻烏介可汗既敗，不敢近邊，乃依康居求活，盡徙餘種寄託于黑車子。

高駢爲神策都虞候[44]。咸通初，党項羌叛，詔駢率禁兵萬人戍長武城。時諸將禦羌無功，唯駢伺隙用兵，出無不捷。懿宗深嘉之。先是，李琢爲安南都護，貪於貨賄，虐賊夷獠，人多怨叛，遂結蠻軍，合勢攻安南，陷之。自是累年亟命將帥，未能收復。五年，移駢爲安南都護，至則糾合五管之兵，期年之內，招懷谿洞，誅其首惡，一戰而蠻卒遁去，收復交州郡邑。遷檢校工部尚書、天平軍節度使。

鄭畋爲鳳翔節度。廣明初，黄巢陷京闕，僖宗西幸，畋受詔許承制便宜行事。巢遣尚讓將賊衆十餘萬西追車駕，畋率本軍逆戰于龍尾陂，敗之，因傳檄天下。由是諸侯皆舉義兵以赴京師，實畋之功也。

王處存爲義武軍節度使。廣明初，黄巢犯闕，僖宗幸蜀。處存以勤王舉義之功，加檢校司空。又遣大將張公慶率勁兵三千，合諸軍滅賊巢於泰山，以功加檢校司空。

王重榮爲河中節度留後。中和元年,黄巢將朱溫舟師自同州至,黄鄴兵自華陰至,數萬攻之。重榮戒勵士衆,大敗之,獲其兵仗,軍聲益振。朝廷遂授節旄、檢校司空。俄而忠武監軍楊復光率陳、蔡之師萬人與重榮合,賊將李祥守華州,重榮合勢攻之,擒祥以徇。二年,京師平,以功加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封琅琊郡王。

時溥爲武寧軍節度。光啓中,黄巢攻陳州,秦宗權據蔡州,與賊連結。徐、蔡相近,溥出師討之,軍鋒甚盛,每戰屢捷。巢之敗也,其將尙讓以數千人降溥,溥將林言又斬巢首歸徐州,溥功居第一。累授檢校太尉、中書令,封鉅鹿郡王。

安文祐爲潞州牙門將。光啓中,潞州軍校劉廣逐節度使高潯,據其城。僖宗詔文祐平之。既殺劉廣,召赴行在,授邛州刺史。

校勘記

[1]儀,原作"義",據宋本及兩《唐書》本傳改。

[2]慕容谷鍾,原作"慕容鍾","谷"據宋本及《舊唐書·馬燧傳》補。

[3]萬餘,宋本作"餘萬"。

[4]泝,原本作"沂",據《舊唐書·伊慎傳》改。

[5]"人"原作"大",據宋本改。

[6]"冠"原作"寇",據《舊唐書·馬燧傳》改。

[7]馬,《舊唐書·馬燧傳》無此字。

[8]"利"字原闕,據《舊唐書·馬燧傳》補。

[9]"救"字原闕,據《舊唐書·馬燧傳》補。

[10]"破之"原作"之破",據《舊唐書·馬燧傳》乙改。

[11]《舊唐書·馬燧傳》此句前有"悦"字,似應補入。

[12]《舊唐書·馬燧傳》此句作"假令燧等盡鋭改之"。

[13]侯,原作"候",據宋本改。

[14]積,宋本作"稷"。

[15]曜,宋本作"耀"。

[16]"遂城守,詔因以州隸永平軍",《舊唐書·劉玄佐傳》作"遂詔以州隸永平軍"。

[17]敗,宋本作"破"。

[18]又,宋本無此字。

[19]楊,宋本作"陽"。

[20]至,原作"末",據《舊唐書·張獻甫傳》改。

[21]大,原作"夫",據宋本改。

[22]山,宋本無此字。

[23]城柵而居之,宋本作"修城柵而居之"。

[24]候,原本作"侯",據宋本改。

[25]又，宋本無此字。

[26]宋本此句作“逐出大將張國誠，請副將張抗”，疑是。

[27]賊，宋本無此字。

[28]懷，原作“德”，據宋本及《舊唐書·李芃傳》改。

[29]額，《唐會要》卷七十一下有“其崖州使”四字。

[30]澱，原訛作“激”，據宋本改。

[31]西，宋本作“兩”。

[32]武，《舊唐書·高崇文傳》作“德”。

[33]師遂流行，宋本作“師遂留行”，《舊唐書·高崇文德》作“師無留行”。

[34]賓，原作“兵”，據宋本改。

[35]“南”字原闕，據宋本及《舊唐書·李愬傳》補。

[36]涼，原作“粱”，據宋本及《舊唐書·李愬傳》改。

[37]勝，宋本作“勢”。

[38]此句原作“斬其軍首以投于魏軍”，有脱文，今據《舊唐書·史憲誠傳》，補“劉悟”二字。又，“軍首”之“軍”，蓋是衍文，據删。

[39]史奉敬，兩《舊唐書》本傳皆作“史敬奉”。

[40]十，原作“千”，據宋本及《舊唐書·史敬奉傳》改。

[41]把，宋本作“杷”。

[42]選，原作“赴”，據宋本及《舊唐書·石雄傳》改。

[43]擅，原作“檀”，據宋本及《舊唐書·石雄傳》改。

[44]候，原本作“侯”，據宋本改。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六十

將帥部(二十一)

立功第十三

梁趙犨初仕唐爲忠武軍牙校。會昌中,壺關作亂,隨父叔文北征,收天井關。未幾,從王師征蠻,浹月方克,唯忠武將士轉戰磎洞之間,斬獲甚衆。本道錄其勳,陟爲馬步都虞候。乾符中,王仙芝起於曹、濮,大縱其徒,侵掠汝、鄭。犨率步騎數千襲之,賊黨南奔。廣明初,以犨爲陳州刺史。中和中,黄巢東奔,先遣驍將孟楷擁徒萬人,直入項縣,犨引兵擊之,衆大潰,斬獲略盡,生擒孟楷,以功累加檢校兵部尚書、右僕射司空、潁川縣伯。巢黨知孟楷爲陳所擒,大驚憤,悉衆東來,先據溵水,後與蔡州秦宗權合勢,以攻宛丘。犨因乞師於太祖,太祖引大軍與諸軍會於陳之西北[1],急攻巢寨[2],賊衆大潰,乃以犨爲蔡州節度使。於時巢黨雖敗,宗權益熾,六七年間,屠膾中原,陷二十餘郡,唯陳去蔡百餘里,兵少力微,日與爭鋒,終不能屈。文德元年,蔡州平,朝廷議勳,累加檢校司徒、同平章事,充忠武軍節度使。

犨弟昶,初爲陳州防遏都指揮使。黄巢將孟楷擁衆萬餘,據項城縣,昶與兄犨領兵擊破之,擒楷以歸。不數月,巢黨悉衆攻陳[3],以報孟楷之役。又與蔡寇合徒,凶醜百萬,棲於陳郊。昶開門決戰,擒賊將數人,斬首千餘級,群凶氣沮。其後連日交戰,無不應機俘斬,未嘗小衂,以至重圍數月,志心如一。及賊敗圍解,朝廷紀勳,昶一門之中,疊加爵秩。當時征鎮之内言忠勇者,言守禦者,言功勳者,言政事者,皆以犨、昶爲首焉。昶累加檢校右僕射,代犨爲忠武節度使,亦以陳州爲理所。時宗權未滅,中原方受其毒,陳、蔡封疆相接,昶每選精鋭深入蔡境,蔡賊雖衆,終不能抗,以至宗權敗焉,朝廷賞勳,加檢校司徒。

王敬武,唐末爲平盧牙將。唐廣明元年,無棣人弘霸郎合群盜於齊棣間,節度使安師儒叛,敬武率師討平之。

李茂貞,本姓宋,名文通,唐末隸博野軍征伐,立戰功,由是軍中知名,漸爲裨校。黄巢之寇關輔也,僖宗幸蜀,賊將王璠、尚讓屢肆凶鋒,文通以宿衛軍留鳳翔,與連帥鄭畋大破尚讓于龍尾陂,追奔至於奉天。賊平,輿駕還京,錄功以文通爲神策軍指揮使、檢校太保。

馮行襲，唐末爲金州防禦使。時興元楊守亮將襲京師，道出金商，行襲逆擊，大破之，升金州爲節鎮，以戎昭軍爲額，即以行襲爲節度使。

張歸厚，唐末爲太祖軍校。光啓三年春，與秦宗賢戰於萬勝，大破之。大順元年，奏加檢校兵部尚書，又命統親軍。是歲，郴王友裕領諸軍屯于濮州之境。十一月，太祖率親從騎士將合大軍，會郴王遷寨，未知所往。忽逢兖鄆餘寇甚衆，太祖亟登道左高阜以觀之，命歸厚領所部廳子馬直突之，出沒二十餘合，賊戰敗將北，而救軍雲至。歸厚即綴賊苦戰，請以數十騎先還。時歸厚所乘馬中流矢而踣，乃持槊步鬬漸退，賊不敢逼。太祖至寨，亟命張筠、劉儒飛騎來迎，然謂已殁矣。歸厚體被二十餘箭，尚復拒戰，筠等既至，賊解，乃歸。太祖見之，撫背泣下，曰："得歸厚身全，縱廣喪戎馬，何足計乎。"便令肩舁歸汴，日降問賚，恩旨甚厚。尋遷中軍指揮使。景福初，從太祖伐鄆，帝軍不利，太祖爲寇所逼。歸厚殿馬翼衛，左右馳射，矢發如雨，賊騎千百，披靡而退。明年，與葛從周禦晉軍於洹水，殊績尤著，詔檢校右僕射。

張歸弁，唐末爲軍校。乾寧中，以偏師佐葛從周禦并軍於洹水。光化中，又佐張存敬與燕人戰於內黄，積前後功，表授檢校工部尚書。大順初，攻討兖鄆，命歸弁佐衡王友諒屯單父，軍聲甚振。尋爲齊州指揮使。屬青帥王師範叛，遣將詐爲估人，挽車數十乘[4]，匿兵器於其中，將謀竊發。歸弁察而擒之，州城以寧。明年春，青寇大舉來伐，州兵既寡，民意頗搖，有本郡都將康文爽等三人欲謀外應，即時擒獲，誅之，人心遂定。歸弁又罄發私帑，賞給士伍，青人遂遁。青州平，超加檢校右僕射，遙領愛州刺史。從征荆襄，迴，轉檢校左僕射。天祐三年春，太祖入魏誅牙軍，魏之郡邑多叛。歸弁與諸將等分布攻討，封境悉平。而歸弁於高堂入賊大猛[5]，飛矢中于臆。太祖嘉之，命賜銀鞍勒馬一疋，金帶一條。夏五月，命權知晉州刺史，加檢校司空。太祖受禪，改滑州長劍指揮使。開平二年秋九月，并軍圍平陽，詔歸弁統兵救之，軍至，解其圍，加檢校司徒。

劉知俊，唐末爲軍校。大順中，從太祖討秦宗權，及攻徐州，皆有功，補徐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攻海州，下之，遂奏授刺史。天復初，歷典懷、鄭二州，從平青州，以功奏授同州節度使。天祐三年冬，以兵五千破岐軍六萬於美原，自是連克鄜、延五州，乃加檢校太傅、平章事。開平二年三月，命爲潞州行營招討使。知俊未至，潞州夾寨已陷，晉人引軍方攻澤州，聞知俊至，乃退。尋改西路招討使。六月，大破岐軍於幕谷，俘斬千計。李茂貞僅以身免。

康懷英，唐末爲太祖軍校。光化元年秋，從氏叔琮伐襄漢，懷英以一軍攻下鄧州。三年，從征河朔，佐張存敬敗燕軍於易水之上。天復元年冬[6]，太祖率師迎昭宗於鳳翔，時李茂貞遣大將符道昭領兵萬餘屯武功，以拒太祖。太祖命諸軍擊之，以懷英爲前鋒，領衆先登，一鼓而大破之，虜甲士六十餘人，奪馬二千匹。翼日[7]，太祖方至，顧左右曰："邑名武功，今首盪逆黨，眞武功也。"乃召懷英，大加獎激，仍以駿馬珍器賜之。

二年四月,苻道昭復領大軍屯於虢縣之漠谷,太祖遣懷英提騎數千急擊之,岐軍大敗。八月,鄜帥李周彝屯軍於三原,以援鳳翔。太祖命懷英討之,追至梨園,攻下翟州,擒其守來獻。天祐三年冬,佐劉知俊破邠鳳之衆五萬於美原,收十五餘寨,乘勝引軍攻下鄜州,以功授陝州節度使。

朱友恭,唐末從太祖四征,稍立軍功,累遷諸軍都指揮使、汝州刺史、檢校司空。光化初,淮夷侵鄂渚,武昌帥杜洪來乞師,太祖遣友恭將兵萬餘濟江應援,引兵至龍沙、九江而還,軍聲大振。時淮寇據黄州,友恭攻陷其壁,獲賊將翟章,俘斬萬計。途經安陸,因襲殺刺史武瑜,盡收其衆。以功爲潁州刺史,加檢校司徒。

劉康乂,唐末從太祖鎮宣武,累典親軍。襲巢破蔡,斬獲尤多,累以戰功遷元從都將[8]。從太祖連年攻討徐、兗、鄆,所向多捷。

范居實,唐末爲太祖將,從討巢、蔡有功。又從朱珍收滑州,改左廂都虞候,預破兗、鄆功,遷感義都頭、鄭州馬軍指揮使。幽州劉仁恭舉衆南下,寇魏郡北闉,居實與葛從周、張存敬率兵救魏,大破幽滄之衆於內黄。太祖迎昭宗於岐下,以居實爲河中馬軍都指揮使。及昭宗還京,賜迎鑾毅勇功臣,遥領綿州刺史,又遷左龍驤馬軍都指揮使。從征淮南迴,改登州刺史,轉左神勇軍使。

胡眞,唐末爲太祖元從都將,從破巢、蔡於陳鄭間。尋以奇兵襲取滑州,乃署爲滑州節度留後。

苻道昭,唐末爲太祖元帥府右司馬,與李周彝同領寇彦卿、南大豐、閻寶已下大軍伐滄州。及太祖幸魏州,討衙軍[9],中軍前有魏博將山河營指揮使左行遷,聞府有變,引軍還屯歷亭,自稱留後,從亂者數萬人。道昭佐周彝與彦卿已下大破之,殺四萬餘人,擒左行遷,斬之。有史仁遇亦聚徒數萬,據高唐,又破之,擒仁遇以獻。乘勝取澶、博二州,平之,復殺萬餘人。

王虔裕[10],唐末自巢寇來降,爲太祖騎兵前鋒。太祖擊巢、蔡於陳州,虔裕連拔數寨,擒獲萬計。巢孽既遁,虔裕躡其迹,追至萬勝戍,賊衆饑乏,短兵纔接而潰。太祖以其勞,表授義州刺史。蔡人日縱侵掠,陳、鄭、許、亳之郊,頻年大戰。虔裕掩襲攻拒,凡百餘陣,勦戮生擒,不知紀極。

李唐賓,唐末自巢黨與王虔裕來歸太祖,後與朱珍趣淄州,所向摧敵。乃取滑平蔡,前後破兗、鄆、淮、徐之衆,功與朱珍略等。珍之擒石潘也,唐賓亦沿淮與郭言掎角下盱眙,其後渡河,破黎陽、李固等鎮,攻澶州,下內黄,敗魏師,未嘗不與珍同。暨攻蔡之役,珍自西南破其外垣,唐賓亦堙壕坎墉,摧其東北隅。及伐徐取豐[11],時溥軍於吴康,珍亟遇之,未能卻,唐賓引本軍擊敗之,珍遂大勝。每興師,必與珍偕用,故往無不利。

李思安,唐末副王虔裕爲踏白將,渡長淮,下天長、高郵二邑。又拒孫儒[12],迫濠

州，皆有奇績。累遷爲諸軍都指揮使，奏官至檢校左僕射，尋拜亳州刺史。

胡規，唐末爲宣武軍都虞候。佐葛從周伐鎮、定，從張存敬收晉、絳，皆有功，署爲河中都虞候。天祐三年，佐李周尋討相州，獨當州之一面，頗以功聞。軍還，權知耀州事。太祖受禪，除右羽林統軍。尋從劉鄩統兵收潼關，擒劉知浣獻之。乃以爲右龍虎統軍，兼侍衛指揮使。

黄文靖，唐末爲諸軍指揮使。從太祖南平巢、蔡，北定兗、鄆，皆有功。後與康懷英渡淮，入壽春之境，下安豐、霍丘，至光州而還。光化初，晉將李嗣昭、周德威寇於山東，文靖佐葛從周統大軍禦之，至沙河，敗晉軍五千餘騎，逐之，越張公橋乃止。後旬日，復與晉人戰於邢州之北，擒蕃將賁金鐵、慕容藤、李存建等百餘人，奪馬數千匹。尋以功表授檢校右僕射、耀州刺史。天祐三年春[13]，命佐楊師厚深入淮甸，越壽春，侵廬江[14]。軍至大獨山，遇淮夷，殺五千餘衆，振旅而還。改蔡州刺史，加檢校司空。

李重裔，唐末爲太祖步軍都頭，與胡眞援河陽，逼懷州。重裔以部下兵突之，射中蕃將安休休。又令與李讜騎軍至陜應接郭言，迴次澠池，破賊帥黄花子之衆，改滑州夾馬指揮使。蔡賊圍汴，重裔以步兵攻下三寨，虜獲甚多。太祖大舉伐秦宗權，俾重裔以滑兵爲先鋒。及東討徐州，下豐、蕭二邑，轉右廂步軍指揮使。

李讜，唐末爲左得勝騎軍都將。從太祖討蔡賊，頗有軍功。及東伐兗、鄆，以所部士伍俘獲甚衆，改元從騎，表授檢校右僕射。

氏叔琮，唐末爲晉州節度使，以禦晉軍。時太祖遣朱友寧將兵數萬赴應，悉委叔琮節制。既至，諸將皆欲休軍，叔琮曰："若然，則賊必遁矣，遁則何功焉？"因夜出潛師，截其歸路，遇晉軍游騎數百，盡殺之，遂攻其壘，拔之，斬獲萬餘衆，奪馬三千匹。太祖聞之，喜謂左右曰："殺蕃賊，破太原，非此老不可[15]。"叔琮乃長驅收汾州，與晉人轉戰，直抵并壘。軍迴，以其功奏檢校司空。

張愼思，唐末爲太祖諸軍都指揮使。從平巢、蔡、兗、鄆，皆著軍功，表授檢校工部尚書，兼宋州長史。

王景仁，唐末爲宣州節度使。劉知俊之叛也，從駕至陜，始佐楊師厚西入關。兵未交，知俊棄馮翊走，進尅雍、華，降王建、張君練，頗預戰有功，太祖嘉之。末帝即位，用爲淮南西北面行營招討應接使，以兵萬人伐壽州，至霍丘，接戰，擒賊將袁叢、王彦威、王燔等，送京師。

劉鄩爲左龍武統軍，充侍衛親軍馬步都指揮使。開平三年夏，同州劉知俊反，引岐人襲據長安，分兵扼河潼。太祖幸陜，命鄩西討，即奪潼關，擒知俊弟知浣以獻，遂引兵收復長安。知俊棄郡奔鳳翔。太祖以鄩爲佑國軍兩使留後。尋改佑國軍爲永平軍，以鄩爲節度使、檢校司徒、行大安尹金州管內觀察使。是時西鄙未寧，密邇寇境，鄩練兵撫衆，獨當一面。四年，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

謝彦章爲兩京馬軍都軍使。貞明中,累與晉軍接戰,有功。

寇彦卿爲鄧州節度使。貞明中,淮人圍安陸,彦卿奉詔領兵解圍,大破淮賊而還。

賀瓌爲北面行營詔討使。貞明四年,與晉人戰於胡柳,晉人敗績,臨陣斬晉將周陽五。既晡,瓌軍亦敗。五年春正月,晉人城德勝,夾河爲柵。四月,瓌率大軍攻其南柵,以艨艟戰艦扼其中流,晉人斷我艨艟,濟軍以援南柵,瓌退軍於行臺。

後唐李嗣本,乾寧中爲馬軍都將,從李嗣昭討王暉於雲州,論功加檢校司空,後爲雲州防禦使。時周德威討劉守光,嗣本率代北諸軍、生熟吐渾[16],收山後八軍,得納降軍使盧文進、武州刺史高行珪以獻。幽州平,論功授振武節度使。

朱漢賓,唐末事梁太祖,與諸將破蔡賊有功。天復中,授右羽林統軍。

丁會,唐末爲宣武軍都押衙。自梁祖誅秦宗權,併時溥,屠朱瑄、朱瑾,會常以兵從,多立奇功,授昭義軍節度使、同平章事。武皇攻潞,會以州歸,授都招討使,加檢校太尉。莊宗嗣王位,與會决謀,破汴軍於夾城。

閻寶,唐末爲梁祖四鎮牙將。自梁祖陳師河朔,爭霸關西,寶與葛從周、丁會、賀德倫、李思安各爲大將,擁兵西出,所至立功,累遷邢洺節度使。天祐十三年,以邢州歸於莊宗,授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充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使。十八年,張文禮謀叛,以寶爲招討使,進攻之,下趙州,渡滹水而軍,擒文禮所署深州刺史張友順,折足送於行臺,營於西北隅。洎十九年正月,契丹大至,衆心危懼,寶備陳方略,遂挫獯戎,加檢校侍中。

安金全,武皇時爲騎將,屢從征伐,所在立功。莊宗之救潞州,及平定河朔,凡有戰陣,金全皆有功,累爲刺史。

石君立爲昭義李嗣昭牙校[17],歷典諸軍。天祐中,夾城之役,君立每出挑戰,壞汴軍柵壘,俘擒而還。八年,與汴軍戰於龍花園,敗之,獲其大將卜渥以獻。王檀之逼晉陽也,嗣昭遣君立率五百騎,自上黨朝發暮至。王檀游軍扼汾橋,君立一戰敗之,徑至城下,馳突斬擊,梁軍敗走。

康思立爲河東親騎軍使。天祐中,從莊宗解圍於上黨,敗梁人於柏鄉,及平薊丘,後戰於河上,皆有功,累遷右突騎指揮使。

毛璋爲遼州刺史。天祐中,從莊宗征河上,屢有戰功。同光元年,梁平,授華州節度使。三年,王師討蜀,以璋爲行營右廂馬軍都指揮使,充魏王繼岌前驅。蜀平,璋功居多[18],授邠州節度使。

夏魯奇爲護衛指揮使。天祐中,從周德威平幽州,魯奇功居多,歷磁州刺史。中都之戰,汴人大敗,魯奇見王彦章,識之,單馬追及,擒之以獻。梁平,授鄭州防禦使。

索自通爲廳直指揮使。天祐中,佐周德威攻燕軍於涿州,旬日未克。自通乃選精騎二十[19],夜薄幽州外郭,擒燕將郭在均而還。同光中,累遷西京留守。會楊彦溫據河

中作亂，自通率師討平之，授河中節度使。

李紹文，本姓張，名從楚。天祐八年，自梁將歸於莊宗，賜姓名，累加博州刺史。預破劉鄩於故元城，歷貝、隰、代三郡刺史，領天雄軍馬步副都將。又於德勝從閻寶討張文禮，爲馬步都虞候。明宗收鄆州，以紹文爲右都押牙馬步軍都將，從破王彥章於中都。

張溫爲永清都校，歷武州刺史、山後八軍都將。天祐中，從莊宗襲契丹于幽州，收新州，歷銀槍效義都指揮使。同光初，北戎陷嬀、儒、檀、順、平、薊六州，武州獨全，改授蔚州刺史。

李漢韶爲河東牢城指揮使。天祐中，孟知祥權知太原軍府事。會契丹侵北鄙，表令漢韶帥師進討[20]，既而大破胡寇，以功加檢校右僕射。

李存進爲天雄軍都指揮使。天祐十九年，莊宗討張文禮於鎭州，定州王處球盡率城中兵甲，乘我芻牧無備，奄至東垣渡。我騎軍已臨賊城，不覺其出，賊既上橋，攻我營門，存進惶駭，引十餘人鬭於橋上。賊退，我騎軍已邀賊後，前後夾擊之，賊退無路，圍之數重，步兵七千，殆無生還者。

霍彥威初仕梁，爲河陽留後。乾化末，破劉知俊於同州，改邠州節度使。同光二年，從明宗平潞州，授徐州節度使。莊宗時，契丹犯塞，明宗招討北面，命彥威爲副。趙大叛於邢州[21]，奉詔討平之。天成初，除鄆州節度使。值青州王公儼拒命，改平盧軍節度，擒公儼於膠水，盡斬其黨，累加檢校太尉。

孔勍初仕梁，爲唐鄧節度使。貞明中，王球據襄州叛，勍討平之，授山南東道節度使。

王晏球初仕梁，末帝初，爲龍驤四軍都指揮使。時汴州捉生都作亂，夜縱火焚剽，攻建國門，末帝登樓拒戰。晏球聞其亂也，得龍驤馬五百騎，屯於鞠場。俄而亂兵以竹竿曁布幕沃油，焚建國門，勢將危急，晏球隔門窺亂卒，知無甲冑，即出騎擊之。亂兵北走，屯國門下，晏球奮力血戰，俄而群賊散走。末帝見騎軍討賊，呼曰："非吾龍驤之士乎？"晏球曰："臣已敗賊，請陛下無憂[22]。"遲明，晏球盡敗亂軍，全營族誅，以功授單州刺史。明宗時，爲宋州節度使。天成二年，充北面行營副招討使，兵戍滿城。是歲，王都謀叛，據定州，乃以晏球爲招討使攻之。時都北連契丹，契丹遣奚首領秃餒率虜千騎援都，突入定州，晏球引軍保曲陽。王都、秃餒出軍來戰，晏球預督勵士卒以待之，及賊虜至，一戰敗之於嘉山之下，追襲至於城門，因進軍攻之，得其西關城。乃高其壁壘，營於其間，爲定州府署，令百姓轉輸租稅。城既堅峻，進攻無利，但食其租稅以守之。俄而契丹首領惕隱率虜騎五千來援都，是時大雨，虜至唐河，晏球出師逆戰。晏球令龍武左右廂指揮使高行周、符彥卿前鋒渡唐河[23]，與虜相遇，三戰，惕隱大敗。追至易州，河水暴漲，所在陷溺，獲虜二千騎而還，惕隱以餘衆還塞[24]。幽州趙德鈞知其敗也[25]，

令牙將武從諫率勁騎追擊,德鈞分兵扼諸要路。旬日之內,盡獲惕隱已下酋長七百餘人,虜勢由是援絕。其年冬,平賊,以功授天平軍節度使。

康延孝爲招收指揮使,領博州刺史。同光元年,莊宗平汴,延孝頗有功焉[26],以功累遷保義軍節度使。三年,討蜀,以延孝爲西南面行營馬步軍先鋒、排陣斬斫等使,下鳳州,收固鎮,降興州,敗王衍軍於三泉,平蜀之功,延孝居最。

王思同爲馬軍左廂都指揮使,領薊州刺史。同光中,從明帝援糧入幽州,逐虜有功,遷鄭州防禦使。長興中,自秦州節度使入爲右武衛上將軍。會董璋據東川叛,命除西南面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伐蜀之役,爲先鋒指揮使,至劍門。思同以偏衆取小劍門,入倒迴,收下劍門。及班師,以思同留鎮山南西道。

任圜爲工部尚書。同光中,從魏王繼岌伐蜀。及班師,行及利州,康延孝叛,以勁兵八千欲迴劫西川[27],繼岌署圜爲招討副使,與都指揮使梁漢顒等率兵攻延孝於漢州[28],擒之以旋。至渭南,繼岌遇害,圜代總全師,朝於洛陽。明宗嘉其功,拜平章事,判三司。

西方鄴爲奉義指揮使。天成元年,荆渚違命。明宗素知其材力,擢授夔州刺史,充東南面行營招討副使[29],鄴將偏師收復峽內三州。二年,昇夔州爲寧江軍,以鄴爲節度使,屢奏克捷。

藥彥稠爲河陽馬步都將,領鄧州刺史。天成中,從王晏球討王都於定州,平之,遷侍衛步軍都虞候,領壽州節度使。會河中指揮使楊彥溫作亂,以彥稠爲副招討使討平之。長興中,吐蕃劫迴鶻入朝使烏崙紅貢物,詔遣方渠屯戍、充步騎都部署,尋令入吐蕃。過靈武道土橋,搜索盡獲迴鶻所貢駝馬、寶玉、藥物,因殺爲盜蕃部,擒首領而還。尋授邠州節度使。

孫璋爲齊州防禦使。天成中,王都據中山叛,以璋爲定州行營都虞候。賊平,加檢校太保。

張虔釗爲護駕親軍都指揮使[30],領春州刺史[31]。天成中,與諸將圍王都於中山。大敗契丹於嘉山之下。及定州平[32],以功授滄州節度使。

李紹眞爲北面副招討使。同光四年,紹眞遣人奏收復邢州,擒賊帥趙泰等二十一人,令負斧鑕徇於鄴城下,旣而磔於軍門。

安審通爲齊州防禦使。天成中,奉詔北征,從房知溫營於盧臺。會龍脛部下兵亂,審通脫身酒筵,奪船以濟[33],促騎士介馬。及亂兵南行,盡戮之,以功加檢校太傅,充滄州節度使。

晉陸思鐸初仕梁,爲廣武都指揮使,歷突陣拱辰軍使,積前後戰勳,累官至檢校司徒、拱辰左廂都指揮使,遙領恩州刺史。

張朗初仕梁,爲鄆州都指揮使。從招討使段凝襲衛州,下之,遂授衛州刺史。

李周初仕後唐，補萬勝黄頭軍使。武皇之平雲州，莊宗之戰柏鄉，周皆有功，遷定霸都指揮使。天成三年，爲邠州節度使。會慶州刺史竇琬據城拒命，周奉詔討平之。

梁漢顒，太原人，少事後唐武皇，初爲軍中小校，善騎射，勇於格戰。莊宗之破劉仁恭、王德明，及與梁軍對壘於德勝，皆預其戰，累功至龍武指揮使。

李承約初仕後唐，爲定霸都指揮使，領貝州刺史。從莊宗破夾寨[34]，及梁人戰於臨淸，有功，累遷潁州團練使。

李德珫初仕後唐，爲偏校，從莊宗戰潞州、柏鄉、德勝渡，繼有軍功，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

安元信初仕後唐，爲鐵林都校。梁將氏叔琮之攻河東也，别將葛從周自馬嶺入，元信伏于楡次，挫其前鋒。梁將李思安之攻上黨也，王師將壁高河，爲梁軍所逼，别將秦武者尤爲難敵。元信與鬬，斃之，由是梁軍解去，城壘得立。武皇賜所乘馬及細鎧仗，遷突陣都將。莊宗嗣晉王位，元信從救上黨，破夾寨，復澤、潞，以功授檢校司空、遼州刺史，後爲山北管内團練使。莊宗降邢臺，破劉鄩於故元城[35]，皆預其功。俄遷博州刺史。

相里金初仕後唐，爲小校。與梁師戰於柏鄉及胡柳陂，以功授黄甲指揮使。同光元年，統帳前軍拔中都，賜忠勇拱衛功臣。

張廷蘊初仕後唐，爲左右羽林都虞候。同光中，潞州李繼儔叛，廷蘊從明宗爲前鋒討之。軍至上黨，日已暝矣，廷蘊首率勁兵百餘輩，踰洫坎城而上，守陴者不能禦，尋斬關，延諸軍入焉。軍還，改左右羽林都指揮使。

李從璋初仕後唐，爲彰國軍節度使[36]。天成二年，達怛諸部入寇[37]，從璋率麾下出討，一鼓而破之。

張從賓初仕後唐莊宗，爲爪牙，從戰有功。明宗天成中，自捧聖指揮使領澄州刺史[38]，後移左右羽林都校，討楊彥溫於河中，平之。

潘環初仕後唐，爲棣州刺史。天成中，定州王都叛，以爲行營右廂步軍都指揮使。賊平，改易州刺史。開運初，契丹入寇，王師北征，環以金州節度使充北面行營步軍左廂排陣使，預破契丹於陽城。軍迴，授澶州節度使。

范延光爲宣武軍節度使。會魏府屯將張令昭逐其帥劉延皓，據其城，令延光討而平之，遂授鄴都留守。

衛審峹初仕後唐，爲河中都指揮使。康福除靈武節，奉宣授送赴鎮，爲一行步軍都指揮使。破吐蕃於靑崗陜，擊李賓於河西，有功，授郢州刺史、檢校司空。

李瓊初仕後唐，爲侍衛牙隊指揮使。長興中，從高祖討東川，至劍州，瓊以部下兵破賊軍數千，身負重瘡。軍還，改龍武指揮使。淸泰中，屯雲州，累擒獲契丹人馬，以功改右奉聖軍指揮使[39]。

方泰爲奉國都虞候[40],屯渭州。天福初,會苻彦饒亂,泰與馬萬、盧順密等擒之,使泰縛送至闕。尋從杜重威破張從賓於汜水,以功除趙州刺史。從楊光遠平范延光於鄴,移刺萊州。

劉處讓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天福二年,范延光據鄴城叛,命宣武軍節度楊光遠、前靈武節度張從賓等討之。時處讓奉詔與光遠同參議軍政。從賓行次河陽,密與延光連結,以兵南入洛京,東抵成皋,將犯梁城,謀爲大逆。處讓奉詔自黎陽分兵討襲,從賓平,復又與楊光遠攻鄴。四年冬,范延光將謀納款,尙竊疑留,處讓親入,以禍福諭之,乃決歸命。以功轉檢校太傅。

郭金海爲護聖都虞候。天福二年,從王師討范延光於魏州,以功轉本軍都指揮使,領黄州刺史。是歲,安從進謀犯闕,以金海爲襄州道行營先鋒都指揮,與李建崇等同於唐州湖陽遇從進萬餘人,金海以一旅之衆突擊,大敗之。策勳授檢校太保、商州刺史。

馬全節除安州節度使,將赴鎮,會李金全據安州叛[41],引淮南軍爲援。因命全節將兵討之,殺數千人,俘四百餘人送闕。俄復鄖鄉,以功加檢校太尉,授昭義軍節度使[42]。六年,移鎮邢州。安重榮之叛也,授鎮州行營副招討兼排陣使,與重榮戰於宗城,大敗之。鎮州平,加開府儀同三司,充義武軍節度使。開運元年,授鄴都留守,尋加天雄軍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使。陽城之戰,甚有力焉。

王淸爲奉國軍都虞候。天福六年,襄州安從進叛,高行周討之,踰年不下,淸請先登,諸軍繼後,遂拔其城。累遷溪州刺史。八年,詔遣以所部兵屯於鄴。九年春,契丹南牧,圍其城。淸與張從恩守之。少帝飛蠟詔勉諭,錫之第宅。虜退,以干城功繼遷軍額。開運二年,從杜重威北征,解陽城之圍,加檢校司徒。

程福贇爲軍校。天福七年,從杜重威討鎮州,與安重榮大戰於宗城,以功遷洺州團練使、檢校太保。

皇甫遇爲鄧州節度使。少帝即位,罷歸闕下。二年,虜南寇,從至澶州,戰於鄆州北津,虜衆大敗,溺死者數千人。以功拜滑州節度使。

漢王周,初仕後唐,爲裨校,以戰功累歷郡守[43]。晋天福初,范延光叛於魏州[44],周從杜重威討之,以功授貝州節度使。

劉在明初仕後唐,爲捧聖左廂都指揮使,領和州刺史。從明宗幸汴州,至滎陽,聞朱守殷叛,用爲前鋒。至汴城,率先登城。賊平,授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晋天福初,爲安州刺史。會李金全以安州叛,在明從李守貞攻之,大破淮賊,以功授安州防禦使。明年,移絳州。楊光遠據青州叛,召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青州平,遷相州留後。高祖踐阼,授幽州道行營都部署。時虜守中山,在明出師經略,虜乃棄城而去,遂授鎮州留後。

杜重威初仕晋,典禁軍,遙授舒州刺史。天福二年,張從賓搆亂,據汜水,晋高祖遣

重威與侯益率衆破之，以功授潞州節度使。與楊光遠降范延光於鄴城，改許州節度使，累遷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及鎮州安重榮稱兵向闕下[45]，重威禦之。重威敗重榮於宗城，重榮奔據常山，重威尋拔其城，斬重榮首，傳於闕下。授成德軍節度使。

李守貞初仕晉，爲侍衛馬步軍都虞候，領滑州節度使。開運元年春，虜衆犯澶、魏，少帝幸澶州，虜主遣將麻答以奇兵由鄆州馬家口濟河，立栅於東岸[46]。守貞率師自澶州馳赴之。契丹大敗，溺死者數千人。晉少帝還京，以守貞爲兗州節度使。是歲，以守貞爲青州行營都部署，率兵二萬東討楊光遠，降之。以功加同平章事。二年春，虜主全軍南下[47]，前鋒至相州湯陰縣，以守貞爲北面行營都監，與招討使杜重威北伐，洎獲陽城之捷[48]，遂收軍還。累加侍衛都指揮使，領鄆州節度使。三年夏，爲北面行營都部署，軍到長城北二十里，與蕃賊千餘騎相遇，轉鬭行四十里，悉驅擁入河，斫得首領解里相公首級。

王景崇爲右衛大將軍。乾祐元年春，鳳翔侯益、永興趙贊以受契丹僞署，引蜀軍至南山。詔委景崇以西面之事。景崇至雍，趙贊已入朝，遂部分雍軍，破蜀寇於子午谷，糾合諸軍，再破蜀軍於大散關。詔景崇爲鳳翔巡檢。

李彦從爲左飛龍使，領恩州刺史。乾祐中，趙暉討王景崇於岐下，彦從爲兵馬都監，破川軍有功[49]。賊平，授濮州刺史。

周周密，字德峰，初仕後唐武皇，爲軍職。莊宗之平常山，明宗之襲汶陽，密皆從征有功。

安審暉，初仕後唐莊宗，從平幽薊，戰山東，定河南，皆預其功。晉天福五年，李金全據安州叛，詔馬全節爲都部署[50]，領兵討之，以審暉爲副，安陸平，移鎮鄧州。

馮暉初仕後唐，爲軍校。同光中，從明宗征潞州楊立有功，又從魏王繼岌伐蜀。蜀平，授夔州刺史。又從晉高祖討蜀，蜀人守劍閣，暉領部下兵踰險阻，從他道出於劍門之左，掩擊殺之，守兵殆盡。會晉祖班師，以暉爲澶州刺史。

宋彦筠初仕後唐，典禁軍。同光中，伐蜀之役，彦筠率所部從康延孝爲前鋒。蜀平，歷維、渝州刺史。晉初，自汝州防禦使從高行周破安從進於襄陽，以功拜鄧州節度使。

高行周初仕後唐，爲絳州刺史。天成中，預平朱守殷於浚下。其攻王都於中山，與符彦卿爲馬軍左右廂都將[51]，敗王都，擒禿餒，首功也，累遷天平軍節度使。杜重威據鄴叛，用行周總兵討之。鄴平，授鄴都留守、守太尉[52]，封臨清王。

李從敏初仕後唐，爲陝府節度使。天成中，王都據定州叛，命宋州王晏球爲招討，命率師北伐，以從敏爲副，領滄州節度使。王都平，移授定州節度。

李懷忠初仕後唐，爲陝府都指揮使。天成中，康福授靈武節度，時蕃部作梗，屯于保静，命懷忠援送，攻破諸戎，道途無滯。歷許州、滄州都指揮使，遥領辰州刺史。

趙暉初仕晉，爲禁軍指揮使。天福初，從馬全節圍安陸[53]，佐杜重威戰宗城，皆有

功。開運末,以部兵屯於陝[54],聞漢建義并門,乃與部將王晏、侯章叶謀戮契丹僞命官屬,據有陝州,馳騎聞於漢祖,乃命暉爲陝州節度使。乾祐初,移鎮鳳翔,加同平章事。屬王景崇叛,據岐山不受代。以暉爲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統兵以討之。時李守貞叛於蒲,趙思綰據於雍,與景崇遞相爲援,又引蜀軍出自大散關,勢不可遏。暉領兵數千,數戰而勝[55]。明年,拔其城,加檢校太師,兼侍中。

李建崇初仕晉,爲申州刺史。天福七年夏,晉祖幸鄴,襄州安從進與鎮州安鐵胡合從搆逆,從進出軍攻南陽。時州刺史武延翰慮賊攻寇繼,以湖陽主簿嚴景思覘賊之狀[56],告急于朝。時建崇步騎千餘北屯葉縣,開封尹鄭王遣兵馬都監宣徽使張從恩、皇城使焦繼勳率在京諸軍及葉縣軍,拒賊至湖陽縣之花山,遇從進軍,建崇接戰,大破之。移授亳州團練使。襄陽平,遷安州防禦使。

劉詞初仕晉,爲奉國第一軍都虞候。天福中,從馬全節伐安陸,敗淮賊萬餘衆,晉祖嘉之,授奉國都校,賜扈蹕忠孝功臣,加檢校司空。漢乾祐初,李守貞叛於河中,充行營都虞候,屯於河西。守貞遣敢死士數千夜入其營,諸將惶怖,唯詞曰:"小盜耳,不足驚也。"遂免冑橫戈,叱短兵擊之,賊衆大敗而退。河中平,周太祖嘉其功,表爲華州節度使。

王令溫初仕晉,爲洺州團練使。及安重榮稱兵於鎮州,晉高祖以令溫爲行營馬軍都指揮使,與都帥杜重威敗賊於宗城,以功授亳州防禦使。

王饒初仕晉,爲奉國軍校。屬范延光叛命於鄴,張從賓以兵連之,朝廷命將討焉。饒以偏裨從,由善戰功,遷本軍都虞候,累加檢校尚書左僕射。復以下常山功,加檢校司空,遷本軍都校,領連州刺史。時安從進叛於襄陽,晉祖命高行周率兵討之,以饒爲行營步軍都指揮使。賊平,第功授梁州刺史。

安審琦初仕漢,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兼中書令。屬荆人叛命,潛遣舟師數千,將屠襄、郢,審琦禦之而遁。朝廷嘉之,就加守太保,進封齊國公。

折德扆爲府州防禦使。廣順二年二月,劉崇賊軍三千餘人入州境,德扆與巡檢使李處稠同部領兵士,殺賊二千,收奪衣甲鞍馬萬餘事。是月,德扆言"出兵,收下河東界岢嵐軍,軍使張德仁、十寨都指揮使蘇審並斬之[57],已遣人於岢嵐軍守禦"。

曹英爲昭武軍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廣順二年春,總兵討慕容彦超於兖州,梯衝塹壘,頗有力焉。及凱旋,授彰信軍節度使,總兵如故。

史彦超爲鄭州防禦使。顯德初,劉崇之寇潞州也,世宗親征,以彦超爲先鋒都指揮使。高平之戰,先登陷陣,以功授華州節度使。

王漢璋爲右龍武將軍。顯德五年正月,從征淮南,收下海州。詔以漢璋爲海州刺史。

校勘記

[1]“太祖”二字原缺，據宋本補。

[2]急，原作“竞”，據宋本改。

[3]悉衆，原作“衆悉”，據宋本改。

[4]挽，原作“挠”，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梁書·張歸弁傳》改。

[5]入，《舊五代史·梁書·張歸弁傳》作“攻”。

[6]“元”原作“初”，據宋本改。

[7]翼，宋本作“翌”。

[8]累，宋本作“叠”。

[9]“軍”字原缺，據《舊五代史·梁書·符道昭傳》補。

[10]虔，原作“處”，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梁書·王虔裕傳》改。下文同此。

[11]徐，原作“蔡”，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梁書·李唐賓傳》改。

[12]拒，原作“推”，據宋本改。

[13]三，宋本作“二”。

[14]廬，原作“盧”，據宋本改。

[15]此，宋本作“氏”。

[16]北，原作“玘”，據宋本改。

[17]昭，原作“招”，據宋本改。

[18]璋，原壞作“草”，據宋本改。

[19]二十，宋本作“三十”。

[20]帥，宋本作“率”。

[21]大，宋本作“太”。

[22]無，宋本作“勿”。

[23]苻，宋本作“符”。

[24]塞，原作“寨”，據宋本改。

[25]鈞，原作“均”，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唐書·王晏球傳》改。

[26]功，宋本作“力”。

[27]劫，原作“都”，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唐書·任圜傳》改。

[28]延孝，原倒作“孝延”，據宋本改。

[29]面，原作“西”，據宋本改。

[30]張虔釗，原作“張虔”，脱“釗”，據《舊五代史·唐書·張虔釗傳》補。“使”字原缺，據宋本補。

[31]春，原作“秦”，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唐書·張虔釗傳》改。

[32]及定州平，原作“及平定州”，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唐書·張虔釗傳》改。

[33]船，宋本作“舡”。

[34]寨,宋本訛作“塞”。

[35]“破”字原缺,據宋本補。

[36]彰,原作“彭”,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晉書・李從璋傳》改。

[37]達但,原作“但達”,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晉書・李從璋傳》改。

[38]澄,原作“鄧”,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晉書・張從賓傳》改。

[39]奉,宋本作“捧”,《舊五代史・晉書・李瓊傳》作“護”。

[40]泰,宋本作“大”,蓋“太”之訛。《舊五代史・晉書》亦作“太”。

[41]“李”字原缺,據宋本補。

[42]昭,原作“招”,據宋本改 。

[43]郡,原作“都”,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漢書・王周傳》改。

[44]魏,原作“衛”,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漢書・王周傳》改。

[45]下,宋本作“命”,則當連下讀。

[46]岸,原作“崖”,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漢書・李守貞傳》改。

[47]主,原作“王”,據宋本改。

[48]陽,原作“湯”,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漢書・李守貞傳》改。

[49]川,原作“州”,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漢書・李彥從傳》改。

[50]部,字原缺,據宋本補。

[51]馬軍,原作“軍馬”,據宋本改。

[52]守太尉,原本無“守”字,據宋本補。

[53]安,原作“平”,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周書・趙暉傳》改。

[54]部,原作“步”,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周書・趙暉傳》改。

[55]“數”字原缺,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周書・趙暉傳》補。

[56]“之”字原缺,據宋本補。

[57]“軍使”之“軍”字,據文意及宋本補。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六十一

將帥部(二十二)

機　略

《傳》曰:"兵,凶器。戰,危事。"又曰:"以正合,以奇勝,不得已而用之,屬在主將而已。故得其術,於是爲廟勝之師;失其宜,不異驅市人而戰。"用捨之要,煥然明白。若乃登壇受脤,臨軍對敵,既知此而知彼,或示弱而示緩。亦有勢同破竹,所謂奪人之心,聲如疾雷,使之不暇掩耳,因敵變化,不可談悉。雖復無名之舉,前王所慎;黷武之事,有國共戒;然則伐謀決策,不戰而屈人,諒匪英才,孰能必取?《軍志》有之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其是之謂矣。

公子突,鄭莊公子也。北戎侵鄭(魯隱公九年),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軼,突我兵也。[1])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耻退),君爲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逞,解也)。"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祝聃,鄭大夫),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爲三部伏兵。祝聃,師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三伏兵,至後,伏兵起[2],戎還走。祝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殪,死也),戎師大奔。

欒枝,晋大夫也。晋楚戰于城濮(僖公二十八年),楚將子玉從晋師。晋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晋矣。"鬬宜申將左,鬬勃將右,胥臣蒙馬以虎皮[3],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二大旗而退,使若大將稍卻也)。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遯(曳柴起塵,詐爲衆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横擊之(公族,公所帥之軍),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4],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

陽處父,晋大夫也。陽處父侵蔡,楚子上救之,與晋師夾泜而軍(泜水出魯陽縣東,經襄城定陵入汝)。陽子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陳。(欲避楚[5],使渡成陳而後戰。)遲速唯命,不然,紓我(紓,緩也)。老師費財,亦無益也。"(師久爲老。)乃駕以待。子上欲涉[6],大孫伯曰:"不可。晋

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楚退,欲使晉渡)。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

魏舒,晉大夫也。中行穆子敗無終及群狄於太原崇卒也(崇,聚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阨(地險不使車也),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阨,又克[7]。(車每困於阨道[8],令去車,故爲必克也。)請皆卒(去車爲步卒也),自我始。"乃毁車以爲行(魏舒先自毁其屬車爲步陣也),乘爲三伍。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徇。爲伍陳以相離[9],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矩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孫叔敖,楚令尹也。晉楚戰於邲,晉魏錡、趙旃請致師(魯宣公十二年),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10],使軘車逆之(軘車,兵車名)。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敖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導[11],先人爲備。)《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奪敵戰心。)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晉師敗績。

養由基,楚大夫也。吴侵楚(魯襄公十三年),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子庚,楚司馬)。養叔曰:"吴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養叔,養由基也[12]),必易我而不戒(戒,備也)。子爲三覆以待我(覆,伏也)。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庸浦,楚地[13]),大敗吴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吴爲不吊(不用天道相吊恤)。《詩》曰:"不吊昊天,亂靡有定。"(言不爲昊天所恤,則致罪也。)

中行獻子,晉大夫也。獻子伐齊(魯襄公十八年),軍于平陰,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在盧縣東北),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堠也。疏建旌旗以爲陳,示衆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僞,以旆先(僞以衣服爲人形也。建旆以先驅,爲陳示衆也),輿曳柴而從之(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脱歸(脱謂不張旗幟也,脱身而歸[14])。

胥梁帶,晉大夫也。齊烏餘以廪丘奔晉(魯襄公二十六年),晉侯使胥梁帶討之。胥梁帶使諸喪邑者具車徒以受地,必周(諸喪邑謂齊、魯、宋也。周,密也。必密來,勿以受地爲名),使烏餘具車徒以受封(烏餘以地來,故許封之[15])。烏餘以其衆出(出,受封也),使諸侯僞效烏餘之封者(效,致也,使齊魯宋僞若致邑封烏餘者),而遂執之,盡獲之(皆獲其徒衆),皆取其邑,而歸諸侯。諸侯是以睦於晉(《傳》言:趙文子賢,故平公雖失政,而諸侯猶睦)。

荀吴,晉大夫也,僞會齊師者(魯昭公十二年),假道於鮮虞,遂入昔陽。(鮮虞,白狄别種,在中山新市縣。昔陽,肥國都,樂平沾縣東有昔陽城。)秋八月壬午[16],滅肥,以肥子綿皋歸(肥,白狄也。綿皋,其君名。鉅鹿下曲陽縣西南有肥累城[17])。

公子光，吳公子也。楚師大敗吳師（魯昭公十七年），獲其乘舟余皇。公子光請於其衆曰："喪先王之乘舟，豈唯光之罪，衆亦有焉。請藉取之以救死（藉衆之力以取舟）。"衆許之，使長鬣者三人潛伏於舟側，曰："我呼余皇，則對。"師夜從之，三呼，皆迭對（迭，更也）。楚人從而殺之。楚師亂，吳人大敗之，取余皇以歸[18]。

烏枝鳴，齊大夫也。宋華氏之亂（烏枝鳴助宋戍守，魯昭公二十一年[19]），華登以吳師救華氏。烏枝鳴曰："用少莫如齊致死，齊致死莫如去備（備，長兵也）。彼多兵矣，請皆用劍。"從之。華氏北，復即之。（北，敗走也。）

公子期，楚公子也。吳師敗楚師于雍澨（魯定公五年），秦師又敗吳師。吳師居麇（麇，地名），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前年，楚人與吳戰，多死麇中，言不可并焚。）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歆舊祀[20]（言焚吳復楚，則祭祀不廢），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壻之谿（楚地名），吳師大敗。

陽虎，魯人。晉趙鞅納衛大子于戚[21]（魯哀公二年），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逆之[22]（子姚即罕達，子般駟弘），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旆先駟車也，以先驅，章益其兵車以示衆。）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於是乎會之，必大敗之。"從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

孫臏，齊人也。威王二十八年[23]，魏與趙攻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爲將、孫臏爲帥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三萬竈[24]。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故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鋭，倍日并行逐之。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于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果夜至，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

樂毅爲燕將。昭王問討伐齊之事[25]，毅對曰："齊，霸國之餘業也，地大人衆，未易獨攻也。王必欲伐之，莫如與趙及楚、魏。"於是使樂毅約趙惠文王，别使連楚、魏，令趙嚪秦（嚪，進說之意）以伐齊之利。諸侯害齊湣王之驕暴，皆爭合從，與燕伐齊。樂毅還報，燕昭王悉起兵，使樂毅爲上將軍，趙惠文王以相國印授樂毅。樂毅於是并護趙、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而燕軍樂毅獨追至于臨菑。齊湣王之敗濟西，亡走保於莒。樂毅獨留徇齊。齊背城守，樂毅攻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祭器輸

之燕。燕昭王大悦，親至濟上勞軍，行賞饗士，封樂毅於昌國，號爲昌國君。於是，燕昭王收齊鹵獲以歸，而使樂毅復以兵平齊城之不下者。樂毅留徇齊五歲，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屬燕。

白起爲秦上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令軍中有敢泄武安軍將者斬。趙將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遂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嘗居代、雁門，備匈奴，邊士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管子》曰："能破敵擒將者賞百金")，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音耽藍，胡名，在代北)，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

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湣王時，單爲臨菑市掾，不見知。及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田單走安平(今之東安平也，在青州臨淄縣東十九里。古紀之酅邑，齊改爲安平，秦滅齊，改爲東安平縣，屬齊郡。以定州有安平，故加東字)，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末而傅鐵籠(傅音附)，已而燕軍攻安平，城壞，齊人走爭塗，以轊折車敗(轊，車軸頭也[26])，爲燕軍所虜，唯田單宗人以鐵籠故得脱。東保即墨。即墨城中以單習兵，立爲將軍，以即墨拒燕。頃之，昭王卒，惠王立，與樂毅有隙。田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27]："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燕人士卒忿，而田單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食。燕人怪之，田單因宣言曰："神來下敎我。"乃令城中人曰："當有神人爲我師。"有一卒曰："臣可以爲師乎？"田單乃起引東鄉坐，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也。"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約束，必稱神師。乃宣言曰："吾惟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見得。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28]，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田單知士卒之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曰："即墨即降，願無虜掠吾族家妻妾[29]，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

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噪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乃迎襄王於莒，入臨菑而聽政。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

漢韓信爲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30]，塞臨晉，信廼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缶渡軍，襲安邑。（以木押縛罌缶以渡也。罌缶爲瓶之大腹小口者也，音一攻反。臨晉在同州朝邑縣，夏陽在韓城縣界。）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定河東。又信伐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31]，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萆音蔽，依山自覆蔽也），誡曰[32]：“趙見我走，必空壁以逐我。若疾入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33]。”諸將皆憮然，陽應曰：“諾。”信謂軍吏曰：“趙已先據便地壁，且彼未見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行音胡郎反），恐吾阻險而退。”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兵望見，大笑。平旦，信建大將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張耳棄旗鼓，走水上軍，復疾戰，趙空壁爭漢鼓旗，逐信、耳。信、耳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者，候趙空壁逐利，即馳入趙壁，皆拔趙旗幟，立漢赤幟二千。趙軍已不能得信、耳等，欲還壁，壁皆漢赤幟，大驚，以爲漢皆已破趙王將矣，遂亂遁走。趙將雖斬之，弗能禁也[34]。於是漢兵夾擊，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信既破趙，諸將效首虜休，皆賀（效，致也，謂各致其所獲），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也[35]。其勢非置死地，人人自爲戰；今即予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後爲相國，擊齊。楚使龍且將兵救齊，與信夾濰水陳（濰音維，濰水出浪邪北箕縣），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陽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36]：“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追北至城陽，虜廣，楚卒皆降，遂平齊。

陳平爲護軍中尉，盡護諸將。高祖爲漢王三年，楚圍漢王於滎陽。平乃夜出女子二千人滎陽東門，楚因擊之，平乃與漢王從城西門出去，遂入關，收聚兵而復東。七年，從高祖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爲匈奴所圍七日，用陳平奇計得出[37]。（陳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畏其奪己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去）。

李廣爲上郡太守，從百騎追匈奴射鵰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已縛之上山，望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皆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

軍數十里[38]，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耳[39]。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我擊。"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以示不去，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解鞍縱馬卧。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夜半，胡兵以爲漢有伏軍於傍欲夜取之，即引去。平旦，廣乃歸其大軍。

霍去病爲驃騎將軍。武帝嘗欲教之孫、吳兵法(吳，吳起也。孫，孫武也)，對曰："顧方略何如爾[40]，不至學古兵法。"匈奴單于怒渾邪王居西方，數爲漢所破，亡數萬人，以故欲召誅渾邪王。渾邪王與休屠王謀欲降漢[41]，使人先要道邊(道猶言也。先爲要約來言之於邊界也)。是時，大行李息將城河上，得渾邪王使，即馳傳以聞(傳音張戀反)。帝恐其以詐降而襲邊，乃令去病將兵往迎之。去病既渡河，與渾邪衆相望，渾邪裨王將見漢軍，而多欲不降者，頗遁去。去病乃馳入，得與渾邪王相見[42]，斬其軍欲亡者八千人，遂獨遣渾邪王乘傳先詣行在所，盡將其衆度河，降者數萬人，號稱十萬。

趙充國爲後將軍，時叛羌罕、開豪靡當兒使弟雕庫來告都尉曰："先零欲反。"後數日，果反，雕庫種人頗在先零中，都尉即留雕庫爲質。充國以爲亡罪，廼遣歸告種豪[43]："大兵誅有罪者，明白自別，毋取并滅(言勿相和同，自取滅亡)。天子告諸羌人，犯法者能相捕斬，除罪。斬大豪有罪者一人，賜錢四十萬，中豪十五萬，下豪二萬，大男三千，女子及老小千錢，又以其所捕妻子財物盡與之。"充國計欲以威信招降罕、開及劫略者，解散虜謀，徼極乃擊之[44](徼，要也，要其倦極者也，徼音工堯反)。時上已發三輔、太常徒弛刑[45](弛刑謂不加鉗釱者也，弛之言解也)，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羌騎，與武威、張掖、酒泉太守各屯其郡者，合六萬人矣。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可久。或曰至秋冬廼進兵，此虜在竟外之冊(竟讀曰境)。今虜朝夕爲寇，土地寒苦，漢馬不能冬(能讀曰耐)，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以上，皆多羸瘦。可益馬食，以七月上旬齎三十日糧，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開在鮮水上者。虜以畜產爲命，今皆離散，兵即分出，雖不能盡誅，亶奪其畜產，虜其妻子(亶讀曰亶)，復引兵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震壞。"(仍，頻也。)天子下其書充國，令與校尉以下吏士知羌事者博議[46]。充國及長史董通年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分爲兩道，出張掖，回遠千里(回謂路紆曲也，音胡梅反)，以一馬自佗負三十日食(佗音徒何反。凡以畜產載負物者皆爲佗)，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勤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引去。(商，計度也。)逐水屮入山林(屮，古草字)，隨而深入，虜即據前險，守後阸，以絕糧道，必有傷危之憂，爲夷狄笑，千載不可復(復音扶目反[47])，而武賢以爲可奪其畜產，虜其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殆，僅也。)又武威縣、張掖日勒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日勒，張掖之縣。)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幸能要杜張掖、酒泉以絕西域城

(要,遮也。杜,塞也),其郡兵尤不可發。先零首爲叛逆[48],它種劫略。(言被劫略而反叛,非其本心。)故臣愚冊,欲捐罕、開闇昧之過,隱而勿章,先行先零之誅,以震動之,宜悔過反善,因赦其罪,選擇良吏知其俗者,拊循和輯(拊,古撫字。輯與集同),此全師保勝安邊之冊。"天子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開之助(負,恃也),不先破罕、開,則先零未可圖也。廼拜侍中樂成侯許延壽爲強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即,就也,就其郡而拜之也),賜璽書嘉納其冊。以書敕讓充國曰(讓,責也):"皇帝問後將軍,甚苦暴露。將軍計欲至正月乃擊罕羌,羌人當獲麥,已遠其妻子(徙其妻子令遠居,而身求爲寇也),精兵萬人欲爲酒泉、敦煌寇。邊兵少,民守保不得田作。今張掖以東粟石百餘,芻稾束數千(皆謂錢直之數,言其貴),轉輸並起,百姓煩擾。將軍將萬餘之衆,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此畜謂畜產牛羊之屬也,食謂穀麥之屬也。一曰:畜食,畜之所食者,謂草也),欲至冬,虜皆當畜食(此畜讀曰蓄。蓄,聚積之也),多藏匿山中,依險阻,將軍士寒,手足皸瘃(皸,拆裂也。瘃,寒創也。皸音軍,瘃音竹足反),寧有利哉?將軍不念中國之費,欲以歲數而勝微(久歷年歲,乃勝小敵也[49]。數音所具反),將軍誰不樂此者(言凡爲將軍者,皆樂此)!今詔破羌將軍武賢將兵六千一百人,敦煌太守快將二千人,長水校尉富昌、酒泉侯奉世將婼、月氏兵四千人(婼音兒遮反),亡慮萬二千人(亡慮,大計也)。齎三十日食,以七月二十二日擊罕、開羌[50],入鮮水北句廉上(句音鈎。句廉,謂水岸曲而有廉稜也),去酒泉八百里,去將軍可千二百里。將軍其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已詔中郎將卬將胡越佽飛射士、步兵二校尉,益將軍兵。今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五星所聚[51],其下勝[52]。羌人在西,星在東,爲漢。)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勿敢戰者凶。將軍急裝,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53],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言爲將之道,受任行兵于外[54],雖受詔命,若有便宜,則當固守以取安利也。)廼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曰:"臣竊見騎都尉安國前幸賜書,擇羌人可使使罕、開,諭告以大軍當至,漢不誅罕、開[55],以解其謀。恩澤甚厚,非臣下所能及。臣獨私美陛下盛德至計亡已,故遣開豪雕庫宣天子至德,罕、開之屬皆聞知明詔。今先零羌揚玉將騎四千及煎鞏騎五千[56],阻山石木[57],候便爲寇(謂依阻山之木石以自保固[58]),罕羌未有所犯。今置先零,先擊罕,釋有罪,誅無辜[59],起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臣聞兵法'攻不足者守有餘',又曰'善戰者致人,不致於人'。(皆兵法之辭也[60]。致人,引致而取之也[61]。致于人,爲人所引也。)今罕羌欲爲敦煌酒泉寇,宜飭兵馬,練戰士,以須其至(飭,整也。須,待也[62]。飭與敕同也),坐得致敵之術,以逸擊勞,取勝之道也。今恐二郡兵少,不足以守,而發之行攻,釋致虜之術而從爲虜所致之道(釋[63],廢棄也),臣愚以爲不便。先零羌虜欲爲背畔[64],故與罕、開解仇結約,然其私心不能亡恐漢兵至

而罕、開背之也。臣愚以爲其計常欲先赴罕、開之急，以堅其約，先擊罕羌，先零必救之[65]。今虜馬肥，糧食方饒，擊之恐不能傷害[66]，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堅其約，合其黨。(施德，自樹恩德也。)虜交堅黨合，精兵二萬餘人，迫脅諸小種，附着者稍衆，莫須之屬不輕得離也(莫須，小種羌名也)。如是，虜兵寖多(寖，漸也)，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憂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累音力瑞反。繇與由同。)臣得蒙天子厚恩，父子俱爲顯列。臣位至上卿，爵爲列侯，犬馬之齒七十六，爲明詔填溝壑，死骨不朽，亡所顧念。獨思惟兵利害至熟悉也，於臣之計，先誅先零已，則罕、開之屬不煩兵而服矣。先零已誅而罕、開不服，涉正月擊之，得計之理[67]，又其時也。以今進兵，誠不見其利，唯陛下裁察。"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璽書報從充國計焉。充國引兵至先零在所。虜久屯聚，解弛(解讀曰懈[68]。弛，放也)，望見大軍，棄車重，欲渡湟水(重音直用反)，道陿狹，充國徐行驅之。或曰逐利行遲(逐利宜疾，今行少遲[69])，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還致死(謂更回還盡力而死戰)。"諸校皆曰:"善"。虜赴水溺死者數百，降及斬首五百餘人，鹵馬牛羊十萬餘頭，車四千餘兩。

後漢任光爲信都太守。光武初爲大司馬，徇河北。王郎稱號於邯鄲，光武至信都，光迎入傳舍。光武謂光曰:"伯卿，今勢力虛弱，欲俱入城頭子路、力子都[70](城頭子路、力子都，皆賊號之也)兵中，何如邪?"光曰:"不可。"光武曰:"卿兵少，何如?"光曰:"可募發奔命，出攻傍縣，若不降者，恣聽掠之。人貪財物，則兵可招而致也。"光武從之，拜光爲左大將軍，封武成侯，留南陽宗廣領信都太守事，使光將兵從。光乃多作檄文曰:"大司馬劉公將城頭子路、力子都兵百萬衆，從東方來，擊諸反虜。"遣騎馳至鉅鹿界中。吏民得檄，傳相告語。光武遂與光等投暮入堂陽界(堂陽，今冀州縣也)，使騎各持火炬，彌滿澤中，光炎燭天地，舉城莫不震驚惶怖，其夜即降。旬日之間，兵衆大盛，因攻城邑，遂屠邯鄲，迺遣光歸郡。

耿純，更始中爲前將軍，從光武平邯鄲，又破銅馬。時赤眉、青犢、上江、大彤、鐵脛五幡十餘萬衆並在射犬[71]，光武引兵將擊之。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矢下如雨[72])，士多死傷。純勒部曲，堅守不動。選敢死二千人，俱持強弩，各傅三矢，使銜枚間行，繞出賊後，齊聲呼噪，強弩並發，賊衆驚走，追擊，遂破之。馳騎白光武。光武明旦與諸將俱至營，勞純曰:"昨夜困乎?"純曰:"賴明公威德，幸而獲全。"光武曰:"大兵不可夜動，故不相救爾[73]。"

陳俊爲強弩將軍。光武初爲蕭王，與五校戰於安次。五校退入漁陽，俊言於光武曰:"宜令輕騎出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守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光武然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勑令固守，放散在野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及軍還，光武謂俊曰:"困此虜者，將軍策也。"及即位，封俊爲列侯[74]。

銚期字次況，更始中爲賊曹掾，從光武徇薊。時王郎檄書到薊，薊中起兵應郎。光

武趨駕出，百姓聚觀，諠呼滿道，遮路不得行。期騎馬奮戟瞋目，大呼左右曰："趯"(《周禮》："隸僕掌趯宫中之事。"鄭衆曰："出行清道也[75]，若今警趯。"《説文》"趯"與"蹕"同)，衆皆披靡。及至城門，門已閉，攻之得出。

寇恂，更始中爲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強將兵三萬餘人，渡鞏河攻溫(鞏、溫並在今洛州縣也，臨黄河，故曰鞏河也)。檄書至，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於溫下。軍吏皆諫曰："今洛陽兵渡河，前後不絶，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溫，郡之藩蔽，失溫，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偏將軍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士馬四集，幡旗蔽野。恂乃令士卒乘城鼓噪，大呼言曰："劉公兵至。"蘇茂軍聞之，陳動，恂因奔擊，大破之。追至洛陽，遂斬賈強。茂兵自投河死者數千，生獲萬餘人。

岑彭爲征南大將軍，建武三年，率傅俊、臧宫、劉宏等三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黄郵(聚名，在南陽新都縣)，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帝怪以讓彭，彭懼，於是夜勒兵馬，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山都，縣名，屬南陽郡。舊南陽之赤鄉，秦以爲縣，故城在今襄州義清縣東北)。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76]。彭乃潛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楊於阿頭山，大破之。(沔水源出武都東狼谷之中，即漢水之上源也。阿頭山在襄陽也。)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77]。彭與諸將依東山爲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豫爲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追斬蔡宏。更封彭爲舞陰侯。秦豐相趙京舉宜城降。

王霸，建武四年爲偏將軍，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78]，夾擊武[79]，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爲茂、建所敗。武軍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鋭，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鋭，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

耿弇爲建威將軍。建武五年，詔遣弇東討張步。弇悉收集降卒，結部曲，置將吏，率騎都尉劉歆、太山太守陳俊引兵而東，從朝陽橋濟河以度(朝陽，縣名，屬濟南，在朝水之陽)。張步聞之，乃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故城在今之齊州歷城縣[80])，又分兵屯祝阿(齊州縣名)，別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弇。弇渡河先擊祝阿[81]，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費邑分遣弟敢守巨里(巨里，聚名也。一名巨合，在今齊州)。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樹木，揚言以塡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

中趣修攻具,宣敕諸部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適其所求也。"即分三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阪(山脊曰岡,坡者曰阪),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城中兇懼(兇音呼勇反)[82],費敢悉衆亡歸張步。弇復收其積聚,縱兵擊諸未下者,平四十餘營,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縣名,屬齊州也),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邑名,畫音胡麥反[83]),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寔易攻,乃敕諸校會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儆守,至期夜半,弇勑諸將皆蓐食(未起而牀蓐中食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爲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爲備;臨淄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觀人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未見其宜。"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

馮異爲征西大將軍。建武六年,諸將上隴,爲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栒邑。未及至,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忸忕少利[84],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

臧宫爲輔威將軍。建武十一年,將兵至中盧,屯駱越。(中盧,縣名,屬南郡,駱越人徙於此,因以爲名。)是時,公孫述將田戎、任滿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相拒於荆門。彭等戰數不利,越人謀叛從蜀[85]。宮兵少,力不能制。會屬縣送委輸車數百乘至,宮夜使鋸斷城門限,令車聲回轉出入至旦。越人候伺者聞車聲不絕,而門限斷,相告以漢兵大至,其渠帥乃奉牛酒以勞軍。宮陳兵大會,擊牛釃酒[86],饗賜慰納之。(釃音所宜切,《說文》:"下酒也。")。越人由是遂安。

廉范爲雲中太守。明帝永平中,匈奴大入塞,烽火日通。故事:虜入過五千人,移書傍郡。吏欲傳檄求救,范不聽,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而范兵不敵。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待旦將退。范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自相轔藉,死者千餘人,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鄧訓爲護羌校尉。章帝元和中,迷唐燒當羌叛,訓於是賞賂諸羌種,使相招誘。迷唐伯父號迷吾乃將其母及種人八百戶[87],自塞外來降。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寫一作鴈[88]),斬首虜六百餘人,得馬牛萬餘頭。迷唐乃去大、

小榆（兩谷名也），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復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尙將之，縫革爲船，置於箄上以渡河[89]（箄，木筏也，音步惟切），掩擊迷唐盧落大豪，多所斬獲，復追逐奔北。會尙等夜爲羌所攻，於是義從羌胡幷力破之[90]，斬首前後一千八百餘級，獲生口二千人，馬牛羊三萬餘頭，一種殆盡（一種，謂迷唐也）。迷唐遂收其餘部，遠徙廬落，西行千餘里，諸附落小種皆背叛之。燒當豪帥東號稽顙歸死（東號，羌名），餘皆款塞納質。於是綏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唯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爲貧人耕種，修理城郭塢壁而已。

班超爲西域將兵長史。章帝章和元年，發于闐諸國兵二萬五千人，復擊莎車，而龜茲王遣左將軍發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救之。超召將校及于闐王議曰："今兵少不敵，其計莫若各散去。于闐從是而東，長史亦於此西歸。可須夜鼓聲而發。"陰緩所得生口。龜茲王聞之大喜，自以萬騎於西界遮超[91]，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徼于闐。超知二虜已出，密召諸部勒兵，鷄鳴馳赴莎車營。胡大驚亂，奔走，追斬五千餘級，大獲其馬畜財物，莎車遂降。龜茲等因各退散，自是威震西域。

虞詡爲懷令。安帝時，羌寇武都，鄧太后以詡有將帥之略，遷武都太守。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鈔傍縣。詡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曰："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過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里，何也？"詡曰："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爲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追我。孫臏見弱，吾今示強，勢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強弩勿發，而潛發小弩。羌以爲矢力弱不能至，幷兵急攻。詡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92]，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因出城奮擊，多所俘殺。明日，悉陳其兵衆，令從東郭門出，北（一作西）郭門入，貿易衣服，回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走路。虜果大奔，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由是敗散，南入益州。

度尙，桓帝時爲荆州刺史，既擊破長沙零陵郡賊，而桂陽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尙威烈，徙入山谷。尙窮追數百里，遂入海南，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尙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鬭志。尙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爾乃幷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尙乃密使所親密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泣涕。尙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曰："卜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幷力爾[93]。所亡少少[94]，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踴。尙敕令秣馬蓐食，明旦徑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鋭，遂大破之。

朱儁爲鎮賊中郎將。靈帝時，南陽黄巾張曼成起兵，稱神上使，衆數萬，殺郡守褚

貢[95]，屯宛下百餘日。後太守秦頡擊殺曼成，賊更以趙弘爲帥，衆寖盛，遂十餘萬，據宛城。儁與荆州刺史徐璆及秦頡合兵萬八千圍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儁司空。張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乃能克敵。儁討潁川，已有功效[96]；引師南指，方略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靈帝乃止。儁因急擊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黄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連戰不尅。儁登土山望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况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解圍，忠果出戰，儁因擊，大破之，乘勝逐北數十里，斬首萬餘級。忠等遂降，而秦頡積忿忠，遂殺之。餘衆懼不自安，復以孫夏爲帥，還屯宛中。儁急攻之，夏走，追至西鄂精山，又破之，復斬萬餘級。賊遂解散。

皇甫嵩爲北地太守。時黄巾起，旬日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詔勑州郡修理攻守，簡練器械，召群臣會議。嵩以爲宜解黨禁，益出中藏錢、西園廄馬，以班軍士。帝從之。於是發天下精兵，博選將帥，以嵩爲左中郎將，持節，與右中郎將朱儁，共發五校、三河騎士及募精勇，合四萬餘人，嵩、儁各統一軍，共討潁川黄巾。儁前與賊波才戰，戰敗，嵩因進保長社。波才引大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燒，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四面俱合，田單之功可成也。"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勑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鋭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會帝遣騎都尉曹操將兵適至，嵩、操與朱儁合兵更戰[97]，大破之，斬首數萬級。封嵩都鄉侯。嵩、儁乘勝進討汝南陳國黄巾，追波才於陽翟，擊彭脱於西華，並破之。餘賊降散，二郡悉平。又進擊東郡黄巾卜巳於倉亭，生擒卜巳[98]，斬首七千餘級。後爲左將軍。靈帝中平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爲左將軍，督中郎將董卓[99]，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

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100]，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追[101]，歸衆勿迫[102]。今我追國，是迫歸衆、追窮寇也。困獸猶鬭，蜂蠆有毒，況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鋭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所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鬭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慚恨，由是忌嵩。

董卓爲中郎將，討黄巾軍敗，抵罪。韓遂等起凉州，復爲中郎將，西拒遂於望垣、硤北，爲羌胡數萬人所圍，糧食乏絶。卓僞欲捕魚，堰其還道，當所渡水爲池，使水停滿數十里，默從堰下過其軍而决堰。比羌胡聞知追逐，水已深，不得渡。六軍上隴西，五軍敗績，卓獨全衆而還。

公孫瓚爲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下，見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中，約其從者曰[103]："今不衝之，則死盡矣。"瓚乃自持兩頭矛刃[104]，馳出衝賊[105]，殺傷數十人，瓚左右亦亡其半[106]，遂得免。鮮卑懲艾，後不敢復入塞。

陳登爲廣陵太守，甚得江淮間歡心，於是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攻登於匡琦城[107]，策初兵[108]，恐不能抗，可引軍避之，與其空城，水人居陸，不能久處，必尋引去。登厲聲曰："吾受國命，來鎮此土。昔馬文淵之在斯位，能南平百越，北滅群狄，吾既不能遏除凶慝，何逃寇之謂邪？吾其出命以報國，仗義以整亂[109]。天道與順，克之必矣。"乃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乘城望形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110]，昧爽開南門，引軍指賊營，步騎鈔其後。賊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船，登手執軍鼓，縱兵乘之，賊遂大破，皆棄船迸走[111]。登乘勝追奔，斬虜以萬數。

校勘記

[1]此句小注，宋本作"徒，步兵也。軼，突也。"

[2]起，原作"趕"，據宋本改。

[3]此句前，宋本有"晉裨將"三字。

[4]子西，宋本作"之"。

[5]避，宋本作"辟"。

[6]子，原作"之"，據宋本改。

[7]又，宋本作"必"。

[8]困，原作"因"，據宋本改。

[9]伍，宋本作"五"。

[10]師也，原作"帥子"，據宋本改。

[11]導，宋本作"道"。

[12]養，原本作"曰"，據宋本及《左傳・襄公十三年》改。

[13]地，原本作"北"，據宋本及《左傳・襄公十三年》杜預注改。

[14]宋本此處小注僅有"脱不張旗幟"五字。

[15]故許討之,宋本作"故詐許討之"。

[16]秋八月,宋本無"秋"字。

[17]鉅,原作"垂",據宋本改。"累"字原脱,據宋本及《左傳·昭公十二年》杜預注補。

[18]"歸"字原缺,據宋本補。

[19]魯昭公二十一年,原無"魯"字,據宋本補。

[20]祀,宋本無此字。

[21]大,原作"太",據《左傳·魯哀公二年》改。

[22]子姚,原作"人姚",據宋本改。"逆",宋本作"送"。

[23]二十八年,宋本作"十五"。

[24]三萬,宋本作"二萬"。

[25]間,原作"門",據宋本改。

[26]宋本此處小注後尚有"晉衛"二字。

[27]宣言,宋本無此二字。

[28]冢,原本作"壟",據宋本及《史記·田單列傳》改。

[29]虜,原本作"擄",據宋本及《史記·田單列傳》改。

[30]魏王,宋本無"王"字。

[31]人,原本脱此字,據《史記·淮陰侯列傳》補。

[32]誡,宋本作"戒"。

[33]今日,宋本無"日"字。

[34]也,宋本無此字。

[35]此,原本作"經",據《史記·淮陰侯列傳》改。

[36]龍且,宋本無"龍"字。

[37]奇,宋本作"秘"。

[38]十,原作"千",據宋本及《史記·李廣列傳》改。

[39]耳,宋本無此字。

[40]爾,宋本作"耳"。

[41]與休屠王,宋本無此四字。

[42]"得"字原缺,據宋本及《漢書·霍去病傳》補。

[43]歸告,原作"告歸",據宋本及《漢書·趙充國傳》改。

[44]極,宋本無此字,蓋脱文。

[45]上,宋本無此字,蓋脱文。

[46]博議,宋本作"傳説",蓋形近致訛。

[47]目,原作"日",據宋本及《漢書·趙充國傳》顔師古注改。

[48]叛,宋本及《漢書·趙充國傳》作"畔"。

[49]小,原作"年",蓋承上而誤。今據宋本及《漢書·趙充國傳》顔師古注改。

[50]開，宋本及《漢書・趙充國傳》無此字。

[51]聚，原作"在"，據宋本及《漢書・趙充國傳》顔師古注改。

[52]其，原作"天"，據《漢書・趙充國傳》顔師古注改。

[53]下，原訛作"不"，據宋本及《漢書・趙充國傳》改。

[54]于，原作"爲"，據宋本及《漢書・趙充國傳》顔師古注改。

[55]開，宋本及《漢書・趙充國傳》無此字。

[56]揚，《漢書・趙充國傳》作"楊"。

[57]阻山石木，宋本及《漢書・趙充國傳》作"阻石山木"。按本句顔師古注之意，似原本不誤。

[58]"固"字原缺，據宋本及《漢書・趙充國傳》顔師古注補。

[59]宋本及顔師古注此處有"釋，置也，放也。"一句。

[60]辭，原作"書"，據宋本及《漢書・趙充國傳》顔師古注改。

[61]致，原作"至"，據宋本《漢書・趙充國傳》顔師古注改。

[62]待，原作"大"，據宋本及《漢書・趙充國傳》顔師古注改。

[63]釋，原作"失"，據宋本及《漢書・趙充國傳》顔師古注改。

[64]畔，宋本作"叛"。

[65]救，宋本及《漢書・趙充國傳》作"助"。

[66]"傷"字原缺，據宋本及《漢書・趙充國傳》補。

[67]計，原作"利"，據宋本及《漢書・趙充國傳》改。

[68]"懈"字原脱，據《漢書・趙充國傳》顔師古注補。宋本訛作"解"。

[69]少，宋本作"大"。《漢書・趙充國傳》顔師古注作"太"。疑當作"太"。

[70]力，原作"刁"，據宋本及《後漢書・任光傳》改。

[71]彤，原作"倉"，據宋本及《後漢書・耿純傳》改。"犬"，宋本訛作"大"。

[72]此處注文，宋本作"矢下如雨也。"

[73]爾，宋本作"耳"。

[74]"及即位，封俊爲列侯"，宋本無此二句。

[75]出，宋本作"止"，疑形近而訛。

[76]悉，原作"率"，據宋本及《後漢書・岑彭傳》改。"西"，原作"迺"，據宋本及《後漢書・岑彭傳》改。

[77]"之"字原缺，據宋本補。

[78]從，原作"武"，據宋本及《後漢書・王霸傳》改。

[79]夾，原作"來"，據宋本及《後漢書・王霸傳》改。

[80]齊州，原作"濟州"，據宋本及《後漢書・耿弇傳》李賢注改。本節所見諸"濟州"，同此。

[81]弇，原作"并"，據宋本及《後漢書・耿弇傳》改。

[82]反，原本作"力"，據《後漢書・耿弇傳》改。

[83]麥，原作"表"，據《後漢書・耿弇傳》李賢等注改。

[84]忕，《後漢書・馮異傳》作"伏"。少，宋本作"小"。

[85]叛,宋本作“畔”。

[86]醲,原作“釀”,據宋本及《後漢書・臧宮傳》改。本句下李賢注中“醲”字,原亦作“釀”,據宋本及李賢注改。

[87]號迷吾,《後漢書・鄧訓傳》作“號吾”。

[88]羸,原作“寫”,據宋本及《後漢書・鄧訓傳》改。

[89]上,原作“土”,據宋本及《後漢書・鄧訓傳》改。

[90]義,原作“我”,據《後漢書・鄧訓傳》改。

[91]於,原作“爲”,據宋本改。

[92]十,原作“千”,據宋本及《後漢書・虞詡傳》改。

[93]爾,宋本作“耳”。

[94]少少,宋本僅一“少”字。

[95]褚,原作“蒲”,據宋本及《後漢書・朱儁傳》改。

[96]已,宋本作“以”。

[97]合,宋本訛作“令”。兵,宋本作“軍”。

[98]擒,宋本作“禽”。

[99]此句原作“復拜嵩爲中郎將董卓”,有脱文。宋本作“嵩督中郎將董卓”,亦有脱文。今據《後漢書・皇甫嵩傳》補出缺文。“中郎將”三字,《後漢書・皇甫嵩傳》作“前將軍”,疑是。《後漢書・董卓傳》亦稱:“(中平)五年,圍陳倉。乃拜卓爲前將軍,與左將軍皇甫嵩擊破之。”

[100]弊,宋本作“敝”。

[101]追,宋本訛作“迫”。

[102]追,宋本訛作“迫”。

[103]者,宋本作“騎”。

[104]自持兩頭矛刃,宋本作“自持矛兩頭”,《後漢書・公孫瓚傳》作“自持兩刃矛”。

[105]衝賊,宋本作“刺胡”。

[106]此句宋本作“亦亡其從騎半”。

[107]正,《三國志・魏書・陳登傳》裴松之注引《先賢行狀》作“匡”,疑是。

[108]此處不通,蓋有脱文。此下數句蓋是某人勸陳登語。《三國志・魏書・陳登傳》裴松之注引《先賢行狀》有“賊初到,旌甲覆水,群下咸以今賊衆十倍於郡兵”等句。

[109]仗,原作“伏”,據宋本改。

[110]宿整,原作“整肅”,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陳登傳》裴松之注引《先賢行狀》改。

[111]船,宋本作“舡”。迸,原作“并”,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陳登傳》裴松之注引《先賢行狀》改。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六十二

將帥部（二十三）

機略第二

魏夏侯淵爲護軍將軍。時趙衢、尹奉等謀討馬超，姜叙起兵鹵城以應之。衢等譎說超，使出擊叙，於後盡殺超妻子。超奔漢中，還圍祁山，叙等急求救。諸將議者欲須太祖節度。淵曰："公在鄴，反覆四千里，比報，叙等必敗，非救急也。"遂行，使張郃督步騎五千在前，從陳倉路入，淵自督糧在後。郃至渭水上，超將氐羌數千逆郃，未戰，超走，郃進軍，收超軍器械。淵到，諸縣皆已降。韓遂在顯親，淵欲襲取之，遂走。淵收遂軍糧，追至略陽城[1]，去遂二十餘里。諸將欲攻之，或言當攻興國氐。淵以爲遂兵精，興國城固[2]，攻不可卒拔，不如擊長離諸羌。長離諸羌多在遂軍，必歸救其家。若羌獨守，則孤；救長離，則官兵得與野戰，可必虜也。淵乃留督將守輜重，輕兵步騎到長離，攻燒羌屯，斬獲甚衆。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遂果救長離，與淵軍對陣。諸將見遂衆，惡之，欲結營作塹乃與戰。淵曰："我轉鬭千里，今復作營塹，則士衆罷敝[3]，不可久。賊雖衆，易與耳。"乃鼓之，大破遂軍，得其旌麾。還略陽[4]。進軍圍興國，氐王千萬逃奔馬超，餘衆降。轉擊高平屠各[5]，皆散走，收其糧穀牛馬。乃假淵節。

曹仁以議郎督騎。時太祖與袁紹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㶏強諸縣，多舉衆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爲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強兵臨之，其背叛固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太祖善其言，遂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仁復盡收諸叛縣而還。紹遣別將韓荀鈔斷西道，仁擊荀於鷄洛山，大破之，由是紹不敢復分兵出。復與史渙等鈔紹運車，燒其糧穀。

曹休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辨[6]，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爲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

徐晃爲横野將軍。時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渡蒲阪津，爲軍先置，以截其衆[7]，賊可擒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五千人渡津，作塹柵

未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得渡,遂破超等。

田豫爲弋陽太守。鄢陵侯彰征代郡,以豫爲相軍,次易北。虜伏騎擊之,軍人擾亂,莫知所爲。豫因地形,回車結圜陣,弓弩持滿於內,疑兵塞其隙,胡不能進,散去。追擊,大破之,遂前平代,皆豫策也。文帝初,北狄強盛,侵擾邊塞,使豫持節護烏丸校尉,牽招、斛僞并護鮮卑,自高柳以東,濊貊以西,鮮卑數十部,比能、彌加、素利割地統御,各有分界,乃共要誓,皆不得以馬與中國市。豫以戎狄爲一,非中國之利,乃先搆離之,使自爲讎敵,互相攻伐。素利違盟,出馬千匹與官,爲比能所攻,求救於豫。豫恐遂相兼并,爲害滋深,宜救善討惡,示信衆狄,乃單將銳卒,深入虜庭。胡人衆多,鈔軍前後,斷截歸路。豫乃進軍,去虜十餘里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8]。胡見烟火不絕,以爲尚在,去行數十里乃知之,追豫到馬城,圍之十數重[9]。豫密嚴使司馬建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豫將精銳自北門出,鼓噪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意,虜衆散亂,皆棄弓馬步走,追討二十餘里,僵尸蔽地。

文聘,黃初中爲後將軍,屯沔口。吳孫權嘗自將數萬衆圍聘於石陽。時大雨,城柵隳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勑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卧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北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之。

張既,黃初中爲雍州刺史。涼州盧水胡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河西大擾。文帝憂之,曰:"非既莫能安涼州。"乃召涼州刺史鄒岐,以既代之,遣護軍夏侯儒、將軍費曜等繼其後。既至金城,欲渡河,諸將等以爲"兵少道險,未可深入"。既曰:"道雖險,非井陘之隘;夷狄烏合,無左車之計。今武威危急,赴之宜速。"遂渡河。賊七千餘騎逆拒軍于鸇陰口,既揚聲軍從鸇陰,乃潛由且次出至武威。胡以爲神,引還顯美。既已據武威,曜乃至,儒等猶未達。既勞賜將士,欲進軍擊胡,諸將皆曰:"士卒疲倦,虜衆氣銳,難與爭鋒。"既曰:"今軍無見糧,當因敵爲資,若虜見兵合,退依深山,追之則道險窮餓,兵還則出候寇鈔。如此,兵不得解。所謂一日縱敵,患在數世也。"遂前軍顯美。胡騎數千因大風,欲放火燒營,將士皆恐。既夜藏精卒三千人爲伏,使參軍成公英督千餘騎挑戰,勑使陽退,胡果爭奔之,因發伏截其後,首尾進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萬數。

牽招爲雁門太守,以蜀將諸葛亮數出,而鮮卑軻比能狡猾,能相交通,表爲防備。議者以爲懸遠,未之信也。會亮在祁山,果遣使連結比能。比能至故北地石城,與相首尾。帝乃詔招使從便宜討之。時比能已還漠南,招與刺史畢軌議曰:"胡虜遷徙無常,若勞師遠追,則遲速不相及;若潛襲,則山溪艱險,資糧轉運,難以密辦。可使守新興、雁門二牙門,出屯陘北,外以鎮撫,內令兵田,儲蓄資糧,秋冬馬肥,州郡兵合,乘釁征討,計必全克。"未及施行,會病卒。

賈逵爲建威將軍、豫州刺史。明帝初,吳孫權在東關,當豫州南,去江四百餘里,每

出兵爲寇,輒西從江夏,東從廬江。國家征伐,亦由淮沔。是時州軍在項,汝南、弋陽諸郡,守境而已。權無北方之虞,東西有急,并軍相救,故常少敗。逵以爲宜開直道臨江,若權自守,則二方無救。二方無救,則東關可取。乃移屯潦口,陳攻取之計。帝善之。帝使賈逵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曹休從皖,司馬宣王從江陵。逵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降者,求深入應之。詔宣王駐軍,逵東與休合進。逵度賊無東關之備,必并軍於皖,休深入與賊戰,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並進,行二百里,得生賊,言休戰敗,權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待後軍,賊已斷險[10],兵雖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賊見逵軍,遂退。逵據夾石,以糧給休,休軍乃振。

郭淮爲雍州刺史。齊王正始末,督諸軍伐蜀,蜀將姜維出石營,從強川,乃西迎叛胡至無戴[11],留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斂破羌保質。淮欲分兵取之,諸將以維衆,西接強胡,化以據險,分軍兩持,兵勢轉弱,進不制維,退不拔化,非計也。不如合而俱西,及胡蜀未接,絕其內外,此伐交之兵也。淮曰:"今往取化,出賊不意,維必狼顧。比維自致,足以定化。且使維疲於奔命,兵不遠西,而胡交自離,此一舉而兩全之策也。"乃別遣夏侯尙等追維於沓中[12],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

陳泰,齊王嘉平初代郭淮爲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蜀大將軍姜維率衆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歆等守之,聚羌胡質任等寇偪諸郡。征西將軍郭淮與泰謀所以禦之,泰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役,必未肯附[13]。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有救,山道阻險,非行兵之地也。"淮從泰計,使泰率討蜀護軍徐質、汝南太守鄧艾等進兵圍之[14],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山,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反道,則我之禽也。"勑諸軍各堅壘,勿與戰,遣使白淮,欲自南渡白水,循水而東,使淮趣牛頭,截其還路,可并取維,不惟安等而已。淮善其策,進率諸軍,軍洮水。維懼,遁走,安等孤縣,遂皆降。其後,王經白泰云:"姜維、夏侯霸欲三道向祁山、石營、金城,求進兵爲翅,使涼州軍至抱罕,討蜀護軍向祁山。"泰量賊勢終不能三道,且兵勢惡分,涼州未宜越境,報經:"審其定問,知所趣向,須東西勢合,乃進。"時維等將數萬人[15],至抱罕,趣狄道。泰勑經進屯狄道,須軍到,乃規取之。泰進軍陳倉。會經所統諸軍於故關與賊戰,不利,經輒渡洮。泰以經不堅據狄道,必有他變,並遣三營在前[16],泰率諸軍繼之。經已與維戰,大敗,以萬餘人還保狄道城,餘皆奔散。維乘勝圍狄道。泰軍上邽,分兵守要,晨夜進前。鄧艾、胡奮、王秘亦到,即與鄧艾、

秘等分爲三軍,進到隴西。艾等以爲"王經精卒破衂於西,賊衆大盛,乘勝之兵,既不可當,而將軍以烏合之卒,繼敗軍之後,將士失氣,隴右傾蕩。古人有言:'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孫子》曰:'兵有所不擊,地有所不守。'蓋小有所失而大有所全故也。今隴右之害,過於蝮蛇,狄道之地,非徒不守之謂。姜維之兵,是所辟之鋒。不如割險自保,觀釁待弊,然後進救,此計之得者也。"泰曰:"姜維提輕兵深入,正欲與我爭鋒原野,求一戰之利。王經當高壁深壘,挫其鋭氣。今乃與戰,使賊得計,走破王經,封之狄道。若維以戰克之威,進兵東向,據櫟陽積穀之實,放兵收降,招納羌胡,東爭關隴,傳檄四郡,此我之所患也[17]。而維以乘勝之兵,挫峻城之下,鋭氣之卒,屈力致命,攻守勢殊,客主不同。兵書云:'修櫓轒榅,三月乃成,拒堙三月而後已。'誠非輕軍遠入,維之詭謀倉卒所辦。懸軍遠僑,穀糧不繼,是我速進破賊之時也,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自然之勢也[18]。洮水帶其表,維等在其內,今乘高據勢,臨其項領,不戰必走。寇不可縱,圍不可久,君等何言如此?"遂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東南高山上,多舉烽火,鳴鼓角。狄道城中將士見救者至,皆憤踴[19]。維始謂官救兵當須衆集乃發,而卒聞已至,謂有奇變宿謀,上下震懼。自軍之發隴西也,以山道深險,賊必設伏。泰詭從南道,維果三日施伏。定軍潛行,卒出其南。維乃緣山突至,泰與交戰,維退還。涼州軍從金城南至沃干阪。泰與經共密期,當共向其還路,維等聞之,遂遁,城中將士得出。經嘆曰:"糧不至旬,向不應機,舉城屠裂,覆喪一州矣。"泰慰勞將士,前後遣還,更差軍守,並治城壘,還屯上邽。

王昶爲征南將軍,督荆豫諸軍事。嘉平二年,昶上言:"孫權流放良臣,適庶分爭,可乘釁而制吴、蜀。白帝、夷陵之間,黔、巫、秭歸、房陵皆在江北,民夷與新城郡接,可襲取也。"乃遣新城太守周泰襲黔、巫、秭歸、房陵,荆州刺史王基詣夷陵,昶詣江陵,兩岸引竹絙爲橋,渡水擊之。賊奔南岸,鑿七道並來攻。於是昶使積弩同時俱發,權大將施績夜遁入江陵城,追斬數百級。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按大道發還,使南軍望見以喜之,以所獲鎧馬甲冑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績果追軍,與戰,克之,振旅而還。

王基,齊王時爲荆州刺史。時朝廷議欲伐吴,詔基量進取之宜。基對曰:"夫兵動而無功,則威名折於外,財用窮於內,故必全而後用也。若不資通川聚糧水戰之備[20],則雖積兵江內,而無必渡之勢矣。今江陵有沮、漳二水,溉灌膏腴之田以千數,安陵左右,陂池沃衍。若水陸並農,以實軍資,然後引兵詣江陵、夷陵,分據夏口,順沮漳,資水浮穀而下,賊知官兵有經久之勢,則拒天誅者意沮,而向王化者益固。然後率合蠻夷以攻其內,精卒勁兵以討其外,則夏口以上必拔,而江外之郡不守。如此,吴蜀之交絕,而吴禽矣。不然,兵出之利,未可必矣。"於是遂止。其後,毌丘儉、文欽作亂,以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司馬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君籌儉等何如?"基曰:"淮南之

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脅迫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尚群聚耳。若大兵臨偪，必土崩瓦解[21]。儉、欽之首，不終朝而懸於軍門。"景王令基居軍前。議者咸以儉、欽慓悍，難以爭鋒，詔基停駐。基以爲"儉等舉軍足以深入，久不進者，是其詐僞已露，衆心疑沮也。今不張示威形，以副民望，而停軍高壘，有似畏懦，非用兵之勢也。若或虜略民人，又州郡兵家爲賊所得者，更懷離心。儉等所迫脅者，自顧罪重，不敢復還，此爲錯兵無用之地，而成姦宄之源。吳寇因之，則淮南非國家之有，譙、沛、汝、豫危而不安，此計之大失也。軍宜速進，據南頓，南頓有大邸閣[22]，計足軍人四十日糧，保堅城，因積穀，先人有奪人之心，此平賊之要也。"基屢請，乃聽進據㶏水。既至，復言曰："兵聞拙速，未睹巧遲之久[23]。方今外有強寇，內有叛臣，若不時決，則事之深淺，未可測也。議者多欲將軍持重，將軍持重是也，停軍不進非也。持重非不行之謂也，進而不可犯爾[24]。今據堅城，保壁壘，以積實資虜，懸運軍糧，甚非計也。"景王欲須諸軍集到，猶尚未許。基曰："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彼得則利，我得亦利，是謂爭城，南頓是也。"遂輒進據南頓。儉等從項亦爭，欲往，發十餘里，聞基先到，復還保項。時兗州刺史鄧艾屯樂嘉，儉使文欽將兵襲艾。基知其勢分，進兵偪項。儉衆遂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將軍，都督揚、豫諸軍事。時大軍在項，以賊兵精，詔基斂軍堅壘。基累啓求進討，會吳遣朱異來救誕，軍於安城。基又被詔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諸將曰："今圍壘轉固，兵馬向集，但當精修守備，以待越逸。而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後矣。"遂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家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大將軍司馬文王進屯丘頭，分部圍守，各有所統。基督城東城南一十六軍[25]，文王勅軍吏入鎮南部界，一不得有所譴。城中食盡，晝夜攻壘，基輒拒擊，破之。壽春既拔，文王與基書曰："初，議者云求移者甚衆，時未臨履，亦謂宜然。將軍深算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下拒衆議，終至制敵擒賊[26]，雖古人所述，不過此也。"

蜀趙雲爲翊軍將軍。先主時，魏將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黃忠以爲可取，雲兵隨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數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值曹公揚兵大出，雲爲公前鋒所擊（臣欽若曰：公謂曹公也。其下皆同），方戰，其大衆至，勢偪，遂前突其陣，且鬭且卻，公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營迎著。公軍追至圍，此時沔陽長張翼在雲圍內，翼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公軍疑雲有伏兵，引去。雲擂鼓震天，惟以戎弩於後射公軍。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至雲圍，視昨戰處，曰："子龍（雲字）一身都是膽也。"作樂飲宴至暝。軍中號雲爲虎威將軍[27]。

李恢爲庲降都督。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嶲，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

丞相亮南征先由越巂，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於昆明。時恢衆少敵倍，又得亮聲息，紿謂南人曰："官軍糧盡，欲規退還。吾中間久斥鄉里，乃今得旋，不能復北，欲還與汝等同計謀，故以誠相告。"南人信之，故圍守怠緩。於是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北，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

諸葛亮，後主時爲丞相、大將軍。屯于陽平，遣魏延諸將并兵東下[28]，亮惟留萬人守城。魏將司馬宣王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王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王垂至，已與相偪，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勑軍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卻灑。宣王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眞有伏兵[29]，於是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所言。

姜維，後主時爲征西將軍，隨丞相諸葛亮與魏將司馬宣王相持於渭南。會亮卒，長史楊儀等整軍而出，百姓奔告宣王。宣王追焉。維令儀反旗鳴鼓，若將向宣王者。宣王乃退，不敢偪，於是儀結陣去入谷，然後發喪。景曜初，拜大將軍。初，先主留魏延鎭漢中，皆實兵諸圍以禦外敵，敵若來攻，使不得入。及興勢之役，王平捍拒曹爽，皆承此制。姜維建議以爲錯守諸圍[30]，雖合《周易》重門之義，然適可禦敵，不獲大利，不若使聞敵至，諸圍皆斂兵聚穀，退就漢、樂二城，使敵不得入，平且[31]，重關鎭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軍並進以伺其虛。敵攻關不克，野無散穀，千里縣糧，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後諸城並出，與遊軍並力搏之。此殄敵之術也。於是令督漢中胡濟卻住漢壽，監軍王含守樂城，護軍蔣斌守漢城，又於西安、建威、武衛、石門、武城、建昌、臨遠，皆立圍守。

王平爲鎭北大將軍，統漢中。魏大將軍曹爽率步騎十餘萬向漢中[32]，前鋒已在駱谷。時漢中守兵不滿三萬，諸將大驚。或曰："今力不足以拒敵，聽當固守漢、樂二城，遇賊令入，比爾間，涪軍足得救關。"平曰："不然。漢中去涪垂千里，賊若得關，便爲禍也。今宜先遣劉護軍、杜參軍據興勢，平爲後拒。若賊分向黃金，平率千人下自臨之，比爾間，涪軍行至，此計之上也。"惟護軍劉敏與平意同，即便施行。涪諸軍及大將軍費禕自成都相繼而至，魏軍退還，如平本策。

劉敏爲左護軍、揚威將軍，與王平俱鎭漢中。魏遣曹爽襲蜀，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敏以爲男女布野，農穀栖畝[33]，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蔣琬爲大司馬，住漢中。琬以爲昔諸葛亮數闚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興、上庸。會舊疾連動[34]，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

如不克捷，還路甚艱，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琬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自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既以闇弱，加嬰疾疢，規方無成，夙夜憂慘。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犄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然吴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羌、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羌，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爲事首，宜以姜維爲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爲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琬遂還涪。

吴陸遜初爲孫權帳下右部督。會丹陽賊帥費棧受曹公印綬，扇動山越爲作內應。權遣遜討棧，棧支黨多而往兵少，遜乃益施牙幢，分布鼓角，夜潛山谷間，鼓噪而前，應時破散，遂部伍東三郡強者爲兵[35]，羸者補戶，得精兵數萬人[36]，宿惡盪除，所過肅清。後爲偏將軍、右部督，代呂蒙鎮陸口。遜至，書與蜀將關羽曰："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附節，想遂席卷，共奬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又曰："于禁等見獲，遐邇欣嘆，以爲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兹。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闚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存以察之[37]。"羽覽遜書，有謙下自托之意，意大安，無復所嫌。遜具啓形狀，陳其可擒之要[38]。權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呂蒙爲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黄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假節，督朱然、潘璋、宋謙、韓當、徐盛、鮮于丹、孫桓等五萬人拒之。備從巫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錦爵賞誘動諸夷，使將軍馮習爲大都督，張南爲前部，輔匡、趙融、廖淳、傅彤等各爲別督[39]，先遣吴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數郡之地，荆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40]。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41]，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推此論之，不足爲戚。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爲念也。"諸將並曰："攻備當在初，今乃令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諸要害皆以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先攻一營，不利。諸將皆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勑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首，破其四十餘營。備將杜路、劉寧等窮逼請降。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42]。遜

督促諸軍四面蹙之,土崩瓦解[43],死者萬數。備因夜遁,驛人自擔燒鐃鎧斷後,僅得入白帝城。其舟船器械、水步軍資,一時略盡,尸骸漂流,塞江而下。備大慚恚曰:"吾乃爲遜所折辱,豈非天耶?"初,孫桓别討備,前鋒於夷道爲備所圍,求救於遜。遜曰:"未可。"諸將曰:"孫安東公族,見圍已困,奈何不救?"遜曰:"安東得士衆心,城牢糧足,無可憂也。待吾計成[44],欲不救安東,安東自解。"及方略大施,備果奔潰。桓後見遜曰:"前實怨不見救,定至今日,乃知調度自有方爾[45]。"後爲荆州牧。嘉禾五年[46],權北征,使遜與諸葛瑾攻襄陽。遜遣親人韓扁齎表奏報,還,遇敵於沔中,鈔邏得扁。瑾聞之甚懼,書與遜云:"大駕已旋,賊得韓扁,具知吾闊狹[47]。且水乾,宜當急去。"遜未答,方催人種葑豆,與諸將弈棋射戲如常。瑾曰:"伯言多智略,其當有以。"自來見遜,遜曰:"賊知大駕已旋[48],無所復蹙,得專力於吾。又已守要害之處,兵將意動,且當自定以安之,施設變術,然後出爾[49]。今便示退,賊當謂吾怖,仍來相蹙,必敗之勢也。"乃密與瑾立計,令瑾督舟船,遜悉上兵馬,以向襄陽城。敵素憚遜,乃還赴城。瑾便引船出,遜徐整部伍,張拓聲勢,步趨船,敵不敢干。軍到白圍,托言往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敵乃自斫殺己民,然後得闔。斬首獲生者凡千餘人[50]。

賀齊爲南郡都尉,討候官賊。候官既平,而建安、漢興、南平復亂,齊進兵建安,立都尉府。郡發屬縣五千兵,各使本縣長將之,皆受齊節度。賊洪明、洪進、苑御、吴免、華當等五人,率各萬户,連屯漢興,吴五(姓吴名五)六千户别屯大潭,鄒臨六千户别屯蓋竹、大潭,同出餘汗。軍討漢興,經餘汗。齊以爲賊衆兵少,深入無繼,恐爲所斷,令松陽長丁蕃留備餘汗。蕃本與齊鄰城,耻見部伍,辭不肯留。齊乃斬蕃,於是軍中震慄,無不用命。遂分兵留備,進討明等,連大破之。臨陣斬明,其免、當、進、御皆降。轉擊蓋竹,軍向大潭,三將又降。凡討治斬首六千級,名帥盡擒,復立縣邑,料出兵萬人,拜爲平東校尉[51]。後爲威武中郎將,討丹陽黟、歙。時武強、葉鄉、東陽、豐浦四鄉先降,齊表言以葉鄉爲始新縣。而歙賊帥金奇萬户屯安勒山[52],毛甘萬户屯烏聊山,黟帥陳僕、祖山等二萬户屯林歷山。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徑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周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爲作鐵戈,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戈柘斬山爲緣道,夜令潛上,乃多懸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爲,守路備險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上,大破僕等,其餘皆降,凡斬首七千餘級[53]。

黄蓋爲周瑜部將。建安十三年九月,曹公入荆州,劉琮舉衆降,吴將士聞,皆恐。大帝延見群下,問以計策,議者咸勸迎之[54]。周瑜曰:"不然。操托名漢相,其實漢賊也。瑜請精兵三萬,保爲將軍破之。"大帝曰:"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授孤也。"時劉

備爲曹公所破，欲引南渡江，與魯肅遇於當陽，遂共圖計，因進往夏口，遣諸葛亮詣大帝。帝遂遣瑜及程普等與備并力逆曹公，遇於赤壁。時曹公軍衆已有疾病，初一交戰，公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江表傳》載蓋書曰："蓋受孫氏厚恩，常爲將帥[55]，見遇不薄。然顧天下事有大勢，用江東六郡山越之人，以當中國百萬之衆，衆寡不敵，海内所共見也。東方將吏，無有愚智，皆知其不可。惟周瑜、魯肅偏懷淺慧，意未解耳。今日歸命，是其實計。瑜所督領，自易摧破。交鋒之日，蓋爲前部，當因事變化，效命在近。"曹公特見行人[56]，密問之，口勑曰："但恐汝詐爾[57]。蓋若信實，當授爵賞，超於前後也。"）又豫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頃之，烟炎漲天，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還保南郡。（《江表傳》載蓋"至戰日，先取輕利艦十舫，載燥荻枯柴積其中，灌以魚膏，赤幔覆之，建旌旗龍幡於艦上。時東南風急，因以十艦最著前，中江舉帆，蓋舉火白諸校，使衆兵齊聲大呼曰："降。降[58]。"操軍人皆出營立觀。去北軍二里餘，同時發火，火烈風猛，往船如箭，飛埃絶爐，燒盡北船，延及岸邊營柵。瑜等率輕鋭軍繼其後，擂鼓大進[59]，北軍大壞，曹公退走。）備與瑜等復共追曹公。曹公留曹仁等守江陵城，徑自北歸[60]。

潘璋爲北平將軍、襄陽太守。魏將夏侯尚等圍南郡，分前部三萬人作浮橋，渡百里洲上。時諸葛瑾、楊粲並會兵赴救，未知所出，而魏兵日渡不絶。璋曰："魏勢始盛，江水又淺，未可與戰。"便將所領到魏上流五十里，伐葦數百萬束，縛作大筏，欲順流放火，燒敗浮橋。作筏適畢，伺水長當下，尚便引退。

吕蒙爲横野中郎將，同周瑜、程普等圍魏將曹仁於南郡。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圍寧。寧困急，使使請救。諸將以兵少不足分。蒙謂瑜、普曰："留凌公績（凌統字），蒙與君行，解圍釋急，勢亦不久，蒙保公績能十日守也。"又説瑜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瑜從之。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遇柴道，騎皆舍馬步走，兵追蹙擊，獲馬三百匹，方船載還。於是將士形勢自倍，乃渡江立屯，與相攻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荆州。還，拜偏將軍。後從大帝拒曹公於濡須，數進奇計。帝欲立塢，諸將皆曰："上岸擊賊，洗足入船，何用塢爲？"蒙曰："兵有利鈍，戰無百勝。如有邂逅，敵步騎蹙人，不暇及水，其得入船乎？"帝曰："善。"遂作之。曹公不能下而退。其後，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帝令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惟零陵太守郝普城守不降。而備自蜀親至公安，遣羽爭三郡。帝時住陸口，使魯肅萬人屯益陽拒羽[61]，而飛書召蒙，使捨零陵，急還助肅。初，蒙既定長沙，當之零陵，過酃，載南陽鄧玄之。玄之者，郝普之舊也，欲令誘普。及被書當還，蒙秘之，

夜召諸將,授以方略,晨當攻城,顧謂玄之曰:"郝子太聞世間有忠義事,亦欲爲之,而不知時也。左將軍在漢中,爲夏侯淵所圍。關羽在南郡,今至尊身自臨之。近者破樊本屯[62],救酇[63],逆爲孫規所破。此皆目前之事,君所親見也。彼方首尾倒縣,救死不給,豈有餘力復營此哉?今吾士卒精鋭,人思效命,至尊遣兵,相繼於道。今子以旦夕之命[64],待不可望之救[65],猶牛蹄中魚,冀賴江漢,其不可恃亦明矣。若子太必能一士卒之心,保孤城之守,尚能稽延旦夕,以待所歸者,可也。今吾計力度慮,而以攻此,曾不移日,而城必破,城破之後,身死何益於事,而令百歲老母,戴白受誅,豈不痛哉?度此家不得外問,謂援可恃,故至於此爾[66]。若可見之[67],爲陳禍福。"玄之見普,具宣蒙意,普懼而聽之。玄之先出報蒙,普尋後當至。蒙豫敕四將,各選百人,普出,便入城守門。須臾普出,蒙迎執其手,與俱下船。語畢,出書示之,因拊手大笑。普見書,知備在公安,而羽在益陽,慚恨入地。蒙留孫河,委以後事,即日引軍赴益陽。劉備請盟,帝乃歸普等,割湘水,以零陵還之。以尋陽、陽新爲蒙奉邑。後爲右護軍、虎威將軍,代魯肅屯陸口,與蜀將關羽分土接境。蒙至,外倍修恩厚,與羽結好。後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疾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盡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虚,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68]。"遂稱病篤,帝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稍撤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擒禁等,人馬數萬,托以糧乏,擅取湘關米。帝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𦨻𦪇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傅士仁、麋芳等皆降也[69]。

呂岱爲交州刺史。時交趾太守士燮卒,帝以燮子徽爲安遠將軍,領九眞太守,以校尉陳時代燮。岱表分海南三郡爲交州,以將軍戴良爲刺史,海東四郡爲廣州,岱自爲刺史。遣良與時南入[70],而徽不承命,舉兵戍海口以拒良等。岱於是上疏請討徽罪,督兵三千人晨夜浮海。或謂岱曰:"徽藉累世之恩,爲一州所附,未易輕也。"岱曰:"今徽雖懷逆計,未虞吾之卒至,若我潛軍輕舉,掩其無備,破之必也。稽留不速,使得生心,嬰城固守,七郡百蠻,雲合響應,雖有智者,誰能圖之?"遂行,過合浦,與良俱進。徽聞岱至,果大震怖,不知所出,即率兄弟六人肉袒迎岱。岱皆斬送其首。徽大將甘醴、桓治等率吏民攻岱,岱奮擊,大破之。

朱桓爲濡須督。黃武元年,魏使大司馬曹仁步騎數萬向濡須,仁欲以兵襲取州土,僞先揚聲,欲東攻羨溪。桓分兵將赴羨溪,既發,卒得仁進軍拒濡須七十里問[71]。桓遣使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72]。時桓手下及所部兵,在者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喻之曰[73]:"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軍聞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法所以稱客倍而主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池之守,又謂士衆勇怯齊等故爾。今仁既非勇智,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軍,共據高城,南臨大

江，北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也。雖曹丕自來，尚不足憂，况仁等邪？"桓因偃旗鼓，外示虚弱，以誘致仁。仁果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常雕督諸葛虔、王雙等，乘油船别襲中洲。中洲者，部曲妻子所在也。仁自將萬人留橐皋，復爲泰等後拒。桓部兵將攻取油船，或别擊雕等，桓等身自拒泰，燒營而退，遂梟雕，生虜雙，送武昌，臨陣斬溺，死者千餘。大帝嘉桓功，封嘉興侯。

徐盛爲安東將軍，封蕪湖侯。魏文帝大出，有渡江之志。盛建議從建業築圍，作薄落，圍上設假樓，江中浮船。諸將以爲無益，盛不聽，固立之。文帝到廣陵，望圍愕然，彌漫數百里，江水盛長，便引軍退。諸將乃伏。文帝嘆曰："魏雖有武騎千群，無所用也。"

鍾離牧爲越騎校尉。永安六年，蜀并于魏，武陵五谿夷與蜀接界，時論懼其叛亂，乃以牧爲平魏將軍，領武陵太守，往之郡。魏遣漢髮縣長郭純試守武陵太守[74]，率涪陵民入蜀遷陵界，屯于赤沙，誘致諸夷邑君，或起應純，又進攻酉陽縣[75]，郡中震懼。牧問朝吏曰："西蜀傾覆，邊境見侵，何以禦之？"皆對曰："今二縣山險，諸夷阻兵，不可以驚擾，驚擾則諸夷盤結。宜以漸安，可遣恩信吏宣敎慰勞。"牧曰："不然。外境内侵，誑誘人民，當及其根柢未深而撲取之[76]，此救火貴速之勢也。"敕外趣嚴，掾史沮議者使行軍法。撫夷將軍高尚説牧曰："昔潘太常督兵五萬，然後以討五谿夷爾[77]。又是時劉氏連和，諸夷率化，今既無往日之援，而郭純已據遷陵，而明府以三千兵深入，尚未見其利也。"牧曰："非常之事，何得循舊？"即率所領，晨夜進道，緣山險行，垂二千里，從塞上，斬惡民懷異心者魁帥百餘人及其支黨凡千餘級，純等散，五谿平。遷公安督、揚武將軍，封都鄉侯。

陸抗爲大將軍。鳳凰元年[78]，西陵督步闡據城以叛，遣使降晋。抗聞之，日部分諸軍[79]，令將軍左弈、吾彦、蔡貢等徑赴西陵[80]，敕軍營更築嚴圍，自赤谿至故市，内以圍闡，外以禦寇，晝夜催切，如敵已至，衆甚苦之。諸將咸諫曰："今及三軍之鋭，亟以攻闡，比晋救至，闡必可拔。何事於圍，而以弊士民之力乎？"抗曰："此城處勢既固，糧穀又足，且所繕修備禦之具，皆抗所宿規。今反身攻之，既非可卒克，且北救必至，而無備，表裏受難，何以禦之？"諸將咸欲攻闡[81]，抗每不許。宜都太守雷譚言至懇切，抗欲服衆，聽令一攻。攻果無利，圍備始合。晋車騎將軍羊祜率師向江陵，諸將咸以抗不宜上，抗曰："江陵城固兵足，無所憂患。假令敵沒江陵，必不能守，所損者少[82]。如使西陵盤結，則南山群夷皆當擾動，則所憂慮，難可而言也。吾寧棄江陵而赴西陵，況江陵牢固乎？"初，江陵平衍，道路通利，抗敕江陵督張咸作大堰遏水，漸漬平中[83]，以絶寇叛。祜欲因所遏水，浮船運糧，揚聲將破堰以通步軍。抗聞，使咸亟破之。諸將皆惑，屢諫不聽。祜至當陽，聞堰敗，乃改船以車運，大費損功力。晋巴東監軍徐胤率水軍詣建平[84]，荆州刺史楊肇至西陵。抗令張咸固守其城，公安督孫遵巡南岸禦祜，水軍督

留慮、鎮西將軍朱琬拒胤[85],身率三軍,憑圍對肇。將軍朱喬、營都督俞贊亡詣肇。抗曰:"贊軍中舊吏,知吾虛實者,吾常慮夷兵素不簡練,若敵攻圍,必先此處。"即夜易夷民,皆以舊將充之。明日,肇果攻故夷兵處,抗命旋軍擊之,矢石雨下,肇衆傷死者相屬。肇至經月,計屈夜遁。抗欲追之,而慮闡畜力項領,伺視間隙,兵不足分,於是但鳴鼓戒衆,若將追者。肇衆恟懼,悉解甲挺走,抗使輕兵躡之,肇大破,祜等皆引軍還。抗遂陷西陵,誅夷闡族及其大將吏,自此已下,所請赦者數萬口。修治城圍[86]。

校勘記

[1]略,原作"洛",宋本作"洛",據《三國志·魏書·夏侯淵傳》改。

[2]興,宋本訛作"輿"。"國"字原缺,據《三國志·魏書·夏侯淵傳》補。

[3]敝,宋本作"弊"。

[4]略,原作"洛",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夏侯淵傳》改。

[5]各,原作"谷",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夏侯淵傳》改。

[6]辨,宋本作"辯"。

[7]衆,宋本作"裹"。

[8]他,原作"地",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田豫傳》改。

[9]數,宋本作"里"。

[10]賊,宋本作"則"。

[11]至,宋本及《三國志·魏書·郭淮傳》作"治"。又,《三國志·魏書·郭淮傳》無"叛胡"二字。

[12]夏侯尚,宋本作"夏侯夏侯霸",《三國志·魏書·郭淮傳》作"夏侯霸"。

[13]必未,原作"未必",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陳泰傳》改。

[14]汝南,宋本作"南安"。又,"之"字原缺,據《三國志·魏書·陳泰傳》補。

[15]將數,原作"數將",據《三國志·魏書·陳泰傳》改。

[16]三,《三國志·魏書·陳泰傳》作"五"。

[17]患,宋本及《三國志·魏書·陳泰傳》作"惡"。

[18]之,宋本無此字。

[19]踴,原作"怒",據《三國志·魏書·陳泰傳》改。

[20]川,原作"州",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王基傳》改。

[21]崩,宋本作"分"。

[22]南頓,宋本無此二字。

[23]巧,《三國志·魏書·王基傳》作"工"。

[24]爾,宋本作"耳"。

[25]一,宋本作"二"。

[26]擒,宋本作"禽"。

[27]虎威將軍,宋本作“虎將軍”。

[28]將,宋本作“軍”。

[29]真,宋本作“其”。

[30]姜,宋本無此字。

[31]旦,原作“且”,據宋本改。

[32]中,宋本作“川”。

[33]畝,宋本訛作“敏”。

[34]連,原作“速”,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蔣琬傳》改。

[35]伍,原作“五”,據宋本改。

[36]兵,宋本作“卒”。

[37]存,宋本及《三國志·吳書·陸遜傳》作“有”。

[38]擒,宋本作“禽”。

[39]匡,宋本作“康”,疑避宋諱改。

[40]縱,宋本作“送”。

[41]此句之前,宋本有“臣初”二字。

[42]繞,宋本作“統”。

[43]崩,宋本作“摧”。

[44]成,宋本作“辰”,蓋爲“展”字之訛。《三國志·吳書·陸遜傳》作“展”。

[45]爾,宋本作“耳”。

[46]“禾”原作“和”,據宋本改。

[47]狹,原作“俠”,據宋本改。

[48]已,宋本作“以”。

[49]爾,宋本作“耳”。

[50]者,宋本無此字。

[51]平東,原作“東平”,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賀齊傳》改。

[52]勳,《三國志·吳書·賀齊傳》作“勒”。

[53]餘級,宋本無此二字。

[54]之,宋本無此字。

[55]當,宋本作“常”。

[56]特,原作“時”,據宋本《三國志·吳書·周瑜傳》注引《江表傳》改。

[57]爾,宋本作“耳”。

[58]“降。降。”宋本作“降焉”。

[59]擂,宋本作“雷”。

[60]北,宋本無此字。

[61]魯,原作“普”,據《三國志·吳書·魯肅傳》改。

[62]樊,原作“焚”,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呂蒙傳》改。

[63]鄙,原作“鄙”,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呂蒙傳》心。

[64]子,《三國志·吳書·呂蒙傳》作“子太”。

[65]待,宋本作“恃”。

[66]爾,宋本作“耳”。

[67]若,宋本作“君”。

[68]擒,宋本作“禽”。此節以下出現各“擒”字同。

[69]傳,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呂蒙傳》無此字。裴注引《吳書》稱“將軍士仁”。等,《三國志·吳書·呂蒙傳》無此字。

[70]南,宋本無此字。

[71]間,原作“間”,據《三國志·吳書·朱桓傳》改。

[72]蚤,《三國志·朱桓傳》作“奄”。

[73]喻,宋本作“諭”。

[74]髮,《三國志·吳書·鍾離牧傳》作“葭”。

[75]攻,宋本無此字。

[76]柢,原作“抵”,據《三國志·吳書·鍾離牧傳》改。

[77]爾,宋本作“耳”。

[78]凰,宋本及《三國志·吳書·陸抗傳》作“皇”。

[79]日,原作“曰”,據《三國志·吳書·陸抗傳》改。

[80]令,原作“今”,據宋本改。

[81]咸,原作“或”,據宋本改。

[82]少,宋本作“小”。

[83]平,宋本作“乎”。

[84]胤,原作“裔”,蓋避宋諱改。今據《三國志·吳書·陸抗傳》改。

[85]慮,原作“憲”,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陸抗傳》改。

[86]原文至此,然文意似猶未完。《三國志·吳書·陸抗傳》此下尚有“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將士歡心”諸句。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六十三

將帥部(二十四)

機略第三

晉衛瓘初仕魏,爲廷尉卿。鄧艾、鍾會之伐蜀也,瓘以本官持節監艾、會軍事,行鎮西將軍。蜀既平,艾輒承制封拜,詔使檻車徵之。會遣瓘先收艾,會以瓘兵少,欲令艾殺瓘,因加艾罪。瓘知欲危已,然不可得而距,乃夜至成都,檄艾所統諸將,稱詔收艾,其餘一無所問,若來赴官軍,爵賞如先;敢有不出,誅及三族。比至鷄鳴,悉來赴瓘。惟艾帳內在焉,平旦開門,瓘乘使者車徑入至成都殿前,艾卧未起,父子俱被執。艾諸將圖欲劫艾,整仗趣瓘營,瓘輕出迎之,僞作表草,將申明艾事,諸軍信之而止。俄而會至,乃悉請諸將胡烈等,因執之,囚益州廨舍,遂發兵反。於是士卒思歸,內外騷動,人情憂懼。會留瓘謀議,乃書板云欲殺胡烈等,舉以示瓘,瓘不許,因相疑貳。瓘如廁,見胡烈故給使,使宣語三軍,言會反。會逼瓘定議,經宿不眠,各横刀膝上,在外諸軍已潛欲攻會。瓘既不出,未敢先發。會使瓘慰勞諸軍,瓘心欲去,且堅其意曰:"卿三軍主,宜自行。"會曰:"卿監司,且先行,吾當後出。"瓘便下殿[1]。會悔遣之,使呼瓘,瓘辭眩疾動,詐仆地,比出閤,數十信追之。瓘至外廨,服鹽湯,大吐,瓘素羸,便似困篤。會遣所親人及醫視之,皆言不起,會由是無所憚。及暮,門閉,瓘作檄宣告諸軍,諸軍並已唱義。陵旦,共攻會,會率左右距戰,諸將擊敗之,唯帳下數百人隨會繞殿而走,盡殺之。瓘於是部分諸將,群情肅然。

杜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2],啓請伐吴,武帝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陳兵于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率衆循江西上[3],授以節度。旬月之間,累尅城邑,皆如預策焉。又遣牙門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潛舟夜度[4],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出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吴都督孫歆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吴之男女降者萬餘口。旨、巢等伏兵樂鄉城外,歆遣軍出拒王濬,大敗而還。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故軍中爲之謠曰:"以計代戰一當萬。"於是進逼江陵。時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尅。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幷強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

群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以書謝之。孫皓既平,封當陽侯。

王濬爲龍驤將軍。太康元年正月,率師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吳丹陽,尅之,擒其丹陽監盛紀。吳人於江險磧要害之處,並以鐵鎖横截之[5],又作鐵錐長丈餘,暗置江中以逆拒船。先是,羊祜獲吳間諜,具知情狀,濬乃作大筏數十,亦方百餘步,縛草爲人,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筏遇鐵錐,輒着筏去,又作火炬,長十餘丈,大數十圍,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鎖燃炬燒之,須臾融液斷絶,於是船無所礙。

李矩爲冠軍將軍[6],領河東平陽太守。時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猝至[7],矩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産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周訪爲振武將軍,與諸軍共征湘中賊帥杜弢。弢作桔槔打官軍船艦,訪作長岐棖以距之,桔槔不得爲害。後王敦表爲豫章太守、征討都督。時梁州刺史張光卒,愍帝以侍中第五猗爲征南大將軍,監荆、梁、益、寧四州,出自武關。賊率杜曾、摯瞻、胡混等並迎猗,奉之,取兵數萬,破陶侃於石城,攻平南將軍荀崧於宛,不尅,引兵向江陵。王敦以從弟廙爲荆州刺史,令督護征虜將軍趙誘、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黄峻等討曾,而大敗於女觀湖,誘、軌並遇害。曾遂逐廙,徑造沔口,大爲寇害,威震江沔。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等鋭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也。”使將軍李常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鋭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勑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日[8],訪曰:“曾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尅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曾等走固武當。訪以功遷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屯襄陽。訪謂其僚佐曰:“昔城濮之役,晋文以得臣不死而有憂色。今不斬曾,禍難未已。”於是出其不意,又擊破之,曾遁走,訪部將蘇溫收曾詣軍,并獲第五猗、胡混、摯瞻等,送於王敦。又白敦説猗逼於曾,不宜殺,敦不從,而斬之。

祖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初,北中郎將劉演拒于石勒也,流人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爲豫州刺史,雅爲譙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百皆統屬平。逖誘浮使取平,浮譎平與會,遂斬以獻逖。是時蓬陂塢主陳川以衆附石勒,逖率衆伐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豫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

牧，逖軍開東門[9]，相守四月。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憩息於道[10]，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饑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桃豹宵遁。

蔡謨爲征北將軍，領徐州刺史。石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緣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爲憂。謨遣龍驤將軍徐玄等守中州，并設募，若得賊大白船者，賞布千疋，小船百疋。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鎮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處，隨宜防備，甚有算略。

謝尚爲安西將軍，禦後趙於壽春。初，尚之行也，使建武將軍、濮陽太守戴施據枋頭。會冉閔之子智興與其大將軍蔣幹來附，復遣行人劉猗詣尚請救。施止猗，求傳國璽，猗歸，以告幹，幹謂尚已敗，慮不能救已，猶豫不許。施遣參軍何融率壯士百人入鄴，登三臺助戍，譎之曰："今且可出璽付我。凶寇在外，道路梗澀，亦未敢送璽。當遣單使馳白。天子聞璽已在吾許，知卿等至誠，必遣重軍相救，并厚相餉。"幹乃出璽付融。融齎璽馳還枋頭，尚遣振武將軍胡彬率騎三百迎璽，致諸京師。

溫嶠爲中壘將軍。時王敦反，王含、錢鳳奄至都下，嶠燒朱雀桁以挫其鋒。明帝怒之，嶠曰："今宿衛寡弱，徵兵未至，若賊豕突，危及社稷，陛下何惜一橋。"賊果不得渡。

袁喬爲江夏相。桓溫伐蜀，以喬領二千人爲軍鋒，師次彭模，去賊已近，議者欲兩道並進[11]，以分賊勢。喬曰："今深入萬里，置之死地，士無反顧之心，所謂人自爲戰者也。今分爲兩軍，軍力不一，萬一偏敗，則大事去矣。不如全軍而進，棄去釜甑，齎三日糧，勝可必矣。"溫以爲然，即一時俱進。

前涼謝艾爲軍師將軍，率步騎三萬進軍臨河，後趙石季龍將麻秋以三萬衆距之。艾乘軺車，冠白帢，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龍驤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左戰帥李偉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牀，指麾處分，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張瑁從左南緣河而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勝奔擊，遂大敗之，斬秋將杜勳、汲魚[12]，俘斬一萬三千級，秋匹馬奔大夏。（又云：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尅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

前趙游子遠爲劉曜將，巴氐叛，子遠討之，盡破氐衆。先是，上郡氐羌十餘萬落保嶮不降，酋大虛除權渠自號秦王。子遠進師至其壁下，權渠率衆來距，五戰敗之。權渠恐，將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曰："往劉曜自來，猶無若我，何况此偏師而欲降之？"率勁卒五萬，晨壓壘門。左右勸戰，子遠曰："吾聞伊餘之勇，當今無敵，士馬之強，復非其匹。又其父新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剽勁，鋒鋭不可擬也。不如緩之，使氣竭而擊之。"乃堅壁不戰。伊餘有驕色，子遠候其無備，夜誓衆蓐食，晨[?]大風霧，子遠曰："天贊我

也。"躬先士卒，掃壁而出。遲明覆之，生擒伊餘，悉俘其衆。權渠大懼，被髮剺面而降。子遠啓曜，以權渠爲征西將軍、西戎公，分徙伊餘兄弟及其部落二十餘萬口于長安。西戎之中，權渠部最強，皆稟其命而爲寇暴，權渠既降，莫不歸附，曜大悦。

宋王鎮惡，晉末爲安遠護軍，討蠻帥向博底根，據阮頭屢爲凶暴，鎮惡討平之[13]。初行，告荆州刺史司馬休之，求遣軍以爲聲援，休之遣其將朱襄領衆助鎮惡。會高祖西討休之，鎮惡乃告諸將曰:"百姓皆知官軍已上，朱襄等復是一賊，表裏受敵，吾事敗矣。"乃率軍夜下，江水迅急，倏忽行數百里，直據都尉治。既至，乃以竹籠盛石，堙塞水道，襄軍下，夾岸擊之，斬襄首，殺千餘人。後隨高祖北征，大軍次潼關，謀進取之計，鎮惡請率水軍從河入渭。僞鎮北將軍姚強屯兵涇上，鎮惡遣毛德祖擊破之，直至渭橋。鎮惡所乘皆蒙衝小艦，行船者悉在艦內。羌見艦泝渭而進，外不見有乘行船人，北土素無舟檝[14]，莫不驚惋，咸謂爲神。鎮惡既至，令將士食畢，便棄船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間[15]，諸艦悉逐流去。時姚泓屯軍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撫慰士卒曰:"卿諸人並家在江南，此是長安城東門外[16]，去家萬里，而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去，豈復有求生之計耶？唯宜死戰，可以立大功，不然則無遺類矣。"乃身先士卒，衆亦知無復退路，無不騰踴爭先，泓衆一時奔潰，即陷長安城。泓身逃走，明日，率妻子歸降。城內夷、晉六萬餘戶，鎮惡宣揚國恩，撫慰初附，號令嚴肅，百姓安堵。

朱齡石，晉末爲持節益州諸軍事。義熙十年，率衆征蜀。既至彭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阻衆多，咸欲先攻其南城。齡石曰:"不然。雖寇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銳以拔北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七月，齡石率劉鍾、蒯恩等攻城，詰朝戰，至日昃，焚其樓櫓，四面並登，斬侯輝、譙詵，仍回軍以麾，南城即時散潰。凡斬大將十五級，諸督守以次土崩，衆軍乃舍船步進。龍驤將軍臧熹至廣漢，病卒。齡石至廣漢，復破譙道福，别軍乘船陷牛脾城，斬其大將譙撫。譙縱聞諸處盡敗，奔于涪城，巴西人王志斬送。僞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王師。道福聞彭模不守，率精銳五千兼行來赴，聞縱已走，道福衆亦散，乃逃于獠中。巴西民杜瑤縛送之，斬于軍門。桓謙弟恬隨謙入蜀，爲寧蜀太守，至是亦斬焉。

臨川王道規晉末爲荆州刺史。盧循寇逼京邑，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及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到彦之等赴援朝廷，至尋陽，爲賊黨荀林所破。循即以林爲南蠻校尉[17]，分兵配之，使乘勝伐江陵，揚聲云:"徐道覆已克京邑"。而桓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爲荆州刺史，厚加資給，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正與林會。林屯江津，謙軍枝江，二寇交逼，分絕都邑之間。魯宗之率衆數千自襄陽來赴。衆議欲使檀道濟、到彦之與宗之共擊，道規曰:"盧循擁隔中流，扇張同異。桓謙、荀林，更相首尾。人懷危懼，莫有固心，成敗之機，在此一舉。非吾自行，其事不決。"乃使宗之居守，委以腹心，率諸軍攻謙。諸將佐皆固諫曰:"今遠出討謙，其勝難必。荀林近在江津，伺人動靜。若來攻城，

宗之未必能固。脱有差跌[18]，大事去矣。"道規曰："諸君不識兵機耳。荀林愚豎，無他奇計。以吾去未遠，必不敢向城。吾今取謙，往至便克，沉疑之間，已自還反。謙敗則林破膽，豈暇得來？且宗之獨守，何爲不支數日。"解南蠻校尉印以授諮議參軍劉遵。馳往攻謙，水陸齊進，謙大軍遂敗[19]，單舸走，欲下就林，追斬之。還至涌口[20]，林又奔散。劉遵率軍追林，至巴陵，斬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内虚實，道規悉焚燒不視[21]，衆乃大安。進號征西將軍。先是，桓歆子道兒逃于江西，出擊義陽郡，與盧循連結，循使蔡猛助之。道規遣參軍劉基破道兒於大薄，臨陣斬猛。徐道覆率衆三萬[22]，奄至破冢，魯宗之已還襄陽，遣召不及[23]，人情大震。或傳循已平京師，遣道覆上爲刺史，江漢士庶感焚書之恩，無復二志[24]。道規使劉遵爲游軍，自拒道覆於豫章口。前驅失利，道規壯氣愈厲，激揚三軍。遵自外横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赴水死者殆盡，道覆單舸走還湓口。初，使遵爲游軍，衆咸云："今强敵在前，唯患衆少，不應割削見力，置無用之地。"及破道覆，果得游軍之力[25]，衆乃服焉。

何無忌，晋末爲輔國將軍、瑯琊内史，南追桓玄，與振武將軍劉道規俱受冠軍劉毅節度。玄留其龍驤將軍何澹之、前將軍郭銓、江州刺使郭昶之守湓口。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旌旗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爾。宜亟攻之。"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其徒得之無益。"無忌謂道規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易獲。因縱兵勝之，可以一鼓而敗也。"道規從之，遂獲賊舫。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爲然。道規乘勝徑進，無忌又鼓譟赴之，澹之遂潰。

江逌[26]，晋末爲殷浩諮議參軍。時羌及丁零叛，浩軍震懼。姚襄去浩十里結營以逼浩，浩令逌擊之。逌進兵至襄營，謂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羌，且其塹栅甚固，難與較力。吾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鷄，以長繩連之，繫火於足，群鷄駭散，飛集襄營，火發，因其亂，隨而擊之，襄遂大敗。

檀祗，高祖時爲征虜將軍、青州刺史、廣陵相。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聚衆數百，潛得過淮，因天夜陰闇，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得入，叫唤直上廳事。祗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股[27]，乃入。祗語左右："賊乘闇得入[28]，欲掩我不備。但打五更，懼曉，必走矣。"賊聞鼓鳴，謂爲曉，於是奔散，追討殺百餘人。

宗慤爲震武將軍，文帝時，隨交州刺史檀和之討破賊[29]，圍區粟城，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慤曰："吾聞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因潰散，遂克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

沈靈龍爲建威將軍。時豫州刺史殷琰與晋安王子勛反，晋熙太守閻湛之據郡同逆，詔靈龍自盧江攻之。湛之未知溽陽已敗[30]，固守不降，靈龍乃取諸將破劉順文書置軍中[31]，攻城僞敗，棄車而走，湛之得書大駭，其夜奔逃。

垣護之爲輔國將軍。南郡王義宣反,率大衆至梁山與王玄謨相持。柳元景率護之及護之弟詢之、柳叔仁、鄭琨等諸軍出鎮新亭。玄謨見賊強盛,遣司馬管法濟求救甚急。帝遣元景等進據南州,護之水軍先發。賊遣將龐法起率衆襲姑孰[32],適值護之、鄭琨等至,奮擊,大破之,斬獲及投水死略盡。玄謨馳信告柳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33],衆寡相懸,請退還姑孰,更議進取。"元景不許,將悉衆赴救,護之勸分軍援之。元景然其計,乃以精兵配護之赴梁山。及戰,護之見賊舟艦累沓,謂玄謨曰:"今當以火平之。"即使隊主張談等燒賊艦,風猛水急,賊軍以此奔敗,梁山平。護之率軍追討,會朱修之已平江陵,至潯陽而還,遷督徐、兗二州、豫州之梁郡諸軍事、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封益陽縣侯,食邑千戶。後爲建武將軍,領濟北太守,率二千人隨張永攻碻磝。先據委粟津,魏杜道生與其尚書伏連來援碻磝[34],護之拒之,賊因引軍東去。蕭思話遣護之迎軍至梁山,魏尚書韓元興率精騎卒至,護之依險拒戰,斬其都運長史,甲首數千[35],魏軍乃退。思話將引還,詐護之云:"沈慶之救軍垂至,可急於濟口立橋。"護之揣知其意,即分遣白于思話[36],復令渡河,戍乞活堡,以防追軍。

柳元景爲廣威將軍、隋郡太守。既至,而蠻斷驛道,欲來攻郡。郡內少糧,器仗又乏,元景設方略,得六七百人,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勢,於計爲長。"會蠻垂至,乃使驛道爲備,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投鄖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無復寇抄。

呂安國爲寧朔將軍。時晉安王子勛反,以殿中將軍劉順爲司馬,以前右將軍杜叔寶爲長史。太宗遣安國與輔國將軍劉勔西討,鎮歷陽,爲諸軍總督[37]。叔寶本謂臺軍停在歷陽,不辦進,順等至,無不瓦解,唯齎一月日糧。既與勔相持,軍食盡,報叔寶送食。叔寶乃遣車千五百乘,載米餉,順自以五千精兵防送之。安國謂勔曰:"劉順精甲八千,而我衆不能居半,相持既久,強弱勢殊。苟復催遷[38],則無以自立。所賴在彼糧將竭,我食有餘爾。若使叔寶米至,非唯難可復圖,我亦不能持久。今唯有間道襲其米車,出彼不意。若能制之,將不戰走矣。"勔以爲然,乃以疲弱守營,簡選千百精手,配安國及軍主黃回等,間路出順後,於橫塘抄之。安國始行,計叔寶尋至,止齎二日熟食,食盡,叔寶不至,將士並欲還。安國曰:"卿等且已一食,今晚米車不容不至,若其不至,夜去不晚。"叔寶果至,以米車爲函箱陣,叔寶於外爲游軍。幢主楊仲懷領五百人居前,與安國、回等相會,仲懷部曲並欲退就叔寶,并力擊安國。仲懷曰:"賊至不擊,復欲何待?且統兵在後,正相去二里間,比吾交手,何憂不至。"即與回戰。回所領並淮南楚子[39],天下精兵,衆力既倍[40],合戰,便破之。於陣殺仲懷,仲懷所領五百人死盡。叔寶至,而仲懷及士卒伏尸蔽野。回等欲乘勝擊之,安國曰:"彼將自走,不假復擊。"退軍三十里止宿。夜遣騎參候,叔寶果棄米車奔走。安國即復夜往,燒米車,驅牛二千餘頭而還。

劉順聞米車見燒，叔寶又走，五月一日夜，衆潰，奔還壽陽。

沈攸之爲寧朔將軍，與南賊對軍。賊帥袁顗復率大衆來入鵲尾，相持既久，軍主張興世越鵲尾，上據錢溪。劉胡自攻之。攸之率諸將攻濃湖。顗遣人傳唱錢溪已平[41]。衆並懼，攸之曰："不然。若錢溪實敗，萬人中應有逃亡得還者。必彼戰失利[42]，唱虛聲以惑衆爾[43]。"勒軍中不得妄動[44]。錢溪信尋至，果大破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示之，顗駭懼，急追胡還。攸之諸軍悉力進攻，多所斬獲，日暮引歸。鵲尾食盡，遣千人往南陵迎米，爲臺軍所破，燒其資寔。胡於是棄衆奔，顗亦叛走。

沈慶之爲建威將軍。伐沔北諸山蠻，命諸軍各穿池於營內，朝夕不外汲，兼以防蠻之火。頃風甚[45]，蠻夜下山，人提一炬以燒營，營內多幔屋及草菴，火至，輒以池水灌滅。諸軍多出弓弩夾射之，蠻散走。

張興世爲龍驤將軍。明帝即位，四方反叛，興世領水軍拒南賊於赭圻，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強地勝，今以奇兵潛出其上，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沮，糧運自艱[46]，制勝之奇，莫過於此[47]。"沈攸之、吳喜並善其計，分戰士七千配之。興世乃令輕舸泝流而上[48]，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爲之備。劉胡聞興世欲上[49]，笑曰："我尚不敢越彼[50]，下取揚州，興世何人，欲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錢溪可據。"乃往據之。及劉胡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曰："賊來尚遠，而氣盛矢驟，驟既力盡，盛亦易衰。此曹劌所以破齊也。今將士不得妄動，治城如故。"俄而賊來轉近，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數百擊走之[51]。袁顗慍曰："賊據人肝臟裏，云何得活？"是月，赭圻軍士伐木爲柵，於青山遇一童子曰："賊下旬當平，無爲自苦。"忽不見，至是果敗。興世又遏其糧道，賊衆漸饑，劉胡棄軍走，袁顗仍亦奔散。張興世遂與吳喜共平江陵。

南齊劉懷珍仕宋爲輔國將軍，明帝勅懷珍權鎮山陽。先是，青州刺史明僧暠遣將於王城築壘，以逼沈文秀。塹壁未立，爲文秀所破，仍進攻僧暠。帝使懷珍率龍驤將軍王廣之五百騎[52]，步卒二千人，沿海救援，至東海，而僧暠已退保東萊。懷珍進據朐城，衆心恟懼，或欲且保郁州。懷珍謂衆曰："卿等傳文秀厚賂胡帥，規爲外援，察其徒黨[53]，何能必就左衽？齊士庶民見義積葉[54]，聲介一馳，東萊可飛書而下，何容阻軍緩邁，止於此耶。"遂進至黔陬，僞高密、平昌二郡太守潰走。懷珍達朝廷意，送致文柄，文秀終不從命，焚燒郭邑。百姓聞懷珍至，皆喜。僞長廣太守劉桃根領數千人戍不其城，懷珍引軍次洋水，衆皆曰："文秀今游騎滿境內，宜堅壁伺隙。"懷珍曰："今衆少糧單，我懸彼固，正宜簡精鋭，掩其不備爾[55]。"遣王廣之將百騎襲陷其城，劫留高麗獻使。懷珍又遣寧朔將軍明慶符與廣之擊降延僧，遣高麗使詣京師。文秀聞諸城皆敗，乃遣使張靈碩請降，懷珍乃還歸[56]。

張敬兒宋末爲寧朔將軍、越騎校尉。桂陽事起，隸齊太祖頓新亭。賊矢石既交，休

範白服乘轝往勞樓下,城中望見其左右人兵不多,敬兒與黄回白太祖曰:"桂陽所在,備防寡闕,若詐降而取之,此必可擒也。"太祖曰:"卿若能辦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休範喜,召至轝側,回佯致太祖密意,休範信之。回目敬兒,敬兒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休範左右數百人皆散,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

宋末周山圖爲左中郎將[57]。時沈攸之事起,世祖在湓城,使城局參軍劉皆、陳淵委山圖以處分事。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世祖甚嘉之。

垣崇祖宋末爲朐山戍主。朐山邊海孤險,人皆未安。崇祖常浮舟舸於水側,有急得以入海。軍將得罪亡叛,具以告魏。魏僞圂城都將東徐州刺史成固公始得青州[58],聞叛者說,遣步騎二萬襲崇祖,屯洛要,去朐山城二十里。垣崇祖出送客未歸,城中驚恐,皆下船欲去。崇祖還,謂心腹曰[59]:"賊此擬來,本非大舉,正是承信一說[60],易遣誑之。今若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駭,不可斂集,卿等可急去此二里外大叫而來,唱'艾塘義人已得破虜,須戍軍速往,相助逐退'"。船中人果喜,爭赴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令人持兩炬火登山鼓叫。魏參騎謂其軍備甚盛,乃退。後爲豫州刺史。建元初[61],魏梁王郁豆眷及劉昶馬步二十萬,寇壽春,崇祖召文武議曰:"賊衆我寡,當用奇計以制之[62]。當修外城以待敵,城既廣闊,非水不固,今欲堰淝水卻淹爲三面之險[63],諸君意何如?"衆曰:"昔佛狸侵境,宋南平王士卒完盛,以郭大難守,退保內城。今日之事,十倍於前。古來相承,不築淝堰,皆以地形不便,積水無用故也。若必行之,恐非事宜。"崇祖曰:"卿見其一,不識其二。若捨外城,賊必據之,外修樓櫓,內築長圍,四州無礙[64],表裏受敵,此坐自爲擒,守郭築堰,是吾上謀也。"乃於城西北立堰塞淝水,堰北起小城,周爲深塹,使數千人守之。崇祖謂長史封延伯曰:"虜貪而少慮,必悉力攻小城,圖破此堰[65]。見塹狹城小,謂一往可剋,當以蟻附攻之,放水一激,急踰三峽,事窮奔透,自然沉溺。此豈非小勞而大利耶?"虜衆由西道集堰內[66],分軍東路內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轝上城,手自轉式。至日晡時,決小史埭。水勢奔下,虜攻城之衆,漂墜塹中,人馬溺死數千人[67],衆皆退走。

王玄邈爲梁、秦二州刺史。建元初,亡命李烏奴作亂梁部,陷白馬戍,玄邈率東從七八百人討之,不克,慮不自保,仍使人僞降烏奴[68],告之曰:"王使君兵衆羸弱,棄伎妾於城內,攜愛妾二人,去已數日矣[69]。"烏奴喜,輕兵襲州城。玄邈設伏擊破之,烏奴挺身走。太祖聞之曰:"玄邈果不負吾意遇也。"還,爲征虜將軍、長沙王、後軍司馬、南東海太守[70]。

裴叔業爲持節、督徐州諸軍。魏王寇沔北,帝令叔業援雍州,叔業啓曰:"北人不樂遠行,唯樂侵掠。伐虜界則雍州之賊自然分張[71],無勞動民向遠也。"從之。

梁劉坦,齊末爲長沙太守,行湘州事。時東昏遣安城太守劉希祖破西臺所選太守

范僧簡於平都。希祖移檄湘部,於是始興内史王僧粲應之。自是湘部諸郡悉皆蜂起,唯臨湘、湘陰、瀏陽、羅四縣猶全,州人咸欲汎舟逃走。坦悉聚船焚之,遣將尹法略距僧粲,相持未決。前湘州鎮軍鍾玄紹潛謀應僧粲,要結士庶數百人,皆連名定計,刻日攻州城。坦聞其謀,僞爲不知,因理訟至夜,而城門遂不閉,以疑之。玄紹未及發,明旦,詣坦問其故。坦久留與語,密遣親兵收其家書,玄紹在坐未起,而收兵已報具得其文書本末,玄紹即首伏於坐,斬之,焚其文書,其餘黨悉無所問,衆愧且服。州部遂安。法略與僧粲相持累月,建康城平,公則還州,群賊始散。

韋叡爲輔國將軍。天監四年,督衆軍伐魏小峴城[72],未能拔。叡巡行圍柵,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爾[73]。"叡曰:"不然。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士皆殊死戰,魏軍果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五年,魏中山王元英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樹柵數百步,跨淮通道。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爲水軍,值淮水暴長,叡即遣之。鬭艦競發,皆臨壘,以小艦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烟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柵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柵俱壞,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74],無不一當百,魏人大潰。元英見橋絶,脱身遁去。

陳慶之爲東宮直閤。大通元年,隸領軍曹仲宗伐渦陽。魏遣征南將軍常山王元昭等率馬步十三萬來援[75],前軍至駞㵎,去渦陽四十里。慶之欲逆戰,明威將軍韋放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鋭,與戰若捷,不足爲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兵法所謂以逸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去我既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76],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無不敗之理。且聞虜所據營,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君若皆疑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二百騎奔擊,破其前軍,魏人震恐。

庾域爲華陽太守。時魏軍初圍南鄭州,有空倉數十所。域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虜退,以功拜羽林監。

陳韋載初仕梁,爲信武將軍、義興太守,降高祖。高祖引置左右,與之謀議。徐嗣徽、任約等引齊軍濟江,據石頭城,高祖問計於載。載曰:"齊軍若分兵先據三吳之路,略地東境,則時事去矣。今可急於淮南即侯景故壘築城,以通東道轉輸,别命輕兵絶其糧運,使進無所虜,退無所資,則齊將之首,旬日可致。"高祖從其計。

侯安都,梁末爲南徐州刺史。高祖東討杜龕,安都留臺居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寇入據石頭城[77],游騎至于闕下。安都閉門,偃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78]。將旦,賊騎又至,安都率甲士一千三百人[79],開東西掖門,與戰,大敗之,賊乃退還石頭,不敢逼臺城[80]。

侯瑱爲都督西討諸軍事。瑱于梁山與王琳相持百餘日未決[81]。天嘉元年二月,東關春水稍長,舟艦得通,王琳亦引合肥、巢湖之衆,舳艦相次而下,其勢甚盛。瑱率軍進獸檻州[82],琳亦出船列于江西,隔州而泊。明日合戰,琳軍少卻,退保西岸。及夕,東北風大起,吹其舟艦,並壞沒于沙中,溺死者有數十百人,浪大不得還浦,夜中又有流星墜于賊營。及旦,風靜,琳入浦治船,以荻船塞於浦口,又以鹿角繞岸,不敢復出。是時,西魏遣大將軍史寧躡其上流,瑱聞之,知琳不能持久,收軍卻據湖浦,以待其敝。及史寧至,圍郢州,琳恐衆潰,乃率船艦東下[83],去蕪湖十里而泊,擊柝聞於軍中。明日,齊人遣兵數萬來助琳,琳引衆向梁山,欲越官軍以屯險要,齊儀同劉伯球率兵萬餘人助琳水戰。行臺慕容恃德子子會領鐵騎二千[84],在蕪湖洲西岸博望山南[85],爲其聲勢。瑱令軍中晨炊蓐食,分搥盪頓蕪湖洲尾以待之。將戰,有微風至自東南,衆軍施拍縱火。定州刺史章昭達乘平虜大艦,中江而進,發拍中于賊艦,其餘冒突、青龍,各相當值[86]。又以牛皮冒蒙衝小船,以觸賊艦,并熔鐵灑之。琳軍大敗,其步軍在西岸者,自相蹂踐,馬騎並淖于蘆荻中,棄馬脫走以免者十二三。盡獲其舟艦器械,并擒齊將劉伯球、慕容子會,其餘俘馘以萬計[87]。琳與其黨潘純等乘單舴艋冒陣走,至湓城,猶欲收合離散,衆無附者,乃與妻妾左右十餘人入齊。

陸子隆爲明威將軍、廬陵太守。時周迪據臨川反,東昌縣人修行師應之,率兵以攻子隆,其鋒甚盛。子隆設伏於外,仍閉門偃甲,示之以弱。及行師至,腹背擊之,行師大敗,因乞降。子隆許之,送于京師。

周文育爲平西將軍。時廣州刺史蕭勃舉兵踰嶺,詔文育督衆軍討之。會新吳洞主余孝頃舉兵應勃,遣其弟孝勱守郡城,自出豫章,據于石頭。勃使其子孜將兵與孝頃相會,又遣其別將歐陽頠頓軍苦竹灘,傅泰據墌口城,以拒官軍。官軍船少,孝頃有舴艋三百艘、艦百餘乘在上牢。文育遣軍主焦僧度、羊柬潛軍襲之,悉取而歸,仍於豫章立柵。時官軍食盡,並欲退還,文育不許。乃使人間行遺周迪書,約爲兄弟,并陳利害。迪得書甚喜,許饋糧餉。於是文育分遣老小,乘故船舫沿流俱下,燒豫章郡所立柵,僞退。孝頃望之大喜,因不設備。文育由間道兼行,信宿達芊韶。芊韶上流則歐陽頠、蕭勃,下流則傅泰、余孝頃,文育據其中間,築城饗士,賊徒大駭。歐陽頠乃退入泥溪,作城自守。文育遣嚴威將軍周鐵武與長史陸山才襲頠,擒之。於是盛陳兵甲,與頠乘舟而讌,以巡傅泰城下,因而攻泰,尅之。蕭勃在南康聞之,衆皆股慄,莫能自固。其將譚世遠斬勃欲降,爲人所害,世遠軍主夏侯明徹持勃首以降。蕭孜、余孝頃猶據石頭,高祖遣侯安都助文育攻之,孜降文育,孝頃退走新吳,廣州平。文育還頓豫章。以功授鎮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江廣衡交等諸軍事。

周文昭爲都督、安蘄江衡司安等州刺史。北齊遣尚書左丞陸騫以衆二萬入自巴蘄,與文昭相遇。文昭留羸弱輜車,設疑兵以當之,身率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敗騫

軍，虜獲器械驢馬，不可勝數。進攻巴州，尅之。於是江北諸城及穀陽士民並誅渠帥，以城降。

章昭達爲車騎大將軍，帥師征蕭巋于江陵。時蕭巋與周軍大蓄舟艦於青泥中。昭達分遣偏將錢道戢、程文季等，乘輕舟襲之，焚其舟艦。周兵又於峽下南岸築壘，名曰安蜀城，於江上横引大索，編葦爲橋，以度軍糧。昭達乃命軍士爲長戟，施於樓船之上，仰割其索，索斷糧絕，因縱兵以攻其城，降之。

蕭摩訶爲武毅將軍、譙州刺史。及周武帝滅齊，遣其將宇文忻率衆爭吕梁，戰於龍晦。時忻有精騎數千，摩訶領十二騎深入周軍，縱横奮擊，斬馘甚衆。及周遣大將軍王軌來赴，結長圍連鏁於吕梁下流，斷大軍還路。摩訶謂明徹曰："聞王軌始鎖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尚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相拒。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且爲虜矣。"明徹乃奮髯曰："搴旗陷陣，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之間，周兵益至[88]。摩訶又請于明徹曰[89]："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爲耻。願公率步卒，乘馬轝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弟之此計，乃良圖也。然老夫受脤專征，不能戰勝攻取，今被圍逼，慙寘無地。且步軍既多，吾爲總督，必須身居其後，相率兼行。弟馬軍宜須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率馬軍夜發。先是，周軍長圍既合，又於要路下伏數重。摩訶選精騎八千[90]，率先衝突，自後衆騎繼焉。比旦，達淮南。高宗詔徵還，授右衛將軍。

岳陽王叔慎爲湘州刺史。時隋兵南伐，叔慎僞遣人奉降書于隋將龐暉，暉信之，克期而入。叔慎伏甲待之。暉又令數百人屯于城門，自將左右數十人入于廳事。俄而伏兵發，縛暉以徇，盡擒其黨，皆斬之。

校勘記

[1]便，宋本作"復"。

[2]"事"字原缺，據宋本補。

[3]周，宋本作"州"。

[4]潜，宋本作"沉"。

[5]鎖，宋本作"鏁"。

[6]李矩爲冠軍將軍，宋本作"李矩元爲冠軍將軍"。

[7]猝，宋本作"卒"。

[8]諸，原作"訪"，據宋本改。

[9]開，宋本作"闢"。

[10]憩，宋本作"而"。

[11]"者"字原缺，據宋本補。

[12]汲，原作"及"，蓋字壞所致，今據宋本改。

[13]據阬頭屢爲凶暴,鎮惡討平之,此處語似欠通。宋本無此二句,似可從。

[14]土,原作"士",據宋本改。

[15]倏,宋本作"儵"。

[16]東,宋本及《宋書・王鎮惡傳》作"北"。

[17]"南蠻校尉"原作"南蠻簡校尉","簡"字衍,據宋本删。

[18]差,宋本作"蹉"。

[19]謙大軍遂敗,宋本作"謙大敗"。

[20]浦,宋本作"涌"。

[21]悉,宋本作"一皆"。

[22]徐,宋本作"與"。

[23]遣,宋本作"追"。

[24]二,宋本作"貳"。

[25]得,宋本作"待"。

[26]逌,原本作"道",據宋本改。

[27]股,原本及宋本均作"敗",據《宋書・檀祇傳》改。

[28]闡,宋本作"間"。

[29]討破賊,原作"討賊破",宋本作"討破",今據文意改。

[30]潯,宋本作"尋"。

[31]順,宋本作"胡"。

[32]此節"姑孰"之"孰",宋本皆作"熟"。

[33]"餘"字原缺,據宋本補。

[34]生,宋本作"㑺",與《宋書・垣護之傳》同,似可從。

[35]千,宋本與《宋書・垣護之傳》作"十"。

[36]于,宋本亦作"于",《宋書・垣護之傳》作"丁"。

[37]督,宋本作"統"。

[38]苟,宋本作"爲"。催,宋本作"推"。

[39]"回"字原缺,據宋本補。

[40]倍,宋本作"一"。

[41]"顗"字原缺,據《宋書・沈攸之傳》補。

[42]必,宋本作"是"。

[43]爾,宋本作"耳"。

[44]勒,原作"勑",據宋本及《宋書・沈攸之傳》改。

[45]頃風甚,宋本作"頃之風甚"。

[46]糧運自艱,宋本作"糧運艱礙"。

[47]制勝之奇莫過于此,宋本作"乃制勝之奇"。

[48]泝,原本作"沂",據宋本改。

[49]此句"劉胡"前,宋本有"賊帥"二字。

[50]越彼,宋本作"往"。

[51]數百,宋本無此二字。

[52]五百騎,原作"五百騎馬","馬"字衍,據宋本删。

[53]察其,宋本作"如此"。

[54]見義,原作"見于名義",據宋本改。

[55]爾,宋本作"耳"。

[56]懷珍乃還歸,宋本作"懷珍乃還"。《南齊書·劉懷珍傳》亦無"歸"字。

[57]宋末周山圖,宋本作"周山圖宋末",似應從宋本。

[58]"图"字原缺,據《南齊書·垣崇祖傳》補。

[59]心腹,宋本作"腹心"。

[60]"正"字原缺,據宋本補。

[61]建元初,宋本作"建元二年"。

[62]計,宋本無此字。

[63]淝,宋本此節"淝"字皆作"肥"。

[64]州,《南齊書·垣崇祖傳》作"周"。

[65]圖,原作"圍",據宋本及《南齊書·垣崇祖傳》改。

[66]内,宋本及《南齊書·垣崇祖傳》作"南"。

[67]千人,宋本訛作"十大"。

[68]仍,宋本作"乃"。

[69]已,宋本作"以"。

[70]南東海太守,原作"東南海太守",據宋本改。

[71]州,宋本作"司"。

[72]小硯城,原作"叡城",據《梁書·韋叡傳》改。

[73]爾,宋本作"耳"。

[74]"呼"字前原有"一",宋本及《梁書·韋叡傳》皆無,當系衍文,據删。

[75]常,原作"恒",據《梁書·陳慶之傳》回改。

[76]未,原作"來",據宋本改。

[77]城,宋本無此字。

[78]具,原本作"其",據宋本改。

[79]一,宋本無此字。

[80]不敢逼臺城,宋本作"不敢進逼臺城"。

[81]琳,原作"林",據宋本改。

[82]獸,原作"戰",據宋本改;州,宋本作"洲"。

[83]東,宋本作"來"。

[84]德,原作"猶",據宋本改。

[85]洲,宋本無此字。

[86]值,原作"瑱",據宋本及《陳書·侯瑱傳》改。若作"瑱",屬下讀亦可通。

[87]其,宋本作"自"。

[88]益,宋本脱此字。

[89]于,宋本脱此字。

[90]千,宋本作"十"。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六十四

將帥部(二十五)

機略第四

後魏李先，明元永興中爲安東將軍。與上黨王長孫道生率衆襲馮跋乙連城，尅之，悉虜其衆。乃進討和龍，先言於道生曰："宜密使兵人人備青草一束，各五尺圍，用塡城塹，攻其西南，絕其外援，勒兵急攻，賊必可擒。"道生不從，遂掠民而還。

蒲城侯嵩，太武時爲統萬鎭將，從永昌王仁南征，别出汝陰濟淮。宋將劉康祖屯於慰武亭，以邀軍路，師人患之。嵩曰："今大風旣勁，若令推草車，方軌並進，乘風縱火，以精兵自後乘之，破必矣。"從之。斬康祖，傳首行宮。

沛郡公禎爲司衛監，從太武征蠕蠕，忽遇賊别部，多少不敵。禎乃就山解鞍放馬，以示有伏。賊果疑而避之。

古弼爲安西將軍，從太武征赫連定，駕至平原，次于涇南。遣弼與侍中張黎擊平涼。赫連定自定安率步騎二萬來救，與弼等相遇，弼僞退以誘之，太武使高車勑馳擊定，斬首數千級。弼乘勝取安定。

陸俟爲內都大官，安定盧永、劉超等聚黨萬餘人以叛，太武以俟威恩被於關中，詔以本官加都督秦雍諸軍事，鎭長安。太武曰："秦川險絕，奉化日近，吏民未被恩惠，故頃年已來，頻有叛動。今劉超等恃險，不順王命，朕若以重兵與卿，則超等必合而爲一，據險拒戰，未易攻也。若以輕兵與卿，則不制矣。今使卿以方略定之。"於是俟單馬之鎭。超等聞之大欣，以爲無能爲也。旣至，申揚威信，示以成敗，誘納超女，外若姻親，超猶自驚[1]，初無降意。俟乃率其帳下往見超，觀其舉措，設掩襲之計。超使人逆曰："三百人以外，當以弓馬相待[2]；三百人以內，當以酒食相供。"俟乃將二百騎詣超，設備甚嚴，俟遂縱酒盡醉而還。後謂將士曰："超可取也。"乃密選精兵五百人，陳國恩德，激厲將士，言至懇切，士卒奮勇，各曰："以死從公，必無二也。"遂僞獵，詣超，與士卒約曰："今會發機，當以醉爲限。"俟於是詐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士卒應聲縱擊，殺傷千數，遂平之，太武大悦。

源賀爲平西將軍。太武征涼州，以賀爲鄉導，詔問攻戰之計，賀對曰："姑藏城外，有四部鮮卑，名爲之援，然皆是臣祖父舊民。臣願軍前宣國威信，示其禍福，必相率歸

降。外援既服，然後攻其孤城，拔之如反掌爾[3]。"太武曰："善。"於是遣賀率精鋭，歷諸部，招慰下三萬餘落，獲雜畜十餘萬頭。及圍姑臧，由是無外慮，故得專力攻之。涼州平，遷征西將軍，後爲征南將軍。時詔都督三道諸軍屯於漠南。是時每歲秋冬，遣三道並出，以備北寇，至春中乃班師。賀以勞役京都，又非禦邊長計，乃上言"請募諸州鎮有武健者三萬人，復其徭賦，厚加賑恤，分爲三部，二鎮之間築城，城置萬人，給強弩十二牀，武衛三百乘[4]，弩一牀，給牛六頭，武衛一乘，給牛二頭，多造馬槍及諸器械，使武略大將二人以鎮撫之。冬則講武，春則種植，並戍並耕，則兵未勞而有盈畜矣[5]。又於白道南三處立倉運，近州鎮，租粟以充之，足食足兵，以備不虞，於宜爲便，不可歲常舉衆，連動京師，令朝廷常有北顧之慮也。"事寢不報。

劉潔爲尚書令，從太武破蠕蠕大檀于雲中。潔言於帝曰："大檀恃衆，雖破膽奔北，恐不懼往敗，將復送死。請收田訖，復一大舉，東西並進，爲二道討之。"帝然其言。

濟陰王新成有武略，庫莫奚侵擾，詔新成討之。新成乃多爲毒酒，賊逼，便棄營而去。賊至，競飲，遂簡輕騎縱擊[6]，俘馘甚多。

李崇，孝文帝時爲安東將軍。徐州降人郭陸聚黨作逆，人多應之，騷擾南北。崇遣高平人冀州詐稱犯罪逃亡[7]，歸於陸，陸納之，以爲謀主。數月，冀州斬陸送之，賊徒潰散。後爲車騎將軍、揚州刺史[8]。時梁人於浮山堰淮以灌揚、徐，水勢日增，崇乃於硤石之戍間編舟爲橋，北更立船數十，各高三丈，十步置一籬，至兩岸，番板裝治，四箱解合，賊至舉用，不戰解下。又於樓船之北，連伏大船，東西竟水，防賊火栰。又於八公山之東南，更起一城，以備大水，州人號曰魏昌城。

中山王英初爲梁州刺史。孝文時，梁州民李天幹等詣英降，待以國士之禮。天幹等家在南鄭之西，請師迎接，英遣迎之。蕭懿聞而遣將姜脩率衆追襲，逮夜交戰，頗有殺傷。脩後屢敗，復更請軍，懿遣衆赴之。迎者告急，英率騎一千，倍道赴救，未至，賊已退還。英恐其入城，別遣統軍元拔以隨其後，英徼其前，合擊破之，盡俘其衆。懿續遣軍，英不虞賊至，且衆力已疲，軍少[9]，人皆懼，咸欲奔走。英乃緩騎徐行，神色自若，登高望賊，東西指麾，狀似處分，然後整列而前，賊心謂有伏兵，俄然賊退，乘勢追殄，遂圍南鄭。會蕭懿遣將伐獠，英統軍爲其所敗。後英以奇兵掩之，盡皆擒獲[10]，被勑班師。英於是先遣老弱，身勒精兵留後，遣使與懿告別，懿以爲詐也。英還一日，猶閉門不開，二日之後，懿乃遣將追英。英親自殿後，與士卒下馬交戰，賊衆莫敢逼之。四日四夜，然後賊退，全軍而還。後與邢巒討梁將齊苟仁于懸瓠城[11]，英既次義陽，將取三關。英策之曰："三關相須，如左右手。若剋一關，兩關不待攻而定。攻難不如攻易。東關易攻，宜須先取，即黃石公所謂戰如風發，攻如河決。"英恐其并力於東，乃使長史李華率五統向西關[12]，分其兵勢，自督諸軍向東關[13]。先是，馬仙琕使雲騎將軍馬廣率衆拒屯於長薄，軍主胡文超別屯松峴。英至長薄，馬廣夜遁，入於武陽，英進師攻之。聞

梁遣其冠軍將軍彭瓮生、驃騎將軍徐超秀援武陽[14]，英乃緩軍曰："縱之使入此城。吾先曾觀其形勢，易攻爾[15]，吾取之如拾遺也。"諸將未之信。瓮生等既入武陽，英促圍攻之，六日而廣等降[16]。於是進擊黄峴，梁太子左衛率李元履棄城奔竄。又討西關，梁司州刺史馬仙琕亦即退走，果如英策。凡擒其大將六人，支將二十人，卒七千人，米四十萬石，軍資稱是。

尉元，孝文時爲都督南征諸軍事、征西大將軍。元上表曰："臣天安之初，奉律總戎，廓寧淮左。海岱既平，仍忝徐岳，素飧尸祿，積有年歲，彼土安危，竊所具悉。每惟彭城水陸之要，江南用兵，莫不因之威陵諸夏。夫國之大計，豫備爲先，且臣初尅徐方，青齊未定，從河以南，猶懷彼此。時劉彧遣張永、沈攸之、陳顯達、蕭順之等，前後數度規取彭城，勢連青兗，唯以彭城既固，而永等摧屈。今計彼戍兵多是胡人，臣前鎮徐州之日，胡人子都將呼延籠達因於負罪，便爾叛亂，鳩引胡類，一時煽動，賴靈威遐被，罪人斯戮。又圍城子都將胡人王敕懃負釁南叛[17]，每懼姦圖，狡誘同黨。愚誠所見，宜以彭城胡軍換取南豫州徙民之兵，轉戍彭城，又以中州鮮卑增實兵數，於事爲宜。"詔曰："公之所陳，甚合事機。"其先[18]，薛安都以徐州内附，以元與孔伯恭赴援。元表分兵置戍，進定青、冀。復表曰："彭城賊之要藩，不有積粟強守，不可以固。若儲糧廣戍，雖劉彧師徒悉動，不敢窺覦淮北之城，此自然之勢也。"詔曰："待後軍到，量宜守防。其青冀已遣軍援，須待尅定，更運軍糧。"元又表曰："臣前表以下邳水陸所湊，先規殄滅，遣兵屢討，猶未擒定。然彭城下邳信命未斷，此之戍人，元居賊界，心尚戀土[19]，輒相抗拒，或希幸非望，南來息耗，壅塞不達，雖至窮迫，仍不肯降。彭城民任玄明從淮南到鎮，稱劉彧遣將任農夫、陳顯達領兵三千來循宿豫。臣即以其日密遣覘使，驗其虛實，如明所言。臣欲自出擊之，以運糧未接，又恐新民生變，遣子都將于沓、劉龍駒等步騎五千，將往赴擊，但征人淹久，逃亡者多，迭相扇動，莫有固志。器仗敗毀，無一可用。臣聞伐國事重，古人所難，功雖可立，必須經略而舉。若賊向彭城，必由清、泗，過宿、豫，歷下邳，趣青州，路由下邳，入沂水，經東安，即爲賊用師之要。今若先定下邳，平宿、豫，鎮淮南，戍東安，則青冀諸鎮可不攻而尅。若四處不服，青冀雖拔，百姓狼顧，猶懷僥倖之心。愚臣以爲宜釋青、冀之師，先定東南之地。夏水雖盛，無津途可因，冬路雖通，無高城可固。如此則淮北自舉，暫勞永逸。"

傅永，孝文時爲豫州刺史、平南將軍王肅長史[20]。齊明帝遣將魯康祚、趙公政，衆號一萬，侵豫州之太倉口，肅令永勒甲士三千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舍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以斫營爲事，即夜分兵爲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渡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乃密令人以瓠盛火，渡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率領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趣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望永所置之火而爭渡焉。水深溺死，

斬首者數千級,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尸,斬首,并公政送於京師。公政,岐州刺史超宗之從兄也。時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來侵楚王茂[21],永適還州,肅復令永討之。永將心腹一人馳詣楚王茂,至即令塡塞外塹,夜伏戰士一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頓於城東,列陣將置長圍,永所伏兵於左道擊其後軍,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陣,自率精甲數千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便開門奮擊,遂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弱卒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中爾。既不測我之虛實[22],足喪其膽,執俘足矣,何假逐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

奚康生,孝文時爲中堅將軍,討吐京叛胡辛支[23]。追至車突谷,康生詐爲墮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騰騎奮矛,殺數十人[24]。胡遂奔北,輕騎退走,去康生百餘步,彎弓射之,應弦而死,因俘其牛羊駝馬以數萬。

辛祥爲龍驤府長史,帶義陽太守。梁將胡武城、陶平虜於州南金山之上連營侵逼,衆情大懼。祥從容曉喻,人心遂安。時出挑戰,僞退以驕賊,賊果日來攻逼,不復自備。乃夜出襲其營,將曉,矢刃交下,賊大分散,擒平虜,并斬武城以送京師。州境獲全。

楊椿爲平西將軍。時秦州羌呂苟兒、涇州屠各陳瞻等聚衆叛,詔椿爲別將,隸安西將軍元麗討之。賊入隴守溪自固[25]。或謀伏兵山徑,斷其出入,待糧盡而攻之;或云斬除山木,縱火焚之,然後進討。椿曰:"並非計也。此本規盜,非有經略,自王師一至,無戰不摧,所以深竄者,正避死爾。今宜勒三軍,勿更侵掠,賊必謂我見嶮不前,必輕我軍[26],然後掩其不備,可舉而平矣。"乃緩師不進。賊果出掠,仍以軍中驢馬餌之,不加討逐,如是多日,陰簡精卒銜枚夜襲[27],斬瞻而傳其首[28]。

椿弟津爲定州刺史。時賊帥薛脩禮、杜洛周殘掠州境,津與賊帥元洪業及與賊中督將尉靈根、程殺鬼、潘法顯等書曉喻之,并授鐵券,許以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復書云:"今與諸人密議,欲殺普賢,願公聽之。又賊欲圍城,正爲取北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公若置之,恐縱敵爲患矣。願公察之。"津以城內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收內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

田益宗爲征虜將軍。宣武景明初,梁遣軍主吳子陽率衆寇三關,益宗遣梅興之等擊之,獲其二城。益宗上表曰:"臣聞機之所在,聖賢弗之疑;兼弱攻昧[29],前王莫之捨;皆拯群生於湯炭,盛武功於方來。然霜葉將淪,非勁飈無以速其籜;天之所棄,非假手無以殲其人。竊惟蕭衍亂常[30],君臣交爭,江外州鎮,中分爲兩,東西抗峙,已淹歲時。民庶窮於轉輸[31],兵甲疲於戰鬬,事救於目前,力盡於麾下,維州鎮綱紀庶方,藩城棋立孤存而已。不乘機電掃,廓彼蠻疆,恐後之經略,未易於此。且壽春雖平,三面仍梗,鎮守之宜,寔須豫設。義陽差近淮源,利涉津要,朝廷行師,必由此道。若江南一平,有事淮外,須乘夏水汎長,列舟長淮,師赴壽春,須從義陽之北,便是居我喉要,在

慮彌深。義陽之滅，今實時矣。度彼衆不過須精卒一萬二千，然行師之法，貴張形勢，請使兩荆之衆西擬隨、雍，揚州之卒頓於建安[32]，得捍三關之援。然後二豫之軍直據南關，對抗延頭，遣一都督總諸軍節度。季冬進師，迄于春末，弗過十旬，尅之必矣。"宣武納之，遣鎮南元英攻義陽。益宗遣其息魯生領步騎八千，斷賊糧運，并焚其鈞城積聚。梁戍主趙文舉率衆拒戰，魯生破之，獲文舉及小將胡建興、古皓、莊元仲等，斬五千餘級[33]，溺死者千五百人，食米運舟焚燒殆盡[34]。

源懷，景明中爲車騎將軍、涼州大中正。懷奏曰："南賊游魂江揚，職爲亂逆，肆厥狂背[35]，月滋日甚。貴臣重將，靡有孑遺，崇信姦回，昵比閹豎，內外離心，骨肉猜叛。蕭寶融僭號於荆郢，其雍州刺史蕭衍勒兵而東襲，上流之衆，已逼其郊。廣陵、京口，各持兵而懷兩望。鍾離、淮陰，並鼎峙而觀得失。秣陵孤危，制不出門。君子小人，並罹災禍，延首北望，朝不及夕。斯實天啓之期，吞并之會，乘厥蕭牆之釁，藉其分離之隙，東據歷陽，兼指瓜步，緣江鎮戍，達於荆郢。然後奮雷電之威，布山河之信，則江西之地，不刃自來，吳會之鄉，指期可舉。昔王濬有言[36]，皓若暴死，更立賢主，文武之官，各得其任，則勍敵也。若使蕭衍克就，上下同心，非直後圖之難，實亦揚境危逼。何則？壽春之去建業，七百而已，山川水陸，彼所諳利，脫江湘無波，君臣效職，藉水憑舟，倏忽而至[37]，壽春容不自保，江南將若之何？今寶卷邑居有土崩之形，邊城無繼援之兆，淸蕩江區，寔在今日。臣受恩旣重[38]，不敢不言。"詔曰："不君不臣，江南常弊。有粟不食，其在斯矣。上天將欲亡之，諸藩又顧取之，人事天道，孰云匪會？但以養害，仁者不爲。且十月五日，衍軍已達大航，其大傷小亡之勢，久應有決。假令天罰寶融[39]，衍兵獲進，則衍之主佐，又是亂亡遺孽，皇靈其能久祐之乎？今之所矜者，正以南黔企德[40]，邊書繼至，殄瘁之氓，理須救接。若爾者，揚州兵力，配積不少，但可速遣任城，委以處分，別加慰勉，令妙合邊算也[41]。"以衍事克，遂停。正始中，蠕蠕寇邊，詔懷禦之，懷至雲中，蠕蠕亡遁。懷旋至恆代，案視諸鎮左右要害之地，可以築城、置戍之處，皆量其高下，揣其厚薄，及儲糧積仗之宜，犬牙相救之勢，凡表五十八條。表曰："蠕蠕不羈，自古而爾。游魂鳥集，水草爲家，中國患者，皆斯類耳。歷代驅逐，莫之能制。雖比拓榆中，遠臨瀚海，而智臣勇將，力算俱竭。胡人頗遁，中國以疲。于時賢哲，思造化之至理，推生民之習業，量夫中夏粒食邑居之民、蠶衣韋布之士[42]，與荒表茹毛飲血之類、鳥宿禽居之徒，親校長短，固宜防制，知城郭之固，暫勞永逸。自皇魏統極，都於平城，威震天下，德籠宇宙，今定鼎成周，去北遙遠。代表諸藩北固，高車外叛，尋遭旱儉，戎馬甲兵，十分闕八。去歲復鎮陰山，庶士盪盡。遣尙書郎中韓貞、宋世量等簡行要險，防遏形便，謂準舊鎮東西相望[43]，令形勢相接，築城置戍，分兵要害，勸農積粟，警急之日，隨便翦討。如此則威形增廣，兵勢亦盛耳[44]。北方沙漠，夏乏水草，時有小泉，不濟大衆，脫有非意，要待秋冬，因雲而動[45]。若至冬日，冰沙凝厲，游騎之寇，終

不敢攻城,亦不敢越城南出。如此,北方無憂矣。"宣武從之,今北鎮諸戍、東西九城是也。

任城王澄,宣武時爲鎮南大將軍、揚州刺史。表曰:"蕭衍頻斷東關,欲令巢湖泛溢。湖周回四百餘里[46],東關合江之際,廣不過數十步,若賊計得成,大湖傾注者,則淮南諸戍必同晉陽之事矣。又吳楚便水,且灌且戰,淮南之地,將非國有。壽陽去江五百餘里,衆庶惶惶,並懼水害。脫乘民之願,攻敵之虛,豫勒諸州,纂集士馬,首秋大集,則南瀆可爲飲馬之津,霍嶺必成徙倚之觀。事貴應機,經略須早,縱混一不可必果,江西自是無虞。若猶豫緩圖,不加除討,關塞既成,襄陵方及,平原民戍,定爲魚矣。"

澄弟嵩,宣武時爲平南將軍、荆州刺史。嵩表曰:"蕭寶融骨肉相殘[47],忠良先戮,臣下囂然,莫不離背。君臣攜貳,干戈日尋。流聞寶卷雍州刺史蕭衍兄懿於建業阻兵,與寶融相持[48],荆郢二州刺史並是寶卷之弟,必有圖衍之志。臣若遣書相聞,迎其本謀,冀獲同心,并力除衍,衍平之後,必旋師赴救丹陽,當不能復經營疆垂,全固襄沔。臣之軍威,已得臨據,則沔南之地,可一舉而收。緣漢耀兵[49],示以威德,思歸有道者,則引而納之,受疑告危者,則援而接之。總兵竚鋭,觀釁伺隙,若其零落之形已彰,怠懈之勢已著,便可順流摧鋒,長驅席卷。"詔曰:"所陳嘉謀,深是良計,如當機形,可進任將軍裁之。"既而梁武尋克建業,乃止。

安定王燮,宣武時爲征虜將軍、華州刺史[50]。燮表曰:"謹惟州治李潤堡,雖是少梁舊地,晉、芮錫壤[51],然胡夷內附,遂爲戎落。城非舊邑先代之名,爰自國初,護羌小戍。及改鎮立郡[52],依岳立州[53],因籍倉府,未刊名實。竊見馮翊古城,羌魏兩民之交,許洛水陸之際,先漢之左輔,皇魏之右翼,形勢名都,實惟西蕃奧府。今州之所在,豈惟非舊,至乃居崗飲澗,井谷穢雜,升降劬勞,往還數里。噂喑明昏,有虧禮教,未若馮翊,面華渭,包源澤[54],井淺池平,樵牧饒廣,採木華陰,陸運七十,伐木龍門,順流而下。培植舊雉,功省力易,人各爲已,不以爲勞。昔宋民無井,穿井而忻得人;况合城無水,得水而不家慶。竊聞前政刺史,非是無意,或值兵舉,或遇年災,緣此契闊,稽延至此。去歲已熟,秋方大登,四境晏安,京師無事,丁不十錢之費,人無八旬之勤。損輕益重,乞垂鑒遠[55]。"詔曰:"一勞永逸,便可聽移。"

蕭寶夤爲撫軍將軍。宣武時,梁武遣將康絢於浮山堰淮[56],以灌楊徐,除寶夤都督東討諸軍事。堰既成,淮水濫溢,將爲楊徐之患。寶夤於堰上流更鑿新渠,引注淮澤,水乃小減。

邢巒,宣武時爲安西將軍,既平蜀、巴西,乃表曰:"揚州、成都相去萬里,陸途既絕,惟資水路。蕭衍兄子淵藻去年四月十三日發揚州,今歲四月四日至蜀,水軍西上,非周年不達,外無軍援,一可圖也。益州頃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超攻圍,資儲散盡,倉庫空竭,今猶未復。兼民人喪膽,無復固守之意,二可圖也。蕭淵藻是裙屐少年[57],未洽

治務。及至益州，便戮鄧元超、曹亮宗，臨戎斬將，則是駕馭失方。范國惠津渠退敗，鏁執在獄。今之所任，並非宿將重名，皆是左右少年而已。既不厭民望，多行殘暴，民心離解，三可圖也。蜀之所恃，唯阻劍閣，今既克南安，已奪其險，據彼界內，三分已一。從南安向涪，方軌任意，前軍累破，後衆喪魂，四可圖也。昔劉禪據一國之地，姜維爲佐，鄧艾既出綿竹，彼即投降。及苻堅之世，楊安、朱彤三月取漢中，四月至涪城，兵未及州，仲孫逃命。桓溫西征，不旬月而平。蜀地昔來常多不守，况淵藻是蕭衍兄子，骨肉至親，若其逃亡，當無死理。脫軍克涪城，淵藻復何宜城中坐而受困？若其出鬬，庸蜀之卒唯便刀矟，弓箭至少，假有遙射，弗至傷人，五可圖也。臣聞乘機而動，武之善經；攻昧侮亡，《春秋》明義，未有捨干戚而康時，不征伐而混一。伏惟陛下纂武文之業，當必世之期，跨中州之饒，兼甲兵之盛，清蕩天區，在於今矣。是以踐極之初，壽春馳款，先歲命將，義陽克闢。淮外既以風清，荆沔於焉肅晏。方欲偃甲息兵，候機而動，而天贊休明，時來斯速。雖欲靖戎，理不獲已，至使道遷歸誠，漢境佇拔。臣以不才，屬當戎寄，內省文吏，不以軍謀自許，指臨漢中，唯規保疆守界。事屬艱途，東西寇竊，上憑國威，下仗將士。邊帥用命，頻有薄捷。藉勢乘威，徑度大劍，既克南安，據彼要險。前軍長邁，已至梓潼，新化之民，翻然懷惠，瞻望涪益，旦夕可屠。正以兵少糧匱，未宜前出，爲爾稽緩，懼失民心，則更爲寇。今若不取，後圖便難。輒率愚管，庶幾殄尅，如是無功，分受憲坐。且益州殷實，戶餘十萬，比壽春、義陽三倍非匹，可乘可利，實在于茲。若朝廷志存保民，未欲經略，臣之在此，便爲無事，乞歸侍養，微展烏鳥。”詔曰：“若賊敢闚闟，觀機翦撲，如其無也，則安民保境，以悅邊心。平蜀之舉，更聽後敕。方將席卷岷蜀，電掃西南，何得辭以戀親，中途告退？宜勗令圖，務申高略。”巒又表曰：“昔鄧艾、鍾會率十八萬衆，傾中國資給，裁得平蜀，所以然者，鬬實力故也。况臣才絶古人，智勇又闕，復何宜請二萬之衆而希平蜀？所以敢者，正以據得要險，士民慕義，此往則易，彼來則難，任力而行，理有可尅。今王足前進，已逼涪城，脫得涪城，則益州便是成擒之物，但得之有旦晚爾。且梓潼已附，民戶數萬，朝廷豈得不守之也？若守也，直保境之兵則已一萬。臣今請二萬五千，所增無幾，又劍閣天險，古來所稱。張載銘云：‘世亂則逆，世清則順。’此之一言，良可惜矣。臣誠知征伐危事，不易可爲。自軍度劍閣以來，鬢髮中白，憂慮戰懼，寧可一日爲心。所以勉強者，既得此地而自退不守，恐辜先皇之恩遇，負陛下之爵祿，是以孜孜，頻有陳請。且臣之意算，正欲先圖涪城，以漸而進。若尅涪城，便是中分益州之地，斷水陸之衝，彼外無援軍，孤城自守，復何能持久哉！臣今欲使軍軍相次，聲勢連接，先作萬全之計，然後圖彼。得之則大尅，不得則自全。又巴西、南鄭相離一千四百，去州迢遞，常多生動。昔在南之日[58]，以其統綰勢難，故增立巴州，鎮靜夷獠，梁州藉利，因而表罷。彼土民望，嚴、蒲、何、揚，非唯五三，族落雖在山居，而多有豪右，文學箋啓，往往可觀，冠帶風流，亦爲不少。但以去州既遠，不能仕進，至於

州綱，無由廁迹。巴境民豪，便是無梁州之分，是以鬱快，多生動靜。建議之始，嚴玄思自號巴州刺史，尅城以來，仍使行事。巴西廣袤一千，戶餘四萬，若彼立州，鎮攝華獠，則大帖民情。從墊江已還，不復勞征，自爲國有。"宣武不從。又王足於涪城輒還，遂不定蜀。

崔延伯，宣武永平中爲後將軍、幽州刺史。梁遣其左游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偷據硤石[59]，詔延伯爲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瓮生挾淮爲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爲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横水爲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等走路，又令舟舸不通。由是梁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於軍拜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後與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延伯等。太后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峽古[60]，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宜須預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算，各出一圖，以爲後計。"大眼對曰："臣輒謂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無不尅。"延伯曰："臣今輒難大眼，既對聖顔，答旨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愚臣短見，願聖心愍水兵之勤苦，給復一年，專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往無不獲。"靈太后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勑如請。"

袁翻，孝明時爲冠軍將軍、涼州刺史。會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並以國亂來降，朝廷問翻安置之所。翻表曰："謬以非才，忝荷邊任，猥垂訪逮，安置蠕蠕主阿那瓌、婆羅門等處所遠近利害之宜。竊惟匈奴爲患，其來久矣，雖隆周、盛漢，莫能降服，衰弱則降，富強則叛。是以方叔、召虎，不遑自息，衛青、去病，勤亦勞止。或修文德以來之，或興干戈以伐之，而一得一失，利害相侔。故呼韓來朝，左賢入侍，史籍謂之盛事，千載以爲美談。至于皇代勃興，威馭四海，爰在北京，仍梗疆埸。自卜惟洛食，定鼎伊瀍，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強盛，蠕蠕則自救靡暇，高車則僻遠西北。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民離，不絶如綫。而高車今能終雪其耻，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鬬此兩敵，即卞莊之算，得使境上無塵數十年中者，抑此之由也。今蠕蠕內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期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進希朝廷哀矜，尅復宗社；退望庇身有道，保其妻兒。雖乃遠夷荒桀，不識信順，終無純固之節，必有孤負之心。然興亡繼絶，列聖同規；撫降恤附，百王共軌[61]。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則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迎送艱難。然夷不亂華，殷鑒不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若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民散於下，而餘黨寔繁，部落猶衆，處處棋布，以望今主爾。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爲資，陵奪爲業。河西捍禦強敵，唯涼州、燉煌而已。涼州土廣民稀[62]，糧仗素闕，燉煌、酒泉，

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且伊夕。愚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民，各有收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敢輒陳。其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百里[63]，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爲便，即可永爲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將，加以配衣，仍令監護婆羅門。凡諸州鎮應徙之兵，隨宜割配，且田且戍。雖外爲置蠕蠕之聲[64]，內實防高車之策[65]。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藩，高車勍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姦回反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爲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啓，脫先據西海，奪我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憂其終，噬臍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州、燉煌及於西海，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閲亭障遠近之宜，商量士馬，校練糧仗，部分定見，處置得所。入春[66]，西海之間，即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功也。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爲群，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以自固。今之豫度，微似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復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管窺所陳，懼多孟浪。"時朝議是之。

曹世表，孝明時爲征虜將軍，出行豫州刺史[67]。值梁將湛僧珍陷東豫州，州民劉獲、鄭辨反於州界[68]，爲之內應。朝廷以源子恭代世表爲州，以世表爲東南道行臺，率元安平、元顯伯、皇甫鄧林等討之[69]。於時，賊衆強斷小殷關，驛使不通。諸將以士馬單少，皆敗散之餘，不敢復戰，咸欲保城自固。世表時患背腫，乃轝病出外，呼統軍是云寶謂之曰[70]："湛僧珍所以敢深入爲寇者，以獲、辨皆州民之望，爲之內應。向有驛至，知劉獲移軍欲迎僧珍，去此八十里。今出其不意，一戰可破，獲破，則湛僧珍自走，東南請服，卿之功也。"乃簡選兵馬，付寶討之。促令發軍，即暮出城，比曉兵合。賊不意官軍卒至，一戰破獲，諸賊悉平，湛僧珍退走。唯鄭辨與子恭親舊，亡匿子恭所。世表召諸將吏，衆責子恭，收辨斬之，傳首京師。勑遣中使宣旨慰喻，賜馬二匹、衣服被褥。復以世表行豫州事，行臺如故。

賀拔岳，孝莊時爲衛將軍，討万俟醜奴於渭南，傍水分置精騎，四十、五十以爲一所[71]，隨地形便，駱驛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並且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驛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許，便至淺可濟[72]，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數十餘里[73]，依横岡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前進，前後繼至，半度岡東，岳乃回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

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渡渭北,降步兵萬餘,收其輜重。

慕容儼爲京畿都督。孝莊時[74],西荆州爲梁將曹義宗所圍,儼應募赴之。時北平太守宋帶劍謀叛,儼乃輕騎,出其不意,直至城下,語云:“大軍已到,太守何不出迎?”帶劍造次惶恐,不知所爲,便出迎儼,即執之,一郡遂定。

叱列延慶,孝宗時爲都督恆、雲、燕、朔四州諸軍事。前廢帝即位,幽州刺史劉靈助舉兵倡義,諸州豪右咸相結附,劉靈助進屯於定州之安固。世隆白前廢帝[75],以延慶與大都督侯淵於定州相會,以討靈助。淵謂延慶曰:“靈助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響應,未易可圖。若萬一戰有利鈍,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劉靈助,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 大兵一臨,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計者,政欲出營城外,詭言西歸,靈助聞之,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可一往而擒。”淵從之,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揀精騎一千夜發,詰朝,造靈助壘,戰於城北,遂破擒之。

侯淵爲驃騎將軍,討韓樓,配卒甚少。淵遂廣張軍聲,多設供具,親率數百騎,深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虛實。去薊百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淵遂潛伏以乘其背,大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右諫曰:“既獲賊衆,何爲復資遣之也?”淵曰:“我兵既少,不可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隙之。”淵度其已至[76],遂率騎夜集,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淵内應,遂遁走,追擒之。

樊子鵠,出帝時爲東南道大行臺。時蕭衍遣元樹入據譙城[77],子鵠討之,逆戰,大破梁衆。遂圍譙城,樹勒兵出戰,輒被摧衄,遂不敢出,自守而已。子鵠恐梁武遣救,乃分兵擊梁苞州、然州、宕州、大澗、蒙縣等五城,並望風逃散。樹既無外援,計無所出。子鵠又令人說之,樹遂請率衆歸南,以地還國。子鵠等許之,共結盟約。及樹衆半出,子鵠中擊破之,擒樹及梁譙州刺史朱文開,俘馘甚多。

北齊堯雄初仕後魏,爲二豫、揚、郢四州都督。梁司州刺史陳慶之復圍南荆州,雄曰:“白苟堆[78],梁之北面重鎮,因其空虛,攻之必尅。彼若聞難,荆圍自解。此所謂機不可失也。”遂率衆攻之,慶之果棄荆州來,未至,雄陷其城,擒梁鎮將苟元廣,兵二千人。

薛循義爲東魏衛將軍,從神武戰沙苑,退還晉州。西魏儀同長孫子彦圍逼城下,循義開門,伏甲士以待之,子彦不測虛實,於是遁去。神武甚嘉之。

斛律羌舉,東魏時爲都督,從神武西討。大軍濟河,集諸將議進趣之計,羌舉曰:“黑獺聚兇黨,強弱可知[79],若欲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已同困獸[80]。若不與其戰,而徑趣咸陽,咸陽空虛,可不戰而尅。拔其根本,彼無所歸,則黑獺之首懸於軍門矣。”諸將議有異同,遂戰於渭曲,大軍敗績。

斛律金爲東魏汾州刺史。沙苑之役,神武以地阨少卻,軍爲西師所乘,遂亂。張華

原以簿帳歷點兵[81]，莫有應者。神武將集兵便戰，金曰："衆散將離，其勢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神武據鞍未動，金以鞭拂馬，神武乃還。於是大敗，喪軍士八萬。侯景斂[82]。西魏力人持大棒守河橋，衣甲厚，射不入，賀拔仁候其轉面，射，一發斃之。是役也，無金先請還，幾至危矣。

盧勇行洛州事。東魏元象初，官軍圍廣州，數旬未拔。行臺侯景聞西魏救兵將至，集諸將議之。勇進觀形勢，於是率百騎各籠一匹馬至大隗山，知魏將李景和率軍將至，勇多置幡旗於樹頭，分騎爲十隊，鳴角直前，擒西魏儀同程華，斬儀同王征蠻，驅馬三百匹，逼夜而還。廣州守將駱超以城降，神武令勇行廣州事。

張亮爲行臺右丞。高仲密之叛也，與斛律金守河陽。周太祖於上流放火船燒河橋，亮乃備小艇百餘艘，皆載長鏁，鏁頭施鉤。火船將至，即馳小艇以鉤鉤之，引鏁向岸，火船不得及橋。橋之獲全，亮之計也。

段韶爲并州刺史，周武帝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衆逼晉陽，世祖自鄴倍道兼行赴救。突厥從北結陣而前，東拒汾河，西被風谷。時事既倉卒，兵馬未整，世祖見如此[83]，亦欲避之而東。尋納河間王孝琬之請，令趙郡王盡護諸將。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爲前鋒，從西山而下，去城二里，諸將咸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賊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敵前鋒盡殪，無復孑遺，自餘通宵奔遁。仍令韶率騎追之出塞，不及而還。世祖嘉其功，別封懷州武德郡公，進位冢宰。

許惇爲大司農。會侯景背叛，王思政入據潁城，王師出討，引洧水灌城，惇之策也。遷殿中尚書。

獨孤永業，後主時爲河陽道行臺僕射、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曰："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匆速，是故不出。"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爲大軍將至，乃解圍去。

校勘記

[1]驚，《魏書・陸俟傳》作"警"。

[2]"當"字前，宋本有"適"字。

[3]爾，宋本作"耳"。

[4]衛，宋本作"衙"。

[5]畜，宋本作"蓄"。

[6]"騎"字原闕，據宋本補。

[7]人，宋本作"卜"。

[8]後，宋本作"宣武時"。

[9]少,宋本無此字。

[10]皆,宋本無此字。

[11]後,宋本作"乃"。

[12]"史"原作"吏",據宋本改。"西"宋本作"正"。

[13]自,宋本作"身"。

[14]其,宋本無此字。

[15]爾,宋本作"耳"。

[16]日,宋本作"月"。

[17]懃,宋本作"勤"。

[18]先,宋本作"後"。

[19]土,宋本作"本"。

[20]南,原作"高",據宋本改。

[21]茂,宋本作"戍"。

[22]賔,原本作"寔",據宋本改。

[23]支,宋本作"友"。

[24]殺數十人,宋本作"殺傷數十人"。

[25]隴,宋本作"壟"。

[26]必,宋本作"心"。

[27]夜,宋本無此字。

[28]瞻,宋本訛作"膽"。"而"、"其"二字,宋本無。

[29]兼,宋本作"耆"。

[30]此句原作"蕭衍嘗以",宋本作"蕭氏衍常以","衍"後脱"亂","以"系衍文。今據《魏書·田益宗傳》改正。參看《魏書·田益宗傳》校勘記之八。

[31]"窮"字原缺,據宋本補。

[32]揚,宋本無此字。

[33]此句宋本"斬"前有"已"字。

[34]"食"字宋本及《魏書·田益宗傳》作"倉"。"殆"字宋本及《魏書·田益宗傳》作"蕩"。

[35]背,宋本作"昏"。

[36]王濬,宋本及《魏書·源懷傳》作"士治"。

[37]倏,宋本作"儵"。

[38]臣,宋本無此字。

[39]融,宋本及《魏書·源懷傳》作"卷"。

[40]德,原作"得",據宋本改。

[41]合,宋本及《魏書·源懷傳》作"盡"。

[42]韋,宋本及《魏書·源懷傳》作"儒"。

[43]鎮,宋本作"時"。

[44]耳,宋本及《魏書·源懷傳》作“且”,則當連下讀。

[45]雲,宋本作“雪”。

[46]“湖”字原缺,據宋本及《魏書·任城王澄傳》補。

[47]融,宋本作“卷”。

[48]融,宋本作“卷”。

[49]耀,宋本作“曜”。

[50]華,宋本訛作“峰”。

[51]錫,宋本作“昔”。

[52]鎮,宋本作“酋”。

[53]岳,宋本作“丘”。

[54]源,宋本作“原”。

[55]鑒遠,宋本作“昭遂”。

[56]絢,宋本作“約”。

[57]裙展,原作“群劇”,宋本作“群展”,今據《北史·邢巒傳》改。

[58]之,宋本無此字。

[59]梁遣,原作“梁衍遣”,據宋本删“衍”字。

[60]比,原作“北”,據宋本改。

[61]百王,宋本及《魏書·袁翻傳》作“綿經”。

[62]“民稀”原作“人民皆稀”,據宋本及《魏書·袁翻傳》改。

[63]北,原作“抵”,據宋本及《魏書·袁翻傳》改。

[64]聲,宋本及《魏書·袁翻傳》作“舉”。

[65]内,宋本作“而”。

[66]春,原作“東”,據宋本及《魏書·袁翻傳》改。

[67]出,宋本無此字。

[68]獲,原作“護”,據宋本及《魏書·曹世表傳》改。

[69]甫,原作“涼”,據宋本及《魏書·曹世表傳》改。

[70]云,原作“玄”,形近而訛,據《魏書·曹世表傳》改。

[71]一,宋本作“候”。

[72]可,宋本無此字。

[73]數,宋本無此字。

[74]莊,原作“宗”,據宋本改。

[75]“固世隆白前廢帝”七字,宋本脱。

[76]至,宋本作“人”。

[77]蕭衍,宋本作“梁武”。

[78]堆,原作“惟”,據宋本改。

[79]强,宋本脱此字。

[80]已,宋本作“似”。

[81]歷點兵,《北史・斛律金傳》作“歷營點兵”。

[82]侯景斂,《北史・斛律金傳》校勘記之二五:“按語意未完,當有脱文。”

[83]世祖,宋本作“文襄”。下同。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六十五

將帥部(二十六)

機略第五

後周段永初仕後魏,孝武時爲左光祿大夫。時有賊魁元伯生西自崤潼,東至鞏洛,屠陷塢壁,所在爲患。孝武遣京畿大都督婁昭討之[1],昭請以五千人行,永進曰:"此賊無城柵,唯以寇抄爲資,取之在速,不在衆也。若星馳電發,出其不虞,精騎五百足矣。"帝然其計,於是命永代昭,以五百騎倍道兼進,遂破平之。

李賢初仕後魏,孝武時爲左都督、安東將軍,還鎮原州。大統二年,州民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賢乃招集豪傑,與之謀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勢雖盛,其志已驕。然其政令莫施,唯以殘剝爲業。夫以羈旅之賊,而馭烏合之衆,勢自離解。今若從中擊之,賊必喪膽。如吾計者,指日取之。"衆皆從焉。賢乃率敢死士三百人,分爲兩道,乘夜鼓噪而出,群賊大驚,一戰而敗。狼乃斬關遁走,賢輕與三騎追斬之。遷原州長史,尋行原州事。四年,莫折後熾結連賊黨,所在寇掠。賢率鄉兵與行涇州事史寧討之。後熾列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皆爲其用。我若總一陣併力擊之,彼既同惡相濟,理必總萃於我[2]。其勢不分,衆寡莫敵,我便救尾,無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爲數隊,多設旗鼓,掎角而前,以脅諸柵,公別統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交鋒。後熾欲前,則憚公之銳;諸柵欲出,則懼我疑兵;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得走,以候其懈,擊之必破。後熾一敗,則衆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乃率數百騎徑掩後熾營,收其妻子僮隸五百餘人,并輜重等屬。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聞賢至,乃棄寧,與賢接戰。賢手斬十餘級,生獲六人,賊遂大敗,後熾單騎遁走。師還,以功賞奴婢四十口,雜畜數百餘頭。

于謹初爲後魏元纂鎧曹從事,率二千騎追討茹茹,爲賊所圍。謹乘駿馬,一紫一騧,賊所先識,乃使二人各乘馬突陣而出,賊以爲謹也,皆爭逐之。謹乃入塞。後爲西魏驃騎大將軍,從太祖攻齊神武于邙山。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僞降,立於路左,齊神武軍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齊軍大亂[3],以此大軍得全。率兵鎮潼關,進位柱國大將軍。

李穆爲西魏并州總管,以功授都督。河橋之戰,太祖所乘馬中流矢驚逸,太祖墜於

地。軍中大擾,敵人追及之,左右皆奔散,穆乃以策抶太祖,因大罵曰:“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敵人不疑是貴人也,遂捨之而過。穆以馬授太祖,遂得俱免。

李弼爲西魏秦州刺史,從太祖東討洛陽。弼前驅,東魏將莫多婁貸文率衆來至穀城,弼遣軍士鼓譟,曳柴揚塵,貸文以爲大軍至,遂敗,斬之,虜其衆。

韓雄爲西魏東徐州刺史。時東魏東雍州刺史郭叔略與雄接境,頗爲邊患,雄密圖之。乃輕將十騎夜入其境,伏於道側,遣都督韓仕於叔略城東假東魏人衣服,詐若自河陽叛投關西者,叔略出馳之,雄自後射之,再發咸中,遂斬叔略首[4]。

李遠初爲西魏驃騎大將軍,時東魏北豫州刺史高仲密請舉州來附,北齊神武屯兵河陽,太祖以仲密所據遼遠,難爲應接,諸軍皆憚此行[5]。遠曰:“北豫遠在賊境,高歡又屯兵河陽,常理而論,實難救援。但兵務神速,事貴合機,古人有言:不入虎穴,焉得虎子[6]。若以奇兵出其不意,事或可濟。脫有利鈍,故是兵家之常,如其顧望不行,便無克定之日。”太祖嘉曰:“李萬歲(遠字萬歲)所言,差強人意。”乃授行臺尚書,前驅東出,太祖率大軍繼進。遠乃潛師而往[7],拔仲密以歸。

尉遲迥爲西魏大將軍。侯景之渡江,梁元帝時鎮江陵,既以內難方殷,請修鄰好,其弟武陵王紀在蜀稱帝,率衆東下,將攻之。梁元帝大懼,乃移書請救,又請伐蜀。太祖曰:“蜀可取矣。取蜀制勝,在兹一舉。”乃與群公會議,諸將多有異同,唯迥以爲紀既盡鋭東下,蜀必空虚,王師臨之,必有征無戰。太祖深以爲然,謂迥曰:“伐蜀之事,必以委汝,計將安出?”迥曰:“蜀與中國隔絶百有餘年,恃其山川險阻,不虞我師之至,宜以精兵鋭騎星夜襲之[8]。平路則倍道兼行,險途則緩兵漸進。出其不意,衝其腹心,蜀人既駭官軍之臨速,必望風不守矣。”於是乃令迥督開府元珍、乙弗亞、万俟吕陵始、叱奴興、綦連雄、宇文昇等六軍甲士一萬二千[9],騎萬匹,伐蜀。

王悦爲西魏大行臺尚書,從大將軍達奚武征梁。漢軍出,武令悦説其城主楊賢,悦乃貽之書,賢於是遂降。悦又白武云:“白馬衝要,是必爭之城,今城守寡弱,易可圖也。若蜀兵更至,攻之實難。”武然之,即令悦率輕騎徑趣白馬。悦示其禍福,梁將深悟,遂以城降。時梁武陵王蕭紀果遣其將任珍奇欲先據白馬,行次關城[10],聞其已降,乃還。及梁州平,太祖即以悦行刺史事。

楊紹爲西魏車騎大將軍,從大將軍達奚武征漢中。時梁蕭循固守梁州[11],紹以爲“懸軍敵境,圍守堅城,曠日持久,糧餽不繼。城中若致死於我,懼不能歸,請爲計以誘之”,乃頻至城下挑戰,設伏待之。循初不肯出[12],紹又遣人罵辱之,循怒,果出兵。紹率衆僞退。城降,以功授輔國大將軍[13]。

宇文測爲西魏大都督,行綏州事。先是,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常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道斥候,知其動静。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

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

楊摽行建州事。東魏遣太保尉景攻陷正平,復遣行臺薛循義率兵與斛律俱會,於是敵衆漸盛。摽以孤軍無援,且腹背受敵,謀欲拔還,復恐義徒背叛,遂僞爲太祖書,遣人若從外送來者,云已遣軍四道赴援,因令人漏泄,使所在知之。又分土人義首令領所部四出抄掠[14],擬供軍費。摽分遣訖,遂於夜中拔還邵郡。朝廷嘉其權以全軍,即授建州刺史。

史寧爲西魏涼州大都督。宕昌叛羌獠甘逐其王彌定而自立,寧擊走之,彌定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甘,密欲圖之,乃揚聲欲還。獠甘聞之,復招引叛羌,依山起柵,欲攻彌定。寧謂諸將曰:"此羌入吾術中,當進兵擒之耳。"諸將思歸,咸曰:"生羌聚散無常,依據山谷,今若追討,恐曠日無成[15]。且彌定還得守藩,將軍功已立矣。獠甘勢弱,彌定足能制之。以此還師,策之上者。"寧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捨將滅之寇,更煩再舉?人臣之禮,知無不爲,以此諸君不足與計事也。如更沮衆,寧豈不能斬諸君邪?"遂進軍,獠甘衆亦至,與戰,大破之,生獲獠甘,徇而斬之,并執羣廉王送闕。

賀若敦爲西魏驃騎大將軍,討陳將侯瑱于湘州。時土人亟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鷄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僞爲土人裝船,伏甲士於中,瑱兵人望見,謂餉船之至,逆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輒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趣船,令船中逆以鞭鞭之,如是者再三[16],馬便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遣人以招瑱軍,詐稱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敦發伏掩之,盡殪。此後實有饋餉及亡命奔瑱者,猶謂敦之設詐,逆遣扞擊,並不敢受,以故糧援既絕[17],人懷危懼。敦於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多爲土聚,覆之以米,集諸營軍士,人各持囊,遣官司部分,若欲給糧者,因召側近村民,陽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遙見,隨即遣之。瑱等聞之,良以爲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以老敦師,敦又增脩營壘,造廬舍,亦以持久。湘、羅之間,遂廢農業,瑱等無如之何。

權景宣爲西魏車騎大將軍,鎮荆州,與開府楊忠拔安陸、隨郡。久之,隨州城民吳士英等殺刺史黄道玉,因聚爲寇。景宣以英等小賊,可以計取之,若聲其罪,恐同惡者衆,廼與英書,僞稱道玉凶暴,歸功英等。英果信之,遂相率而至,景宣執而戮之,散其黨與。

陸騰爲驃騎大將軍、江州刺史。陵州木籠獠恃險麄獷,每行抄劫,詔騰討之。獠既因山爲城,攻之未可拔,騰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伎,示無戰心。諸賊果棄其兵仗,或攜妻子臨城觀樂。騰知其無備,密令衆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爲,遂縱兵討擊,盡破之,斬首一萬級,俘獲五千人。後爲隆州總管。鐵山獠抄斷內江路,使驛不通,騰乃進軍討之。欲至鐵山,乃僞還師,賊不以爲虞,遂不守備。騰出其不意擊之,應時奔潰,

一日下其三城[18],斬其魁帥,俘獲三千人,招納降附者三萬戶。

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鎮玉壁。建德之後,武帝志在平齊,孝寬乃上疏陳三策。其第一策曰:"臣在邊積年,頗見間隙,不因際會,難以成功。是往歲出軍,徒有勞費,功績不立,由失機會。何者?長淮之南,舊爲沃土,陳氏以破亡餘燼,猶能一舉平之。齊人歷年赴救,喪敗而反,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傳》不云乎:'讎有釁焉,不可失也'。今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共爲掎角,并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鵶,又募山南驍鋭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絶其并、晉之路。凡此諸軍,仍令各募關河之外勁勇之士,厚其爵賞,使爲前驅。岳動川移,雷駭電激,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騎奔潰[19],所向摧殄,一戎大定,實在此機。"其第二策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鵶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選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清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齊氏昏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唯利是視,荒淫酒色,賊害忠良,闔境嗷然[20],不勝其弊。以此而觀,覆亡可待。然後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第三策曰:"竊以後周土宇,跨據關河,蓄席卷之威,持建瓴之勢。太祖受天明命,與物更新,是以二紀之中,大功克舉。南清江漢,西戡巴蜀[21],塞表無虞,河內底定。唯彼趙魏獨爲榛梗者,正以有事二方,未遑東略,遂使漳滏游魂,更存餘晷。昔勾踐亡吳,尚期十載;武王取亂,猶煩再舉。今若更存遵養[22],且復相時。臣謂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人和衆,通商惠工,蓄鋭養威,觀釁而動,斯則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武帝遣小司寇淮南公元衛、開府伊婁謙等重幣聘齊。爾後遂大舉,再駕而定山東,卒如孝寬策。後爲徐州總管。會尉遲迥反於相州[23],詔孝寬伐之,以小司寇叱列長文爲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至朝歌,迥遣大都督賀蘭貴齎書候孝寬,孝寬留貴與語以察之,疑有其變,遂稱疾徐行。又遣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既到湯陰,逢長文奔還,孝寬兄子魏郡守藝又棄郡南走。孝寬審知其狀,乃馳還,所經橋道,皆令毁撤,驛馬悉擁以自隨,又勅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餚酒及芻粟以待之。"迥果遣儀同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寬。驛司供設豐厚,所經之處,皆輒停留,由是不及時。或勸孝寬,以爲洛京虚弱,素無守備,河陽城內,舊有鮮卑八百人,家並在鄴,見孝寬輕來,謀欲應迥。孝寬知之,遂密造東京官司,詐稱遣行,分人詣洛受賜。既至洛陽,並留不遣,因此離解,其謀不成。

齊王憲,武帝建德五年爲前鋒東伐。憲守雀鼠谷,帝親圍晉州。憲進兵尅洪洞、永安二城,更圖進取。齊人焚橋守險,軍不得進,遂屯於永安。齊主聞晉州見圍,乃將兵十萬自來援之。時柱國陳王純屯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鷄栖原,大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並受憲節度。憲密爲椿曰[24]:"兵者詭道,去留不定,見機而作,不得遵常。汝今爲營,不須張幕,可伐栢爲菴,示有形勢,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也。"齊主分軍萬人

向千里徑，會被勑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栢菴爲帳幕，不疑軍退，翌日始悟。

李雄領左後軍，從太子西征吐谷渾。雄率步騎二千，督軍糧於洮河，爲賊所持數日。雄患之，遂與僞和，虜備稍解，縱奇兵擊破之，賜奴婢百口，封一子爲侯。

隋宇文㢸初仕後周，爲侯莫陳昶監軍，率兵擊突厥。㢸謂昶曰："黠虜之勢，來如激矢，去如絶弦[25]。若欲追躡，良爲難及。宜選精騎，直趨祁連之西。賊若收軍，必自蓼泉之北。此地險隘，兼復下濕，度其人馬，三日方度，緩轡追討，何慮不及？彼勞我逸，破之必矣。若邀此路，眞上策也。"昶不能用之，西取合黎，大軍行遲，虜已出塞[26]。

達奚長孺初仕後周，爲左前軍勇猛中大夫，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吕梁。陳遣驍將劉景率勁勇七千來爲聲援，軌令長孺逆拒之。長孺於是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沉之淸水[27]，連轂相次，以待景軍。景至，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孺乃縱奇兵，水陸俱發，大破之，俘數千人，及獲吳明徹，以功進位大將軍。

張威初仕後周，爲京兆尹。高祖輔政，時王謙作亂，高祖以威爲行軍總管，從元帥梁睿擊之。軍次通谷[28]，謙守將李三王擁勁兵拒守，睿以威爲先鋒。三王初閉壘不戰，威令人詈侮以激怒之。三王果出陣，威令壯士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至，於是擒斬四千餘人。進至開遠。謙將趙儼衆十萬，連營三十里，威鑿山通道，自西嶺攻其背，儼遂敗走。追至成都，與謙大戰，威將中軍。及謙平，進位上柱國。

于仲文初爲後周大將軍。尉遲迥之亂[29]，仲文大破迥將檀讓軍，進攻梁郡，迥守將李子寬遁走[30]。初，仲文在蓼堤，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弊，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趣食，列陣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戰，竟而尅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將士皆山東人，果於速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爲非所及也。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懸，將攻徐州，其妻子在金鄉。仲文遣人詐爲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凈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賞賜將士。"金鄉人謂爲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僞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凈望見仲文軍且至，以爲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之地，當寬其妻子[31]，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望絶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去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發，俱曳柴鼓噪，塵埃漲天[32]，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洙水而死，水爲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南悉平。毗羅匿滎陽人家，執斬之，傳首闕下。

宇文忻爲後周豫州總管，從韋孝寬討尉遲迥。迥背城結陣，與官軍大戰，官軍不利。時鄴城士女觀戰者數萬人，忻與高熲、李詢等謀曰："事急矣。當以權道破之。"於是擊所觀者，大囂而走，轉相騰籍，聲如雷霆。乃傳呼曰："賊敗矣。"衆軍復振，齊力急擊之，迥軍大敗而走[33]。

梁睿爲益州總管。高祖開皇初，突厥方強，恐爲邊患，乃陳鎭守之策十餘事，上書

奏之曰:"竊以戎狄作患,其來久矣。防遏之道,自古爲難。所以周無上算,漢收下策。以其倏來忽往,雲屯霧散,強則騁其犯塞,弱又不可盡除故也。今皇祚肇興,宇內寧一,唯有突厥種類,尙爲邊梗。此臣所以廢寢與食,寤寐思之。昔匈奴未平,去病辭宅;先零尙在,充國自劾;臣才非古烈,而志追昔士。謹條安置北邊鎭烽候[34],其人馬糧貯戰守事意如別,謹并圖上呈,伏惟裁覽。"高祖嘉嘆久之,答以厚意。

王長述爲信州總管。開皇初,獻平陳之計,修營戰艦,爲上流之師。高祖善其能,頻加賞勞,下書曰:"每覽高策,深相嘉嘆。命將之日,遂以公爲元帥也。"

高熲爲左領軍大將軍。開皇初,高祖嘗問熲取陳之策,熲曰:"江北地寒[35],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獲之際,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禦守,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爲常。後便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又江南土薄,舍多竹茅[36],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

長孫晟爲左勳衛車騎將軍。開皇中,護突厥染于於朔州。時別部有達頭恐怖,又大集兵,詔晟部領降人,爲秦州行軍總管,取晉王節度出討。達頭與王相抗,晟進策曰:"突厥飲泉,易可行毒。"因取諸藥毒水上流,達頭人畜飲之多死,於是大驚曰:"天雨惡水,其亡我乎。"因夜遁。晟追之,斬首千餘級,俘百餘人,畜數千頭。

賀若弼爲吳郡總管。開皇中,大舉伐陳,以弼爲行軍總管。先是,弼畫七策。其一,請廣陵頓兵一萬,番代往來,陳人初見設備,後以爲常。及大兵南伐,不復疑也。其二,使兵緣江射獵,人馬喧噪,及兵臨江東,人以爲獵也。其三,以老馬多,買陳船而匿之,買弊船五六十艘於瀆內。陳人覘以爲內國無備。其四,積葦荻於楊子津,其高蔽艦。及大兵將渡,乃卒通瀆於江。其五,塗戰船以黃,與枯荻同色,故陳人不預覺之。其六,先取京口倉儲,速據白土岡,置兵死地,故一戰而克。其七,臣奉勑,兵以義舉,及平京口,俘五千餘人,便悉給糧勞遣,付其勅書,命別道宣喻。是以大兵渡江,無不草偃。十七日之間,南至林邑,東至滄海,西至象林,皆悉平定[37]。

楊素,開皇中爲伐陳行軍元帥。時陳南康內史呂仲肅屯岐亭,正據江峽,於北岸鑿巖,綴鐵鏁三條,橫截上流,以遏戰船。素與大將軍劉仁恩登陸俱發,先攻其柵。仲肅軍夜潰,素徐去其鏁。仲肅復據荆門之延洲。素遣巴蜑卒千人[38],乘五牙四艘,以拍竿破賊千餘艦,遂大破之,俘甲士二千餘人。仲肅僅以身免。仁壽中,又以左僕射爲行軍元帥,出擊突厥于雲中,連破之。突厥退走,率騎追躡,至夜而及之。將復戰,恐賊越逸,令其騎稍後,於是親將兩騎并降突厥二人,與虜並行,不之覺也。候其頓舍未定,趣後騎掩擊,大破之,自屯磧南無復虜庭矣。

來護兒爲上開府。開皇中,高智慧據江南反,以子總管統兵隨楊素討之。賊據浙

江岸爲營，周亘百餘里，船艦初渡江，鼓噪而進，言於素曰："吳人輕鋭，利在舟楫。必死之賊，難與爭鋒。公且嚴陣以待之，勿與接刃。請假奇兵數千，潛渡江掩破其壁，使退無所歸，進不得戰。此韓信破趙之策也。"素以爲然。護兒乃以輕船數百直登江岸，襲破其營，因縱火，煙焰漲天[39]。賊顧火而懼，素因是一鼓破之。智慧將逃於海，護兒追至閩中，餘黨皆平。

何稠爲員外散騎侍郎。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聚衆爲亂，詔稠召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者諭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長史王文同鎖崇以詣稠所，稠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致使邊民擾叛，非崇之罪也。"乃命釋之，引崇共坐，并從者四人爲設酒食而遣之。崇大悦歸洞，不設備。稠至五更，掩入其洞，悉散俚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相繼降款。

周法尚，仁壽中爲行軍總管，討遂州叛獠，平之。嶲州烏蠻反，攻陷州城，詔令法尚便道擊之。軍將至，賊棄州城，散走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諭，假以官號，僞班師，日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飲相賀。法尚選步騎數千人襲擊破之，獲其渠帥數千人，虜男女萬餘口。捷聞[40]，賜奴婢百口，物三百段，蜀馬二十匹。後爲定襄太守。大業初，煬帝幸榆林，法尚朝於行宮。內史令元壽言於帝曰："漢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營之外，請分爲二十四軍，日別遣一軍發，相去三十里，旗幟相望，鐘鼓相聞，首尾連注，千里不絶。此亦出師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動間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長，難以相救，雖是故事，此乃取敗之道也。"帝不懌，曰："卿意以爲如何？"法尚曰："結爲方陣，四面外拒。六宮及百姓家口，並住其間。若有變起，當頭分抗。內引奇兵，出外奮擊，車爲壁壘，重設勾陣。此外與據城理亦何異？若戰而捷，抽騎追奔；或戰不利，屯營自守。臣謂牢固萬全之策也。"帝曰："善。"

楊義臣，仁壽末爲朔州總管。煬帝即位，漢王諒作亂并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爲漢王將喬鍾葵所圍，詔義臣救之。義臣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人持一鼓，潛驅之澗谷，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葵戰，兵初合，命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41]，鍾葵軍不知，以爲伏兵發，因而大潰，縱擊破之。

李子雄爲驃騎大將軍，後坐事免。煬帝初，漢王諒亂，帝疑幽州總管竇抗有貳[42]，拜子雄爲冀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子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子雄所。子雄伏甲，請與相見，因擒抗，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以討諒。時諒遣大將軍劉建略地燕趙，正攻井陘，相遇於抱犢山下，力戰，大破之[43]。

史祥爲右衛將軍。煬帝即位，漢王諒發兵作亂，遣其將綦良自滏口徇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內[44]。帝以祥爲行軍總管，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

“余公理輕而無謀,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以吾籌之,不足圖也。”乃令軍中脩攻具。公理使諜知之,果屯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南岸,公理聚甲以當之。祥乃率精鋭於下流潛渡,公理率衆拒之。祥至沮水,兩軍相對,公理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東趣黎陽討綦良等。良列陣以待,兵未接,良棄軍而走,於是其衆大潰,祥縱兵乘之,殺萬餘人。

唐李仲文,武德初爲行軍總管,擊劉武周于雀鼠谷,爲其將黄子英所擒,因詐危篤,守者不以爲意。子英牧豎,本關中人,思欲西歸,陰結仲文。仲文因謂守者曰:“吾瘡臭,君幸一扶我出營洗之。”守者數人扶之至水,向牧豎以子英駿馬數匹來詣仲文所。仲文洗訖將入營,人又扶之,仲文曰:“愧君相扶。”詐若不自安者。牧豎因曰:“公可乘馬去。”仲文佯爲不敢[45]。牧豎固請之,仲文與牧豎各乘一馬,將至營門,遂鞭馬而遁。營中大囂,賊競追之。行數十里,迷逆失道,追人且至,於是棄馬竄林莽間。會暝,追騎各去,仲文遂得西歸[46]。上表聞,請罪,高祖慰諭之,復令帥師以拒賊。

盛彦師,武德初爲行軍總管,與史萬寶鎮宜陽以拒東寇。及李密之叛,將出山南,萬寶以密威名不敢拒,謂彦師曰:“李密,驍賊也,又輔以王伯當,決策而叛,其下兵士思欲東歸。若非計出萬全,則不爲也。兵在死地,殆不可當。”彦師笑曰:“請以數千之衆邀之,必梟其首。”萬寶曰:“計將安出?”對曰:“軍法尚詐,不可爲公説之。”便領衆踰熊耳山南,傍道而止,令弓弩者夾路乘高,刀楯者伏於溪谷,令曰:“待賊半渡,一時齊發,弓弩據高縱矢,刀楯即亂出薄之。”或問之曰:“聞李密欲向洛州,而公入山,何也?”彦師曰:“密聲言往洛,實走襄城就張善相耳,必當出人不意。若賊入谷口,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無所展力,一夫殿後,必不能制。今吾先得入谷,擒之必矣。”李密既度陝州,以爲餘不足慮,遂擁衆徐行,果踰山南渡[47]。彦師擊之,密衆首尾斷絶,不得相救,遂斬李密,追擒伯當。以功封葛國公,拜武衛大將軍[48]。

羅士信,武德中爲新安道行軍總管。及大軍至洛陽,士信以兵圍王世充千金堡,其中人大駡之。士信怒,夜遣百餘人將嬰兒數十從南而來,至於堡下,詐言從東都來投羅總管也。因令嬰兒啼噪,既而佯驚曰[49]:“此千金堡,吾輩錯矣。”忽然而去。堡中謂是東都逃人,遽出兵追之。士信伏五千人於路側,候其開門,奮擊[50],遂破之,無遺類。

任瓌,武德中爲河南道安撫大使,至宋州,屬徐圓朗據兗州反,曹、戴諸州咸應之。副使柳濬勸瓌退保汴州,瓌笑曰:“柳公何怯也?老將居邊甚久,自當有計,非公所知。”圓朗俄又引兵將圍虞城,瓌遣崔樞、張公謹自鄢陵領諸州豪右質子百餘人守虞城以拒。濬又諫曰[51]:“樞與公謹並世充之將,又諸州質子父兄皆反[52],此必爲變。”瓌不答。樞至,則分配質子,並與土人合隊居守。賊既稍近,質子有叛者,樞因斬其隊帥。城中人懼曰:“質子父兄悉來爲賊,賊之子弟安可城守?”樞因縱諸縣各殺質子,梟首于門外,遣使報瓌,瓌陽怒曰:“遣諸將去者[53],欲招慰耳。何罪而殺之?”退謂濬曰:“固知

崔樞辦之。既遣縣人殺賊質子，寃隙已大，吾何患焉？”樞果拒御圓朗。事平，遷徐州刺史。

楊武通，武德三年爲將軍，擊王行本于河東，乃掘圍以逼之。武通謂掘圍者曰：“若見賊，但退走以避之[54]。”行本果出兵，掘圍者走，行本奔趨之，武通率騎横出擊之，賊衆潰，因縱兵乘勝殺七百人，自此兵勢漸弱。

河間王孝恭，武德三年以趙郡王爲夔州總管。時蕭銑據江陵，孝恭獻平銑之策，高祖嘉納，令大造舟楫，教習水戰以圖銑[55]。孝恭召巴蜀首領子弟，量才授用，致之左右，外示引擢，而實以爲質也。尋授荆湘道行軍總管，統水陸十二總管，發自硤州，進軍江陵，攻其水城，尅之。所得船散於江中，諸將皆曰：“虜得賊船，當藉其用，何爲棄之，無乃資賊邪？”孝恭曰：“不然。蕭銑僞境，南極嶺外，東至洞庭。若攻城未拔，援兵復到，我則内外受敵，進退不可，雖有舟楫，何所用之？今銑緣江州鎮，忽見船舸亂下，必知銑敗，未敢進兵，來去覘伺，動淹旬月，因緩其救，吾尅之必矣。”銑救兵至巴陵，見船被江而下，果狐疑，不敢輕進。既内外阻絶，銑於是出降[56]。

李靖爲開府。武德三年，蕭銑據荆州，高祖授靖行軍總管，兼攝河間王孝恭行軍長史。高祖以孝恭未更戎旅，三軍之任，一以委靖。其年八月，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汎漲，三峽路險，必謂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師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然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徵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孝恭從之，進兵至夷陵。銑將文士弘率精卒數萬屯清江，孝恭欲擊之，靖曰：“士弘，銑之健將，士卒驍勇。今新失荆門，盡兵出戰，此是救敗之師，恐不可當也。宜且泊南岸，勿與争鋒，待其氣衰，然後奮擊，破之必矣。”孝恭不從，留靖守營，率師與賊合戰。孝恭果敗，奔于南岸。賊委舟大掠，人皆負重，靖見其軍亂，縱兵擊破之，獲其舟艦四百餘艘，斬首及溺水計萬餘人[57]。輔公祏之反也，詔趙郡王孝恭東討，勑追靖入朝，面受方略，令靖副趙郡王，其東道副元帥李勣、任瓌等並受節度。公祏遣水軍總管馮惠亮率舟師三萬頓于當塗，柵斷江口築城，又遣陸軍總管陳正通有衆二萬；據當塗南路，亦造柵自固，並蓄力養鋭，以抗大軍。孝恭乃集諸將會議，皆云：“惠亮、正通並握強兵，爲不戰之計。城柵既固，卒不可攻。請直指丹陽，丹陽既破，惠亮等可不戰而擒。”孝恭欲從其議。靖曰：“公祏精兵雖在水陸二道，然其自統之兵亦是勁勇。惠亮等城柵尚不可攻，公祏既保石頭，豈應易拔？若我師至丹陽，留停旬月，進則石頭未平，退則歸路已絶。此便背腹受敵，恐非萬全之計。然惠亮、正通皆是百戰餘賊，必不憚於野戰，止爲公祐立計，令其持重。今若攻其城柵，乃是出其不意。滅賊之機，唯在此舉。”靖乃率李勣、黄君漢等水陸俱進，苦戰破之，惠亮等奔走，殺傷及溺死者萬餘人。靖率輕兵先至丹陽，公祐餘衆雖多，不敢戰[58]，擁兵東走，並相次擒獲。

龐玉,武德中爲梁州總管,遇巴州山獠相聚爲亂,玉進兵討破之[59],梟其魁帥王多馨,餘黨皆散。移兵集州,其苻陽、白石二縣反獠據嶮自守,兵不得進,軍糧且盡。其二縣熟獠與反者先爲州里,互有親戚,皆言賊不可擊,請玉班師。玉徐云知之,揚言曰:"秋穀將熟,百姓不得收刈,一切供軍。非平賊,吾不返也。"聞者大懼,因謂曰:"大軍不去,食吾穀盡,吾徒皆餓死矣,何得措手耶。"其中壯士入賊營,各求其所親,與相要結,斬賊渠帥,衆遂分散。玉隨而捕之,無往不尅。高祖嘉之,賜以口馬。

劉世讓,武德中爲廣州總管,將之任,高祖問以備邊之策。世讓答曰:"突厥南寇,徒以馬邑爲其中路爾[60]。如臣所計,請於崞城置一智勇之將,多儲金帛,有來降者,厚賞賜之。數出奇兵,略其城下,芟踐禾稼,敗其生業。不出歲餘,彼當無食,馬邑不足圖也。"高祖曰:"非公無任此者。"乃使馳驛往經略之。

劉蘭爲夏州都督府司馬。武德中,梁師都以突厥之師頓於城下,蘭偃旗卧鼓,不與之爭鋒。賊徒宵遁,蘭追擊破之。

柴紹爲右驍衛大將軍。武德中,吐谷渾與黨項俱來寇邊,命紹討之。虜據高臨下,射紹軍中,矢下如雨。紹乃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異之,駐弓矢而相與聚觀。紹見虜陣不整,密使精騎自後擊之,虜大潰,斬首五百餘級。

薛萬均爲幽州裨將。武德中,竇建德率衆十萬來寇,范陽總管羅藝逆拒之。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門,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水背城,爲陣以誘之。觀賊之勢,必渡水交兵,萬均請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擊之,破賊必矣。"藝從其言。建德果引軍渡水,萬均邀擊,大破之。

楊恭仁爲梁州總管。武德中,突厥頡利可汗率衆數萬奄至州境,恭仁隨方備禦,多設疑兵,頡利懼而退走。屬瓜州刺史賀拔威擁兵作亂,朝廷憚遠,未遑征討。恭仁乃募驍勇,倍道兼進,賊不虞兵至之速,尅其二城。恭仁悉放俘虜,賊衆感其寬惠,遂相率執威而降。

張長遜,武德初爲五原太守,封范陽郡公。時高祖遣使者高世靜致重幣於始畢可汗,路經長遜所,適會可汗死[61],世靜奉詔停留不進[62]。處羅可汗聞而大怒,將入寇,騎已至河,長遜令世靜出塞,申國厚禮,處羅乃意解,解兵而去。

校勘記

[1]婁昭,宋本作"匹婁昭"。

[2]萃,宋本作"卒"。

[3]齊軍大亂,宋本無"大"字。

[4]遂斬叔略首,宋本無"叔"字。

[5]軍,宋本作"將"。

[6]焉,宋本作“不”。

[7]“遠”字原缺,據宋本補。

[8]兵,宋本作“甲”。

[9]万俟呂陵始,《周書・尉遲迥傳》校勘記以爲當從《北史・尉遲傳》作“侯呂陵始”。“俟”、“侯”形近而訛,後人又妄加“万”字。“綦連”爲復姓,“綦連雄”原作“綦連”,脱其名,據宋本補。“宇文昇”原作“宇文鼎”,宋本作“六昇”,蓋先脱“宇”字,又訛“文”爲“六”。今據《周書・尉遲迥傳》改。參看《周書・尉遲迥傳》校勘記之四、之五。

[10]關,宋本作“閞”。

[11]時梁蕭循固守梁州,宋本無此句。

[12]循,原本作“修”,宋本同,據《周書・楊紹傳》改。

[13]輔國大將軍,宋本無“大”字。

[14]首,宋本作“酋”。

[15]曠,宋本及《周書・史寧傳》作“引”。

[16]“三”原作“二”,據宋本改。

[17]以,宋本作“其”。

[18]三,宋本作“二”。

[19]騎,宋本作“旗”。

[20]嗷,宋本作“敖”。

[21]戠,宋本作“龕”。

[22]“今”原作“令”,據宋本改。

[23]“會”字原缺,據宋本補。

[24]爲,宋本作“謂”。

[25]如,宋本作“若”。

[26]“塞”字原缺,據宋本補。

[27]“沉”原作“流”,據宋本改。

[28]谷,宋本作“口”。

[29]尉遲迥,宋本無“遲”字。

[30]李,宋本作“劉”。

[31]寬,宋本作“兒”。

[32]漲,宋本作“張”。

[33]大敗而走,宋本無“而走”二字。

[34]條,宋本作“件”。

[35]江,宋本作“漲”。

[36]茅,宋本作“子”。

[37]“定”字原缺,據宋本補。

[38]“蜑”原作“蛋”,據宋本改。

[39]漲,宋本作"張"。

[40]捷聞,宋本無此二字。

[41]漲,宋本作"張"。

[42]抗,原作"杭",據宋本及《北史》本傳改。

[43]大破之,宋本無"大"字。

[44]太,原作"大",據宋本改。

[45]佯,宋本作"陽"。

[46]"歸"原作"京",語似不通,據宋本改。

[47]渡,宋本作"度"。

[48]大將軍,宋本無"大"字。

[49]佯,宋本作"陽"。

[50]候其開門,奮擊,宋本作"候其開門,而奮擊"。

[51]濬又諫曰,宋本作"公謹乃諫曰",按下文語意,似宋本誤。

[52]"又"原作"及",據宋本改。

[53]"曰遣諸將"宋本作"謂諸將"。

[54]退,宋本作"伏"。

[55]銑,宋本作"之"。

[56]銑於是出降,宋本作"銑於是出降孝恭"。

[57]水,宋本作"死"。計,宋本作"將"。萬餘人,宋本無"餘"字。

[58]"敢"字原闕,據宋本補。

[59]"破"字原闕,據宋本補。

[60]爾,宋本作"耳"。

[61]適,宋本作"而"。

[62]奉,宋本作"准"。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六十六

將帥部(二十七)

機略第六

唐張公謹,太宗貞觀元年爲代州都督。其後,李靖經略突厥,以公謹爲副。公謹因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恣肆情,窮凶極暴,誅害良善,昵近小人。此則王昏於上[1],其可取一也。又其別部同羅、僕骨、迴紇、延陀之類[2],並自立君長,將圖反噬,此則衆叛於下,其可取二也。突利被疑,輕騎自免;拓設出討,匹馬不歸;欲谷喪師,立足無地;則兵挫將敗,其可取三也。塞北霜早,糇糧乏絶,天降之災,因以饑饉,其可取四也[3]。頡利疏其突厥,親委諸胡,胡人翻覆,是其常性,大軍一臨,內必生變,其可取五也。華人入北,其類寔多,比聞自相嘯聚,保據山險,師出塞垣,自然有應,其可取六也。"太宗深納之。

李勣爲并州都督,貞觀三年,爲通漢道行軍總管,至雲中,與突厥頡利可汗兵會,大戰於白道。突厥既敗,屯營於磧口,遣使請和,詔鴻臚卿唐儉往赦之。勣時與定襄道大總管李靖軍會,與議曰:"頡利雖敗,人衆尚多,若走渡磧口,保于九姓,道遙阻深,追則難及。今詔使唐儉至彼,其必弛備,我等隨後襲之,此不戰而平賊矣。"靖扼腕喜曰:"公之此言,乃韓信滅田橫之策也。"於是定計。靖將兵逼夜而發。勣勒兵徑進[4]。靖軍既至,賊營大潰,頡利與萬餘人欲走渡磧。勣屯軍於磧口,頡利至,不得渡磧,其大酋長率其部落並降於勣,虜五萬餘口而還。乾封二年,爲遼東行軍總管。勣拔高麗之新城,遣副將契苾何力引兵守之。勣初渡遼,謂諸將曰:"新城是高麗西境鎮城,最爲要害。若不先圖,餘城未易可下。"遂引兵於新城西南據山築柵,且戰且守。於是城中人扶仇等縛其城王[5],開門請降。勣遂引兵進破一十六城。

侯君集爲兵部尚書,參議朝政。貞觀九年,將討吐谷渾伏乞,命李靖爲西海道行軍總管[6],以君集及任城王道宗並爲之副。師次鄯州,君集言於靖曰:"大軍已至,賊虜尚未走險。宜簡精鋭,長驅疾進,彼不我虞,必有大利。若此策不行,潛遁必遠,山障爲阻,討之實難。"靖然其計。乃簡精鋭,輕齎深入。道宗追及伏乞之衆於庫山,破之。伏乞輕兵入磧,以避官軍。靖乃中分士馬爲兩道並入。靖與薛萬均、李大亮趣北路,使君集、道宗趣南路,歷破羅眞谷,踰漢哭山,經途二千餘里,行空虛之地,盛夏降霜,山多積

雪,輕戰過星宿川,至於柏海,頻與虜遇,皆大克獲。北望積石山,觀河源之所出焉。乃旋師,與李靖會于大非川,平吐谷渾而還。

駱弘義爲處州刺史。永徽三年[7],阿史那賀魯寇庭州,攻陷金嶺城。詔左武候大將軍梁建方等討之。弘義上言:"臣聞安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理有變通,事無常準。今有降胡來言,賀魯獨據一城,深溝高壘,用以自固。云今正祁寒積雪,漢兵必不遠來,誠宜乘其此便,一舉可以除剿。若遷延待春,恐事久生變,縱不能結援諸國,必應遠亦遁逃。且兵馬此行,本誅賀魯[8],處密已許款誠[9],處木昆等各思免禍,皆知大兵欲至,庶望安全。淹留不至[10],慮更烏合。然嚴冬風勁,馬瘦兵寒,瘃墮之憂,難量進退,又不可久停兵馬,虛費邊糧,見我不前,成其黨附。伏望且寬處月、處密之罪,以誅賀魯爲名,除禍務絕其原,未可先取其枝葉。但此兩姓見其坐奪,不示招攜,必自深據。如棄而西過,則近有後憂。先事誅夷,未可即克;捨而勿問,則惑義前驅,事定從宜,除申吊伐。此乃威恩兼舉,遠懾邇安。向使兵馬早來,賀魯久已懸首。前機雖失,須爲別圖。望請於射脾部落及發處月、處密、契苾等兵六千人,各齎三十日糧往掩襲。大軍頓於馮水,秣馬畜兵,以爲聲勢。此則驅率戎狄,攻彼豺狼,失則無損國家,利則功歸社稷。且番人行動[11],須約漢兵,東西掎角,又資翅翼,簡胡騎以率其前,率漢兵以躡其後。賀魯進退無路,理即可擒。百勝之謀,在斯一舉。臣恐建方至日,爲計不同,軍謀乖舛,後悔無及。"帝從其言,乃制弘義與梁建方相知經略之。

蘇定方爲左武候中郎將。永徽中,率兵討突厥賀魯。大雪平地三尺,軍中咸請停兵候晴,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前進,必當憩息,追之可及。若緩以縱之,則漸遠難追。省日兼功,在此舉也。"於是勒兵陵雪,晝夜兼進,所經收其人衆,遂至雙河,去賀魯所居一百餘里,布陣長驅,經至金牙山賀魯牙帳。時賀魯集衆欲獵,定方縱兵擊之,盡破其牙帳,生擒數萬人。賀魯脫走,投石國,定方令副將蕭嗣業往石國,以追賀魯[12],擒歸于京師。

劉仁軌,龍朔三年爲帶方州刺史,與熊津道行軍總管、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熊津都督劉仁願大破百濟餘衆及賊於白江,拔其周留城,百濟僞王扶餘豐走投高麗。初,仁願與仁軌既拔百濟之眞峴城,詔仁師率兵渤海以爲之援。扶餘豐南引倭賊以拒官軍,仁師迎擊破之,遂與仁願之衆相合,兵士大振。於是諸將會議,或曰:"加林城水陸之衝,請先擊之。"仁軌曰:"加林險固,急攻則傷損將士,固守則日用持久[13],不如先攻周留城。周留,賊之巢穴,群兇所聚,除惡務本,須拔其源。若克周留城,則諸城自下。"於是帥仁願及新羅金法敏帥陸軍以進[14]。仁軌乃別率杜爽、扶餘隆率水軍及糧船,自熊津江往白江,以會陸軍,同趨周留城。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四戰皆捷,焚其舟四百艘,煙焰漲天,海水皆赤[15]。豐脫身而走,獲其寶劍,僞王子扶餘忠志等率士女及倭衆並降[16]。百濟諸城,皆復歸順。至麟德元年,仁軌上表曰:"臣蒙陛下曲垂天獎,棄瑕錄

用，授之刺舉，又加連帥。材輕職重，憂責更深，常思報效，冀讎萬一[17]，智力淺短，淹滯無成。久在海外，每從征役，軍旅之事，實有所聞。輒具狀奏，伏乞詳察。臣今睹見在兵士[18]，手腳沉重者多，勇健奮發者少，兼有老弱，衣服單寒，唯望西歸，無心展效。臣因問：'往在海西[19]，見百姓人人投募，爭欲征行，乃有不用官物，請自辦衣糧，投名義征。何因今日兵士，如此儜（女耕切，困也）弱？'皆報臣云：'今日官府，與往日不同，人心亦別。貞觀、永徽年中，東西征役，身死王事，並蒙敕使吊祭，追贈官職，亦有迴亡者官爵與其子弟。從顯慶五年以後，征役身死，更不借問。往前度遼海者，即得一轉勳官；從顯慶五年以後，頻經渡海，不被紀錄[20]。州縣發遣百姓充兵者，其身少壯，家有錢財賂與官府，任自東西藏避，即並得脫，無錢用者，雖是老弱，推皆令來[21]。顯慶五年，破百濟勳，及向平壤苦戰勳[22]，當時將士號令，並與高官重賞，百方購募，無種不道。亦到西岸，唯聞枷鎖推禁[23]，奪賜破勳，州縣追呼，求住不得，公私困弊，不可盡言。發海西之日，已有自害逃走，非獨海外始逃。又本爲征役，蒙授勳級，將爲榮寵，頻年征役，唯取勳官，牽挽辛苦，與白丁無別。百姓不願征行，特由於此。'陛下再興兵馬，平定百濟，留兵海外[24]，經略高麗。百姓有此議論[25]，難爲成就功業[26]。臣聞琴瑟不調，改而更張，布政施化，隨時取適。自非重賞明罰，何以成功？臣又問[27]：'見在兵士[28]，舊留鎮五年，尚得支濟；爾等始經一年，何因如此單露？'並報臣道：'發家來日，唯遣作一年裝束，自從離家，已經二年。在朝陽瓮津，又遣來去運糧，涉海遭風，多有漂失。'臣勘責見在兵士，衣裳單露，不堪度冬者，大軍還日所留衣裳，且得一冬充事。來年秋後，並無準擬。陛下若欲殄滅高麗，不可棄百濟土地。餘豐在北，餘勇在南，百濟、高麗[29]，舊相黨援，倭人雖遠，亦相影響[30]，若無兵馬，還成一國。既須鎮壓，又置屯田，事藉兵士[31]，同心同德。兵士既有此議，不可得成功效。除此之外，更須褒賞，明敕慰勞，以起兵士之心[32]。若依今日已前處置，臣恐師老且疲，無所成就。臣又見晉代平吳[33]，史籍具載。內有武帝、張華，外有羊祜、杜預，籌謀策畫，經緯咨詢，王濬之徒，折衝萬里，樓船戰艦已到石頭，賈充、王渾之輩，猶欲斬張華以謝天下。武帝云：'平吳之計，出自朕意，張華同朕見耳，非其本心。'是非不同，乖背如此。平吳之後，猶欲苦繩王濬，賴武帝擁護，始得保全。不逢武帝聖明，王濬不存首領。臣每讀其書，未嘗不撫心長嘆。伏惟陛下自百濟已亡[34]，欲取高麗，須內外同心，上下齊奮，舉無遺策，始可成功。百姓既有此議，更宜改調。臣恐是逆耳之事，無人爲陛下盡言。自顧老病日侵，殘生能幾[35]？奄忽長逝[36]，銜恨九泉，所以披露肝膽，昧死奏陳。"帝深納其言，遣右威衛將軍劉仁願率兵渡海，與舊鎮兵交代，仍授扶餘隆熊津都督，遣歸本國，共新羅和親，以招集其衆[37]。扶餘勇者[38]，扶餘隆、豐之弟也，時走在倭國，以爲扶餘豐之應[39]，故仁軌表言之。

劉仁願，龍朔中爲熊津都督，與帶方州刺史劉仁軌大破百濟餘賊於熊津之東。初，

蘇定方之軍還也，仁願、仁軌等尚在百濟之熊津城，帝與勑書曰："平壤軍迴，一城不可獨固，宜拔就新羅[40]，共其屯守。若金法敏藉卿等留鎮，宜且停彼；若其不須，即宜泛海還也。將士咸欲西歸，劉仁軌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社稷便國家，專之可也。况在滄海之外，密邇豺狼者哉？且人臣當進思盡忠，有死無二[41]，公家之利，知無不爲。主上欲吞滅高麗，先誅百濟，留兵鎮守，制其腹心，雖寇孽充斥，而備預甚嚴，宜勵戈秣馬，擊其不意。彼既無備，何攻不尅？戰而有勝，士卒自安，然後分兵據險，開張形勢，飛表奏上，更請兵船。朝廷知其有成，必當出師命將，聲援纔接，凶逆自殲。非唯不棄成功，實有永清海外。今平壤之軍既迴，熊津又拔，則百濟餘燼，不日更興[42]，高麗逋藪[43]，何時可滅？且今以一城之地，居賊中心，如其失腳，即爲亡虜，拔入新羅，又是坐客，脱不如意，悔不可追。况福信凶暴（福信，扶餘舊將無始），殘虐過甚，餘豐猜惑，外合內離。鴟梟共處[44]，勢必相害。唯宜堅守觀變，乘便取之，不可動也。"衆從之。時扶餘豐及福信等以仁願等孤城無援，遣使謂曰："大使等何時西還，當遣相送也。"仁願遂與仁軌掩其不備，出擊之，拔其支離城及尹城、大山、沙井等柵[45]，殺獲甚衆。仍分兵以鎮守之。福信等以眞峴城臨江高險，又當衝要，加兵守之。仁軌伺其稍怠，引新羅之兵乘夜薄城，四面攀草而上，比明而入據其城，遂通新羅軍糧之路。仁願乃奏請益其兵，詔發淄、青、萊、海之兵七千人，赴熊津以益仁願之衆。

裴行儉爲秦州鎮撫右軍總管。儀鳳二年，討西突厥，擒其十姓可汗阿史那都支及別帥李遮匐以歸。初，都支、遮匐與吐番連和，侵逼安西，議者欲發兵討之。行儉上言曰："吐番叛擾，干戈未息，敬玄、審理，失律喪師，安可更爲西方生事？今波斯王身沒，子泥涅師師充質在此[46]，差使往波斯冊立，即路由二蕃，便宜從事，可不勞而有功也。"高宗從之，因命行儉冊送波斯王，乃爲安撫大食使，至西州，人吏郊迎。行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隨己而西，揚言紿其下曰："今正炎蒸，熱坂難冒，自秋涼之後[47]，方可漸行。"都支覘知，遂不設備。行儉徐乃召四鎮諸蕃酋長謂曰："昔任西州長史，憶此從禽，未嘗厭倦，雖還京輦，無時暫忘。今因是行，欲尋舊賞，誰能從吾獵也？"蕃酋子弟投募者僅萬人。行儉假爲畋遊，校試部伍數日，遂倍道而進。去都支部落十餘里，先遣都支使親問其安否，外示閑暇，似非討襲，續又使人從召相見。都支先與遮匐通謀，秋中擬拒漢使，卒聞軍到，計無所出，自率子侄首領等五百餘騎就營來謁，遂擒之。是日，傳其契箭，召諸部酋長悉詣命[48]，並執送碎葉城。簡其精騎，齎糧曉夜前進，掩遮匐。匐聞都支就擒，遽詣行儉降[49]。於是將吏已下立碑於碎葉城，以紀其功。調露元年，爲定策道行軍大總管，大破突厥於黑山，擒其首領。初，行儉率衆行至朔州[50]，謂其下曰："兵法尚詐者，謂以權謀制敵也。若御其下，則非誠信不可行也。蕭嗣業運糧被抄，兵多餒死，所以敗也。狡寇狃伏[51]，不可以不備。"乃詐爲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齎陌刀、勁弩，以羸兵數百人援之，兼伏精兵，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羸兵棄車

散走。馳車就泉井，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車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殆盡，餘衆奔潰。自是續遣糧運，莫敢近之者。

王方翼爲安西都護。時突厥車薄反叛，圍弓月城。方翼引軍救之，至伊麗河，而賊衆來拒，縱擊，大破之，斬首千餘級。俄而三姓咽麵悉發衆與車薄合勢以拒方翼。方翼屯兵熱海，與賊連戰，流矢貫臂，徐以佩刀截之，左右莫有覺者。既而所將蕃兵謀執方翼以應賊，方翼密知之，悉召會議，併出軍資以賜之，續引出斬之。會大風，又振金鼓以亂其聲，遂誅七千餘人。分遣裨將襲車薄咽麵等，賊既無備，因是大潰，擒首領三百人。西域遂定。

唐休璟爲左武衛、右金吾二衛將軍。則天長安中，西突厥烏質勒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持，安西道絶，表奏相繼。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間草奏，便遣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表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則天謂休璟曰："恨用卿晚。"已遷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又謂魏元忠及楊再思、李嶠、姚元崇、李迥秀等曰："休璟諳練邊事，卿等十不當一也。"

郭元振，中宗景龍中爲金山道行軍大總管。先是，娑葛與阿史那闕啜忠節不和[52]，屢相侵掠。闕啜兵衆寡弱，漸不能支，元振奏請追闕啜入朝宿衛，移其部落入於瓜、沙等州安置，制從之。闕啜行至播仙城，與經略使、左威衛將軍周以悌相遇[53]。以悌謂之曰："國家以高班厚秩待君者，以君統攝部落，下有兵衆故也。今輕身入朝，是一老胡耳，在朝之人，誰復喜見？非唯官賞難得，亦恐性命在人。今宰相有宗楚客、紀處訥，並專權用事，何不厚賂二公，留不行。發安西兵，并引吐蕃以擊娑葛，既得報讎，又存部落。如此與入朝受制於人，豈復同也？"闕啜然其言，便勒兵攻于闐坎城，獲金寶及生口，遣人間道納賄於宗、紀。元振聞其謀，遽上疏曰："往者吐蕃所爭，唯論十姓、四鎮，國家不能捨與，所以不通和。今吐蕃不相侵擾者，不是顧國家和信不來[54]，直是其國中諸豪及泥婆羅門等屬國自有攜貳，故贊普躬往南征，身殞寇庭，國中大亂，嫡庶共立，將相爭權，自相屠滅。兼以人畜疫癘，財力困窮，人事天時，俱未稱遂，所以屈志，且共漢和，非是本心能忘情於十姓、四鎮也。如國力殷足之後，則必爭小事，方便絶和，縱其醜徒，來相吞擾，此必然之計也。今忠節乃不論國家大計，直欲公爲吐蕃作鄉導主人，四鎮危機恐從此啓。頃年緣默啜憑陵，所應處兼四鎮兵士，歲久貧羸，其勢未能爲忠節經略，非是憐突厥施也。忠節不體國家中外之意，而別求吐蕃，吐蕃得志，則忠節在其掌握，若爲復得事漢？吐蕃於國非有恩有力，猶欲爭十姓、四鎮，今若效力樹恩之後，或請分于闐、疏勒，不知欲何理抑之？又其國中諸蠻及婆羅門等國見今攜背，忽請漢兵助其除討，亦不知欲以何詞拒之？是以古之賢人，皆不願受夷狄妄惠，非是不欲其力，懼後求貨無厭[55]。故臣愚以爲用吐蕃之力，實爲非便。"疏奏不省。楚客等既受闕啜之賄，遂議遣攝御史中丞馮嘉賓持節安撫闕啜，以牛師獎爲安西副都護，便領甘、涼

已西兵募[56],兼徵吐蕃兵以討娑葛。娑葛進馬使娑臘知楚客計,馳還報。娑葛是日發兵五千騎出安西,五千騎出撥換,五千騎出焉耆,五千騎出疏勒,時元振在疏勒,於河口柵不敢動。闕啜在計舒河口候見嘉賓,娑葛兵掩至,生擒闕啜,殺嘉賓等。又殺牛師獎,放火燒城,遂陷安西,四鎮路絶。楚客又奏請周以悌代元振統衆,徵元振,將陷之,使阿史那獻爲十姓可汗,置軍焉耆以取娑葛。娑葛遺元振書曰:"與漢本來無惡,只讎於闕啜。而宗尚書取闕啜金,枉擬破奴部落,馮中丞、牛都護相次而來,奴等豈坐受死?又聞史獻欲來,徒擾亂軍州,恐未有寧日,乞大使商量處置。"元振以娑葛狀奏於朝廷。楚客怒,奏元振有異圖。元振使其子鴻間道具奏其狀,以悌竟得罪,而流于白州。復以元振代以悌,赦娑葛罪,冊爲十姓可汗[57]。

王晙,玄宗時爲太僕少卿、隴右群牧使。開元二年,吐蕃精甲十萬寇臨洮軍,詔晙與隴右防禦使薛訥擊之。晙率所部三千人卷甲倍程,與臨洮兩軍合勢以拒之。吐蕃於大來谷口遣其將坌達延率兵繼後。晙乃出奇兵七百人,衣蕃服夜襲之,相去五里,分爲二隊,使前隊遇寇大呼,而後隊擊鼓以應之。蕃衆大懼,疑有伏兵,自相殺傷,死者萬計。會薛訥率衆至武街谷,去大衆二十里,爲賊所隔。晙率兵迎訥之軍。賊置兵於兩軍之間,連數十里。晙夜出壯士,銜枚擊之,蕃賊大潰。乃與訥合軍,掩其餘衆。追奔至洮水,殺獲不可勝數,盡收其所掠牛馬而還。明年,突厥默啜爲九姓所殺,其下酋長多款塞投降,置之河曲之內。俄而小殺繼立,降者漸叛。晙上疏曰:"突厥時屬亂離,所以款塞降附。其與部落,非有讎嫌,情異北風,理固明矣。養成其釁,雖悔何追。今者,河曲之中,安置降虜,此輩生梗,實難處置[58]。日月漸久,姦詐逾深,窺邊間隙,必爲患難。今有降者部落,不受軍州進止,輒動兵馬,屢有傷殺。詢問勝州左側,被損五百餘人。私置烽鋪,潛爲抗拒,公私行李,頗實危懼。北虜如或南牧,降戶必與連衡。臣問沒蕃歸人云,卻逃者甚衆,南北信使,委曲通傳,此輩降人,翻成細作。儻收合餘燼,來逼軍州,虜騎憑陵,胡兵應接,表裏有敵,進退無援。雖復韓、彭之勇,孫、吳之策,令其制勝,其可必乎?望至秋冬之際,令朔方軍盛陳兵馬,告其禍福,啗以繒帛之利,示以麋鹿之饒,說其魚米之鄉,陳其畜牧之地。並分配淮南、河南寬鄉安置,仍給程糧,送至配所。雖復一時勞弊,必得長久安穩。二十年外,漸染淳風,持以銳兵[59],皆爲勁卒。若以北狄降者不可南中安置,則高麗俘虜置之沙漠之西[60],西域編甿散在青、徐之右[61],唯利是視,務安疆埸,何獨降胡,不可移徙。近者,在邊將士,爰及安蕃使人,多作諛詞,不爲實對。或言北虜破滅,或言降戶安靜,志欲自言功效,非有以徇邦家。伏願察斯利口,行兹遠慮,邊荒清晏,黎元幸甚。臣料留住之議,謀者云遵故事,必言降戶之輩,舊置清河之中[62],昔年既得康寧,今者還應穩便。但時異事變,先典攸傳。往者頡利破亡,邊境寧謐,降戶之輩,無復他心,所以多歷歲年,此類皆無動靜。今虜見未破滅,降戶私使往來,或畏北虜之威,或懷北虜之惠,又是北虜戚屬,夫豈不識親疏,將比

昔年，安可同日。臣料其中頗有三策。若盛陳兵馬，散令分配，內獲精兵之實，外袪黠虜之謀，暫勞永安，上策也。若多屯士卒，廣爲備擬，亭障之地，蕃、漢相參，費甚人勞，此下策也。若置之朔塞，任之來往，通傳信息，結成禍胎，此無策也。伏願察斯三者，詳其善惡利害之狀，長短可尋。縱因遷移，或致逃叛，但有移得之者，即是今日良圖，留待河冰，恐即有變。臣蒙天澤，叨居重鎮，逆耳利行，敢不盡言。"疏奏未報，降虜果叛，敕晙帥并州兵西濟河以討之。後爲朔方道行軍大總管。時突厥跌跌部落及僕固都督勺磨等散在受降城左右居止，謀引突厥共爲表裏，陷軍城而反。晙密請誅之。八年秋，晙誘跌跌等黨與八百餘人於中受降城宴樂，酒酣，勒兵盡殺之，突厥降者由是遂盡。晙還，遷兵部尚書，復充朔方軍大總管。

張守珪爲左金吾員外將軍。吐蕃陷瓜州，以守珪爲瓜州刺史、黑離軍使[63]，領餘衆修築州城。板堞裁立，賊又暴至城下，城中人相顧失色，雖相率登陴，略無守禦之意。守珪曰："彼衆我寡，又創痍之後，不可以矢石相持，須以權道制之也。"乃於城上置酒作樂，以會將士。賊疑城中有備，竟不敢攻城而退。守珪縱兵擊敗之，於是修復廨宇，收合流亡，皆復舊業。

王君㚟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判涼州都督事。開元十六年冬，吐蕃大將悉諾邏率衆入寇大小谷[64]，又移攻甘州，焚燒市里而去。君㚟候其兵疲，整士馬以掩其後。會大雪，賊徒凍死者甚衆，賊遂取積石軍西路而還。君㚟令副使馬元慶、裨將軍李車蒙追之[65]，不及。君㚟先令潛入賊境，於歸路燒草。悉諾邏還至大非山，將息甲牧馬，而野草皆盡，馬死過半。君㚟與秦州都督張景愼等率兵襲其後，入至青海之西，時海冰合[66]，將士並乘冰而渡。會悉諾邏已渡大非山，輜重及疲兵尚在青海之側，君㚟縱兵，盡獲俘之，及牛馬羊數萬[67]。

王忠嗣，天寶初爲河東節度使。每軍出，即各召本將付其兵器，令給士卒，雖一弓一箭，必書其名姓於上以記之。軍罷卻納，若遺失，即驗其名罪之。故人人自勸，甲仗充牣。後爲朔方節度，每至互市時，即高估馬價以誘之。諸蕃聞之，競東求市，來輒買之，故蕃馬益少，而漢軍益壯。

哥舒翰，天寶六年爲河源軍使。先是，吐蕃每至麥熟時，即率部衆至積石軍獲取之，共呼爲吐蕃麥莊，前後無敢拒之者。至是，翰使王難德、楊景暉等潛引兵至積石軍[68]，設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騎至，翰於城中率驍勇馳擊，殺之略盡。餘或挺走，伏兵邀擊，匹馬不還。

李光弼爲北京留守。肅宗至德二年正月，安祿山賊將史思明、蔡希德、高秀巖、牛庭玠等四僞帥衆十餘萬來攻太原。光弼所部將士聞之皆懼，議欲修城以待之。光弼曰："城周四十里，賊垂至，今興功役，是未見敵而自疲矣。"乃躬率士卒百姓，外城掘壕以自固，作塹數十萬，衆莫知所用。及賊攻城於外，光弼即倍增壘於內，壞輒補之。賊有

城外詬詈戲侮者,光弼令穿地道,一夕而擒之。自此賊將行皆視地,不敢逼城。強弩發石以擊之,賊驍將勁卒死者十二三,城中長幼咸伏其勤智。乾元二年七月,加天下兵馬副元帥。是年,逆賊史思明寇陷洛陽,光弼令許叔冀守汴州,戰不勝,與董秦、梁浦、劉從諫等降思明,其將李詳留守汴州,思明又使梁浦、劉從諫、田神功等數千人下江淮南[69],謂之曰:"收得其地之日,每人任取兩船錢帛將來。"思明乘勝而西,光弼至東京,謂留守韋陟曰:"賊乘鄴下之勝,遂犯王畿[70],難與爭鋒,洛城無糧,又不可守。公計若何?"陟曰:"加兵陝州,退守潼關,據險以待之[71],亦足以自固。"光弼曰:"此蓋兵家常勢,非用奇之策也。夫兩軍相寇,貴進尺寸之間耳。今委五百里而不顧,是張賊勢也。若移軍河陽,北阻澤潞、三城以抗[72],勝即擒之,敗則自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則援臂之勢也[73]。夫辯朝廷之禮,光弼不如公,論軍旅之事,公不如光弼。"陟無以應。光弼遂移牒留守及官吏悉從迴避,令軍士運油鐵等,以爲戰守之備。思明至偃師,光弼悉令將士赴河陽,判官韋損曰:"東京帝宅,侍中何不守之?"光弼曰:"若守東京[74],汜水、崿嶺、伊闕各須人[75],子爲兵馬判官,令判官分守,得否?"既而遲迴,未出城,賊已至故城矣。光弼引兵趨河陽,行至石橋。天暮,令秉炬徐行,與賊相隨,亦不敢來擊。乙夜[76],方入河陽城[77]。賊又於牆南掘壕塹,築月城以拒光弼,但屯於白馬寺,不敢居東京。於是,汝、鄭、滑等州相次陷沒於賊。史思明攻河陽,光弼謂李抱玉曰:"將軍能爲我守南城二日乎[78]?"抱玉曰:"過期若何?"光弼曰:"過期而救不至,任棄城也。"抱玉受命,勒兵守南城。賊帥周摯領安太清、徐璜玉等先攻南城[79],將陷之,抱玉乃紿之曰:"吾糧盡,明日當降。"賊衆大喜,斂軍以俟之。抱玉因得繕完設備,明日,堅壁請戰。賊怒欺,急攻之。抱玉出奇兵,表裏夾攻,殺傷甚衆。摯領軍卻退。光弼自將於中灘城[80],城外置柵籬,籬外掘大塹,闊二丈,深如之。周摯捨南城,力攻中灘。光弼命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光弼於城東北角樹一小紅旗,下望賊軍。賊恃衆直逼其城[81],以車千乘載木鵝、蒙衝、鬬樓、撞車隨其後[82],勒兵填城下塹,三面各八道過其兵,又當塹開柵,各置一門。光弼遙望賊填塹開柵,過兵逼城,使人語荔非元禮曰:"中丞看賊填塹過兵,居然不顧,何也[83]?"元禮報之曰:"太尉擬守乎?擬戰乎?"曰:"戰。""若戰,賊爲我填塹,太尉復何怪也?"光弼曰:"吾智不及汝也。汝其勉之。"元禮候柵門開,遂勒兵出戰,一逼賊軍,退走數百步。元禮料賊衆陣堅,雖出入馳突,不足以破賊,遂傳令收軍卻退。光弼遙望軍退,大怒,使人喚元禮,欲按軍令。元禮曰:"戰正忙,喚作何物?"元禮遂退入柵中,賊亦整軍,不敢逼。良久,元禮令軍中鼓譟出柵門,徒搏齊進,衝賊大潰。摯又整軍,壓北而下,將攻北城。光弼亦領衆入北城救之,登城望賊,曰:"彼雖衆,亂而囂,不足懼也。當爲公等日午而破之。"遂命將士戰。日午不決,謂諸將曰:"向來賊何處最堅而難犯?"曰:"某處[84]。"令郝廷玉以五百騎當之[85]。又問:"更向何處堅?"命論惟貞以三百騎以當之。光弼令之曰:"爾等望吾旗而戰,若麾旗

緩，任爾觀便宜而進退。吾旗連麾三至地，則萬衆齊入，生死以之，軍退者斬。"玉等策馬赴賊，有一將援槍刺洞於馬腹，連及數人；一將逢賊，不戰而退。光弼召不戰者斬之，乃命援槍者以絹五百匹賞之，令赴戰。須臾，廷玉奔歸[86]。光弼望之，驚曰："廷玉退[87]，吾事不成矣。"命使者取玉頭來。玉見使者曰："馬中箭，非敢敗也。"使者馳報，光弼令換馬而復。玉等決死往戰，光弼連麾，三軍望旗而俱進，聲動天地，一鼓而破之。

僕固懷恩爲李光弼右廂兵馬使，光弼守河陽，命懷恩收懷州城。官軍頻不利，懷恩設策，潛通地道，取賊號，詐傳號令。賊軍亂，遂收懷州城，生擒僞刺史安太清及軍將楊希文，送闕下。初，河朔人唐希俊爲賊所役，官軍得之，光弼將按軍令，懷恩救免。及是通地道，獲賊號，皆希俊自地道先入，與懷恩期於州東門，登牆以呼，懷恩遂梯城而上，甲士繼登，斬賊六七千，乃擒太清等。

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乾元元年十月，破逆賊安慶緒十萬衆，生擒其弟慶和。初，子儀自杏園渡濟河，背水而陣，設壁以待慶緒，而安泰清率衆以拒官軍。慶緒聞衛州圍逼，悉師而南，分爲三軍。以崔乾祐將上軍，安雄俊、王福德爲佐；田承嗣將下軍，榮敬超爲佐；慶緒自將中軍，以孫孝哲、薛嵩爲佐。初，子儀之列陣也，又使善射者三千人伏于壘垣之上，令其衆曰："吾師陣于外，若小退，爾當登壘鼓噪，而悉衆攢射。"又先建高木爲三樓，以望慶緒軍之進退[88]。賊軍纖塵所起，此皆盡知。及明日戰，鋒刃接，子儀麾其屬僞奔於壘，慶緒果逐之，善射者萬弩齊發，賊軍潰走，奔相州。子儀乘勝收衛州。代宗永泰初，子儀出鎮河中。是時，僕固懷恩誘吐蕃、迴紇來寇。子儀親諭迴紇，皆捨兵降馬，拜曰："是吾父也。"子儀招首領等，各飲其酒，與之重錦，歡言如初[89]。子儀因說迴紇曰："吐蕃本吾舅甥之國，無負而至，是無親也。若倒戈乘之，如拾芥耳。且其羊馬蔽地數百里，是謂天賜，不可失之也。今能逐戎以利舉，與我繼好而凱旋，不亦善乎？"會懷恩暴死於靈州，群虜無所統，遂許諾。吐蕃知之，其夕奔退，迴紇逐之。子儀分衆軍以接其後，吐蕃大敗，而迴紇逐之至靈臺，再破之。大曆九年，子儀入朝。代宗召對延英，語及西蕃充斥，苦戰不暇，言發涕零。既退，復上封論備吐蕃利害曰："朔方，國之北門，西禦犬戎，北虞獫狁，五城相去五千餘里[90]。開元、天寶中，戰士十萬，戰馬三萬，纔敵一隅。自先皇帝龍飛靈武，戰士從陛下收復兩京，東西南北，曾無寧歲。中年以僕固之役，又經耗散，人亡三分之二，比於天寶中有十分之一。今吐蕃充斥，勢強十倍，兼河、隴之地，雜羌、渾之衆，每歲來窺近郊。以朔方減十倍之軍[91]，當吐蕃加十倍之騎，欲求制勝[92]，豈易爲力？近入內地，稱四節度，每將盈萬，每賊兼乘數四。臣所統將士，不當賊四分之一；所有征馬，不當賊百分之二；誠合固守，不宜與戰。又得馬璘牒，賊擬涉渭而南。臣若堅壁，恐犯畿甸。若過畿內，則國之大恐[93]，諸道易搖。外有吐蕃之強，中有易搖之衆，外畏內懼，將何以安？臣伏以陛下横制勝之術，力非不足，但慮簡練未精，進退未一，時淹師老，地闊勢分。願陛下更詢讜議，愼擇名將，俾之統軍，

於諸道各抽精卒,成四五萬,則制勝之道必矣,未可失時。臣又料河南北、山南、江淮小鎮數千,大鎮數萬,空耗月餼,曾不習戰。臣請抽赴關中,教之戰陣,則軍聲益振,攻守必全,亦長久之計也。臣猥蒙任遇,垂二十年,今齒髮已衰,願避賢路,止足之誠,神明所鑒[94]。"詔曰:"卿憂深慮遠,殊沃朕心,始終倚賴,未可執辭也。"

校勘記

[1]則,宋本作"即"。

[2]别,原作"刑",據宋本改。

[3]其,宋本脱此字。

[4]徑,《舊唐書·李勣傳》作"纔"。

[5]扶,宋本作"夫"。"王",宋本作"主"。

[6]總管,宋本作"大總管"。

[7]三,宋本作"二"。

[8]"本"原作"不",據宋本改。

[9]密,宋本作"蜜"。

[10]至,宋本作"進"。

[11]番,宋本作"蕃"。

[12]以追賀魯,"以"之前原有"定"字,當是衍文,據宋本删。

[13]日用,宋本及《舊唐書·劉仁軌傳》作"用日"。

[14]帥,《舊唐書·劉仁軌傳》作"仁師"。"新羅",《舊唐書·劉仁軌傳》作"新羅王"。

[15]"海"原作"淮",據《舊唐書·劉仁軌傳》改。

[16]"僞王子扶餘忠志等率士女及倭衆並降"句,《舊唐書·劉仁軌傳》作"僞王子扶餘忠勝、忠志等率士女及倭衆並耽羅國使一時並降"。

[17]雠,《舊唐書·劉仁軌傳》作"酬"。

[18]兵士,《舊唐書·劉仁軌傳》作"募兵"。后三行之"兵士"同此。

[19]原作"臣因往問海西",此據宋本改。

[20]紀,宋本作"記"。

[21]皆,宋本及《舊唐書·劉仁軌傳》作"背"。

[22]"苦"原作"北口",據宋本及《舊唐書·劉仁軌傳》改。

[23]開,宋本作"閒"。

[24]海外,《舊唐書·劉仁軌傳》作"鎮守"。

[25]此,《舊唐書·劉仁軌傳》作"如此"。

[26]雖,《舊唐書·劉仁軌傳》作"若"。

[27]"問"原作"聞",據宋本及《舊唐書·劉仁軌傳》改。

[28]士,《舊唐書·劉仁軌傳》作"募"。

[29]"不可棄百濟土地餘豐在北餘勇在南百濟高麗"此四句原本缺,文意不完,今據《舊唐書·劉仁軌傳》補入。

[30]"相"原作"明",據《舊唐書·劉仁軌傳》改。

[31]藉,原本作"籍",據宋本及《舊唐書·劉仁軌傳》改。

[32]士,《舊唐書·劉仁軌傳》作"募"。

[33]"代"原訛作"伐",據宋本及《舊唐書·劉仁軌傳》改。

[34]"自百濟已亡"原作"自既得百濟已亡",宋本無"既得"二字,《舊唐書·劉仁軌傳》無"已亡"二字。今從宋本。

[35]能,宋本作"詎"。

[36]"長"原作"是",據宋本及《舊唐書·劉仁軌傳》改

[37]集,宋本作"輯"。

[38]"扶"原作"之",據《舊唐書·劉仁軌傳》改。

[39]"爲"字原缺,語句欠通,據《舊唐書·劉仁軌傳》補。

[40]"拔就"原作"就拔",據宋本改。

[41]二,宋本作"貳"。

[42]"輿"原作"與",據宋本改。

[43]"逋"原作"通",據宋本改。

[44]"梟"原作"裊",據宋本改。

[45]離,宋本作"羅"。

[46]"子"原作"于",據宋本及《舊唐書·裴行儉傳》改。"帥",《舊唐書·裴行儉傳》作"師"。

[47]秋涼,宋本作"涼秋"。

[48]詣,宋本作"請"。

[49]"遽"原本訛作"據",據宋本改。

[50]州,宋本作"川"。

[51]忸伏,宋本作"狃伏"。

[52]"娑"原作"婆",據宋本改。

[53]"將"字原脱,據《舊唐書·郭元振傳》補。"相遇",宋本脱此二字。

[54]"顧"原作"顯",據宋本及《舊唐書·郭元振傳》改。

[55]貨,《舊唐書·郭元振傳》作"請"。

[56]"已"原作"巴",據宋本及《舊唐書·郭元振傳》改。

[57]十,原本作"千",據宋本及《舊唐書·郭元振傳》改。

[58]實,宋本作"寔",二字通。

[59]銳,《舊唐書·王晙傳》作"充",似可從。

[60]西,《舊唐書·王晙傳》作"曲"。

[61]"西域"二字原缺,據《舊唐書·王晙傳》補。

[62]清河,《舊唐書·王晙傳》作"河曲"。

[63]黑,宋本作“墨”。

[64]小,《舊唐書·王君㚟傳》作“斗”。

[65]麌,宋本作“鹿”。

[66]“冰”原作“兵”,據宋本及《舊唐書·王君㚟傳》改。

[67]數萬,《舊唐書·王君㚟傳》作“萬數”。

[68]“楊”原本作“揚”,據宋本改。

[69]千,宋本作“十”,揆以常理,似當作“千”。

[70]遂犯,宋本作“送死”,蓋形近致訛。

[71]“險”原作“徐”,宋本作“除”,并誤,今據《舊唐書·李光弼傳》改正。

[72]“北”原作“此”,據《舊唐書·李光弼傳》改;阻,原本及宋本作“沮”,據《舊唐書·李光弼傳》改。

[73]掇,《舊唐書·李光弼傳》作“狼”,疑是。

[74]“若”原作“令”,據《舊唐書·李光弼傳》改。

[75]人,《舊唐書·李光弼傳》後有“守”。

[76]“乙”原作“一”,據宋本及《舊唐書·李光弼傳》改。

[77]城,《舊唐書·李光弼傳》前有“三”。

[78]“乎”字原缺,據《舊唐書·李光弼傳》補。

[79]玉,宋本作“王”,蓋形近而訛。

[80]灘,《舊唐書·李光弼傳》作“湍”。

[81]“恃”原作“持”,據宋本及《舊唐書·李光弼傳》改。

[82]千,《舊唐書·李光弼傳》作“二”。“撞”,宋本及《舊唐書·李光弼傳》作“橦”。

[83]“也”字原缺,據《舊唐書·李光弼傳》補。

[84]某處,《舊唐書·李光弼傳》作“西北角”。

[85]郝廷玉,宋本作“郝玉”。

[86]廷玉,宋本作“郝玉”。

[87]廷玉,宋本作“郝玉”。

[88]軍,原本無此字,據宋本補。

[89]“歎”字原缺,據《舊唐書·郭子儀傳》補。

[90]“五”原作“吾”,據宋本及《舊唐書·郭子儀傳》改。“五千”,宋本作“三千”。

[91]“軍”原作“事”,據《舊唐書·郭子儀傳》改。

[92]“求”原作“來”,據宋本及《舊唐書·郭子儀傳》改。

[93]之,《舊唐書·郭子儀傳》作“人”。

[94]“豎”原作“豎”,據《舊唐書·郭子儀傳》改。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六十七

將帥部(二十八)

機略第七

唐王甫,代宗時武將也。廣德元年十月,吐蕃犯長安,甫誘長安惡少數百人,集六街鼓於朱雀街,大鼓之,吐蕃聞之震慴,乘夜而遁。初,吐蕃既立,廣武王承宏將劫京城士女工匠整隊伍還蕃,及是聞鼓聲,謂有變,乃狼狽奔潰。

段秀實,代宗大曆初爲邠寧節度馬璘都虞候。璘既奉詔徙鎮涇州,其士衆嘗自四鎮、二庭赴難中原,僑居驟移,頗積勞怨,刀斧將王童之因人心搖動以爲亂。或告其事,且曰:" 候嚴,警鼓爲約矣。"秀實乃召鼓人,陽怒失節,且戒曰:"每更籌盡,必來報。"每白之,輒延數刻,四更畢而曙。籌既差互,童之亂不能作。明日告者復曰:"今夜將焚藁場,期救火者同作亂。"秀實使嚴加警備[1]。夜半火發,乃使令於軍中曰:"救火者斬。"童之居外營,請入救火,不許。明日斬之,捕殺其黨凡十餘人以徇,曰:"敢後徙者族。"於是遷涇州。

張光晟爲振武軍使。德宗建中元年八月,光晟殺迴紇之歸國者。初,迴紇前後繼至,有九姓胡雜之,通名迴紇,凡千餘人,納馬于唐而徵其懸估,留京師或十數年,資產極厚,常爲暴横,有司不能禁止。大曆十一年,迴紇襲振武使,攻東陘,越代及忻,至于太原,大殺掠以還。十四年,復脩舊好,使其帥突董統還其國,貲貨甚殷。及振武,留數月,厚求給養,日食肉千斤,他費稱是,光晟苦之。(一云:迴紇突董梅錄領衆并新種胡等,自京師還國,輿載金帛,相屬於道,光晟訝其裝橐頗多,潛令驛使以長錐刺之[2],則皆引致京師婦人也。)會可汗頓莫賀新立,盡殺九姓胡人,皆恐懼不敢還,多道亡,突董部之益峻,群胡迫急,乃密獻計於光晟,請盡殺迴紇之種,若以兵臨,則胡人拱手不敢相抗。光晟喜諾焉。乃表獻策曰:"迴紇本人非多,比助其強者群胡耳。今聞其國方亂,頓莫賀新立,未得衆,移地健有孽子及宰相梅錄各將數千人,方相圖未服。且兵非利不往,人非財不聚,虜無財利,一亂不可定。夫撫弱攻昧,取亂侮亡者,聖人之道。陛下不以此時乘之,而復歸其人,奉其幣[3],此眞所謂借寇兵而資盜糧者也。請盡殺之。"光晟乃使將校過其門,陽不爲禮,突董果怒,執而鞭之。光晟乃勒兵圍擁迴紇并群胡,皆殺之,收駞馬數千,繒綿十餘萬,獨留二胡爲證,且告曰:"迴紇挟辱大將,乃謀陷振武,胡

有密言者,故先事誅之。”帝徵光晟還,以彭令芳代爲,且使中官王嘉祥與迴紇使聿達干偕往致其意[4]。

朱滔爲幽州留後。建中初,成德軍李寶臣死,其子惟岳謀襲父位,滔與成德軍節度使張孝忠征之,大破惟岳於束鹿。滔命偏師守束鹿,進圍深州。惟岳乃統萬餘衆及田悦援兵圍束鹿,惟岳將王武俊以騎三千方陣橫進。滔繪帛爲狻猊象[5],使猛士百人蒙之,鼓譟奮馳,賊馬驚亂,隨擊,大破之,惟岳焚營而遁。

嗣曹王皋爲江南西道節度觀察。建中初,李希烈反,賊樹堡柵於蔡山,皋度峻險不可攻,乃聲言西取蘄州,理戰艦[6],分兵傍南涯,與舟師泝江而上。賊以老弱守柵,引軍循江隨戰艦,南北與皋兵相直。去蔡山三百里,賊亦隨之,乃令徒兵悉登舟,迴舟順流東下,不一日,乃拔蔡山柵。賊亦還兵救柵,間一日方至,又大破之。因進攻蘄,遂拔之,降其將李良。復至黄州[7],斬首千餘級,軍益振。

馬燧爲河東節度使。建中三年,加魏博招討使,討田悦。悦求救於淄、青、鎮州。燧軍次於漳水,悦遣將王光進以兵守長橋,築月城以爲固,軍不得渡。燧乃於下流以兵車數百乘,維以鐵鏁,絶中流,實以土囊以遏水,水稍淺,諸軍畢渡。是時糧少,悦深壁不戰,欲老燧師。燧令諸軍持十日糧,進次倉口,與悦等夾洹水而軍。李抱眞等問曰:“糧少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而不致於人。今田悦與淄、青、鎮州三軍爲首尾計,以老我師。若分軍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悦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固當戰也。燧爲諸公合而破之。”燧乃造三橋逾洹水,日挑戰,悦不敢出,鎮州兵自以軍少,懼爲燧所并,引軍合於田悦。燧又令於軍中曰:“悦死傷之餘,安敢出戰?彼所恃者,淄、青軍爾。吾當先破納軍,則田悦坐受降也。”淄、青軍聞,懼,亦引軍合於田悦。悦謂燧明日復挑戰,乃伏兵萬人欲邀之。燧乃令諸軍半夜皆食,先鷄鳴時,擊鼓鳴角,潛師旁洹水西徑趨魏州,令曰:“聞賊至,即止爲陣。”又令百騎鳴鼓角,留於後,仍抱薪持火,待軍畢發[8],止鼓角,匿其傍,伺悦軍畢渡,焚其橋。軍行十數里,悦乃率淄、青、鎮州兵步騎四萬餘,踰橋掩其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乃坐軍前,除草斬榛棘廣百步以爲陣,募勇士得五千餘人,分爲前引,以俟賊至。比悦軍至,則火止氣乏,力少衰,乃縱擊之,悦大敗。時神策、昭義、河陽軍小卻,河東軍勝,諸軍還鬬,合擊又入破[9]。迫切洹水,悦軍走橋,橋已焚矣。悦軍亂,赴水,斬首二萬,殺賊大將孫晉卿、安墨啜,生獲三千餘人,溺死者不可勝數。淄、青軍殆盡,死者相枕藉三十里。悦收兵得千餘人走,夜至魏州。

伊愼爲蘄州刺史,充江南西道節度都知兵馬使。建中末,車駕在梁洋,鹽鐵使包佶以金幣泝江將進獻,次於蘄口。賊已屠汴州,遣驍將杜少誠將步騎萬餘來寇蘄黄,以絶江道。愼兵七千遇於永安戍,愼列樹三柵,相去纔數里,偃旗卧鼓於中柵。少誠至,分兵而圍之,軍伍未定,中柵聲鼓,三柵悉兵以擊,賊軍大亂,少誠脱身以免,斬級不可勝

數，江路遂通。

渾瑊，建中末從德宗幸奉天，爲行在都虞候。朱泚至，乃出軍戰于城東，王師不利，賊遂乘勝奔突將入。官軍與賊隔門相持，自卯至午，殺傷頗甚。門內有草車數乘，瑊乃令虞候高固等推車塞門，焚之以爨，乘火力鬬，賊衆遂退。然重圍已合，大脩攻具，以僧法堅爲匠師，造雲橋成，闊數十丈，下以拒輪爲腳，推之使前，施濕氈生牛革，多懸水囊以爲障，直指城東北隅。兩傍搆木爲廬，覆以牛革，迴環相屬，負土運薪於其下，以塡壕塹，矢石不能傷。城中恟懼，相顧失色。瑊與防城使侯仲莊揣雲橋來路，先鑿地道，下可深丈餘，上積馬糞，深五六尺。次二日，即令爇火。次一日，復下柴薪夜燒之，平明，火焰高於城壘。是時北風正急，賊乃隨風推橋，以薄城下，賊三千餘人相繼而登。城上士卒皆久寒餒，又少甲冑，瑊但感激誡厲之，以饑弱之衆，當劇賊之鋒，雖力戰應敵，人憂不濟，公卿已下，仰首祝天。賊徒至地道所，橋腳偏陷不能進，須臾風迴焰轉，雲橋焚爲灰燼，賊焚死者數千。城中歡譟振地。

馬勛爲梁州裨將。興元元年二月，德宗在奉天，欲移幸梁洋。時山南西道節度使嚴震遣兵五千至盩厔以俟南幸，其將張用誠陰謀背叛，輸款李懷光，朝廷憂之。會勛至，帝臨軒與之謀。勛曰："臣請計日至山南取節度符召之，即不受召，臣當斬其首以復命。"帝喜曰："幾日當至？"勛尅日時而奏，帝勉勞而遣之。勛既得震符，及壯士五人偕行，既入駱谷[10]，用誠以爲未知其叛，以數百騎迓勛。勛與俱之傳舍，用誠左右森然。勛曰："天寒，且休軍士。"軍士皆退。勛乃令人多焚草以誘之，軍士皆爭附火。勛乃從容出懷中符示之，曰："大夫召君。"用誠惶駭起走，壯士自背束其手而擒之。不虞用誠之子居後引刃斫勛，勛左右遽承其臂，刀不甚下，微傷勛首，遂格殺其子，而仆用誠於地，令壯士跨其腹，以刃擬其喉曰："聲則死之。"勛即馳就其營，軍士已被甲執兵矣。勛大言："汝等父母妻孥皆在梁州，一朝棄之，從人謀反，將欲滅汝族耶？大夫使我取張用誠，不問汝輩，乃何爲乎？"衆讋伏，於是縛用誠送洋州，震杖殺之，拔其貳，使總其衆。勛以藥自封其來復命，愆約半日，帝頗憂之，及勛至，甚悦。

李晟爲神策行營節度使。興元元年，德宗在梁洋，晟令判官張彧攝京兆尹權知府事，權署官吏四十餘人，徵斂芻粟，數日山積，號令軍士，以收復宮闕爲志。自鑾駕南幸河中，李懷光脅奪諸軍，士馬頗衆，朱泚兵亦未衰。晟以孤軍中立，財力未集，恐爲二盜所併，乃卑詞厚意，僞致誠於懷光，外示推崇之，內實輯兵賦以濟其志[11]。旬日之後，軍用整備，懷光患之，稍移軍涇陽，與朱泚約同滅晟。晟致書懷光，冀其感寤。懷光得書，雖慙懼，然兇愎之性終不能悛。晟懼爲所併，乃密疏請徙軍東渭橋，帝不許。懷光爲亂益急，時鄜坊節度使李建徽、神策將楊惠元及晟與懷光聯營[12]，晟以事迫，會有中使過晟營，乃令軍曰："奉命徙屯渭橋。"乃爲陣而行，至渭橋。不數日，懷光果逐建徽、惠元而劫其兵，建徽走免，惠元死於好時。晟軍東渭橋，大陳兵，告以收復之事，衆

皆奮躍。會將吏數輩自賊逃來,言朱泚分離可滅之狀,軍士增氣。先是,賊將姚令言及僞中丞崔宣威使人來覘發軍之期,悉爲候騎所得。及是,晟陳師,引覘者示之,謂曰:“爾報諸賊,勉力自固,無不攻於賊也[13]。”各飲之酒,給錢而遣之。仍遺宣書,令其善守。乃移牒渾瑊、駱元光、尙可孤等,尅期齊進。初,晟將收復,會諸將議其方略,皆欲先收外城,既有府縣坊市,以助軍威,然後北清宮闕,賊既失衆,心必搖動,乘其危變,不勞而克。晟獨曰:“先收外城,則街衢隘狹,人家駢比,賊必設伏,與王師格戰。如此,則兵有勝負。賊退守宮城,又須攻擊,賊利則薄吾軍,不利則害及百姓。吾未見其利。且賊重兵精甲皆在苑中,當須先抵苑牆,衝其巢穴,賊既敗散,吾則鼓行驅除。彼將救死不暇[14],安能爲患於宮闕?如此,賊擒而百姓免於驚擾矣。”議者皆伏。晟後爲鳳翔節度使。貞元二年九月,以吐蕃侵軼,遣其將王佖夜襲賊營,率驍勇三千人入汧陽城,戒之曰:“賊之大衆當過城下,愼無擊其首尾。首尾雖敗,其中軍力全,若合勢攻汝,必受其弊。但俟其前軍已過,見五方旗虎豹衣,則其中軍也。突其不意,可建奇功。”佖如言出擊之,賊衆果敗,副將史庭玉力戰死之。辛亥,吐蕃二萬餘寇鳳翔城下,晟出兵禦之,一夕而退。

劉玄佐,德宗貞元中爲汴、宋節度,善用智計。每李納遣使至,玄佐必厚重贈之,飾以美女,恣其游娛,故多得其陰事,常先爲之備,故納深憚之。

李愬爲唐鄧節度使。元和十二年冬,討淮西,愬圍蔡州吳房縣,斬首千餘級,賊衆遂退。或勸愬曰:“乘其退,可遂拔吳房。”愬曰:“取之,則賊必合勢而固其穴,不如留之,使分其力。”初,高霞寓、袁滋相次貶逐,乃以愬爲唐、鄧節度。愬至唐州,或以其下不肅爲言,愬曰:“賊方安袁尙書之寬易,吾不欲使其改備也。”又以其覆敗之餘,人皆懼戰,乃紿其下曰:“天子知愬柔而忍耻,故使撫養爾輩。戰者非吾事也。”軍衆信而樂之。愬又歸,散其優樂,未嘗舉宴,士卒傷夷者,親自撫之。賊以嘗敗辱二帥,又以愬名位非所畏憚者,不甚增其備。愬沉勇長算,推誠待士,故能用其卑弱之勢,出賊不意。居半歲,知人可用,乃謀襲蔡州,表請濟師,詔以河中鄜坊騎士三千以益之[15]。會賊將吳秀琳以文成柵三千人請降,愬獨出至柵下,與之語,親釋其縛,署爲都將。秀琳感恩,因吐誠言於愬曰:“若欲破賊,須李祐,某無能爲也。”祐者,賊之驍將,有膽計,嘗侮易官軍,去來不可備。愬召其將史用誠,誡之曰:“今祐以衆來,獲麥於張柴,爾可以三百騎伏傍林中,又使搖旆於前,示將焚其麥者。祐素易我軍,必輕而來逐,爾以衆騎搏之,必獲矣。”誠如愬計,擒祐而還。官軍常苦祐,皆請速殺之,愬不聽,又解其縛而客禮之。初,李愬之入蔡州,自張柴行七十里,比至縣郭城,夜半,雪愈甚,城傍有鵝鴨池,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

梁氏叔琮,唐末爲晉州節度使。初,太祖屯軍於岐下,晉軍潛襲絳州,前軍不利,晉軍恃勝而攻臨汾。叔琮嚴設備禦,乃於軍中選壯士二人,深目虬鬚,貌如沙陀者,令就

襄陵縣，牧馬於道。周蕃寇見之不疑，二人因雜其行間。俄而伺隙，各擒一虜而來，晉軍大驚，且疑有伏兵，遂退據蒲縣[16]。時太祖遣朱友寧兵數萬赴應，悉委叔琮節制。既至，諸將皆欲休軍，叔琮曰："若然，則賊又遁矣，遁則何功焉？"因夜出，潛師截其歸路，遇晉軍游騎數百，盡殺之。遂攻其壘，拔之。後爲保大軍節度使，圍晉陽，誡衆曰："有病者殺而焚之。"三軍咸稱不病，因選精卒殿後，徐而退之，至石會關，留數馬及旌旗，虛設于高岡之上。晉人疑有伏兵，遂不敢追。時皆服其謀也。

劉鄩，唐末爲淄州刺史、淄青行軍司馬，襲取兗州。鄩遣細人詐爲鬻油者，覘兗城虛實及出入之所，視羅城下一水竇可以引衆而入，遂誌之。鄩乃告青帥王師範，請步兵五百，宵自水竇銜枚而入，一夕而定。末帝時，爲開封尹，遙領鎮南軍節度使。朝廷分相、魏爲兩鎮，遣鄩率大軍屯南樂，尋以精兵萬人，自洹水移軍魏縣。晉王來覘，鄩設伏於河曲叢木間，俟晉王至，大譟而進，圍之數匝，殺獲甚衆，晉王僅以身免。鄩乃潛師由黃澤西趨太原，將行，慮爲晉軍所追，乃結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循堞而行，將數日[17]，晉人方覺。軍至樂平，會霖雨積旬，師不克進，鄩即整衆旋。

王重師，唐末爲潁州刺史。從太祖攻濮州，縱兵壞其墉，濮人因屯火塞其壞壘，煙焰亘空，人莫敢越。重師方苦金瘡，臥于軍次，諸將或勉之，乃躍起，命將士悉取軍氈罽投水中，擲於火上，重師然後率精銳，持短兵突入，諸軍踵之，濮州乃陷。

密王友倫，唐末爲右武衛將軍。太祖征兗、鄆，友倫勒所部兵，收聚糧穀，以濟軍須。幽、滄軍至內黃，友倫以前鋒夜渡河，擊賊，奪馬千匹，擒斬甚衆。因引兵往八議關，卒逢晉軍萬餘騎，友倫乃分布兵士，多設疑軍，因聲鼓誓衆，士伍奮躍，追斬數十里。

劉仁恭鎮幽州，素知契丹軍勢情僞，選將練兵，乘秋深入，踰摘星嶺討之。霜降秋暮，即燔塞下野草以困之，馬多饑死，即以良馬賂仁恭，以市牧地。

劉守光戍平州，契丹舍利王子率萬騎攻之，守光僞與之和，張幄幕於城外以饗之，群虜就席，伏甲起擒。舍利入城，群虜聚哭，請納馬五千以贖之，不許。欽德乞盟納賂以求之，自是十餘年不敢犯塞。

後唐李嗣昭爲昭義軍節度。天祐七年，從莊宗南伐。胡柳之役，周德威軍不利，師無行列，至晚方集。汴人五六萬登土山，衆形於懼色。莊宗欲收軍據營，詰旦決戰。嗣昭曰："賊無營壘，去臨濮數舍，日已晡晚，皆有歸心，但以精騎撓之，無令反旆，晡後進擊，破賊必矣。我若收軍據寨，賊入濮州，俟彼整緝復來[18]，殆難與敵。"帝曰："微兄言，幾敗吾事。"乃與軍校主王建及爲犄角[19]，大破賊軍，俘斬萬級，由是我軍復振。

王建及爲衛軍都校[20]。天祐七年，王師攻魏州，魏人夜出犯我營，建及設伏待之，扼其歸路，盡殪之。汴將劉鄩之營莘縣，月餘不出，忽一旦出急兵攻鎮定之營，軍中騰亂。建及率銀槍勁兵千人赴之，擊敗汴軍，進奔至其壘。十七年，梁軍圍德勝城，百道齊攻，又以蒙衝戰艦斷其津渡。莊宗陣於北岸，津路不通，守將氏延賞告矢石將盡，莊

宗積錢帛於軍門,募能破賊船者。於是獻伎者數十,或言能吐火焚舟,或言能游水破艦,或言能禁咒兵刃,悉命試之,卒無成效。城中危急,所爭晷漏,虎臣不能勇,智士不能謀,莊宗形於憂色。建及擐甲而進曰:"賊帥傾巢昧死,冀兹一舉,如我師不南,則彼爲得計。今豈可限一衣帶,而縱敵憂君,今日勝負,臣當效命。"遂以亘索聯舟十艘,選效節勇卒三百人,持斧被鎧[21],鼓柮而行,中流擊之。賊樓船三層處蒙以牛革,縣板如睥睨之制,我船將近,流矢雨集。建及率持斧者入賊蒙衝間,斬其竹纜,破賊懸楯,以矟刺之。因於上流取瓮數百,以木夾口,竹笮維之,又以亘索牽制,積芻薪於其上,灌脂沃膏,火發亘天。別維巨艦,中實甲士,乘煙鼓譟,賊斷紲而下,沉溺者大半,我軍由是得渡。帝曰:"周瑜得黄蓋而挫曹公,吾有建及,卒破賊艦,奇才猛將,何代無之。"

周德威爲振武軍節度使。天祐七年,汴將王景仁軍八萬次柏鄉,鎮州王鎔告難,莊宗遣德威赴之。德威率騎兵致師於柏鄉,設伏於村塢間,令三百騎以壓汴營。王景仁悉其衆結陣而來,德威轉戰而退,汴軍因而乘之於高邑南。時步軍未成列,德威陳騎河上以抗之。亭午,兩軍皆陳。莊宗問戰時,德威曰:"汴軍氣盛,可以勞逸制之,造次較力,殆難與敵。古者師行不踰一舍,蓋慮糧晌不給,士有饑色。今賊遠來决戰,縱挾糗糒,亦不遑食。晡晚之後,饑渴内侵,戰陣外逼,士心既倦,將必求退,乘其勞弊,以生兵制之,縱不大敗,偏師必喪。以臣所籌,利在晡晚。"諸將皆然之。時汴軍以魏博之人爲右廣,宋汴之人爲左廣,自未至申,陣勢稍卻,德威麾軍呼曰:"汴軍走矣。"塵埃漲天,魏人收軍漸退。莊宗與史建瑭、安金全等因衝其陣,夾攻之,大敗汴軍,殺戮殆盡,王景仁、李思安僅以身免。十年冬,汴軍劉鄩乘虚寇太原。時德威在幽州,徑以五百騎馳入土門,聞鄩軍至樂平不進,德威徑至南宫以候汴軍。初,鄩欲據臨清以扼鎮定轉餉之路,行次陳宋口,德威遣將擒數十人,皆傳刃於背,縶而遣之。既至,謂劉鄩曰:"周侍中已據宋城矣[22]。"德威其夜急騎扼臨清,劉鄩乃入貝州。是時,德威若不至,則勝負未可知也。十五年,我師營麻口渡,將大舉以定汴州。德威自幽州率本軍至,十二月二十三日,軍次胡柳。詰旦,騎報曰:"汴軍至矣。"莊宗使問戰備,德威奏曰:"賊倍道而來,未成營壘,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賊疆,須决萬全之策。此去大梁信宿,賊之家屬盡在其間,人之常情,孰不以家國爲念。以我深入之衆,抗彼激憤之軍,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必勝。王但按軍保柵,臣以騎軍疲之,使彼不得下營。際晚,糧饗不給,進退無據,因以乘之,破賊之道也。"莊宗不從,德威遂戰沒。

符存審爲蕃漢馬步都指揮使。天祐九年,莊宗討劉守光於幽州,梁太祖因此北伐,至于棗強,存審以騎軍三千屯于趙州。初,梁軍聲言五十萬,存審以兵少不敵,心頗憂之,謂裨將趙行實曰:"朱公儻以五十萬來,義軍少,我作何禦待?"行實曰:"誠如是,走入土門爲上策。"存審曰:"賊軍未至,難便從公之上策。但得老賊在東,別將西來,尚可從容畫策。"不旬日,楊師厚攻棗強,賀德倫寇蓨縣,攻城甚急。存審謂趙行實、史建瑭

曰："吾王方事北面，南鄙之事，付我等數人。今西道無兵，蓨縣危急，我等坐觀其弊，何以自安？老賊既下蓨城，必西寇深、冀，不預爲方略，則滋曼難圖。與公等輕騎而行，偵其所向。"乃選精騎八百，急趨信都，扼下博橋道。存審令史建瑭、李都督分道擒生。建瑭分麾下五百騎爲五軍，一軍之衡水，一軍之南宫，一軍之信都，一軍之阜城，自將一軍深入，各命俘賊討芻糧者十人，而會于下博橋。翊日，諸軍所至皆獲賊芻蕘者數百，聚而殺之，内緩縶一人，令其逸去。或教其去者云："可以報朱公，禡爾戰地，礪爾戈矛，晉王大軍至矣。"諸軍逸去者皆教以是言，賊聞大駭。李都督、史建瑭各領百餘騎，爲賊旗幟服色，與芻糧者相雜而行，至暮，及賀德倫營門，殺其門者，縱火大呼，俘斬而旋。其芻蕘者斷手臂，得歸者皆言我兵大至，朱溫大駭，遂命夜遁，趨於貝郡。蓨人持鉏耰白梃[23]，追擊汴軍，收其輜車鎧仗，不可勝計。朱溫先氣痼發動，因是愈甚，留貝州旬日，不能乘肩輿，疾作暴怒，其將張正言、許從實、朱彦柔皆斬於軍門，以其亡師蓨縣故也。十七年七月，梁將劉鄩、尹浩寇同州。先是，河中節度使朱友謙以兵收復同州，以其子令德主留務。時友謙貌順友貞，請同州節，友貞怒其侵己，不時與之。遂絶友貞，請麾節於我，因授之。友貞乃遣劉鄩與華州節度使尹浩帥兵寇同州，塹其城。友謙力不能救，請師于我，帝遣蕃漢馬步總管李存審[24]、昭義節度使李嗣昭、代州刺史王建及帥師赴援。九月，王師大集於河中，朝至夕渡。時汴人不意王師速至，劉鄩曰："蒲人事晉，心異貌恭。假有乞師，寧無猜嫌[25]？至於師行次舍，倍道兼程，計其行途，未能及此。"李存審聞之，笑謂軍吏曰："兵法有出奇無窮者，兵若自天而墜，劉鄩善將，何其昧哉？"汴人素輕蒲兵，每遇游騎挑戰，必窮追襲。存審初至，率精甲千人，内選二百，處蒲人之間，宜壓賊壘[26]。賊出千騎，結陣而追之，遽見我師，大駭而走，獲賊騎五十而旋。自是，賊軍憚戰。明日，進軍朝邑。時蒲中芻粟暴貴，糧餉不給，駐軍浹旬[27]，人皆思戰。李存審欲徐圖勝負，不時聽從。存審謂嗣昭曰："我率偏師入寇境，蒲中久爲賊有，人心尚懷兩端，事一差跌，則吾屬無類。且蒲人羸懦，不可驅以爭鋒。惟悉我師，又衆寡不敵，持久則資糧不足，求戰則勝負難知。每一揣謀，令人鬢白。公方略如何？"嗣昭曰："我數千里興兵，與人解鬭，儻無成績，則失屬亡師。今日良圖，無踰急戰。"存審曰："予所料度，非不至此，但同州南距渭河又數十里，連接華州，若逼動賊軍，夾河結壘，持久不戰，以逸待勞，俟我餽運不充，蒲人離貳，事生不測，吾輩安歸？不如示弱按兵，侈其鬭志，觀其進取，然後決機。軍士口譚，未可取信。"嗣昭曰："善。"又旬日，望氣者言，夜見西面黑氣如鬭鷄之狀，必有戰陣。存審曰："吾方欲決戰，而形於氣象，得非天贊我歟？"召嗣昭、友謙聚謀，下令軍中，誡示所向，遲明進軍，距於賊壘。賊罄壘而出，蒲人在南，我師在北，騎軍既接，蒲人小退。賊呼曰："冀王走矣。"爲賊所躡。嗣昭以精騎抗之，大軍繼逼，賊遂奔潰，追斬二千級。值夜，劉鄩以餘衆保營，自是閉壁不出。居半月，存審謂嗣昭曰："予所料者，懼劉鄩據渭結營，持久待我。今精兵亡敗，退走無門，

戰窮搏人[28]，勿謂無事。不如開其走路，然後追奔。"因令王建及牧馬于沙苑。劉鄩知之，遂宵遁。我師追及渭河，棄鎧投仗相蹈藉，所收輜重，不可勝計，劉鄩、尹浩單騎獲免。

李存賢權典沁州。天祐九年正月，汴人將襲州城，伏於城下。存賢意其姦變，遲明，命守陴者皆鼓譟，如攻戰之勢，賊謂我掩襲，伏兵大駭，因四面攻吾門，分兵禦捍，至午，賊退。

閻寶爲天平軍節度使。天祐十四年，從明宗援幽州，敗契丹，指陳方略，多中事機。十五年，胡柳之役，諸軍逗撓，汴軍登無石山，其勢甚盛。莊宗望之，畏其不敵，且欲保營。寶進曰："王深入敵境，偏師不利。王彥章騎軍已入濮州，山下唯列步兵，向晚皆有歸志。我盡鋭擊之，敗走必矣。今若引退，必爲所乘，我軍未集，更聞賊勝，即不戰而自潰也。凡決勝料勢，決戰料情，情勢已得，斷在不疑。今王之成敗，在此一戰。若不決戰，設使餘衆渡河，河朔非王有也。王其勉之。"莊宗聞之聳聽，曰："微公，幾失計。"即引騎大譟，奮捎登山，大敗汴人。

郭崇韜，同光末爲招討使，伐蜀軍，入大散關。崇韜以馬箠指山險，謂魏王繼岌曰："朝廷興師十萬，已入此中，儻不成功，安有歸路？今岐下飛輓，才及旬日，必須先取鳳州，收其儲積，方濟吾事。"乃令李嚴、康延孝先馳書檄，以諭僞鳳州節度使王承捷。及大軍至，承捷果以城降，得兵八千，軍儲四十萬。次至故鎮，僞命屯駐指揮使唐景思亦以城降，得兵四千，又下三泉，得軍儲三十餘萬。自是師無匱乏[29]，軍聲大振。其招懷制置、官吏補署、師行籌畫、軍書告諭，皆出於崇韜，繼岌承命而已。

康延孝爲保義軍節度使、四川行營先鋒使。延孝既收綿州，蜀主王衍斷綿江浮梁而去，水深無舟楫可渡。延孝謂招撫使李嚴曰："吾懸軍深入，利在急兵，乘王衍破膽之時，人心離沮，但得百騎過鹿頭關，彼即迎降不暇。如俟脩繕津梁，便留數日。若王衍堅閉近關，折吾兵勢，儻延旬浹，則勝負莫可知也。宜促騎渡江。"因與李嚴乘馬浮江，于時得濟者僅千人，步軍溺死者亦千餘人。延孝既濟，長驅過鹿頭，進據漢州，居三日，部下後軍方至。僞蜀六軍使王宗弼令人持牛酒幣馬歸款。旬日間，兩川平定。

晉范延光初仕後唐，爲宣徽使。明宗幸夷門，至滎陽，聞朱守殷拒命，延光曰："若不急攻，則賊城堅矣，請騎兵五百，臣先赴之，則人心必駭。"明宗從其請。延光自酉時至夜，星馳二百餘里[30]，奄至城下，與賊交鬬。翌日，守陴者望見乘輿，乃相率開門。延光乃入，與賊巷戰，至厚載門，盡殲其黨。明宗嘉之。

漢趙暉，乾祐初除鳳陽節度使，屬王景崇盜據岐山，期不受代，朝廷即命暉爲西南面行營都部署，統兵以討之。時李守貞叛於蒲，趙思綰據于雍，景崇皆援之，及引蜀軍出自大散關，勢不可遏。暉領兵數千，數戰而勝，然後塹而圍之。暉屢使人挑戰，賊終不出。暉乃潛使千餘人於城南一舍之外，擐甲執兵，僞爲蜀兵旗幟，循南山而下，詐令

諸軍聲言川軍至,景崇乃令數千人潰圍而出,以爲應援。暉設伏而待,一鼓而盡殪之。自是景崇膽破,無復敢出,明年拔之。

校勘記

[1]"使"原作"便",據宋本及《舊唐書·段秀實傳》改。

[2]使,宋本及《舊唐書·段秀實傳》作"吏"。

[3]"幣"原作"弊",據宋本改。

[4]午,宋本作"千",《新唐書·回鶻傳》作"干"

[5]繪,宋本作"績"。

[6]理,宋本作"埋",《舊唐書·李皋傳》作"理"。

[7]復至黄州,宋本無"至"字。

[8]待軍畢發,"畢發"二字原缺,文意不完,據《舊唐書·馬燧傳》補。

[9]入,宋本作"大"。

[10]入,宋本作"出"。

[11]"内實"原作"實内",據宋本改。

[12]楊,宋本作"陽"。

[13]攻,宋本作"功"。《舊唐書·李晟傳》作"忠",疑可從。

[14]將,原本缺,據宋本補。

[15]三,宋本作"二"。

[16]蒲,宋本作"滿",當是形近而訛。

[17]循堞而行,將數日,宋本無"行將"二字。

[18]復,宋本作"後"。

[19]軍校主,宋本無"主"字。

[20]王,宋本作"李"。

[21]"被"原作"破",據宋本改。

[22]宋,宋本作"宗"。

[23]"鉏耰"原作"鈕擾","梃",原作"挺",皆據宋本改。

[24]"訾"原作"軍",據宋本改。

[25]寧,宋本作"爭"。

[26]宜,宋本作"直"。

[27]浹旬,宋本作"旬浹"。

[28]戰,宋本同,《舊五代史·唐書·符存審傳》作"獸",疑是。

[29]師,原本作"帥",據宋本改。

[30]星,宋本作"央",則當屬上讀。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六十八

將帥部(二十九)

攻　取

夫用師伐叛,有攻取之道,所以摧堅壘而克敵,成奇功而定霸者也。蓋夫梯衝之備,鈎援之設,竭機械之智,冒矢石之難,先登以勵勇氣,長圍以縱兵力,皆所以振威武而寧禍亂焉。三代而下,本兵柄者,或奉亂致討,誓衆以進,蓋以乘墉傅堞,以恣其攻擊;樹梯鳴角,以奮其勢固,乃麾城有振槁之易,略地成益國之美,茂功舉集,威名震赫,圖鍾石而兼著,誓河山而不朽者,曷嘗不由是哉?

楚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鬬廉,楚大夫),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二甥,鄧大夫。)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衡,横也。分巴師爲二部,鬬廉横陳於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僞北。北,走也。)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楚師僞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1]。)鄧師大敗,鄾人宵潰。

郤叔虎,晉大夫也。晉獻公田,見翟柤之氛(翟柤名氛祲。氛,凶象也。凶曰氛,吉曰祥),歸寢不寐(欲伐翟柤也)。郤叔虎朝公,語之(語以寢不寐),出遇士蔿,曰:"今夕君寢不寐,必爲翟柤。君若伐之,可剋也。子必言之。"士蔿以告。公說,乃伐翟柤。郤叔虎將乘城(乘,升[2]),其徒曰:"棄政而役,非其任也。"(政,職也。役,戎役。)郤叔虎曰:"既無老謀,又無壯士,何以事君?"(壯士,力役也。言己無謀,又耻無功。)被羽先升,遂剋之。(羽,鳥羽,繫於背,若今軍將負眊。)

公子嬰齊,字子重,爲楚令尹。魯成公九年十一月,帥師伐莒,圍渠丘。渠丘城惡,衆潰,奔莒。戊申[3],楚入渠丘。明日[4],莒人囚楚公子平,楚人曰:"勿殺,吾歸而俘。"莒人殺之。楚師圍莒,莒城亦惡。庚申,莒潰(月十八日)。楚遂入鄆,莒無備故也。

荀罃,晉大夫,將中軍;士匄佐中軍;荀偃將上軍。魯襄公十年夏四月戊午,會于柤。(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宋向戌焉[5]。(以宋嘗事晉,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爲附庸。)荀罃曰:"城小固[6],勝之不武;弗勝,爲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諸侯之師久於偪陽,荀偃、士匄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7]。)"請班師(班,還也)。知伯怒(知伯,荀罃),投之以機,出於其間(出偃、匄之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

伐偪陽,徇向戌[8])。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改之爲亂命)。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于此,既無武守(無武功可執守),而又欲易余罪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匄將言耳)余羸老矣,可重任乎(不任受女此責)?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以謝不告之罪)五月庚寅(月四日),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9],親受矢石(躬在矢石間)。甲午,滅之。

荀吳,晉大夫,帥師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種。下曲陽縣有鼓亭)甚急。鼓人或請以城叛,荀吳弗許,使敵殺叛人,增守備。圍鼓三月,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取之,滅鼓而返,不戮一人。

高發,齊大夫,帥師伐莒。初,莒有婦人莒子,亡其夫,已爲嫠婦。及老,託於紀鄣,紡焉以度而去之(田紡纑連所紡,以度城而藏之)。及師至,則投諸外(投繩城外)。或獻之子占,子占使師夜縋而登(縋繩登城),登者六十人懸絕,師鼓譟,城上之人亦譟。莒共公懼,啓西門出,齊師入紀。

秦白起爲將,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

田單爲齊上將,興師十餘萬,將以攻翟,往見魯仲連子。仲連子曰:"將軍之攻翟,必不能下矣。"田將軍曰[10]:"單以五里之城,十里之郭,復振齊國[11],何爲攻翟不能下也?"及攻翟,三月不下。齊之童兒謠曰:"大冠如箕,長劍拄頤。攻翟不能下,累於吾兵。"於是田單恐駭,往見仲連子曰:"先生何以知單攻翟不能下也?"仲連子曰:"夫將軍即墨之時,坐則織蕢,立則杖鍤[12],爲士卒唱,日恐宗廟亡失[13],故將軍有死之心[14],士卒無生之氣[15]。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黃金横帶,馳乎淄澠之間,有以樂生而惡死也[16]。"田單明日結髮,袒于矢石之間,乃援桴而鼓之,翟人下之。

趙襄子,晉大夫簡子子也。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中牟自入臣於齊也),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之。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法:鼓以進衆,鉦以退之)。軍吏諫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治城,城成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

漢周勃以中涓從沛公下胡陵、方與(音房豫),攻豐,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攻蘭虞,取之,略定魏地。攻轅戚東緡以往,至栗,取之。攻齧桑,先登。下蘄城,攻都關、定陶,攻開封,先至城下,爲多(多謂功多)。又攻東郡尉於成武,破之。攻長社,先登。攻潁陽、緱氏,南攻南陽守齮,破武關、嶢關[17]。攻秦軍於藍田。

樊噲以舍人從沛公攻胡陵、方與,擊泗水監豐下,破之。(泗水,郡名。監謂監郡,破之豐縣下。)嘗從沛公軍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從攻陽城,先登,下戶牖。後攻圉都尉(陳留圉縣)、東郡守尉於成武,又從攻秦軍,出亳南(今河南偃師湯亭是)。河間守軍於杠里,破之。(杠音江。)從攻破楊熊於曲遇。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

四十四人。從攻長社、轘轅,絶津,東攻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犨。攻宛城,先登。攻武關,至霸上,從入漢中。還,從攻雍、斄城,先登。擊章平軍好畤,攻城,先登,遷爲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柳中即細柳也[18]),灌廢丘,最。(以水灌廢丘也[19]。)從攻項羽,屠煮棗。攻鄒、魯、瑕丘、薛。

彭越爲魏相國,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越攻下睢陽、外黄七十城。

酈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從攻緱氏,絶河津。從下宛、穰,定十七州。别將攻旬關(漢中旬水上之關),受梁相國印。從擊項羽,攻胡陵。

夏侯嬰爲太僕、奉常,從攻胡陵,降,賜爵五大夫。東攻濟陽,下戶牖。從攻南陽。

灌嬰爲中謁者,攻下外黄,西收軍於滎陽。韓信已定齊地,使嬰别將攻博陽,前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20](僮、慮、徐,三縣名[21]),度淮,盡降其城邑。又攻苦、譙(二縣名),追項籍至東城,斬籍,下東城、歷陽,渡江,破吴郡長吴下,得吴守,遂定吴、豫章、會稽,還定淮北五十二縣。

靳歙以中涓從沛公攻濟陽,别南擊章平軍,定隴西六縣。

後漢鄧禹從光武自薊至信都,王郎起兵,使禹發奔命得數千人,令自將之。别攻拔樂陽[22]。禹爲前將軍,持節西入關。建武元年正月,禹自箕關將入河東(箕關在今王屋縣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

蓋延爲虎牙將軍。建武二年夏,督駙馬都尉馬武等伐劉永,先攻拔襄邑,進取麻鄉,遂圍永於睢陽。數月,盡收野麥,夜梯其城入,永驚懼,引兵走出東門,延追擊,大破之。

岑彭爲廷尉,行大將軍事。建武八年,彭與蓋延、耿弇圍隗囂於西城,彭遂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時以縑囊盛土爲堤[23],灌西城,谷水從地中數丈涌出,故城不拔。)囂將行巡、周宗將蜀救兵到,囂得出還冀[24]。漢軍退。

吴漢爲大司馬,從征董憲。憲與龐萌走保朐,漢進圍朐城。明年,城中穀盡,憲、萌潛出,襲取贛(音貢)榆(贛榆,縣名,今海州東海縣也)。琅琊太守陳俊攻之,憲、萌走澤,會漢下朐城。

祭遵爲征虜將軍,建武中,新城蠻中山賊張滿屯結險隘爲人害,詔遵攻之。遵絶其糧道,滿數挑戰,遵堅壁不出。而厭新、柏華餘賊復與滿合,遂攻得霍陽,祭遵乃分兵擊破降之。明年春,張滿饑困,城拔,生獲之。

耿弇爲大將軍,時張步據齊地,弇總兵討之。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弇先擊祝阿,自晨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之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後弇軍臨淄、西安之間,張步都臨淄,使弟玄武將軍藍將兵守西安。弇視西安城小而堅,藍兵又精,未易攻也。臨淄諸郡太守相與雜居,人不專一,其勢雖大而虚,易攻。弇內欲攻之,告令軍中治取攻具,後五日攻西安,復縱生

口令歸。藍聞之，晨夜守城。至期夜半[25]，令軍皆蓐食[26]，會明，咸請攻西安。弇曰："吾揚言欲攻西安，令方自憂[27]，治城具，而吾攻臨淄，一日必拔。吾得臨淄，即西安空，必復亡矣。且西安城堅，精兵二萬人，攻之未可卒下，士卒必多死傷。正使得其城，張藍引兵突臨淄，臨淄更強。吾深入敵城，後無轉輸，旬月間不戰而困，諸君不見耳。"弇遂擊臨淄，至日中破之。藍聞臨淄拔，果將其衆亡[28]。

朱儁爲鎮賊中郎將，與荆州刺史徐璆共討黄巾，擊賊帥趙弘，斬之。賊餘帥韓忠復據宛，乞降，儁不許，因急攻，連戰不克。儁登土山觀之，顧謂張超曰："吾知之矣。賊今外圍周固，內營逼急，乞降不受，欲出不得，所以死戰也。萬人一心，猶不可當[29]，况十萬乎？其害甚矣。不如徹圍，并兵入城，忠見圍解，勢必自出，則意散，易破之道也。"既而圍解，忠果出戰，大擊破之。

郭典爲鉅鹿太守，與中郎將董卓攻黄巾賊張寶於下曲陽，作圍壍，而卓不肯。典曰："受詔攻賊，有賊而已。"使諸將引兵屯東，典獨於西當賊之衝，晝夜進攻，寶由是守城不敢出。時謂之語曰："郭君圍壍，董將不許。幾令狐狸，化爲豺虎。賴我郭君，不畏強禦。轉機之間，敵爲窮虜。猗猗惠君，實完疆土。"

袁紹爲冀州牧，時公孫瓚破擒劉虞，盡有幽州之地，乃盛修營壘樓觀數十[30]，臨易河，通遼海。獻帝建安三年，紹大攻瓚，遣子續請救於黑山諸帥，而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山以斷紹後。長史關靖諫曰："今將軍將士莫不懷瓦解之心，所以猶能相守者，顧戀其老小，而恃將軍爲主故耳。堅守曠日，或可使紹自退，若舍之而出，後無鎮重，易京之危，可立待也。"瓚乃止。紹漸相攻逼，瓚衆日蹙，乃卻築三重營以自固。四年春，黑山賊率張燕與續率兵十萬三道來救瓚[31]，未及至，瓚乃密使行人齎書告續曰："昔周末喪亂，僵屍蔽地，以意而推，猶爲否也，不圖今日，親當其鋒。袁氏之攻，狀若鬼神，梯衝舞吾樓上，鼓角鳴於地中，日窮月急，不遑啓處。鳥厄婦人，滀水陵高（滀水，丑六切，喻急也）。汝當碎首於張燕，馳騾以告急。父子天性，不言而動（言相感也）。且厲五千鐵騎於北隰之中（下濕曰隰），起火爲應，吾當自內出，奮揚威武，決命於斯。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不容汝足矣。"紹候得其書（《魏氏春秋》：候者得書，紹與陳琳易其詞[32]），如期舉火[33]，瓚以爲救至，遂便出戰。紹設伏，瓚遂大敗。復還保中小城，自計必不全，乃悉縊其姊妹妻子，然後引火自焚。紹兵趣登臺，斬之。關靖見瓚敗，嘆恨曰："前若不止將軍自行[34]，未必不濟。吾聞君子陷人於危，死同其難，豈可以獨生乎？"乃策馬赴紹軍而死。紹二子：譚、尚。

魏陳泰爲征西將軍，時蜀將姜維率衆侵魏，拒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勾安、李韶等守之。屬羌胡質任等寇逼諸郡，泰禦之，謂諸將曰："二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勞苦，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其救之，山道險阻，非行兵之地。"乃使鄧艾等進兵圍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窘困，分

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與泰相對。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返道,則我之擒也。諸將各堅壘,勿與戰。"自南度白水,循水而東,使諸將截其還路。維懼,遁走,安等孤懸,遂皆降。

吳董襲爲偏將軍。大帝討黃祖,祖橫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栟閭大紲繫石爲矴,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舸船[35],突入蒙衝。襲身以刀斷兩紲,蒙衝乃橫流,大兵遂進。祖開門走,兵進,斬之。

吕蒙爲偏將軍。曹公遣朱光爲廬江太守,屯皖,大開稻田。又令間人招誘鄱陽賊帥,使作內應。蒙曰:"皖田肥美,若一收熟,彼衆必增。如是數歲,操態見矣,宜早除之。"乃具陳其狀。於是大帝親征皖,引見諸將,問以計策。(諸將皆勸作土山,添攻具。蒙趨進曰:"治攻具及土山,必歷日乃成。城備既修,外救必至,不可圖也[36]。且乘雨水以入,若留經日,水必向進[37],還道艱難,蒙切危之。今觀此城,不能甚固,以三軍鋭氣,四面並攻,不移時可拔,及水以歸,全勝之道也。"大帝從之。)蒙乃薦甘寧爲外城都督,督攻在前,蒙以精鋭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枹鼓,士卒皆騰踴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

程普與周瑜爲左右督,破曹公於烏林,進攻南郡,走曹仁(又云:周泰與瑜、程普攻曹仁於南郡)。

晉陶璜初仕吳,歷顯位。孫皓時,交趾郡吏以郡內附,武帝遣巴西馬融爲交趾太守。融病卒南中,監軍霍弋又遣犍爲楊稷代融,與將軍毛炅等自蜀出交趾,衆遣璜等距稷。初,霍弋之遣稷,毛炅等與之誓曰:"若賊圍城,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能救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得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期訖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

朱伺爲威遠將軍[38],討陳聲,聲保董城,伺率諸軍圍之。遂重柴繞城,作高櫓,以勁弩下射之,乃斷其水道,城中無水,殺牛飲血。閻晉,聲婦弟也,乃斬聲首出降。

前燕慕容恪爲侍中,率兵討段龕於廣固。恪圍之,諸將勸恪宜急攻之。恪曰:"兵法十圍五攻[39]。段龕恩結賊黨,衆未離心。今憑固天險,上下同心,若其促攻,不過數旬,雖能尅之,但恐傷吾士衆,當持久以取耳。"乃築室返耕,嚴固圍壘,終尅廣固。又燕將呂護據野王,陰通晉。事覺,恪率衆討之。將軍傅顏言於恪曰:"前以廣固無險,易守難攻,故爲長久之策。今賊形便,不與往同,宜急攻之,以省千金之費。"恪曰:"護老賊,經變多矣,觀其爲備,未易卒圖。今圈之窮城[40],樵采路絕,內無蓄積,外無強援,不過十旬,其斃必矣,何必遽殘士卒之命,而趣一時之利?吾嚴濬圍壘,休養士卒,兵不血刃,坐以制勝。"遂長圍守之,凡經六月,而野王潰。

宋劉勔爲輔國將軍。晉安王子勛反，以殷琰爲豫州假節，督南豫數郡。太宗遣勔於西討，勔於是乃竪長圍，治攻道於東南角，并塡塹。東南角有高樓，隊主趙法進計曰："外若進攻，必先攻樓，樓若頽落，既傷將士，又使人情沮壞，不如先自毁之。"從其言。勔用草茅苞土，擲以塞塹。擲者如雲，城内乃以箭射之，草木乃然[41]，後土積至[42]，一二日，塹便欲滿。趙法進復獻計，以鐵珠子灌之。珠子流滑，悉緣隙得入，草於是火然。二日間，草盡，塹中土不過二三寸。勔乃作大蝦蟆車載土，牛皮蒙之，三百人推以塞塹。琰戶曹參軍虞挹之造礮車，繫之以石，車悉破壞，後乃降。

梁韋叡爲輔國將軍。既破魏小峴城[43]，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略等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即此是也。"乃堰肥水，親自表率[44]，頃成[45]，水通，舟艦繼至[46]。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靈裔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笑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臨難鑄兵，豈及馬腹。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猶如吳益巴兵，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靜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懷靜城，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叡堤下，其勢甚盛，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乂[47]。叡怒曰："寧有此耶。將軍死綏，有前無卻。"又令取繖扇麾幢樹之堤下，無動志。叡素羸，每戰不嘗騎馬，以板輿自載，督厲衆軍。魏兵來鑿堤，叡親與爭之，魏軍卻，因築壘於堤以自固。叡起鬬艦，高與合肥城等，四面臨之，魏人計窮，相與悲哭。叡攻具既成，堰水又滿，魏救兵無所用。魏守將杜元倫登城督戰，中弩死，城遂潰，俘獲萬餘級，牛馬萬數，絹滿十間屋，悉充軍賞，合肥平。

陳慶之爲文德主帥，率軍二千送豫章王綜入鎭徐州。魏遣安豐王元延明、臨淮王元彧率衆二萬來距[48]。延明先遣其别將丘大千築壘潯梁，觀兵近境。慶之進薄其壘，一鼓便潰。後安西將軍元樹出征壽春[49]，除慶之假節，總知軍事。魏豫州刺史李憲遣其子長鈞兩城相距[50]，慶之攻之，憲力屈，遂降。慶之入據其城。轉東宮直閤，賜爵關中侯。

鄧元起天監初爲左將軍、益州刺史。時前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聞元起將至，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先遣將王元宗等破季連將李奉伯於新巴[51]，齊晚盛於赤水，衆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晚盛又破元起將魯方達於斛石，卒死者千餘人。師咸懼，元起乃自率兵，稍進至蔣橋，去成都二十里，留輜重於郫。季連復遣奉伯、晚盛二千人間道襲郫，陷之，軍備盡沒。元起遣魯方達之衆[52]，敗而反，遂不能克。元起捨郫，逕圍州城，柵其三面塹焉。元起出巡視圍柵，季連使積勇掩之，將至麾下，元起下輿，持楯叱之，衆辟易不敢進。時益部亂日久，民廢耕農，内外苦饑，人多相食，道路斷絶，季連計窮。會明年，高祖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即日開城納元起，元起送季連於京。城開[53]，郫乃降，斬奉伯、晚盛。高祖論平蜀勳，復元起號平西將軍，增封八百戶，并前二

千戶。

王僧辯爲鎮衛將軍[54]。時湘州賊陸納等攻破衡州,世祖命僧辯南討。納等下據車輪,夾岸爲陣,前斷水勢,士卒驍猛,皆百戰之餘,僧辯憚之,不與輕進[55],於是稍作連城以逼賊。賊見不敢交鋒,益懷懈怠[56]。僧辯因其無備,命諸軍水步攻之,親執旗鼓以誡進止[57]。於是諸軍競出,大戰於車輪,與驃騎宜春侯循并力苦攻,陷其二城。賊大敗。

陳程文季爲安遠將軍[58],隨都督吳明徹北討。秦郡前江浦通塗水,齊人並下大柱爲杙[59],柵水中。明徹乃前,遣文季領驍勇拔開其柵,明徹率大軍自後而攻秦郡,克之。又別遣文季圍涇州,屠其城,進攻盱眙,拔之。

吳明徹爲征北大將軍北伐,進逼壽陽,齊遣王琳將兵拒守。琳至,與刺史王貴顯保其外郭。明徹以琳初入,衆心未附,乘夜攻之,中宵而潰,齊兵退據相國城及金城。明徹令軍中益修攻具,又堰肥水以灌城。城中苦濕,多腹疾,手足皆腫,死者十六七。會齊遣大將軍皮景和率衆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明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出戰矣。"於是躬擐甲胄,四面疾攻,城中震恐,一鼓而克,生擒王會、王琳、王貴顯、扶風王可朱渾孝裕、尚書盧潛、左丞李騊駼,送京師。景和惶懼遁走。

黃法𣰰(音俱)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南豫州刺史[60],大舉北伐,都督吳明徹出秦郡,以法𣰰爲都督,出歷陽。齊遣其歷陽王步騎五萬來援,於小峴築城,法𣰰遣左衛軍樊毅分兵於大峴禦之[61],大破齊軍,盡獲人馬器械。於是乃爲挽車及步艦豎柏以攻歷陽[62],歷陽窘急[63],就乞降,法𣰰緩之,則又拒守。法𣰰親率士卒攻城,施柏加其樓堞。時又大雨,城壞,克之,盡誅戍卒。進兵合肥,望旗降款。法𣰰止軍[64],不令侵掠,躬親自撫勞,而與之盟,並放還北。以功加侍中。

後魏慕容白曜爲征南大將軍,督平東將軍長孫陵等討青州。白曜攻歷城,宋將崔道固不降,白曜築圍以攻之。長孫陵等既至青州,沈文秀遣使請降。軍人入其西郭[65],頗有採掠,文秀悔之[66],遂嬰城拒守。二年,崔道固及兗州刺史梁鄒、守將劉休賓並面縛而降白曜,白曜皆釋而禮之,送道固、休賓及其寮屬于京師,後乃徙二縣以居之,自餘悉爲奴婢,分賜百官。乃進討東陽,入其西郭,克之,擒沈文秀,凡獲倉粟八十五萬斛,米三千斛,弓九千張,箭十八萬八千,刀二萬二千四百,甲胄各三千三百,銅五千斤,錢五十萬[67],城內戶八千六百,口四萬一千,吳蠻戶二百。始末三年,築圍攻擊,日日交兵,雖士卒死傷,無多怨叛。督上土人租絹以爲軍資,不至侵苦。三齊欣然,安堵樂業。克城之日,以沈文秀抗倨,不爲之拜,忿而撾撻,唯以此見譏。以功拜都督青齊東徐州諸軍事、開府、青州刺史。

淳于誕以孝明正光中秦隴反叛,詔誕爲西南道軍司馬、假冠軍將軍,別將從子午

南出斜谷，趣建安，與行臺魏子建共參經略。時梁益州刺史蕭猷遣將樊文熾、蕭世澄等率衆數萬，圍小劍戍，益州刺史邴虬令魏子建拒之，且因轉營，爲文熾所掩，統軍胡小虎、崔珍寶並見俘執。子建遣誕助討之，誕勒兵馳赴，相對月餘，未能摧殄。文熾軍行之谷，東峰名龍鬚山，置柵其上，以爲歸路[68]。誕以賊衆，難可角力，乃密募壯士二百餘人，令夜登山，攻焚其柵。及時火起，煙焰漲天[69]，賊以還途不守，連營震怖。誕率諸軍鳴鼓攻擊，文熾大敗，俘斬萬計，擒世澄等十一人。熾爲元帥，先走獲免。

源子雍爲中軍將軍。孝明以葛榮久逼信都，詔假子雍征北將軍，爲北討都督。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鄴反，勑子雍與都督李神軌先討之。子雍行達湯陰，鑒遣弟斌之夜襲子雍軍，不克，奔敗而返。子雍乘機繼進[70]，徑圍鄴城，與裴衍、神軌等攻鑒，平之。

安頡爲將軍。宋朱循之城滑臺[71]，頡攻圍之，糧盡，將士熏鼠食之。循之被圍既久[72]，母嘗悲憂，忽一日，乳汁驚出，母號泣[73]，告家人曰："我年老[74]，非復有乳汁時，今如此，兒必沒矣。"果以其日克滑臺，囚循之。

賀拔勝爲荆州刺史，將圍襄陽，攻梁下迮戍[75]，克之，擒其戍主尹道元[76]。俄又使人誘動蠻王問道期，道期率衆起義。梁雍州刺史蕭續遣軍擊道期，爲道期所敗，漢南大駭。勝又遣軍攻均口，擒梁將莊思延[77]。又攻馮翊、安定、沔陽、酇城，並平之。續遣將柳仲禮於穀城拒守，勝攻之，多所克捷，河北盪爲丘墟矣。

校勘記

[1]師，原本作"帥"，據宋本改。

[2]升，原作"外"，據宋本改。

[3]戊申，原作"屯申"，據《左傳》成公九年改。宋本作"伐申"，"伐"字形近致訛。

[4]明日，原作"明曰"，據《左傳》成公九年改。宋本作"月六日"改。

[5]戍，原作"戌"，據《左傳》襄公十年改。

[6]城小固，《左傳》襄公十年作"城小而固"。

[7]曰，原作"日"，據宋本改。

[8] 徇，宋本作"封"。

[9]帥，宋本作"師"。

[10]田將軍曰，宋本無"曰"字。

[11]齊，宋本作"之"。

[12]鋪，宋本作"華"。

[13]失，宋本作"矣"。

[14]故將軍有死之心，宋本無"將軍"二字。

[15]士卒無生之氣，宋本無"士卒"二字。

[16]有,宋本作"是"。

[17]"嶢關"二字原本無,據宋本及《史記・絳侯周勃世家》補。

[18]也,宋本作"地"。

[19]丘,原作"兵",據宋本及《漢書・樊噲傳》改。

[20]"前"與"下相"之間,《漢書・灌嬰傳》有"至"。

[21]慮,《漢書・灌嬰傳》顔師古注作"取慮"。

[22]櫟,宋本作"樂",當是形近致訛。

[23]緝,宋本作"缣"。

[24]冀,原作"與",據宋本改。

[25]夜,宋本作"之"。

[26]蓐,宋本無此字。

[27]令,宋本作"今",蓋形近致訛。

[28]其,宋本訛作"共"。

[29]猶,原作"尤",據宋本改。

[30]樓觀數十,宋本無"數"字。

[31]張,宋本訛作"長"。

[32]此句"易其詞"之後,宋本另有"即其書"三字。

[33]期,宋本作"朝",蓋亦形近而訛。

[34]止,宋本作"必",似是沿下句而誤。

[35]船,宋本作"舡"。

[36]圖,原作"固",據宋本改。

[37]進,宋本作"盡"。

[38]伺,原作"同",據宋本及《晉書》本傳改。

[39]兵法十圍五攻,宋本無"攻"字。

[40]圈,原作"圖",據宋本改。

[41]草木乃然,宋本作"草木乃燃",《宋書・殷琰傳》作"草未及燃"。

[42]積,《宋書・殷琰傳》作"續"。

[43]覘,宋本作"峴"。

[44]表,原作"夜",據《梁書・韋叡傳》改。《梁書》校勘記:"表率,各本作夜率,據《册府元龜》三五二改。"今按,《册府元龜》三五二無此條,未知原校所據何本。

[45]頃成,原作"項城",據《梁書・韋叡傳》改。

[46]繼,原作"既",據宋本及《梁書・韋叡傳》改。

[47]乂,宋本作"義",《梁書・韋叡傳》作"叉"。

[48]此句之"元延明"及下句之"延明",原作"元明",據宋本及《梁書・陳慶之傳》改。

[49]樹,原作"柳",據宋本《梁書・陳慶之傳》改。

[50]李,宋本作"季"。《梁書・陳慶之傳》亦作"李"。

[51]巴,原作“邑”,據宋本及《梁書·鄧元起傳》改。

[52]此句“之衆”下,《梁書·鄧元起傳》另有“救之”二字,語意較完整。

[53]開,宋本作“周”,當是形近而訛。

[54]辯,原本皆作“辨”,據宋本及《梁書》本傳改。

[55]與,宋本同,《梁書·王僧辯傳》作“敢”。

[56]益,宋本作“並”。

[57]誡,宋本作“誠”,當是形近而訛。

[58]程,原作“陳”,據宋本及《陳書》本傳改。

[59]杙,原作“伐”,據宋本及《陳書》本傳改。

[60]豫,宋本作“裕”。

[61]毅,宋本作“介”。

[62]挽,宋本作“抛”,《陳書·黄法𣰋傳》作“拍”。

[63]歷陽,宋本作“人”。

[64]止軍,宋本作“軍上”。

[65]郭,宋本作“郛”。

[66]悔,宋本作“海”,形近而訛。

[67]五十,宋本作“十五”。

[68]以爲歸路,宋本無“爲”字。

[69]漲,宋本作“張”。

[70]進,宋本作“造”。

[71]城,宋本作“成”,“壘”宋本作“營”。

[72]久,宋本訛作“父”。

[73]泣,宋本誤作“十”。

[74]我,宋本作“栰”。

[75]迮,宋本作“溠”。

[76]戍,宋本訛作“成”。“尹”宋本訛作“君”。

[77]將,宋本無此字。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六十九

將帥部(三十)

攻取第二

北齊堯雄仕東魏爲車騎大將軍、行豫州事。時西魏以是育寶爲豫州刺史[1],據項城,義州刺史韓顯據南頓。雄率衆攻之,一日拔其二城,擒顯及長史丘岳,寶遁走,獲其妻妾將吏三千人,皆傳送京師。

淸河王岳,初仕東魏爲太尉。時西魏將王思政守潁川郡城,岳與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等率步騎十萬攻之,備盡攻擊之術,以潁川水灌城,陷之。

斛律光,文宣天保三年爲晉州刺史,東有周天柱、新安、牛頭三戍[2],招引亡叛,屢爲寇竊。七年,光率步騎五千襲破之。又大破周儀同王敬儁等,獲口五百餘人[3],雜畜千餘頭而還。九年,又率衆取周絳川、白馬、澮文、翼城等四戍,除朔州刺史。十年,除特進開府儀同三司。二月,率騎一萬討周開府曹迴公,斬之,柏谷城主儀同薛禹生棄城奔遁,遂取文侯鎭,立戍置柵而還[4]。至後主武平中,爲并州刺史。詔率步騎五萬出平陽,道攻姚襄、白亭城戍,皆克之,獲其城主儀同大都督等九人,捕虜數千人。又別封長樂郡公。是月,周遣其柱國紇干廣略[5],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大戰於城下,乃取周建安等四戍,捕虜千餘人而還。

叱列平爲開府。天保中,與諸將南討江淮,克陽平郡。

段韶爲左丞相。後主武平二年二月,周師來寇,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捍禦,以三月暮行達西境。有柏谷城者,乃敵之絕險,石城千仞,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爲國家之有。若不去柏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封廣平郡公。是月,周又遣將寇邊,右丞相斛律光先率師出討,韶亦請行。五月,到服秦城,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鎭,東接定陽,又作深塹,斷絕行道。韶乃密抽壯卒,從北襲之。又遣人潛渡河,告姚襄城中,令內外相應。渡者千有餘人,周人始覺,於是合戰,大破之,獲其儀同若干顯寶等。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就令得之,城地耳[6],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路,破秦,併力以圖定陽,計之長者。"將士咸以爲

然。乃從圍定陽，其城主開府儀同楊範固守不下，韶登山望城勢，乃縱兵急攻之，屠其外城，大斬獲首級。時韶病在軍中，以子城未克，謂蘭陵王長恭曰："此城三面重澗險阻，並無走路，唯慮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足成擒。"長恭乃令壯士千餘人，設伏於東南澗口。其夜，果如所策，賊遂出城，伏兵擊之，大潰，範等面縛，盡獲其衆。韶疾甚，先軍還，以功別封樂陵郡公。

斛律羌舉爲大都督[7]，率步騎三千導衆軍西襲夏州，克之。

張亮爲幽州刺史，時侯景叛，除征西大將軍、涼州刺史、尚書右僕射、西南道行臺，攻梁江夏、穎陽七城，皆下之。

源懷爲持節廣州諸軍事，梁遣將湛僧珍、楊暕來寇，懷與行臺元景擊須城，拔之，擒暕。

莫多婁貸文爲汾陝大都督，與太保尉景攻東雍、南汾二州，克之。

斛律平爲濟州刺史，侯景渡江，詔平爲大都督率青州刺史敬顯儁、左衛將軍庫狄伏連等略定壽陽、宿豫三十餘城[8]。事罷，還州，加開府，進位驃騎大將軍。

後周楊摽，初仕魏，孝武時，大軍東討，授大行臺尚書，率義衆先驅敵境，攻其四戍，拔之。

獨孤信爲太子太傅，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城不受代，文帝令信率開府怡峰討之。仲和據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北，信親帥壯士襲其西南，達明，克之，擒仲和，虜其六千戶，送于長安，拜大司馬。

李遷哲爲車騎大將軍，從開府賀若敦討直、涼、金三州賊，尋並平蕩。仍與敦南出徇地。遷哲先至巴州，入其郛郭。梁巴州刺史牟安民惶懼，開門請降。安民子宗徹等猶據琵琶城，招諭不下。遷哲攻而克之，斬獲九百餘人。

齊王憲，建義五年從武帝伐齊。憲攻洪洞、永安二城，並拔之。

侯莫陳穎從滕王逌擊龍泉、文城叛胡，穎與柱國豆盧勣分路而進。穎懸軍五百餘里，破其三柵。

隋于仲文爲大將軍，高祖初爲丞相，尉遲迥之亂[9]，遣仲文發兵討之。迴將檀讓屯成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移書州縣曰："大將軍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推牛享士[10]。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成武。

楊素爲上開府、成安縣公，從王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治東楚州事。陳將樊毅築城於泗口，素擊走之，夷毅所築。

史祥爲驃騎將軍，伐陳之役，從宜陽公王世積以舟師出九江道，先鋒與陳人合戰，破之，進拔江州。高祖聞而大悅，下詔褒之。

韓擒虎爲廬州總管，大舉伐陳，以爲先鋒，率五萬人宵濟，襲取采石，進攻姑熟，半日而拔。

杜彦雲以行軍總管與韓擒虎伐陳。軍至南陵,賊屯據江岸,彦雲遣儀同樊子蓋率精兵擊破其柵,獲船六百餘艘。渡江擊南陵城,拔之,擒其守將許翼。

崔仲方,仁壽末以代州總管被徵入朝,會漢王諒餘黨據呂州不下,煬帝令周羅睺攻之,中流矢卒,乃令仲方代總其衆[11],月餘拔之。進位大將軍。

陳稜爲武賁郎將。大業六年,與朝議大夫張鎭周發東陽兵萬餘人,自義安汎海擊琉球國,月餘而至,分爲五軍,趨其都邑。其王渴刺兜率衆數千逆拒。稜遣鎭周爲先鋒,擊走之。稜乘勝逐北,至其柵,渴刺兜背柵而陣,稜盡鋭擊之,從辰至未,苦鬬不息。渴刺兜自以軍疲,引入柵。稜遂塡塹,攻破其柵,斬渴刺兜,獲其子島槌,虜男女數千而歸。

唐張士貴,隋大業末,高祖起義,爲右光祿大夫,拒屈突通於桃林。使東略地,下同軌已東城堡,攻克熊州,遂鎭之。太宗以大軍圍王世充,士貴率兵攻景華宮城,拔之。

李大亮爲安撫大使,攻王世充樊城鎭,克之,斬其將周大安,下其城柵十四所,并取沮、華二州。

許紹爲硤州刺史,攻蕭銑荆門鎭,克之。

杜伏威,武德四年五月攻王世充之梁郡,克之。

田世康爲黔州刺史,攻蕭銑五州四海鎭,皆克之。

劉世讓爲行軍總管,攻竇建德黄州刺史,克之。

周法明爲黄州總管,攻蕭銑安州,克之,獲其僞總管馬貴遷。

李仲文爲行軍總管,鎭并州。劉武周頻遣兵入境,仲文擊,輒破之,下城堡百餘所。

薛萬均爲殿中少監,副柴紹爲梁師都[12]。諸將見賊險固,皆有懼色,萬均謂之曰:“城中無氣,鼓聲不徹,此見破亡之候。平在旦夕,諸軍勿以爲憂。”俄而師都見殺,城降。

侯君集以貞觀十四年爲交河道行軍總管,擊高昌王麴智盛。師次田地城,賊嬰城自固,君集諭之不下。其夜,有星墜其城內,詰朝攻之,及午而克。遣中郎將辛獠兒率勁騎爲先鋒,夜趨其都城,君集以大軍繼進,頓兵城下,諭以禍福。智盛致書於君集曰:“有罪於天子者,先王也,旣咎深譴積,身已喪亡。智盛襲位,未有愆闕,所冀尚書赦之。”君集報曰:“若能悔過,宜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於是率諸城降者塡其隍塹,發抛車以攻之,飛石雨下,國人大懼。智盛計無所出,於是遣其將麴士義、中郎趙曉居守,親與綰曹麴德俊出城自謁,請改事大國。君集諭令早降,智盛詞色甚慢,薛萬均忿然作色曰:“城當擊取,小兒何足與言?”因麾兵而進,戰士爭奮。智盛大懼,伏而言曰:“唯公之命。”於是開門降款。

李勣爲特進、中書門下三品。貞觀十九年,授東道行軍大總管,從太宗征遼,攻蓋牟城,督軍疾戰,砲車齊奮,石下如雨。梯衝遞進,晝夜不輟,拔蓋牟城,獲戶口二萬餘

人，倉糧十萬餘石。又率騎攻遼東城。城中有鏁甲銛矛，有高麗云：前燕時於天落下，以保祐其城者。高麗大城皆立朱蒙廟，蓋其先祖，聞兵將至，粉飾美女，進朱蒙爲婦，日搥牛以祭之，夷巫鼓舞，云朱蒙大悦，城必克全。聞我軍中有抛車，飛三百斤石一里之外者，甚懼之。於是城上積木編板以戰，樓加繩網於其上[13]，以拒飛石。勣列車發石，以擊其城，所遇盡潰。又推撞車，其樓閣無不傾倒，晝夜不息者旬有三日焉[14]。克遼東城，以爲遼州。又師次白巖城。白巖城因山臨水，叠石爲之，四面險絶，其可攻之處纔六十步。勣又以衝車撞之，所向摧潰，飛石流矢，雨集城中。勣又攻市安城甚急，城中每見太宗旛旗，必乘城鼓噪，太宗甚怒[15]。勣曰："請破城之日，男子盡坑。"城内聞之，人皆死戰。詔令江夏王道宗督兵築土山，攻其城東南隅。高麗亦裨城增雉以相抗。詔遣衛兵番次攻之，日六七合，抛石撞車，壞其樓雉。城中隨其壞處，即立木柵。道宗以樹條包壤爲土托，積土以爲山，其中開五道，加木被土於其上，不捨晝夜，漸以逼城。造山六旬，用工五十萬，山頂去其城數丈，而俯臨城中。道宗遣果毅傅伏愛領隊屯於山頂以防敵，土山自高而陊，以排其城。城壞，會伏愛私離所部，高麗數百人自頹城而戰，遂據有土山，而塹斷人，積火縈排以自固。太宗大怒，斬伏愛以徇。命諸將擊之，三日不能克。

蘇定方爲平壤道大總管。高宗顯慶五年，拔百濟之眞都城。初，定方率衆自城西濟海趨眞都，去城二十餘里。賊傾國來拒，大戰，破之，殺虜萬餘人。追奔入郭，其王義慈及太子隆奔于北境，定方進圍其城。義慈次子泰自立爲王，率衆還固守。義慈嫡孫文思曰："王與太子雖並出城，而身見在，叔總兵馬，專擅爲王。假令漢退，我父子當不全矣。"遂率其左右投城而下。百姓從之，泰不能止。定方令兵士登城立幟，於是泰開門頓顙請命。龍朔元年，定方爲右驍衛大將軍，會思結闕俟斤都曼先鎮諸胡，擁其所部及疏勒、朱俱般、葱嶺三國復叛[16]，詔定方爲安撫大使，率兵討之。至業葉水，而賊保馬頭川。於是選精卒一萬人，馬三千匹，馳掩襲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詰朝至城西十里。都曼大驚，率兵拒戰於城門之外，賊師敗績，退保馬保城。王師進屯其門，入夜，諸軍漸至，四面圍之，伐木爲攻具，布列城下。都曼自知不免，面縛開門出降，俘還。

信安郡王禕，玄宗開元中爲朔方節度使。時石堡城爲吐蕃所據，侵擾河右，勑禕與河西隴右計議取之。禕到軍，總率士伍，克期攻之。或曰："此城據險，又爲吐蕃所惜，今懸軍深入，賊必併力拒守。事若不捷，退則狼狽，不如按軍持重，以觀形勢。"禕曰："人臣之節，豈憚艱險，必其衆寡不敵，吾則以死斷之，苟利國家，此身何足可惜。"於是督率諸將，倍道兼進，併力攻之，遂拔石堡城，斬獲首級，并獲糧儲器械，其數甚衆。仍分據守，以遏賊路。帝聞之，大悦，始改石堡城爲振武軍。自是，河隴諸軍游弈拓地千餘里。

哥舒翰爲隴右節度，時吐蕃保石堡城[17]，路遠而險，不拔。天寶八載，玄宗以朔方

河東群牧之衆十萬,詔翰都統,攻石堡城。數日不克,召其將高秀巖、張守瑜,欲斬之,秀巖請五日克之,如期而拔。

曲環,陜州人,天寶中,從哥舒翰攻拔石堡城,收黄河九曲、洪濟等城,累授果毅别將。

崔旰以漢州刺史統西川兵出西山討吐蕃。旰始次賊城,周圍皆石礫[18],攻具無所設,唯東南隅環丈之地,壤土可穴,諜知之,以告旰。乃夜穿地道攻之,再宿而拔其城,因西拓地數百里,下城砦數四。蕃衆相語曰:"崔旰皆神兵也。"將更前進,以糧盡還師。時嚴武爲劍南節度,聞之,大悦,裝七寶輿迎旰入成都[19],以誘士衆,賞賚過厚。(旰後改名寧。)

高崇文,憲宗元和初統神策軍討劉闢于西川。成都北一百五十里有鹿頭山[20],扼兩川之要。闢築城以守,又連八柵,張掎角之勢,以拒王師。是日,破賊二萬于鹿頭城下,大雨如注,不克登乃止。明日,又破于萬勝堆,在鹿頭之東,使梟將高霞寓親鼓鹿頭,拔緣而上,矢石如雨。又命敢死士連登,奪其堆,燒其柵,柵中之賊殲焉。遂據堆下瞰,城中人物可數。凡八大戰,皆大捷,賊搖心矣。蜀既平,詔刻石紀功於鹿頭山下。

劉從諫爲昭義軍節度使。文宗太和二年八月,從諫引漳河水灌賊界深、冀兩州。

梁朱珍,自唐僖宗光啓初,太祖置爲諸軍都指揮使。會滑州節度使安師儒戎政不治,太祖命珍與李唐賓率步騎以經略之。始入境,遇大雪,令軍士無得休息,一夕馳至壁下,百梯並昇,遂乘其墉,滑州平。

牛存節初爲滑州遏後指揮使。唐昭宗乾寧三年,太祖東討鄆州,存節領軍次故樂亭,扼其要路,都指揮使龐師古屯馬頰。存節密與都將王言謀入鄆壘。存節遣王言夜伏勇士於州西,以舩踰濠,舉梯登陴。既而王言不克入,存節獨率伏軍,負梯衝破其西壅城,奪其濠橋。諸軍俱進,遂陷其城。

楊師厚爲滑州節度使,太祖北征,令師厚以大軍攻棗強,逾旬不能克。太祖屢加督責,師厚晝夜奮擊,乃破之,盡屠其城。

康懷英初爲軍校。唐昭宗光化元年,從氏叔琮伐襄陽,以一軍攻下鄧州。天復元年,太祖率軍迎昭宗於鳳翔,李茂貞大將符道昭領兵萬餘屯武功,懷英領前鋒之衆先登,一鼓而破之。翌日,太祖方至。二年四月,道昭復領大軍屯於虢縣之漠谷。其建寨之所,前臨巨澗,後倚峻阜,險不可升。太祖遣懷英提騎數千急擊之,道昭以懷英兵寡,有俯視之意,乃率甲士萬人,絶澗以挑戰。懷英始以千騎交鬭,戰酣,發伏以擊之,岐大軍敗[21]。鄜帥李周彝屯軍於三原[22],以爲茂貞聲援,又命懷英討之。周彝拔軍而遁,追至梨園,因攻下翟州,擒其守來獻。天祐三年冬[23],佐劉知俊破邠鳳之衆五萬於美原,收十五餘寨,乘勝引軍,攻下鄜州,以功授陜州節度使[24]。及太祖受禪,加檢校太保。開平元年夏,命將大軍伐潞,率衆晝夜攻城,半月之間,機巧百變。懷英期於必取,乃築

壘環城，濬鑿池塹，然而屢爲晋將周德威騎軍所撓。懷英不敢即戰，太祖乃以李思安代之，降爲行營都虞候。

王彦章爲許州節度使、北面行營副招討。時晋帥陷鄆州，中外大恐，以彦章代戴思遠爲北面招討使。拜命之日，促裝以赴滑臺，遂自揚村砦浮河而下，水陸俱進，斷晋人德勝之浮梁，攻南城，拔之。晋人遂棄北城，併軍保楊劉。彦章以舟師沿流而下，晋人盡徹北城屋木編桄，置步軍於其上，與彦章軍各行一岸。每遇轉灘水匯，即中流交鬬，流矢雨集，或舟桄覆北。及楊劉，凡百餘戰。彦章急攻楊劉，晝夜不息，晋人極力固守，垂陷者數四。晋王親援其城，彦章之軍重濠複壘，晋人不能入。晋王乃於博州東岸築壘以應鄆軍，彦章聞之，馳軍而至，急攻其柵，自旦及午，其城將拔。會晋王以大軍來援，彦章乃退。

王檀爲許州節度使。貞明元年三月，魏博軍亂，晋王入魏州，分兵攻下屬郡，河北大擾。檀受詔與開封尹劉鄩掎角進師，以援河北。檀攻澶州魏縣，下之，擒賊將李巖、玉門開以獻[25]。頃之，檀密疏請以奇兵西趨河中，自陰地關襲取晋陽[26]。末帝許之，即馳兵而去。師至晋陽，晝夜急攻其壘，并州幾陷。既而蕃將石家才自潞州以援兵至，檀引軍大掠而還。

劉鄩爲鎮南軍節度使。會蔣殷據徐州以叛，朝廷以福王友璋鎮徐方，殷不受代。末帝遣鄩與鄆帥牛存節率兵攻之，殷求援於淮夷。僞吳楊溥遣大將朱瑾領衆赴援，鄩逆擊破之。城陷，殷舉族自燔於火中，得其尸，梟首以獻。

後唐李嗣昭爲蕃漢行營都指揮使。唐昭宗天復中，汾州刺史李瑭據城爲叛[27]，嗣昭將兵攻城，三月而拔，斬李瑭，進攻慈隰，下之，獲刺史唐禮、小將張唐、向弘于等。又攻潞州。梁祖聞嗣昭之師大至，召葛從周謂曰："并人若在高平，當圍而取之。先須野戰，勿以潞州爲敵。"及聞嗣昭軍韓店，梁祖曰："進通（嗣昭小字）扼八議路，此賊決與我鬬，公等臨事制機，勿落姦便。"賀德倫閉壁不出，嗣昭日以鐵騎環城，汴人不敢芻牧，援路斷絶。八月，德倫、張歸厚棄城遁去，遂取潞州。

符存審遙領邢、洺、磁團練使。唐昭宗天祐十二年八月，將兵五千討張源德於貝州。時城中賊衆三千，每夜分出剽掠，州民苦之，皆願塹其城以安耕作。及存審至，賊保壁自固，因以八縣丁壯塹而圍之。九月，賊衆三千披甲出城[28]，我將甘言諭之，俱釋兵解甲。既而四面陳兵，皆殺之，貝州平。

董璋初仕梁爲列校。龍德末，潞州李繼韜送款於梁，時潞將裴約方領兵戍澤州，不徇繼韜之命，據城以自固。梁末帝遣璋率師攻陷之，即以璋爲澤州刺史。

李承嗣爲洛州刺史[29]，及張濬之加兵於太原也，時鳳翔軍營霍邑，承嗣帥一軍攻之。岐人夜遁，追擊至趙城，合大軍攻平陽，旬有三日而拔。師旋，改教練使、檢校司徒。

李建及初從武皇爲遼州刺史，攻楊劉，自寅至未，汴軍嬰城拒守，建及自負葭葦堙

塹,率先登梯,遂拔之。

閻寶遙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等使。時鎮州張文禮殺王鎔叛,寶帥師進討,收趙州,進渡滹水,擒賊黨張文順以獻。又進逼眞定,結營西南隅,掘塹柵以環之,決大悲寺漕渠以侵其郛。

晉張廷蘊初仕唐莊宗,爲帳前都指揮使,兼左右羽林都虞候。會潞州李繼儔嬰城叛,詔遣明宗爲招討使,元行欽爲都部署,廷蘊爲前鋒。軍至上黨,日已暝矣。憩軍方定,廷蘊首率勁兵百餘輩,踰洫坎城而上,守陴者不能禦,尋斬關,延諸軍入焉。明宗、行欽達明而始至,其城已下。

楊光遠爲宣武軍節度使、判六軍諸衛事。時范延光據鄴城叛,光遠率兵討之。光遠進攻城圍,又奏賊城四面凍合壕水,請添兵併力攻取。尋分命使臣往諸道抽取,齊赴魏州軍前。光遠逼寇氏門置寨,賊勢愈蹙。

漢史弘肇爲都督,率兵討代州,平之。初,代州刺史王暉叛歸契丹,弘肇一鼓而拔之,斬暉以徇。

趙暉爲鳳翔兵馬都部署,以討王景崇。高祖乾祐二年十二月,暉上言:"前月十一日夜分,命兵士燒賊城諸門鹿角戰具,賊並不出鬬敵,擇日攻城。"次三年正月上言:"十二月二十四日,收復鳳翔,景崇舉家自燔。"

周景殷爲洛州刺史[30],太祖廣順元年十一月,收復馬嶺關。

曹英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總兵討慕容彥超於兗州,梯衝塹壘,頗有力焉。會太祖親征,併兵攻陷其城。(一說:廣順二年,兗州行營曹英言:"臣等部領大軍,至兗州,營于西門外,尋令馬軍都指揮使王全斌、壕寨使萬超城四面,相度攻圍城勢。"二月,又言:"塹地圍城第二重。"三月,又言:"進洞屋二步,差任漢謙充諸寨提舉使。"四月,又言:"發火燒毀賊城敵樓七十間。")

校勘記

[1]育,《北齊書·堯雄傳》作"云"。豫,《北史·堯雄傳》作"楊"。

[2]戍,原本作"戎",據宋本及《北齊書·斛律光傳》改。

[3]口,原本前有"生",據宋本及《北齊書·斛律光傳》删。

[4]柵,宋本作"剗"。

[5]干,原作"平",據宋本及《北史·斛律光傳》改。

[6]城地耳,《北齊書·段韶傳》校勘記據《太平御覽》卷三〇二、《通典》卷一五四于句前補"一"字。

[7]羌,原本作"光",據宋本改。

[8]等,原作"于",據《北齊書·斛律平傳》改。

[9]"遲"字原缺,據《隋書·于仲文傳》補。

[10]推,宋本作"槌"。推,疑當作"椎"。

[11]方,原作"文",據宋本及《周書》《北史》之《崔仲方傳》改。

[12]爲,宋本同,然語意不通。兩《唐書·薛萬均傳》作"擊",似可從。

[13]樓,原作"數",據宋本改。

[14]三,宋本作"二"。

[15]太宗甚怒,宋本作"太宗怒甚"。

[16]"勅"原作"勤",據宋本改。

[17]吐,宋本作"土"。又"哥舒翰爲隴右節度"一句,原本接上條,今據文意,析爲另一條。

[18]周圍皆石礫,宋本此句作"城周圍皆石礫"。

[19]成,原作"城",據宋本改。

[20]成,原作"城",據宋本改。

[21]岐大軍敗,宋本同。《舊五代史·康懷英傳》作"岐軍大敗"。

[22]帥,原作"師",據宋本改。

[23]冬,原作"各",據宋本改。

[24]功,原作"攻",據宋本改。

[25]玉門開,宋本作"王門關",新、舊《五代史·王檀傳》作"王開關"。

[26]關,原作"開",據宋本改。

[27]瑭,宋本作"塘"。新、舊《五代史·李嗣昭傳》作"瑭"。

[28]披,宋本作"矜"。

[29]洛,宋本作"洺"。

[30]洛,宋本作"洺"。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七十

將帥部(三十一)

忠

夫忠者,國之寶,民之望,而臣下之高行也。是以先王著移忠之義,前史垂盡忠之訓,出身事主,其大者乎。若乃任以牙爪[1],委以心膂,總戎昭之寄,當帥臣之重,安危所注,社稷是衛,固宜休戚之同體,赴蹈而畢命焉[2]。三代之後,居其任者,或臨患不忘其國,或殺身有益於君,或累及而行明,或難至而節見,舍身以全義,竭力以紓患[3],遺風餘烈,煥乎前聞,古人所謂死而不朽,久而彌新者[4],誠哉是言矣。

秦蒙恬爲內史,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胡亥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死,又遣使者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畔。然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以沉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沉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5]?'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一作辭),內陵之道也。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6]。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終不能無絕地脈哉[7]?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漢紀信爲將軍。高帝三年四月,項羽圍漢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西者爲漢。亞父勸項羽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五月,將軍紀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間出,投間隙私出。若言間行,微行耳。紀信詐爲漢王而出西門遁,是私出也[8])。"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四面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纛(天子以黃繒爲蓋。纛,毛羽幢也,在乘輿車衡左右

上注之。一曰以犛牛尾爲之於斗,或在騑頭,或在衡),曰:"食盡,漢王降楚。"楚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令御史大夫周苛、魏豹、樅公守滎陽(樅公,史不知其名,故曰公)。羽見紀信,問:"漢王安在?"曰:"已出去矣。"羽燒殺信。

周苛爲御史大夫。楚圍漢王,滎陽急,漢王出去,而使苛守滎陽城。楚破滎陽城,生得苛。羽謂苛:"爲我將,以公爲上將軍,封三萬戶。"苛罵曰:"若趣降漢王,不然[9],今爲虜矣(若,汝也。趣讀曰促),若非漢王敵也。"羽怒,烹苛[10](烹爲煮而殺之)。

韓信爲大將軍,平齊,漢王徵其兵,使擊楚,楚以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說信曰:"足下何不反漢與楚?楚王與足下有舊故,且漢王不可必(必謂必信之),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然得脱,背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爲與漢王爲金石交(稱金石者,取其堅固),然終爲漢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在。項王即亡,次取足下,何不與楚連和,三分天下而王齊。今釋此時,自必於漢王以擊楚,且爲智者固若此邪?"信謝曰:"臣得事項王數年,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郎中宿衛執戟),言不聽,畫策不用,故背楚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將數萬之衆[11],解衣衣我,推食食我(下衣音於記反,下食讀曰飼),言聽計用,吾得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背之不祥,幸爲信謝項王。"武涉已去,蒯通知天下權在於信,深説以三分天下鼎足而王。信不忍背漢,又自以功大,漢王不奪我齊[12],遂不聽。

夏侯嬰從高祖擊項羽,至彭城,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罷讀曰疲),常蹶兩兒棄之,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蹶音撥,面背也。雍,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著己而抱持之以馳[13],故云面擁樹馳。雍讀曰擁),高祖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脱,而致孝惠、魯元於豐。及高后德嬰之脱孝惠、魯元下邑也,乃賜嬰北第第一(北第者,近北之第,嬰最第一),曰:"近我以尊異之。"

霍去病武帝時爲驃騎將軍。帝常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由此帝益重之。

後漢劉稷爲光武兄伯升部將,稷數陷陳潰圍,勇冠三軍。時將兵擊魯陽,聞更始立,稷怒曰:"本起兵圖大事者,伯升兄弟也。今更始何爲者邪?"更始君臣聞而心忌之。

竇融行河北五郡大將軍事,遙聞光武即位,而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時隗囂先稱建武年號,融等從受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14]。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游説河西曰:"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效。今即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殆,雖悔無及。今豪杰競逐,雌雄未決(項羽謂高祖曰:"願與沛公決雌雄"),當各據其土宇,與隴蜀合從(以利合爲從,以威勢相脅曰横),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佗,姓趙,眞定人也。陳勝起,佗行南海尉,遂王有南越[15],故曰尉他也)。融等於是召豪杰及諸太守計議,其中智者皆曰:"漢承堯運(《左傳》曰: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事孔甲爲御龍氏,春秋時晉卿士會即其後也。士會奔

秦,後歸晉,其處者爲劉氏。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魏遷大梁[16],都於豐,號豐公,即太上皇父也。故曰漢承堯運),曆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謂《河圖赤伏符》曰:“劉秀發兵追不道”[17]),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前書》成帝時谷永上書曰:“陛下當陽數之標季,涉三事之節紀。”哀帝時,夏賀良言:“赤精子讖[18],漢家歷運中衰,當再受命也”),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劉歆以哀帝建中元年初改名秀,字穎叔,冀應符命)。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爲天子,遂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眞汝主也。’皆近事暴著(暴,露也。著,見也),智者所共見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諸郡太守各有賓客,或同或異,融小心精詳,遂決策東向。五年夏,遣長史劉鈞奉書獻馬。先是,帝聞河西完富,地接隴蜀,常欲招之,以逼囂、術,亦發使遺融書,遇鈞於道,即與俱還。帝見鈞甚歡[19],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蜀國都尉:勞鎭守邊五郡,兵馬精強,倉庫有蓄,民庶殷富。外則折挫羌胡[20],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道路隔塞,邑邑何已。長史所奉書獻馬悉至[21],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猶蒯通曰:“與楚即楚勝,與漢則漢捷”)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俱長史所見[22],將軍所知。王者迭興,千載一會(言時難得而易失也),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周室微弱,齊桓、晉文輔之以霸天下),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宜以時定。(蒯通說韓信曰:“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效尉佗制七郡之計。(秦胡亥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頗有中國人相輔,此亦一州之主,可爲國。故召公,即令行南國尉事。”《地理志》曰:“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眞、南海、日南[23],皆越之分野[24],此爲七郡也。”效,致也,流俗本作教者,誤也)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便宜輒言。”因授融爲涼州牧。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網羅張立(一作玄)之情。融即復遣鈞上書曰:“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末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千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帥(猶假濫也),守持一隅,以委質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底裏皆露[25],言無臧隱[26]。)而璽書盛稱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囂、尉佗之謀,竊自痛傷。臣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眞舊之主,事姦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無冀之利。此三者,雖問狂夫,猶知去就,而臣獨何以用心?謹遣同產弟友詣闕,口陳區區。”友至高平(高平,今涼州縣也),會囂反叛,道絕,馳還,遣司馬席封間行通書(《東觀記》及《續漢書》“席”皆作“虎”)。帝復遣席封賜融、友書,所以慰藉之甚備[27]。融乃與隗囂書責讓之,囂不納,融

乃與五郡太守共砥厲兵馬，上疏請師期，帝深嘉美之。

鮑永，從更始爲尚書僕射[28]，行大將軍，安集河東、并州、朔方。時赤眉害更始，三輔道絕。光武即位，遣諫議大夫儲大伯持節徵永詣行在所，永疑不從，乃收繫大伯，遣使馳至長安。既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大伯等，封上將軍列侯印綬，罷兵，但幅巾與諸將及同心客百餘人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衆所在？"永離席叩頭曰："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衆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29]。"而意不悦。

吴漢爲司馬，性強力。每從帝征伐。帝未安居，漢嘗側足而立。

耿弇爲大將軍，爲張步所攻，光武聞之，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已到[30]，臣子當擊牛釃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

來歙爲中郎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楊武將軍馬武進攻公孫述將王元、環安於河池、下辯，陷之，乘勝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巨卿，蓋延字也），欲相屬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泪強起，受所誡。歙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爲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職不稱，爲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爲本，以太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刃而絕。

祭遵爲征虜將軍，無子，兄午娶妾送之，遵乃使人逆而不受。自以身任於國，不敢圖生，慮繼嗣之計。

祭肜爲太僕，將萬餘騎伐北匈奴，坐逗撓下獄，既出數日，歐血死。臨終謂其子曰："吾蒙國恩厚，奉使不稱，微績不立，身死誠慚恨。義不可以無功受賞，死後若悉簿上所得賜物，身自詣兵屯，效死前行，以副吾心。"既卒，其子逢上疏具陳遺言[31]，帝甚嗟嘆之。

溫序爲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别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檛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爲賊所迫殺，無令鬚污土。"遂伏劍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爲冢地，賜穀千斛，縑五百疋。

馬援爲伏波將軍，征五溪，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謁者杜愔曰："吾受厚恩，年迫餘日索（索，盡也），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介介獨惡是耳。"（長者家兒謂權要子弟等，介介猶耿耿也。）援又謂平陵孟冀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

葬耳[32],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邪?"冀曰:"諒爲烈士,當如此矣。"

班超爲將兵長史,在西域。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33],因盛毁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無内顧心。超聞之嘆曰:"身非曾參,而有三至之讒,恐見疑於當時矣。"遂去其妻。帝知超忠,乃切責邑曰:"縱超擁愛妻,抱愛子,思歸之士千餘人,何能盡與超同心乎?"遂令邑詣超受節度[34],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毁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它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毁超,故今遣之。内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皇甫嵩爲右車騎將軍,平黄巾,威振天下。故信都令漢陽閻忠説嵩,嵩懼曰:"非常之謀,不施於有常之勢,創圖大功,豈庸才所致。黄巾細孽,敵非秦、項,新結易散,難以濟業。且人未忘主,天不佑逆。若虚造不冀之功,以速朝夕之禍[35],孰與委忠本朝,守其臣節,雖云多讒,不過放廢,猶有令名,死且不朽。反常之論,所不敢聞。"忠知計不用,因亡去。

張楊爲河内太守。獻帝在河東,楊將兵至安邑,拜安國將軍,封晉陽侯。楊欲迎天子還洛陽[36],諸將不聽,楊還野王。建安元年,楊奉、董承、韓暹挾天子還舊京,糧乏。楊以糧迎道路,遂至洛陽,謂諸將曰:"天子當與天下共之,幸有公卿大臣,楊當捍外難,何事京都?"遂還野王,即拜爲大司馬。

董承爲車騎將軍、開府。時獻帝自都許之後,權歸曹氏,天子總己,百官備員而已。帝忌操專偪,乃密詔承,使結天下義士共誅之。承遂與劉備同謀,未發,會備出征,承與偏將軍王服、長水校尉种輯、議郎吴碩結謀。事泄,承、服、輯、碩皆爲操所害[37]。

魏龐德爲立義將軍,與曹仁討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常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後親與羽戰,射羽中額。時德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仁使德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德與諸將避水上隄,羽乘船攻之,以大船四面射隄上,德被甲持弓,箭不虚發。將軍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德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德謂督將成何曰:"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毁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德與麾下將一人,伍伯二人[38],彎弓傅矢,乘小船欲還仁營,水盛船覆,失弓矢,獨抱船覆水中,爲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爲將,不早降何爲?"德駡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邪?我寧爲國家鬼,不爲賊將也。"遂爲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爲之流涕,封其二子爲列侯。

徐晃爲横野將軍,與蜀將關羽宿相愛。羽攻曹仁於樊,太祖遣晃與羽遙共語,但説平生,不及軍事。須臾,晃下馬宣令:"得關雲長頭,賞金千斤"。羽驚怖,謂晃曰:"大兄

是何言邪？"晃曰："此國之事耳。"

郝昭爲將軍，築陳倉城。太和二年十二月，蜀將諸葛亮圍陳倉。亮使昭鄉人靳詳於城外遥説之，昭於樓上應詳曰："魏家科法，卿所練也。我之爲人，卿所知也。我受國恩多而門戶重，卿無他言者，但有必死耳。卿還謝諸葛，便可攻也。"詳以昭語告亮，亮又使詳重説昭曰："人兵不敵，無爲空自破滅。"昭謂詳曰："前言已定矣，我識卿耳，箭不識也。"詳乃去。

許允，齊王時爲中領軍。時姜維寇隴右，安東將軍司馬文王鎮許昌，徵還擊維，至京師，帝於平樂觀以臨軍過。允與左右小臣謀因文王辭殺之，勒其衆以退大將軍。已書詔於前。文王入，帝方食栗[39]，優人雲午等唱曰："青頭鷄，青頭鷄。"青頭鷄者，鴨也。帝懼不敢發。文王引兵入城，景王因是謀廢帝。

諸葛誕爲鎮南將軍。時毌丘儉、文欽反，遣使詣誕招呼豫州士民，誕斬其使，露布天下，令知儉、欽凶逆。又誕據有淮南之地，司馬文王新秉政，欲徵誕爲司空，乃遣賈充與誕相見，談説時事，因謂誕曰："洛中諸賢，皆願禪代，君所知也，君以爲云何？"誕厲色曰："卿非賈豫州子，世受魏恩，如何負國，欲以魏國輸人乎？非吾所忍聞。若洛中有難，吾當死之。"充默然。誕既被徵，請諸牙門置酒飲宴，呼牙門從兵，皆賜酒令醉，謂衆人曰："前作千人鎧杖始成，欲以擊賊，今當還洛，不復得用，欲蹔出，將見人游戲，須臾還耳。諸君且止。"乃嚴鼓將士七百人出。樂綝聞之，閉州門。誕歷南門宣言曰："當還洛邑，蹔出游戲，揚州何爲閉門見備？"前至東門，東門復閉，乃使兵緣城攻門，州人悉走，因風放火，焚其府庫，遂殺綝。誕表曰："臣受國重任，統兵在東，揚州刺史樂綝專詐，説臣與吳交通，又言被詔當代臣位，無狀日久。臣奉國命，以死自立，終無異端。忿綝不忠，輒將步騎七百人，以今月六日討綝，即日斬首，函頭驛馬傳送。若聖朝明臣，臣即魏臣；不明臣，臣即吳臣。不勝發憤有日，謹拜表陳愚。悲感泣血，哽咽斷絶，不知所如，乞朝廷察臣至誠。"

孫禮爲冀州牧，以定平原、清河界，爲曹爽所怒，後除城門校尉。時匈奴王劉靖部衆強盛，而鮮卑數寇邊，乃以禮爲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往見太傅司馬宣王，有忿色而無言。宣王曰："卿得并州少邪？恚理分界失分乎？今當遠別，何不懽也？"禮曰："何明公言之乖細也。禮雖不德，豈以官位往事爲意邪？本謂明公齊蹤伊、呂，規輔魏室，上報明帝之託，下建萬世之勳。今社稷將危，天下兇兇，此禮之所以不悦也。"因涕泣横流。宣王曰："且止，忍不可忍。"

蜀霍峻爲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襲劉璋，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帛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帛乃退去。

關羽初事先主，爲别部司馬，行徐州太守事。後爲曹公所禽，曹公壯羽爲人，而察其心誠無久留之意，謂張遼曰："卿試以情問之。"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40]："吾極知

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吾要當立功以報曹公乃去。"遼以羽言報,曹公義之。

傅彤爲將軍,從先主征吳,退軍[41],斷後拒戰,兵人死盡,吳將語彤令降。彤駡曰:"吳狗,何有漢將軍降者?"遂戰死,拜子僉爲左郎中,後爲關中都督。景耀六年,又臨危授命,論者嘉其父子奕世忠義。

姜維初爲奉義將軍。先是馬謖敗於街亭,諸葛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維遂與母相失。魏人使其母手書呼維令反,并送當歸以譬之。維報書曰:"良田百頃,不計一畝,但見遠志,無有當歸。"

張翼爲庲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耆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群下咸以爲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一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

霍弋爲安南將軍,統南郡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主以備敵既定,不聽。及成都不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主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主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

羅憲爲巴東太守。時右大將軍閻宇都督巴東,爲領軍,後主拜憲爲宇副貳。魏之伐蜀,召宇西還,留守二千人,令憲守永安城。尋聞成都敗,城中擾動,江邊長吏皆棄城走,憲斬稱成都亂者一人,百姓乃定。得後主委質問至,乃帥所統臨於都亭三日。

吳張昭爲輔吳將軍,每朝見,辭氣壯厲,義形於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進見。後蜀使來稱蜀德美,而群臣莫拒,大帝歎曰[42]:"使張公在坐,彼不折自廢[43],安復自誇乎?"明日遣中使勞問,因請見昭,昭避席謝,帝跪止之。昭坐定,仰曰:"昔太后、桓王不以老臣屬陛下,而以陛下屬老臣,臣是以思盡臣節,以報厚恩,使泯沒之後,有可稱述,而意慮淺短,違逆聖旨[44],自分幽淪,長棄溝壑,不圖復蒙引見,得奉帷幄。然臣愚心,所以事國,志在忠益,畢命而已。若乃變心易慮,以偷榮取容,此臣所不能也。"帝辭謝焉。

徐盛爲中郎將。大帝爲魏稱藩[45],魏使邢貞拜爲吳王。帝出都亭候貞,貞有驕色。張昭既怒,而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46],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横流。貞聞之,謂其旅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

呂蒙爲將,從大帝征合肥[47]。既徹兵,爲張遼等所襲[48],蒙與凌統以死捍衛。

董襲遷偏將軍,曹公出濡須,襲從大帝赴之[49],使襲督五樓船往濡須口。夜卒暴

風，五樓船傾覆，左右散走，舸師使襲出。襲怒曰："受將軍任，在此備賊，何等委去也？敢復言此者斬。"於是莫敢還[50]。其夜船敗襲死，大帝改服臨殯，供給甚厚。

周瑜爲大將軍。曹公聞瑜年少，有美才，謂可游說動也，乃密下揚州，遣九江蔣幹往見瑜。幹有儀容，以才辯見稱，獨步江、淮之間，莫與爲對。乃布衣葛巾，自託私行詣瑜。瑜出迎之，立謂幹曰："子翼良苦，遠涉江湖，爲曹氏作説客邪？"幹曰："吾與足下州里，中間别隔，遥聞芳烈，故來叙闊，并觀雅規，而云説客，無乃逆詐乎？"瑜曰："吾雖不及夔、曠，聞絃賞音，足知雅曲也。"因延幹入，爲設酒食。畢，遣之曰："適吾有密事，且出就館，事了，别自相請。"後三日，瑜請幹與周觀營中，行視倉庫軍資器仗訖，還飲宴，示之侍者服飾珍玩之物，因謂幹曰："大丈夫處世[51]，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内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假使蘇、張更生[52]，酈叟復出，猶撫其背而折其辭，豈足下幼生所能移乎？"幹但笑，終無所言。幹還，稱瑜雅量高致，非言辭所間。中州之士，亦以此多之。

賀齊爲將，時大帝征合肥，還，爲張遼所掩襲於津北，幾至危殆。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大帝，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群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戒。"大帝自前收其淚曰[53]："大慙。謹以刻心，非但書諸紳也。"

陸遜爲大將軍，時中書典校吕壹竊弄權柄，擅作威福，遜與太常潘濬同心憂之，言至流涕。後大帝誅壹[54]，深以自責。

張悌爲屯騎校尉。晋伐吴，孫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帥衆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晋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衆，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晋之水軍必至于此矣，宜畜衆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方雖壞，還可取之[55]。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吴之將亡[56]，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來至此，衆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決戰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北敵奔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軍行散盡[57]，相與坐待敵到[58]，君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吴軍大敗。

晋毛炤爲將軍[59]，與吴軍戰，殺吴前部督修則、陶璜等[60]，後食盡，爲吴人所獲。以炤壯勇，欲赦之，而則子允固求殺炤，炤亦不爲璜等屈。璜等怒，面縛炤，詰之曰："晋賊。"炤厲聲曰："吴狗，何等爲賊？"吴人生割其腹，允割其心肝，罵曰："庸復作賊。"炤猶駡不止曰："尚欲斬汝孫皓，汝父向死狗也[61]。"乃斬之。武帝聞而哀矜，即詔使炤長子襲爵，餘三子皆關内侯。

周處爲御史中丞。時氐人齊萬年反，處隸夏侯駿西征。伏波將軍孫秀知其將死，

謂之曰:"卿有老母,可以此辭也。"處曰:"忠孝之道,安得兩全?旣辭親事君,父母復安得而子乎?今日是我死所也。"旣而梁王肜爲征西大將軍,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爲國取耻。"肜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肜促令速進,而絶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梁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自旦及暮,斬首萬計,弦絶矢盡。播、系不救,左右勸退,處按劍曰:"此是吾效死節授命之日,何退之爲?且古者良將受命凶門以出,蓋有進無退也。今諸君負信[62],勢必不振,我爲大臣,以身殉國,不亦可乎?"遂力戰而沒。

張光爲材官將軍、梁州刺史,鎮漢中。時逆賊王如餘黨大盛,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病[63],佐吏及百姓咸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賊,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聲絶而卒。百姓悲泣,遠近傷惜之。

山簡爲征南將軍,鎮襄陽,洛陽陷沒,遷于夏口。時樂府伶人避難多奔沔漢,讌會之日,僚佐或勸奏之,簡曰:"社稷傾覆,不能救者,有晉之罪人也,何作樂之有?"因流泣慷慨[64],坐者咸愧焉。

索綝爲安西將軍。時懷帝蒙塵,長安又陷,南陽王模被害,綝泣曰:"與其俱死,寧爲伍子胥。"乃赴安定,與雍州刺史賈疋[65]、扶風太守梁綜、安夷護軍麴允等糾合義衆,頻破賊黨,脩復舊館,遷定宗廟,進救新平,小大百戰。綝手擒賊帥李羌與閻鼎,立秦王爲皇太子,及即尊位,是爲愍帝。綝遷侍中、太僕,以首迎大駕,升壇授璽之日,封弋居伯,又進前將軍、尚書右僕射[66]。

劉琨,愍帝即位,拜大將軍、都督幷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琨上疏謝曰:"陛下略臣大愆,錄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殊寵,顯以蟬冕之榮,崇以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越。臣聞晉文以郤穀爲元帥而定霸功,高祖以韓信爲大將而成王業,咸有敦詩閲禮之德,戎昭果毅之威,故能振豐功於荆南,拓洪基於河北。况臣凡陋,擬蹤前哲,俯懼折鼎,慮在覆餗。昔曹沫三北,而收功於柯盟;馮異垂翅,而奮翼於澠池,皆能因敗爲成,以功補過。陛下宥過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善不立。臣雖不逮,預聞前訓,恭讓之節,臣猶庶幾。所以冒承寵命者,實欲沒身報國,輒死自效,要以致命寇場[67],盡其臣節。至於寵榮之施,非言辭所謝。又謁者史蘭、殿中中郎王春等繼至[68],奉詔,臣追尋聖旨,伏紙飲泪。臣聞夷險流行,古今代有,靈厭皇德,曾未悔禍。蟻狄縱毒於神州,夷醜肆虐於上國,七廟闕禋祀之饗[69],百官喪彝倫之序,梓宮淪辱,山陵未兆,率土永慕[70],思同考妣。陛下龍姿日茂,睿質彌光,升區宇於旣頹,崇社稷於已替,四海之內,肇有上下,九服之萌,復睹典制。伏惟陛下蒙塵於外,越在秦郊,蒸嘗之敬在心,桑梓之思未克。臣備位歷年,才質駑下,丘山之釁已彰,毫釐之效未著。頃以時宜,權假位號,竟無殪戎之績,而有負乘之累,當肆刑書,以明黜陟。是以臣前表上聞,敢緣愚款,乞奉

先朝之班，苟存偏師之職，赦其三敗之愆，收其一切之用，得騁志虜場，快意大逆[71]，雖身膏野草，無恨黄壚[72]。陛下偏恩過隆[73]，猶蒙擢拔[74]，遂授上將，位超常伯，征討之任，得從事宜[75]。拜命驚惶，五情戰悸，懼于隕越，以爲朝羞[76]。昔申胥不徇栢舉[77]，而成公婿之勳，伍員不從城父，而濟入郢之庸。臣雖頑凶，無覬古人，其於被堅執鋭，致身寇讎，所謂天地之施，群生莫謝。不勝受恩至深，謹拜表陳聞。"後石勒據襄國，及麴允敗，劉曜斬趙冉，琨上表曰："逆胡劉聰，敢率犬羊，憑陵輦轂，人神發憤，遐邇奮怒。伏省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史軌，糾合二州，同恤王室[78]，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綝，總齊六軍，戮力國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首於晉路，金鼓振於河曲，崤函無虔劉之警，汧隴有安業之慶，斯誠宗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含氣之類，莫不引領，况臣之心，能無踴躍。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尅今年三月都會平陽，會凶羯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79]，大司馬、博陵公浚受其僞和，爲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襲臣。城塢駭懼，志在自守。又猗盧國内欲生姦謀，幸盧警慮，尋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宵吟，扼腕長嘆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臣城，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西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80]，以圖臣爲計，闚伺間隙，寇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網雖張，靈澤未及，唯臣孑然與寇爲伍。自守則稽聰之誅，進討則勒襲其後，進退維谷，徒懷憤踴[81]，力不從願，慙怖征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馳寇庭。秋穀既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陛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後殞首謝國[82]，沒而無恨。"又及二都傾覆，社稷絶嗣，元帝初鎮江左，琨誠繫王室，謂右司馬温嶠曰："昔班彪識劉氏之復興，馬援知漢光之可輔。今晉祚雖衰，天命未改，吾欲立功河朔，使卿延譽江南，子其行乎？"對曰："嶠雖無管、張之手，而明公有桓、文之志，欲建翊合之功，豈可辭命？"乃以爲左長史，檄告華夷，奉表勸進。既至引見，具陳琨忠誠，志在效節，因説社稷無主，天人係心，辭旨慷慨，舉朝屬目。帝器而嘉焉。王導、周顗、謝琨、庾亮、桓彝等並與親善。於時江左草創，綱維未舉，嶠殊以爲憂。及見王導，共談，歡然曰：'江左自有管夷吾，吾復何慮。'琨爲段疋磾所害，嶠表琨忠誠，雖勳業不遂，然家破身亡，宜在褒崇，以慰海内之望。帝然之。

劉沉[83]，齊王冏輔政，引爲左長史，遷侍中。于時李流亂蜀，詔沉以侍中、假節，統益州刺史羅尚、梁州刺史許雄等以討流。行次長安，河間王顒請沉爲軍司，遣席遠代之。後領留雍州刺史。及張昌作亂，詔顒遣沉將州兵萬人并西征府五千人，自藍田關以討之，顒不奉詔。沉自領州兵至藍田，顒又逼奪其衆。長沙王乂命沉將武吏四百人還州。張方既逼京都，王師屢敗，王湖、祖逖言於乂曰："劉沉忠義果毅，雍州兵力足制河間，宜啓上詔與沉，使發兵襲顒，顒窘急，必召張方以自救，此計之良也。"乂從之。沉

奉詔馳檄四境,令七郡之衆及諸軍、塢壁甲士萬餘人,以安定太守衛博、新平太守張光、安定功曹皇甫澹爲先登,襲長安。顒時頓于鄭縣之高平亭,爲東軍聲援。聞沉兵起,還鎮渭城,遣督護虞夔率步騎萬餘人逆沉於好畤。接戰,夔衆敗,顒大懼,退入長安,果急呼張方。沉渡渭而壘,顒每遣兵出鬬,輒不利。沉乘勝攻之,使澹、博以精甲五千,從長安門而入,力戰至顒帳下。沉軍來遲,顒軍見澹等無繼,氣益倍。馮翊太守張輔率衆救顒,橫擊之,大戰於府門,博父子皆死之,澹又被擒。顒奇澹壯勇,將活之。澹不爲之屈,於是見殺。沉軍遂敗,率餘卒屯于故營。張方遣其將郭偉夜至[84],沉軍大驚而潰,與麾下百餘人南遁,爲陳倉令所執。沉謂顒曰:“夫知己之顧輕,在三之節重,不可違君父之詔,量強弱以苟全。投袂之日,期之必死,菹醢之戮,甘之如薺。”辭義慷慨,見者哀之。顒怒,鞭之而後腰斬之[85]。有識者以顒干上犯順,虐害忠義,知其滅亡不久也。

校勘記

[1]牙爪,宋本作“爪牙”。

[2]“畢命”後,宋本多“者”字。

[3]紓,原作“舒”,據宋本改。

[4]久而彌新者,原作“久而不彌新者”,“不”衍,據宋本删。

[5]謂,宋本作“爲”。

[6]覺,原作“寬”,據宋本及《史記・蒙恬列傳》改。

[7]終,宋本作“中”。

[8]是,原作“走”,據宋本及《史記》、《漢書》之《紀信傳》改。

[9]“若趣降漢王不然”句,《漢書・高帝紀上》作“若不趣降漢”。

[10]此句及其小注中之“京”,宋本皆作“亨”。

[11]將數萬之衆,宋本無“將”。

[12]我,宋本訛作“武”。

[13]著己,宋本作“背也”。

[14]皆,原作“背”,據宋本改。

[15]南,原作“尉”,據宋本改。

[16]“還”字原缺,據宋本補。

[17]追,宋本作“捕”。

[18]赤精子讖,原作“精於讖亦”,據宋本及《後漢書・竇融傳》改。

[19]甚歡,宋本作“歡甚”。

[20]挫,宋本作“剉”。

[21]至,宋本訛作“軍”。

[22]俱,宋本作“具”。

[23]蒼,宋本作“倉”。

[24]野,宋本及《後漢書・竇融傳》作"也"。

[25]皆,原作"背",據宋本及《後漢書・竇融傳》改。

[26]感隱,原本作"織急",據宋本及《後漢書・竇融傳》改。

[27]慰,宋本及《後漢書・竇融傳》作"尉"。

[28]從,宋本作"仕"。

[29]卿言大,原作"卿言大是",據宋本及《後漢書・竇融傳》删"是"。

[30]已,宋本作"且"。

[31]逢,宋本作"逄"。

[32]褒,原作"裹",據宋本改。

[33]侯,宋本作"候"。

[34]遂,宋本無此字。

[35]禍,宋本作"過"。

[36]還洛陽,宋本作"還洛"。

[37]害,宋本作"誅"。

[38]伯,宋本作"百"。

[39]栗,原作"粟",據宋本改。

[40]羽,宋本無此字。

[41]退,原作"進",據宋本改。

[42]大,原作"太",據宋本改。

[43]自,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張昭傳》作"則"。

[44]聖,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張昭傳》作"盛"。

[45]大,原作"太";藩,原作"籓",並據宋本改。

[46]等,宋本作"帝",蓋形近而訛。

[47]大,原作"太",據宋本改。

[48]爲,宋本訛作"馬"。

[49]大,原作"太",據宋本改。

[50]遷,宋本作"千"。

[51]大丈夫,宋本作"丈夫"。

[52]更,宋本作"之"。

[53]大,原作"太",據宋本改。

[54]大,原作"太",據宋本改。

[55]還可,宋本作"可還"。

[56]亡,原作"士",據宋本改。

[57]恐軍行散盡,宋本無"軍"字。

[58]到,原作"致",據宋本改。

[59]"炤"字本節數見,《晉書・陶璜傳》作"炅"。

[60]"陶璜等"三字置此不符史實,當是誤抄或衍文。參看《晉書·陶璜傳》。

[61]向,宋本及《晉書·陶璜傳》作"何"。"向"前原衍"皓"字,據《晉書·陶璜傳》删。

[62]君,宋本作"軍"。

[63]病,宋本作"疾"。

[64]泣,宋本作"涕"。

[65]遷,宋本作"疋"。

[66]進,宋本作"遷"。

[67]寇埸,宋本作"曲賜"。

[68]又,宋本作"乃"。

[69]饗,原作"𩟗",據宋本改。

[70]率土永慕,宋本脱"永"字。

[71]快,宋本作"肆"。

[72]墟,宋本及《晉書·劉沈傳》作"墟"。

[73]過,宋本作"已"。

[74]猶,宋本作"曲"。

[75]得,宋本作"亦"。

[76]以爲朝羞,宋本脱"以爲"二字。

[77]栢,宋本作"伯"。

[78]恤,宋本作"立"。

[79]凶,宋本作"匈"。

[80]是,宋本作"皆"。

[81]徒懷憤踴,《晉書·劉沈傳》此句前有"首尾狼狽"四字。

[82]殞,宋本作"隕"。

[83]沉,宋本同,《晉書》本傳作"沈"。

[84]郭,《晉書·劉沈傳》作"敦"。

[85]宋本無後"之"字。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七十一

將帥部(三十二)

忠第二

晉閻鼎行豫州刺史事,屯許昌,遭母喪,乃於密縣間鳩聚西州流人數千,欲還鄉里。值京師失守,秦王出奔密中,司空荀藩、藩弟司隸校尉組及中領軍華常、河南尹華薈在密縣建立行臺,以密近賊,南趣許潁。司徒左長史劉疇在密爲塢主,中書令李晅、太傅參軍騶捷、劉蔚、鎮軍長史周顗、司馬李述皆來赴疇,僉以鼎有才用,且手握強兵,勸藩假鼎冠軍將軍、豫州刺史,蔚等爲參佐。鼎少有大志,因西土人思歸,欲立功鄉里,乃與撫軍長史王毗、司馬傅遜懷翼秦王之計,謂疇、捷等曰:"山東非霸王處,不如關中。"河陽令傅暢遺鼎書,勸奉秦王過洛陽,謁拜山陵,徑據長安[1],綏合夷晉,興起義衆,尅覆宗廟,雪社稷之耻。鼎得書便欲詣洛,流人謂北道近河,懼有抄截,欲南自武關向長安。疇等皆山東人,咸不願西入,荀藩及疇、捷等竝逃散,鼎追藩不及,晅等見殺,唯顗、述走得免。遂奉秦王行止上洛,爲山賊所襲,殺百餘人,率餘衆西至藍田。時劉聰向長安,爲雍州刺史賈疋所逐,走還平陽。疋遣人奉迎秦王,遂至長安,而與大司馬南陽王保、衛將軍梁芬、京兆尹梁綜等,竝同心推戴,立王爲皇太子,登壇告天,立社稷宗廟,以閻鼎爲太子詹事,總攝百揆。梁綜與鼎爭權,鼎殺綜,以王毗爲京兆尹。鼎首建大謀,立功天下。始平太守麴允、撫夷護軍索綝竝害其功,且欲專權。馮翊太守梁緯、北地太守梁肅,竝綜母弟,綝之姻也,謀欲除鼎,乃證其有無君之心[2],專戮大臣,請討之。遂攻鼎,鼎出奔雍,爲氐竇首所殺,傳首長安。

周馥爲平東將軍[3]、都督楊州諸軍事,睹群賊孔熾,洛陽孤危,乃建策迎天子遷都壽春。永嘉四年,與長史吳思、司馬殷識上書曰:"不圖厄運,遂至於此,戎狄交侵,畿甸危逼。臣輒與祖納、裴憲、華譚、孫惠等三十人,伏思大計,僉以殷人有屢遷之事,周王有岐山之徙,方今王都罄乏,不可久居,河朔蕭條,崤函險澀,宛都屢敗,江漢多虞。於今平夷,東南爲遼,淮楊之地[4],北阻塗山,南抗靈嶽,名川四帶,有重險之固。是以楚人東遷,遂宅壽春,徐、邳、東海,亦足戍禦,且運漕四通,無患空乏。雖聖上神聰,元輔賢明,居儉守約,用保宗廟,未若相土遷宅,以享永祚。臣謹選精卒三萬,奉迎皇駕,輒檄前北中郎將裴憲行使持節、監豫州諸軍事、東中郎將風馳即路,荆湘江楊,各先運四

年米租十五萬斛，布絹各十四萬疋，以供大駕。今王浚、苟晞，共平河朔，臣等戮力，以啓南路，遷都弭寇，其計竝得。皇輿來巡，臣宜轉據江州[5]，以恢王略。知無不爲，古人所務，敢竭忠誠，庶報萬分，朝遂夕隕，猶生之願。"東海王越與苟晞不協，馥不先白於越而直上書，越大怒。

祖逖爲鎮西將軍、豫州刺史，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爲都督，逖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宏致遠圖，且己翦荆棘[6]，收河南地，而若思雍容，直來統之，意甚怏怏。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搆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寄妻孥汝南大木山下。時中原士庶咸謂逖當進據武牢[7]，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納。逖雖內懷憂憤，而圖進取不輟。

溫嶠爲平南將軍，鎮武昌，聞蘇峻之徵也，慮其有變，求還朝以備不虞，不聽。未幾而蘇峻果反，移屯潯陽，遣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岳、鄱陽內史紀瞻等率舟師赴難。及京師傾覆，嶠聞之，號慟，人有候之者，悲哭相對。俄而庾亮來奔，宣太后詔，進嶠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之急，殄寇爲先，未效勳庸，而逆受榮寵，非所聞也。何以示天下乎?"固辭不受。時亮雖奔敗，嶠每推崇之，分兵給亮，遣王愆期等要陶侃同赴國難，侃恨不受顧命，不許。嶠初從之，後用其部將毛寶說，復固請侃行。初，嶠與庾亮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言於嶠曰："征西位重兵強，宜共推之。"嶠於是遣王愆期奉侃爲盟主，侃許之，遣督護龔登率兵詣嶠。嶠於是列上尚書，陳峻罪狀，有衆七千，灑泣登舟。峻時殺侃子瞻，由是侃激勵，遂率所統與嶠、亮同赴京師，戎卒六萬，旌旗七百餘里，鉦鼓之聲，震於百里，直指石頭，次于蔡州。侃屯察浦[8]，嶠屯沙門浦。時祖約據歷陽，與峻爲首尾，見嶠等軍盛，謂其黨曰："吾本知嶠能爲四公子之事，今果然矣。"峻聞嶠將至，逼大駕幸石頭。時峻軍多馬，南軍仗舟楫，不敢輕與交鋒，用將軍李根計，據白石築壘以自固，使庾亮守之。賊步騎萬餘來攻，不下而退，追斬二百餘級。嶠又於四望磯築壘以逼賊，曰："賊必爭之，設伏以逸待勞，是制賊之一奇也。"是時義軍屢戰失利，嶠軍食盡。陶侃怒曰："使君前云不憂無將士，惟得老僕爲主耳。今數戰皆北，良將安在?荆州接胡、蜀二虜，倉稟當備不虞，若復無食，僕便欲西歸，更思良算。但今歲計，殄賊不爲晚也。"嶠曰："不然。自古成監，師克在和。光武之濟昆陽，曹公之拔官渡，以寡敵衆，仗義故也。峻、約小豎，爲海內所患，今日之舉，決在一戰。峻勇而無謀，藉驕勝之勢，自謂無前，今挑之戰，可一鼓而擒也。奈何捨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且天子幽逼，社稷危殆，四海臣子，肝腦塗地。嶠等與公竝受國恩，是致命之日。事若克濟，則臣主同祚；如其不捷，身雖灰滅，不足以謝責於先帝。今之事勢，義無旋踵，騎猛獸，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反，人心必沮，沮衆敗事，義旗將迴指於公矣。"侃無以對，遂留不去。嶠於是創建行廟，廣設壇場，告皇天后土祖宗之靈，親讀祝文，聲氣激揚，涕流覆面，三軍莫能仰視。其日，侃督水軍向石頭，亮、嶠等率精勇一萬，從白石以挑戰。時峻

勞其將士，因醉突陣，馬躓，爲侃將所斬，峻弟逸及子碩嬰城自固。嶠乃立行臺，布告天下，凡故吏二千石臺郎御史以下皆令赴臺，於是至者雲集。司徒王導因奏嶠、侃錄尚書，遣間使宣旨，竝讓不受。賊將康術以臺城來降，爲逸所擊，求救於嶠。江州別駕羅洞曰："今水暴長，救之不便，不如攻榻坑。榻坑軍若敗，術圍自解。"嶠從之，遂破賊石頭軍，奮威長史滕含抱天子奔於嶠船。時陶侃雖爲盟主，而處分規略一出於嶠。及賊滅，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戶。

郗鑒爲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9]，加散騎常侍。咸和初，領徐州刺史。及祖約、蘇峻反，鑒聞難，便欲率所領東赴，詔以北寇，不許，於是遣司馬劉矩領三千人宿衛京都。尋而王師敗績，矩遂退還。中書令庾亮宣太后口詔，進鑒爲司空。鑒去賊密邇，城孤糧絕，人情業業，莫有固志，奉詔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陵汩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脅幽主，拔本塞原，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伐罪，以除元惡。昔戎狄泯周，齊桓糾盟；董卓陵漢，群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之後，勠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偷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鑒登壇慷慨，三軍爭爲用命。乃遣將軍夏侯長等間行謂平南將軍溫嶠曰："今賊謀欲挾天子東入會稽，宜先立營壘，屯據要害，既防其越逸，又斷賊糧運，然後靜鎮京口，清壁以待賊。賊攻城不拔，野無所掠，東道既斷，糧運自絕，不過百日，必自潰矣。"嶠深以爲然。及陶侃爲盟主，進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時撫軍將軍王舒、輔國將軍虞潭皆受鑒節度，率衆渡江，與侃會於茄子浦。鑒築白石壘而據之，會舒、潭戰不利，鑒與後將軍郭默還丹徒，立大業、曲阿、陵亭三壘以拒賊。而賊將張健來攻，大業城中乏水，郭默窘迫，遂突圍而出，三軍失色。參軍曹納以爲大業京口之扞，一旦不守，賊方軌而前[10]，勸鑒退還廣陵，以俟後舉。鑒乃大會僚佐，責納曰："吾蒙先帝厚顧，荷託付之重，正復捐軀九泉，不足以報。今強寇在郊，衆心危迫，君腹心之佐，而生長異端，當何以率先義衆，鎮一三軍邪？"將斬之，久而乃釋。會峻死，大業圍解。及蘇逸等走吳興，鑒遣參軍李閎追斬之，降男女萬餘口，拜司空，加侍中。

劉牢之爲南彭城內史、輔國將軍，代王恭督兗、青、幷七州事。時楊佺期、桓玄將兵逼京師，上表理王恭，求誅牢之。牢之率北府之衆馳赴京師，次於新亭，玄等受詔退兵，牢之還鎮京口。

桓彝爲宣城內史。蘇峻之亂，彝糾合義衆，欲赴朝廷，其長史裨惠以郡兵寡弱，出入易擾，可按甲以須後舉。彝厲色曰："夫見無禮於其君者，若鷹鸇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晏安。"乃遣將軍朱綽討賊別帥於蕪湖，破之。彝尋出石頭，會朝廷遣將軍司馬流先據慈湖，爲賊所敗，遂長驅逕進。彝以郡無堅城，遂退據廣德。尋王師敗績，彝

聞，慷慨流涕，進屯涇陽。時州郡多遣使降峻，裨惠又勸彝僞與通和，以紓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厚恩，期在致死[11]，焉能忍垢蒙辱，與醜逆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遣將軍俞縱守蘭石。峻遣將韓晃攻之，縱將敗，左右勸縱退軍。縱曰："吾受桓侯厚恩，本以死報。吾之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負國也。"遂力戰而死。晃因進軍攻彝，彝固守經年，勢孤力屈。賊曰："彝若降者，當待以優禮。"將士多勸彝僞降，更思後舉，彝不從，辭氣壯烈，志節不撓。城陷，爲晃所害，年五十三。時賊尙未平，諸子竝流迸，宣城人紀世和率義故葬之。賊平，追贈廷尉，謚曰簡。咸安中，改贈太常。俞縱亦以死節，贈興安太守。

卞壼爲尙書令、右將軍、領右衛將軍。蘇峻稱兵至東陵口，詔以壼都督大桁東諸軍事、假節，復加領軍將軍、給事中。壼率郭默、趙胤等與峻大戰於陵西，爲峻所破，壼與鍾雅皆退還，死傷者以千數。壼、雅竝還節詣闕謝罪。峻進攻青溪，壼與諸軍距擊，不能禁，賊放火燒宮寺，六軍敗績。壼時發背創猶未合，力疾而戰，率厲散衆及左右吏數百人攻賊，麾下苦戰，遂死之，時年四十八。二子眕、盱見父沒[12]，相隨赴賊，同時見害。峻平，朝議贈壼左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尙書郎弘納議以爲："死事之臣，古今所重。卞令忠貞之節，當書於竹帛。今追贈寔未副衆望，謂宜加鼎司之號，以旌忠烈之勳。"司徒王導建議進贈驃騎將軍加侍中。訥重議曰："夫事親莫大於孝，事君莫尙於忠。唯孝也，故能盡敬竭誠。唯忠也，故能見危授命。此在三之大節、臣子之極行也。按壼委質三朝，盡規翼亮，遭世險艱，存亡以之，受顧託之重，居端右之任，擁衛至尊，則有保傅之恩；正色在朝，則有匪躬之節。賊峻造逆，勠力致討，身當矢旝，再對賊鋒，父子幷命，可謂破家爲國，守死勤事。昔許男疾終，猶蒙二等之贈，況壼伏節國難者乎？夫賞疑從重，況在不疑？謂可上準許穆，下同嵇紹，則允合典謨，克厭衆望。"於是改贈壼侍中、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貞，祠以太牢，贈世子眕散騎侍郎，眕弟盱奉車都尉。眕母裴氏撫二子尸哭曰："父爲忠臣，汝爲孝子，夫何恨乎？"徵士翟湯聞之，嘆曰："父死於君，子死於父，忠孝之道，萃於一門。"

庾翼爲安西將軍，鎭武昌，嘗遣使東至遼東，西到涼州，要結二方，欲同大舉，慕容皝、張駿竝報使請期。翼雅有大志，欲以滅胡平蜀爲己任，言論慷慨，形於辭色。

桓冲代桓溫爲豫、楊二州刺史。初，溫執權，大辟之罪，皆自己決，冲既涖事，上疏以爲"生殺之重，古今所愼，凡諸死罪，先須上報"。冲既代溫居任，盡忠王室，或勸冲誅除時望，專執權衡，冲不從。謝安以時望輔政，爲群情所歸，冲懼逼。寧康三年，乃解楊州，自求外出。桓氏黨與以爲非計，莫不扼腕苦諫。郗超亦深止之，冲皆不納，處之澹然，不以爲恨，忠言嘉謀，每盡心力。於是改授都督徐豫兗青楊五州、知六郡軍事、車騎將軍、徐州刺史。

桓伊爲護軍將軍，卒，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謚曰烈。初，伊有馬步鎧六百領，豫

爲表，令死乃上之。表曰："臣過蒙殊寵，受任西藩，淮南之捷，逆兵奔北，人馬器鎧，隨處放散。于時收拾破敗，不足貫連，比年營繕，竝已脩整。今六合雖一，餘燼未滅，臣不以朽邁，猶欲輸效力命，仰報皇恩。此志永絶，銜恨泉壤。謹奉輸馬裝百具、步鎧五百領，竝在潯陽，請勅所屬領受。"詔曰："伊忠誠不遂，益以傷懷。仍受其所上之鎧。"

劉弘爲荆州刺史、督荆交廣諸軍事，廣漢太守羊冉以天子蒙塵，四方雲擾，進縱横計於弘，弘怒，斬之，時人莫不稱善。

郭誦，司州刺史李矩之甥也，矩表誦爲揚武將軍、陽翟令。時石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矩，矩逆擊不利，誦弟元復爲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説矩曰："去年東平曹嶷，西賓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勒復遺誦麈尾馬鞭，以示殷勤，誦不答。

段匹磾領幽州刺史，爲從弟末抔所敗，北依邵續，與續并力追末抔，斬獲略盡。又令文鴦北討末抔弟於薊城，及還，去城八十里，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爲石季龍所遮。文鴦以親兵數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季龍復抄城下，文鴦登城臨見，欲出擊之，匹磾不許。文鴦曰："我以勇聞，故百姓仗我，見人被略而不救，非丈夫也。令衆失望，誰復爲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殺胡甚多，遇馬乏，伏不能起。季龍呼曰："大兄與我俱是戎狄，久望共同。天不違願[13]，今日相見，何故復戰？請釋仗。"文鴦駡曰："汝爲寇虐，久應合死。吾兄不用吾計，故令汝得至此。吾寧死，不爲汝擒。"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力戰不已。季龍軍四面解馬羅披自鄣，前捉文鴦[14]。文鴦戰自辰至申，力極而後被執。城内大懼，匹磾欲單騎歸朝，續弟樂安内史洎勒兵不許。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季龍，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亦以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胡夷，所未聞也。"因謂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朝廷，而見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忘本。"遂渡黄河南。匹磾着朝服，持節賓從，出見季龍，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於此，既不能死，又不能爲汝敬也。"勒及季龍素與匹磾結爲兄弟，季龍起而拜之。匹磾到襄國，又不爲勒禮，常着朝服，持晉節。經年，國中謀推匹磾爲主，事露，被害。文鴦亦遇鴆而死。

郭默初爲河内督將。永嘉之亂，率衆自爲塢主，遣使謁劉琨，琨加默河内太守。劉元海遣從子曜討默，曜列三屯圍之，欲使饑死。默送妻、子爲質，并請糴焉，糴畢設守。曜怒，沉默妻、子於河而攻之。默遣弟芝求救於劉琨，琨知默狡猾，留之而緩其救。默更遣人告急[15]，會芝出城浴馬，使强與俱歸。默乃遣芝質於石勒，勒以默多詐，封默書與劉曜。默使人伺得勒書，便突圍投李矩，後與矩并力拒劉、石。

魏該爲順陽太守。王敦之反也，梁州刺史甘卓不從，欲觀該去就，試以敦旨動之。該曰："我本去賊，惟忠於國。今王公舉兵向天子，非吾所宜與也。"遂拒而不應。

劉隗拜鎮北將軍、都督青徐幽平四州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率萬人鎮泗口。初，

隗以王敦威權太盛,終不可制,勸帝出腹心以鎮方隅,故以譙王承爲湘州,續用隗及戴若思爲都督。敦甚惡之,與隗書曰:"頃承聖上顧眄足下[16],今大賊未滅,中原鼎沸,欲與足下、周生之徒,勠力王室,共靜海內。若其泰也,則帝祚於是乎隆;若其否也,則天下永無望矣。"隗答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竭股肱之力,效之以忠貞,吾之志也。"敦得書甚怒。

周顗代戴若思爲護軍將軍。及王敦搆逆,溫嶠謂顗曰:"大將軍此舉似有所在,當無濫邪。"顗曰:"君少年,未更事。人主自非堯舜,何能無失?人臣豈可得舉兵以脅主?共相推戴,未能數年,一旦如此,豈云非亂乎?處仲(王敦字處仲)剛愎強忍,狼抗無上,其意寧有限邪?"既而王師敗績,顗奉詔詣敦。敦曰:"伯仁,卿負我。"顗曰:"公戎車犯順,下官親率六軍,不能其事,使王旅奔敗,以此負公。"敦憚其辭正,不知所答。帝召顗於廣室,謂之曰:"近日大事,二宮無恙,諸人平安,大將軍故副所望邪?"顗曰:"二宮自如明詔,於臣等故未可知。"護軍長史郝嘏等勸顗避敦[17],顗曰:"吾備位大臣,朝廷喪敗,寧可復草間求活,外投胡越邪!"俄而與戴若思俱被收,路經太廟,顗大言曰:"天地先帝之靈:賊臣王敦傾覆社稷,枉殺忠臣,陵虐天下,神祇有靈,當速殺敦,無令縱毒,以傾王室。"語未終,收人以戟傷其口,血流至踵,顏色不變,容止自若,觀者皆爲流涕。遂於石頭南門外石上害之,時年五十四。

周筵,右將軍、都督石頭水陸軍事札之兄子。王敦作難,加冠軍將軍,都督會稽、吳興、義興、晉陵、東陽軍事[18],率水軍三千人討沈充,未發,而王師敗績。筵聞札開城納敦,憤咤慷慨,形於辭色,尋遇害。

劉超爲左衛將軍。時蘇峻謀逆,京邑大亂,朝士多遣家人入東避難。義興故吏欲迎超家,而超不聽,盡以妻孥入處宮內。及王師敗績,王導以超爲右衛將軍,親侍成帝。屬太后喪[19],軍衛禮章損闕[20],超躬率將士奉營山陵。峻遷車駕石頭,時天大雨,道路沉陷,超與侍中鍾雅步侍左右,賊給馬,不肯騎,而悲哀慷慨。峻聞之,甚不平,然未敢加害,而以其所親信許萬等補司馬督、殿中監[21],外託宿衛,內實防禦超等。時饑饉米貴,峻等問遺,一無所受,繾綣朝夕,臣節愈恭。帝時年八歲,雖幽厄之中,超猶啓授《孝經》、《論語》。溫嶠等至,峻猜忌朝士,而超爲帝所親遇,疑之尤甚。後王導出奔,超與懷德令匡術、建康令管旆等密謀,將欲奉帝而出。未及期,事泄,峻使任讓將兵入收超及侍中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任讓不奉詔,因害之。及峻平,任讓與陶侃有舊,侃欲特不誅之,乃請於帝。帝曰:"讓是殺我侍中、右衛者,不可宥。"由是遂誅讓。及超將改葬,帝痛念之不已,詔遷高顯近地葬之,便出入得瞻望其墓,追贈衛尉,謚曰忠。

羊曼爲前將軍。時蘇峻作亂,曼率文武守雲龍門。王師不振,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勒衆不動,爲峻所害。

朱伺爲廣威將軍，領竟陵內史。時王敦欲用從弟廙代陶侃爲荆州，侃故將鄭攀、馬儁等乞侃於敦，敦不許。攀等以侃始滅大賊，人皆樂附，又以廙忌戾難事，謀共拒之。遂屯結溳口，遣使告伺，伺外許之，而稱疾不赴。攀等遂進拒廙，既而士衆疑阻，復散還横桑口，欲入杜曾。時朱軌、趙誘、李桓率衆將擊之，攀等懼誅，以司馬孫景造謀拒廙，因斬之，降軌等。廙將西出，遣長史劉浚留鎮楊口壘。時杜曾請討第五猗於襄陽，伺謂廙曰："曾是猾賊，外示西還，以疑衆心，欲誘引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廙性矜厲自用，兼以伺老怯難信，遂西行。曾等果馳還。廙乃遣伺歸，裁至壘，即爲曾等所圍。劉浚以壘北門危，欲令伺守之。或說浚云："伺與鄭攀同者。"乃轉守南門。賊知之，攻其北門。時鄭攀黨馬儁等亦來攻壘，儁妻子先在壘內，或請皮其面以示之。伺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所調弩忽噤不發[22]，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爲船械。伺既入，賊舉鋋擿伺，伺逆接得鋋，反以擿賊。賊入走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遇醫療，創小差。杜曾遣說伺云："馬儁等感卿恩，妻孥得活，盡以卿家外內百口付儁，儁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答曰："賊無白首者，今吾年六十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當歸南，妻子付汝。"乃還甑山。時王廙與李桓、杜曾相持，累戰甑山下。軍士數驚喚云："賊欲至。"伺驚創而卒。

周虓，字孟威，爲西夷校尉，領梓潼太守。寧康初，苻堅將楊安寇梓潼，虓固守涪城，遣步騎數千送母妻從漢水將抵江陵，爲堅將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於安。堅欲以爲尚書郎，虓曰："蒙國厚恩，以至今日，但老母見獲，失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况郎任乎？"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爲氐賊，堅不悦。屬元會威儀甚整，堅因謂虓曰："晋家元會何如此？"虓攘袂厲聲曰："戎狄集聚，譬猶犬羊相群，何敢比天子！"及吕光征西域，堅出餞之，戎士二十萬，旌旗數百里，又問虓曰："朕衆力何如？"虓曰："戎狄已來，未之有也。"堅黨以虓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虓乃密書與桓冲，説賊姦計。太元三年，虓潜至漢中，堅追得之。後又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堅引虓問其狀。虓曰："昔漸離、豫讓，燕、智之微臣，猶漆身吞炭，不忘忠節，况虓世荷晋恩，豈敢忘也。生爲晋臣，死爲晋鬼，復何問乎？"堅曰："今殺之，適成其名矣。"遂撻之，徙於太原。後堅復陷順陽、魏興，獲二守，皆執節不撓。堅嘆曰："周孟威不屈於前，丁彦遠絜己於後，吉祖冲不食而死，皆忠臣也。"虓竟以病卒於太原。

吉挹少有志節。孝武帝初，苻堅陷梁、益，桓豁表挹爲魏興太守。太元四年，苻堅將韋鍾攻魏興，挹遣衆拒之，斬七百餘級，加督五郡軍事。鍾率衆欲趣襄陽，挹又邀擊，獲五十餘級。鍾怒，迴軍圍之，挹又屢挫其鋭。其後，賊衆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將陷，引刀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展他計，爲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逼奪

其刀,會賊執之,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

朱序爲梁州刺史,鎮襄陽。苻堅率衆圍序,序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欲逃歸,潛至宜陽,藏夏揆家,堅疑揆,收之。序乃詣苻暉自首,堅嘉而不問,以爲尚書。太元中,苻堅南侵,謝石率師拒之。時堅大兵尚在項,苻融以三十萬衆先至。堅遣序說謝石,稱己兵威,序反謂石曰:"若堅百萬之衆悉到,莫可與敵,及其未會,擊之,可以得志。"於是石遣謝琰選勇士八千人,涉肥水挑戰,堅衆少卻。序時在其軍後,唱云:"堅敗。"衆遂大奔潰。序乃得歸,拜龍驤將軍、瑯邪內史。

郗愔爲輔國將軍,都督徐、兗、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徐州人多勁悍,桓溫常云:"京口酒可飲,兵可用。"深不欲愔居之,而愔暗於事機,遣牋詣溫,欲共獎王室,脩復園陵。子超取視,寸寸毀裂,乃更作牋,自陳老病,甚不堪人間,乞閑地自養。溫得牋大喜,即轉愔爲會稽太守。

毛璩,安帝初爲征虜將軍。及桓玄篡位,遣使加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執留玄使,不受命。玄以桓希爲梁州刺史,王異據涪,郭法戍宕渠,師寂戍巴郡,周道子戍白帝以防之。璩傳檄遠近,列玄罪狀,遣巴東太守柳約之、建平太守羅述、征虜司馬甄季之擊破希等,仍率衆次於白帝。武陵王令曰:"益州刺史毛璩,忠誠慭亮,自桓玄萌禍,常思躡其後。今若平殄兇逆,肅清荆郢者,便當即受上流之任。"初,璩弟寧州刺史璠喪官,璩兄球、孫祐之及參軍費恬以數百人送喪,葬江陵,會玄敗,謀奔梁州,璩弟瑾子脩之時爲玄屯騎校尉,誘玄使入蜀。既而脩之與祐之、費恬及漢嘉人馮遷共殺玄,約之等聞玄死,進軍到枝江,而桓振復攻沒江陵。劉毅等還潯陽[23],約之亦退。俄而季之、述之皆病,約之詣振僞降,因欲襲振,事泄,被害。約之司馬時延祖、涪陵太守文處茂等撫其餘衆,保涪陵。振遣桓放之爲益州,屯西陵,處茂拒擊,破之。振死,安帝反正,詔曰:"夫貞松摽於歲寒,忠臣亮於國危。益州刺史璩,體識弘正,誠契義旗,受命偏師,次於近畿,輔翼之勳,寔感朕心。可進征西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益梁秦涼寧五州軍事、行宜都、寧蜀太守。文處茂宣讚藩牧[24],蒙險夷難,可輔國將軍、西夷校尉、巴西、梓潼二郡太守[25]。"又詔西夷校尉瑾爲持節、監梁秦二州軍事、征虜將軍、梁秦二州刺史、略陽武都太守,瑾弟蜀郡太守瑗爲輔國將軍、寧州刺史。初,璩聞振陷江陵,率衆赴難,使弟瑾、瑗順外江而下,使參軍譙縱領巴西、梓潼二郡軍下涪水,當與璩軍會於巴郡。蜀人不樂東征,縱因人情思歸,於五城水口反,還襲涪,害瑾。瑾留府長史鄭純之自成都馳使告璩,璩時在略城,去成都四百里,遣參軍王瓊討反者,相距於廣漢。僰道令何林聚黨助縱,而璩下人受縱誘說,遂共害璩及瑗,并子侄之在蜀者,一時殄沒。

殷覬爲南蠻校尉。太元中,從弟仲堪爲荆州刺史,仲堪得王恭書,將興兵內伐,告覬欲同舉。覬不平之,曰:"夫人臣之義,慎保所守,朝廷是非,宰輔之務,豈藩屏之所圖也。晉陽之事,宜所不豫。"仲堪要之轉切,覬怒曰:"吾進不敢同,退不敢異。"仲堪甚以

爲恨。猶密諫仲堪，辭甚切至。仲堪既貴，素情亦殊，而志望無厭，謂覬言爲非。覬見江績亦以正直爲仲堪所斥，知仲堪當逐異己，樹置所親，因出行散，託疾不還。仲堪聞其病，出省之，謂覬曰："兄病殊爲可憂。"覬曰："我病不過身死，但汝病在滅門，幸熟爲慮，勿以我爲念也。"仲堪不從，卒與楊佺期、桓玄同下。覬遂以憂卒。隆安中，詔："故南蠻校尉殷覬忠績未融，奄焉隕喪，可贈冠軍將軍。"

張肅，寔叔父也，爲建威將軍、西海太守，以京師危逼，請爲先鋒擊劉曜。寔以肅年老，弗許。肅曰："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鍾儀在晉，楚弁南音。肅受晉寵，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傾覆，肅晏安方裔，難至不奮，何以爲人臣？"寔曰："門戶受重恩，自當闔家效死，忠衛社稷，以申先公之志。但叔父春秋已高，氣力衰竭，軍旅之事，非耆耄所堪。"乃止。既而聞京師陷沒，肅泣憤而卒。

何無忌爲江州刺史、鎮南將軍。盧循遣別帥徐道覆順流而下，舟艦皆重樓。無忌將率衆推之，長史鄧潛之諫曰："今以神武之師，抗彼逆衆，迴山壓卵，未足爲譬。然國家之計，在此一舉。聞其舟艦大盛，勢居上流，蜂蠆之毒，邾魯成鑒。宜決破南塘，守二城以待之，其必不敢捨我遠下。蓄力俟其疲老，然後擊之。若棄萬全之長策，而決成敗於一戰，如其失利，悔無及矣。"無忌不從，遂以舟師拒之。既及，賊令強弩數百，登西岸小山以邀射之，南薄於山側。俄而西風暴急，無忌所乘小艦被飄東岸，賊乘風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敗。無忌尚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乃躬執以督戰。賊衆雲集，登艦者數十人，無忌辭色無撓，遂握節死之。

宋劉敬宣，字萬壽，仕晉爲征虜將軍，領冀州刺史。時高祖西討劉毅，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軍事，貽敬宣書曰："盤龍狼戾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報曰："下官自義熙以來，首尾十載，遂忝三州七郡。今此仗節，常懼福過禍生，實思避盈居損，富貴之旨，非所敢當。"使呈書，高祖謂王誕曰："阿壽故爲不負我也。"

顏師伯爲征虜將軍、都督青冀二州徐州之東安兗州之濟北二郡諸軍事[26]。竟陵王誕反，師伯遣長史嵇玄敬率五千人赴難。

沈慶之爲步兵校尉，詔討群蠻於江沔。元嘉三十年正月，孝武出次五洲，總統群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諮受軍略。會孝武典籤董元嗣自建鄴還，陳元兇弒逆，孝武遣慶之引諸軍[27]，慶之謂腹心曰[28]："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並是所悉，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29]，此外屈逼，必不爲用力。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衆軍既集，假慶之征虜將軍、武昌內史、領府司馬。孝武還至潯陽，慶之及柳元景等並以天下無主，勸世祖即大位，不許。賊劭遣慶之門生錢無忌齎書說慶之解甲，慶之執無忌，白孝武。孝武踐祚，以慶之爲領軍將軍。

褚湛之爲丹陽尹。元兇劭弒逆，以爲吏部尚書，復出爲輔國將軍、丹陽尹，統石頭

成事[30]。世祖入伐,劭自攻新亭壘,使湛之率水師俱進,湛之因攜二息淵、澄登輕船南奔[31]。淵有一男始生,爲劭所殺。世祖即位,以爲尚書右僕射。

劉瑀爲寧遠將軍、益州刺史。元兇弑立,以爲青州刺史。瑀聞問,即起義遣軍,并送資實於荆州。世祖即位,召爲御史中丞。還至江陵,值南郡王義宣爲逆,瑀陳其不可,言甚切至。義宣以爲丞相左司馬,俱至梁山。瑀猶乘其蜀中船舫,又有義故部曲潛於梁山洲外下投官軍[32]。除司徒長史。

朱脩之爲雍州刺史。時荆州刺史、南郡王義宣反,檄脩之舉兵。脩之僞與之同,而遣使陳誠於帝。帝嘉之,以爲荆州刺史,加都督。義宣聞脩之不與己同,乃以魯秀爲雍州刺史,擊襄陽。脩之命斷馬鞍山道,秀不得前,乃退。及義宣敗於梁山,單舟南走,脩之率衆南定遺寇。時竺超民執義宣,脩之至,乃殺之。以功封南昌縣侯。

沈攸之爲寧朔將軍,征南賊。攸之從子懷寶爲賊將帥,在赭圻,遣親人楊公讚齎密書招誘攸之,攸之斬公讚,封懷寶書呈太宗。尋克赭圻。後爲鎮西將軍、荆州刺史。後廢帝元徽二年,桂陽王休範舉兵襲京邑,攸之謂僚佐曰:“桂陽今反朝廷,必聲云與攸之同,若不顛沛勤王,必增朝野之惑。”於是遣軍主孫同、沈懷奧興軍馳下,受郢州刺史、晋熙王燮節度。同等始過夏口,會休範平而還。

劉秀之爲寧朔將軍、益州刺史。南譙王義宣據荆州爲逆,遣參軍王曜徵兵於秀之,秀之即日斬曜,戒嚴,遣中兵參軍韋山松萬人襲之[33]。

柳元景爲前將軍、雍州刺史。初,臧質起義,以南譙王義宣闇弱易制,欲相推奉,潛報元景,使率所領西還。元景即以質書呈孝武,語信曰:“臧冠軍當是未知殿下義舉耳,方應伐逆,不容西還。”

沈林子爲征虜將軍,既破鮮卑慕容超,而盧循奄至。循之下也,廣固未拔,循潛遣人結林子及宗人叔長。林子即密白高祖,以超未平,隱之,還自廣固,乃誅叔長。謂林子曰:“昔魏武在官渡,汝、兖之士,多懷二心,唯李通獨斷大義,古今一也。”循至蔡州,貴游之徒,皆議遠徙,唯林子請移家京邑。高祖怪而問之,對曰:“耿純盡室從戎,李通舉宗居魏。林子雖才非古人,實受恩深重。”高祖稱善。

黄回爲右衛將軍。沈攸之反,以回爲使持節、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給鼓吹一部。臧質率衆出新亭,爲前鋒。未發,而袁粲據石頭爲亂,回與新亭諸將任侯伯、彭文之、王宜興、孫曇瓘等謀應粲。粲事發,侯伯等並乘船赴石頭,唯曇瓘先至得入[34],侯伯等至,而粲已平。回本期詰旦率所領從御道直向臺門,攻齊王於朝堂,事既不果,齊王撫之如舊。

垣詢之驍敢有氣力,南郡王義宣反,夙聞其名,以副輔國將軍張柬。時張超首行大逆[35],亦領軍隸柬,詢之規殺之,慮柬不同。柬宿有此志,又未測詢之同否,互相觀察。會超來論事,柬色動,詢之覺之,即共定謀,遣信召超。超疑之,不至,改宿他所[36]。詢

之不知其私[37]，往斫之，殺其僕於牀。因與東南奔，東溺淮死，詢之得至。時世祖已即位，以爲積射將軍[38]。

殷孝祖爲寧朔將軍、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孝祖外甥司法參軍葛僧韶建議銜命徵孝祖入朝。帝遣之。僧韶至，孝祖具問朝廷消息。僧韶隨方酬譬[39]，并陳兵甲精強，主上欲委以前驅之任。孝祖即日棄妻子，率文武二千人隨僧韶還都。時普天同逆，朝廷唯保丹陽一郡，而永世縣尋又反叛，義興賊乘至延陵，內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並傖楚壯士，人情大安。

齊張敬兒，宋末爲持節、督雍梁二州郢司二郡軍事。昇明元年冬，沈攸之反，遣報敬兒。敬兒勞接周至，爲設酒食，謂之曰："沈公那忽使君來，君殊可念。"乃列仗於廳事前斬之。集部曲，偵攸之下，當襲江陵，遂破之，送首京師。

李安民，初爲宋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時桂陽王休範起事，安民遣軍援京師，徵爲左將軍，加給事中。

王玄邈爲宋輔國將軍、幽州刺史。青州刺史沈文秀反，玄邈欲向朝廷，慮見掩襲，乃詣文秀求安軍頓。文秀令頓城外，玄邈即立營壘，至夜拔軍，南奔起義。比曉，文秀追不復及。明帝以爲持節、都督、青州刺史，將軍如故。太祖鎮淮陰，爲明帝所疑，遣書結玄邈。玄邈長史房叔安勸玄邈不相答和。罷州還，太祖以經途又要之，玄邈雖許，既而嚴軍直過，還都啓帝，稱太祖有異謀。

蕭坦之，東昏立，爲侍中、領軍將軍。永元元年，遭母喪，起復職，加右將軍，置府。江祏兄弟欲立始安王遙光，密謂坦之曰[40]："明帝取天下，已非次第，天下人至今不服。今若復作此事，恐四海瓦解，我其不敢言。"持喪還宅。宅在東府城東，遙光起事，遣人夜掩取坦之，坦之科頭着禪，踰牆走，從東冶僦渡南渡，間道還臺。假節督衆軍討遙光，屯湘宮寺。事平，遷尚書右僕射、丹陽尹，右將軍如故，進爵爲公，增邑千戶。

荀伯玉，太祖時爲輔國將軍。世祖在於東宮，任左右張景眞，多僭侈。世祖拜陵還，景眞白服乘畫舴艋，坐胡牀，觀者咸疑是太子，內外祇畏，莫敢言。伯玉謂親人曰："太子所爲，官終不知，豈得顧死，蔽官耳目。我不啓聞，誰應啓者？"因世祖拜陵之後，密啓之。帝大怒，檢校東宮。世祖還至方山，日暮將泊，豫章王於東府乘飛鷰東迎，具白帝怒之意。世祖夜歸，帝亦停門籥待之，二更盡，方入宮。帝明日遣文惠太子、聞喜公子良宣勑詰責，并以景眞罪狀示世祖，稱太子令，收景眞殺之。

張冲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梁王義師起，東昏遣驍騎將軍薛元嗣、制局監暨榮伯領兵及糧運百四十餘船，送冲使拒西師。元嗣等懲劉山陽之敗，疑冲不敢進，停住夏口浦，聞義師將至，元嗣、榮伯相率入郢城。時竟陵太守房僧寄被代，還至郢，東昏勑僧寄留守魯山，除驍騎將軍。僧寄謂冲曰："臣雖未荷朝廷深恩，實蒙先帝厚澤。蔭其樹者，不折其枝，實欲微立塵效。"冲深相許諾，共結盟誓。乃分部守。遣軍主孫樂祖數千人

助僧寄據魯山岸立城壘。明年二月,梁王出沔口,圍魯山城,遣軍主曹景宗等過江攻郢城,未及盡濟,冲遣中兵參軍陳光静等開門出擊,爲義師所破。光静戰死,冲固守不出,景宗於是據石橋浦,連軍相續,下至嘉湖[41]。東昏遣軍主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吴子陽、光子衿、李文劉、陳虎牙等十二軍援郢,至嘉湖,不得進,乃築城舉烽,城内亦舉火應之,而内外各自保,不能相救。冲病死,元嗣、榮伯與冲子孜及長史江夏内史程茂固守。東昏詔贈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假元嗣子陽節。江水暴長,嘉湖城淹潰[42],義師乘高艦攻之,子陽等大敗散。魯山城乏糧,軍人於磯頭網魚供食,密治輕船,將奔夏口。梁王命偏軍斷其取路,防備越逸。房僧寄病死,孫樂祖窘,以城降。郢城被圍二百餘日,士庶病死者七八百家。魯山既敗,程茂及元嗣等議降,使孜爲書與梁王。冲故吏青州中從事房長瑜謂孜曰:"前使君忠貫昊天,操逾松竹,郎君但當端坐畫一,以荷析薪。若天運不與,幅巾待命,以下從使君。今若隨諸人之計,非爲郢州士女失高山之望,亦恐彼所不取也。"魯山陷後二日,元嗣等以郢城降。東昏以程茂爲督郢司二州、輔國將軍、郢州刺史,元嗣爲督雍梁山南北秦四州郢州竟陵司州隋郡、冠軍將軍、雍州刺史[43],竝持節。時郢、魯二城已降,死者相積,竟無叛散。時以冲及房僧寄比臧洪之被圍也,贈僧寄益州刺史。

校勘記

[1]據,原作"處",據宋本改。

[2]"有"字原缺,據宋本補。

[3]平東將軍,宋本作"鎮東將軍"。

[4]楊,原作"陽",據宋本改。

[5]轉,宋本作"徑"。

[6]己,原訛作"巳",據文意改。

[7]當,宋本作"遂"。

[8]察,宋本作"査"。

[9]開府儀同三司,宋本作"開府"。

[10]軌,宋本作"陣"。

[11]期在致死,宋本作"在致死。"

[12]眕、盱,宋本作"昣"、"旴"。

[13]天不違願,原作"天下不違願","下"字衍,據宋本删。

[14]捉,原作"促",據《晉書·段匹磾傳》改。

[15]更,原作"便",據宋本改。

[16]眄,宋本作"眄"。

[17]暇,原本作"瑕",宋本同,據《晉書·周顗傳》改。

[18]都督會稽吳興義興晉陵東陽軍事,宋本無“義興”二字。

[19]喪,《晉書·劉超傳》作“崩”。

[20]損,宋本作“頓”。

[21]萬,《晉書·劉超傳》作“方”。

[22]噤,原作“禁”,據宋本改。

[23]潯,宋本及《晉書·毛璩傳》作“尋”。

[24]藩,宋本及《晉書·毛璩傳》作“蕃”。

[25]巴,原本作“邑”,據宋本及《晉書·毛璩傳》改。

[26]“東安”之後,宋本有“東莞”二字;又“二郡”作“三郡”。

[27]孝武遣慶之引諸軍,宋本及《宋書·沈慶之傳》作“世祖遣慶之還山引諸軍”。

[28]謂,原作“請”,據《宋書·沈慶之傳》改。

[29]十,宋本作“千”。《宋書·沈慶之傳》亦作“ 十”。

[30]戍,原本作“戎”,據宋本及《宋書·褚湛之傳》改。

[31]淵,《宋書·褚湛之傳》作“彦回”,下同。

[32]《宋書·劉穆之傳》校勘記:“有”疑當作“與”,或文有譌奪。

[33]之,宋本作“江陵”。

[34]曇,原本作“雲”,據宋本改。

[35]時,宋本作“賊”。

[36]改,宋本作“故”。

[37]私,宋本作“移”。

[38]射,宋本作“弩”。

[39]酬,原作“訓”,據宋本及《宋書·殷孝祖傳》改。

[40]密謂坦之曰,宋本同,《南齊書·蕭坦之傳》作“密謂坦之,坦之曰”,語意較清楚完整。

[41]嘉,宋本及《南齊書·張冲傳》作“加”。

[42]潰,宋本及《南齊書·張冲傳》作“漬”。

[43]南,原本無此字,據宋本及《南齊書·張冲傳》補。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七十二

將帥部(三十三)

忠第三

梁馬仙琕爲齊寧朔將軍、豫州刺史。時義師起,四方多響應。高祖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仙琕,仙琕於軍斬仲賓以殉。義師至新林,仙琕猶持兵於江西口抄運。建康城陷,仙琕號哭經宿,乃解兵歸罪。

霍俊爲軍主。時侯景渡江,俊與邵陵王綸同爲賊所敗。俊見獲,賊送於城下,逼云:"已擒邵陵。"僞許之,乃曰:"軍小失利,正爲糧盡,還京口。王在,俊爲託邏所獲,非軍敗也。"賊以刀背毆其髀,俊色不變,賊義而捨之。

楊公則領白馬戍主,爲氐賊李烏奴所攻陷。公則抗聲駡賊,烏奴壯之,更厚待焉,要與同事。公則僞許而圖之,謀洩,單馬逃歸。宋州刺史王玄邈以事表聞,高帝下詔褒美,後爲中護軍、散騎常侍。時朝廷始議北伐,以公則威名素著,至京師,詔假節,先屯洛口。公則受命遘疾,謂親人曰:"昔廉頗、馬援以年老見遺,猶自力請用。今國家不以吾朽懦,任以前驅,方以古人,見知重矣。雖臨途疾苦,豈可僶俛辭事?金革還葬,此吾志也。"遂強起登舟,至洛口、壽春,士女歸降者數千戶。魏豫州刺史薛恭度遣長史石榮等,前鋒接戰,即斬石榮,逐北至壽春,去城數十里乃反。疾卒於師。

蔡道恭爲司州刺史、平北將軍。天監三年,魏軍圍司州,道恭拒守,魏軍憚之,將退。會道恭疾篤,乃呼兄子僧勰、從弟靈恩及諸將帥謂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破滅寇賊,今所苦轉篤,勢不支久。汝等當以死固節,無令吾沒有遺恨。"又令取所持節謂僧勰曰:"稟命出疆,憑此而已。既不得奉以還朝,方欲攜之同逝,可與棺柩相隨。"衆皆流涕。其年五月卒。魏知道恭死,攻之轉急。先是,朝廷遣郢州刺史曹景宗率衆赴援。景宗到鑿峴,頓兵不前。至八月,城內糧盡,乃陷。

裴之横爲直閤將軍。侯景亂,出爲貞威將軍,隸鄱陽王範討景,濟江,仍與範長子嗣入援連營,度淮,據東城。京都陷,退還合肥,與範泝流赴湓城。景遣任約上逼晉熙,範令之横下援,未及至,範薨,之横乃還。時尋陽王大心在江州,範副梅思立密要大心襲湓城。之横斬思立而距大心,大心以州降侯景。之横率衆與兄之高同歸元帝,承制除散騎常侍、廷尉卿。

江子一爲戎昭將軍。時侯景反，攻陷歷陽，自横江將渡。子一帥舟師千餘人，於下流欲邀之。其副董桃生家在江北，因與其黨散走，子一乃退還南州，復收餘衆，步赴京師[1]。賊亦尋至，子一啓簡文云："賊圍未合，猶可出盪，若營柵一固，無所用武。"請與其弟子四、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承明門挑賊。許之。子一乃身先士卒，抽戈獨進，群賊夾攻之，從者莫敢繼。子四、子五見事急，相引赴賊，並見害。

張嵊爲吴興太守。太清二年，侯景圍京城，嵊遣弟伊率郡兵數千人赴援。三年，京城陷，御史中丞沈浚避難東歸[2]。嵊往見而謂曰："賊臣憑陵，社稷危耻，正是人臣效命之秋。今欲收集兵力，保據郡邑，若天道無靈，忠節不展，雖復及死，義亦無恨。"浚曰："鄙郡雖小[3]，仗義拒逆，誰敢不從。"固勸嵊舉義。於是收集士卒，繕築城壘。時邵陵王東奔至錢塘，聞之，遣板授嵊征東將軍，加秩中二千石[4]。嵊曰："朝廷危迫，天子蒙塵，今日何情，復受榮號。"留板而已。賊行臺劉神茂攻破義興，遣使説嵊曰："若蚤降附，當還以郡相處，復加爵賞。"嵊命斬其使。仍遣軍主王雄等帥兵於鯉瀆逆擊之，破神茂，神茂退走。侯景聞神茂敗，乃遣其中軍侯子鑒帥精兵二萬人，助神茂以擊嵊。嵊遣軍主范智朗出郡西拒戰，爲茂所敗，退歸。賊騎乘勝焚柵，柵内衆軍皆奔[5]。嵊乃釋戎服，坐於廳事，賊臨之以刃，終不爲屈，乃執嵊以送景。景刑之於都市，子弟同遇害者十餘人。

徐文盛爲持節、督寧州刺史。太清中，聞國難，乃召募得數萬人來赴，世祖嘉之，以爲持節、散騎常侍、左衛將軍、督梁南秦沙東益巳北巴六州諸軍事、仁威將軍、秦州刺史。

柳仲禮爲司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反，仲禮率衡州刺史韋粲、南陵太守陳文徹[6]、宣猛將軍李孝欽等皆來赴援。

羊鴉仁爲北司州刺史。太清二年，侯景既背盟，鴉仁乃與趙伯超及南康王會理共攻賊於東府城，反爲賊敗。臺城陷，景以爲五兵尚書，鴉仁常思奮發，謂所親曰："吾以凡流，受寵朝廷，竟無報效，以答重恩。今若以此終，沒有餘責。"因泣下，見者傷焉。三年，出奔江西，將赴江陵，至東莞，爲故北徐州刺史荀伯道子晷所害。臨死以報效不終，因而泣下。

韋粲爲安遠將軍、衡州刺史。太清元年，粲至州，無幾，便表解職。二年，徵爲散騎常侍。粲還至廬陵，聞侯景作逆，便檢閲部下，得精卒五千，馬百疋，倍道赴援。至豫章，奉命報云："賊已出横江。"粲即就内史劉孝儀共謀之，孝儀曰："必期如此[7]，當有別勅，豈可輕信單使，妄相驚動，或恐不然。"時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宫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勅，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即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心遣使要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上游蕃鎮，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實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不可闕鎮。今宜且張聲勢，移鎮湓城，行遣偏將賜隨，於事便足。"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二千隨粲。粲悉留家累於

江州,以輕舸就路。至南州,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萬餘人至横江。粲即送糧仗贍給之,幷散私金帛以賞其戰士。先是,安北將軍鄱陽王範亦自合肥遣西豫州刺史裴之高與其長子嗣,帥江西之衆赴京師,屯於張公洲,待上流諸軍至。是時,之高遣舩渡仲禮,與粲合軍,進屯王游苑。粲建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高,耻居其下,乃云:"柳節下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粲乃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鋭,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8],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年德已隆,豈應復挾私情,以阻大計?粲請爲諸君解釋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前諸將之議,豫州意所未同,即二宫危逼,猾寇滔天,臣子當勠力同心,豈可自相矛楯。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曰:"吾荷國恩榮,自應帥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效命,企望柳使君共平凶逆,謂衆議已定,無俟老夫耳。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次新亭,賊列陣於中興寺,相持至晚,各解歸。是夜,仲禮入粲營,部分衆軍。且日將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於青塘。青塘當石頭中路[9],粲慮柵壘未立,賊必争之,頗以爲憚,謂仲禮曰:"下官才非禦侮,直欲以身徇國。節下善量其宜,不可致有虧喪。"仲禮曰:"青塘立營,迫近淮渚,欲以糧儲舩乘盡就迫之,此是大事[10],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差軍相助。"乃使直閣將軍劉叔裔帥兵助粲[11]。粲帥所部水陸俱進。時值昏霧,軍人迷失道,比及青塘,夜已過半,壘柵至曉未合。景登禪靈寺閣,望粲營未立,便率鋭卒來攻,軍副王長茂勸據柵待之,粲不從,令軍主鄭逸逆擊之,命劉叔裔以水軍截其後。裔畏懦不敢進,逸遂敗。賊乘勝入營,左右牽粲避賊,粲不動,猶率子弟力戰[12],兵死略盡,遂見害。粲子尼及三弟助、警、構、從弟昂皆戰死,親戚死者數百人。賊傳粲首闕下,以示城内。太宗聞之流涕,曰:"社稷所寄,維在韋公,如何不幸,先死行陣。"詔贈護軍將軍。世祖平侯景,追謚曰忠貞,幷追贈助、警、構及尼皆中書郎,昂員外散騎常侍。

羊侃爲都官尚書。侯景反,逼城,侃親拒之。景遣儀同傅士哲呼侃與語曰:"侯王遠來,問訊天子,何爲閉距,不時進納?尚書國家大臣,宜啓朝廷。"侃曰:"侯將軍奔亡之後,歸命國家,重鎮方城,懸相任寄,何所患苦,忽致稱兵?今驅烏合之衆,至王城之下,虜馬飲淮,矢集帝室,豈有人臣而至於此?吾荷國重恩,當稟承廟筭,以掃大逆耳,不能妄受浮説,開門揖盗,幸謝侯王,蚤自爲所。"士哲又曰:"侯王事君盡節,不爲朝廷所知,欲面啓至尊,以除姦佞。既居戎旅,故帶甲來朝,何謂作逆?"侃曰:"聖上聰明叡哲,無幽不炤,有何姦佞,而得在朝,欲飾其非,寧無詭説?且侯王親舉白刃,以向城闕,事君盡節,正若是邪?"士哲無以應,乃曰:"在北之日,久挹風猷,願去戎服,得一相見。"侃爲免冑,士哲瞻望,久之而去。

陳沈恪仕梁爲宣猛將軍，監吳興郡，自吳興入朝。高祖受禪，使中書舍人劉師知引恪，令勒兵入辭，因徵衛梁敬帝如別宮[13]。恪乃排闥入見高祖曰："恪身經事蕭家來，今日不忍見此事[14]，分受死耳，決不奉命。"高祖嘉其意，乃不復逼。

章昭達爲鎮南將軍、江州刺史。廢帝即位，遷侍中。華皎之反也，其移文檄並假以昭達爲辭，又頻遣使招之，昭達盡執其使，送於京師。皎平，進號征南將軍，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

韓子高，初，文帝出守吳興，子高事帝恭謹，帝甚寵愛之。帝之討張彪也，沈泰等先降。文帝據有州城，周文育鎮北郭香巖寺，張彪自剡縣夜還襲城，文帝自北門出，倉卒暗夕，軍人擾亂，文育亦未測文帝所在，唯子高在側。文帝乃遣子高自亂兵中往見文育，反命酬答於闇中，又往慰勞衆軍。文帝散兵稍集，子高引入文育營，因共立柵。明日，與彪戰。彪將申縉復降，奔松山，浙東平。文帝乃分麾下多配子高，子高亦輕財禮士，歸之者甚衆。文帝嗣位，除右軍將軍。

侯安都爲鎮西將軍，討余孝勱，還軍至南皖，而高祖終。安都隨文帝還朝，仍與群臣定議，翼奉文帝。時帝謙讓弗敢當，太后又以衡陽王故，未肯下令，群臣猶豫不能決。安都曰："今四方未定，何暇及遠，臨川王有功天下，須共立之。今日之事，後應者斬。"便按劍上殿，白太后出璽，又手解文帝髮，推就喪次。文帝即位，遷司空，仍爲都督南徐州諸軍事、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

程靈洗爲郢州刺史、雲麾將軍。華皎之叛也，遣使招誘靈洗，靈洗斬皎使，以狀聞。朝廷深嘉其忠，增其守備，給鼓吹一部，因推心待之。

魯廣達爲中領軍。隋賀若弼進軍鍾山，廣達率衆於白土岡置陣，與弼旗鼓相對。廣達躬擐甲冑，手執桴鼓，率勵敢死，冒刃而前，隋軍退走[15]。廣達逐北至營，殺傷甚衆，如是者數四焉。及弼攻敗諸將，乘勝至宮城，燒北掖門，廣達猶督餘兵，苦戰不息，斬獲數十百人。會日暮，乃解甲，面臺再拜慟哭，謂衆曰："我身不能救國，負罪深矣。"士卒皆涕泣歔欷，於是乃就執。禎明三年，依例入隋。廣達愴本朝淪覆，遘疾不治，尋以憤慨卒。尚書令江總撫柩慟哭，乃命筆題棺頭，爲詩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流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總又製廣達墓銘，其略曰："災流淮海，險失金湯。時屯運極，代革天亡。爪牙背義，介胄無良。獨摽忠勇，率禦有方。誠貫皎日，氣勵嚴霜。懷恩感報，無事何忘[16]。"

王猛徙鎮廣州，未之鎮，而隋師濟江，猛總督所部赴援。時廣州刺史臨汝侯方慶、西衡州刺史衡陽王伯言並隸猛督府，各觀望不至，猛使高州刺史戴知烈、清遠太守曾孝遠各以輕兵就斬之，而發其兵。

後魏劉潔，道武時爲會稽公，與永安侯魏勤率衆三千人屯於西河，以鎮撫之。又與勤及功勞將軍元屈等擊吐京叛胡。時離石胡出以眷引屈丐騎，斷截山嶺邀潔，潔失馬，

登山力戰,矢刃俱盡,爲胡所執,送詣屈丐。潔聲氣不撓,呼其字而與之言,神色自若。屈丐壯而釋之,後得還國。

崔玄伯爲周兵將軍。時明元未立,清河王紹聞人心不安,大出財帛,班賜朝士,玄伯獨不受。明元即位,命玄伯居門下,虚己問,以不受紹賜財帛,特賜帛二百匹。

叔孫俊年十五,以便弓馬爲獵郎。清河王紹閉宮門,明元在外,以俊爲爪牙。明元即位,命俊與元磨渾等拾遺左右。及朱提王悦將爲大逆,俊覺悦舉動有異,便引手掣之,乃於悦懷中得兩刃匕首,遂殺之。

段進,太武初爲白道守節。蠕蠕大入塞,圍之,力屈被執,進抗聲大駡,遂爲賊所殺。太武愍之,追贈安北將軍,賜爵顯美侯,謚曰壯[17]。

陳建以善騎射擢爲三郎[18],稍遷下大夫、内行長。太武討山胡白龍,輕之,單將數十騎登山臨險,每日如此。白龍乃伏壯士十餘處[19],出於不意,太武墜馬,幾至不測。建以身捍賊,大呼奮擊,殺賊數人,身被十餘鎗,太武壯之,賜别户二十[20]。

盧魯元爲散騎常侍、右將軍,從征赫連昌,太武親追擊之,入其城門,魯元隨太武出入。是日微魯元,幾至危殆。

劉尼爲振威將軍。宗愛既殺南安王余於東廟,秘之,唯尼知狀。尼勸愛立文成,愛自以負罪於景穆,聞而驚曰:"君大癡人。皇孫若立,豈忘正平時事乎?"尼曰:"若爾,今欲立誰?"愛曰:"待還宮,擢諸王子賢者而立之。"尼懼其有變,密以狀告殿中尚書源賀。賀時與尼俱典兵宿衛,仍共南部尚書陸麗謀曰:"宗愛既立南安,還復殺之,今不能奉戴皇孫,以順民望,社稷危矣。將欲如何?"麗曰:"唯有密奉皇孫耳。"於是賀與尚書長孫渴侯嚴兵守衛,尼與麗迎文成於苑中。麗抱文成於馬上,入於京城。尼馳東廟,大呼曰:"宗愛殺南安王,大逆不道。皇孫已登大位,有詔,宿衛之士皆可還宮。"衆咸唱萬歲。賀及渴侯登執宗愛、賈周等,勒兵而入,奉文成於宫門外,入登永安殿。以尼爲内行長,進爵建昌侯,遷散騎常侍、安南將軍。

源賀爲征西將軍,南安王余之爲宗愛所殺也,賀部勒禁兵,静遏外内,與南部尚書陸麗決議,定策翼戴文成,令麗與劉尼馳詣苑中,奉迎文成,賀守禁中,爲之内應。俄而麗抱文成單騎而至,賀乃開門,文成即位,社稷大安,賀有力焉。後遷太尉。獻文將傳位於京兆王子推,時賀都督諸軍屯漠南[21],乃馳傳徵賀。賀既至,乃命公卿議之,賀正色,固執不可,即詔賀持節奉皇帝璽以授孝文。

崔僧淵爲顯武將軍,討海賊於黄郭,大破之。齊明帝乃遣其族兄慧景遺僧淵書,説以入國之屈,規令改圖。僧淵復書曰:"主上之爲人也,無幽不炤,無細不存,仁則無遠不及,博則無典不究,殫三墳之微,盡九丘之極。至於文章錯綜,煥然鬱炳,猶夫子牆矣。遂乃開獨悟之明,尋先王之迹,安遷虚荒,兆變帝基[22],惟新中壤,宅臨伊域,三光起重輝之照,庶物蒙再化之始。分氏定族,列甲乙之科;班官命爵,清九流之貫。禮俗

之叙，粲然復興，河洛之間，重隆周道，巷歌邑頌，朝熙門穆，濟濟之盛，非可備陳矣。加以累葉重光，地兼四岳，士馬強富，人神欣仰，道德仁義，民不能名。且大人之出，本無所在，况從聖繼聖至夫子孫者乎[23]？聖上諸弟，風度相類，咸陽王已下，莫不英越，枝葉扶疏，遍在天下，所稱稍竭，殊爲未然。文士競謀於廟堂，武夫效勇於疆埸，若論事勢，此爲實矣。計彼主纂殺之迹，人鬼同知，疑親猜貴，蚤暴遐邇。兄投心逆節，千載何名。物患無施，器非時用，生不振世，沒無令聲，先師以爲鄙，君子以爲愧。此則事因伎殫[24]，自勉無益，故其宜矣。以兄之才，夙超鄉土，如弟之徒，誰不瞻仰，每尋昔念，未敢忘懷。雖復途遙二千，心想若對，敬遵美範，以資一生。令名可揚矣而不能顯親，事可變矣而不能離辱，故世之所未解也。且君子在家也，不過孝於其親；入朝也，不過忠於其君。主上之於兄，恩則不可酬，義則不可背。身可殺也，故非其酬；功不逮也，故非其報。今可以效矣而又弗爲，非孝也。即實而言，兄之不變，得爲忠乎？至於講武爭強，不敵者久矣；論安與危，不同者驗矣；群情皆去[25]，獨留者謬矣。願深察之。王晏道絶外交，器非雄朗，專華保望，便就屠割。方之於兄，其全百倍。且淮蕃海捍，本出北豪，壽春之任，兄何由免？以是而言，猜嫌已決。又宗門未幾，南北莫寄，先搆之重，非兄何託？受社之榮，鄙心已加望矣[26]。今執志不寤，忠孝兩忘，王晏之辜，安能自保？見機而作，其在茲乎。國家西至長安，東盡即墨，營造器甲，必盡堅精，晝夜不息者，於茲數載。今秋仲月，雲羅必舉。賈不及時，雖實不用[27]，若不蚤圖，沉柱連城矣[28]。枚乘有言，欲出不出，間不容髮，精哉斯談。弟中於北京[29]，身罹事譴，大造之及，有獲爲幸。比蒙清舉，超進非一，犬馬之心，誠有在矣。雖復彼此爲異，猶昔情不移也，况於今日哉？如兄之誨，如弟之規，改弦易調[30]，易於反掌，萬一乖情，此運也[31]。"

劉渴侯太和中爲徐州後軍，以力死戰，衆寡不敵，遂被禽，瞋目大罵，終不降屈，爲賊所殺。孝文贈立忠將軍、平州刺史、上庸侯，贈絹千疋，穀千斛。

嚴季爲軍校尉，與劉渴侯同殿，勢窮被執，終不降屈。後得逃還，除立節將軍，賜爵五等男。

鄧翼爲河間相[32]，父羌，苻堅車騎將軍。慕容垂之圍鄴，以翼爲後將軍、冀州刺史、眞定侯，翼泣對使者曰："先君忠於秦室，翼豈可先叛乎？忠臣不事二主，自古通義，未敢聞命。"垂遣使喻之曰："吾與車騎結異姓兄弟，卿亦猶吾之子弟，安得辭乎？"翼曰："冀州宜任親賢，翼請他役效命。"垂乃用爲建武將軍、河間太守。

長孫道生爲司空、侍中，第宅卑陋。出鎮後，其子弟頗更修繕，起堂廡。道生還，嘆曰："昔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宅爲。今強寇尙游魂漠北，吾豈可安坐華美也。"乃切責子弟，令毁宅。

長孫稚爲平東將軍、尙書右僕射，時雍州刺史蕭寶夤據州反[33]，以稚爲行臺討之。稚時背疽未愈，靈太后勞之曰："卿病源如此，朕欲相停，更無可寄，如何？"稚答曰：

"死而後已,敢不自力。"其子彥亦患脚痺[34],扶杖入辭。尚書僕射元順顧相謂曰:"吾等備爲大臣,各居寵位,危難之日,病者先行,無乃不可乎?"莫有對者。

崔楷爲後將軍、殷州刺史。時葛榮自破章武、廣陽二王之後,鋒不可當。初,楷將之州,人咸勸留家口,單身述職。楷曰:"食人之祿[35],憂人之事,如一身獨往,朝廷謂吾有進退之計,將士又誰肯爲人固志也?"遂合家赴州。三年春,賊勢已逼,或勸減小弱以避之,乃遣第四女、第三兒夜出。既而召寮屬共論之,咸曰:"女郎出嫁之女,郎君小未勝兵,留之無益,去復何損。且使君在城家口尚多,足固將士之意,竊不足爲疑。"楷曰:"國家豈不知城小力弱也,置吾死地,令吾死耳。一朝送免兒女,將謂吾心不回,虧忠全愛,臧獲耻之,况吾荷國重寄也。"遂命追還。州既新立,了無禦備之具,及賊來攻,相率力抗拒,強弱勢懸,每勸兵士,撫勵之,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一身。"連戰半旬,死者相枕。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楷長子士元假征虜將軍、防城都督,隨楷之州,州陷,亦戰歿。楷兄弟父子竝死王事,朝野傷嘆焉,贈使持節、散騎常侍、鎮軍將軍、定州刺史。

杜顒,孝明時爲征西將軍、行岐州事。蕭寶寅起逆,顒據州不從,還,除征虜將軍、荆州刺史[36],以守岐州勳,封平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

晁清爲梁城戍將。梁武攻圍,糧盡城陷,清抗節不屈,爲敵所殺,贈樂陵太守,謚曰忠。

王榮世,陽平館陶人,爲三城戍主。梁武帝攻圍,力窮,知不可全,乃先焚府庫,後殺妻妾。及賊陷城,與戍副鄧元興等俱以不屈被害。孝明下詔,褒美忠節,進榮世爵爲伯,贈齊州刺史,元興開國子,贈洛州刺史。

田益宗爲安南將軍。時白早生反於豫州,自洛口已南,郢、豫二州諸城皆沒於梁[37],唯有義陽而已。梁武帝招益宗以車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五千戶郡公。當時安危在益宗去就,而益宗守節不移。郢、豫尅平,益宗之力也。

胡小虎少有武氣,孝明時爲統軍於晉壽。孝昌中,梁將樊文熾等寇邊,益州刺史邴虬遣長史和安固守小劍。文熾圍之,虬命小虎與統軍崔珍寶同往防拒。文熾掩襲小虎、珍寶,並禽之。文熾攻小劍未陷,乃將珍寶至城下,使謂和安曰:"南軍強盛,北救不來,豈若歸隸,取其富貴。"和安命射之,乃退。復逼小虎與和安交言,小虎乃慷慨謂安曰:"我柵不防,爲賊所虜,觀其兵士,勢不足言,努力堅守。魏行臺傅檄梁州,遣將已至。"賊以刀毆擊,言不得終,遂害之。三軍無不嘆其壯節,哀其死亡。賊尋奔敗,禽其次將蕭世澄、陳文緒等一十一人,行臺魏子建壯其氣概,啓以世澄購其屍柩,乃獲骸骨歸葬之。

鄭先護爲前將軍、廣州刺史[38]。後元顥入洛,莊帝北巡,先護據州起義兵,不受顥命。顥遣尚書令臨淮王彧率衆討之[39],先護出城拒戰。莊帝還京,嘉其誠節,除使持

節、散騎常侍、都督襄廣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刺史如故。

高諒爲驍騎將軍，爲徐州行臺。至彭城，屬元法僧反叛，逼諒同之，諒不許，爲法僧所害。

楊侃爲右將軍、岐州刺史，屬元顥內逼，以本官假撫軍將軍，爲都督，率衆鎮大梁，未發，詔行北中郎將。孝莊徙御河北，執侃手曰："朕停卿蕃寄[40]，移任此者，爲今日[41]，但卿尊卑百口，若隨朕行，所累處大。卿可還洛，寄之後圖。"侃曰："此誠陛下曲恩，寧可以臣微族，頓廢君臣之義。"固求陪從，至建州，叙行從功臣，自城陽王徽已下凡十人並增三階[42]，以侃河梁之誠，特加四階，侃固辭，乞同諸人，久乃見許。

賈智爲冗從僕射。梁將夏侯夔攻郢州，以智爲龍驤將軍別將討之。至則夔退，智乃入城。及刺史元顯達以城降於梁，智勒城人不欲叛者，與顯達交戰，相率歸闕。智爲東中郎將，及爾朱仲遠爲徐州刺史[43]，智隸爾朱仲遠赴彭城。爾朱榮之死也，仲遠舉兵向洛，智不從，遂擁兵出清水東，招勒州民，與相拒擊。莊帝聞而善之，因鎮徐州。普泰初，還洛[44]，仲遠忿其乖背，議欲殺之，智兄顯度先爲爾朱世隆所厚，世隆爲解喻得全。

賈思同爲平南將軍、襄州刺史。及元顥之亂也，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先護並不降。莊帝還宮，封營陵縣開國男，邑二百戶，除撫軍將軍。

羊深爲二兗行臺。爾朱榮殺害朝士，深第七弟侃爲太山太守，性麤武，遂率鄉人外託於梁。深在彭城，忽得侃書，堅侃同逆[45]，深慨然流涕，斬侃使人，并書表聞。莊帝乃下詔曰："羊侃作逆，霧起瑕丘，擁集不逞，扇擾疆埸，傾宗之禍，侃乃自貽[46]，累世之節，一朝毀汙。羊深血誠奉國，秉操罔二，聞弟猖悖，自劾請罪，此之丹款，實戢于懷。且叔向復位，《春秋》稱美，深之慷慨，氣同古人，忠烈遠彰，赤心已著。可令還朝，面受委勑。"乃歸京師，除名。

崔光韶，河東武城人，爲司空從事中郎，以母老解官歸養。孝莊初，河間刑杲率河北流民十餘萬衆攻逼州郡，刺史元儁憂不自安，州人乞光韶爲長史以鎮之。時陽平路回寓居齊土，與杲潛相影響，引賊入郭。光韶臨機處分，在難確然。賊退之後，刺史表光韶忠毅，朝廷嘉之，發使慰勞焉。尋爲東道軍司。及元顥入洛，自河以南，莫不風靡，而刺史、廣陵王欣集文武以議所從。欣曰："北海、長樂，俱是同堂兄弟，今宗祏不移，我欲受敎，諸君意各何如？"在堂之人，莫不失色。光韶獨抗言曰："元顥受制梁國，稱兵本朝，拔本塞源，以資讎敵，亂臣賊子，曠代少儔。何但大王家事，所宜切齒；臣等荷朝眷，未敢仰從。"長史崔景茂、前瀛州刺史張烈、前郢州刺史房叔祖、徵士張僧皓咸云："軍司議是。"欣乃斬顥使。

賀拔勝，初爲廣陽王深帳內軍主，歸爾朱榮爲積射將軍，累遷武衛將軍。爾朱榮之死也，勝與田怡等赴榮第[47]。於時宮殿之門未加嚴防[48]，怡等議即攻門。勝止之曰：

"天子既行大事,必當更有奇謀。吾等衆旅不多,何可輕爾?但得出城,更爲他計。"怡乃止。及世隆夜走,勝遂不從,莊帝嘉之。

宇文顯和,孝武時爲冠軍將軍、閣内都督。及齊神武專政,帝每不自安,謂顯和曰:"天下洶洶,將若之何?"對曰:"當今之計,莫若擇善而從之。"因誦詩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遂定入關之策。帝以顯和母老,家累又多,令預爲計。對曰:"今日之事,忠孝不可竝立。然臣不密則失身,安敢預爲私計?"帝愴然改容曰:"卿,我之王陵。"遷宇文直閣、閣内大都督。

楊昱爲南道都督。時元顥侵逼大梁,除昱爲鎮東將軍、光禄大夫[49],加散騎常侍、使持節、假車騎將軍,爲南道大都督,鎮榮陽[50]。顥既擒濟陰王暉業,乘虛徑進,大兵集於城下,遣其左衛劉業、王道安等招昱令降,昱不從。顥遂攻之,城陷,昱與弟息五人在門樓上。須臾,顥至,執昱下城,面責昱曰:"楊昱,卿今死甘心否?卿以負我,非我負卿也。"昱答曰:"分不望生,向所以不下樓者,正慮亂兵耳。但恨八十老父,無人供養,負痛黄泉,求乞小弟一命,便死不朽也。"顥乃拘之。明旦,顥將陳慶之、胡光等三百餘人伏顥帳前,請曰:"陛下渡江三千里,無遺鏃之費。昨日一朝,殺傷五百餘人,求乞楊昱以快意。"顥曰:"我在江東,嘗聞梁主言,初下都日,袁昂爲吳郡不降,稱其忠節,奈何殺楊昱?自此之外,任卿等所請。"於是斬昱下統帥三十七人,皆令蜀兵刳腹取心食之。顥既入洛,除昱名爲民。

北齊高翼,仕魏爲東冀州刺史、鎮東將軍。時爾朱榮弑莊帝,翼保境自守,謂諸子曰:"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社稷阽危,人神憤怨,破家報國,在此時也[51]。爾朱兄弟性甚猜忌,忌則多害,汝等宜早圖之,先人有奪人之心,時不可失也。"事未輯而卒。

平鑒仕魏,孝昌末爲爾朱榮撫軍。神武謂鑒曰:"日者皇綱中弛,公已早竭忠誠。今爾朱披猖,又能去逆從善,搖落之時,方識松筠。"即啓授征西、懷州刺史。

高季式仕魏爲衛將軍。元象中,西寇大至,孝文親率三軍以禦之,陣於北邙,師徒大敗,河中流尸相繼,敗兵首尾不絶,人情騷動,謂世事難知。所親部曲請季式曰:"今日形勢,大事去矣,可將腹心二百騎奔梁,既得避禍,不失富貴,何爲坐死也?"季式曰:"吾兄弟受國厚恩,與高王共定天下,一旦傾危,亡去不義。若社稷顛覆,當背城死戰,安能區區偷生苟活?"

高寶寧,後主武平末爲營州刺史,鎮黄龍,夷夏重其威信。周師將至鄴,幽州行臺潘子晃徵黄龍兵,寶寧率驍鋭并契丹、靺鞨萬餘騎將赴救。至北平,知子晃已發薊,又聞鄴都不守,便歸營。周帝遣使招慰,不受勑書。范陽王紹信在突厥中[52],上表勸進,范陽署寶寧爲丞相史。盧昌期據范陽城起兵,寶寧引紹信,集夷夏兵數萬騎來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已屠范陽,還據黄龍,竟不臣周。

王琳在梁爲湘州刺史。時陳武帝受禪於建鄴,遣將侯安都、周文育等討琳,爲琳所

破。琳乃移湘州軍府就郢城，帶甲十萬，練兵於白水浦。琳巡軍而言曰："可以爲勤王之師矣。溫太眞何人哉?"初，魏尅江陵之時，永嘉王莊年甫七歲，逃匿人家，後琳迎還湘中，衛送東下。及敬帝立，出質于齊，請納莊爲梁主。齊文宣遣兵援送，仍遣兼中書令李騊駼冊拜琳爲梁丞相、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又遣中書舍人辛愨、游詮之等齎璽書江表宣勞，自琳以下皆有頒賜。琳乃遣兄子叔寶率所部十州刺史子弟，赴鄴奉莊纂梁祚於郢州，莊授琳侍中、使持節、大將軍、中書監，改封安城郡公，其餘並依齊朝前命。及爲陳將所敗，乃與莊同入齊[53]。齊孝昭帝遣琳出合肥，鳩集義故，更圖進取。琳乃繕戰艦，分遣招募，淮南傖楚，皆願戮力。陳合州刺史裴景暉，琳兄珉之婿也，請以私屬導引齊師。孝昭委琳與行臺左丞盧潛率兵應赴，沉吟不決，景暉懼事洩，挺身歸齊。孝昭賜琳璽書，令鎮壽陽，其部下將帥悉聽以行，乃除琳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楊州刺史，封會稽郡公，又增兵秩，兼給鼓吹。琳水陸戒嚴，將觀釁而動，屬陳氏結好於齊，使琳更聽後圖。會陳將吳明徹來寇，帝勅領軍將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爲經略。琳謂所親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牛斗分，太白已高，皆利爲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吳兵甚銳，宜長策制之，愼勿輕鬬。"破胡不從，遂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帝令便赴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陳將吳明徹進兵圍之，堰淝水灌城，而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內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爲變，殺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來至，號酹盡哀[54]，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於市。

鮮于世榮，後主時累遷領軍大將軍。周武來伐，送馬瑙酒鍾與之，得便擡破。及周兵入鄴，諸將皆降，世榮在三臺之前，獨鳴鼓不輟。及被執，不屈，乃見殺。世榮雖武人，無文藝，以朝危政亂，每竊嘆之，見徵稅無厭，賜與過度，發言嘆息焉[55]。

慕容三藏，紹宗之子也，爲右衛將軍。周師入鄴，後主東遁，委三藏留守鄴宮。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詔曰："三藏父子，誠節久聞，加榮褒[56]，授開府儀同大將軍。"

雷顯和爲建州道行臺、左僕射。周武帝使其子招焉，顯和禁其子而不受，聞鄴城敗，乃降。

叱于苟生爲儀同，鎮南兖州。周武破鄴，赦書至，苟生自縊死。

庫狄士文爲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來迎，惟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

莫多婁敬顯爲領軍將軍。從後主於平陽，敗歸并州，與唐邕等推立安德王，稱尊號。安德敗，文武群臣皆投周軍，惟敬顯走還鄴，授司徒。周武帝平鄴城之明日，執敬顯，斬於閶闔門下，責其不留平陽也。

校勘記

[1]步赴京師,宋本作“步道赴京師”。

[2]避,宋本及《梁書・張嵊傳》作“逢”。

[3]小,原缺,據《梁書・張嵊傳》補。

[4]秩,原作“侍”,據宋本及《梁書・張嵊傳》改。

[5]奔,宋本作“土分”。《梁書・張嵊傳》作“土崩”。

[6]徹,原作“衡”,據宋本及《梁書・侯景傳》改。

[7]“期”原缺,據宋本及《梁書・韋粲傳》補。

[8]“形勢”二字原缺,據宋本及《梁書・韋粲傳》補。

[9]“青塘”二字原缺,據宋本及《梁書・韋粲傳》補。

[10]大事,原誤倒作“事大”,據宋本及《梁書・韋粲傳》改。

[11]劉叔裔,本節各處皆同,宋本亦作“劉叔裔”,《梁書・韋粲傳》作“劉叔胤”。疑本作“胤”,宋人避諱改作“裔”。

[12]率,宋本作“叱”。

[13]徵,宋本及《陳書・沈恪傳》無此字。

[14]此,宋本作“計”,《陳書・沈恪傳》作“許”。當是“許”字之訛。

[15]隋,原作“惰”,據《陳書・魯廣達傳》及文意改。

[16]無,《陳書・魯廣達傳》作“撫”。

[17]壯,宋本作“莊”。

[18]三郎,宋本作“内三郎”。

[19]“伏”原作“仗”,據宋本改。

[20]別户二十,宋本無“別”字。

[21]漢,宋本作“漠”。

[22]變,原作“率”,據宋本及《魏書・崔僧淵傳》改。

[23]夫,宋本作“天”。

[24]因,宋本及《魏書・崔僧淵傳》作“困”。

[25]皆,宋本及《魏書・崔僧淵傳》作“背”。

[26]鄙心已加望矣 ,宋本作“鄙心之加望矣”。《魏書・崔僧淵傳》作“鄙心之相望矣”。

[27]實,宋本同,《魏書・崔僧淵傳》作“貴”。

[28]沉,宋本及《魏書・崔僧淵傳》作“况”。

[29]弟中於北京,原作“弟於中北京”,據宋本及《魏書・崔僧淵傳》改。

[30]弦,宋本及《魏書・崔僧淵傳》作“張”。

[31]此運也,宋本同,《魏書・崔僧淵傳》作“此將運也”。

[32]間,原作“澗”,據宋本及《魏書・鄧羡傳》改。本節最後一句“間”字同此。

[33]貪,原作“貢”,據宋本改。

[34]其子彦亦患腳痺，宋本“其子”前有“時”。

[35]食，宋本及《魏書·崔楷傳》作“貪”。

[36]荆州刺史，宋本作“東荆州刺史”。

[37]粱，宋本作“賊”。

[38]鄭先護，原作“鄭光護”，據宋本及《魏書》本傳改。下同。

[39]彧，原作“或”，據宋本改。

[40]藩，宋本及《北史·楊侃傳》作“蕃”。

[41]爲，《北史·楊侃傳》前有“正”。

[42]城，原作“成”，據宋本及《魏書·楊侃傳》改。

[43]爾朱仲遠，宋本作“爾朱榮”。

[44]還洛，宋本作“還洛州”。

[45]堅，宋本及《魏書·羊深傳》作“招”。

[46]侃，原作“深”，據宋本及《魏書·羊深傳》改。

[47]田怡，宋本作“田怙”。

[48]嚴防，原作“嚴時”，據宋本改。

[49]除昱爲鎮東將軍、光禄大夫，宋本作“除昱征南征軍、右光禄大夫”。

[50]滎陽，原作“榮陽”，據宋本改。

[51]在此時也，原作“在此也”，據宋本補“時”字。

[52]范陽王紹信，《北齊書·高寶寧傳》作“范陽王紹義”。

[53]乃與莊同入齊，宋本作“乃與莊同降鄴都”。

[54]有一叟以酒脯來至，號酹盡哀，宋本作“有一叟以酒脯來號哭，至酹盡哀”。

[55]發言嘆息焉，宋本無“焉”字。

[56]加榮褒，宋本作“宜加榮秩”。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七十三

將帥部(三十四)

忠第四

後周楊㯉仕魏,孝莊時爲伏波將軍、給事中。元顥入洛,帝往晉陽就爾朱榮,詔㯉率其宗人收船至馬渚。㯉未至,帝已北度太行。㯉遂匿所收,不以資敵。及爾朱榮奉命南討,至馬渚,㯉乃具船以濟王師。

楊寬仕魏爲通直散騎常侍。元顥自梁入洛,孝莊出居河內。寬與太宰元天穆俱謁孝莊於太行,拜散騎常侍、安東將軍,仍爲都督。從平河內,進圍北中。時梁將陳慶之爲顥兵守北門,天穆駐馬圍外,遣寬至城下說慶之。寬先自稱姓名,然後與語,備陳利害,勸令早降。慶之不答,久之乃曰:"賢兄撫軍在此,頗欲相見否?"寬答曰:"僕兄既力屈王威,迹淪逆黨,人臣之理,何煩相見?向所以先申姓名者,豈不知兄在彼乎?直以信不見疑,忠爲令德耳。僕之昆季,幸不待言,但當議良圖,自求多福。"天穆聞之,謂左右曰:"楊寬大異人,何至不惜形便如此。"自是彌敬重之。孝莊反正,拜中軍將軍。爾朱榮被誅,其從弟世隆等擁部曲,燒城門,出據河橋,還逼京師。進寬鎮北將軍、使持節、大都督,隨機扞禦。世隆謂寬曰:"豈忘大宰相知之深也。"寬答曰:"大宰見愛以禮,人臣之交耳。今日之事,事君常節。"世隆北走,寬追至河內。俄而爾朱兆陷洛陽,囚執孝莊帝。寬還洛不可,遂自成皋奔梁。至建業,聞孝莊帝遇弒,寬發哀盡誠,梁武義之,待之甚厚,尋禮送還朝。

獨狐信仕後魏荆州刺史,爲東魏高敖曹、侯景所逼,南奔於梁。居三載,梁武帝方許信還北。信父母既在山東,梁武帝問信所往[1],答以事君無二[2]。梁武深義之。爲武衛將軍,孝武帝雅相委任。及孝武西遷,事起倉卒,信單騎及之於瀍澗。孝武嘆曰:"武衛遂能辭父母,捐妻子,遠來從我。世亂識忠良,豈虛言哉。"即賜御馬一匹,進爵浮陽公。後爲秦州刺史,有自東魏來者,告其父母凶問,乃發喪行服。

裴俠,魏孝武時爲右中郎將。及帝西遷,俠將行,而妻子猶在東郡滎陽,鄭偉謂俠曰:"天下方亂,未知鳥之所集,何如東就妻子,徐擇木焉?"俠曰:"既食人祿,寧以妻子易圖也。"遂從入關。

令孤整仕魏,孝武時爲瓜州刺史、東陽王元榮主簿、盪寇將軍。及鄧彥竊據瓜州,

拒不受代，整與開府張穆等密應使者申徽，執彥送京師。周文帝嘉其忠節，表爲都督。瓜州城人張保殺刺史成慶，與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搆逆，規據河西。晉昌人呂興等復害郡守郭肆，以郡應保。整令所親說保，令任整爲將，蔑不濟矣。保納其計，且以整父兄等並在城中，弗之疑也。遂令整至玉門郡[3]，召集豪傑，說保罪逆，馳還襲之。先定晉昌，斬呂興，進軍擊保。州人素服整威名，並棄保來附，保遂奔吐谷渾。衆議推整爲刺史，整曰："本以張保肆逆，殺害無辜，闔州之人，俱陷不義。今者同心，務在除凶，若共相推薦，復恐效尤致禍。"於是乃推波斯使主張道義行州事，具以狀聞。詔以申徽爲刺史，徵整赴闕，授壽昌郡守，封襄武縣男。文帝謂整曰："卿早建殊勳，今官位未足酬賞，方當與卿共平天下，同取富貴。"遂立爲瓜州義守。整以國難未寧，常願舉宗效力，遂率鄉親三千餘人入朝，隨軍征討。文帝嘗謂整曰："卿遠祖立忠而來，可謂世濟其美者也。"（整遠祖漢建威將軍邁，不爲王莽所屈，其子避地河右，故帝稱之。）

裴寬，西魏大統中爲征虜將軍。與東魏將彭樂狗戰於新城，因傷被擒，至河陰，見齊文襄。寬舉止詳雅，善於占對，文襄甚賞異之，謂寬曰："卿三河冠蓋，材識如此，必使卿富貴。關中貧狹，何足可依？勿懷異圖也。"因解鎖付館，加厚禮遇。寬乃裁所卧氈，夜縋而出，因得遁。還見於太祖，太祖顧謂諸公曰："被堅執鋭，或有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寬爲高澄如此厚遇，乃能冒死歸我，雖古之竹帛所載，何以加之。"乃授帥都督。

李廣爲大將軍。沌口之役，華皎軍敗，爲吳明徹所擒，將降之，廣辭色不屈，遂被害。

高琳爲衛將軍，除正平郡守，加大都督。時齊將東方老來寇，琳擊之，老中數鎗乃退，謂其左右曰："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後乃密使人勸琳東歸，琳斬其使以聞，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

蔡祐，字承先，爲平東將軍。從太祖戰於河橋，下馬步鬬，手殺數人，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之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爲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遂圍之十餘重，謂祐曰："觀君似是勇士，但弛甲來降，豈慮無富貴邪？"祐駡之曰："死卒，吾今日取汝頭，自當封公，豈假賊之官號也？"戰數合，敵乃稍卻，祐徐引退。

李穆爲并州總管，以功授都督。河橋之戰，太祖所乘馬中流矢驚逸，太祖墜於地，軍中大擾。敵人追及之，左右皆奔散。穆乃以策擊太祖[4]，因駡曰："爾曹主何在，爾獨住此？"敵人不疑是貴人，遂捨之而過。穆以馬授太祖，遂得俱免。是日微穆，太祖已不濟矣[5]，自是恩眄更隆。太祖美其忠節，乃嘆曰："人之所貴，唯身命耳。李穆遂能輕身命之重，濟孤之難[6]，雖復加之以爵位，賞之以玉帛，未足爲報也。"

竇熾爲柱國大將軍。明帝以熾前朝舊臣，勳望兼重，欲獨爲造第。熾辭以天下未

平，干戈未偃，不宜輒發徒役。明帝不許。後爲雍州牧，權行洛州鎮事。後入朝，屬隋文帝初爲相國，百官皆勸進，熾自以累代受恩，遂不肯署牋，時人高其節。

柳檜爲撫軍將軍、魏興華陽二郡守。安康人黄衆寶等圍檜郡，力屈城陷，爲賊所獲。衆寶等進圍東梁州，乃縛檜置城下，欲令誘説城中。檜乃大呼曰："群賊烏合，糧食已罄，行即退散，各宜勉之。"衆寶大怒，乃臨檜以兵，曰："速更汝辭，不爾，便就戮矣。"檜守節不變，遂害之，棄屍河中，人皆爲之流涕。衆寶解圍之後，檜兄子止戈方收檜屍，還長安，贈東梁州刺史。

杜叔毗爲車騎大將軍，從魏國公直南討，軍敗，爲陳人所擒。陳人將降之[7]，叔毗辭色不撓，遂被害。

王思政爲驃騎將軍，常以勤王爲務，不營資産。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况大賊未平，何事産業？"命左右拔而棄之。思政守潁川，東魏太尉高岳等率兵來攻，齊文襄更益岳兵，堰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涌溢，不可防止，懸釜更炊，糧力俱竭。齊文襄聞之，乃率步騎十一萬來攻，自至堰下，督勵士卒。水壯，城北面遂摧，水便滿溢，無措足之地。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土山，謂之曰："吾受國重任，本望平難立功，精誠無感，遂辱王命。今力屈道窮，計無所出，當效死以謝朝恩。"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便欲自刎。先是，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能生致王大將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戮。"都督駱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頭降，非但得富貴，亦是活一城人。今高相既有此言，公豈不哀城中士卒也？"固止之[8]，不得引决。齊文襄遣其常侍趙彦深就土山執手申意，引見文襄，辭氣慷慨，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厚。

楊敷，字文衍，爲驃騎大將軍、汾州刺史。戰敗，爲齊將段孝先所擒。齊人方欲任用之，敷不爲之屈，遂以憂憤，卒於鄴。

尉遲綱爲前將軍。太祖與東魏戰於邙山，大軍不利，人心離散，綱勵將士，盡心翊衛。

王軌爲上開府儀同大將軍[9]。高祖遣宣帝征吐谷渾[10]，軌與宇文化伯從。時宫尹鄭譯、王端等竝得幸於宣帝。宣帝在軍中頗有失德，譯等皆預焉。軍還，軌等言之於高祖，高祖大怒，乃撻帝，除譯等名，仍加棰楚，宣帝因此大銜之。軌又常與小内史賀若弼言及此事，且言皇太子必不克負荷，弼深以爲然，勸軌陳之。軌後因侍坐，乃白高祖曰："皇太子仁孝無聞，又多涼德，恐不了陛下家事。臣暗昧，不足以論是非。陛下常以賀若弼有文武奇才，識度宏遠，弼比每對臣，深以此事爲慮。"高祖召弼問之，弼乃詭對曰："皇太子養德春宫，未聞有過，未審陛下何從得聞此言？"既退，軌誚弼曰："平生言論，無所不道，今者對揚，何得乃爾翻覆？"弼曰："此公之過也。皇太子，國之儲副，豈易爲言。事有差跌，便至滅門之禍。本謂公密陳臧否，何得遂至昌言？"軌默然，久之，乃

曰:“吾盡心國家,遂不存私計,向者對衆,良實非宜。”其後軌內宴上壽,又捋高祖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耳。”高祖深以爲然,但漢王次長又不才,此外諸子並幼,故不能用其説。宣帝即位,追鄭譯等復爲近侍,軌自知及於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接強寇,欲爲身計,易同反掌,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每思以死自效,豈以獲罪於嗣主,便欲背德於先朝?止可於此待死[11],義不爲佗計,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大象元年[12],帝令內史杜虔信就徐州殺軌。

尉遲迥爲相州總管。隋文帝輔政,以迥位望宿重[13],懼爲異圖,乃令迥子魏安郡公惇齎詔書以會葬徵迥。尋以鄖國公韋孝寬代之爲總管。迥以隋文帝當權,將圖篡奪,遂謀舉兵,留惇而不受代。隋文帝又使侯正破六韓裒詣迥諭旨[14],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爲之備。迥聞之,殺長史及裒,乃集文武士庶,登城北樓而令之曰:“楊堅以凡庸之才,藉后父之勢,挾幼主而令天下,威福自己,賞罰無章,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居將相,與國舅甥,同休共戚,義猶一體。先帝處吾於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合義勇,安國庇人,進可以終臣節,卿等以爲何如?”於是衆咸從命,莫不感激,乃自稱大總管,承制署置官司。於時趙王招已入朝,留少子在國,迥又奉以號令。迥弟子勤時爲青州總管,亦從迥。迥令管、相、衛、黎、毛、洛、貝、趙、冀、瀛、滄,勤所統青、膠、光、莒諸州皆從之[15],衆數十萬。榮州刺史邵國公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東潼州刺史曹孝達,各據州以應迥。迥又北結高寶寧以通突厥,南連陳人,許割江淮之地[16]。隋文帝於是徵兵討迥,即以韋孝寬爲元帥,魏安郡公惇率衆十萬人入武德軍[17],於沁東孝寬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隋文帝又遣高熲馳驛督戰。惇布兵二十餘里,麾軍小卻,欲待孝寬軍半度擊之。孝寬因其小卻,鳴鼓齊進,惇大敗,孝寬乘勝進至鄴。迥與子惇、祐等又悉其卒十三萬陣於城南,迥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曰黄龍兵。勤率衆五萬自青州赴,迥以三千騎先到。迥舊習軍旅,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千兵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失利而卻,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熲與李詢乃整陣[18],先犯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迥衆大敗,遂入鄴。迥走保北城,孝寬縱兵圍之[19]。李詢、賀樓子幹以其屬先登,迥上樓射殺數人,乃自殺。子惇等東走,并追獲之,餘衆月餘皆斬之。迥自起兵至敗,凡六十八日[20]。唐武德中,迥從孫庫部員外郎耆福上表請改葬,朝廷以迥忠於周室,有詔許之。

崔弘度爲大將軍。尉遲迥反,弘度以行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所當無不披靡。弘度妹先適尉遲迥子惇爲妻,及破鄴城,迥窘迫登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迥將射弘度,弘度乃謂迥曰:“今日各圖國事,不暇得顧私事。既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迥擲弓於地,駡大丞相極口自殺。弘度顧弟弘昇[21],使取迥頭,進位上柱國。時行軍總管例封國公,以弘度不時殺迥,縱至惡言,由是降爵一等,爲武鄉郡公[22]。

司馬消難爲交州總管。隋文帝輔政,消難既聞蜀公迥不受代,遂欲與迥合勢,亦舉兵應之。以開府田廣等爲心腹,殺總管長史侯莫陳杲、邛州刺史蔡澤等四十餘人,所管邛、隋、溫、應、士、順、沔、環、岳九州,魯山、甑山、沔陽、應城、平靖、武陽、上明、湞水八鎮並從之,使其子冰質於陳以求援。隋文帝命襄州總管王誼爲元帥,發荆襄兵以討之。八月,消難聞誼軍將至,夜率其麾下歸於陳。

王謙爲益州總督。時隋文帝秉政,謙令司錄賀若昂奉表詣闕。昂還,具陳京師事勢。謙世受國恩[23],將圖興復,遂舉兵,署置官司。所管益、潼、新、始、龍、邛、青、瀘、戎、寧、汶、陵、遂、合、楚、資、眉、普十八州及嘉、渝、臨、渠、蓬、隆、通、興、武、康十州之人多從之[24]。總管長史乙弗虔、益州刺史達奚惎勸謙據險觀變,隆州刺史高阿那肱爲謙畫三策曰[25]:"公親率精鋭,直至散關,蜀人知有勤王之節,必當各思效命,此上策也。出兵梁漢,以顧天下,此中策也。坐守劍南,發兵自衛,此下策也。"謙參用其中下之策。謙遣兵鎮始州,隋文即以梁睿爲行軍元帥,便發利鳳及秦城諸州兵討之[26]。達奚惎、乙弗虔等衆十萬攻利州[27],聞睿至,衆潰。睿乘其弊,縱兵深入。惎、虔密使詣睿,請爲內應以贖罪。謙不知之,並令守成都。謙先無籌略,承藉父勳,遂居重任,初謀舉兵,咸以地有江山之險,進可以立功,退可以自守,且任用多非其才,及聞睿兵奄至,惶懼,乃自率衆逆戰。又以惎、虔之子爲左右軍,行數十里,軍皆叛,乃以二十騎奔。新都縣令王寶斬之,傳首京師。惎、虔以成都降,隋文以其首謀斬之。阿那肱亦誅[28]。

隋庫狄士文初仕齊,爲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迎周師,惟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隋州刺史。

高熲仕周,爲下大夫,拜開府。高祖德政[29],爲相府司錄。尉遲迥起兵,高祖命熲爲監軍,熲受命便發,遣人辭母云:"忠孝不可兩兼。"歔欷就路。

周羅睺初仕陳,爲使持節、都督南川諸軍事。至德中,江州司馬吳世興密奏羅睺甚得人心,擁衆嶺表[30],意在難測,陳主惑焉。蕭摩訶、魯廣達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勸其反,羅睺拒絶之。

李崇爲幽州總管。開皇中,突厥大爲寇掠,崇率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于砂城,突厥圍之。城本荒廢,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賊營,復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爲其備,夜中結陣以待之。崇軍苦饑出,輒遇敵,死亡略盡,遲明奔還者尚且百許人,然多重傷[31],不堪更戰。突厥意降之,遣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爲特勤。"崇知必不免,命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萬死[32]。今日效命,以謝國家。待看吾死,且可降賊。方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賊,復殺二人,賊亂射之,遂卒於陣。

堯君素,大業末爲鷹揚郎將[33],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唐高祖義兵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膽略,署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吕紹宗、韋義節攻之,不尅。及

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噎，通亦泣下霑襟，因謂君素曰："吾軍以敗，義旗所指，莫不嚮應。事勢如此，卿當蚤降，以取富貴。"君素答曰："公當爪牙之寄，爲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隆替，懸之於公，奈何不思報效，以至於此，更爲人作說客邪[34]？且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來。"君素曰："我今力猶未屈[35]，何用多言。"通慙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絶，君素乃爲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黄河，沿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嘆息。於是承制拜君素爲金紫光禄大夫，密遣行人勞苦之。監門直閣龐王、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爲陳利害。唐高祖乃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之已亡[36]，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濟，然要在守死不易，每言及國家，未常不歔欷。常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累蒙奬擢，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必若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也。"時百姓苦隋日久，及逢義舉，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於統領，下不能叛，歲餘，頗得外口。城中微知江都傾覆，又糧食乏絶，人不聊生，男女相食，衆心離駭。月餘，君素爲左右所害。

張季珣，少慷慨有志，大業末，爲鷹揚郎將[37]。其軍據箕山爲固，與洛口連接。及李密、翟讓攻陷倉城，遣人呼之，季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連年不能克。時密衆數十萬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絶，所領不過百人[38]，而執志彌固，誓以必死。經三年，資用盡，樵蘇無所得，撤屋而爨，人皆穴處。季珣撫之，一無離叛。糧盡，士卒羸病，不能拒戰，遂爲所陷。季珣曰："吾雖爲敗軍之將，猶是天子爪牙之臣，何容拜賊也。"密壯而釋之。

來護兒爲右翊衛大將軍，伐遼，出滄海道，師次東萊[39]。會楊玄感反，進攻洛陽，護兒聞之，召裨將周法尚等議旋軍討逆。法尚等咸以無勑不宜擅還，再三固執不從。護兒厲聲曰："洛陽被圍，心腹之疾。高麗逆命，猶疥癬耳。公家之事，知無不爲，專擅在吾，當不關諸人也。有沮議者，軍法從事。"即日迴軍。令子弘及整馳驛奏聞。帝見弘等，甚悦，曰："汝父擅赴國難，乃誠臣也。"授弘通議大夫，整公路府鷹揚郎將。乃降璽書於護兒曰："公旋師之時，是朕勑公之日。君臣意合，遠同符契。梟此元惡，期在不遙，勒名太常，非公而誰也？"於是護兒與宇文述破玄感於閿鄉，斬平之。

唐屈突通，初仕隋，大業中，爲左驍衛大將軍。時秦隴盜賊蜂起，以通爲關內討捕大使。及煬帝幸江都，令通鎮長安。義兵起，代王遣通進屯河東。既而義師至河東[40]，大破通將桑顯和於飲馬泉，永豐倉又爲義師所尅。通大懼，留鷹揚郎將堯君素守河東，將自武關趨藍田以赴長安。軍至潼關，爲劉文静所遏，不得進，相持月餘。通又令顯和夜襲文静，詰朝大戰，義軍不利。顯和縱兵破二栅[41]，唯文静一栅獨在，顯和兵復入栅

而戰者往復數焉。文静爲流矢所中,義軍氣奪,垂至於敗。顯和以兵疲,傳飧而食,文静因得分兵以實二栅。又有游軍數百騎自南山來擊其背,三栅之兵復大呼而出,表裏齊奮,顯和軍潰,僅以身免,悉虜其衆。通勢彌蹙。或說通歸降,通泣曰:“吾蒙國重恩,歷事兩王,受人厚祿,安可逃難,有死而已。”每自摩其頸曰:“要當爲國家受人一刀耳。”勞勉將士,未嘗不流涕,人亦以此懷之。高祖遣其家僮召之,通遂命斬之[42]。通聞京師平,家屬盡沒,乃留顯和鎮潼關,率兵東下,將如洛陽。通進路,而顯和降於劉文静。遣副將竇琮、段志玄等率精騎與顯和追之,及於稠桑。通結陣以自固,竇琮得通子壽,令往諭之。通大呼曰:“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讎。”命左右射之。顯和呼其衆曰:“京師陷矣,汝並關西人,欲何所去?”衆皆釋仗[43]。通知不免,乃下馬,東南向再拜,號哭曰:“臣力屈兵敗,不負陛下。天地神祇,實所鑒察。”遂擒通送於長安。高祖謂曰:“何相見晚邪?”通泣對曰:“通不能盡人臣之節,力屈而至,爲本朝之辱,以愧相見。”高祖曰:“隋室忠臣也。”命釋之。

李藝初仕隋,爲武賁郎將,煬帝令督運於北平。大業末[44],自稱幽州總管。宇文化及至山東,遣使呼藝,藝斬其使者,而爲煬帝發喪。

劉世讓爲安定道行軍總管,率兵拒薛舉,戰敗,世讓及弟寶俱爲舉軍所獲。舉將至城下,令紿說城中,曰大軍五道已趨長安,宜開門蚤降。世讓僞許之,因告城中曰:“賊兵多少,極於此矣,宜善自固,以圖安全。”舉重其執節,竟不之害。太宗屯高墌,世讓潛遣寶逃歸,言賊中虛實,高祖嘉之,賜其家帛千疋。及賊平,得歸,授彭州刺史,尋領陝東道行軍總管。與永安王孝基擊吕崇茂於夏縣,諸軍敗績,世讓與唐儉俱爲賊所獲。獄中聞獨孤懷恩有逆謀,逃還以告高祖。時高祖方濟河,將幸懷恩之營,聞難,驚曰:“劉世讓之至,豈非天哉。”因勞之曰:“卿往陷薛舉,遣弟潛效款誠。今復冒危告難,是皆愛國忘身也。”尋封弘農郡公,賜莊一區,錢百萬。累轉并州總管,統兵屯於雁門。突厥處羅可汗與高開道、苑君璋合衆攻之甚急[45]。鴻臚卿鄭元璹先使在蕃,可汗令元璹來說之,世讓厲聲曰:“大丈夫奈何爲夷狄作說客邪?”經月餘,虜乃退。及元璹還,述世讓忠勇,高祖下制褒美之,賜以良馬。

劉感,武德初以驃騎將軍鎮涇州。薛仁杲率衆圍之,感嬰城拒守,垂陷者數矣。長平王叔良援兵至,仁杲解圍而去。感與叔良出戰,爲賊所擒。仁杲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徒守孤城,何益也!宜蚤出降,以全家室。”感許之。及至城下,大呼曰:“逆賊大饑[46],亡在朝夕。秦王率軍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各宜自勉,以全忠節。”仁杲大怒,執感於城邊埋腳,馳騎射殺之,至死,聲色愈厲。賊平,高祖購得其尸,祭以少牢。贈瀛州刺史,封平原郡公,謚曰忠壯。

王行敏爲屯衛將軍。武德三年,爲潞州刺史,進攻竇建德之師於武陟。其後督兵徇燕趙。會劉黑闥來攻,行敏自歷亭出兵拒戰,擊賊,破之。既而憩於野,不設備,賊知

而掩之，左右皆遁，因爲闥所擒。竟不拜，闥斬之，臨死，西向言曰："行敏大唐忠臣，願陛下知之。"高祖聞而痛惜焉。

左難當，宣州人也。武德中，爲柱國，歙、池、徽三州總管。及輔公祏反，遣使誘之，難當斬其使者以聞，仍率兵據赤石城。公祏怒，發衆數萬攻之，不剋而還。及公祏平，高祖嘉其忠效，拜宣州都督，進位上柱國，封戴國公，食邑三千戶。

盛彦師爲宋州總管。徐圓朗反，彦師爲安撫大使，因戰沒於賊。圓朗令彦師作書誘其弟，令舉城降己。彦師爲書曰："吾奉使無狀，被賊所擒，爲臣不忠，誓之以死。汝宜善侍老母，勿以吾爲念。"圓朗初色動，而彦師自若，圓朗乃笑曰："盛將軍乃有壯節，不可殺也。"待之如舊。

姜寶誼，武德二年爲右武衛大將軍，與尚書右僕射裴寂拒宋金剛于汾州[47]。戰始合，寂棄軍而走，兵遂大潰，寶誼爲賊所擒。高祖初聞其沒也，泣曰："寶誼烈士，必不生降。"賜其家物千段，米三百石。寶誼後謀背賊，事泄遇害。臨死，西向大言曰："臣無狀，負陛下。屠潰是所甘心[48]。但敗軍喪師，九泉所恨。"及賊退，高祖遣使迎其柩，謚曰剛。

張善相爲伊州總管。武德二年，王世充攻伊州，善相被圍，糧盡，援兵不至，城中餓死者日數百人。善相自知必敗，謂僚吏曰："善相荷國厚恩，要當效命。諸公無同爲死，當斬吾頭以歸世充。"衆皆泣曰："寧與公同死，終不獨生。"尋西城陷，賊執善相送於世充。善相辭色不撓，世充怒，令斬之。善相駡世充極口而死。高祖聞而嘆曰："吾負善相，善相不負吾也。"封其子爲襄城郡公。

羅士信，武德五年爲新安道行軍總管，守洛水城，爲劉黑闥所擒。黑闥聞其勇，意欲活之，士信辭色不屈，因斬之。高祖聞而傷惜[49]，購得其屍而葬之。

契苾何力，鐵勒特勤子也。特勤死，貞觀初，隨其母率衆內附，太宗置其部落於甘涼之境。何力至京，授左領軍將軍。十四年，爲葱山道副大總管，討平高昌。時何力母姑臧夫人及母弟賀蘭州都督沙門，並在涼府。何力歸省其母，兼撫巡部落。時薛延陁强盛，契苾部落皆願從之，乃脅其母弟，使從。何力至，聞而大驚，曰："主上於汝有厚恩，任我又重，何忽而圖叛逆？"諸首領皆曰："可敦及都督已去，何顧不行[50]？"何力曰："忠孝不並，我弟沙門，足得侍養，我終不能去也。"於是衆共執何力至延陁，致於可汗牙前。何力箕踞而坐，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願炤我心。"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可奪也。可汗怒，欲殺之，爲其妻所扞而止[51]。會有使自延陁至，具言其狀，太宗遽令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入延陁，許降公主以和，何力由是得還，拜右驍衛大將軍。

龐孝泰爲左驍衛將軍。高宗遣將征高麗，孝泰爲沃沮道總管。時孝泰率嶺南水戰之士軍於蛇水之上[52]，高麗蓋蘇文益兵擊之[53]，孝泰大敗。或勸突圍就劉伯英、曹繼

叔之讐，孝泰曰："我伏事國家兩代，過蒙恩遇，高麗不滅，吾必不還。伯英等何必救我？又我將鄉里子弟五千餘人，今並死盡，豈一身自求生邪？"賊內薄攻之，死者累萬，箭如蝟毛，遂與其子一十三人皆死之。

杜孝昇爲扶州臨河鎮將。儀鳳二年，吐蕃寇臨河，孝昇登外城樓以拒賊，力屈，爲賊所執。令孝昇送書與松州都督武君寂，以邀其降，孝昇不從。又虜其妻子爲質，孝昇身遭六創，竟不從。俄而賊衆捨孝昇而退，孝昇又率萬衆拒守[54]。詔授孝昇游擊將軍，以旌其忠烈，仍賜物二百段。孝昇俄以創甚去職，詔令給祿終身。

成三郎爲左豹韜衛、長上果毅。李孝逸之討徐敬業，以爲前鋒。軍至高郵，爲賊所陷，擒送江都。賊黨唐之奇詐告其徒曰："此是賊帥李孝逸也。"將斬之，三郎大呼曰："我是果毅成三郎，不是將軍李孝逸。官軍已至，四面合圍。我死，妻子受榮；你死，家口配沒，終不及我。"賊遂害之。

許欽寂[55]，萬歲通天元年爲夔州都督府長史，兼龍山軍討擊副使。軍次崇州，與契丹戰，敗，被擒。賊將圍安東，令欽寂邀屬城未下者。安東都護裴玄理時在城中[56]，欽寂謂之曰："狂賊天殃，滅在朝夕。公但謹守勵兵，以全忠節。"賊大怒，遂害之。帝聞而下制褒美，贈蘄州刺史，又授其子輔乾左監門衛中候，令迎喪柩以還改葬[57]。

薛訥，大將軍仁貴子也。則天時，突厥入寇河北，則天以訥將門子，使攝左威衛將軍、安東道經略使。臨行，於同明殿召見，與語，訥因奏曰："醜虜憑陵，以廬陵王爲辭。今雖有昇儲，外議猶恐未定。若此命不易，則狂賊自然款服。"則天深然其言。

程千里爲右金吾衛大將軍。安祿山反，以千里宿將，詔往河東，除上黨郡長史，守上黨。賊將蔡希德數圍逼上黨，希德數以輕騎挑戰。千里開城門，獨將麾下百餘騎逐希德，欲生得之。度橫橋，橋壞，墜坑中，爲賊所執。仰首告將士曰："非戰之過，天命不祐，遂至於此。公等爲吾報城中將士，善守之，城不可下。"遂被執送東京，見安慶緒，慶緒捨之。

劉客奴，幽州昌平人，爲平盧軍游奕使。其性忠謹，爲軍人所信。天寶末，范陽、平盧、河東等三節度安祿山反，詔以安西節度封常清爲范陽節度，以平盧節度副使呂知誨爲平盧節度，以太原尹王承業爲河東節度。安祿山既僭位於東都，遣腹心韓朝陽等招誘知誨，知誨遂受逆命，誘殺安東副使、護保定軍使馬靈詧以自立功[58]。祿山遂僞署知誨爲平盧節度使，客奴與平盧諸將同謀襲殺知誨，仍遣使與安東將軍王立志遙相應援，馳以奏聞。

杜鴻漸爲朔方留後節度副使。天寶末，肅宗北幸，至平涼，未知所適。鴻漸與六城水運使魏少游、節度判官崔漪、度支判官盧簡、關內鹽池判官李涵謀曰："今胡羯亂常，二京陷沒，主上南幸於巴蜀，皇太子理兵於平涼，然平涼散地，非聚兵之處，必欲制勝，非朔方不可。若奉迎殿下，旬日之間，西收河隴，迴紇方強，與國通好。北徵勁騎，南集

諸城。大兵一舉，可復二京，雪社稷之耻，上報明主，下安蒼生，亦臣子之用心，國家之大計也。"鴻漸即日草箋，具陳兵馬招集之勢，錄軍資器械倉儲軍物之數，令李涵賫赴平涼。肅宗大悦。鴻漸知肅宗發平涼，於北界白草頓迎謁，因勞諸使及兵士，進言曰："朔方天下勁兵，靈州用武之處。今迴紇請和，吐蕃内附，天下郡邑，人皆堅守，以待制命。其中雖爲賊所據，亦望不日收復。殿下整理軍戎，長驅一舉，則逆胡不足滅也。"肅宗然之。

李栖筠爲封常清安西行軍司馬。玄宗幸蜀，肅宗興復於靈武，徵兵於安西。栖筠以精卒七千人赴行在所。栖筠感以臣子大義，士皆有忘家死難之志。尅復兩京，遷殿中侍御史。

李嗣業爲安西高仙芝將，以功授驃騎左金吾大將軍。及祿山反，兩京陷，肅宗在靈武，詔追嗣業赴行在。嗣業自安西統衆萬里至鳳翔，謁見帝。是時方欲大舉收復二京，帝曰："今日得卿，勝數萬衆。事之濟否，實在卿也。"

馬璘爲左金吾衛將軍[59]，戍安西。至德初，聞王室多難，乃統甲士三千，自二庭赴於鳳翔。肅宗奇之，委以東討，陣陝郊，戰河陽，皆有殊效。

張子卿爲關中節度使王思禮將。至德二年，與將士四千餘人割耳爲盟，請爲父子軍，爲國討賊。

張元軌爲特進。至德二年，與將軍焦知廉、副將衛如璧及所領武士五百人相與盟[60]，咸截左耳，誓雪國讎。

令狐彰，初爲安祿山將史思明僞署滑州刺史，令統兵戍滑臺。彰感激忠義，思立名節，乃潛謀歸順。會中官楊萬定監滑州軍，彰遂募勇士善於水者乘夜涉河，達表萬定，請以所管兵馬及州縣歸順，因萬定以聞。自祿山搆逆，爲賊首者，未有舉州向化，肅宗得彰表大悦，賜書慰勞。尋爲思明將所攻，兵敗，潰圍而出，隨萬定入朝，肅宗深獎之，尋拜滑亳魏博六州節度使。大曆中，犬戎犯邊，徵兵防秋。彰遣屬吏部統營伍，自滑至京西，向二千餘里，甲士三千人，率自賫糧，所過州縣，路次供擬，皆讓而不受，經閭里不犯秋毫。年八十卒[61]，臨終手疏辭表，誡子以忠孝守節。表曰："臣男建等，性不爲非，行亦近道。今勅賜東都私第[62]，使他年爲臣報國，下慰幽魂。臨殁昏亂，伏枕哀咽。"帝覽表，嗟悼久之。

張孝忠，肅宗上元中爲李寶臣易州刺史。及寶臣死，其子惟岳阻兵不受徵，朝廷詔幽州節度使朱滔討之[63]。滔以孝忠宿將，慮軍興則撓其境，乃使判官蔡雄説孝忠，孝忠然之，與滔合兵攻惟岳。後王武俊斬惟岳首以獻，定州刺史楊正義以州降，遂有易定之地。時既誅惟岳，分四州，各置觀察使。武俊得鎭州，康日知得深、趙二州，孝忠得易州。以成德軍額在鎭州，孝忠既降正義，朝廷乃於定州置義武軍，以孝忠檢校工部尚書[64]，爲義武軍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等使。及朱滔、田悦等相扇反逆[65]，競以利啗邀

之爲亂。孝忠孤軍,四面受敵,修浚壕壘,感勵士卒,竟不爲群兇熒惑。

郭子儀爲天下兵馬副元帥。中官魚朝恩害子儀之功,因事媒孽之,尋召還京師,以李光弼代子儀之任。子儀雖失兵柄,乃心王室,以禍難未平,不遑寢息。後復爲副元帥,出鎮絳州。將行,肅宗大漸,群臣莫有見者。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乃引至卧內,謂曰:"河東事一以委卿。"子儀嗚咽流涕而出。子儀事上忠誠[66],臨下寬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處,必能得士衆心。前後遭罹倖臣程元振、魚朝恩等譖毁百端,時方握強兵,或臨戎敵,詔命徵之,未嘗不即日而抵召,故讒不能行。代宗幸陝時,令以數十騎覘賊。及在涇陽,又陷於胡虜重圍之中,皆以身自許國,未嘗以危亡迴顧,亦遇天幸,竟免患難。

劉昌初爲宋州牙門將。大曆中,李靈曜據汴州反,刺史李僧惠將受靈曜牽制。昌密遣僧神表潛説,僧惠召昌問計,昌泣陳其逆順,僧惠感之,仍使神表齎表詣闕,請討靈曜。遂剪靈曜左翼,汴州遂平。

薛平父嵩,大曆中爲昭義節度。平年十二,爲磁州刺史。嵩卒[67],軍吏欲用河北故事,脅平知留後,而平僞許之[68],讓於伯父蕚,一夕以喪歸。及免喪,累授右衛將軍。

張伾,建中初以澤潞將守洺州。田悦攻之,伾度兵不出戰,賊不能得。累月,攻益急,士死傷多,食且盡[69],救兵未至。伾知事不濟,無以勸士,乃悉召將卒,命其女出拜之,謂曰:"將士辛苦守戰,伾之家無尺寸物與公等爲賞,獨有此女,幸未嫁人,情願出賣之[70],爲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大哭,曰:"今日爲將軍出死命戰,且守日夜不解。"會馬燧以太原之師至,與衆軍合擊悦於城下,大敗之。伾乘勢出戰,士以一當百,圍解,以功累遷泗州刺史。

馬燧爲河東節度、魏博招討使,討田悦。建中三年,前殿中丞李雲端與其黨袁封、單超俊、李誠信、冀信等以京師苦旱,乃又借商户錢,人心大擾,乃扇飛語,云"鳳翔留鎮幽州兵多逃南山爲群盜",以搖人心,將作亂。雲端等與燧子暢善,乃令其黨溫靖齎暢書與燧,陳利害,令旋師。燧執靖,奏其狀,令兄炫引暢請罪。帝以暢大臣子,方委燧以靖難,不竟其事,勑炫就第,杖三十,遣捕雲端[71],鞫於禁中,十一人皆處死。

馮河清初隸涇原節度兵馬使。建中四年,節度使姚令言奉詔率兵赴關東,以河清知兵馬留後判官,殿中侍御史姚況知州事。及令言至京師,所統兵叛,帝幸奉天。河清與況聞之,乃集三軍大哭,因以激勵將吏,誓敦忠節。衆頗義之,即時發甲仗器械車百餘輛,連夜送行在所。時駕初遷幸,六軍雖集,蒼皇之際,都無戎器。及涇州甲仗至,軍士大振,特詔褒其誠效,拜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姚況兼御史中丞、行軍司馬。俄又加河清檢校工部尚書。賊朱泚及姚令言累遣間諜招誘河清,輒拘而戮焉。及駕幸梁州,其將田希鑒潛通泚使,結凶黨害河清。尋贈尚書右僕射[72],葬事官給。

李澄，建中初爲永平軍節度李勉裨將，移理汴州[73]，乃奏澄爲滑州刺史。四年冬，李希烈陷汴州，勉奔歸行在，澄遂以城降。希烈僞署尚書令兼滑州永平軍節度使。興元元年春，澄密令親信人盧融間道齎表達於奉天，帝嘉之，乃以帛詔藏於蠟丸中，加澄刑部尚書，兼汴州刺史、汴滑節度觀察使。澄秘而未宣，乃集州兵嚴加訓習。希烈頗疑之，乃令養子六百人戍之，且虞其變也。及希烈苦攻寧陵，邀澄赴援。澄率其衆至石柱，潛令縱火焚營而僞遁，誘六百人因驚行剽而加其罪。果大俘掠，悉令斬之，以告希烈，希烈不能詰焉。無何，希烈遣其將翟崇暉等寇陳州[74]，久之未復。是歲十月，澄以汴州兵寡，度希烈不能制己，會中使薛盈珍持節且至，加澄檢校兵部尚書，封武威郡王，澄乃乘勢力焚賊旌節，誓衆歸國。希烈既失澄，又聞崇暉大敗，由是奔歸蔡州。澄遂率衆將復汴州，屯於城北門，怯懼不敢進。及宣武軍節度使劉洽師至城東門，賊將田懷珍開關以納之。翌日，澄方自北門入，洽已據子城，澄乃舍於浚儀縣。兩軍將士日有忿競，澄不自安。會鄭州賊將孫液送款於澄，澄遣其子清赴之。先是，河陽軍節度使李艽遣其將雍希顥攻鄭州，顥所過縱掠，液拒之尤固。及清至，遂納之。顥急攻液，清以衆助之，殺登城者數十人，顥方引退，又焚陽武而歸。澄乃出赴鄭州。朝廷特授清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中丞，更名克寧。貞元元年三月，就加澄檢校右僕射、義成軍鄭滑許等州節度使。

李承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李希烈既破梁崇義，擁兵襄州，遂有其地。朝廷慮不受命，欲以禁兵送承，承請單騎徑行。至則希烈處承於外館，迫脅萬態，承恬然自安，誓死王事。希烈不能屈，遂剽虜闔境所有而去。

嚴震爲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及朱泚竊據京城，李懷光頓軍咸陽，又與之連結。泚令腹心穆庭光、宋瑗等齎帛書誘結震，震集衆斬庭光等，仍發兵出界至盩厔以東守禦，賊竟不能爲害。車駕入駱谷，且無驚擾。

楊惠元爲神策京西兵馬使[75]，以兵屬李懷光。建中四年冬，自河朔同赴國難，解奉天之圍。明年一月[76]，懷光既圖叛逆，惠元義不受污，脱身奔竄。至奉天，爲懷光追騎所害。

朱忠亮初仕薛嵩爲將，鎮普潤縣，掌屯田。朱泚之亂，以麾下四十騎奔赴奉天，德宗嘉之。

李觀爲右龍武將軍。建中末，涇師叛[77]，觀適番上[78]，即領兵千餘人扈從奉天。詔都巡警訓練諸軍戍卒，三數日間，加召五千餘衆，列之通衢，整肅鼙鼓，城内因之增氣。德宗倚賴之。及李懷光叛，駕出奉天，幸山南。觀與令狐建、李昇、韋清等咸執羈靮，周旋艱險，皆著功勞。

張韶爲李懷光兵馬使。建中末，懷光爲朔方節度使，擊田悅於魏州。聞德宗行幸，晝夜奔難，先數日遣韶奉奏。韶至城下，遇朱泚驅百姓塡塹。韶在衆中，伺群盜稍怠，

乃呼曰:"我李懷光使也。"守陴者初未信,詰曰:"懷光使,何與賊戮力?"韶曰:"不如是,何由至此。"乃縱而上之[79],得懷光表,尅期至城下。詔令昇、韶徇四隅,歡聲動地,賊徒疑懼,聞懷光軍至醴泉,遂解圍,走投京城。

薛伾爲汾陽王郭子儀麾下諸將。建中末,從左僕射李揆使西番。朱泚之難,昆夷赴義,伾馳騎鄉導至於武功,擢授左威衛將軍。

賈耽,建中末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時德宗幸梁州,耽使行軍司馬樊澤奉表陳事。既復命,方大宴,會有急牒至,言澤代耽爲節度,而召耽爲工部尚書。耽以狀內懷中,宴飲不改。及罷,乃告澤曰:"詔以行軍爲節度使,耽今即發。"因告將吏謁澤[80]。太府張獻甫白耽曰[81]:"天子巡幸,尚書使行軍奉表起居,而行軍自謀節度,僭奪尚書土地,此可謂事人不忠矣[82]。軍中皆不伏,請殺之。"耽曰:"公是何言!天子有命,即爲節度矣。耽今赴行在,便與公偕行。"即日上道,以獻甫自隨,軍中乃安。

李抱眞,建中末爲昭義軍節度使,與李懷光等同討田悅。時悅窘蹙,朱滔、王武俊皆反,聯兵救悅。抱眞與馬燧等退次魏縣。德宗幸奉天,中使告問至,諸將皆仰天慟哭,李懷光席卷奔命,馬燧、李艽各引兵歸鎮。朱泚既污宮闕,李希烈陷大梁,李納亦反鄆州,無何,帝行幸梁州,李懷光又竊據河中。抱眞獨於擾攘傾潰之中,以山東三州,外抗群賊,內輯軍士,群賊深憚之。

校勘記

[1]所往,宋本無此二字。

[2]二,宋本作"或"。

[3]此句《周書·令狐整傳》作"遂令整行,整至玉門郡"。門,宋本作"關"。

[4]擊,宋本作"扶"。

[5]"矣"原作"夫",據宋本改。

[6]濟,原本作"齊",據宋本改。

[7]陳,原作"陜",據《周書·杜叔毗傳》及文意改。

[8]固止之,宋本作"固共止之"。

[9]上開府儀同大將軍,宋本作"上大將軍"。

[10]"吐谷渾"原作"吐渾古",據文意改。

[11]止,宋本作"正"。

[12]"大"原作"元",據宋本及《周書·王軌傳》改。

[13]宿,宋本作"夙"。

[14]哀,宋本作"褒"。

[15]光,原作"先",據《周書·尉遲迥傳》改。

[16]許,宋本作"以"。

[17]魏安郡公,宋本無此四字。

[18]乃,宋本無此字。

[19]孝,原作“李”,據《周書·尉遲迥傳》改。

[20]六十八日,宋本作“八日”。《周書·尉遲迥傳》亦作“六十八日”。

[21]昇,宋本作“丹”。

[22]鄉,原作“卿”,據《隋書·崔弘度傳》改。

[23]“世”之前,宋本有“以”字。

[24]盧,宋本作“瀘”。

[25]肱,宋本作“瓌”。

[26]城,宋本作“成”。

[27]乙,宋本作“益”。

[28]阿那肱,宋本作“阿史那瓌”。

[29]德,宋本作“得”。

[30]“嶺”原作“領”,據宋本及《北史·周羅睺傳》改。

[31]重傷,宋本作“傷重”。

[32]萬,宋本無此字。

[33]揚,宋本作“擊”。

[34]此句宋本作“縱不能遠慚主上”。

[35]我今力猶,宋本作“方今猶”。

[36]之,宋本作“室”。

[37]揚,宋本作“擊”。

[38]百人,宋本作“數百人”。

[39]萊,宋本作“陽”。

[40]至河東,宋本作“濟河”。

[41]和,原本闕此字,據宋本補。

[42]遂,宋本作“遽”。

[43]仗,原作“伏”,據宋本及《舊唐書·屈突通傳》改。

[44]末,原作“才”,據宋本改。

[45]苑,原作“范”,據宋本及《舊唐書·劉武周傳》改。

[46]大饑,宋本作“饑餓”。

[47]汾,宋本作“介”。

[48]“屠潰”前,宋本有“被”字。

[49]高祖,宋本作“太守”,當是“太宗”之訛。《舊唐書·羅士信傳》作“太宗”。

[50]顧,《舊唐書·契苾何力傳》作“故”。

[51]扞,宋本作“抑”。《舊唐書·契苾何力傳》亦作“抑”。

[52]嶺,原作“令”,據宋本改。

[53]擊之,宋本作"迎擊之"。

[54]萬,宋本作"餘"。

[55]許欽寂,本節原本皆作"許欽明",據宋本及《舊唐書・許欽寂傳》改。按許欽明是許欽寂之弟,本節所記諸事皆屬許欽寂。

[56]理,宋本同,《舊唐書・許欽寂傳》作"珪"。

[57]還,宋本同,《舊唐書・許欽寂傳》作"禮"。

[58]功,原本字壞,僅餘"力"旁,據宋本補。

[59]衛將軍,宋本作"員外將軍"。

[60]璧,宋本作"壁"。

[61]年八十卒,宋本作"八年卒"。

[62]勅賜,宋本、《舊唐書・令狐彰傳》作"勒歸"。

[63]"廷"字原缺,據宋本補。

[64]工部,宋本作"兵部"。

[65]"反逆"原作"及逆",據宋本改。

[66]忠誠,宋本作"誠盡",當是"誠藎"之訛。《舊唐書・郭子儀傳》作"誠藎"。

[67]"卒"原作"率",據宋本及《舊唐書・薛平傳》改。

[68]"脅平知留後,而平僞許之",宋本及《舊唐書・薛平傳》作"脅平知留後務,平僞許之"。

[69]食且盡,宋本作"食少"。

[70]情願出賣之,宋本及《舊唐書・張伾傳》無"情"字。

[71]遣捕雲端,宋本作"逮捕雲端等"。

[72]右僕射,宋本及《舊唐書・馮河清傳》作"左僕射"。

[73]移理汴州,宋本此句前有"勉"字。

[74]翟崇暉,宋本作"翟暉"。

[75]楊惠元,宋本及《舊唐書》本傳作"陽惠元"。

[76]一月,宋本及《舊唐書》本傳作"二月"。

[77]師,宋本作"帥"。

[78]觀適番上,宋本及《舊唐書・李觀傳》作"觀時上直"。

[79]縱,宋本作"縋"。

[80]因告將吏諷澤,宋本作"因告將吏使諷澤"。

[81]太府,宋本作"其大將"。

[82]不忠矣,宋本作"不盡"。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七十四

將帥部(三十五)

忠第五

唐戴休顔爲鹽州刺史。奉天之難,休顔以所部蕃漢三千號泣赴難,及車駕南幸梁、洋,留守奉天。及李懷光叛,據咸陽,使誘休顔。休顔集三軍斬其使,嬰城自守。懷光大駭,遂自涇陽夜遁。尋拜檢校工部尚書,奉天行營節度使。

韓游瓌爲李懷光部將,掌兵在奉天。懷光反於河中,乃與游瓌書約,令爲變。游瓌密奏之。翌日,懷光又使趣之,游瓌復奏。間數日[1],懷光又使趣游瓌,爲門者所捕。懷光且宣言曰:"吾今與朱泚連和,車駕當避。"由是,帝遽幸梁州。游瓌退於邠寧,殺懷光留後張昕,以邠州從順,正授邠寧節度使。

楊懷賓,楊朝晟父也。朝晟爲李懷光左廂兵馬使,懷光反於河中,朝晟被脅在軍。德宗幸梁、洋,游瓌退於邠,懷光以管在邠寧,追制如城,以賊黨張昕在邠州總後務。昕懼難作,乃大索軍資,徵卒乘,約明潛歸於懷光。時懷賓爲游瓌將,夜後以數十騎斬昕及同謀者。游瓌即日使懷賓奉表聞奏。帝召勞問,授兼御史中丞。間詔至河中[2],朝晟聞其事,泣告懷光曰:"父立功於國,子合誅戮,不可主兵矣。"懷光遂繫之[3]。及諸軍進圍河中,韓游瓌營於長春宫,懷賓身當戰伐。懷光平,帝念其忠,俾副元帥渾瑊特原朝晟,遂爲游瓌都虞候。時父子同軍[4],皆爲開府、賓客、御史中丞。[5]

李晟爲神策軍兵馬使,討朱滔於范陽。德宗居奉天,詔晟赴難。晟聞命西向而哭,趣軍將行。時義武軍間於朱滔、王武俊,倚晟爲重,不欲晟去,數爲計以沮止晟軍。晟謂將吏曰:"天子播越於外,人臣當百舍一息,死而後已。張義武欲沮吾行,吾當以愛子爲質,選良馬以啗其意。"乃留子以爲憑婚[6]。義武軍有大將,張孝忠甚信之,因謁於晟。晟乃解玉帶以遺之,因曰:"吾欲西行,願以爲别。"因陳赴難之意。受帶者果德晟,乃諫孝忠勿止晟。晟得引軍踰飛狐。師次代州,詔加晟檢校工部尚書、神策行營節度使。李懷光叛,德宗在梁州[7]。晟大將張少弘自行在傳口詔,授晟爲左僕射平章事,以安衆心。晟拜哭受命,且曰:"長安宗廟所在,爲天下本。若皆扈蹕,誰復京師?"乃浚隍壁,繕兵馬,以誅泚興復爲己任。後渾瑊部將上官望自間道懷詔書,加檢校右僕射兼河中、晉、絳州節度觀察使[8],尋檢校左僕射平章事,益實封三百戶。又兼京畿、渭北、鄜

坊、丹延節度觀察招討使[9]。晟受詔流涕,因上表請帝"駐蹕梁州,彰億兆之心[10],圖剪滅之勢。儻陛下規小捨大,作都岷峨,人心少去,武力謀臣,無復施矣"。晟之鎮鳳翔也,謂賓介曰:"魏徵能直言極諫,致太宗於堯舜之上,眞忠臣也。僕忻慕之。"軍司馬李叔度對曰:"此縉紳儒者之事,非勳德所宜。"晟斂容曰:"行軍失言。傳稱: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休明之期,晟幸得備位將相,心有不可忍而不言,豈所謂有犯無隱知無不爲者乎?是非在人主所擇耳。"叔度慙而退。晟後罷兵權,朝謁之外,罕有過從[11]。有通王府長史丁瓊者,亦爲張延賞所排,心懷怨望,乃求見晟言事,且曰:"太尉功業至大,猶罷兵權。自古功高無有保全者,國家儻有變故,瓊願備左右。狡兔三穴,盍蚤圖之。"晟怒曰:"爾安得不祥之言?"遽執瓊以聞。

王虔休本名延貴,貞元中爲澤潞都虞候。節度使李抱眞卒,裨將元仲經等議立抱眞子緘[12]。軍中擾亂,虔休正色告於衆曰:"軍州是天子軍州,將帥闕,合侍朝命,何乃云云出異意。"軍中服從其言,由是竟免潰亂。

程日華少爲易定張孝忠牙將。孝忠令知滄州事,幽州朱滔合鎮冀王武俊謀叛。二盜迭欲取滄州,多遣人游說,又加兵攻圍。日華俱不聽從,乘城自固。久之,德宗深嘉之,拜日華滄州刺史。

韓弘貞元中代劉全諒爲汴州節度使。先是,陳許節度使曲環卒,淮西節度使吳少誠將併有其地,遂以兵寇。許州求援於全諒,全諒館其使。會全諒卒,弘初受寵命,喜而效順,即斬其使以聞。發兵三千,助禁軍以討少誠。

張奉國本名子良,貞元末爲徐州兵馬使。張愔之難,子良以其衆千餘奔於浙西,團練使王緯表加兼御史中丞,仍厚撫其軍士。牙門百職[13],子良必兼歷焉。元和二年秋,節度使李錡叛命,遣子良以兵三千收宣州。子良乃與錡甥裴行立及大將田少卿、李奉仙等密約,圖錡反戈。圍城大呼,錡計窮縋下,生致闕庭。子良殺其餘黨,遂平浙右。憲宗追赴京師,親自褒慰,擢爲右金吾將軍,兼御史大夫,改名奉國,賜第室良田。

劉澭貞元末爲隴右經略使。暨順宗寢疾,傳位於憲宗,稱太上皇,有山人羅令則自京詣澭,妄構異說,凡數百言,皆廢立之事。且矯太上皇詔,請兵於澭。澭立命繫之,鞫得姦狀。令則又云:"某之黨多矣。十月德宗山陵,約此時伺便而動。"澭械令則,驛表上聞。詔付禁軍按問,其黨與皆杖死。澭復請自領兵護靈駕[14],以備非常。詔不許。遣中使以名馬金玉繒錦錫之,復錄其功,號其軍額曰保義。

范希朝爲鎮武節度使,貞元末累表請脩覲。時節將不以佗故自述職者,惟希朝一人。德宗大悅。既至,拜檢校右僕射,兼右金吾衛大將軍。

劉濟爲幽州節度使。兩河擅自繼襲者尤驕蹇不奉命,惟濟最務恭順,朝獻相繼。元和四年,詔討王承宗。諸軍未進,濟獨率先,以前軍擊破之。生擒三百餘人,斬首千餘級,獻逆將於闕。優詔褒之。又爲詩四韻上獻,以表忠憤之志。

張茂昭爲義武軍節度使。元和四年，王承宗叛，詔河東節度帥師洎河中振武偏師與茂昭合軍，是爲北道。茂昭創廄置，開道路待軍。俄屬正月之望，軍吏請曰："舊例：上元後三夜不止行，不闔里門。今外道兵馬至，請如軍令。"茂昭曰："河東等三道，官軍也，焉得言外道邪？一如舊例。"自祿山之亂，兩河繼爲沮命之地。茂昭表請舉族歸闕，以首率等夷。鄰封游説者萬端，而其志堅決。累上疏求代，帝許之。命左庶子任迪簡爲其行軍司馬，乘馬赴之。即以三郡之簿書、管鑰、符印全付迪簡，遣其妻李氏及男克讓、克恭等先焉。將代，戒之曰："爾曹將侍親出易定，後之子孫，不爲風俗所染，吾無恨矣。"時五年冬也。道拜檢校太尉，兼中書令，充河中、晉、絳、磁、隰等州節度觀察等使。

田弘正初名興，爲魏博衙内兵馬使。及田季安病篤，其子懷諫幼騃，乃召興署以舊職。季安卒，懷諫委政於家僮蔣士則，措置不平[15]，人情不悦，咸曰："都知兵馬使田興可爲吾帥也。"衙兵數千人詣興私第陳情，興拒門不出[16]。衆呼譟不已。興出，衆環而拜，請入府署，興頓仆於地，久之，度終不免，乃令於軍中曰："三軍不以興不肖，令主軍務，欲與諸君前約，當聽命否？"咸曰："惟命是從。"興曰："吾欲守天子法，以六州版籍請吏，勿犯副大使，可乎？"皆曰："諾。"是日入府視事，殺蔣士則十數人而已。翌日，具事上聞。憲宗嘉之，以爲魏博節度使，賜名弘正。弘正既受節鉞，乃上表曰："臣聞君臣父子，是謂大倫。爰立紀綱，以正上下。其或子爲不子，臣爲不臣，覆載莫可得而容，幽明所宜共殛者也。臣家本邊塞，累代唐人，從乃祖乃父以來，沐文子文孫之化。臣幸因宗族，叨列偏裨，空馳戎馬之鄉，不睹朝廷之禮，惟忠與孝，天與臣心。嘗思奮不顧生，以身徇國，無由上達，私自感傷。豈意命偶昌時，事緣艱故，白刃之下，謬見推崇。天慈遽臨，免書罪戾。朝章洊及，仍委旌旄，錫封壤於全藩，列班崇於八座。君父之恩已極，絲毫之效未申。所以靦厚知羞，低回自愧。是知功勞所著，必候危亂之時[17]。徼倖之來，卻在清平之日。循涯揣分，冒寵爲憂。伏以自天寶以還，幽陵肇禍，山東奧壤，悉化戎墟。雖外一車書，而内懷梟獍，官封代襲，刑賞自專。國家含垢匿瑕，垂六十載。臣每思此，當食忘味。若稍假大軍，得奉神筭，兼弱攻昧，批吭搗虚，竭鷹犬之資，展擒獲之用，導揚和氣，洗滌僞風，然後退歸丘園，以避賢路。臣懷此志，陛下察臣。又臣每在軍中，多居偏鎮，每遇奇計，心實親之。有布衣崔懽，結茅王屋，但茹松柏，不雜風塵，與臣周旋，頗有年歲。自臣受命，惠然肯來。臣遂請攝節度參謀，俾之奏事。臣胸襟所蓄，書不盡言，實冀因人紓其積憤，臣不勝感恩戴荷，懇苦之至。謹差攝節度參謀王屋山人臣崔懽，謹奉表陳奏以聞。"憲宗優詔褒美。先是，河北不申吏員，興乃奏管内州縣官二百五十三員，内一百六十三員見差官，假攝九十員，請有司注擬，從之。

烏重胤爲潞州諸將[18]。會盧從史奉詔討賊，嘗懷異志，潛與王承宗通連。吐突承璀以神策軍行營與從史對壘[19]，將圖之，重胤通其謀，竟縛從史於帳下。時重胤職總牙門，是日戒嚴，其軍莫敢動者。事聞朝廷，擢重胤自都將兼州左司馬，拜懷州刺史，兼

御史大夫、河陽三城節度。

李光顔爲忠武軍節度使。元和中,徵天下兵環申蔡而討吳元濟,詔光顔以本軍獨當一面,連破賊衆。韓弘爲汴帥,驕矜倔強,常倚賊勢,索朝廷姑息。且惡諸將士力戰[20],陰圖撓屈,計無所施,遂擄大梁城,求得一美婦人,教以歌舞絃管六博之藝,飾之以珠翠金玉衣服之具,計費數百萬。命使者送遺,冀光顔一見悦惑,而怠於軍政也。使者即齎書先造光顔壘曰:"本使令公德公私,憂公暴露,欲進一妓,以慰公征役之思。謹以候命。"光顔曰:"今日已暮,明旦納焉。"詰朝,光顔乃大宴軍士。三軍咸集,命使者進妓。妓至,則容止端麗,殆非人間所有,一座皆驚。光顔乃於座上謂來使曰:"令公憐光顔離家室久,捨美妓見贈,誠有以荷德也。然光顔受國恩沐,誓不與逆賊同生日月下。今戰卒數萬,皆背棄妻子,蹈白刃,光顔奈何獨以女色爲樂?"言訖,涕泣嗚咽。堂下兵士數萬皆感激流涕,乃厚以縑帛酬其來使,俾領其妓自席上而回。乃謂使者曰:"爲光顔多謝令公。光顔事君許國之心,死無二矣。"自此兵衆之心彌加激勵。

李吉甫元和中爲淮南節度使,在揚州。每有朝廷得失,軍國利害,皆密疏論列。

嚴綬爲河東節度使。元和中,楊惠琳叛於夏州,劉闢叛命。綬表請出師討伐,悉選精鋭付其將李光顔討賊。

李鄘元和中爲淮南節度使。及王師征淮夷,鄆寇李師道表裏相援。鄘發楚、壽等州二萬餘兵壓賊境,日費甚廣,未嘗請於有司。

李夷簡元和中爲襄陽節度使。先是,貞元中,淮西阻兵,詔以漢西實當控壓[21],遂移江西兵五百人戍襄陽,調給仰於度支。其後逃死且盡,而歲請不減[22]。夷簡請曰:"人臣以誠事君,當在無隱。循舊專利,孰云不欺?"乃以其事上聞,歸之於有司。

王承元,成德軍節度使承宗之弟。元和中,承宗奏承元兼監察,充鎮、冀、深、趙觀察度支使。承元年未及冠,勸承宗以二千騎佐王師平李師道。十五年,承宗卒,未發喪,大將謀取帥於旁郡。時參謀崔燧密與握兵者謀,乃以祖母涼國夫人之命,告親兵及諸將,使拜承元。承元拜泣不受,諸將請不已。承元曰:"天子使中貴人監軍,有事盍與議也。"及監軍至,因以諸將意贊之。承元謂將曰:"公不忘先德,不以承元齒少,且使領軍。承元欲效忠於國,以奉先志,諸公能從之乎?"諸將許諾。遂於衙門都將所理事,約左右不得呼留後,事大小,必參決於監軍。密疏請帥,詔授檢校工部尚書、鄭滑節度觀察使。時鄰境或以兩河近事諷之,承元不聽,諸將亦悔。及起居舍人柏耆齎詔至,宣朝廷之命,兵士或拜或泣。承元與柏耆於館中復召諸將坐語,諸將益號泣喧譁。承元曰:"諸公以先人之德,不欲承元去,此意甚厚,然奉詔遲留不去即罪矣。前者李師道未破時,議赦其罪。師道欲行,諸將止之。佗日殺師道,亦諸將也。今公輩復欲爲師道之事乎?敢以拜請。"遂拜諸將,諸將皆泣涕不能對。承元乃盡出家財,籍其人以散之,酌其勤者擢之。部將李寂等數十人固留承元,承元斬寂等,軍中始定。承元出鎮州時年十

八，所從將吏有具器用貨幣而行者，承元悉使留之。承元昆弟及從父昆弟因爲郡守者四人，登朝者四人，從事將校有勞者皆擢用。未幾，改鄜坊、丹延節度觀察等使。便道請覲，穆宗深器之，數召顧問。又改授鳳翔、隴州節度觀察等使。

劉總元和中爲幽州節度使。總累代據有燕薊，軍中食其恩，而未嘗承朝廷命。長慶元年，總以幽州歸朝，爲兵士遮留。總殺其首謀十餘輩，夜委兵符於監軍判官，從間道去。遲明，軍中方覺。

李遜爲陳許節度使。長慶初，穆宗方鋭意討賊，諸道發兵，例於度支貸借，惟遜出兵，率先諸道，賞賜犒設，備於當軍。朝論美之。

田布長慶元年爲涇原節度使。其秋，鎮州兵亂，布父弘正被殺。朝廷以李愬疾不能軍，無以扞庭湊之亂，且以魏州田氏舊衆，乃疾徵布，使起復爲之節度，仍遷檢校工部尚書。詔布乘急傳之鎮，布喪服居堊室，去節旄導從之飾。及入魏州，處喪視事，動皆得禮。其祿俸月入百萬，一無所取，又籍魏中家之舊產，無巨細，計錢十餘萬貫，皆出之頒賚軍士。乃選其將史憲誠爲先鋒兵馬使[23]，以憲誠前出己麾下，必能輸竭，故盡以精鋭付焉。是時屢有中使賚急詔促其進兵，至十月，布遂以全軍三萬七千出抵賊之冀州南宫縣。十一月，進軍，下賊二栅。而魏人怯於格戰，且以寒雪，饋餉不給，師無鬭志[24]。憲誠故常懷二心，從而間之。俄有詔分布軍與李光顔合勢，東救深州，其衆因大潰，多爲憲誠所有。布提兵八千，以是月十日還魏州。十一日，會諸將復議出師[25]，而將卒益驕惰，皆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生死從之。若使戰，皆不能也。"布自度其下終不爲用，嘆曰："功無成矣。"即日密表陳軍情，且稱遺表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顔、元翼，不然者，義士忠臣皆爲河朔屠害。"奉表號哭，拜其從事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刃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絶。時議以布才雖不足，能以死謝家國，心志決烈，得燕趙之古風云。

牛元翼本趙人，代爲鎮州將校。王承宗叛命之際，元翼常爲謀主，數將兵䂨王師。後王庭湊殺田弘正，朝廷以元翼本與庭湊等列，遂用爲節度。時元翼在深州，爲庭湊所圍轉急，後與數騎突圍而出。詔以爲襄州節度使。庭湊於後庭鴆殺深州將士。其中大將十六人，判官一人，本與元翼同休戚，一旦皆被殺。元翼悲咤慷慨而卒。其所賜宅僮馬等，并遺表進之。

李載義長慶中爲幽州裨將。時節度使朱克融死，其子延嗣竊襲父位，不遵朝旨，虐用其人。載義遂殺延嗣，數其罪以上聞。敬宗嘉之，拜檢校户部尚書，封武威郡王，充幽州、盧龍等軍節度觀察等使。未幾，李同捷據滄景以要襲父爵。載義上表，請付同捷以自效。帝嘉其誠懇，特加檢校右僕射。累破賊軍，以功加司空。又奏故節度使張弘靖賓吏家屬凡一百九十人，今并送赴京闕。初，弘靖立節范陽，及軍亂，被拘，其副介已下多見戕害，妻女輩從而拘繫。既而朱克融強邀符節，復留之不遣。至載義去逆效順，

盡歸其孥,至於臧獲下輩,一無所留。

殷侑爲天平軍節度、鄆曹濮觀察等使。自元和末收復李師道,十二州分爲三鎮,朝廷務安反側,征賦所入,盡留贍軍,貫繙錢帛[26],不入王府。侑以軍賦有餘,賦不上供,非法也,乃上表,起太和七年,請歲供兩稅搉酒等錢十五萬貫,粟五萬石。詔曰:"鄆、曹、濮等州元和已來地本殷實,自分三道,十五餘年,雖頒詔書,竟未供賦。殷侑承兵戈之後,當歉旱之餘,勤力奉公,謹身守法。纔及周歲,以致阜安,而又體國輸忠,率先入貢。成三軍奉上之志,陳一境樂輸之心。尋省表章,良用嘉歎。"尋就加檢校右僕射。

王景崇廣明中爲鎮州節度使。時僖宗西幸,屈節僞廷者十三四。景崇斬其賊使,梟首於市。時有邸吏齎僞詔至,斬之,因間路馳誠,繼達行在。都統王鐸徵要者,必竭利器奇貨駿蹄以助之,由是赴難者爭先。每議及國朝宗廟陵園,未嘗不凄然慷慨。

梁王師範,初仕唐。天復元年,爲青州節度使。其年冬,李茂貞劫遷車駕幸鳳翔,韓全誨矯詔加罪於太祖,令方鎮出師赴難。詔至青州,師範承詔泣下曰:"吾輩天子藩籬,君父有難,略無奮力者。強兵自衛[27],縱賊如此,使上失守,宗祧危而不持,是誰之過?吾今日成敗以之。"乃發使通楊行密,遣將劉鄩襲兖州,别將襲齊埭。時太祖方圍鳳翔,師範遣將張居厚部輿夫二百,言有獻於太祖。至華州東城,守將婁敬思疑其有異,剖輿視之,乃兵仗也。居厚等因大呼,殺敬思,聚衆攻西城。時崔胤在華州,遣部下閉關距之,遂遁去。是日,劉鄩下兖州、河南數十郡,同日發,太祖遣朱友寧討之。

孫揆大順元年除昭義軍節度使,以本軍取刁黄嶺路赴任。太原將李存孝偵知之,引騎三百伏於長子縣崖谷間。揆建衙持節,褒衣大蓋,擁衆而行。存孝突出谷口,遂擒揆及中使韓師範并將校五百人[28]。存孝械揆等,以組練繫之,環於潞州,遂獻於武皇。武皇謂揆曰:"公縉紳之士,安然徐步,可至達官。何用如是?"揆無以對。令繫於晉陽獄。武皇將用爲副使,使人誘之,揆言不遜,遂殺之。

趙凝唐末爲襄州節度使,弟明爲荆南留後。是時,唐室微弱,諸道常賦多不上供,惟凝昆仲雖強據江山,然盡忠唐室,貢賦不絶。太祖將期受禪,以凝弟兄并據藩鎮,乃遣使先諭旨焉。凝對使者流涕,答以"受國恩深,豈敢隨時妄有佗志",使者復命,太祖大怒。天祐二年秋七月,遣楊師厚率師討之。凝以兵數萬逆戰,大爲師厚所敗,乃燔其州[29],單舸沿漢遁於金陵。後卒於淮南。

牛存節開皇四年爲鄆州節度使,夏中病渴至痟。屬河北用軍,末帝令率軍屯陽留,以張大劉鄩之勢。存節忠憤彌篤,未嘗言病,料敵治戎,旦夕愈勵。病革,詔歸汶陽,翌日而卒。將終,屬其子知業、知讓等以忠孝,言不及他,深爲時所重,而木強忠厚,有賈復之風。

楊師厚爲魏博節度使。時庶人友珪篡逆,末帝將圖之,遣使謀於師厚。師厚深陳款效,且託書於侍衛軍使袁象先及主軍大將,又遣都指揮使朱漢賓率兵至滑州,以應

禁旅。友珪既誅，末帝即位於東京，首封師厚爲鄴王，加檢校太師、中書令。

王彦章爲澶州刺史、先鋒馬步都指揮使。貞明五年三月，朝廷議割魏州爲兩鎮，慮魏人不從，遣彦章率精騎五百人入鄴城，駐於金波亭，以備非常。是月二十九日夜，魏軍作亂，首攻彦章於館舍，彦章南奔。七月，晉人攻陷澶州，彦章舉家陷沒。後唐莊宗遷其家於晉陽，待之甚厚，遣細人間行誘之。彦間即斬其使，以絶之。後莊宗至鄆州，彦章爲唐將李紹奇所擒（一云爲夏魯奇所擒）。彦章恃其麤暴，每謂人曰："晉王鬬鷄小兒，彼何足畏。"至是見擒，素憐其勇悍，欲全活之，令中使宣詔慰撫，欲觀其心。對曰："臣比自匹夫，朱氏拔擢，位居方面。與皇帝十五年抗衡，今日兵敗力窮，罪有常分。皇帝縱垂矜宥，臣何面目見人？釁鼓徇師，得死爲幸。"帝令牀舁隨軍，至任縣，彦章言所傷楚痛，因乞遲留。遂令斬之（一云莊宗欲留之，彦章曰："安有爲將兼相，朝事梁而暮事晉？臣所不爲也。得就鈇鉞，甘之如薺。"莊宗知不可屈，遂殺之以成其志）。

後唐薛志勤爲武皇河東右都押衙、先鋒右軍使，從武皇救陳許，平黄巢。武皇遇難於上源驛，汴將楊彦洪連車樹栅，遮絶巷陌。時騎從皆醉，宴席既闌，汴軍四面攻傳舍。志勤虓勇冠絶，復酒膽激壯，因獨登驛樓，大呼曰："朱僕射負恩無行，邀我司空圖之。吾三百人足以濟事。"因彎弧發射，矢無虚發。汴人斃者數十。志勤私謂武皇曰："事急矣。如至五鼓，吾屬無類矣。可速行。"因扶武皇而去。雷雨暴猛，汴人扼橋。志勤以其屬血戰，擊敗之，得侍武皇還營。

史敬思爲武皇先鋒都督，從入關，破黄孽，安三輔，平陳、蔡。敬思常爲騎將，挺身酣戰，勇冠三軍。當武皇上源之難，敬思方大醉。從者喻之，蹶然而起，登驛樓，控弦射賊，矢不虚發，汴賊横屍樓下。既而遇雨解圍，翼武皇登尉氏門。敬思迷墜擁門，故陷賊。武皇還營，流涕久之。

符習爲義寧軍節度使，有器度，性忠壯。自莊宗十年沿河戰守[30]，習常以本軍從，心無顧望，諸將服其爲人。

石君立初隸李嗣昭爲牙校，歷典諸軍。嗣昭出征，常爲前鋒。天祐十七年，將兵屯德勝。時汴軍自滑州轉餉以給楊村砦，莊宗親率騎擊虜深入，虜騎圍之數十重，良久不解。嗣昭號泣赴之，與立翼莊宗而還。

裴約爲潞州節度使。李嗣昭卒，子繼韜據昭義叛[31]。同光元年，莊宗遣李紹斌以甲士五千援澤州。初，繼韜叛歸賊庭也，約以兵戍澤州，召州民泣而喻之曰："予事先君，已餘二紀。每見分財享士，志在平讎，不幸薨沒，壯心不遂。今郎君不臣，定覆家族。父喪未葬，違背君親，縱然賊首開懷，久遠終被誅滅。予可剸刃自殺，不能送死與人。"衆皆感泣，伏其忠義。僞梁以董璋爲澤州刺史，率衆攻城。約拒守，間道告急。帝知其言善，謂諸將曰："朕與繼韜何薄，裴約何厚。裴約能分逆順，不附賊黨，昭嗣一何不幸[32]，生此鴟梟。"乃顧謂李紹斌曰："爾識機便，爲我取裴約來。朕不藉澤州彈丸之

地。"紹斌自遂州進軍。未至,城陷,約被害。帝聞,嗟痛久之。

李存審爲横海軍節度使。天祐十三年冬,存審破楊劉,進營麻口,爲都營使,築壘以拒汴人。時莊宗勇於接戰,每以輕騎嘗賊[33],遇窘數四。存審淩旦俟其出,必叩馬泣諫曰:"王將復唐宗社,宜爲天下自愛。搴旗挑戰,一劍之任,無益聖德,請責效於臣。昔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雖不武,敢不代君之憂?"帝即時迴駕。

張全義初仕梁,爲天下兵馬副元帥。莊宗至洛,言事者以梁祖與我世讎,宜斲棺燔柩。全義獨上章申理,議者嘉之。

周德威性忠孝,感武皇奬遇,常思臨難忘身。乾寧中,爲鐵林軍使,從武皇討王行瑜,有功,移内衙軍副。及莊宗初立,德威外握兵柄,頗有浮議,内外憂之。德威既至,單騎入謁,伏靈柩哭,哀不自勝。由是群情釋然。後以功授盧龍軍節度使。時天祐十五年,下楊劉城。莊宗大悦,諸將渡河趨汴,徵德威進師討之。將起,德威以爲不利深入。是夜鎮星犯文昌,上將臨戰,德威軍爲輜重所擾,父子躍馬,出與賊數百騎血戰而死。帝會諸將,相向流涕曰:"不聽老將之言,竟至破敗。父子俱沒,深所悲惜。"命以喪歸晉陽。帝即位,追贈太師。

李存賢爲慈州刺史。天祐十八年,莊宗令將兵援河中。十九年,賊將段凝率衆五萬,營於臨晉,將寇河中。蒲人物議同異,咸欲歸汴。姦人間於存賢云:"河府兵欲殺子以歸梁。"存賢曰:"予奉君命來援,死王事無恨。"尋汴兵亦退。

姚洪本梁之小校也,在梁時,經事董璋。長興初,率兵千人戍閬州。璋叛,領衆攻閬州。璋密令人誘洪,洪以大義拒之。及璋攻城,洪悉力拒守者三日。禦備既竭,城陷被擒。璋謂曰:"爾頃爲健兒,由吾奬拔至此。吾書誘諭,投之於廁,何相負邪?"洪大罵曰:"老賊,爾爲天子鎮帥,何苦反邪?爾既孤恩背主,吾與爾何恩,而云相負?爾爲李七郎奴,掃馬糞,得一臠殘炙,感恩無盡。今明天子付與茅土,貴爲諸侯,而驅徒結黨,圖爲反噬。爾本奴才,則無耻。吾忠義之士,不忍爲也。吾可爲天子死,不能與人奴苟生。"璋怒,令軍士十人持刀刲割其膚,燃鑊於前,自取啗食。洪至死大罵不已。明宗聞之泣下,置洪二子於近衛,給賜甚厚。

王思同閔帝應順元年爲京兆尹,兼西京留守。時潞王鎮鳳翔,與之鄰境。及潞王不稟朝旨,致書於秦、涇、雍、梁、邠諸帥言:"賊臣亂政,屬先帝疾篤,謀害秦王,迎立嗣君。自擅權柄,以至殘害骨肉,搖動藩垣,懼先人基業忽焉墜地,故誓心入朝,以除君側。事濟之後,謝病歸藩。然藩邸素貧,兵食俱困,欲希國士,共濟艱難。"乃令小伶安十十以五弦謁見思同[34],因勸諫諷。又令軍校宋審溫者請使於雍[35],若不從命,即獨圖之。又令推官郝詡、府吏朱延乂以書檄起兵。會副部署藥彦稠至,方宴,而妓使適至,乃繫之於獄。彦稠請誅審溫,拘送詡赴闕。時思同已遣其子入朝言事,朝廷嘉之,乃以思同爲鳳翔行營都部署,起軍營於扶風。三月十四日,與張虔釗會於岐下,梯衝大集。

十五日，進攻東西關城，城中戰備不完，然死力禦扞，外兵傷夷者十二三。十六日，復進攻其城。潞王登陴，泣諭於外，聞者悲之。張虔釗性褊，詰旦，西面用軍，與都監皆血刃以督軍士。軍士齊詬，反攻虔釗。虔釗躍馬避之。時羽林指揮使楊思權引軍自西門先入，降從珂，而思同未之知，猶督士登城。俄而嚴衛指揮使尹暉呼曰："城西軍已入城受賞矣，何用戰邪！"軍士解甲棄仗之聲振動天地，日午，亂軍畢入。涇州張從賓、邠州康福、河中安彥威皆遁去。十七日，思同與藥彥稠、萇從簡俱至長安，劉遂雍閉關不內，乃奔潼關。二十二日，潞王至昭應，前鋒執思同來獻。王謂左右曰："思同計乖於事，然盡心於所奉，亦可嘉也。"顧謂趙守均曰："思同，爾之故人，可行迓之於路，達予撫慰之意。"思同至，潞王讓之曰："賊臣傾我家國，殘害骨肉，非子弟之過。我起兵岐山，蓋誅一二賊臣耳。爾何首鼠兩端，多方誤我？今日之罪，其可逃乎？"思同曰："臣起自行間，受先朝爵命，擁旄仗鉞，累歷重藩，終無顯效以答殊遇。臣非不知攀龍附鳳則福多，扶衰濟弱則禍速，但惟瞑目之後，無面見先帝。釁鼓膏原，纍囚之常分也。"潞王爲之改容，徐謂之曰："且宜憩歇。"潞王欲宥之，而楊思權之徒耻見其面，屢啓於劉延朗，言思同不可留，慮失士心。又潞王入長安，時尹暉盡得思同家財及諸妓女，故尤惡思同。與劉延朗亟言之，屬潞王醉，不待報，殺思同并其子德勝。潞王醒，召思同。左右報："已誅之矣。"潞王怒延朗，累日嗟惜之。

趙鳳爲荆州節度使。明宗厭代，潞鄂構難。俄聞鄂王出奔，鳳流涕，集賓佐軍校曰："主上播遷，渡河而北，吾輩安坐，不赴奔問，於理可乎？"軍校曰："惟公所使。"尋聞王弘贄殺鄂王左右，留王衛州，又得清泰檄書而止。

張敬達末帝清泰中從晉高祖爲北面兵馬副總管，仍屯兵雁門。未幾，晉高祖建義，末帝詔以敬達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仍便委引部下兵圍太原，以定州節度使楊光遠副焉。尋統兵三萬，營晉安鄉。末帝自六月有詔促令攻取[36]。敬達設長城連栅，雲梯飛礮[37]，使工者運其巧思，窮土木之力。時督事者每有所爲城栅[38]，則暴風大雨，平地水深數尺，而城栅摧墮，竟不能合其圍。九月，契丹軍至，張敬達大敗。晉高祖與蕃衆期迫[39]，一夕而圍合。自晉安營南門之外[40]，長百餘里，闊五十里，布以氈帳，用毛索懸之銅鈴，而部伍多備犬以備警急。營中嘗有夜遁者，出則犬吠鈴動，跬步不能行焉[41]。自是，敬達與麾下雜部曲五萬人，馬萬匹，無由四奔，但見窮廬如岡阜相屬，諸軍相顧，色如死灰，始則削木篩糞以飼其馬，日望末帝救軍。及馬漸羸死，則與將士分而食之。馬盡食殫，副將楊光遠、次將安審琦知其不濟，勸敬達宜亟降以求自安之計。敬達曰："吾受恩明宗，位歷方鎮。主上授我大柄，而失律如此，已有愧於心也。今救軍在近，且暮雪耻有期，諸公何相迫邪？待勢窮，則請殺吾，攜首以降，亦未爲晚。"光遠與審琦知敬達意未決，恐坐成魚肉，遂斬敬達以降。末帝聞其歿也，愴慟久之。虜主戒其部曲及漢之降者曰："爲臣當如此人。"乃令部人收葬之。

晋萇從簡初仕後唐,爲金州刺史。閔帝應順初,舉軍討鳳翔,從簡亦預征行。軍變,乃東還,道遇張廷藴,爲廷藴所縛,送於潞王。潞王數之曰:"人皆歸我,汝何偏攻我城而背我也?"從簡曰:"事主不敢忘。今日死生,惟命是聽。"潞王釋之。

張朗初爲代州刺史,又改行營諸軍馬步都虞候。高祖建義於太原,遣使以書諭之。朗曰:"爲人臣而有二心,可乎?"乃斬其使。

高漢筠仕後唐爲金吾將軍。清泰末,高祖建義,朝廷詔遣晋州張敬達屯於太原,委漢筠巡撫其郡。俄以漢筠爲契丹所敗,敬達繼死之。節度副使田承肇率部兵殺閤門使王彦通於公館,次攻漢筠於府署。漢筠乃啓關,延承肇,謂曰:"僕與子俱承朝寄,而相迫何甚?"承肇曰:"我欲扶公爲節度使。"漢筠曰:"老夫耄矣,不敢首爲亂階。死生任子籌之。"承肇目左右令前,諸軍投刃於地,曰:"高金吾累朝宿德,不可枉殺。"肇以衆意難拒,遂謝云:"與公戲耳。"漢筠遂促騎以還。高祖入洛,飛詔往徵,遇諸途。及入覲,高祖曰:"朕恐倉卒之際,濫致傷害。今見卿面,深所喜也。"尋遷左騎衛大將軍、内客省使。

馬全節授鎭州節度使。屬契丹侵軼封疆,加之蝗旱,國家所徵發,全節朝受而夕行,治生餘財,必充貢奉[42]。

皇甫遇爲河陽節度使。少帝即位,赴闕。開運二年,虜南寇,遇戰於鄆州兆津[43],大捷,虜溺死者步騎數千人。以功領節滑臺。三年,虜長率衆屯邯鄲,遇與騎將安審琦、慕容彦超禦之。遇渡漳河,虜前鋒大至,遇引退,轉鬬二十里,至鄴南榆林店。遇謂審琦等曰:"彼衆我寡,走無生矣。"遂自辰及未,血戰百餘合,所傷甚衆,遇所乘馬中鏑而斃。遇有紀綱杜知敏以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顧杜知敏已爲虜所獲,謂彦超曰:"知敏蒼皇之中,以馬授我,義也,安可使陷戎賊中?"遂與彦超躍馬取知敏而還,胡騎壯之。俄而生軍復合,遇不能解。時審琦已至安陽河,謂首將張從恩曰:"皇甫遇未至,必爲虜騎所圍,若不急救,則成擒矣。"從恩曰:"虜原至衆[44],無以枝梧。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與之俱死。假令賊不南來,失此一將[45],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赴之。虜見塵起,謂救軍併至,乃引去。遇與彦超中數鎗得還。時諸軍歎曰:"二人皆猛將也。"朝廷累加至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四年,虜復至,從杜重威營滹水,重威送款,遇不與其議。及降,心不平之。時耶律氏欲遣遇先入汴,辭之,推張彦澤督其行。遇私謂人曰:"自我身荷國恩,位兼將相,既不能死於軍陣,何顔以見舊主?更命圖之[46],所不忍也。"明日,行及趙郡平棘縣,遇泊其公舍[47],顧從者曰:"我已信宿不食,疾甚矣。主辱臣死,無復南行。"因絶吭而殞,遠近聞而義之。

周王重裔初仕後唐莊宗,爲廳直將,從征河上,管契丹直。帝有急難,力救解之。

校勘記

[1]間,宋本作“聞”。

[2]詔,宋本作“誅”。

[3]繫,宋本作“繫’。

[4]軍,原作“車”,宋本同。據《舊五代史·楊懷賓傳》改。

[5]宋本此下有“異姓王”三字。

[6]留子以爲憑婚,宋本作“留子憑以爲婚”。

[7]在,宋本作“再幸”。

[8]“州”前宋本有“五”字。

[9]京畿,宋本作“京兆尹畿”。

[10]彰,宋本作“繫”。

[11]“過”前宋本有“所”字。

[12]真,原本作“貞”,據宋本改。

[13]百,宋本作“右”。

[14]“靈駕”原作“靈武”,據宋本改。

[15]“措置不平”四字,宋本作“改易軍政”。

[16]門,宋本作“關”。

[17]候,宋本作“俟”。

[18]裔,原本作“胤”,據宋本改。

[19]璀,原作“璀”,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烏重裔傳》改。

[20]且惡,原作“耳要”,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李光顏傳》改。

[21]西,宋本作“南”。

[22]“請”字原缺,據宋本補。

[23]史,原作“吏”,據宋本改。

[24]師,宋本作“癬”。

[25]出,宋本作“興”。

[26]錢,宋本作“尺”。

[27]“强”前宋本有“皆”字。

[28]師範,宋本作“歸範”。

[29]州,原作“舟”,據宋本改。

[30]“十年”二字原缺,據宋本補。

[31]據,原作“濂”,據文意改。

[32]昭嗣,宋本作“先兄”。

[33]嘗,《舊五代史·符存審傳》作“當”。

[34]謁,宋本作“妓”。

[35]令,宋本無。

[36]"月"字下宋本及《舊五代史·趙鳳傳》皆有"纔"字。

[37]礮,宋本作"抛"。

[38]爲城柵,宋本及《舊五代史·趙鳳傳》此處僅一"構"字。

[39]此句宋本作"乃爲晉高祖與蕃衆所迫"。

[40]"自"前宋本有"蕃衆"二字。

[41]此句"不"字前原衍一"不"字,據宋本删。

[42]充,原作"克",據文意及《舊五代史·馬全節傳》改。

[43]兆,宋本作"北"。

[44]原至,宋本作"厚悉"。

[45]一,宋本及《舊五代史·皇甫遇傳》作"二"。

[46]更命,宋本及《舊五代史·皇甫遇傳》作"更受命"。

[47]洎,宋本及《舊五代史·皇甫遇傳》作"泊"。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七十五

將帥部(三十六)

褒異

夫褒勸之典,有國之常道也。況夫三軍之帥,百夫之特,有斬將搴旗之勇,卻敵捕虜之勞,足以經武貞帥[1],開地斥境,何嘗不剖符疏壤,厚封崇之命;疇庸賚書,極尊獎之數,以至加地進祿,稱功計伐。或錫之車服;或加之印綬;或許其世襲;或崇其官呼;或沒而可稱,禮光於詔葬;或死而可作,事美於追榮;皆所以疇勞而勸能,賞善而旌德,使效節之士罄其精忠,方來之人於焉激勵。傳曰:“藏在盟府,不可廢也。”謂是物矣夫。

周召公虎爲卿士,平淮夷,宣王賜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故《江漢》之詩曰:“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於文人。”(釐,賜也。秬,黑黍也[2]。鬯,香草也。築煮合而鬯之,爲鬯卣器也[3]。九命賜圭瓚秬鬯。文人,文德之人也。)又曰:“錫山土田[4],於周受命,自召祖命。”(周,岐周也。自,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初召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爲其先祖之靈[5],故就之。)

申伯居謝,宣王命召公營其位,而作城郭及寢廟,定其神位所處。故《崧高》之詩曰:“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其城,寢廟既成(俶,作也)。”又曰:“既成藐藐,王賜申伯,四牡蹻蹻,鉤膺濯濯(藐藐,美貌。蹻蹻,壯貌。鉤膺,樊纓也。濯濯,光明也。召公營位,築之已成,以形貌告於王。王乃賜申伯,爲將遣之)。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乘馬,四馬也。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我謀女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寶,瑞也。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

衛武公初爲武侯,犬戎爲亂,武公將兵往征平戎[6],甚有功。周平王元年,命衛侯爲公。

士會,晉大夫也,帥師滅赤狄。晉侯請於周定王,王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爲太傅。(代荀林父將中軍,且加以太傅之官。黻冕,命卿之服。太傅,孤卿也。)

秦蒙恬,始皇時爲將,攻齊,大破之,拜爲內史。

漢陳平爲護軍中尉,從高帝擊韓王信於代。至平城,爲匈奴圍,七日不得食。高帝

用平奇計,使單于閼氏(音焉支)解,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世莫得聞。高帝南過曲逆,上其城,望室屋甚大,曰:"壯哉縣! 吾行天下,獨見洛陽與是耳。"顧問御史:"曲逆戶口幾何?"對曰:"始秦時三萬餘戶,間者兵數起,多亡匿,今見五千餘戶。"於是詔御史更封平爲曲逆侯,盡食之。平自初從,至天下定後,常以護軍中尉從擊臧荼、陳豨、黥布,凡六出奇計,輒益封邑。

曹參,沛人也。高祖爲沛公,參以中涓從(涓,潔也,言其在中主知潔涓灑掃之事,蓋親近左右也),擊胡陵、方與(音房豫),攻秦監公軍,大破之。(秦一郡置守、尉、監三人。)東下薛,擊泗水守軍薛郭西。復攻胡陵,取之,賜爵七大夫。又攻下邑以西至虞,擊秦將章邯車騎,攻轅戚及亢父(音杭甫)[7],先登,遷爲五大夫。楚懷王以沛公爲碭郡長,將碭郡兵。於是乃封參執帛(楚爵,孤卿也),號曰建成君。遷爲戚公。又虜秦司馬及御史各一人,遷爲執珪(侯伯執珪)。及沛公爲漢王,封參爲建成侯,從至漢中,遷爲將軍。參將兵守景陵,三秦使章平等攻參,出擊,大破之,賜食邑於寧秦(今華陰)。

周勃,沛人也。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胡陵,下方與。方與反,與戰卻敵,攻豐,擊秦軍碭東。還軍,留及蕭,復攻碭,破之。下下邑,先登,賜爵五大夫。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勃爵爲威武侯。從入漢中,拜爲將軍。還定三秦,賜食邑懷德。又東定楚地泗水、東海郡,凡得二十二縣。還守洛陽、櫟陽,賜與潁陰侯共食鍾離。以將軍從高祖擊燕王臧荼,破之易下,所將卒當馳道爲多(當高祖所行之前),賜爵列侯,剖符世世不絕,食絳八千二百八十戶。

樊噲以舍人從高祖攻胡陵、方與(皆縣名。方音房,與音豫),還守豐,擊泗水監豐下,破之。(泗水,郡名。監謂御史監郡者也。破之於豐縣下。)復軍定沛,破泗守薛西(破郡守於薛縣之西)。與司馬尼戰碭東(秦將章邯之司馬也。尼讀與夷同),卻敵斬首五十級,賜爵國大夫(即官大夫也,爵第六級)。嘗從沛公擊章邯軍濮陽,攻城先登[8],斬首三十三級,賜爵列大夫(即公大夫也,爵第七級)。從攻陽城,先登。下戶牖(陽武縣之鄉),破李繇軍,斬首十六級,賜上聞爵(得徑上聞也。《呂氏春秋》曰:"魏文侯東勝齊於長城,天子賞文侯以上聞。"又曰:"名通於天子也")。後攻圉都尉、東郡守尉於成武(圉即陳留圉縣),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生獲曰虜),賜爵五大夫。從攻秦軍出亳南(亳,成湯封邑,今河南偃師湯亭是)、河間守軍於杠,破之。(杠音江。)擊破趙賁軍開封北(賁音奔),以卻敵先登,斬侯一人,首六十八級,捕虜二十六人[9](既斬侯一人,又更斬它首六十八級),賜爵卿。從攻破楊熊於曲遇(曲音丘羽切,遇音顒)。攻宛陵,先登,斬首八級,捕虜四十四人,賜爵封號賢成君(食祿比封君而無邑也。楚漢之際,權設寵榮,假其位號。或得邑地,或空受爵,此例多矣)。從攻長社、轘轅,絕河津。東攻秦軍尸鄉,南攻秦軍於犨,破南陽守齮於陽城東。攻宛城,先登,西至酈(南陽之縣也,音直益切),以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四十人,賜重封(重封者,加二號耳)。項羽在

戲下，欲攻沛公。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亞父謀欲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噲居營外，聞事急，乃持盾入營。是日微噲，沛公幾殆。後數日，項羽入屠咸陽，立沛公爲漢王。漢王賜噲爵爲列侯，號臨武，遷爲郎中。從入漢中，還定三秦。别擊西丞白水北（西謂隴西郡西縣也。白水，水名，經西縣東東流而過。言擊西縣之丞於白水之北）[10]。擁輕車騎雍南，破之。從攻雍、斄城[11]，先登。（斄讀與邰同[12]，縣名，即后稷所封，今武功故城是。音胎）。擊章平軍好畤[13]，攻城，先登陷陣，斬縣令、丞各一人，首十一級，虜二十人，遷爲郎中騎將。從擊秦車騎壤東（地名也），卻敵，遷爲將軍。攻趙賁，下郿、槐里、柳中、咸陽（柳中即細柳地也，在長安西），灌廢丘，最（引水灌廢丘）。至櫟陽，賜食邑杜之樊鄉（杜縣之鄉也，今曰樊川）。從攻項籍，屠煮棗。（清河有煮棗城，《功臣表》有煮棗侯。又曰：既云攻項籍，屠煮棗，則其地當在大河之南，非清河之城明矣，但未悉其處）。擊破王武、程處軍於外黄。攻鄒、魯、瑕丘、薛。項羽敗漢王於彭城，盡復取魯、梁地。噲還至滎陽，益食平陰二千戶。以將軍守廣武一歲（即滎陽之廣武）。項羽引東，從高祖擊項羽，下陽夏（夏音二雅切），虜楚周將軍卒四千人（周殷）。圍項籍陳，大破之（於陳縣圍之）。屠胡陵。項籍死，漢王即皇帝位[14]，以噲有功，益食邑八百戶。其秋，燕王臧荼反，噲從攻，虜荼，定燕地。楚王韓信反，噲從至陳，取信，定楚，更賜爵列侯，與剖符，世世勿絶。食舞陽，號爲舞陽侯，除前所食。以將軍從攻反者韓王信於代，自霍人以往至雲中，與絳侯等共定之，益食千五百戶。因擊陳豨、曼丘臣軍，戰襄國。破柏人，先登，降之，定清河、常山凡二十七縣，殘東垣（殘謂多所殺傷也[15]），遷爲左丞相。破得綦毋卬、尹潘軍於無終廣昌（姓綦毋，名卬也[16]。綦音其）。破豨别將胡人王黄軍代南，因擊韓信軍參合。軍所將卒斬韓信。擊豨胡騎横谷，斬將軍趙既，虜代丞相馮梁、守孫奮、大將王黄，將軍大將一人，太僕解福等十人。與諸將共定代鄉邑七十三。後燕王盧綰反，噲以相國擊綰，破其丞相抵薊南（抵，至也。一説：抵者，其丞相之名也，音丁禮切），定燕縣十八，鄉邑五十一。益食千三百戶，定食舞陽五千四百戶。

酈商，高陽人也。（酈音歷。）陳勝起，商聚少年，得數千人。沛公略地六月餘，商以所將四千人屬沛公於岐。從攻長社，先登，賜爵封信成君。從攻緱氏[17]，絶河津，破秦軍洛陽東。從下宛、穰，定十七縣。别將攻旬關（漢中旬水上之關也，今在洵陽縣），西定漢中。（先言攻旬關，定漢中，然後云沛公爲漢王，是則沛公從武關、藍田而來。商時别從西道平定漢中）。沛公爲漢王，賜商爵信成君，以將軍爲隴西都尉。别定北地郡，破章邯别將於烏氏、栒邑、泥陽（烏氏，安定縣也。栒邑，今在豳州。泥陽，北地縣。氏音支[18]。栒音荀），賜食邑武城六千戶。從擊項籍軍，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漢以梁相國印授之），益食四千戶。從擊項羽二歲。攻胡陵。漢王即帝位，臧荼反。商以將軍從擊荼，戰龍脱，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今易縣），卻敵，遷爲丞相。賜爵列侯，與剖符，

世世勿絶,食邑涿郡五千戶。别定上谷,因攻代,受趙相國印(初受梁相國印,今又受趙國相印)。與絳侯等定代郡、雁門,得代丞相程縱、守相郭同(守相謂爲相而居守者),將軍以下至六百石十九人。還,以將軍將太上皇衛一歲。十月,以右丞相擊陳豨,殘東垣。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謂攻其壁壘之前垣),陷兩陳,得以破布軍。更封爲曲周侯,食邑五千一百戶,除前所食。

夏侯嬰以縣令史爲高祖使。上降沛一日[19],高祖爲沛公,賜爵七大夫,以嬰爲太僕,常奉車(爲沛公御車)。從攻胡陵,嬰與蕭何降泗水監平(胡陵,所止縣。何嘗給之,故與降),平以胡陵降,賜嬰爵五大夫。從擊秦軍碭東,攻濟陽,下戶牖,破李繇軍雍丘,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趣讀曰促,謂爲急促也[20]。次下亦同),賜爵執帛。從擊章邯軍東阿、濮陽下,以兵車趣攻戰疾,破之,賜爵執圭。從擊趙賁軍開封、楊熊軍曲遇。嬰從捕虜六十八人,降卒八百五十人,得印一匱(時自相署置官之印)。又擊秦軍洛陽東,以趣攻戰疾,賜爵封,轉爲滕令(今沂郡公丘縣)。因奉車(因此又每奉車從攻戰,以至霸上),從攻定南陽,戰於藍田、芷陽(芷陽後爲霸陵縣),至霸上。沛公爲漢王,賜嬰爵列侯,號昭平侯。復爲太僕,從入蜀漢。還定三秦,從擊項籍。至彭城,項羽大破漢軍。漢王不利,馳去。見孝惠、魯元,載之。漢王急,馬罷,虜在後(罷讀曰疲),嘗蹶兩兒棄之(蹶音撥,又音足蹶物之蹶)。嬰常收載行,面雍樹馳(面,偝也[21]。雍,抱持之。言取兩兒,令面背己,而抱持之以馳,故云面雍樹馳。雍讀曰擁)。漢王怒,欲斬嬰者十餘,卒得脱,而致孝惠、魯元於豐。漢王既至滎陽,收散兵,復振,賜嬰食邑沂陽(沂音魚依切)。擊項籍下邑,追至陳,卒定楚。至魯,益食兹氏(兹氏,縣名。《地理志》屬太原)。漢王即帝位,燕王臧荼反,嬰從擊荼。至陳,取楚王信。更食汝陰,剖符,世世勿絶。從擊代,至武泉、雲中,益食千戶。因從擊韓信軍胡騎晉陽旁,大破之。追北至平城,爲胡所圍,七日不得通。高帝使使厚遺閼氏,冒頓乃開其圍一角。高帝出欲馳,嬰固徐行,弩皆持滿外鄉(故示閒暇,所以固士卒心,而令敵不測也。鄉讀曰嚮),卒以得脱(卒,終也)。益食嬰細陽千戶(益其邑使食之)。從擊胡騎句注北,大破之。擊胡騎平城南,三陷陳[22],爲功多,賜所奪邑五百戶(時有罪過奪邑者,以賜之)。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陳卻敵,益千戶[23],定食汝陰六千九百戶,除前所食。

灌嬰以中涓從擊破東郡尉於成武及秦軍於杠里,疾鬬,賜爵七大夫。又從攻秦軍亳南、開封、曲遇,戰疾力(疾,急速也。力,強力也),賜封執帛,號宣陵君。從攻陽武以西至洛陽,破秦軍尸北。北絶河津,南破南陽守齮陽城東,遂定南陽郡。西入武關,戰於藍田,疾力,至霸上,賜爵執圭,號昌文君。沛公爲漢王,拜嬰爲郎中,從入漢中。十月,拜爲中謁者。從還定三秦[24],下櫟陽,降塞王。還圍章邯廢丘,未拔。從擊定陶南,疾戰,破之。賜嬰爵列侯,號昌文侯,食杜平鄉(杜縣之平鄉)。復以中謁者從降下碭,以北至彭城。項羽擊破漢王,漢王遁而西。嬰從還,軍於雍丘。王武、魏申徒反(故秦

將，降於公）[25]，從擊破之。攻下外黄，西收軍於滎陽。楚騎來衆，漢王乃擇軍中可爲騎將者，皆推故秦騎士重泉人李必、駱甲（重泉，縣名也。《地理志》屬左馮翊[26]）習騎兵，今爲校尉，可爲騎將。漢王欲拜之，必、甲曰："臣故秦民，恐軍不信臣。臣願得大王左右善騎者傅之（傅音附，猶言隨從者）。"嬰雖少，然數力戰。乃拜嬰爲中大夫，令李必、駱甲爲左右校尉，將郎中騎兵擊楚騎於滎陽東，大破之。受詔别擊楚軍後，絕其饟道（饟，古餉字[27]），起陽武至襄邑。擊項羽之將項冠於魯下，破之，將卒斬右司馬、騎將各一人。（主右方之馬，左亦如之。又曰：下所謂左右千人之騎。）擊破柘公王武軍燕西（柘，縣名。公者，柘之令也。王武，其人姓名。燕亦縣名，古南燕國也，音一千切），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樓煩，縣名，其人善騎射，故名射士爲樓煩，取其稱也），連尹一人（楚官也）。擊王武别將桓嬰白馬下，破之，所將卒斬都尉一人。以騎度河南，送漢王到洛陽。從北迎相國韓信軍於邯鄲。還至敖倉，嬰遷爲御史大夫。三年，以列侯食邑杜平鄉。受詔將郎中騎兵東屬相國韓信，擊破齊軍於歷下[28]，所將卒虜車騎將軍華毋傷[29]（華音下化切）及將吏四十六人。降下臨淄，得相田光。追齊相田横至嬴、博（二縣名），擊破其騎，所將卒斬騎將一人，生得騎將四人。攻下嬴、博，破齊將軍田吸於千乘，斬之。東從韓信攻龍且、留公於假密（留，縣名。公，留令也。攻龍且及留令於假密），卒斬龍且（嬰所將之卒也[30]，其下亦同），生得右司馬、連尹各一人，樓煩將十人，身生得亞將周蘭（亞，次也）。齊地已定，韓信自立爲齊王，使嬰别將擊楚將公杲於魯北，破之。轉南，破薛郡長（長亦如郡守也，時每郡置長），身虜騎將入[31]。攻博陽[32]，前至下相以東南僮、取慮、徐（僮、取慮、徐，三縣也。取音趨，又音秋。慮音盧）。度淮，盡降其城邑，至廣陵。（謂從下相以東南盡降城邑，乃至廣陵皆平定。）項羽使項聲、薛公、郯公復定淮北，嬰度淮擊破項聲、郯公下邳，斬薛公，下下邳、壽春。擊破楚騎平陽（此平陽在東郡[33]），遂降彭城，虜柱國項佗（佗音從何切），降留、薛、沛、酇、蕭、相（凡六縣。酇音才何切）。攻苦、譙，復得亞將周蘭[34]。與漢王會頤鄉。從擊項籍軍陳下，破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虜將八人。賜益食邑二千五百户。項籍敗垓下去也，嬰以御史大夫將軍騎别追項籍至東城，破之。所將卒五人共斬項籍，皆賜爵列侯。降左右司馬各一人，卒萬二千人，盡得其軍將吏。下東城、歷陽。度江，破吳郡長吳下（吳郡長，當時爲吳郡長，嬰破之於吳下），得吳守，遂定吳、豫章、會稽郡。還定淮北，凡五十二縣。漢王即帝位，賜益嬰邑三千户。以車騎將軍從擊燕王荼。明年，從至陳，取楚王信。還，剖符，世世勿絕，食潁陰二千五百户。從擊韓王信於代，至馬邑，别降樓煩以北六縣，斬代左將，破胡騎將於武泉北。復從擊信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胡白題將一人（胡名也）。又受詔并將燕、趙、齊、梁、楚車騎，擊破胡騎於硰石（硰音千坐切）。至平城，爲胡所困。從擊陳豨，别攻豨丞相侯敞軍曲逆下，破之，卒斬敞及特將五人（卒謂所將之卒也。特，獨也，各獨爲將[35]）。降曲逆、盧奴、上曲陽、安國、安平，攻下東垣。黥布反，以車騎將

軍先出,攻布別將於相,破之,斬亞將樓煩將三人。又進擊破布上柱國及大司馬軍。又破布別將肥銖。嬰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其小將十人,追北至淮上。益食邑三千五百戶[36]。布已破,高帝歸,定令嬰食潁陰五千戶,除前所食邑。凡從所得二千石二人,別破軍十六,降城四十六,定國一,郡二,縣五十二,得將軍二人,柱國、相各一人,二千石十人。嬰自破布歸,高帝後以列侯事惠帝及呂后。至呂祿等欲爲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呂祿等以嬰爲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與絳侯等謀,因屯兵滎陽,風齊王以誅呂氏事(風讀曰諷),齊兵止不前。絳侯等既誅諸呂,齊王罷兵歸。嬰自滎陽還,與絳侯、陳平共立文帝。於是益封嬰三千戶,賜金千斤,爲太尉。

傅寬以魏五大夫騎將從,爲舍人,起橫陽。從攻安陽、杠里,趙賁軍於開封,及擊楊熊曲遇、陽武,斬首十二級,賜爵卿。從至霸上,沛公爲漢王,賜寬封號共德君(共讀曰恭)。從入漢中,爲右騎將。定三秦,食邑雕陰(縣名,屬上郡)。從擊項籍,待懷(待高帝於懷。懷,縣名也。《地理志》屬河内地[37],今懷州),賜爵通德侯。從擊項冠、周蘭、龍且,所將卒斬騎將一人敖下(敖,地名。敖倉蓋取此名也。《左氏傳》曰:"敖、高之間"),益食邑。屬淮陰(韓信也。信時爲相國,屬淮陰者,終言之也),擊破齊歷下軍,擊田解。屬相國參,殘博(參,曹參也。博,太山縣也),益食邑。因定齊地,剖符,世世勿絕,封陽陵侯,二千六百戶,除前所食。爲齊右丞相,備齊(時田橫未降,故設屯備)。

靳歙以中涓從,起宛朐。(歙音翕[38]。宛音於元切。朐音其于切)。攻濟陽,破李𧟌軍。擊秦軍開封東,斬騎千人將一人(騎將率號爲千人。《漢儀注》:邊郡置部都尉、千人、司馬、候也[39]),首五十七級,捕虜七十三人,賜爵,封臨平君。又戰藍田北,斬車司馬二人(主車也),騎長一人(騎之長[40]),首二十八級,捕虜五十七人。至霸上。沛公爲漢王,賜歙爵建武侯,遷騎都尉。從定三秦[41]。別西擊章平軍於隴西,破之,定隴西六縣。所將卒斬車司馬、候各四人[42],騎長十二人。從東擊楚,至彭城。漢軍敗還,保雍丘。擊反者王武等,略梁地。別西擊邢說軍菑南,破之(菑,縣名也。後爲考成[43]。說讀曰悦),身得說都尉二人,司馬、候十二人,降吏卒四千六百八十人。破楚軍滎陽東,食邑四千二百戶。別之河内,擊趙賁軍朝歌,破之。所將卒得騎將二人,車馬二百五十匹。從攻安陽以東,至棘蒲,下十縣。別攻破趙軍,得其將、司馬二人,候四人,降吏卒二千四百人。從降下邯鄲。別下平陽,身斬守相。所將卒斬兵守郡一人(言兵郡守一人也)。降鄴。從攻朝歌、邯鄲,及別擊破趙軍,降邯鄲郡六縣。還軍敖倉,破項籍軍成皋南。擊絕楚餉道,起滎陽至襄邑。破項冠魯下。略地東至鄫、郯、下邳,南至蘄、竹邑。擊項悍濟陽下。還擊項籍軍陳下,破之。別定江陵,降柱國、大司馬以下八人,身得江陵王,致洛陽(江陵王爲共敖之子共尉也,得而送致於洛陽),因定南郡。從至陳,取楚王信,剖符,世世勿絕,定食四千六百戶,爲信武侯。以騎都尉從擊代,攻韓信平城下。還軍東垣。有功,遷爲車騎將軍。并將梁、趙、齊、燕、楚車騎,別擊陳豨丞相敞,破之

（侯敞），因降曲逆。從擊黥布功，益封，定食邑五千三百戶。

任敖，沛人也，少爲獄吏。高祖嘗避吏，吏繫呂后，遇之不謹。任敖素善高祖，怒，擊傷主呂后吏。及高祖初起，敖以客從，爲御史，守豐二歲。高祖立爲漢王，東擊項羽，敖遷爲上黨守。陳豨反，敖堅守，封爲廣阿侯，食邑千八百戶。

申屠嘉，梁人也，以材官蹶張（材官之多力，能脚蹋強弩張之，故號曰蹶張[44]。今之弩，以手張者曰擘，御者能以足蹋，故曰蹶張[45]。蹶音厥，擘音布麦切）從高祖擊項羽，遷爲隊率（一隊之率也，音所類切[46]）。從擊黥布，爲都尉。孝惠時，爲淮陽守。孝文元年，舉故以二千石從高祖者，悉以爲關內侯，食邑三十四人[47]，而嘉食邑五百戶。

周亞夫爲將軍。文帝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茲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以河內守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帝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鋭兵刃，彀弓弩持滿（彀，張也，音遘）。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導駕者也，若今之武將隊[48]。）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上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禮》：介者不拜。）天子爲動改容，式車（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俛身撫式，以禮敬人。式，車前横木），使人稱謝（謝，告也）："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羣臣皆驚。文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鄉讀曰嚮。）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於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乃拜亞夫爲中尉。

直不疑，景帝時爲御史大夫。吳、楚反，時不疑以二千石將擊之。武帝修吳楚時功[49]，封不疑爲塞侯。

李廣與從弟李蔡俱爲郎，事文帝。景帝時，蔡積功至二千石。武帝元朔中，爲輕車將軍，從大將軍擊右賢王，有功，中率，封爲樂安侯。

李敢者，廣之少子也。敢以校尉從驃騎將軍擊胡左賢王，力戰，奪左賢王旗鼓，斬首多，賜爵關內侯，食邑二百戶。

衛青，武帝元光六年拜車騎將軍，擊匈奴，出上谷，斬首虜數百騎，賜爵關內侯。元朔元年秋，青復將三萬騎出雁門，斬首虜數千。明年，青復出雲中，遂取河南地爲朔方郡（當北地郡之北，黄河之南），以三千八百戶封青爲長平侯。益封青三千八百戶。五年春，青將三萬騎出高闕，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裨王，小王也。裨，頻移切），衆男女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帝使使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益封青八千七百戶。

霍去病爲票姚校尉（票姚音飄遥。又票，頻妙切。姚，羊召切[50]），與輕勇騎八百直

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多過所當也)，以二千五百戶封去病爲冠軍侯。元狩三年春，爲驃騎將軍，將萬騎出隴西，有功，益封去病二千二百戶。其夏，去病出北地，遂深入至祁連山(即天山也)，捕首虜甚多，益封五千四百戶。武帝又嘉去病之功，以千七百戶益封。四年春，去病出定襄，執訊獲醜七萬有四百四十三級，以五千八百戶益封，秩禄與大將軍等。

趙充國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圍。充國乃潰圍陷陳，貳師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武帝親見，視其創，嗟嘆之，拜爲中郎。遷車騎將軍長史。昭帝時，武都氐人反，充國以大將軍護軍都尉將兵擊定之。遷中郎將，將屯上谷(領兵屯於上谷)。還爲水衡都尉，擊匈奴，獲西祁王，擢爲後將軍。宣帝本始中，爲蒲類將軍，征匈奴，斬虜數百級。還，爲後將軍、少府。

辛慶忌爲右校尉，隨長羅侯常惠屯田烏孫赤谷城，與歙侯戰(歙即翕字也。歙侯，烏孫官名)，陷陳卻敵。惠奏其功，拜爲侍郎。

鄭吉，宣帝時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鄯音善)。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撣欲降漢(撣音纏)，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兹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既破車師而降日逐，威震西域，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并護南北二道，故謂之都。都猶大也，總也。)都護之置，自吉始焉。帝嘉其功效，乃下詔曰："都護西域騎都尉鄭吉，拊循外蠻，宣明威信(《禮》云："東夷、北狄、西戎、南蠻。"然夷、蠻、戎、狄，亦四方之總稱耳。故史傳又云百蠻也)，迎匈奴單于從兄日逐王衆，擊破車師兜訾城(訾，子移切)，功效茂著。其封吉爲安遠侯，食邑千戶。"

段會宗爲左曹中郎將，發戊己校尉諸國兵誅烏孫末振將太子番丘。還奏事，公卿議"會宗權得便宜，以輕兵深入烏孫，即誅番丘，宣明國威，宜加重賞"。孝成元延中，天子賜會宗爵關内侯，黄金百斤。

後漢王常，初歸光武[51]，封山桑侯(山桑縣屬沛郡，今亳州縣)。後帝於大會中，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眞忠臣也。"是日，遷常爲漢忠將軍，遣南擊鄧奉、董訢，令諸將皆屬焉。又與王霸共平沛郡賊(苗虚也)。及徵還洛陽，令大夫迎常於舞陽，歸家上冢。西屯長安，拒隗囂。七年，使使者持璽書即拜常爲横野大將軍，位次與諸將絶席(絶席謂尊顯之也)。

來歙爲大中大夫，至略陽，斬隗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悉兵數萬人圍略陽，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光武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衆潰走，圍解。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班坐絶席，在諸將之右，賜歙妻縑千疋。詔使留屯長安，悉監護諸軍[52]。

鄧禹爲大司徒，渡汾陰河入夏陽。更始中郎將左輔都尉公乘歙引其衆十萬，與左

馮翊兵共拒禹於衙(衙,縣名,屬左馮翊)。禹破走之。光武嘉之,數賜書褒美。十三年,天下平定,封爲高密侯。

寇恂爲河内太守,行大將軍事。時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内孤,使蘇茂、賈強度鞏河攻溫(今洛州縣)。恂因奔擊,大破之。時光武初即位,軍食急乏,恂轉輸不絕。帝數策書勞問。後爲潁川太守,擊斬潁川嚴終等寇,定封恂雍奴侯,邑萬戶。

馮異爲偏將軍,從王武破王郎[53],封應侯。又從平河北,拜異爲孟津將軍。擊陽翟城賊嚴終、趙根,破之。詔異歸家上冢,使太中大夫齎牛酒,令二百里内太守、都尉已下及宗族會焉。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代鄧禹討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貝劍(貝謂以寶玉裝飾之)。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五千人。三年春,遣使者即拜異爲征西大將軍。大破赤眉衆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降璽書勞異。後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爲吾披荆棘,定關中。"既罷,使中黄門賜以珍寶、衣服、錢帛。

岑彭爲刺姦將軍,光武使督察衆營,授以常使持節,從平河北。及帝即位,拜廷尉,行大將軍事。又破許邯於杏(南陽復陽縣有杏聚)。降董訢,遷征南大將軍。及擊秦豐敗走,封爲舞陰侯。後以將伐蜀漢,引兵屯津鄉(縣名,所謂江津也)。徵詣京師,數召讌見,厚加賞賜。復南還津鄉,有詔過家上冢。後彭破荆門,降印穀王任貴。會彭薨,帝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

賈復爲破虜將軍。光武至信都,以爲偏將軍。及拔邯鄲,遷都護將軍。復又擊鄴賊,破之。光武即位,拜爲執金吾,封冠軍侯。先度河,攻朱鮪於洛陽,與白虎公陳僑戰,連破降之,益封穰、朝陽二縣。又擊召陵新息,平定之(新息,縣名,屬汝南郡)。遷左將軍。後定封膠東侯,食郁秩、壯武、下密、即墨、挺胡、觀陽,凡六縣。(六縣皆屬膠東國。壯武故城在今萊州即墨縣西。下密在今青州北海縣東北[54]。即墨在今萊州膠水縣東南。挺胡故城在今萊州昌陽縣西北。觀陽在昌陽縣之東。挺一音廷。)

吳漢爲偏將軍,既拔邯鄲(光武使漢等將突騎揚兵戲馬,立騎馳環邯鄲城,乃圍之),賜號建策侯。光武即位,拜大司馬,更封舞陽侯。及平蜀,振旅浮江而下。至宛,詔令過家上冢,賜穀二萬斛。後薨,詔發北軍五校輕車介士送葬,如大將軍霍光故事。

蓋延爲偏將軍,號建功侯。從光武平河北。及即帝位,以延爲虎牙將軍,更封安平侯。又從征董憲於昌慮,皆破平之。又與來歙攻河池,以病引還,拜爲左馮翊。後增封,定食萬戶。

陳俊爲強弩偏將軍,光武賜絳衣九百領,以衣中堅同心士。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帝望而嘆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及光武即位,封俊爲列侯。又攻匡賊,下四縣,更封新處侯(縣名,在中山國)。又追討張步,斬之。帝美其功,詔俊得專征青徐。(賜璽書曰:"將軍元勳大著,威震青、

徐,兩州有警,得專征之。")數上書,願擊隴、蜀。詔報曰:"東州新平,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以爲重憂[55],且勉鎮撫之。"又增邑,定封祝阿侯(縣名,屬平原郡)。

臧宫爲偏將軍,從光武破群賊,數陷陳卻敵。及帝即位,以爲侍中都騎尉,又封成安侯。將突騎與祭遵擊更始將左防、韋顔於沮陽,悉降之。又將兵徇江夏,擊代鄉、鍾武、竹里,皆下之(鍾武縣屬江夏郡,故城在今申州鍾離縣西南)。帝使大中大夫張明持節拜宫爲輔威將軍,後更封期思侯(縣名,屬汝南郡)。又與吳漢滅公孫述。帝以蜀地初定,拜宫爲廣漢太守,增邑,更封酇侯。

耿況爲大將軍,封隃麋侯。與子舒攻彭寵,取軍都(軍都縣屬廣陽縣)。寵死,光武嘉況功,使光禄大夫持節迎況(袁山松書曰:"使光禄大夫樊寵詔況曰:惟況功大,不宜監察從事。邊郡寒苦,不足久居。其詣行在所"),賜甲第、奉朝請,封牟平侯。後況疾病,乘輿數自臨幸。

耿弇爲偏將軍,説光武益發精兵以集大計。光武大悦,乃拜弇爲大將軍。及帝即位,拜弇爲建威大將軍。攻破厭新賊於敖倉,更封好畤侯,食好畤、美陽二縣。

銚期爲偏將軍[56],從光武擊破王郎,拜期虎牙大將軍。光武即位,封安成侯(安成,縣名,屬汝南郡,故城在今豫州汝陽縣東南),食邑五千戶。後卒,帝親臨襚斂,贈以衛尉、安成侯印綬。

王霸爲軍正,爵關内侯。既至信都,發兵攻拔邯鄲。霸追斬王郎,得其璽綬,封王鄉侯。光武即位,以霸曉兵愛士,可獨任,拜爲偏將軍。又更封富波侯(富波,縣名,屬汝南郡,在今豫州)。

祭遵受偏將軍,從光武平河北,以功封列侯。又拜征虜將軍,定封潁陽侯。後從車駕上隴。及隗囂破,光武東歸過汧,幸遵營,勞享士卒,作黄門武樂,良夜乃罷。時遵有疾,詔賜重茵,覆以御蓋。復令進屯隴下。後遵卒,帝愍悼之猶甚[57]。遵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58],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軍陳送葬。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遵無子,帝追傷之,以從弟肜爲偃師長,令近遵墳墓,四時奉祠之。

李忠爲右將軍,從光武攻下屬縣,至苦陘(苦陘,縣名,屬中山國。章帝改曰漢昌。自此以後,隨代改之,今爲定州唐昌縣),帝會諸將,問所得財物,惟忠獨無所掠。光武曰:"我欲特賜李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繡被衣物賜之。

萬修爲偏將軍,封造義侯。及破邯鄲,拜右將軍。從光武平河北,更封槐里侯。

邳肜爲後大將軍。及拔邯鄲,封武義侯。更封靈壽侯。

耿純爲前將軍,封耿鄉侯。擊王郎將李惲,大破之。光武即位,封純高陽侯,復拜

純爲東郡太守。詔純將兵擊更始太守范荆,降之,定封東光侯。純辭就國,帝曰:"文帝謂周勃:丞相吾所重,君爲我率諸侯就國。今亦然也。"純受詔而去。至鄴,賜穀萬斛。

朱祐爲護軍,從光武征河北,常力戰陷陣,以爲偏將軍,封安陽侯。光武即位,拜爲建義大將軍,更封堵陽侯(縣名,屬南陽郡)。後擊黄郵,降之。賜祐黄金三十斤。

景丹爲偏將軍,從光武擊王郎將兒宏等,大破之。遂從征河北。及帝即位,詔舉可爲大司馬者。帝曰:"景將軍,北州大將[59],是其人也。"拜丹爲驃騎將軍,定封丹櫟陽侯。謂丹曰:"今關東故王國,雖數縣,不過櫟陽萬戶邑。夫富貴不歸故鄉,如衣繡夜行,故以封卿耳。"丹頓首謝。

王梁爲偏將軍,既拔邯鄲,賜爵關内侯。從光武平河北,拜野王令。

杜茂爲中堅將軍,常從光武征伐。即位,拜大將軍,封樂鄉侯(屬信都國)。北擊伍校於眞定[60],進降廣平,更封苦陘侯。

馬成爲期門,從光武征伐。及帝即位,再遷護軍都尉。後拜揚武將軍,擊斬李憲,盡平江淮地。封平舒侯(屬代郡)。

劉隆爲騎都尉,封亢父侯[61](縣名,屬東平國,故城在袞州任城縣南)。俄拜誅虜將軍,討平李憲,又守南郡太守。增邑,更封竟陵侯。後以中郎將副伏波將軍馬援,擊交阯蠻夷徵側等。隆别於禁谿口破之(交阯即麊泠縣,有金溪穴,相傳音訛,謂之禁溪,徵側所販處也。其地今岑州新昌縣是也),獲其帥徵貳(徵側之妹),斬首千餘級,降者二萬餘人。還,更封大國,爲長平侯。

傅俊爲校尉,從光武破王尋等,以爲偏將軍。帝即位,以俊爲侍中,封昆陽侯。

堅鐔爲偏將軍,從光武平河北。及帝即位,拜鐔爲揚化將軍,封㶏強侯(縣名,屬河南郡。㶏,于靳切)。

馬武爲振威將軍,從光武擊群賊,常爲先鋒破賊。及帝即位,以武爲侍中都騎尉,封山都侯。又與蓋延等討劉永武,别擊濟陰,下成武、楚丘,拜捕虜將軍。後擊破西羌,振旅還京,增邑七百戶,并前千八百戶。

竇融初爲更始屬國都尉,及歸光武,爲涼州牧。光武以融性好著明[62],詔右扶風修理融父墳塋,祠以大牢,數馳輕使,致遺四方珍饈。及車駕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輜重五千餘兩[63],會高平地(高平,今原州縣)。帝置酒高會,引見融,待以殊禮。隴、蜀平,詔融與五郡太守奏事京師。官屬賓客相隨,駕乘千餘兩,馬牛羊被野。融到,詣洛陽城門,上涼州牧、張掖屬國都尉、安豐侯印綬。詔遣使者還侯印綬,引見,就諸侯位,賞賜恩寵,傾動京師。

馬援爲伏波將軍,擊斬交阯女賊徵側、徵貳,傳首洛陽,封爲新息侯,食邑三千戶。又擊其餘黨,振旅還京師,賜援兵車一乘,朝見位次九卿。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復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

朱浮爲偏將軍,從光武破邯鄲,拜爲大將軍、幽州牧,守薊城。遂討定北邊,封舞陽侯,食三縣。

梁統爲宣德將軍,與竇融等將兵會光武征隗囂。及囂敗,封統爲成義侯。

張宗爲京輔將軍,將突騎與征西大將軍馮異共擊關中諸營保,破之,遷河南郡尉。

馬嚴,明帝時爲將軍長史,將北軍五校士、羽林禁兵三千人屯西河美稷,衛護南單于,聽置司馬、從事。牧守謁敬,同之將軍。勑嚴過武庫,祭蚩尤,帝親御阿閣,觀其士衆。時人榮之。章帝即位,徵拜御史中丞。

馬防爲城門校尉,行車騎將軍事。擊金城、隴西諸羌,破之。詔徵防還,拜車騎將軍,貴寵最盛,與九卿絕席。增邑千三百五十戶。

竇固爲奉軍都尉,擊羌胡有功,加特進。又擊西域,破白山,降車師。章帝時,追錄前功,增邑一千三百戶。

耿秉爲征西將軍。章帝時,擊北匈奴,大破之,封秉美陽侯,食邑三千戶。及卒,賜以朱棺玉衣。將作大匠穿冢,假鼓吹,五營騎士三百餘人送葬。

竇憲爲車騎將軍,大破單于於稽落山,遂登燕然山,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令班固作銘。和帝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憲大將軍,封武陽侯[64],食邑二萬戶。憲固辭封賜,策許焉。

班超自章帝建初八年爲將兵長史,假鼓吹幢麾,加都護,討焉耆。西域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焉。詔曰:"超安集於寘以西,遂踰葱領,迄縣度(迄,至也。縣度,山名。縣音玄,謂以繩索懸絕而過也。其處在皮山國以西,罽賓國之東也[65]),出入二十二年,莫不賓從。改立其王,而綏其人。不動中國,不煩戎士,得遠夷之和,同異俗之心,而致天誅,蠲宿耻,以報將士之讎。《司馬法》曰:賞不踰月,欲人速睹爲善之利也。其封超爲定遠侯,食邑千戶。"超在西域三十一歲,至和帝永元十四年八月,至洛陽,拜爲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脅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黄門問病,賜醫藥。其九月卒[66],年七十一。朝廷愍惜焉,使者吊祭,贈賵甚厚。

耿夔爲大將軍左校尉,擊匈奴,斬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乃封夔粟邑侯(粟邑,縣名,屬左馮翊,故城今在同州白水縣西北)。

鄧騭,禹之孫也。殤帝延平元年夏,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諸部兵,擊涼部叛羌。車駕幸平樂觀餞送。

滕撫,順帝時爲九江都尉,討廣陵賊張嬰等,追擊,大破之。拜撫中郎將,督揚、徐二州事[67]。

馮緄督揚州諸郡軍事,與中郎將滕撫擊破群賊,遷隴西太守。

度尚,桓帝時爲中郎將,討擊桂陽賊胡蘭等,斬首三千五百級。詔賜尚錢八萬[68]。

杭徐爲中郎將宗資別部司馬,擊太山賊公孫舉等,破平之,斬首千餘級。桓帝封徐

爲程東鄉侯五百戶，遷泰山都尉，寇盜望風奔亡。及在長沙，宿賊皆平，卒於官下。詔追增封徐五百戶，并前千戶。

段紀明，桓帝時爲中郎將，擊瑯邪賊東郭竇、公孫舉等，大破斬之，獲首萬餘級，餘黨降散。封紀明爲列侯，賜錢五十萬。後爲護羌校尉，擊先零諸種，虜衆大潰。時竇太后臨朝，下詔曰："先零東羌，歷載爲患。紀明前陳狀，必欲掃滅。涉履霜雪，兼行晨夜，身當矢石，感厲吏士。曾未浹日，凶醜奔破（浹，匝也。浹音子牒切，謂匝十二辰也），連尸積俘，掠獲無算，洗雪百年之逋負，以慰忠將之亡魂（《東觀記》曰："太后詔云：此以慰种光、馬賢等之魂也"）。功用顯著，朕甚嘉之。須東羌盡定，當并錄功勤，今且賜紀明錢一十萬[69]。"勑中藏府調金錢彩物增助軍費，拜紀明破羌將軍。徵還京師，將秦胡步騎五萬餘人。詔遣大鴻臚持節慰勞於鎬[70]，軍至，拜侍中。

張奐爲護匈奴中郎將，以九卿秩督幽、并、涼三州，擊破岸羌。三州淸定，而願屬弘農華陰。舊制：邊人不得內移。惟奐因功特聽，故始爲弘農人焉。

皇甫嵩，靈帝時爲左中郎將，平黃巾，拜左車騎將軍，領冀州牧，封槐里侯，食槐里、美陽兩縣，合八千戶。

校勘記

[1]帥，宋本作"師"。

[2]黑，原作"默"，據宋本改。

[3]爲，宋本作"曰"。

[4]錫山土田，原作"錫山川土田"，衍一"川"字，據宋本及《詩・大雅・江漢》刪。

[5]釐，原作"畫"，據宋本及《詩・大雅・江漢》鄭玄箋改。

[6]乎，宋本作"平"。

[7]杭，宋本作"抗"。

[8]"攻城"原作"城攻"，據宋本改。

[9]六，原作"大"，據宋本及《漢書・樊噲傳》改。

[10]北，原本作"兆"，據《漢書・樊噲傳》改。

[11]豫，宋本及《漢書・樊噲傳》作"豨"。

[12]郤，原作"卻"，據宋本及《漢書・樊噲傳》注改。

[13]畤，原本作"畸"，據宋本及《漢書・樊噲傳》服虔注改。

[14]皇，原作"黃"，據宋本及《漢書・樊噲傳》改。

[15]傷，原本作"物"，據宋本及《漢書・樊噲傳》顔師古注改。

[16]卬，原作"氐"，據宋本及《漢書・樊噲傳》注改。

[17]緱，原作"緃"，據宋本及《漢書・酈商傳》注改。

[18]支，原作"友"，據宋本及《漢書・酈商傳》注改。

[19]上降沛一日，宋本無此句。

[20]促，宋本及《漢書·夏侯嬰傳》顏師古注作“速”。

[21]偝，原作“偕”，據宋本及《漢書·夏侯嬰傳》顏師古注改。

[22]三，原作“山”，據宋本及《漢書·夏侯嬰傳》改。

[23]益，原作“邑”，據宋本及《漢書·夏侯嬰傳》改。

[24]三秦，原作“秦三”，據宋本及《漢書·夏侯嬰傳》改。

[25]《漢書·灌嬰傳》“魏”後有“公”字。“降於公”，《漢書·灌嬰傳》顏師古注“於”作“爲”。

[26]左，原作“王”，據宋本及《漢書·灌嬰傳》顏師古注改。

[27]字，原作“切”，據宋本及《漢書·灌嬰傳》顏師古注改。

[28]破齊，原作“齊破”，據宋本及《漢書·灌嬰傳》改。

[29]毋，原作“母”，據宋本及《漢書·灌嬰傳》改。

[30]嬰，原作“英”，宋本亦作“英”，據《漢書·灌嬰傳》顏師古注改。

[31]人，《漢書·灌嬰傳》作“一人”。

[32]傅，《漢書·灌嬰傳》作“傳”。

[33]東，原作“更”，據宋本及《漢書·灌嬰傳》改。

[34]周蘭，宋本及《漢書·灌嬰傳》無此二字。

[35]特，原作“時”，宋本亦作“時”，據《漢書·灌嬰傳》顏師古注改。各，原作“名”，據宋本改。《漢書·灌嬰傳》顏師古注以爲當作“特”。

[36]三，宋本同。《漢書·灌嬰傳》作“二”。

[37]地，宋本及《漢書·傅寬傳》顏師古注皆作“即”，則當屬下讀。

[38]翕，原作“歙”，據《漢書·靳歙傳》顏師古注改。

[39]置，原作“者”，“司”原作“同”，“候”原作“侯”，據《漢書·靳歙傳》顏師古注改。

[40]長，原本此處空闕，據宋本補。

[41]從，原作“後”，據《漢書·靳歙傳》改。

[42]候，原本作“侯”，據宋本改。

[43]成，《漢書·靳歙傳》顏師古注作“城”。

[44]“蹶”字原缺，據宋本及《漢書·靳歙傳》顏師古注補。

[45]此二句，宋本作“以手張者曰擘御，以足蹋者曰蹶張”，《漢書·靳歙傳》顏師古注作“以手張者曰擘張，以足蹋者曰蹶張”。

[46]類，原作“頻”，據宋本及《漢書·靳歙傳》顏師古注改。

[47]三，宋本及《漢書·靳歙傳》作“二”。

[48]將，宋本作“候”。

[49]《漢書·直不疑傳》記此事在景帝時。

[50]姚，原作“搖”，據《漢書·衛青傳》顏師古注改。

[51]“武”字原闕，據宋本及《後漢書·王常傳》補。

[52]軍，宋本作“將”。

[53]王,原本作"玉",據宋本改。

[54]北海縣東,宋本無此四字。

[55]"重"字後原無"憂"字,據《後漢書·陳俊傳》補。

[56]銚,原作"姚"字,據宋本及《後漢書》改。

[57]猶,宋本作"尤"。

[58]"所"字原缺,據宋本及《後漢書·祭遵傳》補。

[59]"將"字後宋本有"軍"字。

[60]伍,宋本作"五"。

[61]亢,原作"元",據宋本及《後漢書·劉隆傳》改。

[62]性好,宋本作"信效"。

[63]五千餘兩,宋本作"萬餘兩"。

[64]武陽,原作"陽武",據宋本及《後漢書·竇憲傳》改。

[65]爴,原作"剡",據宋本及《後漢書·班超傳》改。

[66]九,宋本作"四"。

[67]揚,原作"陽",據宋本及《後漢書·滕撫傳》改。

[68]八,宋本作"百"。

[69]一,宋本作"二"。

[70]持,原本作"特",據宋本改。

（篆書水印）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七十六

將帥部(三十七)

褒異第二

魏鮮于輔爲左度遼將軍,從太祖於官渡,袁紹破走,太祖喜,顧謂輔曰:"而今克之,此既天意,亦二三子之力也。"

閻柔爲烏丸校尉,從太祖征三郡烏丸,以功封關內侯。太祖甚愛柔,每謂之曰:"我視卿如子,亦欲卿視我如父也。"

公孫康嗣父永寧鄉侯,太祖征三郡烏丸,屠柳城,袁尚等奔遼東,康斬送尚首,封康襄平侯,拜左將軍。

張燕爲平難中郎將,太祖將定冀州,燕遣使求佐王師,拜平北將軍,率衆詣鄴,封安國亭侯,邑五百戶。

夏侯惇,字元讓,漢末太祖初起,惇嘗爲裨將,從征伐。太祖行奮武將軍,以惇爲司馬,別屯白馬,遷折衝校尉,領東郡太守。太祖自徐州還,惇從征呂布,爲流矢所中,傷左目。復領陳留、濟陰太守,加建武將軍,封高安鄉侯。又轉領河南尹。太祖平河北,爲大將軍後拒。鄴破,遷伏波將軍,領尹如故,使得以便宜從事,不拘科制。獻帝建安十二年,錄惇前後功,增封邑千八百戶,并前二千五百戶。二十一年從征吳,還,使惇都督二十六軍,留居巢,賜伎樂名倡,令曰:"魏絳以和戎之功,猶受金石之樂,况將軍乎?"二十四年,太祖軍擊破呂布,惇嘗同載,拜前將軍。

夏侯淵,字妙才,惇族弟也。太祖初起兵,以別部司馬、騎都尉從。陳留潁川守昌狶反,擊降之,拜典軍校尉[1]。又濟南安樂黄巾徐和、司馬俱等攻城,殺長吏,淵將太山、平原郡兵擊,大破之。十四年,以淵爲行領軍。太祖征吳還,使淵督諸將擊廬江叛者雷緒,破之。及太祖還鄴,以淵行護軍將軍,擊破南山賊劉雄幷餘黨梁興於鄠,拔之,斬興,封博昌亭侯。又破韓遂,及降馬超餘衆,乃假淵節。初,枹罕、宋建因涼州亂,自號河首平漢王。太祖使淵討平之。太祖下令曰:"宋建造爲亂逆,三十餘年,淵一舉滅之,虎步關右,所向無前。仲尼有言:吾與爾不如也。"增封三百戶,并前八百戶。

曹仁爲太祖別部司馬、行厲鋒校尉。太祖破袁術,仁所斬獲頗多。從征徐州,仁嘗督騎爲前軍鋒。別攻陶謙將呂繇,破之。還,與大軍合彭城,大破謙軍。從攻費華、即

墨、開陽，謙遣別將救諸縣，仁以騎擊，破之。太祖征呂布，仁別攻句陽，拔之。太祖平黄巾，迎天子都許，仁數有功，拜廣陽太守。太祖器其勇略，使不之郡，以議郎督騎，從破張繡。太祖遂使將騎擊劉備軍，破走之。又擊破袁紹別將韓洵。太祖又從仁計，降壺關城。於是，錄仁前後功，封都亭侯。從平荆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寧，拒吳衆，退之，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安平亭侯。太祖討馬超，以仁行安西將軍，督諸將拒潼關，破超渭南。蘇伯、田銀反，以仁行驍騎將軍都督七軍討銀等，破之。復以仁行征南將軍、假節，屯樊，鎮荆州。侯音以宛叛，略傍縣。仁率諸軍攻破音，斬其首，還屯樊。即拜征南將軍。鄢陵侯彰北征烏丸，文帝在東宫，爲書戒彰曰："爲將奉法，不當如征南邪?"及即王位，拜仁車騎將軍，都督荆、揚、益州諸軍事，進封陳侯，增邑三千，幷前三千五百戶。後召還，屯宛，攻破吳將陳邵於襄陽，即拜仁大將軍。又詔仁移屯臨潁，遷大司馬。

曹休爲曹洪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從休議，擊劉備將吳蘭，大破之。太祖拔漢中諸將還長安，拜休中領軍。文帝初即位，爲領軍將軍，錄前後功，封東陽亭侯。夏侯惇薨，以休爲鎮南將軍、假節、都督諸軍事，車馬臨送，帝乃下輿執手而別。吳遣將屯歷陽，休到，擊破之。又別遣兵渡江，燒賊蕪湖營數千家。遷征東將軍，領揚州刺史。進封安陽鄉侯。帝征吳，以休爲征東大將軍、假黄鉞，督張遼等及諸州郡二十餘軍，擊吳大將呂範等於洞浦，破之，拜揚州牧。明帝即位，進封長平侯。吳將審德屯皖，休擊破之，斬德首。吳將韓綜、翟丹等前後率衆詣休降。增邑四百，幷前二千五百戶。遷大司馬、都督揚州如故。

曹眞字子丹，太祖使將虎豹騎討靈丘賊，拔之，封壽寧侯。以偏將軍將兵擊蜀別將於下辨，破之，拜中堅將軍。從至長安，領中領軍。時是夏侯淵沒於陽平，太祖憂之，以眞爲征蜀護軍，督徐晃等破蜀別將高詳於陽平。太祖自至漢中，拔出諸軍，使眞至武都迎曹洪等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眞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州諸軍事，錄前後功，進封東鄉侯。張進等反於酒泉，眞遣費耀討破之，斬進等。黄初三年還京都，以眞爲上軍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假節鉞，與夏侯尙等征蜀，擊牛渚屯，破之。轉拜中軍大將軍，加給事中。明帝即位，進封邵陵侯。遷大將軍。諸葛亮圍陳倉，眞遣將軍郝昭、王生守陳倉，有備，亮不能克。增邑幷前二千九百戶。及朝洛陽，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

夏侯尙爲中領軍。文帝踐祚，更封平陵鄉侯，遷征南將軍、領荆州刺史、假節、都督南方諸軍事。擊破蜀別軍於上庸，遷征南大將軍。車駕幸宛，使尙率諸軍與曹眞共圍江陵。尙夾江燒其舟船，水陸竝攻，破之。城未拔，會大疫，尙引諸軍還。益封六百戶，幷前九百戶，假鉞，進爲荆州牧。降附蠻夷數千家，徙封昌陵鄉侯。尙疾篤，還京都，帝數臨幸，執手涕泣。

鍾繇爲司隸校尉、持節、都督關中諸軍。太祖在官渡與袁紹相持,繇送馬二千餘匹給軍。太祖與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下之勳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

程昱爲振威將軍,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太祖會黎陽,討袁譚、袁尚。譚、尚破走,拜昱爲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文帝踐祚,爲衛尉,進封安鄉侯,增邑三百户,并前八百户。方欲以爲公,會薨。帝爲流涕,追贈車騎將軍。

郭嘉爲司空軍祭酒,征吕布,三戰破之。又從太祖破袁紹。紹死,又從討譚、尚於黎陽,連戰數克。諸將欲乘勝遂攻之,嘉以爲不可。太祖乃南征,軍至西平,譚、尚果爭冀州。譚爲尚軍所敗,走保平原,遣申毗乞降。太祖還救之,遂從定鄴。又從攻譚於南皮。冀州平,封嘉洧陽亭侯。及疾篤,太祖問疾者交錯。及薨,臨其喪哀甚。乃表曰:"軍祭酒郭嘉自從征伐,十有一年,每有大議,臨敵制變。臣策未決,嘉輒成之。平定天下,謀功爲高。不幸短命,事業未終。追思嘉勳,實不可忘。可增邑八百户,并前千户。"

蔣濟爲散騎常侍,與大司馬曹仁征吴。仁薨,以濟爲東中郎將,代領其兵。詔曰:"卿兼資文武,志節忼慨,常有超越江湖吞吴會之志,故復授將帥之任。"

郝昭爲將軍,守陳倉。蜀將諸葛亮攻之二十餘日,昭固守,亮乃退。明帝詔嘉昭善守,賜爵列侯。及還,帝引見,慰勞之。顧謂中書令孫資曰:"卿鄉里乃有爾曹快人,爲將灼如此,朕復何憂乎?"仍欲大用之,會病亡。

張既爲雍州刺史。文帝即王位,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爲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黄華、麴演各逐故太守[2],舉兵以應之。既進兵,爲護羌校尉蘇則聲勢,故則得以有功。既進爵都鄉侯。涼州盧水故伊健妓妾、治元多等反[3],河西大擾。帝憂之曰:"非既莫能安涼州。"乃召鄒岐,以既代之。擊胡,大破之。帝甚説,詔曰:"卿踰河歷險,以勞擊逸,以寡勝衆,功過南仲,勤踰吉甫。此勳非但破胡,乃永寧河右,使吾長無西顧之念矣。"徙封西鄉侯,增邑二百户,并前四百户。

賈逵爲豫州刺史、關内侯。黄初中,與諸將并征吴,破吕範於洞浦,進封陽里亭侯,加建威將軍。明帝即位,增邑二百户,并前四百户。

任峻爲典農中郎將。太祖使峻典軍器糧運,賊數寇鈔絶糧道,乃使千乘爲一部,十道方行,爲複陳以營衛之,賊不敢近。軍國之饒,起於羽林監棗祗,而成於峻。太祖以峻功高,乃表封爲都亭侯,邑三百户。遷長水校尉。

蘇則爲酒泉、安定、武都太守,所在有威名。太祖征張魯,使爲軍導。魯破,徙爲金城太守。文帝初,西平麴演叛,稱護羌校尉,則勒兵討之。演恐,乞降。帝以其功,加則護羌校尉,賜爵關内侯。後演復結旁郡爲亂,及武威三種胡并寇鈔,道路斷絶。武威太守毌丘興告急於則,乃發兵救武威,降其三種胡。與興擊敗演軍。河西平,乃還金城,進封都亭侯,邑三百户。

張遼爲中郎將，數有戰功，遷裨將軍。從太祖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又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爲盪寇將軍。復別擊荆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潁，封都亭侯。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太祖論諸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城，盪寇功也。"增邑，假節。遼又率諸軍討吳，追擊大帝，幾獲之。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文帝即位，轉前將軍，賜帛千匹，穀萬斛。吳復叛，遣遼還屯合肥。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母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勑遼母至，導從出迎，所督諸將軍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之。文帝踐祚，封晉陽侯，增邑千戶，幷前二千六百戶。黃初二年，遼朝洛陽宮，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狀。帝嘆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召虎也。"爲起第舍，又特爲遼母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卒皆爲虎賁。吳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劉曄將太醫視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迎遼就行在。車駕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屯。吳復叛，遼與諸將破之。遼病篤，薨於江都，帝爲流涕。

樂進爲陷陣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安衆，圍呂布於下邳，破別將，擊眭固於射犬[4]，攻蜀先主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嚴敬，行游擊將軍。別擊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袁譚於南皮，先登，入譚東門。譚敗，別攻雍奴，破之。太祖表漢帝，稱進功，遷折衝、盪寇將軍[5]。太祖征管承，軍淳于，遣進與李典擊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荆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平荆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飛等，皆走之。南郡諸縣山谷蠻夷詣進降。又討蜀臨沮長杜普、旌陽長梁大，皆大破之。後從征吳，假進節。太祖還，留進與張遼、李典屯合肥。增邑五百戶，幷前凡千三百戶，遷右將軍。

于禁爲軍司馬，太祖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陷陣都尉。從征黃巾劉辟、黃邵等，擊破之。遷平虜校尉。初，黃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爲略。禁怒，乃討之。青州兵詣太祖自訴，或謂禁："青州兵已數君矣，宜促詣公辨之。"禁乃入謁，具陳其狀。太祖悅，謂禁曰："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又太祖使禁別將屯原武，擊袁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裨將軍。禁又督守土山力戰，紹破，遷將軍。又征昌豨，降之。是時，太祖軍淳于，聞而嘆曰："豨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東海平，拜禁虎威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陳蘭，遂斬蘭、成，增邑二百戶，幷前千二百戶。又太祖嘗恨朱靈，欲奪其營，禁徑詣靈營，奪其軍，衆皆震服。遷右將軍，假節鉞。

張郃爲偏將軍，封都亭侯。從太祖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譚於渤海。別將軍圍雍奴，大破之。以功遷平狄將軍。又別督諸軍降巴東、巴西二郡。還南鄭，拜盪寇將軍。

太祖在長安,遣使假郃節。文帝即王位,以郃爲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祚,進封鄚侯。諸葛亮出祁山,加郃位特進,遣督諸軍拒亮,絶其汲道,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郃皆破平之。詔曰:"賊亮以巴蜀之衆,當虓虎之師,將軍被堅執鋭,所向克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前四千二百戶。"郃屯方城,會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明帝驛馬召郃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衛、虎賁,使衛郃。

徐晃,河東陽人也,爲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拜騎都尉。及歸太祖,太祖授晃兵,使擊卷(卷音墟權切)、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呂布,别降布將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眭固於河內。從破蜀先主。又從破顔良,拔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與曹洪擊㶏彊賊祝臂,破之。又與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多,封都亭侯。又從征蹋頓,拜横野將軍。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上先人墓。又從征張魯,别遣晃討攻櫝、仇夷諸山氐,皆降之。遷平寇將軍。晃助曹仁討關羽,羽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擊退之,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嘆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文帝即王位,以晃爲右將軍,進封爲逯鄉侯。及踐祚,進封楊侯。與夏侯尚討蜀先主於上庸,破之。以晃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明帝即位,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增邑二百戶,并前三千一百戶。

李整者,典之從父乾子也。太祖使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封破,從平兗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

李典爲裨將,從太祖圍鄴。鄴定,與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6],自請從詣魏郡。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又率將與張遼破走吳太帝,增邑百戶,并前三百戶。

李通爲振威中郎將。太祖討張繡,通爲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楊安都尉。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又擊羣賊瞿恭、江宫、沈成等,皆破殘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又破攻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蜀先主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通率衆入圍,迎仁軍,勇冠諸將。通得病死,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

臧霸爲瑯邪相。太祖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事,封霸爲都亭侯,加威虜將軍。又與夏侯淵討黄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文帝踐祚,進封開陽侯。徙封良成侯。與曹公討吳賊,破呂範於洞浦。徵爲執金吾,位特進。明帝即位,增邑五百戶,并前三千五百戶。

文聘爲江夏太守。太祖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與樂進討關羽於尋口,

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船於荆城。文帝踐祚,進封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别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聘又追擊吴大帝衆,破之。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九百戶。

吕虔領太山太守,引兵與夏侯淵擊黄巾徐和等,斬首獲生數千人。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羣賊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夫有其志,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擒姦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兖,古今一也。"舉茂才,加騎都尉。文帝即位,加裨將軍,封益壽亭侯。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又討利城叛賊,斬獲有功。明帝即位,徙封萬年亭侯。增邑二百戶,并前六百戶。

許褚爲都尉,從太祖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又從圍鄴,力戰,有功,賜爵關内侯。從討韓遂、馬超,大破之。遷武騎中郎將。文帝踐祚,進封萬壽亭侯。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初,褚所將爲虎士等,從征伐,太祖以爲皆壯士也,同日拜爲將。其後,以功爲將軍、封侯者數十,都尉、校尉者百人。明帝即位,進封牟鄉侯,邑七百戶。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爲振威將軍,都督徼道虎賁。

典韋爲都尉,每戰鬬,常先陷陳,遷爲校尉。從征張繡,創重瞋目,大怒而死。太祖退駐舞陰,聞韋死,爲流涕,募間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車駕每過,常祠以中牢。

龐德少爲郡吏、州從事。漢末獻帝初平中,從馬騰擊反羌叛氐,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安中,太祖討袁譚、尚於黎陽。譚遣郭援、高幹等略取河東,太祖使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德隨騰子超拒援、幹於平陽。德爲軍鋒,進攻援、幹,大破之,親斬援首,拜中郎將,封都亭侯。太祖定漢中,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關門亭侯,邑三百戶。

裴潛爲兖州刺史,太祖次摩陂,嘆其軍齊整,特嘉賞賜。

衛臻爲侍中、中護軍。諸葛亮寇天水,臻奏宜遣奇兵入散關,絶其糧道。明帝乃以臻爲征蜀將軍、假節、督諸軍事,到長安。亮退,加光禄大夫。

趙儼以議郎參曹仁軍事南行,遣平寇將軍[7]。文帝黄初三年,賜爵關内侯。吴大帝寇邊,征東大將軍曹休統五州軍禦之,徵儼爲軍師。吴衆退,封宜土亭侯。

孫禮,明帝時爲揚州刺史、伏波將軍,賜爵關内侯。吴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寇,時州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奮不顧身,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疋。

辛毗爲侍中,賜爵關内侯,上軍大將軍曹眞征朱然于江陵,毗行軍師。還,封廣平亭侯。

楊阜爲參軍事,與馬超戰,身被五創,宗族昆弟死者七人。超遂南奔張魯,隴右平定。太祖封討超之功,賜阜爵關内侯。

滿寵爲奮威將軍,屯當陽。吳大帝數擾東陲,復召寵還,爲汝南太守,賜爵關內侯。關羽圍襄陽,寵助征南將軍曹仁屯樊城拒之。寵力戰有功,羽退,進封安昌亭侯。文帝即王位,遷揚武將軍。破吳於江陵,有功,更拜伏波將軍。屯新野,大將南征到精湖,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隔水相對。寵擊破之,進封南鄉侯。黄初三年,假寵節鉞。五年,拜前將軍。明帝即位,進封邑侯。太和二年,領豫州刺史。四年,拜寵征東將軍。青龍三年,寵遣長史督二軍循江東下,摧破吳諸屯而還。詔美之。景初二年,以寵年老徵還,遷爲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國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之節焉。"寵前後增邑凡九千六百戶。

田豫,文帝時,使持節護烏丸校尉[8]。山賊高艾衆數千人寇鈔,爲幽冀害。豫誘使鮮卑素利部斬艾,傳首京都,封豫長樂亭侯。文帝太和末,公孫淵以遼東叛,帝欲征之,而難其人。中領軍楊暨舉豫應選,乃使豫以本官督青州諸軍假節往討之。後吳復來寇,豫往拒之,賊即退。景初末,增邑三百,并前五百戶。齊王正始初,遷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加鎮威將軍,領并州刺史。

牽招初爲太祖軍謀掾,從討烏丸,至柳城,拜護烏丸校尉。從平漢中[9]。太祖還,留招爲中護軍。事罷還鄴,拜平虜校尉,將兵督青、徐州諸軍事。擊東萊賊,斬其渠率,東土寧靜。文帝踐祚,拜招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大軍征吳,召招還,至,值軍罷。拜右中郎將,出爲雁門太守。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

郭淮爲丞相兵曹議令史,從征漢中。太祖還,留征西將軍夏侯淵拒蜀先主,以淮爲淵司馬,與蜀先主戰。淮時有疾不出,淵遇害,軍中擾擾。淮收散卒,推盪寇將軍張郃爲主,諸營乃定。太祖善之,假郃節,復以淮爲司馬。文帝即王位,賜爵關內侯,轉鎮西長史,行征羌護軍。擢領雍州刺史,封射陽亭侯。黄初五年,爲眞。安定羌大帥[10]。太和二年,蜀相諸葛亮出祁山,遣將軍馬謖至街亭,高詳屯列柳城。張郃擊謖,淮攻詳營,皆破之。又破隴右羌唐號於抱罕,加建威將軍。齊王正始初,轉前將軍。夏侯玄伐蜀,淮督諸軍爲前鋒。淮度勢不利,輒拔軍出,故不敗。還,假淮節。姜維之出石營,從彊川,乃西迎叛胡治無戴,留陰平太守廖化於成重山築城。淮乃別遣夏侯霸等追維於沓中,淮自率諸軍就攻化等。維果馳還救化,皆如淮計。進封鄉都侯。嘉平元年,遷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是歲,與雍州刺史陳泰協策,降蜀牙門將句安等於翅上。二年,詔曰:"昔漢川之役,幾至傾覆,淮臨危濟難,功書王府。在關右三十餘年,外征寇虜,內綏民夷。比歲以來,摧破廖化,禽虜句安,功績顯著。朕甚嘉之。今以淮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持節,都督如故。"進封陽曲侯[11],邑凡二千七百八十戶。

陳泰以齊王嘉平初代郭淮爲雍州刺史,加奮威將軍。淮薨,代爲征西將軍、假節、都督雍涼諸軍事。及吳大將孫峻出淮泗,以泰爲鎮軍將軍、假節、都督淮北諸軍事。及

諸葛誕作亂壽春，司馬文王率六軍軍丘頭，總置行臺。泰前後以功，增邑二千六百戶。

胡質爲荆州刺史、振威將軍，賜爵關内侯。吳大將軍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遷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嘉平二年，薨。家無餘財。追進封陽陵亭侯，邑百戶。

王基爲荆州刺史、揚烈將軍，隨征南王昶擊吳，虜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賜爵關内侯。高貴鄉公即位，進封常樂亭侯。毌丘儉、文欽作亂，以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儉吏文欽將兵襲鄧艾，基知其勢分，進兵偪項，儉衆乃敗。欽等已平，遷鎮南將軍、都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進封安樂鄉侯。諸葛誕反，基以本官行鎮東、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是歲，基母卒，詔秘其凶問，迎基父豹喪合葬洛陽。甘露四年，轉爲征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常道鄉公即尊位，增邑千戶，并前五千七百戶。景元二年薨，追贈司空。

王淩，文帝時爲兗州刺史，與張遼等至廣陵討吳。淩與諸將逆擊，捕斬首虜，有功，封宜城亭侯，加建武將軍。齊王正始初，爲征東將軍、假節、都督揚州諸軍事。二年，吳大將全琮數萬衆寇芍陂，率諸軍逆討，與賊爭塘力戰。賊退，進封南鄉侯，邑千三百五十戶，遷車騎將軍、儀同三司。

毌丘興者，儉之父也。黄初中，討賊張進及討叛胡有功，封高陽鄉侯。毌丘儉爲荆州刺史，明帝圖討遼東，以儉有幹策，徙爲幽州刺史，加度遼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率幽州諸軍。公孫淵逆與儉戰，不利，引還。明年，帝遣太尉司馬宣王統中軍及儉等衆數討淵，定遼東。儉以功進封安邑侯，邑三千九百戶。齊王正始中，儉以高句驪數侵叛，督諸軍步騎萬人，出玄菟，從諸道討之，斬獲首虜以千數。遷左將軍、假節、監豫州諸軍事、領豫州刺史。

諸葛誕爲鎮東大將軍、都督楊州。吳大將孫峻、吕據、留贊等聞淮南亂，會文欽往，乃帥衆將。欽徑至壽春。誕諸軍已至，城不可攻，乃走。誕遣將軍蔣班追擊之，斬贊，傳首，收其印節。進封高平侯，邑三千五百戶。

鄧艾爲南安太守。齊王嘉平元年，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軍姜維，屯白水。維潛軍安來渡，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賜爵關内侯，加討寇將軍。高貴鄉公即位，進封方城亭侯。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衆，將渡江，艾遣太山太守諸葛緒等於黎漿拒戰，遂走之。徵拜長水校尉。以破文欽等功，進封方城鄉侯、行安西將軍。解雍州刺史王經圍於狄道，姜維退駐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與維戰於段谷，大破之。高貴鄉公甘露元年，詔曰："逆賊姜維，連年狡黠，民夷騷動，西土不寧[12]。艾籌畫有方，忠勇奮發，斬將十數，馘首千計，國威振於巴、蜀，武聲揚於江、岷。今以艾爲征西將軍、都督隴右諸軍事，進封鄧侯。分五百戶封子忠爲亭侯。"二年，拒姜維於長城。維退，還，遷鎮西將軍。前後增邑凡六千六百戶。陳留王景元三年，征蜀，降之。詔曰："艾耀

威奮武，深入虜亭，斬將搴旗，梟其鯨鯢。僭號之主[13]，稽首係頸。歷世逋誅，一朝而平。兵不踰時，戰不終日，雲徹席卷，盪定巴蜀，雖白起破強楚，韓信克勁趙，吳漢禽子陽，亞夫滅七國，計功論美，不足比勳也。其以艾爲太尉，增邑三萬。"

鍾會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陳留王景元四年秋，會移檄蜀將吏士民。會與諸葛緒進攻劍閣，蜀軍保險拒守。鄧艾遂至綿竹，大戰，斬諸葛瞻。維等聞瞻已破，率其衆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鋒。艾進軍向成都，蜀後主詣艾降，遣使勑維等令降於會。十二月，詔曰："會所向摧弊，使前無強敵[14]，緘制衆城，網羅迸逸[15]。蜀之豪帥，面縛歸命，謀無廢功[16]。凡所降誅，動以萬計，全勝獨克，有征無戰。拓平西夏，方隅清晏。其以會爲司徒，進封縣侯，增邑萬戶。"

校勘記

[1]軍，原作"寅"，據《三國志・魏書・夏侯淵傳》改。

[2]麴，原本作"趨"，據《三國志・魏書・張既傳》改。

[3]故，《三國志・魏書・張既傳》作"胡"。

[4]大，《三國志・魏書・樂進傳》作"犬"。

[5]據《三國志・魏書・樂進傳》，此時遷盪寇將軍者爲張遼。

[6]曲，原本作"典"，據《三國志・魏書・李典傳》改。

[7]此句疑有脱誤，《三國志・魏書・趙儼傳》作"遷(典)平寇將軍徐晃俱前"。

[8]護，原作"獲"，據《三國志・魏書・田豫傳》改。

[9]從平漢中，原無"平"字，據《三國志・魏書・牽招傳》補。

[10]此句《三國志・魏書・郭淮傳》作"五年爲真。安定羌大帥辟蹏反，討破降之"。

[11]封，原作"討"，據《三國志・魏書・郭淮傳》改。

[12]土，原作"士"，據《三國志・魏書・鄧艾傳》改。

[13]"僭號之主"句前《三國志・魏書・鄧艾傳》有"使"字。

[14]使，《三國志・魏書・鍾會傳》無此字。

[15]網，《三國志・魏書・鍾會傳》作"罔"。

[16]"謀無廢功"句《三國志・魏書・鍾會傳》作"謀無遺策，舉廢無功"。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七十七

將帥部(三十八)

褒異第三

蜀諸葛亮爲軍師中郎將,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漢獻帝建安十六年,益州牧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荆州。先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泝江,分定郡縣,與先主共圖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左將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常鎮守成都。先主即位,策亮爲丞相。後主建興三年春,亮率衆南征,賜亮金鈇鉞一具,曲蓋一,前後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賁六十人。十二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詔策曰:"惟君體資文武,明睿篤誠,受遺託孤,贊輔朕躬。繼絶興微,志存靖亂。爰整六師,無歲不征。神武赫然,威振八荒。將建殊功於季漢,參伊、周之巨勳,如何不吊,事臨垂克,遘疾隕喪。朕用傷悼,肝心若裂。夫崇德序功,紀行命謚,以光昭將來,刊載不朽。今使使持節、左中郎將杜瓊贈君丞相武鄉侯印綬,謚君爲忠武侯。"

張飛爲中郎將。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及於當陽之長阪。飛拒後,敵皆無敢當,故遂得免。先主既定江南,以飛爲宜都太守、征虜將軍,封新亭侯。後轉在南郡。先主入益州,還攻劉璋。飛與諸葛亮等泝流而上,分定郡縣。至江州,破璋將巴郡太守嚴顔,生獲顔。飛所過戰克,與先主會于成都。益州既平,賜諸葛亮、法正、飛及關羽各金五百斤,銀千斤,錢五十萬,錦千疋,以飛領巴西太守。又破張郃軍於巴西。先主爲漢王,拜飛爲右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進封西鄉侯。

馬超爲偏將軍,封都亭侯,後自稱征西將軍,領并州牧、督涼州軍事。聞先主圍劉璋於成都[1],先主遣人迎。超將兵徑到城下。城下震怖,璋即稽首。以超爲平西將軍,督臨沮,因爲前都亭侯。先主爲漢中王,拜超爲左將軍、假節。章武元年,遷驃騎將軍,領涼州牧,進封斄鄉侯。

黄忠,南陽人。先主南定諸郡,忠從入蜀。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常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爲討虜將軍。又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軍大敗,遷征西將軍。

趙雲爲牙門將軍。先主入蜀,雲留荆州。先主自葭萌還攻劉璋,召諸葛亮。亮率雲與張飛等俱由江西上,平定郡縣。至江州,分遣雲從外水上江陽,與亮會于成都。成

都既定,以雲爲翊軍將軍。後主建興元年,爲中護軍、征南將軍,封永昌亭侯。

龐統字士元,與諸葛亮竝爲軍師中郎將。亮留鎮荆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先主然其計,所過輒克,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文議郎,遷建議大夫。諸葛亮親爲之拜,追賜統爵關内侯。

麋竺字子仲。先主將適荆州,遣竺先與劉表相聞,以竺爲左將軍從事中郎。益州平,拜安漢將軍,班在軍師將軍之右。竺雍容敦雅,而幹翮非所長。先主待之以上賓之禮,未嘗有所統御,然賜賞優寵,無與爲比。

劉封,長沙劉氏之甥也。先主至荆州,以未有繼嗣,養封爲子。及先主入蜀,自葭萌還攻劉璋,封年二十餘,有武藝氣力,將兵與諸葛亮、張飛等泝流西上,所在戰克。益州既定,以封爲副軍中郎將。

李嚴爲裨將軍。成都既定,爲犍爲太守、興業將軍。先主在漢中,嚴率將郡士五千人討賊馬秦、高勝等,斬之。又越嶲夷帥高定遣軍圍新道縣,嚴馳往赴救,賊皆破走,加輔漢將軍。

魏延以部曲隨先主入蜀,數有戰功,遷牙門將軍。先主爲漢中王,遷治成都,乃拔延爲督漢中鎮遠將軍,領漢中太守。先主踐尊號,進拜鎮北將軍。後主建興元年,封都亭侯。五年,諸葛亮駐漢中,更以延爲督前部,領丞相司馬、涼州刺史。八年,使延西入羌中,魏後將軍費瑤、雍州刺史郭淮與延戰于陽谿,延大破淮等,遷爲前師征西大將軍、假節[2]。進封南郡侯。

霍峻爲中郎將,守葭萌城。劉璋將扶禁、向存等攻圍峻,峻選精鋭出擊,大破之,即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爲梓潼郡,以峻爲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卒,葬成都。先主甚悼,間召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國,今欲行酹[3]。"遂親率羣僚,臨會弔祭,因留宿墓上。當時榮之。

向寵爲牙門將,秭歸之敗,寵營特完。後主建興元年,封都亭侯。

黄權爲偏將軍。破杜濩、樸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也。先主爲漢中王,猶領益州牧,以權爲治中從事。及稱尊號,將東伐吴,先主以權爲鎮北將軍,督江北軍以防魏師。

李恢爲庲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嶲,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恢按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恢出擊,大破之,軍功居多,封漢興亭侯,加安漢將軍。

馬忠代張翼爲庲降都督。時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忠遂斬胄,平南土。加忠監軍、奮威將軍,封博陽亭侯。又越嶲郡亦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復嶲郡,由此就加安南將軍,進封鄉亭侯[4]。後主延熙五年,還朝,因至漢中見大司馬蔣琬[5],宣傳詔旨,

加拜鎭南大將軍。

王平爲討寇將軍。諸葛亮圍祁山，平别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亮卒於武功，退軍還。魏延作亂，一戰而敗，平之功也。遷後典軍、安漢將軍。

劉敏爲左護軍揚將軍，與王平俱鎭漢中。魏軍襲蜀，敏帥所領與平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封雲亭侯。

姜維爲衛將軍，率衆討定汶山、平康夷，又降胡王治無戴等部落，假維節。又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於洮西，就遷爲大將軍。

張翼爲前軍都督，以討叛率劉冑，賜爵關内侯。

吳懿爲關中都督，與魏延入南安界，破魏將費瑤，徙亭侯，進封高鄉侯。

吳張奮，昭之弟子也。領兵爲將軍，連有功效，至平州都督，封樂鄉亭侯。

顧承爲吳郡西部都尉，與諸葛恪等共平山越，别得精兵八千人。還屯章阬，拜昭義中郎將。

周瑜爲前部大都督。魏曹仁守江陵城，瑜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圍寧，寧告急於瑜，大戰，勒兵就陣。仁由是遂退。大帝拜瑜偏將軍。病卒，大帝素服舉哀，感動左右。喪當還吳，又迎之蕪湖，衆事費度，一爲供給。後著令曰："故將軍周瑜，有其人客[6]，皆不得問。"

魯肅字子敬，爲贊軍校尉，與周瑜拒曹公。曹公破走，肅即先還。大帝請諸將迎肅。肅將入閤拜，大帝起禮之，因謂曰："子敬，孤持鞍下馬相迎，足以顯卿未？"肅趨進曰："未也。"衆人聞之，無不愕然。就坐，徐舉鞭言曰："願至尊威德加乎四海，總括九州，克成帝業，更以安車軟輪徵，始當顯耳。"大帝撫掌歡笑。後拜奮武將軍。初住江陵，後下屯陸口，威信大行，拜漢昌太守、偏將軍。又從大帝破皖城，轉横江將軍。

吕蒙字子明，爲平北都尉，領廣德長。從征黄祖，蒙勒前鋒，親梟祖都督陳就首。將士乘勝，進攻其城。祖聞就死，委城走，兵追禽之。以蒙爲横野中郎將，賜錢千萬。又周瑜使甘寧前據夷陵，曹仁分衆圍寧。蒙乃擊，曹仁退走，遂據南郡，撫定荆州。還，拜偏將軍。大帝親征皖，引諸將問以計策。蒙薦甘寧爲汴城督，攻任前，蒙以精鋭繼之。侵晨進攻，蒙手執鼓枹，士卒皆騰踴自升，食時破之。既而張遼至夾石，聞城已拔，乃退。大帝嘉其功，即拜廬江太守，所得人馬皆分與之。别賜尋陽屯田六百户，官屬三十人。後曹公大出濡須，以蒙爲督，據前所立塢[7]，置强弩萬張於其上，以拒曹公。曹公前鋒屯未就，蒙攻破之，曹公引退。拜蒙左護軍、虎威將軍。魯肅卒，蒙西屯陸口，肅軍人馬萬餘，盡以屬蒙。又拜漢昌太守，降關羽之衆，羽父子俱獲，荆州遂定。以蒙爲南郡太守，封孱陵侯（大帝於公安大會，吕蒙以疾辭。大帝笑曰[8]："擒羽之功，子明謀也。今功已捷，慶賞未行，豈邑邑邪？"乃增給步騎鼓吹，勑選虎威前將官屬，并南郡、廬江二

郡威儀。拜畢還營,兵馬導從,前後鼓吹,光耀于路),賜錢一億,黄金五百斤。蒙固辭金錢,大帝不許。封爵未下,會蒙疾發,大帝時在公安,迎至内殿,所以治護者萬方,募封内有能愈蒙疾者,賜千金。時有鍼加,大帝爲之慘感,欲數見其顔色,又恐勞動,嘗穿壁瞻之。見小能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咄唶,夜不能寐。病中瘳,爲下赦令,群臣畢賀。後更增篤,大帝自臨視,命道士壇於星辰下,爲之請命。年四十二,遂卒於内殿。時大帝哀痛甚,爲之降損。蒙未死時,所得金寶諸賜盡付府藏,勑主者命絶之日皆上還,喪事務約。大帝聞之,益以悲感。蒙子霸襲爵,與守冢三百家,復田五十頃。

程普爲盪寇將軍,與周瑜破曹公於烏林。又進攻南郡,走曹仁,拜裨將軍,領江夏太守,治沙羨,食四縣。

黄蓋爲武鋒中郎將、武陵太守,討平夷蠻及山賊,加偏將軍。

韓當爲别部司馬。及孫策東渡,從討三郡,遷先登校尉。後以中郎將與周瑜等拒破曹公,又與吕蒙襲取南郡,遷偏將軍,領永昌太守。宜都之役,與陸遜、朱然等共攻蜀軍於涿鄉,大破,徙威烈將軍,封都亭侯。

蔣欽爲西部都尉,討平會稽冶賊吕合、秦狼等,遷討越中郎將,以經拘、昭陽爲奉邑。又從大帝征合肥,力戰有功,遷盪寇將軍。後召還都,拜右護軍。大帝嘗入其堂内,嘆其在貴守約,即勑御府爲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繡。大帝討關羽,欽督水軍入沔。還,道病卒。大帝素服舉哀,以蕪湖民二百户、田二百頃給妻子。子壹封宣城侯。

周泰爲别部司馬,從大帝討六縣山賊,奮激投身衛大帝,膽氣倍人,左右由泰竝能就戰。賊既散,身被二十創。是日無泰,大帝幾危殆。補春穀長。後從攻皖,及討江夏,還過豫章,復補宜春長,所在皆食其征賦。從討黄祖有功。後與周瑜、程普拒曹公於赤壁,攻曹仁於南郡。荆州平定,將兵屯岑。曹公出濡須,泰復赴擊,曹公退。留督濡須,拜平虜將軍。時朱然、徐盛等皆在所部,竝不伏也。大帝爲案行至濡須塢,因會諸將,大爲酣樂。大帝自行酒到泰前,命因泰解衣[9],大帝手自指其創痕,問以所起。泰輒記昔戰鬭處以對,畢,使復服,歡讌極夜。其明日,遣使者授以御蓋。(《江表傳》曰:大帝勑以己嘗所用御幘青縑賜之,坐罷,住駕,使泰以兵馬導從出,鳴鼓角,作鼓吹。)後大帝破關羽,欲進圖蜀,拜泰漢中太守、奮威將軍,封陵陽侯。

周邵者,泰之子也,以騎都尉領兵。曹仁出濡須,戰有功。又從破曹休,進位裨將軍。

陳武爲部司馬,督五校,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從大帝擊合肥,戰死。大帝哀之,命以其愛妾殉葬,復客二百家。

陳脩,武之子也,爲别部司馬,授兵五百人,脩撫循得意。大帝奇之,拜爲校尉。

陳表爲右部都[10],封都亭侯,領新安都尉。鄱陽民吳遽等爲亂,表便越界赴討,遽

以破敗，遂降。陸遜拜表偏將軍，進封都鄉侯。

董襲爲揚武都尉，鄱陽賊彭龍、彭虎等衆數萬人，襲討之，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遷偏將軍。襲死，大帝改服臨殯，供給甚厚。

甘寧爲西陵太守，從大帝攻皖，爲升城督。寧爲吏士先，卒破獲朱光，拜折衝將軍。

凌統爲别部司馬。大帝征江夏，統爲前鋒，先搏其城，於是大獲，大帝以統爲承烈都尉。又從破皖，拜盪寇中郎將。從病卒，大帝聞之，拊床起坐，哀不能止，使張承爲作銘誄。二子烈、封(二子名)年各數歲，大帝内養於宫，愛待與諸子同。賓客進見，呼示之曰："此吾虎子也。"及八九歲，令葛光教之讀書，十日一令乘馬。追録統功，封烈亭侯。

徐盛爲别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長，拒黄祖。祖子射開門出戰，大破之。大帝以爲校尉，領蕪湖令。復討臨成、南阿山賊，有功，徙中郎將，督校兵。

潘璋，東郡發干人。大帝使召募百餘人，遂以爲將，討山賊有功，署别部司馬。後遷豫章西安長。合肥之役，諸將不備，璋便馳進，兵皆還戰，大帝甚壯之，拜偏將軍。大帝征關羽，璋與朱然斷羽走道，拜璋振威將軍，封溧陽侯。甘寧卒，又并其軍。蜀先主出夷陵，璋與陸遜并力拒之。璋部下斬蜀護軍馮翼等[11]，所殺傷甚衆，拜平北將軍。

朱治爲九眞太守，行扶義將軍，割婁、繇拳、無錫、毗陵爲奉邑，置長史。黄武二年，拜安國將軍，金印紫綬。徙封故鄣。大帝自歷位上將，及爲侯王，治每進見，大帝常親迎，執版交拜，享宴贈賜，恩敬特隆，至從行吏，皆得奉贄私覿，其異如此。大帝常嘆治憂勤王事，性儉約，雖在富貴，車服惟供事。大帝優異之，自令督軍御史典屬城文書，治領四縣租税而已。

朱然爲臨川太守，大帝授兵二千人。會山賊盛起，然平討，旬日而定。曹公出濡須，然備大塢及三關屯，拜偏將軍。又從討關羽，别與潘璋到臨沮禽羽，遷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又蜀先主舉兵攻宜都，然督五千人與陸遜竝力拒先主。先主遂破走，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後拜車騎將軍，征柤中，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斷然後道。然夜出追之，軍以勝反。大帝遣使拜然左大司馬、右軍師。寢疾二年，後漸增篤，大帝爲減膳，夜爲不寐，中使醫藥口食之物相望於道。然每遣使表疾病消息，大帝輒召見，口自問訊，入賜酒食，出送布帛。自創業功臣疾病，大帝意之所鍾，吕蒙、凌統最重，然其次矣。赤烏十二年卒，大帝素服舉哀，爲之感慟。

吕範字子衡，爲宛陵令，討破丹陽賊。還吳，遷都督。又從孫策攻祖郎於陵陽，太史慈於勇里，七縣平定，拜征虜中郎將。及大帝征江夏，曹公至赤壁，範與周瑜等俱拒破之，拜裨將軍，領彭澤太守，以彭澤、柴桑、歷陽爲奉邑。蜀先主詣京見大帝，範密請留先主。後遷平南將軍，屯柴桑。大帝討關羽，過範館，謂曰："昔早從卿言，無此勞也。今當上取之，卿爲我守建業。"大帝破羽，還都武昌，拜範建威將軍，封宛陵侯，領丹陽

太守,治建業,督扶州以下至海,轉以溧陽、懷安、寧國爲奉邑。曹休、張遼、臧霸等來伐,範督徐盛、全琮、孫韶等以舟師拒休等於洞口,遷前將軍、假節,改封南昌侯。黄武七年,範遷大司馬,印綬未下,疾卒。大帝素服舉哀,而遣使者追贈印綬。及還都建業,大帝過範墓,呼曰:"子衡。"言及涕泣,祀以大牢。

吕據爲安軍中郎將,數討山賊,諸深惡劇地,所擊皆破。隨大帝、潘濬討五谿,復有功。朱然攻樊,據與朱異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入補馬閑右部督,遷越騎校尉。太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大帝嘉之,拜盪魏將軍[12]。

朱桓爲盪寇校尉。桓督領諸將,討丹陽、鄱陽山賊,皆平定。稍遷裨將軍,封新城亭侯。後代周泰爲濡須督,敗魏曹仁軍於中洲,溺死者千餘。大帝嘉桓功,封嘉興侯,遷奮武將軍,領彭城相。黄龍元年,拜前將軍,領青州牧,假節。赤烏元年,卒。大帝賜鹽五千斛,以周喪事。

朱異爲騎都尉,隨朱然攻魏樊城,建計破其外圍,還,拜偏將軍。又破魏廬江太守文欽七屯,遷揚武將軍。

駱統爲建中郎將,大帝以統隨陸遜破蜀軍於宜都,遷偏將軍。黄武初,統與嚴圭共破魏曹仁軍於中洲,封新陽亭侯。

陸遜爲海昌屯田都尉,拜領縣事,討鄱陽賊帥尤突,拜定威校尉,軍屯利浦。大帝以兄策女配遜,數訪世務,大帝納其策,以爲帳下右部督。後爲偏將軍右部督,陳關羽可禽之要。大帝乃潛軍而上,使遜與吕蒙爲前部,至即克公安、南郡。遜徑進,領宜都太守,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遜遣將軍李異等攻蜀將詹晏等,破之。又攻破房陵太守鄧輔、南鄉太守郭睦及秭歸大姓文布、鄧凱等兵,前後斬首招納凡數萬計。大帝以遜爲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後拜輔國將軍、鎮荆州牧。大帝使鄱陽太守周魴譎魏大司馬曹休,休果舉衆入皖。乃召遜假黄鉞,爲大都督,逆休。(陸機爲遜銘曰:"魏大司馬曹休侵我北鄙,乃假公黄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吴録》曰:"假遜黄鉞,吴主親執鞭以見之。")休既覺知,耻見欺誘,自恃兵馬精多,遂交戰。遜自爲中部,令朱桓、全琮爲左右翼,三道俱進,果衝休伏兵,因驅走之,追亡逐北,徑至夾石,斬獲萬餘,牛馬騾驢車乘萬兩,軍資器械略盡。休還,疽發背死。諸軍振旅過武昌,大帝令左右以御蓋覆遜,出入殿門,凡所賜遜,皆御物上珍,於時莫與爲比。遜既立大功,大帝嘉遜功德,欲殊顯之,拜爲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楊州牧吕範就辟別駕從事,起茂才。

陸抗爲奮威將軍,魏將諸葛誕舉壽春降,拜抗柴桑督,赴壽春,破魏牙門將、偏將軍,遷征北將軍。

賀齊爲威武中郎將,討丹陽黟、歙,大破之,分歙爲始新,加偏將軍、新都守。累破

盜賊，被命詣所在。及當還郡，大帝出祖道，作樂舞象，(《吴書》曰："大帝謂齊曰：'今定天下，都中國，使殊俗貢珍，狡獸率舞，非君誰與?'齊曰：'殿下以神武應期，廓開王業，臣幸遭際會，得驅馳風塵之下，佐助末行，效鷹犬之用[13]，臣之願也。若殊俗貢珍，狡獸率舞[14]，宜在聖德，非臣所能也。'")賜齊駢車駿馬，罷坐，住駕，使齊就車。齊辭不敢，大帝使左右扶齊上車，令導吏卒兵騎，如在郡儀。大帝望之笑曰："人當努力，非積行累勤，此不可得。"去百餘步乃旋。齊又與陸遜討破鄱陽尤突，拜安東將軍，封山陰侯。

全琮爲偏將軍。時蜀將關羽圍樊、襄陽，琮上疏陳羽可討之計。大帝時已與呂蒙陰議襲之，恐事泄，故寢琮表不答。及禽羽，大帝置酒公安，顧謂琮曰："君前陳此，孤雖不相答，今之捷[15]，抑亦君之功也。"於是封陽華亭侯。琮又擊破魏舟軍，梟其將軍尹盧，遷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

呂岱爲督軍校尉，與將軍蔣欽將兵討平會稽東冶賊呂合、秦狼等，拜昭信中郎將。又鎮長沙，攻斬醴陵袁龍，遷廬陵太守。又代步騭爲交州刺史，討桂陽湞陽王金，縛金，傳送詣都，斬首獲生凡萬餘人。遷安南將軍、假節，封都鄉侯。又擊破九眞太守士徽、大將甘醴、桓治等，進封番禺侯。於是除廣州，復爲交州如故。岱既定交州，復進討九眞，斬獲萬數。徼外諸國各遣使奉貢。大帝嘉其功，進拜鎮南將軍。

周魴爲昭義校尉，建密計，隨陸遜擊魏司馬曹休。遜横截休軍，斬獲萬計。軍旋，大帝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魴曰："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內侯。

鍾離牧爲監軍使者，討平建安、鄱陽、新都三郡亂民，封秦亭侯，拜越騎校尉。又五谿夷叛亂，牧爲平魏將軍，討平之，遷公安督、揚武將軍，封都鄉侯。

潘濬爲輔軍中郎將，武陵部從事樊伷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蜀先主。濬以五千兵斬平之，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

陸凱爲建武校尉，討山賊陳毖於零陵，斬毖克捷，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

吾粲爲昭義中郎將[16]，與呂岱討平山越，入爲屯騎校尉、少府。

是儀爲都尉，從大帝討關羽，拜忠義校尉。儀陳謝，大帝令曰："孤雖非趙簡子，卿安得不自屈爲周舍耶?"既定荆州，都武昌，拜裨將軍，封都亭侯。黄武中，遣儀之皖，就將軍劉邵，欲誘致曹休。到，大破之，遷偏將軍。

胡綜爲右部督，大帝使綜與賀齊生虜得魏蘄春太守晋宗，加建武中郎將。

諸葛恪爲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棨戟武騎三百。拜畢，大帝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及到府，山民去惡從化，大帝嘉其功，遣尚書僕射薛綜勞軍，拜恪威北將軍，封都鄉侯，復拜太傅。會衆於東興，與魏軍戰，斬首數千，資器山積，振旅而歸，進封恪陽都侯，加荆揚州牧，督中外諸軍事，賜金一百斤，馬二百匹，繒布一萬疋。

丁奉以驍勇爲小將，屬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遣征伐戰鬭，常冠軍，每斬將搴旗，稍遷偏將軍。廢帝即位，爲冠軍，封都亭侯。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諸葛恪率軍拒之。奉見其前部兵少，奉縱兵大破敵，魏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進封都鄉侯。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爲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軍戰於高亭。奉突入其陣，斬首數百，獲其軍器，進封安豐侯。又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魏人圍之，奉爲先登，屯于黎漿，力戰有功，拜左將軍。

校勘記

[1]此句後《三國志・蜀書・馬超傳》有"密書請降"。有之，語意方完整。

[2]前師，《三國志・蜀書・魏延傳》作"前軍師"。

[3]酧，《三國志・蜀書・霍峻傳》作"酹"。

[4]鄉亭侯，《三國志・蜀書・馬忠傳》作"彭鄉侯"。

[5]漢，原作"建"，"蔣"原作"莊"，據《三國志・蜀書・馬忠傳》改。

[6]有其人客，《三國志・吳書・周瑜傳》作"其有人客"。

[7]立，原作"五"，據《三國志・吳書・呂蒙傳》改。

[8]大，原作"文"，據《三國志・吳書・呂蒙傳》改。

[9]命因泰解衣，疑當作"因命泰解衣"。《三國志・吳書・周泰傳》無"因"字。

[10]右部都，《三國志・吳書・陳表傳》作"無難右部督"。

[11]翼，《三國志・吳書・潘璋傳》作"習"。

[12]將軍，原作"將軍校"，據《三國志・吳書・呂據傳》删"校"。

[13]犬，原作"大"，據《三國志・吳書・賀齊傳》裴松之注改。

[14]舞，原作"衆"，據《三國志・吳書・賀齊傳》裴松之注改。

[15]捷，原作"揵"，據《三國志・吳書・全琮傳》改。

[16]吾，原作"吳"，據《三國志・吳書・吾粲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七十八

將帥部(三十九)

褒異第四

晉何曾,魏正光中爲鎮北將軍、都督河北諸軍事、假節。將之鎮,文帝使武帝、齊王攸辭送數十里。曾爲賓主,備大牢之饌,侍從吏騶莫不醉飽。帝既出,又過其子劭。曾先勑劭曰:“客必過汝,汝當豫嚴。”劭不冠帶,停帝良久,曾深以譴劭。曾見崇重如此。遷征北將軍,進封潁昌侯。

石苞爲奮武將軍,統青州諸軍,督逆擊諸葛誕兵,大破之。壽春平,苞拜鎮東將軍,封東光侯。

羊祜爲征南大將軍。祜以伐吳必籍上流之勢,乃表王濬爲龍驤將軍,令修舟楫,爲順流之計。祜繕甲訓卒,廣爲戎備,乃上疏,武帝深納之。後詔以太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爲南城郡,封祜爲南城侯,置相與郡公同。及卒,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泪滂沱,鬚鬢皆爲冰焉。賜東園秘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布百疋。詔曰:“征南大將軍南城侯祜,蹈德冲素,思心清遠。始在內職,値登大命,乃心篤誠,左右王事,入綜機密,出統方岳,當終顯烈,永輔朕躬,而奄忽殂隕,悼之傷懷。其追贈侍中、太傅,持節如故。”喪既引,至門南臨。祜卒二歲而吳平,羣臣上壽,帝執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因以克定之功策告廟,仍依蕭何故事,封其夫人萬歲鄉君,食邑五千戶,又賜帛萬匹,穀萬斛。

杜預爲征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預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鋭,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以功贈封三百六十五戶。預既平吳,振旅凱入,以功進封當陽縣侯,增邑幷前九千六百戶,賜絹八千匹。

王沈爲征虜將軍、持節、都督江北諸軍事。平蜀之役,吳人大出,聲爲救蜀,振動邊境。沈鎮禦有方,寇聞而退,轉鎮南將軍。武帝受禪,以佐命之勳,轉驃騎將軍。

賈充爲典農中郎將,參大將軍軍事。從景帝討毌丘儉、文欽於樂嘉,以勞增邑三百五十戶。後爲文帝大將軍司馬,轉右長史。充進計征諸葛誕,帝先歸洛陽,使充統後事,進爵宣揚侯,增邑千戶。五等初建,封臨沂侯,爲晉元勳,深見寵異,賜祿常優於羣臣。伐吳之役,詔充爲使持節、假黃鉞、大都督,總統六師,給羽葆、鼓吹、緹幢,兵萬人,騎

二千，置左右長史、司馬、從軍中郎將，增參軍、騎司馬各十人，帳下司馬二十人，大車官騎各三十人。及吳平，武帝遣侍中程咸犒勞[1]，賜充帛八千匹，增邑八千戶。及薨，帝爲之慟，使使持節、大常奉策追贈太宰，加袞冕之服、綠綟綬、御劍，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大鴻臚護喪事，假節鉞、前後部羽葆、鼓吹、緹麾，大輅、鑾輅、轀輬車、帳下司馬大車，椎斧文衣武賁、輕車介士。葬禮依霍光及安平獻王故事，給塋田一頃，與石苞等爲王功配享廟庭。自充薨至葬，賻賜二千萬。

高光爲奉車都尉，預討成都王穎，有勳，封延陵縣公，邑二千八百戶。

王渾爲征虜將軍、監豫州諸軍事。渾與吳接境，吳將薛瑩、魯淑衆號十萬，渾擊破之，遷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壽春。及大舉伐吳，渾率師出横江，遣諸將擊破諸軍。吳人大震。孫皓遣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降。武帝下詔曰："王渾督率所統，遂逼秣陵，令賊孫皓救死自衛，不得分兵上赴，以成西軍之功。又摧破大軍，獲張悌，使皓塗窮勢盡，面縛乞降，遂平定秣陵，功勳茂著。其增封八千戶，進爵爲公，賜絹八千匹，轉征東大將軍。"

王濬爲龍驤將軍，監梁、益諸軍事。既平吳，拜濬輔國大將軍，領步兵校尉。舊校唯五，置此營自濬始也。有司又奏，輔國依此，未爲達官，不置司馬，不給官騎。詔依征、鎮給親騎百人，官騎十人，置司馬，封爲襄陽縣侯，邑萬戶，賜絹萬匹，又賜衣一襲，錢三十萬，及食物。時人咸以濬功重報輕，武帝乃遷濬鎮軍大將軍，加散騎常侍，領後軍將軍。後又轉濬撫軍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特進，散騎常侍、後軍將軍如故。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葬柏谷山。大營塋城，葬垣周四十五里，面别開一門，松柏茂盛。

唐彬爲廣武將軍、監邑東諸軍事，上征吳之策，甚合武帝意。後與王濬共伐吳，應機制勝，多所擒獲。吳平，帝詔曰："廣武將軍唐彬，受任方隅，東禦吳寇，南臨蠻越，撫寧疆場，有綏禦之績。又每忼慷，志在立功。頃者征討，扶疾奉命，首啓戎行，獻俘授馘，勳效顯著。其以彬爲右將軍、都督巴東諸軍事，徵拜翊軍校尉，改封上庸縣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

王戎爲建威將軍，受詔伐吳，降江夏太守劉朗及牙門將孟泰。吳平，進爵安豐縣侯，增邑六千戶，賜絹六千疋。

盧欽爲淮北都督、伏波將軍，甚有聲績。徵拜散騎常侍、吏部尚書，進封大梁侯。武帝受禪，以爲都督沔北諸軍事、平南將軍、假節，給追鋒軺卧車各一乘、第二駙馬二乘、騎具刀器、御府人馬鎧等，及錢三十萬。

馬隆爲司馬督，時涼州刺史楊欣失羌戎之和，欣爲虜所沒。武帝以隆爲武威太守、假節、宣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隆到武威，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涼州遂平，加授衛將軍。

胡奮爲監軍、假節，擊斬匈奴中部帥劉猛，以功累遷征南將軍、假節、都督荆州諸

軍事，遷護軍，加散騎常侍。

張光爲牙門將，伐吳有功，遷江夏西部都尉，轉北地都尉。擊破反叛氐羌，擢授新平太守，加鼓吹。

趙誘爲廣武將軍，與甘卓、周訪共討華軼，破之。又攻滅杜弢，累功賜爵平阿縣侯。

周浚爲折衝將軍、楊州刺史，封射陽侯，隨王渾伐吳，與渾共行吳城壘，綏撫新附，以功進封成武侯，食邑六千戶，賜絹六千匹。

周馥爲鎮東將軍，與周玘等討陳敏[2]，滅之，以功封永寧伯。

苟晞爲北中侯，及惠帝還洛陽，范陽王虓承制，用晞行兗州刺史。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討之，命晞爲前鋒。晞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西討呂朗等，滅之，進位撫軍、假節、都督青兗諸軍事，封東平郡侯，邑萬戶。

劉喬爲建威將軍、太子洗馬，以誅楊駿功，賜爵關中侯。張昌之亂，爲威遠將軍、豫州刺史，與劉弘共討昌，進左將軍。惠帝西幸長安，喬與諸州郡舉兵迎大駕。東海王越承制，轉喬安北將軍。

劉琨爲范陽王虓司馬，及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謀迎大駕，劉喬攻虓於許昌也，琨與許昌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未至而虓敗，琨與虓俱奔河北。共破東平王楙於廩丘，南走劉喬，又斬石超，降呂朗，因諸軍奉迎大駕於長安，以勳封廣武侯，邑二千戶。

索靖爲蕩寇將軍，時西戎反叛，靖屯兵粟邑，擊賊，敗之，遷始平內史。又以左將軍討孫秀有功，加散騎常侍，遷後將軍。

索綝爲奮威將軍，時劉聰侵掠關東，綝破聰黨，遷新平太守。後爲安西將軍、馮翊太守。及懷帝蒙塵，長安又陷，綝糾合義衆，頻破賊黨，修復舊館，遷安宗廟，小大百戰，手擒賊帥李光與閻鼎，立秦王爲皇太子，及即尊位，是爲愍帝。綝遷侍中、太僕，以首迎大駕升壇授璽之功，封弋居伯。累遷衛將軍。及劉曜進逼王城，以綝爲都督、征東大將軍、持節討之，破曜日逐王呼延晏[3]，以功封上洛郡公，食邑萬戶，拜夫人荀氏爲新豐君。曜入關，綝又擊破之，敗劉聰將趙染，轉驃騎大將軍。

周玘爲建威將軍，三定江南，開復王略。元帝嘉其勳，以玘爲吳興太守，封烏程縣侯。帝又以玘頻興義兵，勳誠竝茂，乃以陽羨及長城之西鄉、丹陽之永世別爲義興郡，以彰其功。

周札爲寧遠將軍，初討錢璯，以功賜爵漳浦亭侯，轉從事中郎。又以徐馥平，爲奮武將軍、吳興內史，錄前後功，改封東遷縣侯，進號征虜將軍。

周訪爲揚烈將軍，率衆擊破武昌太守馮翊，及斬華軼，遂平江州。元帝以訪爲振武將軍、尋陽太守，加鼓吹、曲蓋，復命訪與諸軍共征杜弢。弢遣杜弘出海昏，訪擊破之，弘奔于臨賀。帝又進訪龍驤將軍。王敦表爲豫章太守，加征討都督，賜爵尋陽縣侯。又討賊帥杜曾，曾等走固武當，以功遷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屯襄陽。又擊

破杜曾,并獲第五琦、胡混、摯瞻等,送於王敦,進位安南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如故。及卒,帝哭之甚慟,詔贈征西將軍,立碑於本郡。

戴淵爲振威將軍、義軍督,以討賊有功,賜爵秣陵侯,遷治書御史、驃騎司馬,拜散騎侍郎。元帝召爲鎮東右司馬,將征杜弢,加淵前將軍。後爲征西將軍、都督兖豫幽冀雍并六州諸軍事、假節,加散騎常侍,發投刺王官千人爲軍吏,調揚州百姓家奴萬人爲兵配之,以散騎常侍王遐爲軍司,鎮壽陽。與劉隗同出,帝親幸其營,勞勉將士,臨發祖餞,置酒賦詩。

應詹爲都督前鋒軍事、護軍將軍、假節、都督,與建威將軍趙裔等擊敗南賊,斬賊率杜發,梟首數千級。賊平,封觀陽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戶,賜絹五千匹。後遷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卒,贈鎮南大將軍、儀同三司,祠以大牢。

甘卓初爲吳王常侍,討石冰,以功賜爵都亭侯。元帝初渡江,授卓前鋒都督、揚威將軍、歷陽內史。討周馥,征杜弢,屢經苦戰,多所擒獲,以前後功進爵南鄉侯。

葛洪爲元帝丞相掾,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秘爲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秘檄洪爲將兵都尉,攻冰別帥,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至是,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

王廙爲元帝司馬,預討周馥、杜弢,以功屢贈封邑,除冠軍將軍。

孔愉初參元帝丞相軍事,以討華軼功,封餘不亭侯。

孟觀爲積弩將軍、上谷郡公,時氐帥齊萬年反於關中,觀大戰,皆破之,轉東羌校尉。

劉演爲北中郎將、兖州刺史,鎮廩丘,斬王桑,走趙固,得衆七千人。爲石勒所攻,演拒戰,勒退,元帝拜爲都督、後將軍。

祖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及卒,冊贈車騎將軍。

李矩爲梁王肜牙門將,伐氐齊萬年,有殊功,封東明亭侯。後討賊帥侯都等,滅之,太尉荀藩建行臺,假矩滎陽太守。又破石勒衆,藩表元帝,加矩冠軍將軍,軺車、幢蓋,進封陽武縣侯,遷冠軍將軍。矩破劉聰衆,聰因憤恚而死。帝嘉其功,除都督河南三郡軍事、安西將軍、滎陽太守,封修武縣侯。

劉弘爲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領烏桓校尉,爲幽朔所稱,以勳德兼茂,封宣城公。及卒,贈新城郡公。

郗鑒爲衛將軍、都督從駕諸軍事,與明帝謀滅王敦,又以鑒爲尚書令,領諸屯營,平錢鳳等,封高平侯,賜絹四千八百疋。後進鑒都督揚州八郡軍事。會蘇峻死,大鄴圍解。及蘇逸等走吳興,鑒遣參軍李閎追斬之[4],降男女萬餘口,拜司空,加侍中,更封南昌縣公。時賊帥劉徵聚抄東南諸縣,鑒遂城京口,加都督揚州之晉陵、吳郡諸軍事,率衆討平之,進位太尉。

華當爲驃騎將軍，以討王敦功，封宛陵縣侯。

郗恢爲建威將軍、雍州刺史，時後秦姚萇遣其子略攻上洛，恢遣建武將軍辛恭靜救洛陽，略懼而退，恢以功進征虜將軍。又領秦州刺史，加督隴上軍。

紀瞻爲揚威將軍，都督京口以南至蕪湖諸軍事，以距石勒，退，除會稽內史，俄轉領軍將軍。瞻以久病去官，明帝不聽，復加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爲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乃賜布千疋。賊平，復自表還家，帝不許，固辭不起。詔曰："瞻忠亮雅正，識局經濟[5]，屢以年耆病久，逡巡告誠。朕深明此操，重違高志，今聽所執。其以爲驃騎將軍，常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按舊典。"遣使就拜，止家爲府。尋卒，册贈本官、開府儀同三司，遣御史持節監護喪事。

卞敦爲振威將軍，領江夏相，戍夏口。敦攻討沔中，皆平。既而杜弢寇湘中，加敦征討大都督，伐弢有功，賜爵安陵亭侯，鎮東大將軍[6]。明帝之討王敦，以爲鎮南將軍、假節。事平，更拜尚書。以功封益陽侯，徙光祿勳。

劉超爲安東上將軍，從明帝征錢鳳，事平，以功封零陵伯。

庾亮爲都督征東諸軍事，征沈充於吳興。事平，以功封永昌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疋，固讓不受。轉護軍將軍。後鎮蕪湖。頃之，後將軍郭默據湓口以叛，亮表求親征。於是以本官加征討都督，會太尉陶侃俱討破之，進號鎮西將軍，固讓。初以誅王敦功，封永昌縣公。亮比陳讓[7]，疏數十上，至是許之。

虞譚爲輔國將軍，以討沈充功，進爵零陵縣侯。

鄧嶽爲西陽太守，率衆討平郭默，遷督交廣二州軍事、建武將軍、領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假節，錄前後勳，封宜城縣伯。嶽又遣軍伐夜郎，破之，加督寧州，進征虜將軍。

鍾雅爲廣武將軍，時錢鳳作逆，廣德縣人周玘爲鳳起兵，雅討玘，斬之。鳳平，拜尚書左丞。又北中郎將劉遐卒，部曲作亂，以雅監征討軍事。事平，拜驍騎將軍。

陶侃爲南蠻長史，後以軍功封東鄉侯，邑千戶。陳敏之亂，爲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敏遣其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又加督護，使與諸軍擊恢，所向必破。後以母憂去職。服闋，參東海王越軍事、江州刺史[8]。元帝加侃奮威將軍，假赤幢曲蓋軺車、鼓吹，頃之，遷龍驤將軍、武昌太守。王敦又表拜侃爲使持節、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荆州刺史。時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以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戶。太興初，進號平南將軍，尋加都督交州軍事。及王敦反，侃以本官領江州刺史，尋轉都督、湘州刺史。敦得志，侃復本職，加散騎常侍。時交州刺史王諒爲賊梁碩所陷，侃遣將高寶追擊，平之，以侃領交州刺史。錄前後功，進封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王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既平蘇峻，旋江陵，尋以爲侍中、太尉，加羽葆、鼓

吹,改封長沙郡公,邑三千戶,賜絹八千疋,加都督交、廣、寧七州軍事。侃又平郭默,詔侃都督江州,領刺史,增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掾屬十二人。咸和七年,侃薨,成帝詔曰:"故使持節、侍中、太尉、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荆江二州刺史、長沙郡公,經德秉哲,謀猷弘遠。作藩於外,八州肅清;勤王於內,皇家以寧。乃者桓文之勳,伯舅是憑,方賴大猷,俾屏予一人。前進位大司馬,禮秩策命,未及加崇,昊天不吊,奄忽薨殞。朕震悼于厥心。今遣兼鴻臚追贈大司馬,假密章,祠以太牢。魂而有靈,嘉兹寵榮。"

溫嶠爲中壘將軍、持節、都督東安北部諸軍事。時王敦搆逆,嶠率衆與賊夾水戰,擊王含,敗之,後督劉遐追錢鳳於江寧。事平,封建寧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疋,進號前將軍。又代應詹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及平蘇峻,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散騎常侍,封始安郡公,邑三千戶。及薨,成帝下冊書,追贈侍中、大將軍,持節、都督、刺史、公如故,賜錢百萬,布千疋,祠以太牢。詔葬建平陵北。

謝尚出爲建武將軍、江夏相,成帝詔曰:"尚往以戎戍事,故輟黃散以授軍旅,所據險要,宜崇其威望,今以爲南中郎將。"後進號安西將軍。時苻堅將楊平戍許昌,尚遣兵襲破之,徵授給事中,賜軺車鼓吹。

王舒爲撫軍將軍、會稽內史。時蘇峻作逆,舒監浙江東五郡軍事,遣子允之督護吳郡、義興、晉陵三郡征討軍事,擊賊韓晃於長蕩湖,大破之。賊平,以功封彭澤縣侯。尋卒于官,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允之討賊有功,封番禺縣侯,邑千六百戶。

顧衆爲揚威將軍,以討蘇峻功,封鄱陽縣伯。

褚翜爲侍中,典征討軍事。時蘇峻作逆,翜與陸曄出據苑城,蘇逸、任讓圍之,翜等固守。賊平,以功封長平縣伯。

毛寶爲溫嶠前鋒,時蘇峻作亂,峻既死,保守南城。賊遣韓晃攻之,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退。賊平,封州陵縣開國侯,千六百戶。庾亮西鎮[9],請爲輔國將軍,擊賊將石遇,破之,進征虜將軍。

庾懌爲左衛將軍,以討蘇峻,封廣饒男。

庾冰爲秘書郎,預討華軼功 ,封都鄉侯。後爲奮武將軍,擊走蘇峻別帥張健於吳中,乘勝,又遣司馬滕含攻賊石頭城,拔之。冰勳爲多,封新吳縣侯。

周撫爲寧遠將軍、江夏相,蘇峻作逆,率所領從溫嶠討之。峻平,還監沔北軍事、南中郎將。後桓溫征蜀,進撫督梁州之漢中、巴西、梓潼、陰平四郡軍事。撫擊破蜀餘寇,以功遷平西將軍。又與龍驤將軍朱壽擊斬范賁,以功進爵建成縣公。又征西督護蕭敬文作亂,撫伐之,敬文出降,進撫鎮西將軍。及卒,贈征西將軍。

周楚爲鷹揚將軍、監梁益二州、假節,襲爵建城公。時梁州刺史司馬勳作逆,討平之,進冠軍將軍。

毛穆之爲安西將軍庾翼司馬。翼薨，大將于瓚、戴羲等作亂，穆之討平之。又從桓溫平蜀，以功尋除揚威將軍，累遷右將軍、西蠻校尉。卒，追贈中軍將軍。

庾翼爲輔國將軍、假節，及邾城失守，石城被圍，翼屢設奇兵，潛致糧杖。石城得全，翼之勳也。賜爵都亭侯。後爲征西將軍，領南蠻校尉。及卒，追贈車騎將軍。

桓石民爲鎮武將軍，攻破苻堅，監荆州軍事、西中郎將、荆州刺史。擊斬并州賊黄淮，以前後功進左將軍。

桓石康爲振威將軍、荆州刺史，以討庾仄功，封武陵王。

桓冲爲鷹揚將軍、鎮蠻護軍、西陽太守，從桓溫征伐有功，遷督荆州之南陽襄陽新野義陽順陽雍州之京兆揚州之義城七郡軍事、寧朔將軍、義城新野二郡太守，鎮襄陽。又從溫破姚襄，及虜周成，進號征虜將軍，賜爵豐城公，尋遷振威將軍、江州刺史、領鎮蠻護軍、西陽譙二郡太守。又遷車騎將軍、都督江州梁益交廣寧七州揚州之義成雍州之京兆司州之河東軍事、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持節，將軍、侍中如故。冲將之鎮，孝武餞於西堂，賜錢五十萬，又以酒三百四十石、牛五十頭犒賜，文武送至溧州。後遷督荆、江十郡軍事，又以討降苻堅諸將功，詔賜錢百萬，袍表千端。

謝安爲侍中、都督楊豫徐兖青五州幽州之燕國諸軍事、假節。時苻堅強盛，疆埸多虞，諸將敗退相繼。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所在克捷，拜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建昌縣公。

謝琰爲輔國將軍，苻堅之役，與從兄玄俱陷陣破堅，以勳封望蔡公。

謝玄爲建武將軍、兖州刺史，領廣陵相，監江北諸軍事，大破苻堅軍，罷彭城、下邳二戍。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冠軍，加領徐州刺史，還於廣陵，以功封東興縣侯。後又破堅衆，詔遣殿中將軍慰勞，進號前將軍、假節，固讓不受，賜錢百萬，綵千疋。既而安奏苻堅喪敗，宜乘其釁會，以玄爲前鋒都督，率冠軍將軍。後以兖、青、司、豫平和，加玄都督徐、兖、青、司、幽、冀、并七州軍事。玄上疏，以方平河北，幽、冀宜須總督；司州懸遠，應統豫州。以勳封康樂縣公。

桓宣爲四品將軍，時石勒别將圍譙城，祖逖留宣討諸未服，皆破之。遷譙國內史。後爲都督司、雍、梁、黄州、荆州之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軍事，以前後功，封竟陵縣男。

桓伊爲建威將軍、歷陽太守，與謝玄共破賊别將王鑒、張蚝等，以功封宣城縣子。又進都督豫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及苻堅南寇，伊與冠軍將軍謝玄、輔國將軍謝琰俱破堅於淝水，以功封永修縣侯，進號右軍將軍，賜錢百萬，袍表千端。後拜護軍將軍，以右軍府千人自隨，配護軍府。卒官[10]，贈右將軍，加散騎常侍。

朱伺爲綏夷都尉。時陶侃鎮江夏，以伺爲左甄，摧破陳敏於武昌，以功封亭侯，領騎督，累加威遠將軍、督護。又以平蜀賊功，加廣威將軍。

毛安之爲游擊將軍。孝武初,擊滅妖賊盧悚,遷左衛將軍。及卒,又追論討悚勳,賜爵平都子。

朱序爲征討都護,以討司馬勳功,拜征虜將軍,封襄平子。後轉揚州豫州五郡軍事、豫州刺史,屯洛陽。後丁零翟遼反,序遣將軍秦膺、童斌與淮泗諸郡共討之,又監兗、青二州諸軍事、二州刺史,將軍如故,進鎮彭城。序求鎮淮陰,孝武許焉。序還,遣秦膺討翟遼子釗於陳潁,走之,拜征虜將軍。

劉牢之爲謝玄前鋒,百戰百勝。牢之破苻堅將句難輜重於盱眙,獲其運舩,遷鷹揚將軍。淮淝之役,牢之進平譙城,遷龍驤將軍、彭城內史,以功賜爵武岡縣男,食邑五百戶。

諸葛長民爲揚武將軍,討桓玄,以功拜輔國將軍。又與劉敬宣破桓歆於芍陂,封新淦縣公,食邑二千五百戶。

何無忌爲輔國將軍。既破桓玄衆,侍衛安帝還京師,以無忌督豫州揚州淮南廬江安豐歷陽堂邑五郡軍事、右將軍、豫州刺史、加節,甲杖五十人入殿,未之職。遷會稽內史、督江東五郡軍事,持節、將軍如故,給鼓吹一部。義熙二年,遷都督江州荆州江夏隨義陽綏安豫州西陽新蔡汝南潁川八郡軍事[11]、江州刺史,將軍、持節如故。以興復之功,封安城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增都督司州之弘農、揚州之松滋,加散騎侍郎,進鎮南將軍。

毛璩爲建威將軍、益州刺史。安帝初,進征虜將軍。及桓玄纂位,遣使加璩散騎常侍、左將軍,璩列玄罪狀,遣諸太守擊之。及安帝反正,詔曰:"夫貞松摽於歲寒,忠臣亮于國危,益州刺史璩,體識弘正,誠契義旗,受命偏師,次于近畿,輔翼之勳,實感朕心。可進征西將軍、都督益梁秦涼寧五州軍事、行宜都寧蜀太守[12]。"及遇害,詔給錢三十萬,布三百疋,論璩討玄功,追封歸鄉公,千五百戶。

校勘記

[1]咸,原作"風",據《晉書·賈充傳》改。

[2]"玘"字原敗壞不可識,據《晉書·周顗傳》補。

[3]日逐王,《晉書·索綝傳》作"呼日逐王"。晏,《晉書·索綝傳》作"莫"。

[4]參,原作"三",據《晉書·郗鑒傳》改。

[5]識,原作"職",據《晉書·紀瞻傳》改。

[6]按《晉書·卞敦傳》,"賜爵安陵亭侯"下接"鎮東大將軍王敦請爲軍司",則所謂"鎮東大將軍"者,非授卞敦之官職,此五字當系誤抄,應删。參看《晉書·王敦傳》。

[7]比,原作"此",據《晉書·庾亮傳》改。

[8]按《晉書·陶侃傳》,"參東海王越軍事"下接"江州刺史華軼表侃爲揚武將軍",則所謂"江州刺史"非陶侃,此四字係誤抄,應删。

[9]此句前衍“庾亮”二字，據《晉書·毛寶傳》删。

[10]“卒”字據《晉書·桓伊傳》補。

[11]綏安，原作“綏”，“穎川”原作“穎州”，據《晉書·何無忌傳》改。

[12]益梁秦涼寧，原作“益梁秦梁寧”，據《晉書·毛璩傳》改。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七十九

將帥部(四十)

褒異第五

宋檀道濟爲揚武將軍,從劉道規討桓謙、荀林等,率厲文武,身先士卒,所向摧破。及徐道覆來逼,道規親出拒戰。道濟戰功居多,遷安遠護軍、武陵内史,復爲太尉參軍,拜中書侍郎,轉寧朔將軍,參太尉軍事。以前後功封祚唐縣男,食邑四百戶。補太尉主簿、諮議參軍、豫章公[1],遷征虜將軍、宋國侍中。高祖受命,轉護軍,加散騎常侍,領石頭戍事,聽直入殿省。以佐命功,改封永修縣公,食邑二千戶。及討平謝晦,遷都督江州江夏豫州之西陽新蔡晋熙四郡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江州刺史,持節、常侍如故[2],贈封千戶。

謝晦自宋臺建,爲右衛將軍,尋加侍中。高祖受命,於石頭登壇,備法駕入宫,晦領游軍爲警備。遷中領軍,侍中如故,以佐命功,封武昌縣公,食邑二千戶。

王鎮惡爲高祖前部賊曹,拒盧循於查浦,累戰有功,封博陸縣五等子。高祖謀討劉毅,加鎮惡振武將軍,以討毅功,封漢壽縣子,食邑五百戶。後爲征虜將軍,領安西司馬、馮翊太守,遇害。高祖受命,追封龍陽縣侯,食邑千五百戶,配食高祖廟庭。

檀韶字令孫,行參高祖建武將軍事。都邑既平,爲鎮軍將軍,加寧遠將軍、東海太守,進號建武將軍。遷龍驤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内史。以平桓玄功,封巴江縣侯,食邑五百戶。又加寧朔將軍。從征廣固,攻臨朐城,克之。又領北瑯邪太守,進號寧朔將軍、瑯邪内史。從討盧循於左里,又有戰功,幷論廣固功,更封宜陽侯,食邑七百戶。高祖受命,以佐命功,增八百戶,幷前千五百戶。及卒,追贈安南將軍,加散騎常侍。

向彌爲寧遠將軍,征破桓石等,及攻壽陽,克之,遷建武將軍、秦郡太守、北陳留内史,戍堂邑。以平京城功,封山陽縣五等侯。又遷龍驤將軍、梁國内史,戍壽陽。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安南縣男,食邑五百戶,遷冠軍將軍。高祖受命,以佐命功,封曲江縣侯,食邑千戶。

劉懷愼爲振威將軍、彭城内史,從高祖拒盧循於石頭,屢戰克捷,加輔國將軍。晋安帝義熙八年,以本號監北徐州諸軍事,鎮彭城,尋加徐州刺史。九年,亡命王靈秀爲寇,討平之。十一年,進北中郎將,以平廣固、盧循功,封南城縣男,食邑五百戶。十三

年，高祖北伐，以爲中領軍、征虜將軍。高祖遷都壽春，留懷慎督北徐兗青淮北諸軍事、前將軍、征虜將軍、徐州刺史。永初元年，以佐命功，進爵爲侯，增邑千戶，進號平虜將軍。

劉榮祖者，懷愼之庶長子也。榮祖領偏師，追躡盧循，累有戰功，參太尉軍。從討司馬休之，會賊破走，加振威將軍，尋參世子征虜軍事。高祖北伐，轉鎮西中兵參軍、寧遠將軍，與朱超石大破魏軍於平城。又攻劉度壘，克之。高祖大享戰士，謂榮祖曰："卿以寡克衆，攻無堅城，雖古名將，何以過此。"轉爲太尉中兵參軍，加建威將軍，後轉右軍將軍。時居父艱，起爲輔國將軍。追論平城之功，賜爵都鄉侯。

劉孫登爲巴陵王鎮兵參軍，北伐南征，功冠諸將，封順陽縣侯，食邑六百戶。

劉粹爲車騎中軍參軍，從高祖征廣固，戰功居多，以建義功，封西安縣五等侯。後遷左衛將軍，以佐命功臣，封建安縣侯，食邑千戶。

孟懷玉爲建武司馬，高祖東伐，豫義旗，從平京城，進定京邑，以功封鄱陽縣侯，食邑千戶。又轉輔國將軍，鎮丹陽，府兵戍石頭。盧循逼京邑，懷玉於石頭南岸連戰有功，爲中軍諮議參軍。及循平，封陽豐縣男，食邑三百五十戶。

孟龍符爲高祖建武參軍，於江乘、羅落、覆舟三戰幷有功，參鎮軍事，封平昌縣五等子，加寧遠將軍。

劉敬宣爲寧朔將軍，大敗吳賊，進平會稽，加臨淮太守，遷後軍從事中郎。

檀祇爲振武將軍[3]，追討桓玄，每戰克捷。又征亡命桓道兒、張靖、苻嗣等，皆悉平之，除龍驤將軍。

朱齡石爲輔國將軍，巴西、梓潼、宕渠、南漢中、秦州之安固、懷寧六郡諸軍事，以平蜀功，封豐城縣侯，食邑千戶。

毛修之爲右司馬，南河、河內二郡太守，行西州事，戍洛陽，修治城壘。高祖既至，案行善之，賜衣服玩好，當時評直二千萬。

孫處字季高，爲振武將軍。高祖廣固之役[4]，先登有功。又破盧循，所殺萬人。及卒，追贈龍驤將軍、南海太守，封侯官縣侯，食邑千戶。

蒯恩爲寧遠將軍，擊破應城賊張堅，封都亭侯。又爲太尉長史兼行參軍，隨朱齡石伐蜀，破賊，進平成都，擢爲參軍，改封北至縣五等男。恩自從征討，每有危急，輒率先諸將，常陷堅破陣。高祖錄其前後功勞，封新寧縣男，食邑五百戶。

劉鍾爲鎮軍參軍。時桓歆寇歷陽，高祖遣鍾助豫州刺史魏詠之討之，歆即奔迸，除南齊國內史，封安縣五等侯。自陳情事，改葬父祖及親屬十喪，高祖厚加資給，轉騎長史。又從征廣固，時孟龍符陷沒，鍾率左右直入，取其尸而反。除振武將軍、中參軍，代龍符領廣固太守。又隨劉蕃追徐道覆於始興，斬之。補太尉行參軍、寧朔將軍、下邳太守。代孟懷玉領石頭戍事。後隨朱齡石伐蜀，爲前鋒，平成都。又以征廣固功，封永新

縣男,食邑五百戶。遷給事中、太尉參軍事、龍驤將軍、高陽伯。高祖北伐,劉鎮居守[5],增其兵功[6],又命府置從事。荆州刺史劉道憐獻名馬三匹,幷精麗乘車,高祖悉以賜鍾三子。

虞丘進初隨謝玄討苻堅,有功,封關內侯。從高祖征孫恩,頻戰有功。又從平京城,定京邑,除燕國內史。又從征劉毅,事平,補太尉行參軍,尋加龍驤將軍。高祖以其前後功,封望蔡縣男,食邑五百戶,加振威將軍。討司馬休之,又有戰功,軍還,除輔國將軍。及卒,追論討休之功,進爵爲子,增邑三百戶。

胡藩初參高祖軍事,討盧循於左里,頻戰有功,封吳平縣五等子,除正員郎。後爲寧朔將軍,以平司馬休之及廣固功,封陽山縣男,食邑五百戶。

庾登之爲高祖鎮軍參軍,以預討桓玄功,封曲江縣五等男。

王淮之參高祖車騎中軍事,預討盧循功,封都亭侯。

沈叔任初爲高祖太尉參軍。朱齡石之伐蜀,爲齡石建威府司馬,加建威將軍,平蜀之功亞於元帥。蜀平,即本號爲西夷校尉、巴西梓潼郡太守。高祖討司馬休之,齡石遣叔任率軍來會。時高祖領鎮西將軍,命爲司馬。及軍還,以爲揚州别駕從事史。以平蜀全涪之功,封寧新縣男,食邑四百四十戶。

柳叔仁爲梁州刺史、黄門郎,以破臧質功,封宜陽侯,食邑八百戶。

沈璞爲宣威將軍,守盱眙。後魏攻之,璞堅守拒退。太祖嘉璞功效,遣中使褒美。詔曰:"近者險急,老弱殊當憂迫,念卿爾時,難爲心想。百姓流轉已還[7],此退部運尋至[8],委卿贍濟也。"

劉道錫爲廣威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爲氐羌所攻,道錫保城固守。太祖下詔曰:"前者兵寇攻逼,邊情波駭,道錫奬率文武,盡心固守,保全之績,厥效可書。可冠軍諮議參軍。"

蕭思話爲寧朔將軍。太祖元嘉十四年,遷使持節臨川王義慶平西長史、南蠻校尉。太祖賜以弓琴,手勑曰:"前得此琴,云是舊物,亦有名京邑,今以相借。因是戴顒意於彈撫,響韻殊勝,宜爾也。幷往得桑弓一張,材理乃良,先所常用,既久廢射,又多病,略當能制之[9],便成老公,令人嘆息。良材美器,宜在盡用之地,丈人且無所與讓也。"及元凶殺立[10],以爲徐、兗二州刺史。思話即率部曲還彭城,起義以應世祖。及即位,徵爲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固辭不受,改爲中書令、丹陽尹,常侍如故。

趙倫之爲雍州刺史,世祖北伐,倫之遣順陽太守傅弘之等破姚泓於藍田。及帝受命,以佐命功,封霄城縣侯。

王謙之,世祖初歷驍騎將軍、御史中丞、吳興太守,以南下之功,封石陽縣子,食邑五百戶。

柳元景,河東人,爲冠軍司馬。世祖討元凶,加冠軍將軍,爲前鋒。世祖至新亭即

位，以元景爲侍中，領左衛將軍，轉使持節、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隨二郡諸軍事、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帝在巴口，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若有過恩，願還鄉里。"故有此授。

張興世爲南中郎參軍督護，入討元凶，爲前鋒。事定，轉員外將軍，領從隊。南郡王義宣反，又隨王玄謨出梁山，有戰功，除建平王中軍行參軍，領長刀。

顔師伯爲寧遠將軍、東陽太守。臧質反，領兵以備東道。事寧，領步兵校尉、領前軍將軍、從御史中丞，遷侍中。世祖以其伐逆寧亂，復下詔，封平都縣子，遷右衛將軍。又爲持節、督青冀二州徐州之東安東莞兗州之濟北三郡諸軍事[11]、輔國將軍，擊魏師，大破之，進號征虜將軍。

劉延孫爲鎮軍將軍、南徐州刺史。延孫遣中兵參軍杜幼文率軍渡江，受沈慶之節度，討竟陵王誕，進號車騎將軍，加散騎常侍，給鼓吹一部。

卜天生爲西陽王子尚撫軍參軍，加龍驤將軍，隸沈慶之攻廣陵城。天生推車塞塹，率數百人先登西北角，徑至城上。賊爲重柵斷攻道，苦戰，移日不拔，乃還。世祖詔曰："天生始受戎任，甫造寇壘，而投輪越塹，率果先騰，驍壯之氣，嘉嘆無已。可且賜布千疋，以厲衆校。"

劉秀之爲寧遠將軍、西戎校尉。元凶弑逆，秀之聞問，即日起兵。事寧，遷寧朔將軍、益州刺史。及南譙王義宣據荆州爲逆，秀之遣中兵參軍韋山松襲江陵，進號征虜將軍。以起義功，封康樂縣侯，食邑六百戶。

顧彬之爲寧朔將軍，世祖入討元凶劭，彬之受竟陵王誕節度。誕遣參軍劉季之與彬之并勢，自頓西陵以爲後繼。劭遣將軍華欽、庾導東討，與彬之等相逢於曲阿之奔牛塘[12]，路甚狹，左右皆悉入菰葑。彬之軍人多齎藍屐，於葑中夾射之，欽等大敗。事平，彬之封陽新縣侯，食邑千戶；季之零陽縣侯，食邑五百戶。

沈慶之爲步兵校尉。自太祖北伐，時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13]，誑動羣蠻，自淮、汝至于江、沔，咸罹其患。帝遣慶之督諸將討之。及世祖踐祚，以慶之爲領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尋出爲南兗州刺史，鎮盱眙。帝伐逆定亂，思將帥之功，下詔封慶之南陽縣公，食邑三千戶。又魯爽反，慶之討平之，進號鎮北大將軍，督青、冀、幽三州，給鼓吹一部。及竟陵王誕據廣陵反，以慶之爲車騎大將軍。既平誕，進司空，固讓。於是，與柳元景竝依晉密陵侯鄭袤故事[14]，朝會慶之位次司空，元景在從公之上，給衛吏五十人，門施行馬。慶之以郡公就第，每從游幸及校獵，據鞍陵厲，不異少壯。太子妃上世祖金鏤匕箸及杅杓，帝以賜慶之，曰："卿辛勤匪殊，歡宴宜等，且觴酌之賜，宜以大夫爲先也。"前廢帝即位，賜慶之几杖，給三望車一乘。

劉勔爲寧遠將軍，自太祖元嘉末，蕭簡據廣州爲亂，勔討之，以功封大亭侯。世祖大明初，劉道隆請爲寧朔司馬。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勔隨道隆受沈慶之節度。事平，

封金城縣五等侯,除西陽王子尙撫軍。先是,遣費沈伐陳檀,不克,乃除勔爲龍驤將軍。既至,進討,隨宜翦定。還,除新安王子鸞撫軍中兵參軍。太宗即位,加寧朔將軍。及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爲逆,四方響應,豫州刺史殷琰反叛,徵勔還都,假輔國將軍,率衆討破琰,除輔國將軍、廣州刺史。

柳光世爲左將軍、直閤,太宗定亂,以參謀功,爲右衛將軍,封開國縣侯,食邑千戶。

殷孝祖爲積射將軍。世祖初,累與魏軍戰,頻大破之。還,授太子旅賁中郎將,加龍驤將軍。又竟陵王誕據廣陵爲逆,孝祖攻誕,有戰功,遷西陽王子尙撫軍、寧朔將軍。廢帝景和初,以本將軍督兗州諸軍事、兗州刺史。太宗即位,四方反叛,徵之,孝祖棄妻子,率文武還都,進號冠軍,假節、督前鋒諸軍事。因遣向虎檻,拒對南賊。御杖先有諸葛亮筩袖鎧帽,二十五石弩射之不能入,帝悉以賜孝祖。

吳喜假建武將軍。時太宗初即位,四方反叛,喜所至克捷,遷步兵校尉,封竟陵縣侯,食邑千戶。又遷輔國將軍。平定荆州,遷前軍將軍,增邑三百戶。

沈攸之爲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破南賊於赭圻。太宗尋假攸之節,進號輔國將軍,代殷孝祖督前鋒諸軍事。尋克赭圻,遷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諸軍事、冠軍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又進平尋陽,徙監郢州諸軍事、前將軍、郢州刺史,持節如故。不拜,遷中領軍,封貞陽縣公,食邑二千戶。

王玄謨爲領軍將軍。太宗即位,四方反叛,以玄謨爲大統,領水軍南討,以腳疾,聽乘輿出入。尋除大將軍、江州刺史[15],副司徒建安王於赭圻,賜以諸葛亮筩袖鎧。

黄回爲龍驤將軍,攻合肥,破之,太宗以其功,封葛陽縣男,食邑二百戶。後廢帝時,以屯騎校尉討桂陽王休範,事平,轉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16],進爵爲侯,封聞喜縣。後遷冠軍將軍,率軍將討建平王景素,平之,增邑五百戶,進號征虜將軍,加散騎常侍。

彭文之爲龍驤將軍,以討建平王景素功,封葛陽縣男,食邑三百戶。

任農夫爲強弩將軍。太宗初,以東討功,封廣普縣子,食邑五百戶。東土平定,又南討,增邑二百戶。爲左將軍,討桂陽王休範,以戰功,改封孱陵縣侯,增邑千戶,幷前千七百戶。

高道慶以軍校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樂安縣男,食邑三百戶。

南齊蕭赤斧,宋孝武時爲軍主,竟陵王誕反廣陵,隸沈慶之圍廣陵城,攻戰有勳。事寧,封永安亭侯,食邑三千七百戶。至世祖時,爲左衛將軍,親遇與寧朔將軍蕭景先相比,封南豐縣伯,邑四百戶。

王廣之,宋明帝泰始初爲寧朔將軍,北征沈文秀。其長廣太守劉桃根棄城走,軍還,封安蠻縣子,邑三百戶。後爲冠軍將軍,討宋建平,先登京口,改封寧都縣子,邑五

百戶。太祖即位，爵侯，食邑爲千戶。

張懷爲驍騎將軍。沈攸之事起，劉秉弟遐聚衆治攻具，懷部曲斬遐獻捷，太祖即授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封懷義成縣侯，邑千戶。建元元年，增邑二百戶。尋改封平都，遷侍中，加領步兵校尉。

垣崇祖爲游擊將軍、使持節、監豫司二州諸軍事。魏軍寇壽春，崇祖召文武議，當用謀以制之，堰淝水爲險。魏衆攻城，人馬溺死數千，大衆皆退走。初，崇祖在淮陰，見太祖，自比韓信、白起，咸不信，唯太祖獨許之。崇祖再拜奉旨，及破虜啓上，太祖謂朝臣曰[17]："崇祖許爲我制虜，果如其言，且常自擬韓、白，今眞其人也。"進爲都督，號平西將軍，增封千五百戶。崇祖聞陳顯達、李安民皆增給軍儀，啓上求鼓吹、横吹。太祖敕曰："韓、白何可不與衆異？"乃給鼓吹一部。

張敬兒爲輔國將軍、持節、都督雍梁二州郢司二郡軍事。沈攸之事起，敬兒遣使告變，太祖大喜，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爲都督，給鼓吹一部。

王敬則爲冠軍將軍。沈攸之事起，太祖入守朝堂。袁粲起兵，召領軍劉韞、直閤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内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開關掩襲，皆殺之。殿内竊發盡平，敬則之力也。遷右衛將軍，增封爲二千五百戶，尋又加五百戶。齊臺建，爲中領軍。建元元年，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18]、平北將軍、南徐州刺史[19]，封尋陽郡公，邑三千戶，加敬則妻懷氏爵爲尋陽國夫人。遷護軍，常侍如故，以家爲府。以改葬去職，詔贈敬則母尋陽國公太夫人，改授侍中、撫軍將軍。太祖遺詔敬則以本官領丹陽郡尹[20]，尋遷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世祖永明二年，給鼓吹二部[21]。

陳顯達爲冠軍將軍。沈攸之事起，顯達遣軍援臺，攸之平，除左衛將軍，轉前將軍、太祖太尉左司馬。齊臺建，爲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領衛尉。太祖即位，遷中護軍，增邑千六百戶。轉護軍將軍。顯達啓讓，帝曰："朝廷爵人以序，卿忠調發萬里[22]，進誓如期[23]，雖屠城殄國之勳，無以相加。此而不賞，典章何在？若未必宜爾[24]，吾終不妄授[25]。於卿數士，意同家人，豈止於君臣耶？"世祖永明八年，遷侍中、鎮軍將軍，尋加中領軍，出爲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一部。後遷車騎將軍、開府，預廢鬱林之勳，爲司空，進爵爲公，甲仗五十人入殿。明帝即位，進太尉，侍中如故，改封鄱陽郡公，加兵二百人，給油絡車。

劉懷珍爲左將軍。沈攸之圍郢城，懷珍遣建寧太守張謨等破賊前鋒，進平南將軍，增督南豫、北徐二州，增邑爲千戶。

李安民爲冠軍將軍、南兗州刺史。沈攸之反，太祖召安民，以本官鎮白下治城隍，加征虜將軍，進軍西討。又進前將軍。行至溢城，沈攸之平，仍授督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事、郢州刺史。又遷左衛將軍，領衛尉。太祖即位，爲中領軍，封康樂侯，邑千戶，尋

爲領軍將軍。魏兵寇壽春,至馬頭,詔安民出征,加鼓吹一部。

垣榮祖爲驍騎將軍,太祖以預佐命勳,封將樂縣子,邑三百户。

周山圖,宋明帝時爲殿中將軍。時四方反叛,僕射王彧舉山圖將領,明帝呼與語,甚悦,使領百舸爲前驅,與軍主佼長生等攻破賊湖白、赭圻二城[26],除員外郎,加振武將軍。預平濃湖,追賊至西陽,還,明帝賞之,賜苑西宅一區。沈攸之事起,世祖爲西討都督,啓山圖爲軍副。山圖斷取行旅船板,以造樓櫓,立水柵,旬日皆辦。世祖甚嘉之,授前將軍,加寧朔將軍,進號輔國將軍。攸之攻城,世祖令山圖量其形勢。攸之既敗,太祖遣山圖領部曲鎮京城,鎮戍悉受節度。遷游擊將軍。太祖建元元年,封晉興縣男,邑三百户。後轉黄門郎,領羽林四廂直衛。及疾,帝手敕參問,遣醫給藥,以世祖永明元年卒。召賜朝服一具,衣一襲。

吕安國爲建威將軍。宋明帝泰始中,征殷琰於壽春,安國與輔國將軍垣閎屯據城南[27],於是衆軍繼至,安國勳第一,封彭澤縣男。未拜,改封鍾武縣,加邑爲四百户。後爲征虜將軍。沈攸之事起,太祖以安國爲湘州刺史。時任侯伯行湘州事[28],侯伯與黄回、袁粲謀石頭事[29],太祖令安國至鎮收侯伯,誅之,尋進號前將軍。建元元年,進爵,增邑六百户。

薛淵爲輔國將軍。沈攸之之難,太祖入朝堂,淵率軍赴難。及太祖即位,增邑爲二千五百户,加寧朔將軍。

戴僧靜爲游擊將軍,預平沈攸之,太祖論封諸將,以僧靜爲興平縣侯,邑千户。及即位,增邑千二百户。

桓康爲冠軍將軍。太祖時,康於淮陽大破魏軍,以康持節、督青冀二州東徐之東莞瑯邪二郡朐山戍北徐之東海連口戍諸軍事。世祖即位,轉驍騎將軍,卒。詔曰:"康昔預南勳,倍深惻愴。凶事所須,厚加斷理。"

曹虎爲屯騎校尉,預平石頭功,封羅江縣男,除前軍將軍。太祖受禪,增邑爲四百户。

蕭景光爲世祖征虜府司馬、領新蔡太守,隨鎮湓城。沈攸之事平,還都,除寧朔將軍。太祖即位,遷太子左衛率,封新吴縣伯,邑五百户。出爲持節、督司州軍事、寧朔將軍。時魏軍出淮、泗,景光先斷塞關隘,魏軍退,進號輔國將軍。後爲征虜將軍、丹陽尹,卒。詔賻錢十萬,布二百疋,贈侍中、征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

崔慧景爲西戎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攻擊烏奴,大敗之。世祖以慧景進號冠軍將軍。

裴叔業爲寧朔將軍。時魏軍圍徐州,叔業攻魏柵外二城,克之。明帝以叔業有勳勞,封武昌縣伯五百户。

蕭坦之爲右衛將軍、督徐州征討軍事。魏軍圍鍾離,坦之擊破之,還,遷領軍將軍。

後加右將軍，督衆軍討始安王遙光，屯湘宫寺。事平，遷尚書右僕射、丹陽尹，進爵爲公，增邑千户。

沈文季爲冠軍將軍、督吴錢塘軍事。沈攸之反，文季收殺攸之宗族，太祖加文季持節，進號征虜將軍，封略陽縣侯，邑千户。至明帝時，加散騎常侍。建武二年，魏軍寇壽春。詔文季領兵鎮壽春，魏軍尋退，增封爲千九百户，尋加護軍將軍。

張冲爲冠軍將軍，都督青、冀二州北討諸軍事。東昏時，魏軍攻司州，冲軍主杜僧護力戰，大破之，遷廬陵王北中郎將司馬，加冠軍將軍。

校勘記

[1]據《宋書・檀道濟傳》，"豫章公"三字屬下句，亦非檀氏官職，當是原編者誤抄，應删。

[2]江夏，《宋書・檀道濟傳》前有"荆州之"三字；"新蔡"原本作"蔡新"，據《宋書・檀道濟傳》改。

[3]將軍，原作"將事"，據《宋書・檀祗傳》改。

[4]役，原作"後"，據《宋書・孫處傳》改。

[5]劉，《宋書・劉鍾傳》作"留"。

[6]功，《宋書・劉鍾傳》作"力"。

[7]"流"字原缺，據《宋書・自序》補。

[8]退，《宋書・自序》作"遣"。

[9]當，《宋書・蕭思話傳》作"不"。

[10]殺，《宋書・蕭思話傳》作"弑"。

[11]東莞，原作"莞"，據《宋書・顔師伯傳》補。

[12]等，原作"弟"，據《宋書・竟陵王誕傳》及其校勘記改。

[13]吏，原作"史"，據《宋書・沈慶之傳》改。

[14]袤，原作"褒"，據《宋書・沈慶之傳》改。

[15]尋除，原作"尋陽除"，"陽"字衍，據《宋書・王玄謨傳》删。大將軍，《宋書・王玄謨傳》校改作"車騎將軍"。

[16]輔，原作"轉"，蓋形近而訛。《宋書・黄回傳》作"輔師將軍"。

[17]謂，原作"請"，據《南齊書・垣崇祖傳》改。

[18]南兖，原作"南充"，據《南齊書・王敬則傳》改。

[19]徐，《南齊書・王敬則傳》作"兖"。

[20]遺，原作"遣"，據《南齊書・王敬則傳》改。

[21]二，《南齊書・王敬則傳》作"一"。

[22]調，《南齊書・陳顯達傳》無此字。

[23]進，《南齊書・陳顯達傳》作"信"。

[24]未必，《南齊書・陳顯達傳》作"必未"。

[25]妄,原作“忘”,據《南齊書・陳顯達傳》改。

[26]與,原作“舉”,據本書卷三百五十一及《南齊書・周山圖傳》改。

[27]閱,《南齊書・呂安國傳》作“閡”。

[28]侯,《南齊書・呂安國傳》作“候”。

[29]粲,原作“燦”,據《南齊書・呂安國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八十

將帥部(四十一)

褒異第六

梁王茂爲寧朔將軍、江夏内史。宋順帝時,魏軍圍司州,茂從高祖拒之,大破魏將王肅等,遷輔國將軍,復爲驃騎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薨於州。高祖甚悼惜之,賻錢三十萬,布三百疋,詔贈侍中、太尉,加班劍三十人,鼓吹一部。

曹景宗爲屯騎校尉。齊明帝時,魏主拓跋宏逼赭陽,以景宗爲偏將,每衝堅陷陣,輒有斬獲,以勳除游擊將軍。高祖即位,景宗與冠軍王茂濟江圍郢城[1],及高祖入頓新城,復與衆軍長圍六門。城平,拜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封湘西縣侯,食邑二千六百戶。仍遷持節、都督郢司二州諸軍事、左衛將軍、郢州刺史。天監元年,進號征西將軍,改封竟陵縣侯。後爲右將軍,擊破魏大將楊大眼諸城,獻捷高祖,振旅凱入,增封四百戶,并前爲二千戶,進爵爲公。詔拜侍中、領軍,給鼓吹一部。七年,遷侍中、中衛將軍、江州刺史,赴任,卒於道。詔贈錢二十萬,布三百疋,追贈征北將軍、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

柳慶遠爲冠軍將軍、征東長史,從高祖軍東下,身先士卒。建康城平,入爲侍中,領前軍將軍。霸府建,以爲太尉從事中郎。高祖受禪,遷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加征虜將軍,封重安侯,食邑千戶。天監二年,遷領軍,改封雲杜侯。四年,加使持節、都督雍州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高祖餞於新亭,謂曰:"卿衣錦還鄉,朕無西顧之憂矣。"十年,遷侍中、領軍將軍,給鈇鉞并鼓吹一部。十二年,遷安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喪還都,武帝親出臨之。

蕭穎冑,齊和帝時爲鎮軍將軍、荆州刺史。及義師之起,穎冑遣軍拒巴東太守蕭璝等,而高祖已平江郢,圖建康。穎冑卒,和帝贈穎冑丞相。及高祖受禪,詔追封巴東郡開國公,食邑三千戶。

蕭穎達爲冠軍將軍,率師隨高祖圍郢城。高祖已平江、郢及建康城,以穎達爲前將軍、丹陽尹。高祖受禪,穎達遷散騎常侍。及大論功賞,封穎達吳昌縣侯,邑五百戶。尋爲侍中[2],改封祚唐縣侯,邑如前。遷征虜將軍。後轉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復爲侍中、衛尉卿。出爲信威將軍、豫章内史,秩中二千石。頃之,入遷信武將軍、右衛將軍,

卒。車駕臨哭,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錢二十萬,布二百疋,追贈侍中、中衛將軍,鼓吹一部。

蔡道恭,齊和帝時爲右衛將軍。巴西太守魯休烈等自巴蜀連兵寇上明,以道恭持節督西討諸軍事,破休烈等,降於軍門,以功遷中領軍,固辭不受,出爲使持節、右將軍、司州刺史。高祖天監初,論功封漢壽縣伯,邑七百戶,號平北將軍。

楊公則,齊世祖時爲寧朔將軍、扶風太守。頃之,荆州刺史、巴東王子響搆亂,公則率師進討,事平,遷武寧太守。和帝即位,授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時高祖平郢城,公則東下,湘部諸軍多未賓從,及公則還州,然後諸屯聚并散。天監元年,進號平南將軍,封寧都縣侯,邑一千五百戶。

鄧元起初爲齊弘農太守、平西軍事,時西陽馬榮率緣江寇抄,刺史蕭遙欣使元起率衆討平之,遷武寧太守,後加冠軍將軍。率衆與高祖會于夏口,高祖命元起圍郢城,擊敗張冲。和帝即位,授冠軍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遷給事黄門侍郎,移鎭南塘西諸軍事[3]。齊和帝中興元年七月,郢城降,以本號爲益州刺史,仍爲前軍,先定尋陽。及大軍進至京邑,元起築壘於建陽門,與王茂、曹景宗等合長圍。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天監初,封當陽縣侯,食邑二千二百戶,又進號左將軍。

張弘策爲輔國將軍、督後部軍事。西臺建,爲步兵校尉,遷車騎諮議參軍。高祖入頓石頭,弘策屯門禁衛。城平,高祖遣弘策先入清宮,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遷衛尉卿,加給事中。天監初,加散騎常侍、洮陽縣侯,邑一千二百戶。

庾域爲寧朔將軍,從高祖平郢城。霸府初開,以爲諮議參軍。天監初,封廣牧縣子、後軍司馬,出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魏騎兵進襲巴西城,固守百餘日,魏軍退,詔增封二百戶。

鄭紹叔爲衛尉卿、冠軍將軍,時魏軍圍合肥,紹叔以本號督衆軍鎭東關。事平,復爲衛尉,移鎭關南,持節、征虜將軍、司州刺史。後徵爲左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領司豫二州大中正。紹叔至家,疾篤,詔於宅拜授,輿載還府,中使醫藥一日數至。尋卒於府舍,高祖將臨其殯,紹叔宅巷狹陋,不容輿駕,乃止。詔贈散騎常侍、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東園秘器、衣一襲、朝服一具,凶事所須,隨由資給。

呂僧珍爲輔國將軍、步兵校尉,從高祖平郢城,進僧珍爲前鋒。既平建康城,高祖命僧珍率所領先入清宮,即日以本官帶南彭城太守,遷給事黄門侍郎,領武賁中郎將。高祖受禪,以爲冠軍將軍、前軍司,封平固縣侯,邑一千二百戶。天監四年,大舉北伐。五年,命僧珍率羽林勁勇出梁城。其年冬,以左衛將軍領太子中庶子。僧珍去家久,表求拜墓,高祖欲榮之,使爲本州,乃授使持節、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及疾病,高祖車駕臨幸,中使醫藥,日有數四。既卒,高祖即日臨殯。詔贈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常侍、鼓吹,侯如故,給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所須,隨由備辦。高祖痛惜之,

言爲流涕。

柳惔，齊和帝時爲侍中、領軍將軍。高祖之鎮襄陽，爲惔祖道，帝解玉環贈之。天監二年元會，帝謂曰："卿所佩玉環，是新亭所贈耶？"對曰："既而瑞感神衷，臣謹服之無斁。"帝因勸之酒，惔時未卒爵，帝曰："吾常比卿劉越石，近辭卮酒邪？"罷會，封曲江縣侯，邑千戶。後出爲使持節、安南將軍、湘州刺史，卒于州。高祖爲素服舉哀，贈侍中、撫軍將軍，給鼓吹一部

柳悦者，惔之弟也。齊和帝時，爲冠軍將軍、南平太守，從高祖平郢州。高祖踐祚，以悦爲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論建義功，封丹陵伯，邑七百戶。

韋叡爲輔國將軍、豫州刺史，領歷陽太守。高祖詔率豫州之衆擊魏軍，所獲軍實牛馬不可勝紀，以功增封七百戶，進爵爲侯。天監十七年，爲散騎常侍、護軍將軍。尋給鼓吹一部，入直殿省。及卒，高祖即日臨哭甚慟，賜錢十萬，布二百疋，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取給於官。遣中書舍人監護，贈侍中、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王珍國，齊明帝時爲輔國將軍。會稽太守王敬則反，珍國率衆距之。敬則平，遷寧朔將軍。高祖義師起，以功授右衛將軍。後遷護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丹陽尹。卒，詔贈車騎將軍，給鼓吹一部，贈錢十萬，布百疋。

馬仙琕爲振遠將軍。時朐山民殺瑯邪太守劉晰，以城降魏，高祖詔仙琕討之。魏徐州刺史盧昶以衆十餘萬赴，馬仙琕與戰，累破之，振旅還京師。遷太子左衛率，進爵爲侯，增邑六百戶。

馮道根爲驍騎將軍，封增城縣男、南梁太守。高祖天監二年，魏將黨德宗率衆奄至城下，道根戰敗之，遷輔國將軍。六年，魏攻鍾離，詔道根爲前驅。魏軍敗績，進爵爲伯，改封魏寧縣。八年，拜豫州刺史，領汝陰太守。後徵爲散騎常侍、左軍將軍，卒於官。是日，輿駕春祠二廟，及出宫，有司以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今可行乎？"對曰："昔柳莊寢疾，衛獻公當祭，請尸曰：'有臣柳莊，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其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遂以襚之。道根雖未爲社稷臣，亦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即駕幸其宅，哭之甚慟。

裴邃，齊東昏時爲輔國將軍、盧江太守。時魏將吕頗率衆五萬奄來攻郡，邃麾下距破之，加右將軍。又征邵陽洲，擊魏衆，大破之，以功封夷陵縣子，邑三百戶。遷將軍長史。高祖時，累遷至宣毅將軍。大軍北伐，以邃督征討諸軍事，卒於軍中，追贈侍中、左衛將軍，給鼓吹一部，進爵爲侯，增邑七百戶。

裴之横爲河東内史，隨王僧辨拒侯景於巴陵。景退，遷持節、平北將軍、東徐州刺史、中護軍，封豫章侯，邑二千戶。

夏侯亶爲中護軍，與湛僧智襲破魏軍於淮肥，以亶爲使持節、都督豫州緣淮南豫霍義定五州諸軍事、雲麾將軍。大通二年，進號平北將軍。三年，卒。高祖聞之，即日

素服舉哀，贈車騎將軍。

蘭欽爲東宮直閤，大通[4]，都督衡州三郡兵討平桂陽、陽山、始興叛蠻，封安懷縣男，邑五百戶。又以魏將托跋滕寇襄陽[5]，仍勑赴援，除持節、督南梁南北秦沙四州軍事、光烈將軍、平西校尉、梁南秦二州刺史[6]，增封五百戶，進爵爲侯。破降魏梁州刺史元羅，梁、漢底定，進號智武將軍，增封二千戶。後爲安南將軍、廣州刺史，卒。詔贈侍中、中衛將軍，鼓吹一部。

王僧辯爲征東將軍、江州刺史，大破侯景衆，世祖加僧辯侍中、尚書令、征東大將軍，給鼓吹一部。後既平湘州，旋于江陵，因被詔會衆軍西討，督舟師二萬，輿駕出天居寺餞行。及爲鎮軍將軍，破北齊文宣衆，振旅于建業。承聖三年二月甲辰，詔曰："贊俊遂賢，稱于秦典；自上安下，聞之漢制；所以仰協台曜，俯佐弘圖。使持節、侍中、司徒、尚書令、都督揚南徐東揚三州諸軍事、鎮衛將軍、揚州刺史、永寧郡開國公僧辯，器宇凝深，風格詳遠，行爲士則，言表身文，學貫九流，武該七略。頃歲征討，自西徂東，師不疲勞，民無怨讟，王業艱難，實兼夷險，宜其燮此中台，膺兹上將，寄之經野，贊我朝猷。可太尉、車騎大將軍。"

杜崱爲武州刺史，封枝江縣侯，隨領軍王僧辯東討侯景，至巴陵，景遁，加侍中，進爵爲公。仍隨僧辯追景至石頭，景敗，崱入據臺城。景平，加散騎常侍、江州刺史，卒。詔曰："崱，京兆舊姓，元凱苗裔，家傳學業，世載忠貞。自驅傳江渚，政號廉能，推轂淺源，實聞清靜。奄致殞喪，惻愴于懷。可贈車騎將軍，加鼓吹一部，謚曰武。"

杜龕，崱第二兄岑之子也，爲忠武將軍，大破侯景，景遂東奔。論攻爲最，授平東將軍、東揚州刺史，益封一千戶。

陳杜僧明，梁元帝時爲陵野將軍。會侯景遣于慶等寇南江，高祖頓豫章，命僧明爲前驅，所向克捷。高祖表僧明爲長史，仍隨東討。軍至蔡州，僧明率麾下燒賊水門大艦。及景平，以功除員外散騎常侍、明威將軍、南兗州刺史，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五百戶，領晉陵太守。元帝承聖二年，從高祖北圍廣陵，加使持節，遷通直散騎常侍、平北將軍，餘如故。荆州陷，高祖使僧明率吳明徹等隨侯瑱西援，於江州病卒，贈散騎常侍。世祖即位，追贈開府儀同三司。天嘉二年，配享高祖廟廷。子晉嗣。

周文育爲雄信將軍，時侯景將王伯醜據豫章，文育擊走之，遂據其城，累前後功，除游擊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封連遷縣侯，邑五百戶。高祖軍至白茅灣，命文育與杜僧明常爲軍鋒，平南陵、鵲頭諸城[7]。及至姑熟，與景將侯子鑒戰，破之。景平，授通直散騎常侍，改封南夷縣侯，邑千戶，拜信義太守。後除督南豫州諸軍事、嚴威將軍，率兵會高祖拒齊兵，與徐嗣徽戰於白城[8]，嗣徽等退，加平西將軍，進爵壽昌縣公，并給鼓吹一部。

侯安都爲猛烈將軍，隨高祖鎮京口，除蘭陵太守。高祖謀襲王僧辯，諸將莫知者，

唯與安都定計。安都既擒僧辯，以功授使持節、散騎常侍、督南徐州諸軍事、仁威將軍、南徐州刺史。及高祖與齊軍戰於幕府山，命安都領步兵横擊，齊軍大敗，以功進爵爲侯，增邑五百戶，給鼓吹一部。又進號平南將軍，改封曲江縣公，仍督水軍討蕭勃，頻戰克。師還，以功進號鎮北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至世祖時，累封桂陽郡公及東陽太守。留異叛，奉詔東討異，振旅而歸，以功加侍中、征北大將軍，增邑并前五千戶。

侯瑱，梁元帝時爲武臣將軍，隨都督王僧辯討侯景，大敗其軍，以功除南豫州刺史，鎮于姑熟。大敗齊將郭元建於東關，除使持節、鎮北將軍，給鼓吹一部，增邑二千戶。高祖永定二年，進位司空，與領軍將軍徐度討王琳。輿駕幸石頭親送瑱。及世祖即位，進授太尉，增邑千戶。又爲西討都督，與周將獨孤盛軍[9]，以功授使持節、都督湘桂郢巴武沅六州諸軍事、湘州刺史，改封零陽郡公，邑七千戶。天嘉二年，以疾表求還朝，三月，於道卒。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大司馬，加羽葆，鼓吹一部，班劍二十人，給東園秘器。其年九月，配享高祖廟庭。

歐陽頠爲始興內史，高祖之討蔡路養、李遷仕也，頠率兵渡嶺以助高祖。及路養等平，頠有功，梁元帝承制以頠爲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東衡州諸軍事、雲麾將軍、東衡州刺史、新豐縣伯，邑四百戶。高祖永定三年，增都督衡州諸軍事、開府儀同三司。世祖嗣位，進號征南將軍，改封陽山郡公，邑一千五百戶，又給鼓吹一部。天嘉四年薨，贈侍中、車騎大將軍、司空、廣州刺史。

吳明徹，梁元帝時爲戎昭將軍、安州刺史。敬帝時[10]，初隨周文育討杜龕、張彪等，東道平，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南兗州刺史，封安吳縣侯。高祖受禪，拜安南將軍。世祖時，累遷中領軍。廢帝即位，授領軍將軍，尋遷丹陽尹。及湘州刺史華皎陰有異志，詔授明徹使持節、都督湘桂武三州諸軍事、安南將軍、湘州刺史，給鼓吹一部，率兵討平皎，授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孝宣太建元年，授鎮南將軍。四年，徵爲侍中。會朝議北伐，公卿互有異同，明徹決策請行。五年，詔加侍中、都督征討諸軍事，仍賜女樂一部，總統衆軍十餘萬發自京師。軍至秦郡，尅其水栅。齊遣大將軍尉破胡將兵爲援，明徹破走之，秦郡乃降。高祖以秦郡明徹舊邑，詔具太牢，令拜祠上冢，文武羽儀甚盛，鄉里以爲榮。進尅仁州，授征北大將軍，進爵南平郡公，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次平峽石岸二城，進逼壽陽，生擒齊將王琳。詔加都督豫合建光朔北徐六州諸軍事、車騎大將軍、豫州刺史，增封并前三千五百戶。六年，自壽陽入朝，輿駕幸其第，賜鍾磬一部，米萬斛，絹布二十疋。七年，進攻彭城軍，又大破之。八年，進位司空。

周鐵虎，梁元帝時爲仁威將軍，從王僧辯克定京邑，平陸納於湘州，以前後功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五百戶。

程靈洗，梁元帝時爲雲麾將軍，禽賊帥趙秉乾，以功授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青冀二州刺史，增邑并前一千戶。敬帝時，遷信武將軍，助防京口。及平徐嗣徽，有功，除南

丹陽太守,封遂安縣侯,增邑并前一千五百戶。高祖末,討王琳於南陵,破之,以功授使持節、都督南豫州緣江諸軍事、信武將軍、南豫州刺史。世祖天嘉四年,擊走周迪。五年,遷中護軍。廢帝即位,進號雲麾將軍。華皎之叛也,遣使招誘靈洗。靈洗斬皎使,以狀聞,朝廷深嘉其忠,增其守備,給鼓吹一部。又進攻周沔州,克之,禽其刺史裴寬,以功進號安西將軍,改封重安縣公,增邑并前二千戶。光大二年卒,贈鎮西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宣帝大建四年,詔配享高祖廟庭。

程文季者,靈洗之子也。世祖天嘉中,爲貞毅將軍、鎮東府中兵參軍。時陳寶應與留異連結[11],世祖遣文季爲前鋒,所向克捷,戰功居多還,轉府諮議參軍,領中直兵。孝宣太建二年,爲豫章內史,隨都督章昭達往荆州征蕭巋,以功加通直散騎常侍、安遠將軍,增邑五百戶。五年,隨都督吳明徹圍壽陽,每戰常爲前鋒,齊人深憚之。以功除散騎常侍、明威將軍,增邑五百戶。

黄法𣰰爲信武將軍。高祖永定二年,王琳遣李欽、樊猛、余孝頃等攻周迪,且謀取法𣰰。法𣰰率兵援迪,禽孝頃等三將,進號宣毅將軍,增邑并前一千戶,給鼓吹一部。又以拒王琳功,授平南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至孝宣太建五年,爲征南大將軍,與北伐都督吳明徹出秦郡,大破齊軍,以功加侍中,改封義陽郡公,邑二千戶。其年,遷都督合、霍二州諸軍事,增邑五百戶。七年,徙都督豫、建、光、朔、合、北徐州六州諸軍事。八年薨,贈侍中、中權大將軍、司空。

淳于量,梁元帝時爲信威將軍,與都督王僧辯併力克平侯景。承聖元年,以功授左衛將軍、謝沐縣侯,邑五百戶。高祖受禪,受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大將軍,給鼓吹一部。少帝光大元年,爲持節、征南大將軍、西討大都督,平華皎,并降周將長湖公拓拔定等,以功授侍中、中軍、開府儀同三司,進封醴陵縣公,增邑一千戶。孝宣太建五年,爲中護大將軍。吳明徹之西伐也,量贊成其事,遣第六子岑率所領從軍,淮南克定,改封始安郡公,增邑千五百戶。

章昭達,吳興武康人也。高祖討王僧辯,令世祖還長城。僧辯既誅,杜龕遣其將杜泰來攻長城,世祖拒之,命昭達總知城內兵事。及泰退走,因從世祖東進軍吳興以討龕。龕平,又從世祖東討張彪於會稽,克之。累功除明威將軍、定州刺史。天嘉元年,追褒長城之功,封欣樂縣侯,邑一千戶。尋隨侯安都等討平王琳,昭達冊勳第一。二年,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巴武沅等州諸軍事、智武將軍、郢州刺史,增邑并前五百戶。尋進號平西將軍。又詔征周迪於臨川,敗走之,徵爲護軍將軍,給鼓吹一部。改封邵武縣侯,增邑并前二千戶。四年,陳寶應納周迪,復共寇臨川,又以昭達爲都督討迪,至東興嶺而迪退,又討禽寶應,遂克定閩中。以功授前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少帝即位,遷侍中、征南將軍,改封邵陵郡公。華皎之反也,昭達又平之,進號征南將軍,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及歐陽紇據有嶺南,詔昭達都督衆軍討平之,以功進車騎大將軍,遷司空。

孝宣大建三年薨，贈大將軍，增邑五百戶，給班劍二十人。四年，配享世祖廟庭。

胡穎，梁敬帝太平元年爲仁威將軍，兼丹陽尹。高祖受禪，兼左衛將軍。永定三年，隨侯安都征王琳於宮亭，破賊帥常衆愛。世祖嗣位，除散騎常侍、吳興太守。其年六月卒，贈侍中、中護軍，配享高祖廟庭。

徐度，梁元帝時爲寧朔將軍、合州刺史。侯景之亂，每戰有功，加通直散騎常侍，封廣德縣侯，邑五百戶。遷散騎常侍。高祖鎮朱方，除信武將軍、蘭陵太守。高祖平王僧辯，度與侯安都爲水軍。敬帝紹泰元年，高祖東討杜龕，奉敬帝幸京口，以度領宿衛，并知留府事。徐嗣徽等引齊寇濟江，度隨衆軍破之於郊壇，以功除信威將軍、郢州刺史，兼領吳興太守。尋遷鎮右將軍、徐州緣江諸軍事、鎮北將軍、南徐州刺史，給鼓吹一部。世祖天嘉元年，增邑千戶。以平王琳功，改封湘東郡公，邑四千戶。

徐敬成者，度之子也。世祖天嘉中，爲湘東郡公，隨章昭達征陳寶應。晉安平，除貞威將軍、豫章太守。敬帝時，累遷貞威將軍、吳興太守，隨都督吳明徹北討，以功加通直散騎常侍、雲旗將軍，增邑五百戶。又進號壯武將軍、安州刺史，卒，贈散騎常侍。

杜稜，梁元帝時爲仁威將軍。高祖東征杜龕，留稜居守，綏撫士卒，未嘗解甲帶。賊平，以功除通直散騎常侍、右衛將軍、丹陽尹。世祖即位，以預建立之功，改封永城縣侯，增邑五百戶。

徐世譜，梁元帝時爲散騎常侍，領水軍，從司徒陸法和討侯景，大敗景軍，以功除使持節、信武將軍、信州刺史，封魚復縣侯，邑五百戶。仍隨王僧辯東下，常爲軍鋒，又破景將侯子鑒於湖熟。侯景平後，以功除衡州刺史，增邑并前一千戶。高祖永定二年，遷護軍將軍。世祖嗣位，加特進，號右將軍。天嘉元年，增邑百戶。

周敷，梁元帝時爲武候將軍。高祖受禪[12]，王琳據有上流，熊曇朗殺周文育，據豫章，敷與周迪、黄法氍等進兵圍曇朗，屠之。王琳平，授散騎常侍、平西將軍、豫章太守。世祖天嘉二年，詣闕，進安西將軍，給鼓吹一部，賜以女妓金帛，令還鎮豫章。

荀朗，梁元帝時爲安南將軍。高祖入輔，朗與侯安都等大破齊軍。高祖即位，賜爵興寧縣侯，邑二千戶。世祖即位，又與安都拒王琳。琳平，遷使持節、安北將軍、散騎常侍、都督霍晉合三州諸軍事。天嘉六年卒，贈豫州刺史。

陳惠紀，世祖時爲明威將軍，副司空章昭達征蜀城都督於荆州，燒青泥舩艫。少帝即位，以功除持節、通直散騎常侍、宣遠將軍、豐州刺史，增邑并前一千戶。

韋載，梁元帝時爲建威將軍、尋陽太守，隨都督王僧辯東討侯景。載率太原、高塘、新蔡三郡兵，與僧辯會于梁山。景平，除冠軍將軍、瑯邪太守。

韓子高，世祖元嘉二年爲壯武將軍，隨侯安都征留異，平之，除假節、貞毅將軍、東陽太守。五年，章昭達等自臨川征晉安，子高自安泉嶺會于建安。晉安平，以功遷通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伯，增邑并前四百戶。

陸子隆,世祖時爲明威將軍,隨都督章昭達討周迪,大破賊徒。晉安平,以功最多,遷假節、督武州諸軍事。尋改封朝陽縣伯,邑三百戶。

錢道戢爲輕車將軍。孝宣初,以步軍都督討歐陽紇之亂,紇平,除左衛將軍。太建二年,隨章昭達征蕭巋,攻安蜀城,降之,以功加散騎常侍、仁威將軍,增邑并前九百戶。又授使持節、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王師北討,道戢與儀同黄法𣰰圍歷陽城,既平,因以道戢鎮之,以功加雲麾將軍,增邑并前一千一百戶。

裴忌,高祖時爲左衛將軍。世祖天嘉初,出爲持節、南康內史。時義安太守張紹賓據郡反,世祖以忌爲持節、都督嶺北諸軍事,率衆討平之,除散騎常侍、司徒左長史。

孫瑒,吳郡人也,爲戎昭將軍。梁元帝時,從王僧辯討侯景,力戰有功,除員外散騎常侍,封富陽縣侯,邑一千戶。又遷衡州平南府司馬,破黄洞蠻賊有功,除東莞太守。高祖受禪,遷安西將軍、郢州刺史。世祖即位,授使持節、散騎常侍、安南將軍、湘州刺史。請入朝,徵爲侍中、領軍[13]。未拜[14],而世祖從容謂瑒曰:"昔朱買臣願爲本郡[15],卿豈有意乎?"仍改授持節、安東將軍、吳郡太守,給鼓吹一部。及將之鎮,乘輿幸近畿餞送,鄉里榮之。至後主時,爲五兵尚書,領右軍,以年老累乞骸骨,優詔不許。禎明元年卒官,後主臨哭盡哀,贈護軍將軍,侍中如故,給鼓吹一部,朝服一具,衣一襲,喪事量加資給。

司馬申,梁元帝時爲開遠將軍。王僧辯之討陸納也,申在軍中。于時賊衆奄至,左右披靡,申躬蔽僧辯,蒙楯而前,賊乃退,除散騎侍郎。至高祖天嘉中,累遷員外散騎常侍。後主時,始興王叔陵之肆逆也,事既不捷,出據東府。申馳召右衛蕭摩訶帥兵先至,追斬之,因入城中,收其府庫,後主深嘉之。以功除太子左衛率,封文始伯,邑四百戶。

蕭摩訶,世祖時爲巴山太守。至孝宣太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仍擊退齊師,以功授明毅將軍、員外散騎常侍,封廉平縣伯,邑五百戶。尋進爵爲侯,轉太僕卿。七年,又隨明徹進圍宿豫,擊走齊將王康德,以功除晉熙太守。九年,明徹進圍宿軍呂梁,與齊人大戰。摩訶率七騎先入,齊衆大潰,以功授持節、武毅將軍、譙州刺史。及後主時,始興王叔陵爲逆,摩訶勒兵追斬之,以功授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封綏遠郡公,邑三千戶。叔陵素所蓄聚金帛累巨萬,後主悉以賜之。尋改授侍中、驃騎大將軍,加左光祿大夫。舊制,三公黄門閣聽事置鴟尾。後主特詔摩訶開黄閣,門施行馬,聽事寢堂竝置鴟尾。

樊毅梁末爲假節、威戎將軍、右中郎將,代兄俊爲梁興太守,領三州游軍,隨宜豐侯蕭循討陸納於三州,力戰,斬千餘級,擊鼓申令,衆乃退。以功授持節、通直散騎常侍、貞威將軍,封夷道縣伯,邑三百戶。

樊猛者,毅之弟也,梁末爲威戎將軍。梁安南侯蕭方矩爲湘州刺史,以猛爲司馬。會武陵王蕭紀舉兵自江漢東下,方矩遣猛率湘郢之卒,隨都督陸法和進軍以拒之。猛

手擒斬紀父子三人，以功授游騎將軍，封安山縣伯，邑一千戶。仍遣軍撫定梁、益，蜀境悉平，軍還，遷持節、散騎常侍、輕車將軍、司州刺史，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二千戶。至孝宣太建初，遷武毅將軍，領長沙內史，尋隸章昭達西討江陵，以功封富川縣侯，邑五百戶。

魯廣達，梁元帝時爲壯武將軍、晉州刺史，隨王僧辯討平侯景，加員外散騎常侍。高祖受禪，授征遠將軍，又除假節、信武將軍、北新蔡太守。隨吳明徹討周迪於臨川，每戰功最多。仍代兄悉達爲吳州刺史，封中宿縣侯，邑五百戶。少帝光大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時華皎稱兵上流，詔司空淳于量率衆軍進討。軍至夏口，廣達首率驍勇，直衝賊軍。皎平，授持節、智武將軍、都督巴州諸軍事、巴州刺史。孝宣大建初，與儀同章昭達入峽口，拓定安蜀等諸州鎮，以功增封并前二千戶。

校勘記

[1]與，原作"爲"，據《梁書·曹景宗傳》改。

[2]侍中，原作"大中"，據《梁書·蕭穎達傳》改。

[3]此句，《梁書·鄧元起傳》作"移鎮南塘西渚"。

[4]大通，據《梁書·蘭欽傳》，此句應作"大通元年"，下叙他事。此處誤抄，應刪。

[5]滕，《梁書·蘭欽傳》作"勝"。

[6]南北秦，原缺"南"字，"梁南秦"原缺"梁"，據《梁書·蘭欽傳》補。

[7]平，原作"于"，據《陳書·周文育傳》改。

[8]於，原作"與"，據《陳書·周文育傳》改。

[9]此句語意不完。《陳書·侯瑱傳》此句作"與盛戰於西江口，大敗盛軍"。

[10]敬帝，原作"敬宗"，據《陳書·吳明徹傳》改。

[11]留，原作"劉"，據《陳書·程文季傳》改。

[12]高，原作"周"，據《陳書·周敷傳》改。

[13]《南史·孫瑒傳》作"徵爲侍中、領軍將軍"，《陳書·孫瑒傳》作"徵爲散騎常侍、中領軍"。

[14]未，原作"夫"，形近而訛，據《陳書·孫瑒傳》改。

[15]本，原作"木"，形近而訛，據《陳書·孫瑒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八十一

將帥部(四十二)

褒異第七

後魏長孫嵩,道武時爲南部大人,累著軍功。征中山,除冀州刺史,賜爵鉅鹿公。

長孫肥爲中領軍將軍,從道武征中山,平之,以功賜爵琅邪公。遷衛尉卿,改爵盧鄉。討破妖賊趙準於九門,除肥鎮遠將軍、兗州刺史,給步騎一萬。南徇許昌,略地至彭城,還,鎮兗州。肥善策謀,勇冠諸將,前後征討,未嘗失敗。南平中原,西摧羌寇,肥功居多,賞賜奴婢數百口,畜物以千計。天賜五年卒,陪葬金陵。

王建爲左大夫,從道武征伐諸國,破二十餘部,以功賜奴婢數十口,雜畜數千。從征衛辰,破之,賜僮五十戶,爲中部大夫。又從征慕容寶,拜冠軍將軍。烏丸庫傉官鳴聚黨爲寇,詔建討平之[1],遷太僕,徙爲眞定公,加散騎常侍、冀青二州刺史[2]。卒,陪葬金陵。

奚牧爲輔國將軍,略地晉川,獲慕容寶、丹陽王買得及離石護軍高秀和於干陶,以軍功拜并州刺史,賜爵任城公。

張濟爲勝兵將軍,頻從車駕北伐,濟功居多,賞賜奴婢百口,馬牛數百,羊二千餘口。

庾岳爲外朝大人,討擒離石胡帥呼延鐵、西河胡帥張崇等,以功賜爵西昌公,進號征虜將軍。又討反人張超、清河太守傅世,竝破平,以岳爲鄴行臺。及罷,以所統六郡置相州,即拜岳爲刺史。天賜四年,詔賜岳舍地於南宮。

和跋時爲龍驤將軍,賜爵日南公,從平中原,以功進爲尚書,鎮鄴。又逆擊慕容德,大破之,擒其將士千餘人,改爲定陵公。又與常山王遵討破賀蘭部別帥木易干,出爲平原太守。道武寵遇跋冠諸將。

長孫道生,明元初爲南統將軍,世祖初,進爵汝陰公,遷廷尉卿。後征蠕蠕,大捷而還。太武征赫連昌,爲前驅,遂平其國。昌弟定走保平涼,宋文帝遣將到彥之、王仲德寇河南以救定,詔道生與丹陽王太之屯河上以禦之,遂誘宋將檀道濟,邀其前後,追至歷城而還。除司空,加侍中,進封上黨王,薨贈太尉[3]。

丘雄爲散騎常侍,鎮并州。赫連屈孑遣三千騎寇河西,雄自并州與游擊將軍王洛

生擊走之，以功賜爵爲侯。

屈垣歷官公正，爲鎮東大將軍，與襄城公盧魯元俱賜甲第。明元數臨幸，賞賜隆厚。

娥清爲中領軍。時明元南巡幸鄴，清與宋兵將軍周幾等渡河略地，至湖陸高平，民屯聚林藪，拒射官軍，清等因誅數千家，虜獲萬餘口，賜爵須昌侯。太武初，清自枋頭還京師，假征南將軍，進爲東平公。又討蠕蠕，大獲而還，轉宗正卿。後詔清鎮并州，討山胡白龍於西河，斬白龍父及其將帥，遂屠其城，遷平東將軍。

周幾爲寧朔將軍，破毛德祖於土樓，以功賜爵交阯侯，進號宋兵將軍。率洛州刺史于栗磾以萬人襲陝城，卒于軍，軍人無不嘆惜之。歸葬京師，追贈交趾公。

奚斤初從道武征中原，以斤爲征東長史，拜越騎校尉，典宿衛禁旅。從征高車諸部，大破之。又破庫狄宥連部，又進擊侯莫陳部，俘虜十餘萬。至大娥谷，置戍而還，遷都水使者。明元即位，爲鄭兵將軍。蠕蠕犯塞，令斤等追之，拜天部大人，進爵爲公。命斤出入乘軺軒，備威儀導從。太武之爲皇太子，臨朝以斤爲左輔。時宋少帝立，其大臣不附，乃收宋武帝前侵河南地[4]，假斤節、都督前鋒諸軍事、司空公、晋兵大將軍南征。自魏國初，大將行師唯長孫嵩拒宋武，斤征河南，獨給漏刻及十二牙旗。後爲萬騎大將軍，征平涼州戰功，賜僮隸七十戶。太武以斤元老，賜安車，平決刑獄，諮訪朝政。

豆代田，初爲明元內細射，與奚斤前鋒先入，擒宋將毛德祖并長史司馬二人，以功遷內三郎。又從討赫連昌，乘勝追賊，入其宮，太武壯之，拜勇武將軍。後從駕平昌，以戰功賜奴婢五十口，黃金百斤，銀百斤。神䴥中，討蠕蠕，賜爵關中侯。從討平涼，擊破赫連定，得奚斤等，太武以定妻賜之，詔斤膝行授酒於代田。勑斤曰："全爾身命者，代田功也。"改爵井陘侯，加散騎常侍、右衛將，領內都幢將。從討和龍，戰功居多，遷殿中尚書，賜奴婢六十口，以前後軍功，進爵長廣公，加平東將軍。後爲統萬鎮大將軍。

奚烏侯爲建義將軍，賜爵夷餘侯，從征蠕蠕及赫連昌，以功進爵城陽公，加員外散騎常侍，出爲虎牢鎮將。文成興光中卒，陪葬金陵。

叔孫建爲征南大將軍、都督冀青徐濟四州諸軍事，南方憚其威略。大延三年薨，太武悼惜之，賜葬金陵。

長孫翰，初明元時爲平南將軍，率衆鎮北境，威名甚著。後爲都督北部諸軍事、平北將軍、黑定侯，給殿中十隊，加旌旗鼓吹。蠕蠕每犯塞，翰拒擊有功，進爵爲公。太武即位，徵還京師，進封平陽王，加安集將軍[5]。蠕蠕大檀入寇雲中，太武遣翰襲戰，大檀奔走。神䴥三年薨，帝深見悼惜，爲之流涕，親臨其喪，禮賵賻賜有加，陪葬金陵。

長孫陳爲羽林郎，征和龍，賊自西門出，將犯人圍，陳擊退之，追斬至其城下，以功賜爵五等男。又從征涼州，爲都督將領大官，遷殿中給事中，進號爲子。

長孫蘭爲中散，常征伐，以破平涼功，賜爵睢陽子，加奮威將軍。

長孫石洛爲都尉,從征赫連昌,以功拜樂部尚書,賜爵臨淮公,加寧西將軍。

長孫眞爲中散,從征平涼,以功賜爵臨城子,拜員外散騎常侍、廣武將軍。

穆崇爲龍驤將軍,進爵長樂侯,從駕西征白龍,北討蠕蠕,以功加散騎常侍、鎮北將軍,進爵建安公。文成時,爲征西將軍。獻文天安元年,崇卒,贈征西大將軍。

和歸爲統萬將軍,賜爵城皋男,與西平公頡攻虎牢,拔之,進爵高陽侯。

王度爲殿中給事,遷尚書,從征赫連昌,討蠕蠕,有功,賜爵濟南公,加散騎常侍、平南將軍。

宿沓干爲虎賁幢將,從征平涼,有功,拜虎威將軍、侍御郎,賜爵漢安男。轉中散,遷給事,兼領二曹。從駕討和龍,以功賜奴婢七十戶。

來大千爲常侍[6],從討蠕蠕,戰功居多,遷征北大將軍,賜爵盧陵公。延和初,車駕北伐,大千爲前鋒,大破虜軍。後吐京胡反,以大千爲都將討平之。在吐京卒,喪還,停於平城南。太武出,還,見而問之,左右以對,太武悼嘆者良久。詔曰:"大千忠勇盡節,功在可嘉。今聽其喪入殯城內,贈司空。"

周觀爲北鎮將軍,太武初,從討蠕蠕,以軍功進爲都副將,鎮雲中。神䴥中,又討蠕蠕,大獲,增爵爲侯。從征平涼,進爵金城公,遷爲都將。從破離石胡,加散騎常侍。

閭大肥爲都將,擊大檀,大破之。還至渴侯山,遂討東部高車於巳尼陂,又征平涼,有功,太武將拜大肥爲王,遇疾而卒,追贈中山王。

于栗磾自道武登國初爲冠軍將軍,與寧朔將軍公孫蘭領步騎二萬,潛自太原從韓信故道開井陘關路,襲慕容寶於中山,既而車駕後至,見道路修理,大悦,即賜其名馬。趙魏平定,道武置酒高會,謂栗磾曰:"卿即吾之黥、彭也。"大賜金帛。明元永興中,關東羣盜大起,西河反叛,栗磾受命征伐,所向皆平,即以本號留鎮平陽。尋轉鎮遠將軍、河內鎮將,賜爵新城男。奚斤之征虎牢,別率所部攻王涓之於金墉,涓之棄城遁走,遷豫州刺史,進爵新安侯。太武之征赫連昌,栗磾與宋兵將軍周幾襲陝城,乘勝長驅,仍至三輔,進爵爲公,加安南將軍。平統萬,遷蒲坂鎮將。後遷鎮南將軍,卒,賜東園秘器,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太尉。

陸眞爲內三郎,數從征伐,所在摧鋒陷陣,前後以功屢受賞賜。太武太平眞君中,從討蠕蠕,以功賜爵關內侯。宋將王玄謨寇滑臺,眞從太武討之,至江,眞再破其軍,拜建武將軍、石城子。還攻盱眙,眞功居多,遷給事中。

陳建爲下大夫、內行長。太武討山胡白龍,建以身捍賊,殺賊數人,太武壯之,賜別戶二千。

司馬悦爲鎮遠將軍、豫州刺史。悦與鎮南將軍元英攻義陽,克之,以悦爲征虜將軍、郢州刺史。時梁武帝遣其豫州刺史馬仙琕等率衆一萬,於三關起城,及其輔國將軍、濟陰太守蓟沛精卒二千戍之。悦令西關統軍諸靈鳳掩擊,敗之。詔曰:"司馬悦首

謀義陽，征略有捷，且違京既久，屢請入朝，可遂此志，聽其赴闕。”尋詔以本將軍爲豫州刺史，論義陽之勳，封漁陽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户。

司馬天助爲平東將軍，破宋將閭萬齡軍，前後多所虜獲，拜侍中、都督青徐兖三州諸軍事。

李韶字元伯，吕苟兒反於秦州[7]，除爲撫軍、西道都督、行秦州事，與右衛將軍元麗率衆討平之，尋即眞，璽書勞勉。

陸俟爲龍驤將軍，與西平公安頡督諸軍攻虎牢，克之，賜爵建鄴公，拜冀州刺史。又爲安定鎮大將，追討叛羌金崖等，皆獲之，拜散騎常侍。後安定盧永、劉超等叛，詔加都督秦、雍諸軍事，遂平永、超等，太武大悦。徵還京師，轉外都大官。文成踐祚，拜征西大將軍，進爵東平王。

毛循之爲吴兵將軍，領步兵校尉，從太武征平凉，有功，遷散騎常侍、前將軍，又加冠軍將軍。從討和龍，别破三堡，賜奴婢牛羊。

羅斤爲平西將軍，平凉州，攻城野戰，多有克捷，以功賜爵帶方公。

尹馥爲殿中尚書，嘗典宿衛，從太祖幸瓜步，頻有戰功，進爵鎮軍將軍。

荀頹爲中散，從太武南征，爲前鋒子都將，每臨敵對戰，常先登陷陣。帝至江，賜爵建德男，加寧遠將軍。

韓茂爲虎賁中郎將，從太武征赫連昌，以功賜茂爵滿陰子，加強弩將軍，遷侍輦郎。又從征統萬，大破之。及從平平凉，茂所衝莫不應弦而殪，繇是太武壯之，拜内侍長，進爵九門侯。從征蠕蠕，頻戰大捷，戰功居多，遷司衛監，録前後功，拜散騎常侍、殿中尚書，進爵安定公。

吕溫爲幢將，從太武征赫連昌，先登陷陣，每戰必捷，以功拜宣威將軍、奉車都尉。

尉眷爲安北將軍，出鎮北境，與平陽長孫翰擊蠕蠕别帥，大獲而還。又擒赫連昌，以功拜寧北將軍，加散騎常侍，進爵源陽公。又從征和龍，督萬騎前驅，慰喻降二千餘户。尋爲假節，加侍中、都督豫洛二州及河内諸軍事、安南將軍、開府，鎮虎牢。又張掖王秃髮保周之反也，率師討殺之。詔眷留鎮凉州，加都督凉沙河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領護戎校尉，轉敦煌將。文成時，率師北擊伊吾，克其城，大獲而還。尋拜侍中、太尉，進爵爲王。文成以眷元老，賜杖履上殿。和平四年薨，文成悼惜之，贈大將軍。

司馬楚之爲征南將軍，徵入朝，會南藩諸將表宋文帝欲來侵，以楚之爲使持節、安南大將軍，封琅邪王，屯潁川以拒之。其長史臨邑子步還表曰：“楚之渡河，百姓思舊，義衆雲集，汝潁以南，望風翕然，迴首革面，斯誠陛下應天順民聖德廣被之所至也。”道武大悦，璽書勞勉，賜前後部鼓吹。後爲鎮西將軍、雲中鎮大將，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聞著。文成和平五年卒，帝悼惜之，贈都督梁益秦寧四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領護西戎校尉、揚州刺史，陪葬金陵。

李寶,文成初代司馬文思鎮懷荒,授鎮北將軍。大安五年薨,年五十三,詔賜命服一襲,贈以本官。

于洛拔爲外都大官,文成詔與南陽王惠壽督四州之衆,討平隴西屠各王景文等,拜侍中、殿中尚書。

呂洛拔,文成末爲平原鎮都將,隨尉元攻宋將張永于五原,大敗之,賜爵成武侯,加建義將軍。

慕容白曜,獻文時爲征南大將軍,擊降宋將崔道固等,以功拜青州刺史。

沈文秀以功拜都督青齊東徐州諸軍事、開府、青州刺史。

尉撥爲涼州軍將、界休縣男,擊吐谷渾,以功進爵爲子,遷杏城鎮將,大收民和。文成以撥清平有惠績,賜以衣服。獻文即位,爲北征都將,南攻懸瓠,破宋將米湛之水軍三千人,拜懸瓠鎮將,加員外散騎常侍,進爵安城侯。獻文嘉其聲效,復賜衣服。

源賀自太武時爲龍驤將軍,從擊叛胡白龍,又討吐京胡,皆先登陷陣,進號平西將軍。太武征涼州,以賀爲鄉導,陳攻戰之計。賀率精騎歷諸部,招慰下三萬餘落。涼州平,遷征西將軍,進號西平公。又從征蠕蠕,討蓋吳諸賊,皆有功,拜散騎常侍。文成時,出爲征南將軍、冀州刺史,封隴西王。孝文時上書,以年老稱病乞骸骨,許之,又給衣藥珍羞。太和元年二月,療疾於溫湯,孝文遣使者屢問消息,太醫視病。三年秋卒,贈侍中、太尉、隴西王印綬,贈雜帛五百疋,賜溫涼車及命服、溫明秘器,陪葬于金陵。

于烈爲領軍,孝文詔以本官從征荆、沔,加鼓吹一部。宛、鄧既平,車駕還洛,論功,加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

畢衆敬爲寧南將軍、兗州刺史,獻文皇興二年,朝京師,因留之,賜甲第一區。後孝文太和中,以篤老乞還桑梓,引見於皇信堂,賜以酒饌,車一乘,馬三匹,絹二百疋,勞遣之。及卒,詔于兗州賜絹一千疋以供葬事。

奚康生以中堅將軍,時吐京胡反,康生拒戰破之,遷爲統軍。又擊殺齊將張伏護,賞帛一千疋,頻戰,再退其軍,賞三階,帛五百疋。又齊將裴叔業圍渦陽,勑康生馳往赴援,一戰破之,賞二階,帛一千疋。又拔梁食、合肥、洛口三戍,以功遷征虜將軍,封安武縣開國男,食邑一百戶。出爲南青州刺史。梁遣軍主徐濟寇邊,康生率將出討,破之,生擒濟,賞帛千疋。又以梁副將張惠紹寇徐州,詔康生爲武衛將軍,一戰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疋,賜驊騮御胡馬一匹。出爲平西將軍,轉涇州刺史。時梁直閤將軍徐玄明戍於郁州,殺其刺史張稷,以城內附,孝文詔遣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槊一張并棗柰果。面勑曰:"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

劉昶爲使持節、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事、大將軍,固辭,詔不許,又賜布千疋。及發,孝文親餞之,命百僚贈昶,又以其文集一部賜昶。孝文因以所製文筆示之,謂昶曰:"時契勝殘,事鍾文業,雖則不學,欲罷不能,晚思一見,故以相示,雖無足味,聊復爲笑

耳。"其重昶如是。又爲都督大將軍,特給班劍二十人。太和二十一年四月卒於彭城,孝文爲之舉哀,給溫明秘器,錢百萬,布五百疋,蠟三百斤,朝服一具,衣一襲,贈假黃鉞、太傅、領揚州刺史,加以殊禮九錫,給前後部羽葆鼓吹,依晉琅邪武王伷故事。

楊播爲龍驤將軍,與陽平王頤等出漠北擊蠕蠕,大獲而還。孝文嘉其勳,賜奴婢十口,遷武衛將軍。復擊蠕蠕,至居然山而還,除左將軍。尋假前將軍,隨車駕南討,擁衆濟淮,孝文甚壯之,賜爵華陰子,尋除右衛將軍。後隨駕討崔惠景於鄧城,破之,進號平東將軍。

呂羅漢爲羽林郎。初,太武時,上邽休官呂豐、屠各王飛鹿等爲逆,羅漢頻破賊軍,以功遷羽林中郎幢將,加建威將軍。後爲秦、益二州刺史,大破仇池氐羌。孝文詔曰:"其所得口馬,便勅領納,其馬付都牧,口以賜卿。"

陸叡爲北部長。孝文太和八年正月,叡與隴西公元琛竝持節爲東西二道大使,褒善罰惡,聲聞京師。五月,詔賜叡夏服具。後以叡爲北征都督,擊蠕蠕,大破之,遷侍中、都督、尚書。時蠕蠕又犯塞,詔率騎五千以討之,蠕蠕遁走,擒其帥赤河突,加散騎常侍。又爲使持節、鎭北大將軍,與陽平王頤竝爲都督,督領軍將軍斛律桓等北征三道諸軍事[8],步騎千萬,以討蠕蠕。叡以下各賜衣物布帛,孝文親幸城北訓誓羣帥,除尚書令、衛將軍,大破蠕蠕而還。

薛裔爲都督,討秦州反賊支酋生,擒斬之,除立忠將軍。

王仲興爲折衝將軍、屯騎校尉,又命率千餘騎破賊於鄧城,除振威將軍、越騎校尉,賜帛千疋。

李佐假平遠將軍、統軍,時梁新野太守劉忌憑城固守,佐率所領攻拔之,以功封涇陽縣開國子,邑三百戶。

宇文福爲南征都將,孝文時擊齊有功,授顯武將軍。尋除恢武將軍、北征都將,特賜戎服,破蠕蠕別部,斬獲萬餘,還,除都牧給事。及孝文南征,詔福與右衛將軍楊播爲前軍,擊齊軍大奔,賜爵昌黎伯。宣武景明初,爲平遠將軍,進計於都督彭城王勰,遂令福攻建安,降,以勳封襄樂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

源懷,宣武時爲車騎大將軍。正始元年,蠕蠕南寇常、代,詔懷以本官加使持節,前出據北蕃,賜馬一疋,細鎧一具,御矟一枚。懷至雲中,蠕蠕亡遁。又武興氐王楊紹先叔集起反叛,詔懷使持節、侍中、都督平氐諸軍事以討之。三年六月卒,詔給東園秘器一具,衣一襲,錢二十萬,布七百疋,蠟三百斤,贈司徒。

長孫稚爲鎭西將軍、討蜀都督,頻戰有功,除平東將軍。

蕭寶夤除使持節、都督揚南徐兗三州諸軍事、鎭東將軍、揚州刺史、丹陽郡開國公、齊王,配兵一萬,令且據東城,乃備禮策授,賜車馬什物,給虎賁五百人,事從豐厚。及壽春之戰,勇冠諸軍。既還京師,改封梁郡開國公,食邑八百戶。

薛眞度自孝文時爲假節、冠軍將軍。眞度每獻計於孝文，勸先取樊、鄧，後攻南陽，故爲孝文所賞，賜帛一百疋。又加持節、正號冠軍，改封臨晉縣開國公，食邑三百戶。至宣武時，除平南將軍、揚州刺史，又以年老，聽子懷吉以本官隨行。梁豫州刺史王超宗率衆圍逼小峴，眞度遣兼統軍李叔仁等率步騎擊破之。還朝，除金紫光祿大夫，加散騎常侍，又改封敷西縣。永平中卒，賻帛四百疋，朝服一襲，贈左光祿大夫。

畢祖朽爲寧朔將軍，時梁將蕭及等寇兗州，祖朽擊討之，以功封南城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

畢祖暉爲平西將軍、幽州刺史。孝明正光五年，州民反，招引隴賊攻逼，祖暉以全城之勳，封新昌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

楊大眼爲統軍，從孝文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間，勇冠六軍。宣武初，裴叔業以壽春內附，大眼率衆先入，以功封安成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直閣將軍。尋加輔國將軍、游擊將軍。出爲征虜將軍、荆州刺史。

崔延伯爲鎭南將軍、行岐州刺史、假征西將軍，賜驊騮一匹。孝明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建淮橋之勳，封當利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尋增邑二百戶，改封新豐，進爵爲子。

田興宗爲征虜將軍，遣戍主奇道顯擊楊僧遠軍，破之，進號平南將軍。宣武又詔興宗綏防蠻楚，加安南將軍，增封一百戶，賜帛二千疋。

王肅爲平南將軍。肅至義陽，頻破齊軍，降者萬餘。孝文遣散騎侍郎勞之，以功進號平南將軍，賜駿馬一匹，除持節、都督豫東豫郢三州諸軍事。又以破齊將裴叔業功，進號鎭南將軍，加都督豫南兗東荆東豫四州諸軍事，封汝南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加鼓吹一部。宣武時，拜使持節、都督江東諸軍事、車騎將軍。肅進師討擊齊軍於死虎，大破之。肅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引見勞之，以肅淮南累捷，賞帛四千七百五十疋，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昌國縣開國侯，食邑八百戶。尋以肅爲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景明二年薨於壽春，宣武爲舉哀。詔曰："肅奄至不救，痛惋兼懷。可遣中書侍郎賈思伯兼通直散騎常侍，撫慰厥孤，給東園秘器，朝服一襲，錢三十萬，帛一千疋，布五百疋，蠟三百斤。竝問其卜遷遠近，尋遣侍御史一人監護喪事，務令優厚。"又詔曰："死生動靜，卑高有成[9]，勝達所居，存亡崇顯。故杜預之歿，窆於首陽；司空李冲，覆丹是託[10]。顧瞻斯所，誠亦二代之九原也。肅誠義結於二世，英惠符於李、杜，平生本意，願終京陵，既有宿心，宜遂先志。其令葬于冲、預兩墳之間，使之神游相得也。"贈侍中、司空，本官如故。孝明初，詔爲肅建碑銘。

邢巒爲安東將軍，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入梁。詔巒持節率羽林精騎以討之，封平舒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賞宿豫之功也。又詔加巒使持節、假鎭南將軍、都督南討諸軍事、征南將軍，既平豫州，振旅還京師。宣武臨東堂勞之，遷殿中尙

書，加撫軍將軍。延昌三年暴卒，詔賻帛四百匹，朝服一襲，贈車騎大將軍、瀛州刺史。

李平爲使持節、都督北討諸軍事、鎮北將軍、行冀州事。時王愉反于信都，故宣武詔討平之，臨式乾殿勞遣平。既擒愉，冀州平，宣武遣兼給事黄門侍郎、秘書丞元梵宣旨慰勞。又梁遣其左游擊將軍趙祖悦偷據西硤石，衆至數萬，以逼壽春，宣武詔平爲鎮東大將軍討之，又詔平長子奬以通直郎從，賜平縑錦百段，紫納金裝衫甲一領，賜奬縑布六十段，絳納襖一領[11]，父子重列，拜受家庭，觀者榮之。及平破梁軍，斬祖悦，送首于洛，以功遷尚書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將軍如故。

李虔爲長樂太守。延昌初，冀州大乘賊起，令虔以本官爲副將，與都督元遙討平之，遷後將軍。後又追論平冀州之功[12]，賜爵高平男。

崔敬邕爲左中郎將，隨中山王英南討，以功賜爵臨淄侯。

李順爲前將軍，初從太武攻統萬赫連昌，昌出逆戰，順督勒士衆，破其左軍。及克統萬，至京論功，以順爲給事黄門侍郎，賜奴婢十五户，帛千疋。

李憲爲七兵尚書、撫軍將軍。孝明孝昌初，元法僧據徐州反叛，詔憲爲使持節、假鎮東將軍、徐州都督，與安豐王延明、臨淮王彧等討之。會梁武遣其豫章王綜據彭城，俄而綜降，徐州既平，詔遣兼黄門侍郎常景詣軍慰勞，賜憲驊騮馬一疋，仍除征東將軍、揚州刺史、淮南大都督。

董紹爲平西將軍，孝明以紹拒蕭寶夤之功，賞新蔡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户。

崔孝芬，孝明時爲龍驤將軍。時荆州刺史李神儁爲梁遣將軍攻圍，詔孝芬爲刺史以代神儁，乃遣弟孝直輕兵在前，出賊不意，賊便奔散，人還安堵。孝明嘉勞之，并賚馬及綿絹等物。

伊盆生爲統軍，累有戰功，爲名將，以勳賜爵平城子。孝明神龜中，爲右將軍，後除安西將軍，每戰克捷，進號征西將軍。

崔模爲别將，及蕭寶寅討關隴，引模爲征西副將[13]，屢有戰功[14]，詔除持節、光禄大夫、都督别道諸軍事，加安東將軍。万俟醜奴遣將郝虎南侵，模攻破其營，擒虎，以功封槐里縣開國伯，食邑五伯户。

楊津爲撫軍將軍，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修禮起於博陵，定州危急，遂迴師南赴，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士衆勞疲，移軍入城。其後賊攻州城，津出戰，斬賊帥，詔除衛尉卿。既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詔加衛將軍，封開國縣侯，食邑一千户。

崔元珍爲平陽太守，以頻破胡賊，郡内以安。孝明武泰初，改郡爲唐州，仍除元珍爲刺史，加右將軍，以破胡勳，賜爵涼城侯。

宇文延，以孝明孝昌中授假節、建威將軍、西道别將，赴援關隴，有戰功，除員外散騎常侍。

李崇自孝文時爲都督隴右諸軍事,擊氐楊靈珍從弟建軍於龍門,破之,靈珍走奔漢中。孝文在南陽,覽表大悦,曰:"使朕無西顧之憂者,李崇之功也。"以崇爲都督梁、秦二州諸軍事。孝明時,累遷左衛將軍,追賞平氐之功,封魏昌縣開國伯,食邑五百戶。

李神爲衛將軍、行相州刺史,時葛榮兵充斥,民多逃散,神撫勞兵民[15],小大用命。會爾朱榮擒葛榮於鄴西,事平,除車騎將軍,以功進爵爲公,增邑八百戶,通前一千戶。

裴衍爲征虜將軍。梁遣將曹敬宗寇荆州,詔衍爲别將、假前將軍解荆州圍,除使持節、散騎常侍、平東將軍、假安東將軍、北道都督,鎮鄴西之武城,封安陽開國子,邑三百戶。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叛逆,詔衍討平之,除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假鎮北將軍、北道大都督,進封臨汝縣開國公,增邑千二百戶。

爾朱天光爲鎮東將軍,時元顥入洛,并肆不安,天光至并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顥破,尋還京師,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廣宗郡公,增邑一千戶。

陸希質爲龍驤將軍、膠州刺史,時梁將侵州界,希質討破之,轉建州刺史。

李神儁自宣武時爲前將軍、荆州刺史,時梁將曹景宗來寇,攻圍積時,神儁戮力固守。至莊帝時,追論固守荆州之功,封千乘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楊侃爲右將軍、岐州刺史。時元顥內逼,莊帝詔以本官假撫軍將軍,爲都督,率衆鎮大梁。未發,詔行北中郎將。帝至建州,叙行從功臣,自城陽王徽以下凡十人[16],竝增三階,以侃河梁之誠,特加四階。侃固辭,乞同諸人,久乃見許。於是除鎮軍將軍、度支尚書,兼給事黄門侍郎,敷西縣開國男[17],食邑一千戶。又南渡破元顥子領軍將軍冠受[18],擒之,顥便南走。車駕入都,侃解尚書、正黄門,加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以濟河之功,進爵濟北郡開國公[19],增邑五百戶。

辛纂爲征虜將軍,兼尚書,仍行臺。後大都督費穆擊梁將曹義宗,擒之,入朝言於莊帝,稱纂固節危城,宜蒙爵賞,以勸將來。帝乃下詔慰勉之。尋除持節、平東將軍、中郎將,賜絹五十疋,金裝刀一口。

張煜爲冠軍、中散大夫,後爲别將,隨長孫稚西征,轉平西將軍、大中大夫,爲關西都督,以功封長平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

斛斯椿爲平北將軍,從大將軍爾朱榮平葛榮,以功除上黨太守。

賀拔勝,孝武時爲驃騎大將軍,攻拔梁下羌戍,使人誘勸諸蠻,皆率其種落歸款。漢南大駭,馮翊、安定、沔陽竝平之,進位尚書令,進爵琅邪公。又爲撫軍將軍、大都督,出井陘,鎮中山。元顥入洛,勝與爾朱兆破擒顥息冠受及其都督陳思保。莊帝還宫,以功贈邑六百戶。

賀拔岳爲車騎將軍,隸爾朱天光,爲左相大都督討万俟醜奴,擒蕭寶夤、王慶雲。天光雖爲元帥,而岳效居多,加車騎將軍,增邑二千戶,進封樊城縣開國伯。又孝莊時

爲衛將軍左都督，大破赤水蜀賊，軍威大振。時万俟醜奴自率大衆圍岐州，岳擊退之，遂擒醜奴，三秦、河、渭、瓜、涼、鄯州咸來歸款。岳功多，進封清水郡公，尋加侍中，給後部鼓吹，進位開府、雍州刺史。

侯莫陳悅爲征西將軍，爾朱天光之討關西，以悅爲右相大都督，西伐克獲，皆與天光、賀拔岳略同勞效，除鄭州刺史。

侯淵爲中軍副都督，常從征伐，屢有戰功。孝莊即位，領左右，封厭次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後從爾朱榮討葛榮於滏口，戰功尤多，榮啓淵爲驃騎將軍、燕州刺史。淵又進討韓樓，追擒之，以勳進爵爲侯，增邑八百戶。

樊子鵠爲平北將軍，莊帝永安中，以招納叛蜀數萬口，進封中都縣開國公，通前邑千戶。元顥入洛，薛修義及降蜀陳雙熾等受顥處分，率衆攻州城。子鵠出與戰，大破之，以功拜撫軍將軍，尋徵授西荆州大中正。後兼右僕射，爲行臺，督賈智等討呂文欣於東徐州，平之，還，除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進封南陽郡開國公，增邑六百戶。又假驃騎大將軍、都督二豫州郢三州諸軍事，兼尚書右僕射。子鵠到相州，又勑賚絹五百疋。及趙逼延叛爲荆州，詔子鵠通三鵶道而還，遭母憂去職。前廢帝聞其在洛無宅，凶費不周，賚絹四百疋，粟五百石。

源子恭初自孝明正光中爲冠軍將軍，時秦益氐反，詔子恭持節爲都督河間王琛軍司馬討之。事平，仍行南秦州事。及六鎮反，以子恭兼給事黄門郎，持節慰勞，還，拜河內太守，加後將軍，平絳、蜀。及丹谷、清廉二路沮澀不通，以子恭爲當郡別將。俄而建興蜀復反，相與連勢，進子恭爲持節、散騎常侍、假平北將軍，加建興都督，仍兼尚書行臺，與正平都督長孫稚合勢進討之，破之。事平，除平南將軍、豫州刺史[20]，尋加散騎常侍、撫軍[21]。武泰初[22]，郢州刺史元願達以城降梁[23]，詔子恭擊退梁將夏侯夔及夏侯亶等衆，加鎭南將軍，又兼尚書行臺，擊斬梁軍主胡智達等。及元顥入洛也，加子恭車騎將軍，未幾顥敗，莊帝還，進征南將軍、兼右僕射、假車騎將軍，後加散騎常侍、右光祿大夫、給事黄門侍郎，仍本將軍，錄其前後征討功[24]，封臨潁縣開國侯，食邑六百戶。出帝永熙中，入爲吏部尚書，加驃騎大將軍，以子恭在前豫州戰功，追賞襄城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

源子雍爲散騎常侍、使持節、假撫軍將軍、都督、兼行臺尚書，破賊帥紇單步胡提於曲沃堡，孝明璽書勞勉之。子雍在白水郡，復破阿非軍於白水郡，多所斬獲，詔遣使勞勉，除中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給事中、黄門郎，封樂平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還洛，以葛榮久逼信都，詔假子雍征北將軍，爲北討都督。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鄴反，勑子雍與都督李神軌討平之，改封陽平縣開國公，增邑千五百戶，進號鎭東將軍。

甄密，孝明末爲冠軍將軍。時賊帥葛榮侵擾河北，裴衍、源子雍敗沒，人情不安，詔密爲相州行臺援守鄴城。莊帝以密全鄴之勳，賞安市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

鄭先護，孝莊時爲前將軍、廣州刺史。後元顥入洛，先護出城拒戰，莊帝還京，嘉其誠節，除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襄廣二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刺史如故，進爵郡公。

費穆爲輔國將軍，孝明孝昌中，二絳蜀叛，以穆爲都督討平之，拜前將軍、散騎常侍，遷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又兼武衛將軍。討破妖賊李洪於關口之南，遷金紫光祿大夫、正武衛將軍。爾朱榮入洛，莊帝詔穆爲使持節、南將軍、都督南征諸軍事[25]，生擒梁將曹義宗，以功遷衛將軍，進封趙平郡開國公，增邑一千戶。

爾朱榮爲冠軍將軍。時乞步落堅胡釗阿如等作亂瓜肆[26]，勑勒北列步若反于沃陽，榮竝滅之，以功封安樂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爾朱兆爲車騎將軍。元顥之屯於河橋，兆進破安豐王延明，顥於是退走。莊帝還宮，論功除散騎常侍、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八百戶，爲汾州刺史。復增邑千戶，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又增邑五百戶。

校勘記

[1]建，原作"廷"，形近而訛。

[2]常，原作"當"，形近而訛。

[3]"太尉"二字原缺，語意不完，據《魏書·長孫道生傳》補。

[4]此句末原衍一"地"字，據《魏書·奚斤傳》删。

[5]加，原作"和"，據《魏書·長孫翰傳》改。

[6]《北史》卷二五本傳"千"作"干"。

[7]荀，原作"荀"，據《魏書·李韶傳》改。

[8]"督"字原缺，據《魏書·陸叡傳》補。

[9]成，《魏書·王肅傳》作"域"。

[10]覆丹，《魏書·王肅傳》作"覆舟"。

[11]絳，原作"降"，據《魏書·李平傳》改。

[12]追，原作"遣"，據《魏書·李虔傳》改。

[13]征西副將，《魏書·崔模傳》作"西征别將"。

[14]"功"字原缺，據《魏書·崔模傳》補。

[15]撫，原作"武"，據《魏書·李神傳》改。

[16]城陽，原本倒，據《魏書·景穆十二王列傳》乙。

[17]男，《魏書·楊侃傳》作"公"。

[18]"子"原作"于"，據《魏書·楊侃傳》改。

[19]"公"字原缺，據《魏書·楊侃傳》補。

[20]史，原作"中"，據《魏書·源子恭傳》改。

[21]騎，原作"五"，據《魏書·源子恭傳》改。"撫軍"後，《魏書·源子恭傳》有"將軍"二字。

[22]武泰，原作"大武"，據《魏書·源子恭傳》改。

[23]顯,原作"顥",據《魏書・源子恭傳》改。

[24]征,原作"正",據《魏書・源子恭傳》改。

[25]南將軍,《魏書・費穆傳》作"南征將軍",點校本《校勘記》以爲"南征"當是"征南"之誤倒。

[26]釗,《魏書・爾朱榮傳》作"劉",《校勘記》又謂此句中"乞"字前當有脫文,"瓜"蓋即"汾"之訛。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八十二

將帥部(四十三)

褒異第八

北齊庫狄干,初爲後魏雲中刺史,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封廣平縣公。

堯雄,後魏孝莊時爲宣威將軍,從叱列延討劉靈助,平之,拜鎮東將軍、燕州刺史,封平城縣伯,食邑五百戶。

高昂,後魏廢帝時爲使持節、冀州刺史,隨神武討爾朱兆,大敗之,尋拜侍中、開府,進爵爲侯,食邑七百戶。

高季式,東魏孝靜時爲侍中、都督,從清河公岳破蕭明於寒山[1],敗侯景於渦陽,除衛尉卿。復爲都督,從清河公攻王思政於潁州,拔之,以前後功,加儀同三司。文宣天保初,封乘氏縣子。

庫狄盛爲伏波將軍,每從神武征討,以功封行唐縣伯,累遷特進。卒,贈使持節、都督朔瀛趙幽安五州諸軍事、太尉、朔州刺史。

薛孤延爲征虜將軍、永固侯,隸神武爲都督,從破爾朱兆於廣阿,因從平鄴,以功進爵爲公[2],累遷常州刺史。從破周軍於邙山,進爵爲縣公[3],封千戶。又從討破山胡,西攻玉壁,入爲左衛將軍,改封平秦郡公。

韓軌爲鎮城都督,從神武破爾朱兆於廣阿,封平昌縣侯。仍督中軍,從破爾朱兆於赤洪嶺,再遷秦州刺史。頻以軍功,進封安德郡公。後拜大司馬,從文宣征蠕蠕,在軍暴薨,贈假黃鉞、太宰、太師。

高市貴爲晉州刺史,從神武破紇豆陵於并州,有功,除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常山郡公,邑一千五百戶。又隨大都督婁昭討平樊子鵠,除西兗州刺史。

潘樂初隨後魏爾朱榮爲别將,討元顥,以功封敷城縣男。神武出牧晉州,引樂爲鎮城都將,從破爾朱兆於廣阿,進爵廣宗縣伯,累以軍功,拜雍州刺史。

段榮爲鎮北將軍、定州刺史,時神武攻鄴未剋,榮轉輸軍資無闕。神武入洛,論功,封姑臧縣侯,邑八百戶。轉瀛州刺史,後除山東太守、大都督。及卒,贈使持節、定冀滄瀛四州諸軍事、定州刺史、太尉、尚書左僕射。

姚傑爲給事中、羽林監,從神武破紇豆陵少藩[4],有功,除鎮東將軍,封樂城縣伯,

邑百戶。出爲滄州刺史。又從神武平鄴。及破爾朱兆,進爵爲都督,隨樊子鵠討元樹,平之,除南兖州刺史。

蔡儁爲平遠將軍、帳内别將[5],從神武破葛榮,除諫議大夫。又從平元顥,封烏洛縣男。

尉長命爲安南將軍,樊子鵠據兖州反,除東南道大都督,與諸軍討平之。轉鎮范陽城,就拜幽州刺史、督安平二州事。

王懷爲大都督,從神武討爾朱兆於廣阿,破之,除安北將軍、尉州刺史。

莫多婁貸文爲武賁中郎將、虞候大都督[6],從神武擊爾朱兆於廣阿,有功,加前將軍,封石城縣子,邑三百戶。又從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爲侯。後除晋州刺史,汾州胡賊爲寇竊,高祖往討焉,以貸文爲前鋒,每有戰功,還,賚奴婢二十人,牛馬各五十,布一千疋,仍爲汾、陜、東雍、晋、秦五州大都督。

可朱渾元爲車騎大將軍,討西魏儀同金祚、皇甫智達於東雍[7],擒之,遷并州刺史。又與諸將征伐,數有尅捷降下。天保初,封扶風郡王,頻從文宣討山胡、茹茹,累有戰功,累遷太師。薨,贈假黄鉞、太宰、録尚書。

劉豐爲汾州刺史,與諸將征討,平定寇亂。又從神武破周文於河陰,豐功居多,神武執其手嗟賞之。入爲左衛將軍。

破六韓常爲撫軍,與諸將征討。又從神武擊諸寇,累遷車騎大將軍、開府,封平陽公,除汾州刺史。

金祚爲車騎將軍,芒山之戰,以大都督從神武破西軍,除華州刺史。文宣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别封臨濟縣子。

叱列平爲武衛將軍,隨爾朱榮破葛榮,平元顥,遷中軍都督、右衛將軍,封瓔陶縣伯,邑七百戶,後爲東郡大行臺。從神武平爾朱兆,又從領軍婁昭討樊子鵠,平之,授使持節、華州刺史。

步大汗薩爲揚武將軍,從爾朱榮討平葛榮,累功加鎮南將軍。

堯奮爲中堅將軍、安邑縣子,從神武平鄴,破爾朱兆等,進爵爲伯。出爲南汾州刺史,破西魏行臺薛崇禮衆,轉驃騎將軍、左光禄大夫、潁州刺史。卒,贈兖豫梁三州諸軍事、司空、兖州刺史。

張保洛爲奉事都尉,隸神武爲都督,從討步蕃。又爲帳内,從討爾朱兆於廣阿,遷右將軍、中散大夫。又從圍鄴城,既拔,除平南將軍、光禄大夫。從破爾朱兆等於韓陵,因隨神武入洛,加安東將軍,封平昌縣薄家城鄉男,邑一百戶。

封延之,神武以爲大行臺、左光禄,以都督從婁詔討樊子鵠,事平,除青州刺史。

李景遺爲龍驤將軍,力戰爾朱兆,有功,除使持節、大都督、左將軍,進爵昌平郡公,增邑三百戶[8]。

盧勇行洛州事，時官軍圍廣州，數旬未拔，勇率騎擒西魏儀同程華，降廣州守將洛超，神武以勇行廣州事，授儀同三司、揚州刺史。卒，贈物之外，別賜布絹四千匹。

斛律金，後魏孝莊時爲寧朔將軍、屯騎校尉，從破葛榮、元顥，頻有戰功，加鎮南大將軍。神武南攻鄴，留金守信都。別討李循，破之，加右光祿大夫，會神武於鄴。仍從平晉陽，追滅爾朱兆，以金爲汾州刺史、大都督[9]，進爵爲侯。及周文帝入洛陽[10]，神武使金統劉豐、步大汗薩等步騎數萬守河陽城以拒之。神武到，仍從破定軍，還，除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邑一千戶，轉第一領民酋長。文襄時，爲肆州刺史，西魏九曲戍將馬紹隆據險要關，金破之，以功別封安平縣男。文宣受禪，封咸陽郡王，刺史如故。天保元年冬，朝晉陽宮，金病，帝幸其宅臨視，賜以醫藥，中使不絕。病愈，還州。三年，就除太師。帝征奚賊，金亦從行。軍還，帝幸肆州，與金宴射而去。四年，解州，以太師還晉陽，車駕復幸其第，六宮及諸王盡從，置酒作樂，極夜方罷。遷左丞相。又詔金朝見，聽乘步挽車至階。武成登極，禮遇彌重。及卒，武成舉哀西堂，後主又舉哀於晉陽宮，賜假黃鉞、使持節、都督朔定冀幷瀛青齊滄幽肆晉汾十二州諸軍事、相國、太尉公、錄尚書、朔州刺史。

宋顯爲神武行臺右丞，樊子鵠據兗州反，前西兗州刺史乙瑗等屯據五梁以應子鵠。神武以顯行西兗州事，率衆討破之，拜西兗州刺史。

慕容紹宗爲西南道軍司，討破宜陽叛民李延孫，軍還，行楊州刺史，尋行豫州刺史。時西魏將獨孤如願據洛州，神武命紹宗率兵赴武牢平之，進爵爲公。

薛循義爲衛將軍、行晉州事，西魏儀同長孫子彥圍逼城下，循義開門，伏甲以待，於是遁去。神武嘉之，就拜晉州刺史、南汾東雍陝等州行臺[11]，賞帛千疋。後爲衛尉卿，時山胡侵亂晉州，遣循義追討破之，進爵正平郡公，加開府。

綦連猛爲征虜將軍、中散大夫。東魏孝靜元象元年，從神武向河陽，與周文帝戰於邙山。二年，除平東將軍、中散大夫。其年，又轉中外府帳內都督，賞邙山之功，封廣興開國公。文宣天保九年，除都督、東秦州刺史，隨斛律敦北征茹茹，大破之，賚帛三百段。

杜弼爲衛尉卿。會梁遣湞陽侯蕭淵明等入寇彭城，大都督高岳、行臺慕容紹宗率軍討之。詔弼爲軍司，攝行臺左丞，臨發，文襄賜胡馬一疋，語弼曰："此廄中第二馬，孤常自乘騎，今方遠別，聊以爲賜。"

庫狄迴洛[12]，後魏莊帝時爲別將，從神武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補都督，加後將軍、大中大夫，封順陽縣子，邑四百戶。遷左廂都督，征山胡，先鋒斬級，除朔州刺史。破周文於河陽，轉授夏州刺史。芒山之役，力戰有功，增邑通前七百戶。文襄嗣事，從平潁川。文宣天保初，除建州刺史。

元景安爲都督、領親信都督[13]，邙山之役，力戰有功，賜爵西華縣都鄉男。天保三

年，加征西將軍，從破庫莫奚於代州，轉領左右大都督。四年，從討契丹於黄龍，領北平太守。後頻從駕，再破茹茹，遷武衛大將軍。又轉領左右大將軍，兼七兵尚書。

獨孤永業爲行臺尚書，時周人逼洛，每爲先鋒，以寡敵衆，周人憚之，加儀同三司，賞賜甚厚。

暴顯爲大將，文宣時，與高岳南臨漢水，攻下梁西楚州。師還，加開府儀同三司，賞帛五百疋。

盧潛，孝昭時爲揚州道行臺左丞。時陳秦雍二州刺史王奉國、合州刺史周令珍前後入寇，潛輒破平之，以功加散騎常侍，食彭城郡，遷合州刺史。

段韶自神武建義初領親信都督，攻劉誕於鄴，及韓之戰，韶督率所部，先鋒陷陣。尋從神武出晉陽，追爾朱兆於赤洪嶺，平之，以軍功封夏洛縣男。又從襲取夏州，擒斛律彌娥突[14]，加龍驤將軍、諫議大夫。神武爲西魏將賀拔勝軍所逼，韶引弓反射，斃其所騙，西魏軍退，賜馬并金，進爵爲公。及文襄還鄴，韶留守首陽。文襄還，賜女樂十數人，金十斤，繒帛稱是，封長樂郡公。文宣天保中，梁將東方白額潛至宿豫，招誘邊民，殺害長吏，淮泗擾動。詔韶討之，江淮帖然。文宣嘉其功，詔賞吳口七十人，封平原郡王。武成大寧二年，除并州刺史。高歸彥作亂冀州，詔韶與東安王婁叡率衆討平之，遷太傅，賜女樂十人，并歸彥果園一千畝。是年十二月，周文帝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衆逼晉陽，韶戰，大破之，武成嘉其功，别封懷州武德郡公，進位太師。後主武平二年二月，周師來寇，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捍禦。軍還，以功别封樂陵郡公，竟以疾薨。帝舉哀東堂，賜物千段、溫明秘器、輼輬車，軍校之士陳衛送至平恩墓所，發卒起冢，贈假黄鉞、使持節、都督朔并定趙冀滄齊兖梁洛晉建十二州諸軍事、相國、太尉、錄尚書事、朔州刺史。

慕容儼，後魏孝明時爲河間王元琛左廂軍主，率衆救壽春，以功賜帛五十匹，累遷安東將軍、高梁太守，轉五城太守、東雍州刺史。沙苑之敗，西魏荆州刺史郭鸞率衆攻儼[15]，拒守二百餘日，晝夜力戰，大破鸞軍，追斬三百餘級，及擒西魏荆州刺史郭他[16]。時諸州多有翻陷，唯儼進號鎮南將軍[17]。又從神武攻玉壁，賜帛七百疋并衣帽等。文宣天保初，爲開府儀同三司，鎮郢州城，大破梁軍，除趙州刺史，進爵爲公，賜帛、錢十萬。至孝昭皇建初，别封陽城郡公[18]。後主天統四年，又别封猗氏縣公[19]，并賜金銀酒鍾各一枚，胡馬一匹。

皮景和，後主武平中爲領軍將軍。陳將吳明徹圍壽陽，勑令景和與賀拔伏恩等赴救[20]。景和以討破胡軍始喪敗[21]，怯懦而不敢進，頓兵淮口，頻有勑使催促，然始渡淮。屬壽陽已陷，狼狽北還，器械軍資，大致遺失。陳將蕭摩訶率步騎於淮北倉陵城截之，景和得整士卒，旋逆戰，摩訶退歸。是時拒吳明徹者多致傾覆，唯景和全軍而還，由是獲賞，除尚書令，别封河西郡開國公[22]，賜錢二十萬，酒米十車。

斛律光爲左衛將軍。天保三年,從文宣出塞,光先驅破敵,還,除晉州刺史。九年,又率衆取周絳州、白馬、澮文、翼城等四戍,除朔州刺史。武成河清三年冬,周遣其柱國大司馬尉遲迥等逼洛陽,光率騎五萬擊敗之。文成幸洛陽,策勳班賞,遷太尉,又封冠軍縣公。後主武平二年,光大破周柱國韋孝寬等軍於平隴,封中山郡公,增邑千戶。

長孫澄爲征東將軍,從太祖戰芒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孝閔踐祚,拜大將軍、義門郡公,爲玉壁總管,卒。自喪初至及葬,明帝三臨之。典祀中大夫宇文容諫曰:"君臨臣喪,自有節制。今乘輿屢降,恐乖禮典。"帝不從。

侯莫陳順爲驍衛將軍,從太祖征討,拜大都督。西魏東討,順與太尉王明、僕射周惠達等留鎮長安。時趙青雀反,明及惠達等奉魏太子出次渭北。魏文帝還,執順手曰:"河橋之戰,卿有殊力。"便解所服金鏤玉帶賜之。

李弼爲秦州刺史,從太祖平竇泰,先鋒陷敵,太祖以所乘騅馬賜之,及泰所著牟甲亦賜之。又從平弘農,與齊神武戰於沙苑,大破之,以功拜特進,進爵趙郡公。

于謹爲閤門大都督,從太祖征潼關,破迴洛城,授北雍州刺史,進爵藍田縣公。後爲柱國大將軍,率衆出討江陵,太祖餞於青泥谷。及立梁宣帝,振旅而還,太祖親至其第,宴語極歡,賞謹奴婢一十口及梁寶物幷金石絲竹樂一部。

趙貴爲車騎大將軍,從太祖復弘農,戰沙苑,拜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又從河橋,及援玉壁,又從戰芒山,拜柱國大將軍。

獨孤信,後魏孝文時爲武衛將軍。孝武西遷,單騎及之於瀍澗,孝武嘆曰:"武衛遂能辭父母,捐妻子,遠來從我,世亂識忠良,豈虛言哉?"即賜御馬一匹,進爵浮陽公。時荆州雖陷,東魏人猶戀本朝,仍以信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荆州刺史,以招懷之,信遂大破東魏將,又破諸蠻,三荆遂定,就拜車騎大將軍。

侯莫陳崇爲驃騎大將軍、開府,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從戰河橋,崇功多,進位柱國。

若干惠爲中堅將軍,從賀拔岳西征,定隴右。惠每力戰有功,累遷征西將軍。魏孝武西遷,除右衛將軍,就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惠每先登陷陣,加開府,進長樂公。又從太祖戰芒山,太祖壯之,遷司空。

怡峰爲征虜將軍,從太祖平隴右,破竇泰,復弘農,敗沙苑。又與諸將征討,每皆尅捷,威名大振。累遷車騎大將軍、開府、夏州刺史。

鄭亮以都督從賀拔岳西征,常先鋒陷陣,以功拜大都督。及太祖置十二軍,諸將將之,亮領一軍,每征討,爲騎將。以迎魏武功,遷左大都督。從擒竇泰,復弘農與沙苑之役,竝力戰有功,遷車騎大將軍、開府,封長廣公。亮以勇敢見知,爲當時名將,兼屢陳謀策,多合機宜。太祖謂曰:"卿文武兼資,即孤之孔明也。"出爲東雍州刺史,卒於州。喪還京,文帝親臨之,泣而謂人曰:"股肱喪矣,腹心何寄?"令鴻臚卿監護喪事,追贈太

尉。

豆盧寧爲别將，封洛陽伯，常從太祖征討。又與諸將破平諸寇，累遷大司寇，進封楚公，邑萬戶。

楊忠爲征西將軍，河橋之上，忠力戰守橋，敵人不得進。芒山之戰，又先登陷陣，除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

王明爲積射將軍，隨賀拔岳爲先鋒，擒万俟醜奴，平秦隴，常先登力戰，拜征西將軍、秦郡太守。太祖討侯莫陳悦，以明爲留後大都督，鎮高平，悦平，除原州刺史。趙青雀之亂，以節度關中諸軍出領渭北，事平，進爵長樂郡公，增邑并前二千戶。

賀蘭祥爲都督，從平侯莫陳悦，又迎魏孝武，以前後功[23]，封撫夷縣伯，邑五百戶。仍從擊潼關，獲東魏將薛長儒，又攻迴洛城，拔之，還，拜左右直長，進爵爲公，增邑并前一千三百戶。西魏文帝大統三年，又從于謹攻楊氏壁，祥先登，克之，遷右衛將軍，加持節、征虜將軍。沙苑之役，詔祥留衛京師，後以留守功，增邑八百戶[24]，尋除鎮西大將軍。四年，文帝東伐，祥以領軍從戰河橋，以功加使持節、大都督。八年，遷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九年，從太祖與東魏戰於芒山，進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

尉遲綱，西魏文帝時爲殿中將軍。大統元年，授帳內都督，討曹泥，破之。又從破竇泰，以功封廣宗縣伯，邑五百戶。仍從復弘農，克河北郡，戰沙苑，皆有功。河橋之戰，綱與李穆等從太祖力戰，前後功增邑八百戶，進爵爲公，仍拜平遠將軍、步兵校尉。

叱列伏龜，後魏孝明時爲别將，從長孫稚西征，以戰功累遷征西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後還洛，授都督。後從太祖征討，亟有戰功。西魏文帝大統八年，出爲北雍州刺史，加大都督，尋進位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

閻慶爲中堅將軍、奉車都尉，河橋之役，以功拜前將軍、大中大夫，遷後將軍，封安次縣子，邑四百戶。及芒山之戰，先登陷陣，拜撫軍將軍、大都督，進爵爲伯，增邑五百戶。

達奚武爲東秦州刺史，齊神武趣沙苑，太祖遣武覘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破之。進爵高陽公，拜車騎大將軍。太祖援洛陽，武攻戰，斬其司徒高敖曹，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後遷上柱國，平鄴，討平寇難，賜女樂一部及珍玩物。

王謙爲柱國大將軍，討吐谷渾，力戰有功。是時高祖東征，謙又力戰[25]，進上柱國、益州總管。

蔡祐爲都督，從太祖討侯莫陳悦，破之。又從迎西魏孝武於潼關，以前後功封萇鄉縣伯，邑五百戶。魏文帝大統初，加寧朔將軍、羽林監，尋持節、員外散騎常侍，進爵爲侯，增邑一千一百戶。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授平東將軍、大中大夫。魏恭帝二年，爲兵部中大夫。江陵初附，諸蠻騷動，詔祐與大將軍豆盧寧討平之。三年，

拜大將軍，給後部鼓吹，以前後功，增邑并前四千户。

常善爲龍驤將軍，從太祖平侯莫陳悦，除天水郡守。魏孝武西遷，授武衛將軍，進爵武始縣伯，增邑二百户。魏文帝大統初，加平東將軍，進爵爲侯。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累有戰功，除使持節、衛將軍、假驃騎大將軍、秦州刺史。四年，從戰河橋，加大都督，進爵爲公，除涇州刺史。蠕茹茹入寇，抄掠北邊，善率所部破之，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

辛威爲羽林監，從太祖迎魏孝武，因攻迴洛城，功居最。魏文帝大統元年，拜寧遠將軍，增邑二百户，累遷直散騎常侍，進爵爲侯，增邑三百户。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竝先鋒陷敵，勇冠一時，以前功授撫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從于謹破襄城，又從獨孤信入洛陽，經河橋陣，加持節，進爵爲公，增邑八百户。

李賢爲宣威將軍。時賀拔岳爲侯莫陳悦所害，太祖西征，賢與其弟遠、穆等密應侯莫陳崇，以功授都督，仍守原州。及大將軍至秦州，悦棄城走，太祖以賢爲前驅轉戰，悦自剄於陣。太祖嘉之，賞奴婢布帛及雜畜等，授持節、撫軍大將軍、都督。魏孝武西遷，太祖令賢率騎士迎衛。時山東人衆多欲逃歸，帝乃令賢以精騎三百爲殿，衆皆憚之，莫敢亡叛，封下邽縣公，邑一千户。俄授左都督、安東將軍，還鎮原州。西魏文帝大統三年，州民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賢一戰而敗之，遷原州刺史，尋行原州事。四年，莫折後熾連結賊黨，所在寇[26]，擊賊大敗，師還，以功賞奴婢四十口，雜畜數百頭。八年，授原州刺史。十二年，隨獨孤信征涼州，平之，又撫慰張掖等五郡而還。俄而茹茹圍逼州城，賢追擊，捕獲不可勝計，人得安堵，加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太祖之奉魏太子西巡也，至原州，遂幸賢第，讓齒而坐，行鄉飲酒禮焉。其後，太祖又至原州，令賢乘路車，備儀服，以諸侯遇禮相見，然後幸賢第，歡宴終日，凡是親族，頒賜有差。

李遠爲征東大將軍，從征竇泰，復弘農，并有殊勳，授都督、原州刺史。沙苑之役，遠功居多，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陽平郡公，邑三千户。

赫連達爲都將軍，從太祖平侯莫陳悦，加平東將軍，仍賜馬二百匹。魏孝武入關，褒叙勳義，以達首迎元帥，救復秦隴，進爵魏昌縣伯，邑五百户。又破曹泥，除鎮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加通直散騎常侍，增邑并前一千户。從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又增邑八百户，除白水郡守，轉帥都督，加持節，除濟州刺史。以達勳望兼隆，乃除雲州刺史，即本州也，進爵爲公，拜大都督。

韓果爲宣威將軍，從太祖討平侯莫陳悦，遷都督，賜爵邯鄲縣男。西魏孝武入關，進封石城縣伯，邑五百户。文帝大統初，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户，加通直散騎常侍。從太祖襲竇泰於潼關，太祖依其規畫，軍以勝返，賞眞珠金帶一條，帛二百匹，授征虜將軍。又從復弘農，攻拔河南城，獲守一人，論功爲最。破沙苑，戰河橋，竝有功，授撫

軍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增邑九百戶。

庫狄昌爲衛將軍、右光祿大夫[27]，太祖迎後魏孝武，復潼關，封長樂縣子，邑八百戶。西魏文帝大統初，進爵爲公，增邑一千戶。從破竇泰，授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又從復弘農，戰沙苑，皆先登陷陣，太祖嘉之，授帥都督。四年，從戰河橋，除冀州刺史。後與于謹破胡賊劉平伏於上郡，授馮翊太守。久之，轉河北郡守。十三年，錄前後功，授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又從隋公楊忠破蠻賊田社清，昌功爲最，增邑三百戶，拜儀同三司。

田弘爲都督，從太祖，復弘農，戰沙苑，解洛陽圍，破河橋陣，弘功居多，累蒙殊賞，尋授原州刺史。太祖在同州，文武竝集，乃謂之曰："人人如弘盡心，天下豈不早定。"即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武帝天和中，爲大將軍，拔宜陽等九城，以功增邑五百戶，進位柱國大將軍。

尉遲迥，初爲西魏文帝帳內都督，從太祖復弘農，破沙苑，皆有功，累遷尚書左僕射、兼領軍將軍，後拜大將軍。時梁元帝弟紀在蜀稱帝，迥伐破之，詔迥爲大都督、益等十八州諸軍事、益州刺史[28]。以平蜀功，遣大鴻臚郊勞，仍賜袞冕服。孝閔踐祚，進位柱國大將軍，以迥有平蜀之功，同霍去病冠軍之義，封寧蜀公，爵邑萬戶。

梁椿爲都督，從太祖平侯莫陳悦，拜衛將軍、右光祿大夫。西魏文帝大統初，進爵欒城伯，增邑五百戶。出爲東郡太守，尋進爵爲公，遷梁州刺史。從復弘農，破沙苑，與獨孤信入洛，從宇文貴破東魏將堯雄等，累有戰功，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從戰河橋，進爵東平公，增邑一千戶，俄遷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又從于謹討稽胡劉平伏，椿擒其別帥劉持塞。又從獨孤信討岷州羌梁金，破之，除渭州刺史。又從李弼赴潁州，與侯景攻陷韓鎮，以功增邑四百戶。

梁臺爲趙平郡太守，與太僕石猛破兩山屠各[29]，增邑一百戶，轉平梁郡守。與刺史史寧討莫折後熾，復與于謹破劉平伏，錄前後勳，授潁州刺史，累遷驃騎大將軍。孝明帝時，從賀蘭祥征洮陽，先登有功，別封綏安縣侯，邑一千戶。

王勇爲奉車都尉，數從侯莫陳悦、賀拔岳征討，功居多，拜別將，太祖引爲帳內直盪都督、前後將軍。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所當必破，太祖嘆其勇敢，賞賜特隆，進爵爲公，邑一千五百戶，拜鎮南將，授帥都督。從討趙青雀，以平之，論功居最，除衛大將軍、殷州刺史，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太子武衛率。芒山之戰，勇及王文達、耿令貴三人力戰，皆有殊勳，太祖於是賞帛二千疋，令自分之。軍還，皆拜上州刺史，後進侍中、驃騎大將軍。從柱國趙貴征茹茹，破之，進爵新陽公，增邑通前二千戶。

宇文虯爲征虜將軍，從獨孤信在荆州，破梁兵於下溠[30]，以功加安西將軍、銀青光祿大夫、員外、直閣將軍、閣內都督，封安南縣侯，邑九百戶。及魏孝武西遷，爲獨孤信帳內都督，破田八能及擒東魏荆州刺史辛纂[31]，虯功居多。尋隨信奔梁。魏文帝大

統三年歸闕,論前後功[32],增邑四百戶,進爵爲公。擒竇泰,復弘農,及沙苑、河橋之戰,皆有功,增邑八百戶,進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七年,除漢陽郡守。又從獨孤信討梁企[33],破之。十二年[34],出爲南秦州刺史,加車騎將軍、儀同三司[35],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追論斬辛纂功,增邑千戶。

賀若敦爲驃騎大將軍,時岷蜀初開,巴西人譙淹據南梁,與梁西江州刺史共爲表裏,扇動羣蠻,太祖令敦率軍討破之,進爵武都公,邑通前一千七百戶。

權景宣爲平西將軍、祠部郎中,從太祖拔弘農,破沙苑,皆先登陷陣,轉外兵郎中。及東魏將王元軌入洛,景宣與延孫等擊走之,以功授大行臺左丞。進屯宜陽,攻襄城,拔之,太祖嘉之,徵入朝,錄前後功,封顯親男,邑三百戶。

王傑爲太祖都督,復潼關,破沙苑,爭河橋,戰芒山,皆以勇敢聞,親待日隆,賞賜加於倫等。除岐州刺史[36],加撫軍、銀青光祿大夫,進爵爲公[37],邑八百戶。

宇文測爲尚書直事郎中,從太祖戰河橋,別監李弼軍,討白額、稽胡,竝有戰功[38],爵爲侯。

史寧爲賀拔勝大都督,率步騎一萬攻梁下溠戍,破之,封武平縣伯,邑五百戶。久之,遷平騎將軍、行涇州事,討破賊帥莫折後熾,轉通直散騎常侍。後爲涼甘瓜三州諸軍事,每戰茹茹,破之,前後獲數萬,進爵安政郡公。及吐谷渾通使于齊,寧擊獲之,就拜大將軍。寧遣使詣太祖請事,太祖即以所服冠履衣服及弓箭甲矟等賜寧。

陸騰爲車騎大將軍,與安康賊黃衆寶戰,大破之。軍還,拜龍州刺史。後爲隆州總管。討信州蠻蜑,前後破平諸賊,凡賞得奴婢八百口,馬牛稱是。

宇文盛爲威烈將軍、兼都督,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授都督、平遠將軍、步軍校尉,進爵爲公,增邑八百戶。復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鹽州刺史。及楚公趙貴謀爲亂,盛密赴京告之,貴誅,授大將軍,進爵忠誠郡公,除涇州都督,賜甲一領,奴婢二百口,馬五百匹,牛羊及贓田什物等稱是。

耿豪一名令貴,爲征虜將軍,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豪先鋒陷陣,加前將軍、中散大夫。沙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盡赤。太祖見之,嘆曰:"令貴武猛,所向無前。"於是進爵爲公,增邑通前一千五百戶,除鎮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南郢州刺史。又從太祖戰邙山,當前者死傷相繼,太祖嘉之,拜北雍州刺史。論前後戰功,進授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通前一千八百戶,進位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及卒,太祖痛惜之,以本官加朔州刺史。

高琳,初自魏孝明正光初起家衛府都督,從元天穆討邢杲,破梁將陳慶之,以功轉統軍。又從爾朱天光破万俟醜奴,論功爲最,除寧朔將軍、奉車都尉。魏孝文西遷,從入關,至溱水,爲齊神武所追,拒戰有功,封鉅野縣子,邑三百戶,進爵爲侯,增邑四百戶。轉龍驤將軍,頃之,遷平西將軍,加通直散騎常侍。從太祖破齊神武於沙苑,轉安

西將軍，進爵爲公，增邑八百戶，累遷衛將軍。又從擒莫多婁貸文。仍戰河橋，琳先驅奮擊，勇冠諸軍。太祖嘉之曰："即我之韓、白也。"拜太子左庶子，尋以本官鎮玉壁。復從太祖戰芒山，除正平郡守，加大都督，增邑三百戶。又擊退齊將東方老，老使人勸琳東歸，琳斬其使以聞。進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散騎常侍，除鄜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孝閔帝踐祚，進爵犍爲郡公，邑一千戶。世宗武成初，從賀蘭祥征吐谷渾，除延州刺史。後遷江陵總管，抗陳將吳明徹，退之，詔琳入朝，親加勞問。進授大將軍，仍副衛公直鎮襄州，進位柱國。及薨，贈本官，加冀定滄齊等州諸軍事、夏州刺史[39]。

李和初爲賀拔岳帳內都督，以破諸賊功，稍遷北將軍、金紫光祿大夫，賜爵思陽公。

伊婁穆字奴干，初爲太祖內親信，授奉朝請。芒山之役，力戰有功，拜爲都督、丞相府參軍事[40]，累遷撫軍將軍、大都督、通直散騎常侍。嘗入白事，太祖望見悅之，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見我矣。"於是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封安陽縣伯，邑五百戶。孝閔時，累遷金州刺史、民部中大夫。衛公直出鎮襄州，以穆爲長史。郢州城民王道骨等反[41]，穆討平之，進位大將軍。入爲小司馬。從柱國李穆平軹關等城，賞布帛三百疋，粟三百石，田三十頃。

楊紹爲輔國將軍，從燕國公于謹圍江陵。紹軍於北門，流矢中股，而力戰不衰。事平，賞奴婢一百口，進驃騎大將軍。

王雅爲都督，從太祖擒竇泰於潼關。沙苑之戰，所向披靡，太祖壯之。又從戰芒山，敵衆稍卻，雅乃還軍。錄前後功，進爵爲伯。

達奚寔爲大行臺郎中[42]，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43]，皆力戰有功，增邑三百戶，加車騎將軍、左光祿大夫。

劉雄爲驃騎大將軍，力戰齊將段孝先於長城西，軍還，遷軍司馬，進爵爲周昌侯，邑一千四百戶。

侯植爲驃騎將軍，從太祖破沙苑，戰河橋，進大都督，加左光祿大夫。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作逆，植從開府獨孤信討擒之，拜平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封肥城縣公，邑一千戶。又從于謹平江陵，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賜奴婢一百口。

竇熾初爲撫軍將軍，從魏孝武西遷，仍與其兄善至城下，與武衛將軍高金龍戰於千秋門，敗之，因入宮城，取御馬四十匹并鞍勒，進之行所。帝大悅，賜熾及善駿馬各二匹，駑馬各十匹，又加衛將軍。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皆有功，增邑八百戶。又從太保李弼討白額稽胡，破之，除車騎將軍。

竇毅爲符璽郎，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皆有功，拜右將軍、大中大夫，進爵爲侯，邑一千戶。

李穆爲都督,河橋之戰,免太祖於難,擢授武衛大將軍,加大都督、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進爵安武郡公,邑一千七百戶,前後賞賜,不可勝計。久之,太祖美其忠節,乃嘆曰:"人之所貴,唯身命耳。李穆遂能輕身命之重,濟孤於難,雖復加之以爵位,賞之以玉帛,未足爲報也。"乃特賜鐵券,恕以十死,進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初,穆授太祖以驄馬,及後中廐有此色馬者,悉以賜之。

韋孝寬爲大都督,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44],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孝寬捍退,神武智力俱困,遂殂。魏文帝嘉孝寬功,令殿中尚書長孫紹遠、左丞王悅至玉壁勞問,授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建忠郡公[45]。魏恭帝元年,以大將軍與燕國公于謹伐江陵[46],平之,以功封穰縣公[47],還,拜尚書右僕射。

趙元定爲襄威將軍,從太祖討侯莫陳悅,以功拜平遠將軍、步兵校尉,從擊潼關,拔迴洛城,進爵爲伯,增邑三百戶,加前將軍、大中大夫。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元定皆先鋒,以前後功,累遷都督、征東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增邑三百戶。芒山之戰,元定殺傷甚衆,論功爲最,賞賜甚厚。

楊摽爲驃騎大將軍,擊破東魏南絳郡,虜其郡守屈僧珍,錄前後功,封郃陽縣伯,邑五百戶。芒山之戰,追退魏將侯景,太祖嘉之,賜帛三百疋。

李遷哲爲車騎大將軍,從開府賀若敦討直洋遂三州叛賊,既平之,又克巴州及鹿城。軍還,太祖嘉之,以所服紫袍玉帶及所乘馬以賜之,并賜奴婢三十口,加授侍中、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除眞州刺史,即本州也。仍給軍儀鼓節。

楊雄爲積射將軍,從于謹攻盤豆柵,復從李遷哲經沙苑陣,竝力戰有功,封安平縣侯,加冠軍將軍、中散大夫,賞賜甚厚。復入洛陽,戰河橋,解玉壁圍,迎高仲密,援侯景,竝預有功,前後增邑四百五十戶,世襲義陽郡守。從大將軍宇文虬攻克上津,遷通直散騎常侍、都督,進儀同三司。

校勘記

[1]清河公,原作"河清公",誤倒,據《北齊書》本傳改。

[2]公,原作"功",據《北齊書·薛孤延傳》改。

[3]縣公,原作"功",據《北齊書·薛孤延傳》改。

[4]少,《北齊書·姚傑傳》作"步"。

[5]攜,《北齊書》及《北史》本傳作"儁"。

[6]莫多婁貸文,原本作"莫大婁貸",據《北齊書·莫多婁貸文傳》改。"候",原作"侯",據《北齊書·莫多婁貸文傳》改。

[7]皇甫,原本作"黑",據《北齊書·可朱渾元傳》改。

[8]"户"字原闕,據《北齊書·李景遺傳》補。

[9]大,《北齊書·可朱渾元傳》前有"當州"二字。

[10]人,《北齊書・可朱渾元傳》后有“寇”字。

[11]“行臺”二字原缺,據《北齊書・薛循義傳》補。

[12]庫,《北齊書・庫狄迴洛傳》作“厙”。

[13]“督”字原缺,據《北齊書・元景安傳》補。

[14]律,《北齊書》本傳校勘記以爲系“拔”之訛。哭,《北齊書・段韶傳》作“突”。

[15]“衆”原本無此字,據《北齊書・慕容儼傳》補。

[16]此句《北齊書・慕容儼傳》作“又擒西魏刺史郭他”。

[17]此句《北齊書・慕容儼傳》作“唯儼獨全,進號鎮南將軍”。

[18]陽城,《北齊書・慕容儼傳》作“城陽”。

[19]猗氏,原作“寄氏”,據《北齊書・慕容儼傳》改。

[20]與,原作“爲”,據《北齊書・皮景和傳》改。

[21]討,《北齊書・皮景和傳》作“尉”,似可從。

[22]河西郡,《北齊書・皮景和傳》作“西河郡”。

[23]以,原本作“又”,據《周書・賀蘭祥傳》改。

[24]増,原本作“贈”,據《周書・賀蘭祥傳》改。

[25]謙,原本作“兼”,據《周書・王謙傳》改。

[26]此句《周書・李賢傳》作“所在寇掠”。

[27]庫,《周書・庫狄昌傳》作“厙”。

[28]益,《周書・尉遲迥傳》下有“潼”。

[29]各,原作“者”,據《周書・梁臺傳》改。

[30]滍,《周書・宇文虬傳》作“溠”。

[31]“史”字原闕,據《周書・宇文虬傳》補。

[32]前,原本作“前前”,衍一字,據《周書・宇文虬傳》删。

[33]企,《周書・宇文虬傳》後有“定”。

[34]十二,《周書・宇文虬傳》作“十一”。

[35]將,《周書・宇文虬傳》前有“大”。

[36]“除”原闕,據《周書・王傑傳》補。

[37]公,原作“功”,據《周書・王傑傳》改。

[38]功,原作“公”,據文意改。

[39]“事”字原闕,據《周書・高琳傳》補。《周書》此處作“加冀定齊滄五州諸軍事、冀州刺使”。

[40]爲都督,《周書・伊婁穆傳》作“子都督”。

[41]骨,原本作“胃”,據《四庫全書》本及《周書・伊婁穆傳》改。

[42]賓,《周書》本傳作“寔”。

[43]“破”原作“悦”,據《周書・達奚寔傳》改。

[44]人,原本無此字,據《周書・韋孝寬傳》補。

[45]郡,原本無此字,據《周書・韋孝寬傳》補。

[46]國,原本無此字,據《周書・韋孝寬傳》補。

[47]"以"字原闕,據《周書・韋孝寬傳》補。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八十三

將帥部(四十四)

褒異第九

隋李雄,後周時領左右軍,征吐谷渾,縱奇兵擊破之,賜奴婢百口。

李金才,爲楊素行軍總管,破突厥阿勿俟斤於納遠川,進位大將軍。

李詢自高祖爲丞相,以元帥長史平尉遲迥之亂,進位上柱國,改封隴西郡公,賜帛千疋,加以口馬。

梁睿,後周時爲大將軍,從齊王憲拒齊將斛律明月於洛陽。每戰有功,遷少冢宰。高祖主百揆,代王謙爲益州總管,行至漢川而謙反。高祖命睿爲行軍元帥,討平之。進位上柱國、總管如故,賜物五千段、奴婢一千口、金二千兩、銀三千兩,食邑千戶。開皇初徵還京師,及引見,帝爲之興,命睿上殿,握手極歡。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今其時也。"遂謝病於家,闔戶自守,不交當世。帝賜以板輿,每有朝覲,必令三衛輿上殿。

于義爲梁睿行軍總管,時王謙搆逆,其將達奚惎擁衆據開遠[1]。義將左軍擊破之。尋拜同州總管,賜奴婢五百口、雜綵三千段。

陰壽仕周爲儀同,從武帝平齊,進位開府。賜物千段、奴婢百口、女樂二十人。高祖爲丞相,壽以行軍總管鎮幽州,即拜幽州總管。時有高寶寧者,齊氏之疏屬也,周武帝拜爲營州刺史,連結契丹、靺鞨舉兵反。壽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寶寧爲其麾下所殺,北邊遂安。賜物千段。卒官,贈司空。

竇榮定,初爲平東將軍,從周太祖與齊人戰於北芒,擊卻齊,以功拜上儀同。後從周元皇帝引突厥木杅侵齊之并州,賜物三百段,襲爵永富縣公,邑千戶,進位開府,除中州刺史。從武帝平齊,加上開府,拜前將軍、佽飛中大夫。高祖受禪,累遷右武衛大將軍,尋除秦州總管,賜吳樂一部。突厥沙鉢略寇邊,以爲行軍元帥,率九總管步兵三萬出涼州,數挫其鋒,沙鉢略突厥請盟而去。賜縑萬匹,進爵安豐郡公,增邑一千六百戶,轉左武衛大將軍。開皇六年卒,帝爲之廢朝。令左衛大將軍元旻監護喪事,賻絹三千疋,贈冀州刺史、陳國公。

元景山,周閔帝時爲撫軍將軍,數從征伐,累遷儀同三司,賜爵文昌縣公,授疊川防主。後與齊人戰於北邙,斬級居多,加開府,遷建州刺史,進封宋安郡公,邑三千戶。

從周武帝平齊,每戰有功,拜大將軍,改封平原郡公,邑二千戶,賜女樂一部,帛六千疋,奴二百五十口,牛羊數千。高祖爲丞相,景山以上將軍率騎與司馬消難將樊毅、馬傑等戰,剋之,拜安州總管,進位柱國將軍,賜帛三千疋。時桐柏山蠻相聚爲亂,景山復擊平之,高祖受禪,拜上柱國。

源雄,周太祖時賜爵隴西郡公。後周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改封朔方郡公,拜冀州刺史。時以突厥寇邊,徙雄爲平州刺史以鎮之。未幾,檢校徐州總管。及高祖爲丞相時,陳人見中原多故,遣其將陳紀等侵江北。雄與吳州總管于顗等擊走之。又東潼州刺史曹孝達據州作亂,雄遣兵襲擊走之。進位上大將軍,伐陳之役,從秦王俊出信州道,及陳平,以功進位上柱國,賜物千段,復鎮朔州。

豆盧勣,仕周爲柱國,利州總管。高祖爲丞相,益州總管王謙作亂,勣嬰城固守,出奇兵擊之,賊因解去。高祖遣開府趙仲卿勞苦之,詔可使持節、上柱國。及突厥犯塞,以勣爲北道行軍元帥以備邊。歲餘,拜夏州總管,詔曰:"上柱國、楚國公勣,蜀人寇亂之日,稱兵犯順,固守金湯,隱如敵國,嘉猷大節,其勞已多,可食始州臨津縣邑千戶。"後以病徵還京師,詔諸王並至勣第,中使顧問,道路不絕。其年卒,高祖悼惜者久之,特加賵贈,鴻臚監護喪事。

豆盧通,仕周爲武賁中大夫、北徐州刺史。及高祖爲丞相,尉遲迥作逆,遣其所署臺州刺史烏丸尼率衆來攻,通逆擊,破之。賜物八百段,進位大將軍。

賀若誼,仕周爲熊州刺史。平齊之役,誼率兵出函谷,先據洛陽。即拜洛州刺史,進封建威縣侯。齊范陽王高紹義之奔突厥也,誼以兵追之,戰於馬邑,遂擒紹義。以功進位大將軍。高祖爲丞相,拜亳州總管,西遏司馬消難,東拒尉遲迥。申州刺史李慧反,誼討平之,進爵范陽郡公,授上大將軍。

梁士彥,爲熊州刺史,從周武帝拔晉州,進位柱國,除使持節、晉絳二州諸軍事、晉州刺史。及帝還後,齊後主親總六軍而圍之,士彥固守孤城。及齊平,封郕國公,進位上柱國。

梁剛,仕周爲儀同,以平尉遲迥功,加開府。擊突厥有勳,進位上大將軍、通政縣公。

梁默,爲行軍總管,從楊素北征突厥,進位大將軍。漢王諒之反,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平之,加授上柱國。

宇文欣,仕周爲儀同三司,賜爵興固縣公。韋孝寬之鎮玉壁也,以欣同行,屢有戰功,加位開府、驃騎將軍,進爵化政郡公,邑二千戶。從武帝伐齊,拔晉陽。及齊平,進位大將軍,賜物千段。尋與烏丸軌破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進柱國,賜奴婢二百口。高祖爲丞相,尉遲迥作亂,以欣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之,迥軍大敗。及平鄴城,以功加上柱國,賜奴婢二百口、牛馬羊萬計。高祖顧欣曰:"尉遲迥傾山東之衆,連百萬之師,公

舉無遺策，戰無全陣，誠天下之英傑也。"進封英國公，增邑三千戶。

王誼，周武帝時爲內史大夫，封陽國公。從帝伐齊，帝賴以全濟。及齊平，授相州刺史。未幾徵爲內史。汾州稽胡爲亂，誼率兵擊走。及平賊而還，賜物五千段。高祖爲丞相，轉汾州總管。司馬消難反，誼爲行軍元帥，討平之。高祖以誼前代舊臣，甚加禮敬之，遣使勞問，冠蓋不絕，拜大司馬。誼自以與高祖有舊，亦歸心焉。及帝受禪，顧遇彌厚。帝親幸其第，與之極歡。

元諧爲大將軍時，高祖爲丞相，尉遲迥作亂，遣兵寇小鄉，令諧擊破之。及高祖受禪，賜宴極歡。進位上大將軍，封樂安郡公，邑千戶。吐谷渾寇梁州，詔諧爲行軍元帥，擊破之，詔遷上柱國。

王世積，仕周爲上儀同、長子縣公。高祖爲丞相，尉遲迥作亂，從韋孝寬擊之。每戰有功，拜上柱國。高祖受禪，進封宜陽郡公，未幾授蘄州總管。平陳之役，以舟師自蘄水趨九江，與陳將紀瑱戰於蘄口，大破之。又移書告諭，陳諸兵將並降。以功進位柱國、荆州總管，賜絹五百段，加之寶帶，邑三千戶。後數歲，桂州人李光仕作亂，世積以行軍總管討平之。帝遣都官員外郎辛凱卿馳勞之。及還，進位上柱國，賜物二千段。帝甚重之，遼東之役，與漢王並爲行軍元帥。至柳州，遇疾疫而還。拜涼州總管，令騎士七百人送之官。

高熲，周武帝時爲下士大夫。以下齊功，拜開府。從越王盛擊隰州叛胡，平之。高祖得政，屬意於熲，委以心膂。尉遲迥之起兵，遂自請行，大破之。因平尉遲迥還，常侍宴於卧內，帝撤御帷以賜之。進位柱國，改封義寧縣公，遷丞相府司馬。高祖受禪，拜尚書左僕射兼納言，進封渤海郡公，俄拜左衛大將軍。時突厥屢爲寇患，詔熲鎮遏緣邊。及還，賜馬百餘匹，牛羊千計。後爲左領軍大將軍。及伐陳，以熲爲元帥。陳平，以功授上柱國。高祖幸并州，留熲居守。及帝還京，賜縑五千疋，復賜行宫一所，以爲莊舍。其夫人賀拔氏寢疾，中使顧問，絡繹不絕。帝親幸其第，賜錢百萬、絹萬疋，復賜以千里馬。

楊素，周武帝時爲車騎大將軍，父敷終於大都督。及平齊之役，素請率父麾下先驅。帝從之，賜以竹策，曰："朕方欲大相驅策，故用此物賜卿。"從齊王憲與齊人戰於河陰，以功封清河縣子，邑五百戶。授司城大夫，復從憲拔晉州，其後每戰有功。及齊平，加上開府。改封安城縣公，邑千五百戶，賜以粟、帛、奴婢、雜畜。高祖爲丞相，會尉遲迥作亂，滎州刺史宇文胄據武牢以應迥，高祖拜素大將軍，發河內兵擊胄，破之。遷徐州總管，進位柱國，封清河郡公，邑二千戶。高祖受禪，加上柱國。帝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管，賜錢百萬，錦千段，馬二百匹而遣之。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大破賊還，拜荆州總管，進爵越國公，邑三千戶。眞食長壽縣千戶，賜物萬疋，粟萬石，加以金寶。又賜陳主妹及女妓十四人，轉內史。俄而江南人李

稜等作亂，素進討悉平之。帝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加子玄感官爲上開府，賜綵物三千段。又斬浙江賊帥高智惠於泉州，自餘支黨悉來降附，江南大定。帝遣左領衛將軍獨孤陀至浚儀迎勞。比到京師，問者日至。賜黄金四十斤，加銀缾實以金錢，縑三千段，馬二百匹，羊三千口，公田百頃，宅一區。又爲并州道行軍總管，討平漢王諒，以功賞物五萬段，綺羅千疋，諒之妓妾二十人。後爲靈州道行軍總管，破達可汗，優詔褒賜縑二萬匹，及萬釘寶帶。

楊文恩，仕周爲車騎大將軍，治冀州事。討平黨項羌，及擊破山獠等，又從陳王攻齊河陰城，又從帝攻拔晉州。以勳進授上儀同三司，改封永寧縣公，增邑至千戶。又生擒壽陽劉叔仁及别從王誼，破賊於鯉魚柵。其後累以軍功遷果毅右旅下大夫。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拒尉遲迥於武陟，迥遣其將李儁圍懷州，與行軍總管宇文述擊走之。破尉遲惇，平鄴城，皆有功。進授上大將軍，改封洛川縣公，尋拜隆州刺史。開皇元年，進爵正平郡公，加邑二千戶。

蘇孝慈，爲宣納上士，從武帝伐齊，以功進位開府，賜爵文安縣公，邑千五百戶。

蘇沙羅，仕周爲都督。從韋孝寬破尉遲迥，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封通泰縣公。及高祖開皇中，遷檢校利州總管事，從史萬歲擊西爨，累戰有功，進位大將軍，賜物千段。尋檢校益州總管長史。會越巂人王奉舉兵作亂，沙羅從段文振討平之，賜奴婢百餘口。

李雄，周太祖時爲輔國將軍。從達奚武平漢中，定興州，又討汾州胡，錄前後功，拜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武帝時，爲涼州總管長史。從滕王逌破吐谷渾於青海，以功加上儀同。宣帝嗣位，從行軍總管韋孝寬略定淮南，雄以輕騎數百至硤石，説下十餘城，拜亳州刺史。高祖總百揆，徵爲司會中大夫。以淮南之功，加位上開府。高祖受禪，拜鴻臚卿，進爵高都郡公。食邑二千戶。

韋洸，仕周爲開府，賜爵衛國縣公。高祖爲丞相，從季父孝寬擊尉遲迥於相州，以功拜柱國，進封襄陽郡公，邑二千戶。

韋藝，爲上開府，時高祖爲丞相。藝從季父孝寬擊尉遲迥，及破尉遲惇，平相州，皆有力焉。以功進位上大將軍。改封武威縣公，邑千戶。高祖受禪，進封魏興郡公。

宇文慶，爲驃騎大將軍。從周武帝拔晉州，及齊師大至，慶又破高緯，拔高壁，克并州，下信都，擒高湝，功並居最。武帝詔遷大將軍，封汝南郡公，邑千六百戶。尋以行軍總管擊延安反胡，平之，拜延州總管，俄轉寧州總管。高祖爲丞相，復以行軍總管江南江表師，次白帝。徵還，以勞進位上大將軍，尋加柱國。開皇初，拜左武衛大將軍，進位上柱國。

楊文紀，仕周爲車騎大將軍、安州總管長史。將兵迎陳降將李瑗於齊安，與陳將周法尚軍遇，擊走之，以功進授開府。高祖爲丞相，改封汾陰縣公。從梁睿討王謙，以功進授上將軍，前後增邑三千戶。

李禮成，仕周爲平東將軍，以軍功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賜爵修陽縣侯。伐齊之役，從武帝圍晉陽。禮成以兵擊南門，齊席毗羅率精甲數千拒帝，禮成力戰，退之。加開府，進封冠軍縣公。

元褒，仕周官至開府、北平縣公、趙州刺史。及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遲迥，以功超拜柱國，進封河間郡公，邑二千戶。高祖仁壽初，以行軍總管擊平嘉州夷獠。煬帝即位，拜齊州刺史。

郭榮，周武帝時爲宣納中士。從帝平齊，以戰功賜馬二十疋，錦絹六百段，封平陽縣男。至高祖仁壽初，西南夷獠多叛，詔榮領八州諸軍事行軍總管，率兵討之，歲餘悉平。賜奴婢三百餘口。煬帝即位，入爲武侯驃騎將軍。後數歲，擊平亂夷，遷左侯衛將軍。從帝西征吐谷渾，拜銀青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以功進左光祿大夫。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冑百餘日。帝每令人窺諸將所爲，知榮如是，帝大悅，每勞勉之。後拜右侯衛大將軍。楊玄感之亂，帝令馳守太原，明年復從帝至柳城。遇疾，帝令存問動靜，中使相望。卒於懷遠鎮，帝爲之廢朝，贈兵部尚書，賜物千段。

李安，爲黄門侍郎。平陳之役，高祖以爲楊素行軍司馬，仍領行軍總管。安率衆先鋒大破陳師，高祖嘉之，進位上大將軍、郢州刺史。

長孫覽，仕周武帝歷少司空，從平齊，進封薛國公。

長孫熾，爲稍伯下大夫，周武帝建德中，從信州總管王長述破王謙，擒其僞總管元振，以功拜儀同三司。至煬帝時，歷位大理卿、戶部尚書。吐谷渾寇張掖，令熾率精騎擊之，以功授銀青光祿大夫。

韓擒虎，爲廬州總管，高祖委以平陳之任。平金陵，執陳叔寶，賜物萬段。又與賀若弼爭功於帝前，於是進位上柱國，賜物八千段。其後突厥來朝，帝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帝命左右引突厥詣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然顧之，突厥惶恐，不敢仰視。别封壽光縣公，邑千戶。

韓僧壽，仕周爲中旅下大夫。高祖得政，從韋孝寬平尉遲迥。每戰有功，授大將軍，封昌樂縣公，邑千戶。至高祖開皇中，檢校靈州總管事，從楊素擊突厥，破之，進位上柱國，改封江都郡公。

韓洪，仕周爲大都督。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於相州，加上開府、甘棠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爲公，尋授驃騎將軍。平陳之役，授行軍總管。及陳平，以功加上柱國。

賀若弼，爲吳郡總管，時高祖委以平陳之事。若弼獻取陳十策，帝稱善，賜以寶刀。開皇九年，大舉伐陳，以弼爲行軍總管。平陳有功，帝下詔褒揚，及迎勞曰："克定三吳，公之功也。"命登御坐，賜物八千段，加位上柱國，進爵宋國公，眞食邑三千戶，加以寶劍、寶帶、金甕、金盤各一，并雉尾扇、曲蓋，雜綵二千段，女樂二部。又賜陳叔寶妹爲

妾,拜右領軍大將軍。

達奚長儒,初仕周太祖,爲大都督。數有戰功,假輔國將軍,累遷使持節、撫軍將軍。平蜀之役,常爲先鋒,攻城野戰,所當必破。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增邑二百戶,又遷驃騎大將軍。從武帝平齊,遷上開府,進爵安城郡公,邑千二百戶。宣政元年,除前將軍,勇猛中大夫。獲陳將吳明徹,以功進位大將軍,尋授行軍總管。高祖爲丞相,王謙舉兵於蜀,詔長儒擊破之。高祖受禪,進位上大將軍,封蘄春郡公,邑二千五百戶。

賀婁子幹,爲秦州刺史。與宇文述等擊破尉遲迥於懷州,高祖大悦,手書進位上開府,封武川縣公,邑三千戶。開皇元年,進爵鉅鹿郡公。其年吐谷渾寇涼州,子幹爲行軍總管,從上柱國元諧擊之,功最優,詔褒美。明年,突厥犯蘭州,子幹擊之,於是冊授上大將軍。徵授新督副監,尋拜工部尚書。突厥犯塞,詔子幹以行軍總管從竇榮定擊之。子幹別路破賊,斬首千餘級,高祖嘉之,遣通事舍人曹威齎優詔勞勉之。子幹請入朝,詔令馳驛奉見。突厥雍虞閭遣使請降,并獻羊馬,詔以子幹爲行軍總管,出西北道應接之。還拜雲州總管,以突厥所獻馬百疋、羊千口以賜之。乃下書曰:"自公守北門,風塵不警,突厥所獻,還以賜公。"

史萬歲,仕周爲開府儀同三司。從梁士彥擊尉遲迥,每戰先登。及迥平,以功拜上大將軍,後領車騎將軍。平陳之役,又以功加上開府。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萬歲率衆二千自東陽別道而進,踰嶺越海,攻陷溪洞不可勝數。前後七百餘戰,轉鬬千餘里,寂無聲聞者十旬,遠近皆以爲沒。萬歲以水陸阻絕,信使不通,乃置書竹筒中浮之於水,汲者得之,以言於素。素大悦,上其事,高祖嗟嘆,賜其家錢十萬,還拜左領軍將軍。

劉方,仕周爲承御上士,尋以戰功拜上儀同。高祖爲丞相,方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於相州,以功加開府,賜爵河陰縣侯,邑八百戶。高祖受禪,進爵爲公。開皇三年,從衛王爽破突厥於白道,進位大將軍。

馮昱,多權略,有武藝。高祖爲丞相,以行軍總管與王誼、李威等討叛蠻。平之,拜柱國。

王檦,驍勇善射。高祖以其有將帥才,每以行軍總管屯兵江北禦陳寇,數有戰功。伐陳之役,及高智慧反,攻討皆有殊績,遷柱國。

李充,少慷慨有英略。開皇中,頻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有功,遷官至上柱國、武陽郡公。

楊武通,性果烈,善騎射,數以行軍總管討西南夷,每有戰功,進封白水郡公。

陳永貴,以勇烈知名。高祖甚親愛之,數以行軍總管領邊。每戰必單騎陷陣。遷官至柱國、蘭利二州總管,封北陳郡公。

房兆,剛毅有武略。頻以行軍總管擊胡,有功,遷官至柱國、徐州總管。

王長述，高祖爲丞相時，受信州總管。部內夷獠猶有未賓，長述討平之，進位上大將軍。又陳取王謙之策，帝大悦，前後賜黄金五百兩，授行軍總管，率衆討謙，以功進位柱國。開皇初，復獻平陳之計，帝善其能，頻加賞勞。後數歲，以行軍總管擊南寧，未至，道病卒，帝甚傷惜之，令使者弔祭，贈上柱國、冀州刺史。

李衍，爲義州刺史，從韋孝寬鎮玉壁城，數與賊戰，敵人憚之。及齊平，以軍功進授大將軍，改封眞鄉郡公，拜左宫伯，賜雜綵三百疋，奴婢二十口。及王謙作亂，高祖以衍爲行軍總管，從梁睿平之，進位上大將軍，賜縑二千匹。開皇元年，又以行軍總管討叛蠻，平之，進位柱國，賜錦帛二千匹。大舉伐陳，授以行軍總管。

田仁恭，仕周爲開府儀同三司，中外府掾。從宇文護征伐，數有戰功，改封襄武郡公，邑五百戶。從武帝平齊，加授上開府，進封浙陽郡公，增邑二千戶。高祖爲丞相，進位大將軍，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於相州，拜柱國。

杜整，爲左武衛將軍。開皇中，密進取陳之策，高祖善之。於是以行軍總管鎮襄陽，病卒。帝聞而傷之，贈帛四百匹，米四百石。

薛世雄，初從周武帝，爲帥都督。開皇中，數有戰功，累遷儀同三司。又爲玉門道行軍大將，擊降伊吾，進位正議大夫，賜物千段。

李徹，爲車騎大將軍。周武帝時，從皇太子西征吐谷渾，以功賜爵周昌縣男，邑三百戶。復從帝破齊師於汾北，乘勝下高壁，拔晉陽，擒高湝於冀州[2]，俱有力焉。錄前後功，加開府，别封蔡陽縣公，邑千戶。至高祖受禪，爲左武衛將軍，總晉王府軍事，進爵齊安郡公。及突厥沙鉢略可汗犯塞，與李充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以功加上大將軍。

杜彦，仕周爲龍州刺史[3]，賜爵永安縣伯。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遲迥於相州，每戰有功，賜物三千段，奴婢三十口，進位上開府。開皇中，爲左武衛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與新義公韓擒虎相繼而進，及平陳，賜物五千段，粟六千石，進位柱國。高智慧作亂，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討平之，賜奴婢百餘口，拜洪州總管。

高勱[4]，爲光州刺史。高祖爲丞相時，上取陳五策。及大舉伐陳[5]，以勱爲行軍總管[6]，從宣陽公王世積下陳江州，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

爾朱敞，爲驃騎大將軍，周武帝東征，上表求從，許之。攻城陷陣，所當皆破，進位上開府，除南光州刺史，入爲護軍大將軍，轉膠州刺史。高祖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黔安蠻叛，命敞討平之。師旅旋，拜金州總管。

獨孤楷，仕周爲車騎將軍。其後數從征伐，賜爵廣阿縣公，邑千戶，拜右侍下大夫。

周木，從韋孝寬平淮南，以功賜子景雲爵西河縣公。高祖爲丞相，進授開府。及受禪，拜右監門將軍，進封汝陽郡公。

乞伏慧，周武帝時爲熊渠中大夫。高祖爲丞相，從韋孝寬擊尉遲惇於武陟，所當皆

破。授大將軍,賜物八百段。及平尉遲迥,進位柱國,賜爵河西郡公。邑三千戶,賚物二千三百段。

張威[7],仕周位至柱國。高祖以威爲行軍總管,從元帥梁睿擊王謙,平之。進上柱國,拜瀘州總管。

和洪,周武帝時爲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時龍州蠻任公忻、李國立等聚衆爲亂,洪擒斬之。從帝攻河陰,洪力戰,陷其西門。帝壯之,賜物千段。復從帝平齊,進位上儀同,賜爵北平侯,邑八百戶,拜左勳曹下大夫。柱國王軌之擒吳明徹也,洪有功焉,加位開府,遷折衝中大夫。尉遲迥作亂相州,以洪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擊走之,又破尉遲惇於武陟。及破平相州,每戰有功,拜柱國,封廣武郡公,邑二千戶。前後賜物萬段,奴婢五十口,金銀各百錠,牛馬百疋。

宇文㢸,初爲別隊,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拜上儀同,封武威縣公,邑千五百戶,賜物千五百段,奴婢五十口,牛羊千餘頭,拜司州總管司錄。宣帝時爲監軍,從梁士彥攻拔壽陽,尋改封安樂縣公,增邑六百戶,賜物六百段,加以口馬,俄轉南司州刺史。遇陳將樊毅,戰於漳口,虜獲三千人,除黃州刺史,尋轉南定州刺史。高祖開皇初,以前功封平昌縣公,加邑一千二百戶。三年,突厥寇甘州,以行軍司馬從元帥竇榮定擊破之,還除太僕少卿,轉吏部侍郎。平陳之役,㢸持節爲諸軍節度,仍領行軍總管。劉仁恩之破陳將呂仲肅也,㢸有謀焉。加開府,擢拜刑部尚書。

張衡,爲揚州總管。開皇中,熙州李英林聚衆反,署置百官,以衡爲行軍總管,率步騎五萬人討平之,拜開府,賜奴婢一百三十口,物五百段,金銀雜畜稱是。

崔仲方,爲會州總管時,諸羌猶未賓附。高祖詔令仲方擊之,與賊三十餘戰,諸部悉平。賜奴婢一百三十口,黃金五十斤,雜物稱是。

于仲文[8],爲大將軍。高祖初爲丞相,尉遲迥之亂,仲文討之,河南既平,勒石紀功,樹於泗上。入朝京師,高祖引入卧內,宴享極歡。賜雜綵千餘段,妓女十人,拜柱國、河南道大行臺。

李景,以行軍總管從王世積伐陳,陷陣有功,進位上開府。賜奴婢六十口,物千五百段。及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復以行軍總管從楊素擊之。還授鄖州刺史。遼東之役,爲馬軍總管。後爲代州總管。時漢王諒作亂,景發兵擊破之。景尋被徵入京,進位柱國,拜右武衛大將軍,賜縑九千匹,女樂一部,加以珍物。景智略非所長,忠直爲時所許,帝甚信之。擊叛蠻向思多,破之,賜奴婢六十口[9]。又擊吐谷渾於青海,破之,進位光祿大夫,賜奴婢六十口,縑二千疋。又攻高麗武列城,破之,賜爵宛丘侯,物一千段。

校勘記

[1]諶,原作"甚",據《隋書·于義傳》改。

[2]高湝,原作"高揩",據《隋書·李徹傳》改。

[3]仕周,原作"周仕",互倒,據《隋書·杜彦傳》改。

[4]高勱,原作"高及",據《隋唐·高勱傳》改。

[5]及,原作"勵",據《隋唐·高勱傳》改。

[6]勱,原作"勵",據《隋唐·高勱傳》改。

[7]張威,原作"周威",據《隋書·張威傳》改。

[8]于,原作"宇",據《四庫全書》本改。

[9]六十口,《隋書·李景傳》作"八十口"。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八十四

將帥部(四十五)

褒異第十

隋慕容三藏,開皇中爲開府儀同大將軍,副行軍總管韋洸討嶺南酋長王仲宣[1],以功授大將軍,賜奴婢百口,加以金銀雜物。

魚俱羅爲大都督,從晉王平陳,以功拜開府,賜物一千五百段。未幾,沈玄懀、高智慧作亂江南,楊素以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每戰有功,加上開府、高唐縣公。又與素擊突厥,以功進位柱國。

張定和爲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充擊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瘡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高祖聞而壯之,遣使者齎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進位柱國,封武安縣侯,賞物二千段、良馬二匹、金百兩。

張奫,自高祖作相,授大都督,領鄉兵。賀若弼之鎭壽春也,常爲間諜。平陳之役,頗有功焉,進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文安縣子,邑八百戶,賜物二千五百段、粟二千五百石。歲餘,率水軍破逆賊笮子游於京口、薛子建於和州。徵入朝,拜大將軍。高祖命昇御座而宴之,謂奫曰:"卿可爲朕兒,朕爲卿父,今日聚集,示無外也。"後賜綺羅千匹,綠沈甲、獸文具裝。尋從楊素征江表,別破高智慧於會稽、吳世華於臨海,位上大將軍,賜奴婢六十口,縑綵三百疋。開皇十八年,爲行軍總管,從漢王諒征遼東,諸軍多物故,奫衆獨全,高祖善之,賜物二百五十段。

郭衍,周武帝時爲大將軍,從武帝與齊主大戰於晉州,追齊師至高壁,敗之,仍從平并州,以功加開府、武安縣公,邑一千二百戶。尉遲迥之起,擊其餘黨於濟北,累戰破之。超上柱國,封武山郡公,賞物七千段。

李圓通領左翊衛驃騎將軍,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從楊素出信州道,以功進位大將軍,進封萬安縣侯。

王韶爲軍正。周武帝既拔晉州,意欲班師,韶諫止。及平齊氏,以功進位開府,封晉陽縣公,邑五百戶,賜口馬雜畜以萬計。高祖受禪,累加大將軍。晉陽之鎭并州,除行臺右僕射,賜綵五百匹。平陳之役,以本官爲元帥府司馬。及剋金陵,進位柱國,賜奴婢三百口、綿絹五千段。

史祥爲左衛將軍。煬帝即位，漢王諒發兵作亂，遣其將綦良自滏口狗黎陽，塞白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南。帝以祥爲行軍總管，皆大破之。進位上大將軍，賜縑綵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轉太僕卿。祥從征吐谷渾，率衆出間道擊虜，破之，俘男女二千餘口。賜奴婢六十人，馬二百匹，進位左光祿大夫，拜左驍衛將軍。

楊義臣，高祖仁壽初拜爲朔州總管，賜以御甲。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代州總管李景爲諒將喬鍾葵所圍，詔義臣救景，義臣與戰，破之，以功進位上大將軍。賜物二千段、雜綵五百疋、女妓十人、良馬二十匹。

來護兒爲上開府，從楊素破高智慧、盛道延，進位柱國，封永寧郡公。高祖嘉其功，使畫工圖其像以進，尋詔追入朝，賜以宮女、寶刀、駿馬、錦綵等物。煬帝時，爲左驍衛大將軍。煬帝大業六年，從駕江都，賜物千段，令上先人冢，宴父老，州里榮之。

陳稜爲東萊留守，楊玄感之亂也，稜率兵至江都，襲破彭城賊帥孟讓，以功進位光祿大夫，賜爵信安侯。及煬帝幸江都，遣稜率宿衛兵擊李子通，往見克捷。超拜左禦衛將軍。

王辯爲車騎將軍[2]。煬帝初，漢王諒之作亂也，從楊素討平之。賜爵武寧縣男，邑三百戶。遼東之役，以功加通議大夫，尋遷武賁郎將。及上沓魏刁兒劫掠燕趙，賊勢[3]，辯發從行卒步騎三千，擊敗之，賜黄金二百兩。渤海賊帥高士達自號東海公，衆以萬數，辯擊之，屢挫其鋭。帝在江都宫，聞而馳召之。及引見，禮賜甚厚，復令往信都經略。士達於是復戰，破之。優詔褒顯之。

周羅睺，初仕陳宣帝爲使持節、都督霍州諸軍事。平山賊十二洞，除右將軍、始安縣伯，邑四百戶。總檢校揚州内外諸軍事，賜金銀三千兩。高祖時，從楊素擊突厥，大破之，進位大將軍。煬帝即位，授左武侯大將軍。漢王諒反，詔赴楊素討平之。進授上大將軍。

段文振，初仕後周爲中外府兵曹，從武帝攻齊晉州，下之。賜物千段，授上儀同。進平鄴都，又賜綺羅二千匹。開皇末，爲太僕卿。越嶲蠻叛，擊平之，賜奴婢二百口。煬帝時，爲兵部尚書，從征吐谷渾，以功進位右光祿大夫，後爲左侯衛大將軍。卒贈光祿大夫、尚書左僕射、北平侯。賜物一千段，粟麥二千石，威儀鼓吹送至墓所。

宇文述，周武帝時爲英果中大夫。高祖爲丞相，尉遲迥作亂，以行軍總管擊其將李儁，破之。及平尉遲迥，每有戰功，超拜上柱國，進爵褒國公，賜縑三千疋。開皇初，拜左衛大將軍。平陳之役，以行軍總管率衆擊陳軍，大敗之。吳、會悉平，以功賜物三千段，拜安州總管。開皇末，爲太子左衛率。煬帝嗣位，拜左衛大將軍。三年，加開府儀同三司，每元會、冬正朝會，輒給鼓吹一部。大業中，征高麗，爲扶餘道將軍。臨發，帝謂述曰："禮，七十者行役以婦人從，公宜以家累自隨[4]。古稱婦人不入軍，謂臨戰時耳。至於營壘之間，無所傷也。項籍、虞姬即其故事。"

周法尙爲巴州刺史,破三鵶叛蠻,復從柱國王誼擊走陳寇,遷衡州總管,四州諸軍事,改封譙郡公,邑二千戶。高祖幸洛陽,召之,及引見,賜金鈿酒鍾一雙、綵五百段、良馬十五疋、奴婢三百口,給鼓吹一部。法尙固辭,帝曰:"公有大功於國,特給鼓吹者,欲令公卿知朕之寵公也。"伐陳之役,以行軍總管隸秦孝王,率舟師擊破其城,州刺史熊門起擒於陣,轉鄂州,尋遷永州總管,安集嶺南,賜縑五百段,良馬五百匹,仍給黃州兵三千五百人爲帳內。又降斬陳桂州刺史錢季卿等,賜綵五百段、奴婢五十口,并銀甕、寶帶、良馬十疋,又爲嶺南安撫大使。後數年入朝,以本官宿衛,賜綵三百段、米五百石、絹五百疋。未幾,與上柱國王世積討平桂州李光仕,賜奴婢百五十口、黃金百五十兩、銀百五十斤。仁壽中,遂州獠叛,復以行軍總管討平之。嶲州烏蠻反,詔法尙擊破之,賜奴婢百口、物三百段、蜀馬二十疋。煬帝時,拜左武衛將軍,賜良馬一匹、絹三百疋。又擊破黔安夷向思多,還從討吐谷渾,逐捕亡散,至于青海。賜奴婢一百口、物三百段、馬七十匹。又領會寧太守。遼東之役,以舟師指朝鮮道。會楊玄感反,與將軍宇文述等破之,以功進右光祿大夫,賜物九百段。又擊齊盜王薄、孟讓等,每挫其銳,賜奴婢百口。

王仁恭爲車騎將軍,從楊素擊突厥於靈武,以功拜上開府,賜物三千段,以驃騎將軍典蜀王軍事。山獠作亂,蜀王命仁恭討破之,賜奴婢三百口。煬帝嗣位,漢王諒舉兵反,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大將軍,拜呂、衛二州刺史。賜帛四千匹,女妓十人。遼東之役,仁恭爲將軍,及帝班師,仁恭爲殿,遇賊,擊走之。進授光祿大夫,賜絹六千段、馬四十匹。明年,復爲前軍,賜良馬十匹、黃金百兩。仁恭遂進軍至新城,賊數萬背城結陣,仁恭擊破之。帝聞而大悅,遣舍人詣軍勞問,賜以珍物,進授光祿大夫,賜絹五千匹。

董純,仕周爲典馭下大夫,從武帝平齊,以功拜儀同,進爵大興縣侯,增邑通前八百戶。高祖受禪,累遷驃騎將軍,後以軍功進位上開府。開皇末,以勞舊拜左衛將軍。煬帝初,漢王諒作亂并州,以純爲行軍總管、河北道安撫副使,從楊素擊平之。以功拜柱國,進爵爲郡公,增邑千戶,轉左驍衛將軍,賜女妓十人、縑五千疋。

趙才爲右驍衛將軍,從煬帝征吐谷渾,以行軍總管率衛尉卿劉權、兵部侍郎劉雅等出合河道,與賊相遇,擊破之,以功進位金紫光祿大夫。

李子雄爲帥都督,時高祖作相,從韋孝寬破尉遲迥於相州,拜上開府,賜爵建昌公。高祖受禪,爲驃騎將軍。伐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煬帝初,漢王諒之作亂也,子雄授上大將軍,力戰破之,遷幽州總管。

趙元淑爲驃騎將軍。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元淑從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柱國,拜德州總管。

裴仁基,開皇中爲親衛。平陳之役,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王

諒府親信。煬帝時,爲武賁郎將,從將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賜奴婢百口、絹五百疋。

唐李高遷,爲右三統軍。從高祖平霍邑,圍京城,力戰功最。累遷左武衛大將軍,封江夏郡公,檢校西麟州刺史。

錢九隴爲左監門郎將。從高祖平薛仁杲、劉武周,以前後戰功累遷右武衛大將軍。又從太祖擒竇建德,平王世充,從隱太子討劉黑闥於魏州,力戰破賊,策勳爲最,累封郇國公。

樊興爲右監門將軍,從太宗破薛舉,平王世充、竇建德。積戰功累封營國公,賜物二千段、黄金三十鋌。

公孫武達爲檢校右監門將軍、肅州刺史,擊斬突厥於張掖河。太宗璽書慰勞,拜左監門將軍,又授詔擊鹽州叛突厥,餘黨幾盡,進封東萊郡公。

陸長遜[5],武德初爲五原太守。及征薛舉,長遜不待命而至。以功拜豐州總管,進封楊國公,邑三千戶,賜以錦袍。後爲右武侯將軍。屬有疾,高祖親幸其第以視之,其見重如此。

唐儉,自太宗爲渭北道行軍元帥,以儉爲司馬,平京城,加光祿大夫。

長孫順德,自義起兵拜統軍,從平霍邑,破臨汾,下絳郡,俱有戰功。尋與劉文靜擊屈突通,執通歸京師,仍略定陝縣。高祖即位,拜左驍衛大將軍,封薛國公。武德九年,與秦叔寶等討建成餘黨於玄武門。太宗踐阼,眞食千二百戶,特賜以宫女。

殷嶠,字開山,太宗爲渭北道元帥,引爲長史,與統軍劉弘基率兵長安城,隋將衛孝節自金光門出戰,嶠與弘基擊破之。京城平,賜爵陳郡公。武德二年,兼陝東道大行臺兵部尚書,從太宗討平王世充,以功進爵鄖國公。復從征劉黑闥,道病卒,太宗親臨喪,哭之甚慟,贈陝東道大行臺右僕射。

柴紹爲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大軍發晋陽,兼領馬軍總管。及義師至霍邑,詔力戰宋老生,有功;下臨汾,平絳郡,並先登陷陣,授右光祿大夫。武德元年,累遷左翊衛大將軍。尋從太宗平薛舉,破宋金剛,攻平王世充於洛陽,擒竇建德於武牢。封霍國公,賜實封千二百戶。貞觀元年拜右衛大將軍。二年,擊梁師都於夏州,平之。轉左衛大將軍。七年,加鎭軍大將軍,行右驍衛大將軍,改封譙國公。十二年,寢疾,太宗親自臨問,尋卒,贈荆州都督。

馬三寶爲太子監門率,别擊叛胡劉拔眞於北山,破之。又從平薛仁杲,遷驍衛將軍,後從柴紹擊吐谷渾於岷州,前後虜男女數千口,累封新興縣公。

屈突通,初爲太宗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舉,特賜金銀六百兩,綵物一千段,尋以本官判陝東道行臺僕射。及大兵圍洛陽,竇建德且至,太宗中分麾下以屬通,令與齊王元吉圍守洛陽。世充平,通功爲第一,尋拜陝東大行臺右僕射。

姜行本爲左屯衛將軍。高昌之役,以行軍副總管率衆先出伊州,遂與侯君集進平高昌。璽書勞之,進封金城郡公,賜物一百五十段,奴婢七十人。後從太宗征高麗,至蓋牟城中流矢卒。太宗賦詩以悼之,贈左衛大將軍、郿國公,陪葬昭陵。

竇軌,武德初爲秦州總管,時赤排羌寇漢中,軌與賊連戰皆捷,餘黨悉降,進封酇國公。

竇琮,初爲高祖大將軍府統軍。從平西河,破霍邑,拜金紫光祿大夫,封扶風郡公。與段志玄等力戰,隋大軍潰,進兵東略,下陝縣,拔太原[6],拜左領軍大將軍,賜物五百段。武德初,以元謀之勳,特恕一死,拜右屯衛大將軍,復轉爲左領軍。時將圍洛陽,遣琮留守陜城,以督糧運。王世充遣其驍將羅士信來斷糧道,琮潛使人説以利害,士信遂帥衆降。及平東都,賞物一千四百段。後以本官檢校晉州總管,尋從隱太子討平劉黑闥,以功封譙國公,賞黄金五十斤。

竇抗,爲左武侯大將軍,從太宗平薛舉,勳居第一。又從征王世充。及東都平,册勳太廟者九人,抗與從弟軌俱預焉,朝廷榮之,賜女樂一部,金寶萬計。

竇璡爲民部尚書,從太宗平薛仁杲,以功時賜錦袍,尋鎮益州。

李孝常,隋末爲華陰令。率兵守永豐倉,陰圖附義,以倉城來降,拜爲左衛大將軍。從平薛仁杲,力戰有功。高祖又念以其倉歸義,手敕褒美,進爵義安王,邑三千戶,着屬籍宗正。高祖臨朝,每賜同榻而坐。其寵遇如此。

牛進達,爲左武衛將軍,從侯君集爲交河道總管,征高昌有功,累封瑯邪公,賜物一千三百段。

李思摩爲右武衛將軍,從征遼東,爲流矢所中,太宗親爲吮血,其見顧遇如此。未幾卒於京師,贈兵部尚書、夏州都督。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爲冢像白道山,任依蕃法,燒訖然後葬。

王君廓爲右領軍,鎮幽州。會突厥入寇,君廓邀擊破之。俘斬二千餘人,獲馬五千匹[7]。高祖聞而大悦,徵入朝[8],賜以御馬,令於殿庭乘之而出。又謂侍臣曰:"吾聞相如叱秦王,目眥出血,君廓往擊竇建德,將出戰,徐勣過之,君廓發憤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何謝古人,不可以常例賞之。"復賜紫袍金帶。

竇静爲夏州都督,值突厥攜貳,諸將出征,多詣其所,静知虜中虚實,潛令人間其部落,郁射設所部一孤尼等九俟斤並率衆歸款,太宗稱善,賜馬百匹,羊千口。

李大亮爲安州刺史,高祖令狥廣州以東,行次九江,會輔公祏反,大亮以計擒公祏將張善安。公祏尋遣兵圍猷州,刺史左難當嬰城自守,大亮率兵進拔擊賊,破之。以功賜奴婢百人。大亮謂曰:"汝輩多衣冠子女,破亡至此,吾亦何忍以汝爲賤隸乎?"一皆放遣。高祖聞而嗟異,復賜僮婢二十人。及討吐谷渾,以大亮爲且末道行軍總管,與大總管李靖等出北路,涉青海,歷河源,遇賊於蜀渾山,接戰破之,俘其名王、雜畜萬計。

以功進爵爲公，賜物千段，奴婢一百五十人。

李靖爲行軍總管，兼攝趙郡王孝恭行軍長史，高祖以孝恭未更戎旅，三軍之任一以委之。擊蕭銑，以功授上柱國，封永康縣公，賜二千五百段。又爲嶺南道撫慰大使、檢校桂州總管。時輔公祏於丹陽反，詔孝恭爲元帥，靖爲副以討之。江南悉平。於是置東道行臺，拜靖行臺兵部尚書，賜物千段、奴婢百口、馬百匹。及突厥寇太原，以靖爲行軍總管，尋檢校安州大都督。高祖每云："李靖是蕭銑、輔公祏膏肓，古之名將韓、白、衛、霍，豈能踰之？"太宗嗣位，拜刑部尚書，并錄前後功，賜實封四百戶。又爲代州道行軍總管，進擊定襄，破之，以功進封代國公。賜物六百段，及名馬、寶器。貞觀初，妻亡，有詔墳塋制度依漢霍光故事，象燕然及積石山以旌殊績。靖有疾，太宗親幸第，流涕謂曰："公是朕平生舊交，又於國有大功，忽聞疾病，深以爲憂。"賜絹一千匹。及薨，冊賜司徒、并州都督，給班劍四十人，羽葆鼓吹，陪葬昭陵。

張儉爲營州都督，兼護東夷校尉。太宗將至遼東，拜行軍總管，進度遼，趨建安城，賊徒大潰。以功累封皖城郡公，賞賜甚厚。

郭孝恪爲安西都護，會焉耆王與西突厥通親，相爲唇齒，進貢希至，孝恪表請擊之。太宗許焉，以孝恪爲西州道行軍總管，虜其王齒龍突騎支而還。太宗嘉其遠立殊功，遣使優勞，加勳十一轉。

程務挺爲洛州刺史，從太宗平劉黑闥，以功拜營州都督府長史，封東平郡公。賜物二千段、黃金三百兩。

段德操爲左武衛將軍，延州道行軍總管。以功拜柱國，爵爲郡公，邑千戶，賜以貂裘、金帶、布帛千匹。

姜確爲左屯衛將軍、征遼行軍總管，攻蓋牟城中流矢卒，太宗甚哀悼，爲五言詩以傷之，時人榮之。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墳高六丈。

王君愕爲左武衛將軍，從征遼戰傷，還卒於營。太宗深痛悼之，賜東園秘器，陪葬昭陵，墳高六丈。

劉贍爲浩州刺史，時劉武周連年爲寇，鄰城多陷，賊數攻之，輒爲贍所敗。及裴寂之敗也，晉州以北連城悉陷，唯贍獨守。李仲文以兵保之，二人并力拒戰，賊來攻之，輒挫其鋭。及太宗復并州，高祖遣使勞苦之，賜帛三萬疋，米麥千石，頒其將士。

李君羡，少以勇氣聞，從太宗破宋金剛，以功授上柱國、驃騎將軍，加賜牛馬、錦帛及宮人，拜左衛府中郎將。突厥來至渭橋，君羡與尉遲敬德等大破其衆。太宗謂之曰："盡如我君羡用心，國賊亦何憂？"改授左武侯中郎將，封武連縣公。

蘇定方，貞觀初爲匡道府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于磧石，爲前鋒，悉降之。軍還，授左武侯中郎將。高祖時，爲行軍總管，征賀魯，擒之，以功遷左驍衛大將軍，封邢國公。俄有思結闕俟斤都曼先鎮諸胡，擁其所部，及疏勒、朱俱般、葱嶺三國復叛。詔定

方爲安撫大使,率兵討之,都曼面縛出降,葱嶺已西悉定。以功加食邑邢州、鉅鹿,眞邑五百戶。顯慶五年,從幸太原,制授熊津道大總管,率師討北濟,平之,賞賜珍寶不可勝計。俄遷左武衛大將軍。乾符二年卒,褒贈幽州都督。

尉遲敬德,爲右府統軍。從太宗擊王世充於東都,世充驍將單雄信領騎直趨太宗,敬德翼太宗以出賊圍。賜金銀各一篋,恩眄日隆。又從破徐圓朗,累有戰功,授秦王府左二副護軍。敬德歷鄜、夏二州都督,封鄂國公,後解職。顯慶中卒[9],高宗舉哀於東雲龍門,廢朝三日,詔京官朝集使五品以上并赴宅哭,仍遣黄門侍郎劉祥道持節賫璽書往弔,贈司徒、并州都督。所司備禮冊命,給班劍三十人,及羽葆鼓吹。

薛仁貴,自太宗遼東之役,以勇敢聞,擢授游擊將軍、雲泉府果毅,仍令北門長上,并賜生口十人。高祖顯慶二年,詔仁貴副程名振於遼東經略,破高麗,以功封河東縣男。尋又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內出甲,令試之,仁貴射五重,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時九姓有衆十餘萬來挑戰,仁貴擒其僞葉護兄弟三人而還。乾封,高麗內附,仁貴擊其賊衆大敗,高祖手勑勞之,復遷左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病卒,贈左驍衛大將軍,官造靈轝,并家口給傳還鄉。

劉弘基爲右光祿大夫,義師至河東,弘基以兵千人先濟河,進下馮翊,爲渭北道大使。渡渭水,屯於長安,逆擊衛文昇,一戰而捷。高祖大悦,賜馬二十匹。及破京城,功爲第一。從太宗擊薛舉於扶風,破之,累拜右領都督,封河間郡公。武德元年,拜驍衛大將軍,以元謀之勳,恕其一死。又爲左一總管,從太宗擊破宋金剛,累封任國公。尋從擊劉黑闥於洺州,師旋[10],授井越將軍,備胡寇於北鄙。九年,以佐命功,眞食九百戶。太宗征遼東,以弘基與前軍大總管從擊高延壽於駐蹕山,力戰有功,太宗屢加勞勉。高宗永徽元年,加實封通前一千一百戶。其年卒,高宗爲之舉哀,廢朝三日,贈開府儀三司、并州都督。

馮盎,爲上柱國。貞觀中,羅竇諸洞獠叛,詔令盎率部落二萬諸軍先鋒,斬首千餘級。太宗令其子智戴慰省之,前後賞賜不可勝數。

阿史那社尒[11],爲左驍衛大將軍,貞觀十四年授行軍總管,以平高昌,諸人咸即受賞。社尒以未詔奉旨,秋毫無所取。軍還,太宗美其廉愼,以高昌所得寶鈿刀,并雜綵千段賜之,仍令檢校北門左屯營,封畢國公。十九年,從太宗征遼,所部兵士人百其勇,師旋,兼授鴻臚卿。

契苾何力爲右驍衛大將軍,太宗征遼東,以何力爲前軍總管,軍次白崖城,爲賊所圍,被矟中腰,瘡重疾甚,太宗自爲傅藥。高宗乾封初,爲遼東道行軍總管,拔平壤城,虜其王,還授鎮軍大將軍,行左衛大將軍,徙封梁國公。

劉仁軌,高宗乾封初爲右相,兼檢校太子左中護。累前後戰功,封樂城縣男。咸亨五年,爲鷄林大總管,東伐新羅,仁軌率兵徑渡瓠蘆河,破其北方大鎭七重城,以功進

爵爲公。

黑齒常之爲左領軍員外將軍，高宗儀鳳中，吐蕃犯邊，常之從李敬玄、劉審禮擊之，審禮敗，敬玄欲抽軍引卻，阻泥溝而計無所出，常之夜率敢死士五百人進掩賊營，吐蕃大首領跋地設棄軍宵遁，敬玄因此得還。高宗嘆其才略，擢授左武衛將軍兼檢校左羽林軍，賜金五百兩，絹五百疋，仍充河源軍副使。吐蕃贊婆及素和貴等賊徒三萬餘屯於良非川，常之率精騎三千夜襲營，殺獲二千級，獲羊馬數萬，贊婆等單騎而遁。擢常之爲河源道經略大使，又賞物四百匹。

王晙，玄宗開元初爲隴右群牧使。吐蕃寇臨洮[12]，晙率所部擊之，大潰，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封清源縣男，兼原州都督，仍拜其子珽爲并州大都督府長史[13]。明年討突厥，殺掠甚衆，以功遷左散騎常侍、持節朔方道行軍大總管。十一年，代張說爲相，追錄破胡之功，加金紫光祿大夫，仍充朔方軍節度大使。

張說，爲朔方軍節度大使。時慶州方渠降胡，康願子自立爲可汗，舉兵反。說以討賊功，賜實封三百戶。

郭虔瓘爲左驍衛將軍，兼北庭都護。開元二年春，突厥默啜遣其子移涅可汗及同俄特勒率精騎圍逼北庭。虔瓘固守，使勇士伏於路左，斬同俄，賊衆乞降，以功拜冠軍大將軍，行右驍衛大將軍。又下制進封太原郡開國公，俄轉安西副大都護、攝御史大夫、四鎮經略安撫使，進封潞國公，賜實封一百戶。

郭知運爲檢校伊州刺史兼伊吾軍使，開元二年春，副郭虔瓘破突厥於北庭，以功封介休縣公，知雲麾將軍，擢拜右武衛將軍。吐蕃入寇隴右，知運擊敗之，拜鄯州都督、隴右諸軍節度大使。六年，又率兵討吐蕃，掩獲萬計獻捷，拜知運爲兼鴻臚卿，攝御史中丞，加封太原郡公。八年，六州胡康待賓等反，詔知運與王晙討平之，拜左武衛大將軍，賜金銀器百事，雜綵千段。九年，卒於軍，贈梁州都督，錫米粟五百斛、絹帛五百段。

王君㚟爲右衛副率。及郭知運卒，遂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遷右羽林軍將軍，判涼州都督事。開元十六年冬，吐蕃大將悉諾邏率衆入寇大斗谷，又移攻甘州，君㚟襲至青海，俘獲其衆及羊馬萬數，以功遷羽林軍大將軍，依舊判涼州都督，封晉昌伯。玄宗又嘗於廣達樓引君㚟及妻夏氏設宴，賜以金帛。

張守珪，爲平樂府別將。開元初，突厥入寇北庭，守珪請引兵自蒲昌、輪臺擊之。及賊敗，以功特加游擊將軍。後十五年，授瓜州刺史。吐蕃暴至城下，守珪縱兵擊敗之，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仍以瓜州爲都督府，以守珪爲都督。二十一年，轉幽州長史兼御史中丞、營州都督、河北節度副大使。先是，契丹及奚連年爲邊患，及守珪到官，頻出擊之，每戰皆捷，斬契丹首領可突于首，傳於東都。明年春，守珪獻捷，會籍田禮畢酺宴，玄宗賦詩以褒美之，拜守珪爲輔國大將軍，右羽林大將軍兼御史大夫，仍賜雜綵一千匹，及金銀器物等。

王忠嗣,爲左威衛將軍,河西討擊副使兼檢校代州都督,爲王昱所陷,貶東陽府左果毅。屬河西節度使杜希望謀拔新城,玄宗詔追忠嗣赴河西,既下新城,忠嗣之功居多,因授左威衛郎將,專知行軍兵馬,又大破吐蕃,以功最,詔拜左金吾衛將軍同正員。

校勘記

[1]韋洸,原作"韋光",據《隋書·慕容三藏傳》、《北史·慕容紹宗傳》改。

[2]王辯,原作"王辨",據《隋書·王辯傳》改。

[3]賊勢,此下疑有脱文。

[4]"以"字原重,據《四庫全書》本及《隋書·宇文述傳》删。

[5]陸長遜,《隋書》卷五十七作"張長遜"。

[6]拔,原作"牧",據《舊唐書·竇琮傳》改。

[7]五千匹,原作"二十匹",據《舊唐書·王君廓傳》改。

[8]徵,原作"止之",據《舊唐書·王君廓傳》改。

[9]卒,原脱,據《舊唐書·尉遲敬德傳》補。

[10]旋,原作"旅",據《舊唐書·劉弘基傳》改。

[11]阿史那社尒,原作"阿史那杜爾",據《舊唐書·阿史那社尒傳》改。

[12]洮,原作"兆",據《四庫全書》本改。

[13]珽,原作"班",據《舊唐書·王晙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八十五

將帥部(四十七)

褒異第十一

唐李嗣業爲中郎將,玄宗天寶七載,安西都知兵馬使高仙芝奉詔總軍,專征勃律,選嗣業與郎將田珍爲左右陌刀將,遂長驅至勃律城,擒勃律王、吐蕃公主,斬藤橋,以兵三千人戍。於是拂林、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歸國家,款塞朝獻,嗣業之功也,繇此拜右威武將軍。十載,又從平石國,及破九國胡幷背叛突騎施,以跳盪加特進。肅宗在鳳翔,至德二年九月,嗣業從廣平王收復京城,賊衆大敗,走河北,郭子儀遂收東都,嗣業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衛尉卿,封虢國公,食實封二百戶。乾元二年正月,與諸將同圍相州,爲流矢所中,瘡欲愈,卧於帳中,忽聞金鼓之聲,因大叫,瘡中血出數升,注地而卒。帝聞之震悼,嗟惜久之,詔贈武威郡王,其賵贈及緣葬事,所司倍於常式,仍令官給靈轝,遞還所在。

王思禮爲雲麾將軍、金城太守,祿山反,哥舒翰爲元帥,奏思禮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太常卿,充元帥府馬軍都將。肅宗至德二年九月,思禮從元帥廣平王收西京,既破賊,思禮領兵入宫。又從郭子儀戰陝城、曲沃、新店。賊軍既敗,遷戶部尚書,封霍國公,食實封三百戶。乾元初,與李光弼來朝,勑朝官四品已上出郊迎。上元初,加司空。自武德以來,三公不居宰輔,唯思禮而已。二年四月薨,贈太尉,官給靈轝,差鴻臚卿一人充使監護喪事。

衛伯玉,爲神策軍兵馬使,出鎮安西。肅宗乾元二年十月,擊逆賊史思明僞將李歸仁,破走之,以功遷右羽林軍大將軍,知軍事,轉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獻俘百餘人至闕下,遷神策軍節度。上元二年二月,史思明領衆西下圖長安,史朝義率其黨夜襲陝州,伯玉以兵逆擊,大破賊於永寧。賊退,進位特進,封河東郡公。

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時安祿山反,玄宗天寶十四載十一月,詔子儀東討,祿山遣大同軍使高秀巖寇河曲,子儀擊敗之,進收雲中爲邑,開東陘,以功加御史大夫。及肅宗即位,祿山死,詔子儀還鳳翔,進位司空,充關內河東副元帥。既平河東、河西、河南賊,以功加司徒,封代國公,食邑千戶。尋入朝,肅宗遣兵仗戎容迎于灞上,肅宗勞之曰:"雖吾之家國,實繇卿再造。"及還東都,命子儀經營北討。乾元元年七月,破賊河

上。擒僞將安守忠以獻,遂朝京師。勑百僚班迎於長樂驛,進位中書令。上元三年二月,用子儀爲朔方、河中、北庭、潞、儀、澤、沁等州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副元帥,充本管觀察處置等使,進封汾陽郡王,出鎮絳州。三月,子儀辭赴鎮,賜御馬、銀器、雜綵,別賜絹布四萬疋端以賞軍。代宗即位,以子儀守太尉,充北道汾寧、涇原、河西已東通和蕃及朔方招撫觀察使。後自涇陽入朝,帝御安福門待之,命子儀樓上行朝見禮,宴賜隆厚。

僕固懷恩,世襲都督。玄宗時,爲左領軍大將軍。天寶十五載,與李光弼合勢,及史思明戰于恆山、趙郡、沙河、嘉山,皆大破之,功居多。肅宗即位於靈武,懷恩累從郭子儀及廣平王破賊,皆立殊功,以前後功加開府儀同三司、鴻臚卿同正員、同節度副使,封豐國公,食實封二百戶。乾元元年九月,遣九節度擊安慶緒於相州,從郭子儀領朔方行營,又副李光弼。二年,進封大寧郡王,遷御史大夫、朔方行營節度使。上元二年冬,加工部尚書,勑李輔國及常參官等送上,太官造食。代宗即位,以懷恩副天下兵馬元帥、雍王、領河東節度行營。及鎮西迴紇兵馬赴陝州,仍許懷恩母及妻隨懷恩之陝州行營。迴紇可敦即懷恩之女也,時迴紇通會于陝州,帝特崇姻好以寵之。

李光弼爲河北節度使,時玄宗幸蜀,肅宗理兵於靈武,追光弼及郭子儀赴行在,授光弼戶部尚書,兼太原尹、北京留守、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賊將史思明、蔡希德、高秀巖、牛廷玠等四僞帥率衆十餘萬來攻太原,光弼率敢死之士出擊,大破之,收清夷、橫野等軍,擒賊將李弘義以歸。詔守司空,兼兵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進封魏國公,食實封八百戶。乾元元年,與關內節度使王思禮入朝,勑朝官四品已上出城迎謁,遷侍中,改封鄭國公。二年七月,爲天下兵馬元帥趙王係之副,知節度行營事。八月,兼幽州大都督府長史,出統河南諸軍於內,及收復懷州,以功進爵臨淮郡王,累加實封一千五百戶。俄拜太尉,內殿宴送,御制詩以寵之,朝臣畢和。寶應元年五月,光弼進封臨淮郡王,賜鐵券。以代宗廣德二年薨。及葬,詔宰臣已下祖送於延平門。

李抱玉,爲鄭、陳、潁、亳四州節度。肅宗乾元中,史思明陷洛陽,抱玉守河陽南城,擊退賊帥周摯,固河陽,復懷州,皆功居第一,遷澤州刺史。代宗即位,爲澤潞節度使,加領陳、鄭二州,遷兵部尚書。廣德元年,吐蕃寇京師,群盜充斥,詔抱玉兼鳳翔節度使討之,以功遷司空。

辛雲京爲太原節度,虜畏雲京,不敢惕息,太原大理,無烽火之虞。累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代宗大曆三年八月薨,代宗追悼發哀,冊贈太尉,輟朝三日。十一月葬,遣中使弔祭。(時宰相及諸道節度使祭者凡七十餘幄,饌葉彫飾器溉豐盈,窮極奢靡,士庶觀者如堵。)

嚴武爲劍南節度使、成都尹。代宗廣德二年,破吐蕃七萬餘衆,拔當狗城。十月取鹽川城,改檢校吏部尚書,封鄭國公。

田神功爲平盧軍節度都知兵馬使，擒逆賊劉展，以功遷檢校工部尚書、汴宋等八州節度使。代宗大曆三年入覲，尋加檢校右僕射，赴尚書省視事，特詔宰臣百官送上，仍加知省事以寵之。入覲闕廷，遘疾信宿而終。代宗悼惜，爲之撤樂廢朝三日，贈司徒，賜絹一千疋、布五百端，特許百官弔喪，賜屏風、茵褥於靈座，并賜千僧齋以追福。至德已來，將帥不兼三事者，哀榮無比。

李納爲平盧軍節度使。時李希烈圍陳州，納遣兵與諸軍奮擊，大破之，因解圍，加檢校司空，封五百戶。

李忠臣，代宗時爲淮西節度觀察使，同華節度周智光舉兵反，詔忠臣與神策將李太淸等討平之。大曆二年，加檢校工部尚書，寔封通前三百戶。五年，加蔡州刺史，檢校右僕射知省事。李靈曜之叛，田承嗣使姪悅援之，忠臣與諸軍大破之，汴州平。十一年十二月，加檢校司空、平章事。

伊愼爲果毅，代宗大曆八年，江西節度使路嗣恭討領南哥舒晃之亂，以愼爲先鋒，直逼賊壘，疾戰破之。斬晃於泔溪，函首獻于闕下。嗣恭表愼功，授連州長史，知當州團練使。德宗時，爲蘄州刺史，充節度都知兵馬使。建中末，車駕在梁、洋，愼進兵迎擊李希烈之甥劉戒虛，擒之，以功拜安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仍賜實封一百戶。

馬璘爲太常卿，時蕃戎寇邊，詔璘赴援河西。廣德初，僕固懷恩不順，誘吐蕃入寇。代宗避狄陝州，璘即日自河右轉鬭戎虜，追擊俘斬數千，繇是雄名益振。代宗還宮，召見慰勞之，授兼御史大夫。永泰中，爲涇原節度，城堡獲全，虜不敢犯，加檢校左僕射。帝甚重之，遷檢校左僕射知省事，詔宰臣百僚於尚書省送上，進封扶風郡王。大曆十一年卒，德宗悼惜之，廢朝，贈司徒。

郝廷玉初爲李光弼帳中愛將。肅宗乾元中，史思明再陷洛陽，廷玉擒賊將徐璜，解中潬之圍，前後以戰功累授開府儀同三司，試太常卿，封安邊郡王，累遷秦州刺史。代宗大曆八年，廷玉卒，追錄舊勳，贈工部尚書。

王栖曜，肅宗時爲浙東節度王璵馬軍兵馬使。代宗廣德中，草賊袁晁起亂臺州，御史中丞袁傪東討，奏栖曜爲偏將，生擒袁晁，收復郡邑十六，授常州別駕、浙西都知兵馬使。時江左兵荒，栖曜擊賊，大潰，遷試金吾大將軍。李靈曜反于汴州，浙西觀察使李涵俾栖曜將兵爲河南掎角，以功加銀靑光祿大夫，累加至御史中丞。

張萬福，代宗時爲和州刺史，行營防禦使。時賊將康自觀擁兵掠，循淮而東，萬福追而殺之。代宗發詔以勞之，賜衣一襲、宮錦十雙。後自泗州刺史徵拜右金吾將軍，詔圖形凌煙閣，數賜酒饌、衣服，并勑度支籍口畜給其費。

薛嵩爲相衛節度使，卒，代宗命工部尚書李晃使于相州弔祭。

曲環，自玄宗天寶中爲果毅別將，安祿山反，守鄧州拒賊，功居多，超授左淸道率，又從李抱玉守河陽南城，尋別將兵守澤州，破賊驍將安曉，勑特拜羽林將軍。又將別部

兵合諸軍同討史朝義,平河北,累轉金吾大將軍。因隨李抱玉移軍京西。代宗大曆中,領兵隴州,頻破吐蕃,加特進、太常卿,又詔以邠隴兵五千,大破戎虜於劍南,加太子賓客,賜以名馬。與諸將討涇州叛將劉文喜,平之,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御史中丞,充邠、隴兩軍都知兵馬使。累破李納逆黨,以功最加御史大夫。德宗建中三年十月,加檢校左常侍,充邠、隴行營節度使。又大破李希烈逆黨於陳州城下,加檢校工部尚書兼陳州刺史。希烈平,加環兼許州刺史,加實封三百戶,後加檢校左僕射。卒,廢朝一日,贈司空,賻布帛米粟有差。

楊朝晟,德宗建中初爲甘泉府果毅,從李懷光討劉文喜於涇州,斬獲生擒居多,授驃騎大將軍。稍爲右先鋒兵馬使。後李納寇徐州,從唐朝臣征討,常冠軍鋒,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子賓客。德宗在奉天,以朝晟爲左廂兵馬使,下咸陽,以挫朱泚,加御史中丞,實封一百五十戶。

李抱眞爲昭義軍節度使。德宗建中三年,田悅以魏博反,抱眞與馬燧敗悅兵,遂解臨洺及邢州之圍,以功加檢校兵部尚書。復與燧圍魏州,又敗悅於城下,以功加檢校右僕射。興元初,遷檢校左僕射平章事,破朱滔於經城,以功加檢校司空,食實封五百戶。

李芃爲河陽三城懷州節度觀察使,與河東節度馬燧等諸軍破田悅於洹水,以功授檢校兵部尚書,累封開封郡王,食實封一百戶。

馬燧,代宗時爲河東節度使,前政軍敗之後,兵甲寡弱,燧乃塞險以遏奔衝。及朝於京師,加檢校兵部尚書令。還太原,與諸軍擊敗田悅兵,加燧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宗初,詔加燧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魏、博、貝等州節度、觀察、招討等使。及帝幸奉天,引軍還太原。及帝還京,加燧奉誠軍及晉、絳、慈、隰節度使,并管內諸軍行營副元帥。與渾瑊同討李懷光,赴河中軍[1],詔常參官送至通化門。懷光平,乃下詔褒美,遷光祿大夫。幷令還太原。是役也,帝賜燧《宸扆》、《臺衡》二銘幷序。三年二月入朝,冊拜司徒、侍中、北平王,仍賜妓樂。及薨,詔贈太傅,祔廟,宜令所司供少牢,仍給鹵簿從宅至廟,幷量供人夫,兼令太常博士檢校。

渾瑊爲折衝果毅,節度使安思順遣瑊提偏師大破阿布思部,遷中郎將。安祿山搆逆,瑊從李光弼出師河北,定諸郡邑,遷右驍衛將軍。及肅宗即位於靈武,瑊統兵赴行在,至天德,遇蕃軍入寇,瑊擊敗之。從郭子儀收兩京,討安慶緒,破賊於新鄉,改檢校太僕卿,充武絳衛軍使。又從僕固懷恩討史朝義,前後數十戰。朝義平,加開府儀同三司、太常卿,賜實封二百戶。又爲朔方行營左廂兵馬使,從郭子儀討吐蕃於邠州,以功加御史中丞。會吐蕃大入寇,至奉天,瑊拒戰於莫谷,大破蕃軍,以功加太子賓客。復屯於奉天,華州周智光反,郭子儀討之,令瑊領馬步萬人攻下同州。智光平,詔以邠、寧、慶三州隸朔方軍,郭子儀領之。子儀令瑊先率兵至邠州,便於宜祿縣防秋。歲餘,加兼御史大夫。代宗大曆十一年,子儀入朝,令瑊知邠、寧、慶三州兵馬留後。十三年,

迴紇侵太原，以瑊爲石嶺關以南諸軍知兵馬使，率兵逐之，虜騎引退。其年八月，加檢校工部尚書、兼單于副都護、振武軍使。十四年，入爲左金吾衛大將軍。建中四年，李希烈遣間諜詐爲瑊書與希烈交通，瑊奏其狀，德宗特保證之，仍賜瑊馬一匹，并鞍轡、錦綵二百疋。興元元年正月，以瑊爲行在都知兵馬使。二月賜實封五百戶。是日，德宗移幸山南，瑊分布諸軍，擊敗逆賊，李懷光追射之。三月，加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靈州都督、靈鹽豐夏等州定遠西城天德軍節度等使，仍充朔方、邠寧、振武等道，兼永平軍奉天行營兵馬副元帥。上臨軒授鉞，用漢拜韓信故事。是月，瑊將軍赴京畿，破賊朱泚。六月，加瑊侍中。論收京城之功，加實封八百戶。七月，德宗還營，以瑊守本官兼河中尹、河中絳慈隰節度使，仍充河中同陝虢節度，及管內諸軍行營兵馬副元帥，改封咸寧王。九月，賜瑊大寧里第、女樂五人。入第之日，宰臣節將送之。又以李懷光未平，加朔方行營兵馬副元帥，與河東節度使馬燧會兵進討。貞元元年八月，河中平，加檢校司空。四年七月，加邠、寧、慶副元帥。十二年二月，加檢校司徒兼中書令，諸使副元帥如故。十五年二月二日薨于鎮，廢朝五日，群臣於延英奉慰，詔贈太師，賻贈絹布四千疋、米粟三千石。及喪車將至，又爲廢朝。應緣喪事，所司准式支給，命京兆尹監護。葬日，賜絹五百疋。

田緒爲魏博節度使，時朱滔率兵兼引迴紇之衆南侵，緒遣兵助王武俊、李抱真大破朱滔于經城。以功遷檢校工部尚書。

李晟，爲左羽林將軍。代宗廣德初，鳳翔節度使孫志直署晟總遊兵，擊破黨項羌高玉等，以功授特進，試光祿卿。大曆初，李抱玉鎮鳳翔，署爲右軍都將。四年，吐蕃圍靈州，抱玉遣晟擊之，吐蕃因解靈州之圍而去。拜開府儀同三司，無幾，兼左金吾衛大將軍、涇原四鎮北庭都知兵馬使，并總遊兵。無何，節度使馬璘與吐蕃戰於鹽倉，兵敗，晟率所部橫擊之，拔璘出亂兵之中，以功封合川郡王。德宗即位，吐蕃寇劍南，乃詔晟將出神策兵救之，授太子賓客。建中二年，魏博田悅反，將兵圍臨洺、邢州，詔以晟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救臨洺，尋加兼御史中丞。三年正月，復以諸道軍擊敗悅軍於洹水，遂進攻魏州。以功加檢校左散騎常侍，實封百戶。無幾，兼魏府左司馬。及王武俊攻趙州，晟乃獻狀請解趙州之圍，欲引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勢欲圖范陽，德宗壯之，加晟御史大夫。德宗在奉天，詔晟赴難。晟引軍踰飛狐，師次代州，詔加晟檢校工部尚書、神策行營節度使，實封二百戶。及李懷光反，車駕幸梁州，帝嘆曰："早從李晟之言，三蜀可坐致也。"詔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安衆心。後拜晟司徒兼中書令，實封一千戶。德宗至自興元，晟戎服謁見于三橋，帝駐馬勞之，賜永崇里第及涇陽上田、延平門之林園、女樂八人。入第之日，京兆府供帳酒饌，賜教坊樂具鼓吹迎導，宰臣節將送之。帝思晟勳力，製紀功碑，俾皇太子書之，刊石立於東渭橋，又令太子書碑詞以賜晟，後爲中書令、奉朝請。貞元四年三月，詔爲晟立五廟。五年九月，晟與侍中馬

燧見於延英殿,上嘉其勳力,詔圖其像於舊臣之次,仍令皇太子書其文以賜晟,晟刻石於門左。九年八月薨,帝震悼出涕,廢朝五日,令百官就第臨弔,命京兆尹李充監護喪事,官給葬具,賵賻加等。比大歛,帝手書致意,送柩前。

謝玄佐爲宋州刺史。德宗建中二年,加兼御史中丞、宋亳節度等使。李正巳死,子納匿喪謀叛,而李洧以徐州歸順,納遣兵圍之。詔玄佐與諸軍援洧,與賊接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繇是轉輸路通,加御史大夫,收濮州降將楊令暉,分兵挾以徇濮陽,遂降其將高彦超,以通濮陽津遷尚書,累封四千戶,兼曹濮觀察使。

李元諒爲鎭國軍節度副使。德宗居奉天,賊朱泚遣僞將何望之襲華州,遂據城。元諒自潼關將所部,遂拔華州,軍益振,以功加御史中丞。是時,尙可孤守藍田,與元諒爲犄角。賊東不能逾渭南,元諒功居多。遷華州刺史,兼御史大夫、潼關防禦、鎭國軍節度使,尋加檢校工部尙書。興元元年五月,詔元諒與副元帥李晟進收京邑,帝還宮,加檢校尙書左僕射,實封七百戶,賜甲第、女樂。貞元三年,詔元諒將本軍從渾瑊與吐蕃會盟于平涼,與瑊俱申號令,嚴其部伍而還。時謂元諒有將帥之風,德宗嘉之,賜馬十匹、金銀器錦綵等甚厚。四年春,加隴右節度支度營田觀察、臨洮軍使,移鎭良原。九年十一月卒,帝甚悼惜,廢朝三日,贈司空,賻布帛米粟有差。

杜希全爲朔方軍節度使。德宗居奉天,希全首將所部以赴難,加檢校戶部尙書、行在都知兵馬使。

邢君牙,初爲平盧軍兵馬使,累從田神功戰伐,歷將軍,試光祿勳。神功旣爲兗鄆州節度,令君牙領防秋兵入鎭好畤。屬吐蕃凌犯,代宗幸陝,君牙隸屬禁軍扈從。又以戰功加鴻臚卿,封河間郡公。德宗貞元三年,遷右神策軍行營節度,鳳翔、隴州觀察使,加檢校工部尙書。吐蕃犯邊,且耕且戰,西戎不能爲患,尋加檢校右僕射。十四年卒,廢朝一日,贈司空,賻布帛、米粟有差。

尙可孤,德宗建中四年爲兼御史中丞、荆襄應援淮西使,以所統之衆赴山南,累有戰功。及涇原兵叛,詔徵可孤軍至藍田擊破之。興元元年三月,遷檢校工部尙書,兼御史大夫、神策京畿渭南商州節度使。五月,李晟率可孤收京城,可孤爲先鋒。京師平,以功陞檢校右僕射,封馮翊郡王,增邑通前八百戶,實封二百戶。及李懷光以河中叛,詔可孤帥師與諸軍征討,次於沙苑,遇疾卒于師。贈司空,賻布帛、米粟甚厚,喪葬所須,並令官給。

劉澭,幽州節度使怦之次子。怦卒,子濟代任,表澭爲瀛州刺史。無何,怒兄濟,乃請以所部西捍隴塞,拔瀛州兵一千五百及男女萬餘口,直趣京師。部伍齊整,無一人犯令者。德宗召澭,賜讌於凌煙閣,甚被恩寵,拜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秦州刺史、御史大夫、隴右經略軍使。其麾下兵士賜名隴右軍,以普潤縣爲理所,賜本錢五萬貫以自給。

程懷直爲横海軍節度使。德宗貞元十三年來朝，加檢校尚書右僕射，仍賜安業坊甲第一區、妓一人，他賜有差，令歸滄州。

戴休顔爲鹽州刺史。奉天之難，倍道以所部蕃漢三千人號泣赴難。德宗嘉之，賜實封二百戶。及李晟收京師，既清宫闕，休顔與渾瑊等率兵赴岐陽，邀擊朱泚餘衆。及策勳，加檢校右僕射，實封至六百戶。扈駕至京，特賜女樂、甲第。

楊惠元，爲神策京西兵馬使。及田悦反叛，詔惠元領禁兵三千與諸將討伐，戰御河，奪三橋，皆惠元之功也，加檢校工部尚書。

李皐爲江西道節度使、洪州刺史。李希烈反，皐分兵大破蔡山賊，拔蘄州，降其將李良，又取黄州，舒王爲元帥，加皐前軍兵馬使。德宗居奉天，皐遣伊愼敗杜少誠。以功加銀青光祿大夫，進封五百戶。

王武俊，爲成德軍節度使。德宗貞元十三年，祔祖禰私廟，令所司供少牢，量借儀衛人夫，仍令太常博士檢校。十七年薨，廢朝五日，群臣詣延英門奉慰，如渾瑊故事。詔左庶子李上公持節贈太師，絹三千疋、布千端、粟三千石。

劉昌，德宗時攝濮州刺史。李希烈既陷汴州，昌以三千人守寧陵，躬勵士卒，大破希烈，擒其將翟暉，希烈退保蔡州，自此不復侵軼。詔加檢校工部尚書，增實封通前二百戶。貞元中，爲涇原節度等使，詔城平涼。又於平涼西别築胡谷堡，遂以保寧邊鄙。加檢校右僕射。

張建封爲徐、泗節度使。德宗貞元十三年入覲，特以雙日開延英召對，又令建封朝參入大夫班，皆示寵厚之。十四年上巳，賜中書門下及兩省供奉官宴於曲江，特令建封與諸相同榻而食。貞元已後，元帥節制累有入朝及卻還鎮，如馬燧、渾瑊、劉玄佐、李抱眞、曲環之崇秩洪勳，未有獲御製詩以送之。建封將還鎮，特賜詩；及出城，又令高品中使齎常所執鞭以賜之，曰："以卿忠貞節義，歲寒不移，此鞭以朕久執用，故以賜卿，表卿忠節也。"建封又獻詩一首以自警勵。

曹華，仕宣武軍爲牙校。吳少誠叛，本軍以華驍果有智略，用爲襄城戍將。蔡賊攻襄城，華屢敗之，德宗特賜旗甲。

韓全義爲蔡州行營招討處置使。德宗貞元十七年正月甲寅至京，帝命中使就第宣慰焉。壬戌，宴全義於麟德殿。

張茂昭爲義武軍節度使。德宗貞元二十年十月來朝，累陳奏河北及西北邊事，語甚忠切。德宗屢嘆曰："恨見卿之晚。"錫宴于麟德殿，賜良馬、甲第及器用、錦綵極厚。憲宗元和五年冬來朝，十二月十二日至京師。故事：雙日不坐。是日特開延英殿對之五刻。因請遷祖考之墓來歸京兆，在朝兩月。未之鎮，頭發瘍卒，廢朝五日。册贈太師，賻絹三千疋，布一千端、米粟三千石，喪事並令官給，命京兆尹李充監護。

劉濟，憲宗元和初爲幽州節度使，招討王承宗諸軍。未進，濟獨率先前軍擊破之，

獻逆將於闕。優詔褒之。明年春,大軍以瀛州前後大獻俘獲,賞功頗厚,仍錄功拜兼中書令。

程執恭爲横海軍節度使。憲宗元和四年來朝,還鎮,賜廏馬一匹及槍甲。兩河節制久無脩覲禮者,故嘉而寵之。

田弘正爲魏博等州節度使。憲宗元和十三年,王師加兵於鄆,詔弘正與五鎮之師會軍齊進。時李師道遣大將劉悟率重兵以抗弘正,前後合戰,魏軍大捷。十四年,劉悟以河上之衆倒戈入鄆,斬師道首詣弘正請降[2],淄青十二州平,論功加檢校司徒、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是年八月,弘正入覲,憲宗待之隆異[3],對於麟德殿,進加檢校司徒,兼侍中,實封三百戶。

田布,弘正第三子也。弘正節制魏博,布掌親兵。國家討淮蔡,布率偏師隸嚴綬軍於唐州,授檢校祕書監,兼殿中侍御史,前後十八載。破凌雲柵,下郾城,布皆有功,擢授御史中丞。及淮西平,拜左金吾衛將軍兼御史大夫。

李愬,憲宗時爲檢校右散騎常侍,兼鄧州刺史,充隋、唐、鄧節度使。討蔡賊吳元濟,擒之。詔以愬檢校尚書左僕射,兼襄州刺史、山南東道節度、襄鄧隋唐復郢均房等州觀察等使,上柱國,封涼國公,食邑三千戶,食實封五百戶。憲宗有意復隴右故地,授愬鳳翔隴州節度使。未發,屬李師道再叛,移愬爲徐州刺史、武寧軍節度。及淄青平,將有事燕趙,以愬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州大都督府長史、昭義節度使。仍賜興寧里第。又遷魏州大都府長史、魏博節度使,後爲太子少保,歸東都。長慶元年十月卒於洛陽,穆宗聞之震悼,賵賻加等,贈太尉。

李聽,憲宗元和中爲楚州刺史,統淮南之師討李師道。山東平,以功授檢校左散騎常侍。穆宗長慶四年,爲義成軍節度使。初討李同捷時,魏博行營將于志紹潛結滄鎮,擅迴戈攻其帥史憲誠。詔聽帥師援之,大破其叛卒,紹奔鎮州,爲王庭湊所殺。遂凱旋,以功封涼國公。

王智興,憲宗元和中爲侍御史、徐州都押牙。王師誅李師道,智興率徐軍八千會諸道之師進擊,大破賊於金鄉,拔魚臺,俘斬萬計,以功遷御史中丞。賊平,授沂州刺史。長慶初,河朔復亂,徵兵進討。穆宗素知智興善將,遷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充武寧軍節度副使、河北行營都知兵馬使。

李光顏爲忠武軍節度使。元和十一年,連敗蔡賊吳元濟之衆,拔賊凌雲柵。憲宗大悅,賜其告捷者奴婢、銀錦。進位檢校尚書右僕射。十二年,賊平,加檢校司空。十三年春,命中官宴光顏於居第,賜芻米二十餘車。憲宗又御麟德殿召對,賜金帶、錦綵。十四年,西蕃入寇,授邠寧節度使。光顏擊賊,退之。穆宗即位,就加特進,尋詔赴闕,賜開化里第,進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穆宗以光顏功冠諸將,故召赴闕,讌賜優給,已而帶平章事復鎮,所以報勳臣也。長慶初,遷鳳翔節度使,依前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歲末，復授許州節度使。赴鎮日，宰相百僚以故事送别於章敬寺，穆宗御通化門臨送之，賜錦綵、銀器、良馬、玉帶等物。

烏重胤，憲宗時爲河陽三城節度使。會討淮蔡，與李光顔犄角相應，大小百餘戰，以至誅吳元濟，就加檢校尚書右僕射。

韓公武爲鄜州節度使，來朝，憲宗元和十三年正月，帝御麟德殿對公武，賜銀器、繒錦及馬。

王沛爲李光顔行營兵馬使，别統勁兵攻討吳元濟。蔡賊平，隨光顔入朝，光顔具陳沛功，加御史大夫。統兵還鎮，光顔受詔，討鄆寇反，李師道誅，詔分許州兵戍于邠，以沛爲都將，救鹽州，擊退吐蕃。以功加寧州刺史，遷陳州，又汴州李岕反，詔沛兼忠武軍節度副使，率師討岕，平之，加檢校右散騎常侍。

劉悟爲鄆州李師道牙門都將。及王師致討師道，遣悟將兵援田弘正。悟因迴軍趨鄆，圍其内城，兼以火攻其門，不數刻，梟師道以獻。元和末，悟自淄青都知兵馬使兼監察御史，擢拜檢校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義成軍節度使，封彭城郡王，仍賜實封五百戶，錢二萬貫，莊、宅各一區。

朱克融爲盧龍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兼幽州長史。敬宗寶曆二年五月卒，詔贈司徒，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仍賻布帛三百段、米粟二百石，差光禄大夫崔芸充弔祭使，通事舍人韋翹充副使，將作監王堪充册贈使，金部郎中蕭澣充副使。

劉沔爲振武軍節度使、單于大都護。文宗開成中，黨項雜虜大擾河西。沔率吐渾、契苾、沙陀三部落諸族討襲[4]，大破之，告捷而還，以功進檢校戶部尚書。會迴紇部饑，烏介可汗奉太和公主至漠南求食，移沔河東節度使，詔與幽州張仲武協力招撫迴紇，竟破虜寇。迎公主還宫，以功進位檢校司空。

李載義爲幽州盧龍軍節度副大使。文宗太和三年，命中使以白玉帶就幽州賜之，示殊恩也。五年，載義入覲，帝以載義有平滄景之功，册拜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詔中使以米麪、粟豆、油鹽共一千石，錢二千貫、綾絹二千疋、柴四十車、草一萬束，就永寧里第宣賜。又令尚食日給十人生料。翌日，又命以良馬并鞍就第以錫，下及賓佐將吏，無不廣霑恩錫。

楊元卿爲河陽節度使。時魏博軍亂，元卿領涇軍赴援，詔賜元卿綾絹三萬疋、茶五千斤、葛五千疋。

石雄爲河中晉絳節度使。俄而昭義劉從諫卒，其子禎擅主軍務。朝議問罪，令徐師、李義佐爲招撫使，越烏嶺，破賊五砦，斬獲千計。武宗聞捷大悦，謂侍臣曰："今之義而有勇，罕有雄比者。"及賊平，進加檢校司空。

張仲武，武宗會昌中爲幽州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蘭陵郡王。而迴鶻擾邊，仲武遣其弟仲至與裨將游奉寰、王如清等率鋭兵大破之。武宗詔加檢校兵部尚書，兼東

面招撫迴鶻使。

張允伸爲幽州節度。懿宗咸通十年，徐人作亂，允伸請以弟允皐領兵伐叛，懿宗不允，進助軍米五十萬石、鹽二萬石。詔嘉之，賜以錦綵、玉帶、金銀器等。

王重榮，僖宗時爲河中節度。中和元年，重榮傳詔徵兵。明年，李克用領軍至，大敗巢賊，收復京城。其倡義啓導之功，實重榮居首。京師平，以功進檢校太尉、同平章事。

王處存爲義武軍節度使。時黄巢犯闕，僖宗出幸，處存不俟詔命，即率本軍入援。洎收京師，王鐸第其功云："勤王舉義，處存爲之最。"以功加檢校司空。又遣大將張公慶率勁兵三千合諸軍滅巢賊於泰山。以功進檢校司空、平章事。

錢鏐，以昭宗天祐二年正月十二日丙寅行冊命，勅定亂安國功臣："鎮海鎮東軍節度使、浙江東西兩道觀察處置、淮南東西行營招討、營田安撫、兩浙鹽鐵制置發運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侍中兼中書令、杭越兩州刺史。吴王錢鏐總臨兩鎮，早立殊功，撫制三吴，久聞異政，一榮封爵，再换星霜，蓋緣道路阻艱，遂致冊書留滯。近者潭洪水陸並已通流，元勳舉議，請行典禮，冀免稽於制命，俾速達於冊恩。須議施行，實爲允當，明甄酬之寵，諧僉屬之情，其所封吴王策禮，宜令所司擇日備禮冊命。"

校勘記

[1]軍，原作"軍軍"，據《舊唐書·馬燧傳》删。

[2]諧，原作"請"，據《舊唐書·田弘正傳》改。

[3]待，原作"徒"，據《舊唐書·田弘正傳》改。

[4]諸，原作"諧"，據《四庫全書》本及《舊唐書·劉沔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八十六

將帥部(四十七)

褒異第十二

梁趙犨,唐僖宗時爲陳州刺史。賊巢驍將孟楷擁徒入項縣,犨引兵擊之,賊衆大潰,生擒孟楷。中和三年,朝廷聞其功,就加檢校兵部尚書,俄轉右僕射,不數月加司空,進封潁川縣伯。巢黨後與蔡州秦宗權合勢以攻宛丘[1],犨乞師於太祖,太祖引大軍會於陳之西北,陳人急攻巢寨,重圍遂解,獻捷于行在。五年八月,除犨爲蔡州節度使。于時巢黨雖敗,宗權益熾,唯陳去蔡百餘里,兵少力微,日與爭戰[2],終不能屈[3]。及巢黨敗,宗權誅[4],文德元年,蔡州平,朝廷議勳,以犨檢校司徒,充泰寧軍節度使,又改授浙西節度使[5],兼領二鎮。昭宗龍紀元年三月,又以平巢、蔡功就加平章事,充忠武軍節度使,仍以陳州爲理所。

趙昶者,犨之仲弟也,昭宗時爲忠武軍節度使,亦以陳州爲理所。時秦宗權未滅,昶每選精鋭深入,蔡賊雖衆,終不能抗,以至宗權敗焉。朝廷賞勳,加檢校司徒。

趙珝者,犨之季弟也。犨爲陳州刺史,以珝爲親從都知兵馬使。時巢黨東出商鄧,與蔡賊會,衆至百餘萬,攻陳。陳人大懼,珝與二兄堅心誓衆,約以死節。會太祖率大軍解其圍,朝廷議功,加檢校右僕射,遥領處州刺史。

羅紹威爲魏博節度使。唐昭宗天祐三年,詔許本道立三代私廟。至太祖開平元年十月,帝以紹威近年以來貢輸極頻,且倍於諸道,帝慮其殫於事力以及於民,遂勞而止之,賜以南越所貢珍珠枕、龍腦帶。後紹威疾革,遣使上章乞骸,太祖撫案動容,顧使者曰:"亟行,語而主,爲我強飯。如有不可諱,當世世貴爾子孫以相報也。"仍命其子周翰監總軍府。及訃至,輟朝三日[6],册贈尚書令。

羅周翰,紹威子也。紹威薨,復爲魏博節度使。太祖乾化二年,帝北巡至昌樂縣,周翰來見於行宫,宣至内殿對,仍於御前賜食,數刻乃退。及辭歸鎮,詔以良馬、玉帶、金銀器及香藥等賜而遣之[7]。

王罕之爲河陽節度。唐昭宗乾寧二年,李克用爲邠州行營四面都統,克用表罕之爲副。及誅王行瑜,罕之以功授檢校太尉,食邑千戶[8]。

馮行襲,唐僖宗時爲金州防禦使。時興元楊守亮將襲京師,道出金商,行襲逆擊,

大破之,詔升金州爲節鎮,以戎昭軍爲額,即以行襲爲節度使。

龐師古爲太祖偏將,援陳破蔡,累有戰功,遂用爲都指揮使。唐昭宗乾寧四年正月,復統諸軍伐鄆,拔之,擒其帥朱瑄以獻。始表爲天平軍節度留後,尋以功授徐州節度使[9],檢校司徒。

張存敬爲諸軍都虞候。唐昭宗大順二年[10],佐霍存董大軍收宿州,以功奏加檢校兵部尚書。太祖東征徐、兗,存敬屢有俘斬之功,凡授指顧,皆與機會,矢石所及,必以身先。太祖尤加優異,爲行營都指揮使、檢校右僕射。天復元年春,太祖以河中節度使王珂與太原結親,憑恃驕恣,命存敬統大軍討之,即日收絳州,生擒刺史陶建釗[11],洎至晉州刺史張漢瑜來降,二郡平,進軍圖河中[12],王珂請降。太祖嘉之,乃以存敬權知護國軍留後。未幾,檢校司空、宋州刺史。未之任,卒於河中,太祖痛惜。開平初,追贈太保。

葛從周,唐僖宗時爲大校,從太祖破魏軍。又并人圍張全義於河陽[13],從周赴援,大破并軍,解河陽之圍,以功表授檢校工部尚書。從朱珍討徐州,拔豐縣,敗時溥,加檢校刑部尚書。昭宗大順二年八月,與龐師古同攻兗州朱瑾。乾寧二年十月,擒其都將孫漢筠[14],累立戰功,自懷州刺史歷曹宿二州刺史,遷檢校右僕射。三年五月,從周擊并師,殺戮殆盡;與龐師古渡河擊鄆,四年正月下之,乘勝伐兗,其將朱懷英以城來降,以功授兗州留後、檢校司空。光化元年四月,又大破并師大軍,以從周兼領邢州留後。二年春,幽州劉仁恭寇魏州,從周擊走之,授宣義軍司馬。三年八月,從太祖破并人,表授檢校太保兼徐州兩使留後,尋爲兗州節度使。天復元年,青州劉鄩陷兗州,太祖命討之。十一月,鄩舉城降。以功檢校太傅。末帝即位,制授潞州節度使,令坐食其俸,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侍中,封陳留郡王,累食邑至七千戶,命近臣旌節就別墅賜之。貞明初,卒於家,冊贈太尉。

謝彦章,事太祖爲騎將。末帝嗣位,用爲兩京馬軍都軍使[15],累與晉軍接戰,有功,尋領河陽節度使。

張歸霸,自太祖鎮宣武補劇職。僖宗光啓二年,與蔡賊秦宗權將張郅較勝,爲飛戈所中,即拔馬卻逸,控弦一發,賊洞頸而墜,遂兼騎而還。太祖時於高丘下瞰,備見其狀,面加賞激,厚以金帛及所獲馬錫之。又嘗被命發伏兵掩殺千餘人,奪馬數十匹,尋奏授檢校左散騎常侍。文德初,與徐懷玉領兵大敗蔡賊,太祖召至,賞之曰:"昔耿弇不俟光武擊張步,言不以賊遺君父。弇之功,爾其二焉。"昭宗大順中,與燕人戰於內黃,殺劉仁恭兵三萬餘衆,戎績超特,居衆將之右[16],累官至檢校右僕射。光化二年,權知邢州事。明年春,李嗣昭以蕃漢五萬來寇,歸霸堅壁設備,晉軍不敢顧其城,遂移攻洺州,陷焉。時太祖在滑,頗慮邢之失守。及葛從周復洺水,嗣昭北遁,歸霸出兵襲之,殺二萬餘衆。捷至,賞賜殊等。旋以功奏加檢校司空。天祐初[17],遷萊州刺史,秩滿授左

衛上將軍，又除曹州刺史。其秋，加檢校司徒，副劉知俊禦邠鳳之寇，敗之。太祖授禪，拜右龍虎統軍，改左騎衛上將軍，充河陽諸軍都指揮使。明年夏六月，就除河陽節度使，檢校太保，尋加同平章事。七月卒於位，詔贈太傅[18]。

張歸厚，歸霸之弟也。太祖署爲軍校。唐僖宗光啓三年夏，蔡將張晊以數萬衆屯于赤堈，歸厚嘗與晊單騎鬬于陣，晊不能支而奔，師徒乘此大捷。太祖大悦，立署爲騎軍長，仍以鞍馬、器幣錫之。昭宗龍紀初，奏遷檢校工部尚書。大順二年，與葛從周禦晋軍於洹水，殊績尤著，詔加檢校右僕射。其後討滄州，復洺州，咸以功聞。太祖錄其勳，命權知洺州事。昭宗遷都洛陽，除右神武統軍。天祐二年，改左羽林統軍，與徐懷玉同守澤州，拒退，并軍乃還。太祖受禪，加檢校司徒。開平二年夏，劉知俊以同州叛，歸厚副楊師厚、劉鄩等討平之。秋，軍還，授亳州團練使。乾化元年，拜鎮國軍節度使。明年以疾卒，詔贈太師[19]。

張歸弁爲太祖牙校，唐昭宗乾寧中，以偏師佐葛從周禦并軍于洹水。光啓中，又佐張存敬與燕人戰于內黄。積前後功，表授檢校工部尚書。大順初，爲齊州刺史。明年春，青寇大舉來伐，時州兵既寡，罄發私帑賞給士伍，青人遂遁，青州平。超加檢校右僕射，遥領愛州刺史。從征荆、襄迴，轉檢校左僕射。天祐三年春，太祖入魏誅牙軍，歸弁攻討，封境悉平，而歸弁于高堂入。賊太猛，飛矢中于臆。太祖嘉之，命賜銀鞍勒馬一匹、金帶一條。夏五月，命權知晋州。冬十一月，真拜晋州刺史，加檢校司空。太祖授禪，改滑州長劍指揮使。開平二年秋九月，并軍圍平陽，詔歸弁統兵救之，軍至解其圍，加檢校司徒。

楊師厚爲徐州節度使，昭宗天祐元年，加諸軍行營馬步都指揮使。二年八月，太祖討趙凝於襄陽，命師厚統前軍，一戰敗趙凝。翌日，表師厚爲山南東道節度留後，即令南討荆州留後趙明亦棄軍上峡[20]，不浹旬幷下兩鎮。乃正授襄州節度使。開平元年，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21]，又加檢校太傅。三年三月詔入朝[22]，詔兼潞州行營都招討使，以奇兵進攻劉知俊于鳳翔，降賊將王建，制加師厚檢校太尉。

牛存節，爲太祖遏後都指揮使。攻濮之役，領軍先登，遂拔其壘。唐昭宗景福二年四月，下徐州，梟時溥，存節力戰，其功居多。乾寧二年，表授檢校工部尚書。三年夏，太祖東討鄆州，十二月，存節獨率伏軍奪其濠橋，諸軍俱進。四年正月，陷其城，尋與葛從周降下兗州。加檢校右僕射。天祐元年，授邢州團練使，時州兵纔及二百。晋人知之，以大軍來寇。太祖在鄴，存節率壯健出鬬[23]，并軍不能克而去。太祖召至，勞慰久之。厚賚金帛、鞍馬，加檢校司徒。四年，太祖授禪，除右千牛衛上將軍。其秋，攻潞州，以存節爲行營馬步軍都排陣使。開平二年二月，自右監門衛上將軍，轉右龍虎統軍，駐留洛下。是歲，王師敗于上黨，晋人乘勝進迫，澤州之城將陷。河南留守張全義召存節謀，遂以本軍及右龍武羽林等軍往，應接上黨之師。存節引衆銜枚夜至澤州，分布守

禦。晉軍焚營而退,郡以獲全。太祖屢嘆賞之。五月,遷左龍虎統軍,充六軍馬步都指揮使。十月,授絳州刺史。三年四月,除鄜州留後。六月,劉知俊以同州叛,尋授同州留後。未幾,加檢校太保、同州節度使。乾化二年,加檢校太傅,進封開國公。三年,加同平章事,詔赴闕,末帝召見慰勉,賞賜甚厚。十一月,加開府儀同三司,食邑一千戶,授鄆州節度使。四年,加淮南西北面行營招討使,控扼淮濆,邊境安之。其冬,蔣殷據徐州逆命[24],奉詔與劉鄩同討之。殷棄甲而遁,平徐州,詔加太尉。

王檀,自唐僖宗中和中太祖鎮大梁,檀爲小將。文德元年二月,討羅弘信,敗魏人於內黃,檀獲其將周儒[25]、邵神劍以歸,補衝山都虞候[26]。昭宗大順元年,從龐師古渡淮深入討孫儒之亂,奮命擊賊。未幾遷順義都將。天復中,從太祖率四鎮之師圍鳳翔[27],以迎昭宗,屢立戎效,遷左踏白指揮使。從攻王師範于青丘,檀以偏師復密郡,遂權知軍事,充本州馬步軍都指揮使,表授檢校右僕射,守密州刺史。郡接淮戎,舊無壁壘,乃築羅城,居民賴之。加檢校司空。開平二年六月,授邢州保義軍節度使,檢校司徒。三年,加檢校太保,充潞州東面行營招討使。乾化元年正月,王景仁與晉人戰于柏鄉,王師敗績。俄而晉軍大至,重圍四合,太祖憂之。檀密上表請駕不征,而悉力枝梧,竟全城壘。三月,以功就加檢校太傅、同平章事。七月,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琅琊郡王。命宣徽使趙殷衡齎詔慰諭,賜絹千匹、銀千兩,賞守禦邢州之功也。庶人友珪僭位,授鄜州宣化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末帝即位,移授許州節度,加檢校太師。五年,蔡州刺史王彥溫作亂,檀受詔討平之,加兼中書令。

劉鄩,以太祖開平元年授右衛上將軍,充諸軍馬步都指揮使。其年秋與諸將征潞州,遷檢校司徒。三年二月,轉右威衛上將軍,依前諸軍馬步都虞候。五月,改左龍武統軍,充侍衛親軍兼馬步軍都指揮使。其年夏,同州劉知俊反,引岐人襲據長安,分兵扼河潼。太祖幸陝,命鄩西討,即奪取潼關,擒知俊弟知浣以獻,遂引兵收復長安。知俊棄郡奔鳳翔,太祖以鄩爲佑國軍兩使留後。尋改佑國軍爲永平軍,以鄩爲節度使、檢校司徒、行太安尹、金州管內觀察使。是時西鄙未寧,鄩練兵馬撫衆,獨當一面。四年,加檢校太保、同平章事。庶人友珪簒位,加檢校太傅。末帝即位,尤深倚重。明年夏,詔鄩歸闕,授開封尹,遙領鎮南軍節度使。九月,徐州蔣殷叛,鄩與鄆師牛存節率兵攻擊破之,梟殷首以獻,詔加檢校太尉。

賀瓌,唐昭宗天復中預平青州王師範,以功授曹州刺史兼先鋒都指揮使,加檢校司空。天祐二年,與楊師厚從太祖平荆襄,授荆南兩使留後。未幾徵還,爲行營左廂步軍都指揮使,累遷左龍虎統軍。末帝貞明元年,慶州叛,爲李繼陟所據,瓌以本官充西面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與張筠、江鳳之衆三萬下寧衍二州。三年秋,慶州平。十二月,瓌以功授滑州宣義軍節度使,依前檢校太傅,加同平章事。

唐懷英,唐昭宗光化初太祖署爲軍校。天復元年冬,太祖率師迎昭宗于鳳翔[28],

時李茂貞遣大將符道昭領兵萬餘屯武功，以拒太祖。太祖命諸軍擊之，以懷英爲前鋒，領衆先登，一鼓而大破之。翌日，太祖方至，顧左右曰："邑名武功，今首殲逆黨，眞武功也。"乃召懷英，大加獎激，仍以駿馬、珍器賜之。二年八月，岐軍屯奉天，太祖令懷英寨於岐軍之東北，岐軍不勝而退。昭宗還京，賜迎鑾毅勇功臣。是歲，淮人寇宿州[29]，太祖命懷英馳騎以救之，淮人遁去，即以懷英爲權知晉州刺史。天祐三年冬，佐劉知俊破邠鳳之衆五萬於美原，收十五餘寨，乘勝引軍攻下鄜州，以功授陝州節度使。太祖授禪，加檢校太保。

徐懷玉，唐僖宗中和末爲太祖親從副將[30]、左長劍都虞候。又從破蔡賊於板橋，收秦宗權八寨，奏加檢校右散騎常侍。文德初，同諸軍解河陽之圍，復從破徐宿。昭宗乾寧中，奏加檢校刑部尚書。又破朱瑾於金鄉南，擒宋江以獻，表授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右僕射。光化中，授沂州刺史。頃之，王師範以青州叛，屢出兵侵軼，懷玉擊退之。天復四年，轉齊州防禦使，加檢校司空。天祐三年，轉右龍虎統軍，領六軍之士赴澤州，晉人遂退。開平元年，授曹州刺史，加檢校司徒。明年除晉州刺史。其秋，晉軍大至[31]，懷玉領兵破之于洪洞。三年，制授鄜坊節度使，特進檢校太保，練兵繕壁，人頗安之，加檢校太傅。

郭言爲步軍都將，唐僖宗光啓中，太祖東伐徐鄆，言出奇決戰，所向皆捷。太祖錄其績，以"排陣斬斫"之號委之。尋表爲宿州刺史、檢校右僕射。

劉康乂爲太祖元從都將。唐僖宗中和中，從太祖連年攻討徐兖鄆[32]，所向多捷，尤善爲營壘，充諸軍壕寨使。及太祖盡下三鎮，議其功，奏加檢校右僕射，兼領軍衛。

劉捍爲太祖親事指揮使。時太祖迎昭宗於岐下。天復三年正旦，宋文通令客將郭奇使於太祖，命捍復命。昭宗聞其至，即詔見，詢東兵之事，仍以錦服、銀鞍、勒馬賜之。翌日，授光祿大夫、檢校司空、登州刺史。昭宗還京，改常州刺史，賜號迎鑾毅勇功臣。太祖授禪，授左龍虎統軍兼元從親軍馬步都虞候。及上黨纏兵，以捍爲禦營使。蕃戎逼澤州，命捍以兵千人赴之，并軍遂遁。車駕還京，授捍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晉人侵晉州，從幸陝迴，加檢校太保[33]。

氏叔琮爲太祖後院馬軍都將，時東伐徐鄆，多歷年所，叔琮身當矢石，奮不顧命，累遷爲指揮使[34]。尋奏授宿州刺史、檢校右僕射，遷曹州刺史。昭宗天復元年[35]，領大軍攻拔澤潞，叔琮遂引兵北掠太原，師還，除晉州節度使。明年，太祖屯軍于岐下，晉軍潛襲絳州，前軍不利。晉軍恃勝而攻臨汾，叔琮嚴設備禦，晉軍遂退據蒲縣。時太祖遣朱友寧將數萬赴應[36]，悉委叔琮節制。叔琮因夜出，潛師截其歸路，遇晉軍游騎，盡殺之，遂拔其壘。太祖聞之，喜謂左右曰："殺蕃賊，破太原，非氏老不可。"叔琮乃長驅收汾州，與晉人轉戰，直抵并壘。軍迴，以其功奏加檢校司空[37]。

朱友恭爲汝州刺史[38]、檢校司空。唐昭宗乾化初，淮夷侵鄂渚，武昌帥杜洪來乞

師[39]。太祖遣友恭將兵應援，俘斬萬計，以功爲潁州刺史，加檢校司徒。

王重師，僖宗文德中爲太祖帳下都指揮使、檢校右僕射。枕戈擐甲五六年於齊魯間，凡經百餘戰，威震敵人。尋檢校司空，後知平盧軍留後，加檢校司徒。其後北伐幽、滄、鎮、定，屢與晉軍接戰，頗得士心，故多勝捷。昭宗天祐中，授雍州節度使[40]，加同平章事。

黃文靖爲諸軍指揮使，從太祖南平巢、蔡，北定兗、鄆，皆有功。唐昭宗光化初，晉將李嗣昭、周德威寇於山東，文靖佐葛從周統大軍禦之。尋以功表授檢校右仆射、耀州刺史。天祐二年春，命佐楊師厚深入淮甸，赴壽春，侵廬江，軍至大獨山遇淮夷，殺五千餘衆，振旅而還。改蔡州刺史、檢校司空。

胡規，唐昭宗天祐四年爲諸軍壕寨使。太祖授禪，除右羽林軍，尋從劉鄩統兵收潼關，擒劉知浣獻之，乃以爲右龍虎統軍，兼侍衛指揮使。

李讜爲左得勝騎軍都將[41]。從太祖討蔡賊，頗有軍功。及東伐兗鄆，以所部士伍俘獲甚衆。改元從騎將，表授檢校右僕射。

李重裔爲太祖先鋒步軍都頭，及太祖大舉伐蔡賊秦宗權，俾重裔以滑兵爲先鋒。及東討徐州，下豐、蕭二邑，轉右廂馬步軍指揮使。

范居實爲感義都頭、鄭州馬軍指揮使。幽州劉仁恭舉衆寇魏郡，居實與葛從周、張存敬率兵救魏，大破幽、滄之衆於內黃。太祖迎昭宗於岐下，以居實爲河中馬軍都指揮使。及唐昭宗還京，賜迎鑾毅勇功臣，遙領錦州刺史，又遷左龍驤馬軍都指揮使。從征淮南迴，改登州刺史，轉左神勇軍使[42]。開平元年，用軍於潞州[43]，命居實統軍以解澤州之圍，授耀州刺史。

劉知俊，唐昭宗大順中爲開道指揮使，從太祖討蔡賊秦宗權，及攻徐州，皆有功，尋補徐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攻海州，下之，遂奏授刺史。天復初，歷典懷、鄭二州。從平青州，以功奏授同州節度使。天祐三年冬，以兵五千破岐軍六萬於美原，自是連克鄜延五州，乃加檢校太傅、平章事。開平二年春三月，命爲潞州行營招討使。知俊未至潞，夾寨已陷，晉人引軍方攻澤州，聞知俊至，乃退，尋改西路招討使。六月，大破岐軍於幕谷，俘斬千計，李茂貞僅以身免。三年五月，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封大彭郡王。

趙德諲，唐僖宗光啓中，太祖爲蔡州四面行營都統，表德諲爲副，仍領襄州節度使。蔡州平，以功累加官爵，封淮安王。

校勘記

[1]後，原作“復”，據宋本改。

[2]爭戰，宋本作“爭鋒”。

[3]終不能屈，原本無此四字，據宋本補。

[4]及巢黨敗宗權誅，宋本無此七字。

[5]浙西，原作"浙江"，據宋本及《舊五代史·趙犨傳》改。

[6]轂，原誤爲"輒"，據宋本改。

[7]等，原本無此字，據宋本補。

[8]邑，原作"二"，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王罕之傳》改。

[9]以功，原脱，據本書卷三四六及宋本補。

[10]大順，原作"天順"，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張存敬傳》改。

[11]剣，原作"劉"，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張存敬傳》改。

[12]圖，原本爲國，據宋本改。

[13]原本"張全義"後有"時"字，據宋本删。

[14]都，原作"部"，據宋本及《舊五代史·葛從周傳》改。

[15]京，原作"軍"，據宋本改。

[16]衆，宋本作"諸"。

[17]天祐，原缺"祐"，據宋本補。

[18]太傅，原作"太尉"，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張歸霸傳》改。

[19]太師，原作"太保"，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張歸厚傳》改。

[20]討，原脱；棄，原作"并"，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楊師厚傳》補改。

[21]同，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楊師厚傳》補。

[22]詔入朝，宋本無"入"字，《舊五代史·楊師厚傳》無"詔"字。

[23]壯健，原作"健壯"，據本書卷三四六及宋本乙。

[24]據，原作"劇"，據宋本改。

[25]周，原作"同"，據《舊五代史·王檀傳》改。

[26]衡山，原作"衛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王檀傳》改。

[27]四，原作"西"，據宋本改。

[28]率，原作"帥"，據宋本改。

[29]宿，原作"徐"，據宋本改。

[30]末，原作"未"，據宋本改。

[31]軍，原作"人"，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徐懷玉傳》改。

[32]兗，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劉康乂傳》補。

[33]太保，原作"太尉"，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劉捍傳》改。

[34]揮，原作"鄆"，據宋本改。

[35]復，原作"福"，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氏叔琮傳》改。

[36]赴，原作"副"，據宋本改。

[37]司空，原作"司徒"，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氏叔琮傳》改。

[38]朱友恭，原誤作"朱汝恭"，據宋本改。

[39]帥，原作"軍"，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朱友恭傳》改。

[40]使,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王重師傳》補。

[41]得,原作"德",據本書卷三六〇及宋本改。

[42]左,原作"右",據宋本及《舊五代史・范居實傳》改。

[43]軍,原作"兵",據宋本及《舊五代史・范居實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八十七

將帥部(四十八)

褒異第十三

後唐李承嗣,少仕郡爲右職。唐僖宗中和二年,從武皇討賊關輔,爲前鋒。王師之攻華陰,黄巢令僞客省使王汀會軍機於黄揆,承嗣擒之以獻。賊平,以功授汾州司馬,改榆次鎮將。朱玫之亂,遣承嗣率萬人援鄜州,至渭橋迎扈車駕。王行瑜既殺朱玫,承嗣會鄜、夏之師入定京城,獲僞相裴徹、鄭昌圖[1],函送朱玫、襄王首獻於行在。駕還宫,賜號迎鑾功臣、檢校工部尚書,守嵐州刺史,賜軍錢二萬貫。孟方立之襲遼州也,承嗣設伏擊其歸兵,大敗之,獲其將奚忠信,以功授洺州刺史。及張濬之加兵於太原也,時鳳翔軍營霍邑,承嗣帥一軍攻之,岐人夜遁,追擊至趙城,合大軍攻平陽,旬有三日而拔。師旋,改教練使、檢校司空。

李存信,唐昭宗大順中爲蕃漢都校,從武皇討李儔,降赫連鐸、白義誠,以功檢校左僕射,從入關,討王行瑜,加檢校司空,領彬州刺史。

李存進,昭宗光化中爲永安軍使、鴈門以北都知兵馬使。天復初,破氏叔琮前軍於洞渦。三年,授石州刺史。莊宗初嗣位,入爲步軍右都檢校司空[2]。師出井陘,授行營馬步軍都營虞候[3]。破汴軍於栢鄉,論功授汾州刺史,轉檢校司徒,俄兼西南面行營招討使。出師收慈州,换慈、沁二州刺史。十二年定魏博[4],授天雄軍巡按使。十四年,權蕃漢馬步副總管,從攻楊劉,戰胡柳。十六年以本職兼領振武節度使。時王師據德勝渡,汴軍據楊村渡[5],存進造橋成,人皆伏其智。莊宗舉酒曰:"存進,吾之杜預也。"賜寶馬、御衣,進檢校太保,兼魏博馬步都將,與李存審固德勝。十九年,汴將王瓚率衆攻北城,存進機拒應之,汴軍退,加檢校太傅。

李漢韶,初事莊宗,爲河東牢城指揮使。會契丹侵北鄙,表令漢韶率師進討。既而大破胡寇,以功加檢校右僕射。

李存璋,昭宗光化二年爲澤州刺史,入爲牢城使,從李嗣昭討雲州叛將王暉,平之。改教練使,檢校司空。五年,立莊宗,夷内難,頗有力焉,改河東馬步都虞候,兼領鹽鐵。又從破汴軍於夾城,轉檢校司徒。栢鄉之役,爲三鎮排陣使。十一年[6],從盟朱友謙於猗氏,授汾州刺史。汴將尹皓攻慈州,逆戰敗之。十三年,王檀逼太原,存璋率

汾之軍入城固守,授大同軍防禦使,應、蔚、朔等州都知兵馬使。秋,契丹逼雲州,存璋拒守。虜退,以功檢校太傅、大同軍節度、雲應等州觀察使。十九年四月,以疾卒於雲州。同光初,追贈太尉、平章事。

李存賢,以天祐五年權知蔚州,以禦吐渾。六年,權沁州刺史。先是,州當賊境,不能保守,存賢至郡,乃移復舊郡。莊宗嘉之,轉檢校司空,眞拜刺史。九年,汴人乘其無備來攻其城,存賢擊退之。十一年,授武州刺史、山北團練使。十二年,移刺慈州[7]。七月,汴將尹皓攻州城,存賢督軍拒戰,遁去。十八年,河中朱友謙來求援[8],命存賢率師赴之。十九年,汴將段凝軍五萬營臨晉,存賢拒退之。以功加檢校司徒。同光二年,爲盧龍軍節度使。卒,詔贈太傅。

康君立,自武皇爲鴈門節度,立爲左都押牙[9]。僖宗時,從武皇入關,逐黃孽,收長安。武皇還鎮太原,授先鋒軍使。文德初,李罕之既失河陽,來歸於武皇,且求援焉。乃以君立充南面招討使,爲汾州刺史。及潞州小校安居受反,武皇遣君立討平之,授檢校左僕射、昭義節度使。自是,武皇之師連歲掠地於邢、洺[10],攻孟方立,君立常率澤潞之師以爲犄角[11],加檢校司徒,食邑千戶。李存孝據邢州叛,武皇命君立討之,以功加檢校太保。

薛志勤,自武皇鎮鴈門,領代北君使,從入關,收京城,以功檢校工部尚書、河東右都押牙[12]、先鋒右軍使。從武皇救陳、許,平黃巢。武皇遇難於上源驛,志勤擊敗汴軍。昭宗大順初,與李承嗣敗韓建之軍於蒙坑,進收晉、絳,以功授忻州刺史[13]。又從討鎮州,收天長、臨城。志勤皆先登陷陣。王暉據雲州叛,討平之。以志勤爲大同軍防禦使[14]、檢校司空。

史儼爲武皇帳中親將。昭宗乾寧中,從討王行瑜。時京城大擾,士庶奔迸,儼分騎警衛,北駕還京[15],盜賊不作,以功檢校右散騎常侍,屯於三橋者累月,昭宗寵錫優異。

史建瑭,昭宗光化中典昭德軍,與李嗣昭攻汾州,率先登城,擒叛將李瑭以獻,授檢校工部尚書。李思安之圍上黨也,建瑭爲前鋒,與總管周德威赴援。時汴將王景仁營於栢鄉,瑭與德威先出井陘。高邑之戰,汴軍有歸志,建瑭先陷其陣,遂長騎追擊,夜入栢鄉,俘斬數千,論功加檢校左僕射。十三年,敗劉鄩於元城,收澶州,以建瑭爲刺史、檢校司空、外衙騎軍都將[16]。

蓋寓,自武皇鎮太原爲左都押牙[17]、檢校左僕射。昭宗乾化二年[18],寓從武皇入關,討王行瑜,特授檢校太保、開國侯,邑千戶。

周德威,昭宗乾寧中爲鐵林軍使,從武皇討王行瑜,以功授檢校左僕射,移內衙軍副。天祐三年,與李嗣昭合燕軍攻潞州,降丁會,以功加檢校太保、代州刺史,代嗣昭爲蕃漢都將[19]。李思安之寇潞州也,德威軍余吾。時汴軍十萬築夾城[20],圍潞州。及武

皇厭代，莊宗再援潞州，德威大敗梁軍，解潞州之圍，以功加檢校太保、平章事。十年，又擒幽州劉守光父子，授檢校侍中、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21]。

符存審初典武皇義兒軍，從討邠州之勁兵，屯龍泉寨，存審奮力拔之。師旋，授檢校左僕射。副李嗣昭討李瑭於汾州，擒之，以功改左右廂步軍都指揮使。昭宗天祐三年，授蕃漢馬步副指揮使，與李嗣昭降丁會於上黨，從周德威破賊夾城，以功加檢校司徒，授忻州刺史[22]，領蕃漢馬步都指揮使[23]。七年，加檢校太保，充蕃漢副總管。九年，梁祖攻蓨縣，存審赴援，汴人燒營而遁，以功遙領邢、洺、慈團練使[24]。十三年二月，劉鄩襲魏州，存審戰於故元城，大敗汴人，從莊宗收澶、衛、慈、洺等州。秋，邢州閻寶降，授存審安國軍節度、邢洺慈等州觀察使。十月，戴思遠棄滄州[25]，毛璋以城降，授存審檢校太傅、橫海軍節度使，兼領魏博馬步軍都指揮使。明年，就加平章事。十九年，平鎮州，以功加檢校太傅、兼侍中。二十年正月，師旋於魏州，莊宗出城迎勞，就第宴樂。居無何，契丹犯燕薊，詔存審以本官充幽州、盧龍節度使，自鎮州之任。同光初，加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中書令，邑千戶，賜號忠烈扶天啓運功臣。五月卒於幽州，莊宗震悼久之，廢朝三日，贈尚書令。

袁建豐爲鐵林都虞候，從武皇破邠州王行瑜，以功遷左親騎軍使，轉突騎指揮使。從莊宗解圍上黨，破栢鄉陣，累功加右僕射左廂馬軍使。明宗爲內衙指揮使，建豐爲副，北討劉守光，常身先士伍，轉都教練使，權蕃漢副總管。莊宗入鄴，以心腹幹能選爲魏府都巡檢使，破劉鄩，下衛、慈、洺三郡，有功，加檢校司空。

夏魯奇爲慈州刺史，中都之戰，汴人大敗，魯奇擒王彥章以獻，莊宗壯之，賞絹千匹。梁平，授鄭州防禦使。

元行欽爲武寧軍節度使、檢校太傅，莊宗賜名紹榮。嘗內宴群臣，使相預會。行欽官爲保傅，合地褥而坐。酒酣樂作，帝叙生平戰陣之事[26]，因左右顧視，曰："紹榮安在?"所司奏云："有敕，使相預會，紹榮散官，殿上無位。"帝徹會不懌。翌日，以行欽爲同平章事，繇是不宴百官於內殿，但宴武臣而已。

李建及爲遼州刺史。莊宗胡柳之役，欲收軍，建及引銀槍效節奮擊，繇是王師復振。以功檢校司空、魏博內外衙都將。又與汴將王瓚戰於戚城，建及傷手，莊宗解御衣、金帶賜之。

張敬達爲廳直軍使，從莊宗平河南，有功，加檢校工部尚書。

康思立爲河東親騎軍使，從莊宗解上黨圍，敗梁人於栢鄉。及平薊丘後，戰於河上，皆有功，累加檢校戶部尚書、右突騎指揮使。莊宗即位，繼改軍帥，賜忠勇拱衛功臣，加檢校尚書、右僕射[27]。

康延孝爲捧日軍使兼南面招討指揮使、檢校司徒。莊宗平汴，延孝頗有力焉，以功加檢校太保。

安元信爲突陣都將[28]。時莊宗嗣晉王位,元信從救上黨,破夾寨,復澤潞,以功授檢校司空、遼州刺史,賜玉鞍、名馬。栢鄉之役,日晚戰酣,元信重傷,莊宗自臨傅藥,改檢校司徒、武州刺史,充內衙副都指揮使、山北諸州都團練副使。

安金全,武皇時爲騎將,屢從征伐。莊宗之救潞州,及平河朔,皆有戰功,累遷刺史。

閻寶,莊宗時遙領天平軍節度使、東南面招討等使[29]。張文禮之殺王鎔叛,寶帥師進討,及契丹來援鎭州,前鋒至新樂,衆心憂之,寶見莊宗,指陳方略,軍情乃安。虜退,加檢校侍中。

李紹文,莊宗時爲博州刺史,預破劉鄩於故元城,歷貝、隰二州刺史,領天雄軍馬步副都將,屯於德勝。從閻寶討張文禮,爲馬步都虞候。明宗收鄆州,以紹文爲右都押牙馬步軍都將[30],從破王彥章於中都。同光中,歷徐、滑二鎭副使、知府事。

霍彥威爲陝州留後,從明宗平潞州,授徐州節度使。天成初,改平盧軍節度,至鎭擒王公儼,斬之。明年冬,肆覲於汴,明宗接遇甚厚,累遷至檢校太尉,兼中書令。

王晏球爲齊州防禦使、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鄴都之亂,明宗入赴內難,晏球時在瓦橋,遣人招之。明宗至汴,晏球率騎軍從至京師,以平定功授宋州節度使。天成二年,王都據定州叛,晏球討平之,以功授天平軍節度使。未幾移鎭青州,就加兼中書令。

安審通,明宗天成初爲齊州防禦使,兼諸道先鋒馬軍都指揮使。奉詔北征,會龍晊部下兵亂,審通盡戮之,以功檢校太傅、滄州節度使。

劉彥琮爲鐵林指揮使,從明宗赴難京師,授華州留後,尋正授節旄。

西方鄴爲奉義指揮使。天成初,荆渚違命,明宗素知其才力,擢授夔州刺史、東南面行營招討副使,鄴將偏師收復峽內三州。二年,昇夔州爲寧江軍,以鄴爲節度使,屢奏克捷。三年,加檢校太保。

孫璋,天成初爲齊州防禦使。王都之據中山,璋爲定州行營都虞候,賊平,加檢校太保。

張虔釗爲親軍都指揮使,領春州刺史。明宗天成中,虔釗與諸將圍王都於中山,大敗契丹於嘉山之下。及定州平,以功授滄州節度使。

晉房知溫,初仕後唐。明宗天成初,爲兗州節度使。明年,詔充北面招討使,屯於盧臺軍。以盧文進來歸,加特進同平章事[31],賞招討之功也。至長興二年,除平盧軍節度使,累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封東平王,食邑五千戶,食實封三百戶。高祖天福元年十二月卒於鎭,贈太尉,詔立神道碑。

康福,初仕後唐明宗,爲朔方河西等軍節度。到鎭歲餘,西戎皆款附,改賜福耀忠扶定保節功臣。末帝淸泰中,加特進、開國侯,充西面都部署。高祖受命,就加檢校太尉,封開國公[32]。

華温琪，仕後唐爲泰州節度使。明宗即位，因入朝，願留闕下。明宗嘉而許之，除左驍衛上將軍，逐月別賜錢粟，以豐其家，後爲太子少保致仕。高祖天福元年十二月終於家，詔贈太子太保。

方太爲奉國都虞候，從杜重威破張從賓於汜水，高祖以其功除趙州刺史。

郭金海爲護聖都虞候。高祖天福二年，金海從王師討范延光於魏州，以功轉本軍都指揮使。

王建立爲青州節度使。高祖天福二年，封臨淄王。明年，封東平王。五年，入覲，高祖賜不拜，呼老兄，使肩輿入朝，上殿則使人扶導，論者榮之。尋表乞休致，帝不許，乃除潞州節度使，割遼、沁爲上黨屬郡。加檢校太師，進封韓王，以光其故里。高祖御明德樓餞送赴鎮，賜玉斧、蜀馬。及卒，册贈尚書令。

馬全節，高祖天福五年鎮安州。時李金全據州叛，引淮軍爲援，因命全節將兵討平之，以功加檢校太尉。六年，授鎮州行營副招討兼排陣使[33]，與安重榮戰於宗城，大敗之。鎮州平，加開府儀同三司。

程福贇初爲軍校，天福七年冬，從杜重威討鎮州，與安重榮大戰於宗城，以功遷洺州團練使、檢校太尉[34]。

皇甫遇，高祖天福末鎮河陽。少帝即位，歸闕。及虜南寇，從至澶州[35]，戰於鄆州北津，虜衆大敗，溺死數千人，以功拜滑州節度使。

郭璘，少帝開運中鎮易州。時契丹攻其郡，以州兵擊賊，數獲其利，朝廷嘉之，就加檢校太保。

漢王周，初仕後唐明宗爲裨校，累歷郡守。晉天福中，安重榮以鎮州叛，從杜重威討平之，以功授貝州節度使。高祖定天下，移鎮徐州，加同平章事。乾祐元年二月卒於鎮，輟視朝三日，贈中書令。

劉在明，後唐明宗時爲奉聖左廂指揮使，領和州刺史，從幸汴州，至滎陽聞朱守殷叛，用爲前鋒。至汴城，率先登城，賊平，授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晉高祖天福中，李金全以安州叛，在明從李守貞攻之，大破淮賊，以功授安州防禦使，移領絳州。楊光遠據青州叛，召爲行營馬步軍都指揮使，領齊州防禦使。青州平，遷相州留後。及高祖踐阼，授幽州道行營都部署。時虜守中山，在明出師經略，虜乃棄城而去，遂授鎮州留後。乾祐元年五月二日，授鎮州節度使。六月卒于鎮，贈侍中。

史弘肇爲許州節度使、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時高祖繇蒲陝赴洛[36]，弘肇爲前鋒，兵士所至，秋毫不犯，以至平定兩京。及從駕征鄴迴，加同平章事，充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鎮宋。

杜重威，晉天福初典禁軍，遙授舒州刺史。二年，張從賓搆亂，據汜水。晉高祖遣重威與侯益率衆破之，以功授潞州節度使。與楊光遠降范延光於鄴城，改許州節度使，

兼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尋加同平章事。

周高季興,梁太祖時爲荆南節度使。開平中,破雷彦恭於朗州,加平章事。

安叔千,初仕後唐莊宗,爲奉安都將。天成初,王師伐定州,命爲先鋒都指揮使。王都平,授秦州刺史,連刺涿、易二郡。清泰初,契丹寇振門,叔千從晉祖逆戰,敗之,進位檢校太保、振武節度使。晉祖踐祚,就加同平章事。

王商,後唐天成中爲靈武都指揮使。久之,代還。清泰中,張令昭據鄴叛,商從范延光討之,首冒矢石,率先登城,以功授祁州刺史。

何福進,後唐清泰中自彰聖都虞候率本軍從范延光平鄴,以功歷鄭、隴二州防禦使。

安審暉,晉高祖時爲河陽節度使。會李金全據安州叛,詔馬全節爲都部署,領兵討之,以審暉爲副。安陸平,移鎮鄧州,進位檢校太傅。又襄州安從進叛,舉漢南之衆北攻南陽,審暉登陴召賊帥以讓之[37],從進不克而退。襄州平,就加檢校太尉。

宋彦筠,初仕晉爲防禦使。從高行周破安從進於襄陽,以功拜鄧州節度使。

王饒,仕晉高祖爲奉國軍校、檢校尚書左僕射[38]。天福六年,從杜重威平常山,以功加檢校司空,遷本軍都校,領連州刺史。時安從進叛于襄陽,高祖以饒爲行營步軍都指揮使。賊平,授深州刺史[39],復爲本軍右廂都指揮使,領閬州團練使。及漢祖舉義於晉陽,尋剋復諸夏[40],唯常山郡爲虜所據。時饒在其郡,乃與李筠、白再榮之儔承間盡逐其黨[41]。漢祖嘉之,授鄜州觀察留後[42],加光禄大夫,賜爵齒侯。

高從誨爲荆南節度使,晉天福中,加守中書令。時襄州安從進反,王師攻討,從誨起戰棹,饋軍食以助焉。詔書褒美,尋加守尚書令。

劉詞,仕晉爲奉國第一都虞候。從馬全節伐安陸,敗淮賊萬餘衆,晉祖嘉之,授奉國都校,累加檢校司空。又從杜重威敗安重榮於宗城。及圍鎮陽[43],詞自登雲梯,身先士伍,以功加檢校司徒、沁州刺史。又仕漢爲奉國右廂都校,遥領閬州防禦使。從漢祖平鄴,加檢校太保。乾祐初,李守貞叛於河中,太祖征之,朝廷以詞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44],遥領寧江軍節度使,充行營馬步都虞候,命分屯於河西。二年正月,李守貞遣敢死之士數千夜入其營[45],詞叱短兵以擊之,賊衆大敗而退。河中平,太祖嘉其功,表爲華州節度使,歲餘移鎮滑臺。太祖受命,加同平章事。

王令溫,晉初爲洺州團練使。及安重榮稱兵於鎮州,晉祖以令溫爲行營馬軍都指揮使[46],與都帥杜重威敗賊於宗城,以功授亳州防禦使。

李建崇,仕晉爲申州刺史。天福七年冬,襄州安從進搆逆,建崇拒賊,至湖陽縣之花山接戰,大敗之,以功授亳州團練使。襄陽平,遷安州防禦使。

王重裔爲禁軍指揮使[47]。晉天福中,鎮州安重榮謀叛,請分杜重威麾下兵擊敗之。以功遷護聖右廂都指揮使。漢初,仍典禁軍,從征鄴都,爲先鋒都校。鄴都平,遷

深州刺史。

趙暉，仕漢祖。乾祐初鎮鳳翔。屬王景崇叛，據岐山，命暉爲西南面行營都部署以討，明年春，拔之，加檢校太師，兼侍中。國初，就加兼中書令。

曹英，漢初爲奉國軍主、檢校司徒、假康州刺史[48]。乾祐初，李守貞據河中叛，授行營步軍都校。河中平，遷本軍廂主，領岳州防禦使，隨太祖在魏，爲北面行營步軍都校，從平內難。國初，以翊戴功授昭武軍節度使[49]、檢校太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

史彥超爲龍捷指揮使。太祖之赴內難，彥超以本軍從。國初，與虎捷都指揮使何徽戍晉州，會劉崇與契丹入寇，攻圍州城月餘，彥超與何徽叶力固拒，累挫賊鋒。太祖嘉其善守之功，賞賜甚厚。未幾，授龍捷右廂都指揮使，尋授鄭州防禦使。劉崇之寇潞州也，車駕親征，以彥超爲先鋒都指揮使。高平之戰，先登陷陣，以功授華州節度使，先鋒如故。

高行周，初隸後唐明宗帳下，時明宗爲總管，襲鄆州。行周爲前軍，夜涉河入東城，比曙平之。及莊宗平河南，累加檢校太保，領端州刺史。明宗即位，行周從王晏球圍定州，敗王都，擒禿餒，皆有功。賊平，遷潁州團練使。晉末爲鄆州節度使。漢高祖入汴，加守太傅、兼中書令，代李守貞爲天平軍節度使。杜重威據鄴叛，漢高祖以行周爲招討使，總兵討之。鄴平，授鄴都留守[50]，加守太尉，進爵臨清王。乾祐中，入覲，加守太師[51]，進封鄴王，復授天平軍節鉞，改封齊王。太祖踐祚，加尚書令，增食邑至一萬七千戶。太祖以行周耆年宿將，賜詔不名，但呼王位而已。廣順二年秋薨，贈賻加等，冊贈尚書令，追封秦王。

安審琦，仕晉少帝爲襄州節度使、兼中書令。屬荆人叛命，潛遣舟師數千將屠襄、郢，審琦禦之而遁，朝廷賞功，就加守太保，進封齊國公。歲餘，又加守太傅。國初，封南陽王[52]。顯德初，進封陳王。世宗嗣位，加守太尉。三年，拜章請覲，優詔許之，加守太師，增食邑至一萬五百戶，食實封二千三百戶[53]。

唐景思，世宗時董效順指揮，屯於淮上。世宗親征淮南，景思繼有戰功，乃命遙領饒州刺史。

白延遇，仕晉歷典禁軍，累遷至檢校司空。天福中，晉祖在鄴，安重榮叛於鎮州，帥衆數萬指闕而來，晉祖命杜重威統諸將以禦之。時延遇不預其行，乃泣告晉祖願以身先，許之。及陣於宗城，延遇帥其屬先犯之，斬級數千。晉祖聞之，即命中使以寶劍、良馬賜之。常山平，以功加檢校司徒，充馬軍右廂都校，後遷復州防禦使。國初，加檢校太保，尋受代歸闕。屬太祖親征兖海，以延遇爲先鋒都校。兖州平，授齊州防禦使。及世宗征淮南，乃詔延遇爲先鋒都校，與韓令坤先入楊州。尋以別部屯於盛塘，前後敗淮賊萬餘衆。及世宗迴自壽陽，制以延遇爲同州節度使。未赴任所[54]，以疾卒於濠州城下[55]，詔贈太尉。

校勘記

[1]圖,原作"圍",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李承嗣傳》改。

[2]人,原誤作"又",據宋本改。

[3]軍,宋本無。

[4]十,原脱,據《舊五代史·李存進傳》補。

[5]楊,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李存進傳》補。

[6]十一,原作"十二",據宋本改。

[7]移刺慈州,原作"移慈州刺史",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李存賢傳》改。

[8]河中,原誤作"何中",據宋本改。

[9]左,原作"右";押牙,原作"押衙",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康君立傳》改。

[10]連,原作"運",據宋本改。掠,宋本作"略"。

[11]掎角,原作"倚角",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康君立傳》改。

[12]押牙,原作"押衙",據宋本改。

[13]忻州,原作"沂州",據宋本及《舊五代史·薛志勤傳》改。

[14]防禦使,原作"節度",據宋本及《舊五代史·薛志勤傳》改。

[15]北鶩,原作"鶩北",據本書卷三四七、三九〇及宋本乙。

[16]都將,原作"都尉",據宋本改。

[17]押牙,原作"押衙",據宋本改。

[18]二年,原作"三年",據宋本及《舊五代史·蓋寓傳》改。

[19]蕃,原作"審",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周德威傳》改。

[20]汴,下原衍"州"字,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周德威傳》删。

[21]等,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周德威傳》補。

[22]忻州,原作"沂州",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符存審傳》改。

[23]"領"字前原有"使"字,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符存審傳》删。

[24]慈,宋本作"磁",下同。

[25]戴思遠,原誤作"載思遠",據宋本改。

[26]生平,原作"平生",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元行欽傳》乙。

[27]右,原作"左",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康思立傳》改。

[28]陣,下原衍"軍"字,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安元信傳》删。

[29]東南,原作"東西",據宋本及《舊五代史·閻寶傳》改。

[30]押牙,原作"押衙",據宋本改。

[31]加特,原作"特加",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房知溫傳》乙。

[32]封,宋本上有"進"字。

[33]授,原作"援",據《舊五代史·馬全節傳》改。招討,下原衍"使"字,據宋本及《舊五代史·馬全節傳》删。

[34]洺州,原作"洛州",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程福贇傳》改。

[35]澶州,原作"漕州",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皇甫遇傳》改。

[36]洛,原作"潞",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史弘肇傳》改。

[37]陴,原作"城",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安審暉傳》改。

[38]校,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王饒傳》補。

[39]深州,原作"涼州",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王饒傳》改。

[40]剋,原作"討",據宋本改。

[41]滎,原作"圖",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王饒傳》及《舊五代史·何福進傳》改。

[42]留,原作"使",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王饒傳》改。

[43]及圍,原作"又破",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劉詞傳》改。

[44]使,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劉詞傳》補。

[45]千,原作"十",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劉詞傳》改。

[46]行,原脱,據本書卷三六〇及宋本補。

[47]王重裔,原作"王重胤",據宋本改。

[48]漢初,原作"仕漢",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曹英傳》改。

[49]昭,原作"招",據宋本改。

[50]授,原作"遷",據宋本改。

[51]太師,原作"太保",據宋本及《舊五代史·高行周傳》改。

[52]南陽王,原作"南陽郡",據宋本改。

[53]二千三百户,原作"三千三百户",據宋本改。

[54]赴,原作"之",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白延遇傳》改。

[55]城下,原闕"城",據《舊唐書·白延遇傳》補。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八十八

將帥部(四十九)

儒學　有禮

儒　學

《周官·太宰》:"九兩之法,其四曰儒,以道得民。"蓋六藝之文、七德之要盡在是矣。由三代而下,善爲將者,又豈勝道哉?乃有博通經術,涉獵史傳,雖在軍旅,不廢俎豆,將臨戰陣,未忘講誦,緩帶以談論,下帷而著述;亦有起於諸生,嘗歷科舉,爲世文宗,後執兵柄。至乃屬辭削牘,賦詩應詔,書檄翩翩之美,文雅彬彬之譽,皆所以揚閫外之風烈,昭義府之丕訓者已。

晉獻公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趙襄曰:"郤縠可,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禮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1],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君其試之。"乃使將中軍。

漢陳湯,少好書,博達善屬文,以薦爲郎。遷西域副校尉,與甘延壽俱出,累遷射聲校尉。

馮奉世,以良家子選爲郎。三十年餘乃學《春秋》[2],涉大義,讀兵法。前將軍韓增奏以爲軍司空令。本始中,從軍擊匈奴。軍罷,復爲郎,累遷左將軍、光祿勳。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爲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

後漢耿況,王莽時以明經爲朔調連率(莽改上谷郡曰朔調,守曰連率)。光武狥河北,加況大將軍。

況子弇,少習父業,學詩禮,亦爲大將軍。

弇弟子秉,博通書記,歷征西、度遼將軍。

景丹,少學長安。王莽時,學四科。丹以言語爲固德侯相,有幹事稱,遷朔調連率副貳(屬令也)。光武狥河北,拜丹偏將軍,累遷驃騎大將軍。

鄧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光武狥河北,號禹曰鄧將軍,累遷前將軍、右將軍。

馮異，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光武狥河北，以爲偏將軍，進止皆有表識（言其進退有常處也[3]），累遷征虜將軍。

賈復，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後從光武立功，累遷執金吾。建武十三年，復知帝欲偃干戈，脩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遂罷左右將軍，復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

朱祐，爲人質直，尚儒學，初學長安，光武候之。祐不時相勞苦，而先升講舍，後爲大將軍。

祭遵爲征虜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雅歌，謂歌雅詩也）[4]。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雖在軍旅，不忘俎豆。

賈宗爲長水校尉。宗兼通儒術，每讌見，常使與少府丁鴻等論議於前。

馬援，嘗受《齊詩》，師事潁川蒲昌，後爲虎賁中郎將。援閑於進對，尤善述前世行事，每言及三輔長者下至閭里少年，皆可觀聽。

竇固，好覽《書》《傳》，喜兵法，累遷奉車都尉，出玉門，擊西域。

鮑永，少有志操，習歐陽《尚書》，後拜僕射，行將軍事，將兵集河東。永好文德，雖行將軍，嘗衣皀襜褕，路稱鮑尚書兵焉[5]。

班超，持《公羊春秋》，多窺覽，後爲西域都護。

皇甫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歷渡遼將軍、護羌校尉。所著賦、銘、碑、贊、禱文、弔、疏、章表、教令、書、檄、牋記，凡二十七篇。

張奐，少游三輔，師事太尉朱寵，學歐陽《尚書》，後爲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並同反叛[6]，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阬[7]，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奐安坐帷中[8]，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9]，襲破其衆，諸胡悉降。奐著《尚書記難》三十餘萬言，又著銘、頌、書、教、誡述、志、對策、章表二十四篇。

公孫瓚，從涿郡盧植學於緱氏山中，略見《書》《傳》。後爲奮武將軍、遼東太守。

郭涼，雖爲武將，然通《經書》[10]，多智略，尤曉邊事。

魏鮑信，漢末以兵應太祖，表信行破虜將軍。雖遭亂起兵，家本脩儒。

夏侯惇，年十四就師學。後爲大將軍，雖在軍旅，親迎師受業。

李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

鍾會，好書籍，涉歷衆書，特好者《易》，精練名理，以夜續晝。後爲鎮西將軍、假節都督關中諸軍事，統十餘萬衆伐蜀[11]。

蜀諸葛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亮言教書奏多可觀，隨類相從，凡爲二十四篇。

關羽，好《左氏傳》，諷誦略皆上口。後爲前將軍，假節鉞。

張翼，治律《春秋》，游學京師，後爲前領軍督建威，假節，征西大將軍[12]。

吳張昭,少好學,從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覽衆書。後爲輔吳將軍,在里宅無事,乃著《春秋左氏傳解》及《論語注》。大帝問衛尉嚴畯寧念小時所闇書不,畯因誦《孝經》"仲尼居"。昭曰:"嚴畯鄙生。臣請爲陛下誦之。"乃誦"君子之事上"。咸以昭爲知所誦。

魯肅,爲偏將軍,轉横江將軍。雖在軍陣,手不釋卷。又善談論,能屬文辭,思度弘遠,有過人之明。

士燮,爲衛將軍,領交阯太守[13],耽玩《春秋》,爲之注解。陳國袁徽與尚書令荀彧書曰:"交阯士府君,既學問優博,又達於從政,處大亂之中,保全一郡,二十餘年疆埸無事,民不失業,羈旅之徒,皆蒙其慶,雖竇融保河西,曷以加之[14]?官事小闋[15],輒玩習《書》、《傳》,《春秋左氏傳》尤簡練精微,吾數以咨問《傳》中諸疑,皆有師説,意思甚密。又《尚書》兼通古今,大義詳備,聞京師古今之學、是非忿爭,今欲條《左氏》、《尚書》長義上之。"其見稱如此。

陸凱,爲建武都尉領兵。雖統軍衆,手不釋書,好《太玄論》,演其意,以筮輒驗。

孫瑜,爲奮威將軍,領丹陽大守。濟陰人馬普篤學好古,瑜厚禮之,使府將吏子弟數百人就受業,遂立學官,臨饗講肄。是時諸將皆以軍務爲事,而瑜好樂墳典,雖在戎旅,誦聲不絶。

孫奂,爲揚威將軍,領江夏太守。奂亦愛樂儒生[16],復命部曲子弟就業,後仕進朝廷者數十人。

陸績,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給兵二千人。績既有躄疾,又意在儒雅,非其志也。雖有軍事,著述不廢。

陸景,爲偏將軍、中夏督。澡身好學,著書數十篇[17]。

晋王沈,好書,善屬文,魏末爲征虜將軍、都督江北諸軍事。晋受禪,遷驃騎將軍、錄尚書事。

羊祜,爲征南大將軍,博學能屬文,所著文章及爲《老子傳》,並行於世。

杜預,博學多通,明於興廢之道,嘗言"德不可以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後拜鎮南大將軍。預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任大事,輒居將率之列[18],結交接物,恭而有禮。既立功之後,從容無事,乃耽思經籍,爲《左氏春秋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譜第,謂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歷》,成一家之學。

周處,勵志好學有文思,後爲新平太守,累遷御史中丞。氐人齊萬年叛,乃使處隸夏侯駿西征。萬年聞之曰:"周府君昔臨新平,我知其爲人,才兼文武,若專斷而來,不可當也。如受制於人,此成擒耳。"

劉琨,初爲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爲當時所許,後爲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19]。

祖逖，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逖有贊世才。其後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西。

邵續，博覽經史，善談理義，妙解天文，後爲平北將軍、假節。

陶侃，爲都督荆、雍、益、梁州諸軍事。遠近書疏，莫不手答，詞翰如流，未嘗壅滯。

郗鑒，博覽經籍，躬耕隴畝，吟詠不倦，以儒雅著名，不應州命。後爲安西將軍，都督楊州江西諸軍事、假節，鎮合肥。

劉毅，爲衛將軍，往征盧循[20]，敗歸。後宋高祖與安帝大宴於西池，有詔賦詩，毅詩云："六國多雄士，正始出風流。"毅自以武功不競，故示文雅有餘也。

宋謝晦，爲高祖太尉參軍。晦涉獵文義，朗贍多通，高祖深嘉愛賞，後爲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秦七州諸軍事，領南蠻校尉、荆州刺史。

劉湛，爲高祖相國參軍，博涉史傳[21]，諳前世舊典，後爲右衛將軍，出督廣、交二州諸軍事。

朱齡石，爲高祖鎮軍參軍。時太尉主簿劉穆之嘗於高祖坐，與齡石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高祖北伐，遷左將軍，持節督關中諸軍事。

南齊柳世隆授後將軍尚書、左僕射，不拜。世隆性愛涉獵，啓太祖借秘閣書，帝給二千卷[22]。

梁楊公則爲左將軍、歷中護軍[23]。性好學，雖居軍旅，手不輟卷，士大夫以此稱之。

羊侃，爲北伐大將軍司馬。高祖制武宴詩四十韵以示侃。侃即席應詔，高祖覽曰："吾聞仁者有勇，今見勇者有仁，可謂鄒魯遺風，英賢不絶。"

韋叡，爲護軍將軍。其第三子稜尤明經史，世稱其治聞。叡每坐，稜使説書，其所發摘，稜猶弗之逮。

柳惔，爲安南將軍。著仁政，傳及諸詩賦，粗有辭義。

曹景宗，爲右衛將軍，破魏軍振旅凱入，帝於華光宴飲連句，令左右射沈約賦韻，景宗不得韻，意色不平，啓求賦詩。帝曰："卿伎能甚多，人才英拔，何必止在一詩？"景宗已醉，求作不已。詔令約賦韻，時韵已盡[24]，唯餘"競"、"病"二字。景宗便操筆[25]，斯須而成，其辭曰："去時兒女悲，歸來笳鼓競，借問行路人[26]，何如霍去病。"帝歎不已，約及朝賢驚嗟竟日，詔令上左史。

張欣泰，將家子，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子史。仕齊爲直閣將軍，後爲步兵校尉。

後魏賀狄干世爲將。孝文時，遣狄于結婚於姚萇。後狄干還，在長安幽閉，因習讀書史，通《論語》、《尚書》諸經，舉止風流，有似儒者。

刁雍，爲征南大將軍。性寬柔，好尚文典，手不釋書，明敏多智。凡所爲詩、賦、頌、

論幷詩、雜文百有餘篇。

酈惲,爲征虜將軍,所作文章頗行於世,撰慕容氏書不成。

劉藻,爲征虜將軍,涉獵群籍,美談笑,善與人交。

崔孝芬,爲車騎大將軍,博文口辯[27],善談論,所著文筆數十篇[28]。

李元護,初仕南齊龍驤將軍。雖以將用自達,然府頗覽文史,習於簡牘。

賀拔勝,爲驃騎大將軍。始愛墳籍,乃招引文儒討論義理,性又通率,重義輕財,身死之日,唯有隨身兵仗及書千餘卷。

後周陸逞起家羽林監。文帝內親信,時輩皆以驍勇自達,唯逞獨兼文雅,帝由此加禮遇焉。

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徐州總管。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自披閱。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

高琳,爲驃騎大將軍。時文州氐酋反,詔琳率兵討平之。師還,高祖宴群公卿士,仍命賦詩言志,琳詩末章云:"寄言竇車騎,爲謝霍將軍。何以報天子,沙漠靜妖氛。"帝大悦,曰:"獯獫陸梁,未時款塞。卿言有驗,國之福也。"

隋賀若弼,爲吳郡總管,與壽州總管源雄並爲重鎮。弼遺雄詩曰:"交河驃騎幕,合浦伏波營。勿使麒麟上,無我二人名。"

崔彭,爲車騎驃騎將軍。高祖嘗曰:"卿弓馬固已絕人,頗知學否?"彭曰:"臣少愛《周禮》、《尚書》。每於休沐之暇,不敢廢也。"帝曰:"試爲我言之。"彭因說"君臣戒愼"之義[29],帝稱善,觀者以爲知言。

周羅睺,初仕陳爲太子左衛率。信任逾重,時參宴席。陳主曰:"周左率武將,詩每前成,文士何爲後也?"都官尚書孔範對曰:"周羅睺執筆製詩,還如上馬入陣,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親禮。

唐張士貴,貞觀中爲右屯衛大將軍,從幸岐陽教習,將至武功,太宗載誕之所也。是日賜宴,士貴詩甚有理致[30]。是後頻屬和,士貴音詞質樸,言論不文,多疑其假手。

李君羨,貞觀中爲左武侯中郎將。每於北門長上在仗,讀書不暫休止,深蒙賞勞,累遷蘭州都督、左監門將軍。

劉仁軌,好學專習,每行坐所在輒書空畫地,繇是博涉文史。顯慶中,爲檢校帶方州刺史[31],統衆便道,發新羅兵救劉仁愿於百濟府城。仁愿既至京,高祖謂曰:"卿在海東前後奏請皆合事宜,而雅有文理。卿武將,何得然也?"對曰:"劉仁軌之詞,非臣所及也。"帝深嘆賞之,因超加仁軌六階,正授帶方州刺史[32]。

婁師德,頗有學術,弱冠進士擢第,累補監察御史。上元初,吐番犯塞,有詔募猛士以討之[33]。師德抗志應募,高宗大悦[34],特假朝散大夫,從軍西討,頻立戰功。

裴行儉,補弘文生,舉明經。儀鳳中,爲秦州鎮撫右軍總管[35],擒十姓可汗阿史那

都支及遮匐而還[36]。高宗曰[37]:"卿文武兼資,今故授卿二職。"即日拜禮部尚書,兼檢校右衛大將軍。

唐休璟,少以明經擢第,有文武才幹。久視元年,爲隴右諸軍州大使,大破吐蕃大將麴莽支於涼州洪源谷[38],入拜武威金吾二衛大將軍。長安中,西突厥烏質勒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持[39]。安西道表奏相繼,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須草奏,便遣施行。後十餘日,安西諸州表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

郭元振,舉進士,累遷隴右諸州軍大使、安西大都護、朔方大總管,有文集二十卷。

張說,應詔舉,開元七年權檢校并州都督府長史,充天兵軍使,兼脩國史,仍齎史本隨軍脩撰。後爲朔方軍節度大使[40]。

哥舒翰,年四十慨然仗劍之河西,事節度王倕。後王忠嗣爲河西節度使,復以翰爲衙前將[41]。翰好讀《左氏春秋》及《漢書》,疏財重氣,士多歸之。

高霞寓[42],少讀《左氏春秋》及《孫吳兵法》,後爲左武衛大將軍、邠寧節度使。

梁劉鄩,幼有大志,好兵略,涉獵史傳。唐中和中,事青州節度使王敬武爲小校[43]。

羅紹威,爲天雄軍節度使,伏膺儒術,明達吏理,好招延文士。聚書萬卷,開學館,置書樓。每歌酒宴會,與賓佐賦詩,頗有情致。江東人羅隱者,佐錢鏐軍幕,有詩於天下。紹威遣使賂遺,叙南巷之敬[44],隱乃聚其所爲詩投寄之。紹威酷嗜其作,因目己之所爲曰《偸江東集》。至今鄴中人士諷詠之。紹威嘗有公讌詩曰:"簾前淡泊雲頭日,座上蕭騷雨脚風。"雖深於詩者,亦所歎伏。

烏震[45],爲河北道副招討,略涉書史,尤嗜《左氏傳》,好爲詩,善筆札,凡郵亭佛寺多有留題之跡。

晉史翰,爲義成軍節度使。好《春秋左氏傳》,每視政之暇,延學者講說,躬自執卷授焉。時發難問窮於隱奥,流輩或戲爲史三傳。

張希崇[46],爲靈武節度使。初自虜南歸,過故鄉,謁中朝執政及臨郡與屬邑令,多爲章句,雖非工,甚關理道,有古人之趣。性嗜書,莅事之餘,手不釋卷。

錢元瓘,爲兩浙節度使。幼聰敏,少親吏事,有詩千篇,編其尤者三百篇[47],命曰《錦樓集》。

有禮

《傳》曰:"禮、信,戰之器也。"又曰:"治軍非禮,威嚴不行。"是知軍旅有禮,則武功克成,然後敦陣有果毅之容,御衆有長幼之序,知其可用能以德攻者也。歷代而下,賢帥繼出,同有深達義府之訓[48],能率禮經之法,講求善志,著於行事,乃至不敢自擅以

誅偏裨,先問儀適,然後會見,甫清亂略,致恭宗祐,或靡敢代主將之任,或使之知朝廷之尊,不伐鄰喪,罔踰服紀,言還故郡,克申禮意,接下遵乎素範,治戒宜乎懿望,斯皆敦閱之攸及信讓之可稱者歟。故秦師過,周王孫知其必敗;狂狡違命,君子謂之宜禽。蓋禮之不可不愼也已。

韓厥,晉大夫,爲司馬。魯成公二年六月[49],晉伐齊,齊逢丑父爲齊侯右,丑父不能推車而及[50](爲韓厥所及[51])。厥執縶馬前(縶馬,絆也。縶之,示脩臣僕之職[52]),再稽首,奉觴加璧以進(進觴璧,亦以示敬[53]),曰:"寡君使群臣爲魯衛請,曰:'無令輿師陷入君地。'(本但爲二國救請,不欲乃過。入君地,謙辭。)下臣不幸,屬當戎行,無所逃隱(屬,適也),且懼奔辟而忝兩君,辱戎士。(奔辟,則爲辱晉君,并爲齊侯羞,故言君。此蓋韓厥自處臣僕,謙敬之飾言。)敢告不敏,攝官承乏。"(言欲以己不敏,攝承空乏,從君但還。)

郤至,晉大夫,佐新軍。魯成公十六年六月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郤至三遇楚子之卒,見楚子必下免冑而趨風(疾如風)。楚子使工尹襄問之以弓(問,遺也),曰:"方事之殷也,有韎韋之跗注,君子也。(韎,赤色。跗注,戎服。若袴而屬於跗,與袴連。)識見不穀而趨,無乃傷乎[54](恐其傷)?"郤至見客,免冑承命,曰:"君之外臣至從寡君之戎事,以君之靈,間蒙甲冑(間,猶近也),不敢拜命(介者不拜)。敢告不寧,君命之辱(以君辱賜命,故不敢自安),爲事之故,敢肅使者。"(以軍事不得拜,故肅使者。肅,手至地,若今揖[55]。)三肅使者而退。

晉韓厥從鄭伯(從,逐也),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韓厥曰:"不可以再辱國君[56]。"乃止。(二年鞌戰,韓厥以辱齊侯。)郤至從鄭伯,其右茀翰胡曰:"諜輅之餘,從之乘而俘以下。"(欲遣輕兵單進以距鄭伯,車前而自後登。)郤至曰:"傷國君有刑。"亦止。

士匄,晉大夫。帥師侵齊,及穀聞喪而還,禮也。

子展,鄭大夫。魯襄公二十五年六月,子展伐陳,宵突陳城[57],遂入之。子展命師無入公宮[58],與子產親御諸門(欲服之而已,故禁侵掠[59])。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60],陳侯免,擁社(免,喪服。擁社,抱社主,示服也),使其衆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纍,自囚係以待命)。子展執縶而見(見陳侯),再拜稽首,承飲而進獻(承飲,奉觴示不失臣敬)。子美入數俘而出(子美,子產也。但數其所獲人數,不將以歸),祝祓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祓,除也。節,兵符。陳亂,故正其衆官,脩其所職,以安定之,乃還也。)

漢衛青,武帝時爲大將軍,出征匈奴。右將軍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正,軍正也。閎,名也。律,都軍官長史一人也[61]):"建當云何(謂處斷其罪,法何至也)?"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

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言衆寡敵以其堅戰,無有退心,故士卒喪盡也。一説:若建耻敗而不自歸,則亦被匈奴禽之而去。)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肺腑(肺腑,謂親戚也),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説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風讀曰諷。)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行在所。

後漢鄧禹,爲大司徒。光武遣禹引兵西入關,以乘更始赤眉之亂[62]。赤眉西走扶風,禹乃南至長安,軍昆明池,率諸將齋戒,擇吉日脩禮,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63],遣使奉詣洛陽,因循行園陵,爲置吏士奉守焉。

蓋延,爲虎牙將軍。南伐劉永,與其將蘇茂戰於沛西,大破之,遂定沛楚臨淮,脩高祖廟,置嗇夫、祝宰、樂人。(《東觀記》云:延因齋戒,祠高祖廟。)

竇融,爲涼州牧。時光武西征隗囂。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步騎數萬[64],輜重五千餘兩,與大軍會高平第一[65](高平,原州縣。高平有第一城)。融先遣從事問會見儀適(猶言儀注)。是時,軍旅之世,諸將與三公交錯道中,或背使者交私語。帝聞融先問禮,甚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引見融等,待以殊禮。

吳凌統,吳郡餘杭人,爲偏將軍。過本縣,步入寺門,見長吏懷三版[66],恭敬盡禮。親舊故人,恩意甚隆。

晉劉弘,爲南蠻校尉、荆州刺史[67]。時總章太樂伶人,避亂多至荆州。或勸可作樂者,弘曰:"昔劉景升以禮壞樂隳,命杜夔爲天子合樂。樂成,欲庭作之。夔曰:'爲天子合樂,而庭作之,恐非將軍本意。'吾嘗爲之歎息。今主上蒙塵,吾未能展效臣節,雖有家伎,猶不宜聽,況御樂哉?"乃下郡縣,使安慰之,須朝廷旋返,送還本署[68]。

桓溫,爲征討大都督。師次伊水,大敗姚襄,襄奔平陽。溫屯故太極殿前,徙入金墉城,謁先帝諸陵,皆繕復之,兼置陵令。

劉毅,初爲青州刺史桓弘中兵參軍,丁憂在家。及義旗初興,遂墨絰從事。桓玄平[69],以毅爲撫軍將軍。軍役漸寧,上表乞還京口,以終喪禮,曰:"弘道爲國者,理盡於仁孝,訴窮歸天者,莫甚於喪親。但臣凡庸,本無感槩,不能隕越,故其宜爾。往年國難滔天,故志端愚忠,靦然苟存。去春鑾駕迴軫,而狂狡未滅,雖姦凶時梟,餘燼竄伏,威懷寡方,文武勞弊,微情未申,顧景悲憤[70]。今皇威遐肅,海内清蕩,臣窮毒艱穢,亦已具於聖聽,兼羸患滋甚,衆疾互動,如今寢頓,無復人理。臣之情也,本不甘生,語其事也,亦可以沒。乞賜餘骸,終其丘墳,庶幾忠孝之道,獲宥於聖世。"不許。

梁張興世[71],爲雍州刺史、左衛將軍。興世父仲子,繇興世致位給事中,興世欲將往襄陽,愛鄉里不肯去,嘗謂興世曰:"我雖田舍老翁,樂聞鼓角,汝可送一部,行田時

欲吹之。"興世素恭謹畏法，讋之曰："此是天子鼓角，非田舍所吹。"

北齊王琳初仕後梁，爲廣州刺史。梁元帝爲魏圍逼，乃徵琳赴援[72]，除湘州刺史。琳師次長沙，知魏平江陵，已立梁王詧[73]，乃爲梁元帝舉哀，三軍縞素。

高季式，東魏武定中除侍中，尋加冀州大中正。時文襄先爲此任，啓以迴授爲都督。

隋周羅睺，初爲陳散騎常侍。隋師南伐，都督巴峽緣江諸軍事以拒隋師[74]。遇丹陽陷，陳主被擒，上江猶不下，晉王遣陳主手書命之，羅睺與諸將大泣三日然後降[75]。其年秋，拜儀同三司，鼓吹羽儀送之於宅。後陳主卒，羅睺請一臨哭，帝許之。縗絰送至墓所，葬還釋服而後入朝。帝甚嘉尚，世論稱其有禮。

高熲，爲左領軍大將軍。開皇二年，長孫覽、元景山等伐陳，令熲節度諸軍[76]，會陳宣帝薨，熲以禮不伐喪，奏請班師。

唐侯君集，討高昌師至柳谷，侯騎言："麴文泰死[77]，剋日將葬。國人咸集，以輕騎襲之，可有大利。"亞將姜行本等咸以爲然。君集曰："不可，天子以高昌怠慢，使吾恭行天誅。乃於墟墓之間以襲其葬，非問罪之師也。"

李芃，爲河陽節度。與馬燧等圍田悅於魏州。悅將符璘以精騎五百夜降，芃開營以納之。明日，歸璘於招討使。

李晟，爲中書令，西平郡王妻卒，詔以晟子愿依前爲太子賓客、前衛尉少卿，愻(音付)爲詔王傅居喪。既大祥，而除官。晟以二子未禫，訪於諸相。趙退翁、陸贄謂曰："故事有大祥服闋授官者，終禫而後朝請。"晟奏行之。

李自良，爲河東軍都將，從節度使馬燧入朝。燧罷兵權，德宗欲以自良代燧。自良懇辭，事燧，久不欲代爲軍帥，物議多之。

李愬，爲唐鄧節度使。初平蔡州，裴度先遣宣慰副使馬總入蔡州安諭軍衆。明日，度建章義軍節，擁降卒萬餘人次入焉。愬具櫜鞬，候度馬首。度將避之，愬曰："淮西阻命五十年，一方之人不識上下等威之分久矣，請公因以示之。"度以宰相禮愬迎謁，衆皆聳觀。

王鍔，拜兵部尚書，充淮南節度副大使，時節度使杜佑屢請代。鍔始見佑，以趨拜悅。佑退坐司馬廳事數日，詔追佑，以鍔代之。

曹華，爲義成軍節度使[78]。華雖出自戎行，而動必中禮，尤重士大夫，未嘗以富貴驕人。

柳公綽，爲山南東道節度使。牛僧孺罷相，鎮江夏。公綽具戎容於郵舍候之，軍吏白以漢上地高於鄂，禮太過。公綽曰："奇章纔離臺席，方鎮重宰相，是尊朝廷也。"竟以戎容見。

梁謝彥章，官至許州節度使，將略之外，好優禮儒士。與晉人對軍於河上，嘗褒衣

博帶，動皆由禮。或臨敵御衆，則肅然有上將之威。

劉鄩，初爲青州王師範行軍司馬。昭宗幸鳳翔，太祖率四鎮之師奉迎於岐下[79]。師範乘虛襲取太祖管內州郡，令鄩以偏師陷兗州，太祖命大將葛從周攻之，師範兵力漸窘，從周以禍福諭鄩，俾之革面。鄩報曰："俟青州本使歸降[80]，即以城池還納。"師範告降，從周即出城聽命。鄩既降，從周具行裝服馬請鄩歸大梁。鄩曰："未受梁王捨釋之旨，乘肥衣裘，非敢聞命。"即素服跨驢而發。及將謁見，太祖令賜冠帶[81]。鄩曰："累囚負罪，請就縶而入。"太祖不許。及見，慰撫移時，且飲之酒。鄩以量小告，太祖曰："取兗州量何大耶？"尋授元從都押牙[82]。

後唐馬全節，始爲鄴都留守，以元城是桑梓之邑，具白襴詣縣庭謁拜，縣令沈邁遵逡巡避之，不敢當禮。全節曰："父母之鄉，自合致敬，勿讓之也。"州里咸以爲榮。

晉史翰爲義成軍節度使，性剛毅，有沉謀，御軍嚴整，而推恩信於士伍，接下以禮，與部曲語未嘗不稱名。

周英，爲成德軍節度使，性沉厚，謙恭有禮，雖衽金之際，接對賓客，亦未嘗造次。將帥之中如者鮮矣。

校勘記

[1]賦納以言，原作"敷納以言"，據宋本改。

[2]三十年餘，原作"三十餘年"，據宋本乙。

[3]言其，原脱，據宋本及《後漢書・馮異傳》李賢注補。

[4]此段小注原脱，據宋本及《後漢書・祭遵傳》李賢注補。

[5]焉，原本誤作"馬"，據宋本改。

[6]並，原脱，據宋本及《後漢書・張奐傳》補。

[7]引，下原衍"並奴"二字；阬，原作"阮"，據宋本及《後漢書・張奐傳》删改。

[8]帷，原作"帳"，據宋本及《後漢書・張奐傳》改。

[9]斬，原作"休"，據宋本及《後漢書・張奐傳》改。

[10]經書，原作"書經"，據宋本及《後漢書・杜茂傳》乙。

[11]餘萬，原作"萬餘"，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鍾會傳》乙。

[12]大，原脱，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張翼傳》補。

[13]阯，原作"趾"，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士燮傳》改，下同。

[14]加，原作"如"，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士燮傳》改。

[15]闐，原作"閑"，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士燮傳》改。

[16]愛，原作"受"，據宋本改。

[17]書，原脱；十，原作"千"，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陸景傳》補改。

[18]任，原作"在"；率，原作"帥"，據宋本及本書卷四一七改。

[19]三,原作"二",據宋本改。

[20]往,宋本無。

[21]涉史傳,原脱,據宋本及《宋書・劉湛傳》補。

[22]二,原作"三",據宋本及《南齊書・柳世隆傳》改。

[23]則,原作"引",據《梁書・楊公則傳》及《南史・楊公則傳》改。

[24]時,原作"詩",據宋本及本書卷八〇〇、《南史・曹景宗傳》改。

[25]宗,原作"仁",據宋本及本書卷八〇〇、《南史・曹景宗傳》改。

[26]行路人,原作"大將軍",據宋本及本書卷八〇〇、《南史・曹景宗傳》改。

[27]文,宋本作"聞"。

[28]著,原作"有",據《魏書・崔孝芬傳》改。

[29]因,原脱,據《隋書・崔彭傳》及《北史・崔彭傳》補。

[30]詩,宋本上有"賦"字。

[31][32]帶方,原作"帶萬",據宋本改。

[33]討之,原作"大夫",據《舊唐書・婁師德傳》及本書卷三八九改。

[34]高宗,原作"高祖",據宋本及《舊唐書・婁師德傳》改。

[35]鎮,原作"領",據宋本及《舊唐書・裴行儉傳》改。

[36]匐,原作"甸",據宋本改。

[37]高宗,原作"高祖",據宋本及《舊唐書・裴行儉傳》改。

[38]涼,原作"梁",據宋本及《舊唐書・唐休璟傳》改。

[39]相持,原作"相指",據宋本改。

[40]大,原脱,據宋本及《舊唐書・張説傳》補。

[41]使,宋本無;復,原脱,據宋本補。

[42]霞,原作"遐",據宋本及《舊唐書・高霞寓傳》改。

[43]小,原作"少",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劉鄩傳》改。

[44]巷,原作"卷",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羅紹威傳》改。

[45]震,原作"振",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烏震傳》改。

[46]崇,原作"宗",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張希崇傳》改。

[47]其,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錢元瓘傳》補。

[48]同,宋本作"固"。

[49]二,原作"一",據《左傳・成公二年》改。

[50]及,原作"反",據宋本及《左傳・成公二年》改。

[51]及,原作"爲",據宋本及《左傳・成公二年》杜預注改。

[52]示,原作"永",據宋本改。

[53]"示"字原重,據宋本删。

[54]乃,原作"反",據宋本改。

[55]擅,原作"禮",據宋本及《左傳・成公十六年》杜預注改。

[56]君，原缺，據宋本補。

[57]陳城，原作“城陳”，據宋本改。

[58]公宫，原缺“公”，據宋本補。

[59]欲服之而已故禁侵略，原本脱此夾注，據宋本補。

[60]賂，原作“貽”，據宋本改。

[61]律，都軍官長史一人也，原作“六軍都官長史一人也”，據宋本改。

[62]赤眉之亂，原作“乘赤眉之亂”，據宋本删。

[63]十一帝，原作“十二帝”，據宋本改。

[64]虜，原脱，據宋本及《後漢書·竇融傳》補。

[65]大，下原衍“將”字，據宋本及《後漢書·竇融傳》删。

[66]長吏，原作“長史”，據宋本改。

[67]校尉，原作“檢校”，據宋本及《晉書·劉弘傳》改。

[68]署，原作“置”，據宋本及《晉書·劉弘傳》改。

[69]玄，原作“弘”，據宋本及《晉書·劉毅傳》改。

[70]景，原作“影”，據宋本及《晉書·劉毅傳》改。

[71]梁張興世，原作“張梁興世”，據宋本改。

[72]援，原作“授”，據宋本改。

[73]已，原作“以”，據宋本改。

[74]都督巴峽，宋本無“都”字。

[75]與諸將大泣三日，原作“爲諸將泣三日”，據宋本改。

[76]令類節度諸軍，原作“類領節度諸軍”，據宋本改。

[77]麴文泰死，原文作“趜文泰死”，據宋本改。

[78]軍，原脱，據宋本及《舊唐書·曹華傳》補。

[79]四，原作“西”，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劉鄩傳》改。

[80]俟，原作“侯”，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劉鄩傳》改。

[81]冠帶，原作“官帶”，據宋本改。

[82]尋，原作“鄩”，據宋本改。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八十九

將帥部(五十)

請　行

《傳》曰:"軍旅不辭難",蓋食焉無避賢者之節。乘時奮庸,壯夫攸尚[1]。天漢以來,義勇之士或內司戎政,或外爲邦翰。值戎夷之不譓,因姦宄之肆慝,朝議致討,是先擇帥,及其詢衆,挺然請行。精忠感發,稜威抗邁,鷹揚虎怒,霆擊猋厲,賈興師之勇,增啓行之氣。固足以讋不軌而摧猛敵[2],激雄圖而揚茂烈,扶義以往,何征不克?斯良將之英槩,人臣之令範者歟?

漢樊噲爲上將軍,孝惠時,單于嘗爲書嫚呂太后。太后怒,召諸將議之。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

李廣爲郎中令,元狩四年,大將軍衛青大擊匈奴,廣數自請行。帝以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

韓千秋,郟人,武帝時爲齊北相。會南粤王及王太后附漢,獨其相呂嘉爲亂。帝使莊參以二千人往,參曰:"以好往數人足矣,武往,二千人亡足以爲也。"辭不可。天子罷參兵[3],千秋奮曰:"以區區粤,又有王應,獨相嘉爲害,願得勇士三百人[4],必斬嘉以報。"於是天子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摎樂將二千人往。

楊僕爲樓船將軍,元鼎五年擊南粤、閩粤,持兩端。及漢破番禺,僕上書願請引兵擊東粤,帝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豫章梅領待命(聽詔命也)。

李陵爲騎都尉,屯張掖。天漢二年,貳師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5]。召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召見武臺(未央宫有武臺殿[6]),叩頭自請曰:"臣所將屯邊者,皆荆楚勇士,奇材劍客也,力扼虎,射命中,願得自當一隊,到蘭干山南以分單于兵[7]。毋令專綛貳師軍。"帝曰:"將惡相屬邪?吾發軍多,毋騎予女。"陵對:"無所事騎(猶言不事須騎也),臣願以少擊衆,步卒五千人,涉單于庭。"帝壯而許之。

趙充國爲後將軍。神爵元年,先零諸羌背叛。充國年七十餘,帝老之,使御史大夫丙吉問誰可將者,充國對曰:"無踰於老臣者矣。"帝遣問焉,曰:"將軍度羌虜何如?當用幾人?"(度,計也。)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隃,遥也,三輔言也)。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略(圖其地形幷爲攻討方略[8],俱奏上也)。然羌戎小夷,逆天背叛,滅

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爲憂。”帝笑曰[9]：“諾。”

後漢賈復爲執金吾。建武二年，更始郾王尹尊及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未有言，沈吟久之，乃以檄叩地曰：“郾最強，宛爲次，誰當擊之？”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郾。”帝笑曰：“執金吾擊郾，吾復何憂？”

張宗爲偏將軍，從鄧禹西征。禹軍到郇邑，赤眉大衆且至，禹以郇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爲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着筒中，令各探之。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嘆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大威，何遽其必敗乎？”遂留爲後拒。

陳俊爲琅琊太守，行大將軍事，數上書自請願奮擊隴蜀，詔報曰：“東州新平[10]，大將軍之功也。負海猾夏，盜賊之處，國家以爲重憂，且勉鎮撫之。”

耿弇爲建威大將軍，從幸舂陵，因見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其意，乃許之。

馬援爲虎賁中郎將。建武二十年，擊交阯徼側還，謂平陵人孟冀曰：“方今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屍還葬耳。何能卧床上，在兒女子手中耶[11]？”月餘，會匈奴、烏桓寇扶風，援以三輔侵擾，園陵危逼，因請行。許之。自九月至京師，十二月復出屯襄國。詔百官祖道。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矍鑠，《東觀記》作“矆哉是翁”）。”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康、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

班超爲軍司馬。建初三年，超率疏勒、康居、于寘、拘彌兵一萬人，攻姑墨石城，破之，斬首七百級。超欲因此叵平諸國，乃上疏請兵，曰：“臣竊見先帝欲開西域，故北擊匈奴，西使外國，鄯善、于寘，即時向化。今拘彌、莎車、疏勒、月氏、烏孫、康居復願歸附，欲共力破滅龜茲，平通漢道。若得龜茲，則西域未服者百分之一耳[12]。臣伏自惟念，卒伍小吏，實願從谷吉效命絕域，庶幾張騫棄身曠野。昔魏絳列國大夫，尚能和輯諸戎，況臣奉大漢之威，而無鉛刀一割之用乎？前議皆曰取三十六國，號爲斷匈奴右臂。今西域諸國，自日之所入[13]，莫不向化，大小欣欣，貢奉不絕，唯焉耆、龜茲獨未服從。臣前與官屬三十六人奉使絕域，備遭難厄，自孤守疏勒，於今五載，胡夷情數，臣頗識之。問其城郭小大，皆言‘倚漢與依天’等，以是效之，則葱嶺可通。葱嶺通，則龜茲可伐。今宜拜龜茲侍子白霸爲其國王，以步騎數百送之，與諸國連兵，歲月之間，龜茲可擒。以夷狄攻夷狄，計之善者也。臣見莎車、疏勒田地肥廣，草牧饒衍[14]，不比燉煌、鄯善間也。兵可不費中國，而糧食自足，且姑墨[15]、溫宿二王特爲龜茲所置，既非其

種,更相厭苦,其勢必有降反。若二國來降,則龜兹自破。願下臣章,參考行事,誠有萬分,死復何恨。臣超區區,特蒙神靈,竊冀未便僵仆,目見西域平定,陛下舉萬年之觴,薦勳祖廟,布大喜於天下。”書奏,知其功可成,議欲給兵。平陵人徐幹素與超同志,上疏願奮身佐超。五年,遂以幹爲假司馬,將弛刑及義從千人就超。

耿秉爲執金吾。章和二年,北虜大亂,南單于上言:“願發國中及諸部故胡新降精兵,因聖威神,一舉平定。”太后以示秉,秉上言:“昔武帝單極天下[16],欲臣虜匈奴[17],未遇天時,事遂無成。宣帝之世,會呼韓來降,故邊人獲安,中外爲一,生人休息,六十餘年。及王莽篡位,變更其號,耗擾不止,單于乃畔。光武受命,復懷納之,緣邊壞郡,得以還復,烏桓、鮮卑,咸脅歸義,威鎮四夷,其效如此。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18],國家之利,宜可聽許。”秉因自陳受恩,分當出命效用。太后從之。

竇憲爲侍中。和帝初,都鄉侯暢來弔國憂,憲遣刺客殺暢。事發覺,懼誅,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吾耿秉爲副,發北軍五校、黎陽、雍營、緣邊十二都騎士及羌胡兵出塞。

馬融爲武都太守。時西羌叛,征西將軍馬賢與護羌校尉胡疇征之,而稽久不進。融知其將敗,上疏乞自效,曰:“今雜種諸羌轉相鈔盜,宜及其未亟遣深入,破其支黨,而馬賢等處處留滯。羌胡百里望塵,千里聽聲,今逃匿避回,漏出其後,則必侵寇三輔,爲民大害。臣願請賢所不可用關東兵五千裁假部隊之號,盡力率勵,埋根行首,以先吏士。二旬之中,必克破之。臣少習學藝,不更武職,猥陳此言,必受誣罔之辜。昔毛遂廝養,爲衆所嗤,終以一言克定從要。臣懼賢等專守一城,言攻於西而羌出於東。且其將事[19],必有高克潰叛之變。”朝廷不能用。

皇甫規爲太山太守。延熹四年秋,叛羌零吾等與先零別種寇鈔關中,護羌校尉段紀明坐徵後,先零諸種陸梁,覆沒營烏。規素悉羌事,志自奮效,乃上疏曰:“自臣受任,志竭愚鈍,實賴兖州刺史牽顥之清猛,中郎將宗資之信義,得承節度,幸無咎譽。今猾賊滅,太山略平,復聞群羌並皆反逆。臣生長邠岐,年五十有九,昔爲郡吏,再更叛羌,預籌其事,有誤中之言[20]。臣素有固疾,恐犬馬齒窮,不報大恩。願乞冗官,備單車一介之使,勞來三輔,宣國威澤,以所習地形兵勢佐助諸軍。臣窮居孤危之中,坐觀郡將,已數十年矣。自鳥鼠至於東岱,其病一也。力求猛敵[21],不如清平,勤明吳孫,未若奉法,前變未遠,臣誠戚之,是以越職,盡其區區。”至冬,羌遂大合,朝廷爲憂,三公舉規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零吾等,破之,降者十餘萬人[22]。

魏于禁爲平虜將軍。時太祖初征袁紹,紹兵盛,禁願爲先登。太祖壯之,乃選步騎二千人使禁將守延津以拒紹[23]。

蜀李恢爲別駕從事[24]。章武元年庲降都督鄧方卒[25],先主問恢:“誰可代者?”恢對曰:“人之才能,各有長短,故孔子曰:‘其使人也器之。’且夫明主在上,則臣下盡情,

是以西零之役，趙充國曰‘莫若老臣’。臣竊不自量，惟陛下察之。”先主笑曰：“孤之本意亦已在卿矣。”遂以恢爲庲降都督，使持節領交州刺史，住平夷縣。

張嶷爲盪寇將軍。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嶷初自越嶲至成都，風濕固疾，扶杖然後能起，衆議狐疑。嶷曰：“必然。”姜維之出，時論以嶷初還，股疾不能在行中。繇是嶷自乞肆力中原，致身敵庭。臨發，辭後主曰：“臣當值聖明[26]，受恩過量，加以疾病在身，常恐一朝隕沒，辜負榮遇。天不違願，得預戎事，若涼州克定，臣爲藩表守將；若有未捷，殺身以報。”後主慨然爲之流涕，既到狄道，與魏將徐質交鋒，嶷臨陣殞身。

吳周瑜爲中護軍[27]。曹公入荆州[28]，劉琮舉衆降，曹公得其水軍，船步兵數十萬。將士聞之，皆恐。權延見群下問以計策，議者咸曰：“曹公，豺虎也。然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爲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劉表治水軍，蒙衝鬬艦，乃以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兵，水陸俱下，此爲長江之險已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又不可論。愚謂大計不如迎之。”瑜曰：“不然。操雖託名漢相，其實漢賊也。將軍以神武雄才，兼仗父兄之烈，割據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英雄樂業，尚當横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送死，而可迎之耶？請爲將軍籌之：今使北土已安，操無内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埸，又能與我較勝負於船檝，可乎？今北土既未平安，加以馬超、韓遂尚在關西，爲操後患。且舍鞍馬，杖舟檝，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之間，不習水土，必生疾病。此數四者[29]，用兵之患也，操皆冒行之，將軍禽操宜在今日。瑜請得精兵三萬人，進住夏口[30]，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賊欲廢漢自立久矣，徒忌二袁、吕布、劉表與孤耳。今數雄已滅，惟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甚與孤合，此天以君授孤也。”遂破曹公於赤壁。後瑜屯據江陵，是時劉璋爲益州牧，外有張魯寇侵，瑜乃詣京見權，曰：“今曹操新折衄，方憂在腹心，未能與將軍連兵相事也。乞與奮威但進取蜀，得而并張魯，因留奮威固守其地，好與馬超結援。瑜還與將軍據襄陽以蹙操，北方可圖也。”權許之。瑜還江陵爲行裝，而道於巴丘病卒。

晉馬隆爲司馬督。會涼州刺史楊欣爲虜所沒，河西斷絶，武帝每有西顧之憂，臨朝而嘆曰：“誰能爲我討此虜通涼州者乎[31]？”朝臣莫對，隆進曰：“陛下若能任臣，臣能平之。”帝曰：“必能滅賊，何爲不任？顧卿方略何如耳？”隆曰：“陛下若能任臣，當聽臣自任。”帝曰：“云何？”隆曰：“臣請募勇士三千人，無問所從，率之鼓行而西，稟陛下威德，醜虜何足滅哉！”帝許之，乃以隆爲武威太守。公卿僉曰：“六軍既衆，州郡兵多，但當用之，不宜横設賞募，以亂常典。隆小將妄説，不可從也。”帝弗納。隆募限要引弩三十六鈞，弓四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因請自至武庫選杖。武庫令與隆忿爭，御史中丞奏劾隆。隆曰：“臣當亡命戰場，以報所授。武庫令乃

以魏時朽杖見給，不可復用，非陛下使臣滅賊意也。"帝從之，又給其三年軍資。隆於是西渡溫水。虜樹機等以衆萬計，或乘險以遏隆前，或設伏以截隆後。隆依八陣圖作偏箱車，地廣則鹿角車營，路狹則爲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弓矢所及，應弦而倒。奇謀間發，出敵不意。或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隆卒悉被犀甲，無所留礙，咸以爲神，轉戰千里，殺傷以千數。自隆之西，音問斷絶，朝廷憂之，或謂已沒。後隆使夜到，帝撫掌歡笑。詰朝，召群臣謂曰："若從諸卿言，是無秦涼也。"乃詔曰[32]："隆以偏師寡衆，奮不顧難，冒險能濟，其假節、宣威將軍，加赤幢、曲蓋、鼓吹。"隆到武威，虜大人猝跋韓[33]，且萬能等率萬餘落歸降[34]，前後誅殺及降附者以萬計。又率善戎沒骨能等，與樹機能大戰，斬之，涼州遂平。

杜預爲都督荆州諸軍事，至鎮，處分既定，乃啓請伐吳之期。武帝報待明年方欲大舉[35]。預表陳至計曰："自閏月以來，賊但勑嚴，下無兵上。以理勢推之，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必先認上流，勤保夏口已東，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都。而陛下過聽，便用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使舉而有敗，勿舉可也。事爲之制，務從完宇，若或有成，則開太平之基[36]；不成，不過費損日月之間，何惜而不一試之？若當須後年，天時人事，不得如常，臣恐其更難也。陛下宿議[37]，分命臣等隨界分進，其所禁持[38]，東西同符，萬安之舉，未有傾敗之慮。臣心實不敢以曖昧之見自取後累，惟陛下察之。"預旬月之中又上表曰："羊祜與朝臣多不同，不先博盡而密與陛下共施此計，故益令多異。凡事當以利害相較，今此舉十有八九利，其一二止於無功耳。其言破敗之形，亦不可得，直是計不出己[39]，功不在身，各耻其前言，故守之也。自頃朝廷事無大小，異意鋒起[40]，雖人心不同，亦由恃恩不慮後難，故輕相同異也。昔漢宣帝議趙充國所上，事效之後，詰責諸議者，皆叩頭而謝，以塞異端也。自秋已來，討賊之形頗露，若今中止，孫皓怖而生計，或徙都武昌，更完脩江南諸城，遠其居人，城不可攻，野無所掠，積大船於夏口，則明年之計或無所及。"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棋，而預表適至，華推枰斂手曰："陛下聖明神武，朝野清宴，國富兵強，號令如一。吳主荒淫驕虐，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

王濬在益州，朝議咸諫伐吳，濬乃上疏曰[41]："臣數參訪吳楚同異，孫皓荒淫凶逆，荆楊賢愚無不嗟怨。且觀時運，宜速征伐。若今不伐[42]，天變難預。令皓卒死，更立賢主，文武各得其所，則強敵也。臣作船七年，日有朽敗。又臣年七十，死亡無日。三者一乖，則難圖也。誠願陛下無失事機[43]。"武帝深納焉。賈充、荀勗陳諫以爲不可，唯張華固勸。又杜預表請[44]，帝乃發詔，分命諸方節度，濬於是統兵。

祖逖，元帝爲瑯琊王時爲軍諮祭酒[45]。時帝拓定江南，未遑北伐。祖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既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傑

必因風嚮赴，沈溺之士欣於來蘇[46]，庶幾國耻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江。

毛寶爲盧江太守。蘇峻作逆，祖約遣祖瓊、桓撫等欲襲湓口，陶侃將自擊之，寶曰："義軍恃公，公不可動，寶請討之。"侃顧謂坐客曰："此年少言可用也。"乃使寶行。

庾亮鎮武昌，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乃解豫州，授輔國將軍毛寶，使與西陽太守樊俊精兵一萬，俱戍邾城[47]。又以陶稱爲南中郎將、江夏相，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亮弟翼爲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武昌太守陳囂爲輔國將軍、梁州刺史。趣子午。又遣偏軍伐蜀，至江陽，執僞荆州刺史李閎、巴郡太守黄植送于京都。亮當率大衆十萬據石城[48]，爲諸軍聲援，乃上疏曰："蜀胡二寇，凶虐滋甚，内相誅鋤，衆叛親離。蜀甚弱而胡尚強，並佃並守，修進取之備。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宜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諸軍布江沔。比及數年，戎士習練，乘釁齊進以臨河[49]。大勢一舉，衆知存亡，開反善之路，宥逼脅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逋逆，雪大耻，實聖朝之所先務也[50]。願陛下許其所陳，濟其此舉[51]。淮泗壽陽所宜進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槐棘參議，以定經略。"帝下其議。時王導與亮意同，郗鑒議以資用未備[52]，不可大舉。亮又上疏，便欲遷鎮。寇陷邾城，毛寶赴水而死，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

桓冲爲車騎將軍，都督豫江二州之六郡軍事。自京口遷鎮姑熟，既而苻堅寇涼州[53]，冲遣宣城内史朱序、豫州刺史桓伊率衆向壽陽，淮南太守劉波泛舟淮泗[54]，乘虚致討，以救涼州，乃表曰："氐賊自并東胡[55]，醜類實繁，而蜀漢寡弱，西涼無備，斯誠暴興疾顛，祇速其亡。然而天未勦絶，屢爲國患。臣聞勝於無形，功立事表，伐謀之道，兵之上略。況此賊陸梁，終必越逸，北狄陵縱，常在秋冬。今日月迅邁，高風行起，臣輒較量畿甸，守衛重復。又淮泗通流，長江如海，荆楚偏遠，密邇寇讎，方城漢水無天險之實，而過備之重，勢在西門。臣雖凡庸，識乏武略，然猥荷重任，思在投袂，請率所統徑進南郡，與征西將軍臣豁參同謀猷。賊若果驅犬羊，送死沔漢，庶仰憑正順，因致人利，一舉乘風，掃清氛穢，不復重勞王師有事三秦，則先帝盛業永隆於聖世[56]，宣武遺志無恨於在昔。如其懾憚皇威，闚闞計屈，則觀兵伺釁，更議進取，振旅旋旆，遲速唯宜。伏願陛下覽臣所陳，特垂聽許。"詔答曰："醜類違天，比年縱肆，梁益不守，河西傾喪。每惟宇内未一，憤嘆盈懷。將軍經略深長，思算重復，忠國之誠，形于義旨。覽省未周，以感以慨。寇雖乘間竊利，而以無道臨之，黷武窮凶，虐用其衆，滅亡之期，勢何得久。然備豫不虞[57]，軍之善政，輒詢于群后，敬從高算，想與征西協參令圖，嘉謀遠猷，動静以聞。"會張天錫陷沒，於是罷兵。

宋宗慤，南陽人，隨江夏王義恭鎮廣陵。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慤自奮請行。江

夏王義恭舉慤有膽勇,乃除震武將軍,爲安西參軍蕭景憲軍副[58],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栗城。林邑遣將救區栗,和之遣慤,慤乃進討,破之,遂剋林邑。後爲豫州刺史,監五州軍事。大明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慤表求赴討,乘驛詣都,面受節度。帝停輿慰免。慤聳躍數十,左右顧眄,帝壯之。乃行,隸車騎大將軍沈慶之。初,誕誑其衆云:"宗慤助我。"及慤至,躍馬繞城,呼曰:"我宗慤也。"事平,入爲左衛將軍。

孟係祖爲殿中將軍[59]。大明二年,後魏侵青冀。世祖遣軍援之,係祖自占求行。

王玄謨,元嘉中補長沙王義欣鎮軍中兵將軍,領汝陰太守。時虜攻陷滑臺,執朱脩之以歸。玄謨上疏曰:"王途始開,隨復淪塞,非惟天時,抑亦人事?虎牢滑臺,豈惟將之不良?抑亦本之不固,皆繇民憚遠役。臣請以西陽之魯陽、襄陽之南鄉[60],發甲卒,分爲兩道,直趣淆澠。征士無遠徭之患,吏士有屢休之歌。若欲以東國之衆經營牢洛,道途既遠,獨克實難。"玄謨陳說使侵之策,文帝謂殷景仁曰:"聞王玄謨陳說,使人有封狼居胥意[61]。"

吳喜爲殿中待御史。太宗初即位,時四方反叛,東兵尤急。喜請得精兵三百致死於東。帝大悦,即假建將軍,簡羽林勇士配之。議者以喜刀筆主者,不當爲將,不可遣。中書舍人巢尙之曰:"喜昔隨沈慶之,屢經軍旅,性既勇決,又習戰陣,若能任之,必有成績。諸人紛口,皆是不別才爾。"

南齊劉善明爲宋輔國將軍、西海太守、行青冀二州刺史,至鎮,表請北伐,朝議不同。

後魏晁暉,爲濟州刺史,假寧東將軍、潁川公。宋東平郡[62],徙戍近境。暉上表求擊之,文成不許,暉乃爲書以大義責之[63]。

刁雍,孝文泰常中爲鎮東將軍,助叔孫建攻青州。是時攻東陽,平其北城三十許步。宋青州刺史竺夔於城內鑿地道南下[64],入澠水澗[65],以爲退路。雍謂建曰:"此城已平,宜時入取,不者走盡。"建懼傷兵士,難之[66]。雍曰:"若懼傷官兵者,雍今請將義兵先入。"建不聽。夔欲東走,會宋遣其將檀道濟等救青州,雍謂建曰:"賊畏官軍突騎,以鎖連車爲函陣。大峴已南處處狹隘,不得方軌,雍求將義兵五千要險破之。"建不聽,曰:"兵人不宜水土,疫病過半[67],若相持不休,兵自死盡,何須復戰?今不損大軍,安全而返,計之上也。"建乃引還,雍遂鎮尹卯固[68]。

韋珍,孝文時爲北陽鎮將,車駕南討,珍上便宜,并自陳在邊歲久,悉其要害,願爲前驅。詔珍爲隴西公、源懷衛大將軍府長史。高聰爲太府少卿,兼太子左率。聰以將用自許。孝文鋭意南討,專訪王肅以軍事。聰託肅願以偏裨自效,肅言之於孝文,故假聰輔國將軍,統兵二千,與劉藻、傅永成、道益、任莫問俱受肅節度,同援渦陽。

董紹,爲右將軍。洛州刺史蕭寶寅之反於長安也,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瞎巴三千生敢蜀子。"孝文謂黄門徐紇曰:"此巴眞瞎也。"紇曰:"若此,是紹之壯辭。云巴人

勁勇,見敵無所畏懼,非實瞎也。"帝大笑,敕紹速行。

任城王澄子嵩,宣武初爲平南將軍、荆州刺史。嵩表曰:"蕭寶卷骨肉相殘,忠良先戮,臣下囂然,莫不離背,君臣擕貳[69],干戈日尋。流聞寶卷雍州刺史蕭衍兄懿於建業阻兵州,與寶卷相持[70],荆郢二州刺史並是寶卷之兵[71],必有圖衍之志。臣若連書相聞,迎其本謀,冀獲同心,并力除衍[72]。平衍之後,必旋師赴救丹陽,當不能復經營疆陲[73],全固襄沔[74]。臣之軍威已得臨據,則沔南之地可一舉而收[75]。緣漢耀兵,示以威德,思歸有道者則引而納之,受疑告危者則援而接之。總兵蓄銳,觀釁伺隙,若其零落之形已彰,解怠之勢已著,便可順流摧鋒[76],長驅席卷。"詔曰:"所陳嘉謀,深是良計,如當機形可進,任將軍裁之。"既而梁武尋克建業,乃止。

中山王英,宣武即位,行徐州。南齊將陳伯之寇淮土,詔英爲鎮南將軍,率衆討之。英未至,賊已退。詔英行楊州[77]。英還京師,上表曰:"臣聞取亂侮亡,有國之常道,陳師鞠旅,因機而致發。竊以區區寶卷,罔顧天常,憑恃山河,敢抗中國。今妖逆數立,驕縱日甚,威侮五行,怠棄三正,淫刑以逞,虐害無辜。其雍州刺史蕭衍東伐秣陵,掃土興兵,順流而下,唯有孤城,更無重衛。此則皇天授我之日,曠載一逢之秋。事易走丸,理同拾芥。此而不乘,將欲何待?臣乞躬率步騎二萬,直指沔陰,據襄陽之城,斷黑水之路。昏虐君臣,自相魚肉。我居上流,威震遐邇[78]。長驅南出,進拔江陵[79],其路既近,不盈五百,則三楚之地,一朝可收,岷蜀之道,自成斷絶。又命楊徐二州聲言俱舉,緣江焚毁,靡使有遺。建業窮蹙[80],魚遊釜內。士治之師再興,孫皓之縛重至,齊文軌而大同,混天下而爲一。伏惟陛下暫闢旒纊,少垂聽覽,獨決聖心,無取疑義。此期脱爽,并吞未日。"事寢不報,英又奏曰:"臣聞乘虚討弱,事在速舉,因危攻昧,徼捷可期[81]。今寶卷亂常,骨肉相賊,蕃戍鼎立[82],莫知所歸。義陽孤絶,密邇天境。外靡糧援之期,內無兵儲之固。此乃臨焚之鳥,不可去薪,授首之寇,何容緩斧。若此行有果,則取江右之地爲經略之基;如脱否也,非直後舉難圖,亦或居安生疾。今豫州刺史司馬悦已戒嚴垂邁,而東豫州刺史田益宗方擬守三關,請遣軍司爲之節度。"

尉多侯,少有武幹,獻文時爲假節征西將軍,領護羌戎校尉燉煌鎮。上表求率輕騎五千[83],西入于闐,兼平諸國,因敵取資,平定爲效。弗許。後又上疏求北取伊吾,斷蠕蠕通西域之路。孝文善其計,以東作方興,難之。

賀拔勝,孝明正光末從其父度拔鎮武川,爲賊所陷。南投泗州[84],爲爾朱榮所得,遂委質事榮。時杜洛周阻兵幽定,葛榮據有冀瀛。榮謂勝曰:"井陘險要,我之東門,意欲屈君鎮之。未知君意何如?"勝曰:"少逢兵亂,險阻備嘗,每思效力,以報知己。今蒙驅策,實所願也。"榮乃表勝爲鎮遠將軍,領步騎五千鎮井陘。後從榮入洛,以定策立孝莊帝功,累遷撫軍。元顥入洛陽,孝莊出居河內,榮徵勝爲前。與爾朱兆大破顥軍,遂前驅入洛[85],拜武衛。

李苗爲冠軍將軍、西南道慰勞大使。未發,會殺爾朱榮[86]。榮從弟世隆擁榮部曲屯據河南橋,還逼都邑。孝莊親幸大夏門,集群臣博議,百僚怯懼,計無所出。苗獨奮衣而起,曰:"今小賊唐突如此,朝廷有不測之危,正是忠臣烈士效節之日。臣雖不武,竊所庶幾,請以一旅之衆,爲陛下徑斷河梁。"城陽王徽、中尉高道穆讚成其計,莊帝壯而許焉。苗乃募人與馬詣上流,以舟師夜下,去橋數里,便放火船。河流既決,倏忽而至。賊於南岸望見火下,相蹙爭橋,俄然橋絶,沒水死者甚衆。苗身率士卒百許人泊於小渚以待南援,既而官軍不至,賊乃涉水,與苗死鬭。衆寡不敵,左右死盡,苗浮河而沒。

北齊潘樂有膽略,神武出牧晉州,引爲鎮城都將。後破周師於河陰,議欲追之,令追者在西,不願者東[87]。唯樂與劉豐居西。神武善之,以衆之不行而止。

段韶爲冢宰、平原郡王。後周宇文護遣尉遲迥等襲洛陽。韶遣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率衆擊之,軍於邙山之下,逗留未進。文宣召謂曰:"今欲遣王赴洛陽之圍[88],但突厥在此,復須鎮禦,王謂如何?"韶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今西羌闚逼,便是膏肓之病,請奉詔南行。"武成曰:"朕意亦爾。"仍令韶督精騎一千[89],發自晉陽。五日,便濟河,與大將共量進止。

後周陸騰爲武衛將軍[90],既爲太祖所知,願立功效,不求內職。太祖嘉之。

韋孝寬,沉敏和正,涉獵經史。弱冠,屬蕭寶寅作亂關右,乃詣闕請爲軍前驅。朝廷嘉之[91],即拜統軍,隨馮翊公長孫承業西征,每戰有功,拜國子博士,行華山郡事。又孝寬爲驃騎大將軍時,孝武東伐,孝寬自以習練齊人虛實,請爲先驅,帝以王壁要衝,非孝寬無以鎮之,乃不拜。

趙剛爲利州總管。剛以信州濱江負阻,乃表請討之。詔剛率利沙等十四州兵往經略焉,仍加授渠州刺史。剛初至,渠帥憚其軍威,相次降款。

隋高熲爲高祖相府司錄,尉迥之起兵也。遣子惇率步騎八萬進屯武陟。高祖令韋孝寬擊之,軍至河陽,莫敢先進。高祖以諸將不一,令崔仲方監之。仲方辭父在山東。時熲又見劉昉、鄭譯並無去意[92],遂自請行,深合帝旨,遂遣熲焉。

韋冲,初仕後周爲上儀同。時稽違屢爲寇亂,冲自請安集之,因拜汾州刺史。

郭衍,初仕後周,爲車騎大將軍。建德中,武帝出幸雲陽,衍朝於行所。時議欲伐齊,衍請爲前鋒,攻河陰城,授儀同大將軍。

皇甫績[93],開皇中爲晉州刺史。將之官,稽首而言曰:"臣實庸鄙,無益於國,每思犯難,以報國恩。今僞陳尚存,以臣度之,有三可滅。"帝問其故,績答曰:"大吞小,一也;以有道伐無道,二也;納叛臣蕭巖,於我有詞,三也。陛下若命鷹揚之將,臣請預戎行,展絲髮之效。"帝嘉其壯志,勞而遣之。

楊素,開皇中爲御史大夫,時帝方圖江表。先是,素數進取陳之計,未幾拜信州總

管，後爲內史令。討江賊李稜等。帝以素久勞於外，詔令馳傳入朝。素以餘賊未殄，恐爲後患，又自請行。乃下詔曰："朕憂勞百姓，日旰忘食，一物失所，情深納隍。江外狂狡，妄構妖逆，雖經殄戮[94]，民未安堵，猶有賊首凶魁，逃亡山洞，恐其聚結，重擾蒼生。內史令素，識達古今，經謀長遠，比曾推轂，舊著威名，宜任以大兵，總爲元帥，宣布朝風，振揚威武，擒翦叛亡，慰勞黎庶，軍民事務一以委之。"

吐萬緒爲東平太守。煬帝遼東之役，請爲先鋒。帝嘉之，拜左屯衛大將軍。率馬步數萬，指蓋馬道。及班師，留鎮懷遠。

唐羅士信爲新安道行軍總管。武德五年，從太宗擊劉闥，洺水以城來降，王君廓鎮之，爲賊所攻。君廓知其不可守，潰圍而出。太宗謂諸將曰："誰能代者？"士信自謂曰"願以死守。"因遣之。士信率輕騎直入城，賊攻之甚急。遇雨雪，大軍不得救。數日土人引賊而上城，遂爲賊所害。

李靖爲特進。貞觀九年，吐谷渾寇邊，太宗顧謂侍臣曰："得李靖爲帥，豈非善也？"靖乃見房玄齡曰："靖雖年老，固堪一行。"太宗大悅，即以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統兵部尚書任城王道宗、涼州都督李大亮、右衛將軍李道彥、利州刺史高甑生等三總管征之。九年，軍次伏俟城，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餒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瘦，不可赴敵。唯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前後戰十合，殺傷甚衆，大破其國。吐谷渾衆遂殺其可汗來降，靖又立大寧王慕容順而還。太宗將伐遼，召靖入閣，賜坐御前，謂曰："公南平吳會，北清沙漠，西定慕容，唯東有高麗未服，公意如何？"對曰："臣往者憑藉天威，薄展微效，今殘年朽骨，唯擬此行。陛下若不棄，老臣病其瘳矣。"太宗愍其羸老，不許。

張亮爲刑部尚書，參預朝政。及興高麗之役，亮頻諫，不納，因自請行。乃以亮爲滄海道行軍大總管。

郭孝恪爲安西都護，會焉耆王與西突厥通親，相爲脣齒，進貢稀至。孝恪表請擊之，太宗許焉。以孝恪爲西州道行軍總管，虜其王齒龍突騎支而還。

婁師德，上元初爲監察御史。屬吐蕃犯塞，制募猛士以討之。師德抗表請爲猛士。高宗大悅，特假朝散大夫，從軍西討。頻有戰功，遷殿中侍御史，兼河源軍司馬，兼知營田事。

李晟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兼魏府左司馬。時王武俊攻趙州，晟獻狀請解趙州之圍，次引兵趨定州，與張孝忠合勢欲圍范陽。德宗壯之，俾禁軍將軍莫仁擢、趙光銑、杜季泚皆隸焉[95]。晟自魏州引軍而北，徑趨趙州，武俊聞之，解圍而去[96]。

柳公綽爲鄂岳節度。元和九年，吳元濟據蔡州叛，王師討伐。詔公綽以鄂岳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率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邪？"即日上奏，願自征行，許之。

李愬爲太子詹事、宮苑閑廄使。元和十一年冬,以討蔡州之師久無成功[97],愬乃抗疏自陳,乞帥一旅,將殄寇孽。宰臣李逢吉亦以愬可用,遂拜左散騎常侍,兼鄧州刺史,充隨唐鄧等節度觀察等使。

裴度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元和十二年,憲宗與宰臣議兵,曰:"王師伐蔡,首尾三年,雖捷奏頻來,窠巢未殄,度支供饋,其何以濟?"李逢吉、崔群、王涯各有奏對,多言罷兵爲便。惟裴度不言利害,奏曰:"臣請身自行營督戰。"明日延英復對,宰臣俱退,帝獨止度,謂之曰:"卿必能爲朕行乎?"度頓首流涕而奏曰:"臣誓不與此賊俱全。"帝亦爲之感動[98]。度奏曰:"賊已力困,但以群帥不一,故未降爾。"帝深嘉之,遂欲加度招討使[99]。奏曰:"韓弘已爲都統,臣不欲受招討之名。但奉使即得。"乃下詔以度爲彰義章節度、蔡申光觀察等使,仍充淮西行營宣慰處置。

史敬奉,靈武人,少事本軍,爲衙將。元和十四年,西戎頻歲犯邊,敬奉白節度使杜叔良,請兵三千人,備一月糧,深入蕃界。叔良以二千五百人授之。敬奉既行十餘日,人莫知其所向,皆謂吐蕃盡殺之矣。乃繇佗道深入突出蕃衆之後,戎人驚潰。敬奉率衆大破之,殺戮不可勝紀。

李遜,爲忠武軍節度使。長慶元年秋,幽鎮繼亂,遜首請身先討賊。不許,但命以兵一萬會于行營。遜奉詔,即日發兵,故先諸軍而至[100],繇是進位檢校吏部尚書。

李載義爲幽州盧龍等軍節度觀察等使。李同捷據滄景以要襲父爵,載義上表請討同捷以自效[101]。帝嘉其誠懇,特加檢校右僕射,累破賊軍,以功加司空。

王智興爲武寧軍節度使。太和初,李同捷據滄德叛,智興上章請躬率士卒討賊,從之。乃出全師三萬,自備五月糧餉,朝廷嘉之。

高瑀爲忠武軍節度使。太和二年二月[102],瑀奏請出全軍討滄州。

劉從諫爲昭義軍節度使。太和二年五月,從諫奏請出全軍討鎮州。

楊元卿鎮河陽。太和三年七月,元卿請奏自領全軍赴魏博[103],即日發赴行營。

梁尹皓爲夾馬指揮使。開平元年,令於山北捉生[104]。先時并寇屢擾邊州,太祖欲擒俘以挫其勢,皓首出應召,遂獎而遣焉。

後唐張全義,在梁爲天下副元帥。時末帝季年,趙張用事,以段凝爲北面招討使[105],驟居諸將之右。全義知其不可遣使,啓帝曰:"老臣受先朝重顧,蒙陛下委以副元帥之名,臣雖遲暮,尚可董軍,請付北面兵柄,庶分宵旰。段凝晚進,德未伏人,恐人情不和,敗亂國政。"不聽。

安重誨爲樞密使。長興二年伐蜀,明宗以蜀路險阻,進兵艱難,潼關已西,物價甚賤,百姓輓運至利州,率一斛不得一㪷,謂侍臣曰[106]:"關西勞擾,未有成功,孰能辦吾事者[107],朕須自行。"重誨奏曰:"此臣之責也。"請行,帝許之,言訖而辭,翌日遂行。

劉遂凝爲隰州刺史[108]。長興四年,遂凝至京,帝問所陳密事,奏曰:"臣所部興綏

銀二州接境，二州漢戶約五千，自聞國家攻討夏州，皆藏竄山險。請除二州刺史，各與二三百人爲衙隊，令其到郡招撫，則不戰而下兩州矣。"帝問左右："其言何如？"范延光奏曰："綏銀戶民，朝廷常加撫育，緣與部落雜處，其心翻覆多端。昨聞安從進初至蘆關，蕃酋望風歸附，尋加存撫，各令放歸。及上馬登山，未行百步[109]，反襲從進，騎從七十餘人，幾至不濟。奈何以刺史牙隊一二百人制彼狡虜，適足爲虜嗤也。況國家之患，正在夏州，夏州即平[110]，綏銀自然景附。如夏州未拔，王師自當退舍，何以能守綏銀？遂凝之說非也。"遂凝不能對，良久又奏曰："臣聞李仁福有二子，彝超乃次子也。長子彝殷爲夏州留後，彝超徵詔赴闕，則諸蕃歸心矣。臣請以百騎自入夏州。"延光心知其不可，以遂凝恃內助之恩，恐并沮其謀則生怨望[111]，乃止。翌日，帝又謂延光曰："遂凝之行可乎？"延光奏曰："王師進取之謀，計度已定。遂凝請立彝殷，兼將百騎入夏州，事固不可。設令虜執吾使，一遂凝不足惜，所惜朝廷事體也。臣等商量不許遂凝輕行。"乃止。

孫鐸爲金州刺史。清泰二年，鐸聞討太原，上表請行，不允。

晉陳思讓爲磁州刺史[112]。開運二年，思讓上表，乞北面征行。

周薛懷讓初仕後唐，爲申州刺史。清泰二年，懷讓乞罷郡，赴代軍陳力，不允。廣順元年爲同州節度，時方征并寇，懷讓上言請行。

李筠爲相州節度使。廣順元年十一月，筠上言乞西征，詔褒之。

劉詞爲邢州節度。廣順元年十二月，上言乞西征。

唐景思爲鄧州行軍司馬[113]，受代歸闕。顯德初，河東劉崇帥衆來寇。世宗親總六師以禦之。及陣於高平，景思於帝馬前距踴數四，且曰："願賜臣堅甲壹聯，以觀臣之效用。"帝繇是知其名，因以高平陣所得降卒數千，署爲效順指揮，命景思董之，使屯淮上。

校勘記

[1]攸，原作"猶"，據宋本改。

[2]讋，原作"襲"，據宋本改。

[3]罷参兵，原脱"参"字，據宋本補。

[4]願，上原衍"大"字，據宋本及《漢書・南》。

[5]右，原誤在"天"下，據宋本及《漢書・李陵傳》乙。

[6]臺，原作"帝"，據上文及《漢書・李陵傳》顔師古注改。

[7]闌干山南，原作"闌干出南"，據《漢書・李陵傳》改。

[8]爲，原脱，據《漢書・趙充國傳》顔師古注補。

[9]笑，原脱，據宋本及《漢書・趙充國傳》補。

[10]東，原作"陳"，據宋本及《後漢書・陳俊傳》改。

[11]子,原脱,據宋本及《後漢書·馬援傳》補。

[12]服,原作"復",據宋本及《後漢書·班超傳》改。

[13]自日之所入,原作"自人之所入",據宋本及《後漢書·班超傳》改。

[14]牧,原作"木",據宋本及《後漢書·班超傳》改。

[15]姑墨,原"姑量",據宋本及《後漢書·班超傳》改。

[16]單,原作"殫",據宋本及《後漢書·南匈奴傳》改。

[17]臣,原作"以",據宋本及《後漢書·南匈奴傳》改。

[18]伐,上原衍"而"字,據宋本及《後漢書·南匈奴傳》删。

[19]事,原作"士",據宋本改。

[20]誤,原作"悞",據宋本改。

[21]求,原作"救",據宋本及《後漢書·皇甫規傳》改。

[22]餘萬,原作"萬餘",據宋本及《後漢書·皇甫規傳》乙。

[23]將,原脱,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于禁傳》補。

[24]李恢,原脱"恢"字,據宋本補。

[25]庲,原作"來",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李恢傳》改。

[26]當,原脱,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張嶷傳》裴松之注補。

[27]軍,上原衍"將"字,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瑜傳》删。

[28]曹公,宋本上有"時"字。

[29]四,原作"事",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瑜傳》改。

[30]住,原作"往",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瑜傳》改。

[31]此虜,原作"北虜",據宋本及《晉書·馬隆傳》改。

[32]乃,原脱,據宋本及《晉書·馬隆傳》補。

[33]大人,原作"大王",據宋本及《晉書·馬隆傳》改。

[34]"萬"字下原有"寧"字,據宋本删。

[35]報待,原作"待報",據宋本及《晉書·杜預傳》乙。

[36]開,原作"聞",據宋本及《晉書·杜預傳》改。

[37]陛下,下原衍"須",據宋本及《晉書·杜預傳》删。

[38]持,原作"待",據宋本及《晉書·杜預傳》改。

[39]直,原作"真",據宋本及《晉書·杜預傳》改。

[40]鋒,原作"蜂",據宋本及《晉書·杜預傳》改。

[41]疏,原作"書",據宋本及《晉書·王濬傳》改。

[42]今,上原衍"失"字,據宋本及《晉書·王濬傳》删。

[43]誠,原作"臣",據宋本及《晉書·王濬傳》改。

[44]杜,原脱,據宋本及《晉書·王濬傳》補。

[45]爲,原作"與",據宋本改。

[46]士,原作"事",據宋本及《晉書·祖逖傳》改。

[47]俊，宋本作“峻”。俱，原作“但”，據《晉書·庾亮傳》改。

[48]率，原脱，據宋本及《晉書·庾亮傳》補。

[49]士，原作“事”；釁，原作“隙”，據宋本及《晉書·庾亮傳》改。

[50]朝，原作“王”，據宋本及《晉書·庾亮傳》改。

[51]此，原作“所”，據宋本及《晉書·庾亮傳》改。

[52]以，原作“其”，據宋本及《晉書·庾亮傳》改。

[53]寇，原本無此字，據宋本補。

[54]泛，原作“沉”，據宋本改。

[55]胡，原作“湖”，據宋本改。

[56]聖，原作“盛”，據宋本及《晉書·桓沖傳》改。

[57]豫，原作“預”，據宋本及《晉書·桓沖傳》改。

[58]安西，原作“西安”，據宋本及《宋書·宗慤傳》乙。

[59]係，原作“孫”，據宋本及《宋書·孟龍符傳》改。

[60]襄陽，原作“襄”，據宋本補。

[61]胥，宋本無。

[62]東平，原作“平東”，據宋本及《魏書·晁崇傳》乙。

[63]責之，原作“貴之”，據宋本改。

[64]地道，原作“池道”，據宋本改。

[65]入淝水澗，原作“邑淝水澗”，據宋本改。

[66]難，原作“艱”，據宋本及《魏書·刁雍傳》改。

[67]疫，原作“疲”，據宋本及《魏書·刁雍傳》改。

[68]卯，原作“邛”，據宋本改。

[69]貳，原作“二”，據宋本改。

[70]持，原作“恃”，據宋本改。

[71]賫卷，原作“賫眷”，據宋本改。

[72]衍，原脱，據宋本及《魏書·任城王傳》補。

[73]復，原作“侵”，據宋本及《魏書·任城王傳》改。

[74]全，原作“金”，據宋本及《魏書·任城王傳》改。

[75]南，原作“陽”；收，原作“救”，據宋本及《魏書·任城王傳》改。

[76]摧，宋本作“推”。

[77]楊，原作“陽”，據宋本改。

[78]震，原作“鎮”，據宋本及《魏書·南安王傳》改。

[79]進拔，原作“進扶”，據宋本改。

[80]蹙，原作“戚”，據宋本及《魏書·南安王傳》改。

[81]徽，原作“檄”，據宋本及《魏書·南安王傳》改。

[82]戍，原作“戎”，據宋本及《魏書·南安王傳》改。

[83]求,原作“永”,據宋本改。

[84]投,原作“較”,據宋本改。

[85]人洛,原作“人較”,據宋本改。

[86]殺,原作“救”,據宋本改。

[87]顯,原作“顧”,據《北齊書・潘樂傳》及《北史・潘樂傳》改。

[88]遣,原脱,據宋本及《北齊書・段韶傳》補。

[89]韶,原作“詔”,據宋本改。

[90]騰,原作“勝”,據宋本及《周書・陸騰傳》改。

[91]嘉,原作“喜”,據宋本改。

[92]譯,原誤爲“譚”,據宋本改。

[93]皇甫績,原作“皇甫續”,據宋本及《隋書・皇甫績傳》改。

[94]經殄,原作“殄經”,據宋本及《隋書・楊素傳》乙。

[95]銑,原作“鋭”;季,原作“秀”,據宋本及《舊唐書・李晟傳》改。

[96]圜,原作“兵”,據宋本及《舊唐書・李晟傳》改。

[97]州,宋本無。

[98]動,宋本作“慟”。

[99]欲,原脱,據宋本補。

[100]軍,原作“君”,據宋本及《舊唐書・李遜傳》改。

[101]請,原脱,據宋本及《舊唐書・李載義傳》補。

[102]太和二年,原爲“太和六年”,據宋本改。

[103]請奏,宋本作“奏請”。

[104]捉,明作“促”,據宋本改。

[105]面,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張全義傳》補。

[106]侍臣,原作“侍中”,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唐明宗紀》改。

[107]辦,原作“辨”,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唐明宗紀》改。

[108]遂,原作“燧”,據宋本及本書卷九九四改,下同。

[109]步,原作“部”據宋本改。

[110]夏州,原脱,據本書卷九九四補。即平,原脱,據宋本及本書卷九九四補。

[111]沮,原作“阻”,據宋本及本書卷九九四改。

[112]晉,原作“周”,據宋本改。

[113]思,原作“恩”,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唐景思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九十

將帥部(五十一)

誓師 警備

誓師

夫戎者,國之大事;將者,人之司命。故《周官》有五戒,干車存乎軍禮;兵法有三誓,交刃所以致志。斯蓋申嚴師律,重用民命者也。三代而下,曷嘗去兵?乃有奉辭董衆,龔行討伐,糾義赴難,志翦凶慝,飭桓桓之旅,勵逐逐之氣,躬秉旄鉞,職在旗鼓,忠果內激,稜威旁鶩,敦陳成列,抗詞出令,聲氣慷慨,士衆聳勸,誠心濬發,怒氣兼倍,用能摧堅履險而無憚,取亂侮亡之必克,率和毅勇,以集巨伐。斯蓋經武之大猷,治戎之善志者也[1]。《傳》曰:"辭之不可以已。"又曰:"動人以行不以言。"自非由衷激憤,精意感厲,亦何以致人之死力乎?

夏羲和,湎淫廢時亂日。(羲氏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2],自唐虞至三代[3],世職不承。太康之後,沉湎于酒,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4]。)胤往征之,作《胤征》。(胤國之君,受王命,往征之。)《胤征》[5](奉辭罰罪曰征):"惟仲康肇位四海(羿廢太康,而立其弟仲康爲天子),胤侯命掌六師(仲康命胤侯掌主六師,爲大司馬)。羲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舍其職官,還上私邑,以酒迷亂,不脩其業。)胤后承王命徂征[6](徂,往也。就其私邑往討之[7])。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誓勅之)。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謨之教訓,爲世明證[8],所以定國安家)。先王克謹天戒,臣人恪有常憲(言君能慎戒,臣能奉有常法[9]),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脩職輔君,君臣俱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狥于路(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官衆、衆官更相規闕[10],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失常。)其或不恭,邦有常刑(言百官廢職服大刑[11])。惟時羲和顛覆厥德(顛覆,言反倒。將陳羲和所犯,故先舉孟春之令、犯令之誅),沉亂于酒,畔官離次(沉,謂醉,冥失次位也),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俶,始。擾,亂遐,遠也[12]。紀,謂時日司所主也。)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瞽奏鼓,嗇夫馳,庶

人走。(凡日食,天子伐鼓於社,責上公[13]。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嗇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衆人走[14],供救日食之百役也。)羲和尸厥官,罔聞知(主其官而無聞知,于日食之變異,所以罪重),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闇錯天象,言昏亂之甚。干,犯也。)《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政典》,夏后爲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矣),不及時者殺無赦(不及,謂曆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況廢官乎)。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將,行也[15]。奉王命行王誅,謂殺湎淫之身,立其賢子弟)。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以天子威命督其士衆,使用命)! 火炎崑岡[16],玉石俱焚。(山脊曰崗,崑山出玉,言火逸而害玉。)天吏逸德,烈于猛火。(逸,過。天王之吏爲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于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于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羲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王師者皆無治[17]);舊染汙俗,咸與維新。(言其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一無所問。)嗚呼! 威克厥愛允濟(歎能以威勝所愛,則必有成功),愛克厥威允罔功(以愛勝威,無以濟衆,信無功)。其爾衆士,懋戒哉(言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戮)!'"

太公望從武王東伐,以觀諸侯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18],右把白旄,以誓曰:"蒼兕,蒼兕,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

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八月,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子姚,罕達[19]。子般,駟弘),士吉射逆之[20],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其兵車以示衆[21]),罕駟自後隨而從之。既會之,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命(不喜君也),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討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恥,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洛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士田十萬(十萬畝也),庶人工商遂(得遂進士),人臣隸圉免(去廝役)。志父無罪,君實圖之。(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言己事濟,君當圖其賞。)若其有罪,絞縊以戮[22](絞,所以縊人物),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棺之重數[23]。王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一重[24]),素車樸馬(以載柩[25]),無入于兆(兆,葬域),下卿之罰也(爲衆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甲戌[26],將戰,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27],死於牖下。(畢萬,晉獻公卿也。皆獲,有功。死於牖下,言得壽終。)群子勉之,死不在寇(言有命)。"

後漢齊武王伯升既破甄阜軍,乃陳兵誓衆,焚積聚,破釜甑,鼓行而前。

吳漢爲大司馬,率諸將圍蘇茂於廣樂。時劉永將周建救廣樂,漢與戰,不利,墮馬傷膝,還宮。建等遂連兵入城[28],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群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

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建武十二年，漢與諸將伐公孫述。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尙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述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人劫劉尙，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辟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29]，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尙二處受圍，執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尙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烟火不絶，夜銜枚引兵，與劉尙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

傅俊爲積弩將軍，禮請郅惲爲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惲乃誓衆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厄，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骸，放淫婦女。"

張超爲廣陵太守，請郡人臧洪爲功曹。董卓圖危社稷，洪說超誅除國賊[30]，爲天下唱義。超然其言，與洪西至陳留，見兄邈計事，邈使洪詣兗州刺史劉岱、豫州刺史孔伷[31]，遂皆相善。邈既先有謀，約會超至定議，乃與諸牧守大會酸棗，設壇場將盟。既而更相辭讓，莫敢先登，咸共推洪。洪乃攝衣升壇，操血而盟，曰："漢室不幸，皇綱失墜，賊臣董卓乘釁縱害[32]，禍加至尊，毒流百姓，大懼淪喪社稷，翦覆四海。兗州刺史岱、豫州刺史伷、陳留太守邈、東郡太守瑁（橋瑁也）、廣陵太守超等，糺合義兵，並赴國難。凡我同盟，齊心一力，以致臣節，隕首喪元，必無二志。有渝此盟，俾墜其命，無克遺育。皇天后土，祖宗明靈，實皆鑒之。"洪辭氣慷慨，聞其言者無不激揚。

晉郗鑒爲大將軍、徐州刺史。時蘇峻爲亂，京師陷沒。鑒聞之流涕，設壇場，刑白馬，大誓三軍曰："賊臣祖約、蘇峻不恭天命，不畏王誅，凶戾肆逆，干國之紀，陵汨五常，侮弄神器，遂制脅幽主，拔本塞原[33]，殘害忠良，禍虐黎庶，使天地神祇，靡所依歸[34]。是以率土怨酷，兆庶泣血，咸願奉辭罰罪[35]，以除元惡。昔戎狄泯周，齊桓糺盟。董卓淩漢，群后致討。義存君親，古今一也。今主上幽危，百姓倒懸，忠臣正士，志存報國。凡我同盟，既盟之後，戮力一心，以救社稷。若二寇不梟，義無偷安。有渝此盟，明神殛之[36]。"鑒登壇慷慨[37]，三軍爭爲用命。

前秦王猛爲司徒、錄尙書事，將兵伐慕容暐。既陷并州，暐遣慕容評率四十萬衆以救之，乃陣於渭原[38]。猛誓衆曰："王景略受國厚恩，任兼內外。今與諸君深入賊地，宜加勉進，不可退也。願戮力行間，以報恩顧，受爵明君之朝，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衆皆勇奮，破釜棄糧，大呼競進。

梁王僧辯爲江州刺史[39]。侯景僭逆，僧辯發自江州直指建業。先是，陳霸先率衆五萬出自南江，僧辯會于白茅洲，登壇盟誓。共讀盟文，皆泪下霑襟，辭色慷慨。

隋衛玄字文昇,爲刑部尚書。煬帝幸遼東,玄與代王留守京師。會楊玄感圍逼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既度函谷,於是遣武賁郎將張峻爲疑軍於南道,玄以大兵直趨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戰且行,屯軍金谷,於軍中掃地而祭高祖曰:"刑部尚書、京兆內史臣衛文昇,敢昭告于高祖文皇帝之靈,自皇家啓運三十餘年,武功文德,漸被海外。楊玄感孤負聖恩,躬爲蛇豕,蜂飛蟻聚,犯我王略。臣三世受恩,一心事主,董率熊羆,志梟凶逆。若社稷靈長,宜令醜徒冰碎;如或大運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詞氣抑揚,三軍莫不涕咽。

唐韋陟爲江南東道採訪使。肅宗至德中,江東永王擅起兵,詔陟爲江東節度使以招喻之。陟與淮南節度使高適、淮西節度使來瑱等同至安州,陟謂適、瑱曰:"今中原未復,江淮動搖,人心安危,實在茲日。若不齊盟質信,昭示四方,令知三帥協心,萬里同力,則難以集事矣。"陟推瑱爲地主,遂爲載書,登壇誓衆曰:"淮南節度使、御史大夫適等銜國威命,各鎮方隅,糺合三垂,翦除凶慝,好惡同之,無有異志。有渝此盟,墜命亡族,無克生育。皇天后土,祖宗明神,實鑒斯言。"陟等詞旨慷慨,血淚俱下,三軍感激,莫不隕泣。其後江表樹碑,以紀忠烈[40]。

張巨濟爲神策軍使,與兵馬使楊惠元鎮奉天。德宗初,詔移京西戎兵萬二千人以備關東,御望春樓,親誓師以遣之。及賜宴,諸將列坐,酒至,神策將士皆不飲。帝使問之,惠元對曰:"臣初發奉天,本軍帥張巨濟與臣等約曰:'斯役也,將策大勳,建大名。凱旋之日,當共爲歡。苟未戎捷,無飲酒。'故臣等不敢違約而飲。"既發,有司供餼於道路,他軍無孑遺,惟惠元一軍瓴罍不發,帝稱歎之。

李晟,興元初爲副元帥[41],討朱泚。屯兵渭橋,說三軍曰[42]:"今國步多艱,亂逆繼興,鑾車西幸,關中無主。吾等皆受國恩,見危死節,臣子之分,況當此時?不能清寇孽,取富貴,非士也。渭橋跨大川,吾與公等戮力一心,擇利而進,興復大業,建不世之功[43],能從我乎?"軍士皆泣下,曰:"唯公所命。"晟亦歔欷流涕。

韋皐爲御史大夫、隴州刺史、奉義軍節度[44]。德宗幸奉天,皐遣從父兄平及弇繼入奉天,城中聞皐有備,士氣增倍。皐乃築壇于庭,血牲與將士盟曰:"上天不弔,國家多難,逆臣乘間,盜據皇宮;而楚琳亦扇兇徒,傾陷城邑,酷虐所加,爰及本使。既不事上[45],安能恤下?皐是用激心憤氣,不遑底寧,誓與群公,竭誠王室。凡我同盟,一心竭力,仗順除兇,祖先之靈,必當幽贊。言誠則志合,義感則心齊,粉骨糜軀,決無所顧。有渝此志,明神殛之,迨於子孫[46],其罔遺育。皇天后土,當鑒斯言。"又使人通於吐蕃以求助。朱泚既滅,授右金吾衛將軍,兼禮部尚書,尋遷大將軍。

馬遂爲將,善誓師。將戰,親自號令,士無不感動,戰皆決死,未嘗折北。

警備

《書》曰："儆戒無虞[47]。"《左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蓋古之善將兵者，曷嘗不堅壁深壘，整衆敦陣？險其走集，明其伍候。先據要害，以占勢勝。爲之備豫，防乎侵軼。以治而待亂，以逸而待勞。保於未危，制於未兆。因能摧勁敵，集巨伐，糾合群志，輔成大業。守境者克寧其封，守備患者無憚乎天癘，斯所謂固圉重閉，眞古之善教哉。

史駢，晉人，爲上軍佐。秦伯伐晉，晉人禦之，從秦師於河曲。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

倚相爲楚左史。楚伐吳救之。軍行三十里，雨十日，夜見星。倚相謂子期曰（子期，公子結也）："雨十日，甲輯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陣，而吳人至，見有備而反。

李牧，趙人，爲邊將。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爲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如是數歲，亦不亡失。

漢郭亭爲連敖，從高祖起單父以塞路入漢，還定三秦。（塞路者，主遮塞要路，以備敵寇也。）

李廣，以邊太守將屯及擊胡，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舍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自衛，幕府省約文書，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

周亞夫爲車騎將軍。景帝時，七國反。亞夫東擊吳，深壁而守，使輕騎絕吳楚兵後。吳數挑戰，終不出。頃之，吳奔壁東南陬（陬，隅也。于候切，又音鄒[48]）。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後漢杜茂爲驃騎大將軍[49]。光武建武九年，與鴈門太守郭涼擊盧芳將尹白於繁時（今代州縣也）。時盧芳據高柳，與匈奴連兵，數寇邊民，帝患之。十二年，遣謁者段忠將衆郡弛刑配茂，鎮守北邊，因發邊卒築亭候，脩烽火，委輸金帛、繒絮，供給軍士，并賜邊民，冠蓋相望，茂亦建屯田，驢車轉運。

岑彭爲征南大將軍，南擊秦豐。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50]。彭潛兵度沔水，擊其將張楊於阿頭山，大破之。豐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爲營，豐與蔡弘夜攻彭，彭豫爲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走。

馬成爲揚武將軍。建武十四年[51]，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并領建義大將軍朱祐營，又代驃騎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上至安邑，太原至井陘，中山至鄴，皆築保壁，起烽燧，十里一候。

郭伋爲漁陽太守,時匈奴數抄郡界,邊境苦之。伋整勑士馬,設攻守之略。匈奴畏憚遠跡,不敢復入塞,民得安業。後以盧芳據北土,乃調伋爲幷州牧。伋知盧芳夙賊,難卒以力制,嘗嚴烽候,明購賞,以結寇心。芳將隋昱遂謀脅芳降伋,芳乃亡入匈奴。

耿秉爲征西將軍,副車騎將軍竇憲擊北匈奴。秉性勇壯,而簡易於事,軍行嘗自披甲在前,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有警軍,陳立成,士卒皆樂爲死。

魏夏侯尙爲征南將軍,假節督南方諸軍事。時孫權雖稱藩,尙益脩攻討之備,權後果有貳心[52]。

滿寵爲伏波將軍,屯新野。大軍南征,到精湖,寵帥諸軍在前,與賊隔水相對。寵勑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軍,宜爲其備。"諸軍皆警。夜半,賊果遣十部伏夜來燒。寵掩擊破之,進封南鄉侯。太和二年,領豫州刺史。三年春,降人稱吳大嚴,揚聲欲詣江北獵[53],孫權欲自出,寵度其必襲西陽而爲之備,權聞之退還。

吳呂據爲越騎校尉。大元元年大風,江水溢流,漸淹城門,權使視水,獨見據使人取大船以備害,權嘉之,拜盪魏將軍。

孫韶,大帝族弟河之子。河爲嬀覽所殺,韶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脩器備,以禦敵。權聞亂,從椒丘還,過定丹陽,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54],兵皆乘城傳檄備警,歡聲動地,頗射外人。權使曉喻,乃止。明日見韶,甚器之,即拜承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自置長吏,一如河舊。

孫歆爲鎭北將軍[55]。在邊數十年,常以警疆埸,遠斥候、爲務先知動靜而爲之備,故鮮有負敗。

晉蔡謨爲征北將軍,領徐州刺史。石季龍於青州造船數百,掠緣海諸縣,所在殺戮,朝廷以爲憂。謨遣龍驤將軍徐玄等守中洲[56],并設募:若得賊大白船者,賞布千疋。是時謨所統七千餘人,所戍東至土山,西至江乘鎭守八所,城壘凡十一處,烽火樓望三十餘處,隨宜防備,甚有筭略。

馮弘,爲北燕馮跋將。跋弟萬泥叛[57],弘與將軍張興討之[58],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營,宜備不虞。"弘乃密嚴人課草十束[59],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果遣壯士千餘人來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

南齊蕭景先爲持節、督司州軍士、寧朔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時魏軍出淮、泗,增司部邊戍兵。義陽人謝天蓋與魏相構扇,魏尋遣南部尙書頞跋屯汝南[60],洛州刺史昌黎王馮莎屯清丘。景先嚴備待敵,豫章王又遣寧朔將軍王僧炳、前軍將軍王應之、龍驤將軍莊明三千人屯義陽關外[61],爲聲援。魏軍退,進號輔國將軍。

陳周文育爲智武將軍。文帝濟江襲會稽,太守張彪得其郡城。及帝爲彪所襲,文育時頓城北香嚴寺,帝夜往趨之,因共立柵。頃之,彪又來攻之,文育悉力苦戰,彪不能尅。

後魏于栗磾[62]，明元時爲河內鎮將。宋武帝之伐姚泓也，栗磾慮其北擾，遂築壘於河上，親自守焉。禁防嚴密，斥候不通，宋師憚之，不敢前進。

司馬楚之，太武時爲散騎常侍，車駕伐蠕蠕，詔楚之與濟陰公盧中山等督運以繼大軍。時鎮北將軍封沓亡入蠕蠕，説令擊楚之等，以絶糧運[63]。蠕蠕乃遣姦覘入楚之軍，截驢耳而去。失驢耳者諸將莫能察，楚之曰："必是覘賊截之以爲驗爾。賊將至矣。"即使軍人伐柳爲城，水灌之令凍。城立而賊至，冰峻城固，不可攻逼，賊乃走散。帝聞而嘉之，尋拜假節侍中，鎮西大將軍。

古弼，太武時典南部奏事。與劉潔屯五河北，以備叛民。

盧淵爲京兆王愉徐州長史、南徐州刺史。沈陵密謀外叛，淵覺其萌漸，潛勅諸戍，微爲之備。屢有表聞，朝廷不納。陵果殺將佐，勒宿預之衆逃叛，濱淮諸戍繇備得全。

尉元爲冠軍將軍，宋東平太守無鹽戍主申纂詐降[64]，元知非誠款，外示容納，而密備焉。

皮豹子爲仇池鎮將，與古弼等討仇池楊難當，平之。未幾，諸氐復反，推楊文德爲主，以圍仇池。古弼率諸軍討平之。時豹子次于下辨，聞圍解，欲還。弼遣使謂豹子曰："賊耻其負敗，必求報復，發舉爲難，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爲然。尋除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開府、仇池鎮將。

于烈，宣武時爲車騎大將軍。太尉咸陽王禧謀反也，武興王楊集始馳於北邙以告。時帝從禽於野，左右分散，直衛無幾，倉卒之際，莫知計之所出，乃勑烈子忠馳覘虚實。烈時留守已處處有備，因忠奏曰："臣雖朽邁，心力猶可，此等猖狂，不足爲慮。願緩蹕徐還，以安物望。"帝聞之，甚以慰悦。

曹世表爲左軍將軍，兼尚書東道行臺，沿河分立鎮戍，以備葛榮（葛榮，五原叛黨）。

司馬子如爲爾朱榮司馬，軍次高都。以建興險阻，往來衝要，有後顧之憂。以子如行建興太守、當郡都督。

北齊斛律光，後主武平中爲幷州刺史，率衆築平隴衛壁，統戍等十有三所。

後周王思政爲驃騎將軍，鎮常農。思政以王壁地在險要，請築城，即自營度移鎮之，遷幷州刺史，仍鎮王壁。於是脩城郭[65]，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具焉。常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

宇文測爲大都督，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預遣居民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幷多積柴，仍遠道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從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測因請置戍兵以備之。

隋高熲爲監軍。尉遲迥之起兵也,高祖令韋孝寬擊之,熲至軍,爲橋於沁水。賊於上流縱大栰[66],熲預爲木楯以禦之。既度,焚橋而戰,大破之。

獨孤楷,仁壽初爲原州總管。時蜀王秀鎮益州,文帝徵之,猶豫未發。朝廷恐秀生變[67],拜楷益州總管,馳傳代之。秀果有悔色,因勒兵爲備。秀至興樂,去益州四十餘里,將反襲楷,密令左右覘所爲,知楷不可犯而止。

乞伏慧爲涼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寇抄,慧於是嚴警烽燧,遠爲斥候。虜亦素憚慧名,竟不入境。

蘇夔爲鴻臚少卿,從煬帝幸鴈門,爲突厥所圍。夔領城東面事,夔爲弩樓、車箱、戰圈,一夕而就[68]。帝見而善之,以功進位通議大夫。

唐劉弘基,武德中爲井鉞將軍[69],會突厥入寇,弘基率步騎一萬,自豳州北界東拒子午嶺,西接臨涇,修營鄣塞,副淮安王神通備胡寇於北鄙。

薛萬均爲左屯衛將軍。從李靖等擊吐谷渾,軍次青海,與萬徹率軍先路,道遇虜於赤海。萬均將十數騎擊走之,追奔至積石山南道,大風折旗拔木,萬均謂左右曰:"虜將至矣,宜各爲備[70]。"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一賊將,於是大潰。

宇文士及檢校涼州都督,時突厥屢爲邊寇,士及欲立威以鎮邊服,每出入陳兵,盛爲容衛。

黑齒常之,高宗調露二年吐蕃寇河源,河西鎮撫大使李敬玄敗績,常之爲副使,頻有戰功,擢爲河源軍經略大使。詔敬玄留鎮鄯州,以爲之援。常之始令遠置烽戍,開屯田五千餘頃,戰守有備。

呂諲,上元元年爲荆州節度,因請於荆州置南都[71],改州爲江陵府,永平軍團練三千人,以遏吳蜀之口。及至鎮,又拆江陵置長寧縣,又請隸湖南岳、潭、衡、柳、道、邵、連七州、黔中之涪州,並管於江陵。

李晟,德宗興元初爲副元帥,討朱泚。既收復京城,晟令蓋涉領兵屯於白華,以備苑囿,尙可孤屯于望仙門,駱元光屯于章敬寺南,晟以牙兵三千人屯于安國寺南。

駱元光爲華州節度。貞元三年,侍中渾瑊爲吐蕃會盟使,元光以兵赴之,將發涇州,元光謂瑊曰:"本奉詔命,令營於潘原堡以應援。竊以潘原堡去盟所六七十里,蕃情多詐,侍中儻有急,我何繇知之。請次爲營,以虞其變。"瑊以非詔旨,固止之,元光竟與同進。瑊之營西去盟所二十餘里,元光營次之,其濠柵頗深固,瑊之濠柵可踰焉。及瑊單騎奔歸,未及其營,守將李朝彩不能整衆,多已奔散,瑊之至也,空營而已,器械資糧,悉棄之,賴元光之衆陣於營中。瑊既入,賊追騎方退[72]。元光乃先進輜重,次與瑊俱退,申其號令,嚴其部伍而還。時以爲有將帥之風焉。

嗣曹王皋爲襄州節度,練兵積財,儲糧修車,市迴紇馬,以益騎兵。

馬燧爲河東節度,造甲者必令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象以狻

猊，刺戟於後，行則載兵甲，止則爲營陣，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

范希朝爲振武節度使。振武有党項、室韋交居川阜，陵犯爲盜，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居人惶駭，鮮有寧日。希朝周知要害，置堡柵，斥候嚴密，人遂獲安。

張獻甫爲邠寧節度使，乃於彭原置義方、渠馬嶺等縣[73]，選險要之地以爲烽堡。又上疏請復置鹽州及洪門、洛原等鎮，各置兵防，以備蕃寇。朝廷皆從之，緣邊軍州安悦。

高崇文爲左神策行營節度使，討劉闢。崇文初爲長武城使，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使至長武，卯時宣命，辰時出師，五千器用無闕者。

曹華爲襄城鎮將。憲宗元和十二年七月，裴度充淮西宣慰處置使[74]。八月甲申，至郾城。初，度過襄城南白草原，賊以驍騎七百邀之，華先是戒嚴，賊折其鋭而還。

李祐，爲夏州節度使。穆宗長慶元年二月，統所部四千赴長澤鎮，以備邊寇。

高承，爲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先是，羌虜多以秋月犯西邊，承請軍寧州以備之。

李載義，爲太原節度使。太和九年九月戊申，奏差兵三千人防遏當界吐渾部落。

梁高萬興，爲延州刺史。開平三年九月，奏邠鳳賊百騎至韓家寨，鄜州請添兵[75]，於木佛寨犄角備禦[76]。

後唐史儼，唐乾寧中從武皇討王行瑜，師次渭北。武皇遣儼率五百騎護駕石門。時京城大擾，士庶奔迸，散布南山，儼分騎警衛。比駕還京，盜賊不作，以功檢校右散騎常侍。屯於三橋者累月，昭宗寵錫優異。

田承肇鎮晉州，上言覘知綏州、銀州。會兵未知所向，謹戍兵斥候。

劉鄩爲鎮南軍節度使。末帝貞明元年，禦晉人於沿朔，以魏之臨清積粟所在，引軍將據之。遇將周陽五自幽州率兵至，鄩乃趨貝州，與晉軍遇於堂邑，邀擊卻之，追北五十餘里，遂軍於莘縣。增城壘、浚池湟，自莘及河，築埇道以通餉路。

晉李周初仕後唐武皇，爲安霸都指揮使，率兵屯臨河陽劉莘縣。所至與士卒同甘苦，不嚴而整，善守備。梁軍望其樓櫓如九天之上，不知所攻。

周孫漢均爲絳州。廣順元年二月，言州無守禦兵士，今欲抽鄉兵千人防城。從之。

陳思讓，廣順元年三月奉詔率兵往磁州，控扼黄澤路。十月甲寅，淄州言萊無鹽，爲草寇奔衝，城壁無可固禦，欲率兵五百板築。從之。

劉詞爲邢州節度使。廣順元年，幷寇攻晉州，詞言上准，詔改柵幷寨爲大城寨，至馬嶺寨已來，排烽火。

校勘記

[1]者也，原作"也者"，據宋本乙。

[2]和氏,原脱,據宋本及《尚書・胤征》孔安國傳補。

[3]唐虞,原本下衍"過差",二字,據宋本删。又脱"代世",據宋本補。

[4]過差非度廢天時亂甲乙,原作"天時非度廢亂甲乙",據宋本改。

[5]征,下原衍"曰"字,據宋本及《尚書・胤征》删。

[6]裔,原脱,據宋本及《尚書・胤征》補。

[7]私邑,宋本、原本均作"和邑",此據上文夾注及《尚書・胤征》孔安國傳改。討,原作"征",據宋本及《尚書・胤征》孔安國傳改。

[8]證,原作"徵",據宋本及《尚書・胤征》孔安國傳改。

[9]君,原脱,據《尚書・胤征》孔安國傳補。能,原脱,據宋本及《尚書・胤征》孔安國傳補。

[10]衆,原作"師",據宋本及《尚書・胤征》孔安國傳改。

[11]職,上原衍"其"字,據宋本及《尚書・胤征》孔安國傳删。

[12]遐,原脱,據《尚書・胤征》孔安國傳補。遠,原脱,據宋本及《尚書・胤征》孔安國傳補。

[13]上公,原作"土分",據宋本及《尚書・胤征》孔安國傳改。

[14]衆,原作"庶",據宋本及《尚書・胤征》孔安國傳改。

[15]將行也,原文爲"行將也",據宋本改。

[16]崑岡,原作"崑山岡",衍"山"字,據宋本删。

[17]從,上原衍"其"字;皆,原脱,據宋本及《尚書・胤征》孔安國傳删補。

[18]杖,原作"伏",據宋本及《史記・齊太公世家》改。

[19]罕達,原作"罕遠",據宋本改。

[20]逆,宋本、原本均作"送",據《左傳・哀公二年》改。

[21]先輈,宋本作"先驅"。

[22]戮,宋本、原本均作"免",據《左傳・哀公二年》改。

[23]棺,原作"官",據宋本、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哀公二年》)改。

[24]王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一重,原本作"王四重君再重",據宋本改。

[25]柩,宋本、原文均作"板",據杜預《春秋左傳集解》(《哀公二年》)改。

[26]甲戌,原作"甲子",據宋本、《左傳・哀公二年》改。

[27]有馬百乘,原作"有馬乘",據宋本補。

[28]遂,下原衍"使"字,據宋本及《後漢書・吳漢傳》删。

[29]遂,原脱,據宋本及《後漢書・吳漢傳》補。

[30]除,原作"滅",據宋本及《後漢書・臧洪傳》改。

[31]佃,原作"畑",據宋本及《後漢書・臧洪傳》改。

[32]釁,原作"隙",據宋本及《後漢書・臧洪傳》改。

[33]原,原作"源",據宋本及《晉書・郗鑒傳》改。

[34]依歸,原作"歸依",據宋本及《晉書・郗鑒傳》乙。

[35]罰,原作"討",據宋本及《晉書・郗鑒傳》改。

[36]明神,原作"神明",據宋本及《晉書・郗鑒傳》乙。

[37]壇,原作"場",據宋本及《晉書·郗鑒傳》改。

[38]渭原,原作"滑源",據宋本及《晉書·苻堅載記》改。

[39]辯,原作"辨",據宋本及《梁書·王僧辯傳》改。

[40]紀,原作"記",據宋本及《舊唐書·韋眇傳》改。

[41]元,原脱,據宋本及《舊唐書·李晟傳》補。

[42]說,原作"帥",據宋本改。

[43]世,宋本作"伐"。

[44]節度,下原衍"使"字,據宋本及《舊唐書·韋皐傳》删。

[45]上,原作"主",據宋本及《舊唐書·韋皐傳》改。

[46]迨,原作"殆",據宋本及《舊唐書·韋皐傳》改。

[47]儆,原作"警",據宋本及《尚書·虞書》改。

[48]于候切又音鄒,原文作"于後切反音鄒",據宋本改。

[49]驃,原作"車",據宋本及《後漢書·杜茂傳》改。

[50]宏,原作"弘";等,原脱,據宋本及《後漢書·岑彭傳》改補。

[51]四,原作"三",據宋本及《後漢書·馬成傳》改。

[52]權後,原作"後權",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夏侯尚傳》乙。

[53]欲,原脱,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滿寵傳》補。

[54]驚,原作"警",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孫韶傳》改。

[55]孫歆,原本作"孫韶",據宋本改。

[56]洲,原作"州",據宋本及《晉書·蔡謨傳》改。

[57]跋,原作"馮",據宋本及《晉書·馮跋傳》改。

[58]討,原作"計",據宋本及《晉書·馮跋傳》改。

[59]嚴,原作"遣",據宋本及《晉書·馮跋傳》改。

[60]頞,原作"頗",據宋本改。

[61]驤,原作空闕,據宋本補。

[62]栗,原作"粟",據宋本及《魏書·于栗磾傳》改,下同。

[63]運,原本脱,據宋本補。

[64]宋,原本脱,據宋本補。

[65]郭,原本作"廓",據宋本改。

[66]於,原作"欲",據宋本改。

[67]生,原作"王",據宋本改。

[68]一夕,原作"一一",據宋本及《隋書·蘇夔傳》改。

[69]鉞,原作"越",據宋本改。

[70]各,原作"合",據宋本改。

[71]都,原作"郡",據宋本改。

[72]方,原作"乃",據宋本及《舊唐書·吐蕃傳》改。

[73]原,原作"元",據宋本及《舊唐書·張獻馬傳》改。嶺,原作"領",據宋本改。

[74]充,原作"克",據宋本改。

[75]鄜,原作"鄌",據宋本改。

[76]木,原作"本",據宋本改。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九十一

將帥部(五十二)

習兵法　申令　示信　示閑暇

習兵法

兵法者,蓋出古司馬之職,王公之武備也。故言兵法者,謂之《司馬法》焉。繇太公以來,能者間出,踵而增之,復有權謀、形勢、陰陽、技巧之别,是爲四種。繇是行師之道,極其深趣矣。大率用仁義禮讓者爲之上,以縱横變詐者爲之下。歷代之爲將者,或達其善志,臨敵而制勝,或稽其要道,著書以垂法。篇籍斯著,圖制咸在,以至議論之流布,部曲之講習,皆可徵焉。

周太公望爲武王師尚父(師之,尚之,父之,故曰師尚父),伐紂謀居多,撰《六韜》六卷。後世之言兵,皆宗太公爲本。(隋唐志載:《太公陰謀》一卷、《太陰符鈐錄》一卷、《太公金匱》一卷、《太公兵法》六卷、又《太公雜兵書》六卷、《太公符伏陰陽謀》一卷、《太公書禁忌立成集》一卷、《太公枕中訣》一卷。)

孫叔敖,爲楚令尹。晉荀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楚人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敖)曰[1]:"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爲備。)《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奪敵戰心)。"

田穰苴,爲大夫。景公尊爲大司馬。穰苴死,齊威王用兵行威,大放穰苴之法。而諸侯朝齊,齊威王使大夫追論古者司馬兵法,而附穰苴于其中,因號曰《司馬穰苴兵法》(《隋書·經籍志》:《司馬穰苴兵法》三卷)。

公子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仁而下士。魏王以上將軍印授公子,逐秦軍,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劉歆《七略》有《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七卷。《藝文志》:《魏公子兵法》二十一篇,圖十卷)。

孫武,齊人。以兵法見于吳王闔閭。闔閭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親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閭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于是許之,出宫中美人,得

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于是鼓之右,婦人爲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下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于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用,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于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西破強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孫子與有力焉(《漢書・藝文志》:孫子有兵法八十二篇,圖九卷,魏文帝註爲三卷)。

吳起,魏人。好用兵,魏文侯問李克曰:"吳起何如人哉?"克曰:"起貪而好色,然用兵,司馬穰苴不能過也。"于是魏文侯以爲將,擊秦,拔五城。文侯以起善用兵,乃以爲西河守(《魏文志》:吳起有兵法四十八篇)。

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龐涓既事魏,爲將軍,而自以爲不能及孫臏,疾之,以法斷其兩足而黥之。齊威王以田忌爲將,孫臏爲軍師,大破梁軍。孫臏以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漢書・藝文志》載《齊孫子》八十九篇,圖四卷)。

公孫鞅,爲秦太良造(秦官也)。將兵圍魏安邑,降之,有兵法二十九篇。

趙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爲善。

項梁,楚名將項燕子也。避仇吳中,嘗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子弟,以知其能。

項羽,少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季父梁怒之,籍曰:"書足記姓名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爾。"于是梁奇其意,乃敎以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

漢韓信,既破趙,諸校效首,虜休皆賀。(諸校,諸部也,猶今言諸營也。效,致也。謂各致其所獲。)因問信曰:"兵法有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弗察爾(顧,念也),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致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經所謂毆市人而戰之也(經,一謂兵法也。忽入市毆取其人令戰,言非素所習)。其勢非致死地,人人自爲戰。今即于生地走,寧尙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藝文志》:《韓信兵法》三篇。)

廣武君李左車有兵法一篇。

趙充國始爲騎士，以六郡良家子（六郡，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善騎射補羽林，爲人沉勇，有大略，少好將帥之節，而學兵法，通知四夷事。

馮奉世，以良家子選爲郎，年四十餘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書，前將軍韓增奏爲軍司空令。

黥布，反擊走荆王，劫其兵，渡淮，擊楚。發兵與戰徐僮間（三縣之間也）。爲三軍，欲以相救，爲奇。（不聚一處，分爲三，欲以相救，出奇譎。）或說楚相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自戰，其地爲散地（謂在其本地戀土懷安，故多逃散）。今别爲三，彼敗吾一，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二軍散走。

後漢耿秉博通書記，能説《司馬兵法》，尤號將帥之略，以父任爲郎，數上言兵事，嘗以中國虚費，邊陲不寧，其患專在匈奴，以戰去戰，盛王之道。顯宗既有志北伐，陰然其言。永平中，詔詣省闥問，前後所上便宜方略，拜謁者僕射，遂見親幸。每公卿會議，帝引秉上殿，訪以邊事，多簡帝心。

馮緄，少學《春秋》、《司馬兵法》。

皇甫規，安定朝那人也。永和六年，西羌圍安定，郡將知規有兵略，乃命爲功曹，使率甲士八百，與羌交戰，斬首數級，賊遂退卻，舉規上計掾[2]。

馬援，爲伏波將軍，善兵策。帝嘗言："伏波論兵，與我意合。"每有所謀，未嘗不用。

魏鄧艾，爲征西將軍。討蜀破姜維之衆，維退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繇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城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虚，破之必矣。"

王昶，爲兖州刺史，著兵書十餘篇，言奇正之用。青龍中奏之。

賈逵，自爲兒童戲弄，嘗設部曲。祖父習異之曰："汝大必有將率才。"授兵法數萬言，逵終豫州刺史。

蜀諸葛亮爲丞相，率衆南征，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于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吾向者不知虚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陣，若祗如此，即定易勝爾。"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經籍志》諸葛亮有兵法五卷。）

吳朱才爲偏將軍。爲人精敏，又學兵法，名聲始聞于遠近。

晉陳勰，特有才用，解軍令。武帝甚重兵官，故軍校多選朝廷清望之士居之。先是，勰爲魏文帝所待，帝爲晉王委任使典兵事。及蜀破，後令勰受諸葛亮陣圖、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摽之勢，勰悉縚練之，遂以勰爲殿中典兵中郎將。

桓溫，爲安西將軍、荆州刺史，率衆伐蜀。初，諸葛亮造八陣圖於魚復平沙之上，壘石爲八行，行相去二丈。溫見之，謂此常山蛇勢也。文武皆莫能識之。

宋沈攸之除東海太守,未拜,會四方反叛。南賊已次近道,以攸之爲寧朔將軍、尋陽太守,率據虎檻。時王玄謨爲大統,未發。前鋒有五軍,在虎檻五軍後。又絡繹繼至,每夜各立姓號,不相稟受。攸之謂軍吏曰:"今衆軍姓號不同,若有耕夫漁父夜相呵叱,更致駭亂,敗之道也。"乃就軍請號,衆咸從之。

蜀李庠初至蜀,趙廞深器之,與論兵法,無不稱善。每謂所親曰:"李立序,蓋一時之關張也。"以爲冠軍將軍。

宋王鎮惡初歸晉,客居荆州,頗讀諸子兵書,論軍國大事。騎乘非所長,開弓亦甚弱,而意略縱横,果決能斷。

梁杜龕,蒯第二兄岑之子。少驍勇,善用兵,後歸元帝,亦爲忠武將軍。

後魏王宜弟,爲占授著作郎,造兵法,孤虚立成圖三百六十。

源賀爲征南將軍。賀依古今兵法及先儒耆舊之說,略採至要,爲《十二陳圖》以上之。獻文覽而嘉焉。

賀拔岳,尖山人,能左右馳射,驍果絶人。不讀兵書,而闇與之合,識者咸異之。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法,望塵識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邇。

江悅之[3],初仕宋[4],歷諸王參軍,好兵書將略。吳明徹來寇,武成勑領軍尉破胡等出援秦州。令琳共爲經略,謂所親人曰:"今太歲在東南,歲星居牛斗分,太白已高,皆利爲客,我將有喪。"又謂破胡曰:"吾兵甚鋭,宜長策制之,愼勿輕鬬。"破胡不從,遂戰,軍大敗。琳單馬突圍,僅以身免。

劉豐,字豐生,普樂人。有雄姿壯氣,果毅絶人,有口辯,好說兵事。

後周史寧爲大將軍、荆州刺史。盡識兵權,臨敵指揮,皆如其策,甚得當時之譽。

隋宇文欣,爲驃騎將軍,封英國公。欣妙解兵法,馭戎齊整。當時六軍有一善事,雖非欣所建,天下輒相謂曰:"此必英公法也。"其見推服者如此。

史萬歲,少英武,好讀兵書,兼精占候。

唐李靖,少有文武材略,其舅韓擒虎號爲名將,每與論兵,未嘗不稱善,撫之曰:"可與論孫吳之術者,惟斯人矣。"

鄭元璹,初仕隋,爲右候將軍。後歸國,爲太常卿。元璹少在戎旅,久閑軍法。高祖令巡諸軍,教其兵事。

裴行儉,累爲大總管、安撫使,置軍營、行陣、部統、尅料、勝負、甄别、器能等四十六訣。則天令秘書監武承嗣詣宅,並密收入內。(行儉初爲倉曹參軍。時大將軍蘇定方甚奇之,盡以用兵奇術授行儉。)

魏元忠,則天朝累年不調,時有左史盩厔人江融撰《九州設險圖》,備載古今用兵成敗之事。元忠就傳其術。

王忠嗣，以父海沒於王事，年九歲養於宮中。及長，雄毅有武略。玄宗以其兵家子與其論兵，應對縱橫，帝甚異之。

樊澤，建中初爲都官員外，好讀兵書，朝廷以其有將帥才，尋兼御史中丞，充和番使。後至山南節度使。

馬燧，父季龍，嘗舉明孫吳，倜儻善兵書，官至嵐州刺史、幽州經略使。燧略涉群書，尤善兵法。大曆中，爲河東節度。造甲者必令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象以狻猊象，刺戟於後，行載兵甲，止則爲營陣，或塞險阨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後討魏博田悅，悅求救於淄青鎮州，燧軍次於漳，悅遣將王光進以兵守長橋，築月城以爲固，軍不得渡。燧乃於下流以兵車數百乘維以鐵鏁，絕中流，實以土囊，以遏水，水稍淺，諸軍畢渡。是時軍糧少，悅深壁不戰[5]，欲老燧師。燧令諸軍持十日糧，深進次倉口。悅等夾洹水而軍。李抱眞等問曰："糧少深入，何也？"燧曰："糧少利速戰，兵法善於致人。今田悅與淄青鎮州三軍爲首尾計，以老我師，若分軍擊其左右，兵少未可必破，悅且來救，是前後受敵也。兵法所謂攻其必救，固當戰也。燧爲諸公合而破之。"

郝廷玉，代宗時爲神策將軍。時吐蕃迴紇犯京畿，廷玉率兵屯中渭橋。軍容使魚朝恩聞廷玉善戰，欲觀其教閱。廷玉乃於營內列部伍，鳴鼓角而出，分而爲陣，箕張翼舒，乍離乍合，坐作進退，其衆如一。朝恩歎曰："吾在兵間十餘年，始見郝將軍訓練耳。治戎若此，豈有前敵耶？"廷玉凄然謝曰："此非末校所長，是臨淮王之遺法也（臨淮王，李光弼也）。"

梁謝彥章幼事葛從周爲養父。從周憐其敏慧，教以兵法，嘗以千錢於大盤中，存其行陣偏伍之狀，示以出沒進退之節，彥章盡得其訣。事太祖，爲騎將。

王檀，少英悟，美形儀，好讀兵書，洞曉韜略。初太祖鎮大梁，檀爲小將。

趙珝，字有郎。幼而剛毅，器宇沉深。既冠，好書籍。及壯，工騎射。元精三略，爲忠武軍節度行軍司馬。

後唐周德威，初仕武皇，爲帳中騎督。久在雲中，諳熟邊事，望烟塵之警，懸知兵勢。

高渤海，蓨人。少好兵術，釋褐右金吾衛曹參軍。

李再豐，爲右武衛大將，致仕。再豐故鎮帥王鎔之裨校，家世從軍。再豐粗通星氣式法之學，每征伐戰陣，自用其法，鮮有敗失。軍中目爲李靖。

申　令

師出以律，易象明乎，乃眞武之善經，《春秋》著爲嘉話，在乎威克厥愛，戒之用休，

示先甲後庚之期，協三令五申之典。金鼓有節，稽進退之宜，鈇鉞必誅，懲驕惰之伍。若乃申嚴示整，出奇應卒，約束素定，防禁無越，喻以激勸，縣諸信賞，所麾咸集，所戰必勝，或著爲新令，或脗合古法。軍之善政，其在斯乎？

宋義，爲楚上將，號卿子冠軍。北救趙，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

漢韓信，高祖三年爲大將軍，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舍，息也）。夜半傳發（傳，令軍中俟發也），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旌旗之屬），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萆，謂隱於山間，使敵不得見也），戒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直入拔趙幟，立漢幟。"（若，汝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小飯曰餐。破趙後乃當共飯食也。）諸將皆莫信，陽應諾。乃入趙壁，擒趙王歇。

周勃，高后六年爲太尉，至北軍，下令軍中曰："爲呂氏右袒，爲劉氏左袒。"軍中皆左袒。

勃子亞夫封條侯。文帝後六年，匈奴大入邊。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帝自勞軍，至灞上，及棘門，軍直馳，大將軍下馬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鋭兵，刃彀弓弩持滿。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但聞將軍令，不聞天子詔。"居無何，帝至，又不得入。於是乃使使持節詔將軍："吾欲入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士吏謂從車騎曰："將軍約例，軍中不得驅馳。"於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持兵揖曰："介冑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禮，介者不拜）。"天子爲動容，軾車。

李陵，爲騎都尉，將步卒五千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値騎可三萬圍。陵軍軍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陵引士出營外爲陳，前行持戟盾，後行弓弩。令曰："聞鼓聲而縱，聞金聲而止（金，謂鉦也）。"

後漢吳漢爲大司馬。建武二年，擊蘇茂於廣樂，爲劉永將周建所攻。漢墮馬傷膝，還營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群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際，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大破之。

岑彭，爲大將軍。建武十一年伐蜀，與大司馬吳漢等會荆門。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乃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

蜀諸葛亮爲丞相，治戎講武，率諸軍北駐漢中。及據武功五丈原，著軍令上、中、下三卷。

吳呂蒙爲虎威將軍，既降南郡，入據城。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

晉齊王攸爲驃騎將軍，開府辟召，禮同三司。降身虛己，待物以信。常嘆公府不案吏，然以董御戎政，復有威克之宜，乃下教曰："夫先王馭世，明罰飭法，鞭朴作教，以正

逋慢。且唐虞之朝,猶須督責。前欲撰次其事,使粗有常。懼煩簡之宜,未審其要,故令劉、程二君詳定。然思惟之,鄭鑄刑書,叔向不韙。范宣議制,仲尼譏之。令皆如舊,無所增損。其常節度詳不及者,隨事處決。諸吏各竭乃心,思同在公古人之節,如有所闕,以賴股肱俾佐之規,庶以免負。"於是內外祗肅。

宋柳元景,爲冠軍將軍,從孝武入討元凶。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各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因此破賊。

唐竇軌,初爲高祖丞相諮議參軍。時胡賊掠軍,君令軌討之,不利。乃率數百騎殿於後,令衆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鼓,士卒爭進擊賊,破之。

李光弼,爲兵馬副元帥。時史思明已至偃師,光弼悉軍赴河陽。賊恃衆直逼其城,光弼登城望曰:"彼雖衆,亂而囂,不足懼也。當爲公等日午而破之。"遽令郝玉、倫惟貞往擊之,令之曰:"爾等士望吾旗而戰。若麾旗緩,任爾觀望便宜。吾旗連麾三至地,則萬衆齊入,生死以之,少退者斬無捨!"遂大破賊軍。

李晟,德宗興元初爲副元帥。既收復京城,乃勒兵屯於含元殿前,舍於右金吾仗,號令三軍曰:"晟不佞,上憑睿筭,次順人心,今得克滅兇渠,肅清天禁,皆三軍之力也。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則非伐罪弔人之義。晟與公等各有家累,離別數年。今已事成,相見非晚,五日內不得輒通家信,違命者斬。"

郗士美,憲宗元和中爲昭義軍節度使。時討鎮州,有兵馬使王言爲前鋒逗撓,士美立斬之。令曰:"敢後出者斬!"士美親鼓之,兵既合,而賊軍大破。

李遜爲忠武軍節度、陳許溵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是時,親罷兵戰,難遽完緝。及遜至,集大軍與之約束嚴具,示賞伐必信。號令數百言,士皆感悅。

示　信

夫荷推轂之任,當鑿門之權,非沈幾無以制勝,非示信無以御下,必在夫絕憎愛,一賞罰。賞既明而足勸,罰既嚴而可畏。故宣父以爲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也。《傳》曰:"信,申也,相申束使不相違也。"又曰:"信,國之寶也,民之庇也。"是知臨賊示信,義遠矣哉。若乃戍及期而必伐,兵當下而不停,或約賞家財,或克日必戰,俾敵人之服義,得我衆之歡心,故謀無不成,功無不集者也。

楚司馬子反從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於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堙,具堙,上城具)。司馬子反曰:"子之軍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問憊意也)?"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6](析破人骸骨也)。"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雖如所言),吾聞之也。圍者(古有見圍者)拑馬而秣之(秣,以粟置馬口中。拑者[7],以木御其口,不欲令食,示有畜積),使肥

者應客(亦飽足也),是何子之情也(猶曰何大露情)?'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厄則矜之(矜憫),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幸,僥倖)。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於子也。"司馬子反曰:"諾(諾,受語辭)!勉之矣(勉,猶努力[8]。使努力堅守之)!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于莊王(反報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何如?"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9]。"莊王曰:"嘻!甚矣!憊雖然(雖,已)。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我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區區,小貌)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先以諾受,絕子反語)!舍而止(更令築舍而止,示無去計)。雖然(雖宋已知我糧短[10]),吾猶取此然後歸爾(示宋以待勝也)。"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

樊遲,魯人。齊伐魯,孟孺子洩帥右師[11],顏羽御邴洩爲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爲右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稷曲,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如之,衆從之(如遲言乃踰也)。

魏徐邈,爲梁州刺史。邈與羌胡從事,不問小過,若犯大罪,先告部帥,使知。應死者乃斬以狥。是以信服畏威。

蜀諸葛亮爲丞相,帥師出祁山。魏明帝自征蜀,幸長安,遣宣王督張郃諸軍,雍涼勁卒三十餘萬,潛軍密進,規向劍閣。亮時在祁山,旌旗利器,守在險要,十二更下,在者八萬。時魏軍始陳,幡兵適交,參佐咸以賊衆強盛,非力不制,宜權停下兵一月,以并聲勢。亮曰:"吾統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鶴望而計日。雖臨征難,義所不廢。"皆催遣令去。於是去者感悅,願留與戰,往者憤勇,思致死命,相謂曰:"諸葛公之恩,死猶不報也。"臨戰之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卻宣王,一戰大剋,此信之由也。

晉陶璜,初仕吳,歷顯位。孫皓時,交阯郡吏呂興以郡內附。武帝拜興交阯太守。尋爲其功曹李統所殺,南中監軍霍弋遣犍爲楊稷與將軍毛炅,自蜀出交阯。吳遣璜爲蒼梧太守,討稷。初,霍弋之遣稷、毛等,與之誓曰:"若賊圍之未百日而降者,家屬誅。若過百日救兵不至,吾受其罪。"稷等守未百日,糧盡,乞降。璜不許,給其糧使守。諸將並諫,璜曰:"霍弋已死,不去,殺稷等必矣。可須其日滿,然後受降。使彼爲無罪,我受有義,內訓百姓,外懷鄰國,不亦可乎?"稷等訖期糧盡,救兵不至,乃納之。

羊祜,爲征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

隋何稠,開皇末討桂州賊。有欽州刺史甯猛力帥衆迎軍。初,猛力倔強山洞,欲圖爲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稠以其疾篤,因示無猜貳,遂放還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間,可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高祖意不懌。其年十月,猛力卒。帝謂稠曰:"汝前不將

猛力來，今竟死矣。"稠曰："猛力共臣爲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誡其子長眞曰："我與大使爲約，不可失信於國士。汝葬我，訖即宜上路。"長眞如言入朝，帝大悦，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

唐蘇定方，爲左驍衛大將軍。顯慶五年，討思結闕俟斤都曼，俘還東都。法司請斬之，定方請曰："都曼之叛，罪合誅夷。臣欲生致闕廷，與之有約，述陛下好生之德，必當待以不死。今既面縛待罪，臣望丐其餘命。"高宗曰："朕屈法伸恩，全卿信誓。"乃命宥之。

馬燧，爲河東節度使。討田悦，悦兵大敗。先戰，遂誓於軍："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既戰，盡其私積以頒將士。德宗聞而嘉之，乃詔度支出錢五萬貫行賞，還其家財。

示閑暇

《傳》稱好暇適臨事之宜。《志》謂以舒得交兵之道。夫制勝則尚速，示寇則宜逸，故有攝飲於行陣，數闔於城壘，解鞍而縱馬，啓關而延敵。故策畫可以先勝，行伍可以立成。故能雍容而觀變，驚急而無橈。其或卧息旗鼓，輕煖裘帶，登樓而清嘯，隱几而高談，不匆遽以失律，務優游而集事者，斯又得爲將之大體也。

欒鍼，晋大夫也。魯成十六年，晋楚戰于鄢陵。欒鍼見子重之旌[12]，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曰："臣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晋公之勇。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又問其餘）？'臣對曰：'好以暇（暇，閑暇也）。'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暇（食好整之言）。請攝飲焉（攝，持也。持飲，以飲子重）。"公許之，使行人執榼承飲，造于子重（承，奉也），曰："寡君乏使，使鍼御持矛（御，侍也），是以不得犒從者，使某攝飲。"子重曰："夫子嘗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識乎（知其以往言好暇，故致飲）！"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免，晚也）。

范鞅，晋大夫也。魯襄公十八年，晋伐齊。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荻（秦周，魯大夫。趙武及之共伐荻也。雍門，齊城門）。范鞅門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于門中（殺犬示閒暇）。孟莊子斬其栒以爲公琴（莊子，孫子速也。栒，木名）。己亥，焚雍門及西郭[13]、南郭。劉難、士弱率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晋大夫）。壬寅，焚東郭、北郭。范鞅門於楊門（齊西門），州綽門於東閭（齊東門），左驂迫還于門中[14]，以枚數闔（枚，馬檛也。闔，門扇也。數其枚示不恐）。

漢李廣，爲上郡太守。時匈奴侵上郡，廣上山，匈奴數千騎見廣，以爲誘騎，驚上山陳。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馳還走，廣曰："我去大軍數十里，今如此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爲大軍之誘，不我擊。"廣令曰："前！"未到匈奴陳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騎曰："虜多，如是解鞍，即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爲走，今解鞍

以示不去，用堅其意。”有白馬將出護兵，廣上馬，與十餘騎奔射殺白馬將。而復還至其百騎中，縱馬卧。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弗敢擊。

後漢孔融領青州刺史，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

蜀諸葛亮爲丞相、益州牧。率衆南征，屯於陽平。遣魏延諸軍幷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延軍錯道，徑至前，當亮八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已與相逼，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回迹反追，勢不相及。將士失色，莫知其計。亮意氣自若，勑軍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又令大開四城門，掃地卻灑。晉宣帝嘗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兵，于是引軍北趣山。

晉羊祜，爲征南大將軍。在軍嘗輕裘緩帶，身不披甲。鈴閣之下，侍衛者不過十數。

劉琨，爲大將軍，都督幷州諸軍事。在晉陽嘗爲胡騎所圍數重，城守窘迫無計。琨乃乘月登樓淸嘯，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奏胡笳，賊又流涕歔欷，有懷土之切。向晚復吹之，賊並棄圍而走。

南齊沈文季，爲右僕射，加散騎常侍。建武二年虜寇壽春，豫州刺史豐城公遙昌嬰城固守，數遣輕兵相抄擊。明帝以爲憂，詔文季領兵鎮壽春。文季入城，正游兵不聽出，洞開城門，嚴加備守。虜軍尋退，百姓無所傷損。

梁馮道根，爲南梁太守，領阜陵城戍。魏將党法宗、傅豎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多，莫不失色。道根命廣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鋭二萬人出擊，魏軍敗之。

陳侯安都爲仁威將軍，都督南徐州諸軍事。高祖東討杜龕，安都留臺居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寇入據石頭，游騎至于闕下，安都閉門偃旗，示之以弱，令城中曰：“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

唐郝處俊，爲淇江道副總管。高宗乾封中，高麗反叛，處俊嘗次賊城，未遑置陣。賊衆奄至，軍中大駭，處俊獨據胡床，方餐乾糧，乃潛簡精鋭擊敗之，將士多服其膽略。

校勘記

[1]曰，原作夾注，此據《左傳・宣公十二年》改爲正文。

[2]規上，原誤倒，據《四庫全書》本及《後漢書・皇甫規傳》乙正。

[3]悦，原作“忱”，據《北史・江悦之傳》改。

[4]仕宋，原作夾注，據《四庫全書》本改爲正文。

[5]少悦，原作夾注，據《四庫全書》本改爲正文。

[6]析，原作“折”，據《公羊傳・宣公十五年》改。

[7]拑，原作“擟”，據《公羊傳·宣公十五年》改。

[8]努，原作“弩”，據文義及《四庫全書》本改。下同。

[9]析，原作“折”，據《公羊傳·宣公十五年》改。

[10]雖宋已知我糧短，原作“大宋已知我雖短”，據《公羊傳·宣公十五年》改。

[11]師，原作“帥”，據《春秋左氏傳·哀公十一年》改。

[12]子重，原作“于重”，據《左傳·成公十六年》改。

[13]焚，原作“楚”，據《左傳·襄公十八年》改。

[14]迫，原作“伯”，據《左傳·襄公十八年》改。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九十二

將帥部(五十三)

威　名

夫將之爲用也,戎昭果毅,整軍經武,號令精明,卒乘競勸,人不敢犯,法在必行,故能風生於三軍,名震於鄰國,折衝千里,隱若長城。玆所謂王者之爪牙,生民之司命也。繇是處以衛社稷,則敵不敢加兵;出以守邊防,則虜不敢近塞。豈惟震讋虓虎叱咤風雲,蓋亦義勇兼聞,策謀宏遠者也。《傳》曰:"有威可畏",又曰:"懷德而畏威",其是之謂乎?

楚得臣爲令尹。與晉戰,敗于城濮(晉伐衛,救之),晉文公猶有憂色,曰:"得臣猶在,憂未歇也(歇,盡也)。困獸猶鬬,況國相乎?"及楚殺子玉(子玉,得臣也),公喜而後可知也(喜見于顔色),曰:"莫余毒也已。"(一云:子玉爲將,文公側席而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

魏公子無忌在趙,秦伐魏,公子歸救魏。魏王以上將軍印授公子,公子遂將。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於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

吳起爲西河守,以拒秦、韓,甚有聲名。

趙廉頗者,趙之良將。惠文王十六年,頗爲趙將,伐齊,大破之,取陽晉,拜爲上卿,以勇氣聞於諸侯。

李牧,北邊之良將。常居代鴈門,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胡名,在代北),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秦白起爲左更,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振天下。

蒙恬爲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鎮匈奴。

漢魏尚爲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

郅都爲鴈門太守。匈奴素聞郅都節,舉邊爲引兵去,竟都死不近鴈門。匈奴至爲偶人象都(以木爲人,象都之形也。偶,對也),令騎馳射,莫能中,其憚如此。匈奴患之。

李廣爲驍騎將軍，在北平郡，匈奴號曰“漢飛將軍”，避之數歲，不入界。

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破大宛，斬其王。還，單于欲遮之，不敢。

趙充國爲後將軍，征西羌。西至西部都尉府（在金城），日饗軍士，士皆欲爲用。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捕得生口，言羌豪數相責曰：“語汝亡反。今天子遣趙將軍來，年八九十矣，善爲兵，今請欲一鬭而死，可得邪？”

馮奉世爲執金吾，歷右將軍。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爲折衝宿將，功名次趙充國。

辛慶忌爲左將軍，當時號爲“國虎臣”。遭世承平，匈奴西域親附，敬其威信。

陳湯爲西域副校尉，誅郅支單于，後坐事徙。焞煌太守奏：“湯前親誅郅支單于，威行外國，不宜近邊塞。”詔徙安定。

後漢齊武王演，爲更始司徒。既破王莽軍，莽素聞其名，大震懼，購伯升邑五萬戶，黄金十萬斤，位上公，使長安中官署。及天下鄉亭皆畫伯升象於塾屋，且起射之。（塾門，側堂也。）

彭寵父宏，哀帝時爲漁陽太守。偉容貌，能飲飯，有威於邊。

岑彭爲征南將軍，與諸將伐公孫述，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邛穀王任貴（貴本越巂夷，殺太守枝根，自立爲王），聞彭威信，數千里遣使迎降。會彭已薨，光武盡以任貴所獻賜彭妻子。

祭彤爲遼東太守[1]，數破斬鮮卑，自是鮮卑震懼，畏彤不敢復闚塞。後率勵鮮卑往擊，斬赤山烏桓，塞外振讋，彤之威聲暢於北方。

陳俊爲琅琊太守，行大將軍事。時琅琊未平，齊地素聞俊名，入界盜賊皆解散。

賈宗，字武孺，大將軍復之子，爲朔方太守。匈奴嘗犯塞，得生口，問太守爲誰？曰：“賈武孺。”曰：“寧賈將軍子邪？”曰：“是。”皆放遣還，是後更不入塞。

張堪爲漁陽太守。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李恂爲武威太守，坐事免歸鄉里。會西羌反叛，恂到田舍，爲所執獲。羌素聞其名，放遣之。恂因詣洛陽謝。

陳禪，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叛，以禪爲漢中太守，夷賊素聞其名聲，即時降服。

郭涼，雖爲武將，然通經書，多智略，尤曉邊事，有名北方。

徐淑爲度遼將軍，有名於邊。

鄧訓爲護烏桓校尉。故人多攜將老幼，樂隨訓徙邊。鮮卑聞其威恩，皆不敢南近塞下。

陳龜爲度遼將軍。既到職，州郡重足震慄，鮮卑不敢近塞。

种暠爲使匈奴中郎將。時遼東烏桓叛，復轉遼東太守，烏桓望風率服，迎拜於界上。

傅育爲武威太守，威聲聞於匈奴。

第五訪爲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

李膺爲烏桓校尉,虜甚憚攝,以公事免官。永壽二年,鮮卑寇雲中,桓帝聞膺能,乃復徵爲度遼將軍。先是羌虜及疏勒、龜兹數出攻鈔張掖、酒泉、雲中諸郡,百姓屢被其害。自膺到邊,皆望風懼服。先所掠男女,悉送還塞下。自是之後,聲振遠域。

皇甫規爲度遼將軍。在事數歲,北邊威服。

段紀明久爲邊將,威震西土。其後賈詡察孝廉爲郎,以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爲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詡實非段甥,假以懼氐。氐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

公孫瓚爲降虜校尉,兼屬國長史。職統戎馬,連接邊寇,每聞有警,瓚輒厲色憤怒,如赴讎敵,望塵奔逐,或繼之以夜戰。虜識瓚聲,憚其勇,莫敢抗犯。瓚嘗與善射之士數十人皆乘白馬,以爲左右翼,自號白馬義從。烏桓更相告語:"避白馬長史。"乃畫作瓚形,馳騎射之,中者咸稱萬歲。虜自此之後,遠竄塞外。

呂布初爲騎都尉,便弓馬,膂力過人,號爲飛將。

魏龐德爲立義將軍。與曹仁討關羽。樊下諸將以德兄在漢中,頗疑之。德嘗言曰:"我受國恩,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後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德嘗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將軍",皆憚之。

于禁爲偏將軍。太祖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齎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靈及部衆莫敢動,乃以靈爲禁部下督,衆皆震服,其見憚如此。

張遼爲前將軍。屯合肥時,孫權復叛。文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勑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愼之!"初,遼爲孫雄所圍,遼潰出復入,雄衆破走。繇是威鎭江東,兒啼不肯止,其父母以遼恐之。

張郃爲盪寇將軍,與都督夏侯淵守漢中,拒劉備。時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以精卒萬餘分爲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兵搏戰,備不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郃還陽平。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爲備所乘,三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衆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郃爲軍主。郃出,勒兵安陣,諸將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初,劉備憚郃而易淵,及殺淵,備曰:"當得其魁,用此何爲邪?"後爲征西車騎將軍,識變數,猶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

曹眞爲大將軍,督諸軍擊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眞進軍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爾。"遂自縛出,三郡皆平。

夏侯淵從太祖起兵,爲別部司馬。每赴急疾,常出敵之不意,故軍中爲之語曰:"典軍校尉夏侯淵,三日五百,六日一千。"

文聘爲江夏太守,典北兵,委以邊事,在郡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賊不敢侵。

田豫爲護匈奴中郎將，領并州刺史，外胡聞其威名，相率來獻，州界寧肅，百姓懷之。

蜀關羽爲前將軍，假節鉞，率衆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會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郟、陸渾，群盜或遙受羽印號，爲之支黨。羽威振華夏，曹公議徙都，以避其鋭。

張飛爲右將軍，雄壯威猛亞於關羽。魏謀臣程昱等咸稱"羽、飛，萬人之敵也。"

諸葛亮爲丞相，出師，揚聲繇斜谷道取郿，使趙雲、鄧芝爲疑軍，據箕谷。魏大將軍曹眞舉衆拒之，亮身出軍攻祈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亮卒，及軍退，司馬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之奇才也。"

馬忠爲庲降都督，威恩並立。張表，時名士，淸望踰忠。閻宇，宿有功幹，於事精勤，繼踵在忠後，其威風稱績，皆不及忠。

陳叔，至自豫州隨先主，名位嘗亞趙雲，俱以忠勇稱。

王平爲鎭北將軍，統漢中。時鄧艾在東，馬忠在南，平在北境，咸著名迹，平同郡句扶爲左將軍，忠勇寬厚，數有戰功，功名爵位亞於平。後與張翼、廖化並爲大將軍。時人語曰："前有王、句，後有張、廖。"

吳周瑜，字公瑾，爲偏將軍，領南郡太守。劉備領荆州牧，詣京見大帝。備自京還，權乘飛雲大船與張昭、秦松、魯肅十餘人共追送之。大宴會叙別，昭、肅等先出，帝獨與備留語，因言次，嘆瑜曰："公瑾文武籌略，萬人之英。顧其器量廣大，恐不久爲人臣爾。"瑜之破魏軍也，曹公曰："孤不羞走。"後與帝書曰："赤壁之役，値有疾病，孤燒船自退，横使周瑜虛獲此名。"瑜威聲遠著，故曹公、劉備咸欲疑譖之。

董襲爲楊武都尉。時大帝初統事，鄱陽賊岑龍、彭虎等衆數萬人，襲與凌統、步騭、蔣欽各別分討，襲所向輒破。虎等望見旌旗便散走，旬日盡平，拜威越校尉。

張昭爲輔吳將軍，容貌矜嚴，有威風。大帝嘗曰："孤與張公言不敢妄也。"舉邦憚之。

朱桓爲前將軍[2]、領青州牧[3]，假節。嘉禾六年，魏廬江主簿呂習請大兵自迎，欲開門爲應，桓與衛將軍全琮俱以師迎。既至，事露，軍當引還。城外有溪水，去城一里所，廣三十餘丈，深者八九尺，淺者半之。諸軍勒兵度去，桓自斷後。時廬江太守李膺整嚴兵騎，欲須諸軍半渡因逼擊之。及見桓節蓋在後，卒不敢出，其見憚如此。

晉義陽成王望，初仕魏，爲征西將軍、持節、都督雍涼二州諸軍事。在任八年，威化明肅。先是蜀將姜維屢寇關中，及望至，廣設方略，維不得爲寇，關中賴之。

王沈爲征虜將軍，督江北諸軍事。平蜀之役，吳人大出，聲爲救蜀，振盪邊境。沈鎭御有方，寇聞而退。

苟晞，行兗州刺史。汲桑之破鄴也，東海王越出次官渡以討之，命晞爲前鋒。桑素

憚之,於城外爲柵以自守。晞將至,頓軍休士,先遣單騎示以禍福,桑衆大震,棄柵宵遁,嬰城固守。晞陷其九壘,遂定鄴而還,西討呂郎等,滅之。

祖逖爲豫州刺史,進爲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皋縣修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時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逖卒,始得意焉。

索綝爲新平太守。時劉聰將蘇鐵、劉五斗等劫掠三輔,除綝安西將軍、馮翊太守。綝有威恩,華戎懾服,賊不敢犯。

劉弘爲寧朔將軍,假節、監幽州諸軍事,鎮烏丸校尉。甚有威惠,寇盜屏迹,爲幽朔所稱。

周訪爲安南將軍、梁州刺史。聞王敦有不臣之心,訪嘗切齒。敦雖懷逆謀,故終訪之世,未敢爲非。

紀瞻爲鎮軍將軍[4]。當時服其嚴毅,雖嘗疾病,六軍敬憚之。

陶侃爲廣州刺史。初,廣州人迎長沙人王機爲刺史,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爲交州刺史,敦從之。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沈謀反,侃擊機,破之,執劉沈。又遣部將討機,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溫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一函紙自足爾。"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以功封柴桑侯,食邑四千戶。後侃爲征西大將軍,督七州軍事。屬後將軍郭默矯詔襲殺平南將軍劉胤,輒領江州。侃聞之,遣將出兵,據湓口,侃以大軍繼進。侃既至,默將宗侯縛默父子五人及默將張丑詣侃降,侃斬默等。默在中原數與石勒等戰,賊畏其勇,聞侃討之,兵不血刃而擒也,益畏侃。蘇峻將馮鐵殺侃子,奔于石勒,勒以爲戍將。侃告勒以故,勒召而殺之。

劉毅爲荆州刺史。初屬桓玄篡位,與宋高祖、何無忌起義兵,桓玄聞毅及高祖、何無忌之起兵也,甚懼其黨,曰:"劉裕烏合之衆,勢必無成,願不以爲慮。"玄曰:"劉裕勇冠三軍,當今無敵。劉毅家無儋石之儲,樗蒲一擲百萬。何無忌、劉牢之之甥酷似其舅,其舉大事,何謂無成?"其見憚如此。

劉牢之爲謝玄參軍。玄鎮廣陵,牢之領精鋭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

桓石虔,從伯父溫入關,叔父沖爲苻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沖於數萬衆之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嘆息,威震敵人。時有患瘧疾者,謂曰"桓石虔來"以怖之,病者多愈。其見畏如此。

宋沈林子從高祖討姚泓于長安。林子威聲遠聞,三輔震動,關中豪左望風請附。長安既平,大軍東歸,林子領水軍於石門以爲聲援。

沈慶之爲建威將軍。患頭風,好着狐皮帽,群蠻惡之,號曰"蒼頭公"。見慶之軍輒

畏懼，曰："蒼頭公已復來矣。"

檀道濟鎮廣陵，率軍繼到彦之以討謝晦，彦之戰敗，退保隱圻。會道濟至，晦本謂道濟與羡之等共罪同誅（謂徐羨之也），忽聞來至，人情恼懼，遂不戰自潰。

劉胡爲隊主，討伐諸蠻，往無不捷。蠻甚憚之，小兒啼，語之云"劉胡來"，便止。

周山圖爲振武將軍。時鎮軍將軍張永征薛安都於彭城，山圖領二千人迎軍至武原，爲虜騎所追，合戰，多所傷殺。虜圍轉急，山圖據城自固，然後更結陣死戰，突圍出，虜披靡不能禁。衆稱其勇，呼爲"武原將"。

南齊桓康隨世祖起義，摧堅陷陣，膂力絶人，所經村邑，恣行暴害。江南人畏之，以其名怖小兒，畫其形以避瘧，無不立愈。

梁韋叡爲輔國將軍。既平合肥，高祖詔衆進次東陵，東陵去魏甓城二十里[5]。將會戰，有詔班師。去賊既近，懼爲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張齊爲信武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親勞辱，與士卒同其勤苦。自畫頓舍城壘，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糧資用，人人無所困乏。既爲物情所附，蠻獠亦不敢犯，是以威名行於庸、蜀。

柳仲禮爲電威將軍，鎮襄陽。大通中，西魏將賀拔勝來逼樊鄧，仲禮出擊，破之。稍遷司州刺史，武帝思見其面，使畫工圖之。初，侯景潛圖反噬，仲禮先知之，屢啓求以精兵三萬討景，朝廷不許。及景濟江，朝野便望其至，兼蓄雍司精卒與諸藩赴援，見推總督。景素聞其名，甚憚之。仲禮亦自謂當世英雄，諸將莫己若也。

程文秀爲安遠將軍。每戰常爲前鋒，北齊深憚之，謂爲"程虎"。

陳歐陽頠爲衡州刺史。時蕭勃在廣州，兵強位重。及荆州陷，頠委質於勃。周文育擒送于高祖，釋之。蕭勃死後，嶺南擾亂，頠有聲南土，且與高祖有舊，乃授頠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始興縣侯。未至嶺南，頠子紇已剋定始興。及頠至，嶺南皆懾伏。

沈恪，監會稽郡。會余孝頃謀應王琳，出兵臨川攻周迪，以恪爲壯武將軍，率兵踰嶺以救迪，孝頃聞恪至，退走。

孫陽爲都督荆信二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出鎮公安，增修城池，懷服邊遠，爲鄰境所憚。

後魏于栗磾，明元時爲河內鎮將。劉裕伐姚泓，栗磾禁防嚴密，裕遺栗磾書，遠引孫權求討關羽之事，假道西上，題書曰"黑矟公麾下"。栗磾以狀表聞，明元許之。因授黑矟將軍。栗磾好持黑矟以自標，裕望而異之，故有是語。

奚眷，少有將略，明元時爲尚書、假安南將軍、虎牢鎮將，爲寇所憚。

周觀爲高平鎮將。觀善撫士卒，號有威名。

河間公齊，初坐事免官爵，會宋將裴方明陷仇池，太武授齊前軍，與建興公古弼討

之,遂剋仇池,威振羌氐,復賜舊爵。

陳留王崇爲荆州刺史,從太武討蠕蠕,别督諸軍出大澤,越祁山,威懾漠北。

叔孫建爲廣河鎮將,群盜斂跡,威名甚震,後爲徐州刺史。太武以建威名甚震,爲宋所憚,除平原鎮大將,封丹陽王,加征南大將軍,都督冀、青、徐、濟四州諸軍事。建在平原十餘年,綏懷内外,甚得邊稱。魏初名將尠有及之,南方憚其威略,青兖輒不爲寇。

古弼爲西安將軍。鎮長安,甚著威名。

陸眞爲長安鎮將。咸陽民趙昌、鄠縣民王稚兄弟聚衆五千,據冶容堡。眞擊破之,斬昌等,幷誅其黨與,雍州民夷莫不威服。在鎮數年,甚著威稱。

周幾爲寧朔將軍。太武以幾有智勇,遣鎮河南,威信著於外境。

辛紹先爲下邳太守。唯敎民治產,禦賊之備。及宋將陳顯達、蕭道成、蕭順之來寇,道成謂順之曰:"辛紹先,未易侵行,宜共慎之。"於是不歷郡境,遂逕屯吕梁。

尉元爲統萬鎮都將。齊高祖立,多遣間諜,扇動新民,不逞之徒,所在蜂起。以元威名夙震,徵爲侍中,都督南征諸軍事、征西大將軍,總率諸軍以討之[6]。元討五固賊桓和等,皆平之。東南清宴,遠近怗然。

城陽王長壽爲沃野鎮都大將。性聰惠,善撫接,在鎮甚有威名。

長孫稚爲揚州刺史,都督淮南諸軍事。梁將裴邃、虞鴻襲據壽春,稚諸子驍果,邃頗難之,號曰"鐵小兒"。

長孫肥爲平南將軍。率衆鎮北境,威名甚著,蠕蠕憚之。

穆羆爲征東將軍,山胡劉什婆寇掠郡縣,羆討滅之。自是部内肅然,莫不敬憚。

庾岳,爲將有謀略,治軍清整。常以少擊多,士衆服其智勇,名冠諸將。

李陽爲伏波將軍,隨蕭寶寅西征,其下每有戰功,軍中號曰"李公騎"。

鄭模爲安東將軍。時將督敗歿者多,模挫敵持重,號爲名將。

鄭楷爲伏波將軍。楷性嚴烈,能摧挫豪強,故時人語曰"模㐰獮,付鄭楷"。

李崇爲車騎將軍、揚州刺史。崇沈深有將略,寬厚善御衆。在州凡經十年,常養壯士數千人,寇賊侵邊,所向摧破,號曰"卧虎",賊甚憚之。

劉藻爲龍驤將軍、雍城鎮將。先是,氐豪徐成、楊里等驅逐鎮將,故以藻代之。至鎮,擒獲成、里等,斬之以殉,群氐震慴。

楊大眼,初以軍敗不能禁,徙爲營州兵,後徵爲平南將軍。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其更用臺省,閭巷觀者如市。大眼爲將帥,前後所遣督將軍。未渡江,預皆畏懾。傳言淮泗荆沔之間,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果,皆以爲關、張弗之過也。大眼爲荆州刺史,嘗縛蒿爲人,衣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桓示之曰:"卿等若作賊,

吾正如此相殺也。"又北淯郡嘗有虎害，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于穰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嘗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寇盜。

崔延伯，善將撫，得衆心。與奚康生、楊大眼爲諸將之冠，延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野歎懼焉。

樊子鵠爲平北將軍，兼尚書行臺。治有威信，山胡率服。

韓茂，膂力絶人，又善騎射，爲徐州刺史，征南將軍。爲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爲朝廷所稱。

賀拔勝爲荆州刺史。將圖襄陽，乃攻馮翊、安定、鄧城等，平之。時有梁人書勅蕭續（續，梁武帝子，鎮襄陽）云："賀拔勝，北間驍將，汝宜慎之，勿與爭鋒。"其見憚如此。

校勘記

[1]祭肜，原作"祭彤"，據《後漢書・祭肜傳》改。

[2]前將軍，原作"前將"，據《三國志・吳書・朱桓傳》補。

[3]領青州牧，原作"鎮青州牧"，據《三國志・吳書・朱桓傳》改。

[4]瞻，原作"贍"，據《晉書・紀瞻傳》改。

[5]東陵去魏豐城二十里，原缺"東陵去"，據《梁書・韋叡傳》補。

[6]總，原作"末"，據《魏書・尉元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九十三

將帥部(五十五)

威名第二

北齊万俟洛,字受洛于,從高祖與西魏戰于河陰,諸軍北渡,洛以軍不動,謂西人曰:"万俟受洛于在此。能未可來也。"西人畏而去。高祖以雄壯名其所營地爲"迴洛城"。洛慷慨有氣節,勇鋭冠時,當世推爲名將。

李密爲襄州刺史,在州十餘年,甚得安邊之術,威信聞於外境。高祖頻降手書勞問,并賜口馬。

慕容紹宗,東魏末爲徐州刺史。侯景叛,紹宗與大都督高岳等討之。時景軍甚衆,前後諸將往者莫不爲其所輕。及聞紹宗與岳將至,深有懼色,謂其屬曰:"岳所部兵精,紹宗舊將,宜共慎之!"

王則,爲三荆、二襄、南雍六州都督。則有威武,邊人畏服之。

上黨王渙,以文宣天保六年率衆送梁王蕭明還江南,仍破東關,斬梁時進、裴之横等,威名甚盛。

盧潛,在淮南十二州任總軍民太尉,大樹風績,甚爲陳主所憚。陳主與其邊將書云:"盧潛猶在壽陽,聞其何當還北,此虜不死,方爲國患,卿宜深備之。"

高昂爲軍司大都督,統七十六都督。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惟憚服於昂。

東方老爲南益州刺史,領宜陽太守,頻爲二郡,出入數年。境接群蠻,又鄰西敵。至於攻城野戰,率先士卒,屢以少制衆,西人憚之。

斛律光爲大將軍、左丞相。與祖珽、穆提婆不協,誣光謀反,殺之。光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深爲鄰敵所懾憚。罪既不彰,一旦屠滅,朝野痛惜之。周武帝聞光死,大喜,赦其境內。後入鄴,追贈柱國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能至鄴。"初,宜陽之役,光謂周人曰:"歸我七年,人不能取爾十倍。"周人即歸之,在西境築定誇諸城,馬上以鞭指畫,所取地皆如其言,拓地五百里,而未嘗伐功。

獨孤永業爲洛州刺史、行臺尚書。周人寇洛州,永業每先鋒,以寡敵衆。周人憚之,武成河清末,徵爲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於是西境蹙弱。河洛人情騷動。

傅伏爲東雍州刺史,後降于周。周帝謂後主曰:"朕前三年敎習兵馬,決意往取河

陰，正爲傅伏能守，城不可動，是以收軍而退。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酒。

後周李弼，魏末爲爾朱天光別將，從天光西討，破万侯醜奴，弼嘗先鋒陷陣，所向披靡，賊咸畏之，皆曰："莫當李將軍。"

蔡祐爲平東將軍。與齊神武戰於邙山，祐時著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或曰："此是鐵猛獸也。"皆遽避之。

獨孤信，魏末爲隴右十一州大都督、秦州刺史。信有奇謀大略，太祖初啓霸業，唯有關中之地，以隴右形勢，故委信鎮之。既爲百姓所懷，聲震鄰國。東魏將侯景之南奔梁也[1]，魏收爲檄梁文，矯稱信據隴右不從宇文氏，乃亡爲關西之憂，欲以威梁人。其爲鄰國所重如此。

韓果，魏末爲帥都督，從大軍破稽胡於北山。胡地險阻，人跡罕至，果進兵窮討，散其種落，稽胡憚果勁健，號爲着翅人。太祖聞之，笑曰："着翅之名，寧減飛將？"

韋瑱爲瓜州刺史。胡人畏威，不敢爲寇，公私安靜，夷夏懷之。

陸騰爲隆州總管。蠻獠反，所在蜂起，山路險阻，難得掩襲，騰遂量山川形勢，隨便開道。蠻獠畏威，承風請服。所開之路，多得古銘，並是諸葛亮、桓溫舊道。

王德，從太祖征伐，累有戰功。河渭間種羌屢叛，以德有威名，拜河州刺吏，群羌率服。

怡峰爲車騎大將軍。與諸將征討，每皆克捷。沈毅有膽，得士卒心。當時號爲驍將。

達奚寔爲大行臺郎中，鎮潼關。及潼關失守，即與大都督楊山武拒魏於關東，魏人甚憚之。

陳忻爲驃騎大將軍。時東魏爲洛州刺史。獨孤永業號有智謀，往來境上，倚伏難測。忻與韓雄等常令間諜觀其動靜，齊兵每至，輒擊破之。故永業深憚忻等，不敢爲寇。

王軌爲上大將軍，解徐州之圍，擒陳將吳明徹，遂爲徐州總管。軌性嚴重，善謀略，兼有呂梁之捷，威振敵境，陳人甚憚之。

于翼爲幽州總管。先是，突厥屢爲寇抄，居民失業。翼素有威武，兼嚴斥候，自是不敢犯塞，百姓安之。

楊檦爲建州刺史、鎮車箱。及齊神武圍玉壁，乃命侯景趣齊子嶺。檦恐入寇邵郡，率騎禦之。景聞檦至，斫木斷路者六十餘里，猶驚而不安，遂退還河陽。其見憚如此。

裴寬爲車騎大將軍，鎮孔城十三年，與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相對[2]。永業有計謀，多譎詐，若聲言春發秋乃出兵，或掩蔽消息，倏忽而至。寬每揣知其情，出兵邀擊，無不克之。永業嘗戒其所部曰："但好愼孔城，自外無足慮。"其見憚如此。

裴孝仁爲長寧鎮將，扞禦齊人，甚有威邊之略。

梁士彥，以軍功拜儀同三司。武帝將有事東夏，聞其勇決，自扶風郡守除九曲鎮

將,進位上開府,封建威縣公,齊人甚憚之。

宇文神舉,自京兆尹出爲熊州刺史,齊人憚其威名。

後周崔弘度,說之子,襲爵爲安平縣公。至隋開皇初,爲襄州總管。弘度素貴御下,嚴急所在,令行禁止,盜賊屏跡。後梁蕭琮來朝,帝以弘度爲江陵總管,鎮荆州,陳人憚之,不敢窺境。

隋源雄,初仕後周,爲朔州總管,突厥有來寇掠,雄輒捕斬之,深爲北夷所憚。

韓擒虎,有文武才用,夙著威名,爲廬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爲敵人所憚。陳平後,突厥來朝,高祖謂之曰:"汝聞江南有陳國天子乎?"對曰:"聞帝命。"左右引突厥詣擒虎前,曰:"此是執得陳國天子者。"擒虎厲然顧之,突厥惶恐[3],不敢仰視。其有威容如此。

楊素爲行軍元帥,伐陳,率水軍東下,舟艫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偉。陳人望之曰:"清河公,即江神也。"(清河,素所封郡。)

長孫晟爲秦州道行軍總管,取晉王節度出討突厥達頭。晟追之,斬首千餘級。王別晟,同宴,有突厥達官來預坐,說言突厥之內大畏長孫總管,聞其弓聲爲霹靂,見其走馬稱爲閃電。王笑曰:"將軍震怒,威行域外,遂與雷霆爲比,一何壯哉!"師旋,授上開府儀同三司。

魚俱羅爲豐州總管。初,突厥數入境爲寇,俱羅輒擒斬之。自是突厥畏懼,屏跡不敢畜牧於塞下。

杜彥爲雲州總管。突厥來寇,彥輒擒斬之,北夷畏憚,胡馬不敢至塞,後爲朔州總管。突厥復寇雲州,高祖令楊素擊走之。是後猶恐爲邊患,以素爲突厥所憚,復拜雲州總管。

李寬,驍勇善戰,幹略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郡公,號爲名將。

李克,開皇中頻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有功,後爲朔州總管,甚有威名,爲虜所憚。

賀婁子幹爲上大將軍。開皇中,虜寇泯、洮二州,子幹以行軍總管勒兵赴之,賊聞而遁去。高祖以子幹曉習邊事,授楡關總管、十鎮諸軍事。歲餘拜雲州刺史,甚爲虜所憚。

史萬歲爲河內刺史。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帝令晉王廣及楊素出靈武道,漢王諒與萬歲出馬邑道。萬歲率柱國張定弘、大將軍李藥王、楊義臣出塞,至大斤山與虜相遇。達頭遣問曰:"隋將爲誰?"候騎報:"史萬歲。"突厥復問曰:"得非燉煌戍卒乎?"(先是,萬歲除名配燉煌爲戍卒,每與戍主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讋北夷。)戍候騎曰:"是也。"達頭聞之,懼而引去。萬歲馳追百餘里乃及[4],擊大破之,斬數千級,逐北入磧數百里,虜遁而還。

吐萬緒爲青州總管,頗有治名。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緒有略,徙爲朔州總管,甚

爲北夷所憚。

楊武通，數以行軍總管討西南夷，有功，拜左武衛大將軍。時黨項羌屢爲邊患，朝廷以其有威名，歷岷、蘭二州總管以鎮之。

來整，榮國公護兒之子，爲武賁郎將。尤驍勇，善撫士衆。討擊郡盜，所向皆捷。諸賊甚憚之，爲作歌曰："長白山頭百戰場，十十五五抱長鎗。不畏官軍千萬衆，只畏榮公第六郎。"

陰世師，拜張掖太守。先是，吐谷渾及黨項羌屢爲侵掠。世師至郡，有來寇者，親自捕擊，輒擒斬之，深爲戎狄所憚。

元冑，歷豫、亳等州刺史。開皇中，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冑素有威名，拜靈州總管，北夷甚憚之。

韓僧壽，以行軍總管擊突厥於鷄頭山，破之。後爲蔚州刺史，突厥甚憚之。

達奚長儒爲夏州總管、六州方鎮都將事。匈奴憚之，不敢窺塞。

賀若誼爲涇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誼時年老而筋力不衰，猶能重鎧上馬，爲夷狄所憚。

李崇爲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奚、霫、契丹等慴其威略，爭來內附。

王辯爲武賁郎將。賊帥郝孝德、孫宣雅、時季康、竇建德、魏刁兒等往往屯聚，大至十萬，小至數千，寇掠河北。辯進兵擊之，所在皆捷，深爲群賊所憚。

唐闞稜，齊州人。隋末，杜伏威據有江淮之地，署稜爲左將軍。從伏威入朝，拜左領軍將軍，遷越州都督。及輔公祏僭號，稜從軍討之，與陳正通相遇，陣方接，稜脫兜鍪，謂賊衆曰："汝不識我邪？何敢來戰？"其衆多稜舊之所部，繇是各無鬭志，或有還拜者。

李大恩爲代州總管，率兵鎮鴈門。突厥頡利可汗與苑君璋尋率兵圍之。大恩拒戰，賊遂敗走。俄而突厥復以盛兵來寇，大恩遣刺史王孝基出戰，一軍皆沒。賊進圍崞縣，大恩衆寡不敵，據城自守。賊憚其勇，亦不敢逼，月餘引兵而去。

河間王孝恭，高祖武德中歷總大藩，專制方面。及平輔公祏之後，吳楚剋定，閩越服從，威名大盛。

李靖，武德中副河間王孝恭平蕭銑、輔公祏，後爲東南道行臺、兵部尚書。高祖每云："李靖是蕭銑、輔公祏膏肓，古之名將韓、白、衛、霍豈能及也？"

程名振，貞觀末爲平壤道行軍總管，前後攻沙卑城，破獨山陣，皆以少擊衆，稱爲名將。

薛仁貴，高宗顯慶中與辛文陵破契丹於黑山。上元中，坐事徙象州，會赦歸。高宗思其功，尋召拜右領軍衛將軍、檢校代州都督。又率兵擊突厥元彌等於雲州，斬首萬餘級，獲生口二萬餘人，駝馬牛羊三萬餘頭。賊聞仁貴復起爲將，素憚其名，皆奔散不敢

當之。

黑齒常之,開耀年爲河源軍副使。在軍七年,吐蕃深畏憚之,不敢復爲邊患。

程務挺,則天文明中爲左武衛大將軍、單于道安撫大使督軍,以禦突厥。務挺善於綏禦,威信大行,偏裨已下無不盡力,突厥甚憚之,相率遁走,不敢近邊。及則天就軍斬之,籍沒其家。突厥聞務挺死,所在宴樂相慶,仍爲務挺立祠,每出師攻戰,即祈禱焉。

唐休璟,聖曆中爲梁州都督,假節、隴右諸軍州大使。久視元年,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衆數萬屯於洪源,各將圍昌松縣。休璟以奇兵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是後,吐蕃使朝宴于太極殿,屢覘視休璟。則天問其故,對曰:"往歲洪源戰時,此將軍雄猛無比,殺臣將士甚衆,故欲識之。"則天益加歎異,降璽書勞勉,擢拜右武衛大將軍。

賀蘭進明,玄宗天寶中爲北海太守、本郡招討使。祿山亂,進明訓兵千人引之渡河,以張平原之勢,收河北郡縣,賊徒振懼,朝廷壯之。

來瑱爲潁川郡太守,充招討使。肅宗以瑱有武略,尤加任委,遷兼御史大夫。比收河洛,屢挫賊鋒,賊頻來攻,皆爲瑱所敗,賊等懼之,號爲"來嚼鐵"。

郭子儀爲中書令,領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鎮河中。代宗永泰元年,僕固懷恩率諸蕃雜虜及山賊任敷、鄭庭、郝德、劉開元等三十餘萬南寇,先後數萬人略同州,期自華陰趨藍田,以扼南路。懷恩率重兵殿其後,京師震恐,急徵子儀。子儀至涇南,而虜已合。子儀大軍僅萬人,而雜虜圍之數重,子儀使李國臣、高昇拒其東,魏楚王當其南,陳迴光當其西,朱元宗當其北,子儀率甲騎三千出沒於左右前後。虜見而問曰:"此誰也?"報曰:"郭令公。"迴紇曰:"令公存乎?僕固懷恩謂吾天可汗已棄四海,令公殂謝,中國無主,故從其來。今令公存,天可汗存乎?"子儀報曰:"皇帝萬壽無疆。"迴紇皆曰:"懷恩欺我。"子儀使喻之曰:"公等頃年遠涉萬里,剪除兇逆,恢復二京,是時子儀與公等周旋艱難,何日可忘?今忽棄舊好,助一叛臣,何其誤也!且僕固懷恩棄君忘親,於公等何有?"迴紇曰:"謂令公沒矣,不然何以及此。令公誠在,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皆曰:"戎狄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不敵,奈何?且至誠感神,況虜輩乎?"諸將曰:"請選鐵騎五百爲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也。"乃傳呼曰:"令公來!"虜初疑,皆持滿注目以待之。子儀乃以十數騎徐出,免冑而勞之曰:"安乎?久同忠義,何至於是?"迴紇皆捨兵降馬拜曰:"是吾父也。"子儀招首領等飲以酒,與之重錦,歡言如初。子儀性忠信,事上誠盡。田承嗣方跋扈,狼傲無禮。子儀嘗遣使至魏州,承嗣輒望拜之。指其膝謂使者曰:"兹膝不屈於人若干歲矣。今爲公拜。"李靈曜據汴州,公私財賦皆遏絕。獨子儀封幣經其境,莫敢留,必持兵衛送。其爲豺虎所服如此。

李光弼爲江北副元帥。議者稱自艱難已來,唯光弼行軍治戎沉毅有籌略,將帥中

第一。後爲河南、淮南、山南東道、荆南等道副元帥。出鎮臨淮，時田神功平劉展後，逗留於楊府，尙衡、殷仲卿相攻於兗鄆，來瑱旅拒於襄陽，朝廷患之。及光弼輕騎至，徐州史朝義退走，田神功遽歸河南，尙衡、殷仲卿、來瑱皆懼其威名，相繼赴闕。

崔寧，蜀之偏將。初，蜀劍山賊擁絕不通道，代宗憂之。嚴武薦寧爲利州刺史。既至，山賊遁散，繇是有名。

辛雲景，大曆中爲太原節度。迴紇恃舊勳，知朝廷優容之，每入我界，必肆貪狼之性。至太原，雲景以戎狄之道待之，虜畏雲景，莫不惕息。數年間，太原、大理無烽警之虞。

段秀實，大曆末爲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潁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

陽惠元，德宗建中初爲神策京西兵馬使。忠勇果毅，多權略，稱爲名將。

張萬福，建中初以和州刺史宿衛李正己反，將斷江淮路，令兵守埇橋渦口。江淮進奉船千餘隻，泊渦口下，不敢過。德宗以萬福爲濠州刺史，召見謂曰："先帝改卿名正者，所以表卿也。朕以爲江淮草木亦知卿威名，若從先帝所改，恐賊不知是卿身也。"復賜名萬福，慰遣之。萬福馳至渦口，立馬岸上，發進奉船淄青，兵士倚岸睥睨不敢動。諸道船繼進，改泗州刺史。

李晟，興元初爲神策軍使，與河中節度使李懷光同討朱泚，每將合戰，必自異衣錦裘繡帽前行，親自指導。懷光望見惡之，乃謂晟曰："將帥當持重，豈自表飾以啗賊也。"晟曰："晟久在涇原，軍士頗相畏服，故欲令其先識，以奪其心爾。"及其克京城，至于白華，忽有賊騎千餘出於官軍之背，晟以麾下百餘騎馳之，左右呼曰："相公來！"賊聞之驚潰。及爲四鎮北庭行營副元帥，吐蕃相尙結贊頗多詐謀，尤惡晟。乃相與議云："唐之名將，李晟與馬燧、渾瑊爾，不去五人，必爲我憂。"乃行反間，遣使因馬燧以請和。既請和，即請盟。復欲因盟以虜瑊，因以賣燧。

馬燧，興元初爲河東節度，領晉、慈、隰節度兵馬副元帥。德宗詔燧及渾瑊、駱元光同討李懷光於河中，燧與渾瑊、駱元光、韓遊瓌合軍次于長春宮。懷光遣驍將徐廷光以精卒六千守城，兵械甚嚴。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攻之則曠日持久，死傷必甚。乃挺身至城下，呼廷光。廷光素懼燧威名，則拜於城上。

李觀，貞元初爲右龍武將軍，四鎮北庭行營副元帥。李晟表爲涇原節度使，吐蕃深畏之。

郝玼，貞元中爲臨涇鎮將，勇敢無敵，聲振虜廷，後爲涼州刺史。玼出自行間，前無堅敵。在邊三十年，每戰得蕃俘，必刳剔而歸其屍，蕃人畏之如神。贊普下令國人曰："有生得郝玼者，賞之以等身金。"蕃中兒啼者，呼郝名以懼之。十三年，檢校右散騎常侍、渭州刺史、御史大夫，充涇原行營節度、平涼鎮遏都知兵馬使，封保定郡王。吐蕃畏其威，紀綱欲圖之，朝廷慮失驍將，移授慶州刺史，竟終牖下。

李景略,貞元中爲侍御史、豐州刺史、西授降城使。豐州北扼迴紇,迴紇發使來中國,又其通道。前爲刺史者多懦弱,虜使至則敵禮抗坐。時迴紇遣梅錄將軍隨中官薛盈珍入朝,景略思以氣制之。郊迎,傳言欲先見中使,梅錄初未喻。景略既見盈珍,乃使人謂梅錄曰:"知可汗初殂,欲申弔禮。"乃登高隴位以待之。梅錄俯僂前而哭,景略因撫之曰:"可汗棄代,助爾號慕。"虜之驕容盛氣,索然盡矣,遂以父行呼景略。自此迴紇使至景略,皆坐拜之于庭中,繇是甚有威名。後爲河東節度李說行軍司馬,迴紇使梅錄將軍入朝,說置宴會,有梅錄爭上下坐,說不能遏,景略叱之。梅錄,前過豐州者也,識景略語音,疾趨前拜曰:"非豐州李端公耶?不意在此,不拜麾下久矣。何其瘠也?"又再拜,遂命之居次坐,將吏賓客顧景略,皆嚴憚。

王佖,貞元中爲神策將軍。吐蕃寇涇原,佖伏卒擊尙結贊,幾獲之,繇是深爲所畏。

范希朝,貞元中爲振武節度使。異蕃雖鼠竊狗盜,必殺無赦。戎虜甚憚之,曰:"有張光晟苦我久矣。今聞是乃更姓名而來。"其見畏如此。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爲橫。希朝自近代號爲名將,人多比之趙充國。

段佑,貞元末爲涇原節度使。練卒保邊,爲西蕃畏憚。

劉澭,貞元末爲保義軍節度,隴右經略等使。蕃戎畏之,不敢爲寇。

郗士美,以憲宗元和初爲昭義節度使討王承宗。于時四面七八鎮聚兵十餘萬,士美兵事最理,威聲甚振。承宗大懼,指期有破亡之勢,會詔班師,至今兩河間稱之。

野詩良輔,元和中爲鳳翔大將。與靈武大將史敬奉、涇原將郝玼各以名雄邊上。吐蕃嘗謂漢使曰:"唐國既與大蕃和好,何妄語也?"問曰:"何謂妄語?"曰:"若不妄語,何因遣野詩良輔作隴州刺史。"其畏憚如此。

裴度,以穆宗長慶二年自河東節度除東都留守,至闕,又以度爲司空、平章事,充淮南節度使。初,度發太原,中途得朱克融、王廷湊復書,皆許退兵。度不敢發,以其書奏穆宗。穆宗喜,因遣中使宣慰克融并廷湊,入深州取牛元翼;又令先於途中命度更發書與廷湊,度書因言"朝謝後,即歸留務",中使見書,慮廷湊知度東歸無兵權,即背前約,遽請度易其即歸之辭,并上其書草。穆宗方憂深州之圍,得度前後書,喜甚。及度至,又自有以悟,帝恩待益至,故復得兵符。

段文昌爲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文昌少在西蜀,素熟蜀人情,至是用寬政,嚴靜有斷,蠻夷畏服。長慶二年,雲南寇黔中,觀察使崔元略上言,朝廷憂之不及,乃詔報文昌,文昌走一介之使以遏之,蠻寇遂退。

薛平,爲平盧軍節度使。敬宗寶曆元年五月加檢校左僕射,兼戶部尙書,不踰月,復檢校司空。初,元和十四年誅李師道,分其地爲三鎮。其一淄、青、齊、登、萊五州,平領之。及長慶元年,幽鎮叛,杜叔良統橫海全軍討伐,不勝。棣州爲賊所窘,朝廷乃委平以偏師援棣州。平即遣將李叔佐以兵五百救之。居數月,刺史王稷餽給稍薄,兵士

怨怒。叔佐不能戢,宵潰而歸。仍推突將馬狼兒爲帥,行及青城鎮,劫鎮將李自勸并其衆。以至博昌鎮,復劫其鎮兵,共得七千餘人[5]。徑取青州城。城中兵少,力所不敵,平悉府庫并家財厚賞二千精卒,逆擊之,仍先以騎兵掩其家屬、輜重。賊衆惶惑反顧,因大敗。狼兒與其同惡十數輩脱身竄匿,餘黨降,稍後者猶斬於鞠場。其明日,狼兒亦就擒戮。繇是遠近畏服平之威略。平在鎮六周歲,兵甲犀利,井賦均一。至是入覲,百姓遮道乞留,數日乃得出[6]。時人以爲近日節制,罕有平比。

張仲武爲幽州節度,大破回鶻烏介可汗,繇是威加北狄。

李罕之,僖宗末爲河南尹。每討賊,無不擒之。曾縱兵于蒲降之地,有山曰摩雲,土人設堡於上,號"摩雲寨"。前後不能攻取,罕之至,則下焉。自此目爲"李摩雲"。

梁王重師,唐僖宗文德中董左右長劍軍。太祖伐上蔡,重師力戰有功,及討兖鄆,擢爲都指揮使。重師枕戈擐甲五六年於齊魯間,凡經百餘戰,繇是威振敵人。

王彦章累典禁兵,從太祖征伐,所至有功,常持鐵鎗衝堅陷陣,敵人畏之,目之爲"王鐵鎗"。後唐莊宗初爲晉王,聞彦章,授招討使,自魏州急赴河以備衝突,至則德勝南城已爲所拔。晉王嘗曰:"此人可畏,當避其鋒。"一日,晉王領兵迫潘張寨,大軍隔河未能赴援。彦章援鎗登船,叱舟人解之。招討使賀瓌止之,不可。晉王聞彦章至,抽軍而退,其驍勇如此。

牛存節,開平中爲鄆州節度使。慷慨有大節,野戰壁守,皆其所長,威名聞於境外。

謝彦章,以末帝貞明中爲排陣使。賀瓌爲北面招討使,與彦章同領大軍駐於行臺寨,與晉人對壘。彦章時領騎軍與之挑戰,晉人或望我軍行陣整肅,則相謂曰:"必兩京太傅在此也。"不敢以名呼,其爲敵人所憚如此。是時咸謂賀瓌能將步軍,彦章能領騎士。後彦章爲賀瓌疑之,會爲行營馬步都虞候朱珪所誣,瓌遂與珪協謀,因享士伏甲以殺彦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别將侯温裕等於軍因謀叛聞,晉人聞之,喜曰:"彼將帥如是,亡無日矣。"審澄、温裕亦善將騎軍,然所領不過三千騎,多多益辨,唯彦章有焉。

後唐史建瑭,爲招德軍校。梁將李思安之圍上黨也,建瑭爲前鋒,與總管周德赴援。時汴人夾城深固,援路斷絶。建瑭日引精騎設伏擒生,夜犯汴營,驅斬千計。敵人不敢芻牧,皆相戒曰:"宜避史先鋒。"

周德威,小字陽五,從武皇爲内衙軍副。光化二年三月,汴將氏叔宗率衆逼太原,有陳章者以虓勇知名,衆謂之"夜叉"[7]。又言於叔宗曰:"晉人所恃者,周陽五。願擒之,請賞以郡。"陳章嘗乘驄馬朱甲以自異,武皇戒德威曰:"我聞陳夜叉欲取爾求郡,宜善備之。"德威曰:"陳章大言,未知鹿死誰手!"他日致師,戒部下曰:"如陣上見陳夜叉,爾等但走。"德威微服挑戰,部下僞退,陳章縱馬追之,德威背揮鐵撾擊墮馬,生擒以獻,繇是知名。德威身長面黑,笑不改容,凡對敵列陣,凜凜然有肅殺之風。中興之朝,號爲名將。及其歿也,人皆惜之。

符存審，少在軍中，識機知變，行軍出師，法令嚴明，決策制勝，動無遺悔。功名與周德威相匹，皆近代之良將也。

安金全爲騎將。時梁國未平，兩軍對壘，汴之游騎每出，必爲金全所獲，故賊之偵邏者咸懼之，目爲五道。蓋比陰鬼將有五道之名，以取人命故也。

夏魯奇，初在梁事王彦章爲軍吏，與主將不協，遂歸于莊宗，以爲護衛指揮使。故城之戰，軍中識魯奇，皆憚之曰："此乃夏七也。"北師嘗言王彦章驍勇，畏之。魯奇曰："王鐵鎗膽如芥子，吾最知之，無足可畏。"

晉李承約，初仕後唐，爲黔南節度使。數年之間，巴邛蠻蜑不敢犯境。

漢朱漢賓爲安州節度使。至郡期年，敵不敢犯，一境賴之。

周安審暉，仕晉爲鄧州節度。晉祖幸鄴，安重榮據常山起兵，襄陽帥安從進與之連謀，南北俱起。從進率襄漢之衆攻南陽，州無城壁，僅守署衙而已。賊逼城下，審暉登陴，召賊帥而讓之。以審暉家世，戰將聞其言，愧畏而去，從進不能止。二安平，就加太尉。

校勘記

[1]景，原脱，據《北史・獨孤信傳》補。

[2]業，原文作"壽"，據《北齊書・獨孤永業傳》改。

[3]厥，原作"顧"，據文義及《隋書・韓擒傳》改。

[4]及，原作"反"，據《隋書・史萬歲傳》改。

[5]千，原作"十"，據《舊唐書・薛平傳》改。

[6]數日，原作"數月"，據《舊唐書・薛平傳》改。

[7]叉，原作"乂"，據文義及《舊五代史・唐書・周德威傳》改。下同。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九十四

將帥部(五十五)

勇　敢

夫勇敢強有力者,聖王之所貴也。天下有事,用之於戰勝,則無敵矣。是故爲三軍之帥,專四征之任也。非抗威奮厲,孔武有力,何以率乎下?非致師當寇,先登敢死,何以成其功哉?歷代而下,當其任者,固有英果邁衆,臨敵賈勇,冒矢石而靡憚,衽金革而無厭,推鋒蹈刃,雄呼直盪,用能摧堅陣,破勍寇,扶危紓難,樹勳揚烈,圖鍾鼎而不朽,載策府而垂裕。《詩》曰:"舍命不渝。"《傳》曰:"率義之謂勇。"蓋與夫暴虎馮河,死而無悔者異矣。

高固,齊大夫也。魯成公二年,齊帥師會晉師及齊侯,戰於鞌(鞌,齊地[1])。高固入晉師,桀石以投人(桀,擔),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己車,而載所獲者車),繫桑木焉以狥齊壘(將至齊壘,以桑樹繫車而走以自異[2]),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賣也。言己勇有餘,故賣也)!"

解張,晉大夫。鞌之戰,邴夏御齊侯,逢丑父爲右。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爲右。齊侯曰:"余姑翦滅此而朝食(姑,且也。翦,盡也)。"不介馬而馳之(介,甲也)。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旗鼓,故雖傷而擊鼓不息),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張侯,解張也[3]。朱,血色。血色久則殷。殷音近烟,今人謂赤黑爲殷色。言血多汙車輪,御猶不敢言。)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己推車)!"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貫也。即,就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右援枹而鼓,而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郤克車)。齊師敗績,逐之,三周華不注(華不注,山名)。

孟孺子速,魯人也。襄公十六年秋,齊侯圍成(成,魯孟氏邑。貳晉,故伐魯),孟孺子速徼之(孟獻子之子,莊子速也。徼,要也)。齊侯曰:"是好勇,去之以爲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隘道)。

涉他,晉大夫。魯定公十年,晉趙鞅圍衛,報夷儀也。(齊爲衛伐晉夷儀,故伐衛,

以爲報。)初,衛侯伐邯鄲午於寒氏(邯鄲,廣平縣也。午,晉邯鄲大夫。寒氏,即五氏也),城其西北隅而守之,宵熸(午衆宵散[4])。及晉圍衛,午以徒七十人門於衛西門,殺人於門中,曰:"請報寒氏之役[5](衛開門與午鬬[6])。涉佗曰:"夫子則勇矣,然我往,必不敢啓門。"亦以徒七十人,旦門焉[7],步左右,皆至而立,如植。(至其門下[8],步行左右,然後立待如立木不動,示整。)日中不啓門,乃退。

冉求,魯人。哀公十一年,齊國書帥師伐魯,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戰于郊,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齊人不能師(不得整其師)。宵諒曰:"齊人遁。"(諒,周也。)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冉有用矛於齊師,故能入其軍。孔子曰:"義也。"(言能以義勇。冉有,冉求也。)

彌庸,吳王孫也。魯哀公十三年,越子伐吳,爲二隧(隧,道也)。疇無餘、謳陽自南方(二子,越大夫),先及郊。吳太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上觀之(觀越師。泓,水名),彌庸見姑蔑之旗(姑蔑,越地。今東陽大末縣。彌庸父爲越所獲,故姑蔑人得其旌旗),曰:"吾父之旗。不可以見讎而弗殺也。"太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屬,會也)。王子地助之戰,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

荀瑤,晉大夫。智伯襄子也。魯哀公二十三年,荀瑤伐齊(荀瑤,荀躒之孫,智伯襄子)。齊高無丕帥師禦之,智伯視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戰于犁丘(犁丘,濕也)。齊師敗績,知伯親擒顔庚(顔庚,齊大夫顔涿聚)。

漢黥布,六人(六[9],縣名),陳章邯之滅陳勝,布引兵擊秦左右校,破之,引兵而東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言其驍勇爲衆軍之最)。

樊噲,初號武威君。時沛公從百餘騎因項伯面見項羽,謝無有閉關事。項羽既饗軍士,中酒(飲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之中),亞父欲謀殺沛公,令項莊拔劍舞坐中,欲擊沛公,項伯常屏蔽之。時獨沛公與張良得入坐,樊噲居營外,聞事急,廼持盾入。初入營,營衛止噲(營衛,謂營壘之守衛者),噲直撞入立帳(謂以盾撞[10]。撞,撞擊人)項羽目之,問謂誰。張良曰:"沛公參乘樊噲也。"項羽曰:"壯士!"賜之巵酒彘肩。噲既飲酒,拔劍切肉食之。項羽曰:"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辭,豈特巵酒乎!且沛公先入定咸陽,暴師灞上,以待大王。(時項羽未爲王,故云以待將軍。)大王今日至,聽小人之言,與沛公有隙,臣恐天下解心疑大王也。"項羽默然。沛公如廁,麾噲去。既出,沛公留車騎,獨騎馬,噲等四人步從,從山下走,歸灞上軍,而使張良謝。項羽亦因遂已(已,止也),無誅沛公之心。

曹參,沛人也。高祖爲沛公,參以中涓從攻轅戚及亢父,先登。北救東阿,擊章邯軍,陷陣。

夏侯嬰爲太僕。從擊陳豨、黥布軍,陷陣卻敵。

周勃，沛人也。高祖爲沛公初起，勃以中涓從攻固陵，下方與。方與戰，卻敵。又下下邑，先登。擊章邯車騎，殿。攻齧桑，先登(殿之言塡也，謂鎭軍后以扞敵。勃擊破章邯之殿兵也。殿，音丁見切)。

酈商以將軍從擊燕王臧荼，戰龍脫(地名，在燕趙之地)，先登陷陣，破荼軍易下(易，縣也)，卻敵。又從擊黥布，攻其前垣(垣，方陣也)，陷兩陣，得以破布軍。

李廣爲上郡太守。匈奴侵上郡，景帝使中貴人從廣(内臣之貴幸者)，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者將數十騎從(將數十騎自隨在大軍前行，而忽遇敵也)，見匈奴三人，與戰。射傷中貴人，殺其騎且盡。中貴人走廣[11](走，趨也)，廣曰："是必射雕者也(雕，大鷙鳥也。一名鷲，黑色，翮可以爲箭羽)。"廣乃從百騎往馳三人(疾，馳逐之也)，三人無馬步行。行數十里，廣令其騎張左右翼(旁引其騎，若鳥翼然)，而廣身自射彼三人者，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匈奴射雕者也。後爲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博望侯張騫將萬騎與廣俱，異道。行數百里，匈奴左賢王將十萬騎圍廣。廣軍士皆恐，廣乃使其子敢往馳之，敢從數十騎直貫胡騎，出其左，出其右而還。報廣曰："胡虜易與爾。"軍士乃安。爲圜陣外鄉，胡急擊，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持滿毋發(注矢於弓弩而引滿之，不發矢也)，而廣身自大黃射其裨將(黃肩弩，即黃間也。大黃，其大者也)，殺數人，胡虜益解。會暮，吏士無人色(言懼甚)，而廣意氣自如(自如，猶云如舊)，益治軍(巡部曲，正行陣也)。軍中服其勇也。明日，復力戰，而博望侯亦至，匈奴乃解去。

霍去病，大將軍衛青姊少兒之子。再從大將軍，受詔，予壯士，爲嫖姚校尉。與輕勇騎八百直棄大將軍數百里赴利，斬捕首虜過當。(言計其所將人數，則捕首虜爲多過於當也。一曰：漢軍失士者少，而殺獲匈奴數多，故曰過當也。)

李陵，廣之孫。武帝以爲陵有廣之風，使將八百騎深入匈奴二十餘里，過居延，視地形，不見虜。還拜爲騎都尉。

趙充國，爲人沉勇有大略。武帝時，以假司馬從貳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圍。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迺與將士百餘人潰圍陷陳，貳師引兵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創。貳師奏狀，詔徵充國詣行在所，武帝親視創，嗟歎之。

辛慶忌，爲校丞，隨長羅侯常惠屯兵烏孫赤谷城，與歙侯戰(歙，即翕字也。歙侯，烏孫官名)，陷陣卻敵。

後漢王常爲漢中將軍，從光武進攻下邳，常部當城門戰，一日數合。及賊走入城，常追迫之城，射矢雨下，帝從百餘騎自城南高處望常戰，力甚。馳遣中黃門詔使引還，賊遂退。

來歙，爲中部將，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遵道病還，分遣精兵隨歙，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番須、回中並地名。番，音盤。武帝元封四年幸雍，通回中道。

前書音義曰[12]:回中在汧。汧,今龍州汧源縣也),徑至略陽,斬隗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

張宗爲偏將軍,從鄧禹軍到栒邑,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栒邑不足守,欲引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爲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中,令各探之。宗獨不肯探,云:"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禹嘆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横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天威,何遽知其必敗乎?"遂留爲後拒。諸營既引兵,宗方勒厲軍士,堅壘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小雪投沸湯,雖欲戮力,其勢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卻之,乃得還營。於是諸將服其勇。還到長安,夜將鋭士入城襲赤眉,中矛貫髀。又轉攻諸營堡,爲流矢所激,皆幾至於死。

馮異爲征虜將軍,時隗囂死,其將王元、周宗等復立囂子純,猶總兵據冀,光武復令異行天水太守事,與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嘗爲衆軍鋒。

賈復爲都護將軍,從光武擊青犢於射犬,大戰至日中,賊陳堅不卻。光武傳召復曰:"吏士皆饑,可且朝飯。"復曰:"先破之,然後食爾。"於是被羽先登,所向皆靡,賊乃敗走。諸將咸服其勇。又北與五校戰於眞定,大破之。復傷創甚,光武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别將者,爲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復病尋愈,追及光武於薊,相見甚懽,大饗士卒,令復居前。擊鄴賊破之。復從征伐,未嘗喪敗,數與諸將潰圍解急,身被十二創。帝以復敢深入,希令遠征,而壯其勇節,嘗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吳漢擊蜀未破,復上書請自助,上不遣。)

吳漢,光武即位拜爲大司馬。常脩弓戰之具,每當出師,朝受詔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13](嚴,即裝也)。

陳俊爲安集掾,從光武擊銅馬於清陽,進至蒲陽,拜強弩將軍。與五校戰於安次。俊下馬手接短兵,所向必破。追奔二十餘里,斬其渠帥而還。光武望而嘆曰:"戰將盡如是,豈有憂哉!"

臧宫,初爲校尉,從光武征戰,諸將多稱其勇。及至河北,以爲偏將軍。從破群賊,數陷陣卻敵,後爲輔威將軍。討公孫述於蜀,前後收得節五、印綬千八百。是時,大司馬吳漢亦乘勝進營,逼成都宫,連屠大城,兵馬旌旗甚盛。乃乘兵入小洛郭門,歷成都城下,至吳漢營,飲酒高會。漢見之甚懽,謂宫曰:"將軍向者經虜城下,震揚威靈,風行電照。然窮寇難定,還營願從它道矣。"宫不從,復路而歸,賊亦不敢近之。

耿弇爲大將軍,從光武擊破銅馬、高湖、赤眉、青犢,又追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弇常將精騎爲軍鋒,輒破走之。後遷建威大將軍,討張步,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横突步陳,大破之。有飛矢中弇股,以佩刀截之,左右無知。至暮罷,明旦復勒兵出,大戰。自

旦及昏,大破之,殺傷無數。

銚期爲偏將軍,從光武擊王郎將兒宏、劉奉於鉅鹿下。期先登陷陣,手殺五十餘人,被創中額,攝幘(攝,尤正也)復戰,遂大破之。拜虎牙大將軍。又從擊青犢、赤眉於射犬。賊襲期輜重,期還擊之,手殺傷數十人,身被三創,而戰方力,遂破走之。

祭遵爲征虜將軍,與諸將入箕關,南擊弘農、厭新、栢華蠻中賊。弩中遵口,洞出流血,衆見遵傷,稍引退。遵呼叱止之,士卒戰皆自倍,遂大破之。

祭肜爲遼東太守,虜每犯塞,肜常爲士卒先鋒,數破走之。

景丹爲偏將軍,號奉義侯。從光武擊王郎將兒宏等於南燕(兒,音五兮切[14])。郎兵迎戰,漢軍退卻(《續漢書》曰:南燕賊迎擊上,營得上鼓車、輜重。數,數也)。丹等縱突騎擊,大破之,追奔十餘里,死傷者縱橫。丹還,光武謂曰:"吾聞突騎天下精兵,今乃見其戰,樂可言邪?"

堅鐔爲揚化將軍,與右將軍方脩狗南陽諸縣,而堵鄉人董訢反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驎,鐔乃引兵赴宛,選敢死士夜自登城,斬關而入,訢遂棄城走還堵鄉。鄧奉復反新野,攻破吳漢。時萬脩病卒,鐔獨孤絶,南拒鄧奉,北當董訢,每急,輒先當矢石,身被三創,以此能全其衆。

馬武,爲振威將軍。從擊尤來、五幡等,敗於愼水。武獨殿,還陷陣,故賊不得迫及。進至安定次、小廣陽,武常爲軍鋒,力戰無前。諸將皆引而隨之,故遂破賊。又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西擊隗囂,漢軍不利,引下隴。囂追急,武選精騎還爲後拒,身被甲持戟奔擊,殺數千人,囂軍乃退。

馬援爲伏波將軍。援嘗有病,梁松來候之,援不言,松由是恨之。及武威將軍劉尙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光武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尙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矍鑠哉!是翁也。"(矍鑠,勇貌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

魯奇爲偏將軍,時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數萬人乘枋箄下江關,擊破馮駿及田鴻、李玄等,遂拔夷道,據荆門虎牙,横江水,起浮橋鬭樓,立攢柱,絶水道,結營山上以拒。南征大將軍岑彭數攻之,不利,於是裝直進樓船、冒突露撓數千艘。乃命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彭、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住鉤不得去。(又云:時天東風甚。攢住,有其把鈎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船皆燒,彭復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

耿秉爲駙馬都尉。明帝永平十七年,詔舉奉軍都尉竇固合兵萬四千騎復出白山,擊車師,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庭相去五百餘里。固以後王道遠山谷

深,士卒寒苦,欲攻前王。秉議先赴後王,以爲并力根本,則前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曰:"請行前。"乃上馬引兵北入,衆軍不得已遂進,並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牛馬十餘萬頭,遂降前、後王,定車師而還。(秉性勇壯而簡易,於是軍行嘗自披甲在前。)

梁慬,孝殤延平初爲西域副校尉,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迫近園陵,即引兵赴擊之。轉戰武功美陽關,慬臨陣被創,不顧,連破走之,盡還得所掠生口,獲馬畜財物甚衆,羌遂奔散。朝廷嘉之,數璽書勞勉,委以西方事,令爲諸軍節度。

李膺爲烏丸校尉。時鮮卑數犯塞,膺嘗蒙矢石,每破之,虜甚憚懾。(謝承書曰:膺嘗率步騎臨陣交戰,被創痍,拭血進戰,遂破寇,斬首二千級。)

蓋勳,靈帝中平中爲漢陽長史。時叛羌圍護羌校尉夏育於畜官。勳與州郡合兵救育,至狐槃爲羌所破,餘衆百餘人爲魚麗之陳。羌精騎夾攻之急,士卒多死。勳被三創,堅不動。乃指木表(表,標也)曰:"必尸我於此。"句就種羌滇吾(句就,羌別種也。句,音古侯切)素爲勳所厚,乃以兵扞衆曰[15]:"蓋長史,賢人。汝曹殺之者,爲負天。"勳仰罵曰:"死反虜,汝何知,促來殺我。"衆相視而驚,滇吾下馬與勳,不肯上,遂爲賊所執。羌戎服其義勇,不敢加害,送還漢陽。

馬騰,字壽成,靈帝末爲軍司馬。先是,涼州刺史耿鄙任信姦吏民王國等。及氐羌反叛,州郡募發民中有勇力者,欲討之,騰在募中。州郡異之,署爲軍行事,典領部衆,討賊有功。

呂布爲奮威將軍,布既殺董卓,卓部曲將李傕、郭汜等復舉兵攻長安城。汜在城北,布開城門,將兵就汜言:"且卻兵,但身決勝負。"汜、布乃獨共對戰,布以矛刺中汜,汜後騎遂前救汜,汜、布遂各兩罷。布歸袁紹,紹與布擊張燕於常山。燕精兵萬餘,騎數千。布嘗御良馬,曰赤兔,能馳城飛塹(時人語曰:人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兔),與其健將成廉、魏越等十數騎,一日或至三四馳陣,皆斬首而出,連戰十數日,遂破燕軍。

公孫瓚爲遼東屬國長史,嘗從數十騎出行塞下,卒逢鮮卑數百騎,瓚乃退入空亭,約其從者曰:"今如奔走則死盡矣。"乃自持兩刃矛馳出衝賊,殺傷數十人,瓚左右亦亡其半,遂得免。

閻健行,後名豔,字彥明。少有健名,始爲小將隨韓約。建安初,與馬騰相攻擊。騰子超亦號爲健行,嘗刺超矛折,因以折矛撾超項,幾殺之。

丁原爲執金吾,麤略有勇,善射,受使不辭。有警急,追寇虜,輒在前。

魏曹仁爲督騎。太祖征張繡,仁別狥旁縣,虜其男女二千餘人。太祖軍還,爲繡所追,軍不利,士卒喪氣。仁率勵將士甚奮,太祖壯之,遂破繡,後封都亭侯。從太祖平荆州,以仁行征南將軍,留屯江陵,拒吳將周瑜。瑜將數萬衆來攻,前鋒數千人始至。仁登城望之,乃募得三百人,遣部曲將牛金逆與挑戰,賊多,金衆少,遂爲所圍。長史陳矯

俱在城上，望見金等垂沒，左右皆失色。仁意氣奮怒甚，謂左右取馬來，矯等共援持之，謂仁曰："賊衆盛，不可當也。假使棄數百人，何苦而將軍以身赴之？"仁不應，遂被甲上馬，將麾下壯士數騎出城。去賊百餘步，迫溝，矯以爲仁當住溝上，爲金形勢也。仁徑渡溝，直衝入賊圍，金等乃得解，衆未盡出，仁復直還突之，拔出。金兵亡其數人，賊衆乃退。矯等初見仁出，皆懼。及見仁還，乃嘆曰："將軍眞天人也。"三軍服其勇，太祖益壯之，轉封安平亭侯。

李通爲征南將軍。時蜀主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

張遼爲盪寇將軍，從太祖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及陳簡、梅成叛，太祖討之。簡入潛山中，有天柱山，遼遂進軍，斬簡、成首。太祖論功曰："登天山，履峻險，遼之功也。"贈封假節。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遼募其敢死者八百人，登鋒陷陣，大破之。

于禁爲裨將軍，從太祖還官渡，與袁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授偏將軍。

許褚，爲都尉，從太祖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又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赴會。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安在？"太祖顧指褚，瞋目眄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復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

典韋，拜司馬，時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布救兵至，三面戟戰。時布親自搏戰，自旦至日昳數十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衣而鎧，棄楯，但持長矛撩戟。時西面又急，韋進當之，賊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16]，乃白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倒者，布衆退。會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嘗繞大帳。韋既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鬬常先登陷陣，遷爲校尉。好酒食，飲噉兼人[17]，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歡，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太祖征荆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軍，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尚有十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左右擊，一人入，輒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略盡。韋被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18]，韋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瞋目大駡而死[19]，賊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

軍就視其軀。

孫觀爲青州刺史。太祖從征吳於濡須口,假節。攻孫權,爲流矢所中,傷左足,力戰不顧。太祖勞之曰:"將軍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不當爲國愛身乎?"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田豫,文帝初爲護烏丸校尉,烏丸王骨進桀黠不恭,豫因出塞案行,單將麾下百餘騎[20],入進部。進逆拜,遂使左右斬進,顯其罪惡以令衆,衆皆怖慴不敢動。使以進弟代進,自是胡人破膽,威震沙漠。

夏侯霸,淵之子。淵爲蜀所害,故霸常切齒,欲有報蜀意。文帝黄初中,爲偏將軍。子午之役,霸召見爲前鋒,進至興世圍,安營在曲谷中,蜀人望知其是霸也,指下兵攻之。霸手戰鹿角間,賴救至,然後解。

孫禮,齊王正始初爲揚州刺史、伏波將軍。時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寇。時州兵休使,在者無幾。禮躬勒衛兵禦之,戰於芍陂。自旦及暮,將士死傷過半,禮犯蹈白刃,馬被數創,手秉枹鼓,奮不顧身,賊衆乃退。

蜀關羽爲先主別部司馬,曹公東征,先主奔袁紹,禽羽以歸,拜偏將軍。紹遣大將軍顔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曹公使張遼及羽爲先鋒擊之,羽望見良麾蓋,策馬刺良於萬衆之中,斬其首還。紹諸將莫能當者,遂解白馬圍。及先主西定益州,拜羽董督荆州事。羽嘗爲流矢所中,貫其左臂,後創雖愈,每至陰雨,骨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入于骨。當左臂作創,刮骨去毒,然後此患乃除爾。"羽使舉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張飛,字翼德,爲中郎將。曹公入荆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一日一夜,及於當陽之長坂。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横矛[21],曰:"身張翼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

黄忠,初爲劉表中郎將。及曹公克荆州,假行裨將軍。後從先主入蜀,自葭萌受任還攻劉璋,忠嘗先登陷陣,勇毅冠三軍。益州既定,拜討虜將軍。又於漢中,定軍山,擊夏侯淵。淵衆甚精,忠摧鋒必進,勸率士卒,金鼓振天,歡聲動谷,一戰斬淵。

趙雲爲翊軍。夏侯淵敗,曹公爭漢中地,運米北山下,數千萬囊。黄忠以爲可取,雲兵護忠取米,忠過期不還,雲將四十騎輕行出圍迎視忠等。値曹公揚兵大出,雲爲曹公前鋒所擊。方戰,其大衆至。勢偪,遂前突其陣,且戰且卻。曹公軍散已復合。雲陷敵,還輒趣圍。將張著被創,雲復馳馬還迎著。曹公軍追至圍,沔陽長張翼在圍内,欲閉門拒守,而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曹公疑雲有伏兵,引去。雲雷鼓振天,惟以弓弩於後射曹公軍,曹公軍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先主明旦自來至雲營圍,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是膽也。"軍中號雲爲"虎威將軍"。

吳周泰,字幼平。九江下蔡人也。與蔣欽隨孫策爲左右,服事恭謹,數戰有功。策

入會稽,署别部司馬,授兵。權愛其爲人,請以自給。策討六縣山賊,權住宣城,使士自衛,不能千人,意尚忽略,不治圍落。而山賊數千人卒至,權始得上馬,而賊鋒刃已交於左右,或斫中馬鞍,衆莫能自定。唯泰奮激投身衛權,膽氣倍人,左右由泰並能就戰。賊既解散,身被十二創,良久乃蘇。是日無泰,權幾危殆,策深得之。

程普爲丹陽都尉,從孫策征討。策嘗攻祖郎,大爲所圍。普與一騎共蔽扞策,驅馬疾呼,以矛突賊,賊披。策因隨出,後拜盪寇中郎將。

凌操,輕俠有膽氣。孫策初興,每從征伐,常冠軍履鋒。

黄蓋,初爲郡吏。孫堅舉義兵,蓋常從之。堅薨,又隨策及大帝。擐甲周旋,蹈刃屠城。諸山越不賓,有寇讎難理之縣,輒用蓋爲守長。

潘璋爲武猛校尉。合肥之役,張遼奄至,諸將不備,陳武鬭死,宋謙、徐盛皆披走,璋身次在後,便馳進横馬,斬謙、盛兵走者一人,兵皆還戰。大帝甚壯之,拜偏將軍。

周瑜爲中護軍。時曹仁圍甘寧於夷陵,寧告急於周瑜。瑜用吕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櫟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卧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興,案行軍營,激揚吏士,仁繇是遂退。

凌統,行破賊都尉。從大帝征江夏,統爲前鋒。與所厚健兒數十人共乘一船,嘗去大兵數十里,行入右江,斬黄祖將張碩,盡獲船人。還以白大帝,引軍兼道,水陸並集。時吕蒙敗其水軍,而統先搏其城,於是大獲。大帝以統爲承烈都尉。又從破皖,拜盪寇中郎將。從征合肥,爲右部督,時大帝徹軍,前部已發,魏將張遼等奄至津北,權使追還前兵,去更遠,勢不相及。統率親近三百人陷圍,扶扞大帝出。敵已毁橋,橋之屬者兩版,大帝策馬驅馳,統復還戰,左右盡死,身亦被創。所殺數十人,度大帝已免,乃還。橋敗路絶,統被甲潛行。大帝既御船,見之驚喜。統痛親近無返者,悲不自勝。大帝引袂拭之,呼其字曰:“公績,亡者已矣,苟使卿在,何患無人?”統創甚,大帝遂留統於舟,盡易其衣服,其創賴得卓氏良藥,故得不死。

董襲,爲大帝偏將軍。大帝討黄祖,祖横兩蒙衝挾守沔口,以栟閭大紲繫石爲矴,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飛矢雨下,軍不得前。襲與凌統俱爲前部,各將敢死百人,人被兩鎧乘大船舸突入蒙衝裏,襲身以刀斷兩紲,蒙衝乃横流,大兵遂進。祖便開門走,兵追斬之。明日會,大帝舉觴屬襲曰:“今日之會,斷紲之功也。”

徐盛爲中郎將,督校兵。曹公出濡須,從大帝禦之。魏嘗大出横江,盛與諸將俱赴。時乘蒙衝,遇汛風,船落敵岸下,諸將恐懼,未有出者。盛獨將兵上突斫敵,敵披退走,有所傷殺,風止便還。大帝大壯之。

甘寧,巴郡臨江人。後歸大帝,遂授兵屯富口。後隨魯肅鎮益陽,拒關羽,羽號有三萬人。自擇選鋭士五千人,投縣上流十餘里有淺瀨,云欲夜涉渡。肅與諸將議,寧時

有三百兵,乃曰:"可復以五百人益吾,吾往對之,保羽聞吾咳唾,不敢涉水,即爲吾禽。"肅便選萬兵益寧,寧乃夜往。羽聞之,住不渡,而結砦(後名其處爲關羽瀨)營。大帝嘉寧功,拜西陵太守。後從攻皖,爲斥城督。寧手持練,身緣城,爲吏士先,卒破獲朱光,拜折衝將軍。後曹公出濡須,寧爲前部督,受勅出斫敵前營。大帝特賜米酒、衆肴,寧乃料賜手下百餘人食。食畢,寧先以銀盌酌酒,自飲兩盌,乃酌與其都督。都督伏,不前持,時寧引白削置膝上,呵謂之曰:"卿見知於至尊,孰與甘寧?甘寧尙不惜死,卿何以獨惜死乎?"都督見寧色厲,即起拜持酒。次通酌兵各一銀盌,至二更時銜枚出斫敵。敵驚動,遂退。寧益貴,增兵二千人(又云:曹公出濡須,號步騎四十萬,臨江飲馬。大帝率衆七萬應之,使寧領三千人爲前部都督。大帝密敕寧,使夜入魏軍。寧乃選手下健兒百餘人,徑詣曹公營下,拔鹿角,踰壘入營[22],斬得數十騎。北軍驚駭鼓譟,舉火如星,寧已還入營,作鼓吹,稱萬歲。因夜見大帝。大帝大喜,曰:"足以驚駭老子否?聊以觀卿膽耳。"即賜絹千匹,刀百口。大帝曰:"孟德有張遼,孤有興霸,足相敵也。"停住月餘,北軍便退),後從攻合肥,會疫疾,軍旅皆已引出,唯車下虎士千餘人,并呂蒙、蔣欽、凌統及寧從大帝逍遙津北,張遼覘望知之,即將步騎奄至。寧引弓射敵,與統等死戰。寧厲聲問:"鼓吹何以不作?"壯氣毅然。後,權尤嘉之。

丁奉,廬江安豐人。少以驍勇爲小將,屬甘寧、陸遜、潘璋等。數隨征伐,戰鬭嘗冠軍。每斬將搴旗,身被瘡痍。稍遷偏將軍。會稽王即位,爲冠軍。魏諸葛誕等攻東興,諸葛恪率兵拒之。及恪上岸,奉與將軍唐咨、呂據、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帥麾下三千人徑進。時北風,奉航二日至,遂據徐塘。天寒雪,敵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披鎧著冑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爲設備。奉從兵斫之,大破敵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遷滅寇將軍。魏將文欽來降,以奉爲虎威將軍。從孫峻至壽春迎之,與敵追軍戰于高亭。奉跨馬持矛,突入其陣中,斬首數百,獲其軍器。進封安豐侯。大平二年,魏大將軍諸葛誕據壽春來降,魏人圍之,遣朱異、唐咨等往救,復使奉與黎裴解圍,奉爲先登,屯於黎將,力戰有功。

朱績,字公緒,爲建忠都尉。領督父兵,隨太常潘濬討五溪,以膽力稱,遷偏將軍。

留贊,爲屯騎校尉。諸葛恪征東,贊爲前部,合戰,先陷陣,大敗魏師。遷左將軍。贊爲將臨敵,必先被髮叫天,因抗音而歌,左右應之,畢乃進戰,戰無不克。

晉吳彥,字士則,初爲小將。吳大司馬陸抗奇其勇略,將擢用之,患衆情不允,乃會諸將,密使狂人拔刀跳躍而來,坐上諸將皆懼而走,唯彥不動,舉几禦之,衆服其勇,乃擢用焉。

周訪,爲振武將軍。征杜弢,而賊從青草湖密抄官軍,又遣其將張彥陷豫章,焚燒城邑。王敦時鎮湓口,遣督護繆蕤、李恆受訪節度,共擊彥、蕤於豫章石頭,與彥交戰,

彦軍退走，訪率帳下將李午等追破彦，其臨陣斬彦。時訪爲流矢所中，折前兩齒，形色不變。

郭默爲右將軍。默爲人勇健，嘗身被重甲，跳三丈矛。時人莫不憚之。

陶輿，侃之兄子，爲武威將軍。及侃與杜弢戰敗，賊以桔槔打沒官軍船艦，軍中失色。輿率輕舸出其上流以擊之，所向輒剋。賊又率衆將焚侃輜重，輿又擊破之。自是每戰輒剋，賊望見輿軍相謂曰："避陶武威。"無敢當者。

桓石虔，有才幹，矯捷絕倫，爲寧遠將軍。嘗從桓溫入關，叔冲爲苻健所圍，垂沒。石虔躍馬赴之，拔冲於數萬衆中而還。莫敢抗者，三軍嘆息，威震敵人。

朱伺，爲明威將軍。石勒夏口之戰，伺用鐵面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乘船投水死。

毛寶，爲廬江太守。祖約遣祖煥、桓撫等欲襲湓口。陶侃使寶擊之。先是，桓宣背約，南屯馬頭山，爲煥、撫所攻，求救於寶。衆以宣本是約黨，疑之。宣遣子戎重請，寶即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懸兵少，器杖濫惡，大爲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流血滿韡。夜奔船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訖，夜還救宣。寶至宣營，而煥、撫亦退。又與陶侃等討蘇峻，峻既死，匡術以苑城降。侃使寶守南城，鄧嶽守西城。賊遣韓晃攻之[23]，寶登城射殺數十人。晃問寶曰："君是毛廬江邪？"寶曰："是！"晃曰："君名壯勇，何不出鬬？"寶曰："君若健將，何不入鬬？"晃笑而退。

劉遐，性果毅，便弓馬，開豁勇壯。值天下大亂，遐爲塢主。每擊賊，率壯士陷堅摧鋒，冀方比之張飛、關羽。

鄧遐爲冠軍將軍，勇力絕人，氣蓋當時。時人方之樊噲。數從桓溫征伐襄陽城北，沔水中有蛟，嘗爲人害，遐遂拔劍入水，蛟龍繞其足，遐揮劍截蛟數段而出。

劉牢之爲謝玄參軍，玄鎮廣陵，牢之領精鋭爲前鋒，百戰百勝。

蔡裔仕僞趙，爲振武將軍。少有武力，呼聲若雷。嘗有盜入室，裔撫几一呼，賊衆皆殞，時人憚之。

宋檀韶爲寧朔將軍，從征廣固，率向彌、胡蕃等五十人攻臨朐城，克之。及圍廣固，慕容超夜燒樓當，韶圍分降，城陷之日，韶率所鎮先登。

劉懷肅爲振武將軍劉道規司馬，桓振襲江陵，荊州刺史司馬休之出奔。懷肅自雲杜馳赴，晝夜兼行，七日而至。振勒兵三萬，旗幟蔽野，躍馬橫矛，躬自突陣。流矢傷懷肅額，衆懼欲奔，懷肅瞋目奮戈[24]，膽氣益壯。於是士卒爭先，臨陣斬振首。江陵既平，休之反鎮，執懷肅手曰："微子之力，吾無所歸矣。"

胡藩爲鎮軍參軍。從高祖征司馬休之，加建武將軍，領游軍於江津。徐逵之敗沒，

高祖怒甚,即日於馬頭岸渡江,而江津岸峭壁立,休之臨岸置陣,無緣可登。高祖呼藩令上,藩有疑色。高祖奮怒,命左右録來,欲斬之。藩不受命[25],顧曰:"藩寧前死爾。"以刀頭穿岸,劣容腳指,於是直上,隨之者稍多。既得登岸,殊死戰,賊不能當,引退。因而乘之,一時奔散。

劉榮祖,以戰功參太尉軍,從討司馬休之。彭城內史徐逵之敗歿,諸將意沮[26],榮祖請戰愈厲,高祖乃解所著鎧以授之。榮祖率所領陷陣,身被數創。會賊破走,加振威將軍。尋參世子征虜軍事。

劉康祖爲左軍將軍。太祖北伐,蕭斌、王玄謨、沈慶之入河,康祖率豫州軍出許、洛。玄謨等敗歸,魏軍引大衆南渡,南平王鑠在壽陽,帝患爲所圍,召康祖速反。康祖迴軍,未至壽陽數十里[27],會魏永昌王庫仁眞以長安之衆八萬騎,與康祖相及於威武。康祖凡有八千人,軍副胡盛之欲附山依險,間行取至。康祖怒曰:"吾受命本朝,掃蕩河洛寇。今日逆不復遠勞王師,犬羊雖多,實易摧滅,吾兵精氣練,去壽陽裁數十里,援軍尋至,亦何患耶?"乃結車營而進。魏軍四面來攻,大戰一日一夜,殺戮塡積。

薛安都,世祖孝建初爲輔國將軍。時豫州刺史魯爽反,安都與副將譚金追爽於小峴。爽自與腹心壯騎斷後,譚金先薄之,不能入。安都望見爽,便躍馬大呼,直往刺之,應手而倒,左右范雙斬爽首。爽累世驍猛,生習戰陣,咸云"萬人敵",安都單騎直入斬之而反,時皆云:"關羽之斬顏良,不是過也。"

沈慶之,世祖大明中爲車騎大將軍。討竟陵王誕,每攻城,輒身先士卒。帝戒之曰:"卿爲統任,當令處分有方。何蒙楯城下,身受矢石耶?脫有傷挫,爲損不少。"

武念,新野人。蕭思話爲雍州,遣龐道符統六門田,念爲道符隨身隊主。後太府以念有健名,且家富有馬,召出爲將。世祖臨雍州,念領隊奉迎。時沔中蠻反,世祖之鎮,緣道討伐,部伍至大隄,數千人忽至,矢射平乘雨下。念馳赴奮擊,即時摧退。即擢爲參軍督護。其後每軍旋,常有戰功。

殷孝祖,明帝泰始中爲統軍,屯軍鵲洲。沈冲之謂陶亮曰:"孝祖驍將,一戰便死。"孝祖與賊合戰,嘗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以賊交鋒,而以羽儀自顯,欲不斃,得乎?"

王宜興,明帝泰始中爲將,在壽陽關擊魏師,每以少制多,挺身深入,無所畏憚。虜衆値宜興皆引避,不敢當。

校勘記

[1]齊地,原作"齊也",據《左傳·成公二年》杜預注改。

[2]繫,原作"擊",據《左傳·成公二年》杜預注改。

[3]解張,原作"解侯",據《左傳·成公二年》杜預注改。

[4]胥靡,原作"胥鼓",據《四庫全書》本及《左傳·定公十年》杜預注改。

[5]寒,原文誤作"韓",據《左傳·定公十年》改。

[6]闕,原作"閫",據《四庫全書》本及《左傳·定公十年》杜預注改。

[7]旦,原文誤作"但",據《左傳·定公十年》改。

[8]門下,原作"門七",據《左傳·定公十年》杜預注改。

[9]六,原作"六人",據《漢書·黥布傳》師古注删。

[10]"以"字原重,據《漢書·樊噲傳》顔師古注删。

[11]廣,原文誤作"壙",據《史記·李將軍列傳》改。

[12]曰,原文爲"巨",據《後漢書·來歙傳》李賢等注改。

[13]辦,原作"辨",據《後漢書·吳漢傳》改。

[14]兮,原作"分",據《後漢書·景丹傳》改。

[15]以兵,二字原爲小注,今據文意改入正文。

[16]十步,原作"步十",據《三國志·魏書·典韋傳》改。

[17]好酒食飲啖兼人,原作"好酒飲食啖兼人",據《三國志·魏書·典韋傳》改。

[18]搏,原作"傅",據《三國志·魏書·典韋傳》改。

[19]瞋,原作"瞑",據《三國志·魏書·典韋傳》改。

[20]單,原作"軍",據《三國志·魏書·田豫傳》改。

[21]瞋,原作"瞑",據據《三國志·蜀書·張飛傳》改。

[22]踰壘入營,原文缺"踰"字,據《三國志·吳書·甘寧傳》補。

[23]晃,原文作"滉",據《晉書·毛寶傳》改。

[24]瞋,原作"瞑",據《宋書·劉懷肅傳》改。

[25]藩,原作"潘",據《宋書·胡藩傳》改。

[26]沮,原文誤作"阻",據《南史·劉榮祖傳》改。

[27]十,原文誤作"千",據《南史·劉康祖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九十五(上)

將帥部(五十六)

勇敢第二(上)

南齊張敬兒,仕宋爲寧蠻府行參軍,隨同郡人劉胡領軍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胡陽蠻,官軍引退,蠻賊追者數千人。敬兒單馬在後,衝突賊軍,數十合,殺數十人,箭中左腋,賊不能抗。

王廣之,仕宋爲寧朔軍主,隸寧朔將軍劉懷珍征殷琰於壽春,琰將劉從築壘拒守,臺軍相守移日,琰遣長史杜叔寶領五千人運車五百乘授從。懷珍遣廣之及軍主辛慶祖、黄迴、千道連等要擊於横塘[1]。寶結營拒戰,廣之等鹵薄攻營,自晡至日沒,大破之。殺傷千餘人,遂退,燒其運車。從聞之,棄壘奔走。

王宜興[2],爲屯騎校尉。與黄回同石顯之謀。宜興[3],拳捷,善舞刀楯,回嘗使十餘人以水交灑,不能著。

周山圖,爲振武將軍。時鎮軍將軍張永征薛安,都於彭城,山圖領二千人迎軍至武原,爲虜騎所追,合戰多所傷殺,虜圍轉急,山圖據城自固,然後更結陣死戰。突圍出,虜披靡,不能禁。衆稱其勇,呼爲武原將。

周盤龍,北蘭陵人也。膽氣過人,尤便弓馬。隨軍討赭圻賊,躬自鬬戰,陷陣先登。後爲右將軍。時魏寇淮陽,圍角城,盤龍子奉叔單馬率二百餘人結陣。魏萬餘人張左右翼圍繞之,一騎走,還報奉叔已沒。盤龍方食,棄筯馳馬,奮矟直奔虜陣,自稱曰:“周公來!”魏素畏盤龍驍名,即披靡。時奉叔已大殺敵,得出在外。盤龍不知,乃衝東擊西,奔南突北,賊衆莫敢當。奉叔見其父久不出,復躍馬入陣,父子兩騎縈擾數萬人,魏衆大敗。盤龍父子繇是名播北國。

梁曹景宗,爲屯騎校尉,督峴南諸軍事。魏大武攻赭陽,景宗爲偏將,衝堅陷陣,輒有斬獲。

柳慶遠,自高祖義兵起雍州,以慶遠爲征東長史,從軍東下,身先士卒。

韋放,爲尋陽太守。高祖遣兼領軍。曹仲宗等攻渦(渦,音戈)陽。以放爲明威將軍,帥軍會之。魏大將費移帥衆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從弟洵驍果有勇力,一軍所仗。放令洵單騎擊刺,屢折魏軍。洵馬亦被傷,不能進。胄又三貫流

矢,衆皆失色。請放突去,放勵聲叱之曰:“今日唯有死耳。”乃免冑下馬,據胡床處分,於是士皆殊戰,莫不一當百,魏軍遂退。

王珍國,爲左衛將軍。魏任城王元澄寇鍾離,高祖遣珍國,因問討賊方略,珍國對曰:“臣嘗患魏衆少,不苦其多”。高祖壯其言,乃假節與衆軍同討焉,魏軍退,班師。

馬仙琕[4],爲寧朔將軍。天監四年,王師北討,仙琕每戰勇冠三軍,當其衝者莫不摧破。

陳昕,爲文德主帥、右衛仗主,勑遣助防義陽。魏豫州刺史堯雄,北間驍將,兄子寶樂,特爲勇敢。昕父慶之圍懸瓠,雄來赴,寶樂乘單騎,昕躍馬直趣寶樂,雄即散潰,仍陷溱城。

陳慶之,爲文德主帥,率軍二千送豫章王綜入鎮徐州。後豫章王棄軍奔魏,衆皆潰散。諸將莫能制止,慶之乃斬關夜追,軍士得全。

柳仲禮,爲司州刺史。大淸中,侯景反,陷東府城。仲禮與衡州刺史韋粲皆赴援,粲營壘未合,爲景所敗。仲禮不遑冑甲,與數十騎馳赴之,遇賊交戰,斬首數百,投水死者千餘人。仲禮深入,人馬陷泥,亦被重創。自是賊不敢濟岸。

陰子春,爲信威將軍、梁秦二州刺史。與右衛將軍徐文盛東討侯景,至貝磯與景遇,子春力戰,嘗冠諸軍。

蕭嗣,鄱陽王範之子也。性驍果,有膽略,倜儻不護細行,而復傾身養士,皆得死力。範之斃也,嗣猶據晉熙,城中食盡,士皆乏絕。侯景遣任約攻嗣。時賊方盛,咸勸諸將。嗣按劍叱之曰:“今日之戰,蕭嗣效命死節之秋。”及戰,遇流矢中頸,不許拔,帶箭手殺人,賊退方命拔之,應時氣絕。妻子爲任約所擒。

陳周文育,字景德。高祖之討侯景,文育與杜僧明爲前軍,克蘭裕,援歐陽頠,皆有功。高祖破蔡路養於南野,文育爲路養所圍,四面數重,矢石雨下,所乘馬死,文育右手搏戰,左手解鞍,潰圍而出。因與杜僧明等相得,并力復進,遂大敗之。累遷智武將軍、散騎常侍。又高祖以侯瑱擁江州,命文育討之,仍除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嚴威將軍、南豫州刺史。率兵襲湓城,未克,徐嗣徽引齊寇渡江,據蕪湖,詔徵文育還京。嗣徽等列艦於青墩,至於七磯,以斷文育歸路。及夕,文育鼓噪而發,嗣徽等不能制。至旦,反攻嗣徽,驍將鮑砰獨以小艦殿軍,文育單舴艋與戰,跳入砰艦,斬砰。仍牽其艦而還。賊衆大駭,仍留船蕪湖,丹陽步上。時高祖拒嗣徽於白城,適與文育相會。將戰,風急,高祖曰:“兵不逆風。”文育曰:“事急矣! 將決之,何用古法?”抽槊上馬,馳而進,衆軍從之。風亦尋轉,殺傷數百人。嗣徽等移營莫府山,文育徙對頓之。頻戰功最,加平西將軍,進爵壽昌縣公,并給鼓吹一部。

蕭摩訶,爲巴山太守。大建五年,衆軍北伐,摩訶隨都督吳明徹濟江攻秦郡。時齊遣大將軍尉破胡等率衆十萬來援,其隊有“蒼頭”、“犀角”、“大力”之號,皆身長八尺,

膂力絶倫,其鋒甚鋭。又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虚發,衆軍尤憚之。及將戰,明徹謂摩訶曰:"若殪此胡,則彼軍奪氣,君有關、張之名,可斬顔良矣。"摩訶曰:"願示其形狀,當爲公取之。"明徹乃召降人有識者[5],云胡着絳衣,華皮裝弓,兩端骨彌。明徹遣人覘視,知胡在陣。乃自酌以飲摩訶,摩訶飲訖,馳馬衝齊軍。胡挺身出陣前十餘步,彀弓發,摩訶遥擲銑鋧(小鑿也),立中其額,應手而仆[6]。齊軍"大力"十餘人出戰,摩訶又斬之,於是齊軍退走。九年,明徹進圍,宿軍呂梁,與齊人大戰[7],摩訶率七騎先入,手奪齊軍大旗,齊衆大潰。摩訶訥於語言[8],恂恂長者。至於臨戎對寇,志氣奮發,所向無前。摩訶子世廉,少警俊勇敢,亦有父風。

魯廣達,都督南豫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華皎稱兵上流,詔司空淳于量率衆軍進討。軍至夏口,皎舟師強盛,莫敢進者。廣達首率驍勇直衝賊軍戰艦[9],既交,廣達憤怒大呼登艦樓,奬厲士卒。足跌墮水沉溺。

樊毅,爲梁興太守,領三舟遊軍。隨宜豐侯蕭循討陸納於湘州,軍次巴陵營。頓未立,納潛軍夜至,薄營大譟。營中將士皆讋擾,毅獨與左右數十人當營門,力戰,斬十餘級,擊鼓申令,衆乃定焉。

樊猛,字智武。幼倜儻,有幹略。既壯,便弓馬,膽氣過人。在梁以戰功爲威武將軍。梁安南侯蕭方矩爲湘州刺史,以猛爲司馬。會武陵王蕭紀舉兵自漢江東下,方矩遣猛率湘郢之卒隨都督陸法和進軍以拒之。紀已下,樓船戰艦據巴江,爭峽口,相持久之,不能決。法和揣紀師老卒墮,因令猛率驍勇三千、輕舸百餘乘衝流直上,出其不意,鼓譟薄之。紀衆人卒讋駭,不及整列,棄艦登岸,赴水以死已數千。時紀心膂數百人猶在左右。猛將部曲三千餘人,蒙盾戈直登舟,瞋目大呼。紀侍衛皆披靡,相枕籍沒,不敢動。手擒紀父子三人,斬於艦中。

後魏長孫肥,道武時爲鎮遠將軍,善策謀,勇寇諸軍。每戰常爲士卒先,前後征討,未嘗失敗。故每有大難,令肥當之。

于栗磾爲冠軍將軍。道武畋于白登山,見熊領數子,道武顧謂栗磾曰:"能縛之乎?"栗磾曰:"能。"道武曰:"若縛之不勝,豈不虚斃一將士邪?"栗磾曰:"自可能致御前。"坐而制之,尋而擒之。

尉眷,諾之長子也。明元時爲司衛監,後征河南,叔高車騎臨陣衝突,所向無前,賊憚之。

來大千,爲内幢將。嘗從明元校獵,見虎在高巖上,大千持矟直前刺之,應手而死。明元嘉其勇壯。後從討赫連昌,共長孫道生與賊交戰。道生馬倒,爲賊所擊,大千馳救,衆散走,大千扶道生上馬,遂得免。

穆頭,忠謹有材力。明元時爲中散,轉侍御郎。從太武征赫連昌,勇冠一時。太武嘉之。後爲龍驤將軍,曾從太武畋於崞山,有虎突出,頭搏而獲之,太武嘆曰:"詩所謂

'有力如虎',頭乃過之。"

乙瓌,太武時爲鎮南將軍。瓌便弓馬,善射手,格猛獸,膂力過人。從駕南征,除使持節,都督前鋒諸軍事。每戰身先士卒,勇冠三軍。

吕温,有文武材略。太武伐赫連昌,以温爲幢將,先登陷陣,每戰必捷。以功拜宣武將軍、奉車都尉。

源賀爲征西將軍,從太武臨江,爲前鋒大將。賀爲人雄果,每遇強寇,輒自奮擊。帝戒之曰:"兵凶戰危,不宜輕犯,卿可運籌處分,勿恃身力也。"又擊叛胡白龍,及討吐京胡,皆先登陷陣,加平西將軍。

陸眞,代人也。太武以眞膂力過人,拜内三郎。數從征伐,所在摧鋒陷陣。宋將王玄謨衆數萬人,寇滑臺。眞從太武討之。夜與數人乘小船突玄謨軍,入城撫慰,登城巡行賊營中,乃還河。至明,玄謨敗走。

豆代田,爲内三郎。從討赫連昌,乘勝追賊,人入其營門。門閉,代田踰營而出,太武壯之,拜爲勇武將軍。

苟頹,爲中散。太武南討,以頹爲前鋒子都將。每臨敵對戰,常先登陷陣。

毛猛虎,爲散騎常侍。獻文皇興中,蠕蠕犯塞,從獻文討之,有"武決"之稱。

畢仲敬,爲寧南將軍。年已七十,鬢髮皓白,而氣力未衰,跨鞍馳騁,有若少壯。

宇文福,孝文時爲武衛將軍。從征南陽。齊遣其尚書崔惠景、黄門郎蕭衍率衆十萬來救,孝文指麾將士,勑福領高車羽林五百騎出賊南面[10],奪其橋道,遏絶歸路。賊衆大恐,六道來戰。福據鞍誓衆,身先士卒,賊不得志,遂大奔潰。

楊播,爲左將軍、假前將軍。隨孝文南討,至鍾離師迴,詔播領步卒三千、騎五百爲衆軍殿。時春水初長,賊衆大至,舟艦塞川。播以諸軍渡淮未訖,嚴陳南岸,身自居後。諸軍渡盡,賊衆遂集於是,圍播數重。播乃爲陳以禦之。身自搏擊,斬殺甚多。相距再宿,軍人食盡。賊圍更急,孝文在北而望之,既無舟船,不得救援。水勢稍減,播領精騎三百歷其船,大呼曰:"今我欲渡,能戰者出。"賊莫敢動,遂擁衆而濟,孝文甚壯之。

奚康生,爲柔玄鎮都將李兜前驅軍主,頻陷陣,壯氣有聞,由是爲宗子隊主。後從駕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梁衆據渚邀津路。孝文勑曰:"能破中渚者,以爲直閤將軍。"康生時爲軍主,謂友人曰:"如其剋也,得暢名績。脱若不捷,命也在。大丈夫今日何爲不決?"遂便應募,縛筏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烟直飛,刀亂砍,投河溺死者甚多。仍假康生直閤將軍。

傅永,宣武初爲揚武將軍。中山王英之征義陽,永爲寧朔將軍,統軍當長圍,遏其南門。梁將馬仙琕連營稍進,規解城圍,永謂英曰:"凶豎豕突,意在決戰。雅山形要,宜早據之。"英沉吟未決,永曰:"機者如神,難遇易失。今日不往,明朝必爲賊有,雖悔無及。"英乃分兵,通夜築城於山上,遣統軍張懷等列陣於山下,以防之至。曉,仙琕果

至。懷等戰敗,築城者悉皆奔走。仙琕乘勝直趣長圍。義陽城人復出挑戰,永乃分兵付長史賈思祖,令守營壘。自將步軍千人,南逆仙琕,擐甲揮戈,單騎先入。唯有軍主蔡三虎副之,餘人無有及者矣。突陣過横,賊射永,洞其左股。永拔箭復入,遂大破之。斬仙琕子,仙琕燒營席卷而遁。英於陣謂永曰:“公傷矣,且還營。”永曰:“昔漢祖捫足不欲人知。下官雖微,國家一帥,奈何使虜有傷將之名。”遂與諸軍追之,極夜而返。時年七十餘矣。三軍莫不壯之。

趙遐,爲滎陽太守。時齊將馬仙琕率衆攻圍朐城,戍主傅文驥嬰城固守,以遐爲别將,與劉思祖等救之,次於鮑口,去朐城五十里。夏雨頻降,厲涉長驅將至。朐城仙琕見遐營壘未就,徑來逆戰。思祖率彭沛之衆望陣奔退,遐孤軍奮擊,獨破仙琕,斬其直閣將軍軍主李魯生。仙琕先分軍於孤城之西,阻水别栅以圍固城。遐身自潛行,觀水深淺,結草爲筏,銜枚夜進,破其六栅,遂釋固城之圍。

蕭寶寅,爲鎮東將軍,南伐梁。宣武正始元年三月,寶寅行達汝陰,東城已陷,遂停壽春之棲賢寺。値賊將姜慶眞内侵,士民響附,圍逼壽春,遂據外郭。寶寅躬貫甲胄,率下擊之。自四更交戰,至明日申時,賊旅彌盛。時寶寅以衆寡無援,退入金城。又出相國東門,率衆力戰,始破走之。當寶寅壽春之戰,勇冠諸軍。聞見者莫不壯之。

源懷,爲車騎大將軍。時蠕蠕南寇,宣武詔懷禦之,又詔懷子直寢徽隨懷北行,詔賜馬一疋,細鎧一具,禦矟一枚。懷拜受訖,乃於其庭跨鞍執矟,躍馬大呼,顧謂賓客曰:“氣力雖衰,尙得如此。蠕蠕雖畏壯輕老,我亦未便可欺。今奉廟勝之規,總驍悍之衆,足以擒其首帥,獻俘闕下。”其時年六十一。

楊大眼,爲平東將軍。大眼自爲將帥,嘗身先兵士,衝突堅陣,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挫。

楊津,孝明時爲大都督。時賊帥鮮于脩禮攻定州,賊東面已入羅城,刺史閉小城,東門城中擾擾,不敢出戰。津欲禦賊,長史許被守門,不聽。津手劍擊被不中,被乃走。津開門出戰,斬賊帥一人,殺賊數百。賊退,人心少安。

李崇,爲尙書令。蠕蠕主阿那瓌率衆犯塞。孝明詔崇以本官都督北討諸軍事,以討之,崇辭於顯陽殿,戎服武飾,志氣奮揚。時年六十九,幹力如少,遂出塞三千餘里,不及賊而還。

裴慶孫,爲員外散騎侍郎。時汾州吐京群胡薛悉公、馬牒騰並自立爲王,聚黨作逆,衆至數萬。詔慶孫爲募人,别招率鄉豪,得戰士數千人以討之。胡賊屢來逆戰,慶孫身先士卒,每摧其鋒,遂深入至雲臺郊。諸賊更相連結,大戰郊西。自旦及夕。慶孫身自突陣,斬賊主郭康兒。賊衆大潰。敕徵赴都,除直後。自是賊復鳩集,北連蠡升,南通絳蜀,兇徒轉盛,復以慶孫爲别將,從軹關入討。至齊子嶺東,賊帥范多、范安族等率衆拒,慶孫與賊戰,斬多首,乃深入二百餘里,至陽胡城。

賀拔岳，孝莊時爲衛將軍，討万俟醜奴于關中。醜奴自率大衆圍岐州，遣行臺尉遲菩薩等向武功南渡渭水，爾朱天光遣岳率騎赴之，岳身先士卒，擊之，退走。

賈智，爲都督，隸太宰上黨王天穆征邢杲，臨陣流矢中胸，仍戰不已。

源延伯，爲統軍。隨叔父子恭西討，戰必先鋒。子恭見其年幼，嘗訶制之，而不能禁。源子雍在夏州，表乞兵援。孝莊詔延伯率羽林一千人赴之，城闘野戰，武勇冠三軍。後遷龍驤將軍，率領義衆還，赴子雍，共平黑城。在鼹橐橋戰，先鋒陷陣，身擒維摩。及至白水，首摧阿非。隨子雍至都，進爵浮陽伯，增封百戶。

爾朱兆，孝閔時爲柱國大將軍。兆果於戰闘，每有征伐，常居鋒首。當時諸將伏其材力。

長孫子彦，西魏出帝時爲中軍大都督。子彦嘗少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陰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爲踰於關羽。

北齊彭樂爲汨陽郡公、肆州刺史。從高祖西討，與周文相拒。神武欲緩持之，樂氣奮請決戰，曰："我衆賊少，百人取一羌，不可共也。"神武從之，樂因醉入深，被刺腸出，內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數創，軍勢遂挫，不利而還。神武每追論以戒之。

段韶，爲親信都督。韓陵之戰，韶督率所部先鋒陷陣。後從高祖禦周文帝於邙山。高祖身在行間，爲西魏將賀拔勝所識，率鋭來逼。韶從傍馳馬，引弓反射一箭，斃其前驅，追騎懾憚，莫敢前者。西軍退，賜馬并金。

斛律光，字明月，金之子也。少工騎射，以武藝知名。魏末從金征周文帝長史莫者暉[11]。時在行間，光馳馬射中之，因擒於陣。光時年十七，高祖嘉之，即擢爲都督。

薛孤延，爲車騎將軍。從高祖西伐，至蒲津。竇泰於河南失利，高祖班師，延殿後，且戰且行。一日斫折刀十五口，還轉梁州刺史。高祖嘗閲馬於北牧[12]，道逢暴雨，大雷震地，前有浮圖一所，高祖令延視之。延乃馳馬按矟直前，未至四十步，震火燒面，延喝殺繞浮圖走[13]，火遂滅。延還，鬚眉及馬尾鬃皆燋。高祖嘆曰："薛孤延乃能與霹靂闘。"其勇決如此。

堯雄，爲二豫楊鄖四州都督。梁司州刺史陳慶之率衆逼州城，雄出與戰，所向披靡，身被二創，壯氣益厲。

慕容紹宗，爲徐州刺史。侯景叛，紹宗與大都督高岳討之，諸將持疑，無肯先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而大捷，景遂奔遁。

高昂，魏孝莊時在鄉里陰養壯士。爾朱榮執送於晉陽，禁於馳牛署。後榮死，孝莊即引見勞勉之。時爾朱世隆還逼宮闕，孝莊親臨大夏門，指麾處分，昂既免縲紲，被甲橫戈，志凌勍敵，乃與其從子長命等推鋒徑進，所向披靡。帝及觀者莫不壯之，即除直閣將軍，尋值京師不守，乃據信都起義。殷州刺史爾朱羽生潛軍來襲，奄至城下。昂不暇擐甲，將十餘騎馳之，羽生退走，人情遂定。至東魏孝靜初，轉司徒。時高祖方有事

關隴。以昂爲西南道大都督,徑趣商洛,山道峻隘,爲寇守險。昂轉鬬而進,莫有當其鋒者,遂剋上洛,獲西魏洛州刺史泉企并將帥數十人。

綦連猛,爲開府。時突厥侵逼晉陽,敕猛將三百騎覘賊遠近,行至城北十五里遇賊。前鋒以敵衆多,遂漸退避。時賊中有一驍將超出來問,猛遙見之,即亦挺身獨出,與其相對,俯仰之間,刺賊落馬,因即斬之。

皮景和,爲親信副都督。魏武定三年征步落稽。世宗疑賊有伏兵,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中,值賊百餘人,便共格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而倒。後從襲庫莫奚,加左右大都督。又從度黄龍[14],征契丹[15],定稽胡。尋從討茹茹主奄羅辰於陘北,又從平茹茹餘燼。景和趫捷,有武用,每有戰功。

楊愔,爲高祖行臺右丞。韓陵之戰,愔每陷陣先登,朋僚咸共怪嘆,曰:"楊氏儒生,今遂爲武士。仁者必勇,定非虚論。"

後周賀拔勝,魏孝莊時爲太師,從太祖戰於邙山。時太祖見齊神武旗皷識之,乃募勇三千配勝以犯其軍。勝與齊神武相遇,因字呼之曰:"六渾賀拔,破胡必殺汝也。"時募士皆用短兵接戰,持矟追齊神武數里,刃垂及之。會勝馬爲流矢所中死[16],比副騎至,齊神武已逸去,勝嘆曰:"今日之事,吾不執弓矢者,天也。"太祖每云:"諸將對敵,神色皆動。唯賀拔公臨陣如平常,眞大勇也。"

李弼,初爲魏爾朱天光别將。從天光西討,破万侯醜奴,弼常先鋒陷陣,所向披靡,賊咸畏之,皆曰:"莫當李將軍。"後爲秦州刺史,從太祖平弘農,與齊神武戰於沙苑,而左軍將爲敵所乘。弼將步騎身先士卒,横截之分賊爲二,遂大破之。拜特進。又從太祖與齊戰於河橋。弼深入陷陣,身被七創,遂爲所獲。弼陽殭絶於地。守者稍解,睥睨傍有馬,因躍上,西馳得免。

李標,爲太祖帳内都督。標長不盈五尺,性果決,有膽氣。從復弘農,破沙苑。標跨馬運矛,衝堅陷陣,隱身鞍甲之中,敵人見之皆曰:"避此小兒。"太祖初亦聞標驍悍,未見其能。至是方嗟嘆之,謂標曰:"但使膽決如卿,何必要須八尺之軀也。"

賀若敦,爲都督。嘗從太祖校獵於甘泉宫,時圍人不齊,獸多逃逸,太祖大怒,人皆股戰。圍内唯有一鹿俄亦突圍而走,敦躍馬馳之。鹿上東山,敦棄馬步逐至山半,便掣之而下。太祖大悦,諸將因得免責。

劉亮,以都督從賀拔岳西征,常先鋒陷陣。

若干惠,爲右衛將軍。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惠每先登陷陣。

蔡祐,爲平東將軍。從太祖戰於河橋。祐下馬步鬬,手殺數人。左右勸乘馬以備急卒,祐怒之曰:"丞相養我如子,今日豈以性命爲念?"遂率左右十餘人齊聲大呼,殺傷甚多。敵以其無繼,遂圍之十餘重。謂祐曰:"觀君似是勇士,但拖甲來降,豈慮無富貴邪?"祐駡之曰:"死卒,吾今取汝頭,自當封公,何假賊之官號也?"乃彎弓持滿,四面

拒之，東魏人弗敢逼。乃募厚甲長刀者直進取祐，去祐可三十步左右，勸射之。祐曰："吾曹性命在一矢耳，豈虚發哉?"敵人漸進，可十步，祐乃射之，正中其面，應弦而倒，便以矟刺殺之。因比戰數合，惟矢中一人，敵乃稍卻。祐徐引退，又爲京兆郡守。東魏豫州刺史高仲密舉州來附，太祖率軍援之，與齊神武遇戰於邙山，祐時着明光鐵鎧，所向無前，敵人咸曰："是鐵猛獸也。"皆遽避之。

辛威，爲寧遠將軍。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並先鋒陷陣，勇冠一時。

庫狄昌，爲衛將軍。從太祖破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昌皆先登陷陣。

裴果，魏初爲陽平郡丞。孝莊永安末，盜賊烽起，果從軍征討，乘黄驄馬，衣青袍，每戰先登陷陣，時人號爲"黄驄年少"。至西魏文帝時，從戰河橋，解玉壁圍，摧鋒奮擊，所向披靡。大統九年，又從戰邙山，於文帝前挺身陷陣，擒東魏都督賀婁爲邏蘭，勇冠當時，衆人莫不嘆服。以此文帝愈親待之，補帳内都督。又從大將軍尉遲迥伐蜀，果率所部爲前軍，開劍閣，破季慶堡，降楊乾運，皆有功。

陸通，初爲西魏文帝大都督。大統九年，高仲密以地來附，通從若干惠戰於邙山，衆軍皆退，唯惠與通率所部力戰，至夜中乃陰引還，敵亦不敢逼。

韋祐，字法保，爲河南尹。時李延孫被害，祐乃率所部據延孫舊柵，頻與敵人交戰。每身先士卒，單馬陷陣，是以戰必被傷。嘗至關南，與東魏人戰，流矢中頸從口中出，當時氣絶，輿至營，久之乃蘇。

獨孤信，爲别將。從征韓婁信，匹馬挑戰，擒賊漁陽王袁肆周[17]。

周田弘，爲驃騎大將軍。每臨陣摧鋒。直前，身被一百餘箭，破骨者九，馬被十矟，朝廷壯之。

權景宣，爲祠部郎中。曉兵權，有智略，從太祖拔弘農，破沙苑，皆先登陷陣。

王熊，爲驃騎大將軍。鎮華州。嘗脩月城，未畢，梯在外。齊神武遣韓軌、司馬子從如河東，宵濟襲熊，熊不之覺。比曉，軌衆以乘梯入城，熊尚卧未起，聞閣外洶洶有聲，便袒身露結徒跣，持一白挺，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之。軌衆遂投城遁走。

王思政，爲驃騎大將軍。募精兵從獨孤信取洛陽，仍共信鎮之。及河橋之戰，思政下馬，用長矟左右横擊，一擊踣數人。時陷陣既深，從者死盡，思政被重創，悶絶。會日暮，敵亦收軍。思政久經軍旅，每戰唯着破弊甲，敵人疑非將帥，故免。

侯莫陳崇，爲建威將軍。隨賀拔岳入關，破万俟醜奴。崇與輕騎逐北，至涇州長坑及之，賊未成列，崇單騎入賊中，於馬上生擒醜奴。於是大呼，衆悉披靡，莫敢當之。後騎集，遂大破之。岳以醜奴所乘馬及寶劍賞之。

校勘記

[1]千,原作"于",據《南齊書·王廣之傳》改。

[2]王宜興,原作"王宜",據《南史·王宜興傳》補。

[3]宜興,原作"宜",據《南史·王宜興傳》補。

[4]馬仙琕,原缺"馬",據《南史·馬仙琕傳》補。

[5]明,原脱,據《陳書·蕭摩訶傳》補。

[6]仆,原作"赴",據《南史·蕭摩訶傳》改。

[7]與齊人大戰,原脱"戰"字,據《南史·蕭摩訶傳》補。

[8]訥,原缺,據《陳書·蕭摩訶傳》補。

[9]驍勇,原作"驍軍",據《陳書·魯廣達傳》改。

[10]南面,原作"面南",據《魏書·宇文福傳》改。

[11]莫者暉,原作"莫暉者",據點校本《北史·斛律光傳》校勘記[二六]乙。

[12]高祖,原脱"祖"字,據《四庫全書》本及《北齊書·薛延孤傳》改。北牧,原脱"北"字,據《四庫全書》本及《北齊書·薛延孤傳》改。

[13]喝,原作"唱",據《四庫全書》本及《北齊書·薛延孤傳》改。

[14]度,原作"廣",據《北齊書·皮景和傳》改。

[15]征契丹,原作"張契舟",據《北齊書·皮景和傳》改。

[16]所,原脱,據《周書·賀拔勝傳》補。

[17]衰,原作"表",據《周書·獨孤信傳》改。

[watermark seal]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九十五(下)

將帥部(五十六)

勇敢第二(下)

後周李遷哲,爲驃騎大將軍。與田弘同討信州,遷哲每率驍勇爲前鋒,所有攻戰,無不身先士卒。後爲信州都督。時蠻酋蒲微爲鄰州刺史,舉兵反,遷哲將討之。諸將以途路阻遠,並不欲行,遷哲怒曰:"蒲微,蕞爾之賊。勢何能爲?擒獲之略已在吾度中矣。諸君見此小賊,便有憚心。後遇大敵,將何以戰?"遂率兵七千進擊,拔其五城,虜獲三千餘口。

柳檜,字季華,爲防城都督。從太祖戰於河橋,先昇有功。

王雅,有膽勇,善騎射。太祖召入軍,除都督。東魏將竇泰入寇,雅從太祖擒之於潼關。沙苑之戰,雅謂所部曰:"彼軍殆有百萬,今我不滿萬人,以常理論之,實難與敵。但相公神武,命世股肱。王室以順討逆,豈計衆寡?丈夫若不以此時破賊,何用生爲?"乃擐甲步戰,所向披靡。太祖壯之。又從戰邙山,時大軍不利,爲敵所乘,諸將皆引退,雅獨迴騎拒之。敵人見其無繼,步騎競進,左右奮擊,頻斬九級。敵衆稍卻,雅乃還軍。太祖嘆曰:"王雅舉身悉是膽也!"

王雄,爲柱國大將軍。從晋公護東征,至邙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接戰。雄馳殺三人,明月退走。雄追之,明月左右皆散失。又進,唯餘一奴一矢存焉。雄按矟不及明月者丈餘。

韓雄,爲中州刺史,都督忠徐虞洛四州諸軍事。雄久在邊,具知敵人虛實。每率衆深入,不避艱難,前後經四十五戰。雖時有勝負,而雄志氣益壯,東魏深憚之。

王勇,爲寧朔將軍。初從擒竇泰,復弘農,戰沙苑,氣蓋衆軍,所當必破。太祖嘆其勇敢,拜鎮南將軍,後加通直散騎常侍,兼太子武衛率。邙山之戰,勇率敢死之士三百人,並執短兵,大呼直進,出入衝擊,殺傷甚多。敵人無敢當者。是役也,大軍不利,唯勇及王文達、耿令貴三人力戰,皆有殊功。

王傑,本名文達。初,魏孝武賜爵都昌縣子。太祖奇其才,擢授揚烈將軍、羽林監,尋加都督。帝謂諸將曰:"王文達,萬人敵也。但恐勇決大過耳。"復潼關,破沙苑,爭河橋,戰邙山,皆以勇敢聞。親待日隆,賞賜加於倫等。

高琳,爲衛將軍。從擒莫多婁貸文,仍戰河橋,琳先驅後擊,勇冠諸將。太祖嘉之,謂之曰:"公即我之韓白也。"齊將東方老來寇,琳率衆禦之,老持其勇健,直前趣琳,短兵接琳,琳擊之。老中數創,乃退。謂其左右曰:"吾經陣多矣,未見如此健兒。"

耿豪本名令史,爲征虜將軍。從太祖擒竇泰、復弘農,豪先鋒陷陣,加前將軍。沙苑之戰,豪殺傷甚多,血染甲裳盡赤。太祖見之,嘆曰:"令史武猛,所向無前,觀其甲裳,足以爲驗。不須更論級數也。"後從太祖戰於邙山,豪謂部曰:"大丈夫見賊須右手拔刀,左手把矟直砍,愼莫皺眉畏死。"遂大呼,獨入敵人,鋒刃亂下。當時咸謂豪歿。俄然奮刃而還,戰數合。當豪前者,死傷相繼。

楊忠,爲安西將軍。東魏荆州刺史辛纂據穰城,忠從獨孤信討之。信令忠爲前驅,馳至其城門,叱門者曰:"今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門者散退。忠與都督康洛即乘城而入,彎弓大呼,纂兵莫敢禦,遂斬纂以徇,城中懾伏。太祖召居帳下。嘗從太祖於龍州,忠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臺謂猛獸爲揜于,因以字之。又從太祖擒竇泰,破沙苑,遷征西將軍。河橋之役,忠與壯士五人力戰守橋,敵人遂不進。邙山之戰,又先登陷陣,除侍中、驃騎大將軍。魏恭帝初,行同州事。于謹之伐江陵,忠爲前軍,梁人束刃於象鼻以戰,忠射之,三象反走。及江陵平,孝閔踐阼,入爲宗伯。及司馬消難降,忠與杜國達奚武投之,於是兵卒騎士五千,各兼馬一匹,從間道馳入齊境。前後遣三使報消難而皆不反。命去北豫州三十里[1]。武疑有變,欲還,忠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四面峭絶,徒聞擊柝[2]。忠侯門開而入,乃馳召武。時鎮城伏敬遠勒甲士三千據東陣,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寶。以消難先歸,忠以二千騎爲殿,到洛南皆解鞍而卧。齊衆來追,不敢逼。武嘆曰:"達奚武自言是天下健兒,今日服矣。"

楊纂,爲征南將軍大都督[3]。從文帝解洛陽圍,經河橋邙山之戰,纂每先登,軍中咸推其勇敢。

楊紹,爲驍衛將軍、鄜城太守。時稽胡恃衆與險,屢爲抄竊。紹率群兵從侯莫陳崇討之,馳馬先登,破之於默泉之上。後爲輔國將軍,從杜國、燕國公于謹圍江陵,紹爲流矢中面,而力戰不衰。

元定,魏孝武時爲前將軍,從擒竇泰,復弘農,破沙苑,戰河橋,定皆先鋒,當其前者無不披靡。以邙山之役,敵人如堵,定奮矟衝之,殺傷甚衆。

宇文貴,字永貴。賀拔陵作亂,圍夏州刺史源子雍。嬰城固守,以貴爲統軍,前後數十戰,軍中咸服其敢勇。貴每縋而出戰,賊莫當其鋒。

梁臺,爲大將軍,圍洛陽久而不拔,齊騎奄至。齊公憲率兵禦之,乃有數人爲敵所執,已去陣三百餘步。臺望見之,憤怒,單馬突入,射殺兩人。敵皆披靡,執者遂得還。公憲每嘆曰:"梁臺果毅膽決,不可及也。"後爲鄜州刺史,年過六十猶能披甲跨馬,足

不躡鐙，馳射戈獵，矢不虚發。

鄭偉，爲北徐州刺史。從戰河橋，及解王壁圍，偉嘗先鋒陷陣。

宇文慶，爲驃騎大將軍。從高祖攻河陰，先登攀堞，與賊短兵接戰。良久，中石廼墜絶，而後蘇。帝勞之曰："卿之餘勇，可以賈人也。"

樊叔略，爲驃騎大將軍。從高祖伐齊，叔略部卒精鋭，每戰身先士卒。

隋段文振少有膂力，膽氣過人，初爲周宇文護親信，知其幹用，擢爲中外府兵曹。後從武帝攻齊海昌王尉相貴於晉州，其亞將侯子欽、崔景嵩爲內應。文振扞槊登城，與崔仲方等數十人先登，文振隨景嵩至相貴所，拔佩刀劫之，相貴不敢動，城遂下。

宇文㢸，初爲周內都上士。時武帝方計大舉伐齊[4]，㢸於是募三輔俠少年數百人以爲別隊，從帝攻拔晉州。身被三創，苦戰不息，帝奇而壯之。後遷南司州刺史。後司馬消難之奔陳也，㢸追之不及，遇陳將樊毅，戰於漳口。自旦及午，三戰三捷，虜獲三千，除黄州刺史。

宇文慶，深沉有器局。在周以應募從征，有功，授都督。衛王直之鎮南山也，引爲左右。慶善射，有膽氣，好格猛獸，直甚壯之。

史萬歲，仕周爲開府儀同三司。從梁士彦擊尉遲迥於相州。及與迥軍相遇，每戰先登。鄴城之陣，官軍稍卻，萬歲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破之。"於是馳馬奮擊，殺數十人。衆亦齊力，官軍乃振。于是坐事除名。竇榮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效。榮定數聞其名，見而大悦，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今殺之。但當各遣一將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去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

張定和，爲驃騎將軍，從上柱國李充擊突厥。先登陷陣，虜刺之中頸，定和以草塞瘡而戰，神氣自若，虜遂敗走。高祖聞而壯之，遣使者齎藥馳詣定和所，勞問之。

周羅睺，爲開遠將軍，從大都督吴明徹與齊師戰於江陽，爲流矢中其左目。齊圍明徹於宿預也，諸將相顧，莫有鬬心。羅睺躍馬突進，莫不披靡。太僕卿蕭摩訶因而副之，斬獲不可勝計。進師徐州，與周將梁士彦戰於彭城，摩訶臨陣墮馬，羅睺進救，拔摩訶於重圍之內，勇冠三軍。

魚俱羅，疊州總管。以母憂去職，還至扶風。楊素率兵將出靈州道擊突厥，路逢俱羅，大悦。遂奏與同行[5]。及遇賊，俱羅與數騎奔擊，瞋目大呼，所當皆靡，出左入右，往返若飛。以功進位柱國，拜豐州總管。

達奚長儒，爲使持節、撫軍將軍，通直散騎常侍。平蜀之役，常爲先鋒攻城野戰，所當必破之，累遷大將軍。開皇二年，突厥沙鉢略可汗并弟葉護及潘那可汗衆十餘萬寇掠而南。詔以長儒爲行軍總管，率衆二千擊之[6]。遇於周槃，衆寡不敵，軍中大懼。長儒慷慨，神色愈烈，爲虜所衝突，散而復聚，且戰且行，轉鬭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

毆之，手皆見骨，殺傷萬計，虜氣稍奪，於是解去。長儒身被五創，通中者二，其戰士死傷者十有八九。突厥本欲大掠秦隴，既逢長儒，兵皆力戰，虜意大沮，明日於戰處焚尸，慟哭而去。

裴仁基，少驍勇，便弓馬。開皇初，爲親衛。平陳之役，先登陷陣。

陳永貴，隴右胡人。本姓白氏，以勇烈知名。高祖甚親愛之，數以行軍總管鎮邊，每戰必單騎陷陣。

斛斯萬善，爲武賁郎將。突厥始畢之圍鴈門也，萬善奮擊之，所向皆破。每賊至，必出當其鋒。

賀若誼，開皇中爲涇州刺史。時突厥屢爲邊患，朝廷以誼素有威名，拜靈州刺史，進位柱國。誼時年老而筋骨不衰，猶能重鎧上馬，爲北狄所憚。

楊素，仕周爲車騎大將軍。從齊王憲拔晉州，憲屯兵鷄棲原，齊主以大軍至，憲懼而宵遁，爲齊兵所躡，衆多敗散。素與驍將十餘人盡力死戰，憲僅而獲免。至高祖開皇十八年，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出討突厥。先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戎車步騎相參，舁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之曰："此乃自固之道，非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突厥達頭可汗聞之大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達頭被重創而遁，殺傷不可勝計，羣虜號哭而去。

韓洪，字叔明，擒虎季弟。平陳之役，授行軍總管。及陳平，晉王大獵於蔣山，有猛獸在圍中，衆皆懼，洪馳馬射之，應弦而倒。陳氏諸將列觀於側，莫不嘆伏焉。

元壽，左僕射楊素爲行軍元帥[7]，壽爲長史。壽每遇賊，爲士卒先登。

錢拔，爲車騎將軍，從楊素北征突厥，加上開府。煬帝即位，漢王諒反於并州，又從楊素擊之，每戰先登。

楊義臣，爲太僕卿。時征遼東，以將軍詣肅愼道，至鴨綠水，與乙支文德戰[8]，每爲先鋒，一日七捷。

楊屯，大業中應募擊高麗，力戰於遼東，見稱勇敢。宇文述之敗也，煬帝夜焚攻具，詰朝遁還，恐爲高麗所躡。選壯士殿後，以捍禦之。及將度遼而高麗追至，屯先登力戰，其功居最。

閻毗，領武賁郎將，典宿衛。煬帝軍圍遼東城，令毗詣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矢中所乘馬，毗顏色不變，辭氣抑揚，事卒而去。

校勘記

[1]三十里，原作"三千里"，據《周書·楊忠傳》改。

[2]柝，原作"拆"，據《周書·楊忠傳》改。

[3]將，原脱，據《周書·楊纂傳》補。

[4]方，原作“時”，據《四庫全書》本改。

[5]同行，原作“周行”，據《隋書·魚俱羅傳》改。

[6]擊，原作“繫”，據《隋書·達奚長孺傳》改。

[7]原闕“左僕射楊素”五字，據《隋書·元壽傳》補。

[8]支，原作“友”，據《隋書·楊義臣傳》改。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九十六

將帥部（五十七）

勇敢第三

唐張瑾，初仕隋世，歷職顯貴。煬帝被圍于鴈門也，瑾以驍果出城擊戰，一日九捷。煬帝登城望之，大悦，賜物二千段，拜右翊衛大將軍。

田留安，性驍武，善戰。隋末以校尉從通守張須陀討捕山賊，以膽氣知名。

秦叔寶，初爲隋將來護兒帳內。及盜起，從通守張須陀擊盧明月於下邳。賊連營十餘萬，須陀所部纔萬人，力勢不敵。去賊六十里立柵，相持經十餘日，糧盡將退，謂諸將士曰[1]："賊見兵卻，必輕來追我。其兵若出[2]，營內即虛，以千人襲營，可大利。此誠危險，誰能去者？"人皆莫對，惟叔寶與士信皆曰願行。于是須陀委而遁，使二人分領千兵潛伏草莽。既而明月悉兵追之。叔寶、士信馳至其柵，柵門閉不得入。二人超昇其樓拔幟，各殺數人，營中亂。叔寶斬關以納外兵，因散縱火焚其三十餘柵，煙焰張天，明月奔還。須陀卻逐之，大破賊衆。後降高祖，高祖令事秦府，拜馬軍總管，從擊王世充，每爲先鋒，拒竇建德于武牢也，叔寶以精騎十數陷其陣焉。太宗每大陣望，賊中驍將鋭士，炫躍人馬，出入來去者，意頗怒之，輒命叔寶往取焉。叔寶應命躍馬負鎗而進，必刺之萬衆之中，人馬俱倒。太宗因以是重之。叔寶亦以此頗自矜尚。貞觀以後，常多疾出血[3]，每血出數升[4]，謂人曰："吾少長戎馬，所經二百餘陣，屢中重瘡[5]，計吾前後出血亦數斛，何能不病乎[6]？"

段志玄，隋大業末隨父在太原，因蒙太宗引接[7]。義兵起，志玄召募得千餘人，授軍頭，從屯霍邑。隋將宋老生率萬餘人拒戰，志玄從太宗擊殺二千餘人，老生大敗。又從劉文靜捍屈突通於潼關。文靜爲通步將桑顯和所襲，軍營已潰，志玄率二十騎往，攻殺數十人而還，爲流矢所中，忍而不言。又將兩騎更入賊陣，入而後出者再三。顯和軍振，擊遂破之。前後以軍功累遷左光祿大夫，封武安郡公。後從討王世充，深入陷陣，馬倒，爲賊所擒。兩騎挾持其髻，志玄踴其身奮，二人俱墮馬，于是奪其馬伏馳歸，追者數百騎，不敢逼。王世充平，轉右二護軍。

王君廓，爲右領軍。高祖謂侍臣曰："吾聞相如叱秦皇，目皆出血。君廓往擊竇建德，將出戰[8]，徐勣過之，君廓發奮大呼，目及鼻耳，一時流血，此之壯氣，何謝古人！"

闞稜，武德中爲越州都督。容貌魁岸，勇而多力。每臨陣，手持大刀長一丈，一舉輒死數人，前無當者。

梁禮，爲上郡太守、行軍副總管。拒梁師都，頻有戰功，稱爲勇敢。

尉遲敬德，初爲秦府統軍。從獵於榆窠，王世充出步騎數萬來戰。賊將單雄信恃其驍悍，領騎直入，以趣太宗。敬德乃躍馬大呼，横刺雄信，中之，賊徒稍卻。敬德翼太宗以出圍。又從擊竇建德于棚渚[9]，太宗與之挑戰，乃先伏李勣、程知節[10]、秦叔寶等諸軍。太宗持弓矢，令敬德執矟，造建德壘下，大呼致師。建德營中大擾，出兵數千騎。太宗逡巡漸卻，敬德爲殿，引賊以入伏中[11]。於是李勣等縱兵奮擊，大破。其後王世充兄子僞代王琬使于建德軍中，乘隋主所御駿馬，鎧甲鮮華，出于軍前，太宗眄之曰："彼之所乘，眞良馬也。"敬德曰："請往取之。"因與高甑生、梁建方三騎直入賊軍擒琬[12]，引其頸[13]，持其肘以歸，賊衆無敢當者。

程知節，少曉習，善用馬矟，爲秦府左三統軍。破宋金剛，擒竇建德，降王世充。並領左一馬軍總管，每陣先登，以功封宿國公。

李君羡[14]，武安人也，少以勇氣聞。太宗在籓[15]，引爲左右，從破宋金剛于介休，單騎先入，無敢當其鋒者。又從破竇建德於汜水，加授秦王府右三統軍。劉黑闥反于洺州，從往征之，所至未嘗不先登陷陣[16]。

丘行恭，善騎射，勇敢絕倫，爲光祿大夫。從太宗討王世充，會戰于邙山之上。太宗欲知其虛實強弱，乃與十騎衝之，直出其後，衆皆披靡，莫敢當其鋒，所殺傷甚衆。既而限以長堤，與諸騎相失[17]，唯行恭獨從。尋有勁騎數人追及太宗，矢中御馬。行恭乃迴騎射之，發無不中，餘賊不敢復前。然後下馬拔箭[18]，以其所乘馬進太宗。行恭于御馬前步，執長刀巨躍大呼，斬數人，突陣而出，得入大軍。貞觀中，有詔刻石爲人馬以象行恭拔箭之狀，立於昭陵闕前。

牛進達，初爲秦王府左一軍馬總管[19]，從擊王世充，率騎直攻其軍，殺十餘人[20]。流矢貫目，勇氣彌厲，戰罷始令拔箭。又吐谷渾反，以進達爲鄯善行軍副總管，常爲前鋒深入，歷海島[21]，經犁山，窮于河源，爰至雪山，建于黑党項，摧鋒接戰，身先士卒，俘馘甚衆。

薛萬徹，爲統軍。李靖之擊吐谷渾也，請萬徹同行。及至賊境，萬徹與諸將各率百餘騎先行，率與虜數千騎相遇。萬徹單騎馳擊之，虜無敢當者，還謂諸將曰："賊易與耳。"躍馬復進，諸將隨之，斬數千級，人馬浴血，勇冠三軍。

蘇定方，爲正道府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于磧口[22]。靖使定方率二百騎爲前鋒，乘霧而行，去賊一里許，忽然霧歇，望見其牙帳，馳掩。

薛萬均，爲殿中少監。貞觀初，柴紹之擊梁師都也，以萬均爲副，未至朔方數十里，突厥四面而至，官軍稍卻。萬均與弟萬徹横出，擊其驍勇。虜陣亂，因而乘之，殺傷被

野。鼓行而進,遂圍師都,突厥不敢來援。萬均後爲屯衛大將軍。侯君集之擊高昌也,以萬均爲副,進逼交河城。君集召麴智盛喻以利害,城中堅守,萬均怒,麾軍疾進,智盛懼而遂降。

阿史那社爾,爲右衛大將軍[23],檢校北門左屯營。太宗征高麗,駐蹕之陣,領屯衛飛騎及長上宿衛之兵[24],奮不顧命,所向無前。頻遭流矢,拔而又進,其所部兵士人百其勇。

楊弘禮,隋尚書令。越公素弟之子也。太宗以弘禮有文武才,擢爲兵部侍郎,專典兵機之務。太宗征遼,弘禮入參謀議,出則統衆攻戰。駐蹕之陣,領馬步二十四軍,出其不意以擊之,所向摧破。太宗自山下見弘禮所統之衆人皆盡力,殺獲居多,甚壯之。謂許敬宗等曰[25]:"越公兒郎,故有家風矣。"

王文度,爲征遼副總管。至卑沙城,其城四面懸絶,唯西門有攻取之勢,亞將程名振督軍夜襲之[26],文度先登,士卒繼進,城中潰散,遂拔其城。

馬文舉,爲果毅都尉。太宗征遼,新城國內二城步騎四萬來援遼東。江夏王道宗率行軍總管張君乂騎四千逆擊之[27],及與賊遇,衆寡勢懸,士皆色動。文舉自指其身,言于道宗曰:"此壯士也,不逢勍寇,安能識健兒哉。"道宗目而壯之,文舉遂策馬突進,所當皆斃,衆心始安。

契苾何力,爲左領軍將軍。時太宗征遼,李勣攻白巖城,烏骨城遣兵萬餘爲之聲援。何力以勍騎八百遇而合戰[28],何力挺身陷陣,被槊中腰,爲賊所害,尙輦奉御。薛萬畢馬而進殺數騎,拔何力于群賊中,與之俱出。何力氣益憤[29],束瘡而戰,騎士齊奮賊乃退。何力逐之,轉鬬數十里,斬首千餘級。

薛仁貴,絳州龍門人也。太宗征遼東,仁貴應募從行。及大軍攻安市城,高麗莫離支遣將高延壽、高惠眞率兵一十五萬來拒戰,依山結營。太宗分命諸將擊之,仁貴自恃驍勇,欲立奇功,乃易其服色,著白衣,握戟,腰鞬張弓,大呼先入,所向披靡,大軍乘之,賊乃大潰。高宗顯慶中,爲右領軍郎將,與梁建方、契苾何力于遼東,共高麗大將溫沙門戰于横山。仁貴匹馬先入,莫不應弦而倒。高麗有善射者于石城下射殺十餘人,仁貴單馬直往衝之,其賊弓矢俱失,手不能舉,便生擒之。

黑齒常之,爲左領軍員外將軍。高宗儀鳳中,吐蕃入寇,從河西道大總管李敬玄拒之。總管劉審禮沒于陣。敬玄欲抽軍,卻阻泥溝,而計無所出。常之夜率敢死五百人進砍賊營[30],吐蕃大將跋地設軍宵遁。

薛訥,仁貴子也,爲朔方軍大總管,沉訥寡言,臨大敵而益壯。

王忠嗣,爲左威衛將軍,專知河西兵馬[31]。會吐蕃大下,晨壓官軍,衆寡不敵。師人皆懼焉。忠嗣乃以所部策馬而前左右馳突[32],當者無不辟易,既出復合,殺數百人。賊衆亂,遂三翼而擊之,吐蕃大敗。

王難德，爲騎將。天寶元年，吐蕃大寇河源，難德爲軍鋒。賀普有子曰瑯支都，恃其趫悍，乘諸眞馬、寶鈿鞍，軍前來較鬬者，難德揚鎗突往刺殺之，斬其首，以馬歸，虜衆無敢追者。軍使以聞[33]，玄宗召至御殿問之，因令馳突作殺瑯支都狀。上大壯之，衣以錦袍，令引遍視都人[34]，拜左金吾衛郎將。後安祿山薦一騎將，曰："此人不減隴右難德。"其有聲如此。難德至德元年爲試衛尉卿，至鳳翔爲都知兵馬，兼興平軍等使。嘗有裨將靳元曜，當合戰墜馬呼難德，難德俯馬馳救之。賊射難德，中眉臉穿，披下障目。難德乃拔去箭，并皮掣棄，勇冠其軍。繇是衆多附之。

王方翼，爲安西都護，大破突厥之衆，而三姓咽麪悉發衆與車薄合勢以拒[35]。方翼屯兵熱海，與賊連戰，流矢貫臂，徐以佩刀截之，左右莫有覺者。

哥舒翰，年四十慨然仗劍爲河西節度。王忠嗣使翰别將討吐蕃。其後吐蕃大寇邊，翰拒之于苦海。吐蕃之衆三道從山相續而下，翰持半段鎗當其鋒逆擊之，無不摧靡。又擊其次軍，復走之。又擊其後軍，皆大破，由是知名。翰嘗逐馬驚墜于河，立于水中，吐蕃三人擬鎗方刺之，翰大叫，賊驚駭俱廢，失鎗而走。救騎至，賊便解散。翰有家臣曰左車，年十五，每隨翰出陣[36]。翰使鎗追賊及，以鎗搭其肩而遏之，賊驚顧，翰從而刺其喉，皆剔高三五丈而墜。左車輒下馬斬其首[37]，率以爲常。

李嗣業，初爲中郎將。玄宗天寶七年，安西都知兵馬使高仙芝奉詔總軍[38]，專征勃律，選嗣業與郎將田珍爲左右陌刀將。于時吐蕃取十萬衆于婆勒城，據山因水，塹斷崖谷，編木爲城。仙芝夜引軍渡信圖河[39]，奄至城下，仙芝謂嗣業與田珍曰："不午時，須破此賊。"嗣業引步軍持長刀亂上山，山頭抛礧蔽空而下。嗣業獨引一旗于絶險處先登，諸將因之齊上。賊不虞漢軍暴至，大潰，塡溪谷投水溺死僅十八九。遂長驅至勃律城，擒勃律王、吐蕃公主。後安祿山反，嗣業自安西赴難，與郭子儀、僕固懷恩等常犄角爲先鋒將。嗣業每持大棒衝擊，賊衆披靡，所向無前。香積之戰，賊將安守忠、李歸仁悉以前軍來逼[40]，我師殆亂。嗣業謂子儀曰："今日之事，若不以身啖寇讎，決戰取勝，三軍之士無孑遺矣。"言訖，乃仗長刀立于陣前，解衣袒而大呼，手殺數十人。陣容方駐，繇是前軍之士皆執長刀如牆而進，所向摧靡。陜西之陣，王師小卻。嗣業旁南山，領蕃兵數百横截擊之，應手奔潰。安慶緒北奔，因收河洛，並復與九節度同圍相州。是時築堤引漳水灌城，經月餘城不拔，師老，其將各圖其全，人無鬬志。嗣業獨被堅衝突，親當矢石，爲流矢所中。數日，瘡欲愈，于帳下忽聞城下金鼓聲作。聞之，知戰。因大噉，瘡中血出數升流注于地，遂卒。至今稱爲驍將。

郝廷玉者，驍勇善格鬬。事太尉李光弼爲帳中愛將。乾元中，史思明再陷洛陽，光弼拔東都之師，保河陽。時三城壁壘不完，芻糧不支旬日，賊將安大淸等率軍數萬四面急攻[41]。光弼懼賊勢西犯河潼[42]，極力保孟津，以掎其後。晝夜嬰城，血戰不解，將士夷傷。光弼召諸將訊之曰："賊黨何面難抗[43]？"或對曰："西北隅最爲勍敵。"廼急召廷

玉謂之曰:“兇渠攻西北者難奈,爾爲我決勝而還。”辭曰:“廷玉所領步卒也,願得騎軍五百。”光弼以精騎三百授之。光弼法令嚴峻,是日戰不利而還者,不解甲斬之。廷玉奮命先登,流矢雨集,馬傷不能軍而退。光弼登堞見之,駭然曰:“廷玉奔還,吾事敗矣。”促令左右取廷玉首來,廷玉見使者曰:“馬中毒箭,非敗也。”光弼命易馬而復徑騎衝賊陣。馳突數四[44],俄而賊黨大敗于河壖,廷玉擒賊將徐黄而還。繇是賊解中潬之圍,信宿走去。

白孝德,安西胡人,驍悍有膽力。肅宗乾元中,事李光弼爲裨偏。史思明攻河陽,使驍將劉龍仙率鐵騎五千臨城挑戰。龍仙健勇自恃,舉右足加馬鬣上,嫚駡光弼。光弼登城望之,顧諸將曰:“孰可取者?”僕固懷恩請行,光弼曰:“此非大將所爲。”歷選其次,左右曰:“孝德可。”光弼乃招孝德前[45],問曰:“可乎?”曰:“可。”光弼問:“所加幾何人而可乎[46]?”曰:“獨往則可捷,加人則不可。”光弼曰:“壯哉!”終問所欲。對曰:“願備五十騎于軍門[47],候入而繼進,及請大軍鼓噪,以假氣,他無所用。”光弼撫其背以遣之[48]。孝德挾二矛,策馬截流而渡。半濟,懷恩賀曰:“剋矣。”光弼曰:“未及,何知其剋?”懷恩曰:“觀其攬跋便辟,可萬全者[49]。”龍仙始見其獨來,甚易之,足不降鬣,稍近將動,孝德搖手示之,若使其不動。龍仙不之測,又止。孝德呼曰:“侍中使予致辭,非他也。”龍仙去三十步與之言,褻駡如初。孝德息馬伺便,因瞋目曰:“賊識我乎?”龍仙曰:“誰也?”曰:“我,國之大將白孝德也。”龍仙曰:“是豬狗乎!”孝德發聲𧆞然,執矛突前,城上鼓噪,五十騎亦繼進。龍仙矢不及發,環走堤上[50],孝德逐之,遂斬首,提之而歸,賊徒大震[51]。

李重倩,淮西李忠臣之裨將。代宗大曆七年,忠臣討李靈耀,頓兵于汴州西畤。田承嗣使姪悦率師來援,屯于州之北數里,與靈耀軍合。忠臣遣重倩輕騎候夜斬賊營,重倩素以勇敢稱,既聞命,持鎗上馬,突入賊營,斬賊數十人而還,賊不之覺。忠臣軍威,因是增氣。

李正己,初爲淄青裨將,驍健有勇力。寶應中,衆軍討史朝義至鄭州。迴紇方強暴恣横,諸節度皆下之。正己時爲軍候,獨欲以氣吞之。因與其角逐[52],衆軍聚觀約曰:“後者批之[53]。”既逐而先,正己擒其領而批之頰,迴紇屎液俱下,衆軍呼笑。虜大慙,繇是不敢暴。

渾瑊,爲京畿渭北節度觀察使。德宗建中四年,朱泚頻驅逆黨圍逼奉天。瑊勤力拒討之,嘗爲流矢所中,竟不自言,忍瘡痛格戰不已。

王武俊爲成德軍節度。興元初,朱滔圍貝州,武俊與澤潞節度李抱眞合軍于貝丘,抱眞爲方陣,武俊用奇兵,朱滔空營合戰,武俊不釋甲而馳之,滔望風奔潰,自相蹂踐,死者十四五,收其輜重器甲馬牛不可勝筭。

馬燧,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河陽等城使。時汴州大將李靈曜反,詔燧

與淮西節度李忠臣合軍討之,靈耀選鋭兵八千,號爲"餓狼軍"。燧獨引軍擊破之,進至浚儀,是時河陽兵冠諸軍[54]。

高固,少隨渾瑊從戎于朔方。德宗幸奉天,固嘗在瑊麾下,是時賊兵已突入東壅門,固引甲士亂揮長刀,連斫數賊[55],拽車塞闔,一以當百,賊乃退,以功封渤海郡王。

張茂昭,爲義武節度使。憲宗元和四年,王承宗叛,茂昭使長男克讓渡水刀溝南,與賊合戰,屢捷。茂昭親披介胄當賊前鋒者數次[56],累獻戎捷,幾覆承宗。會朝廷赦承宗,詔班師。

李光顔,爲忠武軍節度。元和九年,討淮西吳元濟,嘗于時曲,賊衆晨壓光顔之壘而陣,光顔不得出,乃自毁其柵之左右,出騎以圍之。光顔將數騎冒堅而衝之,出入者數四,賊衆盡識光顔,故矢集其身如蝟毛焉。其子攬光顔馬鞅,止其深入,光顔舉刃叱退之[57],于是人爭踴躍,賊遂大潰。

史敬奉[58],爲朔方軍裨將[59]。矛矢在手,前無强敵。甥侄及僮使僅二百人每以自隨[60]。臨陣入敵,輒分其隊爲四五。隨逐水草,每數日各不相知[61],及相遇,已皆有獲虜矣[62]。元和中,西戎犯邊,奉敬白節度使杜叔良請兵,率三千人,備一月糧,深入蕃界。叔良與之二千五百人,奉敬既以衆行十餘日,人莫知者,皆謂吐蕃盡殺之矣。乃繇他道深入,突出蕃衆之後,戎人驚潰。奉敬率衆大破之,殺戮不可勝計。奉敬形甚短小,若不能勝衣,至于野外馳逐能擒奔馬,自執鞍勒,隨鞍躍上,然後羈帶,矛矢在手,前無强敵。

劉滙,爲忠武軍節度李光顔帳中親將。光顔討吳元濟,用爲前鋒。蔡將有董重質者,守洄曲[63],其部下乘騾即戰,號騾子都,最爲勁悍,官軍常警備之。滙驍鋭善騎射[64],每與騾軍接戰,必冒刃陷陣,俘馘而還。(又云:滙爲忠武小校[65],討淮西,前後遇賊血戰,鋒刃所傷幾死者數四[66]。)

石雄,爲徐州捉生兵馬使,勇敢善戰,氣凌三軍。文宗時,王智興討李同捷,雄先驅渡河,前無堅戰。

梁寇彦卿,唐天復中,太祖迎昭宗于鳳翔,累與岐軍對陣。時彦卿爲諸道馬步軍都排陣使[67],常躬擐甲胄,乘其所賜烏馬,騁于陣前。太祖目之,曰:"眞神王也。"昭宗還京師,賜迎鑾毅勇功臣[68]。

李思安,本宋人也。祖父皆隸職于宣武軍之静戎鎭。思安幼拳捷有膂力,所爲不常。未弱冠,長六尺,超超然,有拔行伍取富貴意。唐乾符、廣明間,盜火反起,思安棄州里投火中[69]。太祖始鎭夷門,自巢軍諸隊間鳥逝歸我,初以爲騎士。思安善用槊,每從上征伐,常飛馬出敵陣之後,測其厚薄而還。或敵有恃猛悍炫執者[70],太祖多命取之,必鷹揚飈馳,擒馘於萬甲之際,出入自若,如蹈無人中。繇是疊委戎事,累授劇郡。

王景仁,爲淮南西北面行營招討應接使,伐壽州,俄而朱僅以大軍至,景仁力戰不

屈,常以數騎身先奮擊,寇不敢逼,乃引兵還。及濟淮,復自殿軍。

氏叔宗,爲後院馬軍都將。時東伐徐鄆[71],多歷年所。叔宗身當矢石,奮不顧命。

朱珍,徐州豐縣人。太祖鎮汴,兼領招討使。署珍爲宣武右職,以總腹心從太祖。以汴宋亳之師入西華,破王夏寨,勇冠軍鋒。

張存敬,唐中和中從太祖赴汴,以其壯節,頗見親暱,首爲右騎都將,從討巢蔡,凡歷百戰,多於危蹙之間顯有奇略。光啓中,晉軍圍張宗奭於盟津,太祖遣丁會、葛從周、存敬同往馳救。存敬引騎軍先犯虜騎,諸軍翼之[72],虜騎大敗,乃解河橋之圍。

葛從周,爲邢州留後。時幽州劉仁恭率衆寇魏州,屠其郡。從周自邢臺馳入魏州,燕軍突上水關,攻館陶門。從周與賀德倫率五百騎出戰,謂門者曰:"前有敵不可返,顧命闔其門。從周等極力死戰,大敗燕人,擒都將薛突厥。

王重師,爲潁州刺史。唐乾寧中,太祖攻濮州,縱兵壞其墉。濮人因屯火塞其壞壘,煙焰亘空,人莫敢越。重師方苦金瘡,卧于軍次[73],諸將或勉之,乃躍起,命壯士悉取軍中氈罽投水中,擲于火上。重師然後率精鋭持短兵突入,諸軍踵之,濮州乃陷。重師爲劍槊所傷[74],身被八九鎗,丁壯荷之還營,且將斃矣。太祖驚惜尤甚,曰:"雖得濮壘,而失重師,奈何?"亟命以奇藥療之,彌月始愈。

劉知俊,爲軍校。披甲上馬,輪劍入敵,勇冠諸將。太祖命左右義勝兩軍隸之,尋用爲左開道指揮使[75]。故當時人謂之"劉開道"。

張歸霸,初爲宣武軍劇職。唐光啓三年夏,與秦宗賢戰于萬勝。翌月[76],秦宗權遣將張郅來寇列寨於赤堈。一日,出騎將校勝,歸霸爲飛戈所中,即拔馬卻逸,控弦一發,賊洞頸而墜,遂兼騎而還。太祖時于高丘下瞰,備見其狀,面加賞激,賞以金帛及所獲馬賜之[77]。又嘗被命以控弦之士五百人伏于壕內,太祖統數百騎稍逼其寨,蔡人果以鋭士摩壘來追,歸霸發伏兵掩殺千餘人,奪馬數十匹[78]。尋奏授左散騎常侍。

張歸厚,爲太祖軍校。時淮西兵力方壯,太祖之師尚寡。歸厚以少擊衆,往無不捷。唐光啓三年春,與秦賢戰于萬勝,大破之。其夏,蔡將張晊以數萬衆屯于赤堈,歸厚常與晊單騎鬬于陣,晊不能支而奔。師徒乘此大捷。太祖大悦,立署爲騎軍長,仍以鞍馬器幣賜之。及佐朱珍討時溥寨于豐蕭之間,歸厚來往徐壘如行坦途,甚爲諸將嘆服。龍紀初,奏遷檢校工部尚書。其年冬,復伐徐,歸厚以偏師逕進,至九里山下,與徐兵遇。時我之叛將陳璠在賊陣中,歸厚忽見之,瞋目大駡,單馬直往,期于必取,會飛矢中左目而退。徐戎甚衆,莫敢追之。

霍存,爲曹州刺史。始,朱友裕以大軍伐鄆,臨其壁,既而師陷圍中。以急來告,存領二百騎馳赴,擊退之。太祖喜,拔爲諸軍都指揮使。

王檀,初爲汴小將。汴將楊彦洪破巢將尚讓、李讜于尉氏門外[79],檀在戰中摧鋒陷陣,遂爲太祖所知,稍蒙擢用。蔡賊張存敢乘亂據洛陽,檀與勇士數十人潛入賊柵,

邀其輜重，存敢遁走。檀初爲汴小將，從擊秦賢于鄭州西北、河灘之上，于太祖馬前射賊將孫安，應弦而斃。

徐懷玉，爲鄜坊節度使。材氣剛勇，臨陣未嘗折退。平生金瘡被體，有戰將之名焉。

王彦章，以驍勇見稱，累歷刺史。不知書，行師將兵無法術。能先登陷陣，奮不顧身，每入陣使二鐵鎗，一横馬鞍，一秉在手，酣戰揮擊，敵人避之。

謝彦章，臨敵御衆則肅然有上將之威。每敦陣整旅，左旋右抽，雖風馳雨驟，亦無以踰其迅捷也[80]，故當時騎士咸樂爲用[81]。及其遇害，衆皆惜之。

牛存節，字贊貞，青州博昌人也。少以雄勇自負，初授宣義軍小將。屬蔡寇至金堤驛，犯酸棗、靈昌，存節日與之鬭，凡二十餘往，每往必執俘而還。前後斬首二千餘級，獲輜畜甚衆。太祖擊蔡賊于板橋、赤堈、酸棗門、封禪寺、枯河北，存節皆豫其行，與諸將于濮州南劉橋、范縣大破鄆衆，自此深爲太祖獎遇。

後唐周德威，小字楊五，從武皇爲内衙軍副。唐光化二年三月，汴將氏叔琮率衆逼太原，有陳章者，以虓勇知名，衆謂之"夜叉"。言于叔琮曰："晋人所恃者周楊五，願擒之，請賞以郡。"陳章嘗乘駿馬朱甲以自異。武皇戒德威曰："我聞陳夜叉欲取爾求郡，宜善備之[82]。"德威曰："陳章大言，未知鹿死誰手！"他日致師，戒部下曰："如陣上見陳夜叉，爾等但走。"德威微服挑戰，部下僞退，陳章縱馬追之[83]，德威背揮鐵檛擊墮其馬，生獲以獻，繇是知名。天祐九年五月七日，劉守光令驍將單廷珪督精甲萬人出戰，德威遇于龍頭崗。初，廷珪謂左右曰："今日擒周楊五。"既臨陣見德威，廷珪單騎持鎗窮追德威，垂及，德威側身避之，廷珪少退。德威奮檛擊墮其馬，生獲廷珪。賊黨大敗[84]，斬獲三千級，獲大將李山海等五十二人。

史儼，代州鴈門人。以便騎射給事於武皇，爲帳中親將。驍果絶衆，善擒生設伏，望塵揣敵，所向皆捷。自武皇入定三輔，誅黄巢，每出師皆從。

高行珪，燕人也。家世勇悍。與弟行周俱有武藝。初仕燕，爲騎將。驍果出諸將之右。

李嗣恩[85]，從武皇爲左廂馬軍都將。救應河府，與梁人接戰[86]，應弦斃者甚衆，而矟中其口，酣戰未解。及退，莊宗親視其傷[87]，深加慰勉。轉内衙馬步都將、遼州刺史[88]。

朱洪實，不知何許人，以武勇累歷軍校。長興中，爲馬軍都指揮使。秦王爲元帥，以洪實驍果，尤寵待之。

李存孝，驍勇冠絶，常將騎爲先鋒。梁祖令張全義攻澤州，李罕之告急于武皇，武皇遣存孝率騎五千援之。初，汴人攻澤州，呼罕之曰："相公常恃太原，輕絶大國。今張相公已圍太原[89]，葛司空已入潞府，旬日之内，沙陀無穴自處，相公何路求生耶？"存孝聞其言不遜，選精騎五百繞汴營呼曰："我，沙陀未穴者，候爾肉饌軍，可令肥者出

闢。"汴將有鄧季筠者,亦以驍勇聞,乃引軍出戰。存孝激勵部衆,舞矟先登,一戰敗之,獲馬千匹,生擒季筠于軍中。是夜,汴將李讜收軍而遁,存孝追擊至馬牢山[90],俘斬萬計,遂退攻潞州。存孝初爲太祖紀綱,給事帳中,後鎮邢州。存孝每臨大敵,被重鎧櫜弓坐矟,僕人以二騎從。陣中易騎,輕捷如飛。獨舞鐵檛,挺身陷陣,萬人辟易,蓋古張遼、甘寧之比也。

李存審,事太祖爲五院都知兵馬使。常從討赫連鐸,存審冒刃死戰,血流盈袖。太祖手自封瘡,旦夕臨問。後爲蕃漢副總管。戰于胡柳,晡晚之後,存審引魏州銀鎗軍敗賊于山下。是日,周德威不利,師徒逗撓[91],賊鋒四集,存審與其子彦饒、彦圖冒刃血戰,俄陷賊陣,與帝軍合,大破汴軍。

李建及,爲衛軍都校[92]。天祐七年,柏鄉之役,汴將韓勍追周德威至高邑南野河上,鎮、定兵扼橋道,韓勍選精兵堅奪之。莊宗登高而望,鎮、定兵將衄,謂建及曰:"如賊過橋,則勢不可遏。卿計如何?"建及于部下選士二百,挺鎗大噪,刺汴軍,卻之于橋下。胡柳之役,前軍逗撓,際晚,汴軍登土山,建及一戰奪之。莊宗欲收軍,詰朝合戰,建及横矟當前,曰:"賊大將已亡,乘此易擊。王但登山觀臣破賊。"即引銀鎗效節軍大呼奮擊,三軍增氣,繇是王師復振。遷魏博内外衙都將。十六年,梁將賀瓌寇德勝南城,圍塹既周,又以艨艟戰艦斷我津渡,百道攻城,萬旅齊進。負芻運石,塡塞池塹。我營將士氏延賞于城中多蓄芻草。每賊乘城,束蘊灌膏,燔焰騰天,賊焦爛于下,不可勝紀。莊宗馳騎而往陣于北岸,津路不通[93],延賞告矢石將盡,上積錢帛于軍門,募能破賊船者。於是獻伎者數十[94],或言能吐火焚舟,或言能游水破艦,或言能禁呪兵刃[95]。悉命試之,卒無成效[96]。城中危急,所爭晷漏,虎臣不能勇,智士不能謀,莊宗憂形于色。建及擐甲而進曰:"賊帥傾巢昧死[97],冀兹一舉[98]。如我師不南,則彼爲得計。今豈可限一衣帶水,而縱敵憂君?今日勝負,臣當效命!"遂以巨索聯舟十艘,選效節勇卒三百人[99],持斧披鎧,鼓枻而行,中流擊之。賊樓船三層,蒙以牛皮,懸板爲楯,如埤堄之制。我船將近,流矢雨集。建及率持斧者入賊艨艟間,斬其竹,破賊懸楯,以矟刺之,因于上流取甕百[100],以木夾口,竹笮維之。又以巨索牽制,積芻薪于上,灌脂沃膏,火發亘天。别維巨艦,中實甲士,乘烟鼓譟,賊斷絏而下。沉溺者殆半,我軍繇是得渡。莊宗曰:"周瑜得黄蓋而挫曹公,吾有建及卒破賊艦。奇才猛將,何代無之。"

史敬思,爲九府都督[101]。從入關破黄孽,定三輔,平陳、蔡[102],常爲騎將,挺身酣戰,勇冠三軍。當太祖上源之難[103],敬思方大醉,從者喻之,蹶然而起,登驛樓控弦射賊,矢不虚發,汴人横屍樓下[104]。既而遇雨解圍[105],翼太祖登尉氏門。敬思迷墜擁門,故陷賊。太祖還營,流涕久之。

史建塘爲前鋒時,梁太祖攻蓨縣,建塘以三百騎雜芻牧者突賊營,梁人燒營而遁。

李嗣昭,爲昭義節度。汴將李思安將兵攻潞州,嗣昭嘗享諸將,登城張樂,賊矢中

足，嗣昭密拔之[106]。坐客不之覺，酣飲如故，以安士心。

夏魯奇，字邦傑，青州人。幼有雄傑之志。初仕宣武軍爲軍校。與主將不協，遂歸于我，莊宗以爲護衛指揮使。從周德威攻幽州，燕將有單廷珪、元行欽，時稱驍勇。魯奇每與之接戰，莫不氣勢凌制。每鬬不能自解，將士皆釋兵縱觀[107]，軍中稱賞。梁將劉鄩在洹水[108]，莊宗深入致師，劉鄩設伏魏縣西南河曲間葭蘆中。莊宗不滿千騎，汴人伏兵萬餘人，大譟而起，圍莊宗五六重。魯奇與王門關、烏得兒等奮命決戰[109]，自午至申[110]，俄而李存審外救至方解。魯奇持鎗攜劍，專衛莊宗，手殺百餘人。是役烏得兒被擒，魯奇所傷盈膚。

李嗣肱，爲裨將。時梁太祖新屠棗強，其將賀德倫急攻蓨縣[111]，梁祖率師五萬，合勢營于蓨之西。嗣肱自下博率騎二百，薄晚與梁之樵芻者相雜。日既晡，入梁軍營門，諸騎相合，大譟。弧矢星發，虓闞馳突，汴人不知所爲，營中大擾。既暝，殿騎而退。是夜，梁祖燒營而遁，解蓨縣之圍。

安敬思，少給事帳中。及壯，便騎射，驍勇冠絕，常將騎爲先鋒，未嘗挫敗。

安金全，爲振武軍節度使。時梁孽未平，兩軍對壘。汴之游騎每出，必爲金全所獲[112]，故賊之偵邏者咸懼之，目之爲五道。蓋比陰鬼將有五道之名，以取人命故也。金全累爲刺史，以老病退居太原。天祐中，汴將王檀率師三萬，乘莊宗在鄴，來襲并州。時城無備兵，敵軍奄至，監軍張承業大恐，計無所出，閱諸司丁匠，登陴禦捍。外攻甚急，金全遽出，謂承業曰："老夫退居抱疾[113]，不任軍事。然吾王家屬在此，王業本根之地。如一旦爲敵所有[114]，大事去矣。請以庫甲見授[115]，爲公備寇。"承業即時授之。金全披甲跨馬[116]，召率子弟及退閑諸將[117]，得數百人，夜出北門，擊賊于羊馬城內。梁人驚潰，繇是退卻。

白奉進，初爲裨將。時梁人圍李嗣昭于潞，潞人苦之。俄而莊宗嗣位，率親兵赴之。奉進挺身首犯賊鋒，諸將繼之[118]，莊宗睹而壯焉。

西方鄴，事莊宗爲奉義指揮使。每從征討，咸以身先。

元行欽，爲散員都部署，賜姓，名紹榮。莊宗好戰，勇於大敵，或臨陣有急兵，行欽必橫身解鬬翼衛之。莊宗營于德勝[119]，與汴軍戰于潘張。王師不利，諸軍奔亂，莊宗得三四騎而旋，中野爲汴軍數百騎攢矟攻之[120]，事將不測。行欽識其幟，急馳一騎至，奮劍斷二矛，斬一級，汴軍乃解圍，翼莊宗還宮。莊宗因流涕言曰[121]："富貴與卿共之。"自是冠諸將寵。

郭延魯，天成中，汴州朱守殷叛命[122]，延魯從車駕東幸，至其地，攻壘先登，尋平守殷，以功授汴州步軍都指揮使。

晉潘環，初事梁，累遷右雄威指揮使。時梁人與唐莊宗對壘于河上，環每豫戰先登陷敵，金瘡徧體。莊宗知其名，及平梁，令典禁軍。

張廷藴[123],初仕唐武皇,爲小校。及莊宗救上黨,戰栢仁,攻蒯丘,下邢、魏,皆從之。後戰莘縣胡柳陂,繼爲流矢所中,瘡瘢盈於面首。莊宗寵之,統御營黄甲軍,常在左右。

史建塘,武略出人,善騎射。事唐莊宗出軍攻伐,多爲先鋒將。敵人畏之,謂之"史先鋒"。累立戰勳,歷澶、洺、相三州刺史。

安友謙,爲供奉官。晉天福五年,馬全節爲安州節度使,會李金全據州叛,因命全節引兵討之,友謙登鋒獨戰,奮不顧身,所當之者無不敗潰。

白延遇,歷典禁軍,累遷至檢校司空。天福中,晉祖在鄴,安鐵胡叛于鎮州,帥衆數萬詣闕而來。晉祖命杜重暉統諸將以禦之。時延遇不豫其行,乃泣告晉祖[124],願以身先。及陣于宗城,延遇帥其屬先犯之[125],斬級數百,戰既酣而劍亦折,諸將繇是推伏。晉祖聞之,即命中將使以寶劍良馬賜之[126]。常山平,以功授檢校司徒,充馬軍左廂都校。

相里金,初爲唐莊宗親衛小校,後與梁師戰于栢鄉及胡柳陂,襲德勝口,攻廣邊軍,擒元行欽,圍幽州,救慈丘、馮翊[127],所至登鋒奮武[128],罕出其右。

萇從簡,陳州人也。初事後唐莊宗爲小校[129]。每遇攻城,召人爲梯頭,從簡多應募焉[130]。莊宗愛其勇[131],擢領帳前親衛兼步軍都指揮使[132]。一日,莊宗領大軍與梁軍對陣[133],登高丘而坐[134],敵人有執大幟揚其武者,莊宗指之謂左右曰:"猛士也。"從簡曰:"臣爲大王取之。"莊宗慮其不捷,不許。從簡退,乃潛領十數騎挺身而入[135],奪幟以歸。萬衆鼓譟,莊宗壯之,而賜賚甚厚。又嘗中箭而鏃入于骨,使醫工出之,以刃鑿骨,恐其痛也,良久未能搖動,從簡瞋目謂曰:"何不深鑿洎出之?"左右無不惻然,從簡顔色自若,其勇壯皆此類也。

張萬進[136],少而無賴。初事唐武皇,以騎射著名,攻城野戰,勇不顧命。嘗與梁師對陣,持鋭首短刀,躍馬獨進,務逞其志。殺而不獲,及兵刃毁弱,則易以大鎚,左右奮擊,出沒往返,彌縫皆斷,無敢當者。莊宗、明宗素憐其雄武[137],復獎其戰功,故累典大郡。

王清,爲奉國軍都虞候。時襄州安從進叛,從高行周討之,踰年不下。一日,清請先登,諸軍繼其後[138],會有内應者,遂拔其城。清以中重創,有詔褒慰。

皇甫遇,爲滑州節度使。開運三年,虜長率衆屯邯鄲[139],遇與安審琦、慕容彦超等禦之。遇將渡漳河[140],虜前鋒大至。遇引退,轉鬬二十里,至鄴南榆林店。遇謂審琦等曰[141]:"彼衆我寡,走無生路,不如血戰。"遂自辰及未[142],戰百餘合,所傷甚衆。遇所乘馬中鏑而斃[143],遇有紀綱杜知敏以馬授遇,遇得馬復戰,久之稍解。顧杜知敏已爲寇獲[144]。遇謂彦超曰:"知敏蒼黄之中,以馬輟我,義也。安可使陷于賊中[145]?"遂與彦超躍馬取知敏而還,胡騎壯之。俄而生軍復合[146],遇不能解。時審琦已至安陽河,謂首

將張從恩曰："皇甫遇等未至，必爲虜騎所圍，若不急救[147]，則成擒矣。"從恩曰："虜勢甚熾，無以枝梧[148]，將軍獨往，何益？"審琦曰："成敗，命也。設若不濟，則與之俱死。假令失此二將[149]，將何面目以見天子？"遂率鐵騎北渡赴之，虜見塵起，謂救軍并至，乃引去。遇與彦超中數鎗得還[150]。時諸軍嘆曰："此三人皆猛將也[151]。"遇累官至檢校太師[152]、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石公霸，以天福九年契丹入寇，少帝親征，公霸爲先鋒指揮使，遇賊數萬騎于城之北，爲賊所圍。高行周、符彦卿在城之東南，方息于林下。忽聞賊至，駭愕督軍而進，纔數千騎，衆寡不較，行周遣人馳告景延廣，請益師。延廣遲留候帝進止，既而行周等爲賊圍之數重，三人大譟，瞋目奮擊，賊衆傷死者甚多。帝自御親兵援之，獲免。

漢張鵬，晉開運中爲前鋒、監押。時契丹逼澶州，鵬奮身擊虜，被創而還。其後累於邊城戍守[153]，士伍服其勇。

劉在明，後唐明宗時爲捧聖左廂都指揮使，領和州刺史，從幸汴州。至滎陽聞朱守殷叛，用爲前鋒。至汴城，率先登城。賊平，授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

周王殷，後唐天成中爲靈武都指揮使[154]。張令昭據鄴叛，朝廷命將討之。殷冒矢石率先登城。以功授祁州刺史[155]。漢祖受命，從征杜重威于鄴下[156]，會慕容彦超請收城，殷與劉詞皆率先登梯衝力戰。殷矢洞于首，久之，出鏃于口，以是漢祖嘉之。

劉詞，晉天福中從杜重暉敗安鐵胡于宗城。及圍鎮陽，詞自登雲梯，身先士卒，以功加檢校司徒、沁州刺史[157]。

孫行友，爲義武軍節度留後。性豪邁，有膽氣。在郡屢挫胡寇，累上章言覘得契丹離合[158]，臣願得勁兵三千，乘襄平定幽州。太祖雖未允請行，壯其雄健，故以義武軍留後授之。

史彦超，爲鄭州防禦使。劉崇之寇潞州也，車駕親征，以彦超爲先鋒都指揮使[159]。高平之戰，先登陷陣，以功授華州節度使[160]。

校勘記

[1]諸，原脱，據宋本及《舊唐書·秦叔寶傳》補。

[2]兵，宋本作"軍"，《舊唐書·秦叔寶傳》作"衆"。

[3]出血，宋本無。

[4]血出，宋本作"出血亦"。

[5]瘡，原作"鎗"，據宋本改。

[6]病，下原衍"者"字，據宋本及《舊唐書·秦叔寶傳》删。

[7]引，宋本作"張"。

[8]將出戰，原作"出陣"，據宋本及《舊唐書·王君廓傳》補改。

[9]又從,原本無"又"字,據宋本補。

[10]程知節,原本無"知"字,據宋本補。

[11]伏中,宋本作"仗内"。

[12]三,上原衍"兩"字,據宋本及《舊唐書・尉遲敬德傳》删。

[13]頸,宋本作"鞚"。

[14]李君羨,原作"李君美",據宋本改。

[15]籓,宋本作"藩"。

[16]未嘗,原作"木嘗",據宋本改。

[17]騎,原作"將",據宋本及《舊唐書・丘行恭傳》改。

[18]然後下馬,原本無"馬"字,據宋本補。

[19]軍馬,宋本作"馬軍"。

[20]牛進達,原作"牛達進";十餘人,原作"十萬人",皆據宋本改。

[21]海島,宋本作"烏海"。

[22]磧口,原作"磧石",據宋本與《舊唐書・蘇定方傳》改。

[23]衛,原作"軍",據宋本及《舊唐書・阿史那社爾傳》改。

[24]屯衛,宋本作"屯營"。

[25]許敬宗,原作"敬宗",據宋本補。

[26]之,原脱,據宋本及本書卷四二〇補。

[27]乂,原作"仁",據宋本改。

[28]勍,宋本作"勁"。

[29]何力氣益憤,原作"力氣益奮",據宋本改。

[30]砍,宋本作"斫"。

[31]知,原作"治",據宋本及《舊唐書・王忠嗣傳》改。

[32]部,原脱;前,下原衍"後"字,據宋本及《舊唐書・王忠嗣傳》補删。

[33]使,原作"士",據宋本及本書卷八四五改。

[34]遍,宋本無。

[35]咽,原作"因",據宋本及《舊唐書・王方翼傳》改。鈣,原脱,據本書卷三六六及《舊唐書・王方翼傳》補。合勢,原作"勢合",據宋本及《舊唐書・王方翼傳》乙。

[36]出,宋本作"入"。

[37]馬,原脱,據宋本及《舊唐書・哥舒翰傳》補。

[38]軍,上原衍"管"字,據宋本及《舊唐書・李嗣業傳》删。

[39]引,原作"行",據宋本改。

[40]守,原作"思",據宋本及《舊唐書・李嗣業傳》改。

[41]率,原脱,據宋本及《舊唐書・郝廷玉傳》補。

[42]賊,原脱,據宋本及《舊唐書・郝廷玉傳》補。

[43]何,原作"河",據宋本改。

[44]馳,上原衍"騎"字,據宋本及《舊唐書·郝廷玉傳》删。

[45]招,原作"召",據宋本及《舊唐書·白孝德傳》改。

[46]乎,宋本無。

[47]門,原作"前",據宋本及《舊唐書·白孝德傳》改。

[48]以,原作"而",據宋本及《舊唐書·白孝德傳》改。

[49]萬全,原作"萬金",據宋本改。

[50]環走,原作"還走",據宋本改。

[51]震,宋本作"振",《舊唐書·白孝德傳》作"駭"。

[52]與其,原作"共",據宋本及《舊唐書·李正己傳》改。

[53]批,原作"披",據宋本及《舊唐書·李正己傳》改,下同。

[54]諸軍,原本無"軍"字,據宋本補。

[55]斫,原作"破",據宋本及《舊唐書·高固傳》改。

[56]次,宋本作"矣"。

[57]舉,原作"鋒",據宋本及《舊唐書·李光顔傳》改。

[58]敬奉,原作"奉敬",據《舊唐書·史敬奉傳》乙。

[59]軍,宋本無。

[60]甥侄,原作"侄甥";僮,原脱;僅,原作"近",據宋本及《舊唐書·史敬奉傳》乙補改。

[61]隨逐水草每數日各,原本無此八字,據宋本補。

[62]矣,原本無此字,據宋本補。

[63]迴,原作"洞",據宋本改。

[64]驍,原作"澆";鋭,原作"勇";騎,原脱,據宋本及《舊唐書·劉沔傳》改補。

[65]武,下原衍"軍"字,據宋本及《舊唐書·劉沔傳》删。

[66]幾,原脱,據《舊唐書·劉沔傳》及本書卷八九三補。四,原作"百",據宋本及《舊唐書·劉沔傳》改。

[67]馬步軍都排陣使,原作"馬步三軍排陣使",據宋本改。

[68]賜,下原衍"爲"字,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寇彦卿傳》删。

[69]投火中,原作"投盜中",據宋本改。

[70]執,宋本上有"容"字。

[71]徐鄆,原作"徐暉",據宋本改。

[72]軍,原作"將",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張存敬傳》改。

[73]于,原作"其",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王重師傳》改。

[74]爲劍槊所傷,原作"爲劍所傷",據宋本補。

[75]尋用爲,原作"尋爲",據宋本補。

[76]翌月,原作"翼日",據宋本改。

[77]及,原作"其",據宋本改。

[78]十,原作"千",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張歸霸傳》改。

[79]李讜,原作"李謙",據宋本改。

[80]迅捷,原作"迅速",據宋本改。

[81]咸樂,原脱,據宋本及本書卷四一七、《舊五代史·謝彦章傳》補。

[82]宜善備之,原作"宜善用備之",據宋本删"用"字。

[83]縱,原作"徒",據宋本及本書卷三九三、《舊五代史·周德威傳》改。

[84]賊黨大敗,原作"珪黨大敗",據宋本改。

[85]恩,原作"忠",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李嗣恩傳》改。

[86]人,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李嗣恩傳》補。

[87]親,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李嗣恩傳》補。

[88]馬步都,原作"門都步",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李嗣恩傳》改。

[89]公,原作"國",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李存孝傳》改。

[90]追,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李存孝傳》補。

[91]師徒逗橈,原作"師逗橈",據宋本補。

[92]都,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李建及傳》補。

[93]陳于,原作"于陳";路,原作"河",據宋本及本書卷三六七乙改。

[94]於是,原作"如是",據宋本改。

[95]禁呪,原作"破呪",據宋本改。

[96]命,原脱;效,原作"功",據宋本及本書卷三六七補改。

[97]昧死,原作"敗死",據宋本改。

[98]冀,原作"異",據宋本改。

[99]勇,原脱,據宋本及本書卷三六七補。

[100]因,原脱,據宋本及本書卷三六七補。

[101]九,原作"元",據本書卷三四七及《舊五代史·史建瑭傳》改。

[102]蔡,下原衍"衙"字,據宋本及本書卷三七四删。

[103]源,原作"原",據宋本及本書卷三七四改。

[104]屍,原作"死",據宋本及本書卷三七四改。

[105]解圍,原脱,據宋本及本書卷三七四補。

[106]拔,下原衍"毁"字,據宋本及本書卷四一九、《舊五代史·李嗣昭傳》删。

[107]縱,原作"而",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夏魯奇傳》改。

[108]洹,原作"洄",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夏魯奇傳》改。

[109]王,原作"玉",據宋本改。

[110]自午至申,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夏魯奇傳》補。

[111]賀德倫急攻蓨縣,原作"賀德倫急修攻蓨縣",據宋本改。

[112]金全,原作"金金",據宋本改。

[113]登陴禦捍,原作"登陴捍",據宋本補。謂承業曰,原缺"謂";老夫,原作"老史",據《舊五代史·安金全傳》補改。

[114]如,原作"若",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安金全傳》改。

[115]庫,原作"軍",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安金全傳》改。

[116]跨,原作"上",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安金全傳》改。

[117]閑,原作"門",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安金全傳》改。

[118]將,宋本作"軍"。

[119]德,原作"得",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元行欽傳》改。

[120]稍,原作"弰",據宋本改。

[121]莊宗因流涕言曰,原作"流涕言曰",據宋本補。

[122]州,原作"將",據宋本及《舊五代史·郭延魯傳》改。

[123]張,宋本上有"晉"字。

[124]泣,原作"立",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白延遇傳》改。

[125]其,下原衍"統"字;先,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白延遇傳》删補。

[126]即,原作"既",據宋本改。

[127]救慈丘馮翊,原作"及丘翊",據宋本改補。

[128]登鋒畜武,原作"登鋒畜武軍",據宋本删。

[129]後,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萇從簡傳》補。

[130]多,原脱;焉,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萇從簡傳》補。

[131]勇,上原衍"武"字,據宋本及《舊五代史·萇從簡傳》删。

[132]擢,原本無此字,據宋本補。

[133]與梁軍,原本無此三字,據宋本補。

[134]丘,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萇從簡傳》補。

[135]騎,原作"人",據宋本及《舊五代史·萇從簡傳》改。

[136]萬,原作"方",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張萬進傳》改。

[137]雄武,原作"雄武威",據宋本删。

[138]軍,原作"衆",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王淸傳》改。

[139]邯鄲,原作"邯戰",據宋本改。

[140]將,原作"使",據宋本改。

[141]等,原脱,據宋本、本書卷三七四及《舊五代史·皇甫遇傳》補。

[142]及,原作"至",據宋本、本書卷三七四及《舊五代史·皇甫遇傳》改。

[143]斃,原作"死",據宋本改。

[144]寇,宋本作"虜"。

[145]賊,原作"寇",據宋本改。

[146]生軍,原作"軍士",據宋本、本書卷三七四及《舊五代史·皇甫遇傳》改。

[147]急,原脱,據宋本及本書卷三七四、《舊五代史·皇甫遇傳》補。

[148]熾,宋本作"盛"。枝梧,原作"支吾",據宋本、本書卷三七四及《舊五代史·皇甫遇傳》改。

[149]令,原作"若",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皇甫遇傳》改。

[150]與,原脱,據宋本及本書卷三七四、《舊五代史·皇甫遇傳》補。

[151]三人,下原衍"者"字;皆,原作"真",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皇甫遇傳》删改。

[152]檢校太師,原作"檢校大司空",據宋本改。

[153]於,原作"爲",據宋本改。

[154]靈武,原作"陵武",據宋本改。

[155]祁,原作"邢",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王殷傳》改。

[156]杜重威,原作"杜仲威",據宋本改。

[157]沁州,原作"泌州",據宋本、本書卷三八七及《舊五代史·劉詞傳》改。

[158]覘得,原本無此二字,據宋本補。

[159]先,原作"前",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史彦超傳》改。

[160]華州,原作"葉州",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史彦超傳》改。

册府元龜卷第三百九十七

將帥部(五十八)

懷撫

《傳》載招攜之訓,《書》記柔遠之説,斯懷撫之謂矣。其奉辭爲將,受命致討,總戎作鎮,守邊固圉,而能推以恩信,布之仁惠,招輯流散,收恤孤弱,綏懷新附,撫柔異類,俾鄰邦敵境,愛之如椒蘭;外夷殊俗,歸之如父母。用能固守疆埸[1],謐清障塞,成勞徠安定之績,致和平富庶之美。《詩》曰"民之攸塈",又曰"懷我好音",自非誠心內著,德聲遐暢[2],亦何以致其感悦哉!

漢段會宗,再爲西域都護。會宗既出,諸國遣子弟郊迎。小昆彌安日前爲會宗所立,德之(懷會宗之恩德也),欲往謁,諸翖侯止,不聽,遂至龜茲。諸城郭甚親附(謂城郭諸國)。

後漢鄧禹,爲前將軍。建武初,光武分麾下精兵二萬人使鄧禹西入關[3]。時赤眉入長安,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衆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住節以勞來之[4],父老童穉、垂髮戴白,滿其車下,莫不感悦。於是名震關西[5],帝嘉之,數賜書褒美[6]。

祭肜[7],爲遼東太守,使招呼鮮卑,示以財利,其大都護偏何(鮮卑名也)遣使奉獻,願得歸化。肜慰納賞物,稍復親附。其異種滿離,高句驪之屬[8],遂駱驛款塞。肜爲人質厚重毅,撫夷狄以恩信[9],皆畏而愛之,故得其死力。

鄧訓,章帝時爲謁者。會上谷太守任興欲誅赤沙、烏桓,恐恨謀反。詔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以防其變。(《漢官儀》曰:"中興以幽[10]、冀、并州克定天下,故於黎陽立營[11],以謁者監之。"狐奴縣,屬漁陽郡也。)訓撫接邊民,爲幽部所歸。章和二年,護羌校尉張紆誘誅燒當種羌迷吾等[12],繇是諸羌大怒,謀欲報怨,朝廷憂之。公卿舉鄧訓代紆爲校尉。諸羌激忿,遂相與解仇結婚,交質盟詛,衆四萬餘人,期冰合渡河攻訓。先是,小月氏胡分居塞內,勝兵者二三千騎,皆勇健富強,每與羌戰[13],常以少制多[14]。雖首施兩端(首施,猶首鼠也),漢亦時收其用。時迷吾子迷唐別與武威種羌合兵萬騎,來至塞下,未敢攻訓,先欲脅月氏胡。訓擁衛稽故(稽故,謂稽留事故。"稽故"字一作"諸故"也[15]),故不得戰。議者咸以羌胡相攻,縣官之利,以夷伐夷[16],不宜禁護。訓

曰:“不然。今張紆失信,衆羌大動,經常屯兵,不下二萬,轉運之費,空竭府帑。涼州吏人命懸絲髮[17]。原諸胡所以難得意者,皆恩信不厚耳。今因其迫急,以德懷之,庶能有用。”遂令開城及所居園門,悉驅群胡妻子內之,嚴兵守衛。羌掠無所得,又不敢逼諸胡,因即解去。繇是湟中諸胡皆言:“漢家常鬭我曹,今鄧使君待我以恩信,開門內我妻子,乃得父母。”咸歡喜叩頭曰:“唯使君所命。”訓遂撫養其中少年勇者數百千,以爲義從。

竇憲,爲車騎將軍。和帝永元元年出鷄鹿塞,遣軍司馬吳汜、梁諷奉金帛遺北單于,宣明國威,而兵隨其後。時虜中乖亂[18],汜、諷所到,輒招降之,前後萬餘人。遂及單于於西海上[19],宣國威信,致以詔賜,單于稽首拜受。諷因說宜修呼韓邪故事,保國安人之福。(言依附漢家,自保護其國也。宣帝時,呼韓邪單于款塞,朝于甘泉宫,請留光禄塞下,有急,保漢受降城居。)單于喜悦,即將其衆與諷俱還,到私渠海[20],聞漢軍已入塞,乃遣弟右溫禺鞮王奉貢入侍,隨諷詣闕。憲以單于不自身致,奏還其侍弟。明年,單于復遣車諧儲王等款居延塞,欲入朝見,願請大使[21]。竇憲上遣大將軍護軍班固行中郎將,與司馬梁諷迎之,會北單于爲南匈奴所破[22],被創遁走,固至私渠海而還。

陳禪,左轉玄菟候城障尉,會北匈奴入遼東,追拜遼東太守。胡憚其威強,退還數百里。禪不加兵,但使吏卒往曉慰之,單于隨降還郡。禪於學行禮,爲說道義感化之。單于懷服,遺以胡中珍貨而去[23]。

種暠,爲尚書。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以爲度遼將軍。暠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羌虜先時有生見獲質於郡縣者[24],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繇是羌胡、龜兹、莎車、烏孫等皆來順服。

劉虞,爲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穢貊之輩[25],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後前中山相張純等與烏桓大人共連盟攻薊下,復以虞爲幽州牧。虞到薊,罷省屯兵,務廣恩信。遣使告烏桓峭王等以朝恩寬弘,開許善路。又設賞購,純等走出塞,餘皆降散。

魏蘇則,爲金城太守。是時喪亂之後,吏民流散饑窮,戶口損耗,則撫循之甚謹。外招懷羌胡,得其牛羊以養貧老。與民分糧而食,旬月之間[26],流民皆歸,得數千家。

毌丘興,爲武威太守。內撫吏民,外懷羌胡,卒使柔附。及郡雜胡棄惡詣興[27],興皆安卹,使盡力田。

牽招,爲使持節護鮮卑校尉、屯昌平[28],是時邊民流散山澤,又亡叛在鮮卑中者,處有千數。招廣布恩信[29],招誘降附,建義中郎將公孫集等率將部曲,咸各歸命,使還本郡。又懷來鮮卑素利、彌加等十餘萬落[30],皆令款塞。

吳孫歆爲鎮北將軍,爲邊將數十年。青、徐、汝、沛頗來歸附,淮南濱江屯候皆撤兵

遠徙[31]，徐、泗、江、淮之地不居者各數百里。

陸遜，爲大將軍。太帝嘉禾五年北征，遜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32]。其所生獲皆加營護，不令兵士干擾侵侮。將家屬來者，使就料視。若亡其妻子者，即給衣糧，厚加慰勞，發遣令還。或有感慕相攜而歸者，鄰境懷之。江夏功曹趙濯、弋陽備將裴生及夷王梅頤等並帥支黨來附遜，遜傾財帛周贍經恤。

孫皎，爲征虜將軍，督夏口。皎嘗遣兵候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皎[33]，皎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所欲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已往，不得擊其老弱。"繇是江淮間多歸附者[34]。

魯肅，代周瑜鎮江陵，後下屯陸口，威恩大行，衆增萬餘人，拜漢昌太守、偏將軍。

呂蒙，爲左護軍虎威將軍。討關羽于南郡，蒙入據城，盡得關羽及將士家屬[35]，皆撫慰，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36]，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大帝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37]。周遊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38]，私相參訊[39]，咸知家間無恙，見待過于平時，故羽吏士無鬬心。會權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荆州遂定。

晋羊祜，鎮荆州，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併之心，每與吳人交兵[40]，剋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41]，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爲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42]。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殮。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游獵，常止晋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晋兵所得者[43]，皆封還之。

杜預，爲征南大將軍，荆土肅然，吳人赴者如歸矣。

張華，爲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華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44]，并遣使朝貢。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

王渾，爲安東將軍，鎮壽陽。渾不尚刑名，處斷明允。時吳人新附，頗懷畏懼。渾撫循羈旅，虚懷綏納，座無空席，門不停賓，於是江東之士莫不悅附[45]。

周浚，爲折衝將軍、楊州刺史，移鎮秣陵。時吳初平，屢有逃亡者，頻討平之。賓禮故老，搜求俊乂，甚有威德，吳人悅服。

劉琨，爲并州刺史。時東瀛公騰自晋陽鎮鄴，并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横，道路斷塞。琨募得千餘人，轉鬬至晋陽，府寺焚毁，僵屍蔽地[46]，其有

存者饑羸無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琨剪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47],常以城門爲戰場。百姓負盾以耕,屬鞬而耨。琨撫循勞倈,甚得物情[48]。在官未期,流人稍復,鷄犬之音復相接矣。人士奔迸者多歸於琨[49],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50]。剋期,與猗盧討劉聰,盧父子相圖,盧及兄子根皆病死[51],徒屬四散。琨子遵先質於盧,衆皆附之。及是,遵與質澹等帥盧衆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悉來歸琨[52],琨繇是復振,率數百騎[53],自平城撫納之。

祖逖,爲奮威將軍,討樊雅[54],陳川遣將李頭率衆援之[55],力戰有勳。逖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嘆曰:"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數百人歸于逖[56]。逖後鎮雍丘[57],數遣軍要截石勒,勒屯戍漸蹙[58]。候騎嘗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騎萬人距逖,復爲逖所破,勒鎮戍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授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疏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由是黄河已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僞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密以聞,前後剋獲,亦繇此也。

荀羨,監青州諸軍事,領兖州刺史。先是石季龍死,胡中大亂,羨撫納降附,甚得衆心。

魏浚,爲武威太守,以亂不之官。及洛陽陷,屯于洛北石梁塢,撫養遺衆,漸修軍器。其附賊者皆先解喻,説大晉運數靈長,行已建立,歸之者甚衆。其有恃遠不從命者,遣將討之,服從而已,不加侵暴。於是遠近感悦,襁負至者甚衆。

應詹[59],爲南平太守,督南平天門武陵軍事[60]。天門、武陵谿蠻並反,詹討降之。時政令不一,諸蠻怨望,并謀背叛。詹召蠻酋,破銅券與盟,繇是懷詹,數郡無虞。其後天下大亂,詹境獨全,百姓歌之。又爲平南將軍、江州刺史。時王敦新平,人情未安,詹撫而懷之,莫不得其歡心,百姓賴之。

陶侃,爲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亡者歸之盈路。侃竭資賑給焉。

桓宣,爲平北將軍,鎮襄陽。宣久在襄陽,綏撫僑舊[61],甚有稱績。又監沔中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石勒、荆州刺史郭敬戍襄陽[62],陶侃使其子平西參軍斌與宣俱攻樊城[63],拔之,竟陵太守李陽又破新野,敬懼遁走。宣與陽遂平襄陽,侃委宣鎮之,以其淮南部曲立義成郡[64],宣招懷初附。

桓伊,都督豫州諸軍事、西中郎將、豫州刺史。在州十年,綏撫荒雜,甚得物情。桓冲卒,遷都督江州荆州十郡豫州四郡軍事、江州刺史,將軍如故,假節。伊到鎮,以邊境無虞,宜以宰衃爲豫,乃上疏以江州虚耗,加連歲不登,今餘户有五萬六千,宜并合小縣,除諸郡逋米,移州還鎮豫章。詔令移州尋陽,其餘皆聽之。伊隨宜拯撫,百姓賴焉。

褚翜,爲豫州司馬、督司馬軍事。太傅參軍王玄代翜爲郡。時梁國部曲將耿奴甚

得人情而專勢。㷀常優遇之。玄爲政既急，㷀知其不能容奴，因之曰："卿威殺已多，而人情難戒一，宜深慎之。"玄納㷀言，外羈縻奴而内懷憤。及遷爲陳留，將發，乃收奴斬之，餘黨聚衆殺玄。梁郡既有内難，而徐州賊張平等欲掩襲之，郡人遑惑，將以郡歸平。荀組遣㷀往撫之，衆心乃定。

郗恢，爲梁、秦、雍、司、荆、揚、并等州諸軍事、建威將軍、雍州刺史、假節，鎮襄陽。恢甚得關隴之和，降附者動有千計。

瑯琊武王伷，起家爲寧朔將軍，監守鄴城，有綏懷之稱。

宋柳元景爲建威將軍，北伐斬魏將張是提，又斬三千餘級，面縛軍門者二千餘人。元景輕騎晨至，魏兵之面縛者多河内人，元景詰之曰："汝等怨王澤不接，請命無所，今并爲魏盡力，便是本無善心。順附者存恤[65]，從惡者誅滅，欲知王師正如此耳[66]。"皆曰："虐虜見驅，後出赤族，以騎蹙步，未戰先死，此親將軍所見[67]，非敢背中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以爲不可，曰："今王旗北掃，當令仁聲先路。"乃悉釋而遣之[68]，家在關裏者，符守關諸軍聽出，皆稱萬歲而去。

檀道濟，爲冠軍將軍。武帝北伐[69]，道濟爲前鋒，至洛陽。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以戮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人，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70]。於是戎夷感悦，相率歸之者甚衆。

梁孫謙，宋明帝泰始初事建安王休仁，休仁以爲司徒參軍，言之明帝，擢爲明威將軍、巴東[71]、建平二郡太守。郡居三峽，常以威力鎮之。謙將述職，勑募千人。謙曰："蠻夷不賓，蓋待之失節耳。何煩兵役，以爲國費。"固辭不受。至郡，布恩惠之化，蠻獠懷之，競餉金寶。謙慰喻而一無所納。及掠得生口，皆放還家。俸秩出吏民者[72]，悉原除之。郡境翕然，威信大著。視事三年，徵還爲撫軍中兵參軍。

徐文盛，武帝大同末爲持節督寧州刺史。先是，州在僻遠，所管群蠻不識教義，貪欲財賄，劫奪相尋，前後刺史莫能制。文盛推心撫慰，示以威德，夷獠感之，風俗遂改。

張興世，爲游擊將軍。北伐次下邳，號令嚴明，所至獨剋。下邳人多有欲來降，惠紹曰："我若得城，諸卿皆是國人。若不能破賊，徒令公等失鄉，非朝廷弔人本意也。今且安堵復業，勿妄自辛苦。"降人感悦。

陳沈恪，宣帝時都督廣、衡、交、越、成、定、新、合、羅、愛、德、宜、利、安、石、雙等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恪未至鎮，前刺史歐陽紇舉兵拒險，恪不得進。朝廷遣司空章昭達督衆軍討紇，紇平，乃得入州[73]。州罹兵荒，所在殘毀，恪綏懷安輯，被以恩惠，嶺表賴之。

裴忌，以大建五年爲都官尚書。吳明徹督衆軍北伐[74]，詔忌以本官監明徹軍。淮南平，授軍師將軍、豫州刺史。忌善於綏撫，甚得民和。

後魏寇讚，初爲後秦襄邑令。姚泓滅秦，雍人千有餘家推讚爲主。歸順，拜綏遠將

軍、魏郡太守。其後秦雍之民來奔河南、滎陽、河內[75]，戶至萬數。拜讃安遠將軍、南雍州刺史、軹縣侯。治于洛陽，立雍州之郡縣以撫之，繇是流民襁負自遠而至，三倍於前。

于栗磾，明元時爲鎮遠將軍、河內鎮將。撫導新邦，甚有威惠。

刁雍，爲鎮東將軍。與叔孫建攻青州，建先攻東陽，雍至招集義衆得五千人，遣撫慰郡士，人盡下送租供軍。又詔令南入以亂賊境，雍攻克項城。會有敕追令隨機立效，雍於是招集譙、梁、彭、沛民五千餘家，置二十七營，遷鎮濟陰。

東平王翰[76]，太武時鎮抱罕，以信惠撫衆，羌戎敬服，改封東平王。

陸俟[77]，爲都督洛、豫二州諸軍事、虎牢鎮大將[78]，平涼休屠金崖[79]、羌狄子玉等叛[80]，復轉爲使持節、散騎常侍、平西將軍、安定鎮大將[81]。既至，懷柔羌戎，莫不歸附。

盧度世，爲假節鎮遠將軍、齊州刺史。州接邊境，將士數相侵掠，度世乃禁勒所統，還其俘虜，二境以寧。

趙逸，爲寧朔將軍、赤城鎮將。綏和荒服十有餘年，百姓安之。

叔孫建，爲平原鎮大將、征南大將軍。在平原十餘年，綏懷內外，甚得邊稱。

陸眞，文成時爲安西將軍、長安鎮將。東平王道符反于長安，殺雍州刺史魚玄明，關中草草，以眞爲長安鎮將，賜爵河南公。長安兵民素伏威信[82]，眞到撫慰之，皆怡然安靜。

尉撥，爲晉昌鎮將。綏懷邊民，甚著稱績。後爲召城鎮將，在任九年，大收民和，山民一千餘家、上都徙收、盧水胡八百餘落[83]，盡附爲民[84]。

王斤，爲平北將軍。時并州胡酋田卜謀反，諸餘衆不安，遣斤鎮慮虒以撫慰之[85]。斤綏靜胡醜，甚收聲稱。

李洪之，獻文時爲內都大官。河西羌胡鎮部落反叛，獻文親征，命洪之與侍中東郡王陸定總統諸軍。輿駕至并州，詔洪之爲河西都將討山胡，皆保險拒戰[86]。洪之築壘於石樓南白鷄原以對之，諸將悉欲進攻，洪之乃開以大信，聽其復業，胡人遂降。獻文嘉之，遷拜尙書外都大官[87]。

李崇，爲鎮西大將軍。孝文時，巴夷擾動，詔崇以本將軍爲荆州刺史，鎮上洛，敕發陝、秦二州兵送崇至治，崇辭曰："邊人失和，本怨刺史。奉詔代之，自然易帖。但須一宣詔旨而已，不勞發兵自防，使懷懼也。"孝文從之，乃輕將數十騎馳到上洛[88]，宣詔綏慰，當即帖然。尋勒邊戍掠得南齊人者悉令還之[89]，南人感德，仍送荆州之口二百許人[90]。兩境交和，無復烽燧之警。在治四年，甚有稱績，召還京師，賞賜隆厚。

莫雲，爲鎮西大將軍。時初并河西[91]，人心未一，雲撫慰新舊，皆得其所。

杜纂，除積弩將軍，領衆詣淮迎降民楊箱等[92]，脩立楚鎮，招納山蠻李天保等五百戶。

李輔，爲鎮遠將軍、潁川太守、帶長社戍。輔綏懷招集，甚得邊和[93]。

任城王澄爲征南大將軍，都督梁、益、荆三州諸軍事。梁州氐帥楊仲顯、婆羅、楊卜兄弟及符叱槃等自以居邊地險，世爲山狡。澄至州，量彼風俗，誘導懷附[94]。表送婆羅，授仲顯循城鎮副將，楊卜廣業太守[95]，叱槃固道鎮副將，自餘首帥，各隨才而用之，款附者賞，違命加誅[96]。於是仇池帖然，西南款順。

盧淵，爲京兆王愉徐州長史、南徐州刺史[97]。沈陵殺將佐，勒宿預之，衆逃叛。陵在邊歷年結構既廣，二州人情咸相扇惑。陵之餘黨頗見執送。淵皆撫而赦之。唯歸罪於陵，繇是衆心乃安[98]。

崔敬邕，爲龍驤將軍、營州刺史。庫莫奚國有馬百匹，因風入境，敬邕悉令送還，於是夷人感附。

韓均，爲冀州刺史、都督定、冀、相三州諸軍事。均清身率下[99]，明爲耳目，廣設方略，禁斷姦邪。於是趙郡屠各、西山丁零聚黨山澤以劫害爲業者[100]，均皆誘慰追捕，遠近震跼。先是，河外未賓[101]，民多去就，均撫懷之，民咸受優復[102]。

皮喜，爲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開府、仇池鎮將，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故也。喜至，申恩布惠[103]，民夷大悦。酋帥強好子等各率戶歸附，於是置廣業、固道二郡以居之。

傅豎眼，宣武時爲建武將軍[104]。討揚州賊，破之，仍鎮於合肥，齊民歸之者數千戶[105]，又詔假節行南兗州事。豎眼善於綏撫，南人多歸之。又爲益州刺史，進號冠軍將軍。撫蜀人以恩信爲本，保境安民，不以小利侵竊。有掠蜀民入境者[106]，移送還本，檢勒部下，守宰肅然。遠近雜夷相率款謁，仰其德化，思爲魏民矣。是以蜀民請軍者旬月相繼，宣武甚嘉之。

李韶[107]，爲撫軍西道都督，行秦州事。時隴右新經師旅之後，百姓多不安業，韶善撫納，甚得夷夏之心。

彭城王勰，爲司徒，領楊州刺史。既定壽春，進位大司馬，獲南齊汝陰太守王果、豫州治中庾稷等數人，勰傾衿禮之，常參坐席。果承間進曰[108]："果等契闊生平，皓首播越，顧瞻西夕，餘光幾何，今遭聖化，正應力兹愚老，申展尺寸。但在南百口，生死分張，乞還江外，以申德澤。"勰矜而許之。果又謝曰："殿下賜處有過國士，果等今還，仰負慈澤，請聽仁駕振旅，反跡江外。"至此乃還，其爲遠人所懷如此。

王肅，爲散騎常侍、都督淮南諸軍事、揚州刺史。肅頻在邊，悉心撫接，遠近歸懷，附者若市，以誠綏納，咸得其心。

安豐王猛子延明，孝明時爲尚書右僕射，元法僧反，詔爲東道行臺、徐州大都督、節度諸軍事，與都督臨淮王彧、尚書李憲等討法僧。梁武帝遣其豫章王綜鎮徐州。延明先牧徐方，甚得人譽，招懷舊土，遠近歸之。

爾朱天光,孝莊時爲鎮東將軍。初元顥入洛,天光與天穆會爾朱榮於河内。榮發之後,并、肆不安,詔天光以本官兼尚書僕射,爲并、肆、雲、恆、朔、燕、蔚、顯、汾九州行臺,仍行并州,委以安靜之。天光至并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顥破,尋還京師。

北齊盧潛,爲揚州道行臺左丞,與陳鄰接,潛輯諧内外,甚得邊俗之和。又爲揚州刺史,領行臺尚書。潛在淮南十三年,任總軍民。顯祖初平淮南,給十年優復。平滿之後,逮後主天統、武平中[109],徵稅煩雜,高文海執正,斷漁獵,人家無以自資。諸商胡負官責息者,宦者陳德信縱其妄注淮南富家[110],令州縣徵責。又勅送突厥馬數千匹,揚州管内令土豪貴買之[111],錢直始入,便出敕括江淮間馬,并送官廄[112]。繇是百姓擾擾,切齒嗟怨。潛隨事撫慰,兼行權政,故得寧靖[113]。

辛術,爲東徐州刺史,爲淮南經略。顯祖天保元年,侯景徵江西稅,術率諸軍渡淮,繼之租還,鎮下邳,人隨術北渡淮者三千餘家。及王僧辯破侯景,術招攜安撫,城鎮相繼款附,前後二十餘州[114]。

斛律羡,爲幽、安、平、南北營、東燕六州都督[115]。突厥來寇州,羡禦之。望見軍威不敢戰,來求款附[116],慮其有詐,且喻之曰:"爾輩此行本非朝貢[117],見機始變,未是宿心。若有實誠[118],宜速歸巢穴,别遣使來。"於是退走。後主天統初,突厥木汗遣使請朝獻,羡始以聞,自是朝貢歲時不絶,羡有力焉。

後周韋旭,後魏永安二年拜右將軍、南幽州刺史。時氐賊數爲抄竊,旭隨機招撫,並即歸附。

李賢,初爲西魏原州刺史。賢雖少從戎旅,而頗閑政事。撫導鄉里,甚得民和。文帝大統十二年,隨獨孤信征涼州,平之。又撫慰張掖等五郡而還。

宇文測,爲大都督,行汾州事,政存簡惠,頗得民和。地接東魏,數相抄竊。或有獲其爲寇者,多縛送之。測皆命解縛置之賓館,然後引與相見,如客禮焉。設酒殽宴勞,放還其國,并給糧餼,衛送出境。自是東魏人大慙[119],乃不爲寇,汾晉之間,各安其業。兩界之民,遂通慶弔,不復爲仇讎矣。時論稱之,比於羊叔子。

赫連達,初從賀拔岳西征,爲都督。及岳爲侯莫陳悦所害,達馳詣太祖,太祖引軍向高平,令達率騎據彈箏峽[120]。時百姓惶懼,奔散者多[121]。有數村民方扶老弱驅畜牧欲入山避難,軍士爭欲掠之,達曰:"遠近民黎多受制于賊,今若值便掠縛,何謂伐罪弔民?不如因而撫之,以示義師之德。"乃撫以恩信,民皆悦附,於是迭相曉語,咸復舊業,太祖聞而嘉之。

尉遲迥,既平蜀,爲都督益等十州諸軍事、益州刺史。自劍閣以南得承制封拜及黜陟[122],迥乃明賞罰,布恩威[123],綏輯新邦,經略未附,夷夏懷而歸之[124]。

侯莫陳穎,爲開府儀同三司,從滕王追擊龍泉文城叛胡,穎與柱國竇盧勣分路而進,穎懸軍五百餘里,破其三柵。先是,稽胡叛亂,輒略邊人爲奴婢[125]。至是詔胡有厭

匿良人者誅，籍沒其妻子。有人言爲胡村所隱匿者，勱將誅之[126]。穎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行。諸胡固非悉反，但相迫脅爲亂[127]，今慰撫[128]，自可不戰而定。如即誅之，轉相驚恐，爲難不細。未若召其渠帥，以隱匿者付之[129]，令自歸首，則群胡可安。"勱從之，諸胡爭附，北土以安。

楊敷，孝閔帝時爲使持節、蒙州諸軍事、蒙州刺史[130]。先是蠻左等多受齊假署，數爲亂逆。敷推誠布信，隨方慰撫，蠻左等感之[131]，相率歸附。敷乃送其酋帥四十餘人赴闕[132]，請因齊所假而授之，諸蠻等愈更感悦，州境獲寧。

司馬裔，自孝閔踐祚爲驃騎大將軍，後爲御正中大夫。及大軍東討，與少卿楊㯹守軹關，即授懷州刺史。武帝天和初，隋上庸公陸騰討信州反蠻川令賢等[133]。裔自開州道入，先遣使宣示禍福，群蠻率服。

齊王憲討北齊任城王湝、廣寧王孝珩於信都[134]，憲至信都，登張耳冢以望之[135]。俄而湝領軍尉相願僞出略陣[136]，遂以衆降。相願，湝之腹心也。衆駭，因破之，擒湝及孝珩。憲謂湝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湝曰："下官神武帝子，兄弟十五，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厚加資給。又問孝珩，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發，俯仰有節，憲亦爲之改容。

韋世康，自武帝平齊授司州總管長史[137]。時東夏初定，百姓未安，世康綏撫之，士庶胥附。

楊雄，爲通洛防主。雄處疆埸，務在保境息民。接待敵人，必推誠伏信。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深相欽尚，移書稱美之。

楊忠，爲大將軍。再舉盡定漢東之地，寬以御衆，甚得新附之心。

隋虞慶則，初仕後周爲并州總管長史。時稽胡數爲反叛，越王盛內史下大夫高熲討平之[138]。將班師，熲等咸謀，須文武幹略者鎮遏之，表請慶則。於是即拜石州總管，甚有威惠，境內清肅，稽胡慕義而歸者八千餘戶。

高熲，爲左領軍大將軍[139]。蕭巖之叛也，詔熲綏集江漢，甚得民和。

韋冲，開皇初爲開府時，發南汾胡千餘州人北築長城，在塗皆亡。高祖呼冲問計，冲曰："夷狄之性易爲反覆，皆繇牧宰不稱之所致也。臣謂以理綏靜[140]，可不勞兵而定。"帝然之，因命冲綏懷叛者[141]，月餘皆至，并赴長城。下書勞勉之。尋拜石州刺史，甚得諸胡歡心。後爲營州總管。冲容貌都雅，寬厚得衆心。撫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力。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開皇中，爲南寧州總管，持節撫慰。冲既至南寧，帥爨震及西爨首領皆詣府參謁。帝大悦，下詔褒揚之。

韋洸，開皇中平陳之後，爲江州總管。進圖嶺南，既至廣州，說陳渝州都督王猛下之，嶺表皆定。帝聞而大悦，許以便宜從事。洸所綏集二十四州[142]，拜廣州總管。

長孫晟，爲左勳衛驃騎將軍，持節護突厥。晟遣降虜覘候雍閭[143]，知其牙內屢有

災變,夜見赤虹,光照數百里;天狗賈,雨血三日,流星墜其營內,有聲如雷。每夜自驚,言隋師且至。并遣奏知,仍請出討突厥。都速等歸染干,前後至者男女萬餘口[144]。晟安置之,繇是突厥悅附。後都藍大亂,爲其部下所殺,晟因奏請曰:"今王師臨境,戰數有功,賊內横離,其主被殺[145],乘此招誘,必並來降。請遣染干部下[146],分頭撫慰。"帝許之,果盡來附。

慕容三藏,以功授大將軍,又授廓州刺史。州極西界,與吐谷渾鄰接,姦宄犯法者皆遷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納綏撫,百姓愛悅,襁負日至,吏民歌頌之。

周法尚,爲桂州總管。桂州人李光仕作亂,詔法尚討之。光仕帥勁兵保白石洞[147],其黨有來降附,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人。

唐韋仁壽,初爲嶲州都督府長史。時南寧州內附,朝廷每遣使安撫[148],類皆受賄。邊人患之,或有叛者。高祖以仁壽素有能名,令檢校南寧州都督,寄聽政於越嶲,使每歲一至其地以慰之,仁壽將兵五百人至西洱河,承制置八州十七縣,授其豪帥牧宰,法令清肅,人懷懽悅。

許紹,爲陝州刺史、行軍總管。紹與王世充、蕭銑疆境深接。紹之士卒爲賊,輒殺之。紹執得敵人,皆資給放去,諸賊感媿。自是以後,不復侵掠,合境獲安。

張士貴,高祖起義初遣經略河南。士貴勒兵遇桑顯和,擊破之。召所俘虜三千餘人,慰喻遣還。

盧士良,武德中爲河南刺史[149]。吐谷渾及黨項入寇,士良擊破之,前後歸附者六十餘戶。後檢校晉州事。及在河南既承兵亂之後[150],戶口亡散[151]。到官之始,城邑蕭條,裁數百家。士良撫納夷夏,大弘恩信。數載之後,復業者三千餘家。時黨項羌依阻山谷,頻爲寇盜,士良戰捷之後,諸羌畏懼,相率內屬,卒不爲患。

劉感[152],爲廣州總管。武德六年,崗州刺史馮士翽以新會反,感討降之,復其位。

李靖,爲兵部尚書。討蕭銑,降之。仍渡嶺至桂州,遣人分道招撫,其大首領馮盎、李光度等,皆遣子弟來謁,自餘州縣莫不服從[153]。量其誠效,授以官爵,凡所招慰戶數十萬,優詔勞勉。授靖嶺道安撫大使,檢校桂州總管。靖以南方去朝廷遙遠,喪亂以來不見恩德,若不導以禮樂[154],兼示兵威,無以變其風俗。遂率所部兵馬發往桂州,南巡所經之處,靖親自存撫耆老[155],問其疾苦,遠近悅服。又突厥種落離叛,朝廷進取,以靖爲代州行軍總管,撫納降附。輕騎先據定襄城,突厥部落望風逃散,繇是突厥頡利可汗率衆歸款。進封代國公。

張儉,貞觀初爲朔州刺史。突厥頡利敗後,思給部落,饑寒離散[156],儉招慰安輯之。其不來者,便居磧北,既親屬分往,私相往還。儉雅得其情,亦不禁止。但存綱紀,羈縻而已。及儉移勝州都督,州司謂其將叛,遽以奏聞。詔起儉爲使,觀動靜。儉單馬推誠,入其部落,召諸首領,布以腹心,咸匍匐稽顙,應時而至,便移就代州,即令檢校

代州都督，恩給部落，竟無離叛[157]。儉遂勸其營田，每年豐熟，慮其私蓄富實，易生驕侈，表請和糴，擬就貯備，蕃人喜悦。鋭意營田，長城之北，有同中壤，繇是邊儲實焉。

李素立，爲楊州大都督府司馬。時突厥鐵勒部落相率內附，太宗於其地置瀚海都護府以統之，以素立爲瀚海都護。又有闕泥熟別部猶爲邊患[158]，素立遣使招諭降之。夷人感其惠，率牛以饋，素立唯受其酒一杯[159]，餘悉還之。建立廨舍，開置屯田[160]，久之轉綿州刺史。

蘇定，以高宗顯慶二年爲伊麗道行軍總管。破阿史那賀魯于金牙山，盡收其所據之地。於是悉命諸部歸其所居[161]，開通道路[162]，列置館驛，埋瘞骸骨，所在問疾苦，分其疆界，復其產業，賀魯所虜掠者，悉括還之。於是西域諸國安堵如故。

裴行儉，以麟德二年爲安西大都護，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降。

薛仁貴，總章元年爲安東都護，總兵二萬人以鎮高麗。仁貴恤孤老，儉約，盜賊有幹者隨才任使，忠孝節義，咸加旌表。高麗士衆莫不欣然慕化[163]。

薛訥，爲幽州都督。睿宗太極元年，爲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和戎軍大使。訥鎮幽州二十餘載，邊人懷之，未嘗深入，虜亦不敢犯。

李晟，德宗時鎮涇原。嘗曰："河隴之陷也，非吐蕃能之，皆以將帥貪暴，種落攜二，人不得耕稼，展轉東徙[164]，自棄之耳。且土無絲枲，人苦征役，思唐之心，豈有已乎？"乃傾家財賞降者以懷來之。降虜浪息曩，晟奏封王；每蕃使至，晟必置浪息曩別座，衣以錦袍金帶，以寵異之。蕃人皆相指，因榮羡息曩。

李復，爲嶺南節度使。瓊州久陷於蠻獠中，復累遣使降之，因奏置瓊州都督府以綏撫[165]。

韋皋，爲劍南節度使。貞元四年四月，東蠻鬼王驃旁等自陷巂州，臣於吐蕃，絶朝貢者二十餘年。及是皋招誘之，始棄吐蕃，內附來朝。特封爲和義順政等郡王，且衣以冠帶，仍給兩林、勿鄧等部落功而遣之。又皋以雲南蠻衆十萬與吐蕃和好[166]，蕃人入寇，必以蠻爲前鋒。於是遣使通雲南蠻，以離吐蕃之助。其王異牟尋因遣使願受正朔，於是朝廷命祠部郎中兼御史中丞袁滋持節冊異牟尋爲南詔王。自是遂修朝貢，而吐蕃不寇蜀邊。

馬總，憲宗時爲淮西節度使。總以申光蔡等州久陷賊寇，人不知法，威刑勸導，咸令率化，奏改彰義軍曰淮西。賊之僞迹，一皆削盪。

李遜，爲濠州刺史。先是濠之都將楊騰刻削士卒，州兵三千人各謀殺騰，騰覺走楊州，而家屬皆死。濠兵不自戢，因行攘剽。及遜至，郡餘亂未殄。徐驅其間，爲陳逆順利害之勢，衆皆釋甲請罪，因以寧息。

鄭權，爲德、棣、滄、景節度使。朝廷用兵討淄青李師道，權奏於安德、平原二縣之間置歸化縣，以集降民。

李夷簡,爲西川節度使。時有嶲州刺史王顒以貪虐爲蠻戎所怒,相率攻之。嶲州遂亂,夷簡發使曉喩,戎人畏伏。

盧簡求,凡歷四鎮,皆接邊鄙。屬雜虜寇邊,因之移授。所至撫御,邊鄙晏然。太原素管退渾、契苾、沙陀三部落,或撫納不至,多爲邊患。前政或要之詛盟,質之子弟,然爲盜不息。簡求開懷撫待[167],接以恩信,所質子弟[168],一切遣之,故五部之人欣然聽命。

崔從,爲鄜坊丹延節度使。鄜時內接畿甸[169],外連羌落,從鎮撫甚得其制,黨項有以羊馬來致之,從皆慰諭還之[170]。

後唐魏王繼岌,以莊宗同光三年冬平蜀,遣使齎書詔諭南詔蠻[171]。(時郭崇韜欲聲教達於南荒,募蜀川曾使南詔者,有秦州副使徐鵠,諳雲南苴羊城途路,且云中和年[172],僖宗在蜀,令嗣王龜年使雲南,鵠季父虔爲副使,鵠爲判官。時不到苴羊城,只達善闡回[173]。時約爲甥舅[174],許出降安化公主。雲南使來迎公主,次驛。報收長安,黄巢東走,乃託以佗歲。)

霍彥威,初仕梁,爲邠州節度使。鳳翔李茂貞攻圍半年[175],竟不能下。或得俘掠,悉放之歸。秦人懷之,遂無侵擾。

王處直,爲定州節度使。處直爲人精簡,好求吏理。雖地處一隅,介於大國,招懷撫納,甚得人和。

樂彥稠,明宗時授邠州節度使。詔會兵制置鹽州,蕃戎逃遁,獲陷蕃士庶千餘,並遣復鄉里。

張希崇,鎮靈武。閔帝應順元年正月,沙州、瓜州遣牙將各以方物朝貢,迴鶻可汗仁美遣使獻故可汗仁裕遺留貢物、鞍馬、器械。仁美又獻美玉、圓玉、鞦轡、硇砂、羚羊角、波斯寶緤、玉帶,蓋希崇招懷邊鎮,內附故也。

張敬詢,爲大同軍節度使。至鎮,招撫室韋曷剌鉢于越萬餘帳[176],以捍北邊。

晉馮暉,爲滑州節度使,移鎮靈武。初,張希崇鎮靈州,以久在北蕃,頗究邊事,能駕御河西胡虜。而數年之間,侵盜屏息。希崇卒,未有主帥,蕃部寇鈔,無復畏憚,而暉強暴之名聞於遐徼。及暉到鎮,蕃部集慶。暉大張宴席,酒殽豐備,群夷告醉,爭陳獻賀。暉皆以錦綵酬之,蕃情大悅。黨項拓拔彥超者,州界部族之大者。暉至來謁,厚加待遇,仍爲在城治第,豐其服玩,因留之不令歸部。河西羊馬所產[177],易爲交市,暉期年得馬五千匹,而蕃部歸心。

漢薛懷德,爲邢州節度。上言:昨契丹侵逼諸縣,人戶入山逃避。臣已散差人招攜安撫,漸已復業。

周向訓,知延州。太祖廣順三年六月上言:所屬蕃部侵盜漢戶,臣已招喚諸部酋率設酒食,仍令誓約,更不敢侵犯。

王景，爲鳳翔節度使。世宗顯德二年五月上言：今月七日收下黄牛、新城、大忌等三砦。相次又收下鬼迷、黄花、下湛、滴水、皀莢等五砦，其鄉村人户並已招攜安撫。

校勘記

[1]固守，宋本作"保固"。

[2]德聲遐暢，原作"德聲外暢"，據宋本改。

[3]二，原作"一"，據宋本改。

[4]住，原作"駐"，據宋本及《後漢書・鄧禹傳》改。

[5]震，原作"振"，據宋本及《後漢書・鄧禹傳》改。

[6]美，原脱，據宋本及《後漢書・鄧禹傳》補。

[7]肜，原作"彤"，據宋本改，下同。

[8]驪，原作"離"，據宋本改。

[9]信，原本無此字，據宋本補。

[10]中，原本挖去一字，據宋本補。

[11]立營，原作"立官"，據宋本改。

[12]訓撫接邊民爲幽部所歸章和二年護羌，原本脱，據宋本補。

[13]羌，原作"戎"，據宋本及《後漢書・鄧訓傳》改。

[14]以少制多，原作"以少致多"，據宋本及《後漢書・鄧訓傳》改。

[15]訓，原脱；也，原脱，據宋本及《後漢書・鄧訓傳》李賢注補。

[16]以夷伐夷，原作"以夷禁伐"，據宋本及《後漢書・鄧訓傳》改。

[17]涼州吏人命縣絲髮，原作"州吏人命懸絲髮"，據宋本補。

[18]乖，原作"乘"，據宋本及《後漢書・竇憲傳》改。

[19]西海，原作"四海"，據宋本改。

[20]私渠海，原作"渠海"，據宋本及《後漢書・竇憲傳》補。

[21]願請，原本互倒，據宋本乙。

[22]匈奴，原作"單于"，據宋本及《後漢書・竇憲傳》改。

[23]貨，原作"物"，據宋本及《後漢書・陳禪傳》改。

[24]生，原作"王"，據宋本及《後漢書・種暠傳》改。

[25]夫，原作"扶"，據宋本及《後漢書・劉虞傳》改。

[26]月，原作"日"，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蘇則傳》改。

[27]郡，原作"群"，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毌丘儉傳》裴松之注改。

[28]護，原作"赴"，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牽招傳》改。

[29]廣布恩信，原作"誘布德恩"，據宋本改。

[30]落，原脱，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牽招傳》補。

[31]撤，原作"徹"，據宋本改。

[32]喧,原作"益",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陸遜傳》改。

[33]皎,原脱,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孫皎傳》補。

[34]者,原作"之",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孫皎傳》改。

[35]及,原作"之",據宋本改。

[36]疾病者給醫藥,原作"疾病給醫藥",據宋本補。

[37]遇,原本無,據宋本補。

[38]人,原作"使",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呂蒙傳》改。

[39]私相參訊,原作"私相參課",據宋本改。

[40]與,原作"遇",據宋本及《晉書·羊祜傳》改。

[41]譎詐,原作"譎謀",據宋本改。

[42]其,原脱,據宋本及《晉書·羊祜傳》補。

[43]兵,原脱,據宋本及《晉書·羊祜傳》補。

[44]者,原脱,據宋本及本書卷四二九、《晉書·張華傳》補。

[45]莫,原作"無",據宋本及《晉書·王渾傳》改。

[46]蔽,原作"滿",據宋本及《晉書·劉琨傳》改。

[47]互,原作"至",據宋本及《晉書·劉琨傳》改。

[48]物情,原作"物性",據宋本改。

[49]人,原脱,據宋本及《晉書·劉琨傳》補。

[50]以,原脱,據宋本及《晉書·劉琨傳》補。

[51]根,原作"振",據宋本及《晉書·劉琨傳》改。

[52]帥,原作"率";馬牛,原作"牛馬",來,原作"衆",據宋本及《晉書·劉琨傳》改乙。

[53]數,原作"衆",據宋本及《晉書·劉琨傳》改。

[54]雅,原作"稚",據宋本及《晉書·祖逖傳》改,下同。

[55]援,原作"接",據宋本及《晉書·祖逖傳》改。

[56]數百人,宋本作"四百人"。

[57]逖,原脱;雍丘,原作"永丘",據宋本及《晉書·祖逖傳》補改。

[58]戍,原作"戎";蹙,原作"感",據宋本改。

[59]應詹,原作"詹應",據宋本改。

[60]督南,原作"都督",據宋本及《晉書·應詹傳》改。

[61]舊,原作"寓",據宋本及《晉書·桓宣傳》改。

[62]戍,原作"成",據《晉書·桓宣傳》改。

[63]平西參軍,原作"平西軍",據宋本補。

[64]部,原作"郡";郡,原作"都",據宋本及《晉書·桓宣傳》改。

[65]恤,宋本作"撫",《宋書·柳元景傳》作"拯"。

[66]如此,下原衍"也"字,據宋本及《宋書·柳元景傳》删。

[67]親將軍所,原作"將軍所親",據宋本及《宋書·柳元景傳》乙。

[68]釋，原脱，據宋本補。

[69]伐，原作"征"，據宋本及《宋書・檀道濟傳》改。

[70]皆釋而遣之，原作"皆釋曰道之"，據宋本改。

[71]巴東，原作"巴"，據《南史・孫謙傳》補。

[72]秩，原作"髞"，據《南史・孫謙傳》改。

[73]得，原脱，據宋本及《陳書・沈恪傳》補。

[74]衆，原作"諸"，據宋本及《陳書・裴忌傳》改。

[75]河南，原作"河陽"，據宋本及《魏書・寇讃傳》改。

[76]王翰，原作"王漢"，據宋本改。

[77]陸俟，原作"陸侯"，據宋本、《魏書・陸俟傳》改。

[78]將，下原衍"軍"字，據宋本及《魏書・陸俟傳》删。

[79]平涼，宋本作"平源"，原本作"源"，據《魏書・陸俟傳》補改。

[80]子玉，原作"于玉"，據宋本改。

[81]定，原脱，據宋本及《魏書・陸俟傳》補。

[82]伏，原作"服"，據宋本及《魏書・陸真傳》改。

[83]收，宋本作"居"。

[84]盡附爲民，原作"盡附于民"，據宋本改。

[85]慮虒，原作"虎威"，據《魏書・王建傳》改。

[86]皆，上原衍"山胡"二字，據宋本及《魏書・李洪之傳》删。

[87]拜，原作"并"，據宋本改。

[88]將，原作"發"；馳，原作"直"，據宋本及《魏書・李崇傳》改。

[89]勒，原作"敕"，據宋本及《魏書・李崇傳》改。

[90]人，原作"之"，據宋本及《魏書・李崇傳》改。

[91]并，原作"平"，據宋本及《魏書・莫含傳》改。

[92]箱，原作"廂"，據宋本及《魏書・杜纂傳》改。

[93]邊，原作"衆"，據宋本及《魏書・李輔傳》改。

[94]導，原作"道"；附，原作"符"，據宋本及《魏書・任城王傳》改。

[95]副，原作"撫之"；卜，下原衍"爲"字，據宋本及《魏書・任城王傳》改删。

[96]款，原脱；命，下原衍"者"字，據宋本及《魏書・任城王傳》補删。

[97]長史，原作"刺史"；刺史，原作"長史"，據宋本、本書卷三九〇及《魏書・盧淵傳》乙正。

[98]心乃，原作"稍"，據宋本及《魏書・盧淵傳》改。

[99]清，原作"親"，據宋本及《魏書・韓茂傳》改。

[100]各，原作"谷"，據宋本及《魏書・韓茂傳》改。

[101]河外，原作"河内"，據宋本及《魏書・韓茂傳》改。

[102]撫懷，宋本作"懷新附"。

[103]申，原作"深"，據宋本及《魏書・皮喜傳》改。

[104]後一"武"字原作"威",據宋本及《魏書·傅豎眼傳》改。

[105]數,原脱,據宋本及《魏書·傅豎眼傳》補。

[106]蜀民,原作"數民",據宋本改。

[107]韶,原作"紹",據宋本及《魏書·李寶傳》改。

[108]間,原作"問",據宋本改。

[109]逮,原作"建";武平,原作"永平",據宋本改。

[110]縱其妄注,原作"從其所往",據宋本及《北齊書·盧潛傳》改。

[111]令,原脱,據宋本及《北齊書·盧潛傳》補。

[112]送,下原衍"至"字,據宋本及《北齊書·盧潛傳》删。

[113]靖,原作"靜",據宋本及《北齊書·盧潛傳》改。

[114]前後,下原衍"來"字,據宋本及《北齊書·辛術傳》删。

[115]六州,原文爲"六年",據宋本改。

[116]求,原脱,據宋本及《北齊書·斛律羨傳》補。

[117]本,原脱,據宋本及《北齊書·斛律羨傳》補。

[118]實誠,原作"誠實",據宋本及《北齊書·斛律羨傳》乙。

[119]人,原本無此字,據宋本補。

[120]峽,下原衍"山"字,據宋本及《周書·赫連達傳》删。

[121]時,原脱,據宋本及《周書·赫連達傳》補。奔散者多,原作"奔散多者",據宋本改。

[122]封拜,原作"刺拜",據宋本改。

[123]布恩威,原作"布德威",據宋本改。

[124]之,原作"焉",據宋本及《周書·尉遲迥傳》改。

[125]奴婢,原作"奴",據宋本補。

[126]誅,原作"斬",據宋本及《隋書·侯莫陳穎傳》改。

[127]迫,原作"逼",據宋本及《北史·侯莫陳穎傳》改。

[128]慰撫,原作"撫慰之",據宋本及《北史·侯莫陳穎傳》乙删。

[129]付,原作"附",據宋本及《北史·侯莫陳穎傳》改。

[130]蒙州刺史,原作"刺史",據宋本補。

[131]慰撫,原作"撫慰";蠻,上原衍"諸"字,據宋本及《周書·楊敷傳》乙删。

[132]其,原脱,據宋本及《周書·楊敷傳》補。酋帥,宋本作"奠帥",《周書·楊敷傳》作"首"。

[133]騰,原作"滕",據宋本及《周書·司馬裔傳》改。川令賢,原作"令賢",據宋本補。

[134]孝珩,原作"孝衍",據宋本改。

[135]之,原脱,據宋本及《周書·齊煬王憲傳》補。

[136]出,下原衍"戰"字,據宋本及《周書·齊煬王憲傳》删。

[137]州,原作"馬",據宋本及《隋書·韋世康傳》改。

[138]内史,原作"御史",據宋本改。

[139]領,原脱;將軍,"軍"原脱,據宋本及《隋書·高熲傳》補。

[140]理,原作"禮",據宋本及《隋書·韋冲傳》改。

[141]因,原脱,據宋本及《隋書·韋冲傳》補。

[142]洸,原作"光",據宋本改。

[143]候,原作"侯";閒,原作"問",據宋本及《隋書·長孫晟傳》改。

[144]餘,原脱,據宋本及《隋書·長孫晟傳》補。

[145]主,原作"王",據宋本及《隋書·長孫晟傳》改。

[146]染干,原作"染於",據宋本改。

[147]帥,原作"率",據宋本及《隋書·周法尚傳》改。

[148]每,原脱,據宋本補。遣,原脱,據宋本及《舊唐書·韋仁壽傳》補。

[149]河南,宋本作"河州"。

[150]既承兵亂之後,原作"既兵亂之後",據宋本補。

[151]户口亡散,原作"户口去散",據宋本改。

[152]劉感,原作"劉咸",據宋本改。

[153]服,宋本作"伏"。

[154]不導以禮樂,原作"不遵以禮樂",據宋本改。

[155]親自,原作"請自",據宋本改。

[156]給,宋本作"結";寒,宋本作"貧"。

[157]給,宋本作"結";竟,宋本作"境"。

[158]猶,原作"尤",據宋本及《舊唐書·李素立傳》改。

[159]受,原作"收",據宋本及《舊唐書·李素立傳》改。

[160]開置屯田,原作"開屯田",據宋本補。

[161]命,宋本上有"兵"字。

[162]開通道路,原作"間通道路",據宋本改。

[163]士,原作"人",據宋本及《舊唐書·薛仁貴傳》改。

[164]東徙,原作"東皆徙",據宋本删。

[165]置,原脱,據宋本及《舊唐書·李復傳》補。

[166]十萬,原作"一萬",據宋本改。

[167]開懷撫待,原作"撫之以德",據宋本及《舊唐書·盧簡求傳》改。

[168]所質,原作"所執",據宋本改。

[169]時,原作"時",據宋本及《舊唐書·崔愼由傳》改。

[170]慰諭,原作"撫慰",據宋本改。

[171]諭,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莊宗紀》補。

[172]年,上原衍"二"字,據宋本及《五代會要》卷三〇删。

[173]達,下原衍"於"字,據宋本及《五代會要》卷三〇删。

[174]時,宋本作"特"。

[175]鳳翔,宋本上有"爲"字。

[176]越，原作“鉞”，據宋本改。

[177]羊馬，原作“養馬”，據宋本及《舊五代史·馮暉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九十八

將帥部(五十九)

明天時　擇地利　撫士卒　冥助

明天時

執筒律以聽軍聲[1],觀天文以察時變,蓋吉凶之將至,必兆朕之豫章[2]。雖子產謂"天道焉知,鄭不復火",而師曠歌《南風》弗競,楚果無功。故有推轂授符,受詔引導[3],察陰陽之變,辨星緯之祥[4],避危就安,候敵觀變。若能旁擇地利,兼取人和,先勝而行,何往弗利。

周太公,從武王伐紂,到邢丘,軛折爲三;天雨三日不休。武王懼,召太公而問之曰:"紂未可伐乎?"太公曰:"不然。軛折爲三者,軍當分爲二也。天雨三日[5],欲洒吾兵也。"

晉祖逖爲鎮西將軍,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逖見星,曰:"爲我矣。方平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

謝艾,爲前涼張重華將。石季龍遣將王擢、麻秋等侵重華。艾引兵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後秋遣王擢略地[6],至于曲柳,艾臨之,艾建牙旗盟將士。時索遐爲軍正將軍,有西北風吹旌旗東南指,遐曰[7]:"風爲號令,今能令旗指之,天所贊也。破之必矣。"軍次神鳥,王擢與前鋒戰,敗,遁還河南。

南齊張欣泰,武帝永明八年出爲鎮軍中兵參軍、南平内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帝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8],使欣泰爲副。欣泰謂諧之曰[9]:"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兵,兵家深忌,不可見戰,戰必見危。今段此行,勝既無名,負誠可恥。彼兇狡相聚,所以爲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繇自潰。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進屯江津,尹略等見殺。

北齊曹魏祖,爲殿中將軍。神武爲東魏大將軍。東魏孝靜武定四年八月,將西伐,自鄴[10],會兵於晉陽。魏祖曰:"不可。今八月西方王以死氣逆生,爲客不利。主人則

可,兵果行,傷大將軍。"武不從。九月,神武圍玉璧,五旬不拔,死者七萬人。十一月,神武輿疾班師。

隋長孫晟,爲上開府儀同三司,鎮大利,安撫新附。高祖仁壽元年,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11]。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軍元帥,晟爲受降使者[12],北伐。二年,軍次北河[13],值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14],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里,賊衆多降。

唐薛萬均,爲右屯兵將軍、沃沮道行軍副總管[15],從李靖等擊吐谷渾,次青海[16]。與弟萬徹率軍先通路,遇虜于赤海。萬均將十數騎擊走之,追奔至積石山南[17],遇大風折旗拔木[18],萬均謂左右曰:"虜將至矣,各爲備。"俄而虜至,萬均直前,斬一賊將,於是大潰。殺傷略盡,進至圖倫磧而還。與靖會於青海。太宗聞而大悦,璽書勉勞,以功拜兼屯衛大將軍。

薛仁貴,爲右威衛大將軍。高宗咸亨元年,吐蕃入寇。帝以仁貴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爲吐蕃敗于大非川。初,仁貴謂人曰:"今年太歲庚午,歲星在於降婁,不應有事於西方。軍行逆歲,鄧艾所以死于蜀。吾知其必敗也。"

裴行儉,爲禮部尚書。尤曉陰陽筭術,兼有人倫之鑒[19]。凡遇賢俊,無不甄採。每制敵摧兇,必先期捷日。調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溫傅反,高宗以行儉爲定襄道行軍大總管。軍至單于之北,際晚下營,壕塹方周,遽令移就崇岡,將士皆云:"士衆已就安堵,不可勞擾。"行儉不從,更令促之。此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伏,問行儉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日但依我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李晟,德宗時爲河中晉絳慈隰節度使,京畿、渭北、鄜坊、丹延招討使,進討朱泚。建中四年六月四日[20],破賊。初,晟屯渭橋。時熒惑守歲,久之方退,賓介或勸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用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但當死節。垂象高遠,吾安知天道邪?"至是,謂參佐曰:"前者士大夫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可用之,不可使知之[21]。嘗聞五緯盈縮無准[22]。晟懼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矣。"參佐嘆服,皆曰:"非所及也。"

後唐符存審,爲內外蕃漢馬步總管。莊宗天祐十七年,汴將劉鄩攻同州,朱友謙求援於我,遣存審與李嗣昭將兵赴之[23]。九月次河中,進營朝邑,時河中久臣於梁,衷持兩端。及諸軍大集,芻粟暴貴。嗣昭懼其翻覆,將急戰以定勝負。居旬日,梁軍將逼我營。會望氣者言:"西南有黑氣如鬬鷄之狀,當有戰陣。"存審曰:"我方欲決戰,而形於氣象,得非天贊歟?"是夜閱其衆,詰旦進軍。梁軍來逆戰,大敗之[24]。

擇地利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孫子有六地之名，而鼂錯亦論地形之便，皆可舉矣。古之良將未嘗不留意焉[25]。乃有據高臨下，伺其後至；背水阻州，俟其半渡[26]。或卒乘有飲齕之便，或守城有金湯之固[27]，至乃出其不意，據其必爭，然後以逸待勞，以少擊衆，乘便而奮其力，先入而奪其心，以之遏寇虐，摧勍敵，而勳績並建，威名日著，豈非因形勢而制勝之效歟？

趙趙奢，惠文王時治國賦，秦師伐韓，圍閼與，趙遣奢救之，軍士許歷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奢許諾，即發萬人趍之[28]。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29]，遂解閼與之圍而歸。王賜奢號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

漢張騫，爲校尉，從大將軍擊匈奴。騫嘗使大夏，留匈奴中久。道軍知善水草處，軍得以無飢渴。

後漢馮異，爲征西大將軍。建武六年，諸將上隴，爲隗囂所敗，乃詔異軍栒邑[30]。未及至[31]，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栒邑。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略。"異曰："虜兵臨境，忸忕小利[32]（忸忕，猶慣習也。謂慣習前事而復爲之也[33]），遂欲深入[34]。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35]，以逸待勞，非所以爭也。"潛往閉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里，大破之。

馬援，爲隴西太守。建武十三年，武都參狼羌與塞外諸種爲寇，殺長史[36]。援將四千餘人擊之，至氐道縣（屬隴西郡。縣管蠻夷曰道[37]），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窮困，豪帥數十萬戶出塞，諸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淨。二十四年，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孫永等征五溪蠻夷。軍次下雋（縣名，屬長沙。故城在辰州沅陵縣[38]），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嶮[39]（壺頭，山名。在辰州沅陵東[40]）；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充，縣名。屬武陵）。光武初以爲疑，及軍至[41]，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搤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

魏蔣濟，爲散騎常侍。黄初三年，與大司馬曹仁征吳，濟別襲羨溪，仁欲攻濡須洲中，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果敗。

賈逵，河東襄陵人，初爲絳邑長[42]。郭援之攻河東，所經城邑皆下，逵堅守之。初，逵過皮氏曰："爭地先據者勝。"及圍急，乃使人間行送印綬歸郡，且曰："急據皮氏。"援既并絳衆將進兵，逵恐其先得皮氏，乃以他計疑援，謀人祝奧，援由是留七日。郡從逵

言，故得無敗。

郭淮，初爲征西將軍夏侯淵司馬，征漢中，時蜀先主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陣以拒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遠水爲陣，引而致之半濟而攻擊，備可破也。"既陣，先主疑不渡。淮遂堅守，亦無還心，以狀聞，太祖善之。青龍二年，蜀將諸葛亮出斜谷，田于蘭坑[43]。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隴道，搖蕩民夷[44]，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擊之。

吳丁奉，爲諸葛恪部將。魏諸葛誕、胡遵等來攻伐東興，恪率軍拒之，及恪上岸時[45]，奉與唐咨、呂據、苗贊俱從山西上。奉曰："今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軍使下道，率麾下三千人逕進。時風便舉帆，二日至，遂據塘。天寒雪，時魏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鎧着胄，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爲設備，奉縱兵斫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

宋孟龍符，仕晉[46]爲龍驤將軍。從宋高祖伐慕容超、度峴。超懼，率卒四萬就其將段暉等于臨朐，謂其將公孫五樓曰[47]："宜進據川源，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臨朐有巨蔑水，去城四十里。五樓馳騎據之，龍符爭據水源，賊遂退走[48]。

沈林子，晉末爲建武將軍。高祖伐姚泓，林子參征西軍事統軍，爲前鋒。從汴入河。泓并州刺史、河東太守尹昭據蒲阪，林子於陝城與冠軍檀道濟同攻蒲阪，龍驤王鎮惡攻潼關。泓聞大軍至，遣東平公姚紹爭據潼關，林子謂道濟曰："潼關天阻，所謂形勝之地。鎮惡孤軍，勢力危屈，若使姚紹據之，則難圖也。及其未至，當并力爭之。若潼關事捷，尹昭可不戰而服。"道濟從之，乃棄蒲阪，南向潼關。

後魏安同爲外朝大人，從道武征姚平於紫壁，姚興悉衆救平，同進計曰："汾東有蒙坑，東西三百餘里，徑路不通。姚興來必從汾西乘高臨下，直至紫壁。如此則寇內外勢接，宜截汾爲南北，浮橋乘西岸築圍，西圍既固，賊至無所施其智力矣。"從之，興果覩平屠滅而不能救。

後周李弼，初爲太祖部將。東魏將齊神武伐西魏，軍過蒲津涉洛，至許原。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齊神武聞文帝至，引軍來會。詰朝，候騎告齊神武軍且至。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進軍至渭曲[49]，背水東西爲陣，合戰，大破之。

隋賀婁子幹，爲上開府，鎮蘭州。開皇初，突厥來寇，子幹拒之。至可路核山，與賊相遇。賊衆甚盛，子幹阻川爲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斃，縱擊，大破之。

唐盛彥師，武德初鎮宜陽，會李密叛，彥師率兵邀之，令其衆曰："唯我馬首是瞻。"遂踰洛水，入南山，令持弓弩者乘高夾路，持刀楯者伏於谿谷之間。又令曰："待賊半渡而擊之。"所部皆笑曰："賊向洛州，何爲此守？"彥師曰："吾籌之熟矣。李密聲往洛州，

其實欲南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先入谷,我自後追之,路險難以展力,吾今先據要害,此賊乃成擒也。"密果至,知有伏兵,乃踰山南上,彦師邀擊之。

薛萬均,武德中與羅藝守幽燕。時竇建德率衆十萬至危水[50],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關,百戰百敗。可令羸馬阻水背城爲陣以誘之。賊若渡水交兵,請公以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破必矣。"藝從之。建德引兵渡水,萬均擊破之[51]。

周王峻爲樞密使。廣順初,河東劉崇攻晉州,峻請行應援,太祖用爲行營都部署。峻領大軍自絳赴晉州,州南有澗曰蒙坑,霍山以南,最爲險要。其途甚狹,他道無由得越[52]。峻心憂賊據之。是日前鋒數以過蒙坑,峻喜曰:"吾事濟矣。"

撫士卒

《春秋傳》曰:"慈愛戰所畜也[53]。"又曰:"惠則足以使人。"蓋古之善爲將者,曷嘗不勤恤士衆,察其勞苦?絶甘而分少,表微而惻隱,救其瘨瘵,軫其傷夷,本之於仁心,推之以寬政,好施以周急,後己而不私。用能猛鷙思柔,獷悍懷德,百其勇以思報,一其志以赴敵,摧鋒冒難[54],摧堅若脆,忘軀畢命,視死如歸。成茂功於一時,垂休問而不已[55]。自非觴豆之惠均及,椒蘭之德外薰,誠明發於精衷,恩信淪於骨髓,亦安能及是哉?

田穰苴,爲齊將。扞燕、晉之師,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身與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而後勒兵。病者皆求行,爭奮出爲之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渡水而解。

吳起,爲魏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吳公吮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起善用兵,廉平,盡能得士心,乃以爲西河守,以拒秦、韓。

李牧,爲趙北邊良將。嘗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56],皆輸入莫府(將軍征行無常處,所在爲治,故言莫府。莫,大也)。爲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

秦王翦代李信擊荆[57],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一作枝)距(《漢書》:甘延壽投石拔距[58],絶於等倫。《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爲機發行三百步。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59]。距,超距也)。"於是翦曰:"士卒可用矣。"竟滅楚。

漢袁盎爲隴西都尉[60],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爲死。

李廣、程不識俱爲邊將[61],然匈奴畏廣,士卒多樂從而苦程不識。廣將兵之絶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不苛(苛,細也),士以此愛樂爲用。

蓋寬饒,爲衛司馬。躬撫士卒,視其飲食居處,撫循疾,置醫藥。

後漢王霸從光武平河北,嘗與臧宫、傅俊共營。霸獨善撫士卒,死者脱衣以殮之,傷者躬親以養之。

鄧訓爲將,吏士嘗大病瘧,轉易至數十人。訓身爲之煮湯藥[62],咸得平愈。其無妻者,爲適配偶。

堅鐔,爲揚化將軍,與右將軍萬修狥南陽,會堵鄉人董訢攻陷宛[63],鐔引兵赴宛,訢遂棄城而反,鄧奉復反新野,攻破吳漢。萬修病卒,鐔獨孤絶,南拒鄧奉,北當董訢。一年間道路隔塞,糧饋不至,鐔食蔬菜,與士卒共勞苦。每急輒先當矢石,身被三創,以此能全其衆。

段紀明,爲破羌將軍。紀明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64],親自瞻省,手爲裹創,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

皇甫規,爲中郎將。討隴右而道路隔絶,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三軍感悦,東羌遂遣使乞降。

皇甫嵩,爲左車騎將軍。平黄巾,溫卹士卒,甚得衆情。每軍行頓止,須營幔修立然後就舍帳。軍士皆食,爾乃嘗飯。吏有因事受賂者,嵩更以錢物賜之,吏懷慙,或至自殺。

鮑信,行破虜將軍、濟北相[65],與黄巾力戰,遂歿。信治身至儉[66],而厚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67]。

臧洪,領青州刺史。爲袁紹所攻,糧盡。主簿啓內廚米三斗,稍爲饘粥,洪曰:"何能獨食此耶?"使爲薄粥,遍頒人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

魏司馬朗與夏侯惇、臧霸等征吳,到居巢,軍士大疫,朗躬巡視[68],致醫藥。遇疾卒。

曹眞,爲大將軍。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頒賜,士卒皆願爲用。

蜀鄧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賞罰明斷,善卹卒伍。

吳孫歆,爲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

甘寧,雖麤猛好殺,然開爽有計略,輕財敬士,能厚養健兒,亦樂爲用命。

晉劉弘,爲鎭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嘆聲甚苦,呼省之,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謫主者,仍給韋袍複帽。

陶侃,爲督護,領江夏太守。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

周訪，爲安南將軍、督梁州諸軍事。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

宋王鎮惡，隨高祖北伐。時姚泓屯軍在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善撫士卒，及身先士衆，騰躍爭先，泓衆一時奔潰。

劉榮祖，爲輔國將軍。爲人輕財貴義，善撫將士。

梁楊公則，爲左衛將軍。義師東下，屯領軍府。所領相溪人性怯懦，城內輕之，以爲易與，每出盪突，輒先犯公則壘。公則獎勵軍士[69]，剋獲更多。

馬仙琕，自爲將。及居州郡，能與士卒同勞逸。身衣不過布帛，所居無帷幕衾屏。行則飲食與廝養最下者同。其在境邊，嘗單身潛入敵，伺知壁壘村落險要處所[70]，故戰多剋捷，士卒亦甘心爲之用。高祖雅愛仗之[71]。

王操，爲大將軍。郢州刺史吳明徹爲寇，明帝出頓紀南。操撫循將士，莫不用命。明徹既退，江陵獲全，操之力也。遷侍中、中衛將軍[72]。

陳章昭達，爲車騎大將軍，遷司空，薨。昭達性刻，每奉詔出征，必晝夜兼行，然廚膳飲食並同於群下，將士亦以此附之。

魯悉達，梁末以侯景之亂，遂糾率鄉人保新蔡郡，招緝晉熙等五郡。及敬帝即位，王琳據有上流[73]，留異、余孝頃、周迪等所在蠭起[74]，悉達撫綏五郡，甚得民和，士卒皆樂爲之用。

後魏彭城公勃長子粟，太武時督諸軍屯漢南[75]，粟亮直，善馭衆，撫恤將士，必與之同勞逸。

長孫翰，太武時爲安集將軍，清正嚴明，善撫將士，帝甚重之。

周觀，爲高平鎮將。善撫士卒，號有威名。

房伯玉，爲武昌王府司馬。孝文南伐，徵爲步兵校尉、直閣將軍、中統軍。善撫士卒，孝文嘉之。

薛虎子爲徐州刺史。在州戍兵，每歲交代，虎子必親自勞送，喪給其斂帛。

韓茂，爲徐州刺史、征南將軍。爲將善於撫衆，勇冠當世，爲朝廷所稱。

楊逸，爲平東將軍、光州刺史。兵人從役，必自送之。或風日之中、雨雪之下，不堪其勞，逸曾無倦色。

楊大眼爲將，撫巡士卒，呼爲"小兒子"。及傷痍，爲之流泣[76]。

辛纂，爲荆州軍司，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軍。善撫將士，人多用命，賊甚憚之。

北齊蘭陵王長恭，貌柔心壯，音容兼美。爲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共之。

趙郡王叡，爲定州刺史。文宣詔叡領山東兵數萬監築長城。于時盛夏六月，叡在途中，屏除蓋扇，親與軍人同其勞苦。而定州先有冰室，每歲藏冰。長史宋欽道以叡冒犯暑熱，遂遣舉冰倍道追送。正值日中停車，炎赫尤甚，人皆不堪。而送冰者至，咸謂

冰一時之要[77]，叡乃對之，嘆息云："三軍之人皆飲溫水，吾以何義獨進寒冰？非追古名將，實情所不忍。"遂至消液竟不一嘗。兵人感悦，遐邇稱嘆。

後周宇文深，魏末爲子都督[78]。領宿衛兵卒。孝武西遷，既事起倉卒[79]，人多逃散。深撫循所部[80]，並得入關，以功賜爵長樂縣伯。

若干惠，爲右衛將軍。性剛質[81]，有勇力，容貌魁岸，善于撫御，將士莫不懷恩。

閻慶，爲撫軍將軍。專行綏撫，士卒未休，未嘗先舍，故能盡其死力。

梁椿，爲大將軍。性果毅，善于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死力。

李遷哲，爲驃騎大將軍，鎮白帝。信州先無倉儲[82]（信州，今瓊州是也），軍糧乏。遷哲乃收葛根造粉兼米以給之，遷哲亦自取供食[83]。時有異膳，即分賜兵士。有疾患者，又親加醫藥。以此軍中感之[84]，人思效命。

隋劉方，爲交州道行軍總管，仁而愛士，有疾病者親自撫養。

唐李勣，前後在軍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於是人皆爲用，所向多克捷。

郭孝恪，爲安西都護，督西伊庭三州諸軍事。其地高昌之都，限以長磧，舊風斯在，每年有流刑經往，并遣正兵守捍[85]。孝恪推誠撫御，並得其歡心。

成如璆，爲特進。至德二年，關西節度郭英乂爲賊所敗，如璆代英乂收其餘卒於岐山，撫其瘡痍，招其逋散，三軍之士有如挾纊，便以其衆置興平軍於郿縣東原。肅宗以如璆爲使。

李芃，爲阿陽三城鎮遏使，撫勞備至，資廩善者，必先軍士。

李景略，爲西受降城都防禦使。迫塞苦寒，地鹵瘠，俗貧難處。景略節用約己，與士同甘苦，將卒安之。

任迪簡，代張茂昭爲易定節度使。初，茂昭奢蕩不節，公私殫罄。迪簡始至，欲饗士，無所取給，乃以糲食與士同之。身居戟門下凡周月，軍吏感之，請歸堂寢，迪簡乃安其位。

李晟，興元初以神策軍使討朱泚[86]。時轉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裘褐。晟必同勞苦，每以大義奮激，士皆流涕感悦[87]，卒無離叛者。

李光顏，元和中爲陳許節度使。會討吳元濟，詔光顏以本軍獨當一面，光顏性忠義，善撫養士卒，士卒樂爲用。

殷侑，爲義昌軍節度，滄濟德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滄州經戰伐傷痍之後，侑初至，赤地千里，遺骸滿于原野，曾無人烟。侑不以妻孥之官，始至就空城，悉力以視事，攻苦食淡，與士卒略同。周歲之後，馴致墾葺，詔加檢校吏部尚書，奬其撫綏有方，勤儉不懈也。

烏重胤，歷河陽、滄、景節度使。自爲長帥，能與下同甘苦，所至立功。

柳公綽，元和中鎮鄂州。會討吳元濟，軍既在行營，公綽時令左右省問其家[88]，如疾病養生送死必厚廩給之。妻冶容不謹者，沉之于江。行卒相感曰："中丞爲我輩之家事，何以報效？"故鄂人戰每克捷。

梁氏叔琮爲將帥。養士愛民，甚有能政。後爲鄜州留後，尋眞領保大軍節度使。

後唐李建及，有膽氣，慷慨不群，臨陣鞠旅，意氣横壯。自莊宗至魏州，建及都總內外衙銀鎗效節帳前親軍[89]，善於撫御，所得賞賜皆分給部下[90]，絕甘分少，頗洽軍情。

晉吳巒[91]，爲復州防禦使。二年罷歸，會王令溫以機事入奏，執政者以巒雲中之難，有善守之功，遂令乘軺而往。既至，大寒，軍士無衣者悉衣之。平生廉儉，囊無資用[92]，以至壞帳幕以賙之，其推心撫下如此。

孔知濬，開運中爲鳳州刺史。河池據關防之要，密邛、鹽兵少勢孤，知濬撫士得宜，人皆盡力，故西疆無牧圉之失。

王廷裔，爲晉陽軍校。以攻城野戰爲務，暑不息嘉樹之陰，寒不處密室之下，與軍伍食不異味，居不異適，故莊宗於親族之中獨加禮遇。

冥　助

《書》曰："至誠感神。"蓋精誠內激，勝氣焱厲，則必金石爲開，風雲玄感者矣。乃有握兵之要，奉辭致討，勢將危窘，士至乏困，或鄰壤侵寇，群心震恐，誓師拒戰，安危攸屬。繇是懇到憤發[93]，仰祈冥祐，因以獲肸蠁之應，得天心之助[94]。事彰於神異，理符於感召，夷傷之旅復振，窮迫之途獲濟，卒能克敵以成茂功，乃建祠以旌其貺，刊石以紀其迹。策書所述，咸可徵也。

漢李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被圍，水絕。廣利拔刀刺山，飛泉涌出。

後漢耿恭，爲戊已校尉。征匈奴於疏勒城，固守。匈奴遂於城下擁絕澗水，恭於城中穿井十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95]（笮，謂壓笮也）。恭仰嘆曰[96]："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97]，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

晉會稽王道子，爲驃騎將軍，禦苻堅于壽春。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鋭，又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98]，顧謂融曰："此亦勍敵也，何謂少乎？"憮然有懼色。初，朝廷聞堅入寇，道子以威儀鼓吹求助於鍾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狀人，若有力焉。

宋沈攸之，爲冠軍將軍。討晉安王子勛于鵲尾，攸之繕治船舸，材板不周，計無所出。會子勛將鄧琬送五千片榜供其將劉胡軍用。俄而，風潮奔迅，榜捍突柵出江[99]，胡

等力不能制[100]，自撞船艦，殺沒數十人，赴流而下，來泊攸之等營，於是材板大足。

梁王僧愔，爲譙州刺史，征蕭勃。聞兄僧辯死[101]，乃奔北齊。會軍敗，竄逸荒野，莫知所之。仰天曰："讎耻不雪，未欲身膏野草[102]，若精誠有感，當得道路，誓不受辱人手。"拔刀將自刎，空中催令急去，僧愔異之，勉力馳進，行一里許，顧向處已有陳人。踰越江山，僅得歸齊。

後魏尉元，爲鎮南大將軍，都督東道諸軍事。皇興三年六月，上表云："臣於彭城遣別將以八日至睢口，邀賊將陳顯達。有戰士於營外五里芻牧，見一白頭公乘白馬將杖呼之語，稱至十八日辰必來到此。語汝將軍領衆從東北臨入，我當驅賊令走，申時賊必大破。宿、豫、淮陽皆剋無疑。我當與汝國家淮畔爲斷[103]。下邳城賊，我當驅出，不勞兵力。"後以十日，此人復於彭城南戲馬臺東二里，見白頭公亦乘白馬從東北來呼此人曰："謂我與東海、四瀆、太山、北嶽神共行淮北，助汝二將蕩除已定，汝上下喜不困。"忽然不見，詔元於老人前後見所爲壇表記之。

爾朱榮，爲大將軍討葛榮，軍次襄垣[104]。遂令軍士列圍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乃躍馬彎弓而誓之曰："中之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既而並應弦而殪，三軍咸悅[105]，及破賊之後，即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

北齊趙郡王叡爲朔州刺史，都督北燕等三州諸軍事。有無水之處，禱而掘井，鍬鍤纔下，泉源湧出，號曰"趙王泉"。

陸法和，初仕梁，爲司徒。時侯景遣將任約伐湘東王於江陵。法和自請征之，至赤沙湖[106]，與任約相對，縱大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以麾，風即返。於是約衆大潰，約逃竄不知所之。

慕容儼，爲開府。天保中，梁司徒陸法和以郢州內附，遣儼鎮城，始入便爲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禦備，瑱等不能剋。又於上流鸚鵡洲上造荻䈬，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絕，城守孤懸，衆情危懼。儼導以忠義，又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禱。於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祐。須臾衝風欻起，驚濤湧激，漂斷荻䈬，約復以鐵鏁連治，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復以斷絕。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瑱移軍於城北，造柵置營，焚燒坊郭，產業皆盡，約將戰士萬餘人各持攻具於城南，置營壘，南北合勢。儼乃率步騎出城奮擊，大破之，擒五百餘人。

後周竇榮定，突厥沙鉢略寇邊[107]，爲行軍元帥，率總管出涼州，與虜戰於高越原，兩軍相持，地無水，士卒渴至甚，刺馬血而飲，死者十二三。榮定仰天大息，俄而澍雨，軍復振。於是進擊，數挫其鋒，突厥憚之，請盟而去。

隋張祥，仁壽末爲并州司馬。漢王諒舉兵反，遣其將劉建略地燕趙，至井陘。祥勒兵拒守，建攻之，復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望之，

再拜號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有靈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108]，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感其誠，莫不用心。城圍月餘，李雄援軍至，賊遂退走。

陳稜，大業中爲虎賁郎將。發東陽兵擊琉球國。其日霧雨晦瞑，將士皆懼。稜刑白馬以祭海神，既而開霧。

唐裴行儉，麟德中爲安撫大食使，冊送波斯王。途經莫賀延磧，屬風沙晦瞑[109]，導者益迷。行儉命下營，虔誠致祭，令告將吏："泉井非遙[110]。"俄而雲收雨靜。行數百步，水草甚豐，後來之人莫知其處，衆皆悅服，比之貳師將軍。

王晙，開元中爲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屬突厥默啜爲九姓所殺（九姓[111]，番族號），其下酋長多款塞投降，置之河曲之內。俄而小殺繼立（小殺，番酋名），降者漸叛。勅晙帥并州兵濟河討之，晙乃間行倍道，以夜繼晝，卷甲捨幕而往。會夜，於山中忽遇風雪甚盛[112]，晙恐失期，仰天誓曰："若事君不忠，天討有罪，明靈所殛，固自當之。而士衆何辜，今受難苦。若誠心忠烈，天鑒孔明，當止雪迴風，以濟戎事。"言訖，風迴而雪止。時叛者分爲兩道，晙追及之，殺一千五百餘人，生獲一千四百餘人、駝馬牛羊甚衆。

哥舒翰，天寶七年爲隴右節度，築神威城於青海上，旋爲土蕃所破。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上，有白龍見，遂名爲龍應城。吐蕃自此遁逃，不復近青海十年。

王思禮，肅宗至德二年四月爲關內節度使。時北征，奏師渡渭水於龍光渡，睹水忽淺。士馬既濟，而其水復深一丈。

李兼，德宗貞元四年爲江西都團練使，奏："建中四年，臣任鄂州刺史，逆賊李希烈之將童侍召率衆襲鄂州，順風縱火，邑屋將焚。臣乃禱於城隍神，倏忽風迴火烈，賊潰，遂擊破之，連拔黄沔二州。請付史館以答神意[113]。"從之。

楊朝晟，貞元中爲邠寧節度使，城于方渠合道[114]。初，軍次方渠，無水，師徒囂然。遽有青蛇乘高而下，視其跡，水隨而流。朝晟令築防環之[115]，遂爲停泉，軍人仰飲以足。圖其事上聞，詔置祠焉。

溫造，爲興元節度使。初往漢中，遇大雨，平地水深尺餘，若不可進。禱鷄翁山，疾風驅雲，即時晴霽。後文宗憶聞其事，會造爲御史大夫，入見得詳言當時靈貺。明日下詔，封鷄翁山爲侯。

趙昶，爲忠武軍防遏都指揮使。時黄巢悉衆攻陳州，昶因巡警假寢於闉闍，恍惚間如有陰助，昶異而恃之，遲明開門決戰，人心兵勢又不可遏，若有陰兵前導。是日擒賊將數人，斬首千餘級。

梁牛存節，爲同州節度使。戒嚴軍旅，常若敵至。先是州中井水鹹苦[116]，人不可飲。及并人、岐人來迫州城，咸以爲兵士渴乏，陷在旦夕。存節乃肅拜虔祝，擇地鑿八十餘井，其味皆甘泠。繇是人馬汲溜有餘，衆以爲至誠之感。自八月至三年春末，人馬未嘗釋甲，以至寇退。

郴王友裕嘗從太祖於內黄，逢魏之大衆北飛來，命友裕射之，跪曰："今日以卜勝負，必應弦而下。"及交鋒果大捷。

袁象先，初仕唐，爲宿州刺史，充本州團練，統遂防遏都知兵馬使。會淮寇大至，圍迫州城，象先殫力禦備。時援兵未至[117]，頗懷憂懼，一日乘城，憩於樓堞之上，怳然若寢，夢人告曰："我，陳璠也[118]，嘗板築是城，舊第猶在，今爲軍舍。當爲我立廟，即助公陰兵。"象先許之[119]，翼日淮寇急攻其壘，梯轊角進，是日州城幾陷。頃之，有大風雨。居民望見城上兵甲無筭，寇不能進[120]，即時退去。象先方信鬼神之助[121]，乃爲之立祠，至今里人禱祝不輟。

後唐李嗣昭，爲昭義節度使。天祐四年六月，梁將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潞州，乃築夾城，深溝高壘，内外重復，援師不及，軍民乏絶，感鹽炭出於地[122]，以濟飢民。

王鎔，爲鎮州節度使。幽州李正威赴援于鎮[123]。鎔謁威於其館，威陰遣部下伏甲劫鎔[124]，抱持之。鎔曰："公戒部人勿造次，吾國爲晉人所侵，垂將覆滅，賴公濟援之力，幸而獲存。今日之事，本所甘心。"即並轡歸府舍。鎔軍拒之，遂殺威。鎔本疏瘦，時年始十七。當威並轡之時，雷雨驟作，屋瓦皆飛，有一人於缺垣中望見鎔，識之，遽挾於馬上，肩之而去。翼日，鎔但覺項痛頭偏[125]，乃因有力者所挾，不勝其苦故也。及訪之，則曰："墨君和，皷力之士也。"遂厚賞之。天意冥數信然乎[126]？

裴彦稠，長興中與康福率師自幷兒族入白魚谷，追及皆叛，党項、白馬、盧家六族、客戸三族，獲大首領連李、八薩王、都統悉那埋摩[127]、侍御乞埋嵬、悉逋等六人[128]，兼黨類二千餘人，獲駝馬牛羊數千計。至晚，師還野次，其地無水，軍士方渴，俄有風雲自東起[129]。是夜初更，降雪一尺[130]，軍中以爲神助。

校勘記

[1]簡，宋本作"同"。

[2]章，宋本作"彰"。

[3]導，宋本作"道"。

[4]變，宋本作"應"。辨，宋本作"辯"。

[5]三日，宋本下有"者"字。

[6]後秋遣王擢略地，原作"逖遣王擢略地"，據宋本改補。

[7]曰，原作"白"，據宋本改。

[8]胡諧之，原作"胡楷之"，據宋本改。

[9]欣泰謂諧之曰，原作"欣泰諧楷之曰"，據宋本改。

[10]自，原作"至"，據宋本及《北齊書・神武帝紀》改。

[11]被地，原作"彼地"，據宋本改。

[12]者，原脱，據宋本及《隋書・長孫晟傳》補。

[13]北河,原作"坎河",據宋本改。

[14]俟,原作"侯",據宋本及《隋書・長孫晟傳》改。

[15]兵,宋本作"衛"。

[16]次青海,原作"攻青海",據宋本改。

[17]積石山,原作"青石山",據宋本改。

[18]遇,原本無此字,據宋本補。

[19]鑒,原作"監",據宋本及《舊唐書・裴行儉傳》改。

[20]六月,原作"四月",據宋本及《舊唐書・李晟傳》改。

[21]知,原脱,據宋本及《舊唐書・李晟傳》補。

[22]聞,原作"謂",據宋本及《舊唐書・李晟傳》改。

[23]李嗣昭,原作"嗣昭",據宋本補"李"字。

[24]敗,原作"破",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符存審傳》改。

[25]古,宋本上有"蓋"字。

[26]候,宋本作"俟"。

[27]守城,宋本作"城守"。

[28]發,字原脱,據宋本補。

[29]秦軍,原脱,據宋本及《史記・趙奢列傳》補。

[30]栒邑,原作"狥邑",據宋本及《後漢書・馮異傳》改。

[31]未,原作"來",據宋本改。

[32]忕,原作"忲",據宋本改。下同。

[33]慣習,原作"貫集",據宋本《後漢書・馮異傳》李賢注改,下同。

[34]遂欲深入,原作"爲欲深入",據《後漢書・馮異傳》改。

[35]今先據城,原作"今我據城",據宋本改。

[36]殺長史,原作"長史",據宋本及《後漢書・馬援傳》補。

[37]郡,原脱;管,下原衍"内有"二字,據宋本及《後漢書・馬援傳》李賢注補删。

[38]沅陵縣,原作"沈陵縣",據《後漢書・馬援傳》改。下同。

[39]路近,原作"近路",據宋本及《後漢書・馬援傳》乙。輸,原脱,據《後漢書・馬援傳》補。

[40]沅,原作"沉";東,原作"縣",據宋本及《後漢書・馬援傳》李賢注改。

[41]及,原作"其",據宋本及《後漢書・馬援傳》改。

[42]邑,上原衍"州"字,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賈逵傳》删。

[43]坑,原作"坡",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郭淮傳》改。

[44]搖,原作"扳",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郭淮傳》改。

[45]岸,原作"岓",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丁奉傳》改。

[46]龍,原作"隆",據宋本及《晉書・慕容超傳》改。

[47]五,原脱,據宋本及《晉書・慕容超傳》補。

[48]退,原作"遁",據宋本及《宋書・武帝紀》改。

[49]進,原脱,據宋本及《周書·文帝紀》補。

[50]至,宋本上有"來"字;危,宋本作"范"。

[51]破之,宋本作"之大破"。

[52]他道,原作"地道",據宋本改。

[53]戰,原作"衆",據宋本及《左傳·莊公二十七年》改。

[54]摧,宋本作"推"。

[55]休間,原作"休閒",據宋本改。

[56]吏,原作"利",據宋本及《史記·李牧列傳》改。

[57]代,原作"伐",據宋本改。

[58]拔,原作"成",據宋本及《漢書·甘延壽傳》改。

[59]能以手投之,原作"能手投之",據宋本補。

[60]都尉,原作"郡尉",據宋本改。

[61]邊將,宋本作"邊郡名將",《史記·李廣列傳》及《漢書·李廣傳》作"名將"。

[62]之,宋本無。

[63]堵,原作"諸",據宋本及《後漢書·堅鐔傳》改。

[64]士卒,原作"下士軍",據《後漢書·段熲傳》改。疾,原作"間",據宋本及《後漢書·段熲傳》改。

[65]軍,原脱,據宋本補。

[66]儉,原作"檢",據宋本改。

[67]"鮑信"至"士以此歸之",此條原本校補於本卷末,據宋本移至此。

[68]朗,原作"即",據宋本改。

[69]勵,宋本作"厲"。軍士,原作"將士",據宋本及《梁書·楊公則傳》改。

[70]伺,原作"洞",據宋本及《梁書·馬仙琕傳》改。

[71]仗之,原作"敬服之",據宋本改。

[72]侍中,上原衍"爲",據宋本及《周書·王操傳》删。

[73]據,字原脱,據宋本補。

[74]余,原作"于",據宋本及《陳書·魯悉達傳》改。

[75]太武,原作"大武",據宋本改。

[76]泣,原作"涕",據宋本及《魏書·楊大眼傳》改。

[77]一,原作"此",據宋本及《北齊書·王紘傳》改。

[78]子,原作"大",據宋本及《周書·宇文深傳》改。

[79]倉,原作"愴",據宋本及《周書·宇文深傳》改。

[80]深,原脱,據宋本及《周書·宇文深傳》補。

[81]質,原作"直",據宋本及《周書·若干惠傳》改。

[82]信州,下原衍"城"字,據宋本及《周書·李遷哲傳》删。

[83]自,原脱,據宋本及《周書·李遷哲傳》補。

[84]軍中,原作"軍人",據宋本及《周書·李遷哲傳》改。
[85]并遣正兵守捍,原作"并州遣正兵守捍",據宋本删。
[86]使,原作"士",據宋本及《舊唐書·李晟傳》改。
[87]流涕,宋本作"涕流"。
[88]省問其家,原作"省其家",據宋本補。
[89]衙,原作"牙",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李建及傳》改。
[90]得,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李建及傳》補。
[91]吳轡,原作"吳蠻",據宋本改。
[92]無,字原重,據宋本删。
[93]到,宋本作"倒"。
[94]心,宋本無。
[95]馬,原脱,據宋本及《後漢書·耿恭傳》補。
[96]仰,下原衍"天",據宋本及《後漢書·耿恭傳》删。
[97]佩,原脱,據宋本及《後漢書·耿恭傳》補。
[98]上,原脱,據宋本及《晉書·苻堅載記》補。
[99]捍突栅,原作"後山",據宋本及《宋書·鄧琬傳》改。
[100]能,原脱,據宋本及《宋書·鄧琬傳》補。
[101]辯,原作"辨",據宋本及《南史·王僧辯傳》改。
[102]未,原作"求",據宋本及《南史·王僧辯傳》改。
[103]與,原作"爲",據宋本及《魏書·靈徵志八》改。
[104]軍,原脱,據宋本及《魏書·爾朱榮傳》補。
[105]咸,原作"感"據宋本及《魏書·爾朱榮傳》改。
[106]赤,字原脱,據宋本補。
[107]沙鉢略,原作"沙本略",據宋本改。
[108]雲起,原作"起雲",據宋本乙。
[109]暝,原作"冥",據宋本及《舊唐書·裴行儉傳》改。
[110]泉井,原作"井泉",據宋本及《舊唐書·裴行儉傳》乙。
[111]九姓,原脱,據宋本補。
[112]雪,原作"雲",據宋本及《舊唐書·王晙傳》改。
[113]館,宋本作"官"。
[114]城于方渠合道,原作"子方渠河道",據宋本改補。
[115]防,原作"城",據宋本及《舊唐書·楊朝晟傳》改。
[116]中,原作"内",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牛存節傳》改。
[117]援,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袁象先傳》補。
[118]璠,原作"番",據宋本及《舊五代史·袁象先傳》改。
[119]許,宋本作"諾",《舊五代史·袁象先傳》作"納"。

［120］能進，原作“敢迫”，據宋本及《舊五代史・袁象先傳》改。

［121］信，下原衍“有”字，據宋本及《舊五代史・袁象先傳》删。

［122］出，上原衍“之”字，據宋本及本書卷四〇〇删。

［123］赴援，原作“援赴”，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王鎔傳》乙。

［124］伏，原作“壯”，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王鎔傳》改。

［125］項，原作“頭”，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王鎔傳》改。頭，原脱，據本書卷八七一及《舊五代史・王鎔傳》補。

［126］此句原脱，據宋本補。

［127］那，原作“郍”，據《舊五代史・外國列傳二》改。

［128］六人，原作“六十人”，據宋本删。

［129］雲，原作“雨”；起，上原衍“立”字，據宋本及《五代會要》卷二九改删。

［130］一尺，原作“二尺”，據宋本及《五代會要》卷二九改。

冊府元龜卷第三百九十九

將帥部(六十)

固　守

夫將兵之法,有餘則戰,不足則守,蓋常道也。春秋已來,乃有保城亢敵,堅壘拒寇,糾合群志,率勵衆力[1],窮矢石之用,極機械之變,勢且危殆,人皆疲弊,彌旬月之久,絕饟饋之給,而能保全臣節,甘心死地,以至援兵甫集,而長圍斯解,勍寇引去,而危堞獲全。亦有潛謀決策,乘間掩擊,出乎不意,以收奇功。至或智勇俱困,衆寡不敵,外絕赴救,士無尺鐵,遭罹非命,不隕其名。此《春秋》所謂"獲死所"矣。

趙襄子,晋卿也。智伯與趙、韓、魏滅范中行氏而分其地,伯請地韓、魏,韓、魏與之;請趙,趙不與,智伯怒,遂率韓、魏攻趙。趙襄子懼,乃奔保晋陽。三國攻晋陽歲餘,引汾水灌其城,城不浸者三板(《國語》云:沈竈產蛙,民無畔意)。

田單,齊諸田疏屬也。燕攻齊城,惟獨即墨不下,燕引兵圍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立以爲將軍,以即墨拒燕,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2],爲絳繒衣,畫以五彩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其尾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夜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耀,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3]。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皆擊銅器爲聲,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田單,兵日益多,乘勝,燕日敗亡,卒至河上,而齊七十餘城皆復爲齊[4]。

後漢張宗爲偏將軍[5],時鄧禹軍到栒邑,赤眉大衆且至,禹以栒邑不足守,欲以師進就堅城,而衆人多畏賊追,憚爲後拒。禹乃書諸將名於竹簡,署其前後,亂著笥中,令各探之(笥以竹爲之。鄭玄注《禮記》云:員曰簞,方曰笥),宗獨不肯探,曰:"死生有命,張宗豈辭難就逸乎[6]?"禹嘆息謂曰:"將軍有親弱在營,奈何不顧?"宗曰:"愚聞一卒畢力,百人不當;萬夫致死,可以橫行。宗今擁兵數千,以承天威,何遽其必敗乎[7]?"遂留爲後拒。諸營既引,宗方勒勵軍士[8],堅壘壁,以死當之。禹到前縣,議曰:"以張將軍之衆,當百萬之師,猶以小雪投沸湯[9],雖欲戮力,其不全也。"乃遣步騎二千人反還迎宗,宗引兵始發,而赤眉卒至,宗與戰,卻之,乃得歸營。於是諸將服其勇。

來歙爲大中大夫,時隗囂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囂略陽,

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悉兵數萬人圍略陽,斬山築堤,激水灌城。歙與將士固死堅守,矢盡,乃發屋斷木以爲兵。囂盡鋭攻之,自春至秋,其士卒疲弊。光武乃大發關東兵,自將上隴,囂衆潰走,圍解。

耿恭爲戊己校尉,屯金蒲城,明帝永平十八年三月,北單于遣左鹿蠡王萬騎擊車師,恭遣司馬將兵三百人救之[10],道逢匈奴騎多[11],皆爲所歿,匈奴遂破殺後王安得[12],而攻金蒲城。恭乘城搏戰,以毒藥傅矢,傳語匈奴曰[13]:"漢家箭神,其中瘡者必有異。"因發強弩射之,虜中矢者視瘡皆沸,遂大驚。會天暴風雨,隨雨擊之,殺傷甚衆。匈奴震怖,相謂曰:"漢兵神,眞可畏也。"遂解去。恭以疏勒城傍有澗水可固,五月,乃引兵據之。七月,匈奴復來攻恭。恭募先登數千人直馳之,胡騎散走,匈奴遂於城下壅絶澗水,恭中穿井,下五丈,不得水,吏士渴乏,笮馬糞汁而飲之。恭仰嘆曰:"聞昔貳師將軍拔佩刀刺山,飛泉涌出,今漢德神明,豈有窮哉[14]?"乃整衣服,向井再拜,爲吏士禱。有頃,水泉奔出[15],衆皆稱萬歲。乃令吏士揚水以示虜。虜出不意,以爲神明,遂引去。時焉耆、龜兹攻歿都護陳睦,北虜亦圍關寵於柳中。會明帝崩,國哀,救兵不至,車師復畔,與匈奴共攻恭。恭勵士衆擊走之。後王夫人,先世漢人,常私以虜情告恭,又給以糧餉。數月食盡窮困,乃煮鎧弩,食其筋革。恭與士推誠同死生,故皆無二心,而稍稍死亡,餘數千人。單于知恭已困,欲必降之,復遣使招恭曰:"若降者,當封爲白屋王,妻以女子。"恭乃誘其使上城,手擊殺之,炙諸城上。虜官屬望見,號哭而去。單于大怒,更益兵圍恭,不能下。初,關寵上書求救時,帝乃遣征西將軍耿秉等赴援。章帝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16],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王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燉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17],以爲虜來,大驚。羌乃遙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

陳球爲零陵太守,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下濕[18],編木爲城,不可守,郡中惶恐。掾吏白遣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重復言者,斬!"乃悉內吏人老弱,與共城守,絃大木爲弓,羽矛爲矢,引機發之,遠射千餘步,多所殺。賊復激流灌城,球輒於內因地勢[19],反決水淹賊。相拒十餘日,不能下。會中郎將救兵至,球募士卒,與俱共破斬朱蓋等。

公孫瓚爲遼東屬國長史,追畔胡丘力居等,反爲所圍於遼西管子城二百餘日,糧盡食馬,馬盡煮弓楯,力戰不敵,乃與士卒辭訣,各分散還。時多雨雪,墜坑死者十五六,虜亦飢困,遠走柳城。

皇甫嵩爲左將軍時,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嵩督前軍董卓救之,卓欲速進,赴陳倉,

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决,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之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何救焉?"遂不聽。王國攻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

魏韋康爲涼州刺史[20],爲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爲超所殺。

曹仁行安西將軍,屯樊,即拜征南將軍。關羽攻樊,時漢水暴溢,于禁七軍皆沒,禁降羽。仁人馬數千人守城,城不沒者數板。羽乘船臨城,圍數重,外内斷絶,糧食欲盡,救兵不至。仁激勵將士,示以必死,將士感之,皆無二[21]。徐晃救至,水亦稍減。晃從外擊羽[22],仁得潰圍出,羽退走。(初,滿寵爲汝南太守,曹仁屯樊城拒羽,而左將軍于禁等軍於襄陽[23],以霖雨水長,爲羽所沒。羽急攻樊城[24],樊城得水,往往頹壞,衆皆失色,或謂仁曰:"今日之危,非力所能,可及羽圍未合[25],乘輕船夜走,雖失城,尚可全身。"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别將已在郟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去,曲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宜待之。"仁曰:"善。"寵乃沉白馬[26],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羽遂退。進封安昌亭侯。)

郝昭築陳倉城,會蜀將諸葛亮圍之。亮使人說誘之,昭不從。亮自以有衆數萬,而昭兵纔千餘人,又度東救未能便到,乃進兵攻昭,起雲梯、衝車以臨城。昭於是以火箭逆射其雲梯,梯燃,梯上人皆燒死。昭又以繩連石磨,壓其衝車,折。亮乃更爲井闌百尺以射城中,以土丸填塹,欲直攀城。昭又於内築重牆。亮又爲地突,欲涌出於城裏。昭又於城内穿池横截之。晝夜相攻,拒二十餘日[27],亮無計。救至,引退。

文聘爲後將軍,孫權以五萬衆自圍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

張特守新城,諸葛恪圍城,特與將軍樂方等三軍衆,合有三千人,吏兵疾病及戰死者過半[28],而恪起土山急攻,城將陷,不可護。特乃謂吴人曰[29]:"今我無心復戰也,然魏法,被攻過百日而救不至者,雖降,家不坐也。自受敵以來已九十餘日矣[30],此城中本有四千餘人,而戰死者過半,城雖陷,尚有半人不欲降[31],我當還相語之,條名别善惡[32],明日早送名,且持我印綬去以爲信。"乃投其印綬以與之。吴人聽其辭而不攻,印綬亦復不取。頃之,特還,乃夜徹諸屋村柵補其缺,爲二重,明日謂吴人曰:"我但有鬬死耳。"吴人大怒,進攻之,不能拔,遂引去。朝廷嘉之,加雜號將軍,封列侯,又遷安豐太守。

蜀霍峻爲中郎將,先主南還,襲劉璋,令峻守葭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鋭出擊,大破之,即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爲梓潼郡[33],以峻爲梓潼太守、裨將軍。

王平爲討寇將軍。諸葛亮圍祁山,平別守南圍,魏大將軍司馬宣王攻亮,張郃攻平,平堅守不動,郃不能克。

羅憲爲巴東太守,吳聞魏攻敗蜀,起兵西上,外托救援,内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脣齒,不恤我難,而徼其利,背盟違約。且漢已亡,吳何得久?寧能爲吳降虜乎?"保城繕甲,告誓將士,勵以節義,莫不用命。吳聞鍾、鄧敗,百城無主,有兼蜀之志。而巴東固守,兵不得過,使步協率衆而西。憲臨江拒射,不能禦,遣參軍楊宗突圍北出告急。安東將軍陳騫又送文武印綬任子詣晉王。協攻城,憲出與戰,大破其軍。孫休怒,復遣陸抗等率衆三萬人增憲之圍。被攻凡六月日,而救援不到,城中疾病大半。或說憲奔走之計,憲曰:"夫爲人主,百姓所仰,危不能安,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陳騫言於晉王,遣荆州刺史胡烈救憲,抗等引退。晉王即委前任,拜憲凌江將軍,封萬年亭侯。(憲仕蜀爲巴東太守,劉禪降,乃歸順。於是繕甲完聚[34],勵以節義,士皆用命。及鍾會、鄧艾死,百城無主,吳又使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孫休怒,又遣陸抗助之[35],憲拒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大半,或勸南出牂牁,北奔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爲人主,百姓所仰,既不能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矣。"會荆州刺史胡烈等救之[36],抗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使持節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策器幹[37],可給鼓吹。"又賜山玄玉佩劍[38]。)

吳朱然爲征北將軍,假節鎭江陵。魏遣曹眞、夏侯尚、張郃等攻江陵,魏文帝自任宛爲其勢援,連屯圍城。大帝遣將軍孫盛督萬人備州上,立圍塢,爲然外救。郃度兵攻盛,盛不能拒,即時卻退,郃據州上圍守,然中外隔絶[39]。大帝遣潘璋、楊粲等解,而圍不解。時然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纔五千人。眞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櫓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而無恐意,方厲吏士[40],伺間隙攻破兩屯。魏攻圍然凡六月日,未退。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穀食欲盡,因與敵交通,謀爲内應,垂發,事覺,然治戮泰。尚等不能克,乃撤攻退還,繇是然名震於敵國。

韓當爲偏將軍,曹眞攻南郡,當保東南,帥勵將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太守善之。

晉吾彦[41],初仕吳,爲建平太守,晉將伐吳,彦爲鐵鎖,横斷江路。及師臨境,緣江諸城皆望風降附,或見攻而拔,惟彦堅守。大衆攻之不能克,乃退舍禮之[42]。吳平,始降。

張光爲北地都尉,趙王倫爲關中都督,氐羌反叛,太守張損戰沒,郡縣吏士少有全者[43],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勵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之。光

以兵少路遠，自分敗沒，會梁王彤遣司馬索靖將兵迎光，舉軍悲泣，遂還長安。

庾亮爲中書令，都督征討諸軍事，與陶侃、溫嶠起兵討蘇峻，亮時以二千人守白石壘，峻步兵萬餘，四面來攻，衆皆震懼。亮激勵將士，並殊死戰，峻軍乃退。追斬數百級。

桓宣爲南中郎將、江夏相，鎮襄陽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宣能得衆心，每以寡弱拒守。論者以爲次於祖逖、周訪。

前涼張璩爲寧戎校尉，時石季龍將麻秋進攻抱罕與晉陽太守郭坦以城大難守，宜棄外城。武城太守張悛曰："棄外城則大事去矣[44]，不可以動衆心。"璩從之，固守大城。秋率衆八萬圍塹三重，雲梯雹車，地突百道，皆通於內。城中亦應之，殺傷秋衆已數萬。季龍復遣其將劉渾等率步騎二萬會之。郭坦恨言之不從，教軍士李嘉士與秋通，引賊千餘入城西北隅，璩使宋修、張弘、辛挹、郭普拒之[45]，短兵接戰，斬二百餘人，賊乃退。璩戮李嘉以狥[46]，燒其攻具。秋退保大夏，謂諸將曰："我用兵於五都之間，攻城略地，遠無不捷。乃登秦隴，謂有征無戰，豈悟南襲仇池，破軍殺將，築城長最，匹馬不歸，及攻此城[47]，傷兵挫鋭，殆天所贊，非人力也。"季龍聞而嘆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抱罕，眞所謂彼有人焉，未可圖也。"

宋毛德祖爲司州刺史，時文帝初即位，後魏明元自率衆至方城，遣鄭兵將軍達奚斤、吳兵將軍公孫表二萬餘人攻滑臺。德祖時戍虎牢，遣步騎三千拒之。初，亡命司馬楚之等藏竄陳留郡界，魏既南渡，馳相要結，驅扇疆埸，大爲民患。魏克滑臺，并力乘勝，遂至虎牢。明元自率大衆至鄴，鄭兵遂克金墉，還向虎牢。德祖於城內穴地，入七丈，二道出城外，分作六道，出虜陣後，募敢死士四百人爲前驅，參軍郎王符等以二百人爲後係，出賊圍外，掩襲其後。魏陣亂，斬首數百級，焚燒攻具。魏雖退散，隨後更合，魏又遣楚兵將軍涉歸東擊青州，所向城邑皆奔走。明元自遣兵益虎牢，增圍急攻，德祖大敗，又固得城。魏領楚兵諸軍自滑臺，西就鄭兵[48]，共攻虎牢。虎牢被圍二百日，無日不戰。德祖勁兵戰死殆盡，而虎牢增兵轉多，外城皆已毁。德祖惟保一城，晝夜相拒[49]，將士眼皆生瘡，死者大半。德祖恩素結下，衆無離心。魏作地道偷城內井，井深三十丈，山勢峻峭，不可得防，人馬渴乏，肌體皆乾燥，被創者不復出血。魏急攻，遂克虎牢。自德祖凡諸將佐及郡守在城內者[50]，皆見囚執，惟上黨太守劉談之、參軍范道基將二百人突重圍南還。城將潰，將士欲扶德祖出奔，德祖曰："我與此城并命，義不使城亡而身在也[51]。"明元重其固守之節，勅衆軍生致之。

劉道錫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文帝元嘉十八年，爲氐寇所攻，道錫募吏民守城，復租布二十年，保城退敵，文帝嘉之。

陳憲爲汝南太守，元嘉二十六年，魏太武南侵陳潁，遂圍汝南懸瓠城。憲保城自固，賊晝夜攻圍之[52]，憲且守且戰，矢石無時不交，虜多作高樓，施弩以射城內，飛矢雨下，城中負戶以汲[53]。又毁佛浮圖[54]，取金像以爲大鉤，施之衝車端，以牽樓堞[55]。

城內有一沙門，頗有機思，輒設奇以應之。賊多作蝦蟆車以塡塹，肉薄攻城[56]，憲督勵將士，固女牆而戰[57]，賊之死者，屍與城等，遂登屍以陵城[58]，短兵相接，憲銳氣愈奮[59]，戰士無不一當百，殺傷萬計[60]，汝水爲之不流。相拒四十餘日，豫州刺史南平王鑠遣安蠻司馬劉康祖與寧朔將軍臧質救之[61]，虜燒攻具走。

沈璞爲盱眙太守，時王師北伐，彭汴無虞[62]，璞以強寇對陣，事未可測，郡境守當衝要，乃修城壘，浚重隍，聚材石，積鹽米，爲不可勝之算。後魏太武自領步騎數十萬陵踐六州，京邑爲之騷懼，百守千城，莫不奔駭。腹心勸璞還京師，璞曰："若彼大衆不躬小城，故無所懼，若兵薄來攻，則成擒也。諸軍何嘗見數十萬人聚在一處而不敗者？昆陽、合肥，前事之明驗，此是吾報國之秋，諸君封侯之日。"璞收集得二千精卒[63]。及太武至，四面蟻集攻城，璞隨宜應拒[64]，攻守三旬，殘其大半，太武乃遁走[65]。

申恬爲通直常侍，元嘉二十七年，後魏武昌王寇青州，遣恬援東陽，因與輔國司馬、齊郡太守龐秀之保城固守，蕭斌遣青州別駕解榮之率垣護之還援，恬等仍倚南山得入[66]。後魏兵朝來脅城，日晚輒退，城內乃出軍北門，外環塹爲營，欲挑戰。魏兵不敢逼，停五日，東過抄略清河郡及驛道南數千家[67]，從東安、東莞出下邳，下邳太守垣閬閉城拒守[68]，保全二千餘家。後魏退，以恬爲寧朔將軍、山陽太守。

臧質爲輔國將軍，北討時冗從僕射胡崇之，爲魏所敗，質奔盱眙，太守沈璞完爲守戰之備，城內有實力三千，質大喜，因共守。魏初南出，後無資糧，惟以百姓爲命。及過淮，食平越、石鼈二屯穀，至是抄掠無所[69]，人馬飢困，聞盱眙有積粟，欲以爲歸路之資。旣破崇之等，一攻城不拔，便引衆南向[70]。城內增修守備，莫不完嚴。元嘉二十八年，後魏太武南侵[71]，自廣陵北反，悉力攻盱眙，就輔國將軍臧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72]。太武怒甚，築長圍，一夜便合，開攻道趨城東北[73]，運東山土石塡之。魏又恐城內水路遁走[74]，乃引大船欲於君山作浮橋[75]，以絕淮道。城內乘艦逆戰，大破之。明旦，賊更方舫而爲桁[76]，桁上各嚴兵自衛[77]，城內更擊不能禁，遂於君山立桁，水陸路並斷。太武與質書曰："吾今所遣鬬兵，盡非我國人，城東北是丁零與胡[78]，南是三秦氐、羌[79]。設使丁零死者，正可減常山、趙郡賊[80]；胡死，正減幷州賊；氐、羌死，正減關中賊。卿若殺丁零、胡，無不利。"質答書曰："省示，具悉姦懷，爾自恃四腳[81]，屢犯國疆，諸如此事[82]，不可具說。王玄謨退於東，梁坦散於西，爾謂何以不聞童謠言邪[83]：'虜馬飲江水，佛狸死卯年[84]'，此期小至，以二軍開飲江之徑耳[85]。冥期使然，非復人事。寡人受命相滅，期之白登，師行未遠，爾自送死，豈容復令生全[86]，饗有桑乾哉。但爾住攻此城，假令寡人不能殺爾，爾由我死。而爾若有幸，得爲亂兵所殺；爾若不幸，則相生鏁縛[87]，載以驢直送都市。我本不圖全，若天地無靈，力屈於爾，齏之粉之，屠之裂之，如此未足謝本朝。爾識智及衆力，豈能勝苻堅邪？頃年展爾陸梁者，是爾未飲江，太歲未卯故耳。斛蘭昔深入彭城，值少日雨，隻馬不反，爾豈憶邪？即時春雨已降，四

方大衆，始就雲集，爾但安意攻城莫走。糧食缺乏者告之，當出廩相飴。得所送劍刀，欲令我揮之爾身邪？甚若今付反，各自努力，無煩多云。"是時，魏中童謡曰："軺車北來如穿雉，不意虜馬飲江水。魏王北歸石濟死，魏欲渡江天不從。"故質答引之[88]。太武大怒，乃作鐵牀，於其上施鐵鑱，云："破城得質，當坐之此上。"質又與魏衆書曰："示語魏中諸士庶，狸伐見與書如別，爾等正朔之民[89]，爲何力自取如此[90]。大丈夫豈可不知轉禍爲福耶[91]？今寫臺格如別書，自思之。"時購斬太武[92]，封開國縣侯，食邑一萬戶，賜布絹各萬疋。魏以鈎垣樓，城内繫以彄絚[93]，數百人叫喚引之[94]，車不能退。既夜以木桶盛人[95]，懸出城外，截鈎獲之。明日，又以衝車攻城，城土堅密，每至頽落不過數升。魏乃肉薄登城[96]，分番相代，墜而復升，莫有退者，殺傷萬計，魏人死者與城平，又射殺其高梁王，如此三旬，死者過半。太武聞彭城斷其歸路，京邑遣水軍自海入淮，且疾疫死者甚衆[97]，二月二日，乃解圍遁走。文帝嘉質功，以爲使持節[98]，監雍梁南北秦四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封開國子，食邑五百戶。

劉襲爲安成太守[99]，晋安王子勛爲逆，襲據郡拒之，勳遣軍攻圍，不能下。明帝嘉之。

柳世隆爲前軍長史[100]，順帝初，沈攸之反，圍郢城，世隆固守。

南齊曹虎爲右衛將軍[101]，持節，隸都督陳顯達停襄陽。明帝永泰元年，後魏攻沔北，度支尚書崔惠景於鄧地大敗，魏軍追至沔北。孝文率十萬衆從羽儀華蓋，圍樊城。虎牢閉門固守。魏軍去城數里立營頓，設氈屋，復再圍樊城，臨沔水，望襄陽岸乃去。

梁蔡道恭爲平北將軍、司州刺史。武帝天監三年，魏圍司州，城中衆不滿五千人[102]，食裁及半歲，魏軍攻之，晝夜不息。道恭隨方抗禦，皆應手摧卻。魏乃作大車載土[103]，四面俱前，欲以塡塹，道恭輒於塹内列艨衝鬬艦以待之[104]。魏人不得進，又潛作伏道，以決塹水，道恭載土㹠塞之。相持百餘日，前後斬獲不可勝計。魏大造梯衝，攻圍日急。道恭於城内作土山，厚二十餘丈；多作大槊，長二丈五尺，施長刃，使壯士刺魏人登城者[105]。魏軍甚憚之。

庾域爲寧朔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屬梁州長史夏侯道遷舉州叛降魏，魏進襲巴西[106]，城固守百餘日[107]，城中糧盡，將士皆齕草供食，死亡者大半[108]，無有離心。魏軍退，武帝詔增封二百戶。

呂義之爲北徐州刺史，魏中山王元英圍義之於鍾離，衆號百萬。武帝詔豫州刺史韋叡率豫州之衆，會征北將軍曹景宗以赴，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戶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衆，况緩乎？魏人已墮吾腹中，卿曹勿憂也。"旬日而至邵陽，大破魏軍，叡遣報義之。義之且悲且喜不暇答，但曰[109]："更生，更生。"

羊侃爲都官尚書，侯景反，侃爲守城督，侃僞稱得外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賊爲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

之,擲爐上燒之,俄盡。賊又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110],侃命爲地道,潛引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射城內。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卧而觀之,不勞備設。"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111]。賊頻攻不捷[112],會侃病死,城方陷。

王僧辯爲領軍將軍[113],既平湘土,會侯景浮江西寇,軍次夏首,僧辯爲大都督,率巴州刺史淳于量、定州刺史杜龕、宜州刺史王琳等俱赴西陽,軍次巴陵,聞郢州已沒,僧辯因據巴陵城。帝乃命羅州刺史徐嗣徽、武州刺史杜崱,並會僧辯于巴陵。景既陷郢城,兵衆益廣,徒黨甚鋭,將進寇荆州,乃使僞儀同丁和統兵五千守江夏,大將宋子仙前驅一萬造巴陵[114],景悉兇徒,水步繼進[115],於是緣江戍邏,望風請服,賊邏至於隱磯。僧辯悉上江渚米糧,並沉公私船於水。及賊前鋒次江口,僧辯乃分命衆軍乘城固守[116],偃旗卧鼓,安若無人[117]。翼日,賊衆濟江,輕騎至城下,問"城內是誰?"答曰:"是王領軍。"賊曰:"語王領軍,勢如此,何不早降。"僧辯使人答曰:"大軍但向荆州,此城自當非礙,僧辯百口,在人掌握,豈得便降。"賊騎既去,俄爾又來[118],曰:"我王已至,王領軍何爲不出與王相見乎?"僧辯不答。頃之,又執王珣等至于城下,珣爲書誘說城內,景帥船艦並集北寺[119],又分入港中,登岸引道,廣設氈屋[120],耀軍城東隴上,芟除草芿[121],開八道向城,遣五十兔頭肉薄苦攻[122],城內同時鼓譟,矢石雨下,殺賊既多,賊乃引退。帝又命平北將軍胡僧佑率兵下援僧辯。是日,賊復攻巴陵,水步十處,鳴鼓吹角,肉薄斫上[123],城中放木,擲火爨壘石,殺傷甚多。午後賊退,乃更起長柵繞城,大列舸艦,以樓船攻水城西南角,又遣人渡洲岸,引牂牁推蝦蟇車填塹[124],引障車臨城,二日方止。賊又於艦上豎木桔槔,聚茅置火,以燒木柵,風勢不利[125],自焚而退。既頻戰挫衄[126],賊帥任約又爲陸法和所擒,景乃燒營夜遁。

陳杜稜,初仕梁[127],爲石州刺史。高祖鎮朱方,以稜監義興、瑯琊二郡。高祖征杜龕,留稜與侯安都居守。徐嗣徽、任約引齊寇濟江,攻臺城,稜與安都隨方抗拒,晝夜巡警,綏撫士卒[128],未嘗解帶。賊平,以功除通直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丹陽尹。

杜龕爲忠武將軍,與叔幼安俱隨王僧辯討河東王譽[129],平之。又隨僧辯下繼徐文盛軍至巴陵,聞侯景襲陷郢州,西上,將至,乃與僧辯等守巴陵以待之。景至,圍之數旬,不剋而遁。

韋載,初爲梁義興太守。高祖誅王僧辯[130],乃遣周文育輕兵襲載,未至,而載先覺,乃嬰城自守,文育攻之甚急,載所屬縣卒並高祖舊兵,皆善用弩,載收得數十人,繫以長鎖,命所親監之,使射文育軍,約曰:"十發不兩中者則死。"每發輒中,所中者皆斃。文育軍稍卻,因於城外據水立柵,相持數旬。高祖自將征之,克其水柵,仍遣族弟翽齎書喻以誅僧辯意,并奉梁敬帝敕令解兵,乃以兵衆降。

孫瑒,梁末爲巴州刺史。高祖受禪,王琳立梁永嘉王蕭莊於郢州,徵瑒爲太府卿,

加通直散騎常侍、都督郢、荆、巴、武、湘五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總留府之任。周遣大將軍史寧率衆四萬，乘虛奄至，瑒助防張世貴舉外城以應之，所失軍民男女三千餘口。周軍又起土山高梯，日夜攻逼，因風縱火，燒其內城南面五千餘樓。時瑒兵不滿千人，乘城拒守，瑒親自撫巡，行酒賦食，士卒皆爲之用。周人苦攻不能克，乃矯授瑒柱國、郢州刺史，封萬戶郡公。瑒僞許以緩之，而潛修戰具，樓雉器械，一朝嚴設。周人甚憚焉，及聞大軍敗，王琳乘勝西進，周兵乃解。

後魏薛強，祖興，仕晉爲冀州刺史、安邑公，父濤襲爵位，梁州刺史。京師傾覆，皆以義烈著聞。後強復代領部落[131]。及苻堅將張平以并州叛，堅率衆討之，因自與數百騎馳，至強壘下求與相見，強使主簿責之，因慷慨宣言曰："此城終無生降之臣，但有死節之將耳。"堅諸將請攻之，堅曰："須吾平晉，自當面縛，捨之以勸事君者。"

張烈，孝文時爲陵江將軍、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爲齊東昏侯將崔慧景攻圍七十餘日，烈撫勵將士，甚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孝文親勞烈曰[132]："卿定可遂，能不負所寄。"烈拜謝曰："若不值金輿親駕，臣將不免困於犬羊。"

元世儁，任城王澄孫，孝明帝時爲青州刺史[133]。邢杲之亂，圍逼州城，拒守，遂得保全。

畢祖暉爲平東將軍、豳州刺史[134]。正光五年，幽州民反，招引隴賊攻逼城，以祖暉前在州日，得民情和，復授平西將軍、幽州刺史、假安西將軍，爲別將以討之，祖暉且前突圍，入治。孝昌中，渤海王顥救至，城圍始解[135]。以全城之勳，封新昌縣開國子，食邑四百戶。

李神儁爲前將軍、荆州刺史。時四方多事，所在連兵，梁遣將曹敬宗來寇，攻圍積時，又引水灌城，城不沒者數板。神儁循撫兵民，戮力固守，詔遣都督崔進別將王羆、裴衍等赴援，敬宗退走。

源子雍爲夏州刺史，屬沃野鎮人破落汗拔陵首反亂，所在蜂起，統萬逆胡與相應接，子雍嬰城自守，城中糧盡，煮馬皮而食之。子雍善綏撫，得士之心，人人戮力，無有離二。以飢饉轉切，欲自出求糧，留子延伯據守，僚屬僉云："今天下分析，寇賊百重[136]，四方音信莫不斷絶，俄頃之間，變在不意，何宜父子如此分張，未若棄城俱去，更展規略。"子雍泣而謂衆曰："吾世受國恩，早受藩寄，此是死地，更欲何求？然守禦以來，歲月不淺，所患乏糧，不得制勝。吾今向東州，得數月之食，還與諸人保全必矣。"遂自率羸弱向東夏運糧，延伯與將士送出城外[137]，哭而拜辭[138]，三軍莫不嗚咽。子雍行數日，爲朔州胡帥曹阿各拔所邀，力屈，爲其所執。子雍密遣人齎書間行，與城中文武云："大軍在近，努力固守，必令諸人福流苗裔。"乃敕延伯，令共固守。子雍雖被囚執，雅爲胡人所重，常以民禮事之[139]。子雍爲陳安危禍福之理，勸阿各拔令降。阿各拔將從之，未果而死。拔弟桑生代總部衆[140]，竟隨子雍降。延伯與兵士共分湯菜，防固城

隍,及子雍爲胡所執,合城憂懼,延伯乃人人曉喻曰:"吾父吉凶不測,方寸焦爛,實難裁割,但奉命守城,所爲處重[141],若以私害公,誠孝並闕。諸君幸得此心,無虧所寄。"於是衆感其義,莫不勵憤。朝廷聞而嘉之,除龍驤將軍,行夏州,卒能固守。

裴詢爲平南將軍、郢州刺史。梁將李國興寇邊,時四方多事[142],朝廷未遑外略,緣境戍多爲國興所陷。賊既乘勝[143],遂向州城。詢率勵固守,垂將百日[144],援軍既至,賊乃退[145]。加散騎常侍、安南將軍。

辛祥爲郢州龍驤府長史[146],帶義陽太守。自長生之反也,梁武遣衆來援,因此緣淮鎮戍,相繼降沒,惟祥堅城獨守。

劉長文爲南兗州冠軍府長史,帶譙郡太守,被圍糧竭。長文固節全城。

崔楷爲殷州刺史,州既新立,了無禦備之具[147],及賊來攻,楷率力抗拒,強弱勢懸,每勤兵士撫勵之,莫不爭奮,咸稱"崔公尚不惜百口,吾等何愛一身[148]?"連戰半旬,死者相就,力竭城陷,楷執節不屈,賊遂害之。

鄭季明爲譙郡太守[149],帶渦陽戍主,頻爲梁武遣將攻圍。時兵糧寡少,外援不接,季明孤城自守,卒得保全,朝廷嘉之。

楊津爲定州刺史。賊帥薛修禮、杜洛周殘掠州境。孤城獨立,在兩寇之間,津貯積柴粟,修理戰具,更營雉堞,賊每來攻,機械競起。又於城中去城十步,掘地至泉,廣作地道,潛兵涌出,置爐鑄錢,持以灌賊,賊遂相語曰:"不畏長槊堅城,惟畏楊公鐵星。"津與賊帥元洪業及與賊中督將尉靈根、程殺鬼、潘法顯等書曉喻之,并受鐵券,許以爵位,令圖賊帥毛普賢。洪業等感悟,復書云:"今與諸人密議,欲殺普賢,願公聽之。又賊欲圍城[150],正爲取北人耳。城中所有北人,必須盡殺。公若置之,總縱敵爲患矣[151],願公察之。"津以城內北人雖是惡黨,然掌握中物,未忍便殺,但防內子城防禁而已。將吏無不感其仁恕。朝廷初以鐵券二十枚委津分給,津隨賊中首領間行送之,修禮、普賢,頗亦繇此而死。既而杜洛周圍州城,津盡力捍守[152],詔加衛將軍,封開國縣侯。將士有功者,任津料賞,兵民給復。

畢祖朽爲安東將軍、瀛州刺史,爲賊帥鮮于修禮攻圍積旬,拒守自固。

孟表爲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鎮渦陽。後齊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六十餘日[153],城中食盡,唯以朽革及草木皮葉作糧。表撫循將士,戮力固守。會鎮南將軍王肅解義陽之圍,還以救之,叔業乃退。

薛懷吉爲征虜將軍,時梁武遣將軍寇陷郢州三關,詔元英南討,懷吉仍爲軍司,以義陽危急,令懷吉馳驛先赴。時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154],以懸瓠入梁,梁將齊苟仁率衆守城。於是自懸瓠以南至於安陸[155],唯義陽一城而已。懷吉與郢州刺史婁悅督勵將士,且守且戰[156],卒全義陽。

閻進有謀略,勇冠當時,爲龍驤將軍。屬衛可孤作亂,攻圍盛樂,進率衆拒守,綿歷

三載，晝夜交戰，未嘗休息，以少擊衆，城竟獲全[157]。

李神爲相州刺史，假李昌中行相州事，尋正加撫軍將軍，假鎮東將軍大都督。建義初，除衛將軍。時葛榮充斥，民多逃散。先是，州將元鑒反叛引賊，後都督源子雍、裴衍戰敗被害，朝野憂惶，人不自保，而神志氣自若，無勞兵民，小大用命。既而葛榮盡鋭攻之，久不能克。會爾朱榮擒葛榮於鄴，西土平。除車騎將軍。

潘永基爲持節、平北將軍、冀州防城都督、長樂太守，于時葛榮攻信都，長圍遏水以灌州城，永基與刺史元孚同心戮力，晝夜防拒，外無軍援，内乏糧儲，從春至冬，力窮乃陷。

辛纂爲南道行臺，時梁將曹義宗攻新野，纂率衆赴援[158]，唯以二千餘兵捍禦疆埸，尋爲義宗所圍，相率固守。莊帝即位，除通直散騎常侍、征虜將軍，兼尚書，仍行臺。後大都督費穆擊義宗，擒之，入城，因舉酒屬纂，曰："微辛行臺之在斯，吾亦無緣建此功也。"入朝言於莊帝，稱纂固節危城，宜蒙爵賞，以勸將來。帝乃下詔慰勉之。

杜顒爲岐州刺史，万俟醜奴亂關右[159]，顒爲都督，防守岐州，醜奴攻之不剋。

校勘記

[1]勵，宋本作"厲"。

[2]單，原作"軍"，據宋本改。

[3]盡，原作"皆"，據宋本及《史記・田單列傳》改。

[4]爲，原作"於"，據宋本及《史記・田單列傳》改。

[5]張宗，原作"張崇"，據宋本及《後漢書・張宗傳》改。本條下同。

[6]就逸，原作"就追"，據《後漢書・張宗傳》改。

[7]遽其，原作"其遽"，據宋本及《後漢書・張宗傳》乙。

[8]勒勵，原作"勤勵"，據宋本及《後漢書・張宗傳》改。

[9]猶，原作"獨"，據宋本改。

[10]將兵，原作"將軍"，據宋本改。

[11]道，字原脱，據宋本補。

[12]殺，原脱；得，原作"德"，據宋本及《後漢書・耿恭傳》補改。

[13]傳，原脱，據宋本及《後漢書・耿恭傳》補。

[14]窮哉，原作"窮乎"，據宋本改。

[15]水，原脱，據宋本及《後漢書・耿恭傳》補。

[16]駝，原本無，據宋本及《後漢書・耿恭傳》補。

[17]馬，字原脱，據宋本補。

[18]州兵朱蓋等反與桂陽賊胡蘭數萬人轉攻零陵零陵，原本脱此二十一字，據宋本補。

[19]地勢，原作"城勢"，據宋本改。

[20]涼州,原作"梁州",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荀彧傳》裴松之注改。

[21]二,下原衍"志"字,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曹仁傳》删。

[22]從,原脱,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曹仁傳》補。

[23]軍,原脱,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滿寵傳》補。

[24]樊城,原脱,據《三國志·魏書·滿寵傳》補。

[25]及,原作"救",據宋本改。

[26]沉,原作"刑",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滿寵傳》改。

[27]拒,下原衍"之"字,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明帝紀》裴松之注删。

[28]人,原脱;吏兵,上原衍"是時"二字,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齊王傳》裴松之注補删。

[29]特,原作"持",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齊王傳》裴松之注改。

[30]已,原脱,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齊王傳》裴松之注補。

[31]降,下原衍"者"字,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齊王傳》裴松之注删。

[32]别,下原衍"著"字,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齊王傳》裴松之注删。

[33]潼,原作"桐",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霍峻傳》改,下同。

[34]是,原作"魏",據宋本及《晉書·羅憲傳》改。

[35]助,原作"征",據宋本及《晉書·羅憲傳》改。

[36]之,原作"至",據宋本及《晉書·羅憲傳》改。

[37]器幹,原作"幹器",據宋本及《晉書·羅憲傳》乙。

[38]山,原作"以",據宋本及《晉書·羅憲傳》改。

[39]隔絶,宋本作"所絶"。

[40]無恐意方厲吏士,原作"怒氣方厲使士",據《三國志·吳書·朱然傳》改。

[41]吾彦,原作"吳彦",據宋本改。

[42]禮,原作"俟",據宋本及《晉書·吾彦傳》改。

[43]少有,上原衍"卒"字,據宋本及《晉書·張光傳》删。

[44]矣,原脱,據宋本及《晉書·張重華傳》補。

[45]郭普,下原衍"等"字,據宋本及《晉書·張重華傳》删。

[46]以,上原衍"士"字,據宋本及《晉書·張重華傳》删。

[47]及,原作"反",據宋本及《晉書·張重華傳》改。

[48]諸軍,原誤在"滑臺"下,據宋本及《宋書·索虜傳》乙。鄭,原脱,據《宋書·索虜傳》補。

[49]相,下原衍"持"字,據宋本及《宋書·索虜傳》删。

[50]凡,原作"還";者,原脱,據宋本及《宋書·索虜傳》改補。

[51]在,原作"存",據宋本及《宋書·索虜傳》改。

[52]圍,原脱,據宋本及《宋書·南平穆王鑠傳》補。

[53]城中,原作"城内",據宋本及《宋書·南平穆王鑠傳》改。

[54]毁,宋本、原本均無此字,據《南史·陳憲傳》補。

[55]堞,原作"垤",據宋本及《宋書·南平穆王鑠傳》改。

[56]肉,宋本、原本均作“内”,據《南史·陳憲傳》改。
[57]女,原作“與”,據宋本及《宋書·南平穆王鑠傳》改。
[58]陵,原作“上”,據《宋書·南平穆王鑠傳》及《南史·南平穆王鑠傳》改。
[59]奮,原作“厲”,據宋本及《宋書·南平穆王鑠傳》改。
[60]殺傷,原作“傷殺”,據宋本及《宋書·南平穆王鑠傳》乙。
[61]與,原作“并”,據宋本及《宋書·南平穆王鑠傳》改。
[62]無,原作“爲”,據宋本及《宋書·沈璞傳》改。
[63]集,原脱,據宋本及《宋書·沈璞傳》補。
[64]宜,原脱,據宋本及《宋書·沈璞傳》補。
[65]乃,原脱,據宋本及《宋書·沈璞傳》補。
[66]等,原脱,據宋本及《宋書·申恬傳》補。
[67]清,原作“青”,據宋本及《宋書·申恬傳》改。
[68]閔,原作“閩”,據本書卷四一四及《宋書·申恬傳》改。
[69]所,原作“餘”,據宋本及《宋書·臧質傳》改。
[70]衆,原作“兵”,據宋本及《宋書·臧質傳》改。
[71]太武,原作“太守”,據下文及宋本改。
[72]封溲,原作“對復”,據宋本及《宋書·臧質傳》改。
[73]北,原作“以”,據宋本及《宋書·臧質傳》改。
[74]路,原作“道”;走,原作“去”,據宋本及《宋書·臧質傳》改。
[75]欲,原脱,據宋本及《宋書·臧質傳》補。
[76]舫,原作“船”,據宋本及《宋書·臧質傳》改。
[77]桁上,原脱,據宋本及《宋書·臧質傳》補。
[78]東,原脱,據宋本及《宋書·臧質傳》補。
[79]氐,原作“互”,據《宋書·臧質傳》改。下同。
[80]減,原作“滅”,據宋本及《宋書·臧質傳》改,下同。
[81]具悉姦懷,原文爲“具姦之”;爾自,原作“自爾”,據《宋書·臧質傳》改。
[82]如,原作“儒”,據《宋書·臧質傳》改。
[83]童,原作“僮”,據《宋書·臧質傳》改。
[84]佛,原作“復”,據《宋書·臧質傳》改。狸,原作“理”,據宋本及《宋書·臧質傳》改。
[85]二,原作“三”;開,原作“閗”,據宋本改。
[86]生全,原本無,據《宋書·臧質傳》補。
[87]相生,原本互倒,據宋本改。
[88]答,原作“書”,據宋本及《宋書·臧質傳》改。
[89]爾,原文闕,據《宋書·臧質傳》補。
[90]此,原脱,據宋本及《宋書·臧質傳》補。
[91]大丈夫,原作“大夫”,據宋本補。

[92]斬,原作"賊",據宋本改。

[93]擊,原作"激",據宋本改。彊,原作"弦",據宋本及《宋書·臧質傳》改。

[94]叫喚,原作"叫呼",據宋本及《宋書·臧質傳》改。

[95]既,原作"質",據宋本及《宋書·臧質傳》改。

[96]肉薄,原作"内薄",據宋本改。

[97]疾疫,原作"疫疾",據宋本及《宋書·臧質傳》乙。

[98]使,原脱,據宋本及《宋書·臧質傳》補。

[99]成,原作"城",據宋本及《宋書·宗室傳》改。

[100]柳世隆,原作"柳世榮",據宋本改。

[101]衛,原作"大",據宋本及《南齊書·曹虎傳》改。

[102]衆,原脱,據宋本及《梁書·蔡道恭傳》補。

[103]車,原作"軍",據宋本及《梁書·蔡道恭傳》改。

[104]輒,原脱,據宋本及《梁書·蔡道恭傳》補。

[105]壯士,原作"壯丁",據宋本及《梁書·蔡道恭傳》改。

[106]魏,宋本下有"騎"字。

[107]城,原作"域",據宋本改。

[108]供,宋本無。死亡,宋本作"亡死";亡,《梁書·庾域傳》作"土",屬上讀。

[109]但,原脱,據宋本補。

[110]震,原作"驚",據宋本及《梁書·羊侃傳》改。

[111]焉,原作"爲",據宋本及《梁書·羊侃傳》改。

[112]捷,原作"息",據宋本及《梁書·羊侃傳》改。

[113]王僧辯,原作"王僧辨",據宋本改。下同。

[114]將,原作"保",據《梁書·王僧辯傳》改。

[115]步,原作"陸",據宋本及《梁書·王僧辯傳》改。

[116]分,原作"各";軍,原脱,據宋本及《梁書·王僧辯傳》改補。

[117]安,原作"守",據《梁書·王僧辯傳》改。

[118]爾又,原作"又再",據宋本及《梁書·王僧辯傳》改。

[119]北,原作"此",據宋本及《梁書·王僧辯傳》改。

[120]氈,原作"壇",據宋本及《梁書·王僧辯傳》改。

[121]仍,原闕,據宋本和《梁書·王僧辯傳》補。

[122]肉薄,原作"内薄",據宋本改。

[123]肉,原作"内",據《梁書·王僧辯傳》改。斫,原作"砍",據宋本及《梁書·王僧辯傳》改。

[124]蟇,原作"蟻",據宋本及《梁書·王僧辯傳》改。

[125]利,原作"交",據《梁書·王僧辯傳》改。

[126]挫衄,原作"摧挫",據宋本及《梁書·王僧辯傳》改。

[127]梁,上原衍"東"字,據宋本及《南史·杜稜傳》删。

[128]綏撫,原作"撫綏",據宋本及《陳書·杜稜傳》乙。

[129]譬,宋本無。

[130]誅,原作"至",據宋本及《陳書·韋載傳》改。

[131]部落,原脱,據宋本及《魏書·薛辯傳》補。

[132]烈,原脱,據宋本及《魏書·張烈傳》補。

[133]帝,宋本無。

[134]豳州,原作"幽州",據宋本及《魏書·畢祖暉傳》改。

[135]城,原脱,據宋本及《魏書·畢祖暉傳》補。

[136]寇,原作"强",據宋本及《魏書·源子雍傳》改。

[137]伯,字原重,據宋本删。

[138]拜辭,原作"辭拜",據宋本及《魏書·源子雍傳》乙。

[139]民,原作"尊",據宋本及《魏書·源子雍傳》改。

[140]總,原作"領",據宋本及《魏書·源子雍傳》改。

[141]爲,原作"謂",據宋本及《魏書·源延伯傳》改。

[142]時,原脱,據宋本及《魏書·裴詢傳》補。

[143]既,原作"已",據宋本及《魏書·裴詢傳》改。

[144]垂將,原作"將至",據宋本及《魏書·裴詢傳》改。

[145]賊,原作"兵",據宋本及《魏書·裴詢傳》改。

[146]府,原作"校尉",據宋本及《魏書·辛祥傳》改。

[147]禦備,原作"備禦",據宋本及《魏書·崔楷傳》乙。

[148]等,原脱,據宋本及《魏書·崔楷傳》補。何,下原衍"爲"字,據本書卷三七二及《魏書·崔楷傳》删。

[149]譙,原作"醮",據宋本及《魏書·鄭季明傳》改。

[150]圍,原作"圖",據宋本及《魏書·楊津傳》改。

[151]總,宋本作"恣",《魏書·楊津傳》作"恐"。矣,原作"耳",據宋本及《魏書·楊津傳》改。

[152]捍,原作"禦",據宋本及《魏書·楊津傳》改。

[153]六十,原作"二十",據宋本及《魏書·孟表傳》改。

[154]白早生,原作"自相生",據宋本及《魏書·薛懷吉傳》改。

[155]南,原脱,據宋本及《魏書·薛懷吉傳》補。

[156]且守且戰,原作"且戰且守",據宋本及《魏書·薛懷吉傳》乙。

[157]獲,原作"得",據宋本及《周書·闞進傳》改。

[158]接,原作"援",據宋本及《魏書·辛纂傳》改。

[159]万俟,原作"萬侯",據宋本改。

册府元龜卷第四百

將帥部(六十一)

固守第二

北齊王則爲征南將軍,隨侯景西討。景於潁川作逆,則鎮柏崖戍[1],文襄以則有武用徵爲徐州刺史。景既南附,梁遣貞陽侯明率大衆向徐州,與爲影響,堰清水灌州城[2],則固守歷時。

慕容儼爲東雍州刺史,沙苑之敗,西魏荆州刺史郭鸞率衆攻儼,拒守二百餘日。晝夜力戰,大破鸞軍,追斬三百餘級,又擒西魏刺史郭他。時諸州多有翻陷,惟儼獲全,進號鎮南將軍,後爲開府。文宣天保中,梁司徒陸法和以郢州內附,遣儼鎮之。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禦備,瑱等不能尅。先是,郢城卑下,土疏頹壞,儼更修繕城雉,多作大樓,又造船艦,水陸備具,功無暫闕。梁軍夜來攻擊,儼與將士力戰,終夕至明,約等乃退,追斬瑱驍將張白石首,瑱以千金贖之,不與。夏五月,瑱、約等又相與并力悉衆攻圍。城中食少,糧運阻絶,無以爲計,唯煮槐楮桑葉并紵根水苔葛艾等草,及皮帶、筋角等物而食之,人有死者,即取其肉分噉,唯留骸骨。儼猶申令將士,信賞必罰,分甘同苦,死生以之。自正月至於六月,人無異志。

獨孤永業,遷行臺尚書。武成河清三年[3],周人寇洛州,永業恐刺史段思文不能自固[4],馳入金墉助守。周人爲土山、地道,曉夕攻戰。經三旬,大軍至,寇乃退。

郎基爲海西鎮將[5],會梁吳明徹率衆攻圍海西,基奬勵兵民,固守百餘日,軍糧且罄,戎仗亦盡,乃至削木爲箭,剪紙爲羽[6]。圍解還朝,僕射楊愔迎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略,削木剪紙,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相過?'

祖班爲北徐州刺史,時陳人侵齊[7],班令不關城門,守陴者皆下,街巷禁斷人行,鷄犬不許鳴吠,陳人莫測所以,或疑[8],人走城空,不設警備。中夜,班忽令鼓譟,陳人驚散,曉復結陣向城。班自臨戰,陳人先聞其盲,謂不能抗拒,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怪之,遂退。時穆提婆憾之不已,欲令城陷,不遣救援,班軍守百日,城竟保全。

後周李遷哲爲大將軍,高祖天和三年詔遷哲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五年,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王蕭巋告急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焉。遷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與陳將程文季交戰,兵稍卻,遷哲乃親自陷陣,手殺數人。會江陵總管陸騰出兵

助之[9]，陳人又因水汎長，壞龍川寧朔堤，引水灌城。城中驚擾，遷哲乃先塞水，又募驍勇出擊之，頻有斬獲，衆心稍定。俄而敵入郭内焚燒民家[10]，遷哲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合勢，首尾邀之，陳人復敗，多投水而死。是夜，陳人又竊於城西堞以梯登者已數百人，遷哲又率驍勇扞之，陳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遷哲乘闇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陸騰復破之於西堤，陳人乃遁。

辛慶之爲衛大將軍，鹽池都將，時東魏攻正平郡，陷之，遂欲經略鹽池。慶之守禦有備，軍乃退。河橋之役，大軍不利，河北守令並棄城走，慶之獨固鹽池拒敵，時論稱其仁勇。

王思政爲并州刺史，鎮玉壁。西魏文帝大統八年，東魏來寇，思政守禦有備，敵人晝夜攻圍，卒不能克，乃收軍還。以全城功授驃騎大將軍，又爲使持節、河南諸軍事，守潁川。東魏太尉高岳、行臺慕容紹宗、儀同劉豐生等率步騎十萬來攻潁川，城内卧鼓偃旗，若無人者。岳謂其衆一戰可屠，乃四面鼓譟而上。思政選城中驍勇開門出入，兵衆不能當，引軍亂退。岳知不可卒攻，乃多修營壘，又隨地勢高處[11]，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晝夜攻之。思政亦作火矟，因迅風便投之土山，又以火箭射之，燒其攻具，仍募勇士縋而出戰。岳衆披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走。齊文襄更益岳兵，堰洧水以灌城，城中水泉涌溢[12]，不可防止，懸釜更炊，糧力俱竭。慕容紹宗、劉豐生及其將慕容永珍共乘樓船以望城内，令善射者俯射城中。俄而大風暴起，船乃飄至城下，城上人以長鈎牽船，弓弩亂發。紹宗窮急投水而死，豐生浮向土山，復中矢而斃，生擒永珍。思政謂之曰："僕之破亡，在於晷漏，誠知殺卿無益，然人臣之節，守之以死。"乃流涕斬之，并收紹宗等屍，以禮埋瘞。後城陷被執。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城既無外援，亦無叛者。

郭賢爲車騎大將軍，鎮魯陽。潁川王思政既陷，餘將權景宣等並拔軍西還[13]，自魯陽以東，皆附東魏。東魏將彭樂因之，遂來攻逼。賢撫循將士，咸爲盡其力用[14]。樂不能克，乃引軍退。

韋孝寬爲晉州刺史，移鎮玉壁，進授大都督。時齊神武傾山東之衆，志圖西入，以玉壁衝要，先命攻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15]，乃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大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齊神武使謂城中曰："縱爾縛樓至天，我會穿城取爾。"遂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土山積攻具，晝夜不息。孝寬復掘長塹要其地道，仍簡戰士屯塹城外，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外積柴貯火，敵人有地道内者，便下柴火，以皮排吹之，火氣一衝，咸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毁，雖有排陷，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爲縵[16]，隨其所向則張設之，布既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於竿，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鈎，利其鋒刃，火竿一來[17]，以鈎遥割之，松麻俱落。外又於城四面

穿地[18],作二十一道,分爲四路,於其中而各施梁柱,作訖,以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城並摧壞。孝寬又隨壞處竪木柵以扞之[19]。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咸拒破之。神武無如之何,乃遣倉曹參軍祖孝徵謂曰[20]:"未聞救兵,何不降也?"孝寬報云[21]:"我城池嚴固,兵食有餘,攻者自勞,守者嘗逸,豈有旬朔之間已須救援?適憂爾衆有不及之危[22]。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俄而孝徵復謂城中人曰:"韋城主受彼榮祿,或復可爾。自外軍士,何事相隨入湯火中邪?"乃射募格於城中云:"能斬城主降者,拜太尉,封開國郡公,邑萬戶,賞帛萬疋。"孝寬手題書背,反射城外,云:"若有斬高歡者,一依此賞。"孝寬弟子遷先在山東,又鎖至城下,臨以白刃,云:"若不早降,便行大戮。"孝寬慷慨激揚,略無顧意,士卒莫不感勵,人有死難之心。神武苦戰六旬,傷及病死者十四五,智力俱困,因而發疾,其夜遁走。

王羆爲右將軍,梁將曹義宗圍荆州[23],勅羆與别將裴衍率兵赴救,遂與梁人戰,大破之。梁復遣曹義宗衆數萬圍荆州,堰水灌城,不没者數板。時既内外多虞,未遑救援,乃遺羆鐵券云:"城全,當授本州刺史。"城中糧盡,羆煮粥與將士均分而食之[24],每出戰,常不擐甲胄,大呼曰:"荆州城,孝文皇帝所置,天若不祐國家,使賊箭中王羆,不爾,王羆須破賊[25]。"屢經戰陣,亦不被傷。彌歷三年,景宗方退。後爲大都督,鎮華州。魏孝武西遷,拜驃騎大將軍。沙苑之役,齊神武士馬甚衆[26],太祖以華州衝要,遣勞羆,令加守備。羆語使人曰:"老羆當道卧,貉子安得過。"太祖聞而壯之。及齊神武至城下,謂羆曰:"何不早降?"羆乃大呼曰:"此城是王羆家,生死在此,欲死者來!"齊神武遂不敢攻。

梁士彦,遷熊州刺史,從武帝拔晋州,進位柱國,除使持節、晋絳二州諸軍事、晋州刺史。及帝還,齊後主親總六軍而圍之。獨守孤城,外無聲援,衆皆驚懼,士彦慷慨自若,賊盡鋭攻之,樓堞皆盡,城雉所存,尋仞而已。或短兵相接,或交馬出入。士彦謂將士曰:"死在今日,吾爲爾先。"於是勇烈齊奮,呼聲動地,無不一當百,齊師少卻。乃令妻妾軍民子女晝夜修城,三日而就。帝率六軍亦至,齊師解圍,營於城東十餘里。士彦見帝,持帝鬚而泣曰:"臣幾不見陛下。"帝亦爲之流涕。時帝欲班師,士彦叩馬諫,帝從之,執其手曰:"朕有晋州,爲平齊之基,宜善守之。"

高琳爲驃騎大將軍,遷江陵總管。時陳將吴明徹來寇,總管田弘與梁王蕭巋出保紀南城,唯琳與梁僕射王操固守江陵三城以抗之,晝夜拒戰,凡經十旬,明徹退去。

楊敷爲汾州刺史,齊將段孝先率衆五萬來寇,梯衝地道,晝夜攻城,敷親當矢石,隨事捍禦,拒守累旬,孝先攻之愈急。時城中兵不滿二千,戰死者已十四五,糧儲又盡,公私窮蹙。齊公憲總兵赴救[27],憚孝先,不敢進軍。敷知必陷沒,乃召其衆謂之曰:"吾與卿等俱在邊鎮,實願同心戮力,破賊全城,但强寇四集,攻圍日久。吾等糧食已盡,救援斷絶,守死窮城,非丈夫也。今勝兵之士猶數百人,欲突圍出戰,死生一決,儻或得

免，猶冀生還。受罪闕庭，孰於死於寇手，吾計決矣！於諸君意何如？"衆咸涕泣從命，敷乃率見兵出擊，殺齊軍數十人，齊衆稍卻。俄而孝先率諸軍盡鋭圍之，敷殊死戰，矢盡，爲孝先所擒。齊人方欲任用之，敷不爲之屈，遂以憂憤卒於鄴。

隋郭榮爲後周大冢宰宇文護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時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爲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請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祖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唯榮所立者獨能自守。護作浮橋，出兵渡河，與孝先戰。孝先於上流縱火筏以擊浮橋，護令榮督便水者引取其筏。以功授大都督護[28]。

豆盧勣拜利州總管，高祖爲丞相，益州總管王謙作亂，勣嬰城固守，謙遣其將達奚惎、高阿那肱、乙弗虔等衆十萬攻之，起土山，鑿城爲七十餘穴[29]，堰江水以灌之。勣時戰士不過二千，晝夜相拒，經四旬，勢漸逼，勣於是出奇兵擊之，斬數千級，降二千人。梁睿軍且至，賊因而解去。

劉弘字仲遠，爲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30]，弘城中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犀甲腰帶及剝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饑餓，欲降之。弘抗節彌厲，賊悉衆來攻，城陷，爲所害[31]。

李景，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并州，景發兵拒之，遣劉嵩與景戰於城東，升樓射之，無不應弦而倒，選壯士擊之，斬獲略盡。諒復遣嵐州刺史喬鍾葵率勁勇三萬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爲賊衝擊，摧毁相繼[32]。景且戰且築，士卒皆殊死鬬，屢挫賊鋒。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嵩等。又煬帝令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後爲高開道所圍，獨守孤城，外無聲援，歲餘，士卒患腳腫而死者十將六七，景撫循之，一無離叛。遼東軍資，多在其所，粟帛山積，既逢離亂[33]，景無所私焉。及帝江都之變，遼西太守鄧暠率兵救之，遂歸柳城。

樊子蓋爲東都留守，時煬帝幸遼東，楊玄感作逆，來逼王城，玄感每盡鋭攻城，子蓋徐設備禦，至輒摧破，故久不能克。會來護兒等救至，玄感解去。

堯君素，大業末爲鷹揚郎將。兵起，從屈突通鎮河中，通出戰，敗而被執，遣至城下呼之，君素悲不自勝，通亦泣謂君素曰："義兵所至，莫不響應，天時人事，可以意知，卿可早降，以取富貴。"君素曰[34]："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名位，若是，何乃不思報效，翻爲人作説客邪？"通曰："我力屈。"君素曰："我今力猶未屈[35]，何用多言！"通慙而退。是時，城圍甚急，行李斷絶，君素作木鵝，置書於頸，浮之黄河，以求外救。于時百姓苦隋日久，及聞義師至，人有息肩之望。君素性嚴明，善統馭，繇是下不能叛，每謂城中父老曰："君素藩邸故人，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城池甚固，倉儲盈溢，食盡此粟，足知天下之事，必若國祚傾危，天命有屬，自當斷頭，以付諸君，任君等持取富貴。至如今日，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横生心也。"發言悲咽，見者莫不歔欷。唐高祖賜

之金券,許以不死,又令妻至城下呼之,君素引弓射之[36]。

許紹爲夷陵郡通守,時盜賊蜂起,郡縣多陷,夷陵竟全,紹之功也[37]。

唐李藝,隋末爲幽州總管,及聞高祖踐祚,奉表歸國,尋爲竇建德所圍,五十餘日不克而退[38]。

劉瞻爲浩州刺史,時劉武周連年爲寇,鄰城多陷,賊數攻之,輒爲瞻所敗。高祖下書勞之曰:"浩州之存,卿之功也。功績垂成,念自勗勵,富貴之事,非卿而誰?"及裴寂之敗也,晉州以北連城悉陷,惟瞻獨守,李仲文以兵保之,二人併力拒戰,賊來攻之,輒挫其鋭。及太宗復并州,高祖遣使勞苦之,賜帛三萬疋,米三千石,頒賜其將士。(又云:李仲文初爲行軍總管,保于浩州,劉武周遣其將萬歲攻之,仲文逆擊,大破之,俘斬數千人,拒守三百餘日。)

薛愿,玄宗時爲潁川太守,本郡防禦使。時安禄山反,已陷陳留、滎陽、汝南等郡,方圍南陽,潁川當其來往之路,愿與防禦使龐堅同力固守,城中儲蓄無素,兵卒單寡。自肅宗至德元年正月至十一月,賊晝夜攻之不息,距城百里,廬舍、墳墓、林樹,開發斬徹殆盡,而外救不至,賊將阿史那承慶悉以鋭卒併攻,爲木驢、木鵝、梯衝四面雲合,鼓譟如雷,矢石如雨,力攻十餘日,城中守備皆竭[39],賊夜半乘梯而入,愿堅守,俱被執,送於東都,將支解之。或説禄山曰:"薛愿、龐堅,義士也,人各爲其主,屠之不祥。"乃繫於洛水之濱,屬苦寒,一夕凍死。

李光弼爲河北節度使、太原尹[40]。肅宗至德二年正月,安禄山賊將史思明、蔡希德、高秀嚴、牛廷玠等四節度,衆十萬,寇太原,圍城月餘,光弼城中四面設火礮,候賊逼城,以大石放礮,亂擊之,驍將勁卒,死者十二三。二月,賊復寇太原,圍城,光弼拒擊,大破之,斬賊首級七萬餘,軍資兵器盡得之。初,賊將史思明等來攻太原,聞光弼初經河北之戰,人疲兵少,鼓行而西,一舉有圖朔方、河隴之意[41]。光弼堅守太原,賊有於城外無禮戲侮者,光弼令穿地道,一夕以擒之。繇是,賊將欲行皆視地[42],不敢逼。經月餘,而思明先歸,留蔡希德攻之,經月不能下而退。光弼自賊圍城,城中張一小幕止宿[43],有急即自往救之,行至府門,未嘗回頭,不復省視妻子。賊退後[44],收拾器械,處置公事,經三日,然後歸家。

許遠爲睢陽守[45],時安禄山反,遠與城父令姚誾同守睢陽城,賊攻之不下。初,禄山陷河洛,許叔冀守靈昌,薛愿守潁川,遠守睢陽,皆城孤無援[46]。願守一年而城陷,叔冀一年而自拔[47],獨睢陽堅守。賊將尹子奇攻圍經年,時張巡爲譙郡眞源縣令,引衆入雍丘,嬰城固守,巡以雍丘小邑,儲備不足,大寇臨之,必難保守,乃列卒結陣,詐降而出,盡驅雍丘之人東趨睢陽,轉鬬百餘里而解。玄宗聞而壯之,授巡主客郎中,兼御史中丞[48]。尹子奇攻圍睢陽既久,城中糧盡,易子而食,折骸而爨,人心危恐,慮將有變,巡乃出其愛妾,對三軍殺之,以享軍士[49],曰:"諸公爲國家戮力守城,一心無

二，經半年乏食，忠義不衰，巡不能自割肌膚以啖將士，豈可惜此婦人，坐視危迫？"將士皆泣下，不忍食，巡強令食之。乃括城中婦人既盡[50]，以男夫老小繼之[51]，所食人口二三萬，人心終不離變。時賀蘭進明以重兵守臨淮，巡遣帳下之士南霽雲夜縋出城，求救於進明。進明與諸將張樂高會，無出師意。霽雲自臨淮還睢陽，縋城而入，城中將吏知救不至，慟哭累日。十月，城陷，巡與姚誾、南霽雲、許遠皆爲賊所執。巡神氣慷慨，每與賊戰，大呼誓師，眥裂血流，牙齒皆碎。城將陷，西向再拜曰："臣智勇俱竭[52]，不能式遏強寇，保守孤城。臣雖爲鬼，誓與賊爲厲，以答明恩。"及城陷，尹子奇謂巡曰[53]："聞君每戰眥裂，嚼齒皆碎，何至此邪？"巡曰："吾欲氣吞逆賊，但力不遂耳。"子奇以大刀剔巡口，視其齒，存者不過三數。巡大罵子奇曰："我爲君父義死，爾附逆賊，犬彘也，安能久哉？"子奇義其言，將禮之，左右曰："此人守義，必不爲我用，素得士心，不可久留。"是日與姚誾、霽雲同遇害，唯遠執送洛陽。

魯炅爲南陽節度使[54]，屯葉縣北，與安祿山賊衆戰敗，收合殘卒[55]，保南陽郡[56]，爲賊所圍，尋而潼關失守，賊使哥舒翰招之，不從。又使僞將武令珣等攻之，累月不能克。令珣死，又令田承嗣攻之[57]。潁川太守魏仲犀合勢救之，犀使弟孟馴爲將[58]，領兵至明府橋，望賊而走，衆遂大敗。炅城中食盡，煮牛皮筋角而食之，米一斗至四五十千[59]，有價無米，鼠一頭至四百文，餓死者相枕藉。肅宗使中官將軍曹日昇來宣慰[60]，路絕不得入，日昇請單騎入致命，仲犀曰："不可。賊若擒吾勅使，我亦何以自安？"顏眞卿適自河北次于襄陽，謂仲犀曰："曹使既果決，不顧萬死之地，何得阻之？縱爲賊所獲，是亡使者[61]；苟得入城，則萬人之心固矣。公何愛焉？"中官馮廷環曰："將軍必能入，我請以兩騎助之。"日昇又自有傔騎數人，仲犀又以數騎，共十人同行，賊徒望見，知其驍銳，不敢逼。日昇既入城，炅衆初以爲望絕，忽有使來宣命，皆勇躍一心。日昇以其千人至襄陽取糧，賊雖追之，不敢擊，遂以一千人取音聲路運糧而入，賊亦不能遏。又得相持數月。炅在圍中一年[62]，救兵不至[63]，晝夜苦戰，人自相食。至德二年五月十五日，率衆持滿傅矢，突圍而出南陽，投襄陽[64]。田承嗣來追，苦戰二日，賊又知其決死，遂不敢逼。朝廷因除襄陽節度。時賊志欲南侵江漢，賴炤奮命，扼其衝要，南夏所以保全。

田廷玠爲滄州刺史，充横海軍使。時田承嗣與淄青李正己、鎭州李寶臣不協，承嗣既令廷玠守滄州，而寶臣、朱滔聯兵攻擊[65]，欲兼其土宇。廷玠嬰城固守，連年受敵，兵盡食竭，人易子而食，卒無叛者，卒能保全城守。

劉昌爲河南節度張介然裨將，會史朝義遣將圍宋州，昌在圍中，連月不解，城中食盡，賊垂將陷之，刺史李岑計蹙，昌爲之謀曰："今河陽有李光弼制勝，且江淮足兵[66]，此廩中有數千斤麴，可屑以食衆。計援兵不二十日當至。東南隅之敵[67]，衆以爲危，昌請守之。"昌遂被鎧持盾登城[68]，陳逆順以告論賊，賊衆甚畏之。後十五日，副元帥李

光弼救軍至,賊乃宵潰。

張伾以澤潞將守臨洺、魏博,田悅反攻之,伾度兵力,不能出戰。賊攻不能得,累月攻益急,士死,傷多,食少,救兵未至。伾知事不濟,無以勸士,乃悉召將卒,命其女出拜之,謂曰:"久苦士卒,吾家無尺寸之物與公等爲賞,獨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賣之,爲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大哭,曰:"今日爲將軍出死命。"且戰且守,日夜不解。會馬燧以太原之師至,與衆合擊悅於城下,大敗之[69]。伾乘勢出戰[70],士一當百,圍遂解。

李洪爲邢州刺史,田悅反,遣將康愔領兵圍邢州[71],糧餉路絶,洪堅壁自守,賊不能陷。

哥舒曜將禁兵欲攻李希烈於許州,師次潁橋,大雷電而雨,營中震不能言者三四十人[72],驢馬死者十有七[73]。曜惡之,乃退保襄城堡[74]。希烈遣其將李光輝率萬人來寇,縱火焚柵,驅居人盈濠而進,曜殊死戰,光輝遂敗歸許州[75]。

曲環爲豳隴行營節度使[76],時李希烈侵陷汴州,環與諸軍固守寧陵,累破賊衆[77],擒其驍將翟暉[78]。希烈因遁歸蔡州。

張建封初爲濠壽廬等三州都團練使[79],時李希烈選兇黨精悍者率勁卒以討建封[80],累月竟不能克,遂退。(時建封令其將賀蘭元均、邵怡等守霍丘[81]。)

張敬則,本名昌,始事汴州節度劉玄佐[82],將兵數千拒李希烈。是時,賊甚盛[83],昌感勵士卒,堅守城邑,賊不能下[84]。

孟元陽爲陳許大將,吳少誠寇許州,元陽城中禦守[85],外無救兵,攻圍甚急,而終不能破[86]。

李文悅爲鹽州刺史,憲宗元和十四年冬,吐蕃節度論三摩及宰相尚塔藏、中書令尚綺心兒共領大軍約十五萬衆,圍鹽州數重,大修攻具,黨項首領亦發兵驢馬以助賊,歷二旬,賊以飛梯、鵝車、木驢等四面齊攻,城欲陷者數四。文悅率將士乘城力戰,城穿壞不可守,撤屋板以禦之,晝夜防拒,或分兵斫營[87],或開城出戰,約殺萬餘衆。諸道救兵無至者,凡二十七日,賊乃退。

牛元翼爲深州刺史,時王廷湊與幽州朱克融兵共圍深州,梯衝雲合。元翼嬰城拒守,初以滄德節度烏重胤獨當一面,胤既宿將,知不可進,頗遲留,乃以杜叔良代之。賊圍深州數重,朝議赦庭湊,以元翼爲山南節度使,遣兵部侍郎韓愈宣慰[88]。庭湊又遣中使入深州,取元翼。庭湊雖受命,而深州之圍不解,招撫使裴度與庭湊、克融書,以大義責之,克融遂解圍而去,庭湊亦退舍,元翼率十餘騎突圍而出。

王凝爲宣州觀察使,黃巢自嶺表北歸,大掠淮南,攻圍和州。凝令牙將樊儔率舟師據採石以援之,儔違令,凝即斬之以狥,命將馬潁代儔赴援,竟解歷陽之圍。賊怒,引衆攻宣城,大將王胤請出軍逆戰[89],凝曰:"賊忿恚而來,宜持重待之。彼衆我寡,萬一不捷,則州城危矣。"胤鋭意請行,凝即閱集丁壯[90],分守要害,登陴設備。胤果戰死,賊

乘勝而來，則守有備矣。賊爲梯衝之具，急攻數月，禦備力殫[91]，吏民請曰："賊之兇不可當，願尙書歸款退之[92]，懼覆尙書家族。"凝曰："人皆有族，予豈獨全？誓與此城同存亡也[93]。"旣而賊亦退去。

梁趙犨爲馬步都虞侯，時唐僖宗乾符中，王仙芝起於曹濮，大縱其徒侵掠汝、鄭，犨乃率步騎數千襲之，賊黨南奔。及黄巢陷長安，天子幸蜀，中原無主，人心驫動[94]，於是陳州數百人相率告許州連帥[95]，願得犨知軍州事。其帥即以狀聞[96]，於是下詔，以犨守陳州刺史。旣視事，乃謂將吏曰："賊巢之虐，遍於四方，苟不爲長安市人所誅，則必驅殘黨東下。况與忠武久爲仇讎，凌我土疆，勢必然也。"乃遣增垣墉，濬溝洫，實倉廩，積薪芻[97]。凡四門之外，兩舍之內，民有資糧者，悉令輓入郡中。繕甲兵，利劍矟，弓弩矢石，無不畢備。又招召勁卒置之麾下[98]，以仲弟昶爲防遏都指揮使，以季弟珝爲親從都兵馬使[99]，長子麓、次子霖皆分領鋭兵。黄巢在長安，果爲王師四面扼束，食盡人饑，謀東奔之計，先遣驍將孟楷擁徒萬人，直入項縣。犨引兵擊之，賊衆大潰，斬獲略盡，生擒孟楷。巢黨知孟楷爲陳所擒，大驚憤，乃悉衆東來，先據溵水，後與蔡州秦宗權合勢，以攻宛丘，陳人懼焉。犨恐衆心攜離[100]，乃於衆中揚言曰："忠武素稱義勇，淮陽亦謂勁兵，是宜戮力同心，捍禦強寇[101]，建功立節，去危就安，願君宜圖之[102]。况吾家食陳祿久矣[103]，今賊衆圍逼，衆寡不均，男子當於死中求生[104]，又何懼也。且死於爲國，不猶愈於生而爲賊之伍耶[105]？汝但觀吾之破賊[106]。敢有異議者，斬之！"繇是衆心靡不踴躍，開門與賊接戰皆捷，賊衆益怒。巢於郡北三四里起八仙營，如宫闕之狀[107]，又修百司廨署，糧械山峙，蔡人濟以甲胄，軍中無所闕焉。凡圍陣三百日，大小數百戰，雖兵食將盡[108]，然人心益固。犨因令間道奉羽書乞師於太祖，太祖素多犨之勇果，乃引大軍與諸軍會於陳之西北，陳人望其旗皷，出軍縱火，急攻巢寨，賊衆大潰，重圍遂解。（珝與亢堅心誓衆，激勵將校，約以死節。珝以祖先松楸去郭數里[109]，慮爲群盜穿發，乃夜縋心膂之士，遷柩入城。府庫舊弩數百枚，機牙皆缺，工人咸謂不可用，珝即創意制度，自調弦栝，置之雉堞間，矢激五百餘步，凡中人馬[110]，皆洞達胸腋，群賊畏之，不敢逼近。自仲秋至於孟夏，軍食將竭，士雖不飽，而堅拒之志不移。會太祖率大軍解其圍，珝兄弟拉泣感謝[111]。）

劉鄩，唐末爲淄州刺史，行軍司馬，及昭宗幸鳳翔，鄩以偏師陷兗州，遂據其郡，料簡城中老疾及婦人浮食百姓不足與守者[112]，悉出之於外[113]，與將士同甘苦，分衣食，以抗外軍，戢兵禁暴，居人泰然。太祖命大將葛從周攻圍旣久，鄩無外援，人情稍有去就之意。一日，節度副使王彦溫踰城而奔，守陣者從之而逸，鄩之守兵禁之不可，鄩乃遣人從容告彦溫曰[114]："請副使少將人出，非素遣者，請勿帶行。"又揚言於衆曰："素遣從副使行者，即勿禁；其擅去者，族之。"守民聞之皆感，奔逸者乃止。外軍聞之，果疑彦溫有奸，即戮之於城下。自是軍城遂固。

李仁福爲夏州蕃部指揮使,會節度使李彝昌遇害,本州軍吏迎立仁福爲帥[115],朝廷因授定難軍節度使。未幾,後唐武皇遣大將周德威會邠鳳之師五萬[116],同攻夏州。仁福固守月餘,梁援軍至,德威遁去。

韓遜爲靈州節度使,開平中,劉知俊自同州叛歸鳳翔,李茂貞以地褊不能容[117],乃借兵以窺靈武[118],且圖牧圉之地。知俊乃帥邠岐秦涇之師數萬攻遜於靈州,遜極力以拒之,久之,知俊遁去。

徐懷玉,初仕唐,爲右龍虎統軍,領六軍之士赴澤州,尋爲晉軍所攻,晝夜衝擊穴地而入[119]。懷玉率親兵逆戰於隧中[120],晉人遂退。太祖開平二年,除晉州刺史。其秋,晉軍大至,以乘其墉。懷玉選親兵五十餘人[121],擁殺下城,晉軍遂退。

牛存節爲邢州團練使,時州兵纔及二百人[122],晉人知之,以大軍來寇。太祖在鄴,發長直兵二千人赴援[123],存節率壯健出鬬,以家財賞激戰士[124]。并軍急攻,七日不能克而去。後赴援澤州,適遇守陴者已縱火[125],皷譟以應外軍,刺史保衙城不知所爲,存節纔入,晉軍已至矣,乃分布守禦。晉軍四面攻鬬,開地道以入城,存節亦以隧道應之,逆戰於地中。晉軍不能進,又以勁弩射之,中者人馬皆洞。經十三日,晉軍死傷者甚衆[126],焚營而退,郡以獲全。

王檀爲保義軍節度使,會晉軍大至,重圍四合,土山地穴,晝夜攻擊。太祖憂之,檀密上表請駕不親征[127],而悉力枝梧[128],竟全城壘[129]。

王班爲澤州刺史,開平二年五月,蕃賊奔突澤州,攻圍甚急[130],堙溝攀堞,晝夜不息者數日[131]。班善於拒捍,縣重賞以激勇士,蕃賊之屍堆積於池隍[132],周回數里。于時,劉知俊自晉州引兵來救[133],賊衆乃遁。

後唐李克寧爲奉誠軍使[134],赫連鐸之攻黃花城也,克寧奉武皇及諸弟登城,血戰三日,矢盡備竭,殺賊萬計。燕軍之攻蔚州,克寧昆仲嬰城拒敵,晝夜輟寢食者旬日。

李嗣昭爲太原內衙都將,時汴人初得蒲、絳,乃大舉諸道之師逼太原,汴將葛從周陷承天軍,氏叔琮營洞渦驛。太原四面,汴軍雲合,武皇憂迫,計無從出。嗣昭朝夕選精騎分出諸門[135],掩擊汴營,左俘右斬,或燔或擊[136],汴軍疲於奔命,又屬霖雨,軍多腫痢,糧運不繼。五月,氏叔琮引退,嗣昭以精騎追之,汴軍委棄輜重兵仗萬計。後汴軍復營於晉祠,嗣昭與周德威收合餘衆,登城拒守,汴人治攻具於西北隅[137],四面營柵相望。時鎮定、河中皆爲梁有,孤城無援,師旅敗亡,嗣昭晝夜分兵四出,斬將搴旗,汴軍保守不暇。二十一日,朱友寧燒城退去[138],嗣昭追擊,復收汾、慈、隰等州[139]。梁又遣其將李思安將兵十萬攻我潞州[140],深溝高壘,內外重復,援師不及,飛走路絕。嗣昭撫士堅守,屢挫賊軍。梁祖令人賫僞招[141],說誘百端,嗣昭取而焚之,斬其使者。城中固守經年,軍民乏絕,感鹽炭出於地以濟饑民。嘗與諸將登陴,命酒張樂,爲賊伏矢中其脛,密拔毁之,坐客不之覺,宴樂如故,以安士心。及莊宗敗梁寇於夾城,長圍遂

解。

李存璋爲大同軍防禦使，時契丹陷蔚州，營於魚池，阿保機遣人馳木書求賂於存璋。存璋斬其使者，不報。賊攻雲州，存璋悉力拒戰，城中舊有鐵車，存璋鎔爲兵器，以授軍士。賊遂退。

李存賢爲慈州刺史，會汴州尹浩寇隰州，慈郡兵糧無積，存賢懼賊攻圍，乃預督民戶入秋租數千斛，修戰備[142]，毁城外紫極宫，取其屋木。後浩軍果至，攻城，四面掘地道[143]，晝夜圍擊。守有餘暇，賊軍退走。

李存進爲魏州馬步都將，與李存審固守德勝。又汴將王瓚率衆逼北城，爲地穴火車，百道進攻，存進隨機拒應，或經日不得食。汴軍遂退[144]。

周德威爲武皇内衙都副，時汴將朱友寧、氏叔琮來逼晉陽[145]，諸軍未集，城中大恐，德威與李嗣昭選募鋭兵，分出諸道，以攻其壘，擒生斬馘，汴人乃退。後契丹寇新州，德威不利，退保范陽，虜來攻城，僅二百日，外援未至，德威撫循士衆[146]，晝夜乘城，竟獲保守。

閻寶爲佐國軍都將，時幷人攻河陽，留後侯言："不意其至也，壘卑而士弱，素無捍守具，孟人震駭，攻且急[147]，破我羊馬垣。"寶乃率部下勇戰，擊刺于壕外，復戰于壁下，攘退之，始備樓櫓，設陴格。蕃戎遁去，壁乃完，寶之力也。

安金全爲騎將，累從莊宗征伐，後爲刺史，以老病退居太原。天祐十三年，梁將王檀寇晉陽，既敗，檀怒，募勇敢者夜半數道急攻。兵既不敵，乃驅率居人以爲備。守使監軍張承業懼形於色，聚衆而謀曰："事急矣，吾王家屬在此，如失根本，大事去矣。"金全曰："僕雖老病，家國是憂，當死戰於城下。"因與石嘉才率騎軍分爲數道[148]，募勇敢者副之，入羊馬垣，横擊之。賊衆大擾，守陴者下大水轞之。賊衆驚潰，轉死移傷者十二三。明日，燒營而遁。追擊至陰地關而迴。時劉鄩敗於莘縣，王檀遁於晉陽，俱以敗事聞，朱友貞方視朝，遽退而言曰："吾事去矣。"

高行珪爲武州刺史，時太原軍攻燕經年，城中芻粟少，劉守光令散員大將元行欽率散員騎四千於山後牧馬，兼爲外援，及燕城危蹙，甲士亡散，守光召行欽，行欽部下諸將以守光必敗，赴召無益，乃請行欽爲燕帥，稱留後。行欽無如之何，乃謂諸將曰："我爲帥，亦須歸幽州。"衆然之，行欽以行珪在武州，慮爲後患，乃令人於懷戎掠得其子，縶之自隨至武州，謂行珪曰："將士立我爲留後，共汝父同行，先定軍府，然後降太原，若不從，必殺爾子。"行珪曰："大王委爾親兵，遂圖叛逆，吾死不能從也。"其子泣告行珪，行珪謂曰："元公謀逆，何以狗從？與爾决矣。"行珪城守月餘，城中食盡，士有饑色，乃召集居人謂曰："非不爲父老惜家屬，不幸軍士乏食，可斬予首出降。"即坐見寧帖。行珪爲治有恩，衆泣謂[149]："願出私糧濟軍，以死共守。"乃夜縋其弟行周入太原軍。既見，莊宗即令明宗率騎援之，比至，行欽解圍矣。

晉李周，初仕唐爲定霸都指揮使。周尤善守備，一日，奔母喪，以他將代之，既出，則其城將陷，莊宗急遣追之，使墨縗從事。會莊宗北征，周與寺人焦彥賓守楊劉城。梁將王彥章以數萬衆攻之，周日夜乘城，躬當矢石[150]，使人馳告莊宗，請百里趨程以紓其難[151]。莊宗曰："李周在內[152]，朕何憂也。"遂日行二舍，不廢畋獵，既至，士衆絶糧三日矣。及攻圍既解，莊宗謂周曰："微卿久拒之勞，諸公等爲梁人所虜矣[153]。"

華溫琪，初仕梁，爲晉州刺史。溫琪在平陽日，唐莊宗嘗引兵攻之，踰月不下，梁人賞之，升晉州爲定昌軍，以溫琪爲節度使。

郭璘爲易州刺史，時契丹攻其郡，璘率勵士衆，同其甘苦，虜不能克，復以州兵擊賊，數獲其利。

王清，領溪州刺史，詔遣以所部兵屯於鄴。會契丹南牧，圍其城，清與張從恩守之[154]。少帝飛蠟詔錫之第宅，虜遂退。

周許遷，權知隰州刺史，會劉崇遣子鈞率兵寇平陽路，繇隰州賊衆攻城，城中兵少，遷感激指諭[155]，士鬬兼倍[156]，賊衆傷夷，皆自退去。

史彥超，國初爲龍捷都指揮使，與虎捷都指揮使何徽戍晉州，會太原劉崇與契丹入寇，攻圍州城月餘。是時，本州無帥，知州王萬敢不叶物情，彥超與何徽叶力固拒，累挫賊鋒，攻擊日急，禦捍有備，軍政甚嚴，居人無擾。及朝廷遣樞密使王峻總兵爲援，寇戎宵遁。

王萬敢爲晉州巡檢，時太原劉崇攻州城五日，又併攻四城門，萬敢等遂急應赴，激勵將士，矢石水火，隨機拒鬬，死者五百餘[157]，傷者十七八，奪攻城梯[158]，焚之。

校勘記

[1]柏，原作"北"，據宋本及《北齊書·王則傳》改。

[2]清水，原作"淯水"；州，原脱，據宋本及《北齊書·王則傳》改補。

[3]河清，原作"清河"，據宋本及《北齊書·獨孤永業傳》乙。

[4]思，原作"恩"，據宋本及《北齊書·獨孤永業傳》改。

[5]郎，原作"郭"，據《北齊書·郎基傳》及《北史·郎基傳》改。

[6]羽，原作"扇"，據宋本及《北齊書·郎基傳》改。

[7]祖珽，原作"祖斑"；時，原作"附"，據宋本改。

[8]或疑，原作"疑之"，據《北齊書·祖珽傳》及《北史·祖珽傳》改。

[9]騰，原作"勝"；助，上原衍"救"字，據宋本及《周書·李遷哲傳》改删。

[10]焚燒，原作"燒焚"，據宋本及《周書·李遷哲傳》乙。

[11]地勢，上原衍"其"字，據宋本及《周書·王思政傳》删。

[12]泉，原脱，據宋本及《周書·王思政傳》補。

[13]拔，原作"收"，據宋本及《周書·郭賢傳》改。

[14]盡其，原作“其盡”，據宋本及《周書・郭賢傳》乙。

[15]至於，上原衍“兵”字，據宋本及《周書・韋孝寬傳》删。

[16]緩，原作“幔”，據宋本及《周書・韋孝寬傳》改。

[17]一，宋本作“亦”。

[18]城，下原衍“西”字，據宋本及《周書・韋孝寬傳》删。

[19]扞，原作“捍”，據宋本及《周書・韋孝寬傳》改。

[20]參軍，原本爲“將軍”，據宋本改。

[21]報云，原作“曰”，據宋本及《周書・韋孝寬傳》改。

[22]不及，原作“不反”，據宋本改。

[23]義，原作“景”，據宋本及《周書・王羆傳》改，下同。

[24]之，原脱，據宋本及《周書・王羆傳》補。

[25]王，原脱，據宋本及《周書・王羆傳》補。須，宋本上有“頃”字。

[26]衆，宋本無，《周書・王羆傳》作“盛”。

[27]救，原作“援”，據宋本及《周書・楊敷傳》改。

[28]護，原脱，據宋本及《隋書・郭榮傳》補。

[29]城，原本闕，據宋本及《隋書・豆盧勣傳》補。

[30]州，原作“城”，據宋本及《隋書・劉弘傳》改。

[31]所害，上原衍“賊”字，據宋本及《隋書・劉弘傳》删。

[32]衡，原作“所”；毁，原作“攻”，據宋本及《隋書・李景傳》改。

[33]亂，原作“叛”，據宋本及《隋書・李景傳》改。

[34]曰，宋本上有“對”字。

[35]我，宋本作“當”。

[36]引弓射之，宋本上有“亦”字，下有“城陷被殺”四字。

[37]功，宋本作“力”。

[38]五十，宋本作“百”。

[39]皆，原作“俱”，據宋本及《舊唐書・薛顒傳》改。

[40]河北，原作“河東”，據宋本及《舊唐書・李光弼傳》改。

[41]意，宋本作“志”。

[42]賊，宋本上有“城外”二字。

[43]幕，原作“募”，據宋本改。

[44]賊退後，原作“賊退復”，據宋本改。

[45]守，上原衍“太”字，據宋本及《舊唐書・張巡傳》删。

[46]城孤，原作“孤城”，據宋本及《舊唐書・張巡傳》乙。

[47]顒守一年而城陷，叔冀一年而自拔，原作“顒守一年而自拔，叔冀一年而城陷”，此據宋本改。

[48]御史，原本闕，據宋本補。

[49]享,宋本作"饗"。
[50]人,原作"女",據宋本及《舊唐書・張巡傳》改。
[51]小,原作"少",據宋本及《舊唐書・張巡傳》改。
[52]智勇,原作"勇智",據宋本及《舊唐書・張巡傳》乙。
[53]尹子奇,原本無"尹"字,據宋本補。
[54]炅,原作"炤",據《舊唐書・魯炅傳》改,下同。
[55]合,原作"拾",據宋本及《舊唐書・魯炅傳》改。
[56]郡,原脱,據宋本及《舊唐書・魯炅傳》補。
[57]令,原作"使",據宋本及《舊唐書・魯炅傳》改。
[58]孟馴,原作"孟訓",據宋本及《舊唐書・魯炅傳》改。
[59]十千,原作"千錢",據宋本及《舊唐書・魯炅傳》改。
[60]官,原作"管",據宋本及《舊唐書・魯炅傳》改。
[61]是亡使者,"亡"下宋本空二字,《舊唐書・魯炅傳》有"一"字。
[62]炅在,原脱,據宋本及《舊唐書・魯炅傳》補。
[63]救兵,上原衍"炤望"二字,據宋本及《舊唐書・魯炅傳》删。
[64]投,原作"拔",據宋本及《舊唐書・魯炅傳》改。
[65]聯,原作"連",據宋本及《舊唐書・田弘正傳》改。
[66]江淮,下原衍"之間"二字,據宋本及《舊唐書・劉昌傳》删。
[67]東南隅之敵,原作"宋州令",據宋本及本書卷四二一、《舊唐書・劉昌傳》改。
[68]被,原作"持",據宋本改。
[69]敗,原作"破",據宋本及《舊唐書・張伾傳》改。
[70]勢,原作"勝",據宋本及《舊唐書・張伾傳》改。
[71]康愔,原作"康憶",據宋本改。
[72]三四十人,原作"三四千人",據宋本改。
[73]驢,原本闕,據宋本補。
[74]保,宋本作"築"。
[75]遂敗,宋本作"敗遂"。
[76]幽,原作"幽",據宋本改。
[77]賊,宋本作"逆"。
[78]翟暉,原作"翟輝",據宋本及《舊唐書・曲環傳》改。
[79]濠,原本闕,據宋本補。
[80]卒,原作"兵",據宋本及《舊唐書・張建封傳》改。
[81]丘,原作"兵",據宋本改。
[82]節度,宋本下有"使"字。
[83]賊,宋本下有"鋒"字。
[84]賊,宋本下有"竟"字。

[85]禦守，宋本作“守禦”。

[86]而，原脱，據宋本及《舊唐書・孟元陽傳》補。

[87]兵，原本闕，據宋本補。

[88]宣慰，原作“宣諭”，據宋本及《舊唐書・王廷湊傳》改。

[89]王裔，原作“王涓”，據宋本改。

[90]丁壯，原作“壯丁”，據宋本及《舊唐書・王凝傳》乙。

[91]殫，原作“戰”，據宋本及《舊唐書・王凝傳》改。

[92]退，原作“拒”，據宋本及《舊唐書・王凝傳》改。

[93]城，原作“賊”，據宋本及《舊唐書・王凝傳》改。

[94]騷動，原作“驚散”，據宋本改。

[95]陳州，原作“陳氏”，據《舊五代史・趙犨傳》改。

[96]以，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趙犨傳》補。

[97]積薪芻，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趙犨傳》補。

[98]召，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趙犨傳》補。

[99]珝，原作“翊”，據宋本改。

[100]攜，原本缺，據宋本補。

[101]强，宋本作“狂”，《舊五代史・趙犨傳》作“群”。

[102]宜，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趙犨傳》補。

[103]食陳祿，原本缺“陳”字，據宋本補。

[104]於，原本闕，據宋本及《舊五代史・趙犨傳》補。

[105]而，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趙犨傳》補。

[106]之，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趙犨傳》補。

[107]之狀，原本脱，據宋本補。

[108]雖，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趙犨傳》補。

[109]祖先，原作“祖宗”，據宋本及《舊五代史・趙珝傳》改。

[110]凡，原作“已”，據宋本及《舊五代史・趙珝傳》改。

[111]拉，原作“流”，據宋本及《舊五代史・趙珝傳》改。

[112]與，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劉鄩傳》補。

[113]悉，原本闕，據宋本補。

[114]乃，宋本作“則”，《舊五代史・劉鄩傳》作“皂”。

[115]迎，原作“遂”，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李仁福傳》改。

[116]武皇，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李仁福傳》補。

[117]茂貞，原誤重，據宋本及《舊五代史・韓遜傳》删。

[118]乃借兵以窺，原作“使之西攻”，據宋本及本書卷四一四、《舊五代史・韓遜傳》改。

[119]衝擊，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徐懷玉傳》補。

[120]隧，原作“隊”，據宋本改。

[121]五十,原作“五千”,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徐懷玉傳》改。
[122]人,原作“久”,據宋本改。
[123]二千,原作“三千”,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牛存節傳》改。
[124]激,原作“給”,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牛存節傳》改。
[125]已,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牛存節傳》補。
[126]甚,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牛存節傳》補。
[127]密,原脱;不,原作“勿”字,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王檀傳》補改。
[128]枝梧,原作“支吾”,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王檀傳》改。
[129]城壘,原作“壘城”,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王檀傳》乙。
[130]圍,原脱,據宋本補。
[131]者,原脱,據宋本補。
[132]之,原脱,據宋本補。
[133]州,宋本作“絳”。
[134]軍,下原衍“節度”二字,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李克寧傳》删。
[135]騎,原作“鋭”,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李嗣昭傳》改。
[136]或熸或擊,原本脱此四字,據宋本補。
[137]治,原作“致”;具,原脱;隅,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李嗣昭傳》改補。
[138]退去,原作“退出”,據宋本改。
[139]原本脱“復收”與“隰”,據宋本補。
[140]我,原作“伐”,據宋本改。
[141]奮,原脱,據宋本補。
[142]戰,原作“城”,據宋本改。
[143]四面,宋本作“西面”。
[144]遂,原作“隨”,據宋本改。
[145]將,原作“衆”,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周德威傳》改。
[146]循,原作“綏”,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周德威傳》改。
[147]攻且急,原作“攻具急”,據宋本改。
[148]石嘉才,原作“石嘉材”,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唐莊宗紀》改。
[149]謂,宋本作“日”。
[150]躬,原作“射”,據宋本改。
[151]紓,原作“舒”,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李周傳》改。
[152]内,原作“外”,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李周傳》改。
[153]公,原作“將”;所,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李周傳》改補。
[154]張從恩,原作“張從思”,據宋本改。
[155]指,原作“撫”,據宋本及《舊五代史・許遷傳》改。
[156]兼,上原衍“氣”字,據宋本及《舊五代史・許遷傳》删。

[157]死者，宋本上有“賊”字。

[158]奪攻城梯，原作“奪賊攻梯”，據宋本改。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一

將帥部(六十二)

行軍法

《夏書》曰:"威克厥愛允濟。"《傳》曰:"戎昭果毅,易之戮也。"蓋夫戢兵禁暴者,武之德;明罰飭法者,戰之器。未有捨兹道而能貞夫師律者焉。自春秋以來,典司軍政,而能申嚴卒乘[1],一其志力,聳動群聽,克壯其猷者,曷嘗不出令必信,奉法無撓,干紀者罔赦,踰矩者必誅,靡私於貴倖,無憚於強禦。繇是塞其横議,去其亂群,破驕卒之膽,激懦夫之氣,齊斧一用,威聲載路,揚我武以清不韙,震茂烈以垂無窮,勳伐並建,光寵咸集,真得夫經武御衆之略哉。

子玉爲楚令尹,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文,時不爲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也。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蔿(子玉,爲令尹。蔿,故楚邑),終朝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魏絳爲晉司馬,悼公與魯襄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同盟於鷄澤(單頃公,王卿士),晉侯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魏絳戮其僕(僕,御也),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爲榮也,楊干爲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爲武(順,莫敢違),軍事以死無犯爲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2],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也),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楊干之僕)。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戮),請歸死於司寇(致屍於司寇,使戮之)。"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爲重過),敢以爲請(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群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爲設禮食。)

中行穆子,晉大夫。敗無終子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崇,聚也)。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險(地險不便),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

阨，又克（車必困於阨道，今去車，故爲必克）。請皆卒[3]（去車爲步卒），自我始。"乃毁車以爲行（魏舒先自毁其屬車，爲步卒）。五乘爲三伍（乘車者，車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其車，更以五人爲伍，分爲三伍），荀吳之嬖人不肯，即卒斬以狥。（魏舒輒斬之。荀吳不恨，所以能立功。）爲伍，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爲右角，參爲左角，偏爲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翟人笑之（笑其失常），未陳而薄之，大敗之。

韓獻子爲晋大夫，趙宣子言於靈公，以爲司馬。河曲之役，趙孟使人以其乘車干行，獻子執而誅之。

司馬穰苴，齊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晋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薦田穰苴曰："穰苴雖田氏庶孽，然其人文能附衆，武能威敵，願君試之。"景公召穰苴，與語兵事，大悦之，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晋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4]，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王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許之，使莊賈往[5]。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以爲將己之軍而已，爲監不甚急，親戚左右，送之留飲。日中而賈不至，穰苴則仆表決漏，入，行軍勒兵[6]，申明約束。約束既定，夕時莊賈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不佞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内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至者云何？"對曰："當斬。"莊賈懼，使人馳報景公，請救。既往，未及反，於是遂斬莊賈，以狥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久之。景公遣使者持節赦賈，馳入軍中，穰苴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魏武帝曰：苟便於事，不拘君命。）問軍正曰："軍中不馳，今使者馳，云何？"正曰："斬。"使者大懼，穰苴曰："君之使不可殺之。"乃斬其僕，車之左駙，馬之左驂，以狥三軍。遣使者還報，然後行。

孫武子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宫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7]。"孫子曰："臣既已受命爲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人以狥，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於是孫子使使報王曰："兵既整齊，王可試下觀之，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

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爲將。

趙奢爲趙將,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令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屬魏郡,在邯鄲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

漢胡建,武帝天漢中守軍正丞。(南北軍各有正,又置丞,而建未得眞官,兼守之。)貧亡車馬,常步與走卒起居,所以尉薦走卒,甚得其心。(尉者,自上安下也。薦者,舉藉也。)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坐賣曰賈,爲賣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庵屋之類耳。故衛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宫外士稱爲區士也[8]。賈音古)。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約束也)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校列坐堂皇上(校者,軍之諸部校也。室無四壁曰皇),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皇,走卒皆上,建指監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有已成奏在其懷中,遂上奏曰:"臣聞軍法立武以威衆,誅惡以禁邪。今監御史公穿軍垣,以求賈利。(公,謂顯然爲之。)私買賣以與士市,不立剛毅之心,勇猛之節,亡以帥先士大夫,尤失理不公。用文吏議,不至重法。《黄帝李法》曰(李者[9],法官之號也,總主征伐刑戮之事,故稱其書曰"李法"):'壁壘已定,穿竇不繇路,是謂姦人,姦人者殺。'(竇,小竇也。)臣謹按軍法曰:'正亡屬將軍,將軍有罪以聞(言軍正不屬將軍,將軍有罪過[10],得表奏之),二千石以下行法焉(二千石,謂軍中校尉、都尉之屬)。'丞於用法疑(丞屬軍正,斬御史,於法有疑),執事不諉上(諉,累也。言執事者當見法即行,不可以事累於上也。諉音女瑞切),臣謹以斬,昧死以聞。"制曰:"《司馬法》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何文吏也?(司馬,兵書之名也,解在《主父偃傳》。詔言在軍中何用文吏之議也。)三王或誓於軍中,欲民先成其慮也;或誓於軍門之外,欲民先意以待事也(慮,謂計念也。先意,謂先爲之意也);或將交刃而誓,致民志也(欲致民勇志,使不奔他)。建又何疑焉?"建繇是顯名。

後漢鄧禹爲大司馬,與公孫述將延岑戰於藍田,不克,復就穀雲陽,漢中王劉嘉詣禹降,嘉相李寶倨慢無禮,禹斬之。

祭遵,從光武征河北,爲軍市令。舍中兒犯法,遵格殺之,光武怒,命收遵。時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軍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所行也。"光武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謂諸將曰:"當備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諸卿也。"

魏鍾會爲大將軍,伐蜀,命牙門將許儀在前治道。會在後行,而橋穿,馬足陷,於是斬儀。儀,許褚之子,有功王室,猶不原貸,諸軍聞之,莫不震竦。

于禁爲偏將軍,冀州平昌豨復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豨。豨與禁有舊,詣禁降,諸

將皆以爲豨已降，當送詣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豨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豨決，隕涕而斬之。是時，太祖軍淳于，聞而嘆曰："豨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

蜀諸葛亮爲大將軍，出軍向祁山，馬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大爲郃所破，亮戮謖以謝衆。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楊干亂行，魏絳戮其僕。四方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吳潘濬爲太常，時五溪蠻夷叛亂，假濬節督諸軍討之，信賞必罰，法不可干。中郎將豫章徐宗，有名士也，嘗到京師，與孔融交結，延儒生，誕節部曲，寬縱不奉節度，爲衆作殿，濬遂斬之。其奉法不憚私議，皆此類也。

呂蒙爲漢昌太守，圍關羽，定南郡，盡得羽將士家屬，撫慰之，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雖公物，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廢法，遂垂涕斬之。

晉張光爲材官將軍、梁州刺史。先是，秦州人鄧定等二十餘家，飢餓流入漢中，保於城固，漸爲抄盜。梁州刺史張殷遣巴西太守張燕討之，定窘急，僞乞降於燕，併饋燕金銀，燕喜，爲之緩師。定密結李雄，雄遣衆救定，燕退，遂進逼漢中。太守杜正冲東奔魏興，殷亦棄官而遁，光不得赴州，止於魏興，乃結諸郡守，共謀進取。燕唱言曰："漢中荒敗，迫近大賊，克復之事，當俟英雄。"正冲曰："張燕受賊金銀，不時進討，阻兵緩寇，致喪漢中，實燕之罪也。"光於是發怒，呵燕令出，斬之以徇。綏撫荒殘，百姓悦服。

周訪爲揚烈將軍，領兵一千二百屯尋陽、鄂陵，與甘卓、趙誘討華軼。所統厲武將軍丁乾，與軼所統武昌太守馮逸交通，訪收斬之。

陶侃爲龍驤將軍、武昌太守。時天下飢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羕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羕，令出向賊，侃整陣於釣臺爲後繼，羕縛送帳下二十人，侃即斬之。自是水路肅淸。

庾亮爲征西將軍，鎮武昌，以建威將軍陶稱爲監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以本所領二千人自隨。到夏口，徑將二百人下見亮。亮大會吏佐，責稱前後罪惡，稱拜謝，因罷出。亮使人於閤外收之，棄市。亮上疏曰："按稱，大司馬侃之孽子，父亡不居喪位，荒耽於酒，昧利偷榮，擅攝五郡，自謂監軍，輒召王官，聚之軍府。故車騎將軍劉弘曾孫安，寓居江夏，及將楊恭、趙韶，並以言色有忤，放聲當殺，安、恭懼，自赴水而死，韶於獄自盡。將軍郭開從稱往長沙赴喪，稱疑開附其兄弟，乃反縛，懸頭於帆檣，仰面彈之，鼓棹渡江二十餘里，觀者數千，莫不震駭。又多藏匿府兵，收坐應死。臣猶未忍直上，且免其司馬。稱肆縱醜言，無所顧忌，要結諸將，欲阻兵搆難，諸將惶懼，莫敢酬答，繇是姦謀未即發露。臣以侃勳勞王室[11]，是以依違容掩，故表爲南中

郎將,與臣相近,思欲有以規救之。而稱豺狼愈甚,發言激切,不忠不孝,莫此之甚。苟利社稷,義有專斷,輒收稱伏法。"

後蜀李庠,時之弟也。益州刺史趙廞以爲威寇將軍,使斷北道。庠本東羌良將,曉軍法,不用麾幟,舉矛爲行伍,斬部下不用命者三人,部陣肅然。

南齊李安民,行南徐州事。城局參軍王迴素爲安民所親,盜絹二疋,安民流涕謂之曰:"我與卿契闊備嘗,今日犯王法,此乃卿負我也。"於軍門斬之,厚爲斂祭,軍府皆震。

後魏宋弁爲散騎侍郎,孝文南征以弁爲司徒,司馬曜武將軍,東道副將軍。人有盜馬靽者,斬而狗之,於是三軍震懼,莫敢犯法。

安定王休,孝文南征,領大司馬。孝文親行諸軍,遇休以三盜人狗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不斬,何以息盜?"詔曰:"王者之體,亦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帝謂司馬馮誕曰:"大司馬嚴而執法,諸軍不可不愼。"於是六軍肅然。

後周于翼爲安州總管,時高祖東伐,詔翼率荆楚兵二萬自宛葉趣襄城,大將軍張光洛、鄭恪等並隸焉,旬日下齊一十九城,所部都督輒入民村,即斬以狗。繇是百姓欣悅,赴者如歸。

隋樊子蓋爲東都留守,屬楊玄感作逆,來逼土城,子蓋遣河南贊治裴弘策擊之,爲所敗,遂斬弘策以狗。

唐竇軌,隋末從高祖入關,拜光祿大夫。時胡賊掠宜君,令軌討之,初不利,軌斬其部將十四人,拔隊中小帥以代之。軌率數百騎殿於後,令衆曰:"聞鼓聲,有不進者,自後斬之。"既鼓,士卒爭進擊賊,破之,斬首千餘級,虜男女二萬餘口。

王行敏,武德初爲屯衛將軍。劉武周之入并州也,遣兵寇上黨,陷長子、壺關二縣,潞州刺史郭子威以兵自禦。益州刺史張貴上言:"子威怯懦,無統領之才,恐終失上黨之地。"高祖令行敏馳鎮潞州,時既外逼強寇,內乏糧積,大懷危懼,往來偶語,行敏患之。人有言子威將叛者,行敏斬子威以狗,城中股慄,上下肅然。

忠邠王守禮,以睿宗延和元年爲單于大都護,中受降城子將王忠觀犯令,守禮對衆斬之。

哥舒翰,開元中爲河西節度使王忠嗣衛將,忠嗣使翰別爲將,討吐蕃于新城,以周對爲副使,不爲翰用,頗沮之,翰怒甚,不脫甲,撾殺之,投其屍於坑中,軍中股栗。

馬承光,以肅宗至德二年爲河東節度使,河東兵馬盡發於渭北,屯馮翊,太守王鳳輒執異見,沮軍不發,承光斬之。

張鎬爲河南道節度使,都統河南淮南等諸軍事。鎬既發,會張巡宋州圍急,倍道兼進,傳檄濠州刺史閭丘曉引兵出救。曉素愎戾,馭下少恩,好獨任,及鎬信至,略無稟命之意,又慮兵敗,禍及於己,遂逗留不進。鎬至淮口,宋州已陷。鎬怒,即日杖殺。

李光弼，自河東節度入覲，時郭子儀攻安慶緒於相州失利，詔以光弼代子儀，爲朔方節度兵馬副元帥。先是，子儀政寬，朔方將士多不奉法，及聞光弼至，皆懼。光弼屯汜水，朔方左廂兵馬使張用濟後至，斬於纛下，時僕固懷恩爲右廂兵馬使，甚憚之，不敢愓息。時史思明逼洛，光弼引兵入河陽，光弼自將中潬城，大破賊衆，賊將周摯復整軍壓北城而下，將攻之，光弼遽領衆入北城，登城望曰："彼雖衆而囂，不足懼也，當爲公等日午而破之。"命將出戰，及期不決，謂諸將曰："向來戰，何處最堅而難犯?"或曰："西北角。"遽命郝廷玉曰："爾擊之。"玉曰："玉，步卒也，請騎軍五百翼之。"光弼與三百。又問："何處最堅?"曰："東南隅。"即命論惟貞以所部往擊之。對曰："蕃將也，不知步戰，請鐵騎三百。"與之百。光弼出賜馬四十匹分給之，令之曰："爾等士望吾旗而戰，若麾旗緩，任爾觀望便宜。吾旗連麾三至地，則萬衆齊入，生死以之，少退者，斬無捨。"玉策馬赴賊，有一將援槍刺賊，洞馬腹，連刺數人，一人逢賊，不戰而退。光弼召不戰者斬，賞援槍者絹五百疋。

郭子儀爲關外副元帥，代宗廣德元年十月，吐蕃犯長安，既平，手詔子儀勞來內外。子儀宣恩慰撫，旌别邪正，誅賞之。射生軍將趙璘不禁暴，人甚怨苦，子儀集衆杖殺，士庶悦服。

王縉，以大曆四年爲河東節度使，縉以大將王無縱、張奉璋失律，並按軍令斬之以聞。初，縉奉詔發兵赴監州防秋，無縱、奉璋並爲兵馬使，與馬軍使舍利劼旃同領馬步三千人赴援，劼旃先濟河，無縱、奉璋逗遛不進，將謀爲亂，無縱詐以他故，回入太原城。縉不覺，會其謀泄，城內官吏多潛爲備，乃有聞於縉者。縉密令召，潛伏甲士待之，無縱等不虞事泄，既至，縉以義責之，遂與監軍及軍將等面闕再拜，陳無縱等悖亂，軍有常刑，乃斬之。其連謀王希藝、蘇延福等七人，並同受戮。自是，太原兇將殆盡，軍府稍寧。

路嗣恭，爲郭子儀靈武留後，嗣恭披荆榛以守之。大將御史中丞孫守亮握重兵，倔强不受制。嗣恭稱疾，召至，因殺之。威信大行。

李晟爲神策將，建中末，德宗幸奉天，晟東討，自莫州繇白石山雲蔚之路來赴難，軍於渭橋。時汝鄭應援使劉德信以子孫軍敗於襄城，還於渭上，晟將收復宫闕，數其自關東緣路剽劫之罪，斬之，而兼其衆。晟既收復都城，遣京兆尹李齊運告諭於衆，百姓安堵，秋毫無犯。尚可孤軍人有擅取馬者，晟大將高明曜虜賊女妓一人，司馬佃取賊馬二匹，晟立斬之，軍士皆脅息，莫敢忤視。晟將赴鳳翔，乃密奏曰："中原兵禍，皆起涇州，且其地逼西戎，易爲反覆。田希鑒兇徒，將校驕逆，若不懲革，終爲後患。"帝初難之，晟復陳方略再三，乃許。及至鳳翔，涇州有使至，晟微謂之曰："吐蕃至涇州密近，有不虞，扞禦得否？或欲兵相援，尚書意復如何?"使者歸報鑒，鑒果請濟師。晟將與之，僞不許曰："涇州頃似反側，今請效勤，此若遣援兵，彼將士或致疑阻。"使者固請，晟乃

曰:"尚書所請,固不可違。"乃遣腹心將彭令英二人赴涇州。田希鑒無疑而納之,涇州欲爲令英等求宅,晟曰:"兵馬防遏,不久當迴,將之所居,合在營內,焉用宅爲?"及是,晟託巡撫,遂往涇州,至百里城,涇州將佐來謁,晟皆頒以錦綵、銀器。未至涇州數十里,希鑒迎於路左,晟不受禮,與之並轡,結歡話舊,以希鑒娶李氏,呼之曰"田郎"。遂入涇州,令具三日熟食。曰巡撫既畢,即還鳳翔,希鑒不復有疑。翼日,希鑒大具宴,晟並受之,謂曰:"禮尚往來,主人如此,客當有所答也。"又翼日,晟請希鑒與將吏赴會,希鑒悅,大集將士來赴。希鑒等既入,晟使精卒於外廊,且伏甲士,彭令英於軍中戒嚴伺察,食畢方飲,晟遣彭令英與涇州校下堂,謂曰:"與公等闊別久,請各言姓字。"遂得石奇等三十餘人,數之曰:"爾等累爲叛,殘害忠良,天地不容,何顏相見?"並斬之。希鑒尚在座,晟顧之曰:"田郎負恩如此,國有常刑,然平生親知,不令身首異處。"應曰:"唯。"於是壯士持之而出,遂縊殺之。其子萼亦皆就戮,餘衆股慄,無敢動者。因入營號令,然後獻狀曰:"田希鑒悖逆成性,怙亂作姦,頃因兇徒,遂搆邪計,昨者蕃衆效義,左右官軍馮河祗供,將期收復,而涇原惡黨,醜正害賢,陷翻軍城,殘賊忠義,明班奔竄,纔得全生,河淸忠勤,終見肆毒。職繇希鑒,扇動逆類,猖狂負國家之深恩,受朱泚之節制,包藏狡逆,莫甚於斯。臣昨者巡邊,將欲安撫,而希鑒潛勒步騎,或在要衝,名爲迎臣,實欲拒扞。臣先令精鋭以奪其勢,次遣宣諭以慰其心,雖云鴟張,未暇設施,跡其前後,實不可容。男萼等罪惡既同,謹並按軍令訖。臣幸當重寄,累受寵榮,除惡之義,思去本根,報國之誠,敢誅無禮。况俯臨邊境,須用忠良,若容此人,無以懲革。"晟遂安輯其士衆,而後歸鳳翔焉。

馬燧爲河東節度,興元元年討李懷光,大將谷秀以犯令,虜士女,遂斬之以狥。

劉昌爲宣武軍兵馬使,貞元三年,節度使劉玄佐朝京師,德宗因以宣武士衆八千委昌,北出五原軍,朝有前卻沮事,昌斷斬三百人,遂行。

樊澤,以貞元八年爲山南東道節度。初,嗣曹王臯之卒也,軍士皆亂,澤至部,因宴集將從爲亂,謀泄,皆捕殺之,乃理首亂不禁士卒者,放列將鄧方琦、王倩、楊進等於屬城,人皆悅服。

韓弘,貞元中爲宣武軍節度使,先於汴州,比年繼亂,號爲難理。自劉士寧之後,有李廼、鄧惟恭、馬英幹相次擒赴,殺軍司馬陸長源及從事孟叔度輩,凡造惡者數十百人,常混然而隱於衆。弘視事未幾,捜錄其黨,皆得之,而族誅焉。有部將劉鍔亦兇黨也,弘欲因此大振軍聲,一旦列短兵於牙門,召鍔並其下三百人,數其前罪,斬之以狥,血流道中,弘宴笑自若。其後訖弘入朝,凡二十一年,兵衆五萬,不敢有謀亂者。

高崇文,以憲宗元和初爲右神策行營節度使,統諸鎮兵討西川劉闢,至興元軍中,有折逆旅之七箸者,斬之以狥。初,闢陷東川,擒節度使李康,及崇文克梓州,乃歸康求雪己罪。崇文以康敗軍失守,遂斬之。

郗士美，元和中爲昭義節度使，號令甚肅，及討王承宗，士美以兵馬使王獻領勁兵一萬爲前鋒[12]。獻兇惡怙亂，逗撓不進，遽使召至，數其罪而斬之，且令曰："敢後出者斬！"士美親鼓之，兵既合，而賊大敗，下三營，還栢鄉，以吉語聞，憲宗大悦曰："吾固知士美之能辦吾事。"

王鍔爲河東節度使，元和中，河東防秋之卒殺豐州刺史燕重盱而歸，初鍔奉詔以兵二千助天德軍，理中受降城，役罷將歸，屬有命留戍之。其將劉甫者，素易重盱而耻爲之屬，士卒思歸，因重盱不虞，而縱殺之，并屠其家而去。既歸太原，鍔論殺劉甫，并從亂者八十四人斬之。

王智興爲徐州牙將，元和中，王師誅吳元濟，青帥李師道與蔡賊謀，撓沮王師，頻出軍侵徐。徐帥李愿以所部步騎悉委智興以抗之，鄆將王朝晏以兵攻沛，智興逆擊敗之。賊又令姚海率勁兵二萬圍豐，攻城甚急，智興擊敗之，於賊壁獲美妾，智興懼軍士爭之，乃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此雖無罪，違軍法也。"即斬之以狥。

張煦爲夏州節度，元和八年十二月，振武軍士逐出節度使李進賢，命煦以夏州兵二千代進賢，許以便宜擊斷。九年正月，煦入單于都護府，誅作亂者蘇國珍二百五十三人，乃定。

曹華，元和末爲棣州刺史，及李師道誅，分所管十二州爲三鎭，王遂爲沂海節度使，偏刻不能馭衆，爲牙將王弁所害，朝廷遂授華左散騎常侍，沂州刺史，充沂海觀察使。華至鎭視事，三日宴將吏，伏甲士千人於幕下，群校既集，華喩之曰："吾受命兼奉聖旨，以鄆州將士分割三處，有道途之勞，今有頒給，北州兵稍厚，鄆州士卒處左冀，易以區別分定。"并令州兵出外。既出，闔門，乃謂鄆州卒曰："天子深知鄆人之勞，然前害主帥者，不能免罪。"甲士自幕中出，周環之，凡鄆卒一千二百人立斬於庭，血流成渠。是日，門屏之間有赤霧，高丈餘，久之方散。自是，沂海之人重足股慄，無敢爲盜者。

吳仲方爲荆南監軍小使，文宗太和四年，仲方奏先赴西川行營兵馬一千人，令本道到。續得官吏狀，稱副兵馬李元直等，先在西川，搆扇軍情，已於衙門外處斬訖。

温造，太和中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先是，興元軍亂，殺節度使李絳，造至褒城，會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迴，謁見，造即留以自衛，密與志忠謀，又召亞將張丕、李少直，各諭其旨，下車置宴，詰以殺絳之狀，志忠及丕夾階立，拔劍呼曰："殺！"圍兵齊奮，其賊首教練使丘鑄并官健千人皆斬首於地，血流四注。監軍楊叔元在坐，遽使求哀，擁造靴以請命，遣兵衛出，以俟朝旨。

王式，以懿宗咸通中爲武寧軍節度使。先是，王智興得徐州，召募兇豪之卒二千人，號曰"銀刀"、"鵰旗"、"門槍"、"挾馬"等軍，番宿衙城，自後寖驕，節度使姑息不暇。田弁鎭徐日，每與驕卒雜坐，酒酣撫背，時把板爲之唱歌。其徒日費萬計，每賓宴，必先饜飫，祁寒暑雨，卮酒盈前，然諠譟[13]，邀求動謀逐帥。及温璋爲節度使，士卒素知璋

嚴，深負憂疑，璋開懷撫諭，終爲猜二，給與酒食，未嘗瀝口，不期月而逐璋，乃以式代璋。式以忠武義成之師三千，平定浙東賊仇甫，便詔式帥二鎮之師渡淮，徐卒聞之，懼其勢，無如之何。至大彭館，方來迎謁。居三日，犒勞兩鎮兵，令還，既擐甲執兵，即命環驕卒殺之。徐卒三千餘人，是日盡誅。繇是兇徒悉殄。

後唐陶玘者，同光末從元行欽軍於魏博，充行營寨主，及人情有歸，玘以所部兵從明宗至臨黄，署許州留後，兼行營馬步使，至白皐渡，安重誨之從人爭舟，玘斬之以狥，軍士畏之。

房知溫爲兖州節度使，上言指揮使郭令威擅離本軍，處斬訖。

張延朗爲陝州節度使，上言右都押衙楊洪賓不伏指揮，已處斬訖。

安重霸爲同州節度使，長興末上言：斬都頭張璠，使酒訛言故。

晉張廷蘊，初仕後唐，爲魏博三城巡檢使，時劉皇后在鄴，每縱其下優人，廷蘊立斬之，聞者壯焉。

史弘肇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自晉赴洛，將抵河內，左右軍校持楯爭道，候者馳告，及頓軍，召而詰之，乃獲其首爲亂者，既伏罪，親以鐵撾擊而斃之，梟首示衆，見者爲之惕息。凡騎士自河涉洛。有犯田、繫馬於樹者，咸戮之。繇是軍衆肅然，無敢犯其令。

周向訓，顯德中爲淮南節度使。先是，王師久駐維揚，都將趙鼂、白延遇等驕恣横暴，不相稟命，競以子女玉帛，至有劫人之父夫強取人之妻子者，繇是人情大懼。及訓到鎮，戮其不奉法者數人，方稍整肅。

校勘記

[1]而能，原作"而而能"，衍一字，據文義删。

[2]合，原作"令"，據《左傳・襄公三年》改。

[3]請皆卒，原作"謂背卒"，據《左傳・昭公元年》改。

[4]卑賤，原作"早賤"，據《史記・司馬穰苴列傳》改。

[5]往，原本缺，據《史記・司馬穰苴列傳》補。

[6]行軍，原本互倒，據《史記・司馬穰苴列傳》乙。

[7]願，原作"顧"，據《四庫全書》本及《史記・孫子列傳》改。

[8]外士，原作"外十"，據《漢書・胡建傳》顏師古注改。

[9]李者，原作"季者"，據《漢書・胡健傳》改。

[10]罪過，原作"過罪"，據《漢書・胡健傳》乙。

[11]王室，原作"至室"，據《晉書・陶稱傳》改。

[12]勁兵，原作"頸卒"，據《舊唐書・郗士美傳》改。

[13]然諠譟，《舊唐書・懿宗紀上》作"然猶諠譟"。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二

將帥部(六十三)

識　略

《易》之贊知幾能通於神化,《傳》之述遠慮可消於憂患,蓋夫融襟內徹,精識獨運,事表於先見,智包於周防,然後舉無遺策,而動罔不吉者也。春秋已來,思戎旅者,率多魁梧博達之士。乃有深練治體,詳識軍志,明世道之損益,辨人倫之情僞,英略宏遠,嘉言灼敘,故能整師經武,克宣乎巨伐,全身遠害,以成乎令名。流風餘論,藹於民聽,自非大雅之明哲,生民之先覺,疇能及是哉?

荀林父,晋大夫桓子也[1],爲中軍將。魯宣公十二年,楚師圍鄭,晋師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勦,勞也。)楚歸而動,不後。"(動兵伐鄭。)隋武子曰:"善。"(武子,士會。)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言征伐,爲有罪,不爲有禮)。楚軍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討徵舒),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政有經矣(經,常也)。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武王始更爲此陳法,遂以爲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曰卒,車曰乘)。事不奸矣(奸,犯也)。"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蔿敖,孫叔敖。)軍行,右轅,左追蓐。(在車之右者[2],挾轅爲戰備。在左者,追求草蓐,爲宿備[3]。《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爲主。)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蹹伏皆持以絳及白爲幡[4]。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幟),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精兵爲殿。)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戒,勑令也),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疏並用。)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等威,言差等),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經,法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姑,且也)?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仲虺,湯左相,薛之祖,奚仲之後。)《汋》曰[5]:'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汋,詩

頌篇名。鑠,美也。言美武王能遵天之道,須暗昧者惡積而後取之。)耆昧也(耆,致也,致討於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武,詩頌篇名。烈,業也。言武王兼弱取昧,故成無疆之業[6]。)撫弱耆昧,以務烈所,可也。"

荀首,晉大夫知莊子也。楚圍鄭,晉救鄭,及河,聞鄭既及楚平,荀林父欲還,士會曰:"善。"先縠曰:"不可。"以中軍佐濟。知莊子曰:"此師殆哉。《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師)之'臨'䷒(兑下坤上,臨。"師"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爻辭。律,法。否,不也。)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今彘子逆命,不順成,故應不臧之凶。)衆散爲弱(坎爲衆,今變爲兑,柔弱),川壅爲澤(坎爲川,今變爲兑,爲澤,是川見壅)。有律以如已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爲法象,爲衆則散,爲川則壅,是失法之用[7],從人之象),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爲兑,是法敗)。盈而已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夭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不行之謂臨(兑變爲澤,乃成臨卦。釋[8],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譬彘子之違命,亦不可行。)果遇,必敗(遇敵也),彘子尸之(主此禍)。雖免而歸,必有大咎。"晉師果敗。明年,晉殺先縠。

荀罃,晉大夫知武子也,爲中軍將。魯襄公九年冬,晉與諸侯之師伐鄭(鄭從楚也),鄭人恐,乃行成(與楚成也)。十年春,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城梧及制,士魴、魏絳戍之,鄭及晉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還,繞也。陽陵,鄭地),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武子,荀罃。)欒黶曰:"逃楚者,晉之耻也。合諸侯以益耻,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出城陽,至下蔡入淮)。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去之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從,猶服也)。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不如從楚,亦以退之(謂退楚)。"宵涉潁,與楚人盟(夜度,畏晉知之)。欒黶欲伐鄭師(伐涉潁者),荀罃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爲後伐之資[9])。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爲諸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致怨)。楚人亦還(鄭服故也)。

趙鞅,晉大夫趙孟也。魯哀公十年帥師伐齊,大夫請卜之,趙孟曰:"吾卜於此起兵(謂往歲卜伐宋,不吉,利以伐姜[10],故今興兵)。事不再令(再令,瀆也[11]),卜不襲吉(襲,重也),行也!"於是乎取犂及轅(犂,一名隰,濟南有隰陰縣,祝阿縣西有轅城),毁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

中行繆伯,晉大夫,攻鼓,弗能下(鼓,北翟邑),餽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餽間倫,晉人也),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不使?"繆伯曰:"間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可以勿

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爲佞，且得鼓，將何用？（又云：晉中行穆子率師伐翟，將鼓，人或請以城畔，繆子不受，軍吏曰：可無勞師而得城，子何不爲？繆子曰：非事君之禮也，夫以城來者，必將求利於我矣。夫守而二心，姦之大者也。賞善罰姦，國之憲法也。許而弗予，失信也。若其予之，賞大姦也。姦而盈祿，善將若何？且夫翟之憾者，以城來盈願進，豈其無？是我以鼓教吾邊鄙貳也。夫事君者，量力而進，不以安賈貳。"令軍吏呼城儆將攻之，未傳而鼓降也。）

趙趙奢初治國賦，會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召廉頗而問曰："可救不？"對曰："道遠險狹，難救。"又召樂乘而問焉，樂乘對如廉頗言。又召問奢，奢對曰："其道遠險狹，譬之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趙奢將救之。

漢韓信，拜爲大將軍，漢王召信上坐，曰："丞相數言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向也）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王曰："然。"信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強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弗如也？"信再拜賀曰："唯信亦以爲大王弗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爲人。項王喑啞猝咤，千人皆廢（猝，千忽反），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也。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姁姁（姁姁，和好貌。音許于切），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獘，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自王善地。項王所過，亡不殘滅，多怨天下，百姓不附，特劫於威強服耳。名雖爲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不散（散謂四散而立功）？且三秦王爲秦將（章邯、司馬欣、董翳），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人，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民約法三章耳。秦民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12]。王失職入蜀，民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爲得信晚，遂聽信計。

灌嬰以列侯事惠帝，及呂祿等欲爲亂，齊哀王聞之，舉兵西，呂祿等以嬰爲大將軍往擊之，嬰至滎陽，乃謀曰："諸呂舉兵關中，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是益呂氏資也。"乃留兵屯滎陽，使人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諭，謂曉也），以待呂氏之變而共誅之。齊王聞之，乃屯兵西界待約，及絳侯等誅諸呂，嬰自滎陽還。

衛青爲大將軍，平陵侯蘇建嘗責之曰："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賢士大夫無稱焉（言不爲賢士大夫所稱譽），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勸令招賢薦士也。）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與讀曰豫）？"驃騎亦方此意（驃騎，霍去病也）。爲

將如此(方比類也)。

趙充國爲護軍都尉,漢得匈奴降者,言烏桓嘗發先單于塚,匈奴惡之,發二萬騎擊烏桓,大將軍霍光欲兵邀擊之,以問充國。充國以爲烏桓間數犯塞,今匈奴擊之,於漢便。又匈奴希寇盜,北邊幸無事,蠻夷自相攻擊,而發兵邀之,招寇生事,非計也。

後漢邳彤爲和成太守,時王郎亂河北,世祖雖得上谷、漁陽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彤廷對曰:"議者之言皆非也。吏民歌詠,思漢久矣,故更始舉尊號,而天下響應,三輔清宮除道以迎之,一夫荷戟大呼,則千里之將,無不捐城遁逃,虜伏請降。自上古以來,亦未有感物動民如此者也。又卜者王郎,假名因勢,驅集烏合之衆,遂震燕趙之地,況明公奮二郡之兵,揚響應之威,以攻則何城不尅?以戰則何軍不服?今釋此而歸,豈徒空失河北,必更驚動三輔,墮損威重,非計之得者也。若明公無復征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何者?明公既西,則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離散亡逃可必也。"世祖善其言而止,即日拜彤爲後大將軍。

寇恂爲執金吾,建武七年,從光武擊隗囂,而潁川盜賊群起,帝乃引軍還,謂恂曰:"潁川迫近京師,當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知也。"恂對曰:"潁川剽輕,聞陛下遠踰阻險,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詿誤耳。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即日車駕南征,恂從至潁川,盜賊悉降。又隗囂將安定,高峻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高平有第一城),光武遣恂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將誅文,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強弩[13],西遮隴道,連年不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降,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祭遵爲征虜將軍,建武六年,與建威大將軍耿弇、虎牙大將軍蓋延、漢中將軍王常、捕虜將軍馬武、驍騎將軍劉歆、武威將軍劉尚等從天水伐公孫述,師次長安。時車駕亦至,而隗囂不欲漢兵上隴,辭說解故。帝召諸將議,皆曰:"可且延囂日月之期,益封其將帥,以消散之。"遵曰:"囂挾姦久矣,今若按甲引時,則使其詐謀益深,而蜀警增備,固不如遂進。"帝從之,乃遣遵爲前行,擊囂將王元,破之。

來歙爲大中大夫,建武八年,詔歙屯長安,悉監護諸將,歙因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爲藩蔽,故得延命假息。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昔趙之將帥多賈人,高帝懸之以重賞。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饉,若招以財穀,則其衆可集。臣知國家所給非一,用度不足[14],然有不得已也。"帝然之,於是大轉運糧(詔於汧

積穀六萬斛，驢四百頭負馱）。詔歙率征西大將軍馮異等入天水[15]，擊破公孫述。

馬援爲伏波將軍，既平交阯賊徵側等，乃條奏越律與漢律駁者十餘事，與越人申明舊制，以約束之。自後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駱者，越別名）。

馮緄爲車騎將軍，討長沙蠻寇。時天下饑饉，帑藏虛盡，每出征伐，常減公卿俸祿，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宦官輒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爲所中，乃上疏曰："勢得容姦，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故樂羊陳功，文侯示以謗書。願請中常侍一人，監軍財費。"尚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

班超爲西域都護，被徵，以戊己校尉任尚爲都護。與超交代，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16]，而小人猥承君後，任重慮淺，宜有以誨之。"超曰："年老失智，任君數當大位，豈超所能及哉？必不得已，願進愚言：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17]，皆以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禽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網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而西域反亂，以罪被徵，如超所戒。

梁商爲大將軍，元和三年，徵護羌校尉馬賢爲弘農太守，以來機爲并州刺史，劉秉爲梁州刺史，並當之職。商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蠻夷要服，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略依其俗。今三君素性疾惡，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况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到州之日，多所擾發，果以羌叛坐徵。

皇甫嵩，字義眞[18]，中平五年，梁州賊王國圍陳倉，復拜嵩爲左將軍，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决，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孫子》之文）。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孫子兵法》曰："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玄女三官戰法》曰："行兵之道，天地之寶。九天九地，各有表裏。九天之上，六甲子也。九地之下，六癸酉也。子能順之，萬全可保。"）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強，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已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敝，果自解去。嵩進兵擊之，卓曰："不可。兵法：窮寇勿迫，歸衆勿追。（《司馬兵法》之言。）今我追國，是追歸衆，迫窮寇也。困獸猶鬬，蜂蠆有毒（皆《左氏傳》文），况大衆乎？"嵩曰："不然。前吾不擊，避其銳也，今而擊之，待其衰也。擊疲師，非歸衆也。國衆且走，莫有鬬志，以整擊亂，非窮寇也。"遂獨進擊之，使卓爲後拒。連戰，大破之，斬首萬餘級。國走而死，卓大慙恨。繇是忌嵩[19]。

朱儁爲鎭賊中郎將,南陽黃巾賊帥韓忠據宛城[20],儁與荆州刺史徐璆、南陽太守秦頡合兵圍之,忠惶懼,乞降。司馬張超及徐璆、秦頡皆欲聽之,儁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民無定主,故賞附以勸來耳。今海內一統,唯黃巾造寇,納降無以勸善,討之足以懲惡。今若受之,更開逆意,賊利則進戰,鈍則乞降,縱敵長寇,非良計也。"因急攻,破之。

蓋勳爲討虜校尉,與宗正劉虞、佐軍校尉袁紹同典禁兵,勳謂虞、紹曰:"吾仍見主上甚聰明,但擁蔽於左右耳。若其併力誅嬖倖,然後徵拔英俊,以興漢室,功遂身退,豈不快乎?"虞、紹亦素有謀,因相連結,未及發,而出爲京兆尹。

段紀明,桓帝時爲護羌校尉。而東羌先零等自覆沒征西將軍馬賢後,朝廷不能討,遂數寇擾三輔。其後度遼將軍皇甫規、中郎將張奐招之連年,既降又叛。桓帝召問紀明曰:"先零東羌造惡反逆,而皇甫規、張奐各擁強衆,不時輯定。欲紀明移兵東討,未識其宜,可參思術略。"紀明因上言曰:"臣伏見先零東羌,雖數叛逆,而降於皇甫規者已二萬許落,善惡即分,餘寇無幾。今張奐躊躇久不進者,當慮外離內合,兵往必驚。且自冬踐春,屯結不散,人畜疲羸,自亡之勢,徒更招降,坐制強敵耳。臣以爲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勢窮雖服,兵去復動,唯當長矛挾脅,白刃加頸耳。計東種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路無險折,非有燕齊秦趙從橫之勢,而久亂幷涼,累寇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地,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21],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疾,留滯脇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萬人,車三千輛,三冬二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22],爲錢五十四億。如此則可令群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兹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無期。臣庶竭駑劣,伏待節度。"帝許之,悉聽如所上。竇太后臨朝,破羌將軍張奐上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紀明性輕果,慮負敗難常,宜且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紀明復上言:"臣本知東羌雖衆,而軟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筭,而中郎將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聖朝明監,信納瞽言,故臣謀行,奐計不用。事勢相反,遂懷猜恨。信叛羌之訴,飾潤辭意,云臣兵累見折衂,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靜,血流汚野,傷和致災。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已來,羌寇最盛,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邑,剽掠人物,發塚露屍,禍及生死,上天震怒,假手行誅。昔邢爲無道,衛國伐之,師興而雨。臣動兵涉夏,連獲甘澍,歲時豐稔,人無疵疫,上占天心,不爲災傷,下察人事,衆和師克。自橋門以西,洛川以東,故宮縣邑,更相通屬,非爲深險絕域之地[23],車騎安行,無應折衂。案奐爲漢吏[24],身當武職,駐軍二年,不能平寇,虛欲修文戢戈,招降獷敵,誕辭空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趙充國徙令居內,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復終叛,至今爲梗。

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單少，數爲羌所創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久長之策，欲絕其本根，不使能殖。本規三歲之費，用五十四億，今適期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25]，一以任臣，臨時量宜，不失權便。"

魏李通爲陽安郡尉，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急從紹。"通按劍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強盛，而任使無方，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二。"即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

滿寵爲奮威將軍，從太祖征荆州，還屯當陽。吳大帝數擾邊鄙，復召寵還爲汝南太守，賜爵關內侯。關羽圍襄陽，寵助征南將軍曹仁屯樊城拒之，而左將軍于禁等軍以雨水長爲羽所沒。羽急攻樊城，樊城得水，往往摧壞，衆皆失色，或謂仁曰："今日之危，非力之所支[26]，可及羽圍未合，乘輕船夜走，雖失城，尙可全身。"寵曰："山水速疾，冀其不久。聞羽遣別將已在郟下，自許以南，百姓擾擾，羽所以不敢遂進者，恐吾軍掎其後耳。今若遁去，洪河以南，非復國家有也。君且待之。"仁曰："善。"寵乃沈白馬，與軍人盟誓。會徐晃等救至，寵力戰有功，羽遂退。後爲征東將軍。吳將孫布遣人詣揚州求降，辭云："道遠不能自致，乞兵見迎。"刺史王凌騰布書，請兵馬迎之，寵以爲必詐，不與兵，而爲凌作書報曰："知識邪正，欲避禍就順，去暴歸道，甚相嘉尙。今欲遣兵相迎，然計兵少則不足相衛，多則事必遠聞。且先密計，以成本志，臨時節度其宜。"寵會被書當入朝，勑留府長史："若凌欲往迎，勿與兵也。"凌於後索兵不得，乃單遣一督將步騎七百人以迎之。布夜襲擊，督將迸走，死傷大半。太和三年，領豫州刺史。曹休從廬江南入合肥，令寵向夏口。寵上疏曰："曹休雖明果，而希用兵，今所從道背湖旁江，易進難退，此兵之洼地也。若入無彊口，宜深爲之備。"寵表未報，休遂深入，賊果從無彊口斷夾石，要休還路。休戰不利，退走。會朱靈等從後來斷道，與賊相遇，賊驚走，休軍乃得還。後爲征東將軍，大帝歲有來計。青龍元年，寵上疏曰："合肥城南臨江湖，北遠壽春，賊攻圍之，得據水爲勢，官兵救之，當先破賊大輩，然後圍乃得解。賊往甚易，而兵往救之甚難，宜移城內之兵，其西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以固守。此爲引賊平地而掎其歸路，於計爲便。"護軍將軍蔣濟議，以爲："既示天下以弱，且望賊烟火而壞城，此爲未攻而自拔，一至於此，劫掠無限，必以淮北爲守。"帝未許，寵重表曰："孫子言：兵者，詭道也。故強而示之以弱，能而示之以不能，驕之以利，示之以懾，此爲形實不必相應也。又曰：善動敵者形之。今賊未至而移城卻內，此所謂形而誘之也。引賊遠水，擇利而動，舉得於外，則福生於內矣。"尙書趙咨以寵策爲長，詔遂報聽。

張既爲雍州刺史，從太祖征張魯。魯降，太祖將拔漢中，恐蜀先主北取武都氐以逼關中。既曰："可勸使北出就穀以避賊，前至者厚其寵賞，則先者知利，後必慕之。"太祖

從其策,乃自到漢中,引出諸軍,令既之武都,徙氐五萬餘出扶風、天水界。是時,武威顔俊、張掖和鸞、酒泉黄華、西平麴演等並舉郡反,自號將軍,更相攻擊,俊遣使送母及子詣太祖爲質,求助。太祖問既,既曰:"俊等外假國威,内生傲悖,計定勢足,後即反耳。今方事定蜀,且宜兩存而鬭之,猶卞莊子之刺虎,坐收其斃也。"太祖曰:"善。"歲餘,鸞遂殺俊,武威王祕復反殺鸞。文帝即王位,既代鄒岐爲涼州刺史,西平麴光等殺其郡守,諸將欲擊之,既曰:"唯光等造反,人未必悉同,若便以軍臨之,吏民羌胡必謂國家不别是非,更使皆相持着,此爲虎傅翼也。光等欲以羌胡爲援[27],今先使羌胡抄擊,重其賞募,所虜獲者皆以畀之。外沮其勢,内離其交,必不戰而定。"乃檄告諭諸羌,光等所詿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

徐晃爲偏將軍,太祖圍鄴,易陽令韓範僞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爲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既而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歸矣。"太祖善之。

韓浩爲護軍,太祖欲討柳城,領軍史渙以爲道遠深入,非完計也,欲與浩共諫。浩曰:"今兵勢強盛,威加四海,戰勝攻取,無不如志,不以此時遂除天下之患,將爲後憂。且公神武,舉無遺策,吾與君爲中軍主,不宜沮衆。"遂從破柳城。改其官爲中護軍,置長史司馬。

臧霸爲威虜將軍、徐州刺史,從太祖征吴於濡須口,與張遼爲前鋒,行遇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耶?"明日,果有令,遼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

鄧艾爲城陽太守,是時并州右賢王劉豹并爲一部,艾上言曰:"戎狄獸心,不以義親,強則侵暴,弱則内附,故周宣有玁狁之寇,漢祖有平城之困。每匈奴一盛,爲前代重患。自單于在外,莫能牽制長卑。誘而致之,使來入侍。繇是羌夷失統,分散無主[28],以單于在内,萬里順軌。今單于之尊日疏,外土之威寖重[29],則胡虜不可不深備也。聞劉豹部有叛胡,可因叛割爲二國,以分其勢。去卑功顯前朝,而子不繼業,宜加其子顯號,使居鴈門。離國弱寇,進禄舊勳,此馭邊長計也。"又陳:"羌胡與民同處者,宜以漸出之,使居民表崇廉耻之教,塞姦宄之路。"大將軍司馬景王新輔政,多納用焉。及爲振威將軍,兖州刺史,上言曰:"國之所急,惟農與戰,國富則兵強,兵強則戰勝,然農者,勝之本也。孔子曰:'足食足兵。'食在兵前也。上一設爵之勸,則下無財畜之功。今使考績之賞,在於積粟富民,則交游之路絶,浮華之原塞矣。"

陳泰,字玄伯,爲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雍州刺史王經與姜維戰敗,保狄道城,維圍之,泰進軍與維戰,維退。泰每以一方有事,輒以虚聲擾動天下,故希簡白上

事，驛書不過六百里。司馬文王語荀顗曰："玄伯沉勇能斷，荷方伯之重，救將陷之城，而不求益兵。又希簡上事，必能辦賊故也。都督大將，不當爾邪？"

王昶爲征南將軍，都督荆豫諸軍事。嘉平中，太傅司馬宣王既誅曹爽，乃奏博問大臣得失。王昶陳治略五事：其一，欲崇道篤學，抑絶浮華，使國子入太學，而脩庠序。其二，欲用考試，猶準繩也，未有舍準繩而意正曲直，廢黜陟而空論能否也。其三，欲令居官者久於其職，有治績則就增位賜爵。其四，欲約官實祿，勵以廉耻，不使與百姓争利。其五，欲絶侈靡，務崇節儉，令衣服有章，上下有序，儲穀蓄帛，反民於樸。詔書褒讚，因使選百官考課事，昶以爲唐虞有黜陟之文，而考課之法不垂，周制冢宰之職，大計群吏之治而誅賞，又無較比之制。繇此言之，聖主明於任賢，略舉黜陟之體，以委達官之長，而總其統紀，故能否可得而知也。其大指如此 。

王基爲荆州刺史，時毌丘儉、文欽作亂，以基爲行監軍、假節統許昌軍，適與景王會於許昌。景王曰："君籌儉等如何？"基曰："淮南之逆，非吏民思亂也，儉等誑脅迫懼，畏目下之戮，是以尚聚耳。若大兵臨偪，必土崩瓦解，儉、欽之首，不終朝而懸於軍門矣。"景王曰："善。"又，基督豫州諸軍事，與司馬文王討諸葛誕，誕平，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唐咨等子弟，因釁以蕩覆吳會之勢。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之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大半。姜維因洮土之利，輕兵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捷之後，上下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脩備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志，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代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也。武皇帝克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文王乃止。後襄陽太守胡烈表上："吳賊鄧由[30]、李光等同謀十八屯，欲來歸化，遣將張吳、鄧生，并送質任。克期欲令郡軍臨江迎援。"大將軍司馬文王略聞。詔基部分諸軍，使烈督萬人徑造沮水，荆州、義陽南屯宜城，承書夙發。若由等如期到者，便當因此震蕩江表。基疑賊詐降，誘致官兵，馳驛止文王，說由等可疑之狀。"且當澄清，未宜便舉重兵深入應之"。又曰："夷陵東道當繇車御，至赤岸乃得渡沮，西道當出箭谿口，乃趣平土，皆出路險狹，竹木叢蔚，卒有要害，弩馬不陳。今者筋角弩弱，水潦方降，廢盛農之務，徼難必之利，此事之危者也。昔子午之役，兵行數百里而值霖雨，橋閣破壞，後糧腐敗，前軍縣乏。姜維深入，不待輜重，士衆饑餓，覆軍上邽[31]。文欽、唐咨，舉吳重兵，昧利壽春，身沒不反，此皆近事之鑒戒也。嘉平已來，累有內難，當今之宜，當鎮安社稷，撫寧上下，力農務本，懷柔百姓，未宜動衆以求外利也。得之未足爲多，失之傷損威重。"文王累得基書，意疑。尋勅諸軍已上道者，且權停住所在，須後節度。基又言於文王曰："昔漢祖納酈生之說，欲封六國，寤張良之謀而趣銷印。基謀慮淺短，誠不及留侯，亦懼襄陽有食其之謬。"文王於是遂罷軍嚴，後由等果不降。

蜀黄權爲偏將軍，魏太祖破張魯，魯走入巴中，權進謂先主曰："若失漢中，則三巴

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也。"於是,先主以權爲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還南鄭,北降曹公,然卒破杜濩、朴胡,殺夏侯淵,據漢中,皆權本謀也。

趙雲爲翊軍,先主既定成都,時議欲以成都中屋及城外園地桑田分賜諸將,雲駁之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先主即從之。後雲拒曹眞,敗於箕谷,有軍資餘絹,諸葛亮使分賜將士,雲曰:"軍事無利,何爲有賜? 其物請悉入示充府庫,須十月爲冬賜。"亮大善之。

諸葛亮爲丞相,南征,所在戰捷,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率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如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吏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魏延爲丞相諸葛亮前軍師,在南鄭時,魏安西將軍夏侯楙鎮長安,亮與群下計議,延曰:"聞夏侯楙少,主婿也,怯而無謀。今假延精兵五千[32],負糧五千斛[33],直從褒中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楙聞延奄至,必乘船逃走,長安中惟有御史、京兆太守耳,橫門邸閣與散民之穀足周食也。比東方相合聚,尚二十許日,而公從斜谷來,必足以達。此則一舉而咸陽以西可定矣。"亮以爲此縣危,不如定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故不用延計。

張嶷爲撫戎將軍,吳太傅諸葛恪已破魏軍,大興兵衆,以圖攻取。侍中諸葛瞻,丞相亮之子,恪從弟也。嶷與書曰:"東主初喪,帝實幼弱,太傅受付託之重,亦何容易!親以周公之才,猶有管、蔡流言之變,霍光受任,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賴成、昭之明,以免斯難耳。昔每聞東主殺生賞罰,不任下人,又今以垂沒之命,卒召太傅,屬以後事,誠實可慮。加吳、楚剽急,乃昔所記,而太傅離少主,履敵庭,恐非良計長筭之術也。雖云東家綱紀肅然,上下輯睦,百有一失,非明者之慮邪?取古則今,今則古也,自非郎君進忠言於太傅,誰復有盡言者也?旋軍廣農,務行德惠,數年之中,東西並舉,實爲不晚。願深採察。"恪竟以此夷族,嶷識見多如是類。

廖化爲右車騎將軍,景耀五年,姜維率衆出狄道,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伯約,維字)。智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將何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維果爲鄧艾所破。

校勘記

[1]桓子,原作"栢子",據《左傳·宣公十二年》改。

[2]在車之右,原作"在軍之右",據《左傳·宣公十二年》杜預注改。

[3]備,原作"衛",據《左傳·宣公十二年》改。

[4]白，原作“曰”，據《左傳・宣公十二年》杜預注改。

[5]汋，原作“勺”，據《左傳・宣公十二年》改。

[6]無疆，原作“無德”，據《左傳・宣公十二年》杜預注改。

[7]失法，原作“設法”，據《左傳・宣公十二年》杜預注改。

[8]釋，原作“睪”，據《左傳・宣公十二年》杜預注改。

[9]伐，原作“代”，據《左傳・襄公十一年》杜預注改。

[10]姜，原作“羌”，據《左傳・哀公十年》杜預注改。

[11]瀆，原作“讀”，據《左傳・哀公十年》杜預注改。

[12]咸，原作“威”，據《史記・淮陰侯列傳》改。

[13]率，原作“卒”，據《後漢書・寇恂傳》改。

[14]用度，原本互倒，據《後漢書・來歙傳》乙。

[15]馮異，原本脱“馮”字，據《後漢書・來歙傳》補。

[16]三十，原作“二十”，據《後漢書・班超傳》改。

[17]本，原本無此字，據《後漢書・班超傳》補。

[18]義真，原作“茂真”，據《後漢書・皇甫嵩傳》改。

[19]忌，原作“怨”，據《後漢書・皇甫嵩傳》改。

[20]據宛城，《後漢書・李傕傳》作“據宛拒”。

[21]二千，原作“一千”，據《後漢書・段熲傳》改。

[22]用費，原作“周費”，據《後漢書・段熲傳》改。

[23]爲，原作“與”，據《後漢書・段熲傳》改。

[24]漢吏，原作“陳”，據《後漢書・段熲傳》改補。

[25]卒，原作“率”，據《後漢書・段熲傳》改。

[26]支，原脱，據《三國志・魏書・滿寵傳》補。

[27]援，原作“擾”，據《三國志・魏書・張既傳》改。

[28]分散，《三國志・魏書・鄧艾傳》作“合散”。

[29]外土之威寖重，原作“外寵之威寖重”，據《三國志・魏書・鄧艾傳》改。

[30]鄧由，原避諱作“鄧繇”，據《三國志・魏書・王基傳》改。

[31]覆軍，原作“後軍”，據《三國志・魏書・王基傳》裴松之注引司馬彪《戰略》改。

[32]今，原作“令”，據《三國志・蜀書・魏延傳》裴松之注引《魏略》改。

[33]負，原作“員”，據《三國志・蜀書・魏延傳》裴松之注引《魏略》改。

册府元龜卷第四百三

將帥部(六十四)

識略第二

吳董襲爲揚武都尉,從孫策代黄祖於江夏。策死,大帝年少,初統事,太妃憂之,引見張昭及襲等,問:"江東可保安不?"襲對曰:"江東地勢,有山川之固,而討逆明府,恩德在民。討虜承基,大小用命。張昭秉衆事,襲等爲爪牙,此地利人和之時也,萬無所憂。"衆皆壯其言。

周瑜,字公瑾,爲中護軍。時曹公新破袁紹,兵威日盛,下書責大帝質任子。大帝召群臣會議,張昭、秦松等猶豫不能決。大帝意不欲遣質,乃獨將瑜詣母前定議。瑜曰:"昔楚國初封於荆山之側,不滿百里之地,繼嗣賢能,廣土開境,立基於郢,遂據荆揚,至於南海,傳業延祚,九百餘年。今將軍承父兄餘資,兼六府之衆,兵精糧多,將士用命,鑄山爲銅,煮海爲鹽,境内富饒,人不思亂,汎舟舉帆,朝發夕到,土風勁勇,所向無敵,有何偪迫,而欲送質?質一入,不得不與曹氏相首尾,與相首尾,則命召不得不往,便見制於人也。極不過一侯印,僕從十餘人,車數乘,馬數匹,豈與南面稱孤同哉?不如勿遣,徐觀其變。若曹氏能率義以正天下,將軍事之未晚。若圖爲暴亂,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將軍韜略抗威,以待天命,何送質之有?"大帝母曰:"公瑾議是也。"遂不送質。後瑜屯據江陵,劉備以左將軍領荆州牧,治公安,備詣京口,見大帝,瑜上疏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於人下者。用愚謀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疆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大帝以曹公在北方,當廣擥英雄,又恐備難卒制,故不納。

鍾離牧爲濡須督,深以進取可圖,而不敢陳其策,以侍中東觀令朱育宴,慨然嘆息,育謂牧曰:"恨於策爵未副。"因謂牧曰:"朝廷諸君,以際會坐取高官,亭侯功無與比,不肯在人下,見顧者猶以於邑,况於侯也。"牧笑而答曰:"卿之所言,未獲我心也。馬援有言,人當功多而賞薄,吾功不足録,而見寵已過當,豈以爲恨?國家不深相知,而見害朝人,是以默默不敢有所陳。若其不然,當建進取之計,以報所授之恩,不徒自守而已,憤歎以此也。"育復曰:"國家已自知侯,以侯之才無不成,愚謂可自陳所懷。"牧

曰："武安君謂秦王云：'非成業難，得賢難；非得賢難，用之難；非用之難，任之難。'武安君欲爲秦王并兼六國，恐授事而不見任，故先陳此言。秦王既許而不能，卒隕將成之業，賜劍杜郵。今國家知吾，不如秦王之知武安君，而害吾者，有過范睢。大皇帝時，陸丞相討鄱陽，以二千人授吾，潘太常討武陵，吾又有三千人，而朝廷下議，棄吾於彼，使江渚諸督，不復發兵相繼。蒙國威靈自濟，今日何可爲常？向使吾不料時度宜，苟有所陳，至見委以事，不足兵勢，終有敗績之患，何無不成之有？"

鍾離狥，領兵爲將，拜偏將軍，戍西陵，與監軍使者唐盛論地形勢，謂宜城、信陵爲建平援，若不先城，敵將先入。盛以施績、留建平，智略名將，累經於彼，無云當城之者，不然狥計。後半年，晉果遣修信陵城。

虞翻爲騎都尉，大帝與魏和，先是，魏將于禁降吳，欲遣禁還歸北，翻諫曰："禁敗數萬衆，身爲降虜，又不能死，北習軍政，得禁必不如所規。還之雖無損，猶如放盗，不如斬之，以令三軍，示爲人臣有二心者。"大帝不聽，群臣送禁，翻謂禁曰："卿勿謂吳無人，吾謀適不用耳。"禁雖爲翻所惡，然猶盛歎翻。魏文帝嘗爲翻設虚座。

吕蒙爲横野中郎將，蒙與周瑜等圍曹仁於南郡，益州將襲肅舉軍來附，瑜表以肅兵益蒙，蒙盛稱肅有膽用，且慕化遠來，於義宜益不宜奪也。大帝善其言，還肅兵。又蒙當襲南郡，帝欲令征虜將軍孫皎與蒙爲左右部大督，蒙説帝曰："若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爲左右部督，共攻江陵，雖事决於瑜，普自恃久將，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幾敗國事，此目前之戒也。"帝悟，謝蒙曰："以卿爲大督，命皎爲後繼。"又甘寧麤暴好殺，既常失蒙意，又時違帝令。帝怒之，蒙輒陳請："天下未平，鬬將如寧難得，宜容忍之。"帝遂厚寧，卒得其用。

全琮爲徐州牧，督步騎五萬征六安，民皆散走，諸將欲分兵捕之，琮曰："夫乘危徼倖，舉不百全，非國家之大體也。今分兵捕民，得失相半，豈可謂全哉？縱有所獲，猶不足以弱敵而副望也。如或邂逅，虧損非小，與其獲罪，琮寧以身受之，不敢徼功以負國也。"

駱統爲濡須督，數陳便宜，前後書數十上，所言皆善，尤以占募在民間[1]，長惡敗俗，生離叛之心，急宜絕置。大帝與相反覆，終遂行之。

滕胤與諸葛恪俱受遺詔輔政，加衛將軍。恪將悉衆伐魏，胤諫恪曰："吾以喪代之際，受伊、霍之託，入安本朝，出摧強敵，名聲振於海内，天下莫不震動，萬姓之心，冀得蒙君而息。今猥以勞役之後，興師出征，民疲力屈，遠主有備。若攻城不克，野略無獲，是喪前勞而招後責也。不如案甲息師，觀隙而動。且兵者大事，事以衆濟，衆苟不悦，君獨安之？"恪不從。

丁奉爲冠軍將軍，魏遣諸葛誕、胡遵等攻東興，太傅諸葛恪率軍拒之，諸將皆曰："敵聞太傅自來，上岸必遁走。"奉獨曰："不然。彼動其境内，悉許洛兵，大舉而來，必有

成規,豈虛還哉？無恃敵之不至,恃吾有以勝之。"

陸遜爲征西將軍,劉備大衆東侵,大帝命遜爲大都督拒之,諸將並欲迎擊備,遜以爲不可,曰:"備舉軍東下[2],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奬勵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能展,自當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敝耳。"備知其計,引兵從谷中出。當禦備時,諸軍或是孫策時舊將,或公室貴戚,各自矜恃,不相聽從。遜按劍曰:"劉備天下知名,曹公所憚,今在境界,此強對也[3],諸君並荷國恩,當相輯睦,共剪此虜,上報所受,而不相順,非所謂也。僕雖書生,受命主上。國家所以屈諸君使相承望者,以僕有尺寸可稱,能忍辱負重故也[4]。各任其事,豈復得辭？軍令有常,不可犯也。"至破備,計多出遜,諸將乃服。大帝聞之,曰:"君何以初不啓諸將違節度者邪?"遜對曰:"受恩深重,任過其才。又此諸將,或任腹心,或堪爪牙,或是功臣,皆國家所當與共克定天下者。臣雖駑懦,竊慕相如、寇恂相下之義,以濟國事。"帝大笑稱善,加拜遜輔國將軍,領荆州牧,即改封江陵侯。又中郎將周祗乞於鄱陽召募[5],事下問遜。遜以爲北郡易動難安,不可與召,恐致賊寇。而祗因陳取之,郡民吳遽等果作賊殺祗,攻沒諸縣,豫章、廬陵宿惡民並應遽爲寇。遜自聞輒討即破,遽等相率降遜。

陸抗,字幼節,父遜卒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衆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大帝以楊竺所白遜十二事問抗,禁絕賓客,中使臨詰,抗無所顧問,事事條答,帝意漸解。

賀齊爲武威中郎將,嘗討山賊,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有思,乃曰:"吾聞金有刃者可禁,蟲有毒者可禁,其無刃之物,無毒之蟲,則不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棓,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捉棓。彼山賊恃其有善禁者,了不嚴備。於是官軍以白棓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

陸凱爲鎮西大將軍,時丁忠使於晉歸,說後主曰:"北方守戰之具不設,弋陽可襲而取。"後主訪群臣,凱曰:"夫兵不得已而用之耳,且三國鼎立已來,更相侵伐,無寧歲居,今強敵新并巴蜀,有兼土之實,而遣使求親,欲息兵役,不可謂其求援於我。今敵形勢方強,而欲徼倖求勝,未見其利也。"車騎將軍劉纂曰:"天生五材,誰能去兵,譎詐相雄,有自來矣,若其有闕,庸可棄乎?宜遣間以觀其勢。"後主陰納纂言,且以蜀新平,故不行。然遂自絕。

蔡珪爲將,在秣陵時,珪弟敏等守沔中,晉折衝將軍周浚在弋陽,南北爲互市,而諸將多相襲,奪以爲功。珪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軍國固舉信義以相高,而聞疆埸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爲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

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

張悌，字巨先，少善名理，景帝時爲屯騎校尉。魏伐蜀，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況彼之爭地乎？"悌曰："不然。曹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挾術，征伐無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丕、叡承之，繼以慘虐，內興宮室，外懼雄豪，東西驅馳，無歲獲安，彼之失民，爲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爲之謀主，而救其疾，民心歸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曹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國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群情服矣，姦計立矣。今蜀閹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戎黷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強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爲不可哉？昔楚劍利而秦昭懼，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固我大患也。"吳人笑其言，而蜀果降於魏。

晉羊祜爲平南將軍，祜有清德。祜女夫嘗勸祜有所營置，令有歸載者，可不美乎？祜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及出鎮荆州，時吏喪官，後人怨之，多毁壞舊府。祜以死生有命，非繇居室，書下征鎮，普加禁斷。又祜爲征南大將軍，上疏曰："先帝順天應時，西平巴蜀，南和吳會，海內得以休息，兆庶有樂安之心，而吳復背信，使邊事更興。夫期運雖天所授，而功業必繇人而成。匪大舉掃滅，則衆役無時得安，非所以隆先帝之勳，成無爲之化也。堯有丹水之伐，舜有三苗之征，咸以寧靜宇宙，戢兵和衆者也。蜀平之時，天下皆謂吳當并亡，自此來十三年[6]，是謂一周。平定之期，復在今日矣。議者常言吳楚有道後服，無禮先強，此乃諸侯之時耳。當今一統，不得與古同論。夫適道之論，皆未應權，是故謀之雖多，而決之欲獨。凡以險阻得存者，謂所謂敵者同，力足以自固，苟其輕重不齊，強弱異勢，則智士能謀，而險阻不可保也。蜀之爲國，非不險也，高山尋雲霓，深谷無四景，束馬懸車，然後得濟，皆言一夫荷戟，千人莫當。其進兵之日，曾有藩籬之限，斬將搴旗，伏屍數萬，乘勝席捲，徑至成都，漢中諸城，皆鳥棲不敢出，非皆無戰心，誠力不足相抗。至劉禪降服，諸營堡者索然俱散。今江淮之南，不過劍閣；山川之險，不過岷漢；孫皓之暴，侈於劉禪；吳人之困，甚於巴蜀。而大晉兵衆，多於前世，資儲器械，盛於往時。今不於此平吳，而更阻兵相守，征夫苦役，日尋干戈，經歷盛衰，不可久長。宜當時定，以一四海。今若引梁益之兵，水陸俱下，荆楚之衆，進臨江陵，平南豫州，直指夏口，徐兗楊青，並向秣陵，鼓旆以疑之，多方以誤之，以一隅之吳，當天下之衆，勢分形散，所備皆急。巴蜀奇兵，出其空虛，一處傾壞，則上下震蕩。吳緣江爲國，無有內外，

東西數千里,以籓籬自恃,所敵者無有寧息。孫皓恣情任意,與下多忌,名臣重將,不復自信,是以孫秀之徒,皆畏逼而至。將疑於朝[7],士困於野,無有保世之計,一定之心。平常之日,猶懷去就,兵臨之際,必有應者,終不能齊力致死,已可知也。其俗急速,不能持久,弓弩戟楯,不如中國,惟有水戰,是其所便。一入其境,則長江非復所固,還保城池,則出長入短,而官軍懸進,人有致節之志,吳人戰於其內,有憑城之心,如此軍不踰時,尅可必矣。"帝深納之。會秦涼屢敗,祜復表曰:"吳平則胡自定,但當速濟大功矣。"而議者多不同,祜歎曰:"天下不如意,常十居七八,故有當斷不斷,天與不取,豈非更事者恨於後時哉?"祜鎮荆州,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會景獻宮車在殯(臣欽若等曰:景獻皇后,祜同產姊也),哀慟至篤,中詔申諭,扶疾引見,命乘輦入殿,無下拜,甚見優禮。及侍坐,面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宜數入,遣中書張華問其籌策,祜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虐政已甚,可不戰而尅,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齊堯、舜,臣同稷、契,爲百代之盛,孰如舍之?若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而越也,將如後患何?"華深贊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吾志者,子也。"帝欲祜卧護諸將,祜曰:"取吳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了當,有所付受,願審擇其人。"疾篤,薦杜預自代。

杜預爲征南大將軍,將伐吳,衆軍會議,或曰:"百年之寇未可盡,况今向暑,水潦方降,疾疫將起,宜俟來冬,更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强齊,今兵威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着手處也。"遂指授群帥,徑造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手,議者乃以書謝之。平吳之役,詔書使益州刺史王濬下建平,受預節度,使至秣陵,受王渾節度,預至江陵,謂諸將帥曰:"若濬得下建平,則順流長驅,威名已著,不宜令受制於我。若不能克,則無緣得施節度。"濬至西陵,預與之書曰:"足下既摧其西籓,便當徑取秣陵,討累世之逋寇,釋吳人於塗炭。自江入淮,逾於泗汴,泝河而上,振旅還都,亦曠世一事也。"濬大悦,表呈預書。

劉弘爲南蠻校尉、荆州刺史,惠帝幸長安,河間王顒挾天子詔弘爲劉喬繼援,弘以張方殘暴,知顒必敗,遣使受東海王越節度。

周訪爲揚烈將軍,時華軼爲江州刺史,自以受洛京所遣,而爲壽陽所督,時洛京尚存,不能祗承元帝教命,郡縣多諫之,軼不納,曰:"吾欲見詔書耳。"時帝遣訪率衆屯彭澤以備軼,訪過姑孰,著作郎干寶見而問之,訪曰:"大府受分,令屯彭澤。彭澤,江州西門也。華彥夏(彥夏,軼字)有憂天下之誠,而不欲碌碌受人控御,頃來紛紜,粗有嫌隙,今又無故以兵守其門,將成其釁。吾當屯潯陽故縣,既在江西,可以捍禦北方,又無嫌於相逼也。"

陶侃鎮荆州,南蠻司馬新野杜曾,永嘉之亂,曾斬胡亢而并其衆,自稱南中郎將,領竟陵太守,既而致箋於平南將軍荀崧,求討丹水賊以自效。崧納之,侃遺崧書曰:"杜

曾凶狡，所將之卒皆豺狼也，可謂鴟梟食母之物。此人不死，州土未寧，足下當識吾言。”崧以宛中兵少，藉曾爲外援，不從侃言。曾復率流亡三千餘人圍襄陽，數月不下而還。

祖逖，元帝用爲徐州刺史，徵爲軍諮祭酒。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逖進説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逃民怨叛也，繇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天下既被殘酷，遺黎思本，人有奮擊之心，但悉無所憑倚，大王誠能命將帥，使若逖等執殳前驅，上爲國家雪耻，下爲百姓請命，則郡國豪傑必因風響赴，沉溺之士，欣於來蘇，庶幾國耻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

温嶠爲前將軍，時王敦既敗，制以敦綱紀除名，參伍禁錮。嶠上疏曰：“王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親任小人，疏遠君子，朝廷所不能抑，骨肉所不能間。處其朝者，常懼危亡，故人士結舌，道路以目，誠賢人君子道窮數盡，遵養時晦之辰也。且敦爲大逆之日，拘錄人士，自免無路，原其私心，豈遑晏處。如陸玩、羊曼、劉胤、蔡謨、郭璞嘗與臣言，備知之矣。必其凶悖，自可罪人斯得，如其枉入姦黨，宜施之以寬。加以玩等之誠，聞於聖聽，當受同賊之責，實負其心。陛下仁聖含弘，思求允中。臣階緣博納，實非其事，誠在愛才，不忘忠益。”帝從之。後出鎮武昌，陳豫章十郡之要，宜以刺史居之，潯陽濱江，都督應鎮其地，今以州帖府，進退不便，且古鎮將多不領州，皆以文武，形勢不同故也。宜選單車刺史，別撫豫章，專理黎庶。詔不許。嶠又平蘇峻黨路永、匡術、賈寧，中塗悉以衆歸順，王導將褒顯之，嶠曰：“術輩首亂，罪莫大焉，晚雖敗悔，未足以補前失。全其首領，爲幸已過，何可復寵授哉？”導無以奪。

陶侃爲荆州刺史，議者以武昌北岸有邾城，宜分兵鎮之。侃每不答，而言者不已。侃乃渡水獵，引將佐語之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正以長江耳。邾城隔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寇虜，乃致禍之繇，非禦寇也。且吳時此城乃三萬兵守，今縱有兵守之，亦無益於江南。若羯虜有可乘之會，此又非所資也。”後庾亮戍之，果大敗。

蔡謨爲征北將軍，都督徐兖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豫州之沛郡諸軍事，領徐州刺史、假節。時左衛將軍陳光上疏請伐胡，詔令攻壽陽，謨上疏曰：“今壽陽城小而固，自壽陽至瑯琊，城壁相望，其間遠者纔百餘里，一城見攻，衆城必救。且王師在路五十餘日，劉仕一軍，早已入淮，又遣數部北取玉壁，大軍未至[8]，聲息久聞。而賊之郵驛，一日千里，河北之騎，足以來赴，非惟鄰城相救而已。夫以白起、韓信、項籍之勇，猶廢梁焚舟，背水而陣。今欲停船水渚，引兵造城，前對堅敵，顧臨歸路，此兵法之所戒也。若進攻未拔，胡騎卒至，懼桓子不知所爲，而舟中之指可掬。今征軍五千，皆王都精鋭之衆，又光爲左衛，遠近聞之，名爲殿中之軍，宜令所向有征無戰。而頓之堅城之下，勝之不武，不勝爲笑。今以國之上駟，擊寇之下邑，得之則利薄，而不足損敵，失之則害重，

而足以益寇,懼非策之長者。臣愚以爲聞寇而致討,賊退而振旅,於事無失。不勝管見,謹冒陳聞。"

朱伺爲陶侃騎督,時西陽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議拒賊之計,伺獨不言,珉言:"朱將軍何以不言?"伺答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邪?"伺曰:"兩敵共對,唯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珉大笑。

袁喬督沔中諸戍江夏、隨、義陽三郡軍事、建武將軍、江夏相。時桓溫謀伐蜀,衆以爲不可,喬勸溫曰:"夫經略大事,故非常情所具,智者了於胸中,然後舉無遺筭耳。今天下之難,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方胡爲弱,將欲除之,先從易者。今泝流萬里,歷經天險,彼或有備,不可必克。蜀人自以斗絶一方,恃其完固,不修攻戰之具,若以精卒一萬,輕軍速進,比彼聞之,我已入其險要,李勢君臣不過自力一戰,擒之必矣。論者恐大軍既西,胡必闚覦,此又似是而非。何者?胡聞萬里征伐,以爲重備,必不敢動。縱復越逸江渚,諸軍足以守境,此無憂矣。蜀土富實,號稱天府,昔諸葛武侯欲以抗衡中國,今誠不能爲害,然勢據上流,易爲寇盜。若襲而取之者,有其人衆,此國之大利也。"溫從之。

桓冲爲車騎將軍,都督江、荆、梁、益、寧、交、廣七州,領護南蠻校尉、侍中、荆州刺史,鎮江陵。苻堅強盛,冲欲移阻江南,乃上疏曰:"自中興已來,荆州所鎮,隨宜迴轉。臣亡兄溫,以石季龍死,經略中原,因江陵路便,即而鎮之。事與時遷,勢無常定。且兵者詭道,示之以弱,今宜全重江南,輕戍江北。南平孱陵縣界,地名上明,田土膏粱,可以資業軍人,在吳時樂鄉城以上四十餘里,北枕大江,西挾三峽[9]。若狂狡送死,則舊郢以北,堅壁不戰,接會濟江,路不云遠,乘其疲墮,撲翦爲易。臣司存閫外,輒隨宜處分。"於是移鎮上明,使冠軍將軍劉波守江陵,諮議參軍楊亮守江夏。

宋沈林子,高祖伐羌,參征西軍事,破姚泓將姚紹。初,諸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高祖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以自夸誕,國淵以事實見賞,魏尙以盈級受罰,此前事之師表,後乘之良轍也。"高祖曰:"乃所望於卿也。"

徐羨之爲高祖太尉左司馬,掌留任,以副貳劉穆之。高祖議欲北伐,朝士多諫,唯羨之默然。或問之:"何獨不言?"羨之曰:"吾位至二品,官爲二千石,志願久充。今二方已平,拓地萬里,唯有小羌未定,而公寢食不忘,意量乖殊,何可輕豫?"未幾,高祖受晉禪。

檀道濟爲冠軍將軍,高祖北伐,以道濟爲前鋒,徑進洛陽,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悉戮,以爲京觀。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咸悦,相率歸之者甚衆。進據潼關,與諸將軍共破姚紹。長安既平,以爲征虜將軍、

瑯琊內史。

王仲德爲安北將軍，與到彦之北伐，大破魏軍，諸軍進屯靈昌津。司兗既定，三軍咸喜，仲德獨有憂色，曰："胡雖仁義不足，而兇狡有餘，今斂戈北歸，併力完聚，若河冰冬合，豈不能爲三軍憂。"其年冬，魏軍於委粟津渡河，進逼金墉虎牢，洛陽諸軍相繼奔走，彦之聞二城不守，欲焚舟步走，仲德曰："洛陽既陷，則虎牢不能獨全，勢使然也。今賊去我千里，滑臺猶有強兵，若便捨舟奔走，士卒必散，且當入濟，至馬耳谷口，更詳所宜。"乃迴軍，沿濟南歷城步上，焚舟棄甲，還至彭城。

劉康祖爲左軍將軍，太祖欲大舉北伐，康祖以歲月已晚，請待明年。帝以河北義徒並起，若頓兵一周，沮倘義之志，不許。已而果敗。

到彦之爲使持節、南蠻校尉，時太祖入奉大統，以徐羨之等新有篡虐，懼，欲使彦之領兵前驅，彦之曰："了彼不二，便應朝服順流，若使有虞，此師既不足恃，更開嫌隙之端，非所以副遠邇之望也。"

沈慶之，元嘉二十七年遷爲步兵校尉。太祖北伐，慶之副。王玄謨向碻磝，戍主棄城走，玄謨圍滑臺，慶之與蕭斌留守碻磝，斌仍領輔國司馬。玄謨攻滑臺，積旬不拔。魏主率大衆南向，斌遣慶之率五千人救玄謨。慶之曰："玄謨兵疲衆老，虜寇已逼，各軍營萬人，乃可進耳。少軍輕往，必無益也。"斌固遣令去，會玄謨退，斌將斬之。慶之固諫，乃止。太祖後問："何故諫斌殺玄謨？"對曰："諸將奔退，莫不懼罪，自歸而死，將至逃散，且大兵至，未宜自弱，故以攻爲便耳。"蕭斌以前驅敗績，欲固守碻磝，慶之曰："夫深入寇境，規求所欲，退敗如此，何可久住。今青冀虛弱，而坐守窮城，若虜衆東過，清口非國家有也。碻磝孤絕，復作朱修之滑臺耳。"會詔使至，不許退。諸將並謂宜留。斌復問計於慶之，慶之曰："閫外之事，將所得專，詔從遠來，事勢已異。節下有一范增，而不能用，空議何施？"斌及坐者並笑曰："沈公乃更學問。"慶之厲聲曰："衆人雖見古今，不如下官耳學也。"玄謨自以退敗，求戍碻磝，斌乃還歷城，申坦、垣護之共據清口。慶之乘驛馳歸，未至，帝驛詔止之，使還援玄謨。會魏師已至彭城，不得向北，太尉江夏王義恭留領府中兵參軍。魏主至仰山，義恭遣慶之率三萬拒之。慶之以爲魏衆強，往必見擒，不肯行。太祖後謂之曰："進止處分，皆合事宜，惟恨不棄碻磝耳。卿在左右久，偏解我意，正復違詔濟事，亦無嫌也。"二十九年十月，督討群蠻於江沔。三十年正月，世祖出次五洲，總統群帥，慶之從巴水出，至五洲，諮受軍略。會世祖典籤董元嗣自京師還，陳元凶弑逆，世祖遣慶之還山引諸軍，慶之謂腹心曰："蕭斌，婦人，不足數；其餘將帥，並是所悉，皆易與耳。東宮同惡，不過三十人[10]，在外屈逼，必不爲用力。今輔順討逆，不憂不濟也。"

胡藩爲鄱陽太守，從武帝伐劉毅。初，毅當之荆州日，表求東道還建業辭墓，去都數十里，不過拜闕。帝出倪塘會毅，藩請殺之，謂高祖曰："公謂劉衛軍爲公下乎？"帝

曰:“卿謂何如?”對曰:“夫豁達大度,功高天下,連百萬之衆,允天下之望,毅固以此服公。至於涉獵記傳,一語一默,自許以雄豪,加以誇伐搢紳,白面之士輻輳而歸,此毅不肯爲公下也。”帝曰:“吾與毅俱有克復功,其過未彰,不可自相圖。”至是,謂藩曰:“昔從卿倪塘之謀,無今舉也。”

沈攸之,明帝即位,四方反叛,張興世領水軍拒南賊於赭圻。時豫州刺史殷琰之據壽陽同逆,爲劉勔所攻,南賊遣龐孟虯率軍助琰之,劉勔遣使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問攸之,攸之曰:“孟虯蟻寇,必無能爲,遣别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若有意外,且以江南餌之,上流若捷,不憂不殄。興世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等援勔。

王景文,太宗初即位,爲左衛將軍,時六軍戒嚴,景文仗士三千人入六門。諸將咸云:“平殄小賊,易於拾遺。”景文曰:“敵固無小,蜂蠆有毒,何可輕乎?諸將當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先爲不可勝之術耳。”

垣護之爲寧朔將軍,督徐州之東莞二郡軍事。孝武以歷下要害,欲移青州,并鎮歷城,議者多異,護之曰:“青州北有河濟,又多陂澤,非虜所向。每來寇掠,必繇歷城,二州并鎮,此經遠之略也。北又近河,歸順者易,近士民無患,遠申王威,安邊之上計也。”繇是遂定。

校勘記

[1]占募,原作“召募”,據《三國志·吳書·駱統傳》改。

[2]舉軍,原作“舉衆”,據《三國志·吳書·陸遜傳》裴松之注引《吳書》改。

[3]强對,原作“强敵”,據《三國志·吳書·陸遜傳》改。

[4]辱,原文缺,據《三國志·吳書·陸遜傳》補。

[5]中,原文缺,據《三國志·吳書·陸遜傳》補。

[6]十三,原作“三十”,據《晉書·羊祜傳》改。

[7]“於”字原誤重,據《晉書·羊祜傳》删。

[8]大軍,原作“大將”,據《晉書·蔡謨傳》改。

[9]三峽,原作“二峽”,據《晉書·桓冲傳》改。

[10]三十,原作“三千”,據《晉書·沈慶之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四

將帥部（六十五）

識略第三

南齊劉懷珍爲宋安城王撫軍司馬，領高平太守，時朝廷以桂陽王休範之事，命中書舍人劉道隆宣旨，以懷珍爲冠軍將軍、豫章太守，懷珍曰："休範雖有禍萌，安敢便發，若終爲寇，必請命奉律吞之。今者賜使，恐成猜迫。"固請不就。

裴叔業爲屯尉校尉，時後魏侵司、豫二州。以叔業爲將軍，主征討。太祖初即位，群下各獻讜言。建元二年，叔業上疏曰："成都沃壤，四塞爲固，古稱一人守隘，萬夫趦趄。雍、齊亂於漢世，譙李寇於晉代，成敗之跡，事著前史。頃世以來，綏馭乖失，地惟形勝，居之者異姓，國實用武，鎮之者無兵，致寇掠充斥，賦稅不斷。宜遣帝子之尊，臨撫巴蜀，總益梁秦爲三州刺史，率文武萬人，先啓岷漢，分遣郡戍[1]，皆配精力，搜盪山源，糾虔姦蠹。威令旣行，民夷必服。"

周山圖爲左中郎將，時沈攸之事起，世祖爲西討都督，啓山圖爲軍副。世祖留據盆城，衆議盆城小，難固，不如還都。山圖曰："今據中流，爲四方勢援，大衆致力，川嶽可爲城隍，小事不足難也。"世祖委山圖以處分事，旬日皆辦。世祖甚嘉之。

蕭穎冑爲冠軍將軍、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南兗州府事。時後魏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勅穎冑拔居民入城，百姓驚恐，席捲欲南渡。穎冑以賊勢尚遠，不即施行，魏人亦尋退。

戴僧靜爲征虜將軍、淮南太守。時巴東王子響殺劉佐，世祖召僧靜使領軍向江陵，僧靜面啓曰："巴東王年少，長史捉之太急，忿不思難故耳。天子兒過誤殺人，有何大罪？官忽遣軍西上，人情惶懼，無所不至，僧靜不敢奉勅。"帝不答而心善之。

李安民爲中領軍。先是，宋泰始以來，內外頻有賊寇，將帥已下各募部曲，屯聚京師，安民上表陳之，以爲"自非淮北常備[2]，其外餘軍，悉皆輸遣，若親近宜立隨身者，聽限人數。"帝納之，故詔斷衆募。

始興簡王鑑[3]，爲益州刺史，都督益、寧二州軍事。時劫帥韓武方常聚黨千餘人，斷流爲暴，郡縣不能禁，行旅斷絕。鑑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長史虞悰等咸請殺之，鑑曰："武方爲暴積年，所在不能制，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以勸善。"於是啓臺，果被

宥,自是巴西蠻夷凶惡皆望風降附。行次新城,道路籍籍,云陳顯達大選甲馬,不肯就徵,巴西太守陰智伯亦以爲然,乃停新城十許日,遣典籤張曇皙往觀形勢[4]。俄而顯達遣使人郭安明、朱公恩奉書貢遺,咸勸鑑執之,鑑曰:"顯達立節本朝,必自無此,曇皙還,若有同異,執安明等未晚。"居二日,曇皙還,說顯達遣家累已出城,日夕望殿下至。於是乃前。

梁柳惲爲冠軍將軍、征東司馬。時齊東昏未平,士猶苦戰,惲上牋陳便宜,請城平之日,先收圖籍,乃遵漢祖寬大愛民之義。高祖從之。

蕭景爲信武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時魏荆州刺史元志率衆七萬寇潺溝,驅迫群蠻,蠻悉渡漢水來降,議者以蠻累爲邊患,可因此除之,景曰:"窮來歸我,誅之不祥。且魏人來侵,每爲矛楯,若悉誅蠻,則魏軍無礙,非長策也。"乃開樊城受降。

柳忱爲冠軍將軍,時郢州平,蕭穎胄議遷夏口,忱諫,以爲巴峽未賓,不宜輕捨根本,搖動民心。穎胄不從。俄而巴東兵至峽口,遷都之議乃息。論者以爲見機。

韋叡爲輔國將軍,既破魏小峴城,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略等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絳水可以灌安邑',即此是也。"乃堰淝水,親自表率,頃之水通[5],舟艦繼至。魏初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楊裔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表請益兵。叡笑曰:"賊已至城下,方復求軍,臨難鑄兵,豈及馬腹?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猶如吳益巴丘,蜀增白帝耳。'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

羊侃爲將時,侯景反,逼城,賊既頻攻不捷,乃築長圍。朱异、張綰議欲出擊之,高祖以問侃,侃曰:"不可。今擊之,出人若少,不足破賊,若多,則一旦失利,自相騰踐,門隘橋小,必大致挫衄,此乃示弱,非騁王威也。"不從,遂使千餘人出戰,及交鋒,朱异望風退走,果以爭橋赴水,死者大半。

後梁尹德毅爲將,宣帝詧初爲梁王,於襄陽置百官,承制封拜,後周太祖令柱國于謹平江陵,立詧爲梁主,居江陵東城,資以江陵一州之地,乃置江陵防主,統兵居於城西,名曰助防,外示助詧備禦,内實兼防詧也。初,江陵滅,梁元帝將王琳據湘州,志圖興復。及詧立,琳乃遣其將潘純陁、侯方兒來寇,詧出師禦之,純陁等退歸夏口。詧之四年,詧遣其大將王操率兵略取王琳之長沙、武陵南平等。五年,王琳又遣其將雷柔襲陷監利,郡太守蔡大有死之。尋而琳與陳人相持,稱藩乞師於詧,詧許之。師未出而琳軍敗,附於齊,德毅說詧曰:"臣聞人主之行,與匹夫不同。匹夫者,飾小行,競小廉,以取名譽;人主者,定天下,安社稷,以成大功。今魏虜貪惏,罔顧弔民伐罪之義,必欲肆其殘忍,多所誅戮,俘囚士庶,並爲軍實,然此等戚屬,咸在江東,念其充餌豺狼,見拘異域,痛心疾首,何日能忘。殿下方清宇宙,紹兹鴻緒,悠悠之人,不可門到戶說,既塗炭至此,咸謂殿下爲之。殿下既殺人父兄,孤人子弟,人盡讎也,誰與爲國?但魏之精

鋭，盡萃於此，犒師之禮，非無事故。若殿下爲設享會，因請于謹等爲歡，彼無我虞，當相率而至，預伏武士，因而斃之，分命果毅，掩其營壘，斬馘逋醜，俾無噍類。江陵百姓，撫而安之，文武官僚，隨即銓受，既荷更生之惠，孰不欣戴聖明。魏人懾息，未敢送死，僧辯之徒[6]，折簡可致。然後朝服濟江，入踐皇極，纘堯復禹，萬世一時，晷刻之間，大功可立。古人云：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時至弗行，反受其殃。願殿下恢弘遠略，勿懷匹夫之行。"詧不從，謂德毅曰："卿之此策，非不善也。然魏人待我甚厚，豈可背德？若遽爲卿計，則鄧祈侯所謂人將不食吾餘也。"既而合城長幼，被虜入關，又失襄陽之地，詧乃追恨不用尹德毅之言，以致於是。

後魏莫題爲幢將，領禁兵。道武之征慕容寶也，寶夜犯營，軍人驚駭，遂有亡還京師者，言官軍敗於栢津，京師不安，南公元順因之欲攝國事，題謂順曰："此大事，不可輕爾，宜審待後要。不然，禍將及。"順乃止。以功拜平遠將軍，賜爵扶柳公，進號左將軍，改爲商邑公。

張蒲爲內都大官，明元太恆初，丁零翟猛雀驅逼吏民，入白𡶕山，謀爲大逆。詔蒲與冀州刺史孫道生等往討，道生等欲徑以大兵擊之，蒲曰："良民所以從猛雀者，非樂亂，而爲皆逼凶威強之耳。今若直以大軍臨之，吏民雖欲反善，其道無繇，又懼誅夷，必并勢而距官軍，然後入山恃阻，誑惑愚民，其變未易圖也。不如先遣使喻之，使民不與猛雀同謀者無坐，則民必喜而俱降矣。"道生等以爲然，且以奏聞。明元詔蒲軍前慰喻，乃下數千家，還其本屬，蒲皆安集之。猛雀與親黨百餘人奔逃，蒲與道生等追斬猛雀首，送京師。

崔玄伯爲周兵將軍，時明元以郡國豪右大爲民蠹，乃優詔徵之。民多戀本，而長吏逼遣，於是輕薄少年因相扇動，所在聚結，西河、建興，盜賊並起，守宰討之不能禁。明元乃引玄伯及北新侯安同、壽光侯叔孫建、元城侯元屈等問曰："前以凶狡亂民，故徵之京師，而守宰失於綏撫，令有逃竄。今犯者已多，不可悉誅，朕欲大赦以紓之，卿等以爲何如？"屈對曰："民逃不罪，而反赦之，似若有求於下，不如先誅首惡，赦其黨類。"玄伯曰："王者治天下，以安民爲本，何能顧小曲直也。譬琴瑟不調，必改而更張，法度不平，必須蕩而更制。大赦雖非正道，而可以權行，自秦漢以來，莫不相踵。屈言先誅後赦，會於不能兩去，孰與一行便定，若其赦而不改者，誅之未晚。"明元從之。又并州胡數萬家南掠河內，遣將軍公孫表等率師討之，敗績，明元問群臣曰："胡寇縱暴，人衆不少，表等已不能制，若不早誅，則良民大受其害。今既盛秋，不可爲此小盜而復興衆，以廢民業，將若之何？"玄伯對曰："表等諸軍，不爲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息耳。胡衆雖盛，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大將軍爲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攝表軍討之，賊聞之，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前在并州，號爲威猛，胡醜畏服，諸將莫及。"明元從之，遂平胡寇。

陸俟爲平西將軍,安定鎮大將,既至懷柔,羌戎莫不歸附。後遷平東將軍、懷荒鎮大將。未期,諸高車莫弗訟俟嚴急,待下無恩,還請前鎮將郎孤。太武詔許之,徵俟還京,既至朝見,言於太武曰:“陛下今以郎孤復鎮,以臣愚量,不過周年,孤身必敗,高車必叛。”太武疑,謂不實,切責之,以公歸第。明年,諸莫弗果殺郎孤而叛,太武聞之大驚,即召俟問其知敗之意,俟曰:“夫高車上下無禮,無禮之人,難爲其上,臣所以蒞之以威嚴,節之以憲網,欲漸加訓導,使知分限,而惡直醜正,實繁有徒,故訟臣無恩,稱孤之美。孤獲還鎮,欣其名譽,必加恩百姓,譏臣爲失,專欲以寬惠治之,仁恕待之。無禮之人,易生陵傲,不過期年,無復上下,然後牧之,以威則人懷怨懟,怨懟既多,敗亂彰矣。”太武笑曰:“卿身乃短,慮何長也?”又以俟都督秦雍二州諸軍事、平西將軍、長安鎮大將,與高梁王那擊蓋吳於杏城,大破之,獲吳二叔。諸軍將欲送京師,俟獨不許,曰:“夫長安一都,險絶之土,民多剛強,類乃非一,清平之時,仍多叛動,今雖良民,猶以爲懼,况其黨與乎?若不斬吳,恐長安之變未已,吳一身藏竄,非其親信,誰能獲之?若停十萬之衆以追一人,非上策也,不如私許吳叔,免其妻子,使自追吳,擒之必也。”諸將咸曰:“今來討賊,既破之,獲其二叔,惟吳一人,何所復至?”俟曰:“吳之悖逆,本自天性,今若獲免,必誑惑愚民,稱王者不死,妄相扇動,爲患必大,諸君不見毒蛇乎,不斷其頭,猶能爲害,况除腹心之疾,而曰必遺其類,其可乎?”諸將曰:“公言是也,但得賊不殺,更有所求,遂去不反,其如罪何?”俟曰:“此罪,我與諸君當之。”高涼王那亦從俟計,遂捨吳二叔,與之及期,吳二叔不至,諸將皆咎於俟,俟曰:“此未得其便耳,必不背也。”後數日,果斬吳以至,皆如其言。俟之明略獨決,皆此類也。

源懷爲車騎將軍,性寬容簡約,不好煩碎,嘗語人曰:“貴人理世務,當舉綱維,何必須太子細也?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伊馛爲振威將軍,太武之將討涼州也,議者咸諫,言無水草,唯司徒崔浩勸太武決行,群臣出後,馛言於太武曰:“若涼州無水草,何得爲國?議者不可用也,宜從浩言。”太武善之。

劉潔爲尚書令,督諸軍取上邽,時太武將發隴右騎卒東伐高麗,潔進曰:“隴土新民,始染大化,宜賜優復以饒實之,兵馬足食,然後可用。”太武深納之。

盧淵,字伯源,孝文時除豫州刺史,以母老固辭。會齊雍州刺史曹虎遣吏請降,孝文以淵爲使持節安南將軍,督前鋒諸軍逕赴樊鄧,淵面辭曰:“臣本儒生,頗聞俎豆,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惟陛下裁之。”軍期已逼,孝文不許,淵曰:“但恐曹虎爲周魴耳,陛下宜審之。”虎果僞降。

楊昱爲東南道都督,時泰山太守羊侃以郡南叛,侃兄深時爲徐州行臺州府,咸欲禁深。昱曰:“昔叔向不以鮒也見廢,《春秋》貴之,奈何以侃罪深也?宜聽朝旨。”不許

群議。

高閭爲鎮南將軍，孝文攻鍾離，未尅，將於淮南修故城，而置鎮戍，以撫新附之民，賜閭璽書，具論其狀，閭表曰："南土亂亡，僭主屢易，陛下命將親征，威陵江左，望風慕化，尅拔數城，施恩布德，攜民襁負，可謂澤流邊方，威惠普著矣。然元非大舉，軍興後時，本爲迎降，戎戍實少。《兵志》稱：十則圍之，倍則攻之。所率既寡，東西縣闊，難以並稱伏承，欲留戍淮南，招撫新附。昔世祖以迴山倒海之威，步騎十萬，南臨瓜步，諸郡盡降，而盱眙小城，攻而弗尅，班師之日，兵不戍一郡，土不闢一廛，夫豈無人？以大鎮未平，不可守小故也。堰水先塞其源，伐木必拔其本，源不塞，本不拔，雖剪枝竭流，終不可絶矣。壽陽、盱眙、淮陰，淮南之源本也，三鎮不尅其一，而留兵守郡，不可自令明矣。既逼敵之大鎮，隔深淮之險，少置兵不足以自固，多留衆糧運難可充，又欲修渠通漕路，必緜於泗口泝淮而上，須經角城，淮陰大鎮，舟船素蓄，敵先因積之資，以拒水行之路，若元戎旋旆，兵士挫怯，夏雨水長，救援實難，忠勇須奮，事不可濟。淮陰東接山陽，南通江表，兼近江都，海西之資，西有盱眙、壽陽之鎮。且安土樂本，人之常情，若必留戍，軍還之後，恐爲敵擒。何者？鎮戍新立，懸在異境，以勞禦逸，以新擊舊，而能自固者，未之有也。昔彭城之役，既尅其城，戍鎮已定，而思叛外向者，猶過數萬，角城蕞爾，處在淮北，去淮陽十八里，五固之役，攻圍歷時，卒不能尅。以今比昔，事兼數倍，今以向熱，水雨方降，兵刃既交，難以恩恤，降附之民，及諸守令，亦可徙置淮北。如其不然，進兵臨淮，速渡士卒，班師還京，踵太武之成規，營皇居於伊洛，畜力以待敵釁，布德以懷遠人，使中國清穆，化被遐裔，淮南之鎮，自效可期，天安之捷，指辰不遠。"

韓顯宗爲右軍府長史、征虜將軍。太和末，孝文南伐，顯宗統軍次赭陽。南齊戍主成公期遣其軍主胡松、高法援等并引齊人來擊軍營，顯宗親率拒戰，遂斬法援首。顯宗至新野，孝文詔曰："卿破賊斬帥，殊益軍勢，朕方攻堅城，何爲不作露布？"顯宗曰："臣頃聞鎮南將軍王肅獲賊二三，驢馬數疋，皆爲露布。臣在東觀，私每哂之。近雖仰憑天威，得摧醜虜，兵寡力弱，擒斬不多。脱復高曳長縑，虚張功捷，尤而效之，其罪彌甚。臣所以斂毫卷帛，解上而已。"孝文笑曰："如卿此勳，誠合茅社，須赭陽平定，簡審相酬。"新野平，以顯宗爲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

于忠，領軍將軍烈之子，宣武時爲左中郎將，領直寢。元禧之謀亂，車駕在外，變起倉卒，未知所之，忠進曰："臣世蒙殊寵，乃心王室，臣父領軍符留守之重，計防遏有在，必無所慮。"宣武即遣忠馳騎觀之，而烈分兵嚴備，果如所料。宣武還宫，撫忠背曰："卿差強人意。"賜帛五百疋。

邢巒爲安東將軍，大破梁兵，宣武詔曰："淮陽宿豫，雖已清復，梁城之賊，猶敢聚結，事宜乘勝并勢摧殄，可率二萬之衆渡淮，與征南掎角，以圖進取之計。"及梁城賊走，中山王英乘勝攻鍾離，巒表曰："奉被詔旨，令臣濟淮，與征南將軍掎角，乘勝長驅，

實是其會,但愚懷所量,竊有未盡。夫圖南因於積風,伐國在乎資給,用兵治戎,須先計較,非可抑爲必勝,幸其無能。若欲掠地誅民,必應萬勝;如欲攻城取邑,未見其果得之利,得之則所益未幾,不獲則虧損必大。蕭衍傾竭江東,爲今歲之舉,疲兵喪衆,大敗而還,君臣失計,取笑天下。雖野戰非人敵,守城足有餘,今雖攻之,未易可尅。又廣陵懸遠,去江四十里,鍾離淮陰,界在淮外,假其歸順而來,猶恐無糧難守,况加攻討勞兵士乎?且征南軍士,從戎二時,疲弊死病,量可知已,雖有乘勝之資,懼無遠用之力。若臣之愚見,謂宜修復舊城,牢實邊方,息養中州,擬之後舉。又江東之釁[7],不患久無,畜力待機,謂爲勝計。"詔曰:"濟淮掎角,事如前勅,何容猶豫盤桓,方有此請,可速進軍,經略之宜,聽征南至要。"巒又表曰:"蕭衍侵境,久勞王師,今者奔走,實除邊患,斯繇靈贊皇魏,天敗堅寇,非臣等弱劣所能尅勝。若臣之愚見,今正宜修復邊鎮,俟之後動。且蕭衍尚在,凶身未除,螳螂之志,何能自息,唯應廣備以待其來,實不宜勞師遠入,自取疲困。今中山進軍鍾離,實所未解,若能爲得失之計,不顧萬全,直襲廣陵,入其內地,出其不備,或未可知。正欲屯兵,蕭密餘軍,猶自在彼,欲言無糧,運船復至,而欲以八十日糧圍城者,臣未之前聞。且廣陵、任城可爲前戒,豈容今者復欲同之?今若往也,彼牢城自守,不與人戰,城塹水深,非可填塞,空坐至春,則士卒自弊,若遣使赴彼,糧何以致?夏來之兵,不齎冬服,脫遇冰雪,取濟何方?臣寧荷怯懦不進之責,不受敗損空行之罪。鍾離天險,朝貴所具,若有內應,則所不知;如其無也,必無尅狀。若其不得,其辱如何?若信臣言也,願賜臣停;若謂臣難行,求迴臣所領兵統悉付中山,任其處分,臣求單騎隨逐東西。且俗諺云:耕則問田奴,織則問織婢。臣雖不武,忝備征將,前宜可否,頗實知之。臣說謂難,何容強遣?"詔曰:"安東頻請罷兵,遲迴未往,阻異戎規,殊乖至望,士馬既殷,無容停積,宜務神速,東西齊契,乘勝掃殄,以赴機會。"巒累表求還,宣武許之。英果敗退。時人服其識略。

廣陽王深,孝明時爲殿中尚書。及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反叛,臨淮王彧討之失利,詔深爲北道大都督,受尚書令李崇節度。時東道都督崔暹敗於白道,深等諸軍退還朔州,深上書曰:"邊豎構逆,以成紛梗,其所繇來,非一朝也。昔皇后以移防爲重,盛簡親賢,擁麾作鎮,配以高門子弟,以死防遏,不但不廢仕宦,至乃徧得復除。當時人物,忻慕爲之。及太和在曆,僕射李冲當官任事,涼州土人悉免斯役,豐沛舊門仍防邊戍,自非得罪當世,莫肯與之爲伍。鎮驅但爲虞候白直,一生推遷,不過軍主。然其往世房分留居京者,得上品通官,在鎮者便爲淸途所隔。或投彼有北,以御魑魅,多復逃胡鄉。乃峻邊兵之格,鎮人浮遊在外,皆聽流兵殺之。於是少年不得從師,長者不得游宦,獨爲匪人,言者流涕。自定鼎伊洛,邊任益輕,唯底滯凡才,出爲鎮將,轉相模習,專事聚斂。或有諸方姦吏犯罪配邊,爲之指縱,過弄官府。政以賄立,莫能自改。咸言姦吏爲此,無不切齒憎怒[8]。及阿那瓌背恩,縱掠竊奔,命師追之,十五萬衆度沙漠,不日而還。邊

人見此援師，便自意輕中國。尚書令臣崇時即申文，求改鎭爲州，將允其願，抑其先覺。朝廷未許，而高闕戍主，率下失和，拔陵殺之，敢爲逆命，攻城掠地[9]，所見必誅。王師屢北，賊黨日盛。此段之舉，指望剷平。崔暹隻輪不反，臣崇與臣逡巡後路。今者相與還次雲中，馬首是瞻，未便西邁，將士之情，莫不解體。今日所慮，非止西北，將恐諸鎭尋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時不納其策，西東部勑勒之叛，朝廷更思深言，遣兼黄門侍郎酈道元爲大使，欲復鎭爲州，以順人望。會六鎭盡叛，不得施行。深復上言："六鎭俱叛，二郎高車，亦同惡黨，以疲兵討之，不必制敵，請簡選兵，或留守常州要處，更爲後圖。"

臨淮王昌弟孚，孝明時爲尚書左丞，蠕蠕主阿那瓌既得反國，其人大饑，相率入塞，阿那瓌上表請臺賑給，詔孚爲北道行臺，詣彼賑恤，孚陳便宜，表曰："皮服之人，未嘗粒食，宜從俗因利，拯其所無。昔漢建武中，單于款塞時，轉河東米糧二萬五千斛，牛羊三萬六千頭以給之，斯即前代和戎撫新柔遠之長策也。乞以牸牛產羊餬其口命，且畜牧繁息是其所便，毛血之利，惠兼衣食。"又尚書奏云："如其仍住七州，隨寬置之。臣謂人情戀本，寧肯從內？若依臣請，給賑新畜，戀本重鄉，必還舊土，如其不然，禁留益猜。假令逼從，事非久計。何者？人面獸心，去留難測，既易水草，痾恙將多，憂愁致困，死亡必甚，兼其餘類尚在沙磧，脫出狂悖，翻歸舊巢，必殘掠邑里，遺毒百姓，亂而方塞，未若杜其未萌。又貿遷起於上古，交易行於中世，漢與胡通，亦立關市，今北人阻饑，命懸溝壑，供給之外，必求市易，彼若顯求，宜見聽許。"又云："營大者不計小名，圖遠者弗拘近利。雖戎狄衰盛，歷代不同，叛服之情，略可討論。周之北伐，僅獲中規，漢之外攘，裁收下策。昔在京師常爲重備，將帥勞止，甲士疲力，計前世苦之力未能致，今天祚大魏，亂亡在彼，朝廷垂天覆之恩，廓大造之德，鳩其散亡，禮送令反，宜因此時，善思遠策。竊以理雖萬變，可以一觀，來事雖懸，易以往卜。昔漢宣之世，呼韓款塞，漢遣董忠、韓昌領邊郡士馬送出朔方，因留衛助。又光武時，亦令中郎將段彬置安集掾史，隨單于所在參察動靜，斯皆守吉之元龜，安邊之勝策。計今朝廷成功，不減曩時，蠕蠕國弊，亦同疇日。准昔成謨，略依舊事，借以閑地，聽使佃牧，粗置官屬，以示恩撫，嚴戒邊兵，以見保衛，馭以寬仁，縻以久策，使親不至矯詐，疏不容反叛。今北鎭諸將，舊常云一人代外邏，因令防察，所謂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者也。"又云："先人有奪人之志，待降如受強敵，武非專外，亦以防內，若從分割，配諸州鎭，遼遠非轉輸可到，悔叛之情，變起難測。又居人畜業，布在原野，戎狄性貪，見則思盜，防彼肅此，少兵不堪，渾流之際，不相干犯，驅之還本，未必樂去，配州內徙，復不肯從。既其如此，爲費必大。"朝廷不許。

李平，孝明時爲撫軍將軍，時南徐州表云：梁蕭衍堰淮水日爲患。詔公卿議之，平以爲不假兵力，終自毀壞，及淮堰破雰，太后大悦，引群臣入宴，勑平前坐，孝明手賜縑

布百段。

楊椿爲安東將軍。初,獻文世有蠕蠕萬餘戶附降,居於高平、薄骨律二鎮。太和之末,叛走略盡,唯有一千餘家。大中大夫王忠、高平鎮郎育等上表,徙置淮北,防其叛走。詔許之。慮不從命,乃使椿持節往徙焉。椿以爲徙之無益,上書曰:"臣以古人有言,裔不謀夏,夷不亂華。荒忽之人,羈縻而已,是以先朝居之於荒服之間者,正欲說近來遠,招附殊俗,以別華戎,異內外也。今新附者衆,若舊者見徙,新者必不安,不安必思土,思土則走叛,狐死首丘,其害方甚。又此族類,衣毛食肉,樂冬便寒,南土濕熱,往必將盡,進失歸伏之心,退非籓衛之益,徙在中夏,而生後患。愚心所見,謂爲不可。"時八座議不徙,遂徙爲濟州緣河居之。冀州元愉之難,果悉渡河赴賊,所在鈔掠,如椿所策。又爲雍州刺史,椿遇暴疾,頻啓乞解,許之。以蕭寶寅代椿爲刺史行臺,椿過鄉里,遇子昱將還京師,因謂曰:"當今雍州刺史亦無賢於蕭寶寅,但其上佐朝廷,應遣心膂重人,何得任其牒用?此乃聖朝百慮之一失。且寶寅不藉刺史爲榮,吾觀其得州,喜悅不少。至於寶寅賞罰,云爲不依常憲,恐有異心,關中可惜。汝今赴京,稱吾此意,以啓二聖,幷白宰輔,更遣長史、司馬、防城都督,欲安關中,正須三人耳。如其不遣,必成深憂。"昱還,面啓孝明及靈太后,並不信納。及寶寅邀害,御史中尉酈道元猶上表自理,稱椿父子所謗。詔復除椿都督雍岐南豳三州諸軍事、本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雍州刺史、討蜀大都督。椿辭以老病,不行。

辛雄爲司空長史,時諸方賊盛,而南寇侵境,山蠻作逆,孝明欲親討,以荆州爲先,詔雄爲行臺左丞,與前軍臨淮王彧東趨葉城,別將裴衍西通鴉路。衍稽留未進,或以師次汝濱北溝求救,或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雄曰:"今裴衍未至,王士衆已集,蠻左唐突,撓亂近畿,渠汝之間,民不安業,若不時撲滅,更爲深害。王秉麾閫外,唯利是從,見可而進,何必守道,苟安社稷,理可專裁,所謂臣率義而行,不待命者也。"彧恐後有失賊之責,要雄符下,雄以駕將親伐,蠻夷必懷震動,乘彼離心,無往不破,遂符彧軍,令速赴擊。賊聞之,果自走散。

辛纂爲輔國將軍、荆州軍司,以禦齊將曹義宗。會孝明國喪,或以對敵,欲秘凶問,纂曰:"安危在人,豈關是也。"遂發喪號哭,三軍縞素,還入州城,申以盟約。

賀拔岳爲雍州都督、刺史,時爾朱天光將率衆拒齊,神武遣問計於岳。報曰:"王家跨據三方,士馬殷盛,高歡烏合之衆,豈能敵?然師克在和,但願同心戮力耳。若骨肉離阻,自相猜貳,則圖存不暇,安能制人。如下官所見,莫若且鎮關中,以固根本,分遣銳師,與軍合勢,進可以克敵,退可以自全。"天光不從,果敗。

傅永爲寧朔將軍,中山王英之平義陽,使司馬陸希道爲露版,意謂不可;令永改之,永亦不增文彩,直與之改陳列軍儀,處置形要而已。而英深賞之,歎曰:"觀此經算,雖有金城湯池,亦不能守矣。"

王思正，孝武帝時爲安東將軍。齊神武潛有異圖，帝以思正可任大事，拜中軍大都督，總宿衛兵，思正乃言於帝曰："高歡之心，行路所共知，洛陽四面失敵，非用武之地，關中有崤函之固，一人可禦萬夫。且士馬精強，糧儲委積，進可以討除逆命，退可以保據關河，宇文夏州糾合同盟，願立功效，若聞車駕行，必當奔走奉迎，藉天府之資，因已成之業，一二十年間，習戰陣，勸耕桑，脩舊京，何慮不剋。"帝深然之。及齊神武兵至河北，帝乃西遷。進爵太原郡公。

北齊魏蘭根，初仕後魏，爲冠軍將軍、岐州刺史，從蕭寶寅討破宛川，俘其民人爲奴婢，以美女十人賞蘭根。蘭根辭曰："此縣介於強虜，皇威未接，無所適從，故成背叛，今當寒者衣之，飢者食之，奈何翦充僕隸乎？"盡以歸其父兄。

段韶爲親信都督，從高祖拒爾朱兆，戰于廣阿，高祖謂韶曰："彼衆我寡，其若之何？"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強者，得天下之心。爾朱狂狡，行路所見，裂冠毀冕，拔本塞源，邙山之會，搢紳何罪，兼殺主立君，不脫旬朔，天下思亂，十室而九。王躬昭德義，除君側之惡，何往而不剋哉？"高祖曰："吾雖以順討逆，奉辭伐罪，但弱小在強大之間，恐無天命，卿不聞之也？"答曰："韶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朱外賊天下，內失善人，智者不爲謀，勇者不爲鬭，不肖失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兆戰，兆軍潰。至世祖時，以功封懷州武德郡公。宇文護母閻氏，先配中山宮，護聞閻尚存，乃因邊境移書，請還其母，并通鄰好。時突厥屢犯邊，韶軍於塞下，世祖遣黃門徐世榮乘傳齎周書問韶，韶以周人反覆，本無信義，比晉陽之役，其事可知，護外託爲相，其實王也。既以爲母請和，不遣一介之使，申明情理，乃據移書即送其母，恐示之弱。如臣管見，且外許之，待後放之未晚。"不聽，遂遣使以禮將送。護既得母，乃遣將尉遲迥等襲洛陽。

高昂爲冀州刺史、大都督，時高祖平鄴，別率所部領黎陽，又隨高祖討爾朱兆於韓陵，昂自領鄉人部曲王桃、東方老、呼延族等三千人，高祖曰："都督純將漢兒，恐不濟事，今當割鮮卑兵萬餘人，共相參雜，於意何如？"昂對曰："敖曹所將部曲，練習久，前後戰鬭，不減鮮卑，今若雜之，情不相洽，勝則爭功，退則推罪，願自領漢軍，不煩更配。"高祖然之。

杜弼，以中軍大將軍爲行臺慕容紹宗軍司，文襄令陳政務之要可爲鑒戒者，錄一兩條，弼請口陳，曰："天下大務，莫過賞罰二端。賞一人，使天下人喜，罰一人，使天下人服，但能二事得中，自然盡矣。"帝大悅，曰："言雖不多，於理甚要。"握手而別。

韓賢，初爲爾朱度律帳內都督。普泰初，除前將軍、廣州刺史。屬神武起義，度律以賢素爲神武所知，恐其變，遣使徵之，賢不願應召，乃密遣群蠻多舉烽火，有如寇難將至，使者遂爲啓，得停。賢仍潛遣使人，通誠於神武。神武入洛，爾朱官爵例皆削除，以賢遠送誠款，令其復舊。

校勘記

[1]分遣郡戍,原作"分部戍",據《南齊書·裴叔業傳》補正。

[2]淮北,原作"准此",據《南齊書·李安民傳》改。

[3]始興簡王,原缺"簡"字,據《南史·始興簡王傳》補。

[4]張曇晳,原作"張曇哲",據《南史·始興簡王鑑傳》改。下同。

[5]頃,原作"頓",據《梁書·韋叡傳》改。

[6]僧辯,原作"僧辨",據《周書·蕭詧傳》改。

[7]賫,原作"無",據《魏書·邢巒傳》改。

[8]憎怒,原作"增怒",據《魏書·廣陽王傳》改。

[9]城,原脱,據《四庫全書》本及《魏書·廣陽王傳》補。

詠歸書屋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五

將帥部(六十六)

識略第四

後周陸通,爲太祖夏州帳內督。頃之,賀拔岳爲侯莫陳悦所害。時有傳岳軍府已亡散者。太祖憂之,通以爲不然。居數日,問至,果如所策,自是愈見親禮。

王羆,爲驃騎大將軍,鎮華州。時茹茹渡河南寇,候騎已至幽州。朝廷慮其深入,乃徵兵發士馬屯守京城,塹諸街巷,以備侵軼。右僕射周惠達召羆議之,羆不應命。謂其使曰:"若茹茹至渭北者,王羆率鄉里自破之,不煩國家兵馬。何爲天子城中,遂作如此驚動?繇周家小兒怯懦至此!"

韓果,從太祖征討有功,累遷都督。果有權略,兼善伺敵虚實,揣知情狀,有潛匿溪谷欲爲間偵者,果登高望之,所疑處,往必有獲。

裴寬,爲征虜將軍。從防主韋法保向潁州解侯景圍。景密圖南叛,軍中頗有知者。以其事計未成,外示無二,往來諸軍間,侍從寡少,軍中名將必躬自造之。至於法保,尤彼親附。寬謂法保曰:"侯景狡猾,不肯入關,雖託款於公,恐未必信。不若伏兵以斬之,亦一時之功也。如曰不然,須深加嚴警。不得信其誑誘,自貽後悔。"法保納之,然不能圖景,但自固而已。

赫連達,爲雲中刺史、大都督、儀同三司。從大將軍達奚武攻漢中。梁宜豐侯蕭修拒守積時,後乃送款。武問諸將進止之宜,開府賀蘭願得等以其食盡,欲急攻取之。達曰:"不戰而獲,誠策之上者。無容利其子女,貪其財帛,窮兵極武,仁者不爲。且觀其士馬猶強,城池尚固。攻縱克,必將彼此俱損。如其困獸猶鬬,則成敗未可知。況行師之道,以全軍爲上。"武曰:"公言是也。"乃命將帥各申所見,於是開府楊寬等並同達議。武遂受修降。師還,遷驃騎大將軍。保定初,遷夏州總官,三州五防諸軍事。邊境胡民或饋達以羊者,達欲招納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廚,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

郭彦,爲工部中大夫,從尉遲迥攻洛陽。迥復令彦與權景宣南出汝潁。及軍次豫州,彦請攻之。景宣以城守既嚴,卒難攻取,將欲南轅,更圖經略。彦以奉命出師,須與大軍相接,若向江畔立功,更非朝廷本意,固執不從,兼晝攻取之計。會其刺史王士良

妻弟董遠秀密遣送款,景宣乃從。於是引軍圍之,士良遂出降。

李穆,爲并州都督。沙宛之捷,穆言於太祖曰:"高歡今日已喪膽矣。請速追之,歡可擒也。"太祖不聽。

泉仲遵,爲車騎大將軍、荆州刺史。時梁司州刺史柳仲禮每爲邊寇。太祖令仲遵率鄉兵從開府楊忠討之,梁隨郡守桓和拒守,不降。忠謂諸將曰:"本圖仲禮,不在隨郡。如即攻守,恐引日勞師。今若先取仲禮,則桓和可不攻自服。諸君以爲何如?"仲遵對曰:"蜂蠆有毒,何可輕也。若棄和深入,遂擒仲禮,和之降否,尚未可知。如仲禮未獲,和爲之援,則首尾受敵。此危道也。若爲先攻和,指麾可克。克和而進,便無反顧之憂。"忠從之。仲遵以計繇己出,乃率先登城,遂擒和。仍從忠擊仲禮,又獲之。進驃騎大將軍。

長孫儉,爲行臺僕射、荆州刺史。時梁元帝嗣位於江陵,外敦鄰睦,内懷異計。儉密啓太祖,陳攻取之謀。於是徵儉入朝,問其經略,儉對曰:"今江陵既在江北,我去不遠。湘東即位,已涉三年。觀其形勢,不欲東下。骨肉相殘,民厭其毒。荆州軍資器械儲積已久,若大軍南討,必無匱乏之慮。且兼弱攻昧,武之善經。國家既有蜀土,若更平江漢,撫而安之,收其貢賦以供軍國,天下不足定也。"太祖深然之,乃謂儉曰:"如公之言,吾取之晚矣。"令儉還州,密爲之備。尋令柱國燕公于謹總戎衆伐江陵,平,以儉元謀,賞奴婢三百口。

于翼,爲大將軍,總中外宿衛兵事。及晋公護誅,武帝召翼,遣往河東取護子中山公訓,仍代鎮蒲州。翼曰:"冢宰無君凌上,自取誅夷。元惡既除,餘孽宜殄。皆陛下骨肉,猶謂疏不間親,陛下不使諸王而使臣,異姓非直,物有横議,愚臣亦所未安。"帝然之,乃遣越王盛代翼。

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徐州總管。孝寬在邊多載,屢抗強敵,所有經略布置之初,人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

隋侯莫陳穎,初仕周,爲開府儀同三司。武帝時,與盧勣擊龍泉[1]、文城叛胡。先是稽胡叛亂,輒略邊人爲奴婢。至是詔胡敢有壓匿良人者誅,籍沒其妻子。有人言爲胡村所隱匿者,勣將誅之,穎謂勣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諸胡固非悉反,但相迫脅爲亂耳。大兵臨之,首亂者知懼,脅從者思降。今漸加撫慰,自可不戰而定。如即誅之,轉相驚恐,爲難不細。未若召其渠帥,以隱匿者付之,令自歸首,則群胡感恩,可得矣。"勣從之,諸胡感悦,爭來降附,北土以安。

王韶,初仕周,爲車騎大將軍,轉軍正。武帝既拔晋州,意欲班師,韶諫曰:"齊失紀綱,於兹累世,天獎王室 ,一戰而扼其喉。加以主昏於上,民懼於下,取亂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釋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願陛下圖之。"帝大悦,賜縑一百匹。

伊婁謙,初仕周,爲車騎大將軍。武帝將伐齊,引入内殿,從容謂曰:"朕將有事戎

馬，何者爲先？”謙對曰：“愚臣不足知大事，僞齊僭擅跋扈不恭，沉溺倡優，耽昏麴糵，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讒人之口，上下離心，道路側目。若命六師，臣之願也。”帝大笑，因使謙與少司寇拓拔偉聘齊觀釁。

宇文忻，仕周爲驃騎大將軍。武帝伐齊，攻拔晉州。齊後主親馭六軍，兵勢甚盛。帝憚之，欲旋師。忻諫曰：“以陛下之聖武，乘敵之荒縱，何往不克？若使齊人更得令主，君臣協力，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今主暗臣愚，兵無鬬志，雖百萬之衆，實爲陛下奉耳。”帝從之，戰，遂大克。及帝攻陷并州，先勝後敗，帝爲賊所窘，左右皆殲。帝挺身而遁，諸將多勸帝還，忻勃然而進曰：“自陛下克晉州，破高緯，乘勝逐北，以至於此，致令僞主奔波，關東響振。自古行兵用師，未有若斯之盛也。昨日破城，將士輕敵，微有不利，何足爲懷？丈夫當死中求生，敗中取勝，今者破竹其勢已成，奈何棄之而去？”帝納其言，遂拔晉陽。

長孫晟，開皇中爲左勳衛大將軍，持節護突厥染干於朔州。奏“染干部落歸者既衆，雖在長城之內，猶被雍閭抄掠，往來辛苦，不得寧居。請徙五原，以河爲固，於夏、勝兩州之間，東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爲橫塹，令處其內，任情放牧，免於抄掠，人心自安。”帝並從之。復遣還大利，安撫新附。晟表奏曰：“臣夜登城樓[2]，望見磧北有赤氣，長百餘里，皆如雨足下垂地。謹驗兵書，此名灑血，其下之國必且破亡。欲滅匈奴，宜在今日。”詔楊素爲軍元帥[3]，晟爲受降使者，送染干北伐。二年，軍次北河，值賊帥思力俟斤等領兵拒戰，晟與大將軍梁默擊走之。轉戰六十餘里，賊衆多降。晟又教染干分遣使者，往北方鐵勒等部招攜取之。三年，有鐵勒、思結、伏利具、渾、斛薩、阿拔、僕骨等十餘部，盡背達頭，請來降附。達頭衆大潰，西奔吐谷渾。晟送染干安置磧口[4]，事畢入朝。

賀婁子幹，爲上大將軍。開皇中，吐谷渾寇邊，詔子幹討之。高祖以隴西頻被寇掠，甚患之。彼俗不設村塢，敕子幹勒民爲堡，營田積穀，以備不虞。子幹上書曰：“比者凶寇侵擾，蕩滅之期，匪朝伊夕，伏願聖慮，勿以爲懷。今臣在此觀機而作，不得准詔行事。且隴西、河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爲田種。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殘暴。屯田疏遠者，請皆廢省。但隴右之民，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民不獲安。秪可嚴謹斥候，豈容集人衆畜。請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鎮戍連接，烽堠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高祖從之。

于仲文，字次武。高祖爲丞相，遣仲文爲河南道行軍總管，馳傳詣洛陽，發兵以討檀讓。時韋孝寬拒尉遲迥於永橋，仲文詣孝寬，有所計議。時總管宇文忻頗有自疑之心，因謂仲文曰：“公新從京師來，觀執政意何如也？尉遲迥誠不足平生，正恐事寧之後，更有藏弓之慮。”仲文懼忻生變，因謂之曰：“丞相寬仁大度，明識有餘，苟能竭誠，心必無二。仲文在京三日，頻見三善。以此爲觀，非尋常人也。”曰：“三善何爲？”仲文

曰:"有陳萬敵者,新從賊中來,即令其弟難敵召募鄉曲,從軍討賊。此其有大度一也。上士宋謙奉使勾簡,謙緣此別求他罪,丞相責之曰:'入網者自可推,何須別訪,以虧大禮。'此其不求人私二也。言及仲文妻子,未嘗不潸泫。此其有仁心三也。"忻自此遂安。

來護兒,爲左翊衛大將軍。遼東之役,率師渡河。至卑奢城,高麗舉國來戰,護兒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將趨平壤,高麗震恐,遣使執叛臣斛斯政,詣遼東城下,上表請降。煬帝許之,遣人持節詔護兒旋師。護兒集衆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賊。此還也,不可重來。今高麗困弊,野無青草,以我衆戰,不日克之。吾欲進兵,逕取平壤,取其僞主,獻捷而歸。"答表請行,不肯奉詔。長史崔君肅固爭,不許。護兒曰:"賊勢破矣,專以相任,自足辦之。吾在閫外,事合專決[5],豈容千里稟聽成規?俄頃之間,動失機會,勞而無功,故其宜也。吾寧征得高麗,還而獲譴。捨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肅告衆曰:"若從元帥,違拒詔書,必當聞奏,皆獲罪也。"諸將懼,盡勸還,方始奉詔勑。

蘇威,從征遼東,領右禦衛大將軍。楊玄感之反,煬帝引威於帳中,懼見於色,謂曰:"此小兒聰明,得不爲患邪?"威曰:"麤疏非聰明者,必無慮,但恐浸成亂階耳。勞役不止,百姓思亂。"以微欲諷帝,帝意竟不悟。

唐李靖,爲行軍總管,從趙郡王孝恭攻峽州蕭銑。銑既降,諸將咸請孝恭云:"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死者,罪狀既重,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義在弔伐。百姓既受驅逼拒戰,豈其所願。且犬吠非其主,無容同叛逆之科。此蒯通所以免大戮於漢祖也。今新定荆郢,宜弘寬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義。但恐自此以南城鎮各堅守不下,非計之善。"於是遂止。

尉遲敬德,武德末爲秦府副護軍,從平隱太子、巢剌王,拜右武侯大將軍。時議者二凶左右百餘人,並令籍沒,唯敬德固執以爲不可,繇此獲免。

契苾何力,貞觀中爲左領軍將軍,與薛萬均征吐谷渾。萬均先行,爲賊所攻,兄弟皆中槍墮馬,徒步。何力將數百騎突圍奮擊,繇是獲免。何力乃自領驍騎兵三千餘人,襲破其牙帳,渾主脱身以免,俘其妻子還。有詔勞軍於大計拔谷。萬均乃誹謗何力,何力不勝憤怒,挺刃而起,欲殺萬均,諸將勸止之。太宗聞而責問其故,何力言萬均敗衄之罪事。太宗怒,將解其官,迴授何力,何力固讓,曰:"以臣之故而解萬均,恐諸蕃聞之,以爲陛下厚蕃輕漢,轉相誣告,馳競必多。又夷狄無知,或謂漢臣皆如此輩,固非安寧之道也。"太宗乃止。後爲葱山道總管,因至涼州省其母,爲薛延陀所執。太宗許降公主以和,何力繇是得還,拜右驍衛大將軍。太宗既許公主於延陀,行有日矣,何力抗表,固言不可。太宗曰:"吾聞天子無戲言,既已許之,安可中廢?"何力曰:"臣請延緩其事,不謂總停。臣聞六禮之內,婿合親迎,宜告延陀親來迎婦,縱不敢至京邑,即當使詣靈州。畏漢必不敢來,論親未有成日。主既憂悶,臣又攜離,不盈一年,自相猜忌。延陀志性狠戾,若死,必兩子相爭,坐而制之,必然之理。"太宗從之。延陀恐有詐伏,竟不

至靈州。自後常悒悒不樂志，一年而死，兩子果爭，各立爲王。

劉仁軌，爲方州刺史。與熊津道行軍總管孫仁師、都督劉仁願大破百濟，唯賊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降。先是百濟首領沙吒相如、黑齒常之，自蘇定方軍迴後，鳩集亡散，各據險以應福信。至是率其衆降，仁軌諭以恩信，令自領子弟以取任存城，又欲分兵助之。仁師曰："相如、常之，皆忠勇有謀，感激之士，從我則成，背我則滅。因機立效，在於此日，不須疑也。"於是給其糧仗，分兵隨之，遂拔任存城。遲受信棄其子走投高麗。於是百濟之餘燼悉平。仁軌與仁願振旅而還，詔仁軌代仁願率兵鎮守。

唐休璟，爲豐州司馬。永淳中，突厥圍豐州。都督崔智辨戰死，朝議欲罷豐州，徙百姓於靈、夏，休璟以爲不可，上書曰："豐州控河遏賊，實爲襟帶。自秦漢以來，列爲郡縣。田疇良美，尤宜耕牧。隋季喪亂，不能堅守，乃遷徙百姓就寧、慶二州，致使戎羯交侵，乃以靈、夏爲邊界。貞觀之末，始募人以實之，西南一隅方得寧謐。今若廢棄，則河南之地復爲賊有，靈等州人不安業，非國家之利也。"朝廷從其言，豐州復存[6]。垂拱中，遷安西副都護[7]。會吐蕃攻破焉耆。安息道大總管、文昌右相韋待價及副使閻溫古失利，休璟收其餘衆[8]，以安西土。遷西州都督，上表請復取四鎮。則天遣王孝傑破吐蕃，拔四鎮，以休璟之謀也。

任雅相，爲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沮江道大總管。雅相前後爲將帥，未嘗奏親戚故吏爲傔從，皆移所司補授之。謂人曰："職無大小，皆是公器。豈以於身有便而撓王法哉?"繇是其下無濫受功賞者。時人甚以此稱之。

崔知溫，爲蘭州刺史，爲黨項所圍。將軍權善才率兵來，欲盡坑之，以絕後患。知溫曰："殺降不祥。但溪谷深邃，草木幽蔚，萬一變生，悔將何及?"善才然其計，分生口五百人以與知溫，知溫曰："所論安危之道，乃公道也。豈圖私利哉?"固辭不受，黨項繇是悉來歸附。

張嘉貞，爲天兵軍使。開元六年春，入朝。俄有告其在軍奢僭及贓賕者，御史大夫王晙因而劾奏之。按驗無狀，玄宗將加告者反坐之罪，嘉貞奏曰："昔者天子聽政於上，瞍賦，矇誦，百工諫，庶人謗，而後天子斟酌焉。今反坐此輩，是塞言者之路，則天下之事無繇上達。特望免此罪，以廣謗誦之道。"從之，遂令減死。自是帝以嘉貞爲忠。

李抱眞，爲汾州別駕。僕固懷恩反于汾州，抱眞陷焉，乃脫身歸京師。代宗以懷恩倚迴紇，所將朔方兵又勁，憂甚。召見抱眞問狀，因奏曰："郭子儀領朔方之衆，人多思之。懷恩欺其衆曰：'子儀爲朝恩所殺。'詐而用之。今復子儀之位，可不戰而克。"其後懷恩奔遁，多如抱眞策，於是遷殿中少監。

段秀實，大曆中爲涇原節度馬璘行軍司馬。璘疾甚，不能視事，請秀實爲節度副使兼左廂兵馬使。秀實乃以十將張羽飛爲招召將，分兵按甲，以備非常。璘卒，而軍中行哭赴喪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非其親不居喪側，族談離立者捕而囚之。都虞候史

廷幹、裨將崔珍、張景華謀作亂，秀實乃送廷幹於京師，徙珍及景華外鎮，軍中遂定，不戮一人。

薛兼訓，大曆中爲浙東節度、越州刺史。兼訓奏曰："臣所管義勝軍、靜海軍共九千人，請留一千人，餘八千人並罷遣。"許之。初，濱海群盗乘難而起，會稽遂加置二軍。兼訓以寇難已平，將修撫循之政，繇是有斯請也。時議美之。

渾瑊，在奉天爲行在都虞候。時靈武留後杜希全、鹽州刺史戴休顔、夏州刺史時常春合率兵六千赴難，將至，德宗召宰相盧杞、關播與瑊及白志貞同議來路利害。瑊與志貞曰："漠谷[9]隘，必爲賊所邀。若取乾陵北過，附栢城守固而行，便取城東北鷄子堆下，與城中掎角相應，且分賊勢，朱泚必不敢更於陵寢往來。"杞曰："漠谷路近，若慮逆賊邀擊[10]，即此出兵應接。取乾陵路過，恐驚陵寢。"瑊曰："今朱泚圍城，斬伐松柏，以夜繼日，驚動多矣。况又城中事危，諸道救兵不至，唯希全等率先赴難，所繫不輕。若此軍得於鷄子堆下營，固守善地，則朱泚可以計破。"杞曰："陛下以順討逆，豈同逆賊乎？若令希全等此來，即是自驚陵寢。"白志貞後贊其言，帝重違之，遂命取漠谷路。丙子，希全等軍至漠谷路，果爲逆賊邀擊，奪據水口[11]，乘高以大弓、巨石左右擊，殺傷頗甚。

馬燧爲河南三城使，李忠臣爲淮西節度使，各率所管兵次于鄭州，討宣武李靈耀。忠臣惶懼，退衄鄭州。士庶惶駭，狼狽竄避，皆趍東都城，鄭州村落殆空。忠臣將迴營之淮西，燧固執不可，曰："仗順討逆，自當制勝，何憚之有？棄此功名也。"因激勵將士，堅壁不動。忠臣聞之，因整營伍，收合散卒。信宿之間，潰兵悉還，軍聲復振。燧後爲河東節度。初，田悦新代魏博節度田承嗣統兵，恐人不附己，詐示誠款。燧上疏，明其必反，宜先備之。悦果與淄青鎮州通謀。初，王武俊自魏州還兵，雖去僞號，而攻逼趙州。觀察使康日知窘蹙，欲棄趙州。德宗用燧計，欲令與昭義軍同擊朱滔，以深趙隷武俊，而改授日知爲晉陽節度使。日知未受命而二州已降。又加燧晉、磁、隰節度，燧又復讓二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之，有功者踵以爲晉。帝嘉而許之。燧乃遣迎日知，既至相府，宴而歸之，日知喜且過望。

李晟，爲神策軍行營節度，與李懷光同討朱泚。懷光與泚通謀，晟奏曰："懷光反狀已萌，緩急宜有備。蜀漢之路不可壅也。請以裨將趙光銑爲洋州刺史，唐良臣爲利州刺史，晟子婿張彧爲劍州刺史，各將兵五百人以衛。"德宗初納之，未果行。無何，吐蕃請以兵來討朱泚，帝又將幸咸陽，總兵以復京師。懷光驚駭，且疑帝奪其軍，謀爲亂益急。及駕幸梁州，變起倉卒，百官從駕者什二三，駱谷道險阻，無供具。帝因曰："早從李晟言，三蜀可坐致也。"興元元年，晟之將復京師也，時熒惑守歲，久之方退。賓介或勸晟曰："今熒惑已退，皇家之利也。可速出兵。"晟曰："天子外次，人臣當死節。垂象玄遠，吾安知天道？"至是謂參佐曰："前者公勸晟出兵，非敢拒也。且軍士可用之，不可

使知之。嘗聞五緯盈縮無准,懼復來守歲,則我軍不戰而自潰矣。"參佐歎曰:"非所及也。"

賈耽,爲滑州節度使。貞元八年,汴宋節度劉玄佐卒,其子士寧爲衆所署,遣使通於王武俊、田緒、劉濟。道出滑州,耽以士寧未受詔,皆留之,不得渡河。

郝忠節,爲尉氏領將。貞元中,宣武節度李萬榮疾病,署其子廼爲兵馬使。廼令送大將李湛往尉氏,伊婁說往封丘,張伾往雍丘。尋又令殺湛等。其兩人皆死。使至尉氏,忠節曰:"李湛是大將,比日未聞愆過,今兵馬使忽使人殺之,未敢即奉命。待更取尚書處分,然後敢殺之。"是夜,將校等逐李廼,故湛得免死。

李夷簡,元和中自山南東道節度使移鎭西川。先是,韋臯作奉聖樂,于頔效之作順聖樂,相次進獻,列於太常。及夷簡居二鎭,每見其尙奏公庭,以爲制禮作樂,非諸侯事,遂皆罷之。謂賓從曰:"所以蓋前人之非,爲來者之誡。"時人稱其達識。

李愬,爲閑廐使。元和十二年冬,討蔡州,以愬爲隋唐鄧節度。唐鄧兵士摧敗之餘,氣勢傷沮,不敢言戰。愬揣知其情,乃不肅軍陣,不齊部伍,僞告軍中曰:"朝廷以愬柔懦,且使撫養爾輩。至於戰伐,非愬所知。"士衆皆悅,繇是完緝器械,陰計戎事。

烏重胤,元和末爲橫海軍節度使。上言:"臣以河朔能抗拒朝命者,其大略可見。所管刺史失其權與職分,反使鎭將領事。若刺史各得其職分,又有鎭兵,則節度使雖有安祿山、史思明之姦惡,豈能據一州而反哉?所以河朔六十年能不奉朝命者,秖以奪刺史權與、縣令職牧,而自作威福。臣所管德、棣、景三州,已擧公牒,各還刺史職事。應在州兵,並令刺史收管。"從之。

孔戣,元和末爲嶺南節度使。以淸靜撫俗,屬容帥楊旻、桂仲武、裴行立,但欲生事夷獠以邀爵賞。戣恬然鎭定,不從其言,旻等皆慙而止。

裴玢,貞元中爲鄜坊都虞候。節度使王栖曜卒,中軍將何朝宗謀作亂,中夜縱火。玢不救火。遲明而擒朝宗,發三司使按問,竟斬朝宗。

裴度,爲淮南節度使。與宰臣王播等閤中奏對,穆宗謂度曰:"劉悟拘囚監軍劉承偕,如何處置?"度辭以籓臣不合議軍事。帝固問之,且曰:"劉悟負我。我授以僕射,近又賜絹五百疋,不念恩寵,致使三軍欲索承偕殺之,朕難處此事。卿等以爲何如?"度奏曰:"劉承偕在昭義,恃寵驕縱,臣盡知之。劉悟在行營,亦嘗有書訴於臣。當時中使趙弘亮在臣行營具見,仍把劉悟事將去,云欲自奏。不知奏否?"帝云:"我不曾見。且劉悟當時何不密將表來我與處置?"度曰:"悟武臣,不知去就。然臣竊以爲劉悟縱有密狀,陛下必不處置。且今日事跡如此,臣等面論,陛下猶未能決,豈有當時事非發明,陛下肯爲處置?"帝曰:"此事且休,直言今日如何處置?"度曰:"陛下必欲收忠義之心,使天下戎臣爲陛下死節,唯有下半紙詔書,以任使不明,致令承偕悖亂至此。是我之過,三軍何辜?令劉悟集三軍斬承偕,則萬方畢命,群盜破膽,天下更無事矣。不如此,雖

與劉悟改官及賜物百萬,亦無益。”帝俛首良久,乃曰:“承偕,朕不惜。祗緣是太后養子,今被囚拘,猶未敢令太后知。如此處置不得。卿等更商量。”遂與王播同奏,請配流遠處,則必可出。帝許之,與劉悟詔,責承偕,令示三軍。悟得詔月餘,始放承偕歸。帝始嗣位,承偕頗恃勳寵,度抗請加罪,時以爲難。

李質,長慶初爲汴州都將。時李岕逐節度使李愿,自爲留後。質與監軍姚文壽同擒岕送首去,而節度使韓充未至,質權領軍汴州。先,有牙兵二千人皆日給饔餼,物力爲之損耗。充將至,質曰:“若韓公始至,頓除二千人食物,情必大去。若不除之,必無以繼其食。不可留難處之事以遺吾帥。”遂悉除之,而後迎充。

韓充,長慶初爲宣武節度使。初,李愿爲其下所逐,立都將李岕爲留後。充入汴州,既安堵,密籍部伍間,得嘗搆惡者千餘人。一日下令并父母妻子立出之,敢逡巡境內者斬。自是軍政大理,汴人無不愛戴。充雖內外皆將家,素不事豪侈,常以簡約自持。臨事又頗能決進取,亦可謂有識略矣。

李光顔,爲忠武軍節度使。長慶二年,討王庭湊,命光顔兼深州行營諸軍節度使。光顔既受命,而懸軍討賊,艱於饋運。朝廷又以滄、景、德、棣等俾之兼管,以其鄰賊之郡,可便飛輓。光顔以朝廷制置乖方,賊帥連結,未可朝夕平定。事若差跌,即前功悉棄,乃懇辭兼鎮。尋以疾作,表祈歸鎮。朝廷果討賊無功,而赦廷湊。

王智興,初爲徐州裨將。青州李師道拒命,智興領偏師破賊姚海等三萬衆,獲美妾三人,殺以狥。曰:“軍中有女子,安得不敗?”遂連破賊軍。

李載義,爲河東節度使。時迴鶻每遣使入朝,所至強暴。邊城長吏多務苟安,不敢制之以法,但嚴兵防守。虜益驕悍,或突入市肆,暴橫無所憚。至是,有迴紇將軍李暢者,曉習中國事,知不能以法制馭,益加驕恣,鞭撻驛吏,貪求無已。載義因召李暢與語曰:“可汗使將軍朝貢,以固舅甥之好,不當使將軍暴殘中華。今朝廷饔餼至厚,所以禮蕃客也。苟有不至,吏當坐死。若將軍之部伍不戢,凌侮上國,剽掠廬舍,載義必殺爲盜者。將軍勿以法令可輕,而不戒勵之。”遂罷防守之兵,而使兩卒司其門。虜知不爲其下,無敢犯令。

李聽,爲滑州節度使。王庭湊復違朝旨,再命聽以全師屯貝州,路繇魏城。史憲誠懼其襲己,裹甲郊迎候。吏密以告,聽乃命兵士匣刃櫜弓,休於野次,魏人遂安。

後唐蓋寓,武皇裨將,封成陽郡公。寓性多智數,武皇性嚴急,左右難事,無委遇者,小有違忤,即寘於法。唯寓承顔希旨,窺其趣向,婉辭順意,以盡參裨。武皇或暴怒將吏,事將不測,寓欲救止,必佯佐其怒以責之,武皇怡然釋之。有所諫諍,必徵近事以爲喻。自武皇鎮撫太原,最推親信,中外將吏,無不景附。

李存進,爲振武軍節度使。天祐十六年,梁軍據上流夾河而軍,建浮梁以濟兵。王師日以船渡,緩急難進。存進率意欲爲浮梁。將吏曰:“浮梁雖竹笮大編,河朔無之,難

以卒成。"存進曰:"吾成筭在心,必有所立。"乃織葦爲笮,維大艦數十艘,岸立巨木,築土爲山,以笮縈之。初,軍人以爲戲,不踰月橋成,制度條直,風波淩澌不能壞。衆皆服其勤智。

霍彦威,爲平盧節度使。天成末,上言中山作叛,故是小瑕,不足有煩聖慮。請北面不在急攻,破之非久。明宗然之。

康義誠,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時契丹直初自夏州軍旋,詔令與虜使相見。義誠奏曰:"戎虜狡惡,不可以信待之。邊人陷虜者數萬,朝廷差使虜廷,不曾得見一人。奈何令此輩交語,無益於事。"乃止。

王晏球,爲宋州節度使。天成二年,授北面行營副招討,以兵戍滿城。是歲,王都據定州叛,命晏球攻之。晏球圍城既久,帝遣使督攻城。晏球曰:"賊壘堅峻,但食三州租稅,撫恤黎民,愛養軍士,彼自當魚潰。"帝然其言。晏球能與將士同其甘苦,所得賜祿私財,盡以饗士,日具飲饌,與將校筵宴。待軍士有禮,軍中無不敬服。其年冬,平賊。自初至於城拔,不戮一士,上下歡心,物議以爲有將帥之略。以功授天平軍節度使。

晋張希崇,先陷虜,授元帥府判官。後遷盧龍軍行軍司馬,繼改蕃漢部提舉使。天成初,平州節度使盧文進南歸,契丹以希崇繼其任,遣腹心總虜騎三百以監之。希崇莅事數歲,虜主漸加寵信。一日,登樓私自計曰:"昔班仲叔西戍,不敢擅還[12],以承詔故也。我今入關,斷在胸臆,何恬恬於不測之虜而自滯耶?"乃召漢人部曲之翘楚者,謂曰:"我身陷此地,飲酪被毛,生不見其所親,死爲窮荒之鬼。南望山川,度日如歲。爾輩得無思鄉者乎?"部曲皆泣下沾襟,且曰:"明公欲全部曲南去,善則善矣。如虜衆何?"希崇曰:"候明日首領至牙帳,則先擒之。虜無統攝,其黨必散。且平州去虜帳千餘里,待報至徵兵,踰旬方及此,則我等已入漢界深矣[13]。何用以小衆爲病?"衆大喜。是日,希崇於郡齋之側,坎隙地,貯以石灰。明旦,首領與群從至,希崇飲以醇酎數鍾。既醉,悉投於灰穽中斃焉。其徒營於北郭,遣人攻之,皆潰圍奔去。希崇遂以管內生口二萬餘南歸。唐明宗嘉之,授汝州防禦使。

高行周,仕晋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鄆州節度使。李彦韜爲侍衛都虞候,可否在己,晋王莫不聽從。行周雖典禁兵,心遊事外,退朝歸第,門宇蕭然,賓友過從,但引滿而已。屢求還鎮,初未允從,後彦韜、馮玉委用轉深,欲擅權勢,故許行周歸籓。

校勘記

[1]盧勣,原作"虞績",據《隋書·侯莫陳穎傳》改。

[2]臣夜登城樓,原本無"臣"字,據《隋書·長孫晟傳》補。

[3]楊素,原作"楊表",據《隋書·長孫晟傳》改。

[4]磧口,原作"磧右",據《隋書·長孫晟傳》改。

[5]事合專決,原文缺“事”,據《隋書·來護兒傳》補。

[6]復存,原文缺,據《舊唐書·唐休璟傳》補。

[7]遷,原文缺,據《舊唐書·唐休璟傳》補。

[8]休璟,原作“林景”,據《舊唐書·唐休璟傳》改。

[9]漢谷,原作“漠谷”,據本書卷一八一及《舊唐書·渾瑊傳》改。

[10]若,原作“右”,據本書卷一八一及《舊唐書·渾瑊傳》改。

[11]奪據水口,原作“奮水口”,據《舊唐書·渾瑊傳》改。

[12]還,原文缺,據《舊五代史·張希崇傳》補。

[13]漢界,原作“清界”,據《舊五代史·張希崇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六

將帥部(六十七)

清儉　正直

清　儉

夫儉則固,以約失之者鮮,皆先儒之格訓也。若乃本兵柄,司戎重,萬旅之所稟令,天子之所注意,乃能敦尚廉節,率循清素,靡思治產,匪念殖貨,奉養無事於華侈,貲貨罔致於餘羨,斥去賂遺,不染膏潤,貞規內立,英風外馳,用能震動乎殊鄰,鎮靖乎方面,卒乘懷服,邊夷愛慕,樹風聲於當世,延寵遇於時主,載美方牘,流於無窮,西漢而下蓋不乏其人矣。

漢李廣,以良家子從軍擊胡。廣歷七郡太守,前後三十年,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

辛慶忌,爲左將軍。居處恭儉,飲食被服尤節儉。

後漢鮑永,初爲更始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雖爲將率,而車服敝素,爲道路所識。常衣皀襜褕,路稱鮑尚書兵馬。

吳漢,爲大將軍。但脩里宅不起第。夫人先死,薄葬,小墳,不作祠堂。

祭遵,爲征虜將軍。所得賞賜,輒盡與吏士。身衣韋袴,布被。夫人裳不加緣。帝以是重焉。(緣,或作緣。)

李恂,爲西域副校尉。西域殷富,多珍寶。諸國侍子反,督使賈胡數遺恂奴婢、宛馬、金銀、香罽之屬,一無所受。

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恩德,上馬二十疋,先零酋長又遺金鐻八枚,奐並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廐;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羌性貪,而貴吏清。前有八都尉率好財貨,爲所患苦。及奐正身潔己,威化大行。

魏滿寵,爲征東將軍。以老徵還,遷爲太尉。寵不治產業,家無餘財。詔曰:"君典兵在外,專心憂公,有行父、祭遵之風,賜田十頃,穀五百斛,錢二十萬,以明清忠儉約

之節焉。"

趙儼,爲征西將軍,都督雍涼。正始中,以老疾求還,徵爲驃騎將軍。故事,西征有官廚財籍,遷轉之際,無不因緣。而儼乂手上車,發到霸上,忘持其常所服藥。雍州聞之,乃追送雜藥材數箱。儼笑曰:"人言語殊不易,我偶問所服藥耳。何用是爲邪?"遂不取。

胡質,爲征東將軍,假節都督青、徐諸軍事。性沉實內察,不以其節簡物,所在見思。嘉平初薨,家無餘財,唯有賜衣書篋而已。軍帥以聞,追封陽陵亭侯,邑百戶。

田豫,爲護鮮卑校尉。鮮卑素利等數以牛馬遺豫,豫轉送官。胡以爲前所餉豫物顯露,不如持金。乃密懷金三十斤,謂豫曰:"願避左右,我欲有所道。"豫從之。胡因跪曰:"我見公貧,故前後遺公牛馬。公輒送官。今密以此上,公可以爲家資。"豫張袖受之,答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以狀聞。於是詔褒之曰:"昔魏絳開懷以納戎賂,今卿舉袖以受狄金,朕甚嘉焉。"乃即賜絹五百疋。豫得賜,分以其半藏小府。後胡復來,以半與之。後爲護匈奴中郎將、并州刺史,清約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

蜀董和,漢末爲益州太守。先主定蜀,爲掌軍中郎將,與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自和居官食祿,外牧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擔石之儲。

鄧芝,爲大將軍一十餘年。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於取。素儉儵然,不治私產,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

吳朱然,爲左大司馬、右軍師。然長不盈七尺,氣候分明,內行脩潔。其所文采,惟施軍器,餘皆質素。

魯肅,爲横江將軍。性方嚴,寡於玩飾,內外節儉,不務俗好。

陳表,爲偏將軍。北屯章阬,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太子登爲起屋宅。

蔣欽,爲津右護軍,典領辭訟。大帝嘗入其室內,母疏帳縹被,妻妾布裙。帝歎其在貴守約,即勅御府爲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妻妾衣服悉皆錦綉。

鍾離牧,以前將軍假節領武陵太守。卒官,家無財,士民思之。

晉王沈,爲驃騎將軍。素清儉,不營產業。

應詹,爲南平太守,鎮南將軍,督五郡軍事。與陶侃破杜弢於長沙。賊中金寶溢目,詹一無所取,唯收圖書,莫不歎之。

周顗,爲護軍將軍。王敦搆逆,被害。敦使繆坦籍顗家,收得素簏數枚,盛故絮而已。酒五甕,米數石。在位者服其清約。

桓溫,爲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溫性儉,每讌唯下七奠,伴茶果而已。

桓冲,爲鎮武將軍,督荆江十郡軍事。性儉素,而謙虛愛士。嘗浴後,其妻送以新衣,冲大怒,促令持去。其妻復送之而謂曰:"衣不經新,何緣得故?"冲笑而服之。

前燕皇甫真，爲奉車都尉，後入爲典書令。從慕容評攻拔鄴都，珍貨充溢，真一無所取。唯存恤人物，收圖籍而已。

楊裕，爲慕容皝大將軍左司馬。性謙恭清儉，雖歷居朝端，若布衣之士。

宋宗慤，爲振武將軍。破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慤一無所取。衣櫛蕭然，文帝甚嘉之。

劉懷慎，爲護軍將軍。祿賜班於宗族，家無餘財。卒謚肅侯。

南齊劉善明，爲征虜將軍。質素，不好聲色。所居茅齋，斧木而已。牀榻几案，不加剗削。及卒，家貧無遺儲，唯有書八千卷。太祖聞其清貧，賜其子滌葛塘屯、穀五百斛。

周山圖，爲寧朔將軍。淮南太守盜發桓温塚，大獲寶物。客竊取以遺山圖，山圖不受，簿以還官。

梁韋叡，爲護軍將軍。所得祿賜，皆散之親故，家無餘財。

陳慶之，爲南北司豫州都督。性祗慎，衣不紈綺，不好絲竹。

馮道根，爲右衛將軍。雖貴顯，而性儉約。所居宅不脩牆屋，無器服。侍衛入室，則蕭然如素士之貧賤者。當世服其清退，武帝亦雅重之。

後魏李順，爲左軍將軍。征統萬、赫連昌，昌出逆戰，順督勒士衆，破其左軍。及尅統萬，太武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唯取書數千卷。太武善之。

張黎，爲鎮北將軍。與樂安王範、濟南公崔徽鎮長安，清約公平，甚著聲稱。代下之日[1]，家無餘財。

王肅，爲都督淮南諸軍事、楊州刺史。清貞好施，簡絶聲色，終始廉約，家無餘財。

司馬楚之，爲雲中鎮大將軍、朔州刺史。在邊二十餘年，以清儉著聞。

楊固，爲前軍將軍。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歿之日，家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爲其棺斂焉。

史寧，爲涼州大都督。破獠甘衆所得軍實，悉分賞將士，寧無私焉。

北齊元景安，爲左右大將軍。時初築長城，鎮戍未立，突厥強盛，慮或侵邊，仍詔景安與諸將等率軍緣塞以備守。督領既多，且所部軍人富於財物，遂賄貨公行。文宣帝聞之，遣使推簡，同行諸人贓汙狼藉，唯景安纖毫無犯。帝深嘉之，乃詔有司，以所聚斂贓絹五百疋賜之，以彰清節。

辛術，爲淮南經略。所部郡守犯大辟，朝廷以其奴婢百口及貲財盡賜術，三辭不見許，乃送詣所司，不復以聞。邢劭聞之，遺術書曰："昔鍾離意云：孔子忍渴於盜泉，便以珠璣委地。足下今能若此，可謂異代一時。"

後周長孫澄，爲驃騎大將軍。操履清約，家無餘財。太祖嘗謂曰："我於公間，志無所惜。公有所須，宜即具道。"澄曰："澄自頂至足，皆是明公恩造。即如今者，實無所

須。”

裴尼,初仕西魏,爲通直散騎常侍。從于謹平江陵,所獲軍實,謹恣諸將校取之。餘人皆競取珍玩,尼唯取梁元帝素琴一張而已。謹深歎美之。

唐瑾,爲元帥府長史。從于謹平江陵,及軍還,諸將多因虜掠大獲財物。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文帝曰:“唐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帝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檢閱之,唯見墳籍而已。乃歎曰:“孤知此人二十年許,明其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所以益明之耳。凡受人委任,當如此也。”

賀蘭祥,爲驃騎大將軍、荆州刺史。性甚清素。州境南接襄陽,西通岷蜀,物產所出,多諸珍異。時既與梁通好,行李往來,公私贈遺一無所受。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察欽其節儉,乃以竹屏風絺綌之屬及經史贈祥。祥難違其意,取而付諸所司。太祖後聞之,並以賜之。

王思政,爲驃騎將軍。以勤王爲務,不營資產。嘗被賜園地,思政出征後,家人種桑果。及還,見而怒曰:“匈奴未滅,去病辭家。况大賊未平,何事產業!”命左右拔而去之。故身陷之後,家無蓄積。

赫連達,爲夏州總管、三州五防諸軍事。邊境胡民或餽達以羊者,達欲招納異類,報以繒帛。主司請用官物,達曰:“羊入我廚,物出官庫,是欺上也。”命取私帛與之。識者嘉其仁恕焉。

王羆,爲驃騎大將軍。羆性儉率,不事邊幅。嘗有臺使至,羆爲設食,使乃裂其薄餅緣。羆曰:“耕種收獲,其功已深;舂爨造成,用力不少。乃爾選擇,當是未饑。”命左右撤去之。使者愕然,大慙。雖貴顯鄉里,舊宅不改衡門。身死之日,家甚貧罄。當時服其清潔。

司馬裔,爲大將軍。性清約,不事生產。所得俸祿,並散之親戚。身死之日,家無餘財,宅宇卑陋,喪庭無所。詔爲起祠堂焉。

蔡祐,爲大將軍。性節儉,所得祿,皆散與宗族。死之日,家無餘財。

梁椿,爲中堅大將軍。雅好儉素,不營貲產,時論以此稱焉。

隋韋師,爲兵部尚書。平陳之役,以本官領元帥掾。陳國府藏,悉委於師,秋毫無犯,稱爲清白。

唐羅士信,爲新安道行軍總管,使圖王世充。士信凡所虜獲,悉分士卒,以此爲常,身未嘗自取。

屈突通,爲行軍元帥長史。從平薛舉,時珍物山積,諸將皆爭取之。通獨無所犯。高祖聞而謂曰:“公清正奉國,著自終始,名下定不虛也。”特賜金銀六百兩,綵物一千段。

李大亮，爲左衛大將軍。雖位望通顯，而居處卑陋，衣服儉率。死之日，家無珠玉以爲含，唯有米五石、布三十疋。

阿史那杜爾，爲右衛大將軍。貞觀十四年伐高昌，杜爾爲行軍總管。高昌平，諸人咸即受賞。杜爾以未奉進止，秋毫無所取。及降別勅，然後受之。及所取，唯老弱故弊而已。還，太宗美其廉慎。

段秀實，爲四鎮北庭行軍涇原節度使。清約率易，遠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贏財，退公之後，端居靜慮而已。

張孝忠，爲義武軍節度使。貞元二年，河北蝗旱，米斗一千五百文。復大兵之後，民無蓄積，餓殍相枕。孝忠所食[2]，豆䭣而已。其下皆甘粗糲。人皆服其勤儉。孝忠爲一時之賢將也。

盧群，爲鄭滑節度使。群先寄寓鄭州，典質得良田數頃。及授節度，各以本地契書分付所管令長，令還本主，時論稱美。

裴玢，自鄜坊除山南西道節度使。玢武臣，清心苦節，蔬食弊衣，居處纔避風雨，故遷授大鎮。

李愬，西平王晟之子也。爲昭義軍節度使，除太子少保，歸東都卒。其兄弟皆營搆以相矜誇。愬六遷大鎮，所處先人舊宅一所而已。

辛祕，爲昭義軍節度使。久歷重任，無豐財厚產，爲時所稱。

王廷湊，爲成德軍節度使。性至勤儉，退食燕居，布衣木器而已。婢妾之數掌事者，留㯓無累裀。庭有芳草，類寒素士大夫也。

後唐郭崇韜，爲中門副使。天祐中，李存審既收鎮州，遣崇韜閱其府庫，或以珍寶賂遺，一無所取，但市書籍而已。

晉李德玩，爲廣晉尹。再領荆州，卒於鎮。德玩所治之地，雖無殊政，然以寬恕及物，家無濫積，亦武侯之廉者。

梁漢顒，爲威衛上將軍。漢顒雖起於行陣，植性溫厚。軍政之暇，不倦接納。歷數鎮，家無餘積，亦武臣之廉者。

正　直

《易》之述中正，《詩》之紀司直，蓋夫爲人臣者，未有不據直守正，而能納君於善，身享令名焉。若乃居將帥之任，總師兵之要，入侍階戟，出開幕府，而能面折廷諍，不爲從諛，中立守道，不畏強禦，唯公家是利，唯王室是念，姦邪不能回其慮，權變不能誘其衷，持謇謇之正論，保惓惓之亮節，臨難有守，遭事不變，斯蓋忠精感發，懿行惇固，志隆於體國，義存於軌俗，勁正無撓，誠信不欺，固足以爲明王楨幹之臣，協風人爪牙之

詠者也。

漢季布,孝惠帝時爲中郎將。單于嘗爲書嫚呂太后(嫚,謂詞語褻汚也),太后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太后(阿,曲也,曲從其意),以噲爲然。布曰:“樊噲可斬也。夫以高帝兵三十餘萬困於平城,噲時亦在其中。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横行匈奴中,面謾(謾,欺誑也)!且秦以事胡,陳勝等起。今創痍未瘳(痍,傷也;瘳,差也),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懼,太后罷朝,遂不復議匈奴事。

趙充國,爲後將軍。神爵元年春,討叛羌。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以七月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幵在鮮水上者。帝乃以書敕讓充國曰:“將軍欲至正月乃擊罕羌,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因天時,誅不義,萬下必全,勿復有疑。”充國既得讓,以爲將任兵在外,更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陳兵利害。其秋,充國病,帝賜書曰:“制詔後將軍:聞苦腳脛、寒泄(寒泄,下利也。言其患足脛),將軍年老加疾,一朝之變不可諱(恐其死),朕甚憂之。今詔破羌將軍詣屯所,爲將軍副,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鋭氣,以十二月擊先零羌。即疾劇,留屯毋行,獨遣破羌、強弩將軍。”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充國子中郎將卬懼,使客諫充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一旦不合上意,遣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自保(繡衣,謂御史),何國家之安?”充國歎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吾言,羌虜得至是邪?(言預防之,可無今日之寇。)往者舉可先行羌者,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白遣義渠安國[3],竟沮敗羌(沮,壞也)。金城、湟中穀斛八錢,吾謂耿中丞(耿壽昌也,爲司農中丞)糴二百斛穀[4],羌人不敢動矣(預儲糧食,可以制羌)。耿中丞請糴百萬斛,廼得四十萬斛耳。義渠再使,且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故敢爲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是既然矣。今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知者不能善其後,羌獨足憂邪(言倘如此,則所憂不獨在羌)?吾固以死守之,明主可爲忠言。”遂上屯田,其後討叛羌,振旅而還。所善浩星賜迎説充國(浩星,姓;賜,名也)曰:“衆人皆以破羌、強弩出擊,多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議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將軍即見,宜歸功于二將軍出擊,非愚臣所及。如此,將軍計未失也。”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事以欺明主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明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卒,終也)。帝然其計,罷遣辛武賢歸酒泉太守官,充國復爲後將軍衛尉。

後漢蓋勳,爲討虜校尉。靈帝召見,問天下何苦,而反亂如此。勳曰:“倖臣子弟擾之。”時宦者上軍校尉蹇碩在坐,帝顧問碩,碩懼,不知所對,而以此恨勳。帝又謂勳曰:“吾已陳師於平樂觀,多出中藏財物以餌士,何如?”勳曰:“臣聞先王耀德不觀兵,今寇在遠而設近陳,不足昭果毅,祇黷武耳。”帝曰:“善。恨見君晚,群臣初無是言也。”

皇甫嵩，爲左將軍。中平五年，督前將軍董卓，各率二萬人拒梁州賊王國於陳倉。明年，卓拜爲并州牧，詔使以兵委嵩。卓不從。嵩從子酈時在軍中，說嵩曰："本朝失政，天下倒懸，能安危定傾者，唯大人與董卓耳。今怨隙已結，勢不俱存。卓被詔委兵而上書自請，此逆命也。又以京師昏亂，躊躕不進，此懷姦也。且其凶戾無親，將士不附。大人今爲元帥，仗國威以討之，上顯忠義，下除凶害，此桓、文之事也。"嵩曰："專命雖罪，專誅亦有責也。不如顯奏其事，使朝廷裁之。"於是上書以聞。帝讓卓，卓又增怨於嵩。

張奐，獻帝時爲度遼將軍。其爲將帥有勳名，董卓慕之，使其兄遺縑百疋。奐惡卓爲人，絕而不受。

朱儁，爲城門校尉，遷河南尹。董卓擅政，以儁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及關東兵盛，卓議移都，儁輒止卓。卓雖憚儁，然貪其名重，乃表拜太僕，以自副。使者拜，儁辭不肯受，因曰："國家西遷，必孤天下之望，以成山東之釁，臣不見其可也。"使者詰曰："召君受拜，而君拒之。不問徙事，而君陳之。其故何也？"儁曰："副相國，非臣所堪也；遷都計，非事所急也。辭所不堪，言所非急，臣之所宜也。"使者曰："遷都之事，初不聞其計。就其未露，何所承受？"儁曰："相國董卓具爲臣說，所以知耳[5]。"使人不能屈，繇是止不爲副。卓後入關，留儁守洛陽。儁以河南殘破，乃東屯中牟。及卓誅，郭汜、李傕作亂[6]，儁猶在中牟。陶謙與諸豪傑共推儁爲太師，因移檄牧伯同討李傕，奉迎天子。會李傕用太尉周忠、尚書賈詡策，徵儁入朝。軍吏皆憚入關，欲應陶謙等，儁曰："以君召臣，義不俟駕。况天子詔乎！且大事可濟。"遂辭謙議而就傕徵，復爲太僕，謙等遂罷。

魏楊沛，初仕漢爲護羌都尉。建安十六年，馬超反，大軍西討。沛隨軍，都督孟津渡。時太祖已南過，其餘未畢。而中黃門前渡，忘持行軒，私北還取之，從吏求小舡，欲獨先渡。吏呵不肯，黃門與吏爭言。沛問黃門："有疏邪？"黃門云："無疏。"沛怒曰："何知汝不欲逃邪？"遂使人捽其頭，與杖欲捶之，而逸得去，衣幘皆裂壞，自訴於太祖。太祖曰："汝不死爲幸矣。"繇是聲名益振。

李典，爲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合肥，吳大帝率衆圍之。遼欲出戰。典、遼素不睦，遼恐其不從。典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顧君計何如耳。吾不敢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破走吳軍。

徐晃，文帝時爲右將軍。嘗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自效，何用私譽爲！"終不廣交援。

杜恕，爲齊王。嘉平初，爲幽州刺史，加建威將軍，使持節，護烏丸校尉[7]。時征北將軍程喜屯薊，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程申伯處先帝之世，傾田豫譏於青州。足下今俱仗節，使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爲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由關塞，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恕。初，喜欲恕折

節謝己,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恕答權書曰:"向示委曲。夫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墮其調中。僕得此輩,便欲歸蹈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諧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刳心着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程征北功名宿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乎?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繩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直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諧也;呼爲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咎。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諸君子自共爲其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遂深文劾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爲庶人,徙章武郡。

蜀龐統,爲軍師中郎將。從先主入蜀,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於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

宗預,後主景耀中爲鎮軍大將軍、領兖州刺史。時都護諸葛瞻初統朝事,廖化過預,欲與預共詣瞻所,預曰:"吾等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輩,而屑屑造門邪?"遂不往。

吳虞翻,爲騎都尉。時魏將于禁爲蜀將關羽所獲,繫在城中。大帝至,釋之,請與相見。他日,帝乘馬出,引禁併行。翻呵禁曰:"爾降虜,何敢與吾君齊馬首乎?"欲抗鞭擊禁,帝呵止之。

朱績,字公緒,爲偏將軍營下督,領盜賊事,持法不傾。魯王霸注意交績,嘗至其廨,就之坐,欲與結好。績下地住立,辭而不當。

顧悌,爲偏將軍。大帝末年,嫡庶不分。悌數與驃騎將軍朱據共陳禍福,言辭切直,朝廷憚之。

留贊,爲屯騎校尉。時事得失,每嘗規諫。好直言,不阿旨,大帝以此憚之。

晉解系,爲雍州刺史,揚烈將軍,西戎校尉,假節。會氐羌叛,與征西將軍趙王倫討之。倫信用佞人孫秀,與系爭軍事,更相表奏。朝廷知系守正不撓,而召倫還。系表殺秀以謝氐羌,不從。

周馥,惠帝時爲鎮東將軍。馥自經世故,每欲維正朝廷,忠情懇至。以東海王越不盡臣節,每言厲然,越深憚之。

車胤,孝武太元中爲護軍。時王國寶諂於會稽王道子,諷八座,啓以道子爲丞相,加殊禮。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非成王之比。相王在位,豈得爲周公乎?望實二三,並不宜爾,必大忤上意。"乃稱疾,不署其事。疏奏,帝大怒,而甚

嘉胤意。

梁韋叡，爲護軍將軍。時武帝方鋭意釋氏，天下咸從風而化。叡自以信受素薄，位居大臣，不欲與衆俯仰，所行略如他日。

後魏周幾，爲寧朔將軍，鎮河南。嘗嫌奚斤等綏撫關中失和，百姓不附，每至言論形於聲色。斤等憚焉。

楊固，爲前軍將軍。剛直雅正，不畏強禦。

東魏劉貴，爲行臺僕射。獨孤如願於洛陽，貴嚴斷濟，務有益機速。性峭直，攻訐無所回避，故見賞於時。

隋高熲，隨晋王伐陳，爲元帥長史。三軍諮稟，皆取斷於熲。及陳平，晋王欲納陳主寵姬張麗華，熲曰："武王伐殷，戮妲己。今平陳國，不宜取麗華。"乃令斬之，王甚不悦。

唐尉遲敬德，太宗貞觀中爲右武侯大將軍。素抗直，不能容人之非。每見房玄齡、杜如晦等短長，必面折廷辯。由是與執政不平，乃出爲襄州都督。

高仙芝，玄宗時爲河西節度使。監軍邊令誠每事于仙芝，芝多不從。

韋倫，肅宗乾元三年自隴州刺史拜襄鄧等十州節度使。時李輔國秉權用事，節將除拜，皆出其門。倫既朝廷公用，又不私謁輔國，由是未行，改秦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防禦使。

段秀實，德宗時爲邠寧節度都虞候，權知奉天行營事，馬璘奏加開府儀同三司。軍中有能引二十四弓而犯盗者，璘欲免之。秀實曰："將自有私愛，則法令不一，雖韓、白復生，亦不能爲理。"璘善其議，竟使殺之。璘決事有不合理者，必固爭之，得璘引過乃已。

李晟每理軍，尤惡下爲朋黨相搆，好善嫉惡，出於天性。

裴冑，貞元中爲荆南節度。簡儉清一。時諸道節度、觀察使，競剝下厚斂，製奇錦異綾，以進奉爲名。又貴人宣命，必竭公藏以買其歡。冑待之有節，皆不盈數金。常賦之外，無横斂。宴勞禮止三爵，未嘗酣樂。

張建封，爲徐州節度使。貞元中來朝，詔書矜免百姓諸色逋賦，帝因問建封，對曰："凡逋賦殘欠，皆是積累年月無可徵收，雖蒙陛下憂恤，百姓亦無所裨益。"時河東節度使李説、華州刺史盧徵皆中風疾，口不能言，足不能行，但信任左右胥吏決遣之。建封皆悉聞奏，帝深嘉納。

吕元膺，憲宗時爲河中節度使。時方鎮多事姑息，元膺獨以堅正自處。監軍使洎往來中貴，無不敬憚，入拜吏部侍郎。

李鄘，爲鳳翔節度使。是鎮承前多用武將，有神策行營之號。初受命，必詣軍脩謁。鄘謝恩日，陳其不可，遂去神策行營字，但爲鳳翔節度。

裴玢,元和中自鄜州節度,改授山南西道節度、觀察等使。玢歷二鎮,頗以清心苦節爲政,不交權幸,不務貢獻。

崔從,爲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時有權倖知帝意欲大用,使人通其旨,以要厚賂。從終不答。

楊於陵,爲嶺南節度使。會監軍使許遂振悍戾貪恣,干撓軍政。於陵奉公潔己,遂振無能奈何,以飛語上聞。憲宗初驚惑,賴裴垍輩爲於陵申理。帝感悟,乃除吏部侍郎。遂振終得罪。

柳公綽,敬宗時爲邠、寧、慶等州節度、觀察、處置等使。先時,神策諸鎮列屯要地,未嘗受節制,虜每窺間爲患。公綽疏上其弊,即詔神策諸鎮在其部者,邊上有警,盡得聽節度使指揮。

康全藝,爲鄜坊節度。文宗太和元年,爲右驍騎衛上將軍。全藝平張韶之難,以功拜鄜畤。理軍節費,不交貴近,竟以無助,入居散秩。論者甚惜之。

劉從諫,爲澤路節度使。太和九年,李訓事敗,宰相王涯等四人被禍。時涯兼掌邦計,雖不與李訓同謀,然不自異於其間。既死非其罪,從諫素德涯之私恩,心頗不平,四上章請涯等罪名,仇士良輩深憚之。是時中官頗横,天子不能制,朝臣日憂陷族,賴從諫論列,而鄭覃、李石方能粗秉朝政。

後唐張廷蘊,事莊宗,統御營黄甲軍,常在左右。時皇后劉氏在鄴,多縱其下擾人,廷蘊多斬之。睹者壯焉。

校勘記

[1]代下之日,原作"當代下之日",據《魏書·張黎傳》删。

[2]孝忠,原作"忠孝",據新、舊《唐書·張孝忠傳》改。下同。

[3]白,原作"曰",據《漢書·趙充國傳》改。

[4]謂,原作"爲";二百斛,原作"三百斛",據《漢書·趙充國傳》改。

[5]所以知耳,原闕,據《後漢書·朱儁傳》補。

[6]李傕,原作"李淮",據《後漢書·朱傕傳》改。下同。

[7]護,原作"議,據《三國志·魏書·杜恕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七

將帥部(六十八)

諫 諍

古者百工庶士有獻藝,《傳》言之典;瞽史、矇瞍有賦誦,《書》箴之訓。况乎處帥臣之重,當注意之厚,義均乎休戚,任兼乎藩輔者焉! 由漢以來,本兵柄者,或內侍交戟,或外臨邦翰,以至奉辭伐罪,總衆啓行,而能奮發忠悃,乃心王室,援述利病,箴諷遺闕,乘間伏奏,謇諤而無隱,奉章論事,剴切以盡規,用能感悟時主,彌綸政務,救其失而反之正,逆乎志而歸於道。自非秉節純亮,立誠明允,篤股肱同體之義,礪王臣匪躬之操,亦疇能及是哉。

漢樊噲,從沛公入關。至咸陽,沛公入秦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不聽。張良曰:"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公乃還軍霸上。高帝十一年黥布反,時高帝嘗病,惡見人,卧禁中,詔戶者無得入群臣。群臣絳、灌等莫敢入。十餘日,噲乃排闥直入(闥,宮中小門也,一曰門屏也。音土合反),大臣隨之。帝獨枕一宦者卧。噲等見帝,流涕曰:"始陛下與臣等起豐、沛,定天下,何其壯也! 今天下已定,又何憊也(憊,力極也。音滿拜反)! 且陛下病甚,大臣震恐,不見臣等計事,顧獨與一宦者絕乎? 且陛下獨不見趙高之事乎?"高帝笑而起。

趙充國,爲後將軍。宣帝時,車騎將軍張安世始嘗不快帝(所爲行不可帝意),帝欲誅之。充國以爲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宜全度之。安世因是得免。

辛慶忌,爲左將軍。成帝時,故槐里令朱雲上書求見,願賜尚方斬馬劍,斷佞臣一人,以厲其餘。帝曰:"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帝大怒曰:"小臣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雲去。慶忌免冠解印綬,叩頭殿下曰:"此臣素著狂直於世,使其言是,不可誅;其言非,固當容之。臣敢以死爭。"叩頭流血。帝意解,然後得免。

後漢史弼,爲北軍中侯。桓帝弟渤海王悝素行險辟,僭傲多不法。弼懼其驕悖爲亂,乃上封事曰:"臣聞帝王之於親戚,愛雖隆,必示之以威;體雖貴,必禁之以度。如是,和睦之道興,骨肉之恩遂。昔周襄王恣甘昭公,孝景皇帝驕孝梁王,而二弟階寵,終

於悖慢,卒致周有播蕩之禍,漢有袁盎之變。切聞渤海王悝憑至親之屬,恃偏私之愛,失奉上之節,有僭慢之心,外聚剽輕不逞之徒,內荒酒樂,出入無常。所與群居,皆有口無行,或家之棄子,或朝之斥臣,必有羊勝、伍被之變。州司不敢彈糾,傅相不能匡輔。陛下隆於友于,不忍遏絕,恐遂滋蔓,爲害彌大。乞露臣奏,宣示百寮,使臣得於清朝明言其失,然後詔公卿平處其法。法決罪定,乃下不忍之詔。臣下固執,然後少有所許。如是,則聖朝無傷親之譏,渤海有享國之慶。不然,懼大獄將興,使者相望於路矣。臣職典禁兵,備禦非常,而妄知藩國,干犯至戚,罪不容誅。不勝憤懣,謹冒死以聞。"帝以至親,不忍下其事。後悝竟坐逆謀,貶爲癭陶王。

陳龜,爲京兆尹。桓帝時,羌胡寇邊,殺長吏,驅略百姓。帝以龜世諳邊俗,拜爲度遼將軍。龜臨行,上疏曰:"臣龜蒙恩累世,馳騁邊垂,雖展鷹犬之用,頓斃胡虜之庭,魂骸不反,薦享狐狸,猶無以塞厚責,答萬分也。至臣頑駑,器無鉛刀一割之用,過受國恩,榮秩兼優,生年死日,永懼不報。臣聞三辰不軌,擢士爲相;蠻夷不恭,拔卒爲將。臣無文武之才,而忝鷹揚之任,上慙聖明,下懼素飧,雖歿軀體,無所云補。今西州邊鄙,土地塉埆(埆,音覺,又音確,謂薄土也),鞍馬爲居,射獵爲業,男寡耕稼之利,女乏機杼之饒,守塞候望,懸命鋒鏑,聞急長驅,去不圖反。自頃年以來,匈奴數攻營郡(謂郡有屯兵者,即護羌校尉屯金城,烏桓校尉屯上谷之類),殘殺長吏,侮略良細。戰夫身膏沙漠,居人首繫馬鞍。或舉國掩戶,盡種灰滅,孤兒寡婦,號哭空城,野無青草,室如懸磬。雖含生氣,實同枯朽。往歲并州水雨,災螟互生,稼穡荒耗,租更空闕(更,謂卒更錢也)。老者慮不終年,少壯懼於困厄。陛下以百姓爲子,品庶以陛下爲父,焉可不日昃勞神,垂撫循之恩哉?唐堯親捨其子以禪虞舜者,是欲民遭聖君,不令遇惡主也。故古公杖策,其民五倍。(古公亶父,是爲太王,爲百姓所附。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玉帛,不能免焉。太王遂策杖而去,踰梁山,止於岐山之陽,邑於周地。邠人從者如歸市,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文王西伯,天下歸之。(西伯至仁,百姓襁負而至。)豈復輿金輦寶,以爲民惠乎!近孝文皇帝感一女子之言,除肉刑之法(女子則太倉令淳于公之女緹縈也),體德行仁,爲漢賢主。陛下繼中興之統,承光武之業,臨朝聽政,而未留聖意。且牧守不良,或出中官,懼逆上旨,取過目前。呼嗟之聲,招致災害。胡虜凶悍,因衰緣隙,而令倉府單於豺狼之口,功業無銖兩之效,皆由將帥不忠,聚姦所致。前涼州刺史祝良,初除到州,多所糾罰,太守令長[1],貶黜將半,政未踰時,功效卓然。實應賞異,以勸功能,改任牧守,去斥姦殘。又宜更選匈奴烏桓護羌中郎將校尉,簡練文武,授之法令,除并、涼二州今年租更,寬赦罪隸,埽除更始。則善吏知奉公之祐,惡者覺營私之禍,胡馬不窺長城,塞下無候望之患矣。"帝覺悟,乃更選幽、并刺史,自營郡太守都尉以下,多所革易,下詔:"爲陳將軍除并、涼一年租賦,以賜吏民。"

傅燮,爲護軍司馬。與左中郎將皇甫嵩俱討張角。燮素疾中官,既行,因上疏曰:

"臣聞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是故虞舜升朝,先除四凶,然後用十六相。明惡人不去,則善人無由進也。今張角起於趙、魏,黄巾亂於六州,此皆釁發蕭牆,而禍延四海者也。臣受戎任,奉辭伐罪,始到潁川,戰無不克。黄巾雖盛,不足爲廟堂憂也。臣之所懼,在於治水不自其源,末流彌增其廣耳。陛下仁德寬容,多所不忍,故閹豎弄權,忠臣不進。誠使張角梟夷,黄巾變服,臣之所憂,甫益深耳(甫,始也)。何者?夫邪正之人不宜共國,亦猶冰炭不可同器[2]。彼知正人之功顯,而危亡之兆見,皆將巧辭飾說,共長虛僞。夫孝子疑於屢至,市虎成於三夫,若不詳察眞僞,忠臣將復有杜郵之戮矣。陛下宜思虞舜四罪之舉,速行讒佞放殛之誅(殛,亦誅也),則善人思進,姦凶自息。臣聞忠臣之事君,猶孝子之事父也。子之事父,焉得不盡其情?使臣身備斧鉞之戮[3],陛下少用其言,國之福也。"書奏,宦者趙忠見而忿惡。及破張角,燮功多當封,忠訴譖之。靈帝猶識燮言(識,音志,記也),得不加罪,竟亦不封。

魏張遼,爲中堅將軍。太祖將征柳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子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號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

蜀趙雲,爲翊軍將軍。孫權襲荆州,先主怒欲討權。雲諫曰:"國賊是曹操,非孫權也。且先滅魏,則吳自服。操身雖斃,子丕篡盜,當因衆心,早圖關中,居河、渭上流,以討凶逆。關東義士,必裹糧策馬以逆王師。不應置魏,先與吳戰;兵勢一交,不得卒解也。"先主不聽,遂東征,留雲督江州。先主失利於秭歸,雲進兵至永安,吳軍已退。

吳張昭,爲軍師。大帝每田獵,嘗乘馬射虎,虎嘗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何有當爾!夫爲人君者,謂能駕御英雄,驅使群賢,豈謂馳逐於原野,較勇於猛獸者乎?如有一旦之患,奈天下笑何?"帝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慚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爲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爲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群之獸,輒復犯車,而帝每手擊以爲樂。昭雖諫諍,常笑而不答。

呂蒙,爲護軍。大帝將欲北取徐州,以廣其地。蒙諫曰:"不可。今曹操遠在河北,新破二袁,撫集幽、冀,未暇東顧。今徐州將守,惡足言也?往必尅之。然地勢陸通,四面受敵,今日得之,明日還失,舉全吳之衆,未足守也。不如取關羽,西據荆州,則利盡長江。此上流之勢,於國之便,十徐州也。則重關西門,國之固也。"帝甚然之,興師,遂擒關羽而平荆州。

駱統,爲建忠郎將。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臣聞君國者,以據封疆爲強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顯,永世嗣爲豐祚。然財須民生,疆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植,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強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

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群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姦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不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4],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強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埸常守,非期月之戍。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辨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陛下少以萬機餘閒,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大帝感統言,深加意焉。

陸遜,爲上大將軍,右都護,並掌荆州及豫章三郡事。雖身在外,乃心於國,上疏陳時事曰:"臣以爲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甚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爲先。自非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捨陳平之愆,用其奇略,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大帝欲遣偏師,取夷州及珠崖,遜上疏曰:"臣愚以爲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珠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事,無其兵不足虧衆。今江東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順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以爲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帝遂征夷州,得不補失。及公孫淵背盟,帝欲往征。遜上疏曰:"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發忿。蠻夷猾夏,未染王化,鳥竄荒裔,拒逆王師,至令陛下爰赫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群雄虎爭,英豪踊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姿,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荆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害大。強寇在境,荒服未定,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闚闟,慼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虜時

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衆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垂耀將來。”帝用納焉。

陸抗，爲鎭軍大將軍。後主建衡二年，拜抗都督信陵、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治樂鄉。聞都下政令多闕，憂深慮遠，乃上疏曰：“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以兼幷於強秦，西楚所以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以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強，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以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家；漢道未純，賈生哀泣。況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戚，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怛，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於左。”時何定弄權，閹宦預政，抗上疏曰：“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箴，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以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5]！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淸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冑，少漸道教；或淸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群小。然後俗化可淸，庶政無穢也。”遷都護，聞武昌左部督薛瑩徵下獄，抗上疏曰：“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敘，四門所以穆淸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勗，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圮族替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而蕃等罪名未定，大辟已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棄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感。蕃、勗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傅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淸澄刑網，則天下幸甚！”時師旅仍動，百姓疲弊，抗又上疏曰：“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強兵，力農畜穀，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明黜陟以厲庶尹，審刑賞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仁，然後順天乘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狥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6]，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衆，古之明鑑，誠宜暫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鳳凰二年春，就拜大司馬、荆州牧。三年夏，疾病，上疏曰：“西

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汎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懸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雖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荆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強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7],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冲,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資,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黄門豎官,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閲,一切料出,以補疆埸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衆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慼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秋,遂卒。天紀四年,晉軍伐吳,龍驤將軍王濬順流東下,所至輒克,終如抗慮。

晉王坦之,孝武寧康二年[8],爲都督徐、兗、青三州諸軍事,北中郎將,徐、兗二州刺史,鎮廣陵。將之鎮,上表曰:"臣聞人君之道,以孝敬爲本。臨御四海,以委任爲貴。恭順無違,則盛德日新。親仗賢能,則政道邕睦。昔周成、漢昭並以幼年纂承大統,當時天下未爲無難,終能顯揚祖考,保安社稷,蓋尊尊親親,信納大臣之所致也。伏惟陛下誕奇秀之姿,稟生知之量,春秋尙富,涉道未廣,方須訓導以成天德。皇太后仁淑之體,過於三母。先帝奉事積年,每稱聖明。臣願奉事之心,便當自同孝宗,太后慈愛之隆,亦不必異所生。琅琊王、餘姚主及諸皇女,宜朝夕定省,承受教誨,導習儀刑,以成景仰恭敬之美,不可以屬非至親,自爲疏疑。昔肅祖殂落,成康幼冲,事無大小,必諮丞相導,所以克就聖德,實此之由。今僕射臣安、中軍臣冲,人望具瞻,社稷之臣。且受遇先帝,綢繆繾綣,並志竭忠貞,盡心盡力,歸誠陛下,以報先帝。愚謂周旋舉動,皆應諮此二臣。二臣之於陛下,則周之旦、奭,漢之霍光,顯宗之於王導。冲雖在外,路不云遠,事容信宿,必宜參詳,然後情聽獲盡,庶事可畢。又天聽雖聰,不啓不廣;群情雖忠,不引不盡。宜數引侍臣,詢求讜言。平易之世,有道之主,猶尙戒懼,日昃不倦。况今艱難未盡,慮經安危,祖宗之基,繫之陛下,不可不精心務道,以申先帝堯舜之風。不可不敬脩至德,以保宜元天地之祚。"表奏,帝納之。

殷仲堪,爲荆州刺史、尙書。下以益州所統梁州三郡,人丁一千番戍漢中,益州未肯承遣。仲堪乃奏之曰:"夫制險分國,各有攸宜,劍閣之隘,實蜀之關鍵。巴西、梓潼、宕渠三郡,去漢中遼遠,在劍閣之內,成敗與蜀爲一,而統屬梁州,蓋定鼎中華,慮在後伏,所以分斗絕之勢,開荷戟之路。自皇居南遷,守在岷、邛,衿帶之形,事異曩昔。是以李勢初平,割此三郡配隸益州,將欲重復上流爲習坎之防。事經英略,歷年數紀。梁州以統接曠遠,求還得三郡,忘王侯設險之義,背地勢內外之實,盛陳事力之寡弱,飾哀矜之苦言。今華陽乂清,汧隴順軌,關中餘燼,自相魚肉,梁州以論求三郡,益州以本

統有定，更相牽制，莫知所從。致令巴、宕二郡爲群獠所覆，城邑空虛，士庶流亡，要害膏腴皆爲獠有。今遠慮長規，宜保全險塞。又蠻獠熾盛，兵力寡弱，如遂經理乖謬，號令不一，則劍閣非我保，醜類難制，此乃藩扞之大機，上流之至要。昔三郡全實，正差文武三百以助梁州。今浮沒蠻獠，十不遺二，加逐食鳥散，資生未立，苟順符指以副梁州，恐公私困獘，無以堪命，則劍閣之守無擊柝之儲，號令選用，不專於益州，虛有監統之名，而無制御之用，懼非分位之本旨，經國之遠術。謂今正可更加梁州文武五百，合前爲一千五百，自此之外，一仍舊貫。設梁州有急，蜀當傾力救之。"書奏，朝廷許焉。

宋沈慶之，爲太子步兵校尉。文帝將北討，慶之諫曰："馬步不敵，爲日已久矣。請捨遠事，且以檀、到言之。道濟再行無功，彥之失利而返。今料王玄謨等未踰兩將，六軍之盛，不過往時。將恐重辱王師，難以得志。"帝曰："王師再屈，別有所繇。道濟養寇自資，彥之中塗疾動。虜所恃惟馬，夏水浩汗，河水流通，汎舟北指，則碻磝必走，滑臺小戍，易可覆拔。尅此二戍，館穀吊民，虎牢、洛陽，自然不固。比及冬間，城守相接，虜馬過河，便成禽也。"慶之又固陳不可。時丹陽尹徐湛之、吏部尚書江湛并在坐，帝使湛之等難慶之，慶之曰："治國譬如治家，耕當問奴，織當訪婢。陛下今欲伐國，而與白面書生輩謀之，事何由濟？"帝大笑。

南齊劉善明，爲征虜將軍，淮南、宣城二郡太守。上表陳事曰："周以三聖相資，再駕乃就。漢値海內無主，累敗方登。魏挾主行令，實踰二紀。晉廢立持權，遂歷四世。景祚攸集，如此之難者也。陛下凝暉自天，炤湛神極，睿周萬品，道洽無垠。故能高嘯閑軒，鯨鯢自翦，垂拱雲奕，九服載晏。靡一戰之勞，無半辰之棘，苞池江海，籠苑高岱，神祇樂推，普天歸奉。二三年間，允膺寶命，冑臨皇歷，正位宸居，開辟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夫常勝者無憂，常成者好怠。故雖休勿休，姬旦作《誥》；安不忘危，尼父垂範。今皇運草創，萬化始基，乘宋季葉，政多澆苛[9]，億兆倒懸，仰希蘇振。臣早蒙殊養，志輸肝血，徒有其識，曾闕埃露。夙宵慙戰，如墜淵谷，不識忌諱，謹陳愚管，瞽言芻議，伏待斧鉞[10]。"所陳事凡十一條。其一，以爲"天地開創，人神慶仰，宜存問遠方，宣廣慈澤"。其二，以爲"京師浩大，遠近所歸，宜遣醫藥，問其疾苦。年九十以上及六疾不能自存者，隨宜量賜"。其三，以爲"宋氏赦令，蒙恩者寡。愚謂今下赦書，宜令事實相副"。其四，以爲"匈奴未滅，劉昶猶存，秋風揚塵，容能送死。境上諸城，宜應嚴備，特簡雄略，以待事機，資實所須，皆宜豫辦"。其五，以爲"宜除宋氏大明、太始以來諸苛政細制，以崇簡易"。其六，以爲"凡諸土木之費，且可權停"。其七，以爲"帝子王姬，宜崇儉約"。其八，以爲"宜詔百司及府州郡縣[11]，各貢讜言，以繼唐虞之美"。其九，以爲"忠貞孝悌，宜擢以殊階，清儉廉節，應任以民政"。其十，以爲"革命惟始，天地大慶，宜時擇才辯，北使匈奴"。其十一，以爲"交州險夐，要荒之表，宋末政苛，遂至怨叛。今大化創始，宜懷以恩德，未應遠勞將士，搖動邊氓。且彼土所出，唯有珠寶，實非聖朝所須

之急。討伐之事,謂宜且停"。又撰《賢聖雜語》奏之,託以諷諫。帝答曰:"省所獻《雜語》,並列聖之明規,衆智之深規。卿能憲章先範,纂鏤情識,忠款既昭,淵誠肅著,當以周旋,無忘聽覽也。"又諫起宣陽門,表陳宜明守宰賞罰;立學校,制齊祀;廣開賓館,以接荒民。帝又答曰:"具卿忠讜之懷。夫賞罰以懲守宰,飾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齊祀,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已勅公卿。宣陽門今勅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

孔稚珪,爲冠軍將軍、南陽太守。以魏軍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傷,乃上表曰:"匈奴爲患,自古而爾。雖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筭略之要,二塗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二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庭。推而言之,優劣可睹。今之議者,咸以丈夫之氣,耻居物下,况我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也。臣以爲戎狄禽獸,本非人倫,鴟鳴狼踞,不足喜怒,蜂目蠆尾,何關美惡!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策,弘之以大度,處之以蝥賊,豈足肆天下之忿,損蒼生之命,發雷電之怒,爭虫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横尸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蠶攢,窮誅不進,馬足毛群,難與競逐。漢高横威海表,窘迫長城;孝文國富刑清,事屈凌辱;宣帝撫納安靜,胡馬不驚;光武卑辭厚禮,寒山無霾。是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寶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戰?惜民命也。唯漢武籍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驕心奢智,大事匈奴。遂連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龍城。雖斬獲名王,屠走凶羯,而漢之卒甲十亡其九。故衛、霍出關,千隊不反;貳師入漠,百旅頓降。李廣敗於前鋒,李陵沒於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國儲空懸,戶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自西朝不綱,東晉遷鼎,群胡沸亂,羌狄交横,荆棘攢於陵廟,豺虎咆於宫闕,山淵反復,黔首塗地,逼迫奔騰,開闢未有。是時得失,略不稍陳。近至元嘉,多年無事,末路不量,復挑強敵。遂連城覆沒,虜馬飲江,青、徐之際,草木爲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通和。十餘年間,邊堠且息。陛下張天造曆,駕日登皇,聲雷宇宙,勢壓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劍首,長蛇餘喘,偷竊外甸,烽亭不靜,五載於斯。昔歲蟻壞,瘻食樊漢,今兹虫毒,浸淫未已。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五歲之費,寧可貲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詔命,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此策若行,則爲百世之福。若不從命,不過加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爲辱命'。夫以天下爲量者,不計細耻;以四海爲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沒尚不惜,一使不反曾何惑耳?且我以權取,何嫌其耻?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必勝,而有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命樓舡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沿江大漢,雲陣萬里。據險要以奪其魂,斷糧道以折其膽。多設疑兵,使精恚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茹而慮屈。然後發衷詔,馳輕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北虜頑而愛奇,貪而好古,

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願和必矣。陛下用臣之啓，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款塞之胡哉？彼之言戰既慇懃，臣之言和亦慊闊。伏願察兩塗之利害，檢二事之多少，聖炤玄省，灼然可斷。所表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奉佐藩岳，敢肆瞽直，伏奏千里。"帝不納。

後魏樓毅，孝文時爲都督涼河二州、鄯善鎮諸軍事，鎮西將軍、涼州刺史。車駕南伐，毅表諫曰："伏承六軍雲動，問罪荆、楊，吊民淮表，一同甌越。但臣愚見，切所未安。何者？京邑新遷，百姓易業，公私草創，生途索然。兼往歲弗稔，民多饑饉。二三之際，嗟惋易興。天道悠長，宜養時晦。願抑赫斯，以待後日。"詔曰："時不自來，因人則合。今年人事，殊非昔歲。守株之唱，便可停也。陽九利涉，豈卿所知也。"

辛雄，爲行臺左丞。與前軍臨淮王彧討荆州，雄在軍上疏曰："凡人所以臨堅陣而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則求榮名，二則貪重賞，三則畏刑罰，四則避禍難。非此數事，雖聖王不能勸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疏、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早死也？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將歷數年，蠻左亂常，稍已多載。凡在戎役，數十萬人，三方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不明賞罰故也。陛下欲天下之早平，愍征夫之勤瘁，乃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兵將之動，歷稔不决；三軍之卒，晏然在家。致令節士無所勸慕，庸人無所畏懾。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不肯進力者矣。若重發明詔，更量賞罰，則軍威必張，賊難可弭。臣聞必不得已，去食就信。以此推之，信不可斯須廢也。賞罰，陛下之所易行，不能全而行之。攻敵，士之所難，欲其必死，寧可得也？臣既庸弱，忝當戎使，職司所見，輒敢上聞。惟陛下審其可否。"

後周于翼，爲大將軍。先是，與齊、陳二境各脩邊防，雖通聘好，而每歲交兵。然一彼一此，不能有所克獲。武帝既親萬機，將圖東討，詔邊城鎮，並益儲峙，加戍卒。二國聞之，亦增脩守禦。翼諫曰："宇文護專制之日，興兵至洛，不戰而敗，所喪實多。數十年委積，一朝糜散，雖謂護無制勝之策，亦由敵人之有備故也。且疆埸相侵，互有勝敗，徒損兵儲，非策之上者。不若解邊嚴，減戍防，繼好息民，敬待來者。彼必喜於通和，懈而少備，然後出其不意，一舉而山東可圖。若猶習前蹤，恐非蕩定之計。"帝納之。

隋梁士彦，仕周爲晉州刺史。齊師來伐，武帝救之，以將士疲倦，意欲班師。士彦叩馬而諫曰："今齊師既遁，衆心皆動，因其懼也而攻之，其勢必舉。"帝從之，大軍遂進。帝執其手曰："余之有晉州，爲平齊之基。若不固守，則事不諧矣。朕無前慮，惟恐後變，善爲我守之。"及齊平，封郕國公，進位上柱國。

郭榮，爲左侯衛大將軍。遼東之役，以功進位左光祿大夫。明年，帝復事遼東。榮以爲中國疲獘，萬乘不宜屢動，乃言於帝曰："戎狄失禮，臣下之事。臣聞千均之弩，不

爲鼷鼠發機,豈有親辱大駕,以臨小寇?"帝不納。

樊子蓋,爲兵部尚書,將兵。大業十一年,從駕汾陽宫。至于雁門,車駕爲突厥所圍,頻戰不利。帝欲以精騎潰圍而出,子蓋諫曰:"陛下萬乘之主,豈有輕脱。一朝狼狽,雖悔不追。未若守城以挫其鋭,四面徵兵,可立而待。陛下亦何所慮,乃欲身自突圍?"因垂泣,"願暫停遼東之役,以慰衆望。聖躬親出慰撫,厚爲勳格,人心自奮,不足爲憂。"帝從之。其後援兵稍至,虜乃引去。

來護兒,爲右翊衛大將軍。煬帝於雁門爲突厥所圍,將選精騎潰圍而出。護兒及樊子蓋並固諫,乃止。大業十二年,駕幸江都,護兒諫曰:"自皇家受命,將四十年。薄賦輕徭,户口滋殖。陛下以高麗逆命,稍興軍旅。百姓無知,易爲咨怨。在外群盗,往往聚結。車駕遊幸,深恐非宜。伏願駐駕洛陽,與時休息。出師命將,掃清群醜。上稟聖筭,指日剋除。今幸江都,是臣衣錦之地。臣荷恩深重,不敢專爲身謀。"帝聞之,厲色而起,數日不得見。後怒解,方被引入,謂曰:"公意乃爾,朕復何望?"護兒因不敢言。

唐執失思力,爲左領軍將軍。貞觀五年十月,太宗將逐兔於後苑,思力諫曰:"天授陛下爲華夷父母,何得自輕。倘使萬一馬有顛蹶,將若之何?"太宗顧而異之。又將逐鹿,思力乃脱巾帶,跪而固請,太宗爲之止焉。

李大亮,爲梁州都督。初,頡利之敗也,其酋豪首領至者皆拜將軍,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唯大度設、拓設、泥熟特勒不至,遣招慰之使者相望于道。大亮以爲于事無用,徒費中國,因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本根;四夷之人,猶於枝葉。擾其根本,以厚枝附,而求久安,未之有也。自古明王,化中國以信,馭夷狄以權,故《春秋》云:'戎狄豺狼,不可厭也。諸夏親昵,不可棄也。'自陛下君臨宇宙,深根固本,人逸兵強[12],九州殷盛,四夷自服。今者拓跋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勞費,未悟其益也。然河西甿庶,積禦蕃夷,州縣蕭條,户口鮮少,加因隋亂,減耗尤多。突厥未平之前,尚不安業;匈奴微弱以來,始就農畝。若即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見,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内。是以周室愛人攘狄,竟延七百齡;秦王輕戰事胡,四十載而絶滅。漢文養兵静守,天下安豐。孝武揚威遠略,海内虚耗,雖悔輪臺,追已不及。至於隋室,早得伊吾,兼統鄯善,且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虚内致外,竟損無益。遠尋秦、漢,近觀隋室,動静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蕃磧,人非夏人,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畏威懷德,永爲藩臣,蓋行虚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13],以變其俗,乃置内地,去京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每見一人初降,賜物五匹、袍一領,酋帥悉授大官[14],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匈奴,其衆益多,非中國之利也。"於是言事者甚衆,竟分其部,置三都督府。

竇静,爲夏州都督。時擒頡利,處其部衆於河南。静以爲不便,上封事曰:"臣聞夷

狄者，同夫禽獸，窮則搏噬，群則聚麀。不可以刑法繩，不可以仁義教。衣食仰給，不務耕桑，徒損有爲之甿，以資無知之虜，得之則無益於化，失之則無損於時。然彼首丘之情，未易忘也。誠恐一旦變生，犯我王略，愚臣之所深慮。如臣計者，莫若因其敗亡之後，加其無妄之福，假以賢王之號，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勢分，易爲羈制，自可永保邊塞，代爲藩臣，此實長轡遠御之道。"於時務在懷輯，雖未從之，太宗嘉其忠謇，答以優詔曰："北方之務，悉以相委，以卿爲寧朔大使，撫鎮華戎，朕無北顧之憂矣。"

尉遲敬德，爲鄜、夏二州都督。抗表乞骸，授開府儀同三司。太宗將征高麗，敬德奏言："車駕若自往遼左，皇太子又在定州，東西二京，府庫所在，雖有鎮守，總是空虛。遼東路遙，恐有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國，不足親勞萬乘。伏請委之良將，自可應時摧滅。"太宗不納，令以本官行太常卿，爲左衛馬軍總管，從破高麗於駐蹕山。軍還，依舊致仕。

郭子儀，爲朔方等道節度。時西蕃入寇，詔子儀爲關內副元帥。蕃軍退，詔子儀權京城留守。自西蕃入寇，代宗車駕東幸，天下皆咎程元振，諫官屢論之。元振懼，又以子儀復立功，不欲天子還京，勸帝且都洛陽，以避蕃寇，代宗然之，下詔有日，子儀聞之，因兵部侍郎張重光宣慰迴，附章論奏曰："臣聞雍州之地，古稱天府，右控隴、蜀，左扼崤、函，前有終南、太華之險，後有淸渭、濁河之固，神明之奥，王者所都。地方數千里，帶甲十餘萬，兵強士勇，雄視八方，有利則出攻，無利則入守。此用武之國，非諸夏所同，秦、漢因之，卒成帝業。其後或處之而泰，去之而亡，前史所書，不唯一姓。及隋氏季末，煬帝南還，河、洛丘墟，兵戈亂起。高祖唱義，亦先入關，惟能剪滅姦雄，底定區宇。以至於太宗、高宗之盛，中宗、玄宗之明，多在秦州，鮮居東洛。間者羯胡搆亂，九服分離，河北、河南盡從逆命。然而先帝仗朔方之衆，慶緒奔亡。陛下藉西土之師，朝義就戮。豈惟天道助順，抑亦地形使然。此陛下所知，非臣飾說。近因吐蕃凌逼，鑾駕東巡，蓋以六軍之兵，素非精練，皆市肆屠沽之人，務挂虛名，苟備征賦，及驅以就戰，百無一堪。亦有前輸貨財，因以求免。又中官掩蔽，庶政多荒，遂令陛下振蕩不安，退居陝服。斯蓋關於委任失所，豈可謂秦地非良者哉？今道路云云，不知信否，咸謂陛下已有成命，將幸洛都。臣熟思其端，未見其利。夫以東周之地，久陷賊中，宫室焚燒，十不存一。百曹荒廢，曾無尺椽，中間畿內，不滿千戶。井邑榛棘，豺狼所嘷。旣乏軍儲，又鮮人力。東至鄭、汴，達於徐方，北自懷覃，經於相土，人烟斷絶，千里蕭條。將何以奉萬乘之牲餼，供百官之次舍？矧其土地狹阨，纔數百里間，東有成皋，南有二室，險不足恃，適爲戰場。陛下奈何棄久安之勢，從至危之策？忽社稷之計，生天下之心。臣雖至愚，竊爲陛下不取。且聖旨所慮，豈不以京畿新遭剽略，田野空虛，恐糧食不充[15]，國用有闕，以臣所見，深爲不然。昔衛文公小國之君，諸侯之主耳，遭懿公爲狄所滅，始

廬於漕，衣大布之衣，冠大帛之冠。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三百乘，卒能恢復舊業，享無疆之休。況明明天子，恭儉節用，苟能黜素餐之吏，去冗食之官，抑豎刁、易牙之權，任蘧瑗、史鰌之直，薄征弛力，卹隱追鰥，委諸相以簡賢任能，付老臣以練兵禦侮，則黎元自理，盜賊自平，中興之功，旬日可冀，卜年之期，永永無極矣。願時邁順動，迴鑾上都，再造邦家，維新庶政，奉宗廟以脩薦享，謁陵寢以崇孝思。臣雖殞絶，死無所恨。"代宗省表，垂泣謂左右曰："子儀用心，眞社稷臣也。可亟還京師。"

韋皋，爲西川節度使。順宗即位，王叔文等專政。皋上表曰："臣聞上承宗廟，下鎭黎元，永固無疆，亟先儲貳。臣伏聞聖躬以山陵未畢，哀毁踰禮，因乖攝衛，至今未安。若更憂勞萬幾，伏恐旬月之間，未得痊復。皇太子睿質已長，淑問日彰，四海之心，實所倚賴。伏望權令親監庶政，事無大小，一切諮稟。候聖躬痊愈，即歸春宫。如此必冀聖體速就康寧，庶政免令擁滯。臣位兼將相，受恩最深，今之所陳，是臣職分。特望陛下俯從人望，克崇萬代之業。"又上皇太子牋曰："殿下體重離之明，當儲貳之重，所以克昌九廟，式固萬方，天下安危，係於殿下。皋位崇將相，志切公忠，先聖察知，早蒙恩顧。人臣之分，知無不爲。將以上答眷私，常思罄竭。伏以聖上嗣膺鴻業，睿哲英明，攀感先皇，志存孝理，上追殷宗之德，諒闇未嘗發言。軍國萬機，委於臣佐，所宜竭誠翊戴，以致雍熙。但託付未得其人，處理多虧公正。今則群小得志，隳紊紀綱，官以勢遷，政猶情改，朋黨交搆，熒惑聖朝。樹置腹心，遍於貴位。潛結左右，難在蕭牆。國賦散於權門，王稅不入天府。褻慢無忌，高下在心。貨賄既行，遷轉失序。先朝屏黜贓犯之類，咸擢在省闥府署之間。至令忠臣殞涕，正士吞聲，遐邇痛之，謂之不可。將恐姦雄乘便，因此謀動干戈，危殿下之家邦，傾太宗之王業。伏以櫛風沐雨，經營四方，列聖兢兢，年將二百。將欲傳於萬代，永保無疆，豈可一朝委任王叔文、王伾、李忠言等三人？小藝之臣，付以軍國重務，恣其黷亂，坐收傾危。日夜憂危，不勝憤激。捐軀報國，今則其時。特望殿下即日奏聞，斥逐群小，天下事務出自殿下之心，則四方獲安，忠臣得以戮力。皋受恩兩朝，寄任崇重，惟知竭節以效懇誠。伏惟殿下掃除之。"皋自以大臣得議國家事，且怨叔文不與三川恃處，斗絶一方，度叔文不能摇動，又乘其與韋執誼間隙，故極言中外人情。尋裴均、嚴綬表牋繼至，悉與皋同詞。忠正之徒，皆倚賴以爲援，而邪黨震懼。

裴度，爲河東節度使。會幽州朱克融、鎭州王廷湊作亂，詔度充鎭州四面行營招討使。屠城斬將，屢以捷聞。穆宗深嘉其忠款。時翰林學士元稹交結內官，求爲宰相，與知樞密魏弘簡爲刎頸之交。稹雖與度無憾，然頗忌前達加於己上。度方用兵山東，處置軍事，有所論奏，多爲稹輩所持。天下皆言稹恃寵熒惑上聽，度在軍上疏論之曰："臣聞主聖臣直。今既遇聖主，輒爲直臣，上答殊私，下塞群謗，誓除國蠹，無以家爲。苟獻替之可行，何性命之足惜！伏惟皇帝陛下恭承丕業，光啓雄圖，方殄頑人之風[16]，以立

太平之事。而逆豎搆亂，震驚山東，姦臣作朋，撓亂國政。陛下欲掃蕩幽、鎮，宜肅清朝廷。何者？爲行有大小，議事有先後。河朔逆賊，只亂山東；禁闈姦臣，必亂天下。是則河朔患小，禁闈患大。小者，臣等與諸戎臣必能剪滅；大者，非陛下制斷，非陛下覺悟，無計驅除。今文武百寮，中外萬品，有心者無不憤忿，有口者無不咨嗟。直以威權方重，獎用方深，無所畏避，不敢抵觸，恐事未行而禍已及，不爲國計，且爲身謀。臣比者猶畏隱忍，不願發明。一則以罪惡如山，怨謗如雷，伏料聖明，必自誅殛。一則以四方無事，萬樞且過，雖紀綱潛壞，賄賂公行，俟其貫盈，必自顛覆。今屬兇徒擾攘，宸衷憂軫，凡有制命，計於安危。痛此姦邪，恣行欺罔，干亂聖略，非止一途。又翰苑舊臣，結爲朋黨，陛下聽其所說，更訪於近臣，私相計會，更唱迭和，蔽惑聰明。所以臣自兵興以來，所陳章疏，事皆要切。所奉書詔，多有參差。蒙陛下委付之意不輕，被姦臣抑損之事不少。臣素知佞倖，亦無仇嫌，只是昨者臣請乘傳詣闕，面陳戎事，姦臣之徒最所畏懼，知臣若到御坐之前，必能悉數其過，以此百計止臣此行。臣又請領兵齊進，遂便討賊，姦臣之黨尤加阻礙，恐臣統率諸道，或有成功，進退皆受羈牽，意見悉遭蔽塞。復共一二憸狡[17]，同詞合力，或兩道招撫，逗留旬時；或遣蔚州行營[18]，拖曳日月。但欲令臣失所，使臣無成，則天下理亂，山東勝負，悉不顧矣。爲臣事君，一至於此！且陛下左右前後，忠良至多，亦有熟會典章，亦有飽諳師旅，足以任使，何獨斯人？以臣愚見，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而自平。若朝中姦臣尚在，則逆臣縱平無益。臣讀國史，知代宗朝蕃戎侵軼，直犯都城。代宗不知，蓋被程元振蒙蔽，幾危社稷。當時柳伉乃太常一博士耳，猶能抗表歸罪，爲國除害。今臣所處，兼總將相，豈宜坐觀凶邪，有曀日月，不勝感憤嫉惡之至！謹附中使趙奉國以聞。倘陛下未信忠言，猶惑姦黨，伏乞出臣此表，令三事大夫與百寮集議。彼不受責，臣合伏辜。天鑒孔明，照臣肝血。得天下之人知臣不負陛下，則雖死之日，猶生之年。"繼上三章，辭情激切。穆宗雖不悅，然懼大臣正議，乃以魏弘簡爲弓箭庫使，罷元稹內職。然寵稹之意未衰，俄拜稹平章事。尋罷度兵權，守司徒、平章事，充東都留守。諫官相率伏閤詣延英門者日有二三，帝知其諫，不即被召，皆上疏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帝以章疏旁午，無如之何，知人情在度，遂詔度自太原由京師赴洛。及元稹爲相，請帝罷兵，洗雪廷湊、克融，解深州之圍，蓋欲罷度兵柄故也。二年三月，度至京師，既見，先叙克融、廷湊暴亂河朔，受命討賊無功；次陳除職東都，許令入覲。辭和氣勁，感動左右。度伏奏龍墀，涕泗嗚咽。帝爲之動容，口自諭之曰："所謝知，朕於延英待卿。"初，人以度無左右之助，爲姦邪排擯，雖度勳德，恐不足感動人主。及度奏河北事，慷慨激切[19]，揚於殿庭，在位者無不聳動。雖武夫貴介，亦有咨嗟流涕者。

梁韓建，唐末爲鎮國軍節度使。昭宗乾寧中，通王滋請故宰臣孔緯宅爲營，建奏曰："孔緯以直道爲宰相，今其身歿未久。朝廷撫凌統之孤，祭蕭何之墓，奈何奪其故

居,使其妻子奉几筵無所?非君臣始終之道也。"帝從之。

後唐蓋寓,初爲武皇后右都押牙,領容管經略使。武皇平王行瑜,旋師渭北。暴雨六十日,諸將或請入覲,且云:"天顏咫尺,安得不行覲禮?"武皇意未決,寓白曰:"車駕自石門還京,寢未安席。比爲行瑜驚駭乘輿,今京師未寧,姦宄流議,大王移兵渡渭,必恐復動宸情。君臣始終,不在朝覲。但歸藩守,姑務勤王,是忠臣之道也。"武皇笑曰:"蓋寓尚阻吾入覲,况天下人哉?"即日班師。

符存審,爲魏博馬步軍都指揮使,領横海軍節度使。莊宗勇於征戰,每以輕騎當之,遇窘者數四。存審每俟其入,必叩馬泣諫曰:"王將復唐宗,宜爲天下自愛。搴旗挑戰,一劍之任,無益聖德,請責效於臣。古人不以賊遺君父,臣雖不武,敢不代君之憂。"莊宗即時回駕。

校勘記

[1]令長,原作"令良",據《後漢書·陳龜傳》改。

[2]冰炭,原作"水炭",據《後漢書·傅燮傳》改。

[3]備,《後漢書·傅燮傳》作"被"。

[4]貧兵,原作"貧夫",據《三國志·吳書·駱統傳》改。

[5]憎愛,原"忠愛",據《三國志·吳書·陸抗傳》改。

[6]爲,原作"少",據《三國志·吳書·陸抗傳》改。

[7]而,原文缺,據《三國志·吳書·陸抗傳》補。

[8]寧康,原本誤作"康寧",據《四庫全書》本改。

[9]澆苛,原作"流苛",據《南齊書·劉善明傳》改。

[10]斧鉞,原作"斧錢",據《南齊書·劉善明傳》改。

[11]以爲,原脱,據上下文及《南齊書·劉善明傳》補。

[12]兵,原作"本",據《舊唐書·李大亮傳》改。

[13]能,原本缺,據《舊唐書·李大亮傳》補。

[14]酋帥,原作"首帥",據《舊唐書·李大亮傳》補。

[15]糧,原作"稍",據《舊唐書·郭子儀傳》改。

[16]殄,原作"於",據《舊唐書·裴度傳》改。

[17]檢狡,原作"簡較",據《舊唐書·裴度傳》改。

[18]蔚州,原作荆州,據《舊唐書·裴度傳》改。

[19]慷慨激切,原作"慷慨之切",據《舊唐書·裴度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八

將帥部（六十九）

退　讓

《書》曰："謙受益。"《傳》曰："上讓下兢。"蓋先王之重知退而貴崇讓也。其德之盛歟！乃有掌握兵要，典司戎重，膺元帥之寄，受注意之任，寵名斯集，爵賞既渥，而能達倚伏之理，節過亢之分，深畏盛滿，推避榮數，稱引俊傑，罄盡忠亮，乃至求解祿秩，願就休致，懇辭政柄，思去權位，靡矜勳績，不受封邑，精意懇到，孤風聳激。《老子》曰"知止不殆"，《易》曰"卑而不可踰"，皆是之謂也。故歷代之爲將者，能以功名始終，進退而不失其正者，何莫繇斯道也已。

漢張安世，宣帝初爲車騎將軍、光祿勳。時大將軍霍光薨，御史大夫魏相上封事，言安世與大將軍定策，天下受其福，宜尊其位，以爲大將軍。帝亦欲用之。安世聞指，懼不敢當，請間求見，免冠頓首曰："老臣耳妄聞，言之爲先事，不言情不達。（事未施行而遽言之，故曰爲先事也。）誠自諒不足以居大位，繼大將軍後。唯天子財衷，以全老臣之命。"（財，與裁同。）帝笑曰："君言太謙。君而不可，尙誰可者？"（言君尚不可，誰更可也。）安世深辭，弗能得。後數日，竟拜大司馬車騎將軍，領尙書事。初，宣帝以皇曾孫收養掖庭，安世兄掖庭令賀侍養拊循，恩甚密焉。及帝即位，而賀已死。帝追思賀恩，欲封其家爲恩德侯，置守冢二百家。賀有一子蚤死，無子，子安世小兒彭祖（言養以爲子）。彭祖又小與帝同席研書，指欲封之，先賜爵關內侯。安世深辭賀封，又求損守冢戶數，稍減至三十戶[1]。帝曰："吾自爲掖庭令，非爲將軍也。"安世乃不敢復言。安世以父子封侯，在位太盛，乃辭祿。詔都內別藏張氏無名錢以百萬數。元康四年春，安世病，上疏歸侯，乞骸骨。天子報曰："將軍年老被病，朕甚憫之。雖不能視事，折衝萬里，君先帝大臣，明於治亂，朕所不及，得數問焉。（言意所不及者，即以問君。）何感而上書，歸衛將軍富平侯印？薄朕忘故（薄，猶嫌也。君意嫌朕遺忘故舊，而求去也），非所望也！願將軍強飧食，近醫藥，專精神，以輔天年。"安世復強起視事。

後漢馬武，初爲更始振武將軍。後降光武，復使將其部曲至鄴。武叩頭辭以不願，世祖愈美其意。

李通，爲前將軍。以天下略定，通思欲避榮寵，以病上書乞身。詔下公卿群臣議，

大司徒侯霸等曰:"王莽篡漢,傾亂天下。通懷伊、吕、蕭、曹之謀,建造大策,扶助神靈,輔成聖德。破家爲國,忘身奉主,有扶危存亡之義。功德最高,海内所聞。通以天下平定,謙讓辭位。夫安不忘危,宜令通居職療疾。欲就諸侯,不可聽。"於是詔通勉致醫藥,以時視事。

丁綝,字幼春,潁川定陵人。光武因略地潁陽,以爲偏將軍。建武元年,拜河南太守。及封功臣,帝令各言所樂,諸將皆占豐邑美縣,唯綝願封本鄉。或謂綝曰:"人皆欲縣,子獨求鄉,何也?"綝曰:"昔孫叔敖敕其子受封,必求墝埆之地。今綝能薄功微,得鄉亭厚矣。"帝從之,封定陵新安鄉侯。

朱祐,爲建義大將軍。建武中封鬲侯,邑七千三百户。祐自陳功薄而國大,願受南陽五百户足矣。不許。

竇憲,和帝時爲車騎將軍。與北單于戰於稽落山,大破之。詔使中郎將持節即五原,拜大將軍,封武陽侯,食邑三萬户。憲固辭封賜,策許焉。

馮緄,桓帝時爲車騎將軍,擊武陵蠻夷。荆州平定,詔賜錢十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

吴張昭,大帝時爲綏遠將軍。以老病上還官位及所統領,更拜輔吴將軍,班亞三司,改封婁侯,食邑萬户。

是儀,爲裨將軍,守侍中。欲復授兵,儀自以非材,固辭不受。

嚴畯,爲騎都尉。横江將軍魯肅卒,權以畯代肅。畯前後固辭曰:"僕素書生,不閑軍事。非才而據,殃咎必至。"發言慷慨,至於流涕。大帝乃聽焉,嘉其能以實讓。

晉賈充,爲車騎將軍。時吴將孫秀降,拜爲驃騎大將軍。武帝以充舊臣,欲改班使車騎,居驃騎之右。充固讓,見聽。

魯芝,爲鎮東將軍、青州刺史。芝以年及懸車,告老遜位。章表十餘上,武帝於是徵爲光禄大夫,位特進,給吏卒,門施行焉。

羊祜,泰始初爲都督荆州諸軍事,後加車騎將軍,開府如三司之儀。祜上表固讓曰:"臣伏聞恩詔,拔臣使同臺司。臣自出身以來,適十數年,受任外内,每極顯重之任。常以智力不可頓進,恩寵不可久謬,夙夜戰悚[2],以榮爲憂。臣聞古人之言:德未爲人所服而受高爵,則使才臣不進;功未爲人所歸而荷厚禄,則使勞臣不勸。今臣身托外戚,事連運會,誠在過寵,不患見遺。而猥降發中之詔,加非次之榮。臣有何功可以堪之?何心可以安之?身辱高位,傾覆尋至,願守先人弊廬,豈可得哉?違命誠忤天威,曲從即復若此。蓋聞古人申於見知,大臣之節,不可則止。臣雖小人,敢緣所蒙,念存斯義。今天下自服化以來,方漸八年,雖側席求賢,不遺幽賤,然臣不能推有德,達有功,使聖聽知勝臣者多,未達者不少。假令有遺德於版築之下,有隱才於屠釣之間,而朝議用臣不以爲非,臣處之不以爲愧,所失豈不大哉!臣忝竊雖久,未若今日兼文武

之極寵，等宰輔之高位也。且臣雖所見者狹，據今光祿大夫李憙執節高亮，在公正色；光祿大夫魯芝潔身寡欲，和而不同；光祿大夫李胤清亮簡素[3]，立身在朝，皆服事華髮，以禮終始。雖歷位內外之寵，不異寒賤之家，而猶未蒙此選，臣更越之，何以塞天下之望，少益日月。是以誓心守節，無苟進之志。今道路行通，方隅多事，乞留前恩，使臣得速還屯。不爾留連，必於外虞有闕。匹夫之志，有不可奪。"不聽。其後，詔以泰山之南武陽、牟、南城、梁父、平陽五縣爲南城郡，封祜爲南城侯，置相，與郡公同。祜讓曰："昔張良請受留萬戶，漢祖不奪其志。臣受鉅平於先帝，敢辱重爵，以速官謗。"固執不拜，帝許之。祜每被登進，常守冲退，至心素著，故特見申於分列之外。是以名德遠播，朝野具瞻，縉紳僉議，當居臺輔。帝方有兼并之志，仗祜以東南之任，故寢之。

杜預，爲鎮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預既平吳後，還鎮。累陳家世吏職，武非其功，請退。不許。

劉弘，惠帝時爲鎮南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以平張昌功，應封次子一人縣侯。弘上疏固辭，許之。

王導，懷帝永嘉末遷丹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元帝牋曰："昔魏武，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方物，得不局迹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見相準。時有不得者，或爲恥辱。天官混雜，朝望頹毀。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創亂源，饕竊名位，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區別，群望無惑。"帝下令曰："導德重勳高，孤所深倚，誠宜表章殊禮。而更約己冲心，進思盡誠，以身率衆，宜順其雅志，式允開塞之機。"拜寧遠將軍，尋加振威將軍。愍帝即位，徵吏部郎，不拜。導後又拜右將軍、楊州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導以王敦統六州，固辭中外都督。

劉琨，愍帝時爲大將軍，都督并州諸軍事。帝遣大鴻臚趙廉持節拜琨爲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上表讓司空，受都督，尅期與猗盧討劉聰。

王敦，元帝建武初爲征南大將軍。中興建，拜侍中、大將軍、江州牧。遣部將朱軌、趙誘伐杜曾，爲曾所殺，敦自貶，免侍中，辭牧不拜。尋加荆州牧。敦上疏曰："昔漢祖以神武革命，開建帝業，繼以文帝之賢，纂承洪緒，清虛玄默，擬迹成、康。賈誼歎息，以爲天下倒懸，雖言有抑揚，不失事體。今聖朝肇建，漸振宏綱。往段匹磾遣使求效忠節，尚未有勞，便以方州與之。今靳明等爲國雪耻，欲除大逆，此之志望，皆欲附翼天飛。雖功大宜報，亦宜有以裁之，當杜漸防萌，愼之在始。中間不逞，互生事變，皆非忠義，率以一朝之榮。天下漸弊，實繇於此。春秋之時，天子微弱，諸侯奢侈，晉文思崇周室，至有求隧之請，襄王讓之以禮，聞義而服，自爾諸侯莫敢越度。臣謂前者寇賊未殄，苟以濟事，朝廷諸所加授，頗多爵位兼重。今自臣以下，宜皆除之，且以塞群小矜功之望，夷

狄無厭之求。若復遷延,顧望流俗,使姦狡生心,遂相怨謗,指擿朝廷,讒諛蜂起,臣有以知陛下無以正之。此安危之機,天下之望。臣門戶特受榮任,備兼權重,渥恩偏隆,寵過公族。行路廝賤,猶謂不可。臣獨何心,可以安之?臣一宗誤陛下,傾覆亦將尋至,雖復灰身剖心,陛下追悔,將何所及?伏願諒臣至款,及今際會,小解散之,並授賢儁,少慰有識,各得盡其所懷,則人思競勸矣。州牧之號,所不敢當,輒送所假侍中貂蟬。又宜并官省職,以塞群小覬覦之望。"帝優詔不許。又固辭州牧,聽爲刺史。

紀瞻,爲領軍。王敦之逆,元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爲朕卧護六軍。"賊平,自表還家,帝不許,固辭不起。詔曰:"瞻忠亮雅正,識局經濟,屢以年耆病久[4],逡巡告誠。朕深明此操,重違高志。今聽所執,其以爲驃騎將軍、常侍如故。服物制度,一按舊典。"遣使就拜,止家爲府。

陶侃,鎮武昌。元帝以侃破新野、平襄陽功,拜大將軍,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上表固讓曰:"臣非貪榮於疇昔,而虛讓於今日。事有合於時宜,臣豈敢與陛下有違?理有益於聖世,臣豈敢與朝廷作異?臣嘗欲除諸浮長之事,遺諸虛假之用,非獨臣身而已。若臣仗國威靈,梟雄斬勒,則又何以加?"成帝咸和七年,侃疾篤,上表遜位曰:"臣少長孤寒,始願有限。過蒙聖朝歷世殊恩,陛下睿鑒,寵靈彌泰。有始必終,自古而然。臣年垂八十,位極人臣,啓手啓足,當復何限?但以陛下春秋尚富,餘寇不誅,山陵未反,所以憤慨兼懷,不能已已。臣雖不知命,年時已邁,國恩殊特,賜封長沙,隕越之日,當歸骨國土。臣父母舊葬,今在尋陽,緣存處亡,無心分違,已勒國臣脩遷改之事,刻以來秋,奉迎窀穸,葬事訖,乃告老下藩。不圖所患,遂爾綿篤。伏枕感結,情不自勝。臣間者猶謂犬馬之齒,尚可小延,欲爲陛下西平李雄,北吞石季龍,是以遣毌丘奧於巴東,授桓宣於襄陽。良圖未叙,於此長乖。此方之任,內外之要,願陛下速選臣代使,必得良才,奉宣王猷,遵成臣志,則臣死之日,猶生之年。陛下雖聖姿天縱,英奇日新,方事之殷,當賴群儁。司徒導鑒識經遠,光輔三世;司空鑒簡素貞正,內外惟允;平西將軍亮雅量詳明,器用周時,即陛下之周、召也。獻替疇咨,敷融政道,地平天成,四海幸賴。謹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荆江州刺史印傳棨戟。仰戀天恩,悲酸感結。"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愆期,加督護,統領文武。侃輿車出臨津就舡,明日薨于樊谿,時年七十有六。

郗鑒,爲司空,鎮京口。以寢疾,上疏遜位曰:"臣疾彌留,遂至沉篤,自忖氣力,差理難冀。有生有死,自然之分。但忝位過才,曾無以報,上慚先帝,下愧日月。伏枕哀歎,抱恨黃泉。臣今虛乏,救命朝夕,輒以府事付長史劉遐,乞骸骨歸丘園。惟願陛下崇山海之量,弘濟大猷,任賢使能,事從簡易,使康哉之歌復興於今,則臣雖死猶生之日耳。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心。太

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爲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晉陵內史邁，謙受養士，甚爲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戶子弟，堪任兖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是以敢希祁奚之舉。"疏奏，元帝以蔡謨爲鑒軍司。

應詹，爲都督前鋒軍事、護軍將軍、假節、都督。時以王敦作逆朱雀橋南，賊從竹格渡江。詹與建威將軍趙胤等擊敗之，斬賊率杜發，梟首數千級。賊平，封觀陽縣侯，食邑一千六百戶，賜絹五千匹。上疏讓曰："臣聞開國承家，光啓土宇，唯令德元功乃宜封錫。臣雖忝當一隊，策無微略，勞不汗馬。猥以疏賤，倫亞親密，暫廁被練，列勤司勳。乞迴謬恩，聽其所守。"元帝不許。

庾亮，爲左衛將軍。時王敦舉兵，亮與諸將拒錢鳳。及沈充之走吴興也，元帝又假亮節，都督東征諸軍事，追充。事平，以功封永昌縣開國公，賜絹五千四百疋，固讓不受。後亮鎮蕪湖，時後將軍郭默據湓口以叛，亮表求親征。於是以本官加征討都督，率將軍路永、毛寶、劉仕等步騎二萬，會太尉陶侃討之。亮還蕪湖，不受爵賞。侃移書曰："夫賞罰黜陟，國之大信。竊怪矯情，獨爲君子。"亮曰："元帥指撝，武臣效命。亮何功之有?"遂苦辭不受。進號鎮西將軍，又固讓。初，以誅王敦功，封永昌縣公。亮比陳讓，疏數十上，至是許之。

溫嶠，爲江州刺史、持節、都督、平南將軍，鎮武昌。先是，王導與嶠皆受元帝顧命，及平蘇峻後，朝議將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還藩。復以京邑荒殘，資用不給，嶠借資蓄具器用，而後旋于武昌。

毛穆之，穆帝時爲右將軍、宣城內史、假節，鎮姑孰。穆之以爲戍在近畿，無復軍警，不宜加節。上疏辭讓，許之。

郗愔，簡文初爲輔國將軍，會稽內史。時大司馬桓溫以愔與徐、兖有故義，乃遷愔都督徐、兖、青、幽、揚州之晉陵諸軍事，領徐、兖二州刺史，假節。雖居藩鎮，非其好也。俄屬桓溫北伐，愔請督所部出河上，用子超計，以己非將帥才，不堪軍旅，又固辭解職，勸溫并領己所統。轉冠軍將軍，會稽內史。及簡文踐祚，就加鎮軍，都督浙江東五郡軍事。久之，以年老乞骸骨，因居會稽。徵拜司空，詔書優美，敦奬殷勤，固辭不起。

謝玄，孝武時爲都督徐、兖、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移鎮東陽城。玄即路，於道疾篤，上疏曰："臣以常人，才不佐世，忽蒙殊遇，不復自量，遂從戎政。驅馳十載，不辭鳴鏑之險，每有征事，輒請爲軍鋒，豯恩厚忘軀，甘死若生也。冀有毫釐，上報榮寵。天祚大晉，王威屢舉，實豯陛下神武英斷，無思不服。亡叔臣安協贊雍熙，以成天工，而雰霧尚翳，六合未朗，遺黎塗炭，巢窟宜除，復命臣荷戈前驅，董司戎首。冀仰憑皇威，宇宙寧一，陛下致太平之化，庸臣以塵露報恩，然後從亡叔臣安退身東山，以道養壽。此誠已形于文旨，達於聖聽。臣所以區區家國，實在於此。不謂臣愆咎夙積，罪鍾中年。上延亡叔臣安、亡兄臣靖，數月之間，相繼殂背；下逮稚子，尋復夭昏。哀毒兼纏，痛百

常情。臣不勝禍酷暴集,每一慟殆斃。所以含哀忍悲,期之必存者,雖哲輔傾落,聖明方融,伊、周嗣作,人懷自厲,猶欲申臣本志,隆國保家。故能豁其情滯,同之無心耳。去冬奉司徒道子告括囊遠圖,逮問臣進止之宜。臣進不達事機,以蹙境爲恥;退不自揆,故欲順其宿心。豈謂經略不振,自貽斯戾。是以奉送章節,待罪有司。執循常儀,實有媿心。而聖恩赦過,黷法垂宥,使抱罪之臣,復得更鳴於所司。木石猶感,而况臣乎?顧將身不良,動與釁會,謙德不著,害盈是荷,先疾既動,便至委篤。陛下體臣疢重,使還藩淮側。甫欲休兵靜衆,綏懷善撫,兼苦自療,冀日月漸瘳,繕甲俟會,思更奮迅,而所患沉頓,有增無損。今者惙惙,救命朝夕。臣之平日,率其長短,加以匪懈,猶不能令政理弘宣,况今內外天隔,永不復接,寧可卧居重任,以招患慮?追尋前事,可爲寒心。臣之微身,復何足惜。區區血誠,憂國實深。謹遣兼長史劉濟重奉送節蓋章傳。伏願陛下垂天地之仁,拯將絶之氣,特遣軍司鎭慰荒雜,聽臣所乞,盡醫藥消息,歸誠道門,冀神祗之祐。若此而不差,脩短命也。使臣得及視息,瞻睹墳柏,以此之盡,公私眞無恨矣。伏枕悲慨,不覺流涕。"詔遣高手醫一人,令自消息,又使還京口療疾。玄奉詔便還。病又不差,又上疏曰:"臣同生七人,凋落相繼,唯臣一己,孑然獨存。在生荼酷,無如臣比。所以含哀忍痛,希延視息者,欲報之德,實懷罔極,庶蒙一瘳,申其此志。且臣孤遺滿目,顧之惻然。爲欲極其求生之心,未能自分於灰土。慺慺之情,可哀可愍。伏願陛下矜其所訴,霈然垂恕,不令微臣銜恨泉壤。"表寢不報。前後疏十餘上,久之,乃轉授散騎常侍、左將軍、會稽內史。

桓豁,爲征西將軍,進督交、廣州軍事。太元初,遷征西大將軍,開府。豁上疏固讓曰:"臣聞三台麗天,辰極以之增耀;論道作弼,王猷以之時邕[5]。必將仰參神契,對揚成務,弘易簡以翼化,暢玄風於宗極。故宜明揚仄陋[6],登庸賢儁,使版築有冲天之舉,渭濱無垂竿之逸。用乃功濟蒼生,道光千載。是以德非時望,成典所不虛授;功微賞厚,賢達不以擬心。臣實凡人,量無遠致,階籍門寵,遂叨非據。進不能闡揚皇風,贊明政道;退不能宣力所莅,混一華戎。尸素積載,庸績莫紀。是以敢冒成命,歸陳丹款。伏願陛下迴神玄覽,追收謬眷,則具瞻革望,臣知所免。"竟不許。

宋劉敬宣,初自晉安帝元興中爲輔國將軍,既破桓歆,遷建威將軍、江州刺史。敬宣固辭,言於高祖曰:"讎恥既雪,四海清蕩,所願反身草澤,以終餘年。恩遇不遺,遂復僶俛。即目所忝,已爲優渥。且盤龍(劉毅小字)、無忌(何無忌也)猶未遇寵。賢如二弟,位任尚卑,一朝先之,必貽朝野之責。"不許。

王弘,太祖即位初以佐命功遷衛將軍。初,少帝景平二年,徐羨之等謀廢立,召弘入朝。太祖即位,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食邑千戶。弘上表固辭曰:"臣聞趙武稱隨會天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臣千載幸會,謬荷榮遇,雖以智能虛薄,政績蔑聞,而言無隱情,竊所庶幾。向令天啓其心,豫定大策,而名編司勳,功不

見紀，固將請不賞之罪，懸龍蛇之書，豈當稽違成命，苟脩小節。但無功勤[7]，暴之四海，進闕君子勞心之謀，退微小人勞力之效，而聖朝僭賞於上，愚臣苟參於下，則爲厚誣當時，永貽口實。竊財之誚，比此爲輕，唯塵盛猷，虧玷爲大。微躬所惜，一朝亦盡。非惟仰塵國紀，實亦俯畏友朋。憂心彌疚，胡顏靡託。且凡人之交，尙申知己，况在明主，可用理干？所以敢遂愚狷，守之以死。"乃見許，加使持節、侍中，改監爲都督，進號車騎大將軍。

沈慶之，孝武初以討魯爽功進號鎭北大將軍。後遷開府儀同三司，辭，改封始興郡公，戶邑如故。慶之以年滿七十，固請辭事。帝嘉其意，許之。以爲侍中、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又固讓，帝不許。表疏數十上，又面陳曰："張良名賢，漢高猶許其退。臣有何用，必爲聖朝所須？"乃至稽顙自陳，言輒涕泣。帝不能奪，聽以郡公罷就第，月給錢十萬，米百斛，衛史五十人[8]。慶之於是又申前命，復固辭。

南齊劉善明，齊臺初建，爲右衛將軍，辭疾不拜。司空褚淵謂善明曰："高尙之事，乃卿從來素意。今朝廷方相委待，詎得便學松、喬耶？"善明曰："我本無宦情，既逢知己，所以戮力驅馳，願在申志。今天地廓淸，朝廷濟濟，鄙懷既申，不敢昧於富貴矣。"

劉懷珍[9]，宋明帝太始初，爲寧朔將軍，遣王敬則破殷琰將劉從等四壘於橫塘等處，懷珍乘勝逐北，頓壽春邏門。宋明帝嘉其功，除羽林監、屯騎校尉，將軍如故。懷珍請先平賊，辭讓不受。後仕齊太祖，爲左衛將軍、散騎常侍。魏軍寇淮、肥，以本官加平西將軍，屯漅湖，爲壽春勢援，軍退。懷珍既老，以禁旅辛勤，求爲閑官，轉光祿大夫，常侍如故。

周盤龍，爲持節、都督兗州沿淮諸軍事。以擊虜無功，白衣領職。八座尋奏復位，加東平太守。盤龍表年老才弱，不可鎭邊，求解職，見許。

王奐，太祖建元初爲征虜將軍、南郡內史，領南蠻校尉。上表固讓南蠻曰："今天地初闢，萬物載新，荆蠻來威，巴濮不擾。但使邊民樂業，有司循務，本府舊州，日就殷阜。昔游西土，較見盈虛，兼日者戎燼之後，痍毁難復。雖復緡以善政，未及來蘇。今復割撤大府，制置偏校，崇望不足以助強，語實安能以相奬？且資力既分，職司增廣，衆勞務倍，文案滋煩。非獨臣見其難，竊以爲國計非允。"見許。於是罷南蠻校尉官，進號前將軍。

梁蔡道恭，爲右衛將軍。時高祖舉義師于雍州，道恭以破虜休烈之功，遷中領軍，固辭不受。出爲使持節、右將軍、司州刺史。

王國珍，爲右衛將軍，辭不拜。又授徐州刺史，固乞留京師。復賜金帛，國珍又固讓。高祖勑答曰："昔田子泰固辭絹穀，卿體國情深，良在可嘉。"尋詔徵爲護軍將軍。

夏侯詳，初仕齊爲中領軍，從高祖舉義師。時高祖弟始興王憺留守襄陽，詳乃遣使迎憺，共參軍國。齊和帝加詳禁兵，出入殿省，固辭不受，遷侍中、尙書右僕射。尋授使

持節、撫軍、荆州刺史,詳又固讓于憺。

韋叡,以天監十四年出爲平北將軍、寧蠻校尉。十五年,拜表致仕,優詔不許。

劉之亨,大通六年出師南鄭,之亨總督衆軍,杖節西土,而致尅復。後封臨江子,固辭不拜。初,之亨之立功也,軍士有功皆錄,唯之亨爲闌欽所訟,執政因而陷之。故封賞不行,但復本位而已。久之,帝讀《陳湯傳》,恨其立功絶域,而爲文吏所詆。宦者張僧胤曰:"外聞論者,切謂劉之亨似之。"帝感悟,乃封。

校勘記

[1]又求損守塚户數稍減至三十户,原作"又求損守塚户稍減至三十",據《漢書·張安世傳》補。

[2]戰悚,原作"戰慄",據《晉書·羊祜傳》改。

[3]李胤,原作"李裔",據《晉書·羊祜傳》改。

[4]病久,原作"病人",據《晉書·紀瞻傳》改。

[5]邕,原作"雝",據《晉書·桓豁傳》改。

[6]仄,原作"側",據《晉書·桓豁傳》改。

[7]但無功勤,原文闕"無"字,據《宋書·王弘傳》補。

[8]五十人,原文闕"十"字,據《宋書·沈慶之傳》補。

[9]劉懷珍,原作"劉策珍",據《南齊書·劉懷珍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九

將帥部（七十）

退讓第二

後魏陸麗，爲南都尚書。文成興安初，封平原王，頻讓，不聽。乃啓以讓父，文成曰："朕爲天下主，豈不能二王封卿父子也？"以其父俟爲東平王。麗尋遷侍中、撫軍大將軍，賜妻妃號。麗以荷寵既頻，固辭不受。帝益重之。

王肅，爲豫州刺史。以破齊將裴叔業，進號鎭南將軍，加都督四州諸軍事，封汝陽縣子。肅頻表固辭，不許。

劉昶，爲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除使持節，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大將軍、開府，鎭徐州。昶頻表辭大將軍，詔不許。

于忠，宣武時爲侍中、領軍將軍。忠面陳讓云："臣無學識，不堪兼文武之任。"宣武曰："當今學識有文者不少，但心直不如卿。欲使卿劬勞於下，我當無憂於上。"

淳于誕，宣武末伐蜀，以誕爲驍騎將軍、假冠軍將軍、都督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誕不願先受榮爵，乃固讓實官，止參戎號。

楊津，爲衛將軍。孝莊永安初，詔津爲荆州都督。津以前在中山陷寇，詣闕固辭，竟不之任。

楊侃，爲右將軍。孝莊徙御河北，侃固求陪從。至建州，敘行從功臣，自城陽王徽已下凡十人，並增三階。以侃河梁之誠，特加四階。侃固辭，乞同諸人，久乃見許。

爾朱兆，榮之從子。節閔帝以兆爲天柱大將軍，兆謂人曰："此是叔父終官，我何敢受？"遂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并州刺史。

北齊斛律羨，後主武平初爲驃騎大將軍，兄子武都爲兗州刺史。羨歷事數帝，以謹直見稱，雖極榮寵，不自矜尚。至是以合門貴盛，深以爲憂，乃上書推讓，乞解所職，優詔不許。

後周泉企，初仕後魏，以功累遷爲車騎大將軍。西魏文帝大統初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右僕射，進爵上洛郡公，增邑通前一千戶。企志尚廉愼，每除一官，憂見顏色。至是頻讓，文帝手詔不許。

王思政，爲都督、荆州刺史。侯景叛東魏，請援乞師。思政率步騎萬餘，從魯陽關

向陽翟。景送款於梁。思政分布諸軍，據景七州十二鎮，太祖乃以所授景使持節、太傅、大將軍兼尚書令、河南大行臺、河南諸軍事，迴授思政，並讓不受。

于謹，爲柱國大將軍，開府。自以久當權，望隆位重，功名旣立，願保優閒，乃上先所乘駿馬及所著鎧甲等。太祖識其意，乃曰："今巨猾未平，公豈得便爾獨善？"遂不受。

達奚武，受驃騎大將軍。累立大功，朝議初欲以爲柱國。武謂人曰："我作柱國，不應在元子孝前。"固辭不受，以大將軍出鎮玉壁(王欽若等曰：元子孝，後魏宗族，義陽王，爲柱國大將軍)。

竇熾，爲柱國大將軍。明帝以熾前朝舊臣，勳望兼重，欲獨爲造第。熾辭以天下未平，干戈未偃，不宜輒發徒役。明帝不許。

隋李穆，初仕周爲武衛大將軍。擊曲沔蠻，破之，授原州刺史，拜世子惇爲儀同三司。穆以二兄賢、遠並爲佐命功臣，子弟布列清顯，穆深懼盈滿，辭不受拜。太祖不許。俄遷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增邑三千戶，通前三千七百戶。又別封一子爲計邊伯，穆讓兄子孝軌，許之。

元孝矩，爲壽州總管，屯兵於江上。後數歲，自以年老，筋力漸衰，不堪軍旅，上表乞骸骨。轉涇州刺史。高祖下書曰："知執謙撝，請歸初服。恭膺寶命，實賴元功。方欲委裘，寄以分陝，何容便請高蹈，獨爲君子者乎？若以邊境務煩，即宜徙從涇部，養德卧治也。"

梁睿，開皇初爲益州總管。自以周代舊臣，久居重鎮，內不自安，屢請入朝。於是徵還京師。及引見，高祖爲之興，命睿上殿，握手極歡。睿退謂所親曰："功遂身退，此其時也。"遂謝病於家，闔門自守，不交當世。帝賜以板輿，每有朝覲，必令三衛輿上。

令狐熙，爲桂州總管。在職數年，上表曰："臣忝寄嶺表，四載于兹。犬馬之年，六十有一。才輕任重，媿懼兼深，常願收拙避賢，稍免官謗。然所管遐曠，綏撫尤難，雖未能頓革夷風，頗亦漸識皇化。但臣宿患消渴，比更增甚，筋力精神，轉就衰邁。昔在壯齒，猶不如人，況今年疾俱侵，豈可猶當重寄？請解所任。"高祖優詔不許，賜以醫藥。

唐張貴，高宗永徽中爲左領軍大將軍。有目疾，抗表辭事，授鎮軍大將軍。

李光弼，爲河南副元帥，都知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代宗廣德二年七月，上表陳乞曰："臣自去月十七日舊疾發動，有加無瘳。至今月五日，臣自量氣力，恐至不起，謹忍死口占，陳露上聞。臣受國重任，荷國厚恩。自陛下臨御已來，方隅多故，加以疾病，不任扶持，竟未獲趨拜闕庭，瞻奉宸極。忽此危亟，氣候奄然，將冥沒聖代，長辭白日。撫心內痛，割切五情。且鳥之死其聲尤哀，況臣繫心聖朝，結戀慈母，倚枕西向，覲謁永遙。所以循環晷刻，心腸斷絕。臣以素無成效，累加封邑，每經陳讓，不蒙允許。今臣將死，靦冒猶存。若使無功之子嗣守素封，臣赴下泉，亦不瞑目。況生人凋弊，國用不充，軍興所須，實資錢穀。謹上前後所賜實封二千戶，請歸之有司，庶裨萬

一。蓋臣宿素必守之誠，伏惟聖慈，特賜臨炤行營兵馬使已下至將士及資糧營田所繇等，並令恭守所職，伏聽進止。仰天瀝懇，誠切氣微，俛首嗚咽，申吐不盡，不勝哀迫痛戀之至！"手詔答曰："爵土之封，以酬勳德。故受之日，適當其分。使賞在必行，而得之者不讓其餘，使人有可繼。國之彝憲，在乎至公。往者寇逆亂常，京闕失守，太尉兼侍中、充河南副元帥、都知河南、淮西、山南東道諸節度行營事、上柱國、臨淮郡王光弼首奉師律，翊佐先朝，克殄氛祲，底寧宗社。自朕纘承丕緒，又置大功，扶顛履危，勤恤于外，可謂忠存王室，道濟生人。則食邑所加，抑惟常典。小因疾故，遽有懇詞，不伐茂勳，請歸實食。覽其章奏，增用惘然。且福壽之理，期於勿藥；井賦之錫，傳於無窮。豈宜暫以微瘵，便思獨善？將使在其下者，何顏受封？用阻深誠，蓋存大體。然謙撝有素，志義可嘉，足以激厲名節，光昭退讓。宣示中外，咸使聞知。"

郭子儀，爲關內河東副元帥。廣德二年九月，加太尉，子儀抗表，陳讓太尉，不許。子儀又上言曰："伏以太尉，職雄任重，竊憂非據，輒敢上聞。今日開府，敬令琬至，伏奉墨詔，不蒙允許。仰觀聖旨，惶駭失圖。臣疇昔之分，早知止足。今茲累請，竊懼滿盈。義實繇衷，事非矯飾，志之所至，敢不盡言。自兵亂以來[1]，紀綱寖壞，時多躁競，俗少廉隅。德薄而位尊，功微而賞厚，實繁有衆，不可殫論。臣每見其人，深以爲念。昔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欒黶爲汰，不敢違也。臣誠薄劣，竊慕古人，務欲以身率先，大變浮俗，是用勤勤懇懇，願罷此官，庶禮讓興行，繇臣而致也。臣位爲上相，爵爲眞王，參啓沃之謀，受腹心之寄，恩榮已極，功業已成，尋合乞骸，保全餘齒。但以寇讎在近，家國未安，臣子之心，不敢寧處。苟西戎即叙，懷恩就擒，疇昔官爵，誓無所受。必當追蹤范蠡，繼跡留侯。臣之鄙懷，切在於此。伏願察臣愚款，炤臣血誠，遠降德音，俯停新命。上以廣聖明德讓之美，下以免微臣無極之災。畢力捐軀，萬死無恨。"代宗手詔不允。子儀又上表曰："累上封章，固辭新命，未蒙亮察，猥見褒崇，應繇臣性分愚魯，言辭蹇訥，不足以遠迴天聽，上感宸衷。伏念兢惶，心魂若失。臣備位將相，于今十年，嘗願竭力奉公，以身格物，弘簡退之化，移躁競之風，不使食浮於人，賞僭於德。區區之志，實在於斯。今臣受命徂征，不越畿甸，顧惟勤效，尙未梟夷。論功則毫髮未聞，議論則丘山已重。而舊官秩外更授崇班，忝曰秉鈞，將何率下？實恐浮薄之輩，從玆寖甚。禮讓之道，不復興行。在臣微軀，胡顏自處？臣歷觀古今，備見否臧。貴而能降者，盡獲保全；進而忘退者，卒遇傾覆。臣深知此理，安敢貪榮？所以抵冒威嚴，昧死陳讓。陛下雲雨之施，既以光寵其始；亭育之恩，豈不保持其末？所冀免臣橫死，錫臣餘年。碎首爲請，期於必遂。"手詔答依。十二月乙丑，加子儀爲尙書令。庚寅，子儀上表陳讓曰："伏奉廣德二年十二月三日制，加臣尙書令，餘並如故。受恩踰量，魂守飛越。臣聞王政之本，繫於中臺。天下所宗，謂之會府。大錄其事，自古攸難。宣五常之教，儀刑百辟。揆六聯之務，阜成兆人。非才則闕，不可濫處。臣以薄劣，素乏行能，逢時擾攘，猥蒙驅策，

內參朝政，外總兵權。上不能翼戴三光，下不能糾逖群慝，功微賞厚，任重恩深，覆餗之憂，實盈寤寐。臣昨所以固辭太尉，乞保餘年，殊私曲臨，遂見矜許。竊謂陛下已知其願，深察其心，豈意未歷旬時，復延寵命。以臣褊淺，又寡智謀，安可謬職南宮，當兹大任？况太宗昔居藩邸，嘗踐此官，累聖相承，曠而不置。皇太子爲雍王之日，陛下以其總兵薄伐，平定關東，飲至策勳，再有斯授。豈臣末職，敢亂大倫？德薄位尊，難逃天下之責。負乘致寇，將速神明之誅。伏乞天慈，俯停新命。非唯名器無假，實冀骸骨獲全。在於微誠，皇穹所鑒。"手詔答不允。尋戊辰詔子儀於尚書省視事，又上表曰："臣伏以尚書令[2]，武德之際，太宗爲之，臣昨瀝懇上陳，請罷斯職，而陛下不垂亮察，務欲褒崇。區區微誠，益用惶懼。何則？太宗立極之主，聖德在人。自後因廢此官，永代作則。陛下守文繼體，固當奉而行之。豈可猥私老臣，隳厥成式，上掩陛下之德，下貽萬方之非？臣雖至愚，安敢輕受。况久經兵亂，僭賞者多，一人之身，兼官數四，朱紫同色，清濁不分。'爛羊'之謠，復聞聖代[3]。臣頃觀其弊，思革其源，以逆寇猶存，未敢輕議。今元兇沮敗，計日成擒，中外無虞，妖氛漸息。此陛下作法之際，審官之時，固合始於老臣，化及班列。豈可輕爲此舉，以亂國章？夫國章亂於上，則庶政隳於下，海內之政皆亂，則國家又安得永代而無患哉？陛下苟能從臣之言，俯察誠請，彼貪榮冒進者，亦將各讓其所兼之官，自然天下文明，百工式叙，太平之業，可得而復也。臣誠蒙鄙，識昧古今，志之所切，實在於此。"詔答曰："所讓者依。宜示中外，編諸史冊。"又以子儀男晞兼御史大夫，嘉其父讓也。

杜鴻漸，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山劍副元帥。大曆三年八月，又兼東都留守，餘如故。鴻漸以病陳乞，竟不行。四年二月，表讓山劍副元帥，許之。

王縉，爲河南副元帥，都統河南、淮西、淮南、江南、山南諸道節度行營使，兼太原、河東節度使，北郡留守，門下侍郎，同平章事，齊國公。大曆四年六月，抗表讓副元帥、都統行營使，許之。

李抱玉，爲鳳翔節度使。時吐蕃每歲犯境，代宗以岐下國之西門，寄在抱玉，恩寵無比。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又兼山南西道節度使，河西、隴右、山南西道副元帥，判梁州事，連統三道節制，兼領鳳翔、潞、梁三大府，秩處三公。抱玉以任位崇重，抗疏懇讓司空及山南西道節度、判梁州事，乞退授兵部尚書。帝嘉其謙讓，許之。大曆六年，抱玉又抗表讓山南西道副元帥及山南節度等使。表曰："臣志誠有涯，寄任過分，常懼覆敗，自貽譴責。且授其旄節，扞彼蕃戎，所掌之兵，須自訓練，如臂使指，若網在綱，則人有固心，前無強敵。今以臣守在西鄙，兼統漢中，撫循實難，威令不及。况自壠坻達於扶文，綿亘邊陲二千餘里，雖山谷險阻，足爲藩蔽，其中賊路不一，皆要防虞。加之夷狄無厭，憑陵滋甚。去年既侵右地，復擾西山。倘至前秋兩道俱下，臣若固其汧隴，則不救梁岷，若進兵扶文，恐患逼關輔。首尾不應，進退無從。伏惟陛下居安慮危，圖難於

易。其前件使及梁州刺史，伏請别擇能者，悉以委之。令臣西備隴關，竭其誠節。國家大計，敢不上陳。"手詔答曰："卿位重台衡，勳崇師律，爰加倚任，兼總漢中，庶展謀猷，遠寧郡邑。而卿情殷退讓，辭統巴岷，志戀闕庭，兼鎮河隴，高謝玉宇。務更分憂，言念至忠，益堅大節，永懷誠願，深用慨然。覽卿表章，曲遂來請。"

范希朝，建中年，爲邠州刺史。韓遊瓌自奉天歸邠州，以希朝得衆，忌之。希朝懼，奔鳳翔。德宗聞之，趨召至京師，寘於左神策軍中。遊瓌殁，邠軍諸將列名上請希朝爲節度，德宗將許之，希朝讓於張獻甫，曰："臣始偪而來，終代其任，非所以防覬覦安反側也。"詔嘉之，以獻甫統邠寧。數日，除希朝振武節度使。

李勉，德宗時爲汴、滑、宋、亳等都統。興元初，詔勉頻有陳讓，懇請休閒其汴、滑、宋、亳等都統，永平、汴、滑、陳、鄭等節度，宜並依，檢校司徒、平章事如故。

李艽，德宗時爲河陽節度。興元元年，艽以疾固讓，謂所親曰："今年夏被蝗旱，人主厭兵革。然則天下城壘堅厚矣，戈鋋銛利矣，以力勝之則有得失，其可盡乎？除弊之急，莫先德化。循而理之，斯易致耳。方鎮之戴翼時主，宜先退讓。貪權持禄，吾所不敢也。吾既疾病，豈能言而不踐乎？"乃手疏乞罷。識者以爲知言。

馬燧，爲河東節度。興元元年，加晉、慈、隰節度。初，王武俊自魏州還兵，雖去僞號，而攻逼趙州。觀察使康日知窘蹙，欲棄趙州。德宗用燧計，欲令與昭義軍同擊朱滔，以深、趙隸武俊，而改授日知爲晉、慈、隰節度使。日知未授命，而三州已降燧，則又加燧晉、慈、隰節度。乃復讓三州於日知，且言因降而授之，有功者踵以爲常。帝嘉而許之。燧乃遣使迎日知，既至，藉府庫而歸之。日知喜且過望。

王武俊，興元初爲成德軍節度，兼幽州、盧龍兩道節度。表讓幽州、盧龍一節度，帝許之。

李自良，爲河東軍大將。貞元三年，從節度使馬燧入朝。時罷燧兵權，德宗欲以自良代燧。自良懇辭："事燧久，不欲代爲軍帥。"物議多之。

張茂昭，爲義武軍節度使。貞元二十年十月，來朝。明年，德宗晏駕，順宗聽政，加平章事，令還鎮[4]，錫以女樂二人。及門，不使下車，三表辭讓。帝未之許。茂昭言於中使曰："二女樂咸自宮禁，非臣下所宜目睹。昔汾陽（子儀）、西平（李晟）、北平（馬燧）、咸寧（渾瑊）膺此賞，不讓爲宜。茂昭自省無功勞，至如入覲，乃臣下常禮，奈何受此寵錫，以啓倖門。後有功高之臣，則何以加賞？"帝聞之曰："將來之楷式也。"乃許之。又所賜安仁里第，三讓，竟不受。

韓公武，弘之子，以討淮西功，爲鄜州節度。元和十四年，弘自汴州入朝，公武乞罷節度，入爲大金吾將軍。既而弘出鎮河中，季父充移鎮宣武，公武歎曰："二父聯居重鎮，吾以孺子當執金吾之任，家門之盛，懼不克勝。"堅辭宿衛，改右驍衛將軍。性甚恭遜，不以富貴自處。

李光顔,穆宗時詔兼横海軍節度。長慶二年三月,光顔表讓節度,并封其官誥以進,且言已發東光縣,欲還陳許,從之。

李夷簡,爲淮南節度。稱疾告老,朝廷以未及懸車,不之許。夷簡堅請,凡四表,乃以右僕射兼太子少師,仍許分司東都,蓋遂其志。

李固言,文宗時爲檢校吏部尚書、門下侍郎、平章事,充西川節度使。累讓門下侍郎,詔除檢校左僕射、平章事。

李石,爲荆南節度使、中書侍郎、平章事兼江陵尹。開成三年九月,加檢校兵部尚書,同平章事,餘如故。以石三上表,讓中書侍郎故也。

梁張佶,唐末爲潭州行軍司馬。時劉建峰據湖南,獨邵州不賓,命都將馬殷統步騎討之。期歲未剋,而建峰爲其下所殺,州既亂,鄰寇且至。時佶爲行軍司馬,潭人謀其帥曰:“張行軍即所奉也。”衆以柄屬之,佶不得已,視事,擒戮亂首,部分軍政,旬月間威世大振,寇亦解去。乃謂將吏曰:“佶才能不如馬公,况朝廷重藩,非其人不可濫取。”因以牘召殷,殷亦不疑,稟命馳入壁。佶受拜謁禮畢,命升階,告以大計。議未決,佶趨下率衆抃賀,乃讓殷爲帥,自請代赴師,以圖攻邵。邵既潰,振旅而入,復爲行軍司馬,垂二十年。殷果立大勳。

後唐郭崇韜,爲侍中、樞密使,兼領鎮州。莊宗謂之曰:“吾欲移卿兼領汴州,授總管。鎮陽節制總管,則明宗也,與李紹斌爲聲援,庶濟軍機。”崇韜曰:“計無便於此者。”因曰:“臣内權機務,外預平章,日侍天顔,手持國柄,名位亦已極矣,恩寵亦已加矣。如此富貴,何假遥領藩方?臣中夜思忖,歷數創業功臣,有隨陛下出生入死,接鋒冒刃,而經百餘戰者,今位不過典方州,恩不過功臣名號。臣惟涯分,徒以指蹤畫策,仰贊睿謨,餘無汗馬之勞,今日窮榮極盛。陛下雖私臣恩舊,然萬手所指,臣何自安?臣每歷懇披陳,聖旨未迴臨炤。今陛下議安邊事,委任勳賢,獲臣初心,不勝大願。其汴州節制,乞陛下擇親王鎮撫。臣晝夜思之,汴州關東之會府,當天下之要衝,地富人繁,國之根本,除命親賢勳德,不可輕授於人。縱臣領之,臣又不歸治所,令人攝職,何異空城?臣與國之情,議須及此。乞不以臣爲慮,别慊聖懷,取臣芻議爲便。”帝曰:“卿言忠藎,予忍奪卿土宇乎?”翼日,上章辭節鎮,批答云:“豈可朕居億兆之尊,俾卿無尺寸之地?卿雖堅讓,朕意何安?”崇韜再表懇瀝,批答曰:“朕以卿久司樞要,常處重難。或遲疑未決之機,詢諸先見;或憂撓不定之事,訪自必成。至於贊朕丕基,登玆大寶,衆興異論,卿獨堅言,天命不可違,唐祚必須復,請納家族,明設誓文。及其密取汶陽,興師入不測之地;潛通河口,貢謀占必濟之津。人所不知,卿唯合意。迨中都嘯聚,群黨窺凌,朕決議平妖,兼收浚水,雖云先定,更審前籌,果盡贊成,悉諧沈筭,斯即何須冒刃,始顯殊庸。况常山陸梁,正虞未復,卿能撫衆,共定群心,惟朕知卿,他人寧表?所以賞卿之寵,實異等倫;沃朕之心,非虚渥澤。今卿再三謙遜,重叠退辭,始納常陽,請歸上將,又

稱梁苑，不可兼權。如此周身，貴全名節，古人操守，未可比方，既覽堅辭，難阻來表。其再讓汴州，所宜依允。”

晉安彦威，高祖即位，授北京留守、太原尹，就加使相。彦威以位望漸隆，心不自安，繼上表以眼疾乞從休致，不允。乃請赴闕自陳，詞理激切。朝廷惜而縻之，授開府儀同三司，兼侍中，鎮宋城。後彦威授鎮軍大將軍，北面行營副都統。彦威竭家財駝馬戎器以進，乞從歸退，累批不允。以疾還洛陽，卒於家。

高從誨，少帝時爲荆南節度使。從誨累表陳讓新命，時朝廷遣內班劉從貞傳宣，不令表辭。從貞馳奏云：“臣到荆州南，具傳聖旨。從誨云：‘臣有志，不願官祟，所奏非矯飾也。今再差人固讓，必望寢停。縱降使臣，不敢迎受。’”蓋從誨以術者言數運有災，宜避其尊寵故也。

周高行周，太祖時爲鄆州節度使。以降詔不呼名，上章讓曰：“陛下每降詔書，過踰常制。耳聞宣讀，心不遑安。詔書呼名，人臣常分，乞不踰聖制者。”太祖初踐祚，志懷謙抑，藩岳元老，多不呼名。與行周詔，即呼齊王，故有是奏。

校勘記

[1]自，原文缺，據《舊唐書·郭子儀傳》補。

[2]臣，原文缺，據《舊唐書·郭子儀傳》補。

[3]閑，原作“生”據《舊唐書·郭子儀傳》改。

[4]令，原作“合”，據《舊唐書·張茂昭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一十

將帥部(七十一)

壁　壘

夫石城湯池,著於神農之教;固圉重閉,載乎《春秋》之訓。誠以守禦之設,所以保民,營屯之利,繇是制勝。故司戎律遏外侮者,莫不務焉。三代以來,乃有扞戎貊,備鄰敵,討疆寇,懷新附,審其勢勝,防其侵軼,收合離散,繕完守備,因地而占其利,先人而奪其心,築壘以爲固,環營而入保。繇是軍聲雄震,士氣兼倍,整武經而惟叙,圖戰功而允集,克寧封守,以安生聚。斯蓋治戎之要道,備豫之善教者歟!

周南仲,爲將帥。宣王之時,北有玁狁之難,命南仲往築城於朔方爲軍壘,以禦北狄之難。

晏弱,爲齊大夫。齊侯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偪之(東陽,齊境上邑),遂圍萊滅之。

孟獻子(仲孫蔑也),爲魯大夫。襄公二年七月,會晉荀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人、邾人於戚,謀鄭故也(鄭文叛晉,謀討之)。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偪鄭。"(虎牢,鄭舊邑,今屬晉。)知武子(荀罃也)曰:"善。"冬,復會於戚,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如獻子謀)。

廉頗,爲趙將軍。秦王齕攻趙,使廉頗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秦斥兵斬趙裨將。趙軍築壘而守之。

趙奢,爲趙將。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令奢將,救之,軍壘武安西(屬魏郡)。秦軍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趙奢堅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1]。

漢郭蒙,高帝初爲城將,將築城兵也。

公孫敖,爲因杅將軍。武帝太初元年,遣敖築塞外受降城。

後漢吳漢,爲大司馬。建武中,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伐公孫述,光武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2],須

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里餘，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

岑彭，爲征南大將軍。南擊秦豐，豐與其大將蔡宏拒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其將張楊於阿頭山，大破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襲黎丘，擊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與諸將依東山爲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預爲之備，出兵迎擊之，豐敗走。

段紀明，爲護羌校尉、破羌將軍。時詔遣謁者馮禪說降漢陽散羌，紀明以春農，百姓布野，羌雖暫降，而縣官無廪，必當復爲盜賊，不如乘虛放兵，勢必殄滅。夏，紀明自進營，去羌所屯凡亭山四十五里，遣田晏、夏育將五千人據其山上。晏等大戰破之。紀明不欲令散走，乃遣千人於西縣（西縣，屬天水郡）結木爲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分遣晏、育等將七千人銜枚夜上西山，結營穿塹，去虜一里許。又遣司馬張愷等將三千人上東山。紀明自率步騎進擊水上，羌走，因與愷等夾東西山，縱兵擊破之。

虞詡，爲武都太守。既到郡，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赤亭故城在渭州）。羌退，因掩擊，大破之，斬獲甚衆。賊繇是敗散，南入益州。詡乃占相地勢，築營壘百八十所，招還流亡，假賑貧人，郡遂以安。

魏婁圭，字子伯。漢末，從太祖爲大將。建安十六年，太祖征馬超於關中，軍於渭南。賊冲突，營不得立，地又純沙，不勝版築。子伯說太祖曰："今天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須臾冰堅如鐵石。功不達曙，百堵斯興。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太祖從之，比明已就。

張遼，爲盪寇將軍。陳蘭、梅成以氐六縣叛，太祖遣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僞降禁，禁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灊山。灊中有天柱山，高峻二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其前耳。"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

于禁，爲平虜校尉。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創裸走，禁問其故，曰："爲青州兵所劫。"初，黄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爲略。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爲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既至，先立營壘，不時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君宜促詣公辯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爲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譖訴何緣？"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太祖悦。

劉馥，爲楊州刺史。馥受命，單馬造合肥空城，建立州治，又高爲城壘，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益貯魚膏數千斛，爲戰守備。

鄧艾，爲征西將軍。脩治障塞，築起城塢。泰始中，羌虜大叛，頻殺刺史，涼州道斷。吏民安全者，皆保艾所築塢焉。

蜀諸葛亮,爲丞相。建興五年,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七年冬,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克定二郡。亮徙府營於南山下原,上築漢、樂二城。十二年,亮悉大衆繇斜谷出,以流馬運,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亮疾病卒。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

李嚴,爲都護。建興四年春,自永安還駐江州,築大城(今邑郡故城是)。

張嶷,爲越巂太守。嶷以郡郛宇頽壞,更築小塢。在官三年,徙還故郡,繕治城郭。夷種男女,莫不致力。

晉羊祜,爲都督荆州諸軍事。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吴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

杜預,爲鎮南大將軍,都督荆州諸軍事。孫皓既平,預還鎮。江漢懷德,化被萬里。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據要害之地,以固維持之勢。

祖逖,爲鎮西將軍。東討石勒,乃營繕武牢城。城北臨黄河,西接成皋,四望甚遠。逖恐武無堅壘,必爲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汝陽太守張敞、新蔡内史周閎率衆築壘。

宋毛脩之,爲河南、河内二郡太守,行四州事。戍洛陽,脩治城壘。高祖既至,案行善之。

南齊周山圖,爲寧朔將軍、漣口戍主[3],遏漣水築西城,斷魏軍騎路,亦以溉田。又於石鼈立陽平郡。

梁曹景宗,爲右衛將軍。魏軍攻徐州,詔景宗援之。頓邵陽洲,立壘,與魏城相去百餘步。魏將楊大眼對橋北岸立城,以通糧運。每牧人過岸伐芻槁,皆爲大眼所略。景宗乃募勇敢士千餘人,徑渡大眼城南數里築壘,親自舉築。大眼率衆來攻,景宗與戰,破之,因得壘成。使别將趙草守之,因謂爲"趙草城",是後恣芻牧焉。大眼時遣抄掠,輒反爲趙草所獲。

韋叡,爲左將軍,南郡太守。時會司州刺史馬仙琕北伐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詔叡督衆軍援焉。叡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柵。衆頗譏其示弱,叡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邵陽之耻,聞叡至,乃退。

陳徐度,爲鎮北將軍。高祖永定三年,率衆城南皖口。

後魏于栗磾,明元時爲河内鎮將。宋高祖之伐姚泓也,栗磾慮其北擾,遂築壘河上,親自守焉。禁防嚴密,斥堠不通,裕甚憚之,不敢前進。

薛拔,父瑾爲安西將軍。真君中,蓋吴擾動關右,薛永宗屯據河側,太武親討之。乃詔拔糾合宗鄉,壁於河際,斷二寇往來之路。事平,除中散,賜爵永康侯。

刁雍,爲征南大將軍,薄骨律鎮將。真君九年,雍表曰:"臣聞安不忘危,先聖之政

也。況綏服之外，帶接邊城，防守不備，無以禦敵也。臣鎮所綰河西，爰在邊表，常懼不虞。平地積穀，實難守護。其人散居，無所依恃。脱有妖姦，必致狼狽。雖欲自固，無以得全。今求造城儲穀，置兵備守。鎮自建立，更不煩官。又於三時之隙，不令廢農。一歲不訖，三歲必成。立城之所，必在水陸之次，大小高下，量力取辦。"詔許之。至十年三月，城訖，詔曰："卿深思遠慮，憂勤盡智。今城已周訖，邊境無不虞之憂，千載有永安之固。朕甚嘉焉！即名此城爲'刁公城'，以旌爾功也。"

北齊潘樂，文宣時鎮河陽，破西魏將楊標等。時帝以懷州刺史平監等所築城深入敵境，欲棄之。樂以軹關要害，必須防固，乃更脩理，增置兵將而還。

常山王演，天保五年八月，奉詔與上黨王渙、清河王岳、平原王段韶等率衆於洛陽西南，築伐惡城、新長城、嚴城、河南城。九月，文宣親自臨幸，欲以致周師。

慕容儼，天保末爲楊州行臺。與王貴顯、侯子監將兵衛送蕭莊，築郭默、若耶二城。與陳新蔡太守魯悉達戰大蛇洞，破走之。

斛律羨，爲幽州道行臺僕射。以北虜屢犯邊，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距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

段韶，爲武衛將軍，莅并州。武平二年正月，出并州道，築威敵、平寇二城而還。清河王岳之克郢州，執司徒陸法和，韶亦預行。築魯城於新蔡，立郭默戍而還。

獨孤永業，爲洛州刺史。宜陽深在敵境，周人於黑間築城戍，以斷糧道。永業亦築鎮以抗之。治邊，甚有威信。

王俊，爲洛州刺史，河南道行臺左丞。皇建中，詔於洛州西界掘長塹三百里，置城戍，以防間諜。

斛律光，爲太子太保。河清二年四月，光率步騎二萬，築勳掌城於軹西，仍築長城二百里，置十三戍。又與周將齊國公宇文憲、申國公擒跋顯敬相對一旬。光置築統關、豊化二城，以通宜陽之路。其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築華谷、龍門二城，與憲、顯敬等相持[4]，憲等不敢動。光乃進圍定陽，仍築南汾城，置州以逼之。

後周達奚武，以大將軍鎮玉壁。武乃量地形勝，立樂昌、胡營、新城三防。齊將高苟子以千騎攻新城，武邀擊之，悉虜其衆。

王思政，爲驃騎將軍，鎮弘農。思政以玉壁地在險要，請築城，即自營度移鎮之。遷并州刺史，仍鎮玉壁。於是脩城郭，起樓櫓，營田農，積芻秣，凡可以守禦者皆具焉。弘農之有備，自思政始也。後爲荆州刺史，自武關以南，延袤一千五百里，置三十餘城，并當衝要之地。

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鎮玉壁。汾州之北，離石以南，悉是生胡，抄掠居人，阻斷河路，孝寬深患之，而地入於齊，無方誅剪。欲當其要處置大城，乃於河西徵役徒十萬，

甲士百人,遣開府姚岳監築之。岳色懼,以兵少爲難。孝寬曰:“計成此城十日即畢,既去晉州四百餘里,一日創手,二日僞境始知。設令晉州徵兵,二日方集。謀議之間,自稽三日。計其軍行,二日不到。我之城隍足得辦矣。”乃令築之。齊人果至南首,疑有大軍,乃停留不進。其夜又令汾水以南,傍介山諸村所在縱火。齊人謂軍營,遂收兵自固。版築克就,卒如其言。

齊王憲,天和四年九月,率衆於宜陽築崇德等城(一云劉雄爲齊王憲府掾,從憲出宜陽,築安義等城)。

宇文盛,爲大宗伯。與柱國王傑從齊王憲東討。時汾州被圍日久,憲遣盛運粟以給之。仍赴姚襄城,受憲節度。齊將段孝先率兵大至,盛乃力戰拒之。孝先退,乃築大寧城而還。

隋郭榮,爲大冢宰宇文護中外府水曹參軍。時齊寇屢侵,護令榮於汾州觀賊形勢。汾州與姚襄鎮相去懸遠,榮以爲二城孤迥,勢不相救,謀於州鎮之間,更築一城,以相控攝。護從之。俄而齊將祖孝先攻陷姚襄、汾州二城,惟榮所立者獨能自守。榮以功授大都督。又以稽胡數爲寇亂,使榮綏集之。榮於上郡、延安築周昌、弘信、廣安、招遠、咸寧等五城,以遏其要道。稽胡繇是不能爲寇。

李穆,仕周爲大司空,持節綏集東境,築武申、旦郭、慈澗、崇德、安民、交城、鹿盧等諸鎮。

郭衍,開皇中爲朔州總管,築桑乾鎮。

唐王方翼,爲安西都護,高宗朝安撫大食使。裴行儉之討遮匐也,詔以方翼爲副。行儉軍還,方翼始築碎葉鎮城,立四面十二門,皆屈曲作隱伏出沒之狀,五旬而畢。西域胡夷,競來觀之,因獻方物。

張仁愿,神龍中爲朔方軍總管。先是,朔方軍與突厥以河爲界,河北岸有拂雲神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而後渡河。時突厥默啜盡衆而擊突騎施娑葛,仁愿請乘其虛奪取漢南之地,於河北築三受降城,首尾相應,以絶其南寇之路。太子少師唐休璟以爲兩漢以來,皆守黄河,今於寇境築城,恐勞人費功,終爲賊虜所有,建議以爲不便。仁愿固請不已[5],中宗竟從之。仁愿表留年滿鎮兵以助其功。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之,悉斬于城下,軍中股慄,役者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以拂雲祠爲中城,與東、西兩城相去各四百餘里,皆據津濟,遥相應接。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一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無復寇掠,減鎮兵數萬人。仁愿初建三城,不置壅門及曲敵[6]、戰格之具。或問曰:“此邊城禦賊之所,不爲守備,何也?”仁愿曰:“兵法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併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退恧之心也?”其後常元楷爲朔方軍總管,始築壅門以備寇。議者以此重仁愿而輕元楷焉。

郭元振，先天元年爲朔方軍大總管，始築定遠城，以爲行軍會集之所，至今賴之。

哥舒翰，爲隴右節度。築神威城於青海上，旋爲吐蕃所破。又築城於青海中龍駒島上，有白龍見，遂名"龍應城"。吐蕃自此遁逃，不復近青海。

李懷光，爲邠寧節度。頻歲率師城長武，以處軍士。城據原首，臨涇水，俯瞰東道。吐蕃自是不敢南侵，爲西邊要防矣。

馬燧，爲河東節度使。建中四年，涇原軍叛。燧以晉陽王業所起，度都城東平易受敵，時天下騷動，北邊數有警，乃西引晉水，架汾而城之，東瀦以爲池。寇至，計省守備者萬人。汾水環城，多爲池，樹柳以固隄，城益固。

李晟，爲神策軍使，討朱泚。始至渭橋以逼泚，表築城以爲固，德宗許之。

劉昌，爲涇原節度使。貞元四年，築連雲堡。七年，又城平涼，以扼彈箏峽口。命徒庀事，旬日而畢。詔曰："平涼當四會之衝，居北地之要，劉昌請城於兹，分兵保戍，實以遏其要衝，保寧邊鄙。"平涼，固原州屬縣，在原州西一百五十里，令昌董率諸軍城之。度支饋運，浹辰而畢。仍分兵戍之，地當走集，得守固之要，器械糧穀頗豐，而人安焉。三月，昌新築胡谷堡，名曰"彰信堡"，在平原西三十五里。

李元諒，爲隴右節度使。貞元四年初，築良元城，距城築臺，上彀連弩爲城守，而益固。無幾，又進築新城，以據便地。虜每寇掠，輒擊卻之。涇隴繇是乂安，虜深憚之。

張獻甫，爲邠寧節度使。於彭原置義倉[7]，方渠、馬嶺等縣選險要之地以爲烽堡。又上疏，請復置鹽州及洪門、洛原等鎮，各置兵防以備蕃寇。朝廷皆從之，緣邊軍州安悅。

楊朝晟，爲邠寧節度使。奏："方渠、合道、木波皆賊路也，請城其地以備之。"詔問："須兵幾何？"朝晟奏曰："部下兵自可集事，不煩外助。"復問："新築鹽州，凡興師七萬，今何其易也？"朝晟曰："鹽州之役咸集，諸蕃戎盡知之。今臣境近虜，若大興兵，即蕃戎來寇，寇則戰，戰則無暇城矣。今請密發軍士，不十日至塞下，未三旬而功畢。蕃人始知，已無可柰何。"帝從之。事畢，軍還至馬嶺，吐蕃始乘障，數日而退。

郝玼[8]，爲臨涇鎮將。以臨涇地居險要，當虜要衝，白其帥曰："臨涇草木豐茂，宜畜牧，西蕃入寇，每屯其地。請完壘益軍，以折虜之入寇。"前帥不從。及段佐節制涇原[9]，深然其策。元和三年，佐請築臨涇城，朝廷從之，仍以爲行涼州，詔玼爲刺史以戍之。自是西蕃入寇，不過臨涇。初，佐請城臨涇，詔麟游、靈臺、良原、崇信、歸化等五鎮并脩整士馬，掎角相應。臨涇城直涇州西北九十里，實險要之鎮。從前因循不脩，嘗爲犬戎所保。其界有青石嶺，嶺多美土，每軍人耕穫，屢爲蕃寇掠奪。佐請脩築，議者是非相半。佐決城之功畢，時方以爲大利。扼川口要害，塞上至今賴焉。

杜佑，爲淮南節度使。在楊州開設營壘三十餘所，士馬脩葺。

張弘靖，爲河中尹。請脩古舜城，許之。

烏重裔,爲淮汝節度使。征淮西,奉詔脩買柵堡。

李光進,爲振武節度使。元和八年七月,請脩東受降城,兼理黃河防堰。

李光顏,爲邠寧節度使。元和十五年,奏脩築鹽州城畢。

李祐,爲夏州節度使。長慶四年,奏於蘆子關北木瓜嶺刱築堡柵,以捍黨項之衝。其壁壘屋幷出當軍財力,不別請錢。祐於塞外凡築五城:烏延、宥州、臨塞、陰河、淘子。而宥州、烏延皆方廣數里,尤居要害,蕃戎畏之。遷滄州節度使,奏抽管內百姓一萬人,於黃河北築城。

李元喜,爲安南都護。寶曆元年,上言請移城於江北岸。圖其形勢上之,制可之。

張惟清,爲振武軍節度使。請戶部錢一十四萬貫,充脩築東受降城。

王承元,爲鳳翔節度使。於汧陽縣西北八十里築新城一所,賜額爲"臨汧城"。鳳翔西接涇原,無山谷之險,吐蕃繇是往往入寇,故承元奏於衝要築壘,分兵千人以守之。又鳳翔城東商旅所集,居人多以烽火相驚,承元奏益城以環之。

李泳,爲振武軍節度使。太和四年七月,上言先管內脩雲伽關。畢功,幷進書圖一軸,又奏差兵馬一千人,赴雲伽關守。

牛僧孺,爲武昌節度使。江夏城客土散惡,難立垣墉,每年加板築賦菁茅以覆之。吏緣爲姦,蠹弊綿歲。僧孺至,計茅苫板築之費,歲十餘萬,即賦之以塼,當苫築之價。凡五年,墉皆甃葺。

李德裕,爲西川節度使。脩邛峽關城,及移嶲州於臺登城。

牛藂,爲西川節度使。咸通六年四月,藂奏於蠻界築新安城,遏戎州,功畢。時詔南蠻入寇姚嶲、陳許,大將顏復戍嶲州,奏築二城。其年秋,六姓蠻攻遏戎州,爲復所敗,退去。

高駢,爲西川節度使。蜀土散惡,成都北無垣墉。駢乃計每歲完葺之費,甃之以塼,雉堞繇是完堅。

梁趙珝,爲忠武軍節度使。陳州土壤卑踈,每歲壁壘摧圮,工役不逮。珝遂營度,力用以甃周砌四墉,自是無淋潦之虞。

高季興,爲荆南節度使。荆南舊無外壘,季興始城之。

楊師厚,爲襄州節度使。先是,漢南無羅城,師厚始興版築,周十餘里,郛郭完壯。

後唐李存進,初爲建武軍節度使。天復十九年,王師討張文禮於鎮州,閻寶、李嗣昭相次不利而歿。存進代嗣昭爲招討,進營東垣,度峽滹爲壘。沙土散惡,垣壁難成。存進斬伐林樹板築,旬日而就,賊不能寇。

李存賢,權典沁州。先是,州當賊境,不能保守,乃南去故州一百五十里據險立柵爲法所,以聚州民,已歷十餘年。及存賢至郡,復繕故州。時獨有壞舍三間,因召州民,鏟草萊,除荆棘,結茅爲舍,漸濬城壕。未半年間,故州完集。

李存審，爲蕃漢馬步總管。天祐十六年正月，城德勝夾河，置禦捍之備。

馬殷，爲湖南節度使。同光三年八月，奏增築岳州城。

趙德鈞，爲幽州節度使。同光末，於閻溝築城，以戍兵守之，因名良鄉縣。自是稍息虜寇。自幽州東十里外，州人不敢樵牧，後德鈞又於州東五十里故潞縣，擇潞河築城，以兵守之，而近州民方敢耕稼。自擒破惕隱禿餒之後，德鈞又於其東築三河城，以遏虜寇。三河接薊州，有漕運之利。初，聚工興築，虜騎遮我糧舡，云："此我疆界，安得設板築？"德鈞以禮責之，出師將擊，虜乃退去。故城守堅完，到今爲形勝之要。

王晏球，爲北面招討副使。天成二年九月，奏准宣差兵士，築城於閻溝店。初，詔城良鄉，復設壁於此，蓋取幽涿之中塗，以備鮮卑之抄掠也。

西方鄴，爲夔峽節度。天成元年十月，奏瞿城峽口增脩寨柵。

楊漢章，爲雲州節度使。天成四年，奏脩築寰州城池。

張廷翰，爲冀州刺史。廣順元年八月，奉詔率白丁修武疆深州城隍。

周李重進，爲淮南道行營招討使。顯德二年十一月，上言准宣夾淮城正陽、下蔡功畢，仍以圖上進。

楊信，爲壽州節度使。顯德四年四月，奉詔發部內丁夫廣壽州新城。

校勘記

[1]軍壘成，原缺"軍"字，據《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補。

[2]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原作"若不敢來攻轉營迫之"，據《後漢書・吳漢傳》改。

[3]戍主，原作"戍至"，據《南齊書・周山圖傳》改。

[4]與憲顯敬等相持，原作"與顯憲敬等相持"，據《北齊書・斛律光傳》改。

[5]固，原作"上"，據《舊唐書・張仁愿傳》改。

[6]曲敵，原作"御敵"，據《舊唐書・張仁愿傳》改。

[7]置義倉，原缺"倉"字，據《舊唐書・張獻甫傳》補。

[8]郝玼，原作"郝玭"，據《舊唐書・郝玼傳》改。

[9]段佐，原作"段佑"，據《舊唐書・郝玼傳》及《段佐傳》改。

册府元龜卷第四百一十一

將帥部(七十二)

間諜

《周禮·士師》:"掌士之八成,其三曰邦諜。"蓋反間之作,舊矣。乃若用兵貴於伐謀,臨敵重於制變,揣其情狀,離其親信,多方以誤,見機而作,計成於詭譎,事出於權道,此所以未戰而屈人,以奇而取勝者也。春秋戰國,干戈日尋,故其縱諜遣覘,多尙詐力。漢魏而下,本兵柄者,亦有深衷密畫,巧法潛運[1],用能摧勁敵,剪大姦,夷凶殘,樹勳烈。非心術之精妙,軍志之詳練,又曷能因時而合變哉!

伯嘉,爲羅大夫。楚伐絞之役,楚師分涉於彭(彭水,在新城昌魏縣)。羅人欲伐之,使伯嘉諜之三,巡數之。(羅,熊姓,國在宜城縣西山中,復徙南郡枝江縣。諜,伺也;巡,徧也。)

子元,爲楚令尹。(子元,楚王之弟也。)以車六百乘伐鄭,入於桔柣之門[2](桔柣,鄭遠郊之門也)。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許昌縣東北有桐丘城[3]),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諜,間也;幕,帳也。)

子罕,爲宋司城。(宋以武公,諱司空爲司城。子罕,戴公子樂喜也。)陽門之介夫死(陽門,宋國門名[4]。介夫,甲衛士),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覘,窺視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善知其微)!《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5](救,猶助也)。'雖微晉而已,天下孰能當之?"(微,猶非也。)

田單,齊諸田疏屬也。燕使樂毅伐破齊,齊湣王出奔,已而保莒城。燕師長驅平齊,而單走安平(今之東安平也),令其宗人盡斷其車軸木,而傅鐵籠,故得脫,東保即墨。即墨大夫出與戰,敗死。城中相與推單,曰:"安平之戰,田單宗人以鐵籠得全,習兵。"立以爲將軍,以即墨距燕。頃之,燕昭王卒。惠王立[6],與樂毅有隙,單聞之,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攻即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唯恐他將之來,即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樂毅因歸趙。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僇先人,可爲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7],俱欲

出戰[8]，怒自十倍。遂夷殺其將騎劫。燕軍擾亂奔走，齊人追亡逐北，所過城邑，皆畔燕而歸單，所亡七十餘城皆復。

公子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止王曰："趙王獵耳[9]，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知之。"

趙奢，爲趙將。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令趙奢將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爲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秦軍軍武安西（屬魏郡，在邯鄲西）[10]。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中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也。"奢既以遣秦間，乃卷甲而趍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歸。

范睢，爲秦昭王相。王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在泫氏），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爲讓。而睢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子趙括將耳。廉頗軍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以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乃挾詐而盡坑殺之。

李牧，爲趙將。常居代雁門備匈奴，多間諜。

王翦，爲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尙御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尙欲與秦反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葱及顔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尙。後三月，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王遷及其將顔聚，遂滅趙。

漢陳平，初爲漢王護軍中尉。項羽圍漢王於滎陽城。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弗聽。平曰："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夫、鍾離眛、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黄金四萬斤予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既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舉鼎俎而來），即陽驚曰："以爲亞夫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去餚肉，更以惡草之具）。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夫。亞夫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夫。亞夫聞項王疑之，乃大怒，疽發背而死。高帝七年被匈奴冒頓圍於白登，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危，欲獻

之。"閼氏畏其奪己寵,因謂單于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其有也。"於是匈奴開出一角,得突出。

後漢馮異,爲孟津將軍。與河內太守寇恂合勢,以拒更始將李軼、朱鮪、河南太守武勃等。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睹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季文,軼字)?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絶,四方分裂,異姓并起。是故蕭王跋涉霜雪[11],經營河北。方今英儁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始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光武兄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12],同榮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皋已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引軍渡河,與勃戰於士鄉下,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13]。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光武故宣露軼書,令朱鮪知之。鮪怒,遂使人刺殺軼。由是城中乖離,多有降者。

堅鐔,爲揚化將軍。與諸將攻洛陽,而朱鮪别將守東城者反間,私約鐔晨開上東門。鐔與建義大將軍朱祐乘朝而入,與鮪大戰武庫下[14](建始殿東有太倉,倉東有武庫,藏兵之所),殺傷甚衆,至旦食乃罷。朱鮪由是遂降。

魏賈詡,爲執金吾,參太祖司空軍事[15]。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等索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爲可僞許之。太祖乃用詡謀,離間超、遂,更相猜疑,軍以大敗。

蔣濟,爲丹陽太守,爲太祖丞相主簿[16]。初,蜀將關羽既降于禁,斬龐德,威震華夏。曹公議徙許都以避其鋭,司馬宣王及濟以爲關羽得志,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權,則樊圍自解。太祖如其言。權聞之,即引兵西襲江陵,羽遂見擒。

蜀諸葛亮,爲丞相、益州牧。初,孟達之降魏也,領魏新城太守。達連吳固蜀,潛結中國。亮惡其反覆,又慮其爲患。達與魏興太守申儀有隙,亮欲促其事,乃遣郭模詐降過儀[17],因漏泄其謀[18]。

吳胡綜,爲侍中,兼左右領軍。時魏降人或云魏都督河北振威將軍吳質,頗見猜疑,綜乃僞爲質作降文三條,其一曰:"天綱弛絶,四海分裂,群生憔悴,士人播越,異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烟火[19],往往而處。自三代以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翻飛,遂爲曹氏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絶。雖

望風慕義，思托大命，媿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以南，戶受覆燾。英雄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緒[20]，整理天綱，將使遺民，睹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21]，未足以喻[22]。臣質不勝昊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黃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關求達。其欲所陳，載列于左。"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爲知天命也。臣昔爲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總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23]，永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冲統政，讒言彌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間其言。而臣受性簡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爲邪議所見搆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眞者保明其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冰炭。昔樂毅爲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即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爲名，託叛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表，使光口傳而已。以爲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之民，思爲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少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款心赤實，天日是鑒。而光去經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否？瞻望長嘆，日月以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綿綿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搆讒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潛毀，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爲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爲？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己自效，不當徼倖因事爲利[24]。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爲政，莫或同心，士卒衰耗，帑藏虛空，綱紀毀廢，上下并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問[25]。兼弱攻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以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邳，荊、楊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根牙永固[26]。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徹守。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既自多馬，加諸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餘匹[27]。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容虛實，今此間實羸[28]，易可克定[29]。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業[30]，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

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其三曰:"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規畫計較,應見納受,遂破袁軍,以定曹業。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陛下思之。間聞界上將閻浮、趙楫欲歸大化,唱和不速[31],以取破亡。今臣款款,遠授其命[32],若復懷疑,不時舉動,令臣孤絶,受此厚禍,即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實聞其言。"此文既流行[33],而質已入爲侍中矣。

陸遜,爲上大將軍,右都護,鎮荆州。時魏江夏太守逯式兼領兵馬,頗作邊害,而與北舊將文聘子休宿不協。遜聞其然,即假作荅式書云:"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衆相迎[34]。宜潛速嚴,更示定期。"以書置界上,式兵得書,以見式。式惶懼,遂自送妻子還洛,由是吏士不復親附,遂以免罷。

潘濬,字承明,爲太常。五溪蠻夷叛亂,濬督諸軍討之。時濬姨兄零陵蔣琬,爲蜀大將軍。或有間濬於武陵太守衛旍者云:"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託之計。"旍以啓大帝,大帝曰:"承明不爲此也。"即封於表以示於濬,而召旍還免官。

周魴,爲鄱陽太守,加昭義校尉,被命密求山中舊族名帥爲北敵所聞知者,令譎挑魏大司馬、楊州牧曹休。魴荅,恐民帥小醜不足杖任,事或漏泄,不能致休,乞遣親人齎牋七條以誘休。其一曰:"魴以千載徼幸,得備州民。遠隔江川,敬恪未顯,瞻望雲景,天實爲之。精誠微薄,名位不昭,雖懷焦渴,曷緣見明?狐死首丘,人情戀本,而逼所制,奉覲禮違[35]。每獨矯首西顧,未嘗不寤寐勞嘆,展轉反側也。因隙穴之際,得陳宿昔之志,非神啓之,豈能致此?不勝翹企,萬里託命。謹遣親人董岑、邵南等託叛奉牋。時事變故[36],列於别紙,惟明公君侯垂日月之光,照遠民之趣,永令歸命者有所戴賴。"其二曰:"魴遠在邊隅,江汜分絶,恩澤教化,未蒙撫及,而於山谷之間,遙陳其所懷,懼以大義,未見信納。夫物有感激,計因變生,古今同揆。魴仕東典郡,始願已獲,銘心立報,永矣無貳。豈圖頃者中被横譴,禍在漏刻,危於投卵[37],進有離合去就之宜,退有誣罔枉死之咎,雖志行輕微,存沒一節,顧非其所,能不悵然[38]!敢緣古人,因知所歸,拳拳輸情,陳露肝膈。乞降春天之潤,哀拯其急,不復猜疑,絶其委命。事之宣泄,受罪不測,一則傷慈損計,二則杜絶向化者心,惟明使君遠鑒前世,矜而愍之,留神所質,速賜祕報。魴當候望舉動,俟須嚮應。"其三曰:"魴所代故太守廣陵王靖,往者亦以郡民爲變,以見譴責。靖勤自陳釋,而終不解,因立密計,欲北歸命,不幸事露,誅及嬰孩。魴既目見靖事,且觀東主一所非薄,燼不復厚,雖或暫舍,終見翦除。今又令魴領郡者,是欲責後效,必殺魴之趣也。雖尚視息,憂惕焦灼,未知軀命,竟在何時。人居世間,猶白駒過隙,而常抱危怖,其可言乎?惟當陳愚,重自披盡,懼以卑賤,未能采納。願明使君少垂詳察,忖度其言。今此郡民,雖外名降首,而故在山草,看伺空隙,欲復爲亂之日,魴命訖矣。東主頃者潛部分諸將,圖欲北進。吕範、孫韶等入淮,全琮、朱

桓趨合肥，諸葛瑾、步騭、朱然到襄陽，陸議、潘璋等討梅敷。東主中營自掩石陽，別遣從弟孫奐治安陸城，脩立邸閣，輦貲運糧[39]，以爲軍儲。又命諸葛亮進指關西，江邊諸將無復在者，才留三千所兵守武昌耳[40]。若明使君以萬兵從皖南首江渚，魴便從此率厲吏民以爲內應[41]，此方諸郡前後舉事垂成而敗者，由無外援使其然耳。若北軍臨境，傳檄屬城[42]，思詠之民，誰不企踵？願明使君上觀天時，下察人事，中參蓍龜，則足昭往言之不虛也。"其四曰："所遣董岑、邵南[43]，少長家門，親之信之，有如兒子。是以特令齎牋，託叛爲辭，目語心計，以宣唇齒，骨肉至親，無有知者。又已勑之，到州當言往降，欲北叛來者得傳之也。魴建此計，任之於天。若其濟也，則有生全之福；邂逅泄漏，則受夷滅之禍。常中夜仰天，告誓星辰。精誠之微，豈能上感，然事急孤窮，惟天是訴耳[44]。遣使之日，載生載死，形存氣亡，魄爽恍惚。私恐使君未深保明，岑、南二人，可留其一，以爲後信。一齎教還，教還故當言悔叛還首。東主有常科，悔叛還者，皆自原罪。如是彼此俱塞，永無端原。懸命西望，涕筆俱下。"其五曰："鄱陽之民，實多愚勁。師之赴役，未即應人。倡之爲變，聞聲響忭。今雖降首，盤節未解，山棲草藏，亂心猶存。而今東主圖興大衆，舉國悉出，江邊空曠，屯塢虛損，惟有誰刺姦耳。若因是際而騷動此民，一旦可得便會，然要恃外援，表裏機牙[45]，不爾以往，無所成也。今使君若從皖道進住江上[46]，魴當從南對岸歷口爲應。若未徑到江岸，可住百里上，令此間民知北軍在彼，即自善也。此間民非苦饑寒而甘兵寇，苦於征討，樂得北屬，但窮困舉事，不時見應，尋受其禍耳。如使石陽及青、徐諸軍首尾相銜[47]，牽綴往兵，使不得速退者，則善之善也。魴生在江淮，長於時事，見其便利，百舉百捷，時不再來，敢布腹心。"其六曰："東主致恨前者不拔石陽，今此後舉，大合新兵，并使潘濬發夷民，人數甚多，聞豫設科條，當以親羸兵置前[48]，好兵在後，攻城之日，云欲以羸兵填塹[49]，使即時破，雖未能然，是事大趣也。私恐石陽城小，不能久留住兵，明使君速垂救濟[50]，誠宜疾密。王靖之變，其鑒不遠。今魴歸命，非復在天，正在明使君耳。若見救已往，則功可必成；如見救不時，則與靖等同禍。前彭綺時，聞旌麾在逄龍，此郡民大小歡喜，并思立效。若留一月日間，事當大成，恨去電速，東得增衆專力討綺，綺始敗耳。願使君深察此言。"其七曰："今舉大事，自非爵號無以勸之，乞請將軍、侯印各五十紐，郎將印百紐，校尉、都尉印各二百紐，得以假授諸魁帥[51]，獎厲其志，并乞請幢麾數十，以爲表幟，使山兵吏民目瞻見之，知去就之分已決，承引所救畫定。又彼此降叛，日月有人，闊狹之間，輒得聞知。今之大事，事宜神密。若省魴牋，乞加隱秘。伏知智度有常，防慮必深，魴懷憂震灼，啓事蒸仍，乞未罪怪。"魴因別爲密表曰："方北有逋寇，固阻河洛[52]，久稽王誅，自擅朔土[53]。臣曾不能吐奇舉善，上以光贊洪化[54]，下以輸展萬一，憂心如擣，假寐忘寢。聖朝天覆，含臣無效，猥發優命，勑臣以前誘致賊休，恨不如計。令於郡界求山谷魁帥爲北賊所聞知者，令與北通。臣伏思惟，喜怖交集，竊恐此人不可卒得，假使

得之,懼不可信,不如令臣譎於休爲便。此臣得已經年之冀願,逢值千載之一會,輒自督勵,竭書頑蔽,撰立牋草以誑誘休者,如别紙。臣知無古人單復之術,加卒奉大略,伀矇狼狽[55],懼以輕愚,忝負特施,豫懷憂灼。臣聞唐堯先天而天弗違,博詢芻蕘,以成盛勳。朝廷神謨,欲必致休於步度之中,靈贊聖規,休必自送[56],使六軍囊括,虜無孑遺,威風電邁,天下幸甚!謹拜表以聞,并呈牋草,懼於淺局,追用悚息。"被報施行[57]。休果信魴,帥步騎十萬,輜重滿道,徑來入皖。魴亦合衆隨陸遜横截休,休幅裂瓦解,斬獲萬計。魴初建密計時,頻有郎官奉詔詰問諸事[58],魴及詣部郡門下,因下髮謝,故休聞之,不復疑慮。事捷軍旋,帝大會諸將歡宴,酒酣,謂曰:"君下髮載義,成孤大事。君之功名,當書之竹帛。"加裨將軍,賜爵關内侯。又賊帥董嗣,負阻劫鈔,豫章、臨川并受其害。吾粲[59]、唐咨嘗以三千兵攻守,連月不能拔。魴表乞罷兵,得以便宜從事。魴遣間諜,授以方策[60],誘狙殺嗣。嗣弟怖懼,詣武昌降陸遜,乞出平地,自改爲善,由是數郡無復憂惕。

丁奉,爲右大司馬、左軍師。寶鼎三年,皓命奉與諸葛靚攻合肥。奉與晋大將軍石苞書,構而間之,苞以徵還。

晋衛瓘[61],爲征北大將軍、都督幽州諸軍事、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於時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微[62],并爲邊害。瓘離間二虜,遂致嫌隙,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憂死。朝廷加其功,賜一子亭侯。

杜預,爲鎮南大將軍,督荆州。既至鎮,繕兵甲,耀威武,乃簡精鋭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據要害之地,耻以無備取敗,不以所喪之實告于孫皓。預欲間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遣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

劉琨,爲并州刺史,領匈奴中郎將。劉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63]。琨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元海甚懼,遂城蒲子而居之[64]。

李矩,爲冠軍將軍,領河東平陽太守。劉聰遣從弟暢討矩,矩軍夜襲之[65],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暢僅以身免。先是,聰使其將趙固鎮洛陽,長史周振與固不協,密陳固罪。矩之破暢也,帳中得聰書,勑暢平矩訖,過洛陽收固斬之,便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即斬振父子,遂率騎一千來降矩,還令守洛。

後周楊㯹[66],爲太祖行臺左丞,仍率義徒,更爲經略。於是遣諜人誘説東魏城堡,旬月之間,正平、河北、南汾、二絳、建州、太寧等諸城[67],并有請爲内應者,大軍因攻而拔之。㯹行正平郡事,左丞如故。

韋孝寬,爲宜威將軍、南兖州刺史[68]。東魏將段琛、堯傑復據宜陽,遣其楊州刺史牛道常扇誘邊民。孝寬深患之,遣諜人訪獲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款意,又爲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送於琛營[69]。琛得書,果疑道常,其所欲經略,皆不見用。孝寬

知其離阻，日出奇兵掩襲，擒道常及琛等，峭、澠遂清。後孝寬爲驃騎大將軍[70]，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動靜，朝廷皆先知。時有主帥許盆[71]，孝寬度以心膂，令守一戍。盆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諜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時北齊斛律光在汾北，孝寬忌光英勇，及作謠言，令間諜漏其文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光，字明月）。"又曰："高山不推自摧[72]，槲樹不扶自豎[73]。"齊臣祖珽、穆提婆與光有隙，因續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之，以告後主乳母陸令萱。令萱以饒舌斥己也，盲老公謂珽也[74]，遂相與協謀，以謠言啓後主誅光。武帝聞之，始有滅齊之意，竟平其國。

達奚武，爲東秦州刺史。時齊神武趣沙苑，太祖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破之。

李遠，爲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每厚撫境外之人，使爲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以爲悔，其得人心如此。

隋陰壽，爲幽州總管。寶寧舉兵反，壽討之。寶寧奔于磧北。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寶寧遣其子僧伽率輕騎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靺鞨之民求攻，道昂苦戰連日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購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75]。月餘，世模率其衆降，寶寧復走契丹，爲其麾下趙修羅所殺，北邊遂安。

長孫晟，爲奉車都尉。以突厥攝圖、玷厥、阿波、突利等各握強兵，上書和同，難以力征，易可離間，因上書陳突厥強弱形勝，高祖皆納用焉。因遣太僕元暉出伊吾道，使詣玷厥，賜以狼頭纛，謬爲欽敬，禮數甚優。玷厥使來，引居攝圖使上。反間既行，果相猜貳。授車騎將軍[76]，出黃龍道，齎幣賜奚、霫、契丹等，遣爲鄉道，得至處羅侯所，深布心腹，誘令內附。二年，攝圖四十萬騎自蘭州入，至于周盤，破達奚長儒軍，更欲南入。玷厥不從，引兵而去。時晟又說染干，詐告攝圖曰："鐵勒等反，欲襲其牙。"攝圖乃懼，迴兵出塞。後數年，突厥大入，發八道元帥分兵拒之。阿波至涼州，與竇榮定戰，賊帥累北。時晟爲偏將，使謂之曰："攝圖每來，戰皆大勝。阿波纔入，便即致敗。此乃突厥之耻，豈不內愧于心乎？且攝圖之與阿波，兵勢本敵，今攝圖日勝，爲衆所崇，阿波不利，爲國生辱。攝圖必當因以罪歸於阿波，成其夙計，滅北牙矣。願自量度[77]，能禦之乎？"阿波使至，晟又謂之曰："今達頭與隋連和，而攝圖不能制。可汗何不依附天子，連結達頭，相合爲強，此萬全之計。豈若喪兵負罪，歸就攝圖[78]？"與衛王軍遇，戰於白道，敗走至磧。聞阿波懷貳，乃掩北牙，盡獲其衆而殺其母[79]。阿波還無所歸，西奔玷厥，乞師十餘萬[80]，東擊攝圖故地，收散卒數萬，與攝圖相攻[81]，阿波頻勝。

賀若弼，鎮壽州。時江南尚阻，江都人來護兒住白土村，密邇江岸。弼常令護兒爲

間諜[82]。授大都督,平陳之役,護兒有功焉。

趙仲卿,爲朔州總管。突厥啓民可汗求婚,高祖許之。仲卿因是間其骨肉,遂相攻擊。開皇十七年[83],啓民窘迫,與隋使長孫晟投通漢鎮,仲卿率騎千餘援之,達頭不敢逼(達頭,赤可汗號)。潛遣人誘至啓民所部,至者二萬餘家。

裴矩,爲黄門侍郎。大業中,煬帝遣將築伊吾城,令矩共往經略。矩又白狀,令反間射匱,潛攻處羅。後處羅爲射匱所迫,竟隨使者入朝。後以本官領武賁郎將,詔護北番軍事。矩以始畢可汗部衆漸盛,獻策分其勢,將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設,拜爲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畢聞而漸怨。矩又言於帝曰:"突厥本淳易可離間,但由其内多有群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姦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下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内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即得好物。"胡悉貪而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星馳爭進,冀先互市。矩伏兵馬邑下,誘而斬之,詔報始畢曰:"史蜀胡悉忽領部落走來至此,云背可汗,請我容納。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當共殺。今已斬之,故令往報。"

唐李靖,爲兵部尚書。貞觀中,突厥諸部離叛,朝廷將圖進取,以靖爲代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二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趣惡陽嶺以逼之。突利可汗不虞於靖,見官軍奄至,於是大懼,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國而來,靖豈敢孤軍而至?"一日數驚[84]。靖候知之,潛令間諜離其心腹,其所親康蘇密來降。四年,靖進擊定襄,破之,獲隋齊王暕之子楊正道及煬帝蕭后[85],送于京師。可汗僅以身遁。

竇靜,貞觀中爲夏州都督。值突厥攜貳,諸將出征,多詣其所。靜知虜中虚實[86],潛令人間其部落[87],郁射所部鬱孤尼等九俟斤并率衆内款。

劉師立,檢校岐州都督。陳伐吐谷渾之策[88],朝廷未之許。師立又遣使間其部落,多其降附,裂其地爲開、橋二州。

蕭嵩,開元中爲河西節度,判涼州事。時悉諾、邏恭祿威名甚振,嵩乃縱反間於吐蕃,言其與中國潛通,贊幷遂召而誅之。

王忠嗣,天寶初爲靈州都督。是歲北伐,與奚戰于桑乾河,敗之,大虜其衆。時突厥葉護新有内難,忠嗣盛兵磧口,以威懷之。烏蘇米施可汗倔強不降[89],忠嗣乃縱反間於拔悉密。拔悉密與葛邏祿、回訖三部落攻米施可汗,走之。忠嗣因出兵伐之[90],取其右廂而歸[91]。其西葉護及毗伽可汗妻可敦、男西殺葛臘哆[92],率其部落千餘帳入朝。

曹王皐,大曆中鎮江西。先是,牙將伊慎討梁崇義[93],摧鋒陷敵。李希烈意欲縻之,慎以計遁歸。皐始至鍾陵,大集將吏,得慎而壯之,拔爲大將,繕理舟師。希烈懼慎爲曹王所任,遺慎七屬之甲[94],詐爲慎書行間焉。德宗遣中使即以詰之,皐乃抗疏論雪,上章未報。會賊兵沂江來寇,皐乃召慎勉之,令戰,大破三千餘衆,朝廷始信其不

二。

校勘記

[1]法，宋本作“發”。

[2]桔，原作“梏”，據宋本及《左傳·莊公二十八年》改，下同。

[3]縣，原脱，據宋本及《左傳·莊公二十八年》杜預注補。

[4]門，原脱，據宋本補。

[5]匍匐，宋本作“扶服”。

[6]惠王立，原闕“立”字，據《史記·田單列傳》補。

[7]涕泣，原作“泣涕”，據宋本及《史記·田單列傳》乙。

[8]俱欲出，原作“其欲出”，據《史記·田單列傳》改。

[9]趙王，下原衍“田”字，據宋本及《史記·信陵君列傳》删。

[10]秦軍軍武安西，原作“秦宣軍武安西”，據宋本改。

[11]跋涉霜雪，原作“首涉霜雪”，據《後漢書·馮異傳》改，

[12]死生，原作“生死”，據宋本及《後漢書·馮異傳》乙。

[13]獲首五千餘級，原作“獲首五十餘級”，據宋本及《後漢書·馮異傳》改。

[14]鮪，上原衍“朱”字，據宋本及《後漢書·堅鐔傳》删。

[15][16]太祖，原作“太子”，據宋本改。

[17]郛模，原作“郛謨”，據宋本及《晉書·宣帝紀》改。

[18]漏，原脱，據宋本及《晉書·宣帝紀》補。

[19]火，原作“土”，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胡綜傳》改。

[20]恢弘大繇，原作“恢弘大猷”，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胡綜傳》改。

[21]之，原作“知”，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胡綜傳》改。

[22]未足以喻，原作“未足以踰”，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胡綜傳》改。

[23]望高，原作“高望”，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胡綜傳》乙。

[24]當，原作“敢”，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胡綜傳》改。

[25]具聞此間，原作“具聞此門”，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胡綜傳》改。

[26]牙，原作“芽”，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胡綜傳》改。

[27]三千餘匹，原誤爲“三十餘匹”，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胡綜傳》改。

[28]羸，原作“贏”，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胡綜傳》改。

[29]克，原作“先”，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胡綜傳》改。

[30]上定洪業，原作“丕定洪業”，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胡綜傳》改。

[31]速，原作“遠”，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胡綜傳》改。

[32]款款遠授，原作“款受”，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胡綜傳》補。

[33]此文既流行，原作“此文即流行”，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胡綜傳》改。

[34]相迎，原作“相近”，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陸遜傳》改。

[35]違,原作"達",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魴傳》改。
[36]故,原作"欲",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魴傳》改。
[37]於,原作"如",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魴傳》改。
[38]悵,原作"倰",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魴傳》改。
[39]貨,原作"資",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魴傳》改。
[40]才,原作"方",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魴傳》改。
[41]厲,原作"屬",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魴傳》改。
[42]屬,原作"蜀",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魴傳》改。
[43]卲南,原作"部南",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魴傳》改。
[44]訴,原作"訢",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魴傳》改。
[45]牙,原作"邪",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魴傳》改。
[46]若,原作"臣",據《三國志·吳書·周魴傳》改。
[47]青徐,原作"青州";銜,原作"銜",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魴傳》改。
[48][49]羸,原作"羸",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魴傳》改。
[50]明,原作"民",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魴傳》改。
[51]假,原作"解",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魴傳》改。
[52]固,原作"因",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魴傳》改。
[53]朔土,原作"正朔",據《三國志·吳書·周魴傳》改。
[54]贊,原作"責",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魴傳》改。
[55]伀幪,原作"忪懞",據《三國志·吳書·周魴傳》改。
[56]休必自送,原闕"必"字,據《三國志·吳書·周魴傳》補。
[57]被,原作"彼",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魴傳》改。
[58]詔誥,原作"誥詔",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魴傳》改。
[59]吾粲,原作"吳粲",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魴傳》改。
[60]授,原作"受",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魴傳》改。
[61]衛,原作"魏",據宋本及《晉書·衛瓘傳》改。
[62]微,原作"徵",據宋本及《晉書·衛瓘傳》改。
[63]許里,原作"里許",據宋本及《晉書·劉琨傳》乙。
[64]城,原作"成",據宋本及《晉書·劉琨傳》改。
[65]軍,宋本無。
[66]㯹,原作"標",據《周書·楊㯹傳》及《北史·楊㯹傳》改,下同。
[67]二絳建州,原作"絳建三州",據《周書·楊㯹傳》及《北史·楊㯹傳》改。
[68]威,原作"武",據宋本及《周書·韋孝寬傳》改。
[69]於,原作"之",據宋本及《周書·韋孝寬傳》改。
[70]驃騎大將軍,原誤"標騎大將軍",據宋本及《周書·韋孝寬傳》改。
[71]主帥,原作"王帥",據宋本及《周書·韋孝寬傳》改。

[72]摧,原作“催”,據宋本改。

[73]榭,原作“檞”,據宋本及《周書・韋孝寬傳》改。

[74]盲,原作“育”;公,原作“翁”,據宋本及《北齊書・斛律光傳》改。

[75]模,原作“謨”,據宋本及《隋書・陰壽傳》改,下同。

[76]車,原作“軍”,據宋本及《隋書・長孫晟傳》改。

[77]量度,原作“度量”,據宋本及《隋書・長孫晟傳》乙。

[78]自“攝圖不能制”至“歸就攝圖”,原作“攝圖不若喪兵負罪,歸咎攝圖”,據宋本及《隋書・長孫晟傳》補、改。

[79]獲,原作“復”,據宋本及《隋書・長孫晟傳》改。

[80]師十,原作“帥千”,據宋本及《隋書・長孫晟傳》改。

[81]攻,原作“反”,據宋本及《隋書・長孫晟傳》改。

[82]粥,原脱,據宋本補。

[83]開皇十七年,原作“開元七年”,據《隋書・趙仲卿傳》傳。

[84]驚,原作“警”,據宋本及《舊唐書・李靖傳》改。

[85]諫,原作“賕”,據《舊唐書・李靖傳》改。

[86]中,原脱,據宋本及《舊唐書・竇靜傳》補。

[87]潜,上原衍“乃”字,據宋本及《舊唐書・竇靜傳》删。

[88]伐,原作“代”,據宋本改。

[89]米,原作“末”,據《舊唐書・王忠嗣傳》改。

[90]因,原脱,據宋本及《舊唐書・王忠嗣傳》補。

[91]右,原作“石”,據宋本及《舊唐書・王忠嗣傳》改。

[92]及,原作“反”,男,原作“勇”;據宋本及《舊唐書・王忠嗣傳》改。

[93]梁崇義,原作“崇梁義”,據宋本及《舊唐書・李皐傳》改。

[94]屬,原作“曲”,據宋本及《舊唐書・伊慎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一十二

將帥部(七十三)

仁愛　得士心

仁　愛

蓋夫德以施惠，制勝之攸先。仁者佐賢，謀帥之斯允[1]。故慈愛之用，著於治戎。寬簡之德，彰於御衆。古之善爲將者，何莫由斯也已。固有務兼撫納，存乎恩信[2]。形惻隱於官次，表忠恕於心術。解衣推食，以卹吏士。救寒振餒，以濟黎氓。給醫藥以赴創病，設棺斂以藏暴露。至使殊俗歸嚮，窮民安集，愛之如父母，薰之如椒蘭。不幸云亡，如失所怙。追懷遺德，久而彌篤。自非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又豈可驅而致哉？

漢李廣，爲前將軍。及自剄，百姓聞之，知與不知，老壯皆爲垂泣。(班固曰："李將軍悛悛如鄙人，口不能出辭。及死之日，天下知與不知，皆爲流涕。彼其中心誠信於士大夫也。諺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雖小，可以喻大。")

段會宗，元帝竟寧中，以杜陵令五府舉爲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歲後爲雁門太守。數年坐法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成帝陽朔中，復爲都護。後以安輯烏孫，病死烏孫中，城郭諸國爲發喪立祠。

後漢來歙，光武時爲中郎將。建武中，歙率馮異等平隴西。既而人饑，流者相望。歙乃傾倉廩，轉運諸縣以賑贍之。於是隴右遂安[3]，而涼州流通焉。

馬成，建武中爲揚武將軍，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在事五六年，光武以成勤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

馬援，建武中爲伏波將軍。討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4]，嶠南悉平。所過輒爲郡縣，治城郭，穿渠灌溉，以利其民。

竇固，明帝永平末爲奉車都尉[5]，屯涼州。在邊數年，羌胡服其恩信。有羌胡見客，炙肉未熟，人人長跪前割之，血流指間，進之於固。固輒爲啗，不穢賤之。是以愛之如父母。

耿秉，章帝時爲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匈奴聞秉卒，舉國號哭[6]，或

至梨面流血(梨,即剺字,古通用也[7]。剺割也。音力私反)。

鄧訓,爲護羌校尉。羌胡俗耻病死,每病臨困,輒以刀自刺。訓聞有困病者,輒拘持縛束,不與兵刃,使醫藥療之,愈者非一,小大莫不感悦。及訓卒,吏人羌胡愛惜,旦夕臨者日數千人。戎俗父母死,耻悲泣,皆騎馬歌呼。至聞訓卒,莫不吼號,或以刀自割,又刺殺其犬馬牛羊,曰:"鄧使君已死,我曹亦俱死耳。"前烏桓吏士,皆奔走道路,至空城郭。吏執不聽,以狀白校尉徐傿。傿歎息曰:"此義也。"乃釋之。遂家家爲訓立祠,每有疾病,輒此請禱求福[8]。

曹褒,和帝永元中爲射聲校尉。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絶無後者。"褒愴然,爲買空地,悉葬其無主者,設祭以祀之。

袁紹,爲大將軍,督冀、青、幽、并四州牧。軍敗後,發病嘔血死。紹爲人政寬,百姓德之。河北士女,莫不傷怨[9],市巷揮泪,如喪其親。

魏孫禮,齊王時爲伏波將軍、楊州刺史。時吳大將全琮帥數萬衆來侵寇,禮躬勒衛兵禦之,賊衆乃退。詔書慰勞,賜絹七百疋。禮爲死事者設祀哭臨,哀號發心。皆以絹付亡者家,無以入身。

蜀馬忠,爲鎮南大將軍。處事能斷,威恩并立,是以蠻夷畏而愛之。及卒,莫不自致喪庭,流涕盡哀。

吳范慎,爲武昌左都督。慎自恨久爲將,遂託老耄。軍戀之,舉營爲之隕涕。

朱桓,爲前將軍,領青州牧。愛養吏士,贍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10],舉營憂戚。大帝赤烏元年卒,吏士男女,無不號慕。

晉羊祜,爲衛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及薨,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爲之泣,其仁德所感如此。

成都王穎,爲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既迎天子反正,遂自歸鄴。盧志言於穎曰:"黄橋戰亡者有八千餘人,既經夏暑,而露骨中野,可爲傷惻。昔周王葬枯骨,故詩云:'行有死人,尙或墐之[11]。'况此等致死王事乎?"穎乃造棺八千餘枚,以成都國秩爲衣服斂祭,葬于黄橋北,樹枳籬,爲之營域。又立都祭堂,刊石立碑紀其赴義之功。使亡者之家,四時祭祀有所。乃表其門閭,加常戰亡二等。又命河内溫縣,埋藏趙王倫戰死士卒萬四千餘人。穎前在陽翟[12],與强賊相持既久[13],百姓創痍,饑餓凍餒,宜急賑救,乞差發郡縣車,一時運河北邸米十五萬斛,以賑陽翟饑人。

祖逖,爲鎮西將軍,領豫州刺史。及卒,豫州士女,若喪考妣。

唐彬,領護烏丸校尉。坐事,檻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見釋。百姓追慕彬功德,生爲立碑作頌。

劉弘,爲鎮南將軍、荆州刺史、南蠻校尉。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乃謫罰主者,遂給韋袍複帽,轉以相付。

溫嶠,爲江州刺史、都督、平南將軍。及薨於武昌,江州士庶聞之,莫不相顧而泣。

褚裒,爲征討大都督,徐、兖、青、楊、豫五州諸軍事。穆帝永和五年卒,遠近嗟悼,吏士哀慕之。

前燕陽裕,爲慕容皝大將軍左司馬。士大夫流亡羈絕者,莫不經營收葬,存恤孤遺[14]。

宋劉敬宣,爲冠軍。伐蜀,譙縱送毛璩一門諸喪,其妻女并文處茂母及與諸士人喪柩,浮之中流,敬宣皆拯救之。

檀道濟,爲高祖北伐前鋒。至洛陽,凡拔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戮以爲京觀[15],道濟曰:"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戎夷感悦,相率歸之者甚衆。

劉勔,爲寧朔將軍。會豫州刺史殷琰反,假勔輔國將軍討之。及琰開門請降,勔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内士民秋毫無所失。百姓感悦,咸曰:"來蘇百姓。"生爲立碑。

王玄謨,爲平北將軍、都督、徐州刺史。時北土饑饉,乃散私穀十萬斛、牛千頭以賑之。

衡陽王義季,爲荆州刺史,都督荆湘八州諸軍事。隊主續豐,母老家貧,無以充養,遂斷不食肉。義季哀其志,給豐母月白米二斛[16],錢一千,并制豐噉肉。

南齊曹虎,爲右衛將軍。形幹甚毅,善於誘納,日食荒客常數百人。

梁裴邃,爲將。少言笑,沈深有思略。爲政寬明,能得士。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及其卒也,淮、肥間莫不流涕[17],以爲邃不死,洛陽不足拔。

韋叡,京兆杜陵人,爲冠軍將軍、江夏太守[18],行郢府事。初,郢城之拒守也,男女口垂十萬,閉壘經年,疾疫死者十七八,皆積屍於牀下,而生者寢處其上,每屋輒盈滿。叡料簡隱卹,咸爲營理,於是死者得埋藏[19],生者反居業,百姓賴之。後爲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初,叡起兵鄉中,客陰雙光泣止之。及叡還爲州,雙光道候,叡笑謂之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叡於故舊,無所遺惜,士大夫年七十以上,多與假板縣令,鄉里甚懷之。

陳荀朗,初仕梁,爲豫州刺史。以侯景之亂,入援臺城,據山寨自守,景開府宋子仙不能尅。時京師大饑,百姓皆於江外就食。朗更招致部曲,解衣推食以相賑,衆至數萬人。

華皎,爲文帝都尉。及帝平杜龕,仍配以人馬甲仗,猶爲都錄[20]。御下分明,善於撫養。時兵荒之後,百姓饑饉,皎解衣推食,多少必均。

後魏李神儁,爲前將軍、荆州刺史。時寇賊之後,城外多有露骸,神儁教令收葬之。

崔巨倫,莊帝時爲假節、中堅將軍,領東濮陽太守,假征虜將軍、别將。時河北紛梗,人士避賊,多住郡界,歲儉饑乏,巨倫傾資贍恤,務相全濟,時類高之。

北齊婁昭,從神武入洛。兖州刺史樊子鵠反,以昭爲東道大都督討之。子鵠既死,

諸將勸昭盡誅其黨。昭曰："此州無狀，横被殘賊。其君是怨，其人何罪？"遂皆捨焉。

趙郡王叡[21]，爲定州刺史。文宣詔令領山東兵築長城[22]。先是，役徒罷作，任其自返。丁壯之輩，各自先歸。羸弱之徒，棄在山北，加以饑病，多致僵殞。叡於是親帥所部，與之俱還，配合州鄉，部分營伍，督帥監領，強弱相持。遇善水草，即爲停頓，分有餘，贍不足，賴以全者十三四焉。

趙彥深，爲東南道行臺尚書、徐州刺史。爲政尚恩信，爲吏人所懷，多所降下。所營軍處，士庶追思，號趙行臺頓。

後周張軌，魏末爲鎮遠將軍。時穀糴踊貴，或有請貸官倉者，軌曰："以私害公，非吾宿志。濟人之難，詎得相違？"乃賣所賜衣物，糴粟以賑之。

王傑，武帝建德初除江州總官。傑少從軍旅，雖不習吏事，所歷州府咸以忠恕爲心，以是頗爲百姓所慕。

于翼[23]，建德中爲安州總管，安、隨等六州五防諸軍事。會大軍東討，翼自陝入九曲[24]，攻拔造簡等諸城，徑到洛陽。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開門出降，河南九州三十鎮一時俱下。襄陽民庶等喜復見翼，并壺漿塞道。尋即除洛、懷等九州諸軍事，河陽總管，尋徙豫州總管。陳將魯天念又圍光州，聞翼到汝南，望風退散。霍州蠻首田元顯負險不賓，於是送質請附。陳將任蠻奴悉衆攻顯，立柵拒戰，莫有離心。及翼還朝，元顯便叛。其得殊俗物情，皆此類也。

唐瑾，從于謹平江陵，衣冠仕伍[25]，并沒爲僕隸。瑾察其才行片善者，輒議免之，賴瑾獲濟者甚衆。時論多焉。

隋劉方，高祖仁壽中爲交州道行軍總管，討交州李佛子之亂。時長史敬德亮從軍尹州，疾甚不能進，留之州館。分別之際，方哀其危篤，流涕嗚咽，感動行路。其威惠如此，論者稱爲良將。

李景，爲柱國、右武衛大將軍[26]。煬帝使督建遼東戰具，於北平遇賊見害。契丹靺羯素感其恩，聞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傷惜之。

唐程名振，高祖武德初遙授永年令，率兵經略河北。名振夜襲鄴，俘其男女千餘人。去鄴八十里，閱婦人有乳汁者九十餘人，悉放遣之。鄴感其仁。

劉仁軌，爲帶方州刺史，鎮守百濟。經福信之亂，合境凋殘，僵屍相屬。仁軌始令收斂骸骨，瘞埋吊祭之[27]，賑貸貧乏，存問孤老，條錄戶口。

郭子儀，玄宗天寶末爲朔方節度使。討安祿山，拔趙郡，生擒四千人，皆捨之。

李復，德宗貞元初爲容管招討使。先時西京叛亂，前後經略使征討反者，獲其人皆沒官爲奴婢，配作坊重役。復乃令訪其親屬，悉歸還之。

高崇文，憲宗元和初，統神策軍牙劉闢于西川。衣冠隱者，皆匍匐衙門請命。崇文條奏[28]，全宥之。

朱忠亮,元和中爲涇原節度使。涇上舊俗多賣子,忠亮以俸錢贖而還其親者,約三百人。

晉趙祉禮[29],爲晉昌節度使。或賑人之急,時論賞之。

周趙暉,爲鳳翔節度使。太祖廣順二年,上言王景崇叛亂。時殺戮饑死骸骨[30],除先有使臣埋瘞外,令坊曲坑井,聚十八車埋瘞、祭奠。

得士心

《傳》曰:"師克在和。"又云:"德以施惠,戰所由克。"古之良將,率由兹道。以至身犯寒暑,不敢先裘。蓋衆未食飲,不敢言饑渴。周旋撫馭,甘苦同之。孜孜焉,唯恐乎狥己之私,而失人之心也[31]。用能親若父兄,隨如臂指。始乃欣然景附,願屬麾下。終亦爭先爲用,奮不顧死。繇是摧堅卻敵,每多成績。其或投於亡地,固守心誠,結義寖深,卒無離叛。迨夫兵盡勢窘,不忍捨去,肝腦塗地,靡有悔恨。又復過更增戀,遺愛難忘,尊奉感涕,發於誠款。至有新兵甫集,同夫烏合[32],激勵忠憤,開示恩信,折服英毅[33],樂爲我使。斯又智略之速達也。

吳起,爲魏將。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起爲吮之。卒母聞而哭之。人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也。往年起嘗吮其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吳公今又吮其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是以哭之。"文侯以起盡能得士心,以爲西河守,拒秦、韓。

秦末田横,爲齊王。漢韓信、灌嬰平齊地,横亡走梁,歸彭越。漢滅項籍後,横與其徒屬五百餘人,入海居島中[34]。高帝使使赦横罪而召之。横既至尸鄉,廐置,遂自剄。高帝以王者禮葬横。既葬,其客二人穿其冢旁,皆自剄。餘尚五百人,在海中,聞横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横能得士也。

漢袁盎,爲隴西都尉。仁而愛士,士卒皆爲致死。

李廣,歷七郡太守[35],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將兵之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士卒不盡飧,不嘗食。士以此愛樂爲用。

李陵,爲騎都尉。將步卒五千人出居延至浚稽,使麾下騎陳步樂還以聞。步樂召見,道陵將率得士死力,帝甚喜[36]。

韓威,延壽之孫,仕至將軍。威亦多恩信[37],能拊衆,得士死力。

蓋寬饒,宣帝時爲衛司馬。寬饒初拜,未出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冠大冠,帶長劍,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病疾者,身自撫循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帝臨饗,罷衛卒(得代當歸者也)。衛卒數千人者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一年(更,猶今言上番也),以報寬饒厚德。帝嘉之。

後漢馮異，初隨光武爲偏將軍。及破邯鄲，乃更部分諸將，各有配隸。軍士皆言："願屬大樹將軍。"光武以此多之。

耿秉，爲征西將軍，擊匈奴。秉休止不結營部，然遠斥候，明要誓，軍陳立成，士卒樂爲死。

鄧訓，章帝時將黎陽營兵屯狐奴。建初六年，遷護烏桓校尉。黎陽故人多攜將老幼，樂隨訓徙邊。（訓故吏最貧羸者舉國，念訓常所服藥北州少乏[38]，又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於洛陽市藥，還過趙國易陽，并載青泥一襆[39]，至上谷遺訓[40]。其得人心如是。）

段紀明，爲破羌將軍，征羌。每行軍，仁愛士卒，疾者親自瞻省，手爲裹瘡。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勤苦。故皆樂爲死戰。

皇甫嵩，爲右中郎將。平黄巾，卹士卒，甚得衆情。

臧洪，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太祖圍張超於雍丘，超言惟恃臧洪，當來救。洪聞之，徒跣號泣，并勒所領兵，又從袁紹請兵馬，求欲救超，而紹終不聽許。超遂族滅。洪由是怨紹，絶不相通。紹興兵圍洪於東武陽，城中糧盡，外無援救，自度不免，呼吏士謂曰："袁紹無道，所圖不軌，且不救洪郡將。洪於大義不得不死，念諸君無事，空與此禍。可先城未破，將妻子出。"將吏皆垂泣曰："明府之於袁氏，本無怨隙。今爲郡將之故，自致危困。吏人何忍，當捨明府去也？"初尚掘鼠煮筋角，後無所復食，主簿啓內廚米三斗，請稍爲饘粥（饘，糜也）。洪曰："何能獨甘此邪？"使爲薄糜，徧班士衆。又殺其愛妾，以食兵將。兵將咸流涕，無能仰視。男女七八千人相枕而死，莫有離叛。

魏曹眞，爲大將軍。眞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班賜。士卒皆願爲用。

張郃，爲中郎將。性勇鋭，而善撫士卒，軍中皆爲用命。

鮑信，爲破虜將軍。厚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

夏侯霸，爲右將軍，屯隴西。其養士和戎，并得其歡心。

諸葛誕，爲征東大將軍。既死，麾下坐不降，皆爲司馬文王所戮。數百人拱手爲列，每斬一人，輒降之，竟不變。皆曰："爲諸葛公死，不恨！"其得人心如此。時人比之田横。

吴孫瑜，字仲異，堅弟静之子。以恭義校尉，始領兵衆。是時兵客諸將多江西人，瑜虚心綏撫，得其歡心。建安末領丹陽太守，爲衆所附，至萬餘人。加綏遠將軍。

孫歆[41]，爲邊將數十年，善養士卒，得其死力[42]。

凌統，爲偏將軍。統以山中人尚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43]。帝令東占且討之。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

陳修，爲别部司馬，授兵五百人。時將新兵多有逃叛，而撫循得意，不失一人。大帝奇之，拜爲校尉。

黄蓋,爲丹陽都尉。姿貌嚴毅,善於養衆。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爲先。

陸抗,爲大將軍。既誅步闡,東還樂鄉,貌無矜色,謙冲如常,故得將士歡心。

陳表,父武從擊合肥,戰死。表以父死敵場,求用爲將[44],領兵五百人。表欲得戰士之力,傾意接待,士皆愛附,樂爲用命。而有盜官物者,疑無難士施明。明素壯悍,收考極毒,雖死無辭,廷尉以聞。大帝以表能得健兒之心,詔以明付表,使自以意求其情實。表便破械沭浴,易其衣服,厚設酒食,歡以誘之。明乃首服,具列支黨。表以狀聞。帝奇之,欲全其名,特爲赦明,誅戮其黨,遷表爲無難右部督。

徐平,字伯先,遷武昌左部督。傾心接物,士卒爲盡力。

甘寧,爲折衝將軍。開爽有計略,能厚養健兒,士亦樂爲用命。

晋王濬,爲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科條,寬其傜課,其產育者,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及伐吳,先在巴郡之所全育者,皆堪傜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

嵇紹,爲侍中。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舉兵向京都以討長沙王[45],又大駕次于城東,又宣言於衆以討曰:"今日西討,欲誰爲都督乎?"六軍之士皆曰:"願嵇侍中。戮力前驅,死猶生也。"遂拜紹使持節平西將軍。

劉群,字公度,琨之子。少拜廣武侯世子,隨父入晋陽,遭逢寇亂,數領偏軍征討。性清慎,有裁斷,得士類歡心。

郗鑒,爲龍驤將軍、兖州刺史,鎮鄒山。時荀藩用李述,劉琨用兄子演,并爲兖州,各屯一郡,以力相傾。闔州編户,莫知所適。又徐龕、石勒左右交侵,日尋干戈。外無救援,百姓饑饉,或掘野鼠蟄燕而食之,終無叛者。二年間[46],衆至數萬。元帝就加輔國將軍,都督兖州諸軍事。

賈疋[47],字彦度,愍帝時爲驃騎將軍[48]。少有志略,器望甚偉。見之者莫不悦附,特爲武夫之所瞻仰[49],願爲致命。

周訪,爲安南將軍。善於撫納士衆,皆爲致死。桓宣監沔中軍事、南中郎將、江夏相,鎮襄陽。十餘年間,石季龍再遣騎攻之[50]。宣能得衆心,每以寡弱距守。論者以爲次於祖逖、周訪。

韓璞,爲張寔司馬。寔知劉曜逼遷天子,遣璞等赴國難。及璞次南安,諸羌斷軍路,相持百餘日,糧竭矢盡。璞殺駕牛饗軍,泣謂衆曰:"汝曹念父母乎?"曰:"念。""念妻子乎?"曰:"念。""欲生還乎?"曰:"欲。""從我令乎?"曰:"諾。"乃鼓譟進戰。會張閬率金城軍繼至,夾擊,大敗之,斬級數千。

慕容翰,廆庶長子也。作鎮遼東,高句麗不敢爲寇。善撫接,愛儒學,自士大夫至于卒伍,莫不樂而從之。

宋沈文秀,爲青州刺史。魏軍圍城,文秀善於撫御,將士咸爲盡力。每與虜戰[51],

輒摧破之。掩擊營砦，往無不捷。明帝進文秀號輔國將軍。被圍三年，外無援軍，士卒爲之用命，無離叛者。日夜戰鬬，甲胄生蟣虱，遂爲虜所陷。

卜天興，領東掖防關隊，從臧質救懸瓠。劉興祖守白石，幷率所領隨之。魏兵退，遷領輦後第一隊。撫恤士卒，甚得衆心。

朱修之，孝武初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加都督。修之在政寬簡，士衆悦附。

梁鄧元超，爲平南中兵參軍。每戰必捷，勇冠當時。敢死之士，樂爲用命者萬有餘人。

陳慶之，爲南北司豫州都督。射不穿札，馬非所便，而善撫軍士，能得其死力。

馬僊琕，爲將與士卒同勞逸，戰多尅捷，士卒亦甘心爲之用。

胡僧祐[52]，爲車騎將軍。時西魏寇至，以僧祐爲都督城東諸軍。魏軍四面起攻，百道齊舉。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於賞罰。衆皆感之，咸爲致死。所向摧殄，賊莫敢前。

王操，爲大將軍。時明帝出頓紀南，操撫循將士，莫不用命。

昌義之，爲護軍將軍。性寬厚，爲將能得人死力。及居藩任，吏人安之。

陳魯悉達，梁元帝時爲仁威將軍、江州刺史。及敬帝即位，王琳據有上流，留異余、孝頃、周迪等，所在蠭起，悉達撫綏晉熙等五郡，甚得民和，士卒皆樂爲之用。

後魏遼西公意烈子，道武以宗親委之心腹。明元踐祚，除渤海太守，吏人樂之。轉平原鎮將，得將士心。

崔寬，爲鎮西將軍，拜陝城鎮將。二崤地險，民多寇劫。寬性滑稽，誘接豪右，宿盜魁帥[53]，與相交結，傾衿待遇，不逆細微。是以能得民庶歡心，莫不感其意氣。

周幾，爲宋兵將軍。率洛州刺史于栗磾以萬人襲陝城，卒于軍。軍人無不惜之。

源子雍，爲夏州刺史。時沃野鎮人破落汗拔陵[54]，首爲反亂，所在蠭起，統萬逆胡與相應接[55]。子雍嬰城自守。城中糧盡，煮馬皮而食之。子雍善綏撫，得士之心，人人戮力，無有離貳。

辛纂[56]，爲輔國將軍。善撫將士，人多用命。

房士達，爲濟南太守。永安末，爾朱兆入洛。刺史蕭贊爲城民趙洛周所逐，城內無主。洛周等以士達鄉情所歸，乃就郡請之。命攝州事。

劉藻，爲雍城鎮將。雍州人王叔保等三百人表乞藻爲駿奴戍主[57]，詔曰："選曹已用人。藻有惠政，自宜他叙。"在任八年，遷離城鎮將。

北齊慕容儼，爲開府，鎮郢州。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等率水陸軍來攻[58]，城中食少，糧運阻絕，無以爲計，唯煮槐、楮、桑葉并紵根、木芒、葛艾等草及帶筋角等物而食之。人有死者，即取其肉，火別分噉，唯留骸骨。儼猶申令將士，信賞必罰，分甘同苦，死生以之。自正月至於六月，人無異志。

宋顯,爲西兗州刺史。勇決有氣幹,檢御左右,咸能得其心力。

段韶,爲武衛將軍。長於計略,善於御衆,得將士之心。臨敵之日,人人爭奮。

王琳,在梁爲湘州刺史。琳果勁絕人,又能傾身下士,所得賞物,不以入家。麾下萬人,多是江淮群盜。平侯景之勳,與杜龕俱爲第一,恃寵縱暴於建業。王僧辯禁之不可,懼將爲亂,啓請誅之。琳亦疑禍,令長史陸納率部曲前赴湘州,身輕上江陵。將行,謂納等曰:"吾若不反,子將安之?"咸曰:"請死相報。"泣而別。及至,元帝以下吏,而使廷尉卿黄羅漢、大府卿張載宣諭琳軍,陸納等及軍人并哭對使者,莫肯受命。乃縶黄羅漢,殺張載。載性深刻,爲帝所信,荆州疾之如讎,故納等因人之欲,抽其腸繫馬腳,使繞而走,腸盡氣絕。又臠割,備五刑而斬之。元帝遣王僧辯討納,納等敗走長沙。是時湘州未平,武陵王兵又甚盛,江陵公私恐懼,人有異圖。納啓申琳罪,請復本位,求爲奴婢。元帝乃鏁琳送長沙。時納兵出方戰[59],會琳至,僧辯升諸樓車以示之。納等投戈俱拜,舉軍皆哭,曰:"乞王郎入,即出。"及放琳入,納等乃降,湘州平。仍復本位。陳霸先殺僧辯,琳軍敗降齊,爲驃騎大將軍、楊州刺史。陳將吳明徹來寇,與戰大敗,單馬突圍,僅而獲免。還至彭城,魏帝令便赴壽陽,并許召募,又進封琳巴陵郡王。明徹進兵圍之,堰淝水灌城。而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内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吳明徹恐其爲變,殺之城東北二十里,時年四十八。哭者聲如雷。有一叟以酒脯至,酹哭盡哀,收其血懷之而去。傳首建康,懸之於市。初,明徹欲全之,而其下將領多琳故吏,爭來致請,并相資給。明徹由此忌之,故及於難。當時田夫野老,知與不知,莫不爲之歔欷流泣。觀其誠信感物,雖李將軍之恂恂善誘,殆無以加焉。

斛律光,爲左丞相。光自結髮從戎,未嘗失律。行兵用匈奴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或竟日不坐,身不介冑,常爲士卒先。有罪者唯大杖撾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爲之死。

盧文偉,爲常景行臺郎中。後爲杜洛周所虜,洛周敗,復入葛榮,敗,歸家。時韓樓據薊城[60],文偉率鄉閭屯守范陽,與樓相抗,共推文偉行范陽郡事。防守二年,與士卒同勞苦,分散家財救貧乏,莫不人人感悦。爾朱榮遣將侯深討樓,平之。文偉以功封大夏縣男。

後周李遠[61],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善撫綏,有幹略,守戰之備無不精鋭。每厚撫境外之人[62],使爲間諜[63]。敵中動静,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以爲悔。其得人心如此。

梁椿,爲大將軍。性果毅,善於撫納。所獲賞物,分賜麾下。故每踐敵場,咸得其力。

崔猷,爲梁州都督。閔帝即位,始利、沙興等諸道阻兵爲逆,信、合、開、楚四州亦

叛。唯梁州境內,人無二心。

若干惠,爲右衛將軍。善於撫御,將士莫不懷恩。

王思政,持節河南諸軍事,守潁川城,爲齊文襄所攻陷。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城無外援,亦無叛者。

齊王憲,從武帝東伐,爲前鋒。憲善兵謀,多筭略,尤長於撫御,達於任使。摧鋒陷陣,爲士卒先。群下感悦,咸爲之用。

閻慶,爲撫軍將軍。善於綏撫士卒[64],故盡得其死力。

陳忻,爲驃騎大將軍。散財施惠,得士衆心。身死之日,將吏荷其恩德,莫不感慟焉。朝廷以忻雅得士心,還令其子萬敵領其部曲。

李遷哲,爲驃騎大將軍。兵士有疾,親加醫藥,軍中感之,人思效命。

寇儁,爲左將軍、梁州刺史。屬魏末多故,州又僻遠,梁人知無外援,遂遣大兵頓魏興,志圖攻取。儁撫勵將士,人思效命。梁人知其得衆心,弗之敢逼。

寇洛,與賀拔岳同鄉里,募從入關,以功封安鄉縣子。及岳爲大行臺,以洛爲右都督[65]。侯莫陳悦既害岳,欲并其衆。時初喪元帥,洛於諸將中最爲舊齒,素爲衆信,乃收集將士,志在復讎。既至原州,衆推洛爲盟主。

宇文虬,爲驃騎大將軍。每經行陣,必身先卒伍。故上下同心,戰無不克。

隋張須陁,大業中爲齊郡丞。勇決善戰,又善於撫馭,得士卒心。論者號爲名將。後爲河南道十二郡討捕使,擊東郡賊翟讓,戰死。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

唐李勣,爲司空。勣每行軍用師,人皆用命,所向剋捷。洎乎死日,聞者莫不悽愴[66]。

哥舒翰,初爲河西節度王忠嗣衙將。疏財重氣,士多歸之。

高僊芝,爲副元帥。拒祿山,軍敗,玄宗命監軍邊令誠齎勑誅之。僊芝曰:“我退,罪也,死不敢辭。然以我爲減截兵糧及賜物等,則誣我也。”謂令誠曰:“上是天,下是地,兵士皆在,足下豈不知乎?”其召募兵排列在外,素愛僊芝,僊芝呼謂之曰:“我於京中召兒郎輩,雖得少許物,裝束亦未能足。方與君輩破賊,然後取高官重賞。不謂賊勢憑陵,引軍至此,亦欲固守潼關故也。我若實有此,君輩即言實;我若實無之,君輩當言枉。”兵士齊呼曰:“枉!”其聲動地。

裴冕,爲劍南節度使。冕遭流謗,朝廷將遣使推按。兵馬使崔寧部下截耳稱寃,中使奏之。

郭子儀,性忠信,事上誠藎,臨下寬厚。每降城下邑,所至之處,必能得士衆心。與李光弼齊名,雖威略不逮,而寬厚得人過之。

張獻甫,爲金吾將軍。時李懷光未平殄,吐蕃又侵擾西邊。獻甫領禁軍出鎮咸陽,凡累年,軍人、百姓悦之。

張伾，建中初以澤潞將守洺州，田悅攻之。城守累月，攻益急，士死傷多而食少，救兵未至。伾知事不濟，無以勸士。乃悉召將卒，命其女出拜之，謂曰："將士辛苦戰征，惜家無尺寸物與公等爲賞。獨有此女，幸未嫁人，願出賣之，爲將士一日之費。"衆皆大哭曰："今日爲將軍出死命戰且守，日夜不解！"會馬遂以大原之師至，與衆軍合擊悅於城下，大敗之。伾乘勢出戰，士一當百。圍解，以功累遷泗州刺史。

李晟，爲神策行營節度使。討朱泚，宿兵東渭橋。時轉輸不至，盛夏軍士或衣裘褐。晟必同勞苦，每以大義奮激，士皆流涕感悅，卒無離叛者。

任迪簡，初爲天德軍使李景略判官。及景略卒，衆以迪簡長者，私議請爲帥。監軍使聞之，拘迪簡於別室。軍衆連呼而至，發戶篡取之。及表聞，德宗使察焉，具以軍情奏。因除豐州刺史，天德軍使。自殿中侍御史，授兼御史大夫。

劉澭，爲隴右經略使。輕財愛士，得人之死力。

烏重裔，爲河陽節度。淮西吴元濟軍人李湍者，過溵水來降。其妻爲賊東縛於樹，臠肉食至死，叫其夫而言曰："善事烏僕射！"觀者義之。重裔出自行間，及爲長帥，赤心奉上，能與下同甘苦。所至周密曲盡禮敬，故當時名士，咸願依焉。長慶三年，再鎮天平。及病，子將王贇饋以股肉。歿後數日，有軍士二十餘人，皆割股肉以祭之。古之良將，無以加也。

閻巨源，爲邠寧節度使。無他智能，然以寬厚爲將卒所懷。

殷侑，爲滄景節度觀察使。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故滄人大悅，上請立碑。

田布，魏博節度使弘正之子，爲軍將，討淮西。弘正愛之，慮有罪不能行法，俾以他使代焉[67]。其士卒皆愛布，乞留。監軍使以聞，詔復從之。

李光顔，鎮邠寧。吐蕃入寇，光顔發邠師。師人皆曰："人給五千，而不識戰鬬，彼何人也？常額衣資不得，而前蹈白刃，此何人也？"憤聲洶洶，不可止。光顔素得士心，爲陳大義，言發涕下，衆皆感之，久而發焉[68]。

韓充，弘之弟。少居東郡，以舅劉玄佐得爲河陽昭義衙門將[69]。及弘節制宣武[70]，召歸主親兵。軍中奏官，累至御史大夫。弘虐用其衆，人人皆不自保。充獨謙下執禮，未嘗稍怠，由是頗得衆意。然以親逼權重，常不自安。元和六年，因獵近郊，單騎走至洛下。時朝廷方姑息弘，亦憐充無異志，擢拜右金吾將軍。長慶元年，爲滑州節度。是歲，汴州節度使李願爲帳下所逐，賊黨領兵立都將李岕爲留後。朝廷以充久在汴州，衆心悅附，命充爲宣武軍節度使，兼統義成軍，往征之。會李岕疽發腦，屬兵於牙門將李質，以計誅首亂者，送岕歸京師，充遂不戰而入。時陳許李光顔亦奉詔討岕，軍在尉氏，意欲必先入汴，因大肆俘掠。汴州監軍使姚文壽亦欲招許下之師，先入，不以變告充。時充在中牟聞之，即時率衆直入。汴人素懷充來，皆踴躍相賀，無復疑貳。詔遂加司空，充宣武軍節度使。

高瑀,爲陳許節度使。性寬和,有體量。爲官雖無赫赫之善,所至皆理,尤能得士心。論者以是推之。

張璠,爲易定節度使。易、定兩州,土地最狹。璠在鎮,甚得士卒心,兵乘整齊,常爲幽鎮所忌。

梁時溥,徐州人,初爲州之驍將。唐中和初,秦宗權據蔡州,侵寇鄰藩。節度使支詳命溥率師以討之。徐軍屢捷,軍情歸溥,詳以旄節授之[71]。

牛存節,唐天復元年授潞州馬步都指揮使。發令嚴整,士庶安之。及追赴行在,士卒泣送者不絕於道。

王重師,知平盧軍留後,加檢校司徒。其後北伐幽、滄、鎮、定,屢與晉軍接戰,頗得士心,故多勝捷。

郭言,廣明中從太祖赴汴。初爲騎軍,繼有戰功,後擢爲裨校。言性剛直,有權略,勤于戎事。或以家財分給將士之貧者,由是頗得士心。

楊師厚,爲魏博節度使。性寬簡,無威儀,善撫士衆。初爲太祖部曲,頗得士心。累爲刺史,遷襄、陵、滑等州節度使,有戰功。

校勘記

[1]謀帥,原作"諜帥",據宋本改。

[2]乎,宋本作"夫"。

[3]隴右,原作"隴西",據宋本及《後漢書・來歙傳》改。

[4]徵貳,原作"徵二",據宋本及《後漢書・馬援傳》改。

[5]末,原作"初",據宋本及《後漢書・竇固傳》改。

[6]哭,原作"泣",據宋本及《後漢書・耿秉傳》改。

[7]古,下原衍"字",據宋本及《後漢書・耿秉傳》删。

[8]此,原作"就",據宋本及《後漢書・鄧訓傳》改。

[9]怨,原作"悲",據宋本及本書卷六八二改。

[10]及,原脱,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朱桓傳》補。

[11]堙,原作"埋",據宋本及《晉書・成都王穎傳》改。

[12]前,上原衍"以"字,據宋本及《晉書・成都王穎傳》删。

[13]既,原脱,據宋本及《晉書・成都王穎傳》補。

[14]遺,原作"貧",據宋本及《晉書・陽裕傳》改。

[15]謂,原作"爲",據宋本及《宋書・桓道濟傳》改。

[16]月,原脱,據宋本及《宋書・衡陽王義季傳》補。

[17]肥,原作"泥",據宋本及《梁書・裴邃傳》改。

[18]江夏,原作"江南",據宋本及《梁書・韋叡傳》改。

[19]藏,原作"葬",據宋本及《梁書·韋叡傳》改。

[20]錄,原作"護",據宋本及《陳書·華皎傳》改。

[21]趙郡王叡,原作"魏郡王叡",據宋本及《北齊書·趙郡王叡傳》改。

[22]文宣,原作"文帝",據宋本及《北齊書·趙郡王叡傳》改。

[23]于翼,原作"丁翼",據宋本及《周書·于翼傳》改。

[24]原闕"建德中,爲安州總管,安、隨等六州五防諸軍事。會大軍東討,翼"二十四字,據宋本補。

[25]仕,原作"士",據宋本及《周書·唐瑾傳》改。

[26]大,原脱,據宋本及《隋書·李景傳》補。

[27]之,原脱,據宋本及《舊唐書·劉仁軌傳》補。

[28]崇文,原作"重文",據宋本改。

[29]趙社禮,原作"趙杜禮",據宋本改。

[30]饑,宋本作"餓"。

[31]私,宋本作"後";心,宋本作"深"。

[32]夫,原作"人",據宋本改。

[33]折,宋本作"仰"。

[34]海居,原作"居海",據宋本及《史記·田横列傳》乙。

[35]七郡,原作"北平",據宋本及《漢書·李廣傳》改。

[36]喜,宋本作"悦"。

[37]威,原脱,據宋本及《漢書·韓威傳》補。

[38]北州,原作"此州",據《後漢書·鄧訓傳》注引《東觀記》改。

[39]襆,原作"車",據宋本及《後漢書·鄧訓傳》改。

[40]至上谷遣訓,原作"上至黎陽訓",據宋本及《後漢書·鄧訓傳》改。

[41]孫歆,《三國志·吳書·孫韶傳》作"孫韶"。

[42]善,原脱;其,原脱,據宋本及《後漢書·孫韶傳》補。

[43]威恩,原作"威信",據宋本及《後漢書·鄧訓傳》改。

[44]將,原缺,據《三國志·吳書·陳表傳》補。

[45]河間王,原作"河澗王",據宋本及《晉書·嵇紹傳》改。

[46]間,原脱,據宋本及《晉書·郗鑒傳》補。

[47]疋,原作"定",據《晉書·賈疋傳》改。

[48]將,上原衍"大"字,據宋本及《晉書·賈疋傳》删。

[49]仰,原作"傾",據宋本及《晉書·賈疋傳》改。

[50]遣,原作"造",據宋本改。

[51]虜,下原衍"賊"字,據宋本及《宋書·沈文秀傳》删。

[52]胡僧佑,原作"向僧佑",據宋本及《梁書·胡僧佑傳》改。

[53]魁帥,原作"魁師",據宋本改。

[54]落,原作“洛”,據宋本及《魏書·源子雍傳》改。

[55]統,原作“紀”,據宋本及《魏書·源子雍傳》改。

[56]辛纂,原作“卒纂”,據宋本改。

[57]爲,原作“誘”,據宋本改。

[58]侯瑱任約等,原作“候頡任等約”,據宋本及《北齊書·慕容儼傳》改。

[59]出方,原作“方出”,據宋本及《北齊書·王琳傳》乙。

[60]薊城,原作“蘇城”,據宋本改。

[61]遠,原作“達”,據《北史·李遠傳》改。

[62]之,原脱,據宋本及《北史·李遠傳》補。

[63]諜,原作“課”,據宋本及《北史·李遠傳》改。

[64]綏撫,原作“撫綏”,據宋本及《周書·閻慶傳》乙。

[65]右都督,原作“石都督”,據宋本改。

[66]愴,原作“慘”,據宋本及《舊唐書·李勣傳》改。

[67]使,宋本作“將”。

[68]久,宋本下有“之”字。

[69]衙,原作“牙”,據宋本及《舊唐書·韓充傳》改。

[70]制,原作“度”,據宋本及《舊唐書·韓充傳》改。

[71]詳,宋本下有“即”字。

册府元龜卷第四百一十三

將帥部(七十四)

禮賢 薦賢 召募 訓練

禮賢

夫受閫寄身師律,明七德之要,居萬夫之長,而能忘公侯之勢,下蓬蓽之賤,謙謙以自牧,孳孳如不及,斯乃見義之勇,道存其間耳。矧夫倜儻奇士,智慮輻湊,德服鄉人,名動肉食,固宜傾心折節,改容倒屣。或優以賓客之禮,或尊於師友之位,欣慕景仰,每先置幣,勤接推奉,乃至解驂,周爰諮詢,以圖遠馭。豈止下辟氣豐肴醴[1],以邀一時之譽者乎?

皇瑗,宋大夫也。取師於雍丘,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也),以郏張與鄭羅歸(鄭之有能者)。

漢韓信,爲左丞相。漢王與兵萬人擊趙,信知成安君不用廣武君李左車策,遂擊破趙,擒趙王歇。信乃令軍毋斬廣武君[2],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3]。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

衛青,爲大將軍。既益尊,姊爲皇后,然汲黯與亢禮。或說黯曰:"自天子欲令羣臣下大將軍(下,音胡稼反[4]),大將軍尊貴,誠重,君不可以不拜。"黯曰:"夫以大將軍有揖客,反不重邪(言能降貴以禮士[5],最爲重也)?"大將軍聞,愈賢黯,數請問以朝廷所疑[6],遇黯加於平日。

霍光,爲大司馬、大將軍。時楊敞給事莫府[7],爲軍司馬,光愛厚之。

後漢竇融,爲河西大將軍。班彪避地河西,融以爲從事,深敬待之,接以師友之道。彪乃爲融畫策事漢,總西河以拒隗囂。

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玄,大會賓客。玄最後至,乃延升上坐。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8],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臧洪與張超起義,尊王室。及衆散,召遣洪詣大司馬劉虞謀。值公孫瓚之難,至河間遇幽、冀二州交

兵，使命不達。而紹見洪，又奇重之，與結分合好。會青州刺史焦和卒，紹使洪領青州，以撫其衆。

魏鍾會，爲大將軍，伐蜀。蜀蔣琬子斌爲綏武將軍，漢城護軍。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譬諸草木，吾氣類也。桑梓之敬，古今所敦。西到，欲奉瞻尊大君公侯墓，當灑掃墳塋，奉祠致敬[9]。願告其所在。"斌荅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托通流，未拒來謂也。亡考昔遭疾疢，亡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厝之。知君西邁，乃欲屈駕，修敬墳墓。視予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愴[10]，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11]。及至涪，如其書云。後主既降鄧艾，斌詣會於涪，待以交友之禮。

蜀董允，爲侍中，領虎賁中郎將，統宿衛[12]。允嘗與尚書令費禕[13]、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辦，而郎中襄陽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逡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君已自屈，方展闊積。捨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乃命解驂。禕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

晉周浚，爲折衝將軍、楊州刺史。隨王渾伐吳。吳平，賓禮故老，搜求俊乂，吳人悅服。初，吳之未下也，浚在弋陽，吳將蔡敏守于沔中，其兄珪爲將，在秣陵，與敏書曰："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而聞疆埸之上，往往有襲奪互市，甚不可行。弟慎無爲小利而忘大備也。"候者得珪書以呈浚，浚曰："君子也。"及渡江，求珪，得之。問其本，曰："汝南人也。"浚戲之曰："吾固疑吳無君子，而卿果吾鄉人。"

庾亮，爲平西將軍。以范汪博學多通，善談名理，命爲參軍。汪復叅亮征西軍事[14]，轉州别駕。爲亮佐使十有餘年，甚相欽待。

桓溫，爲征西大將軍。辟謝安爲司馬。安既到，溫甚喜，言生平歡笑竟日。既出，溫問左右："頗嘗見我有如此客不？"溫後詣安，值其理髮。安性遲緩，久而方罷。使取幘，溫見留之，曰："令司馬著幘進。"其見重如此。又溫爲大司馬，時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末，嘗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爲名焉。溫嘗往造之。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於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爲之銘贊，竟卒於山中。滔爲溫參軍，溫深加禮接。每宴集之處，必命滔同游。

桓冲，爲車騎將軍。聞南陽人劉驎之名，請爲長史。驎之固辭不受。冲嘗到其家，驎之於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15]，宜先詣家君。"冲聞大媿，於是乃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冲言話。父使驎之於內，自持濁酒蔬菜共賓。冲勑人代驎之斟酌[16]，父辭曰："若使從者，非野人之意也。"冲慨然，至昏乃退。

王敦，爲大將軍、荆州牧。以郭舒爲參軍，轉從事中郎。敦重舒公亮，給賜轉豐。數詣其家，表爲梁州刺史。又謝鯤爲敦長史，每與畢卓、王尼、阮放、羊曼、桓彝、阮孚等縱酒[17]。敦以其名高，雅相賓禮。

謝鯤,爲領軍將軍。時羊欣爲會稽王世子元顯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論者稱之。欣嘗詣鯤,鯤拂席改服,然後見之。時鯤族子靈運在坐,退告族兄瞻曰:“望蔡(臣欽若等曰:鯤襲封望蔡公)見羊欣,遂易衣改席。”欣由此益知名。

梁沈約,爲鎮軍。時有彭城人劉孺,美風彩,性通和,雖家人不見其喜愠。本州召迎,主簿起家爲中軍法曹,行參軍。約聞其名,引爲主簿,嘗與遊宴賦詩,大爲約所嗟賞。

曹景宗,爲領軍將軍[18]。爲人自恃尙勝,雖公卿無所推揖[19]。唯韋叡年長,且州里勝流,特相敬重。同讌御筵,亦曲躬謙遜。

陳王僧辯,爲征東將軍。時許亨爲從事中郎。時晉安王承制,授給事黄門侍郎。亨奉牒辭府,僧辯荅曰:“省告,承有朝授,良爲德舉。卿志操惇深,文藝該洽,學優而官,自致青紫。况久羈駿足,將成頓轡,匡輔虚暗[20],期寄實深。既欣游處,用忘勞屈。而枳棘栖鵷,常以增嘆。夕郎之選,雖爲清顯,位以才升,固自無媿[21]。且卿始云知命,萬騁康衢,未有執戟之疲,便深夜行之慨,循復來翰,殊用憮然。古人相思,千里命駕,素心不殊,寧限城闉[22]? 存顧之深,荒慙無已。”又沈禮明爲吳令[23],侯景將宋子僊據吳興,使召禮明,委以書記之任。禮明固辭。子僊怒,命斬之。或救,獲免。子僊愛其才,終逼之令掌書記。及子僊爲僧辯所敗,僧辯素聞其名,於軍中購得之,酬所獲者鐵錢十萬。自是羽檄軍書,皆出於禮明。又張種有孝行,侯景之亂,奉其母東奔。久之,得達鄉里。俄而母卒,種時年五十,而毁瘠過甚,又迫以兇荒,未獲時葬。服制雖畢,而居處飲食常若在喪。及景平,僧辯以狀奏聞,起爲貞威將軍、治中從事史,并爲具葬訖[24],種方即吉。僧辯又以種年老,傍無嗣息,賜之以妾及居處之具。又徐凌爲通直散騎常侍,奉使於齊,齊拘留不遣。齊送貞陽侯蕭淵明,乃遣凌隨還。僧辯初拈境不納,淵明復致書,皆凌詞也。又淵明之入,僧辯得凌大喜,接待饋遺,其禮甚優。

後魏爾朱榮,爲車騎將軍。時尖山人侯淵機警有膽略。孝明末年,六鎮饑亂,淵隨杜洛周南寇。後與妻兄念賢背洛周歸榮,路中遇寇,身披苫褐,榮賜其衣帽,厚待之,以淵爲中軍副都督,常從征伐虜,有戰功。又賀拔允,亦尖山人也。初爲積射將軍,歸榮。允父子兄弟並以武藝知名,榮素聞之,見允待之甚厚。

後周李遠,初仕魏,爲武騎常侍。及爾朱天光西伐,乃配遠精兵,使爲鄉導。天光欽遠才望,特相引接,除伏波將軍、長城郡守、原州大中正。

宇文神舉,爲司武大夫。時幽州人盧昌期等反,神舉討之。齊黄門侍郎盧思道亦在反中,賊平見獲,解衣將伏法。神舉素欽其才名,乃釋而禮之,即令草露布。其待士禮賢如此。

于謹,爲柱國。時王褒仕梁元帝爲左僕射,文學優贍,當時已被推挹。及王師圍江

陵,褒都督城西諸軍事。及城陷,褒從元帝入子城,猶欲固守。俄而元帝出降,褒遂與衆俱出見謹,謹甚禮之。

韋孝寬,爲總管。絳州刺史裴文舉以廉約自守,孝寬特相欽重。每以談論,不覺膝前於席。

隋賀若弼,平陳之役,與蕭摩訶戰,大破之。麾下開府員明擒摩訶至,弼命左右牽斬之。摩訶顏色自若,弼釋而禮之。

唐李勣,貞觀初爲并州長史。時張文瓘舉明經,補并州參軍,勣深禮之。又李義琰弱冠舉進士,累補太原尉,勣深禮之。

宇文士及,爲涼州都督。折節禮士,涼士服其威惠。

郭子儀,爲關中副元帥。乾元中,蔣沇爲陸渾、盩厔、咸陽、高陵四令,當軍旅之後,瘡痍未平,沇竭心撫綏,所至安輯。子儀每統兵由其縣,必戒軍吏曰:"蔣令清嚴,幹辦供億[25],固當有素。士衆得蔬飯見饋則已,無撓清政。"

呂崇賁,爲河西節度。時楊炎釋褐,掌書記。先時,神烏縣令李大簡因酒辱炎,至是與大簡同在使府。炎執縛大簡,以鐵鞭鞭之,血流于地,幾死。崇賁愛其才,不之問。

李勉,歷嶺南、滑、亳、汴、宋節度使。禮賢下士,終始盡心。以名士李巡、張叅爲判官[26],卒於幕,三歲之內,每遇宴飲,必設虛位於筵次,陳膳執酹,辭色悽惻[27]。論者美之。

李抱眞,爲昭義軍節度使,欲招致天下賢儁。聞人之才善,必令持貨幣千里邀致之。至與語無可采者,漸退之。

鄭餘慶,爲山南西道節度使[28]。辟崔咸於幕中,奉如師友。

烏重胤,官至橫海軍節度使。善待僚佐,體分周密,曲盡禮敬。故當時名士,咸願依焉。

令狐楚,爲河陽、懷孟節度使。李商隱以所業文干之,年纔及冠。楚以其少俊,深禮之,令與諸子游。楚鎮天平、汴州,從爲巡官。歲給資裝,令隨計上都。

牛僧孺,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劉蕡爲從事[29],待如師友。

梁羅紹威,爲魏博節度使。紹威本雖將家,貴居烈士,雅好儒術,善爲七言詩。重宗人隱。隱時爲錢塘賓介,遣使以叔事之。有所編,目曰《偸江東集》。竟薦隱除給事中,不赴。議者美之。

後唐王思同,明宗時爲同州節度使。未幾,移鎮隴右。思同好文士,無賢不肖,必館接賄遺,歲費數十萬。在秦州累年,邊民懷惠,華戎寧息。

晉張廷蘊,後唐莊宗時爲帳前步軍都虞候,諸軍濠寨使。而性重文士。下汶陽日,首獲鄆帥載思遠判官趙鳳,許之曰:"爾狀貌必儒人也,勿隱其情。"鳳且言之,尋引薦於明宗。明宗令送赴行臺,尋除鳳翰林學士[30]。

趙在禮,爲晉昌節度使,好延士大夫。

周王饒,爲相州節度使。每接賓佐,必怡聲緩氣,恂恂如也。故士君子亦以此多之。

薦賢

《周書》曰:"舉能其官,惟爾之能。"蓋夫稱善以益國,推賢以成務者,良臣之業也。而况居將帥之任,當倚注之重,出征入輔,安危之所寄,干城宿衛,心膂之攸託。而能博訪遺逸,咨求髦彦,薦之天子,揚於王庭,使其飛聲垂光,經物集事,成賓門穆穆之美,致思皇濟濟之盛。此其佐佑王室,丹青神化,不亦多乎哉! 漢氏而下,比比而有,皆足以激昂風烈,聳勸來者。自非同聲之相應,善人之舉類,亦安能及是哉?

漢夏侯嬰,封滕公。高祖十一年七月,淮南王黥布反。帝問諸將,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帝召見薛公,言布形勢。帝善之,封薛公千戶。

衛青,爲大將軍。咸宣以佐史給事河東守[31],青使買馬河東(青充使,而於河東買馬也[32])。見宣無害,言於武帝,徵爲廐丞官,事辦。

張安世[33],爲衛將軍。蘇武以故二千石,與計謀立宣帝(與,讀曰豫[34]),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久之,安世薦武明習故事,奉使不辱命,先帝以爲遺言。宣帝即時召武,待詔宦者署[35](少府屬官有宦者令丞,以其署親近[36],故令於此待詔也)。數進見,復爲右曹典屬國。

蕭望之,爲前將軍。周堪爲諸吏光祿大夫,領尚書事。時劉更生年少於望之、堪,然二人重之,薦更生宗室忠直明經有行[37],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與侍中金敞拾遺於左右,四人同心輔政。

王鳳,爲大將軍。元帝時,陳咸爲石顯奏,髡爲城旦。成帝初即位,鳳以咸前指言石顯短,有忠直節,奏請咸補長史。又薛宣爲宛句令,鳳聞其能,薦宣爲長安令,治果有名。

後漢鄧禹,爲大將軍。時吳漢歸光武于廣阿[38],拜偏將軍。漢爲人質厚少文,造次不能以辭自達。禹及諸將多知之,數相薦舉。及得召見,遂見親信,常居門下。光武將發幽州兵,夜召禹問可使行者,禹曰:"間數與吳漢言,其人勇鷙,有智謀,諸將鮮能及者。"即拜漢大將軍,持節北發十郡突騎。光武行至信都,以銚期爲裨將,與傅寬、呂晏俱屬禹,徇傍縣。禹以期爲能,獨拜偏將軍,授兵二千人,寬、晏各數百人。還言其將,光武甚善之,使期別徇眞定、宋子,攻拔樂陽、藳肥纍(樂陽,縣名,屬常山郡。今鎮州藁城縣,故城在縣西肥纍,故肥子國也。漢以爲縣,故城在今藁城縣西南[39],幷屬眞定國)。及禹西征關中,定河東,張宗詣禹自歸。禹聞宗素多權謀,乃表爲偏將軍。後光武南定河內,而更始大司馬朱鮪等盛兵據洛陽,又幷州未安,光武難其守,問於鄧禹,

曰："諸將誰可使守河內者?"禹曰[40]："昔高祖任蕭何於關中，無復西顧之憂，所以得專精山東，終成大業。今河內帶河爲固，戶口殷實，北通上黨，南迫洛陽。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此非此子莫可使也[41]。"乃拜恂河內太守，行大將軍事。

弓里戍，光武時爲騎都尉。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大人，問以策謀。時溫序仕州從事，戍見奇之，上疏薦焉。徵爲侍御史。

鄧騭，爲大將軍。時詔公卿舉儒術篤學者，騭舉前侍中魯丕，再遷復爲侍中、左中郎將，再爲三老。

梁商，爲大將軍。疾篤，順帝親臨幸，問以遺言。對曰："人之將死，其言也善。臣從事中郎周舉，淸高忠正，可重任也。"由是拜舉諫議大夫。

何進，爲大將軍。廣漢董扶少游太學，學圖讖，還家講授。進表薦扶曰："資游夏之德，述孔氏之風，內懷焦董消復之術。方今并涼騷擾，西戎蠢叛，宜勅公車特召，待以異禮，諮謀奇策。"于是靈帝徵扶，即拜侍中。在朝稱爲儒宗，甚見器重[42]。又公車徵荀爽爲進從事中郎，進恐其不至，迎薦爲侍中。及進敗，而詔命中絕。

段熲[43]，爲破羌將軍。表言樊志、張既有梓愼焦董之識，宜翼聖朝，咨詢奇異。於是有詔特徵，會病終。

皇甫規，爲度遼將軍。至營數月，上書薦中郎將張奐以自代，曰："臣聞人無常俗，而政有治亂；兵無強弱，而將有能否。伏見中郎將張奐，才略兼優，宜正元帥以從衆望。若猶謂愚臣宜充軍事者[44]，願乞冗官以爲奐副。"朝廷從之，以奐代爲度遼將軍，規爲使匈奴中郎將。及奐遷大司農，規復代爲度遼將軍。

魏王朗，爲將軍。時黄巾起，鮑信招合徒衆，于禁附從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爲都伯，屬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馬。

張郃[45]，河間鄚人也。太祖時，爲征西車騎將軍。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卑湛經明行修[46]，詔曰："昔祭遵爲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勤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令擢湛爲博士。"

夏侯獻，爲中領軍。時公孫淵斬孫權使[47]，始復歸魏。帝將遣使，獻表曰："公孫淵昔年敢違王命，廢絕計貢者，實挾兩端：既恃阻險[48]，又怙孫權。故敢跋扈，恣睢海外。宿舒親見賊權軍衆府庫，知其弱少，不足憑恃，是以決計斬賊之使。又高句麗、濊貊與淵爲仇，并爲寇鈔。今外失吳援，內有胡寇，心知國家能從陸道，勢不得不懷惶懼之心。因斯之時，宜遣使示以禍福。奉車都尉闞弘，武皇帝時始奉使命，開通道路。文皇帝即位，欲通使命，遣弘將妻子還歸鄉里，賜其車、牛，絹百疋[49]。弘以受恩，歸死國朝，無有還意，乞留妻子，身奉使命。公孫康遂稱臣妾。以弘奉使稱意，賜爵關內侯。弘性果烈，乃心於國，夙夜拳拳，念自竭效。冠族子孫，少好學問，博通書記，多所關涉，口論速捷，辯而不俗，附依典誥，若出胸臆，加仕本郡，嘗在人右，彼方士人，素所敬服。若當遣

使,以爲可使弘行。弘乃自舊土,習其國俗。爲説利害,辯足以動其意,明足以見其事,才足以行之,辭足以見信。若其計從,雖酈生之降齊王[50],陸賈之説尉陀,亦無以遠過也。欲進遠路[51],不宜釋騏驥。將已篤疾,不宜廢扁鵲。願察愚言。"

桓範,爲中領軍。表薦尚書徐宣曰:"臣聞帝王用人,度世授才。爭奪之時,以策略爲先。分定之後,以忠義爲首,故晉文行舅犯之計,而賞雍季之言。高祖用陳平之智,而托後於周勃也。竊見尚書徐宣,體忠厚之行,秉直亮之性,清雅特立,不拘世俗,確然難動,有社稷之節。歷位州郡,所在稱職。今僕射缺,宜行掌後事,腹心任重,莫宜宣者。"帝遂以宣爲左僕射。

趙儼,爲驃騎將軍。正始中,胡昭養志不仕,以經籍自娱。儼與尚書黄休、郭彝,散騎常侍荀顗、鍾毓,太僕庾嶷,弘農太守何楨等遞薦昭曰:"天眞高潔,老而彌篤。玄虚静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

蜀諸葛亮,後主建興初,封武鄉侯[52]。三年春,率衆南征。其秋,乃治戎講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53]。臨發,上疏曰:"先帝創業未半,中道而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54],以昭陛下平明之理[55],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諮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爲督。愚以爲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于桓、靈也[56]。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57],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愼,故臨終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58],恐託付不效[59],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於舊都。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60],不知所言。"

吴周瑜,爲偏將軍。還江陵,病困,上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

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操爲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踣之日，所懷盡矣。"(《江表傳》載：初，瑜疾困[61]，與大帝牋曰："瑜以凡才，昔受討逆殊特之遇，委以腹心，遂荷榮任，統御兵馬，志執鞭弭[62]，自效戎行[63]，規定巴蜀，次取襄陽，憑賴威靈[64]，謂若在握。至以不謹，道遇暴疾，昨自醫療[65]，日加無損。人生有死，修短命矣，誠不足惜，但恨微志未展，不復奉教命矣。方今曹公在北，疆埸未靜，劉備寄寓，有似養虎。天下之事，而未知終始。此朝士旰食之秋，至尊垂慮之日也。魯肅忠烈，臨事不苟，可以代瑜。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儻或可採，瑜死不朽矣。"案此牋與本所載[66]，音旨雖同，其辭乖異耳[67]。)即拜肅奮武校尉，代瑜領兵。瑜士衆四千餘人，奉邑四縣，皆屬焉。

呂蒙，爲左護軍、虎威將軍。屯陸口，將圖關羽，稱疾詣建業。陸遜屯蕪湖，往見蒙曰："關羽接境，如何遠下？後不當可憂也。"蒙曰："誠如來言，然我病篤。"遜曰："羽矜其驍氣，陵轢於人。始有大功，意驕志逸，但務北進，未嫌於我，有相聞病，必益無備。今出其不意，自可禽制。下見至尊，宜好爲計。"蒙曰："羽素勇猛，既難爲敵，且已據荆州，恩信大行，兼始有功，膽勢益盛，未易圖也。"蒙至都，大帝問："誰可代卿者？"蒙對曰："陸遜意思深長，才堪負重，觀其規慮，終可大任。而未有遠名，非羽所忌，無復是過。若用之，當令外自韜隱，內察形便，然後可克。"大帝乃召遜，拜偏將軍右部督代蒙[68]。

全琮，爲衛將軍。陳熾少有志操，能計筭。琮表稱熾任大將軍，赴召，道卒。

晉羅憲，仕蜀爲巴東太守。劉禪降，入朝進位冠軍將軍，假節。從帝宴于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宜時敘用者。憲薦蜀郡常忌、杜軫、壽良，巴西陳壽，南郡高軌，南陽呂雅、許國，江夏費恭，琅琊諸葛京，汝南陳裕，即皆敘用，咸顯於世。

王胡之，爲平北將軍、司州刺史[69]。初任吳興郡州，郡人沈勁父充與王敦構逆，爲部曲將吳儒所殺。勁少有節操，哀父死於非義，志欲立勳以雪先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胡之深異之，及遷將軍，將鎮洛陽，上疏曰："臣當藩衛山陵，式遏戎狄。雖義督群心，人思自百，然方剪荆棘，奉宣國恩，艱難急病[70]，非才不濟。吳興男子沈勁，清操著於鄉邦，貞固足以幹事。且臣今西文武義，故吳興人最多。若令勁叅臣府事者[71]，見人既悅，義附亦衆。勁父充昔雖得罪先朝，然其門戶累蒙曠蕩，不審可得特垂沛然，許臣所上否？"詔聽之。

庾亮，爲征西將軍。秘書郎王羲之爲叅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

宋檀道濟，爲征南大將軍。白太祖，稱沈慶之忠謹曉兵，帝使領隊防東掖門，稍得引接，出入禁省。

吳喜，爲輔國將軍。劉休爲其府錄事叅軍，喜稱休才，進之明帝，得在左右。

後魏穆亮，爲仇池鎮將。氐豪楊卜自延興以來，從軍征伐二十一戰。前來鎮將，抑

而不聞。亮表卜爲廣業太守,豪右咸悦,境内大安,徵爲侍中、尚書、左僕射。

慕容白曜,爲征南將軍。枲軍韓麒麟美姿容,善騎射。白曜進攻外城,師人多傷。及城潰,白曜將坑之,麒麟諫,從之,皆令復業。齊人大悦。後白曜表麒麟爲冠軍將軍,與房法壽爲冀州刺史。

元乂,爲領軍。李志,爲輔國將軍。志博學有才幹,所在著績。桓叔興外叛,南荆荒毁。乂舉志才任撫導[72],擢爲南荆州刺史。

蕭寶寅,爲開府西道行臺。權景宣,天水顯親人也。少聰悟,有氣俠,宗黨皆歎異之。年十七,寶寅見而奇之,表爲輕車將軍。

北齊趙郡公琛,爲大將。時崔季舒年十七,爲州主簿。琛所器重,言之於神武,親簡丞郎,補季舒大行臺都官郎吏。

後周獨孤信,爲驃騎大將軍。於洛陽被圍,賀若敦彎弓三石,箭不虚發,信大奇之,乃言於太祖。太祖異之,引置麾下,授都督。

王思政,爲并州刺史,鎮王壁。太祖命舉代己者,思政乃進所部都督韋孝寬。其後東魏來寇,孝寬卒能全城,時論稱其知人。

唐李勣,武德初爲武侯大將軍,後遷左監門大將軍。時張亮爲檢校定州别駕,勣數薦亮於太宗,房玄齡亦言之如是。引爲車騎將軍,漸蒙顧遇,委以心膂。

劉仁願,爲熊津都督。既破百濟餘衆,仁願至京師,高宗謂曰:“卿在海東,前後奏請皆合事宜[73],而雅有文理。卿本武將,何得然也?”對曰:“皆是劉仁軌之詞,非臣所及也。”帝深歎賞之,因超加仁軌六階,正授帶方州刺史,并賜京城宅一區,厚賚其妻子,遣使璽書勉之。初,仁軌坐事除名,配軍效力,至是復用。上官儀謂人曰:“劉仁軌雖遭削黜,而能盡其忠。劉仁願秉節制,而能推其賢。可謂皆君子也。”

令狐彰,爲義成軍節度使。臨終舉能自代,表曰:“伏見吏部尚書劉宴,工部尚書李勉,智識忠貞,堪委大事。伏願陛下速令檢校,上副聖心。”以勉代之。

李晟,爲河中尹,河中、晋、絳、慈、隰節度使,京畿、渭北、鄜坊、商華兵馬副元帥。既平朱泚,表舉守節不爲泚所迫脅者程鎮之、劉迺、蔣沇、趙驊、薛岌等數十人。

李峴,爲江陵節度使。監察御史嚴郢坐按甲秦芝事,貶建州。後徵復舊官,道由江陵。峴乃署奏行軍司馬,兼領留府。

劉總,爲幽州節度使。頻獻表章,請出家爲僧,分割當管土地。又以張弘靖嘗節制河東,以和易爲理,河東與幽州接壤,素聞其風。河朔之人,久苦暴虐,總思有以寬濟之,遂舉弘靖自代。詔從之。

梁張漢傑,爲控鶴指揮使。薊門人陳乂,少好學,善屬文,因避亂客於浮陽,轉徙於大梁[74]。漢傑延於私邸,表授太子舍人。

後唐郭崇韜,爲樞密使。會魏王征蜀,崇韜爲副。將發,上疏曰:“陛下委臣以戎事,

仗將士之忠孝，憑陛下之威靈，鼓行而西，庶幾集事。如蜀川平定，陛下擇帥撫臨，以臣料之，信厚善謀，事君有禮，則北京副留守孟知祥有焉，願陛下使之爲帥。如臣出征之後，宰輔闕人，則鄴都副留守張憲，有披荆草昧之勞，爲人謹重而多識。其次則吏部尚書李琪，御史中丞崔居儉，皆中朝士族，富有文學。陛下擇才相之，臣亦無敢謬舉。餘則臣所不知。"

召募

昔周作井田，兵賦是出，甲卒之數，備存等威。蓋天子有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乃其制也。其後齊之技擊，魏之武卒，秦之鋭士，亦皆出於簡練焉。經界既壞，兵農異制，尺籍伍符，非用古道。故漢氏而下，或召募壯勇，以備戎行。至乃乘四方之叛涣，因群寇之充斥，或整旅以拒敵，或交兵而決勝。繇是選求驍果，申之勸賞，以至取夷落之義從，收山澤之亡命，備諸牙爪，充乎伍列。推誠信以深結，勵精悍而無前，咸可以供時使而盡其死力者矣。

漢陳立，爲牂牁太守。夜郎王興妻父翁指與興子邪務反[75]，立奏募諸夷，與都尉、長史分將攻之。

後漢岑彭，爲征南大將軍。公孫述遣其將任滿、田戎、程汎將兵據荆門、虎牙，横江水起浮橋、鬬樓，立攢柱絶水道，結營山上，以拒漢兵。彭數攻，不利，彭乃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天風狂急[76]，彭、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鈎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焚之，風怒火盛，橋樓摧燒。彭復悉軍順風并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汎，而田戎亡保江州。

何進，爲大將軍。遣張遼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又遣上軍校尉蹇碩、司馬張楊歸本州募兵，得千餘人，因留上黨，擊山賊。

魏程昱，漢末爲振威將軍。太祖討袁氏，昱乃收山澤亡命，得精兵數千人。乃引軍與太祖會黎陽，討袁譚、袁尚。譚、尚破走，拜昱奮武將軍，封安國亭侯。

曹洪，從太祖討董卓，爲卓將徐榮所敗，還奔譙。洪與楊州刺史陳溫善，洪將家兵千餘人就溫募兵，得廬江上甲二千人。東到丹陽，復與數千人，與太祖會龍亢。

蜀吕乂，爲巴西太守。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慰喻檢制，無逃竄者。

吴凌統，爲偏將軍。統以山中人尚多壯悍，可以威恩誘也。大帝令東占且討之，命勑屬城，凡統所求，皆先給後聞。統素愛士，士亦慕焉，得精兵萬餘人。

全琮，爲奮威校尉。授兵數千人，使討山越。因開募召，得精兵萬餘人，出牛渚。

晉馬隆,泰始中爲司馬督。時涼州爲虜所沒[77],武帝曰:"誰能爲我討此虜乎?"隆曰:"臣能平之。臣請募勇士三千人,鼓行而西,虜何足滅哉!"帝許之,隆募,限腰引弩三十六鈞,立標簡試,自旦至中,得三千五百人。隆曰:"足矣。"

祖逖,元帝爲晉王時,自軍諮祭酒拜奮威將軍、豫州刺史[78]。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徒部曲百餘家,渡江屯于淮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桓宣,爲都督沔北前鋒征討軍事、平北將軍、司州刺史,假節鎮襄陽。石季龍使騎七千,渡沔攻之。庾亮鎮荆州,遣司馬王衍期、輔國將軍毛寶救宣。賊三面爲地窟攻城,宣募精勇,出其不意,殺傷數百,多獲鎧車馬[79],賊解圍退走。

謝玄,爲前將軍,鎮廣陵。苻堅方盛,玄多募勁勇,劉牢之與東海何謙、琅琊諸葛侃、樂安高衡、東平劉軌、西河田洛、晉陵孫無終等,以驍猛應選。

南齊劉道隆,爲梁州刺史。與義陽王征北,參軍垣崇祖同行,使還下邳召募。

後魏王肅,初自齊歸於道武,爲輔國將軍長史。時詔討齊於義陽,聽招募壯勇,以爲爪牙。其募士有功賞,加常募一等。其從肅行者,六品已下,聽先擬用,然後表聞。若投化之人,聽五品已下,即優授。於是假肅節,行平南將軍。

蕭寶寅,爲鎮東將軍。配兵一萬,據東城。又任其募天下壯勇,得數千人。

唐景宣,初爲東郡太守。建義元年,爲持節都督。於東郡召募僑奮之民二千人渡河[80],隨便爲栅,準望臺軍。

李瑒,爲伏波將軍。隨蕭寶寅西征,以瑒爲統軍,假寧遠將軍。瑒德洽鄉閭,招募雄勇,其樂從者數百騎。瑒傾家賑恤,率之西討。

楊椿,爲左衛將軍,兼尚書右僕射。馳驛詣并,肆賫絹三萬疋,募召常朔流民,揀充軍士。後爲雍州刺史。於時蕭寶寅等兵敗,涇岐及豳悉已陷賊,扶風以西,非復國有。椿乃鳩募内外,得七千餘人[81],遣兄子録事叅軍偘率以防禦。

爾朱榮,爲直寢遊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合義勇,給其衣馬。

薛循義,初爲北海王顥統軍。時有詔能募得二千人者,用爲别將。於是循義還河東,仍歷平陽、弘農諸郡,合得七千餘人[82],即假安北將軍、西道别將。

北齊高昂,初仕魏爲直閣將軍。昂以寇難尚繁,非一夫所任,義勇競來投赴。尋值京師不守,遂與父兄據信都起義。

隋崔弘度,初仕周爲上大將軍。及尉迥作亂,以弘度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弘度募長安驍雄數百人爲别隊,所當無不披靡。

李子雄,爲廣州刺史。煬帝時,漢王諒作亂。帝疑幽州總管竇抗有貳,乃遣子雄馳至幽州,止傳舍,召募,得千人。

唐王長諧,隋末從太宗舉義,平西河郡,遂爲太守。召募得數千人,與大軍西會,以

爲右一統軍，從破宋老生，進授光禄大夫。

封常清，爲伊西節度使。天寶末，入朝，會安禄山反，常清奏曰："禄山領凶徒十萬，徑犯中原。太平斯久，民不知戰。然事有逆順，勢有奇變，臣請走馬赴東京，開府庫，募驍勇，挑馬箠渡河，計日取逆胡之首懸闕下。"玄宗方憂，壯其言。翌日，以常清爲范陽節度使，俾募兵東討。其日常清乘驛赴東京，召募旬日，得六萬傭保市井之流。

李抱眞，大曆末爲澤潞留後。密揣山東當有變，上黨且當兵衝，是時乘戰餘之地，土瘠賦重，人益因，無以養軍士。乃藉戶丁男[83]，三選其一，有才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及期，按簿而徵之，都試以示賞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則皆善射。抱眞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內之鄉兵，得成卒二萬。既不廩費，府庫益實，乃繕兵甲，爲戰具，遂雄視山東。是時，稱昭義步兵冠諸軍。

白志貞，建中末爲神策軍使。德宗將討李希烈，乃募兵京師，以志貞爲之使。於是郭子儀婿端王傅吳仲孺家財累巨萬，以召募有急，懼不自安，乃上表請遣其子率奴馬以應募。德宗喜從之[84]，超授其子五品官。由是志貞請令故節度、都團練、觀察使并嘗爲是官者，家出男子馬奴，備戎裝以討希烈，各與其男官[85]。豪家不肖子幸之，貧而有知者苦之。由是京師人心震搖，不保家室。

嚴礪，元和初爲山南西道節度使。奏當軍將士，請共置一萬二千，其數內二千三百八十六人新加。從之。

呂元膺，元和中爲東都防禦使。請募置山河子弟，以衛宮城。東畿西南瀕鄧、虢，山谷曠而多虆及猛獸，人人習射獵，而不利耕蠶。春夏以其族黨遷徙無常處，俗呼爲"山棚"。前留守權德輿知其可縻而用，將請之，會詔徵還，故元膺繼請焉。

李聽，長慶初爲靈監節度使。奏請於淮南忠武、武寧軍防秋兵中取三千人，衣賜月糧等。於當道自召一千五百人馬軍驍勇者，以備戎狄。每五千人爲一社，每一馬死，共補之，使其馬永無缺減[86]。從之。

王承元，大和中爲鳳翔節度使。奏當軍應管兵三萬人，內軍一千五百騎，今更添置一千五百騎，請度支給衣糧草料。

王智興，大和中爲徐州節度使，奏請新招子弟一千八百人衣糧。

崔裔，天復中同平章事。奏六軍十二衛名額空存，實無兵士，京師侍衛，亦籍親軍。請每軍重召募一千五百人，共置六千六百人。從之。乃令六軍諸衛副使、京兆尹鄭元規，立格招收於市。

朱瑾，爲兗州節度使。募驍勇數百人，黠雙雁於其頰，立爲雁子都。

後唐安重榮，爲鄭州巡檢。清泰元年，上言召募騎軍五千人，自出鎧馬從之。

漢孫方諫，爲定州節度使。上言所部屯兵數少，欲召募牙兵千人，乞度支給衣糧。

訓 練

《禮》曰:孟秋,天子命將帥選士勵兵,簡練傑俊[87],以申嚴武備之謂也。必在蒐乘補卒,鞠旅陳師,既節制之有聞,故號令而無失。握兵之要,勵衆之權,何莫由斯道者也。

子文,楚大夫也。魯僖二十七年,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子文,時不爲令尹,故云使治兵,習號令。睽,楚邑)。終朝而畢,不戮一人。(終朝,自旦及食時也。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子玉復治兵於蒍(子玉,爲令尹故。蒍,楚邑[88]),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

漢李陵,爲騎都尉。將勇敢五千人,教射酒泉、張掖,以備胡。

蜀諸葛亮,爲丞相。後主建興十年,亮教兵講武。

吳吕蒙,爲别部司馬。大帝料諸小將兵少而用薄者[89],欲并合之。蒙陰賒費爲兵作絳衣行縢。及簡日,陳列赫然,兵人練習。大帝見之,大悦,增其兵。

晋周訪,爲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屯襄陽。訪練兵簡卒,欲宣力中原,與李矩、郭默相結,慨然有平河洛之志。

梁夏侯夔,爲持節督南豫州諸軍事。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並服習精強,爲當時之盛。

北齊唐邕,爲護軍。邕以軍民教習田獵,依令十一月月別三圍,以爲人馬疲敝,奏請每月兩圍。武成從之。

唐馬燧,代宗大曆末爲河東節度使[90]。是時鮑防自百井敗軍之後,兵甲寡弱[91],騎士少。燧乃悉召將吏牧馬廝役,得數千人,悉補騎卒。教之數月,皆爲精騎。造甲者必令長短三等,稱其所衣,以便進趨。又造戰車,以狻猊象刺戟於後,行則載兵甲,止則爲營陣[92],或塞險阸以遏奔衝。器械無不犀利。居一年,陳兵三萬,開廣場以習戰陳,教其進退。

李抱眞,領澤潞觀察留後。籍戶丁男,三選其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令之曰:"農之隙,則分曹角射。歲終,吾當會試。"及期,按簿而徵之,都試以示賞罰。復命之如初。比三年,則皆善射。抱眞曰:"軍可用矣。"於是舉部內之鄉兵,得成卒二萬[93]。

李觀,爲四鎮北廷行營涇原節度使。在鎮四年,雖有拓境之績,訓卒儲糧,亦稱寧輯。

段佑[94],爲涇原節度使。練卒保邊[95],亦爲西蕃畏憚。

高崇文,爲長武軍使。積穀練兵,軍聲大振。順宗永貞元年冬,劍南劉闢阻兵,詔崇文爲左神策行營節度使,統諸鎮兵以討之。崇文在長武,訓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

中使至長武[96]，卯時宣命，辰時出師，器用無闕。

王鍔，爲太原節度使。時方討鎭州，輯綏訓練，軍府稱治。

崔弘禮[97]，爲河陽節度使[98]。整練戈矛，頗修戎備。

後唐康義誠，爲襄州節度使。明宗長興二年五月，上言數閱棹船，修戰備也。

校勘記

[1]辟，宋本作"辭"。

[2]廣武君，原作"廣武軍"，據宋本改。

[3]戲，原作"麾"，據宋本及《漢書・韓信傳》改。

[4]稼，原作"家"，據宋本及《漢書・汲黯傳》改。

[5]禮士，原無"士"，據宋本及《漢書・汲黯傳》補。

[6]數請問以朝廷所疑，原作"請以聞朝廷去疑"，據宋本及《漢書・汲黯傳》改。

[7]莫，原作"幕"，據宋本及《漢書・楊敞傳》改。

[8]未，原作"求"，據宋本及《後漢書・鄭玄傳》改。

[9]祠，原作"祀"，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蔣琬傳》改。

[10]愴，原作"慘"，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蔣斌傳》改。

[11]嘉歎，原作"加歎"，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蔣斌傳》改。

[12]宿衛，原作"宿人"，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董允傳》改。

[13]費禕，原作"下之"，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董允傳》改。

[14]軍事，原作"將軍"，據宋本及《晉書・範汪傳》改。

[15]既，原作"師"，據宋本改。

[16]斟酌，原作"酌酒"，據宋本及《晉書・劉驎之傳》改。

[17]阮放，原作"阮牧"，據宋本及《晉書・謝鯤傳》改。

[18]領，原作"鎮"，據宋本及《梁書・曹景宗傳》改。

[19]揖，原作"稱"，據宋本及《梁書・曹景宗傳》改。

[20]匡輔，原作"裨輔"，據《陳書・許亨傳》改。

[21]自無，原作"無自"，據宋本及《陳書・許亨傳》乙。

[22]限，原作"陷"，據宋本及《陳書・許亨傳》改。

[23]吳，下原衍"興"字，據宋本及《陳書・沈炯傳》刪。

[24]并，原作"弁"，據宋本及《陳書・張種傳》改。

[25]辦，原作"辯"，據宋本改。

[26]以，字原重，據宋本刪。張叅，原作張恭，據宋本及《舊唐書・李勉傳》改。

[27]惻，原作"愴"，據宋本及《舊唐書・李勉傳》改。

[28]使，宋本無。

[29]蕡，原作"賁"，據宋本及《舊唐書・劉蕡傳》改。

[30]赴,原作"付";尋,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張廷蘊傳》改補。
[31]咸,原作"臧",據宋本及《漢書・咸宣傳》改。
[32]青充使而於河東買馬也,原作"有克使而於河東買馬也",據宋本改。
[33]張安世,原作"張世安",據宋本改。
[34]讀曰,原作"音",據宋本及《漢書・蘇建傳》杜預注改。
[35]宦,原作"官",據宋本及《漢書・蘇建傳》改,下同。
[36]近,原作"迎",據宋本及《漢書・蘇建傳》杜預注改。
[37]行,原"待",據宋本改。
[38]阿,原作"河",據宋本及《後漢書・吳漢傳》改。
[39]前"城"字原作"縣",據宋本及《後漢書・銚期傳》李賢注改。
[40]禹,上原衍"鄧"字,據宋本及《後漢書・寇恂傳》删。
[41]此非此子莫可使也,原作"此非予莫可使也",據宋本改。
[42]器重,原作"器而重之",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劉焉傳》裴松之注删。
[43]潁,原作"頻",據《後漢書・樊志張傳》改。
[44]充,原作"克",據宋本改。
[45]張郃,原作"張卻",據宋本改。
[46]經明,原作"明經",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張郃傳》乙。
[47]公孫淵斬孫權使,原闕"使"字,據宋本補。
[48]阻險,原作"險阻",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公孫淵傳》裴松之注乙。
[49]百,上原衍"五"字,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公孫淵傳》裴松之注删。
[50]酈生,原作"麗生",據宋本改。
[51]欲,原作"若",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公孫淵傳》裴松之注改。
[52]武鄉侯,原作"武卿侯",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改。
[53]駐,原作"注",據宋本改。
[54]付,原作"什",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改。
[55]平明之理,原作"平明之治",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改。
[56]于,原脱,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補。
[57]臣,原作"士",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改。
[58]憂歎,原作"憂慮",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改。
[59]託付,原作"付托",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改。
[60]涕零,原作"涕泣",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改。
[61]疾,原作"病",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瑜傳》裴松之注改。
[62]鞭弭,原作"鞭策",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魯肅傳》引《江表傳》改。
[63]效,原作"牧",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魯肅傳》引《江表傳》改。
[64]憑,原作"思",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魯肅傳》改。
[65]自,原作"日",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瑜傳》裴松之注改。

[66]本，下原衍"傳"字，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瑜傳》裴松之注删。

[67]乖，原作"微"，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瑜傳》裴松之注改。

[68]部，原作"都"，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陸遜傳》改。

[69]平北，原作"北平"，據宋本及《晉書·沈勁傳》乙。

[70]急，原作"多"，據宋本及《晉書·沈勁傳》改。

[71]府，原作"俯"，據宋本改。

[72]導，原作"綏"，據宋本及《魏書·李志傳》改。

[73]奏請，原作"請奏"，據宋本及《舊唐書·劉仁軌傳》乙。

[74]徙，原作"移"，據宋本及《舊五代史·陳乂傳》改。

[75]與，原脱，據宋本及《漢書·南夷傳》補。

[76]天風，原作"太風"，據宋本及《後漢書·岑彭傳》改。

[77]涼州，原作"梁州"，據宋本及《晉書·馬隆傳》改。

[78]豫，原作"務"，據宋本及《晉書·祖逖傳》改。

[79]車，宋本作"甲"，《晉書·桓宣傳》無。

[80]二，原作"三"，據宋本及《魏書·孝莊帝紀》改。

[81]七千，原作"七十"，據宋本及《魏書·楊椿傳》改。

[82]合得七千餘人，原作"合得七十餘人"，據宋本改。

[83]藉，原作"集"，據宋本及本卷《訓練》章改。

[84]喜，原作"善"，據宋本改。

[85]男，原本作"勇"，據宋本改。

[86]馬，原脱，據宋本補。

[87]傑俊，原作"俊傑"，據宋本及《禮記·月令》乙。

[88]故，原誤在"楚"字下，據宋本及《左傳·僖公二七年》杜預注乙正。

[89]小將，原本作"少將"，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呂蒙傳》改。

[90]使，宋本無。

[91]防，原作"訪"；甲，原作"馬"，據宋本及《舊唐書·馬燧傳》改。

[92]營，原作"軍"，據宋本及《舊唐書·馬燧傳》改。

[93]"李抱真"至"得成卒二萬"，此條原脱，據宋本補。

[94]佑，《舊唐書·段佐傳》作"佐"。

[95]卒，原作"兵"，據宋本及本書卷三九三、《舊唐書·段佐傳》改。

[96]及是中使至長武，原本作"及至中使長武"，據宋本改。

[97]弘，原作"孔"，據宋本及《舊唐書·崔弘禮傳》改。

[98]使，原作"時"，據宋本及《舊唐書·崔弘禮傳》改。

册府元龜卷第四百一十四

將帥部(七十五)

赴 援

兵者,所以拯衰弱,遏強暴,本於仁義,濟以威武者也。至若同盟相恤,善鄰爲寶,救災而赴其急,哀敗而圖其存,蓋春秋之善志也。若夫締構之始,艱虞之會,豪傑競起,雄雌未分,干戈日尋,急難必赴。其或勤王之舉,戮力而同濟。至乃專征之重,整旅而相應。咸能釋其倒懸之望,援其累卵之危,摧猛敵以遏寇虐,驅黠虜以寧疆場。戎昭克振,戰功以成。斯古人所謂輔車之形,犄角之勢,腹背爲助,表里胥協,畏簡書而一志,力可以決勝者哉!

郤克,晉大夫也。魯成公二年春,齊侯伐魯北鄙。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於新築,衛師敗績。(新築,衛地。)郤克將中軍,士燮佐上軍[1],欒書將下軍,韓厥爲司馬,以救魯、衛。臧宣叔逆晉軍,且道之。季文子帥師會之,及衛地。

孟獻子,魯大夫也。成公十八年十一月,楚子重伐宋,宋華元如晉告急,晉士魴來乞師。十二月,孟獻子會于虛朾,謀救宋也。

陳成子,齊大夫也。魯哀公二十七年,晉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於齊,成子乃救鄭[2],及留舒(齊地)。

魏公子無忌,封信陵君。安釐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子姊爲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公子書,請救於魏。魏王使晉鄙將十萬衆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無忌用侯嬴計[3],奪晉鄙兵符。及朱亥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兵,下令軍中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

宋義,楚懷王時爲上將。秦將王離之圍趙,數請救,懷王以義及次將項羽、末將范增北救趙。

田都,齊將也。秦二世三年十月,秦將章邯圍趙於鉅鹿,都從項羽共救趙。

田安,齊王建之孫也。秦二世三年十二月,從項羽救趙。

漢韓信,爲大將軍[4]。既定趙,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王耳,信往來救趙。

後漢鄭衆，明帝時爲軍司馬，使與虎賁中郎將馬廖擊車師。至燉煌，拜爲中郎將，使護西域。會匈奴脅車師圍戊己校尉，衆發兵救之，遷武威太守。

牽招，明帝時爲雁門太守，護烏丸校尉。田豫出塞，爲軻北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招求救。招即整勒兵馬，欲赴救豫。并州以常憲禁招，招以爲節將見圍，不可拘於吏議，自表輒行。又竝馳布羽檄，稱陳形勢，云當西北掩取虜家，然後東行。會誅虜身檄到[5]，豫軍踴躍。又遣一通於虜蹊，要虜，即恐怖，種類離散。軍到故平城，便皆潰走[6]。

耿恭，爲戊己校尉。北匈奴圍恭於疏勒城，關寵於柳中城。章帝遣征西將軍耿秉屯酒泉，行太守事，遣秦彭與謁者王蒙、皇甫援發張掖、酒泉、燉煌三郡及鄯善兵，合七千餘人。建初元年正月，會柳中，擊車師，攻交河城，斬首三千八百級，獲生口三千餘人，駝驢馬牛羊三萬七千頭。北虜驚走，車師復降。會關寵已歿，蒙等聞之，便欲引兵還。先是，恭遣軍吏范羌至燉煌迎兵士寒服，羌因隨王蒙軍俱出塞。羌固請迎恭，諸將不敢前，乃分兵二千人與羌，從山北迎恭。遇大雪丈餘，軍僅能至。城中夜聞兵馬聲，以爲虜來，大驚。羌乃遥呼曰："我范羌也，漢遣軍迎校尉耳。"城中皆稱萬歲，開門，共相持涕泣。明日，遂相隨俱歸。

耿夔，安帝建光中爲度遼將軍[7]。時鮮卑攻殺雲中太守成嚴，圍烏桓校尉徐常於馬城，夔與幽州刺史龐參救之，追虜出塞而還。

蓋勳，爲漢長史。靈帝中平元年，北地羌胡與邊章等寇亂隴右，攻金城，殺郡守陳懿。勳勸涼州刺史左昌救之，不從。邊章等進圍昌於冀，昌懼而召勳。勳初與從事辛曾、孔常俱屯河陽，及昌檄到，曾等疑不肯赴。勳怒曰："昔莊賈後期，穰苴奮劍。今之從事，豈重於古之監軍哉?"曾等懼而從之。勳即率兵救昌。到，乃誚讓章等，責以背叛之罪，皆曰："左使君若早從君言，以兵臨我，庶可自改。今罪已重，不得降也。"乃解圍而去。

呂布，爲徐州刺史。遣劉備屯小沛。時袁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二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布[8]。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太山諸將，吾爲在術圍中[9]，不得不救也。"便嚴步兵千騎二百馳往赴備。靈等聞布至，皆斂兵不敢復攻。布於沛西南一里安屯，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共飲食，布謂靈等曰[10]："玄德，布弟也。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鬭，但喜解鬭耳。"布令門候於營門中舉一隻戟，布言："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一發中者，諸軍當解去。不中，可留決鬭。"布舉弓射戟，正中小支。諸將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11]，然後各罷。

劉表，漢末爲荆州牧。時曹公征張繡，荀攸言於曹公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強，然繡以遠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曹公不從，遂進軍至穰，繡戰急，表果救之，軍不利。曹公謂攸曰："不用君言，至

是矣。"

袁術,初爲左將軍。術求婚於呂布,布不從,術怒之。及曹公圍布於下邳,布遣許汜、王楷告急於術。術曰:"布不與我女,理自當敗[12]。何爲復來相聞耶?"汜、楷曰:"明上今不救布,爲自敗耳。布破,明上亦破也。"術時僭號,故呼爲明上[13]。術乃嚴兵,爲布作聲援。布恐術爲女不至故不遣兵救也,以綿纏女身縛着馬上,夜自送女出與術,與曹公守兵相觸,格射不得過,復還城。

李通,爲振威將軍。曹公討張繡,劉表遣兵助繡,曹公軍不利。通將兵夜詣曹公,曹公得以復戰。通爲先登,大破繡軍。

吳周瑜,大帝時爲前部大督。敗曹公於赤壁,曹公留曹仁守江陵城。瑜與程普又進南郡,與仁相對,各隔大江,兵未交鋒。瑜即遣甘寧前據夷陵。仁分兵騎別攻,圍寧。寧告急於瑜,瑜用呂蒙計,留凌統以守其後,身與蒙上救寧。寧圍既解,乃渡屯北岸,克期大戰。瑜親跨馬櫟陣,會流矢中右脅,瘡甚,便還。後仁聞瑜卧未起,勒兵就陣。瑜乃自興,案行軍營[14],激揚吏士。仁繇是遂退[15]。

諸葛瑾,爲左將軍,督公安。時魏曹眞、夏侯尚等圍朱然於江陵,又分據中州,瑾以大兵爲之救援。瑾性弘緩,推道理[16],任計畫,無應卒倚伏之術,兵久不解,大帝以此望之。及春水生,潘璋等作水城於上流,瑾進攻浮橋,眞等退走。雖無大勳,亦以全師保境爲功[17]。

魏胡質,太祖時爲荆州刺史、振威將軍。吳將朱然圍樊城,質輕軍赴之。議者皆以爲賊盛,不可迫。質曰:"樊城卑下兵少,故當進軍爲之外援。不然,危矣。"遂勒兵臨圍,城中乃安。

夏侯儒,爲征南將軍。吳將朱然圍樊城,城中守將乙修等求救甚急。儒進屯鄧塞,以兵少不敢進,但作鼓吹,設導從,去然六七里,翺翔而還,使修等遙見之,數數如是。月餘,司馬宣王到,乃俱進,然等走。時謂儒爲怯,或以爲曉以少疑衆,得聲救之宜。儒猶以此召還,爲太僕。

張既,爲雍州刺史。是時不置涼州,自三輔拒西域,皆屬雍州。司馬文王初置涼州,以安定太守鄒岐爲刺史,張掖張進執郡守,舉兵拒岐,酒泉黃華、西平麴演各逐故太守,舉兵以應之。既進兵,爲護羌校尉蘇則聲勢,故則得以有功,既進爵都鄉侯。

賈逵,爲建威將軍。太和二年,吳將張嬰、王崇率衆降,詔逵督前將軍滿寵、東莞太守胡質等四軍,從西陽直向東關,大司馬曹休從皖,司馬宣王從江陵。逵至五將山,休更表賊有請降者[18],求深入應之。詔逵與休合進。逵度賊竝軍皖城,休深入必敗,乃部署諸將,水陸竝進。行二百里,知休戰敗,吳大帝遣兵斷夾石,諸將不知所出。或欲待後軍,逵曰:"休兵敗於外,路絕於內,進不能戰,退不得還,安危之機,不及終日。賊以軍無後繼,故至此。今疾進,出其不意,此所謂先人以奪其心也。賊見吾兵,必走。若

待後軍，賊已斷險，雖兵多，何益？"乃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賊見逵軍，遂退。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

陳泰，齊王嘉平中爲征西將軍，都督雍梁諸軍事。雍州刺史王經與蜀將姜維戰，大敗，還保狄道城。維乘勝圍狄道。泰進軍，度高城嶺潛行，夜至狄道，與維交戰。維退，城中將士得出。初，泰聞經見圍，以州軍將士素皆一心，加得保城，非維所能卒傾。表上進軍，晨夜速到。還，衆議以經奔北城，不足自固。維若斷涼州之道，兼四郡民夷，據關隴之險，敢能沒經軍而屠隴右，宜須大兵四集，乃致攻討。大將軍司馬文王曰："昔諸葛亮嘗有此志，卒亦不能。事大謀遠，非維所任也。且城非倉卒所拔，而糧少爲急。征西速救，得上策矣。"

朱異，爲前部督。廢帝太平二年，魏將諸葛誕歸命。六月，使文欽、唐咨、全端等步騎三萬救誕[19]。朱異自虎林率衆襲夏口，夏口督孫壹奔魏。秋七月，孫綝率衆救壽春，次于鑊里。異至自夏口，綝與丁奉等將介士五萬解圍。

晉安平王、獻王孚，初仕魏，爲太尉。吳將諸葛恪圍合肥新城，鎮東都督毌丘儉與文欽禦之。孚督中軍東解圍，恪退還。

丁紹，爲廣平太守。南陽王模爲北中郎將[20]，鎮鄴。惠帝永興初，成都王穎，故帳下督公師藩、樓權、郝昌等攻鄴，模左右謀應之。紹率衆救模，范陽王虓又遣兗州刺史荀晞援之，藩等散走。（又云紹初爲廣平太守，及臨漳被圍，南陽王模窘急，紹率郡兵赴之，模賴以獲全。模感紹恩，生爲立碑。）

王浚，懷帝永嘉中爲大司馬。石勒陷襄城，遂至宛。浚遣鮮卑文鴦帥騎救宛，勒退。

陳川，爲蓬陂塢主。元帝時，祖逖以奮威將軍北討，屯兵太丘。樊雅遣衆夜襲逖，遂入壘，拔戟大呼，直趣逖幕。軍士大亂，逖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昭與賊戰，走之。逖率衆追討，而張平餘衆助雅攻逖。川自號寧朔將軍、陳留太守，逖遣使求救於川。川遣將李頭率衆援之，逖遂克譙城。初，樊雅之據譙也，逖以力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逖。逖既克譙，宣等乃去。石季龍聞而引衆圍譙，含又遣宣救逖。季龍聞宣至而退，宣遂留助逖[21]，討諸屯塢未附者。

李矩，爲冠軍將軍，令趙固守洛。後數月，劉聰遣其太子粲率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孟津北岸，分遣雅生攻趙固於洛。固奔陽城山，遣弟告急，矩遣郭誦屯洛口以救之。誦使將張皮簡精卒千人，夜渡河。粲候者告有兵至，粲恃其衆，不以爲虞。既而誦等奄至，十道俱攻，粲衆驚擾，一時奔潰[22]，殺傷大半，因據其營，獲其器械軍資不可勝數。及旦，粲見皮等人少，更與雅生悉餘衆攻之。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泛舟迎皮[23]。賊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鉤船，連戰數日，不得渡。矩夜遣部將格增潛濟入皮壘[24]，與皮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出，奔武牢。聰追之不及而退。聰因憤恚，發病而死。

毛寶,明帝時爲廬江太守。祖約遣祖煥、桓撫襲湓口,陶侃使寶拒之。先是,桓宣背約,南屯馬頭山,爲煥、撫所攻,求救於寶。寶衆以宣本是約黨,疑之。宣遣子戎重請,寶即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懸兵少,器械濫惡,大爲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髀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韡,夜奔船所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訖,夜還救宣。寶至宣營,而煥、撫亦退。

朱序,孝武時爲征虜將軍,督司、雍、梁、秦四州軍事,鎮襄陽。東羌校尉竇衝欲入漢川,安定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勳等謀納之。梁州刺史周瓊失巴西三郡,衆寡力弱,告急於序,遣將軍皇甫貞率衆赴之。衝據長安東,釗、勳散走。

桓豁,爲荆州刺史。苻堅將王猛、楊安攻南鄉,豁救之。師次新野,而猛、安退。

郗恢,爲雍州刺史,鎮襄陽。以隨郡太守夏侯宗之爲河南太守,戍洛陽。姚萇遣其子略攻胡城及上洛,又使其將楊佛嵩圍洛陽。恢遣建武將軍辛恭靜救洛陽[25],梁州刺史五正裔率衆出子午谷,以爲聲援。略懼而退,恢以功進征虜將軍。

石元良,爲西安太守。時呂纂討郭麐[26],纂大敗。元良率步騎五千赴難,與纂擊麐軍,破之,遂入于姑臧。

宋申怙,文帝元嘉中爲通直散騎。時魏軍南寇青州,遣怙援東陽,因與輔國司馬、齊郡太守龐秀之保城固守。蕭斌遣青州别駕解榮之,率垣護之還援。怙等仍傍南山,得入。賊朝來脅城,日晚輒退。城内乃出車北門外,環塹爲營,欲挑戰。賊不敢逼。停五日,東過抄略清河郡。從東安、東莞出下邳,下邳太守垣閬閉城拒守,保全二千餘家。虜退,以怙爲寧朔將軍、山陽太守。

垣護之,爲宣威將軍、鍾離太守,隨王玄謨入河。玄謨攻滑臺,護之百舸爲前鋒,進據石濟。石濟在滑臺西南百二十里,及魏軍救至,玄謨敗退,不暇報護之。護之聞知,而魏軍悉已牽玄謨水軍大艚[27],連以鐵鎖三重,斷河,欲以絶護之還路。河水迅急,護之中流而下,每至鐵鎖,以長柯斧斷之,魏軍不能禁止。失一舸,餘舸並全。

南齊崔慧景,爲輔國將軍、南郡内史。太祖建元元年,元魏南侵,豫章王遣慧景三千人頓方城,爲司州聲援。

蕭宏,爲太子舍人。時蕭懿鎮梁州,爲魏所圍。明帝給宏精兵千人,遣爲援。未至,魏軍退。

梁曹景宗,爲右衛將軍。天監五年,魏中山王英寇鍾離,圍徐州刺史昌義之。高祖詔景宗率衆赴援。豫州刺史韋叡亦援焉,而受景宗節度。六年春,大破魏軍。

安成康王秀,天監七年爲荆州刺史,號安西將軍。是歲魏懸瓠城民反,殺豫州刺史司馬悦,引司州刺史馬僊琕。時琕往荆州求應赴,衆咸謂宜待臺報,秀曰:"彼待我而爲援,援貴急速。待勑雖舊,非應急也。"即遣兵赴之。

始興忠武王憺,天監九年爲鎮西將軍、益州刺史。時魏襲巴西,圍南安,太守常季

珪堅固守。憺遣軍救之，魏人退軍，所收器械甚衆。

蘭欽，爲南梁、北秦、沙四州都督，移衡州刺史。未及赴職[28]，魏遣都督董紹、張獻攻圍南鄭，梁州刺史杜懷瑤請救，欽率所領援之，大破紹、獻於高城，斬首三千餘[29]，紹、獻奔，追入斜谷，斬獲略盡。西魏相宇文黑泰致馬二千匹，請結鄰好。詔加散騎常侍，進號仁威將軍，增封五百戶，仍令赴職。

裴之高，爲雄信將軍。侯景之亂，南豫州刺史、鄱陽嗣王範命之高總督江右援軍諸軍事，頓于張公洲。柳仲禮至橫江，之高遣船舸二百餘艘，迎致仲禮與韋粲等，俱會青塘立營，據建興苑。及城陷，之高還合肥，與鄱陽王範西上，稍至新蔡，衆將一萬未有所屬。元帝遣蕭惠正召之，以爲侍中、護軍將軍。

陳黄法氍，爲信武將軍、高州刺史。高祖永定二年，王琳遣李孝欽、樊猛、余孝頃攻周迪[30]，具謀取法氍。法氍率兵援迪，擒孝頃等三將。

熊曇朗，爲宜新豫章太守。時王琳遣李孝欽、余孝頃於臨川攻周迪，曇朗率所領赴援。

陸子隆，爲明威將軍、廬陵太守。周迪引陳寶應復出臨川，子隆隨都督章昭達討迪，迪退走。子隆隨昭達踰東興嶺討寶應，軍至建安，以子隆監郡。寶應據建安之湖際以拒官軍。子隆與昭達各據一營，昭達先與賊戰，不利，亡其鼓角。子隆聞之，率兵來救，大破賊徒，盡獲昭達所亡羽儀甲仗。

後魏許謙，初爲右司馬[31]，與張衮等參贊初基。慕容寶來寇也，道武使謙告難於姚興[32]，興遣將楊佛嵩率衆來援。道武命謙爲書以遺佛嵩曰："夫杖順以剪逆[33]，乘義而攻昧，有非其運而顯功，無其時而著業。慕容無道，侵我疆埸，師老兵疲，天亡期至[34]。是以遣使命軍，必望剋赴。將軍據方邵之任[35]，總熊虎之師，事與機會，今其時也。今此而舉，役不載駕，千載之勳，一朝可立。然後高會雲中，進師三魏，舉觴稱壽，不亦綽乎！"佛嵩乃倍道兼行。道武大悦，賜謙爵關內侯。

來大千，爲常侍。從太武討赫連昌，共長孫道生與賊交戰，道生馬倒，爲賊所擊。大千馳救，賊衆散走。大千扶道生上馬，遂得免。尋遷征北大將軍。

尉元，爲冠軍將軍。薛安都以徐州內附，請師救援。獻文以元爲都督東道諸軍事、鎮南大將軍、博陵公，與城陽公孔伯恭赴之。宋遣將張永、沈攸之等率衆討安都，屯于下磕。永乃分遣羽林監王穆之領卒五千，守輜重於武原，龍驤將軍謝善居領卒二千據呂梁[36]，散騎侍郎張弘領卒二千守茱萸[37]，督上租糧，供其軍實。安都出城見元，元依朝旨授其徐州刺史，遣中書侍郎高閭[38]、李璨等與安都俱還入城[39]，別令孔伯恭精甲二千撫安內外，然後元入彭城。

孔伯恭，爲散騎常侍。宋徐州刺史薛安都以彭城內附，宋遣將張永、沈攸之等擊安都，上表請援[40]。顯祖進伯恭號鎮東將軍[41]，副尚書尉元救之，軍次于秺[42]。賊將周

覬閫,伯恭等攻而克之。永計無所出,引師而退。

慕容白曜,爲征南大將軍。宋遣其將吴憘公率衆數萬,欲寇彭城。尉元表請濟師,獻文詔白曜赴之。白曜到瑕丘遇患,時泗水暴竭,船不得進。憘公退,白曜因停瑕丘。

奚康生,爲中堅將軍。時南齊將裴叔業率衆圍渦陽,詔遣高聰等四軍往援之,後遣都督、廣陵侯元衍[43],并皆敗退。時刺史孟表頻啓告,孝文勑遣康生馳往赴援,一戰大破之。

傅永,爲揚武將軍、汝陰鎮將。宣武景明初,齊將陳伯之侵逼壽春,沿淮爲寇。司徒彭城王勰、廣陵侯元衍同鎮壽春,以九江初附,人情未洽,兼臺援不至,深以爲憂。詔遣永爲統軍,領汝陰之兵三千人先援。永總勒士卒,水陸俱下,而淮水口伯之防之甚固。永去二十餘里[44],牽船上汝南岸,以水牛挽之,直南趣淮下[45],船便渡。適上南岸賊軍亦及,會時已夜,永乃潛進,曉達壽春城下。勰、衍聞外有軍,共上門樓觀望,然不意永至。永免胄,乃信之,遂引永上。勰謂永曰:"北望已久,恐洛陽難復可見。不意卿能至也。"勰令永引軍入城,永曰:"執兵被甲,固敵是求。若如教旨,便共殿下同被圍守,豈是救援之意?"遂孤軍城外,與勰并勢以擊伯之,頻有尅捷。

宇文福,景明中爲太僕少卿。梁將寇邊,假節征虜將軍,領兵出三關討之。又詔福行豫州事。豫州刺史田蓋宗共相影援,綏遏蠻楚。

張普惠,孝明時爲尚書左丞。時梁義州刺史文僧明舉城歸順[46],揚州刺史長孫稚遣别駕封壽入城固守。梁人率衆攻逼,詔普惠爲持節東道行臺,攝軍司赴援之軍。始渡淮,而封壽已棄城,單馬而退,軍罷還朝。

辛纂,爲諫議大夫,兼尚書左丞、南道行臺。時梁遣將曹義宗攻新野,詔纂率衆赴援,至便破之。義宗等以其勁速,不敢復進。於時海内多虞,京師更無繼援,唯以二千餘兵捍禦疆埸。

淳于誕,爲羽林監。梁將張齊攻圍益州,詔誕爲統軍,與刺史傅豎眼赴援,事寧還朝。

崔孝芬,爲安南將軍、光禄大夫,兼尚書,爲徐兖行臺。莊帝建義初,太山太守羊侃據郡反,遠引梁兵圍逼兖州。除孝芬散騎常侍[47]、鎮東將軍、金紫光禄大夫,仍兼尚書、東道行臺大都督。刁宣馳往救援,與行臺于暉接至,便圍之。侃突圍奔梁,餘悉平定。

北齊司馬子如,爲高祖大行臺郎中。葛榮之亂[48],相州孤危。爾朱榮遣子如間行入鄴,助加防守。

叱列平,爲開府。陳人攻圍廣陵,詔平統河南諸軍赴援,陳人退乃還。

後周韋祐,字法保。初仕魏孝武,爲右將軍。及廣州刺史李長壽被侯景所害[49],其子延孫收長壽餘衆,守禦東境。朝廷恐延孫兵少,不能自固,乃除法保東洛州刺史,配

兵數百人，以援延孫。法保至潼關，弘農郡守韋孝寬謂法保曰："恐子此役，難以吉還也。"法保曰："古人稱不入獸穴，不得獸子。安危之事，未可預量。縱爲國殞身，亦無所恨也。"遂倍道兼行。東魏陝州刺史劉貴，以步騎千餘邀之法保[50]，法保命所部爲圓陣，且戰且前。數日，得與延孫合兵，乃并勢置柵於伏流。未幾，太祖追法保與延孫率衆入朝[51]，賞勞甚厚。

崔猷，閔帝時爲梁州都督。時利州刺史崔士謙被寇請援，猷遣兵六千赴之。信州糧盡，猷爲送米四千斛。於是二鎮獲全。

趙昶，爲武州刺史。明帝初，鳳州人仇周貢、魏興等反，自號周公，破廣化郡，攻没諸縣，分兵西入，圍廣業、修城二郡。廣業郡守薛爽，修城郡守杜杲等，請昶爲援。遣使報杲，爲周貢黨樊伏興等知昶將至[52]，解修城圍，據泥功嶺設六伏以待昶。昶至，遂遇其伏，合戰破之，廣業之圍亦解。昶追之，至泥陽川而還。

扶猛，爲羅州刺史。武成中，陳將侯瑱等逼湘州。猛從賀若敦赴救，除武州刺史。後隨敦自拔還，復爲羅州刺史。

王軌，高祖時爲上大將軍。陳將吳明徹入寇吕梁，徐州總管梁士彦頻與戰不利，乃退保州城，不敢復出。明徹遂堰清水以灌之，列船艦於城下，以圖攻取。詔以軌爲行軍總管，率諸軍赴救。軌潛於清水入淮口多豎大木，以鐵鎖貫車輪横截水流，以斷其船路。方欲密決其堰以斃之，明徹知之，大懼，乃破堰而退，冀乘決水之勢，以得入淮。比至清口，川流已闊，水勢亦衰，船艦并礙於車輪，不復得過。軌因率兵圍而蹙之。唯有騎將蕭摩訶以二千騎先走得免，明徹及將士三萬餘人，并器械輜重，并被俘獲。陳之鋭卒，於是殲焉。

李遷哲，天和三年爲大將軍，率兵鎮襄陽。陳將章昭達攻逼江陵，梁王蕭巋告急於襄州，衛公直令遷哲往救焉。遷哲率其所部守江陵外城，與陳將程文季交戰。兵稍相及，遷哲親自陷陣，手殺數人。會江陵總管陸騰出兵助之。陳人又因水汎長，壞龍州寧朔堤，引水灌城，城中驚擾。遷哲乃先塞止北水，又募驍勇出擊之，頻有斬獲，衆心稍定。俄而，敵入郭内焚民家。遷哲自率騎出南門，又令步兵自北門出，兩軍合勢，首尾邀之。陳人復敗，多投水而死。是夜，陳人又竊于城西堞以登，梯者已百數人[53]。遷哲又率驍勇扞之，陳人復潰。俄而大風暴起，遷哲乘闇出兵擊其營，陳人大亂，殺傷甚衆。陸騰復破之於西堤，陳人乃遁。

隋李徹，高祖時爲衛王長史。與李元討突厥沙鉢略，略遂降，以功加上大將軍。未幾，沙鉢略又爲阿拔所侵，上疏請援。以徹爲行軍總管，率精騎一萬赴之。阿拔聞而遁去。及軍還，復領行軍總管，屯平涼以備胡寇[54]，封安道郡公。

衛玄，爲刑部尚書。煬帝幸遼東，玄與代王留守京師。會楊玄感圍逼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焚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關，議者

恐峭函有伏兵,請於陝縣沿流東下,直趨河陽,以攻其背。玄曰:“以吾度之此計[55],豎子所及。”於是鼓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時衆寡不敵,與賊頻戰不利,死傷大半。玄感盡鋭來攻,玄苦戰,賊稍卻,進屯北邙。會宇文述、來護兒等援兵至,玄感懼而西遁。玄遣通議大夫斛斯萬善、監門直閤龐玉先鋒追之,及于閿鄉,與宇文述等合擊,破之。

張須陁,大業中爲齊郡丞。時賊帥秦弘、郭方預等合軍圍北海,兵鋒甚鋭。須陁謂官屬曰:“賊自恃強,謂我不能救。吾今速去,破之必矣。”於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備,擊之,大破,斬數萬級,獲輜重三千兩。

唐劉弘基,爲右驍衛大將軍。高祖武德二年五月,王世充侵西濟州,遣弘基援之。

契苾何力,爲左領軍將軍。太宗貞觀中,與涼州都督李大亮、將軍薛萬鈞同征吐谷渾,軍次赤水川。萬鈞率騎先行,爲賊所攻,兄弟皆中鎗墜馬,徒步而鬭,兵士死者十六七。何力將數百騎馳往,突圍而前,縱横奮擊,賊兵披靡。萬均兄弟繇是獲免。

高賢,爲安西都護行軍總管。高宗龍朔中,率兵救援于闐。

李勣,爲司空。乾封中,伐高麗,裨將郭待封以水軍别道赴平壤城,又遣别帥馮師本齎軍糧舟行,以爲之援。師本中路船破失期,待封欲作書與勣,恐高麗知其救兵不至,乘危迫之,乃作離合詩以遺勣。勣不達其意,怒曰:“軍機急切,何用詩爲?必斬以狥!”行軍管記通事舍人元萬頃白勣曰:“此離合文也。”勣始悟,即日遣偏軍持糧伏以援之[56],待封遂濟海。

王方翼,爲安西都護。永隆中,突厥車薄反叛,圍弓月城。方翼引軍救之[57]。至伊麗河,而賊衆來拒,縱擊,大破之,斬首千餘級。

崔光遠,爲河南節度使。肅宗乾元元年冬,司徒郭子儀與賊戰於汲郡,光遠以千人渡河援之。

李晟,爲都知兵馬使。代宗大曆五年,涇原節度使馬璘與吐蕃戰於鹽倉,兵敗。晟率所部横擊之,拔璘出於亂兵。後德宗即位,吐蕃寇劍南。時節度使崔寧在京師,三川皆恐,詔晟將神策軍五百救援。晟乃踰漏天攻拔飛越,廓清肅寧三城,絶大渡河,獲虜首千餘級,虜乃引去。

張孝忠,爲易定節度。時朱滔侵逼,詔神策行營兵馬使李晟、中官竇文場以衆援之。孝忠與晟戮力同心,竟全易、定二州。

李納,爲淄青節度使。建中四年,李希烈攻圍陳州。納遣大將軍李克信、李欽遥將兵救之[58],與諸軍奮擊,大破之,因解陳州之圍。加檢校司空,實封五百戶。

李觀,爲四鎮北廷行營節度使。貞元初平涼之會,渾瑊既無戎備,觀伺知狡謀,潛擇精兵五千,要伏險道[59]。及瑊遁歸,賴觀游軍及李元諒之師表里以免。

王鍔,爲河東節度使。憲宗元和九年,振武軍衆逐節度使李進賢,以張煦代之。鍔

遣兵五千會煦於善羊栅,謀入煦也。

李光顔,爲忠武軍節度使。元和十二年討淮西,時裴度計築赫連城於沱口[60],未畢役。度帥賓從往觀之,導騎將及城門左右曰:"五溝賊至。"言未訖,賊已突來。哮譹爭進[61],城震壞者十餘板,注弩挺刃,勢將及度。賴光顔決戰於前,以卻之。時光顔先慮其來,使田布以騎二百伏於溝中,出賊不意,交擊之,方得入城。布又先扼其溝歸路,賊多棄騎越溝,相牽隨壓而死者千餘人。是日非光顔之救,度幾陷。

李聽,爲滑州節度使。文宗大和二年[62],討滄州李同捷。魏博行營都將亓志沼潛結滄鎮[63],回軍攻魏博。節度使史憲誠以急上聞,詔聽以兵援之,遂大破志沼。志沼奔鎮州,聽遂凱旋。

田布,弘正之子,統魏之偏師,會諸軍討淮西。裴度嘗觀諸軍城沱口,賊將董重質領驍騎突至,度甚危蹙。布領騎二百馳救之[64]。俄而諸軍繼至,獲免。

李繼密,知興元軍府事。昭宗景福二年正月,鳳翔李茂貞奏以繼密率本軍赴援梓州。

梁張存敬,爲右騎都將。唐光啓中,李罕之會晉軍圍張宗奭於盟津,太祖遣丁會、葛從周、存敬同往馳救。存敬引騎軍先犯虜騎,諸軍翼之,虜騎大敗,乃解河橋之圍。

牛存節,爲宣義軍小將。唐文德元年夏,李罕之以并軍圍張宗奭於河陽,太祖遣存節率軍赴之。屬歲歉,饟餽不至,村民有儲乾椹者,存節以器用錢帛易之,以給軍食。大破賊於湨河[65],罕之引衆北走。存節後爲宿州刺史,淮賊大至彭城,存節乃以部下兵夜發直趣彭門。淮人訝其神速,震恐而退。諸將服其智識。開平二年,王師敗於上黨,晉人乘勝迫澤州,州城將陷[66]。河南留守張全義召存節謀,遂以本軍及右龍武羽林等軍往,應接上黨。師至天井關,存節謂諸將曰:"是行也,雖不奉詔旨,然要害之地,不可致失。"時晉人新勝,其鋒甚盛,存節引衆而前,銜枚夜至澤州[67],晉軍焚營而退。

葛從周,爲兖州留後。唐光化元年正月,淮南楊行密舉全吳之師寇徐州[68],幽州劉仁恭又舉十萬衆攻陷貝郡。從周自山東馳救魏壁,入上萬歲亭下。遲明,燕人突上水關,攻館陶門。從周與賀德綸、李暉、馬言騎五六百人出壁外,謂門者曰:"前有大敵,不可返顧。"命下栅闔焉[69]。與德綸等殊死戰,燕人大衄,擒其將薛突厥、王鄶郎等。翌日,乘勢統諸將張存敬、齊奉國、程暉等連破八寨,襲至臨清,擁其師于御河,溺死甚衆,恭走滄州。

范居實,爲左神勇軍使。開平元年,命居實統軍以解澤州之圍。

楊師厚,爲潞州行營都招討使[70]。時晉王與周德威、丁會、符存審等以大衆攻晉州甚急,太祖遣師厚帥兵援之。軍至絳州,晉軍扼蒙坑之險。師厚整衆而前,晉人乃徹圍而遁。

康懷英,開平三年爲陝州節度使、西路行營副招討使。逆將劉知俊叛,入鳳翔,宋

文通地褊不能容,遂藉兵。知俊以窺靈武,且圖牧擾之利。韓遜馳驛告急,乃命懷英率諸軍逼邠寧,以緩朔方之寇。知俊不果入。懷英使奏十二月二十八日,逆賊劉知俊自靈武抽回,取涇州路入鳳翔。

王檀,爲潞州東北面行營招討使。乾化元年正月,王景仁與晉人戰於栢鄉[71],王師敗績,河朔大震。景仁餘衆爲虜騎所追,檀戒嚴設備,應接敗軍,助以資裝,獲濟者甚衆。

李振,爲天雄軍節度副使。乾化元年二月戊午,晉軍圍魏州,軍於南門。庚申,振與杜廷隱等自楊劉口偷路夜入鄴城,晉軍乃解圍而退[72]。

寇彦卿,末帝貞明初授鄧州節度使。會淮人圍安陸,彦卿奉詔領兵解圍,大破淮賊而回。

後唐李嗣昭,少從武皇征伐,精練軍機。唐乾寧初,王珂、王珙爭帥河中,珙引陝州之軍攻珂,珂求救於宣皇,乃令嗣昭將兵援之。敗珙軍於猗氏,獲賊將李璠等。四年,改衙内都將,復援河中,敗汴軍於胡壁堡[73],擒汴將滑禮。

史儼,爲武皇帳中親將。乾寧中,與李承嗣率騎渡河援兗、鄆。時汴軍雄盛,自青、徐、兗、鄆柵壘相望。儼與騎將安福順等每以數十騎直犯營壘,左俘右斬,汴軍爲之披靡。

周德威,爲晉陽衙將。天祐三年,幽州求援。德威與李嗣昭合燕軍五萬攻潞州,降丁會。明年正月,授德威檢校太保、代州刺史,督内外衙蕃漢馬步諸軍。六月,梁將李思安寇潞州,下夾城以絶援軍。武皇以德威爲行營都指揮使,應援潞州。二年之間,大小百戰。五年四月二十四日,從莊宗再援潞州。二十九日,德威前軍營横碾,距潞州四十五里。五月朔,晨霧晦暝,王師伏於三垂岡。翌日,直趨夾城,斬關破壘,梁人大敗,解潞州之圍。莊宗南伐,德威聞劉鄩西寇晉陽,自幽州帥騎千人赴援。至土門關,聞賊東下,信宿至南宫,知劉鄩在宗城[74]。其夜,選十餘騎逼賊營,擒賊斥候者,詰其軍所向,因斷其腕令還。賊見之,大駭。遲明,德威略賊營而過,至於臨清。劉鄩起軍駐貝州,德威帥前鋒設伏於河上,詰旦獲十餘騎而還。時帝出師屯于博州,劉鄩軍營堂邑。德威自臨清率騎五百人赴堂邑,賊聞德威之來,乃伏兵桑下。德威不之察,摩壘挑戰,俘斬百餘級而還。賊自桑間欻起,衆軍大駭,德威控弦接戰數十合。既而賊軍大至,德威稍卻,且戰且行,與賊轉鬭五十餘里,會日暮兵解。

李嗣本,唐光化中累歷右職。天祐四年,李思安寇潞州,築夾城。從周德威將兵赴援,擒生斬將,歲中數千討。五年,破夾城。

張承業,爲莊宗監軍。天祐五年六月,鳳翔李茂貞,邠州楊崇本,會西川王建之師五萬,攻長安。汴將同州刺史劉知俊,僞西京尹王重師,以兵逆戰於漢谷,邠岐不利而退[75]。時岐州會兵於我,莊宗及承業會之。

李嗣肱[76]，爲三城巡檢，知衙內事[77]。天祐七年，周德威援靈夏，黨項阻道，音驛不通。嗣肱奉命自麟州渡河，應援德威，與黨項轉戰千里，合德威軍。

李存審，爲蕃漢總管副使。天祐八年，存審以三千騎屯趙州。九年，梁人攻蓨縣，又與史建塘赴援下博。梁人驚亂，燒營而去。

李紹衡，爲周德威騎將。天祐十年正月乙巳，梁將楊師厚、劉守奇率邢、洺、魏、博、徐、兗、汴、滑之衆十萬，大掠鎮、冀。師厚自邢州栢鄉攻王門，逼趙州。庚戌，至鎮州，營於南門外，燔其關城。壬子[78]，史建瑭自趙州領騎五百入鎮州。是日，王德明亦自西山入。師厚知其有備，自九門軍於下博。劉守奇以一軍自貝州入掠冀州衡水、阜城，與師厚會。所在焚蕩廬舍，驅虜人物，陷下博城。我趙州戍將李存審、史建瑭兵寡不敵，周德威令紹衡會存審，徵鎮州大將王德明兵同襲賊。乙丑，王鎔遣使告急於德威，分兵赴援。師厚、守奇自弓高渡御河，而東寇滄州。張方進懼，請歸河南，師厚表爲青州節度使，以劉守奇代之而旋。

石嘉才，爲李嗣昭騎將。天祐十三年，梁將劉鄩既敗據滑州，梁主召之不至。是月，梁遣別將王檀率衆五萬自河中入陰地，寇我晉陽、昭義。李嗣昭遣嘉才率騎三百赴援[79]。賊方至，營壘未成，城中有故將安金全率驍騎夜出薄之，賊衆大潰，俘斬而還。賊人自是膽破。

李建及，爲魏博內外衛都將。天祐十六年，汴將賀瓌攻德勝南城[80]，以戰船十餘艘，竹笮維之，扼斷津路，師不得渡。城中矢石將盡，守城將氏延賞危急。莊宗令積帛軍門，召能破賊船者。津人有馬破龍者，能水游，乃令往見延賞。延賞言"危窘極矣，所爭晷刻"。時棹船滿河，流矢雨集，建及披重鎧[81]，執矟呼曰："豈有限一衣帶水，縱賊如此[82]！"乃以二船實甲士，皆短兵持斧，徑抵梁之戰艦，斧其笮。又令上流具甕，積薪其上，順流縱火，以攻其艦。須臾，煙焰騰熾，梁軍斷纜而遁。建及入南城，賀瓌解圍而去。

李存賢，爲慈州刺史。天祐十八年，河中朱友謙來求援，命存賢率師赴之。十九年，汴將段凝軍五萬，營臨晉。蒲人大恐，咸欲歸汴。或問於存賢曰："河中將士，欲拘公降於汴。"存賢曰："吾奉命援河中，死王事，固其所也。"汴軍退，以功加檢校司徒[83]。

李嗣恩，年十五能騎射，事武皇帳下，以戰功爲馬軍都尉。救應河府，賊出不備，彎弧盪寇，應弦斃者甚衆。矟中其口，酣戰未解。及退，莊宗親撫其傷，深加慰勉。

石君立，爲李嗣昭前鋒，敵人畏之。王檀之逼晉陽也，城中無備，安金全驅市人以登陴，保守不完。時莊宗在魏博，救應不暇，人心危懼。嗣昭遣君立率五百騎，自上黨朝發暮至。王檀游軍扼汾橋，君立一戰敗之，徑至城下，馳突斬擊，出入如神，大呼曰："昭義侍中大軍至矣！"是夜入城，與安金全等分出諸門，擊殺於外。遲明，梁軍敗走。

晉張彥珂，爲副都指揮使。高祖天德七年二月，同州奏鄜延州書報，勾抽兵士，同

共殺戮逆黨,已差彥珂部領兵士八百人赴之。

周廣友,爲鄜州衙內都指揮使。天福七年二月,鄜州周密奏差男廣友部領馬步兵士二百人,往延州救應,殺戮逆黨,卻回到州。

漢史弘肇,爲許州節度使,充侍衛步軍都指揮使。會王守恩以上黨求附,虜主命大將耿崇美率衆登大行,欲取上黨。高祖命弘肇以軍應援,軍至潞州,契丹退去。

李彥從,爲左飛龍使。鎮州逐虜之際,請兵于朝廷,高祖令彥從率軍赴之。

郭瓊,爲沂州刺史。隱帝乾祐三年,密州刺史王萬敢奏奉詔領兵入海州界,至秋水鎮,俘掠焚蕩,更請益兵。詔瓊率禁軍赴之[84]。

陳思讓,爲淄州刺史。乾祐末,湖南上言朗州馬希萼引五谿蠻及淮南、洪州軍來攻當道,望量差兵士於淮境牽引。帝遣思讓,令領軍入淮南界,以便宜進取[85]。

校勘記

[1]上軍,原作"土軍",據宋本及《左傳·成公二年》改。

[2]成子,宋本上有"陳"字。

[3]侯嬴,原作"侯羸",據《史記·魏公子列傳》改。

[4]軍,宋本無。

[5]身,原脱,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牽招傳》補。

[6]此條宋本與原本的排列次序不同。

[7]建光,原作"延光",據宋本及《後漢書·耿夔傳》改。

[8]備,原脱,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呂布傳》補。

[9]圍,原作"圖",據宋本及《後漢書·呂布傳》改。

[10]謂,原作"請",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呂布傳》改。

[11]歡,原作"飲",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呂布傳》改。

[12]自當,原作"當自",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呂布傳》裴松之注乙。

[13]呼,原脱,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呂布傳》裴松之注補。

[14]案,原作"按",據宋本及《三國志·吴書·周瑜傳》改。

[15]此條宋本與原本的排列次序不同。

[16]理,原作"里",據宋本及本書卷三四三改。

[17]此條宋本與原本的排列次序不同。

[18]更,原作"便";賊,原作"集",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賈逵傳》改。

[19]全端,原闕"端"字,據宋本補。

[20]北,原脱,據宋本及《晉書·南陽王模傳》補。

[21]助,原脱,據宋本及《晉書·祖逖傳》補。

[22]潰,原作"敗",據宋本及《晉書·李矩傳》改。

[23]舟,原作"船",據宋本及《晉書·李矩傳》改。

[24]部將,原作“步將”,據宋本改。

[25]辛,原作“率”,據宋本及《晉書・郗恢傳》改。

[26]靡,原作“糜”,據宋本及《晉書・吕纂傳》改,下同。

[27]玄謨,上原衍“之”字,據宋本及《宋書・垣護之傳》删。

[28]赴,宋本作“述”。

[29]三千,原作“三十”,據宋本改。

[30]頃,原作“項”,據宋本及《陳書・黄法𣰰傳》改。

[31]右,原作“左”,據宋本及《魏書・許謙傳》改。

[32]告,原作“生”,據宋本改。

[33]杖,原作“仗”,據宋本及《魏書・許謙傳》改。

[34]天,原作“誅”,據宋本及《魏書・許謙傳》改。

[35]邵,原作“召”,據宋本及《魏書・許謙傳》改。

[36]二千,原作“三千”,據宋本及《魏書・尉元傳》改。

[37]侍,原脱;茱萸,原作“桀萸”,據宋本及《魏書・尉元傳》改。

[38]高閭,原作“高問”,據宋本及《魏書・尉元傳》改。

[39]璨,原作“粲”,據宋本及《魏書・尉元傳》改。

[40]上表,《魏書・孔伯恭傳》上有“安都”二字。

[41]顯祖,原作“高祖”,據宋本及《魏書・孔伯恭傳》改。

[42]于秺,原作“下邳”,據宋本及《魏書・孔伯恭傳》改。

[43]衎,原作“術”,據宋本及《魏書・奚康生傳》改。

[44]二十,原作“二千”,據宋本及《魏書・傅永傳》改。

[45]淮,原作“陰”,據宋本改。

[46]時,原作“明”,據宋本改。

[47]除,原作“徐”,據宋本改。

[48]葛,原作“郭”,據宋本及《北齊書・司馬子如傳》改。

[49]廣州,原作“廣寧”,據宋本及《周書・李延孫傳》改。

[50]之,原脱,據宋本及《周書・韋祐傳》補。

[51]追,原作“遣”,據宋本及《周書・韋祐傳》改。

[52]伏,原作“復”,據宋本及《周書・趙昶傳》改。

[53]以登梯者,《周書・李遷哲傳》作“以梯登城登者”,當據補。

[54]胡寇,原作“明寇”,據宋本改。

[55]之,原脱,據《隋書・衛玄傳》及本書卷四二八補。

[56]軍,宋本作“師”。

[57]軍,原作“兵”,據宋本及《舊唐書・王方翼傳》改。

[58]軍,宋本無。

[59]險,原作“儉”,據宋本改。

[60]沱,宋本作"池"。

[61]虢,原作"搋",據宋本改。

[62]二年,原作"三年",據宋本及《舊唐書・李聽傳》改。

[63]丌,原作"并",據宋本及《舊唐書・李聽傳》改。

[64]二百,原作"三百",據宋本及《舊唐書・田布傳》改。

[65]涓河,原作"沮河",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牛存節傳》改。

[66]州,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牛存節傳》補。

[67]銜枚,原作"御枚",據宋本及《舊五代史・牛存節傳》改。

[68]全吳之師,原作"奉天之師",據宋本改。

[69]栅,宋本作"組"。

[70]行,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楊師厚傳》補。

[71]王景仁,原作"上景仁",據宋本改。

[72]退,宋本作"去"。

[73]胡壁堡,原作"胡辟堡",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李嗣昭傳》改。

[74]宮,原作"營";宗城,原作"京城",據宋本及《舊五代史・莊宗紀》改。

[75]不利,原作"不科",據宋本改。

[76]肱,原作"眩",據宋本改。

[77]衙,下原衍"門"字,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李嗣肱傳》删。

[78]壬子,原作"士子",據宋本改。

[79]三百,原作"二百",據宋本改。

[80]賀瓌,原作"賀懷",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李建及傳》改。

[81]建及,原作"建極",據宋本改。

[82]如此,原作"如北",據宋本改。

[83]司徒,原作"司空",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李存賢傳》改。

[84]率,原作"卒",據宋本改。

[85]宜,原作"益";取,原作"用",據宋本及《舊五代史・隱帝紀》改。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一十五

將帥部(七十六)

傳檄

三代而上,重乎文告;春秋之際,尚乎辭令。其後司戎旅而專討伐者,乃有馳檄版,飛羽書,以暴揚其過惡,張皇其威武,使忠義奮發,而邪謀沮壞。亦乃諭以去就之理,陳夫逆順之狀,俾之改圖易轍,轉禍爲福,開其自新之路,成乎不戰之績。蓋以傳布遐邇,誕告士民,使知其不獲已而用兵,非無名而黷武者矣。

魯仲連,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誅,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田單攻聊城,在長平後十餘年也)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背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于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于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于外(此事去長平十年)。以萬乘之國,被圍于趙。壤削主困,爲天下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于天下矣[1]。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于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于國,士民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于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2]。鄉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

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方言》曰:荆、淮、海、岱、燕、齊之間罵奴曰臧[3],罵婢曰獲),况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絏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擒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4]。顔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絶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5],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6]。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決[7]。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於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

漢翟義,爲東郡太守。王莽居攝,義心惡之,乃立東平王子嚴鄉侯信爲天子,義自號大司馬、柱天大將軍,移檄郡國,言莽鴆殺孝平皇帝,矯攝尊號。今天子已立,共行天罰。郡國皆震。

後漢隗囂,字季孟。王莽末,季父崔,聞更始立而莽兵連敗,乃與兄義及上邽人楊廣、冀人周宗謀起兵應漢,推囂爲上將軍,立廟祀高祖、太宗、世宗,割牲而盟,移檄告郡國曰:"漢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囂、白虎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州牧、部監、郡卒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莽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二十五人,見禮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代其官。其無爵者爲尹。又置六隊部,置大夫,職如太守):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理,鴆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僞作符書(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十二篇于天下[8],言當代漢之意),欺惑衆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爲祥瑞。(大風毁莽王路堂,又拔其昭寧堂池東榆樹,大十圍。王莽乃曰:"念《紫閣仙圖》,天意立太子,正其名。"乃立其子臨爲太子,以爲祥應也。)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楚越之竹,不足以書其惡。(《前書》朱安世曰:"南山之竹,不足以盡我詞[9]。"囂以楚越多竹,故引以爲言也。)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略舉大端,以喻吏民。蓋天爲父,地爲母(《尚書》曰:惟天地,萬物父母),禍福之應,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王莽每有災禍,皆引史傳以文飾之。《前書》説符侯崔發言於莽曰[10]:"《周禮》及《春秋》、《左氏》,國有大災,則哭以厭之,故《周易》稱先號咷而後笑。宜呼嗟告天以求救。"乃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因搏心大哭。)昔秦始皇毁壞謚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秦始皇初并天下,制曰:"太古有號無謚;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爲謚。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自今以來,除

謚法。朕爲始皇帝,後世以計數,至于萬世,傳之無窮。)而莽下三萬六千歲之歷,言身當盡此度。(莽令太史推三萬六千歲歷紀,六歲一改元,布告天下。)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路絡(絡,猶經絡也,謂莽分斥郡縣,斷割疆界也)。田爲王田,賣買不得(莽更名天下田曰王田,不得買賣)。規錮山澤,奪民本業(莽制,名山大澤不得採取)。造起九廟,窮極工作。(莽九廟,一曰黄帝大初祖廟,二曰虞帝始祖昭廟,三曰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代祖昭廟,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六曰濟南伯王尊禰昭廟,七曰元城孺子王尊禰穆廟,八曰陽平頃王昭廟,九曰新都顯王穆廟。殿皆重屋。太祖廟東西南北各四十丈,高七十丈,餘半之[11],爲銅薄櫨[12],飾以金銅琱文,窮極百工之巧,工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也。)發塚河東,攻劫丘隴,此其逆地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姦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續漢志》曰:小使車[13],赤轂白蓋赤帷,從騶騎四十人也),法冠晨夜,冤繫無辜(《續漢志》曰:法冠,一曰柱後,高五寸,侍御史服之),妄族衆庶。行炮烙之刑,除順時之法。(莽作焚如之刑,燒殺陳良、終帶等二十七人。莽又作刑順時之令,春夏斬人,此爲不順時之法。)灌以醇醯,裂以五毒[14]。(莽以董忠反,收忠宗族,以醇醯、毒藥、白刃、叢棘并一坎而薶之[15]。)政令日變,官名月易(莽州郡官名改無常制,乃至歲復變更,一郡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人不能紀也),貨幣歲改(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行難知,皆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書諸挾五銖錢者[16],比非井田制,投四裔)。吏臣昏亂,不知所從。商旅窮窘,號泣市道。設爲六管(管,主也。莽設六管之令,謂酤酒、賣鹽、鐵器、鑄錢、名川、大澤,此謂六也,皆令縣官主税收其利),增重賦斂。刻剝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禮記》曰:"苞苴以筒問人者。"莽令七公六卿兼號將軍,分鎮大郡,皆使爲姦於外,貨賂爲市,侵漁百姓[17]。)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沒入鍾官。(莽時關東大饑蝗,人犯鑄錢,五人相坐,沒入爲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其頸。傳詣鍾官,八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愁苦死者什六七。鍾官,主鑄錢之官也。)徒隸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饑死,長安皆臭。既亂諸夏,狂心益悖,北攻強胡,南擾勁越(莽令十二部將,同時分道並出,大擊匈奴。莽改句町王爲侯,其王邯怨怒不附。莽諷牂牁大尹周歆詐殺邯,邯弟承起兵,攻殺歆),西侵羌戎,東摘濊貊(摘,擾也。西羌龐恬、傅播等怨莽奪其地爲西海郡,遂反,攻西海太守程永。莽又發高句麗兵伐胡,不欲行,郡強迫之,皆亡出塞爲寇),使四境之外,並入爲害,緣邊之郡,江海之瀕,滌地無類。(瀕,涯也。滌,蕩也,蕩地無遺類也。)故攻戰之所敗,苛法之所陷,饑饉之所夭[18],疾疫之所及,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尸不掩,生者則奔亡流散,幼孤婦女,流離繫虜,此其逆人之大罪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於莽,妻子顛殞,還自誅刈。(顛,踣也。殞,絕也。莽殺其子宇、臨等,妻王氏以莽數殺其子,涕泣失明,病卒。)大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將軍王涉(涉,曲陽侯根之子也[19])皆結謀

內潰。司命孔仁、納言嚴尤[20]、秩宗陳茂,舉衆外降(莽置五威司命。孔仁敗,降更始)。今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宣風中岳(中岳,嵩高也。謂更始至洛陽)。興滅繼絶,封定萬國,遵高祖之舊制,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莽貶句町王爲侯,西域盡改其王爲侯,單于曰服于,高句麗曰下句麗。今皆復其爵號)。然后還師振旅,櫜弓卧鼓(《周禮》曰:"出曰理兵,入曰振旅。"《詩・周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櫜,韜也。臥,猶息也),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百姓襁負流亡[21],責在君上。既安其業,則無責也)。"囂乃勒兵十萬,擊殺雍州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從弟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其邦内,屬縣皆無叛者。囂乃移書於向,諭以天命,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以狥百姓,然后行戮,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囂遂分遣諸將狥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

丁綝,爲偏將軍,從光武征伐。綝將兵先渡河,移檄郡國,攻營略地,下河南陳留潁川二十一縣。

岑彭,爲征南大將軍。伐蜀漢,而夾川穀少,水險難漕運,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江州,縣名,今渝州巴縣也。長沙中尉馮駿將兵詣彭[22],璽書拜駿爲威虜將軍),都尉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荆州要會(津鄉,縣名,所謂江津當荆陽之喉舌),喻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初,彭與交阯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班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翕、蒼梧太守杜穆、交阯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爲列侯,或遣子將兵助彭征伐(張隆遣子曄將兵詣彭[23],助征伐,光武以曄爲率義侯)。於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

耿恭,爲戊己校尉,屯車師後王城[24]。恭至部,移檄烏孫,示漢威德。大昆彌已下皆歡喜,遣使獻名馬,及奉宣帝時所賜公主博具,願遣子入侍。恭乃發使齎金帛,迎其侍子。

袁紹,爲冀州牧。遣鞠義及劉虞子和與虞故從事鮮于輔等合兵擊公孫瓚,瓚固守易京,攻之連年,不能拔。紹乃與瓚書曰:"孤與足下,既有前盟舊要,申之以討亂之誓,愛過夷、叔,分著丹青。謂爲旅力同仇,足踵齊、晉,故解印釋紱,以北帶南,分割膏腴,以奉執事,此非孤赤情之明驗耶?豈悟足下棄烈士之高義,尋禍亡之險蹤,輒而改慮,以好易怨,盜遣士馬,犯暴豫州。始聞甲卒在南,親臨戰陣,懼於飛矢迸流,狂刃横集,以重足下之禍,徒增孤子之咎釁也,故爲薦書懇惻,冀可改悔。而足下超然自逸,矜其威詐,謂天罔可吞,雄豪可滅,果令貴弟殞于鋒刃之端。斯言猶在於耳,而足下曾不尋討禍源,克心罪己,苟欲逞其無疆之怒,不顧逆順之津,匿怨害民,騁於余躬[25]。遂躍馬控弦,處我疆土,毒徧生民,辜延白骨。孤辭不獲已,以登界橋之役[26]。是時足下兵

氣霆震，駿馬電發；僕師徒肇合，機械不嚴，強弱殊科，衆寡異論，假天之助，小戰大克，遂陵躡奔背，因壘館穀。此非天威棐諶，福豐有禮之符表乎？足下志猶未厭，乃復糾合餘燼，率我蝨賊，以焚爇勃海。孤又不獲寧，用及龍河之師。羸兵前誘，大軍未濟，而足下膽破衆散，不鼓而敗，兵衆擾亂，君臣并奔。此又足下之爲，非孤之咎也。自此以後，禍隙彌深，孤之師旅，不勝其忿，遂至積尸爲京，頭顱滿野，愍彼無辜，未嘗不慨然失涕也。後比得足下書，辭意婉約，有改往修來之言。僕既欣于舊好克復，且愍兆民之不寧，每輒引師南駕，以順簡書。弗盈一時，而北邊羽檄之文，未嘗不至。孤是用痛心疾首，靡所錯情。夫處三軍之帥，當列將之任，宜令怒如嚴霜，喜如時雨，臧否好惡，坦然可觀。而足下二三其德，強弱易謀，急則曲躬，緩則放逸，行無定端，言無質要。爲壯士者固若此乎？既乃殘殺老弱，幽土憤怨，衆叛親離，孑然無黨。又烏丸、濊貊，皆足下同州，僕與之殊俗，各奮迅激怒，爭爲鋒鋭。又東西鮮卑，舉踵來附。此非孤德所能招，乃足下驅而致之也。夫當荒危之世，處干戈之險，內違同盟之誓，外失戎狄之心，兵興州壤，禍發蕭牆，將以定霸，不亦難乎！前以西山陸梁，出兵平討，會麴義餘殘，畏誅逃命，故遂住大軍，分兵撲蕩，此兵孤之前行[27]，及界橋搴旗拔壘，先登制敵者也。始聞足下鐫金紆紫，命以元帥，謂當因兹奮發，以報孟明之恥，是故戰夫引領，竦望旌旆，恠遂含光匿影，寂爾無聞，卒臻屠滅，相爲惜之。夫有平天下之怒，希長世之功，權御師徒，帶養戎馬，叛者無討，服者不收，威懷并喪[28]，何以立名？今舊京克復，天罔云補[29]，罪人斯亡，忠幹翼化，華夏儼然，望於穆之作，將戢干戈，放散牛馬，足下獨何守區區之士，保軍內之廣，甘惡名以速朽，亡令德之久長？壯而籌之，非良策也。宜釋憾除嫌，敦我舊好。若斯言之玷，皇天是聞。”瓚不答。及紹擊破瓚，定幽土，每得詔，患有不便于己，乃欲移天子自近，使說曹公徙都鄄城。曹公拒之。紹乃簡精兵十萬攻許，宣檄州郡曰：“蓋聞明主圖危以制變，忠臣慮難以立權。曩者強秦弱主，趙高執柄，專制朝命，威福繇己，終有望夷之禍，汚辱至今。及臻呂后，祿、產專政，擅斷萬機，決事省禁，下陵上替，海內寒心。於是絳侯、朱虛興威奮怒，誅夷逆亂，尊立大宗，故能道化興隆，光明顯融，此則大臣立權之明表也。司空曹操祖父騰，故中常侍，與左悺、徐璜並作妖孽，饕餮放橫，傷化虐民。父嵩，乞丐攜養，因贓假位，輿金輦壁，輸貨權門，竊盜鼎司，傾覆重器。操贅閹遺醜，本無令德，僄狡鋒俠，好亂樂禍。幕府董統鷹揚[30]，掃夷凶逆，續遇董卓侵官暴國[31]，於是提劍揮鼓，發命東夏。方收羅英雄，棄瑕錄用，故遂與操參咨策略，謂其鷹犬之才，爪牙可任。至乃愚佻短慮，輕進易退，傷夷折衄，數喪師徒。幕府輒復分兵命鋭，修完補輯，表行東郡太守、兗州刺史，被以虎文，授以偏師，奬蹴威柄，冀獲秦師一克之報。而操遂乘資跋扈，肆行酷烈，割剝元元，殘賢害善。故九江太守邊讓，英才俊逸，天下知名，以直言正色，論不阿諂，身被梟縣之戮，妻孥受灰滅之咎。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於徐方[32]，地奪於呂布，彷

徨東裔,蹈據無所。幕府惟强幹弱枝之義,且不登叛人之黨,故復援旌擐甲,席卷赴征,金鼓響震,布衆破沮,拯其死亡之患,復其方伯之任。是則幕府無德於兖土之民,而有大造於操也。後會鑾駕東反,群虜亂政。時冀州方有北鄙之警,匪遑離局,故使從事中郎徐勛就發遣操,使繕修郊廟,翼衛幼主。而便放志專行,脅遷省禁,卑侮王宮,敗法亂紀,坐召三臺,專制朝政,爵賞繇心,刑戮在口,所愛光五宗,所惡滅三族,羣談者被顯誅,腹議者蒙隱戮,道路以目,百寮鉗口,尚書記朝會,公卿充員品而已。故太尉楊彪,歷典二司,享國極位。操因睚眦,被以非罪,榜楚并兼,五毒具至,觸情放慝,不顧憲章。又議郎趙彦,忠諫直言,議有可納,故聖朝含聽,改容加錫。操欲迷奪時權,杜絶言路,擅收立殺,不俟報聞[33]。又梁孝王先帝母弟,墳陵尊顯,松柏桑梓,猶宜恭肅。而操率將校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尸,略取金寶,至令聖朝流涕,士民傷懷。又署發丘中郎將、模金校尉,所過隳突,無骸不露。身處三公之官,而行桀虜之態,殄國虐民,毒流人鬼。加其細政苛慘[34],科防互設,罾繳充蹊,坑穽塞路[35],舉手挂網羅,動足蹈機陷[36],是以兖、豫有無聊之民,帝都有吁嗟之怨。歷觀古今書籍所載,貪殘虐烈無道之臣,於操爲甚。幕府方詰外姦,未及整訓,加意含覆,冀可彌縫。而操豺狼野心,潛包禍謀,乃欲撓折棟梁,孤弱漢室,除滅中正,專爲梟雄。往歲伐鼓北征,討公孫瓚,强禦桀逆,拒圍一年。操因其未破,陰交書命,欲託助王師,以相掩襲,故引兵造河,方舟北濟。會其行人發露,瓚亦梟夷,故使鋒芒挫縮,厥圖不果。屯據敖倉,阻河爲固,乃欲以螳螂之斧,禦隆車之隧。幕府奉漢威靈,折衝宇宙,長戟百萬,胡騎千羣,奮中黄[37]、育、獲之才,騁良弓勁弩之勢,并州越太行,青州涉濟、漯,大軍汎黄河以角其前,荆州下宛、葉而掎其後[38]。雷震虎步,并集虜庭,若舉炎火以焚飛蓬[39],覆滄海而沃熛炭[40],有何不消滅者哉!當今漢道陵遲,綱弛紀絶,操以精兵七百,圍守宮闕,外稱陪衛,內以拘執[41]。懼其篡逆之禍,因斯而作,乃忠臣肝腦塗地之秋,烈士立功之會也。可不勗哉!"

馮異,爲偏將軍。從光武平河北,更始遣舞陰王李軼、廩丘王田立、大司馬朱鮪、白虎公陳僑(《東觀記》"僑"字作"蟜")將兵號三十萬,與河南太守武勃共守洛陽。光武將北狥燕趙,以魏郡、河內獨不逢兵,而城邑完全,倉廩實,乃拜寇恂爲河內太守,異爲孟津將軍(孟,地名,古今以爲津),統二郡,軍河上,與恂合勢以拒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42],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43],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睹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尚可扶助,延期歲月,疏不間親,遠不踰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44]?(長安,謂更始。季文,李軼字。言軼與更始疏遠,獨居一隅,理難支久,欲其早圖去就。)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搆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絶(時更始大臣張卬、申屠建[45]、隗囂等以赤眉入關,劫更始,歸南陽,是大臣乖離故

也)，四方分離，異姓并起。是故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今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喻。季文誠能覺悟成敗，亟定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長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共陷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46]。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榮枯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鎮孟津，俱據機軸(機，弩牙也。軸，車軸也。皆在物之要，故取諭焉)。千載一會，思成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天井關，在太行山下)，又南下河南成皋已東十三縣，及諸屯聚，皆平之，降者十餘萬。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異引軍渡河，與勃戰於士鄉下(《續漢書》曰：士鄉，亭名，屬河南郡[47])，大破斬勃，獲首五千餘級，軼又閉門不救。異見其信效，具以奏聞。

魏張既，爲涼州刺史。西平麴光殺其郡守，既乃檄告諭諸羌，爲光等所詿誤者原之，能斬賊帥送首者當加封賞。於是光部黨斬送光首，其餘咸安堵如故。

鍾會，爲鎮西將軍。討蜀，再破蜀軍，蜀將皆退守劍閣。會乃移檄蜀將吏士民曰：“往者漢祚衰微，率土分離，生民之命，幾於泯滅。太祖武皇帝神武聖哲，撥亂反正，拯其將墜，造我區夏。高祖文皇帝應天順民，受命踐祚。烈祖明皇帝奕世重光，恢拓洪業。然江山之外，異政殊俗，率土齊民，未蒙王化，此三祖所以顧懷遺恨也。今主上聖德欽明，紹隆前緒，宰輔忠肅明允，劬勞王室，布政垂惠而萬邦協和，施德百蠻而肅慎致貢。悼彼巴蜀，獨爲匪民，愍此百姓，勞役未已。是以命授六師，龔行天罰，征西、雍州、鎮西將軍，五道并進。古之行軍，以仁爲本，以義治之，王者之師，有征無戰，故虞舜舞干戚而服有苗，周武有散財、發廩、表閭之義。今鎮西奉辭銜命，攝統戎重，庶弘文告之訓，以濟元元之命，非欲窮武極戰，以快一朝之政。故略陳安危之要，其敬聽話言。益州先主以命世英才，興兵朔野，困躓冀、徐之郊，制命紹、布之手，太祖拯而濟之，興隆大好。中更背違，棄同即異，諸葛孔明仍規秦川，姜伯約屢出隴右，勞動我邊境，侵擾我氐羌，方國家多故，未遑修九伐之征也。今邊境乂清[48]，方內無事，蓄力待時，并兵一向。而巴蜀一州之衆，分張守備，難以敵堂堂之陣。比年以來，曾無寧歲，征夫勤瘁，難以當子來之民。此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壯(一作狀)見禽於秦[49]，公孫述授首於漢，九州之險，是非一姓。此皆諸賢所備聞也。明者見危於無形，智者窺禍於未萌，是以微子去商，長爲周賓；陳平背項，立功於漢。豈宴安酖毒，懷散而不變哉！今國朝隆天覆之恩，宰輔弘寬恕之德，先惠後誅，好生惡死。往者吳將孫壹舉衆內附，位爲上司，寵秩殊異。文欽、唐咨爲國大害，叛主讎賊，還爲戎首。咨困逼擒獲，欽二子還降，皆將軍、封侯，咨預聞國事。壹等窮蹙歸命，猶加盛寵，况巴蜀賢知見幾而作者哉[50]！誠能深鑒成敗，邈然高蹈，投跡微子之蹤，錯身陳平之軌，則福同古人，慶流來裔，百姓士民，安堵舊業，農不易畝，市不回肆，去累卵之危，就永安之福，豈不美歟！若偷安旦夕，迷而不反，大兵

一發,玉石皆碎,雖欲悔之,亦無及已。其詳擇利害,自求多福,各具宣布,咸使聞知。”

孟達,爲蜀宜都太守。與先主養子劉封忿爭不和,達懼罪忿恚[51],率所領降魏。文帝遣夏侯尚、徐晃與達共襲封,達與封書曰:“古人有言:‘疏不間親,新不加舊。’此謂上明下直,讒慝不行也。若乃權君譎主,賢父慈親,猶有忠臣蹈功以罹禍,孝子抱仁以陷難[52],種、商、白起、孝已、伯奇,皆其類也。其所以然,非骨肉好離,親親樂患也。或有恩移愛易,亦有讒間其間,雖忠臣不能移之於君,孝子不能變之於父者也[53]。勢利所加[54],改親爲讎,况非親親乎?故申生、衛伋、禦寇、楚建稟受形之氣,當嗣立之正,而猶如此。今足下與漢中王,道路之人耳,親非骨血而據勢權,義非君臣而處上位,征則有偏任之威,居則有副軍之號,遠近所聞也。自立阿斗爲太子已來,有識之人相爲寒心。如使申生從子輿之言,必爲太伯;衛伋聽其弟之謀,無彰父之譏也。且小白出奔,入而爲霸[55];重耳踰垣,卒以克復。自古有之,非獨今也。夫智貴免禍,明尚夙達,僕揆漢中王慮定於內,疑生於外矣。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56],亂禍之興作,未曾不繇廢立之間也。私怨人情,不能不見,恐左右必有以間於漢中王矣。然則疑成怨聞[57],其發若踐機耳。今足下在遠,尚可假息一時。若大軍遂進,足下失據而還,竊相爲危之。昔微子去殷,智果別族,違難背禍,猶皆如斯。今足下棄父母而爲人後,非禮也;知禍將至而留之,非智也;見正不從而疑之,非義也。自號爲丈夫,爲此三者,何所貴乎?以足下之才,棄身來東,繼嗣羅侯,不爲背親也;北面事君,以正綱紀,不爲棄舊也;怒不致亂,以免危亡,不爲徒行也。加陛下新受禪命,虛心側席,以德懷遠,若足下翻然內向,非但與僕爲倫,受三百戶封,繼統羅國而已,當更剖符大邦,爲始封之君。陛下大軍,金鼓以震,當轉都宛、鄧,若二敵不平,軍無還期。足下宜因此時早定良計。《易》有“利見大人”,《詩》有“自求多福”,行矣。今足下勉之,無使狐突閉門不出。”封不從達言。

晉石苞,都督楊州諸軍事。司馬文王遣符邵、孫郁使吳,苞令參軍事孫楚作書遺孫皓曰:“蓋見機而作[58],《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所繇生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既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要,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歷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并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靈罹塗炭之難。繇是九州絕貫,王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剋寧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既集[59],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嶽,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故知四隩之攸同,帝者之壯觀也。昔公孫氏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憑陵險遠,講武游盤,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海,交酬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於吳會,自以控弦十萬,奔走之力,信能右折燕齊,左震扶桑,輮轢沙漠,南面稱王。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枹鼓暫鳴,而元凶折首。於是遠近疆埸,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大安其居,衆庶悅服,殊俗款附。自兹以降[60],九野

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愼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也。吳之先祖，起自荆楚，遭時擾攘，潛播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遂因山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兹四紀。兩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也。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勵秋霜，廟勝之筭，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絶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神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凌威奮伐，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由[61]，則成都自潰；曜兵劍閣，則姜維面縛。開地六千，領郡三十。兵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62]，球琳重錦，充於府庫。韓并魏徙，虢滅虞亡，此皆前鑒，後事之表。又南中吕興深睹天命，蟬蛻内附，願爲臣妾。外失輔車脣齒之援，内有羽毛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由魏武侯卻指山河[63]，自以爲強，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儁乂盈朝[64]，武臣猛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修器械，興造舟楫，簡習水戰，樓船萬艘，千里相望，刳木已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之殷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師也。然主相眷眷，未便電發者，猶以爲愛人治國，道家所尚，崇城遂卑，文王退舍，故先開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指，往使所究也。若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祗承往錫，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魏藩，豐功顯報[65]，隆於今日矣[66]。若猶侮慢，未順王命，然後謀力雲合[67]，指麾從風，雍、梁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楊、兖、豫，爭驅八衝，征東甲卒，武步秣陵，爾乃王輿整駕，六戎徐征，羽校燭日，旌旗星流[68]，龍旂曜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淪覆[69]，取戒萬世，引領南望，良助寒心。夫療膏肓之疾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之慮者，亦告逆耳之言。如其猶豫，迷而不反，恐俞附見其已死，扁鵲知其無功矣。勉思良圖，惟所去就。"劭等至吳，不敢爲通。

華譚，爲東海王軍諮祭酒。會陳敏據江東，命僚佐以己爲大司馬、楚公，稱自江入河，奉迎鑾駕。華譚聞敏自相署置，而顧榮等并江東首望，悉受敏官爵，乃遺榮等書曰："石冰之亂，朝廷錄敏微功，故加越次之禮，授以上將之任，庶有韓盧一噬之效。而本性凶狡，素無識達[70]，貪榮干運，逆天而動，阻兵作威，盜據吳會，内用凶弟，外委軍吏[71]，上負朝廷寵授之榮，下孤宰輔過禮之惠。天道伐惡，人神所不佑。雖阻長江，命危朝露。忠節令圖，君子高行；屈節附逆，義士所恥。王蠋匹夫，志不可屈，於期慕義，隕首燕庭。况吳會仁人并受國寵，或剖符名郡，或列爲近臣，而便辱身姦人之朝[72]，降節逆叛之黨，稽顙屈膝，不亦羞乎！昔龔勝絶粒，不食莽朝；魯連赴海，恥爲秦臣。君子義行，同符千載，遙度雅量，豈獨是安？昔吳之武烈，稱美一代，雖奮奇宛葉，亦受折襄陽。討逆雄氣，志存中夏，臨江發怒，命訖丹徒。賴先主承運，雄謀天挺，尚内倚慈母仁

明之教,外仗子布廷爭之忠,又有諸葛、顧、步、張、朱、陸、全之旅,故能鞭笞百越,稱制南州[73]。然兵家之興,不出三世,運未盈百,歸命入臣。今以陳敏倉部令史,七弟頑冗,六品下才,欲躡桓王之高蹤,蹈大皇之絕軌,遠度諸賢,猶當未許也。諸君垂頭,不能建翟義之謀;而顧生俛眉[74],已受羈絆之辱。皇輿東軒[75],行即紫館[76],百寮垂纓,雲翔鳳闕,廟勝之謀,潛運幃幄。然後發荆州武旅,順流東下;徐州銳鋒,南據堂邑;征東勁卒,耀威歷陽;飛橋越橫江之津,汎舟涉步瓜之渚;威震丹陽,擒寇建業,而諸賢何顏見中州之士耶?小寇隔津,音符道闊,引領南望,情存舊懷。忠義之人,何世蔑有!夫危而不能存,將何貴乎?永長宿德,情所素重;彥先垂髮,分著金石;公冑早交,恩紀特隆;令伯義聲,親好密結。上欲與諸賢效翼紫宸,建功帝籍,如其不爾,亦可汎舟河渭[77],擊楫清歌。何爲辱身小寇之手,以蹈逆亂之禍乎?昔爲同志,今已殊域;往爲一體,今成異身。瞻江長嘆[78],非子誰思!願圖良策,以存嘉謀也。"榮等得書,密報征東大將軍劉準,遣兵臨江,竟破敏斬之。

苟晞,爲鎮東大將軍,領青州。時懷帝怒東海王越專權[79],乃詔晞曰:"朕以不德,戎車屢興,上懼宗廟之累,下愍兆庶之困,當賴方嶽,爲國藩翰。公威震赫然,梟斬藩(公師藩)、桑(汲桑),走降喬朗[80],魏植之徒復以誅除,豈非高識明斷,朕用委成。加以王彌、石勒爲社稷之憂,故有詔委統六州,而公謙介小節,稽違天命[81],非所謂與國同憂也。今復遣詔,便施檄六州,協同大舉,剪除國難,稱朕意焉。"晞復移諸征鎮州郡曰:"天步艱險,禍難殷流,劉元海造逆於汾陰,石世龍階亂於三魏,薦食畿甸,覆喪鄴都,結壘近郊,仍震兗、豫,害三刺史,殺二都督,郡守官長,湮沒數十,百姓流離,肝腦塗地。晞以虛薄,負荷國重,是以弭節海隅,援枹曹[82]、衛。猥被中詔,委以關東,督統諸軍,欽承詔命。尅今月二日,當西經濟黎陽,即日得滎陽太守丁嶷白事,李惲、陳午等救懷諸軍州[83],與羯大戰,皆見破散,懷城已陷,河內太守裴整爲賊所執。宿衛闕乏,天子蒙難,宗廟之危,甚於累卵。承問之日,憂歎累息。晞以爲先王選建明德,庸以服章,所以藩固王室,無俾城壞。是以舟楫不固,齊桓責楚;襄公逼狄,晉文致討。夫翼獎皇家,宣力本朝,雖陷湯火,大義所甘。加諸方牧,俱受榮寵,義同畢力,以報國恩。晞雖不武,首啓戎行,秣馬裹糧,以俟方鎮。凡我同盟,宜同赴救,顯立名節,在此行矣。"會王彌遣曹嶷破瑯琊,北攻齊地。苟純城守[84],嶷衆轉盛,連營數十里。晞還,登城望之,有懼色。與賊連戰,輒破之。後簡精銳,與賊大戰,會大風揚塵,晞遂敗績,棄城夜走。嶷追至東山,部衆皆降嶷,晞單騎奔高平[85]。

溫嶠,爲平南將軍、江州刺史,鎮武昌。祖約、蘇峻反,京師傾覆。嶠自武昌推征西將軍陶侃爲盟主赴難,列上尚書陳峻罪狀[86],移告四方征鎮曰[87]:"賊臣祖約、蘇峻,同惡相濟,用生邪心。天奪其魄,死期將至。譖負天地,自絕人倫。寇不可縱,宜增軍討撲[88],輒屯次湓口。即日護軍庾亮至,宣太后詔,寇逼宮城,王旅撓敗,出告藩臣,謀

寧社稷。後將軍趙胤、奮武將軍龔保與嶠督護王愆期、西陽太守鄧嶽、鄱陽内史紀瞻，率其所領，相尋而至。逆賊肆凶，陵蹈宗廟，火延宫掖，矢流太極，二御幽逼，宰相困迫，殘虐朝士，劫辱子女。承問悲惶，精魂飛散。嶠闇弱不武，不能殉難[89]，哀恨自咎，五情摧隕[90]，慚負先帝託寄之重，義在畢力，死而後已。今躬率所統，爲士卒先，催進諸軍，一時電擊。西陽太守鄧嶽、尋陽太守褚誕等連旗相繼[91]，宣城内史桓彝已勒所屬屯濱江之要，江夏相周撫乃心求征，軍已向路。昔包胥楚國之微臣，重趼致誠，義感諸侯。藺相如趙邦之陪隸，恥君之辱，按劍秦庭。皇漢之季，董卓作亂，劫遷獻帝，虐害忠良。關東州郡，相率同盟。廣陵功曹臧洪，郡之小吏耳，登壇啮血[92]，涕淚横流。慷慨之節，實厲羣后。况今居臺鼎、據方州、列名邦、受國恩者哉！不期而會，不謀而同，不亦宜乎！二賊合衆，不盈五千，且外畏胡寇，城内饑乏[93]。後將軍郭默，即於戰陣俘殺賊千人[94]。賊今雖殘破都邑，有宿衛兵人，即時出散，不爲賊用。祖約情性褊阨，忌尅不仁；蘇峻小子，惟利是視[95]，殘酷驕猜，權相假合。江表興義，以抗其前，强胡外寇，以躡其後，運漕隔絶，資食空懸，内乏外孤，勢何得久！羣公征鎮，職在禦侮。征西陶公，國之耆德，忠肅義正，勳庸弘著。諸方鎮州郡，咸齊斷金，同稟規略，以雪國恥。苟利社稷，死生以之。嶠雖怯劣，忝據一方，賴忠賢之規，文武之助，君子竭誠，小人盡力，高操之士被褐而從戎[96]，負薪之徒匍匐而赴命，率其私僕，致其私仗，人士之誠，竹帛不能載也。豈無德而致之哉？士稟義風，人感皇澤。且護軍庾公，帝之元舅，德望隆重，率郭後軍、趙、龔三將，與嶠戮力。得有資憑，且悲且慶，若朝廷之不泯也。其各明率所統，無後事機。賞募之信，明如日月。有能斬約、峻者，封五等侯，賞布萬疋。夫忠爲令德[97]，爲仁緣已。萬里一契，義在不言也。"時陶侃雖許自下而未發，復追其督護龔登。嶠重與侃書曰："僕謂軍有進而無退[98]，宜增而不可減。近已移檄遠近，言於盟府，尅後月半大舉，南康[99]、建安、晉安三郡軍并在路次，同赴此會，惟須仁公所統至，便齊進耳。仁公今召軍還，疑惑遠近，成敗之緣，將在於此。僕才輕任重，實憑仁公篤愛，遠稟成規。至於首啓戎行，不敢有辭。僕與仁公當如常山之蛇[100]，首尾相衛，又脣齒之喻也。恐惑者不達高旨[101]，將謂仁公緩於討賊，此聲難追。僕與仁公并受方嶽之任，安危休戚，理既同之。且自頃之顧，綢繆往來，情深義重，著於人士之口。一旦有急，亦望仁公悉衆見救，况社稷之難！惟僕偏當一州，州之文武莫不翹企。假令此州不守，約、峻樹置官長於此，荆楚西逼强胡，東接逆賊，因之以饑饉，將來之危乃當甚於此州之今日也。以大義言之，則社稷顛覆，主辱臣死。公進當爲大晉之忠臣，參桓文之義，開國承家，銘之天府；退當以慈父雪愛子之痛。約、峻凶逆無道，囚制人士，裸其五形。近日來者，不可忍見。骨肉生離，痛感天地，人心齊一，咸皆切齒。今之進討，若以石投卵耳。今出軍既緩，復召兵還，人心乖離，是爲敗於幾成也。願深察所陳，以副三軍之望。"

孔坦，爲侍中。成帝咸康元年，石聰寇歷陽，王導爲大司馬討之，請坦爲司馬。會

石勒新死,季龍專恣,石聰及譙郡太守彭彪等各遣使請降。坦與聰書曰:"華戎道乖,南北迥邈,瞻河企宋,每懷饑渴。數會陽九,天禍晉國,姦凶猾夏,乘釁肆虐。我德雖衰,天命未改。乾符啓再集之慶,中興應靈期之會,百六之艱既過,惟新之美日隆。而神州振蕩,遺氓波散,誓命戎狄之穴,朝廷每假寐永歎,痛心疾首。天罰既集,罪人斯隕,王旅未加,自相魚肉。豈非人怨神怒,天降其災!蘭艾同焚,賢愚所歎,哀矜勿喜,我后之仁,大赦曠廓,惟季龍是討。彭譙使至,粗具動靜,知將軍忿疾醜類,翻然同舉。承問欣豫,慶若在己。何知幾之先覺,介石之易悟哉!引領來儀,怪無聲息。將軍出自名族,誕育洪胄。遭世多故,國傾家覆,生離親屬,假養異類。雖逼僞寵,將亦何賴?聞之者猶或有悼,况身嬰之人,能不憤慨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誠反族歸正之秋,圖義建功之日也。若將軍喻納往言,宣之同盟,率關右之衆,輔河南之卒[102],申威趙魏,爲國前驅,雖竇融之保河西,黥布之去項羽,比諸古今,未足爲喻。聖上寬明,宰輔弘納,雖射鈎之隙,賞之故行,雍齒之恨,侯之列國。况二三子無曩人之嫌,而遇天啓之會,當如影響,有何遲疑?今六軍戒嚴,水陸齊舉,熊羆踊躍,齕噬爭先,鋒鏑一交,玉石同碎,雖復後悔,何嗟及矣!僕以不才,世荷國寵,雖實不敏,誠爲行李之主。區區之情,還信所具。夫機事不先,鮮不後悔[103],自求多福,惟將軍圖之。"朝廷遂不果北伐,人皆懷恨。

校勘記

[1]能見于天下,原作"能已見於天下",據宋本及《史記·魯仲連列傳》改。

[2]而,原脱;通,原作"道",據宋本及《史記·魯仲連列傳》補改。

[3]之,原脱,據宋本及《史記·魯仲連列傳》裴駰集解補。

[4]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原作"劫桓公於壇坫之上",據宋本及《史記·魯仲連列傳》改。

[5]怨,原作"恐",據宋本及《史記·魯仲連列傳》改。

[6]弊,原作"敝",據宋本及《史記·魯仲連列傳》改。

[7]預,原作"豫",據宋本及《史記·魯仲連列傳》改。

[8]奇,原作"琦",據宋本及《後漢書·隗囂傳》李賢注改。

[9]不足以盡我詞,原作"不足以盡伐隗",據宋本及《後漢書·隗囂傳》改。

[10]説符侯,原作"鋭符侯",據宋本及《後漢書·隗囂傳》改。

[11]餘半之,據宋本及《後漢書·隗囂傳》補。

[12]爲銅薄櫨,原脱,據宋本及《後漢書·隗囂傳》李賢注補。

[13]小使車,原作"吏車",據《後漢書·隗囂傳》改。

[14]裂,原作"列",據宋本及《後漢書·隗囂傳》改。

[15]叢棘,原闕"棘"字,據《後漢書·隗囂傳》補。

[16]諸,原作"請",據宋本及《後漢書·隗囂傳》李賢注改。

[17]侵漁,原作"浸漁",據宋本及《後漢書·隗囂傳》改。

[18]天,原作"失",據宋本及《後漢書·隗囂傳》改。

[19]曲陽侯根,原作"曲陽侯相",據宋本及《後漢書·隗囂傳》改。

[20]嚴尤,原作"嚴堯",據宋本及《後漢書·隗囂傳》改。

[21]襁負,原作"負子",據宋本及《後漢書·隗囂傳》李賢注改。

[22]將兵,原作"將名",據宋本及《後漢書·岑彭傳》改。

[23]曄,原作"畢",據《後漢書·岑彭傳》改。

[24]車師,原作"軍師",據宋本及《後漢書·耿恭傳》改。

[25]聘,原作"逞",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公孫瓚傳》裴松之注改。

[26]以,原作"下",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公孫瓚傳》引《晉漢春秋》改。

[27]兵孤,原作"孤兵",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公孫瓚傳》裴松之注乙。

[28]懷,原作"德",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公孫瓚傳》改。

[29]罔,原作"網",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公孫瓚傳》改。

[30]董統,原作"昔統",據《後漢書·袁紹傳》改。

[31]國,原作"骨",據宋本及《後漢書·袁紹傳》改。

[32]徐方,原作"徐万",據宋本及《後漢書·袁紹傳》改。

[33]俟,原作"候",據宋本及《後漢書·袁紹傳》改。

[34]其,原作"以",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袁紹傳》裴松之注改。

[35]穽,原作"空",據宋本及《後漢書·袁紹傳》改。

[36]陷,原作"阱",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袁紹傳》裴松之注改。

[37]奮,原作"奪",據宋本及《後漢書·袁紹傳》改。

[38]掎,原作"犄",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袁紹傳》裴松之注改。

[39]焚,原作"炳",據宋本及《後漢書·袁紹傳》改。

[40]熛,原作"漂",據宋本及《後漢書·袁紹傳》改。

[41]以,原作"實",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袁紹傳》裴松之注改。

[42]照,原作"炤",據宋本及《後漢書·馮異傳》改。

[43]黜,原作"出",據宋本及《后漢書·馮異傳》改。

[44]豈,原脱,據宋本及《后漢書·馮異傳》補。

[45]申屠建,原作"車屠建",據宋本及《後漢書·馮異傳》改。

[46]欲降又不自安,原闕"自"字,據宋本及《後漢書·馮異傳》補。

[47]河南郡,原闕"南"字,據《後漢書·馮異傳》補。

[48]乂,原作"又",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鍾會傳》改。

[49]皆諸賢所親見也。蜀相狀見禽於秦,原作"皆諸葛相壯見禽於秦",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鍾會傳》補、改。

[50]賢知,原作"賢豪",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鍾會傳》改。

[51]恚,原作"怨",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劉封傳》改。

[52]陷,原作"蹈",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劉封傳》改。

[53]者,原脱,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劉封傳》補。

[54]加,原作"知",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劉封傳》改。

[55]霸,原作"伯",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劉封傳》改。

[56]慮定則心固,疑生則心懼,原作"慮定則心懼",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劉封傳》補。

[57]聞,原作"間",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劉封傳》改。

[58]機,原作"幾",據宋本改。

[59]天命,原作"大命",據《晉書·孫楚傳》改。

[60]茲,原作"此",據宋本及《晉書·孫楚傳》改。

[61]由,原作"油",據宋本及《晉書·孫楚傳》改。

[62]絳,原作"降",據宋本及《晉書·孫楚傳》改。

[63]由,原作"猶",據宋本及《晉書·孫楚傳》改。

[64]儁,原作"俏",據《晉書·孫楚傳》改。

[65]豐,原本作"方",據宋本改。

[66]今,原脱,據宋本及《晉書·孫楚傳》補。

[67]合,原作"會",據宋本及《晉書·孫楚傳》改。

[68]星流,原作"流星",據宋本及《晉書·孫楚傳》乙。

[69]祀,原作"嗣",據宋本及《晉書·孫楚傳》改。

[70]無,原作"有",據《晉書·陳敏傳》改。

[71]委,原作"素",據宋本改。

[72]便,原作"使",據宋本及《晉書·陳敏傳》改。

[73]南州,原作"南山",據《晉書·陳敏傳》改。

[74]生,原作"坐";眉,原作"首",據宋本及《晉書·陳敏傳》改。

[75]皇輿,原作"皇與",據宋本改。

[76]館,原作"綰",據宋本及《晉書·陳敏傳》改。

[77]河渭,原作"渭汭",據《晉書·陳敏傳》改。

[78]瞻江長嘆,原作"南瞻長江",據宋本及《晉書·陳敏傳》改。

[79]怒,宋本作"怨"。

[80]喬,原作"橋",據宋本及《晉書·荀晞傳》改。

[81]違,原作"遲",據宋本改。

[82]曹,原作"晉",據《晉書·荀晞傳》改。

[83]懷,原作"護",據《晉書·荀晞傳》改。

[84]荀純,原作"荀統",據宋本及《晉書·荀晞傳》改。

[85]單騎,原作"軍騎",據宋本改。

[86]尚,原脱;陳,下原衍"約"字,據宋本及《晉書·溫嶠傳》補删。

[87]告,原作"檄",據宋本及《晉書·溫嶠傳》改。

[88]撲,原作"僕",據《晉書·溫嶠傳》改。

[89]嶠闇弱不武，不能殉難，原本闕“不武”二字，據《晉書·溫嶠傳》補。

[90]情，原作“精”，據宋本及《晉書·溫嶠傳》改。

[91]褚誕等，原作“褚延壽”，據宋本及《晉書·溫嶠傳》改。

[92]喢，原作“插”，據宋本改。

[93]乏，原作“之”，據宋本及《晉書·溫嶠傳》改。

[94]殺賊千人，原作“殺群賊”，據《晉書·溫嶠傳》改。

[95]視，原作“親”，據宋本及《晉書·溫嶠傳》改。

[96]操，原作“標”，據宋本及《晉書·溫嶠傳》改。

[97]夫，原脱，據宋本及《晉書·溫嶠傳》補。

[98]謂，原作“輿”，據宋本及《晉書·溫嶠傳》改。

[99]南康，原作“留康”，據宋本及《晉書·溫嶠傳》改。

[100]與，原本作“於”，據宋本及《晉書·溫嶠傳》改。

[101]惑，原作“或”，據宋本及《晉書·溫嶠傳》改。

[102]河南，原作“河内”，據宋本及《晉書·孔坦傳》改。

[103]悔，原作“恨”，據宋本及《晉書·孔坦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一十六

將帥部(七十七)

傳檄第二

宋袁豹,爲高祖太尉長史。高祖遣益州刺史朱齡石伐蜀,使豹爲檄文曰:"夫順德者昌,逆德者亡。失仁與義,難以求安;憑阻負險,鮮克有成。詳觀自古,隆替有數,故成都不世祀,華陽無興國。日者王室多故,夷羿遘紛,波振塵駭,覃及遐裔。蕞爾譙縱,編戶黔首,同惡相求,是崇是長,肆反噬於州相,播毒害於民黎,俾我西服,隔閡皇澤。自義風雷靡,天光輝及,昭晰舊物,烟熅區宇。以庶務草創,未遑九伐,自是以來,奄延十載。而野心不革,游魂伺隙,招聚逋叛,共相封殖,侵擾我蠻獠,搖蕩我疆陲。我是以有治州之役,醜類盡殪,匹馬無遺,桓謙折首,譙福鳥逝,奔伏窜穴,引頸待戮。當今北狄露晞,南寇埃掃,朝風載韙,庶績其凝,康哉之歌日熙,比屋之隆可詠。孤職是經略,思一九有,眷彼禹跡,顧言載懷,奉命西行,途戾荆郢,瞻望巴漢,憤慨交深。清江原於濫觴,澄氛祲於井絡,誅叛柔遠,今也其時。即命河間太守蒯思、下邳太守劉鍾,精勇二萬,直指成都;龍驤將軍臧熹[1],戎卒二萬,進自墊江;益州刺史朱齡石,舟師三萬,電曜外水;遣輔國將軍索邈,總漢中之衆,濟自劍道;振威將軍朱客子[2],提寧州之銳,渡瀘而入。神兵四臨,大網宏掩,衡翼千里,金鼓萬張,組甲貝胄,景焕波屬[3],華夷百蠻,雲會霧臻,以此攻戰,誰與爲敵?况又奉義而行,以順而動者哉!今三陝之隘[4],在我境內,非有岑彭荆門之險。彌入其阻,平衢四達,實無鄧艾綿竹之難。山川之形,抑非曩日,攻守難易,居然百倍。當全蜀之強,士民之富,子陽不能自安於庸、僰,劉禪不敢寅命於南中,荆邯折謀,伯約挫銳。故知成敗有數,非可智延。此皆益土之前事,當今之元龜也。盛如盧循,強如容超,凌威南海,跨制北岱,樓船萬艘,掩江蓋汜,鐵馬千群,充原塞隰。然廣固之攻,陸無完雉;右里之戰,水靡全舟,或顯戮京畿,或傳首萬里。故知逆順有勢,難以力抗,斯又目前殷鑒,深切著明者也。梁、益人士,焉明王化,雖驅迫于時,本非奥主。從其淫虐,日月增播,刑殺非罪,死以澤量。而時命寇讎之戮,崎嶇豺狼之吻,豈不遡誠南凱,延首東雲,普天有來蘇之望,而一方懷後予之怨。王者之師,以仁爲本,捨逆取順,爰自三驅,齊斧所加,縱身而已。其有矜甲反接,自投軍門者,一無所問。士子百姓,列肆安堵,審擇吉凶,自求多福。大信之明,皦若朝日。如有迷復姦

邪，守愚不改，火燎孟諸，芝艾同爛，河決金隄，淵丘同體，雖欲悔之，亦將何及！”

巴東王休若，爲鎮東將軍。明帝即位，召行會稽郡事孔覬爲太子詹事，以平西司馬庾業代之。覬與吳郡太守顧琛據郡同反[5]，吳興太守王曇生、義興太守劉延熙、晉陵太守袁標，一時響應。帝以庾業代延熙爲義興，加建威將軍，以延熙爲休若鎮東長史。業至長塘湖，即與延熙合。帝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尚書張永係進，休若董統東討軍事，移檄東土曰：“蓋聞釁集有兆，禍至無門，倚伏之來，實惟人致。故囂、述貪亂，終殄宗祀；昌、憲搆氛，旋潤斧鉞。斯則昭章記牒，鑒戒今古者也。自國步時艱，三綱道盡，神歇靈繹，瓚業綴旒。皇上仁雄集瑞，英睿應歷[6]，鳳儀標昇，龍輝電舉。盪穢紫樞，不俟鳴條之誓[7]；凝政中寓，不肆漂杵之威。是以墜維再造，虧天重搆，幽明裁紀，標配斯光。而群凶恣虐，協扇童孺，蕞爾東陲，復淪醜跡，邪回從慝[8]，蜂動蟻附。聖圖霆發，神威四臨，羽馹所屆[9]，義旅雲屬，欃鉞所麾[10]，逆徒冰泮，勝負之效，皎然已顯。司徒建安王英猷冠世，董率元戎；驃騎山陽王風略夙昭，撫莅中陳。或飛霜江、蠡，或騰焱荆、河，金甲燭天庭[11]，囂聲震海浦。前將軍、吳興太守張永，東南標秀，協贊戎機。建威將軍沈懷明、鎮東中兵參軍劉亮、武衛將軍壽寂之，霜鋭五千，熊行虎步。龍驤將軍王穆之[12]、龍驤將軍頓生，鐵騎連群，風驅電邁。右軍將軍齊王、射聲校尉姚道和，樓艦千艘，覆川蓋汜。左軍將軍垣恭祖、步兵校尉杜幼文、冗從僕射全景文[13]、員外散騎侍郎孫超之，竝率虎旅，駱驛雲赴。殿中將軍杜敬貞、殿中將軍陸攸之、建武將軍吳喜，甲楯一萬，分趣義興。猥承人乏，總司戎統，釐劍東馳，申憤海曲[14]。歕氣則白日盡晦，刷馬則清江倒流。以此伐叛，何勍不勦？以此柔服，何順不懷？愍彼群迷，弗辨堯、桀，拒轍之臂，擬雷霆之衝，已枯之葉，當霜飈之墜，尺豎所謂寒心，匹婦所爲嘆息。夫因禍致慶，資敗爲成，前監不忘，後事明筮。若能相率歸順，投兵效款，則福鍾年祉，慶覃來裔，孰知身輾宗屠，鬼餒魂泣者哉！詳鏡安危，自求多福。”購生禽覬食邑千五百戶、開國縣侯，生擒顧琛千戶、開國縣侯，斬送者半賞。時將士多是東人，父兄子弟皆已附逆，帝因送軍普加宣示曰：“朕方務德簡刑，使四罪不相及。助順同逆者，一以所從爲斷。卿等當深達此懷，勿以親戚爲慮也。”衆於是大悦。帝又以吳喜爲建武將軍東討，至永世，得庾業、劉延熙書，送同逆尋陽王子房檄文與喜曰：“知統戎旅，已次近路。卿所在著名，今日何爲立忠於彼耶？想便倒戈，共受河山之賞。”喜報書曰：“前驅之人，忽奉來翰，搜尋狂惑，良深悵念。聖主以神武撥亂，德盛勳高，群逆狡扇，滅此晷刻。君等勳義之烈，世荷國恩，事愧鳴鶚，不懷食葚。今練勒所部，星言進邁。相見在近，不復多陳。”

山陽王休祐，爲都督豫、江、司三州。豫州刺史殷琰反[15]，休祐出鎮歷陽，督護國將軍劉勔討之。琰軍累敗，休祐與琰書曰：“君本文弱，素無武幹，是遠近所悉。且名器清顯，不應復有分外希覬。近者之事，當是劫於凶豎，不能守節。今大軍長驅，已造城下，勢孤援絶，禍敗交至，顧昔情款，猶有惻然。聖上垂天地之仁，開不世之澤，好生惡

殺,遐邇所聞。顧琛、王曇生等皆軍敗逆走,彼早乞活,尚蒙恩恕,宴處私門。今神鋒所臨,前無橫陣,况窮城弱衆,殘傷之餘,而欲自固乎?若開門歸順,自可不失富貴,將佐大小,竝保榮爵。何故苟困士民,自求齏膾,身膏斧鑊,妻息竝盡,老兄垂白,東市受刑耶?幸自思之。信言不爽,有如皎日。"太宗又遣王道隆賫詔宥琰罪,勔又與琰書曰:"昔景和凶悖,行絶人倫,昏虐險穢,諫諍杜塞,遂殘毁陵廟,芟刈百寮,縱毒窮凶,靡有紀極。于時人神迴遑,莫能自保,中外士庶,咸願一統。予職在直衛,目所備睹。主上神機天發,指麾尅定,横流塗炭,一朝太平,扶危拯急,實冠終古。而四方持疑,成此乖逆,資斧所臨,每從優簡。足下以衣冠華胄,信槩夙昭,附戾從違,猶見容養。賢兄長史,階升清列;賢子參軍,亦秉國綱。間者進軍宛唐,計繇劉順,退衆閉城,當是未了。過蒙朝恩,謬充將帥,早承風素,情有依然。今皇威遠申,三方蹙弱,勝敗之勢,皎然可覽。王御史昨至,主上勑、驃騎教、賢兄賢子書,今悉遣送。百代以來,未見弘恩曲宥,乃至於此。且朝廷方宣示大義,惟新王道,何容摽虚亂於士女,失國信於一州?以足下明識淵見[16],想必不俟終日。如有孤背亭毒,弗忌屠陷者[17],便當窮兵肆武,究法極刑,將恐貴門無復祭祀之主,墳隴乏掃洒之望,進謝忠臣,退慚孝子[18],名實兩喪,沒有餘責。扶力略白,幸加研覽。"琰本無反心,事繇力屈,叔寶等有降意,前後屢遣送誠牋,而衆心持疑,莫能相一,故歸順之計,每多惌塞[19],嬰城愈固。其後琰將皇甫道烈、柳倫等二十一人開門出降,勔因此又與琰書曰:"柳倫來奔,具相申述,方承足下跡纏穢亂,心秉忠誠,憫然窮愁,不親戎政。去冬開天之始,愚迷者多。如足下流比,進非社稷宗臣,退無顧命寄托,朝廷既不偏相嫌責,足下亦復無所獨愧。程天祚已舉城歸順,龐孟虬亦繼迹奔亡,劉胡困於錢溪[20],袁顗欲戰不得。推理揆勢,亦安能久?且南方初起,連州十六,擁徒百萬,仲春以來,無戰不北,摧陷殄滅,十無一二。南憑袁顗弱卒,北恃足下孤城,以兹定業,恐萬無一理。方今國網疏略,示舉宏維,此日相白,想亦已具矣。且倫等皆是足下腹心牙爪,所以攜手相捨,非有怨恨也,亦知事不可濟,禍害已及故耳。夫擁數千烏合,抗天下之兵,傾覆之狀,豈不易曉?假令六蔽之人,猶當不爲其事,况復足下少祖名教,疾沒世無稱者耶?所以復有此白者,實惜華州重鎮,鞠爲茂草,兼傷貴門一日屠滅。足下若能封府庫,開四門,宣語文武,示以禍福,先遣咫尺之書,表達誠款,然後素車白馬,來詣轅門。若令足下髮膚不全,兒姪凋耗者,皇天后土,實聞此言。至辭不華,寧復多白。"

南齊張欣泰,爲軍主。明帝建武二年,圍鍾離城,欣泰隨崔惠景赴救,移魏廣陵侯曰:"聞攻鍾離,是子之深策,可無謬哉!《兵法》云:'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21]。'豈聞之乎?我國家舟舸百萬,覆江横海,所以按甲于今不至,欲以邊城疲魏士卒。我且千里運糧,行留俱弊,一時霖雨,川谷涌溢,然後乘帆渡海,百萬齊進,子復奚以禦之?乃今魏主以萬乘之重,攻此小城,是何謂歟?攻而不拔,誰之恥耶?假令能拔,子守之,

我將運舟千里，舳艫相屬，西過壽陽，東接滄海，仗不再請，糧不更取，士卒偃卧，起而接戰。乃魚鼈不通，飛鳥斷絶，偏師淮左，其不能守，皎可知矣。如其不拔，吾將假法于魏之有司，以請子之過。若挫兵夷衆，攻不卒下，驅土塡隍，拔而不能守，則魏朝名士，其當别有深致乎！吾所未能量。昔魏之太武佛狸，傾一國之衆，攻十雉之城，死亡大半，僅以身返。既智屈于金墉，亦雖拔而不守，皆昨昔所爲，至今爲笑。前鑒未遠，已忘之乎？和門邑邑，戲載往意。”

豫章王嶷，爲荆州刺史。會梁州刺史范栢年被誅，其親將李烏奴恐懼，叛入氐中，仇池楊文弘納之。烏奴率亡命千餘人攻梁州，爲刺史王玄邈所破，復走還氐中。嶷遣兵討烏奴，田宅事業悉賜之。又與氐族平羌校尉、沙州刺史楊廣香書曰：“夫廢興無謬，逆順有恆[22]，古今共貫，賢愚同察。梁州刺史范栢年懷挾詭態，首鼠兩端，既已被伐，盤桓稽命，遂潛遣李烏奴叛。楊文弘扇誘邊疆荒雜。栢年今已梟擒，烏奴頻被摧破，計其餘燼，行自消夷。今遣參軍行晉壽太守王道寶、參軍事行北巴西、新巴二郡太守任湜之、行宕渠太守王安會領鋭卒三千，遄塗風邁，浮川電掩。又命輔國將軍三巴校尉明惠昭[23]、巴郡太守魯休烈、南巴西太守柳弘稱、益州刺史傅琰，竝簡徒競騖，選甲爭馳。雍州水步，行次魏興，并山東傖舊，會于南鄭。或抗舟塹江，或飛旍劍道，腹背騰騰，表裏震擊。文弘容納叛戾，專爲淵藪，外侮皇威，内凌同族。君奕世忠款，深識理順，想即起義，應接大軍，以爲掎角，討滅烏奴，尅建勳勞，茂立誠節。沈攸之資十年之積，擁百旅之衆，師出境而城潰，兵未戰而自屠，朝廷無遺鏃之費，士民靡傷痍之弊。况蕞爾小豎，方之蔑如，其取殲殄，豈延漏刻！忝以寡昧，分陝司蕃，清氛蕩穢，諒惟任職。此府器械山積，戈旗林聳，士卒剽勁，蓄鋭權威，除難勦寇[24]，豈俟徵習！但以剪伐萌苗，弗勞洪斧，撲彼蚊蚋，無假多力。皇上聖哲應期，恩澤廣被，罪止首惡，餘無所問。賞罰之科，具寫如别。”使道寶步出魏興，分軍泝墊江，俱會晉壽。

蕭穎胄，爲冠軍將軍、西中郎將。東昏侯誅劉群公，雍州刺史蕭衍奉南康王即帝位於江陵，遙廢東昏侯爲涪陵王，使蕭穎胄、夏侯詳移檄告京師百官曰：“西中郎府長史、都督行留諸軍事、右軍將軍[25]、南郡太守、南豐縣開國侯蕭穎胄，司馬、征虜將軍、新興太守夏侯詳，告京邑百官、諸州郡牧守：夫運不常夷，有時而陂；數無常剝，否極則亨。昔商邑中微，彭、韋救扶；漢室方昏，虛、牟效節。故風聲永樹，卜世長久者也。昔我太祖高皇帝德範生民，功格天地，仰緯彤雲，俯臨紫極。世祖嗣興，克光前業，雲雨之所沾被，日月之所出入，莫不舉踵來王，交臂納貢。鬱林昏迷，顛覆厥序，俾我大齊之祚，翦焉將墜。高宗明皇帝建道德之盛軌[26]，垂仁義之至蹤，紹二祖之鴻基，繼三五之絶業。昧旦丕顯，未明求衣，故奇士盈朝，異人輻輳。若廼經禮緯樂之文，定鼎作洛之制，非雲如醴之祥，白質黑章之瑞，諒以則天比大，無得稱焉。而嗣主失綱，窮肆凌暴，十愆畢行，三風咸襲。居喪而無哀貌，在釁而有喜容，酣酒嗜音，罔懲其侮。讒賊狂邪，

是與比周。遂令親賢攖荼毒之誅,宰輔受葅醢之戮。江僕射、蕭領軍、徐司空、沈僕射、曹右衛,或外戚懿親,或皇室令德,或時之宗望,或國之虎臣,竝勳彰中興,功比申、邵,秉鈞贊契,受遺先朝。咸以名重見疑,正直貽斃,害加黨族,虐及嬰孺。曾無《渭陽》追遠之情,不顧本支殲落之痛。信心見疑,忠而獲罪[27],百姓業業,罔知攸暨。崔惠景內逼淫刑,外不堪命,驅亡命之民,爲免死之計,倒戈迴刃,還指宮闕。城無完守,人有異圖。蕭令君勳濟宗祀,業極蒼氓,四海蒙太平之德,億兆憑再造之基。江夏王拘迫威強,牽制巨力,迹屈當時,廼心可亮。竟不能內恕深情,顯加鴆毒。蕭令君自以親惟族長,任實宗臣,至誠苦言,朝夕獻入,讒醜交搆,漸見疏疑[28],浸潤成災,奄離怨酷。用人之功,以寧社稷;刈人之身,以騁淫濫。臺輔既誅,姦小競用。梅蟲兒、茹法珍妖忍愚戾,窮縱醜惡,販鬻王威,以爲家勢,熒惑嗣主,恣其妖虐。宮女千餘,褻服宣婬,孽臣數十,袒裼相逐。帳飲實肆之間,宵游街陌之上,提挈群臣,以爲歡笑。劉山陽僭受凶旨,規肆狂逆,天誘其衷,即就梟翦。夫天生蒸民,樹之以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豈有尊臨寓縣,毒遍黔首!絕親戚之恩,無君臣之義,功重者先誅,勳高者速斃。九族內離,四夷外叛,封境日蹙,戎馬交馳,帑藏既空,百姓已竭,不卹不憂,慢游是好。民怨於下,天懲於上,故熒惑襲月,孽火燒宮,妖水表災,震蝕告沴,七廟阽危,三才莫紀,大懼我四海之命,永淪於地。南康殿下體自高宗,天挺英懿[29]。食葉之徵,著於弱年;當璧之祥,兆乎綺歲。億兆顒顒,咸思戴奉。且勢居上游,任總連帥,家國之否,寧濟是當。幕府身備皇宗,情荷顧託,憂深責重,誓清時難。今命冠軍將軍、西中郎諮議、領中直兵參軍、軍主楊公則,寧朔將軍、領中參軍、軍主王法度,冠軍將軍、諮議參軍、軍主龐翽,輔國將軍、諮議參軍、領別駕、軍主宗夬[30],輔國將軍、諮議參軍樂藹等,領勁卒三萬,凌波電邁,逕造秣陵;冠軍將軍、領諮議、中直兵參軍、軍主蔡道恭,輔國將軍、中直兵參軍、右軍府司馬、軍主席闡文[31],輔國將軍、中兵參軍、軍主任漾之[32],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33]、軍主朱斌,中直兵參軍、軍主宗冰之,建威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朱景舒,寧朔將軍、中直兵參軍、軍主庾域,寧遠將軍、軍主庾略等,被甲二萬[34],直指建業;輔國將軍、武寧太守、軍主鄧元起[35],輔國將軍、前軍將軍、軍主王世興等,鐵騎一萬,分趣白下;征虜將軍、領司馬、新興太守夏侯詳,寧朔將軍、諮議參軍、軍主柳忱[36],寧朔將軍、領中兵參軍[37]、軍主劉孝慶,建威將軍、軍主、江陵令江銓等,帥組甲萬騎,駱驛繼發。雄劍高麾,則五星從流;長戟遠指,則雲虹變色。天地爲之矞皇,山淵以之奔沸。幕府親貫甲冑,授律中權,董帥熊羆之士十有五萬,鉦鼓紛紜,雷動荆南。寧朔將軍、南康王友蕭穎達領虎旅三萬,抗威後拒。蕭雍州勳業蓋世,謀猷淵肅,既痛家禍,兼憤國難,泣血枕戈,誓雪怨酷。精卒十萬,已出漢川。張郢州節義慷慨,悉力齊奮。江州邵陵王、湘州張行事、王司州皆遠近懸契,不謀而同,竝勒驍猛,指景風驅。舟艦魚麗,萬里蓋水;車騎雲屯,平原霧塞。以同心之士,伐倒戈之衆,盛德之師,救危亡之國,何征而不

服，何誅而不克哉！今兵之所指，惟在梅蟲兒、茹法殄二人而已。諸君德載累世，勳著先朝，屬無妄之時，居道消之運，受迫群竪，念有危懼。大軍近次，當各思拔迹，來赴軍門。檄到之日，有能斬送蟲兒、法殄首者，封二千戶、開國縣侯。若迷惑凶黨，敢拒軍鋒，刑兹無赦，戮及宗族。賞罰之信，有如皎日。江水在此，余不食言。”

梁丘遲，爲太尉、臨川王宏記室。高祖天監中，安東將軍、江州刺史陳伯之叛入魏，魏以爲平南將軍、都督淮南諸軍事，詔宏北討。宏命遲私與之書曰：“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以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逢明主，立功立事，開國承家，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耶？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沉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論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非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剚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况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代。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剪，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尚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述？今功臣名將，鴈行有序，懷黄佩紫，贊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埸之任。竝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靦顔借命，馳驅異域，寧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38]，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燋爛。况僞孽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莫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群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生平於疇日，撫弦登陴，豈不愴悢？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情之自然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圖，自求多福。”伯之乃於壽陽擁衆八千歸國。

後魏慕容白曜，爲征南將軍。自瑕丘進攻宋歷城，乃爲書以諭之曰：“天棄劉彧，禍難滋甚。骨肉兄弟，自相誅戮。君臣上下，靡復紀綱[39]。薛安都、常珍奇、畢衆敬等深睹存亡，翻然歸義。故朝廷納其誠款，委以南藩。皆目前之見事，東西所備聞也。彼無鹽戍主申纂，敢縱姦慝，劫奪行人，官軍始臨，一時授首。房崇吉固守升城[40]，尋即潰散。自襄陽以東，至於淮海，莫不風靡，服從正化。謂東陽、歷城有志之士，上思安都之榮顯，下念申纂之死亡，追悔前惑，改圖後悟。猥總戎旅，掃定北方[41]。濟黄河知十二之虚説，臨齊境想一變之清風，躊躕周覽，依然何極。故先馳書，以喻成敗。我皇魏重光累業，德懷無外，威武所撫，無不披靡，固非三吳弱卒所能擬抗。况於今者，勢已土崩[42]。劉彧威不制秣陵，政不出闔外，豈復能浮江越海，赴危救急哉。”

後周賀蘭祥，爲大司馬。明帝武成初，吐谷渾侵涼州，詔祥與宇文貴總兵討之。祥乃遣其軍司檄吐渾曰：“夫二氣既分，三才定位，樹之以君，本爲黔首，豈使悖義違道，肆於民上？昔魏氏不綱，群方幅裂，豺狼横噬，龜玉已毁，喁喁黔黎[43]，咸墜塗炭。我先

皇神武應期,一統天下,東戡南翦[44],無思不服。天降有周,世篤英聖,遂廓洪基,奄荒萬國。固則神皋西嶽,險則百二猶在。卿士師師,群后率職。故知三靈之所睠集,四隩之所來蘇也。彼國世於西陲,作藩於魏。值中原政亂,遂阻皇風,首鼠兩端,伺我邊隙。我先皇含垢藏疾,仍存聘享,欲睦之以鄰好,申之以婚姻。彼國包藏禍心,屢違盟約,外結仇讎,自貽近患,是故往年致突厥之師也。自爾迄今,蜂蠆彌毒,入我姑臧,俘我河縣,芟夷我菽麥,虔劉我蒼生。我皇武以止戈,文以懷遠,德覃四海,化溢八荒。以彼惡稔禍盈,故命龔行九伐。武臣猛將,天張雷動,皆六郡良家,三秦精鋭,揮戈擐甲,同萃龍沙。柱國、博陵公祥,貴戚重臣,乃文乃武,受脤廟堂[45],元戎啓行。太傅、燕國公謹,英猷不世,應變無窮,仗旄指麾,爲其謀主。柱國、化政公貴,早播威聲,奇正兼設,直取龍涸,濟自南河。突厥與國睦親,同恥反道,驅引弓之民,總穹廬之衆,解鞍成山,雲蒸霧合。往歲王師西伐,成都不守;桴鼓南臨,江陵底定。鑿空萬里,闢地千都,荒服畏威,膜拜厥角。成敗之機,較然可見。若能轉禍爲福,深識事宜,君臣相率,輿櫬稽顙[46],則爵等優除,永藩西服。如其徘徊危邦,覬延時漏,覆宗湮祀,良助寒心。幸思嘉謀,以圖去就。"遂與吐渾廣定王、鍾留王等戰,破之。因拔其洮陽、洪和二城,以其地爲洮州,撫安西土,振旅而還。

齊王憲,爲前鋒,尅齊鄴城。齊任城王楷、廣陵王孝珩據信都,有衆數萬,武帝復詔憲討之。楷令間諜二人覘視形勢,候騎執之。憲集齊舊將,徧示二人,又謂曰:"吾所爭者,不在汝等。今放汝還,可即充我使。"乃與楷書曰:"山川有間,每深勞佇,仲春戒節,納履惟宜。承兹始屆兩河,仍圖三魏。二者交亂,想無虧德。昔魏曆云季,海內横流,我太祖撫運乘時,大庇黔首。皇上嗣膺下武,式隆景業,興稽山之會,總盟津之師。雷駭唐郊,則野無横陣;雲騰晉水,則地靡嚴城。龔魏之英,既奔竄於草澤;竊號之長,亦委命於旌門。德義振於無垠,仁風被於有截。彼朝宿將舊臣,良家戚里,俱升榮寵,皆縻好爵。是使臨漳之下,效死爭驅;營丘之前,奮身畢命。此豈惟人事,抑亦天時。宜訪之首路,無俟傍説。吾以不武,任總元戎,受命安邊,路指幽、冀。列邑名藩,莫不屈膝。宣風遵禮,皆荷來蘇。足下高氏令王,英風夙著,古今成敗,備諸懷抱,豈不知一木不維大廈,三諫可以逃身哉?且殷微去商,侯服周代;項伯背楚,賜姓漢朝。去此弗圖,苟殉亡轍,家破身殞,爲天下笑。又足下諜者爲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事。知以弱卒瑣甲,欲抗堂堂之師;縈帶扞城,冀保區區之命。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分道并進,相望非遠,憑軾有期。兵交命使,古今通典,不俟終日,所望知機也。"

隋皇甫績,爲蘇州刺史。高智慧等作亂江南,州民顧子元發兵應之,因以攻績,相持八旬。子元素感績恩,於冬至日使奉牛酒。績遺子元書曰:"皇帝握符受籙,合極通靈,受揖讓於唐、虞,棄干戈於湯、武。東踰蟠木,方朔所未窮;西盡流沙,張騫所不至。

玄漠黄龍之外，交臂來王；葱嶺、楡關之表，屈膝請吏。曩者僞陳獨阻聲教，江東士民困於荼毒。皇天輔仁，假手朝廷，聊申薄伐，應時瓦解。金陵百姓，死而復生；吳會臣民，白骨還肉。惟當懷音感德，行歌擊壤，豈宜自同吠主，翻成反噬？卿非吾民，何須酒禮？吾是隋將，何容外交？易子折骸，未能相告，况足食足兵，高城深塹，坐待強援，綽有餘力！何勞踵輕弊之俗，作虚僞之辭，欲阻臣民之心，徒感驍雄之志？以此見期，必不可得。卿宜善思活路，曉諭黎元，能早改迷，失道非遠。”子元得書，於城下頓首陳謝。楊素援兵至，合擊，破之，拜信州總管、十二州諸軍事。

唐王茂元，鎮河陽。會澤潞劉從諫死，子稹拒命。武宗遣諸鎮以書告喻以利病禍福之宜，茂元與稹書曰：“前以肺肝布諸簡素，仰承復命，猶事枝詞。夫豈告者之不忠，抑乃聽者而未審。擇福莫若重，擇禍莫若輕。一去不迴者良時，一失不復者機事。噫嘻！執事誰與爲謀？延首北風，心焉如灼，是以再陳禍福，用釋危疑。言不避煩，理在易了。丁寧懇切，至於再三者，誠以僕與先太師相國俱沐天光，竝爲藩后。昔云與國，今則親鄰。而大年不登，同盟未至，飯具纔畢，襚衣莫陳，乃眷後生，遽乖先訓，遷延朝命，迷失臣職，不思先轂之忠，將覆欒書之族。僕隸之所共惜，兒女之所同悲。况僕擁節臨戎，援旗誓衆，封疆甚邇，音問猶存，忍欲賣之以爲己功，間之以開戎役？將祛未寤，欲罷不能，顧思苦口之言，以定束身之計。昔先太尉相國常陷亂邦，不從逆命，翻身歸國，全家受封，居韓之西，爲國屏藩。棄代之際，人情帖然。太師相國以早赴軍牙，久從征旆，事君之節日著，居喪之禮又彰，故乃奬其象賢，仍以舊服。納職修貢十五餘年，於唐室爲忠臣，於劉氏爲孝子。人之不幸，天亦難忱。加其壯室之年，奄有壞梁之歎。主上深固義烈，是降絲綸，俾足下還朝，聽國家後命，其義甚著，其恩莫偕。昨者秘不發喪，已當踰月，安而拒詔，則於忠臣已失。失忠於國，失孝於家，望此用人，繇兹保族，是亦坐薪言泰，巢幕云安。智士之所寒心，謀夫之所齚舌。矧於僕者，得不動心？竊計足下之懷，執事之論，當以趙氏傳子、魏氏襲侯，欲以逡巡希恩，顧望謀立爾。夫事殊者趣異，勢别者跡暌，胡不度其始而議其終，搴其華而尋其實？願爲足下一二而陳之。夫趙、魏二侯，於其先也，親則父子；於其人也，職則副戎。賞罰得以相參，恩威得以相抗，義顯事順，故朝廷推而與之。今足下之於太師也，地則猶子，職非副戎，賞罰未嘗相參，恩威未嘗相抗，稽喪則於義爽，拒詔則於事乖。比趙、魏二侯，信事殊而勢别矣。此施之於足下，則有自立之罪，擅命之尤。得失之間，其理甚白。又詳足下未必不恃太師之好賢下士，重義輕財，吳國之錢往往而有，梁園之客比比而來，將倚以爲藩屏，託以爲羽翼，使以謀取，使以數求。細而思之，此又非計。夫山高則羝羊自至，泉深則沉玉自來，己立然後人歸，身正然後士附。語有之曰：‘政亂，則勇者不爲鬭；德薄，則賢者不爲謀。’故吳濞有姦而鄒陽去，燕惠無德而樂生奔。晉寵大夫，卒成分國之禍；衛多君子，孰救渡河之災？此之前車，得不深鏡？憲代四祖，文明繼興。當時燕、趙、中山、淮陽、

齊、魯,結連者幾姓,旅拒者幾侯,咸逆天用人,背惠忘德。據指掌之地,謂可逃形;倚親戚之私,謂能取信。一旦地空家破,首裂支分,闇者不能爲謀,明者固以先去。悔而莫及,末如之何。先太尉與李洧尚書,齊之密戚;楊太保與蘇肇給事,蔡之懿親。竝據要地方州,領精甲鋭卒。及其王師萃止,我武惟揚,則割地驅人以降,送款輸誠而入。非不念密戚,非不念懿親,非不知恩,非不懷惠,直以順逆是迫,死生實難,能與其同休,不能與其共戚故也。况足下大未侔齊、蔡,久未及李、吳,將以其人動於不義,僕恐夙沙之國,縛主之卒重生,彭寵之家,不義之侯更出。又計足下當恃太行九折之險,部內數州之饒,兵士尚強,倉儲且足,謂得以久謀其更安。危哉此心,自棄何遠!昔者李抱眞相國用彼州之人,破朱滔于燕,困田悅於魏,連兵轉戰,綿歲經時,而潞大夫死不敢悲,子死不敢哭。何者?李相國奉討逆之命,爲勤王之師,義著而誠順故也。及盧從史釋喪就位,賣降冀功,將乘討伐之時,欲肆凶邪之性,計未就而人神已怒,事未立而兵衆已離。以萬夫之長,困一卒之守。驅輜北闕,棄屍南荒,而潞之人猶老者捫胸,少者扼腕,謂朝廷不加顯戮,深爲失刑。其故何哉?以從史不義、不暱,去安就危,衆黜其謀,下不爲用故也。二帥去就,非因傳聞,鳩杖之人,鮐背之叟,知其本末,尚能言之。則太行之險,固不爲悖者之守;數州之衆,固不爲邪者之徒。此又不足恃也。由此言之,則以何名墮家聲?何事稽君命?何道求死士?何計固人心?此僕所以對案忘飱,推枕不寐,爲足下惜,爲足下危,而不知其所以然也。况太師比者養牛添卒,畜馬訓兵,旁招武幹之才,中舉將軍之令,然而聽於遠近,頗有是非。雖朝廷推赤心,弘大度,然而不逞者已有異圖之說,横議者屢興悖惡之疑。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誰爲來者,猶宜弭之。今足下背季父引進之恩,失大朝文誥之令,則是實先太師之浮議,彰昭義軍之有謀。爲人侄則致叔父於不忠,爲人孫則敗乃祖於無後,亦何面對燕趙之士,見齊魯之人耶?又計足下爰自始初造次爲慮,今兹追改,懼有後艱。此左右者不明,而咨詢之未盡也。乃者李尚書祐、董常侍賀之輩,竝親爲賊將,拒我官軍,納質於匪人,效用於戎首,久乃來復,尚蒙殊恩,皆受圭符,咸領旗皷。不能悉數,厥徒實繁。豈有足下藉兩代之餘資,委數萬之舊旅,俛首聽命,舉宗效誠,則朝廷又豈以一日之稽遲,片辭之疑異,遂致足下於不測,阻足下之後圖?故事具存,可以明驗。幸請自求多福,無辱前人。護龍旂以歸洛師,秉象笏而朝魏闕,必當勳庸繼代,富貴逼身[47]。無爲鄰道所資,使作他人之福。儻尚淹歸款,未整來輈,戎臣賈勇以爭先,天子赫斯而降怒,金玦一受,牙璋四馳。魏、衛壓其東南,晉、趙出於西北。拔距投石者,數踰萬計;科頭戟手者[48],動以千群。兼馳攙虎之材官,仍率射鵰之都督。雷電大擊,沙石可吞。兵用火焚,城兼水灌。魏趣邢郡,趙兼洺州。介二大郡之間,是古平原之地。車甲盡輸於異境,糗糧反聚於他人。恃河北而河北無儲,倚山東而山東不守,以兩州之餓殍,抗百道之奇兵,比累卵而未危,寄孤根於何所?則老夫不佞,亦有志焉。願驅敢死之徒,以從諸侯之末,下飛狐之口,入

天井之關，巨浪難防，長飈易扇。此際必當驚地底之鼓角，解樓上之梯衝，喪貝躋陵，飛走之期須絶；投戈散地，灰釘之望斯窮。自然麾下平生，盡忘舊愛，帳中親信，即起他謀，辱先祖之神靈，爲明時之戮笑。靜言其漸，良以驚魂！今故再遣使車，重申丹素。幸惟鑒前代之成敗，訪用事之賓僚，思反道敗德之難，念順令畏威之易。恃以吉日，蹈兹坦途。勿餒劉氏之魂，勿污潞人之俗。封帛增歎，含毫益酸；延望還章，用以上表。成敗之舉，愼惟圖之。"

鄭畋，鎮鳳翔。黄巢臨長安，詔京西諸道行營都統。時畿内諸鎮禁軍尚數萬，賊巢污京師後，衆無所歸。畋承制招諭諸鎮將校，皆萃岐陽。畋分財以結其心，與之盟誓，期正王室，又傳檄天下曰："鳳翔隴西節度使、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上柱國、滎陽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鄭畋，移檄告諸藩鎮、郡縣、侯伯、牧守、將吏曰：夫屯亨有數，否泰相沿，如日月之蔽虧，似陰陽之愆伏。是以漢朝方盛，則莽、卓肆其姦凶；殷道未衰，而羿、澆騁其殘酷。不無僭越，尋亦誅夷[49]。即知妖孽之生，古今難免。代有忠貞之士，力爲恢復之謀。我國家應五運以乘乾，躡三王之垂統，綿區飲化，匝宇歸仁。十八帝之鴻猷，銘於神鼎；三百年之睿澤，播在人謠。加以政尚寬弘，刑無枉濫，翼翼勤行于王道，孜孜務恤於生靈，足可傳寶祚於無窮，而御瑤圖於不朽。近歲螟蝗作害，旱暵延災，因令無賴之徒，遽起亂常之暴。雖加討逐，猶肆猖狂。草賊黄巢，奴僕下才，豺狼醜類。寒耕熱耨，不勵力於田疇，媮食靡衣，務偷生於剽奪。結連凶黨，驅迫平人，始擾害於里閭，遂侵凌於郡邑。屬以藩臣不武，戎士貪財，徒加討逐之名，竟作遷延之役[50]，致令滋蔓，累有邀求。聖上愛育情深，含弘道廣，指萬方而罪己，用百姓以爲心。假以節旄，委之藩鎮，冀其悛革，免困疲羸。而殊無犬馬之誠，但恣蟲蛇之毒，虔劉我征鎮，覆沒我京都，凌辱我衣冠，屠殘我士庶。視人命有同於草芥，謂大寶易取如奕棋。而乃竊據宮闈，僞稱名號，爛羊頭而拜爵，續狗尾以命官，燕巢幕以誇安，魚在鼎而猶戲。殊不知五侯拗怒[51]，期分項羽之屍；四冢旣成，待葬蚩尤之骨。猶復廣侵田宅，濫蓄貨財。茫茫赤縣，僅同夷貊之鄉；惴惴黔黎，若在狴犴之内。固以人神共怒，行路傷心。畋謬領藩垣，榮兼將相，每枕戈而待旦，常泣血以忘飧，誓與義士忠臣，共翦狐鳴狗盜。近承詔命，會合諸軍。皇帝親御六師，即離三蜀，霜戈萬隊，鐵馬千群，雕虎嘯以風生，應龍驤而雲起。淮南高相公，會關東諸道百萬雄師，計以夏初，會於關内。畋與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秦州節度使仇公遇等，已驅組練，大集關畿，爭麾隴上之蛇矛，待掃關中之蟻聚。而吐蕃、黨項以久濡皇化，深憤國讎，願以沙漠之軍，共獻盪平之捷。此際華戎合勢，藩鎮連衡，旌旗焕爛於雲霞，劍戟晶熒於霜雪，莫不持纓待試，賈勇爭先，思垂竹帛之功，誓雪朝廷之恥。矧兹殘孽，不足殄滅。况諸道世受國恩，身靡好爵，皆貯興邦之略，咸傾致主之誠。自函洛構氛，鑾輿避狄，莫不指銅駝而眥裂，望玉壘以魂消。聞此勤王，固宜投袂，更希憤激，速殄寇讎。永圖社稷之勳，以報

君親之德,迎鑾返正,豈不休哉!"時駕在坤維,音驛阻絶,以爲朝廷無能復振。及畋傳檄,而諸藩聳動,各治勤王之師。巢賊聞之懼,自是賊騎不過京西[52]。當時非畋扼賊之衝,褒、蜀危矣。

樂彦禎,鎮魏博時甚有軍政,好延儒術之士。有公乘億、李山甫者,當時之英彦也,皆置於幕下。襄王熅僞爲監國,太原、汴州兩軍方盛,慮窺伺河朔,因欲與幽、鎮歃血爲連衡掎角之備,乃致書論兩鎮曰:"光啓三年正月五日,魏博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樂彦禎,謹齋戒三日,致書於二鎮足下:蓋聞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以司牧百姓。主握二柄,禮樂征伐之所興,勍寇姦雄之所懼。是以大君有率臨之典,群后承專制之權,内守憲章,外憑敎命。其或大盜移國,黎民墜塗,身居戎閫之榮,手綰兵符之重,傍觀喪亂,坐俟危亡,既虧社稷之謀,又失子孫之計。此亦義夫之所慷慨,烈士之所咄嗟。敢以狂愚,伏陳英悟。伏以我國家啓運,開國承家,創基三百春秋,億兆臣妾。自群凶蟻聚,中寓土分,乘輿奔走於道途,宗廟荒凉於草莽。今者監國雖立,朝網已頹,皇祚莫知其所安,蒼生莫知其所訴,天子之威不能加四海,諸侯之力不能保一方。弱者危而強者吞,雄則飛而雌則伏。竟亦身殞名滅,國家破離,咸有其繇,取鑒非遠。大約以諸藩捨本就末,忘義背盟,謀不相從,言不相信,國是以間,敵繇此興。與其俱亡,曷若共霸!論桓、文之事,則人未敢先;爲魯、衛之邦,則誰爲不可?是以厭詳典故,揆度事機,輒敢指陳,庶裨權略。今者秦宗權起於纖蠹,漸恣狂鋒,南苞荆、襄,北跨河、洛,屠城拔邑,暴物害人。使父子不得相全,夫妻不得相保,血肉塗地,荆榛蔽天。不織而衣人之衣,不耕而食人之食,凶酷之甚,古今所無。竊據要津,下視諸鎮。而又河東軍擁旄重地,受國深恩,稔宴安以未移,縱貪婪而不息。奄有上黨,又吞覃懷,張皇威聲,凌脅蕃屏,皆蓄併吞之志,盡懷僭大之謀。非謂未萌,已觀成釁。況孟津之衆,尋驗保姦;汝水之戎,果明濟惡。仍且海内皆困,河南盡饑,切料凶狂,倍生窺顧。若不早爲之計,必慮悔不可追。非宜坐以俟危,拱而受制。或一隅失所,則諸鎮可虞。脣既亡而齒必寒,皮不存而毛安附?而從事始,先度禍胎,將去本根,要傾巢窟。況大河之内,常山之陽,東極海隅,北亘蕃部,奥壤如砥,列城似林,億萬衆之甲兵,百千群之鐵馬,建牙樹屏,仗鉞分麾。周封者盡是賢侯,漢拜者莫非名將,彼唱此和,連衡合從,豈能西不如太原,南不如蔡賊!非惟可恥,誠亦堪悲。蓋繇久屬昇平,素無交結,慮爲姦人鬭謀,或置鄰道猜嫌。思我同心,共爲永計。今請常山太尉、幽州司空、荆州司空、滄州留守常侍,各命至親兒侄或弟兄二人,擇地築壇,卜日赴會,嚴修齋戒,虔告神祇,歃血誓詞,藏之盟府。然後以兹五鎮,共爲一家,有事則同謀,有征則同舉,扶持王室,掃盪賊臣,收陷失之土疆,開朝貢之道路。其爲大義,莫尚于斯。謹請當道李山甫判官奉書陳請,呼天告盟,指日爲誓。虔聽明命,以行壯圖,社稷幸甚,生靈幸甚!"

時鎮州王鎔復書曰:"近承新使,伏睹羽書,側令計國之規,實激懦夫之志。竊自運貽百

六，禍遍寰區，群盜薦興，生靈無庇。朝章國典，誰爲稟命之人？黷武窮兵，孰是勤王之旅？咸以乘虛窺伺，覩釁憑凌，以掠奪爲功，以殺傷爲務，皇威所不能制，天道所未能誅。或徑越大河，或竊居方鎮，縱狼貪而未已，畜虺性以難馴。內雖以效順爲名，外皆以亂常無懼。遂至跨州連郡，十室九空。良繇諸侯各固一方，不思同力，自致喪牛之悔，久虧刑馬之盟。近則方布腹心，冀完虞、虢。今明公諭之以長策，示之以壯圖，結五鎮以齊盟，俾一家而不異。竊惟高義，實邁前修。顧魯、衛以同歡，誠敦夙契；在江黄而列會，願接下風。况當道處河朔之中，最爲脣齒；據親昵之分，寧異金蘭！固當顒俟捧盤，無渝匪石。然以事關久遠，議非一方，必決定否臧，審其同異。待鄰藩符會，則决副相蹤。"

後唐魏王繼岌，莊宗同光三年爲都統，西討西川。軍至鳳翔，馳檄喻蜀郡曰："捨過論功，王者示好生之道；轉禍爲福，聖人垂善變之文。矧彼蜀民，代承唐德。玄宗朝以兵興河塞，久駐金鑾。僖宗時以盜起中原，曾停玉輅。蜀之乃祖乃父，或士或民，而皆內稟忠貞，外資驍果，武負關、張之氣，文傳楊、馬之風。迎大駕以涉岷峨，合諸軍而定關輔，忠義冠乎日月，勳業著乎山河。凡在幽遐，皆所傳達。不幸龜龍忽去，蛇豕尋生，遇此匪人，據斯重地。蜀主先父出身陳許，擁衆巴庸，接王室之頻遷，保邊隅而自大。蓋屬昭宗皇帝方兹播越，正切撫綏，洗彼瑕疵，潤之雨露，綰紅旆碧幢之貴，兼鳳池鷄樹之榮。狂兕逢山，漸展横行之志。鳴梟出穴，曾無返哺之聲。拔本塞源，見利忘義。加以結連同惡，聚集群凶，當天步多艱，莫展扶持之節。及坤維暫絶，卻爲僭僞之謀。烈士聞之撫膺，懦夫見之攘臂。洎兹餘裔，益奮殘妖，閹豎擅權，而勳賢結舌。不稼不穡，奢侈者何啻千門；內淫外荒，塗炭者已餘萬室。而更納其短見，侮我大朝，輒横拒轍之臂，擬舉投羅之翼。我皇帝仰膺玄讖，再造皇圖，四時順而玉燭明，萬彙安而金繩正。惟兹蜀土，敢隔朝風，連甍虧恤養之恩，比屋困煩苛之政。每聞殘酷，深所憫傷。是命車徒，以申弔伐。步卒則矗如山列，騎車則迅若雷奔，振雄聲而聒動乾坤，騰鋭氣而動搖河嶽。彼若率兵赴死，我則無陣不摧。彼若據壘偷生，我則無城不拔。卻慮高低士庶，遠近封巡，不早迴翔，中同覆滅，故今曉示，貴在保全。應三川管內，有以藩鎮降者，即授之節度；有以州郡降者，即授之刺史；有以鎮縣降者，即付之主守；有能見機知變，誅斬僞命將帥，以其藩鎮城池降者，亦以其官授之。如列陣交鋒之際，有以萬人已上降者，授之節度；五千人已上，授之大郡；三千人已上，授之次郡；一千人已上，授之主將。有蜀城將校誅斬僞主守領降者，授以方鎮。如蜀主王衍首過自新，以三川歸國，即授之方面。其同謀將校，當加列爵。有舊在本朝文武官或負罪流落在蜀者，苟能率衆歸朝，一切不問。大軍所行之處，不得焚燒廬舍，剽掠馬牛，所有降人，倍加安撫。所罪者一人僭僞，所救者萬姓瘡痍。况蜀主宗枝，成都父老，較其罪狀，良可矜寬。只如僞梁挾我皇威，竊吾大寶，爲四十年之巨寇，覆十九葉之丕基。昨國家平定中原，只誅元惡。列

藩牧伯,咸不替移。闔境生靈,一無擾擾。雖蜀中遐僻,亦合傳聞。各宜審計變通,速謀歸向。據兹事件,得以旌酬。勿謂無言,竟貽後悔。故兹示諭,各宜知悉。"時排陣斬斫,使康延孝將勁騎三千、步兵萬人爲前鋒,招撫使李嚴與延孝同行,散人齎檄以喻蜀部。

校勘記

[1]臧熹,原作"臧喜",據《宋書・袁豹傳》改。

[2]朱客子,原作"朱容子",據《宋書・袁豹傳》改。

[3]屬,原作"燭",據《宋書・袁豹傳》改。

[4]陜,原作"硤",據《宋書・袁豹傳》改。

[5]琛,原作"深",據下文及《宋書・孔覬傳》改。

[6]仁,原作"二";英睿應歷,原作"應睿還歷",據《宋書・孔覬傳》改。

[7]鳴條,原作"條牧",據《宋書・孔覬傳》改。

[8]邪回從慝,原作"即回從慝",據《宋書・孔覬傳》改。

[9]駉,原作"驛",據《宋書・孔覬傳》改。

[10]欃,原作"攙",據《宋書・孔覬傳》改。

[11]天,原作"大",據《宋書・孔覬傳》改。

[12]穆,原作"牧",據《宋書・孔覬傳》改。

[13]宂從,原作"穴從",據《宋書・孔覬傳》改。

[14]東馳,原作"東雲";申憤海曲,原闕"申"字,據《宋書・孔覬傳》補正。

[15]殷琰,原作"商琰",據《宋書・殷琰傳》改。

[16]淵,原作"陳",據《宋書・殷琰傳》改。

[17]忌,原作"忘",據《宋書・殷琰傳》改。

[18]子,原作"于",據《宋書・殷琰傳》改。

[19]多,原脱,據《宋書・殷琰傳》補。

[20]錢,原作"殘",據《宋書・殷琰傳》改。

[21]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原作"城有所不爭",據《南齊書・張欣泰傳》補。

[22]恒,原作"孱",據《南齊書・氐楊氏傳》改。

[23]三巴,原作"王抱",據《南齊書・氐楊氏傳》改。

[24]除難,原作"除南",據《南齊書・氐楊氏傳》改。

[25]右軍將軍,原闕"將軍"二字,據《南齊書・蕭穎胄傳》補。

[26]高宗,原作"高祖",據《南齊書・蕭穎胄傳》改。

[27]罪,下原衍"者"字,據《南齊書・蕭穎胄傳》删。

[28]疑,原作"虞",據《南齊書・蕭穎胄傳》改。

[29]天挺英懿,原作"大挺英睿",據《南齊書・蕭穎胄傳》改。

[30]王法度,原作“王法”;宗夬,原作“宗史”,據《南齊書·蕭穎冑傳》補正。

[31]文,原作“右”,據《南齊書·蕭穎冑傳》改。

[32]任漾之,原作“汪漾之”,據《南齊書·蕭穎冑傳》改。

[33]中直兵參軍,原闕“直”字,據《南齊書·蕭穎冑傳》補。

[34]被,原作“破”,據《南齊書·蕭穎冑傳》改。

[35]據《南齊書·蕭穎冑傳》“軍主鄧元起”前刪去“將軍”二字。

[36]柳忱,原作“沈忱”,據《南齊書·蕭穎冑傳》改。

[37]中兵參軍,原作“中軍參軍”,據《南齊書·蕭穎冑傳》改。

[38]育,原作“棄”,據《梁書·陳伯之傳》改。

[39]靡,原作“無”,據《魏書·慕容白曜傳》改。

[40]房崇吉,原作“房崇”;升城,原作“斗城”,據《魏書·慕容白曜傳》補改。

[41]北方,原作“此方”,據《魏書·慕容白曜傳》改。

[42]勢已土崩,原作“勢以土分”,據《魏書·慕容白曜傳》改。

[43]喁喁,原作“喋喋”,據《周書·賀蘭祥傳》改。

[44]戩,原作“龕”,據《周書·賀蘭祥傳》改。

[45]賑,原作“賬”,據《周書·賀蘭祥傳》改。

[46]櫬,原作“襯”,據《周書·賀蘭祥傳》改。

[47]逼身,《全唐文·爲濮陽公檄劉稹文》作“通身”。

[48]戟手,原作“戟干”,據《全唐文·爲濮陽公檄劉稹文》改。

[49]亦,原作“棄”,據《舊唐書·鄭畋傳》改。

[50]竟,原作“貴”,據《舊唐書·鄭畋傳》改。

[51]拗,原本作“抑”,據《舊唐書·鄭畋傳》改。

[52]京西,原本作“東西”,據《舊唐書·鄭畋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一十七

將帥部（七十八）

强明　德義　引咎　不顧親　受命忘家

强　明

《易》曰："自強不息。"《書》曰："明作哲。"蓋強者臨機而有斷，明者遭事而不惑。况夫折衝邊圉，翦清寇戎，軍政貴平，事機尙速。故有負英果之略，懷譎發之材，周知敵情，詳辨疑謬，俾姦僞之黨畏其聰明，貔虎之師伏其雄毅，克貞師律，用集茂勳者焉。

漢項梁，舉兵吳中，部署豪傑。有一人不得官，自言，梁曰："某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1]，以故不任公。"衆乃皆服。

吳孫韶，字公禮，爲廣陵太守，遷鎭北將軍。在邊數十年。自大帝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大帝還建業，乃得朝覲。大帝問靑、徐諸屯要害遠近，人馬衆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身長八尺，儀貌都雅。大帝歡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

顧譚，代諸葛恪爲左節度。每省簿書，未嘗下籌，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

晉陶侃，爲荆州刺史，都督七州軍事。侃在軍四十一載，雄毅有權，明悟善決斷。自南陵迄於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

後魏賀狄干，爲北部大人。登國初，與長孫崇爲對。明于聽察，爲人愛敬。

孟表，爲南兗州刺史，領馬頭太守，鎭渦陽。齊遣其豫州刺史裴叔業攻圍，城中食盡，表勠力固守。初，有一南人自云姓邊字叔珍，攜妻息從壽春投表，云"慕化歸國，未及送闕"。便值叔業圍城。表後察叔珍言色，頗疑有異，即加推覈，乃云是叔業姑兒，爲叔業所遣，規爲內應。所攜妻子，竝亦假妄。表出叔珍於北門外斬之，於是人情乃安。高祖嘉其誠績，封汶陽縣開國伯，邑五百戶，遷征虜將軍、濟州刺史。

唐王忠嗣，爲河東節度採訪使。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居節制，訓練士馬，每軍出給士卒軍器，必題其姓名於上。遺失，驗其名以罪之。人皆自勸。

李晟，爲隴右副元帥。臨下明察。每理軍，必曰某有某勞、某能某事，雖廝養小善，必記主名。

王鍔，爲淮南節度使。明習薄領，善小數以持下吏。或有姦惡，鍔必究之。嘗聽理有遺匿名書于前者，左右取以授鍔，鍔內之韡中，先有他書以雜之。及吏退，鍔探取他書焚之，人信其所以匿名者焚也。旣歸省所告者，異日乃以他事連其所告，自因按驗之，以譎衆下吏，以爲神明。

王沛，爲海沂密節度使。邦實新造，人多獷驚。沛明法制，董師旅，軍鎮大理。

柳公綽，爲邠寧節度使。先時神策諸鎮列屯要地，未嘗肯受節制，每窺間爲患。公綽疏上其弊，即詔神策諸鎮在其部者，邊上有警，盡得聽節度使指揮。

梁謝彥章，臨敵御衆，則肅然有上將之威。每敦陣整旅，左旋右抽，雖風馳雨驟，亦無以喻其迅捷也。故當時騎士，咸樂爲用。及其遇害，衆皆惜之。

晉劉處讓，授章德軍節度使。處讓勤于公務，孜孜求理，撫馭吏民，不至苛察，人甚便之。

德　義

夫德以施惠，義以服人，君子之道也。然而處將兵之任，當授鉞之寄，甲胄斯擐，山立而玉色，桴鼓旣急，有進而無退，必出奇而尙詐，亦示威而鬭力。乃有器識宏遠，性質醇茂，動不踰禮，言必有信。體寬仁之度，崇廉讓之風。開懷而不疑，臨事而必斷。用能貞師經武，翼主庇民，樹厥風聲，垂之不朽。豈孟子所謂"仁義無敵於天下者"，其是之謂乎？

楚大夫司馬子反。魯宣公十五年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外平不書，此何以書（據上楚、鄭平不書）？大其平乎己也（己，二大夫）。何大乎其平乎己（據大夫無遂事）？莊王圍宋，軍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于是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闚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堙，距堙，上下城具）。司馬子反曰："子之國何如？"華元曰："憊矣。"曰："何如（問憊意也）？"曰："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2]（析破人骸骨也）。"司馬子反曰："嘻，甚矣憊！雖然（雖如所言），吾聞之也。圍者（占有見圍者）柑馬而秣之（秣者，以粟置馬口中。柑者，以木御其口，不使令食粟，示有積畜），使肥者應客（亦飽足也）。是何子之情也（猶曰何大露情）？"華元曰："吾聞之，君子見人之厄則矜之（矜，閔也），小人見人之厄則幸之（幸，僥也）。吾見子之君子也，是以告情于子也。"司馬子反曰："諾（諾者，受語辭）。勉之矣（勉，猶努力，使努力堅守之）。吾軍亦有七日之糧爾，盡此不勝，將去而歸爾。"揖而去之，反於莊王（反報於莊王）。莊王曰："何如？"司馬子反曰："憊矣。"曰："如何？"曰："易子而食之，折骸而炊之。"莊王曰："嘻，甚矣憊！雖

然(雖已憊),吾今取此然後而歸爾(意未足也)。"司馬子反曰:"不可。臣已告之矣,軍有七日之糧爾。"莊王怒曰:"吾使子往視之,子曷爲告之?"司馬子反曰:"以區區之宋(區區,小貌),猶有不欺人之臣,可以楚而無乎?是以告之也。"莊王曰:"諾(先以諾受絕子反語)。舍而止(更命築舍而止,示無去計)。雖然(雖宋已知我糧短),吾猶取此然後歸爾(欲徼糧待勝也)。"司馬子反曰:"然則君請處于此,臣請歸爾。"莊王曰:"子去我而歸,吾孰與處于此?吾亦從子而歸爾。"引師而去之。故君子大其平乎已也。

晉大夫郤獻子,將中軍。魯成公二年春,晉伐齊。及衛地,韓獻子將斬人[3],郤獻子馳,將救之。既至,則斬之矣。郤子使速以徇,告其僕曰:"吾以分謗也。"六月,獻子追及齊君。逢丑父使公下,如華泉取飲,鄭周父御左車,宛茷爲右[4],載齊侯以免(左軍副車)。韓厥獻丑父,郤獻子將戮之,呼曰:"自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有一人于此,將爲戮乎?"郤子曰:"人不難以死免其君,我戮之不祥。赦之,以勸事君者。"乃免之。

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荀吳,穆子也。鼓,白狄之別。鉅鹿下曲陽縣有鼓聚。)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愆,過也。適,歸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無以復加所好)?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5],故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完[6],猶保守)。賈怠無卒(卒,盡也),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爽,差也),好惡不愆,城不獲而民知義所[7](知義所在也。荀吳必其能獲[8],故因以示義),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鳶鞮,鼓君名也)。

趙襄子率師伐中牟,圍未合,而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而退。士軍吏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者,是天助也。君曷爲去之?"襄子曰:"吾聞之於叔向曰:'君子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使之城成而後攻。"中牟聞其義,乃請降。

後漢馮異,爲偏將軍。每勑力士,非交戰受敵,常行諸營之後,相逢引車避。由是無爭道變鬬。

馬騰,爲前將軍。北備胡寇,東備白騎,待士進賢,矜救民命。三輔甚安,愛之。

蜀諸葛亮,爲丞相。出師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冀城,虜姜維,驅略士女數千人還蜀。人皆賀,亮顔色愀然有慽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于豺狼之吻。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爲愧?"

趙雲,爲偏將軍,領桂陽太守,代趙範[9]。範寡嫂曰樊氏,有國色,範欲以配雲。雲辭曰:"相與同姓,卿兄猶我兄。"固辭不許。時有人勸雲納之,雲曰:"範迫降耳,心未可

測。天下女不少。"遂不取。範果逃走,雲無纖介。

吳陸抗,爲立節中郎將,與諸葛恪换屯柴桑。抗臨去,皆更繕完城圍,葺其牆屋,居廬桑果不得妄敗。恪入屯,儼然若新。而恪柴桑故屯,頗有毁壞,深以爲慚。抗後爲大將軍,領益州牧,都督信陵[10]、西陵、夷道、樂鄉、公安諸軍事,與晉羊祜推僑、札之好[11]。抗嘗遺祜酒,祜飲之不虞。抗有疾,祜饋之藥,抗亦推心服之。于時以爲華元、子反復見于今。(一曰羊祜既歸,增修德信,以懷吳人。抗每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無求細益而已。"于是吳、晉之間,餘糧棲畝而不犯,牛馬逸而入境,可宣告而取也。沔上獵,吳獲晉人先傷者,皆送而相還。抗嘗疾,求藥于祜,祜以成合與之,曰:"此上藥也。近始自作,未及服。以君疾急,故相致。"抗得而服之。諸將或諫,抗不答。孫皓聞二境交和,以詰於抗。抗曰:"夫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之人,而况大國乎?臣不如是,正足以彰其德耳,於祜無傷也。"或以祜、抗爲失臣節,兩譏之。)

程普,爲裨將軍。先主諸將,普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

孫皓,爲征虜將軍,督夏口。兵候常獲魏邊將吏美女以進皓,皓更其衣服送還之,下令曰:"今欲所誅者曹氏,其百姓何罪?自今以往,不得擊其老弱。"

吕蒙,爲偏將軍。與成當、宋定、徐顧屯次比近,三將死,子弟幼弱,大帝悉以兵并蒙。蒙固辭[12],陳啓顧等皆勤勞國事,子弟雖小,不可廢也。書三上,帝乃聽。蒙於是又爲擇師,使輔導之。其操心率直如此。

吳粲,字孔休,爲參軍校尉。黄武元年,與吕範、賀齊等,俱以舟師拒魏將曹休於洞口。值天大風,諸船綆紲斷絶,漂没渚岸,爲魏軍所獲,或覆没沉溺。其大船尚存者,水中生人皆攀緣號呼,他吏士恐船傾没,皆以戈矛撞擊不受,粲與黄淵獨令船人以承取之。左右以爲船重必敗,粲曰:"船敗,當俱死耳。人窮,余何棄之?"粲、淵所活者百餘人。

凌統,爲偏將軍。時有薦同郡盛暹於大帝者,以爲梗槩大節有過於統。帝曰:"且令如統,足矣。"後召暹夜至,時統已卧,聞之攝衣出門,執其手以入。其愛善不害如此。雖在軍旅,親賢接士,輕財重義,有國士之風。

晉羊祜,爲衛將軍。時武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爲都督荆州諸軍事、假節、散騎常侍、衛將軍如故。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之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嬰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收膏腴之地,奪吳人資,石城以西,盡爲晉有。吳自是前後降者不絶。乃增脩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吞吳之心。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掠吳二兒爲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祥、邵顗等來降,二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陳尚、藩景來寇,祜追斬

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斂。景、尙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旣至,宥之。香感其恩,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郡,刈穀爲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游獵,常止晉地。若禽獸先爲吳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于是吳人翕然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

杜預,爲鎭南大將軍。身不跨馬,射不穿札,而每在大事,輒居將率之列。結交接物,恭而有禮,問無所隱,誨人不倦,敏于事而愼于言。

劉弘,爲鎭南大將軍、荆州刺史。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河間王顒使張光爲順陽太守,衛展說弘曰:"彭城王前東奔,有不善之言。張光太宰腹心,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宰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爲也。"展深恨之。

陶侃,爲都督荆、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季年懷止足之分,不與朝權。未亡一年,欲遜位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及疾篤,將歸長沙,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王愆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爲美談。將出府門,顧謂愆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輩。"

宋蒯恩,行參軍龍驤將軍。時高祖北伐,留恩侍衛世子,命朝士與之交。恩益自謙損,與人語常呼位官,而自稱爲鄙人。撫待士卒,甚有紀綱。衆咸親附之。

劉懷愼,爲中領軍、征虜將軍。雖名位轉優,而恭恪愈至。每所之造位任不踰己者,皆束帶門外下車。其謹退類如此。

黃回,爲龍驤將軍。後廢帝元徽初,桂陽王休範爲逆,回以屯騎校尉領軍隸蕭道成,於新亭創詐降之計。回見休範可乘,謂張敬兒曰[13]:"卿可取之,我誓不殺諸王。"敬兒即日斬休範。事平,轉回驍騎將軍,加輔師將軍,進爵爲侯。

梁鄧元起,爲左將軍、益州刺史。時劉季連拒守,元起剋之,城內財寶無所私,勤衈民事,口不論財色。性本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絕之。蜀士翕然稱之。

韋叡,爲輔國將軍。所至頓舍,修立館宇,藩籬牆壁,皆應準繩。

陳魯悉達,爲安左將軍、江州刺史。悉達雖仗氣任俠,不以富貴驕人。

後魏慕容白曜,爲南征大將軍。攻宋無鹽等戍,一旬之內頻拔四城,威震齊士。斗城不降,白曜忿之,縱兵凌城,殺數百人。宋將房崇吉夜遁。白曜撫慰其民,無所殺戮,百姓懷之。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白曜雖在軍旅,而接待人物,寬和有禮。所獲崇吉母、妻,申纂婦女,皆別營安置,不令士卒喧雜。

張讜,爲平遠將軍、東徐州刺史。讜性通開,篤於撫恤,青齊之士,雖疏族末姻,咸相敬視。李敷、李訢等寵要勢家,亦推懷陳款,無所顧避。畢衆敬等皆敬重之,高允之徒亦相器待。

陳忻,爲驃騎大將軍。與韓雄里門姻婭,少相親昵,俱總兵境上三十餘載。每有禦

捍，二人相赴，常若影響，故得數對勍敵，而常保功名。雖竝有武力，至于攙強射中，忻不如雄；散財施惠，得士衆心，則雄不如忻。

王羆，爲驃騎大將軍，鎭華州。時關中大饑，徵稅民間穀食以供軍費。或隱匿者，令遞相告，多被箠捶，以是人有逃散。唯羆信著於人，莫有隱者，得粟不少，諸州而無怨讟。

唐李靖，爲行軍總管。既尅江陵，降蕭銑。時諸軍咸云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罪狀既重，請籍沒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義存弔伐。百姓既受驅迫，拒戰豈有所願？且犬吠非其主，無容同叛逆之科，此蒯通所以免大戮於漢祖也。今新定荆郢，宜弘寬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義。但恐自此以南城鎭，各堅守不下，非計之善。"於是遂止。江漢之城聞之，莫不爭下。

契苾何力，太宗征遼時爲前軍總管。次白崖城，爲賊所圍，被矟中腰，瘡重疾甚，太宗自爲傅藥。及拔賊城，勑求傷之者高突勃，付何力令自殺之。何力奏言："犬馬猶爲其主，况於人乎？彼爲其主致命冒白刃而刺臣者，是義勇也。本不相識，豈是仇讎？"遂捨之。

劉昌，爲涇原節度使。初至平凉劫盟之所，收亡歿將士骸骨，令聚而埋瘞之。因感夢於昌，有媿謝之意。

梁劉鄩，唐末刺淄州，署行軍司馬。及韓全誨矯詔徵天下兵，鄩以偏師陷兖州，一夕而定，軍城晏然，市民無擾。太祖命大將葛從周攻之。時從周爲節度使，領兵在外，州城爲鄩所據，家屬悉在城中。鄩善撫其家，移就外第，供給有禮，升堂拜從周之母。及從周攻城，鄩以板輿請母登城，母告從周曰："劉將軍待我甚至，不異于兒。新婦已下，竝不失所。劉將軍與爾各爲其主，爾其察之。"從周歔欷而退。

晉張希崇，自小校正授節旄，官至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素樸厚，尤嗜書，莅事餘手不釋卷。不好酒樂，不畜姬僕，祁寒盛暑必儼其衣冠。廝養之輩，未嘗聞褻慢之言。

引咎

虎兕出匣，守者之過。師律或否，咎將誰執？其有處萬夫之長，當閫外之寄，失先人之志，貽脫輻之凶。或督攝過嚴，頗致攜畔；或號令不振，動爲糾紛；或固守而靡終，或屢動而無狀，謀慮非遠，悔吝斯至。而能露章自劾，素服請吏，乞還旄節，願上印綬，不尤人而求免，惟責己以負媿。復有庭辯主帥之直，獨當偏伍之罪。不以讒口而怨上，不以私憾而害公。靡蔕芥於厥心，但感歎而內訟。至或夙負英略，克集元勳，猶恨夫昧過之未能，致國之有難。非忠義慷慨，同體盡節之士，疇能議論至此哉！

晉大夫荀林父。魯宣公十二年夏六月乙卯，林父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晉師敗績。師

歸，桓子請死(桓子，林父謚)，晉侯使復其位。

秦蒙恬，始皇時爲內史。始皇使恬將三十萬衆北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起臨洮(屬隴西)，至遼東，延袤萬餘里。及二世立，遣使者令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倍叛。能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忘先王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于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爲萬民思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于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上也。"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

後漢鄧禹，光武時爲大司徒。與車騎將軍鄧宏擊赤眉，遂爲所敗。衆皆死散，禹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

魏朱靈，字文博。太祖既平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人、騎千匹守許南。太祖戒之曰："冀州新兵，數承寬緩，暫見齊整，意尚怏怏。卿名先有威嚴，善以道寬之。不然，即有變。"靈至陽翟，中郎將程昂等果反。即斬昂，以狀聞太祖，手書曰："兵中所以爲危險者，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行，而有宗歆、馮愔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禹豈以是減損哉？"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

鍾繇，爲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時詔徵河東太守王邑[14]，邑以天下未定，心不願徵，而吏民亦戀邑，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各詣繇求乞邑。而詔已下，拜杜畿爲太守，畿已入界。繇不聽先等，促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繇時治在洛陽，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自劾曰："臣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突科條，事當推劾，檢實姦詐。被詔書當如所糾。以其歸罪，故加寬赦。又臣上言吏民大小，各懷顧望，謂邑當還，拒太守杜畿，今皆反悔，共迎畿之官。謹按文書，臣以空虛，被蒙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衡，忝膺重任，總統偏方。既無德以惠民物，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犯詔書，郡掾衛固誑迫吏民，訴訟之言，交驛道路，漸失其禮，不虔王命。今雖反悔，醜聲流聞，咎皆由繇威刑不攝。今臣疾病，前後歷年，氣力日微，尸素重祿，曠廢職任，罪明法正。謹按侍中、守司隸校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筲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政教寬弱，檢下無刑，久病淹滯，衆職荒頓，法令失張。邑雖違科，當必繩正法，既舉文書，操彈失理，至乃使邑遠詣闕庭。隳忝使命，挫傷爪牙。而固誑迫吏民，拒畿連月，今雖反悔，犯順失正，海內凶赫，罪一由繇威刑闇弱。又繇久病，不任所職，非繇大臣所當宜爲。繇輕慢憲度，不畏詔令，不與國同心，爲臣不忠，無所畏忌，大爲不敬。又不承用詔書，奉詔不謹。又聰明蔽塞，爲下所欺，弱不勝任。數罪謹以劾，臣請法車徵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削爵土。臣久嬰篤疾，涉夏盛劇，命縣呼吸，不任部官。輒以文書付

功曹從事馬適議[15]，免冠徒跣，伏須罪誅。"詔不聽。

蜀諸葛亮，後主時爲丞相。率軍出祁山，使參軍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魏將張郃戰於街亭。謖違亮節度，大爲郃所破。亮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16]。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至有街亭違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是時，或勸亮更發兵者，亮曰："大軍在祁山、箕谷，皆多於賊，而不能破賊爲賊所破者，則此病不在兵少也，在一人耳。今欲減兵省將[17]，明罰思過，校變通之道于將來。若不能然者，雖兵多何益？自今已後，請有忠慮于國，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定，賊可死，而功可蹻足而待矣。"于是考微勞，甄烈壯，引咎責躬，布所失于天下，厲兵講武，以爲後圖。戎士練簡，民忘其敗矣。

晉虞潭，成帝時爲吳興太守。蘇峻叛，加潭督三吳、晉陵、宣城、義興五部軍事。會王師敗績，大駕逼遷。潭勢弱不能獨振，乃固守以俟四方之舉。會陶侃等下，潭與郗鑒、王舒協同義舉。侃等假潭節，監揚州、浙江西軍事。潭率衆與諸軍并勢，東西掎角，遣督護沈伊距管商于吳縣，爲商所敗。潭自貶還節。尋而峻平。

王章，爲將軍。當蘇峻之役，庾亮輕進失利，司馬殷融詣陶侃謝曰："將軍爲此，非融等所裁。"章至曰："章自爲之，將軍不知也。"侃曰："昔殷融爲君子，王章爲小人；今王章爲君子，殷融爲小人。"

庾亮，爲中書令。蘇峻叛，詔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戰敗，乘小船西奔。陶侃至尋陽，既有憾于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峻平，成帝幸溫嶠舟，亮得進，稽顙鯁噎，詔群臣與亮俱外御坐。亮明日又泥首謝罪，乞骸骨，欲闔門投竄山海。帝遣尚書侍中手詔慰喻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後爲都督江、荆、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亮以石勒新死，有平中原之志，乃上疏請行，而便欲遷鎮。會寇陷邾城，毛寶赴水而死。亮陳謝自貶三等，行安西將軍，有詔復位。

褚裒，康帝時爲征討大都督。遣徐龕伐沛，龕爲石遵將李菟所敗，死傷大半。裒以《春秋》責帥，授任失所，威略虧損，上疏自貶，以征北將軍行事，求留鎮廣陵。詔以偏師之責，不應引咎，逋寇未殄，方鎮任重，不宜貶降。使還鎮京口，解征討都督。

桓冲，孝武時爲車騎將軍，鎮江陵。時苻堅遣其將苻融寇樊鄧，石越寇魯陽，姚萇寇南將，韋鍾寇魏興，所在陷沒。冲遣江夏相劉奭、南中郎將朱序擊之，而奭畏懦不進，序又爲賊所擒。冲深自咎責，上疏送章節，請解職。不許。

桓豁，爲征西大將軍。及苻堅陷仇池，豁以新行魏興太守督護梁州五郡軍事，戍梁州。堅陷涪城，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竝委戍奔潰。豁以威略不振，所在覆敗，上疏陳謝，固辭不拜開府。

謝玄,爲都督徐、兗、青、司、冀、幽、并七州軍事。玄破苻堅後,威振河北,所至皆降。玄欲令豫州刺史朱序鎮梁國,玄住彭城,北固河上,西援洛陽,內藩朝廷。朝議以征役既久,宜置戍而還,使玄還鎮淮陰,序鎮壽陽。會翟遼據黎陽叛,執滕恬之。又太守張願舉郡叛,河北騷動。玄自以處分失所,上疏送節,盡求解所職。詔慰勞,令且還鎮淮陰,以朱序代鎮彭城。玄既還,遇疾,上疏解職。詔書不許。玄又自陳既不堪攝職,慮有曠廢。詔又使移鎮東陽軍。

宋張永,前廢帝時爲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諸軍事。永以北討失律,固求自貶,降號左將軍。

南齊王洪範,爲青、冀二州刺史。啓求侵魏,得黄郭鹽倉等數戍。後遇敗覆,死傷塗地,深自咎責。乃於謝祿山南除地,廣設茵席,殺三牲,招戰亡者魂祭之。人人呼名,躬自沃酹。仍慟哭不自勝,因發病而亡。

梁王茂,從高祖義師平建康,爲領軍將軍。群盜之燒神獸門也,茂率所領到東掖門應赴,爲盜所射。茂躍馬而進,群盜反走。茂以不能式遏姦盜,自表解職。優詔不許。

王國珍,爲征虜將軍、南秦梁二州刺史。會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江州降魏,國珍步道出魏興,將襲之,不果,遂留鎮焉。以無功,累表請解。高祖弗許,改封宜陽縣侯。

後魏江陽王繼,爲平北將軍,鎮攝舊都。高車酋帥樹者擁部民叛,詔繼都督北討諸軍事,自懷朔已東悉稟繼節度。孝文車駕北巡至鄴,而高車悉降,常朔清定。繼以高車擾叛,頻表請罪。孝文優詔諭之。

穆羆,爲征東將軍。時西河胡叛,羆欲討之,而離石都將郭洛頭拒違不從。羆遂上表自劾,以威不攝下,請就刑戮。孝文乃免洛頭官。

劉昶,爲都督吳、越、楚、彭城諸軍事。義陽拒守不剋,昶乃班師。太和九年,孝文在彭城,昶至入見。昶曰:"臣奉勅專征,剋殄凶醜,徒勞士馬,久淹歲時,有損威靈,伏聽斧鉞。"孝文曰:"朕之此行,本無攻守之意。正欲伐罪弔民,宣威布德,二事既暢,不失其本。朕亦無剋而還,豈但卿也。"

夏侯道遷,初爲齊輔國將軍,歸國拜驍騎將軍。隨王肅至壽春,棄戍南叛。入梁,爲征虜將軍莊丘黑長史。及黑死,陰圖歸順。自南鄭來朝京師,引見于太極東堂,免冠徒跣,謝曰:"臣往日歸城,誓盡心力,超蒙奬擢,灰殞匪報。但比在壽春,遭韋纘之酷,申控無所,致此猖狂。是段之來,希酧昔遇。勳微恩重,有靦心顏。"宣武曰:"卿建爲山之功,一簣之玷,何足謝也。"

辛纂,爲荆州軍司馬道行臺。孝莊永安二年,元顥乘勝卒至城下,爾朱世隆狼狽退還,城內空虛,遂爲顥擒。及莊帝還宮,纂謝不守之罪。帝曰:"于時朕亦北巡,東中不守,豈卿之過。"

後周于謹,初仕後魏,爲積射將軍。隨廣陽王元深征鮮于,修禮停軍中山。侍中元

晏言于靈太后曰："廣陽王以宗室之重，受律專征。今乃盤桓不進，坐圖非望。又有于謹者，智略過人，爲其謀主。風塵之隙，恐非陛下純臣矣。"靈太后詔于尚書省門外立榜，募能獲謹者，許重賞。謹聞之，乃謂廣陽王曰："今女主臨朝，取信讒佞。脫不明白殿下素心，便恐禍至。謹請束身詣闕，歸罪有司，披露心腹。"深遂許之。謹遂到牓下曰："吾知此人。"衆共詰之，謹曰："我即是也。"有司以聞，靈后引見之，大怒。謹備述廣陽忠款，兼陳停軍之狀。靈后意解，捨之。

唐李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擒頡利可汗來獻。御史大夫溫彦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紀綱，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

李勉，德宗時爲河南汴、宋、滑、亳、河南等道都統，鎮汴州。李希烈叛，悉爲寇。勉城守累月，救援莫至，遂潛師潰圍，南奔宋州。詔以司徒平章事徵之。旣至朝廷，援服請罪。優詔復其位。勉引過備位而已。

李晟，爲京畿副元帥。平朱泚，德宗自興元還宮，晟以戎服謁見於三橋，帝駐馬勞之。晟再拜稽首，初賀元惡殄滅，宗廟再清，宮闈咸肅，復跪而言曰："臣忝備爪牙之任，不能早誅妖逆，致鑾輅再遷。及師于城隅累月，方殄賊寇。皆臣庸懦不任職之責，敢請死罪。"伏于路左，帝爲之掩涕，命給事中齊暎宣旨，令左右起晟于馬前。

渾瑊，鎮河中，詔授平涼盟會使。至盟所，吐蕃背盟。瑊偶得他馬，跨而奔馳。副使崔漢衡已下，竝爲所執。瑊入朝，素服待罪，詔釋之而後見。

梁劉鄩，末帝初爲開封尹，遙領南軍節度使。旋屬晉人攻河朔，鄩自華縣引軍襲魏州，與晉王戰于故元城，王師敗績。鄩脫身南奔，自黎陽濟河至魏州。鄩授滑州節度使，詔屯黎陽。貞明三年二月，晉王悉衆來攻黎陽，鄩拒之而退。及鄩歸闕，再授開封尹，領南鎮軍節度使。其年河朔失守，朝廷歸咎于鄩。鄩亦不自安，上表避位。九月，落平章事，授亳州團練使。

不顧親

威以克愛，良將所以有功；義以滅親，忠臣所以狥節。蓋夫授鉞而出，固敵是求，師律尚嚴，軍事貴斷，故有忘家狥國，以義掩恩。九族陷于寇讎，攻之而弗顧；六親干於約束，殺之而無赦。三軍感義而心奮，萬夫畏威而股栗，故能排禍難於社稷，戮鯨鯢於邊圉。宜乎錫以茅土，紀之旂嘗者矣。

魏將樂羊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羊啜之盡一杯。

魯將吳起，齊人伐魯，魯欲將起。起取齊女爲妻，而魯疑之。起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魯乃以爲將，而大破齊。

後漢李忠，字仲都。更始立，拜爲信都都尉。與太守任光同奉光武，以爲右大將軍。

從至苦陘(苦陘,縣名,屬中山),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城納之,收太守宗廣及忠母妻,而令親屬招呼忠。先是,寵弟從忠爲校尉,忠即時召見,責數以背恩反城,因格殺之。諸將皆驚曰:"家屬在人手中,殺其弟何猛?"忠曰:"若縱賊不誅,則二心也[18]。"光武聞而美之,謂忠曰:"今吾兵已成矣,將軍可歸救老母妻子。宜自募吏民,能得家屬者賜錢千萬,來從我取。"忠曰:"蒙明公大恩,思得報效,誠不敢內顧宗親。"會更始遣將攻破信都,忠家屬得全。

邳彤,爲後大將軍,從光武於河北。時王郎所置信都王捕繫彤父弟及妻子,使爲手書呼彤曰:"降者封爵,不降者族滅。"彤涕泣報曰:"事君者不得顧家。彤親屬所以至今得于信都者,劉公之恩也。公方爭國事,彤不得復念私也。"會更始所遣將攻拔信都,郎兵敗走,彤家屬得免。

趙苞,字威豪,爲遼西太守。遣使迎母及妻子,垂當到郡,道經柳城,値鮮卑萬餘人入塞寇鈔,苞母妻子遂爲所劫質,載以擊郡。苞率騎二萬與賊對陣,賊出母示苞,苞悲號謂母曰:"爲子無狀,欲以微祿奉養朝夕,不圖爲母作禍。昔爲母子,今爲王臣,義不得顧私恩、毁忠節,惟當萬死,無以塞罪。"母遙謂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以虧忠義!昔王陵母對漢使伏劍,以固其志。爾其勉之!"苞即進戰,賊摧敗,其母妻皆爲所害。苞殯斂母畢,自上歸葬。靈帝遣策弔慰,封鄃侯。苞葬訖,謂鄉人曰:"食祿而避難,非忠也;殺母以全義,非孝也。如是,有何面目立天下?"遂嘔血而死[19]。

朱靈,爲袁紹將。清河季雍,以鄃叛紹而降公孫瓚,瓚遣兵衛之。紹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瓚將靈母弟置城上,誘呼靈。靈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遂力戰拔之,生擒雍,而靈家皆死。

魏陳登,漢末爲廣陵太守。時太守討呂布,軍到下邳,登率郡兵爲軍先驅。時登諸弟在下邳城中,布乃質執登三弟欲求和同。登執意不撓,進圍日急。布刺姦張弘懼于後累,夜將登三弟就登。布既伏誅,登以功加拜伏波將軍。

鍾繇,爲司隸校尉。時袁譚遣郭援略取河東,太祖使繇率諸將討之。龐德爲軍鋒,德手斬一級,不知是援。戰罷之後,衆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繇之甥也。德晚後於鞬中出一頭,繇見之而哭。德謝繇,繇曰:"援雖我甥,乃國賊也。卿何謝之。"

晉郭默,河內人,事太守裴整爲督將。永嘉之亂,默率遣衆自爲塢主,撫循將士,甚得歡心。默婦兄同郡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爲違制,將殺嘉。嘉懼,奔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

宋劉粹,爲征虜將軍。初與謝晦厚善,晦以粹子曠之爲參軍。晦叛,粹受命南討,一無所顧,太祖以此嘉之。晦遣送還,粹亦不害也。

蔡那,爲建安王休仁司徒、中兵參軍。明帝即位,四方叛亂,那受任南討。那子弟皆在襄陽,爲劉胡所執。胡每戰輒懸之城外,那進戰愈猛。

梁羊侃，爲督官尚書。侯景叛，逼城。侃長子鷟爲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計此一子？幸汝早能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鷟曰："久以汝爲死，猶復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之，終不以爾而生進退。"因引弓射之。賊感其忠義，亦弗之害也。

隋崔弘度，仕周爲上大將軍。尉遲迥作亂，以弘度爲行軍總管，從韋孝寬討之。弘度妹先適迥子爲妻，及破鄴城，迥窘迫昇樓，弘度直上龍尾追之。迥彎弓將射弘度，弘度脱兜鍪謂迥曰："相識不？今日各圖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謹遏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早爲身計。何所待也？"迥擲弓於地，駡大丞相極口而自殺。弘度顧其弟弘丹曰："汝可取迥頭。"弘丹遂斬之。

堯君素，煬帝大業末爲河東通守。唐公義兵攻之，不尅，仍賜金小劾，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

唐屈突通，隋末爲左驍騎大將軍。煬帝幸江都，令通鎮長安。義師起，大王遣通屯河東，高祖遣其家僮召之，通遽命斬之。後聞京師平，家屬盡沒，率兵東下，將如洛陽。劉文靜遣竇琮、段志玄等追之。琮縱通子壽，令往諭之。通大呼曰："昔與汝爲父子，今與汝爲仇讎。"命左右射之。衆知京師陷，皆釋伏，通乃降。後爲兵部尚書，判東道行營僕射，從太宗下王世充。時通有二子，竝在洛陽。高祖謂通曰："東征之事，今以相屬，其如兩子何？"通對曰："臣以朽老，誠不足以當重任。但自惟疇昔執就軍門，至尊釋其縲囚，加之恩禮，既不能死，實荷再生。當自此之時，心口相視，暗以身命奉許國家久矣。今此行也，臣願先驅。兩兒若死，自是其命，終不以私害義。"高祖歎息曰："狥義之夫，一至於此！"

僕固懷恩，爲金微都督。肅宗即位于靈武，懷恩從郭子儀赴行在。時同羅部落自西京叛，賊北寇朔方，子儀與懷恩擊之。懷恩子玢領徒擊賊，兵敗而降，尋又自拔而歸，懷恩叱而斬之。將士懾駭，無不一當百，遂破同羅千餘騎于河上。

李晟，爲神策軍使。討朱泚，屯兵渭橋。神策軍家族多陷于泚，晟家亦百口在城中。左右或有言及家者，晟泣下曰："乘輿何在？而敢恤家乎？"泚又使晟小吏王無忌之婿詣晟軍，且曰："公家無恙，城中有書問。"晟曰："爾敢與賊爲間。"遽命斬之。

梁王彦章，太祖開平中爲先鋒馬軍使、澶州刺史。晉人攻陷澶州，彦章舉家陷沒。晉王遷其家於晉陽，待之甚厚，遣細人間行誘之。彦章即斬其使以絶之。後數年，其家被害。

周劉仁贍，仕江南爲壽州節度使，法令嚴肅。世宗顯德中征淮南，重圍之中，其子崇讓犯軍禁，即令斬之。故能以一成之衆，連年拒守。

受命忘家

《傳》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蓋軍旅之事,安危攸司。將帥之任,社稷是毗。固當以孝而資忠,以義而割愛。受詔引道,初無辨嚴。憂國忘身,靡顧私室。聳英烈之風槩,爲忠毅之模楷。宜乎錫以土宇,紀之祈嘗者哉。

漢霍去病,武帝時爲驃騎將軍。帝爲治第,令視之。對曰:"匈奴不滅,無以家爲也。"由此益重愛之。

後漢吳漢,爲大司馬。每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辨嚴之日。

南齊呂僧珍,爲太祖領軍主簿。祆賊唐瑀寇東陽,太祖率衆東討,使僧珍知行軍衆局事。僧珍宅在建陽門東,自受命當行,每日由建陽門道,不過私室。太祖益以此知之。

梁胡僧祐,事元帝,爲鎭西錄事參軍。因諫忤旨,下獄。大寶二年,侯景寇荆峡,圍王僧辯于巴陵[20]。帝乃引僧祐於獄,拜爲假節武猛將軍,封新市縣侯,令赴援。僧祐軍發,謂其子曰:"汝可開朱、白二門,吾不捷則死。吉則由朱,凶則由白也。"帝聞而壯之。

北齊厙狄干[21],爲太傅。及高仲斌以武城叛,神武討之,以干爲大都督前驅。干上道不過家,見侯景不遑食,景使騎追饋之。

後周李弼,初仕後魏,爲柱國大將軍。弼每率兵征討,朝受命夕便引路,略不問私事,亦未嘗宿於家。其憂國忘身類如此。

唐李光弼,爲太原尹。肅宗至德二年,史思明、蔡希德、高秀巖、牛庭玠四僞帥衆十餘萬,來寇太原,圍城三月。光弼自賊圍城,城中遷一小幕止宿,有急即往救之。行至府門,未嘗回頭,不復省視妻子。賊退後收拾器械,處置公事,經三日然後歸家。

高崇文,憲宗元和初,以長武城使統神策兵討劉闢。崇文在長武練卒五千,常若寇至。及是中使至長武,卯時宣命,而辰出師。

校勘記

[1]"某喪",原脱"某"字,據《漢書·項籍傳》補。"辦"原作"辨",據《漢書·項籍傳》改。

[2]析,原作"折",據《公羊傳·宣公十五年》改。下注文同。

[3]人,原脱,據《左傳·成公二年》補。

[4]宛筏,原作"宛茂",據《左傳·成公二年》改。

[5]色,原作"邑",據《左傳·昭公十五年》改。

[6]完,原作"安",據《左傳·昭公十五年》杜預集解改。

[7]城不獲而民知義所,原本將"所"字誤入注文中,據《左傳·昭公十五年》改。

[8]必,原作"心",據《左傳·昭公十五年》注改。

[9]代趙範,原作"伐趙軌",據《三國志·蜀書·趙雲傳》注引《雲別傳》改。

[10]都督，原作“郗督”，據《三國志·吳書·陸抗傳》改。

[11]祜，原作“祐”，據《四庫全書》本及《晉書·羊祜傳》改。下同。

[12]蒙固辭，原闕“蒙”，據《三國志·吳書·吕蒙傳》補。

[13]張敬兒，原作“王敬兒”，據《宋書·張敬兒傳》改。

[14]時詔徵河東太守王邑，原作“時詔徵爲東河太守王邑”，據《三國志·魏書·鍾繇傳》引《魏略》改。

[15]馬適議，原作“焉適議”，據《三國志·魏書·鍾繇傳》引《魏略》改。

[16]鉞，原作“越”，據《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改。

[17]減，原作“咸”，據《三國志·蜀書·諸葛亮傳》引《漢晉春秋》改。

[18]二心，原作“二”，據《後漢書·李忠傳》補。

[19]嘔，原作“歐”，據《四庫全書》本改。

[20]王僧辯，原作“王僧辨”，據《梁書·胡僧祐傳》改。

[21]厙狄干，原作“庫狄于”，據《北齊書·厙狄干傳》改。

册府元龜卷第四百一十八

將帥部(七十九)

嚴　整

古之論將者，既兼有智信仁勇，而後加之以嚴。其故何哉？蓋夫推轂受命，成師以出，非威克則失政，非衆整則喪列。故善用兵者，未嘗不以嚴整而制勝焉。乃有正身以表率，齊衆以進退，出令必信，行罰必當，紀律素足，恩威靡瀆。戰或不利，而軍無亂行。居常戒嚴，而出必致捷。以至長驅敵境，路不拾遺。克平城壘，市靡改肆。蓋武之有七德，其戢兵禁暴之爲急矣。

陳成子，齊大夫也。帥師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留舒，齊地。違，去也)。

漢周亞夫，爲河内太守。文帝六年，匈奴大入邊，以宗正劉禮爲將軍，軍霸上；祝兹侯徐厲爲將軍，軍棘門；又以亞夫爲將軍，軍細柳，以備胡。帝自勞，至霸上及棘門軍，直馳入，將以下騎出入送迎。已而之細柳軍，軍士吏被甲，鋭兵刃[1]，彀弓弩，持滿。(彀，張也。)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先驅，導駕者也。)先驅曰："天子且至。"軍門都尉曰："軍中聞將軍之令，不聞天子之詔。"有頃上至，又不得入。於是帝使使持節，詔將軍曰："吾欲勞軍。"亞夫乃傳言開壁門。壁門士請車騎曰："將軍約，軍中不得馳驅。"于是天子乃按轡徐行。至中營，將軍亞夫揖曰："介胄之士不拜，請以軍禮見(《禮》：介者不拜)。"天子爲動，改容式車(古者立乘，凡言式車者，謂俛身視式，以禮敬人。式，車前横木者也)，使人稱謝："皇帝敬勞將軍。"成禮而去。既出軍門，群臣皆驚，帝曰："嗟乎，此眞將軍矣！鄉者霸上、棘門如兒戲耳，其將固可襲而虜也。至于亞夫，可得而犯耶？"稱善者久之。月餘，三軍皆罷，迺拜亞夫爲中尉。

程不識，爲長樂衛尉。武帝時，以邊太守將屯，正部曲行伍，營陳擊刁斗，吏計治軍簿，虜不得犯。

後漢鄧禹，爲大司徒，征關中。是時三輔連覆敗，赤眉所過殘賊，百姓不知所歸。聞禹乘勝獨尅，而師行有紀(綱紀也，言有條貫而不下失)，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以千數。

銚期，重於信義。自爲將，有所降下，未嘗虜掠。

陳俊，爲琅邪太守，行大將軍事。得專征青、徐，俊撫貧弱，表有義，撿制軍吏，不得與郡縣相干，百姓歌之。

岑彭，爲征南大將軍。與蓋延、耿弇圍隗囂於西城，彭壅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囂將行巡、周宗將蜀兵救到[2]，囂得出，還冀。漢軍食盡，燒輜重，引兵下隴，延、弇亦相隨而退。囂出兵尾首諸營，彭殿爲後拒（尾，謂尋其後而擊之[3]。凡軍在前曰啓，在後曰殿。《東觀記》曰："彭東入弘農界，百姓持酒肉迎軍，曰：'蒙將軍爲後拒，全子弟得生還也'"），故諸將能全師東歸。又與諸將伐公孫述，彭首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

朱祐，爲建義大將軍。將兵率衆[4]，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爲本，不存首級之功，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樂放縱，多以此怨之。

馮異，爲掾史。光武使異别收河間，兵還，拜偏將軍。從破王郎，封應侯。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

高順，爲呂布督將。清白有威嚴，少言辭，將衆整齊，每戰必尅。

魏于禁，爲平虜校尉。從至宛陵，張繡與角復叛，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皷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鎗裸走。禁問其故，曰："爲青州兵所劫。"初，黄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緣爲略。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爲賊乎？"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既至，先立營壘，未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公，是宜促詣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爲備，何以待敵？且公聰明，譖訴何緣？"徐鑿塹安營訖，乃入謁，且陳其狀。太祖悦，謂禁曰："淯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5]！"時于禁與張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爲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遞行爲軍鋒，還爲後拒。而禁持軍嚴整。

徐晃，爲平寇將軍。既破關羽，時諸將皆集。太祖按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亞夫之風矣。"

曹仁，爲征南將軍。仁少不修行檢，及長爲將，嚴整奉法令，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6]。

裴潛，爲兗州刺史。太祖次摩陂，歎其軍陣齊整，特加賞賜。

蜀諸葛亮，悉大衆據武功五丈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

趙雲，爲偏將軍，從先主鎮荆州。先主入益州，雲領留營司馬。此時孫夫人以權妹驕豪[7]，多將吳吏兵，縱横不法[8]。先主以雲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内事。權聞先主西征，大遣舟船迎妹，而夫人内欲將後主還吳。雲與張飛勒兵截江，乃得後主還。雲後與

鄧芝、馬謖將兵拒魏軍,謖敗於街亭,雲、芝敗於箕谷。諸葛亮曰:"街亭軍退,兵將不復相錄;箕谷軍退,兵將初不相失。何故?"芝答曰:"雲身自斷後,軍資什物,略無所棄,兵將無緣相失。"

王平,爲裨將軍,屬馬謖先鋒。謖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逼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遺卒,率將士而還。丞相亮既誅馬謖,奪將軍黄襲等兵[9],平時見崇顯。

吴魯肅,爲人方嚴,治軍整頓,禁令必行。肅遺腹子淑,永安中爲武昌督,假節,遷夏口督。所在嚴整,有方幹。

賀齊,爲將。黄武初,魏使曹休來伐。齊以道遠後至,因往新市爲拒。會洞口諸軍遭風流溺,所亡中分,將士失色。賴齊未濟,偏軍獨全,諸將倚以爲勢。齊性奢綺,尤好軍事,兵甲器械,極爲精好。所乘船彫刻丹鏤,青蓋絳襜[10],干櫓戈矛,葩瓜文畫,弓弩矢箭,咸取上材。蒙衝鬭艦之屬[11],望之若山。休等憚之,遂引軍還。遷後將軍,假節,爲徐州牧。

步騭,爲驃騎將軍,領冀州牧。都督西陵十二年,鄰敵敬其威信。惟寬弘得衆,喜怒不形于聲色,而外内肅然。

潘璋,爲右將軍。爲人麤猛,禁令肅然,好立功名。所領兵馬不過數千,而其所在,常如萬人。征伐每止,頓立軍市,他軍所無,皆仰取足。

朱然,爲左司馬右軍師。雖世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互有功。

孫奂,爲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黄武中,大帝攻石陽,奂以地主,使所部將軍鮮于丹帥五千人先斷淮道,自帥吴碩、張梁五千人爲軍前鋒,降高城,得三將。大軍引還,帝詔使在前。住駕,過其軍,見奂軍隊整齊,帝歎曰:"初吾憂其遲鈍,今治軍,諸將少能及者。吾無憂矣。"

賀景,爲滅賊校尉。禦衆嚴而有恩,兵器精飾,爲當時冠絶。

晉薛翊,爲將軍。持節南征,軍容甚盛。

劉毅,爲冠軍將軍,持節兗州節度使。號令嚴整,行經墟邑,百姓安悦。

前秦王猛,爲輔國將軍。率諸軍討慕容暐,軍禁嚴明,師無私犯。猛未至鄴,劫盜公行。及猛之至,遠近怡然,燕人安之。

後秦姚碩德,爲振西將軍。率兵伐吕隆,法令齊整,秋毫無犯。祭先賢,禮儒哲,西土悦之。

宋蒯恩,爲龍驤將軍。高祖伐魯宗之,恩與建威將軍徐逵之前進,逵之敗沒。恩陳於堤下,宗之子軌乘勝擊恩,矢下如雨,呼聲震地。恩整厲將士,置陣堅嚴。軌屢衝之不動,知不可攻,乃退。高祖善其能將。

王鎮惡，隨高祖北伐。既入長安，姚泓率妻子歸降。城內夷晉六萬餘戶，鎮惡宣揚國恩，撫慰初附，號令嚴肅，百姓安堵。

劉勔，爲寧朔將軍。會豫州刺史殷琰反，假勔輔國將軍討之。及琰開門請降，勔約令三軍，不得妄動。城內士民，秋毫無所失。百姓感悦，咸曰來蘇。

沈攸之，爲冠軍將軍、雍州刺史。破薛常寶、劉胡于赭圻[12]、濃湖，賊軍委棄資財，珍貨殷積，諸軍各競收斂，以强弱爲多少。惟攸之、張興世約勒所部，不犯秋毫。諸將以此多之。

蕭惠開，爲桂陽王征北長史，南東海太守。惠開先與會稽太守蔡興宗名位略同，又結情款。自以負釁摧屈，慮興宗不能詣己，戒勒部下曰[13]："蔡會稽部伍若借問，慎不得答。"惠開素嚴，部下莫敢違犯。興宗見惠開舟力甚盛，不知爲誰，遣人歷船訊。惠開有舫十餘，事幹力二三百人，皆低頭直去，無一人答者。

梁柳慶遠，爲征東長史。高祖義兵起雍州，慶遠從軍下，身先士卒。高祖行營壘，見慶遠頓舍嚴整，每歎曰："人人若是，吾又何憂？"

楊公則，爲左衛將軍。高祖起義，下郢州，定江州，號令嚴明，秋毫不犯，所在莫不賴焉。及平建康，城內出者或被剝奪，公則親率麾下列陣東掖門，衛送公卿士庶，故出者多繇公則營焉。

裴邃，爲宣義將軍，鎮合淝。居身方正，有威重。將吏憚之，少敢犯法。

張弘策，爲輔國將軍。從高祖義師平建康，弘策與吕僧珍先入，清宫禁，封驗府庫。時城內珍寶委積，弘策申勒部曲，秋毫無犯。

後魏樂平王丕，爲車騎大將軍，督河西高平諸軍。南討秦王楊難當，軍至洛陽，禁令齊肅，所過無私，百姓爭致牛酒。

安定王休，領大司馬。孝文車駕南伐，親行諸軍，遇休以三盜入狗於六軍，將斬之。有詔赦之，休執曰："陛下將遠清衡、霍，故親御六師，跋涉野次，軍行始爾[14]，已有姦竊，如其不斬，何以息盜？請必行刑，以肅姦慝。"詔曰："大司馬執憲，誠應如是。但因緣會，朕聞王者之體，亦時有非常之澤，雖違軍法，可特原之。"休乃奉詔。孝文謂司徒馮誕曰："大司馬嚴而秉法，諸軍不可不慎。"於是六軍肅然。

來大千，爲內幢將，典宿衛禁旅。大千用法嚴明，上下齊肅。

叔孫建，爲平原鎮大將，封丹陽王，加征南大將軍，都督冀、青、徐、濟四州軍事。建沈敏多智，東征西伐，常爲謀主。治軍清整，號令嚴明。

宇文福，爲武衛將軍。從孝文征南陽，與右衛將軍楊播爲前軍。至鄧城，福選兵簡將，爲攻圍之勢。帝望福兵軍法齊整，將士閑習，大被褒歎。

元英，爲南安將軍，領護西戎校尉。孝文南伐，爲梁漢別道都將，圍南鄭，禁止三軍，一無所犯。遠近皆供租運。

劉潔,以數從征討有功,進爵會稽公。與樂平王丕督諸軍取上邽,軍至啓陽,百姓爭致牛酒。潔至上邽,諸將咸欲斬其豪帥,以示王威。潔不聽,撫慰秦隴,秋毫無犯,人皆安業。

源子恭,爲尚書主客郎中,攝南主客事。時河州羌卻鐵忽反,殺害長吏,詔子恭持節爲行臺,率諸將討之。子恭嚴勒州郡及諸軍,不得犯民一物。

北齊斛律羨,爲幽、安、平、南北營、東燕六州都督。突厥衆十餘萬來寇州境,羨總率諸將禦之。突厥望見軍威甚整,遂不敢戰,即遣使求款附。

後周李賢,爲大將軍。魏帝西遷,太祖令賢率騎兵迎衛。時山東之衆多欲逃歸,帝乃令賢以精騎三百爲殿,衆皆憚之,莫敢亡叛。

權景宣,爲大都督、豫州刺史,鎮樂口。時東魏來寇,潁川陷後,太祖以樂口等諸城道路阻截,悉令拔還。襄州刺史范秀,以狼狽得罪。景宣號令嚴明,戎旅整肅,所部全濟,獨被優賞。

齊王憲,爲大司馬,遷上柱國。武帝東伐,爲前鋒。齊人夙聞威聲,無不憚其勇略。及并州之捷,長驅敵境,芻牧不擾,兵無私焉。

尉遲迥,爲大將軍。平蜀,蜀主蕭紀子、宜都王肅與其文武官屬詣軍門請見,迥以禮接之。其吏人合營等各令復業,惟收僮隸及儲積以賞將士。號令嚴肅,軍無私焉。

扶猛,爲汝州刺史,從衛公直援陳將華皎。時大軍不利,惟猛所部獨全。

隋李雄,仕周爲驃騎大將軍。遷小賓部,從達奚武與齊人戰于芒山。諸軍大敗,雄所領獨全。

賀若弼,爲吳郡總管。開皇九年,大舉伐陳。弼襲陳南徐州,拔之,執其刺史黃恪。軍令嚴肅,秋毫不犯。有軍士于民間酤酒者,弼立斬之。

楊素,爲靈州道行軍總管。討突厥,大破之。素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

宇文忻,爲右領軍大將軍,馭戎整齊。

閻毗,爲車騎,宿衛東宮。高祖嘗遣高熲大閱于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惟毗一軍法制肅然。熲言之于帝,特蒙賜帛。

劉方,爲交州道總管。法令嚴肅,軍容齊整,有犯禁者造次,斬之。

薛世雄,爲右監門郎將。從煬帝征吐谷渾,進位通議大夫。世雄性廉謹,凡所行軍破敵之處,秋毫無犯。帝繇是嘉之。

衛玄,爲刑部尚書。遼東之役,檢校右禦衛大將軍,率師出僧地道。時諸軍多不利,玄獨全衆而還。

堯君素,爲鷹楊郎將。大業之末,盜賊蜂起,人多流亡,君素所部獨全。

唐闞稜,爲越州都督。時杜伏威據有江淮之地,其部皆出自群賊,類多放縱。有相

侵奪者，稜必殺之，雖親故無捨。令行禁止，路不拾遺。

李靖，武德中爲行軍總管。征荆州，降蕭銑，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

獨孤開遠，貞觀初詔典屯兵。突厥初降，諸蕃遠至，太宗校獵于昆明池，以示威武。令開遠總統左廂六衛兵馬，軍令嚴肅。太宗大悦，賜雜綵二百段。後出爲蒲州刺史。

薛訥，爲左衛大將軍。玄宗即位，于新豐講武，以訥爲左軍節度。時元帥與禮官得罪，諸部領亦失序，惟訥及解琬之軍中不動。令輕騎詔訥，至軍門，皆不得入。禮畢，帝甚加慰勞。

王思禮，爲河東節度使。善於支計，拙於征伐。然用法嚴整，士卒不敢犯，時議稱之。

長孫全緒，爲右羽林大將軍。吐蕃犯長安，既平，中書令郭子儀率六軍將士自商州旋師長安，命全緒爲先鋒。全緒既進，隊伍嚴整，京城士庶迎拜歡呼。

令狐彰，爲滑、亳等六州節度。時犬戎犯邊，徵兵防狄。彰遣屬吏部統營伍，自滑至京之西郊，向一千餘里，甲士三千人率自齎糧。所過州縣路次供億，皆辭而不受，所經閭里，不犯秋毫。識者稱之。

尚可孤，爲神策大將軍。魚朝恩之統禁軍，愛其勇力，甚委遇之，俾爲養子，奏改姓魚氏，名智德。以禁兵三千鎮于扶風縣，後徙武功。可孤在扶風、武功凡十餘年，士伍整肅，郡縣安之。興元初，與李晟同收京城。賊平之後，營于白華亭。統衆公平，號令嚴整，時人稱焉。李晟甚親重之。

段秀實，爲涇州刺史。邠寧節度白孝德奏秀實試太常卿，支度營田二副使。大軍西遷，所過掠奪。又以邠境乏食，難于饋運，乃請軍于奉天。是時公廩亦竭，縣吏憂恐，多逃匿，群行剽盜。孝德不能禁。秀實私曰："使我爲軍候，當不如此。"軍司馬言之，遂以秀實爲都虞候，權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一，軍府安泰，代宗聞而嗟賞久之。兵還于邠寧，復爲都虞候。

張忠孝，爲高陽軍使，統易州。田承嗣之寇冀州，成德軍節度李寶臣使以精騎四千禦之。承嗣睹其嚴肅，歎曰："張阿勞在焉，冀州未易圖也。"乃焚營宵遁。阿勞，忠孝小字也。

李懷光，爲朔方節度郭子儀軍都虞候。性情勤嚴，猛而敢誅殺。雖親戚犯法，皆不撓避。子儀性寬厚，不親軍事，紀綱任懷光，軍中尤畏之，亦稱爲理。

李觀，爲右龍武大將軍。涇帥叛，觀時上直，領衛兵千餘人扈從奉天。詔都巡警，訓練諸軍戍帥。三數日間，加召五千餘兵，列之通衢，整肅鼙皷，城内因之增氣。

辛雲京，爲太原節度使。質性沉毅，部下有犯令者，不貸絲毫。其賞功效，亦如之。故三軍整肅。

李晟，興元初爲神策行營節度使，與李懷光同討朱泚。晟軍舍於朔方軍之北，每晟

軍與懷光軍同至城下,懷光軍輒虜掠驅牛馬,百姓苦之。晟軍無所侵犯。懷光軍惡其獨善,乃分所虜獲與之,晟軍不敢受。晟又收復京城,遣京兆尹李齊運告諭於衆,百姓安堵,秋毫無犯。初,勒兵屯於含光殿前,舍於右金吾仗,號令三軍曰:"晟不佞,上憑睿算,次順人心,今得尅滅兇渠,肅清天禁,皆三軍之力也。長安士庶,久陷賊庭,若小有震驚,則非伐罪弔人之義。晟與公等各有家累,離別數年,今已成事,相見非晚。五日內不得輒通家信,違命者斬。"

嗣曹王皐,爲相州節度。市迴紇馬以益騎兵,每大畋獵以教士卒。軍令嚴肅,路無拾遺。

唐高崇文,元和初爲左神策行營節度使,統兵討劉闢于西川。軍至興元,軍中有折逆旅之匕箸者,斬之以狥。王師既入成都,介士屯于大逹。軍令嚴肅,珍貨山積,市井不移,無秋毫之犯。

李愿,爲夏州節度使。威令簡肅,甚得綏懷之術。客有亡馬者,投狀告愿。愿以狀牓于路,懸金以購之。不二日,所亡馬并一良馬竝繫於牓下,而置書一緘曰:"馬逸及郡,不時告,罪當死。敢以良馬一贖罪,并亡馬謹納於路。"愿付客亡馬,而解良馬以放之。境內嚴肅,多如此類。

李抱玉,爲山南西道副元帥,鎮鳳翔十餘年。雖無破虜之功,而禁暴安人,頗爲時所稱。

劉澭,盧龍軍節度使怦之次子。怦卒,子濟代任。濟表爲瀛州刺史。澭性輕財愛士,得人之死力。濟疑忌頗甚,人多間之,因召澭不至,發兵攻之。澭嬰城自守,以事上聞。城數月不拔,濟令引滹沱水灌之,城中益急。會有詔許澭朝京師,澭乃拔瀛州軍士及男女萬餘口,歷鎮、魏數軍,直趨京師,人無離叛者。澭號令嚴肅,所過芻蕘無所犯。其諸軍雖甚惡之,卒不能阻敗。

李愬,爲唐鄧節度使。平蔡州。初,愬父晟尅復京城,市不改肆。而愬平淮蔡,復踵其美。

梁牛存節,爲遏後都指揮使。唐乾寧四年秋,大舉以伐淮南。至濠州東,聞前軍失利于青口,諸軍退至渒河,無復隊伍。存節尾其後,與諸軍釋騎步鬬。諸軍退,得濟。收合所部并敗兵共八千餘人,至於淮浚,時不食已四日矣。存節訓勵部分,以禦追寇,得旋歸。

黄文靖,初爲太祖牙職,遷諸軍指揮使。唐大順中,佐葛從周送朱崇節入潞,會晉軍十餘萬附外垣寨焉。文靖慮諸軍難守,乃與葛從周啓關出師,文靖爲殿,命矢刃皆外向,持重而還,晉人不敢逼。

後唐王瓚,初仕梁諸衛大將軍。貞明五年,代賀環統軍,駐于河上。時李存審築壘於德勝渡。秋八月,瓚率汴軍五萬自黎陽渡河,將掩擊魏州。明宗出師拒之。瓚至頓

丘而旋，於楊村夾河築壘，架浮航，自滑餽運相繼。瓚嚴於軍法，令行禁止。

李存璋，爲河東馬步都虞候。初，武皇稍寵軍士，蕃部人多干擾廛市，肆其侵奪，法司不能禁。莊宗初嗣位，銳於求理，存璋得行其志，抑強扶弱，誅其豪首，期月之間，紀綱大振，弭群盜，務耕稼，去姦宄，息倖門[15]。當時稱其材幹。

李存進，爲涊州刺史。天祐十三年，從定魏州，授天雄軍都部署。時鄴初歸我，人情離貳，銀鎗效節，諸軍強桀難制，訛言竊議，搖扇群情。存進沉厚果斷，犯令者梟首于市，強右豪奪暴掠人物者，必磔裂曝屍于路。鄴人視之，無不惕息。由是軍民靡然從化。

郭崇韜，爲樞密使。從魏王平蜀，大軍入西川城，戒諸軍剽掠，法令嚴峻。軍士強估一錢，必論之法，市不改肆。

晉史翰，爲義成軍節度使。性剛毅，有謀略，御軍嚴整。

漢史弘肇，爲侍衛使。嚴毅寡言，部轄軍衆，有過無捨。兵士所至，秋毫不犯。部下有指揮使，嘗因指使少不從命，弘肇立過殺之，將吏股慄。至平定兩京，無敢干忤。

周安審琦，爲中書令。鎮襄江僅餘一紀，嚴明御下，政不暴俗，而南邦之民甚懷其惠。

韓令坤，爲侍御馬軍都指揮使。顯德三年，領兵襲楊州。楊州將吏聞王師至，開門以迎之。令坤整衆而入，市不易肆，人甚悦之。

校勘記

[1]鋭兵刃，原作"鋭兵兩"，據《史記·絳侯周勃世家》改。

[2]行巡，原誤倒，據《後漢書·岑彭傳》乙正。

[3]尾謂尋其後而擊之，原作"尾謂尋其後而不知"，據《後漢書·岑彭傳》李賢等注改。

[4]將，原作"捋"，據《後漢書·朱祐傳》改。

[5]雖古名將何以加之，原作"雖名將將何以加之"，據《三國志·魏書·于禁傳》改。

[6]常置科於左右案以從事，原闕"以從事"三字，據《三國志·魏書·曹仁傳》補。

[7]驕豪，原作"退豪"，據《三國志·蜀書·趙雲傳》注引《雲別傳》改。

[8]縱横不法，原作"縱横不發"，據《三國志·蜀書·趙雲傳》注引《雲別傳》改。

[9]奪將軍黄襲等兵，原誤"奪"爲"及"，據《三國志·蜀書·王平傳》改。

[10]鋒槍，原作"鋒檐"，據《三國志·吳書·賀齊傳》改。

[11]艦，原作"止"，據《三國志·吳書·賀齊傳》改。

[12]緒圻，原作"緒淅"，據《宋書·沈攸之傳》改。

[13]部下，原作"自下"，據《宋書·蕭惠開傳》改。

[14]爾，原作"再"，據《魏書·安定王休傳》改。

[15]弭群盜，原闕"弭"；去姦宄，原闕"去"，據《舊五代史·李存璋傳》補。

册府元龜卷第四百一十九

將帥部(八十)

持重　以少擊衆

持　重

蘇秦有言曰:“任大功不輕敵。”蓋兵者凶器,將者人之司命,雖軍師強禦,卒乘競勸,未有輕易而能成功者焉。是以楚衆輕佻,欒書識其可追;趙括易言,馬服知其必敗。全軍保勝,其惟持重乎!自秦漢以還,將之良者,乃有深溝高壘,以待敵人之勞;安坐堅卧,以制麾下之亂。居常休士以養勇,臨敵整衆而戒嚴,故能進必克勝,退無負衄。斯所謂十全之舉,節制之師。與夫致之死地而後生,投之亡地而後存,徼天幸、圖拙速者異矣。

秦王翦,將兵六十萬人[1],代李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循撫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絶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二十斤,爲機行三百步[2]。延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壯士擊,大破荆軍。

漢周亞夫,爲中尉。吳、楚反,以太尉東擊吳、楚,會兵滎陽。吳方攻梁,梁急請救。亞夫引兵東北走昌邑,深壁而守。梁王使使請亞夫,亞夫守便宜,不往。梁上書言景帝,帝使使詔救梁[3]。亞夫不奉詔,堅壁不出,而使輕騎兵弓高侯等絶吳、楚兵後食道。吳、楚兵乏糧,饑,欲退,數挑戰,終不出。夜,軍中驚,内相攻擊擾亂,至于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其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吳、楚既餓,乃引兵去。

韓安國,字長孺,梁成安人也。事梁孝王,爲中大夫。吳、楚反,時孝王使安國及張羽爲將,扞吳兵于東界。張羽力戰,安國持重,以故吳不能過梁。

趙充國,爲後將軍。擊先零諸叛羌,充國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爲戰備,止必堅營

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

後漢吳漢，爲大司馬。建武四年冬，率建威大將軍耿弇、漢中將軍王常等擊富平、獲索二賊於平原。明年春，賊率五萬餘人夜攻漢營，軍中驚亂[4]。漢堅卧不動，有頃乃定。

王霸，爲偏將軍。建武四年，與捕虜將軍馬武討周建于垂惠。蘇茂來救建，霸擊敗之。霸、武各歸營，賊復聚，挑戰，霸堅卧不出[5]，方享士作倡樂。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尊，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以徼一切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

馬成，建武四年拜揚武將軍，督誅虜將軍劉隆等，擊李憲，進圍憲于舒[6]，令諸軍各深溝高壘。憲數挑戰，成堅壁不出，守之歲餘。至六年春，城中食盡，乃攻之，遂屠舒，斬李憲[7]，追擊其黨與，盡平江淮地。

祭遵，爲征虜將軍。建武八年，從車駕上隴。及隗囂破，帝東歸，令遵進屯隴下。及公孫述遣兵救囂，吳漢、耿弇等悉奔還，遵獨留不卻。

馮異，守征虜將軍，行天水太守事。時隗囂死，子純猶總兵據冀。諸將共攻冀，不能拔，欲且還休兵。異固持不動，常爲衆軍先鋒。

張奂，爲安定屬國都尉，遷使匈奴中郎將。時休屠各及朔方、烏桓竝同反叛，燒度遼將軍門，引屯赤阬[8]，烟火相望。兵衆大恐，各欲亡去。奂安坐帷中，與弟子講誦自若，軍士稍安。乃潛誘烏桓，陰與和通，遂使斬屠各渠帥，襲破其衆。諸胡悉降。

袁紹，領冀州牧。獻帝初平四年三月上巳，大會賓徒於薄落津[9]。聞魏郡兵反，與黑山賊干毒等數萬人共覆鄴城[10]，殺郡守。坐中客家在鄴者，皆憂怖失色，或起而涕泣。紹容貌自若，不改常度(《獻帝春秋》曰：紹勸督引滿投壺，言笑容貌自若)。

魏張遼，爲盪寇將軍。時荆州未定，遣遼屯長社。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

田豫，爲汝南太守，加殄夷將軍。吳人來寇，豫往拒之，賊即退。諸軍夜驚云："賊復來！"豫卧不起，令衆敢動者斬。有頃，竟無賊。

司馬孚，爲侍中。吳將諸葛恪圍新城，以孚督諸軍二十萬防禦之。孚次于壽春，遣毌丘儉、文欽等進討。諸將欲速擊之，孚曰："夫攻者，借人之力以爲功。且當詐巧，不可爭力也。"故稽留月餘乃進軍，吳師望風而退。

吳甘寧守夷陵，手下有數百兵，并所新得，僅滿千人。魏將曹仁令五六千人圍寧，寧受攻累日。敵設高樓雨射城中，士衆皆懼，惟寧談笑自若。

朱然，鎮江陵。黄武六年，大帝自率衆攻石陽。及至旋師，潘璋斷後，夜出錯亂，敵

追擊璋,璋不能禁。然即還住拒敵,使前船得引極遠,徐乃後發。

全琮,爲將甚勇決,當敵臨難,奮不顧身。及作督帥,養威持重,每御軍常任計策,不營小利。

朱异,爲揚武將軍。赤烏十三年十月,魏將文欽爲叛以誘異,大帝遣呂據就异以迎欽。异等持重,欽不敢進。

晉周訪,爲豫章太守。時荆州賊杜曾逐刺史王廙,徑造沔口,大爲寇害,威震江沔。元帝命訪擊之。訪有衆八千,進至沌陽。曾等鋭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軍之善謀者也。"使將軍李常督左甄,許朝督右甄,訪自領中軍,高張旗幟。曾果畏訪,先攻左右甄。曾勇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其衆曰:"一甄敗,鳴三鼓;兩甄敗,鳴六鼓。"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訪,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還戰,自旦至申,兩甄皆敗。訪聞鼓音,選精鋭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勅不得妄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

宋蒯恩,爲龍驤將軍,行參軍。高祖伐魯宗之,恩與建威將軍徐逵之前進,逵之敗沒。恩陳于隄下,宗之子軌乘勝擊恩,矢下如雨,呼聲震地。恩整厲將士,置陣整嚴。軌屢衝之不動,知不可攻,乃退。高祖善其能將持重。

巴陵王休若,文帝子也。會稽太守孔顗反,遣尚書張永、建威將軍沈懷明及休若董統諸軍討之。顗所遣孫曇瓘等軍頓晉陵九里,部陳甚盛。懷明至奔牛,所領寡弱,乃築壘自固。張永至曲阿,未知懷明安否,乃自驚擾,將帥咸勸退保破岡。其日大寒,風雪甚猛,塘埭決壞,衆無固心。休若宣令:"敢有言退者斬!"衆少定,乃築壘息中。尋得懷明書,則定未進。軍主劉亮又至,兵力轉加,人情乃安。

劉義欣,爲後將軍、南兖州刺史。元嘉七年,到彦之率大衆入河,義欣進彭城,爲衆軍齊援。彦之退敗,青齊搔擾,將佐虜寇大至,勸義欣委鎮還都。義欣堅志不動,遷鎮壽陽。

南齊蕭穎胄,爲冠軍將軍,廬陵王後軍長史,廣陵太守,行南兖州府事。是年,虜揚聲當飲馬長江。帝懼,勅穎胄移居民入城。百姓驚恐,席卷欲南渡。穎胄以賊勢尚遠,不即施行。虜亦尋退。

梁楊公則,爲左衛將軍。高祖義師東下,至新林,公則自越城移屯領軍府壘北樓,與南掖門相對,嘗登樓望戰[11],城中遥見麾蓋,縱神鋒弩射之,矢貫胡床,左右皆失色,公則曰:"幾中吾脚。"談笑如初。東昏夜選勇士攻公則柵,軍中驚擾,公則堅卧不起,徐命擊之,東昏軍乃退。

蕭藻,爲益州刺史。焦僧護作亂,掩據郫繁,衆有數萬。藻年未弱冠,肩輿行賊城,流矢雨下。從者舉楯以蔽,藻命去之。因是物情大安,賊遂退去。

韋叡,爲輔國將軍,討合肥。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静築城于岸守之。魏攻陷

懷靜城，千餘人皆沒。魏人乘勝至叡隄下，其勢甚盛。軍監潘靈祐勸叡退還巢湖，諸將又請走保三丈。叡怒曰："寧有此邪？將軍死綏，有前無卻！"因令取繖扇麾幢，樹之隄下，示無動志。叡素羸，每戰不常騎馬，以版輿自載，督厲衆軍。合肥既平，高祖詔班師。去賊既近，恐爲所躡，叡悉遣輜重居前，身乘小輿殿後。魏人服叡威名，望之不敢逼，全軍而還。

王珍國，爲游擊將軍，父憂去職。建武末，魏軍圍司州。明帝使徐州刺史裴叔業攻拔渦陽，以爲聲援。起珍國爲輔國將軍，率兵助焉。魏將楊大眼大衆奄至，叔業懼，棄軍走。珍國率其衆殿，故不至大敗。

王僧辯，爲鎮軍將軍、司徒、尚書令。討湘州賊陸納，賊敗，步走歸保長沙，驅逼居民，入城拒守。僧辯追躡，乃命築壘圍之，悉令諸軍廣延圍柵。僧辯出坐隴上，而自臨視。賊望識僧辯，知不設備，賊黨吳藏、李賢明等乃率鋭卒千人，開門掩出，蒙楯竝進，徑趨僧辯。時杜崱、杜龕竝侍左右，帶甲衛者止百餘人，因與賊交戰。賢明乘鎧馬，從者十騎，大呼衝突。僧辯尚據胡床，不爲之動。于是指揮勇敢，遂獲賢明，因即斬之，賊乃退。

後魏李平，爲鎮北將軍，討京兆王愉于冀州。平既次經縣，諸軍大集，夜有蠻兵數千斫平前壘，矢及平帳。平堅卧不動，俄而乃定。

北齊爾朱渾元，累有戰功，遷太師。善于御衆，行軍用兵，務在持重。前後出征，未嘗負敗。

唐魏元忠，爲并州副元帥。時突厥與吐蕃數犯塞，元忠皆爲大總管拒之。元忠在軍，惟持重自守，竟無所尅獲，然亦未嘗敗失。

後唐李嗣昭，守潞州。嘗享諸將，登城張樂，爲梁軍矢中其足。嗣昭密拔之，坐客不之覺，酣飲如故，以安士心。

以少擊衆

《軍志》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阨也。若乃勵敢死之士，乘戰勝之威，揀練卒伍，服習器用，冒利刃以不顧，臨大敵而賈勇，斯固制勝而必克，遇戰而皆獲者焉。至於勢有強弱，技有長短，蓋亦由夫將有勇怯，而制有巧拙也。及夫客主之勢懸絶，格鬬之志奮勵，士樂用命，人百其勇，又何嘗不收奇功哉！然而常勝之家，難與慮敵；爲將之道，出於萬全。故兵法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兵。若狃挾以輕敵，深入以邀幸，雖曰拳勇，亦所愼焉。

漢黥布，初爲項籍將。籍使布先涉河（涉，謂無舟楫而渡也）擊，軍數有利。籍乃悉引兵從之，遂破秦軍，降秦將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

數以少敗衆也。

李廣,爲郎中令。將四千騎出右北平,行數百里,匈奴將四萬騎圍廣。廣爲圜陣,外向。胡急擊之,矢下如雨。漢兵死者過半,漢矢且盡。廣乃令士持滿毋發,而廣身自以大黄射其裨將(大黄,弩名,亦曰黄弩),殺數人,胡虜益解。

李陵,爲騎都尉。天漢二年,將步卒五千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值,騎可三萬,圍陵軍。虜見漢軍少,直前就營。陵搏戰攻之(手對戰也),千弩俱發,應弦而倒。虜還走上山,漢軍追擊,殺數千人。單于大驚,召左右地兵八萬餘騎攻陵。陵且戰且引,南行數日,抵山谷中(抵,當也)。單于在南山上,使其子將騎擊陵。陵軍步鬭樹木間,復殺數千人,因發連弩射單于。(三十桊[12],共一臂也。桊,音眷,又去權切。)單于下走。是時陵軍益急[13],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陵與蘇武書曰:"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

後漢馬防,爲城門校尉。建初二年,金城、隴西保塞羌皆反(羌,東吾燒當之後也[14]。以其父滇吾降漢[15],乃入居塞内,故稱保塞),拜防行車騎將軍事。軍到冀,而羌豪布橋等圍南郡都尉于臨洮。防欲殺之。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駕,防乃别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爲前後軍,去臨洮十餘里。明旦,遂鼓譟而前,羌虜驚走,因追擊破之,斬首虜四千餘人,遂解臨洮圍。

耿夔,爲大將軍尉。永元三年,車騎將軍竇憲出河西,以夔爲大將軍左校尉,將精騎八百出居延塞,直奔北單于廷,于金微山斬閼氏名王已下五千餘級。單于與數騎脱亡,盡獲其匈奴珍寶財畜,去塞五千餘里而還。

魏張遼,爲盪寇將軍,與李典將七千餘人屯合肥。吳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遼夜募敢從之士,得八百人[16]。明日,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權守合肥十餘日,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黄初中卒。文帝追念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百户,賜一子爵關内侯。"

吳徐盛,爲大帝别部司馬,授兵五百人守柴桑長,拒劉表將江夏太守黄祖。祖子射嘗率數千人下攻盛,盛時吏士不滿二百,與相拒,擊傷射吏卒千餘人。已乃開門出戰,大破之。射遂絶迹,不復爲寇。大帝以爲校尉,後爲建武將軍。魏將曹休出洞口,盛與吕範、全琮渡江拒守,遭大風,船人多喪。盛收餘兵,與休夾江。休使兵將就船攻盛,盛以少禦多,敵不能克,各引軍退。

朱然,爲車騎將軍,右護軍。赤烏五年征柤中[17],魏將蒲忠、胡質各將數千人,忠要遮險隘,圖斷然後。質爲忠繼援。時然所督兵將先四出,聞問不暇收合,便將帳下見兵八百人逆掩。忠戰不利,質等皆退。

晋王渾,爲征虜將軍,假節、領豫州刺史。與吳接境,吳將薛瑩、魯淑衆號十萬,淑

向弋陽，瑩向新息。時州兵竝放休息，衆裁一旅，浮淮潛濟，出其不意，瑩等不虞晉師之至。渾擊破之，遷爲安東將軍。

周處，爲御史中丞，隸夏侯駿西征。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遣處以五千兵擊之。自旦及暮，斬首萬計。

劉演，爲陽平太守。石勒之亂，演奔劉琨，琨以爲輔國將軍、魏郡太守。琨將討勒，以演領勇士千人，行北中郎將、兖州刺史，鎮廩丘，斬王桑，走趙固，得衆七千人。爲勒所攻，演拒戰。勒退，元帝拜爲都督、後將軍、假節。

謝玄，爲冠軍將軍，領徐州刺史。苻堅自率兵次于項城，衆號百萬。詔玄爲前鋒都督拒之，衆凡八萬。玄與從弟輔國將軍琰、西中郎將桓伊等以精鋭八千涉淮水，堅衆奔潰，死者不可勝計。

王猛，爲苻堅將，與鄧羌等將步騎六萬伐慕容暐。既陷晉陽，暐遣慕容評率衆四十萬救之，陣于渭源。猛、羌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衆。戰及日中，評衆大敗，俘斬五萬有餘。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

宋臨川王道規，隨高祖起義，爲振武將軍、義興太守。與晉將劉毅、何無忌追桓玄，遇玄于峥嶸洲。道規等兵不滿萬人，而玄戰士數萬，衆竝憚之，欲退還尋陽。道規曰："不可。彼衆我寡，强弱異勢，今若畏懦不進，必爲所乘。雖至尋陽，豈能自固？玄雖竊名雄豪，內實畏怯。加已經奔敗，衆無固心。決機兩陣，將雄者克。昔光武昆陽之戰，曹操官渡之師，皆以少制多，共所聞也。今雖才謝古人，豈可先爲之弱？"因麾衆而進，毅等從之，大破玄軍。

沈叔任，爲梓潼太守，戍涪城。東軍既反，二郡强宗侯勵、羅奥聚衆作亂，四面雲合，遂至萬餘人，攻城甚急。叔任東兵不滿五百，推布腹心，衆莫不爲用。出擊，大破之，逆黨皆平。

梁馬仙琕，仕宋爲龍驤將軍，汝南陰、譙二郡太守。會壽陽陷，魏將王肅侵邊。仙琕力戰，以寡尅衆，魏人甚憚之。

韋放，爲明威將軍。會領軍曹仲宗攻渦陽，魏大將軍費穆帥衆奄至，放軍營未立，麾下止有二百餘人。放免冑下馬，據胡床處分，士卒皆殊死戰，莫不一當百。

杜懷瑤，爲梁、秦二州刺史。魏軍圍南鄭，懷瑤第三子膂力絶人，便馬善射，同心敢死士一百七十人，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號爲"杜彪"，位至西荆州刺史。

陳蕭摩訶，爲譙州刺史。周武帝遣將宇文欣將精騎數千爭吕梁，摩訶領十二騎深入周軍，從横奮擊。

後魏庾岳，爲安遠將軍。嘗以少擊多，士衆服其智勇。

後周竇熾，初仕後魏，爲衛將軍。河橋之戰，諸將退走，熾時獨從兩騎，爲敵人所追。至邙山，熾乃下馬背山抗之。俄而敵衆漸多，三面攻圍，矢下如雨。熾騎士所執弓，

竝爲敵人所射破。熾乃總收其箭以射之,所中人馬,皆應弦而倒。敵以殺傷既多,乃相謂曰:"得此人未足爲功。"乃稍引退。熾因其怠,遂突圍得出。

李弼,爲秦州刺史。從太祖平弘農,與齊神武戰于沙苑。左將軍爲敵所乘,弼將六十騎,身先士卒,横截之。賊分爲二,遂大破之。

柳檜,爲平東將軍、河湟郡守。吐谷渾入寇郡境,時檜兵少,人懷憂懼。檜撫而勉之,衆心乃安,因率數十人先擊之。渾人潰亂,餘衆乘之,遂大敗而走。

權景宣,爲大都督,豫州刺史,鎮樂口。東魏亦遣張伯德爲刺史。伯德令其將劉貴平率其戍卒及山蠻,屢來攻逼。景宣兵不滿千人,隨機奮擊,前後擒斬三千餘級,貴平乃退走。

宇文貴,爲右衛將軍。時東魏潁川長史賀若統以潁川來降,東魏遣將堯雄、趙育、是雲寶(姓是雲,名寶)率衆二萬攻潁川,貴自洛陽率步騎二千救之。東魏行臺任群又率衆四萬攻潁川,方與雄合。諸將咸以彼衆我寡,不可爭鋒。貴曰:"兵機倚伏,固不可以常理論。古人能以寡制衆者,皆由豫睹成敗,決必然之策耳。吾雖闇於成事,進與賀若合勢,爲計之上者。"遂入潁川。雄等乃前,貴率千人背城爲陣,與雄合戰,大破雄、育於陣,降俘萬人。貴乘勝逼任群,群大敗,是雲寶亦降。

魏玄,爲驃騎大將軍。陝州總管尉遲綱遣玄率儀同、宇文能、趙乾等步騎五百於鹿盧交南,邀擊東魏。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衆二千餘人,玄輕將五騎行前覘之,卒與之遇。便即交戰,殺十數人,獲馬幷甲矟等,永業遂退。

隋周羅睺,爲幽州刺史。開皇末,突厥達頭可汗犯塞,從楊素擊之。虜衆甚盛,羅睺白素曰:"賊陣未整,請擊之。"素許焉,與輕勇二十騎直衝虜陣,從申至酉,短兵屢接,大破之。進位大將軍。

王仁恭,爲光祿大夫,領馬邑太守。始畢可汗率騎數萬來寇馬邑,復令二特勒將兵南過。時兵不滿三千,仁恭精鋭逆擊破之。其二特勒兵潰,仁恭縱兵乘之,斬獲千級,斬二特勒。

唐王君廓,爲上柱國。武德初,統兵經略東都。王充將郭士衡、許羅漢前後入掠,廓轉擊退之,拜右武衛將軍。詔勞之曰:"卿以三千人破賊一萬,自古以少制衆,未之前聞。非惟驍勇絶人,亦足顯卿忠節也。"

程知節,爲秦王府護軍。武德三年,以百餘騎擊王世充賊數千人,破之。

馬三寶,爲太子監門率,領平道將軍。突厥之寇渭川也,三寶以數百騎,卒與虜遇。接戰,虜寇敗之。

段德操,爲左武衛將軍,領延州道行軍總管,以鎮北境。梁師都與突厥之衆數千騎來寇延州,安營于野豬嶺。德操以衆寡不敵,按甲以挫其鋭。後伺賊稍怠,遣副總管梁禮率衆擊之,德操以輕騎出其不意。賊與禮酣戰久之,德操多張旗幟掩至,其賊大潰,

逐北二百餘里,尅其魏州,虜男女二千餘口。經數月,師都又以步騎五千來寇。德操擊之,俘斬略盡,師都與百餘騎而遁。

黑齒常之,爲左武衛大將軍,仍檢校左羽林軍。垂拱二年,突厥犯邊,命常之率兵拒之。躡至兩井,忽逢賊三千餘衆。常之見賊徒爭下馬著甲,遂領二百餘騎,身當先鋒直衝,賊遂棄甲而散。俄頃賊衆大至,及日將暮,常之令伐木,營中燃火狀如烽燧。時東南忽有大風起,賊疑有救兵相應,遂狼狽夜遁。以功進封爲燕國公。

馬璘,爲安西裨校,從副元帥李光弼攻史朝義於洛陽。朝義自領精卒拒王師於北邙,營壘如山,旌甲耀日。諸將愕眙不敢動,璘獨率所部横戈而出,入賊陣者數四,賊因披靡潰敗。李光弼壯之曰:"吾用兵三十年,未見以少擊衆,有雄捷如馬將軍者。"

衛伯玉,爲神策將軍。乾元二年十一月,逆賊史思明遣魏將李歸仁鐵騎五千,將犯陝州。伯玉以數百騎擊破之於礓子坂,積屍滿野,虜馬六百疋。歸仁與其黨東走。

陳泊,爲鎮靜軍使。劍南節度使韋臯遣泊等進兵攻吐蕃維州,北蕃遣內大相論莽熱率雜虜十萬而來。蜀師萬人據險設伏以行,先出千人挑戰。莽熱見我師之少,悉衆追之,發伏掩擊,生擒論莽熱,虜衆十萬,殲夷者半。

梁牛存節,初爲宣武軍小將。討河北,存節前鋒下黎陽,收臨河。至內黃西,以兵千餘人當魏人萬二千衆,大破其陣,殭仆蔽野。太祖深所歎激,謂有神兵之助。

郭言,從太祖赴汴,爲裨校。屢將兵與蔡賊秦宗權戰于後郊,每以少擊衆,出必勝歸。太祖嘉其勇果,謂賓佐曰:"言乃吾之虎侯也。"

晉郭海金,爲護聖都指揮使,領黃州刺史。天福二年,襄州安從進謀犯闕。海金爲行營先鋒都指揮使,與李建崇等同於唐州湖陽遇從進軍萬餘人。海金以一旅之衆突擊,大敗之。策勳授檢校太保、商州刺史。

校勘記

[1]六十萬人,原作"十萬人",據《史記·白起王翦列傳》補。

[2]機,原作"幾",據《史記·白起王翦列傳》改。

[3]帝使使詔救梁,原作"帝詔使救梁",據《史記·絳侯周勃世家》改。

[4]軍中驚亂,原闕"軍"字,據《後漢書·吳漢傳》補。

[5]霸堅卧不出,原闕"霸"字,據《後漢書·王霸傳》補。

[6]進圍憲于舒,原作"進圍于舒",據《後漢書·馬成傳》補。

[7]斬李憲,原闕"斬"字,據《後漢書·馬成傳》補。

[8]赤阬,原作"赤阮",據《後漢書·張奂傳》改。

[9]賓徒,原作"兵徒",據《後漢書·袁紹傳》改。

[10]干毒,原作"于毒",據《後漢書·袁紹傳》改。

[11]嘗登樓望戰,原作"嘗見登樓望戰",據《梁書·楊公則傳》删去"見"字。

[12]絭,原作“拳”,據《漢書・李陵傳》改。

[13]急,原作“擊”,據《漢書・李陵傳》改。

[14]東吾,原作“東吳”,據《後漢書・馬防傳》注文改。

[15]滇吾,原作“須吾”,據《後漢書・馬防傳》注文改。

[16]八百,原作“八千”,據《三國志・魏書・張遼傳》改。

[17]柤中,原作“相中”,據《三國志・吳書・朱然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二十

將帥部（八十一）

掩　襲

古之用人也，謀於廟，宜於社，推轂以命將，秉旄而誓衆，鳴鼓以啓行，尅日以告戰，是謂節制之師，仁義之舉也。及乎狙詐云盛，智巧相圖，故老氏言乎用奇，孫子謂之詭道，乃有人銜枚，馬纏勒，夜行晝伏，掩其不備之事興焉。春秋以來，司戎重者，或斷之以深謀，濟之以鋭氣，鋒鏑靡接，俘馘坐獲。誠決勝之奇策，走敵之良術也。與夫戎容暨暨，所以宣武威，天陣堂堂，所以襲姦逆，不鼓不成列，臨大事而不忘大禮，古人以爲文王之戰者殊哉。

公子橐師，楚大夫也。魯成公十七年，舒庸人以楚師之敗也（敗於鄢陵。舒庸，東夷國），道吳人圍巢，伐駕，圍釐、虺（巢、駕、釐、虺，乃楚四邑），遂恃吳而不設備。公子橐師襲舒庸，滅之。

叔弓，魯大夫也。昭公五年夏，莒牟夷以牟婁及防兹來奔（城陽平昌縣西南有防亭，姑幕縣東北有兹亭）。秋七月，公至自晉，莒人來討（討受牟夷），不設備。戊辰，叔弓敗諸蚡泉，莒未陳也。

荀吳，晉大夫也。魯昭公十三年，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五年傳曰：遺守四千。今甲車四千乘，故爲悉起），而不警邊，且不脩備（言夷狄無謀）。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競（中山望都縣西北有中人城。驅衝車與狄爭逐），大獲而歸。

左司馬眅，楚大夫也。魯哀公四年夏，楚人既克夷虎（夷虎，蠻夷叛楚者），乃謀北方。眅及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三子，楚大夫也。此蔡之故地人民，楚因以爲邑。致之者，會其衆也），致方城之外於繒關（負函、繒關，皆楚地），曰："吳將泝江入郢（逆流曰泝）[1]，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僞辭當備吳[2]，夜結期，明日使襲梁、霍，使不知之。梁、霍，河南縣西南故城也。梁南有霍陽山，皆蠻子之邑也。）

漢韓信，爲左丞相。擊魏王豹，魏盛兵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爲疑兵，陳船欲渡臨晉[3]，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4]，襲安邑魏王豹。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信又發趙兵未發者擊齊（謂趙人未嘗見發者）。信引兵東，未渡平原，聞漢王使酈食其已說下齊，信欲止。蒯通說令擊齊，信然其計，遂渡河襲歷下軍，至臨淄。齊王走高密。

後漢岑彭,爲廷尉,行大將軍事。彭鎭河內,馮異先攻朱鮪於洛陽。鮪大出軍,欲擊彭。時天霧,鮪以爲彭已去,令其兵皆獲黍。彭乃進擊,大破之。

來歙,爲中郎將。時隗囂據隴右,歙與征虜將軍祭遵襲略陽。遵道病還,遣精兵隨歙,合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番須、回中,竝地名)徑至略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其城。囂大驚曰:"何其神也!"

王霸,爲偏將軍。光武幸譙,使霸與捕虜將軍馬武東討周建於垂惠,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武爲茂、建所敗,霸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今閉營固守,示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尅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鋭,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

鄧訓,爲張掖太守。時盧水胡反叛,訓因發湟中秦、胡、羌兵四千人,出塞掩擊迷唐於寫谷,斬首六百餘人,得牛馬羊萬餘頭。迷唐乃去大、小榆(兩谷名),居頗巖谷,衆悉破散。其春,後欲歸故地就田業,訓乃發湟中六千人,令長史任尙將之[5],縫革爲船[6],置於箄上以渡河[7](箄,木茂也,音步佳切),掩擊迷唐落大豪,多所斬獲。

馬援,爲隴西太守。援與揚武將軍馬成擊先零,諸羌因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尤吾谷中。援乃潛行間道,兵聚北山上。援陣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

魏滿寵,爲征東將軍。青龍三年春,吳主遣兵數千家佃於江北。至八月,寵以爲田向收熟,男女布野,其屯衛兵去城遠者數百里,可掩擊也。遣長史督三軍循江東下[8],摧破諸屯,焚燒穀物而還。詔美之,因以所獲盡爲將士賞。

鄧艾,爲鎭西將軍,伐蜀。蜀將姜維守劍閣,鍾會攻維,未能克。艾上言:"今賊摧折,宜遂乘之,從陰平繇邪徑經漢德陽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9],去成都三百餘里,奇兵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之軍不還[10],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無備,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道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深,至爲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油,蜀守將馬邈降。蜀衛將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陳待艾。艾遣子惠唐[11]、亭侯忠等出其右,司馬師纂等出其左。忠、纂戰不利,竝退還,曰:"賊未可擊。"艾怒曰:"存亡之分,在此一舉,何不可之有!"乃叱忠、纂等,將斬之。纂馳還更戰,大破之,斬瞻及尙書張遵等首,進軍到洛[12]。後主遣使奉皇帝璽綬,爲箋詣艾請降。

胡烈,爲泰山太守。司馬文王爲大將軍,甘露三年討諸葛誕於淮南。吳將朱异帥兵萬餘人,留輜重於都陸,輕兵至黎漿。監軍石苞、兖州刺史陳泰禦之,異退。烈以奇兵襲破都陸,焚其糧運。苞、泰復進擊異,大破之。異之餘卒餒甚,食葛葉而遁。

吳吕蒙，爲左護軍、虎威將軍。西屯陸口，與關羽結好。羽討樊，留兵將備公安、南郡。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蒙常有病，乞分士衆還建業，以治病爲名。羽聞之，必撤備兵而赴襄陽。大軍浮江，晝夜馳上，襲其空虚，則南郡可下，而羽可擒也。"遂稱病篤，大帝乃露檄召蒙還，陰與圖計。羽果信之，撤備兵以赴樊。魏使于禁救樊，羽盡擒禁等人馬數萬，託以糧乏，擅取湘關米。帝聞之，遂行，先遣蒙在前。蒙至尋陽，盡伏其精兵䑸艫中，使白衣搖櫓，作商賈人服，晝夜兼行，至羽所置江邊屯候，盡收縛之，是故羽不聞知。遂到南郡，士仁、麋芳皆降。

陸遜，爲鎮西將軍。嘉禾五年攻襄陽，還到白圍，託言住獵，潛遣將軍周峻、張梁等擊江夏、新市、安陸、石陽。石陽市盛，峻等奄至，人皆捐物入城，城門噎不得關。敵乃自斫殺己民，然後得闔。斬首凡千餘人。

孫韶，爲鎮北將軍。黄武四年，魏文帝至廣陵，臨江觀兵。帝見波濤洶湧，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隔南北也。"遂歸。乃詔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之。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

朱然，爲車騎將軍，右護軍。赤烏九年，征柤中[13]。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復出逆之，軍以勝反。

朱异，爲偏將軍。時魏廬江太守文欽營住六安，多設屯砦，置諸道要以招誘亡叛，爲邊寇害。异身率其部下二千人，掩破欽七屯，斬首數百，遷揚武將軍。

胡綜，爲右都督。時將軍晋宗叛歸魏，魏以宗爲蘄春太守，去江數百里，數爲寇害。大帝使綜與賀齊輕行掩襲，生虜得宗，加建武中郎將。

晋祖逖，爲豫州刺史。陳川遣將魏碩掠豫州郡，大獲子女車馬。逖遣將軍衛策邀擊於谷水，盡獲所掠者，皆令歸本，軍無私焉。

朱伺，爲威遠將軍，依陶侃於夏口。建興中，陳聲率諸無賴二千餘家，斷江抄掠。侃遣爲都護，討聲。聲衆雖少，伺容之不擊。求遣弟詣侃降，伺外許之。及聲去，伺乃遣勁勇要聲弟斬之，潛軍襲聲。聲正旦并出，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聲將關晋、鄭進皆死戰，伺軍人多傷，乃還營。聲東走保董城。

宋王鎮惡，爲鎮武將軍。率龍驤將軍蒯恩討劉毅，晝夜兼行，於鵲州尋陽江口巴陵守風凡四日。十月二十二日至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鎮惡進路，揚聲劉兖州上，毅謂爲信然，不知見襲。鎮惡自豫章口捨船步上，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二人，對舸岸上竪立七旗，下輒安一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長嚴，如後有大軍狀。"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鎮惡徑前襲城，語前軍："若有問者，但云劉兖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要將朱顯之，與十許騎，步從者數十，欲出江津。問是何人，答云："劉兖州至。"顯之馳前問藩在所，答云："在後。"顯之既見軍不見藩，而見軍人擔鼓排戰具，望見江津船艦已被燒，烟焰張天[14]，而鼓嚴之聲

甚盛,知非蕃上,便躍馬馳去。劉毅外有大軍已從下上,垂已至城,江津船悉被火燒矣。行令開諸城門,鎮惡亦馳進,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不下關,因得開入城東門。大城內毅凡有八隊,帶甲千餘人,已得戒嚴。蒯恩入東門,便北迴擊射堂,前攻金城東門。鎮惡入東門,便直擊金城西門,軍分攻金城。內東從舊將猶有六隊千餘人,西將金能綱直吏快手復有二千餘人。食時就攻,至中晡,西人退散及歸降略盡。鎮惡入城,便因風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又遣人以詔及赦文并高祖手書凡三函示毅,毅皆燒不視。金城內亦未信高祖自來。有王桓者,家在江陵,昔手斬桓謙,爲高祖所賞拔,常在左右。求還西迎家,至是率十餘人助鎮惡戰。下晡間[15],於金城東門北三十步鑿城作一穴,桓便先衆入穴,鎮惡自後繼之,隨者稍多,因短兵接戰。鎮惡軍人與毅將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親戚者,鎮惡令且鬬且共語,衆竝知高祖自來,人情離懈。一更許,聽事前陣散潰,斬毅勇將趙蔡。毅左右兵猶閉東西閤拒戰,鎮惡慮闇夜自傷犯,乃引軍出,繞金城,開其南面,以爲退路。毅慮南面有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百許人開北門突出。初,毅常所乘馬在城外,不得入,倉卒無馬,毅便就子肅民取馬,肅民不與。朱顯之謂曰:"人取汝父,而惜馬不與[16]。汝今自走,欲何之?"奪馬以授毅。初出,正值鎮惡軍,衝之,不得去。迴衝蒯恩軍,軍人鬬已一日,疲倦,毅得從大城東門出奔牛牧佛寺,自縊死。鎮惡身被五箭,射鎮惡手所執矟,於手中破折。江陵平後二十日,大軍方至。署中兵,出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以討劉毅功,封漢壽縣子,食邑五百戶。

沈林子,參高祖征西軍事,署三府中兵前鋒。與官軍檀道濟同攻潼關,姚紹退走,留將軍姚鸞精兵守險。林子銜枚夜襲,即屠其城,劓鸞而抗其衆。高祖賜書曰:"頻再破賊,慶快無譬。暨屢摧破,想不復久耳。"

馮景祖,爲晉熙王燮中兵參軍,燮爲郢州刺史。元徽二年,太尉、江州刺史、桂陽王休範舉兵逼朝廷,燮遣景祖襲。尋休範留中兵參軍毛慧、連州別駕程罕之居守,開門詣景祖降。進燮號安西將軍,加督江州諸軍事。

南齊陳顯達,爲益州刺史。武帝即位,進號鎮西。益部山險,多不賓服。大度村獠,前後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賧[17]。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吏,聲言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此後山夷震服。

劉懷珍,宋世爲寧朔將軍,東安、東莞二郡太守。率龍驤將軍王敬則、姜產步騎五千討壽陽。廬江太守王仲子南奔,賊遣僞廬江太守劉道蔚五千人頓建武間,築三城。懷珍遣軍主段僧愛等馬步三百餘人,掩襲斬之。引軍至晉熙,僞太守閻湛拒守,劉子勛遣將王仲虯步卒萬人救之。懷珍遣馬步三千人,襲擊仲虯,大破之於莫耶山,遂進壽陽。

李安民,爲鎮東將軍,屯壽春。後魏南侵,詔安民持節,屢行緣淮清泗諸戍屯軍。安民引水步軍入清,於淮陽與魏戰,破之。旣退,安民知有伏兵,乃遣族弟、馬軍主長文三百騎爲前驅,自與軍副周盤龍、崔文仲係其後[18],分軍隱林中。及長文至宿豫,魏軍見

衆少，數千騎遮之。長文且退且戰，引賊向大軍。安民率盤龍等超兵至，合戰於孫溪渚。戰父濤側，魏軍大敗，赴淸水死不可勝數。

陳侯安都，初爲梁將。太平元年屯梁山，以輕兵襲齊行臺司恭於歷陽，大破之，俘斬萬計。後隨高祖鎭京口，除蘭陵太守。高祖謀襲王僧辯[19]，諸將莫知者，唯與安都定計。仍使安都率水軍自京口趨石頭，高祖自率馬步從江乘羅落會之。安都至石頭北，棄舟登岸，僧辯弗之覺也。石頭城北接嶺阜，雉堞不甚危峻，安都被甲帶長刀，軍人捧之投於女垣內，衆隨而入，進逼僧辯卧室。高祖大軍亦至，與僧辯戰於廳事前，安都自內閣出，腹背擊之，遂擒僧辯。

程文季，爲豫章內史，隨都督章昭達率軍往荆州征蕭巋。巋與周軍多造舟艦，置于清泥水中。時水長漂疾，昭達乃遣文季共錢道戢輕舟襲之，盡焚其舟艦。昭達因蕭巋等兵稍怠，又遣文季夜入其外城，殺傷衆甚。

陳詳，爲仁威將軍、吳州刺史。天嘉二年，周迪據臨川舉兵反，詳等從他道襲迪於濡城別營，獲其妻子。迪敗走，詳復本鎭。

陸子隆，爲智武將軍。時華皎據湘州反，以子隆居其心腹，深患之，頻遣使招誘，子隆不從。皎因遣兵攻之，又不能尅。及皎敗於郢州，子隆出兵以襲其後，因與王師相會。授持節通直散騎常侍、都督武州諸軍，進爵爲侯，增邑并前七百戶。

魯廣達，爲智武將軍、巴州刺史。太建初，與儀同章昭達入峽口，拓定安蜀等州鎭。時周氏將圖江左，大造舟艦於蜀，并運糧青泥。廣達與錢道戢等兵掩襲，縱火焚之。以功增封，并前二千戶，仍還本鎭。

後魏晉王伏羅，太武之子，督高平源州諸軍，討吐谷渾慕利延。軍至樂都，謂諸將曰："若從大道，恐軍聲先振，必當遠遁。若潛軍出其非意，此鄧艾擒蜀之計也。"諸將咸難之，伏羅曰："夫將軍制勝萬里，擇利專之可也。"遂間道行至大毋橋，利延衆驚奔白蘭，慕利延兄子拾寅走河曲，降其一萬餘落。

陸俟[20]，爲內都大官。長安盧永、劉超等聚黨以叛，太武詔俟鎭長安，使以方略定之。於是俟單馬之鎭。超聞之忻然，以爲無能爲也。既至，申揚威信，示以成敗，誘納超女，外若姻親。超猶自警，初無降意。俟乃率其帳下往見超，觀其舉動。超使人迎曰："三百人以外，適當以弓馬相待；三百人以內，當以酒食相供。"乃將二百騎詣超。超設備甚嚴。俟遂縱酒，盡醉而退。俟謂將士曰："超可取。"乃密選精兵五百人，激勵之，言至懇切。士卒各曰："以死從公，必無二也。"遂僞獵詣超，與士卒約曰："今會發機，以當醉爲限。"俟於是詐醉，上馬大呼，手斬超首。將士皆應聲縱擊，遂平之。太武大悦，徵還，轉外都大官。

蕭寶寅，爲鎭東將軍，討梁。梁浮山既成堰，淮水濫溢，將爲揚、徐之患。寅於堰上流更鑿新渠，引注淮澤，水乃小減。乃遣輕車將軍劉智文、虎威將軍劉延宗率壯士千

餘,夜渡淮,燒其竹木營聚,破賊三壘,殺獲數千人,斬其將軍王升明而還。火數日不滅。

酈範,爲寧遠將軍。副慕容白曜南征宋師,次無鹽。宋將申纂憑城拒守。議者僉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久稽機候。且纂必以我軍來速,不在攻守,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恃。今若外潛威形,内整戎旅,密勵將士,出其不意,可一攻而尅之。"白曜遂潛軍僞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於是即夜部分,晨便騰城,崇朝而尅。

于栗磾,爲黑矟將軍,新安侯。太武征赫連昌,勑栗磾與宋兵將交侯周幾襲陝城。昌弘農太守曹達不戰而走。乘勝長驅,仍至三輔。進爵爲公,加安南將軍。

北齊潘樂,爲司徒。文宣時,周文帝東至崤陝,遣其行臺侯莫陳崇從齊子嶺趣軹關,儀同楊摽從鼓鐘道出建州,陷孤公戍。詔樂總大衆禦之。樂晝夜兼行,至長子,遣儀同韓永興從建州西趣崇,崇遂遁。

後周賀拔岳,爲衛將軍,副爾朱天光討万俟醜奴。醜奴走安定平亭,天光與岳軍於汧渭之間,宣言遠近曰:"今氣候漸熱,非征討之時。待至秋凉,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爲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之北。岳與天光諸軍盡發掩之,醜奴乃棄平亭而走。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於平涼之長坑,一戰擒之。

劉亮,爲大都督,從文帝平侯莫陳悅。悅黨豳州刺史孫定兒據州不下,涇、秦諸州悉與相應,衆至數萬,推定兒爲王。帝令亮襲之。定兒以義兵猶遠,未爲之備。亮輕以二十騎,先樹一纛懸於近城高嶺,即馳入城中。定兒方致酒高會,卒見亮衆,皆駭愕,莫知所爲。亮乃麾兵斬定兒,懸首號令賊黨,仍遙指城外纛,命二騎曰:"出追大軍。"賊黨大懼,一時降附。於是諸州皆歸款伏。

裴寬,爲車騎大將軍,鎮弘城。時北齊伊川郡守梁鲊常在境首抄掠,文帝患之,命寬徑略焉。後鲊行過妻家,椎牛宴飲。既醉,然後不復自防。寬密知之,遣兵往襲,遂斬之。帝嘉焉,賜奴婢金帶粟帛等。

李遠,爲都督義州、弘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時東魏將段孝先率步騎二萬趨宜陽,以送糧爲名,然實有窺窬之意。遠密知其計,追兵襲破之,獲其輜重器械,孝先遁走。文帝乃賜所乘馬及金帶牀帳衣被等,并雜綵二千疋,拜大將軍。

史寧,爲驃騎大將軍。宕昌羌獠甘作亂,逐其王彌定而自立。朝廷遣寧討破之。獠甘將百騎走投生羌鞏廉王,彌定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甘,密欲圖之,乃揚聲欲還。獠甘聞之,復招引叛羌依山起柵,欲攻彌定。寧謂諸將曰:"此羌入吾術中,當進兵擒之耳。"諸將思歸,咸曰:"羌之聚散無常,依據山谷。今若遣討,恐引日無成。且彌定還得守蕃,將軍功已立矣。獠甘勢弱,彌定足能制之。以此還師,策之上者。"寧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舍垂滅之寇,更煩再舉?人臣之禮,知無不爲。以此觀諸君,不足與

計事也。如更沮衆，寧豈不能斬諸君邪？"遂進軍，獠甘衆亦至，與敵，大破之。生擒獠甘，狥而斬之，并執黨廉王遂赴。

獨孤信，爲岷州刺史。赤水蕃王梁企定舉兵反，詔信討之。企定尋爲其部下所殺，而企定子萬收其餘衆。信乃勒兵向萬年，頓三交谷中。賊併力拒守。信因詭道趣稠松嶺，賊不虞信兵之至，望風奔潰，乘勝逐北，徑至城下，賊竝出降。

隋楊素，爲信州總管。及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舟師趣三硤。軍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屯兵數千人，守狼尾灘，以遏軍路。其地險峭，諸將患之。素曰："勝負大計，在此一舉。若晝日下船，彼則見我。灘流迅激，制不繇人，則吾失其便。以夜掩之。"素親率黄龍數千艘，銜枚而下，遣開府王長襲引步卒從南岸擊欣別柵，令大將軍劉仁恩率甲騎趣白沙北岸。遲（大貽切）明而至，擊之，欣大敗，走，悉虜其衆。勞之，秋毫不犯，陳人大悦。

李安，爲黄門侍郎。平陳之役，爲楊素司馬，仍領行軍總管，率蜀兵順流東下。時陳人屯白沙，安謂諸將曰："水戰非北人所長，今陳人依險泊船，必輕我而無備。以夜襲之，賊可破也。"諸將以爲然。安帥先鋒大破陳師，高祖嘉之，詔書曰："陳賊之意，自言水戰爲長，險隘之間[21]，彌謂官軍所憚。開府親將所部[22]，夜動舟師，摧隘破賊徒，生擒虜衆，益官軍之氣，破賊人之膽，副朕所委，聞以欣然。"進位上大將軍，除郢州刺史。

周法尚，爲桂州總管。桂州人李光仕舉兵作亂，令法尚討之。光仕帥勁兵保白石洞，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設伏。兩陣始交，法尚馳擊其柵，柵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潰，追斬之。後遂州獠反，又命法尚以行軍總管討之。軍將至，賊散走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人慰諭，假以官號，僞班師。日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歸柵聚相賀，法尚遣步騎數千擊襲破之。

李充，爲行軍總管。從元帥衛王爽擊突厥，言於爽曰："突厥每侵邊，諸將輒以全軍爲討，莫能死戰。繇是突厥勝多敗少，所以每輕中國之師。今者沙鉢略悉國内之衆，屯據要險，必輕我而無備。精兵襲之，可破也。"爽從之。諸將多以爲疑，唯李徹奬成其計，請與同行，遂與充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潛草中而遁。

楊武通，歷岷、蘭二州總管。與周法尚討嘉州叛獠，法尚軍初不利。武通爲賊斷歸路，於是束馬懸車，出賊不意，頻戰破之。

唐劉文靖，初爲唐公府司馬，率兵禦屈突通於潼關。通遣虎牙郎將桑顯和率勁兵來擊，文靖苦戰者半日，死者數千人。文靖度顯和軍稍怠，潛遣奇兵掩其衆。通尚擁兵數萬，將遣歸東都。遣所部將追而執之，略定新安以西之地。

李靖，字藥師，武德二年爲開府。時蕭銑據荆州，高祖遣靖安輯之。會開州首領冉肇則反，招集蠻左，凶威甚盛。趙郡王孝恭與戰不利。靖率羸兵八百襲之，破其城。後

又要險設伏,大破賊軍。貞觀三年,以靖爲代州道行軍總領。四年,擊定襄,大破之。頡利可汗大懼,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猶豫。其年二月,太宗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慰諭。靖揣知其意,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遂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公謹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也。如唐儉等輩,安足可惜!"督軍疾進。師至陰山,遇其斥堠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兵至也。靖軍將逼其牙帳十五里[23],虜使覺。頡利畏威先走,部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殺其妻隋義城公主。初,頡利乘千里馬,將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之以獻。俄而突利可汗來奔,遂復定襄、常安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于大漠[24]。

張孝岷,爲偏將軍。武德二年閏二月,以勁卒百人襲王世充氾水城,入其郛郭,沉其米船一百五十艘。

劉弘基,爲行軍總管。武德二年七月,遣仲如願襲王世充於河陽城,斬首數百級,毁其河橋而還。

李厚德,爲涉州刺史。武德三年七月,襲武昌,尅之,獲王世充總管韋瑗。

王君廓,爲左將軍。時王世充鄭州司馬沈悅,遣使詣左武大將軍李世勣,請以城降。君廓夜襲武牢,悅爲內應,遂尅之,獲其荆王行本、長史戴胄。武德四年四月,襲竇建德糧艘,大破之,斬首三百級。五月,又襲破之,獲其將張特,虜六百餘人,斬首三百級。

江夏王道宗,與侯君集副李靖爲崑丘道行軍大總管,以討吐谷渾。時賊聞兵至,走入嶂山,已行數千里。諸將議欲息兵,道宗固請追討,李靖然之,而君集不從。道宗遂率偏師借道徑往,去大軍十日,追擊之。賊據險苦戰,道宗潛遣千餘騎踰山襲其後,表裏受敵,一時奔潰。

張亮,爲滄海道行軍大總管。從太宗征高麗[25],與亞將程名振拔卑沙城。其城四面懸絶,惟西門有攻取之勢,名振督軍夜襲之。副總管王文度先登,士卒繼進,城中潰散,虜其男女八千口。

牛進達,貞觀中爲鄯善行軍副總管。後吐蕃入寇,進達鎮於松州。吐蕃攻城十餘日,進達掩其不備,夜出兵襲破之,吐蕃乃退。

蘇定方,貞觀初爲康道府折衝,隨李靖襲突厥頡利於磧口。靖遣定方率二百騎爲前鋒,乘霧而行走。去賊一里許,忽然霧歇,望見其牙帳。馳掩,殺數十百人。頡利及隋公主狼狽散走,餘衆俯伏。靖軍既至,遂悉降之。高祖時爲左驍騎大將軍,既平賀魯,思結闕俟斤都曼分鎮其地,以彌射步眞不綏御之,遂率疏勒、未俱、般陀三國復叛,擊破于闐。定方受詔討之。兵至葉水,而賊保馬頭川。於是選精兵萬人、騎三千掩襲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里,詰朝而到其城。都曼大驚,拒戰於城門之外,賊師敗績。

契苾何力，貞觀中爲左領軍將軍，與薛萬均征吐谷渾。萬均爲賊所攻，何力救之。獲吐谷渾主在突倫川，何力復欲擊之。萬均懲其前敗，固言不可。何力曰：“賊非有城郭，逐草木以爲生。若不襲其不虞，便恐鳥驚魚散。一失機會，安可傾其巢穴邪？”乃自領驍兵千餘騎，直入突倫川，襲破吐谷渾牙帳，斬首數千級，獲駝馬牛羊四十餘萬頭。渾主脱身以免，俘其妻子而還。龍朔初，何力爲遼東道行軍大總管，率兵征遼，次于鴨緑水。其地即高麗之險防，莫離支男生以精兵數萬守之，衆莫能濟。何力始至，會層冰大合，趣即渡水，兵皷噪而進，賊遂大潰。追奔數十里，斬首三萬級，餘衆盡降，男生僅以身免。會有詔班師，乃還。

黑齒常之，爲河源軍副使。吐蕃贊婆及素和貴等率衆數萬，屯聚於非良川。常之以精騎三千夜襲賊營，斬首二千餘級，獲羊馬數萬計，贊婆等單馬而遁。賞帛三千段，以爲河源軍大使。

張仁愿，爲洛州刺史。時突厥入寇，朔方軍總管沙吒忠義爲賊所敗，仁愿攝御史大夫，代忠義統衆。仁愿軍至，而賊衆已退，乃躡其後，夜掩，大破之。

崔光遠，爲御史大夫，兼京兆尹。天寶末，禄山陷西京，光遠於渭北召集人吏之歸順者。嘗有賊剽掠涇陽縣界，于僧寺中椎牛享之，連夜酣飲，去光遠營四十里。光遠悉而知之，率馬步二千人往。乙夜及之，賊徒多醉，不以爲虞。光遠領百餘騎持滿搤其要路，分驍勇以陌刀呼而斬之，賊徒二千餘人皆斃，虜其馬千餘疋。賊中以光遠勇勁，常避其鋒。

侯希逸，爲平盧軍節度使。肅宗元年建丑月，率衆襲范陽，擊敗僞將李懷光，引衆而南。

李重倩，善騎射，臨事勇果，爲淮西節度李忠臣偏裨。忠臣討李靈耀於汴州。時田承嗣遣侄悦率精兵數萬援靈耀，屯於州郭，威聲頗盛。重倩以騎數百乘夜掩襲，貫穿賊營，殺數十人而旋。賊軍大駭，田悦單騎突走，士卒相枕藉，死者不可勝紀。靈耀因是開城潛遁，餘卒奔潰。遲明汴州平，皆重倩之力也。

田穎，爲忠武軍大將軍，從李光顔討淮西。時諸軍使齊力攻討。賊嘗徑攻烏重胤之壘，重鎗禦之，中數搶，馳請救於光顔。光顔以小殷橋賊之保也，乘其無備，使穎及宋朝隱襲而取之，遂平其城壘。

梁雷彦恭，爲朗州節度使。時周汭在荆南暴狠，與鄰境皆樹讎怨。蜀淮賊圍迫杜洪於鄂州，洪求救於汭，汭乃悉境内兵，登舟從江而下。彦恭嘗有窺圖意，聞汭東去喜甚，即率兵上襲，荆人拱手而歸之。於是廩藏金帛，市里人民，悉爲彦恭舟徙而去。

後唐李嗣恩，天祐十二年爲天雄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梁將劉鄩之北趣樂平也，嗣恩襲之，倍程先入北京。時城中無備，得嗣恩兵至，人百其勇。鄩聞其先過，雨中宵遁。

晉康福，拜朔方河西等軍節度使，明宗遣將軍牛和柔領兵送赴鎮。行次青岡峽，會

大雪，令人登山望之，見川下烟火，吐蕃數千帳在焉。寇不之覺，因分軍爲三道以掩之。蕃衆大駭，棄帳幕而走，殺之殆盡，獲玉璞羊馬甚多。

周馮暉，善戰有勇。後唐明宗朝領盧州刺史，典禁兵。長興初，董璋據東蜀叛，攻陷閬州。其年秋，晉祖將兵繇大散關討之，川賊守劍門。暉與趙在禮各領部下兵，踰陷阻他道出於劍門之左，掩襲之，殺守兵殆盡。

折從阮，爲勝等州觀察處置等使。廣順三年三月，率軍至葉落鎮，掩襲蕃部，尋卻至慶州。折德扆爲府州團練使，廣順三年十二月，太原賊將喬贇引兵犯州界，尋出軍掩襲，敗走之。

校勘記

[1]泝，正文中原作“浙”，注文中作“行”，據《左傳·哀公四年》及注改。

[2]僞辭，原作“僞亂”，據《左傳·哀公四年》改。

[3]船，原脱，據《史記·淮陰侯列傳》補。

[4]瓴，原脱，據《史記·淮陰侯列傳》補。

[5]長史，原作“長其”，據《後漢書·鄧訓傳》改。

[6]縫革，原作“絳革”，據《漢書·鄧訓傳》改。

[7]箄，原作“簞”，據《後漢書·鄧訓傳》改。下注文同。

[8]三軍，原作“二軍”，據《三國志·魏書·滿寵傳》改。

[9]西百里，原作“四百里”，據《魏書·鄧艾傳》改。

[10]軍，原作“兵”，據《三國志·魏書·鄧艾傳》改。

[11]惠，原作“慧”，據《三國志·魏書·鄧艾傳》改。

[12]軍，原脱，據《三國志·魏書·鄧艾傳》補。

[13]柤，原作“沮”，據《三國志·吳書·朱然傳》改。

[14]烟焰張天，原作“烟漲天”，據《宋書·王鎮惡傳》補、改。

[15]下晡，原作“下脯”，據《宋書·王鎮惡傳》改。

[16]惜，原作“借”，據《宋書·王鎮惡傳》改。

[17]賧，原作“瞻”，據《南齊書·陳顯達傳》改。

[18]係，原作“孫”，據《南齊書·李安民傳》改。

[19]王僧辯，原作“王僧辨”，據《陳書·侯安都傳》改。下同。

[20]陸俟，原作“陸侯”，據《魏書·陸俟傳》改。下同。

[21]自言水戰爲長，原闕“長”字；險隘之間，原“隘”下衍“益”字，據《隋書·李安傳》補、删。

[22]開府，原作“幕府”，據《隋書·李安傳》改。

[23]牙帳，原闕“帳”字，據《舊唐書·李靖傳》補。

[24]自，原作“目”；陰山北，原闕“山”字，據《舊唐書·李靖傳》補正。

[25]太宗，原作“太祖”，據《四庫全書》本改。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二十一

將帥部(八十二)

任　謀

夫經武之略,在於貴謀;濟衆之方,本乎從善。蓋所以詢能者之策慮,應一時之權變,決機制勝,以懋厥功。故自春秋以來,本兵柄者,當夫鞠旅撫征之際,交刃致志之始,有能咨於幙府,訪於麾下,揣摩周悉,計畫先定。言之可用,舍己而從人;智之可師,屈身而服義。用能剖分猶豫之惑,圖建克獲之庸,無失相時之機,以保出奇之勝者也。漢高所謂"運籌於帷幄之中",魏武亦云"任天下之智力",足以知善計任謀之爲上矣。

欒書,晉大夫也。魯成公六年冬,欒書救鄭,與楚師遇於繞角(繞角,鄭地)。楚師還,晉師遂侵蔡。楚公子申、公子成以申、息之師救蔡(申、息,楚二縣),禦諸桑隧(汝南郎陵縣東有桑里[1],在上蔡西南)。趙同、趙括欲戰,請於武子,將許之(武子,欒書),知莊子(荀首,中軍佐)、范文子(士燮,上軍佐)、韓文子(韓厥,新中軍將)諫曰:"不可。吾來救鄭,楚師去我,吾遂至於此,是遷戮也。戮而不已,又怒楚師,戰必不克。雖克,不令[2]。成師以出,而敗楚之二縣,何榮之有焉?(六軍悉出,故曰成師。以大勝小,不足爲榮。)若不能敗,爲辱已甚,不如還也。"乃遂還。於是軍師之欲戰者衆,或謂欒武子曰:"聖人與衆同欲,是以濟事。子盍從衆(盍,何不也)?子爲大政(中軍元帥),將酌於民者也(酌,取民心以爲政)。子之佐十一人(六軍之卿佐),其不欲戰者三人而已(知、范、韓也),欲戰者可謂衆矣。《商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衆故也。"(《商書·洪範》。)武子曰:"善鈞,從衆。(鈞,等也。)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謂衆矣。(三卿,皆晉之賢人。)從之,不亦可乎?"

晉析公,楚大夫也。楚子儀之亂,析公奔晉[3](在文十四年)。晉人寘諸戎軍之殿,以爲謀主。(殿,後軍。)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

趙奢,爲趙將。時秦伐韓[4],軍於閼與,趙遣奢救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5]:"有以軍事諫者死[6]。"秦軍武安西(屬魏郡,在邯鄲西也)。秦軍鼓噪勒兵,武安屋瓦盡振。軍守候有一人言急救武安,趙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入,趙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秦將大喜曰:"夫去國三十而軍不行,乃增壘,

閼與非趙地也。"趙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軍壘成[7],秦人聞之,悉甲而至。軍士許歷請以軍事諫,趙奢曰:"內之。"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趙奢曰:"請受令。"許歷曰:"請就鈇鑕之誅。"趙奢曰[8]:"胥後令至邯鄲。"許歷復請諫曰:"先據北山上者勝,後至者敗。"趙奢許諾,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軍。秦軍解而走[9],遂解閼與之圍而歸。趙惠文王賜奢號爲"馬服君",以許歷爲國尉。

田忌,爲齊威王將。魏伐趙,趙急請救於齊。威王欲將孫臏,臏辭謝曰:"刑餘之人,不可。"於是乃以田忌爲將,而孫子爲師,居輜車坐爲計謀。田忌欲引兵之趙,孫子曰:"夫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捲,救鬬者不搏撠(音戟)。批亢擣虛,形格勢禁[10],則自爲解耳。今梁趙相攻,輕兵鋭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街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弊於魏也。"田忌從之,魏果去邯鄲,與齊戰於桂陵,大破梁軍。

漢韓信,爲丞相。破趙,乃令軍中毋斬廣武君[11],有生得之者,購千金。頃之,有縛而至戲下者,信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於是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有功(何若,猶言何如也)?"廣武君辭曰:"臣聞之:'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圖,謀也);敗軍之將,不可以語勇。'若臣者,何足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百里奚,本虞臣也。後仕于秦,遂爲大夫,穆公用其言以取霸。伯,讀曰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向使成安君聽子計,僕亦擒矣。僕委心歸計,願子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顧恐臣計未足用(顧,念也),願效愚忠。故成安君有百戰百勝之計,一日而失之[12],軍敗鄗下(常山縣也,光武即位鄗于此。鄗,故鄗邑),身死泜水上。今足下虜魏王,禽夏説,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諸侯。衆庶莫不輟作怠惰,靡衣媮食,傾耳以待命者。(輟,止也。靡,輕麗也。媮與偷字同,苟且也。言爲美麗之衣,苟且而食,恐懼之甚,不爲長久之計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也。今足下舉勸敝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情見力屈(見,顯露也。屈,盡也),欲戰不拔,曠日持久,糧食殫竭(殫,亦盡也)。若燕不破,齊必距境而以自強。二國相持,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臣愚,竊以爲過矣。"信曰:"然則何繇(繇,從也,言當從何計也[13])?"廣武君對曰:"當今之計,不如按甲休兵,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享士大夫,北首燕路(首,謂趨向也)。然後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八寸曰咫。咫尺者,其簡牘或長咫,或長尺,喻輕率也。今俗言尺書,或言尺牘,蓋其遺語耳)以使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而東臨齊,雖有智者,亦不知爲齊計矣。"信曰:"善。敬奉教。"於是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

周亞夫，爲車騎將軍。景帝三年[14]，七國反。亞夫將兵東擊吳、楚，因自請帝曰：“楚兵剽輕，難與爭鋒。（剽，音匹妙反。）願以梁委之，絶其道，乃可制也。”帝許之。（按《吳王傳》云亞夫至淮陽，問鄧都尉，爲畫此策，亞夫乃從之。今此云自請而後行。二傳不同，未知孰是。）亞夫既發，至霸上，趙涉遮説亞夫曰：“將軍東討吳、楚，勝則宗廟安，不勝則天下危。能用臣之言乎？”亞夫下車，禮而問之。涉曰：“吳王素富，懷輯死士久矣。此知將軍且行，必置間人於殽黽阸陿之間[15]。且兵事上神密，將軍何不從此右去，走藍田（右，謂少西去也。走，音奏[16]），出武關，抵洛陽[17]（抵，至也）？間不過差一二日[18]（右去行遲，止一二日）。直入武庫，擊鳴鼓，諸侯聞之，以爲將軍從天而下也（不意其猝至[19]）。”太尉如其計，至洛陽，使吏搜殽黽間，果得吳伏兵。廼請涉爲護軍。亞夫乘六傳會兵滎陽，至洛陽，問故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鋭甚，難與爭鋒。楚兵輕不能久，方今爲將軍計，莫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必盡鋭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絶淮泗口，塞吳饟道（饟，古餉字），使吳梁相弊。而糧食竭，反以全制其極，破吳必矣。”條侯曰：“善。”從其策，遂堅昌南，輕兵絶吳饟道，竟破吳、楚。

後漢傅俊，爲積弩將軍。光武建武三年，俊東徇楊州。俊素聞汝南郅惲名，乃禮請之，上爲將兵長史，授以軍政。惲乃誓衆曰：“無掩人不備，窮人於戹，不得斷人支體，裸人形體，放淫婦女。”俊軍士猶發塚陳尸，掠奪百姓。惲諫俊曰：“昔文王不忍露白骨，武王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故能獲天地之應，克商如林之旅。將軍如何不師法文王，而犯逆天地之禁，多傷人害物，虐及枯尸，取罪神明？今不謝天改政，無以全命。願將軍親率士卒，收傷葬死，哭所殘暴，以明非將軍本意也。”俊從之，百姓悅服，所向皆下。

任尚，安帝時爲中郎，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三千五百人伐班雄，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説尚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徭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爲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不知所如。”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絶弦。以步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而無功也。爲使君計者，莫如罷諸郡兵，各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胄，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追尾掩截，其道自窮。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大喜，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杜季貢於丁奚城，斬首四百餘騎，獲牛馬羊數千頭。

公孫瓚，爲奮武將軍。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獻帝興平二年，爲袁紹所破於鮑丘，瓚遂守易京。袁紹悉軍圍之，瓚遣子求救於黑山賊，復欲自將突騎直出，傍西南山[20]，擁黑山之衆，陸梁冀州，横斷紹後。長史關靖説瓚曰[21]：“今將軍將士，皆已土分瓦解，其所以能相守持者，顧戀其居處老小，以將軍爲主耳。將軍堅守曠日，袁紹要當自退[22]。自退之後，四方之衆必復可合也。若將軍舍之而去，軍無鎭重，易京之危，可立

待也。將軍失本,孤在草野,何所成耶?"瓚遂止不出。

袁紹,領冀州牧。引沮授爲别駕,因謂授曰:"今賊臣作亂,朝廷遷移。吾歷世受寵,志竭力命,興漢室。然齊桓非夷吾不能成伯,勾踐非范蠡無以存國。今欲與卿戮力同心,共安社稷。將何以拯濟之乎?"授進曰:"將軍弱冠登朝,播名海內。值廢立之際,忠義奮發。單騎出奔,董卓懷懼。濟河而北,勃海稽服。擁一郡之卒,撮冀州之衆,威陵河朔,名重天下。若舉軍東向,則黄巾可掃;還討黑山,則張燕可滅;回師北首,則公孫必禽;振脅戎狄,則匈奴立定。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士,擁百萬之衆,迎大駕於長安,復宗廟於洛邑,號令天下,誅討未服。以此爭鋒,誰能禦之?比及數年,其功不難。"紹喜曰:"此吾心也。"即表授爲奮武將軍,使監諸將。魏郡審配、鉅鹿田豐,並以正直不得志於韓馥,紹乃以豐爲别駕,配爲治中,甚見器任。

魏曹洪,太祖時爲厲鋒將軍。劉備遣吴蘭屯下辯[23],太祖遣洪征之,以曹休爲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實斷道者,當伏兵潛行[24]。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

吴吕蒙,爲左護軍、漢昌太守,討關羽。騎都尉虞翻從蒙,舉軍西上。南郡太守麋芳開城出降,蒙未據郡城而作樂沙上。翻謂蒙曰:"今區區一心者,麋將軍也。城中之人,豈可盡信?何不急入城持其管籥乎?"蒙即從之。時城中有伏計,賴翻謀不行。

魯肅,爲奮武校尉,代周瑜領兵。時吕蒙爲偏將軍,領尋陽令。肅過蒙屯下,肅意尚輕蒙,或説肅曰:"吕將軍功名日顯,不可以故意待也。君宜顧之。"遂往詣蒙。酒酣,蒙問肅曰:"君受重任,與關羽爲鄰,將何計略以備不虞?"肅造次應曰:"臨時施宜。"蒙曰:"今東西雖爲一家,而關羽實熊虎也,計安可不豫定?"因爲肅畫五策。肅於是越席就之,拊其背曰:"吕子明,吾不知卿才略所及乃至是也。"遂拜蒙母,結交而别。

晉陶侃,爲征西大將軍。征蘇峻,累戰無功。諸將請於察浦築壘,監軍部將李根建議請立白石壘,侃不從,曰:"若壘不成,卿當坐之。"根曰:"察浦地下,又在水南,惟白石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滅賊之術也。"侃笑曰:"卿良將也。"乃從根謀,夜修曉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壘,侃將救之,長史殷羡曰:"若遣救大業,步戰不如峻賊,大事去矣。但當急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羡言,峻果棄大業而救石頭。

宋朱齡石,爲寧朔將軍。與下邳太守劉鍾等同討譙縱[25],師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里。縱遣其大將軍侯暉、尚書僕射譙悦屯平模,夾岸連城,層數重柵,衆未能攻。齡石謂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困我師。吾欲蓄鋭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爲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將繇內水,故譙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

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正可因其兇而攻之，勢當必尅。尅平模之後[26]，自可皷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虛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爲敵也。進無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因爲蜀子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尅，斬侯暉等。於是遂進，縱之城守者相次解散，縱乃出奔。

柳元景，爲領軍將軍。孝武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遣左衛將軍王玄謨討之。加元景撫軍、假節置佐，係玄謨。復以爲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竟陵[27]、隨二郡諸軍事，撫軍將軍，領寧蠻校尉、雍州刺史，持節如故。臧質、義宣並反[28]，玄謨南據梁山，夾江爲壘。垣護之、薛安都渡據歷陽，元景出屯採石。玄謨聞賊盜盛，遣司馬管法濟求益兵，帝使元景進屯姑熟。元景使將武念前進。質遣將龐法起襲姑熟，値念至，擊破之，法起單舩走。質攻陷玄謨西壘，玄謨使垣護之告元景曰："今餘東卒萬人，賊軍數倍，強弱不敵。謂宜還就節下，協力當之。"元景謂護之曰："師有常刑，不可先退。賊衆雖多，惰而不整。今當卷甲赴之。"護之曰："逆徒皆云南州有三萬人，而麾下裁十分之二。若往造賊敵，虛實立見，則賊氣成矣。"元景納其言，悉遣精兵助玄謨，以羸弱居守。所遣軍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人，皆曰："京師兵悉至。"於是衆心乃安，繇是剋捷。帝遣丹陽尹顏峻宣旨慰勞，與沈慶之俱以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封晉安郡公，邑如故。

南齊崔惠景，爲徐州刺史。明帝建武二年，虜圍鍾離。時張欣泰爲將主，隨惠景救。虜既爲徐州軍所挫，更欲於卲陽州築城。惠景慮爲久患，欣泰曰："虜所以築城者，外示誇大，實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彼此各願罷兵，則其運自息。"惠景從之，遣欣泰至虜城下具述此意。及虜引退，而洲上餘兵萬人，求輸五百匹馬假道。惠景欲斷路攻之，欣泰說惠景曰："歸師勿遏，古人畏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勝之既不足爲武，敗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惠景乃聽虜過。

梁鄧元起，爲左將軍、益州刺史。時劉季連發兵拒守，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絕。或說之曰："蜀土政慢，民多詐疾。若檢巴西一郡籍注[29]，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軍前禦嚴敵，後無繼援。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糺以刻薄，民必不堪。衆心一離，雖悔無及。何必起疾可以濟師。膺請出圖之，不患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民上軍資，未幾得三萬斛。

王僧辯[30]，爲領軍將軍、大都督。時司馬申爲鎭西外兵記室參軍，及侯景寇郢州，申隨僧辯據巴陵，每進籌策，皆見行用。

後魏樂平王丕，爲車騎大將軍，督河西、高平諸軍討南秦王楊難當。難當懼，還仇池。而諸將議曰："若不誅豪帥，軍還之後，必聚而爲寇。又以大衆遠出，不有所掠，則無以充軍實、賞將士。"將從之。時中書侍郎高允參丕軍事[31]，諫曰："今若誅之，是傷其向化之心。恐大軍一還，爲亂必速。"丕以爲然。於是綏懷初附，秋毫無犯。

皮豹子,拜仇池鎮將。與古弼等討仇池楊難當,平之。未幾諸氐復反,楊文德爲主以圖仇池,古弼率諸軍討平之。時豹子次于下辨,聞圍解,欲還。弼遣使謂豹子曰:"賊恥其負敗,必求報復,發舉爲難,不如陳兵以待之。"豹子以爲然。尋除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開府、仇池鎮將。

長孫稚,爲尚書僕射。雍州刺史蕭寶寅據雍州反,詔稚討之。軍次弘農,副將楊侃曰:"昔魏武與韓遂、馬超挾關爲壘,勝負之理,久而無決,豈才雄相類,筭略抗衡?當以河山險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全據形勝,縱曹操更出,亦無所逞奇。必須北取蒲坂,飛棹西岸[32],置兵死地,人有鬬心,潼關之賊必睹風而散。諸處既平,長安自尅。"稚曰:"賊黨薛循義已圍河東,薛風賢乂保安邑,都督宗正珍孫停虞坂,久不能進。雖有此計,猶足爲疑。"侃曰:"珍孫本行陣一夫,因緣進達,可以爲人使,未可以使人。一旦受元帥之任,處分三軍,精神亂矣,寧堪圍賊?河東理在蒲坂,西帶河湄,所部之人,多在東境。循義驅率壯勇,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舊村。若卒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不戰而勝,昭然在目。"稚從之,令其子彦等領騎與侃於弘農北渡,所統悉是其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石鎖壁。侃乃班告曰:"今且停車於此,以待步卒,兼觀人情向背,然後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烽火,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烽者,即是不降之村,理須殄戮,賞賚軍士。"民遂相告報,未實降者,亦詐舉烽,一宿之間,火遍數百里內。寶寅將時圍河東,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賊平,侃頗有力。

爾朱榮,爲柱國大將軍,錄尚書事。黄門郎楊侃,爲北中郎將。時梁人送元顥入洛,侃從孝莊帝幸河北。及車駕南還,顥令陳慶之守北中城,自據南崖。有夏州義士爲顥守河中渚,乃密信通款,求破橋立效。榮率軍赴之。及橋破,應接不果,皆爲顥所屠滅。榮因悵然,將爲還計,欲更圖後舉。侃曰:"未審明大王發并州之日,已知有夏州義士指來相應,爲欲廣申經略,寧復帝基乎?夫兵敗而更合,瘡愈而更戰,持此收功,自古不少。豈可以一圖不全,而衆慮頓廢?今事不果,乃是兩賊相殺,則大王之利矣。若今即還,民情失望,去就之心,何絲可保?未若召發民材,唯多縛筏,間以舟檝,沿河廣布,令數百里中皆爲渡勢。首尾既遠,顥復知防何處?一旦得渡,必立大功。"榮大笑曰:"黄門即奏行此計。"於是爾朱兆與侃等遂與馬渚楊南渡,破顥子領軍將軍冠受,禽之。顥便南走。

後周王思政,魏孝武時爲武衛將軍。裴俠,爲東郡太守。及孝武與齊神武有隙,徵兵,俠率所部赴洛州,思政謂曰:"當今權臣擅命,王室日卑,若何?"俠曰:"宇文泰爲三軍所推,居百二之地,所謂已操矛戈,寧肯受人以柄?雖欲撫之,恐是據於蒺蔾也。"思政曰:"柰何?"俠曰:"圖歡有立至之憂,西巡有將來之慮。且至關右,日愼一日,徐思其宜耳。"思政然之。乃進俠於帝,授左中郎將。思政爲驃騎大將軍,鎮弘農。郭賢

爲伏波將軍，從思政，行弘農郡事。賢質直有筭略，思政甚重之，禦邊之謀，多與賢參決。

隋李景，檢校代州總管。漢王諒作亂，遣兵攻之。景戰士不過數千，加以城池不固，爲賊衝擊，摧毁相繼。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吕玉，並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上拒守之術。景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惟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援兵至，合擊，大破之。

唐李孝逸，爲左屯鈐衛大將軍。時徐敬業據楊州作亂，孝逸督軍討之，則天詔殿下侍御史魏元忠監其軍事。孝逸至臨晋，而偏將雷仁智爲敬業先鋒所敗，敬業又攻陷潤州，回兵以拒孝逸。孝逸懼其鋒，按兵不敢進。元忠謂孝逸曰："朝廷以公王室懿親，故委以閫外之事。天下安危，實資一决。且海内承平日久，忽聞狂狡，莫不注心傾耳以候其誅。今大軍留而不進，則解遠近之望。萬一朝廷更命他將代公，其將何辭以逃逗遛之罪？幸速進兵，以立大效。不然，則禍難至矣。"孝逸然其言，乃部勒士卒，以圖進發。時敬業屯於下阿谿，敬業弟敬猷率偏將以逼淮陰。元忠請先擊敬猷，諸將咸曰："不如先攻敬業。敬業敗，則敬猷不戰而擒矣。若擊敬猷，則敬業引兵救之，是腹背受敵也。"元忠曰："不然。賊之勁兵精卒，盡在下阿。蟻聚而來，利在一决。萬一不捷，則大事去矣。敬猷本出博徒，不習戰鬬。其衆寡強弱，人情易搖。大軍臨之，其勢必尅。既尅敬猷，我軍乘勝而進。彼若引救淮陰，計程則不及，又恐我之進掩江都，必邀我於中路。彼則勞倦，我則以逸待之，破之必矣。譬之逐獸，弱者先擒。豈可捨必擒之弱獸，趨勢敵之強兵，恐未可也。"孝逸從之，乃引兵擊敬猷，戰而破之，敬猷脱身而遁。先是，敬業方南攻潤州，其弟敬猷屯兵淮陰，僞將韋超據都梁山[33]，以拒孝逸。裨將馬敬臣擊斬賊之别率尉遲昭、夏侯瓚等，超乃擁衆憑山以自固。或謂孝逸曰："超衆守險，憑山爲固[34]，攻之則士無所施其力，騎無所騁其足，窮寇殊死，殺傷必衆。不若分兵守之，大軍直趨楊州。未數日其勢必降也。"支度使薛克構曰："超雖蒙險，其卒非多。今逢小寇不擊，何以示武？若加兵以守，則有闕前機；捨之而前，則終爲後患。不如擊之。尅超則淮陰自懾，淮陰破則楚州諸縣必開門而候官軍。然後進兵高郵，直趨江都，逆豎之首可指掌而懸也。"孝逸從其言，進兵擊超。賊衆壓伏，官軍登山急擊之，殺數百人，日暮圍解，超銜枚夜遁。孝逸引兵擊淮陰，又破敬猷之衆。時敬業過軍，屯於下阿谿，以拒官軍。有流星隊其營，孝逸引兵渡溪以擊之。敬業初勝後敗，孝逸乘勝追奔數十里。敬業窘迫，與其黨攜妻子逃入海曲。孝逸進據楊州，盡捕斬敬業等。振旅而還，以功進授鎮軍大將軍。

封常清，爲安南節度。封大勃律時，次賀薩勞城，一戰兩勝。常清逐之，判官段秀實曰："賊兵羸，餌我也。請備。"左右搜其山林，遂殲其覆。

李岑，爲宋州刺史。史朝儀遣將圍之，連月不解，城中食盡，賊垂將陷之。岑計蹙，

别駕劉昌爲謀曰:"今河陽有李光弼制勝,且江淮足兵,此廩中有數千斤麵,可以稍食。計援兵不二十日當至。東南隅之敵,衆以爲危,昌請守之。"昌被鎧持楯而登之,陳逆順以告諭賊衆。後十五日,副元帥李光弼救軍至,賊乃宵潰。

李僧惠,爲宋州刺史。李靈曜據汴州坂,僧惠將受靈曜牽制。别駕劉昌密遣僧神表潛説僧惠,惠召昌問計。昌泣陳逆順,僧惠感之,乃使神表詣闕請討靈曜,遂剪靈曜左翼。

邢君牙,爲李晟都虞候。屬駕幸奉天,晟率君牙統所部兵倍道兼程來赴國難。及駐軍咸陽,移營渭橋,軍中之事,晟唯與君牙商量之,他人莫可得而聞也。

校勘記

[1]郎陵縣,原闕"陵"字,據《左傳·成公六年》補。

[2]雖克,不令,原闕"雖克"二字,據《左傳·成公六年》補。

[3]晋,原作"魯",據《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改。

[4]伐,原作"戍",據《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改。

[5]中,原作"出",據《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改。

[6]諫,原作"謀",據《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改。

[7]軍壘成,原闕"軍"字,據《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補。

[8]趙奢曰,原闕"曰"字,據《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補。

[9]秦軍解而走,原闕"秦軍"二字,據《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補。

[10]形,原作"刑";勢,原作"埶",據《史記·孫子吳起列傳》改。

[11]廣武君,原作"廣武軍",據《漢書·韓信傳》改。

[12]而,原重,據《漢書·韓信傳》删。

[13]言當從何計也,原作"言當也從何計也",據《漢書·韓信傳》師古注改。

[14]景帝三年,原作"景帝二年",據《漢書·周亞夫傳》改。

[15]脘,原作"陀",據《漢書·周亞夫傳》改。

[16]奏,原作"湊",據《漢書·周亞夫傳》改。

[17]抵,原作"低",據《漢書·周亞夫傳》改。

[18]差,原作"羌",據《四庫全書》本及《漢書·周亞夫傳》改。

[19]至,原作"也",據《漢書·周亞夫傳》改。

[20]傍西南山,原闕"山"字,據《三國志·魏書·公孫瓚傳》補。

[21]關靖,原作"官請",據《三國志·魏書·公孫瓚傳》改。

[22]袁紹,原作"表紹",據《三國志·魏書·公孫瓚傳》改。

[23]下辯,原作"下辦",據《三國志·魏書·曹休傳》改。

[24]潛行,原作"前行",據《三國志·魏書·曹休傳》改。

[25]太守,原作"大宗",據《晉書·譙縱傳》改。

[26]尅平模,原闕“尅”字,據《晉書·譙縱傳》補。

[27]竟陵,原作“境陵”,據《宋書·柳元景傳》改。

[28]義宣,原作“義軍”,據《宋書·柳元景傳》改。

[29]檢,原作“險”,據《宋書·鄧元起傳》改。

[30]王僧辯,原作“王僧辨”,據《梁書·王僧辯傳》改。

[31]高允,原作“高元”,據《魏書·樂平王丕傳》改。

[32]飛棹,原作“飛掉”,據《魏書·楊侃傳》改。

[33]韋超,原作“連超”,據《舊唐書·李孝逸傳》改。

[34]自“或謂”至“爲固”,原本闕,據《四庫全書》本及《舊唐書·李孝逸傳》補。

册府元龜卷第四百二十二

將帥部(八十三)

推誠　任能

推　誠

夫誠之至者,金石爲開;信之篤者,豚魚咸及,况於人乎?乃有居師帥之重,當金鼓之任,因叛臣之猶豫,乘麾下之疑間。或迫近强寇,部曲懷於反側;或招降壯士,指顧定其向背。於是精懇內激,勇節兼厲。冒不測之險,而敵人推服;絶持疑之意,而偏裨效命。坦懷以御下,而群心以安;至誠以任人,而奇功乃集。自非明識邁衆,周物而不殆,宏量超世,獨見而無惑,脱略常瑣之態,迥臻幾槩之表者,豈足與議哉!

魏張遼,爲裨將軍。太祖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月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説"太祖神武,方以德綏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乃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

晉李矩,永嘉初爲汝陰太守。時太尉荀藩承制,建行臺,假矩滎陽太守,尋表元帝加矩冠軍將軍、領河東、平陽太守。時劉琨承制,假揚威將軍魏浚河南尹。時藩行臺在密縣,浚詣藩諮謀軍事,藩甚悦,要矩同會。矩將夜赴之,矩客屬以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曰:"忠臣同心,將何疑乎?"及會,客主盡歡,浚因與矩相結而去。

劉弘,爲南蠻校尉、荆州刺史、鎮南大將軍。會陳敏寇揚州[1],引兵欲西上。弘乃解南蠻以授前北軍中侯蔣超,統江夏太守陶侃、武陵太守苗光,以大衆屯於夏口。侃與敏同郡,又同歲舉吏。或有間侃者,弘不疑之,乃以侃爲前鋒督護,委以討敏之任。侃遣子及兄子爲質,弘遣之曰:"賢叔征行,君祖母年高,便可歸也。匹夫之交,尚不負心,何况大丈夫乎!"陳敏竟不闚境。

謝尚,爲豫州刺史,都督江西淮南諸軍事。時後秦姚襄初爲石祗驃騎將軍,與高

昌、李歷戰於麻田，馬中流矢，賴其弟萇以免。晉處襄於譙城，遣其弟爲佐，單騎度淮見尙於壽春。尙命去仗衛，幅巾以待之。一面交款，便若平生。

宋劉道規，爲荆州刺史。桓玄餘黨荀林屯江津，桓謙軍屯枝江。二寇交逼，久絶都邑之間。荆楚旣桓氏義舊，并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諸君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盧循逼京邑，循黨荀林伐江陵，桓謙自蜀寇江陵，雍州刺史魯宗之率衆數千，自襄陽來赴。或謂宗之未可測，道規乃單馬迎之，宗之感悦。

王景文，爲江州刺史。晉安王子勛起兵，以夾轂隊主焦度爲先鋒。及事敗，逃宫亭湖中爲寇賊。朝廷聞其勇，甚憂患之，使景文誘降度等。度將部曲出首，景文以爲己鎭南叅軍，尋領中直兵，厚待之。

梁尋陽王大心，爲江州刺史，進號平南將軍。侯景寇京邑，大心招集士卒，遠近歸之。初，歷陽太守莊鐵以城降侯景，旣而又奉其母來奔。大心以鐵舊將，厚爲其禮，軍旅之事，悉以委之，仍以爲豫章内史。侯景數遣軍西上寇沙，大心輒令鐵擊破之，賊不能進。

王僧辯，爲左衛將軍，將兵討河東王譽。譽將周鐵虎有膂力，譽委遇甚重。僧辯於陣擒獲，命烹之。鐵虎呼曰："侯景未滅，何以殺壯士！"僧辯奇其言，乃宥之，還其麾下。及侯景西上，鐵虎從僧辯剋任約，獲宋子仙，每戰皆有功。

後魏王羆，爲大都督，鎭華州。西魏師與東魏師戰河橋，不利。東魏降卒趙青雀據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羆乃大開州門，召城中軍民謂之曰："如聞朝廷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心。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殺。必恐諸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誠能與王羆同心者，可共固守。"軍民見其誠信，皆無異志。

後周趙昶，爲大都督，行南秦州事，又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昶自以被拔擢，居將帥之任，傾心下士。虜獲氐羌，撫而使之，皆爲昶盡力。文帝曰："不煩國家士馬，而能威服氐羌者，趙昶有之矣。"

隋李景，爲代州總管。時漢王諒作亂，景發兵拒之。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吕玉并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上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摠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

唐田留安，武德中爲魏州摠管。劉黑闥之亂也，來攻州城。於時山東豪猾，多殺長吏以應賊。百姓洶洶，人懷異志。凡諸守將，以腹心自衛，多所猜防。繇是上下情隔，怨叛者多。留安獨撫結所部，示無疑阻。但有白事者，無問疏遠，皆至卧内。每謂人曰："吾與卿輩同爲國守，自宜一心，無爲疑貳也。欲棄同即異，背順歸逆，亦任卿輩斬吾頭

而去矣。"城中父老，遞相戒勵子弟曰:"公以赤心相付，何得負之。"繇是人情遂固。

郭子儀，鎮河中。永泰元年，僕固懷恩復率蕃虜來寇[2]，子儀使喻迴紇曰:"公等頃年遠涉萬里，剪除兇逆，恢復二京。是時子儀與公等周旋艱難，何日可忘。今忽棄舊好，助一叛臣，何其誤也。且僕固懷恩棄君忘親，於公等何有?"迴紇曰:"謂令公殁矣。不然，何以及此。令公誠在，安得而見之?"子儀將出，諸將皆曰:"戎狄不可信也。請無往。"子儀曰:"虜有數十倍之衆，今力不可敵，柰何?且至誠感神，况虜輩乎!"諸將請選鐵騎五百爲從，子儀曰:"此適足爲害也。"乃傳呼"令公來"。虜初疑，皆持滿，注目以持之。子儀乃以十數騎徐出，免冑而勞之曰:"安乎?久同忠義，何至於是。"迴紇皆捨兵降馬，拜曰:"是我父也。"子儀招首領等，各飲以酒，與之重錦，歡言如初。

李抱眞，興元初爲昭義軍節度使，與李懷光同討田悅。時朱滔、王武俊皆反，朱泚既汙宫闕，李希烈陷大梁，朱滔悉幽薊軍，借兵迴鶻，擁衆五萬，南向以應泚，攻圍貝州。初，羣賊附於希烈。無何希烈僭僞，有臣屬，羣賊心稍離。帝自奉天下罪己之詔，悉赦群賊，抱眞乃遣門客賈林以大義説武俊，合從擊朱滔，武俊許之。時兩軍尙相疑，抱眞乃以數騎徑入武俊營。其將去也，賓客皆止之，抱眞遣軍司馬盧玄卿勒軍部分曰:"僕今日此舉，繫天下安危[3]。僕死不還，領軍士以聽朝命，亦惟子;奮勵士馬，東嚮雪僕之恥，亦唯子。"言訖而去。武俊設備甚嚴，抱眞曰:"朱泚、希烈僭竊大位，朱滔攻圍貝州，此輩皆欲凌駕吾屬。足下既不能自振數賊之間，舍九葉天子而北面反虜乎?聖上奉天下罪己之詔，可謂禹湯之主也。"因言及播越，持武俊哭，涕泗交下。武俊亦哭，感動左右。因退卧武俊帳中，甘寢久之。武俊感其不疑，待之益恭，指心仰天曰:"此身已許公死敵矣。"飯訖，結爲兄弟而別。約明日合戰，擊破朱滔於經城。以功加檢校司空，實封五百戶。

馬燧，爲河陽節度，與成德軍節度王武俊、澤潞節度李抱眞同討田悅。時抱眞欲殺懷州刺史楊鉥，楊鉥奔燧，燧納之，且奏其無罪。抱眞不勝其怒。及王武俊逼趙州，抱眞分麾下二千人戍邢州，燧大怒曰:"殘賊未除降，宜戮力剪撲。令分兵歸守本地，我寧能獨戰死耶?"引歸。李晟諭燧曰:"初奉詔北討，三師齊進。李尙書以邢州與趙接壤，分兵守之，誠未有害。且其精卒驍騎，盡在於此矣。今公遽自引去，柰衆議何?"燧乃疋馬詣抱眞壘，與之交歡，請釋舊憾。時洺州刺史周昂請入朝，燧因奏以洺州隸抱眞，請盧玄卿爲刺史，兼充魏博招討之副。李晟所將神策兵馬，前時隸抱眞，又請兼隸燧，以示叶同。詔幷從之。興元初，詔燧及渾瑊、駱元光同討李懷光於河中。燧與渾瑊、駱元光、韓遊環合軍，次於長春宫。懷光遣驍將徐廷光以精卒六千守城，兵械甚嚴。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攻之則曠日持久，死傷必甚。乃挺身至城下，呼廷光。廷光素懼燧威名，則拜於城上。燧度廷光心已屈，乃謂之曰:"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廷光復西拜。又曰:"公等皆朔方將士，祿山已來，首立大勳。四十餘年，功伐最高。柰何棄祖

父之勳力，爲滅族之計耶？從吾言，非止免罪，富貴可圖也。"賊徒皆不對。燧又曰："爾以吾言不誠，今相去數步，爾當射我。"乃披襟示之。廷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先一日，賊將尉珪率兵二千，以焦離堡降燧。廷光道既絶，乃因率其下出降。燧乃以數騎徑入城，處之不疑，莫不畏服。衆大呼曰："吾復得爲主人矣。"

路恕，嗣恭子也。嗣恭爲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大曆中，領南衙將哥舒晃叛，詔嗣恭致討，授恕檢校工部員外郎，得以軍前便宜從事。俄而降者繼路，於是擢降將伊慎、敬晃，推心用之。賊平，恕功居多，年纔三十，爲懷州刺史。

柳公綽，爲北都留守、河東節度使。北虜遣梅祿將軍李暢以馬萬匹來市，託云入貢。所經州府，守帥假之禮分，嚴其兵備，留館則戒卒於外，懼有襲奪太原故事，出兵迎之。暢及界上，公綽使牙將祖孝恭單馬勞問，待以修好之意。暢感義出涕，徐驅道中，不妄馳獵。及闢牙門，令譯引謁，宴以常禮。及市馬而還，不敢侵犯。陘北有沙陀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綽至鎮，召其酋朱耶執宜，直抵雲朔塞下，治廢柵十一所，募兵三千付之，留屯塞上，以禦匈奴。其妻母來太原者，請母梁國夫人對酒食問遺之。沙陀感之，深得其效。

李愬，爲唐鄧節度，討淮西吴元濟，擒賊將丁士良，召入與語，詞氣不撓。愬異之，因釋其縛，置爲捉生將[4]。士良感之，乃曰："賊將吴秀琳擁衆數萬，不可遽破者，用陳光洽之謀也。其能擒光洽，後以降秀琳。"愬然之，與兵果擒光洽。後五日，秀琳與其衆五千人來降。愬令其降卒，有父母者及孤兒未葬，悉給財帛以歸之。衆皆號泣，願爲愬死，連下城柵擒賊。時柳野矛、李常湊、張希岸、梁希果，愬每怡其氣色，親加撫循。故山川之險易，城鎮之遠邇盡知。一旦召諸將曰："賊之興橋柵鎮將李祐者，奇士，我能取之。獲祐，則元濟爲擒必矣。"乃命部將史用誠、馬少良親指教以遣之。未幾，果擒祐。祐氣略兼人，前後累殺傷王師，衆怒請烹之。愬不許。愬乘間常召祐及李忠義，屏人而語，或至夜分。忠義亦降將也，本名憲，愬改之。軍中多以諫愬，愬益親祐。始募敢死者三千以爲突將，愬自教習之，將襲元濟。會雨水，自五月至十月，所在陂澤潰溢，不可行。行營諸軍，皆以愬不殺祐爲言，慮其誘覆官車，簡牒日至，且言得賊諜，具其事云云。愬無以止之，乃持祐泣曰："豈天不欲平此賊，何爾我一身而見奪於衆口？"愬亦慮諸軍先以謗聞，則不能全之矣，乃械祐以送京師，先表請釋，且言必殺祐，則無與成功者。比祐至京師，詔釋以還愬。愬喜甚，署爲散兵馬使，授刀使佩之，夜則倚以巡警。或夜入愬帳中言事，愬因留對舉酒，往往達旦，聽者時聞祐涕泣聲。尋署六院兵馬使。時又舊令有舍賊諜者，屠其家。愬除其令，因使厚之。諜反，以情告愬，益知其虚實。是時陳許節度使李光顔勇冠諸軍，賊悉其衆出當光顔之師，繇是愬乘其無備，以十月將襲蔡州。先七日，使判官鄭澥告師期於裴度，乃以李祐帥突將三千爲先鋒，李忠義副之，愬自帥中軍三千人，田進誠以後軍三千殿而行。初出文成柵，衆請所向，愬曰："東

六十里而止。"至賊境,曰張柴圍,入之,而盡殺其衆。令軍士少息,分食,繕羈勒甲胄,發刃彀弓,復建旆而出。是夜,陰晦雪雨,大風裂旗旆,馬慄而不能躍,士卒苦寒,抱戈僵仆者道路相望。其川澤梁徑險夷,張柴已東,師人未嘗蹈其境,皆謂投身不測。初出張柴,諸將請所止,愬曰:"入蔡州,取元濟也。"諸將失色,監軍使駐馬哭曰:"果落祐計中矣。"愬不聽,促進師。其下皆謂必不還,然以愬之令,無敢爲身計者。愬道分五百人斷洄曲路橋,其夜凍死者十二三。又分五百人斷郎山路。自張柴行七十里,比至懸弧城。夜半,雪愈甚,城傍有鵝鴨池,愬令驚擊之,以雜其聲。賊恃吳房、郎山之固,然無一人知者。李祐、李忠義持钁坎城而先登,敢鋭者從之,盡殺守門卒,而發其門,留擊柝者以安之。及鷄鳴,雪亦止,愬以衆入止元濟外宅。田進誠續至,乃合衆攻其子城。子城防卒及雜役者尚千餘人,乘城拒戰。初,有告元濟,元濟不信。又告曰:"城陷矣。"元濟曰:"是洄曲子弟歸求寒衣耳。"及出聽,聞號令云:"常侍傳語。"乃曰:"是何常侍,乃得至此?"遽操弓挾刃,麾其左右奴僕盡乘城,而自督戰。愬計元濟猶望董重質來救,乃訪重質家安卹之,使其子持書禮召重質。重質見子言城已陷及元濟孤窘之狀,又見李祐輩恕死,已立奇功,乃慨然單騎歸愬,白衣叩伏愬前。愬前揖登階,待以賓禮,與之食。時田進誠既毁其城外門,得甲仗庫,易其器甲。明日復薄城,焚其城南門,百姓爭負薪蒭以委之。元濟城上請罪,進誠授梯而下之。愬得元濟,檻送京師,不戮一人。其爲元濟執事帳下及廚廄之間,盡復其職,使之不疑。乃屯軍鞠場,以候裴度。

裴度,爲彰義節度招撫等使。既平淮陽,蔡人大悦。舊令途無偶語,夜不燃燭。人或以酒食相過從者,以軍法論。度乃約法,唯盜鬭殺外,餘盡除之。其往來者,不復以晝夜爲限。於是蔡之遺黎,始知有生人之樂。度以蔡卒爲牙兵,或以爲反側之子,其心未安,不可自去其備。度笑而荅曰:"吾受命爲彰義軍節度使,元惡就擒,蔡人即吾人也。"蔡之父老,無不感泣。申光之民,即時平定。

賈耽,爲義成軍節度使。是時淄青李納雖去僞王號,外奉朝旨,而心常蓄併吞之謀。納兵士數千人自行營歸,路繇滑州,大將請城外館之。耽曰:"與人鄰道,柰何野處其兵士?"因館之城內。淄青將士,皆心服之。

令狐楚,爲河陽三城節度。時烏重裔移鎮滄景,以河陽鋭卒三千爲紀綱之僕。士卒不願去土,中路潰散,復不敢歸,屯於境上。時楚未至,聞之即疾驅赴鎮。潰卒亦已次城北,將大寇掠楚軍。楚單車出迎,諭以逆順,兵士遂弛弓釋甲,用之先驅以歸。憲宗素嘉其功,旋急詔徵拜中書侍郎,同平章事。

梁李茂貞,爲鳳翔節度,性至寬。有部將符昭者,人或告其謀變。茂貞親至其家,去爪牙,熟寢經宿而還。

任 能

夫良將之爲政也，豈特專握旄節，獨運智力？故必虚懷容衆，推己及物。不憑勢以自大，不固祿而忌進，思得能者，引以共濟。則有取於鄉閭，拔自卒乘，隨其指顧，備用非一。或采幕府之後，委以經略；或選偏裨之傑，置諸顔行。或聽僉議之攸歸，或敦素志之所慕。大者列奏以請，小者便文自命。至有釋去前憾，待如親友，捨諸過咎，聽效謀勇。輪轅之用，各適宜稱，務取奇勝，曷嘗廢人。故雖盜之穿窬，亦無棄其蛛蝥之巧耳。

子發，爲楚將，好求技道之士。楚有善爲偷者，往見曰："聞君求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賫一卒（賫，備也，足也）。"子發聞之，衣不給帶，冠不暇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大盜也。何以禮之？"君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卻，楚賢良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其辭而遣之。偷則夜解將軍之帷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之帷，使使歸之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使人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則還師而去。

漢李廣利，爲貳師將軍。伐大宛，分校尉王申生等軍別至郁成。郁成城守不肯給食，攻殺申生等。（郁成，國名。）貳師令搜粟都尉上官桀往攻破郁成[5]，郁成降，其王亡走康居。桀追至康居，康居乃出郁成王與桀。

後漢祭遵，爲征虜將軍，屯良鄉，拒漁陽太守彭寵。因遣護軍傅玄，擊破寵將李豪於潞。

馬防，行車騎將軍事。建初二年，擊金城、隴西保塞羌。軍到冀，而羌豪布橋等圍南郡都尉於臨洮。道險，防乃別使兩司馬將數百騎，分爲前後軍擊之。羌又敗戊己校尉耿恭、司馬及隴西長史於和羅谷[6]，防遣司馬夏駿將五千人從大道，又潛遣司馬馬彭將五千人從間道冲其心腹，又令將兵長史李調等將四千人從西道，三道俱擊破之。

竇憲，爲大將軍。永元二年，將兵鎮武威。憲以護羌校尉鄧訓曉羌胡方略，上來俱行。

魏鍾繇，爲司隸校尉，鎮關中。袁尚拒太祖於黎陽，遣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并州刺史高幹及匈奴單于取平陽，發使西與關中諸將合從。繇遣新豐令張既[7]，說將軍馬騰等[8]。既爲言利害，騰等從之，遣子超將兵萬餘人，與繇會擊幹、援，大破之，斬援首，幹及單于皆降。

蜀諸葛亮，爲丞相、大將軍。率諸軍北駐漢中，以魏延爲督前部，領丞相司馬，以楊

儀爲長史。延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儀嘗規畫分部,籌度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軍戎節度,取辨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

吳孫皎,爲征虜將軍。督夏口,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而傾心親待,莫不自盡。

孫瑜,爲奮威將軍,領丹陽太守。自溧陽徙屯牛渚,瑜以永安人饒助爲襄安長[9],無錫人顔連爲居巢長,使招納廬江二郡,各得降附。

晉羊祜,爲征南大將軍,開府。時王濬參祜征南軍事,祜深知之。祜兄子暨白祜曰:"濬爲人志大,奢侈不節,不可專任,宜有以裁之。"祜曰:"濬有大才,將欲濟其所欲,必可用也。"轉車騎從事中郎,識者謂能舉善焉。後濬爲益州刺史,徵拜右衛將軍。祜雅知濬有奇略,乃密表留濬,於是重拜益州刺史。

庾翼,爲安西將軍,鎮武昌。時將兵都尉錢頎陳事合旨,翼拔爲五品將軍。

宋宗慤,爲廣州刺史。時始興王征北長流參軍沈懷遠,坐納王鸚鵡爲妾,徙廣州。慤欲殺之。會南郡王義宣反,懷遠頗閑文筆,慤欲義使造檄書,并銜命至始興,與始興相沈法系論起義軍。事平,慤且爲陳請,繇此見原。

南齊沈文季,爲僕射。建武二年,魏軍寇壽春,詔文季領兵鎮壽春,以寧朔將軍張稷爲副。魏衆稱百萬,圍城累日,經略處分,文季悉委稷焉。

張冲,以郢州刺史督河北軍事。時武寧太守鄧元起戍三關,累與冲書,求旋軍。冲報書曰:"足下在彼,吾在此,表裏之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荆棘生焉。"乃表元起爲平南中兵參軍事。

蕭穎胄,爲和帝相國左長史,號鎮軍將軍。義師起,穎胄引樂藹及宗史、劉坦,任以經略。

後魏李崇,爲都督。孝明時,六鎮反叛,詔輔國將軍費穆爲別將,隸崇北伐。都督崔暹失利,崇將班師,會諸將議曰:"朔州是北道之衝,賊之咽喉,若此處不全,則并肆危矣。今欲選諸將一人留以鎮守,不知誰堪此任?"僉曰:"無過穆者。"崇乃請爲朔州刺史。

李平,孝明時以鎮軍大將軍爲行臺,拒梁師於硤石。詔陽固爲行臺七兵郎,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又命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賊,獲其外城。

蕭寶寅,爲車騎大將軍,開府西道行臺。啓統軍李瑒爲左丞,仍爲別將,軍機戎政,皆與參決。

上黨王天穆,錄尚書事。主客郎中溫子昇嘗一日不直,天穆捶撻之,子昇遂逃遁。及天穆將討邢杲,召子昇同行,子昇未敢應。天穆謂人曰:"吾欲收其才用,豈懷前忿也。今復不來,便須南走越、北走胡耳。"子昇不得已而見之,加伏波將軍,爲行臺郎中。

天穆深知賞之。

安樂王鑒，爲北道大行臺。至鄴，以賊衆強，未得前，遣使徵趙郡人武愍，表授武騎常侍，假節別將，鎮鄴城東郭。葛榮之圍信都，餘黨南抄，陽平以北皆爲賊有。鑒命愍爲前驅別討之，頗有斬獲。

北齊清河王岳，率師南伐，至於江上。梁司徒陸法和、儀同宋蒞等率其部下以郢州城內附，岳乃集諸軍議曰："城在江外，人情尚梗，必須才略兼濟、志勇過人，方可受此寄耳。"衆咸共推開府慕容儼，岳以爲然，遂遣鎮城。

後周齊王憲，初封齊公，與晉公護東征北齊，欲以隆州刺史陸騰爲副[10]。趙王招在蜀，復留之。晉公護與招書曰："今朝廷令齊公掃蕩河洛，欲與此人同行，汝彼無事，且宜借吾也。"於是命騰馳傳入朝，副憲東討。

隋楊素，爲內史令。未幾，吳郡沈玄懀、浙江賊帥高智惠等作亂，以素爲行軍總管討之。素以開府魚俱羅壯勇，請與同行。每戰有功，加俱羅上開府。

李景，爲代州總管。時漢王諒作亂，景發兵拒之。司馬馮孝慈、司法參軍呂玉并驍勇善戰，儀同三司侯莫陳乂多謀畫，上拒守之術。景知將士可用，其後推誠於此三人，無所關預，唯在閤持重，時出撫循而已。月餘，朔州總管楊義臣以兵來援，合擊，大破之。

唐河間王孝恭，武德中爲信、夔二州總管。時李靖亦奉使江南，以策干孝恭。孝恭善之，委以軍事。於是繕器械，悉召犍、牂、巴、渝首領子弟，量才授職，典左右兵。

杜希望，爲河西節度使。時王忠嗣從軍河西，以功檢校代州刺史，坐法貶東陽府左果毅。會希望謀取新城，或言忠嗣之才足以輯事，希望奏聞，詔追忠嗣赴河西。既下新城，忠嗣之功居多，授左威衛郎將，專知行軍兵馬。

張守珪，爲幽州大都督，兼范陽節度使。安祿山盜羊事發，守珪怒，追捕至，欲擊殺之。祿山大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兩蕃耶？而殺壯士！"守珪奇其貌，壯其言，遂釋之，令與兩蕃將史思明捉生。祿山素習山川井泉，嘗以擊賊，領麾下十數騎出，即生擒奚、契丹數十人。守珪轉奇之，每加兵令往，必倍擒賊而還。後爲守珪偏將，隨征戰，所向皆摧靡。守珪遂養爲己子。

哥舒翰，爲隴西節度使，以王思禮爲押衙。天寶二三載，吐谷渾蘇毗主有誠款，翰至磨環川應接之。思禮墜馬損腳，翰謂中使李大宜曰："思禮既損腳，更欲何處去？"十四載，安祿山反，翰奏思禮爲開府儀同三司，兼太常卿，同正員，充元帥兵馬都使，軍事每獨與思禮決之。

呂諲，上元初爲荆南節度使。諲初爲隴右判官，素諳諸將。及赴任，又奏數十人爲押衙兵馬使自隨，皆仗其威惠。

郭子儀，爲東都及山南東道、河南諸道行營元帥。時史思明判官邵說，歷事思明、朝義，掌兵事。朝義之敗，設降於軍前。子儀愛其才，留於幕。

嚴武,初爲劍南西川節度使,薦崔寧爲利州刺史。及武再任,過利州,心欲輟,俾寧自籌。寧曰:"節度使張獻誠見忌耳。又好利,誠皆重賄之。寧可以從大夫矣。"武至劍南,遺獻誠奇錦珍貝,價兼百金,獻誠大悦。武又有書欲召寧,獻誠然之,寧即日稱疾棄官之劍南,武奏爲漢州刺史。

路嗣恭,爲江南西道都團練觀察使。大曆八年,嶺南將哥舒晃殺節度使吕崇賁反,五嶺擾擾,詔加嗣恭兼嶺南節度觀察使。嗣恭擢流人孟瑤、敬晃,使分其務。瑤主大軍當其衝,晃自間道輕入,招集勇敢,得八千人以擣其後。二人皆有全策詭計,出其不意,遂斬晃,及誅其同惡萬餘人等,爲京觀。俚洞之宿惡者,皆族誅之,五嶺削平。

李寶臣,爲成德軍節度使。與朱滔戰於瓦橋,常慮滔來攻,故乃以飛孤城高陽軍使張孝忠爲易州刺史,選精卒七千配焉。前後十年,威惠甚著。

李希烈,爲淮西節度使。時吳少誠爲荆南節度使庾準衙門將,準入覲,從至襄漢,見梁崇義不繇憲度,知有異志。少誠密計有成擒之略,將自陳於闕下。屬希烈初授節度,鋭意立功,見少誠深與計慮,乃以少誠所見錄奏,有詔慰飭,不次封通義郡王。未幾,崇義違命,希烈受制專征,以少誠爲前鋒,遂平崇義。

劉玄佐,建中初爲宋亳節度使,召平盧軍使劉政臣子全諒入軍中爲將,以勇果騎射聞。玄佐以宗姓,厚遇之,累署都知兵馬使。

嗣曹王皐,爲湖南都團練觀察使。擢團練營將王鍔,使招邵州武崗叛將。王國良有功,表爲邵州刺史。及皐改江南西道節度,至州乃大集將吏,令曰:"嘗有功而未申者,可別爲行;有策謀及能爲器械可以佐軍者,亦別爲行。"於是裨將伊愼、李伯潛、劉旻皆自占。皐察愼等詞氣甚壯,又知其前功,乃悉補大將。又擢王鍔[11],委之中軍,以馬彝、許孟容爲之賓介。繕甲兵,具戰艦,得軍三萬餘。李希烈南侵,皐請鍔屬以勁兵三千鎮尋陽,皐自以全軍歸九江。既襲得蘄州,盡以衆渡,乃表鍔爲江州刺史,充都虞候。先是,伊愼將江西兵從李希烈平襄州,及希烈反,懼皐任之,乃陰遣遺之鑽甲,又詐爲愼書往復,置於境,德宗聞即遣軍使至皐,表請捨愼,令自效。會與賊夾江爲軍,中使又至,皐乃勉之,令以功自贖,賜之以所乘馬及器甲,令將前鋒,而率軍繼之,責其有功。果大破之,斬首數百,愼方得免罪。及皐爲荆南節度使,表鍔爲江陵少尹,兼御史中丞,欲列於賓倅。馬彝、裴泰鄙鍔,請去,乃復以爲都虞候。

馬燧,爲河東節度,署奏李自良爲代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仍爲軍候。自良勤恪有義,燧深委信之。魏博田悦叛,燧與李抱眞同討。自良嘗爲河東軍大將,摧鋒陷陣,遂破田悦。及討李懷光於河中,自良專爲都將,前後戰功居多。燧之立功名,繇自良叶輔之力也。

李晟,建中末爲副元帥,討朱泚。時諫議大夫鄭雲逵自奉天來奔,京兆司錄李敬仲持府印攝節度判官。又以懷光舊將唐朝臣保潼關,請以河中五州節度授朝臣。戴休顔

唱義以奉天從順,請以鄜坊四州節度受休顔。德宗皆從之。

韓全義,貞元末爲神策行營節度,長武城使。時兵馬使高崇文隨全義鎮長武,理軍有聲。全義入覲,委崇文掌行營節度留務、長武城使,積粟練兵,軍聲入城。

嚴礪,元和初爲山南西道節度。時西川劉闢阻兵,礪儲備有素,拔嚴秦爲都將,累獻俘馘,繇是加檢校左僕射。

柳公綽,元和中爲鄂岳都團練觀察使。吳元濟據蔡州叛,王師討伐,詔公綽以鄂岳兵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率赴行營。公綽曰:"朝廷以吾儒生不知兵邪?"即日上奏,願自征行,許之。公綽自鄂濟涓江,直抵安州,李聽以廉使之禮事之。公綽謂之曰:"公望以屬鞬負弩者,豈非爲兵事耶?若去戎容,被公服,兩郡守耳,何所統攝乎?以公名家曉兵,若吾不足以指揮,則當赴闕。不然,吾且署職名,以兵法從事矣。"聽曰:"唯公所命。"即署聽爲鄂岳都知兵馬使、中軍先鋒、行營馬步軍都虞候,三牒授之,乃選卒六千屬聽,戒其部校曰:"行營之事,一决都將。"聽感恩畏威,如出麾下。

裴度,以丞相東征淮蔡,奏高崇文子嘉王傅承簡以本官兼御史中丞,爲其軍都押衙。淮西平,詔以郾城、上蔡、遂平三縣爲殷州,治郾城,用承簡爲刺史。

李愬,爲唐鄧節度討淮西,擒吳元濟將李祐。祐有膽略,愬釋其死,厚遇之。而衆情歸怨,愬因送祐京師,且上表救之。而朝廷遣祐還,愬大喜,即以三千精兵屬之。祐所言無有疑者,故破蔡之謀臨日多出於祐。淄青李師道再叛,乃移愬爲武寧軍節度使。愬至徐方,理兵有方略。時蔡將董重質貶秦州司户,愬上表請恕重質,於軍前驅候,即詔徵還,送武寧軍。愬乃署牙將烏重裔爲河陽三城節度使,討吳元濟於淮西,請寧州刺史曹華爲懷汝節度行營副使。華前後數十戰,大破賊於青陵城。賊平,授棣州刺史,封陳留郡王。

校勘記

[1]寇揚州,原作"冠楊州",據《晉書·劉弘傳》改。

[2]僕固懷恩,原作"儀固懷恩",據《舊唐書·郭子儀傳》及《僕固懷恩傳》改。

[3]繫,原闕,據《舊唐書·李抱真傳》補。

[4]捉生將,原作"促生將",據《舊唐書·李愬傳》改。

[5]往,原作"性",據《漢書·李廣利傳》改。

[6]和羅谷,原作"帝羅谷",據《後漢書·馬防傳》改。

[7]令,原作"合",據《三國志·魏書·張既傳》改。

[8]說將軍馬騰等,原闕"軍"字,據《三國志·魏書·馬既傳》補。

[9]饒助,原作"饒初",據《三國志·吳書·孫瑜傳》改。

[10]陸騰,原作"陸勝",據《周書·陸騰傳》改。

[11]鍔,原作"諤",據《四庫全書》本及《舊唐書·王鍔傳》改。下同。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二十三

將帥部(八十四)

討　逆

夫式遏亂略,誥誅暴慢者,將帥之任也。昔人有言,不以賊遺君父,蓋謂是矣。乃有受任閫外,典司戎重,當專征之寄,以經武爲職,其或凶德嘯聚,姦黨竊發,殺掠吏士,跨據城堡,睢盱倔強,滋蔓充斥,繇是率勵有衆,奮揚威怒,罔繇申覆,亟往殄滅。允所謂疾雷之作,非掩耳所及,破竹之勢,乃迎刃自解耳。夫如是,乃可以副推轂之選,增守方之氣矣。

後漢堅鐔,爲楊化將軍。建武二年,爲右將軍萬修狥南陽,而堵鄉人董訢反宛城,獲南陽太守劉驎。鐔乃引軍赴宛,選敢死士,夜自鄧城斬關而入。訢遂棄城,走還堵鄉。

劉尙,爲武威將軍。建武十九年,西南夷寇益州郡,遣尙討之。時越巂太守任貴謀叛,尙襲貴,誅之。

魏鍾繇,漢建安中以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會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琰及高幹等并爲寇,繇率諸將討破之。

趙儼,爲關中護軍,盡統諸軍屯田。客呂并自稱將軍,聚黨據陳倉。儼率平難將軍殷署等攻之,賊即破滅。

蜀鄧芝,爲督江州。延熙十一年,涪陵國人殺都尉反叛,芝率軍征討,即梟其渠帥,百姓安堵。

吳陸遜,爲輔國將軍,領荆州牧。嘉禾五年,范陽賊彭旦等爲亂。六年二月,遜討旦等,其年皆破之。

晋吳彥,武帝時代陶璜爲南中都督,領交州刺史。初,璜之死也,九眞戍兵作亂,逐其太守。九眞賊帥趙祉圍郡城。彥悉討平之。

王浚,爲驃騎將軍,都督東夷河北諸軍事,領幽州刺史。惠帝光熙元年,東萊掖令劉相根反,自稱掖公,襲臨淄、高密,王簡奔聊城。浚遣將討相根,斬之。

山簡,爲征南將軍。懷帝永嘉四年,雍州人王如舉兵反於宛,殺害令長,自號大將軍,司、雍二州牧,大掠漢沔。新平人龐寔、馮翊人嚴嶷、京兆人侯脫等,各起兵應之。簡與荆州刺史王澄、南中郎將杜甤并遣兵援京師,及如戰於宛。

陶侃，爲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侃進至始興。先是，廣州人背刺史郭訥，迎長沙人王機爲刺史，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爲交州，敦從之而機未發。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沈俱謀反。或勸侃且住始興觀察形勢，侃不聽，直至廣州。弘遣使僞降，侃知其詐，先於封口起發石車。俄而弘率輕兵而至，知侃有備，乃退。侃追擊破之，執劉沈於小桂。又遣部將許高討機，斬之，傳首京都。進號平南將軍，轉都督、湘州刺史。時交州刺史王諒爲賊梁碩所陷，侃遣將高寶進擊平之，以侃領交州刺史。

桓豁，爲右將軍，監荆楊雍州軍事。南陽督護趙億等逐太守桓琰，據宛城以叛，豁與竟陵太守羅崇討破之。

劉毅，以冠軍將軍督豫州諸軍事。梁州刺史劉雅反，毅遣將討擒之。

宋杜慧度，晋末爲廣州將軍，持節督交州諸軍事。會賊帥盧循襲破合浦，徑向交州。慧度乃率文武六千人拒循，於石碕交戰，禽循長史孫建之。循雖敗，餘黨猶有二千人，皆習練兵事。李子孫李弈等奔竄石碕，盤結俚獠，各有部曲。循知弈等與杜氏有怨，遣使招之。弈等引俚率衆五六千人，受循節度。六月庚子，循晨造南津，命三軍入城乃食。慧度悉出宗族私財，以充勸賞。弟交阯太守慧期、九眞太守章民，并督率水步軍。慧度自登高艦合戰，放火箭雉尾炬，步軍夾兩岸射之。循衆艦俱燃，一時散潰，循中箭赴水死。斬循及火蝦幷循二子、親屬、錄事參軍阮靜、中兵參軍羅農夫、李脫等，傳首京邑。

沈慶之，以太子步兵校尉爲王玄謨軍副，屯碻磝。元嘉二十九年，亡命司馬黑石、廬江叛吏夏侯方進在西陽五水誑動群蠻，自淮汝至於江沔，咸罹其患。慶之督諸將討之。

羊希，爲寧朔將軍。初，李萬周、劉嗣祖籍略廣州，明帝以萬周爲步兵校尉，權行廣州事。希既至，而萬周等幷有異圖，希誅之。

南齊李安民，爲領軍將軍，屯壽春。先是，宋世亡命王元初聚黨六合山僭號，自云垂手過膝。州郡討不能擒[1]。積十餘年，安民遣軍偵侯，生擒元初，斬建康市。

陳顯達，爲鎮西將軍，都督益寧二州諸軍事。廣漢賊司馬龍駒據郡反，顯達討平之。

蕭懿，爲豫州刺史。永元二年四月，平西將軍崔慧景舉兵襲京師，江夏王寶玄納之，據城拒守。懿起義援救，慧景棄衆走。

陳陳景詳，爲豐州義軍主。至德三年，前豐州刺史章文寶舉兵反，景詳斬文寶，傳首京師。

後魏南安公順，道武皇始二年，賀蘭部帥附力眷、紇突鄰部帥匿物尼、紇奚部帥叱奴根聚黨反於陰館，順率衆討之。

略陽公元遵,爲大將軍,鎮渤海之合口。天興元年,博陵、渤海、章武群盜并起,元遵討平之。

長孫嵩,爲安南將軍,鎮冀州。天興元年,道武將北還都。右軍將軍尹國先督租冀州[2],聞帝將還,謀反,欲襲信都。嵩執送,斬之。

元城侯屈,率衆鎮并州。明元永興五年六月[3],濩澤劉逸自號征東將軍、三巴王,王紹爲署置官屬[4],攻逼建興郡。屈討平之。

奚斤,爲鄭州將軍,循行州郡。章武民劉牙聚黨爲亂,斤討平之。明元幸雲中,斤留守京師。昌黎王慕容伯兒收合輕俠失志之徒李沉等三百餘人謀反,斤聞,召伯兒入天安殿東廡下,窮問款引,悉收其黨誅之。

公孫軌,太武時爲平南將軍。時宋將到彦之遣其部將姚縱夫濟河攻治坂,慮更北入,遣軌屯壺關。會上黨丁零叛,軌討平之。

陸眞,文成時爲安西將軍,長安鎮將。咸陽民趙昌受宋明帝署龍驤將軍,扇動鄠、盩厔二縣,聚黨數百人,據赤谷以叛。眞與雍州刺史劉邈討平之。昌單騎走免。後鄠縣民王稚兄弟聚二千餘人[5],招引趙昌。始平、石安、池陽、靈武四縣人皆應之,衆至五千,據治谷堡[6]。時詔南郡王李惠等領步騎六千討昌,眞以大軍未至,慮昌滋蔓,與雍州刺史劉邈討昌。昌出營拒戰,眞擊破之,斬昌及賊首三千餘級,傳首京師。并誅其黨與七百餘人,獲男女一千餘口。雍州民夷,莫不震伏。

唐玄達,獻文時爲安西將軍、華州刺史。時杏城民蓋平定聚衆爲逆,帝遣給事楊鍾葵擊之,不尅而還,詔玄達討平之。杏城民成赤李又聚黨自號爲王,逼掠郡縣,殘害百姓。玄達率騎二百,邀其狹路,擊破之。叛民曹平原復聚爲亂,玄達追擊,悉平之。

尉撥,爲平南將軍、北豫州刺史。後洛州民田智度聚黨謀逆,詔撥乘傳發豫州兵與洛州刺史丘頓擊之[7],獲智度,送京師。

張赦提,爲虎賁郎。京畿盜魁,自稱虎子、豹子。以赦提爲逐賊將軍,未幾而獲虎子、豹子及其黨與,盡送京師,斬於闕下,自是清靜。其靈丘羅思祖,宗門豪俠,家處隘險,多止亡命,與之爲劫。獻文怒之,孥戮其家,而思祖家黨相率寇盜。赦提售求捕逐,乃以赦提爲遊徼將軍,前後禽獲,殺之略盡。

韓務,爲太子翊軍校尉。時孝文南征,行梁州刺史楊靈珍謀叛。以務爲統軍,受都督李崇節度,以討靈珍。有功,授後軍長史。

薛虎子,孝文時爲平南將軍。徐州民桓和等叛逆,屯於五固。詔虎子爲南征都副將,與尉元等討平之。

李煥,宣武時爲輔國將軍、梁州刺史。時武興氐楊集起舉兵作逆,煥督別將爲長樂、統軍正祐等,與軍司苟金養俱討之,大破集起軍。會秦州民呂苟兒反,煥仍令長樂等赴援秦州,屬都督元麗,遂共平之。

李韶，爲將作大匠。吕苟兒反於秦州，除撫軍西道都督，行秦州事，與右衛將軍元麗率衆討之。

元譚，孝明時爲宗正少卿，加冠軍。元法僧外叛，詔譚爲持節、假左將軍别將以討之。徐州平，遷光禄少卿，行南兗州事。

裴衍，爲北道都督，鎮鄴之武城。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潛圖叛逆，衍覺其有異，密表陳之。尋而鑒所部别將嵇崇馳驛告變，乃詔衍與都督源子邕、李神軌等討鑒，平之。

李神軌，爲征東將軍。時相州刺史安樂王鑒據州反，詔神軌與都督源子邕等討平之。武泰元年正月，群盗燒劫鞏縣以西、關口以東、公路澗以南，詔神軌爲都督，討平之。

鄭先護，莊帝時爲前將軍、廣州刺史，假平南將軍、當州都督。時妖賊劉舉於濮陽起逆，詔先護以本官爲東道都督討舉，平之，還鎮。

谷楷，爲奉車都督。時沙門法慶反於冀州，雖大軍討破，而妖帥尚未梟除，詔楷冀州追捕，皆擒獲之。

北齊王則，初仕後魏，爲東徐州防城都督。爾朱榮之死也，東徐州刺史斛斯椿是其枝黨，内懷憂怖。時梁立魏汝南王悦爲魏主，資其士馬，送境上，椿遂翻城降悦。則與蘭陵太守李義擊其偏師，破之。魏因以則行北徐州事。

堯雄，爲二豫、楊、郢四州都督。時元洪威據潁州叛，民趙繼宗殺潁川太守邵招，據樂口，自稱豫州刺史，北應洪威。雄率衆討之，繼宗敗走。民因雄之出，遂推城人王長爲刺史，據州引西魏。雄復與行臺侯景討平之。

宋顯，爲西兗州刺史。時梁州刺史鹿永吉據州外叛，西魏遣博陵王約、趙郡王景神率衆迎接。顯勒當州士馬邀破之，斬約等。

李侃，鎮魯山城。天保六年四月，梁反人李山花自號天子，逼魯山城，侃擊斬之。

皮景和，爲領軍大將軍，河南道行臺。武平中，軍至相口中，値士人陳暄等作亂，景和平之。又有陽平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麪不多，供贍甚廣。密從地藏漸出餅飯，愚人以爲神力，見信於魏衛之間，將爲逆亂。謀泄，掩討漏逸，乃潛度河表，聚千人，自號長樂王。已破乘氏縣，又欲襲西兗州城。景和自南兗州遣數百騎擊破之，斬首千餘級，生擒子饒，京師烹之。

後周泉仚，初仕西魏，洛州都督，上洛人泉岳，其弟猛略，與順陽人杜窋等謀翻洛州以應東魏，仚知之，殺岳及猛略等，傳首詣闕，而窋沒東魏。

令狐整，字延保，西魏末爲瓜州刺史，東陽王元榮主簿，加盪寇將軍，太祖表爲都督。城人張保殺刺史成慶，與涼州刺史宇文仲和搆逆，規據河西。晋昌人吕興等復害郡守郭肆，以郡應保。初，保等將圖爲亂，慮整守義不從。既殺成慶，因欲及整。然以整人之望，復恐其下叛之，遂不敢害。雖外加禮敬，内甚忌整。整亦僞若親附，而密欲

圖之,陰令所親説保曰:"君與仲和結爲唇齒,今東軍漸逼涼州,彼勢孤危,恐不能敵。若或摧衄,則禍及此土。宜分遣鋭師,星言救援。二州合勢,則東軍可圖。然後保境息人,計之上者。"保然之,而未知所任。整又令説保曰:"歷觀成敗,在於任使。所擇不善,旋致傾危。令狐延保兼資文武,才堪統帥,若使爲將,蔑不濟矣。"保納其計,且以整父兄等并在城中,弗之疑也,遂令整至玉門郡召集豪傑。整説保罪逆,馳還襲之。先定晉昌,斬呂興,進軍擊保。衆人素服整威名,并棄保來附,保遂奔吐谷渾。

宇文貴,爲大將軍,代尉遲迥鎮蜀。時隆州人開府李光賜反於鹽亭[8],攻圍隆州。而隆州人李柘亦聚衆反,開府張道應之。貴乃命開府叱奴興攻隆州,又令開府成亞擊柘及道,降之,并送京師。除益州刺史,未就,拜小司徒。

陸騰,爲隆州總管。資州石槃民反,殺郡守,據險自守,州軍不能制。騰率軍討擊,破斬之。鐵山獠抄斷内江路,騰擊之,應時奔潰。一日下其三城,斬其魁帥,俘獲三千兵,招納降附者三萬户。

隋源雄,初仕後周,武帝時爲檢校徐州總管。東潼州刺史曹孝達據州作亂,雄遣兵襲擊斬之,進位上大將軍。

觀德王雄,仕周,武帝時爲太子司旅下大夫。武帝幸雲陽宫,衛王直作亂,以其徒襲肅章門,雄逆拒破之。

董純,大業中爲彭城留守。東海賊彭孝才衆數千,掠懷仁縣,轉入沂水,保五不及山。純以精兵擊之,擒孝才於陣,車裂之,餘黨各散。

唐王栖曜,爲浙西都知兵馬使。代宗廣德中,江左兵荒,詔内常侍馬日新領汴滑軍五千人鎮之。日新貪暴,賊蕭庭蘭乘人怨訴逐之而御其衆。時栖曜遊奕遠郊,遂爲賊所脅,進圍蘇州。栖曜因其懈怠,挺身登城,率城中出攻,賊衆大潰。

段秀實,爲涇州兵馬使。代宗永泰三年,邠寧節度使馬璘移鎮涇州,其邠寧隸朔方軍。邠州將吏以郡隸燒馬坊爲亂,秀實斬其凶首八人,方定。

李勉,爲嶺南節度使。代宗大曆四年,番禺賊帥馬崇道、桂州叛將朱濟時等阻洞爲亂,前後累歲,陷没十餘州。勉至,遣將李觀與容州刺史王翃併力招討,悉斬之。

劉海濱,爲涇州别將。德宗建中初,李懷光爲邠寧節度,兼領涇原,代段秀實。懷光新臨,濫殺朔方大將數人,法令嚴峻。别駕劉文喜等懼,且因人之怨,拒不受命,上疏復求段秀實,否則朱泚。於是以朱泚代懷光,又不奉詔。有勁兵二萬人,閉城拒守,使其子入質吐蕃以請救。德宗命朱泚、李懷光并巨濟攻之。於是泚屯其南,懷光屯其東,巨濟屯其西,周築大城以守之,閉壁不與戰。時韋倫初復命,西戎方守約,而賊勢窘迫。海賓與其子國光率侯蘭、程俊仁等殺文喜,傳首闕下。

張延賞,爲西川節度使。建中四年十一月,部將西山兵馬使張朏以兵入成都爲亂,延賞奔漢州鹿頭戍,遣將叱千遂等討之。其日斬朏及同惡者,復歸成都。

李泌，爲潼關防禦使。貞元二年，陳許戍邊卒三千人，自京西逃歸至陜州境，泌發防禦兵潛師險隘，左右攻之，盡誅叛卒。

楊朝晟，爲邠寧節度都虞候。貞元四年七月，授張獻甫邠寧慶節度使，代韓遊瓌。癸丑，寧州戍卒叛。初，遊瓌以吐蕃犯塞，自將衆戍寧州。及遊瓌受代，以是月壬子夜輕騎潛遁歸闕。其將卒素驕怠，畏獻甫之嚴，旣因遊瓌夜出，衙內千餘人遂叛，大縱掠，且圍監軍楊朝義，邀奏以出奔之，將請范希朝爲節度。朝晟初逃於郊外，翌日聞請希朝，乃來紿其衆曰："所請甚愜，我來賀也。"繇是叛卒稍安。朝晟乃與諸營將密謀反。乙卯，晨率諸軍以告曰："前請者不獲，張尚書昨日已入邠州。汝等皆當死，吾不能盡殺，誰爲戎首，各言之以歸罪焉。餘無所問。"於是衆中唱二百餘人，立斬之，乃定。

徐誠，爲山西東道都將。貞元八年二月，節度使嗣曹王臯卒，其判官李實知留後事。實深刻，軍士素不悅之，又取臯之私馬官賣之，軍士皆怒。時府藏羨溢，或稱臯有遺令，以官財分賞軍士。是夜，城中皷角將楊淸潭焚積草，劫庫兵，軍士皆亂，遂縱掠府庫，獨不犯臯之家。李實縋城，夜濟漢北走。比明，誠繩城而入，號令止遏，兵士方解甲，衆歸罪於楊淸潭等六人。誠與監軍計議，皆斬之，乃以公財分賞，府帑殆盡。皷角將三百人，分徙諸州。

王虔休，爲昭義軍節度留後。貞元十年七月，昭義行軍司馬元誼據洺州以謀亂。八月，虔休統兵赴臨洺以攻元誼。是月，誼除饒州刺史不行，故虔休率兵攻之。誼又上疏，請率洺州軍士防秋於京西，德宗許之，而未敢出。虔休以大兵臨城，城中出師禦之，頗相殺傷。虔休又引洺水以灌城，分兵收雞澤。九月，虔休遣將李庭芝破元誼兵將李同悅於長橋，殘殺居人男女數百口，同悅走魏州。庭芝進收雞澤，又殺居人男女數百口，雞澤守將官吏悉走魏州。自是平息洺水等數縣，將吏居人聞虔休兵至，悉走魏州。十二月，虔休以洺州潼濠冰合，發卒數千人踰濠搏城急攻之。元誼自城上督戰，矢石亂下，又出兵拒鬬，虔休軍稍卻。會日暮冰解，涉濠者多沉溺，大將張沛、來浩皆中流矢，士卒死傷大半。自是虔休引漳洺二水以灌之。

李復，貞元中爲嶺南節度使。會安南經略使高正平、張應相次卒官，其下參佐偏裨李元度、胡懷義等阻兵，贖亂州縣，姦贓狼籍。復誘懷義杖殺之，奏元度流於荒裔。

薛平，爲平盧軍節度使。穆宗長慶元年，幽鎭叛，棣州爲賊所窘。平即遣將李叔佐以兵五百救之。居數月，刺史王稷餽給稍簿，兵士怨怒，叔佐不能戢，宵潰而歸。仍推突將馬狼爲帥，行及靑城鎭，劫鎭將李自勸，幷其衆。次至博昌鎭，劫其鎭兵，復共得七十餘人。徑至靑州城，城中兵少，力士不敵。平悉府庫幷家財，厚賞二千精卒，逆擊之。仍先以騎兵掩其家屬輜重，賊衆惶惑反顧，因大敗。狼兒與其同惡十數輩，脫身竄匿。餘黨降稍後者，猶斬於鞠場。其明日，狼兒亦就擒戮。繇是遠近畏伏平之威略。又牙將馬廷崟謀逆，平覺其謀而誅之。

李質，爲汴州都知兵馬使。長慶二年七月，節度使李愿爲亂軍逐出，都將李㝏爲三軍所推，權知留後。㝏遣兵收宋州。朝廷除鄭滑節度韓充兼宣武節度。陳許節度李光顔自領全軍赴汴州，屯於尉氏縣。八月，質與監軍使姚文壽計會，擒斬李㝏及其黨薛志忠、秦鄰、李臣則等。

曹華，爲武寧軍節度使。李㝏叛於大梁，華不俟命赴討之。㝏方遣兵三千人取宋州，華逆擊敗之。繇是宋、亳不從㝏亂。

韓約，爲安南都護。文宗太和二年，峰州刺史王升朝背叛，約發兵二千人討逐，收峰州升朝及所結聚黨，并各處置。

陳君賞，爲易定節度使。開成五年，易定軍亂，逐君賞。君賞鳩合豪傑數百人，復入城，盡誅謀亂兵士，軍城復安。

張仲武，爲幽州雄武軍使。武宗會昌元年，幽州偏將陳行泰權主留後，三軍表請符節，朝廷未允。至是次將張絳殺行泰，三軍復上表請絳符節。仲武遣軍吏吳仲舒上表，從雄武領兵，請伐叛黨，帝允之。

鄭畋，爲鳳翔府節度使。僖宗中和元年，黃巢入京城。車駕在興元，以畋充京西諸道行營都統，與涇原節度使程宗楚、秦州經略使仇公遇、鄜延節度使李孝恭、夏州節度使拓拔思恭等同盟起兵，傳檄天下。黃巢遣上將林言、尚讓率衆數萬寇鳳翔，畋率師逆擊，大破賊衆於龍尾陂。

王景崇，爲成德軍節度使。中和二年四月，景崇奏："當道慈谷、靈壽兩鎮報尉州刺史蘇祐擅驅兵騎，侵突臣管界，及謀逆亂事，尋已處置訖者。蘇祐本自微人，謬承聖獎。自抛離郡邑，竄保山巖。臣亦愍以困窮，累曾救卹；慮其猖獗，每使慰安。豈期無惡不爲，有凶皆納，狐鳴鼠伏，曾不悛心，擐甲弄兵，常思怒目。况朝廷道全姑息，思務含弘，加騎省之榮資，除濮陽之望郡，而又拒違明勑，侮易天朝。擅割屬城，背雲中而納款；潛將逆黨，附并部以揚威。昨者初犯中山，尚深疑貳，謂其舉衆將議朝天，或捨逆以自新，或樹功而遷善。殊不知終懷鴆毒，竟務鴟張，劫石臼之倉儲，逼昌零之鎮戍。旋則亂驅蛇豕，入臣封疆，陰蓄姦欺，伺臣勇怯。臣此時未窮來意，詎忍加兵。尋令問以行藏，兼遣倒其戈甲，然終無一字以述端倪。累有元隨自陳狀跡，云本擬脅臣優給，劫臣材廬，奪戰馬而以利犬羊，招亡命而別謀吞併。臣尚觀釁變，待以膳羞，苟尚可以恩懷，且欲候其勑命。其賊緣已擬發露，自致蒼黃，乃與後來敗卒合謀，便擬據城作梗。臣既優饒稍過，傾覆是虞，固難使四郡軍民噬臍貽悔，一城生性束手受誅。其蘇祐一行徒黨，除殁告軍將人數外，今月七日并已分兵誅戮訖。此皆皇帝陛下雷霆振響，宗社垂靈，將復致於中興，故先除其小醜。况此賊逋藏藪澤，招聚凶豪，締結厲階，爰輕數度，包含怨府，不啻十年。其寨即在中山一隅，去大同咫尺，彼兩鎮不能覆巢破卵、蕩葉夷根者，蓋以其兔狡難蹄，獸窮則搏。顧兹疾疢，實謂腹心。苟非天靜寰中，曷使魚游釜內。今則

攙搶一掃,噍類無遺。凡在邊藩,孰不鼓躍。"

梁楊師厚,爲滑州節度使,屯魏州。魏州衙內都指揮使潘晏與大將臧延範、趙訓謀變,有密告者,師厚布兵擒捕,斬之。越二日,又有指揮使趙賓,夜率部軍擐甲,俟旦爲亂。師厚以衙兵圍捕,賓不能起,乃越城而遁。師厚遣騎追至肥鄉,擒其黨百餘人,歸斬於府門。即以師厚爲魏博節度使。

後唐劉玘,初事梁,爲襄州都指揮使。開平初,襄帥王班爲帳下所害,亂軍聚譟,推玘爲留後,玘不能遏,詭從之。翌日受賀,衙庭享士,伏兵幕下,中筵盡斬其亂將以聞。

孔勍,爲昭義節度使。莊宗同光中,監軍楊繼源與都將謀據潞州,事泄,勍誅之。

任圜,爲工部尚書。同光末,從魏王繼岌伐蜀。蜀平,魏王班師。及利州,先鋒使康延孝叛,以勁兵欲回劫西川,繼岌遣人馳書諭之。夜半,令中使李延安召圜,因署爲副招討使,令圜率兵七千餘騎,與都指揮使梁漢顒、監軍李延安討之。圜先令都將何建宗擊劍門,下之。圜以大軍至漢州,延孝來逆戰。圜命董璋以東川懦卒當其鋒,伏精兵於其後。延孝擊退東川之軍,急追之,遇伏兵起,延孝敗,馳入漢州,閉壁不出。西州孟知祥以兵二萬與圜,令合勢攻之。漢州四面樹竹木爲柵,圜陣於金鴈橋,即率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焰亘空。延孝危急,引騎出戰,遇陣於金鴈橋,又敗之。延孝以十數騎奔綿州,何建崇追及擒之。圜命載以檻車,至鳳翔,詔誅之。

符彥超,爲汾州刺史。同光末,魏州軍亂,天下騷動,詔彥超北京巡簡。朝廷先令內養呂、鄭二人,一監兵,一監倉庫,留守張憲與彥超承應不暇。及蕭牆變起,明宗入洛,皇弟存詔單騎入河東,與二寺人謀殺彥超、張憲,據城自衛。彥超預知其謀,夜密謁憲曰:"摠管入洛,存詔此來無善意,濟之以呂、鄭,吾徒禍不旋踵矣。宜出機先,無落腐人之手。"憲儒者,又以莊宗故吏,不忍背之,猶豫未決。是日,彥超部下大譟,趨紙橋。至暝,牢城兵軍集,憲出奔,殺呂、鄭、存詔於衙城。詰旦,號令諸軍,三城晏然。

符彥饒,爲汴州馬步軍都指揮使。明宗天成元年,詔發汴軍三千人戍瓦橋,令控鶴指揮使張諫部率。既出城,軍衆大譟,回戈攻門,剽劫坊市,殺權州知州推官高逖,仍劫彥饒爲節度使。彥饒喻之曰:"公等以離家遠戍,不顧進程,吾可爲爾奏聞。明天子在上,安得自擇主帥?行如此事,未見其福。"亂兵不遜,彥饒懼及禍,曰:"爾輩欲吾爲帥,當宜便止焚劫,一從吾命。"軍衆曰:"然。"即分命撫遏,斬其暴者。是日安靜。彥饒曰:"翌日吾於南衙領事,當以軍禮見。"彥饒密與拱衛指揮使龐超謀,伏甲於室。詰朝,諸將入賀,陳列,彥饒曰:"昨日暴亂者,數人而已。將立法令,無宜長惡。"即命斬張諫及同惡三人。諫黨張審瓊召其衆,大譟於建國門。彥饒乃率軍攻擊,遂入張諫營,殺其謀亂者四百人。

霍彥威,明宗天成初爲鄆州節度使。值青州王公儼拒命,改平盧軍節度。至鎭,擒公儼斬之。

沙彥珣,爲雲州節度使。末帝清泰三年七月,步軍指揮使桑遷謀應太原,引戍兵圍子城。時無兵甲,彥珣突圍出城,就西山據雷公口二日,招集兵士,入城剪伐亂軍。桑遷戰敗,不知存亡。是日,應州尹暉復部送桑遷與同謀叛太原人李元信至,鞫訊伏罪,幷尸於市。

晉盧順密,爲右廂都指揮使。天福初,高祖幸夷門,范延光據鄴城叛。高祖命諸將相次領軍討之,順密亦預其行。會騎將奉進屯於滑州,尋爲滑牽符彥饒所殺。軍衆大亂,爭荷戈拔劍噉呼於外。時馬萬爲步軍都校,不爲遏之。順密未明其心,乃率部曲數百趨謂諸將及萬曰:"滑臺去行闕二百里,我等家屬悉在闕下。爾輩如此,不思血屬乎?奉進見殺,過在彥饒,擒送天子,必立大功。順我者賞之,不順我者殺之。"萬曰:"善。"諸軍遂不敢動。乃引軍北攻牙城,執彥饒於樓上,使裨將方太押送赴闕,滑城遂定。朝廷即以馬萬爲滑州節度使,時飛奏皆以萬爲首故也。後數日,高祖知功繇順密,尋以順密爲涇州留後。

校勘記

[1]州郡討不能擒,原作"州郡討之不獲",據《南齊書·李安民傳》改。

[2]右軍將軍,原作"右將軍",據《魏書·太祖道武帝紀》補。

[3]永興五年,原作"永興都年",據《魏書·太宗明元帝紀》改。

[4]署置官屬,原作"都署官屬",據《魏書·太宗明元帝紀》改。

[5]王稚,原作"王雅",據《魏書·陸真傳》改。

[6]洽谷堡,原作"冶容堡",據《魏書·陸真傳》改。

[7]丘頓,原作"兵頹",據《魏書·尉撥傳》改。

[8]李光賜,原作"李光易",據《周書·宇文貴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二十四

將帥部(八十五)

死　事

古之謂死有重於泰山,有輕於鴻毛者,蓋慮乎不得其所也。若乃委質以事君,陳力而就列,有死無貳,乃其分焉。矧夫處分閫之任,總貞師之寄,所以式遏寇虐,作固垣翰,夾輔宗社,保郞黎元,誠安危之注意,而委賴之尤重者也。乃有遘難虞之會,當討擊之際,純心內激,拳勇外發,執金鼓而作氣,冒矢石而無憚,奮不顧身,淪於鋒刃。其或失先聲後寔之效,當彼衆我寡之勢,戰則奔潰,守則淪覆,而能執心不撓,握節自誓,捐軀死難,沒而益榮。此所謂執戈衛社,隕首無悔者矣。

晉狼瞫,爲戎右。魯文公二年,秦師伐晉,晉侯禦之。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初,戰於殽也,晉梁弘御戎,萊駒爲右。戰之明日,晉襄公縛秦囚,使萊駒以戈斬之。囚呼,萊駒失戈。狼瞫取戈以斬囚,禽之以從公乘,遂以爲右。箕之役(在僖公三十三年),先軫黜之,而立續簡伯。狼瞫怒,其友曰:"盍死之?"瞫曰:"吾未獲死所。"其友曰:"吾與女爲難[1](欲共殺先軫)。"瞫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於明堂。死而不義,非勇也。共用之謂勇。吾以勇求右,無勇而黜,亦其所也。謂上不我知,黜而宜,乃知我矣。子姑待之。"及彭衙,既陳,以其屬馳秦師,死焉。晉師從之,大敗秦師。君子謂:"狼瞫於是乎君子。《詩》曰:'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又曰:'王赫斯怒,爰整其旅。'怒不作亂,而以從師,可謂君子矣。"

欒鍼,爲戎右。荀偃,將中軍。襄十四年夏,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鄭司馬子蟜帥鄭師以進[2],師皆從之,至於棫林(棫林,秦地也),不獲成焉(秦不服)。荀偃令曰:"鷄鳴而駕[3],塞井夷竈(示不反),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從己)。"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黶惡偃自專,故棄之歸[4]),下軍從之。左史謂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太史)?"莊子曰:"夫子命從帥[5](夫子,謂荀偃)。欒伯,吾帥也[6],吾將從之。從帥[7],所以待夫子也。"(以從命爲待也。欒黶,下軍帥[8],莊子爲左,故曰吾帥[9]。)伯游曰:"吾今寔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軍帥不知[10],恐多爲秦師所禽獲)。"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卻退)。欒鍼曰:"此役也,報櫟之敗也。役取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欒鍼,欒黶弟也。

二位,謂屬將下軍,鍼爲戎右),敢不耻乎[11]?”與士鞅馳秦師,死焉。

魯公叔禺人,昭公子也。魯與齊戰于郎(郎,魯近邑也。哀十二年“齊國書帥師伐我”是也),公叔禺人遇負杖入保者息(遇,見也。見走辟齊師,將入保,罷倦,扳其杖頭上,兩手掖至休息者。保,縣邑小城。禺人,昭公之子,《春秋傳》曰公叔務人),曰:“使之雖病也(謂時傜役),任之雖重也(謂時賦斂),君子不能爲謀也,士弗能死也,不可。(君子,謂卿大夫也。魯攻既惡,復無謀臣,士又不能死難,禺人恥之。)我則既言矣(欲敵齊師,踐其言)。”與其鄰重汪踦皆往死焉(奔敵死齊寇。鄰,里也。重,皆當爲童,未冠者之稱,姓汪,名踦。鄰或爲談。《春秋傳》曰“童汪踦”)。魯人勿欲殤重汪踦(見其死君事,有士行,欲以成人之喪言之。言魯人者死君事,國爲斂葬),問于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善之)?”

齊國,魯哀公十一年,公會吳伐齊。齊國書將中軍,高無平將上軍[12],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書,子占也。欲獲死事之功。)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相勸厲致死。子陽,宗樓)。桑掩胥御國子(國子,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亦勸勉人)。”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陳子行命其徒俱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13]:“人尋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爲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14]。)東郭書曰:“三戰必死,于此三矣。”(三戰,夷儀、五氏與今[15]。)使問弦多以琴(弦多,齊人,六年奔魯。問,遺)曰:“吾不復見子矣(言將戰死)。”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聲已矣,不聞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戰于艾陵,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

楚大夫史皇。吳伐楚,楚師亂,吳師大敗,子嘗奔鄭,史皇以其乘廣死(以戰死)。

漢周苛,爲御史大夫[16],高祖令與樅公守滎陽。三年,項羽引兵西拔滎陽城,生得周苛,羽亨周苛[17](亨,謂煮而殺之),并殺樅公。

紀城,以將軍從高祖擊破秦人。漢守三秦,戰好畤,死事。封子通爲襄平侯。

漢孟,吳楚反時,潁陰侯灌嬰爲將軍[18],屬太尉。(時潁陰侯是灌嬰之子,名何,轉寫誤爲嬰耳。)孟爲校尉,戰嘗陷堅,遂死吳軍中。

韓千秋,故濟北相。武帝元鼎四年,南粤相呂嘉爲亂,天子遣千秋往,入粤境,破數小邑。未至番禺四十里[19],粤以兵擊千秋等,滅之。於是天子曰:“韓千秋雖亡成功,亦軍鋒之冠。”封其子延年爲成安侯。

後漢叔壽,爲破虜大將軍。光武建武元年,擊五校賊於曲梁,戰歿。(曲梁,屬廣平國,今洺州縣也。)

劉植,爲驍騎將軍。建武二年,更封植爲昌城侯,討密縣賊戰歿。

溫序,爲護羌校尉。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致死,義不貪生,苟背恩懷。”宇等復曉

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因以節撾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守節，可賜以劍。"序受劍，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既爲賊所迫殺，無令鬚汙土。"遂伏劍而死。

劉尚，爲武威將軍，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

傅育，爲護羌校尉。章帝元和三年，胡羌叛出塞，更依迷吾。章和元年，育上請發隴西、張掖、酒泉各五千人，諸郡太守將之，育自領漢陽金城五千人，合二萬兵，與諸郡尅期擊之。命隴西兵據河南，張掖、酒泉兵遮其西。並未及會，育軍獨進。迷吾聞之，徙廬落去。育選精騎三千窮追之，夜至建威南三兜谷，去虜數十里，須旦擊之，不設備。迷吾乃伏兵三百人，夜突育營中，驚擾壞散走。育下馬手戰，殺十人而死。

張顯，爲漁陽太守。殤帝延平元年，鮮卑復寇漁陽，顯數百人率出追之。兵馬掾嚴授諫曰："前道險阻，賊勢雖重，宜自結營，必先輕騎偵視之。"顯意甚鋭，怒欲斬之。因復進兵，遇虜伏發，士卒悉走。唯授力戰，身被十創，手殺數人而死。顯中流矢，主簿衛福、功曹徐咸，皆自投赴顯，俱歿於陣。鄧太后策書褒歎，賜顯錢六十萬，以家二人爲郎；授、福、咸各錢十萬，除一子爲郎。

仲光，爲右扶風。安帝元初二年，與安定太守杜恢、京兆虎牙都尉耿溥與先零羌戰於丁奚城，光等大敗，並沒。

蔡諷，爲遼東太守。建光元年四月，濊貊復與鮮卑寇遼東，諷追擊，戰歿。

成嚴，爲雲中太守。建光元年秋，鮮卑其至鞬復畔，寇居庸關。嚴擊之，兵敗。功曹陽穆以身捍嚴，與俱戰歿。

李超，爲代郡太守。順帝永建元年八月，鮮卑寇代郡，超戰歿。

馬賢，爲征西將軍。陽嘉五年，且凍傳難種羌反叛，以騎都尉耿叔副賢，將兵十萬屯漢陽。羌寇武都，燒隴關，掠苑馬。六年春，賢將五六千騎擊之。到射谷山，賢軍敗，賢及二子皆戰歿。順帝愍之，賜布三千疋，穀千斛，封賢孫光爲武陽亭侯，租入歲百萬。

趙沖，爲武威太守，督河西四郡兵馬。建康元年，追叛羌到建威鸇陰河，軍度竟，所將降胡六百餘人叛走，沖將數百人追之，遇羌伏兵，與戰歿。沖雖身死，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

尹耀，爲楊州刺史。建康元年八月，楊徐盜賊范容、周生等寇掠城邑。九月，耀與九江太守鄧顯討范容等於歷陽，軍敗，耀、顯爲賊所沒。

倪式，爲九眞太守。桓帝永壽三年，居風令貪暴無度，縣人朱達等及蠻夷相聚，攻殺縣令，衆至四五千人，進攻九眞。式討之，戰死。詔賜錢六十萬，拜子二人爲郎。

劉岱，爲兗州刺史。獻帝初平三年，青州黃巾衆百萬入兗州，岱戰死。

鮑信，爲濟北相。迎曹公，領兗州牧。會黃巾大衆入州界，曹公以賊將勝而驕，故設奇兵，挑擊於壽張。先與信出行戰地，後步軍未至，而卒與遇，遂接戰。信殊死戰，以

救曹公。信得潰圍出,然信遂沒,時年四十一僅。賊退走,購求信喪不得,衆乃刻木如信形狀,祭而哭焉。

張濟,爲驃騎將軍。討呂布,屯兵弘農。士卒饑餓,南攻穰,爲流矢所中死。

魏夏侯淵,爲征西將軍,守漢中。漢建安二十三年,劉備軍陽平關,淵率諸將拒之,相守連年。二十四年正月,備夜燒圍鹿角,淵使張郃護東圍,自將輕兵護南圍。備挑郃戰,郃軍不利。淵分所將兵半助郃,爲備所襲,淵遂戰死,謚曰"愍侯"。初,淵雖數戰勝,太祖嘗戒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

衛兹,陳留人也。太祖至陳留,始與兹相見,遂同盟計,興武事,令兵三千人從太祖入滎陽,力戰終人,失利身沒。

龐德,爲立義將軍。討關羽,戰沒被殺。後鍾會平蜀,前後鼓吹迎德屍喪還鄴冢中,身首如生。

趙昱,爲廣陵太守。賊笮融從臨淮見討,迸入郡界,昱將兵拒戰,敗績見害。

韋康,爲涼州刺史。爲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爲超所殺。

孫觀,爲青州刺史。從征孫權於濡須口,爲流矢所中,穿左足,力戰不顧。武帝勞之曰:"將軍被瘡深重,而猛風益奮。"及瘡甚,遂卒。

曹攄,爲襄陽太守,征南司馬。值天下亂,攄討賊句吳,戰敗死。

蘇尙,爲將軍,隸并州刺史畢軌。明帝青龍元年,鮮卑軻比能誘納步度根,使叛并州,與結和親,自勒萬騎迎其累重於陘北。軌遣尙及將軍董弼等擊之,比能遣子將騎與尙等會戰於樓煩,臨陣害尙、弼。

張郃,爲左將軍,加特進。諸葛亮出祁山,詔郃督諸將西至洛陽城。亮還保祁山,郃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郃右膝薨。謚曰"壯侯"。(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郃追之。郃曰:"軍法圍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郃不得逐追,蜀軍乘高布伏,弓弩亂發,矢中郃髀。)

弓遵,爲帶方郡太守。景初中,樂浪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吏譯轉有異同,臣智激韓忿,攻帶方郡崎離營。遵與樂浪太守劉茂興兵伐之,遵戰死,二郡遂滅韓。

蜀龐統,爲軍師中郎將。從先主入蜀,進圍洛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

關羽,爲前將軍。率衆攻曹仁於樊。孫權先遣使爲子索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麋芳在江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己。羽之出軍,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羽士衆妻子,羽

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于臨沮。(權遣將軍擊羽,獲羽及子平。權欲活羽以敵劉、曹,左右曰:"狼子不可養爲害。曹公不即除之,自取大禍,乃議徙都。今豈可生?"乃斬之。)

張南,爲將軍。從先主征吳,與馮習俱死。

龔祿,字德緒,爲越巂太守。隨丞相亮南征,爲蠻夷所害,時年三十一。

王士,字義強。丞相亮南征蠻,爲益州太守。將南行,爲蠻夷所害。

趙廣,爲牙門將。隨姜維沓中,臨陣戰死。

張嶷,爲盪寇將軍。魏狄道長李簡密書請降,衛將軍姜維率嶷等因簡之資以出隴西。既到狄道,簡悉率城中吏民出迎軍。軍前與魏將徐質交鋒,嶷臨陣殞身,然其所殺傷亦過倍。既亡,封長子瑛西鄉侯,次子護雄襲爵。

向寵[20],爲中領軍。後主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21],被害。

諸葛瞻,爲行都護衛將軍。景耀六年,魏征西將軍鄧艾伐蜀,自陰平繇景谷道旁入[22]。瞻督諸軍至涪停住,前鋒破,退還,住綿竹。艾遺書誘瞻曰:"若降者必表爲瑯琊王。"瞻怒,斬艾使。遂戰,大敗,臨陣死,時年三十七。衆皆離散,艾長驅至成都。瞻長子尚與瞻俱沒。

李球,爲羽林右部。從諸葛瞻拒鄧艾,臨陣授命,死于綿。

吳陳武,字子烈。從孫策征討有功。策破劉勳,多得廬江人,料其精鋭乃以武爲督,所向無前。尤爲大帝所親愛,數至其家。累有功勞,進位偏將軍。建安二十年,從擊合肥,奮命戰死。大帝哀之,自臨其葬。

蔣欽,領兵拒劉備有功,還赴南郡。與魏交戰,臨陣卒。

徐琨,爲平虜將軍。後從討黄祖,中流矢卒。

張悌,與諸葛靚之禦晉兵也,吳師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靚自往牽之,謂曰:"且夫天下存亡有大數,豈卿一人所知,如何故自取死爲?"悌垂涕曰:"仲恩,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爲卿家丞相所拔,常恐不得其死,負名賢知顧。今以身殉社稷,復何遁邪?莫牽曳之如是。"靚流淚放之,去百餘步,已見爲晉軍所殺。

留贊,爲左將軍。孫峻征淮南,授贊節,拜左護軍。未至壽春,道路病發,峻令贊將軍重先還樂渻,戰敗澄策,死之。

楊欣,爲涼州刺史。咸寧四年,與虜若羅拔能等戰于武威,敗績,死之。

周處,爲建武將軍。惠帝永平六年,氐帥萬年僭號稱帝,遣處與安西將軍夏侯駿等討之。處及萬年戰於六陌,王師敗績,處死之(時衆寡不敵,臨陣慷慨,奮不顧命,以力殉國,力戰而歿,贈平西將軍)。

索靖,爲始平內史。及趙王倫篡位,靖應三王義舉,以左衛將軍討孫秀有功,加散

騎常侍，遷後將軍。大安末，河間王顒舉兵向洛陽，拜靖使持節，監洛城諸軍事，游擊將軍，領雍、秦、涼義兵與賊戰，大破之，靖亦被傷而卒。追贈太常。

曹攄，爲襄城太守。懷帝永嘉二年，爲高密王簡征南司馬。其年，流人王道等聚衆屯冠軍，寇掠城邑，簡遣參軍崔曠討之，令攄督護曠。曠姦兇人也，譎攄前戰，期爲後繼，遁而不至。攄獨與道戰于酈縣，軍敗死之。

路述，爲河東太守。永嘉二年七月，劉元海寇平陽，太守宋抽奔京師，述力戰死之。

王粹，爲鄴郡太守。永嘉二年十一月，石勒寇鄴郡，粹戰敗死之。

王賦，爲安北將軍。永嘉二年，石勒寇鄴樂，賦遇害。

王堪，爲車騎將軍。石勒襲白馬，堪死之。

宋抽，爲征虜將軍。永嘉四年七月，劉總從弟曜及其將石勒圍懷，詔抽救之，爲曜所敗，抽死之。

崔曠，爲襄城太守。永嘉四年十月，石勒陷襄城，曠遇害。

郭察，爲安城太守。永嘉五年五月，益州流人汝班、梁州流人蹇撫作亂於湘州，虜刺史荀眺，南破零桂諸郡，東掠武昌、安城。察與邵陵太守鄭融、充陽內史滕育並遇害。

郝詵，爲平北將軍劉琨部將。永嘉五年七月，石勒寇冀州，劉粲寇晉陽，詵帥衆禦粲，詵敗績，死之。

李惲，爲龍驤將軍。愍帝建興元年四月，石勒寇冀州上白，惲死之。

賈匹，愍帝時爲驃騎將軍、雍州刺史，封酒泉公。時諸邦百姓饑饉，白骨蔽野，百無一存。匹帥戎馬二萬餘人將伐長安，平西太守竺恢亦固守。劉粲聞之，使劉曜、劉雅及趙染距匹，先攻恢，不尅。匹邀擊，大敗，曜中流矢退走，匹追之，至于甘泉。旋自渭橋襲盧水胡彭蕩仲，殺之。遂迎秦王，奉爲皇太子。後蕩仲子夫護帥群胡攻之，匹敗走，夜墮于澗，爲夫護所害。匹勇略有志節，以興復晉室爲己任，不幸顛墜，時人咸痛惜之。

魏浚，爲揚威將軍。河南尹劉曜忌浚得衆，率衆軍圍之。劉演、郭默遣軍來救，曜分兵逆於河北，乃伏兵深隱處以邀演、默軍，大破之，盡虜演等騎。浚夜遁走，爲曜所得，遂死之，追贈平西將軍。

華化，字長風，爲征虜將軍。討汲桑，戰沒。

陶侃兄子輿[23]，果烈善戰，爲武威將軍。後與杜弢戰，輿被重創卒。侃哭之慟，曰："喪吾家寶。"三軍皆爲之垂泣，詔贈長沙太守。

趙誘，爲王敦參軍，加廣武將軍。與甘卓、周訪共討華軼，破之。又擊杜弢於西湘。元帝大興初，復與卓攻弢，滅之，爲武昌太守。時杜曾迎第五琦於荆州作亂，敦遣誘與襄陽太守朱軌、陵江將軍黄峻共拒之。琦既愍帝所遣，加有時望，爲楚所歸。誘等苦戰，皆死之。敦甚悼惜之，表贈征虜將軍、秦州刺史。子龔，與誘俱死。

陳超，爲平北將軍祖逖督護。大興二年冬十月，逖遣超襲石勒將桃豹[24]，超敗，沒

於陣。

司馬玖，爲將軍。明帝太寧元年春，李雄使其將李驤、任回寇臺登，玖死之。

羊曼，爲前軍。蘇峻之亂，曼率文武守雲龍門。王師不振，或勸曼避峻，曼曰："朝廷破敗，吾安所求生？"勒衆不動，爲峻所害，年五十五。峻平，追贈太師。

楊術，爲朱提太守。成帝咸和二年正月，寧州秀才龐遺起義兵攻李雄將任回、李謙等，雄遣其將羅常、費黑之寧州，刺史尹奉遣裨將姚岳與術援遺，戰于臺登，岳等敗績，術死之。

孟彦，爲舟川守將。康寧六年三月，李壽陷舟川，彦與劉齊、李秋皆死之。

毛寶，爲征虜將軍。咸康中，石季龍將夔安、李菟陷沔南[25]，張貉陷邾城，因寇江義、夏陽，寶及西陽太守樊俊、義陽太守鄭進並死之。

沈勁，少負志節。穆帝升平中，慕容恪侵逼山陵，時冠軍將軍陳祐守洛陽，衆不過二千。勁自表求配祐效力，因以勁補冠軍長史，令自募壯士，得千餘人，以助祐擊賊，頻以寡制衆。而糧盡援絶，祐懼不能保全。會賊寇許昌，祐因以救許昌爲名，興寧三年，留勁以五百人守城，祐率衆而東。會許昌已沒，祐因奔崔塢。勁志欲致命，欣獲死所。尋爲恪所攻，城陷，被執，神氣自若。恪奇而將宥之，其中軍將軍慕容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人用。今若救之，必爲後患。"遂遇害。恪還，從容言於慕容暐曰："前平廣固，不能濟辟閭，今定洛陽而殺沈勁[26]，寔有愧於四海。"朝廷聞而嘉之，贈東陽太守。

李福，爲潁川太守。興寧二年春，慕容暐將慕評襲許昌，福死之。

吉挹，字冲祖。孝武初爲魏興太守、輕車將軍，以拒苻堅。堅將韋鐘攻魏興，挹遣衆拒之，斬七百餘級，加督五部軍事。鐘率衆欲趣襄陽，挹又邀擊，斬五千餘級。鐘怒，迴軍圍之。挹又屢挫其鋭。其後賊衆繼至，挹力不能抗，城將陷，引刀欲自殺，其友止之曰："且苟存以屬他計。爲計不立，死未晚也。"挹不從，友人逼奪其刀。衆賊執之，挹閉口不言，不食而死。

韋簡，爲東平太守。太元十九年十月，慕容垂遣其子惡奴寇廪丘，簡及垂將尹國戰于平陸，簡死之。

袁山松，爲吳郡太守。孫恩作亂，山松守滬瀆城，城陷被害。

謝琰，爲會稽内史。時孫恩作亂，琰不設備，恩奄至山陰北三十五里，琰遣參軍劉宣之拒破恩。既而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群賊鋭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分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既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耳。"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迮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絶。琰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

周虓,字孟威。寧康中鎮于巴西,爲苻堅所獲,守節不屈。堅使者清道,虓躬治逵陌,謂使者云:"煩君語氐賊苻堅,何至取國士如此。"堅聞之,曰:"貉子正欲覓死,殺之適足成其名耳。"乃苦加拷楚,不食而死[27]。

檀斌,爲兗州刺史。石勒將瞻攻陷鄒山,斌死之。

前趙韋忠,爲劉聰鎮西大將軍、平羌校尉。討叛羌,矢盡不屈節而死。

前燕呂護,爲慕容暐將。奔于晉,尋復叛歸于暐,待之如初。因遣傅顔與護率衆據河陰,顔北襲勑勒,大獲而還。護攻洛陽,中流矢而死。

後秦楊佛嵩,姚興時爲都督嶺北討虜諸軍,安遠將軍,雍州刺史。率嶺北見兵以討赫連勃勃。嵩發數日,興謂群臣曰:"佛嵩驍猛果鋭,每臨敵對寇,不可制抑。吾嘗節之,配兵不過五千。今衆旅既多,遇賊必敗。今去遠,追之無及,吾深憂之。"其下咸謂不然。佛嵩果爲勃所執,絶吭而死。

姚平,爲姚泓後將軍。時仇池公楊盛攻陷祁山,執建節王總,遂逼秦川。泓遣平救之,盛引退。姚嵩與平退之,及于竹嶺。姚瓚率隴西太守姚秦都、洛陽太守王煥以禁兵赴之。瓚至清水,嵩爲盛所敗,嵩父秦都[28]、王煥皆戰死。

趙玄,爲姚泓征南姚洸部將,洸鎮洛陽。時宋高祖爲晉太尉,總大軍伐泓。檀道濟次成皐,玄謂洸曰:"玄受三帝重恩,所守正死耳。但明公不用忠臣之言,爲姦孽所誤,後必悔之,但無及耳。"會陽城、成皐、滎陽、武牢諸城悉降,道濟等長驅而至,玄與晉將毛德祖戰于栢谷,以衆寡不敵而敗,被創十餘,據地大呼,玄司馬騫鑒冒刃抱玄而泣,玄曰:"吾瘡已重,君宜速去。"鑒曰:"若將軍不濟,當與俱死。去將何之?"皆死於陣。

姚洽,爲姚紹左長史。時晉軍伐泓,紹率姚鸞等步騎五萬距王師于潼關。檀道濟固壘不戰,紹分道置諸軍爲犄角之勢,遣輔國胡翼度據東京,武衛姚鸞營于大路,與晉軍相接。沈林子簡精鋭,銜枚夜襲之,鸞衆潰戰死,士卒死者九千餘人。紹遣洽及姚墨蠡等騎三千屯于河之九原,欲絶道濟諸縣租遣輸,洽辭曰:"夫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今兵衆單弱,而遠在河外。雖明公神武,然鞭短勢殊,恐無所及。"紹不聽。沈林子率衆八千要洽於河上,洽戰死,衆皆沒。

後梁壘澄,仕呂光爲酒泉太守。時沮渠蒙遜叛,蒙遜從兄男成先爲將軍守晉昌,聞蒙遜起兵,逃奔貲虜,扇動諸夷,衆至數千,進攻祿福、建安。寧戎護軍趙策擊敗之,男成退屯樂涫。澄率將軍趙策、趙陵步騎萬餘,討男成于樂涫,戰敗,澄、策死之。

宋孟龍符,爲龍驤將軍、廣川太守。高祖伐慕容超,令龍符統步騎爲前鋒。軍達臨朐,與賊爭水,龍符單騎衝突,應手破散,即據水源,賊遂退走。龍符乘勝奔之,後騎不及,賊數千騎圍繞攻之,龍符奮矟接戰,每一合輒殺數人。衆寡不敵,遂見害。

劉虔之,爲江夏相。高祖西征司馬休之、魯宗之等,遣參軍檀道濟、朱超石步騎出襄陽。虔之率州郡兵力出鄖城,屯三連,立木橋,聚糧以待。道濟等積日不至,爲宗之

子軌所襲。衆寡不敵，參軍孫長庸流涕勸退軍，虔之厲色曰："我仗順伐罪，理無不克。如其不幸，命也。"敗戰見殺，追贈梁、秦二州刺史。

徐逵之，尚高祖長女，爲振威將軍。討司馬休之，使統軍爲前鋒，配以精兵利器，事尅，當即授荆州。休之遣魯宗之子軌擊破之於陳，見害，追贈中書侍郎。

孟係祖，爲殿中將軍。大明二年，後魏侵青、冀，孝武遣軍援之。係祖自戈行戰於杜梁，挺身入陣，所殺狼藉，遂見殺。詔書追贈郡太守。

桓詢，爲積弩將軍。梁山之役，力戰，爲流矢所中死。追贈冀州刺史。

鄭墨，淮西人。泰始元年，晋安王子勛與豫州刺史殷琰同逆，墨以前奉朝請，率子弟部曲及淮右諸部起義於陳郡城，有衆一萬，明帝以爲司州刺史。後虜寇淮，戰敗見殺，追贈冠軍將軍。

韋山松，爲益州刺史劉秀之中兵參軍。南譙王義宣據荆江爲逆，徵兵于秀之。秀之遣山松萬人襲江陵，出峽。竺超民遣將席天生逆之，山松一戰即梟其首。進至江陵，爲魯爽所敗，山松見殺。

劉勔，爲尚書右僕射，中領軍。桂陽王休範爲亂，奄至京邑，加勔使持節領軍，置佐吏，鎮扞石頭。既而賊衆屯朱雀航南，右軍王道隆率宿衛向朱雀航，聞賊已至，急信召勔。勔至，命閉航，道隆不聽，促勔渡航進戰。率所領于桁南，戰敗，臨陣死之，時年五十七。事平，贈散騎常侍、司空，本官如故。

卜伯宗，爲殿中將軍。泰始初，領僮擊南賊于赭圻，戰沒。

劉康祖，爲佐將軍。聞魏軍寇壽陽，自虎牢率七千人來赴。魏軍至者八萬騎，康祖令軍曰："顧望者斬首，轉步者斬足。"士皆用命，賊死者萬餘，血流沒踝。流矢貫頸，墮馬死。

校勘記

[1]雛，原作"鶵"，據《左傳・文公二年》改。

[2]子蟜，原作"子僑"，據《左傳・襄公十四年》改。

[3]鷄鳴，原作"鷄命"，據《左傳・襄公十四年》改。

[4]故棄之歸，原闕"歸"字，據《左傳・襄公十四年》杜預注補。

[5][6][7][8][9][10]帥，原作"師"，據《左傳・襄公十四年》改。

[11]敢不耻乎，原作"敢以鞅耻乎"，據《左傳・襄公十四年》改。

[12]高無平，原作"高無本"，據《左傳・哀公十一年》改。

[13]陳子行命其徒俱含玉公孫揮命其徒曰，原闕"俱含玉公孫揮命其徒"等字，據《左傳・哀公十一年》補。

[14]首，原作"肅"，據《左傳・哀公十一年》杜預注改。

[15]與今，原作"典令"，據《左傳・哀公十一年》杜預注改。

[16]御史大夫,原作"御史太史",據《四庫全書》本改。

[17]周苛,原作"周奇",據《漢書·周昌傳》所附《周苛傳》改。

[18]潁陰侯,原作"頻陰侯",據《史記·灌嬰列傳》改。

[19]番禺,原作"番禺",據《史記·南越尉佗列傳》改。

[20]向寵,原作"向朗",據《三國志·蜀書·向寵傳》改。

[21]漢嘉蠻夷,原本作"漢蠻夷",據《三國志·蜀書·向寵傳》補。

[22]景谷道,原作"是谷道",據《三國志·蜀書·諸葛瞻傳》改。

[23]兄子輿,原作"之子與",據《晉書·陶侃傳》附《陶輿傳》改。

[24]超,原作"起",據《晉書·元帝紀》改。

[25]石季龍,原作"石李龍";李苑,原作"李農",據《晉書·毛寶傳》改。

[26]今,原作"令",據《晉書·沈勁傳》改。

[27]死,原作"食",據《晉書·周虓傳》改。

[28]秦都,原作"泰都",據《晉書·姚泓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二十五

將帥部(八十六)

死事第二

南齊成買,爲軍主,戍角城。太祖建元三年,魏寇淮陽,圍角城。買謂人曰:"我今作角城戍,我兒當得一子。"或問其故,買曰:"角城與虜同岸,危險具多,我豈能使虜敢南向?我若不沒虜,則應破虜。兒不作孝子,便當作世子也。"至是魏圍買數重,帝遣領軍將軍李安民爲都督救之,勑周盤龍曰:"角城漣口,賊始復進,西道便是無賊,卿可率馬步下淮陰就李領軍。鍾離船少,正可致依仗數日糧,軍人挾淮步下也。"買與魏拒戰,手所傷殺無數。晨朝早起,手中忽有數升血,其日遂戰死。

張佛護,爲驍騎將軍。崔惠景舉兵奉江夏王寶玄向闕臺,遣佛護及直閤將軍徐元稱、屯騎校尉姚景珍、西中郎將軍徐景知、遊盪主重伯珍、騎官桓靈福等據竹里爲數城。寶玄遣信謂佛護曰:"身自還朝,君何意苦相斷遏?"佛護答曰:"小人荷國重恩,使於此創立小戍。殿下還朝,但自直過,豈敢千齡?"遂射惠景軍,因戰。惠景子覺及崔恭祖領前鋒,皆傖楚善戰。又輕行不爨食,以數舫沿江載酒,空爲軍糧。每見臺軍城中煙火起,輒盡力攻擊,臺軍不復得食,以此饑困。元稱等議欲降,佛護不許。十二日,恭祖等復攻之,城陷,佛護單馬走,追得斬首。

尹略,爲遊擊將軍。武帝永明八年,討巴東王子響見害,贈輔國將軍、梁州刺史。

席謙,父恭穆,任鎭西司馬,爲魚復侯所害。及謙爲新蔡太守,鎭溢城,聞梁王義師東下,曰:"我家世忠貞,殞死不二。"爲陳伯之所殺。

梁韋粲,爲衡州刺史。武帝太淸三年,侯景反至京師,與司州刺史柳仲禮、高州刺史李遷仕帥軍入援,粲、仲禮分據南岸。正月丁巳,賊濟軍,於青塘襲破粲營。粲拒戰而死。戊辰,李遷仕、天門太守樊文皎進軍青谿東,爲賊所破,文皎死之。

杜岸,爲平北將軍、北梁州刺史。請襲襄陽,元帝許之。岸乃晝夜兼行,先往攻其城,不尅。岳陽王至,遂走保其兄巘於南陽。巘時爲南陽太守。岳陽王尋遣攻陷其城,岸及巘俱遇害。

胡僧祐,爲車騎將軍。西魏寇至,元帝以僧祐爲都督城東諸軍事。魏軍四面起攻,百道齊舉。僧祐親當矢石,晝夜督戰,獎勵將士,明於賞罰,衆皆感之,咸爲致死,所向

摧殄,賊莫敢前。俄而中流矢卒。

裴之横,爲吴興太守。江陵既陷,北齊遣上黨王高渙挾貞陽侯明攻東關,安王承制以之横爲使持節鎮北將軍、徐州刺史,都督衆軍,給皷吹一部,出守蕲城。之横營壘未周,而魏軍大至,兵盡矢窮,遂於陣沒。贈侍中、司空。

裴畿,爲太子右衛率、㟁州刺史。西魏攻陷江陵,畿力戰死之。

陳馬明,字世朗。梁元帝時爲散騎常侍、北兗州刺史,領廬江太守。荆州陷沒,歸於高祖。紹泰中復官位,封西華縣侯。隨周文育督征王琳,於沌口軍敗,明力戰死之。贈使持節、征西將軍、郢州刺史。

周鐵虎,爲嚴威將軍。初自梁歸於陳,尋隨周文育於江南拒蕭勃,常爲前軍。文育又命鐵虎偏軍於苦竹灘襲勃前軍歐陽頠。又隨文育西征王琳,於沌口敗績。鐵虎與文育、安侯都並爲琳所擒,琳引見諸軍將,與之語,唯鐵虎辭氣不屈。故琳盡宥文育之徒,獨鐵虎見害。

陳詳,爲神威將軍、吴州刺史。天嘉五年,周迪復出臨川,乃以詳爲都督,率水部討迪。軍至南城,與賊相遇,戰敗死之。

始興昭烈王道談,高祖兄也。仕於梁,世爲東宫直後主帥。侯景之亂,領弩手三千援臺城,中流矢卒。

後魏魏勤,封永安侯。明元永興五年,與將軍元屈、會稽公劉潔等擊吐京叛胡,失利,潔被傷,勤死之。

司馬天助,晉驃騎將軍元顯之子。歸魏,拜青、徐二州刺史。太武眞君三年,從駕北征,在陣歿。

羅雲,獻文時爲給事中。西征勅勒,爲賊所襲殺。

章武王融弟武,爲光禄大夫。賊帥鮮於修禮寇暴瀛、定二州,長孫雅等討之,失利。除融車騎將軍,爲前驅左軍都督,與廣陽王淵等共討修禮。師渡津,葛榮殺修禮而自立,轉營至白牛邏,輕騎擊融。融苦戰終日,更無外援,遂大奔敗,於陣見殺。

崔延伯,爲右衛將軍。討万俟醜奴,爲其所敗。復收兵襲賊,大破之。賊皆退而兵人採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敗,延伯中流矢,爲賊所害,士卒死者萬餘人。

李龍環,以勇壯爲將。孝明正光中,北征,戰死白道。

裴衍,爲北道大都督。與源子邕北討葛榮,軍次陽平之東北陽曲。賊來拒戰,衍軍敗見害。朝野人情,莫不駭惋。

崔楷,爲殷州刺史。孝昌三年,葛榮陷殷州,楷固節死之。

酈惲,爲征虜將軍。與唐州刺史崔元珍固守平陽城。武太中[1],爾朱榮稱兵赴洛,惲與珍不從其命,爲榮行臺郎中樊子鵠所攻,城陷被害。

崔元珍,爲唐州刺史。爾朱榮之趣洛也,遣其都督樊子鵠取唐州,元珍與行臺酈惲

拒守不從，爲子鵠所害。

裴約，爲別將，行渤海郡事。時冀州大乘賊起，約爲賊所敗，遂圍郡城，城陷見害。

元志，爲雍州刺史。時莫折念生反，詔志爲西征都督討之。念生遣其弟天生屯龍口，與志相持。爲賊所乘，遂棄大衆，奔還岐州。賊遂攻岐州，刺史裴芬之疑城人與賊潛通，將盡出之。志不聽。城人果開門引賊，鎖志及芬之，送念生見害。節閔初，贈尚書僕射。

奚文，爲散騎常侍。從征蠕蠕，戰沒。

尉豹，行潁州事，與梁將裴禮戰沒。

丘跋，爲安遠將軍。征蓋吳，戰沒。

高徽，孝明時使嚈噠，迴至河州，前刺史息景進等招引莫折念生，攻河州。長史元永等推徽行州事。別駕乞伏世則潛通景進，徽殺之。徵兵于吐谷渾，吐谷渾率衆救之。景進敗退，走奔秦州。景進尋率羌夷復來攻逼。徽遣統軍六景相馳表請師，詔徽仍行河州事。久無援救，力屈城陷，爲賊所害。

李裔，爲使持節、大將軍、陝州刺史。宇文黑獺攻陷州城，被執見害。

崔伯鳳，爲前將軍。孝莊永安末，與都督源子恭守丹父，戰沒。

崔伯麟，爲中堅將軍、冀州長史。大乘賊起，伯麟率州軍討之於煮棗城，爲賊所殺。贈龍驤將軍、洛州刺史。

李苗，爲冠軍將軍。討爾朱世隆於河南橋，兵盡浮河而沒。苗死之日，朝野悲壯之。及世隆入洛，主者追苗贈封，白世隆，世隆曰："吾爾時群議，更一二日，便欲大縱兵士，焚燒都邑，任其採掠。賴苗京師獲全。天下之善一也，宜追之。"

薛長瑜，爲征東將軍、洛州刺史。擊賊沒于陣，贈都督冀、定、泰三州諸軍事，車騎將軍，冀州刺史。

寇治，爲前將軍。時蠻反於三鵶，治爲都督追討，戰沒。贈持節、都督雍、華、岐三州諸軍事。

鄭模，爲征東將軍，行岐州事。未幾擊賊深入，沒於陣。贈撫軍將軍、相州刺史。

裴仲規，以司徒主簿免。久之，中山王英征義陽，引爲統軍，奏復本職。規陣戰歿，贈河東太守，謚曰"貞"。

孫瓚，爲姚泓安定護軍。時赫連屈子來侵，人懷危懼，亡奔者相屬。瓚獨率衆拒守，見殺。

李長壽，爲華州刺史。孝武西遷，長壽率勵義士拒諫，魏孝武嘉之，復授潁州郡守，遷廣州刺史。東魏遣行臺侯景率兵攻之，長壽衆少，城陷，遂遇害。

崔仲哲，爲別將。初，父康爲燕州刺史，時天下多事，遂爲杜洛周攻圍。康堅守歷年。朝廷遣都督元譚與仲哲赴救，到下口遇賊，仲哲戰沒。

北齊尉興敬,爲神武帳内都督。高祖敗周文帝於邙山,興敬因戰,爲流矢所中卒,贈涇、岐、幽三州軍事。

尉興慶,爲神武親信都督。帝與西魏戰,退走,從者六七人。追騎至,興慶曰:"王去矣,興慶腰邊百箭,足殺百人。"神武勉之曰:"事濟,以爾爲懷州。若死,則用爾子。"興慶曰:"兒小,願用兄。"許之。興慶鬭,矢盡而死。

高昂,爲軍司大都督。與侯景等同攻獨孤如願于金墉城,周文帝率衆救之,戰於邙陰。昂所部失利,左右分散,單騎東出,欲趨河梁。南城門閉不得入,遂爲西軍所害。

劉豐,自左將軍除殷州。時西魏大將王思政據長社,文襄命豐與清河王岳攻之。豐建水攻之策,遂遏洧水以灌之。水長,魚鱉皆遊焉。九月至四月,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紹宗見北有白氣,同入船,忽有暴風從東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忽絶,漂至城下。豐遊水向土山,爲浪所激,不時至。西人鈎之,並爲敵人所害。豐壯勇善,爲諸將所推。死之日,朝野駭惋。

王琳,爲特進侍中。時陳將吳明徹來寇秦州,琳與戰,大敗,單馬突圍,僅而獲免。明徹進圍之,堰淝水灌城。而皮景和等屯於淮西,竟不赴救。明徹晝夜攻擊,城内水氣轉侵,人皆患腫,死病相枕。從七月至十月,城陷被執,百姓泣而從之。明徹恐其爲變,遂殺之。

慕容紹宗,爲河南道行臺。拒西魏大將王思政,兵敗投水而死。三軍將士,莫不悲惋。

元景安,天統中爲領軍大將軍。入周,以大將軍、義寧郡開國公率衆討稽胡,戰沒。

後周王勵,爲千牛。直長沙苑之役,勵以都督領兵從太祖。勵居左翼,與帳下十數人用短兵接戰,當其前者死傷甚衆。勵以被傷重,遂卒于行間,太祖深悼焉。

楊檦,爲少師。武帝保定四年十月,詔晉公護率軍伐齊,出潼關。大將軍權景宣出豫州,檦出枳關。蜀國公尉遲迥率師圍洛陽[2],景宣攻齊豫州,護次陝州。十二月,齊師渡河,晨至洛陽,諸軍驚散。尉遲迥率麾下數十騎扞敵,得卻,至夜引還。柱國、庸國公王雄,力戰死之。遂班師。楊檦於軹關戰沒。權景宣亦棄豫州而還。

韋祐,字法保,爲驃騎大將軍。東魏遣軍送糧饋宜陽,法保潛邀之,轉戰數十里,兵少不敵,爲流矢所中,卒於陣。

韋總從武帝東征,總每率麾下先驅陷敵,遂於并州戰沒。

王雄,從晉公護東征至邙山,與齊將斛律明月接戰。雄馳殺三人,明月退走。雄追之,明月左右皆散,矢又盡,唯餘一奴一矢。雄案矟,不及明月者丈餘,曰:"惜爾不殺,但生將爾見天子。"明月反射雄,中額,馬退,走至營而薨。

劉雄,爲上大將軍,出鎮幽州。宣政元年四月,突厥寇幽州,擁略居民。雄出戰,爲突厥所圍,臨陣戰沒。贈亳州總管、十州諸軍事、亳州刺史。

楊祥,爲建武將軍。討鮮于修禮,遂死之。

隋權武父襲慶,爲周開府。從武元皇帝戰於并州,被圍百餘里。襲慶力戰,矢盡,短兵接,殺傷甚衆。於是刀矟皆折,脱冑擲地,向賊大駡曰:“何不來斫頭。”賊遂殺之。

柳雄亮父檜,爲周華陽太守。遇黄寶作亂,攻陷華陽,檜爲賊所害。

皮子信,爲旭州刺史。開皇初,吐谷渾來寇邊,子信出兵拒戰,爲賊所敗,子信死之。

趙世模,爲上開府。開皇初,嘗典宿衛。後從晋王伐陳,先鋒遇賊,力戰而死。

韋洸,開皇中爲廣州總管。歲餘,番禺夷王仲宣聚衆爲亂,以兵圍洸。洸勒兵拒之,中流矢而卒。贈上柱國。

劉弘,開皇中爲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中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大半。糧盡無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犀甲腰帶及剝樹皮而食,一無離叛。賊知其饑餓,欲降之。弘抗節彌厲。賊悉衆來攻,城陷,爲所害。

楊武通,爲左武衛將軍,歷岷、蘭二州總管。與周法尚討嘉州叛獠,法尚軍初不利,武通率數千人爲賊斷其歸路。武通於是束馬懸車,出賊不意,頻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傾部落而至。武通轉鬭數百里,爲賊所拒,四面路絶。武通輕騎接戰,墜馬,爲賊所執,殺而噉之。

李崇,爲幽州總管。開皇中,突厥大爲寇掠,崇率步騎三千拒之。轉戰十餘日,師人多死,遂保於砂城。突厥圍之。城本荒廢,不可守禦。曉夕力戰,又無所食。每夜出掠賊營,復得六畜以繼軍糧。突厥畏之,厚其備,每夜中結陣以待之。崇軍苦饑,出輒遇敵,死亡略盡。遲明,奔還城者尚且百許人,然多傷重,不堪更戰。突厥意降之,遣使謂崇曰:“若來降者,封爲特勤。”崇知必不免,命其士卒曰:“崇喪師徒,罪當死。今日效命,以謝國家。待看吾死,且可降賊。方便散走,努力還鄉。若見至尊,道崇此意。”乃挺刃突賊,復殺二人。賊亂射之,卒於陣。

楊崇,封秦興縣公。從行軍總管達奚長儒擊突厥於周槃,力戰而死。贈大將軍、豫州刺史,以子義臣襲崇官爵。

楊思恩,爲車騎將軍。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時代州總管李景,爲漢王將喬鍾葵圍之,詔朔州總管楊義臣救之。義臣率馬步二萬,夜出西陘。遲明,行數十里。鍾葵覘見義臣兵少,悉衆拒之。鍾葵亞將王拔驍勇,善用矟,射者不能中,每以數射陷陣。義臣患之,募能當矟者。思恩請當之。義臣見思恩氣貌雄勇,顧之曰:“壯士也。”賜以巵酒。思恩望見拔立於陣後,投觴於地,策馬赴之,再往不尅。義臣復選騎士千餘人從之。思恩遂突擊,殺數人,直至拔麾下。短兵方接,所從騎士退,思恩爲拔所殺。拔遂乘之,義臣軍北者十餘里。於是購得思恩屍,義臣哭之甚慟,三軍莫不泣,所從騎士皆腰斬。

周羅睺,爲右武侯大將軍。漢王諒餘黨楊、晉、絳等三州未下,詔羅睺行絳、晉、呂三州諸軍事,進兵圍之,爲流矢所中,卒於師。

張定和,爲右屯衛大將軍。從煬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州。時吐谷渾主與數騎而遁,其名王詐爲渾主,保車我眞山。帝命定和率衆擊之。旣與賊相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於巖石之下,發矢中之而斃。其亞將柳武建擊賊,悉斬之。帝爲其流涕。

梁默,爲柱國、行軍總管。大業五年,從煬帝征吐谷渾,遇賊力戰而死。

李瓊,爲右翊衛將軍。大業五年,吐谷渾主率衆保覆袁州,帝遣左光祿大夫梁默與瓊追渾主,皆遇賊死之。

馮孝慈,爲右武侯衛將軍。大業九年,清河賊張金稱衆數萬。孝慈討金稱於清河,反爲所敗,孝慈死之。

楊達,煬帝遼東之役,領右武衛將軍,進位左光祿大夫,卒於師。煬帝歎息久之,贈吏部尚書、始安侯,謚曰"恭",賻物三百五十段。

麥鐵杖,爲右屯衛大將軍。煬帝待之逾密,鐵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懷竭命之志。及遼東之役,請爲前鋒,顧謂醫者吳景賢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頞,瓜蒂歕鼻,療黄不差,而卧死兒女手中乎?"將渡遼,謂其三子曰:"阿奴當備淺色黄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旣被殺,爾當富貴。唯誠與孝,爾其勉之。"及濟橋未成,去東岸尚數丈,賊大至。鐵杖跳上岸,與賊戰死。武賁郎將錢士雄、孟金乂亦死之。左右更無及者,帝爲之流涕。

梁文謙,大業中爲鷹揚將軍。從衛玄擊楊玄感於東都,力戰而死,贈通議大夫。

張須陁,大業中爲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將兵拒東郡賊翟讓,前後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讓憚須陁,不敢進。密勸之,讓遂與密率兵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乘之,逐北十餘里。時李密先伏數千人於林間,邀擊須陁軍,遂敗績。密與讓合軍圍之,須陁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復躍馬入救之。往來數四,衆敗散,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

郭絢,大業末爲涿郡通守。將兵擊竇建德於河間,戰死。人吏哭之,數月不息。

源崇嗣,大業中自上黨贊治入爲尚書虞部郎。及天下盜起,將兵討北海賊,與賊力戰而死。贈正議大夫。

王辯,爲武賁郎將。與王世充討李密於洛口,官軍大潰。辯至洛水,橋已壞,不得渡,遂涉水。至中流,爲溺人所引墜馬。辯時身被重甲,敗兵前後相陷藉,不能復上馬,竟溺死。三軍莫不痛惜之。

陰世師,大業末爲左翊衛將軍,與代王留守京師。及唐公義軍至,世師自以世荷隋

恩，又藩邸之舊，遂勒兵拒守。月餘城陷，與京兆郡丞骨議等見誅。

孟善誼，爲河内通守。恭帝義興二年，王世充爲李密所敗，善誼與武賁郎將王辯、楊威、劉長恭、梁德、董知通皆死之。

唐孫華，馮翊人。義師起，歸於高祖。與劉弘基等破隋將桑顯和於餘馬泉，拜爲馮翊太守，封武鄉公。從圍京師，爲流矢所中卒。

劉感，武德初以驃騎將軍鎮涇州。薛仁杲率衆圍之，感嬰城拒守。城中糧盡，遂殺所乘之馬以分將士，感一無所啖，唯煮馬骨取汁和木屑食之。城垂陷者數矣。長平王叔良援兵至，仁杲解圍而去，感與良出戰，爲賊所擒。仁杲復圍涇州，令感語城中云："援軍已敗，徒守孤城何益也？宜早出降，以全家室。"感許之。及至城下，大呼曰："逆賊饑餓，亡在朝夕。秦王率數十萬衆四面俱集，城中勿憂，各自勉以全忠節。"仁杲大怒，執感於城邊馳騎射殺之，至死聲色逾厲。賊平，高祖購得其屍，祭以少牢。

羅士信，爲絳州總管，郯國公。從太宗擊黑闥於河北，有洺水人以城來降，遣士信入城據守。賊悉衆攻之甚急，遇雨雪，大軍不得救。經數日城陷，爲賊所擒。黑闥聞其勇，意欲活之。士信辭色不屈，遂遇害。

吕子臧，武德初爲鄧州刺史。與馬元規擊山南賊帥朱粲，遇霖雨城壞，賊攻之急。所親者知城必陷，或勸其降。子臧曰："安有天子刺史降賊者乎？"於是率左右數百人，赴敵而死。俄而城陷，元規亦遇害。

李育德，爲陟州刺史。其兄厚德，時陷王世充，逃歸渡河，爲寇所執。世充囚之於獲嘉，使其作書召育德。育德陽許之，故其兄繫獄久不死。世充殷州刺史段大師遣小師趙君穎以兵守之，厚德陰結於君穎。及城中人賈慈行謀翻獲嘉，以將且待慈行，與子弟奴客十餘人大呼於上云："李家兵悉登城矣。"君穎於獄中以馬載厚德，擁獄囚及援兵數十人叫譟而出。至衙門門外，逢僞長史趙景休，斬之以徇，衆皆慴伏。至廳，前後者數百，大師踰城而遁，遂剋殷州。拜厚德爲刺史。厚德歸省親疾，遣育德居守。世充怒，悉衆擊之，數日城陷[3]，育德力戰於中門之外，及弟三人皆死之。

趙景慈，爲華州刺史，領行軍總管。擊堯君素於蒲州，被瘡墮馬，爲賊所執。君素囚之十餘日，景慈憤恚，飲寒水數升，受風而死。君素斬之，梟首於城外。贈秦州刺史，謚曰"忠"。

何潘仁，右屯衛將軍。武德二年，討山賊張子惠於絲竹園，輕敵遇害。

梁禮，爲鄜州刺史，封鄜城郡公。武德二年，梁師都侵延州，禮力戰，沒於陣。

曹四郎，爲鄧州總管。武德三年九月，王世充陷鄧州，四郎因戰死之。

張孝珉，爲驃騎將軍，驍勇善戰。初爲王世充將軍，後以衆歸國。高祖令督本兵經略世充。武德三年六月，爲世充所圍。衆寡不敵，力屈就擒。見世充辭色不撓，遂爲所殺。

盧君諤,爲行軍總管。武德四年,隨齊王元吉擊王世充。世充騎將楊公信犯官軍,元吉擊之,反爲所敗,君諤死之。

權威,爲魏州刺史。武德四年八月,劉黑闥陷鄃縣。威與貝州刺史戴元祥討之,反爲所敗,威及元祥皆死之。

長平王叔良,高祖從父弟,鎮涇州。武德四年,胡賊入寇,召叔良等五將帥師北代,爲流矢所中,師旋,道薨。

盧士叡,爲瀛州刺史。武德四年,劉黑闥陷瀛州,士叡死之,先是黑闥之亂,士叡勒兵拒守。黑闥遣輕騎襲之,破其羅城。士叡據子城拒戰,經半日,士卒並河間人見羅郭已陷,親屬爲虜,莫有鬬志,皆踰城而出。士叡爲賊所擒,遣人執之出說諸城堡,士叡不從,爲賊所殺。

李大恩,爲代州總管。上表言馬邑可圖,高祖令內殿少監獨孤晟率兵與其合勢[4]。大恩率所部直趨馬邑,晟軍不至。大恩頓於新城,突厥與劉黑闥合圍之。高祖聞之,遽令將軍李高遷爲援。未至,大恩糧盡夜遁,爲賊所邀,軍遂大潰。大恩爲虜所敗,死之。高祖聞之,傷惜久之。

張德政,爲鄆州都督。武德八年八月,及并州道行軍總管督兵張公瑾與虜戰於大谷,我師敗績,德政死之。

姜確,爲左屯衛將軍。貞觀十九年,從太宗征遼東,以行軍總管督兵攻蓋牟城,中流矢而卒。

王君諤,爲左武衛將軍。從太宗征遼東,兼領左屯營兵。與高麗戰於駐驆山,君諤先鋒陷陣,遂與賊短兵相接。賊以鉞斧擊之,墜馬,左右不繼,以至於難,還卒於營。太祖深痛惜之,左右坐誅者數人。子及善嗣,拜朝散大夫。

謝萬歲,爲梓州都督。高宗永徽元年,與兗州刺史謝法興、黔州都督李孟嘗討琰州獠賊。萬歲、法興入洞招慰,爲賊所殺。

來濟,顯慶中爲中書令,左遷臺州。二年,徙庭州刺史。俄有突厥入寇,濟總兵拒之,謂其衆曰:"吾嘗挂刑網,蒙赦性命,當以身塞責,特報國恩。"不擐甲冑赴賊,沒於陣。

蘇孝祥,爲右監門衛將軍。則天文明元年,徐敬業據楊州,與其將李導會於高郵之下阿谿,列營拒守。孝祥爲後軍總管,率兵五千人,夜用小舡先渡水擊之,反爲所敗。孝祥臨陣見殺,兵士溺死者過半。

許欽明,爲涼州都督。萬歲通天元年九月,吐蕃寇涼州。欽明嘗出按行,有吐蕃數萬奄至城下。欽明拒戰,久之,力屈被執。賊將欽明至靈州城下,欽明大呼曰:"賊中都無飲食,城中有美醬,乞二升,粱米乞二斗,墨乞一挺。"是時賊營處四面阻涅河,唯有一路得入。欽明詐乞此物,以喻城中,冀其揀兵練將,候夜掩襲。城中無悟其旨,尋遇

害。

王孝傑，爲清邊道行軍總管。萬歲通天二年，孝傑與蘇宏暉等率兵十七萬與孫萬傑戰於東硤石谷，官軍敗績，盡陷於賊，孝傑死之。

牛師獎，爲安西都護軍。中宗景龍二年十一月，與娑葛戰于火燒城，師獎敗績，沒於陣。

王海賓，爲太子右衛率，豐安軍使，以驍勇聞。玄宗開元二年七月，吐蕃入寇，朝廷以薛訥攝左羽林將軍，爲隴右防禦使禦之，以海賓爲先鋒。及賊至渭川西界武階驛，苦戰勝之，殺獲甚衆。諸將嫉其功，按兵不救，海賓沒於陣。大軍乘其勢擊而敗之，斬首一萬七千級，獲馬七萬五千匹，牛羊十四萬頭。帝聞而憐之，詔贈左金吾大將軍。

郭英傑，爲幽州道副總管。開元二十一年，討契丹於都山，爲賊所敗，英傑死之。

褚詡，爲隴右副將。時皇甫惟明爲隴右節度使。天寶四年，奚及契丹酋長，各殺公主，舉部落以叛。惟明與吐蕃戰於石堡，官軍不利，詡死之。

王伯倫，爲御史大夫崔光遠行軍司馬。肅宗正德二年八月，光遠於駱谷破賊千餘人。賊寇鳳翔，伯倫與光遠判官李椿領兵二千人，自中渭橋攻殺守橋賊一千人，伯倫等乘勝至苑門。賊先有本軍屯武功，聞官軍入苑，燒營幕而退走。伯倫遇賊於苑，伯倫死於陣前，李椿爲賊所得。

李元忠，爲涇原兩州團練兵馬使。上元元年，死王事。

呂希倩，爲左龍武大將軍。德宗建中四年十月，德宗避難於奉天，朱泚之賊於城東西南三面偸城，渾瑊率招召突將三百人，分道連戰。翌日辰時，殺傷太甚，力屈而退，希倩死之。贈太尉，賜實封三百戶。

高重傑，爲將軍。奉天之難，泚賊攻城，重傑力戰而死，贈司空，實封三百戶。

酈定進，爲左神策軍大將軍，封陽山郡王。定進時號爲勇將，嘗征蜀有功。憲宗元和五年討王承宗，力戰，陣敗馳歸，馬倒。賊識曰："酈王也。"遂爲所害。官軍爲之喪氣。繇是贈兵部尙書，賻布帛米有差。

田布，弘正子也。元和十五年，弘正移鎭冀，布爲河陽節度。長慶元年春，移鎭涇原。其秋，鎭州軍亂，弘正被殺。朝廷以李愬疾不能軍，無以扞廷湊之亂，且以魏州田氏舊衆，乃疾徵布，使起復，爲之節度，仍遷檢校工部尙書，詔布乘急傳之鎭。布喪服居堊室，去節旄導從之飾。及入魏州，處喪親事，動皆得禮。其祿俸月入百萬，一無所取。又籍魏中家之舊產，無巨細計錢十餘萬貫，皆出之以頒軍士。乃選其將史憲誠爲先鋒兵馬使，以憲誠前出己麾下，必能輸竭，故盡以精銳付焉。是時屢有中使齎急詔，促其進兵。至十月，布遂以全軍三萬七千，出抵賊於冀州南宮縣。十二月，進軍下賊二柵。而魏人怯於格戰，且以寒雪，餽餉不給，寢無鬬志。憲誠因從而間之。俄有詔分布軍與李光顔合勢，東救深州。其衆因大潰，多爲憲誠所有。布提兵八千，以是月十日還魏州。

十一日,會諸將復議興師,而將卒益驕惰,皆曰:"尚書能行河朔舊事,則死生行之。若使戰,皆不能也。"布自度其衆終不爲用,歎曰:"功無成矣。"即日密表陳軍情,且稱遺表曰:"臣觀衆意,終負國恩。臣既無功,敢忘即死。伏願陛下,速救光顔、元翼,不然者義士忠臣,皆爲河朔屠害。"奉表號哭,授其從事李石。乃入啓父靈,抽刃刺心曰:"上以謝君父,下以示三軍。"言訖而絶。時議以布才雖不足,能以謝國家,心志決烈,得燕趙之古風。

梁翟存,初爲太祖諸軍都指揮使。唐昭宗大順二年正月,令丁會下黎陽,龐師古與存西路下淇門、衛縣。自是常爲先鋒,雄猛善戰,士皆仗之爲氣。大破朱瑾衆於墉下,督戰晝夜不懈,勒戰卒閲礮,倚立修竿,忽爲飛矢所中卒。太祖深傷惜之。

朱友寧,太祖仲兄之子也,領嶺南西道節度使。天復三年四月,率師破青州之博昌、臨淄二邑,殺戮五千餘衆,暨北海焉。六月丙子,友寧復進逼青州,及石樓,與賊相遇,決戰,我師未振,友寧馳騎督軍,薨於陣。

牛裕,爲桐虚鎮使。乾元二年,淮人寇桐墟,殺略吏民,裕死之。

郭言,爲宿州刺史。於時徐宿兵鋒日夕相接,控扼偵邏,以言爲首。景福初,時溥大舉來攻宿州。言勇於野戰,喜逢大敵,自引鋭兵擊溥,殺傷甚衆。徐戎立退,爲流矢所中,一夕而卒。

王彦章,爲滑州節度使。晉師陷鄆州,代戴思遠爲北面招討使。彦章渡汶以略鄆境,至遞坊鎮爲晉人所襲,彦章退保中都,兵敗,爲晉將夏魯奇所擒。晉王素聞其勇悍,欲全活之,令中使慰撫以誘其意,彦章曰:"此是匹夫,本朝擢居方面,與皇帝十五年抗衡。今日兵敗力窮,死有常分。皇帝縱垂矜宥,何面目見人?豈有爲臣爲將,朝事梁而暮事晉乎?得死爲幸。"遂遇害。

符道昭,爲秦州節度使。與康懷英等攻潞州,以蚰蜒塹繚之,飛鳥不度。既踰歲,晉人援至,王師大敗,道昭爲晉軍所殺。

後唐朱元禮,始爲郡將。梁太祖聞其名,擢爲軍校。從龐師古渡淮,戰沒於淮南。

安福遷,與其兄福慶俱驍勇,爲武皇親校。景福末,汴人急攻兗鄆,朱瑄求援於武皇,乃令福順等三將率騎軍以赴之。福順與汴人戰沒,福慶從史儼奔淮南。朱瑄之敗,福遷亦遇害。

周德威,爲幽州節度使。天祐十五年,下揚劉城,莊宗大閲諸軍,渡河趨汴,徵德威進討。師之將起,威以爲不利深入。是夜,鎮星犯文昌。上將臨戰,德威軍爲輜重所擾,父子躍馬出之,與賊數百騎血戰而死。

史建塘,爲相州刺史。張文禮叛,總北面行營兵馬攻趙州,進攻鎮州,營於西南隅。日以輕騎逼門,爲伏弩所中,歸營而卒。

李嗣昭,權幽州軍府事。會閻寶爲鎮州張處瑾所敗,莊宗以嗣昭代之。嗣昭爲流

矢所中，尋卒於師。

孫重進，爲大將。性嚴重立法，士卒畏憚。天祐末張文禮據鎮州，重進攻之，戰沒於東垣渡。

李存進，爲魏博馬步都將。會王師討張文禮於鎮州，招討李嗣昭不利而歿，以存進代之，遂討鎮州。王處球盡率其衆，乘其無備，奄至壘門。存進聞之，得部下數人出鬬，驅賊於橋下。俄而賊大至，後軍不繼，血戰而死。

夏魯奇，明宗時爲遂州節度使。劉訓討荆南，魯奇爲副招討使，移鎮遂州。時孟知祥、董璋據有兩川，魯奇僻居南鄙。董璋之叛，與知祥攻遂州旬日，援路斷絶，兵盡食乏。勢知必屈，乃自刎而卒。

安審通，爲横海軍節度觀察等使，兼北面行營諸道馬軍都指揮使。圍中山，躬冒矢石，以先士卒，志平氛祲，爲飛矢所中卒。

朱建豐，爲趙州刺史。王師討定州，爲北面行營右廂步軍都指揮使。張延朗以偏師先圍新樂，卒於王事，詔贈太傅。

晋郭璘，爲易州刺史。契丹攻其郡，璘率勵士衆，同其甘苦，虜不能克。復以州兵擊賊，數獲其利。朝廷嘉之，就加檢校太保。虜主嘗謂左右："吾不畏一天下，乃爲此人所抑挫[5]。"會杜重威降虜，使通事耿崇美誘其民衆，璘不能制，爲崇美所殺。

宋廷浩，爲房州刺史，汜水關巡檢使。天福二年，爲賊軍所害。

梁漢璋，爲永清軍節度使。天福八年，詔領千騎戍冀州。尋以杜重威北討，詔以漢璋充北面軍馬都排陣使，戍游口關，與虜騎五千相遇於涥陽之北界，苦戰竟日，以衆寡不侔，爲流矢所中，沒於陣。

王清，爲奉國都虞候，谿州刺史。少帝開運二年，從杜重威北征解陽城之圍，清苦戰爲步校之最，加檢校司空。及從杜重威收瀛州，聞契丹大至，重威率諸軍沿滹水而將保常山。及至中渡橋，虜已屯於北岸，且扼歸路。清知勢蹙，請於重威曰："軍去常山五里，守株於此，營孤食盡，將若之何？請以步軍二千爲其前鋒，奪橋開路，公可率諸軍繼之。期入常山必矣。"重威可之，遣宋彦筠俱行。清一擊獲其橋，虜爲之小卻。重威猶豫不進，密已貳於國矣。彦筠尋退走。清列陣北岸，嚴戒部曲，日暮酣戰不息。虜以生軍繼至，我無寸刃益之，清與其下俱沒焉。

吴巒，爲復州防禦使。開運中，權知貝州。虜復南牧，擾我河塞，巒以城無戍兵，爲虜所陷，遂死之。

沈斌，爲祁州刺史。趙延壽知其無備，與蕃賊急攻之，仍呼謂斌曰："沈使君，我故人也。擇禍莫若輕。早以城降，無自辱也。"斌登城呼曰："侍中父子誤計，陷於腥膻。忍以犬羊之衆，殘害父母之邦，不自羞慙，反有德色。沈斌寧爲國家死，不效所爲也。"翌日城陷而卒。

漢史萬山,爲深州刺史。乾祐三年春,虜大入寇,萬山城守有功,虜退。周太祖遣索方進率騎七百屯深州,一日,虜數十騎侵周東門。萬山父子以虜不多,乃率牙兵百餘人襲虜。虜僞退十餘里而兵發,萬山血戰,急請救於方進。方進勒兵不出,萬山死之。

禹洪遷,爲夏州節度使。會趙思綰據永興叛,從郭從義進討之。戰傷,卒於陣。

安文祐,潞人也。初,孟方立據邢洺,率兵攻上黨,朝廷授文祐昭義節度使,令討方立。自蜀至澤州,與方立戰,敗沒於陣。

李瓊,爲威州刺史。行及鄭,遇郡盜攻郡,瓊禦賊,中流矢而卒。

周蕭處仁,爲右金吾衛將軍。世宗率兵渡淮,以先鋒兵馬都監攻陷滁州,爲流矢所中而卒。

白延遇,爲濠州刺史。帥衆從侍衛使李重進攻圍濠州,力戰,爲賊所傷,數日而卒。

校勘記

[1]武太中,原作"武大中",據《魏書・酈惲傳》改。

[2]尉遲迥,原闕"遲",據本段下文補。

[3]城陷,原闕"陷"字,據《新唐書・忠義傳》補。

[4]率,原作"卒",據《四庫全書》本改。

[5]此人,原作"北人",據《舊五代史・郭璘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二十六

將帥部(八十七)

招　降

夫舞干之義,載於《虞書》;前禽之訓,昭回《羲易》。自大道之喪,佳兵是用。勝者類封豕之荐食,敗者同困獸之猶鬭。是以肝腦涂地,城郭爲墟,斯豈明王來蘇之意,先賢節奏之舉乎?其有授鉞於廟,建牙作藩,董兹戎昭,共行天罰,乃能宣布德澤,招來攜貳,結之以恩信,格之以誠明,先聲以奪其心,大義以回其志,使其奔走而獻款,俯伏而求全,斯亦善師不陣之謂矣。至或孤壘危急,士衆離析,閔以窮困,釋其怨疾,俾夫洗滌以更始,感激而效忠,雖云仁者之志,抑亦兵家之奇焉。

漢項羽爲楚懷王上將軍。救趙。秦將章邯軍韓原,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章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欣恐,還走至軍門曰:"事不可爲者(言不可復爲軍旅之事)。"陳餘亦遺章邯書曰:"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言欲如六國時共敵秦[1]),南面稱孤,孰與身伏斧質,妻子爲戮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使羽,欲約(軍候姓始名成)。約未成,羽使候將軍軍章邯南,與秦戰,大破之。羽悉引軍擊秦軍汙水上,大破之。邯使使見羽,欲約。羽召軍吏謀曰[2]:"糧少,欲聽其約。"軍吏曰:"善!"羽乃與盟洹水南殷墟上。已盟,邯見羽流涕,爲言趙高(《魏豹傳》云項羽破秦軍,降章邯)。

韓信擊破趙軍。用廣武軍李左車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

後漢趙憙字伯陽,南陽宛平人也。更始即位,武陽大姓季氏擁城不下,更始遣柱天將軍李寶降之。不肯,云:"聞宛之趙氏有孤孫憙,信義著名,願得降之。"更始乃徵憙。憙年未二十,既引見,更始笑曰:"繭栗犢豈能負重致遠乎?"即除爲郎中,行偏將軍事,使詣舞陰而季氏遂降。憙因進入潁川,擊諸不下者。歷汝南界還宛。更始大悦,謂憙曰:"卿名家駒,努力勉之(武帝謂劉德爲千里之駒,故以憙比之)。"以戰勞拜中郎將,封勇功侯。時江南未賓,道路不通,以憙守簡陽侯相。憙不肯受兵,單車馳之簡陽。吏民不欲內憙,憙乃告譬,呼城中大小,示以國家威信。其帥即開門,面縛自歸,由是諸營壁悉降。荆州牧奏憙才任理劇,詔以爲平林侯相[3]。攻擊群賊,安集已降者,縣邑平定。

吳漢爲大司馬,率諸將擊五校賊[4]。鬲縣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殺

之,漢不聽,曰:"使鬲反者,皆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5]。"乃移檄告郡使牧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皆喜,即相率歸降[6]。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衆所及也。"又,更始尙書令謝躬,留魏郡太守陳康守鄴[7],大率諸將擊萊賊。世祖因躬在外,乃使漢襲其城。漢先令辯士說陳康曰:"蓋聞上智不處危以倖僥,中智能因危以爲功,下愚安於危以自亡。危亡之至在人,所繇不可不察。今東師敗亂,四方雲擾,公所聞也。蕭王兵強士附,河北歸命,公所見也。謝躬內背蕭王,外失衆心,公所見也。公今據孤危之城[8],待滅亡之禍,義無所立,節無所成,不若閉門內軍,轉禍爲福,免下愚之敗,收中智之功,此計之上者也。"康然之。於是收劉慶及躬妻子,開門內漢等。

馮異爲孟津將軍,統內郡、河內二郡,軍河上,與河內太守寇恂合勢,以拒更始將朱鮪等。異乃遺李軼書曰:"愚聞明鏡所以照形,往事所以知今。昔微子去殷而入周,項伯畔楚而歸漢,周勃迎代王而黜少帝,霍光尊孝宣而廢昌邑,彼皆畏天知命,睹存亡之符,見廢興之事,故能成功於一時,垂業於萬世也。苟令長安尙可扶助,延期數月,疏不間親,遠不逾近,季文豈能居一隅哉?今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四方分散,異姓并起。蕭王跋涉霜雪,經營河北。方令英俊雲集,百姓風靡,雖邠、岐慕周,不足以踰。季文誠能覺悟成敗,承定大計,論功古人,轉禍爲福,在此時矣。如猛將張驅,嚴兵圍城,雖有悔恨,亦無及已!"初,軼與光武首結謀約,加相親愛。及更始立,反陷劉伯升,雖知長安已危,欲降,又不自安,乃報異書曰:"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結死生之約,同勞苦之計。今軼守洛陽,將軍鎭孟津,俱據機軸,千載一會,思誠斷金。唯深達蕭王,願進愚策,以佐國安人。"軼自通書之後,不復與異爭鋒,故異因此得北攻天井關,拔上黨兩城,又南下河南、成皋已東十三縣及諸屯聚[9],皆平之。降者十餘萬。

岑彭爲廷尉,行大將軍事,與大司馬吳漢等,圍洛陽吏目更始將朱鮪。堅不下。光武以彭嘗爲鮪校尉,令往說鮪。鮪在城上,彭在城下,相勞苦如平生。鮪因曰:"大司徒被害,鮪預其謀(大司徒,光武兄伯升,爲更始所殺),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自知罪深。"彭還,具言於帝,帝曰:"夫建大事者,不念小怨,鮪今若降,官爵保,况誅罰乎?"彭復告鮪,鮪從城上下索曰:"必信,可乘此上。"彭趣索欲上,鮪見其誠,即許降。後五日,鮪將輕騎詣彭,乃面縛與彭俱詣河陽。帝即解其縛,與見之。復令彭夜送鮪歸城。明旦,悉其衆出降。彭後爲征南大將軍伐蜀,以夾州穀少,水險難漕運,留威虜將軍馮駿軍江州,都督田鴻軍夷陵,領軍李玄軍夷道,自引兵還屯津鄉,當荆州要會。喩告諸蠻夷:降者奏封其君長。初,彭與交阯牧鄧讓厚善,與讓書,陳國家威德。又遣偏將軍屈充移檄江南,頒行詔命。於是讓與江夏太守侯登[10]、武陵太守王堂、長沙相韓福、桂陽太守張隆、零陵太守田歙、蒼梧太守杜穆、交阯太守錫光等相率遣使貢獻,悉封爲列侯。或遣子將兵助彭征伐,於是江南之珍始流通焉。又自率臧宮、劉歆長驅入江關,令

軍中無得虜掠。所過,百姓皆奉牛酒迎勞。彭見諸老,爲言大漢哀憫巴蜀久見虜役,故興師遠伐,以討有罪,爲人除害。讓不受其牛酒。百姓大喜悦,爭開門降。

馬援爲隴西太守,遣羌豪楊封譬說塞外羌。皆來和親。又武都氐人背公孫述來降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光武喜,悉從之。

來歙爲中郎將,建武七年,帝使歙至汧。歙以書招隗囂大將軍王遵。遵乃與家屬東詣京師。

王遵,隗囂將也。後去囂,詣京師,拜太中大夫,封向義侯。光武率諸將上隴,使遵持節,監大司馬吳漢,留屯於長安。時囂將牛邯軍瓦亭,遵知囂必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有歸義意,以書喻之曰:"遵與隗王歃盟爲漢,自經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以西(周洛,謂東都也),無所統壹,故爲王策,欲東收關中,北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數年之間,冀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奏舊都,以君大朝。生民以來,臣人之勢未有便於此時者也。而王之將吏,郡居穴處之徒(穴處,言所識不遠也),人人抵掌(《說文》:"抵掌,擊也。"《戰國策》云:"蘇秦與李兑抵掌而談也"),欲爲不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一事哉! 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扼腕,垂涕登車(扼,持也。《史記》云:"天下之士莫不扼腕以言之")。幸蒙封拜,得延論議(遵爲太中大夫,在議論之職),每及西州之事,未嘗敢忘孺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扼,當軍衝,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睹阸思變,賢者泥而不滓(在泥滓之中而不滓污也),是以功名終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新序》曰:"桓公與管仲、鮑叔、甯戚飲,桓公謂鮑叔曰[11]:"姑爲寡人祝乎?"鮑叔奉酒而起,祝曰:"吾君無忘乎莒也,使管子無忘束縛從魯也,使甯戚無忘其飯牛于車下也");黥布仗劍以歸漢[12](黥布爲楚淮南王,高祖使隨何說布,乃仗劍歸王也)。去愚就義,功名並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爲怖慄,宜斷之心胸,參之有識。"邯得書,沉吟十數日,乃謝士衆,歸命洛陽,拜爲太中大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

應奏爲武陵太守,奉詔誘叛蠻。降之。

祝良爲九眞太守,與交阯刺史張喬慰誘日南叛蠻,降之。嶺外乃平。

曹宗爲敦煌太守。時北匈奴與諸國共爲邊寇,宗患其暴害,遣行長史索班將千餘人屯伊吾以招撫之。於是車師前王及鄯善王來降。

龐參爲護羌校尉。時燒當羌種號多還,斷隴道。參以恩信招誘之,號多等率衆七千人詣參降。

馮緄爲度遼將軍,詔緄招降叛虜。於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詣緄降。

夏方爲交阯刺史。時南蠻夷攻燒城邑。方招誘降之。

馮纘爲隴西太守。鮮卑寇邊,以纘爲遼東太守,曉諭降集。虜皆彌散。又還車騎

將軍,討長沙零陵蠻賊。軍至長沙,賊悉詣營道乞降(營道,今道州縣也)。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千餘萬人,荆州平定。

劉表鎮荆州,張濟引兵至荆州,賈詡隨之歸表。襄陽城守不受濟,因攻之,爲流矢所中。濟從子繡收衆而進。表自責以爲己無賓禮,遣使招繡,繡遂屯襄陽,爲表北藩[13]。

劉虞字伯安,初爲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公孫瓚討羌有功,進屯屬國,與胡相擊五六年。丘力居等抄略青、徐、幽、冀[14],四州被其害,瓚不能禦。朝議以虞既有德義,若使鎮撫,可不勞衆而定,乃以虞爲幽州牧。虞到,遣使至胡中,告以利害,責使送張純首。丘力居等聞虞至,喜,各遣譯自歸。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徼殺胡使。胡知其情,間行詣虞。虞上罷諸屯兵,但留瓚將步騎萬人屯右北平。純乃棄妻子,逃入鮮卑,爲其客王政所殺,送首詣虞,封政爲列侯。以功,即拜太封襄賁侯。

吕布爲徐州牧,在下邳。東海蕭建爲琅琊相,治莒,保城自守,不與布通。與建書曰:"天下舉兵,本以誅董卓耳。布殺卓,來詣關東,欲求兵西迎大駕,光復洛京。諸將自還相攻,莫肯念國。布,五原人也,去徐州五千餘里,乃在天西北角,今不來共爭天東南之地。莒與下邳,相去不遠,宜當共通。君如自遂以爲郡,郡作帝縣,縣自王也。昔樂毅攻齊,呼吸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不下,所以然者,中有田單故也。布雖非樂毅,君亦非田單,可取布書與智者詳共議之。"建得書,即遣主簿齎牋上禮,貢良馬五匹。

魏鍾繇,漢末爲尚書僕射。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強兵,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東,以關右爲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都督關中諸軍,委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爲陳禍福,騰、遂遣子入侍。

董昭[15],漢末爲河南尹。時張楊爲其將楊醜所殺,楊長史薛弘、河内太守繆尚城守待袁紹救。太祖令昭單身入城告喻。弘、尚等即日舉衆降。以昭爲冀州牧。時袁紹遣將領顔良攻東郡,又徙昭爲魏郡太守,從討良。良死。後進圍鄴城,袁紹同族春卿爲魏郡太守,在城中。其父元長在楊州。太祖遣人迎之。昭書與春卿曰:"蓋聞孝者不背親以要利,仁者不忘君以徇私,志士不探亂以徼幸,智者不詭道以自危。足下大君,昔避内難,南游百越,非疏骨肉,樂彼吳會,智者深識,獨或宜然。曹公愍其守志清恪,離群寡儔,故特遣使江東,或迎或送,今將至矣。就令足下處偏平之地,依德義之主,居有太山之固,身爲喬松之偶,以義言之,猶宜背彼向此,舍民趣父也。且邾儀父始與隱公盟,魯人喜之而不書爵。然則王所未命,爵尊不成,春秋之義也。况足下今日之所托者,乃危亂之國;所受者,乃矯誣之命乎?苟不逞之與群,而厥父之不恤,不可以言孝;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姦職,難可以言忠;孝忠並替,難以言智。又足下昔者爲曹公所禮辟,夫戚族人而疏所生,内所寓而外王室,懷邪禄而叛知己,遠福祚而近危亡,棄

明義而收大耻，不亦可惜耶？若能翻然易節，奉帝養父，委身曹公，忠孝不墜，榮名彰矣。宜深留計，早決良圖，"鄴既定，以昭爲建義大夫。

徐晃爲偏將軍。太祖圍鄴，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僞以城降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爲陳成敗。範悔，晃輒降之。既而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又爲廣野將軍。後征張魯，別遣晃討攻櫝仇夷諸山氐，皆降之。遷平寇將軍。

張遼遷裨將軍，太祖遣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其妻。豨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豨必不敢害故也。"

吳全琮爲安東太守，明賞罰，招誘降附，數年中得萬餘人。

呂蒙爲偏將軍，領尋陽令。魏使廬江謝奇爲蘄春典農，屯皖田鄉，數爲邊寇。蒙使人誘之，不從，則伺隙襲擊。奇遂縮退。其部伍孫子才、宋豪等皆擕負老弱詣蒙降。又，劉備令關羽鎮守，專有荆土。大帝令蒙西取長沙、零、桂三郡。蒙移書二郡，望風歸服。又關羽討樊，蒙浮江襲其空虚。蜀將軍士仁在公安拒守，蒙令虞翻說之。翻至城門，謂守者曰："吾欲與汝將軍語。"仁不肯相見，乃爲書曰："明者防禍於未萌，知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爲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縈帶之城而不降，死戰則毁宗滅祀，爲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到南郡，斷絶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爲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爲將軍不安，幸熟思焉。"仁得書，流涕而降。翻謂蒙曰："此譎兵也。"當時仁行，留兵備城，遂將仁至南郡。南郡太守麋芳城守，蒙以仁示之，遂降（《吳錄》云："初，南郡城中失火，頗焚燒軍器，羽以責芳。芳內畏懼。吳聞而誘之，芳潛相和。及蒙攻之，乃以牛酒出降焉"）。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皆撫慰，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所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公，蒙猶以爲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饑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大帝至。羽還在道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游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鬬心。會大帝尋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衆皆委羽而降。大帝使朱然、潘璋斷其徑路，即父子俱獲，荆州遂平。

陸胤爲交州刺史、安南校尉。時交阯九眞夷賊攻沒城邑,交阯騷動。胤入南界,喻以恩信,務從招納。高涼渠帥黃吳等支黨三千餘皆出降。引軍而南,重宣至誠[16],遺以財幣。賊師百餘人,民五萬餘家,深幽不羈,莫不稽顙,交域清泰。就加安南將軍,復討蒼梧建陵賊[17],破之,前後出兵八千餘人,以充軍用。

諸葛恪爲左輔都尉。大帝令恪守節度,掌軍糧穀,非其好也。恪以丹陽山險,民多果勁,雖前發兵,徒得外縣平民而已,其餘深遠,莫能擒盡[18]。屢自求,乞爲官出之,三年可得甲士四萬。衆議咸以丹陽地勢險阻,與吳郡、會稽、新都、鄱陽四郡鄰接,周旋數千里,山谷萬重,其幽邃民人,未嘗入城邑,對長吏,皆伏兵野逸,白首於林莽。逋亡宿惡,咸共逃竄。山出銅鐵,自鑄甲兵,俗好武習戰,高尚氣力。其升山赴險,抵突叢棘,若魚之走淵,猨狖之騰木也。時觀間隙,出爲寇盜,每致兵征伐,尋其窟藏,其戰勝則蠭至,敗則鳥竄,自前世以來,不能羈也。皆以爲難。恪父瑾聞之,亦以事終不逮。恪盛陳其必捷。大帝拜恪撫越將軍,領丹陽太守,授棨戟武騎三百。拜畢,命恪備威儀,作鼓吹,導引歸家,時年三十二。恪到府,乃移書四郡屬城長吏,令保其疆界,明立部位。其從化平民,悉令屯居。乃分內諸將,羅兵南阻,但繕藩籬,不與交鋒。候其穀稼將熟,輒縱兵芟刈,使無遺種。舊穀既盡,新田不收,平民屯居,略無所入。於是山民饑窮,漸出降首。恪乃復敕下曰:"山民去惡從化,皆當撫慰。徙出外縣,不得嫌疑,有所執拘。"臼陽長胡伉得降民周遺,遺舊惡民[19],困迫暫出,內圖叛逆。伉縛送諸府[20],恪以伉違教,遂斬以徇,以狀表上。民聞伉坐執人被戮[21],知官惟欲出之而已,於是老幼相攜而出,歲期,人數皆如本規。恪自領萬人,餘分給諸將。

蜀諸葛亮爲丞相,錄尚書事。建興三年,亮南征,歸至漢陽縣,降人李鴻來詣亮。亮見鴻。時蔣琬與費詩在坐,鴻曰:"聞過孟達、許適見王冲從南來,言往者達之去就,明公切齒,欲誅達妻子,恐先生不聽耳。達曰:'諸葛亮見顧有本末,終不爾也。'盡不信冲言。委仰明公,無復已已。"亮謂琬、詩曰:"還都,當有書與子度相聞。"詩進曰:"孟達小子,昔事振威不忠,後又背叛先主,反覆之人,何足與書邪?"亮默然不答。亮欲誘達以爲外援,竟與達書曰:"往年南征,歲未及還,適與李鴻會於漢陽,承知消息,慨然永嘆,以存足下平素之志,豈徒空託名榮,貴爲乖離乎?嗚呼!孟子,斯實劉封,侵陵足下,以傷先主待士之義。又鴻道王冲造作虛語,云足下量度吾心,不受冲說,尋表明之言,追平生之好,依依東望,故遺有書。"達得亮書,數相交通,辭欲叛魏。魏遣司馬宣王征之,即斬滅達。亮以達無款誠之心,故不救助也。

晉祖逖爲豫州刺史,樊雅據譙郡反。逖使桓宣說之。雅與宣置酒結友,遣子隨宣詣逖。少日,雅便自詣逖。逖遣雅還,撫其衆。僉謂前數罵辱逖,懼罪不敢降。雅閉城自守,逖往攻之,復遣宣入說雅,雅即斬異己者,遂出降。

陶侃爲龍驤將軍,征杜弢。弢將王貢精卒三千出武陵江,誘五溪夷,以舟師斷官

運，徑向武昌。侃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趨巴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斬千餘級，降萬餘口。貢遁還湘城，賊中離阻。杜弢遂疑張奕而殺之，衆情益懼，降者滋多。王貢復挑戰，侃遥謂之曰："杜弢爲益州刺史，盗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也？天下寧有白頭賊乎？"貢初横腳馬上，侃言訖，貢斂容下腳，辭色甚順。侃知其可動，復令諭之，截髮爲信。貢遂來降，而弢敗走。進克長沙，獲其將毛寶、高寶、梁堪而還。又爲廣州刺史。先是，廣州人迎長沙人王機爲刺史，機復遣使詣王敦，乞爲交州刺史，敦從之。會杜弘據臨賀，因機乞降，勸弘取廣州。弘遂與温邵及交州秀才劉沉俱謀反。侃追擊破之，執劉沉。又遣部將討機，斬之。諸將皆請乘勝擊温邵，侃笑曰："吾威名已著，何事遣兵？但以函紙自足耳。"於是下書諭之，邵懼而走，追獲於始興。

王導爲都督諸軍事，蘇峻之亂，路永、匡術、賈寧等皆峻心腹[22]，聞祖約奔敗，懼事不立，迭說峻誅大臣。峻既不納，永等慮必敗，陰結于導。導使參軍袁耽潛說路永，使歸順。

南齊始興王鑒鎮益州，劫帥韓武方嘗聚黨千餘人，斷流爲暴，郡縣不能禁，行旅斷絶。鑒行至上明，武方乃出降。長史虞悰(藏宗切)等咸請殺之，鑒曰："武方爲暴，積年所不能制，今降而被殺，失信且無以勸善。"於是啓臺，果被宥，自是巴西蠻夷凶惡，皆望風降附。

梁蕭景，高祖初爲寧朔將軍，行南兖州事。天下未定，沔北傖楚各據塢壁。景示以威信，渠帥相率面縛請罪，旬日，境內皆平。

衡山侯恭監南徐州事，時衡州刺史武會超在州子侄縱暴，州人朱朗聚黨反。武帝以恭爲刺史。時朗已圍始興，恭至，緩服徇賊，示以恩信，群賊伏其勇，是夜退三舍以避兵。軍吏請追，恭曰："賊以政苛致叛，非有陳、吴之心。緩之則自潰，急之則并力。諸君置之。"明日，朗遣使請降，恭杖節受之，一無所問。

後魏江陽王繼爲平北將軍，鎮攝舊都。高車酋帥樹擁部民反叛，詔繼都督北討諸軍事。自懷朔已東，悉稟繼節度。繼表高車頑黨不識威憲，輕相合集，背役逃歸。計其凶戾，事合窮極。若悉追戮，恐遂擾亂。請遣使鎮別推驗，斬愆首一人[23]，自餘加以慰喻。若悔悟從役者，即令赴軍。詔從之。於是叛徒往往歸順。孝文善之，顧謂侍臣曰："江陽足大任也！"

源子恭爲尚書主客郎中，攝南主客事。時河州羌卻鐵忽反，殺害長吏，詔子恭持節爲行臺，率諸將討之。子恭嚴勒州郡及諸軍，不得犯民一物，輕與賊戰。然後示以恩威。兩旬間，悉皆降款。朝廷嘉之。

韋珍，孝文初，蠻首桓誕歸款，朝廷思安邊之略，以誕爲東荆州刺史，令珍爲使，與誕招慰諸蠻。珍自懸瓠西入三百餘里，至桐柏山，窮臨淮源，宣揚恩澤，莫不降附。

刁遵爲龍驤將軍、洛州刺史。遵招誘有方，梁新化太守杜性、新化令杜龍振、平陽

令杜臺定等,率戶三千,據地內附。

竇瑾爲殿中都官尚書,從征蓋吳。先驅慰喩,自平巴西,氐、羌曾領降下數千家。

慕容白曜爲左僕射都督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攻宋升城[24]。宋將房崇吉夜遁,獲崇吉母、妻,待之以禮。崇吉與從弟法壽,盜宋槃陽城以贖母、妻。白曜自瑕丘遣將軍長孫觀等率騎入,自馬耳關赴之。觀至槃陽,諸縣悉平。又宋幽州刺史劉休賓鎮梁鄒,及白曜軍到升城[25],遣人說之,令降,休賓不從。宋龍驤將軍崔靈延行渤海郡,房靈建等數十家皆入梁鄒,同舉休賓爲征虜,守兗州[26]。會宋遣使授休賓輔國將軍、兗州刺史。休賓妻,崔邪利女也,生一男,字文曄。崔氏先歸寧,在魯郡,邪利之降也,文曄母子遂與俱入國[27]。至是,白曜表請崔與文曄。既至,白曜以報休賓,又於北海執其弟劉延和妻子[28],送至梁鄒,巡視城下。休賓答曰:"白曜許歷城降,當歸順。"密遣主簿尹文達向歷城,觀魏國形勢。文達詣白曜,詐言聞王入境[29],故來祗候。私謂白曜曰[30]:"劉休賓父子兄弟,累郡連州,今若識運知機,束手歸化,不審明王如何賞敘。"白曜曰:"休賓仕南,爵寵如此,今若不勞兵甲,望風自降者,非直處鄉富貴,兼還其婦兒。休賓縱令不畏攻圍,豈不憐其妻子也?今在升城,卿自往見。"文達乃至升城,見妻子。文曄攀援文達哭泣號咷,以爪髮爲信。文達回還,復經白曜,誓約而去。白曜曰:"卿是休賓耳目腹心,親見其妻子,又知我衆旅少多,善共量識,自求多福。"文達還見休賓,出其妻兒爪髮,兼宣白曜所言及國軍形勢,謂休賓曰:"升城已敗,歷城非朝則夕,公可早圖之。"休賓撫爪髮泣涕曰:"妻子幽隔,誰不愴乎?吾荷南朝厚恩,受寄邊任,今顧妻子而降,於臣節不足也。"而密與其兄子聞慰議爲降計。聞慰曰:"此故當文達誑計耳,年常抄掠[31],豈有多軍也?但可撫強兵,勤肅衛,方城狹險[32],何爲便生憂怯,示人以弱也!"休賓又謂文達曰:"卿勿憚危,更爲吾作一返(音番),善觀形勢。"於是遣文達偷道而出,令與白曜爲期,克日許送降文。白曜嘆曰:"非直休賓父子荷榮,城內賢豪,亦隨人補授。卿便即爲梁鄒城主。"以酒灌地,啓告曰:"山河若負休賓,使我三軍沒覆!"初,白曜之表取休賓妻子也,獻文以道固既叛,詔授休賓持節平南將軍、冀州刺史、平原公[33]。至是,付文達詔策。文達還,謂休賓曰:"白曜信誓如此,公可早爲決計,恐攻逼之後,降悔無繇。"休賓於是告兄子聞慰曰:"事勢可知,汝早作降書。"聞慰沉疑,固執不作,遂差本契。白曜尋遣著作佐郎許赤虎夜至梁鄒南門下[34],告城上人曰:"汝語劉休賓,何遣文達頻造僕射,許送降文,歸誠大化,何得違期不來!"於是門人唱告,城內悉知,遂相維持,欲降不得,皆云[35]:"劉休賓父子,欲以我城內人易榮位也[36]。"尋被攻逼,經冬至春。歷城降,白曜遣崔道固子景業與文曄至城下,休賓知道固降,乃出請命。白曜送休賓及宿有名望者十餘人,俱入代都爲客[37]。

尉元爲鎮南大將軍,援徐州。宋東徐州刺史張讜據團城,徐州刺史王玄載守下邳,驅掠近民,保險自固。元遣慰喩。張讜及青州刺史沈文秀等皆遣使通誠。王整、桓欣

相與歸命。

吕羅漢爲羽林中郎，上邽休官吕豐，屠各王飛鹿等八千餘家據險爲逆。詔羅漢與司馬楚之駕前招慰，降者九千餘戶。比至盱眙，頻破賊軍[38]，擒其將顧儼、李觀之等，以功遷羽林中郎幢將[39]，加建威將軍。

楊椿，孝文時爲寧朔將軍、梁州刺史。初，武興王楊集始爲楊靈珍所破[40]，降於齊，至是，率賊萬餘，自漢中而北，規復舊土。椿領步騎五千出頓下辯，貽書集始，開以利害。集始執書對使者曰："楊使君此書，除我心腹之疾。"遂領其部曲千餘人來降。後，孝昌中，爾朱榮既據并肆，與汾州胡逆。表加椿征虜將軍，都督慰勞汾胡。汾胡與椿北州，服其聲望，所在降下。

盧昶爲鎮東將軍、徐州刺史。宣武永平四年夏，昶表曰："梁琅邪郡民王萬壽等，款誠內納[41]，潛來詣臣，云朐山戍今將交換，有可圖之機。臣即以旌賞，遣其還入。至三月二十四日夜，萬壽等奬率同盟，攻掩朐城，斬梁輔國將軍、琅邪、東莞二郡太守，帶朐山戍主劉昕并將士四十餘人，傳首至州。臣即遣兼郯城副張天惠率驍勇二百，徑往赴之。琅邪諸戍，駱驛繼援，而梁郁州已遣二將軍以拒天惠。天惠與萬壽等內外齊擊，俘斬數百，便即據城。"詔昶曰："彭、宋地接邊疆，勢連淮海，威禦之術，功在不易。朐山險塞，寇之要防，水陸交湊，揚郁路衝，畜聚凶徒[42]，虔留邊鄙，青、光、齊、兗，每離其患，卿妙算既敷，克城殄衆，展疆辟土，何善如之。庸勛之懋[43]，朕用嘉止。故遣左右直長閻遵業具宣往懷[44]。"

北齊薛循義爲安北將軍，蜀賊陳雙熾等聚汾曲。詔循義爲大都督，與行臺長孫稚共討之。循義以雙熾是其鄉人，遂送鄉詣壘下，曉以利害。熾等還降。拜循義龍門鎮將。循義又爲關右行臺，自龍門濟河。西魏北華州刺史薛崇禮屯楊氏壁[45]，循義以書招之。崇禮率萬餘人降。復拜晉州刺史，在州，擒西魏王、北平太守段榮，招降胡酋胡垂黎等部落數千人口，表置二原郡以安處之。

趙彦深爲安國縣伯，從文襄征潁川時，引水灌城。城雉將沒，西魏將王思政猶欲死戰。文襄令彦深單身入城告喻，即日降之。便手牽思政上城（文襄謂彦深曰："吾昨夜夢遇一群豕，吾射，盡獲之，獨一大豕不可得，卿言當爲吾取。須臾，獲豕而進。"至是，文襄笑曰："夢驗矣！"即解思政佩刀與彦深，曰："使卿當獲此利"）。

後周于謹初仕後魏[46]，爲元纂鎧甲曹從事，追討茹茹，爲賊所圍，乃逃入寨。時魏末喪亂，群盜蜂起。謹兼解諸國語，乃單身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魏帝嘉之，除積射將軍。

權景宣爲驃騎大將軍，安州刺史。燕公于景征江陵，景宣破梁司空陸法和、司馬羊亮於涓水，又遣別帥攻拔魯山，多造舟艦，益張旗幟，臨江欲度，以懼梁人。梁將王琳在湘州，景宣遺之書，諭以禍福。琳遂遣長史席壑因景宣請舉城款附。

史寧爲征東將軍。賀拔勝爲荆州刺史,寧以本官爲勝軍司,率步騎一千,隨勝之部。値荆蠻騷動,三鴉路絶,寧先驅平之,因撫慰蠻左,翕然降附,隨税得馬一千五百匹供軍。

王悦爲大行臺尚書,從達奚武征梁漢。軍出,武令悦説其城主楊賢。悦乃遺之書,賢於是遂降。又白武云:"白馬衝要,是必争之地。今城守寡弱,易可圖也。若蜀兵更至,攻之實難。"武然之,即令悦輕騎徑趨白馬,悦示其禍福,將深悟悦,遂以城降。

梁禦爲鎮西將軍,太祖既平秦隴西[47],方引兵東下。雍州刺史賈顯持兩端,通使於齊。太祖以禦爲大都督、雍州刺史,領前軍先行。既與顯相見,因説之曰:"魏室陵遲,天下鼎沸,高歡志在凶逆,篡夷非遠。宇文夏州英姿不世[48],算略無方,方欲扶危定難,興復京洛。公不於此時立功效,乃懷猶豫,恐禍不旋踵矣。"顯即出迎太祖,禦遂入鎮雍州。

齊王憲從武帝伐齊,爲前鋒,進克鄴城。齊任城王湝、廣寧王孝珩據信都,有衆數萬。武帝復詔憲討之。仍令齊王手書與湝曰:"朝廷遇緯甚厚,諸王無恙。叔若釋甲,則無不優待[49]。"湝不納,乃大開賞募,多出金帛[50],沙門勇求爲戰士者亦數千人[51]。憲軍過趙州,湝令間諜二人覘視形勢[52],候騎執以白憲,乃集齊之舊將[53],遍示二人。又謂之曰:"吾所争者大,不在汝等。今放汝還,可即充我使[54]。"乃與一書(書具傳檄門),其末云:"交兵命使,古今通典,不俟終日,所望知幾也。"俄而湝領軍尉相願以衆降。相願,湝之腹心也,衆駭之,因破之,擒湝。

隋李雄,字毗盧。初仕後周,爲上儀同從行軍總管。韋孝寬略定淮南,雄以輕騎數百至峽口,説下十餘城,拜濠州刺史。

元諧爲上大將軍總兵,討吐谷渾,俘斬萬餘。於是移書諭以禍福,其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其所部來降。

劉權,大業中爲南海太守。行至鄱陽,會群盜起,不得進。詔令權召募討之。權率兵與賊一遇,不與戰,先乘單舸詣賊營,説以利害,而群盜感悦,一時降淮陽。帝聞而嘉之。

唐河間王孝恭爲南山道招慰大使,自金州出於巴蜀,招撫以禮,降附者三十餘州。遷襄陽道招慰大使,自行臺尚書左僕射。荆襄雖定,嶺表尚未悉平,孝恭分遣使人撫慰,嶺南四十餘州皆來款附。

薛萬淑爲右領軍,鎮黄龍。時突厥之亂也,萬淑遣契丹渠帥貪沒折諷諭北狄東國威靈,奚、霫、室韋等十餘部皆來降附。太宗下書褒美。

劉師立爲岐州都督,上請書討吐谷渾。書奏未報,便遣使問其部落,諭以利害,多有降附。列其地爲開、橋二州。又有黨項首領拓拔赤解感悟,率其種落内屬。太宗嘉之,拜赤解爲西戎州都督。

侯君集爲交河道行軍總管,擊高昌麴智盛。頓軍城下,諭以禍福。智盛致書於君集,曰:"有罪於天子者,先王既咎深譴積,身已喪亡。智盛襲位,未有愆闕,所冀尚書赦之。"君集報曰:"若能悔禍,宜束手軍門。"智盛猶不出,後計無所出,遂開門出降。

薛萬備爲阿史那杜爾行軍長史。杜爾破龜兹,于闐王伏闍信大懼,使其子以駝馬三百匹饋軍。及將旋師,萬備謂杜爾曰:"今者既破龜兹,國威已振,請因此機,願以輕騎覊取于闐之王。"杜爾乃遣萬備率五十騎,抵于闐之國。萬備陳國威靈,勸其入見天子,伏闍信於是隨萬備來朝。

李勉爲汴、宋、滑、亳、河陽等道節度使。德宗建中三年,淄、青李納叛,使勉誘說於納,許降。乃遣其叛官檢校戶部郎中房說,以其母弟經男、成務朝於京師。

嗣曹王皐爲江南西道觀察使。時李希烈反,皐乃遣伊慎、王鍔將兵進圍安州。州城阻,溳水爲固,攻之,累日不下。希烈遣其甥劉戒虚將步騎八千來援,皐乃遣李伯潛分兵迎擊之,戰於應山,獲戒虚及大將二人、裨將二十人,斬首千餘級。戒虚等皆面縛示於城下。皐使人說之,賊曰:"得大將及賓介一二人爲信,當以城降。"皐乃遣王鍔、馬彝縋城而入,城中皆大呼,乃出降。希烈又遣將將兵援隨州,皐又令伊慎邀擊於厲鄉,大破之。乃復平靜、百雁等關,希烈甚畏之。

伊慎,建中末爲安州刺史,時李希烈死,李惠登爲賊守隨州。慎飛書招諭惠登,隨以城降。因密奏惠登可用,詔授隨州刺史。

馬燧爲奉誠軍及晉、絳、慈、隰節度、并管內諸軍行營副元帥,與侍中渾瑊及鎮國軍節度使駱元光等合軍河中。李懷光次於長春宮,懷光將徐庭光以兵六千守宮城,禦備甚嚴。燧度長春不下,則懷光自固,攻之曠日持久,所傷必甚。乃挺身至城下呼。庭光素憚燧威名,則拜於城上。燧度庭光心已屈,乃徐謂之曰:"我來自朝廷,可西面受命。"庭光復拜,燧乃喻之曰:"公等皆朔方將士,祿山已來,首建大勛,四十餘年,功伐最高。奈何棄祖父之勛力,背君上,爲滅族之計邪?從吾,非止免禍,富貴可圖也。"賊徒皆不對。燧又曰:"爾以吾言不誠,今相去不遠數步耳,當射我心。"被襟示之。庭光感泣俯伏,軍士亦泣下。先一日,賊焦籬堡守將尉珪以兵三千因堡降燧,庭光東道既絕,乃率衆出降。燧以數騎徑入城,處之不疑,莫不畏服。衆大呼曰:"吾輩復得爲王人矣!"渾瑊繇是服燧,私謂參佐曰:"予嘗謂馬公用兵,與予不相遠,但經怪累敗田悦,今觀其行兵料敵,吾不逮遠矣。"

范希朝爲朔方、靈鹽節度使,突厥別部有沙陀者,北方推其勇勁。希朝誘致之,自甘州舉族來朝,歸衆且萬人。其後以之討賊,所至有功。

李光顔討淮西,敗吳元濟之衆三萬於郾城。其將張伯良奔於蔡州,殺其賊十二三,獲馬千匹,器甲三萬聯,皆畫雷公符,仍書云:"速破城北軍。"尋而郾城守將鄧懷金請以城降,光顔許之,而收郾城。初,鄧懷金以官軍圍青陵城,絕其歸路,懷金懼,謀於郾

城令董昌齡。昌齡母素誡昌齡，因此勸懷光歸款於光顔，且曰："城中之人，父母妻子皆質於蔡州，如不屈而降，則家盡屠矣！請來降城，我則舉烽求救，救兵將至，官軍逆擊之，必敗。此時當以城降。"光顔從之，賊果敗走。於是昌齡執印，帥吏列於門外，懷金諸將，素衣倒戈，列於門內。光顔受降，乃入羅城，其城自壞五十餘步。

李朔爲唐、鄧節度使，討淮西。吳少誠子婿董重質性勇悍，識軍機，善用兵。及元濟拒命，重質又爲謀主，領大軍當王師，連歲不拔，皆重質之謀也。元和十二年，宰相裴度督兵至郾城，元濟懼，乃悉發左右及守城之卒，委重質而拒度。朔乘虛入蔡，既擒元濟，重質之家在蔡，朔乃安邺之，仍使其子持書禮以招。重質見其子，知城已陷及元濟囚窘之狀，乃慨然以單騎歸朔，白衣叩伏。朔揖，登階，以賓禮，與之食。憲宗欲殺之，朔奏許以不死而來降，請免之，且乞於本軍驅使。

嚴綬爲荆南節度，有叙州蠻酋張伯請殺長史，據辰、錦諸州，連九洞以自固。詔綬出兵討之，綬遣部將李志烈齎書曉諭，盡招降之。

後唐李嚴爲客省使，隨郭崇韜征蜀，爲三川招撫使。嚴與先鋒使唐延孝將兵五千，先驅閣道，或馳以詞說，或威以兵鋒。大軍未及，所在降下。延孝在漢州，王衍與書曰："可請司空先來，余即舉城納款。"衆咸以討蜀之謀始於嚴，衍以甘言，將誘而殺之，欲不令往。嚴聞之，喜，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於母前，以妻母爲託。即日，引蜀使歐陽彬迎謁魏王繼岌。

晉劉處讓爲左監門衛上將軍，充宣徽南院使。天福二年，范延光據城反，高祖命宣武軍節度使楊光遠領兵討之，處讓詔與光遠同參議軍政。四年冬，范延光將謀納降，尚或遲留，處讓首入其城，以禍福諭之，延光乃降。

周曹英爲侍衛親軍馬步軍指揮使兖州行營。廣順二年正月，上言十八日至任城，喚得縣令胡延藴分付敕榜，招安百姓。其山寨民尋時下山歸業，見更令招安次。又，上言按問，得降人。及兖州副都指揮使康海超來投，俱說賊城人心離散，慮慕容彦招逃竄，已牒鄰道防備掩殺，其康海超且留於城下，說誘賊黨，俟三五日，遣赴京師。

校勘記

[1]共，原作"兵"；秦，原作"奏"，誤，據《漢書・陳勝項籍傳》顔師古注改。

[2]召，原闕，據《漢書・陳勝項籍傳》補。

[3]相，原闕，據《後漢書・趙憙傳》補。

[4]擊，原作"及"，據《後漢書・吳漢傳》改。

[5]進，原作"道"，據《後漢書・吳漢傳》改。

[6]歸，原闕，據《後漢書・吳漢傳》補。

[7]太，原作"大"，據文義改。

[8]今,原作"令",據文義改。
[9]已,原誤作"巴",據《後漢書·馮異傳》及本書卷四一五改。
[10]驤,原作"讓",據《後漢書·岑彭傳》改。
[11]鮑,原誤作"穎",據《四庫全書》本及《後漢書·隗囂傳》注引《新序》改。下同。
[12]黥,原作"黔",據下注文及《後漢書·隗囂傳》改。
[13]北,原作"比",據《後漢書·劉表傳》注引《獻帝春秋》改。
[14]丘,原作"兵",據《三國志·魏書·烏桓傳》改。
[15]昭,原作"招",據《三國志·魏書·董昭傳》改。
[16]誡,原作"城",據《三國志·陸胤傳》改。
[17]原"栢"字後有"桐",衍,據《三國志·陸胤傳》删。
[18]莫,原作"其",據《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改。
[19]遺舊惡民,原作"舊民惡",據《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改。
[20]諸,原作"言",據《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改。
[21]民,原作"氏",據《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改。
[22]匡,原作"康",據《晉書·王導傳》改。
[23]愆,原作"晢",據《魏書·道武七王傳》改。
[24]升,原作"斗",據《魏書·慕容白曜傳》改。下皆同。
[25]升,原作"斗",據《魏書·劉休賓傳》改。
[26]兗,原作"荒",據《魏書·劉休賓傳》改。
[27]遂,原作"送",據《魏書·劉休賓傳》改。
[28]執,原作"報",據《魏書·劉休賓傳》改。
[29]詐,原作"昨";王,原作"主",據《魏書·劉休賓傳》改。
[30]私,原作"利",據《魏書·劉休賓傳》改。
[31]常,原作"當",據《魏書·劉休賓傳》改。
[32]狹,原作"使",據《魏書·劉休賓傳》改。
[33]平,原闕,據《四庫全書》本及《魏書·劉休賓傳》補。
[34]許,原闕,據《四庫全書》本及《魏書·劉休賓傳》補。
[35]皆云,原作"皆",據《魏書·劉休賓傳》改。
[36]城内人,原作"城内",據《魏書·劉休賓傳》改。
[37]都,原作"邸",據《魏書·劉休賓傳》改。
[38]破,原作"被",據《魏書·呂羅漢傳》改。
[39]中,原作"牧",據《魏書·呂羅漢傳》改。
[40]興,原作"與";始,原缺,據《魏書·楊播傳》補。
[41]納,《魏書·盧昶傳》作"結"。
[42]徒,原作"從",據《魏書·盧玄傳》改。
[43]懋,原作"典",據《魏書·盧玄傳》改。

[44]閭,原作"潤",據《魏書·盧玄傳》改。

[45]屯,原作"氏",據《四庫全書》本及《北齊書·薛脩義傳》改。

[46]于,原作"於",據《周書·于謹傳》改。

[47]太,原作"大",據《周書·梁御傳》改。

[48]宇,原作"字",據《周書·梁御傳》改。

[49]待,原闕,據《周書·齊煬王憲傳》補。

[50]出,原闕,據《周書·齊煬王憲傳》補。

[51]求,原闕,據《周書·齊煬王憲傳》補。

[52]二,原作"一",據《周書·齊煬王憲傳》改。

[53]齊,原在"集"前,據《周書·齊煬王憲傳》改。

[54]今,原作"令";充,原作"克",據《周書·齊煬王憲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二十七

將帥部（八十八）

受降

夫叛而伐之，服而舍之，軍之善政也。故舞干而格，因壘而降，義著於招攜，功成於無戰，皆聖主之令範焉。乃有董厥戎政，式遏亂略，恩信攸及，威聲載道，強敵懾畏，群伍離析。繇是開壁送款，負鑕歸仁，狃獷咸懷，反側以定。甲兵載戢而芒刃不頓，連甍案堵而閭井以完。至乃鄣塞寧謐，夷羌綏附，克固吾圉，以屏諸華，此眞得良帥之風，而達經武之要者也。

後漢齊武王縯，字伯升，更始即以爲大司徒。時平林後部攻新野，不能下。新野宰登城言曰（王莽改令長爲宰，《東觀記》曰："其宰潘臨也"）："得司徒劉公一信，願先下。"及伯升軍至，即開城門降。

馮異爲陽夏侯。光武以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大姓各擁兵衆，遣異討之。異所至皆布威信。弘農郡盜稱將軍者十余輩皆率衆降。又與赤眉遇於華陰，戰數十合，降其將劉始、王宣等五千餘人。

銚期爲虎牙大將軍。銅馬數十萬衆入清陽、博平，期與諸將迎擊之，連戰不利，期乃更背水而戰，所殺傷甚多。會光武救至，遂大破之，追至館陶，皆降之。

岑彭爲征南大將軍。建武二年，彭率傅俊、臧宮、劉宏等圍秦豐於黎丘。時田戎擁衆夷陵，聞秦豐被圍[1]，懼大兵方至，欲降，而妻兄辛臣諫戎曰："今四方豪杰各據郡國，洛陽地如掌耳（辛臣爲戎作地圖，圖彭寵、張步、董憲、公孫述等所得郡國[2]，云洛陽所得如掌耳），不如按甲以觀其變。"戎曰："以秦王之強（秦王，秦豐也[3]），猶爲征南所圍，豈况吾邪？降計決矣。"四年春，戎乃留辛臣守夷陵，自將兵沿江泝沔[4]，止黎丘，刻期日當降，而辛臣於後盜戎珍寶，從間道先降於彭，而以書招戎。戎疑必賣己，遂不敢降（《東觀漢記》："戎至期月，灼龜，卜向兆中坼，遂止不降"），而反與秦豐合。彭出兵攻戎數月，大破之，其大將伍公詣彭降。

耿弇爲建威大將軍。光武建武五年夏，光武以赤眉延岑亂，鉅昧水上，八、九十里，僵尸相屬，因復戰，所殺傷甚多。會光武至，鑕於軍門。弇傳步詣行在所，弇復引兵至城，群盜稱將軍，十餘地悉平[5]。

馬援,建武十一年爲隴西太守,時武都氐人皆公孫述威略者,援皆上復其侯王君長,賜印綬,帝悉從之。十三年,武都參狼羌爲寇,援時以兵擊之。至氐道縣,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不與戰,羌遂因亡出塞,餘種萬餘人悉降,於是隴右清淨。

耿秉爲駙馬都尉,明帝永平十七年,與奉車都尉竇固擊車師。車師後主安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固。司馬蘇安欲全功歸固,即馳謂安得曰:"漢貴將獨有奉車都尉,天子姊婿(固尚光武女湼陽公主,明帝姊也),爵爲通侯,當先降之。"安得乃還,更令其諸將迎秉,秉大怒,被甲上馬,麾其精騎,徑造固壁言曰:"車師王降,訖今不至,請往,請梟其首。"固大驚曰:"且止[6],將敗事。"秉厲聲曰:"受降如受敵。"遂馳赴之。安得惶恐,走出門,脫帽抱馬足降(《東觀漢記》曰:"脱帽趨抱馬蹄")。秉將如詣固,其前王亦歸命,遂定車師而還。

耿恭,章帝建初二年爲長水校尉,時金城、隴西羌反,遣恭將五校士三千人[7]、副車騎將軍馬防討西羌。恭屯抱罕,數與羌接戰。明年秋,燒當羌降,防還京師。恭留擊諸未服者,首虜千餘人,獲牛羊四萬餘頭,勒姐(姐音紫,子也切)、燒何羌等十三種數萬人皆詣恭降。

龐奮爲雁門太守,行度遼將軍。和帝永元六年,南匈奴反畔,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奥鞬日逐王逢侯爲單于。逢侯於塞外分爲二部,自領右部屯涿邪山下,左部屯朔方西北,相去數百里。八年冬,左部朝自相疑畔,還入朔方塞。奮迎受慰納之。其勝兵四千人,弱小萬餘口悉降,以分處北邊諸郡。後右溫禺犢王烏居數千人復畔,奮及馮柱與諸郡兵擊烏居,戰,其衆降。於是徙烏居戰衆及諸還降者二萬餘人於安定北地[8]。

梁慬爲西域副使尉,殤帝延平元年,冬,南單于與烏桓大人俱反,以大司農何熙行車騎將軍事,中郎將龐雄與副將、羽林五校營士及發沿邊十郡兵二萬餘人,又遼東太守耿夔,率將鮮卑種衆,共擊之。詔慬行度遼將軍事,龐雄與耿夔共擊匈奴奥鞬日逐王,破之。單于乃自軍,圍中郎將耿种於美稷。連戰數月,攻之轉急。种移檄求救。明年正月,慬將八千餘人馳往赴之,至屬國故城,與匈奴左將軍、烏桓大人戰,破斬其渠帥[9],殺三千餘人,虜其妻子,獲財物甚衆。單于復自將七八千騎迎攻圍慬,慬被甲奔擊,所向皆破。虜遂引還虎澤。三月,何熙軍到五原、曼柏,暴疾不能進,遣龐雄與慬及耿种步騎萬六千人攻虎澤,連營稍前,單于惶怖,遣奥鞬日逐王詣慬乞降,乃大陳兵受之。單于脫帽徒跣,面縛稽顙納質。

張奐,安帝永寧初爲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奥鞬臺耆、且渠伯德等七千餘人寇美稷,東羌復舉種應之,而奐壁唯有二百許人,聞即勒兵而出,軍吏以爲力不敵,叩頭爭止之。奐不聽。遂進屯長城,收集兵士,遣將王衛,招誘東羌,因據龜兹,使南匈奴不得交通。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奥鞬等,連戰破之。伯德惶恐[10],將其衆降,郡縣界以寧。

耿曄，順帝永建中爲烏桓校尉，時鮮卑寇沿邊，殺代郡太守。曄率烏桓及諸郡卒出塞討擊，大破之。鮮卑震怖，數萬人詣遼東降。

魏曹眞爲大將軍，時安定民楊條等略吏民，保月支城。眞進軍圍之。條謂其衆曰："大將軍自來，吾願早降耳。"遂自縛出，三郡皆降。

郭淮爲征西將軍，都督雍、涼諸軍事，與雍州刺史陳泰，協策降蜀牙門將句安等於翅上。

王基爲荆州刺史，虜吴安北將軍譚正納降數千口，於是移其降民置夷陵縣。

鄧艾討蜀，自陰平道先軍而進，大破蜀軍，乃至於洛。劉禪遣使奉皇帝璽綬，爲箋詣艾請降。艾至成都，禪率太子諸王及諸臣六千餘人，面縛輿櫬詣軍門。艾執節，解縛，焚櫬，受而宥之。檢御將士，無所虜略，綏納降附，使復舊業。蜀人稱焉。先是，鍾會初并諸葛緒之軍，進攻劍閣，不克，引退。蜀軍保險拒守，鄧艾遂至綿竹，大戰，斬諸葛瞻。姜維等聞瞻已破，率其衆東入于巴。會乃進軍至涪，遣胡烈、田續、龐會等追維。艾軍向成都，劉禪詣艾降，遣使敕維等，令降於會。維至廣都棲縣，令兵悉放器仗，送節傳於胡烈，便從東道詣會降。

吴陸遜爲大將軍，討關羽。至公安，劉備宜郡太守樊支委郡走。諸城長吏及蠻夷君長皆降。遜請金銀銅印，以假授初附。

吕岱代步隲爲交州刺史，到州，高涼賊帥錢博乞降[11]。岱因承制，以博爲高涼西部都尉。

孫峻爲大將軍，五鳳二年正月，魏鎮東將軍毌丘儉、前將軍文欽以淮西之衆西入，戰於樂嘉。閏月壬辰，峻與驃騎將軍吕據、左將軍留贊率兵襲壽春，軍及東興，聞欽等敗。壬寅，兵進於槖皋，欽詣峻降，淮南餘衆數萬口來降。

晉王濬爲龍驤將軍。武帝太康元年正月，濬發自成都，率巴東監軍、廣武將軍唐彬攻吴丹陽，克之。濬自發屬，兵不血刃，攻無堅城，夏口、武昌無相支抗。於是順流鼓棹，徑造三山。孫皓遣游擊將軍張象率舟師萬人禦濬。象軍望旗而降。皓聞濬軍旌旗器甲屬天滿江，威勢甚盛，莫不破膽。用光禄勳薛瑩、中書令胡冲計，送降文於濬曰："吴郡孫皓，叩頭死罪。昔漢室失御，九州幅裂，先人因時，略有江南，遂阻山河，與魏乖隔。大晉龍興，德復四海，闇劣偷安，未喻天命，至於今者。猥煩六軍，衡蓋露次，遠臨江諸，舉國震惶。假息漏刻，敢緣天朝，含弘光大。謹遣私署太常張夔等奉所佩璽綬，委質請命。"壬寅，濬入於石頭。皓乃備亡國之禮，素車白馬，肉袒面縛，銜璧牽羊。大夫衰服，士輿櫬，率其僞太子瑾、瑾弟魯王虔等二十一人造於壘門。濬躬解其縛，受璧，焚櫬，送於京師，收其圖籍，封其府庫，軍無私焉。

王戎爲豫州刺史、建威將軍，受詔伐吴。遣參軍羅尚、劉喬領前鋒進攻武昌。吴將楊雍、孫述、江夏太守劉朗各率衆詣戎降。戎督大軍臨江，吴牙門將孟泰以蘄春、邾二

縣降。

高密王略,懷帝初,爲使持節都督荆州諸軍事,京兆流人王逌與叟人郝洛聚衆數千,屯於冠軍[12]。略遣參軍崔曠率將軍皮初、張洛等討逌,爲逌所譎,戰敗。略更遣左司馬曹攄統曠等進逼逌將,大戰,曠在後,密自退走,攄軍無繼,戰敗死之。略乃赦曠罪,復遣部將韓松又督曠攻逌,逌乃降。

庾翼,成帝咸康六年爲安西將軍、荆州刺史,鎮武昌。時石季龍汝南太守戴開率數千人詣翼降。

桓溫,爲安西將軍。穆帝永和二年,率衆伐蜀李勢。勢衆大潰[13],溫乘勝直進,焚其小城。勢遂夜遁九十里,至晉壽葭萌城。其將鄧嵩、昝堅勸勢降,乃面縛輿櫬請命。溫解縛焚櫬,送於京師。

戴施爲督護。永和八年,冉閔亂,其子智以鄴城降,得其傳國璽,施以送之。

桓冲,孝武時爲車騎將軍、荆州刺史,鎮江陵。苻堅使其將郝貴守襄陽,冲使楊威將軍朱綽討之,又使上庸太守郭寶伐苻堅魏興太守褚垣、上庸太守段方,並降之。

桓石虔領河東太守,進據樊城,太守逐苻堅兗州刺史張崇,納三千家而還。

前秦苟萇爲武衛將軍,苻堅遣萇率衆伐張天錫。既陷其河會、纏縮等城,又降其將軍掌據。天錫遣司兵趙充哲爲先鋒,率勁勇五萬與萇等戰於赤岸。充哲大敗,天錫懼而奔還,致箋請降。萇至姑臧,天錫乘素車白馬,面縛輿櫬,降於軍門,萇釋縛焚櫬,送之於長安。諸郡縣悉降。

王猛爲苻堅將,堅遣猛等率步騎三萬攻慕容暐,洛州刺史慕容築於洛陽。暐遣其將慕容臧。容臧率精卒十萬將解築圍。猛使梁成等以精鋭萬人卷甲赴之,大破臧於滎陽。築懼而請降,猛陳師以受之,留郡羌鎮金墉,猛振旅而歸。

宋劉勔爲輔國司馬,時豫州刺史殷琰叛,以勔假輔國將軍討之。時琰賊降者,明帝並送琰城下,令與城內交言。繇是人情沮喪。琰將降,先送義陽王休祐內人出城,然後開門。時琰有疾,以板自輿,與諸將帥面縛請罪。勔並撫宥,無所誅戮。自將帥以下,財物資貨皆還之,纖毫無所失。

陳宜黄縣侯慧紀爲荆州刺史,後主禎明二年,蕭琮尚書左僕射安平王蕭巖、晉熙王蕭瓛等,率其部衆男女三萬餘口詣紀請降,紀以兵迎之。

後魏古弼,太武時爲立節將軍,進爲侍中吏部尚書,典南部事。奏:與安原降東部高車于巴尼陂。

尉元,獻文時爲冠軍將軍,宋薛安都以徐州內附,元與孔伯恭赴援,宋兗州刺史畢衆敬遣東平太守章仇劚諸軍歸款,元並納之。

李煥,孝文時爲司空從事中郎,時豫州刺史裴叔業以壽春歸附,詔煥以本官爲軍司,與楊大眼、奚康生等率衆迎接。煥至淮西,叔業兄子植遣使送質,煥等濟。師入城

撫慰，民咸忻悦。

盧淵爲安南將軍，時涇州羌叛，殘破城邑。淵以步騎六千，衆號二萬，徐行而追。未經三旬，賊衆逃散，降者數萬口。唯梟首惡，餘悉不問。

薛眞度爲豫州刺史。齊裴叔業以壽春内附，詔眞度率衆赴之。眞度至，叔業來降。

隋周法尚，高祖時爲永州總管，安集嶺南。陳桂州刺史錢季卿、南康内史柳璿西、衡州刺史鄧暠、陽山太守毛爽等前後詣法尚降。陳定州刺史吕子廓據山洞反，法尚引兵踰嶺。子廓兵衆日散，與千餘人走保嚴嶮，其左右斬之而降。

韓擒虎，開皇中爲盧州總管，委以平陳之任，甚爲敵人所憚。及大舉伐陳，以擒虎爲先鋒，次於新林。江南父老素聞其威信，來謁軍門，晝夜不絶。陳人大駭。其將樊巡、魯世眞、田瑞等相繼降之。晋王遣行軍總管杜彦與擒虎合軍，步騎二萬。陳叔寶遣領軍蔡徵守朱雀航，聞擒虎將至，衆懼而潰。任蠻奴爲賀若弼所敗，棄軍降於擒虎，將五百人直入朱雀門。陳人欲戰，蠻奴撝之曰："老夫尚降[14]，諸君何事？"衆皆散走，遂平金陵。

于仲文，開皇中爲柱國將軍。伐陳之後，拜行軍總管，以舟師自章山出漢口。陳郢州刺史荀法尚、魯山城主誕法澄、鄧沙彌等請降。秦王俊皆令仲文以兵納之。

郭衍，爲左武衛大將軍，從煬帝討吐谷渾。出金山道，納降二萬餘户。

唐嗣曹王皋，德宗建中初，爲衡州刺史。初，湖南團練使辛京杲遣將王國良鎮武崗，京杲侵刻之，又虐其士卒，國良以兵叛，因據山守險，劫行旅以自給。詔征荆南、江西、黔桂兵誅之，二歲不下，乃以皋爲潭州刺史、湖南都團練使。皋率諸軍至武崗，國良阻險，兵不得進，皋乃謂諸軍曰："國良恐京杲刻害，本非反也，其情易見，不如降之。"乃三遺之書。國良因請降，未得其情，皋曰："其心屈矣！"乃捨軍，自稱使者，乘偏舟直造其壘，曰："我曹王也。"國良遂出降。後爲江西節度，李希烈南侵，皋表王鍔兼御史中丞都虞候。後皋攻安州使伊慎，盛兵圍之。賊懼，請皋使至城中以約降。皋使鍔懸而入，既成約，殺不從者以出。明日，城開，皋以其衆入焉。

高崇文爲東川節度使，憲宗元和六年，破劉闢賊衆二萬餘於鹿頭關，斬首千餘級，大將降者十餘人，拔鎮四所，焚其營，遂軍於鹿頭西大河之口，以斷賊糧道。賊大駭，是月，賊綿江棚將李文悦以三千人歸順，尋而鹿頭將仇良輔舉城降者衆二萬。闢男方朔、子婿蘇強先監良輔軍，是日，械繫送京師，降卒投戈面縛者彌十數里。遂長驅而南，直指成都，德陽等縣城皆鎮以重兵，莫不望旗率服，師無留行。

李光顏爲忠武軍節度使，元和十一年正月，淮西賊將韓伯雄降於光顏。三月，賊將吴秀琳以文城柵兵三千降於李愬，遂以秀琳之衆攻吴房。四月，賊之郾城守將鄧懷金請以城降於光顏，光顏帥師入其羅城。

後唐魏王繼岌，同光三年九月爲西征都統，伐蜀。繼岌至鳳州，僞武興軍節度使王

承捷以鳳、興、文、扶四州降。大軍食其芻粟，得糧四十萬，兵士八千。魏王給牒，令攝武興軍節度使。前一日，康延孝、李嚴至故鎮威武城。僞指揮使唐景思、吳鐸、王權思部下兵四百降于延孝，其軍吏鄒彥諲、都指揮使李璠見城危，方出，歸投郭崇韜，以初無降意，皆伏誅。以唐景思攝興州刺史。城中除已殺戮，得兵四千，米麥一十七萬，粟三萬。威武城蜀道咽喉，險固之地，其城倚嘉陵江，三面山險，延孝既拔故鎮，殺其守將，其衆萬餘縱其逸去。至興州，僞蜀東川節度使宋光葆以梓、綿、劍、龍、普等五州來降。武定軍節度使王承肇以洋、蓬、壁三州符印降；其監軍使周永謙爲衆所殺。興元節度使王宗威以梁、開、通、渠、麟等五州符印送降；階州王丞岳納符印來降。康延孝、李嚴至漢州，僞蜀主王衍遣人送牛酒請降魏王。至綿州，王衍遣使上箋曰："衍叩頭言：伏以五帝三王，竟歸於代謝；有家垂國，孰免其廢興。苟大命之革新，願轉禍而爲福。衍誠惶誠恐叩頭。伏以衍先人，頃以受唐封册，列土坤維，自霸一方，于玆三紀。乃者因夷門之構逆，偶中國以喪君，勉副推崇，遂開興祟。衍謬爲世子，獲紹舊基，而以幼冲，不得負荷。尋遇大唐皇帝中興聖運，再造鴻圖，輝赫大明，照臨下土，薦修嘉好。仰恃恩盟，感覆燾於堯天，將驅馳於禹貢。忽審王師討伐，部內震驚，靡敢當鋒，幸思歸命。伏惟殿下，位尊上嗣，德寶元良，騰少海之波瀾，動前星之秀彩。親乘象輅，勞履劍關，已得萬民之歡心，望恕斯人之死罪。今則完全府庫，守遏邑居，率文武以陳誠，輿棺櫬而納款。伏惟殿下特弘哀鑒，保證奏聞，亦存諸典刑，貯在肺腑。庶幾先人之靈，尤享血食之祀，免支離於眷屬，得敬養於庭闈。惟聖君之明慈，係殿下之玄造。衍無任危迫，殆越戰懼，激切之至，謹差私署檢校、司空行尚書、兵部侍郎歐陽彬、軍使韓知權等奉箋以聞。"十一月辛亥，魏王軍到德陽。僞蜀六軍使王宗弼遣使顔守倫上箋云："蜀主王衍，已出府第，舉家遷於西宅。王宗弼權稱西川兵馬留後，安撫軍城，以候王師。"又言："宗弼欲至漢州，迎奉天軍。"其僞六軍印沿發遣公事，且留未納。翌日，宗弼又遣人奉箋言："昨蜀主與將校同議款，其僞樞密使宋光嗣、景潤澄、南院宣徽使周輅、北院宣徽使歐陽晃等四人同出異謀，惑亂蜀主，臣當時梟首以徇。謹令送納。"僞中書令夔王宗範上箋曰："臣生居穎許，因先父建光啓中討陳敬瑄在蜀。"僞司空平章事王諧上箋曰："臣因天復三年，奏使西川，遇車駕劫遷洛陽，因留蜀部。"王子王衍遣使上表曰："臣衍言：臣先人建，久在坤維，受先朝寵澤，一開土宇。衍四十年，頃以梁孽興災，鴻圖版蕩，不可助逆。遂乃從權，勉循衆人，止王三蜀，固非獲已，未有所歸。臣輒紹鎡基，且安生聚。臣衍誠憂誠懼，頓首頓首！伏惟皇帝陛下，嗣堯、舜之業，揚湯、武之師，廓定寰區，剷平凶逆，梯航聚集，文軌會同。臣方議改圖，便期納款，遽聞王師致討，實抱驚危。今則將千里之封疆，盡爲王土；冀萬家之臣妾，皆沐皇恩，必當輿櫬乞降，負荆請命。伏惟皇帝陛下，回照臨之造，施覆燾之私，別示哀矜，以安反側。儻墳寢而獲祀，實存沒以知歸。臣無任望恩，虔禱之至。"表稱乙酉年十一月二十日，不稱僞年號。甲寅，魏王繼岌

至漢州，僞蜀六軍使王宗弼至。乙卯，魏王統大軍至蜀城北，舍於王宗弼之别墅。丙辰，招撫使李嚴自蜀城引王衍及僞文武百官、儀仗法物，至蜀城北昇仙橋下。王衍初乘竹輿，自城中出至降所，素衣牽羊，草索繫首，肉袒，銜璧，輿櫬。後從宰臣百官，衰絰、徒跣足以俟命。魏王降車，取其璧。郭崇韜解縛燔櫬。王衍率僞百官東北再拜謝恩訖，又率衆拜魏王，復拜崇韜。韜答拜。復拜李嚴，嚴亦答拜。丁巳，大軍入西川城，戒諸軍剽掠法令嚴峻，軍士強括兵錢，必論之以法，市不改肆，兵無血刃。

校勘記

[1]聞，原在"秦"字後，據《後漢書・岑彭傳》改。

[2]地圖，原作"地圍"；圖彭寵，"圖"字原缺，皆據《後漢書・岑彭傳》注補正。

[3]豐，原作"豆"，誤，據《後漢書・岑彭傳》注改。

[4]泝，原作"浙"，據《後漢書・岑彭傳》改。

[5]此段文意不整，與《後漢書・耿弇傳》文字出入較大，當是據《耿弇傳》中平張步一段改寫而成。

[6]止，原作"上"，據《後漢書・耿秉傳》改。

[7]將，原作"師"，據《後漢書・耿恭傳》改。

[8]徙，原作"從"，據《後漢書・龐奮傳》改。

[9]帥，原作"師"，據《後漢書・梁慬傳》改。

[10]惶恐，原作"惶怖恐"，據《後漢書・張奂傳》及本書卷四二九删改。

[11]帥，原作"率"，據《三國志・吳書・吕岱傳》改。

[12]冠，原作"寇"，據《晉書・宗室列傳》改。

[13]大，原作"太"，據《晉書・桓溫傳》改。

[14]夫，原作"人"，據《隋書・韓擒虎傳》改。

册府元龜卷第四百二十八

將帥部（八十九）

料　敵

夫用兵之道，先勝而後戰，此料敵之情也。自戰國之後，金革日試，至於正合奇勝，伐謀伐交，以詭譎相高，以方略自許者，亦曷嘗無人哉！漢氏之後，司戎政者，或善揣強弱，先爲備豫。達外夷之情狀，審敵人之形勢。沈謀獨斷，見之於未萌；深識遠慮，表之於無象。用能取威而制勝，攘寇而保民。挫逆徒之鋭氣，遏戎酋之内侮。克清多壘，以集洪伐。自非練經武之善志，得御兵之要道，洞見至順，舉無不臧者，亦安能及是乎？

孫臏爲齊將田忌帥，魏與趙攻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臏量其行，暮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傍多阻險，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於此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弩夾道而伏，期曰："見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樹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刎，曰："遂成豎子之名。"

漢韓信爲左丞相，擊魏。信問酈生："魏得毋用周叔爲大將軍乎？"曰："柏直也。"信曰："豎子耳！"遂進兵克之。

周亞夫爲太尉，擊吳楚七國。亞夫走昌邑，深壁而守。吳奔壁東南，輒亞夫使備西北。已而精兵果奔西北，不得入。

趙充國爲後將軍，元康三年，先零遂與諸羌種豪三百餘人，解仇、交質、盟詛（羌人無大君長，而諸種豪遞相殺伐，故每有仇讎，往來相報，今解仇交質者，自相親結，結欲入漢爲寇也）。帝聞之，以問充國，對曰："羌人所以易制者，以其種自有豪，數相攻擊，勢不一也。往三十餘歲，西羌反時，亦先解仇合約，攻令居（合約共爲要契也），與漢相距，五六年乃定。至征和五年，先零豪封煎等通使匈奴（煎，讀曰翦），匈奴使人至小月氏（氏音支）[1]，傳告諸羌曰：'漢貳師將軍衆十餘萬人降匈奴，羌人爲漢事苦（事，使役），張掖、酒泉本我地，地肥美，可共擊居之。'以此觀匈奴欲與羌合，非一世也。間者，匈奴困於西方，聞烏桓來保塞，恐兵復從東方起，使使尉黎、危須諸國，設以子女貂裘，欲沮解之（設，謂開設之也。沮，壞也。欲壞其計，令散之。沮音才汝切），其計不合，疑匈奴更遣使至羌中，道從沙陰地，出鹽澤，過長坑，入窮水塞，南抵屬國，與先零相直

（直，當也）。臣恐羌變未止此，且復結聯他種，宜及未然爲之備（未然者，其計未成）。”後月餘，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籍兵（籍，借也）[2]，欲擊鄯善、敦煌，以絶漢道（鄯，音善）。充國以爲：“狼何、小月氏種，在陽關西南，勢不能獨造此計，疑匈奴使已至羌中，先零、罕、幵乃解仇作約（罕、幵在金城，南羌之别種也。幵音口堅切），到秋馬肥，變必起矣。宜遣使者行邊兵豫爲備，敕視諸羌，毋令解仇（行，下更切。視，讀曰示，語之也），以發覺其謀。”

陳湯爲關内侯，坐言事非是，奪爵爲士伍。後數歲，西域都護段會宗爲烏孫所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敦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僚議，數日不决。鳳言：“湯多籌策，習外國事，可問。”帝召湯見宣室，湯擊郅支時，中寒病，兩臂不屈（音屈，下同）。申湯入見，有詔毋拜。示以會宗奏，湯辭謝曰：“將相九卿，皆賢材通明，小臣罷癃，不足以策大事。”帝曰：“國家有急，君其毋讓。”對曰：“臣以爲此必無可憂也。”帝曰：“何以言？”湯曰：“夫胡兵五而漢兵一，何者？兵刃樸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然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敵。’今圍會宗者，人衆不足以勝會宗，唯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今會宗欲發城郭、敦煌，歷時乃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帝曰：“奈何其解可必乎？度何時解？”湯知烏孫瓦合，不能久攻，故事不過數日，因對曰：“已解矣。”詘指計其日，曰：“不出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到，言解。

後漢馬援爲侍詔，光武自征隗囂，至漆（漆，縣，屬右扶風[3]）。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4]，計冘豫未决（冘，行貌也，義見《説文》。豫，亦未定也。冘音以林切[5]）。會召援，夜至，帝大喜，引入，具以群議質之。援因説隗囂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爲山谷[6]，指畫形勢，開示衆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曲折，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旦，遂進軍至第一（高平有第一城，高平，今原州縣），囂衆大潰。

班超使西域，降莎車，威振西域。先是，月氏嘗勸漢擊車師，有功，遂貢奉珍寶、符拔、師子（符拔，形似麟而無角），因求漢公主。超拒，還其使，繇是怨恨。永元二年，月氏遣其副王謝將兵七萬攻超，超衆少，皆大恐。超譬軍士曰：“月氏兵雖多，然數千里踰葱嶺來，非有運輸，何足憂邪？但當收穀堅守，彼饑窮自降，不過數十日决矣。”謝遂前攻超，不下，又抄掠，無所得。超度其糧將盡，必從龜兹求救，乃遣兵數百，於東界要之。謝果遣騎齎金銀珠玉以賂龜兹。超伏兵遮擊，盡殺之，持其使首以示謝。謝大驚，即遣使請罪，願得生歸。超縱遣之。月氏繇是大震，歲奉貢獻。明年，龜兹、姑墨、温宿皆降。

魏郭淮爲雍州刺史，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並田於蘭坑。是時，司馬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宜先據之，議者多謂不然。淮曰：“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絶隴道，摇蕩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

擊之。後數日,亮盛兵西行,諸將皆謂欲攻西圍,淮獨以爲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楊遂耳。其夜,果攻楊遂,有備,不得上。

田豫爲汝南太守、殄夷將軍,討公孫淵[7]。會吳賊遣使與淵相結,帝以賊衆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軍。豫度賊船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輒便循海,案行地形及諸山島,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漢武之觀。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沉沒,波蕩著岸,無所逃竄。盡虜其衆。後孫權號十萬衆攻新城,征東將軍滿寵欲率諸軍救之,豫曰:"賊悉衆大舉,非徒投射小利,欲質新城以致大軍耳。宜聽使攻城,挫其鋭氣,不當與爭鋒也。城不可拔,衆必罷怠,然後擊之,可大克也。若賊見計,必不攻城,勢將自走,若便進兵,適入其計。又大軍相向,當使難知,不當使自畫。"豫輒上狀,天子從之。會賊遁走。

曹仁爲廣陽太守,以議郎督騎。時太祖與袁紹久相持於官渡,紹遣劉備徇㶏、強諸縣,多舉衆應之,自許以南,吏民不安。太祖以爲憂。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8],其勢不能相救,劉備以強兵臨之,其背叛固宜也[9]。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太祖善其言,遂使將騎擊備,破走之。仁盡復收諸叛縣而還[10]。

曹休領虎豹騎宿衛,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太祖遣曹洪征之,以休爲騎都尉,參洪軍事。太祖謂休曰:"汝雖參軍,其實帥也。"洪聞此令,亦委事於休。備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衆議狐疑,休曰:"賊寔斷道者,當伏兵潛行。今乃先張聲勢,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集,促擊蘭,蘭破,則飛自走矣。"洪從之,進兵擊蘭,大破之,飛果走。

程昱爲振威將軍,袁紹在黎陽,將南渡。時昱有七百兵守鄄城。太祖聞之,使人告昱,欲益二千兵。昱不肯,曰:"袁紹擁十萬衆,自以所向無前,今見昱兵少,必輕易不來攻。若益昱兵,過則不可不攻,攻之必克,徒兩損其勢,願公無疑。"太祖從之。紹聞昱兵少,果不往。太祖謂賈詡曰:"程昱之膽,過於賁育。"遷奮武將軍。太祖征荆州,劉備奔吳,論者以爲孫權必殺備,昱料之曰:"孫權新在位,未爲海内所憚;曹公無敵於天下,初舉荆州,威振江表。權雖有謀,不能獨當也。劉備有英名,關羽、張飛皆萬人之敵也,權必資之以禦我。難解勢分,備資以成,又不可得而殺也。"權果多與備兵,以禦太祖。

李典爲裨將軍,劉備北侵,至葉。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

鍾繇爲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都督關中諸軍事。其後,匈奴單于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袁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東,衆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袁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誰非寇讎?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謂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勝,

必易吾軍。若渡汾爲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既說馬騰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衆止之,不從。濟水未半,擊,大破之。

張郃初爲袁紹寧國中郎將,太祖與紹相拒於官渡,紹遣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擊之。郃說紹曰:“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謂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見擒,吾屬盡爲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譖郃曰:“郃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文帝時,爲左將軍,屯方城。會諸葛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郃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置酒送郃。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衛虎賁,使衛郃,因問郃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郃知亮縣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郃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郃還京都。

古弼爲安西將軍,與永昌王健等討馮文通。文通嬰城自守,弼刈禾,克而還。

羅伊利,孝文時爲安東將軍。蠕蠕來寇,詔伊利追擊之,不及而反。

劉昶,孝文時南齊雍州刺史,曹虎之詐降也,詔昶以兵出義陽,無功而還。

張蒲爲南中郎將、南蠻校尉,隸平南大將軍。

長孫嵩往禦晉師,及宋武帝入長安,乃還。後從安平公叔孫建攻青州,不克而還。

皮豹子爲內都大官。先是,河西諸胡亡匿避命,豹子及前涇州刺史阿君督河西諸軍,南趣石樓,與衛大將軍、樂安王良以討群胡。豹子等與賊相對,不覺胡走,無捷而還,坐免官。

楊椿爲安東將軍,宣武永平初,徐州彭城人成景攜以宿豫叛,詔椿率衆四萬討之,不克而返。

淳於誕爲伐蜀別駕司馬,領鄉導,統軍次晉壽,蜀人大震。屬宣武晏駕,不果而還。

伊盆子,孝明時爲持節右將軍、洛州刺史,欲耀兵以示有餘,乃潛遣步騎六千,伏肥池隱處以待之。權果上岸耀兵,寵伏軍卒起,擊之,斬首數百,或有赴水死者。

王基爲安豐太守,吳嘗大發衆集建業,揚聲欲入攻。揚州刺史諸葛誕使基策之,基曰:“昔孫權再至合肥,一至江夏,其後全琮出廬江,朱然寇襄陽,皆無功而還。今陸遜等已死,而權年老,內無賢嗣,中無謀主,自出則懼內釁卒起,癰疽發潰;遣將則舊將已盡,新將未信。此不過欲補定支黨,還自保護耳!”後權竟不出。

蔣濟爲護軍將軍,明年,遣平州刺史田豫、幽州刺史王雄共攻遼東。公孫淵聞魏將來討,復稱臣於孫權,乞兵自救。帝問濟:“孫權其救遼東乎?”濟曰:“彼知官備以因,利不可得。深入則非力所能,淺入則勞而無獲。雖子弟在危,猶將不動,况異域之人,兼以往者之辱乎?今所以外揚此聲者,譎其行人疑於我,我之不克,冀折後事已耳。然沓渚之間,去淵尚遠,若大軍相持,事不速決,則權之淺規,或能輕兵掩襲,未可測也。”

鄧艾爲南陽太守,與征西將軍郭淮拒蜀偏將軍姜維。維退,淮因西擊羌,艾曰:"賊去未遠,或能復還,宜分諸軍,以備不虞。"於是留艾屯白水北。三日,維遣廖化自白水南向艾結營,艾謂諸將曰:"維令卒還,吾軍人少,法當來渡水,而不作橋。此維使化持吾,令不得還。維必自來襲取洮城。"洮城在水北,去艾屯六十里,艾即夜潛軍徑到,維果來渡,而艾先至據城,得以不敗。其後姜維駐鍾提,乃以艾爲安西將軍,假節領護東羌校尉。議者多以爲維力已竭,未能更出。艾曰:"洮西之敗,非小失也,破軍殺將,倉稟空虛,百姓流離,幾於危亡。今以策言之,彼有乘勝之勢,我有虛弱之寔,一也;彼上下相習,五兵犀利,我將易兵新,器杖未復,二也;彼以船行,吾以陸軍,勞逸不同,三也;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各當有守,彼專爲一,我分爲四,四也;從南安、隴西,因食羌穀,若趣祁山,熟麥千頃,爲之縣餌,五也;賊有黠數,其來必矣。"頃之,維果向祁山,聞艾有備,乃回,從董亭趣南安。艾據武城山以相持,維與艾爭險,不克。其夜渡渭東行,緣山趣上邽,艾與戰於段谷,大破之。

蜀諸葛亮爲丞相,率師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魏明帝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宣王使二千餘人,就軍營東南角大聲稱萬歲。亮使問之,答曰:"吳朝有使至,請降。"亮謂曰:"計吳朝必無降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煩詭誑如此。"會亮卒,軍退。

張嶷爲牙門將,武都氐主苻健請降,遣將軍張尉往迎。過期不到,大將軍蔣琬深以爲念。嶷平之曰:"苻健求附款,至必無他變。素聞健弟狡黠,又夷狄不能周功,將有乖離,是以稽留耳。"數日間至,健弟果將四百戶就魏,獨健來從。

吳陸遜爲右護軍、鎮西將軍。黄武元年,劉備率大衆來向西界。權命遜爲大都督,督諸將拒之。備從至峽、建平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先遣吳班將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欲擊之,遜曰:"此必有譎,且觀之(諸將並欲迎擊備,遜以爲不可,曰:"備舉軍東下,鋭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小故也。今但且獎勵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間是平原曠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行,軍勢不能展,當自罷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諸將不解,以爲遜畏之,各懷憤恨)。"備知其計不可,乃引伏兵八千,從谷中出。遜曰:"所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後爲輔國將軍,領荆州牧。備既入住白帝,徐盛、潘璋、宋謙等各競表,言備必可擒,乞復攻之。權以問遜,遜與朱然、駱統以爲曹丕大合士衆,外托助國以討備,內寔有姦心,謹決計趣還。無幾,魏軍果出,三方受敵也。

晉周訪,元帝時爲振武將軍,與諸軍共征杜弢。訪與賊隔水,賊衆數倍,自知力不

能敵，乃密遣人如樵採者而出。於是，結陣鳴鼓而來，大呼曰："左軍至。"士卒皆稱萬歲。至夜，令軍中多布火而食。賊謂官軍益至，未曉而退。訪謂諸將曰："賊必引退，然終知我無救軍，當還掩入。宜促渡水北。"既斷橋訖，而賊果至，隔水不得進。

陶侃爲龍驤將軍、武昌太守，元帝令擊杜弢。時周顗爲荆州刺史，先鎮潯水城。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冷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宜還城，晝夜三日行可至，卿等誰能忍饑鬬邪？"部將吳寄曰："要欲十日忍饑，晝當擊賊，分夜捕魚，足以相濟。"侃曰："卿，健將也。"賊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擊，大破之。

朱伺爲廣威將軍，時王敦欲用從弟廙代侃。侃爲荆州，侃故將鄭攀、馬儁等乞侃於敦，敦不許。攀等以侃使滅大賊，人皆樂附，又以廙忌戾難事，謀共距之。遂屯結涓口，遣使告伺。伺外許之，而稱疾不起。攀等遂進距廙。既而士衆疑阻，復散還横桑口，欲入杜曾。時朱軌、趙誘、李桓率衆將擊之，攀等懼誅，以司馬孫景造謀距廙，因斬之，降軌等。廙將西出，遣長使劉浚留鎮楊口壘。時杜曾請討第五猗於襄陽[11]，伺謂廙曰："曾是猾賊，外示西還，以疑衆心，欲誘引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襄陽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廙性矜厲自用，兼以伺老怯難信，遂西行。曾等果馳還，廙乃遣伺歸，裁至壘，即爲曾等所圍。

北燕張興爲馮跋將，跋從兄萬泥從兄子乳陳叛，跋遣興與馮弘討之，克期出戰。興謂弘曰："賊明月出戰，今後必來驚我營，宜命三軍，以備不虞。"弘乃發嚴人課草十束，畜火伏兵，以待之。是夜，乳陳果遣壯士千餘人來砍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乳陳等懼而出降，弘皆斬之。

宋劉鍾爲寧朔將軍，領石頭戍事。高祖遣朱齡石伐蜀，以鍾爲前鋒，繇外水至於彭摸，去成都二百里[12]。僞冠軍征討督護譙亢等[13]，兩岸連營，層樓重棚，衆號三萬。鍾於時腳疾，不能行。齡石乃詣鍾謀曰："今天時盛熱，而賊嚴兵固險，攻之未必可拔，只增疲困。計其人情怯挩，必不久安。且欲養鋭息兵，以伺其隙，隙而乘之，乃可捷事。然決機而陣，公本有所委，卿意謂何？"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向内水，譙道福不敢捨涪城。今重軍卒至，出其不意，蜀人已破膽矣。賊令阻兵守險，是其懼不敢戰，非能持久堅守也。因其内懼，盡鋭攻之，其勢必克。鼓行而進，成都必不能守矣。今若援兵相守，彼將知人虚實，涪軍忽來，并力距我，人情既安，良將又集，此來戰不獲，軍食無資，當爲蜀子虜耳。"齡石從之，明日，進攻，陷其二城，斬其大將侯輝、誰徑，平成都。

沈林子封資中侯，高祖伐羌，復參西軍事，與冠軍檀道濟同攻潼關。林子啓高祖曰："姚紹氣蓋關右，而力以勢屈，外兵屢敗，衰亡内兆，但恐凶命先盡，不得以釁齊斧耳。"紹尋疽發背死，高祖以林子言驗，乃賜書曰："姚紹忽死，可謂天誅。"

沈攸之爲中領軍，鎮淮陰。薛安都據彭城，引魏爲援。魏遣清河閒人詐告攸之云："安都欲降，求軍迎接。"攸之副吳爲納其說，咸謂宜遣千人參之。既而來者轉多，喜所

執彌固。攸之乃集來者,告之語曰:"薛徐州早宜還朝,今能爾深副本望,但遣子弟一人來,便遣大軍相援。君諸人既有志心,若能與薛子弟俱來者,皆即假軍以奔卿縣,唯意所欲。如其不爾,無爲空勞往還。"自此一去不反。

南齊劉善明在宋,爲冠軍將軍,行南徐州事。時沈攸之反,太祖深以爲憂。善明獻計曰:"沈攸之控引八州,縱情畜斂,收衆聚騎,營造舟仗,苞藏賊志,於焉十年。性既險躁,才非持重,而起逆累旬,遲回不進,豈應有所待也。一則闇於兵機,二則人情離怨,三則有掣肘之患,四則天奪其魂。大慮其剽勇,長於一戰,疑其輕速,掩其未備。今六軍齊奮,諸侯同舉,昔謝晦失理,不鬬自潰;盧龍乖道,雖衆何施?且袁粲、劉秉,賊之根本,根本既滅,枝葉豈久,此是籠之鳥耳。"事平,太祖召善明還都,謂之曰:"卿策沈攸之,雖復張良、陳平,適如此耳。"

周山圖在宋,爲輔國將軍。時沈攸之攻郢城,世祖令山圖量其勢。山圖曰:"攸之見與鄰鄉,亟同征伐,悉其爲人,性度險刻,無以結固士心。始頓兵堅城之下,適所以爲離散之漸耳。"攸之既敗,平西將軍黄回乘輕舸,從白服百餘人,在軍前下緣流叫,盆城中恐。須臾,知是回凱歸,乃安。世祖謂山圖曰:"周公前言,可謂明于見事者矣。"

劉懷珍在宋,爲征虜將軍。宋沈攸之起兵,衆謂當沿流直下。懷珍謂僚佐曰:"攸之矜躁風著,虐加楚服,必當阻兵中流,聲劫幼主,不敢長驅,決勝明矣。"遣子靈哲領馬步數千人衛京師。

桓崇祖爲平西將軍,崇祖慮魏復寇淮北,啓徙下蔡,戍於淮東。既而魏果欲攻下蔡,既聞內徙,乃揚聲戍平陰故城。衆疑魏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魏豈敢置戍?實欲除此故城,恐奔走之不盡耳。"魏軍果夷掘下蔡城,崇祖自率衆渡淮與戰,大敗之,追奔數十里,殺獲千計。

豫章王嶷爲驃騎大將軍,都督荆、襄等八州諸軍事。魏軍寇司、豫二州,嶷遣南蠻司馬崔惠景北討,又分遣中兵參軍蕭惠助援司州,屯西關。魏軍濟淮,攻壽春,分騎當出樊、鄧,衆以爲憂。嶷曰:"虜入春夏,非動衆時令。豫、司強守,遏其津要,彼見堅嚴,自當潰散,必不敢越二鎮。"既而虜竟不出樊、鄧,於壽春敗奔而南也。

梁韋濬爲輔國將軍,時王師北伐,詔濬督衆軍。濬遣長史王超宗、梁郡太守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濬巡行圍棚,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濬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濬曰:"不然,魏城中三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猶遲疑,濬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濬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士,皆殊死戰。軍果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

陳吳明徹爲征北大將軍,進通壽陽。北齊王琳拒守。又遣大將軍皮景和率軍數十萬來援,去壽春三十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公計將安

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冑，疾攻，一鼓而克壽陽，生擒王琳。

後魏古弼爲安西將軍，時宋遣將裴方明擊楊難當，克仇池，立楊玄庶子保熾。於是假弼節，督隴右將軍事。既平仇池，未幾，諸氐復推楊文德爲主，圍仇池。弼發上封、高平、𡸣城諸軍討之，仇池圍解，文德走漢川。時皮豹子督關中諸軍，次於下辨，聞仇池圍解，議欲還軍。弼使謂豹子曰："此連破賊軍，恐彼君臣未體大分，耻其負敗，或求報復，若其班師，寇衆復至，後舉爲難，不如繕兵練甲，蓄力待之，不出秋冬，南寇必來，以逸待勞，百勝之策。"豹子乃止。太武聞之曰："弼之言，長策也。制南秦，弼謀多矣！"

任城王澄爲撫軍大將軍，時鎮州刺史穆泰在州謀反，推朔州刺史、陽平王頤爲主[14]，詔澄行鎮州事討之。澄至，雁門太守夜告泰已握衆西就陽平城下聚，惟見弓仗。澄聞，便速進。時右丞孟斌曰："事不可量，須依敕詔并肆兵，然後徐動。"澄曰："泰既構逆，應堅城而逆陽平，度其所爲，似當執弱。泰既不相距，無故發兵，非宜也。但速往鎮之，民心自定。"遂倍道兼行，出其不意。又遣治書李煥先赴，至即擒泰，民情怡然。

范紹爲寧遠將軍，孝文嘗詔紹詣鍾離，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鍾離形勢，英固言必克，紹觀其城隍防守，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聞。俄而，英敗。

邢巒爲度支尚書，宣武時，豫州城民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悦，以城南入梁。梁遣冠軍將軍齊苟仁率衆入據懸瓠，詔巒持節討之。宣武臨東堂勞遣巒，曰："司馬悦不慎重門之戒，智不足以謀身，匪直喪元隸豎，乃大虧王略。懸瓠密邇近畿，東南蕃捍，度公之在彼，憂慮尤深。早生理不獨立，必遠引吳楚，士民同惡，勢或交兵。卿文昭武烈，朝之南仲，故令卿星言[15]，慮出其不意[16]，卿言早生走也？守也？何時可以平之？"巒對曰："早生非有深謀大智，能構成此也。但因司馬悦虐於百姓，乘衆怒而爲之。民爲凶威所懾[17]，不得已而苟附。假梁入應，水路不通，糧運不繼，亦成擒耳。不能爲害也。早生得梁軍之接，溺於利欲之情，必守而不走。今王師若臨[18]，士民必翻然歸順。圍之窮城，奔走路絶，不度此年，必傳首京師。願陛下不足垂慮。"宣武大笑曰："卿言何其壯哉！深會朕遣卿之意。"

源子雍，孝明時爲鎮東將軍，與裴衍發鄴以討葛榮，而信都城陷。除子雍冀州刺史，餘官如故。子雍以冀州不守，上書曰："賊衆甚饑，專仰野掠。今朝廷足食，兵卒飽煖，高壁深壘，勿與爭鋒。彼來求戰則不得，野掠無所獲，不盈數旬，可坐制凶醜。"時裴衍復表求詔子雍與衍速進，子雍重表固請詔，如謂不可，乞令裴衍獨行。若不賜解，求停裴衍。苟逼同行，取敗旦夕。詔不聽，遂與衍俱進，至陽平郡東北漳曲，榮率賊十萬，來逼官軍[19]。子雍戰敗[20]，被害。

楊津爲撫軍將軍、北道大都督。始，津受命出據靈丘，而賊帥鮮于修理起與博陵，定州危急。迴師南赴，始至城下，營壘未立，而州軍新敗。津以賊既乘勝，士衆勞疲，栅

壘未成,不可擬敵。賊必夜至,則無一全。欲移軍入城,更圖後舉。刺史元固稱賊既逼城,不可示弱,乃閉門不內。津揮刀欲斬門者,軍乃得入城。賊果夜至,見栅空而去。

董紹爲右將軍、洛州刺史。時梁將軍曹義宗、王玄眞等寇荆州,據順陽、馬圈。裴衍、王熊羆討之。既復,進圍馬圈。城堅[21],裴王糧少,紹上書言其必敗。未幾,裴衍等果失利[22],順陽復爲義宗所據。

北齊陳元康爲中將軍,時王思政入穎城,諸將攻之,不能拔。元康進計於文襄曰:"公入輔朝政,未有殊功,雖敗侯景,本非外賊。今穎城將陷,願公因而乘之[23],足以取之大業。"文襄令元康馳驛觀之。復命曰:"必可拔。"文襄於是親征,既至而克,賞元康金百鋌。

後周于謹爲柱國大將軍,南討於梁。長孫儉問曰:"爲蕭繹之計當何如?"謹曰:"耀兵漢沔,席卷度江,南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入退保子城,峻其埤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其下策。"儉曰:"彼棄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紀,屬中原故,未遑外略。又以我有齊民之患,必謂力不能分。且繹懦而無謀,多疑少斷,愚民難與慮始,皆戀邑居,既惡移動,當保羅郭,所以用其下策。"及至,梁果如所料。

郭賢爲都督,時齊神武襲陷夏州,太祖慮其下,與朝臣議之。賢進曰:"高歡士雖衆,智勇已竭,策其舉措,必不敢遠來。昔賀拔公初薨,關中震駭,而歡不能因利乘便,進取雍州,是其無智。及鑾駕西還,六軍寡弱,毛鴻賓喪敗,關門不守,又不能乘此危機,以要一戰,是其無勇。今上下同心,士民戮力,歡志沮喪,寧敢送死?且豳夏荒阻,千里無煙,縱令南侵,資糧莫繼,以此而言不來必矣。"齊神武後果退,如賢所策。

于翼爲渭州刺史,時吐谷渾入寇河右,涼、鄯、河三州咸被攻圍,使人告急。都督遣翼赴援。不從,僚屬咸以爲言,翼曰:"攻取之術,非夷俗所長。此寇之來,不過抄掠邊牧耳。安能頓兵城下,久事攻圍?掠而無獲,勢將自走,勞師以往,亦無所及。翼揣之已了,幸勿復言。"居數日,果至,如翼所策。

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鎮王壁,時晉公護將東討,孝寬遣長史辛道憲啓陳不可。護不納,既而六軍果不利。後孔城遂陷,宜陽被圍。孝寬乃謂其將帥曰:"宜城之地,未能損益,然兩國爭之,勞師數載,彼多君子,寧乏謀猷?若棄崤東來圍汾北,我之疆界,必見侵擾。今宜於華谷及長秋,速築城以杜賊志,脫其先我,圖之實難。"於是畫地形,具陳其狀。晉公護令長史叱羅叶謂使人曰:"韋公子孫雖多,數不滿百。汾北築城,遣誰固守?"事遂不行,齊人果解宜陽之圍,經略汾北。遂築城守之。又爲行軍元帥,狥地淮南。孝寬所在,皆密送誠款。然彼五門尤爲險要[24],陳人若開塘放水,即津濟路絕。孝寬遽令分兵據守之。陳刺史吳文立果遣決堰,已無所及。於是陳人退走,江北悉平。

陸通爲文帝帳內督,從解洛陽圍。軍還,屬趙青雀反於長安,文帝將討之,以人馬

疲敝，不可速行。又謂青雀等一時陸梁，不足爲慮，乃云："我到長安，但輕騎臨之，必當面縛。"通進曰："青雀等既以大軍不捷，謂朝廷傾危，同惡相求，遂成反亂。然其逆謀久定，必無遷善之心。且詐言大軍敗績，東寇將至，若以輕騎往，百姓謂爲信然，更沮兆庶之望。大兵雖疲敝，精鋭猶多，以明公之威，率思歸之衆，以順討逆，何慮不平？"文帝深納之，因從平青雀。

隋楊素爲左僕射，漢王諒反，遣茹天保來據蒲州，燒斷河橋。又遣王耽子率數萬人並力拒守。素將輕騎五千襲之，潜於渭口，宵濟，遲明擊之。天保敗走，耽子懼，而以城降。有詔徵還。初，素將行也，計日破賊，皆如所量。

李徹爲左武衛將軍，總晉王軍事。時突厥沙鉢略可汗犯塞，文帝令衛王爽爲元帥，率軍擊之，以徹爲長史行軍總管。李充言於爽曰："周濟之世，有同戰國，中夏力分，其來久矣。突厥每侵邊，諸將輒以全軍爲計，莫能死戰，繇是突厥勝多敗少，所以每輕中國之師。今者沙鉢略悉國内之衆，屯據要險，必輕我而無備，精兵襲之，可破也。"爽從之，諸將多以爲疑，惟徹奬成其計，請同行，遂與充率精騎五千，出其不意，掩擊，大破之。沙鉢略棄所服金甲，潜草中而遁。

衛玄爲檢校右禦衛大將軍，時煬帝垂遼東，使玄與代王侑留守京師。會楊玄感圍逼東都，玄率步騎七萬援之。至華陰，掘楊素冢[25]，焚其骸骨，夷其塋域，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關，議者恐崤函有伏兵，請於陜縣沿流東下[26]，直趨河陽，以攻其背。玄曰："以吾度之，此計非豎子所及。"於是鼓行而進，既度函谷，卒如所量。

唐柴紹義師初起，授右領軍大都督府長史。大軍發晉陽，兼領馬軍總管。將至霍邑，紹先至城下，察宋老生形勢，自曰："老生有匹夫之勇，我師若到，必來出戰，戰則成擒矣。"及義師至，老生果出，紹力戰有功。

江夏王道宗，武德初起家左千牛。裴寂討劉武周，戰於度索原，軍敗[27]。賊進逼河東，道宗年十七，從太宗出玉壺城望賊。太宗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如何？"對曰："群賊乘勝，其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競。今深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當離散，可不戰而擒也。""汝意暗與我合[28]。"後賊果食盡，夜遁，及追介州，一戰滅之。

王長諧爲西河太守，從太宗下長春宫，與劉文靜先據永豐倉。時隋將劉綱戍潼關，屈突通欲依綱以守險。長諧揣知其計，率衆先襲都尉南城，拔之，斬劉綱，以兵據守。及通軍至，不得入，退保北城。長諧與通頻戰，皆克。及通之遁也，與諸將追至稠桑而虜之，因進下陜城，取太原倉。

薛萬均爲殿中少監，貞觀初，柴紹擊梁師都於朔方，以萬均爲副。諸將見城險固，皆有憚色。萬均謂之曰："城中無氣，鼓聲不徹，此是破亡之候，平在旦夕。諸軍勿以爲憂。"俄而，師都見殺，城降。

李靖爲行軍總管,兼攝河間王孝恭行軍長史,隨孝恭討蕭銑。師至於清江,克銑荆門。銑悉兵以拒之。孝恭將戰,靖止之,曰:"楚人輕鋭,難與爭鋒。今新失荆門,盡兵出戰,此救敗之師也,非其本圖,勢不能久。一旦不戰,敗必兩分。留輕兵以抗我,退羸師以自守,此即勢攜力弱,擊之必捷。"孝恭不從,遣靖按營,自以鋭師水戰,果敗於南岸。

張公謹爲代州都督。李靖經略突厥,以公謹爲副。公謹因言突厥可取之狀,曰:"頡利縱欲肆情,窮凶極暴,誅害良善,昵近小人,此即主昏於上,其可取一也;又其别部同羅、僕骨、回紇、延拖之類,並自立君長,將圖反噬,此則衆叛於下,其可取二也;突厥被疑,輕騎自克,柘設出討,匹馬不歸。發谷喪師,立足無地,則兵挫將敗,其可取三也;塞北霜旱,糇糧乏絶,天降之災,因以饑饉,其可取四也;頡利疏其突厥,委諸胡人。胡人翻覆,是其常性。大軍一臨,内必先變,其可取五也;華人入北,其人實多,此間自相嘯聚,保據山險,師出塞垣,自然有應,其可取六也。"太宗深納之。

蘇定方爲伊麗道行軍總管,討阿史那賀魯於西域。會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停兵候晴。定方曰:"虜恃雪深,謂我不能前進,必當憩息。追之可及,緩以縱之,則漸遠難追。省日兼功,在此舉也。"於是勒兵涉雪,晝夜兼進,所經救其人衆,遂至雙河,與彌射步眞相會。兩軍合勢,去賀魯所安二百里布陣,長驅徑至金牙山賀魯牙所。時賀魯集諸衆欲獵,定方與彌射縱兵擊之[29],盡破其牙帳,生擒數萬人,并獲其鼓纛器械。賀魯遂與咥運及其女夫闍啜等脱走,投石國。

唐休璟,聖曆中爲司衛卿兼涼州都督、右肅政御史大夫、持節隴右諸軍大使。久視元年秋,吐蕃大將麴莽布支率騎數萬寇涼州,入自洪源谷,將圍昌松縣。休璟以數千人往擊之,臨陣登高,望見賊衣甲鮮盛,謂麾下曰:"自欽陵死,贊婆降,麴莽布支所知賊兵,欲耀威武,故其國中貴臣、酋豪子弟皆從之,人馬雖精,不習軍事,吾爲諸君取之。"乃被甲先登,與賊六戰六克,大破之,斬其副將二人,首二千五百級,築京觀而還。休璟尤諳練邊事,自碣石西踰四鎮,綿亘萬里,山川要害,皆能記之。長安中,西突厥烏質勒與諸蕃不和,舉兵相持,安西道絶,表奏相繼。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議事勢。俄頃間草奏,便遣施行。後十余日,安西諸州表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

張鎬爲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河南節度使,都統淮南等道諸軍事。及王師收兩京,鎬進軍鎮汴州,招討河北逆賊。賊黨史思明守范陽,表請歸順。鎬揣知其意,恐朝廷與之手札,密表奏曰:"思明凶竪,因逆竊位,兵強則衆附,勢奪則人離,包藏不測,禽獸無異,可以計取,難以義招。伏望不以威權假之。"又奏滑州防禦使許叔冀性慧多謀,臨難必變,望追入宿衛。時肅宗意已定,表入,俱不省。鎬爲人簡淡,不事中要。會有宦官自范陽及滑州使還者,皆言思明、叔冀之誠慤。肅宗以鎬不切事機,遂罷相,授荆州大都督府長史。後思明、叔冀皆如其言。

張孝忠初事李寶臣，爲易州刺史。後寶臣疑忌宿將，乃舉易州歸順。寶臣死，其子惟岳叛，孝忠乃與朱滔謀攻惟岳，遂與滔合師，大破惟岳於束鹿。惟岳隨歸晉州，滔謀乘勝襲之，孝忠乃引軍西北，還營義豐。朱滔大駭。孝忠將佐曰："尚書布赤心於朱滔，相然信志矣。今逆寇已潰，不終其功，竊所未悟。"曰："本求破賊，賊已破矣，然成德宿將尚多，迫之則困獸猶鬭；緩之必翻然改圖。又朱滔言大識淺，可與慮始，難與守成。吾壁於義豐，坐俟惟岳殄滅耳。"既而，滔屯束鹿，不敢進。月餘，王武俊斬惟岳以獻，皆如孝忠之言。

郭子儀爲關內副元帥，廣德二年冬，僕固懷恩及吐蕃等自潰，京師解嚴。初，懷恩將入寇，蕃漢數萬，軍聲頗盛，京師大駭。子儀奏曰："以臣所見，懷恩無能爲也。"上問其故，對曰："僕故懷恩雖稱驍勇，素不得衆心，今所以能爲亂者，引思歸之人耳。懷恩本臣偏將，其下皆臣之部曲，恩信嘗及之。今臣爲大將，必不忍以鋒刃相向，以此知其無能爲也。"及懷恩挑戰，諸將請出兵挫之，子儀止之曰："夫引兵深入，利在速戰，不可爭鋒。彼皆吾之鄉曲，緩之自當攜貳，吾豈得迫速其戰？敢言者斬。"遂逐壁以待之，果不戰而退。

後唐周德威爲大將[30]，天祐七年十一月，汴人據深冀，汴將王景仁軍八萬次北鄉。鎮州節度使王鎔來告，雖帝遣德威率前軍出井陘，屯於趙州。十一月，帝親征。二十五日，進薄汴營，距北鄉五里，營於野河上。汴將韓勍率精兵三萬，鎧甲皆被繒綺，金銀炫耀，望之森然，我軍懼形於色。德威謂李存璋曰："賊結陣而來，觀其形勢，志不在戰，以兵甲耀威耳。我軍人乍見其來，謂其鋒不可當，此時不挫其鋭，五軍不振矣。"乃遣存璋諭諸軍曰："爾見此賊否？是汴州天武健兒，皆屠活傭販。虛有其表，徒被精甲，十不當一，擒獲足以爲貨。"德威自率精騎，其兩偏左馳右決，出沒數里。是日，獲賊百餘人。賊渡河而退，德威謂莊宗曰："賊驕氣充盛，宜按兵以待其衰。"莊宗曰："我提孤軍救難解紛，三鎮烏合之衆，利在速戰。卿持重，吾懼其不可使也。"德威曰："鎮定之士，長於守城，列陣野戰，素非便習。我師破賊，唯恃騎軍，平田廣野，易爲施巧。今壓賊營，令彼見我虛實，則勝負未可必也。"莊宗不悅，退卧帳中。德威患之，謂監軍張承業曰："王欲速戰，將烏合之徒，欲當劇賊，所謂不量力也。去賊咫尺，阻此二渠水，彼早夜以略約渡之，吾族其爲俘矣。若退軍鄗邑，引賊離營。彼出則歸，彼歸則出，復以輕騎掠其芻餉，不踰月，敗賊必矣。"承業入言，莊宗亦釋然。德威得降人，問之，曰："景仁下令造浮梁數百。"果如德威所料。二十七日，乃退軍保鄗邑。

晉符彥倫知相州，契丹入寇。行營都監張從恩引軍退保黎陽，唯留五百人守安陽河橋。彥倫與軍校謀曰："此夜紛紜，人無固志。五百疲兵，安能守橋？"即抽入相州之城爲備。至曙，賊軍萬餘已陣於安陽河北。彥倫令城下揚旌鼓噪，賊不能測。至辰時，渡河而南，悉陳甲騎於城下，如攻城之狀。彥倫曰："此虜將走矣。"乃出甲士五百於城

北,張弓弩以待之,虜果引去。

校勘記

[1]支,原作"女",據《漢書・趙充國傳》顏師古注改。

[2]借,原作"兵",據《漢書・趙充國傳》改。

[3]屬,原作"屠",據《後漢書・馬援傳》注改。

[4]遠,原作"迎",據《後漢書・馬援傳》改。

[5]尤,原作"先",據《後漢書・馬援傳》注改。

[6]谷,原作"小谷",據《後漢書・馬援傳》改。

[7]豫,原作"預";討,原作"封",據《三國志・魏書・田豫傳》改,下同。

[8]大,原作"太",據《三國志・魏書・曹仁傳》改。

[9]固,原作"故",據《三國志・魏書・曹仁傳》改。

[10]收,原作"牧",據《三國志・魏書・曹仁傳》改。

[11]曾,原作"會";第,原作"弟",皆據《晉書・朱伺傳》改。

[12]成,原作"城",誤,據文義改。

[13]冠,原作"寇",誤,據文義改。

[14]謀,原作"諸";陽平王,原作"平陽王",據《魏書・任城王傳》改。

[15]星言,《魏書・邢巒傳》後有"電邁",今本缺。

[16]慮,《魏書・邢巒傳》無。

[17]懾,原作"攝",據《魏書・邢巒傳》改。

[18]師,原作"師師",據《魏書・邢巒傳》改。

[19]來逼,原作"詔",據《魏書・源子雍傳》改。

[20]雍,原作"榮",據《魏書・源子雍傳》改。

[21]堅,原作"竪",據《魏書・董紹傳》改。

[22]失,原作"先",據《魏書・董紹傳》改。

[23]因,原闕,據《北齊書・陳元康傳》補。

[24]彼,原作"後",據《周書・韋孝寬傳》改。

[25]冢,原作"家",據《隋書・衛玄傳》改。

[26]沿,原作"汾",據《隋書・衛玄傳》改。

[27]敗,原闕,據《舊唐書・江夏王傳》補。

[28]"汝意"一句前,疑有脱字,《舊唐書・江夏王傳》"汝意"句前有"太宗曰"三字。

[29]射,原在"縱"字後,誤,據文義乙正。

[30]德,原作"得",據《舊五代史・周德威傳》改。

册府元龜卷第四百二十九

將帥部（九十）

守邊　拓土

守　邊

夫經武之效，重乎干城；守方之寄，本於固圉。其有董率師兵，乘禦徼塞，爲斯民之保障，控一面之走集，而能內懷明略，外彰幹用。分扼要害，以爲之備豫；謹嚴斥候，以戒其侵軼。揚威棱以外攝，宣惠和而交暢。以至繕完攻戰之具，開設購賞之科，勵厥兵鋒，以遏其內侮；伺乃釁隙，以窒其非心。因攜離以撫懷，乘衰弱而攝伏。繇是邊候清謐，民夷億寧。不疲中國之力，以成柔服之美；無事薄伐之舉，而弭交侵之患。斯守邊之最，而殿邦之效歟。

李牧，趙將也。嘗居代、雁門，備匈奴。厚遇戰士，爲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

秦蒙恬爲裨將軍，北逐戎狄，闢地數千里，以河爲境，累石爲城，樹榆爲塞。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恬威振匈奴。

漢魏尙爲雲中守，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

鄭吉，會稽人，以卒伍從軍，數出西域，繇是爲郎。吉爲人強執，習外國事（強力而有執志者）。自張騫通西域，李廣利征伐之後，初置校尉，屯田渠黎。至宣帝時，吉以侍郎田渠黎積穀，因發諸國兵攻破車師，遷衛司馬，使護鄯善以西南道（鄯，音善）。神爵中，匈奴乖亂，日逐王先賢撣欲降漢，使人與吉相聞。吉發渠黎、龜兹諸國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隨吉至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漢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既破車師，降日逐，威振西域。遂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吉。於是中西域而立幕府（中西域者，言最處諸國之中，近遠均也。中，竹仲切），治烏壘城，鎮撫諸國，誅伐懷集之。漢之號令，班西域矣（班，布也），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

段會宗爲西域都護騎都尉、光祿大夫。西域敬其威信。三年更，盡還（邊吏三歲一更）。又爲雁門太守數年，坐法免。西域諸國上書，願得會宗復爲都護。會宗既出，諸

國遣子弟郊逆城郭,甚親附(城郭諸國)。

文齊爲益州郡太守,率勵兵馬,修障塞,降集群夷,甚得其和。

後漢竇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修兵馬,習戰射,明烽燧之警。羌胡犯塞,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皆如符要(赴敵不失期契也),每輒自破之。其後匈奴懲乂(懲,創也,《説文》云:"乂,亦懲也"),稀復侵寇而保塞,羌胡皆振服親附。

蘇竟,王莽末爲代郡中尉。時匈奴擾亂,北邊多罹其禍。竟終完輯一郡。光武即位,就拜代郡太守,使固塞以拒匈奴。

王霸爲上谷太守,領屯兵。是時,盧芳與匈奴、烏桓連兵寇盜尤數,緣邊愁苦。詔霸將弛刑徒六千,與杜茂治飛狐道,堆石布土,築起亭障,自代至平城三百餘里。頗識邊事。後南單于、烏桓降服,北邊無事。

馬成,以建武四年爲陽武將軍,屯常山、中山,以備北邊。領建義大將軍朱祜營,又代驃騎大將軍杜茂繕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橋(西河,今勝州富昌縣也。渭橋,本名横橋,在今咸陽縣東南),河上至安邑(《前漢書》曰:"河上,地名,故秦内史。高帝二年,改爲河上郡,武帝分爲佐馮翊),太原至井陘(太原,今并州也。井陘,今屬常山郡),中山至鄴,皆築堡壁,起烽燧,十里一候。在事五六年,帝以成勤勞,徵還京師。邊人多上書求請者,復遣成還屯。及南單于保塞,北方無事。

馬援,建武十一年爲隴西太守。援乃發步騎三千,擊破先零羌於臨洮。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破羌,縣名),途遠多寇,議欲棄之。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灌漑流通。如令羌在湟中(湟,水名),則爲害不休,不可棄也。光武然之。於是詔武威太守(梁統也),令西還金城。客民(在武威者)歸者三千餘口,使各反舊邑。援奏爲置長吏,繕城郭,起塢候,開導水田,勸以耕牧,郡中樂業。

范遷,建武中爲漁陽太守,以智謀安邊,匈奴不敢入界。

祭彤以明帝永平元年爲遼東太守,賂鮮卑大都督偏何擊烏桓歆志賁,破斬之。於是鮮卑大人皆來歸附,并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十萬爲常。明、章二世,保塞無事。西自武威,東盡玄菟,及樂浪、胡夷來内附,野無風塵,乃悉罷緣邊屯兵。

鄭衆永平中爲武威太守,謹修邊備,虜不敢犯。

鄭純,爲永昌郡西部都尉,爲政清潔,化行夷貊,君長感慕,皆獻土珍,頌德美。天子嘉之,即以爲永昌太守。純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領、鹽一斛以爲常賦。夷俗安之。爲都尉太守十年,卒官。

耿恭,章帝初爲征西將軍,遣案行涼州邊境,勞賜保塞羌胡。進屯酒泉,授戊巳校尉。建初元年,拜度遼將軍,視事七年,匈奴懷其恩信。

鄧訓,建初三年爲謁者,時上谷太守任興謀反,詔訓將黎陽營兵屯狐奴,以防其

變。訓撫接邊民,爲幽部所歸,遷烏桓校尉。鮮卑聞其威信,皆不敢南近塞下。後代張行爲護羌校尉,撫接歸附,威信大行,遂罷屯兵,各令歸郡,惟置弛刑徒二千餘人,分以屯田,爲貧人耕種,修城郭塢壁而已。

李恂,章帝時爲西域副校尉。北匈奴數斷西域,車師、伊吾、龍沙以西,使命不得通。恂設購賞,遂斬虜帥,獻首軍門。自是道路夷清,威恩并行。

梁慬以殤帝延平元年爲西域副校尉。安帝永初元年,罷都護,還至敦煌。會衆羌反叛,詔留慬爲諸軍援。慬進兵擊,大破之。虜遂散走,羌大豪三百餘人詣慬降。幷慰遣還故地,河西郡復安。慬受詔當屯金城,聞羌轉寇三輔,即引兵赴擊之。朝廷嘉之,委以西方事,令爲諸軍節度。

鄧遵爲度遼將軍,安帝元初六年,鮮卑入馬城塞,遵擊破之。又發積射士三千人、馬三千匹詣度遼營屯守。

种暠爲尙書,會匈奴寇并、涼二州,桓帝擢暠爲度遼將軍。暠到營所,先宣恩信,誘降諸胡。其有不服,然後加討。羌虜先時有生見獲執於郡縣者,悉遣還之。誠心懷撫,信賞分明。繇是羌胡、龜茲、莎車、烏孫等皆求順服。暠乃去烽燧,除候望,邊方晏然無警。

張奐以桓帝永壽初爲安定屬國都尉,初到職,而南匈奴左薁鞬臺耆、且渠伯德等入寇美稷。奐進屯長城。東羌諸豪遂相率與奐和親,共擊薁鞬等,破之。伯德惶恐,將其衆降,郡界以寧。後遷度遼將軍,數載間,幽、并清靜。

第五訪,永壽初爲護羌校尉,甚有威惠,西垂無事。

皇甫規,延熹四年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兵討羌零吾等。先零諸種羌慕規威信,相勸降者十餘萬。後又爲度遼將軍,在事數歲,北邊威服。

橋玄,桓帝末爲度遼將軍,至鎭,休兵養士,然後,督諸將守,討擊胡虜及高麗嗣子伯固等,皆破散退走。在職三年,邊境安靜。

劉虞爲幽州刺史,民夷感其德化,自鮮卑、烏桓、夫餘、濊貊之輩,皆隨時朝貢,無敢擾邊者,百姓歌悅之。

魏梁習以別部司馬爲并州刺史,單于恭順,名王稽顙,部曲服事,供職同於編戶,邊境肅清。

田豫字國讓,漁陽雍奴人也。文帝初,北狄彊盛,侵擾邊塞,乃使持節護烏桓校尉。爲校尉九年,其御夷狄,嘗摧抑兼并,乖散彊猾。凡通亡姦宄,爲詐計,不利官者,豫皆構刺攪離,使凶邪之謀不遂。

張既爲涼州刺史,以便宜從事,遂上疏,請治左城,築障塞,置烽候、邸閣以備胡。

毌丘興黄初中爲武威太守,伐叛柔服,開通河右。

郝昭爲雜號將軍,鎭守河西十餘年,民吏畏服。

陳泰字玄伯,爲并州刺史、振威將軍、使持節護匈奴中郎將。懷柔夷民,甚有威惠。

牽招爲雁門太守。招既教民戰陣,又表復烏桓五百餘家租庸調,使備鞍馬。遠遣偵候,虜每犯塞,勒兵逆擊,來輒摧破。於是吏民膽氣日鋭,荒野無虞。繕治陘北、故上、館城,置屯戍以鎮内外。夷虜大小莫不歸心,諸亡叛雖親戚不敢藏匿,咸悉收送。於是野居晏閑,寇賊靜息。在郡十二年,威風遠振,其治邊之稱,次於田豫,百姓追思之。

倉慈爲敦煌太守。當日,西域雜胡欲來貢獻,而諸豪族多逆斷絶,既與貿遷,欺詐侮易,多不得分明,胡嘗怨望。慈皆勞之。欲詣洛者[1],爲封過所;欲從郡還者,官爲平取,輒以府見物與共交市,使吏民護送道路。繇是民夷翕然稱其德惠[2]。

劉靖爲鎮北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靖以爲經常之大法,莫善於守防,使民夷有别。遂開拓邊宇,屯據險要。

晋張華爲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并遣使朝獻。於是遠夷賓服,四境無虞,頻歲豐稔,士馬強盛。

劉琨以懷帝永嘉初爲并州刺史、振威將軍,領匈奴中郎將。琨在路,上表,曰:"臣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緣際會,遂忝過任。九月,末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輒以少擊衆,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即日達壺口關,臣自涉州疆,目睹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絶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厄,白骨横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群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睹寇,惟有壺關可得告糴。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返,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耕牛既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臣伏思此州,雖云邊朔,實邇皇畿。南通河内,東連司冀,北捍殊俗,西禦強虜,是勁弓良馬、勇士精騎之所出也。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尚書,請此州穀五百萬斛、絹五百萬匹、棉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表,速見聽處。"朝廷許之。

後魏長孫翰爲都督北部諸軍、平北將軍。蠕蠕每犯塞,翰拒擊有功,進爵爲侯。

薛謹爲河東太守,所治與屈何連接。結士抗敵,甚有威惠。始光中,太武詔奚斤討赫連昌,敕謹領偏師前鋒鄉導。既克蒲坂,太武以新舊之民并爲一郡,謹仍爲太守。

裴脩爲張掖子都大將。張掖境接胡,前後數致寇掠。脩明設烽候,以方略禦之。在邊六年,關塞清靜。

裴詢爲平南將軍、郢州刺史。詢以凡司戍主蠻酋田樸特地居要險,衆踰數萬,足爲邊捍,遂表樸特爲西郢州刺史。朝議許之。其後梁將李國興寇邊[3],樸特與詢犄角,爲表裏聲援,郢州獲全,樸特頗有力焉。

陸希道爲前將軍、郢州刺史。善於馭邊,甚有威略。

北齊趙郡王之子叡爲北朔州刺史,都督北燕、北蔚、北常三州及廣堆以西、黄河以

東長城諸鎮諸軍事。叡慰撫新遷，量置烽戍，內防外禦，備有條法，大爲兵民所安。

解律羨爲幽州道行臺僕射，以北虜屢犯邊塞，須備不虞。自庫堆戍，東拒於海，隨山屈曲，二千餘里，其間二百里中，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或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餘所。

堯雄爲驃騎大將軍、豫州刺史，撫養兵民，得其力用。在邊十年，屢有功績，豫人於今懷之。

後周柳檜爲平東將軍，鎮鄯州。時吐谷渾強盛，數侵疆埸。自檜鎮鄯州，屢戰必破之。數年之後，不敢爲寇。

常善爲涇州刺史，屬茹茹入寇，抄掠北邊。善率所部破之，盡獲所掠，拜車騎大將軍。

李賢爲使持節河州，總管三州七防諸軍事、河州刺史。河州舊非總管，至是創置焉。賢乃大營屯田，以省運漕。多設斥候，以備寇戎。於是羌渾斂迹，不敢向東。五年，宕昌寇邊，百姓失業，乃於洮州置總管府以鎮遏之。遂廢河州總管，改授賢洮州，總管七防諸軍事、洮州刺史。屬羌寇石門戍，撤破橋道，以絕援軍。賢率千騎禦之，前後斬獲數百人。賊乃退走。羌復引吐谷渾數千騎，將入西疆，賢密知之，又遣兵伏守其隘路，復大敗之。虜遂震懾，不敢犯塞。

梁昕爲河南郡守，鎮大塢。尋又移鎮閻韓。戍遏邊鄙，甚著威信。

隋于仲文，高祖開皇初爲大將軍。詔仲文率兵屯白狼塞以備胡。

郭衍，開皇初，突厥犯塞，爲行軍總管，領兵屯於平涼。數歲，虜不入。

李崇爲幽州總管，突厥犯塞，崇輒破之。奚霫契丹等懾其威略，爭來內附。

馮昱，開皇中以行軍總管屯乙不泊以備胡，初爲虜所敗，其後備邊數年，每戰常大克捷。

韋冲，開皇中爲營州總管，容貌都雅，寬厚得衆，懷撫靺鞨契丹，皆能致其死。奚霫畏懼，朝貢相續。高麗嘗入寇，冲率兵擊之。

董純，煬帝時爲汶山太守，歲餘，突厥寇邊，朝廷以純宿將，轉爲榆林太守。虜有至境，輒擊殺之。

劉權，大業中爲銀青光祿大夫，從征吐谷渾。煬帝令權過曼頭赤水，置河源郡、積石鎮，大開屯田，留鎮西境。在邊五載，諸羌懷附，貢賦歲入。吐谷渾餘燼遠遁，道路無壅。

薛世雄爲東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鎮懷遠。於時，突厥頗有寇盜，緣邊諸郡多苦之。詔世雄發十二郡士馬巡塞而還。

唐襄武王琛，高祖武德初，爲晉州道行軍副總管。宋金剛陷澮州，時稽胡多叛，轉琛爲隰州總管以鎮之。馭衆寬剛，大爲民夷所附。

楊恭仁爲涼州總管。恭仁素習邊事,深悉羌胡情僞,推心馭下,人吏悅服,自葱嶺已來,兼入朝貢。

竇靜,武德中爲檢校并州大總管。初請太原置屯田。又以突厥頻來入寇,請斷石嶺以爲障塞。從之。

張儉,貞觀初爲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自恃强盛,每有所求,輒遺書稱敕,緣邊諸州,遞相承稟。儉拒不受。太宗聞而嘉之。

劉仁軌爲帶方州刺史,代劉仁願爲熊津都督,率兵鎮守。漸營屯田,積糧撫士,以經略高麗。

張仁愿爲幽州檢校都督。會突厥默啜入寇,攻陷趙定,擁衆迴至幽州。仁愿勒兵出城邀擊之,流矢中手,賊亦引退。則天遣使勞問,賜以醫藥。累遷并州大都督府長史。

薛訥爲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和戎軍大使。訥鎮幽州二十餘載,邊人懷之,未嘗深入,虜亦不敢犯。

郭元振爲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州大使。元振善於撫御,鎮涼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王忠嗣爲河東節度使。忠嗣少以勇敢自負,及居節將,以持重安邊爲務。嘗謂人云:"國家升平之時,爲將者在撫其衆而已,吾不欲疲中國之力,以徼功名耳。"但訓練士馬,缺即補之。自朔方至雲中,緣邊數千里,當要害地,開拓舊城,自或創制,斥地各數百里。自張仁亶之後四十餘年,忠嗣繼之。北塞之人,復罷戰矣。

趙國珍,玄宗天寶中爲黔府都督、本管經略等使。國珍有武略,習知南方地形,在五溪凡十餘年,中原興師,惟黔中封境無虞。

馬璘爲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以犬戎犯邊,移鎮涇州。璘辭氣慷慨,以破虜爲己任。既至涇州,分建營伍,繕完戰守之具,令寬而肅,人皆樂爲之用。在鎮凡八年,雖無拓境之功,而城堡獲全,虜亦不敢犯境。

馬燧爲隴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州西有通道二百餘步,上連峻山,與吐蕃相直。虜每入寇,皆出於此。燧乃按行險易,立石種樹以塞之。下置二門,上設譙櫓,八日而功畢。

渾瑊,初爲郭子儀朔方行營兵馬使。子儀令瑊先率兵邠州,便於宜祿縣防秋。代宗大曆七年,吐蕃大侵邊城,瑊與涇原節度使馬璘會兵,大破蕃賊於黄菩原。自是每年常領兵於長武城臨盛秋。十一年,吐蕃大寇慶州、方渠、懷安等鎮,瑊擊卻之。十二年,子儀入朝,令瑊之邠、寧、慶等三州,兵馬留後。十三年,迴紇侵太原,破鮑,防軍北歸,頗爲邊患。以瑊爲石嶺關已南諸軍都知兵馬校,率兵掎角逐之,虜騎引退。

段秀實爲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潁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

李元諒爲隴右節度使，鎮良原。距城築臺，上彀連弩，爲城守備益固。無幾，又進築新城以據便地。虜每寇掠，輒擊卻之。涇隴繇是得安，虜深憚之。

張獻甫爲邠、寧節度使，乃於彭原置義倉。方渠、馬嶺等縣，選險要之地，以爲烽堡。又上疏請復鹽州及洪門、洛原等鎮，各置兵防，以備蕃寇。朝廷皆從之。緣邊軍州安悦。

李復爲嶺南節度使。瓊州久陷於蠻獠中，復累遣使降之，因奏置瓊州都督府以綏撫之。

邢君牙爲鳳翔節度使。吐蕃連歲犯邊，君牙且耕且戰，以爲守備。西戎竟不能爲大患。

楊朝晟爲邠、寧節度使張獻甫都虞候。九年，城鹽州，徵兵以護外境，朝晟分統士馬，鎮木波堡。

劉昌爲涇、原等州節度使。昌奏："舊於百里城距涇原州南九十里，分靈臺、良原二縣，戶合置行原州，百姓少而在內地。今平涼臨邊，且故原州屬縣人戶頗衆，兼諸軍防秋兵馬在焉，請徙行原州置於平涼。城池嚴固，且逼蕃戎，可以威重緣邊。其百里城舊分置鄉畛，歸於靈臺、良原。"詔可之。

李景略爲豐州刺史、西受降城使。廩諸備器械具，政令肅，智略明。二歲後，軍聲雄冠北邊，迴紇畏之。

劉濟爲幽州節度使。烏桓、鮮卑數寇邊，濟帥師擊走之。深入千餘里，虜獲不可勝紀，東北晏然。

郝玼以憲宗元和初爲臨洮縣鎮將，就爲刺史。始，玼以臨涇地宜蓄息，蕃戎每爲寇，即屯臨爲休養便地，嘗白其帥，願以折之。前帥不從。其後段佐爲節度，玼復白佐，佐多其策，乃表請之。遂詔玼鎮其地，自是西戎無敢犯涇者。

范希朝爲振武節度使。振武有黨項、室韋，交居川阜，凌犯爲盜，日入慝作，謂之刮城門，居人震駭，鮮有寧日。希朝周知要害[4]，置堡柵，斥侯嚴密，人遂獲安。異蕃雖鼠竊狗盜，必殺無赦。戎虜甚畏憚之，曰："昔有張光晟，苦我久矣。今聞是，乃更姓名而來。"其見畏如此。蕃落之俗，有長帥至，必效駱駝名馬，雖廉者猶曰當從俗，以致其歡。希朝一無所受，積十四年，皆保塞而不爲横。

武元衡爲劍南、西川節度使。撫蠻夷約束明具，輒不生事。

柳公綽爲邠、寧、慶等州節度使。時神策諸鎮列屯要地，未嘗肯授節制。虜每窺間爲患。公綽疏上其弊，即詔神策諸鎮在其部者，邊上有警，盡得聽節度使指揮。後爲河東節度使，涇北有沙陀部落，自九姓六州皆畏避之。公綽召補其酋朱邪執宜，直雲、朔塞下[5]，治廢柵十一，募兵三千人留邊。

馬總爲安南都護、本管經略使，總敦儒學，長於政術，在南海累年，清廉不撓，夷獠

便之。

董重質爲夏州節度使,訓兵立法,爲蕃羌畏服。

李德裕爲成都尹,知節度事。西川承蠻寇剽虜之後,郭釗撫理無術,人不聊生。德裕乃復葺關防,繕完兵守。又遣人入南,招求其所俘工匠,得僧道工匠四千餘人,復歸成都。

張允伸爲范陽節度使,凡二十三年,克勤克儉。比歲豐登,邊鄙無虞,軍民用乂,談者美之。

後唐李存審爲幽州節度使。同光初,存審患契丹深秋之後,傾塞而來,與邊將謀,欲於幽、涿之間,置幽州行府,以禦賊衝,冀轉輸爲便。

張温爲武州刺史。同光初,北戎陷嬀、儒、檀、順、平、蘇六州,武州獨全。

王思同,明宗時鎮隴右。思同在秦州累年,邊民懷惠,華戎寧息。長興元年入朝,見於中興殿。明宗問秦階邊事,對曰:"秦州與吐蕃接境,蕃部多違法度,臣設法招懷,沿邊置砦四十餘所,控其要害。每蕃人互市,飲之食之界上,令納器械。"因手指畫秦州山川要害控扼處。明宗曰:"人言思同不管事,豈及此耶?"

張敬達爲雲州節度使。時契丹率族帳自黑榆林擦制泊,移至沒越泊,云借漢界水草。敬達每聚兵塞下,以遏其衝。虜竟不敢南牧,邊人賴之。

周安叔千,後唐清泰初爲振武節度使。時契丹屢攻振武,叔千固守追襲,數載甫寧。

孫方諫爲義武節度使,弟行友刺秦州,行議刺易州。弟兄掎角抗虜,北面賴之。

折從阮爲邠州節度使。從阮自晉、漢已來,獨據府州,控扼西北,朝廷賴之。

拓　土

《傳》曰:"天子經略。"《詩》曰:"辟國百里。"其拓土之謂與?自三代之際,曷嘗邇封?諸侯之卑,及云守境。故有居司武之任,當折衝之寄者,或奮揚威怒,剪平叛戾。兼其弱而攻其昧,取其地而恤其人。以至攘除腥羶,掃蕩夷羯,申畫其壤,保據其險。列亭障以嚴戍,同於內地;浚溝池以固護,遂爲我疆。斯以震耀王靈,而大啓土宇。稱代之盛,疇以加諸。

周召公虎,當宣王時,有叛戾之國,則往正其境界,脩其分理,周行四方,至於南海。故其詩曰:"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于疆于理,至於南海。"

秦白起爲左更。秦昭王十四年,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6],拔五城。起遷爲國尉,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但里有故溝處無復水也)。明年,起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

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錯，史失其姓。垣城，河東垣縣也）。後五年，起攻趙，拔光狼城。後七年，起攻楚，拔鄢、鄧五城（昭王二十八年）。其明年，攻楚，拔郢，燒夷陵。遂東至竟陵。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7]。秦以郢爲南郡，起遷爲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十四年，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四十年，起攻韓陘城，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起攻南陽太行道，絕之。

王翦，少而好兵，事始皇。始皇十一年，將攻趙閼與，破之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爲郡。明年，燕使荆軻爲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燕、薊而還。秦使翦子賁擊荆（秦諱楚，故云荆也），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其後將兵六十萬代李信擊荆，至蘄南，殺其將軍項燕。荆兵遂敗走，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芻，竟平荆地爲郡縣。賁又與李信破定燕、齊地。

蒙恬，始皇時爲將。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築長城，因地形，用制險塞[8]，起臨洮（屬隴州），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

漢唐蒙爲中郎將。將千人、食重萬餘人（食糧及衣重），從巴莋關入，遂見夜郎侯名同（名同，其侯名也）。原賜諭以威德，約爲置吏，其子爲令（比之於漢縣也）。夜郎旁小邑皆貪漢繒帛，以爲漢道險，終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爲犍爲郡。發巴蜀卒治道，自僰道指牂牁江，爲置一郡尉，十餘縣屬蜀。

衛青，武帝時爲車騎將軍。元朔二年，與將軍李息出雲中，西至高闕（山名，一曰塞名。在朔方之北），遂至於隴西。捕首虜數千，畜百餘萬。走白羊樓煩王，遂取河南地爲朔方、五原郡。使校尉蘇建築朔方城。

霍去病爲驃騎將軍。元狩中，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休屠王。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令，音鈴），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民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敦煌。

趙破奴封從票侯。將屬國騎（屬國，謂諸外國，屬漢也）及郡兵數萬擊姑師。時浩侯王恢數爲樓蘭所苦。武帝令恢佐破奴將兵，破奴與輕騎七百人先至，虜樓蘭王，遂破姑師。因暴兵威以動烏孫、大宛之屬（暴，謂顯揚也）。於是漢列亭障至玉門矣。

李廣利爲貳師大將軍。伐大宛之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漢使西域者益得職，於是自敦煌，西至鹽澤，往往起亭，而輪臺、渠犂皆有田卒數百人，置使者校尉領護。

荀彘爲左將軍。定朝鮮爲眞番、臨屯、樂浪、玄菟四郡。

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元鼎五年，與樓船將軍楊僕討南粵。明年，遂定越地爲南海、

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眞、日南、珠厓、儋耳九郡。

郭昌爲中郎將。元鼎六年,與衛廣引兵誅南夷且蘭若,斬首數萬,遂平南夷,爲牂牁郡。於是邛君莋侯冉駹震恐,請臣置吏。以邛都爲粤嶲郡,莋都爲沈黎郡,冉駹爲文山郡,廣漢西白馬爲武都郡。

蜀張嶷爲越嶲太守。漢嘉郡界旄牛夷種類四千餘戶,其率狼路欲爲姑婿冬逢報怨,遣叔父離將逢衆相度形勢。嶷逆遣親近,賫牛酒勞賜,宣暢意旨。離歡悦,繇是輒不爲患。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絕道,已百餘年。更繇安上既險且遠,嶷遣左右,賫貨幣賜路重,令路姑喻意。路乃率兄弟妻子悉詣嶷。嶷與盟誓,開通舊道,千里肅淸,復古亭驛,奏封路爲旄牛㽛毗王,遣使將路朝貢後主,於是加嶷撫戎將軍,領軍如故。

晋陶璜任吳爲前將軍,都督交州諸軍事。武平、九德、新昌土地險阻,夷獠勁悍,歷世不賓。璜征討,開置三郡及九眞屬國三十餘縣。

唐彬爲翊軍校尉。時北虜侵掠北平,以彬爲使持節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丸校尉、右將軍。彬既至,置訓卒利兵,廣農重稼,震威耀武,宣喻國命,示以恩信。於是鮮卑二郡大莫廆擿何等并遣侍子入貢。兼脩學校,誨誘無倦,仁恩廣被,遂開拓舊境,卻地千里,復秦長城塞,自溫城洎於碣石縣,亘山谷且三千里,分軍屯守,烽堠相望,繇是邊境獲安,無犬吠之驚,自漢魏征鎮,莫之比焉。

後魏邢巒爲平西將軍。克梁、秦二州,乘勝至於巴西,開地定地境東西七百,南北千里,獲郡十四,二部護軍及諸縣戍。

北齊潘樂,文宣天保中爲南道大都督[9],討侯景。樂發石鼈,南度百餘里,至涇州。涇州舊在石梁,侯景改爲淮州。樂獲其地,乃立涇州。又克安州之地,除瀛州刺史,仍略淮漢。

後周李遷哲初爲西魏驃騎大將軍。與田弘周討信州(今夔州),凡下十八州,拓地二千餘里。

鄭恪,武帝時爲大將軍。天師中,率師平越嶲,置西寧州。

隋源雄,文帝開皇初爲徐州總管。陳人見中原多故,遣其將陳紀、蕭摩訶、任蠻奴、周羅睺、樊毅等侵江北。西至江陵,東拒壽陽,民多應之,攻陷城鎮。雄與吳州總管於顗、揚州總管賀若弼、黄州總管元景山等擊走之,悉復故地。

唐江夏王道宗,武德五年授靈州總管。時梁師都據夏州,遣弟洛兒引突厥兵數萬至於城下。道宗閉門拒守,伺隙出戰。賊徒大敗。初,突厥連於師都,入居五原舊地,道宗因逐出之,振耀威武,拓地千餘里。高祖聞而嘉之,謂裴寂、蕭瑀曰:“道宗今能守邊,以寡制衆。昔魏任城王彰,臨戎卻敵;道宗勇敢,有同於彼。”遂封爲任城王。

李靖以太宗貞觀初爲定襄道大總管,討突厥。其將張寶相擒頡利可汗以獻。俄而,

降突科可汗來奔，遂復定襄、嘗安之地，斥土界自陰山北至於大漠。

鄭元璹爲南會州都督。貞觀三年，遣使招諭黨項，列其地爲軌州。五年，太僕寺丞李世南開黨項之地十六州、四十七縣。

侯君集以貞觀十四年爲洛川道行軍總管，擊高昌，破之。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三郡五縣二十二城，户八千四十六，口一萬七千七百三十一，馬四千三百匹。其界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墾田九百頃，以其地爲西州，以交河城爲交河縣，始昌城爲天山縣，田地爲柳中縣，東鎮城爲蒲縣，高城爲高昌縣。初，西突厥遣其葉護屯兵於可汗浮圖城，與高昌相影響，至是，懼而來降，以其地爲庭州，并置蒲類縣。國威既振，西域大懼，焉耆王詣請。先有三城，爲高昌所奪，悉歸之。留兵鎮守，於是刻石紀功而旋。

蘇定方爲行軍大總管，擒突厥賀魯以獻，列其地爲州縣，極於西海。又爲大總管，討百濟，平之，分其地爲六州，俘其王義慈及子隆泰來獻。

楊防爲司平太常伯，往安東安撫高麗餘衆。時有高麗酋長鉗牟岑率衆反叛，立高藏外孫安舜爲主。詔左監門大將軍高侃爲東州道行軍總管，發兵以討之。安舜遽殺鉗牟岑，走投新羅。防、侃始拔安東都護府，自平壤城移於遼東州。

郭元振以則天大足元年爲涼州都督、隴右諸軍大使。先是，涼州封界南北不過四百餘里，既逼突厥、吐蕃。二寇頻歲奄至城下，百姓苦之。元振始於南境硤口置和戎城，北界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要路，遂拒州境一千五百里，自是寇虜不復更至城下。

信安郡王禕，開元中爲朔方軍節度。時石堡城爲吐蕃所據，禕督率諸將，倍道兼進，并力攻之，遂拔石堡城，斬獲首級，并獲糧儲器械，其數甚衆。仍分兵據守，以遏賊路。玄宗聞之，大悦。始改石堡城爲振武軍，自是，河隴諸軍游奕拓地千餘里。

哥舒翰，天寶十二載爲隴右節度使。翰以前年之役，收黄河九曲之地，請分置郡縣及軍。於是，新置洮陽郡及神策軍於臨洮郡之西二百里，澆河郡於磧石軍之西百里，及宛秀軍以實河曲之地。命臨洮郡太守、漢門軍使城如璆兼臨洮郡太守，仍充神策軍使。前磧石軍使臧奉忠爲澆河郡太守，充本郡鎮守使。

康季榮以宣宗大中三年鎮涇原，收復吐蕃原州及石門驛、藏木峽，制勝六盤、石峽等六關。

張君緒以大中三年鎮邠、寧，收復吐蕃蕭關。

李玭以大中三年鎮鳳翔，收復吐蕃秦州。

杜悰以大中三年鎮西川，收復吐蕃維州。

高駢以懿宗咸通七年爲安南都護，收復交州，盡平蠻賊積歲所侵故地。

梁高方輿以太祖乾元元年爲延州節度使，上言當軍都指揮使高萬金統領兵士，收鹽州。其僞刺使高行存泥首來降（先是，鹽州與吐蕃、黨項、指羌牙接，爲二境咽喉之地。又有烏池鹽鹺之利，戎征延貽，意未嘗息。唐建中初，爲吐蕃所陷，毀其墟而去。縣

是銀、夏、寧、延洎於靈武，歲以河南、東山南、淮南、青、徐、江、浙等道軍士，不啻四五萬，分護其地，謂之防秋。貞元九年，報政稍暇，乃命副元帥渾瑊總兵三萬，復取其地，建百雉焉。自是，虜塵乃清，邊患遂止。唐代革命，又復失之。今纔動偏師，遽收襟要，國之右臂，瘡疣其息哉)。

校勘記

[1]洛，原脱，據《三國志·魏書·倉慈傳》補。

[2]夷，原作“吏”；惠，原作“意”，皆據《三國志·魏書·倉慈傳》改。

[3]寇邊，原作“邊寇”，據《魏書·裴詢傳》改。

[4]知，原脱，據《舊唐書·范希朝傳》補。

[5]直，後疑有脱字，《舊唐書·柳公綽傳》作“直抵”。

[6]喜，原作“嘉”，據《史記·白起列傳》改。

[7]走，原脱，據《史記·白起列傳》補。

[8]險，原在“制”字前，據《史記·蒙恬列傳》改。

[9]天，原作“子”，誤，據文義改。

册府元龜卷第四百三十

將帥部(九十一)

乞師　致師

乞　師

夫以危事方構,而兵力不足,動有勝敗之慮,居無赴援之救。於是控親鄰以求助,冀禍難之斯解,蓋乞師之來舊矣!三代之後,戎事不息,其或當帥臣之任,襲行討伐;膺守御之寄,是爲屏翰。金革將試,而衆寡靡敵;梯衝交下,而殲亡可待。以至宗國覆喪,翦焉愁苦,乃能藉兵於同盟,請救於強國,曷嘗不克集殊績,制勝掠敵?乃至興滅於將絕,圖安於既危者焉?其或勢迫事去,外應無及者,斯可哀已。

公子遂,魯大夫。僖公二十六年夏,齊人伐魯北鄙,公子遂、臧文仲如楚乞師(乞,不保得之辭)。

宣公十八年夏,公使如楚乞師(公不事齊、晉盟,故懼而乞師於楚)。

孫良夫(桓子也),衛大夫。魯成公二年,孫良夫帥師及齊,戰於新築。衛師敗績,孫桓子還於新築,不入(不入國),遂如晉乞師。魯臧宣叔亦如晉乞師,皆主郤獻子。晉侯許之七百乘。郤子曰:"此城濮之賦也。"請三百乘,許之。與齊戰於鞌,齊師敗績。

郤錡,晉大夫。魯成公十二年春,晉侯使郤錡來乞師(當伐秦也。侯伯當召兵,而乞師,謙辭)。

欒黶,晉大夫。魯成公十六年四月,晉侯將伐鄭,郤犨如衛,遂入齊,皆乞師焉。欒黶來乞師,孟獻子曰:"有勝矣(卑讓有禮,故知其將勝楚)。"

荀罃,晉大夫。魯成公十七年秋,晉侯使荀罃來乞師,伐鄭。

士魴,晉大夫。魯成公十八年十一月[1],楚子重伐宋(使偏師與鄭人侵宋,子重爲鎮後)。宋華元如晉告急,晉士魴來乞師(將救宋)。季文子問師數於臧武仲,對曰:"伐鄭之役,知伯實來,下軍之佐也(知伯,荀罃)。今彘季亦佐下軍(彘季,士魴),如伐鄭,可也。事大國無失班爵,而加敬焉,禮也。"從之(從武仲言)。十二月,孟獻子會於虛朾,謀救宋也,宋人辭諸侯而請師(不敢煩諸侯故,但請其師)。

士雅,秦大夫。魯襄公九年,秦景公使士雅乞師於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於武城以爲秦援。

公子貞,字子囊,楚大夫。魯襄公十一年四月,諸侯伐鄭,鄭人懼,乃行成。七月,楚子囊乞旅於秦(乞師旅于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

陳無宇,齊大夫。魯襄公二十四年,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薳啓疆如齊聘,且請期(請會期)。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薳啓疆如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冬,楚子伐鄭以救齊[2]。

申包胥,楚人也。魯定公四年,吳伐楚,楚子敗,奔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薦,數也。言吳貪害如蛇豕)。虐始于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夷德無厭,若鄰於君,疆埸之患也(吳有楚,則與秦鄰)。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與吳共分楚地)。若楚之遂亡,君之土也,以君靈撫之,世以事君(撫,存恤也)。"秦伯使辭焉,曰:"寡人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伏,猶處也),下臣何敢即安。"立依於庭牆而哭,日夜不絕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秦哀公爲之賦《無衣》(《詩·秦風》取'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之義)。九頓首而坐,秦師乃出。

趙鞅,晉大夫。魯哀公二年四月,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于戚。三年,齊、衛圍戚,求援於中山(中山,鮮虞也)。

晉侯將伐齊。魯哀公二十四年,使來乞師,曰:"昔臧文仲以楚師伐齊,取汶陽(在成二年[3])。寡君欲徼福於周公,願乞靈於臧氏。"臧石帥師會之,取廩丘。

駟弘,鄭大夫。悼公四年,晉荀瑤帥師伐鄭,次於桐丘。駟弘請救於齊(弘,駟歂子),齊陳成子帥師救鄭。

張翠,韓大夫。楚圍雍氏,韓使使求救於秦,秦不下殽。令靳尙使秦,秦宣太后不許。靳尙歸,復使張翠至秦,秦乃下師於殽以救韓。

趙勝,趙成王弟也,封平原君。秦圍邯鄲,平原君數遺魏王及公子無忌書,請救魏。使將晉鄙將十萬衆救趙,鄙軍壁鄴,名爲救趙,實持兩端以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於魏,魏公子無忌廼矯奪晉鄙兵符救之。

項梁,自號武信軍,引兵攻亢父(亢,音抗。父,音甫)。初,秦將章邯既殺齊王田儋,齊人立故齊王建之弟田假爲王,田角爲相,田間爲將。田榮怒,擊逐。假亡走楚,角亡走趙,間前救趙,因不敢歸。項梁追擊章邯,章邯兵益盛,梁使使趣齊兵,榮曰:"楚殺田假,趙殺角、間,乃出兵。"楚、趙不聽齊,齊亦怒,終不肯出兵,章邯果敗殺項梁。

漢韓信爲大將,虜魏豹,定河東,使人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臣請以北舉燕趙,

東擊齊，南絕楚之糧道[4]，西與大王會於滎陽[5]。”漢王與兵萬人。

後漢公孫瓚爲幽州刺史，爲袁紹所圍，求救於黑山賊。救至，欲內外擊紹，瓚遣行人文則齎書告子續曰：“袁氏之攻，似若神鬼，鼓角鳴於地，梯衝舞吾樓上，日窮月蹙，無所聊賴。汝當碎首於張燕，速致輕騎，到者當起烽火於北，吾當從內出，不然，吾亡之後，天下雖廣，汝欲求定足之地，其可得乎？”

孔融爲北海太守，爲管亥所圍。太史慈爲求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耶？”即遣三千兵救之，賊乃散走。

魏陳矯，廣陵東陽人也。還本郡，太守陳登請爲功曹。矯郡爲孫權所圍於匡奇，登令矯求救於太祖，矯說太祖曰[6]：“鄙郡雖小，形便之國也。若蒙救援，使爲外藩，則吳大挫謀，徐方永安，武聲遠震，仁愛滂流。未從之國，望風景附，崇德養威，此王業也。”太祖奇矯，欲留之。矯辭曰：“本郡倒懸，奔走告急，無繇胥之效，敢忘引演之義乎？”太祖乃遣赴救。吳軍既退，登多設間伏，勒兵追奔，大破之。

田豫爲護烏丸校尉。豫出塞，爲鮮卑軻比能所圍於故馬邑城。移雁門太守牽招求救。招自表輒行乂，幷馳布羽檄，稱陳形勢，虜即恐怖，種類離散。

吳甘寧守夷陵，魏曹仁分兵騎攻圍寧，寧告急於周瑜。瑜用呂蒙計，與蒙上救寧，寧圍解。

晉祖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流人塢主張平、樊雅在譙[7]，逖進據大丘，平助雅攻逖。逖遣使求救於蓬陂塢主李川，川遣將李頭率衆援之，逖遂克譙城。初，雅之據譙也，逖以力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8]，含遣桓宣領兵助逖，逖遂克譙。

桓宣爲四品將軍，屯馬頭山，爲祖煥、桓撫所圍。煥遣衆攻，宣使戎求救於于寶。寶隨戎赴之，未至，而賊已與宣戰。寶軍懸兵少，器杖濫惡，大爲煥、撫所破。寶中箭，貫骸徹鞍，使人蹋鞍拔箭，血流滿鞾。去船所百餘里，望星而行。到，先哭戰亡將士，洗瘡訖夜，夜還救宣。寶至宣營，而煥、撫亦退。

周瓊爲梁州刺史、東羌校尉。竇衡入漢川，定安人皇甫釗、京兆人周勳等謀納之。瓊失巴西三郡，衆寡力弱，告急于鎮襄陽征虜將軍朱序。序遣將軍皇甫貞率衆赴之。

譙王承等守湘州，爲王敦所攻。初，安南將軍甘卓與承書，勸使固守，當以兵出沔口，斷敦歸路，則湘圍自解。承答書曰：“季思足下，勞於王事，天綱暫圮，中原丘墟。四海義士，方謀克復中興。江左草創始爾，豈圖惡逆，盟自寵臣，吾以闇短，托宗皇屬，郃豫密命，作鎮南夏，親奉中詔，成規在心。伯仁諸賢，扼腕岐路，至止尚淺，凡百茫然。豺狼易響，遂肆醜毒，聞知駭踴，神氣衝越。子來之義，人思自百，不命而至，衆過數千，誠足以決一時之機，攄山海之憤矣。然迫於倉促，舟楫未備，魏人李誉，尋見圍逼。是故事與意違，志力未展，猥辱來使。深同大趣，嘉謀英算，發自深衷，執讀周復，欣無以量。足下若能卷甲電赴，猶或有濟。若其狐疑，求我枯魚之肆矣。兵聞拙速，未睹工遲，季

思足下勉之。書不盡意,絶筆而已。"卓軍次腊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承乃遇害。

荀崧都督荆州、江北諸軍事、平南將軍,鎮宛,改封曲陵公,爲賊杜曾所圍。石覽時爲襄城太守,崧力弱食盡,使其小女灌求救於覽,及南中郎將周訪[9]。訪即遣子撫率兵三千人會石覽俱救崧。賊聞兵至,散走。崧既得免,乃遣南陽中部尉王國、劉源等潛軍襲穰縣,獲曾從兄、僞新野太守保,斬之。

後魏元法僧爲益州刺史。梁武遣將張齊率衆攻逼,城門晝閉,行旅不通。法僧上疏曰:"臣忝守遐方,之生慮極。賊衆侏張,所在強盛。統内城戍,悉以陷沒。近州之民,亦將擾叛。唯獨州治僅存而已。亡滅之期,非旦則夕。臣自思忖,必是死人,但恐不得謝罪庭闕。既忝宗枝,累辱不淺,若死爲鬼,永曠天顔,九泉之下,實深重恨。今募使間行,偷路奔告,若臺運速至,猶希全保。哭送使者,不知所言。"孝明詔曰:"比敕傅豎眼倍道兼行,西猶未達,可更遣尚書郎堪幹者一人,馳驛摧遣。如令拔彼倒懸,救兹危急。"豎眼頻破張齊。於是獲全。

皮豹子爲仇池鎮將,討楊難當[10],平之。諸民復推楊文德爲主。興安二年正月,宋文帝遣其將蕭道成、王虬、馬光等入漢中,別令楊文德、楊頭等率氐、羌圍武都。城中拒之,殺賊二百餘人。豹子分將救之,至女磊,聞賊停軍。豹子遣人於祁山取馬,欲往赴援。文德謂豹子欲斷其糧運,回軍還入覆津[11],據險自固。宋文帝恐其輒回[12],又增兵益將,令晉壽、白水送糧覆津、漢川、武興[13],運粟甘泉,皆置倉儲。豹子表曰:"義隆增兵運糧,克必送死,臣所領之衆,本自不多,唯仰民兵,專恃防固[14]。其統萬、安定二鎮之衆,從戎以來,逕三四歲。長安之兵,役過期月,未有代期。衣糧俱盡,形顔枯悴,窘切戀家,逃亡不已。既臨寇難,不任攻戰。士民姦通,知臣兵弱,南引文德,共爲唇齒。文德去年八月,與義隆梁州刺史劉秀之同征長安,聞臺遣大將軍,勢援雲集,長安地平,用馬爲便,畏國騎軍,不敢北出。但承仇池句人,稱臺軍不多,戎馬甚少,諸州雜人,各有還思,軍勢若及,必自奔逃,進軍取城,有易反掌。今外寇兵強,臣力寡弱,拒賊備敵,非兵不擬。乞選壯兵,增戍武都,牢城自守,可以無患。今事已切急,若不馳聞,損失城鎮,恐招斯責。"詔遣高平鎮將苟莫于[15],率突騎二千以赴之,道成等乃退。

崔楷,孝明孝昌初,爲殷州刺史,加後將軍。楷至州,表曰:"竊惟殷州,地實四衝,居當五裂。西通長山,東漸巨野。頃國路康寧,四方有截,仍聚姦宄,桴鼓時鳴。况今天長喪亂,妖災間起。定州逆虜,趦趄北界;鄴下匈燼,鼂噬腹心。兩處犬羊,勢若幷合,城下之戰,匪斯朝夕。臣以不武,屬此屏捍,實思效力,以弱強敵。折骸煮弩,固此忠節。但基趾建幷,庶事茫然。斗儲尺刃,聊自未有,雖欲竭誠,莫知攸濟。謹列所須兵杖,請垂矜許,必當虎視一方,遏其侵軼,肅清境内,保全所委。"詔付外量,竟無所給。

後周李賢,隴西人。長孫邪利爲都督,行原州事,以賢爲主簿。時,有賊師達符顯圍逼州城,晝夜攻戰,屢被摧衄。賢間道赴雍州詣爾朱天光,請援。天光許之。賢乃返,

而賊營壘四合，無因入城。俟日向夕，仍僞負薪，與賊樵採者俱得至城下。城中垂布引之，賊衆方覺，乃引弩亂發，射之不中，遂得入城，告以大軍將至，賊聞之，便散走。

唐南霽雲爲睢陽張巡帳下士。天寶末，安祿山叛亂，賊將尹子奇圍睢陽城。經數月，城中糧盡，至人相食。求救於臨淮節度賀蘭進明，遣霽雲夜縋出城，之臨淮，見進明。進明日高會，張樂饗士，殊無出兵之意。霽雲泣而謂之曰："張寇陵逼，圍城半年，糧盡矢窮，計無所出。初圍城之際，城中數萬人，今相食已盡，張中丞自殺愛妾以饗軍士。今見存之衆，不過數千。城中之人，不敢愛死，恐破之後，賊過淮南，亦不利於大夫耳。霽雲所以持刃，晝伏夜動，匍匐以見大夫。今大夫數日高會，殊無遣兵之意，豈忠臣義士，勤王報國之意乎？霽雲不能達主將之意，請齧一指，留於大夫，示之以信，歸報城中將士。"遂卻還睢陽，數日得達。懸繩入城，城中之人，知救不至，慟哭數日，遂陷。

李愬爲唐、鄧節度使，居平歲。謀襲蔡州，請濟師。詔河中鄜坊騎兵二千人益之。

辛讜，性慷慨，重然諾，專務賑人之急。年五十，不求苟進，有濟時救患之志。咸通十年，龐勛亂徐、泗。時，杜慆守泗州，賊以郡當江、淮要害，極力攻之。時，兩淮郡縣皆陷，獨慆守臨淮。久之，援軍雖集，賊未解圍。時，讜寓居廣陵，乃仗劍，拿小艇，移泗口[16]，貫賊柵，入城見慆。慆素聞有義，而不相面，喜。讜至，握手謝曰："判官李延樞方話子爲人，何遽至耶？吾無憂矣！"時，賊三面攻城，王師結壘于洪源驛，相顧不前。讜夜以小舟，穿賊壘，至洪源驛，見監軍郭厚本，論泗州危急，且宜速救。厚本然之。淮南都將王公弁謂厚本曰："賊衆我寡，無宜輕舉，當俟可行。"讜坐中拔劍瞋目，謂公弁曰："賊百道攻城，陷在旦夕，公等奉詔赴援，而逗留不進，心欲何爲？不唯有負國恩，丈夫義氣，亦宜感發。假如臨淮陷賊，淮南即是寇場，公何獨存耶？"讜欲揮刃向公弁，厚本持之。讜望泗州大哭者經日，帳下爲之流涕。厚本義其心，選甲士三百，隨讜入泗州。夜半，斬賊柵，大呼，緣水門而入。賊軍大駭，既知援兵入，賊乃退舍，人心遂固。浙西觀察使杜審權遣大將翟行約，率軍三千赴援，屯蓮塘驛。慆欲遣人勞之，將吏皆憚其行。讜曰："杜相公以大夫宗盟，急難相赴，安得令使者無言而還？"即齎慆書幣，犒其使。淮南大將李湘率師五千來援，受賊詐降，敗於淮口。湘與郭厚本皆爲賊所執，自是無援。賊并兵急攻，以鐵索斷淮流，梯衝雲合，凡周七月，晝夜不息。乘城之士，不遑寢寐，面頭生瘡，軍儲漸少，分食希粥。賴讜犯難伏義，求救於淮北諸軍。既而，馬舉以大軍至，賊解圍而去。

梁杜洪，唐末爲鄂帥。時，成汭鎮荆門，淮南楊行密以兵圍鄂州。洪遣使求救於太祖。時，太祖以隔越大江，勢不能救，乃發使諷汭，令出師以援鄂渚。

周錢俶，廣順二年遣間使言："覘得淮南去年興兵，取湖南七州。近又以衆於郴連屯守，欲攻容桂。當道調發，兩路進軍。水取漳泉，陸取汀建。望朝廷聊出天兵，以爲犄角之勢。"

致　師

環人致師,《周官》之列職。勇者嘗寇,鄭國之善謀。蓋天受脤以行,彼敵斯遇,或勒兵而未陳,或堅壁而固守,持久將變,拙速是圖。故有執馘以環城,御旌而摩壘,增三軍之氣,成一戰之功。其或侮以醜言,遺之婦飾,用激其怒,以成厥謀。斯亦爲將者權宜之小道也。

許伯,楚大夫。魯宣公十二年,楚伐鄭,晋救之。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晋師(單車挑戰,又示不欲崇和,以疑晋之群帥)。許伯曰:"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也)。"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菆(左,軍左也。菆,射之善者),代御執轡,御下兩馬,掉鞅而還(兩,飾也。掉,正也,示閒暇)[17]。"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折馘斷耳[18]),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

漢彭越爲魏相國,嘗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絶糧道。項羽欲討越,謂其將曹咎曰:"謹守成皋,則漢欲挑戰,愼勿與戰。無令得東,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漢果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曹咎怒,度兵汜水。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賂。曹咎自剄汜水上。

後漢張堪爲謁者,使送委輸縑布,并領騎七千匹詣大司馬吳漢,伐公孫述。在道,追拜蜀郡太守。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堪聞之,馳往見漢,説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

魏王昶爲征南將軍,督荆、豫軍事。時,吳將守江陵,不出。昶欲引致平地與合戰。乃先遣五軍,按大道發還,使賊望見,以喜之。所獲鎧馬甲首,馳環城,以怒之。設伏兵以待之。吳大將施績果追軍,與戰,克之。績遁走,斬其將鍾離茂、許旻,收其甲首、旗鼓、珍寶、器仗,振旅而還。

漢諸葛亮爲丞相,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拒之。明帝詔令堅壁不戰。亮既屢遣使交書,又致巾幗婦人之飾以怒宣王。宣王出將戰,辛毗奉詔,敕宣王及軍吏以下,乃止。

苻黄眉爲前秦苻生將。時,姚襄據黄落,苻生遣黄眉及鄧羌等帥兵騎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説黄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虚發。襄頻爲桓溫、張平所敗,鋭氣喪矣。今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且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而擒也。"黄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壘門。襄果怒,盡鋭出戰。羌僞不勝,引騎拒退。襄追之,至于三原,羌回騎距襄。俄而,黄眉與堅至,大戰,斬之,盡俘其衆。

宋柳世隆爲郢州守將。時，沈攸之反，入江陵。舉兵東下，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既至，郢城弱小，不足攻。遣人告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郡。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答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攸之將去，世隆遣兵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攻。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卻，攸之軍因之敗潰。

後魏賀拔岳爲西道都督，與爾朱天光討万俟醜奴[19]。岳屆長安。時，万俟醜奴遣大行臺尉遲菩薩、何武功南渡渭水，攻圍趣柵。天光遣岳率騎一千，馳往赴救。菩薩攻柵已克，還向岐州。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水擒賊，令殺掠其民，以挑菩薩。菩薩果率步騎二萬餘，入至渭水北。岳以輕騎數十，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強盛，往復數返，菩薩乃自驕，令省事傳語。岳怒："我與菩薩言，卿是何人？與我對語。"省事恃水，應答不遜。岳舉弓射之，應弦而倒。時已逼暮[20]，於是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置精騎，四十、五十以爲一所，隨地形便，絡驛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與賊相見，並且東行。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里許，便至淺可濟[21]，岳便馳馬東出，以示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崗伏兵以待之。賊以路險，不得前進，前後繼至，半度崗東。岳乃回戰，身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皆不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遺。遂渡渭北，降步兵萬餘，收其輜重。

隋張威，善騎射，膂力過人。王謙作亂，高祖以威爲行軍總管，從元帥梁睿擊之。軍次通谷，謙守將李三王擁勁兵拒守[22]。睿以威爲先鋒。三王初閉壘不戰，威令人罵侮以激怒之，三王果出陳。威令壯士奮擊，三王軍潰，大兵繼至，於是擒斬四千餘人。

校勘記

[1]魯，原作"晉"，據《左傳・成公十八年》改。

[2]本句原列下條"申包胥，楚人也"句前，據《左傳・襄公二十四年》改。

[3]成，原作"城"，據《左傳・成公二年》改。

[4]糧，原作"狼"，據《史記・淮陰侯列傳》改。

[5]粲，原作"榮"，據《史記・淮陰侯列傳》改。

[6]矯說，原脫，據《三國志・魏書・陳矯傳》補。

[7]人，原作"入"，據《晉書・祖逖傳》改。

[8]求，原作"來"，據《晉書・祖逖傳》改。

[9]周，原作"圍"，據《晉書・荀崧傳》改。

[10]楊，原作"陽"，據《魏書・皮豹子傳》改。

[11]覆，原作"復"，據《魏書・皮豹子傳》改。

[12]恐，原作"怒"，據《魏書・皮豹子傳》改。

[13]壽,原作"素",據《魏書·皮豹子傳》改。

[14]專,原作"轉",據《魏書·皮豹子傳》改。

[15]于,原作"子",據《魏書·皮豹子傳》改。

[16]泗,原作"駟",誤,據文義改。

[17]飾,原作"正";正,原作"王";也,原闕;暇,原作"假",皆據《左傳·宣公十三年》杜預注補正。

[18]折,原作"求";斷,原作"御",皆據《左傳·宣公十二年》杜預注改。

[19]俟,原作"侯",據《魏書·賀拔岳傳》改。

[20]"時"字前原有一"倒"字,據《魏書·賀拔岳傳》刪。

[21]可,原脱,據《魏書·賀拔岳傳》補。

[22]三,原作"二",據《隋書·張威傳》改,下皆同。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三十一

將帥部(九十二)

器度　讓功　不伐　勤戎事

器　度

夫分閫之權,注意斯在。必局量之淵曠,乃士衆之協從。夫器博則周通,度遠則閒暇。通而能暇,是謂能軍,以此貞師,何用不克?夫注鈎者憚,常人之大情。處險如夷,君子之高致。是故甘寢秉羽,武德茂昭;投壺雅歌,軍聲益振。非寬肅明達之士,其疇能與於此哉!

後漢吳漢爲大司馬。每從征伐,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吏士。

班超爲將兵長吏,征西域。時衛侯李邑護送烏孫使者,始到于闐,上書盛毀超擁愛妻,抱愛子,安樂外國。超遂去妻。章帝知超忠,乃令邑詣超,受節度。詔超若邑任在外者,使留與從事。超即遣邑將烏孫侍子還京師。軍司馬徐幹謂超曰:"邑前親毀君,欲敗西域。今何不緣詔書留之,更遣他吏送侍子乎?"超曰:"是何言之陋也。以邑毀超,故令遣之。內省不疚,何恤人言。快意留之,非忠臣也。"

呂布爲左將軍。部將郝萌反,攻布下邳府廳事閤外。閤堅,不得入。布因與高順出討之。萌敗走,還故營。萌將曹性反,萌與對戰。萌刺傷性,性斫萌一臂。順斫萌首,床輿性,送詣布。布問性,言:"萌受袁術謀。謀者悉誰?"性言:"陳宮同謀。"時宮在坐上,面赤。旁人悉覺之。布以宮大將,不問也。性言:"萌嘗以此問性,言呂將軍大將,有神,不可擊也。不意萌狂惑不止。"布謂性曰:"卿,健兒也。善養視之。"創愈,使安撫萌故營,領其衆。

孔融爲青州刺史。建安元年,爲袁譚所攻,自春至夏,戰士所餘裁數百人。流矢雨集,戈矛內接。融隱几讀書,談笑自若。

魏賈逵爲建威將軍。初,與曹休不善。太和二年,伐吳。休先戰,敗。逵兼道進軍,多設旗鼓爲疑兵。賊遂退。逵據夾石,以兵糧給休,休軍乃振。休猶挾前意,欲以後期

罪逵，逵終無言，時人益以此多逵。

蜀黃權降魏，爲鎮南將軍。文帝察權有局量，欲警之，遣左右詔權。未至之間，累催相屬焉。使奔馳交錯於道，官屬侍從莫不辟魄，而權舉止顔色自若。

馬忠爲庲降都督，加安南將軍。忠爲人寬濟，有度量，但詼啁，大笑、忿怒不形於色。

吳周瑜爲偏將軍。性度恢廓，大率爲得人。程普頗以年長，數凌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敬重之[1]，謂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瑜，字公瑾)。

晉陶侃爲荆州刺史。蘇峻之亂，詔假中書令庾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事。亮戰敗，攜其三弟懌、條、翼南奔溫嶠。乃與嶠推侃爲盟主。侃至潯陽，既有憾於亮，議者咸謂侃欲誅執政以謝天下。亮甚懼，及見侃，引咎自責，風止可觀。侃不覺釋然，乃謂亮曰："君侯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邪？"便談宴終日。兵既至石頭，亮遣都護王章擊峻黨張曜，反爲所敗。亮送節傳以謝侃。侃答曰："古人三敗，君侯始二。當今事急，不宜數耳。"又曰："朝政多門，用生國禍，喪敗之來，豈獨蘇峻也。"

王忱爲荆州刺史。時桓玄在江陵。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輿直進。忱對玄鞭門幹。玄怒，去之，忱亦不留。嘗朔日見客，仗衛甚盛，玄言欲獵，借數百人，忱悉給之，玄憚而服焉。

宋劉道規，晉末爲荆州刺史。盧循寇逼京邑，道規遣司馬王鎮之，及揚武將軍檀道濟、廣武將軍到彦之等赴援朝廷。至尋陽，爲賊黨荀林所破。循即以林爲南蠻校尉，分兵配之，使乘勢伐江陵。揚聲云："徐道覆已克建鄴。"而桓謙自長安入蜀，譙縱以謙爲荆州刺史，厚加資給，與其大將譙道福俱寇江陵，正與林會。林屯江津，謙軍枝江，二寇交逼，分絶都邑之間。荆楚既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軍，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諸君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初，謙至枝江，江陵士庶皆與謙書，言城内虚實，咸欲謀爲内應。至是，參軍曹仲宗檢得之，道宗悉焚不視，衆於是大安。

劉勔爲將，善撫將帥，以寬厚爲衆所依。將軍王廣之求勔所自乘馬，諸將並忿廣之貪冒，勸勔以法裁之。勔懽笑，即時解馬與廣之。

宗慤爲豫州刺史，監五州諸軍事。先是，鄉人庾業家盛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慤至，設以菜菹粟飯，謂客曰："宗，軍人。串噉麤食。"慤致飽而去。至是，業爲慤長吏，帶梁郡。慤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爲嫌。

唐裴行儉，高宗朝累爲將，有功。嘗令醫合藥，請犀角、麝香。送者誤遺失，已而惶懼潛竄。又有敕賜馬及新鞍，令史馳驟，馬到鞍破，令史亦逃。行儉並委所親，招到，謂曰："爾曹豈相輕邪？皆錯誤耳。"初平都支遮匐，大獲瓌寶蕃會，將士咸願觀之。行儉

因宴，徧出歷視。有碼磁盤廣二尺餘，文彩殊絶，軍吏王休烈捧盤歷階趨進，躡衣跌足便倒，盤亦隨碎。休烈驚惶，叩頭流血。行儉隨而謂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是。"更不形顔色。

黑齒常之爲左威衛大將軍。常之有所乘馬爲兵士所損[2]，副使牛師獎等請鞭之。常之曰："豈可以損私馬而決官兵乎？"竟赦之。

高仙芝爲四鎮北庭兵馬使。天寶六年，仙芝虜勃律王及公主，自奏捷書。仙芝軍還，節度使夫蒙靈督都不使人逆勞，駡仙芝曰："安得不待我處分，懸奏捷書。據此罪當斬，但緣新立大功，不欲處置。"中使邊令誠具奏其狀，制授仙芝代靈督爲節度使，徵靈督入朝。靈督大懼。仙芝每日見之，趨走如故。靈督入朝，益不自安。將軍程千里爲副都護，大將軍畢思琛爲靈督押衙，并行官王滔、康懷順、陳奉忠等，嘗構譖仙芝於靈督。仙芝既領事，謂千里曰："公面似男子，心似婦人，何也？"又謂思琛曰："此胡敢來，我城東一千石種子莊彼汝將去[3]，汝憶之乎？'琛對曰："此是中丞見乞。"仙芝曰："吾此時懼汝作威福，豈是憐汝而與之。我欲不言，恐汝懷憂，言了，無事矣！"又呼王滔等至，捽下將笞，良久，皆釋之，繇是軍情不懼。

郭子儀爲河中節度使。麾下若李懷光輩數十人，皆王侯重貴。子儀頤指進退，如僕隸焉[4]，幕府之盛，近代無比。始與李光弼齊名，雖威略不逮，而寬厚得人過之。

董晉，貞元中爲東都留守。會汴州節度使李萬榮疾甚，其子廼爲亂，以晉爲宣武軍節度、支度營田、汴、宋州觀察使。晉既受命，惟將判官傔從等十數人，都不召集兵馬。既至鄭州，宣武迎候，將吏無至者，晉將殺。左右及鄭州官吏皆懼，共勸晉云："鄧惟恭承萬榮病疾之甚，遂總軍領州事，今相公到此，尙不使人迎候，其情狀豈可料耶？恐須且遲迴，以候事勢。"晉曰："某奉某爲汴州節度使[5]，即合準敕赴官，何可妄爲逗留？"人皆憂其不測，晉猶恬然。未至汴州十數里，鄧惟恭方來迎侯。晉俾其不下馬。既入，仍委惟恭以軍政。衆服晉明於事體，機變而未測其深淺。初，萬榮既逐劉士寧，代爲節度使，委兵於惟恭，以其同鄉里。及疾甚，李廼將爲亂，惟恭乃與監軍同謀，縛廼送歸朝廷。惟恭自以當便，代居其位，故不遣候吏，以疑懼晉心，冀其不敢進，不虞晉之速至。晉已近，方遽出迎之。

賈耽爲義成軍節度使。時淄、青李納雖去僞王號，外奉朝旨，而心常蓄并吞之計。納兵士數千人，自行營歸，路出滑州，大將請城外館之。耽曰："與人鄰道，奈何野處其士卒乎？"因使盡納之。淄、青將士皆心服焉。耽好獵，善射，每出獵，從騎不過百人，往往獵于納之界中。納聞之，大喜，故懷其德而不敢有異心。

後唐錢鏐帥吳、越，學書，好吟咏。賓佐羅隱好譏諷，嘗戲爲詩言鏐微賤時騎牛操梃之事，鏐亦怡然不怒，其通恕如此。

張全義初仕梁，爲西京留守、天下兵馬副元帥、河南尹判、六軍諸衛守、太尉、中書

令、魏王。治於府廨,名位之重,冠絕中外。時崔沂自禮部尚書帶本官,充西京副留守。沂至,客將白以副使常有庭禮。沂曰:"張公官位至重,然嘗帶府尹之名,不知副留守見尹之儀何如?"全義知之,遽引見沂,勞曰:"彼此有禮,俱老矣,勿更勞煩。"

李從曮爲鳳翔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蜀平,繼岌命部署王衍一行東下。至岐,監軍使柴重厚不與符節,促令赴闕。從曮至華下,聞內難,歸。領明宗詔誅重厚。從曮以軍民不擾,重厚之力也。不以前事爲隙,上表論救,事雖不允,時議嘉之。

晉史翰爲節度使。幕客有關徹者,狂率,酣醟一日,使酒怒目,謂翰曰:"明公昔刺單懷,與徹主客道至,事無不可。今領節鉞,數不相容。且書記趙礪,險詖之人也,脅肩諂笑,黷貨無厭,而公待之甚厚。徹今請死。近聞張彥澤臠張式,未聞史斬關徹,恐天下談者未能比數。"翰不怒,引滿自罰而慰勉之,寬厚如此。

讓　功

《書》曰:"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則知居將帥之任,專斧鉞之權,必在推功讓賢,先人後己,以協注意之重,允符率下之宜。後入見於范文,晉國以霸;坐樹美於馮異,漢室攸興。故可垂美於竹帛,保全於茅土者也。

郤克爲晉大夫,將中軍,士燮將上軍[6],欒書將下軍[7],及齊師,戰于鞍。齊師敗績,晉師歸,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郤伯,郤克)。"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軍佐,代行,故稱師以讓)。"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詔,告也。欒書下軍師,故推功上軍。《傳》言晉將帥克讓,所以能勝齊)。"

公叔痤爲魏將,與韓、趙戰澮北。擒樂祚。魏王說,郊迎,以賞田百萬祿之。公叔痤反走,再拜,辭曰:"夫使士卒不崩,直而不倚,橈楝而不辟者,此吳起餘教也。臣不能爲也。前脈地形之險阻,決利害之備,使三軍之士不迷惑者,巴寧、爨襄之力也。懸賞罰於前,使民昭然信之於後者,王之明法也。見敵之可也,鼓之不敢怠倦者,臣也。王特爲臣之右手不倦,賞臣可也。若以臣之有功,臣何力之有乎?"王曰:"善!"於是索吳起之後,賜之田二十萬。王曰:"公叔豈非長者哉!既謂寡人勝強敵矣,又不遺賢者之後,不揜能士之迹。公叔何可無益乎?"故又與田四十萬,加之百萬之上,使百四十萬。

漢衛青,元朔五年將三萬騎出高闕。得右賢裨王十餘人(裨王,小王也。若言裨將也),衆男女五千餘人,畜數十百萬。於是引兵而還。至塞,武帝使使者持大將軍印即軍中,拜青爲大將軍,益封青八千七百戶,而封青子伉爲宜春侯,子不疑爲陰安侯,子登爲發干侯。青固謝曰(固,謂再三也):"臣幸得待罪行間,賴陛下神靈,軍大捷,皆諸

將校力戰之功也。陛下幸已益封。臣青子在襁褓中，未有勤勞，上幸裂地封爲三侯，非臣待罪行間所勸士力戰之意也。伉等三人，何敢受封。"帝曰："我非忘諸校功也，今固且圖之。"乃召御史封諸侯尉。

後漢馮緄爲車騎將軍，討平荆州蠻賊，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以爲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

皇甫嵩爲左中郎將。與右中郎將朱儁討潁川、汝南、陳國諸賊。悉破平之。嵩乃上言其狀，而以功歸儁。於是進封西鄉侯。

魏任城威王彰，漢末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討烏丸。九戰而勝，北方悉平。及軍還，時太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執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彰鬚黃，故以呼之)。"

王基督豫州，討諸葛誕，平之。朝廷以淮南初定，轉基爲征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進封東武侯。基上疏，固讓歸功參佐。繇是長史、司馬等七人皆侯。

顧衆爲義興太守。蘇峻反，王師敗績。衆還吳，潛圖義舉。吳國内史蔡謨乃檄衆爲本國督護、揚威將軍。峻平，論功，衆以承檄奮義，推功於謨。謨以衆倡謀，非己之力，俱表相讓，論者美之。

宋臨川王道規，晉末爲荆州刺史。與劉毅、何無忌破桓玄、桓謙、桓振，平江陵。道規推毅爲元功，無忌爲次功，自居其末。

沈璞爲盱眙太守。後魏攻之，不拔，乃退走。時將軍臧質與璞共守，質以璞城主，令其露板。璞性謙虛，歸功於質，令質露板。後徵還，爲淮南太守，賞賜豐厚，日夕讌見。朝士有言璞功者，帝曰："臧質姻戚，又年位在前，盱眙元功，當次之。璞每以謙自牧，惟恐賞之居前，此士燮之意也。"

黃回爲冠軍，南瑯琊、濟陽二郡太守。建平王景素反，回率軍前討，假節。城平之日，回軍先入，又以景素讓張倪奴。回增邑五百戶，進號征虜將軍。

陳章昭達性嚴刻，每奉命出征，必晝夜倍道，然有所克捷，必推功將帥。

後周楊檦仕西魏，爲車騎將軍。時弘農爲東魏守，檦從太祖攻拔之。然自河以北，猶附東魏。檦父猛先爲邵郡白水令，檦與其豪右相知，請微行詣邵郡，舉兵以應朝廷，太祖許之。檦遂行，與土豪王覆憐等陰謀舉事，密相應會者三千餘人，内外俱發，遂拔邵郡，擒郡守程保及縣令四人，並斬之。衆議推檦行郡事，檦以因覆憐成事，遂表覆憐爲邵郡守，以功授大行臺左丞。

隋高熲爲左領軍大將軍，伐陳，爲元帥長史。陳平，以功授上柱國。高祖嘗從容命熲與賀若弼言及平陳事，熲曰："賀若弼先獻十策，後於蔣山苦戰破賊。臣，文吏耳，焉敢與猛將論功。"帝大笑，時論嘉其有讓。

唐李勣歷武侯監門大將軍、并州都督。每行軍用師,頗任籌算,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以是人皆爲用,所向多克捷。

馬燧爲河陽三城使。大曆十一年,汴州李靈曜反,詔燧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合軍討之,燧累擊破之。是時,河陽兵冠諸軍,魏博田承嗣遣田悦將兵救靈曜,忠臣與戰不利,請救於燧。燧引奇兵擊破之。田悦匹馬遁去。靈曜知悦敗,以百騎夜走汴州,悉降。燧讓功於忠臣。忠臣素暴戾,燧不欲入汴城,乃引退,舍於板橋。

李元諒爲鎮國軍節度。興元初,詔元諒與副元帥李晟進收京邑兵,次於滻西。賊悉衆來攻,元諒先士卒奮擊,大破敗之。進軍至苑東,與晟力戰,隳苑垣而入。賊聯戰皆敗,遂復京師。元諒讓功於晟,出屯於章敬佛寺。

不　伐

"汝惟不矜",大禹之謨訓;"願無伐善",顏子之庶幾。矧夫居爪牙之任,奉斧鉞之權,安危攸係,社稷是賴。不伐之德,善莫大焉。觀其戰勝而相讓,功就而弗居,或歸美於朝廷,或推賞於卋伍。謙恭爲裕,滿假是懲,故能福祿無疆,功名有煒。與夫斗筲爲量,覆敗相仍者不侔矣。

晉郤克、范燮、欒書伐齊,敗齊師於鞍。師還,郤伯見,公曰:"子之力也夫。"對曰:"君之訓也,二三子之力也。臣何力之有焉?"范叔見,勞之如郤伯,對曰:"庚所命也,克之制也,燮何力之有焉(荀庚將上軍,時不出,范文子上軍佐代行,故稱師以讓)?"欒伯見,公亦如之,對曰:"燮之詔也,士用命也,書何力之有焉?"晉師之歸也,范文子後入,武子曰:"無爲吾望爾也乎(武子,士會,文子之父)。"對曰:"師有功,國人喜以迎之,先入必屬耳目焉,是代帥受名也,故不敢。"武子曰:"吾知免矣(知其不益己禍)!"

孟之側[8],字反,魯孟氏族也。齊伐魯,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及戰齊師于郊。齊師自稷曲(稷曲,郊地名),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與衆三刻約信)。"如之,衆從之,師入齊師(冉求之師)。右師奔,齊人從之(逐右師)。陳瓘、陳莊涉泗(二陳,齊大夫)。之側後入以爲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不欲伐善)。"

後漢賈復爲偏將軍。諸將每論功自伐,復未嘗有言。光武曰:"賈君之功,我自知也。"

馮異爲偏將軍。後光武破王郎,封應侯。異爲人謙退不伐,行與諸將相逢,輒引車避道。進止皆有表識,軍中號爲整齊。每所止舍,諸將並坐論功,異常獨屏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

朱祐爲建義大將軍。爲人質直,尚儒學。將兵率衆,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爲本,不

存首級之功。

魏李典，字曼成。爲捕虜將軍，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

晉唐彬爲弋陽太守，監巴東諸軍事，加廣武將軍。上征吳之策，甚合武帝意。後與王濬共伐吳。彬屯據衝要，爲衆軍前驅，每設疑兵，應機制勝。陷西陵、樂鄉，多所擒獲。自巴陵、沔口以東，諸賊所聚，莫不震慴，倒戈肉袒。彬知賊寇已殄，孫皓將降，未至建鄴二百里，稱疾遲留，以示不競。果有先到者爭物，後到者爭功。于時有識，莫不高彬此舉。

成都王穎爲鎮北大將軍。齊王冏舉義討趙王倫，穎發兵應冏。及誅倫，迎天子反正。穎拜謝，曰："此大司馬臣冏之勳，臣無預焉。"見訖，即辭出，不復還營，便謁太廟，出自東陽城門，遂歸鄴。

周訪爲安南將軍、梁州刺史。訪威風既著，遠近悅服，智勇過人，爲中興名將。性謙虛，未嘗論功伐。或問訪曰："人有小善，鮮不自稱。卿功勳如此，初無一言，何也？"訪曰："朝廷威靈，將士用命，訪何功之有？"士以此重之。

桓伊爲都督豫州將軍事、西中郎將。與謝玄、謝琰破苻堅，進號右軍將軍。伊性謙素，雖有大功而始終不替。

宋王鎮惡行龍驤將軍，西伐姚泓。入賊境，戰無不捷。率水軍自河入渭，直至渭橋，棄船登岸，身先士卒，即陷長安城。於灞上奉迎，帝勞之曰："成吾霸業者，卿也。"謝曰："此明公之威，諸將之力。"帝笑曰："卿欲學馮異耶？"

蕭惠基歷中書黃門郎。奉使至蜀，降益州兵賊邵虎等。時千餘部曲並欲論功，惠基毀除勳簿，竟無所用。或問其意，惠基曰："我若論其勞，則驅馳無已，豈吾素懷之本耶？"

南齊劉懷珍，平原人。宋文帝時，本州辟主簿。元嘉二十八年，亡命司馬順則聚黨東陽州，遣懷珍將數千人掩討，平之。文帝召問破賊事狀，懷珍讓功，不肯當。親人怪問焉，懷珍曰："昔國子尼恥陳河間之級，吾豈能論邦域之捷哉？"時人稱之。

梁馬仙琕爲寧朔將軍。每戰，勇冠三軍。與諸將論議，口未嘗言功。人問其故，仙琕曰："丈夫爲時所知，當進不求名，退不逃罪，乃平生伏願也，何功可論？"

馮道根性謹厚，木訥少言，累遷左右上將軍。能檢御部曲，所過村陌，將士不敢虜掠。每征伐，終不言功，其部曲或怨非之。道根喻曰："明王自鑒功夫多少，吾將何事？"武帝嘗指道根，示尚書令沈約，美其口不論勳。約曰："此陛下之大樹將軍也。"

後魏邢巒爲度支尚書。宣武時，豫州民白早生殺刺史司馬悅，以城南叛。詔巒爲中山王英討之。既平豫州，巒振旅還京師。帝臨東堂勞之，曰："卿役不踰時，克清妖醜，鴻勳碩美，可謂無愧古人。"巒對曰："此是陛下聖略威靈，英等將士之力，臣何功之有？"帝笑曰："卿非直一月三捷[9]，所足稱奇，乃存士伯，欲讓功而不處。"

後周蔡祐,字承先。爲大將軍,從太祖征伐,嘗終無所競。太祖每歎之,嘗謂諸將曰:"承先口不言勳,孤當代其論叙。"其見知如此。

元定仕後魏,爲河北大都督。有勇略,每戰必陷陣。然未嘗自言其功。太祖深重之,諸將亦稱其長者。

唐韋待價爲盧龍府果毅將軍。時辛文陵率兵招慰高麗。行到吐護,眞水高麗掩其不備,襲擊,敗之。待價與中郎將薛仁貴受詔經略東蕃,因率所部救之。文陵苦戰,賊漸退,軍始獲全。待價被重瘡,流矢中其左足,竟不言其功。

渾瑊,德宗貞元中爲河中節度使,兼中書令。忠勤謹愼,每將士獻一物,必躬親省視。每受恩賜,如在帝前。位窮將相,無矜大之色。方於漢之金日磾,是以深爲帝所信重。

尙可孤爲商州節度使,與李晟及駱元光三節度之軍收京城,可孤之軍爲先鋒。京師平,以功陞可孤檢校右僕射[10],封馮翊郡王,增邑通前八百戶。可孤性謹愿沉毅,旣有勳績,衆會之中,未嘗言功。

勤戎事

夫爲將者,勤勞王家,所以厲臣節;整飭器械,所以修戎政。故不戒而備,受命則行。斯蓋磨礪以須、夙夜匪懈者之所爲也。况專閫外之寄,將略攸施,必將身先以率下士。至而應變,奪人之勢,無失於預防。後時之譏,不貽於深咎。故勉勉以率職,翼翼以從事。俾夫寇讎畏憚,卒乘申警。雖行之惟艱,故鮮有敗事。《傳》曰:"以勞定國。"《詩》曰:"不懈于位。"蓋恭命之將,嘗從事於斯矣。

漢程不識爲未央衛尉。與李廣俱以邊太守將屯。及出擊胡,不識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自便,雖煩擾,虜亦不得犯。

後漢吳漢爲大司馬,性強力。每從光武征伐,帝未安,漢恆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強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段紀明爲破羌將軍,征羌。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

魏鄧艾爲征西將軍。艾修治備守,積穀強兵。値歲凶旱,又爲區種。身被烏衣,手執耒耜,以率將士。上下相感,莫不盡力。艾持節守邊,所統萬數,而身不離僕虜之勞,親執士卒之役。

蜀諸葛亮爲丞相、益州牧,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使至,宣王問其寢食及其事之煩簡,不問戎事。使對曰:"諸葛公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焉。"

吳孫韶，字公禮，爲廣陵太守，遷鎮北將軍。在邊數十年。自大帝西征，還都武昌，韶不進見者十餘年。帝還建業，乃得朝覲。帝問青、徐諸屯要害，近遠人馬衆寡，魏將帥姓名，盡具識之，所問咸對。帝悅，曰："吾久不見公禮，不圖進益乃爾。"加領幽州牧、假節。

晉陶侃爲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荆州刺史。侃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游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

庾翼爲都督江、荆、司、雍、梁、益六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荆州刺史，代兄亮鎮武昌。翼以年少，超居大位，遐邇屬目，慮其不稱。每竭志能，勞謙匪懈，戎政嚴明，經略深遠。數年之中，軍國充實，人情翕然稱其才，自河以南，皆懷歸附。

宋宗越爲南濟陰太守，善立營陣，每數萬人止頓，越自騎馬前行，使軍人隨其後，馬止營成，未嘗參差。

梁張齊爲侍武將軍、巴西、梓潼二郡太守。齊在益部，累年討擊蠻獠，身無寧歲。其居軍中，能親勞辱，與士卒同其勤苦，自晝頓舍城壘，皆委曲得其便，調給衣糧資用，人人無所困乏。

韋叡爲輔國將軍。每晝接客旅，夜算軍書，三更起，張燈達曙，撫循其衆，嘗如不及。

陳蔡徵爲安右將軍。隋軍濟江，後主以徵有幹用，令權知中領軍[11]。徵日夜勤苦，備盡心力。後主喜焉，謂曰："事寧，有以相報。"

程文季爲安遠將軍，隨都督吳明徹北討秦郡。明徹遣文季圍涇州，屠其城。進攻盱眙，拔之。前後文季克城壘，率背水爲堰，土木之功，動踰數萬。每置陣役人，文季必先諸將，夜即早起，迄暮不休，軍中莫不服其勤幹。

北齊莫多婁敬顯爲領軍將軍，強直勤幹，少以武力見知。恆從斛律光征討，數有戰功。光每命敬顯前驅，安置營壘，夜中巡察，或達旦不眠。臨敵置陣，亦令敬顯部分將士，造次之間，行伍整肅，深爲光所重。

封子繪爲衛將軍、平陽太守。時大軍討復東雍。平柴壁及喬山谷、絳蜀等[12]，子繪嘗以太守前驅慰勞，徵兵運糧，軍士無乏[13]。

後周韓杲爲虞候都督。每從太祖征行，嘗領候騎，晝夜巡察，略不眠寢。

隋郭榮爲左光祿大夫。從軍攻遼東城。榮親蒙矢石，晝夜不釋甲胄百餘日。煬帝每令人窺諸將所爲，知榮如是，帝大悅，每勞勉之。

唐蘭謨爲武侯大將軍。爲人嚴毅勤恪,監領之處,乃至忘於寢食,士卒多厭弊之。每侍從太宗,常不離左右。

竇軌爲益州道行臺左僕射。每臨戎對寇,或經旬月,身不解甲。

張儉拜營州都督,太宗將有事遼東,儉率蕃兵先行。儉軍至遼西,爲水汎長,未渡。帝以爲畏懦,追赴行在所。儉詣洛陽,面陳利害,因說水草好惡,山川險易。帝甚悅。

王忠嗣爲河東節度採訪使。每軍出,給士卒軍器,必題其姓名於上,遺失驗其名以罪之,人皆自勸。

李晟爲關內副元帥。臨下明察,每理軍,必曰:某有某勞,某能某事。雖廝養小善,必記姓名。

張建封爲徐、泗、濠等州節度。既創置軍伍,建封觸類躬親。

王鍔爲太原節度使。時方討鎮州,鍔緝綏訓練,軍府稱理。

後唐李存賢爲幽州節度使。時契丹強盛,城門之外,鞠爲胡貊。援軍自瓦橋關,萬衆防衛,與胡騎一日數戰。存賢曉夕警備,廢寢與食。

鄭琮事武皇,爲五院軍小校,屢有軍功。莊宗在河上,爲馬步都虞候。戎伍之事,一睹不忘。每所詰問,應答如流,故所在知名。

郭崇韜爲樞密使。莊宗與汴軍戰於楊劉,勢甚危迫。崇韜率師至博州,斬伐林樹,徹廬舍,渡河,明東庀役徒設版築,晝夜不息。崇韜據胡床,指揮於葭蘆間,忽覺袴中[14],令視之,乃蛇也。其忘疲勵力也如是。

漢史弘肇爲許州節度使。時高祖委以禁戎,留扈京邑,屬杜重威據鄴爲亂,車駕親狩,命弘肇從行。自九月駐師,及重威歸命,凡三月,弘肇擐甲在野,晝巡宵警,與士卒均其甘苦,無所間然。時人推其威而有愛,乃近代之良將也。

劉詞爲沁州團練使。在郡臨事之暇,必披甲枕戈而卧。人怪而問之,詞曰:"我以勇登爵,不可一日而忘本也。若國家遇邊事,信其溫飽,則筋力有怠,何以申毛髮之報?此其意也。"後從少帝禦北虜於河橋,每出師,則躡屩負戈,以爲前導,所向無不披靡,六師壯之。

校勘記

[1]敬,原作"親",據《三國志・吳書・周瑜傳》裴松之注引《江表傳》改。

[2]之,原闕,據《舊唐書・黑齒常之傳》補。

[3]彼,疑誤,《舊唐書・高仙芝傳》作"被"。

[4]焉,原闕,據《舊唐書・郭子儀傳》補。

[5]後一"某"字,疑誤,《舊唐書・董晉傳》作"詔"。

[6]士燮,原在"欒書"句後;"將上軍"三字闕,據《左傳・成公二年》改補。

[7]下,原作"上",據《左傳·成公二年》改。

[8]之,原作"子",據《左傳·哀公十一年》改。

[9]直,原作"真",據《魏書·邢巒傳》改。

[10]陞,原作"陛",據《舊唐書·尚可孤傳》改。

[11]知,原作"和",據《陳書·蔡徵傳》改。

[12]柴,原作"紫";鋒,原作"鋒",皆據《北齊書·封子繪傳》改。

[13]乏,原作"之",據《北齊書·封子繪傳》改。

[14]忽覺袴中,句下《舊五代史·郭崇韜傳》有"冷"字,疑此脱之。又疑下句"令"爲"冷"字之誤,當上屬。

册府元龜卷第四百三十二

將帥部(九十三)

矯命而勝　立後效

矯命而勝

夫兵用詭道,智尙先見。應變貴於神速,轉禍在於俄頃,又豈俟白丈人以救火,同守株而待兔哉!故曰:"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又曰:"苟利國家,專之可也。"若乃謀雖素講,勢不中順,敵非遙度,事有從權。敏則可以成功,緩乃自奪其便。繇是或先出而奮節,或詐制以調衆,固不暇圖上方略,以俟報聞。罔逃擅命之咎,冀臻必克之理,斯乃發於忠憤,獲此戰勝,議不與猶豫首鼠者同焉。若夫料敵非審,決勝或忩,出於無名,成乎輕舉,斯亦足以虞首事之失愼,不戢之禍哉!

夫槩王,吳王闔廬之弟也。吳伐楚,二師陳于柏擧(二師,吳、楚)。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瓦不仁(瓦,楚令尹子常名),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弗許。夫槩王曰:"所謂臣義而行,不待命者,其此之謂也。今日我死,楚可入也。"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子常奔鄭。

漢陳湯,元帝時爲西域副校尉。先是,郅支單于殺漢使谷吉等,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死(死,尸也)。郅支困辱使者,不肯奉詔,而因都護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強漢,遣子入侍(故爲此言,以調戲也。歸計謂歸附而受計策也)。"其驕慢如此。建昭二年,湯既領外國,乃與西域都護、騎都尉甘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1],嘗爲康居畫計,欲降服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利,西取安息,南排月氏、山離烏弋,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山離烏弋不在三十六國中,去中國二萬里,謂曲域國。爲城郭者,言不隨畜牧遷徙,以別於匈奴也)。且其人剽悍(剽,輕也。悍,勇也。剽,頻妙切。悍,胡幹切),好戰伐,數取勝,久畜之,必爲西域患。郅支單于雖所在絕遠,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毆從烏孫衆兵,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凡所見,事必不從。"延壽猶與

(與，讀曰豫)不聽。會其久病，湯獨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延壽聞之，驚起，欲止焉。湯怒，按劍叱延壽曰："大衆已集會，豎子欲沮衆邪(沮，止也，壞也。音才女切[2])？"延壽遂從之，部勒行陳，益置揚威、白虎、合騎之校(西域陳法之名也。或云一校則別爲一部軍，故稱校耳。湯特新置此等諸校名[3]，以爲威聲也)，漢兵胡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兵分行，爲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經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涉康居界，至闐池西。而康居副王抱闐將數千騎，寇赤谷城東(闐，音塡)，殺略大昆彌千餘人，歐畜產甚多。從後，與漢軍相及，頗寇盜後重(重，謂輜重也)。湯縱胡兵擊之，殺四百六十人，得其所略民四百七十人，還付大昆彌，其馬牛羊以給軍食。又捕得抱闐貴人伊奴毒。入康居東界，令軍不得爲寇。間呼其貴人屠墨見之(間，密呼也)，諭以威信，與飲盟，遣去。徑引行，未至單于城可六十里[4]，止營。復捕得康居貴人貝色子男開牟以爲導。貝色子即屠墨母之弟，皆怨單于，繇是具知郅支情。明日，引行，未至城三十里，止營。單于郅支遣使問："漢兵何以來？"應曰："單于上書，言居困厄，願歸計強漢，身入朝見。天子哀閔單于棄大國，屈意康居，故使都護將軍來迎單于妻子，恐左右驚動，故未敢至城下。"使數往來相答報。延壽、湯因讓之："我爲單于遠來，而至今無名王大人見將軍受事者(名王，諸王之貴者。受事，受教命而供事也)，何單于忽大計，失客主之禮也！兵來道遠，人畜罷極，食度(大各切)且盡，恐無以自還，願單于與大臣審計策。"明日，前至郅支城都賴水上，離城三里，止營傅陳(傅，讀曰"敷"，敷布也)。望見單于城上立五采幡幟(幟[5]，讀曰"織"，音式志切)，數百人被甲乘城(乘，謂登之，備守也)，又出百餘騎往來馳城下，步兵百餘人夾門魚鱗陳(言其相接次，形若魚鱗)，講習用兵[6]。城上人更招漢軍曰："鬭來(更，互也。音工行切)！"百餘騎馳赴營，營皆張弩持滿指之，騎引卻。頗遣吏士射城門騎、步兵，騎、步兵皆入。延壽、湯令軍聞鼓音皆薄城下，四面圍城，各有所守，穿塹，塞門戶，鹵楯爲前，戟弩爲後，迎射城中樓上人。樓上人下走土城，外有重木城，從木城中射，頗殺傷外人。外人發薪燒木城。夜，數百騎欲出外，迎射殺之。初，單于聞漢兵至，欲去，疑康居怨己，爲漢內應，又聞烏孫諸國兵皆發，自以無所之。郅支已出，復還，曰："不如堅守，漢兵遠來，不能久攻。"單于乃披甲在樓上，諸閼氏夫人數十皆以弓射外人。外人射中單于鼻，諸夫人頗死。單于下騎，傳戰大內(下騎，謂下樓而騎馬也。傳戰，轉戰也。大內，單于之內室也。言且戰且行，而入內室)。夜過半，木城穿，中人卻入土城[7]，乘城呼(乘，登也。呼，火故也。次下亦同)。時康居兵萬餘騎，分爲十餘處，四面環城，亦與相應和(環，繞也。音患。和，音禍)。夜，數奔營，不利，輒卻。平明，四面火起，吏士喜，大呼乘之，鉦鼓聲動地。康居兵引卻。漢兵四面推鹵楯，鹵楯並入土城中。單于男女百餘人走入大內。漢兵縱火，吏士爭入，單于被創，死。軍候假丞杜勳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齎帛書。諸鹵獲以畀得者(畀，予

也。各以與所得人。畀,必寐切)。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千餘人,賦予城郭諸國所發十五王(賦,謂班與之也。所發十五王,謂所發諸國之兵,共圍郅支王者也)。於是延壽、湯上疏曰:“臣聞天下之大義,當混爲一(混,同也。音呼本切)。昔有唐虞,今有強漢。匈奴呼韓邪單于已稱北藩,唯郅支單于叛逆,未伏其辜,大夏之西,以爲強漢不能臣也。郅支單于慘毒行於民,大惡通於天。臣延壽、臣湯將義兵,行天誅,賴陛下神靈,陰陽並應,天氣精明,陷陳克敵,斬郅支首及名王已下。宜縣頭藳街蠻夷邸間(按《黄圖》,藳街在長安城門内。藳街,街名,蠻夷邸在此街也。邸名今鴻臚客館也),以示萬里,明犯彊漢者,雖遠必誅。”初,中書令石顯嘗欲以姊妻延壽,延壽不取。及丞相匡衡亦惡其矯制,皆不與湯(與,猶許也)。既至,論功,石顯、匡衡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欲乘危徼幸,生事於蠻夷,爲國招難,漸不可開。”帝内嘉延壽、湯功,而重違衡、顯之(宜重難言也)議,久不決。宗正劉向上疏,請尊寵爵位,以觀有功。於是天子下詔,封延壽爲義成侯,湯爵關内侯,食邑各三百戶。以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

後漢臧宫爲威武將軍[8]。光武建武十一年討公孫述,宫與征南大將軍岑彭等破荆門,别至垂鵲山通道,出秭歸,至江州。岑彭下巴郡,使宫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述將延岑盛兵於沅水。時宫衆多,食轉少,輸不至,而降者皆欲散畔,郡邑復更保聚,觀望成敗。宫欲引還,恐爲所反。會帝遣謁者將兵詣岑彭,有馬七百匹。宫矯制取以自益。晨夜進兵,多張旗幟,登山鼓譟,右步左騎,挾船而引,呼聲動山谷。岑不意漢軍卒至,登山望之,大震恐。宫因從擊,大破之,斬首溺死者萬餘人,水爲之濁流。延岑奔成都,其衆悉降,盡獲其兵馬珍寶。自是承勝追北,降者以十萬數。

宋均爲謁者。建武二十四年,武陵蠻反,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往救之(擢選精勇聞命奔走者)。既至,而尚已没。會伏波將軍馬援至,因詔令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抗,不得前。及馬援卒於師,軍士多溫濕疾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乘制降之,何如?”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家,專之可也(《公羊傳》曰:“聘禮,大夫受命,不受辭。出境,有以安社稷,全國家,則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吕种守沅陵長,命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馬兵隨其後。蠻夷震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衆,遣歸本郡,爲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其功,迎賜以金帛。

段紀明,桓帝時爲遼東屬國都尉。時鮮卑犯塞,紀明即率所領馳赴之。既而恐賊驚去,乃使驛騎詐齎璽書詔紀明。紀明於道僞退,潛於還路設伏。虜以爲信然,乃入追紀明。紀明因大縱兵,悉斬獲之。坐詐璽書,伏重刑,以有功論司寇。刑竟,徵拜議郎。

魏李典,漢末爲裨將軍。時太祖擊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

遣魏郡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絶水道。太祖敕典、昱，若船不得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禦，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

田豫，明帝太和末，以殄夷將軍督青州諸軍，假節討遼東。會吳賊遣使與公孫淵相結，帝以賊衆多，又以渡海，詔豫，使罷軍。豫度賊船垂還，歲晚風急，必畏漂浪。東隨無岸，當赴成山。成山無藏船之處，輒便循海，案行地形，及諸山島，徼截險要，列兵屯守。自入成山，登漢武之觀。賊還，果遇惡風，船皆觸山沉沒，波蕩著岸，無所逃竄，盡虜其衆。

晉李憙，魏末爲揚威將軍，假節領護羌校尉。羌虜犯塞，憙因其隙，會不及啓聞，輒以便宜出軍深入，遂大克獲，以功重免譴，時人比之漢朝馮甘焉。

毛寶爲溫嶠平南參軍。蘇峻作逆，寶領千人爲嶠前鋒，俱次茄子浦。初，嶠以南軍習水，峻軍便步，欲以所長制之。宣令三軍有上岸者死。時蘇峻送米萬斛，饋祖約。約遣司馬桓撫等迎之。寶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豈可不上岸邪?"乃設變力戰，悉獲其米，虜殺萬計。約用大饑。嶠嘉其勳，上爲廬江太守。

唐李靖，太宗貞觀四年，頡利可汗請舉國內附。以靖爲定襄道行軍總管，往迎。頡利雖外請朝謁，而潛懷猶與。帝遣鴻臚卿唐儉、將軍安脩仁慰諭。靖揣知其意，謂副將張公瑾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遂選精騎一萬，賫二十日糧，引兵自間道襲之。"公瑾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時不可失，韓信所以破齊人。如唐儉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師至陰山，過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兵至也。靖軍將逼其牙十五里，虜始覺。頡利畏威，先奔，部衆因而潰散。靖斬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殺其妻隨義城公主。頡利乘千里馬投吐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之以獻。

立後效

夫先迷後得，實顯於《羲經》；善敗不忘，蓋聞於《軍志》。若夫孟明二陵之戰，大樹回溪之役，覆軍擒將，喪師失律，可謂敗矣。然而念德不怠，乃立於後圖；出奇無窮，終邀於有勝。又兵者，機事也。故用之以危地，窮而能變，屈而能伸。審多算之可憑，雖小衄而何害？此又制勝之嘉術，整軍之善教也。是故再戰皆北，壯氣未衰，一立後功，可刷前耻，得失之際，燦然可觀。

秦孟明視，殽之役，晉人既歸秦師，秦大夫及左右皆言於穆公曰："是敗也，孟明之罪也。必殺之。"穆公曰："是孤之罪。"復使爲政。三十五年春，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晉侯禦之，戰于彭衙。秦師敗績。穆公猶用孟明。孟明增修國政，重施於民。

三十六年夏,穆公以孟明伐晉,濟河,焚舟(示必死也),取王官及郊(王官郊,晉也)。晉人不出,遂自茅津濟,封殽屍而還(茅津在河東大陽縣西。封,埋藏之)[9],遂霸西戎,用孟明也。

漢韓信爲左丞相,封齊王。高帝五年,與諸侯兵共擊項羽,決勝垓下。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居左,費將軍居右,帝在後,絳侯、柴將軍在帝後(臣欽若等按:《漢書》孔將軍名聚,封蓼侯。絳侯即周勃。費、柴,史失其名)。項羽之卒可十萬,信先合不利,卻。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不利。信復乘之,大敗垓下。

後漢吳漢,建武二年爲大司馬,率驃騎大將軍杜茂、強弩將軍陳俊等,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別招聚收集,得十餘萬人救廣樂。漢將輕騎迎,與之戰,不利。墮馬傷膝,還營。建等遂連兵入城。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卧,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創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曰:"賊衆雖多,皆劫掠群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出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黄頭吳河等,及烏桓突騎三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反還奔城。長驅追擊,爭門並入,大破之。茂、建突走。十二年,征公孫述,攻拔廣都。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光武戒漢曰:"成都十萬餘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使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共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所在斬獲,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 ,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絶。夜銜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

馮異爲征西大將軍,與鄧禹等共攻赤眉,大爲赤眉所敗。禹得脱,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溪阪,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壁,收其散卒,招集諸營,保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衆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衆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降男女八萬人,餘衆尚十餘萬,東走宜陽降。璽書

勞異曰:“赤眉破平,士吏勞苦,始雖垂翅回溪,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方論功賞,以答大勳。”

馬武,明帝永平初爲中郎將。時西羌寇隴右,覆軍殺將,朝廷患之。復拜武捕虜將軍,以中郎將王豐副,與監軍使者竇固、右輔都尉陳訢,將烏桓、黎陽營、三輔募士(光武置黎陽營)、涼州諸郡羌胡兵及弛刑,合四萬人擊之。到金城浩亹,與羌戰(浩亹,縣名。屬金城郡),斬首六百級。及戰於洛都谷,爲羌所敗(湟水,一名洛都水,西至吐谷渾界入,在今鄯州湟水縣),死者千餘人。羌乃率衆引出塞,武復追擊,到東西邯,大破之(酈元《水經注》曰:“邯川城左右有水,自北出,南經邯亭,注于河。”蓋以此水分流,謂之東西邯也。在今廓州化隆縣東),斬首四千六百級,獲生口千六百人,餘皆降散。武振旅還京師。

吳劉繇,漢末爲楊州刺史。時袁術在淮南,繇畏憚不敢之州,欲南渡江。吳景、孫賁迎置曲阿。術圖爲僭逆,攻沒諸郡縣。繇遣樊能、張英屯江邊以拒之,以景、賁術所授用,乃迫逐使去。於是術乃自置楊州刺史,與景、賁并力攻英、能等,歲餘不下。朝廷命加繇爲牧、振武將軍,衆萬餘人。孫策東渡,破英、能等,繇奔丹徒,遂收江南,保豫章、駐彭澤。笮融先至,殺太守朱皓,入居郡中。繇進討,爲融所破[10]。更復招合屬縣攻破融,融敗走,入山,爲民所殺。

晉高密王略,懷帝時爲使持節都督荆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京兆流人王逌與叟人部洛聚衆數千,屯于冠軍。略遣參軍崔曠率將軍皮初、張洛等討逌,爲逌所譎,戰敗。略更遣左司馬曹攄統曠等進逼逌。將大戰,曠在後,密自退走。攄軍無繼,戰敗死之。略乃赦曠罪,復遣部將韓松,又督曠攻逌,逌降。

陳侯安都,高祖時爲鎮北將軍,與周文育討王琳。戰敗,並爲琳所囚。逃歸,復其官爵,尋出爲都督南豫州諸軍事、鎮西將軍、南豫州刺史。令繼周文育攻余孝勱及王琳將曹慶、常衆愛等。安都自宫亭湖出松門,躡衆愛後。文育爲熊曇朗所害,安都回取大艦,值琳將周炅、周協南歸,與戰,破之,生擒炅、協。孝勱弟孝猷率部下四千家欲就王琳,遇炅敗,乃詣安都降。又進軍於禽奇洲,破曹慶、常衆愛等,焚其船艦。衆愛奔于廬山,爲村人所殺,餘衆悉平。文帝即位,王琳下至柵口,大軍出頓蕪湖。時侯瑱爲大都督,而指麾經略,多出安都。天嘉元年,增邑千戶。及王琳敗走入齊,安都進軍湓城,討琳餘黨,所向皆下。

後魏李佐,道武帝時爲安南將軍,攻赭陽。爲賊所敗,坐徙瀛州爲民。車駕征宛鄧,復起佐,假平遠將軍,統軍。齊新野太守劉忌馮城固守,佐率所領攻拔之。

爾朱天光爲驃騎大將軍。既克万俟醜奴,而都督長孫邪利爲賊行臺万俟道洛襲殺。爾朱榮責天光失邪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詔降爲散騎常侍、撫軍、雍州刺史,削爵爲侯。天光與岳悅等復向牽屯討之。天光身討,道洛戰敗,率數千騎而走,追

之不及,遂得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絶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皇帝,以道洛爲將軍。天光欲討之,而莊帝謂敕榮復有書,以隴中險邃,兼天盛暑,令待冬月。而天光知其可制,乃率諸軍入隴,至慶雲所居永洛城。慶雲、道洛踰出城拒戰[11]。天光復射中道洛臂,失弓還走,破其東城。賊遂並趣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道洛欲突出死戰。天光恐失賊帥,其釁未已,乃遣謂慶雲曰:"力屈如此,可以早降。若未敢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而慶雲等冀得少緩,待夜突出,報天光云:"請待明日。"天光因謂曰:"相知須水,今爲少退,任取河飲。"賊衆安悦,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黄昏時,布立人馬爲防衛之勢,周匝立槍,要路加厚。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其夜,慶雲、道洛果便突出,馳馬先進,不覺至槍,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擒獲。餘衆皆出城南,遇槍而止。城北軍士登梯上城,賊徒路窮乞降,至明,盡收其仗[12]。天光、岳悦等議,悉坑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善咸來款順[13]。天光頓軍略陽,詔復天光前官爵,尋加侍中、儀同三司,增邑至三千户[14]。

崔延伯爲左衛將軍,與行臺蕭寶寅討万俟醜奴。軍大敗。寶寅斂軍退保涇州。延伯修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川西進,去賊彭坑谷柵七里結營。延伯耻前挫辱,不報寶寅,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城,皆逃迸。

北齊斛律金爲汾州大都督,從神武戰於沙苑[15],不利,班師。因此東雍諸城復爲西軍所據。遣金與尉景、厙狄干等討復之。

後周陽猛爲武衛將軍,鎮善諸,爲竇泰所襲。猛脱身得免。太祖以衆寡不敵,弗之責也。仍配兵千人守牛尾、保尋,而太祖擒竇泰,猛亦别獲東魏弘農郡守淳于業。

于謹爲驃騎大將軍,從太祖攻東魏芒山,大軍不利。謹率其麾下僞降,立於路左。齊神武軍乘勝逐北,不以爲虞。謹乃自後擊之。齊軍亂。以此大軍得全。

隋段文振,高祖仁壽初爲太僕卿。嘉州獠反,文振以行軍總管討之。引軍山谷間,爲賊所襲,前後阻險,不得相救,軍遂大敗。文振復收散兵,擊其不意,竟破之。

薛世雄,煬帝大業中爲沃沮道將軍,征遼。與宇文述同敗績於平壤。還次白石山,爲賊所圍百餘里,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師爲方陣,選勁騎二百先犯之。賊稍卻。因而縱擊之,遂破之而還。

唐劉文靜,高祖起義初爲大將軍府司馬,將兵與隋將屈突通、桑顯和戰於潼關。義軍不利,文靜爲流矢所中。義軍氣奪,垂至於敗,而文靜游軍數百騎,自南守而來,擊其背。顯和大敗,匹馬而歸。

薛訥爲檢校左衛大將軍。玄宗開元二年,詔與將軍杜賓客、崔宣道率衆討契丹。六月,師至灤河,盡爲契丹所覆,除削官爵。其年八月,吐蕃大將勃達延、乞力徐等率衆十萬寇臨洮軍,又進寇蘭州及渭州,之渭源縣,掠群牧而去。詔訥白衣攝左羽林將軍,爲

隴右防禦使，與太僕少卿王晙等率兵邀擊之。十月，訥領衆至渭源縣，遇賊，戰於武階驛，與王晙掎角夾攻之[16]，大破賊衆，追奔至洮水。又戰于長城堡，豐安軍使王海賓先鋒力戰，死之。將士乘勢進擊，又破之，殺獲數萬人，擒其將六指鄉彌洪，盡收其所掠羊馬，幷獲其器械，不可勝數。時有詔將以十二月親征吐蕃，及聞訥等克捷，帝悦，遂停親征。拜訥左羽林大將軍，復封平陽郡公。仍拜子暢朝散大夫。俄又充涼州鎮軍大總管[17]，復爲朔方軍大總管。

王思禮，天寶末爲哥舒翰元帥馬軍都將。及潼關失守，思禮西赴行在。帝至安化郡，思禮與吕崇賁、李承光並引於纛下，責以不能堅守，並從軍令。或救之，可收其後效。遂斬李承光而釋思禮。後從郭子儀，領回紇之衆收西京，嘗爲先鋒，以功遷兵部尚書，封霍國公，食實封三百戶。

郭子儀，肅宗至德中爲關內、河東副元帥，從元帥廣平王討安慶緒于關東。慶緒遣僞將嚴莊悉其衆十萬來赴陝州，與張通儒同抗官軍。賊聞官軍至，悉其衆屯於陝西，負山爲陣。子儀以大軍擊其前，回紇登山乘其背。遇賊潛師於山中，與鬬過期，大軍稍卻。賊分兵三千人絕我歸路，衆心大搖。子儀麾回紇，令進盡殺之師，馳至其後，於黄埃中發十餘箭，賊驚顧曰："回紇來！"即時大散，僵屍徧山澤。嚴莊、張通儒走歸洛陽。遂與安慶緒渡河保相州。郭子儀奉廣平王入東都。

晉安元信初仕後唐，爲武皇太原騎將。唐光啓末，燕帥李威與吐渾酋長赫連鐸入寇大同。武皇遣元信拒之。以衆寡不侔，爲流矢所中，兵敗居庸關。懼武皇法峻，南奔中山。中山連帥王帥王處存喜而納之，用爲突騎都校，奏授檢校工部尚書。乾寧末，處存卒，子郜嗣，爲梁人所攻，歸太原，與元信偕行。武皇待之如舊，授元信鐵林軍使。俄以梁將氏叔琮引兵五萬薄我城下，郡縣多陷。梁又遣葛從周出軍馬嶺。武皇遣元信以精騎擊而退之，以功奏加檢校尚書左僕射。

校勘記

[1]大宛，原作"太死"，據《漢書·陳湯傳》改。

[2]音，原注作"育"，據《漢書·陳湯傳》顔師古注改。

[3]特，原作"時"，據《漢書·陳湯傳》改。

[4]十，原作"千"，據《漢書·陳湯傳》改。

[5]幟，原作"織"，據《漢書·陳湯傳》顔師古注改。

[6]習，原作"集"，據《漢書·陳湯傳》改。

[7]土，原作"王"，據《漢書·陳湯傳》改。

[8]漢，原作"唐"，據《後漢書·臧宫傳》改。

[9]在，原重，據《左傳·文公三年》注删。

[10]爲，原脱，據《三國志·吳書·劉繇傳》補。

[11]洛,原爲“路”,據《魏書・爾朱天光傳》改。

[12]仗,原作“伏”,據《魏書・爾朱天光傳》改。

[13]是,原脱,據《魏書・爾朱天光傳》補。

[14]千,原作“百”,據《魏書・爾朱天光傳》改。

[15]神,原作“伸”,據《北齊書・斛律金傳》改。

[16]掎,原作“椅”,據《舊唐書・薛訥傳》改。

[17]充,原作“克”,據《舊唐書・薛訥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三十三

將帥部(九十四)

輕財　示弱

輕　財

夫戰之所尙,其惟得衆;師所以和,繇乎布惠。是以古之良將,受命忘家,視卒如子。饑寒先恤,甘苦皆分。饗必盡於食租,身不專其君賜。豈有他哉?蓋所以奉腹心之寄,宣爪牙之用,極士之歡心,致人之死力而已。故能奉辭將罰,治兵鞠旅。撫士御衆,多多而益辦;料敵制勝,堂堂之必擊。然後式遏寇虐,掃淸疆埸,揚威邊野,令行百萬。圖芳鼎彝,功齊四七。《語》有之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非德施,何以能之哉!

趙趙奢爲將,士及宗室所賞賜,盡以予軍吏士大夫。

漢竇嬰爲大將軍。嬰言袁盎、欒布諸名將、賢士在家者,進之。所賜金陳廊廡下(廊,堂下周屋也。廡,門屋也,音侮),軍吏過,輒令財取爲用(財,與裁同,謂裁量而用之也),金無入家者。

李廣累遷輕車將軍,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戲下(戲,讀曰"麾"),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

後漢吳漢爲大司馬。嘗出征,妻子在後買田業。漢還,讓之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

寇恂爲執金吾,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嘗曰:"吾因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

馬援,字文淵。拜隴西太守,監揚武將軍馬成,破先零羌。光武以璽書勞之,賜牛羊數頭,援盡頒諸賓客。

祭遵,字弟孫。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光武以爲刺姦將軍,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私財。

滕撫爲九江都尉,討平妖賊,所得賞賜,盡分與麾下。

董卓,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爲羽林郎,從中郎將張奐爲軍司馬,共擊漢陽叛羌,破之。拜郎中,賜縑九千匹。卓曰:"爲者則己,有者則士(爲功者雖己,共有者乃士)。"乃悉分與吏兵,無所留。

魏曹眞累遷大司馬。每征行,與將士同勞苦。軍賞不足,輒以家財頒賜,士卒皆願爲用。

夏侯惇爲大將軍,性淸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產業。

于禁爲虎威將軍。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

徐邈爲涼州刺史、建威將軍,破叛羌有功,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妻子衣食不充。明帝聞而嘉之,隨時供給其家。

胡質爲東莞太守,每軍功賞賜,皆散之於衆,無入家者。在郡九年,吏民便安,將士用命。遷荆州刺史,加振威將軍。

田豫爲護烏桓、鮮卑校尉。後爲護匈奴中郎將、幷州刺史。豫淸約儉素,賞賜皆散之將士。每胡狄私遺,悉簿藏官,不入家。家常貧匱,雖殊類,咸高豫節。

吳孫皎,字叔朗。遷都護征虜將軍,代程普督夏口。輕財能施。

程普爲蕩寇將軍,於諸將最年長,時人皆呼程公。性好施與,喜士大夫。

朱據爲左將軍,輕財好施,祿賜雖豐,而不足用。

朱桓累遷前將軍,輕財貴義,愛養吏士,贍護六親,俸祿產業,皆與共分。

晉羅憲初仕蜀,爲宣信校尉。輕財好施,不營產業。

羊祜爲征南大將軍。立身淸儉,被服率素。祿奉所資,皆以贍給九族,賞賜軍士,家無餘財。

祖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逖獲駿馬,蓬陂塢主陳川將李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逖克己務施,不畜資產。

紀瞻爲領軍將軍,兼散騎常侍。及王敦之逆,明帝使謂瞻曰:"卿雖病,但爲朕卧護六軍,所益多矣。"乃賜布千匹。瞻不以歸家,分賞將士。

王敦爲廣武將軍。初,尙武帝女襄城公主。後天下大亂,敦悉以公主時侍婢百餘人,配給將士。金銀寶物散之於衆,單車還洛。

宋朱脩之爲寧蠻校尉、雍州刺史。修之治身淸約,凡所贈貺,一無所受。有餉,或受之,而旋賞驍雄[1]。陳宣帝深嘆美之[2]。

唐尉遲敬德,太宗貞觀中,歷靈、鄜、夏二州都督[3]。敬德輕於貨財,所得遺賜,多散之於士卒及故舊親族。

李勣累爲行軍總管。前後戰勝所得金帛,皆散之將士。

裴行儉爲洮州道左二軍總管。詔賜都支等資產[4],金銀器皿三千餘事,駝馬稱是。幷分給親故幷副使已下[5],數日便盡。

李叔明爲太子太傅，閬州人，本姓鮮于。代宗大曆中，賜姓李氏。叔明總戎年深，家代爲豪族。

元仲通，天寶末爲京兆尹、劍南節度使。兄弟幷涉學，輕財好施。

馬燧爲河東節度，討田悦。悦兵大敗。先戰，燧誓於軍中：戰勝，請以家財行賞。既戰勝，盡其私積以頒將士。德宗聞而嘉之，乃詔度支出錢伍萬貫行賞。還其家財。

石雄爲豐州刺史、天德防禦使。雄臨財甚廉，每破賊立功，朝廷時有賜與，皆不入私室，置於軍門首，取一分，餘並分給。以此，軍士感義，皆思奮發。

後唐王晏球爲宋州節度使，充招討使，攻圍定州。晏球能與將士同甘苦，所得祿賜私財，盡以饗士。

趙鳳爲邢州節度使，在鎮所，請俸祿之餘，分給將校賓佐，故雖危難之中，軍民帖然。

王思同，明宗在軍時素知之。即位後，用爲同州節度使。未幾，移鎮隴右。思同好文士，無賢不肖，必館接賄遺，歲費數十萬。

示　弱

夫兵唯凶器，戰實詭道。譎而不正，雖或見譏；道而後權，蓋有明訓。矧殺敵致果，唯利是圖；後實先聲，以奇制勝。是知晉侯退舍，得臣遂驗；曹子羸師，季良乃騁。信歙張之良術，成敗之要樞也。然仁者之師，無敵於天下；聖人之守，遠在於四夷。好謀而成，雖兵家之常道；不爭而勝，乃常武之茂功。較而論之，固有間矣。

趙將李牧嘗居代、雁門，備匈奴。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謂牧爲怯。趙王讓牧，牧如舊。王怒，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復遣牧。牧至，如故約。匈奴終歲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兵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弓弩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衆來寇。牧多爲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十餘歲不敢近邊。

田忌爲齊將，韓魏相攻，忌率兵伐魏。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臏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皆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軍（蹶，猶挫也。蹶，紀劣切）；五十里走者，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日爲伍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涓行三日，大喜曰："我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其步兵，與其輕鋭，倍日幷行逐之（幷，畢正切）。孫子度其期當至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隘，可伏兵。乃大斫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下。"於是令萬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書未畢，齊

軍萬弩俱發,軍大亂,龐涓乃自剄。

田單,齊將也。燕軍大破齊國,田單守即墨,知士卒可用,乃身操版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於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使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入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遺燕將,書曰:"即墨即降,願無擄虜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繇此益懈。田單出軍擊,大敗之。

漢韓信爲相國,擊齊。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且與信夾濰水陳,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以壅水上流,引兵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遂追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急擊,破之。

後漢吳漢爲大司馬,伐公孫述。時漢軍餘七日糧,陰具船,欲遁去。蜀郡太守張堪聞之,馳往見漢,說述必敗,不宜退師之策。漢從之,乃示弱挑敵。述果自出,戰死城下。

耿弇爲建威大將軍,討張步。弇攻步臨淄,拔之,入據其城。步與其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重,姓。異,名也)[6],號二十萬[7],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曰:"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與弇裨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望之(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上宮中壞臺也)[8],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陣於東城下,大破之。

魏陳登,字元龍,爲伏波將軍。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登閉門自守,示弱不與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乘城望形勢,知其可擊,乃申令將士,宿整兵器,昧爽,開南門,擊破之。

晉李矩,字世迴。太尉荀藩承制,建行臺,假矩滎陽太守[9],元帝加矩冠軍將軍。後,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虞,大饗渠師,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暢僅以身免。

梁韋濬爲左將軍、南郡太守。時司會州刺史馬仙琕北伐還軍,爲魏人所躡,三關擾動,招濬督衆軍援焉。濬至安陸,增築城二丈餘,更開大塹,起高樓。衆頗譏其示弱,濬曰:"不然,爲將當有怯時,不可專勇。"是時,元英復追仙琕,將復楊、邵之耻,聞濬至,乃退。高祖亦詔罷軍。

王僧辯爲征東大將軍。時侯景陷京師,僧辯赴援,次于南洲。賊帥侯子鑒自率步騎萬餘人,於岸挑戰,又以鳥船千艘並載戰士兩邊,悉八十棹,棹手皆越人,去來趣襲,捷過風電。僧辯乃麾細船,皆令退縮,悉使大艦夾泊兩岸。賊謂水軍欲退,爭出趍之。衆軍乃棹大艦,截其歸路,鼓譟大呼,合戰中江,賊悉赴水。

陳侯安都爲南徐州刺史。高祖東討杜龕,安都留臺居守,徐嗣徽、任約等引齊寇入據石頭,游騎至于闕下。安都閉門偃旗幟,示之以弱。令城中日登陴看賊者斬。及夕,

賊收軍還石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將旦，賊騎又至，安都率甲士千三百人開東西門與戰，大敗之。賊乃還石頭，不敢進逼臺城。

陸子隆爲明威將軍、廬陵太守。時周迪據臨川，及東昌縣人修行師應之，率兵以攻子隆，其鋒甚盛。子隆設伏於外，仍閉門偃甲，示之以弱。及行師至，腹背擊之，行師大敗，因乞降。許之，送京師。

後魏費穆，孝明時蠕蠕入寇涼州，以穆爲輔國將軍，假征虜將軍，兼尚書左丞、西北道行臺，仍爲別將，往討之。穆至涼州，蠕蠕遁走。穆與所部曰："夷狄獸心，惟利是視，見敵便走，乘虛復出。今王師來討，雖畏威逃跡，然軍還之後，必來侵暴。今欲羸師誘致，冀獲一戰，若不令其破膽，終恐疲於奔命。"衆咸然之。穆乃簡練精騎，伏於山谷，使羸步之衆，爲外營以誘之。賊騎覘見，謂爲信弱。俄而，競至。穆伏兵奔擊，大敗之，斬其帥郁厥、烏爾、俟斥、十代等，獲生口雜畜甚衆。

南齊周山圖爲龍驤將軍。時豫章賊張鳳聚衆康樂山，斷江劫抄。臺軍主李雙、蔡保數遣軍攻之，連年不擒。至是，軍主毛寄生與鳳戰於豫章江，大敗。明帝復遣山圖討之。山圖至，先羸兵偃衆，遣軍主龐嗣厚遺鳳，要出會聚，聽以兵自衛。鳳信之，行至望蔡，山圖設伏兵於水側，擊斬鳳首，衆百餘人來降。

隋于仲文，高祖時爲大將軍。尉迥之亂，遣仲文詣洛陽，發兵討之。仲文軍至汴州之東，次蓼堤，去梁郡七里。迥將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僞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生獲五千餘人，斬首七百級。進攻梁郡。迥守將劉子寬棄城遁走。仲文追擊，擒斬數千人。子寬僅以身免。及煬帝大業中，爲光祿大夫。遼東之役，仲文率軍指樂浪道，軍次烏骨城。仲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既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回擊，大破之。

董純爲右衛將軍、彭城留守。大業中，彭城賊張大彪、宗世模等衆至數萬保縣薄山，寇掠徐、兗。純將兵討之。純初閉營，不與戰。賊屢挑之，不出。賊以純爲怯，不設備，縱兵大掠。純選精鋭擊賊，合戰於昌慮，大破之，斬首萬餘，仍築爲京觀。

王世充爲江都郡丞，領江都宮監。齊郡賊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世充以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爲五柵，相持不戰。後因其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

唐薛萬均爲上柱國永安郡公，與燕王羅藝守幽州。竇建德率衆十萬，來至范陽。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門，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弱馬阻，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渡而擊之，破之必矣。"從之。建德果引兵渡，萬均邀擊，大破之。

執失思力有戰功，封安國公。及討遼東，留思力統領突厥，於夏州之北，捍禦延陁。其冬，延陁率兵十餘萬來寇河南。思力示羸弱，縱賊深入，漸引南行，至夏州之境。思力整陣擊敗之，追奔六百餘里，擒延陁，耀威磧北而還。

校勘記

[1]本句《宋書·朱修之傳》作"而旋與佐吏賭之,終不入已,唯以撫納群蠻爲務"。

[2]本句《宋書·朱修之傳》作"西土稱焉"。

[3]"歷靈、鄜、夏二州",疑"二"字誤。《舊唐書·尉遲敬德傳》稱"歷鄜、夏二州"。

[4]支,原作"友",據《舊唐書·裴行儉傳》改。

[5]并,原闕,據《舊唐書·裴行儉傳》補。

[6]肜,原作"槍";帥,原作"師",皆據《後漢書·耿弇傳》改。

[7]二,原作"一",據《後漢書·耿弇傳》改。

[8]壞,原作"環",據《後漢書·耿弇傳》改。原注中"環臺",《後漢書·耿弇傳》李賢注作:"壞臺",又云:"《東觀記》作'壞臺'。"

[9]滎,原作"榮",據《晉書·李矩傳》改。

册府元龜卷第四百三十四

將帥部(九十五)

獻 捷

《大雅》云:"江漢湯湯,武夫洸洸。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周禮》曰:"大司樂,王師大獻,令奏愷樂。"若夫奉專征之寄,董伏順之師,授鉞登壇,爲萬夫之長;班師振旅,成七德之功。漢魏以還,簡策具載。則有內承廟算,外震戎容,拓土開疆,斬俘獻馘。至于克鄰國之勍敵,破異俗之餘妖,或殲厥叛臣,或收其故地,所以見帝王之神武,宣邦國之威靈。《傳》曰:"飲至策勳。"此之謂矣。

魯僖公既伐淮夷(十三年),使武臣獻馘。故《泮水》之詩曰:"矯矯虎臣,在泮獻馘(矯矯,武貌,首所格者之令耳)。"

晉文公、齊師、宋人、秦師及楚人戰于城濮(魯僖公二十八年),楚師敗績。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愷,樂也),獻俘授馘,飲至大賞(授,數也。獻楚俘於廟)。

漢韓信,高祖爲漢王時,信以左丞相擊魏,虜魏王豹,定河東。請漢王,願益兵三萬人,北舉燕、趙。漢王與兵萬人,遣張耳與俱進,擊趙、代。信破代,擒夏說閼與(夏說,代相。閼與,邑名),又破趙軍,擒趙王歇。用廣武君策,發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王趙,以撫其國。

趙充國,宣帝時爲後將軍,征諸羌。奏言羌本可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河湟饑餓者死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俱亡者不過四千人,羌靡忘等自詭必得(詭,責也。自以爲憂,責言必能得之),請罷屯兵。奏可,充國振旅而還。

陳湯,元帝時爲西域副校尉。湯與使西域都護、騎都尉甘延壽誅郅支單于,上疏宜縣槀街。事下有司,丞相衡、御史大夫繁延壽以爲:"郅支及名王首更歷諸國,蠻夷莫不聞知。《月令》:'春,掩骼埋胔之時。'宜勿縣。"車騎將軍許嘉、右將軍王商以爲:"《春秋》夾谷之會,優施笑君,孔子誅之。方盛暑,首足異門而出,宜縣十日,乃埋之。"有詔將軍議是。

後漢寇恂,字子翼,爲河內太守。光武建武元年,更始將朱鮪聞光武北,而河內孤,使討難將軍蘇茂、副將賈強將兵三萬餘人攻溫。恂勒軍擊破之,追斬賈強。茂兵投河

死者數千人,生獲萬餘人。時光武傳聞朱鮪破河内,有頃,恂檄至,大喜曰:"吾知寇子翼可任也。"

耿弇爲建威將軍。建武五年,詔弇討張步,步奔平壽(平壽,縣名。屬北海郡,在青州北海縣),乃肉袒負斧鑕於軍門(鑕,鍖也,示必死)。弇傳步詣行在所。

馬援爲伏波將軍。建武十七年,交趾女子徵側及女弟徵貳反。璽書拜援將軍,以扶樂侯劉隆爲副都督,樓船將軍段志等擊之。十九年,斬徵側、徵貳,傳首洛陽。

魏諸葛誕爲鎮東大將軍[1],時吳大將軍孫峻等號十萬至壽春,誕拒擊破之,斬吳左將。

鍾會爲鎮西將軍、常道鄉公。景元四年十一月,與征西將軍鄧艾同伐蜀。蜀主劉禪詣艾降,遣使敕姜維等從東道詣會降。會上言曰:"賊姜維、張翼、廖化、董厥等逃死遁走[2],欲趣成都。臣輒遣司馬夏侯咸、護軍胡烈等徑從劍閣出新都、大渡,截其前;參軍爰彰、將軍句安等躡其後。參軍皇甫闓、將軍王買等從涪南出[3],衝其腹。臣據涪縣,爲東西勢援。維等所統步騎四、五萬人,擐甲厲兵,塞川塡谷,數百里中,首尾相繼,憑恃其衆[4],方軌而西。臣敕咸、闓等,令分兵據勢,廣張羅網,南杜走吳之道,西塞成都之路,北絶越逸之徑,四面雲集,首尾並進,蹊路斷絶,走伏無地。臣又手書申喻,開示生路,群寇困逼,知命窮數盡,解甲投戈,面縛委質,印綬萬數,資器山積。昔舜舞干戚,有苗自服;牧野之師,商旅倒戈。有征無戰,帝王之盛業。全國爲上,破國次之;全軍爲上,破軍次之,用兵之令典。陛下盛德,侔蹤前代,翼輔忠明,齊軌公旦,仁育群生,義征不譓,殊俗向化,無思不服。師不踰時,兵不血刃[5],萬里同風,九州共貫。臣輒奉宣詔命,導揚恩化,復其社稷,安其閭伍,舍其賦調,弛其征役,訓之德禮,以移其風;示之軌儀,以易其俗。百姓欣欣,人懷逸豫,后來其蘇,義無以過。"

吳朱然爲車騎將軍。大帝赤烏九年,征柤山。魏將李興等聞然深入,率步騎六千斷然後道。然夜出逆之,軍以勝反。先是,歸義馬茂懷姦,覺,誅。帝深忿之。然臨行上疏,曰:"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懷,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效。"帝時抑表不出,然既獻捷,群臣上賀,帝乃舉酒作樂,而出然表,曰:"此家前初有表,孤以爲難心,今果如其言,可謂明於見事也。"遣使拜然爲佐大司馬、右軍師。

晋王濬爲龍驤將軍。武帝太康元年三月,濬以舟師平吳,至於建業之石頭。孫皓大懼,面縛輿櫬,降於軍門。濬拔節解縛焚櫬,送于京都。孫皓平,振旅。

桓豁爲右將軍。廢帝太和二年,擊南陽反人趙會於宛城,走之。進獲慕容暐將趙槃,送於京師。

宋杜惠度爲交州刺史、輔國將軍。高祖永初元年,率文武萬人,南討林邑,所殺過半,前後被抄掠,悉得還本。林邑乞降,輸生口、大象、金銀、古貝等。乃釋之,遣長史江

悠奉獻捷。

沈林子領建燕令，封資中侯，從高祖伐羌，參西軍事。悉署三府中兵爲前鋒，與冠軍檀道濟同攻潼關。姚泓聞大軍至，遣僞康平公姚紹舉關右之衆[6]，設重圍守之。林子率麾下數百人犯其西北，紹衆小靡，乘其亂而薄之。紹乃大潰，俘虜以千數，悉獲器械資實。時將破賊，皆多其首級，而林子獻捷書至，每以實聞。高祖問其故，林子曰："夫王者之師，本有征無戰，豈可復增張虜獲，以自夸誕？"

梁曹景宗爲右衛將軍。武帝天監五年，魏軍攻徐州，詔景宗攻破之，生擒五萬餘人，收其軍糧器械，積如山岳，牛馬驢騾，不可勝計。景宗乃搜軍所得生口萬餘人，馬千匹，遣獻捷。

蘭欽爲佐衛將軍。欽南征夷獠，擒陳文徹，所獲不可勝計。大獻銅鼓，累代所無。

陳侯瑱爲司空。高祖永定二年二月壬午，督衆軍自江入合肥，焚齊舟艦。三月丙申，至自合肥，衆軍獻捷。

後魏安頡爲冠軍將軍。太武神䴥四年，宋將檀道濟、王德東走，諸將追之，至歷城而還。頡獻宋俘萬餘人，甲兵三萬。

波權喜爲征西將軍。孝武太和元年十月，宋葭蘆戍主楊文度遣弟鼠襲陷仇池。十二月，權喜攻陷葭蘆，斬文度，傳首京師。

傅永爲豫州王肅建武將軍、平南長史。太和中，南齊將裴叔業率王茂先、李定等來侵楚王戍。永適還州，肅令永討之。獲叔業傘扇、鼓幕、甲仗萬餘。兩月之中，遂獻再捷，孝文嘉之。

党法宗爲揚州小峴戍主。宣武景明三年，法宗襲南齊大峴戍，破之，擒其龍驤將軍邾菩薩，送之京師。

爾朱榮爲河北都督畿內諸軍事。孝莊建義元年十月，榮破葛榮，檻送於京師。帝監閶闔門，榮稽顙謝罪，斬於都市。

費穆爲大都督，建義元年十月，大破梁軍，擒其將曹義宗，檻送京師。

上黨王天穆爲大將軍，以永安元年四月，大破邢果於齊州之濟南。果降，送京師，斬於東市。

北齊彭樂爲都督，從神武西征。樂使告捷，虜西魏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宋江夏王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詹事趙善、督將僚佐四十八人，皆系頸、反接手，臨以刃，歷兩陣而唱名焉。

唐李勣爲右武侯大將軍。高祖武德四年，統河南、山東之兵以拒王世充。及從太宗平竇建德，降世充，振旅而還，論功行賞。太宗爲上將，李勣爲下將，勣與太宗俱服金甲，乘戎輅，告捷於太廟。又從太宗破劉黑闥、徐圓朗，累遷左監門大將軍。圓朗重據兗州，及授勣河南大總管以討之。尋獲圓朗，斬首以獻。高宗總章元年，命勣爲遼東道

行軍總管，虜高麗莫離支、高麗藏及男建、男產，裂其諸城，並爲州縣，振旅而還。令勣便道以高麗藏及男建獻於昭陵[7]。禮畢，備軍容，入京城，獻太廟。總章元年十二月，以高麗平，獻俘於含光殿，大會勣及部將以下，大陳設於庭。

侯君集爲交河道行軍大總管，討高昌國。太宗貞觀十四年十二月，旋師，執高昌王麴智盛，獻捷于觀德殿。

阿史那社爾爲昆丘道行軍大總管，征龜兹。太宗貞觀二十三年，執龜兹王訶利布失畢及其相那利等，獻於社廟。

高侃爲左翊衛郎將。高祖永徽元年九月，執突厥車鼻可汗，獻太廟。

蘇定方爲行軍大總管，征賀魯。高宗顯慶三年十一月[8]，定方俘賀魯到京師，帝謂侍臣曰："賀魯背恩，今欲先獻俘於昭陵，可乎？"許敬宗對曰："古者出而凱還，則飲至策勳於廟。若諸侯以王命討不庭，亦獻俘於天子。近代征伐克捷，亦用斯禮，未聞獻俘于陵所也。伏以園寢嚴敬，義同清廟，陛下思孝所發，在禮無違，亦可行也。"十五日，還，獻於昭陵。十七日，告於大社。皇帝臨軒，大會文武、百僚、夷狄君長。定方戎服，操賀魯獻于樂懸之北。帝責之，不能對。攝刑部尚書長孫冲跪於階下，奏曰："伊麗道獻俘賀魯，請付所司。"大理官屬受之以出討，免其死。五年，定方爲左驍騎大將軍，討思結闕侯斥都曼，獻俘于東都。帝御乾陽殿，定方操都曼等以獻。法司請斬之，定方請曰："都曼反叛，罪合誅夷。臣欲生致闕庭，與之有約，述陛下好生之德，必當待以不死。今既面縛待罪，臣望與其餘命。"帝曰："朕屈法申恩，全卿信誓。"乃令宥之。定方從幸太原，制授熊津道行軍大總管，討百濟。賊師敗績。定方等將士引百濟王扶餘義慈、太子隆、小王孝演、孫文思及僞將五十八人，皆操右袂，抑首以獻，並釋放之。

裴行儉爲定襄道大總管。高宗永隆二年十月，行儉等獻定襄所獲突厥俘囚阿史那、伏念及溫博等五十四人，斬於都市(初，行儉討伏念，待以不死。侍中裴炎害其功，乃奏曰："伏念爲副將程務珽逼逐，窮急而降。"帝乃命斬于都市。封行儉爲聞喜縣公。行儉嘆曰："渾濬前事，古今耻之。但恐殺降之後，無復來者。"因稱疾不出)。

建安王攸宜爲淸邊道大總管。則天萬歲通天二年七月，攸宜平契丹，凱旋，詣闕獻俘。

李楷固爲左玉鈐衛將軍。則天久視元年，楷固及右武威衛將軍駱務整討契丹餘衆，擒之，獻俘於含樞殿，則天大悅。

冀良琛爲忠萬州討擊使。睿宗景雲二年，良琛獻俘，山賊悉平。

郭知運爲隴右節度使。玄宗開元五年，知運大破吐蕃，虜獲囚獻於闕下。帝悉免而撫之，分配諸州爲編戶，語郭知運及諸將曰："吐蕃孤恩，負約忘義，卿等受委，逆挫群凶，焚溺之餘，俘獲仍衆，覽今獻捷，深用嘉焉。"

王君㚟爲隴右節度使、鄯州都督。開元十二年，君㚟破吐蕃，來獻戎捷。帝置酒于

內殿享之，謂曰："卿能振國威，恢邊破敵，誠節既著，俘獲又多，疇庸策勳，已有策分。卿及將士等並宜飲至，兼有賜物，各宜領取。"

張守珪爲幽州節度副大使。開元二十二年，守珪大破林胡，遣使獻捷，擇日告廟。二十八年八月二十日，敕幽州節度，奏破奚契丹，宜擇日告廟（自後諸軍每有克捷，必先告廟）。

蓋嘉運爲磧西節度使。開元二十八年，嘉運俘吐火先可汗來獻，帝特捨之，授以官爵。

皇甫惟明爲隴右節度使。玄宗天寶五載五月己巳，惟明以所獲吐蕃、突厥俘來獻太廟。

哥舒翰爲右隴節度使。天寶八載，翰收隴右石堡城，獻功于朝。帝御丹鳳樓，會群臣，下制褒奬。

高仙芝爲西安四鎮節度。天寶十載，仙芝生擒突騎施可汗、吐蕃大首領及右國王并可敦及羯帥來獻。帝御勤政樓，會群臣引見。

楊國忠爲劍南節度使。天寶十一載，國忠破吐蕃數十萬衆於雲南[9]，獻俘於廟，表曰："臣國忠言：頃以南蠻閤羅鳳，敢背皇恩，吐蕃與其潛謀，欲於瀘南結聚，窺窬越巂，草竊昆明。繇是西山諸郡及八國子弟知其狡計，同請討除。臣當戎行，祗奉睿略，破吐蕃雲南救兵六十餘萬，屠拔隰州等三所大城，擒俘虜六千三百。臣以劍山迢遞，不可盡來，遂簡丁壯千餘，并投降首領，昨三日於勤政樓奉獻，已降殊恩。臣又以男女口二百人，六日於躍龍門進納。陛下以生成之德，不限華夷，詔臣曰：'夫王者之義，子育爲先，每行干紀之誅，嘗軫在予之念。吐蕃遺孽，頻有負恩，其君則然，其人何罪？且全其生理，遂彼物情，其所獻口，并宜釋放，遞還本國，以直報怨，於是乎在。'微臣於是何幸，親奉德音，聞所未聞，以忻以感。伏惟陛下，含弘庶品，康濟群生，大敷恩信，下格昏迷。自皇王以來，未有如今日者也。天下幸甚，豈惟諸戎？特望宣付史官，頒示中外。"許之。

安祿山爲范陽節度使。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奏："破奚五千騎，并破契丹勃朱蜀活等部落。賊等除戮之外，應獲生口、駝馬、牛羊、甲仗共一百三十二萬。"

段子璋爲越巂太守。肅宗至德二年三月，太上皇在蜀郡，段子璋俘所獲吐蕃生口來獻，詰責而舍之。

萬敵爲南陽都知兵馬使，至德二年八月，破賊馬軍二千人、步軍二萬餘人。與興平軍使李奐斬賊括簡使十數人，傳首至鳳翔府。

郭子儀，肅宗時爲朔方節度使。乾元元年十月，子儀告捷，收新鄉縣，獲萬餘人、馬六千餘匹，進圍衛州。十一月壬申，兵部尚書王思禮奏："相州城下，破賊二萬人，兼獲旗幟、器械。"二年二月丁未朔，子儀破逆賊，執其將軍車昂，獻俘於朝，狗於東西兩市而斬之。七月，子儀擒逆賊將安太清，送闕下。子儀至代宗朝爲關東副元帥。大曆三

年九月,子儀率兵五萬,自河東移鎮奉天。戊戌,子儀於靈州破吐蕃六萬餘衆[10],文武百僚入賀于紫宸殿,京師解嚴。十月丁卯,子儀至自奉天行營。八年十月,子儀奏大破吐蕃十萬餘衆。己巳,文武百官入賀于紫宸殿庭。

衛伯玉爲西鎮行營節度使。乾元三年正月,伯玉獻俘百餘人至闕下,有詔解縛而赦之。

李光弼爲朔方副元帥。乾元三年四月奏:"三月二十九日,懷州城下,破逆賊安太清馬步四千餘人。今月二日,又于河陽西渚東灘,破逆賊史思明兵馬三千餘人。前後斬一千五百餘級,生擒逆賊侄女婿僞衛前兵馬使李秦璧,及僞驃騎大將軍。特進已上七十餘人。"

田神功爲平盧節度都知兵馬使。上元元年六月,神功奏:"鄭州城下,破賊四千餘衆,生擒逆賊大將四人,牛馬驢及器械不可勝數。"二年二月,神功生擒逆賊劉展來獻。

王仲鼎爲淮西申、蘄、黄、沔等州節度使,兼知鄭、汴等一十三州節度都勾當處置使。上元元年九月,仲鼎奏:"破逆賊史思明下將思庭金二萬餘衆,斬首二萬餘級,獲賊器械二千餘事。"元年建丑月,仲鼎奏:"建子月十三日,曹州刺史常休明破逆賊大將軍薛萼、史盡忠、李建廬等馬步三萬餘衆,獲器械二萬餘事。"

熊元皓爲兖州刺史。上元元年十二月,奏破兖、鄆史思明下逆賊二千人。

魚朝恩爲陜州觀軍容使。元年建丑月,奏:"神策軍節度兵馬,建子月六日平逆賊永寧縣鹿脊岡城[11],及破澠池、福昌、長水等縣一萬餘衆,生擒二千餘人,斬首三千餘級,獲馬畜器械共五萬已上。"

來瑱爲山南節度使、鄧州刺史。元年建丑月,瑱奏:"斬汝州逆賊五千餘衆,牛馬驢并器械等不可勝數。"

成公意爲鄜州刺史,奏:"破勾扇党項賊,斬獲僞敕使驃騎將軍都督石金德等共三千餘衆,斬首六百餘級,兼獲僞敕文牒并器械、衣裝、雜物等共三千餘事,牛羊雜畜甚衆。"又檢校鄜州兵馬使内給事林明俊奏:"破党項一千餘衆,斬首四百餘級,并驢駝馬器械甚衆。"

僕固懷恩,代宗初爲朔方節度使[12]。懷恩上言:"幽州平,河北州縣盡平。史朝義爲亂兵所戮,傳首上都。"

馬璘爲邠寧節度使。代宗大曆三年八月,吐蕃大將尚贊摩寇牢州,璘破二萬餘衆,擒其俘以獻之。

李勉,大曆十一年爲汴、宋節度使,未行,汴州將李靈曜阻兵北結。田承嗣使侄悦將鋭兵戍之。詔勉與李忠臣、馬燧等攻討,大破之,悦僅以身免,靈曜北走,騎將杜如江擒之。勉以獻,代宗褒賞甚厚。

鮮于叔明,大曆十一年爲劍南西州節度使。奏:"吐蕃寇黎、雅兩州,大破之。會南

蠻閣羅鳳來援，于望漢城生擒吐蕃大籠官論器然，獻于闕下。”

王武俊爲成德軍節度兵馬使。德宗建中三年閏正月，武俊殺賊李惟岳，傳首京師。

輔良交爲安南都護。建中三年七月，良交斬李孟秋等絳人，傳首來獻。孟秋爲演州司馬，與絳州刺史李被岸等舉兵叛，自稱安南節度使。良交攻殺之。

哥舒曜爲汝州節度使。建中四年三月，曜收復汝州，生擒李希烈僞署刺史周晃以獻，斬其將楊謹欽、張文江，傳首京師。

李晟爲神策軍使。德宗興元元年五月，德宗在梁州，賊朱泚爲晟等所敗，走涇州。晟遣衛前將兼御史大夫張少烈，上收京師。露布至，百僚稱賀，帝覽之感泣，百官皆出涕，因上壽稱萬歲曰：“晟虔奉聖謨，湯滌凶慝。然古之樹勳，力復都邑者往往有之。至於不驚宗廟，不易市肆，長安人不識旗鼓，安堵如初，三代已來，未之有也。”帝笑曰：“天生李晟，爲社稷萬人，不爲朕也。”百官再拜而退。甲辰，幽州將健韓旻、梁庭芳、朱惟禮等於寧州彭原縣西斬逆賊朱泚，傳首來獻。

劉洽爲宋、亳節度。興元元年十一月，洽與曲環并淄、青將李欽瑤大破李希烈軍於陳州城下，殺獲逆衆三萬五千人，擒其大將翟崇暉以獻，命斬於皇城西南隅。戊午，洽復大破賊，收復汴州。希烈奔蔡州，擒其僞署將相鄭賁、劉敬宗、張伯元、呂子嵒、李達于以獻。

牛名俊爲朔方部將。德宗貞元元年八月，名俊斬李懷光，自降於馬燧，河中傳懷光以獻。

韓全義爲夏州節度。貞元十四年，全義上言：“破吐蕃衆於鹽州西北。”

韋皋爲劍南西川節度。十七年九月，上言：“大破吐蕃于雅州。”是月，皋復上言：“破吐蕃于雅州。”

嚴礪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憲宗元和元年九月，奏破劉闢賊兵二千人於神后縣，生擒蠻將牛文悅。十月戊子，西川行營神策軍使高崇文檻送逆賊劉闢至京西臨高驛，左右神策兵士迎之。以帛繫首及手足，曳而入。帝御安興樓受俘馘，令中使于樓下詰闢反狀，闢曰：“臣不敢反，五院子弟爲惡，臣不能制。”又遣詰之曰：“朕遣中使送旌節官誥，何故不受？”闢乃伏罪。令獻太廟郊社，徇于市，即日戮于子城西南隅。

趙昌爲嶺南節度使。元和二年四月，昌進瓊、算、儋、振、萬安五州三十二洞歸降圖。是日，宰臣表賀，請付史官。從之。

張子良爲潤州大將，元和二年，節度李錡反，子良及李奉仙、田少卿[13]、裴行立等，生擒錡至闕下。帝御興安門，親詰其反狀。錡曰：“臣本不反。張子良教臣。”帝曰：“汝以宗臣爲統帥，子良爲惡，何不斬之而後入？”錡不能對。命獻太清宮、太廟、太社，即與其男師回並腰斬於子城之西南隅。

劉濟鎭幽州節度。元和五年正月，討鎭州王承宗。濟奏：“下饒陽縣，并獻虜獲。”

六月,又奏:"收安平縣。"

李光顔爲中武軍節度使。元和十一年正月,奏:"連敗淮西吳元濟之衆。"憲宗大悦,賜告捷使婢奴銀錦。

郗士美爲昭義軍節度使。元和十一年二月,以進討鎮州王承宗所獲賊首三百來獻。詔梟於通化門外二百。

田弘正爲魏博節度。元和十一年七月,弘正奏:"破鎮州賊于南宫縣,殺二千餘人。"六月,又奏:"淄、青兵馬攻棣州磁石鎮,當軍與賊交戰,殺獲六百餘人。"十四年二月壬戌,奏:"今月九日,淄、青節度都知兵馬使劉悟,斬逆賊李師道并男二人。淄、青、兖、鄆、節十二州平。"甲子,御宣政殿受賀。己巳,田弘正遣使獻逆賊李師道之首,命左右軍兵衛之,先獻于太廟、郊社。帝御興安門,百僚于樓下列位稱賀。

李愬爲唐、鄧節度使[14]。元和十二年十月,愬奏:"以九月二十六日圍蔡州吳房縣,攻其城,毁之,斬首千餘級。"十月丁卯,愬帥師入蔡州,執賊帥吳元濟以聞,淮西平。辛巳,御宣政殿受朝賀,九品已上及宗子四夷之使皆會。乙酉,詔曰:"吳元濟豺狼醜類,敢悖天常,不知覆露之恩,輒肆猖狂之計,拒捍成命,焚劫鄰封,詿誤我平人,殘傷我赤子,縣邑黎庶,號呼屢聞。朕爲人父母,豈得不興愧?亦嘗告諭,曾靡悛心,稔慝挺災,日滋月甚。所以命貔貅之旅,致原野之誅,雷霆所當,巢穴盡覆,獲此凶豎,正其刑書,與衆棄之,兹爲國典,宜准法處斬,其餘支黨並從,别敕處分。"十一月丙戌朔,御興安門,文武百官分序街之左右,六軍備衛。詔以吳元濟獻于太廟、太社,畢,徇東西市,斬于城西南隅。

桂仲武爲安南都護。元和十五年六月奏:"三月二十九日,收克安南,賊黨楊清等處置訖。"八月甲戌,仲武送逆將楊清首至長樂驛,命中使就瘞之。十二月癸未,容州奏:"破黄洞賊萬餘衆,收營柵三十六。"穆宗長慶元年正月戊午,容州上言:"破黄家賊二千人。"

李進誠爲靈武節度使。穆宗長慶元年二月,奏:"於太石山下破吐蕃三千騎,殺戮二百六十七人,駝馬、牛羊、衣甲稱是。"

王智興鎮徐州。長慶二年正月,智興獲李師道男明安,獻之。文宗太和二年三月,智興奏:"于棣州界破賊五百餘人,燒卻棣州三面城門。"九月,智興奏:"于黄河北陽信縣破滄州賊,收得鹽船五隻、鹽三萬石。"智興奏:"收棣州,入州城,收城内兵馬三千四百人、百姓一萬五百人、僧共一百二十人、州縣官六員、官典九人、印一十二面、錢物六百九萬件、匹、米、粟等一萬一千石、衣甲器械一十七萬事、牛驢馬共一百九十頭匹、草四萬五千束。"庚寅,宰臣率百僚,以破賊於閣内稱賀,又對宰臣等於延英殿。十一月丁巳,智興奏:"差兵馬使李君謀領兵五百人過河,深入賊界,夜破賊無棣縣,殺戮一千五百五十人。進,先收棣州倉庫印一十二面、銅牌六面。"

烏重胤爲鄆州節度。文宗太和元年九月，奏："破滄州李同捷賊衆二千餘人。"十月壬辰，又奏："破賊三千餘人，斬首五百人。"

李載義爲幽州節度。太和元年十月，奏："破滄州賊六千人，戮殺一千五百人，生擒一百五十人。"即時召其奏事官對于麟德殿。賜錦綵銀器。二年十月壬午，又奏："於長蘆縣破賊二萬，生擒四百三十人。"三年正月，又奏："攻破滄州長蘆縣，殺戮五千餘人，生擒七百五十五人，內二百八十五人是鎮州賊，其縣已差兵固守。"二月，奏："于木刀溝南鎮破賊二萬人，圖一軸。"

康志睦爲淄、青節度使。太和元年十一月，志睦奏："破滄州賊兵千餘人，獲賊糧鹽船一十五隻。"

史憲誠爲魏博節度使。太和二年七月，憲誠上言："大破滄州賊于平原縣北，殺戮一千餘人，生擒大將三十二人。"八月，奏："于棣州平原縣北破滄州賊二萬餘人，殺戮三千餘人。"九月，奏："於長河縣破賊柵一所。"十月，奏："於平原縣破滄州賊一萬三千餘人，殺戮三千五百人。"又奏："于平原縣北破賊二萬餘人。"又奏："收德州平原縣。"

柳公濟爲易、定節度使。太和二年八月壬戌，公濟於新樂縣界破鎮州王廷湊賊衆二萬人[15]，殺戮三千人。宰臣奏表陳賀。九月，公濟又奏："於鎮州博野縣，破賊四千五百餘人，燒除卻村柵一十五所。"十月壬午，公濟奏："於行唐縣破賊三千餘人。"十一月，公濟奏云："十月二十日自領兵士下賊堅固砦。又於砦東與賊交戰，大破賊衆五萬餘人，殺戮三萬人。"

劉從諫爲詔義軍節度使。太和二年八月乙卯，從諫奏："於臨城縣破鎮州賊二千餘人。"癸未奏："於趙州昭慶縣南破鎮州賊二千餘人，殺戮一千餘人。"

李祐鎮滄州。太和三年，祐自領兵馬及行營諸軍，再收德州平原縣，破賊三千餘人。即時，召宰相入中書，命中使以捷宣告。三月，又奏："破滄州賊二萬人，殺戮三千人。四月庚戌，又連破二萬餘人，殺戮一千五百人。"丙子又奏："破德州城，城內將卒三千餘人走投鎮州。"又奏："得李同捷書，求降，并以書上聞。"五月己卯朔，宰臣稱賀於紫宸殿，下德州故也。又奏："李同捷母阿孫、妻阿崔、男元達并差人押送上都。"

崔弘禮爲鄆州節度使，太和三年五月庚辰，弘禮奏宣慰使柏耆領當道及幽州兵馬入滄州，當時取得李同捷出滄州訖。丙戌，滄州遞進宣慰使柏耆表二封，并露布一卷。丁亥，左右軍各出馬步七百五十人起長樂驛，防押李同捷首，至興安樓前立仗。宰相率百僚叙立於樓前，同捷自違命及就誅，勞問罪之師凡三歲焉。

李德裕爲劍南西川節度使。太和五年九月，德裕上言，收復吐蕃先陷維州城，使差兵馬鎮守。

呂義忠爲河東監軍。武宗會昌四年二月，義忠擒太原叛將楊弁及兄弟、同謀大將等五十四人，獻于闕下，皆斬之。

郭誼爲澤潞大將。會昌四年八月辛巳朔,殺逆賊劉禎,傳首京師。帝御興安門,獻于宗廟、社稷,百官樓前稱賀。

高駢爲南都護軍。懿宗咸通七年九月,駢上奏從復交州,盡平蠻賊積歲所侵故地。是日,帝受百僚賀。

楊復光爲天下兵馬都監。僖宗中和二年,復光進收復京國,表曰:"頃者妖興霧市,嘯聚叢祠,而兵牧藩侯,備盜不謹。謂大司之運,常可容姦;謂無事之秋,縱其長惡。賊首黄巢,因得充盈窟穴,蔓延萑蒲,驅我蒸黎,狥其凶逆。展鋤鶴以成鋒刃,殺耕牛以恣燔炮。魑魅晝行,虺蜴夜噬。自南海失守,湖外喪師,養虎災深,馴梟逆大,物無不害,惡靡不爲。豺狼貽朝市之憂,瘡痏及腹心之痛,遂至流毒百姓,盜污兩京,衣冠銜涂炭之悲,郡邑起丘墟之嘆。萬方共怒,十道齊攻,伏九廟之威靈,殄積年之凶醜。河中節度使王重榮神資壯烈,天付機謀,誓立功名,志安家國。至於屯田待敵,率士當衝,收百姓十餘萬家,降賊黨三萬餘衆。法能持重,功遂晚成。久稽元野之刑,未快雷霆之怒。自收同輩,逼近京師,夕烽高照於國門,游騎頻臨於灞岸,既知四隅斷絶,百計奔衝,如窮鳥觸籠,似飛蟲赴燭。雁門節度使李諱,神傳將略,天付忠貞,機謀與武藝皆優,臣節共本心相稱,殺賊無非手刃入陣,率以身先,可謂雄才,得名飛將。自統本軍南下,與臣同力前驅,雖在寢飧,不忘寇孽。今月八日,遣衛隊前鋒楊守宗、河中騎將白志遷、横野軍使滿存躡、雲都將丁行存、朝邑鎮將康師貞、忠武黄頭軍使龐從等三十都,隨李諱自光泰門先入京師,力摧凶寇。又遣河中將劉讓、王環、冀君武、孫珙、忠武將喬從遇、鄭滑將韓從威、荆南將軍屠悰、滄州將賈滔、易定將張仲慶、壽州將張行方、天德將顧彦朗、左神策弩手甄君楚、公孫勝、左横衝軍使楊守亮、躡雲都將高周彝、忠順都將胡眞、絳州監軍毛宣伯、聶弘裕等七十都繼進。賊尙爲堅陣,來抗官軍。雁門李諱率勵驍雄,整齊金革,叫噪而聲將動瓦;喑嗚而氣欲吞沙。寬列戈矛,密張羅網,於是麾軍背擊,八騎横衝。日明而劍曜飛輪;風急而旗開走電。使賊如浪,便可塞流;使賊如山,亦須折角。蹂踐則横屍入地,奔騰則積血成川。楊守宗等齊驅直入,合勢夾攻,從卯至申,群凶大潰,自望春宫前蹙殺,至昇陽殿下攻圍,戈不濫揮,矢無虚發。其賊一時奔遁,南入商山,徒延漏刃之生,佇作飲頭之器。伏自收平京闕,三面皆立大功,若破敵摧凶,雁門實居其首,其餘將佐,同效驅馳,兼臣所部二萬餘人,數歲櫛風沐雨,既兹平蕩,並録以聞。"

李承嗣爲河東軍校。中和二年,承嗣爲前鋒,討黄巢於華陰。黄巢令僞客省使王汗會軍機於黄揆,承嗣擒之以獻。

時溥爲徐州節度使。中和三年七月,溥進表行在,獻黄巢首級於行廟,受百僚賀(其年五月,溥遣將張友與尚讓之衆掩捕之,至狼虎谷。巢將林言斬巢及二弟鄴、揆等七人首級幷妻子送徐州)。

王重榮鎮河中。光啓二年，僖宗幸興元。邠州節度使朱玫立嗣襄王煴於京城。十二月，敗奔河中，爲重榮斬首以獻。帝御興元城南門，閱俘受賀。時太常博士殷盈孫獻議曰："伏以爲煴背違宗社，僭竊乘輿，已就誅夷，所宜慶賀。然物議之間，或有未允。臣按《禮經》，公族有罪，獄既具，有司聞於君曰：'某之罪，在大辟。'君曰：'赦之。'如是者三，有司走出致刑，君復使謂之曰：'雖然，固當赦之。'有司曰：'不及矣！'君爲之素服，不擧樂三日。今僞煴皇族也，雖犯誅死之罪，宜就屠戮，其可以朝群臣而賀乎？臣以爲煴迫脅之際，不能守節效死，而乃甘心逆謀，宜黜爲庶人，絶其屬籍，其首級仍委所在，以庶人禮葬。其大捷之慶，當以朱玫首級到日稱賀。"從之。

李璠爲汴州行軍司馬。昭宗龍紀元年二月，璠檻送賊秦宗權并妻趙氏以獻。帝御延喜門受俘，百僚稱賀，以之狥市，告廟社，斬于獨柳，趙笞死（宗權初爲蔡州節度，中和三年，巢賊走關東，宗權逆戰不利，因與合從爲盜。巢賊既誅，宗權復僭稱帝號）。

後唐閻鍔，武皇牙將也。武皇初爲河東節度使。昭宗乾寧二年，武皇討邠州王行瑜，行瑜急困，與妻子部曲五百餘人潰圍出奔，至慶州，爲部下所殺，其家二百口并諸行營乞降。武皇命鍔獻於京師。十二月甲申朔，昭宗御延喜門受俘馘，百僚樓前稱賀。

校勘記

[1]誕，原作"延"，據《三國志・魏書・諸葛誕傳》改。

[2]賊，原在"維"後，據《三國志・魏書・鍾會傳》乙。

[3]涪，原作"淮"，據《三國志・魏書・鍾會傳》改。

[4]恃，原作"悖"，據《三國志・魏書・鍾會傳》改。

[5]不，原作"無"，據《三國志・魏書・鍾會傳》改。

[6]僞，原作"爲"，據《宋書・沈林子傳》改。

[7]麗，原闕，據文義補。

[8]宗，原作"祖"，據《舊唐書・高宗本紀》改。

[9]衆，原在"於"字後，據《舊唐書・楊國忠傳》乙。

[10]於，原闕，據《舊唐書・吐蕃傳》補。

[11]日，原作"月"，據《舊唐書・魚朝恩傳》改。

[12]朔方，原作"方朔"，據《四庫全書》本乙正。

[13]田，原作"曰"，據《舊唐書・李錡傳》改。

[14]節度使，原作"節使度"，據《舊唐書・李愬傳》乙。

[15]於，原闕，據《四庫全書》本補。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三十五

將帥部(九十六)

獻捷第二

梁太祖開平元年五月,湖南節度使馬殷奏:"克袁州,大破淮寇,畫圖以進。"宣示宰臣。先是,淮夷襲陷洪州,并有宜春。袁民厭淮夷苛政,且忿其屠戮而征賦煩重,乃有邊界酋首,潛以人情利害導湖南之兵取袁州。淮夷賊寇失守,舉郡皆沒,殺傷甚衆。馬殷屯兵戍守,以捷來奏。

二年五月癸未,朗州奪得淮賊舟船大小共四十隻,斬首百餘級,以捷來告。

九月,同州劉知俊以鄜、延歸降將健十人并捷表來獻。

十月己亥朔,帝在陝,兩浙節度使錢鏐奏:於常州東洲鎮,殺淮賊萬餘人,生擒將校千餘人,獲戰船一百二十隻。

三年六月戊戌,兩浙節度使錢鏐奏:四月十六日,於蘇州大破淮賊,擒獲數千人,戰船數百隻,器甲二十餘萬。

是月丁未,靈武節度使韓遜奏:"收復鹽州,擒僞刺史李繼直以下六十二人,并處斬訖。"七月,殿直畾榮受自軍前走馬奏:"收復丹州,生擒賊將王行思,致于行在(時同州節度使劉知俊叛)。

八月辛酉,城州刺史張敬方能完其郡,又移兵克房陵。

九月庚子,殿直王唐福,自襄州走馬,以天軍勝捷,逆賊李洪歸降事上聞。賜唐福絹銀有加。宰臣百官上表稱賀。壬寅,開封府虞候李繼業齎襄州都指揮使程暉奏狀,以今月五日,殺戮逆黨千人,并生擒都指揮使傅霸已下節級共五百人,收復襄州,人戶歸業事。癸卯,帝御文明殿,以收復襄、漢,受宰臣已下稱賀。

四年四月,葉縣鎮遏使馮德武,於蔡州西平縣界,殺戮山賊,擒首領張濆等七人以獻。

乾化元年十一月庚寅,延州節度使高萬興奏:"當軍都指揮使高萬金,統領兵士,今月五日收鹽州僞刺史高行存,泥首來降。"丞相及文武百官各上表稱賀。按鹽州與吐蕃、黨項封境互接,爲二境咽喉之地。又有烏池鹽鹺之利。唐建中初爲吐蕃所陷,平其墉而去。繇是銀、夏、寧、延、泊、于、靈武歲以河南、河東、山東、淮南、青、徐、江、浙等道

兵士不啻四五萬，分護其地，謂之防秋。貞元九年，朝政稍暇，乃命副元帥渾瑊總兵三萬，復取其地，建城壁焉。自是虜塵乃清，邊患遂止。唐末又復失之。今纔動偏師，遽收襟要，國之疾疢其息哉！

十二月，延州節度使高萬行奏："領軍於邠州界蒿子谷韋家寨，殺戮寧、慶兩州賊軍約二千餘人，并生擒都頭指揮使及奪馬器甲等事。"其入奏軍將使宣召赴內殿略對，託以銀器綵物錫之。宰臣及文武官各奉表賀。

是月，魏博節度上言："於涇縣北，戮殺鎮州王鎔兵士七千餘人，奪馬二千餘匹，戈甲未知其數，并擒都將已下四十餘人。"

後唐莊宗天祐十四年，以契丹攻周德威於幽州，命諸將進討。八月，大軍入幽州。翌日，獻捷於鄴。

十八年九月，北面招討使李存審攻鎮州，下之。擒王德明之子處球、同惡高蒙、李翥，露布以獻。

同光二年五月，潞州招討霍彥威平潞州，擒叛將楊立，獻捷以聞。

是年，龍武大將軍夏魯奇擒梁將王彥章以獻。帝壯之，賞絹一千匹。

三年二月，荊南高季興奏："收復歸、夔、忠等州。"

四年三月，李紹眞奏："收復邢州，擒賊首趙太等二十一人，狗於鄴都城下，皆磔於軍門。"是月，西面行營副招討使任圜奏："收復漢州，擒逆賊康延孝（時，圜從郭崇韜平蜀，延孝以利州叛，欲回劫西川。圜率兵攻延孝於漢州，擒之）。"

明宗天成二年九月，以峽路招討西方鄴進兵殺敗荊南賊船，收復忠、萬、夔等州，圖一面，陳於通天門外，俾將校觀之。

三年四月，復州刺史周令武飛狀上言："湖南大軍曾與淮南賊將王茂求等戰於道人磯，茂求敗績。"

五月癸丑朔，湖南馬殷上言[1]："今歲二月中，殺敗淮寇二萬衆，生擒將卒五百餘人。"內外皆賀。是月壬申，破定州曲陽，捷音至，帝大悅，謂侍臣曰："王都違負天地，擒之不遠。因此，兼破契丹也。"左右稱賀（王都爲定州節度使，通契丹爲叛）。

六月己丑，張延朗自定州回，押領到所獲賊將五十餘人。帝御咸安門，觀其獻俘。

七月乙丑，北面招討使、定州刺使王晏球，獻所獲戎馬一百匹。甲子，晏球使人馳報："十九日，契丹七千騎來援定州，遂逆戰於唐河北。敗之。襲至蒲城，又掩殺二千級，捉馬千匹。"內外稱賀。己巳，驛騎入報："二十一日，又於陽州掩殺契丹四十餘里，擒獲殆盡。"

八月，鎮州趙德均馳騎上言："今月二日，於府西逢契丹敗黨數千，生擒首領惕隱等五十餘人，接殺皆盡。"契丹強盛僅三十年，雄據北戎，諸蕃鼠伏，屢爲邊患，漢兵嘗憚之，前後戰爭，罕得其利。是役也，曲陽之敗，已失千騎；唐河之陣，兵號七千。潰散

之後,溝渠泛溢,官軍襲殺,人不暇食。秋雨繼降,泥濘莫進,人饑馬乏,難投村落。所在村人,持白梃毆之。德均生兵接於要路,惟奇峰嶺北有棄馬潛遁,脫者數十餘,無噍類。帝致書諭其本國,皇威大振。四年正月,房知溫攻帥子口白波砦,獻捷於行闕。

二月乙巳,北面馳報:"是月三日,收復定州。"帝大悦,舉酒遍賜侍臣,喜除心腹之疾。賜教坊絹五百匹。內臣進馬稱賀。丙午,百辟入賀。戊申,晏群臣於玉華殿,樂作,王晏球馳報:"已獲王都首級,生擒契丹秃餒等二千餘人。"宴罷,賜物加等。辛酉,定州獻俘馘,帝御咸安樓,立儀仗,百官就列。尚書兵部宣露布於樓前,曰:"蓋聞禍福兩途,響應雖從於天道;賞罰二柄,憲章必在於帝王。乃所以虞殛四凶之徒,周誅三監之類。爲時除害,令在必行。顯申旄鉞之威,以剿豺狼之黨。逆賊王都,濫承餘緒,叨據邊方。當朝廷念舊之時,冒簪翰賞延之帥。曾無績效,但抱姦邪。國家光有萬邦,寵綏諸夏,累頒殊渥,官兼右相之榮;疊示優恩,秩冠三公之貴。諒兹睠命,果至滿盈。其况去歲,駐驛夷門,吊民梁苑,萬乘有省方之念,諸侯專述職之勤。而乃王都,背惠孤恩,藏姦積釁,不思入覲,惟自偷安。以至繼歷寒暄,逼留川陸。朝廷務從寬恕[2],累降詔書,候其悛心,冀全理體。殊不知凶頑益固,抗拒彌堅。信折簡以難招,非舞干而可格。而又朋連北狄,禦押王師,擾我疆埸,負我盟誓,須兹飾怒,所冀夷凶。乃謀帥於軍中,俾恭行於天罰。繇是貔貅雲集,虎豹風馳,咸搗梟巢,誓平蟻穴。北面招討、天平軍節度使王晏球等,推心許國,挺志忘家,皆矜摩壘之雄,各聘寢皮之勇。遂乃交飛矢石,齊舞梯衝,指其戲鼎之魚,必取膏碪之肉。以致徵兵調食,結壘連營。踰沙軼漠之戎,全軍皆戮;同惡齊姦之虜,匹馬不回。而又舉螳臂以求生,張猬毛而自固。計窮力盡,且無飛奏之門;萬詐千妖,寧免芟夷之禍。是以致其醜類,無所逃形。既諧飲至之期,爰契疇庸之典。今月三日,定州指揮使馬讓能已下三人,先約歸降。是時,果於賊城之上,自相殺戮。王晏球等領兵士直扣曲陽門,接勢而攻,一合收下其逆賊王都及秃餒,趁入子城,斬首生擒,不可勝計。至於徒黨骨肉,略無孑遺。今則獻俘行闕,懸首藁街。六師盡敵而凱旋;一境復安於生聚。王晏球等已下從上行賞,表不踰時。或跨鎮分封,官居極品;或雙旌大旆,寵寄十連。著銘鍾鏤鼎之榮,顯傳子示孫之業。於戲!違天逆道,鬼瞰神誅。顧斯蕩定之勳,實快華夷之意。可期康樂,以泰黎元。申號令於市朝,明征伐之有謂。布告天下,咸使聞知。"刑部侍郎張文寶奏曰:"逆賊王都首級,請付所司大理卿蕭希甫受之,以出獻於郊社,畢,於街市號令。王都男四人第一人、秃餒父子二人,並磔於開府橋。"文武百官稱賀於樓前。

長興元年三月,靈武節度使康福奏:"攻取保靜鎮,賊首李正賓并其黨與盡誅之。"

是年,河中軍校楊彥溫,逐其帥皇子重琦。四月,河中行營都部署索自通奏:"今月十八日,收復河中,斬楊彥溫,傳首來獻。"帝御殿受賀。

壬戌,冀州奏:"殺敗蕃賊,於城中見輿棺者,訊其降者,云:戚城之戰,上將金頭玉

中流矢而死,此其櫬也。"

八月,太原節度使奏:"代州刺史白文琦,破契丹於七里峰,斬首千餘級,生擒將校七千餘人。"

二年二月,符州防禦使折從阮奏:"部領兵士攻圍契丹勝州,降之。見進兵趨朔州。"

三月,易州刺史安審約奏:"二月三日,夜差壯丁斫虜營,殺賊千餘人。"又奏:"郎山砦將孫方簡,破契丹千餘人,斬蕃將諳里相公,虜其妻以獻。又杜重威以大軍攻秦州,刺史晉廷謙以州降,獲守城兵士三百八十九人。"朝廷稱賀。又奏:"收復蒲城,獲契丹首領沒剌相公及守城兵士一千九百六十四人。"又奏:"收復遂城縣,守城契丹留六十三人,首領餘并殺之。"四月,內班張嶼北面軍前回,進呈:"收奪得契丹王金盂子龍鳳旗。"李守貞又進奪得契丹王奚車白駝掌羽旗槍等。護聖散都頭辛進進納奪得契丹王紅羅蹙金銀綫裝玉鞍轡一副。賜絹五十匹、蓋碗一口。

三年八月,李守貞奏:"大軍至望都縣,相次至長城北,遇虜寇千餘騎,轉鬬四十里,斬蕃將解里相公。"

是月,靈武馮鐔奏:"與威州刺史藥元福,於威州土橋西一百里遇吐蕃七千餘人。大破之,斬首千餘級。"張彥澤奏:"破蕃賊於定州界,斬虜首二千餘級,追襲百餘里,生擒蕃將四人,摘得金耳環二副進呈。"癸卯,太原奏:"破契丹於陽武谷,殺七千餘人。"

漢隱帝乾祐元年二月,右衛大將軍王景崇奏:"於大散關大敗蜀軍,俘斬三千人。"初,北虜犯京師,侯益、趙贊皆受虜命,節制岐、蒲。聞高祖入洛,頗懷反仄。朝廷移贊於京兆,益與贊皆求援於蜀。蜀遣何建率軍出大散關以應之。至是,景崇糾合岐、雍、邠、涇之師以破之,又遣人送所獲僞蜀將校軍士四百三十八人至闕下[3]。詔釋之,仍各賜衣服。

九月,鳳翔都部署趙暉奏:"大破川軍於大散關,殺三千餘人,其餘棄甲而遁。"

是月,永興行營都部署郭從義奏:"今月十四日,鳳翔王景崇兵士離本城,尋遣監軍李彥從率兵追襲至法門寺西,殺戮二千餘人。"趙暉又奏:"破王景崇賊軍於鳳翔城下。"

二年正月,河中府軍前奏:"今月四日夜,賊軍偷斫入西寨。捕斬七百餘級。"時蜀軍自大散關來援王景崇,周太祖自將兵赴岐下,將行,戒白文琦、劉詞等曰:"賊之驍勇并在城西,慎爲儆備。"既行,至華州,聞川軍敗退,且憂文琦等爲賊奔突,遂兼程而回。賊內俱知周太祖西行,夜遣賊將王三鐵等,率驍勇千餘人,沿流南行,坎岸而登,爲三道來攻。賊軍已入王師砦中,劉詞極力拒之,短兵既接,遽敗之。

三月,徐州巡檢使成德欽奏:"至峒峿鎮遇淮賊,破之,殺五百人,生擒一百二十人。"

五月,湖南奏:"蠻寇賀州。"遣大將徐進率兵援之。戰於鳳陽山下,大敗蠻獠,斬首五千級。

七月,永興都部署郭從義奏:"新除華州留後趙思綰,三月三日授華州留後,準詔赴任,三移行期,仍要鎧甲以給牙兵。及與之,竟不遵路。至九日,悉有部曲曹彥進告:'思綰欲於十一日夜,與同惡五百人奔南山入蜀。是日詰旦,再促王路,云:'候夜進途'。臣等與王峻入城分兵守四門。其趙思綰部下,車各已執帶,遂至牙署,令召思綰,至則執之,與一行徒黨,并處置訖。"

是月,西面行營都部署,露布獻河中府所獲逆賊李守貞首級并俘馘等。帝明德門樓受俘,群臣列班於位,稱賀而退。

三年春正月,鳳翔行營都部署趙暉奏:"前月二十四日,收鳳翔逆賊王景崇,舉家自燔而死。請供奉官張銖,押逆賊王景崇首級并同惡周燦至闕下獻俘馘。"命狗於六街,磔於兩市。

周太祖廣順元年二月,隰州刺史許遷上言:"河東賊軍侵我。今月十一日,遣步軍都指揮使孫繼業等,領兵三百至州北長壽村掩殺,獲賊砦將程筠、軍使冒干、王仁原、供奉官李演,并駝馬等。所獲賊將校并斬之。不數日,賊引軍攻城,四面齊進。臣與判官李昉、都指揮使趙太、糧料使王光裔,官員、職掌、百姓,守把拒闘,焚賊攻具,死者五百餘,傷者千餘,信宿遁去。"詔曰:"凶狂烏合,來犯軍城;醜類蜂屯,罔識天命。汝誓平國讎,固彼人心,率驍鋭以前衝,履鋒芒而直進。機籌神助,部伍風生。僞將活擒,殘妖碎首。心堅鐵石,城固金湯。蛇豕既殲,梯衝并爇。孽豎偷生而遁迹,雄師賈勇以追奔。言念忠貞,優無倫比。嘉賞愧嘆,再三不忘。"時劉崇以朝廷初定,徐方用兵,遣子均領兵出陰地關侵晉、隰,以觀人心。至是,挫衄而退,窺覬之意稍息矣。

是月,安平兵馬監押馬彥珣言:"契丹入寇,出兵掩襲,奪下老幼人口并牛馬,各付其家。"

三月,徐州行營都部署王彥超,遣供奉都知孫仁安馳奏:"收復徐州。"賜仁安錦袍銀帶、絹百匹、銀器五十兩。甲戌,群臣詣廣政殿稱賀。其月己卯,潞州常思奏:"差人部送:涉縣陣所捉到之賊將校長行,共二百六五人、馬三十四匹赴闕。"回詔曰:"卿摧敵有方,執俘甚衆。據兹惡黨,固有常刑。但念彼之賊軍,悉是朕之赤子,遭罹凶暴,迫脅征行,以至就擒,良亦可憫。察其情狀,爭忍加誅?配於邊遐,亦所不欲。其賊軍并以釋罪,各與衫袴巾履,遣供奉官張謹,管押至河東界首,放歸本家。諒卿明敏,當體朕懷。"常思上言:"招誘到熟吐渾李骨卑四十一人。"

八月,鎮州何福進上言:"平山西,殺山東賊軍數百餘人。"

十二月,樞密使王峻征并寇。遣供奉官梁乂奏:"臣部領大軍至晉州。其劉崇翌日焚燒。攻其砦柵,棄甲遁去。臣當時入城鎮安撫,遣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仇弘超、左廂排

陣使陳思讓、都排陣使藥元福、右廂排陣使康延沼等領騎軍掩襲。"賜梁乂錦袍、銀帶。庚戌，宰臣百僚內殿稱賀。

二年正月，鎮州何福進令指揮使王斌，領先擒獲河東賊軍二百三十人，馬三十匹至京師。各賜巾履衫袴并釋放。

九月，樂壽縣監押杜廷熙言："於瀛州南，殺契丹三百餘，得馬四十七匹。"

三年正月，定州言："契丹三千攻圍義豐軍。遣定、和都指揮使楊弘裕選兵二百，夜斫寨，殺蕃酋綰相以下六十人，得馬八匹，契丹遁去。"

世宗顯德二年十二月，淮南道行營前軍都部署李穀上言："副部署王彥超，敗淮賊二千餘人於壽州城下。"又言："先鋒都指揮使白延遇，敗淮賊軍千餘人于山口鎮。"

三年正月，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差人馳騎上言："敗淮賊三萬餘衆於正陽鎮東，追殺二十餘里，剿戮殆盡，生擒賊將咸師郎，戈臼約三十萬事，馬五百餘匹。"帝大悦，詔書褒之。文武從官皆稱賀焉。

二月，朗州節度使王進達上言："領兵入鄂州界，攻下淮南長山砦，殺賊軍三千餘衆。"三月，鐵騎右廂都指揮使高懷德上言："殺廬州賊軍七百餘衆於其城下。"是月，行光州刺史何超上言："爲光州兵馬都監張承翰，舉城內附。其僞刺史張紹單騎而遁。"文武從官稱賀[4]。既而授承翰遙領集州刺史。庚子，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差牙將押降到僞天威指揮使曹延嗣等一千二百餘人至行在。賜物有差。又舒州刺史郭令圖上言："今月四日，收下舒州，其僞刺史自溺而死，餘黨皆遁。"文武從官稱賀。壬寅，朗州節度史王進達，差牙將捉到押送淮南賊將陳澤等。馬軍都指揮使韓令坤差人押先降到天張賊軍朱重進等千餘人到行闕。賜衣服有差。

四月，韓令坤自揚州差人馳騎上言："敗吳寇萬餘衆於泰州路，獲賊帥陸萬俊。"

是月，韓令坤又上言："敗楚州賊將馬在貴等萬餘衆於灣頭堰[5]，獲僞漣州刺史秦進崇等[6]。"殿前都指揮使張永德上言："敗泗州賊軍千餘人於曲溪堰。"

七月，廬州行營都部署劉重進上言："敗淮賊千五百人於廬州。"是月，濠州行營都部署武行德上言："敗淮賊二千餘人於其界。"八月壬寅，張永德上言："敗淮賊千餘人於下蔡橋東，獲樓船二隻、掉船五隻。"

十月，昭義軍節度使李筠上言："差行軍司馬范守圖領兵入邊州界，殺獲河東賊軍三百餘人，兼擒送員寮數人赴闕。"

是月壬午，任永德上言："敗淮賊千餘人於下蔡縣淮北岸，獲戰船數十隻，賊衆溺死者甚衆。"

是月，淮南道行營招討使李重進上言："吳人寇我盛塘等，差鐵騎都指揮使王彥昇等，率兵掩殺，斬首二千餘級。"

十一月壬子，黄州刺史司超上言："敗淮寇千餘衆於麻城縣北。"

十二月己卯,海州刺史張廷翰上言:"敗淮賊五百餘衆於北界。"

是月戊子,李重進上言:"敗淮賊二千餘衆於塌山北。"

四年正月丁未,淮南道行營都招討使李重進差人馳騎上言[7]:"敗淮南援軍五千餘衆於壽州城北,奪得砦兩所,及獲軍需器械等。"是日,追班於廣政殿稱賀。

二月辛酉,淮南道行營都監尚訓上言:"敗淮賊二千餘衆於黄耆砦。"

三月甲午,廬州行營都部署劉重進上言:"殺淮賊三千餘人於壽州東山口。"乙未,宰臣樞密使已下,以王師大捷,各進馬稱賀。

五月,劉重進又上言:"於航步鎮、金牛砦、廬江縣相次殺獲淮寇,獲賊船三十餘隻。"詔褒之。

是月,權知府州事折德愿上言:"敗河東賊軍五百餘衆於夾谷砦,斬其砦主都章、都監張釗等。"璽書褒美之。

九月,龍捷右廂主柴貴上言:"敗淮賊千餘衆於木林山。"

十月,昭義軍節度行軍司馬范守圖,帥師入河東界,收降下賊砦二所。

是月,田州節度使楊信上言:"盛唐縣兵馬都監薛支柔,敗淮賊六百餘人於田州北界。"

是月,招討使李重進上言:"攻下濠州南關城。"十二月,李重進上言:"僞濠州團練使郭廷謂已下,以其城降,濠州平,降其卒萬餘衆,獲賊糧數萬石。"

五年二月,右龍武統軍趙贊上言:"敗淮南賊軍五百餘人於石潭橋。"

是月,黄州刺史司超上言:"領兵破淮南賊砦二所,殺賊三千餘人,兼擒魏舒州刺史施仁望來獻。"

五月,鎮州節度使郭崇上言:"帥師攻下東城縣,斬級數百,俘人口牛畜三萬餘衆。"先是,戎虜以駕在淮南,遣騎萬餘,掠我邊境,至是,故有是舉,以報之也。

六月,昭義節度使李筠上言:"帥師入河東界,破賊砦六所於石會關。"

十月,刑州兵馬留後陳思讓上言:"西山巡檢使楊璘,領兵入遼州界,收降下才砦兩所,獲生口牛羊,具數以聞。"

十一月己未,邢州上言:"西山巡檢使楊璘,破遼州賊界井口砦,擒殺百餘人。"

是月,昭義節度使李筠上言:"破遼州賊界長清砦,擒僞磁州刺史李再興來獻。"

十二月,西山巡檢使楊璘,領兵入遼州界,攻破牛居砦一所,斬三百餘級。

六年五月,定州節度使孫行友上言:"率師攻下易州,擒僞刺史李在欽來獻。"命斬於軍市。己酉,先鋒都指揮使張藏英上言:"敗胡騎數百於瓦橋關北[8],兼攻下固安縣。"己巳,侍衛使李重進上言:"敗河東賊軍五千餘人於北井路,斬二十餘級。"

六月,晉州節度使楊廷璋上言:"率所部兵入河東界,招降下堡砦一十三所,兼下僞西南面巡檢使[9],斬漢晁已下三人。"

校勘記

[1]湖，原闕，據《舊五代史・馬殷傳》補。

[2]恕，原作"怒"，據《舊五代史・王晏球傳》改。

[3]遣，原作"遺"，據文義改。

[4]官，原闕，據《舊五代史・周世宗紀》補。

[5]灣，原作"獲"，據《舊五代史・周世宗紀》改。

[6]獲，原闕，據《舊五代史・周世宗紀》補。

[7]馳騎，原作"池奇"，據《舊五代史・周世宗紀》改。

[8]騎，原作"奇"，據《舊五代史・周世宗紀》改。

[9]僞，原作"爲"，據《舊五代史・周世宗紀》改。

册府元龜卷第四百三十六

將帥部(九十七)

繼　襲

夫五材并用,去兵之甚難;四國于蕃,謀帥之爲重。中葉而下,乃有父死子繼,兄終弟及,代領其衆,以濟厥功者矣。若夫世篤忠烈,家傳武略,纘乃舊服,嗣專征之柄;聿脩厥德,振象賢之業。克嗣前烈,不隕家聲者,斯可稱焉。至於雖讀父書,未練軍政,紆恩澤之拜,總麾符之重。徒籍世資,非繇德舉,兹亦膠柱調瑟之謂歟?

吳孫瑜,漢末爲奮威將軍,領丹陽太守,爲衆所附,至萬餘人。建安二十年,瑜卒。時弟皎爲征虜將軍,督夏口,又并其軍。皎善於交結,委廬江劉靖以得失,江夏李允以衆事,廣陵吳碩、河南張梁以軍旅。傾心親待,莫不自盡。二十四年,皎卒,弟奐代統其衆,以揚武中郎將領江夏太守。在事一年,遵皎舊迹,禮劉靖、李允、吳碩、張梁及江夏閭舉等,并納其善。嘉禾三年,奐卒,子承嗣,以昭武中郎將代奐,統兵領郡。赤烏六年,承卒,無子,庶弟壹奉奐後,襲業爲將。

孫賁,漢末爲征虜將軍,領豫章太守。在官十一年卒。子鄰嗣,字公達,雅性精敏,幼有令譽,九歲代領豫章。在郡垂二十年,討平叛賊,政績修理。

凌操爲破賊校尉,從大帝討夏口,中流矢死。子年十五左右,多稱述者。帝亦以操死國事,拜統別部司馬,行破賊都尉,使攝父兵。統卒,二子烈、封,年各數歲,帝内養於宫,後追録統功,封烈亭侯,還其故兵。烈有罪,免,封復襲爵領兵。

孫河爲將軍,屯京。時丹陽太守孫翊遇害。河馳赴宛陵,爲都督媯覽、郡丞戴員所殺。河子韶,年十七,收河餘衆,繕治京城,起樓櫓,脩器備以禦敵。大帝聞亂,從椒丘還過丹陽,引軍歸吳,夜至京城下營,試攻驚之。兵皆乘城,傳檄備警,讙聲動地,頗射外人。帝使曉諭,乃止。明日見韶[1],甚器之[2]。即拜丞烈校尉,統河部曲,食曲阿、丹徒二縣,置長吏,一如河舊。

步騭爲驃騎將軍,都督西陵二十年,鄰敵敬其威信。赤烏十一年卒。子協嗣,統騭所領,加撫軍將軍。協卒,子璣嗣侯,協弟闡繼業爲西陵督,加昭武將軍,封西亭侯。

諸葛瑾爲大將軍,領豫州牧。赤烏四年卒。子融代父攝兵業,駐公安,部曲吏士親附之,疆外無事。

朱績爲建中都尉，叔父才卒，績領其兵。

朱桓爲前將軍，領青州牧，以恚恨遂托狂發，詣建業治病，使子異攝領部曲。桓卒，異拜都騎都尉，代桓領兵。

陸遜爲上大將軍，卒。子抗時年二十，拜建武校尉，領遜衆五千人送葬東還，詣都謝恩。抗累遷大司馬，荆州牧。鳳凰三年卒[3]。子晏及弟景、玄、機、雲分領抗兵，晏爲裨將軍、夷道監；景爲偏將軍、中夏督，機爲牙門將。

全綜爲綏南將軍，領東安太守，嘉禾十二年卒，子懌嗣，襲業領兵。

鍾離牧爲前將軍，領武陵太守，卒官。子禕嗣，代領兵。

晉羅憲爲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領武陵太守。泰始六年卒。子襲爲陵江將軍[4]，統其父部曲，至廣漢太守。

王遜爲南夷校尉，寧州刺史，卒。遜在州十四年，州人復立遜中子堅行州府事。詔除堅爲南夷校尉、寧州刺史、假節。

魏浚爲揚威將軍，假河南尹，爲劉曜所得，遂死之。族子該領其衆。懷帝以該爲武威將軍，統城西雍、涼人，使討劉曜。成帝時卒。從子雄統其衆。

祖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卒於雍丘。以逖弟約代領其衆。

周訪爲南中郎將，督梁州諸軍、梁州刺史。大興三年卒。子撫督梁州之漢中、巴西、梓潼、陰平、西郡軍事，加進鎮西將軍。在州三十餘年，興寧三年卒。子楚監梁、益二州，假節，世在梁、益，甚得物情。太和中，梁州刺史楊亮失守，楚遣其子瓊討平之。是歲，楚卒，瓊代楊亮爲梁州刺史、建武將軍，領西戎校尉。桓温以梁、益多寇，周氏世有威稱，復除撫弟光子仲孫監梁、豫、益州之三郡。自訪以下，三世爲益州四十一年。

邵續爲平北郡將軍，假節冀州刺史，後爲石季龍所得。元帝既聞續沒，下詔曰："邵續忠烈在公，推誠慷慨[5]，綏集荒餘，憂國忘身[6]。功勳未遂[7]，不幸陷沒，朕用悼恨於懷。所統任重，宜時有代，其部曲文武，已共推其息緝爲營主。續之忠誠，著於公私，今立其子，足以安衆，一以續本位即受緝，使總率所統，效節國難，雪其家仇。"

宋檀祗，晉末從高祖克京軍，參建武軍事[8]。至羅落橋從父建武將軍憑之戰沒之後，乃以憑之所領兵配祗[9]。京邑既平，參領將軍事。

梁夏侯夔爲持節，督豫、淮、陳、潁、建、霍、義七州諸軍事、豫州刺史。有部曲萬人，馬二千匹，并服習精強，爲當時之盛。大同四年卒，子譒領其父部曲，爲州助防刺史。

陳歐陽頠，長沙臨湘人，有聲南土。蕭勃死後，嶺南擾，高祖授頠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始興縣侯。未至嶺南，頠子紇已克定始興。及頠至，嶺南皆攝伏，仍進廣、交、越、成、定、明、新、高、合、羅、愛、建、德、宜、黃、利、安、石、雙十九州諸軍事、鎮南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紇頗有幹略，天嘉中除黃門侍郎、員外散騎常侍，累遷安遠將軍、衡州刺史，襲封陽山郡公，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廣州刺史，在州十餘年，威惠著於百

越。

程靈洗爲安西將軍、都督郢、巴、武三州諸軍事、郢州刺史。子文季果決有父風，弱冠從靈洗征討，必前登陷陣。領中直兵出爲臨海太守。及靈洗卒，文季盡領其衆，起爲超武將軍。

胡穎爲左將軍、吳興太守，弟鑠亦隨穎將軍。天嘉元年，穎卒，鑠統其衆，歷東海、豫章二郡太守。

徐度爲鎮南將軍、湘州刺史，以其子敬成監郡。天嘉四年，度自湘州還朝，士馬精鋭，敬成盡領其衆，隨章昭達征陳寶應。晉安平，除貞武將軍、豫章太守。

後魏長孫嵩，代人。父仁，昭成時爲南部大人。嵩寬雅有器度，年十四，代父統軍。

皮豹子爲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開府仇池鎮將。豹子子喜，孝文初拜侍中、都督秦、雍、荆、梁、益五州諸軍事、開府仇池鎮將。以其父豹子昔鎮仇池有威信故也。

後周王思政爲大將軍，陷於東魏。其子康沉毅有度量，後爲太祖親信。思政陷後，詔以因水城陷，非戰之罪，增邑三千五百戶，以康襲爵太原公，除驃騎大將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十六年，王師東討，加康使持節大都督，以思政所部兵侍配之。

李遷哲爲大將軍，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建德三年，卒。子敬猷還統父兵，起家大都督，累遷大將軍。

唐李抱玉，寶應中爲澤、路、陳、鄭節度使，從父弟抱貞以澤州刺史爲節度留後，凡八年。抱玉卒，抱貞仍領留後。德宗即位，拜檢校工部尚書，充昭義軍節度等使。

田神功爲宋州節度使。大曆元年入覲。二月，宋州兵叛，盜官庫財物而潰。神功歿於京師，以神功之弟曹州刺史神玉權知汴州留後。

田承嗣爲魏博等州節度使，大曆十三年卒。從子悦爲中軍兵馬使，勇冠三軍，承嗣愛其才。及將卒，命悦知軍事。代宗用悦爲節度留後，尋加魏博等七州節度使。興元元年，承嗣子緒殺悦後奔出北門，大將曹俊、孟希祐等，領徒數百追及之[10]，遙呼之曰："節度使須郎君爲之，他人固不可也。"乃以緒歸衙，推爲留後。德宗因授緒魏博節度使。貞元十二年卒，子節度副使季安年纔十五，軍人推爲留後。德宗因授節度使。

李正己爲平、盧、淄、青節度等使，建中二年卒。子節度觀察留後納，擅總兵政。興元元年四月歸順，詔加檢校工部尚書，充平、盧、淄、青節度等使。貞元八年，納死，軍中以納子青州刺史師古代其位而上請。德宗因授起復右金吾大將軍同正，充平、盧及青、淄、齊節度等使。

南承宗爲徐、海、沂、密都團練觀察使，興元元年卒，以其子明應起復知軍事。

劉怦爲幽州節度使，長子濟以兼御史中丞，充行軍司馬。貞元元年，怦卒，軍人習河朔舊事，請濟代父爲帥。德宗從之，累加檢校兵部尚書。

程日華爲横海軍使、檢校工部尚書，兼滄州刺史。貞元二年卒。其子兵馬使、試殿中監懷直自知留後事。朝廷嘉父之忠，起復授權知滄州刺史、横海軍事，尋授節度使。懷直荒於畋獵，數日方還，其從父兄懷信，因衆怒閉門不內。懷直因來朝覲，除龍武統軍。懷信代爲横海軍節度、支度營田、滄、景觀察留後。十三年九月正授節度使，二十一年七月卒，以其子副使兼御使中丞大夫執恭，爲起復左驍衛將軍、滄州刺史、横海軍節度使。

張孝忠爲義武軍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使。子昇雲以父蔭官，累至檢校工部尚書。貞元七年，孝忠卒，德宗以邕王謜爲義武軍節度使，以昇雲爲定州刺史，充節度觀察留後，賜名茂昭。九年正授節度使。

張建封爲徐、泗、濠節度等使，貞元十六年卒，判官鄭通誠權知留後使。軍衆請於朝廷，乞授建封子愔旄節。乃割濠、泗二州隸淮南，授愔起復右驍衛將軍同正，兼徐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順宗初，正授武寧軍節度使。

王武俊爲成德軍節度使，長子士眞以檢校工部尚書爲副使。貞元十七年，武俊卒。士眞充成德軍節度、鎭、冀、深、趙、德、棣等州觀察等使。長子承宗以御史大夫爲副大使。元和四年，士眞卒，三軍推承宗爲留後，請割德、棣二州上獻，乃授成德軍節度使。

李愿，元和末爲武寧軍節度使。到鎭，會鄆帥不恭，奉命攻討，屠城下邑，繼有所聞，朝廷甚多之。無何，有疾，召以其弟愬代領其任。

田弘正爲魏博等州節度使。穆宗初，鎭州王承宗卒，以弘正爲成德軍節度使。明年七月，軍亂遇害。時弘正子布爲河陽三城節度[11]，移鎭涇原。乃急詔布至，起復爲魏博節度使，乘傳之鎭。

劉悟爲昭義軍節度使。寶曆元年卒，遺表請以其子從諫繼纘戎事。敬宗下大臣議，僕射李絳以澤、潞內地，與河北三鎭事理不同，不可許。宰相李逢吉、中尉王守澄曲爲奏請，自將作監主簿[12]，起復金吾大將軍，充昭義節度副大使觀察等留後。二年，加金吾大將軍，充昭義節度等使。

王廷湊爲成德軍節度使，子元逵爲鎭州右司馬，兼都知兵馬使。太和八年十一月，廷湊卒，三軍推元逵主軍事，請命於朝。乃起復檢校工部尚書，充成德軍節度使；子紹鼎爲節度副使、鎭州左司馬、知府事。大中十一年二月，元逵卒，授紹鼎起復檢校工部尚書，充成德軍節度使。其年七月，卒。子景崇爲嫡，時年幼，宣宗詔以王訥爲成德軍節度使，以紹鼎弟鎭度副使、鎭府左司馬、知府事紹懿爲御史中丞，充成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尋正授節度使。歲餘，卒。初，紹懿既立，以景崇爲都知兵馬使、鎭府左司馬，及紹懿數月疾篤，知府事召景崇謂之曰："亡兄以軍政托予，比俟汝成立。今危惙如此，殆將不救，汝雖年幼，勉自負荷，下禮藩鄰，上奉朝旨，俾吾兄家業不墜，惟汝之才也。"言已而卒。時監軍在席[13]，具奏其理命，宣宗嘉之。詔授檢校右散騎常侍，充成德軍節度

觀察留後,尋正授節度使。中和二年十一月卒,子鎔始十歲,三軍推爲留後。行軍司馬竇權夷與三軍等進奏曰:"臣等有狀,詣監軍院,請故使男節度副使鎔權知軍府事。"尋蒙監軍使李彦融列鎔所諸勾當訖,僖宗因授旄鉞檢校工部尚書。

何進滔爲魏博節度使,開成初卒,子弘敬襲其位。文宗就加節制。咸通初卒,子全皞嗣之。懿宗尋降符節,子孫相繼四十餘年。

張仲武爲盧龍軍節度使,大中元年卒,子直方以節度副使襲父位。

張允伸爲盧龍軍節度使,大中十三年卒。允伸領鎮凡二十三年,子檢會以節度副大使、檢校工部尚書權主留事。

李全忠,光啓初爲盧龍軍節度使,尋卒。子威自襲父位,稱留後。

韓允中爲魏博節度使,乾符元年卒。子檢自節度副使、檢校工部尚書,起復爲節度觀察留後。踰月,正授節度使。

王重榮爲河中節度使,光啓三年六月,爲部下常行儒所害。行儒推其弟重盈爲帥。太原節度使、隴西郡王(後唐武皇)表聞,僖宗授以旄鉞。乾寧初,重盈卒,軍府推重榮兄重簡子行軍司馬珂爲留後,尋授節度使。

趙犨爲忠武軍節度使,大順中卒。初,犨以仲弟昶爲防遏都指揮使,同心王事,共力軍功。乃下令盡以軍州事付於昶,遂上表乞骸。詔授昶兵馬留後。數月,犨卒,昶遷節度使。乾寧三年卒,昶弟翊自行軍司馬、知忠武軍留後,尋正授節度使。

王處厚爲義武軍節度使。乾寧二年九月卒。三軍以河朔舊事推其子副大使郜爲留後,朝廷從而命之,授以旄鉞。光化三年,郜奔太原,三軍推處厚母弟處直爲留後。汴師(梁太祖)表授旄鉞。

羅弘信爲魏博節度使。光化三年,遇旱,雩祭於郭璞祠,暴卒。八月,制以弘信子節度副使紹威,起復雲麾將軍,充本軍兵馬留後,尋授節度使。紹威,梁開平中卒,子周翰繼爲魏博節度使。

孟方立爲邢洺節度使,龍紀元年六月卒。三軍推其弟、洺州刺史遷爲留後。

後唐李仁福世爲夏州牙將,本拓跋氏之族。拓跋思恭,唐僖宗時爲夏州節度使,破黄巢有功,賜姓李氏。思恭卒,弟思諫繼之。開平三年,思諫卒,三軍立其子彝昌爲留後,尋起復,正授旄鉞。三年,彝昌遇害,時仁福爲蕃部都指揮使,本州軍吏迎立爲帥。梁祖降制,授定難軍節度使。長興四年卒,子彝超嗣,明宗制授定難軍節度使。清泰二年卒,弟彝興時爲夏州行軍司馬,三軍推爲留後。末帝聞之,正授定難軍節度使。彝興乾德五年卒,子光叡繼其位。

韓遜爲靈武節度,梁貞明初卒。三軍推其子洙爲留後。末帝聞之,起復正授靈武節度使。天成四年卒,朝廷以其弟澄爲朔方軍節度觀察留後。

李茂貞爲鳳翔節度使,同光二年卒。遺奏其長子彰義軍節度使從曮知鳳翔軍府

事。莊宗詔:起復授鳳翔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

高萬興爲彰武、保大兩鎭節度使。同光三年十二月卒於位,以其子保大軍馬步軍都指揮使允蹈權典留後。天成初,起復檢校太傅,充延州節度使。長興初,允蹈移鎭邪州,堂弟允權以膚施令罷歸延州。漢高祖即位初,郡兵逐其帥周密,以允權知留後事,尋節度使。

高季興爲荆南節度使,天成二年卒。以其子行軍司馬從誨知軍府事。明宗尋命起復,授荆南節度使。漢乾祐元年卒。子保融嗣其位。保融建隆元年卒,保勗自行軍司馬襲。保勗四年卒,保融子繼冲襲。

馬殷爲湖南節度使,長興二年卒。初,殷既病,差教練使歐弘奏云:"臣病疾多時,不任公事,乞以男武安軍節度副使、充洪、鄂等道四面行營副都統希聲充本鎭節度使。"明宗降制,以希聲爲潭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武安軍節度、湖南管内觀運等使。希聲未周歲又卒[14],三軍又立其弟朗州節度使希範知留後事,襲位。明宗制授武安軍節度使。漢初薨於位。子岳奴年幼,希範弟節度副使希廣襲其位。漢高祖制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武安軍節度使。

錢鏐爲吳越國王,長興三年薨。其子元瓘時爲鎭海、鎭東等軍節度使,兼中書令。先是,鏐既年高,欲立嗣。召諸子使各論功,皆讓於元瓘。及鏐病篤,召將吏於庭謂之曰:"予病不起矣!吾兒皆懦,恐不能與爾將吏爲帥,與爾輩訣矣!須當自擇。"將吏號泣言曰:"大令公有軍功,多賢行仁孝,已領兩鎭,王何苦言及此?"鏐曰:"此渠定堪否?"曰:"衆等願奉賢帥。"即出魚鑰數箱於前,謂其子元瓘曰:"三軍言爾可奉,領取此物。"鏐薨,元瓘遂襲父位。四年,遣將作監李鍇起復元瓘官爵。晉天福六年薨,子佐襲父位。漢初以疾薨。弟倧襲位,未逾年,爲大將胡進思所逐,遷於别第,以甲士援送,幽於錦軍。時倧異母弟俶爲溫州刺史,衆既無帥,進思即迎俶立之。乾祐元年,授檢校太師,兼中書令,充鎭海、鎭東等軍節度使。

晉曹議金爲歸義軍節度、瓜、沙等州觀察等使。天福五年二月卒,以其子元德襲其位。

折從阮爲永安軍節度、武勝等州觀察等使。乾祐二年,舉族入覲,少帝命其子德扆爲府州團練使,授從阮武勝軍節度使。

周馮暉爲靈武節度使,廣順二年卒。子繼業朔方衙内都虞候。暉亡,三軍請知軍府事。因授檢校太保,充朔方兵馬留後。

校勘記

[1]韶,原作"詔",據《三國志・吳書・孫韶傳》改。

[2]器,原作"喜",據《三國志・吳書・孫韶傳》改。

[3]凰,原作"皇",據史實改。

[4]陵江,原作"江陵",據《晉書·羅憲傳》改。

[5]推,《晉書·邵續傳》作"義"。

[6]忘,《晉書·邵續傳》作"亡"。

[7]功,原闕,據《晉書·邵續傳》補。

[8]軍,原作"中",據《宋書·檀祇傳》改。

[9]乃,《宋書·檀祇傳》作"仍"。

[10]徒,原作"從",據《舊唐書·田承嗣傳》改。

[11]爲,原作"斤",據《舊唐書·田弘正傳》改。

[12]自,原作"此",據《舊唐書·劉悟傳》改。

[13]席,原作"帝",據《四庫全書》本及《舊唐書·王廷湊傳》改。

[14]又,原作"不",據《四庫全書》本改。

册府元龜卷第四百三十七

將帥部(九十八)

強愎　失士心

強　愎

夫自任則小,前訓攸非;愎諫不從,昔賢深戒。矧夫握兵之要,爲人司命,而胸臆是縱,狼戾自專,爲識者之所非,冒兵家之所忌。而行之自若,處之不疑。至於敗事失機,莫之知悔;恃勇尚勝,蓋其有素,斯亦將將之道,所宜深察者也。

荀瑤爲晉大夫,帥師圍鄭。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早下之,則可行也(行,去也)。"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南里在城外)。知伯入南里,門於桔柣之門。鄭人俘酅魁壘(酅魁壘,晉士),賂以致政(欲使反爲鄭)[1],閉其口而死。將門(攻鄭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如入)。"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何故立以爲子)?"對曰:"不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惎,毒也),遂喪之。知伯貪而愎,故韓、魏反而喪之。

後漢吕布爲左將軍。故狼邪相蕭建爲臧霸所襲破,得建資實。布聞之,自將步騎向莒。高順諫曰:"將軍攻殺董卓,威震夷狄。端坐顧眄,遠近自然畏伏,不宜輕自出軍。如或不捷,損名非小。"布不從。霸畏布引還抄暴,果登城固守。布不能拔,乃引還下邳。順每諫布言:"凡破家亡國,非無忠臣明智者也,但患不見用耳。將軍舉事,不肯詳思,輒喜言誤,不可數也。"布知其忠,然不能用。

袁紹爲冀州牧,與曹公相拒於官渡。許攸説紹曰:"公無與曹相攻也,急分諸軍持之,而徑從他道迎天子,則事立濟矣。"紹不從,曰:"吾自當先圍取之。"張郃又説紹曰:"公雖連勝,然勿與曹公戰也。密遣輕騎,鈔絶其南,則兵自敗矣。"紹愎不從之。紹果後敗。

周慎爲車騎將軍、張溫裨將。溫討邊章,章敗走。溫遣慎將三萬人追擊之。參軍事孫堅説慎曰:"賊城中無穀,當外轉糧食。堅願得萬人,斷其運道。將軍以大兵繼後,

賊必困乏而不敢戰。若走入羌中,并力討之,則涼州可定也。"慎不從,引軍圍楡中城,而章遂分屯圍峽,反斷慎運道。懼,乃棄輜重而退。

魏曹休爲大司馬,征吳於夾石口。瑯琊太守孫禮諫以爲不可深入。不從而敗。

蜀關羽爲前將軍,攻曹仁於樊,降于禁等,威振華夏。孫權遣使爲子索求羽女,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典略》曰:"羽圍樊,權遣使求助之,敕使莫速進。又遣主簿先致命於羽,羽忿其淹遲,又自已得于禁等[2],乃罵曰:'狢子敢爾[3],如使樊城拔,吾不能滅汝耶!'權聞之,知其輕己,僞手書以謝。")。

馬謖爲諸葛亮參軍,亮伐魏,拔謖統大衆在前。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牙門將王平連規諫謖,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

姜維爲衛將軍,議欲出軍伐魏。征西大將軍張翼廷爭,以爲國小民勞,不宜黷武。維不聽,將翼等行,進翼位鎮南大將軍。維至狄道,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經,經衆死於洮水者以萬計。翼曰:"可止矣,不宜復進,進或毁此大功!"維大怒曰:"爲蛇畫足!"維竟圍經於狄道城,不能克。自翼建異論,維心與翼不善,然常率率同行,翼亦不得已而行。

吳朱桓爲前軍,性護前,耻爲人下。每臨敵交戰,節度不得自縁,輒嗔恚憤激。

諸葛恪爲荆、揚二州牧,督中外諸軍事。恪有輕敵之心,與魏戰,克復,欲出軍。諸大臣以爲數出罷勞,同辭諫恪。恪不聽。中散大夫蔣延或以固爭,扶出。恪乃著論諭衆意,曰:"夫天無二日,土無二王。王者不務兼平天下而欲垂祚後世,古今未之有也。昔戰國之時,諸侯自恃兵强地廣,互有救援,謂此足以傳世,人莫能危,恣情縱懷,憚於勞苦,使秦漸得自大,遂以并之,此既然矣。近者劉景升在荆州,有衆十萬,財穀如山,不及曹操尚微,與之力競,坐觀其强大,吞滅衆袁。北方都定之後,曹操率三十萬衆來向荆州,當時雖有智者,不能復爲畫計。於是景升兒子,交臂請降,遂爲囚虜。凡敵國欲相吞,即仇讎欲相除也。有讎而長之,禍不在己則在後人,不可不謂遠慮也。昔伍子胥曰:'越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夫差自恃强大,聞此邈然,是以誅子胥,而無備越之心。至於臨敗悔之,豈有及乎?越小於吳,尚爲吳禍,况其强大者邪?昔秦但得關西耳,尚以并吞六國。今賊皆得秦、趙、韓、魏、燕、齊九州之地,地悉戎馬之鄉,士林之藪。今以魏比古之秦,土地數倍;以吳與蜀比古六國,不能半之。然今所以能敵之,但以操持兵衆,於今適盡,而後生者未悉長大,正是賊幼小未盛之時。加司馬懿先誅王凌,續自隕斃,其子幼弱而專彼大任,雖有智計之遠,未得施用。當今伐之,是其厄會。聖人急於趨時,誠謂今日。若順衆人之情,懷偷安之計,以爲長江之險,可以傳世,不論魏之終始,而以今日,遂輕其後,此吾所以長歎息者也。自古以來[4],務在産育,今者賊民,歲月繁滋,但以尚小,未可得用耳。若復十數年後,其衆必倍於今,而國家勁兵之地,皆已空盡,唯有此見衆可以定事。若不早用之,端坐使老,復十數年,略當損半,而見子弟數不足言。若賊衆一倍,而我兵損半,雖復使伊、管圖之,

未知如何。今不達遠慮者，必以此言爲迂。夫禍難未至，而豫憂慮，此固衆人之所迂也。及於難至，然後頓顙，雖有智者，又不能圖。此乃古今所病，非獨一時。昔吴始以伍員爲迂，故難至而不可救。劉景升不能慮十年之後，故無以詒其子孫。今恪無具臣之才，而受大吳蕭、霍之任，智與衆同，思不經遠[5]，若不及今日爲國斥境，俛仰年老，而讎敵更強，欲刎頸謝責，寧有補邪？今聞衆人，或以百姓尙貧，欲務閑息，此不知慮其大危，而愛其小勤者也。昔漢祖幸已自有三秦之地[6]，何不閉關守險，以自娛樂？空出攻楚，身被瘡痍，介胄生蟣虱，將士厭困苦，豈甘鋒刃而忘安寧哉？慮於長久，不得兩存者耳！每覽荆邯說公孫述以進取之圖，近見家叔父表陳與賊爭競之計，未嘗不喟然嘆息也。夙夜反側，所慮如此，故聊疏愚言，以達二三君子之末。若一朝隕歿[7]，志畫不立[8]，貴令來世知我所憂[9]，可思於後。"衆皆以恪此論欲必爲之辭，然莫敢復難。初，滕胤與恪俱受遺詔輔政，恪將悉衆伐魏，胤諫恪不如按甲息師[10]，觀隙而動。恪曰："諸云皆不可不見計算，懷居苟安者也，而子復以爲然，吾何望乎？夫以曹芳闇劣，而政在私門，彼之臣民，固有離心。今吾因國家之資，籍戰勝之威，則何往而不克哉？"於是遣衆出軍，始失人心。

晉劉琨爲并州都督，屬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而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鋭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難以法御。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殘胡之牛羊，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旣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領步騎二萬爲前驅，琨自爲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敗之，一軍皆沒。

荀晞爲大將軍，刑政苛虐，縱情肆欲。遼西閻亨以書固諫，晞怒殺之。晞從事中郎明預有疾居家，聞之，乃轝病諫晞曰："重晉遭百六之數，當危難之機，明公親稟廟算，將爲國家除暴。閻亨美士，奈何無罪，一旦殺之？"晞怒曰："我自殺閻亨，何關人事？而轝病來罵我？"左右爲之戰慄。預曰："明公以禮見進，預欲以禮自進。今明公怒預，其若遠近怒明公何？昔堯舜之在上也，以向禮而興；桀紂之在上也，以惡逆而滅，天子且猶如此，况人臣乎？願明公且置是怒，而思預之言。"晞有慚色。

甘卓爲安南將軍、梁州刺史，鎭襄陽。王敦稱兵，卓露檄遠近，率所統致討。次豬口，王師敗績。卓徑還襄陽，何無忌及家人皆勸令自警。卓轉更狼愎，聞諫輒怒。方散兵，使人佃而不爲備。功曹榮建固諫，不納。襄陽太守周慮等密承敦意，知卓無備，詐言湖中多魚，遣卓左右皆捕魚，乃襲害卓於寢，傳首於敦。

庾亮爲中書令。蘇峻之役，假節督諸軍。司馬陶回謂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不敢直下，必向小丹陽南道步來，宜伏兵要之，可一戰而擒。"亮不從。峻果繇小丹陽經秣陵，迷失道，逢郡人，執以爲鄉導。時峻夜行，甚無部分，亮聞之，深悔不從回言。

殷浩爲揚州刺史，與桓溫不協。時王羲之以國家之安，在於內外和。因以與浩書，

以戒之。浩不從。及浩將北伐,羲之以爲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爲姚襄所敗。

劉毅爲衛將軍,時何無忌爲盧循所敗,賊軍乘勝而進,朝廷震駭。毅具舟船討之。將發而疾篤,内外失色,朝議欲奉乘輿北就。中軍劉裕會毅疾瘳,將率軍南征,裕與毅書曰:"吾往與妖賊戰,曉其變態,今脩船垂畢,將居前撲之,克日平之。上流之任,皆以相委。"又遣毅從弟藩往止之。毅大怒,謂藩曰:"我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便謂我不及劉裕也。"投書於地。遂以舟師二萬,發姑熟,次桑落州,與賊戰,敗績。

宋王玄謨爲寧朔將軍,伐魏,受輔國將軍蕭武節度。玄謨向碻磝,戍主奔走,遂圍滑臺,積旬不克。魏率大衆,號百萬,鞞鼓之聲,震動天地。玄謨衆軍亦盛,器械甚精,而玄謨專伏所見,多行殺戮。初圍城,城多茅屋,衆求以火箭燒之。玄謨恐損亡軍實,不從。城中即撤壞之空地,以爲窟室。及魏救將至,衆請發車爲營,又不從,將士多離怨,遂敗。

蕭思話爲青州刺史,時到彦之北伐,大敗魏軍,乘勝破青部諸郡國。思話欲委州保險,濟南太守蕭順之固諫。不從。思話失據潰走。

南齊胡諧之爲中庶子,西討巴東王子響。詔以鎮軍張欣泰爲副。欣泰謂諧之曰[11]:"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進據江津,尹略等見殺。

梁李奉伯爲益州中兵參軍,時巴西人雍道晞率群賊逼郡,刺史劉季連遣奉伯討擒之。奉伯因獨進巴西之東鄉討餘賊。李膺止之曰:"卒恃驕,乘勝履險,非良策也。不如少緩,更思後計。"奉伯不納,悉衆入山,大敗而出,遂奔還州。

曹景宗爲鎮軍將軍,爲人自恃尚勝。每作書,字有不解,不以問人,皆以意造焉。

後魏趙郡王幹爲都督冀、定、瀛三州諸軍事。孝文詔以李憑爲長史,唐茂爲司馬,盧尚之爲咨議參軍以佐之,而憑等諫諍,幹殊不納。

劉昶爲大將軍,征義陽。昶嚴暴,治軍甚急。三軍戰慄,無敢言者。法曹參軍陽固啓謀,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

爾朱榮爲大將軍,稱兵入洛。榮私告慕容紹宗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若不加除剪,恐難制馭。吾欲因百官出迎,仍悉誅之,謂可爾不?"紹宗對曰:"太后臨朝,淫虐無道,天下憤惋,共所棄之。公既身控神兵,心執忠義,忽欲殲夷多士,謂非良策。深願三思。"榮不從。

辛纂爲荆州刺史,時蠻首樊五能破折陽郡,纂議欲出軍討之。纂行臺郎中李廣諫曰:"折陽四面無民,唯一城之地耳。山路深險,表裏群蠻。今若少遣軍,則力不能制賊;多遣則減徹防衛。根本虚弱,脱不如意,便大挫威名。人情一去,州城難保。"纂曰:"豈得縱賊不討?令其爲患日深?"廣曰:"今日之事,唯須萬全。但慮在心腹,何暇疥癬?聞

臺軍已破洪威,計不久應至。公但約勒屬城,使各脩完壘壁,善撫百姓,以待救兵。雖失折陽,如棄鷄肋。"纂曰:"卿言自是一途,我意以爲不爾。"遂遣兵攻之,不克而敗。諸將因亡不返,城人又密招關西。宇文遣都督獨孤如願率軍潛至,突入州城,遂至廳閣。纂左右唯五六人,短兵接戰,爲賊所擒,遂害之。

後周賀拔岳仕魏,爲關西大行臺。時欲討曹泥,遣都督趙貴至夏州,與太祖計事。太祖曰:"曹泥孤城阻遠,未足爲憂。侯莫、陳悦,怙衆密邇,貪而無信,必將爲患,願早圖之。"岳不聽,遂與俱討泥。至於河南,岳果爲悦所害,其士衆散還涼,唯大都督趙貴率部曲收岳屍還營。

隋崔弘度,開皇中爲陵州總管,高智惠等作亂,復以爲行軍總管,出泉門導,隸於陽素。弘度與素品同而年長,素每屈下之,一旦隸素,意甚不平。素言多不用,素亦容優之。

唐馬元規,武德初爲慰撫山南使,時賊帥朱粲新敗,鄧州刺史呂子臧率所領數千人與元規幷力擊之。子臧謂元規曰:"朱粲新破之後,上下危懼,一戰可擒。如更遷延,部衆稍齊,力強食盡,必死戰,於我爲患不細也。"元規不納。子臧請以本兵獨戰,元規又禁之不得。俄而,粲衆大至,元規懼,退保南陽。子臧拊膺曰:"言不見從者,今玆坐公死。"粲果率兵圍之,城陷,元規遇害。

淮安王神通,武德初爲山東道安撫大使,擊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不能抗,東走聊城。神通進兵躡之,至聊城,會化及糧盡,請降。神通不受,其副使黄門侍郎崔幹勸納之。神通曰:"兵士暴露已久,賊計窮糧盡,克在旦暮,正當攻取,以示國威,散其玉帛以爲軍賞。若受降者,吾何藉手乎?"幹曰:"今建德方至,化及未平,兩賊之間,事必危迫。不攻而下之,此勳甚大。今貪其玉帛,敗無日矣!"神通怒,囚幹於軍中。既而士及自濟北餽之,化及軍稍振,遂拒戰。神通督兵薄而擊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而上,神通心害其功,因止軍不戰。君德大詬而下,城又堅守。神通乃分兵數千人往魏州取攻具,中路復爲莘人所敗。建德軍且至,遂引馬而退。後三日,化及爲建德所虜,賊勢益張。山東城邑多歸建德。神通兵漸散,退保黎陽,依徐勣,俄爲建德所陷。(高祖令神通持節安撫趙魏,擊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不能抗,走聊城。神通兵躡之。秘書丞魏徵謂神通曰:"化及今據聊城,莒人爲其固守。若兵至而莘不降,即宜攻取,但拔莘縣,聊城益懼,因而迫之,易同俯拾,未若以攻具自隨,一足威敵,二不乏用。如其不然,兵至莘城,見無攻具,必不下矣。不能克莘而遠迫化及,恐亦勞而無功。化及若不即降,攻之旬月可陷。莘人阻我糧運,士及爲之外援,恐非計之善者。"神通不從,軍次莘,果不下。)

失士心

士蔿曰:"禮樂慈愛,戰所蓄也。"申叔時曰:"德以施惠,戰所由克。"是知將帥之

道,師克在和。士卒之心,理不可失。善爲將者,動之以善,濟之以仁,惠洽投醪,恩均挾纊。反是道者,鮮不敗焉。夫同甘苦,共勞逸,多禮下士,善撫勤恤,此將帥之易也。蹈城湟,冒鋒刃,捐舍親戚,不顧軀命,此士卒之難也。吝其所易,要其所難,而冀謀夫竭其才,勇士罄其命,不亦難哉!

陳勝字涉,陽城人(《地理志》屬汝南郡[12])。吳廣字叔,陽夏人也(《地理志》屬淮陽。夏音工雅切)。勝少時與人傭耕(與人,與人具也。傭耕,言受其僱直,爲人耕,言賣工傭也),輟耕之壟上(輟,止也。之,往也。壟上,謂田中之高處),悵然甚久,曰:"苟富貴,無相忘(一日人富貴,不問彼此,皆不相忘也)。"傭者笑而應曰:"若爲傭耕,何富貴也?"勝太息曰:"嗟乎!燕雀安知鴻鵠之志哉(鴻,大鳥也,水居。鵠,黄鵠也,一舉千里。鵠,音胡酷切)!"秦二世元年,勝立爲陳王。勝王凡六月,其御莊賈殺勝以降秦。勝初爲王,故人嘗與傭耕者聞之,乃之陳,叩宫門曰:"吾欲見涉。"宫門令欲縛之,自辨數,乃置(辨數謂自分别其姓名也,并歷道與涉故舊之時,舍而不縛也。數音山羽切),不肯爲通。勝出,遮道而呼涉(呼,謂之火喚也,音火故切),乃召見,載與歸。入宫,見殿屋帷帳,客曰:"夥,涉之爲王沈沈者(夥,音禍。沈沈,宫室深遠也,沈音長含切)[13]。"楚人謂多爲夥,故天下傳之夥涉爲王,繇陳涉始。客出入愈,益發舒言勝故情。或言客愚無知,專妄言輕威,勝斬之。諸故人皆自引去,繇是無親勝者。以朱房爲中正,胡武爲司過,主司群臣。諸將狥地,至令之不是者,繫而罪之,以苛察爲中。其所不善者,不下吏輒自治(不以付吏而防、武自治之),勝信用之。諸將以故不親附,此其所以敗也。

晉新蔡王騰鎮鄴,爲群盜汲桑等攻陷而死。騰性儉嗇,無所振惠。臨急,乃賜將士米可數升,帛各丈尺,是以人不爲用。

周札爲右衛將軍、會稽内史,爲李弘所襲,見殺。札性貪財好色,惟以業產爲務。兵至之日,庫中有精仗。外白以配兵,札猶惜不與,以獘者給之,其鄙吝如此,故士卒莫爲之用。

謝萬爲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監司、豫、冀、并四州軍事。既受任北征,矜豪傲物,常以嘯咏自高,未嘗撫衆。兄安深憂之,自隊主將帥已下,安無不慰勉,謂萬曰:"汝爲元帥,諸將宜數接對,以悦其心,豈有傲誕若斯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都無所悦,直以如意指四坐,云諸將皆勁卒,諸將益恨之。

荀晞爲征東大將軍、假節都督青州諸軍事,領青州刺史。晞刑政苛虐,遼西閻亨以書固諫,晞怒殺之。繇是衆心稍離,莫爲致用。加以疾疫饑饉,其將溫畿、傅宣皆叛之。石勒攻陽夏,滅王讚,馳襲蒙城,執晞。

宋殷孝祖爲冠軍,負其誠節,凌轢諸將。臺軍有父子兄弟在南者,孝祖并欲推治,繇是人情乖離,莫樂爲用。

汝南侯堅，侯景圍城，堅屯太陽門，終日沉飲，不撫軍政。吏士有功，未嘗申理；疫癘所加，亦不存恤。士咸憤怨。堅書佐董勛、華白、曇郎等，以繩引賊登樓，城遂陷，堅遇害。

後魏侯莫、陳悅爲秦州刺史。時賀拔岳督關中，出帝永熙三年正月，岳召悅共討靈州，悅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悅遣人安慰云："我别稟意旨，正在一人，諸軍無怖。"衆皆畏伏，無敢拒違。悅心猶豫，不即撫納，乃還入隴，止永洛城。岳之所部，聚於平涼，規還圍圖悅。

北齊邸珍，字寶安，本中山上曲陽人也。從神武起義，爲尚書右僕射、大行臺、節度諸軍事[14]。珍御下殘酷，衆士離心，爲民所害。

唐陳政爲梁州總管、山東道安撫副使。行至汲縣，爲其部下蘭威所殺，擁固其首，投於東都王世充，梟之城外。政恃才輕物，馭下嚴刻，故及於難。

羅士信爲新安道行軍總管，恃法嚴暴，無問親友，必皆斬之。繇是下不附而畏之。

郭英乂爲劍南節度使，英乂暴虐，人不堪命。爲西山兵馬使，崔旰以麾下五千衆反討英乂，英乂出軍拒之，遂奔於簡州。州人斬首以送旰，遂并屠其妻子。

張鎰爲鳳翔節度使，德宗將幸奉天，鎰竊知之，將迎鸞駕，具財貨服用獻行在。李楚琳者，嘗事朱泚，得其心。軍司馬齊英等密謀曰："楚琳不去，必爲亂。"乃遣楚琳屯於隴州。楚琳知其謀，乃託故，不時發。鎰始以迎駕，心憂惑，以爲楚琳承命去矣，殊不促其行。鎰修飾邊幅，不爲軍士所悅。是夜，楚琳遂與其黨王玢、李卓、牛僧伽等作亂。鎰夜縋而走，出鳳翔三十里。及三子皆爲侯騎所得，楚琳俱害之。

殷仲卿爲商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爲部下兵馬使劉洽所殺。仲卿馭下無政，威惠不行，故及於難。

韓游瓌爲邠寧節度使。初，游瓌入覲，其將吏以游瓌子謀大逆，又軍府無政，謂必受代，餞送之禮多闕。及游瓌至京，見德宗。德宗特達委用。因請築豐義城以備寇，且使歸鎮。軍中多懼。游瓌以大將范晞朝素整肅有聲，畏其逼己。回至鎮，求其過，將殺之。故晞朝懼而奔。帝因召赴京師。其游瓌遣士衆築豐義城，兩板而潰。寧州戍卒數百，縱掠而叛。其無方略，失士心如此。

李融爲鄭、滑節度。初，融疾甚，召其副使、鄭州刺史趙植，將委以後事。植既至，軍士頗不悦。偏將張良率所領二百入劫庫兵，授甲以攻中城。城中更宿兵千餘人拒之，城門將張粲自後擊之，大將宋朝晏率兵又至。良兵敗，驅其餘衆及家屬，夜濟河走衛州。融驚駭，明日卒。

程懷直爲横海軍節度使，懷直出畋，宿於野，數日不恤軍士。軍士頗凍餒。大將程懷信，懷直之從兄也，因衆怒，遂閉門不納，懷直奔赴闕。

王佖爲朔方、靈鹽節度使。佖在鎮，無智術以馭下，居常猜忌，乃多殺人以懼之，衆

益不附。及召至,踰月而授以諸衛將軍。

李進賢爲振武節度使。初,進賢領使事,怠於恤下。判官嚴澈年少用事,以刻剝爲能,邊軍苦之。初,回鶻之上鷿鵜泉也,振武發營將楊遵憲,以五百騎赴於東受降城,所給資糧,其價多不實。及至鳴沙,其將屋宿,而師衆暴露,軍士益忿。至夜,各負一束薪,積將舍而焚之,卷甲而還。進賢既令歸次,而漏其責言。下益不安,遂燔城門而攻。進賢既帥左右射之,不能止,乃縋而亡。

李瓚爲桂、管觀察,御軍無政,爲卒所逐,貶死。

韋士宗,貞元中爲黔南觀察使。黔中宴役將傅近、何遷等作亂[15],逐出士宗。蓋士宗苛刻,軍州不安,奔赴施州。

王遂爲沂州刺史、沂、兖、海等州觀察使。遂性偏忿,不存大體,而軍州民吏,久染汙俗,率多獷戾。而遂數因公事,訾駡將卒曰:"反虜!"將卒不勝其忿,牙將王弁乘人心怨怒,遂方宴集,弁謀集其徒,害遂於席。判官張敦實、李鉅甫等同遇害。

韓全義爲神策行營節度、長武城使,代韓潭爲夏、綏、銀、宥節度[16]。詔以長武兵赴鎮。全義貪而無勇,短於撫御。制未下,軍中知之,相與謀曰:"夏州沙磧之地,無耕蠶生業,盛夏移徙,吾所不能。"是夜,戍卒鼓譟爲亂,全義踰城而免。殺其親將王栖嵓、趙虔曜等。賴都虞候高崇文誅其亂首而止,全義方獲赴鎮。

李道古爲鄂、岳都團練使,時吳元濟叛,道古攻繇州,克其羅城,乃進攻其城。中城守卒夜帥婦人登城而呼,懸門竊發,分出其衆。道古之衆驚亂,多爲虜殺。初,李定守安州,未嘗退衄,及道古誣奏,定移去之,乃自帥兵出穆陵關,士卒驕惰,賜給多闕。其度支供軍錢,道古半以奉權倖,半以沒己。士皆怨怒,不肯力戰。賊以易,道古以羸兵抵之,故道古前後再攻破申州外城,而不能拔。

盧坦爲劍南東川節度使,在鎮三年後,請收閏月軍吏糧料,以助行營,人多非之。

李愿爲宣武節度使。先是,張弘靖爲汴帥,屢以厚賞安士心,及愿之至,幣藏耗矣,而愿悉其奢侈。門内數百口,皆仰給官司,不恤軍政,賞賚既不及弘靖時,又娱於酒色,不親政事,以嚴刑馭下,人心皆怒。愿復令其妻弟竇緩領親兵宿直衙内,緩素驕恣,黷貨無厭,兵士忿之。於是宿直將李臣則、薛志忠、秦鄰等三人,因人之心,結謀爲亂。夜取宿直刀入竇緩帳,斬其首,因大呼。衙内聞而響應,遂叩愿門。愿與一子及左右十數人露髮而走,登於城北樓,懸縋而下,越濠水得及外城,復逾而逸。比曉,行十餘里,遇野人以驢負薪賣於城者,愿奪而乘之,馳入鄭州界。亂兵求愿不得,得妻,殺之,三子伏匿,得免。姬妾三十餘人,軍士分取焉,又殺其私暱奴僕二十餘人。

張弘靖代劉總盧龍軍節度使。弘靖之入幽州也,薊人無老幼男女,皆夾道而觀焉。河朔軍帥冒寒暑,多與士卒同,無張蓋安輿之别。弘靖久富貴,又不知風土,入郡之時,遂肩輿於三軍之中。薊人頗駭之。弘靖又以祿山、思明之亂,始自幽州,欲於事初,盡

革其俗，乃發祿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從事有韋雍、張宗厚數輩，復輕肆嗜酒，常夜飲醉歸，燭火滿街，前後呵叱，薊人所不習之事。又雍等詬責吏卒，多以反虜名之，薊人不勝其憤，遂相率以叛。遷弘靖於薊門館，執韋雍、張宗厚輩數人，皆殺之。

杜元穎，出相，爲西川節度使，減削軍食，以務畜取，人頗苦之。於西南兩路，防守戍卒，悉大爲減省衣糧給與，又不以時代。其戍卒饑寒者，反取給於蠻戎。成都府動靜好惡，蜀人反爲蠻之鄉導，以是寇及子城，元穎方覺知。蠻帥恣爲俘劫，數日而去。

後唐李克恭爲昭義節度使，人士離心。時武皇初定邢、洺三州[17]，將有事於河朔，大蒐軍實。潞州有後院軍馬之雄勁者，克恭選其五百人，獻於武皇。軍使安建惜其兵，不悦。克恭令裨校李元審、安建，紀綱馮霸部送太原，行次銅鞮縣，馮霸劫衆謀叛，殺都將劉果、縣令戴勞謙，循山而南，北及沁水，有衆三千。

校勘記

[1]本句《左傳・哀公十七年》作"賂之以知政"。

[2]禁，原作"樊"，據《三國志・蜀書・關羽傳》改。

[3]"狢"，原作"俗"，據《三國志・蜀書・關羽傳》改。

[4]古，原作"本"，據文義改。

[5]緦，原作"繐"，據《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改。

[6]自，原在"已"前，據《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乙。

[7]歿，原作"没"，據《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改。

[8]畫，原作"或"，據《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改。

[9]貴，原作"爲"，據《三國志・吳書・諸葛恪傳》改。

[10]胤，原作"裔"，據上下文改。

[11]欣，原作"狀"，據《南齊書・胡諧之傳》改。

[12]理，原作"里"，據《史記・陳涉世家》注改。

[13]切，原作"地"，據文義改。

[14]"節度諸軍事"句后，原有"彭城"二字，據《北齊書・邸珍傳》删。

[15]黔中宴役將，《舊唐書・德宗本紀下》作"黔中知宴設吏"。

[16]代韓，原作"大寒"，據《舊唐書・韓全義傳》改。

[17]本句當作"武皇初定邢、洺、磁三州"，參見《舊五代史・武皇紀》。

[watermark seal]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三十八

將帥部(九十九)

無功 奔亡

無 功

《夏書》曰:"爰克厥威,允罔功。"是知典國兵柄,爲人司命,苟泥於膠柱之說,必坐致輿尸之凶。然而雄不并立,戰乃危事,客主之勢,勝負交變。若乃中人之將,僅呼兒戲,謀不慮始,事或過舉。雖非敗乃大事,抑以挫乎國威。其有夙負能名,克貞師律,練攻守之術,習鬬擊之技。或以天時弗順,地利非便,强弱異態,遠近不屬。而能按隊以退,承詔而還,始守重閉之方,庶免喪師之咎。因是降黜,亦無負於士衆焉。

廉頗爲趙將,奔魏。楚聞之,因使人迎頗。頗一爲楚將,無功。

漢李息,事景帝。至武帝立八歲,爲材官將軍,軍馬邑。後六歲,爲將軍,出代。後三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出代。後三歲,爲將軍,從大將軍出朔方,皆無功。

李廣,元朔六年爲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爲侯者(中,猶充也,充本法得首若干封侯也。率,謂軍功封賞之利法,在法令者也。中,音竹仲反。其下率亦同),而廣軍無功。

郭昌,元封四年,以大中大夫爲拔胡將軍,屯朔方。還擊昆明,無功奪印。

公孫敖爲因杅將軍。天漢元年,出河西,與强弩都尉會涿邪山,亡所得。

李廣利爲貳師將軍。天漢三年,將六萬騎,步兵七萬,出朔方。强弩都尉路博德,將萬餘人與貳師會。游擊將軍韓悦步兵三萬人出五原(即韓説也)。因杅將軍敖,將騎萬,步兵三萬人,出雁門。匈奴聞,悉遠其累重于餘吾水北(累重謂妻子資產也。累,力惴切。重者,直用也)。而單于以十萬騎待水南,與貳師接戰。貳師解而引歸,與單于連鬬十餘日。游擊亡所得,因杅與左賢王戰,不利,引歸。至征和三年,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將三萬餘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將四萬騎出酒泉千餘里。單于聞漢兵大出,悉遣其輜重,從趙信城,北邸郅居水(邸,音丁禮反。郅,音之日反)。左賢王驅其人民,渡餘吾水六七百里,居兜銜山。單于自將精兵。左安侯渡姑且

水，御史大夫軍至，追邪徑，無所見，還（從侯遁而追之，不見虜而還也。邪，音似嗟反）。匈奴使大將與李陵將三萬餘騎，追漢軍，至浚稽山合，轉戰九日，漢兵陷陣卻敵，殺傷虜甚衆。至蒲奴水，虜不利，還去。重合侯軍至天山，匈奴使大將偃渠，與左右呼知王，將二萬餘騎要漢兵，強引去。重合侯無所得失。

後漢王霸，建武九年爲討虜將軍，與吳漢及横野大將軍王常、建義大將軍朱祐、破虜姦將軍侯進等五萬餘人，擊盧芳將賈覽、閔堪于高柳。匈奴遣騎助芳。漢軍遇雨，戰不利。吳漢還洛陽，令朱祐屯常山，王常屯涿郡，侯進屯漁陽。璽書拜霸上谷太守[1]，領屯兵如故。霸又與驃騎大將軍杜茂，會攻盧芳將尹繇、于蜳、繁畤，不克。

馬援，建武十九年將三千騎出高柳，行雁門、代郡、上谷障塞。烏桓侯者見漢軍至，虜遂散去，援無所得而還。

任尚爲征西校尉。安帝永初元年，先零别種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爲寇掠，郡縣不能制。遣車騎將軍鄧騭與尚擊之。騭、尚軍大敗，遂寇抄三輔。朝廷以鄧太后故，印拜騭爲大將軍，封尚樂亭侯，食邑三百户。三年春，復遣其騎都尉任仁督諸郡屯兵救三輔。仁戰每不利，衆羌乘勝，漢兵數挫。當煎、勒姐種攻沒破羌縣，鍾羌又沒臨洮縣，生得隴西南部郡尉。明年春，滇零遣人寇褒中，燔燒郵亭，大掠百姓。于是，漢中太守鄭勤移屯褒中軍營，久出無功，有廢農桑。又詔任尚將吏兵還屯長安，罷遣南陽、潁川、汝南吏士。五年春，任尚坐無功，徵免。

馮煥爲幽州刺史，建元元年正月，率二郡太守討高句麗、濊貊，不克。

任涉初爲涼州從事。順帝陽嘉三年，刺史孟他遣涉將敦煌兵五百人，與戊巳司馬曹寬、西域長史張宴將焉耆、龜兹、車師前後部合三萬餘人討疏勒，攻滇中城。四十餘日不能下，引去。其後，疏勒王連相殺害，朝廷亦不能禁。

董卓，靈帝時拜爲東中郎將，討先零羌，并不克。又與北中郎將盧植討張角，并無功而還。

魏曹眞爲大司馬，以蜀連出侵邊境，宜遂伐之，數道并入，可大克也。眞發長安，從子午道南入[2]。司馬宣王泝漢水[3]，當會南鄭。諸軍或從斜谷道，或從武威入。會天霖雨三十餘日，棧道斷絶，明帝詔眞還軍。

蜀姜維爲衛將軍。後主延熙十六年夏，率軍數萬人出石營，經董亭圍南安衛。雍州刺史陳泰解圍至洛門。維糧盡退還。十七年，出狄道，住鍾題。十九年春，就遷大將軍。二十年，魏征東大將軍諸葛誕反于淮南，分關中兵東下。維欲乘虚向秦川，復率數萬人出洛谷，徑至沈嶺。時長城積穀甚多，而守兵乃少，聞維方到，衆皆惶懼。魏大將軍司馬望拒之，鄧艾以自隴右，皆軍于長城。維前駐亡水，皆倚山爲營。望、艾傍謂堅圍，維數下挑戰，望、艾不應。景耀元年，維聞誕破敗，乃還成都。

吳吕岱爲昭信中郎將。漢建武十六年，岱督郎將尹異等，以兵三千人，西誘漢中賊

師張魯,到漢興塞城。魯嫌疑斷道,事計不立。大帝遂召岱還。

朱然爲車騎將軍、右護軍。嘉禾三年,大帝與蜀克期大舉,大帝自向新城,然與全琮各受斧鉞,爲左右督。會吏士疾病,故未攻而退。

諸葛恪爲太傅、荆、楊州牧,督中外諸兵。大元二年三月,率兵伐魏。四月,圍新城,大疫,兵卒死者大半。秋八月,恪引兵退。初,恪欲出兵,諸大臣同辭諫恪,恪不聽,違衆出兵,大發州郡二十餘萬衆,百姓騷動。恪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水泄下流,病腫者大半,死傷塗地。魏知戰士罷病,乃進救兵。恪引兵而去。士卒傷病,流連道路,或頓仆坑壍,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嗟呼,而恪晏然自若。詔召相御,徐乃旋師。

陸抗爲鎮軍將軍。景帝永安七年三月,與撫軍步協、征西將軍劉平、建平太守盛曼率衆圍蜀巴東守將羅憲。魏使將軍胡烈步騎二萬侵西陵以救憲。抗等引軍還。

丁奉爲右大司馬、左軍師。吳孫皓建衡元年,帥衆治徐塘,因攻晉穀陽。穀陽民知之,引去。奉無所獲,吳主怒斬奉等軍。

李勗爲監軍。建衡元年,吳主遣監軍虞汜、威南將軍薛珝、蒼梧太守陶璜由荆州;勗與督軍徐存從建安海道,皆就合浦,擊交趾。二年春,勗以建安道不通利,殺導將馮斐,引軍還。

晉段匹磾爲幽州刺史,推幷州刺史劉琨爲大都督,同討石勒,歃血載書,檄諸防守,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杯納勒厚賂,獨不進,乃阻其計。琨、匹磾以勢弱而退。

毛穆之爲右將軍、西蠻校尉、益州刺史,領建平太守,假節戍巴郡。以子球爲梓潼太守。穆之與球伐苻堅,至于巴西郡,以糧運之少,退屯巴東,病卒。

宋劉敬宣爲冠軍將軍。晉安帝義熙中[4],高祖表遣敬宣,率兵五千伐蜀。既入峽,分遣振武將軍、巴東太守溫祚,以二千人揚聲外水,自率益州刺史鮑陋、輔國將軍文處茂、龍驤將軍時延祖,由墊江而進。敬宣率先士卒,轉戰而前,達遂寧郡之黃虎,去成都五百里。僞輔國將軍譙道福等,悉衆拒險,相持六十餘日,大小十餘戰,賊固守不敢出。敬宣不得進,食糧盡,軍中多疾疫,死者大半,引軍還。

張興世爲游擊將軍,海道北伐,假輔國將軍,加節置佐。無功而還。

劉道產爲長沙王道瑹驃騎將軍。時廣州群盜因刺史謝道欣死,爲寇,攻沒州城。道瑹加道產振武將軍南討,會叔父謙之已平廣州,道產未至而反。

南齊垣崇祖,初仕宋,爲輔國將軍,行徐州事,徙戍龍沮。龍沮在朐山南,崇祖啓斷水注平地,以絕虜馬。明帝以問劉懷珍,云可立。崇祖率將吏塞之,未成。魏主謂彭城鎮將平陽公曰:“龍沮若立,國之耻也。”以死爭之,數萬騎掩至。崇祖馬槊陷陣,不能抗,乃築城自守。會天雨十餘日,魏兵乃退,龍沮竟不立。

劉懷珍初仕宋，爲輔國將軍。泰始初[5]，青州刺史沈文秀拒命。明帝遣其弟文炳宣諭，使懷珍領馬步三千人隨文炳俱行。未至，薛安都引虜入寇，徐、兗已沒。張永、沈攸之于彭城大敗。敕懷珍步從盱眙，自淮陰濟淮救永等，而官軍爲虜所逐，相繼奔歸，懷珍乃還。

王廣之爲左軍將軍。太祖建元元年，魏軍動，詔假廣之節，駐淮上。廣之家在彭、沛，啓求招誘鄉里部曲，北取彭城。帝許之，以廣之爲使持節都督淮北軍事、平北將軍、徐州刺史。廣之引軍過淮，無所克獲，坐免官。

陳胡穎仕梁，爲豫章內史，隨高祖鎮京口[6]。高祖圍廣陵，齊人東方光據宿豫請降，以穎爲五原太守，隨杜僧明援光[7]，不克，退還，除曲阿令。

陳詳爲宣城太守。王琳下據柵口，詳隨吳明徹襲湓城，取琳家口。不克，因入南湖，自鄱陽步道而歸。琳平，詳與明徹并無功。

蕭摩訶，宣帝太建中自淮南徵還，授右衛將軍。十一年，周兵寇壽陽。詔摩訶與樊毅等衆軍赴援。無功而還。

後魏李栗，道武時爲左將軍。慕容寶棄中山東走，栗以輕騎追之，不及而還。

古弼爲安西將軍，與永昌王建等討馮文通。文通嬰城固守，弼芟禾而還。

羅伊利，孝文時爲安東將軍。蠕蠕來寇，詔伊利追擊之，不及而反。

劉昶，孝文時爲南齊雍州刺史。曹虎之詐降也，詔昶以兵出義陽，無功而還。

張蒲爲南中郎將、南蠻校尉、隸平南大將軍長孫嵩往禦晉師[8]。及宋武帝入長安，乃還。後從安平公叔孫建攻青州，不克而還。

皮豹子爲內都大官。先是，河南諸胡亡匿避命，豹子及前涇州刺史封阿君，督河西諸軍南趣石樓，與衛大將軍樂安王良以討群胡。豹子等與賊相對，不覺胡走，無捷而還，坐免官。

楊椿爲安東將軍。宣武永平初，徐州彭城人成景儁以宿豫叛。詔椿率衆四萬討之，不克而返。

淳于誕爲伐蜀別部司馬，領鄉導統軍，師次晉壽，蜀人大震。屬宣武宴駕[9]，不果而還。

伊盆子，孝明時爲持節右將軍、洛州刺史，與荆州刺史、淮南王世遵、魯陽太守崔模，俱討襄陽。不克而還，坐免官。

穆紹[10]，孝莊時爲尚書令、司空公、加侍中。爾朱榮之討葛榮也，詔上黨王天穆爲前鋒，次於懷縣[11]；司徒公楊椿爲右軍，紹爲後繼。未發，會擒葛榮，乃止。元顥入洛，以紹爲兗州刺史，行達東郡，顥敗而返。

席法友爲冠軍將軍。梁將楊公則寇楊州，假法友征虜將軍以討之。法友未至，而公則敗走。後假法友前將軍，持節爲將，出淮南，解朐山之圍。法友始渡淮而朐山敗沒，

遂停散十年。

後周董紹爲御史中尉,進策請圖梁漢。以紹爲行臺、梁州刺史。閣內都督趙剛以爲不可,而朝議已決,遂出軍。紹竟無功,還,免爲庶人。

田弘爲驃騎大將軍。武帝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來附。弘從衛公直赴援,與陳人戰,不利,仍以弘爲江陵總管。及陳將吳明徹來寇,弘與梁王蕭巋退保紀南,令副總管高琳拒守。明徹退,乃還江陵。

賀若敦爲驃騎大將軍,討陳將侯瑱、侯安都于湘州,相持歲餘,瑱等不能制。求借船送敦渡江。敦慮其或詐,拒而弗許。瑱復遣使謂敦曰:"驃騎在此既久,今欲給船相送,何謂不去?"敦報云:"湘州是我國家之地,爲爾侵逼,敦來之日,欲相平殄,既未得一決,所以不去。"瑱後日復遣使來,敦謂使者云:"必須我還,可捨我百里,當爲汝去。"瑱等留船于江,將兵去津路百里。敦覘知非詐,徐理舟楫,勒衆而還。

隋閻毗爲殿內少監,從煬帝征遼東。帝班師,兵部郎中斛斯政奔遼東。帝令毗率騎二千追之,不及。政投高麗柏崖城,毗攻之二月,有詔徵還。

周羅睺當遼東之役,徵爲本軍總管。自東萊泛海,趣平壤城,遭風,船多飄沒,無功而還。

段文振爲行軍總管,率衆出盧州道以備胡虜,無功而還。

杜整爲左武衛將軍。突厥犯塞,詔遣衛王爽總戎北伐,以整爲行軍總管,兼元帥長史。至合川,無虜而還。

唐蘇定方爲左驍衛大將軍。高宗龍朔三年二月,定方頓兵于平壤城下。高麗久不送款,屬大雪泥濘,遂解圍,勒兵而退。

張敬則爲鳳翔節度使,常慨然有復河、隍志。大將野詩良輔潛發鋭卒至隴西,蕃戎大駭。屬風雨暴至,無功而還。方更圖進取,德宗慮其財力不足,密詔止之。

馬燧,德宗建中三年爲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兼魏、博、澶、相四州節度觀察招討等使。田悦、朱滔、王武俊兵亦至魏縣,與官兵隔江對壘。三盜與魏縣軍中,遞相推奬王號。朱滔稱冀王,田悦稱魏王,王武俊稱趙王。又遣使于李納,納稱齊王。四盜共推淮西李希烈爲天下兵馬元帥、太尉、建興王。皆僞署官號,如國初行臺之制,而名目頗有妖僻者,然未敢僞稱年號。而五盜合從,圖傾社稷,兩河鼎沸,寇盜横行。燧等雖志在勤王,竟莫能卹勤患難。四年十月,涇師犯闕,帝幸奉天,燧引軍還太原。

嚴綬爲荆南節度使。憲宗元和九年,吳元濟叛。朝議加兵,以綬有弘恕之稱,可委以戎柄。乃授山南東道節度使,尋加淮西招撫使。綬自帥師壓賊境,無威略以制寇。到軍日,遽發公藏以賞士卒,累年蓄積,一旦而盡。又厚賂中貴人以招聲援。師徒萬餘,閉壁而已。經年無尺寸功。裴度見帝,屢言綬非將帥之才,不可責以戎事,乃拜太子少保。

范希朝，元和中爲河西節度等使、太原尹、北都留守，率師討鎮州，無功。既耄且病，事不治。除左龍武軍統軍。

袁滋爲彰義軍節度、隋、唐、鄧、申、光觀察使。逆賊吴元濟與官軍對壘數年，滋竟以掩留無功，貶撫州刺史。

後唐袁象先，初仕梁，爲天平軍兩使留後。梁祖北征，以象先爲鎮定東南行營都招討應接副使，令兵攻蓨縣，不克而還。

劉訓爲襄州節度使。明宗天成中，荆南高季興叛，詔訓爲南面行營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是時，湖南馬殷請以舟師會，及師至荆渚，殷軍方到岳州，仍專意于訓，許助軍儲弓甲之類。久之，略無至者，荆渚地氣卑濕，漸及霖潦，糧運不繼，人多疾疫。訓本無將略，人咸苦之。及招討使孔循至，得襄州小校竹龍之術，乃造竹龍二道，傳於城下，竟無所濟，遂罷兵。領將士散，略居民而回。詔訓赴闕，尋責授檀州刺史[12]。

安從進爲延州節度使。長興四年秋，進攻夏州。初，王師既攻夏州州城，即赫連勃勃之故城也。父老相傳云："勃勃蒸，土築之。"王師數道攻擊，爲地道至其城，基如鐵石，攻鑿不能入。李彝超昆仲登城，謂從進曰[13]："孤弱小鎮，不勞王師攻取[14]，虚煩國家餉運，得之不武。爲僕聞天，乞容改圖。"而又黨項部族萬餘騎，薄我糧運，而野無芻牧，關輔之人，運斗粟束稾，動計數千。窮民泣血，無所控訴，復爲蕃部殺掠。明宗聞其若此，乃命班師。

周王峻爲樞密使。廣順元年，河東劉崇與契丹圍晉州。命峻爲行營都部署。至陝，駐留數夕。劉崇攻晉州甚急，太祖憂其不守，及議親征，取澤州路入，與峻會合。先令諭峻。峻遣驛騎馳奏，請不行幸。時已降御札，行有日矣。會峻奏至，乃止。峻軍已過絳郡，拒平陽一舍。賊軍燔營，狼狽而遁。峻入晉州，或請追賊，必有大利。峻猶豫久之。翊日，方遣騎軍襲賊，信宿而還。向使峻極力追躡，則并、汾之孽，無噍類矣。峻亦深耻無功計度，城平陽而回。

奔亡

若夫膺棨戟之賜，參爪牙之任，偶四方之多事，當萬乘之注意，或時危勢促，計窘途窮，潛假息於鄰邦，乃苟生於異域。雖奔亡之一貫，在心迹而則殊。若乃合謀而翼扶宗室，唱義而將除巨猾。摧鋒陷陣，致權貴之不平；追叛失利，爲强敵之見迫。此皆理或可哀，事非獲已。至如萌疑忌之心，避誅夷之患。兵拆勢窘，攜妻子而去；糧盡力殫，與溝瀆爲期。此故爲盡節之士所笑，死難之夫攸耻，其餘瑣瑣，何足算哉！

後漢吕布爲中郎將，與王允既殺董卓。允以布爲奮威將軍，假節儀同三司，封溫侯。允以爲不赦凉州人，由是卓將李傕等遂相結，還攻長安。布與傕戰[15]，敗，乃將數

百騎,以卓頭繫馬鞍,走出武關,奔南陽。袁術待之甚厚。布自恃殺卓,有德袁氏,遂恣兵抄掠。術患之。布不安,復去從張楊於河內。時李傕等購募求布急,楊下諸將皆欲圖之。布懼,謂楊曰:"與卿州里,今見殺,其功未必多。不如生賣布,可大得傕等爵寵。"楊以爲然。有頃,布得走投袁紹。紹與布擊破張燕。布旣恃其功,更請兵于紹,紹不許。而將士多暴横,紹患之,布不自安,求還洛陽,聽之。承制,使領司隸校尉,遣壯士送布,而陰使殺之。布疑其圖己,乃使人鼓箏于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而布已亡。紹聞,懼爲患,募遣追之,皆莫敢逼,遂歸張楊。道經陳留太守張邈,邈遣使迎之,以爲兖州牧,據濮陽,郡縣皆應,唯鄄城、東阿、范爲太祖守。太祖引軍還,與布戰于濮陽。太祖軍不利,相持百餘日。是時歲旱,蝗蟲少穀,百姓相食。布東屯山陽。二年間,太祖乃盡復收諸城,擊破布于鉅野。布東奔劉備。布見備,甚敬之,謂備曰:"我與卿同邊地人也,布見關東起兵,欲誅董卓,布殺卓東出,關東諸將無安布者,皆欲殺布耳。"請備于帳中,坐婦床上,令婦向拜,酌酒飲食,名備爲弟。備見布語言無常,外然之,而內不悦。

魏文欽爲廬江太守、冠軍將軍。時司馬宣王已誅曹爽,欽,爽邑人,乃進欽爲前將軍,以安其心。後代諸葛誕爲楊州刺史。自曹爽之誅,欽嘗內懼,與諸葛誕相惡,無所與謀。會誕去兵,毌丘儉往,乃陰共結謀。戰敗,走。晝夜間行,追者不及,遂得入吳。吳以欽爲都護、假節鎮北大將軍、幽州牧、譙侯(欽《降吴表》曰:"命稟不幸,常隸魏國,雨絶於天下。側伏偶都,自知無路。司馬師滔天作逆,廢害二主,辛癸高莽,惡不足喻。欽累世受魏恩,烏鳥之情,竊懷憤踴,在三之義,死於斃仆。前與毌丘儉、郭淮等俱舉義兵,當共帥師,掃除凶孽,誠以愫愫愚管所執,智慮淺薄,微節不騁。進無所依,悲痛切心;退惟不能,扶翼本朝。抱愧俯仰,靡所自厝,冒緣古義,固有所歸。庶假天威,得展萬一。僵仆之日,亦所不恨。輒相率將,歸命聖化,慚偷苟生,非辭所陳。謹上還所受魏使持節使、前將軍、山桑侯印綬,臨表惶惑,伏須罪誅")。

夏侯霸爲征蜀護軍。時征西將軍夏侯玄於霸爲從子,而玄於曹爽爲外弟。及司馬宣王誅爽,遂召玄。霸聞爽被誅,而玄又徵,以爲禍必轉相及,心旣內恐。又霸先與雍州刺史郭淮不和,而淮代玄爲征西,霸尤不安。故遂奔蜀,南趣陰平而失道,入窮谷中。糧盡殺馬,步行足破,卧巖石下。使人求道,未知何之。蜀聞之,乃使人迎霸。

晉牽秀,司空張華請爲長史。後張昌作亂,長沙王乂遣秀討昌。秀出關,因奔成都王穎。

孫惠爲廣武將軍。時元帝遣甘卓討周馥于壽陽,惠乃率衆應卓。馥敗走廬江。何銳爲安豐太守,惠權留郡境,銳以他事收惠下人推之。惠旣非南朝所授,常慮讒間,因此大懼,遂攻殺銳,奔入蠻中。

劉隗爲鎮北將軍,督青、徐、幽、平軍事。時王敦作亂,以討隗爲名,詔徵隗還京師,

百官迎之于道。隗岸幘大言，意氣自若。及入見，與刁協奏請誅王氏。不從，有懼色，率衆屯金城。及敦克石頭，隗攻之，不拔。入宫告辭。帝雪涕與之别。隗至淮陰，爲劉遐所襲，攜妻子及親信二百餘人奔于石勒。勒以爲從事中郎、太子太傅。

劉敬宣爲輔國將軍，與其父牢之謀襲桓玄，不克。牢之死，敬宣奔喪，哭畢即渡江，就司馬休之。高雅之等懼，奔洛陽，往來長安，各以子弟爲質，求救于姚興。興與之符信，令關東募兵，得數千人。復還至彭城間收聚義，故玄遺孫無終討冀州刺史劉軌，軌要敬宣、雅之等共據山破之，不克。又進昌平澗，戰不利，衆各離散，乃俱奔後燕。

袁虔之爲輔國將軍。時桓玄輔政，虔之乃與寧朔將軍劉壽、冠軍將軍高長慶[16]、龍驤將軍郭恭等，奔于後秦。姚興臨東堂引見，謂虔之等曰："桓玄雖名晉臣，其實晉賊，其才度定何如父也？能辦成大事不？"虔之曰："玄籍世資，雄據荆、楚，屬晉朝失政，遂偷竊宰衡。安忍無親，多忌好殺。位不才授，爵以愛加，無公平之度，不如其父遠矣。今既握朝權，必行篡奪，既非命世之才，正可爲他人驅除耳。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願速加經略，廓清吴、楚。"興大悦，以虔之爲大司農，餘皆有拜授。虔之固讓，請疆埸自效[17]。改授假節寧南將軍、廣州刺史。

桓謙，玄之從兄也。爲西中郎將、荆州刺史。玄篡位，封新安王。及桓振作亂，謙初勸振率軍下戰，已守江陵[18]。振既輕謙用事，故不從。及振敗，謙奔于姚興。先是，譙縱稱藩于姚興，縱與盧循通使，潛相影響。及姚興請謙共順流東下[19]。興問謙，謙曰："臣門著恩荆、楚，從弟玄末雖篡位[20]，皆是逼迫，人神所明。今臣與縱東下，百姓自應駭動。"興曰："小水不容大舟，若縱才力，足以濟事，亦不假君爲鱗翼。宜自求多福。"遂遣桓謙。至蜀，欲虚懷引士，縱疑之，乃制謙于龍格，使人守之。謙向諸弟泣曰："姚王之言神矣！"後與縱弟譙道福俱下，謙于道召募，百姓感其父沖遺惠，投者二萬人。劉道規破謙，斬之。

桓謐爲左衛將軍。時宋高祖誅桓玄，迎復安帝。謐與臨原王桓怡、雍州刺史桓蔚、中書令桓裔、將軍何澹之等，奔于後秦姚興。

馬敬爲寧朔將軍、梁州刺史。時，荆州司馬休之、襄州魯莊之爲宋高祖所敗。敬遂與譙王文思、新蔡王道賜、輔國將軍、竟陵太守魯輔、寧朔將軍、南陽太守魯範奔于後秦。

魯宗之爲竟陵太守，自以非宋高祖舊隸，屢建大功，有自疑之心。會司馬休之見討，猜懼益甚，遂與休之合軍。敗還襄陽，因與休之北奔。善于撫御，士民皆爲盡力，衛送出境，盡室入後秦。

苻丕爲前秦將，鎮鄴，爲燕慕容垂攻之。丕棄鄴城，奔于并州。

慕容垂爲前燕征南將軍，大敗桓溫等師。既有大功，威德彌振。慕容評素不平之。垂又告其將孫蓋等摧鋒陷鋭，宜論功超授，評寢而不錄。垂數以爲言，頗與評廷爭。後

評謀殺垂,垂懼,奔于苻堅。

斂成爲後秦後將軍。時貳縣羌叛,姚興遣成與鎮軍彭白狼、北中郎將姚洛都討之。成敗,甚懼,詣趙興太守姚穆歸罪。穆欲殺之,成怒,奔赫連勃勃。

梁張綰,高祖太清二年爲左衛將軍。會侯景寇至,入守東掖門。三年,宫城陷,綰出奔外,轉至江陵。湘東王承制,授侍中左衛將軍、相國長史。

陳王僧辨爲衛將軍,都督東上諸軍事。侯瑱鎮豫章,僧辨使其弟僧愔率兵與瑱共討蕭勃。及高祖誅僧辨,愔陰欲圖瑱而奪其軍。瑱知之,盡收僧愔徒黨,僧愔奔齊。

樊毅爲左衛將軍。及西魏圍江陵,毅率兵赴援。會江陵陷,爲岳陽王所執。久之,遁歸。高祖受禪,毅與弟猛舉兵應王琳。琳敗,毅奔齊。

後魏董巒[21],滎陽人。太武太平眞君末,隨父南叛,爲南齊寧州刺史。孝文時,光城蠻內附,齊明帝遣巒追討之。官軍進擊,執巒并其子景曜,送于行宫。巒雖自長江外,言語風氣,猶同華夏。性疏武,不多識文字。孝文引巒於廷,問其南事。巒怖不能對,數顧景曜。景曜進代父答,申叙齊明篡襲始終[22],辭理横出,言斐而辨。孝文異焉。以巒爲越騎校尉[23],景曜爲員外郎。謀欲南叛,坐徙朔州。及車駕南討漢陽,召巒從軍。景曜至洛陽,密啓其父必當奔叛。軍次魯陽,巒單騎南走,過南陽、新野,歷告二城以魏軍當至,戒之備防。房伯玉、劉忌并云無足可慮,巒曰:"不然。軍勢甚盛。"至境首,北向哭呼景曜云:"吾百口在彼,事理須還,不得顧汝一子也!"景曜鏁詣行在所[24],數而斬之。

王神念爲潁川太守,宣武永平元年正月,奔于梁。

賀拔勝爲驃騎大將軍、荆州都督。出帝末,詔勝統衆,北赴京師。軍次汝水,出帝入關。勝率所部走荆州,爲侯景所敗。率五百餘騎南奔梁。

史寧爲荆州大都督。東魏遣侯景率衆寇荆州,寧遂奔梁。梁武帝引寧至香燈,因謂之曰:"觀卿風表,終至富貴。我當使卿衣錦還鄉。"寧答曰:"臣世荷魏恩,位爲列將。天長喪亂,本朝傾覆,不能北面逆賊,幸得息肩有道。儻如明詔,欣幸實多。"因涕泣横流,梁武爲之動容。

賈顯度爲兖州刺史,初爲爾朱榮所用。及榮死,度不自安,南奔梁。梁厚待之。

叱列延慶爲定州刺史,與爾朱兆等拒義旗于韓陵。戰敗,延慶與爾朱仲遠走渡口濟。仲遠南竄,延慶北降齊獻武王。王與之入洛,從王于并州。

北齊斛律平,初仕後魏,爲襄威將軍。正光末,六鎮擾亂,隸大將軍尉賓北討。軍敗,爲賊所虜。後走奔其弟金於雲州,進號龍驤將軍。與金擁衆南出,至黄瓜堆,爲杜洛周所破。部落離散,乃歸爾朱榮。待之甚厚。

王則爲荆、襄六州都督。渭曲之役,則爲西師圍逼,遂棄城奔梁。梁尋放還,神武恕而不責。

後周獨孤信爲後魏荆州刺史。東魏遣其將高敖曹、侯景掩至。信以衆寡，遂率麾下奔梁。

蕭世怡，梁元帝時爲湘州刺史。王琳率舟師襲世怡，世怡以州輸。時陳武帝執政，徵爲侍中。世怡疑，不就，乃奔于齊。

梁朱瑾，唐末爲兗州節度使。兄瑄在鄆州。及龐師古陷鄆州，與李承嗣方出兵，求芻粟于豐沛間。瑾之二子及大將康懷英、判官辛綰[25]、小校閻寶，以城降于師古。瑾無歸路，即與承嗣將麾下兵走沂州。沂州刺史尹處賓拒關不納，乃走海州，爲師古所迫，遂擁州民渡淮，依楊行密。表瑾領徐州節度使。

趙明，唐末以軍功歷庸、峽二州刺史。其兄凝領襄州，表明爲荆南留後。未至鎮，而朗陵之兵先據其城矣。明領兵逐之，遂鎮于渚宫。天祐二年秋，太祖既平襄州，遣楊師厚乘勝趨荆門。明懼，乃舉族去峽奔蜀。王建待以賓禮。及建稱帝，用爲大理卿、工部尚書。久之，卒于蜀。

劉知俊爲同州節度使，奔李茂貞。茂貞署荆州節度使。後爲茂貞左右石簡顒等讒間之[26]，免其軍政[27]。茂貞猶子繼崇鎮秦州，因來寧覲，言知俊途窮至此，不宜以讒嫉見疑。茂貞乃誅簡顒等，以安其心。繼崇又請令知俊挈家居秦州，以就豐給，茂貞從之。未幾，邠州亂，茂貞命知俊討之。時邠州都校李保衡納款于朝廷，末帝遣霍彦威率衆先入于邠。知俊遂圍其城，半載不能下。會李繼崇以秦州降于蜀，知俊妻孥皆遷於成都，遂解邠州之圍，而歸岐陽。知俊以舉家入蜀，終慮猜忌，因與親信百餘人，夜斬關奔蜀。王建待之甚至，即授僞武信軍節度使。

劉嗣彬，知俊之族子。幼從知俊征行，累遷爲軍校。及知俊叛，以不預其謀，得不坐。貞明末，大軍與晉王對壘於德勝。久之，嗣彬率數騎奔于晉，具言朝廷軍機得失，又以家世讎怨，將以報之。晉王深信之，即厚給田宅，仍賜錦衣玉帶，軍中目爲劉二哥。居一年，復來奔。當時晉人謂是刺客，以晉王恩澤之厚，故不竊發。龍德三年冬，從王彦章戰于中都，軍敗，爲晉人所擒。晉王見之，笑謂嗣彬曰："爾何還予玉帶？"嗣彬惶恐，請死，遂誅之。

後唐安元信，字子元，代北人，幼事太祖。唐光啓中，幽州軍與吐渾、赫連鐸合縱，寇太原，頗爲憂患。太祖征吐渾，平之，遂入居庸。元信時爲前鋒，遇幽州軍，少鬬之，不勝。太祖性嚴急，元信不敢還，遂奔定州。定帥王處存待之甚厚，用爲突騎都校。

晉李金全爲安州節度使，有親吏胡漢筠者，勇譎奮禍，貪詐殘忍，軍府之政，一以委之。高祖聞其事，遣廉吏賈仁沼往代其職，且召漢筠。漢筠內疚惶怖，金全乃列狀，稱疾以聞。及仁沼至，漢筠鴆而殺之。天福五年夏，高祖命馬全節爲安州節度使，以代金全。漢筠自以昔嘗拒命，復聞仁沼二子將訴置毒之事，居不自安，乃紿謂金全曰："邸吏劉珂，使健步倍道兼行，密傳其意云：受代之後，朝廷將以仁沼之事，詰公之罪。"金

全大駭,命從事張緯函表送款於淮南,與其黨數百人,束身夜出。曉至汝州,引領北望,泣下而去。及至之金陵,李昇授以節鎮。

尹暉爲右衛大將軍。范延光據鄴謀叛,以暉失意,密使人齎蠟彈,以榮利啖之。暉得延光文字,懼而私竄,欲沿汴水奔於淮南。高祖聞之,尋降詔招喚。未出王畿,爲人所殺。

皇甫暉,少帝開運末爲密州刺史。戎虜犯闕,因掠其部民以奔。至江南,江南即遣使具舟楫以逆之。行及秦淮,暉心不自安,因自投於水,沿流百餘步而不沒,舟人拯之而免。後人或訊之,云:"初落水,如履一大石,欲求溺而不得,故獲免焉。"及至金陵,禮遇甚厚,僞署爲歙州刺史,後遷僞奉化軍節度使。

校勘記

[1]"太"字後原有"營"字,據《後漢書・王霸傳》刪。

[2]午,原作"五",據《三國志・魏書・曹真傳》改。

[3]泝,原作"沂",據《三國志・魏書・曹真傳》改。

[4]義,原在"帝"之前,據史實乙。

[5]泰,原作"秦",據史實改。

[6]隨,原作"隋",據《陳書・胡穎傳》改。

[7]光,原作"廣",據《陳書・胡穎傳》改。

[8]隸,原作"穎",據《魏書・張蒲傳》改。

[9]屬,原作"蜀",據《魏書・淳于誕傳》改。

[10]紹,原作"昭",據《魏書・穆紹傳》改。

[11]於,原作"爲",據《魏書・穆紹傳》改。

[12]檀,原作"擅",據《舊五代史・劉訓傳》改。

[13]從,原作"重",據《舊五代史・安從進傳》改。

[14]攻,原作"功",據《四庫全書》及《舊五代史・安從進傳》改。

[15]傕,原作"催";自"等遂"至"與傕"十一字,原闕,皆據《後漢書・呂布傳》補正。

[16]冠軍將軍,原作"冠軍",據《晉書・載記・姚興傳》補。

[17]埸,原作"場",據《晉書・載記・姚興傳》改。

[18]已,原作"以",據《晉書・桓謙傳》改。

[19]及姚興,《晉書・桓謙傳》作"乃表興"。

[20]末雖,原作"雖末",據《晉書・桓謙傳》乙。

[21]蠻,原皆作"蠻",據《魏書・田益宗傳》改,下文亦同。

[22]齊明,《魏書・田益宗傳》作"蕭鸞"。

[23]越,原作"衛",據《魏書・田益宗傳》改。

[24]所,原闕,據《魏書・田益宗傳》補。

[25]判，原作“叛”，據《舊五代史・朱瑾傳》改。

[26]之，原闕，據《舊五代史・劉知俊傳》補。

[27]免，原闕，據《舊五代史・劉知俊傳》補。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三十九

將帥部(一百)

要君　違命　擅命

要　君

子曰:"要君者無上。"又曰:"臧武仲雖曰不要君,吾不信也。"是知要君者,先聖之深戒也。降自中古,世態寖驕,遜讓之德微,而貪競之風長。謂爵命可以邀取,謂車服可以力求。乃有仗鉞軍和,建牙邊徼。自言權輕不足以鎮亂,位下不足以威人。負恃勳庸,徼望光寵。至有請假王之號,求橫吹之儀;要賜戟之榮,覬鳴騶之盛。阻兵以待旄節,托詞以避險艱。陳啓無厭,黷慢斯甚。雖復幸亂權之際,苟姑息之私,而天之害盈,敗亦旋至。於戲!後之爲臣者,當取戒于兹焉。

漢韓信爲大將,部署諸將。及楚方急圍漢王,時信以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僞詐多變[1],反覆之國,南邊楚(邊,近也),不爲假王以塡之,其勢不定(塡與鎮同)。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爲假王。"漢王大怒,駡曰:"吾困于此,且暮望而來佐我,乃欲立爲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遂遣張良立信爲齊王。

晉桓冲,孝武時領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以疾疫還鎮上明。表以"夏口江沔要衝,密邇強寇[2],兄子石民,堪居此任[3]。輒版督荆江十郡軍事、振武將軍、襄城太守。尋陽北接強蠻,西連荆郢,亦一任之要。今府州既分,請以王薈補江州刺史。"詔從之。時薈始遭兄劭喪,將葬,辭不欲出。于是謂將軍謝安,更以中領軍謝輶代之。冲聞之而怒,上疏以爲輶文武無堪,求自領江州。帝許之。

宋羊希爲寧朔將軍、廣州刺史。希初請女夫鎮北中兵參軍蕭惠徽爲長史,帶南海太守。明帝不許。又請爲東莞太守。希既到,長史、南海太守陸法眞喪官。希又請惠徽補任。詔曰:"希卑門寒士,累世無聞,輕薄多釁,備彰歷職。累狀以請,刻畀擢授嶺南,干上逞欲,求訴不已,可降號橫野將軍。"

南齊垣崇祖爲都督,號平西將軍,常自比韓信、白起。後破北虜,增封千五百戶。崇祖聞陳顯達、李安民皆增給軍儀,啓帝求鼓吹、横吹。明帝敕曰:"韓、白何事不與衆異?

給鼓吹一部。"崇祖啓帝曰:"淮北士民,力屈胡虜,南海之心,日夜以冀。况崇祖父伯,幷爲淮北州郡,門族布在北邊。百姓所信,一朝嘯吒,事功可立。名位尙輕,不足威衆,乞假名號,以示遠近。"帝以爲輔國將軍,北瑯邪、蘭陵二郡太守。

後魏廣陵侯衍爲梁州刺史,表請假王以崇威重。詔曰:"可謂無厭求也。"所請不答,轉徐州刺史。

明亮,字文德,平原鬲人。性方厚,有識幹,自給事中,歷員外常侍。延昌中,宣武臨朝堂,親自黜陟,授亮勇武將軍。亮進曰:"臣本官常侍,是第三清。今授臣勇武,其號至濁。且文武又殊,請更改授。"宣武曰:"今依勞行賞,不論淸濁。卿何得乃復以淸濁爲辭?"亮曰:"聖明在上,淸濁攸分。臣旣屬聖明,是以敢啓。"宣武曰:"九流之內,人咸君子。雖文武號殊,佐治一也,卿何得獨欲乖衆,妄自求淸?所請未可,但依前授。"亮曰:"今江左來賓,書軌宜一,方爲陛下投命前驅,擴定吳會。官爵,陛下之所輕;賤命,微臣之所重。陛下方收所重,何惜所輕?"宣武笑曰:"卿欲爲朕擴定江東,剪平吳會,非勇莫可。今之所授,實副卿言,辭勇不及,自相矛盾。"亮曰:"臣欲仰稟聖規,運籌而定,何假勇武,方乃成功?"宣武曰:"謀勇二事,體本相須。若勇而無謀,則勇不獨舉;若謀而無勇,則謀不孤立。必須兼兩,乃能制勝。何得云偏須運籌,而不復假勇乎?"亮曰:"請改授平遠將軍。"宣武曰:"運籌用武,然後遠人始平。卿但用武平之,何患不服平遠也?"亮乃陳謝而退。

崔孝芬爲安南將軍。莊帝還宮,授西兗州刺史,將軍如故。孝芬久倦外役,固辭不行。仍除太常卿。

爾朱仲遠,前廢帝時爲都督三徐二兗諸軍事,加大將軍,又兼尙書令。竟不之州,遂鎭于太梁。仲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騶。帝覽啓,笑而許之。

隋李安爲郢州刺史,弟哲爲上儀,同安。數日,轉鄧州刺史。安請爲內職,高祖重違其意,除左領軍、左右將軍,俄遷右領軍大將軍。復拜哲開府儀同三司,備身將軍。兄弟俱典禁衛。

唐韋綬爲興元節度使。穆宗長慶三年,請賜門戟。十二月,將行,又言家貧,請賜錢二百萬,請回授子元駉官。及至鎭,不親政事,無幾而卒。

後唐李存審爲幽州節度使。莊宗同光元年,存審疾甚,欲尋醫,請除李紹宏爲幽州監軍,知州事。降詔諭之,不兪其請。

張文禮爲鎭州大將,既殺王鎔,請旄節于朝廷。莊宗曰:"文禮之罪,期於不赦,適當斬首,以謝冤魂,輒敢邀予旄節?"賓友賀曰:"王氏之冤,實在文禮。方事之殷,且須含垢,不欲與人生事,但假之以告命,徐爲後圖。"帝不得已而從之。

晉趙在禮,後唐莊宗同光末爲校節指揮使,屯貝州。會軍士皇甫暉作亂,遂引衆入鄴,自稱留後。明宗天成初,授在禮滑州義成軍節度、滑、濮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乃封天

水縣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制下,在禮以軍情言語爲辭,竟不之任。尋改天雄軍兵馬留後、鄴都留守。後皇甫暉受陳州,趙進受貝州,在禮請除,移楊思權。後唐長興末,爲右羽林都指揮使,遣戍興元。閔帝嗣位,奉詔從張虔釗討鳳翔,洎至岐下。思權首唱倒戈,以攻虔釗。尋領部下軍率先入城,謂唐末帝曰:"臣既赤心奉殿下,候京師平定,與臣一鎮,勿置在防禦團練使內。"乃懷中取紙一幅,謂帝曰:"願殿下親書臣姓名以志之。"帝命筆,書可邠州節度使。及即位,授推誠奉國保乂功臣、靜難軍節度、邠、寧、慶、衍等州觀察處置等使、檢校太保。

周李仁福爲夏州節度使。後唐明宗長慶四年三月,遣押衙賈師温奏事,稱疾甚,以次子彝超權知軍州事,乞降正命。乃遣供奉官齎延州留後官,告賜彝超,促令赴任。仍以其叔思瑤爲夏州行軍司馬,兄彝殷爲節度副使,彝超爲延州留後。長興四年五月丁丑,供奉官崔處訥自夏州迴,彝超附表:"臣奉詔,受延州留後,尋欲赴任,而軍民留連,未容進發。伏乞更容臣周歲。"

違　命

《軍志》有言:"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蓋機謀立斷,寸晷不移。稱疾雷之勢,決破竹之功。幸而克勝,猶然請罪。若乃倔強專欲,顛沛無成,拔數奔之旆,靡屢北之旗,遂作戎羞,自掏司敗,又何悔焉?

後漢鄧禹爲大司徒。光武建武元年,率衆征赤眉。禹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飢餓,皆食棗菜。光武乃欲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進兵。"禹慚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飢卒徼戰,輒不利(徼,古堯反)。三年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爲所敗,衆皆死散,禹獨與二十四騎還,詣宜陽。謝上大司徒、梁侯印綬。有詔,還侯印綬。

蓋延爲虎牙將軍,擊董憲。建武四年,董憲將賁休舉蘭陵城降。憲聞之,自郯圍休。時延及平敵將軍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光武敕曰:"可直往搗郯,則蘭陵必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救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遂逐退,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兵出合圍。延等懼,遂出突走,因往攻郯。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郯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其可解乎?"延等至郯,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

吳漢爲大司馬。建武八年,隗囂叛,遣漢西屯長安,從車駕上隴,遂圍隗囂于西城。光武敕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及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十二年,漢征公孫述,攻拔廣都,遣輕騎燒成都市橋,武陽以東諸小城皆降。帝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

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人，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于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讓漢曰：“比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悖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他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將衆十許萬，分爲二十餘營，并出攻漢。別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

董卓爲前將軍，屯于扶風。靈帝中平六年，徵爲少府，不肯就，上書言：“所將湟中義從入奏，胡兵皆詣臣曰：牢直不畢，廩賜斷絶，妻子飢凍。牽挽臣車，使不得行。羌胡敝腸狗態，臣不能禁止，輒將順安慰[4]，增異復上。”朝廷不能制，頗以爲慮。及靈帝寢疾，璽書拜卓爲并州牧，令以兵屬皇甫嵩。卓復上書言曰：“臣既無老謀，又無壯事，天恩誤加，掌戎十年，士卒大小，相押彌久，戀臣畜養之恩，爲臣奮一旦之命。乞將之北州，效力邊陲。”于是駐兵河東，以觀時變。卓再違詔敕，會爲何進所召，竟亂漢室。

晋桓溫爲楊州牧，錄尚書事。哀帝興寧二年四月，遣使喻溫入相，溫不從。秋七月，復徵溫入朝。八月，溫至赭圻，遂城而居之。

南燕平規，慕容垂將也。垂建節將軍徐嵬叛于武邑，驅掠四千餘人，北走幽州。垂馳敕規，曰：“但固守勿戰，比破丁零，吾當自討之。”規違命拒戰，爲嵬所敗。嵬乘勝入薊，掠千餘戶而去，所過寇暴，遂去令支。

梁曹景宗爲右衛將軍。高祖天監五年，魏軍圍徐州，遣景宗與豫州刺史韋叡援之。詔景宗頓道人洲[5]，待衆軍齊集俱進。景宗固啓，求先據邵陽州尾。高祖不聽。景宗欲專其功，乃違詔，而值暴風卒起，頗有渰溺，復還守先頓。高祖聞之曰：“此所以破賊也，景宗不進，蓋天意乎？若孤軍獨往，城不時立，必見狼狽，今得待衆同進，始知大捷矣。”

後魏公孫表，明元時爲博士，參功勞將軍元屈軍，討吐京叛胡，以功封筒安子。時河西饑胡劉虎，聚結流民，反于上黨，南寇河內。詔表討虎。又令表與姚興、洛陽戍將結期，使備河南岸，然後進軍討之。時胡內自疑阻，更相殺害，表以其有解散之勢，遂不與戍將相聞，率衆討之。法令不整，爲胡所敗，軍人大被殺傷，明元深銜之。

穆壽，太武時爲宜都王、征東將軍。及輿駕征涼州，命壽輔太子，總錄機要，內外聽焉。行次雲中，將濟河，宴諸將於宮。太武別御靜宮，召壽及司徒崔浩、尚書李順。太武謂壽曰：“蠕蠕吳提與牧犍連和，今聞朕征涼州，必來犯塞。若伏兵漠南，殄之爲易。朕故留北兵肥馬，使卿輔佐太子，收田既訖，便可分伏要害，以待虜至，引使深入，然後擊之，擒之必矣。涼州路遠，朕不得救，卿若違朕指授，爲虜侵害，朕還斬卿。崔浩、李順爲證，非虛言也。”壽頓首受詔。壽信卜筮之言，謂賊不來，竟不設備。而吳提果至，侵及善無，京師大駭。壽不知所爲，欲築西郭門，請太子避保南山。太后不聽，乃止。遣司空長孫道生等擊走之。太武還，以無大損傷，故不追咎。

任城王澄，宣武帝時爲鎮南大將軍，伐梁。將攻鍾離，詔："以鍾離若食盡，三月已前，固有可克。如至四月，淮水汎漲，舟行無礙，宜善量之。前事之捷也，此實將軍經略，勳有常焉。如或以水盛難圖，亦可爲萬全之計，不宜昧利無成，以貽後悔也。"梁冠軍將軍張惠紹、游擊將軍殷暹、驍騎將軍趙景悦、龍驤將軍張景仁等，率衆五千，送糧鍾離。澄遣統軍王足、劉思祖等邀擊惠紹等，大破之。獲惠紹、殷暹、景仁及其屯騎校尉史文淵等軍主已上二十七人[6]。既而遇雨，淮水暴漲，引歸壽春。還既狼狽，失兵四千餘人，頻表解州。帝不許，有司奏軍還失落，奪其開府，又降三階。

中山王英，宣武時爲征南將軍、都督揚、徐二州諸軍事，討梁。下梁馬頭戍，圍鍾離。詔曰："師行已久，士馬疲瘠，賊城險固，卒難攻屠。冬春之交，稍非勝便，十萬之衆，日費無訾，方圖後舉，不待今事。且可密裝徐嚴，爲振旅之意。整疆完土，開示威略。左右蠻楚，素應逃亡，或竄山湖，或難制掠。若凶渠黠黨，有須剪除者，便可擁掃，以清疆界。如其強狡憑阻，未易致力者，亦不煩肆兵。凱旋遲近[7]，不復委曲。"英表曰："臣奉辭伐罪，志殄逋寇。想敵量攻，期至二月將末，三月之初，理在必克。但自此月一日已來，霖雨連并，可謂天違人願。然王者行師，舉動不易，不可以少致睽淹，便生異議。臣亦諦思，若入三月以後，天晴地燥，凴陵是常。如其連雨仍接，不得進攻者，臣已更高邵陽之橋，防其泛突，意外洪漲，慮其破橋。臣亦部分造船，復于鍾離城隨水狹處，營造浮橋，至三月中旬，橋必克成。晴則攻勝，雨則圍守，水陸二圖，以得爲限。實願朝廷，特開遠略，少復賜寬，假以日月，無使爲山之功，中道而廢。"詔曰："大軍野次，已成勞久，攻守之方，理可豫見。比頻得啓，制勝不過暮春，及省後表，復期孟夏之末。彼土蒸濘，無宜久淹。勢雖必取，乃將軍之深計；兵久力殆，亦朝廷之所憂。故遣主簿曹道往觀軍勢，使還，一一具聞。"及道還，英猶表云："可克。"四月，水盛破橋，英及諸將狼狽奔退，士衆沒者，十有五六。至揚州，遣使州送節及冠、貂蟬、章綬。有司奏英經算失圖，按劾處死。詔恕死爲民。

唐田承嗣爲魏博節度使。代宗大曆十年，相衛節度薛嵩卒。其弟崿爲衛將裴志清所逐，率衆歸承嗣，扇誘相州將吏謀亂，遂將兵襲擊，謬稱救應。詔內侍孫知古使于魏州宣慰，因曉示承嗣，各守封疆。承嗣不奉詔。

李納爲淄、青節度使。先是，成德王武俊棣州守將趙鎬以城降納，德宗累詔令歸之。納乃請進海州以易之，帝不許。納又詭奏以趙鎬於棣州，旋領將士赴上都，當以州歸武俊，苟遷延未決，冀朝廷遂之。堅意不可。納悔懼，方奏俟武俊歸田緒貝州之四縣，然以棣州付之。詔令武俊退四縣之師，納始奉詔。其深、趙、德、棣三千餘人從趙鎬至鄆者，武俊悉請歸之。

劉玄佐爲宣武軍節度使。韓滉爲相，請于江淮收兵及聚財賦，令玄佐西討。及滉沒，宰相張延賞停減官員，收其俸料，以資西討之用。奏曰："爲政之本，必先命官。舊

制官員，繁布且費。州縣殘破，職此之由。臣在荆南、劍南，當管州縣闕官員者，或數十年吏部未嘗補校，但令一官假攝，公事亦理。以此言之，官員可減，無可碍也。今請減天下官員[8]，收其祿俸，重募戰士，從玄佐收復河湟，軍用不匱乏矣。”帝然之。玄佐本爲韓滉所感勵，決策西行。及滉卒，意亦怠焉。又慮延賞資給不充，因以疾辭西討。帝遣中官勞問，卧以受命。延賞知不可用，奏請令李抱貞西討。抱貞已驕貴矣，又辭不行。時抱貞判官陳曇奏事京師，延賞命曇勸抱貞。抱貞竟拒絶之。

吴少誠爲淮西節度使，貞元十三年九月，少誠擅開淘刀河達汝州。遣中使宣慰，止之。不稟受。

何進滔爲魏博大將，史憲誠被害，衆推進滔爲帥。詔割相、衛等三州，別爲一鎮。進滔不奉詔，表言三軍不受。

梁李讜爲太祖元從騎將。唐大順元年，柳王友裕領兵攻澤州。時太祖駐軍於盟津，乃領讜將兵越太行，授以籌謀。讜頗違節度，久而無功。太祖遣追還廷，責其罪，戮之於河橋。

李重裔爲太祖右廂馬步軍指揮使。大順元年，從柳王友裕收澤州，與晉軍戰於馬牢川。王師敗績，回守河陽。太祖謂諸將曰：“李讜、李重裔違我節度，不能立功，頗辜任使。”於是李讜并戮于河橋。

李彝超爲夏州節度使。明宗長興中，彝超奏：“奉詔，除延州留後，已授恩命訖。三軍百姓擁隔，未遂赴任。”帝遣閤門使蘇繼顔齎詔，促彝超赴任。

擅　命

《傳》曰：“大夫出疆，有安國家，定社稷，專之可也。”又曰：“稟命則不威。”其或權百萬之師，爭斯須之利，觀釁而動，見可而進，勢若雷霆，擊如鷹隼，俟請期於千里，將失算于一時。或知機而奮發，蓋忠烈而內激者也。蓋曰權宜，不足垂訓。幸於一勝，獨聞待罪。微有沮衄，則何救哉？與其矯命而勝，未若師貞之吉。履霜之戒，其在茲乎？

漢韓信爲相國，平齊。使人言于漢王曰：“齊夸詐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邊，近也），不爲假王以塡之（塡，所刃切），其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爲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于滎陽，使者至，發書（發信使者所齎書也），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且暮望而來佐我（而，汝也），乃欲自立爲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爲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眞王耳，何以假爲？”遂遣張良立信爲齊王。

無錫侯多軍，武帝征和四年，坐追反虜到弘農，擅棄兵還，贖罪，免。公孫戎奴爲上

黨太守,發兵擊匈奴,不以聞,免。

段會宗,成帝時爲西域都護。康居太子保蘇匿率衆萬餘人欲降,會宗奏狀。漢遣衛司馬逢迎(迎之于道。隨所到而逢之,故曰逢迎也)。會宗發戊已校尉兵隨司馬受降。司馬畏其衆,欲令降者皆自縛。保蘇匿怨望,舉衆亡去。會宗便盡還,以擅發戊巳校尉之兵乏興,有詔贖論。

後漢王梁爲大司空,與大司馬吳漢等俱擊檀鄉。有詔軍事一屬大司馬,而梁輒發野王兵。光武以其不奉詔,敕令止在所縣,而梁復以便宜進軍。帝以梁前後違命,大怒,遣尚書宗廣持節軍中,斬梁廣。不忍,乃檻車送京師。既至,赦之。月餘,以爲中郎將,行執金吾事。

何進爲大將軍,與司隸校尉袁紹謀誅閹宦,而何太后不許。進乃私呼左將軍董卓將兵入朝,以脅太后。卓得召,即時就道,上書曰:"中常侍張讓等,竊幸承寵,濁亂海內。臣聞揚湯止沸,莫若去薪;潰癰雖痛,勝於內食。昔趙鞅興晉陽之甲,以逐君側之惡;今臣輒鳴鍾鼓如洛陽,請收讓等,以淸姦穢。"卓未至,而何進敗。

魏鄧艾,齊王甘露元年爲征西將軍。陳留王景元四年,艾平蜀,受劉禪降。輒依鄧禹故事,承制拜禪行驃騎將軍、太子奉車,請王駙馬都尉、蜀群司,各隨高下,拜爲王官,或領艾官屬。以師纂領益州刺史,隴西太守索弘等領蜀中諸縣。乃言於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吳,吳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幷作舟船,預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吳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于京都,吳以爲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吳亦足平。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宮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內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吳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文王使監軍衛瓘喩艾,事當須報,不宜輒行。艾重言曰:"銜命征行,奉指授之策,元惡既服。至於承制拜假,以安初附,謂合權宜。今蜀舉衆歸命,地盡南海,東接吳會,宜早鎭定。若待國命往復道途,延引日月,《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安社稷,利國家,專之可也。'今吳未賓,勢與蜀連,不可拘常,以失事機。兵法:'進不求名,退不避罪',艾雖無古人之節,終不自嫌以損于國也。"

晉唐彬,武帝時領護烏桓校尉、右將軍。鮮卑諸種畏懼,遂殺大莫廆。彬欲討之,恐上俟報,虜必逃散,乃發幽、冀車牛。參軍許祗密奏之。詔遣御史檻車徵彬,付廷尉,以事直見釋。

庾翼,成帝時爲安西將軍、荆州刺史,代兄亮鎭武昌。及康帝即位,翼欲率衆北伐,上疏曰:"賊季龍(石季龍也)年已六十,奢淫理盡。醜類恐又欲決死遼東。皝雖驍果(皝,慕容皝),未必能固。若北無掣手之虜,則江南將不異遼左矣。臣所以輒發良人,

不顧忿咎，然東西形援，未必齊舉，且欲北進，移鎮安隆。入沔五百，涓水通流，輒率南郡太守王愆期、江夏相謝尚、潯陽太守袁眞、西陽太守曹據等，精鋭三萬，風馳上道。并勒平北將軍桓宣，撲取黄季。欲并丹水，搖蕩秦雍，御以長轡，用逸待勞，比及數年，興復可冀。臣既臨許洛，竊謂桓温可渡戍廣陵，何充可移據淮泗赭圻，路永進屯合肥。伏願表御之日，便決聖聽，不可廣詢同異，以乖事會。兵聞拙速，不聞攻之久也。”于是并發所統六州奴，及車牛驢馬，百姓嗟怨。時欲向襄陽，慮朝廷不許，故以安陸爲辭。帝及朝士皆遣使譬止，車騎參軍孫綽亦致書諫翼。不從。遂違詔輒行。至夏口，復上表曰：“臣近以胡寇有斂亡之勢，暫率所統，致討山北。并分見衆，略復江夏數城。臣等以九月十九日發武昌，以二十四日達夏口，輒簡率卒搜乘，停當上道。而所調借牛馬，來處皆遠，百姓所蓄穀草不充，并多羸瘠，難以涉路。加以向冬，野草漸枯，往返二千，或容躓頓。輒便隨事籌量，權停此舉。又山南諸城，每至秋冬，水多燥涸，運漕用功，實爲艱阻。計襄陽荆楚之舊，西接益梁，與關隴咫尺。北去洛河，不盈千里。土沃田良，方城險峻，水路流通，轉運無滯，進可以掃蕩秦趙，退可以保據上流。臣雖不武，意略短淺，荷國重恩，志存立效。是以受任四年，唯以習戎爲務，實欲上憑聖朝威靈高略，下籍士民義慨之誠，因寇衰弊，漸臨逼之。而八年春上表，請據樂鄉，廣農畜穀[9]，以伺二寇之釁。而值天高聽邈，未垂察照。朝議紛紜，遂令微誠不暢。自爾以來，上參天人之證，下采降俘之言，胡寇衰滅，其日不遠。臣雖未獲長驅中原，馘截凶醜，亦不可以不進據要害，思攻取之宜。是以輒量宜入沔，徙鎮襄陽。其謝尚、王愆期等，悉令還據本戍，須到所在，馳遣啓聞。”翼時有衆四萬，詔加都督征討軍事。師次襄陽，大會僚佐，陳旌甲兵[10]，親授弧矢，曰：“我之行也，若此射矣！”遂三起三釁，徒衆屬目，其氣十倍。初，翼遷襄陽，舉朝謂之不可，議者或謂避襄淮，兄冰意同。桓温及譙王無忌贊成其計。至是，冰求鎮武昌，爲翼繼援[11]。朝議謂冰不宜出，冰乃止。又進翼征西將軍，領南蠻校尉。胡賊五六百騎出樊城，翼遣冠軍將軍曹據追擊于撓溝北[12]，破之，死者近半，獲馬百匹。翼綏來荒遠，務盡招納之宜，立客館，置典賓參軍。桓宣卒，翼以長子方之爲義城太守，代領宣衆。司馬應延爲龍驤將軍、襄陽太守。參軍司馬勳爲建威將軍、梁州刺史，戍西城。穆帝立，兄冰卒，以家國情事，留方之戍襄陽，還鎮夏口，悉取冰所領兵自配。以兄子統爲潯陽太守。詔使翼還督江州，又領豫州刺史。辭豫州，復欲移鎮樂鄉。詔不許。繕修軍器，大佃積穀，欲圖後舉。

桓温爲安西將軍，領護南蠻校尉。穆帝永和二年，帥征虜將軍周撫、輔國將軍譙王無忌、建武將軍袁喬伐蜀，拜表輒行。三年春三月乙卯，攻成都府，克之。及石季龍死，温欲率衆北征。先上疏求朝廷議水陸之宜，久不報。時知朝廷仗殷浩等以抗己，温甚忿之。然素知浩弗之憚也，以國無他釁，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迹，亦相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用。聲言北伐，拜表便行，順流而下，行達武昌，衆四五萬。

殷浩慮爲溫所廢,將謀避之,又欲以騶虞幡住溫軍,内外噂喈,人情震駭。簡文帝時爲撫軍,主溫書,明社稷大計,疑惑所由。溫即回軍還鎮,上疏曰:"臣近親率所統,欲北掃趙魏,軍次武昌,獲撫軍大將軍會稽王昱書,說風塵紛紜,妄生疑惑,辭旨危急,憂及社稷。省之惋愕,不知所由。形影相顧,隕越無地。臣以闇蔽,忝荷重任。雖才非其人,職在靜亂。寇讎不滅,國耻未雪,幸因開泰之期,遇可乘之會,匹夫有志,猶懷憤慨,臣亦何心,坐觀其弊。故荷戈驅馳,不遑寧處,前後表陳,于今歷年矣。丹誠坦然,公私所察,有何纖介,容此嫌忌?豈醜正之徒,心懷怵惕,操弄虚說,以惑朝聽?昔樂毅竭誠,垂涕流奔;霍光盡忠,上官告變。讒說殄行,姦邪亂德,乃歷代之常患,存亡之所由也。今主上富於春秋,陛下以聖叡臨朝,恭己委任,責成群下。方寄會通於群才,而德信于遐荒。况臣世蒙殊恩,服事三朝,身非羈旅之賓,迹無韓、彭之釁,而反間起於胸心,交亂過于四國,此古賢所以嘆息於既往,而臣亦大懼于當年也。今寇賊冰消,大事垂定,晉之遺黎,鵠立南望,赴義之衆,慷慨即路,元凶之命,懸在漏刻,而横議妄生,成此貝錦,使垂滅之賊,復獲蘇息。所以痛心絶氣,悲慨彌深。臣雖所存者公,所務者國,然外難未弭[13],而内弊交興,則臣本心陳力之志也。"進位太尉,固讓不拜。時殷浩至洛陽,脩復園陵,經涉數年,屢戰敗,器械都盡。溫復進督司州,因朝野之怨,及奏廢浩。自此内外大權,一歸溫矣。安西將軍庾翼,子爰之、方之皆有翼風。翼之疾篤也,表爰之爲輔國將軍、荆州刺史,尋爲溫所廢。溫既廢爰之,又以征虜將軍劉惔監沔中軍事,領義成太守,代方之。爰之并遷于豫章。

南齊王洪軌,明帝建武中爲青、冀二州刺史,私召丁侵虜界,奔敗,結氣卒。

後魏崔僧淵爲龍驤將軍、南青州刺史,坐擅出師,無據檢覈,幽禁。後乃獲免。

唐薛萬徹爲右領軍,鎮黄龍。後坐擅將兵出境,被徵入朝。

楊猷爲荆南節度、澧、朗兩州鎮遏使、澧州刺史。代宗大曆九年,擅出境,浮江下到鄂州,詔許赴汝州。猷遂泝漢而上,復州、郢州俱閉城自守。山南東道節度使梁崇義以兵拒之。

梁崇義爲羽林射生,從來瑱鎮襄陽。沉默寡言,衆悦之。累遷爲偏裨。瑱朝京師,分使諸將戍福昌、南陽。瑱被誅,戍者皆潰歸。崇義時在南陽,統歸師徑入襄陽,與同列李昭[14]、薛南陽相讓爲長,不决。諸將乃請曰:"兵非梁卿主之不可。"遂推崇義爲帥。無何,崇義殺昭與南陽,以脅衆心,朝廷因授其節度焉。

于頔爲襄陽節度使,累遷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封燕國公。未幾,不奉詔旨,擅移軍於南陽,朝廷幾爲之旰食。

校勘記

[1]偶,原作"夸",據《史記·淮陰侯列傳》改。

[2]“以夏口”、“密邇”二句，原闕，據《晉書·桓冲傳》補。

[3]“堪居”句，原闕，據《晉書·桓冲傳》補。

[4]慰，原作“尉”，據《後漢書·董卓傳》改。

[5]人，原作“入”，據《梁書·曹景宗傳》改。

[6]等，原闕，據《魏書·任城王傳》補。

[7]遲，原作“遟”，據《魏書·南安王傳》改。

[8]今，原作“令”，當據文義改。

[9]農，原闕，據《晉書·庾翼傳》補。

[10]兵，《晉書·庾翼傳》無。

[11]援，原作“授”，據《晉書·庾翼傳》改。

[12]追，原闕，據《晉書·庾翼傳》補。

[13]難，原作“雖”，據《晉書·桓溫傳》改。

[14]昭，原作“詔”，據《舊唐書·梁崇義傳》改。

册府元龜卷第四百四十

將帥部(一百一)

交結 忌害

交 結

朱穆有言曰:"古者進退趨業,無私游之交。"况乎總師律之嚴,授閫寄之重,而敢違背公路,私相朋結者哉!若乃始爲勍敵,終以膠固,出處之際,諂瀆是務。附當軸之勢,託居中之權。謀以姦成,情以貨取。至有造請宗室,往還戚里,合婚媾之好,敦兄弟之契。希進固寵,蔽罪竊譽。比周之迹斯露,貪冒之志無厭。雖日僥榮,何逃嗤鄙。

魏鍾會爲司徒,都督諸軍伐蜀。蜀後主既降於鄧艾,姜維詣鍾會于涪。會厚待維等,皆權還其印號節蓋。會與維出則同輿,坐則同席,謂長史杜預曰:"以伯約(姜維字)比中土名士,公休、太初不能勝也。"

晉何充,康帝建元中,自中書令出爲驃騎將軍,都督徐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假節領徐州刺史,鎮京口以避諸庾。頃之,庾翼將北伐,庾冰鎮江州,充入朝,言於帝曰:"臣冰舅氏之重,宜居宰相,不應遠出。"朝議不從。於是徵充入爲都督揚、豫、徐州之瑯琊諸軍事,假節領揚州刺史,將軍如故。先是,翼悉發江、荆二州編戶奴以充兵役,士庶嗷然。充復欲發揚州奴以均其謗,後以中興時已發三吳,今不宜復發而止。

後魏甄琛,孝明時爲征北將軍、定州刺史。崔光辭司徒之授也,琛與光書,外相抑揚,內實附會也。光亦揣其意,復書褒美以悦之。

唐章仇兼瓊爲劍南節度使,時,貴妃從父子楊國忠爲益州新都尉。及貴妃有寵,兼瓊以故引爲幕賓。

安祿山,玄宗時爲平盧兵馬使。時,御史中丞張利貞爲河北採訪使,至平盧。祿山素諂佞,善伺人情,嘗曲事利貞,復以金帛厚遺其左右。利貞歸朝,盛稱祿山,美以奏之。遂授營州都督、平盧軍使。中使往來,皆厚遺賂,玄宗親信之。天寶元年,遂分平盧,别爲節度,以祿山攝御史中丞,爲之使。二年,入朝奏對,玄宗益賞重之,加驃騎大將軍。三載,爲范陽節度、河北採訪使,平盧節度如故。五載,禮部尚書席建侯爲河北

黜陟使，表祿山公直無私，嚴正奉法。利貞推美於前，建侯表薦于後，右相李林甫亦素與祿山交通，復屢言于玄宗，由是特加寵遇。

王昂出自戎旅，以軍功累遷河東節度使，貪縱不知法令，務於聚斂，以貨藩身。代宗時，元載秉政，與載親相交結，拜刑部尚書。

崔寧爲西川節度使，時，地險人富，乃厚斂貨財，交結權貴，令弟寬留京師。元載及諸子有所欲，寬必與之。故寬驟歷御史左司員外考功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御史丞。寬兄審亦任郎中、諫議大夫、給事中。

韋皋爲西川節度使。順宗時，王叔文用事，皋遣副使劉闢，將皋之意，爲叔文求都領劍南三川，謂叔文曰："太尉使某致微誠于公，若與某三川，某當以死相助。若不與，某亦當有以相酬。"叔文怒，將斬之，韋執誼固執不可。

王鍔，憲宗時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鍔以兩稅錢上供，時，進及供奉，外餘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諸國舶至，盡沒其利。由是鍔家財富公藏日發十餘艇，重以犀象珠貝，稱商貨而出諸境，周以歲時，循環不絕凡八年。京師權門多富鍔之財，拜刑部尚書。

嚴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元和十年十一月，爲太子少保。初，憲宗以綬在太原所發偏裨，戰討多克，故移袁滋於江陵，置綬於袁州，以臨吳元濟。綬自帥師至境上，無威算以制敵。到軍日，遽發公藏賞士卒，府藏之積，悉以賂中貴人，師徒凍餒，閉壁而已。後裴度屢言其無軍政，故罷之。

鄭權自工部尚書，由他徑求嶺南節度[1]。既到鎮，則賠聚財貨，用償恩力。俾小吏部送京國，分權倖輩，運讒工而殂謝已聞。當時議者，無不嗤鄙。

王播爲淮南節度使，以錢十萬貫賂遺恩倖，求鹽鐵使。諫議大夫獨孤朗、張仲方、起居郎孔敏行、柳公權、起居舍人宋申錫、補闕韋仁實、劉敦儒、拾遺李景讓、薛廷老等十人，前一日詣延英，抗論其事，帝不納。（一云：敬宗寶曆元年，以王播兼諸道鹽鐵轉運。播之再領鹽鐵，不由宰臣聞薦，是非之論，紛然滿朝。諫議大夫獨孤朗等廷諍久之，帝竟不納。）

李祐，無材能以善官。文宗時，累遷至金吾將軍。祐小將趙崟用詭譎通於中人，祐因崟厚賂之，授涇原節度使。

高霞寓爲右衛大將軍。穆宗長慶六年，爲檢校工部尚書，兼邠州刺史、御史大夫、充邠、寧等州節度觀察等使。霞寓本騎將，性輕悍，無節制之材。元和初，隨高崇文有功於蜀，遂累承寵獎。及討吳元濟，擢爲唐、鄧節度使。挫敗，降爲歸州刺史。霞寓廣行賂遺，結納權倖，左遷未久，已復進用。及是拜，諫官屢抗章疏，帝竟不納。

後唐劉仲殷，初爲秦州節度使，累年恃秦王親戚，聚財箕斂，剝喪生民，比戶咨怨流涕。又招聚甲馬，意在掎角，以應秦王，然蜀人亦不敢窺邊。及秦王誅，大懼。閔帝即位，遣使存問，賜與甚厚。仲殷表辭鎮守。詔至京師納政，不允。凡所蓄兵馬財貨，

貢奉殆盡,遂留宿衛。會朱湡用事(朱湡,弘昭也),以秦府之隙,日夕憂懼,貢奉之餘,秦州所存苞苴,嘗行賂遺。與韓昭嘗有舊,末帝未至,已潛結託。帝方以大義咎朱湡而雪秦府,韓昭嘗每言仲殷之強幹[2],故清泰元年,自上將軍,復爲宋州節度使。

段凝,初仕梁,爲鄭州刺史,監大軍於河上。末帝以戴思遠爲北面招討使,行師不利。用王彥章代之,受任之翼日,取德勝之南城,軍聲大振。張漢倫等推功於凝,凝掎摭彥章之短以聞。梁末帝怒,罷彥章兵權。凝納賄於趙、張二族,求爲招討使,敬翔李振極言不可,竟不能止。

朱漢賓,莊宗時爲左龍武統軍。明宗即位,以漢賓幸前朝,罷統軍,爲右衛上將軍。時,樞密使安重誨方當委重,漢賓密令結託,得爲婚家。天成末,用爲潞州昭義軍節度使。

晉趙彥之,深州人也。始爲鎮州軍士,會後唐莊宗圍王德明於常州,彥之數請以強弩伏於東門外,騎軍多不得進,漸補至百人長。城陷,莊宗收之麾下,與秦王重榮俱爲散騎指揮使,意甚相善,有軍中十昆仲之契。天福初,彥之爲關西指揮使,重榮已領鎮州。彥之請告葬父母,與重榮相見,遂留鎮州。重榮視政之暇,畋獵飲博,未嘗一日相捨。

周馮暉,初仕晉,爲靈武節度使。後入典禁兵,兼領近鎮。爲朝廷縻留[3],亦悔離靈武[4]。及馮玉、李彥韜用事,暉善奉之。未幾,復以暉爲朔方節度使,加檢校太師。

忌　害

夫將帥之臣,安危所寄。專制師律,總統和門。故當竭節以奉上,推誠而率下。乃有乘多難之際,竊戎重之柄,跨據方面,志在自專。憚幕府持嚴毅之節,惡偏裨有威武之稱。或強諫而忤意,或正言而拂心。舉吏法以中傷,因師敗而歸罪。致其奔亡之禍,起於竊發之事。蓋王綱之不競,天憲之未加,然而覆宗絕嗣,隨亦至矣。

後漢鄧騭爲大將軍。安帝永初中,羌胡反亂,殘破并、涼。騭以軍役方費,欲棄涼州。郎中虞詡說太尉李修,以爲不可。修善其言,四府皆從詡議。騭兄弟以詡異其議,因此不平,欲以吏法中傷詡。後朝歌賊甯季等數千人攻殺長吏,屯聚連年,州郡不能禁,乃以詡爲朝歌長。

梁冀爲大將軍,時,梁太后臨朝,有日食、地震之變,詔公卿舉賢良方正。光祿勳杜喬、少府房植舉荀淑對策,譏刺貴倖,爲冀所忌,補朗陵侯相。

郭閎爲梁州刺史。時上郡沈氏、隴西牢姐、烏吾諸種羌共寇并、涼二州。護羌校尉段紀明將湟中義從討之。閎貪共其功,稽留紀明軍,使不得進。義從役久,戀鄉舊,皆悉反叛。閎歸罪於紀明。紀明坐徵下獄,輸作佐校。羌遂陸梁,覆沒營塢,轉相招結,

唐突諸郡。于是吏人守闕，訟紀明以千數，朝廷知紀明爲閎所誣，詔問其狀。紀明但謝罪，不敢言枉，京師稱爲長者。

董卓爲前將軍。朱俊拜城門校尉，卓擅政，以俊宿將，外甚親納，而心實忌之。

袁紹爲冀州牧，以臧洪領青州刺史。洪收撫離叛，百姓復安，在事二年。紹憚其能，徙爲東郡太守，都東武陽。又董昭爲紹所用，而昭弟訪在張邈軍中，邈與紹有隙，紹有讒將，致罪於昭。昭欲詣獻帝，至河內，爲張揚所留。因揚上還印綬，拜騎都尉。又呂布既歸袁紹，紹與布擊張燕。布摧鋒陷陣，遂破燕軍，而求益兵衆。將士抄掠，紹患忌之。布覺其意，從紹求去。紹恐還爲己害，遣壯士夜掩殺布，不獲，事露。布走河西張揚合。紹令衆追之，皆畏布，莫敢逼近者。又紹之南征也，別駕田豐說之，紹不從。豐懇諫[5]，紹怒甚，以爲沮衆，械繫之。紹軍既敗，或謂豐曰："君必見重。"豐曰："若軍有利，吾必全。今軍敗，吾必死矣！"紹還，謂左右曰："吾不用田豐言，果爲所笑。"遂殺之。

劉表爲荆州刺史，遣從事中郎韓嵩詣魏太祖，以觀虛實。嵩還，深陳太祖威德，說表遣子入質。表疑嵩爲太祖說，大怒，欲殺嵩。考殺隨嵩行者[6]，知嵩無他意，乃止。雖外貌儒雅，而心多疑忌，皆此類也。劉備奔表，表厚待之，然不能用。

公孫瓚爲幽州牧，討胡無功，劉虞代之。虞至，胡相率來降。瓚害虞有功，乃陰使人邀殺胡使。胡知其情，間行詣虞。瓚後誣虞與袁紹等欲稱尊號，斬虞於薊市。瓚遂驕矜，記過忘善，多所賊害。

魏程喜爲征北將軍，屯薊。時，杜恕出爲幽州刺史、護烏桓校尉。尚書袁侃等戒恕曰："申程伯處先帝之世，傾田園讓于青州。足下今俱杖節，共屯一城，宜深有以待之。"而恕不以爲意。至官，未期有鮮卑大人兒不繇，開塞徑將數十騎詣州。州斬所從來小子一人，無表言上。喜於是劾奏恕，下廷尉，當死。以父畿勤事水死，免爲庶人，徙章武郡。（喜欲恕折節謝己，諷司馬宋權示之以微意。恕答權書曰："况示委曲奉法，天下事以善意相待，無不致快也；以不善意相待，無不致嫌隙也。而議者言凡人天性皆不善，不當待以善意，更墜其網中。僕得此輩，便欲歸蹈滄海乘桴耳。不能自諂在其間也。然以年五十二，不見廢棄，頗亦遭明達君子，亮其本心。若不見亮，使人刳心著地，正與數斤肉相似，何足有所明？故終不自解說。程征北功名著在僕前甚多，有人出征北平，若令下官事無大小，咨而後行，則非上司彈糾之意。若咨而不從，又非上下相順之宜，故推一心，任一意，宜而行之耳。殺胡之事，天下謂之是邪，是僕諧也；呼爲非邪，僕自受之，無所怨咎。程征北明之亦善，不明之亦善。謂君子自共其爲心耳，不在僕言也。"喜於是遂深文切怨。）

陶謙爲徐州牧，安東將軍。時，孫策渡江，居江都。謙深忌策，策舅吳景時爲丹陽太守，策乃載母徙曲阿，與呂範、孫河俱就景。

吳孫峻爲大將軍，文欽說峻征魏。峻使欽與呂據、車騎劉纂、鎮南朱异、前將軍唐

啓,自江都入淮泗,以圖青、徐。峻與滕裔至石頭,因餞之,領從者百許人入據營,據御軍齊整,峻惡之,稱心痛去。

晉梁王肜爲征西大將軍。周處爲御史中丞,隸夏侯駿,西征氐人齊萬年。處知肜不平,必當陷己。時,賊屯梁山,有衆七萬,而駿逼處以五千兵擊之。處曰:"軍無後繼,必至覆敗,雖在亡身,爲國取耻。"肜復命處進討,乃與振威將軍盧播、雍州刺史解系攻萬年於六陌。將戰,處軍人未食,肜促令速進,而絶其後繼。處知必敗,賦詩曰:"去去世事已,策馬觀西戎。藜藿甘粱黍,期之克令終。"言畢而戰沒。

麴允爲安夷護軍、始平太守。時,洛陽傾覆,閻鼎等立秦王爲皇太子於長安。鼎總攝百揆,允心害鼎功,且規權勢,因鼎殺京兆太守梁綜,乃與綜弟馮翊太守緯等攻鼎,走之。

張春爲南陽王模世子保之將。先是,模既爲劉粲所害,都尉陳安歸保,命統精勇千餘人以討羌,寵遇甚厚,春等疾之,譖安有異志,請除之。保不許,春等輒伏刺客以刺安。安被創,馳還隴城,遣使詣保,貢獻不絶。

王敦爲大將軍,驕傲自負,有罔上心。其從弟稜日夕諫諍,以爲宜自抑損,推崇盟主。且群從一門,并相與服事,應務相崇高,以隆勳業。每言苦切,敦不能容,潜使人害之。敦又素憚周顗,每見顗輒面熱,雖復冬月,扇面手不得休。又陶侃爲寧遠將軍、荆州刺史。既破杜弢,敦深忌侃功。將還江陵,欲詣敦别。皇甫方回及朱伺等諫,以爲不可,侃不從。敦果留侃不遣,左轉廣州刺史、南越中郎將,以王廙爲荆州。侃之佐吏將士詣敦,請留侃。敦怒不許。侃將鄭攀、蘇温、馬儁等不欲南行,遂西迎杜曾以拒廙。敦意攀承侃風旨,被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回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之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入如廁。咨議參軍梅陶、長史陳頒言于敦曰:"周訪與侃親姻,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遂解,於是設盛饌以餞之。侃便夜發,敦引其子瞻爲參軍。侃既達豫章,見周訪,流涕曰:"非卿外援,我殆不免。"又周訪平杜曾,進位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屯襄陽。初,敦懼杜曾之難,謂訪曰:"擒曾當相論爲荆州刺史。"及是,而敦不用。至王廙去職,詔以訪爲荆州。敦以訪名將,勳業隆重,有疑色。其從事中郎郭舒説敦曰:"鄙州雖遇寇難荒弊,實爲用武之國,若以假人,將有尾大之患,公宜自領,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訪大怒,敦手書譬釋,并遺玉環玉碗,以申厚意。訪投碗於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悦乎?"陰欲圖之。既在襄陽,務農訓卒,勤於採納,守宰有缺輒補,然後言上。敦患之,而憚其強,不敢有異。又周札爲右將軍、會稽內史[7],札兄子筵爲吴興內史。札一門五侯,并居列位,吴士貴盛,莫與爲比。敦深忌之。後筵喪母,送者千數,敦益憚焉。及敦疾,錢鳳以周氏宗強,與沈充權勢相侔,欲自託,與充謀滅周氏,使充得專威楊土,乃説敦曰:"夫有國者患於強逼,自古釁難,常必繇之。今江東之豪,莫強周、沈,公萬世之後,一族必不静矣。周強而多俊才,宜先爲之

所，後嗣可安，國家可保耳。"敦納之。時有道士李脱者，妖術惑衆，自言八百歲，故號李八百。自中州至建鄴，以鬼道療病，又署人官位，時人多信事之。弟子李弘，養徒灊山，云應讖當王。故敦使廬江太守李常告札及其諸兄子，與脱謀圖不軌。時，筵爲敦咨議參軍，即營中殺筵及脱、弘。又遣參軍賀鸞就沈充，盡掩殺札兄弟子。既而進軍會稽襲札。札先不知，卒聞兵至，率麾下數百人出拒之，兵散見殺。又温嶠爲侍中，機密大謀，皆所參綜，詔命文翰，亦悉豫焉，俄轉中書令。嶠有棟梁之任，帝親而倚之，甚爲敦所忌，因請爲左司馬。敦阻兵不朝，多行陵縱，嶠諫敦曰："昔周公之相成王，勞謙吐握，豈好動而惡逸哉？誠謂處大任者不可不爾。而公自還輦轂，入輔國政，闕拜覲之禮，簡人臣之儀，不達聖心者莫不於邑。昔帝舜服事唐堯，伯禹竭身虞庭，文王雖盛，臣節不愆，故有庇人之大德，必有事君之小心。俾芳烈奮乎百世，休風流乎萬祀。至聖遺軌，所不宜忽。願思舜、禹、文王服思之勤，惟公旦吐握之事，則天下幸甚。"敦不納。又庾亮爲中領軍，時，敦有異志，内深忌亮，而外崇重之。亮憂懼，以疾去官。

殷浩爲揚州刺史、中軍將軍。後秦姚襄既歸晉，浩憚其威名，乃遣人密殺之，不得。浩又潛遣將軍魏憬率五千餘人襲襄，乃斬憬而并其衆。浩愈惡之，乃使將軍劉啓守譙，遷襄于梁國蠡臺，表授梁國内史。襄遣權翼詣浩，浩曰："姚平北每舉動自由，豈所望也？"翼曰："將軍輕納姦言，自生疑貳。愚謂猜嫌之由，不在于彼。"浩曰："姚君縱放小人，盗竊吾馬，王臣之體，固若是乎？"翼曰："將軍謂姚平北以威武自強，終爲難保，校兵練衆，將懲不恪，取馬者欲以自衛耳。"浩曰："何至是也！"浩遣謝，方討襄。襄逆擊，破之。浩甚怒，會聞關中有變，浩率衆北伐，襄乃要擊浩於山桑，大敗之，斬獲萬計，收其資仗，使兄益守山桑壘，復如淮南。浩遣劉啓、王彬之伐山桑，襄自淮南擊，滅之，鼓行濟淮，屯于盱眙，掠流人衆至七萬，分置守宰，勸課農桑，遣使建鄴，罪狀殷浩，并自陳謝。流人郭敞等千餘人，執晉堂邑内史劉仕降于襄，朝廷大震。

桓温鎮荆州，頻請范汪爲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温甚恨之。汪子甯，字武子，少篤學，多所通覽。簡文帝爲將相，辟之，爲桓温所諷，遂寢不行，故終温之世，兄弟無在列位者。又中軍將軍殷浩，北征許、洛，師次山桑，而姚襄反，士卒亡叛。温素忌浩，及聞其敗，上疏罪浩，曰："案中軍將軍浩，過蒙朝恩，叨竊非據，寵靈超卓。再司京輦，不能恭慎所任，恪居職次，而侵官離局，高下在心。前司徒臣謨執義，履素位，居台輔，師傅先帝，朝之元老。年登七十，以禮請退。雖臨軒固辭，不順恩旨，適足以明遜讓之風，弘優賢之禮。而浩虚生狡説，疑誤朝聽，獄之有司，將致大辟。自羯胡天亡，群凶殄滅，而百姓涂炭，企延拯緩。浩受專征之重，無雪耻之志，坐自封植，妄生風塵，遂便寇讎稽誅，姦逆并起，華夏鼎沸，黎元殄悴。浩懼罪將及，不容于朝，外聲進討，内求苟免，出次壽陽，損甲彌年。傾天府之資，竭五州之力，收合無賴，以自強衛。爵命無章，猜害罔顧，故范豐之屬，反叛於苟陂；奇德、龍會，作變于肘腋。羌帥姚襄，率衆歸化，遣其母弟，入

質京邑。浩不能撫而用之,陰圖殺害。再遣刺客,爲襄所覺。襄遂惶懼,用致逆命,生長亂階,自浩始也。復不能以時掃滅,縱放小豎,鼓行毒害。身狼狽於山桑,軍破碎于梁國。舟車焚燒,輜重覆沒。三軍積實,反以資寇;精甲利器,更爲賊用。神怒人怨,衆之所棄。傾危之憂,將及社稷。臣所以忘寢屏營,啓處無地,夫率正顯義,所以致訓;明罰敕法,所以齊衆。伏願陛下,上追唐堯放命之刑,下鑒春秋無君之典。若聖上含洪,未忍誅殛,直宜遐棄,擯之荒裔。雖未足以塞山海之責,粗可以宣誡於將來矣。"竟坐廢爲庶人,徙於東陽之信安縣。

前趙趙染爲平西將軍,時,劉曜爲大司馬,次渭汭,染次新豐。索綝自長安東討染,染狃于累捷,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今司馬氏君臣,自以逼僭王畿,雄劣不同,必致死拒我。將軍宜整陣按兵以擊之,弗可輕也。困獸猶鬬,况于國乎?"染曰:"以司馬模之強,吾取之如拉朽。索綝小豎,豈敢污吾馬蹄刀刃邪?要擒之而後食。"晨率精騎數百馳出逆之,戰于城西,敗績而歸,悔曰:"吾不用魯徽之言,以至於此,何面目見之?"於是斬徽。臨刑,謂染曰:"將軍愎諫違謀,戇而取敗,而復忌前害勝,誅戮忠良,以逞愚忿,亦何顔面瞬目世間哉?袁紹爲之於前[8],將軍踵之於後,覆亡敗喪,亦當相尋。所恨不得一見大司馬而死,死者無知則已,若其有知,下見田豐爲徒,要當訴將軍於黃泉,使將軍不得服床枕而死[9]。"叱刑者曰:"令吾面東向[10]。"大司馬曜聞之,曰:"蹄涔不容尺鯉,染之謂也。"

宋朱齡石爲益州刺史,時,譙縱叛亂,自稱成都王。既奔敗,其尚書令馬耽封府庫以待王師。及齡石入成都,誅縱同祖之親,縱自縊。齡石徙馬耽於越巂,追殺之。耽之徙也,謂其徒曰:"朱侯不送我京師,滅衆口也,吾必不免。"乃與洗而卧,引繩而死。須臾,齡石使至,遂戮尸焉。

劉道隆爲右將軍,時,蔡興宗爲荆州刺史。道隆專統禁兵,任參内政,以興宗強政,不欲使擁兵上流,改爲中書監、左光祿大夫,開府儀同三司。固辭不拜。

蕭梁穎達爲江州刺史。長史沈瑀性倔強,每忤穎達,穎達銜之。天監八年,因入諮事,辭又激厲,穎達作色,曰:"朝廷用君作行事邪?"瑀出,謂人曰:"我死而後已,終不能傾側面從。"是日,於路爲人所殺,時年五十九。多以穎達害焉。子續累訟之,遇穎達亦尋卒,事遂不窮竟。

唐淮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於魏縣,化及走聊城,神通進至聊城。會化及糧盡,僞降遷延,以俟外救。既而,士及自濟北餽之,化及軍稍振,遂拒戰。神通督兵内薄而擊之。貝州刺史趙君德攀堞而上,神通心害君德之功,因止軍不戰,君德大詬而退。

王志玄爲安東副都護,劉正臣爲平盧軍使。天寶末,與志玄同拒祿山,遙相應援。正臣領兵自平盧來襲范陽,未至,爲逆賊將史思明等大敗之。正臣奔歸,爲志玄所配而卒。大曆九年,追贈正臣工部尚書。

馬璘爲經原四鎭北庭節度。時,李晟爲都知兵馬使,璘戰吐蕃,兵敗,晟拔璘出亂兵之中,璘忌晟威名,又遇之不以禮,令朝京師。代宗知之,留宿衛,爲右神策都尉。

李説爲河東節度使。德宗貞元中,李景略爲豐州刺史,甚有威名,回紇使至,皆坐拜之于庭中。後爲説行軍司馬,居疑帥之地,勢已難處。回紇使梅錄參軍入朝,説置宴,會有梅錄爭上下坐,説不能遏,景略叱之。梅錄前過豐州都邑,識景略語音,疾趨前,拜曰:"非豐州李端公耶? 不意在此,不拜麾下久矣,何其瘠也?"又再拜,遂命之居次坐。時,將吏賓客顧景略,皆嚴憚。説心不平,厚賂中尉竇文場,將去景略,使爲內應。歲餘,風言回紇將南下陰山,豐州宜得人。文場言景略堪爲邊任,乃以景略爲豐州刺史。

韓游瓌爲邠、寧節度,時,范希朝爲邠、寧都虞候。德宗幸奉天,希朝戰守有功,累加兼中丞,爲寧州刺史。游瓌入覲,自奉天歸邠州,以希朝素肅整有聲,畏其逼己,求其過,將殺之。希朝懼,奔鳳翔。德宗聞之,趣召至京師,置於左神策軍中。

盧從史爲昭義軍節度使,辟孔戡爲書記。戡數以事爭論不從,因謝病歸洛。從史強以禮遣而陰銜之。居東都久之,爲淮南節度使李吉甫所辟,而從史忿嫉,累請貶降。憲宗不得已,授衛尉丞,分司洛陽。

劉士寧鎭汴州,其大將李萬榮與其父玄佐同里閈,少相善,寬厚得衆心。士寧疑之,去其兵權,令攝汴州事,萬榮深怨之。

王智興鎭徐州,石雄爲右廂捉生兵馬使,討滄州。李同捷,徐人,伏雄之撫待,惡智興之虐,欲逐之而立雄。智興以軍在賊境[11],懼其變生,因雄立功,請受一郡刺史,朝廷徵赴京師,授壁州刺史。智興尋殺雄之素相善諸將士百餘人,仍奏雄搖動軍情,請行顯戮。文宗雅知其能,惜之,乃長流白州。

梁賀瓌爲滑州節度使、北面詔討使。時,兩京馬軍都軍使、許州節度使謝彥章爲排陣使,同領大將,駐於行臺寨,與晉人對壘。彥章時領騎軍,與之挑戰,晉人或望我軍行陣整肅,則相謂曰:"必兩京太傅在此也。"不敢以名呼,其爲敵人所憚如此。是時咸謂賀瓌能將步軍,彥章能領騎士,旣名聲相軋,故瓌衷心忌之。一日與瓌同設伏於郊外,瓌指一方地,謂彥章曰:"此地崗阜隆起,中央坦夷,好列柵之所。"尋而晉人舍之,故瓌疑彥章與晉人通。又瓌欲速戰,彥章欲持重以老敵人,瓌益疑之。會爲行營馬步軍都虞候朱珪所誣,瓌遂與珪協謀,因享士伏甲以殺彥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別將侯溫裕等於軍以謀叛聞,晉王聞之,喜曰:"彼將帥如是,亡無日矣!"

尹皓爲華州節度使。末帝貞明六年,河東道招討使劉鄩與皓攻取同州。先是,河東朱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爲留後,表請旄鉞。末帝怒,命鄩討之。晉將李嗣招率師來援,戰于城下,王師不利。先是,鄩與河中朱友珪爲婚家,及王師西討,行次陝州,鄩遣使賫檄諭友謙以禍福大計,誘令歸國。友謙不從,如是停留月餘。尹皓、段凝輩素忌鄩,遂構其罪,言鄩逗留養寇,俾候援兵。末帝以爲然。及兵敗,詔河南尹張宗奭,承

朝廷密旨,逼令飲酖而卒。

後唐高行珪爲安州節度使,事多不遵法制。副使范廷策者,幽州人也。性剛直,睹其貪猥,因強諫之,行珪不從。後廷策因入奏,獻封章於闕下,事有三條:一請不禁過淮豬羊,而禁絲緜匹帛,以實中國;一請于山林要害,置軍鎮以絕寇盜;一述藩侯之弊,請敕從事明諫諍之,不從,令諸軍校列班廷諍。行珪聞之,深銜之。後因戍兵作亂,誣奏廷策與之同謀,父子俱戮於汴,聞者冤之。

西方鄴爲夔州節度使,爲政貪虐。判官譚善達每諫其失,鄴忿之,令左右告善達受人金。下獄拷掠[12],死於獄中。

漢王繼弘爲神德軍節度使,節度判官張易每見繼弘所爲不法,必切言之。繼弘含怒,以爲輕己。乾祐中,因事誣奏之。又奏觀察推官張制,削官牒逐之。因與郭謹代,竟令害制焉。

校勘記

[1]嶺,原作"領",誤,據《新唐書·地理志》改。按,此節文字,新、舊《唐書》皆無。

[2]昭,原重,今據上文刪。

[3]爲,原作"忍",據《舊五代史·馮暉傳》改。

[4]亦,《舊五代史·馮暉傳》作"頗"。

[5]懇,原作"邈",據《三國志·魏書·袁紹傳》改。

[6]"殺蒯嵩"三字,原闕,據《三國志·魏書·劉表傳》補。

[7]札,原作"礼",據《晉書·周札傳》改。

[8]袁,原作"哀",據《晉書·載記·劉聰傳》改。

[9]服,原作"復",據《晉書·載記·劉聰傳》改。

[10]東向,原作"向東",據《晉書·載記·劉聰傳》乙。

[11]"智興"前,原有"智興"二字,今據文義刪。

[12]獄,原作"嶽",據《四庫全書》本改。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四十一

將帥部(一百二)

敗衄

《易》曰:"師出以律,否臧凶。"《禮》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蓋失律則凶,寡謀則敗者,往典之明戒也。若夫受脤於社,援枹而行,臨敵制宜,先勝後戰,故能開擴封略,式遏寇讎。若乃奉戎昭之寄,任素厲之威,忽棄遠圖,忸忕小利,以勞從逸,以力制謀,故鼓音未衰,而勇氣先竭。以至靡亂旗轍,亡失師屬,拔旆投衡,奔潰不暇。雖或忘身殉節,下吏聽議,而於國之事,已無及矣。於戲!古者重詩禮之選,審仁賢之用,有繇哉!

屈瑕,楚大夫莫敖也。魯桓公十三年,屈瑕伐羅,使狥于師,曰:"諫者有刑(狥,宣令也)。"及鄢,亂次以濟(鄢水在襄陽宜城縣入漢)。遂無次,且不設備。及羅,羅與盧戎兩軍之(盧戎,南蠻),大敗之。莫敖縊于荒谷。

子玉,楚大夫。魯僖公二十八年夏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憖次于城濮(國歸父、崔夭,齊大夫也。小子憖,秦穆公子也。城濮,衛地)。子玉使鬬勃請戰(鬬勃,楚大夫)。己巳,晉師陳于莘北,欒枝使輿曳柴而僞遁(曳柴起塵,詐爲衆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

孟明,秦大夫也。魯僖公三十年,秦伯使杞子、逢孫、楊孫戍鄭。三十二年冬,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籥也),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及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公辭焉(辭,不受其言),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於東門之外(孟明,百里孟明視,西乞,西乞術,白乙,白乙丙)。蹇叔哭之,曰:"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明年夏四月辛巳,晉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至魯文公二年春,孟明視帥師伐晉,以報殽之役。二月,晉侯禦之。甲子,及秦師戰于彭衙,秦師敗績。

華元,宋大夫。魯宣公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受楚命也)。華元、樂呂御之。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及甲車四百六十乘,俘二百五十人,馘百人(馘,人首)。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狂狡,宋大夫。輅,迎也),倒戟

而出之,獲狂狡。

荀林父,晉大夫。魯宣公十二年春,楚子圍鄭。夏六月,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代郤缺),先縠佐之(彘季代林父)。士會將上軍(河曲之役,郤缺將上軍。宣八年代趙盾爲政,將中軍。士會代將上軍),郤克佐之(郤克之子代臾駢)。趙朔將下軍(代欒盾),欒書佐之(欒盾之子,代趙朔)。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括、嬰齊皆盾異母弟),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兄),韓厥爲司馬(韓萬玄孫)。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桓子,林父。勦,勞也)。楚歸而動,不後(動兵伐鄭)。"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縠)。"以中軍佐濟(佐彘子所師也,濟,渡河)。韓獻子謂桓子(獻子,韓厥)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今鄭屬楚,故曰失屬。彘子以偏師陷,故曰亡師)。事之不捷,惡有所分(捷,成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師遂濟。楚子北師次於郔(郔,鄭北地)。沈尹將中軍(沈或作寢,寢,寢縣也,今汝陰固始縣),子重將左,子反將右。將飲馬於河而歸(子反,公子側),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伍參,奢之祖父),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叔敖爲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旆(回車南鄉,旆,軍前大旗),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帥將七覆,爲伏兵七處),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言魏錡見逐而退),趙旃夜至於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趙旃在後至),席於軍門之外,使其徒入之(布席坐,示無所畏也)。楚子爲乘廣三十乘,分爲左右廣。鷄鳴而駕,日中而説(説,舍也),左則受之,日入而説,許偃御右廣,養由基爲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爲右(楚王更迭載之,故各有御名)。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搏之,得其甲裳(下曰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軘車逆之(軘車,兵車名)。潘黨望其塵,使騁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也。《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爲備)。《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之指可掬也(兩手曰掬)。晉師右移,上軍未動。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不能成營也)。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

劉康公,王季子也。魯成公元年春,晉侯使瑕嘉平戎于王(平,文十七年邥垂之役,詹嘉處瑕,故謂之瑕嘉)。單襄公如晉拜成(單襄公,王卿士,謝晉爲平戎),劉康公徼戎,將遂伐之(戎平,還,欲要其無備)。叔服曰:"背盟而欺大國,此必敗(叔服,周内

史)。背盟不祥,欺大國不義,神人弗助,將何以勝?"不聽,遂伐茅戎。三月癸未,敗績于徐吾氏(徐吾氏,茅戎之别也)。

孫良夫,衛大夫也。魯成公二年夏四月,衛侯使良夫、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齊伐魯還,相遇於儒也。良夫,孫林父之父。石稷,石碏四世孫。甯相,甯俞子),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答君)?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鄧廖,楚大夫。魯襄公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爲簡之師,克鳩兹,至于衡山(鳩兹,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皋夷也。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使鄧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也),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

臧紇,魯大夫。襄公四年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鄫。臧紇救鄫,侵邾,敗於狐駘(臧紇,武仲也。鄫,屬魯,故救之。狐駘,邾也。魯國番縣東南有目台亭)。國人逆喪者皆髽,魯於是乎始髽(髽,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凶服,髽而已)。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於狐駘(臧紇時服狐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朱儒,使我敗於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故曰"朱儒"。敗不書,魯人諱之)。"

子蕩,楚令尹。魯昭公六年,徐儀楚聘于楚(儀楚,徐大夫),楚子執之。逃歸。懼其叛也,使薳洩伐徐(薳洩,楚大夫),吳人救之。令尹子蕩帥師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乾谿,在譙國城父縣南,楚東境)。吳人敗其師於房鍾(房鍾,吳地),獲宫廄尹棄疾(鬬韋龜之父)。子蕩歸罪於薳洩而殺之(歸罪於薳洩,不以敗告,故不書)。

叔弓,魯大夫也。魯昭公十三年春,叔弓圍費,弗克,敗焉(爲費人所敗,不書,諱之也)。

公子光,吳王諸樊子也。魯昭公十七年冬,子光伐楚。陽匄爲令尹,卜戰,不吉(陽匄,穆王曾孫,令尹子瑕)。司馬子魚曰:"我得上流,何故不吉(子魚,公子魴也。順江而下,易用勝敵)?且楚故,司馬令龜,我請改卜。"令曰:"魴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吉(得吉兆)。"戰于長岸,子魚先死,楚師繼之,大敗吳師,獲其乘舟餘皇(餘皇,舟名)。

史皇,楚大夫。魯定公四年,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司馬,沈尹戌),若司馬毁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總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别至于大别(《禹貢》:"漢水至大别南入江。"然則此二别在江夏界),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政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十一月庚午,二師陳于柏舉。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以其屬五千先擊子常之卒。子

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敗之。

子姚、子般，鄭大夫。魯哀公二年六月，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八月，齊人輸范氏粟，子姚、子般送之(子姚，罕達。子般，駟弘)，士吉射逆之，趙鞅禦之，遇於戚。陽虎曰："吾車少，以兵車之旆，與罕、駟兵車先陳(旆，先驅車也。以先驅車益其車以示衆)。罕、駟自後，隨而從之。彼見吾貌，必有懼心(晉人先陳，鄭人隨之，不知其虛實，見車多，必懼)。於是乎會之(會，合戰)，必大敗之。"從之。卜戰，龜焦(兆不成)。樂丁曰："《詩》曰：'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樂丁，晉大夫。《詩·大雅》言先人事後卜筮)'謀協以故兆詢，可也(詢，咨詢也。故兆始納衛太子，卜得吉兆，言今既謀同，可不須更卜)。"簡子誓曰："范氏、中行氏，反易天明(不事君也)，斬艾百姓，欲擅晉國而滅其君。寡君恃鄭而保焉。今鄭爲不道，棄君助臣，二三子順天明，從君命，經德義，除詬耻，在此行也。克敵者，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周書·作洛篇》："千里百縣，縣有四郡")；士，田十萬(十萬畝也)；庶人、工、商遂(得遂進仕)；人臣、隸、圉免(去廝役)。志父無罪，君實圖之(志父，趙簡子之一名也，言己事濟，君當圖其賞)；若其有罪，絞縊以戮(絞，所以縊人物)。桐棺三寸，不設屬辟(屬辟，棺之重數。王棺四重，君再重，大夫一重)；素車樸馬(以載柩)，無入于兆(兆，葬域)，下卿之罰也(爲衆設賞，自設罰，所以能克敵)。"甲戌，將戰，郵無卹御簡子，衛太子爲右(郵無恤，王良也)，登鐵上(鐵，丘名)，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怯)。"簡子巡列曰："畢萬，匹夫也。七戰皆獲，有馬百乘，死於牖下(畢萬，晉獻公卿也。皆獲有功，死於牖下，言得壽終)。群子勉之，死不在寇(言有命)。"繁羽御趙羅，宋勇爲右(三子，晉大夫)。羅無勇，麇之(麇，束縛也)[1]。吏詰之，御對曰："痁作而伏(痁，瘧疾也)。"衛太子禱曰："曾孫蒯聵[2]，敢昭告皇祖文王(周文王。皇，大也)、烈祖康叔(烈，顯也)、文祖襄公(纘業守文，故曰"文祖"。蒯聵，襄公之孫)：鄭勝亂從(勝，鄭聲公名。釋君助臣，爲從於亂)，晉午在難(午，晉定公名)，不能治亂，使鞅討之(鞅，簡子名)。蒯聵不敢自佚，備持矛焉(戎右持矛)。敢告無絕筋，無折骨，無面傷，以集大事，無作三祖羞(集，成也)。大命不敢請，佩玉不敢愛(不敢愛，故以祈禱)。"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踣也)，獲其蠭旗(蠭旗，旗名)[3]，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羅無勇，故鄭師雖北，猶獲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千車。趙孟喜曰："可矣(趙孟，簡子也。喜太子前怯，今更勇)。"

武子賸，鄭大夫。魯哀公九年，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賸，罕達也。瑕，武子之屬)。請外取，許之(瑕請取於它國)，故圍宋雍丘。宋皇瑗圍鄭師(許瑕師)，每日遷舍(作壘暫，輒徙舍成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子姚，武子賸也)。二月甲戌，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惜其能也)，以郟張與鄭羅歸(鄭之有能者)。

徐承，吳大夫。魯哀公十年，會吳子、邾子、郯子伐齊南鄙，師于鄎(鄎，齊地。邾、

郯不書兵，并屬吳，不列於諸侯）。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

國書，齊大夫。魯哀公十一年春，國書帥師伐我。孟孺子泄帥右師[4]，冉求帥左師，戰于郊。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齊人不能師（不能整其師）。宵諜曰："齊人遁（諜，間也）。"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夏，爲郊戰故，公會吳子伐齊（欲以報也）。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博、嬴，齊邑也，二縣皆屬泰山）。中軍從王（吳中軍），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如將右軍（二將，吳大夫）。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宗樓將下軍。陳僖子謂其弟書："爾死，我必得志（書，子占也，欲獲死事之功）。"宗子陽與閭丘明相厲也（相勸厲致死。子陽，宗樓也）。桑掩胥御國子（國子，國書），公孫夏曰："二子必死（亦勸勉也）。"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陳子行命其徒具含玉（子行，陳逆也。具含玉，亦示必死），公孫揮命其徒曰："人尋約，吳髮短（約，繩也。八尺曰尋。吳髮短，欲以繩貫其首）。"東郭書曰："三戰必死，於此三矣（三戰，夷儀。左氏與介）。"使問弦多以琴（弦多，齊人也，六年奔魯。問，遺也），曰："吾不復見子矣（言將死戰）！"陳書曰："此行也，吾聞鼓而已，不聞金矣（鼓以進軍，金以退軍，不聞金，言將死也。傳言吳師強，齊人皆自知敗）。"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齊上軍敗），國子敗胥門巢（吳上軍亦敗），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書、公孫夏、閭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乘、甲首三千[5]，以獻于公（公以兵從，故以勞公）。

高無平，齊大夫。魯哀公二十三年夏六月，晉荀瑤伐齊（荀瑤，荀躒之孫，知伯襄子），高無平帥師御之。知伯視齊師，馬駭，遂驅之，曰："齊人知余旗，其謂余畏而反也。"及壘而還。將戰，長武子請卜（武子，晉大夫），知伯曰："君告于天子，而卜之以守龜，於宗祧吉矣，吾又何卜焉？且齊人取我英丘，君命瑤非敢耀武也，治英丘也（治齊取英丘）。以辭伐罪，足矣！何必卜！"壬辰，戰于犁丘（犁丘，隰也）。齊師敗績，知伯親禽顏庚（顏庚，齊大夫顏涿聚）。

趙括代廉頗爲趙將，悉更約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佯敗走而絶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士卒離心。四十餘日，軍餓，趙括出鋭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趙前後所亡，凡四十五萬。

公孫喜爲韓將。釐王三年，使公孫喜率周、魏攻秦。敗我二十四萬，虜喜伊闕。

栗腹爲燕相。燕王喜用栗腹之計，欲攻趙，而問昌國君樂間。樂間曰："趙，四戰之國也。其民習兵，攻之不可。"燕王不聽，遂伐趙。趙使廉頗擊，大破栗腹之軍於鄗，禽栗腹、樂乘。

李信，秦將也。信年少壯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始皇以爲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勢，一作新），其言是也。"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

翦言不用,因謝病,歸老于頻陽。李信攻平輿(音余),蒙恬攻寢(今固始寢丘),大破荆軍。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

章邯爲秦將。二世末,張耳、陳餘立趙歇爲趙王,邯及王離擊趙。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屬,聯及也。音之欲切),饟王離(饟,古餉字,謂饋運其軍糧也)。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城中食盡,陳餘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嘗秦軍,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6]。項羽兵數絶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章邯引兵解[7],諸侯軍乃敢擊秦軍,遂虜王離。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

龍且爲楚將,時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齊王田廣,至高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説龍且,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生知韓信爲人易與耳。”遂戰,與信夾濰水陳(出東莞而東北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渡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大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

漢韓千秋,故濟北相也。武帝時,南粤王興嗣立,其母中國人,欲入朝。相呂嘉不聽,有叛心。遣千秋與王太后弟樛樂將二千人往。入粤境,嘉遂反。而韓千秋兵之入也,破數小邑。其後粤直開道給食。未至番禺四十里,粤以兵擊千秋等,滅之。

楊僕爲樓船將軍,荀彘爲左將軍。彘與僕誅朝鮮王右渠。右渠發兵距險。左將軍卒多率遼東士(遼東兵多也),兵先縱,敗散還走,坐法斬。樓船將齊兵七千人先至王險。右渠城守,窺知樓船軍少,即出擊樓船。樓船軍敗走,將軍僕失其衆,遁山中十餘日,稍求收散卒,復聚。

李廣爲將軍,出雁門,擊匈奴。匈奴兵多,破廣軍,生得廣。單于素聞廣賢,令曰:“得李廣,必生致之。”胡騎得廣,廣時傷,置兩馬間,絡而盛之。卧行十餘里,廣佯死,睨其傍有一兒,騎善馬(睨,邪視也。音五系切),暫騰而上胡兒馬上,因抱兒鞭馬,南馳數十里,得其餘軍。匈奴騎數百追之,廣行取兒弓,射殺追騎,以故得脱,於是至漢。漢下廣吏,吏當廣亡失多,爲虜所生得,當斬。贖爲庶人。

李陵爲騎都尉,將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北行三十日,至浚稽山,與單于相値,騎可三萬,圍陵。陵居兩山間,以大車爲營,千弩俱發,擊殺虜數千人。明日,復戰,復斬首三千餘級。南行至山下,因發連弩射單于。單于下走。是日,捕得虜言:“單于曰:‘此漢精兵,擊之不能下,日夜引吾南近塞,得毋有伏兵乎?’諸當户君長皆言:‘單于自將數萬騎,擊漢數千人,不能滅,後無以復使邊臣,令漢益輕匈奴。復力戰山谷間,尙四五

十里，得平地，不能破，乃還。’”是時，陵軍益急，匈奴騎多，戰一日數十合，復傷殺虜二千餘人。虜不利，欲去。會陵軍候管敢爲校尉所辱，亡降匈奴，具言陵軍無後救，射矢且盡，獨將軍麾下，及成安侯校各八百人爲前行，以黄與白爲幟，當使精騎射之，即破矣。成安侯者，潁川人，父韓千秋，故濟南相，奮擊南越，戰死。武帝封子延年爲侯，以校尉隨陵。單于得敢，大喜，使騎并攻漢軍，疾呼曰：“李陵、韓延年，趣降！”遂遮道急攻陵。陵居谷中，虜在山上，四面射矢如雨下。漢軍南行，未至鞮汗山（鞮，音丁奚切），一日五十萬矢皆盡，即棄車去，士尚三千餘人，徒斬車輻而持之（徒，但也）。軍吏持尺刀抵山，入狹谷。單于遮其後，乘隅下壘石（放石以投人，因山隅曲而下也。壘，音盧對切），士卒多死，不得行。昏後，陵便衣獨步出營（便衣，謂著短衣小褏也），止左右：“無隨我，丈夫一取單于耳！”良久，陵還，太息曰：“兵敗死矣！”軍吏或曰：“將軍威震匈奴，天命不遂。後求道徑還歸。如浞野侯爲虜所得，後亡還，天子客遇之，况於將軍乎？”陵曰：“公止吾不死，非壯士也！”於是盡斬旌旗，及珍寶埋地中，陵嘆曰：“復得數十矢，足以脱矣！今無兵復戰，天明坐受縛矣！各鳥獸散，猶有得脱歸報天子者。”令軍士人持二升糒、一半冰（半，讀曰判。判，大片也），期至遮虜鄣者相待。夜半時，擊鼓起士，鼓不鳴。陵與韓延年俱上馬，壯士從者十餘人。虜騎數千追之，韓延年戰死。陵曰：“無面目報陛下！”遂降。軍人分散，脱至塞者四百餘人。陵敗處去塞百餘里，邊塞以聞。

後漢鄧禹爲大司徒，征關中。自馮愔反後，禹威稍損，又乏食，歸附者離散，而赤眉復還入長安。禹與戰，敗走。至高陵，軍士饑餓者皆食棗菜。光武乃徵禹還，敕曰：“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禹慚於受任而功不遂，數以饑卒徼戰，輒不利。三年春，與車騎將軍鄧弘擊赤眉，遂爲所敗，衆皆死散。

馮異爲征西大將軍。會鄧禹率車騎將軍鄧弘等引歸，與異相遇。禹、弘要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且數十日，雖屢獲雄將，餘衆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8]，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陽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饑，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饑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死傷者三千餘人，禹得脱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回谿在洛州永寧縣），與麾下數人歸營，復堅壁。

蓋延爲虎牙將軍。時董憲將賁休舉蘭陵城降，憲聞之，自郯圍休。時延及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光武敕曰：“可直往搗郯，則蘭陵必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延等遂逐，退，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郯。帝讓之曰：“聞欲先赴郯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郯，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延等往來要擊憲别將於彭城、郯、邳之間，戰或日數合，頗有克獲。帝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及龐萌反攻，殺楚郡

太守,引軍襲,敗延。延走,北渡泗水,破舟楫,壞津梁,僅而得免。(又云萌攻延,延與戰,破之。詔書勞延曰:"龐萌一夜反畔,相去不遠。營壁不堅,殆令人齒欲相擊,而將軍有不可動之節,吾甚美之。"此傳言僅而得免,與彼不同。)

吳漢爲大司馬,從車駕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城。帝敕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沒,逃亡者多。及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

鄧騭爲車騎將軍,任尙爲征西校尉。安帝永初元年,先零別種滇零與鍾羌諸種,大爲寇掠,斷隴道。時羌歸附旣久,無復器甲,或持竹杆木枝,以代戈矛,或負板案以爲楯,或執銅鏡以象兵。郡縣畏懦,不能制。遣騭及征西校尉任尙,將五營及三河、三輔、汝南、南陽、潁川、太原、上黨兵,合五萬人,屯漢陽。明年春,諸郡兵未及至,鍾羌數千人先擊敗騭軍於冀西,殺千餘人。校尉侯霸坐衆羌反叛,徵免,以西域都護段禧代爲校尉。其冬,騭使尙及從事中郎司馬鈞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數萬人戰于平襄,尙軍大敗,死者八千餘人。

司馬鈞爲左馮翊。安帝永初二年,零昌種衆分兵寇益州。乃使屯騎校尉班雄屯三輔,遣鈞行征西將軍,督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莊恢、北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風都尉皇甫旗等,合八千餘人。又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并北擊零昌。參兵至,勇士東爲杜季貢所敗,於是引退。鈞等獨進,攻拔丁奚城,大克獲。杜季貢率衆僞逃。鈞令光、恢、包等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怒而不救。光并沒,死者三千餘人。鈞乃遁還,坐徵,自殺。參以失期軍敗,抵罪。以馬賢代領校尉事。

馬賢,建光元年爲護羌校尉,討燒當羌於金城,不利。順帝永和六年,爲征西將軍,與且凍羌戰于射姑山,賢軍敗沒。

尹耀爲揚州刺史。順帝末,揚、徐賊群起,盤牙連歲。建康元年,九江范容、周生等相聚反亂,屯據歷陽,爲江淮巨患。遣御史中丞馮緄將兵,督耀及九江太守鄧顯討之。耀、顯軍敗,爲賊所殺。

田晏爲破鮮卑中郎將。靈帝熹平六年八月,遣晏出雲中,使匈奴。中郎將臧旻與南單于出雁門,護烏桓校尉夏育出高柳,并伐鮮卑。二道并進,經二千里,擅石槐率衆逆擊,兵馬還者十一而已。

董卓爲東中郎將。中平元年,持節代盧植擊張角於下曲陽,軍敗抵罪。

孔融爲北海相,當黃巾賊衝。融到郡,收合士民,起兵講武。賊張饒等群輩二十萬衆,從冀州還。融逆擊,爲饒所敗。乃收敗兵保朱虛縣,稍復鳩集吏民。

魏王朗爲會稽太守,時孫策渡江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爲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爲漢吏,宜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冶。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

詣策。(策令使者語朗曰:"問逆賊故會稽太守王朗:朗受國恩當官,云何不惟報德而問兵,安忍大軍征討。幸免梟夷,不自掃屏,復聚黨衆,屯聚郡境。遠勞王誅,卒不悟順。捕得云降,庶以欺詐,用全首領,得爾與不?具以狀對。"朗稱擒虜,對使者曰:"朗以瑣才,誤竊朝私。受爵不讓,以構罪網。前見征討,畏死苟免,因治人物,寄命須臾。又迫大兵,惶怖北引,從者患疾,死亡略盡。獨與老母共乘一欋,流矢始交,便棄欋就俘,稽顙自首於征役之中。朗惶惑不達,自稱降虜,緣前迷謬,被詰慚懼。朗愚淺駑怯,畏威自驚,又無良介,不早自歸於破亡之中,然後委命下隸,身輕罪重,死有餘辜。申頸就鞅,屯足入絆,叱咤聽聲,東西惟命。"策以其儒雅,答辭遜讓而不害。)

曹休爲大司馬,都督揚州。明帝太和二年九月,休率諸軍至皖,與吳將陸議戰於石亭,敗績。

王昶爲大將軍。齊王嘉平四年十一月,詔昶及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毌丘儉等征吳。十二月,吳大將軍諸葛恪拒戰,大敗衆軍於東關,不利而還。時昶及儉聞東軍敗,各燒屯走。

王經爲雍州刺史。高貴鄉公正元二年八月辛亥,蜀大將姜維攻狄道[9]。經戰於洮西。經大敗,還保狄道城。

蜀馮習,字休元,隨先主入蜀。先主東征,吳習爲領軍將軍,統諸軍,大敗於猇亭(猇,音呼)。

馬謖爲諸葛亮參軍。後主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爲宜令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統大衆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爲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

姜維爲大將軍。後主延熙十九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故維爲魏大將鄧艾所破於段谷,星散流離,死者甚衆。衆庶繇是怨讟。而自隴以西,亦騷動不寧。維謝過引負,求自貶,削爲後將軍,行大將軍事。

吳孫綝輔政,遷大將軍。魏諸葛誕舉壽春叛,保城請降。吳遣文欽、唐咨、全端、全懌等,帥三萬人救之。魏鎮南將軍王基圍誕,欽等突圍入城。魏悉中外軍二十餘萬,增誕之圍。朱异帥三萬人屯安豐城,爲文欽勢。魏兗州刺史州泰拒异於陽淵,异敗退,爲泰所追,死傷二千人。綝於是大發卒,出屯鑊里,復遣异率將軍丁奉、黎斐等五萬人攻魏,留輜重於都陸。異屯黎漿,遣將軍任度、張震等,募勇敢六千人,於屯西六里爲浮橋夜渡,築偃月壘,爲魏監軍石苞及州泰所破,軍卻退就高。异復作車箱,圍趣五木城。苞、泰攻异,异敗歸。而魏太山太守胡烈,以奇兵五千,詭道襲都陸,盡焚异資糧。綝授兵三萬人,使异死戰,异不從。綝斬之於鑊里,而遣弟恩救。會誕敗,引還。綝既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莫不怨之。

劉俊爲交州刺史。後主寶鼎三年,遣俊及前部督修則等,入擊交趾。爲晉將毛景

等所破,皆死。兵散還合浦。

張悌爲丞相、軍師。後主天紀末,悌與護軍孫震、丹陽太守沈瑩禦晉軍。降成陽都尉張喬。濟江,與晉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俊成陣相對。沈瑩領丹陽鋭卒刀楯五千[10],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於是以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晉薛勝、蔣班因其亂而乘之[11]。吳軍以次瓦解[12],將帥不能止[13]。張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于版橋,獲悌、震、瑩等。

校勘記

[1]麇,原作"麋",據《左傳·魯哀公二年》改。注文同改。

[2]瞶,原作"聵",據《左傳·魯哀公二年》改,下同。

[3]蠭,原作"蜂",據《左傳·魯哀公二年》改。

[4]泄,原作"洩",據《左傳·魯哀公十年》改。

[5]"甲"字前原有"百"字,衍;三,原作"二",皆據《左傳·魯哀公十一年》删改。

[6]《史記·張耳陳餘列傳》于此句後有"未敢擊秦"四字。

[7]章邯,據《史記·張耳陳餘列傳》補。

[8]今,原作"令",據《後漢書·馮異傳》改。

[9]姜維,原作"羌維",據《三國志·蜀書·姜維傳》改。

[10]刀,原作"刁",據《三國志·吳書·三嗣主傳》改。

[11]晉,《三國志·吳書·三嗣主傳》無。

[12]瓦解,《三國志·吳書·三嗣主傳》作"土崩"。

[13]止,原作"上",據《三國志·吳書·三嗣主傳》改。

册府元龜卷第四百四十二

將帥部(一百三)

敗衄第二

晉成都王穎,表陸機爲平原内史。惠帝太安中,穎假機後將軍、河北大都督,討長沙王乂。列軍自朝歌至於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未嘗有也。乂與機戰于鹿苑,機軍大敗,赴十里澗,而死者如積焉,水爲之不流。將軍賈稜皆死之。

新蔡王騰爲車騎將軍,鎮鄴。時公師藩與平陽人汲桑等爲群盜,起於清河鄃縣,衆千餘人寇頓丘,以葬成都王穎爲辭,載穎主而行,與張泓故將李豐等將攻鄴。騰曰:"孤在并州七年,胡圍城不能克。汲桑小賊,何足憂也。"及豐等至,騰不能守,率輕騎而走,爲豐所害。四子虞、矯、紹、確,虞有勇力。騰之被害,虞逐豐,豐投水而死。是日,虞及矯、紹并鉅鹿太守崔曼、車騎長史羊常[1]、從事中郎蔡克等,又爲豐餘黨所害,及諸名家流移依鄴者,死亡并盡。

劉琨爲并州都督,屬石勒攻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而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其鋭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久在荒裔,未習恩信,難以法御。今内收鮮卑之餘穀,外抄殘敵之牛羊[2],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既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領步騎二萬爲前驅,琨自爲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破之,一軍皆沒。

王堪爲車騎將軍。懷帝永嘉三年三月,劉元海寇黎陽。遣堪擊之[3],王師敗績于延津,死者三萬餘人。九月,堪與平北將軍曹武討劉聰,王師敗績,堪奔還京師。

山簡爲征南將軍。永嘉四年九月,雍州人王如舉兵反於宛,殺害令長,自號大將軍,司、雍二州牧,大掠漢沔。新平人龐寔、馮翊人嚴嶷、京兆人侯脱等各起兵應之。簡及荆州刺史王澄、南中郎將杜蕤,并遣兵援京師。及如戰於宛,諸軍皆大敗。王澄獨以衆進,至汴口,衆潰而歸。

李矩爲冠軍將軍。時劉聰使劉曜陷長安,愍帝出降。趙固、郭默攻河東,至於絳邑。右司隸部人盜牧馬,負妻子奔之者三萬餘騎。騎兵將軍劉勳追討之,殺萬餘人。固、默引歸,劉頡遮邀擊之,爲固所敗。聰使子粲及劉雅等伐趙固,次于小平津。固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聰聞而惡之。李矩使郭默、郭誦救趙。固屯于洛、汭,遣耿

稚、張皮潛濟襲粲。貝丘王翼光自厘城覘之,以告粲。粲曰:“征東南渡,趙固望聲逃竄,彼方憂自固,何暇來邪?且聞上身在此,自當不敢北視,况敢濟乎?不須驚動將士也。”是夜,稚等襲敗粲軍。粲奔據陽鄉,稚館穀粲壘,雅聞而馳還,栅于壘外,與稚相持。聰聞粲敗,使太尉范隆率騎赴之。稚等懼,率衆五千,突圍趨北山而南。劉勳追之,戰于河陽。稚師大敗,死者三千五百人,投河死者千餘人。

梁巨爲冠軍將軍。劉聰攻河內,石勒率騎會之,攻巨於武德,懷帝遣兵救之。勒留諸將守武德,與王桑逆巨於長陵。巨請降,勒弗許。巨踰城而遁,軍人執之。勒馳如武德,坑降卒萬餘,數巨罪而害之。王師退還河北,諸堡壁大震,皆請降,送任于勒。

荀羨爲建威將軍,攻慕容儁山茌(士緇切)莊,拔之,斬儁太山太守賈堅。儁青州刺史慕容塵,遣司馬悦明救之。羨師敗績,復陷山茌。諸葛攸又率水陸二萬討儁,入自石門,屯于河渚。攸部將匡超[4],進據碻磝蕭館,屯于新栅。又遣督護徐冏,率水軍三千,泛舟上下,爲東西聲勢。儁遣慕容評、傅顔等,統步騎五萬,戰于東阿,王師敗績。

毛寶爲征虜將軍。庾亮謀北伐,上疏解豫州,請以授寶。于是明帝詔:以寶監揚州之江西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如故,與西陽太守樊峻以萬人守邾城。石季龍惡之,乃遣其子鑒,與其將夔安、李菟等五萬人來寇,張貉渡二萬騎攻邾城[5]。寶求救於亮,亮以城固,不時遣軍,城遂陷。寶、峻等率左右突圍出,赴江死者六千人,寶亦溺死。

徐龕爲征討大將軍褚裒督護[6]。裒遣龕伐沛,獲僞相支重[7],郡中二千餘人歸降。魯郡山有五百餘家,亦建義請援。裒遣龕領鋭兵三千迎之[8]。龕違裒節度[9],軍次代陂,爲石遵將李菟所敗,死傷大半。龕執節不撓,爲賊所害。

尹奉爲寧州刺史。李雄據益州,寧州李才、龐遺起義兵,攻雄將任佪、李謙等。雄遣其將羅常、費黑救之。奉遣裨將姚岳[10]、朱提、太守楊術援遺。戰于臺登[11],岳等敗績,術死之。

李釗爲越嶲太守,時王遜爲寧州刺史。先是,釗爲李雄所執,自蜀逃歸。遜復以釗爲越嶲太守。李雄遣李驤、任佪攻釗[12]。釗自南秦與漢嘉太守王載共拒之,戰于溫水。釗敗績,載遂以二郡附雄。

桓宣爲平北將軍,都督司、雍、梁三州、南陽、襄陽、新野、南鄉四郡軍事。梁州刺史庾翼遷鎮襄陽,令宣進伐石季龍將李羆。軍次丹水,爲賊所敗。翼怒,貶宣爲建威將軍。

謝尙爲西中郎將,督揚州之六郡諸軍、豫州刺史,假節鎮歷陽。大司馬桓溫欲有事中原,使尙率衆向壽春,進號安西將軍。初,苻健將張遇降尙,尙不能綏懷之。遇怒,據許昌叛。尙討之,爲遇所敗,收付廷尉。時康獻皇后臨朝,即尙之甥也,特令降號爲建威將軍。

桓溫爲大司馬,率衆五萬伐慕容暐。前兗州刺史孫元起兵應之。溫部將檀玄攻胡陸,執暐寧東慕容忠。暐遣其將慕容厲,與溫戰于黃墟。厲師大敗[13],單馬奔還。高平

太守徐翻以郡歸順溫，前鋒朱序又破暐將傅顔于林渚。溫軍大振，次於枋頭。暐懼，謀奔和龍。慕容垂曰："不然，臣請擊之。若戰不捷，走未爲晚也。"乃以垂爲使持節南討大都督，慕容德爲征南將軍，率衆五萬拒溫。使其散騎侍郎樂嵩乞師於苻堅。堅遣將軍苟池，率衆二萬出自洛陽，師于潁川，外爲赴援，內實覩隙，有兼并之志矣。慕容德屯于石門，絶溫糧漕。豫州刺史李邽率州兵五千[14]，斷溫饋運。溫頻戰不利，糧運復絶。及聞堅師之至，乃焚舟棄甲而退。德率勁騎四千先溫至襄邑東，伏於澗中，與垂前後夾擊，王師大敗，死者三萬餘人。苟池聞溫班師，邀擊于譙，溫衆又敗，死者萬計。

桓豁遷征西大將軍，開府。及苻堅陷仇池，豁以新野太守吉挹行魏興太守，督護梁州五郡軍事，戍梁州。堅陷涪城，梁州刺史楊亮、益州刺史周仲孫并委戍奔潰，以威略不振，所在覆敗，又上疏陳謝，固辭不拜開府。

郗恢爲秦州刺史，督隴上軍。時魏氏強盛，山陵危逼。恢遣江夏相鄧啓方等，以萬人拒之，與魏道武戰于滎陽，大敗而還。

劉牢之爲龍驤將軍。時苻堅伐晉，敗歸長安。牢之屯鄄城，討諸未服[15]。河南城堡，承風歸順者甚衆。時堅子丕據鄴，爲慕容垂所逼，請降。牢之引兵救之，垂聞軍至，出新興城北走。牢之與沛郡太守田次之追之，行二百里，至五橋澤中，爭趣輜重。稍亂，爲垂所擊，牢之敗績，士卒殲焉，牢之策馬跳五丈澗得脱。會丕救至，因入臨漳，集亡散兵，復少振。牢之以軍敗，徵還。

劉毅爲冠軍將軍，毅躡，桓玄死。桓振、桓謙復聚衆拒毅於靈溪。玄將馮該以兵會於振。毅進擊，爲振所敗，退次潯陽，坐免官，尋原之。又盧循反於廣州，毅以舟師二萬發姑孰[16]。徐道覆聞毅將至建鄴，報盧循曰："劉毅兵重，成敗繫此一戰，宜併力拒之。"循乃引兵發巴陵，與道覆連旗而下。毅次于桑落州，與賊戰，敗績，棄船，以數百人步走，餘衆皆爲賊所虜，輜重盈積皆棄之。毅走，經涉蠻晉，飢困死亡至者十二三，參軍羊邃竭力營護之，僅而獲免焉。

魯宗之爲南陽太守，時桓振既破江陵，自爲荆州刺史，都督八州。宗之自襄陽破振將溫楷于柞溪，進屯紀南。振聞楷敗，留其將馮該守營，自率衆與宗之大戰。振勇冠三軍，衆莫能禦，宗之敗績。

宋桂陽王義眞鎮關中，王脩既死[17]，人情離駭[18]，無相統一。高祖遣將軍朱齡石，替義眞鎮關中，使義眞輕兵疾歸。諸將競斂財貨，多載子女，方軌徐行。虜追騎且至。建威將軍傅弘之曰："公處分亟進，恐虜追擊人也。今多將輜重，一日行不過十里，虜騎追至，何以待之？宜棄車輕行，乃可以免。"不從。賊追兵果至，騎數萬匹。輔國將軍蒯恩斷後，不能禁。至青泥，後軍大敗，諸將及府功曹王賜悉被俘虜。義眞在前，故得與數百人奔散。日暮，虜不復窮追，義眞與左右相失，獨逃草中。中兵參軍段宏單騎追尋，緣道叫。義眞識其聲，出就之，曰："君非段中兵邪？身在此。"宏大喜，負之而歸。義眞

謂宏曰:"今日之事,誠無算略[19]。然丈夫不經此,何以知艱難?"初,高祖聞青泥敗,未得義眞,審問有前至者,訪之,幷云:"闇夜奔敗,無以知存亡。"高祖怒甚,克日北伐,謝晦諫,不從。及得宏啓事,知義眞已免,乃止。

劉粹爲征虜將軍。文帝元嘉三年,討謝晦。遣粹弟車騎從事郎中道濟、龍驤將軍沈敞之就粹,自六道向江陵。粹以道濟行竟陵內史,與敞之及南陽太守沈道興,步騎至沙橋,爲晦司馬周超所敗,士衆傷死者過半,降號寧朔將軍。

臧質爲輔國將軍,時後魏太武侵徐、豫,率大衆數十萬,遂向彭城。以質爲輔國將軍,假節直佐,率萬人北救。始至盱眙,太武已過淮。冗從僕射胡崇之領質府司馬,崇之副臧澄之爲太子左積弩將軍,及毛熙祚亦受統於質。盱眙城東有高山,質慮魏據之,使崇之、澄之二軍營於山上,質營城南。魏軍攻崇之、澄之二營,崇之等力戰不敵,衆散,幷爲後魏所殺。又攻熙祚。熙祚所領,悉北府精兵,幢主李灌率勵將士,殺賊甚多。隊主周翕之外監楊方生又率射賊。賊垂退,會熙祚被創死,軍遂散亂。其日,質案兵不敢救,故三營一時覆沒。初,仇池之平也,以崇之爲龍驤將軍。北秦州刺史宋百頂行至濁水,爲索虜所攻,舉軍敗散。崇之及將佐以下,皆爲後魏所執,後得叛還。至是,又爲後魏所敗焉。熙祚,司州刺史兄子也,崇之、熙祚幷贈正員郎。澄之三營旣敗,其夕,質軍亦奔散,棄輜重器甲,單七百人投盱眙。

張永,以元嘉二十九年,太祖令督冀州、青州之濟南、樂安太守三郡諸軍事、揚威將軍、冀州刺史,督王玄謨、申坦等諸將,經略河南,攻碻磝城,累旬不能拔。其年八月七日夜,虜開門燒樓及攻車,士卒燒死及爲虜所殺甚衆。永即夜撤圍退軍,不報告諸將。衆軍驚擾,爲虜所乘,死敗塗地。永及申、坦幷爲統府撫軍將軍蕭思話所收,繫於歷城獄。太祖以屢征無功,諸將不可任,責永等與思話詔曰:"虜旣乘利,方向盛冬,若脫敢送死,兄弟父子自共當之。言及增憤,可以示張永、申坦。"又與江夏王義恭書曰:"早知諸將輩如此[20],恨不以白刃驅之,今者悔何所及!"後永爲使持節都督南兗、徐二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常侍、將軍如故。時薛安都據彭城,請降,而誠心不款。明帝遣永與沈攸之,以重兵迎之,加督前鋒諸軍事,進軍彭城。安都招引索虜之兵,旣至,士卒離散,永狼狽引軍還,爲虜所追,大敗。復値寒雪,士卒離散,永腳指斷落,僅以身免,失其第四子。

王玄謨,元嘉中守碻磝。江夏王義恭爲征討都督,以爲碻磝不可守,召令還。爲魏軍所追,大破之,流矢中臂。還至歷城,義恭與玄謨書曰:"聞因敗,爲成臂上金瘡,得非金印之徵邪?"

田益之者,弋陽西山蠻也。晉安王子勛反,遣其將郭確守弋陽。益之起義攻郭確於弋陽。以益之爲輔國將軍,督弋陽西山事。輔國將軍劉勔赴壽陽,築長圍,始合。田益之率蠻宗萬餘人,攻子勛將龐定光於義陽。定光遣從兄文生拒之,爲益之所破,見

殺。遂圍其城。定光求救於子勛，子勛以定光父孟虬爲司州刺史，率精兵五千，救義陽，并解壽陽之圍。常珍奇又自懸瓠率三千人，援定光，屯軍了水。益之不戰，望風奔散。孟虬乘勝進軍向壽陽。

王蘊，後廢帝元徽初爲東陽太守。未之郡，值桂陽王休範逼京邑。蘊領兵於朱雀門[21]，戰敗，被創。事平，除侍中。

南齊李安民[22]，初仕宋，爲寧朔將軍，隨吳喜、沈攸之擊虜達睢口。戰敗，還保宿、豫。淮北既沒，明帝敕留安民戍角城。

陳顯達督平北將軍崔惠景衆，軍四萬，圍南鄉界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虜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外圍既急，虜突走，斬獲千計。官軍競取城中絹，不復窮追。顯達入據其城，遣軍主莊丘黑進取南鄉縣[23]，故從陽郡治也。後魏孝文自領十餘萬騎奄至，顯達引軍渡水，西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敗。虜兵甚急，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徑道從分磧山，出均水口臺[24]，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人。左軍將軍張千戰死，追贈游擊將軍。顯達素有威聲，著於蠻虜，至是大損喪焉。

裴叔業，明帝時爲輔國將軍，領衆圍渦陽。後魏廣陵王率衆拒戰，叔業等大敗之，斬獲甚衆。魏主聞廣陵王敗，遣僞都督王肅、大將軍楊大眼，步騎十餘萬救渦陽。叔業見兵盛，夜委軍遁走。明日，官軍奔潰，虜追之，傷殺不可勝數，日暮乃止。叔業還保渦口。

胡諧之爲衛尉，永明八年，率禁兵討巴東王子響於洫陵，兼長史，行事臺軍，爲子響所敗。有司奏免官，權行軍如故。

王珍國爲征虜將軍。時梁高祖兵至東昏，石頭軍主朱僧勇，率水軍二千人歸降東昏。又遣征虜將軍王珍國帥軍主胡獸牙，列陣於航南大路，悉配精手利器，尙十餘萬人。閹人王俍子持白獸幡[25]，督帥諸軍。又開航背水，以絕歸路。王茂、曹景等犄角奔之，將士皆殊死戰，無不一當百，鼓噪震天地。珍國之衆，一時瓦解，投淮死者，積尸與航等。後至者乘之以濟，於是朱爵諸軍望之，皆潰散。義兵追至宣陽門，李居士以新亭壘，徐元瑜以東府城降。石頭、白下諸軍并宵潰。

梁馬仙琕遷司州諸軍事、司州刺史。魏豫州人白早生殺其刺史、琅邪王司馬慶曾，自號平北將軍，推鄉人胡游爲刺史，以懸瓠來降。高祖使仙琕赴之，遣直閤將軍武會超、馬廣率衆爲援。仙琕進頓楚王城，遣副將齊苟兒以兵二千助守懸瓠。魏中山王英率衆十萬攻懸瓠，仙琕遣廣、會超等守三關[26]。英破懸瓠，執齊苟兒，遂進攻馬廣，又破廣，生擒之，送洛陽。仙琕不能救，會超亦相次退散。魏軍遂進據三關。仙琕坐徵還。

南康簡王績之子會理爲平北將軍，武帝太淸元年，督衆軍北討，至彭城，爲魏師所敗，退歸本鎭。

邵陵雋王綸，太淸二年，進位中衛將軍。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率衆討景。將

發,高祖誡曰:"侯景小豎,頗習行陣,未可以一戰即殄,當以歲月圖之。"綸次鍾離,景已渡采石。綸乃晝夜兼道,旋軍入赴濟江。中流風起,人馬溺者十二三,遂率寧遠將軍西豐公大春、新塗公大成等步騎三萬,發自京口。將軍趙伯超曰:"若從黄城大道,必與賊遇,不如逕路,直指鍾山,出其不意。"綸從之,衆軍掩至,賊徒大駭,分爲三道攻綸。與戰,大破之,斬首千餘級。翌日,賊又來攻,相持日晚,賊稍引卻。南安侯駿以數十騎馳之,賊回距駿,駿部亂,賊因逼,大軍遂潰。綸至鍾山,衆裁千人。賊圍之,戰又敗,乃奔還京口。三年春,綸復與東陽州刺史大連等入援,至于驃騎洲,進位司空。臺城陷,綸奔禹穴。

羊鴉仁前爲司州刺史[27]。太清三年三月,鴉仁等率所部入援臺城,進軍東府,北與賊戰,大敗。

王質爲假節寧遠將軍,領東宫兵,從貞陽侯北伐。及貞陽敗績,脱身逃還。侯景於壽陽構逆,質又領舟師隨衆軍拒之。景軍濟江,質便退走。尋領步騎,頓于宣陽門外。景軍至京師,質不戰而潰,乃翦髮爲桑門,潛匿人間。及柳仲禮等會援京邑,軍據南岸,質又收合餘衆從之,京城陷,西奔荆州。

蕭明,武帝兄子,封湞陽侯、豫州刺史。武帝既納侯景,詔明率水陸諸軍趨彭城,大圖進取。又命兗州刺史、南康嗣王會理總馭群帥,指授方略。明渡淮,未幾,官軍破,擒之,盡俘其衆。魏帝升門樓觀,引見明及諸將帥,釋其禁,送于晉陽。

楊乾運爲信威將軍,及達奚武圍南鄭[28],武陵王紀遣乾運率兵援之,爲武所敗。

陳侯安都,高祖時爲鎮北將軍,率衆與周文育西討王琳。至武昌,琳將樊猛棄城走,文育亦自豫章至。時兩將俱行,不相統攝,因部下交爭,稍不平。軍至郢州,琳將潘純於城中遥射官軍,安都怒,進軍圍之,未能克。而王琳至于奄口,安都乃釋郢州,悉衆往沌口以禦之。遇風,不得進。琳據東岸,官軍據西岸,相持數日乃合戰。安都等敗績,與周文育、徐敬成并爲琳所囚,總以一長鎖繫之,置于艗(音沓)下,令所親宦者王子晉掌視之。琳下至湓城白水浦,安都等甘言許厚賂子晉,子晉乃僞以小船依艗而釣,夜載安都、文育、敬成上岸,入深草中,步投官軍。還都自劾,詔并赦之,復其官爵。

程靈洗爲蘭陵太守[29],隨周文育西討王琳於沌口。敗績,爲琳所拘。明年,與侯安都等逃歸。

徐敬成爲著作郎,領所部士卒,隨周文育、侯安都征王琳於沌口,敗績,爲琳所縶。二年,隨文育、安都得歸。

周文育爲鎮南將軍,督江廣、衡、交軍事、江州刺史,王琳擁據上流,詔命侯安都爲西道都督,文育爲南道都督,同會武昌,與王琳戰於沌口,爲琳所執,後得逃歸[30]。

吳明徹授都督南北兗、青、譙五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會周氏滅,齊高祖將事徐、兗,詔明徹進軍北伐,令世子戎昭將軍,員外散騎侍郎慧覺攝行州事。明徹軍至呂梁,

周徐州總管梁士彦率衆拒戰,明徹頻破之。因退兵守城,不復敢出。明徹仍引清水,以灌其城,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周遣上大將軍王軌將兵救之,軌輕行,自清水、淮口,横流豎木,以鐵貫車輪[31],遏斷船路。諸將聞之,甚惶恐[32],議欲破堰拔軍,以舫載馬。駐[33]裴子烈議曰:"若決堰下船,船必傾倒,豈可得乎?不如前遣馬出,於事爲允。"適會明徹苦背疾甚篤,知事不濟,遂從之。乃遣蕭摩訶帥馬軍數千前還,明徹仍自決其堰(音謳),乘水勢而退軍[34],冀其獲濟。及至清口,水勢漸微,舟艦并不得渡,衆軍皆潰。明徹窮蹙[35],乃就執,尋以憂憤構疾,卒於長安。

蕭摩訶爲侍中、驃騎大將軍。會隋總管賀若弼鎮廣陵,窺覦江左。後主委摩訶備禦之任,授徐州刺史。禎明三年正月元會,徵摩訶還朝。賀若弼乘虚濟江,襲京口。摩訶請率兵逆戰,後主不許。及弼進軍鍾山,摩訶又請曰:"賀若弼懸軍深入,聲援猶遠,且其壘壍未堅,群情惶懼,出兵掩襲,必大克之。"後主謂摩訶曰:"公可爲我一決。"摩訶曰:"從來行陣,爲國爲身,今日之事,兼爲妻子。"後主多出金帛,頒賞諸軍。令中領軍魯廣達陳兵白土岡[36],居衆軍之南偏。鎮東大將軍任忠次之,護軍將軍樊毅、都官尚書孔範次之,摩訶軍最居北。衆軍南北亘二十里[37],首尾進退,各不相知。賀若弼初謂未戰,將輕騎登山觀望形勢,及見衆軍,因馳下置陣。廣達首率所部,進薄弼軍,屢卻。俄而復振,更分軍趣北援諸將。孔範出戰,兵交而走。諸將支離,陣猶未合。騎卒潰散,駐之弗止。摩訶無所用力焉,爲隋軍所執。

南康嗣王方泰,後主禎明初爲侍中。三年,隋師濟江。方泰與忠武將軍、南豫州刺史樊猛、左衛將軍蔣元遜,領水軍於白下往來,斷遏江路。隋遣行軍元帥長史高熲,領船艦泝流當之。猛及元遜并降,方泰所部,將士離散,乃棄船走,及臺城陷,與後主俱入關。

呂肅爲南康太守,時隋來伐陳,肅將兵據巫峽,以五條鐵鎖横江。肅竭其私財以充軍用。隋將楊素奮兵擊之,四十餘戰,爭馬鞍及磨刀澗守險,隋軍死者五千餘人。陳人盡取其鼻,以求功賞。既而,隋軍屢捷,獲陳之士,三縱之。肅乃遁保延州,別帥廖酉龍領大舫請降,欲燒隋艦,更決死一戰。於是有五黄龍備衆色,各長十餘丈,驤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雲霧晦冥,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隋軍乘高艦,張大弩以射之,陳軍大敗,風浪應時頓息。肅收餘衆東走。

後魏宿沓于爲虎威將軍。道武天興五年正月,慕容熙遣將寇遼西,于等拒戰,不利,棄令支而還。

刁雍爲建義將軍。明元泰常七年三月,雍從弟彌時亦率衆入京口,規共討宋高祖[38]。宋高祖遣兵破之。六月,雍又侵宋青州。雍敗,乃收散卒,保於馬耳山,又爲宋州軍所逼,遂入大鄉山。

奚斤爲司空,征赫連昌。昌弟助興先守長安,聞昌敗,遂走入上邽。斤追之,不及

而還。詔斤班師,斤上疏曰:"赫連昌亡保上邽,鳩合餘燼,未有盤據之資。今因其危,滅之爲易,請益鎧馬,平昌而還。"太武曰:"昌亡國叛夫,擊之,勞傷將士,且可息兵,取之不晚。"斤抗表固執,乃許之。給斤萬人,遣將軍劉枝送馬二千匹與斤。斤進討安定。昌退保平涼。斤屯軍安定,以糧竭馬死,遂深壘自固。監軍侍御史安頡擊昌,擒之。昌衆復立昌弟定爲主,守平涼。斤自以元帥,而擒昌之功不在己,深耻之。乃捨輜重,輕齎三日糧,追定於平涼。宗正娥淸欲尋水而往,斤不從。自北道邀其走路。定衆將出,會一小將有罪,亡入賊,具告其實。定知斤軍無糧乏水,乃邀斤前後。斤衆大潰,斤及娥淸、劉拔爲定所擒,士卒死者六七千人。後太武克平涼,斤與娥淸等得歸,免爲宰人,使負酒食,從駕還京師以辱之。

丘堆爲太僕。太武世征赫連昌,堆與常山王素督步兵三萬人,爲後軍。昌戰敗,南奔。太武遣堆與宗正娥淸率五千騎,略地關右。昌貳城守將堅守,不下。堆與淸攻拔之。詔堆班師,而宜城王奚斤表留堆等,進平昌。許之。堆、斤合軍,與昌相拒擊,士馬乏糧,堆與義兵將軍封禮,督租於民間,士卒暴掠,爲昌所襲,敗績。堆將數百騎還城(《本紀》:"神䴥元年,司空奚斤討赫連定於平涼馬髦嶺,爲定所擒。丘堆先守輜重,在安定,聞斤敗,棄甲東走蒲坂[39]。帝聞大怒,詔安頡斬堆")。

盧淵爲儀曹尚書。孝文時,南齊雍州刺史曹虎,遣吏請降。孝文以淵爲使持節,督前鋒諸軍,逕赴樊鄧。淵至,具知曹虎譎詐之間,兼陳利害。詔淵進取南陽。淵以兵少糧乏,表求先攻赭陽,以近齊倉故也。孝文許焉。乃進攻赭陽。齊將坦歷生來救,淵素無將略,爲賊所敗,坐免官爵爲民。

李佐爲安南將軍、副大司馬,咸陽王禧爲殿中將軍。時孝文南討,佐尋被敕,與征南將軍、城陽王鸞、安南將軍盧淵等,攻赭陽[40]。各不相節度,諸軍皆坐甲城下,欲以不戰降賊。佐獨勒所部,晨夜攻擊。屬齊明帝遣其太子右衛,率坦歷生衆來援。咸以勢弱不敵,規欲班師。佐乃簡騎二千逆賊,爲賊所敗,坐徙瀛州爲民。

蕭寶夤,齊明帝之子,以梁武克建鄴,殺其兄弟,避害來奔宣武[41]。除爲鎮東將軍。及中山王英南伐,寶夤又表求征。乃授使持節鎮東將軍別將,以繼英。配羽林、虎賁五百人[42]。與英頻破梁軍,乘勝遂攻鍾離。淮水泛溢,寶夤與英狼狽引退,士卒死沒者十四五。有司奏寶夤守東橋不固,軍敗繇之,處以極法。詔曰:"寶夤因難投誠,宜加矜貸。可恕死,免官削爵還第。"延昌四年,遷撫軍將軍、冀州刺史。及大乘賊起,寶夤遣軍討之,頻爲賊破,臺軍乃滅之。後於孝昌中爲司空公,出師旣久,兵將疲弊。是月,大敗,還雍州,仍停長安,收聚離散。有司處寶夤死罪,詔恕爲民。

楊昱爲安東將軍。蕭寶夤等敗於關中,以昱兼七兵尚書,持節,假撫軍將軍,都督防守雍州。昱遇賊,失利而反。

盧昶爲都督。時梁將馬仙琕率衆攻圍朐城。戍主簿文驥嬰城固守,以滎陽太守趙

遐爲别將，與劉思祖等救之，次於鮑(音毫)口，去城五十里。夏雨頻降，厲涉長驅，將至朐城。仙琕見遐營壘未就，徑來逆戰。思祖率彭沛之衆，望陣奔退。遐孤軍奮擊，獨破仙琕，斬其直閤將軍、軍主李魯生。仙琕走，分軍於朐城之西，阻水列柵以圍固城。遐身自潛行，觀水深淺，結草爲筏，銜枚夜進，破其六柵，遂散固城之圍，進救朐城。昶率大軍繼之，未幾，而文驥力竭，以城降賊，衆軍大敗。昶棄其節，輕騎而走。唯遐獨握節而還。遐坐失利免官。

河間王琛，孝明時爲秦州刺史。時東益、南秦二州氐反，詔琛爲都督，進討氐、羌。大被摧破。後又爲大都督，與長孫稚討鮮于脩禮於鍾山。琛與稚前到呼沲，稚未欲戰，而琛不從。行達五鹿，爲脩禮邀擊，琛不赴之，賊總至，遂大敗。稚與琛幷除名。

章武王融，宣武初爲河南尹[43]，以聚斂削爵。時汾夏山胡叛逆，連結正平、平陽。詔復融前封、征東將軍、持節都督以討之。融寡於經略，爲胡所敗。

薛巒爲持節光祿大夫，假安南將軍、西道别將。時莫沂念生反於秦州，遣其别帥卜胡、王慶雲等寇涇州。孝明以巒與伊瓮生等討之。進及平涼郡東，與賊交戰，不利，巒等退還。

安樂王鑒爲秘書監。孝明孝昌元年，徐州刺史元法僧據城反，言行臺高諒，自稱宋王，遣其子景仲歸於梁，遣其將胡龍牙、成景儁、元略等，率衆赴彭城。詔鑒討之。鑒於彭城，南擊元略。大破之，盡俘其衆。既而不備，爲法僧所敗。梁武遣其豫章王綜入守彭城，法僧擁其僚屬官，令兵武及郭邑士女萬餘口南入。

畢聞慰爲都督、安樂王鑒軍司馬。元法僧反，聞慰與鑒攻之，爲法僧所敗，奔還京師，被劾，遇赦免。

崔延伯爲征西將軍。孝昌元年三月，討万俟醜奴。大敗於涇川，戰歿。

源子恭爲大都督。孝莊建義元年，爾朱兆寇丹谷。都督崔伯鳳戰歿，都督羊文義、史五龍降兆，子恭奔退。

盧仝爲撫軍將軍。營州城民就德興反，詔仝以本將軍爲幽州刺史、兼尚書行臺慰勞之。仝慮德興難信，勒衆而往，爲德興所擊，大敗而還。

鹿悆(音念)爲使持節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行臺，至東郡。值爾朱仲遠陷西兗，向滑臺。詔與都督賀拔勝等拒仲遠，軍敗，還京。

崔暹爲瀛州刺史，武川鎮反，詔暹爲都督，隸大都督李崇討之。暹違崇節度，爲賊所敗，單騎潛還。

北齊慕容儼，神武時爲揚州行臺，監蕭莊、王琳軍。與陳將侯瑱、侯安都戰於蕪湖[44]，敗還。

竇泰，從神武西討。令泰自潼關入，泰至小關，爲周文帝所襲。衆盡沒，泰自殺。

李希光爲安南將軍，西兗州刺史。文宣責陳武帝廢蕭明，命儀同蕭軌率希光、東方

老、裴英起、王敬寶步騎數萬伐之[45]。以天保七年三月渡江，襲克石頭城。五將名位相侔，英起以侍中爲軍司，蕭軌與希光并爲都督，軍中抗禮，不相服御，競説謀略，動必乖張。頓軍丹陽城下，値霖雨五十餘日[46]。及戰，兵器幷不堪施用，故致敗亡，將帥俱死，士卒得還者十二三，所沒器械軍資不可勝計[47]。

宇文述爲扶餘道將軍[48]。煬帝征高麗，述與九軍至鴨綠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詞，述又不測帝意，會乙支文德來詣其營，述先與光祿大夫宇仲文俱奉密旨，令誘執文德。既而緩縱，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渡水追之。時文德見述軍中多飢色，欲疲述衆，每鬭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內逼群議，於是遂進。東濟陸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爲營。文德復遣使僞降，詣述曰："若旋師者，當奉高元(高麗之君)朝行在所。"述見士卒疲弊，不可復戰，又平壤險固，卒難致力，遂因其詐而還。衆半濟，賊擊後軍，於是大潰，不可禁止。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綠水，行四百五十里。初渡遼，九軍三十萬五千人，及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帝大怒，以述等屬吏至東都，除名爲民。先是，仲文率衆至鴨綠水，述以糧盡，欲還。仲文議以精鋭追文德，可以有功。述固止之，仲文怒曰："將軍提十萬之衆，不能破小賊，何顏以見帝？且仲文此行也，固知無功矣！"述因厲聲曰："何以知無功？"仲文曰："昔周亞夫之爲將也，見天子軍容不變[49]，此決在一人，所以功成名立[50]。今者人各有心，何以赴敵？"初，帝以仲文有計畫，令諸軍諮，稟節度，故有此言，繇是，述等不得已而從之。遂行，東至薩水，宇文述兵餒退歸，師遂敗績。帝以屬吏諸將皆罪於仲文，帝大怒，釋諸將，獨繫仲文。憂恚，發病困篤，方出之，卒於家。

崔弘昇爲涿郡太守。遼東之役，檢校左武衛大將軍事。至平壤，與宇文述等同敗績奔還，發病而卒。

王辯爲虎賁中郎將，時翟讓寇徐、豫，辯進，頻擊走之。讓尋與李密屯據洛口倉，辯與王世充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辯率諸將攻敗密，因薄其營，戰破外柵。密諸營已有潰者，乘勝將入城。世充不知，恐將士勞倦，於是鳴角收兵，翻爲密徒所乘，官軍大潰，不可救止。

魏蘭根爲河北行臺，定州率募鄉曲，欲防井陘。時爾朱榮將侯深自范陽趨中山[51]，蘭根與戰，大敗。

尉破胡爲開府儀同三司。後主武平四年，破胡、長孫洪略等，與陳將吳明徹戰於呂梁，南人敗之。破胡走以免，洪略戰沒，遂陷秦、涇二州。

後周獨孤信爲驃騎大將軍，從太祖入洛陽，潁、豫、襄、廣、陳留之地，并相繼款附。東魏將侯景等，率衆圍洛陽，信據金墉城，旬有餘日。及太祖至瀍東，景退走。信爲右軍，戰不利，東魏遂有洛陽。

齊王憲，太祖第五子也。時李徹從武帝拔晉州，及帝班師，徹與憲屯鷄棲原。齊後

主以大將軍至，憲引兵西上，以避其鋒。遣其驍將賀蘭豹子，率勁騎躡憲，戰於晉州城北。憲師敗績，與楊素、宇文慶等力戰，憲賴以獲全。

王褒初仕梁，爲僕射。周軍征江陵，梁元帝授褒都督城西諸軍事。褒本以文雅見知，一旦委以總戎，深自勉勵，盡忠勤之節。被圍之後，上下猜懼，元帝唯於褒深自委信，乃命褒與朱買臣，率衆出宣陽之西門，與周師戰。買臣大敗，褒督進，不能禁，乃貶爲護軍將軍。

隋韓洪，高祖時爲代州總管。仁壽元年，突厥達頭可汗犯塞。洪率蔚州刺史劉隆、大將軍李藥王拒之，遇虜於恆安。衆寡不敵，洪四面搏戰，身被重瘡，將士沮氣。虜悉衆圍之，矢下如雨。洪僞與虜和，圍少解。洪率所領，潰圍而出，死者大半，殺虜亦倍。洪及藥王除名爲民，隆竟坐死。

馮昱，開皇初爲行軍總管，屯乙弗泊以備胡。突厥數萬騎來掩之，昱力戰累日，衆寡不敵，竟爲虜所敗，亡失數千人，殺虜亦然。

薛世雄爲左御衛大將軍、涿郡留守[52]。未幾，李密逼東都，中原騷動。煬帝詔世雄率幽、薊精兵，將擊之。軍次河間，營於郡城南。河間諸縣并集兵，依世雄大軍爲營，欲討竇建德。建德將軍來河口，自選精鋭數百，夜來襲之，先犯河間。兵潰，奔世雄營。時，遇雰霧，晦暝莫相辯識，軍不得成列，皆騰柵而走，於是大敗。世雄與左右數十騎遁入河間城。慚恚發病，歸于涿郡。未幾而卒。

段達爲左翊衛將軍。煬帝幸江都宫，詔達與太府卿元文都留守東都。李密據洛口，縱兵侵掠城下。遣將龐王武、牙郎將霍世舉，率内兵出禦之，頗有功，遷左驍衛大將軍。王充之敗也，密復進據北邙，來至上春門。達與判左丞郭大懿、尚書韋津出兵拒之。達見賊盛，不陣而走，爲密所乘，軍大潰於陣。繇是，賊勢日盛。

王世充爲江都守，時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卻。光祿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于密。煬帝惡之，大發兵將討焉。發中詔遣充爲將，軍於洛口，以拒密。前後百餘戰，互有勝負。充乃引軍渡洛水，逼倉城。李密與戰。充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雪，兵士既渡水，衣皆霑濕，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充自繫獄請罪。

校勘記

[1]常，原作"桓"，據宋本改。《晉書·宗室·新蔡武哀王騰傳》作"恒"，宋人避諱改爲"常"。

[2]敵，原作"故"，據《晉書·劉琨傳》改。

[3]擊，原作"攀"，據宋本改。

[4]匡，宋本作"軍"。按，宋本誤，據《晉書·慕容儁傳》當作"匡"。

[5]狢，原作"格"，據《晉書·毛寶傳》改。

[6]裒,宋本作"褒",誤。

[7]支,原作"友",據《晉書·褚裒傳》改。

[8]兵,宋本作"卒"。

[9]逵,宋本作"逮",誤。

[10]岳,原作"昂",據宋本及《晉書·李雄傳》改。

[11]臺登,原作"登臺",據宋本及《晉書顯宗成帝紀》乙。

[12]矙,原作"譲",據宋本改。

[13]師,宋本無。

[14]那,原作"邦",宋本亦作"邦",據《晉書·慕容暐載記》改。

[15]討諸,宋本作"請討"。

[16]以,宋本前有"毅"字,據補。

[17]王,原作"正",據宋本改。

[18]駭,原作"異",據宋本及《宋書·武二王傳》改。

[19]算,原作"崖",據宋本改。

[20]輩,原闕,據宋本補。

[21]於,原闕,據宋本補。

[22]民,原作"人",據宋本改。

[23]黑,宋本作"累",誤。

[24]口,宋本闕,據《南齊書·陳顯達傳》當補。

[25]假,原作"張",據宋本改。

[26]守,原闕,據宋本補。

[27]州,原作"馬",據宋本改。

[28]及,原作"又",據宋本改。

[29]詵,原作"洗",據宋本改。

[30]"徐敬成爲著作郎"至"後得逃歸",此二條原脱,據宋本補。

[31]車,原作"直",據宋本改。

[32]惶,原闕,據宋本補。

[33]駐,原作"馬明戍",據宋本及《陳書·吳明徹傳》改。

[34]而,宋本作"以"。

[35]蹙,原作"促",據宋本改。

[36]領,原作"鎮",據宋本及《陳書·蕭摩訶傳》改。

[37]二,原作"三",據宋本及《陳書·蕭摩訶傳》改。

[38]規,原作"親",據宋本改。

[39]蒲坂,原作"長安",據宋本改。

[40]陽,原闕,據宋本補。

[41]避,原作"被",據宋本改。

[42]千,原作“百”,據宋本改。

[43]宣,宋本作“弟”;初,宋本無,據《魏書·章武王融傳》改增,宋本皆誤。

[44]瑱,原作“項”,據《北齊書·慕容儼傳》改。

[45]英,原作“延”,據宋本改。

[46]霖,原作“淋”,據宋本改。

[47]盡,原作“勝”,據宋本改。

[48]此條并“崔弘昇”、“王辯”二條,宋本在“馮昱”條後、“薛世雄”條前。

[49]立,宋本又作“遂”。

[50]子,原作“下”,據宋本改。

[51]中山,原作“山中”,據宋本改。

[52]御,原闕,據宋本補。

册府元龜卷第四百四十三

將帥部(一百四)

敗衂第三

唐楊恭仁,仕隋,爲河南道大使。時天下大亂,行至譙郡,爲朱粲所敗,奔還江都。

竇軌封贊皇公。高祖武德元年九月,軌擊薛仁果,反爲所敗。

王老德爲右驍衛將軍。武德二年正月,老德捕山賊張子惠,爲賊所敗,徵還。

裴寂爲尚書右僕射。武德二年,宋金剛寇并州。姜寶誼、李仲文相次陷沒,寂自請行,因授晉州道行軍總管,得以便宜從事。軍次介州,與金剛相遇,保於度索原。營乏水,賊斷其澗路,繇是危迫。欲移營就水,賊因犯之,師遂大潰,死散略盡。寂一日一夜馳至晉州,自晉以東,城堡一時陷賊。寂上表陳謝,高祖慰諭之,令鎮撫河東之地。會呂崇茂以夏縣舉兵反,引金剛爲援,率兵擊之,復爲所敗。

永安王孝基爲鴻臚卿,時呂崇茂叛,孝基以兵攻之。于筠勸孝基急圍城,外援不至,自相疑阻,計日可平。孝基將從之,獨孤懷恩陰懷反計,不欲崇茂早平,乃說孝基曰:"筠言非也。崇茂據城,王乏攻具,若引師前進,必不能克。宋金剛在近,表裏相助,一敗塗地,悔無及矣。爲王計者,不若頓兵,營攻具,待秦王破賊,則崇茂自孤,可爲不戰以屈人者也。"孝基又然之。於是停,營造攻具。會宋金剛遣其將尉遲敬德卒至,孝基表裏受敵,於是大敗。

李世勣爲右武衛大將軍。武德四年十二月,世勣與劉黑闥戰於宋州,我師敗績。

張公瑾爲并州道行軍總管。武德八年,公瑾與突厥戰於太谷,我師敗績。鄆州都督張德致死之,夔州都督、行軍長史、中書侍郎溫彦博爲虜所執。

薛仁貴爲邏娑道行軍大總管。高宗咸亨元年八月,仁貴及副大總管阿史那道眞、郭待封等爲吐蕃大將論欽陵所襲,大敗於大非川。

李敬玄爲中書令,爲洮河道行軍大總管。儀鳳三年九月,與工部尚書、左衛大將軍劉審禮統兵以討吐蕃,戰于青海之上,王師敗績。時審禮領前軍深入,頓于濠所,既爲賊所擊,敬玄按兵不救,審禮遂沒于陣[1]。敬玄收軍卻,出頓于承風嶺,阻溝,不敢動。賊屯于高岡以壓之。副將左領軍員外將軍黑齒常之,夜率敢死之士五百人,進掩賊營。賊遂潰亂,自相蹂踐,死者三百餘人。吐蕃大首領拔地沒按軍宵遁,敬玄乃擁其餘衆,

還鄯州，使郎將衛山，馳驛奏其覆敗之狀。高宗怒，不見之。調露二年七月，吐蕃大將贊婆及素和貴等，率衆三萬，進寇河源，屯兵于大非川。敬玄爲河西鎮撫大使。敬玄統衆與賊戰于湟川，官軍敗績。

蕭嗣業爲鴻臚卿。調露元年，突厥反叛，詔嗣業、領軍將軍苑大智、千牛將軍季景嘉等討之。嗣業等初戰頻捷，遂不設備。俄逢大雪，兵寒凍，列營不整。賊徒乘夜逼之。嗣業窘迫，拔營而走，衆遂大潰，爲賊所敗，死者不可勝數。大智、景嘉引步兵且行且戰，奔單于都護府。

曹懷舜爲定襄道副總管，討突厥史伏念。懷舜及裨將竇義昭、王孝誠等前軍先往，爲賊所紿，聲言伏念、温傅等在黑沙北，各有二十騎以下，煮人肉而食之，可單馬而擒也。懷舜等乃留老弱於瓠盧泊，晨炊蓐食，率輕鋭，倍道往襲之。既至黑沙，人馬疲頓，竟不見賊。會延陁部落西行，詣伏念。遇懷舜軍，乞降。懷舜等雖不獲伏念，而喜得延陁，遂按兵而旋行。至碧涤泊，軍始爲營。營内忽有泉水，大如車輪，又遇大風，飄折懷舜寢帳，衆皆惡之。回至長城之北，與温傅相遇，列陣而戰，交綏而退。時裴行儉頓兵於代州，之陘口，縱反間説。伏念與温傅漸相猜貳，遣別帥擊伏念，敗之。伏念既退，遂與懷舜等相遇於横水。懷舜及裨將李文陳、劉敬同、竇義昭，凡四軍合爲方陣，且行且戰。經一日，賊因便風，先擊敬同之營，營中潰亂。懷舜、義昭遂棄其軍，輕騎奔雲州，兵士隨而大奔，爲賊所乘，死者不可勝數，皆南首而仆。懷舜與敬同復收散卒，斂財帛，與伏念和，殺牛而盟，乃領其餘衆以歸。伏念遂北遁。

淳于處平爲陽曲道總管。則天垂拱元年四月癸未，突厥寇代州，處平及中郎將蒲英節率兵赴救。行至忻州，與賊戰，大敗，死者五千餘人。

爨寶璧爲右監門衛中郎將。則天垂拱三年十月，寶璧討突厥骨咄祿元珍。寶璧見黑齒常之擊破突厥於黄花堆，又表請窮追餘寇。制常之與寶璧計議[2]，遥爲聲援。寶璧以爲破賊在朝夕，貪功先行。又令人出塞二十餘里覘候，見元珍等部落，皆不設備，遂率衆掩襲之。既至，又先遣人報賊，令其嚴備出戰。時寶璧下有精兵一萬三千人，遂爲所敗，全軍盡沒，單騎遁歸。論者尤之，寶璧坐此伏誅。

王孝傑爲淸邊道大總管。萬歲通天元年三月，孝傑及副總管婁師德，與吐蕃首領論欽陵贊婆戰於素羅汗山。官軍敗績，孝傑免官，師德貶爲原州員外司馬。

薛訥爲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左衛大將軍。玄宗開元二年，契丹奚及突厥等連和，屢爲邊患。訥建議請出師討之。詔與左監門將軍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率衆二萬人，出檀州道，以討契丹。杜賓客及姚崇皆以爲不可。訥建此議時，帝方欲威服四夷，特令訥同紫微黄門三品，議者遂息。六月，師至灤河，盡爲契丹所覆，脱身走免。歸罪於崔宣道及蕃將李思敬等八人。詔皆斬之，特原訥罪，所有官爵，并從除削。

王昱爲益州長史。開元二十六年九月，昱率兵攻吐蕃安戎城，爲賊所拒，官軍大

敗,棄甲而遁,兵士死者數千人。

鮮于仲通爲蜀郡長史,兼御史中丞、劍南節度等使。天寶十載,仲通討蠻於雲南瀘水,爲蠻所敗,死者六萬人。

安祿山爲河東節度使。天寶十一載,祿山大舉兵,討契丹。領衆五萬人,使人於奚及,謂之曰:"今契丹背盟,我將討之,汝豈不助我乎?"奚及遂以驍騎二千從之。祿山使前驅,使人鄉導。屬連雨十餘日,祿山行至護眞河,誓衆曰:"兵法:疾雷不及掩耳。"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今久雨,復去賊尚遠,若倍道趨程,賊不虞我之至,破賊必矣。"軍令嚴促,遂晝夜行,日三百里,奄至契丹牙帳。契丹大駭,祿山使人持一繩,盡縛契丹,皆欲生得以歸。是時,弓弩盡濕,弛而不張,大將軍何思德請見曰:"兵士遠來,倍道疲頓,用之必不可。不如少憩,張其勢而脅之,不三日,必降。"祿山大怒,欲斬之以令三軍,思德請效死於先鋒。思德形貌類於祿山,契丹望見,攢槍突而取之。須臾,支解其形,咸謂殺得祿山,賊衆增勇。奚及背祿山,附契丹,并力夾攻,殺傷略盡。祿山被矢,中鞍橋,簪履俱墜,獨以麾下二十騎走上山,未及,墜坑中。男慶緒、麾下將孫孝哲扶出之。且戰數十里,會夜,追騎解,遂投平盧城。城中驍將史定方,領精騎三千出追寇。契丹知有救,遂解圍而去,祿山得脫。時史思明亦隨祿山,至護眞河。屬連雨十餘日,祿山已戰,大敗,祿山匹馬脫走得免,投師州,手殺左賢王哥解。將軍、河東兵馬使魚承先,將推過自解,思明恐其見殺,逃入山谷中二十許日,收得散卒七百人。祿山挺身歸平盧,計無所出。乘其危,思明將其散卒謁見祿山,祿山大喜,投袂而起,握思明手曰:"謂汝已沒矣,不圖見汝!吾復何憂?"思明退而告人曰:"向使早出,隨哥解等已死矣。方知進退存亡,在其時也。"賊續攻圍師州,守捉使劉客奴伏於莽中得免,求救於祿山,使思明擊之,賊走。

高仙芝爲右羽林將軍。天寶十四載十一月,安祿山反於范陽,驅幽、并突騎十萬兵向關,以誅楊國忠爲名。玄宗乃命仙芝訓練四軍驍雄,兼募長安武力之士,共二十萬。以京兆牧榮王琬爲元帥,東擊祿山。又旋命四鎭節度、御史大夫封常淸,先往河洛,扞守東都。十二月,常淸爲祿山敗于武牢。丙申,賊師至洛,分兵燒建春門,門者失守。賊至洛城,以劍士夾道,長驅至天津橋。我師大潰,常淸以麾下十數騎脫身,走入苑所。過,命其人斷其木,而追者不及,遂至陝郡。而仙芝領大軍初至東方,欲進師,會常淸軍敗,又欲廣其賊勢以雪已。常淸先爲仙芝麾下士,素見親信,相對泣以謀班師。常淸遂謂仙芝曰:"祿山包藏禍心,向十年矣。一朝興幽、并勁卒,以亂中原,將軍持烏合之衆,驅市人以戰。今人主尙在長安,去此非遠,儻小不利,搖動京城,將軍豈不重其一舉乎?常淸爲將軍計,不如退守潼關。"仙芝然其言,即日班師。士卒等棄甲遺弓矢於路,夜走保潼關,朝廷大駭。辛丑,詔皇太子總統六軍,親征寇逆。以河西、隴右節度、御史大夫哥舒翰爲皇太子先鋒、副元帥,領河隴兵,并仙芝舊卒二十萬鎭潼關。有詔徵天下兵,

四面齊舉，將收洛陽。賊將崔乾祐扣關請挑戰，哥舒翰以四面徵舉未集，而不與戰。國忠素與哥舒翰不協，因言逗留不進，玄宗數使，催兵出關。十五載六月乙酉，哥舒翰領兵馬步十五萬，賊將崔乾祐會戰。初，哥舒翰造氈車，以氈蒙其車，以馬駕之，畫以龍虎之狀，五色相宣。又以金銀飾其畫獸之目及爪，將衝戰焉，因其驚駭，擬從而掎角攢戈，夾而逐之。賊知其計，積薪芻於隘，候氈車至，順風縱火焚之，駕馬奔駭，燒氈車及薪芻，烟焰昏黑，兩軍不相辯。我師謂賊軍在烟焰之中，遂集弓弩，并力射之，賊軍抽退。盡日，矢盡，方覺無賊。我師從關門六七里，路狹，北拡黃河，南是古岸，排蹴進不得。賊抽軍從南山設疑，曳柴揚塵，以同羅詣眞習險之衆，直透黃河古岸，横截我師。我師敗績，沉河而死十有二三。哥舒翰在河北高阜上，觀軍陣進退之勢。于時，有搬糧船在河北岸，左右言取船渡兵士可得。遂令將船百餘隻，到河南岸度人。舟中之指可掬，登船爭渡者不可勝數。每滿即沉，如是登船沉者，數十渡。餘軍盡散，走還入關。先時，于關門穿三道塹，闊二丈，深丈餘，師敗之際，前後奔蹙，人馬相推入坑，須臾，塹滿，兵士踐人馬之上而得過入關。辛卯，潼關不守。河東防禦使呂崇賁、華州防禦使魏仲犀、馮翊防禦使李彭州、上洛防禦使楊黯，皆棄郡走，所在兵將，解辮而散。其日，翰大將鉗大福、蘇法鼎、管崇嗣等，於靈寶西原與賊軍戰，聞潼關失守，亦各奔散，西走入關。翰戰敗，垂涙入關，至西驛，署牓招其散卒，欲收其餘燼，卻守潼關。爲帳下士、蕃將水拔歸仁領部落百騎圍驛，執翰，將降祿山。會賊將鄧季陽、田乾眞各領數百騎至，便領翰將歸祿山。其日，副將高元蕩等一十五人，同被執送田本。朝廷聞之大駭。初，翰爲隴右節度使，遘風疾，廢于家。祿山之叛，籍其威名，故有是拜。至軍中，不能親庶務，委政於軍司馬田良丘。良丘復不敢專斷，敎令不一，頗無部伍。其將王思禮、李承光爭長不叶，人無鬭志。及戰敗，爲歸仁所執，將東行。翰乃作突厥語，問其故，對曰："欲將相公出關。"翰曰："何也？"歸仁曰："相公不見封常淸、高仙芝乎？常淸東京戰敗，仙芝卻保潼關，并斬於此。相公今將國家二十萬衆，一舉而喪敗，我恐相公還死於此。"翰曰："吾寧效仙芝死於此，豈能偸生見祿山乎？汝捨我。"歸仁不從，執翰送祿山。監察御史高適爲翰掌書記，在潼關。及翰敗，適自駱谷南奔。及河池郡，遇玄宗幸蜀，上疏論潼關敗亡之事，其略曰："僕射哥舒翰，忠義感激，臣常知之。然疾病沉頓，智力俱竭。監軍事李大宜與將士約爲香火，使娼婦彈箜篌、琵琶，以此爲樂。樗蒲飲酒，不恤軍務。蕃軍及秦隴武士，盛夏五六月，於赤日之中，食倉米飯，欲勇戰，安可得乎？故有望敵散亡，臨陣翻動，萬全之地，一朝而失。南陽之軍，魯炤、何履光、趙國珍各皆持節監軍等，數人更相用事，寧有是戰，而能必勝哉？臣與國忠固爭，終不見納。陛下因此履巴山劍戟之險，西幸蜀中，避其蠆毒，未足爲耻。（哥舒翰統兵討安祿山，次于靈寶縣之西原，八月，與賊交戰。官軍南迫險峭，北臨黃河，崔乾祐以數千人先據險要，翰及田良丘等浮船中流，以觀進退。謂乾祐兵少，輕之，遂促將士，令進爭路。擁塞無復隊伍。午後，

東風急，乾祐以草車數十乘，縱火焚之，烟焰亘天，將士掩面，開目不得。因爲凶徒所乘，王師自相擠墜于河。其後者見前軍陷敗，悉潰壜委于河北，死者數萬人，號叫之聲振天地。縛器械，以槍爲楫，投北岸，十不存一二。軍既敗，翰與數百騎，馳而西歸，爲大拔歸仁執降于賊。祿山謂之曰："汝嘗輕我，今日如何？"翰懼，俯伏，稱："肉眼不識陛下，遂至於此。陛下爲拔亂主，今天下未平，李光弼在土門，來瑱在河南，魯炅在南陽，但留臣以尺書招之，不日平矣。"祿山大喜，遂僞署翰司空，令作書招光弼等諸將。報書皆讓翰不死節。祿山知事不諧，遂閉翰於苑中，潛殺之。）

魯炅爲南陽太守。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犯宫闕，詔以魯炅兼御史大夫，充南陽節度使，率嶺南、黔中、山南東道子弟五萬人，屯葉縣，北拒賊。炅遂以滍水之南，壁以自固，表請薛愿爲潁川長史，訓兵固守。五月丁巳，炅與賊將武令珣戰于葉縣，王師敗績，陷南陽。炅攜百姓數千人奔于順陽川。

房琯，肅宗時爲相。至德元年十月，琯抗疏，請兵一萬人，自爲帥，以收京師。詔許之，以兵部尚書王思禮爲副，分爲三軍，使揚希文將南軍，自宜壽入；劉貴哲將中軍，自武功入；李光進將北軍，自奉天入。庚子，房琯以中軍、北軍爲先鋒，師次便橋。辛丑，二軍先遇賊陣於陳濤，王師敗績。時琯以車二千乘，以馬步夾之，爲乘車之戰。賊順風揚塵鼓噪，牛皆振駭。因縛草縱火焚之，人畜大亂，故敗。癸卯，琯自將南軍，又戰不利。揚希文、劉貴哲降於賊。琯與幕府偏裨等奔赴行在，肉袒請罪，帝并宥之。

郭英乂爲關西節度兵馬使。至德二年三月，賊寇武功東原，英乂與賊戰，爲賊所敗，流矢中頤而走。右廂兵馬使王難德軍於西原，觀之不救，棄甲而遁。

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至德二年五月，子儀大舉進軍，與賊將安守忠戰於西京城西清渠，王師敗績。初，子儀軍於潏（音律余切）水之西，守忠軍於清渠之北，越七日，而王師不進。賊令軍中以木成桴而來，逼我軍。子儀使壯士持陷刀列於岸上以俟之，賊有攀岸而上者，漸斬殺之。賊軍小卻。守忠僞遁，使人揚言曰："賊走矣。"子儀喜，悉師以逐之。賊有驍鋭九千，爲長蛇陣，守忠謂安太清曰："吾爲蛇首，子爲蛇尾。"遂令領四千人，從延平門路入，命太清四千人從金光路入，以一千趣平川，當官軍而横擊。賊首尾之陣翼張，前後奔衝。我師不虞賊之暴至，遂大潰。判官、殿中侍御史韓液、監軍使、内侍孫知古皆爲賊生得，軍資器械，并委棄之。子儀退守武功。乾元二年三月壬申，子儀與河東節度李光弼、關内節度僕固懷恩、河北節度王思禮、河南節度許叔冀、南陽節度魯炅、江東節度李廣琛、興平節度李奂、平盧節度董秦等九節度，與逆賊安慶緒戰于相州城下，官軍不利，諸將皆解圍潰散。初，慶緒保相州，子儀等合勢圍之，引漳水灌其城三面。自冬及春，賊糧盡勢窮，降在朝夕。慶緒求救於史思明，發魏州來救。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炅遇賊先戰，殺傷相半。魯炅中矢，子儀軍承後陣，未及整，忽有大風揚砂拔木，軍中晝晦，咫尺不相辨，師人驚潰，官軍大奔，棄甲仗器械，委積道路。子

儀等收兵，斷河陽橋，保東京。士庶驚恐，散投山谷。留守崔圓、河南尹蘇震、詹事高適、汝州刺史賈至百餘人，南奔襄、鄧，回兵剽劫，官吏不能止，旬日方定。（乾元初，子儀統朔方之師，與河東節度李光弼等九將，兵十五萬，進討史思明之遺寇。十月，渡河，下衛州。十一月，圍安慶緒於相州。時以子儀、光弼皆是元勳重將，難相統屬，故不立元帥，但以中官魚朝恩爲觀軍容宣慰使。是以衆軍進退，無所承稟，自冬徂春，不能立功。正月，始詔子儀爲攻城副元帥，光弼爲野戰副元帥，又引漳水灌之。城中水深數尺，會史思明自范陽率衆南下，光弼、子儀等軍逆擊於鄴南，思明敗，而賊將李歸仁犯，我軍亦敗。思明敗而北，我師敗而南，九將之兵，多走本鎮，山東之地盡沒，子儀至東都而止。）

李光弼爲副元帥。上元元年十二月戊寅，光弼等爲逆賊史思明所敗。初，思明潛遣間諜説官軍曰："洛中將士皆幽、朔人也，久戍思歸，士多不睦。"陝州觀軍容使、内侍魚朝恩聞之，以爲然，乃告光弼及諸節度僕固懷恩、衛伯玉等曰："可速出軍，盡掃殘寇。"光弼等然之，乃帥兩道齊進，以收東京，軍次北邙山。光弼、懷恩列陣以待之。思明至，賊奪高原，以長槍七百人，令壯士執刀隨其後以驅之，令衝我軍。交鋒而潰，士卒咸棄甲奔敗。魚朝恩、衛伯玉乃退保陝州。光弼、僕固懷恩等并走聞喜。初，大軍發也，光弼以李抱玉留守河陽，至是，抱玉以糧絶衆寡，亦棄城而走，朝廷憂之，益兵而鎮陝州。

左倫爲秦州防禦使。上元二年，吐蕃、黨項寇邊，救軍不至，倫頻敗衄。連貶巴州長史、思州務川縣尉。

鮑防爲河東節度留後、太原尹兼御史大夫。代宗大曆十二年正月，回紇寇太原，防與回紇戰于曲陽。我師敗績，死者萬餘人。

馬燧爲河東節使。德宗建中三年，田悦據魏博叛。燧及澤、潞節度李抱眞諸軍同討魏城，未拔。幽州朱滔、鎮州王武俊皆反，聯兵救悦。詔遣邠、寧節度李懷光統朔方兵步騎一萬五千，同討田悦。懷光勇而無謀，至魏城之日，營壘未設，因與滔等大戰于愜山，爲滔等所敗，復爲悦決水以灌之，諸軍不利，因與燧等退軍于魏縣。

張伯儀爲荆南節度使，李希烈叛逆。建中四年，詔伯儀與賈耽、張獻甫收安州。伯儀率其鋭卒營於城下，令裨將史神福、鄧國清禦希烈將翟暉。纔交鋒，賊衆僞遁，神福等迫。賊伏兵發，官軍大失利。伯儀中流矢者二十，其所持節，爲追騎所及。追者奮力，伯儀拔佩刀禦之，兩刃相擊不下而免。南投於漢，得野人船而達沔州。判官、侍御史李穗及大將十餘人皆沒，其潰兵二千餘人，先奔至江陵，號於庭。伯儀妻魏氏遽出勞勉，悉以其家財帛二千餘匹分給之，皆感悦而退。伯儀得散卒數百人，經旬達鎮。

李勉爲江南都統。時李希烈圍襄城，詔勉發一萬人救之，又遣神策將劉德信領三千人同爲應援。勉上表言："襄城雖急，許州正虚，今若將兵直抵許州，則襄城圍自解。"於是不待復命，遂令大將唐漢臣等徑趨許州。未到數十里，奉詔詰責，敕令旋旆。二將

惶懼回軍,行無斥候,軍爲賊將李克誠伏兵所擊,敗於扈澗,殺傷大半,器械輜重盡爲賊所虜。漢臣走汴州,德信走汝州。勉懼東郡危陷,又使其將李堅華,領四千人守東都。軍過,復爲賊所隔,汴州自此不振,襄城亦浸危急。

韓全義爲行營招討使。貞元十六年正月,常州、易、定、陳、許、河陽各進兵馬討吳少誠,戰皆不利而退。易、定監軍判官劉孝勤爲賊所擒。五月,全義與吳少誠將吳秀、吳少陽、張國寧等,戰于設水南廣利城,官軍敗衄。七月,全義頓軍於五樓,行營爲賊所乘,大潰。全義與都監軍賈英秀、賈國良等夜退城守溵水縣。汴、宋、徐、泗、淄、青兵馬直趨陳州。

嚴綬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憲宗元和十年正月,詔討淮西吳元濟。二月甲辰,綬兵敗于磁丘。初,綬乘小勝,不設備,賊夜逼之,綬乃大北,退五千餘里,馳入唐州而守焉。

李光顔爲忠武軍節度使。元和十年八月,光顔討淮西,兵敗於時曲。

高霞寓爲唐、鄧節度使。元和十一年六月,討淮西,兵敗於鐵城,走新興柵。自諸軍征討,勝負皆不以實奏,多增其殺獲,及是,霞寓大敗,不可掩,始上聞,中外恂駭。己酉,賊圍霞寓於新興柵,監軍使李義誠突圍,入唐州,取兵以救霞寓。會賊亦解去,霞寓退保于唐州。先是,淮西用師於山東道,特割三州之地,全付霞寓,用益聲勢。霞寓雖衆稱勇敢,素昧機略,至於統制,尤非所長。及達所部,乃率兵趣蕭坡,與賊決戰。既小勝,又進至文武柵。賊軍佯敗而走,霞寓逐之不已,因爲伏兵所掩,王師大衄,戮十七八,霞寓僅以身免,坐是貶歸州刺史。

渾鎬爲義武軍節度使。憲宗命諸道出師討王承宗,鎮定相去九十里。元和十一年冬,鎬率全師壓賊境,而軍離賊壘三十里。鎬計慮不周,但耀兵鋒,無所控制。賊乃分兵潛入定州界,焚燒驅掠。鎬怒,進攻賊壘,交鋒而敗,師徒殆喪其半,餘衆還定州,亂不可遏。朝廷乃除陳楚代之,鎬再貶循州刺史,卒。

李道古爲鄂、岳都團練使。元和十二年,討淮西,道古大敗於申州。郾城行營烏重胤、李光顔奏:"八月六日,敗績於賈店。"初,除裴度,詔下光顔及重胤,謀於都監梁守謙,曰:"若待度至而有功,即非我利也,不如速戰。"乃大出師,重胤先敗,光顔救之,亦退。韓公武輩望旗而卻敗。

郗士美爲澤、潞節度使。元和十二年,諸道節度進討王承宗,士美敗於栢鄉,拔營而歸,兵士死者千餘人。

杜叔良爲滄、景節度使。穆宗長慶元年十二月,滄州行營中官謝良通奏:"叔良領諸道兵,於博野縣與鎮州賊交戰,陷沒七千餘人。叔良脫身投本營。"二年正月,貶叔良爲歸州刺史。叔良始以結交貴幸用將,家子累至靈武節度使,以無功罷。未幾,又以計取滄、德。及討幽、鎮二叛,遇賊輒揣其無勇,先犯之。既陷弓高縣,尋復奔敗,喪所持節,故及於敗。

杜元穎爲西川節度使。文宗太和三年十二月,元穎奏云:“十一月二十八日,差兵馬五千人,於邛州南,與蠻賊交戰,官軍失利,其邛州爲蠻所陷。”

李聽,以太和四年授魏州節度使。時魏博史憲誠將入覲,竭其府庫,魏人怨之。遂殺憲誠,三軍共立其大將何進滔。魏人既已爲亂,遂不納聽。聽留館陶,慢罵魏人,遂來接戰。聽軍敗績,不復部伍,晝夜奔走,纔得免死。軍士死傷過半,輜重盡沒於賊。公議當罪聽。聽素交權倖,遂除太子少師。

李係,僖宗時爲兗州節度使。時司徒平章事、荆南節度使、充諸道行營兵馬都統王鐸,以係西平王晟之孫,家世將才,用爲都統都押衙,兼湖南團練使。時黄巢在嶺南,鐸悉以精甲付係,令分兵扼嶺路廣明。初,賊自嶺南寇湖南諸郡,係守城自固,不敢出戰。賊編木爲筏,沿湘而下,急攻潭州,陷之。係甲兵五萬,皆爲賊所殺,投尸於江。鐸聞係敗,令部將董漢宏守江陵,自率萬兵,會襄陽之師。江陵竟陷於賊,鐸罷相守、太子太師,以淮南高駢代鐸爲都統。賊焚剽淮南,高駢坐貶。

張濬,昭宗初爲戶部侍中平章事,請討太原。乃以濬爲河東行營都招討宣慰使。濬軍至陰地,邠、岐、華三鎮之師營平陽,爲太原將李存孝擊之,一戰而敗,委兵仗潰散。存孝進攻晉州數日,中夜,濬斂衆遁走北曙,喪師殆半。存孝進收晉、絳、慈、隰等州,濬狼狽繇含山踰王屋,出河清,折屋木,縛筏濟河,部下離散將盡。濬敗聞,朝廷聳震。

梁龐師古,太祖時爲徐州節度使,與葛從周分統大軍,渡淮以伐楊行密。師古寨於清口,寨地卑下,或請遷移,弗聽。俄有告淮人決上流者,曰:“水至矣。”師古怒其惑衆,斬之。已而水至,我軍在淖中,莫能戰,而吳人襲焉,故及於敗,師古沒於陣。

唐懷英爲陝州節度使。開平元年夏,命大軍以伐潞州,未克。以李思安代之,降爲行營都虞候。五月,晉王率蕃漢大軍,攻下夾城,懷英逃歸,詣銀臺門待罪。太祖宥之,改授右衛上將軍。三年夏,命爲侍衛諸軍都指揮使,尋出爲陝州節度使,兼西路行營副招討使。及劉知俊奔鳳翔,引岐軍以圍靈武。太祖遣懷英率兵救之。師次長城嶺,爲知俊邀擊,懷英敗歸。四年春,移華州節度使。乾化二年秋,命爲河中行營都招討使,與晉軍戰於白徑嶺,敗,歸於陝。

王虔裕爲義州刺史。時蔡賊秦宗賢寇南鄙。太祖令虔裕逆擊於尉氏,不利而還。

王景仁遥領宣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同平章事。時鎮州作逆,朋附蕃醜,遂擢爲上將,付步騎十萬,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開平二年正月二日,與晉軍戰於柏鄉,王師敗績。太祖怒甚,拘之私第,然以兩浙元勳所薦,且欲收其後效,止落平章事,罷兵柄而已。數月,復其官爵。先是,十二月,仇殷奏:“十四日夜,太陰虧。”帝曰:“我方用兵而月蝕,邪不順矣,深入尤不利。”甚憂之。止景仁駐軍邢州,非詔命無得擅進。至其期,夜漏三唱,陰雲盡徹,天象不變。命詰殷,對曰:“四點,蝕必既。”果如言。帝又命奔騎詔景仁勿先動,仍授以破敵形勢。及辰在丙戌,太陽虧,而丁亥日,旁有祲,向背若環

珥。或曰:“積暉也。”敬翔曰:“兵可憂,帝旰食矣!”及軍書至,果以二日大敗于柏鄉,過詔命所止二日餘。及戰,又違節度。賊師得我軍所棄制書讀之,大駭曰:“若依此用兵,吾曹安得噍類耶? 幸其違而衄耳!”帝追惋久之。副招討使韓勍、諸軍都虞候許從實、左右神捷懷順、神威夾馬等十指揮,自尹皓而下,諸將三十人,免冠素服,待罪於閤外。帝責以違詔失律,既而并令釋放。

劉鄩,末帝時遥領鎮南節度使。貞明二年三月,鄩率師與晉王大戰於故元城,鄩軍敗績。先是,鄩駐軍於莘,帝以河朔危困,師老於外,餉餽不充,遣使賜鄩詔,微以嗔讓。鄩奏以寇勢方盛,未可輕動。帝又問鄩決勝之策,鄩奏曰:“人給糧十斛盡,則破敵。”帝不悦,復遣促戰。鄩召諸將會議,諸將皆欲戰,鄩默然。一日,鄩引軍攻鎮定之營,彼衆大駭,上下潰亂,俘斬甚衆。時帝遣偏將楊延直,領軍萬餘人屯澶州以應鄩。既而晉王詐言歸太原,鄩以爲信。是月,召楊延直會於魏城下,鄩自莘率軍亦至,與延直會。既而晉王自貝州至,鄩引軍漸退,至故元城西,與晉人决戰,大爲其所敗。追襲至河上,軍士赴水死者甚衆。鄩自黎陽濟河奔滑州。

王彦章爲北面招討使,及晉王至楊劉,彦章軍不利,遂罷彦章兵權。朝廷聞晉人將自兗州路出師,末帝急追彦章。領保鑾騎士數千人,於東路守捉,且以鄆州爲敵人所據,因圖進取,令張漢傑爲監軍。一日,彦章渡汝以略鄆境,至遞坊鎮,爲晉人所襲,彦章退保中都。十月四日,晉王以大軍至,彦章以衆拒戰,兵敗,爲晉將夏魯奇所擒。魯奇嘗事太祖,與彦章素善。及彦章敗,識其語音,曰:“此王鐵槍也[3]。”因揮矟刺之。彦章重傷,馬踣,遂就擒。晉王見彦章,謂之曰:“爾常以孺子待我,今日服未?”又問:“我素聞爾善將,何不保守兗州?此邑素無城壘,何以自固?”彦章對曰:“大事已去,非臣智力所及。”晉王惻然,親賜藥以封其創。

賀環爲宣義軍節度使、北面行營招討使。貞明四年十二月,環與晉人大戰於胡柳陂,環軍亦敗。五年春正月,晉人城德勝,夾河爲栅。四月,環率大軍攻其南栅。晉人斷我艨艟,濟軍以援南栅。環退軍於行臺,尋以疾卒。

後唐李存信爲檢校司空,領郴州刺史。時兗、鄆乞師于武皇,武皇遣存信營於莘縣,與朱暄合勢,以抗汴人。梁祖患之,遣使諜羅弘信曰:“河東志在吞食河朔,回軍之日,貴道堪憂,而存信戢兵無法,稍侵,魏之芻牧。”弘信怒,翻然結於梁祖,乃出兵二萬,以攻存信。存信斂衆而退,爲魏人所薄。委棄輜重,退保洛州。軍士喪失者十二三。武皇怒,大出師攻魏博,屠陷諸邑。存信軍於洹水,汴將葛從周、氏叔琮來援魏人,存信與鐵林都將落落,遇汴人於洹水南。汴人爲陷馬坑以待之,存信戰敗,落落被擒。存信又從討劉仁恭,師次安塞,爲燕軍所敗。武皇怒謂存信曰:“昨日吾醉,不悟賊至,公不辨耶? 古人三敗,公殆二矣。”存信懼,泥首謝罪,幾至不測。自後,存信多稱病,武皇以兵柄授李嗣昭,以存信爲右校而已。

李嗣昭爲蕃漢馬步行營都將，武皇遣嗣昭與周德威，領大軍自慈、隰進攻晉、絳，營於蒲縣。汴將朱友寧、氏叔琮，將兵十萬，營於蒲縣之南。汴帥自領軍至晉州。德威之軍大恐，有虹貫德威之營。氏叔琮率軍來戰，德威逆擊，爲汴人所敗。兵仗輜重委棄殆盡。朱友寧長驅至汾州，慈、隰二州復爲汴人所據。

朱守殷，莊宗時爲蕃漢馬步都虞候。時河上對壘，帝潛師之下鄆州也，守殷方守德勝寨，爲王彥章攻之，全失禦備。賊衆斷其浮橋，遂失南寨。莊宗聞之，曰："駑才大悞予事。"因徹北寨，往固楊劉，與彥章軍沿流并進，相遇即戰。北，至重傷者十有八九，定霸之基幾墜於此。明宗聞於鄆州，密請以覆軍之罪罪之，莊宗私於腹心，忍而不問。

周德威爲盧龍軍節度使，時新州偏將盧文進，殺其帥李存矩，叛投契丹。胡騎攻我新州甚急，刺史安金全不能守，棄城而遁。阿保機令文進部將劉殷壽爲刺史，固守其城。帝怒，遣周德威，及河東鎮定之師三萬攻之，營於城東。俄而，文進引契丹大至，德威拔營而歸，因爲契丹所躡，師旅多喪。

樂彥稠爲副招討使，時閔帝嗣位，與王思同攻鳳翔。禁軍之潰，彥稠欲沿流而遁，爲軍士所擒而獻之。

任漢權爲西京弓弩指揮使，末帝清泰二年，漢權言："六月二十一日，與川賊戰，兵少不敵。都監崔處訥傷甚。臣部署神武堅鋭兵士，除夷傷外，并至鳳翔。"又言："盩厔都頭許溫、勇勝都頭王思儒、強溫、李文通下六百三十七人，并自漢陰敗歸。"

張敬達爲校尉太保、應州刺史。清泰三年九月，敬達奏："此月十五日，與契丹戰于太原城下，王師敗績。"時契丹主自率部族來援太原，高行周、苻彥卿率左右廂騎軍出鬬，蕃軍引退。巳時後，蕃軍復成列。張敬達、楊光遠、安審琦等陣於賊西北，倚山橫陣。諸將奮擊，蕃軍屢卻。至晡，我騎軍將移陣，蕃軍如山而進，王師大敗，投兵仗相籍而死者山積。是夕，收拾餘衆，保於晉祠南晉安寨。蕃軍塹而圍之。自是，音問阻絶，朝廷大怒。

晉沈斌，少帝開運中爲祁州刺史。契丹入寇，自鎮州回，以羸兵驅牛羊過其城下，斌乃出州兵以擊之。契丹以精騎剗其門邀之，州兵陷賊。

周穆令均爲潞州護軍。世宗顯德元年三月，河東賊將張暉，率前鋒入寇，營於梁侯驛。潞州李筠遣令均率步騎各千人以拒之。乙亥，潞州上言："令均所部兵爲劉崇所襲，官軍不利。"時令均營於太平驛，驛東南拒潞州八十里，令均拒寇，失於偵邏。是日，賊將張暉率衆，凌晨而至，王師遽然被甲介馬。及彼退，我軍追之，賊伏兵發，官軍且鬬且卻，步卒降賊者數百人，餘衆迴保潞州。我之騎軍不傷者僅百餘人。賊衆乘勝，遂薄於潞州之下。

李繼勳爲侍衛步軍都指揮使。顯德三年六月，壽州賊軍犯我南洞子，王師死者數百人。先是，帝命繼勳領兵於壽州之南，構洞屋以攻其城。至是，繼勳以怠於守禦，爲

其所敗,我之洞屋,悉爲賊所焚。

校勘記

[1]《舊唐書·高宗本紀下》稱"審禮被俘",《舊唐書·劉審禮傳》亦稱"審禮事敗,爲賊所執"。

[2]制常之與寶璧計議,《舊唐書·黑齒常之傳》作"制常之與寶璧會"。

[3]也,原闕,據宋本補。

册府元龜卷第四百四十四

將帥部（一百五）

陷　沒

《禮》曰：“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是知荷鑿門之權，當分符之寄，必在謀而後動，奪人之心。若乃昧三陣之要，乏九拒之略；或提孤軍以深入；或違連率之節度；或兵少糧竭，爲敵所乘；或蒲酒自樂，不恤軍政。及夫城陷爲俘，兵窮就縛，縱使辭氣抑揚，不背其本，鄰敵禮遇，縻之好爵，而合境既罹其塗炭，全軍不救於覆沒，將何補哉！復胡顔爾。

秦王離，翦之孫也。秦使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

漢輝渠侯僕明，孝武征和三年，以五原屬國都尉，與貳師將軍俱擊匈奴，沒。

李崇爲西域都護，王莽天鳳中，與五威將軍王駿同出西域。駿爲馬耆襲擊，死。崇收餘士，還保龜兹。數年，莽死，崇遂沒。

後漢劉尚爲武威將軍，光武建武二十四年，擊武陵五溪蠻夷，深入，軍沒。

張鴻爲謁者。中元中，滇吾寇隴西。光武遣鴻領諸郡兵擊之，戰於允吾唐谷，軍敗，鴻及隴西長史田颯皆沒。

司馬鈞爲左馮翊。安帝元初二年，行征西將軍。督右扶風仲光、安定太守杜恢、北地太守盛包、京兆虎牙都尉耿溥、右扶風都尉皇甫旗等，合八千餘人；又龐參將羌胡兵七千餘人，與鈞分道，并北擊零昌[1]。參兵至勇士東，爲杜季貢所敗，於是進攻，拔丁爰奚城，大克獲。杜季貢率衆僞逃。鈞令光、恢、包等收羌禾稼，光等違鈞節度，散兵深入。羌乃設伏要擊之，鈞在城中[2]，怒而不救，光并沒死者三千餘人。

蔡諷爲遼東太守，殤、安間，高句麗王宫寇遼東。諷輕將吏士，追討之。軍敗沒。

魏桓纂爲散騎侍郎，齊王嘉平中，以樂安太守與吳戰於東關，軍敗沒。

晉王育爲并州督護，成都王穎在鄴，又以育爲振武將軍。劉元海之爲北單于。育說穎曰：“元海今去育，請爲殿下捉之。不然，懼不至也。”穎然之，以育爲破虜將軍。元

海遂拘之。其後以爲太傅。

王衍爲太尉、尚書令[3]。東海王越之討苟晞也,衍以太尉爲太傅軍司。及越薨,衆共推衍爲元帥。俄而舉軍爲石勒所破,勒呼爲王公,與之相見,後使人夜排牆填殺之。

霍弋爲南中監軍。時交趾太守馬融卒,弋遣犍爲楊稷代融,與將軍毛炤、九眞太守董元[4]、牙門孟幹等[5],自蜀出交趾,破吳軍于古城,斬大都督脩則、交州刺史劉俊。吳遣虞汜爲監軍、薛珝爲威南將軍、大都督陶璜爲蒼梧太守,距稷等。稷等城中食盡,死亡者半,將軍王約反降吳。吳人得入城,獲稷、毛,皆囚之。孫皓使送稷下都,至合浦,歐血死,追贈交州刺史。

毛璪之爲高密内使,苻堅將向南,彭超陷盱眙,璪之爲賊所執。

毛德祖督司、雍、并三州諸軍事、冠軍將軍、司州刺史,戍武牢,爲魏所滅[6]。

朱序爲梁州刺史,鎮襄陽。苻丕率衆圍序。序累戰破賊,人情勞懈。又以賊退稍遠,疑未能來,守備不謹。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没,序陷於苻堅。堅殺伯護狥之,以其不忠也。

後秦姚詳爲姚興安勇將軍,鎮杏城。爲赫連勃勃所逼,糧盡,委守南奔。大蘇赫連勃勃要之,衆散,爲勃勃所執。

宋傅弘之爲桂陽公義眞雍州治中從事。赫連璝襲長安,義眞東歸,佛佛傾國追躡,於青泥大戰。弘之躬貫甲冑,氣冠三軍,軍敗,陷没。

毛脩之爲冠軍將軍、安西司馬。值桂陽公義眞已發長安,爲佛佛虜所邀,軍敗。脩之與義眞相失,走將免矣。始登一阪,阪甚高峻,右衛軍人叛走矣[7]。已上阪,嘗爲脩之所罰者,以戟擲之,傷額,因墜阪,遂爲佛佛所擒。佛佛死,其子赫連昌爲後魏太武所獲,脩之并没。

朱循之,遷司徒從事中郎將,隨到彦之北伐。彦之自河南回,留循之戍滑臺,爲魏軍所圍。數月,糧盡,將士薰鼠食之,遂陷於魏。魏太武嘉其守節,以爲侍中,妻以宗室女。

蒯思爲輔國將軍,入關迎桂陽公義眞。義眞還至青泥,爲佛佛虜所追,思斷後,力戰連日。義眞前軍奔散,思車人亦盡爲虜所執,死於虜中。

朱齡石爲高祖相國、右司馬、安西將軍。桂陽公義眞被徵,以齡石持節,督關中諸軍事、右將軍、雍州刺史。敕齡石:"若關右必不可守,可與義眞俱歸。"齡石亦舉城奔走。龍驤將軍王敬先戍曹公壘,齡石自潼關率餘衆就敬先。魏斷其水道,衆渴,不能戰,城陷。魏執齡石及敬先,還長安,見殺。

沈文秀爲青州刺史。明帝太始三年八月,魏蜀郡公拔式等馬步數萬人,入西郭,直至城下。文秀使輔國將軍垣諶擊破之。九月,又逼城東。十月,進攻南郭[8]。文秀使員外散騎侍郎黃彌之等邀擊,斬獲數千。四年,魏青州刺史王隆顯,於安丘縣,又爲軍主

高崇仁所破，死者數百人。魏圍青州積久，太宗所遣救兵，并不敢進。乃以文秀弟、征北中兵參軍文静爲輔國將軍[9]，統高密、北海、平昌、長廣、東萊五郡軍事，從海道救青州。文静至東萊之不期城，爲敵所斷，遏不得進。因保城自守，爲虜所攻，屢戰輒克。太宗加東青州刺史。四年，不期城爲虜所陷，文静見殺。文秀被圍三載，外無援軍，士卒爲之用命，無離叛者。日夜戰鬬，甲冑生蟣虱[10]。五年正月二十四日，遂爲魏兵所陷。城敗之日，解釋戎衣，緩服静坐，命左右[11]："取所持節。"魏兵既入，兵交至，問曰："青州刺史沈文秀何在？"文秀厲聲曰："身是！"因執之，牽出聽事前，剝取衣服。時以慕容白曜在城西南角樓，裸縛文秀至曜前。執之者令拜，文秀曰："各二國大臣，無相拜之禮。"即命還其衣，爲設酒食，鏁送桑乾。

崔道爲冀州刺史。泰始三年爲魏所陷，被送桑乾，死於虜中。

南齊楊公則領白馬戍主。時氐賊李烏奴作亂，攻白馬。公則固守經時，矢盡糧竭，陷于寇賊。

梁胡僧祐仕魏，至銀青光禄大夫。以大通二年歸國[12]，頻上封事。高祖器之，拜假節超武將軍、文德主帥[13]，使戍項城[14]。後城陷，復沒于魏。

鮑泉爲信州刺史，與平南將軍王僧辯等[15]，率舟師東逼邵陵王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長子方諸爲刺史，泉爲長史、行府州事[16]。侯景密遣其將宋子仙、任約，率精騎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蒱酒日樂。賊騎至，百姓奔告，方諸與泉方雙陸，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東，賊何綠得至？"既而傳告者衆[17]，姑令闔門。賊縱火焚之，莫有抗者。賊騎遂入，城乃陷。賊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後景攻王僧辯於巴陵，不克，敗還，乃殺泉於江夏，沉其屍于黄鵠磯[18]。

王顗爲梁世祖督城内諸軍事[19]，荆口城陷，顗隨王琳入齊，爲竟陵郡守[20]。齊遣琳鎮壽春，顗弟頒少有志節，嘗隨從世祖，及荆城陷覆[21]，沒於西魏。

陳裴忌爲譙州刺史，未及之官，會吳明徹受詔進討彭、汴，以忌爲都督，與明徹掎角俱進吕梁。軍敗，陷于周。周授上開府。

程文季爲明威將軍，隨吳明徹北討，於吕梁敗績[22]，爲周所囚。仍授開府儀同三司。自周逃歸[23]，至隅陽，爲邊吏所執，送長安，死於獄中。

後魏元孚爲冀州刺史。孝明孝昌三年十一月，葛榮攻陷冀州，執孚，逐出居民，凍死者十六七。

元緒，莊帝初爲直閣將軍、持節兼武衛將軍、關右慰勞十二州大使，遂沒吐谷渾。

畢祖暉，建義中行豳州事，加撫軍將軍。永安中，祖暉從大領柵規入州城。于時賊帥叱于麒麟保太子壁[24]，祖暉擊破之，而賊宿勤明達，覆攻祖暉。兵少糧竭，軍援不至，爲賊所乘，遂歿。

陸希賢爲建州刺史，爾朱榮之死也，世隆率衆北還晉陽。希賢固守拒之，城陷，兄

子被害。希賢妻元氏,榮妻之兄孫,繇是獲免。

源子恭爲散騎常侍,遷侍中。爾朱榮之死也,世隆、度律斷據河橋,詔子恭爲都督,以討之。出,頓于大夏門北,尋而太府卿李苗,夜燒河橋。世隆退走,仍以子恭兼尚書僕射,爲大行臺大都督,尋遷衛將軍,假車騎將軍,率諸將於太行築壘以防之[25]。既而,爾朱兆率衆南出,子恭所部都督史仵龍、羊文義開柵降兆,子恭退走,爲兆所破。衆既退散,兆因入洛。子恭竄於緱氏[26],仍被執送。

薛懷儁爲征南將軍、益州刺史。東魏孝靜天平初,儁還至梁州,與刺史元羅,俱爲梁將蘭欽所擒,送江南。梁武見懷儁,謂之曰:"卿父先爲魏州刺史,我于時猶在襄陽,且州壤連接,極相知練。卿今至此,當能住乎?若欲還者,亦以禮相遣。"顧謂左右曰:"此家在北[27],富貴極不可言。"懷儁便乞歸,梁武聽還國。

常景爲幽、安、光、兗四州行臺。杜洛周還據上谷,授景平北將軍,行臺如故。後洛周南圍范陽,城人翻降,執刺史王延年及景,送於洛周。尋爲葛榮所吞,景又入榮。榮破,景得還朝。

北齊薛震,東魏孝靜天平初,鎮守龍門,陷於西魏。元象中,方得逃歸。神武嘉其至誠,除廣州刺史。

張遵業爲安西將軍、建州刺史。東魏武定中,隨儀同劉豐討侯景,爲景所擒。景敗,殺遵業於渦。

慕容子顒爲鎮西將軍,文宣天寶初,封漢中郡公。後因戰,沒於關中。

王敬寶爲東魏廣州刺史,與蕭軌等攻建業,不克,沒焉。

宋顯爲西兗州刺史,勇决有氣幹。及河陰之戰,深入赴敵,遂沒于行陣。

鮮于世榮爲領軍將軍,周師將入鄴,除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於城西拒戰。敗,被擒。

後周蕭世怡仕梁,爲仁威將軍、譙州刺史。及侯景作亂,路繇城下,襲而陷之。世怡遂被執,尋遁得免。

陸騰,初爲東魏陽城郡守。大軍東討,以騰所據衝要,遂先攻之。時兵威甚盛,長史麻休勸騰降,不許。拒守經月餘,城陷被執。太祖釋而禮之,問其東間消息,騰盛陳彼州人物,又敘述時事,辭理抑揚。太祖笑曰:"卿眞不背本也。"即拜帳內大都督。

趙善爲左僕射兼侍中。西魏文帝大統九年,從戰邙山。大軍不利,善爲敵所獲,遂卒於東魏。建德初,朝廷與齊通好,齊人乃歸其柩。

田弘敢勇有謀略。魏永安中,陷於万俟醜奴。爾朱天光入關,弘自原州歸順,授都督。

許孝敬,吳人,勁勇過人,爲時驍將,以大將軍守河東。既無救援,爲吳明徹所擒,遂戮於建康市。

元定，武帝時爲大將軍。天和二年，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歸梁主。欲因其隙，更圖攻取，乃遣使請兵。詔定從衛公直率衆赴之。梁人與華皎皆爲水軍，定爲陸軍，直總管督之，俱至夏口，而陳郢州堅守不下。直令定率步騎數千圍之。陳遣其將淳于量、徐度、吴明徹等，水陸來拒。量等以定已渡江，兵勢分，遂與水軍交戰，而華皎所統之兵，更懷疑貳，遂爲陳人所敗，皎得脱身歸梁。定既孤軍懸隔，進退無路，陳人乘勝逼之。定乃率所部，斫竹開路[28]，且行且戰，欲趨湘州，而湘州已陷。徐度等知定窮迫，遣使僞與定通和，重爲盟誓，許放還國。定疑其詭詐，欲力戰死之，而定長史長孫隆及諸將等，多勸定和。乃許之。於是爲度等所執，部下衆軍亦被囚虜，送詣丹陽。居數月，憂憤，發病卒。

裴寬，天和三年，爲溫州刺史。初，陳氏與國通和[29]，每修聘好。自華皎附後，乃圖寇掠。沔州既接敵境，事資守扞，於是復以寬爲沔州刺史。而州城卑狹，器械又寡，寬知其難守，深以爲憂，又恐秋水暴長，陳人得乘其便。即白襄州總管，請益戍兵，幷請移城於羊蹄山，權以避水。總管增兵守禦，不許移城。寬乃量度常年水至之處，豎大木於岸，以備船行。襄州所遣兵未至，陳將程靈洗已率衆至於城下，遂分布戰艦。四面之水勢猶小，靈洗未得近城。寬每檢募驍兵，令夜掩擊，頻挫其鋭。相持旬日，靈洗無如之何。俄而雨水暴長，所豎木上，皆通船過。靈洗乃以大艦臨逼。拍干打樓[30]，應即摧碎，弓弩、矢石，晝夜攻之，苦戰三十餘日[31]，死傷過半，安垣毁盡。陳人遂得上城，短兵相拒，猶經二日。外無繼援，力屈。城陷之後，水便退縮，陳人乃執寬至楊州，尋被送嶺外，經數載復還建業，遂卒於江左。

隋龐晃爲驃騎將軍。衛王直出鎮襄州，晃以本官從。尋與長湖公元定擊江南。孤軍深入，遂沒於陳。數年，衛王直遣晃弟、車騎將軍元儁[32]，齎絹八百匹贖焉[33]，乃得歸朝。拜上儀同，賜綵二百段，復事衛王。

史祥爲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圍之。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藝通和，送祥於涿郡，卒於塗。

楊武通爲左衛大將軍，討嘉州叛獠。束馬懸車，出賊不意，頻戰破之。賊知其孤軍無援，傾部落而至。武通轉鬬數百里，爲賊所拒，四面路絶。武通輕騎挑戰，墜馬，爲賊所執，殺而噉之。

唐慕容羅睺爲將軍。高祖武德元年七月，劉文靜及薛舉大戰于涇州。文靜敗績。羅睺與李安遠、劉弘基沒於舉。

李仲文，武德初爲太常少卿。劉武周令宋金剛率衆侵并州，軍黄蛇鎮，又引突厥之衆，兵鋒甚盛。襲破鄔次縣，進陷介州。高祖遣仲文率衆討之，爲賊所執，一軍全沒。

劉弘基爲右驍衛大將軍，從太宗討薛舉。時太宗以疾，頓於高摭城。弘基、劉文靜等，與舉接戰於淺水原。王師不利，八總管咸敗，唯弘基一軍，盡力苦鬬[34]。矢盡，爲舉

所獲。

永安王孝基,高祖從父弟[35]。初,劉武周攻陷晉州,進取澮州,屬縣悉下。夏縣人呂崇茂攻殺縣令[36],自號魏王,以應賊。河東賊師王行本,又密與金剛連和,關中大駭。高祖令太宗益兵進討,屯於柏壁,相持者久之。又命孝基及陝州總管于筠、工部尚書獨孤懷恩、內史侍郎唐儉,進取夏縣,不能克,軍于城南。崇茂與賊將尉遲敬德襲破孝基營,諸軍并陷,四將俱沒。

盛彦師爲宋州總管,會徐圓朗反,彦師爲安撫大使,因戰,遂沒於賊。

許善護爲貝州刺史。武德五年,遇賊帥劉什善於鄃縣。善護死于陣,全軍并沒。

淮安王神通擊宇文化及。化及走聊城,神通進至聊城,乃分兵數千人,往魏州,取攻具中路,復爲莘人所敗。竇建德且至,遂引軍而退。後二日,化及爲建德所虜,賊勢益張。山東城邑,多歸建德。神通兵漸散退,保黎陽,依徐勣。俄爲建德所陷,神通沒于賊。

曹仁師爲左鷹揚衛將軍。則天萬歲通天元年,契丹攻陷營州。令仁師與右金吾衛將軍張玄遇等討之。戰于四硤石谷,官軍敗績。玄遇、仁師并爲賊所虜。

孫佺爲幽州都督。睿宗延和元年六月,將兵二萬、騎八千以襲奚[37]。師至冷陘,并沒焉。佺爲虜所擒,送于默啜。副使將軍周以悌死之,將軍李楷洛、烏可利、張眞楷挺身以出。初,佺之將行也,烏可利諫曰:“暑熱道險,懸師遠襲,舉非其時,往而必敗。”佺曰:“薛訥在邊,積有年矣,然竟不能復營州,使東北無事。今與公同心戮力,掩其不備,可以有功。道險暑熱,安能避乎?”於是遂行。命李楷洛將騎兵四千爲前軍,遇賊八千騎。與戰,楷洛敗。佺素怯懦,見賊至,驚懼,率衆欲還,又爲虜所敗,乃投惡山爲營,列方陣而待之。虜謂佺曰:“既以和親,何得輕來襲我?”佺曰:“吾來和親爾。”虜曰:“若和親,國信物安在?”佺乃悉軍資以與之。虜得而更戰,軍遂大敗。至夜,衆餘七千,佺謂衆曰:“即兵南還。”於是兵皆散走,佺爲虜所得。

李宓爲侍御史、劍南留後。玄宗天寶十三載,率兵擊雲南蠻於西洱河。糧盡,軍旋。馬足陷橋,爲閣羅鳳所擒,舉軍皆沒。

程千里爲上黨節度,肅宗至德二年九月,與賊挑戰,爲賊將蔡希德所擒。

王仲升爲淮西節度。元年建辰月,與賊將謝欽讓戰于申州城下,爲賊所虜。淮上震駭。

扶餘準爲朔方、河中副元帥押衙,德宗貞元三年,隨渾瑊盟于平涼。戎人欺盟而亂作,準步鬪獲免。瑊、準繇是沒於蕃中,令隨水草牧羊馬。

李驂者,隴西人。貞元初爲殿前射生官。三年秋,隨神策次將護邊師,次夏州北。驂領游兵前行,爲蕃兵所掠,亦以囚見。贊普令與扶餘準偕牧,苦役辱之。會烏重玘使西域,重玘,朔方子弟,與準驂有舊[38],嘗知其不死。既見吐蕃宰相,求準、驂,得以生

還。凡沒西域三十三年。

楊襲古爲北庭節度。貞元六月冬，吐蕃率葛祿白眼之衆，來寇北庭。回鶻大相頡于迦斯率衆援之，頻戰，敗績。吐蕃攻圍頗急，北庭之人，既苦回紇，是歲，乃舉城降之於吐蕃。沙陁部落亦降焉。襲古與麾下二千餘人，出奔西州。頡于迦斯不利而還。七年秋，又悉其丁壯五、六萬人，將復北庭。仍召襲古偕行。俄爲吐蕃、葛祿等所擊，大敗，死者大半。頡于迦斯紿之曰："且共我同至牙帳，當送君歸本朝也。"襲古從之，及牙帳，遂留而不遣，竟殺之[39]。

高馮從事于宣武軍，知曹州事。李靈曜作亂，馮密遣使奏賊中事，詔除曹州刺史。無何，李正己盜有曹濮，馮遂陷於賊。

孫揆爲澤、潞節度使。昭宗大順元年，與官告使韓歸範至長子縣西[40]，爲太原將李存孝所虜。

龐師古權徐州兵馬留後。乾德四年十一月癸酉，淮南大將朱瑾，潛出舟師[41]，襲汴軍于清口[42]。師古舉軍皆沒，師古被執。時兖州留後葛從周，自霍丘渡淮至濠州，聞師古敗，乃退軍，信宿至渒河，方渡而朱瑾至。是日，殺傷溺死殆盡，還者不滿千人，唯牛存節一軍先渡獲免。比至潁州，大雪，寒，凍死者十五、六。自古喪師之甚，無如此也。繇是行密據有江淮之間[43]。

梁杜洪，江夏伶人。唐光啓中，遂爲本州部校。因戰立威，逐其廉使，自稱留後。及楊行密乘勝，急攻洪鄂。洪復乞師于太祖，命荆南成汭，率荆、襄舟師以赴之[44]。未至夏口，汭敗，溺死。淮人遂陷鄂州，洪爲所擒，被害於廣陵市。繇是行密據有江淮之間[45]。

鄧季筠爲太祖牙將，主騎軍。唐大順初，唐帝命丞相張濬伐太原。太祖奉詔出師，西至高平，與晉人接戰。軍既不利，季筠爲晉人所擒。晉王見之甚喜，釋縛，待以賓禮。

苻道昭爲秦州節度使。太祖受禪[46]，委以兵柄。與康懷美等攻潞州，以蚰蜒塹繚之，飛鳥不度。既踰歲，晉人援至，王師大敗，道昭爲晉軍所殺。

徐懷玉爲鄜坊節度使。庶人友珪既篡立河中，朱友謙拒命，遣兵襲鄜州。懷玉無備，尋爲河中所虜，囚於公館。及友珪遣康懷英率師圍河中，友謙慮懷玉有變，遂害之。

王虔裕爲義州刺史，時孟遷請降。未幾，晉人伐邢，孟遷使來乞師。太祖先遣虔裕選勇士百餘人，徑往赴之。伺夜，突入邢州[47]。明日，循堞樹立旗幟。晉人不測，乃退。數月，復來圍邢。時太祖大軍方討兖、鄆，未及救援。邢人困而攜貳[48]，遷乃縶虔裕，送于太原，尋爲所害。

後唐李嗣昭爲內衙都將[49]，權典河中留後事。唐末，梁祖自率軍三萬，至臨明。葛從周設伏於青山口，嗣昭聞梁祖至，斂軍而退。從周伏兵發，爲其所敗。偏將王部朗、楊師悅等被擒。

李承嗣爲洺州刺史。唐末,兗、鄆爲汴人所攻,勢漸危蹙。遣使乞師於武皇。武皇遣承嗣帥三千騎,假道於魏,渡河援之。時李存信屯于莘縣,既而羅弘信背盟,掩擊王師,因茲隔絶。及瑄瑾失守,承嗣與朱瑾、史儼同入淮南。

石君立,初隸李嗣昭,爲牙校,歷典諸軍。唐末,將兵屯德勝。時汴軍自滑州轉餉以給楊村砦。莊宗親帥騎軍,於河外循岸而上,邀擊之。汴人距楊村五十里,於河曲潘張村築壘,以貯軍儲。莊宗令諸軍攻之。汴人設伏于要路,逆戰,僞敗。王師乘之,蹙入壘門[50]。梁伏兵起,因與血戰。君立與鎮州大將王釗等,隔入賊壘。時諸將部校陷賊者十餘人,君立被執,送于汴。梁主素知其驍勇,欲用之爲將,械而下獄。久之,梁主遣人誘之。君立曰:“敗軍之將,難與議勇,如欲將我,我雖眞誠效命,能信我乎?人皆有君,吾何忍反爲仇人哉!”既而,諸將被戮,尙惜君立,不之害。同光元年,莊宗至汴前一日,梁主始令殺之。

史敬思爲太原裨將,衛從武皇入汴州,舍於上原驛。是夕,爲汴人所攻。敬思方大醉,因蹶然而興,操弓與汴人鬭,矢不虛發,汴人死者數百。夜分,冒雨方達汴橋,左右扶武皇決圍而去。敬思後拒,血戰而沒。武皇還營,知失敬思,流涕久之。

周德威爲盧龍等軍節度使。唐末,軍次故柳。詰旦,騎報曰:“汴軍至矣。”莊宗使問戰備[51],德威奏曰:“賊倍道而來,未成營壘。我營柵已固,守備有餘。既深入賊疆,須爲萬全之策。此去大梁,信宿[52],賊之家屬,盡在其間。人之常情,孰不以家國爲念?以我深入之衆,抗彼激憤之軍,不以方略制之,恐難必勝。王但按軍保柵,臣以騎軍疲之,使彼不得下營,際晚,糧爨不給,進退無據,因以乘之,破賊之道也。”莊宗曰:“河上[53],終日挑戰,恨不遇賊。今款門不戰,非壯夫也。”乃率親軍,成列而出。德威不獲已從之,謂其子曰:“吾不知其死所矣。”莊宗與汴將王彦章接戰,大敗之。德威之軍在東偏,汴之游軍,入我輜重[54]。衆駭,奔入德威軍。因紛擾無行列。德威兵少,不能解。父子俱戰歿。先是,鎮星犯上將,星占者云:“不利大將。”是夜,收軍,德威不至,莊宗慟哭,謂諸將曰:“喪我良將,吾之咎也。”

張敬達爲晉州節度使,從晉高祖爲北面兵馬副總管,仍屯兵雁門。未幾,晉祖建義,末帝詔以敬達爲北面行營都招討使,仍便委引部下兵圍太原[55],以定州節度使楊光遠副焉。尋統兵三萬[56],營于晉安鄉。末帝自六月,繼有詔,促令攻取。敬達設長城、連柵、雲梯、飛炮,使工者運其巧思,窮土木之力。時督事者每有所構,則暴風大雨,平地水深數尺,而城柵摧墮,竟不能合其圍。九月,契丹至,敬達大敗,尋爲晉祖及蕃衆所迫,一夕圍合[57]。蕃衆自晉安寨南門外,長百餘里,闊五十里,布以氈帳,用毛索懸鈴,而部伍多犬[58],以備警急。營中嘗有夜遁者,出則犬吠鈴動,跬步不能行焉。自是敬達與麾下部曲五萬人、馬萬匹,無繇四奔,但見穹廬,如岡阜相屬。諸軍相顧失色,始則削木篩糞以飼其馬,日望朝廷救軍。及馬漸羸死,則與將士分食之。馬盡食殫,副將楊光

遠、次將安審琦，知其不濟，勸敬達宜早降，以求自安。敬達曰："吾受恩於明宗，位歷方鎮。主上授我大柄，而失律如此，已有愧於心也。今救軍在近，且暮雪恥有期，諸公何相迫耶？待勢窮，則請攜吾首以降，亦未爲晚。"光遠與審琦知敬達意未決，恐坐成魚肉，遂斬敬達以降。末帝聞其歿也，愴慟久之。時戎王戒其部曲及漢之降者曰："爲臣當如此人。"令部人收葬之。

晉翟璋，爲新州刺史。高祖建義，割新州屬北虜。時契丹大軍歸國，遣璋於管內，配率犒宴之資，須及十萬緡。山後地貧[59]，民不堪命。始，戎王以軟語撫璋，璋謂必得南歸。及委璋平叛奚，圍雲州，皆有功，故留之不遣。璋鬱鬱不得去，遇疾，尋卒焉。

蔡行遇爲左武衛將軍。少帝開運初，博州刺史周儒以城降虜，又與楊光遠人使往返，引契丹於馬家渡濟河。時郭謹在汶陽，遣行遇率數百騎赴之。遇伏兵於葭葦中，突然而出，轉鬬數合，部下皆遁。行遇爲賊所執[60]，鋒鏑重傷，不能乘馬，坐畚中舁至虜帳。

周史彥超爲華州節度使，世宗親征太原，大軍至河東城下，契丹營於忻、代之間，遙應賊勢。詔天雄軍節度使苻彥卿，率諸將屯忻州以拒之。彥卿襲契丹於忻口，彥超以先鋒軍追蕃寇，離大軍稍遠。賊兵伏發，爲賊所陷。世宗痛惜久之，詔贈太師。

校勘記

[1]"又"至"擊"十八字，宋本闕。

[2]中，原作"宋"，據宋本改。

[3]尉，原作"傅"，據宋本及《晉書・王衍傳》改。

[4]元，原闕，據宋本補。

[5]幹，原作"翰"，據宋本改。

[6]滅，宋本作"没"。

[7]矣，宋本無。

[8]郭，原作"國"，據宋本改。

[9]兵，原闕，據宋本補。

[10]虱，原闕，據《宋書・沈文秀傳》補，宋本誤作"風"。

[11]右，原本下有"曰"，據宋本及《宋書・沈文秀傳》删。

[12]二，原作"三"，據宋本及《梁書・胡僧祐傳》改。

[13]主，原作"王"，據宋本改。

[14]項，原作"傾"，據宋本改。

[15]與，原作"率"，據宋本改。

[16]原本"行"字前，有"郢州"二字，衍，據宋本删。

[17]既，原闕，據宋本補。

微風閣書

[18]鵠,原作"汴",據宋本改。

[19]王顗,《梁書·王僧辯傳》作"王濬"。

[20]竟,原作"景",據《梁書·王僧辯》改。

[21]荆,原作"邢";覆,原作"復",均據宋本改。

[22]吕,原作"昌",據宋本改。

[23]周,原作"州",據宋本改。

[24]壁,原作"畢",據宋本改。

[25]行,原作"原",據宋本及《魏書·源子恭傳》改。

[26]緱,原作"候",據宋本改。

[27]家在北,原作"子任此",據宋本改。

[28]斫,原作"砍",據宋本改。

[29]國,原作周,據宋本及《周書·裴寬傳》改。

[30]拍干打,原作"柏王村",據《周書·裴寬傳》改。

[31]三,原作"二",據宋本及《周書·裴寬傳》改。

[32]僞,原作"偽",據宋本及《隋書·龐晃傳》。

[33]絹,原作"馬",據宋本改。

[34]鬬,原作"戰",據宋本改。

[35]弟,原作兄,據宋本及《舊唐書·水安王孝基傳》改。

[36]吕,原作"李";茂,原本及宋本皆闕,據《四庫全書》本及《舊唐書·永安王傳》補正。

[37]奚,原作"衆",據宋本改。

[38]準,原闕,據宋本補。

[39]之,原闕,據宋本補。

[40]韓,原作"轉",據宋本改。

[41]舟,原作"州",據宋本改。

[42]軍,原闕,據宋本補。軍,原前有"州",據《舊唐書·昭宗本紀》删。

[43]"繇是"句,原闕,據宋本補。

[44]舟,原作"州",據宋本改。

[45]"繇是"句,宋本無。

[46]受,宋本作"授"。

[47]邢,原作"荆",據宋本改。

[48]困,原作"因",據宋本改。

[49]唐,原作"漢",據宋本改。

[50]蹙,原作"蹶",據宋本改。

[51]使,原作"思",據宋本改。

[52]信宿,后原有"而近"二字,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周德威傳》删。

[53]河上,前有"吾軍"二字,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周德威傳》删。

[54]人,原作"犯",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周德威傳》改。

[55]部,原作"步",據宋本改。

[56]統,原作"給",據宋本改。

[57]合,原作"河",據宋本改。

[58]而,原作"令";犬,原作"縱火",悉據宋本改。

[59]後,原作"役",據宋本改。

[60]執,原作"劈",據宋本改。

册府元龜卷第四百四十五

將帥部(一百六)

無謀　逗撓　軍不整

無　謀

夫將帥者,民之司命,而安危之主也。非夫内懷英略,獨負奇計,策慮先定,機權胳合,亦何以暢乎善志,而保其必勝哉!乃有膺爪牙之寄,當旗鼓之任,董率戎旅,龔行於討伐[1];保扞徼塞,式遏於寇讎。而闇然寡謀,率爾輕進,失於貞律之義,忽夫固圉之術。措置非當,備豫乖宜[2],以至啓鈔暴之端,貽喪敗之辱。良繇昧於前籌,短於應變。猶豫無決,以成乎厲階;聽納不明,致紊於軍志。昔人有言曰:"置將不善,一敗塗地。"授受之際,良可戒哉!

孫良夫爲衛大夫。衛侯使良夫與石稷、甯相、向禽將侵齊,與齊師遇。石子欲還,孫子曰:"不可,以師伐人,遇其師而還,將謂君何(言無以答君)?若知不能,則如無出。今既遇矣,不如戰也。"既戰,衛師敗績。石子曰:"師敗矣!子不少須,衆懼盡,子喪師,徒何以復命?"皆不對。又曰:"子,國卿也,殞子辱矣!子以衆退,我此乃止(我於此止禦齊師)。"且告車來甚衆,齊師乃止。

漢韓安國,武帝時爲材官將軍,屯漁陽。捕生口,虜言:"匈奴遠去。"即上言。方佃作時(安國上奏也。佃,治田也。音與田同),請且罷屯。罷屯月餘,匈奴大入上谷、漁陽。安國壁乃有七百餘人,出與戰。安國傷,入壁。匈奴虜略千餘人及畜産去。帝怒,使使責讓安國,徙益東,屯右北平。

後漢馬援爲伏波將軍,討武陵五溪蠻夷。軍次下雋,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壺頭,山名。充,縣名,屬武陵郡。音昌容切)。帝初以爲疑。及軍至,中郎將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爲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搤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耿舒與兄好時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怫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

故自致，俟夜擊之[3]，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會援卒。

吳張悌爲丞相軍師，護軍孫震、丹陽太守沈瑩，當晉之討吳，吳遣悌等率衆三萬，濟江圍城陽。都尉張喬，於楊河橋，衆才七千，閉柵自守。舉白接告，降吳。副軍師諸葛靚欲屠之，悌曰："強敵在前，不宜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靚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僞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戰心而盡坑之，可以成三軍之義。若舍之而前，必爲後患。"悌不從，撫之而進。晉討吳，護軍張翰等乘之，吳軍以次瓦解，張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於版橋。

晉王澄爲荆州刺史，領南蠻校尉。時京師危逼，澄率衆赴難。會王如寇襄陽，澄前鋒至宜城，遣使詣山簡，爲如黨嚴嶷所獲。嶷僞使人從襄陽來，而問之曰："襄陽拔未?"答云："昨旦破城，已獲山簡。"乃陰緩澄使，令得亡去。澄聞襄陽陷，以爲信然。散衆而還，既而恥之，托糧運不贍，委罪長史蔣俊而斬之，竟不能進。

甘卓爲安南將軍、梁州刺史，假節鎭襄陽。王敦作逆，敦參軍樂道融，惡敦背朝廷，乃說卓誅敦。卓雖從之，而性不果決，且年老多疑，計慮猶豫。軍次豬口，累旬不前。敦聞卓已下兵，卓兄子卬，時爲敦參軍。使卬求和於卓，令其旋軍。卓信之，將旋。主簿鄧騫，與道融勸卓，曰："將軍起義兵而中廢，爲敗軍之將，竊爲將軍不取。今將軍之下，士卒各求其利，一旦而還，恐不可得也。"卓不從，卓後爲王敦所害。

桓脩，字承祖[4]。爲左衛將軍。王恭將伐譙王尚之，先遣何澹之、孫無終向句容，脩以左衛，領振武將軍，與輔國將軍陶無忌距之。脩次句容，俄而恭敗，無終遣書求降。脩既旋軍，而楊佺期已至石頭。時朝廷無備，內外震駭。修進說曰："殷桓之下，專恃王恭。恭既破滅，莫不失色。今若優詔用玄，玄必內喜。則能制仲堪、佺期，使并順命。"朝廷納之。以脩爲龍驤將軍、荆州刺史，假節權領左衛、文、武之鎭。又令劉牢之以千人送之，轉仲堪爲廣州。脩未及發，而玄等盟於尋陽，求誅牢之。尚之并訴仲堪無罪，獨被降黜。於是詔復仲堪荆州御史中丞。江績奏："脩承受楊佺期之言，交通信命，宜轉不盡，以爲身計，疑誤朝算。請收付廷尉。"特詔免官。

梁王僧辨爲車騎大將軍，平建業。遣陳霸先守京口，都無備防。子顗屢以爲言[5]，僧辯不聽，竟及於禍。

隋于仲文，高祖大業中，爲光祿大夫。遼東之役，率衆屯鴨淥水。高麗將乙支文德詐降，來入其營。仲文先奉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者，必擒之。至是，文德來，仲文將執之。時尚書右丞劉士龍爲慰撫使，固止之。仲文遂捨文德，尋悔，遣人紿文德曰："更有言議，可復來也。"文德不從，遂濟。仲文選騎渡水追之，每戰破賊。文德遺仲文詩曰："神策究天文，妙算窮地理。戰勝功既高，知足願云止。"仲文答書諭之，文德燒柵而遁。

皇甫綰，煬帝大業末爲將軍，屯兵一萬在抱罕。薛舉自稱西秦霸王，選精鋭二千

人,襲綰。與綰軍遇於赤岸,陳兵未戰。俄而,風雨暴至。初,風逆舉陳,而綰不擊之。忽反風,正逆綰陣。氣色昏昧,軍中擾亂,舉策馬先登,諸軍從之。隋軍大潰,遂陷枹罕。時羌首鍾利浴擁兵二萬[6],在岷山界[7],盡以衆降舉,兵遂大振。

唐姜寶誼,高祖武德初爲并鉞將軍。時劉武周將黄子英往來雀鼠谷,帝令寶誼擊之。子英數以輕兵挑戰,寶誼兵纔接,子英輕遁[8]。如此者再三,寶誼悉衆以逐之,伏兵發,軍遂大敗,寶誼爲賊所擒,後得逃歸。

郭孝恪,太宗貞觀末,爲安西都護。時阿史那社爾既擒龜兹王,令孝恪守之。其相那利僅以身免,潛引西突厥之衆,并其國兵萬餘人來襲孝恪。時孝恪營於城外,有龜兹人來謂孝恪曰:"那利,我國相。人心素歸,今亡在野,必思爲虞。城中之人,頗有異志。公其備之。"孝恪不以爲意。那利率兵奄至,孝恪始覺。乃領部下千餘人將入城。而那利之徒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那利表裏以擊。孝恪自爲前鋒,力戰而入,既失部分,爲胡賊之所蹂躪。戰於城門,中流矢而死。孝恪子待,亦同死於陣。

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大總管。既降鐵勒部落,副將楊志追討之,反爲所敗。有候騎告仁泰曰:"賊輜重在近,畜牧被野,可往而擒也。"仁泰領騎一萬四千人,捲甲輕齎,倍道赴之[9]。遂踰大磧[10],至仙萼河,竟不見賊。糧且盡,遂勒兵而還。士卒飢甚,又遇大雪凝凍,棄其戈甲,殺馬以食之。強弱自爲伍,前後分散。馬盡,人相食,北入境,餘纔八百人。

哥舒翰,玄宗天寶末爲先鋒兵馬副元帥,拒安祿山,次于靈寶縣之西原。與賊交戰,官軍南迫險峭,北臨黄河。賊將崔乾祐,以數千人先據險要。翰及良丘等浮舡中流[11],以觀進退。謂乾祐兵少,輕之。遂促將士,令進。爭路擁塞,無復隊伍。因爲凶徒所乘。

房琯,肅宗至德初,爲文部尚書平章事,加持節招討西京、兼防禦蒲、潼兩關兵馬節度使。遇賊於咸陽縣之陳濤斜。時琯用春秋車戰之法,以車二千乘,馬、步夾之。既戰,賊順風揚塵鼓譟,牛皆震駭,因縱火焚之,人畜撓敗,爲賊所傷殺者四萬餘人,存者數千而已。琯用兵素非所長,而天子採其虛聲,冀成實效。琯既自無廟勝,又以虛名擇將吏,以至於敗。及與賊對壘[12],琯欲持重以伺之,爲中使邢延恩等督戰,蒼黄失據,遂及於敗。

馬燧爲河東、保寧等道節度。德宗貞元二年三月來朝。初,吐蕃將尚結贊既陷鹽、夏二州,各留兵千餘人守之。結贊大衆,屯於鳴沙。自冬及春,羊馬多死,糧餉不繼,頗無固志。時詔遣華州、潼關節度駱元光、邠、寧節度韓游瓌,統衆與鳳翔、鄜坊及諸道戍卒,屯於塞上。又命燧率師次於石州,分兵濟河,與元光等掎角討之。結贊聞而大懼,累遣使請和,仍結盟會[13]。帝皆不許。又遣其大將論頰熱,厚禮卑詞,求燧請盟。燧以奏焉。帝又不許,唯促其合勢討逐[14]。燧不虞其詐,乃與頰熱俱入朝,盛言其可保信,

請許盟約。帝於是從之，燧既赴朝也，諸軍但閉壁而已。結贊懼，悉其衆棄夏州而歸，馬既多死，有徒行者。及是夏，平涼之會，竟渝盟焉。燧亦緣此失兵柄，而奉朝請矣。

渾鎬，憲宗元和中爲義武軍節度，討王承宗。定、鎮二州，相去九十里，鎬驅全師討賊，驟勝。分壓鎮州北路而壁焉。鎬之和門，去承宗之牙三十餘里，鼓角相聞，賊徒恟恐。而鎬計慮不周，但耀其軍鋒。賊得分衆潛入鎬地，燒其城邑，屠掠居人。鎬軍始搖，遷延內顧。會中使督鎬追賊，乃復出戰，三合而大敗。

嚴綬，元和中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初，憲宗以綬在太原，所發偏裨，戰討多克，故移袁滋於江陵，置綬於襄州，臨吳元濟。綬自帥師至境上，無威算以制敵。到軍日，遽發公藏賞士卒，府藏之積，悉以賂中貴人。師徒凍餒，閉壁而已。後裴度屢言其無軍政，故罷爲太子少保。

索日進，元和末爲神策軍部楊鎮遏使。蔡賊寇激水，鎮兵不能支，部將死者三人，焚芻藁而去。初，裴度遣使間入蔡州，得元濟狀。元濟此密有降款，而日進隔河大呼之，遂令三軍防。元濟繇是不果降。

後唐王鎔，爲鎮州節度。莊宗爲晉王時，梁將杜廷隱之襲深、冀也，聲言分兵就食。汴人奔鎮州者，或以姦謀事告。鎔懼爲始禍，猶豫未敢拒絕。鎔偏將石公立戍深州，欲杜關不納，請命于府。鎔遽令啓關，移兵於外。公立稟鎔命。廷隱遂盜有州城。公立既出，指城闉而言曰："朱氏狡惡不仁，篡唐宗社。五尺童子亦知彼爲人。我公尙顧舊盟，猶豫不斷，開門納盜，後悔何追！此城數萬生靈，坐爲俘馘。"因投刀，泣下數日。廷隱閉城門，煞留鎮兵士登陴拒守。鎔方命公立攻之，即有備矣。及柏鄉陣敗，兩州之人，悉爲奴虜，老弱者坑之。

張廷裕，同光中爲新州節度使，塞上多事，廷裕無控制之術，邊鄙常聳。

漢慕容彥超，晉末從高祖圍杜重暉於鄴下。彥超累言於漢祖，請急攻賊城。漢祖信之，乃親督諸軍，四面齊進。自寅及辰，官軍傷者及萬餘人，死者千餘人。乃抽軍罷攻，議者無不歸罪於彥超，自是不復言及攻城矣。

逗　撓

夫膺閫外之寄，總戎昭之重，固當決機制勝，因時乘便，摧堅履險，以思克敵。而乃忘身先之訓，懷敵勍之畏。或屯留不進，或引兵擅還，或隱伏私嫌，或顧望時事。矯辭飾僞以爲解，深溝高壘以自固。致寇讎之滋長，而威聲之寖微。蓋繇性本怯懦，不能武事，亦或心非忠藎，苟圖智免。因此而下吏至於誅死者，非不幸也。

宋義爲楚上將軍。秦章邯圍趙王歇於鉅鹿，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見楚懷王曰："宋義論武信君必敗，數日，果敗。軍未戰先見敗徵（徵，證也），可謂知兵矣。"王召宋

義,與計事而說之(說,讀曰悅),因以爲上將軍。羽爲魯公,爲次將。范增爲末將。諸別將皆屬,號卿子冠軍(冠軍,言其在諸軍之上)。北救趙,至安陽,留不進(今相州安陽縣)。秦三年,羽謂宋義曰:"今秦軍圍鉅鹿,疾引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蝱,不可以破蝨。(搏,擊也。言以手擊牛之背,可以殺其上蝱,而不能破蝨。喻今將兵方欲滅秦,不可盡力與章邯即戰,或未能禽,徒費力也。如說近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我乘其敝(罷讀曰疲)。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鼓行,謂擊鼓而行,無畏懼也)。故不如先鬬秦趙。夫擊輕鋭[15],我不如公;坐運籌策,公不如我。"因下令軍中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令者,皆斬!"遣其子襄相齊,身送之無鹽(縣也),飲酒高會(高會,大會也)。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羽曰:"將戮力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卒食半菽(士卒食蔬菜,以菽雜半之。菽,謂豆也),軍無見糧(無見在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并力擊秦,乃曰:'承其敝'。夫以強秦之強,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秦強,何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屬將軍(屬,委也。音之欲切),國家安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私[16],非社稷之臣也。"後遂殺義,破秦軍。

漢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兵,略定梁地。項王南走陽夏(走,音奏。夏,音攻雅切)。越復下昌邑旁二十餘城,漢王敗,使使召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爲籍所敗。

張成爲大司農,武帝時,南粵平,諸校留屯豫章。閩粵王餘善發兵距漢,殺漢三校尉。是時,漢使成、故山州侯齒將屯(齒,城陽恭王子也,舊封山州侯),不敢擊,卻就便處(卻,退也。音五略反)。皆坐畏懦誅。

路博德爲強弩將軍。天漢二年,貳師將三萬騎出酒泉,擊右賢王於天山。武帝召騎都尉李陵,欲使爲貳師將輜重。陵見帝,願以少擊衆,步兵五千人,涉單于庭。帝壯而許之,因詔博德,將兵半道迎陵軍。博德故伏波將軍,亦羞爲陵後。距奏言:"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臣願留陵至春,俱將酒泉、張掖騎各五千人,并擊東、西浚稽,可必禽也(浚稽,山名。時虜分居此兩山也。浚,音峻。稽,音鷄)。"書奏,帝怒。疑陵悔不欲出,而教博德上書。乃詔博德:"吾欲予李陵騎,云欲以少擊衆。今虜入西河,其引兵走西河,遮鉤營之道(胡來要害道,令博德遮之。走,音奏)。"詔陵以九月發,出遮虜鄣(鄣者,塞上險要之處。往往修築,別置候望之人。所以自鄣蔽而伺敵也。遮虜,鄣名也)。至東浚稽山南龍勒水上,徘徊觀虜,即亡所見。從浞野侯趙破奴故道,抵受降城休士(抵,歸也。受降城,本公孫敖所築。休,息也。浞,音促,仕角反)[17],因騎置以聞(騎置,謂驛騎也)。所與博德言者云何(天子疑陵教博德上書,求至春乃俱西也)[18]。具以書對,陵於是出兵。

田廣明爲祁連將軍。宣帝遣五將出塞,廣明出塞千六百里,至鷄秩山,斬首捕虜十

九級，獲牛馬羊百餘。逢漢使匈奴還者冉弘等，言鷄秩山西有虜衆。祁連即戒弘，使言無虜，欲還兵。御史屬公孫益壽諫以爲不可，祁連不聽。遂引兵還，坐知虜在前，逗遛不進，下吏，自殺。

後漢祭肜，以太僕將萬餘騎，與南單于左賢王信伐北匈奴，期至涿邪山。信初有嫌於肜，行出高闕塞九百餘里，得小山，乃妄言以爲涿邪山。肜到，不見虜而還。坐逗留畏懦，下獄，免。

郭襄，以謁者領護羌校尉事。到隴西，聞涼州羌盛，還。詣闕抵罪。

鄧鴻爲車騎將軍，出塞追叛胡逢侯。坐逗遛，下獄，死。

劉岱爲兖州刺史。時董卓廢少帝，岱與豫州刺史孔伷[19]、廣陵太守張超、陳留太守張邈諸牧守共謀討卓，大會酸棗，設壇場而盟。然諸軍各懷遲疑，莫適先進，遂使糧儲單竭，兵衆乖散。

晋汝南王亮，武帝時，持節都督關中、雍、涼諸軍事。會秦州刺史胡烈爲羌虜所害。亮遣將軍劉旂騎督敬琰赴救。不進，坐是貶爲平西將軍。旂當斬，亮與軍司曹冏上言："節度之咎，繇亮而出，乞丐旂死。"詔曰："高平困急，計城中及旂，足以相拔。就不能徑至，尚當深進。今奔突有投，而坐視覆敗，故加旂大戮。今若罪不在旂，當有所在。"有司又奏免亮官，削爵土。詔惟免官。

蔡豹，元帝時爲建威將軍、徐州刺史。是時，太山太守徐龕以郡叛歸石勒。詔征虜將軍羊鑒、臨淮太守劉遐等，與豹共討之。鑒及劉遐等，并疑憚不相聽從，互有表聞，故豹久不得進。尚書令刁協奏曰："臣等伏思，淮北征軍，已失不速。今方盛暑，冒涉山險。山人便弓弩，習土俗，一人守阨，百夫不當。且運漕至難，一朝糧乏，非復智力所能防禦也。《書》云：'寧致人，不致於人。'宜頓兵所在，深壁固壘，至秋不了，乃進大軍。"詔曰："知難而退，誠合兵家之言。然小賊雖狡猾，故成擒耳。未戰而退，先自摧衄，亦古之所忌。且邵存已據賊壘，威勢既振，不可退一步也。"於是遣治書御史郝嘏爲行臺，催攝令進討。豹欲徑進[20]，鑒執不聽。協又奏免鑒官，委豹爲前鋒。以鑒兵配之，降號折衝將軍，以責後效。

宋臧質爲雍州刺史，時太祖北伐。使質率所統見兵向潼關。質頓兵近郊，不肯時發。獨遣司馬柳元景屯兵境上，不時進軍。質又顧戀嬖妾，棄營單馬還城，散用臺庫見錢六百萬。爲有司所糾，帝不問也。

南齊李安民爲領軍將軍，屯壽春。時淮北四州，聞太祖受命，咸欲南歸。至是，徐州人桓摽之、兖州人徐猛子等，合義衆數萬，砦險求援。太祖詔曰："青、徐泗州[21]，義舉雲集。安民可長轡遐馭[22]，指授群帥。"安民赴救留遲，虜急兵攻，摽之等皆沒。帝甚責之。

梁鄧元起，武帝時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詔以西昌侯蕭藻代之。是時，梁州長史

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人白馬戍主尹天寶[23],馳使報蜀。魏將王景裔、孔陵寇東西晉壽,并遣告急。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侵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24],非我而誰?何事匆匆便救?"長史庾黔婁等苦諫之,皆不從。高祖亦假元起都督征討[25]。諸軍將救漢中,比至,魏已攻陷兩晉壽。蕭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藻入城甚望之,因表其逗遛,不憂軍事。收付州獄,於是自縊。

唐竇琮,高祖義寧初,爲右領軍大將軍。時隋河陽都尉獨孤武,潛謀歸國。乃令琮以步騎一萬,自柏崖道應接之。遲留不進,武見殺,坐是除名。

段志玄,太宗時爲左驍衛大將軍,遣率兵往青海,掩吐谷渾良馬。志玄去青海三十里,遲留不敢進[26],坐免官。

張文幹行撫州刺史、平壤道行軍總管。貞觀十九年,征遼,回次易州。文幹以渡海多覆舟船,詔迫逗留不赴,斬之。

韋待價,則天永昌初爲安息道大總管,與副大總管、安西大都護閻温古征吐蕃。遲留不進。待價配流繡州,温古處斬。

李光弼爲河南、淮南、山南東道、荆南等道副元帥,封臨淮王。廣德初,吐蕃人寇京畿。代宗詔徵天下兵。光弼與程元振不協,遷延不至。十月,西戎犯京師,代宗幸陝。

李正己爲淄、青節度使。大曆十年,魏博節度田承嗣之叛也,正己與成德軍節度使李寶臣,同會於冀州之棗強縣,進圍貝州。承嗣發精兵寇磁州,爲貝州援。寶臣等見承嗣兵出,各退守行營。淮西節度使李忠臣聞之,棄衛州偃月城,濟河而南,屯於陽武。

桂仲武,憲宗元和十五年,爲安南都護。先是,安南兵亂,殺都護李象古。朝廷以仲武簡廉有材,用委以組綬。仲武既行,遇南兵方擾,逗留不進。貶安州刺史,以裴行立代焉。

周王峻爲樞密使,討并寇。太祖廣順元年十二月,峻遣供奉官翟守素奏:"臣所差仇弘超等,襲賊軍。至霍邑路追及,鼓譟蹙煞,其賊黨人騎投崖墮澗,不可稱計。"賜翟守素幣帛、袍帶。先是,王萬敢嬰城拒賊,攻之甚急。太祖命峻將兵先進,欲因幸洛都,更以禁軍繼之。至是,峻言劉崇一行,棄甲而遁。遣仇弘超掩襲,逐至霍邑,當險阻之路也。弘超無勇緩兵,賊遂安然解去。若弘超擊疾雷之勢,則彼無孑遺矣。蓋峻不能自率師而逐之,致悞大事,非將帥之才也。

武守琦爲左厢都校。顯德四年,世宗幸淮南。帝令守琦帥驍騎數百,徑趣維楊路,出於高郵。高郵乃楊州大邑,素多儲峙。守琦利其糧草,不時而進。故吳人因得虜其士庶,渡江南去。後數日,王人至楊州,乃督衆以救焚,故其寺觀廬舍僅有存者。及閱其遺民,唯殘瘵者十數人而已[27]。

軍不整

夫整軍經武，安民和衆，將帥之職也。故先庚後甲，以申其號令；鏗金伐鼓，以節其進退。既有嚴而有翼，且必誠而必信。俾等夷有序，上下無譁，靡犯於秋毫，克貞於師律者，率是道也。乃有失制勝之略，無馭衆之法。或臨敵而先卻，或陳隙而自潰，或虔劉於黎庶，或剽掠於玉帛。因緣縱暴，猖狂莫遏，卒使國威斯損，民怨是斂。采諸方冊，咸用論次。百代而下，足爲鑒戒者已。

荀林父，晉大夫（桓子也），將中軍。魯宣公十二年，帥師及楚子戰于邲。楚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爲，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及昏，楚師軍於邲，晉之餘師不能軍（不能成營也）。宵濟，亦終夜有聲（言其兵衆將不能用）。

季康子，魯大夫。哀公七年秋，伐邾。師遂入邾，處其公宮。衆師晝掠（虜掠，取財物也）。邾衆保于繹（繹，邾山也。在鄒縣北）。師宵掠，以邾子益來（益，邾隱公也。晝夜掠，《傳》言康子無法）。

後漢吳漢爲大司馬。建武二年，南郡人秦豐據黎丘，董訢起堵鄉，許邯起杏，又更始諸將，各擁兵，據南陽諸城。光武遣漢伐之。漢軍所過，多侵暴。時破虜將軍鄧奉謁歸新野，怒漢掠其鄉里，遂反擊，破漢軍。

晉祖逖，元帝時爲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從，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爲盜竊[28]，攻剽富室。逖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

王敦，元帝時爲鎮東大將軍，經略指麾，千里之外肅然。而麾下擾而不能整。

梁曹景宗，仕齊，爲游擊將軍。及高祖爲雍州刺史，景宗深自結附。高祖以景宗爲軍鋒，與王茂、呂僧珍掎角，破王珍國於大航。景宗軍士皆桀黠無賴，御道左右，莫非富室。抄掠財物，略奪子女，景宗不能禁。

臨川王宏，爲揚州刺史。天監四年，都督諸軍侵魏軍，次洛口。宏部分乖方，多違朝旨[29]。九月，洛口軍潰，宏棄衆走。其夜暴風雨，軍驚。宏與數騎逃亡，諸將求宏不得，衆散而歸，棄甲投戈，塡滿水陸，捐棄病者，強壯僅得脫身。宏乘小船濟江，夜至白石壘，款城門求入。臨汝侯登城謂曰："百萬之師，一朝奔潰。國之存亡，未可知也。恐姦人乘間爲變，城門不可夜開。"宏無辭以對，乃縋食餽之[30]。

邵陵王綸，爲中衛將軍。侯景構逆，加征討大都督。綸與前高州刺史李遷仕援兵至北岸，百姓扶老攜幼，以候王師。纔得過淮，便競剝掠。賊黨有欲自拔者，聞之咸止。

後周權景宣爲荆州總管。時陳湘州刺史華皎,舉州款附,表請援兵。敕景宣統水軍,與皎俱下。景宣到夏口,陳人已至,而景宣以任遇隆重,遂驕傲恣縱[31],多自矜伐,兼納賄貨,指麾節度,朝出夕改。將士憤怒,莫肯用命。及水軍始交,一時奔北。船艦器仗,略無孑遺。時衛公直總督諸軍,以景宣負敗,欲繩以軍法。朝廷不忍加罪,遣使就軍赦之,尋遇疾,卒。

隋韋冲,高祖開皇中,爲寧州總管。其兄子伯仁,隨冲在府,掠人之妻。士卒縱暴,邊人失望。帝聞而大怒,令蜀王秀治其事。益州刺史元巖,性方正,案冲無所寬貸。冲竟坐,免。

韓擒虎爲廬州總管,以平陳功,進位上柱國。有司劾擒虎放縱士卒,淫汙陳宫,坐此不加爵邑。

唐崔光遠,肅宗上元中,爲劍南節度使。梓州刺史段子章反,東川節度使李奐敗走,投光遠。光遠率將花驚定等討平之。將士肆其剽劫,婦女有臂串金銀釧,兵皆斷其腕以取之,亂殺數千人,光遠不能禁。

郭英乂爲神策軍節度使。代宗初,元帥雍王自陜統諸軍討賊洛陽。留英乂在陜爲後殿。東都平,以英乂權知東都留守。時東都再經賊亂,朔方軍及英乂、魚朝恩等軍,不能禁暴,與回紇縱掠坊市及鄭、汝等州。比屋蕩盡,人悉以紙爲衣,或有裸身者[32]。

李抱玉爲鳳翔節度使,大曆五年,抱玉自鳳翔移鎮盩厔縣。鳳翔將士以移鎮忿怨,縱兵大掠鳳翔坊市,因燒草積,居人擾駭,數日方定。

李忠臣爲淮南節度使,大曆二年,同、華節度周智光據州反[33]。忠臣入覲,次潼關,聞智光阻兵駐所,部將健禦之。及智光死,忠臣進兵,入華州大掠。自赤水關二百里間,畜産財物殆盡,官吏至有着紙衣,或數日不食者。又大曆十一年,與河陽三城使馬燧,各率所部官兵,次于鄭州。逆賊李靈耀盜張旗幟,來犯我師。淮西軍驕而無謀,河陽軍勇不設備。及聞賊至,忠臣惶遽退衄,燧亦隨之,頓軍于滎澤。淮西士卒潰者十五、六,西至汝葉,北至河洛,道路相繼。鄭州士庶,悚駭竄避,皆趣東都城,鄭州村落殆空。

劉昌爲宣武軍兵馬使,德宗貞元三年,昌率其衆,自坊州赴靈臺。既次三原,遂縱掠一夕。時淮西散兵百餘人隸於昌,及是,昌歸罪淮西兵,盡殺之。

王朝幹爲渾瑊將,吐蕃圍隴州,瑊遣朝幹以衆二千戍鳳翔。及岐山,遂縱剽掠,信宿方定。

劉悟,穆宗時,爲昭義軍節度使。時監軍劉承偕,頗恃恩權,嘗對衆辱悟,又縱其下以亂法,悟不能平。異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請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則必爲其困辱矣[34]。"衆因亂,悟不止之。遂擒承偕至牙門,殺其二僕,欲并害承偕。悟救之,獲免。

梁李思安爲檢校左僕射、亳州刺史，爲性不勇悍，每每統戎臨敵，不大勝必大敗。開元元年春，率兵伐幽州，營於桑乾河，虜獲甚衆，燕人大懼。及軍回伐潞[35]，累月不克，師人多逸。太祖怒甚，詔疏其罪，盡奪其官爵，委本郡以民戶係焉。踰歲起之，復令領兵。亦無鉅績可紀。

胡規爲北面招討使。乾化初，使河南尹張宗奭，奏規修河，軍人擾村閭，殺樹，奪稅戶絲，群衆以石礫人。太祖曰："我今以河南府積薪治敗岸，且有將領，何敢是耶？"翌日，命宣徽院使趙殷衡，押領規及六軍使已下，往都外閱視林木。至榆林已來，園林果木砍伐殆盡，仍招伏軍人，侵奪百姓財物。下詔曰："胡規比緣微效，遂委劇權，不能禁戢諸軍，而敢侵凌百姓，輒生狂計，欲起亂階，備見包藏，何堪委用？從來凶逆，已露鋒鋩，此際侮輕，足量肝膽。苟無極斷，慮掇後艱。胡規并男義方，委宗奭準軍令處置，其婦女任從所適。都指揮使韓勍已下一十二人，罰俸有差。"

後唐李存信爲都指揮使。初，朱瑄、朱瑾再乞師於武皇[36]，武皇假道於魏州，羅弘信委之，乃令存信將步騎三萬，與李承嗣、史儼會軍以拒汴人。存信軍於莘[37]，與朱瑾合勢，頻挫汴軍。汴師患之，乃反間魏人。存信御兵無法，稍侵魏之芻牧者，弘信乃與汴師通，出師三萬攻存信軍。存信揭營而退，保於洺州。

晋丁審琪爲延州節度使。審琪部曲僅千人[38]，失於檢御，民甚苦之。軍校賀行政等，與蕃部連結[39]，聚衆攻城，幾遭屠滅。賴鄜道軍救解[40]，幸獲保全。尋受代歸闕。

周馬鐸，漢末爲申州刺史，監兵在尉氏縣。會太祖在澶淵，爲衆軍迫請爲主。王峻在京，以許州節度使劉信是漢之宗室，遣鐸至許州圖之。鐸至，信自殺。鐸不能戢兵，而微有所掠。太祖知而怒之，不時任使。

校勘記

[1]龔，原作"襲"，據宋本改。

[2]豫，原在"備"前，據宋本乙。

[3]俟，原作"若"，據宋本改。

[4]字承祖，原作"自丞相"，據宋本改。

[5]子，原作"于"，據宋本改。

[6]二，原作"三"，據宋本改。

[7]岷，原作"峨"，據宋本改。

[8]輕，原作"徑"，據宋本改。

[9]赴，原作"副"，據宋本改。

[10]磧，原作"嶺"，據宋本改。

[11]舡，宋本作"船"。

[12]及，原作"乃"，據宋本改。

[13]結,原作"約",據宋本改。

[14]逐,原作"之",據宋本及《舊唐書・馬燧傳》改。

[15]夫,原作"攻",據宋本改。

[16]原本"私"前有"宴"字,據宋本删。

[17]橥,原作"策",據《漢書・李陵傳》顔師古注改。

[18]上,原作"土",據《漢書・李陵傳》顔師古注改。

[19]佃,原作"迪",據宋本改。

[20]徑,原作"遙",據《晉書・崔豹傳》改。

[21]泗,原作四,據《南齊書・李安民傳》改。

[22]遐叙,原作"退潜",據宋本改。

[23]主,原作"王",據《梁書・鄧元起傳》改。

[24]董,原作"薫",據宋本改。

[25]都督,原作"節",據《梁書・鄧元起傳》改,宋本僅有"都",字,脱"督"字。

[26]敢,原闕,據宋本補。

[27]者,原闕,據宋本補。

[28]竊,原作"賊",據宋本改。

[29]旨,原作"制",據宋本改。

[30]饋,原作"餉",據宋本改。

[31]縱,原在"恣"前,據宋本改。

[32]裸身,宋本作"經書",《舊唐書・迴紇傳》作"衣經",疑宋本脱"衣"字,明人不解其意而妄改。

[33]度,原作"使",據宋本改。

[34]矣,原闕,據宋本補。

[35]伐,原闕,據宋本補。

[36]瑄,原作"瑄",據宋本改。

[37]莘,原作"華",據宋本改。

[38]僅,原作"漢",據宋本改。

[39]蕃,原作"審",據宋本改。

[40]鄰,原作"潾",據宋本改。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四十六

將帥部(一百七)

觀望　生事

觀　望

夫臣之事上，貳乃有辟。矧乎冠萬夫而爲長，屬四郊之多壘，不念同體之義，罔思利國之訓。乃或自蓄疑貳，窺伺間隙，沉機不斷，逆節是萌。天非可欺，罪將焉往。此蓋自王道弗競，霸圖是興，其有奮自匹夫，遽操兵柄，昧靈命之攸屬，懷野心而弗靖。失其去就之分，處於疑豫之際。亦有時鍾內難，事起蕭牆，力遏外虞，兵宿原野。或坐觀於成敗，或詭取於進退。至若始存忠順，爰兹委用，終以嫌問，翻然失圖。遽始叛盜之名，宜乎《春秋》所貶者已。

漢英布，初與項籍入咸陽，爲前鋒。項籍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齊王田榮叛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布稱病不往，遣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譙讓召布(譙，讓責之也。音在笑切)。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布，又多其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

任安爲監北軍使者。戾太子反，召安發北軍兵。安受節已，閉軍門，不肯應太子。太子敗，安坐受太子節，懷二心，腰斬。

後漢隗囂爲西州大將軍。初，囂與來歙、馬援相善，建武初，光武數使歙、援，奉使往來，勸令入朝，許以重爵。囂不欲東運，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

劉表爲荆州刺史，時江南宗賊大盛，表使南郡人蒯越誘賊帥[1]，皆斬之，而襲取其衆。諸守令聞表威名，多解印綬去。表遂理兵襄陽，以觀時變。及李傕、郭汜入長安，欲連表爲援。乃以表爲鎮南將軍、荆州牧，封成武侯，假節。時天子都許[2]，表雖遣使貢獻，然北與袁紹相結。治中鄧義諫表，表不聽。

晉劉弘，永嘉末爲荆州刺史。時天下雖亂，荆州安全。弘與劉景升保有江漢之志，不傳司馬越。越甚銜之。會弘病卒。

郗隆爲東郡太守。隆少爲趙王倫所善，及倫專權，召爲散騎常侍。倫之纂也，以爲楊州刺史，尋加寧東將軍。未拜，而齊王冏檄至中州。人在軍者，皆欲赴義。隆以兄子鑒爲趙王掾，諸王子悉在京洛，故猶豫未決。王簿趙誘、前秀才虞潭白隆曰："當今上計，明使君自將精兵，徑赴齊王；中計，明使君可留督攝速，遣猛將率精兵速赴；下計，示遣兵將助，而稱背倫。"隆素敬別駕顧彥，密與謀之。彥曰："趙誘下計，乃上策也。"西曹留承聞彥言，請見曰："不審明使君當今何施？"隆曰："我俱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惟欲守州而已。"承曰："天下者，世祖皇帝之天下也。太上承代，已積十年。今上取四海不平，齊王應天順時，成敗之事可見。使君若顧二帝，自可不行，宜急下檄文，速遣精兵猛將。若其疑惑，此州豈可得保也？"隆無所言，而停檄六日。時寧遠將軍陳留王邃鎮東海，都尉鎮石頭。隆軍人西赴，邃甚重隆，遣從事於牛渚禁之，不得止。將士憤怒，夜掖扶邃爲主而攻之。隆父子皆死，顧彥亦被害。

甘卓爲安南將軍，鎮襄陽。王敦稱兵，遣使告卓。卓乃僞許，而心不同之。及敦攻譙王承於湘州，卓勸承固守，當出兵沔口，御敦歸路。遂乞師於卓。卓軍次睹口，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

麴允爲雍州刺史。安定太守焦嵩，率衆據雍州。劉曜之逼京都，允告難於嵩。嵩素侮允，曰："須允困，當救之。"及京都敗，嵩亦尋爲寇所滅。

蘇峻，元帝時爲鷹揚將軍，會周堅反於彭城，峻助討之，有功，除淮陵內史，遷蘭陵相。王敦作逆，詔峻討敦。卜之不吉，遲回不進。及王師敗績，峻退保盱眙[3]。淮陵故吏徐深、艾毅[4]，重請峻爲內史。詔聽之，加奮威將軍。

宋吳喜爲假冠軍將軍[5]，督豫州諸軍事。太宗即位，四方叛亂。喜東征，白太宗，得尋陽王子房，及諸賊帥，即於東征梟斬。東土既平，喜見南賊方熾，慮後翻覆受禍，乃生送子房還都。凡諸大王帥顧琛、王曇生之徒，皆被全活[6]。帝以喜新立大功，不問也，而內密銜之。

陳侯瑱爲侍中、江州刺史，鎮豫章。瑱據中流，兵甲強盛，又以本事王僧辨，雖外示臣節，未有入朝意。

周迪爲臨川內史，時周文育之討蕭勃也，迪按甲保境，以觀成敗。文育使長史陸遷才說迪。迪乃大出糧餉，以資文育。勃平，以功加振遠將軍，遷江州刺史。熊曇朗之反也，迪與周敦、黃法𣰰等，率兵攻圍曇朗。屠之，盡有其衆。王琳敗後，世祖徵迪，出鎮湓城，又徵其子入朝，迪趑趄顧望，并不至。

魯悉達[7]，梁末以侯景之亂，糾率鄉人保新蔡及晉、熙等五郡。及王琳據上流，琳授悉達鎮北將軍。高祖亦遣趙知禮授征西將軍、江州刺史，各送鼓吹女樂，悉達兩授之，遷延顧望，皆不就。高祖遣安西將軍沈泰潛師襲之，不能克濟。遣行臺慕容紹宗，以衆三萬來攻鬱口諸鎮，兵甲甚盛。悉達與戰，敗齊軍。紹宗僅以身免。王琳欲圖東

下，以悉達制其流，恐爲己患，頻使招誘。悉達終不從。琳不得下，乃連結于齊，共爲表裏。齊遣清河王高出助之。相持歲餘，會裨將梅天養等懼罪，乃引齊軍入城。悉達勒麾下數人，濟江而歸高祖。高祖見之，甚喜，曰："來何遲也？"悉達對曰："臣鎮撫上流，願爲藩屏。陛下授臣以官，恩至厚矣；沈泰襲臣，威以深矣。然臣所以自歸於陛下者，以陛下豁達大度，同符漢祖故也。"高祖笑曰："卿言得之矣！"授平南將軍、散騎常侍、北江州刺史，封彭澤縣侯。

後魏源子恭爲平南將軍。元顥之入洛也，加子恭車騎將軍。子恭不敢拒之，而頻遣間使，參莊帝動靜。未幾，顥敗，車駕還洛，進征南將軍，兼右僕射，假車騎將軍。

後周李遷哲，初仕梁，爲都督東梁、洵、興等七州諸軍事、東梁州刺史。及侯景簒逆，諸王爭帝，遷哲外禦邊寇，自守而已。

隋虞慶則，開皇二年冬，突厥入寇。慶則爲元帥，討之。部分失所，士卒多寒，凍墮指者千餘人。偏將達奚長儒，率騎兵二千人，別道邀賊，爲虜所圍甚急。慶則按營不救，由是長儒孤軍獨戰，死者十八九。帝不之責也。

唐李光弼爲河南副元帥，鎮臨淮。吐蕃入寇京畿，代宗詔徵天下兵。光弼與中使程元振不叶，遷延不至。

韓滉爲鎮海軍節度。自關中多難，滉即懷窺望。於所部關梁，築石頭五城，自京口拒玉山，禁馬牛出境。造樓船戰艦三千餘艘，以舟師五千人，繇海揚威武，至申浦而還。毁撤上元縣佛寺、道觀三千餘所，修塢壁，起建業抵京峴，樓雉相屬，以佛殿材於石頭城，繕置館第數十，聲言將奉迎鑾駕，實申儆自守也。城中穿井，深數十餘丈，近百所，下爲江平。俾偏將丘涔、董作涔，酷虐士卒，日役數千人，朝令夕辦。去城十數里內，先賢丘墓，多被侵毁。又追季長榮等戍軍還，以其所親吏盧復爲宣州刺史、採石軍使。增置營壘，教習長兵，以佛寺銅鐘鑄弩牙兵器。陳少游時鎮楊州，以兵甲三千人，臨江大閱，與滉境會。滉亦以三千兵臨金山，與少游相應。樓船於江中，以金銀繒綵，手相聘賚。

韓弘爲宣武軍節度使。弘既久鎮大梁，威讋封部。謂朝廷畏己，爵秩屢加，凡更三朝，未嘗意入覲。徐、泗、齊、蔡前後有阻兵者，弘每資寇觀望，屢貽國憂。及聞憲宗英武神斷，累殄劇賊，弘意寖懼。十三年，詔誅李師道，弘遂不敢翫寇，以兵圍曹州。來年春，師道梟首。七月，弘朝京師（又云弘貞元十五年，繇汴州大將，試大理評事，爲節度使。至元和十四年，凡二十一年，吳未聞有脩覲之意。及既戮元濟、師道，方懼而來）。

烏重胤爲橫海軍節度使，及屯軍深州，以賊憑陵，未可輕進，觀望累月。穆宗急於誅討，遂以杜叔良代之，以重胤檢校司徒，兼興元尹，充山南西道節度使。

梁朱友謙，梁祖建號，爲河中節度、檢校太尉，累拜中書令，封冀王。及朱友珪弒逆，友謙意不懌，雖勉奉僞命，中懷怏怏。友珪徵之，友謙辭以北面侵軼，謂賓友曰："珪

是先帝假子,敢行大逆?余位列維城[8],恩逾父子[9],論功校德,何讓伊人?詎以平生附託之恩[10],屈身於逆豎之手?"遂不奉命。其年八月,友珪遣大將牛存節度懷英、韓劉攻之,友謙乞師於莊宗。莊宗親總軍赴援,與汴軍遇於平陽,大破之,因與友謙會於猗氏。友謙盛陳感慨,願敦盟約。末帝嗣位,以恩禮結其心。友謙亦遜辭稱藩,行具正朔。天祐十七年,友謙襲取同州。以其子令德爲帥,請節鉞於梁。不獲。友謙即請之於莊宗,莊宗令慕容王正言,以節旄賜之。

後唐張萬進爲滄州都督。萬進殺留後劉繼威[11],自爲滄州。納款於朱梁,亦遣使乞降於莊宗。莊宗馳書慰勞。繼威,守光之宗也,或謂萬進曰:"河東已許守光自新。"萬進懼,繇是堅附於朱梁。

康義誠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河陽節度使。長興末,加同平章事。秦王爲天下兵馬元帥,氣焰灼,大臣皆懼,求爲外任。義誠以明宗委遇,無以解退,乃令其子以弓馬事秦王,冀自保全。明宗不豫。秦王諷義誠爲助。義誠曲意承奉,亦非其誠。及朱弘昭、馮贇等懼禍,謀於義誠。義誠但云:"僕爲將校,不敢預議。但相公所使耳。"及秦王既誅,閔帝即位,加檢校太尉、兼侍中,判六軍諸衛事。

趙德鈞爲幽州節度。淸泰末,太原兵亂。乃以德鈞爲諸道行營都統,其子延壽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劉延朗副之。又以范延光爲河東道南面行營招討使,以李周副之。帝以吕琦嘗佐幽州幕,乃命賫都統官誥,以賜德鈞,兼犒軍士。琦至,從容宣帝委任之意。德鈞曰:"既以兵相委,焉敢惜死?"德鈞志在并范延光軍,奏請與延光會合。帝以詔諭,延光不從。大軍既至,圍栢谷。前鋒殺蕃軍五百騎。范延光軍又至榆次,蕃軍退入河東川界。時德鈞累奏,乞與延壽鎭州節度。帝怒曰:"德鈞父子堅要鎭州,苟能逐退蕃戎,要代予位,亦甘心矣!若翫寇要君,但恐犬兔俱斃!"德鈞聞之不悦。

李彝殷鎭夏州,傲視中原,凡賊臣不逞,必陰相締結,冀其輸貨應接。李守貞出兵境上,以酬其貺。朝廷知其心,羈維之。

漢田再榮仕晉,爲護聖左廂都指揮使。開運末,契丹犯闕。明年,虜王北去。再榮從虜帳至眞定。其年閏七月,晦,李筠、何福進相率殺虜師。麻答擁甲仗庫,勢未退。筠等使人召再榮,再榮端坐本營,遲疑久之,爲軍吏道所迫,乃行。翊日,逐出麻答,諸軍以再榮名次在諸校之右,乃請權知留後事。

生　事

甲胄興戎,《商書》之爲戒;虎兕出柙,孔聖之攸譏。豈得兵火自焚,蹶弩輕發。是故狼貪著於軍令,兒戲存乎帝語。漢氏而下,將非一塗。或任總邊寄,身當臨敵;或捍守與國,討伐叛黨。而有肆志以逞,矢謀不臧,苟貪天功,罔恤時難。繇是專任己力,構

發釁端。啓內侮之階，棄在和之訓。靡思康靖，姑務煩克。失親善之爲寶，忘懷安之遠慮。横法以繩下，苟求以致怨。敗乃大事，職此之由，辱國受誅，悔將奚及者矣。

漢王恢爲大行諫議，陰使馬邑豪聶壹爲間（間，音居莧切）。亡入匈奴，謂單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財物可盡得。"單于愛信之，以爲然可，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縣，讀曰懸），視單于使者爲信（視，讀曰示），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將十萬騎入武州塞（在鴈門）。當是時，漢伏兵、車騎、材官三十餘萬，匿馬邑旁谷中。衛尉李廣爲驍騎將軍，太僕公孫賀爲輕車將軍，大行王恢爲將屯將軍，太中大夫李息爲材官將軍，御史大夫韓安國爲護軍將軍。諸將皆屬約：單于入馬邑，縱兵王恢、李息，别從代，主擊輜重（輜，衣，車衣。重，謂載重物車也。故行者之資，總曰輜重。音直用切）。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還去。恢等罷兵。於是下恢廷尉。廷尉論恢逗撓，當斬。恢行千金丞相蚡。蚡不敢言上，而言於太后曰："王恢首爲馬邑事，今不成而誅恢，是爲匈奴報仇也。"武帝朝太后，太后以蚡言告帝。帝曰："首馬邑事者恢，故發天下兵數十萬從其言。爲此，且縱單于不可得。恢所部擊，猶頗可得尉士大夫心（或當得其輜重，人衆也。古尉字，止如此）。今不誅恢，無以謝天下。"於是恢聞，乃自殺。

後漢朱徽，行度遼將軍。和帝永元中，南單于與中郎將杜崇不相平，乃上書告崇。崇諷西河太守，令斷單于章，無緣自聞。而崇因與徽上言："南單于安國疎遠故胡，親近新降。欲殺左賢王師子及左臺且渠劉利等。又右部降者，謀共迫脅安國起兵背畔[12]，請西河、上郡、安定爲之儆備[13]。"帝下公卿議，皆以爲"蠻夷反覆[14]，雖難測知。然大兵聚會，未必敢動搖。今宜遣有方略使者之單于庭，與崇、徽及西河太守并力，觀其動靜。如無它變，可令崇等就安國，會其左右大臣，責其部衆横暴爲邊害者，共平罪誅。若不從命，令爲權時方略。事畢之後，裁行客賜（言以主客之禮，裁量賜物，不多與也），亦足以威示百蠻。"帝從之，於是徽、崇遂發兵造其庭，安國夜聞漢軍至，大驚，棄帳而去。因舉兵及將新降者，欲誅師子。師子先知，乃悉將廬落入曼柏城[15]。安國追到城下，門閉，不得入。徽遣使曉譬和之，安國不聽。城既不下，乃引兵屯五原。崇、徽因發諸部騎追赴之急，衆皆大恐。安國舅骨都侯嘉爲等慮并被誅，乃格殺安國。安國王立一年，單于適之子師子立[16]。亭獨尸逐侯鞮單于師子，永元六年立[17]。降胡五六百人，夜襲師子。安集掾王恬將衛人士與戰[18]，破之。於是新降胡遂相驚動，十五部二十餘萬人皆反畔，脅立前單于屯屠何子薁鞬日逐王逢侯爲單于。遂殺略吏人[19]，燔燒郵亭、廬帳。將軍重向朔方，欲度漠北[20]。於是遣行車騎將軍鄧鴻、越騎校尉馮柱，與徽將左右羽林、北軍五校士，及郡國積射，緣邊兵；烏桓校尉任尚將烏桓、鮮卑，合四萬人討之。時南單于及崇屯牧師城，逢侯將萬餘騎攻圍之，未下。冬，鄧鴻等至美稷，逢侯乃乘兵度隘，向蒲夷谷。南單于遣子將萬騎，及崇所領四千騎，與鄧鴻等追擊逢侯於大城塞，

斬首三千餘級,得生口及降者萬餘人。馮柱復分兵追擊其別部,斬首四千餘級。任尙率鮮卑大都護蘇拔廆、烏桓大人勿柯八千騎要擊逢侯於蒲夷谷,復大破之,前後凡斬萬七千餘級。逢侯遂率衆出塞,漢兵不能追。七年正月,軍還。馮柱將虎牙營留屯五原,罷遣鮮卑、烏桓、羌胡兵[21]。封蘇拔廆爲率衆王,又賜金、帛。鄧鴻還京師,坐逗遛失利,下獄死。後,帝知徽、崇失胡和,又禁其上書,以致反畔,皆徵,下獄死。

耿夔代鄧遵爲度遼將軍,時鮮卑寇邊,夔與溫禺犢王呼尤徽,將新降者,連年出塞,討擊鮮卑。還,復各令屯列衝要(還,使新降者屯列衝要)。而夔徵發煩劇,新降者皆恚恨謀畔。

王敬爲敦煌長史。桓帝時,長史趙評在于寘病癰死,評子迎喪,道經拘彌王成國。與于寘王建素有隙,乃與評子云:"于寘王令胡醫持毒藥著創中,故致死耳。"評子信之,還入塞,以告敦煌太守馬達。明年,以敬代爲長史,達令敬隱覈其事。敬先過拘彌成國,復說云:"于寘國人欲以我爲王,今可因此罪誅建,于寘必服矣!"敬貪立功名,且受成國之說,前到于寘,設供具,請建而陰圖之。或以敬謀告建,建不信,曰:"我無罪,王長史何爲欲殺我?"且曰:"建從官屬數十人詣敬。"坐定,建起行酒,敬叱左右執之。吏士并無殺建意,官屬悉得突走。時成國主簿秦牧隨敬在會,持刀出曰:"大事已定,何爲復疑?"即前斬建。于寘侯將輸僰等,遂會兵攻敬。敬持建頭,上樓宣告,曰:"天子使我誅建耳!"于寘侯將遂焚營舍,燒殺吏士,上樓斬敬,懸首於市。輸僰欲自立爲王,國人殺之,而立建子安國焉。馬達聞之,欲將諸郡兵出塞擊于寘。桓帝不聽,徵達還,而以宋亮代爲敦煌太守。亮到,開募于寘,令自斬輸僰。時輸僰死已經月,乃斷死人頭送敦煌,而不言其狀。亮後知其詐,而竟不能出兵,于寘恃此遂驕。

陳泰字伯玄,爲雍州刺史。時司馬景王秉政,泰求敕并州,并力討胡。景王從之。未集,而雁門、新興二郡,以爲將遠役,遂驚反。景王又謝朝士,曰:"此我過也,非玄伯之責。"

宋張邵爲征虜將軍,領南蠻校尉,都督南雍州刺史。文帝元嘉中,丹折一州蠻屬爲寇,邵誘其帥,因出,大會誅之,悉掩其徒黨。既失信群蠻,所在并起,水陸斷絕。邵子敷至襄陽定省,當還都。郡蠻伺欲取之。會蠕蠕國遣使朝貢,賊以爲敷,遂執之。邵坐,降號揚烈將軍。

申垣爲寧朔將軍、徐州刺史。孝武大明元年,魏攻兖州。帝遣太子左衛率薛安都,新除東陽太守沈法系北捍。至兖州,魏軍已去。垣諫建議:"任臻亡命,屢犯邊民,軍出無功,宜因此翦撲。"帝從之。亡命先已聞知,舉村逃走。安都與法系坐白衣領職,垣棄市。群臣爲之請,莫能得。將行刑,始興公沈慶之入市,抱垣慟哭曰:"卿無罪,爲朝廷所枉誅。我入市亦當不久。"市官以白帝,乃原其命。繫尙方,尋被宥。後爲驍騎將軍。

後魏奚牧爲并州刺史。道武時,并州與後秦姚興接界。興頗寇邊牧,乃與興書,稱

頓首，均禮抗之，責興侵邊不直之意。興國和通恨之。有言於道武，道武戮之。

盧昶爲鎮東徐州刺史，宣武時，梁琅琊郡民王萬壽等，殺朐山戍主劉術。昶遣郯城戍副張天惠赴之，即據其城。既克梁朐山戍，帝遣虎賁四千人赴之。昶既儒生，本少將略，又羊祉子燮爲昶司馬，專征戍事，掩昶耳目，將士怨之。朐山戍主傅文驥糧樵俱罄，以城降梁。昶見城降，於是先走退，諸軍相尋奔遁。遇大寒雪，軍人凍死及落手足者三分而二。自國家經略江左，唯有中山王英，敗於鍾離；昶於朐山失利，最爲甚焉。

唐孫佺爲幽州都督[22]。睿宗延和元年，將兵二萬八千以襲奚師[23]，至冷陘，并沒焉。佺爲虜所擒，送於默啜。副使將軍周以悌死之[24]，將軍李楷落、烏可利、張貞[25]。楷落挺身以出。初，佺之將行也，烏可利諫曰："暑熱道險，懸師遠襲，舉非其時，往而必敗。"佺曰："薛訥言在邊，積有年矣。然竟不能復營州，使東北無事。今與公同心戮力，掩其不備，可以有功。道險暑熱，安能避乎？"於是遂行。命李楷落將騎兵四千爲前軍，遇賊八千騎，與戰，楷落敗。佺素怯懦，見賊至，驚懼，率衆欲還。又爲虜所敗，乃投惡山爲營，列方陣而待之。虜謂佺曰："既以和親，何得輕來襲我？"佺曰："吾來和親爾。"虜曰："若和親，國信物安在？"佺悉軍資以與之。虜得而更戰，軍遂大敗。至夜，衆餘七千，佺謂衆曰："帥兵南還。"於是兵皆散走，佺爲虜所得。佺敗處，去塞千餘里。

王君㚟爲右羽林軍大將軍，判涼州都督。玄宗開元十五年，與回紇戰，死。初，涼州界有回紇契苾思結渾四部落，代爲首長。君㚟微時，往來涼府，爲回紇等所輕。及君㚟爲河西節度使，回紇等怏怏，耻在其麾下。君㚟以法繩之，回紇等積怨，密使人詣東都，自陳枉狀。君㚟發驛奏："回紇部落難制，潛有叛謀。"帝使中使往按問之。回紇等竟不得理。由是，瀚海大都督、回紇承宗長流瀼水，渾大得長流古州，賀蘭都督契苾承朗長流契滕州，盧山都督思結歸國長流瓊州。右散騎常侍李令問，特進契苾嵩，以與回紇等婚姻，貶令問爲撫州別駕，嵩爲連州別駕。於是承宗之黨、瀚海州司馬護輸，糾合黨與，謀殺君㚟，以復其怨。會吐蕃使間道往突厥，君㚟率精騎往徐州掩之，還至甘州南鞏笔驛。護輸伏兵突起，奪君㚟旌節，先殺其左右宋貞，割其心，云是其始謀也。君㚟從數千人與賊力戰，自朝至晡，左右盡死。遂殺君㚟馱其屍以奔吐蕃。追兵及，護輸遂棄君㚟屍而走。玄宗甚痛惜之。

鮮于仲通爲劍南節度使，玄宗天寶七載，南詔閤羅鳳襲雲南。仲通褊急寡謀，及雲南太守張虔陁矯詐，遇之不以禮。舊事，南詔常與其妻女謁見都督虔陁，皆私之，又有所徵求。閤羅鳳皆不應。虔陁遣人罵辱之，仍密奏其罪惡。閤羅鳳忿怨，因發兵反攻，圍虔陁，殺之。時天寶九載也。明年，仲通率兵出戍嶲州，閤羅鳳遣使謝罪，仍與雲中錄事參軍姜如芝俱來，請還其所擄掠，且言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當歸命吐蕃，雲南之地，非唐有也。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逼天和城，爲南詔所敗。天寶十三載，閤羅鳳既臣吐蕃，劍南節度使楊國忠執國政，仍奏徵天下兵俾。留後侍御史李宓，將十餘萬

輩,餉者在外,涉毒瘴死者相屬於路。天下始騷然苦之。宓復敗於大和城北,死者十八九。會安祿山反,閣羅鳳乘釁攻陷嶲州。

韓滉爲潤州節度。貞元二年,滉朝京師。時兩河罷兵,中土寧乂。滉上言:"吐蕃盜有河湟,爲日已久。大曆以前,中國多難,所以肆其侵軼。臣聞其近歲以來,兵衆寖弱,西迫大食之強,北病回紇之衆,東有南詔之防。計其分鎮之外,戰兵在河隴者,五六萬而已。國家若令三數良將,長驅十萬衆,於涼、鄯、洮、渭,并脩堅城,各置三萬人,足當守禦之要。臣請以當道所貯蓄財賦,爲饋餫之資,以充三年之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河隴二十餘州復之,可翹足而待也。"德宗甚納其言。滉之來也,至汴州,厚結劉玄佐,將薦其可任邊事。玄佐納其賂,因許之。及其來覲,帝訪問焉。初,頗領命,及滉以病歸第,玄佐意怠,遂辭邊任,盛陳犬戎未衰,不可輕進。無幾,滉薨,竟寢其事,人亦幸焉。

田縉爲夏州節度使,以貪猥侵擾,黨項苦之,屢引西戎犯塞。元和末,大兵入寇,邊將郝玼數襲擊蕃壘,殺戮甚衆。邠州李光顏復以全師至,而戎人懼而退。蓋田縉始生國患,而賴光顏、郝玼之驅戮也。

後唐李仁矩爲閬州節度使。長興元年十月,供奉官張仁暉自利州回,奏董璋自率凶黨,攻陷閬州。仁矩舉家擒戮。仁矩始爲客將,預逢興運,錄趨走之勞。擢居蕃任,才疏謀淺,卒以此敗。初,朝廷昇閬州爲節度,制以仁矩代孫岳,物議不可。及仁矩至鎮,偵璋所爲,曲形奏報。地里遐邇,朝廷莫知事實,激成璋反狀,繇仁矩也。

晉安重榮爲鎮州節度制使。天福六年五月,執契丹使拽剌,以輕騎掠幽州南境之民,處於博野。乃貢表及馳書天下,述契丹受天子事父之禮,貪傲無厭,困中國之民,供億不逮,已繕治甲兵,將與決戰。高祖發使,諭而止之。

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少帝即位,加平章事。始,朝廷遣使告哀北虜無表致書,去臣稱孫。虜怒,遣使來讓。延廣乃奏令契丹回圖使喬榮,告戎王曰:"先帝則北朝所立,今上則中國自册。爲鄰爲孫,則可無稱臣之禮。且言晉朝有十萬口横磨劍,翁若要戰,則早來。他日不禁孫子,則取笑天下,當成後悔矣。"繇是與虜力敵,干戈日尋。初,高祖在位時,宣借楊光遠騎兵數百,延廣請下詔追還。光遠繇此忿延廣,怨朝廷。廣遣間使,泛海構虜。

周張建武爲寶州刺史。廣順三年十月,責授左司禦率府副率。制曰:"頃以野鷄蕃族,蟊賊邊陲。俾爾率領兵師,於彼進討,殺牛族孰戶,素不陸梁,而無故侵擾,致其讎敵。彼戎既然殺戮,去者寧不夷傷?俾將士罹殃,職爾之罪。授之散秩,猶爲寬恩。爾當再三深自咎責,可行左司禦率府副率。"

校勘記

[1]帥,原作"師",據《三國志・魏書・劉表傳》改。

[2]天,原作"太",據《三國志・魏書・劉表傳》改。

[3]眙,原作"胎",據《晉書・蘇峻傳》改。

[4]艾,原作"文",據《四庫全書》本及《晉書・蘇峻傳》改。

[5]"冠"字後,原脱"軍"字,據《四庫全書》本及《宋書・吳喜傳》補。

[6]被,原作"視",據《宋書・吳喜傳》改。

[7]達,原作"逵",據《陳書・魯悉達傳》改。

[8]余、維、城,原作"餘"、"繼"、"誠",據《舊五代史・朱友謙傳》改。

[9]逾,原作"喻",據《舊五代史・朱友謙傳》改。

[10]"平"字前,原有"王"字,生,原闕,皆據《舊五代史・朱友謙傳》刪補。

[11]劉,原作"留",據《舊五代史・莊宗紀》改。

[12]共,原作"兵",據《後漢書・南匈奴列傳》改。

[13]安,原作"去",據《後漢書・南匈奴列傳》改。

[14]覆,原闕,據《後漢書・南匈奴列傳》補。

[15]落,原作"洛",據《後漢書・南匈奴列傳》改。

[16]子,原闕,據《後漢書・南匈奴列傳》補。

[17]尸,原作"户";逐,原作"遂";元,原作"和",據《後漢書・南匈奴列傳》改。

[18]恬,原作"括",據《後漢書・南匈奴列傳》改。

[19]遂,原作"所",據《後漢書・南匈奴列傳》改。

[20]漠,原作"漢",據《後漢書・南匈奴列傳》改。

[21]本句原作"追羌胡兵討",據《後漢書・南匈奴列傳》改。

[22]佺,《舊唐書・北狄傳》作"儉"。

[23]二萬八千,《舊唐書・北狄傳》作"十二萬"。

[24]此句《舊唐書・北狄傳》作"周以悌與孫儉俱爲奚人所擒,送於突厥默啜"。

[25]此句語不詳,當有闕文。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四十七

將帥部(一百八)

違約　徇私　縱敵　輕敵

違　約

夫言忠信,雖蠻貊而有可往;德無常,雖巫醫而不可爲。蓋必誠無苟之謂矣。而况居將臣之任,奉征討之寄,受脤而行,成師以出。或廟謀先定,或軍志夙成,故宜寒暑之不踰,律呂之相應,乃能奮武略,揚威靈,平強寇,絕後患,獻功於明廷,受爵於大室者矣。其有違明約,狥偏見,或見利而輕動,或臨危而苟免,失在和之義,成否臧之凶。故宜殞身於戰陣,歸罪於司敗者也。或有心靡顧望,力難自濟,雖法所不舍,亦理有可悉。苟原情而未減,故來效而可收焉。

漢張騫爲衛尉。武帝元狩二年,封博望侯,與郎中令李廣,俱出右北平。異道。廣將四千騎先至,騫將萬騎後。匈奴左賢王將數萬騎圍廣,廣與戰二日,死者過半,所殺亦過當。騫至,匈奴引兵去。騫坐行留,當斬[1],贖爲庶人(軍行而輒留去)。

公孫敖爲護軍都尉、合騎侯。元狩三年夏,坐行留,不與驃騎將軍會,當斬。贖爲庶人。

李廣爲前將軍。元狩四年,從大將軍衛青出塞。青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奏。而令廣并於右將軍,軍出東道(并,合也。合軍而同道)。東道少回遠(回,繞也,曲也),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以水草少,不可群輩也)。廣辭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且臣結髮而與匈奴戰(言伊勝寇,即在戰陣),乃今一得當單于[2],臣願居前,先死單于(致死而取單于)。"大將軍弗聽,而就部引兵,與右將軍食其,合軍出東道(趙食其也。食,音異。其,音基)。惑,失道,後大將軍(惑,迷也。在後不及期也)。大將軍與單于接戰[3]。單于遁走,弗能得而還。南絕幕,乃遇兩將軍(絕,度也)。廣已見大將軍,還,入軍。大將軍使人問其失道狀,廣遂自殺。右將軍食其當斬,贖爲庶人。

路博德爲伏波將軍，元鼎中，遣與樓船將軍楊僕討南粵。樓船將軍將精兵，先陷尋陝，破石門，得粵船粟，因推而前挫粵鋒，以數萬人待伏波[4]。伏波將軍將罪人[5]，道遠，會期後[6]。與樓船會，乃有千餘人，遂俱進。

田廣明以祁連將軍，將兵擊匈奴。出塞，既不至質（質，所期處也），引軍空還。下太僕射杜延年薄責。廣明自殺。

趙充國爲蒲類將軍。宣帝初，遣五將出塞。充國兵當與烏孫合擊匈奴蒲類澤。烏孫先期至而去，漢兵不與相及。蒲類將軍出塞千八百餘里，西去後侯山，斬首捕虜，得單于使者蒲陰王以下三百餘級，鹵馬牛羊七千餘。聞虜已引去，皆不至期。還，天子薄其過，寬而不罪。

蜀胡濟爲鎮西將軍。後主延熙十九年，大將軍、後主督戎馬[7]，與濟期會上邽，濟失誓不至。維爲魏大將軍鄧艾所破於上邽。維退軍，還成都。

宋王鎮惡，晉末爲龍驤將軍，隨高祖北伐。高祖與期，若克洛陽，須大軍至，可輕前。既而鎮惡等徑向潼關，爲姚興所拒，不得進，而軍又乏食，馳告高祖，求遣糧援。時高祖沿河索[8]，魏軍屯據河岸[9]，軍不得前。高祖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軍示之曰："我語令勿進[10]，而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繇得遣[11]？"

張茂度，文帝時爲益州刺史。帝討荆州，刺史謝晦詔益州遣軍襲江陵。晦已平，而軍始至。白帝茂度與晦素善，議者疑其出軍留遲。時茂度弟邵爲湘州刺史，起兵應大駕。帝以邵誠節，故不加罪，被代還京師。

後魏薛瑾爲平西將軍。太武眞君五年，爲都將，從駕北討。以後期，與中山王辰等，斬於都南。

李崇爲車騎將軍。梁將趙祖悅襲據硤石[12]，詔撫軍將軍崔亮等討之。亮至硤石，乃大破之。亮與崇爲水陸之期，日日進攻，而崇不至。

唐廬江王瑗，高祖武德中，爲襄州行臺僕射。與從弟孝恭俱討蕭銑，授荆、郢道行軍元帥。瑗新至，部未能和其民，率兵臨境，不敢進。孝恭平銑，瑗竟後期。

獨孤晟，太宗貞觀中，爲殿中少監。令率兵與李大恩合勢，趨馬邑。晟坐失軍期，減死，徙邊。

李道彥，貞觀中爲右衛將軍、東郡公、赤水道行軍總管，與左驍衛將軍、榮國公樊興，坐失軍期，減死、徙邊。

劉仁願，貞觀中爲右威衛將軍、卑列道行軍總管。與司空李勣期會，逗留不赴。驛召至京。帝謂曰："自古軍法，後期皆死。"仁願奏曰："臣前後使四十餘人往李勣處，塗路荒梗，悉皆不達。最後一使，始得至大軍。臣又打得延津等七城，欲擊平壤。李勣兵馬遽以旋歸，事有因緣，非臣之咎。"帝曰："汝領兵萬餘，咸勁卒。亡城下邑，未有千人，以此分疏，更爲矯詐。"遂令拽出，欲於廟堂斬之。仁願號訴不輟聲，帝以其有鎮守東海

之勤,特免死,配流姚州。

王忠嗣爲隴右節度。玄宗天寶六載,董延光獻策,請下石堡城。詔忠嗣分兵應接之。忠嗣初以石堡險固,恐所得不如所失,請息兵觀釁。帝意不悦,及奉詔應接,延光僶俛緩期,故師出無功。

李光顔,憲宗元和初爲裨將。高崇文統神策軍,討劉闢于西川。時光顔與崇文約到行營,愆一日,懼誅,乃深入以自贖。

狥　私

將之在軍,得專其命。故曰:正則從令,私則衆怠。其有處置偏黨,奏請阿曲,報適素憾,引薦親暱。邀官爵之寵,求貨易之利,違方面之致,失出閫之威。或致衆叛親離,以壞軍政,爲將之失,莫大於此。

漢衛青,武帝時爲大將軍。元狩四年,大擊匈奴。時將軍李廣自請行,帝以爲老,不許。良久,乃許之,以爲前將軍。青出塞捕虜。知單于所居,乃自以精兵走之,而令廣并於右將軍,出東道。東道少回遠,大軍行水草少,其勢不屯行。廣辭曰:"臣部爲前將軍,今大將軍乃徙臣出東道。"是時,公孫敖新失侯,爲中將軍。大將軍亦欲使敖與俱當單于,故徙廣。廣知之,固辭。大將軍弗聽,令長史封書與之幕府,曰:"急詣部,如書。"廣不謝大將軍而起行,意象慍怒而就部(言愠怒之色形於外也[13])。

李廣爲右北平將軍,初,獲於匈奴,得脱,贖爲庶人。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嘗夜從二騎出,從人繇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隴西,殺太守,敗韓將軍(韓安國)。韓將軍後徙右北平,死於是。武帝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廣請霸陵尉與俱,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帝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登車不式,遭喪不服,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是以名聲暴於夷貉,威稜憺乎鄰國。夫報忿除害,損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徒跣,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

霍去病爲驃騎將軍。初,李廣之子敢,怨大將軍青之恨其父(令其父恨而死也),乃擊傷大將軍。大將軍匿諱之。居無何,敢從上雍至甘泉宫獵,去病怨敢傷青,射殺敢。去病時方貴幸,武帝爲諱,云:"鹿觸殺之。"

晉石鑒爲司隸校尉。時杜預爲河南尹,鑒以宿憾,奏預免職。時虜寇隴右,以預爲安西軍司,給兵三百人、騎百人、騎百匹,到長安,更除秦州刺史,領東羌校尉、輕車將軍、假節。屬虜兵強盛,鑒時爲安西將軍,使預出兵擊之。預以虜乘勝馬肥,而官軍懸乏,宜并力,大軍須春進討。陳五不可、四不須。鑒大怒,復奏預擅飾城門官舍,稽之

《軍典》，遣御史檻車徵詣廷尉。以預尙主在八議，以侯贖論。其後隴右之事，卒如預策。是時，朝廷皆以預明於籌略。

鄧羌，苻堅之將。堅遣王猛率羌張蚝、徐成等伐慕容暐。既陷并州，暐遣其太傅慕容評率衆四十萬來救。猛望評師之衆也，惡之。謂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敢以捷。成敗之機，在斯一舉。將軍其勉之。"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猛曰："此非吾之所及也，必以安定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悦而退。俄而交兵，猛召之，羌寢而弗應。猛馳就許之。羌於是大飲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數四，傍若無人。搴旗斬將，殺傷甚衆。戰及日中，評軍大敗，俘斬五萬有餘，乘勝追擊，又降斬十萬。

南齊曹虎爲寧朔將軍，封羅江縣男。虎啓，乞侯官。尙書奏侯官戶數殷廣，乃改封監利縣。

北齊高昂爲西南道大都督，攻上洛，爲流矢所中，創甚。顧謂左右曰："吾以身許國，死無恨矣！所可嘆息者，不見季式作刺史爾（季式，昂之弟也）。"高祖聞之，即馳驛，啓季式爲濟州刺史。

高季式爲冀州都督，隨司徒潘樂征伐，討江淮之間。爲私使洛人於邊境交易，還京，坐被禁止。尋而赦之。

唐李晟爲右神策都將。代宗大曆末，吐蕃寇劍南。晟領神策軍戍之。及還，擕倡妓以歸。西川節度使張延賞追之，晟深憾焉。德宗時，晟初建大功，以中書令鎮鳳翔，表稱宿故，懼延賞之責。朝廷以其功高，爲之免延賞相，拜左僕射。

袁滋爲申、光、蔡、隨、唐、鄧等州節度使。滋嘗請罷兵，以招吳元濟。及高霞寓以兵敗，貶出。憲宗思有以懷之，乃授滋節度使，行其計。滋本蔡州郎山人，祖父墳墓在焉。滋前任在襄州時，吳少陽理滋祖父墓，禁芻牧，諸袁有里居者，多署以職，而廩給之。及滋至唐州，乃去斥候而通好。賊圍其新興柵，滋又卑詞祈免。賊因不以滋兵爲意，故二歲無功，傷沮形勢，繇是坐貶撫州刺史。

劉總爲幽州節度使，入朝請析瀛、漠二州爲廉察，用權知京兆尹事盧士玫爲帥。朝廷從之。總娶涿州刺史張皐女，皐與士玫有內外之屬，故總以士玫上請，因而用之，非選衆任能也。

裴度爲山南東道節度觀察使，奏："京兆府參軍裴讓是臣男，年甚幼小，官無職事。今惟近敕，須令守官。伏以臣男之類，無數十人，悉是資蔭授官，所以置之散冗，守官既無公事，離任曾無妨闕。伏乞天恩，依前令在臣所任。"詔曰："應內外有職事官，宜準。"太和元年五月十二日，敕處分其諸州參軍文學。及京無職事者，不在此限。度憑其勳舊，遽紊明敕，置狥私愛，議者惜之。

後唐段凝爲鄧州節度使，莊宗同光四年二月，趙在禮據鄴城，李紹宏請用凝爲大

將軍。帝許之,令具方略條奏。凝所請偏裨,皆取其己黨。帝疑之,乃止。

縱 敵

《傳》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蓋受命以出,固敵是求,其執俘而言還,必至師以誘戰。其或籍兵要而貪寵祿,勞師徒而長寇讎。雖有可制之方,蓋念自全之計。曾微闘志,且冀遠圖。小則陷於非夫,大則孤於受脤。爲將之道,豈其然乎?報國之謀,非盡善也。

漢田仁爲司直,戾太子軍敗,南奔覆盎城門,得出(長安城南,出東頭第一門,曰覆盎城門,一號杜門)。會夜,仁都閉城門,坐令太子得出,坐縱反者,要斬。

後魏古弼爲安西將軍,征馮文通。文通嬰城固守,求救於高麗。高麗救至,文通將東奔,民多難之。其大臣古泥因民心之不欲,遂率衆攻文通,開城門以引官軍。弼疑古泥譎詐,不入城。高麗軍至,文通乃隨之奔,令婦人被甲居中,其精卒及高麗陳兵於外。弼部將高苟子率騎衝擊賊軍,弼酒醉,拔刀止之。故文通得東奔,將士皆怨弼不擊。太武大怒,徵還,黜爲廣夏門卒。

北齊彭樂爲泗州刺史、泗陽郡公。印山之役,西軍退。神武使樂追之,周文大窘而走,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有爾邪?何不急還前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周文金帶一袋以歸,言周文漏刃破膽矣。神武詰之,樂以周文言,且對曰:"不爲此語放之。"神武雖喜其勝,且怒其縱舍。伏諸地親拜,其頭連頓之。并數沙苑之失,舉刀將下者三,良久,乃止。樂更請五千騎取捉周文。神武曰:"爾何故而復言捉邪?"取絹三千疋壓樂,因賜之。

唐馬燧爲河東節度,加魏博招討使,大破田悦軍。建中四年十月,涇原軍反。德宗居奉天,燧引兵還太原。時魏州兵大敗後,城中無二三千人,皆瘡痍。悦日夕待降。燧思太原,畏留魏州,遷延不取。及奉天之難,燧乃退歸,使河北餘梗至今,燧之致也。

李懷光爲朔方軍節度。興元初,德宗在奉天,懷光以朔方軍屯咸陽。李晟爲神策行營節度,軍於渭橋。時懷光不欲晟獨當一面,以分己功,乃奏請晟兵。詔令晟將兵合懷光軍。晟引兵至陳陶斜軍壘,未周,賊出兵來寇。晟力出陣,且言於懷光曰:"賊堅保宮苑,攻之未必克。今出穴而欲一戰,此殆天以賊賜明公。"懷光恐晟有功,乃曰:"馬未銜秣,士不素飽,不若斂兵,候時而發。"晟乃收軍入壘。

令狐綯爲淮南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懿宗咸通九年,徐州戍兵龐勛自桂州擅還。七月,至浙西,沿江自白沙入濁河,剽奪舟船而進。綯聞勛至,遣使慰撫,供給芻米。都押衙李湘白綯曰[14]:"勛因徐兵擅還,必無好意[15]。無詔命除討,權變制在藩方。昨其黨投來,言其數不滿二千,而虚張舟航旗幟,恐人見其實。涉境已來,心頗憂惴。計其

水路，須出高郵縣界，河岸斗峻而水深。使若出奇兵逐之，俾荻船縱火於前，奇兵奮擊於後，敗走必矣。若不於此誅鋤，候濟淮、泗，合徐人怨負之徒，不下十萬，則禍亂非細也。”絢性懦緩，又以不奉詔命，謂湘曰：“長淮以南，他不爲暴，從他過去。餘非吾事也。”其年冬，勛果殺崔彥曾，據徐州。

高駢爲天下兵馬元帥，鎮維楊。僖宗廣明元年九月，黄巢北渡淮水，復攻徐、兖。初，黄巢以其年七月由採石江直抵淮南[16]。淮南城內，士客軍十餘萬，有梁纘者，本昭義節度使劉從諫之愛將也，後劉積敗，徙邊，遇赦還，復隸于軍。及駢領西川時，戍於大渡河，因奏爲親將。歷數鎮，以本軍所籍兵三千隨之。時告於駢，請擒賊。復有畢師鐸者，驍勇無敵，欲以兵邀之。時駢有鎮鄒軍使呂用之，素以左道佞惑於駢，恐諸將立功之後，侵其己權。因謂駢曰：“國家自數年以來，天下喪亂，黄巢起乎群盜，遂至橫行。所在藩維，望風瓦解。天時人事，斷可知之。公既統強兵，又居重地，只得坐觀成敗，不可更與爭鋒。若稍挫威名，則大事去矣。”駢然之，竟不議舉兵。巢遂肆志北侵焉。巢之趣廣陵也，江東諸鎮以駢屯數道勁兵，居將相重位，復又自咸通中復交趾之後，於安南開鑿河道，西川板築羅城，心匠天機，謂能驅役鬼神。至是，聞其安然，信巢、讓（尚讓也）往來，歷境而過。諸鎮繇是解體，淮北之人無復鬬志，遂相率附之，衆稱百萬。

輕　敵

《春秋傳》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孫、吳之法：奇正相生，詭譎爲道。有示弱以致勝，無輕敵以成功。古語曰：“以心度心，間不容針。”敵若卑而驕我，怒而擾我，啖以甘言，示其羸弱，反用我道，得非危哉！故善戰者，進退有度，動靜有宜。先審敵之形勢，必得敵之虛實。故行無虞，止有備焉，得斯術也。其或趨遠以爭利，怙勇以致師，不察幾微，務於先動，徒謂彼之可勝，不知己之已失，欲無負敗，其可得哉！

將鉏、樂懼，宋大夫也。魯成公十六年，鄭子罕伐宋，宋將鉏、樂懼敗諸汋陂（敗鄭師也，樂懼，戴公六世孫。將鉏，樂氏族），退舍於夫渠，不儆（宋師不儆備）。鄭人覆之，敗諸汋陂，獲將鉏、樂懼，宋恃勝也。

士魴，晉大夫也。晉人伐鄭。秦庶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伐晉師。秦、晉戰於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櫟，晉地）。

子囊，楚大夫也。子囊師於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殿（殿軍後），以吳爲不能而弗儆。吳人自皋舟之隘，要而擊之（皋舟，是險阨之道）。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公子宜穀。

司徒印，陳大夫也。宋莊朝伐陳，獲司徒印，卑宋也（卑宋，不設備）。

觀虎,晉大夫也。鮮虞人敗晉師於平中(平中,晉地),獲晉觀虎,恃其勇也。

公子卬爲魏將,秦孝公使衛鞅將而伐魏,魏使擊之。軍既相距,衛鞅遺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今俱爲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公子卬以爲然,會盟。已飲,而衛鞅伏甲士而襲虜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

漢李廣爲上谷太守,數與匈奴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爲武帝泣曰(昆邪,中國人也,對上而泣也)[17]:"李廣材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確,恐忘之。"(負,恃也。確,與就恃敗也。確,音角。)帝乃徙廣爲上郡太守。

後漢蓋延爲虎牙將軍屬。董憲自立爲海西王(海西縣,屬瑯琊郡)。建武四年,憲將賁休,舉蘭陵城。憲聞之,自郯圍休。時延等往救之,爲憲所敗。憲遂放蘭陵,殺賁休。延等往來要擊憲別將於彭城、郯、邳之間。戰或日數合,頗有克獲。光武以延輕敵深入,數以書誡之。(《東觀記》載延上疏,辭曰:"臣幸得受干戈,誅逆虜,奉職未稱,久留天誅。常恐污辱名號,不及等倫。天下平定已後,曾無尺寸可數,不得預竹帛之編。明詔深閔,儆戒備具。每事奉狗詔命,必不敢爲國之憂也。")

吳凌操爲破賊校尉。大帝統事,從討江夏。入夏口,先登,破其前鋒,輕舟獨進,中流矢死。

晉陶侃爲荆州刺史,鎮武昌。時新破城,欲乘勝擊杜曾,有輕曾之色。侃司馬魯恬言於侃曰:"古人戰爭,先料其將。今使君諸將,無及曾者,未可易逼也。"侃不從,進軍圍之於石城。時曾軍多騎,而侃兵無馬。曾密開門突侃陣,出其後,反擊其背。侃師遂敗,投水死者數百人。曾將趨順陽,下馬拜侃,告辭而去。

新蔡王騰爲車騎將軍,鎮鄴。時公師藩與平陽人汲桑等爲群盜,起於清河鄃縣,衆千餘人,寇頓丘,以葬成都王穎主而行,與張泓故將李豐等,將攻鄴。騰曰:"孤在并州七年,胡圍城不能克。汲桑小賊,何足憂也。"及豐等至,騰不能守,率輕騎而走,爲豐所害。

朱序爲南中郎將。苻堅遣苻丕、石越寇襄陽,次沔北。序以丕軍無舟檝,不以爲虞,石越遂游馬以渡。序大懼,因守中城。越攻陷外郛,獲船百餘艘以濟軍。

謝琰爲會稽內史。時孫恩作亂,琰不設備。恩奄至山陰北三十五里,琰遣參軍劉宣之距,破恩。既而,上黨太守張虔碩戰敗,群賊鋭進,人情震駭,咸以宜持重嚴備,且列水軍於南湖,兵設伏以待之。琰不聽,賊既至,尚未食,琰曰:"要當先滅此寇而後食耳。"跨馬而出。廣武將軍桓寶爲前鋒,摧鋒陷陣,殺賊甚多。而塘路迮狹,琰軍魚貫而前,賊於艦中傍射之,前後斷絶。琰至千秋亭,敗績。琰帳下都督張猛於後斫琰馬,琰墮地,與二子肇、峻俱被害,寶亦死之。

後燕慕容汗爲慕容皝寧遠將軍。皝庶兄翰奔段遼,遼弟蘭與圍柳城。皝遣汗及封弈等救之。皝戒汗曰:"賊衆氣鋭,難與爭鋒。宜顧萬全,愼勿輕進。必須兵集陣整,然

後擊之。"汗性驍鋭,遣千餘騎爲前鋒而進。封弈止之,汗不從,爲蘭所敗,死者大半。

前秦苻叡爲苻堅都督中外諸軍事,配兵五萬,討慕容泓於華澤。平陽太守慕容冲起兵河東,有衆二萬,進攻蒲坂。堅命竇衝討之。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馳兵要之,姚萇諫曰:"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叡弗從,戰於華澤,敗績,被殺。

西秦乞伏,益州乾歸之弟也。時天水姜乳襲據上邽[18],遣益州討之。邊芮、王松壽言於乾歸曰:"益州以懿弟之親,屢有戰功。狃於累勝,常有驕色。若其遇寇,必將易之。且未宜專任,示有所先。"乾歸曰:"益州驍勇善御,諸將莫及之,但恐其專擅爾。若以重佐輔之,當無慮也。"於是以平北韋虔爲長史,散騎常侍務和爲司馬,至大寒嶺。益州恃勝自矜,不爲部陣,命將士解甲游畋,縱行宴飲,下令曰:"敢言軍事者,斬!"虔等諫曰:"王以將軍親重,故委以專征之任,庶能摧彼凶醜,以副其瞻。賊已垂逼,柰何解甲自寬,宴安酖毒?切爲將軍危之。"益州曰:"乳以烏合之衆,聞吾至,理應遠竄。今乃與吾決戰者,斯成擒也。吾自揣之有方,卿等不足慮也。"乳率衆拒戰,益州果敗。乾歸曰:"孤違蹇叔,以至於此。將士何爲,孤之罪也。"皆赦之。

宋魯爽并弟秀,元嘉二十八年,自魏歸國。以爽爲司州刺史,秀爲滎陽、潁川二郡太守。時後魏太武已死,文帝更謀經略。五月,遣爽、秀、程天祚等,率部騎并荆州甲士四萬,出許、洛。八月,虜長社戍主[19]。永平公禿髮幡乃同棄城走。進向大索戍[20]。戍主僞豫州刺史跋僕蘭曰[21]:"爽勇而無防,我今出城,必輕來據之。設伏擅山[22],必可擒也。"爽果夜進,秀諫不止,馳往繼之。比曉,虜騎夾發,賴秀縱兵力戰,虜乃退還虎牢。爽因進次之,本期舟師入河,斷其水門。王玄謨攻碻磝,不伏,敗走,水軍不至。爽亦收衆南還。轉鬬數百里,至曲強。虜候其饑疲,盡鋭來攻。爽身自奮擊,虜乃退走。

梁劉季連爲益州刺史。時東昏失德,京師多故。季連因聚會發人丁五千人,聲以講武,遂遣中兵參軍宋買率之,以襲中水。穰人李託預知之,設備守險。買與戰,不利,退。州郡縣多叛亂矣。

鮑泉爲信州刺史。與王僧辨等,率舟師東逼邵陵王於郢州。郢州平,元帝以長子方諸爲刺史,泉爲長史,行府州事。侯景密遣將宋子仙、任約率精騎襲之。方諸與泉不恤軍政,唯蒱酒自樂。賊騎至,百姓奔告。方諸與泉雙陸,不信,曰:"徐文盛大軍在東,賊何由得至?"既而,傳告者衆,始令闔門。賊縱火焚之,莫有抗者。賊騎遂入,城乃陷。賊執方諸及泉,送之景所。

後魏陳留王虔,乾根之子也。道武登國初,賜爵陳留公,與魏主儀破黜弗部。後魏辰、慕容寶來寇,虔絶其左翼。寶敗,垂恚憤來桑乾,虔勇輕敵,於陣戰沒。

崔延伯爲左衛將軍,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州。先是,盧祖遷、伊甕生數將等,皆以元志前行之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從取高平。志敗,仍停涇部。延伯既破

秦賊,乃與蕭寶寅率衆,會於安定,卒甲十二萬,鐵馬八千匹,軍威甚衆。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繼來挑戰,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内爲鎖柱,教習強兵,負而趨走,號爲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寶寅、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閲。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境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奔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將有二萬。

北齊莫多婁貸文爲南道大都督,與行臺侯景攻獨孤如願於金墉城。周文帝軍出函谷,景與高昂議整旅厲卒,以待其至。貸文請率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不許。貸文性勇而專,不肯受命,以輕騎一千里前斥候,西過瀍澗,遇周軍,戰沒。

王則,太原人。初以軍功除給事中,爵白水子。從原天穆討邢杲,輕敵深入,爲杲所擒。

後周賀若敦爲驃騎大將軍。陳將侯瑱、侯安都等圍逼湘州,遏絶糧援。乃令敦率步騎六千,渡江赴救。瑱等以敦孤軍深入,規欲取之。每設奇兵,連戰破瑱。乘勝徑進,遂次湘州。因此輕敵,不以爲虞。俄而,霖雨不已,秋水泛溢。陳人濟師,江路遂斷。

楊忠爲大司空。時朝議將與突厥伐齊,公卿咸曰:"齊民地半天下,國富兵強,若從漠北入并州,極爲險阻。且其大將斛律明月不易可當。今欲探其巢穴,非十萬衆不可。"忠獨曰:"師克在和,不在衆,萬騎足矣。明月豎子,亦何能爲?"乃以忠爲元帥,又令達奚武帥三萬,自南道進,期會晉陽。忠出武川,過故宅,祭先人,饗將士,席捲二十餘鎮。齊人守陘嶺之隘,忠縱奇兵奮擊,大破之。突厥木汗可汗、控頭可汗、步離可汗等十萬騎來會。四年正月,攻晉陽。是時,大雪數旬,風寒慘烈。齊人乃悉其精鋭,鼓譟而出。突厥震駭,引上西山,不肯戰。以武後期不至,乃班師。突厥於是縱兵大掠,自晉陽至平城七百餘里,人畜無遺,俘斬甚衆。

隋薛世雄爲右翊衛將軍。竇建德僭稱長樂王,遣世雄率兵三萬討之。至阿城南,營於七里井[23]。建德聞世雄至,選精兵數千人[24],伏河澗南界澤中。悉拔諸城,僞遁,云亡入豆子航中[25]。世雄以爲建德畏亡,乃不設備。建德覘知之,自率敢死士一千人襲擊世雄。會雲霧晝晦,兩軍不辨,隋軍大潰,自相騰籍,死者萬餘。世雄以數百騎而遁。

唐姜寶誼,武德初,爲井鉞將軍。時劉武周將黄子英,往來雀鼠谷。高祖令寶誼擊之。子英數以輕兵挑戰,寶誼兵纔接,子英輕遁,如此者再三。寶誼悉衆以逐之,伏兵發,軍遂大敗,寶誼爲賊所擒,復得逃歸。

趙景慈,尚高祖女桂陽公主。武德初,爲華州刺史,領行軍總管,與獨孤懷恩擊蒲州。時堯君素兵鋒甚鋭,前後遣將,皆不能克。景慈謂將士曰:"君素小盗,何足經營,

但諸軍不武爾。景慈與國親姻，忝荷榮位，必當殞首流腸，以報所授，終不能學君等，見賊便縮頭頓轡也。”因將兵至城下，君素出甲拒之。景慈躍馬突進，從者十餘人，直趨南門，斷賊歸路，遂入其濠內，賊於地道中出兵掩之，懷恩不能救，諸軍皆走。景慈被傷墜馬，遂爲賊所執。

王孝德爲朔州行營軍總管。武德九年，突厥寇朔州，孝德及朔州刺史姜世師，以數騎覘賊，卒與虜千餘騎相遇。孝德苦戰，久之，賊始退。

郭孝恪爲安西都護。太宗貞觀二十三年，阿史那社爾既擒龜兹王，孝恪守之。龜兹相那利潛引西突厥之衆，并其國兵萬餘人，來襲孝恪。時孝恪營於城外，有龜兹人來謂孝恪曰："那利，我之國相，人心素歸。今亡在野，必思爲變。城中之人，頗有異志。公其備之。"孝恪不以爲意。那利率兵奄至，孝恪始覺，乃領部下千餘人將入城，而那利之徒已登城矣。城中降胡，與那利表裏以擊。孝恪自爲前鋒，力戰而入。既失部分，爲胡賊之所蹂躪，流矢及鉞斧亂下，孝恪旋顧所部，尤有數十人隨之。孝恪復將出城黎，至西門，爲胡寇所殺。孝恪子待詔亦同死於陣中。

爨寶璧爲右監門衛中郎將。則天垂拱三年十月，與突厥骨咄祿元珍戰，敗。前軍盡沒，寶璧輕騎遁走。黑齒常之擊破突厥於黄花堆，又表請窮追餘寇。制常之與寶璧計議，遙爲聲援。寶璧以爲賊破在朝夕，貪功先行。又令人出塞二十餘里覘候，見元珍等部落，皆不設備，遂率衆掩襲之。既至，又先遣人報賊，令其得嚴備出戰。時寶璧下有精兵一萬三千人，賊走不出，已遂爲所敗。論者尤之，寶璧坐此伏誅。

程千里有勇力，爲上黨郡長史。玄宗天寶十五載，賊將蔡希德，數以騎挑戰。千里開城門，獨將麾下百餘騎逐希德，欲生得之。度橫橋，橋壞，墜坑中，爲賊所執。

唐朝臣爲振武節度使。德宗貞元四年，奚及、寶韋之衆度寇振武。初，朝臣頗無斥候，賊至，方郊迎宣慰中官。未相及一二里，中官二人爲所虜。朝臣奔歸，閉壁。乃掠人畜而去。時回紇數百騎合勢追之，人復爲所敗。

後唐閻寶爲檢校侍中，遙領天平軍節度使。唐天祐十九年，討鎮州。鎮人累月受圍，城中艱食，穀價騰貴，饑餓者多，計無所出，屢來求戰。城中五百餘人攻我長國，寶輕之，不爲堅。敵俄而數千人，維志奮力死戰。我救兵不至，賊壞城而出，縱火攻寶營。不能拒戰，引師而退。鎮人壞我營壘，取其芻粟者累日。

李仁矩，明宗長興初，爲閬州節度使，俾伺董璋之反狀。時物議以爲不可。及仁矩之鎮，偵璋所爲，曲形奏報，地里遐僻，朝廷莫知事實，激成璋之逆節，繇仁矩也。長興元年十月，璋自率凶黨以攻其城。仁矩召軍校[26]，謀守戰利害。皆曰："璋久圖反計，以賂誘士心。凶氣方盛，未可與戰。宜堅壁以老之。黨旬浹之間，大軍東至，即賊必自退。"仁矩曰："蜀兵懦，安能當我精甲？"即驅之出戰。兵未交，爲賊所敗。既而城陷，仁矩被擒，舉族爲璋所害。

校勘記

[1]當,原在"斬"字後,據《史記·衛青、霍去病列傳》乙。

[2]今,原作"令",據《史記·李將軍列傳》改。

[3]"戰"字前,原有"戟"字,據《史記·李將軍列傳》删。

[4]"以"字後,原有"挫粤"二字,據《史記·南越尉佗列傳》删。

[5]伏波,原闕,據《史記·南越尉佗列傳》補。

[6]會,原闕,"後"字,原在"期"字前,皆據《史記·南越尉佗列傳》補乙。

[7]"後主"二字,疑爲"姜維",《三國志·蜀書·姜維傳》:"十九年春,就遷維爲大將軍,更整勒戎馬,與鎮西大將軍胡濟期會上邽。"

[8]索,原闕,據《宋書·王鎮惡傳》補。

[9]河,原闕,"岸"字後,原有"軍"字,皆據《宋書·王鎮惡傳》補删。

[10]語,原作"欲",據《宋書·王鎮惡傳》改。

[11]遣,原作"進",據《宋書·王鎮惡傳》改。

[12]襲,原作"愉",據《魏書·李崇傳》改。

[13]言,原作"吉",據《漢書·李廣傳》顔師古注改。

[14]白絢,原闕,據《舊唐書·令狐絢傳》補。

[15]"意"字後,原有"絢曰雖無好意"六字,據《舊唐書·令狐絢傳》删。

[16]由,原闕,據《舊唐書·高駢傳》補。

[17]孫,原作"宣",據《漢書·李廣傳》改。

[18]上邽,原作"上封",據《晉書·乞伏乾歸載記》改。

[19]社戍,原作"杜茂",誤,據《宋書·魯爽傳》改。

[20]戍,原作"戊",據《宋書·魯爽傳》改。

[21]僞,原作"爲",據《宋書·魯爽傳》改。

[22]山,原作"止",據《宋書·魯爽傳》改。

[23]七,原作"十",據《舊唐書·竇建德傳》改。

[24]選,原闕,據《舊唐書·竇建德傳》改。

[25]豆子,原作"司予",據《舊唐書·竇建德傳》改。

[26]仁,原闕;矩,原作"知",皆據《舊五代史·李仁矩傳》補改。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四十八

將帥部(一百九)

殘酷　報私怨

殘　酷

子曰:"不教而殺,謂之虐。不戒視成,謂之暴。"蓋殘酷者,縱暴滋虐之謂也。三代以降,謀帥非一,其或詩、禮之選替,而勇捍之材進。乃有處爪牙之列,握旗鼓之要,當干城之任,受方面之寄,虐用其衆,毒痛於民。以戕害爲勢,以安忍爲樂。至有不式王命,視人如讎。誅求貨財,則動恣賊殺;屠掠城邑,則舉無噍類。孥戮不辜,虔劉參佐。肆豺狼之忿,極塗炭之苛。至於惡稔禍盈,而後不得其死者,蓋有之矣。《書》云:"天吏逸德,烈如猛火。"仲尼云:"苛政猛於虎。"良可畏哉!

漢項羽,爲楚大將軍。西屠咸陽,殺秦王子嬰,燒秦宮室。所過殘滅,秦民大失望。

周勃爲太尉,高帝十年,代相國陳豨反。十一年冬,勃道太原入定、代地,至馬邑。馬邑不下,攻殘之(殘,謂多所殺戮)。

後漢公孫瓚爲奮武將軍,破禽劉虞,盡有幽州之地。興平二年,遂保易京。是時旱蝗,穀貴,民相食。瓚恃其材力,不恤百姓,記過亡善,睚眦必報。州里善士,名在其右者,必以法害之。嘗言衣冠皆自以分職,富貴不謝人惠。故所寵愛,類多商販庸兒。所在侵暴,百姓怨之。於是代郡、廣陽、上谷、右北平各殺瓚所置長吏,復與鮮于輔、劉和共合。

黃祖爲荆州劉表將,屯夏口。祖子射(音亦)與禰衡善,隨到夏口。祖嘉其才,每在坐席,有異賓,介使與衡談。後衡驕蹇,答祖言:"俳優饒言。"祖以爲罵己也,大怒,顧五百捉頭出,左右遂扶以去,拉而殺之。

王匡爲河內太守,起兵討董卓。遣諸生于屬縣,微伺吏民,負罪收之,考責錢穀。負罪稽遲,則夷滅宗族,以崇威。

吳甘寧爲前部都督,廚下兒會有過,走投呂蒙。蒙恐寧殺之,故不即還。後寧賫禮禮蒙母,臨,當與升堂,乃出廚下兒還。寧許蒙不殺。斯須還船,縛置桑樹,自挽弓射殺

之。

晉苟晞爲征東大將軍、青州刺史。多置參佐,轉易守令,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戮,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頓丘太守魏植爲流人所逼,衆五、六萬,大掠兖州。晞出屯無鹽,以弟純領青州,刑殺更甚於晞。百姓號"小苟"酷于"大苟"。

桓溫爲大司馬、楊州牧,都督中外諸軍事。發州人築廣陵城。移鎮之時,溫枋頭之敗,行役既久,又兼疾病,死者十四、五,百姓皆嗟怨。

桓雲爲都督司、豫二州軍事、領鎮蠻護軍、西陽太守。雲招集衆力,志在足兵,多所枉濫,衆皆嗟怨。時雲兄大司馬溫執權,有司不敢彈劾。

宋劉粹爲征虜將軍,鎮壽陽。少帝景平二年,譙郡流離六十餘家,叛沒於後魏。趙景、秦剛等六家悔背,還投陳留襄邑縣頓、謨等林。粹遣將范縱夫討叛戶不及,因誅殺謨等三十家,男丁一百五十七人,女弱一百六十二口,收付作部。粹坐貶號爲寧朔將軍。

宗錢(一作宗越)爲龍驤將軍。時臧質、魯爽反,越討質等,破之,因追奔至江陵。時荆州刺史朱脩之未至,越多所誅戮,又逼略南郡王義宣子女,坐免官。擊尙方,復爲長水校尉。時竟陵王誕據廣陵反,越領馬軍隸沈慶之,攻誕。及城陷,世祖使悉殺城內男丁。越受旨行誅,躬臨其事,莫不先加棰撻,或有鞭其面者,欣欣然若有所得,所殺凡數千人。越爲將,所領衆嚴酷,好行刑戮,眦睚之間,動用軍法。時王玄謨爲都督南豫州刺史,御下亦少恩,將士爲之語曰:"寧作五年徒,不逐王玄謨。玄謨猶尙可,宗越更殺我。"

高道慶爲鍾離太守,領軍北討。道慶凶險暴横,求欲無已。有失意者,輒加捶拉,往往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齊高帝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梁侯景初仕後魏,爲定州刺史、大行臺。性殘忍酷虐。

陳陳靈洗爲安西將軍,性嚴急,御下甚苛刻,士卒有小罪,必以軍法誅之。造次之間,便加棰撻,而號令分明,與士同甘苦,衆亦以此依附。

後魏公孫軌爲平南將軍,屯壺關。會上黨丁零叛,軌討平之。軌既死,太武謂崔浩曰:"吾行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爲將,其返去,丁零渠帥乘山罵軌。軌怒,取罵者之母,以矛刺其陰而殺之。曰:"何以生此逆子!"從下到劈,分磔四支於山樹上,以肆其忿。'是忍行不忍之事。軌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而誅之。"

羊祉爲光祿大夫、假平南將軍、持節,領部騎三萬,從高肇南征。會班師,夜中引軍出,有二徑軍人,迷而失路。祉便斬隊副楊明達,梟首路側,爲中尉元昭所劾。會赦免,後爲征虜將軍。好慕名利,頗爲深文。所經之處,人號:"天狗"。及將出臨州,并無恩潤,兵民患其嚴虐焉。

元麗爲魏將軍,時秦州屠各王法智與主簿呂殉兒爲亂,麗討平,城之。麗因平賊之

勢，枉掠良善七百餘人。

劉貴爲行臺僕射，與侯景、高昂等討獨孤如願於洛陽。貴凡所經歷，莫不肆其威酷。脩營城郭，督責切峻，非理殺害，視下如草。

爾朱仲遠爲東道大都督、大行臺、大將軍。仲遠天性貪暴，大宗富族誣之以反[1]，歿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己。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後加太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彦伯、世隆，最爲無禮（彦伯、世隆，仲遠兄弟）。東南牧守，下至民俗，比之豺狼，將爲患苦。

北齊斛律光爲大將軍，性剛急，嚴於御下。治兵督衆，放杖威刑。板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其暴。

後周鄭偉，魏末爲大將軍、江陵防主、都督十五州諸軍事。偉性麤獷，不遵法度，睚眦之間，便行殺戮。朝廷以其有立義之效，每優容之。及在江陵，乃專戮副防主祀賓王，坐除名。

隋趙仲卿爲朔州總管。于時塞北盛興屯田，仲卿總統，微有不理者，仲卿輒召主掌，撻其胸背，或解衣倒曳於荆棘中。時人謂之"猛虎"。時有上表言仲卿酷暴者，高祖命御史王偉按之，并實。惜其功，不罪。因勞之曰："知公清正，爲下所惡。"賜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

楊素爲靈州道行軍總管，大抵馭戎嚴整，有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將臨寇，輒求人過失而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及其對陣，先令一二百人赴敵，陷陣則已，如不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百人復進，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稱爲名將。

屈突蓋爲武侯驃騎，性嚴刻。時有檢校太府卿崔弘度，亦嚴酷。長安爲之語曰："能飲三斗醋，不見崔弘度。寧茹三斗艾，不逢屈突蓋。"

魚贊爲車騎將軍。贊性凶暴，虐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有溫酒不適者，立斷其舌。煬帝以贊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贊兄俱羅譴責之，出贊於獄，令自爲計。贊至家，飲藥而死。弟恐懼，羅不自安，慮生邊患，轉爲安州刺史。

樊子蓋爲東郡留守。楊玄感作逆，來逼王城。及玄感解去，子蓋凡所誅殺者數萬人。

唐羅士信，高祖時爲新安道行軍總管。持法嚴暴，有不用命者，無問親友，必皆斬決。繇是下不附而畏之。

竇軌爲益州道行臺、右僕射。時蜀土寇盜聚結[2]，悉討平之。軌每臨戎，其部衆無貴賤少長，不恭命，即立斬之。每日吏士多被鞭撻，流血滿庭，見者莫不重足股慄。軌初入蜀，將其甥以爲心腹。嘗夜出呼之。不以時至，怒而斬之。每誡家僮不得出外，常

遣奴就官廚取漿,而悔之,謂奴曰:"我誠使汝,當要借汝頭以明法耳。"遣其部將,取奴斬之。其奴稱冤,監刑者猶豫未決。軌怒,俱斬之。行臺郎中趙弘安,知名士也。軌動輒榜箠,歲至數百。

武懿宗,則天時,與清邊道副總管婁師德按撫河北諸州。懿宗所至,多殘酷,人吏犯法者,必先刳取其膽,然後行刑,流血盈前,言笑自若。先是,孫萬榮、別師何阿亦多屠害士女,是時,人號懿宗與何阿小爲"兩何",或謂之語曰:"唯此兩何,殺人最多。"

嚴武,代宗時爲劍南節度等使,前後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爲武判官,及是,小不副意,召赴成都,杖殺之。繇是威震一方。

李正己,大曆中爲淄、清節度使,爲政嚴酷,所在不敢偶語。

朱希采,大曆三年,爲幽州節度使,爲政苛酷,人不堪命。竟爲孔目官李瑗所殺。

李懷光,德宗時爲邠、寧節度。建中初,城原州。以懷光兼領其任,居前督作。時懷光新臨,濫殺朔方大將數人,法令嚴峻。

李希烈爲淮西節度使,討梁崇義。先發千餘人守臨漢,崇義屠之。後,荆襄平,希烈選其軍嘗從臨漢之役者三千人,悉斬之。

張光晟爲單于都護、振武軍使。建中元年,回紇突僮悔錄領衆,并雜種胡等,自京師還國。輿載金帛,相屬於道。光晟訝其裝槖頗多,潛令驛吏,以長錐刺之,則皆輦歸所誘致京師婦人也。乃使突僮,及所領徒,悉令赴宴。酒酣,光晟伏甲盡拘而殺之,死者千餘人。唯留二胡歸國復命,遂部其婦人,給糧還京,收其金帛,賞賚軍士。後,回紇遣使來訴,帝不欲甚阻蕃情,徵拜右金吾將軍。回紇猶怨懟不已,又降爲陸王傅。

劉士寧,貞元中爲宣武節度使。日恣荒暴誅戮,無不怨苦。或彎弓挺刀,殺人於杯案間。都虞候李萬榮,因其獵於近郊,閉州門以拒之。士寧馳歸闕下。

韓弘,貞元十五年爲宣武軍節度使。有郎將劉鍔者,凶卒之魁已。弘欲大振威望,一日,列短兵於牙門,召鍔與其黨三百,數其罪,盡斬之以狥。血流道中,弘對賓客,笑自若(又云:弘制宣武,頗酷法,人人不自保)。

田季安爲魏博節度使,憲宗元和中,有進士丘絳者,嘗爲田緒從事。及季安從軍後,與同府侯臧相持爭權,季安怒斥絳,攝下邑尉,使人先路穴地以待。至,則排入而瘞之。其凶暴慘毒如此。

王庭湊爲鎮州節度使,穆宗長慶四年二月,故山南東道節度使牛元翼家屬,悉爲庭湊所害。初,元翼之出深州也,庭湊縶留其家。及節度漢南,數遣使厚賂庭湊竟出之。庭湊竟不許,至是,知元翼卒,盡殺之。

王重榮,懿宗咸通末,爲河中節度使。植性不仁,嘗於河岸立巨木,設機於其上,有軍吏忤其意者,則置於巨木,發其機,擲似河之急流。其慘毒也如此。部將常行儒,因重榮出於北郭,仗刃殺之。有識者咸快其事。

梁王珙，唐末爲陝州節度使。爲政苛暴，且多猜忌。殘忍好殺，不以生命爲意。內至妻孥、宗屬，外則賓幕、將吏，一言不合，則五毒將施，鞭笞剞斮，無日無之。奢縱聚斂，民不堪命。由是左右惕懼，憂在不測。光化二年六月，爲部將李璠所殺。

李罕之，唐末爲河陽節度使。雖有膽決，雄猜翻覆，而撫民御衆無方略，率多苛暴，性復貪冒，不得士心。出兵攻晉絳，時大亂之後，野無耕稼。罕之部下，俘剽爲資，啖人作食。其後，河陽爲張言所陷，罕之奔於太原。後唐武皇表爲澤州刺史，仍領河陽節度，以兵寇鈔懷、孟、晉、絳。數百里內，郡邑無長吏，閭里無居民。河內百姓，屯結山寨，或出樵汲，即爲俘馘。雖奇峰絕磴，梯危架險，亦爲罕之部衆攻取。先是，蒲之間有山田摩雲，邑人立柵於其上，以避寇亂。罕之百餘人攻下之，軍中因號罕之爲"李摩雲"。自是，數州之民，屠啖殆盡，荆棘蔽野，烟火斷絕，凡十餘年。

雷滿，唐末爲澧、郎節度使。貪穢慘毒，蓋非人類。及死，子彦恭繼之，蠻蜑狡獪[3]，深有父風。爐墟落榜，舟檝上下於南郡武昌之間，殆無人矣。

安王友寧，唐末爲宣武軍牙將。鳳翔李茂貞叛，屯兵盩厔。友寧攻下盩厔，無大小屠之。

後唐孔循，明宗時爲樞密使。會汴州軍校張諫謀亂，都指揮符彦饒誅斬亂兵，軍城安定，以循權知汴州。循至，召集謀亂。指揮使趙虔已下三千人，幷族誅之。

晉王建立仕後唐，爲青州節度使。性惡生好殺，爲政嚴烈。閭里有惡跡者，必族而誅之。其刑失於人者，不可勝紀。故當時人目之爲"王垛疊"，言殺其人而積其屍也。

安重榮爲定州節度使，嘗因暴怒部校賈章以謀叛，聞章有女一人，時欲捨之。女曰："我家三十口，繼經兵亂，死者二十八口。今父就刑，存此身何爲？"再三請死，亦殺之。鎮人緣是惡重榮之酷，而嘉賈女之烈焉。

萇弘簡累授左金吾衛、左將軍。性忌克而多疑，歷州鎮十餘，所在多豎棘於公署，方通大行，左右稍違忤，即加鞭笞，或至殺害，其意不可測。吏人皆側足而行，其煩苛暴虐，爲武臣之最。

張萬進，歷威勝、保大、彰義三軍節度使。所臨之地，士民慘懍。及疾羸，綿目州兵將亂，乃召副使萬廷圭，委其符印。記室李升，素憾萬進之凌虐，知其將亡，謂廷圭曰："氣息奄奄，不保晨暮，促移就弟，豈不宜乎。"廷圭從之，遂以籃輿秘尸而出，浹旬不舉，馳騎而奏，慮其有變。詔命既至，而後發喪。其妻素狼戾，謂長子彦球曰："萬廷圭逼迫危命，驚擾而至，不手戮之，奚爲生也。"廷圭聞之，不敢吊助。萬進自假殯精舍之下，至轊車東轅，凡數月之間，郡民百萬，無涕洟饋奠者。

張彦澤爲涇州節度使。從事張式，以彦澤所行事多不軌，數勸止之。彦澤不從，因酒酣，發矢向式，式偶免。因告病，不復請謁。彦澤愈怒，將加害焉。式乃避竄衍州。刺史送至邠州。邠州連帥李周，具奏其事。朝廷姑息彦澤，流式商州。彦澤堅飛奏請式，

朝廷允之。式既至,決口、剖心、斷手足而死之。後爲相州節度使,領軍北屯鎮定。後送款於虜,虜主遣彦澤先至京師,數日之內,恣行殺害。或軍士擒獲罪人至前,彦澤不問所犯,但瞑目,出一手,豎三指而已。軍士承其意,即出外,斷其頭腰領焉。彦澤與僞閤門使高勳不協,因乘醉至其門,害其仲父孝悌,暴死於門外。

李守超爲裨將,從其兄守貞征討。守超性慘毒,令軍士以大劍剖賊之首,爲六分,號爲肉蓮花,以成戲笑。河上居人爲掠而至者,亦罹其酷,人頗冤之。

漢劉銖,晉末爲高祖并州左都押牙。性好殺,尤慘毒。高祖以爲勇斷類己,深委遇之。建國初,授永興節度使,從定、汴、洛,移鎮青丘。立法深峻,令行禁止。吏民有過,不問輕重,未嘗有貸免者。每視事,小有忤旨,即令倒曳而出,至數百步外方止,膚體無貌。每杖人,遣雙杖對下,謂之"合歡杖"。或杖人隨其歲,謂之"隨年杖"。

史弘肇爲侍衛都指揮使,部轄禁軍,警衛都邑,專行刑殺,略無顧避。惡少無賴之輩,望風匿迹。路有遺棄,人不敢取。然而不問罪之輕重,理之所在,但云有犯,便處極刑。枉濫之家,莫敢上訴。巡司吏卒,因緣爲姦,嫁禍脅人,不可勝紀。時太白晝見,民有仰觀者,爲坊巡所拘,立斷腰領。又有醉民,抵忤一軍人,則誣以訛言,竟見棄市。嘗有醉者,誤入民家,婦呼之爲盜。巡司遇之,以楇其腦,血流被體,乃就鄰舍子,假錢二緡,令醉者負之,即斬於所犯之地。斷舌決口,斮筋折足者,僅無虚日。故相李崧,爲家僮誣告,族戮於市,而取其幼女爲婢。自是,仕宦之家畜僕隸者,皆以姑息爲意。而舊勳故將,失勢之後,爲廝養輩之所脅制者,往往有之。軍司解暉,性狡而酷。凡有推劾,隨意鍛煉。人有抵軍禁者,被甚苦楚,無不自誣以求死所。都人遇之,莫敢仰視。有燕人何福殷者,以商販爲業,嘗以錢十四萬,市得玉枕一,遣家僮及商人李進,賣於淮南,大得茗回。家僮無行,隱福殷貨財數十萬。福殷責其償。不伏,遂杖之。未幾,家僮詣弘肇上變,言虜主之入汴也,僞燕王趙延壽,遣福殷賫玉枕,陰遺淮南主,以致誠意。弘肇即日逮捕福殷等,係之。解暉希旨斷成,榜掠備至。福殷自誣,連罪者數輩,并棄市。妻女爲弘肇帳下健卒分取之,其家財并籍沒。

周慕容彦超爲兗州節度使,既謀叛命,乃於城中括率,械係笞掠,比戶銜冤。前陝州行軍司馬閻弘魯,閑居在州,懼其鞭朴,盡以家財爲餉。彦超以弘魯所餉未盡,又欲令判官崔周度得罪,乃令周度監括其家。周度謂弘魯曰:"公命之吉凶,係財之豐約,願無吝焉。"弘魯令家僮,與周度搜索斸掘,無孑遺矣。彦超又令牙將鄭懺,持刃訊之。弘魯惶迫告罄,周度白彦超曰:"閻行軍泣拜妻孥,輸財不盡,此情可恕。"彦超不之信。弘魯夫婦并係於獄,其乳母於泥中得金纏臂,輸之,望救弘魯。彦超怒周度阿私,令軍校趙質切責,便令自行杖笞弘魯夫婦,以至肉爛而死,即斬周度於市。

齊藏珍爲濠州刺史,世宗征淮、泗,命藏珍護兵南出。所至貪暴,淮甸之民及麾下仕伍,咸被其毒。

報私怨

不念舊惡，斯爲君子之心；以直報怨，蓋亦中庸之道。然而執兵之要，出師以律，念一忿之不忍，必舊憾之是脩。由失意以相仇，以忮心之是縱。忘乎公利，假彼軍興，其或敵境初平，國事方熾，奮其憤怒，耻於言詈。雖甘心於一時，亦流恨於千古。至於賢者，猶或病諸，察夫過舉，斯言是戒。

漢李廣爲驍騎將軍，坐亡失多，爲虜生得，當斬，贖爲庶人。數歲，與故潁陰侯并居藍田南山中射獵（潁陰侯，灌嬰之孫，名彊）[4]。嘗夜，從一騎出，從人田間。飲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廣，廣騎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宿廣亭下。居無何，匈奴入隴西，殺太守，敗韓將軍（韓安國）。韓將軍徙居右北平，死。於是武帝乃召拜廣爲右北平太守[5]。廣請霸陵尉，與車（奏請天子而將行）至軍而斬之。上書自陳謝罪。帝報曰："將軍者，國之爪牙也。《司馬法》曰：'登車不式，遭喪不服（式，武車之式，以禮敬人也。式者，前橫木也，字或作軾）。'振旅撫師，以征不服。率三軍之心，同戰士之力，故怒形則千里竦，威振則萬物伏（竦，警也）。是以聲名暴於夷貉，威振憺乎鄰國（神靈之威曰稜。憺，猶動也。陳留人語恐，言憺之。稜音來登切[6]。憺音徒濫切）。夫暴忿除害，捐殘去殺，朕之所圖於將軍也。若乃免冠跣徒，稽顙請罪，豈朕之指哉（指，意也）。"

魏安陽亭侯幹，司馬文王之弟也，滿長武寵之孫也。年二十四，爲大將軍掾。高貴鄉公之難，以掾守閶闔掖門，幹欲入，幹妃，偉公妹也（臣欽若等曰：偉宗公衡，長武之父也）。長武謂幹曰："此門近，公但來，無有入者，可從東掖門。"幹遂從之。文王問幹："入何遲？"幹具言[7]。故參軍王羨亦不得入，恨之。既而，羨因王左右啓王：滿掾斷門不內人，宜推劾。壽春之役，偉從文王至許，以疾不進。子從，求還省疾[8]，事定，乃從歸。由此內見恨。收長武，考死杖下。偉免爲庶人，時人冤之。

晉杜預爲征南大將軍，平吳。兵至江陵，吳人知預病癭，憚其智計，以瓠繫狗頸示之，每大樹似癭，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

劉毅爲衛將軍、江州都督。奏解江州刺史庾悅。初，悅爲司徒長史，會至京。毅時甚屯窶，先就府，借東堂與親故出射，而悅後與寮佐，徑來諸堂。毅告之曰："毅輩屯否之人，合一射甚難，君於諸堂，可望以今日見讓。"悅不許，射者皆散，唯毅留射如故。既而，悅食鵝，毅求其餘，悅又不答。毅常銜之，故奪悅豫章，解其軍府，使人微示其旨。悅忿懼而死，毅之褊躁如此。

桓溫爲荆州刺史，復以范汪爲安西長史。溫西征，委以留府。蜀平，進爵武興縣侯。溫頻請爲長史、江州刺史，皆不就。不請還京，求爲東陽太守，溫甚恨焉。後汪都督徐、

兗、青、冀四州、楊州、晉陵諸軍事、安北將軍、徐、兗二州刺史、假節。既而溫北伐，令汪率文武出梁州，以失期，免爲庶人。朝廷憚溫，不敢執。談者爲之歎恨。

隋宇文述爲大將軍，初，敬肅爲潁州郡丞，述食邑潁州，每有書屬，肅未嘗開封。由是述銜之。八月，朝于涿郡，帝以其年老，有政名，將擢爲太守者數矣。輒爲述所毁，不行。

唐李元諒爲鎮國將軍。節度李懷光反于河中，絕津。詔元諒與副元帥馬燧、渾瑊同封。時賊將徐庭光以鋭兵守長春宫，元諒遣招喻之。庭光素易元諒，且謾駡之，又以優胡爲戲於城上，斥元諒先祖。諒深以爲耻。及馬燧以河東兵至，庭光降于馬燧，詔以庭光試殿中監，兼御史大夫。河中平，燧待庭光益厚。元諒因遇庭光於軍門，命左右劾而斬之。乃詣燧，匍匐請罪。燧盛怒，將殺元諒，久之，以其功高，乃止。

李載義爲河東節度使，以楊志誠之逐己。後志誠復爲部下所逐，過太原，載義躬自歐擊，遂欲殺之。賴從事救解以免。然而擅殺志誠之妻孥、將卒。朝廷錄其功，曲法不問。

哥舒翰爲兵馬副元帥，守潼關也。主天下兵權，肆志報怨。詔奏戶部尚書安思順[9]，與祿山潛通，僞令人爲祿山遺思順書[10]，於閒門擒之以獻[11]。其年三月，思順及弟太僕卿元直并坐誅[12]，徙其家屬於嶺外，天下冤之。

後唐劉訓，莊宗同光末，爲襄州節度使。洛陽有變，訓以私忿，害節度副使胡裝。族其家，聞者冤之。

校勘記

[1]大，原作"太"，據《魏書・爾朱仲遠傳》改。

[2]土，原作"士"，據《四庫全書》本及《舊唐書・竇軌傳》改。

[3]蠻蜑，原作"蛋蠻"，據《舊五代史・雷滿傳》改。

[4]"故"字前，原有"李"字，據《漢書・李廣傳》删。

[5]北平，原作"平北"，據《漢書・李廣傳》乙正。

[6]來，原作"未"，據《漢書・李廣傳》注改。

[7]本句《三國志・魏書・滿寵傳》作"幹言其故"。

[8]求，原作"來"，據《三國志・魏書・滿寵傳》改。

[9]詔，《舊唐書・哥舒翰傳》作"誣"。

[10]"書"字前，原有"及"字，據《舊唐書・哥舒翰傳》删。

[11]閒門，《舊唐書・哥舒翰傳》作"關門"。

[12]元直，《舊唐書・哥舒翰傳》作"元貞"。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四十九

將帥部(一百十)

殺降 專殺

殺 降

夫荷推轂之寄,膺鑿門之任,帥王者時雨之師,吊四海籲天之衆,此將帥之職也。若乃納其款,不示其信,肆燎原之威,亡竭澤之戒,係其老弱,燒其城郭。由是敵人震壘,合境復畔。乃閉門而拒守,致彌載而不克。俾夫陰燐蔽于原野,強魂號於道路,豈唯失通侯之爵,固將致杜郵之死。雖兼弱攻昧,有國之常規;而舍逆取順,大《易》之微旨。紀諸竹素,垂戒將來。

白起爲秦上將軍,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將趙括軍長平以救之。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昭王聞趙食道絶,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絶趙救其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將軍趙括,出鋭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不樂爲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爲亂。"乃挾詐而盡坑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

項羽爲楚上將軍,破秦軍。秦將章邯降羽,羽立爲雍王。置軍中,使長史欣(史失其姓)爲上將,將秦軍行前(行前,謂居前而行)。是時,羽將諸侯兵三十餘萬,行略地至河南,遂西到新安(今穀州新安城是)。異時,諸侯吏卒徭使屯戍,過秦中(異時,俗言先時也。秦中,秦地也)。秦中遇之,多亡狀(無善形狀也)。及秦軍降諸侯,諸侯吏卒乘勝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令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秦又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羽。羽乃召英布、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衆,其心不服。至關,不聽事必危。不如擊之,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夜擊坑秦軍二十餘萬人。既入函谷關,至戲鴻門,後數日,羽乃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其宮室。羽於是自立爲西楚霸王。明年,羽至咸陽,

齊王田榮亦將兵會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羽遂北,燒夷齊城郭室屋(夷,平也),皆坑降卒,係虜老弱婦女,狥齊,至北海,所過殘滅,齊人相聚而畔之。

漢李廣爲將軍,從大將軍出定襄,諸將多中首虜率,爲侯者。而廣軍無功。後以郎中令出右北平,廣軍幾沒。漢法,廣軍自當亡賞(當,謂功過相當也)。廣與望氣王朔語曰:"自漢征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妄校尉已下(妄,猶凡也),材能不及中(中,謂中庸之人也),以軍功取侯者數十人。廣不爲後人,然終無尺寸功以得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邪?"朔曰:"將軍自念,豈嘗有恨者乎(恨,悔也)?"廣曰:"吾爲隴西守,羌嘗反,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至今,恨獨此耳!"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侯者矣!"

晉王澄爲荆州刺史、持節領南蠻校尉。先是,巴蜀流人散在荆、湘者,與土人忿爭,遂殺縣令,屯聚樂鄉。澄使成都內史王機討之。賊請降,澄僞許之。既而襲之於寵州,以其妻子爲賞,沉八千餘人於江中。自是,益、梁流人四、五萬家,一時俱反。

后魏王建爲中部大夫,從道武破慕容寶於參合陂。道武乘勝,將席捲南丁。于是揀擇俘衆有才能者留之,其餘悉給衣糧遣歸,令中州之民知恩德,乃召群臣議之。建曰:"慕容寶覆敗於此,國內空虛,圖之爲易。今獲而歸之,無乃不可乎?且縱敵生患,不如殺之。"道武謂諸將曰:"若從建言,恐後南人創乂,絕其向化之心,非伐罪吊民之義。"諸將咸以建言爲然。建又固執,乃坑之。道武既而悔焉,遂進圍中山。寶棄城,走和龍。城內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開。道武將夜入乘城,據守其門。建貪而無謀,意在虜獲,恐士卒四掠,盜賊亂府庫,請候天明。道武乃止。是夜,徙河人共立慕容普驎爲主,遂閉門固守。道武乃悉衆攻之,連日不拔。使人登巢車臨城,招其衆曰:"慕容寶捐城奔走,汝曹百姓,將爲誰守?何不識天命,取死亡也?"皆曰:"群小無知,但復恐如參合之衆,永全日月耳。"道武聞之,顧視建而唾其面。

崔游爲左將軍、南秦州刺史。先是,州人楊松柏、楊洛德兄弟數爲反叛,游至州,深加慰撫。松柏歸款,引爲主簿。稍以辭誘之,兄弟俱至。松柏既州之豪帥,感游恩遇,獎喻群氐,咸來歸款,且以過在前政,不復自疑。游乃因宴會,一時俱斬。於是外人以其不信,合境皆反。

隋樊子蓋爲光祿大夫,封濟公(言其功濟天下,特爲立名,無此郡國)。大業十一年,絳郡賊敬槃陁、柴保昌,阻兵數萬,汾、晉苦之。詔令子蓋進討。于時,人物殷阜,子蓋善惡無所分別,汾水之北,村塢盡焚之。百姓大駭,相率爲盜。其歸首者,無少長悉坑之。擁數萬之衆,經年不能破賊,有詔徵還。

唐隱太子建成,武德四年,以稽胡酋帥劉企成爲邊害,詔建成率師討之。軍次鄜州,大破之,虜獲千餘人。建成設詐,放其渠帥十人,并授官爵,令還本所,招慰群胡。企成與胡中大帥請降。建成以胡兵尚衆,恐有變,將盡殺之。乃陽言增置州縣,須有城邑,

悉課群胡執板築之。具會築城所,陰勒兵士皆執之。企成聞有變,奔於梁師都。競誅降胡六千人。

程知節,以高宗顯慶二年,爲葱山道行軍大總管,以討賀魯。次嘗都城,有胡人數千家,開門出降。知節屠城而去,賀魯遂即遠遁。軍還,坐免官。

專　殺

三代之授鈇鉞,兩漢之賜棨戟,皆得專殺者,唯以肅軍旅而謹號令也。若乃秦漢而降,幸總戎昭,性非仁賢,學昧《詩》、《禮》,驕盈弗率,暴横是圖。負恃軍戎,擅恣誅殛。或失律而歸罪於下,或遷怒而厚誣於人,或疑忌之相形,或取求之不獲。怠棄王命,殺害無辜,恣殘忍之心,快忿懟之意。旋伏明戮,以謝沉冤,天之禍淫,信不誣矣!

項羽,字籍,爲楚次將,與上將軍宋義救鉅鹿。宋義久不渡河,羽晨朝宋義,即其帳中斬義頭(即,就也)。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陰令籍誅之[1]。"諸將讋服(讋,失氣也。音之涉切),莫敢枝梧(梧,音悮。枝梧,猶枝捍也。式曰:小柱爲枝,邪柱爲梧),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共立羽爲假上將軍(未得懷王之命,故立爲假也),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王。王因使使立羽爲上將軍。

漢周苛爲御史大夫,守滎陽城。是時,左丞相韓信擊魏,虜魏王豹,傳豹詣滎陽。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苛曰:"反國之王,難與共守。"遂殺豹。

胡建,孝武時,守軍正丞(南、北軍各有正,又置丞,而建未得眞官,兼守之)。時監軍御史爲姦,穿北軍壘垣,以爲賈區(坐賣曰賈,爲賣物之區也。區者,小室之名。若今小庵屋之類,故衛士之屋,謂之區廬,宿衛宫外,士稱爲區士也。賈音古),建欲誅之。乃約其走卒(約,束也)曰:"我欲與公有所誅,吾言取之則取,斬之則斬。"於是,當選士馬日,監御史與護軍諸校,列坐堂皇上(校者,軍之諸部校也。室無四壁,曰皇),建從走卒,趨至堂皇下,拜謁,因上堂,走卒皆上。建指監軍御史曰:"取彼。"走卒前曳下堂皇。建曰:"斬之。"遂斬御史。護軍諸校皆愕驚,不知所以。建亦已有成奏在懷中,遂上奏以聞。繇是顯名。

後漢張脩,靈帝時爲中護匈奴中郎將。光和元年,脩與南單于呼徵不相能,脩擅斬之,更立右賢王羌渠爲單于。脩以不先請而擅誅殺,檻車徵廷尉,抵罪。

劉岱爲兗州刺史,與曹公、袁紹等起兵誅董卓,進屯河內。岱與東郡太守橋瑁相惡,岱殺瑁,以王肱領東郡太守。

吳凌統爲別部司馬[2],行破賊都尉,從擊山賊。時大帝破保屯,先還。餘麻屯萬人。統與督張異等,留攻圍之,克日當攻。先期,統與督陳勤會飲酒。勤剛勇任氣,因督祭

酒,陵轢一坐,舉罰不以其道。統疾其侮慢[3],面折不爲用。勤怒詈統及其父操,統流涕不答。衆因罷出,勤乘酒凶悖,又於道路辱統。統不忍,引刀斫勤,數日乃死。及當攻屯,統曰:"非死,無以謝罪。"乃率厲士卒[4],身當矢石,所攻一面,應時披壞。諸將乘勝,遂大破之。還,自拘於軍正。帝壯其果毅,使得以功贖罪。

孫綝爲大將軍,魏將諸葛誕舉壽春請降,遣朱异帥二萬人屯安豐,爲誕等勢[5]。異敗歸。綝受兵三萬人,使異死戰。異不從。綝斬之於鑊里,而遣弟恩救。會誕敗,引還。綝既不能拔出誕,而喪敗士衆,自戮名將,莫不怨之。

晉郭默爲右將軍,成帝咸和四年十二月,害平南將軍、江州刺史劉毅。太尉陶侃帥衆討默於尋陽,斬之。

前趙靳冲爲鎮北將軍,寇太原。平北卜珝率衆繼之。冲攻太原不克,而歸罪於珝,輒斬之。劉聰聞之,大怒,曰:"此人朕所不得加刑,冲何人哉?"遣其御史中丞浩衍,持節斬冲。

宋蕭惠開爲益州刺史,持節督益、寧二州諸軍事,路經江陵。時吉翰子在荆州,共惠開有舊,爲設女樂。樂人有美者,惠開既求不得,又欲以四女妓易之,不許。惠開怒,收吉,斬之。即納其妓。啓云:"吉爲劉義宣所遇,交結不逞。向臣訕毁朝政,輒已戮之。"孝武稱快。

南齊任侯伯,宋末爲平西將軍黄回軍主。先是,王藴罷南中郎將,南陽王翽未之鎮,藴寧朔府長史庾佩玉權行州事。朝廷先遣南中郎將中兵參軍臨湘,令韓幼宗領軍防州。沈攸之之難,二人各相疑阻,佩玉輒殺幼宗。回至郢州[6],遣侯伯行湘州事,又殺佩玉。侯伯與回同衛將軍袁粲謀石頭事,回令侯伯水軍乘舸往赴,會衆軍已至,不得入。太祖令湘州刺史呂安國至,收侯伯,誅之。

王奂爲鎮北將軍、雍州刺史,輒殺寧蠻長史劉興祖。武帝大怒,御史中丞孔稚圭奏其事,罪合窮戮,從之。

陳吴明徹爲領軍將軍,時湘州刺史華皎陰有異志。詔明徹率兵討之。明徹於軍中,輒戮安成内史楊文通。

後魏萬安國,孝文時爲大司馬、大將軍。先與神部長奚買奴不平。承明初,矯詔殺買奴于苑中。帝聞之,大怒。遂賜安國死。

侯莫陳悦爲秦州刺史,時賀拔岳督關中兵,召悦共討靈州。悦誘岳,斬之。岳左右奔散,悦遣人安慰,云:"我别稟意旨,止在一人,諸軍勿怖。"衆皆畏伏,無敢拒者。

唐趙郡王孝恭爲東南行臺右僕射,高祖武德中,與越州都督闞稜同討輔公祏。及擒公祏,公祏誣稜與己通謀。又杜伏威、王雄誕及家産在賊中者,合從原放,及皆籍没。稜訴理之,有忤孝恭。孝恭怒,遂以反誅之。

竇軌爲益州道行臺、右僕射。軌與行臺尚書韋雲起、郭行方素不協。及隱太子誅,

有詔下益州，軌藏諸懷中。雲起問曰："詔書安在？"軌不言示，但曰："卿欲反矣！"執而殺之。行方大懼，奔於京師。

蘇海政爲𦋺海道總管、檢校右武衛將軍。高宗龍朔二年十二月，受詔討龜兹及疏勒，敕昆陵都督阿史那彌射及濛池都督阿史那步直，發衆以從海政。步直先與彌射爭部落，不和，密謂海政曰："彌射謀反，請以計誅之。"時海政兵纔數十，懸師在彌射境內，遂集軍吏而謀曰："彌射若反，我輩既無噍類，不如先事誅之。"乃僞稱有敕，令大總管賚物數百萬段，分賜可汗及諸首領。繇是，彌射率其麾下，隨列請物。海政盡收斬之。其下鼠尼施、拔塞幹兩部叛走，海政與步直追討，平之。海政軍回，至疏勒之南。弓月又引吐蕃之衆，來拒官軍。海政以師老，不敢戰。遂以軍資略吐蕃，約和而還。其後吐蕃盛言彌射不反，爲步直所誣，而海政不能審察，濫行誅戮。

哥舒翰爲副元帥，禦安祿山。既至潼關，或勸翰曰："祿山阻兵，以誅楊國忠爲名。公若留兵三萬守關，悉以精鋭回誅國忠，此漢挫七國之計也。公以爲何如？"翰心許之。未發，有客泄其謀於國忠。國忠大懼，乃奏曰："《兵法》：'安不忘危'。今潼關兵衆雖盛，而無後殿，萬一不利，京師得無恐乎？請選監收小兒三千人，訓練於苑中。"詔從之，遂遣劍南將軍李福、杜光庭分統焉。又奏詔募一萬人，屯於灞上，令其腹心杜乾運將之。翰慮爲所圖，乃上表請乾運兵，隸於潼關。遂詔乾運赴潼關，計事因斬之。

李光弼，肅宗至德元年八月，爲太原引、北京留守。先是，太原節度王承業，軍政不脩。時御史崔衆，主兵於河東，侮易承業之爲人，衷甲持搶，上承業廳，以玩謔之。光弼聞之，甚不平。至是，又有詔："交衆所主兵於光弼衆，以麾下來謁。"光弼迎旌相接，而不遜避，長揖光弼。光弼怒，既至，又不交兵，光弼收繫之。頃，中使至，云除衆御史中丞。中使懷其敕，問衆所在。光弼曰："衆有罪繫之久矣。"中使持敕示光弼，李光弼對曰："光弼今秖斬侍御史，若宣制命，拜中丞，即斬中丞。若拜宰相，即斬宰相。"中使懼，遂寢之而還。翼日，以兵圍衆，至碑堂下，斬之。威振三軍。

嚴武爲劍南節度等使，前後在蜀累年，肆志逞欲，恣行猛政。梓州刺史章彝，初爲武判官，乃小不副意，召赴成都，杖殺之。由是威震一方。

駱元光爲華州節度，德宗貞元元年八月，專殺徐庭光。元光累有功，帝慮諫官論其專殺，先令宰相諭諫官勿論。

周智光爲同華節度，代宗永泰七年秋，逐吐蕃至鄜州。時杜冕屯坊州，智光與冕不協，遂殺鄜州刺史張麟，坑杜冕家屬八十一人，焚坊州廬舍三千餘家。

李奉先爲金吾衛將軍，憲宗元和十年，河東防秋卒殺豐州刺史燕重旴而歸。以奉先爲檢校左散騎常侍，兼豐州刺史。初，重旴之見殺也，麾下之衆或啓之，故不及備。從事有崔德玄者，總其亂衆，而頗易置之。黨亂者懼奉先至，而聽於德玄。乃潛告於奉先曰："燕大夫之死，實德玄構焉。今又招扇諸部，以拒公矣。"奉州百姓，舊與夷種雜處。

及奉先遣使潛覘,見其牛羊廬帳之在郊,以爲信然。及德玄迎謁于郊,奉先數而殺之,沒其家。

孟簡,元和末爲山南東道節度使,以心腹吏陳翰知上都。進奏,委以關通。翰持節陰事,漸不可制。簡怒,追至州,殺之,且欲滅口。翰弟及子進狀訴冤,且告簡贓狀。御史臺案驗,獲簡贓,及爲吐突承璀錢帛等,共計之十餘貫匹事。狀詞明白,故自太子賓客、分司東都,貶吉州司馬。

劉從諫爲昭義軍節度使,敬宗寶曆二年七月,奏大將軍程光晟謀翻,動,發覺,處置訖。從諫稔惡藏姦,非一朝一夕,光晟之死,人頗疑其冤。

韓約爲安南經略使,文宗太和二年六月,奏愛州刺史張丹犯贓,并欲謀惡,事已準法處置。大理寺議:張丹既行禁勘,即是制囚。韓約不合專擅處置,敕張丹男宗禮等并什放。

康傳圭,僖宗乾符中,自河東行軍司馬,除河東節度等使。時傳圭已率兵在代州,自行營赴任。兩都虞候張鍇、郭朏迎于烏城驛,并殺之,軍中震悚。

梁朱珍,唐末爲太祖諸軍指揮使。龍紀初,與諸將屯於蕭縣,以禦時溥。珍慮太祖自至,令諸軍葺馬廐以俟巡撫。時排陣斬斫使李唐賓之裨將嚴郊獨慢焉,軍候范權,恃珍以督之。唐賓素與珍不協,果怒,乃見珍以訴其事。珍亦怒曰:"唐賓無禮。"拔劍斬之。珍命騎列狀陳其事。太祖初聞唐賓之死,驚駭,與敬翔謀。詐令有司收捕唐賓妻子下獄,以安珍心。太祖遂徑往蕭縣,距蕭一舍,珍率將校迎謁。太祖令武士執,責其專殺,命丁會行戮。都將霍存等數十人,叩頭以救。太祖怒,以坐床擲之,乃退。

後唐李冲爲華州節度使。初,明宗至京師西征,軍未旋,命冲爲華州都監,令應接之。冲至華,迫華師史彦鎔入朝。李存敬至華,冲盡誅其家。俄而,任圜領西征大軍至,招討推官張礪、六軍推官李松等,因言西征監軍官李從襲,欲圖任圜,幾覆西軍。慮至京師,妄生間諜,君宜矯制誅之。冲即遣牙兵數十人,擒之軍中,斬首以徇。史彦鎔以逼己歸朝深怨冲,泣訴於安重誨。重誨怒,冲復令彦鎔歸華,詔冲歸朝。

孟知祥爲西川節度使。天成二年,表奏泗州防禦使、充西川兵馬都監李嚴,扇搖軍衆,尋已處斬訖。初,李嚴同光中爲客省使,使于蜀。時王衍專據坤維,部曲離心,知其必可取,使還,具奏蜀亡之狀,興師之日,必有成功。故平蜀之謀,始於嚴。郭崇韜起軍之日,乃以嚴爲三川招撫使。嚴與先鋒使康延孝,將兵五千,先驅閣道。或馳詞說,或威以兵鋒,大軍未及,所在隨下。延孝在漢州,王衍與書曰:"可謂李司空先來,予既舉誠納款。"衆咸以爲討蜀之謀,始於嚴,衍以甘言,將誘而殺之。欲不令遽往。嚴聞之,喜曰:"俟魏王至,吾兩人大功立矣。"即馳騎入益州。衍見嚴於母前,以妻母爲託。即日引蜀使歐陽彬,迎謁魏王。三川既平,以功冀領節度,尋遇蕭牆之難。明宗即位,嚴求之蜀川,乃以爲兵馬都監。知祥忌之,既至,召宴,即被執而害之,以謀欲構亂聞。

晉李金全爲滄州節度使。高祖天福二年，安州屯將王暉，殺節度使周瓌。詔遣金全以騎兵千，鎮撫其地。未及境，暉爲部下所殺。金全至，亂軍數百人不自安。金全說遣赴闕，密伏兵於野，以祖之座上，擒其軍校武彥和等數十人，斬之。彥和臨刑，宣言曰："周瓌儉嗇多疑，嚴刑峻令。王暉粗率悖慢，怨其約束，以至飛語斥間，各爲防虞。暉乃無疾針砭，數月不出，銛竹爲矛，圖爲竊發。預其事者，暉腹心數人而已。行間之卒，皆受其制，心雖有異，敢不從之？連鷄不棲，物之常理。夫亂者必戮，軍令有之。然則王暉，元惡也。天子猶賜之信誓，許爲郡守。我等見殺，非其罪也。若朝廷之命，是食前言者，苟將軍之令，得無冤乎？"既戮彥和等，其徒皆以兵送赴闕下。初，金全之將行也，帝謂曰："王暉之亂，罪莫大焉。但慮乎封守不寧，則民受其弊，故折矢飛詔，約之以不戮一人。拔暉爲淮安序升次校，以主其兵。卿之此行，無失吾信。"至是，以彥和等當危亂之日，劫掠郡城三日，所獲財貨在焉，遂殺而奪之。帝聞之，以姑息金全，不究其事，尋授以旄節。

楊光遠爲西京留守，兼鎮河陽。因罷其兵權，光遠繇此怨望，潛貯異志，多以珍玩奉契丹，訴己之屈。又私養部曲千餘人，撓法禁。河、洛之人，常如備盜。尋冊拜太尉，兼中書令。時范延光致仕，輦囊裝妓妾，居於河陽。光遠利其奇貨，且慮爲子孫之讎。因奏延光不家汴、洛，出舍外藩，非南走淮夷，則北走胡虜，宜早除之。高祖已許之不死，鐵券存焉，持疑未允。光遠乃遣子承勳，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裁。延光曰："天子在上，安得如此。"乃遣使者，乞移居洛下。行及河橋，擠於流而溺殺之。矯奏云："延光自投於河。"朝廷以適會其意，弗之理。

張彥澤爲涇州節度使，有從事張式者，以宗人之分，受其知遇。時彥澤有子，爲內職，素不叶父意，數行笞撻，懼其楚毒，逃竄外地。齊州捕送到闕，敕旨釋罪，放歸父所。彥澤上章，請行朝典。式以有傷名教，屢諫止之。彥澤怒，引弓欲射之。式僅而獲免。尋令人逐式出衙。式自爲賓從，彥澤委以庶務，左右群小惡之久矣。因此讒構，互來迫脅，云："書記若不便出斷定，必遭屠害。"式乃告病尋醫，攜其妻子，將奔衍州。彥澤遣指揮李興，領二十餘騎追之。戒曰："張式如不從命，即斬取頭來。"式懇告刺史，遂差人援送到邠州。節度使李周，驛騎以聞。朝廷以姑息彥澤之故，有敕流式於商州。彥澤遣行軍司馬鄭元昭詣闕，論請面奏。云："彥澤若不得張式，恐致不測。"高祖不得已而從之。既至，決口、剖心、斷手足而死之。式父驛詣闕訴冤，朝廷命王周代之。

李俊爲商州刺史，少帝開運二年，俊奏元隨、吳漢筠，監軍資庫，擅用官錢二十貫文，已處斬訖。刺史無軍權，部曲有罪，奏聽進止可也。不奏而殺，物議非之。

宋彥筠爲鄧州節度使，經過洛京，於銀沙灘斬廳頭將軍鄭溫，爲留臺所奏。據鎮將於都城殺人，其罪不細。有詔鞫之，疑云："彥筠先進過小底，二百人奉敕命，配在興順軍內。有千人先今往陝府般家，未到，沿路逃走。捕捉到一人，貴要例來等，便處斬，投

屍於河。彥筠出身軍旅,不知事體,合送鄭溫於河南府,請行勘責,不合專擅加刑者。"敕曰:"王者約法之義,比在防非,將致一平,所期共守。昨以憲司舉職,有國舊規,宋彥筠尋悔愆尤,理可矜恕。念兹勳績,深軫朕懷。特開宥過之恩,庶叶匿瑕之道。凡百有位,宜勵乃誠,所犯科條并釋放。"

漢王繼弘爲彰德軍節度使。乾祐初,誣殺節度判官張易,斥逐觀察推官張制。易,鎮州人,繼弘事有所不當,易必抗言爭之。繼弘粗褊,心不能容,嘗於席上,問國家西面用兵事。易曰:"或說尙洪遷力戰傷重,蓋性太剛故也。"繼弘正色曰:"洪遷傷重,合有邸報,子安得此言? 搖惑群情。"遽繫之於獄。奏易訛言惑衆,殺之以聞。制,曹州人,繼弘事有非理,與張易協力極言之。繼弘嘗乘醉攘臂,毆於床下。至是,因殺易,乃誣奏制與易同出訛言,而削其官,牒而逐之。後因郭謹代繼弘,又令害制焉。衆冤之。漢法深刻,蕃方奏刑殺,不問端倪,即順其情。故當時從事,鮮賓客之禮,重足一迹,而事之不暇。

李洪信爲陝州節度使。乾祐末,洪信奏馬步都指揮使聶召、秦國指揮使楊德、護聖指揮使康審澄等,與節度判官路濤、掌書記張洞、都押牙楊紹勍等,同謀叛,并殺之。唯康審澄夜中放火,殺關奔歸。初,朝議以諸道方鎮,皆是勳臣,不諳政理。其都押牙、孔目、官令、三司軍將,內選才補之,藩師皆不悅。故洪信因朝廷多故,誣奏加害焉。

周王宴爲晉州節度使。廣順元年正月,殺行軍司馬徐建崇,言謀通劉崇故也。

校勘記

[1]陰,原作"因",據《史記・項羽本紀》改。

[2]淩,原作"陵",據《三國志・吳書・淩統傳》改。

[3]慢,原闕,據《三國志・吳書・淩統傳》補。

[4]厲,原作"吏",據《三國志・吳書・淩統傳》改。

[5]"爲"字前,原有"豐"字,據《三國志・吳書・孫綝傳》删。

[6]回,原作"曰",據《宋書・黄回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五十

將帥部（一百十一）

失守　譴讓

失　守

孟軻有言曰："城非不高，池非不深，委而去之，是地利不如人和也。"夫有杖節臨戎，分閫受寄，樹藩屏而是賴，控咽喉以爲要。屬四郊之多壘，合衆心以爲城，契宗子之維寧，示武夫之重閉。是爲巨防，豈資饇保？然而智者多慮，或迫於勢孤；愚者無謀，或罹於衆叛。至或扃鐍非謹，繕完失時，罔思盡忠，威固吾圉。觀望畏法，脫走棄去，拘於司敗，蓋其宜矣。若乃奮不顧身，守死無二，拒以百術，攻非一塗。困於阽危，守終惇固，猛噬之下，英聲凜然。雖塗膏血於頹垣，殊要領於壍塹，亦竭節無愧也已。

後魏朱浮爲大將軍、幽州牧。彭寵及張豐反，攻浮。浮城中糧盡，人相食。會上谷太守耿況遣騎來救浮，浮乃得遁走。南至良鄉，其兵長反，遮之。浮恐不得脫，乃下馬刺殺其妻，僅以身免。城降於寵。

晉郭默爲劉琨假潁川太守，爲劉曜所圍。突圍，投冠軍將軍、領河東、平陽太守李矩。後矩轉羸弱，默深憂懼，解印，授其參軍殷嶠[1]，謂之曰："李使君遇吾甚厚，今遂去棄，無顏謝之。三日，可白吾去也。"乃奔陽翟。矩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追默至襄城，及之。默棄家人，單馬馳去。

苟晞爲都督中外諸軍，屯濛城。刑政苛虐，衆心稍離，莫爲致用。加以疾疫饑饉，其將溫畿、傅宣皆叛之。石勒馳襲濛城，執晞。

李矩爲冠軍將軍，領河南平陽太守，屯新鄭。矩將張皮與劉聰子粲戰於孟津，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泛舟迎皮。賊臨河列陣，作長鈎以鈎船，連日不得渡。夜遣部將格增，潛濟入皮壘，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出，奔武牢。聰追之，不及而退。

周顗爲寧遠將軍、荆州刺史，領護南蠻校尉。始到州，而建平流人傅密等叛，迎蜀賊杜弢。顗狼狽失據。陶侃遣將吳寄，以兵救之，故顗得免。

周撫監沔北軍事、南中郎將,鎮襄陽。石勒將郭敬率騎攻撫,撫不能守,率所領奔於武昌,坐免官。

和郁爲征北將軍。時,石勒寇趙郡,郁自鄴奔於衛國。

裴純爲榮陽太守,時,石勒寇汲郡,執郡守胡寵。遂南濟河。純奔建鄴。

庾冰爲吴國内史,會蘇峻作逆,遣兵攻冰。冰不能御,便棄郡,奔會稽。

朱序爲南中郎將、荆州刺史,鎮襄陽。苻丕來攻,序屢戰破賊,人情勞懈。又以賊退稍遠,疑不能來,守備不謹。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陷於苻堅。

王愉爲江州刺史、都督豫州四郡。至鎮,未幾,殷仲堪、桓玄、楊佺期舉兵應王恭,乘流奄至。愉既無備,惶遽,奔臨川,爲玄所得。玄盟于尋陽,以愉置壇所,愉甚耻之。

吴隱之,安帝時爲廣州刺史、假節領平越中郎將,及盧循寇南海[2]。隱之率厲將士,固守彌時。長子曠之戰沒。循攻擊,百有餘日踰城放火,焚燒三千餘家,死者萬餘人,城遂陷。隱之攜家累出,欲奔還都,爲循所得。循表朝廷,以隱之黨附桓玄,宜加裁戮。詔不許,宋高祖與循書,令遣隱之還。久,方得反。

宋朱脩之,文帝時爲司徒從事中郎,後隨右軍到彦之北侵。彦之自河南回,脩之留戍滑臺,被魏將安頡攻圍。糧盡,將士熏鼠食之。脩之被圍既久,母常悲憂。魏果克滑臺,囚之。申謨與脩之守滑臺,爲魏所沒,後得叛還。

蕭思話爲青州刺史,後魏南寇,檀道濟北伐,既而回師。思話懼,魏人大至,乃棄鎮奔平昌。思話先遣參軍劉振之城下邳,聞思話奔,亦委城走。魏人定,不至,而東陽積聚已爲百姓所焚,繇是徵下廷尉,仍擊上方。

南齊王敬則爲南兖州刺史,進號安北將軍。虜寇淮、泗,敬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高帝以其功臣,不問,以爲都官尚書撫軍。

梁魯休烈初仕齊,爲巴西太守。時,江南人程延期反,殺太守何法藏。休烈懼不自保,奔投巴東相蕭慧訓。

羊鴉仁爲豫州刺史,羊思爲殷州刺史,爲魏軍所逼,并棄城走。

劉潛字孝儀,爲豫州内史。侯景寇建業,孝儀遣子勱帥郡兵三千,隨前衡州刺史韋粲入援。及宫城不守,孝儀爲前歷陽太守莊鐵所逼,失郡,卒。

賀琛爲雲騎將軍、中軍、宣成王長史。侯景舉兵襲京師,王移入臺内,留琛與司馬楊皦守東府。賊尋攻陷城,放兵殺害,琛被槍,未至死。賊求得之,轝至闕下[3],求見僕射王克、領軍朱异,勸開城納賊[4]。克等讓之[5],涕泣而止。賊復轝送莊嚴寺[6],療治之。

陳樊毅爲左衛將軍,時,衆軍北伐,毅攻廣陵樊子成,收之。召以毅爲大都督,率衆渡淮,對清口築城,與周人相抗。霖雨,壞,毅自全軍自拔。

侯瑱爲江州刺史,鎮豫章。初,余孝頃爲豫章太守,及瑱鎮豫章,乃於新吴縣,别立

城柵，與瑱相拒。瑱留軍人妻子於豫章，令從弟大淵知後事，悉衆以攻孝頃。自夏迄冬，弗能克，乃長圍守之，盡收其禾稼。大淵與其部下侯方兒不協，方兒怒，率所部攻大淵，虜掠瑱軍妓妾金玉，歸于高祖。瑱既失根本，兵衆皆潰，徑歸豫章。豫章人拒之，乃趨湓城，投其將焦僧度。勸瑱投齊，瑱以高祖有大量，必能容己，乃詣闕請罪。高祖復其爵位。

後魏裴良爲汾州刺史。先是，官粟貸民，未及收斂，仍值寇亂。至是，城民大饑，人相食。賊知倉庫空虛，攻圍日甚，死者十三、四。良以饑窘，因與城人奔赴西河。汾州之治西河，自良始也。

房崇吉，初爲宋明帝太原太守，戍城。慕容白曜軍至，遣人召之。崇吉不降，遂閉門固守。外城至小，人力不多，勝仗者不過七百人，而白曜侮之，乃遣衆陵城。不時，克。白曜遂築長城圍之。崇吉糧矢俱盡，突圍走出，遁藏民舍。後與從兄法壽俱降。

賈顯度爲別將，防守薄骨律鎮。時，北鎮擾亂，爲賊攻圍。顯度拒守多時，以賊勢轉熾，不可久立。乃率鎮民，浮河而下。既達秀容，爲爾朱榮所留，尋表受直閣將軍、左中郎將。

尉建爲兗州刺史。時，宋高祖爲晉將，伐姚泓。令其部將王仲德爲前鋒將，逼滑臺。建率所部棄城，仲德遂入滑臺。

費穆爲雲州刺史，招離聚散，頗得人心。時，北境州鎮，悉皆淪沒，唯穆獨據一城，四面抗拒。既久，援軍不至，兼行路阻塞，糧仗俱盡。穆知勢窮，乃棄城南走，投爾朱榮於秀容。既而詣闕請罪，孝明詔原之。

薛曇尙，孝明時爲南陽太守。孝昌初，除州刺史元法僧叛，入梁。曇尙斬其，使人送首於都督、安樂王監。監不能援，遂爲梁將王希聃所拘。曇尙遁梁，梁以禮遇之。曇尙乞歸，乃聽還。

韋纘爲任城王澄楊州長史。澄出征之後，梁將姜慶眞乘虛攻襲，遂據外廓。雖尋克復，纘坐免官。

崔康爲燕州刺史，時天下多事，遂爲杜洛周攻圍。康堅守歷年，朝廷遣都督元潭與弟二子仲、哲赴救。潭敗，仲、哲死之。康遂率城民奔定州，坐以免官。

裴粲爲兗州刺史，尋爲濮陽太守崔巨倫所逐，棄州入嵩西高山。

爾朱世隆爲假儀同三司前軍都督，鎮虎牢。時，元顥逼。太守世隆不關世事，無將帥之略。顥既克滎陽，禽行臺楊匠。世隆懼而遁還，莊帝倉卒北巡，世隆之罪也。

泉企爲洛州都督。東魏將高敖曹率衆圍逼州城，杜窋爲其鄉導。企拒守旬餘，矢盡援絶，城乃陷焉。高敖曹曰："泉企力屈，志不服也。"

江果爲汝州都督。時，杜洛周、葛榮等叛亂，臺援不接，果以阻隔強寇，內徙無繇，乃攜子弟，并率城民東奔高麗。孝靜太平中，詔高麗送果等。元象中，乃得還朝。

張瓊爲汾州刺史。天平中,除慰勞大使,仍留鎮之。尋爲周文帝所陷,卒。

北齊封祖業行晉州事,時,薛循義爲衛將軍。沙苑之役,諸軍退還。祖業棄城走,循義追至洪洞,説祖業還守,而祖業不從。循義還據晉州,安集固守。

後周柳檜爲撫軍將軍,討上津、魏興,平之,即除魏興、華陽二郡守。安康人黄衆寶謀反,連黨與將圍州城,乃相謂曰:"嘗聞柳君勇悍,其鋒不可當。今既在外方,爲吾徒腹心之病也。不如先擊之。"遂圍檜郡。郡城卑下,士衆寡弱,無守御之備。連戰積十餘日,士卒僅有存者。于是力屈,城陷,身被十餘槍,遂爲賊所獲。

陽猛,初仕後魏,爲華山郡守。孝武西遷,猛率領所移鎮潼關。俄而潼關不守,猛于善渚谷立柵,收集義徒。授征東將軍、楊州刺史、大都督、武備將軍,仍鎮善渚。文帝大統三年,爲竇泰所襲,猛脱身得免。

隋史祥爲燕郡太守,被賊高開道所圍。祥稱疾不視事。及城陷,開道甚禮之。會開道與羅義通和,送於涿郡,卒于塗。

周法尚,後周宣帝時,爲開府順州刺史。高祖爲丞相,司馬消難作亂,陰遣上開府段珣,率兵陽爲助守,因欲奪其城。法尚覺其計,閉門不納。珣遂圍之。于時倉卒,兵散在外。因率吏士五百人,拒守二十日。外無救援,自度力不能枝梧,遂拔所領,棄城遁走。消難虜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歸于陳。

于仲文,初仕後周宣帝,爲東郡太守。高祖爲丞相,尉迴作亂,遣將檀讓,收河南之城。復使人誘致仲文。仲文拒之,迴怒其不同己。遣儀同宇文威攻之。仲文迎擊,大破威衆,斬五百餘級,以功授開府。迴又遣其將宇文曹度、石濟、宇文威、鄒紹自白馬二道俱進,復攻仲文。賊勢逾盛,人情大駭。郡人赫連僧伽、敬子哲率衆應迴。仲文自度不能支,棄妻子,將六十餘騎,開城西門,潰圍而遁。爲賊所追,且戰且行,所從騎戰死者十七、八。仲文僅而獲免,達於京師。迴於是屠其三子一女。高祖見之,引入卧内,爲之下泣。賜綵五百段、黄金三百兩,進位大將軍,領河南道行軍總管,給以鼓吹。馳傳詣洛陽,發兵以討檀讓。

唐張亮,隋末從李密隸李勣。勣歸國後,亮檢校定州别駕。劉黑闥反於河北,勣復以亮從軍,令守相州。及黑闥兵至,亮不能抗,棄城而遁。

齊王元吉守幷州,懼劉武周所逼,棄幷州,奔于京師。

程大買爲滄州刺史,爲劉黑闥所逼,棄城而遁。

劉弘基爲右驍衛大將軍,領行軍左一總管,屯晉州。裴寂爲宋金剛所敗,人情大駭,莫有固志。金剛以兵造城下,弘基不能守,遂陷于城。

高仙芝爲西河節度使,時,安祿山據范陽叛,仙芝爲討賊副元帥,屯軍於陝。時,范陽、平盧節度封常清,與安祿山戰於武牢,王師敗績。時,仙芝聞常清戰敗,乃棄軍西奔。陝郡太守竇庭芝棄郡北渡。

呂崇賁爲河東防禦使，時，安祿山反，哥舒翰敗，潼關不守。崇賁及華州防禦使魏仲犀、馮翊防禦使李彭年、上洛防禦使楊黯，皆棄郡走。所在兵將，解辮而散[7]。

顔眞卿爲平原太守，祿山之亂，初糾合兵衆以拒之。後兵力漸窮，棄郡南走渡河。自後，河北郡縣盡沒於賊中。

侯希逸，肅宗時爲平盧節度使，既數爲賊所迫，希逸率厲將士，累破賊徒向閏客、李懷仙等。既淹歲月，且無救援，又爲奚虜侵掠。希逸拔其軍二萬餘人，且行且戰，遂達于靑州。平盧始陷於賊。詔以希逸爲平盧、淄、靑節度使。自是，淄、靑節度皆帶平盧之名。

崔光遠爲威州刺史，充魏州節度使。初，司徒郭子儀與賊戰於汲郡，光遠率汴師千人渡河援之。及代蕭華入魏州，使將軍李處崟拒賊。賊大至，連戰不利。子儀怒，不救，處崟遂敗，奔還。賊隨處崟至城下，反問之曰："處崟召我來，何爲不出?"光遠乃要斬處崟。處崟善戰有勇，衆皆倚之。及死，人用危懼。魏州城自祿山反，袁知泰、能元浩等，皆繕完之，甚爲堅峻。光遠不能守，遂夜潰圍而出，渡河而還。肅宗不之罪，除太子少保。

董晉爲華州刺史、潼關鎭國軍使。時，朱泚僭逆于京邑，使凶黨敬江、何望之侵逼華州。晉奔遁，赴行在。

程權爲滄州節度使，時，鎭州王承宗叛命。憲宗元和十二年三月戊寅，鎭州賊以衆二萬人，入滄州東光縣，斷其白橋路。權不能御，以衆歸。

哥舒曜鎭襄城，時，李希烈反，陷襄城。曜西走洛陽。

李勉爲汴、宋節度使，時，李希烈反，以他盜爲名，悉衆來寇。勉城守累月，救援莫至。謂其將曰："希烈凶逆殘酷，若與交刃，必多殺無辜。吾不忍也。"遂潛師潰圍，南奔宋州。德宗尋有詔，以司徒平章事徵。既至朝廷，素服請罪。優詔復其位。勉引過備位而已。

李齊運爲晉、絳、慈、隰都防禦觀察使，時，李懷光自山東卷甲奔難，晝夜倍道。比至河中，力疲，休兵三日。齊運傾力犒軍，人人悦喜。懷光既反，驅兵還保河中，齊運不能敵，棄城走。

杜彥光爲監州刺史，時，吐蕃寇州，彥光棄州，奔於慶州。

張行恭爲平州刺史，時，太原軍犯州城，行恭不能守，因棄其城。

梁葛從周仕唐，爲兗州節度使。昭宗天復三年，靑帥王師範遣將劉鄩陷兗州。初，從周方統州兵在外，靑人知其虛，來攻逐之。

後唐李巖爲澶州節度使，會賊將賀瓌來寇，巖怠於守備，城遂陷賊。

戴思遠初仕梁，爲邢州節度使。屬燕將張方進殺滄州留後劉繼威，以城歸梁。梁末帝命思遠鎭之。莊宗平定魏博，以兵臨滄德。思遠棄鎭，渡河歸汴。

朱守殷爲蕃、漢馬步都虞候，守德勝寨，爲梁將王彥章所攻。守殷無備，遂陷南寨。莊宗聞之曰："駑才大誤予事[8]。"因撤此寨，往固楊劉。明宗在鄆州，密請以覆軍之罪罪之。莊宗私於腹心，忍而不問。

楊漢賓爲黔南節度使，會東川節度使董卓叛，攻城。漢賓棄城走，投忠州。

安崇阮爲夔州節度使，棄所部歸闕。翌日，待罪于閣門，尋命釋放。時，董卓據東川謀叛，來寇峽內諸州，而崇阮望風遁走。

漢劉在明，初仕後唐。閔帝應順初，爲貝州刺史。明帝移趙州，兼北面行營馬軍都指揮使，以軍戍易州。清泰末，幽州節度使趙德鈞，引軍赴團柏谷，路繇易州，取在明軍從。及德鈞兵敗，在明奔歸懷州。

安友規權永興軍府事，屬趙思綰奔衝，友規失守城池。後除名，配流登州沙門島。

周周密初仕晉，爲延州節度使。會契丹陷中原，延州軍亂，立高允權爲帥。時，密據東城，允權據西城，相拒久之。會漢高祖建義於太原，遣使安撫。密乃棄其城，奔於太原，隨漢高祖歸汴。

譴讓

夫將者，受脤於社，貞師以律。荷分閫之重，有干城之寄。始嘗受命，初無辨嚴，是所謂爲爪牙而衛社稷者焉。苟異於斯，否臧凶也。若乃擁兵而翫寇，示戎而失策。或士卒暴露，無恤下之心；或道路滯留，非速進之意。或對問失實，或臨敵亡備，以至不能鎮守，遂至退奔。其乃有名無實，失將兵之道；降城縱掠，違吊民之義。是以頒尺一以致語，遣使者以問狀。勞之以征役之苦，終之以訓讓之辭。故其聞命以知非，立功而贖罪者多矣。若夫上有疑心，下或恥過，因而負釁者，蓋亦有焉。

漢韓王信，高祖六年秋，匈奴冒頓大入，圍信。信數使使胡求和解。漢發兵救之，疑信數間使，有二心(間，私也)。上賜信書，責讓之，曰："專死不勇，專生不任。(信爲將軍，當必死之意，不得爲勇；當必生之心，不任軍事。《傳》曰："期死，非勇也；必生，非任也。")寇攻馬邑，君王力不足以堅守乎？安危存亡之地，此二者，朕所以責於君王(言雖處危亡之地，執忠履信，可以安存。責其有二心)。"信得書，恐誅。因與匈奴約共攻漢，以馬邑降胡，擊太原。

彭越封梁王，高祖十年，陳豨反代地。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徵兵於梁。越稱病，使使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讓，責也)。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即爲擒，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太僕有罪，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捕治越罪[9]。

楊僕爲主爵都尉，武帝以爲能。南越反，拜爲樓船將軍，有功，封將梁侯。東越反，

上欲復使將，爲其伐前勞（伐，爲矜恃也），以書敕責之，曰："將軍之功，獨有先破石門尋陿（南越中險地名也），非有斬將搴旗之實也（搴，拔取之）。烏足以驕人哉（烏，於何也）？前破番禺，補降者以爲勞虜，掘死人以爲獲，是一過也；建德、吕嘉逆罪，不容於天下（建德，南越王名也。尉佗玄孫也。吕嘉其相也[10]），將軍擁精兵，不窮追，超然以東越爲援，是二過也（以僕不窮追之，故今建德得以東越爲援也）；士卒暴露連歲，爲朝會不置酒。將軍不念其勤勞，而造佞巧，請乘傳行塞（傳，張戀切。行，下更切），因用歸家，懷銀黄，乘三組，夸鄉里，是三過也（銀，銀印也。黄，金印也。僕爲主爵都尉，又爲樓船持軍，幷將梁侯二印，故三組也。組，印綬也）；失期内顧，以道惡爲解（内顧，言思妻妾也。解，謂自解説也。若今言分疏），失尊尊之序，是四過也；欲請蜀刀，問君賈幾何，對曰：率數百（僕嘗爲將，請官蜀刀，詔問賈，答言此率數百也。賈，讀曰價）。武庫日出兵而陽不知，挾爲干君，五過也（干，犯也）；受詔，不至蘭池宫（本出軍時，欲使之蘭池宫，頓而不去。蘭池宫有渭城），明日，又不對。假令將軍之吏，問之不對，令之不從，其罪何如？推此心以在外，江海之間，可得信乎？今東越人，將軍能率衆以掩過不？"僕惶恐對曰："願盡死贖罪。"與王溫舒俱破東越。

馮奉世爲右將軍。元帝時，以隴西羌反，上言："願得其衆，不須煩大將。"因陳轉輸之費。帝於是以璽書勞奉世，且讓之（讓，責也。責其不須大將），曰："皇帝問將兵右將軍（官謂右將軍，而將兵在外，故謂之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不敢當敵，故戰爲畔敵也），大爲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耶（言未善嘗羌虜，不測其形）？良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言將軍恩惠未洽於於卒，又不能明其約誓，使在下信也）？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爲將軍，兵守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近所，隨近之處也。日夜，言兼行不休息也。詣，詣軍所），非爲擊也（助其守）。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佽飛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絫嗕種（嗕，音辱，又乃敎切。羌别種也。彀，工豆切，謂能張弩者也。絫，力追切）[11]，方急遣（言今速至軍所也）。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定，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褊裨，所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無悔，禽獸必全，將軍之職也。乃若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須，待也）。"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并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間，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爲建武將軍（自别有此安國，非武帝時人也）。未進，聞羌破，還。帝曰："羌虜破散創艾，逃亡出塞（創艾，謂懲俱也。創，初向切。艾，讀曰乂），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

後漢吳漢爲大司馬，擊公孫述。進軍成都城下，述死。其將延岑舉城降漢，悉滅公

孫氏，并誅岑，焚城。百姓縱兵火，大掠。光武聞之，語讓漢及副將劉尙[12]，曰："城中老母嬰兒，口以萬數，兵火大縱，可爲酸痛，甚違古人吊民之義。公等戴天履地，何忍行此邪?"

馬援爲伏波將軍，與耿舒同擊五漢壺頭。賊守隘，船不得上。暑甚，士卒多死。耿舒與兄好畤侯弇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充，縣名，屬武陵郡)。糧雖難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百，爭欲先奮。今壺頭竟不得進，大衆拂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連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弇得書，奏之。帝乃使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

皇甫嵩爲左車騎將軍，討邊章。中常侍張讓奏嵩連戰無功[13]，所費者多。徵還，收左車騎將軍印綬，削戶六千，更封都鄉侯二千戶。

袁紹爲右將軍，建安元年，曹公迎天子都許，乃下詔書於紹，責以地廣兵多，而專自樹黨；不聞勤王之師，而但擅相討伐。紹上書，自陳述，言皆飾非。

吳張昭爲綏遠將軍，及大帝即位，請命百官，歸功周瑜。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帝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慚，伏地流汗。昭忠謇亮直，有大臣節。帝敬重之，然所以不相昭者，蓋以昔駁周瑜、魯肅等議爲非也。

晉羊祜爲車騎將軍，鎭荆州。會吳人寇弋陽、江夏，略戶口。詔遣侍臣，移書詰祜不追討之意，并欲移州，復舊之宜。祜曰："江夏去襄陽八百里，比知賊聞，賊去亦已經日矣。步軍方往，安能救之哉？勞師以免責，恐非事宜也。昔魏武帝置都督，類皆與州相近，以兵勢好合惡離，疆埸之間，一彼一此，愼守而已，古之善教也。若輒徙州，賊出無常，亦未知州之所宜據也。"使者不能詰。

宋劉鍾，晉末爲龍驤將軍、太尉參軍事。高祖討司馬休之，鍾領石頭戍。時，大軍外討，京邑擾懼，鍾以不能鎭遏，降號建威將軍。

劉道規，晉末爲輔國將軍，都督荆、寧、梁、雍六州軍事。時，荆州刺史劉敬宣，征蜀不克。道規以都督降爲建威將軍。

劉懷愼，自高祖遷都壽春，劉懷愼督北徐、兗、青、淮北諸軍事、前軍將軍、徐州刺史。以亡命入廣陵城，降號征虜將軍。

蕭思話爲撫軍將軍、兗、徐二州刺史。統楊武將軍、冀州刺史張永衆，軍圍碻磝。初，鎭軍諮議參軍申坦[14]，與王玄謨圍滑臺，不克，免官。靑州刺史蕭斌板坦行建威將軍、濟南、平原二郡太守，守歷城令。任仲仁又爲坦副，并前鋒入河，發沿口永司馬崔訓、建武將軍、齊郡太守胡景世[15]，率靑州軍來會思話。及衆軍并至碻磝，沿三攻道。太祖遣員外散騎侍郎徐爰[16]，宣旨督戰。張永、胡景世當東攻道，申坦、任仲仁西攻道，崔訓南攻道。賊夜地道出，燒崔訓樓及蟆車[17]，又燒胡景世樓及攻具，尋又毁崔訓

攻道，城不可拔。思話馳來退師，攻城凡十八日，解圍，還歷下。崔訓以樓見燒，又不能固攻道，被誅於碻磝。永、坦并繫獄。詔曰："得撫軍將軍思話啓事，碻磝不拔，士卒疲勞。且班師清濟，更圖進討。北鎮山川嚴阻，空臨河朔，形勝之要[18]，擅名自古。宜除其授，以允望實。思話可解徐州，爲冀州[19]。餘如故。彭城文武，復量分配。"即鎮歷城，尋爲江夏王義恭所奏，免官。

王鎮之爲征西大將軍道規司馬。時，南平太守徐道覆逼江陵，加鎮之建威將軍，統檀道濟、到彦之等，討道覆。以不經將帥，故辭不見聽。既而，前軍失利，白衣領職。

南齊周盤龍爲平北將軍、兗州刺史。時角城戍將張蒲，與後魏潛相構結，因大霧，乘船入青中採樵，載虜三千餘人，藏伏枋下，直向城東門。防門不禁，仍登岸，拔白爭門。戍主皇甫仲賢率軍主孟靈寶等三千餘人，於門拒戰，斬二人。賊衆被鎗赴水，而魏軍馬步至城外已三千餘人，阻塹不得進。淮陰軍主王僧慶等，領五百人赴救，魏衆乃退。坐爲有司所奏，詔白衣領職入座，尋奏復位。

陳章昭達爲中撫軍大將軍。高祖即位，進號車騎大將軍。以還朝遲留，爲有司所劾。降號車騎將軍。

淳于量鎮桂州，王琳平後，頻請入朝。徵爲中撫軍大將軍。量所部將帥，多戀本土，并欲投入山谷，不願入朝。世祖使湘州刺史華皎征衡州界黄洞，具以兵迎量。天康元年至都，以在道淹留，爲所司奏，免儀同，餘并如故。

後魏周觀，爲高平鎮將，有威名。眞君初，詔觀統五軍西討禿髮保周於張掖，徙其民數百家，將置於京師。至武威，輒與諸將私分之。太武大怒，黜觀爲金城侯，改授內都大官。

任城王澄爲楊州刺史，攻梁鍾離，遇雨，淮水暴長，引歸壽春，還。既狼狽失兵四千餘人，頻表解州。宣武不許，有司奏軍還失路，奪其開府，又降三階。

元慶和，初爲梁北道總管。魏王至項城，朝廷出師討之，望風退走。梁武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鼷鼠。"遂徙合浦。

北齊薛狐延仕東魏大都督，與諸軍將討潁川。延專監造二山，以酒醉，爲敵所襲據。潁川平，諸將還京師，燕於華林園。文襄啓魏帝，坐延於階下，以辱之。

楊州公永樂，仕東魏，爲北豫州刺史。河陰之戰，司徒高昂失利，退。永樂守南陽城，昂走輒城。西軍追者將至，永樂不開門。昂遂爲西軍所擒。神武大怒，杖之二百。

隋賀若弼爲右武侯大將軍。開皇末，高祖幸仁壽宮讌王公，詔弼爲五言詩詞。意憤怨，帝覽而容之。明年春，弼又有罪，在禁所詠詩自若。上數之曰："人有性善行惡者，公之爲惡，乃與行俱。有三太猛：妒嫉心太猛，自是非人心太猛，無上心太猛。昔在周朝，已教他兒子反，此心終不能改耶？"

唐竇規爲益州行臺僕射。武德中，徵入朝，賜坐御榻。規容儀不肅，又坐而對詔。

高祖大怒,因謂曰:"公之入蜀車騎、驃從者二千人,爲公所斬略盡。我隴種車騎,未足給公。"詔下獄,俄而釋之。

裴寂爲晉州道行軍總管,遇宋金剛賊,因犯之,師遂大潰,死皆盡。晉州以東城堡一時陷賊,徵入朝。高祖數之,曰:"義舉之始,公有翼佐之勳,官爵亦已極矣!前拒武周,兵勢足敵,致此喪敗,不獨愧於朕乎?"以其屬吏,尋釋之。

獨狐懷恩爲工部侍郎,時,虞州刺史韋義節擊堯君素於蒲州,而義節文吏,怯懦,頻戰不利。高祖遣懷恩代總其衆。懷恩督兵城下,爲賊所拒,頻戰不利。高祖初讓之,因是怨望。

劉仁軌爲青州刺史,高宗顯慶中,大軍征遼,令仁軌監統水軍。以後期免,特令以白衣隨軍自效。

田仁琬爲太僕卿,兼代州刺史,充河東諸軍節度副大使。玄宗天寶元年,制曰:"田仁琬忝居節度,鎮守西陲,不能振舉師旅,緝寧夷夏。而乃恭行暴政,不務恤人,撓亂要荒,略無承稟,邊官之責,職爾之繇。宜黜遠藩,用誡邊使,可舒州刺史,即馳驛赴任。"

封常淸爲右金吾大將軍。天寶末[20],安祿山叛,以常淸爲范陽節度,俾募兵東討祿山。渡河陷陳留,限鼠子谷,凶威轉熾。常淸退入上東門,戰不利。賊鼓譟,於西城門入,殺掠人吏。常淸又戰於都亭驛,不勝,退守宣仁門。又敗,從提象門入苑,令人倒樹以礙之。至穀水,西奔陜郡。遇高仙芝,具以賊勢告之,遂退守潼關。玄宗聞常淸敗,削其官爵,令白衣於仙芝軍效力。仙芝令常淸監左右廂諸軍。常淸衣皀衣以從事。

郭子儀爲司空平章事。肅宗至德中,以副元帥與安祿山賊將安守忠、李歸仁,大戰於淸渠。王師敗績,降爲左僕射仍平章事。

殷侑爲山南東道節度使。文宗太和中,侑準詔,停減軍卒千餘人,遂敗,爲群盜劫隨州之屬縣。時議責侑不先陳論,以致寇盜。左授太子賓客。

夏侯孜爲劍南西川節度使。懿宗咸通十年正月,遷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時,南詔蠻寇西川,責孜在蜀日失政也。

梁劉鄩爲鎮南軍節度使,率軍屯莘縣。既而魏軍送款於太原。時,莊宗南伐鄩,在莘既久,糧饋不給,人皆思歸。莊宗令鐵騎直壓其營挑戰,鄩閉壁示弱,乃以勁卒絶其甬道,持千金斧,斬其塞木。衆出驚囂,俘獲而退。末帝遣人謂鄩曰:"閫外之事,全付將軍,河朔諸州,一旦淪沒,勞師弊旅,患難日滋。退保河壖,久無鬭志。昨日東面諸侯奏事來上,皆言倉儲已竭,飛輓不充,於役之人,每遭擒虜,夙宵軫念,惕懼盈懷。將軍與國同休,當思良畫。如聞寇敵兵數不多,宜設機權,以時翦撲。則予之負荷,無累先人。"鄩表曰:"臣受國恩,當思閫政。敢不杖戈假寐,罄節輸忠。昨者比欲西取太原,斷其歸路。然後東收鎮冀,解彼連鷄。止於此時,再淸河朔。豈期天方稔亂,國難未平。纔出師徒,積旬霖潦。資糧殫竭,軍士札瘥。切慮蒼黃,乖於統攝。乃詢部伍,皆欲旋

歸。凡次舍經行，每張椅角。又欲絶其餉道，且據臨清。纔及宗城，周陽五奄至，騎軍馳突，變化如神。臣遂領大軍，保於莘縣。深溝高壘，享士訓兵，日夜戒嚴，伺其進取。偵其營壘，兵數極多。樓煩之人，皆能騎射，最爲劫掠，未可輕謀。臣若苟得機謀，詎敢坐滋患難？臣誠心體國，天鑒具明。"

後唐劉訓爲襄州節度使、檢校太傅、充南面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以征討無功，責授檢校右僕射，守檀州刺史。

王建立爲青州節度使，惡生好殺，忿暴無政。歷數鎮，以苛虐聞。明宗亦怒之。及鎮上黨，歲餘，乃令致仕。樞密使安重誨得罪後，建立不繇表，請自入朝。所繇司不知之，徑至後樓謁見，泣涕言己無罪，爲重誨擯斥。明宗不悦，曰："爾作節度使，不行好事。非重誨譖言，亦宜自省。"旬日，令還遼州，賜茶藥而死。

周慕容彦超仕漢，爲鄆州節度使。乾祐中，以關中平，加侍中。遇隱帝誕辰，入朝。以在鎮不法，爲執政所責，尋授兖州節度使。

校勘記

[1]授，原作"綬"，據《晋書·郭默傳》改。

[2]及，原作"反"，據《晋書·吳隱之傳》改。

[3]舉，原作"與"；闕，原作"關"，皆據《梁書·賀琛傳》改。

[4]納賊，原闕，據《梁書·賀琛傳》補。

[5]等，原闕，據《梁書·賀琛傳》補。

[6]舉，原作"與"；莊，原作"嚴"，皆據《梁書·賀琛傳》改。

[7]解辮，原作"解辦"，據本書卷四百四十三改。

[8]謨予，原作"吳子"，據《舊五代史·朱守殷傳》改。

[9]罪，原作"蜀"，據《漢書·彭越傳》改。

[10]相，原作"祖"，據《史記·南越列傳》改。

[11]速，原作"東"，據《漢書·馮奉世傳》改。

[12]尚，原作"向"，據《後漢書·公孫述傳》改。

[13]奏，原闕，據《後漢書·皇甫嵩傳》補。

[14]坦，原作"垣"，據《宋書·蕭思話傳》改，下亦同。

[15]沿，原作"治"，據《宋書·蕭思話傳》改。

[16]爰，原作"安"，據《宋書·蕭思話傳》改。

[17]"及"字後，原有"道"字，據《宋書·蕭思話傳》删。

[18]形，原作"行"，據《宋書·蕭思話傳》改。

[19]冀，原作"莫"，據《宋書·蕭思話傳》改。

[20]寶，原作"保"，據《舊唐書·封常清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五十一

將帥部(一百十二)

爭功 矜伐

爭 功

《書》曰:"汝惟不爭,天下莫與汝爭能。"蓋夫狠而求勝,競不以心,斯事之末,而德之醜也。肇自三季,世事軍旅,後己之義靡篤,奪人之心紛起。其有受鈇鉞之寄,忘禮讓之訓。當受脤齊出,握兵分道,刋旗斬將,攻略城池。競圖勳伐,相尚謀詐。或逗遛期會,以沮彼衆;或增益首級,以大己功。或倍道以先至,或抽戈以相逐。書勞之際,求質實於俘獲;行封之始,請辨正於先後。廷爭以發憤嘆,耦語以圖叛戾。至有奪珪爵、伏斧鑕而不悔者矣。玆所謂矜其能而喪厥功者焉。

穿封戌爲楚大夫。楚子侵鄭,至于城麇。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戌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於伯州犂(正曲直也)。伯州犂曰:"請問於囚乃立。"伯州犂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戌,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上下手,以道囚意也)?"囚曰:"頡遇王子弱焉(弱,敗也。言爲王子所得)。"戌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

趙鞅爲晉大夫(簡子也),帥師納衛太子蒯聵于戚。齊人輸范氏粟,鄭子姚、子般送之,趙鞅禦之,遇於齊。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子爲右。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踣也)。太子救之,以伐鄭師。北。既戰,簡子曰:"吾伏弢嘔血(弢,弓衣。嘔,吐也),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功爲上)。"太子曰:"吾救主於車,退敵於下,我右之上也。"郵良曰:"我兩靷將絕,吾能止之(止,使不絕),我禦之上也。"駕而乘材兩皆絕。(材,横木,明細小也。《傳》言:"簡子不讓,下自伐。")

漢蕭何爲丞相。高帝五年,先封酇侯(酇,音贊。屬南陽),食邑八千戶。功臣皆曰:"臣等身被堅執兵,多者百餘戰,少者數十合。攻城略地,大小各有差。今蕭何未有汗馬之勞,徒持文墨議論,不戰顧居臣等上,何也(顧,猶反也)?"帝曰:"諸君知獵乎?"曰:"知之。""知獵狗乎?"曰:"知之。"帝曰:"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縱指示獸者,

人也(縱者，子用切。發縱，謂解紬而放之。指示者，以手指示之)。今諸君徒能得走獸耳，功，狗也。至如蕭何，發縱指示，功，人也。且諸君徒以身從我，多者三兩人。蕭何舉宗數十人，皆隨我，功不可忘也。"群臣後皆莫敢言。是時，帝已大封功臣三十餘人，其餘爭功未得行封。帝居南宮，從複道上(複，音復。上下有道，故謂之復)，見諸將耦語，以問張良。良曰："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今已爲天子，而所封皆故人，所愛所誅皆平生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爲不足用徧封(言有功者多，而土地少)，而恐以過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帝曰："爲之柰何?"良曰："取上素所不快(言有舊嫌者)，計群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三月，上置酒，封雍齒，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趣，讀曰促)。

荀彘爲左將軍。武帝元封二年，遣與樓船將軍楊僕擊朝鮮右渠。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以往，會居城南。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意，疑也)，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言。天子曰："將率不能，前乃使衛山諭降右渠，不能顓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顓，與專同。卒，終也。沮，壞也)。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征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戲，讀與麾同)，并其軍，以報天子。許。左將軍已并兩軍，即急擊朝鮮。朝鮮相路人、相韓陶、尼谿相參、將軍王唊(戎狄不知官紀，故皆稱相。相路人一也；相韓陶二也；尼谿相參，三也；將軍王唊，四也。唊，音作頰也)相與謀曰："始欲降樓船，樓船今執，獨左將軍。軍并，將戰益急，恐不能與(不能與，猶言不如也)。王又不肯降。"陶、唊、路人，皆亡降漢，路人道死。元封三年夏，尼谿相參乃使人殺朝鮮王右渠來降。王險城未下，故右渠之大臣成已又反，復攻吏。左將軍使右渠子長(右渠之子名長)、降相路人子最(相路人，前已降漢，而死於道，故謂之降相。最者，其子名)，告諭其民，誅成已。故遂定朝鮮。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已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列口，縣名也。度海先得之[1])，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

後漢任尚爲中郎將。元初五年，與度遼將軍鄧遵擊西羌，有功。遵以太后從弟故，爵封優大。尚與遵爭功，又詐增首級，受財枉法，贓千萬以上。檻車徵，棄市。

晉王渾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鎭壽春。及伐吳，吳遣司徒何植、建威將軍孫晏送印節，詣渾降。既而王濬破石頭，降吳，威名益振。明日，渾始濟江，登建業宮，釃酒高會。自以先據江上破吳，中軍按兵不進，致在王濬之後。意甚愧恨，有不平之色。

頻奏濬罪狀,時人譏之。

宋張僧產,龍驤將軍興世弟也。時鄧琬輔晉安王僭逆,興世擊敗之。琬死,别將劉胡走入沔,衆稍散。比至石城,裁餘數騎。竟陵郡丞陳懷眞聞胡經過,率數十人,斷道邀之。胡人馬既疲,自度不免,因隨懷眞入城。告渴,與之酒。胡飲酒畢,引佩刀自刺,不死。斬首送京邑。僧產追胡,未至石城數十里,逢送胡首信。將還竟陵,殺懷眞,竊有其功。

南齊崔恭祖爲平南將軍崔慧景司馬。恭祖驍勇果,便馬矟,氣力絶人,頻經軍戰。討王敬則,與左興盛軍容袁文曠爭敬則首,訴明帝曰:"恭祖秃馬絳衫,手刺倒賊,故文曠得斬其首,以死易勳,而見枉奪,若失此勳,要當刺殺左興盛。"帝以其勇,使謂興盛曰:"何容令恭祖與文曠爭功。"遂封三百戶。

後魏崔亮爲鎭南將軍,與李平等討梁將趙祖悦於硤石。李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亮肆其專恣,輕輒還歸,此而不糺,法將焉寄?及平至,亮與爭功於禁中,形於聲色。

陽固爲前將軍,典科揚州勳賞。初,硤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賞未及。至是,與尙書令李崇訟勳,便相表。崇雖貴盛,固據理不撓。談者稱焉。

隋賀若弼爲吳郡總管。韓擒虎爲廬州總管,開皇九年,伐陳。擒虎爲先鋒,弼爲行軍總管。及平陳,至京。弼與韓擒虎爭功於帝前。弼曰[2]:"臣在蔣山死戰,破其鋭卒,擒其驍將,震揚威武,遂平陳國。韓擒虎略不交戰,豈臣之比?"擒虎曰:"本奉明旨,令臣與弼同時合勢,以取僞都。弼乃敢先期逢賊,遂戰,致令將士傷死甚多。臣以輕騎五百,兵不血刃,直取金陵,降任蠻奴,執叔寶,據其府庫,傾其巢穴。弼至夕方扣北掖門,臣啓關而納之,斯乃救罪不暇,安得與臣相比?"上曰:"二將俱合上勳。"於是進位柱國,賜物八千段。

李德林爲內使令。自隋有天下,每贊平陳之計。開皇八年,車駕幸同州,從駕還。在途中,高祖以馬鞭南指云:"待平陳訖,會以七寶莊嚴公,使自山東無及之者。"及平陳,受柱國郡公,實封八百戶,賞物三千段。

晉王已宣勑訖,有人説高熲曰:"天子畫策,晉王及諸將戮力之所致也。今乃歸功於李德林,諸將必當憤惋,且後世觀公,有若虛行。"熲入言之。高祖乃止。

唐淮安王神通爲左武衛大將軍。貞觀元年,拜開府儀同三司,賜實封五百戶。時太宗謂諸功臣曰:"朕叙公等勳效,量定封邑,恐不能盡當。各自言。"神通曰:"義旗初起,臣率兵先至,今房玄齡、杜如晦等刀筆之人,功居第一。臣且不服。"帝曰:"義旗初起,人皆有心。叔父雖率兵先至,未嘗身履行陣。山東未定,受委專征,建德南侵,全軍陷沒。及劉黑闥翻動,叔父望風而破。今論勳行賞,玄齡等有籌謀帷幄,定社稷功。所以漢之蕭何,雖無汗馬,指縱推轂,故功居第一。叔父與國至親,誠無所愛,必不可緣

私，濫與勳臣同賞耳。”

尉遲敬德，貞觀中爲右武侯大將軍，好訐直，又負其功，嘗侍宴慶善宫。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懌而罷。

伊慎爲江西節度使曹嗣王皋都知兵馬使。皋攻李希烈，安州使慎兵圍之。賊懼，請皋使至城中，以約降。皋使都虞候王鍔懸而入，既成約，殺不從者以出。明日，城開。皋以其衆入。慎以賊之恂懼，繇其圍也。色不下鍔，鍔稱疾避之。

宋威，乾符中爲招討使，與賊王仙芝戰，不利。詔以監軍楊復光總其兵。初，仙芝衆號三十萬，既陷江陵，獲擧于溫廷浩，遣修表請節，朝議不允。及復光爲招討監軍，遣判官吳彦宏，論以朝旨，釋罪，别加官爵。仙芝乃令其將尚君長、蔡溫王、楚彦威，相次詣闕請罪，且求恩命。時威欲害其功，并擒之，以送京師。朝廷不詢其本，悉斬之。繇是賊怒，悉鋭擊官軍，威大敗。復光收其衆以統之。

後唐李存信，唐末爲武皇馬步軍都校，與李存孝擊張濬，軍於平陽。時存孝驍勇冠絶，軍中皆下之。唯存信與爭功，由是相惡，有同水火。

矜伐

《書》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仲尼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驕且吝，其餘不足觀也已。”然則卑以自牧，爲而不有，挽之而莫測，仰之而彌高，斯乃拔乎其萃、高世作程者之所爲也。乃有荷登壇之寄，居分閫之重，或破敵平亂，自恃其勳業；或露才揚己，願從其驅策。或形謇驁之迹，或張誇大之言。以致使氣陵上，席寵驕物，踐危機而不悟，犯清議而莫逃。垂之編簡，良可痛惜！老子所謂“富貴而驕，自招其咎”者，其是之謂矣！

高固，齊大夫也。魯成公二年，高固入晋師，桀石以投人（桀，擔也），禽之而乘其車（既獲其人，因釋己車，而載所獲者車），繫桑本焉，以狥齊壘（將至齊壘，以桑繫車而走，欲自異），曰：“欲勇者，賈余餘勇（賈，買也。言己勇有餘，故賣之）。”

漢樊噲，封武陽侯。高后怒匈奴，召丞相及噲、季布等，議斬其使者，發兵而擊之。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横行匈奴中。”問季布，季布曰：“噲可斬也。前陳豨反於代，漢兵三十二萬，噲爲上將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噲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彀，張也。音工豆反）。’今歌唫之聲未絶，傷痍者甫起（唫，古吟字。痍，創也。甫，始也。痍音夷），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衆横行，是面謾（謾，欺誑也。音謾，又音莫連反）。且夷狄譬於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

魏鄧艾,爲鎮西將軍。既破蜀,於綿竹築臺以爲京觀,用彰戰功。士卒死事者,皆與蜀兵同共埋葬。艾深自矜伐,謂蜀士大夫曰:"諸君賴遭某,故得有今日耳。如遇吳漢之徒,已殄滅矣!"又曰:"姜維,自一時健兒也。與某相隨,故窮耳!"有識者笑之。

蜀魏延,爲征西大將軍。延每隨諸葛亮出,輒欲請兵萬人,與亮異道,會於潼關,如韓信故事。亮制而不許。延嘗與亮爲怯,嘆恨己才用之不盡。

晉郭默,明帝時爲右將軍。默樂爲邊將,不願宿衛。及赴召,謂平南將軍劉裔曰:"我能禦胡,而不見右軍主禁兵。若疆埸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給。軍卒無素,恩信不著。以此臨敵,少有不敗矣!時當爲官擇才,若人臣自擇官,安得不亂乎?"裔曰:"所論事雖然,非小人所及也。"

劉毅爲衛將軍、荆州刺史。毅性剛猛沉斷,而專肆狠愎。與劉裕協成大業,而功居其次,深自矜伐,不相推伏。及居方嶽,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順之,毅驕縱滋甚。每覽史籍,至藺相如降屈於廉頗,輒絕嘆以爲不可能也。

宋謝晦爲撫軍將軍、荆州刺史,甚有自矜之色。將之鎮,詣從叔光祿大夫瞻。瞻問晦年,答之曰:"三十五。"瞻笑曰:"昔荀郎中,二十七爲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爲老矣!"晦有愧色。

南齊垣崇祖爲朐山戍主。崇祖啓明帝曰:"淮北士民,力屈胡虜[3]。南向之心,日夜以冀。崇祖父伯,并爲淮北州郡,門族布在北邊,百姓所信。一朝嘯咤,事功可立。第名位尚輕[4],不足威衆,乞假名號,以示遠近。"帝以爲輔國將軍、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崇祖在淮陰見帝,便相比韓信、白起,咸不信,唯帝獨許之。崇祖再拜奉旨,及破虜啓至[5],帝謂朝臣曰:"崇祖許爲我制虜,果如其言。其嘗自擬韓、白,今眞其人也。"

梁韋叡爲平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初,高祖義兵檄至,叡起兵赴之。鄉中客陰雙光泣止叡。叡還爲州,雙光道候。叡笑謂之曰:"若從公言,乞食於路矣!"餉耕牛十頭。

王僧辯爲征東大將軍。僧辯破侯景,入石頭城,據之。收賊黨王偉等二十餘人,送於江陵。僞行臺趙伯超自吳松江降於侯瑱,瑱時送至僧辯。僧辯謂伯超曰:"趙公卿荷國重恩,遂復同逆。今日之事,將欲何之?"因命送江陵。伯超既出,僧辯顧坐客曰:"朝廷首望,唯知有趙伯超耳!豈識王僧辯?社稷既傾,爲我所復,人之興廢,亦復何嘗?"賓客皆前,稱嘆功德。僧辯瞿然,乃謬答曰:"此乃聖上之威德,羣帥之用命,老夫唯濫居戎首,何力之有焉?"

陳侯安都爲司空,加侍中、征北大將軍。自王琳平後,安都勳庸轉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用驕矜。

後魏韓顯宗,孝文時爲征武將軍,以赭陽破賊功,爲鎮南廣陽王嘉諮議參軍。顯宗後上表,頗自矜伐,訴前征勳。詔曰:"顯宗斐然成章,甚可怪責。進退無簡,虧我清風。

此而不糾，或長斂俗。可付尚書，推列以聞。”兼尚書張彝，奏免顯宗官。詔曰：“顯宗雖浮矯致愆，才猶可用，豈得永棄之也？可以白衣守諮議，展其後效。”

王肅爲鎮南將軍，清身好施，家無餘財，然性惟輕佻，頗以功名自許。護庇稱伐，少所推下。孝文每以此爲言。

于忠，孝明時爲車騎大將軍。自謂有社稷之功，諷動百僚，令加己賞。於是太尉雍、清河王懌、廣平王懷，難違其意，議封忠常山郡開國公，食邑一千石。

楊大眼少有膽氣，跳走如飛。孝武南伐，爲軍主。大眼顧謂同僚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軍齊列矣！”累遷平東將軍。王肅弟子乘之初歸國，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

北齊侯景爲南道大行臺位司徒，言於神武曰：“恨不得兵三萬，横行天下。要須濟江，縛取蕭衍老翁，以作太平寺主。”神武壯其言，使擁兵十萬，專制河南，伏任若己之半體。景右足短，弓馬非其所長，唯以智謀。時高昂、彭樂皆雄勇冠時，景常輕之。

後周王勇爲大將軍，性雄猛，爲當時驍將。然矜功伐善，好揚人之惡。時論亦以此鄙之。

隋賀若弼爲武侯大將軍。煬帝之在東宫，嘗謂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三人，俱稱良將，其間優劣何如？”弼曰：“楊素是猛將，非謀將。韓擒虎是鬭將，非領兵。史萬歲是騎將，非大將。”帝曰：“然則大將誰也？”弼拜曰：“唯殿下所擇。”弼意自許爲大將。

唐闞稜爲越州都督。稜與輔公祏將陳正通接戰，稜脱兜鍪謂賊衆曰：“汝不識我耶？何敢來戰？”其衆多稜舊之所部，由是各無鬭志，或有遥拜者，賊師遂潰。稜頗有矜功之色。

王忠嗣爲河西、隴右節度使。忠嗣初在朔方，頗得士卒心。及至隴西，以富貴自處，聲望稍減。

劉擁爲隴右經略使。嘗謂所知曰：“儻朝廷假擁兵力，則必復河、湟，一勞永逸。”聞者壯之。先是，王師討劉闢，議者謂擁才任統帥。朝廷將用之，會高崇文立功而止。

張仲武自雄武軍使，爲兵馬留後，改幽州都督府長史、東面招討回鶻使，經其舊地。歲旱，困，召其代己者，未詳姓名，疏之云：“吾昔鎮彼，年年豐熟，子何久旱如此？得非爲政之不至，而天意所譴耶？”軍吏曰：“蓋聞鳳去巢空，豈凡禽所能繼。”仲武喜其對而不責之。

梁楊師厚，魏博節度使。末帝將圖友珪，遣使謀於師厚。師厚深陳款效。末帝即位，首封師厚爲鄴王，加檢校太師、中書令。每下詔，不名，以官呼之。事無巨細，必先謀於師厚。師厚頗亦驕誕。

後唐朱守殷爲振軍節度使，不之任，仍兼蕃漢馬步使。京城初定，内外警巡。恃遇

主恩，蔑視勳舊。與景進互相表裏，又強作宿德之態，言語遲緩，自謂沉厚。

安元信爲橫海軍節度使。時契丹犯邊，元信與霍彦威從明宗屯常山。元信恃功，每對明帝，以成敗勇怯戲侮彦威，彦威不敢答。明宗曰："成敗，天也，不繇於人。當時，叔琮圍太原，公有何勇？念國家運興，致汝等富貴，勿以小勝小捷，挂於口吻，取笑於長者。"彦威起謝，元信不復以彦威爲戲[6]。

周王峻爲樞密使。峻以慕容彦超叛於兗州，已遣步軍都指揮使曹英、定省使尚訓率兵攻之。峻意欲自將兵討賊，累言於太祖曰："慕容劇賊，曹英不易與之敵耳！"太祖默然。未幾，親征。命峻爲隨駕一行都部署。破賊之日，峻軍在城南，其衆先登，頗有德色。

校勘記

[1]海，原作"誨"，據《史記·朝鮮列傳》改。

[2]弼，原作"帝"，據文義改。

[3]虜，原作"國"，據《南齊書·垣崇祖傳》改。

[4]第，原闕，據《南齊書·垣崇祖傳》補。

[5]至，原闕，據《南齊書·垣崇祖傳》補。

[6]彦，原作"産"，據《四庫全書》本及《舊五代史·安元信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五十二

將帥部(一百十三)

識闇

《易》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矧乃總司戎重,爲之將領。專閫外之事,制軍中之命。進退稟於申令,勝敗由乎指顧。乃有率意獨任,靡稽於衆;溺情偏聽,自陷於惡。妄作過舉,遂流於口實;當斷不決,爰構於厲階。因而失律敗師、致輿尸之咎,喪軀齰舌、貽没世之羞者,蓋有之矣。至或聽反間以害忠賢,信卜筮而愆期會,昧于應變之略,失於防微之旨者,又豈可勝道哉!《書》所謂"自用則小"。昔人有言曰:"愚者闇於成事。"其斯之謂歟?

昭公二十三年,邾人城翼(翼,邾邑)。還,將自離姑(離姑,邾邑。從離姑則道經魯之武城)。公孫鉏曰:"魯將御我(鉏,邾大夫)。"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武城而還,依山南行,不欲過武城)。徐鉏、丘弱、茅地(三子,邾大夫)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謂其山道下泥)。"遂自離姑(遂過武城)。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取邾師,獲鉏、弱、地。

定公四年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吳乘舟從淮來,過蔡而舍之),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左司馬戌謂子常曰:"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緣也。緣漢上下,遮使勿渡),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以方城外人毁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道)。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黑,此武城大夫)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用軍器),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史皇,楚大夫。司馬,沈尹戌)。若司馬毁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摠名),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自小别至于大别(《禹貢》:"漢水至大别南入江。"然則此二别在江夏界)。三戰,子常知不可,欲奔(知吳不可勝也)。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政事),難而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初罪必盡說(言致死以克吳,可以免貪賄致寇之罪)。"

漢陳餘爲成安君,時韓信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歇及餘聞漢且襲之,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以下趙(言其立計議如此),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

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饑色(言難繼也);樵蘇後爨,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方軌,謂併行也。列,行列也),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絶其輜重(間路,微小路也)。足下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鬬,退不得還,吾奇兵絶其後,野無所掠鹵,不至十日,兩將之頭,可致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必不爲二子所擒矣!"成安君,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謂曰:"吾聞兵法:什則圍之,倍則戰(言多十倍者,可以圍敵;多一倍者,戰可勝)。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能千里襲我,以罷矣!今如此避弗擊,後有大者,何以距之?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廣武君策。信使間人窺知其不用(間人微伺之也)。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竟擒趙王歇,斬成安君。

龍且爲楚將,時韓信擊齊,渡河襲歷下,軍至臨菑。齊王走高密,使使至於楚請救。信已定臨菑,東追至高密。西楚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或説龍且曰:"漢兵遠鬬窮寇,戰鋒不可當也。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城聞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曰:"吾平日知韓信爲人,易與爾。寄食於漂母,無資身之策;受辱於胯下,無兼人之勇。不足畏也!且救齊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半可得(且謂當得封其齊之半地也)。何爲而止?"遂與信戰,爲信所敗,擊刺殺之。

後漢吳漢爲大司馬,從光武上隴,遂圍隗囂於西城。帝勑漢曰:"諸郡甲卒,但坐費糧食。若有逃亡,則沮敗衆心。宜悉罷之。"漢等貪,并力攻囂,遂不能遣。糧食日少,吏士疲役,逃亡者多反。公孫述救至,漢遂退敗。

袁紹爲大將軍,與曹公相持於官渡。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1],則操必成擒。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紹不能用,果敗。

張溫爲車騎將軍,出屯美陽。會董卓與邊章等戰,無功。溫召卓,又不時應命。既到,而辭對不遜。時孫堅爲溫參軍,勸溫陳兵斬之。溫曰:"卓有威名,方倚以西行。"堅曰:"明公親帥王師,威振天下。何恃於卓而賴之乎?堅聞古之名將,杖鉞臨衆,未有不斷斬以示威武者也。故穰苴斬莊賈,魏絳戮楊干。今若縱之,自虧威重。後悔何及!"溫不能從,而卓有懷忌恨。溫後果及於難。

呂布爲徐州牧,初入徐州,書與袁術。術報書曰:"昔董卓作亂,破壞王室,禍害術門戶。術舉兵關東,未能屠裂卓。將軍誅卓,送其頭首,爲術掃滅讎耻,使術明目於當世,死生不愧,其功一也;昔將金元休向兗州,甫詣封部,爲曹操逆所拒破,流離迸走,幾至滅亡。將軍破兗州,術復明目於遐邇,其功二也;術生年已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術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其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

敏，奉以生死。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迎逢道路，非直此止，當駱驛復致。若兵器戰具，他所乏少，大小唯命。"布得書大喜，遂造下邳。後兵敗降曹操，遂爲操所殺。

公孫瓚爲前將軍，統內外。衣冠子弟有才秀者，必抑困，使在窮苦之地。或問其故，答曰："今取衣冠家子弟及善士，富貴之，皆自以爲職當得之，不謝人善也。"所寵遇驕恣者，類多庸兒，若故卜數師劉緯臺、販繒李移子、賈人樂何當等三人，與之定兄弟之誓，自號爲伯，謂三人者爲仲、叔、季，富皆巨億。或取其女，以配己子。常稱古者曲周、灌嬰之屬以譬。後爲袁紹之兵所擊。瓚軍敗，乃走還易京固守。瓚別將有爲敵所圍，義不救也。其言曰："救一人，使後將恃救，不力戰。今不救此，後將當念在自勉。"是以袁紹始北擊之。時瓚南界上別營，自度守則不能自固，又知必不見救，是以或自殺其將帥，或爲紹兵所破，遂令紹軍徑至其門。瓚爲圍塹十重，於塹裏築京，皆高五、六丈，爲樓其上。中塹爲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積穀三百萬斛(《英雄記》曰："瓚諸將，家家各作高樓。樓以千記。瓚作鐵門居樓上，屏去左右，婢妾侍側，汲上文書")，瓚曰："昔謂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視之，非我所決。不如休兵，力田畜穀。《兵法》：百樓不攻。今吾樓櫓千重，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弊紹。紹遣將攻之。瓚自知終敗，盡殺其妻子，乃自殺。

魏劉勳，初爲廬江太守。勳時兵強於江淮之間，孫策惡之。遣使卑禮厚幣，以書說勳曰："上繚宗民，數欺下國，忿之有年矣！擊之，路不便。願因大國伐之。上繚甚實，得之可以富國。請出兵爲外援。"勳信之，又得策珠寶、葛越，喜悅，外內盡賀。而劉曄獨否。勳問其故，對曰："上繚雖小，城堅池深，攻難守易，不可旬日而舉。則兵疲於外，而國內虛。策乘虛而襲我，則後不能獨守。是將軍進兵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勳不從，興兵伐上繚。策果襲其後，勳窮踧，遂奔太祖。

王凌鎮揚州，既有謀立楚王彪。太傅司馬懿統大軍討之。凌與太傅書曰："卒聞神軍密發，已在百尺。雖知命窮盡，遲於相見；身首分離，不以爲恨。前後遣使有書，未得還報。企踵西望，無物以譬。昨遣書之後，便乘船來相迎，宿丘頭，且發於浦口。奉被露布、赦書，又得二十三日。況累紙誨示，聞命驚愕[2]，五內失守，不知何地可以自處。僕久忝朝恩，歷試無效，統御戎馬，董齊東夏，事有闕廢，中心犯義，罪在三百，妻子同縣，無所禱矣！不圖聖恩，天覆地載。橫蒙視息，復睹日月。亡甥令狐愚，攜惑群小之言，僕即時呵抑，使不得竟其語。既人已知，神明所監。夫罪事無陰，卒至發露，知此梟夷之罪也。生我者父母，活我者子也。"又重曰："身陷刑罪，謬蒙赦宥。今遣掾送印綬，頃至，當如詔書，自縛歸命。雖足下私之，官法有分。"及到，如書。太傅使人解其縛。凌既蒙赦，加恬舊好，不得自疑。徑乘小船，自趣太傅。太傅使人逆止之，住船淮中，相去十餘丈。凌知見外，乃遙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召我，我當敢不至耶？而乃引兵軍來

乎?"太傅曰:"以卿非肯逐折簡者故也。"凌曰:"卿負我。"太傅曰:"我寧負卿,不負國家。"遂使人送來西。凌自知罪重,試索棺釘,以觀太傅意。太傅給之。凌行到項[3],夜呼掾屬,與訣曰:"行年八十,身名并滅耶?"遂自殺。

文欽爲前將軍、揚州刺史。欽,曹爽邑人也,時與大將軍司馬師戰。時殿中人姓尹,字大目,少爲曹氏家奴,嘗侍在帝側,大將軍將俱出。大目知大將軍,一目突出,啓云:"文欽本是明公腹心,但爲人所誤耳。又天子鄉里,大目昔爲文欽所信,乞得追解語之,令還與公復好。"大將軍聽。遣大目單身往,乘大馬,被鎧冑,追文欽。遙相與語:"大目心實欲曹氏安,謬言君侯,何苦不可?"復數目中也,欲使欽解其旨。欽殊不悟,乃更厲聲罵大目:"汝先帝家人,不念報恩,而反與司馬氏作逆,不顧上天,天不祐汝。"乃張弓傅矢,欲射大目。大目涕泣曰:"世事敗矣,善自努力也。"

蜀劉璋爲益州牧。璋,焉之子也。初,焉以張魯爲督義司馬,住漢中。及璋繼爲州牧,而張魯稍驕恣,不承順璋。璋殺魯母及弟,遂爲讎敵。璋累遣龐羲等攻魯,所破魯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羲爲巴西太守,領兵禦魯。後羲與璋情好攜隙,趙韙稱兵內向,衆散見殺,皆由璋明斷少,而外言入故也(《英雄記》曰:"先是,南陽、三輔人流入益州數萬家,收以爲兵,名曰'東州兵'。璋性寬柔,無威略。東州人侵暴舊民,璋不能禁。政令多闕,益州頗怨。趙韙素得人心,璋委任之。韙因民怨謀叛,乃厚賂荆州請和,陰結州中大姓與俱起兵,還擊璋。蜀郡、廣漢、犍爲皆應韙。璋馳入城都。巴東將人畏威,咸同心并力助璋,皆殊死戰,遂破反者,進攻韙於江州。韙將龐樂、李異反,斬韙")。又別駕張松勸璋迎劉備駕,璋從之,遣法正請先主。璋主簿黄權陳其利害,從事廣漢王累自倒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勑在所供奉先主入境如歸。先是,先主與璋會涪北,至葭萌南還取璋。鄭度説璋曰[4]:"左將軍懸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野穀是資。軍無資重,其計莫如盡驅巴西、梓潼民,內涪水以西。其倉廪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則必擒耳。"先主聞而惡之,以問正。正曰:"終不能用,無可憂也。"璋果如正言,謂其群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於是黜度,不用其計。

吳步騭爲驃騎將軍,領冀州牧,都督西凌。上表言曰:"北降人王潛等説北相部伍,圖以東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以大向荆州。夫備不豫設,難以應卒,宜爲之防。"大帝曰:"此曹衰弱,何能有圖?必不敢來。若不如孤言,當以牛千頭爲君作主人。"後有吕範、諸葛恪爲説騭所言,云每讀步騭表,輒失笑。此江與開辟俱生,寧有可以沙囊塞理也。

濮陽興爲衛將軍。永安三年,都尉嚴密建丹陽湖田,作浦興里塘。詔百官會議,咸以爲用功多,而田不保成。惟興以爲可成。遂會諸兵民就作,功傭之費,不可勝數,士卒死亡,或自賊殺,百姓大怨之。

晉王渾爲安東將軍，時前趙劉元海爲任子，在洛陽。屬王彌從洛陽東歸，元海餞彌於九曲之濱。齊王攸時在九曲北，聞而馳遣視之。見元海在焉，言於武帝曰："陛下不除劉元海，臣恐并州不得久寧。"渾進曰："元海長者，渾爲君王保明之。且大晉方表信殊俗，懷遠以德，如之何以無萌之疑，殺人侍子，以示晉德不弘？"帝曰："渾言是也。"會豹卒，以元海代爲左部帥。

賈充爲太尉，錄尚書事。時武帝伐吳，詔充爲使持節，假黄鉞大都督，爲諸軍節度。及王濬之克武昌也，充遣使表曰："吳未可悉定，方夏，江淮下濕，疾疫必起，宜詔諸軍，以爲後圖。雖腰斬張華，不足以謝天下。"華豫平吳之策，故充以爲言。中書監荀勗奏："宜如充表。"帝不從。杜預聞充有奏，馳表固爭，言平在旦夕。使及至轘轅，而孫皓已降。吳平，軍罷。帝遣使侍中程咸犒勞。賜充帛八千疋，增益八千戶。充本無南伐之謀，固諫不見用。及師出而吳平，孫皓降於王濬，充未之知，方抗表請班師。充表與告捷同至，朝野以充位居人上，智出人下。

王浚爲司空，領冀州。初，石勒爲臣於浚，而陰勒兵襲之。軍達易水，浚督護孫緯馳白浚，將引軍拒勒，游統禁之。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公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北，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塡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升其廳事，命甲士執之，斬於襄國市。

張光爲臨官將軍、梁州刺史，鎭漢中。時逆賊王如餘黨李運、楊武等，自襄陽將三千餘家入漢中。光遣參軍晉邈率衆於黄金距之。邈受運重賂，勸光納運，光從之。邈以運多珍貨，又欲奪之，復言於光曰："運之徒屬，不事田農，但營器仗，意在難測，可掩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邈衆討運，不剋。光乞師于氐王楊茂搜，搜遣子難敵助之。難敵求於光，光不與。楊武乃厚賂難敵，謂之曰："流人寶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聲言助光，內與運同。光弗之知也，悉遣援卒助邈軍，與難敵夾攻。邈等援爲流矢所中，死。賊遂大盛。

牽秀爲尚書。河間王顒甚親任之。關東諸軍奉迎大駕，以秀爲平北將軍，領馮翊。秀與顒將馬瞻等，將輔顒以守關中。顒密遣使就東海王越，求迎。越遣將糜晃等迎顒。時，秀擁衆在馮翊，晃不敢進。顒長史楊騰前不應越軍，懼越討之，欲取秀以自效。與馮翊大姓諸嚴，詐稱顒命，使秀罷兵。秀信之，騰遂殺秀於萬年。

郗隆爲揚州刺史，趙誘爲主簿。隆被齊王冏檄，使起兵討趙王倫。隆欲承檄舉義，而諸子姪并在洛陽，欲坐觀成敗，恐爲冏所討，進退有疑。會群吏計議，誘說隆曰[5]："趙王簒逆，海內所病。今義兵飈起，其敗必矣。今爲明使君計，莫若自將兵，徑赴許昌，上策也。不然，且可留後，遣猛將將兵會盟，亦中策也。若遣小軍，隨形助勝，下策耳。"隆曰："我受二帝恩，無所偏助，正欲保州而已。"誘與治中留寶、主簿張褒等諫隆："若

無所助,變難將生,州亦不可保也。"隆猶豫不决,遂爲其下所害。

桓冲爲西鎮,以賊寇方強,故移鎮上明。謂江東力弱,正可保固,封疆自守而已。又以將相異宜,自以德望下逮謝安,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捍,以爲己任。又與朱序欵密。俄而序投於賊,冲深用愧惋。既而,苻堅盡國內侵,冲深以根本爲慮,乃遣精鋭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爲益,而欲外示閒暇。聞軍在近,固不聽報。云朝廷處分已定,兵革無闕,西藩宜以爲防。時安已遣兄子玄及桓伊等諸軍,冲謂不足以爲廢興。召佐使,對之嘆曰:"謝安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雖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弱。天下事可知,吾其左衽矣!"俄而聞堅破,大勳克舉。又知朱序因以得還。冲本疾病,加以慚耻,發病而卒。

殷浩爲中將軍,北征許、洛,師次壽陽。潛誘苻健大臣梁安、雷弱兒等,使殺健,許以關右之任。初,降人魏脱卒,其弟憬代領部曲。姚襄殺憬以并其衆,浩大惡之,使龍驤將軍劉啓守譙,遷襄於梁。既而魏氏子弟往來壽陽,襄益猜懼。俄而,襄部曲有欲歸浩者,襄殺之。浩於是謀誅襄,會苻健殺其大臣。健兄子眉自洛陽西奔。浩以爲梁安事捷,意苻健已死,請進屯洛陽,脩復園陵。使襄爲前驅,冠軍將軍劉洽鎮鹿臺,建武將軍劉遯據倉垣。又求解揚州,專鎮洛陽。詔不許。浩既至許昌,會張遇反,謝尚又敗績,浩還壽陽。後復進,軍次山桑,而襄反。浩懼,棄輜重退保譙城,器械軍儲皆爲襄所掠,士卒多亡叛。浩遣王啓、劉彬之擊襄於山桑,並爲襄所殺。

謝琰爲衛將軍、徐州刺史。時孫恩作亂,詔琰與輔國將軍劉牢之俱討。孫恩逃於海島,朝廷憂之。以琰爲會稽內史,都督五郡軍事。琰既以資望鎮越土,議者謂無復東顧之虞。及至郡,無綏撫之能,而不爲武備。將帥皆諫曰:"強賊在海,伺人形便。宜振揚仁風,開其自新之路。"琰曰:"苻堅百萬,尚送死淮南。况孫恩奔衄歸海,何能復出?若其復至,正是天下養國賊,令速就戮耳。"遂不從其言。恩後果復寇浹口,入餘姚,破上虞,進及邢浦。

劉義眞鎮關中,而佛佛虜夜逼交至。沈田子既殺王鎮惡,王脩又殺田子。義眞年少,賜與左右不節。脩嘗裁減之,左右並怨,因是白義眞,曰:"鎮惡欲反,故田子殺之。脩今殺田子,是又欲反也。"義眞乃使左右劉乞等殺脩。

前秦苻丕,堅之子也。堅敗于淮南,丕時鎮鄴。堅使慕容垂至鄴,垂請入鄴城拜廟。丕不許,乃潛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斬吏,燒亭而去。石越言於丕曰:"垂之在燕,破國亂家。及投命聖朝,蒙超常之遇,忽敢輕侮方鎮,殺吏焚亭,反形已露,終爲亂階。將老兵疲,可襲而取之。"丕曰:"淮南之敗,衆散親離。而垂侍衛聖躬,誠不可忘。"越曰:"垂既不忠於燕,其肯盡忠於我乎?且其亡虜也,主上寵同勳舊,不能銘澤誓忠,而首謀爲亂。今不擊之,必爲後害。"丕不從,越退而告人曰:"公父子好存小仁,不顧天下大計。吾屬終當爲鮮卑虜矣!"後果自立爲燕王。

梁熙爲涼州刺史。時苻堅既死，子丕新立，安西呂光自西域還師，至於宜禾，熙謀閉境拒之。高昌太守楊翰言於熙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器鋭，其鋒不可當也。度其事意，必有異圖。且今關中擾亂，京師存亡未知。自河已西，迄於流沙，地方萬里，帶甲十萬，鼎峙之勢，實在今日。若光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水險之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既窮獨，自然投戈。如其以遠，不守伊吾之關，亦可拒也。若度此二要，雖有子房之策，難爲計矣！地有所必爭，眞此機也。"熙弗從。美水令犍爲張統説熙曰："主上傾國南討，覆敗而還。慕容垂擅兵河北，泓冲寇逼京師，丁零雜虜，跋扈關洛，州郡姦豪，所在風扇。王綱弛絶，人懷利己。今呂光回師，將軍何以抗之？"熙曰："誠深憂之，未知計之所出。"統曰："光雄果勇毅，明略絶人。今以蕩西域之威，擁歸師之鋭鋒，若猛火之盛于原，弗可敵也。將軍世受殊恩，忠誠夙著，立勳王室，宜在於今。行唐公洛，上之從弟，勇冠一時，爲將軍計者，莫若奉爲盟主，以攝衆望。推忠義以總率群豪，則光無異心也。資其精鋭，東兼毛興，連王統、楊壁，集四川之衆，掃凶逆於諸夏，寧帝室於關中。此桓、文之舉也。"熙又不從。殺洛于西海，以子胤爲鷹揚將軍，率衆五萬，拒光於酒泉。敦煌太守姚靜、晉昌太守李純以郡降光。胤及光戰於安彌，爲光所敗。武威太守彭濟執熙迎光。光殺之。建武西郡太守索泮，奮威督洪池以南諸軍事、酒泉太守宋皓等，並爲光所殺。

宋殷孝祖爲兗州刺史，撫軍將軍。泰始二年，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題，若善射者十士攢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爲矢所中，死。

劉秉爲左僕射，兼領軍將軍，與齊太祖共掌機事。蒼梧廢，秉出議。於路逢弟韞，韞開車迎問秉曰："今日之事，當歸邪？"秉曰："吾等已讓領軍矣！"韞搥胸曰："君肉中詎有血耶？"

南齊陳胤叔，初從太祖，征伐有功，封當陽縣子。後爲太子左率，啓世祖以鍛箭鏃用鐵多，不如鑄作東冶。令張侯伯以鑄。鏃鈍不合用，事不行。

梁鄧元起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任庾黔婁、蔣光濟以州事，並勸爲善。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脱，與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疏黔婁、光濟，而治迹稍損。

朱异爲領軍。時北齊侯景爲豫州牧，據壽春，將圖不軌。鄱陽王範鎮合肥，及司州刺史羊鴉仁俱累啓，稱景有異志。异曰："侯景數百叛虜，何能爲？"並抑不奏聞，而愈加賞賜，所以姦謀益果。

陳周敷，梁末與周迪起義兵，討侯景，後爲豫章太守。時江南酋帥，多不入朝。敷天嘉二年，遂詣闕，進號安西將軍，賜鼓吹，還鎮豫章。周迪以敷素出己下，超居顯貴，甚不平。遂反，爲敷所破。五年，迪又收合餘衆，還襲東興。世祖遣都督章昭達征迪。

敷又從,至定川縣,與迪相對。貽敷書曰:"吾昔與弟戮力同心,宗從匪他,豈規相害。今願伏罪還朝,因弟披露心腑。先乞挺身,共立盟誓。"敷許之,方登壇,爲迪所害,年三十五。詔曰:"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豫章緣江諸軍事、鎮南將軍、豫州刺史、西封縣開國侯敷,受任遐征,淹時違律,虛禁姦詭,遂貽喪仆。但夙著勤誠,亟勞戎旅,猶深惻愴,愍悼于懷,可存其弟,量加賻卹。"

後魏劉潔,太武時車駕西伐,潔爲前鋒。沮渠茂犍弟董來,率萬餘人拒戰於城南。潔信卜者之言,日晨不協,擊鼓卻陣,故後軍不進,董來得入城。

羅雲爲給事中,時西部勑勒叛,詔雲與汝陰王天賜討之,爲前鋒。勑勒詐降,雲信之。副將元伏曰:"勑勒色動,恐有變。今不設備,將爲所圖。"雲不從,勑勒襲殺雲。天賜僅得自全。

元石爲都將,招慰淮南,遣鄭羲參右軍事。石引軍東討汝陰,汝陰太守張超城守不下。石率精鋭攻之,不尅。遂退至陳項,議欲還軍長杜,待秋擊之。諸將心樂早還,咸稱善計。羲曰:"今張超驅市人負擔石,蟻聚窮城,命不延月。宜安心守之,超食已盡,不降當走,可翹足而待成擒也。而欲棄還長杜,道途懸遠,超必脩城深塹,多積薪穀,將來恐難圖矣!"石不納,遂旋師長杜。至冬,復往攻超。超果設備,無功而還。歷年,超死,楊文長代戍,食盡城潰,乃尅之,竟如羲策。

裴粲爲驃騎大將軍、膠州刺史。時青叛賊耿翔受梁假署,寇亂三齊。粲高談虛論,不事防禦之術。翔乘其無備,掩襲州城。左右白言賊至,粲云豈有此理。左右又言已入州門,粲徐云:"耿王可引上廳事,自餘部衆,且付城民。"其不達時變如此。尋爲翔所害,送首於梁。

崔延伯爲左衛將軍,與行臺蕭寶寅同討万俟醜奴。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寶寅、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閱。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陣,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奔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延伯軍遂大敗。

後周尉遲迥爲相州都督,以開府小御正崔達拏爲長史,餘委任亦多用齊人。達拏文士,無籌略,舉措多失紀綱,不能有所拯救。

唐鄭仁泰爲鐵勒道行軍大總管。仁泰既降鐵勒部落,副將楊志追討之,反爲所敗。有候騎告仁泰曰:"賊輜重在近,畜牧被野,可往而擒也。"仁泰領騎一萬四千人,卷甲輕齎,倍道赴之。遂踰大磧,至仙萼河,竟不見賊。糧且盡,遂勒兵而還,士卒饑甚,又遇大雪凝凍,棄其戈甲,殺馬以食之。強弱自爲伍,前後分散,馬盡,人皆相食,比入境,餘兵纔八百人。

薛訥,玄宗初,突厥屢爲邊患。訥建議請出師討之。開元二年夏,詔與左監門將軍

杜賓客、定州刺史崔宣道等，率衆二萬，出檀州道，以討契丹。杜賓客以爲時屬炎暑，將士負戈甲，齎資糧，深入寇境，恐難爲制勝。中書令姚元崇亦以爲然。訥獨曰："夏月草茂，羔犢生息之際。不費糧儲，亦可漸進。一舉振國威靈，不可失也。"時議咸以爲不便。玄宗方欲威服四夷，特令訥同紫微黄門三品，總兵擊契丹，議者乃息。六月，師至深河，遇賊。時既蒸暑，諸將失計會，盡爲契丹等所覆。訥脱身走免，歸罪於崔宣道及蕃將李思敬等八人，詔盡令斬之。特免杜賓客之罪。下制曰："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兼檢校左衛大將軍、和戎、大武等諸軍州節度大使、同紫微黄門三品薛訥，總戎禦邊，建議爲首，暗於料敵，輕於接戰，張我王師，衄之虜境，觀其疇昔，頗常輸罄。每欲資忠報主，見義忘身。特緩嚴刑，俾期來效，宜放其罪。所有官爵等，並從除削。"

鮮于仲通爲劍南節度使。天寶七載，閤羅鳳襲雲南王無何。張虔陀爲雲南太守，仲通褊急寡謀，虔陀矯詐遇之，不以禮。舊事，南詔嘗與其妻子謁見都督，虔陀皆私之。又有所徵求。閤羅鳳皆不應。虔陀遣人罵辱之，仍密奏其罪惡。閤羅鳳忿怨，因發兵反攻，圍虔陀，殺之，時天寶九載也。明年，仲通率兵出戍嶲州，閤羅鳳遣使謝罪，仍與雲中錄事參軍姜茹芝俱來，請還其所虜掠，且言吐蕃大兵壓境，若不許，當歸命吐蕃，雲南之地非唐有也。仲通不許，囚其使，進軍逼太和城，爲南詔所敗。

鄧景山爲河東節度使，有一偏將，抵罪當死。諸將各代罪，景山不許。又其弟，請以身代其兄罪，景山又不許。弟請納馬一匹以贖兄罪，景山許其減死。衆咸怒，謂景山曰："我等人命，輕于一馬乎？"景山慚且怒，叱令速出。衆不肯去，遂亂。

崔光遠，乾元中爲魏州節度使。將軍李處崟拒賊，敗，投光遠。賊隨至城下，反間之曰："處崟召我來，何爲不出？"光遠乃腰斬處崟。處崟素善戰，衆皆倚之。及死，人用危懼。

李惟岳爲成德軍節度使，疑王武俊。武俊謂惟岳曰："先相公委任武俊以遺大夫，兼有理命。今披肝膽爲大夫者，武俊耳。又士眞即大夫妹婿，保無異志。今勢危急，若不坦懷待之，若更如康日知，即大事去矣！"惟岳曰："我待武俊自厚，不獨先公遺旨。"由是無疑。後終爲武俊所殺。

楊襲古爲北庭節度使。貞元六年冬，吐蕃率葛禄、白眼之衆來寇北庭，回鶻大相頡于迦斯率衆援之，頻戰敗績。吐蕃攻圍頗急，北庭之人，既苦回紇。是歲，乃舉城降之於吐蕃，沙陀部落亦降焉。古與麾下二千餘人，出奔西州。頡于迦斯不利而還。七年秋，又悉其丁壯五、六萬人，將復北庭，仍召襲古偕行。俄爲吐蕃、葛禄等所擊，大敗，死者大半。頡于迦斯收合餘燼，晨夜奔還。襲古之衆，僅餘六、七百人，將復入西州。頡于迦斯紿之曰："與我同至牙帳，當送君歸本朝也。"襲古從之，及牙帳，留而不遣，竟殺之。

陸長源爲宣武節度，董晉爲行軍司馬。長源好滋章，云爲數請，改易舊事，務從削

刻。晉初皆許之。及案牘已成,晉乃令且罷。又委錢穀支計於判官孟叔度。叔度輕佻,好慢易軍人。人皆惡之。晉卒後未十日,汴州大亂,殺長源、叔度等。

張弘靖爲宣武節度使。俄以劉總累求歸闕,且請弘靖代己。制加檢校司空平章事,充盧龍軍節度使。弘靖之入幽州也,薊人無老幼男女,皆夾道而觀焉。河朔軍帥,冒寒暑多與士卒同,無張蓋安輿之別。弘靖久富貴,又不知土風,入燕之時,遂肩輿於三軍之中。薊人頗駭之。弘靖又以祿山、思明之亂,始自幽州,欲於事初,盡革其俗。乃發祿山墓,毀其棺柩,人尤失望。從事有韋雍、張宗厚數輩[6],復輕肆嗜酒。嘗夜飲醉歸,燭火滿街,前後呵叱,薊人所不習之事。又雍等詬責吏卒,多以反虜名之。薊人不勝其憤,遂相率以叛。遷弘靖於薊門館,執韋雍、張宗厚輩數人[7],皆殺之。續有張徹者,自遠使回,軍人以其無過,不欲加害,將遷置館中。徹不知其心,謂亦不免。遂索弘靖所在,大罵軍人,亦爲亂兵所殺。明日,吏卒稍稍自悔,悉詣館後,請弘靖爲帥。願改心事之。凡三請,弘靖卒不對軍人。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捨吾曹必矣!軍中豈可一日無帥?"遂取朱洄爲兵馬留後。朝廷既除洄子克融爲幽州節度使,乃貶弘靖爲撫州刺史。

李道古爲岳、鄂觀察使。初,李聽爲安州刺史,隨鄂、岳觀察使柳公綽討吳元濟。軍中動靜,悉用聽謀,軍勢遂壯。及道古爲廉察,聽爲所間,故鄂軍不振。

李茂貞爲鳳翔節度使,梁太祖伐河中。河中王珂使人告茂貞曰:"聖上初返,正詔藩鎮,無相侵伐,同輔王室。朱公不顧國家,約吏卒,遣大軍,急攻弊邑,則朱公之心可見矣!弊邑若亡,則同、華、邠、岐非諸君所能保也!天子神器,拱手而授人矣!此自然之勢也。公可與華州,令公早出精銳,固潼關以應弊邑。僕自量不武,請於公之西偏,永爲鎮守此地。請公有之,關西安危,國祚延促,計公此舉也。"茂貞比昧遠圖,書至,不報。

後唐史彥瓊,本伶人也。莊宗同光末,以彥瓊爲武德使,在魏州。時有自貝州來者,言亂兵將犯都城。巡檢使孫鐸等急趨彥瓊之第[8],告曰:"賊將至矣!請給鎧仗,登城拒守。"彥瓊曰:"今日賊至臨漳,計程六日。晚至,爲備未晚。"孫鐸曰:"賊來寇我,必倍道兼行,一朝失機,悔將何及?請僕射率衆登陣。鐸請以勁兵千人,伏於王莽河逆擊之。賊既挫勢,須至離潰,然後可以剪除。如俟其凶徒傳於城下,必慮姦人內應,則事未可測也。"彥瓊曰:"但訓士守城,何須即戰?"時彥瓊疑孫鐸等有他志,故拒之。是夜三更,賊果攻北門。彥瓊時以部衆在北門樓,聞賊呼譟,即時驚潰,彥瓊單騎奔京師。

晉李彥韜爲陳州節度使,每在少帝側,昇除將相[9],但與宦官近臣締結,致外情不通,陷君於危亡之地。嘗謂人曰:"朝廷所設文官,將何用也?"且欲澄汰,徐而廢之。

周馬希萼鎮湖南,屬馬希廣破城之後,谿洞蠻軍縱兵發火,向時府署廨舍、連闥洞房,焚蕩俱盡。積世府庫所畜,皆爲蠻兵剽掠,所存空城而已。希萼于灰燼中,自稱主

帥。但以得位自矜，殊無鴟鴞惜巢之意。與所昵群小狎遊，日夜縱酒歌呼。軍中將校，以其殘害骨肉，無心悔禍，上下不悅，終至於敗。

校勘記

[1]拔，原作"攸"，據《後漢書·袁紹傳》改。

[2]驚，原作"駕"，據《三國志·魏書·王淩傳》改。

[3]淩，原作"臨"，據《三國志·魏書·王淩傳》改。

[4]說，原闕，據《三國志·蜀書·龐統傳》補。

[5]說，原闕，據《晉書·趙誘傳》補。

[6]韋，原作"軍"，據《舊唐書·張弘靖傳》改。

[7]韋，原作"事"，據《舊唐書·張弘靖傳》改。

[8]第，原作"弟"，據《四庫全書》本改。

[9]除，原作"降"，據《舊唐書·李彥韜傳》改。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五十三

將帥部(一百十四)

翻覆　怯懦

翻　覆

擇善而從,見幾而作,君子變通之道也;狥利忘義,先貞後黷,小人翻覆之行也。若乃當百六之會,遇屯夷之世,王綱絕紐,戎馬生郊。九州瓜剖以豆分,群雄豹變而鵲起。走原之鹿,逐之者非一;止室之烏,瞻之者靡定。于斯時也,則有居爪牙之列,總旗皷之任,以英豪自處,以方略相高。畜其濟難之謀,示玆伏順之節。勇冠群類,名動鄰壤。而有情深猜忍,志在觀望。或因緣沮岨,或憑恃險阻。或負釁以懷懼,或乘隙以逞志。由是姦慝之迹斯露,飛揚之勢莫返。淪胥以敗,咎將誰執?《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斯之謂矣。

後漢高峻,安定人,為隗囂將,擁兵萬人,據高平第一(安定高平縣有第一城)。光武使待詔馬援招降峻,由是河西道開。中郎將來歙承制,拜峻通路將軍,封關內侯。後屬大司馬吳漢,共圍囂於冀。及漢軍退,峻亡歸故營,復助囂拒隴坻。及囂死後,據高平,畏誅,堅守。

呂布,字奉先。獻帝時,司徒王允以布為奮武將軍。興平元年,曹公東擊陶謙,其將陳宮說陳留太守張邈迎呂布為兗州牧,據濮陽。曹公引軍擊破之,布東奔劉備。時備領徐州,居下邳,與袁術相拒於淮上。術欲引布擊備,乃與布書曰:"術舉兵詣闕,未能屠裂董卓。將軍誅卓,為術報耻,功一也;昔金元休南至封丘,為曹操所敗(元休,名尚,京兆人。同郡韋休甫、第五文休俱著名,號為三休。尚獻帝初為兗州刺史,東之郡,而太祖已臨兗州。尚依袁術,術僭號,欲以尚為太尉,不敢顯言。私使諷之,術亦不敢強也。建安初,尚逃還,為術所害)。將軍伐之,令術復明目於遐邇,功二也;術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備乃舉兵與術對戰,憑將軍威靈,得以破備,功三也。將軍有三大功在術,術雖不敏,奉以死生。將軍連年攻戰,軍糧苦少,今送米二十萬斛,非惟此止,當駱驛復致。凡所短長,亦唯命。"布得書,大悅。即勒兵襲下邳,獲備妻子。備敗走海

西，饑困，請降於布。布又恚術運糧不復至。乃具車馬迎備，以爲豫州刺史，遣屯小沛。布自號徐州牧。術懼布爲己害，爲子求婿，布復許之。

魏孟達，初爲蜀宜都太守，與副將軍劉封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魏文帝善達之姿才容觀，以爲散騎常侍、建武將軍，封平陽亭侯。達與桓階、夏侯尙親善，文帝末，桓、尙皆卒，達自以羈旅，久在疆埸，心不自安。諸葛亮聞之，陰欲誘達，數書招之。達與相報答。魏興太守申儀與達有隙，密表達與蜀潛通。帝未之信也。司馬宣王遣參軍梁機察之，又勸其入朝，達驚懼，遂反。

公孫淵，明帝時爲揚烈將軍、遼東太守。吳嘉禾元年，淵稱藩於吳。大帝二年春正月，大帝詔曰："朕以不德，肇受元命，夙夜兢兢，不遑假寢。思平世難，救濟黎庶。上答神祇，下慰民望。是以眷眷，勤求俊傑。將與戮力，共定海內。苟在同心，與之偕老。今使持節、督幽州、領青州牧、遼東太守、燕王，久脅賊虜，隔在一方，雖乃心於國，其路靡緣。今因天命遠，遣二使款誠顯露，章表殷勤。朕之得此，何喜如之？雖湯遇伊尹，周獲呂望，世祖未定，而得河右，方之今日，豈復是過？普天一統，於是定矣！《書》不云乎：'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大赦天下，與之更始。其明下州郡，咸使聞知。特下燕國，奉宣詔恩。今普天率土，備聞斯慶。"三月，遣舒綜還，使太常張彌、執金吾許晏、將軍賀達等，將兵萬人，金寶、珍貨、九錫備物，乘海授淵（《江表傳》載大帝詔曰："故魏使持節、車騎將軍、遼東太守、平樂侯：天地失序，皇極不建。元惡大憝，作害平民。海內分崩，群生堙滅。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方之今日，亂又甚焉。朕受曆數，君臨萬國。夙夜戰兢，念在弭難。若涉淵水，罔知攸濟。是以把旄仗鉞，剪除凶虐。自東徂西，靡遑寧處。苟力所及，民無災害。雖賊虜遺種，未伏辜誅。猶繫囚枯木，待時而斃。惟將軍天姿特達，兼包文武。觀時睹變，審於去就。踰越險阻，顯致赤心。肇建大計，爲天下先。元勳巨績，侔於古人。雖若竇融，背弃隴右，卒占西河，以定光武。休名美實，豈復是過？欽嘉雅尚，朕實欣之。自古聖帝明王，建化垂統。以爵褒德，以祿報功。功大者祿厚，德盛者禮崇。故周公有夾輔之勞，太師有鷹揚之功。並啓土宇，兼受備物。今將軍規萬年之計，建不世之略，絕僭逆之虜，順天人之肅，濟成洪業，功無與比。齊魯之事，奚足言哉！《詩》不云乎：'無言不酬，無德不報。'今以幽、青二州十七郡、十七縣封君爲燕王，使持節、守太常張彌，受君璽綬、策書、金虎符第一至第五、竹使符第一至第十，錫君玄圭，苴以白茅，爰契爾龜，用錫家社。方有戎事，典統兵馬，以大將軍曲蓋麾幢督幽州、青州牧、遼東太守如故。今加君九錫，其敬聽後命。以君三世相承，保綏一方。事集四郡，訓及異俗，民夷安業，無或攜貳，是用錫君大輅、戎輅、玄牡二駟；君務在勸農，嗇人成功，倉庫盈積，官民俱豐，是用錫君袞冕之服、赤舄副焉；君正化以德，敬下以禮，敦義崇謙，內外咸和，是用錫君軒縣之樂；君宣導休風，懷保邊遠。遠人回面，莫不影附，是用錫君戎馬以居；君運其才略，官方任賢，顯直措枉，群善必舉，是用錫君虎賁

之士百人;君戎馬整齊,威震遐方,糾虔天刑,彰厥有罪,是用錫君鈇鉞各一;君文和於內,武信於外,擒討逆節,折衝掩難,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玈弓十、玈矢千;君忠勤有效,温恭爲德,明允篤誠,感于朕心,是用錫君秬鬯一、卣圭瓚副焉。欽哉!敬兹訓典,寅亮天工,相我國家,永終爾休")。舉朝大臣,自丞相雍以下,皆諫以爲淵未可信,而寵待太厚。但可遣吏兵數百,護送舒綜。帝終不聽(臣弘之以爲:大帝愎諫,違衆信,淵意了非有攻伐之規,重愎之慮。宣達錫命,乃用萬人,是何不愛其民,昏虐之甚乎?此役也,非惟闇塞,實爲無道)。淵果斬彌等,送其首於魏,沒其兵資。大帝大怒,欲自征淵(《江表傳》載大帝怒曰:"朕年六十,凡事難易,靡所不嘗。近爲鼠子所欺,卻令人氣踴如山。不自截鼠子頭以擲於海,無顏復臨萬國。就令顛沛,不以爲恨")。尙書僕射薛綜等切諫,乃止。淵後又遣使謝吳,自稱燕王,求爲與國。然猶令官屬上書,自直于魏,曰:"大司馬長史臣郭昕、參軍臣柳浦等七百九十八人言:奉被今年七月已卯詔書,伏讀懇切,精魄散越,不知身命所當投措。昕等伏自惟省,螻蟻小醜,器非時用,遭值千載,被受公孫淵祖考以來光明之德,惠澤沾渥,滋潤榮華,無尺寸之功,有負乘之累。遂蒙褒獎,登名天府,並以駑蹇,附龍托驥,紆青拖紫,飛騰雲梯,感恩惟報,死不擇地。臣等聞明君在上,聽政采言;人臣在下,得無隱情。是以因緣許讓,昌犯愬冤。郡在藩表,密邇不羈。乎昔三州,轉輸費調,以供賞賜。歲用累億,虛耗中國。然猶跋扈,虔劉邊陲,烽火相望,羽檄相逮,城門晝閉,路無行人。州郡兵戈,奔散覆沒。淵祖父度,初來臨郡,承受荒殘,開日月之光,建神武之略,聚烏合之民,埽地爲業。威震耀於殊俗,德澤被于群生。遼土之不壞,實度是賴。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向不遭度,則郡早爲丘墟,而民係於虜庭矣。遺風餘愛,永存不朽。度既薨殂,吏民感慕,欣載子康,尊而奉之。康踐統洪緒,克壯徽猷,文昭武烈,邁德種仁。乃心京輦,翼翼虔恭。佐國平亂,效績紛紜。功隆事大,勳藏王府。度、康當值武帝休明之會,合策明之計,夾輔漢室。降身委質,卑己事魏。匪處小厭大,畏而服焉,乃慕托高風,懷仰盛懿也。皇帝亦虛心接納,待以不次。功無巨細,每不見忘。又命之曰:'海北土地,割以付君,世世子孫,實得有之,皇天后土,實聞德音。臣庶小大,豫在下風,奉以周旋,不敢失墜。淵生有蘭石之姿,少含愷悌之訓,允文允武,忠惠且直。生民欽仰,莫弗懷愛。淵纂戎祖考,君臨萬民,爲國以禮,淑化流行。獨見先睹,羅結遐方。勤王之義,視險如夷。世載忠亮,不隕厥名。孫權慕義,不遠萬里,連年遣使,欲自結援。雖見絕殺,不念舊怨。纖纖往來,永成恩孝。淵執節彌固,不爲利回。首志匪石,確乎彌堅。猶懼丹心,未見保明,乃卑辭厚幣,誘致吳使。梟截獻馘,以示無二。吳雖在遠,水道通利,舉帆便至,無所隔限。淵不顧敵讎之深,念存人臣之節。絕強吳之歡,昭事魏之心。靈祇明鑒,普天咸聞。陛下嘉美洪烈,懿兹武功,誕錫休命,寵亞齊、魯,不及部臣,普受介福。誠以天覆之恩,常至終始,得竭股肱,永保祿位。不虞一旦橫被殘酷,惟育養之厚,念積累之效,悲思不

遂，痛切見棄。舉國號跳，拊膺泣血。夫三軍所伐，蠻、夷、戎、狄，驕逸不虔，於是致武。不聞義國，反受誅討。蓋聖主之制：五服之域，有不供職，則脩文德；而又不至，然後征伐。淵小心翼翼，恪恭于位，勤事奉上，可謂勉矣。盡忠竭節，還被患禍。《小弁》之作，《離騷》之興，皆由此也。就或佞邪，盜言孔甘，猶當親覽，憎而知善，讒巧似直，惑亂聖聽。尙望文告，使知所由。若信有罪，當垂三宥；若不改悟，計功減降。當在八議，而潛軍伺襲。大兵奄至，舞戈長驅，衝擊遼土，犬馬惡死，况於人類？吏民昧死，挫辱王師。淵雖冤枉，方臨危殆，猶恃聖恩，悵然重奔。冀必姦臣矯制，妄肆威虐，乃謂臣等曰：'漢安帝建光元年，遼東屬國都尉龐奮，受三月乙未詔書曰：收幽州刺史馮煥[1]、玄菟太守姚光，推案無乙未詔書，遣侍御史、幽州牧考姦臣矯制者。今刺史或讒謬承制乎？'臣等議以爲刺史興兵，搖動天下，殆非矯制，必是詔命。淵乃俛仰嘆息，自傷無罪。深惟土地所以養人，竊慕古公杖策之岐。乃欲投冠釋紱，逝歸林麓。臣等維持，誓之以死。屯守府門，不聽所執。而七營虎士、五部蠻夷，各懷素飽，不謀同心。奮臂大呼，排門遁出。近郊農民，釋其耨鎛，伐薪制梃，改桉爲櫓。奔馳赴難，軍旅成行。雖蹈湯火，死不顧生。淵雖見棄，怨而不怒。比遣敕軍，勿得干犯。及手書告語，懇惻至誠。而吏士凶悍，不可解散。期于畢命，投死無悔。淵懼吏士不從教令，乃躬馳騖，自往化解，僅乃止之。一飯之惠，匹夫如死，况淵累葉，信結百姓，恩著民心。自先帝初興，爰暨陛下，榮淵累葉，豐功懿德，策名褒揚，辯著廊廟，勝衣舉履，誦詠明文，以爲口實。埋而掘之，古人所耻。小白、重耳，衰世諸侯，猶慕著信，以隆伯業。《詩》美文王，萬邦作孚。《論語》稱仲尼，去食存信。信之爲德，固亦大矣！今吳蜀共帝，鼎足而居。天下搖蕩，無所統一。臣等每爲陛下懼此危心。淵據金城之固，仗和睦之民，國殷兵強，可以横行。策名委質，守死善道，忠至義盡，爲九州表。方今二敵闚闟，未知孰定，是之不戒，而淵是害，茹柔吐剛，非王者之道也。臣等雖鄙，誠竊耻之。若無天乎，臣一郡吉凶，尙未可知；若云有天，亦何懼焉？臣等况聞仕於家者，二世則主之，三世則君之。臣等荒裔之士，出于圭竇之中，無大援于魏世，隷於公孫氏，報生與賜，在於死力。昔蒯通言直，漢祖赦其誅；鄭詹辭順，晉文原其死。臣等頑愚，不達大節，敬執一介，披露肝膽。言逆龍鱗，罪當萬死，惟陛下恢崇，旣欲亮其控告，使疏遠之臣，永有保恃。"

梁侯景，初爲後魏河南大行臺。文帝大統十三年正月，齊神武薨，文襄嗣位。文襄與景有隙，景不自安，遣使請舉河南十六州附西魏。七月，景又密圖附梁。時周文帝爲西魏柱國大將軍，知其謀，悉追前後所配景將士。景懼，遂叛入梁。

後魏夏侯道遷[2]，初仕南齊，爲南譙太守。歸國，爲驍騎將軍，戍合肥。道遷棄戍南叛。

北齊司馬世雲爲潁川刺史，侯景反，世雲舉州從之。景於渦陽敗後，世雲復有異志，爲景所殺。

彭樂,驍勇善騎。初隨杜洛周賊。知其不立,降爾朱榮,從破葛榮于滏。又爲都督,從神武,與行臺僕射于暉,討破羊侃于瑕丘。後叛投逆賊韓樓,封北平王。及爾朱榮遣大都督侯深擊樓,樂又叛。樂降深,神武出山東,樂又隨從。

王琳在梁,爲湘州刺史。及魏平江陵,已立梁王登。琳乃爲梁元帝發喪,三軍縞素。遣別將侯平,率舟師攻梁。琳屯兵長沙,傳檄諸方,爲進趨之計。時長沙藩王蕭韶,及上遊諸將,推琳主盟。侯平雖不能渡江,頻破梁軍。又以琳兵威不接,翻更不受指麾。琳遣將討之,不尅。又師老兵疲,不能進。乃遣使奉表詣齊,并獻馴象。又使獻款于魏,求其妻子,亦稱臣于梁。

梁劉嗣彬,知俊族子也。幼從知俊征行,累遷爲軍校。及知俊叛,以不預謀,得不坐。貞明末,大軍與晉王對壘於德勝,久之,嗣彬率數騎奔于晉,具言朝廷軍機得失。又以家世讎怨,將以報之。晉王深信之,即厚給田宅,仍賜錦衣玉帶。居一年,復來奔。龍德三年冬,從王彥章戰于中都,擒之。晉王笑謂曰:"爾可還予玉帶矣!"遂誅之。

後唐康延孝,北塞部落人。初隸太原,因得罪,亡命于汴。梁末帝時,頻立軍功。段凝率衆五萬,營於王府。延孝時爲先鋒指揮使,率百騎來奔。莊宗得之,喜,解御衣金帶賜之。問梁之兵機。延孝備陳利害。莊宗平梁,頗有力焉。

漢杜重威爲魏博節度使,高祖起義晉陽,重威首獻誠款。及入汴,移領宋州,重威拒命不行。朝廷命上將高行周,督衆問罪,帝親討之。聲云:"駕至即降"。尋命給事中陳觀喻旨,使其歸命。及至,城又閉闔阻之。由是六師憤激。內粟漸空,而守陴者雜以僧道,掠米糧以給其食。士庶稍一事違其命者,必族而食之。左右思變,咸欲加害,懼而請降,與妻孥相次而出。帝以宿舊,釋其罪,命守太傅居班。

怯懦

夫專分閫之權,處建牙之任,訓必勝之衆,練賈勇之夫,致討不庭,用威不軌,必在見危致命,臨難忘身,彰敢死之名,顯盡忠之節者也。若乃昧遠大之略,懷顧慮之疑,聞強敵而斯退,知勢弱而遂逃。俾夫衆心,蔑有鬬志。與彼折軾於車下,投蓋于稷門者異矣。辱命挫威,將何以塞其責歟?

子元,楚大夫也。以車六百乘伐鄭,入于桔柣之門(桔柣,鄭遠郊之門也)。子元、鬬御疆、鬬梧耿之不以爲旆(子元自與三子特造旆以居前。廣充幅長,尋曰旐,繼曰旆),鬬班、王孫游、王孫喜殿(三子在後,爲反禦)。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純門,鄭外郭門也。逵市,鄭内道市)。縣門不發,楚言而出。子元曰:"鄭有人焉(縣門施於内城,鄭示楚以閒暇,故不閉城門,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諸侯救鄭。"楚師夜遁。

趙羅，晉大夫也。趙鞅禦鄭師，遇於戚。將戰，郵無卹御簡子，衛太子爲右（郵無卹，王良也）。登鐵上（鐵，丘名[3]），望見鄭師衆。太子懼，自投于車下。子良授太子綏，而乘之，曰："婦人也（言其怯）。"鄭人擊簡子，中肩，斃于車中（斃，踣也），獲其蠭旗（蠭旗，旗名）。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溫大夫趙羅（羅無勇，故鄭師雖北，猶獲羅）。

孟孺子洩，魯大夫也（孟懿子之子武伯彘）。齊國書帥師伐魯，孟孺子洩帥右師，冉求帥左師，戰于郊。師入齊軍（冉求之罪），右師奔。師獲甲首八十（冉求所得），齊人不能師（不能整其師）。宵諜曰："齊人遁（諜，間也）。"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孟孺子語人曰："我不如顔羽而賢於邴洩（二子與孟懿子同車），子羽銳敏（子羽，顔羽。銳，精也；敏，疾也，言欲戰），我不欲戰而能默（心雖不欲，口不言奔），洩曰驅之（言驅馬欲奔）。"

趙鞅，晉大夫，圍衛，齊國觀，陳瓘救衛，得晉人之致師者。子玉師使服而見之（子玉，陳瓘也。釋囚服，服其本服）曰："國子實執齊柄，而命瓘曰：'無辟晉師。'豈敢廢命（欲必敵晉）。子又何辱（言不須來致師，自將往戰）？"簡子曰："我卜伐衛，未卜與齊戰。"乃還（畏子玉）。

荀瑤，晉大夫。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救于齊（弘，駟顓子）。齊師將興，陳成子屬孤子三日朝（屬會死事者之子，使朝三日以禮之），設乘車兩馬，繫五邑焉（乘車兩馬，大夫服，又加之五邑）。召顔涿聚之子晉，曰："隰之役，而父死焉。以國之多難，未女恤也。今君命女以是邑也，服車而朝。毋廢前勞。"乃救鄭。及留舒違穀七里，穀人不知（言其整也，留舒，齊也。違，去也），及濮而不涉（濮水，自陳留、酸棗縣，傍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入濟）。子思曰："大國在敝邑之宇下，是以告急。今師不行，恐無及也（子思，國參）。"成子衣製仗戈（製，雨衣也），立于阪上。馬不出者，助之鞭之。知伯聞之，乃還（畏其得衆心），曰："我卜伐鄭，不卜敵齊。"

漢楊僕爲樓船將軍。武帝元封四年，坐爲將軍擊朝鮮畏懦，入竹二萬箇，贖完，爲城旦。

後漢周鲂爲護羌校尉。明帝永平十三年秋，與西羌迷唐戰。周鲂還營自守。明年，鲂坐畏懦徵。

陳瑀爲楊州牧。袁術爲曹公所敗於封丘，南入叛瑀。瑀拒之。術走陰陵，好辭以下瑀。瑀不知權，而又怯，不即攻。術于淮北集兵向壽春，瑀懼，使其弟公琰請和於術。術執之而進，瑀走歸下邳。

焦和爲青州刺史。是時，英雄並起，黄巾寇暴。和務及同盟，俱入京畿，不暇爲民保障，引軍踰河而西。未久，而袁、曹二公與董卓將戰于滎陽，敗績。黄巾遂廣屠裂城邑。和不能禦，然軍器尚利，戰士尚衆，而耳目偵邏不設，恐動之言妄。至望寇奔走，未嘗接風塵、交旗鼓也。欲作陷冰丸沈河，令賊不得渡。禱祈群神，求用兵必利。蓍筮常

陳於前,巫祝不去於側。人見其淸談如雲,出則混亂,命不可知。州遂蕭條,悉爲丘墟也。

韓馥爲冀州牧、渤海太守。袁紹以渤海起兵,將以誅董卓,自號車騎將軍,主盟,與馥立幽州牧劉虞爲帝。遂遣使奉章詣虞。虞不敢受。後,馥軍安平,爲公孫瓚所敗。瓚遂引兵,會卓西入關。紹還軍延津,因馥惶遽,使陳留高幹、潁川荀諶等説馥曰:"公孫瓚乘勝來向南,而諸郡應之。袁車騎引軍東向,此其意不可知。竊爲將軍危之。"馥曰:"爲之奈何?"諶曰:"公孫提燕代之卒,其鋒不可當。袁氏一時之傑,必不爲將軍下。夫冀州,天下之重資也。若兩雄並力,兵交于城下,危亡可立而待也。夫袁氏,將軍之舊,且同盟也。當今爲將軍計,莫若舉冀州以讓袁氏。袁氏得冀州,則瓚不能與之爭,必厚德將軍。冀州入于親交,是將軍有讓賢之名,而身安于泰山也。願將軍勿疑。"馥素恇怯,因然其計。馥長史耿武、別駕閔純、治中李歷諫馥曰:"冀州雖鄙,帶甲百萬,穀支十年。袁紹孤客孤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絶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乃欲以州與之?"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軍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奐請以兵拒之。馥又不聽,乃讓。紹遂領冀州刺史。

晉卞敦爲太子左衛率。時石勒侵逼淮、泗。元帝備求良將,可以式遏邊境者。公卿舉敦,除征虜將軍、徐州刺史,鎭泗口。及石勒寇彭城,敦自度力不能支,與征北將軍王邃,退保盱眙。賊勢遂張,淮北諸郡,多爲所陷。竟以畏懦,貶秩三等,爲鷹揚將軍。

王澄爲荆州刺史。益、梁流人俱反,推杜弢爲主。澄出,領軍擊杜弢。次于作塘、山簡。參軍王冲叛于豫州,自稱荆州刺史。澄懼,使杜蕤守江陵。澄遷于孱陵,尋奔沓中。郭舒諫曰:"使君臨州,雖無異政,未失衆心。今西收華容尙義之兵,足以擒此小醜。奈何自棄?"澄不能從。

麴允爲大都督、驃騎將軍。時劉曜攻北地,允次于晉白城以救之。曜聞而轉寇上郡,允軍於靈武,以兵弱不敢進。

劉波爲冠軍將軍、南郡相。時苻堅弟融圍雍州刺史朱序於襄陽,波率衆八千救之,以敵強,不敢進。序竟陷沒,波以畏懦免官。

鍾雅爲驍騎將軍。蘇峻之難,詔爲前鋒,監軍假節,領精勇千人以拒峻。雅以兵少,不敢擊,退還。

荀羨爲北中郎將,初,段龕東屯廣固,自號齊王,稱籓于建業。慕容恪討之。龕所署徐州刺史王騰、索頭單于薛雲降于恪。龕遣使詣建業請救,穆帝遣羨赴之。憚虜強,遷延不敢進。

司馬流爲左將軍,率衆拒蘇峻前鋒,遇于慈湖。流性怯懦,不閑軍旅。時率水部兵二千南上,遇賊,懼形于色。臨陣方食,不知口處。問左右曰:"吾口何在?"既而合戰,敗,遇殺。

桓冲爲車騎將軍。時苻丕等寇襄陽，攻朱序。又遣荀池、石越、毛當，以衆五萬，屯于江陵。冲擁衆七萬，爲序聲援。憚池等，不進，保據上明。

劉邁，劉毅兄也。宋高祖起義師，誅桓玄。時邁先在京師，事未發。數日，高祖遣同謀周安穆報之，使爲內應。邁外雖酬許，內甚震懼。安穆見其惶駭，慮事必泄，乃馳歸。時玄以邁爲竟陵太守，邁不知所爲，便下船，欲之郡。是夜，玄與邁書，曰："北府人情云何？卿近見劉裕，何所道？"邁謂玄已知其謀，晨起白之。玄驚懼，封邁爲重安侯。既而嫌邁不報安穆，使得逃去，乃殺之。

後秦楊伯壽爲姚興將，時仇池公楊盛據祁山，興遣趙琨與伯壽討之。盛率衆與琨相持，伯壽畏懦弗進。琨衆寡不敵，爲盛所敗。興斬伯壽而還。

宋江夏王義恭，總督諸軍，出鎮彭、泗。時後魏太武，自瓜步北走，經彭城城下過。遣人語城內："食盡且去，須麥熟更來。"義恭大懼，閉門不敢追。慮虜期又至，議欲芟麥剪苗，移民堡聚。衆論並不同，義恭之議遂寢。

任農夫爲左衛將軍，時桂陽王休範在江州，有異志。朝廷慮其下，以農夫爲輔師將軍、淮南太守，戍姑孰以防之。休範尋率衆向京邑，奄至近道。農夫棄戍還都。

周嶠爲冠軍將軍。時元凶劭弒立，隋王誕舉義。誕檄又至，嶠素怯惶恫，不知所從，爲府司馬丘珍孫所殺。

殷孝祖爲兗州刺史、撫軍將軍。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大統王玄謨別，悲不自勝，衆並駭怪。

南齊張瓌爲光祿大夫，明帝方疑大司馬王敬則，以瓌爲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爲之備。及敬則反，瓌遣將吏三千人，迎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民間。事平，瓌復還郡，爲有司所奏，免官削爵。永元初，復爲前將軍。及義師下，東昏假瓌節，戍石頭。義師至新亭，瓌棄城走，還宮。

梁曹景宗爲平西將軍、郢州刺史。魏軍攻司州，圍刺史蔡道恭。城中負板而汲，景宗望門不出，但耀軍遊獵而已。及司城陷，爲御史中丞任昉所奏。高祖寢而不治，徵爲護軍將軍。

元慶和爲將，望敵敗退。武帝責之曰："言同百舌，膽若鼷鼠。"遂徙合浦。

陳吳明徹爲武州刺史，天嘉元年，周將賀若敦，率馬步一萬，奄至武陵。明徹不敵，引軍還巴陵。

北齊孫騰爲尚書左僕射，時西魏遣將寇南兗。詔騰爲南道行臺，率諸將討之。騰性恇怯，無威略，失利而還。

李神儁，孝明末除鎮軍將軍，行相州事。時葛榮南逼，神儁憂懼，乃故墜馬傷腳，仍停汲郡。有詔追還。

傅靈慶父融有三子：靈慶、靈根、靈越，並有才力，不能署武將。蕭斌、王玄謨寇碻

礮,時融始死,玄謨雖引靈慶爲軍主將,攻城。攻車爲城內所燒,靈慶懼軍法。詐云傷重,令左右轝之還營,遂與壯士數十騎遁還。斌、玄謨命追之。左右諫曰:"靈慶兄弟,並有雄材。兼其部曲,多是壯勇。如彭超、戶生之徒,皆一當十人,援不虛發,不可逼也。不如緩之。"玄謨乃止。靈慶至家,遂與二弟匿于山澤之間。

賀悅征蠕蠕,爲別道將。坐逐賊不進,詐增虜級,當斬,贖爲庶人。

寇猛爲羽林中郎,從高祖征南陽,以擊賊不進免官。

尉世辯,粲之子也。周師將入鄴,令辯率千餘騎覘候,出滏口,登高西望。遙見羣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回顧。

後周庾信,初在梁,爲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令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衆先退。

隋段達,大業初爲金紫光祿大夫。帝征遼東,百姓苦役。平原祁孝德、清河張金稱等並聚爲群盜,攻陷城邑,郡縣不能禦。帝令達擊之,數爲金稱等所挫,亡失甚多。諸賊輕之,號爲"姥"。後用鄃令揚善會之計,更與賊戰,方致尅捷。還京師,以公坐免。明年,帝征遼東,以達留守涿郡。俄而復拜左翊衛將軍。高陽魏刁兒,聚衆十餘萬,自號"歷山飛",寇掠燕、趙。達率涿郡通守郭絢擊敗之。于時,盜賊既多,官軍惡戰。達不能因機決勝,唯持重自守,頓兵饋糧,多無尅獲。時皆謂之爲怯懦。

唐裴寂爲晉州道行軍總管,拒宋金剛于介州。戰始合,寂棄軍而走,兵遂大潰。復令鎮撫河東地,寂恇怯,無捍禦之才,唯發使駱驛催督虞、泰二州居人,勒入成堡,焚其積聚,百姓惶駭,復思爲亂。

張瑾爲羽林將軍,復遇突厥來寇。瑾不敢戰,保于幽州。高祖以其年老,拜冠軍將軍,優以散秩。

張亮爲滄海道行軍大總管,進兵屯于建安城下。營壘未固,士卒多樵採。賊衆奄至,軍中惶駭。亮素怯懦,無計策,但踞胡牀直視,而無所言。將士見之,翻以亮有膽氣,故衆情稍安。其副總管張金樹等,乃鳴鼓,令士衆擊賊,破之。太宗亦知其無將帥之材,而不之責。

韋挺爲太常卿,先運糧河北,既失支度,令除名從軍。會李勣擊破蓋牟城,詔挺統兵鎮守。城去大軍百有餘里,與高麗新城鄰接。高麗大兵,或鼓譟至其城下。挺素無威略,不堪其憂,乃貽書於道術人公孫常,置詞怨望。常以他罪自殺,於其囊中得挺所與常書。太宗詔挺問之,對多不以實。太宗尤責讓之,乃以宿經驅策,不忍加誅。授朝散大夫,守象州刺史,病卒。

韋待價爲安息道大總管,以擊吐蕃。待價既無統領之材,遂狼狽失據。士卒饑餓,多轉死溝壑,時人冤之。

李子和爲靈州總管,既絕梁師都,又伺突厥間釁,遣使以聞,爲處羅可漢候騎所

獲。處羅大怒，囚其子于外第。子和自以孤危，甚懼。乃拔戶口南徙。詔以延州故城居之。

武懿宗爲金吾大將軍。則天萬歲通天中，契丹賊帥孫萬斬寇河北，命懿宗爲神兵道大總管以討之。軍次延州，及聞賊將至冀州，懿宗懼，便欲棄軍而遁。

王君㚟判梁州都督，時吐蕃寇陷瓜州，執刺史田仁獻及㚟父壽，殺掠人戶，並取軍資及倉糧。又進攻玉門。軍及長樂縣，仍縱僧徒，使歸梁州，謂君㚟曰："將軍常欲以忠勇報國，今日何不一戰？"君㚟聞父被執，登陴西向而哭，竟不敢出兵。

杜鴻漸，肅宗至德中爲荆南節度使。襄州大將康楚元、張嘉延盜所管兵，犯襄州城以叛。刺史王政遁走。嘉延南襲荆州，鴻漸聞之，棄城而遁。澧、朗、峽、歸等州聞鴻漸出奔，皆惶駭，潛竄山谷。後爲黄門侍郎、平章事。代宗永泰元年，成都裨將崔寧逐其帥郭英乂，走死簡州。代宗以鴻漸兼成都尹、山南西道、劍南道、東川、西川、邛南等道副元帥、劍南、西川節度使。鴻漸出駱谷，有謀曰："相公駐車閬州，遙制劍南，數移牒，述英乂過失。言寧有方略。寧腹心攝，諸刺史者，皆奏正之，命寧及將校不疑，然後與東州節度張獻誠及諸賊帥合議，數出兵掠擾寧。既數道連出兵，未經一年，寧兵自然耗少。寧窮必束身歸朝，此上策也。"鴻漸畏懦，計未決，會寧使至，辭禮卑敬，且送繒錦數千萬。鴻漸貪其利，遂至成都，日與判官杜亞、楊炎將吏等高會縱觀，軍州政事，悉委寧，仍連表聞薦。先時，張獻誠數與寧戰，獻誠屢敗，旌節爲寧所奪。朝廷因鴻漸之請，加寧成都尹、兼西山防禦使、西川節度行軍司馬。

崔光遠，乾元中爲魏州節度使。使將軍李處崟拒賊，賊大至，處崟敗，投告光遠。賊隨處崟至城下，反問之曰："處崟召我來，何爲不出？"光遠乃腰斬處崟。處崟素善戰，衆皆倚之。及死，人用危懼。魏州城自祿山反，袁知泰、能元皓等皆繕完之，甚堅峻。光遠不能守，遂突圍，夜渡河而南，兵士多死沒焉。既歸朝，不罪之。

劉德信，德宗朝爲神策應援、淮西招討使，討李希烈[4]。德信統招召子弟，軍戍陽翟。德信以賊接近，不敢至，率衆赴汝州。其後陽翟、河陽皆陷。

杜彥先爲鹽州刺史。貞元二年十二月，吐蕃來寇。彥先使以牛酒犒之。吐蕃謂曰："我欲州城居之，聽爾率其人而去。"彥先乃悉衆奔鄜州，吐蕃遂陷鹽州。

蘇太平，隴州將也。貞元三年，吐蕃圍華亭，守將王仙鶴求救於隴州刺史蘇清沔。清沔令太平率一千五百人赴之，及中路，其遊騎百餘沒于賊。太平素恇怯寡謀，遽引衆退歸。

韓全義出自行間，少從軍，事竇文場。及文場爲中尉，用全義爲帳下偏將，典神策兵在長武城。貞元十三年，爲神策行營節度長城使，代韓潭爲夏、綏、銀、宥節度。詔以長武兵赴鎮。全義貪而無勇，短於撫御，制未下，軍中知之，相謂謀曰："夏州，沙磧之地，無耕蠶生業。盛夏移徙，吾所不能。"是夜，戍卒皷譟爲亂。全義踰城而免，殺其親

將王棲巖、趙虔曜等。賴都虞候高崇文誅其亂首而止之,全義方獲赴鎮。

孟準,淮南大將也。初,徐州節度使張建封卒,其子愔,爲三軍所立。詔淮南節度使杜佑兼徐、泗節度,委以討伐。佑大具舟艦,遣準先嘗之。準渡淮而敗,佑固境,不敢進[5],仍詔以徐州授愔。

袁滋,初爲中書侍郎平章事。會韋皋歿,劉闢擁兵自擅。命滋持節,安撫中路,拜檢校吏部尚書、平章事、劍南、西川節度。賊兵方熾,滋懼而不進。貶吉州刺史。

杜叔良,穆宗長慶中爲滄、德節度使。時討幽鎮二叛,遇賊,輒揣其無勇,每先犯之。既陷弓高縣,尋復奔敗,喪所持節,貶爲歸州刺史。

李聽以文宗大和六年爲徐州節度使。聽有蒼頭在徐州爲大將,不欲聽至。聽先使親民慰勞徐人,蒼頭遂害使者。聽不敢言,因以疾辭,改太子太保。

後唐夏魯奇奏:"臣考限已滿,乞差替人。"懼董璋侵噬故也。

晉安崇阮仕後唐,爲夔州節度使。時董璋寇峽內諸州,崇阮望風遁走,棄城歸闕,待罪於閣門。詔釋之。

馬全節爲鄴都留守。少帝開運二年,契丹趙延壽、惕隱嬴騎萬餘,至湯陰而還。議者以爲如全節等軍,祗在相州,出精騎以躡之,則破之必矣。及延壽等退去之日,並無一騎躡之,失機斷矣!

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同平章事。少帝親駐澶淵,延廣爲上將,凡六師進退,皆出胸臆。少帝亦不能制,衆咸憚而忌之。虜既至城下,使人宣言,曰:"景延廣喚我來相殺,何不急戰?"一日,高行周與蕃軍相遇於近郊,以衆寡不敵,急請濟師。延廣勒兵不出。是日,行周幸而獲免[6]。及虜近,延廣猶閉柵自固。士大夫曰:"昔與虜絕好,言何勇也?今虜至若是,氣何憊也?"

漢杜重威爲鎮州節度使。虜主連年入寇,重威但閉壁自守,部內城邑相繼破陷,一境生靈,坐受其屠戮。重威任居方面,未嘗以一士一騎救之。每虜騎數十,驅漢人千萬,過城下如入無人之境。重威但登陴注目,略無邀取之意。開運元年秋,加北面行營招討使。二年,大軍下泰州、滿城,虜主自古北口回軍,追躡王師。重威等狼狽而旋,至陽城,爲虜所困。會大風猛烈,軍情憤激。符彥卿、張彥澤等引軍四出,虜衆大潰。諸將欲追之,重威曰:"逢賊得命,更望複子也[7]?"遂收軍,馳歸常山。

張從恩爲右金吾衛、上將軍。開運元年,契丹前鋒至邢州。鎮州杜重威遣人間道告急。少主將親御六軍渡河,會不豫。乃令從恩、鄴都馬全節、河中安審琦等,會合諸道之師,屯於邢州。初,趙延壽陷鼓,城中多富族,所得寶貨之物,延壽悉輸于契丹王之母。胡性貪利,胡王乃自將諸將繼踵,至于元氏。朝廷知之,乃詔從恩等引師漸退。軍中遽聞,人情震懼。乃引還。殆無行伍,或棄兵甲,一路居人,皆遭剽剝。焚燒廬舍,北至相州,不能整肅。由是行人皆歸咎於從恩。

校勘記

[1]乙，原作“已”；收，原作“牧”，據《四庫全書》本改。

[2]遷，原作“選”，據《魏書·夏侯道遷傳》改。

[3]名，原作“兵”，據《左傳·哀公十二年》注改。

[4]討，原作“時”，據《舊唐書·劉德主傳》改。

[5]敢，原作“取”，據《舊唐書·杜佑傳》改。

[6]周，原作“軍”，據《舊五代史·景延廣傳》改。

[7]複，原作“襆”，據《舊五代史·杜重威傳》改。

[watermark seal]

册府元龜卷第四百五十四

將帥部(一百十五)

豪横 奢侈 專恣

豪横

夫作福作威,凶于而國;敗禮敗度,戾於厥躬。皆聖訓之格言,寔人臣之明戒。况乃總握兵要,肅將天威,愼固封陲,詰誅暴慢。誠當議以先衆,惠以感人。用宣戒詔,克貞師律。若其不卹危難,廢亂典常,戕害生民,圖報仇怨,負固滋横,崇侈無厭,貪黷之心,踰於谿壑;凶忍之性,甚於豺狼。以至誣害良臣,輕侮王室。雖膏斧鉞,汙鼎鑊,蓋有餘戮矣!

漢陳豨者,宛句人也(宛句,縣名也。《地志》:屬齊。宛,音於元切。句,音劬)。不知始所以得從。及韓王信反,入匈奴,上至平城還,豨以郎中,封爲列侯。以趙相國將監趙、代邊兵,皆屬焉。豨少時,常稱慕魏公子(謂信陵君無忌),及將守邊拓,致賓客。嘗告過趙(國休告之假,而過趙),賓客隨之者千餘乘,邯鄲官舍皆滿。豨所以待客,如布衣交,皆出客下(言屈己禮之,不以富貴自尊大)。趙相周昌乃求入見上,具言豨賓客盛,擅兵於外,恐有變。上令人覆案豨賓客居代者諸爲不法事,多連引豨。豨恐,陰令客通使王黃、曼丘臣所。

孫都,封臨癸侯。太初元年,坐擊番禺,奪人虜掠,死。

後漢曹破石,中常侍節之弟,爲越騎校尉。越騎營伍伯妻有美色(韋昭《辨釋名》曰:"五百,字本爲五伯。五,當也。伯,道也。使之導引,當道陌中,以驅除也。案今俗呼行杖人爲伍伯),破石從求之。伍伯不敢違,妻執意不肯行,遂自殺。其淫暴無道,多此類也。

公孫瓚爲破虜將軍,既破劉虞,盡有幽州之地,猛志益盛。前此有童謠曰:"燕南垂,趙北際,中央不合大如礪,惟有此中可避世。"瓚自以爲易地當之,遂徙鎭焉。乃盛脩營壘樓觀數十,臨易河,通遼海。

蜀法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外統都畿,内爲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

報復，擅殺毁傷己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於蜀郡大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答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公之強，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之下，當斯之時，進退狼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翺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法正，使不得行其意邪？"初，孫權以妹妻先主。妹才捷剛猛，有諸兄之風，侍婢百餘人，皆親執刀侍立。先主每入，衷心常凛凛。亮又知主雅愛信正，故言如此。

吳潘璋，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數不奉法。監司舉奏，大帝惜其功，而輒原不問。

晉桓玄，嗣南郡公，在江陵，甚豪横，士庶畏之，過於殷仲堪。玄曾於仲堪廳事前戲馬，仲堪中兵參軍劉邁曰："馬稍有餘，精理不足。"玄自以才雄冠世，而心知外物，不許之。仲堪爲之失色。玄出，仲堪謂邁曰："卿乃狂人也，玄夜遣殺卿，我豈能相救？"邁以正辭折仲堪，而不以爲悔。仲堪使邁下都以避之，玄果令追之，邁僅而免禍。

宋高道慶，初以平桂陽王休範功，封樂安男。及建平王景素反，道慶領軍北討，而與景素通謀。及事平，自啓求增邑五百戶。詔加二百，并前五百戶。道慶凶險暴橫，求無已，有失其意者，輒加捶拉，或有死者。朝廷畏之如虎狼。蕭道成與袁粲等議，收付廷尉，賜死。

劉瑀爲益州，張悅代之。瑀去任，凡所儁將佐，有不樂反者，必逼制。將還，語人曰："隨我上，豈可爲張悅作西門客耶？"

陳侯安都，遷司空，加侍中、征北大將軍。自王琳平後，安都勳庸轉大，又自以功安社稷，漸用驕矜。數招聚文武之士，或射馭馳騁，或命以詩賦，第其高下，以差次賞賜之。文士則褚玠、馬樞、陰鏗、張正見、徐伯陽、劉刪祖、孫登；武士則蕭摩訶、裴子烈等，並爲之賓客，齋內動至千人。部下將帥，多不遵法度。檢問收攝，則奔歸安都。世祖性嚴察，深銜之。安都弗之改，日益驕横，每有表啓，封訖[1]，有事未盡，乃開封自書之，云又啓某事。及侍醼酒酣，或箕踞傾倚。嘗陪樂遊禊飲，乃白帝曰："何如作臨川王時？"帝不應。安都再三言之，帝曰："此雖天命，抑亦明公之力。"宴訖，又啓便借供張水飾，將載妻妾於御堂歡會。世祖雖許其請，甚不懌。明日，安都坐於御坐，賓各居群臣位，稱觴上壽。

後魏王斤鎮長安，假節鎮西將軍。斤遂驕矜，不順法度，信用左右，調役百姓，民不堪之，南奔漢川者數千家。而委罪於雍州刺史陽文祖、秦州刺史任延明。世祖召問二人，各以狀對。世祖知爲斤所誣，譴宜陽公伏樹覆案虛實，得數十事，遂斬斤以狥。

爾朱榮爲天柱將軍，性好獵，不捨寒暑。至於列圍而進，必須齊一，雖遇阻險，不得回避。虎豹逸圍者，坐死，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謂榮曰："大王勳濟天下，四方無事。唯宜調政養民，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肘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妄自

署假。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開拓境土,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勳也?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嵩原。令貪污朝貴,入圍搏虎。任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塡六鎭。回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檢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度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勳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

爾朱兆爲都督十州諸軍事。其從兄弟世隆請閔帝納兆女爲后,兆乃大喜。世隆厚禮喻兆赴洛,深示卑下,隨其所爲,無敢違者。

爾朱仲遠爲大將軍、督東道諸軍事、兗州刺史。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隆自專恣,權強莫比。所在並以貪虐爲事,於是四方解體。

侯景爲將,所向多捷。時北齊神武帝爲魏相,景摠攬兵權,與神武相亞。

隋于顗爲東廣州刺史。尉遲迥之反也,時摠管趙文表,與顗素不協。顗將圖之,因卧閤內,詐得心疾,謂左右曰:"我見兩三人至我前者,輒大驚,即欲斫之,不能自制也。"其有賓客候問者,皆令去左右。顗漸稱危篤,文表往候之,令從者至大門而止,文表獨至顗所。顗欻然而起,抽刀斫殺之,因唱言曰:"文表與尉遲迥通謀,所以斬之。"其麾下無敢動者。時高祖以尉遲迥未平,慮顗復生邊患,因而勞勉之。

魚俱羅弟瓚,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瓚性凶暴,虐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瞎其眼;有溫酒不適口者,立斷其舌。帝以瓚藩邸之舊,不忍加誅,謂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羅,譴責之,出瓚於獄,令自爲計。瓚至家,飮藥而死。

唐尉遲敬德,遷同州刺史,嘗侍宴慶善宫。時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有何功,合坐我上?"任城王道宗次其下,因解喻之。敬德勃然拳毆道宗目,幾至眇。太宗不懌而罷,謂敬德曰:"朕覽漢史,見高祖功臣,獲全者少,意常尤之。及居大位以來,常欲保全功臣,令子孫無絕。然卿居官輒犯憲法,方知韓、彭夷戮,非漢祖之愆。國家大事,唯賞與罰。非分之恩,不可數行,勉自修飾,無貽後悔也。"

劉玄佐爲宣武軍節度,豪侈輕財。常厚賞軍事,故百姓益困。是以汴州將卒,始於李忠臣,訖於玄佐,日益恣益横,遂殺其將帥,以利劫。

于頔鎭襄陽,地與蔡州鄰。吳少誠之叛,頔率兵赴唐州,收吳房、郎山二縣,又破賊於濯神溝。於是廣軍籍,募戰士,器甲犀利,專以凌上威下爲務。又令孽男逼娶判官薛正倫嫡女,人益怒之。

盧從史爲昭義軍節度,狂恣不道,至奪部將妻妾,辯給嬌妾。從事孔戡等以言直不從,引去。

王士則爲邢州刺史。元和中，鎭冀。王承宗拒命，裴度計士則王武俊之子，其軍中必有懷之者，故以士則臨邢州，冀攜承宗之黨，且許以節制。士則恃此，頗不受節度使郗士美法制，行止必兵衛自嚴。雖謁士美，而衛兵如常。吏呵止之，士則不能平，見于辭氣。士美惡之，因密以狀奏而代之。

盧彦威，本浮陽牙將。中和初，節度使陽全政遣以本軍二千人[2]，入援京師。巢寇平，以功兼御史中丞，全政委以大藩戎柄。光啓中，會魏博韓允中，糾合滄海，同攻鄆州。曹全政乃遣彦威率軍攻齊州，人情不樂其行。將濟河，彦威已登舟。喻士卒曰："此舉無名，爲應魏人故也。且勝則他人獲利，敗則我軍受弊。此乃師臣失策，進不如退。况楊相公寵任吳昌嗣，擅作威福，尅削三軍，與公等可逐之，以圖富貴。方今天子播越，處處擇師，安能捨其生而趣其死也？"軍旅欣然，乃擁彦威而還，以爲留後。全政歸行在，殺故昌嗣以狥衆[3]。昌嗣，全政之嬖吏也，奏爲德州刺史，不之任，專掌軍政，故致其害焉。

李茂貞鎭鳳翔，恃勳恣横，擅兵窺伺，頗干朝政，始萌問鼎之志矣。既而逐涇原節度使張球、洋州節度使楊守忠、鳳州刺史滿存，皆奪據其地，奏諸子弟爲牧伯，朝廷不能制。大臣奏議，言其過者，茂貞即上章論列，辭旨不遜，姦邪於兹附麗，遂成朋黨，朝政於是隳焉。

梁楊師厚爲魏博節度使。初，師厚以計謀敏幹，深爲太祖知遇，委以重兵劇鎭，他莫能及。然而末年矜功恃衆，驟萌不軌之意。於是專割財賦，置銀鎗效節軍，凡數千人，皆選摘驍鋭，縱恣豢養，復故時牙軍之態，時人病之。承前河朔之俗，上元夜比無夜遊，及師厚作鎭，乃課魏人，户立燈竿，千釭萬鉅，洞照一城。縱士女嬉游，復彩畫舟舫，令女妓櫂歌於御河，縱酒彌日。又於黎陽采巨石，將紀德政，以鐵車負載，驅牛數百以拽之。所至之處，丘墓廬舍悉皆毁壞，百姓望之皆曰："碑來。"石纔至，而師厚卒。時魏人以爲"悲來"之應。末帝聞其死也，於私庭受賀，乃議裂魏州爲兩鎭。既而所樹親軍果爲亂，以招外寇，至使河朔淪陷，宗社覆滅，由師厚兆之也。

成汭鎭荆門，久之，累官至檢校太尉，守中書令，封上谷郡王。然性本豪暴，事皆臆斷。又好自矜伐，騁辯凌人，深爲識者所鄙。

後唐楊漢賓，前任爲黔南節度使[4]。毆故開州刺史陵約男彦徽致損[5]，兼加拘縛，令人點檢彦徽家業、錢穀。法司勘鞫漢賓，款招情罪。大理少卿康澄詳斷曰："楊漢賓早列偏裨，曾分茅土。事若先於恕己，理不在於尤人。豈可忘姻婭之舊情，憑官資之威力，遽因毆擊，顯致訟論。自歸有過之門，須舉無偏之道。合該議減，亦舉律文。其漢賓前任黔南節度使，是三品使。關八議準，律減一等。杖九十，準名例律。官少不盡其罪，餘罪收贖。罪少，不盡其官，留官收贖。其楊漢賓所犯罪，杖九十，準律贖銅九斤，準格每斤納錢一百二十文。"從之。

晉景延廣爲侍衛親軍使。天福八年十二月，北虜南攻。九年正月，陷甘陵。河北儲蓄悉在其郡。少帝大駭，率六師親駐澶淵。延廣爲上將，凡六師進退，皆出胸臆。少帝亦不能制，衆咸憚而忌之。

張從賓，初鎮靈武，加檢校太傅，受代入覲。會車駕東幸，留洛下警巡。曾逢留司御史於天津橋，從兵百人，不分路而過，排御史於水中。從賓奏其醉，而凶傲多如此。

皇甫遇，初仕唐。應順、清泰中，累歷團練防禦使，尋遷鄧州節度使。所至苛暴，以誅斂爲務。其幕客多私去，以避其累。高祖入洛，移領中山。俄聞與鎮州安重榮爲婚家，乃移鎮上黨，又改平陽。咸以儉人執事，政皆隳紊。鎮河陽，部內創別業，開畝水泉，以通灌漑，所經墳毁之。部民以朝廷方姑息群師，莫之敢訴。

張萬進，高祖有天下，命爲彰義軍節度使。所至不治，政由羣下。洎至涇原，凶恣彌甚。每日於公庭列大鼎，烹肥羜，割胾方寸以啗，賓佐皆流泪，不能大嚼。俟其他顧，則致於袪中。又命巨觶行酒，訴則辱之。乃有持杯僞飲，褰領褏而納之。旣沈湎無節，惟婦言是用。其妻與幕吏張光載干預公政，納錢數萬，補一豪民爲捕賊將。後領兵數百，入新平郡境。邠帥以其事上奏，有詔詰之。光載坐流罪，配于登州。天福四年三月，萬進疾篤。月餘，州兵將亂，乃召副使萬廷珪，委其符印。記室李昇，素憾凌虐，知其將亡，謂廷珪曰："氣息奄奄，不保晨暮。促移就第，豈不宜乎？"廷珪從之。萬進尋卒。遂以籃輿祕屍而出，即馳驛而奏之。詔命旣至，而後發喪。其妻素狠戾，謂長子球曰："萬廷珪逼迫危病，驚擾而死，不手戮之，奚爲生也。"廷珪聞之，不敢往吊萬進，假殯於精舍之下。至轜車東轅，凡數月之間，郡民數萬，無一饋奠者。

漢李守貞，晉開運元年五月，爲青州行營都部署。率兵二萬，東討楊光遠，命符彦卿爲副。十一月，光遠子承勳等乞降。守貞入城，害光遠於別第。光遠有孔目吏宋顔者，盡以光遠財寶、名姬、善馬獻於守貞，守貞德之，置顔帳下。近例官軍，克復城隍，必降德音，洗滌瑕穢。時樞密使桑維翰，以光遠同惡十數輩，潛竄未出，搜索甚急，故制書久不下。或有告宋顔匿於守貞處者，朝廷詔取顔殺之，守貞由是怨維翰。時行營將士所給賞賜，守貞盡以麴茶染采薑藥之類，分給之。軍中大怨，乃以帛包所得物，如人首級，目之爲守貞頭，懸于樹以詛之。守貞班師，加同平章事。以楊光遠東京第賜之。守貞因取連宅庫營，以廣其第，大興土木，治之歲餘，爲京師之甲。

奢侈

夫泰而無驕，富而無侈者，鮮矣！矧乃握兵之要，爲王之爪牙；分閫之重，實人之司命。其位尊而志意旣滿，功成而寵利自居。以富貴而驕人，謂勳庸之在己。不能懼而思降，得之若驚，侈心遂萌，厚祿自奉。忘敗度之欲，窮有生之樂。靡克戒盈，鮮復由禮。

放而無檢，居之晏然。難與語夫保功名、愼終始之道矣！其有負磊落之奇節，猶或懷侈靡之驕志。至於豪縱不已，傾奪相尋，亦無悔焉。斯可戒也已！

蜀劉琰，爲車騎將軍，封都鄉侯，不豫國政，但領兵千餘，隨丞相亮諷議而已。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婢數十，皆能爲聲樂。又悉教誦讀《魯靈光殿賦》。

吳呂範爲前將軍、揚州牧。範居處服飾，於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

賀齊爲安東將軍，鎭江上，督陜州以上至皖。齊性奢綺，所乘船雕刻丹鏤，青蓋絳襜。

諸葛融，大將軍、左都護、領豫州牧、督公安，宛陵侯瑾子也。瑾卒，融襲父爵，攝兵業，駐公安。融父兄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融錦罽文繡，獨爲奢綺。

晉王濬爲鎭軍大將軍。濬平吳之後，以勳高位重，不復素業。自居乃玉食錦服，縱奢侈以自逸。

紀瞻爲領軍將軍，厚自奉養。立宅於烏衣巷，館宇崇麗，園池竹木，有足賞玩焉。

陶侃爲荆州刺史，都督八州軍事。媵妾數十，家僮千餘，珍奇寶貨，富於天府。

宋沈慶之爲鎭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始興郡公。慶之年滿七十，居清明門外，有宅四所，室宇甚麗。又有園舍在婁湖。慶之一夜攜子孫徙居之，以宅還官，悉移親戚中表於婁湖，列門同閉焉。廣開田園之業，每指地語人曰："錢盡在此中興。"身享大國，家素富厚，產業累萬金，奴僮千計。再獻錢十萬、穀萬斛，以始興優近，求改封南海郡。不許。妓妾數十人，並美容工藝。慶之優遊無事，盡意歡愉，非朝賀不出門。

南齊劉悛爲冠軍將軍，持節監益、寧二州諸軍事、益州刺史。在蜀作金浴盆，餘金物稱是。

梁羊侃爲軍師將軍，性豪侈，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列侍，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大喜著鹿角爪，長七寸。舞人張淨婉，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上舞。又有孫荆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東宫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初赴衡州，於兩艖艕起三間通梁水齋，飾以珠玉，加之錦繢，盛設帷屏，陳列女樂[6]，乘潮解纜，臨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填咽。大同中，魏使陽斐[7]，與侃在北嘗同學，有詔命侃延斐同宴。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奏三部女樂。至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侃不能飲酒[8]，而好賓客交遊[9]。終日獻酬，同其醉醒。性寬厚，有器局。嘗南還至漣口，置酒。有客張孺才者，醉於船中失火，延燒七十餘艘，所燔金帛，不可勝數。但聞，都不挂意[10]，命酒不輟。孺才慚懼，自逃匿[11]，侃慰喻使還，待之如舊。

夏侯夔爲持節，督南豫州諸軍事。性奢豪，後房之妓妾，曳羅穀，飾金翠者，亦有百數。愛好人士，不以貴勢自高。文武賓客常滿坐。時亦以此稱之。

曹景宗爲領軍將軍,好內,妓妾數百,窮極錦繡。

後周李遷哲,安康人,世爲山南豪族。爲大將軍,率金、上等諸州兵,鎮襄陽。遷哲累世雄豪,爲鄉里所率服。性復華侈,能厚自奉養。妾媵至有百數,男女六十九人。緣漢千餘里間,第宅相次。姬人之有子者,分處其中。各有僮僕、侍婢、閽閹守護。遷哲每鳴笳道從,往來其間。縱酒歡宴,盡生平之樂。子孫參見,或忘其年名者,披簿以審之。

隋宇文述爲左衛大將軍,性貪鄙。知人有珍異之物,必求取之。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數百,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述之寵遇,當時莫與比。

李渾,太師穆之子,爲右驍衛大將軍,襲封郕國公。既紹父業,日增豪侈。後房曳羅綺者以數百。

唐郭孝恪爲安西都護。及征龜茲,以孝恪爲崑丘道副大總管。孝恪性奢侈踰度,在軍中床帳什物,皆飾以金玉。嘗以遺大總管阿史那社爾。社爾不受,太宗聞之,乃曰:“二將優劣,固不待言也。孝恪爲寇虜所屠,可謂自貽伊咎。”

馬璘爲四鎮北庭行營節度使。璘久將邊軍,屬西番寇擾,國家倚爲屏翰。前後賜與無算。積聚家財,不知紀極。在京師治第舍,尤爲宏侈。初,天寶中,貴戚勳家,已務奢靡,而垣屋猶存制度。然衛公李靖家廟,已爲嬖臣楊氏馬廐矣。及祿山大亂之後,法度隳弛,內臣戎帥,競務奢豪。亭館第舍,力窮乃止,時謂木妖。璘之第經始中堂,費錢二十萬貫,他室降等無幾。及璘卒於軍,子弟護喪歸京師,士庶觀其中堂,或假稱故吏,爭往赴吊者數十百人。德宗在東宮,宿聞其事。及踐祚,條舉格令,第舍不得踰制。仍詔毀璘中堂及內官劉忠翼之第。璘之家園,進屬官司。自後公卿賜宴,多於璘之山池(一說大曆十三年,作乾元觀,其地在皇城南長興里,本璘之宅。璘初創建是宅,重價募天下巧工營繕,屋宇宏麗,冠絕當時。璘臨終,抗表獻帝。帝方心懷罔極,欽崇道福。以其當太祖城,形勝之地,輪宇新潔,遂命爲觀)。

郭英乂爲劍南節度,頗恣狂蕩。聚女人騎驢擊毬,製鈿驢鞍,及諸服皆用侈靡裝飾,日費數萬以爲笑樂,未嘗問百姓間事。人頗怨之。兵馬使崔旰因人心爲亂,殺英乂。

李抱眞爲昭義軍節度。時天下無事,乃大起臺榭,穿池沼以自娛。

杜亞爲淮南節度使,盛爲奢侈。江南風俗:春中有競渡之戲,方舟並進,以急趨疾進,前者爲勝。亞乃命以漆塗船底,貴其速進。又爲羅綺之服,塗之以油。令舟子衣之,入水不濡。亞本書生,奢縱如此。

王鍔爲荆南節度使。鍔起兵間,因緣際會,累居大鎮,厚殖財貨,營第宅頗踰侈。又請京兆府籍坊,以廣亭榭。

陳敬瑄爲神策軍統軍使。乾符中,出鎮西川,輿馬之侈,人皆惡之。

後唐王鎔,爲鎮州節度。專制四川,高屏塵務,不親軍政。多以閹人秉權,出納決

斷，聽其所爲。皆雕靡第舍，崇飾園池。種奇花異木，遞相夸尙。人士褒衣博帶，高車大蓋，以事嬉游，藩府之中，當時爲盛。

朱守殷，天成中爲河南尹，判六軍諸衛事。與諸貴要、近臣、宰執交歡宴會。時集於府第，復妓侍盈室。

毛璋爲華州節度使，以平蜀功授邠州節度。璋旣家富於財，又有蜀之妓妾，驕僭自大，事多不法。

錢鏐爲兩浙節度，在杭州，垂四十年，窮奢極貴。錢塘江舊日海潮逼州城，鏐庀工鑿石塡江，平江中羅刹石。悉起臺榭，廣郡郭，周三十里，邑屋之繁會，江山之雕麗，實江東之勝槩也。

康義誠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御軍無方略。又鄙於財賄。洛中天門街東起第夾道，房廊數里。歌妓之作，罕召賓佐，自娛而已。

晉王建，立爲青州節度。性好華，旣至治所，息於正寢。翼日而出，寢達於厊（音雅），百有餘步，以錦纈二段，易而蹈之。其不率制限，皆此類也。

景延廣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旣罷兵權，出爲洛都留守、兼侍中。由是鬱鬱不得志，亦意北虜強盛，國家不濟，身將危矣。前汴水葺一第，占其全坊。在洛又起邸舍，園池爲水南之甲。所積巨萬，車馬、妓樂無不稱是。但縱長夜之飮，無復以憂國爲心。

張筠爲永興軍節度，奉詔殺僞蜀主王衍。衍之妓樂、寶貨，悉私藏於家。及罷歸之後，第宅宏敞，花竹深邃，聲樂飮膳，恣其所欲。十年之內，人謂爲地仙。

馬希範爲湖南節度，封楚王，擅二十州之征稅。車輿、服玩、池館、第舍，頗事華靡。壁瑺軒檻，率以金銀爲飾。所造九龍殿，垂珠廉繡幕，帷幬懸金，香囊流蘇。盤中花果，金枝玉葉。妓房歌室，朝夕蘭薰。其子城門，構五鳳之狀。女牆之上起行樓。

專　恣

夫授律而行，鑿門而出，軍旅之事，雖可以從宜；朝廷之法，所宜乎愼守。苟異於此，罪必隨之。其有疆場未寧，攻戰是屬。始則期於靖亂，終則肆其不軌。暨萌震主之威，乃成滅身之漸。或雄武自伐，窺覦於非望；或強愎不思，拒絕於規正。乃有擅移營壘，專置參佐。議事明庭之下，面比官聯；挺劍飮會之間，坐凌宰輔。蓋以小人之量，被君子之器。豈獨王綱之斯壞，必將家世而云絕。良可哀矣！可不戒乎？

漢董卓，字仲穎，拜前將軍，封斄鄉侯。兵威漸盛，以久不雨，乃諷朝廷策免司空劉弘，而自代之。

魏曹爽爲大將軍，毀中壘堅營，以兵屬其弟中領軍羲。司馬宣王以先帝舊制，禁之

不可。

諸葛誕爲鎮東大將軍,請十萬衆守壽春。又求臨淮築城,以備吳寇,內欲保有淮南。朝廷徵之,誕有自疑心。時司馬文王新秉朝政,長史賈充以爲宜遣參佐,慰勞四征。於是遣充至壽春。充還,啓文王,誕再在揚州,有威名。民望所歸,今徵,必不來,禍小事淺。不徵,事遲禍大。乃以爲司空。書至,誕曰:“我作公,當在王文舒後。今便爲司空,不遣使者,健步齎書,使以兵付樂綝。此必綝所爲。”乃將左右數百人,至揚州,攻刺史樂綝,殺之。

吳諸葛恪輔政,加荆、揚州牧,督內外諸軍事。違衆出軍,大發州郡二十萬衆。百姓騷動,始失人心。恪意欲耀威淮南,驅略人民,而諸將或難之,曰:“今引軍深入,疆埸之民,必相率遠遁。恐兵勞而功少,不如止圍新城。新城困,救必至。至而圖之,乃可大獲。”恪從其計。回軍還圍新城,攻守連月,城不拔。士卒疲勞,因暑飲水,泄下流腫,病者大半,死傷塗地。諸營吏日白病者多,恪以爲詐,欲斬之,自是莫敢言。恪內雖失計而耻城不下,忿形於色。將軍朱异有所是非。恪怒,立奪其兵。都尉蔡林數陳軍計,恪不能用,策馬奔魏。魏知戰士罷病,乃進救兵。恪引軍而去。士卒傷病,流曳道路。或顛僕坑壑,或見略獲,存亡忿痛,大小呼嗟。而恪晏然自若,出住江渚一月,圖起田於潯陽。詔召相銜,徐乃旋師。由此衆庶失望,而怨黷興矣。

晉荀晞爲青州刺史、征東大將軍,多置參佐,轉易守令。

王浚,惠帝時爲寧北將軍、青州刺史,尋徙寧朔將軍、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于時,朝廷昏亂,盜賊蠭起。浚爲自安之計,結好夷狄,以女妻鮮卑務勿塵,又以一女妻蘇恕延。及趙王倫篡位,三王起義兵。浚擁衆挾兩端,遏絶檄書,使其境內士庶不得赴義。成都王穎欲討之,而未暇也。倫誅,進號安北將軍。及河間王顒、成都王穎興兵內向,害長沙王乂,而浚有不平之心。穎表請幽州刺史石堪爲右司馬,以右司馬和演代堪,密使演殺浚,并其衆。演與烏丸單于審登謀之,於是,與浚期游薊城南清泉水上。薊城內西行有二道,演、浚各從一道。演與浚欲合鹵簿,因而圖之。值天暴雨,兵器霑濕,不果而還。單于由是與其種人謀曰:“演圖殺浚,事垂克而天卒雨,使不得果。是天助浚也。違天不祥,我不可久與演同。”乃以謀告浚。浚密嚴兵,與單于圍演。演持白幡詣浚降,遂斬之。自領幽州大營器械,召務勿塵率胡晉合二萬人,進軍討穎,以主簿祁弘爲前鋒,遇穎將石超於平棘,擊敗之。浚乘勝,遂尅鄴城。士衆暴掠,死者甚多,鮮卑大略婦女,浚命敢有挾藏者斬之。於是沉於易水者八千人,黔庶荼毒,自此始也。

張輔爲馮翊太守,是時,長沙王乂以河間王顒專制關中,有不臣之跡,言於惠帝。密詔雍州刺史劉沉、秦州刺史皇甫重,使討顒。於是,沉等與顒戰于長安,輔遂將兵救顒。沉等敗績,顒德之,乃以輔代重爲秦州刺史。當赴顒之難,金城太守游楷亦皆有功,轉梁州刺史,不之官。楷聞輔之還,不時迎,輔陰圖之。又殺天水太守封尚,欲揚威西

土，召隴西太守韓稚，會議未決。稚子樸有武幹，斬異議者，即收兵伐輔，與稚戰於遮多谷口。輔軍敗績，爲天水故帳下督富整所殺。

桓溫，哀帝時爲侍中、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事。溫以既總督內外，不宜在遠。又上疏陳便宜七事。後移鎮姑孰，乃自以雄武專朝，窺覦非望。或卧對親僚曰："爲爾寂寂，將爲文、景所笑。"衆莫敢對。既而撫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後世，不足復遺臭萬載耶？"及悉衆北伐慕容垂，戰于襄邑。溫軍敗績，死者三萬人，溫甚耻之，築廣陵城，移鎮之。後破慕容暐、苻堅之軍。溫既負其才力，久懷異志。欲先立功河朔，還受九錫。於是用參軍郗超之計，乃行廢立。孝武即位，溫入朝，勑尚書謝安等於新亭奉迎，百僚皆拜于道側。溫既至，以盧悚入宮，乃收尚書陸始付廷尉，責替慢罪也。溫鎮姑孰，威勢震主，四方脩敬，皆遣上佐。綱紀王彪之，時爲會稽內史，獨不遣。溫以山陰縣折布米不時，舉郡不彈糾，上免彪之。

王恭，孝武時爲輔國將軍、兗、青二州刺史。安帝初，會稽王道子執政，寵昵王國寶，委以機權。恭每正色直言，道子深憚而忿之。時國寶從弟緒說國寶，因恭入覲相王，伏兵殺之。道子將行其說，尋以恭爲安北將軍，不拜，乃謀誅。國寶遣使與殷仲堪、桓玄相結。仲堪僞許之，恭得書大喜，乃抗表京師，曰："後將軍國寶，得以姻戚，頻登顯列。不能感恩效力，以報時施，而專寵肆威，將危社稷。先帝登遐，夜乃犯閤叩扉，欲矯遺詔。賴皇太后聰明，相王神武，故逆謀不果。又割東營見兵，以爲己府。讒疾二昆，甚於讎敵。與其從弟緒同黨凶狡，共相扇動，此不忠不義之明白也。以臣忠誠，必忘身殉國，是以譖臣非一。賴先帝明鑒，浸潤不行。昔趙鞅興甲，誅君側之惡，臣雖駑劣，敢忘斯義。"表至，內外戒嚴。國寶及緒惶懼不知所爲，用王珣計，請解職。道子收國寶，賜死，斬緒于市，深謝愆失。恭乃還京口。恭之初抗表也，慮事不捷，乃版前司徒左長史王廞爲吳國內史，令起兵於東。會國寶死，令廞解軍去職。廞怒，以兵伐恭。恭遣劉牢之擊滅之，上疏自貶，詔不許。

南齊徐世檦爲輔國將軍，時陳顯達反，朝廷加崔慧景平南將軍、都督衆軍事，屯中堂。而世檦專勢，號令慧景，備員而已。

隋宇文述，煬帝大業中，爲左衛大將軍，貴幸，言無不從，勢傾朝廷。左衛將軍張瑾，與述連官，常有評議，偶不中意，述張目嗔之，瑾惶懼而走，文武百僚，莫敢違忤。

唐田季安，德宗時爲魏博節度使，緒之嫡嗣也。季安年少，守父業，無他材能，恣擊鞠，從禽聲色之娛，其公事大抵惟狥於意，非賓佐謀猷所及也。

李茂貞鎮鳳翔。昭宗乾寧二年，茂貞與邠州王行瑜、華州韓建、同州王行約、秦州李茂莊等上表，疏興元楊守亮，納叛臣楊復恭，請同出本軍討伐，兼自備供軍糧料，不取給于度支，祗請加茂貞山南招討使名。內臣皆不可其奏，昭宗亦以茂貞得山南之後，有問鼎之勢，持之不下。茂貞怒，與王行瑜不候進止，發兵攻興元。累論招討之命，兼

與宰相杜讓能、中尉西門重遂書,詞語詬詈,凌蔑王室。

晉景延廣,高祖時爲侍衛親軍馬步軍都指揮使、檢校太尉,鎮河陽。高祖晏駕,與宰臣馮道等承顧命,以齊王爲嗣。既發喪,都人不得偶語,百官赴臨,未及內門,皆令下馬,頗有驕暴之失。少帝既嗣位,延廣獨以爲己功,尋加同平章事,彌有矜伐之色。帝幸其第,進獻錫賚,有如酬酢。權寵恩渥,爲一朝之冠。俄與宰臣桑維翰不協,帝亦憚其難制,遂罷兵權,出爲洛都留守。

漢史弘肇,隱帝時爲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兼中書令。帝自關西賊平之後,昵近小人。太后親族,頗行干託。弘肇與楊邠甚不平之。太后有故人子,求補軍職。弘肇忿而斬之。帝始聽樂,賜教坊使等玉帶,諸伶官緋袍,往謝弘肇。弘肇讓之曰:"健兒爲國伐邊,患寒冒暑,未能偏有霑賜,爾輩何功,敢當此賜?"盡取袍帶,還其官。

校勘記

[1]訖,原作"記",據《陳書·侯安都傳》改。

[2]陽,疑爲"曹"。

[3]故,疑爲"吳"。

[4]爲,原作"卜",據《四庫全書》本改。

[5]毆,原作"歐",據《四庫全書》本改。

[6]陳,原闕,據《梁書·羊侃傳》補。

[7]陽,原作"楊",據《梁書·羊侃傳》改。

[8]能,原闕,據《梁書·羊侃傳》補。

[9]"客交"二字,原闕,據《梁書·羊侃傳》補。

[10]都,原作"聊",據《梁書·羊侃傳》改。

[11]匿,原闕,據《梁書·羊侃傳》補。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五十五

將帥部(一百十六)

貪 黷

《兵法》曰:“將貪財,則姦不禁。”又曰:“貪而好利者,可貨而賂也。”則有膺閫外之權,專軍中之政,性本貪狠,志求苟得。乘彼危亂,破其國邑。無勤卹之意,肆仇斂之心。復有邀君以求利,受賄以狥私。侵擾下民,發掘丘墓。以至交通於異域,接引於非類。致人心之大失,俾師律之不臧。蓋本非賢材,盗竊名器。簡書屢告,終亦不悟。斧鉞一至,其何以逃? 咸列于兹,期以垂訓。

羊舌鮒,晋大夫。晋侯治兵于邾南,甲車四千乘(三十萬人),羊舌鮒攝司馬(鮒,叔向弟。攝,兼官也)。遂合諸侯於平丘,次于衛地。叔鮒求貨於衛,淫芻蕘者(欲使衛患之而致貨)。衛人使屠伯饋叔向羹,與一篋錦(屠伯,衛大夫),曰:“諸侯事晋,未敢攜貳。况衛在君之宇下(屋宇之下,喻近也),而敢有異志? 芻蕘者異於他日,敢請之(請止之)。”叔向受羹反錦(受羹示不逆其意,且非貨),曰:“晋有羊舌鮒者,瀆貨無厭(瀆,數也),亦將及矣(將不禍)。爲此役也(役,事也),子若以君命賜之,其已。”客從之[1],未退而禁之(禁芻蕘者)。

漢張武,文帝時爲將軍。受賂金錢,覺,帝更加賞賜,以愧其心。

魏丁斐,字文侯。初隨太祖,太祖以斐鄉里,特饒愛之。斐性好貨,數犯罪,輒得原宥。爲典軍校尉。太祖征吴,斐隨行,以家牛羸,私易官牛。太祖謂左右曰:“我非不知,譬如人家有盗狗而善捕鼠,盗雖有小損,而鼠不竊。完我囊貯。”遂復斐官。

晋張燕爲巴西太守。時秦州人鄧定等二千餘家,饑餓,流入漢中,保于成固[2],漸爲抄盗。梁州刺史張殷遣燕討之,定窘急,僞乞降於燕,幷餽燕金銀。燕喜,爲之緩師。定密結李雄,雄遣衆救定,燕退,定遂進逼漢中。太守杜正冲東奔魏興[3],殷亦棄官而遁。

羅尚爲平西將軍、益州刺史、西戎校尉。性貪少斷,蜀人言曰:“尚之所愛,非邪則佞;尚之所憎,非忠則正。富擬魯衛,家成市里。貪如豺狼,無復極已。”又曰:“蜀賊猶可,羅尚殺我。平西將軍,反更爲禍。”

劉胤代溫嶠爲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軍事。位任轉高,矜豪日甚。縱酒耽樂,不恤

政事。大殖貨財,商販百萬。是時,朝廷空罄,百官無祿。惟資江州運漕,而胤商旅繼路,以私廢公。有司奏免胤官,書始下,而胤爲郭默所害。

劉牢之爲鎮北將軍,討孫恩于會稽。牢之既濟江,恩乃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逃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粲麗盈目。牢之等遽爭收斂,故恩復得逃海。

諸葛長民爲豫州刺史、領淮南太守。時宋武討劉毅,以長民監太尉留府事。詔以甲仗五十人入殿,長民驕縱貪侈,不恤政事,多聚珍寶、美色,營建第宅,不知紀極。所在殘虐,爲百姓所苦。

前燕慕容評爲太傅。前秦苻堅使王猛伐慕容暐。暐使評率衆拒之。評性貪鄙,鄣固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如丘陵,三軍莫有鬬志。暐遣其侍中蘭伊讓評曰:"王,高祖之子也。宜以宗廟社稷爲憂,奈何不務撫養勳勞,專以聚斂爲心乎?府藏之珍貨,朕豈與王愛之,若寇軍冒進,王持錢帛,安所置也?皮之不存,毛將安附?錢帛可散之三軍,以平寇凱旋爲先也。"

宋劉道璘爲都督荆、湘、益、秦、寧、梁、雍七州諸軍事、護南蠻校尉。而貪縱過甚,畜聚財貨,常若不足。去鎮之日,府庫爲之空虚。

王鎮惡爲安遠護軍、武陵內史。以討劉毅功,封漢壽縣子。蠻毅、師向、博抵根據阮頭,屬爲凶暴,鎮惡討平之。鎮惡性貪,既破劉毅將朱褏,因停軍抄掠諸蠻,不時反。及平姚泓,時關中豐全,倉庫殷積,鎮惡極意收斂,子女、玉帛不可勝計。高祖以其功大,不問也。

毛脩之爲右衛將軍,不信鬼神,所至必焚除房廟。蔣山廟中有佳牛好馬,脩之并奪取之。

梁道眞爲梁、南秦二州刺史,裴方明爲龍驤將軍,並坐破仇池,斷割金銀諸雜寶物,又藏楊難當善馬,下獄死。

劉德願爲游擊將軍,領石頭戍事。坐受賈客韓佛智貨,下獄,奪爵土。

垣護之爲輔國將軍,隸沈慶之,伐西陽蠻。護之所莅,多聚斂,賄貨充積,坐下獄,免官。

吳喜都督豫州諸軍事,假冠軍將軍,平荆州。恣意剽虜,贓私萬計。

王玄謨爲寧朔將軍,北征將士多離怨言。玄謨又營貨利,一疋布責人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及魏太武軍至,乃奔退,麾下散亡略盡。

張邵爲撫軍長史,持節南蠻校尉。坐在雍州營私蓄取,贓貨二百四十五萬。下廷尉,免官。

鄧琬爲左將軍,性鄙闇,貪吝過甚。財貨酒食,皆身自量校。及晉安王子勛僭位,琬使婢僕,出市道販賣,酤歌博奕,日夜不休。

南齊張敬兒爲征西將軍。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

薛淵爲右將軍、左司馬，領軍討巴東王子響。子響軍主劉超之被捕，急以眠褥雜物十餘種賂淵，自逃匿之軍中，爲有司所奏。詔原之。

梁呂僧珍爲領軍將軍。時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一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及僧珍生子，季雅往賀，署函曰："錢一千。"閽人少之，弗爲通。強之，乃進。僧珍疑其故親，自發，乃金錢也。遂言於武帝，陳其才能，以爲壯武將軍、衡州刺史。將行，謂所親曰："不可以負呂公。"在州大有政績。

徐文盛爲秦州刺史、加都督，東討。與侯景戰，大潰，奔還荆州。元帝仍以爲城北面大都督。又聚斂，贓污甚多。世祖大怒，下令責之，數其十罪，除其官爵。

後魏元大興爲長安鎮大將，以黷貨，削除官爵。

長孫敦，字有，襲父爵北平王，爲北鎮都將。坐黷貨，降爲公。

于祚爲假節振威將軍、沃野鎮將。貪殘，多所受納。坐免官，以公還第。

于景爲寧朔將軍、高平鎮將。坐貪殘受納，爲御史中尉王顯所彈。會赦免。

王建，從道武破慕容寶衆於柏肆塢，遂進圍中山。慕容寶棄城走和龍，城內無主，百姓惶惑。東門不閉，道武將夜入，乘勝據守其門。建貪而無謀，意在虜獲。恐士卒肆掠，盜亂府庫，請候天明，道武乃止。是夜，徒河人共立慕容普驎爲主，遂閉門固守。

劉潔爲尚書令。太武時，累從征討，常爲前鋒，深見委任。拔城破國者，聚斂財貨，與潔分之。籍其家產，財盈巨萬。太武追忿，言則切齒。

公孫軌爲平南將軍，屯壺關，後爲虎牢鎮將。太武將北征，發民驢以運糧。使軌部調雍州。軌令驢主皆加絹二疋，乃與受之。百姓爲之語，曰："驢無強弱，輔絹自壯。"衆共嗤之，坐徵還。眞君二年，卒。軌既死，太武謂崔浩曰："吾行過上黨，父老皆曰：'公孫軌爲將，受貨縱賊。使至今謀姦不除，孰之咎也？其初來，單馬執鞭；返去，從車百兩。載物而南。'軌幸而早死，至今在者，吾必族誅之。"

皮豹子爲安西將軍，鎮長安。坐盜官財，徙於統萬。

周觀爲高平鎮將，有威名。眞君初，詔觀統五軍，西討禿髮保周於張掖。從其民數百家，將置於京師。至武威，輒與諸將私分之。太武大怒，黜觀爲金城侯、假授內都大官。

田益宗爲安南將軍，稍衰老，聚斂無厭，兵民患其侵擾。諸子及孫競規賄貨，部內苦之，咸言欲叛。宣武深亦慮焉，乃遣中書舍人劉桃符宣旨慰喩，庶以安之。桃符還，啓益宗侵掠之狀。宣武詔之，曰："風聞卿息魯生，在淮南貪暴，擾亂細民。又橫殺梅伏生，爲爾不已，損卿誠效。可令魯生與使赴闕，當加任使。如欲外祿，便授中畿一郡。"

邢巒爲安西將軍，梁、秦二州刺史。商販聚斂，清論鄙之。

爾朱仲遠爲大將軍、兖州刺史、督東道諸軍。仲遠天性貪暴,大宗富族,誣之以反,沒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己。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

爾朱度律爲大將軍,在軍戎聚斂無厭,所至之處,爲百姓患毒。

隋劉昉爲上大將軍。性麤疏,溺於財利。富商大賈,朝夕盈門。

韋藝爲營州總管,大治產業。與北夷貿易,家資鉅萬,頗爲清論所譏。

史萬歲爲左領軍將軍。時南寧夷爨翫,遣使請降。萬歲遣使馳奏,請將翫入朝。詔許之。爨翫陰有二心,不欲詣闕,因賂萬歲以金寶。萬歲於是捨翫而還。蜀王秀時在益州,知其受賂,遣使將索之。萬歲聞,而悉以所得金寶沉之於江,索無所獲。

權武爲潭州總管,多造金帶,遺嶺南首領。其人復答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

宇文述爲左衛大將軍,性貪鄙。知人有珍異物,必求取。富商大賈,及隴右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爲兒,由是競加餽遺,金寶累積,後庭曳羅綺者甚衆,家僮千餘人,皆控良馬、被服金玉。述之寵遇,當時莫與爲比。凡所薦達,皆至大官。趙行樞以太常樂戶,家財億計,述謂爲兒,受其賂遺,稱爲驍勇,起家爲折衝郎將。

唐獨孤懷恩,高祖武德三年,爲工部尚書。率兵討堯君素於蒲州。懷恩素無籌略,貪冒財貨,頻爲賊所敗。高祖屢下詔責讓之。

侯君集爲交河道行軍大總管,破吐谷渾、滅高昌之後,威名漸著。然性貪鄙,當破吐谷、高昌之際,多沒無罪之家子女、珍玩,恣情入己。將士知之,亦多盜竊。君集恐發其事,不敢制。及京師有司請推其罪,詔下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以君集陳諫事,乃得釋。

黨仁弘爲廣州都督,坐王法,聚財百餘萬,當死。太宗哀之,免爲庶人,徙欽州。初,人有上書,告仁弘沒降僚爲奴婢,擅賦斂夷獠甚多。去職北還,有七十船。帝聞之,驚嘆曰:"知人實難,誠不虛也。仁弘狀貌魁偉,在職譬諸畫餅,不可療饑矣。"

王昂爲河東節度使,貪縱不知法令,務在聚,以貨藩身。

路嗣恭爲江南西道觀察使,代宗大曆中,嶺南將哥舒晃反。詔嗣恭兼嶺南節度使。遂斬晃,平五嶺。拜檢校兵部尚書、知省事。嗣恭起於郡縣吏,以至大官,皆以恪理著稱。及平廣州,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誅之。嗣恭前後沒其財寶數百萬貫,盡入私室,不以貢獻。代宗心甚銜之,故嗣恭雖有平方面功,止轉檢校尚書,無所酬勞。

李叔明爲東川節度,近二十年。叔明素豪侈,總戎年深,積聚財貨,崇飾第宅,田園極膏腴。子孫驕淫,動踰法度。歿纔數年,遺業蕩盡,故代之言多藏者,咸以叔明爲鑒誡。

李復爲容州招討使,歷嶺南、鄭、滑節度使。久典方面,積聚財貨頗甚,爲時所譏。

王佖爲靈武節度使。先是,吐蕃欲成烏蘭橋,每于河壖,先貯材木,皆爲節帥遣人潛藏之,委於河流,終莫能成。蕃人知佖貪而無謀,先厚遺之,然後并役成橋,遂築月城而圍守之。由佖黷貨,邊上至今患焉。

王鍔爲嶺南節度使。鍔以兩稅錢上供時進,及供奉餘,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諸國舶至,則盡沒其利。由是鍔家財富於公藏,日發十餘艇,重以犀象、珠貝,稱商貨而出諸境,周以歲時,循環不絕。凡八年,京師權門,多富鍔之財。拜刑部尙書,後爲淮南節度使。每有饗宴,輒錄其餘,以備後用。或云賣之收利,皆自歸,故鍔錢流行天下。

鄭權,自工部尙書,由他徑求嶺南節度。既到鎭,則掊聚財貨,用償恩力。俾小吏部送京國,以分權倖。輦運纔至,而殂謝已聞。當時議者,無不嗤鄙。

高崇文,自劍南、西川節度,移鎭邠、寧。初發成都,盡載其軍資、金帛、器幕伎及樂功巧以行(又云崇文恃其功,而侈心大作,帑藏之富,百工之巧,舉而自隨,蜀郡一罄)。

李道古爲鄂、岳、沔、蘄、安、黄都團練觀察使,代柳公綽總兵,平淮西。道古佻黠,無器略。及赴鎭,倍道而行,以數騎徑入安州城。時公綽垂未意道古至,惶駭而出,家財多爲所奪。

李象古爲安南都護,爲土賊所殺。象古籍蔭緒入官,無他志能。性貪鄙,居官黷貨,尙苛刻,故及於難。

田縉爲夏州節度,性貪虐,多隱沒軍賜。羌渾種落苦其漁擾,遂引西蕃爲寇。御史中丞崔植奏:"攝詣臺按劾,得縉前在夏州,違將於度支,請將士軍糧,及腳價共計三萬四千三百餘貫文。不支給將士,留於上都私第。及雜士易送本道,贓狀明白,坐貶房州司馬,并本判官邢纛、盧仲通,皆坐貶,部將趙榮,流涪州。"

胡証,爲嶺南節度使。証在外鎭,好掊斂財貨,厚自奉養。脩行坊,起甲第,連亘閭巷。車服器用,窮極豪侈,議者罪之。

渾鐬爲豐州刺史,充天德軍使,坐贓七千餘貫,貶袁州司戶。憲宗以其父咸寧王勳烈特異,故特命有司,俯從輕文。

鄭注爲鳳翔節度使,誅後,度支奏:"注家得絹一百餘萬疋,他物稱是。"

李泳爲河陽節度使。泳本以市人,發跡禁軍。以賄賂交通,遂至方鎭。初任鎭武節度,轉爲河陽。所至以貪殘爲務,特所交結,不果憲章。犒宴所陳果實,以木刻綵繢之。聚斂無已,人不堪命,遂至於亂。文宗開成二年六月,河陽軍亂,數日方止。泳貶澧州長史。

梁王珙爲陝州節度使,奢縱聚斂,民不堪命。

後唐毛璋[4],爲華州節度使。莊宗同光末,討蜀,以璋爲行營右廂馬軍都指揮使。魏王繼岌自西川至渭南,部下散亡,其州貨、妓樂,爲璋所掠。

溫韜仕梁,爲耀州節度使。在州七年,唐帝諸陵,發掘殆遍。盡取其金寶,惟乾陵以風雨屢作,終不能發。

陶玘,明宗天成初鄧州留後。聚斂無節,贓污頗甚,爲所部縣令盛歸仁所訟,貶嵐州司戶,後賜死。

晉房知溫,爲平盧軍節度使。厚斂不已,積貨百萬,治第於南城。出入以妓樂相隨,任意所之,曾不以政事爲務。

趙在禮,歷滑、魏、滄、兗、同、襄、鄆、徐、晉、昌十餘鎮節度。在禮善治生殖,積財巨萬。兩京及所至藩鎮,皆邸店羅列。凡聚斂所得,唯以奉權豪、崇釋氏而已。

張籛,在後唐爲右千牛衛將軍同正、領饒州刺史。同光末,權知西京留守。魏王繼岌平蜀王衍,入朝,至秦州驛。莊宗遣中使向延,使盡戮王衍之族,所有奇貨,盡歸於延嗣。繼岌至渭南死,衍金寶、妓樂,籛悉獲之。俄而,明宗使人誅延嗣,延嗣暗遁。衍之行裝,復爲籛有。後爲西衛將軍,時湖南馬希範與籛有舊,朝廷請命籛爲使。允之。籛密賫蜀之奇貨往焉,又獲十餘萬緡以歸。

潘環爲宿州團練使,後爲金州、澶州節度使。環所至,以聚斂爲務。在州時,有牙將因微過見怒,環紿言笞之,牙校因託一尼嘗熟于環者,獻白金兩鋌。尼詣環曰:"牙校餉鏊腳兩枚,求免其責。"環曰:"鏊有幾腳?"尼曰:"三腳。"環復曰:"今兩能成乎?"尼以三數致之。時人號環爲"潘鏊腳"。

祕瓊,爲鎮州節度使董溫其衙內指揮使。溫其在位貪暴,積鏹巨萬。溫其陷蕃,瓊害其家,悉輦之以藏其家。遂自稱留後。

李金全爲涇州節度使。在鎮以掊斂爲務。長興中,受代歸闕,始進馬數十匹。不數日,又進之。明宗召而謂之曰:"卿患馬多耶?何進貢之多也?"又謂曰:"卿在涇州,日爲理,如何無乃以馬爲事乎?"金全慙謝而退。帝雖僶俛受之,而心不懌。金全累更名郡,藩鎮所在,掊聚斂財,賂結權要,而掩其弊政之迹。帝頗聞其不廉,故以言譏之。後天福初,自滄州節度使罷鎮歸闕,會安州屯將王暉,殺節度使周環。高祖遣金全以騎兵千人鎮撫其地。未及境,暉爲部下所殺,金全至,亂軍數百人,皆不自安。金全説遣赴闕,密伏兵於野,盡殺之。又擒其軍校武彥和等數十人斬之。初,金全之將行也,高祖戒之曰:"王暉之亂,罪莫大焉。但慮封守不寧,則民受其弊。因折矢飛詔,約以不戮一人。仍許以暉爲唐州刺史。"又謂金全曰:"卿之此行,無失吾信。"及金全至,聞彥和等當爲亂之日,劫掠郡城,所獲財貨,悉在其弟,遂殺而奪之。

楊光遠爲河陽節度使。時范延光致仕,輦囊裝妓妾,居於河陽。光遠利其奇貨,且慮爲子孫之讎。因奏延光不家汴、洛,出舍外藩,非南走淮夷,則北走胡虜,宜早除之。高祖以許之不死鐵券存焉,持疑未允。光遠乃遣子承勳以甲士圍其第,逼令自裁。延光曰:"天子在上,安得如此。"乃遣使者乞移居洛下,得及浮橋,推於流而溺殺之。矯奏云:"延光自投於河。"朝廷以適會其意,弗之理。踰歲入覲,高祖爲致曲宴教坊,伶人以光遠暴斂重賦,因陳戲譏之。光遠殊無慙色。尋以光遠爲平盧軍節度使。光遠表奏,請與長子同行。尋授承勳萊州防禦使。及赴任,僕從、妓妾至千餘騎,滿盈僭侈,爲方嶽之最。下車之後,惟以刻剝爲事。

漢白再榮爲護聖左廂都指揮使。晉末，契丹犯闕。明年，虜王北去。再榮從虜帳至眞定。其年閏七月晦，李筠、何福進，相率殺虜帥麻答諸軍，乃請權知留後事。再榮以季崧、和凝攜家在彼，令軍士數百人，環迫崧家，以求賞給。崧、凝各出家財與之。再榮欲害崧，以利其財。前磁州刺史李穀謂再榮曰："公與諸將，爲契丹所虜，凌辱萬端，日夕憂死。今日纔得生路，便擬殺一宰相。他日到闕，儻有所問，何以爲辭？"再榮默然。又括率在城居民家財，以給軍事。李穀又譬解之，乃止。其漢人曾事麻答者，盡拘之，以取其財。高祖以再榮爲鎭州留後，爲政貪虐難狀。鎭人呼爲"白麻答"。未幾，移授滑州節度使，箕斂誅求，民不聊生。乃徵還京師。

劉銖爲青州節度使。銖受代之日，有私鹽數屋，雜以糞穢塡塞諸井，以土平之。節度使符彥卿發其事以聞。銖奉朝請久之。

李守貞爲兗州節度，討青州楊光遠。光遠子承勳等乞降。守貞入城，害光遠等。光遠孔目吏宋顏，盡以光遠財寶、名姬、善馬，告於守貞。守貞得之，置於帳下。

周宋彥筠仕梁，爲開封府牙校。莊宗有天下，擢領禁軍。伐蜀之役，率所部康延孝爲前鋒。入成都，據一甲第中，資貨鉅萬，妓女數十輩，盡爲其所有。

常思爲宋州節度使。廣順三年，詔赴闕，改授平盧軍節度使。思將赴鎭，奏太祖云："臣在宋州，出放得絲十餘萬兩，謹以券上進，且行徵督。"太祖頷之。

王守恩歷諸衛將軍。晉開運末，守恩因假告歸於潞。時潞州節度使張從恩，懼契丹之盛，將朝於戎王。以守恩婚家，甚倚信之。乃移牒守恩，請權爲巡檢使。從恩旣去，守恩尋以潞城歸於漢祖，仍盡取從恩之家財。漢祖即以守恩爲招義軍節度使。漢乾祐初，授西京留守。守恩性貪鄙，委任羣小，以掊斂爲務。雖病殘癃者，亦不免其科率，人甚苦之。洛都常有豪士，爲二姓之會。守恩乃與伶人數輩，夜造其家，自爲賀客。恩獲白金數笏而退。太祖以白文珂代之，守恩甚懼，而洛人有曾爲守恩非理割剝者，皆就其第，徵其舊物。守恩一一償之。及赴闕，止奉朝請而已。

鄭仁誨爲澶州節度使。廣順末，王殷受詔赴闕，太祖遣仁誨赴鄴都巡檢。及殷得罪，仁誨不奉詔，即殺其子。蓋利其家財、妓樂也。及仁誨卒，而無後，人以爲陰責焉。

李彥頵，顯德中爲延州兵馬留後。到鎭，頗以殖貨爲意，窺圖贓利，侵漁蕃漢部人，羣情大擾。

齊藏珍，爲諸衛。世宗淮上用兵，復委監護，與軍校何起領兵。降下光州，藏珍欺隱官物甚多。

校勘記

[1]客，原作"各"，據《左傳・昭公十三年》改。

[2]成，原作"城"，據《晉書・張光傳》改。

[3]興,原作"與",據《晉書・張光傳》改。

[4]璋,原作"墇",據《四庫全書》本及《舊五代史・唐書・毛璋列傳》改。下同。

[watermark seal]

冊府元龜卷第四百五十六

將帥部(一百十七)

不　和

《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又曰:"安民和衆。"蓋軍旅之尚和也久矣!夫師出以律,順成爲臧。固當輯睦兵戎,克濟勳略。其有處營衛之任,握旗鼓之要,受脤偕出,援抱並行,忘從帥之義,恣兼人之勇,專逞其欲,不相爲謀。或大呼於私門,或盛氣於幕府[1]。至有乖異籌畫,違沮期會,反干戈而鬬,奪鼓吹以往,棄公家之事[2],爲讎方之利[3],以至覆軍奪爵,而不悔焉。《孟子》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誠哉是言矣!

胥甲[4],晉大夫。魯文公十二年冬,秦伯伐晉,取羈馬(羈馬,晉邑)。晉人禦之。趙盾將中軍,荀林父佐之;郤缺將上軍,臾駢佐之;欒盾將下軍[5],胥甲佐之。范無恤御戎,以從秦師于河曲。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從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士會,七年奔秦[6])?"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婿也(側室,支子[7]。穿,趙夙庶孫),有寵而弱,不在軍事[8](弱,年少也,又未嘗涉知軍事),好勇而狂,且惡臾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肆,暫往而退也)。"十二月戊午,秦軍掩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上軍不動,趙穿獨追之),反,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待可擊)。"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宣子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司馬法》曰[9]:"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爲綏。秦、晉志未能堅戰,短兵未致爭而兩退,故曰交綏)。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君之士皆未憖也[10],明日請相見也(憖,缺也)。"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目動,心不安[11]。言肆,聲放失常節[12]),將遁矣。薄諸河,必敗之(薄,迫也)。"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晉師止)。秦師夜遁,復侵晉,入瑕。

荀林父,晉大夫。魯宣公十二年六月[13],晉師救鄭。荀林父將中軍(代郤缺),先縠佐之(彘季代林父);士會將上軍(河曲之役,郤缺將上軍。宣八年[14],代趙盾爲政,將

中軍,士會代將上軍),郤克佐之(郤缺之子代臾駢);趙朔將下軍(代欒盾),欒書佐之(欒盾之子,代趙朔)。趙括、趙嬰齊爲中軍大夫(括、嬰齊皆趙盾異母弟[15]),鞏朔、韓穿爲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爲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兄[16]),韓厥爲司馬(韓萬玄孫)。及河,聞鄭既及楚平,桓子欲還,曰:"無及於鄭而勦民,焉用之(桓子,林父。勦,勞也)?楚歸而動,不後(動兵伐鄭)。"隨武子曰:"善(武子,士會)!會聞用師,觀釁而動(釁,罪也)。德、刑、政、事、典、禮不易,不可敵也,不爲是征(言征伐爲有罪,不爲有禮)。楚君討鄭,怒其貳而哀其卑。叛而伐之,服而舍之,德、刑成矣。伐叛,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昔歲入陳(討徵舒),今茲入鄭,民不罷勞,君無怨讟(讟,謗也),政有經矣(經,常也)。荆尸而舉(荆,楚也。尸,陳也。楚王始更爲此陳法,遂以爲名),商、農、工、賈不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卒、車乘),事不姦矣(姦,犯也)。蔿敖爲宰,擇楚國之令典(宰,令尹。蔿敖,孫叔敖);軍行、右轅、左追蓐(在軍之右者,挾轅爲戰備,在左者[17],追求草蓐爲宿備。《傳》曰:"令尹南轅。"又曰:"改乘轅。"楚陳以轅爲主),前茅慮無(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斥候蹋伏,皆持以絳及白爲幡[18],見騎步賊,舉絳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或曰:時楚以茅爲旌識),中權,後勁(中軍制謀,後以清兵爲殿)。百官象物而動,軍政不戒而備(物,猶類也。戒,勑令),能用典矣。其君之舉也,內姓選於親,外姓選於舊(言親疏並用)。舉不失德,賞不失勞。老有加惠(賜老則不計勞),旅有施舍(旅客來者,施之以惠,舍不勞役)。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尊卑別也)。貴有常尊,賤有等威(威儀有等差),禮不逆矣。德立、刑行、政成、事時、典從、禮順,若之何敵之?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昧,昏亂。經,法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姑,且也)?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彘子曰:"不可(彘子,先縠),晉所以霸,師武、臣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有敵而不從,不可謂武。繇我失霸,不如死。且成師以出,聞敵強而退,非夫也(非丈夫)。命爲軍帥,而卒以非夫,唯羣子能,我弗爲也。"以中軍佐濟(佐,彘子所帥也。濟,渡河)。知莊子曰:"此師殆哉(莊子,荀首)!《周易》有之,在師䷆(坎下坤上,師)之臨䷒(兑下坤上,臨。師初六變而之臨),曰:'師出以律,否臧,凶(此師卦初六爻辭[19]。律,法。否,不也)。'執事順成爲臧,逆爲否(今彘子逆命不順成,故應不臧之凶),衆散爲弱(坎爲衆,今變爲兑。兑,柔弱),川壅爲澤(坎爲川,今變爲兑。兑爲澤,是川見壅)。有律以如己也(如,從也[20]。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人。坎爲法象,今爲衆則散,爲川則壅,是失法之用,從人之象[21]),故曰律。否臧,且律竭也(竭,敗也。坎變爲兑,是法敗),盈而以竭,夭且不整,所以凶也(水遇夭塞,不得整流,則竭涸也)。不行之謂臨(水變爲澤,乃成臨卦,澤不行之物),有帥而不從,臨孰甚焉?此之謂矣(譬彘子之違命[22],亦不可行)。果遇,必敗(遇敵),彘子尸之(主此禍),雖免而歸,必有大咎(爲明年,晉人殺先縠傳[23])。"韓獻子謂桓子(獻子,韓厥)曰:"彘子以偏師陷,子罪大矣!子爲元帥,師不用命,誰之罪

也？失屬亡師，爲罪已重，不如進也（今鄭屬楚，故曰失屬。彘子以偏師陷，故曰亡師）。事之不捷，惡有所分（捷，成也）。與其專罪，六人同之，不猶愈乎（三軍皆敗，則六卿同罪。不得獨責元帥）？"師遂濟。

荀偃，晉大夫，將中軍，士匄佐之；趙武將上軍，韓起佐之，欒黶將上軍，魏絳佐之。魯襄公十四年夏[24]，諸侯之大夫從晉侯伐秦；晉侯待于竟[25]，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至于棫林（棫林，秦地），不獲成焉（秦不服）。荀偃令曰："鷄鳴而駕，塞井夷竈（示不反），唯余馬首是瞻（言進退從己）。"欒黶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首欲東。"乃歸（黶恶偃自專，故棄之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也。莊子，魏絳也。左史，晉大夫）？"莊子曰："夫子命從帥（夫子，謂荀偃），欒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也。"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及，多遺秦禽（軍師不和，恐多爲秦所禽獲）。"乃命大還。晉人謂之"遷延之役"。

吳子山，吳王子。魯定公四年，吳伐楚，楚敗，吳入郢，以班處宮（以尊卑班次處楚王宮室）。子山處令尹之宮，夫槩王欲攻之，懼而去之。夫槩王入之（入令尹宮也。言吳無禮，所以不能遂克）。

荀瑤，晉大夫。魯悼公四年，帥師圍鄭（悼公，哀公之子寧也，哀公出國[26]，魯人立悼公）。未至，鄭駟弘曰："知伯愎而好勝（知伯，荀瑤也[27]），早下之，則可行也（行，去也[28]）。"乃先保南里以待之（保，守也。南里，在城外）。知伯入南里，門于桔秩之門。知伯謂趙孟："入之！"對曰："主在此（主謂知伯也，言主在此，何不自入）。"知伯曰："惡而無勇，何以爲子（惡，貌醜也。簡子廢嫡子伯魯而立襄子，故知伯言其醜且無勇[29]，何故立以爲子）？"對曰："以能忍耻，庶無害趙宗乎？"知伯不悛，趙襄子由是惎知伯（惎，毒也），遂喪之。

漢荀彘爲左將軍，楊僕爲樓船將軍，擊朝鮮。左將軍破浿水，上軍乃前至城下，圍其西北。樓船亦往會，居城南。其王右渠遂堅城守，數月未能下。左將軍素侍中幸（幸親於天子），將燕代卒悍，乘勝，軍多驕。樓船將齊卒入海，已多敗亡，其先與右渠戰，困辱亡卒，卒皆恐將心慚。其圍右渠，常持和節。左將軍急擊之。朝鮮大臣乃陰間使人，私約降樓船（與樓船爲要約而請降）。往來言尚未肯決，左將軍數與樓船期戰[30]。樓船欲就其約，不會。左將軍亦使人求間隙降下朝鮮，不肯，心附樓船，以故兩將不相得。左將軍心意樓船前有失軍罪（意，疑也），今與朝鮮和善，而又不降。疑其有反計，未敢發。天子曰："將率不能前。乃使衛山諭降右渠，不能顓決，與左將軍相誤，卒沮約（顓與專同。卒，終也。沮，壞也）。今兩將圍城，又乖異，以故久不決。"使故濟南太守公孫遂往正之，有便宜得以從事。遂至，左將軍曰："朝鮮當下久矣。不下者，樓船數期不會。"具以素所意告遂，曰："今如此，不取，恐爲大害。非獨樓船，又且與朝鮮共滅吾軍。"遂亦以爲然，而以節召樓船將軍，入左將軍軍計事。即令左將軍戲下執縛樓船將軍（戲，讀

與鹿同),并其軍,以報朝鮮平。左將軍徵至,坐爭功、相嫉、乖計,棄市。樓船將軍亦坐兵至列口,當待左將軍(列口,縣名也。度海先得之)。擅先縱失亡多,當誅,贖爲庶人。

後漢耿夔,爲雲中太守、行度遼將軍。夔勇而有氣,數侵陵匈奴中郎將鄭戩。元初元年,坐徵下獄,以減死論,笞三百。

魏桓範爲征虜將軍、東中郎將、都督青、徐諸軍事[31],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32],引節欲斬岐,爲岐所奏不直,坐免。

蜀劉封,爲先主養子,爲副軍將軍[33]。初,先主定益州,劉璋遣扶風孟達與法正,各將兵二千迎先主。先主因令達并領兵衆,進攻上庸。先主陰恐達難獨任,乃遣封自漢中乘沔水下,統達軍。封與達忿爭不和,封尋奪達鼓吹。達既懼罪,又忿恚封,遂發表辭先主,率所領降魏。

劉琰爲車騎將軍,領兵千餘,隨丞相亮。後主建興十年,與前軍師魏延不和,言語虛誕。亮責讓之,遣歸成都。

魏延爲前軍師、征西大將軍。延既善養士卒,勇猛過人,又性矜高,當時皆避下之。唯楊儀不假借延,延以爲至忿,有如水火。建興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爲前鋒,去亮營十里。秋,亮病困,密與長史楊儀、司馬費禕、護軍姜維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秘不發喪。儀令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亡,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葬。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爲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己連名,告下諸將。禕紿延曰:"當爲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稀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使欲案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纔儀未發,率所領徑先南歸,所過燒絕閣道。延、儀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後主以問侍中董允、留府長史蔣琬。琬、允咸保儀疑延。儀等槎山通道,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衆知曲在延,莫爲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亡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34],致首於儀。儀起,自踏之,曰:"庸奴!復能作惡不?"遂夷延三族。

吳潘濬,初仕蜀先主,爲荆州治中,典留州事,與關羽不睦。吳大帝襲羽,遂入吳。

周瑜爲將軍,性度恢廓,大率爲得人。惟與程普不睦(《江表傳》曰:"普頗以年長[35],數陵侮瑜。瑜折節容下,終不與校。普後自敬服而親重之。乃告人曰:'與周公瑾交,若飲醇醪,不覺自醉。'時人以其謙讓服人如此[36]")。

孫皎,堅弟靜子也,爲征虜將軍。嘗以小故與甘寧忿爭,或以諫寧。寧曰:"臣子一例,征虜雖公子,何可專行侮人邪?吾值明主,但當輸效力命,以報所天。誠不能隨俗屈曲矣!"權聞之,以書讓皎曰:"自吾與北方爲敵,中間十年。初時相持年少,今者且三

十矣。孔子言：‘三十而立。’非但謂五經也。授卿以精兵，委卿以大任，都護諸將於千里之外，欲使如楚任昭奚恤，揚威於北境，非徒相使逞私志而已。近聞卿與甘興霸飲，因酒發作，侵陵其人，求屬呂蒙督中。此人雖麤豪，有不如人意時，然其校略大丈夫也！吾親之者，非私之也。吾親愛之，卿疏憎之。卿所爲，每與吾違，其可久乎？夫居敬而行簡，可以臨民，愛人多容，可以得衆。二者尚不能知，安可董督在遠，禦寇濟難乎？卿行長大，特受重任。上有遠方瞻望之觀，下有部曲朝夕從事，何可恣意有盛怒邪？人誰無過，貴其能改。宜追前愆，深自咎責。今故煩諸葛子瑜，重宣吾意。臨書摧愴，心悲淚下。”皎得書，上疏陳謝，遂與寧結厚。

南齊曹虎，爲平北將軍，聚兵襄陽。建武四年，魏軍攻沔北，虎與南陽太守房伯玉不協。不急赴救，乃移頓樊城。

陳王質仕梁，爲寧遠將軍、吳州刺史、領鄱陽內史。荆州陷，侯瑱鎮于湓城，與質不協。遣偏將羊亮代質[37]，且以兵臨之。質率所部渡信安嶺，依于留異。時文帝鎮會稽，以兵助質，令鎮信安縣。

後魏崔亮爲鎮南將軍，攻梁將趙祖悅於硖石。時李平爲鎮軍大將軍、兼尚書右僕射，爲行臺節度，諸軍一以稟之，以軍法從事。平部分諸軍，將水陸兼進，以討堰賊。亮違平節度，以疾請還。隨表而發。平表曰：“臣以梁將湛僧珍、田道龍游魂境內[38]，猶未收跡。義之神念，尚任梁城。令都督崔亮權據下蔡，別將瓮生，即往東岸，與亮接勢，以防橋道。臣發引向堰，舍人曹道至，奉勅更有處分，而亮已輒還京。案亮受付東南，推轂是託。誠應憂國忘家，致命爲限。而始屈汝陰，盤桓不進；暨到寇所，停淹八旬。所營土山、攻道，並不克就，損費糧力，坐延歲序。賴天威遠被，士卒憤激，東北騰上，乘至北門。而亮遲迴，仍不肯上。臣逼以白刃，甫乃登陟。及平硖石，宜聽處分。方更肆其專恣，輕輒還歸，此而不糾，法將焉寄？案律：臨軍征討而故留不赴者死。又云：軍還先歸者流。軍罷先還[39]，尚有流坐，況亮被符令停，委棄而反，失乘勝之機，闕水陸之會。緣情據理，咎深故留，今處亮死。上議。”靈太后令曰：“亮爲臣不忠，去留自擅。既損威稜，違我經略。雖有小捷，豈免大咎。但吾攝御萬機，庶玆惡殺，可特聽以功補過[40]。”及平至，亮與爭功於禁中，形於聲色。

爾朱兆爲都督十州諸軍事、世襲幷州刺史。齊神武之克殷州也[41]，兆與其族仲遠、度律約共討之。仲遠、度律次於陽平，兆出井、陘，屯於廣阿，衆號十萬。神武廣縱反間。或云世隆兄弟謀欲害兆；復言與歡同圖仲遠等。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徘徊不進。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諭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性麤獷，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趍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而曉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遣。仲遠等於是奔退。神武乃進擊兆，兆軍大敗。兆與仲遠、度律遂相疑阻。度律大懼，引軍還。兆將斬勝，數之曰：“爾殺可孤，罪一也；天柱

薨後,復不與世隆俱來,罪二也。我欲殺爾久矣!今復何言?”勝曰:“可孤作逆,爲國巨患。勝父子誅之,其功不小。反以爲罪,天下未聞。天柱被戮,以君誅臣,勝寧負王,不負朝廷。今日之事,生死在王。但知賊密邇,內構嫌隙,自古迄今,未有不破亡者。勝不憚死,恐王失策。”兆乃舍之。後與爾朱兆陳於韓陵,度律惡兆之驍悍,懼其陵己,勒兵不進。勝以其攜貳,遂率麾下,降於神武。

北齊李希光爲安南將軍、南兗州刺史。文宣責陳武廢蕭明,命儀同蕭軌率希光、東方老、裴英起、王敬寶步騎數萬伐之[42]。以天保七年三月渡江,襲克石頭城。五將名位相侔,英起以侍中爲軍司,蕭軌與希光並爲都督。軍中抗禮,不相服御。競說謀略,動必乖張。頓軍丹陽城下,值霖雨五十餘日。及戰,兵器并不堪施用,故致敗亡。將帥俱死,士卒得還者十二、三,所沒器械軍資,不可勝紀。

王琳初自梁歸齊,乃鎮壽陽。琳在鎮,與行臺尚書盧潛不協,更相是非,被詔還鄴。齊武成置而不問[43],除滄州刺史。

後周趙剛爲利州總管。時剛以信州濱江負阻,表請討之。詔剛經略,仍加渠州刺史。剛師出踰年,士卒疲弊,尋復亡叛。後遂以無功而還,又與所部儀同尹才失和,被徵赴闕。遇疾,卒於路。

隋李藝,大業中屢以軍功官至武賁郎將。煬帝征遼,令藝督運於北平,受武衛大將軍李景節度。藝少習戎旅,軍法嚴肅。然使氣縱暴,每凌侮景。頻爲景所辱,藝甚銜之。

唐淮陽王道玄,高祖時爲洛州總管。劉黑闥引突厥寇山東,令道玄率史萬寶以擊之。萬寶與之不協。及道玄出戰,萬寶擁兵不進,謂所親曰:“我奉手詔,言淮陽小兒[44],雖有軍事[45],進止終委老夫,何得輕脫妄戰?大軍若動,必陷泥濘,此敗之道也。莫若結陣,以王陷之,雖不利於王,而利於國。淮陽若敗,賊必爭進,我堅陣而待之,破賊必矣!”須臾,護軍柳濬戰死,道玄復陷於陣,軍遂敗。萬寶將戰[46],士卒莫有鬬志,於是大潰。道玄尋遇害,時年十九。

薛萬徹,爲青丘道將軍,伐高麗。在軍中,與副將裴行方不協。太宗貞觀二十三年,有人上書,告萬徹有怨望之詞。於是廷辯曲直。萬徹辭屈,乃除名,流于蒙州。

蘇定方,爲右屯衛將軍。高宗顯慶初,從程知節討阿史那賀魯,與其別部鼠尼施戰于雁婆川,大破賊衆,追奔二十里,斬首千餘級,獲馬二千匹。死馬及所棄甲仗,綿亘山野,不可勝計。副總管王文度害其功,謂知節曰:“雖云破賊,官軍亦有死傷,蓋未決成敗法耳,何急而爲此事。自今正可結爲方陣,輜重盡納腹中。四面布隊,人馬被甲,賊來即戰,自保萬全。無爲輕脫,致有傷損。”文度又矯稱別奉旨,以知節恃勇輕敵,使文度爲節制。遂收軍,不許深入。終日跨馬,被甲結陣。由是馬多瘦死,士卒疲勞,無有鬬志。定方謂知節曰:“本來討賊,今乃自守,馬餓兵疲,逢賊即敗,怯懦如此,何由立功?又公爲大將,閫外之事,而許自節制。別遣軍副,專其號令,理必不然。須囚縶文

度[47]，飛表奏之。"知節不從。至怛篤，有胡開門乞降。文度又曰："比我兵回，此還作賊。不如盡殺，取其資財。"定方曰："如此自作賊耳！何成伐叛。"文度又不從。乃分財，唯定方一無所取。師還，知節、文度皆被劾，除名。乃擢定方爲行軍大總管[48]，以征賀魯。於是率兵金山之北，先擊處木昆部落，大破之。

薛仁貴爲邏逤道行軍大總管，其副將郭待封，嘗爲鄯城鎮守，與仁貴齊列。及仁貴爲大總管，耻在其下。每事多建議違之。軍至大非川，將進赴烏海。仁貴謂待封曰："烏海險遠，車行艱澀，若引輜重，將失事機。又破賊即回，又煩轉運。彼多瘴癘，無宜久留。大非川嶺上寬平，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並留柵內，吾等輕鋭倍道，掩其未整，即撲滅之矣！"仁貴遂率衆先行，至河遇賊，擊破之，斬獲甚衆，收其牛羊萬餘頭。進至烏海城，以俟後援。待封不從仁貴之策，領輜重繼進。未至烏海，吐蕃二十餘萬[49]，悉衆救其前軍，迎擊待封。敗走趍山[50]。軍糧及輜重並爲賊所掠。仁貴遂退軍屯大非川[51]。吐蕃又益四十餘萬，來拒戰。官軍又大敗，死傷略盡。仁貴、待封及阿史那道眞並脱身走免。

李光弼，爲朔方行營。既平懷州，朝旨欲速收東都城。光弼屢抗表，請候時而動，不可輕進。僕固懷恩貳于光弼，乃潛上言曰："賊可討。"詔遂從懷恩言，逼光弼進軍，列陣于北邙山下。賊悉發精鋭來拒，官軍不利。詔以本非光弼謀，乃徵懷恩入，拜工部尚書，留在京師。又徵光弼入，拜河南副元帥，都統河南、淮西、山南東道等節度使，移鎮汴州。

李抱眞，爲澤、潞節度使。馬燧領河陽三城，抱眞嘗欲殺懷州刺史楊鉥。鉥奔燧[52]，燧納之，且奏其無罪。抱眞不勝其忿。後同解邢州圍[53]，所獲軍糧，燧全有之，而後給與抱眞。抱眞益怒。洹水之捷，諸軍進至魏州，田悦領五騎突犯燧營[54]，李艽疾出援之，抱眞自固不爲動。燧將攻悦城，假攻具於抱眞，又請雜兩軍之伍，冀分其功。抱眞皆不諾，而請獨當一面。由此隙甚，不復相見。諸軍以是頗逗撓，德宗數使中人和解之。

韓弘，爲宣武節度，統諸軍討淮西。時賊軍嘗徑攻烏重胤之壘。重胤禦之，中數槍，馳，請救於忠武軍節度李光顔。光顔以小溵橋，賊之保也，乘其無備，使其大將田穎、宋朝隱襲而取之[55]，遂平其城塹，由是不克救重胤。韓弘以光顔違令，取穎及朝隱，將戮之。穎及朝隱勇而材[56]，軍中皆惋惜之。光顔畏弘，不敢留。會中使景忠信至，知其情，乃矯詔，令所在械繫之，走馬入見，具以本末聞。憲宗赦忠信矯詔罪，即往釋穎及朝隱。弘及光顔迭以表論，憲宗謂弘使曰："穎等違都統令，當處死。但光顔以其襲賊有功，亦可宥之。軍有三令五申，宜捨此以收來效。"及以詔諭弘[57]，弘不悦。

劉沔，爲太原節度使，討回紇。初，沔以精兵六千，留鎮橫水柵，以備殘虜，自迎太和公主還宫。後太原功最爲先。幽州張仲武亦降滅回鶻赤心宰相、王子、將軍等數萬

人。繼受詔,追襲烏介可汗。恃其兵,與沔不足。朝廷知之,曾遣御史中丞李回因和解。仲武終不平之。帝方委仲武北收殘虜,乃移沔滑州,以李石爲太原節度以代之。

梁謝彦章爲許州節度使,末帝貞明四年冬,滑州節度使賀瓌,爲北面招討使。彦章爲排陣使,同領大軍,與晉人對壘。是時,咸謂瓌能將步軍,彦章能領騎士,既名聲相軋,故瓌衷心忌之。一日,與瓌同設伏于郊外,瓌指一方地,謂彦章曰:"此地岡阜隆起,中央坦夷,好列栅之所。"尋而晉人舍之,故瓌疑彦章與晉人通。又瓌欲速戰,彦章欲持重以老敵人,瓌益疑之。會爲行營馬步都虞候朱珪所誣,瓌遂與珪協謀,因享士伏甲,以殺彦章及濮州刺史孟審澄、别將侯溫裕等於軍,以謀叛聞。晉王聞之,喜曰:"彼將帥如是,亡無日矣!審澄、溫裕,亦善將騎軍,然所領不過三千騎。多而益辦,唯彦章有焉。"

劉鄩軍於莘縣,末帝遣使問鄩決勝之策。鄩曰:"臣無奇術,但人給糧十斛,盡則破敵。"末帝大怒,讓鄩曰:"將軍蓄米,將療饑耶?將破賊耶?"乃遣中使督戰。鄩集諸校而謀曰:"主上深居宫禁,未曉兵家,與白面兒矢謀,終敗人事。大將出征,君命有所不受。臨機制變,安可預謀?今揣敵人未可輕動,諸君更籌之。"時諸將皆欲戰。鄩默然。他日,復召諸校,列坐軍門。人具河水一器,因命飲之。衆未測其旨,或飲或辭。鄩曰:"一器而難若是,滔滔河流,可勝既乎?"衆皆失色。居數日,鄩率萬餘人薄鎮定之營。時鄩軍奄至[58],上下騰亂,殺獲甚多。少頃,晉軍繼至,乃退。二年三月,鄩自莘引軍襲魏州,與晉王戰於故元城,王師敗績。鄩脱身南奔,自黎陽濟河,至滑州。尋授滑州節度使,詔屯黎陽。

後唐康延孝,初名李紹琛,爲保義軍節度使。莊宗同光三年,討蜀,爲先鋒排陣使。平蜀之功,延孝居最。時邠州節度使董璋,爲行營右廂馬步使,華州節度使毛璋,爲行營左廂馬步使,以軍禮當事延孝。郭崇韜私愛董璋,及西川平定之後,崇韜每有軍機,必召璋參决,延孝不平之。時延孝軍於城西,毛璋軍於城東,董璋軍於城中。延孝因酒酣,謂董璋曰:"吾有平蜀之功,公等樸遬相從,反首鼠于侍中之門,謀相傾陷。吾爲都將,公乃裨校,力能斬公。"璋惶恐謝之而退。酒罷,璋訴于崇韜,崇韜陰銜之,乃署董璋爲東川節度,使落軍職。延孝怒謂毛璋曰:"吾冒白刃,犯險阻,平定兩川。董璋何功,遽有其地?"二人因謁見崇韜,曰:"東川重地,宜擇良帥。工部任尚書有文武才幹,甚洽衆心,請表爲東川帥。"崇韜怒,曰:"紹琛反耶?敢違吾節度?"延孝等惶恐而退。未幾,崇韜爲繼岌所害,二人因責董璋曰:"公復鼠首何門?"璋俛首祈哀而已。

朱洪實爲馬軍都指揮使[59]。閔帝應順元年三月,判六軍諸衛事。唐義誠將議出征,帝幸左藏庫,親給軍士錢帛。是日,義誠與洪實同於庫中,面論用兵利害。洪實言:"自出軍討逆,累發兵師。今聞小衄,無一人一騎來者,不如禁軍,據門自固。彼安敢徑來,然後徐圖進取,全策也。"義誠怒曰:"若如此言,洪實反矣!"洪實曰:"公自惟誰

反?”其聲漸厲。帝聞,召而詳之。洪實猶理前謀,又曰:“義誠言臣圖反,據發兵計,義誠反必矣!”帝不能明辨[60],遂命誅洪實。

周慕容彦超,漢初爲澶州節度使。杜重威叛於鄴下,以鄆州節度使高行周爲招討使,彦超爲副。及兵至城下,二帥不協。杜重威之子婦,即行周之息女也。行周用兵持重,彦超舉措輕易。彦超欲速於攻城,行周以爲未可。彦超乃揚言:稱行周以愛女之故,惜賊而不攻。行周忿之。漢祖聞其事,懼有他變,以是親征。及車駕至鄴,彦超數因事凌迫行周。行周不勝其憾。嘗一日,至行宮幕次[61],雨泣告於執政,聲氣甚厲,聞於至尊。又自掬糞茹于口中,分雪其事。宰相蘇逢吉、樞密使楊邠,密奏於漢祖。漢祖深知彦超之曲,遣二臣和解行周。亦召彦超於帳中責之,兼令首過於行周。行周稍解。

王峻爲內客省使。永興趙思綰亂,峻爲郭從義兵馬都監,從義與峻不協,甚如水火。

符彦卿,天雄軍節度使。顯德元年,從世宗親征河東,命彦卿赴忻州。時契丹駐忻北,游騎每及近郊。其月二十三日,彦卿與諸將勒兵列陣以待之。先鋒將史彦超,以二千騎遇賊於前。彦超勇憤,俱發左右馳擊,解而復合者數四,當其鋒者,無不顛仆。李筠、張永德以偏師自後擊之,軍退,史彦超死之,不獲其屍。前鋒爲虜隔絕,我軍重傷者數百人。蕃戎死者亦衆。是行,諸將論議,各有矛盾,故不能成大功。

張永德,顯德中爲殿前都指揮使,守下蔡,與淮南招討使李重進素不協。每宴將吏,各暴其短。一日,永德乘醉,乃大言重進潛畜姦謀。當時將校,無不驚駭。

校勘記

[1]私,宋本作“和”。幕,宋本作“莫”。

[2]之,原闕,據宋本補。

[3]之,原闕,據宋本補。

[4]甲,原作“申”,據宋本及《左傳·文公十二年》改,下同。

[5]盾,原作“書”,據宋本及《左傳·文公十二年》改。

[6]年,原作“軍”,據《左傳·文公七年》改。

[7]支,原作“之”,據宋本及《左傳·文公十二年》杜預注改。

[8]在,原作“任”,據宋本及《左傳·文公十二年》改。

[9]法,上原衍“兵”字,據宋本及《左傳·文公十二年》杜預注删。

[10]君,原作“軍”,據宋本及《左傳·文公十二年》改。

[11]心,上原衍“則”字,據宋本及《左傳·文公十二年》杜預注删。

[12]肆,下原衍“則”字;放失常節,原作“常失節也”,據宋本及《左傳·文公十二年》杜預注删改。

[13]宣公,宋本無“公”字。

[14]八,原作“公”,據《左傳·宣公十二年》杜預注删改。
[15]趙,原脱,據宋本及《左傳·宣公十二年》杜預注補。
[16]兄,原作“弟”,據宋本及《左傳·宣公十二年》杜預注改。
[17]在左,原作“左右”,據上文及《左傳·宣公十二年》杜預注改。
[18]持,原作“特”,據宋本及《左傳·宣公十二年》杜預注改。
[19]辭,原作“解”,據宋本及《左傳·宣公十二年》杜預注改。
[20]也,原脱,據宋本及《左傳·宣公十二年》杜預注補。
[21]象,原作“義”,據宋本及《左傳·宣公十二年》杜預注改。
[22]違,原作“尊”,據宋本及《左傳·宣公十二年》杜預注改。
[23]爲、傳,原脱,據宋本及《左傳·宣公十二年》杜預注補。
[24]公,宋本無。
[25]竟,原作“境”,據宋本及《左傳·襄公十四年》改。
[26]國,原作“孫”,據《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改。
[27]瑤,原作“偃”,據宋本改。
[28]也,原作“聲”,據宋本及《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杜預注改。
[29]故,下原衍“夫”字,據宋本及《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杜預注删。
[30]期,下原衍“約”字,據宋本及《漢書·朝鮮傳》删。
[31]諸,原作“州”,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桓範傳》裴松之注改。
[32]鄴,原作“鄭”,據宋本及《三國志·魏書·桓範傳》裴松之注改。
[33]副軍將軍,“將軍”二字原誤在下文“扶風”下,據宋本及《三國志·蜀書·劉封傳》乙。
[34]岱,原作“代”,據《三國志·蜀書·魏延傳》改。
[35]頗,原作“自”,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瑜傳》裴松之注改。
[36]如此,原脱,據宋本及《三國志·吳書·周瑜傳》裴松之注補。
[37]羊亳,《陳書·羊質傳》作“羊亮”。代,原作“伐”,據宋本及《陳書·王質傳》改。
[38]珍,原脱;田,原作“曰”,據《魏書·崔亮傳》補改。
[39]先,原作“無”,據宋本及《魏書·崔亮傳》改。
[40]特,原作“將”,據宋本及《魏書·崔亮傳》改。
[41]殷州,原作“雍州”,據宋本及《魏書·爾朱兆傳》改。
[42]老,原作“光”,據本書卷四四二及宋本改。
[43]“齊武成”句,宋本作“武成弘而不間”。
[44]言,原闕,據《舊唐書·淮陽王道玄傳》補。
[45]此句《舊唐書·淮陽王道玄傳》作“雖爲名將,而軍之進止,皆委于吾”。
[46]將,宋本下有“進”字。
[47]繫,原作“擊”,據宋本及《舊唐書·蘇定方傳》改。
[48]行,原在“軍”字後,據宋本改。
[49]餘萬,原作“萬餘”,據宋本及《舊唐書·薛仁貴傳》乙。

[50]山,原作"出",據宋本及《舊唐書·薛仁貴傳》改。

[51]軍,原脱,據宋本及《舊唐書·薛仁貴傳》補。

[52]燧,原脱,據本書卷四二二及宋本補。

[53]同,原作"用",據宋本改。

[54]領五騎,宋本作"令五百騎"。

[55]田,原作"由",據宋本及《舊唐書·李光進傳》改。

[56]材,上原衍"多"字,據宋本及《舊唐書·李光進傳》删。

[57]弘,原脱,據宋本及《舊唐書·李光進傳》補。

[58]奄,原作"淹",據宋本及《舊五代史·劉鄩傳》改。

[59]馬,上原衍"兵"字,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朱洪實傳》删。

[60]明,原脱,據宋本及《舊五代史·朱洪實傳》補。

[61]宫,原作"營",據宋本改。